# 目　录

# 辽 志

［宋］叶隆礼撰　王守正整理

《辽志》一卷，南宋叶隆礼撰。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此书为元中叶人所撰，借隆礼之名以行。本书为作者所撰《契丹国志》的节本，反映了契丹族的族姓、风俗、节日以及各种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本书有《古今说海》、《历代小史》、《古今逸史》本。这次整理以《古今逸史》本为底本。

## 本　末

契丹之始也，中国简册有所不载。远夷草昧，复无书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详也。本其风物，地有二水：曰地乜里没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盂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曰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潢河是也。至木叶山，合流为一。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语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某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遗像于木叶山，后人祭之必刑白马、杀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㖞呵，戴野猪头，披野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又一主画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国之名，余无足称焉。异矣哉！毡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首、服猪皮，罔测所终。当其隐入穹庐之时，不知其孰为之主也，孰为之贰副也。荒唐怪诞，讹以传讹，遂为口实，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自时厥后，牛马死损，词讼庞淹，复遭风雨雪霜之害，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后复稍整兵，三年一会，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旧主退位，例以为常。至阿保机为众所立，后并七部而灭之，契丹始立。其国大原，兴自阿保机。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衰，天未厌乱，石晋胎衅，产祸诸华，毒痡四海，飞扬跋扈，贪残僭拟，中国帝王名数，尽盗有之。冠履倒植，薰莸共染，干戈之惨极矣。迨宋真宗屈己和戎，不复以一矢相加，含容覆护百有余年。圣、兴、道三主以来，天诱其衷，革心慕义，贪婪岁币，顾惜盟好，销锋寝柝，号称无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领以没，兹非以德怀远之明效与？祖宗列圣之德可谓至哉！若辽之威服诸夷，奄有全燕，何其强也！天祚昏孱，女真启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还，盛极而微，理固然也。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摭旧闻，哀其本末，虽未能考其异而订其同，要之大略，其不相远。后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古，可以为鉴矣！

## 族姓原始

契丹都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复赐后族姓曰萧氏。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萧氏二姓也。

## 国土风俗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旺，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时，面阳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豕鹿。"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其风俗与奚、靺鞨颇同。至阿保机，稍

并服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又教之以隶书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

## 部 落

汉时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为王雄所杀，众遂逃横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在唐开元、天宝间，使朝献者无虑二十。故事，以范阳节度为押奚、契丹使。唐末，契丹始盛。

## 并今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养衰耗，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及阿保机，乃曰：“中国之王，无代主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国，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乃别自立一部，以为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是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铁之利，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其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发，尽杀诸部大人，复并为一国，东北诸夷皆畏服之。

## 兵马制度

晋末，契丹主部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骑，人皆精甲兵也，为其爪牙。国母述律氏部下，谓之“属珊”，有众二万。是先，戎主阿保机牙将，半已老矣，每南来时，量分借五千骑。述律氏常留数百兵，为部落根本。其诸大酋领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子赵（按：“子赵”乃是“于越”之讹)、麻答、五押等，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人，皆私甲也。别族则有奚霫，胜兵亦千余，人少马多。又有渤海酋，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复有近界鞑靼、于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其三部落吐浑、沙陀、陌，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军、州部落兵，合三五万余众，此是石晋割赂契丹之地。番汉诸族，其数可见矣。每契丹南侵，其众不啻十万。国主入界之时，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支散游变（《辽史》作“游奔”)，百十里内外相觇逻，谓之“栏子马”。戎主吹角为号，众则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折木稍屈之，为弓子铺（《辽史》作“弓子铺”)，设枪营堑棚之备。每行军，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布便来。行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即竞乘之，所以新羁战马，蹄有余力。其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随冒夜举火，上风曳柴，积饷自赍，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

## 建官制度

贱他姓，贵耶律、萧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官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行官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其阳隐（《辽史》作“惕隐”)，宗正寺也。夷离毕，参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学士也。夷离中，刺史也。内外官多效中国者。其下佐吏，则有敞史（《辽史》作“敞史”)、本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领兵马，则有统军、侍卫、控鹤司，南王、北王、奚王府王帐分、提失哥东西都省太师兵。又有国舅、钤辖、遥辇、裳衮（《辽史》作“常衮”)、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节度，频必里、九克、汉人、渤海、女真五节制，五治火帅（《辽史》作“五冶大帅”）一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为兵。时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及木叶山神。铸金鱼符，调发兵马。其从马及传命，有银牌二百。军所舍，有远探栏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每其立，众所得人户、马牛、金帛及其下所献牲口，或犯罪没入者，别为行官领之，建州县，置官属。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辄致祭，筑台高丈余，以盆焚食，谓之“烧饭”。

## 宫室制度

十宫各有门户，出兵马，阿保机曰洪义宫，德光曰永兴宫，兀欲曰积庆宫，述律曰延昌宫，明记曰章敏宫，突欲曰长宁宫，燕燕曰崇德宫，隆绪曰兴圣宫，隆庆曰敦睦宫，隆运曰文忠宫王府（《辽史》作“文忠王府”，无“宫”字)。又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谓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有诨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将尽，歌于帐前，号曰“聒帐”。每谒木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歌前导，弹胡琴和之，已事而罢。

## 衣服制度

国母与番官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番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以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像也。额后重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服紫窄冠，带以黄红色条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缀饰。又有冠如纱帽无檐，不彻双马，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朱或紫皂幅巾，紫窄袍，

束带。丈夫或绿巾，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为弦，箭削檿为竿，韉勒轻快，便于驰走。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捍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户部员外郎李维，往贺国主生辰，还，言国主见汉使，强服衣冠，才已，即帐中杂番骑出郊射猎矣。

### 渔猎时候

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水畔，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复入射鹿，夜半，令猎人吹角仿鹿鸣，鹿既集而射之。宋真宗时，遣使往贺生辰，还，言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鸭，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宰鸭锥”。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酒醉，以此为乐。又好以铜及石为槌以击兔。每秋则衣毡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为毡帐，籍毯围棋、双陆，或深涧洗鹰。

### 试士科制

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才未愿赴者，州县必报刷遣之，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名分焉。三岁一试进士，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按而出，作乐，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试，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制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从事郎，余并授从事郎。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若夫任子之令，不论文武并奏荫，亦有员数。

## 岁时杂记

### 正　旦

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大，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帐外如得双数，当夜动番乐，饮宴；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巫十二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祟”。帐人第七日方出，乃解禳之法。北呼此谓之“奶担离”，汉人译云：“奶”是“丁”，“担离”是“日”。

### 立　春

立春日，妇人进新春书，以黄缯为帜，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

### 人　日

人日，京都人食煎饼于庭中，俗云“薰天”。未知何所从出也。

### 中　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萧者，并请耶律姓者，于本家筵席。此节为“瞎里叵”，汉人译云：“瞎里”是“请”，“叵”是“时”。

### 上　巳

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北呼此节为“淘里化”，汉人译云：“淘里”是“兔”，“化”是“射”。

### 佛诞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诸州县，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

### 端　午

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国主着之，番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各点大黄汤下。北呼此时为“讨赛离”。又以杂丝或绿结合欢索，缠于臂膊，妇人进长命缕，宛转皆为人象，带之。

### 朝　节

夏至日，妇人进扇及脂粉囊，谓之“朝节”。

### 三　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并请萧姓者，亦名“瞎里叵”。

### 中　元

七月十三日夜，国主离行宫，向西三十里卓帐。先于彼处造酒食。至十四日，一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番乐，设宴至暮，国主却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随行军兵人大喊三声，谓之“送节”。此节谓“赛离拾”，汉人译云：“赛离”是“月”，“拾”是“好”。是“月好”也。

### 中　秋

八月八日，国主杀白犬，于寝帐前七步，埋其头，露其嘴。后七日，移寝帐于埋狗头上。北呼此节为“担褐奶”，汉人译云：“担褐”是“狗”，“奶”是“头”。

### 重　九

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

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以生鹿舌拌食之。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之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也。

## 小　春

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进垛，国主与押番臣密望木叶山奠酒拜，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奏木叶山神，云“寄库”。北呼此时为“戴辨”，汉人译云：“戴”是“烧”，“辨”是“甲”。

## 冬　至

冬至日，国人杀白马、白羊、白雁，各取其生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传云：凡死人悉属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国之岱岳云。北人死，魂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甲各万余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近山。

## 腊　月

腊月，国主带月戎装，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五更三点坐朝，动乐饮酒，罢，各等第赐御甲、羊马。北呼此节为“杪离玨”，汉人译云：“杪离”是“战”，“玨”是“时”。是“战时”也。

## 诏　盗

五月十三日，放国人作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北呼为“鹘里玨”，汉人译云：“鹘里”是“偷”，“玨”是“时”也。

## 行　军

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 午　日

契丹出军，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须望西大喊三声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主之日。

## 旋　风

契丹人见旋风，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声。

## 舍　利

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

## 跪　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 长白山

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内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其俗刳木为船，长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

## 泽　蒲

西楼有蒲，濒水丛生，一叶如柳，长不盈寻丈，用以作箭，不矫作而坚，《左氏》所谓“董泽之蒲”是也。

## 回鹘豆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

## 螃　蟹

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国蟹螯。岩举、鮀鱼之属皆有之。

# 辽小史

[明] 杨循吉撰　董文武整理

《辽小史》一卷，明杨循吉（一四五六——一五四四）撰。循吉，字君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成化进士，授礼部主事。本书概述契丹部族自耶律阿保机兴起，至金人灭辽，前后称帝者九主共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末记耶律大石率领辽余部西迁，称帝建立西辽的历史。西辽传三世，近九十年，为乃蛮所灭。本书仅着意于政权更替，至于辽与宋、金、西夏之间的关系，则语焉不详。有《辽海丛书》本。这次整理即据此本整理。

辽，故契丹部族。契丹之君痕德堇可汗时，权归于越耶律亿。耶律亿者，迭剌部夷离堇也，为契丹于越，总知军国事，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尝以骑兵七万会李克用于云州，易袍、马，约为兄弟，为克用破刘仁恭，而中国畏之。唐天复四年，痕德堇可汗死，国人立以为皇帝，制如中国，是为辽太祖。时当五代之始，与中国聘问往来不绝。其都有五京，自太原以东，至高丽，有中国之地，带数千里，而沙漠以北所统诸君国皆入贡籍。其官有北、南面大王，北面治国人，南面治汉人。又有北、南府宰相，北兵南民，分治之。而大抵因唐旧兼用国制，惟于越最贵。太祖立其将二十一人，各有所拟，而耶律曷鲁为心，萧敌鲁为手，敌鲁之弟阿古只为耳。

立七年，诸弟剌葛等数反，追至榆河获之。是时辖底亦在擒中，太祖问辖底曰："朕初即位，尝以国让，叔父辞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辖底对曰："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于是缢杀辖底而赦诸弟。辖底将刑，太祖谓曰："叔父罪当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国者，宜悉言之。"辖底曰："迭剌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然辖底竟死。

是后累以兵南略地幽、蓟，凡下州数十，国势大振，而唐兴灭梁。甲申年诏国中曰："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天意？"闻者皆惊，莫识谓何也。即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诸部，既以次就俘，于是又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亲征渤海大諲撰，围忽汗城。諲撰力屈，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三日，复叛破之。驾幸城中，以兵卫諲撰及族属以出，改渤海为东丹国，而立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仍赐天子冠服，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上谕倍曰："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驾将还，倍作歌以献。陛辞，太祖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倍号泣而出。于是以大諲撰置于皇都。未几，诸部多叛，随平之。

太祖在位二十年，次扶余府，不豫。有黄龙见城上，可长一里，其光夺目，入于行宫，而太祖以龙见之夕崩，年五十五。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后以扶余为黄龙府云。

太祖既崩，人皇王嫡，当立，自东丹国来奔，然太后意在大元帅德光。德光，太祖第三子也。太祖在时，德光当国掌兵，外严内宽，尝从平诸部，东西万里，所向皆有功。是时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光，乃率群臣请于太后曰："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于是让位与大元帅。大元帅立，是为太宗。既立，反疑人皇王，以东平为南京，徙（一本下有"倍"字）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人皇王归国，怏怏不自得，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人皇王。人皇王畋海上。使再至，人皇王叹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人乡，从此投外国。"于是浮海适唐。唐以天子仪卫迎人皇王。人皇王坐船殿，百官陪列上寿。至汴，见明宗。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赐姓李，名赞华，以为虔州节度使。人皇王离去，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辽亦尝报之。

及李从珂杀其主自立，人皇王自唐上书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会从珂伐石敬塘，敬塘急，亦来求救。于是太宗自将援敬塘，及次太原，大败唐兵，弃仗如山，斩首数万级。封敬塘为晋王。敬

塘与其妻子、亲属奉觞上寿。是时，从珂诸军皆不进，自将精骑三万出次河桥督之，然知不救，但日酣饮悲歌而已。太宗于是召敬塘至军中，赐坐，从容谓（一作“语”）之曰：“吾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殆天意也。观汝雄伟弘大，宜受兹南面（一作“土”），世为我藩辅。”遂册敬塘为大晋皇帝。酒酣，执手约为父子，以五百骑送入洛。临别，谓之曰：“朕留此，候乱定乃还耳。”晋主至洛，从珂穷蹙，召人皇王同死。人皇王不从，遣人杀之，乃举族自焚。晋得立者，太宗之功也。晋德辽甚，以燕云十六州来献，岁输金币。由此中国益尊辽矣，然是时南唐常以蜡丸书来言晋密事。太宗疑之，既而无他亦罢。及敬塘死，子重贵立，遣使来谢，书称“孙”不称“臣”。使人让之，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立。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还，具奏之，始有南伐之意。既而得晋谍，知有二心，于是发大军进讨。晋来乞和，诏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广来议。晋不从。相持二年，胜负略相埒。既而晋大败辽军。太宗被追急，获一橐驼乘之，仅得归。太宗大耻之，复大出师讨晋。晋师力穷，其将杜重威以众二十万降。遣使入汴，谕晋帝。晋帝素服，命與母李氏奉表请罪，稿索牵羊以待，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负恩，其臣何罪？”命领职如故。是时维翰已先诛死，独延广被执，以牙筹数其罪有八，絷送都，道自杀。当此晋平，帝入汴，御殿受百官朝，而降封重贵为负义侯，安置黄龙府。于是始建国号大辽，凡在汴四月而发。故晋诸司、僚御及图籍、法物悉（一本下有“送”字）归上京，而以宰相冯道从行。道中，皇太弟（一本下有“李胡”二字）遣使问军前事。帝报曰：“汴州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久经离乱，一至于此。今所得已七十六处，若非汴州炎热难居，再留一年，太平可致。”至高邑，崩，年四十六。在位二十二年，是为辽太宗也。太宗还后，中原州郡随叛归刘知远，是为汉。

方太宗崩，诸子无在者，时永康王阮从于是，在道得立。永康王者，小字兀欲，人皇王长子也。太宗爱之，故将在军中，方诸将欲立永康王。永康王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犹豫未决。李胡者，太宗母弟，掌兵，为人残忍。太后以少子故，笃爱之，尝属意欲以天下传李胡；而寿安王，又太宗长子，当立。故永康王以为疑，谋之耶律安搏。安搏曰：“大王聪明宽恕，人皇王之嫡长（一本下有“天人所属”四字）。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何（一作“无”）及。”会有自京师来者，安搏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皆以为信。安搏诣北、南院大王计之。北院大王洼闻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议此事，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今日之事有我辈在，谁敢不从！但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安搏对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况永康王贤明，人心乐附。今天下甫定，稍缓则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残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计决矣。”乃整军，召诸将令曰：“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诸将皆曰：“诺”。于是永康王即位于柩前。

永康王既立，太后闻之，怒甚，遣李胡将兵逆击永康王，至泰德泉，为安端、留可所败。归，尽执永康王臣僚家属，谓守者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是时，太后及李胡自将兵与永康王相持于潢河，两军隔岸而阵，各言举兵意。时耶律屋质从太后为谋主，永康王行间于太后。太后以间书示屋质。屋质读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竭死力。若太后见疑，臣安得尽忠？即今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则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屋质对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太后曰：“谁可遣者？”对曰：“太后不疑，臣请往。万一永康见听，社稷之福。”（一本下有“太后”二字）乃遣屋质授书于帝。帝复书，辞多不逊。屋质谏曰：“书意如此，国家之忧未已也。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若安（一作“和”）好。”永康王曰：“彼众乌合，安能敌我？”屋质曰：“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属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左右闻者失色。帝良久，问曰：“若何而和？”屋质对曰：“与太后相见，各舒忿恚，和之不难。不然，决战非晚。”帝然之。遂遣使诣太后约和。往返数日，议乃定。始相见，怨言交让，殊无和意。太后谓屋质曰：“汝当为我画之。”屋质进曰：“太后与大王若能释怨，臣乃敢进说。”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质借谒者筹执之，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亲？”帝曰：“人皇王当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质正色曰：“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子道当如是耶？大王见太后，不少逊谢，惟怨是寻。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当速交战。”掷筹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乃索筹一。帝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亦取筹而执。左右感激，大恸。太后（一本下有“复谓屋质”四字）曰：“议既定，神器竟谁归？”屋质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李胡厉声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曰：“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讟。万口一辞，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太后顾李胡曰：“汝亦闻此言乎？汝实自为之！”乃许立永康王，各罢兵趋上京，是为世宗天授皇帝。既而闻太后与李胡复有异谋，于是迁之祖州。

帝既立二年，而汉主刘知远死，子承祐立。南唐复以蜡丸书来劝攻汉。于是自将南伐，大获而还。又二年，汉郭威弑其主自立，国号周，攻南唐。南唐来乞将师。自将兵应之，在道与群臣饮醉。泰宁王察割素有不臣意，久未得逞。屋质尝以其奸状闻于帝。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耶?"然察割由此自疑。是日群臣皆醉，察割归见寿安王，邀与语，王弗从。以谋告耶律盆都，盆都从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号。百官不从者，执其家属。至夜，阅内府物，见玛瑙碗，曰："此希世宝也，今为我有!"托于其妻。妻曰："寿安王、屋质在，吾属无噍类，此物何益!"察割曰："寿安王年幼，屋质不过引数奴，诘朝（一作"旦"）来朝，固不足忧。"方察割为乱时，求屋质。屋质易紫衣得出，亟召诸王同力讨贼。时寿安王归帐，屋质遣人迎之。王至，尚犹豫。屋质曰："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是者？万一落贼手，悔将何及?"王始悟。诸将闻屋质出，相继而至。迟明整兵，围之于外。察割寻弑皇后，仓皇出阵。寿安王遣人谕曰："汝等既行弑逆，复将若何?"贼党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乃以所系群官家属，持弓矢胁之曰："无过杀此曹耳!"叱令速出。时林牙耶律敌猎亦在系中，进曰："杀何益于事，且不有所废，寿安王何以兴。藉此为辞，犹可以免。"察割曰："如公（按：此下应有"言"字），谁可使者?"敌猎曰："大王若不疑，敌猎请与罨撒割同往说之。"察割从其计。于是寿安王复令敌猎诱致察割，杀之。世宗在位凡五年，年三十四。

察割乱平，寿安王即位，是为穆宗，讳述律。嗜酒好杀，不恤政事。尝饮于野，至七昼夜乃罢。五坊、掌兽、近侍之以鹿雉亡毙、饮食细故，小不如意，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以手刃杀之。斩击射冻（一作"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无所不用，其惨死者无算。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季年为长夜之饮，暴虐益甚。尝谓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醒当覆奏。"及谏，又不能听。立十年，宋太祖代周自立。帝之好刑杀也，虽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左右人人不自安。尝野饮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六人弑之。在位十九年，年三十九。盖辽君之无道，莫有过也，其死晚矣。

穆宗无子，及遇变，世宗之子贤率甲骑千人驰越。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劝进，遂即位，号天赞皇帝。盖天下至是，复归人皇王之后帝立。是时宋数攻汉，急来告，每出兵助之。会太祖崩、太宗立，复攻汉。汉复来告急。于是遣使问故于宋。宋言："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乃复遣兵援汉。而刘继元不支，竟降宋，汉亡。宋太宗乘胜来侵辽，辽大败之。宋太宗仅以身免，至涿州，乘驴车遁去。于是大举南伐，凡六大战，皆败宋军。既还，复自将伐之。稍不利，已而崩，是为景宗，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遗诏以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

隆绪，小字文殊奴，景宗长子也。幼喜书翰，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下文衍"韩"字，应在此）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皇后与此二人参决大政，而以南边事委于越。立时年始十一岁，皇太后摄政。泣曰："母寡子弱，奈何?耶律斜轸韩（此字衍）休哥。初，景宗与宋构兵。会崩，兵尚未解。至是宋三道来攻，沿边州县多陷没，以于越休哥率诸道兵与宋师战，稍捷。宋师少却，辽兵追之。宋将曹彬、米信北渡拒马河，与于越休哥对垒挑战，南北列营长六七里。时上次涿州东五十里，辽师与彬、信战，大败之，死者数万，至是先陷没州县稍稍皆复。宋将杨继业战死。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之，皆遁。而辽兵前进不已，自兵兴来十七年，至（一本下有"于"字）澶渊。皇太后亲御戎车，指挥三军攻宋益急。宋惧请和，愿以太后为叔母，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始诏诸军解严。当时休哥之名大振于宋，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宋自太宗攻辽构兵，至是真宗始与辽结和，凡二十四年而定。未几，高丽王诵自立，时帝已壮，又议东征，谓群臣曰："康肇弑其君而立诵，又相之，大逆也。宜发兵问罪。"群臣佥曰可。萧敌烈谏曰："国家连年征讨，疮痍未复。岛夷小国，胜之不为武，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彼若服罪则已，不然，兴师未晚。"不听。驾自将兵往，至铜州，破康肇军，斩首三万余级。高丽王乞降，群臣皆谓宜纳。耶律瑶质曰："诵（一作"询"）始一战而败，遽来（一作"求"）纳款，此诈耳，恐坠其计。待其势穷力屈，纳之未晚。"已而，高丽王果弃城遁去，清野无所获。于是诏高丽王亲朝及取六州旧地。高丽王称病，亦无还地意。乃发诸道兵并进，又斩首数万级，然卒不能得高丽王。高丽王亦困，上表谢，称藩臣纳贡。辽亦厌师，乃许之。高丽兵解六年而大延琳以东京叛，僭位称元，逾年始平。帝在位四十九年，兴师殆无虚岁，屡有丧败而好兵不休，然辽亦自是尊大。宋人屈气不敢复北向者，盖自圣宗始也。

圣宗崩，兴宗立。兴宗讳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圣宗长子，宫人耨斤生也。始，圣宗正后萧氏有宠而无子，养只骨宫中为子。只骨侍后谨，耨斤不悦。圣宗大渐，耨斤詈后曰："老物宠亦有既耶?"左右出。耨斤自立为皇太后，使人诬后家谋逆，连及后。帝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乎?"太后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太后不从，迁后于上京，继遣人害之。使至，后曰："我实无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后就死可乎?"使者退，自缢死。是时，太后摄政既三年。太后阴召诸弟，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谋白帝。帝

收太后符玺，迁于上京七括宫。已而悔之，亲驭奉迎，侍养益孝谨，然后尝不怿。

又七年，帝壮，有一天下志。会宋伐夏。夏，辽与国也。宋又严边备，帝疑之，于是召群臣议伐宋。萧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师临之，其胜必矣。"萧孝穆曰："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之。"帝是惠议，于是先遣刘六符使宋，取旧割关南十县，且问前故。宋重失十城，乃遣富弼来奉书，愿增岁币以易十县地。帝未许。弼曰："辽与宋和，坐受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害在国家。"帝悟，许和。然欲令称宋贡，宋难之，复使六符往。六符至宋，说宋帝曰："使本朝从事于宋与进贡，字孰多?"耶律仁先曰："曩者，石晋报德本朝，割地以献，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见。"于是宋不得已，从称贡，凡岁增银、绢十万两、匹。六符以宋誓书至。帝喜，罢兵而辽宋复通，宋益尊事辽。晚岁，待宋愈亲，谓臣下曰："朕与宋主约为兄弟，欢好，欲见绘像，可谕来使。"像未及至，帝崩，年四十，在位二十四年。时太后尚在，殊无戚容，见皇后哭帝，太后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

帝有三子，而洪基为长，字涅邻，小字查剌，性沉静、严毅。至是得立，号天祐皇帝。是时皇太叔重元尊宠无比，与其子涅鲁古谋逆，未发。帝猎于太子山，耶律良以告皇太后。皇太后以语帝。帝谓良曰："汝欲间我骨肉耶?"良曰："如召涅鲁古不来，可卜其事。"帝从其言，使人召涅鲁古。使者及门，涅鲁古果不肯至，意欲害使者，羁于帐下。使者以佩刀断帘而出，急驰白帝。帝始信，召耶律仁先语之。仁先曰："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未及介马，重元已犯行宫，王侯从者四百人。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之，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乎?"仁先怒，击其首。帝悟，悉委仁先讨贼。仁先乃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兵属、近侍三十余骑列阵向外。将战，涅鲁古跃马突出，中矢先死，众稍溃去。耶律撒剌竹曰："我辈惟有死战，胡为若儿戏，自取殒灭？今行宫无备，乘夜击之，大事可济。若俟明旦，彼将有备，安知我众不携贰，悔亦何(一作"无")及?"萧胡睹曰："仓卒中，黑白不辨。若内外军相应，吾事去矣。今夕但可四面围之，勿令外军得入。迟明，何迟之有?"重元听之，令巡警待旦。是夜，重元自立为帝，胡睹自为枢密使。仁先分遣人集诸军，黎明兵至，奋击贼众，追杀二十余里。重元与数骑亡入大漠，曰："涅鲁古使我至此!"遂自杀。撒剌竹战死，胡睹投十七泺水中。乱平，帝执仁先手曰："此皆卿力也。"而进仁先为宋王。

当是时，耶律乙辛亦以功得贵用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拔擢斥窜皆出其意。而太子濬领国事贤明，乙辛不得逞。恶太子，谋以事诬太子母后。后好音乐，伶官得侍。会教坊告伶官与后私，乙辛以白帝。帝使乙辛劾验，乙辛实之。帝赐后死，太子有忧色。乙辛尝不自安，萧十三谓乙辛曰："臣民属心太子，公非阀阅，一日若立，吾辈置身何地!"乙辛曰："吾忧之久矣!"乃使人诬告大臣欲废帝立太子。诏案无迹，不治。萧讹都斡初案太子无功，补外，至是欲进，乃诣阙诬首："前告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发连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别室，命耶律燕哥劾治。太子曰："帝惟我一子，今为储嗣，尚何求？公我昆弟行，当为我达意于帝。"祷之甚恳。燕哥亦乙辛党，诈为太子款状上之，坐死者数人。方廷诘时，乙辛恐辞变，各令荷重校，绳系其颈，不能出气，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别无异辞。"时方暑，尸不得瘗，以致地臭。于是帝废太子为庶人。太子出，曰："我何罪?"萧十三叱登车，遣卫士亟阖车门。送至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寻遣人诣上京，夜引力士至囚室，绐以有赦召太子出，杀之。函其首以归，诈云疾薨。帝哀太子，欲召太子妻。乙辛复使人杀之。太子死，乙辛党大喜，聚饮数日，而帝不知也。后帝亦悟乙辛奸。乙辛稍坐他事废弃，谋奔宋。帝缢杀之。然终乙辛身无发太子事者，天下无不冤太子而笑帝。帝在位四十六年，年七十，是为道宗。凡历宋五朝仁宗至徽宗时，始崩，遗诏立皇孙延禧。

延禧，太子子也。太子废，道宗无他男，故延禧得立，是为天祚皇帝。天祚皇帝既立，于是诛乙辛党而发乙辛墓，戮其尸。帝立之岁，完颜阿骨打为女真太师。帝在混同江钓鱼，女真在千里内者其酋长皆来会，帝作头鱼宴，诸酋皆舞，阿骨打独不肯舞。帝数命阿骨打。阿骨打瞪目直视，辞以不能。帝心恶之，欲以事诛阿骨打。萧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礼，无罪诛之，不祥。况此小国，又何能为?"帝于是止。而阿骨打自混同江宴归，知帝疑之，遂称兵侵并旁近部族。有阿疏者不从，来奔。阿骨打累来索阿疏，帝不发，而遣使问阿骨打何故城境上。阿骨打慢语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阿骨打于是攻辽，辽兵数败。是时，败者皆得赦，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故士无斗志，望军奔溃。帝遣人招阿骨打降。阿骨打复书亦斥帝名，使帝降。是时，攻陷黄龙府矣。帝乃亲征。阿骨打以书来上，阳为卑哀之辞，实欲求战。帝大怒，诏欲必灭女真。阿骨打聚众，剺面仰天恸哭曰："始与汝等起兵，盖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主上亲征，奈何？非人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从。"于是女真军益炽，寻陷东京，人无敢抗者。帝乃置怨军二万八千人以御女真。阿骨打起四年，称帝，国号金。其将杨朴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来议和（一本下有"求封

册”三字）。帝亦愿和，遣人往。金主复书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议至数四，乃以宋、夏、高丽书诏、表牒与之。金乃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裁减岁币，且曰：“如若以兄事朕，册用汉仪，可以如约。”乃议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金复遣书来责册无“兄事”之语，不言“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也；及文内有“渠材”二字，语涉轻侮；若“遥芬多戬”等语，皆非善意。如依前书所定，然后可从。帝于是先使人持草示阿骨打。阿骨打自为副本遗帝，帝以“大圣”二字与太祖庙号同难之，复遣人往议。阿骨打怒，遂与辽绝，发兵攻辽京。上京入金。是时郡县所失几半矣。

帝有四子而晋王敖鲁斡最贤，国人属望。萧奉先恐其甥秦王不得立，乃讽人诬耶律余睹谋立晋王。耶律余睹，晋王母元妃妹之夫也，元妃由此赐死。而余睹适在军中，闻之大惧，即率千骑叛入金。已而，金克中原，帝出居庸关，至鸳鸯泺。闻余睹为先锋引兵奄至。萧奉先曰：“余睹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帝遂赐晋王死，诸军闻之，无不流涕，由是人心解体。余睹兵竟不退，愈急。帝率卫兵五千余骑幸云中，遗传国玺于桑乾河。遂趋白水泺，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尔！宜去勿从我。”奉先下马，哭拜而去。行未数里，左右执其父子，缚送金兵。金兵械送金主，道遇辽军夺以归国，遂赐死。

初，帝之幸云中也，以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淳守燕（一本下有“处温”二字），闻帝入夹山，数日命令不通，以为死，遂外假怨军与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集蕃汉兵、百官、诸军及父老数万人，诣淳府，请立淳。处温邀张琳至，白其事。琳曰：“摄政则可。”处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请立班耳。”处温等请淳受礼，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惊骇，不获已而从之，改怨军为常胜军。于是肆赦，自称天锡皇帝，降封天祚为湘阴王，遂据有燕、云、平及上京、辽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而已。辽国自此分矣。至是阿疏为金兵所擒，人问之谁，曰：“我亡辽鬼（一本作“魂”）也。”时金已取西京，沙漠南部族皆降。帝在泒里濼，收拾散亡，传檄天德、云内、朔、武、应、蔚等州，合诸蕃精兵五万骑，以八月入燕，并遣人问劳，索衣裘、茗药。淳方寝疾，甚惊，命南、北面大臣议。而李处温有迎秦拒湘之说，集蕃汉百官议之。从其议者，东立，惟耶律宁西立。处温等问故。宁曰：“天祚果能以诸蕃兵大举夺燕，则是天数未尽，岂能拒之？否则，秦、湘，父子也，拒则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处温等相顾微笑，欲杀宁。淳欹枕而（一本无“而”字）长叹曰：“彼，忠臣也，焉可杀？天祚果来，我有死耳！复何面目相见耶！”已而淳死，众乃奉遗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淳妻萧德妃为皇太后称制。处温惧祸，南通童贯，欲挟萧太后纳土于宋，北通于金，欲为内应。事发，萧太后欲诛之。处温曰：“臣于宣宗有策立功，当累世蒙宥（宣宗，淳谥号也）。”萧太后（一本下有“骂”字）曰：“秦晋国王为周公，岂不善！误王者，皆汝父子！”遂赐死。萧氏表于金，求立秦王，不从，而金兵大至。

是时，帝以兵屯在外，未入，德妃奔帝军。帝诛德妃而降淳为庶人。金既定南京，帝在外迁徙不常。金兵所在攻帝，帝辄避去，诸王、公主、从臣皆陷没。金数招帝降，所至皆有部族接纳饷馈，故差得不乏，然至是益北遁。金人既克燕，驱燕之大家东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顺、景、蓟州与宋以塞盟。帝稍复，收兵渐多，自谓得天助，再谋收燕、云，遂出夹山，取天德、云内数州，遇金兵复溃，径趋出阴，而阿骨打死。帝由是趋天德，过沙漠，金兵忽至，帝不及骑，徒步走，得马唤耶律术者脱去，至天德。在途遇雪，冻饿困甚，倚术者以憩。至夜，将宿民家，给曰侦骑，其家知之，叩马腕而大恸，潜宿其家。居数日去，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人所获，降封海滨王。以疾终，年五十四。

天祚虽入金，而耶律大石（太祖孙，号西辽）先以立淳故，不自安，率骑二百宵遁。西至北庭，说诸部蕃王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恢复大业。惟尔众亦有思共救君父、济民于艰难者乎？”遂得精兵万余，西行。先遗书回鹘王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尝为尔祖复故国之地，则与尔结好非一日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尔其勿疑。”回鹘王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兵行万里，归者数国，军势日盛。至寻思干（一作“于”）城，西域诸国举兵十万来拒战，号忽儿珊。两军相望二更（一作“里”）许。大石谓诸将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首尾不救，我师必胜。”于是分左右翼击之，而自突其中，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凡九十日，又西行，至起儿漫，群臣立为天祐皇帝。盖离中国已三万余里矣。居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以为国。乃示于众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沙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申命元帅萧斡里剌率骑七万东征。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勿顺，数也。”在位二十年殁，传三世，几九十年，为乃蛮王夺之，辽绝。

# 燕北录

[宋] 王　易撰　李　珍整理

《燕北录》一卷，宋王易撰。该书记载契丹皇帝即位、贵族礼仪风俗、军事制度及刑法制度，颇具史料价值。本书有《说郛》重编本，这次整理即以此本作底本。

清宁四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靴甸，往西北约二百七十余里，地名永兴甸，行柴册之礼。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二日。先于契丹宫内拣选九人，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赐戎主所着衣服一套，令结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许别人知觉。于当夜子时，与戎主共十人相离出小禁围，入大禁围内，分头各入一帐，每帐内只有蜡烛一条，椅子一只，并无一人。于三日辰时，每帐前有契丹大人一员，各自入帐列何骨臈（汉语捉认天时也），若捉认得戎主者，宣赐牛羊驼马各一千。当日宋国大王（戎主亲弟）于第八帐内捉认得戎主，番仪须得言道"我不是的皇帝"，其宋国大王却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来，番语三遍，戎主方始言是，便出帐来，着箱内番仪衣服，毕次第行礼。先望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次上柴笼受册，次入黑龙殿受贺。当日行礼罢，与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围，却入小禁门内，与近上番仪臣僚夜宴至三更退。四日歇泊，五日却来靴甸受南朝礼物。小禁围在大禁围外东北角，内有毡帐二三座，大禁围每一面长一百一十步，有毡帐十座，黑毡兵幙七座。大小禁围外有契丹兵甲一万人，各执枪刀、旗鼓、弓箭等，旗上错成番书"归"字（汉语正"军"字）。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也。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其形木雕彩装，常时于木叶山庙内安置，每一新戎主行柴册礼时，于庙内取来作仪注，第三日送归本庙。七祖眷属七人，俱是木人，着红锦衣，亦于木叶山庙内取到。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叠就，上安黑漆木坛三层，坛上安御帐，当日戎主坐其中，下有契丹臣僚三百余人。

生产。皇后生产如过八月，先起建无量寿道场，逐日行香礼拜一月。与戎主各帐寝，预先造团白毡帐四十九座，内一座最大，径围七十二尺。皇后欲觉产时，于道场内先烧香，望日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帐内，其四十八座小帐于大帐周围放卓，每帐各用有角羊一口，以一人纽羊角，候皇后欲产时，令诸小帐内人等一时用力纽羊角，其声俱发，内外人语不辨，番云此羊代皇后忍痛之声也。仍以契丹翰林院使抹却眼，抱皇后胸，稳婆是燕京高夫人，其皇后用甘草苗代杆草卧之。若生儿时，方产了，戎主着红衣服，于前帐内动番乐，与近上契丹臣僚饮酒，皇后即服调酥杏油半盏。如生女时，戎主着皂衣，动汉乐，与近上汉儿臣僚饮酒，皇后即服黑豆汤调盐三分。其用羊差人牧放，不得宰杀，直至自毙。皇后至第九日却归戎主帐。其余契丹妇人产时，亦望日番拜八拜，候入帐内，以手帕子抹却契丹医人眼，抱妇人胸，卧甘草苗。若生儿时，其夫面涂蓬子胭脂，产母亦服酥调杏（其蓬子八月收，以粗布绞汁，用时以浸布水涂面。番妇人时常亦用作妆饰）。或生女时，面涂炭墨，产母亦服黑豆汤调。番言用此二物涂面时宜男女。贫者不具此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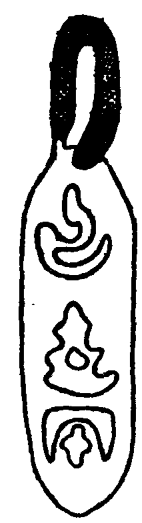
戎主及契丹臣庶每年取祈降雪。戎主太后嚏喷时，但是近位番汉臣僚等并齐道"治兜离"，汉语"万岁"也。契丹如见月蚀，当夜各备酒馔相贺，戎主次日亦有宴会。如日蚀，即尽望日唾之，仍背日坐。戎主及契丹臣庶每闻霹雳声，各相钩中指，只作唤雀声以为禳厌也。

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见旋风时，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神不克"七声，汉语"溲风"也，以禳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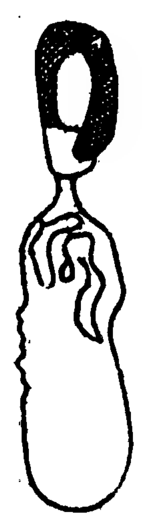
凡兵马应是，汉兵多以"得胜"或"必胜"二字为号，诸番兵以"蕃珂忍"号，汉语"龙虎"二字也。

银牌有三道（上是番书"朕"字），用金镀银成，现在内侍左承宣宋璘处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于戎主前呈封一遍。或有紧急事，宜用此牌带在项上，走马于南北大王处，抽发兵马，余事即不用也。

长牌有七十二道（上是番书“敕走马”字），用金镀银成，现在南内司收掌。每遇下五京诸处取索物色，及进南朝野味鹿茸果子，用此牌信，带在腰间左边走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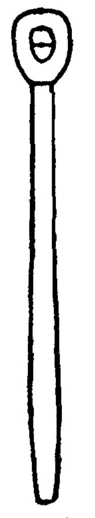


木刻子牌约有一十二道（上是番书“鱼”字），左面刻作七刻，取其本国已历之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旁是番书“永”字，其字只是用金镀银叶陷成，长一尺二寸。已来每遇往女真达靼国取要物色，抽发兵马，用此牌信，带在腰间左边走马，其二国验认为信。



铁瓜（番呼须睹）以熟铁打作八片虚合成，用柳木作柄，约长三尺，两头铁裹，打数不过七下。

沙袋（番呼郭不离）以牛皮夹缝如鞋底，内盛沙半。以来柄以柳木作胎，亦用牛皮裹，长二尺，打数不过五百。



戎主太后寝帐内事不论大小，若传播出外，捉获者其元传播人处死，接声传人决沙袋五百。

契丹盗衣服钱绢诸物等捉获，赃重或累倍估计价。钱每五贯文决沙袋一下；累至一百五十文，决沙袋五百，配役五年；若更有钱时，十贯文打骨镍一下，至骨镍五十以上，更有钱时处死。

四时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千里就烁甸住坐，夏捺钵多于永安山住坐，秋捺钵多在靴甸住坐。所谓捺钵者，戎主所至处也。

# 乘轺录

[宋]路　振撰　李　珍整理

《乘轺录》一卷，北宋路振（九五七——一〇一四）撰。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今属湖南）人，曾任史职。本书记载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年）作者出使契丹，沿途所经之地的山川河流、郡县城邑、使者主要活动等情况。本书有《指海》、《续谈助》、《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大中祥符元年，知制诰路振所作《乘轺录》云：

十二月四日，过白沟河，即巨马河也。

五日，自白沟河北行至新城县四十里。新城属涿州，地平无邱陵。

六日，自新城县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地平。十五里过横沟河，三十五里过桑河。涿州城南有亭曰“修睦”。是夕宿于永宁馆，城北有亭曰“望云”。

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乡县六十里，道微险，有邱陵。出涿州北门，过涿河。河源出太行山，与巨马河合流。五里过胡梁河，十里过淴河，四十里过琉璃河，又云“刘李河”。西见太行山隐隐然。太行东至蓟门，北至虎口，接奚界，凡八百里。山之秀拔者有六屏山，属涿州，山多兰若。国业寺石经院，唐旧寺也。五天梵文，咸刻石于东峰之上（太行山已下事，顺州刺史梁炳言）。

八日，自良乡县北行至幽州六十里，地平无邱陵。十里过百和河，三十里过鹿孤河，五十里过石子桥，六十里过桑根河，河绕幽州城，桑干河讹而曰“根”也。是夕，宿于永和馆。幽州城周二十五里，东南曰水窗门，南曰开阳门，西曰清音门，北曰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有罽宾、肃慎、庐龙等坊，并唐时旧名。府曰幽都府。

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孙侯馆五十里，地平无邱陵。出北安门十里过高梁河，二十里过孤沟河，三十五里过长城。

十一日，自孙侯馆北行至顺州三十里，地平。二里过温渝河，顺州古城周约七里。

十二日，自顺州东北行至檀州八十里，路险有丘陵。二十五里过白絮河，河源出太行山。七十里道东有寨，栅门崖壁斗绝，此天所以限戎虏也。虏置榷场于虎北口而收地征。

十五日，自虎北馆东北行至新馆六十里，下虎北口山即入奚界。五里有关，虏率十余人守之。涧水西南流至虎北口南，名朝里河。五十里过大山，名摘星岭，高五里，人谓之辞乡岭。

十六日，自新馆行至卧如馆四十里，七里过编厢岭。

十七日，自卧如馆东北行至柳河馆六十里，五里过石子岭，道险。三十里过銮河，四十里过缠斗岭，又行十余里至平州路，六十里过柳河。

十八日，过柳河馆东北行至部落馆八十里，十里过小山，六十里过契丹岭。

十九日，自部落馆东北行至牛山馆五十里，山势平漫。

二十日，自牛山馆东北行至鹿儿馆六十里，地势微险。

二十一日，自鹿儿馆东北行至铁浆馆八十里，山势平远。

二十二日，自铁浆馆东北行至富谷（音浴）馆八十里，山势平远。

二十三日，自富谷馆东北行至通天馆八十里，山□路平。

二十四日，自通天馆东北行至契丹国三十里，山远路平。契丹国外城高丈余，幅员三十里，南曰朱夏门。三里至第二重门城，城南门曰阳德门，城幅员约七里。自阳德一里至内城，门曰阊阖门，东西掖门去阊阖门三百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是夕宿于大同驿，驿在阳德门外。

二十六日，持国信自东掖门入至第三门，名曰武功门。见虏主于武功殿，饮凡三爵而已。

二十七日，自西掖门入至第三门，名曰文化门。见国母于文化殿。

二十八日，复宴武功殿，即虏主生之日也。

正月一日，复宴文化殿。

四日，又宴于文化。

五日，又宴于武功。

七日，宴于南园，园在朱夏门外。

八日，辞国母于文化殿。

九日，辞虏主于武功殿。

虏名其国曰中京，府曰大定，府无属县。中京南至幽州九百二十五里，至雄州白沟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东至灵河五百里。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又东至黄龙府一千五百里，为东京。又东至高丽、女贞四千里（自灵河已下，接伴副使李询言。询尝使高丽，经女贞，涉灵河，凡五十程）。东北至辽海二千里，辽海，即辽东也，乐浪、玄菟之地，皆隶焉（辽海已下事，馆伴使刘经言）。北至上国一千里，即林胡旧地，本名林荒，虏更其名曰“林潢府”。国之南有潢水故也。西至炭山七里，山北有凉殿。西北至刑头五百里，虏小暑即往凉殿，大热即往刑头（亦刘经言）。东北百余里有鸭池，鹜之所聚。西南至山后八军八百余里。虏之兵欲南牧，皆集于幽州。兵入幽州有四路，一曰榆关路，二曰嵩亭路，三曰虎北口路，四曰石门关路。榆关在蓟州北百余里，嵩亭关在幽州东一百六十里，虎北口在幽州北二百里，石门关在幽州西一百八十里。虎北口东三十余里又有奚关（榆关路，涿州刺史李质言。嵩亭、石门、奚关路，幽州客司牛营言）。自白沟至契丹国，凡二十驿。近岁以来，中路又添顿馆，奚民守馆者皆给土田，俾营养焉。国信所至，则蕃官具刍，汉官排顿，置大阁执栖案，舍利劝酒食。

# 使辽语录

[宋]陈　襄撰　罗炳良整理

《使辽语录》一卷，宋陈襄撰。陈襄字述古，福建路侯官人，北宋政治家和学者。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正月，神宗即位，遣使告于辽朝。陈襄奉命使辽，归国后记其见闻成书。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陈襄等人与辽朝接伴、馆伴使臣就双方见面礼仪反复争执的语言，是研究宋辽关系的第一手材料。他们谈话中所反映出的信息，对了解宋辽两朝用人行政等重大政治问题亦有裨益，有些尚可补《宋史》、《辽史》记载之不足。南宋孝宗乾道元年（一一六五），陈襄族中后裔陈辉把《使辽语录》刊刻传世。宁宗庆元三年（一一九七），族人陈晔又将其附入陈襄《古灵集》刊刻。然而现在流传下来的《四库全书》本《古灵集》中却不见《使辽语录》，所据殆非宋刻本。所幸的是《古灵集》宋刻本传入日本，被收入《静嘉堂文库》。金毓黻从日本展转抄回《使辽语录》，刊入《辽海丛书》。这次整理即以《辽海丛书》本为底本。

臣襄等昨奉敕，差充皇帝登宝位，北朝皇太后、皇帝国信使、副，于五月十日到雄州白沟驿。

十一日，接伴使、副泰州观察使萧好古、太常少卿杨规中差人传语，送到主名、国讳、官位，及请相见。臣等即时过白沟桥北，与接伴使、副立马相对。接伴副使问南朝皇帝圣体万福！臣等亦依例问其君及其母安否？相揖，至于北亭。规中以其君命赐筵，酒十三盏。问臣等年几？各答以实。臣等复问接伴使、副年几？好古称年四十三岁，规中称年三十三岁。规中问臣愈兄弟凡几？答以十人。臣坦问受礼何处？规中言在神恩泊，此去有三十一程，已差下馆伴副、太常少卿杨益诚，大使即未闻。规中问臣坦："南朝两府大臣别无除改?"臣坦答："参政欧阳侍郎以眼疾，恳请出镇亳州；枢密副使吴奎侍郎，除参知政事。"又问："文相公、曾相公及枢密副使有无移动?"答云："并如旧。"又问："冯馆使甚处相逢?"臣愈答曰："雄州相见，送三司人茶、绢、银楪子等。"（已后赐筵及逐州迎接，依例皆有茶彩等送，祗应人更不入《录》）

行次，有易州容城县尉董师义，涿州新城县尉赵琪，归义县尉王本立，道旁参候。至新城县驿，有入内左承制宋仲容来问劳。臣等依例，即时具公裳，排备茶酒、土物，出厅伺候，过来传谕。次接伴使、副差人送到坐位图子，欲依南朝遗留番使、副史炤等坐位，要移臣襄坐放西北宾位。臣等寻据随行通引官、旧曾入国人程文秀供录结罪状，称近于去年十月内，曾随生辰番使邵谏议、傅谏议等入国，沿路置酒管待使臣，并是邵谏议主席，与今来接伴使、副所送到图子坐位不同。臣等亦令通引官程文秀依生辰番使坐次，画到坐位图子，差入传语。接伴使、副合依当所供去图子，依生辰番使邵谏议等近例坐次施行。左番大使合坐于东南，与使臣当头坐位相对，以伸主礼。接伴使合坐于西南，与右番大使相对，亦自不失主位，各无相压。往还计会十余次，接伴使、副不肯过位。臣等再差人传语，接伴使、副称使臣衔命事大，茶酒事末，且请先来传谕，然后商议坐位。不宜以末事，久留使命，深属不便。接伴使、副却称，南朝生辰番使邵谏议坐位，不依得积年久例。臣等答云："昨来邵谏议等管待使臣，自是接伴使韩阁使、馆伴使刘侍郎安排坐位，非是当所创生仪式。若非久例，因何韩阁使等前番并不理会?"接伴使、副却差人传语，为使臣不饮，辞免茶酒。臣等方受问劳，授仲容谢表，送与土物（已后差来使臣，并依例授表，送与土物，更不入《录》）。

十二日到涿州，知州、太师萧知善及通判、吏部郎中邓愿郊迎，并饮于南门之亭，酒十一盏（已后逐州送迎，并饮于门外之，更不入《录》）。

十三日，知善等出饯，酒五盏。规中问臣咸融："富相公今在何处?"答以见判河阳三城。又问臣等："张升相公?"答以昨判忠武军，近已致仕。

将次良乡县，本县尉南应、范阳县尉梁克用，道旁参候。臣等送接伴使、副私觌物（已后七次，依例送接伴使土物，并有回答，更不入《录》）。

十四日，行次遇雨。规中言："北界春夏已来，久愆雨泽。国信使、副至新城及涿州，俱得甘雨。今日到燕京，若更沾足，煞是好也。"又问臣咸融："南朝曾得雨否?"答以自春及夏，屡得雨泽。过河滩，臣坦问好古："此是桑干河否?"答云："然。"

燕京副留守、中书舍人韩近郊迎，置酒九盏。臣襄为治平元年曾于陈桥接伴，赐近等御筵。近先问臣襄："昨者持礼到陈桥，蒙谏议迎接，多幸复在此相见。"臣襄答云："奉别已三年矣。"臣襄问："同番大使萧禧观察，今在何处?"近云："见持礼宿永年馆。"臣等送接伴使、副下都总管土物（已后共五次，依次送土物，并有回答，更不入《录》）。燕京留守耶律仁先送臣等酒食。

十五日，臣等送留守私觌物（中京留守依此，更不入《录》）。有西头供奉官韩资道赐臣等酒果，东头供奉官郑嗣宗赐筵，三司使、礼部尚书刘云伴宴，酒十三盏。云劳臣等云："盛暑道远，冲涉不易。"再三劝臣等饮酒，称两朝通好多年，国信使、副与接伴使、副相见，如同一家。臣襄答云："所谓南北一家，自古两朝欢好，未有如此。"云答言："既然如是，今日敢请国信使、副尽酒。"臣襄答云："深荷厚意，但恨饮酒不多。"云又问："吕侍郎、胡侍郎莫只在朝否?"臣襄并答以实。又言："云奉使南朝，是吕侍郎馆伴。"又称本家有十二人，曾奉使南朝。今者又差伴筵。缘契如此，各请饮尽甚好。臣等并随量饮，以答其意。臣等送云及私觌物（已后逐州并依例送赐筵、副留守等私觌物，更不入《录》）。

十六日，近出饯酒五盏，宿望京馆。臣襄、臣咸融等依例回厨，请接伴使、副过位，及犒三节从人酒十三盏。规中云："今日甚热。接伴观察住龙化州，不识此热也。"

十七日，到顺州。有怀柔县尉刘九思，道旁参候；知州、太傅杨规正郊迎，置酒七盏。规正即宰相晳之长子，规中之兄。问臣等道途跋履不易。臣襄答以多幸得少卿接伴，又此披见太傅。

十八日，规正出盏酒五盏。

过白絮河，到檀州。有密云县尉李易简，道旁参候；知州、常侍吕士林迎郊，置酒七盏。宿密云馆，有入内供奉官秦正赐臣等汤、药各一银合子。臣等排备伺候，过来传谕。次接伴使、副准前，要欲依南朝遗留番使、副坐位。臣等执定依生辰番使邵谏议等近例，坐次不敢移易，前后计会十余次。却有公文称，是臣等久滞使命。寻具公文回答，称自新城至此，两次差到使臣，尽被贵所滞留，直至夜深不令过位，非是当所住滞。黎明，接伴使、副方引正来赐臣等汤、药，不赴茶、酒。臣等将授表，次正辄引避，被臣等再三传语，欲就接伴使、副致表，方肯收接。

十九日，士林出饯，酒五盏，宿金沟驿。臣坦、臣愈等依例回厨，请接伴使、副过位，及犒三节人，如望京馆。规中问臣坦："荔支生何处?"答："生南方极热之地。"又问臣愈："父曾任甚官?"答以终于马军副都指挥使。又问："曾伴射否?"答以累次伴射。

二十日，至古北口馆。

二十一日，至新馆。过望云岭，接伴使、副与臣等互置酒二盏。

二十二日，至卧如馆。接伴使、副送臣等鹿一只，酒四瓶。臣等依例回答（已后每有送物，并量事回答，更不入《录》）。

二十三日，过摘星岭。臣襄问："此松结实否?"规中言："惟东楼接女真、高丽者有之。"宿柳河馆。

二十四日，登摸斗岭。接伴使、副与臣等互置酒如前。宿打造馆。

二十五日，过会仙石。接伴使、副请会食，酒七盏。规中问臣愈："刘怤太保今在何处?"答以见在阙下。宿牛山馆。

二十六日，登松子岭。接伴使、副与臣等互置汤、茶，宿鹿夹馆。

二十七日，至铁浆馆。

二十八日，至富谷馆。中京留守、相公韩回遣人送臣等酒果，接伴使、副送臣等麝脐各一，及松花等。

二十九日，至长兴馆。

六月一日，至中京。副留守、大卿牛玹郊迎，置酒九盏。玹问："途中可煞炎暑?"臣襄答以自过北沟，入古北口，一路得雨，稍凉。玹言："本京久旱，夜来得雨。盖因国信使、副所感也。"规中亦言："可谓随轩。"宿大同馆。

二日，有左承制韩君祐赐臣等酒果，东头供奉官郑全翼赐筵，度支使、户部侍郎赵微伴宴，酒十一盏。微问臣襄："蔡内翰今在何处?"答以丁母忧。又云："微奉使南朝，是蔡内翰馆伴。"兼言往年欧阳修侍郎来贺登位，是微接伴。

三日，玹出饯，酒五盏，宿临都馆。

四日，至锅窑馆。接伴使、副为初伏日，请聚食，酒七盏。规中问臣等自入山路至北，煞远不易。臣坦答以若直路下来时莫近。臣襄言："比之向南州军，此来为远。若据帐前至汴京，莫只只汴京到杭州远。"又问："杭州属甚处?"臣襄答以属两浙路。又问臣襄住处?答云："福州，属福建路，去汴京四千余里。"又问："福建以外更有甚路?"臣襄答以更有广南东、西二路，去京师万里。接伴使、副送臣等水晶棋子各一副、茯苓、郁李仁等。

五日，至松山馆。

六日，至崇信毡馆。

七日，至广宁馆。道过小城之西，居民仅二百家。好古云："此丰州也。"

又经沙陀六十里，宿会星馆。

九日，至咸熙毡馆（已后并是毡馆，并不入《录》）。

十日，过黄河。好古云："黄河上源，出于龙化州界。"将至黑崖馆，臣坦问："此去上京几何？"指东北曰："三百里。"又自黄河之南，去只数十里。

十一日，自黑崖馆至三山馆。接伴使、副请聚食，酒七盏。规中问臣咸融："向传范防御（音同高宗庙讳）当甚处？"答以见判三班院。

十二日，至赤崖馆。行次遇遗留礼信使、副史炤、周孟阳、李评、李琦，暨送伴使、副耶律世达、梁援于中路馆。臣等与遗留使、副回复，各置酒三盏。接伴、送伴使、副却请臣炤臣襄等四番使、副一处会饮，酒巡亦如前柏石馆。

十四日，至中路馆。接伴使、副展辞状，与臣等相别。却有馆伴使、副太傅耶律琬，太常少卿杨益诚来迎，与臣等相见。有左班殿直、阁门祗候李思问赐臣等酒果，左承制刘达赐筵，酒十一盏。益诚问臣坦、臣咸融、臣愈乡贯，并答以京师人。至顿城馆，有左承制、阁门祗候祈纯古来问劳。臣等排备伺候，过来传谕。次馆伴使、副依前送到坐位图子，欲依南朝遗留番使例坐次。臣等却送与生辰番使邵谏议等坐位图子，请依此近例坐次，往还计会亦十余次。馆伴使、副差人传语云："若不依南朝遗留番使例坐位，使臣要回阙下。"臣等答以茶酒事末，不宜为此以反使命，请馆伴使、副裁度。当所伺候多时，早请过位。馆伴使、副却回，传语云："使已回去也。"

十五日黎明，馆伴使、副与臣等自顿城馆二十里，诣帐前，引至客省，与大将军、客省使耶律仪、赵平相见，置酒三盏。益诚言："昨日以坐位未定，已白两府。云未欲奏知，且令益诚再来商量。若不依此坐位，恐闻南朝。臣襄答以生辰番使近例，不敢更改。如闻南朝，有邵、傅二谏议在相次，阁门舍人更不阅仪。便引臣等两番使、副入见。臣襄致国书于其母，面传圣辞，置酒三盏。又诣其君帐前。臣坦致国书于其君，传圣辞如前。并问南朝皇帝圣躬万福，臣等恭答之。置酒五盏，仍赐臣等衣带，及三节人有差。

十六日，有东头供奉官李崇赐臣等生饩，亦以坐位不便，不肯过位。

十七日，赴曲宴，酒九盏。馆伴使、副差人赍诏，赐臣等生饩，及三节人有差。臣等依例恭受致表。

十八日，有右班殿直、阁门祗候韩贻训赐臣等酒果，左班殿直、阁门祗候马初赐筵，太尉夷离毕萧素伴宴，酒十三盏。素问张掞，臣坦答以见任群牧使。益诚问刘永年，臣咸融答以见任岱州。

十九日，有西头供奉官韩宗来赐臣等签食，并酒，亦不过位。馆伴使、副差人赍诏，赐臣等生饩，及三节人有差。臣等恭受，致表馆伴使、副，请聚食，酒八盏。

二十日，有供奉官、阁门祗候耿可观赐臣等酒果，韩宗赐射弓筵，枢密副使、太师耶律格伴宴，酒十三盏。格问臣等："韩相公、富相公莫只在朝否？"并答以实。赐臣等弓马、衣币，及三节人有差。

二十一日，入至客省帐前，置酒三盏。臣襄与益诚言："大行皇帝发引在近，望与建白。若回程剩蹉数驿，尚可辞得灵驾，此臣子之心也。"益诚然之。遂辞其母及其君，逐帐置酒如初，授臣等信书，赐衣各三对，及弓马、衣币，各三节人有差。是夕，馆伴使、副置酒三盏，与臣等解换。益诚言："两朝欢好，信使每至此会，最为惜别，各请饮尽。"臣等并多谢之。又言，其君七月上旬渐往秋山打围，九月下旬至燕京住，各受礼。南朝生辰、正旦使来，绝近便也。

二十二日，发顿城馆。至腰馆，有右承制鲁潚赐臣等酒果，左承制韩君卿赐筵，翰林学士、给事中王观伴宴，酒九盏。馆伴使、副琬、益诚，送伴使、副好古、规中与焉。观言其君好儒释二典，亦尝见仁宗皇帝《三宝赞》，钦叹久之。臣襄言："仁宗皇帝深于理性，尝有御颂，赐僧大觉禅师怀琏，殊臻妙理。琏亦赓和，未能过之。"宿柏石馆。

二十三日，至赤崖馆。送伴使、副送臣等颗盐各一盘。

二十四日，至三山馆。送伴使、副请聚食，酒五盏。

二十五日，至黑崖馆。

二十六日，至咸熙馆。

二十七日，蹉会星馆至广宁馆。规中问臣咸融，五台去京师远近？答以三十余程。规中言："与本界云州相对，不及二百里。"云州即西京也。

二十八日，至崇信馆。送伴使、副送臣等鹿脯各十五条。

二十九日，至松山馆。

三十日，蹉锅窑馆至临都馆。

七月一日，至中京大定府。少尹、大监李庸郊迎，置酒九盏，宿大同馆。

二日，送伴使、副请臣等同游镇国寺，次至大天庆寺烧香、素食，依例送僧茶彩。有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崇彝就馆，赐臣等筵；左承制、阁门祗候王绶赐酒果；度支使、左承李翰伴宴，酒十一盏。翰问臣等首厅相公是谁？臣襄答云："韩侍中。"又历问两府大臣及翰林学士是何人？臣襄并答以实。

三日，庸出饯，酒五盏。蹉长兴馆至富谷馆。送伴使、副送臣等麋角、松实。

四日，至铁浆馆。

五日，行次，规中言："近祭奠大使回来，传语说南朝河北路秋稼煞好。"宿鹿峡馆。

六日，至牛山馆。

七日，过聚仙石。送伴使、副请会食，酒七盏。宿打造馆。

八日，至柳河馆。送伴使、副送臣等鱼一盘。

九日，蹉卧如馆过遍厢岭。送伴使、副与臣等互致酒，各三盏。宿新馆。臣襄、臣坦等依例排备，请送伴使、副过位，及犒三节人酒七盏。规中言，其君已离神恩泊三日矣，往岁燕京受礼，南朝大使是沈（音同高宗庙讳）少卿，今已八年矣。

十二日，到檀州。知州、给事中李仲燕郊迎，置酒五盏。

十三日，仲燕出饯，酒五盏。将到顺州，知州、太傅杨规正郊迎，置酒五盏。

十四日，规正出饯，酒五盏。蹉望京馆至燕京析津府，少尹、少府少监程冀郊迎，置酒五盏，宿永平馆。

十五日，有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马世章赐臣等筵，西头供奉官刘侁赐酒果，步军太傅伴宴，酒十一盏。留府送臣等生饩，折绢、绫、罗等，及三节人有差。

十六日，冀出饯，酒七盏，宿良乡县。

十七日，到涿州。知州、太师耶律德芳及通判、吏部郎中邓愿郊迎，置酒五盏，宿涿州馆。有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郝振来问劳，不赴茶酒，余并如仪。是夕，送伴使、副置酒十三盏，与臣等解换。

十八日，德芳等出饯，酒九盏。至新城县。

十九日，至北沟，有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马世延来，赐臣等筵，酒九盏。使臣不赴茶酒，余并如仪。行次，送伴使、副酌送于白沟桥之北，臣等酌送于白沟桥之南，酒各三盏。又至于桥中，皆立马相对，酌酒换鞭，传辞并如前例。是夕，宿雄州。

# 焚椒录

[辽] 王鼎撰 李 珍整理

《焚椒录》一卷，辽王鼎（？——一一〇六）撰。王鼎，字虚中，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累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作者对辽道宗时期的一起宫禁冤案，即懿德皇后被人诬陷而被迫自杀事件的缘起、经过、结局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并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对相关史事、制度作考证与补充。本书有《津逮秘书》、《宝颜堂秘笈》、《香艳丛书》本。这次整理以《香艳丛书》本为底本。

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律耶乙辛宠婢，知其奸构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媪者。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观变已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陆，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观书殿学士臣王鼎谨序。

懿德皇后萧氏，为北面官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已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食。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语惠，惠曰："此女必大贵而不得令终。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将复奈何？"

后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及长，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宫，进封燕赵国王。慕后贤淑，聘纳为妃。后婉顺，善承上意；复能歌诗，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由是爱幸，遂倾后宫。

及上即位，以清宁元年十二月戊子册为皇后。后方出阁升坐，扇开帘卷，忽有白练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问："此何也？"左右曰："此天书。命可敦领三十六宫也。"后大喜。宫中为语曰："孤稳压帕女古靴，菩萨唤作耨干么。"盖言以玉饰首，以金饰足，以观音作皇后也。

二年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妃嫔从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赋诗。后应声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都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次日，上亲御弓矢射猎，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谓不愧后诗。"一发而殪。群臣皆呼"万岁"。

是岁十一月，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

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华夏同风诗》，后应制属和曰："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明年后生皇子浚，皇太叔重元妃入贺。每顾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语之曰："贵家妇宜以庄临下，何必如此？"妃衔之。归骂重元曰："汝是圣宗儿，岂虎斯不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功，当除此帐，笞挞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谋，于九年七月驾幸滦水，聚兵作逆。须臾军溃，父子伏诛。而讨平此乱，则知北枢密院事、赵王耶津乙辛与有功焉，寻进南院枢密使。威权震灼，倾动一时。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为怏怏。及咸雍初，皇子浚册为皇太子，益复蓄奸，为图后计矣。

后常慕唐徐贤妃行事，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国俗君臣尚猎，故有四时捺钵。上既擅圣藻，而尤长弓马，往往以国服先驱，所乘马号"飞电"，瞬息百里。常驰入深林邃谷，扈从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谏曰："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暗，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上虽嘉纳，心颇

厌远。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词曰《回心院》，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也。“埽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爇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熏炉，待君娱。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时诸伶无能奏演此曲者。独伶官赵惟一能之。而宫婢单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筝及琵琶，每与惟一争能，怨后不知己。后乃召登，与对弹四旦二十八调，皆不及后弹。愧耻拜服。

于时上常召登弹筝。后谏曰：“此叛家婢，女中独无豫让乎？安得轻近御前？”因遣直外别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嫁为教坊朱顶鹤妻，方为耶律乙辛所昵。登每向清子诬后与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害后，以为不足证实，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词，用为诬案。云：“青丝七尺长，挽出内家装。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芙蓉失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甚比，可似粉腮香。蝤蛴那足并，长须学凤凰。昨宵欢臂上，应惹领边香。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定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既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凤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装。元非啖沉水，生得满身香。”乙辛阴属清子，使登乞后手书。登时虽外直，常得见后。后善书，登绐后曰：“此宋国忒里蹇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二绝。”后读而喜之，即为手书一纸，纸尾复书己所作《怀古》诗一绝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鸟入昭阳。”

登得后手书，持出与清子云：“老婢淫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见其白练挂粉脰也。”乙辛已得书，遂构词。命登与朱顶鹤赴北院陈首伶官赵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词为证。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据外直别院宫婢单登及教坊朱顶鹤陈首，本坊伶官赵惟一向要结本坊入内承直高长命，以弹筝琵琶，得召入内，沐上恩宠。乃辄干冒禁典，谋侍懿德皇后御前。忽于咸雍六年九月驾幸木叶山，惟一公称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弹筝。于时皇后以御制《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调，自辰至酉调成。皇后向帘下目之，遂隔帘与惟一对弹。及昏命烛，传命惟一去官服，着绿巾，金抹额，窄袖紫罗衫，珠带乌靴。皇后亦着紫金百凤衫，杏黄金缕裙，上戴百宝花髻，下穿红凤花靴。召惟一更入内帐，对弹琵琶。命酒对饮，或饮或弹。至院鼓三下，敕内侍出帐。登时当直帐，不复闻帐内弹饮，但闻笑声。登亦心动，密从帐外听之。闻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声言曰：“奴具虽健，小蛇耳，自不敌可汗真龙。”后曰：“小猛蛇却赛真懒龙。”此后，但闻惺惺若小儿梦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唤登揭帐曰：“惟一醉，不起。可为我唤醒。”登叫惟一百通，始为醒状，乃起拜辞。后赐金帛一箧，谢恩而出。其后驾还，虽时召见，不敢入帐。后深怀思，因作《十香》词赐惟一。惟一持出夸示同官朱顶鹤，朱顶鹤遂手夺其词，使妇清子问登，登惧事发连坐，乘暇泣谏。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顶鹤与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败坏，安免株坐？故敢首陈，乞为转奏以正刑诛。臣惟皇帝以至德统天，化及无外。寡妻匹妇，莫不刑于。今宫帐深密，忽有异言。其有关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隐讳，辄据词并手书《十香词》一纸密奏以闻。”

上览奏大怒，即召后对诘。后痛哭转辨曰：“妾托体国家，已造妇人之极。况诞育储贰，近且生孙。儿女满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词》曰：“此非汝作手书，更复何辞？”后曰：“此宋国忒里蹇所作，妾即从单登得而书赐之耳。且国家无亲蚕事，妾作，那得有亲桑语。”上曰：“诗正不妨以无为有。如词中“合缝靴”，亦非汝所着，为宋国服邪？”上怒甚，因以铁骨朵击后，后几至殒。即下其事，使参知政事张孝杰与乙辛穷治之。乙辛乃系械惟一、长命等讯鞫，加以钉灼荡错等刑，皆为诬服。狱成，将奏，枢密副使萧惟信驰语乙辛、孝杰曰：“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更为思之。”不听，遂具狱上之。

上犹未决，指后《怀古》一诗曰：“此是皇后骂飞燕也。如何更作十词。”孝杰进曰：“此正皇后怀赵惟一耳。”上曰：“何以见之？”孝杰曰：“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赵惟一三字也。”上意遂决，即日族诛惟一，并斩长命，敕后自尽。时皇太子及齐国诸宫主，咸被发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亲临天下，臣妾亿兆。而不能防闲一妇，更何施眉目，靦然南面乎？”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许。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绝命词》曰：“嗟薄祜兮多幸，羌作丽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

日月兮分华。托后钧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渐，遏飞霜兮下击。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参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遂闭宫，以白练自经。上怒犹未解，命裸后尸，以苇席裹还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练之语。闻者莫不冤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杀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门诛此贼，不为人子。”乙辛遂谋害太子，无虚日矣。

嗟嗟！自古国家之祸，未尝不起于纤纤也。鼎观懿德之变，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宫帐；其次则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祸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惨无匹，固无论；而孝杰以儒业起家，必明于大义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诤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则太子可保无恙。而上亦何惭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声，自保禄位，卒使母后、储君，与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册所书未有之祸也。二人者，可谓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则《十香词》安得诬出后手乎？至于《怀古》一诗，则天实为之。而月食飞练，先命之矣。

# 燕魏杂记

［宋］吕颐浩撰　李　珍整理

《燕魏杂记》一卷，南宋吕颐浩（一〇七一——一一三九）撰。吕颐浩字元直，沧州乐陵（今属山东省）人，南宋政治家。该书对古代燕、魏之地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文物景致作了简要介绍；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及主要事迹，亦结合古今史籍记载，一并加以记述。本书有《艺海》、《函海》、《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园镇，有西门豹祠堂。《史记》载，西门豹尝为邺令，叙河伯娶妇事甚详。豹发民引漳河水，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当时民治渠，老少皆烦苦之。豹曰："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其后民果得其利，家以富足。至汉时，邺之长吏以十二渠桥相比近，径绝驰道，欲合三渠为一桥。邺民父老皆不从，曰："此西门君所为，不可更也。"长吏终不能易。故西门豹祠至今祭祀不绝。

怀、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传》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此地也。

北京、真定府西至获鹿县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陉县，县东近十里井陉口，有淮阴侯庙。韩信尝置背水阵于井陉口。按《信传》：信遣人间探陈余不用广武君策，乃敢进兵，走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此其地也。韩魏公题诗云："破赵降燕汉业成，兔亡良犬日图烹。家僮上变安知实，史笔加诬贵有名。功盖一时诚不泯，恨埋千古欲谁明。荒祠尚枕陉间道，涧水空传哽咽声。"

真定府南三十里，道旁有赵王庙。破屋数间，仅庇风雨。读其碑，非赵王歇，乃成安君陈余庙。《韩信传》云："斩成安君于泜水上。"今泜水在其北，伐赵由井陉路入。仆尝过井陉县，今天威军是也。李左车所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真控扼之地。使陈余纳广武君言，信安能越井陉破赵哉？岂历数归汉，人谋不能支耶？

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庙，以关羽、张飞配。乡老言祖父相传，先主故居也。庙左右大木环绕。云："先主为儿童时，尝戏于木下。"所说与《蜀志》所载略相合。

李邕以文章气节闻天下，字画尤工。李峤、张廷珪荐邕文高气直。尝为北海太守，天下名为北海。李林甫素所不喜，遣罗希奭杀之。杜甫作《八哀诗》云："忆昔李公存，词源有根柢。"又云："干谒走其门，碑碣照四裔。"今邕碑见于世者尚多。燕山府良乡县有邕所书《云麾将军李公神道碑》，笔势豪放，尤可爱重。金人不学书，不知碑之存亡，可惜也。

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造语奇特，首云"茂陵刘郎秋风客"，指汉武帝言也。今长安西有茂陵，古冢巍然，乃汉武帝陵墓。又云"魏官牵车指千里"，此言魏武帝遣人迁金铜仙人于邺也。又云"官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此语尤警拔。非拨去笔墨畦径，安能及此。世传金铜仙人被迁，目有泪下。事虽不经，亦可骇矣。今邺城荒废，居民才数十家，昔时宫殿化为荆棘，所见者千仞之西山耳。所谓金铜仙人安在哉？

古云"马出冀北"，故韩退之《送温造序》云："伯乐一过冀北之野，马群遂空。"今河北冀州不产良马，此所谓冀北者，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嚣传》，汉光武遣吴汉、耿弇攻嚣，嚣将妻子奔西城（今秦州上邽县）。及嚣将陈元等决围死战，汉军退。陈元遂入城，迎嚣归冀。今秦州接连熙河州及清唐羌界，乃自古产良马之地。宋朝以茶易马，于秦州置提举茶马司，凡中国战马，皆自此路得之，岂其地耶？仆虽尝以职事到秦州，然未详。所以君子于不知盖阙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大名府留宫门街东，有何公德政碑，乃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碑也。柳公权撰并书。公权书画，冠绝当代。文宗尝叹美其书曰："钟、王无以尚也。"当是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此碑字大，而尤为端谨严重。魏人爱之，碑楼极宏壮，故岁久而字不讹缺。按《唐史》，进滔治魏十余年，民安之。后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和年间，内侍谭正奉使河朔，遂磨灭此碑。邦人愤恨，可

惜也。

杜牧《罪言》以谓山东之地，王者不得不为王，霸者不得不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确论乎！所谓山东者，盖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军，皆山东之地也。故牧曰：禹画九土曰冀州，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敦五种，习兵矢。又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足以当天下。唐自安史之乱，尽失河北地。至穆宗时，两河底定，朝廷悉收三镇。而刘总又以幽冀七州献于朝，且惧部将为乱，乃先籍豪锐不检者送京师，而朱克融在籍中。于时宰相崔植、杜元颖不知兵，谓藩镇且平，不复料天下安危。克融等羁旅寒蹶，愿得官自效，日诉于前，皆抑而不与。及遣张宏靖为卢龙节度使，纵克融等还，俄幽州乱，推克融为留后，纵兵南掠。自是复失河朔，终唐之世不复得河北矣。皇甫湜有言：昔者神尧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盖痛愤之辞也。

忠献韩王赵普，保州人，相太祖太宗开基创业，谟谋行事，具载国史。公于真定府居，今真定府大会院，乃其故宅。府城有庙，邦人奉之甚谨。真定府乃常山郡，唐成德军节度使治所。王熔承祖父百年之业，士马强而蓄积厚，为唐世藩臣。熔承袭，年虽少，藉其家世以取重。方唐末，诸镇相敝于战斗，而赵独安乐。王氏无事，饰亭宇，事嬉游，今真定府使廨，雄盛冠于河北一路。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府治后有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楼于园为广厦，今熙春阁是也。熔乃武俊之孙。

东岳庙在兖州奉符县，封天齐仁圣帝；西岳在华州华阴县，封金天顺圣帝；南岳在潭州衡山县，封司天昭圣帝，中岳在西京登封县，封中天崇圣帝。唯北岳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敌境，移庙于中山府曲阳县，县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圣帝。殿前有一亭，沈括《笔谈》载：亭中有李克用题名，云“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乃出兵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时留题也。

李师中字诚之，少擢进士第，兼资文武，有经济才。仕至天章阁待制，尝为秦凤路经略使，高阳关路安抚使，兼知河间府。治边有威名，邦人畏爱，至今钦颂。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会有灾异，神庙诏求直言。师中上书，其大概云：皇天改容，比屋咸庆。当此之际，不言谓何。天生愚臣，盖谓圣世，文武之道识其大者。是时司马光、苏轼、苏辙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便于民被谴。师中因言，愿诏司马光、轼、辙赴阙条问急政。神考批出云：李师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摭其奸逐，所宜不赦。遂落职窜逐。后岁余神考感悟，乃令分司南京，郓州居住。其谢表云：“伏念臣抗疏仁朝，皂囊犹在；受知先帝，训诰具存。爱持此心，以事陛下。以忧国为心，故有二三之论；以爱君为志，故无喜愠之私。进微卓尔之能，退守浩然之正。易衰之柳，既已分于先颠；后拔之葵，终不移于所向。伏遇皇帝陛下，还臣旧物，分务别都，便臣家私，许在汶上，有田园衣食之计，更欲何求？虽天地父母之恩，不过如此。”又曰：“臣谨当刻骨铭肌，研精潭思。颂一时之盛事，庶几清庙之声诗；告三代之成功，敢后泰山之父老？”一时士大夫读其文者，莫不嘉叹而怜之。师中汶上人，苏轼尤尊礼之。轼《与交游书》云“李六丈”者，谓诚之也。

李师中文章外，诗什尤高。嘉祐间，唐介子方以言切直忤仁庙被责，诚之以诗送行云：“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皇宗社计，肯教夫子不生还。”此诗士大夫莫不传诵。在高阳关有诗云：“鉴中双鬓已蹉跎，无计重挥却日戈。已是园林春欲暮，那堪风雨夜来多。诗成白也知无敌，花落虞兮可奈何。”〔下缺〕

贾昌朝除武胜军节度使，判大名府。妖人王则谋举大名及河南北，使其党投檄于大名。昌朝疑其为奸，考问具服。则以事急，遂据贝州反。昌朝遣兵进讨，而朝廷已发兵讨贼平之。移昌朝山南东道，加检校太师。阳偕言：“贼发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有罪。不合赏。”朝廷不从偕言。嘉祐元年，以枢密使召，罢侍中，而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三年，谏官御史言昌朝别为客位以待宦官，乃出知许州，改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薨年六十八岁，谥曰“文元”。

赵师旦单州人，顷知康州。侬智高叛，既破曹州列城，长吏望风弃城遁，惟师旦聚兵三百人，与贼血战。康州无城壁，贼入城，师旦坐厅事，智高麾兵而入，欲胁师旦降，师旦骂贼，被害。贼平，朝廷恩数甚厚。

后唐庄宗之末，赵德钧镇幽州，于盐沟置良乡县，又于幽州东五十里筑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于其东置三河县。由是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饷可通。至晋石敬瑭即位，割幽州、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一十六州，以入于契丹。至本朝太宗皇帝时，易州又陷于契丹。环地千余里，沦于绝漠，不复为王民，可胜叹哉！

北京隆兴寺佛殿，两楹檐下有魏宫弹棋局，魏文帝时款识存焉。王钦臣赋诗云：“邺城台尉付尘埃，玉局依然独未灰。妙手一弹那复得，宝奁当日为谁开。飘零久已抛红子，埋没惟斯近紫苔。此艺不传真可惜，摩挲聊记再看来。”此局因沈积中为朔漕，进入禁中，不复见矣。弹棋一艺，今亦不传于世。钦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学善属文，尤工于诗。

卫州共城县北门外三里，群山耸秀，壁立千仞，山下众泉涌出于地。泉底皆碎石，清澈可鉴须发，浸

灌十余里，汇为御河。元祐年间，黄河行河北东路，自大名府东流入永静军，由沧州至独流寨入海。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由恩州流塘泊，以通漕运。绍圣以来，大河行河北西路，御河水灌大河，漕运遂不通。自中原陷没，堤防圮坏，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广济军、济州，注梁山泊，至南清河趋入海，今南河故地变为桑田。诗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可叹也。

祁州城坚池深，与安肃、广信军犬牙相制，以捍北戎。北城之巅有清风楼。元丰年间，先公为本州司理，是时河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诗题清风楼。先公属和云：“祁阳要郡冠边州，池垒深高北控幽。敧岸绿杨浮水面，衔山红日照檐头。立功慷慨思投笔，羁己卑污耻饭牛。独使燕然铭汉德，百年忠愤遣人愁。”时韩子华绛帅中山路，见诗喜之，遂刻荐。

# 西夏事略

[宋] 王　称撰　罗炳良整理

《西夏事略》一卷，宋王称撰。王称字季平，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生卒年不详。孝宗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以承议郎知龙州，授直秘阁，著有《东都事略》一书。据四库馆臣考证，《西夏事略》即《东都事略》中的《西夏传》。本书记载党项拓拔部贵族在唐末五代时期割据西北，势力渐大；中经李继迁反宋，奠定了立国规模；直至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政权的历史。书中不仅记载了西夏政权的由来及其建制，同时还涉及到夏唐、夏宋、夏辽关系，对于了解各民族政权的历史以及民族关系史有一定价值。本书的版本有《学海类编》、《四库全书》等。这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

李彝兴，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镇夏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世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谏为节度使。思谏卒，军中立其子彝昌。彝昌为其将高宗益所杀，而仁福立，不知于思谏为亲疏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兴立。彝兴当五代之际，为中书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时，加太保。恭帝加太傅。宋兴，加太尉。太原刘承钧诱代北诸部，来寇麟州，彝兴遣将御之，承钧去。彝兴贡战马，太祖命玉工琢带赐之，问其使腰围大小。使言彝兴腰围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即以为定难军节度使。卒，赠侍中，子继筠立。太宗征太原，继筠遣将渡河，掠寇境以张军势。逾年而卒，弟继捧立。继捧初为牙内指挥使，嗣继筠为留后。太平兴国七年来朝，以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来归，太宗嘉之。继捧愿留京师，太宗遣使诣夏州，护继捧亲属赴阙。以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徙镇崇信，又徙感德。

初，继捧之来朝也，其弟继迁留居银州，时年十七，乃率众为寇，奔入蕃族地斤泽以叛。都巡检曹光实选精骑夜发，掩袭地斤，继迁遁去，获其母、妻。继迁因诈降，诱杀光实。时朝廷屡发兵讨继迁，继迁益侵扰边境。太宗用宰相赵普之策，欲委继捧以边事，令图之。召赴京师，赐姓赵氏，名保忠，以为定难军节度使，赐予甚厚。保忠至镇，即言继迁悔过归款。太宗以继迁为银州刺史。然继迁实无降心，复为寇。保忠来乞师，太宗遣翟守素讨之。继迁皇惧，奉表归顺，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又以其弟继忠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曰赵保宁。是岁，保忠遣使来献海东青。太宗曰："朕不事畋游也。"还之。保忠为保吉所诱，阴与之合，来寇灵州。太宗命李继隆讨之。保忠上言，已与保吉解仇，贡马五十匹，乞罢兵。太宗怒，督继隆进军。及王师压境，保忠反为保吉所图，欲并其众，缚牙校赵光祚，袭其将。保忠方寝，闻难作，单衣被发，骑骏马遁，仅以身免，资财、器用悉为保吉所夺。保忠夜还城中，为大校赵光嗣幽于别所。明旦，开门迎王师。继隆擒保忠以献，太宗赦其罪，以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后数年而卒。太宗下诏隳夏州，居民并边于绥、银等州。削保吉所赐姓名，复为李继迁。继迁遣牙校以良马来贡，且谢过。又上表待罪，因言违叛事出保忠，愿赦勿诛。太宗遣内侍赍诏谕之，赐以器币。继迁遣亲校张浦以良马、橐驼来贡，太宗遣使赍诏谕旨，欲授以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奉诏。太宗以张浦继迁谋主也，留之京师，以为郑州团练使。

初，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固请筑清远。清远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无井泉。陕右之民，甚苦其役。文宝建议禁乌、白池青盐，以困继迁，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继迁寇清远军，命白守荣、马绍忠护送刍粟四十万于灵州，为继迁所邀，败于洛浦河。继迁遂窥灵州。太宗怒，复命李继隆出环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继隆出师，行数日不见贼，引军还。而诸将与贼乌、白池大小数十战，继迁遁去。太宗崩，继迁乃遣使修贡，求领藩任。真宗许之，复赐以姓名，拜定难军节度使，敕诸将勿加兵。以其子德明为行军司马。未几复寇边，屡为六谷都首

领潘罗支所击。又寇清远军，七日而陷。又陷灵州。继迁率众入西凉府，潘罗支伪降继迁，继迁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中流矢，至灵州三十里而死。

德明遣使来贡，明年，上表归款。且言保吉临终祝之曰："尔当倾心内属，如未许，则连表祈请。"真宗嘉之，以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终其身三十余年，不敢窥边。德明累迁至太传，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凶鸷，多猜忌，晓浮图学，通汉文字。既长，数劝德明反。德明曰："国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锦绮之衣，汝无负天子也。吾尝从事于兵，劳苦万状，第自困尔！"德明尝攻陷甘州，拔西凉府。

德明死，元昊袭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为"显道"，称于国中。景祐元年，寇环庆路，杀掠居民。下诏约束之。是岁，伪改年为开运，更曰广运。母米氏族人山喜谋杀元昊，事觉，元昊杀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沉于河。遣使来告哀。元昊攻唃厮啰，陷瓜、沙、肃三州，尽得河西之地。将谋叛，恐唃厮啰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又改元曰大庆宝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筑坛受册，僭号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改元曰天授礼法延祚。明年，遣使来告即位。诏削夺元昊在身官爵，除属籍。有能执元昊来献者，授定难军节度使。元昊又遣人赍嫚书，纳旌节。康定元年，寇金明寨，执李士彬。攻安远寨，遂攻延州。刘平、石元孙来援，战于三川口，陷贼中。未几，寇镇戎军。庆历元年，寇渭州，任福战败于好水川。转寇河东，陷丰州。

二年，遣前所执塞门寨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为书，以祸福谕之曰："国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后，中外上言灵、夏数州，本为内地。请移河朔之兵，益关中之力，以图收复。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远，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全付大夏。真宗皇帝于是时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袭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惊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诏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功，岂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皆不戮而还。假有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终，天子何负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面谕之曰：'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怀！至边之日，见诸将帅多务小功，不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与大王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不爱于兄弟哉？可不为大王一一而陈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当从本国风俗。何得与天子侔拟，名岂正而言岂顺哉？徒使疮痍百姓，伤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无战，不杀非辜'之训，夙夜于怀。方欲与大王议而决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远来，惠然留意，何乐如之！但议论未顺，文字未正，不敢闻于朝廷。大王果能以爱民为意，言当时之事，由于众请，莫过于此，谢于朝廷。朝廷必当复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贤哉！如众多之情，终不获辞，则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又于本国言语为便，亦不失其贵矣。贡奉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边蕃之人，复见大康。又大王之国，财用或缺，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也。大王幸听之，则上下同其美利，边民之患息矣。其若不听，他日虽有请于朝廷，必有噬脐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择焉！"元昊使其亲信野利旺荣复书，而嫚辞如故。庞籍言："诸路皆传元昊为西蕃所败。又野利族内叛，黄鼠食稼，天大旱。其国内既多忧虞，必为纳款之计。"遂令保安军檄野利旺荣，且言旺荣方总灵夏之兵，傥阴图内附，即当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世衡亦遣王嵩以枣及画龟遗之，谕以早归之意。旺荣遣其教练使李文贵至青涧，籍疑其诈，留之。后数月，果大举，而葛怀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贵责以大义，而释遣之。文贵去，逾月复来。旺荣与弟旺令、嵬名环卧誉诤三人列名为书，欲议罢兵。然未肯削去僭号，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顺天西，安可逆天东？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报之：此非边臣所议，宜遣人自请朝廷。明年，遣其臣贺从勖与文贵俱来，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无不称臣之礼，今名体未正，未可许。遣邵良佐等更往议之。

四年，曩霄遣使来，称臣禀正朔。遂册为夏国王，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听自置官属。使至京师，许就驿贸易，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国，相见宾客礼。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博易用牛、羊、马、驼、毡褐，禁青盐。生属户蕃部，更不得相侵犯。岁赐绢、银、茶、丝共二十五万五千。如欲于界上承所赐，亦听。自后复修贡职为常。

初，元昊之叛也，朝廷命夏竦、范雍经度边事。后以范仲淹、韩琦经略，而元昊臣。其年，契丹夹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户投之。契丹宗真使人追索，曩霄留不遣。宗真遂亲将至境上，各据一山，严兵相待。曩霄奉卮酒为寿，大合乐，仍折箭为誓。及罢，契丹劫曩霄。曩霄觉，以兵拒之，大败契丹。宗真领数骑东走，纵其去。

曩霄用兵多诡计，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辄诛杀之。尽更先世所为居室、衣冠、文字，而国中数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万八千五百人，得中国无艺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罗氏。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姝也，生三子，次曰宁令哥，貌类曩霄，以为太子。曩霄复纳没哆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语，曩霄遂杀野利遇

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诉言：我兄弟无罪见杀。曩霄怜之，下令国中，为访其族人，得遇乞妻没藏氏，与之私通。野利氏觉之，乃出遇乞妻为尼，号没藏大师，生谅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没哆氏，初欲纳为宁令哥妻，曩霄见其娥而自取之，号新皇后。宁令哥愤而杀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黄芦，为讹庞所杀。讹庞，没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因劓创死，年四十六。

方没藏氏出为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遗言立其从弟委哥宁令。讹庞以夏有国以来，父死子继，委哥宁令非子。而没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为嗣。后二月而生谅祚，送立之。以没藏氏为太后，于是政在没藏矣。

# 西夏书事

[清] 吴广成撰　李　蔚整理

《西夏书事》四十二卷，清吴广成撰。吴广成字西斋，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清代中叶史学家。他鉴于前人不修西夏史的缺憾，积十余年之功，搜集唐以下正史、野史以及诸家文集中有关西夏历史的资料，参互排比，补苴订正，而成是书。此书采用纲目体例，记事起自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拓拔思恭起兵助唐围剿黄巢，迄于南宋理宗绍定四年（一二三一）西夏亡国后故臣王立之入金隐居不仕，囊括了西夏立国前后三百五十一年的历史。书中材料丰富，记事严谨，成为清代考补西夏史诸家著作中的佼佼者，堪称上乘之作，历来为治西夏史的学者所重视。本书最初为清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小岘山房刻本，一九三五年北平文奎堂据此本影印，流传较广。这次整理即以文奎堂影印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 凡　例

一、霸国有史，晋唐以来，述作纷纷，载籍极博。宋有天下几三百年，西夏、辽、金并雄西北，而辽、金有史，夏鲜专书。缘其地连沙碛，人半羌夷。元昊自造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广成谬辑是编，虽无当于参稽，或亦可以备残缺焉。

一、梁萧氏方等《三十国春秋》、魏崔氏鸿《十六国春秋》、宋刘氏恕《十国纪年》等书，皆分纪列传，体拟正史。西夏事散见诸史者，不过朝贡、攻伐数大端，即历朝《一统志》、陕甘新旧《通志》、绥灵宁夏各州卫志，自拓跋启疆，职方失考，终夏之世，绝少人文。搜罗不易，纪传为难。惟于立国之始终，传祚之世数，以及夫朝政之理乱，主德之昏明，皆约而可稽，爰为件系条分，纲举目附，名之曰“书事”。

一、继迁立国，元昊称尊，开国承家，几与有宋相终始。而西夏之称，亦始于宋，则书西夏当以宋为断。然溯契丹者大基习字，志女真者盛始胡来。夏自思恭秉节，夏绥绵延五代，爵晋西平，拟之当时荆南、吴越诸国，无多让也。首卷追述中和，盖亦讨本寻源之意。

一、朱子作《纲目》，凡正统未一天下，概不大书年号。明屠氏乔孙、项氏琳所订《十六国春秋》，悉将晋、宋正统系年，盖尊中国大一统，理固然也。李氏系出羌戎，称臣唐宋，故自始迄终，悉以中国冠元。至元昊僭号，始书改元某年，备列年数于后。

一、《纲目》正统系年之下，分注僭国某年，所以别正伪、纪兴亡也。西夏自继迁请婚辽国，乾顺受地金源，玉帛、干戈，纷纭错杂，若不节注二国纪年，事难稽考。然俟互有关涉，方行附入，既便查核，亦免支离。

一、元托克托纂修三史，惟《金史》列传年月稍详，余则叙事混滕，诠次颇难。是编分年析月悉遵三史帝纪、夏国附传，或遵王氏偁《东都事略》、李氏焘《通鉴长编》及薛氏应旂《宋元通鉴》、商氏辂《宋元续纲目》、王氏宗沐、徐氏乾学、毕氏沅《通鉴后编》、《续通鉴》诸书，其余稗官纪载，时日不同，亦必前后不相矛盾方始甄录。

一、以宋、辽、金书借叙夏事，最易喧客夺主。篇中纲主西夏，目则参引诸史，间有删节，乃以严主客之辨，非敢蹈割裂之愆。

一、古史体例，一代之主必著论赞。西夏统系，绝续者三：自思恭至彝昌而一绝，自仁福至继捧而再绝，因其尚未成君，仅附总论。若继迁建都西平，传德明而封夏王，至元昊而称国主，自可即其行事，述其生平，偶附小论。余皆仿此。

一、史以传信，亦以传疑。是编于宋、辽、金事稍涉西夏靡不收罗。然有时地不详及原委莫竟者，则于分条之后，或按时、或因事另立附例，概不混书，

以示疑也。

一、史各有志，如天文、地理、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别类分门，务取该备。而霸史则杂见纪传中，以彰一朝治乱。西夏典策云亡，其文志不少概见，因就管窥所及，略志数条，姑存梗概，简漏之讥，知所不免。

一、王氏偁《西夏事略》、刘氏温润《西夏须知》、孙氏巽（《宋史·艺文志》作"苏氏"）《夏国枢要》及《夏台事迹》诸书，言人人殊，较之正史，不无舛错。至于前贤章奏、郡国图经以及家乘、志铭、丛谈、野说见有不同，词多相戾，窃附己意订正之。然必详溯根原，藉征确据，非敢凭空臆断焉。

一、史文浩博，鉴体谨严，编辑诸家无不去复删繁，期于简核。夏事如争城、争地文略相同，贺节、贺正辞多不载，然亦正书附列，采缀靡遗，非故贪多务得，漫失剪裁，良因补罅订亡，无敢疏略。

一、古来撰述，班固衍司马氏之文，延寿节南、北史之要，已足自名一家。其有专事网罗，不资蓝本，则亦文献具在，任吾取携。西夏去今，岁余五百，旧籍流传，率皆零茧棼丝，不入机杼，焉成经纬。书中所录，根寻散佚，参合异同，虽然菅蒯并收，窃幸条流粗贯。后有作者，请以为盘盂之助。

一、宋元诸儒喜于论史，虽不能于圣贤作述深心吻合无间，然其讲明切究亦能抉奥探微。是编文冗事杂，未免显晦相参，窃于是非邪正之致，兴亡得失之由，间缀数言，以免牴牾。倘博雅纠其缪而赐正之，则幸甚。

一、龙门作《史记》，班氏谓一人之精，文重思烦，其书多不齐一。矧广成掏墟谫陋，愧乏三长。赖诸同志参考互订，数载于兹，今幸观厥成，谨登诸君姓氏，以见他山之助，俾益良多。

## 卷 一

唐僖宗中和元年春三月，宥州刺史拓跋思恭起兵讨贼。

拓跋思恭（《金史·夏国传》：夏臣罗世昌谱叙《夏国世次》，称元魏衰微，其居松州者复姓为拓跋氏）本党项羌（《隋书·党项传》：西羌别种，其国在禹贡析支之地，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邻吐浑，地方三千余里。《新唐书》：党项有八部，以姓别为部落，而拓跋氏最强），始祖赤辞，初臣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待之厚，与结婚姻。太宗时，诸羌归顺，拓跋氏不至。贞观八年，行军大总管李靖奉诏击吐谷浑，赤辞屯狼道峡抗王师。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辞曰："浑主以腹心待我，不知其他，若速去，无污吾刀。"洛生怒，引轻骑破之肃远山，斩首数百级，掳杂畜六千。太宗因其败，令岷州都督李道彦招之。赤辞从子思头潜纳款，其下拓跋细豆亦以所部请降。赤辞知宗族携沮，稍欲自归。岷州大都督刘师立复诱之，乃与思头俱内属。分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姓李，遂职贡不绝。开元中，吐蕃浸盛，拓跋畏逼，请内徙。元宗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以赤辞孙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天宝之乱，守寂有战功，擢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诱党项、浑、奴刺入寇。朔方节度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诸州，恐其滋乱，表徙静边州及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明一统志》谓夏州即今宁夏卫，诸书俱沿其旧。考杜氏《通典》及李氏《元和郡县志》：夏州东至银州一百八十里，东南至延州四百里；又《续通典》：绥州东北至夏州二百六十里。以地界按之，当在今榆林府界内）。复徙宁朔州吐谷浑驻夏西，以离沮之。于是召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刺史入朝，代宗厚赉之，使还绥其部。自后乞梅居庆州，号东山部；朝光居银夏，号平夏部（宋琪奏疏：党项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地，幅员千里。从银、夏泊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是也）。贞元中，有夏州刺史拓跋乾晖、银州刺史拓跋乾曜、拓跋澄等，俱官其地。思恭，乾晖裔孙也（司马氏《通鉴考异》曰：欧阳氏《新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谓薛氏《旧五代史》避国讳耳。《后唐书》、《实录》皆作"思恭"。又《实录》："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延节度思恭，保大节度思孝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为保大留后，升节度，又徙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思恭为定难节度，卒，弟思谏代之；思孝为保大节度，以老，荐弟思敬为留后，俄为节度。"思恭、思敬乃是两人，欧史合为一人，误）。据有宥州（《太平寰宇记》：开元二十六年，以六胡州残人于夏州西南长泽县地置宥州处之。宝应后废。元和九年，于经略军复置宥州，属夏、绥、银节度，以护党项，距故州北三百五十里），称刺史（欧阳《新史》作夏州偏将。《册府元龟》作夏州将）。时冤句盗黄巢，由潼关陷长安。僖宗幸蜀，关中大乱。思恭纠合夷夏兵数万，约渭北鄜延节度李孝昌会于鄜州，誓牲讨贼，克日入援。

按：礼莫重于君臣，事莫大于征讨。有唐中叶，太阿废锐，藩镇连兵。庞勋、裘甫之徒，乘机肆乱，殚财动众，祸难始平。迨乾符以后，贼陷两京，宰衡称疾，乘舆播迁。一时行间，将帅非畏贼托风涛之阻，即纵寇留富贵之资。虽有义成入援，凤翔传檄而有倡寡和，寇患益深。思恭，党项小羌，位卑力弱，独能会合邻道，举义勤王，较之代北朱耶、云州赫连，奉诏兴师者不加一等乎？书"起兵"，著其能为西州之倡。书"讨贼"，嘉其克尽人臣之谊也。

夏四月，权知夏、绥、银节度事。

长安陷，夏绥银节度诸葛爽屯军栎阳，巢将朱温

诱之，爽降贼。僖宗遂以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留后。　胡三省曰："此拓跋氏强盛，遂为跨据西夏张本。

进兵武功。

思恭兵进武功，与凤翔郑畋、义存王处存、泾原程宗楚、河中王重荣四节度盟，图复长安。

战于王桥，不利。

诸军进薄长安，黄巢东走，市民争出迎。程宗楚恐诸将分功，独夜入城肆掠。贼诇知官军不整，且诸镇不相继，引兵还袭之，宗楚死。巢复入长安。诘旦思恭与李孝昌来援，与贼遇于王桥，战不利，死伤甚众。

秋七月，进军东渭桥。

思恭闻忠武节度周岌、昭义节度高浔连复邓、华诸州，复与李孝昌引军进屯东渭桥，守水北垒以逼长安。贼遣伪中书令尚让、东面行营都虞候朱温帅二万骑拒之。

按：上书"不利"，兹书"进军"，嘉思恭志在灭贼，不因败而稍挫也。

八月，授夏绥银节度使。九月，与贼将尚让、朱温战，弟思忠死之。

朱温、尚让率众涉渭，思恭遣弟思忠迎击，战于东渭桥。桥表有铁鹤，思忠射之没羽，贼骇走。思忠逐北深入，殁于阵。僖宗赠宥州刺史，立祠渭阳。

按：书"死之"，予节也。思忠为继迁远祖，史不具官，谅非显秩。然当贼势鸱张，千里勤王，一死报国，非忠勇性成者不能。宜其庙食一方，祚传二百余年之久也。

冬十一月，战于富平不胜，奔夏州。

诸镇勤王，皆以师老迁延勿进。贼将知右军事孟楷袭思恭军于富平，思恭力不支，领残众奔归本道。

按：《春秋》私逃书"奔"。奔者，匹夫之行。思恭兵败，不奉王命，擅回本道，书以贬之。

十二月，夏州赐号定难军。

思恭既回夏州，缮甲训兵，表请讨贼。僖宗嘉之，赐其军号定难，促兵入卫。

中和二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授京城南面都统，夏四月进军屯渭桥。

宰相王铎见诸道无心讨贼，发愤请行。僖宗命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令夏、绥、鄜、延诸军会之，授思恭京城南面收复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思恭复出兵屯渭桥，受铎节制。

按：上书不名，此复名，重岁首也。后仿此。

秋八月，授京城四面都统。

思恭以锐士八千频与贼战。僖宗进为京城四面收复都统、权知京兆尹事。

中和三年夏四月，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复长安。

思恭奉诏从克用讨贼，连败贼将尚让、黄揆兵。进军渭南，与克用将杨守宗、河中将白志迁等击贼，一日三捷，贼众奔溃。诸军自光泰门入京城，黄巢焚宫阙遁。

秋七月，晋爵夏国公。

僖宗以思恭讨贼功（欧阳《新史》云：朱玫之乱，思恭与鄜州李思孝以兵屯渭桥。其后黄巢陷京师，与王重荣、李克用等同破贼，有大功。考《新唐书》，玫乱在僖宗光启二年，后黄巢乱五年，鄜夏兵不至。《新史》误），加太子太傅，爵夏国公。

按：此夏国得号之始。

复赐李姓。

自后，历世仍之。

按：赐姓始于汉娄敬，至唐而盛。《纲目》书之不胜书，必甚美甚恶乃书。思恭之功，虽不及克用，然较全忠、茂贞辈不啻天渊矣，书以美之。

光启元年秋九月，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合邠宁军讨河中。

河中节度王重荣据盐铁之利。中尉田令孜恶之，建请领属以佐军食。重荣不可，据河中叛。令孜使邠宁节度朱玫与思恭合鄜夏军三万讨之。

十二月，战于沙苑，败绩。

诸军分壁沙苑，王重荣计诱河东李克用合兵拒战，玫不胜，鄜夏兵俱败。

光启二年冬十一月，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奉诏讨襄王煴，次于绥州。

朱玫耻为中人用，与重荣、克用连和，上表请诛令孜，大掠而西。僖宗幸凤翔，避之。玫与同平章事萧遘等奉嗣襄王煴权监军国事，据长安。旋立为帝，改元建真。僖宗诏山南诸镇及夏州兵讨之。思恭发兵次绥州，观望不出境，已，闻煴败，遂还。

按：《春秋》伐而书"次"，其"次"为善；救而书"次"，其"次"为贬。是时，李煴据长安，田令孜劫帝如宝鸡，诸道贡赋不至，从官、卫士皆乏食，势不已孔迫乎？思恭顾观望不前，无复以国事为急，书"奉诏"以严其赴救之责，书所次，以著其怠缓之罪。

文德元年，李思恭取鄜、延，以弟思孝知留后。

中和中，改鄜延节度为保大军。以东方逵领节度使。逵病，去。思恭遣弟行军司马思孝袭取之，自称留后。思恭为请于朝，授鄜、坊、丹、翟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按：有唐末造，藩镇兼吞，始于韩简之攻河阳，继于秦宗权之陷郑州，极于朱全忠之并临淄、徐、郓，祸结兵连，至唐亡不解。思恭之取鄜延，所谓郑伯效尤也。宜后日克用表中以为口实乎！去官，贬之也。

唐昭宗大顺元年夏六月，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偕保大军节度使李思孝，出兵会都招讨使张濬于晋州。

河东李克用攻防御使赫连铎于云州，宣武节度朱全忠、卢龙节度李匡威奏讨之。宰相张濬请任其事。昭宗令将京军数万及邠、宁杂虏三万人抵晋州，思恭

与思孝率鄜夏兵会之。

冬十月，弃张濬军先归。

官军出阴地关。李克用遣养子李存孝营于赵城，击败镇国节度韩建兵，乘胜抵晋州西门。张濬出战又败，入城拒守。思恭与保大、静难、凤翔诸军先渡河归。

按：晋州之役，议者咸咎张濬小人浅谋误国。然将帅与其事者不当以是非论也。思恭既奉命兴师，败敌王之忾惟力是视，乃见败不救，弃帅先归，直书之，其罪自见。

乾宁二年，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卒，弟思谏嗣。

思恭子仁祐早卒，孙彝昌幼，军中立其弟思谏嗣为节度使。

按：此李氏世袭节度之始。

秋七月，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擒邠宁将王令陶于黎园寨。

邠宁节度王行瑜求尚书令，不得，与凤翔节度李茂贞举兵犯阙，遣将王令陶据黎园寨。思孝与河东将李存信攻擒之，献于行在（《旧唐书》：八月己丑，李克用自至渭桥寨。癸巳，于黎园杀邠宁军数千，获大将王令陶以献。又诏鄜州节度李思孝以本军进讨。似属两事。而薛氏《旧史·存信传》则合为一，司马氏《通鉴》从之）。

八月，思谏、思孝充邠宁东北二面招讨使。

李茂贞闻河东兵至，斩假子李继鹏上表请罪。王行瑜拒守如故。昭宗命思谏等为招讨使，从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李克用讨之。

乾宁三年春三月，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致仕，表弟思敬自代。

昭宗诏思孝以太师致仕，思敬为保大军兵马留后，旋授节度使，后徙武定军，附李茂贞。天复二年，西川王建攻之，思敬举洋州降。

乾宁四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兼宁塞军节度使。

中和二年，以延州置保塞军（司马氏《通鉴》作“三年”，此从《唐书·方镇表》。“已，更号宁塞”，此据司马氏《通鉴考》。《新唐书·方镇表》：光化元年，更延州保塞军节度为宁塞军节度。是乾宁四年镇名未改也，不知《通鉴》何据）。是时李茂贞据延、洋、秦、陇诸州。朝廷命思谏兼宁塞节度以分其势，茂贞不奉诏。

附：司马氏《通鉴》光化三年夏四月，加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同平章事，而新、旧《唐书·党项传》思谏一生未尝离定难，何以节度忽易承庆？此或坊本有误，故从附书。

秋九月，奉诏讨李茂贞，授凤翔行营四面副都统。

当时兴元、邠、宁、鄜、坊、河中、同、华诸镇之兵，并起交争，惟夏州不为唐患。朝廷宠锡优异。时凤翔李茂贞复以兵逼京畿，神策诸军不能御。昭宗奔华州，诏加思谏副都统，命帅师与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孙偓会诸道军讨之。茂贞寻上表请罪，愿得自新。师不出。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秋九月，邠州李继徽将六镇兵攻夏州。冬十月，李思谏告急于梁，梁遣刘知俊等击走之。

先是朱全忠攻邠州，降静难节度李继徽。继徽，茂贞假子也。全忠令镇邠州，质其妻、子于河中。已而，私其妻，继徽怒，遣使与茂贞连兵。茂贞令率凤翔、静难、彰义、秦陇等六镇兵围夏州。思谏告急于全忠。全忠使匡国节度刘知俊出兵援之。继徽以五万众阵于美原。知俊击破之，乘胜取鄜州等地，自是夏州服于梁。

按：此李氏变节之始，去官，贬之也。自是，终梁之世皆不具官。

梁太祖开平元年夏五月，李思谏加检校太尉兼侍中。

梁受唐禅，遣使宣谕州镇，封两浙钱镠为吴越国王，如思谏等皆进秩。

开平二年冬十一月，李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

军中遵思谏遗命，共立思恭孙彝昌为留后（薛氏《旧史》及王氏《东都事略》以彝昌为思谏子，而《宋史·夏国传》云：“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寻起复，正授旄钺。

开平三年春二月，夏州将高宗益弑其节度使李彝昌。

宗益官夏州都指挥，与其党谋据夏州，遂作乱，执彝昌杀之。

按：前书李氏不具官，兹书“节度使”，何？正高宗益之罪也。夫彝昌为思恭孙，不能绳其祖武，屈首朱梁，固不为无罪，然以宗益戕之，则下犯上矣。《续纲目》书“杀”，此书“弑”，揆之尊卑上下之义，或倍谨严云。

三月，夏州人诛高宗益，迎蕃部指挥使李仁福为留后。

夏州将吏诛高宗益并其党，相率迎仁福于戍所，立为留后。仁福以闻，梁祖授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仁福，彝昌族父也（欧阳《新史》及王氏《东都事略》皆云：仁福不知于思谏为亲疏也。《宋史·夏国传》：“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使仁福。”司马氏《通鉴考异》云：“仁福诸子皆连‘彝’字，则于彝昌必父行也。”当以《通鉴》为正）。

按：当时朝廷衰乱，方镇专恣，非以部民逐主帅，即以偏裨领军务，上下恬然，毫不知怪。夏州将吏独能诛讨逆贼，迎立故宗，其忠义之气有非他州可及者。书以嘉之。

论曰：思恭之际，拓跋中衰，平夏势弱，而以区区一州之众，事十八叶天子于危亡之际，振数十世遗绪于颓废之顷，盖不特著忠于国，抑且垂裕于家也。虽其取鄜、延，弃张濬，事多可议。顾当邠、宁犯

顺，岐、汴劫迁，方镇争衡，中原板荡，独不闻夏州一骑渡河，其保境息民，循分效顺为何如耶！思谏嗣职，庸庸自保。视椒兰之弑而不知援，见汴梁之篡而不之讨。略公义，重私恩，以视思恭殆有愧焉！然当授受之际，承兄继侄，为宋太宗、元仁宗所不能为，亦可谓善全同气者矣。彝昌立，甫逾年，身无失德，祸及阁门，以思恭亮节再传而嫡嗣云亡，殊可慨已！

开平四年秋七月，晋师、岐师围夏州，李仁福城守，不下。

梁忠武节度刘知俊，功名浸盛，见梁祖性日猜忍，内不自安，潜以同州附于岐王李茂贞。后兵败奔岐，茂贞无地处之，使将兵取灵、夏。知俊攻灵州，两月不克。于是茂贞与邠宁节度李继徽、泾原节度李继鸾，遣使太原，请会兵攻夏州。晋王李存勖令振武节度周德威，于是月（刘邠《五代春秋》：八月，晋人、秦人侵夏州。与《五代史》、《通鉴》异。）合五万众，自麟府渡河。初，梁祖遣供奉官张汉玫、国礼使杜廷隐谕赐夏州，抵石堡寨，闻晋、岐军至，廷隐以防卒三百人星驰入城。既而围合。仁福兵力俱乏，偕廷隐、汉玫与指挥使张和、李君用率州民及防卒分陴拒，昼夜不少懈。

按：拓跋与朱耶灭黄巢，赐国姓，同功一体人也。晋王志在灭梁。仁福若举四州之众，与之共扶王室，则扬刘夹寨诸战，仁福身在行间，存勖何敢专为己功。从此共求李氏立之，何后唐之有哉？乃授甲登陴，誓为贼守，其有愧于沙陀之赐姓多矣。

冬十一月，鄜延援师至，围解。

仁福固守逾月，遣使告急于梁，梁祖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率鄜延师直趋银、夏，邀其归路，大破之（薛氏《旧史·后唐纪》：是役也，刘知俊为岐人所构，乃自退。与《梁纪》异。且《梁纪》在十一月，《唐纪》在九月，兹从《梁纪》）。晋、岐军皆解去。

十二月，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

梁祖嘉其却晋、岐师也。

附：薛氏《旧史·梁纪》：乾化元年夏四月己卯，诏曰："邠、岐未灭，关、陇多虞，宜择亲贤，总统戎任。应关西同、雍、鄜、延、华、夏等六道兵马，并委冀王收掌指挥"。是时，夏州奉诏出兵与否，考新、旧两史并不载。

乾化二年春正月，李仁福加检校太尉。

并益食户实封。

梁末帝乾化三年春三月，李仁福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陇西郡王。

按：此李氏封王之始。新、旧《五代史》乾化二年封高季昌渤海郡王，是荆南受封先夏州一载耳。后世史家顾以高氏备十国，置李氏不与，何也？

龙德二年春二月，李仁福入献。

晋兵围德胜，末帝征诸道军赴援。仁福闻之，贡马五百匹助战。

# 卷 二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夏四月，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晋朔方王。

仁福闻庄宗灭梁，自以向拒晋师，中怀恐惧，首遣宥州刺史李仁裕奉表入贺。庄宗诏晋仁福爵。仁裕，仁福从兄也。

按：前书仁福不具官，兹特具官者，殆以后唐继统嘉其反正乎？非也。盖朱梁为唐室贼臣，从之者皆贼尔。书法自不容稍假。若后唐与晋、汉、周，史臣称为乱世，例可从宽。昔朱子作《纲目》，于周室未亡，天子在上，则以王法正诸侯之称。迨周室既亡，上无天子，则诸侯悉任其所称。刘氏谓此《纲目》随时变通，不得已之意也。故自同光讫显德，李氏非大悖逆，不去官。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绥、银军乱，剽州城。

夏俗喜复仇，然有凶丧者不伐，已负甲叶为记。仇解，用鸡、猪、犬血和酒，贮髑髅中饮之。祝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其力微不能复者，则集邻族妇女，烹牛羊，具酒食，介而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俗谓敌女兵不祥（其俗称妇人为"麻魁"），辄避去，诉于官。故事：州刺史之下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辨者为之，以理其曲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绥、银为夏州巡属，两州兵以细故相仇杀，主者究诘之，遂哄而起，纵掠二州城市。银州防御使李仁颜与绥州刺史李彝敏讨定之。仁颜，仁福族弟。彝敏，仁福族子也。

天成二年秋九月，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赐功臣号。

与凤翔节度李从曮、朔方节度韩洙并加食邑。

附：薛氏《旧史·唐纪》：天成三年秋七月，贬刑部侍郎马缟为绥州司马，曹州刺史成景宏为绥州司户参军，续流宥州。考河西自李氏世袭，绥、宥诸州不归十道，故终五代诸姓不复铨除。明宗此举，或欲示其威权。而李氏从违，《新》、《旧》两史并不载。

天成四年冬十月，夏州进白鹰。

枢密使安重诲拒不受，明宗密遣人谕使者纳之宫中。

长兴四年春二月，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仁福追号虢王（胡氏《通鉴注》云："李仁福子孙强盛，遂为宋朝西边之祸，所谓西夏也。"考《宋史·夏国传》：仁福传至继捧而绝，继迁乃银州防御使仁颜后。胡氏不明西夏世系，后并以继捧、继迁为彝殷子，谬）。

三月，徙为延州留后，彝超不受代。

先是，夏州党项寇延州，守臣击败之，追至贺兰山而还。于是边将多言仁福潜通契丹（薛氏《旧史》

言：河西诸镇皆言李仁福潜通契丹。司马光曰：是时，河西止有凉州、沙州二镇，然使命不常通也。窃意“河西”当作“关西”。欧阳《新史》只作“边吏多言仁福通于契丹”）。朝廷恐其并吞河朔，南侵关中。会仁福卒，三军立左都押牙、四州防遏使彝超为留后。矫为仁福奏云：“臣疾日甚，已委子彝超权知军事，乞降真命。”明宗怒，命彝超移镇延州。以延州节度安从进为夏州留后。又命邠州节度药彦稠、宫苑使安从益帅师送从进赴镇。仍降诏谕之云：“近据西北藩镇奏，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阃，远镇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当本朝播迁之后，及先皇兴复之初，爰及渺躬，益全大节，统领有术，远迩咸安。委仗方深，凋殒何速！爰观所奏，深怆予怀。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后之庆，宜及于子孙。但以彼藩地处穷边，每资经略，厥子年才弱冠，未历艰难，或亏驾驭之方，定启奸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节度观察留后，便勒赴任。但银、夏、绥、宥等州，最居边远，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既乍当于移易，宜普示以渥恩。其夏、银、绥、宥等州管内，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债负、残欠税物，一切并赦；自刺史、指挥使、押牙以下，皆勒依旧，各与改转官资。朕自总万机，惟宏一德，内安华夏，外抚戎夷。先既怀之以恩，后必示之以信。且如李从曮之守岐、陇，疆土极宽；高允韬之镇鄜、延，甲兵亦众。咸能识时知变，举族归朝。从曮则见镇大梁，允韬则寻除钜鹿，次及昆仲并建节旄，下至将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贪上谷，李宾之吝朔方，或则结构契丹，偷延旦夕；或则依凭党项，窃据山河。不禀除移，惟谋旅拒。才兴讨伐，已见覆亡。何必广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陈近事，聊谕将来。彼或要覆族之殃，则王都、李宾足为鉴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则允韬、从曮可作规绳。朕设两途，尔宜自择。或虑将校之内，亲要之间，幸彼幼冲，恣其荧惑，遂成骚动，致累生灵。今特差邠州节度药彦稠部领马步兵士五万人，送安从进赴任。从命者秋毫无犯，违命者全族必诛。先令后行，有犯无赦”云。已，彝超上言：“臣奉诏授延州留后，已迎受恩命。缘三军百姓拥隔，未遂赴镇。”明宗复遣阁门使苏继颜赍诏促之。彝超不纳。

按：李氏自知留后三世矣，兹军中已立彝超，不书官，未王命也。特书“徙”何？李氏世居夏州，明宗特诏移之，于此可以觇乾纲，于此可以观臣节。

夏四月，发兵守青岭门。五月，袭芦关，不克。

彝超闻从进军至，遣兄阿罗王守青岭门，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药彦稠等进屯芦关（曾布《日录》云：羌中人马入汉界至芦关百三十里，四无水泉），彝超遣党项抄掠粮运及攻具，官军自芦关分兵，退保金明。一夕，夏州城上举火，比明，杂虏数千骑突至。从进遣先锋使宋温击之，虏骑败走。

秋七月，官军攻夏州，拒却之。

从进乘胜进攻夏州。州城为赫连勃勃所筑（宋白曰：夏州城赫连勃勃蒸土所筑，在朔方之北，黑水之西。其城土白而坚，南有亢敌峻险，非人力所能攻），坚如铁石。官军穴地道至城下，铲凿不能入。彝超兄弟登城，谓从进曰：“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充朝廷贡赋，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时四面党项万余骑，抄掠粮运，官军无所刍牧。山路险陕，关中民输斗粟束藁，费钱数缗，困敝不能供。明宗遂命班师，从进等还，军伍不整。彝超令部下逐之，官军遗戈弃甲，失亡甚夥。其后，有知夏州阴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扬言结契丹为援，契丹实不与之通也，致朝廷误兴是役，无功而还。”自是李氏益轻朝廷。

按：此李氏显据夏州之始。

冬十月，遣使请罪，仍授定难军节度使。

彝超上表请罪，求昭雪。明宗授定难军节度、检校司空、加检校司徒。彝超修贡如初。

后唐废帝清泰二年春二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卒。弟彝殷代。

彝超奏已疾病，以弟行军司马彝殷权知留后。彝殷遂代为节度（薛氏《旧史》以彝殷为彝超兄，司马氏《通鉴》仍其旧文。《宋史·夏国传》及王氏《东都事略》俱作“彝超弟”）。

晋高祖天福二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晋祖以皇基初造，诏彝殷与湖南节度楚王马希范、凤翔节度西平王李从曮并加官及封邑，示普恩也。

晋出帝天福八年春三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加检校太师。

时以楚王马希范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彝殷亦加官。

按：李氏自后唐入晋，非有大功可纪，而晋爵拜官，书不胜书。前贤谓乱世之爵赏不足以服人，适足以骄人，其以此夫。

秋七月，绥州刺史李彝敏作乱，奔延州。

彝敏结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袭州城，事泄。彝殷擒斩崇斌，出兵袭击。彝敏败，与弟彝俊等五人弃州挈骨肉二百七十口奔延州，当州押送赴阙，称与兄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击故也。

八月，彝殷表李仁裕知绥州。

仁裕在宥州多战功，西羌服其威猛。彝殷以绥州新乱，奏使权知州事。出帝从之。

九月，李彝敏伏诛。

彝殷表奏彝敏作乱状。出帝谕：“彝敏潜结凶党，显恣逆谋，骨肉之间，尚兴屠害，照临之内，难以含容。”命执送夏州，令彝殷斩之。

按：彝敏执送夏州，彝殷奉王命斩之，用以警蕃

部之不靖者。揭书“伏诛”，则贼臣之罪正，而天讨之严著矣。

开运元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起兵助攻契丹。

契丹自后魏始见中国，至唐而盛。其地北接室韦，东邻高丽，西界奚国，南至营州。种分八部，部有大人，常推一大人为王，建旗鼓统之，三年则以次相代。唐末有阿保机者，灭七部一之，僭称帝号。阿保机死，子德光嗣。后唐清泰二年，晋高祖起兵河东，遣使求助，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谢。德光亲将兵五万会之，遂灭唐社。终高祖世，奉事不衰。出帝立，从天平节度景延广议，称孙不称臣。契丹遣使责让，延广以言触之，契丹主怒。会平卢节度杨光远叛，引契丹兵由马家口入寇。彝殷合蕃、汉兵四万自麟州渡河侵契丹西境，以牵制之。

按：《纲目》书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救晋。夫“救”，善词，亦急词也。当契丹入寇大河以南，诸镇袖手，独彝殷侵入其境以挠兵势，故书以善之乎？然考晋自延广挑衅，北虏南牧，一败于鸦鸣谷，再败于戚城，三败于马家口。即无彝殷之众，晋力尚足相当。迨开运二年，滹沱师溃，将帅北降，此时望救孔殷，不闻夏州一卒渡河。何耶？兹不书“救”而书“助”，以见彝殷此举无关于晋之缓急，然仍不没其善也。

西羌唳母族乱，绥州刺史李仁裕击之，败死。

羌性强悍，帐族有生熟户：连接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其人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战斗，则传箭相率，其从如流，俗尚然也。唳母乃西羌熟户。仁裕在州颇事威福，蕃性不便。唳母举族谋乱走南山，仁裕率所部追击，战败，为所杀。

夏四月，授彝殷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出帝以彝殷协助有功，故有是命。

汉隐帝乾祐元年春二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兼侍中。

隐帝以登极恩命，彝殷与湖南节度楚王马希广并进秩。

三月，请讨西羌。

彝殷上表贺，请讨叛羌唳母族，为李仁裕报仇。率众屯境上。庆州请益兵为备（谓备羌也）。隐帝以司天言今岁不利先举兵，谕止之。

夏六月，河中李守贞遣使夏州，乞援。

护国节度李守贞久蓄异谋。是时汉室方新，嗣君才立，自谓举无遗策，发兵扼潼关，称秦王。遣人赍蜡书、重币至夏州求援。

秋八月，彝殷出兵次延州。

彝殷闻凤翔王景崇、永兴赵思绾与守贞连衡，陕州节度白文珂攻之不克，乃亦出兵逼延州，为守贞声援。已，隐帝遣枢密使郭威赴河中节制诸军，掘长堑、筑连城困之，彝超遂抽师回。

按：《纲目》书汉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反。“反”者，逆词也。出师以援逆，是亦反而已。然书“次于延州”，“次”者，缓词。何氏休曰：从义兵缓而后者功薄，从不义兵缓而后者恶浅。是则彝殷之罪，可从末减，故不书“反”而书“次”，以原之。

冬十一月，上表自陈。

延州节度高允权素与彝殷不协，夏州兵虽退，允权以闻。彝殷上章自诉，纷然互讦，隐帝赐诏和解之。

乾祐二年春二月，以静州隶定难军，李彝殷上表谢。

彝殷见中原多故，有轻傲之志。藩镇有叛者辄以兵阴助之，邀其重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泽羁縻之。史臣曰：拓跋据银、夏，是时渐以桀骜，遂成宋朝继迁之乱。

按此定难军属有五州之始。

秋九月，赐兼中书令。

隐帝因河中平，命彝殷与两浙节度吴越国王钱宏俶、湖南节度楚王马希广并加官。

周太祖广顺元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复封陇西郡王。

陇西本仁福旧封。是时周祖新立，复封荆南节度高保融为渤海郡王，彝殷亦复旧爵，然彝殷未尝表贺也。

夏五月，遣使附于北汉。

周祖杀湘阴公刘赟，夷夏胥怨，赟父钧起兵太原，称北汉。彝殷遣使奉表附之。

按：夏州当五代之时，自开平讫显德终始五十三年，暮楚朝秦，充然无复廉耻。然其表附北汉，则有可取焉。盖郭威篡夺汉祚，弑湘阴公，四方藩镇靡然从之。于时北顾太原，危如一线，彝殷独以边方慕义，力扶孱弱，是真不以成败利钝之见存于中者也。

广顺二年冬十二月，北汉麟州刺史杨崇训求援于夏州，不应。

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崇训嗣（司马氏《通鉴考异》：“崇训”或作“崇勋”。《世宗实录》作“崇训”，后避恭帝讳改作“重训”）。同彝殷以州降北汉。至是，为郡羌所围，乃求救于夏州。彝殷不赴。

显德元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加太师、侍中、兼中书令、同平章事李彝殷晋西平王。

周祖以疾祀圜丘，改元，大赦，内外职官并加恩。于是荆南高保融封南平王，彝殷亦封西平王。

按：五代之际，篡乱相仍，豪杰蜂起，称帝、称王不可枚举。后世史臣，摭其遗事，特于纪、传、表、志外立为世家，盖尊之也。李氏坐拥河西，自思恭至彝殷已传六世。使其先妄自称尊，谁得禁之。乃于朱梁始膺王号，后唐继进朔方，迨周显德改元爵晋西平，遂得与吴越、荆南并列。夫律以《春秋》之

义，李氏固未得为纯臣。然与五代诸世家较，不特遥遥华胄足以推重当时，即其服事中朝，保辑境内，归往之谓王，当之庸有愧乎！故具官书封，以见有土、有爵、有世系，若列入世家，可谓名称其实矣。

秋七月，加守太保。

世宗新即位，覃庆诸侯，彝殷于是月辛巳，与南平王高保融并进秩。

周世宗显德二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以兵塞府州路，既而罢之。

夏州为缘边大镇，李氏世秉节旄，素自贵重。元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即以德扆为节度。折氏晚出，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谋于宰相，对曰："夏州边镇，朝廷每加优恤；府州偏小，得失不系轻重。且宜抚谕彝殷，庶全大体。"世宗曰："德扆数年来，尽力以拒刘氏，奈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产羊、马，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何能为！"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责之。彝殷惶恐，撤兵谢罪。

按：昔刘平谓：五代之末，中国多事，惟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边鄙安宁，表献不绝。今观彝殷兵塞府州，世宗以一诏撤之，于兹言益信。

显德四年冬十一月，李彝殷叛北汉，诱杨崇训归周。

彝殷计诱崇训归周。与永安节度折德扆上言："河东麟州刺史杨崇训，屡被蕃部攻围，乞归。"世宗诏曰："据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奏，崇训等拒命吾朝，被蕃部侵迫欲归，备睹变通之意，特用宏纳之仁，宜分析名衔申奏，加恩酬赏。"遂授崇训本州防御使、检校太傅。

按：彝殷既事北汉，又复臣周，已属守义不固，而又计致崇训，乃情之无可原者，书"叛"、书"诱"，深罪之也。

秋七月，加太保。

益食邑六百户，实封三百户。

周恭帝显德六年秋七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加太傅。

史臣曰：拓跋氏考诸前史可见也。自赤辞纳款于贞观，守寂立功于天宝；中和初，思恭以宥州举义，秉节夏、绥。厥后子孙历镇五代，地逾千里，爵进西平，供赋不入公朝，巡属惟其除授。盖夏虽未称国，而自王其土久矣！

论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自古未有为国守土，为民惜命，而其后不昌者。试观唐季，鸦军赴难，肇启后唐。负玺从行，遂开前蜀。射潮保境，吴越历有百年。伏甲诛残，南汉祚传五主。积功食报，自古为昭。拓跋自思恭举义，思谏讨李茂贞，思孝破王行瑜，有征必至，无役不从。当是时，中原鼎沸，阐帝图者，八姓十三君；郡邑瓜分，秉节旄者，九州数十主。闾阎多诛求之困，行间切锋刃之忧。独银、夏、绥、宥、静五州，兵不事战征，民不睹金革，休养生息，几及百年。西夏之昌，早基于此。而欧阳《五代史》，列南平高氏于《世家》，置西平赐姓于《杂传》，例不尽符。故余叙西夏事自中和讫显德，历书其颠末，以补《新史》之阙云。

# 卷 三

宋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李彝兴加太尉。

彝殷于显德中虽受恩秩，贡奉甚稀。闻太祖受禅，遣银州防御使李光曮奉表入贺。避宣祖讳，改名兴。太祖嘉之，使守太尉。光曮，彝兴族子也。 陈师道曰：宋初职备三公者，内则赵普，外惟彝兴。彝兴以藩镇领之，尤异数也。

三月，遣部将李彝玉御北汉兵于麟州。

北汉主刘钧，结代北诸部侵掠河西。太祖诏诸镇会兵御之。彝兴遣彝玉进兵抵麟州，北汉引去，遣使告捷。彝玉，彝兴从弟也。

按：此李氏立功宋室之始。

建隆三年夏四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贡马。

宋初市马，沿边陕右诸州最盛；河东、川峡仅居其半，如麟、府、丰、岚、益、文、黎、雅及唐隆镇、浊轮寨、岢岚、火山、永康等军未入版图，场市甚隘。彝兴闻北汉兵常扰麟州，知中国需马，遣使以良马三百匹入献。

五月，赐玉带。

太祖嘉彝兴，命玉工治带，亲临视之。召夏使问曰："汝帅腰围几何？"使言："彝兴腰腹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叹曰："真福人也！"带成，遣使赐之。彝兴感服。

按有宋幅员之广：东南至海，西尽巴、僰，北极三关，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者，止燕、云十六州及西夏五州耳。然燕、云为北门锁钥，石晋失之，遂开契丹入寇之径。若银、夏诸州，羌戎瘠壤，得其地不可耕，抚其众不可守，非若吴越、荆南近在肘腋，势所必争也。太祖有见于此，因其贡献，厚加赐赉，以服其心，而羁縻之。诚得柔远之道哉！

秋九月，夏州蕃尚波于以伏羌县地入献。

初，秦州西北夕阳镇连接山谷，材木所出，夏人久擅其利。尚书右丞高防知秦州，建议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要害，募卒三百人为戍。自渭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岁获大木万章，给京师。夏属酋长尚波于率蕃部千余人，涉渭夺木筏，杀兵役。防与战，败之，俘其属四十余人以献。太祖不欲边境生事，遣使至夏州谕彝兴约束之，悉归其所俘，赐以锦袍、银带。尚波于感恩，遂以所居伏羌县地诣秦州献。

按：《纲目》攻取之际，地有关于成败之大者，必特书重之。于时，尚波于献伏羌县地，宋与夏未交恶也，何以书？盖伏羌据西北险要，为秦、渭屏藩。异时，继迁频犯泾原、延庆，不入秦州；即元昊再犯渭州，亦信宿即去，地势使然也。兼以壤接吐蕃，潘罗支、唃厮罗之属，全倚秦、渭声援，乃敢与夏州抗。若伏羌不通二族，何恃以建功？可不谓重乎？况继迁未生，伏羌先入，更若有天意存其间焉。

乾德元年春二月，银州防御使李光俨生子继迁。

光俨，赠宥州刺史思忠后。祖仁颜以长厚称，仕唐为银州防御使。父彝景嗣于晋。光俨嗣于周。宋初，曾奉彝兴表入贺，循谨有礼，太祖赐赉甚厚。至是，与妻罔氏游无定河生继迁。继迁生即有齿，见者咸异之（《宋史·夏国传》：建隆四年，继迁生于银州之无定河。《太祖纪》建隆无四年，因是年十一月改元乾德，史臣于帝纪即以乾德纪年。而《夏国传》仍其旧也，兹正之）。

按：王侯子生无故，不悉书。继迁，州将子，曷以书？为其厄宋也。然继迁不厄宋，则李氏将不存。是又西夏之兴亡系焉，故书。

夏四月，彝兴献犛牛一。

犛牛生西羌，似牛而尾甚长，毛可为翻，异产也。彝兴得之，遣使以献（康誉之《昨梦录》：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夏人常杂犀角以市焉。吴任臣《山海经注》谓即犛牛之类。考《物类志》：犛牛足四节。《广志》：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腹下及肘皆有赤色长尺余，尾大如斗。天子左纛以此尾为之。或曰：尾长而劲，中国以为缨。人若射之，则自断其尾。与竹牛异）。

乾德五年秋九月，定难军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李彝兴卒，子光睿权知州事。

彝兴嗜货财，识机变。五代时，虽向背不常，然未尝显与中国抗。入宋后，贡奉惟谨，征调时应。北汉刘钧累遣使持币由间道约以兵助，彝兴不纳。太祖闻，厚赉之。至是卒，太祖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子行军司马光睿自权知州事。

附：《宋史·刘平传》：平献攻守之策，言"太祖有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尽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运粮，兵民交困。"《张方平传》：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及太宗谋取燕、蓟；内徙李彝兴、冯晖，于是朝廷始旰食矣。考《夏国传》及李氏《长编》，彝兴归宋无内徙事。

冬十月，光睿授定难军节度使。

加检校太保。

开宝元年冬十月，夏州属蕃扰边。

太祖以夏州近边，授董遵海为通远军使。遵海至镇，召绥、夏夷落，谕以朝廷威福，众皆感悦。至是，未数月，夏州蕃族扰边，遵海率兵讨定之。光睿遣使谢。

开宝三年秋九月，绥州乱，故刺史李光琇子丕禄讨平之。

绥州羌族强悍，易于骚动。刺史李光琇在州缮完城堡，训约戎夷，一方安之。及卒，羌人乘隙为乱，丕禄捕首事者诛之，余党遂散。

开宝四年春正月，李丕禄授绥州刺史。

绥州定，光睿令丕禄权知州事，表闻于朝。太祖诏授本州刺史。

开宝五年春三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请入朝。

光睿闻太祖解诸将兵权，罢藩镇节度，内不自安，遣使贡献，表请入朝。诏不许。

开宝七年，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以李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

继迁善骑射，饶智数。尝从十余骑出猎，有虎突从山坂下，继迁令从骑悉入柏林中，自引弓踞树巅，一发中虎眼，毙之。蕃部由是知名，光睿爱其勇，遂授以官。

开宝八年夏五月，北汉兵侵银州。

北汉刘继元数出兵寇宋，不克，遣使招诱夏州，光睿不从，继元怒，遣兵万余渡河掠银州。光睿御却之。

开宝九年秋九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率兵伐北汉。

北汉兵既却，后复数使诏谕，光睿并以闻。太祖以江南既平，命侍卫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率兵伐汉，分五道入太原；又命兵马监押马继恩进河东界，焚荡堡寨。光睿亦率所部次天朝、定朝两关，遣使表言伺黄河冻合进兵。

冬十月，攻吴堡寨，破之。

斩首七百级，获牛羊、铠甲数千，俘寨主侯遇以献。

改名克睿。

时太祖崩，太宗即位。"光"字，避帝讳也。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即太祖开宝九年，太宗于是月改元），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加检校太尉。

太宗即位，嘉克睿击北汉功，晋秩褒之。

太平兴国二年冬十一月，夏人掠灵州进奉使。

羌人素不知教养，自彝兴归宋后，蕃部数犯西鄙。庆州刺史姚内斌号武猛，在镇十余年，西夏畏伏，不敢犯塞。及内斌卒，羌族复肆。时灵州贡使回，夏人游牧过境猝遇之，悉夺其鞍马、器甲去。知通远军、兼灵州巡检董遵海移檄夏州欲讨之，克睿惧，执送作过蕃酋，尽归所掠，请罪。

按：前书"夏州属蕃扰边"，兹书"夏人掠灵州进奉使"，西羌鸷悍，易肆难驯。异日继迁之乱，其端已见。

太平兴国三年夏五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卒，子继筠嗣。

克睿驭下宽和，属下有小过，辄不较，故终其世

羌人感悦，无携贰者。太宗闻其卒，废朝二日，赠侍中。子衙内都指挥使、检校工部尚书继筠自权知州事，旋授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

太平兴国四年春三月，定难军留后李继筠出兵讨北汉。

太宗亲征北汉，继筠表率所部进讨。因遣银州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蕃、汉兵卒缘黄河列塞渡河，略太原境以张军势。

按：汉、周世为仇雠。广顺、显德中无岁不扰。宋有天下，余忿未消，犹以兵寇麟、府诸州。李氏自归宋以来，频与汉战，累立大功，其效顺之心可谓诚矣。

太平兴国五年冬十月，定难军留后李继筠卒，弟继捧嗣。

继捧本衙内都指挥，嗣为留后。

太平兴国六年秋八月，银州刺史李克远袭夏州，不克。

初，继筠卒，子幼不得嗣。继捧以季弟袭职，失礼诸父，宗族多不协。克远素暴悍，与弟克顺等率兵袭夏州。继捧侦知，伏兵以待。克远兵至，入伏败死。

冬十一月，继捧以银州变闻。

太宗诏令抚绥属族，无使滋乱。

太平兴国七年春二月，月犯井、鬼。

掩鬼之西南星入于井（《史记·天官书》：东井、舆鬼，雍州之分。《新唐志》：夏州，东井之分）。

按：月犯列宿，其国主兵。夏州将乱，乾象先示其咎。孰谓天道与人事远哉！书西夏天象始此。

三月，绥州刺史李克文请诏使谕夏州入觐。

自克远死，李氏宗族携贰。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上言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觐。克文，继捧从父也。

按：节度使入朝，自是常职。夏州历唐、五代未尝亲觐。宋初，光睿表请不许，以其边方重镇，故弗深求也。克文因骨肉微嫌，首请诏使，其心之为公、为私，皆不可知。然肇西边十余世兵燹之患，贻有宋二百年征讨之劳，皆此一请致之。书以志乱始。

夏五月，继捧入朝，遂献银、夏、绥、宥、静五州地。

夏州入中国有三路：一由绥州历丰林县苇子驿，入鄜延东北；一由夏州越五百余里，至芦关出蕃界，入金明境，为延州正北；一从夏州经四百里，至宥州入洪门，由永安城历万安镇，抵延州西北。此三处皆土山、柏林、溪谷相接，径路仄狭，驼马不得并行。故李氏自上世以来，未有亲觐者。克文表至，太宗遣中使持诏命克文权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召继捧来京。继捧有难色，克文与诏使并促之，不得已率家属入朝，见于崇德殿。太宗大喜，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祖母独孤氏献玉盘一、金盘三，亦厚赉之。继捧感谢，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怼，乞纳境内五州八县地（《宋史》及李氏《长编》作“银、夏、绥、宥四州”，与王氏《东都事略》异），留居京师。

按：继捧既与宗族相怼，复为诏使敦迫，束身归命，势固难已。然留其图籍，任克文辈推择贤能权知留后。宋以夏州沙漠，或未必为籍土之谋，乃欲快己私，顿遗先业，遂使继迁忿不思难，骚动西陲。是肇祸者克文，致乱者继捧也。《公羊》谓：遂者，生事之辞。书“遂”献地，与前书尚波于献地异。

论曰：继捧之祖仁福素鲜大勋，系居疏族，特以夏州弑乱，将士乐推。思召伯者，爱及《甘棠》；戴羊公者，碑传“堕泪”。况思恭遗泽孔长，仁福为其族子乎？顾当梁、唐之际，自知异姓孤臣，功不足以服朝廷，力不足以胁诸镇，假结胡虏，冀免除移。遂使边吏震惊，王师薄伐，负其隅固，要索宠荣，事则成矣。如名不正，何自是以后，以擅知留后为常经，以阴援叛镇为能事？彝超碌碌，固无足称。若彝兴，兵扰契丹，力援国难，表附刘汉，念切故君，而向背不常，缓急难恃，无非色厉，岂是壮夫！宋兴太祖，即西平王爵，荣加太尉，继以克睿忠贞，继筠克肖，贡礼无缺，汉寇频摧，盖天下之统一，而反覆之心定矣。迨继捧嗣立，不为刘钧守土，遽效钱俶归朝，岂兄弟阋墙莫御其侮耶？何后复合继迁臣契丹也？噫，此天所以启思忠之后欤？

六月，定难军都知蕃落使李继迁奔地斤泽。

继迁时年二十（王氏《东都事略》、李氏《长编》俱作“年十七”。考《宋史》，继迁乾德元年生，乾德尽五年改元开宝，开宝尽九年太宗即位，即以是年为太平兴国元年，所云七年实六年也，《夏国传》作“年二十”）。自兄继捧入朝，与克文议不协，自率故部居银州。会诏使至，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始知五州地尽归朝廷。继迁不乐内徙，与弟继冲（《东都事略》作“继忠”）、亲信张浦等谋曰：“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继冲曰：“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浦曰：“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继迁善之。诈言乳母死，出葬于郊，悉以兵甲置丧车中，挈其家族数十人出奔蕃族地斤泽，泽距夏州三百余里。继迁出其祖思忠像（《长编》作“彝兴像”，误），以示戎人，戎人拜泣，从者日众。

按：此李氏异宋之始。

秋九月，权知夏州事李克文入朝。

克文性恭顺，既权知夏州，与尹宪谨饬封堠，抚安蕃族，以待朝命。太宗遣使召之，克文应诏挈其家属入京，以唐僖宗所赐其祖思恭铁券及朱书御札献。

太宗宴之崇德殿，嘉奖备至，授澧州刺史，赏赉无算。

绥州刺史李克宪拒命，通事舍人袁继忠谕降之。

初，克宪恃略太原功，跋扈不顺命。李继筠奏罢之，授克文为刺史。及克文移驻夏州，太宗以戎人易乱，绥州无主，命仍以州事委克宪。已诏赴阙，克宪偃蹇不肯行，克文请以尹宪兵讨之，太宗不欲用武，遣袁继忠持诏往谕。克宪谓继忠曰："李氏何负于朝廷，不能以一州相假乎？"继忠曰："天子以夏州归顺，锡以车旗，予以银币，将擢其诸父、昆弟并居方面，宠荣极矣。绥、银僻在羌夷，民贫地瘠，朝廷召公等入京，共享富贵。今克文诣阙，绥州孤立无援，若犹怀顾望，一旦兵临，羌人嗜利忘义，势涣心离，悔何及耶！"克宪迟疑久之，乃随继忠入京。授单州刺史，与克文并赐第京师。

冬十月，夏州乱，李克文复权知州事。

克文入京，戎人相率蠢动，尹宪发州兵讨击，斩首数百级，获牛羊万计，遣使以闻。太宗以戎人不忘李氏，复命克文权知州事，赴镇以安抚之。

十一月，李继捧授彰德军节度使。

自夏州归顺，蕃部酋豪乐于内附者凡二百七十余人，族种五万余帐；十年以来，戎人所掠生口、牛羊数万计，悉还其主。太宗以为继捧功，特授彰德军节度，并官其诸父克信等十二人有差。尝宴群臣于苑中，谓继捧曰："汝在夏州以何道制诸部？"对曰："戎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李继迁攻夏州。

继迁闻戎人不靖，自地斤泽率众攻夏州。尹宪使请济师，太宗诏引进使梁迥领兵往护银、夏诸州事。继迁闻之，退。

按：此继迁构兵之始。

太平兴国八年春三月，继迁入贡，内侍秦翰赍敕招之，不听。

继迁闻继捧等俱受恩命，遣所部诣麟州贡马及橐驼等物，奉表言："世泽长存，祖功未泯，人心思旧，蕃部乐推，不望通显皇朝，但假余生戎落，克遂肯构肯堂之志，常为不侵不叛之臣"云云。太宗使秦翰赍敕谕曰："朕恭迓天庥，懋昭皇极。山陬海澨，尽一车书；日照月临，罔非臣庶。尔河西李氏，世分旄钺，久任边疆，忠节著于前朝，丰功彰于昭代。属兹家庭多难，几化参商；幸逢恩诏曲全，无亏棣萼。业经同族共列王朝，何忍一夫远居荒俗！况夷落之内，或有跳梁；亲近之间，岂无煽动？敢行旅拒，难逭天诛，不特宗祀忽焉，抑且身名两败。细维善后，合念归诚。宠秩有加，不失当躬富贵；恩荣勿替，永贻奕世箕裘。祸福分途，从违早计。"继迁留翰宿帐中，出入无疑间，翰思手刃之，不得，乃还。

夏五月，战于葭芦川，不克。

继迁数寇河西，银、夏诸州无宁日。太宗令银、夏、绥、宥都巡检使田钦祚与西上閤门副使袁继忠（《宋史·继忠传》：奉"诏与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诸州，大破西人于葭芦川。"而《田仁朗传》："九年，命仁朗率兵巡银、夏。岁余召还。"不载破葭芦川事，且太平兴国无九年，二传疑误，兹从《荆嗣传》叙之）率兵巡护。继迁从橐柞岭引众拒之，战于葭芦川，不胜，弃铠甲走。

秋九月，犯三岔口，又败。

继迁闻田钦祚、袁继忠屯兵三岔，控扼夏州要害，潜率众攻之，不胜，退入狐狢谷。钦祚等出万井口逐之。继迁请战，麾众围雄武军千人于后。继忠命龙卫指挥荆嗣往援，列阵格斗。继迁始却，失人马七百余。已，钦祚军还，依山为营，继迁亦寨其下。钦祚与嗣募劲卒五十人，乘夜纵火击之。继迁不及备，营栅悉毁，军士死者千余人。

冬十二月，以西戎兵攻宥州。

初，太宗诏绥、银、夏等州官吏，招引没界外民归业。继迁见部下携贰，谓张浦曰："我宗社久墟，蕃众饥散。今中国以财粟招抚流民，亲离众散，殆不可支。"浦曰："宋兵遍驻银、夏，势难与争。宥州富庶，恃横山为界，若诱诸部并力图之，扼险观变，亦克复之策也。"继迁乃诱西戎众，合二万人攻宥州。巡检使李询率所部蕃、汉卒击走之。

按：继迁兵力未足，而使戎落之众悉为己用，是弱能假强，寡能假众也。书以著其始大之渐。

## 卷　四

雍熙元年，继迁匿地斤泽。夏五月，党项咩嵬族请附。

继迁攻宥州不胜，仍驻地斤泽，地斤善水草，便畜牧，生聚渐众。令弟继冲煽诱诸蕃。咩嵬酋领魔病人乜崖素与南山诸族结党为乱，率其所部请降，继迁遣张浦往受之。

秋七月，掠王庭镇。

镇在夏州西北，蕃部所聚。继迁引众袭之，俘掳万计。尹宪自夏州赴援，不及。

九月，知夏州尹宪、都巡检使曹光实袭破地斤泽，继迁奔母、妻走。

继迁集众万余，令张浦、李大信等四出傲扰，蕃、汉苦之。尹宪与曹光实计曰：地斤四面沙碛，兵难骤进。潜使人侦知所在，于是月（王氏《东都事略》获继迁母、妻，不详年月；《宋史·夏国传》系此事于太平兴国八年，《太宗纪》则在雍熙元年，《传》、《纪》不合；又，《纪》及《实录》皆载于是年十月庚寅者；李氏《长编》云："盖据奏到之日耳，当移见九月。"今从之）发精骑数千，夜袭之，再宿而至，大破继迁众，斩首五百级，焚千四百帐，获牛羊、器械万计。继迁与弟继冲弃众走，妻与母罔氏皆被获。

按：《续纲目》书：知夏州尹宪袭李继迁，破走

之。议者谓其擅兵生事，违命邀功，致有后日银州之败。然除君之恶，惟力是视，未可以兵行诡道遽斥之。故书“袭”、书“破”，以见宋室未有之捷；书“弃”、书“走”，以见继迁未有之衄也。

冬十二月，聚兵黄羊平。

继迁既败，惧官军追袭，转徙无常处。而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悯其穷蹙，稍稍赈给之。继迁因语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相与屯黄羊平，平在夏州北。招来蕃众，兵势复振。于是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宋史·夏国传》：景德元年，继迁卒，子德明立，年二十三，母曰顺成懿孝皇后野利氏。考《帝纪》，太宗雍熙元年至真宗景德元年，共年二十。是德明生母非此野利氏可知。史臣曰：蕃俗诸母众多，不能备详。职此故也）。

雍熙二年春二月，继迁诱都巡检使曹光实杀之。

初，继迁弃银州，蕃部拓跋遇入诉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太宗不许，遂作乱。夏州巡检梁迥率兵讨破之。遇等散居山谷，遣人说继迁曰：“银州地据四塞，西接夏、绥，东邻麟、胜。公家先泽未远，若潜师以来，遇以蕃众济之，城可得也。”继迁问计于众，从弟延信曰：“地斤之役，乃备御之疏，非战斗之罪。漠北不足以立室家，今遇众来归，天假之便，失此不图，后悔何及？”张浦曰：“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但曹光实老将知兵，若不诱之离城，攻其无备，我军大创之余，鹤唳风声，难保必胜也。”于是令弟继冲纠合蕃族，自与豪酋破丑重遇贵（《新唐书》：党项居雪山者，曰破丑氏。又，庆州有破丑氏三族。）及张浦、李大信等赴银州（《宋史·夏国传》：继迁等起夏州，以诈降诱杀曹光实于葭芦川。而光实从子《克明传》：“光实击敌于葭芦川，战殁。克明时护辎重在后，惧军乱，秘不发丧。阳令人西来传光实命还军银州，而潜与仆张贵入敌中，护光实尸还。”夫既云“还军银州”，则继迁绐光实当不在夏州也），绐曹光实云：“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公许我降乎？”因致情款陈讲甥舅之礼，期日会于葭芦川纳节。光实信之，且欲擅功，不与人谋。及期，继迁设伏，领数十人近城迎光实。光实令从子克明护辎重在后，自从百骑先赴之。继迁前导北行，将至其地，忽举手挥鞭，伏兵起，杀光实，歼其从骑。

按：《春秋》书楚子诱蔡侯般杀之，曰“诱”者，恶其谲也。然战争之际，身居将帅而为人所诱，独无责乎？是时，继迁以诈降之计杀光实，虽继迁之谲，亦光实之愚有以致之。不书战死，而书“诱杀”，交讥之也。

遂入银州据之，自称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都押牙，预署诸州刺史等官。

继迁既杀光实，假其旗帜，袭破银州，获军资器械无算。于是，蕃族附者日众。李大信等议推继迁为定难节度、西平王，号令蕃众。张浦曰：“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继迁曰：“是我心也。”遂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浦、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也为丰州刺史，弟廷信为行军司马，其余除授有差。

三月，焚会州城。

银、夏夷落，散居川谷，平时虽各有鞍甲，并无魁首统摄。继迁自得银州，乘胜攻会州，直抵城下，纵火焚毁城郭，吏民死者千计，会州由是沦陷。太宗遣知秦州田仁朗、阁门使王侁、副使董愿、宫苑使李继隆驰传发兵讨之，并赐敕书与麟、府、银、夏、丰州及日利、月利诸族，谕之并力。

按：会州地居四塞，银、夏有警，秦、泾援师皆得赴此。为战守计：今继迁取之而不能守，火毁其城，以绝中国驻兵之所；异时银、夏数州失而不复，非职此故耶？

进攻三族寨，寨主折遇乜以城降。遂围抚宁寨。

继迁连取二州，益以强大，率兵掠银州，巡属之未下者。攻河西三族寨三日，寨将折遇乜杀监军使者，与之合。继迁乘势抵抚宁，围之。

按：降者，胁服之词。谓敌力强，己力屈，有以致之。遇乜杀使献城，非力屈比也。书以罪之。

夏四月，扼浊轮川，与官军战，败绩，弃银州走。

田仁朗行次绥州，请益兵，留月余。闻继迁兵攻抚宁，喜曰：“戎人常乌合寇边，胜则进，败则走，不可穷其巢穴。今继迁啸聚数万，尽锐以攻孤垒，抚宁小而固，非浃旬可破。我俟其疲，以大兵临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归路，必成擒矣。”部署以定，故示闲暇，纵酒撄博。副将王侁等媒蘖之。太宗闻三族陷，征仁朗还，下御史狱，劾问请益兵及陷三族状。仁朗对曰：“绥、夏二州兵，皆以城守为词，不依调遣。所部千余人，皆曹光实旧卒，器甲不完，故请益兵。三族去绥州远，非元诏所救也。臣已定擒继迁策，会诏至，不果。”因言：“继迁得羌戎情，愿优诏怀来，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长令图之；不尔，他日大为边患。”太宗特贷死，流商州；命侁等进兵。侁率所部，由绥州至浊轮川。继迁撤抚宁围，拒战，丧失五千余；麾下没邵浪、悉讹及兔头川东、西诸族皆破，遂领蕃部弃银州遁。

按：戎人乌合，厚利可啖。当日宋廷之上，计中敌情者，仁朗一人而已。使果用其谋，则抚宁一战，应有全功。乃王侁小人，忌能误国。战虽幸胜，而自浊轮之役，继迁请婚以结强援，伪降以款兵势，寇环州则大合戎类，取灵武则先据山川，秘计深谋，历久愈熟，故银州之弃，塞翁失马，未足为继迁忧也。

署代州刺史折罗遇战殁于悉利寨，降将折遇乜被获。

继迁既败，王侁收复银州，率兵出州北，至悉利诸族，署代州刺史折罗遇与弟埋乞迎战败死。侁复由开光谷西趋杏子坪，败保寺、保香诸族首领埋乜已等兵，斩五十七人；又破保、洗两族，俘三千人，降五十五族；擒三族寨叛将折遇乜，诛之。于是，三族寨酋折八军等三千余众皆遣使献马首罪，愿改图自效，为国进讨。

夏州岌伽罗腻等族附继迁。六月，内客省使郭守文击之，诸族皆破灭。

继迁浊轮之败，蕃族虽破而本部未溃。夏州盐城镇岌伽罗腻十四族俱党项种落，继迁诱之合，遂与吴移、越移等族结党应援。守文奉诏自三交乘驿趋夏州，偕尹宪引兵至盐城镇。吴移、越移四族请降，岌伽等不应，宪与守文合击之，擒斩千百，焚千余帐。银、麟等州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万六千一百八十九户皆内附。三族寨酋豪折御乜穷蹙，弃继迁归命，守文置之部下（《宋史·尹宪传》：宪“护夏州兵，杀戮三汊、丑奴庄、岌伽罗腻十四族，及其渠帅。雍熙初，诏就知夏州，攻破李继迁之众于地斤泽。”考《党项传》：“雍熙二年六月，夏州尹宪引兵至盐城，吴移、越移等四族来降，宪等抚之。岌伽罗腻十四族拒命，宪等擒斩千计。”又《郭守文传》：“雍熙二年，夏人扰攘，诏守文讨之，破夏州盐城镇岌伽罗腻十四族。”《宪传》载在雍熙前，误）。

雍熙三年（契丹圣宗统和四年）春二月，继迁初降于契丹。

契丹西境直对夏州，党项东山诸部臣事者多。李氏自思恭赐姓，未尝外附。继迁见诸部溃散，谋于众曰：“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乃遣张浦持重币至契丹请附。契丹主隆绪意未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言：“河西为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衡刘汉，致大兵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契丹主纳之（《辽史·西夏传》：初，西夏臣宋有年，赐姓曰赵。圣宗统和四年，继迁叛宋来附，遂复姓李。考是时继迁未赐姓也。《辽史》误）。

按：此西夏臣契丹之始。李氏自彝殷救晋，未尝与契丹相通。今继迁称臣事之，书“初降”，以著其去夏就夷之罪。

夏四月，契丹授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

契丹主以继迁效顺，遣侍中萧里得持诏授继迁定难军节度、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继冲为副使（《辽史·百官志》：统和四年，置夏州管内蕃落使，授李继迁；置四蕃都军所，授李继冲。与《圣宗纪》及李氏《长编》异）。

冬十二月，如契丹请婚，契丹许之。

继迁既受契丹官，兵势稍振，自以五百骑款契丹境，言：“愿婚大国，永作藩辅。”时契丹将耶律盼与宋战于泰州，不利。契丹主欲使继迁牵制宋兵，许以公主归之。

雍熙四年（契丹统和五年）春二月，继迁侵夏州，败知州安守忠兵于王庭镇。

继迁兵掠夏州，徘徊不遽进。知州事安守忠率众三万击之。至王庭镇，继迁设伏诱战，大败守忠兵，追及城门而止。

按：书“侵”，是掠境，未攻城也。《春秋》兵诡道而胜之曰“败”，如“隐十年，公败宋师于菅”是也。继迁设伏以致守忠，掩而覆之，较之薄未阵者，其计更诡。

遂围夏州。夏四月，麟州援师至，乃还。

继迁进兵围夏州，逾两月不解。知麟州韩崇训领大兵赴援，乃退。

夏五月，李继捧出为崇信军节度使。

继迁数为边患，有言其悉知朝廷事，盖继捧泄之。乃出之于外，并改其从父澧州刺史克文为博州，单州刺史克宪为道州防御使，并遣之任。宋制惩五代藩镇之弊，特制诸州通判，凡知府公事必长史、通判签议连书方行。时太宗亲选常参官为二州通判，以专郡政。

秋八月，屯兵黑水河，邀击银、夏、绥、府都巡检使石保兴兵，败绩。

继迁居沙漠，逐水草，便于攻掠。是时屯黑水河侧，据险自固。石保兴方巡按罨子寨，继迁以数千人攻之，见保兴所部不过二千人，遽渡河决战。保兴伏兵河浒，俟半渡击之，继迁众乱，大败。

冬十一月，党项咩兀等族谋杀继迁，不果。

继迁凶忍，虐用其属，宥州党项咩兀等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九人谋诛继迁。时继迁克期攻银州，会诸族于无定河侧。遇乜布等以暗箭射之，中其鼻，创久不愈，师期乃缓。遇乜布以闻，太宗赐敕书安抚之。

按：此党项异继迁之始。

端拱元年（契丹统和六年）春二月，李继捧迁感德军节度使。

初，继捧出为崇信节度。崇信，地狭境偏；不得专郡政，心怏怏。佯上言：“继迁凶顽少智，朝廷若遣其亲信以恩礼招徕之，可不烦兵致也。”太宗用其言，徙陕西路感德军节度，以招继迁。

三月，继迁遣牙校李知白贡于契丹。

继迁以契丹许归公主，逾年不见真命，遣知白表献请之。

按：此李氏事契丹之始。书“贡”志始，且备事也。

夏五月，继捧复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

朝廷数以敕书谕继迁及同叛蕃部，继迁佯遣都押

牙张浦诣知环州程德元所，陈归顺意。然终不出降，侵扰益甚。诸将用兵皆无功，宰相赵普言："继捧所镇随州，与继迁声问辽远，不若委以银、夏故地，令图之。"太宗因召赴阙，赐姓名，亲书金花五色笺赐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及银、夏、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赐黄金千两、银器万两、锦彩二千匹，并赐所管五州钱帛、刍粟、田园。保忠辞日，太宗宴之长春殿，赐袭衣、玉带、银鞍、马及副马百匹，谓之曰："若继迁归款，当授以官也。"保忠荐内殿崇班张继能材武，乞为副。乃命继能同经理西事，遣都虞候王杲领兵千人护送赴镇。杲还，保忠赆以方物，杲不受（毕氏《续资治通鉴》于"雍熙元年九月，知夏州尹宪袭破李继迁"下即云"于是赐李继捧姓名赵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以讨继迁。"至是年五月复叙之，殊为舛复。今从《宋史·太宗纪》）。　张溥曰：继捧懦而不制继迁，狡而得众。彼惟为昆弟、诸父所怨，祈留京师。乃令其归招继迁，无论继迁不肯下，反失一继捧矣。

冬十二月，赵保忠言继迁降。

保忠至镇数月，上言继迁已悔过归诚，乞赐官职安之。

按：继迁实未请降，保忠妄奏以示己功。诳君固位，其罪大矣。

授银州刺史，充洛苑使。不受。

太宗允保忠请，授继迁官（毕氏《续资治通鉴》作"银州刺史、西南巡检使"，与《宋史·夏国传》异）。继迁不受。

按：宋信保忠之言，授继迁官，而继迁未降，肯遽受命耶？宋于此犹不悟前言之妄，真为保忠所愚矣！

端拱二年（契丹统和七年）春正月，继迁上表契丹，请与继捧通好，不许。

继迁自言与兄继捧有怨，乞与和好，契丹主知其非诚，不许。

三月，贡于契丹，契丹以义成公主嫁之。

契丹主封王子帐节度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下嫁继迁，赐马三千匹（宋史·夏国传）云：雍熙三年，契丹以义成公主嫁李继迁。"与《辽史·西夏传》不合）。

夏四月，赵保忠言降宥州御泥布、罗树等族，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保忠表言："臣遵诏市马三百匹，宥州党项御泥布、罗树二族党附继迁，不肯卖马，臣领兵掩杀三百余人，擒百余人，其族即降。"太宗奖谕之，加保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按：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衡职也。保忠空言得之，宋君臣不察授之，书以交讥也。

秋八月，赵保忠言夏州马生二驹。

在州民程真家，保忠以闻。

按：马，兵象也。继迁寇势方张，二驹之生，天示之兆，保忠藉以献瑞，妄矣！

九月，党项慎州节度使佶移附继迁，其子突厥罗请内属。

初，继捧入朝，党项诸族渠帅半请内属。青岗岭、三角城、龙马川兀泥中族大首领佶移首先归附，授慎州节度。继迁知佶移为大族，使张浦等数诱之，遂复叛降。其长子突厥罗率千余帐，使人至府州折御卿军前请内属，御卿以闻。

附：刘涣《西行记》："贺兰山西北回鹘麽罗王子、邈拏王子部落甚盛，向无统属。端拱中，李继迁破灭之，其地遂成荒碛。"考《宋史·回鹘传》："端拱二年九月，麽罗王子、邈拏王子及回鹘都督石仁政、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来贡，宋赐以锦袍、银带。"不言继迁攻灭。疑《记》有误。

冬十月，攻熟仓族，首领咩嵬出兵击之，走还。

熟仓，会州蕃族，首领咩嵬素恶继迁。继迁以兵攻之，咩嵬合来离诸族兵掩击，继迁不胜，走还。

十二月，掠西蕃贡使于橐驼口。

灵州橐驼口，夏州入中国要路。诸蕃由此贡马京师，继迁兵扼之，不得达。环州右班都知周仁美率骑士赴援，继迁兵乃退。

淳化元年（契丹统和八年）春三月，继迁贡于契丹。

初，继迁流离沙碛，虽臣事契丹，贡不成礼。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继迁遣使如契丹谢，献良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硇石、井盐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自后，每岁八节贡献。

夏四月，赵保忠言："破继迁于安庆泽，继迁中流矢走。"

继迁驻兵碛中安庆泽，数与沿边熟户构难。疆吏以闻，保忠上言："遣使谕之，不听，已将兵讨击。继迁拒战，不胜，中流矢遁去。"

冬十月，攻夏州，赵保忠乞济师。

继迁谋取夏州，遣破丑重遇贵等至州诈降，谓继迁创甚，不能军。保忠信之，不设备。继迁阴合诸族渠帅，突攻州城。保忠出兵拒战，重遇贵等从中起，保忠仅以身免，遣使上表乞援。

冬十一月，献捷契丹。

继迁攻夏州，月余不能破，休兵王庭镇。遣张浦至契丹，以大败宋军告。

十二月，契丹封继迁为夏国王。

时契丹败于徐河，大将耶律休哥创甚，国中夺气。遣使促继迁进兵，加以王封，令益困中国（《宋史·夏国传》："雍熙三年，契丹封继迁夏国王。"与《辽史·圣宗纪》异）。　张齐贤曰："契丹与中国为难，虑继迁感中国之恩，断右臂之势，署王爵以縻之，遣戎使以镇之。王爵至，则刺史之命轻矣；戎使至，则动静皆伺之，向背之心异矣。夫夏国王之称，虚名也。而在契丹，命之于彼国无损，与中国为敌，

其谋不甚深哉！

按：此李氏称夏国王之始。书“契丹封”，恶其煽乱也。

附：《辽史·圣宗纪》及《西夏传》：“统和八年十二月，李继迁下宋麟、鄜等州，遣使来告。”考是时继迁未得银、夏，焉能越取麟、鄜？《宋史》纪、传并不载。

# 卷　五

淳化二年（契丹统和九年）春正月，商州团练使翟守素将兵援赵保忠于夏州。

太宗命守素率大兵援保忠。赐保忠茶百斤、上酝十石。

附：《辽史·圣宗纪》：统和九年二月，夏国王李继迁遣使献捷。考是时继迁无与宋交兵事，意即告下麟、鄜等州之伪词耳，故不书。

夏四月，谢契丹封册。

继迁遣杜白（《辽史·西夏传》作李知白，今从《圣宗纪》）至契丹谢，并请合兵入寇。

秋七月，由赵保忠请降，授银州观察使。

继迁走漠北几十年，阻兵嗜杀，蕃部被役属者胥怨。夏州之战，虽败保忠兵，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携贰。时闻翟守素至夏州，恐兵力不敌，诈遣人由保忠奉表谢罪，朝廷信之，遂授以官。

按：此继迁受宋命之始，书以为后日书反张本。

赐姓名“赵保吉”。

弟继冲，赐姓名“赵保宁”，授绥州团练使；母罔氏，向为曹光实所获，封西河郡太夫人，留养京师。命知制诰王禹偁草制赐之，保吉馈良马五十匹为润笔，禹偁不受。

按：此西夏受宋姓之始。

八月，赵保吉上所授敕命于契丹。

保吉先以复绥、银二州告，至是复上敕命。

按：《宋史·夏国传》终继迁身不书“赐姓名”，兹书“赵保吉”，恶之也。宠以天潢之属，不能易其倔强之心，是宋欲愚继迁，而适为继迁所愚矣。

九月，赵保忠言：“破保吉于王庭镇，保吉走铁斤泽。”

王庭镇为夏州外蔽，地连沙碛，向有寨栅可守，保吉于雍熙中焚毁之。是时，将兵据其旧址，以窥夏州。保忠上言，帅众乘夜击败之，熟户貌奴、猥才二族以兵邀截，夺牛畜二万余，保吉复弃银州，奔入铁斤泽。

冬十月，出攻熟仓族。

熟仓大族，东西蕃部五千余帐，皆保聚岩谷，为环庆藩篱。保吉不得熟仓，不能入环庆。遣使诱之曰：“身已归朝，赐国姓，今后请勿相拒，共禀朝命。”诸酋勿应，保吉由铁斤泽引兵攻之，咩嗚复率来离诸族拒战，保吉始退。

赵保忠复言破宥州御泥布、罗树二族。

保忠奏：二族既降，阴使人朋附保吉，已率兵袭破之，并其众。

十一月，赵保忠叛，以夏州降契丹，封西平王，复姓名李继捧。

初，保忠归朝，非其本意。及受命，图保吉，阴与之通。保吉复使人以契丹命诱之，许以重复王爵，永镇夏州。保忠心动，遣使表附契丹，契丹主授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名。吕忠曰：“保忠之再入夏台故地，赵普之谋也。而保忠反与保吉合为边患，附契丹。普能知符彦卿之不可与以兵权，何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复归其州耶？”

按：《春秋》例，凡叛，贱者不书。故成十七年，齐高无咎之子以卢叛；襄二十九年，齐高比之子以卢叛，不书。必卿佐而后书。襄二十六年，卫孙林父入于戚；定十一年，宋公弟辰入于萧；十三年，晋赵鞅入于晋阳；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此四者则书“叛”。夏州虽保忠旧业，然纳为王土，身为王臣，一旦据以外附，非叛而何？《宋史》遗其事不书，兹特补之，以正其罪。

淳化三年（契丹统和十年）春正月，保吉复入银州，契丹兵至大掠。

保吉既诱保忠臣契丹，复引兵入银州据之，遣使由保忠请命入贡。契丹主闻其怀二心，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率兵持诏诘之。德威至银州（《辽史·圣宗纪》及德威本传俱云“持诏至灵州”。考是时灵州尚属中国，保吉所据乃银州耳，《辽史》误），保吉托以西征不出见。德威怒，纵兵大掠而还。

夏四月，请通陕西互市。

保吉自婚契丹，岁时贡献悉取资于蕃族，财用渐乏。时陕西尚严边禁，碛外商旅不通，保吉上言：“王者无外，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济资用。”太宗诏从之。

冬十月，复贡于契丹。

保吉以德威侵掠告契丹，契丹主赐诏拊谕之，于是复遣使贡。

十一月，赵保忠贡白鹘。

保忠既臣契丹，与保吉谋益密。朝廷未悉其奸，谓银、夏安静，优其俸给，岁终赐予并加等。保忠遣使献白鹘，号“海东青”。太宗诏以久罢田猎，还赐之（吴炯《五总志》云：登州海崖中有鹘，能自高丽一飞渡海，名“海东青”，唐人呼为“决云儿”，本朝赵保忠曾得之）。

淳化四年（契丹统和十一年）夏四月，保吉反，寇庆州。

保吉虽复绥、银，犹以未得宥、夏等州遣使入请，太宗不许。保吉怒曰：“五州故地，先业留遗，拓土展疆，是诚在我。”乃令于众曰：“身虽薄德，承

累世之泽，抚诸族之豪，安能迷运守常，没身沙漠？诸君其努力图之。”遂以李大信为蕃部都指挥使，率众犯庆州。州北直接沙漠，地形漫衍，无险可恃。时以保吉纳款，战守无备。兵至，人情骇惧，知州刘文质以私钱二百万给赏，于是士皆奋斗，大信不能胜。

秋八月，入原州。

陕西岁比不登，加以馈饷劳扰，民不堪命。保吉侦知虚实，率兵入原州，围牛栏寨，与团练使石保普相持数日，乃还。

冬十月，围环州，除盐禁。

西羌部落种艺殊少，惟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保吉自银州入扰，朝廷震怒。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建议以为“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请禁之，以困戎人，保吉可不战屈也。”数月，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皆叛归保吉。保吉合四十二族首领盟于杨家堡，引兵万三千人寇环州石昌镇，屠小康堡，知环州程德元击之，不退。太宗诏知制诰钱若水驰驿诣边，弛其禁，抚慰诸羌，乃已。

按：青白盐为西人生计之原，自保吉兵起，一再禁止，历德明、元昊，遂失其利，夏国缘是终臣。文宝之策，未为过也。但太宗既从其议，宜令边臣豫为之备，保吉虽强，岂能肆逞？乃戎人扰动，遽而改图，是朝廷之禁令凭敌势为转移，岂谋国之计哉？

淳化五年（契丹统和十二年）春正月，保吉徙绥州民于平夏，牙将高文岯反攻之，遂弃绥州。

保吉兵至绥州，令保宁徙民归平夏。牙将高文岯，唐刺史思祥后也，世官绥州，因众不乐，率羌酋苏移、山海夜、母驮香等反攻之，保吉兵败弃城走，文岯举绥州降，太宗诏授绥州团练使，苏移、山海等为怀化将军（《宋史·孙全照传》：淳化五年，率兵与李继隆克绥州，因与张崇贵等同戍守之。与《宋史·夏国传》异）。

按：徙民，大举也。平素恩义未孚，鲜有不败事者。况保吉以兵威胁之，不特众叛且亲离矣。绥州之祸，乃其自取，于文岯何诛？

三月，赵保忠出次于野，保吉袭败之，并其众。

初，保吉攻围诸寨，侵掠居民，肆焚积聚，灵州及清远军以闻（王氏《东都事略》：保忠为保吉所诱，阴与之合，来寇灵州。《宋史·夏国传》：淳化五年正月，保吉围堡寨，掠居民，焚积聚，遂攻灵州。李继隆诸传亦以攻灵州为文。考《太宗纪》：淳化五年正月癸酉，以侍卫马军都指挥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讨李继迁。不言继迁攻灵州，至至道二年五月方书“继迁攻灵州”，则是时尚未犯灵州也，故李氏《长编》云：“继迁焚掠堡寨，灵州及清远军以闻”）。太宗命马军都指挥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尚食使尹继伦为都监讨之。保忠闻继隆兵至，挈其家人、吏卒壁于野外，遣牙将李光祚告保吉。保吉欲并其众，缚光祚帐中，以轻骑乘夜袭保忠营。保忠方寝，闻难作，散衣披发，单骑走还，资财器用悉为保吉所夺。会继隆前部金明镇使李继周兵至，保吉令蕃部数千邀之石堡寨，不克而退。

按：保忠节度五州，当大军将至，储糗粮，具卒乘，以效前驱，分也。顾乃挈其母、妻、壁于野外，何耶？想其内不自安，择营利便，缓则出迎王师，急则走依保吉，甚则叛投契丹，狡兔三窟，情或有然。即其被袭走回，焉知非赚入夏州，以为内应计耶？奸雄之智，真愈久愈幻矣。

夏州将赵光嗣执赵保忠幽之。保吉复弃银州走漠中。

保忠尝遣其牙内指挥李光嗣入贡，光嗣潜输诚款，太宗赐国姓，授供奉官，寻迁礼宾副使，使还镇，凡保忠动静必以闻。既而保忠阴通保吉，光嗣尽出家财散士卒，誓效顺。及李继隆奉命讨保吉，保忠犹献马五十匹，上言已与保吉解怨，乞罢兵。太宗怒甚，诘保忠云：“不斩继迁，开狡兔之三窟；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立遣中使督继隆移军击保忠。师压境，保忠已为保吉败回，光嗣执之，幽于别室，开门迎继隆。裨将侯延广、监军秦翰议诛保忠，继隆曰：“保忠机上肉耳，当请之天子。”乃执送汴（曾氏《隆平集》：保忠归夏州，又潜与保吉为表里，遂往依之。保吉不纳，复还夏州，牙校已据其城，保忠不得入，王师俘保忠以归，故保吉因并夏州之地。与《宋史·夏国传》异）。保吉闻保忠被执，遂弃银州走漠中（《宋史·秦翰传》：王师次延州，翰虑保忠遁逸，即驰驿先往，矫诏安抚以缓其阴谋。及王师至，翰又讽保忠以地主之礼郊迎，因并驱而出，遂就擒。沈括《梦溪笔谈》：继隆奉诏由克胡渡渡河抵绥州，诸将请驻兵石堡寨以观隙，继隆曰：“今惟乘锐疾驰，出其不意擒之，若停石堡，夏州备御完固，不得入矣。”即将兵日夜驰三百里至夏州，保忠犹未之知，仓猝出迎，遂执之。考李氏《长编》云：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为保吉所袭，及还，光嗣遂执之，安得再出迎王师也）。

按：观于此而知夏州之乱保忠成之，即保忠甚之也。当其入朝伊始，憾诸父之相怼，愿献五州以图荣宠；及夏台再镇，则与保吉通连，任其反复，借以煽动戎人，留资富贵。盖两人谋虽同而心自异也！追事机败露，身为光嗣所幽，保吉闻之亦去，岂非内援既除外望自绝耶？然而七载无功，五州终失，名居叛逆，身作俘囚。噫，若保忠者，真李氏之豚犬，有宋之蟊贼矣！

夏四月，削所赐姓名。银、夏帐族皆内附。

太宗下诏削保吉姓名，复为李继迁。又以夏州深在沙漠，常为奸雄窃据，欲隳其城。宰相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世为关右之患，若遂废之，万世利也。”因尽迁其民于绥、宥等州，以官地给之。于是银、夏州管勾生户八千帐族俱弃继迁内投。

五月，赵保忠至阙，赐爵“宥罪侯”。

保忠至阙下，白衫纱帽，待罪崇政殿廷。太宗诘

责数四，保忠不能对，但顿首称死罪，诏释之，赐冠带、器币，并赐其母金银等器，寻补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使之就第。宋制：诸卫上将军及大将军等衔，并环卫官，无定品，惟宗室为之。保忠虽责降，太宗犹以赐姓待之也。

按：书"赐爵"，讥宋失刑，且失赏也。昔东汉彭宠据渔阳叛，苍头子密杀宠以降光武，封为"不义侯"；北魏宦官符承祖坐赃应死，孝文原之，封"佞浊子"。斯二者，史臣犹议其非，况保忠身为叛逆，罪又甚焉。而宥之侯之，是叛逆可宥，何罪不可宥？叛逆可侯，何人不可侯哉？紊刑赏而坏名器，太宗此举所失多矣！

继迁母罔氏羁于延州。

罔氏，即曹光实所获者。参政寇准请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儆凶逆。宰相吕端曰："昔项羽欲烹太公，汉祖曰：'遗我一杯羹！'夫举大事者固不顾亲，况继迁悖暴之人哉？且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不然，徒树怨仇，而益坚其叛心。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之生死在我矣。"太宗从其策（司马光《涑水记闻》及吕诲《补其祖正惠公端传》以为，此事在端为相、准为枢密副使时。据《长编考异》云：与二人进官年月不合：盖准于淳化二年为枢副，九月改同知；四年六月准罢，端始参政；五年九月准亦参政；至道元年四月，端拜相，仍参政；二年七月准罢参政，端相如故；咸平元年十月端罢相。端在中书，凡六年，其初为参政时，准即罢枢密矣，《补传》、《记闻》皆误。又云：淳化五年四月，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或因是准欲斩其母而端救之耳。今宗其说）。后罔氏病死延州。

六月，继迁屯橐驼路，熟藏族首领乩遇击之，走还平夏。

继迁既遁，李继隆遣弟洛苑使继和入奏，请于银、夏南界山中增置堡戍，断敌粮运，且为诸部熟蕃之蔽。继迁闻之，先率兵扼橐驼路，胁两州内属戎人及橐驼等物归平夏，党项熟藏族首领乩遇率所部反攻，继迁败之，其弟力战而死，遇内归，太宗诏授会州刺史。

秋七月，遣牙校贡马。

继迁数寇夏州，尝与神卫指挥使许均一日十二战，不能克。乃遣左都押衙张浦、指挥李光祚诣绥州，见内殿右班张崇贵，伪求纳款。会于石堡寨，崇贵椎牛酾酒犒谕之，给以锦袍、银带。浦等回，继迁遂遣牙校以良马入贡，且谢过。

八月，遣弟廷信入朝。

继迁知中国恩礼未衰，遣从弟廷信贡橐驼、名马，入朝谢罪，且言："违叛事出保忠，愿赦勿诛。"太宗召见廷信，面加抚慰，厚赉遣还。

附：《辽史·萧挞凛传》：统和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悉委之。师还，以功封兰陵郡王。考《西夏传》，是年书"夏国入贡"，而《圣宗纪》不载梗边事。

至道元年（契丹统和十三年）春正月，继迁遣左都押牙张浦入贡，被留不遣。

继迁叠次进献，太宗遣张崇贵赐以器币、茶药、衣服，持诏谕之云："既除手足之亲，已失辅车之势。"继迁见之惶惧，复遣张浦、李光祚以良马、橐驼入贡，太宗令卫士翘关、超乘、引强、夺槊于后园（李氏《长编》作"卫士数百辈射于崇政殿廷"。与《宋史·夏国传》异），俾浦等观之。初，李廷信还，赐劲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继迁意上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浦见士皆拓两石弓，有余力，大骇。太宗笑曰："羌人敢敌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已遁矣，况敢敌乎？"太宗谓曰："戎人贫窭，饮食衣被粗恶，无可恋者，继迁何不束身自归，永保富贵？"浦顿首谢。太宗以浦为继迁谋主，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留之京师。

三月，献马契丹。

继迁闻宋留张浦，遣使献马契丹，以自结。

夏四月，请禁边军盗掠。

太宗诏令谨守疆场，以所盗物还之。

六月，表乞夏州。授鄜州节度使，不受。

继迁遣使奉表言："怀携柔远，王者之洪规；裕后光前，子臣之私愿。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并戴天，情深拱极。兹以家庭多难，骨肉相仇，遂致帐属流离，箕裘陨越。庭坚之宗，忽焉不祀；若敖之鬼，嗟其馁而。臣虽拓跋小宗，身是苍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继绝。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恭惟皇帝陛下，垂天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难免僭越之求。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酬，臣不胜惶悚恐惧"云云。太宗览奏，知其诈，遣阁门制使冯讷、中使贾继隆持诏拜继迁为鄜州节度使。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围二十里，二土山在其中，正当狗道岭，灵、夏并隔沙碛，川原平坦，继迁以易受中国控制，不奉诏。

秋七月，逐党项睡泥族于萧关。

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兵势浸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鏊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啴逋不肯下。继迁以兵掠七百余帐，啴逋兵溃奔萧关，副首领你乜逋遣子诣灵州请救，太宗诏以资粮助之。

还袭都钤辖刘用兵于乌白池，不克。

刘用驻兵乌白池，扼盐、夏要路，继迁轻兵袭

之。用设伏以待，斩首数千级，夺马五百余匹，继迁大败还。

八月，夏州献嘉禾。

赵保忠被执，李继隆选夏州家户为厅子军送京师，请授赵光嗣为夏州团练使守其地。光嗣献嘉禾一函。

按：西陲俶扰，民不聊生，何瑞之有？此书“献嘉禾”，下书“寇清远”，比事以观，其义得矣。

九月，讦奏转运副使郑文宝寇清远军。

继迁数窥灵、夏，太宗议城古威州拒之，遣内侍冯从顺访于转运使郑文宝。文宝言：“威州在清远军西北、乐山之西，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约葫芦、临洮二河，压明沙、萧关两戍，东控固原，北固峡口，城之诚便。然自环州至伯鱼，伯鱼抵青冈，青冈距清远，已皆两舍，而威州更去清远八十里。缘边有警，继迁引平夏胜兵三千，据清远之冲，乘高守险，数百人守环州甜水谷、独家原，传箭野利十族，胁从山中熟户，党项谁敢不从？又分千骑守碛北要路，则自环至灵七百里之地，非国家所有，岂一威州可御哉？请先建清远城，为顿师归重之地，则朔方可安。”太宗从其议。文宝至清远留屯数千人，亲督其役。继迁亲信酋长嵬罗嵬悉俄，文宝诱以金帛，与手书要约，留其长子为质，令阴图之，事成当授以刺史。又豫漆木函，以备驰献继迁首。亟发民夫曳古碑石诣清远，图纪功。而嵬罗等悉以情告继迁，上表请罪，寻以千余骑攻清远，文宝与守将张延拒却之。

熟藏族首领乩遇复击继迁，继迁诱之降，不听。

乩遇数攻继迁，夺牛马三千余。继迁使人诱之降，乩遇曰：“吾一心向汉，誓死不移。”延州以状闻，太宗授遇检校司空，赐帛五十匹、茶五十斤。

复削所赐姓名。

继迁虽叛，连次入贡，犹称所赐姓名，中国答诏，因仍不去。会寇清远，太宗下诏严责，复削之。

冬十月，攻兀泥族，首领黄罗悉其族帐北走。

党项兀泥族首领黄罗尝以兵败契丹，继迁诱与之合，不得。淳化末，偕兀泥中族首领佶移子突厥罗内属，授怀化将军，领昭州刺史。继迁举兵攻之，黄罗不敌，悉其族帐北遁，数年不敢入贡。

十一月，遣使献捷契丹。

献清远军及兀泥族捷也。

十二月，诱契凡兵犯府州。

先是，契丹招讨使韩德威率数万骑诱党项勒浪嵬族犯府州，观察使折御卿败之于子河汊。夏州逼近麟、府，德威既败，继迁为之气丧。会御卿病，继迁牒告契丹，诱之入边，许以兵助。御卿舆疾出御，德威闻之不进，继迁兵亦不出。

## 卷 六

至道二年（契丹统和十四年）春正月，继迁贡于契丹。

继迁事契丹谨，岁时进奉及贺正、生辰使不绝于道。

二月，邀官军于浦洛河，夺其粮运。

自清远至灵武中，有浦洛、耀德二废城，为河西饷道。继迁西掠诸戎路率由此，惧有兵扼其要害，辄扬言曰：“中国如修浦洛城，我必力争之。”常以蕃族驻其地。时洛苑使白守荣、马绍忠护刍粟四十万赴灵州。太宗命将辎重先后作三队，丁夫持弓矢自卫，士卒布方阵为护，遇敌则战，可以无失。复命会州观察使田绍斌率兵应援。绍斌抵盐井，继迁遣三千骑从枝子平截之，且行且斗，至耀德，部下死者千人，仍尾绍斌后，至浦洛河，绍斌复将骑三百、步弩三百搏之，乃退。既而转运副使卢之翰令守荣等并辎重为一运行。继迁初见绍斌旗，不敢击。已，绍斌与守荣议不合，引所部去。继迁先设伏桑乾河，以羸骑诱战，俟官军逐入大阵，麾众围之，击败守荣兵，尽夺粮运（曾氏《隆平集》：守荣、绍宗败，绍斌为击走贼众，护粮以行，诏褒之。考《宋史·绍斌传》：守荣败，绍斌率所部引还，至清远，与张延州会食。见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荣也。”引而上，解衣衣之，遣内侍冯从顺乘驿以闻。是绍斌无再护粮行事）。

夏四月，侵吐蕃折平族，首领握散请会师讨之。

吐蕃自唐季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凡仪、渭、泾、源、环、庆、镇戎、秦州、灵、夏皆有之。太平兴国中，诸族以良马入献，自后进奉不绝。时折平族蕃部卖马过灵州，党项杂部诱继迁夺之，表诉于朝，继迁益侵其种落。于是首领握散上言：“久苦侵掠，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太宗赐币答之。

按：此吐蕃请讨继迁之始。《纲目》蛮夷借兵之辞五：曰致助，曰请助，曰入援，顺辞也；曰发兵，曰征兵，尊辞也；曰遣使以某兵至，敌辞也；曰乞兵，卑辞也；曰求救，急辞也。吐蕃苦继迁侵掠，愿会兵灵州，应书“请助”，兹书“请讨”，以存中国而恶继迁也。盖继迁既降复叛，则夷夏之防，君臣之义两不容恕。故凡与继迁难者，微书“击”，甚书“讨”、书“伐”，后仿此。

攻西凉府。

西凉本吐蕃凉州地，周围二千余里，东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浑、兰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领姑臧、神乌、番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有奇。宋初置府，淳化中殿直丁惟清奉诏往西凉市马，比至而境大稔，因为所留。至是土人请立帅，太宗即以惟清知府事。继迁知西凉强盛，进攻府城，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御却之，与吐蕃都部署没暇于入朝献名马以告。

五月，合党项诸族，兵围灵州。索使人张浦。

先是，兵马都部署侯延广知灵州，部下严整，戎人悦服，继迁不敢犯其境。及延广病去，继迁合党项

兀泥中族首领佶移、女女杀族首领越都、女女梦勒族首领越移、女女忙族首领越置、女女籰儿族首领党移、没儿族首领莫末移、路乜族首领越移、细乜族首领庆元、路才族首领罗保、细母族首领罗保保乜等众数万，围灵武，索取张浦。守吏遣使告急，继迁获其使，知城中危窘，遂顿兵城下。四方馆使曹璨自河西入朝，悉以状闻。太宗诏宰相谋之，吕端请发兵出麟府、鄜延、环庆三道，会兵直捣平夏，覆其巢穴，继迁必怀内顾忧，如此则灵武围自解矣。或云：塞垣表里沙碛，三道兵从何处会合？况盛夏涉瀚海（“瀚海”，一名“旱海”，赵珣《聚米图经》云：盐夏、清远军间，并系沙碛，俗谓之“旱海”。自环州出青冈川，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渐入平夏，中经旱海，七百里无溪涧，山谷难得水泉。钱即曰：“翰海地皆舄卤，或以饮马，口鼻皆裂），水泉乏绝，粮运艰辛，未见其利，不如静以待之。太宗不听，赐敕书招谕诸族，命十州都部署李继隆出环州，容州观察使丁罕出庆州，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出延州，殿前都指挥使王超出夏州，西京作坊使张守恩出麟州，五路进援灵武。

八月，回师援平夏，与官军战于乌白池，败绩。

继迁据瀚海险要，久围灵武，城中粮糗俱竭。供奉官窦神宝潜遣人市籴河外以济，间出兵击之（李氏《长编》云：《实录》正月乙卯，命曹璨知灵州，为侯延广病故也。二月，延广卒。据《璨传》，璨未至即改为麟府浊轮寨钤辖，及继迁寇灵州，部署郭密亦已卒，而璨复自河西入奏。至六月戊戌，乃命慕容德丰知灵州。不知夏秋间灵州守臣果系何人，独《窦神宝传》略见，因掇出附此），继迁不能克。既闻诸将分道出塞，知兵势大，恐平夏有失，解灵州围退走。时李继隆违旨不救灵州，由青冈峡橐驼路径趋平夏，兵行数日，与丁罕合，又行十余日，无所见，引还；张守恩遇夏兵不敢击，率军归本部；独王超与范廷召由铁门关遇蕃兵，一战破之，抵无定河，水源涸绝，军士渴乏，会河东转运使索湘辇大锹千枝至，凿井得泉，遂赖以济，进师乌白池。继迁列阵据险，兵锐甚。超持重不进（《宋史·张昭允传》：为河西马步军钤辖，从王超讨李继迁，超深入数百里，道阻粮绝，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乃败。与李氏《长编》异）。其子德用请为先锋乘之，转战三日，继迁败。米幕军主、吃罗指挥使等二十七人皆被执（《宋史·石保兴传》：至道二年，与范廷召等五路讨贼，还，至乌白池，夏人为方阵来拒，保兴麾众出入阵中，马中流矢，挺身持满，易骑大呼，行且斗。凡三日四十二战，夏人引去。与《德用传》异）。德用曰：“归师迫险必乱。”领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绝要害，下令曰：“敢乱行者斩！”一军肃然。继迁蹑其后，见队伍严整，不敢逼（李氏《长编》：上初以方略授诸将，先闵兵崇政殿，令军士多习强弩，及遇贼，万弩齐发，贼不能御，皆散走。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悉焚荡之。贼中老弱不能走者，继迁悉埋之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咸告曰：“人马死者过半，不能化矣。”羌谓“活”为“化”，言不能再活也。与《宋史》诸传异）。

冬十月，夏州地震。

继迁将寇夏州，会地震百余日，城郭庐舍多坏，不敢驻营，去。

按：夏州地自唐末入于李氏，太平兴国中始沾王化，于是马生二驹，地产嘉禾，方以为休征可喜。乃至是而地震，是变也；震而坏城郭庐舍，是大变也。不二年，其地复赐继迁，沦为异域，几三百年，岂非豫为之兆乎？书西夏地震始此。

十一月，复逐党项泥中族于黄河北。

泥中等族，旧皆内附，继迁诱之叛，不从，数以兵侵掠。其大首领名悉俄与首领皆移、尹遇、崔保罗、没佶诸族帐，徙居黄河北避之。

十二月，攻石堡寨。

石堡属延州，距夏州三百里。淳化中，赵保忠被擒，壁垒残破，边臣议修葺之，量置戍守。继迁遣兵数千，四出攻掠，以扰其役。麟延巡检张思钧率众奋击，继迁不胜。

至道三年（契丹统和十五年）春二月，继迁将史乩遇以兵扼橐驼口，败死。

继迁以西部内属者众，遣军主史乩遇率兵屯橐驼口西北双堆，以遏绝之。熟藏族蕃官乩遇以告，都部署李继隆遣副部署刘承蕴、田敏会乩遇兵击之，斩首数千级。史乩遇战死，失牛、马、橐驼万计。

夏四月，献捷契丹，契丹封为西平王。

继迁以大败宋兵告契丹，契丹复其西平王爵，继迁寻遣使谢。

五月，围保安军。

保安为鄜延外障，继迁围其城。副都部署曹璨同巡检张思钧引兵赴援，继迁解围走，璨等追奔三十余里，至木场而止。

冬十月，纳灵州叛人郑美，遂攻州城，不克。

灵州屯戍军校郑美违主将令，惧罪叛投继迁，说以灵州可取状。继迁授指挥使职，令为前导，率兵攻灵州。与都部署杨琼战于合河镇北，大败，失人畜无算。已，以骑五百掠城下，又败，退走五十里乃免。

十二月，复上表请降，授定难军节度使，复姓名赵保吉。

淳化中，保吉纳款，议者以保吉怀恋父祖旧基，别无他望，授以银州观察，冀满其意。自后攻劫不已，尽降麟、府州界八部蕃酋，又胁制东山诸部、党项及南山、野利诸族，其势益张，嗣兀泥等十族皆奉敕书归顺。咩哺族开道使泥埋与其弟屈子、子成逋数以兵攻继迁，继迁战不胜。会太宗崩，真宗即位，遣使赍诏谕之。继迁举所部大临缟素发哀，遣牙校李光祚至京修贡，表求蕃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真宗方在谅阴，姑从所请，命内侍右班都知张崇贵赐以诏

曰："先皇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筑汉坛之未逮，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封疆而效节。"特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司马光奏状：李继迁假扰西陲十有余年，关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灵、夏等州，除其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由是边境安宁者四十年。其说误。），复赐姓名，加食邑千户，实封三百户，益功臣号，赐赉甚厚（钱若水《太宗实录》、章得象《国朝会要》不著继迁纳款月日，其制词据成材《朝野杂编》，与《实录》所载差异。又《杂编》云：事在真宗即位之次年，《宋史·夏国传》亦云在咸平元年春。考《太宗纪》在至道三年冬十二月真宗初立后，《张崇贵传》所载同）。

按：此复受定难节度之始。保吉复之，德明继之，绵延四十余年而后称帝，盖其图度经营匪伊朝夕矣。

张浦还。

真宗以继迁既臣，加浦郑州防御使，遣还。

宋真宗咸平元年（契丹统和十六年）春正月，保吉遣使表让恩命。

保吉使押牙刘仁谦奉表请让恩命，略曰："天子宅中，声教讫于海澨；王者无外，怀柔溥及戎方。恭维皇帝陛下，恩深继绝，度豁包荒。垂念祖祢之功，俾承堂构之旧，全家细小，均沐鸿慈，合族豪酋，同游化宇。从此，以享以祀，在天对越堪依；斯哭斯歌，没世首丘可乐，皆出于皇帝至仁之所赐也。惟是臣远处夷落，贱属草莽。初无汗马之劳，克勤王事；继肆凭城之技，屡扰边陲；虽蒙圣主施仁，神武不杀，自念渺躬负罪，梦寐何安？谨遣下臣，拜上恩命。敢尘旒冕，窃冒殿庭。望垂日月之明，使图蚊效；俯鉴狂瞽之渎，藉展葵忱。元造曲全，天恩莫报，臣不胜悚惶待罪之至。"盖张浦谋也。真宗见表不允，赐仁谦锦袍、银带，遣回。

按：让，美德也。此书"表让"，讥伪也。继迁表乞夏州，表求蕃任，屡言之矣。兹忽"表让恩命"，将谁欺乎？《纲目》封拜书"让"者三：曹操、司马昭、刘裕，皆著其伪而已矣。

二月，以得地告契丹。

以得银、夏、绥、宥、静五州告。

夏四月，遣弟继瑗入谢。

保吉归顺，真宋谕陕西，纵绥、银流民还夏州，家给米一斛。保吉遣弟继瑗献马入谢，授亳州防御使。封保吉生母卫慕氏卫国太夫人，子德明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

五月朔，日有食之。

食将既。

按：日食为阴胜阳。食既，则臣叛主，兵大起。其保吉复叛之兆乎？

秋九月，袭绥州熟户李继福，败之。遂寇鄜延，复寇石州，不克，勒兵据贺兰山。

保吉受节钺，复姓名，气日骄肆。知集贤院田锡上言："继迁不合与之夏州，又不合呼为赵保吉。虽赐姓与名，已自先朝，然羁縻无用，恐关辅劳扰从此生，国家耗费从此起。"已，与绥州熟户李继福构衅，纵所部攻败之。因扰鄜延，与钤辖张崇贵、都监王荣战，失具装马数十匹。转攻石州，知州韩崇训率兵拒之，保吉大败，尽弃辎重退屯贺兰山，勒兵据险守。

咸平二年（契丹统和十七年）夏六月，保吉掠河西，杀指挥使李璠。

保吉引万余骑掠河西，与虎翼指挥李璠遇于隘口，挥众围之。璠力战，手格杀数十人，身被数枪，马中矢仆，遂死。

秋八月，河西羌导攻麟州，援将折海超等战死。

麟、府缘边，失于抚御，其大族蕃部多投保吉。河西黄女族长蒙异保、府州蕃部啜讹诱保吉曰："麟、府为河东要地，攻易守难，若以盛兵乘之，唾手可得，得麟、府则岢岚、火山诸军皆可图矣。"保吉遂以蒙异保为前部，啜讹佐之，率众攻麟州，由万户谷进至松花寨，府州将洛苑使折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援。保吉挥众丛射，惟昌中矢已坠马，忽摄弓起，得裨将马突围出，兵众不能御，乃击海超、惟信于阵，杀之。

附：《宋史·韩崇训传》：咸平二年，再知麟州，继迁来攻，败之于城下。考此事与折惟昌事不合，且无月日可据。

九月，进犯府州，败还。

戎性往来飘忽，势难久持。然其民皆兵居，易于点集。保吉前围麟州不克，令部下万私保移埋纠合蕃族犯府州境，与守将折惟昌、钤辖刘文质、驻泊宋思恭战于埋井峰，败还。

夏州言石陨有文。冬十二月，出兵攻延安。

保吉驻夏州，声言石陨帐前，有文曰："天戒尔勿为中国患"，蕃汉争传之。右班殿直卢鉴入奏事，真宗问之，鉴曰："此诈也，宜益为备。"未几，保吉以万骑围延安，陕西转运副使张佶督兵御却之。

按：书"石陨"，记异也。《春秋》书石陨一，《纲目》书石陨一十二，无书有文者。惟秦政三十六年，石陨东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越明年，其言果验。兹言"石陨有文"，言有未必有也。书以著其诈。

夷镇戎军。

至道中，都部署李继隆于古原州城镇戎军，当回鹘、西凉、六谷、吐蕃、咩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要路，为环、庆、原、渭、仪、秦北面捍蔽（李继和奏疏：平凉旧地，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若无此军，寇来有数路：自陇山下南去，则由三白堡入仪州制胜关；自瓦亭路南去，则由弹筝峡入渭州安国镇；自青石岭东南去，则由大卢、小卢、潘谷入潘原县；若至潘原西则入渭州，东则入泾州；若至

青石岭东公主泉南去，则由东山寨故彭阳西并入原州；其余细路不可胜数）。嗣保吉纳款，不复置守。保吉率众夷其城址，掠定军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国镇北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余里。

附：《宋史·石保兴传》：咸平二年，知威虏军，夏人入抄，保兴发帑钱数万分给战士，主者执不可，保兴曰："城危如此，安暇申覆？事定，覆而不允，愿以家财偿之。"夏人退，驿置以闻，真宗贷而不问。考威虏军属河北路，在镇、定二州北，距银、夏辽远，中隔契丹，夏兵岂易到此？疑《传》有误。

咸平三年（契丹统和十八年）春二月，保吉兵屯萧关。

萧关，唐武州地，襟带泾原，咽喉灵武。保吉令万子、米逋、西鼠等族三千骑屯聚萧关，以图原、渭、灵、环诸路熟户。

夏五月，攻浊轮寨。

浊轮寨属麟州，钤辖刘文质击走之（《宋史·文质传》：蕃酋万保移来寇，文质击走之，乘胜拔其寨。赐锦袍、金带，徙知庆州。不言其击保吉事。兹从《真宗实录》）。

秋九月，复邀灵州粮运，杀转运使陈纬。

灵州粮运，路由瀚海，自冬至春，刍粟始集。保吉侦得，辄夺之。朝议于秋凉解运，令庆州发兵护诣灵州。殿中丞郑文宝素知西州形势，言西人必复邀夺至积石。保吉以所部康奴等族万余众夜截之。纬与知灵州李守恩拒，战死；邠宁副都部署王荣率师赴援，亦败。保吉尽得粮运，遂顿兵于积石河。

按：灵州介在河上，敻绝一方，保吉制瀚海之冲，断飞挽之路。关右二十五州之民，为转输死者十余万人，而刍粮二十五万，到者不十之三。昔张鉴谓灵州为西陲要地，实中国靈区，旨哉言也！议者犹以咽喉重地、西北要冲为惜，致粮运一失再失，岂谋国之道乎？

冬十一月，契丹授德明朔方节度使，使取灵州。

契丹闻保吉频掠粮运，阻绝瀚海，遣使授德明（《辽史》作"德昭"，避景宗讳也）朔方节度，促保吉取灵州。

按：书"契丹授"，斥煽祸也。朔方以灵州为镇治，未得其地，先授以官，非教之肆兵乎？

附：（《宋史·李继周传》：咸平三年，复为先锋，入夏境，焚荡积聚，杀人畜，获器甲凡六十余万。考《真宗纪》，是年无西讨事，《传》不知何据。

十二月，使如契丹贡。

契丹自保吉归附，诸夷皆从，特重所遣人使，令礼臣议进奉朝见仪，班在宋、高丽之次（《辽史·礼志》：夏进奉使至，俟常朝毕，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继上露台立。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讫，俯兴，复位。阁门使宣问"国主安否"，鞠躬听旨，跪奏"国主安"。俯伏兴，退，复位。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礼物右入左出，毕，阁门使鞠躬，通夏国使姓名候见，共一十七拜。赞祗候，平立。有私献，过毕，揖使者鞠躬，赞"进奉收讫"。赞祗候，引左上殿，就位立。与臣僚齐声喏。酒三行，左下，至丹墀谢宴，五拜。毕，赞"有敕宴"，五拜。祗候，引右出。礼毕。于外赐宴，客省使伴，受赐衣物。事毕朝辞，亦俟常朝后，引使者左入，通夏国某使祗候辞，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恋阙、致词，复再拜。赐衣物，如常仪，遇赐宴，五拜。毕，赞"好去"，从右出）。

# 卷　七

咸平四年（契丹统和十九年）夏四月，保吉谋攻西州回鹘，回鹘请兵于朝。

回鹘自唐末浸微，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时保吉犹驻积石河，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西州回鹘可汗禄胜知其谋，遣枢密使曹万通入贡，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精习，愿朝廷命将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真宗嘉之，赐以诏曰："夏、绥抗命，神人所弃。卿世济忠烈，谊笃舅甥，继上奏封，备陈方略，且欲大举精甲，就覆残妖，拓土西陲，献俘北阙。可汗功业，其可胜言！嘉叹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统制。"特授万通左神武大将军，优赐禄胜器服。

按：此回鹘请讨保吉之始。

吐蕃六谷都首领潘罗支以兵来讨。

知镇戎军李继和言，六谷都首领潘罗支愿戮力讨夏州，请授以刺史。廷议罗支已为酋帅，授刺史太轻，乃以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于是罗支遣部下李万年率兵进讨，贻书继和请师期。

掳羌嵬逋走回。

嵬逋乃保吉扰河西时掠得者，乘间率属千余内投，保吉自万户谷追之，不及。

秋七月，以下恒、环等州告契丹。

保吉遣李文赟（《辽史·夏国传》作李文贵，与《圣宗纪》异）献于契丹，因以下恒、环、庆三州告，契丹主赐诏褒之。

按此与前告下麟、鄜同伪词耳。何以书？罪其妄也。伪妄之词，一之为甚，可再三乎？

八月，遣使献马。

犹称所赐姓名，然寇掠边鄙益甚。

攻灵州不克，田其境地。

灵州居平夏西北，南去镇戎约五百里，东去环州六、七日程，中隔瀚海，数百里乏水草，烽火、亭障不相望，若聚众急攻，早已不守。保吉欲俟中国财用关辅民力尽耗，然后取之。是时以五万骑攻城，城中兵少不出战。据其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大定间为屯田计，垦辟耕

耘，骚扰日甚。真宗谋之参政李至，至言："灵州虽西北要冲，今援绝势孤，不能不弃。若移朔方军于环州，保固边境，亦一时之权也。"乃遣宰相张齐贤行边。齐贤上言："灵武孤城，必难固守，徒使军民六、七万陷于危亡之地。"知制诰杨亿亦言弃之便。辅臣咸以灵州及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宰相李沆曰："继迁不死，灵武终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真宗不从，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将兵六万援之。

九月，袭定州及怀远镇，镇将李赞自焚死；连取保静、永州；攻清远军，破之。

清远据积石岭，在瀚海中，去灵、环各三、四百里，四面悬绝。保吉攻灵州不克，复遣牙将赵光允贡马，潜以众袭破定州，围怀远。李赞兵不满百，拒战累日，力尽积薪自焚。连破保静、永州，攻清远。知军刘隐、监押丁赞分兵拒守，走间使诣庆州请援。都部署杨琼遣副部署潘璘、都监刘文质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俟吾继至。"已而，迁延不进。保吉自鼓兵攻南门，令子阿㖞督精甲攻北门，堙濠断桥以战。七日，城中力竭，兵马都监段义启门降。保吉兵威益炽，逾支子平，直薄青冈城下。阿㖞，德明小字也。

按：保吉攻城夺寨，未有如此详书者。缘河外五城乃灵州肩背，而清远据积石之冲，屯粮置守，以通环、庆援兵，尤为要害。自保吉取清远，灵州遂失声援矣。

冬十月，升保静县为静州。

按：此李氏更改郡县之始。

徇唐隆镇，与麟州兵战于柳拨川，不胜。

保吉既得清远，以兵徇唐隆镇，谋从萧关、武延、石门路攻麟、府。麟州副部署曹璨出蕃兵邀之镇西柳拨川，保吉战不利，退走三十余里。

十二月，攻河外寨，降守将李琼。

自清远军陷，尽焚青冈峡诸寨，环庆、鄜延、麟府以外近河之地，皆属保吉。真宗诏：西蕃诸族有能破夏州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举族来附者，给田宅。于是蕃部阿药、讹猪、讹遇等皆内属。保吉谓中国诱之，率兵攻灵州河外寨。寨主李琼拒守旬余，保吉知其困，遣人招之，琼举城降。

部将卧浪己内降。

真宗命补军主，赐之田宅。

咸平五年（契丹统和二十年）春正月，保吉置市于赤沙、橐驼等路。

赤沙川、橐驼口两路，为灵、夏二州蕃族屯聚处，保吉各置会贸易，以诱熟户。于是归者日众，中国禁之不止。

三月，取灵州，杀知州事裴济，改州为西平府。

河外五城相继陷没，灵州孤堞仅存。关陕之民困于转输，陷锋镝填沙碛者不下数十万。岁荐饥，城中斗米价至十贯。裴济至镇，甫二载，谋辑八镇，大兴屯田，民间稍有生色。保吉集蕃部并力攻之，济被围两月，饷援并绝，刺指血染奏乞救。保吉遣兵断瀚海要路，王超大军不得进。别将张煦出镇戎军，入夏州界，由白豹镇抵柔远川，戍兵七百骑邀战，煦击败之，星夜赴援，未至而城陷，济死焉。济在镇有声望，及没，夏人惜之。保吉以世爵西平，又受契丹西平王册典，遂改州为西平府。

夏四月，使清远蕃酋伪降，邀环、庆官军于白豹镇，不胜。

灵武路自清远军入青冈峡数百里皆蕃部所居，汉人使旅经由，并在熟户安泊，所求赂遗，谓之"打当"（如汉逆旅家宿食之值也），习以为常。保吉闻援将张煦引兵将抵清远，使新降蕃酋伪为熟户，以甲骑三千约降，愿给资粮，为饷导。煦察其诈，亟严军待。会环庆路部署张凝率师按部还，保吉遣兵邀之，凝将败，煦领锐卒赴援，一矢殪一大将，乃解。

五月，以下灵州告契丹。

初，保吉遣使契丹贡马、驼。至是又使刘仁勖告下灵州。

六月，围麟州，知州事卫居实击败之。

保吉声言欲取仪州制胜关，将由此大入，谍者以告，真宗诏徙老幼、刍粟内地避之。知仪州卢鉴曰："此奸谋也！徙之，适以示弱。"不奉诏。保吉知不可动，突于是月（《宋史·夏国传》保吉围麟州在咸平六年六月，《真宗纪》在五年六月，纪、传互异。）以二万骑入河东，围麟州。副部署曹璨请济师，真宗阅地图曰："麟州依险，三面孤绝，戮力可守，但乏水可忧耳！"命金明巡检李继周部兵星夜赴援。未至，保吉据水寨，负板四面薄城者五日，势将陷。知州卫居实出奇突击，又夜缒勇士袭之，城上鼓噪，矢石如雨，夏众披靡走，自相蹂践，死者万余人（《宋史·张进传》：咸平中，为并、代副部署。李继迁寇麟州，州将遣单介间道乞师太原。诸将以无诏旨，未决，进独抗议，发兵赴援，既至而围始解。与《夏国传》异）。

夏州旱。秋七月，筑河防。

黄河自积石经河州，合洮河水东北流至兰州，过鸣沙河、应里州，北绕灵武，由怀远县入夏州（郦道元《水经注》：黄河自薄骨律镇北经典农城东，又北经上河城东，又东北经廉县故城东，又北与枝津合，又东北经浑怀障东，又北至石崖山，方至夏州。朱思本《河志》云：河自古积石流五百余里，过河州，又东北流百余里，过踏白城、银川寨，与湟水合，又东北百余里合洮河，东北流过达达地，至丰州西受降城，折而正东过古天德军中受降城，复折正南与黑河合，又南流过保德州、葭州入兴州境，合于屹那河，俱与潘昂霄《河渠志》异）。向有古渠二：曰汉源，长袤二百五十里（一名汉渠。《后汉书·西羌传》：顺帝永建四年，尚书仆射虞诩奏复朔方、西河、上郡，乃使谒者郭璜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亿万计。今

在宁夏府宁朔县南)；曰唐梁，长袤三百二十里（一名唐渠。《唐书》李听节度灵、盐，境内有古光禄渠，废久，听复开决以灌田。考《汉书》，太初三年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列城，西北至卢朐，遂名为光禄塞。则光禄故渠，应即自为所开，唐因其旧而复修之也。今在宁夏府宁朔县西）。夏州自上年八月不雨，谷尽不登。至是，旱益甚。保吉令民筑堤防，引河水灌田。役人有小过，辄系头投之河，使人就下流接视，蕃人则出之，汉人则沉之。

按：书西夏河渠始此。

渡河攻党项庄浪族，不克。

庄浪族数万帐，居黑山北，广袤数千里，东接契丹，北邻塔坦，南至河西大凉、小凉诸族，中隔银、夏，道路辽绝。其首领龙移、昧克，或称庄浪、昧克，素不与保吉合，常以马附藏才族入贡，颇勤外御。真宗授龙移为安远大将军，昧克为怀化将军，以褒之。保吉恶其不附己，举兵渡河袭之，大败而回。

八月，大雨，河防决。

雨九昼夜不止，河水暴涨，防四决，蕃汉漂溺者无数。

按：黄河源远而高，流大而疾，历代为中国患。惟灵、夏诸州，咸受其利。昔太史公《河渠书》言：朔方、河西、酒泉等郡，皆引河水及川谷，顺其趋下之性，入渠溉田数万顷，故旱涝不能为大害。今保吉逞其小智，劳民动众，妄事曲防，宜其溃不可支也。

九月，破浊轮寨，党项折勒厥麻诸族皆内奔。

保吉以澍雨弥旬，田稼尽没，谋取粮于缘边诸寨。会部下教练使李荣挈族内投，保吉愤甚，复入麟州，攻浊轮，破之，杀掠甚惨。党项折勒厥麻等三族恐被侵夺，率属千五百帐越河请内属。真宗命分处边境，边臣言折勒厥麻向为保吉党，恐复叛去，乃徙置宪州楼烦县地。

进围府州。

麟府路钤辖张佶率兵拒战，酋领中矢死者二人，余众退还大寨。

冬十月，遣使诱六谷诸蕃，首领潘罗支执之。

六谷分左右厢，左厢副使折逋游龙钵实参罗支军事。真宗方务绥怀，命龙钵领宥州刺史；其六族首领褚下箕等皆为怀化将军。保吉用兵买马，必由西凉，惟恐梗塞，遣人以铁箭诱六谷诸蕃叛附，罗支戮一人，絷一人，表闻候旨。真宗褒谕之，听自处置。

十一月，泾原官军袭康奴族，援之不及。

康奴恃其险众，桀黠难制，屡导保吉抄掠灵州粮运。泾原部署陈兴与副部署曹玮率众潜行，直抵巢穴。康奴出不意，人畜、窖粟悉被擒获。保吉闻之赴救，兴等已退。

十二月，与贺兰山大、小凉族构兵。

二族居贺兰山北，部众甚盛。初，合于保吉，继有隙，迭相攻掠，咩逋族首领遣使以闻，真宗特诏使者激二族兵讨保吉。

咸平六年（契丹统和二十一年）春正月，保吉建都西平。

初，保吉居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及得灵武，爱其山川形胜，谋徙都之，弟继瑗言："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而迁弃，恐扰众心。"保吉曰："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众立宗庙，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

按：此西夏建都之始。

尽复绥、宥诸州地。

保吉虽授定难军节度，而绥、宥诸州尚属中国，及建都西平，兵力日盛。真宗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尽割定难军州地与之。于是，保吉尽收缘边七镇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地为己有。寻葬其祖于红石峡（贾汉复《陕志》：继迁葬其祖彝昌于红石峡。彝昌非继迁支，《志》误）。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

按：此复全定难五州之始。宋以灵武不守，并弃绥、宥，保吉从此据朔方，并西凉，丕基式廓，宋实有以成之。呜呼！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二月，出驻鏊子山，复以铁箭诱六谷，首领潘罗支不答。

初，罗支遣咩逋族蕃官成逋至镇戎军，请会兵讨保吉。边臣以无文牒疑为诈，护送部署司，成逋惧而逸，马蹶坠崖死，真宗令渭州以礼葬。保吉闻之，引众自灵州出屯鏊子山，放还六谷投去蕃部，遣人复送铁箭罗支，称已纳款朝廷，愿与结好，罗支不答。

潘罗支谋取西平府。三月，请兵，使还，遣人夺其告敕。

潘罗支数与继迁战，夺人畜甚众。时以灵州无备，遣蕃官吴福圣腊入贡，言感朝廷恩信，愤保吉倔强，已集骑兵六万，乞会王师收复灵州。真宗以保吉常在地斤三山之东，每来寇边，师出则遁，使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击，亦国家之利也。遂加罗支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都巡检使，赐铠甲器币。又以吴福圣腊为安远将军，次首领兀佐等七人为怀化将军，使出兵共图保吉。吴福圣腊还，过西平，保吉遣人邀之，尽夺罗支牌印、官告及所赐衣服、器械，吴福圣腊仅以身免。

牛羊、苏家等族袭夏州，族帐二百人被杀。

自灵武失守，绥、银割弃，中国所得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牛羊、苏家二族，恃其险远，尝与保吉数入边，边吏招谕，不听。时河西蕃族拽浪、南山及叶市族罗埋同弟罗胡率百余帐，持保吉署牒请内附，真宗授以本族指使等官。二族心艳之，反，兵袭夏州，杀族帐二百余。环

庆部署上其功，真宗诏厚赐之。

吐蕃者龙族与潘罗支攻夏州，拒却之。

者龙族居移卑陵山，首领厮敦琶与潘罗支协力攻夏州，不胜。已，遣使入朝，称集本族骑兵，愿随大军西讨，真宗优赉之（《宋史·吐蕃传》：咸平六年八月，者龙族首领来贡，上嘉其尝与潘罗支协力抗贼，令优待之。又《党项传》：咸平六年二月，泾源部署言：者龙族移卑陵山首领厮敦琶遣使言已集骑兵，愿随军讨贼。是一族分见两传也，然罗支为吐蕃属，则与罗支协力应属吐蕃，《宋史》入《党项传》，误。）

银、夏、宥三州饥。夏四月，徙其民于河外五城。

三州荒旱，饥殍相望，保吉籍州民衣食丰者徙之河外五城，不从杀之。于是蕃、汉重迁，嗟怨四起。

按：书西夏灾祲始此。

攻环州，围洪德寨。

保吉前掠环州，掳虎翼军士魏琼等四人，置之属下，至是逃归。保吉逐入环州，攻洪德寨，蕃官庆香与乩嵺庆族合势接战，寨主段守伦率兵策应，保吉败，首领被擒者四十九人，坠崖堑死者甚众，悉弃旗鼓、铠甲走还。

攻白马族，破之。

白马亦环州蕃族，其首领与保吉斗，不胜，徙帐避之。遣使入告，真宗赐以廪粟。

五月，聚兵浦洛河。

环、庆二州，川原平直，两边虽有土山，山外皆高原、川谷。内属戎人与西界蕃族错居，保吉屡经胁诱。环庆副部署张凝领兵由木波镇直抵八州原，下寨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从淮安镇入分水岭，降麻谋等二十一族；柔远镇降巢迷等二十族；遂攻业乐镇，降嵺树罗家等一百余族，合四千八百户，银、夏大震。保吉与子阿哆集兵屯浦洛河，护卫诸羌。西面部署以闻，真宗诏镇戎军洪德寨严斥堠，整军旅，互援之。

六月，驻东关镇，掠河东。

东关镇在灵州东三十里，保吉以部下饥乱，挈其族党三万人树栅居之，分掠河东边境，与丰州蕃瓦窑、没剂、加罗、味克等族兵频战不胜。于是陇山西延家族首领秃逋内附，折勒厥麻暨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皆愿出兵会图灵、夏。

按：于时银、夏饥荒，灵州残乱，保吉至于野次，可谓穷矣。宋不因陇山诸族之附，乘其敝而图之，非其智力有不足，实天之默相李氏者深也。

秋八月，攻麟州，败于屈野河。

麟州数受侵掠，常屯重兵境上，而输馈悉仰河东，中隔河津之阻，粟价贵贱不常。真宗命河东转运使郑文宝于府州、定羌军置浮桥通之，人以为便。保吉拥众入麟州，谋夺饷道，八族都校明义潜兵伏屈野河侧击之，保吉大败，丧失甚众，自是不敢犯麟、府。

九月，夏州教练使安晏内附。

晏与其子守正俱内属，授殿直，赐衣服、缗钱。

冬十月，袭西凉府，破之，杀知府丁惟清，改府为州。

保吉尝言："我与西凉自来无事，向为万山等族所诱，与之构隙。今六谷众盛，难以加兵，不复进取。"蕃部信之。是时，境内日窘，抄掠鲜获，尽籍五州丁壮，大会诸族于盐州，声称分屯橐驼、车箱峡两路入攻环、庆。而潜移兵取西凉，袭破其城，执惟清杀之，悉逐居人城外，据其府库，复府名为州，兵势复振。

按：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嗣后保吉身亡，德明终能保守灵、夏，岂非凉州畜牧甲天下，借以养成锐气哉？

还自西凉，战于石门川，败绩。

保吉以西凉卤获运回西平，抵石门川，镇戎军知军曹玮伏兵川侧邀之。保吉麾众迎战，不胜，尽弃所俘走。

夏州蕃官刘赞、时义内附。

保吉虐用蕃族，部下突阵指挥使刘赞与银州牙校时义率族内奔。真宗授以官，赐器甲、粟帛慰抚之。已而，曹玮移书银、夏诸蕃，谕以恩信，于是豪酋嵺移等族皆弃保吉，由赞等请附，保吉禁之不止。

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贯五诸侯。

按：孛为兵凶之象。保吉君臣寡学无术，不能鉴此，宜其及也。

出兵攻六谷，朔方节度使潘罗支以者龙诸族众击败之，奔还西平。

初，保吉夺罗支牌印、官告，知中国已授朔方节度，心恶其逼，举大众往攻。罗支见势盛，伪使请降，保吉坦受之。张浦曰："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保吉曰："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有？况杀降不祥，尔勿疑，以阻向化之心。且先返西平，我当抚安余党，以免后患。"浦快快而回。于是罗支阴集六谷诸豪及者龙族兵数万，合击之于三十九井，保吉大败，中流矢，奔还灵州。

按：保吉叛乱几二十年，诸蕃相角不能稍挫其威，罗支累请讨击，至是竟伸其志，故六谷、者龙合兵破敌。特书"罗支以"者，所以归功于罗支也。

十二月，复聚众浦洛河。

声言攻环州，以创甚不果。

# 卷 八

景德元年（契丹统和二十二年）春正月，保吉卒。

保吉创势日增，自度孤危，嘱德明曰："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李氏《长编》云：观德明初报张崇贵书云"未葬难发表章"，意犹倔强不服，朝廷多方招谕，仅得其款附耳。疑继迁此等语，或德明假托，故二年后乃言之，非实情也。考数语见《宋史·向敏中传》，载在景德初，故列于此）。又谓张浦曰："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言讫卒。时月之二日也（《辽史》：统和二十一年夏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告哀。统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也。王氏《东都事略》及李氏《长编》亦云：咸平六年冬继迁中流矢，至灵州三十里死。考《宋史·夏国传》：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真宗纪》：景德元年二月，环庆部署奏李继迁死，潘罗支献捷。前三书误）。年四十一（继迁死应是四十一，《宋史·夏国传》作"年四十二"。查帝纪年数自知）。

按：《纲目》去官书"卒"，多贬词。保吉去官，明其不得为宋臣也。不得为宋臣，曷不遵盗贼酋帅例书"死"而书"卒"，何则？以保吉为西夏之祖，传祚继世，要非隗嚣、公孙述等无成者比也，故以僭国创业例书。

论曰：继迁生而英奇，长而剽悍。方其任司蕃落，地据银州，当继捧入觐之初，鲜引义力争之举，盖怼其兄也素矣。迨诏使护送诸父昆弟连袂归朝，方始奋其雄才，策其群力，激羌戎以先烈，约契丹为强援。遂使关右震惊，中朝旰食。控弦灵武，扼平夏之要冲；驱马凉州，成河西之右臂。于是五州尽复，诸族慑从，逆者攻以兵，顺者役其众。卒之暴戾速亡，骄盈致败，不死于天讨而死于流矢，"佳兵不祥"，理固然耶！然夏、绥倾覆，沙碛流离，田少一成，卒无一旅，终能恢万里之基，创累世之业，亦可谓"有志者事竟成"也。

子德明嗣。

德明，保吉妻野利氏生，深沉有器度，多权谋。时年二十三，嗣位于保吉柩前，称定难军留后。以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刘仁勖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都知蕃落使，白文寿、贺守文为都知兵马使，何宪、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旻等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使，、其余升赏有差。

二月，告哀于契丹。

契丹主赠保吉尚书令，遣西上閤门使丁振吊慰（《辽史·礼志》：夏告终使至，契丹主于行宫左右下御帐，设使客幕次于东南。使者入，有司以嗣子表状先呈枢密院，准备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各常服近御帐相对，其余臣僚并朝服依班位序立。引使人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讫，宣问。若嗣子已立，恭身受旨。奏讫，复位。嗣子未立，不宣问。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毕，引面殿再拜。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复位，再拜。出班，谢远接，复位，再拜。赞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辞，再拜；叙恋阙，再拜。赞"好去"。乃毕）。

三月，麟府兵袭神堆，御之，失利。

夏州蕃部寇洪德寨，閤门祗候段守伦率兵拒之，力战三日，擒获甚众。事闻，真宗谕缘边部署钤辖，乘保吉死，速图攻取之策。于是，麟府路出兵攻神堆，夏兵战不胜，营栅尽破。

始遣使如鄜延。

鄜延钤辖张崇贵移书德明，谕以朝廷恩信。德明遣使报称：未葬难发表章，请俟释服禀命。崇贵请遣使吊问，令大臣至边，召其亲信张浦等议之。

夏四月，夏州蕃部指挥使都尾走降于洪德寨。

环庆边臣皆以德明初立，乞行招抚。知镇戎军曹玮言："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其国危子弱，部族离心，不即乘此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矣。愿假臣轻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河南为郡县，此其时也。"真宗欲以恩致之，诏德明审图去就。并谕蕃族万山、万遇、庞罗逝安、盐州李文信、万子都虞候及都军吴守正、马尾等，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银万两、绢万匹、钱五万缗、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皆释罪甄录。诸蕃以保吉残暴，久不聊生，闻诏书招抚，争观之，无不泣下。于是，夏州蕃部指挥使都尾率属入降。张溥曰："西事自灵州之陷，夏乃日逞；迨继迁死，德明初立，斯时国危子弱。真宗不从曹玮之请恢复河南，至元昊习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丧，而不知'卧榻鼾睡'，太祖有明戒也。讥宋亡者云：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于夏事已见之矣。

五月，子元昊生。

德明三娶：一卫慕氏，次咩米氏，次讹藏屈怀氏。卫慕氏，银州大族，尝与德明游贺兰山，夜梦白龙绕体，遂有妊，怀十二月，至是月五日生，啼声英异，两目奕奕有青光。德明爱之，字为嵬埋（曾氏《隆平集》作"小名崖块"）。国语谓"惜"为"嵬"，"富贵"为"埋"也。

凉州乱，遣兵攻之，不克。

西凉自保吉死，与兰州、龛谷、宗哥、觅诺诸族谋拒夏州。德明遣兵攻掠，朔方节度潘罗支率蕃众御

之，夏兵不胜而还。

赵保忠死。

保忠状貌雄毅，居环列，奉朝请，常怏怏不自得。咸平中，丁内艰，以本官起复，迁金吾卫上将军，判岳州，移复州。至是病剧，上言有子永奇凶恶，不受教训，乞配隶春、梅州。真宗以戎人犷悍，且病语不实，授以永州别驾，使监军察之。保忠寻卒，赠威塞军节度使。天禧中，录其孙从吉为三班奉职。

按保忠臣于宋，殁于宋，何以书于夏编？终其入朝献地事也。去官书“死”何？恶反覆也。反覆，虽王侯之贵，与蛮夷盗贼同书，所以诛奸顽于身后而立名教之防也。

六月，发兵攻者龙族，杀朔方节度使潘罗支。

初，保吉死，潘罗支使其甥厮陀完献捷。已，遣兄邦逋入奏，欲更举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除残孽，请发大兵援助。真宗诏泾源部署陈兴鼓众赴石门策应。兵未发，保吉故党迷般嘱及日逋吉罗丹二族亡归者龙，共图罗支以报仇。者龙凡十三族，其六族附迷般等。迷般阴请德明遣兵攻者龙，罗支率百余骑赴援。议事间，二族猝起戕罗支于帐下。事闻，赠罗支武威郡王。

复取凉州。

潘罗支死，西凉大乱，六谷诸酋共推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德明乘人心未定，率兵复攻西凉，取之。

秋七月，葬保吉于贺兰山。

在山西南麓。宝元中，元昊称帝，号为裕陵。

八月，万子军主以兵寇永宁寨。

万子军主与万山、万遇等族同附保吉，数为中国患。鄜延钤辖张崇贵筑台于保安军北，召戎人所亲信者与定盟约，归顺者日众。万子军主不应，率属犯永宁寨。知镇戎军曹玮与河西药令族合苏合击，败之，斩首百余级。于是蕃官茄罗、兀赃、成王等皆献马赎罪，请内附。

九月，使如契丹谢吊赠。

并以保吉遗物献。

冬十月，银州属蕃侵麟州。

银州蕃族乘潘罗支身亡，聚众攻麟州。西京作坊使李继周率兵会永宁军主李继福击退之。

十二月，孔目官何宪走降于邠州。

宪，灵州人，保吉破州城时得之，爱其才，使掌兵数事。德明立，授孔目官。尝劝德明勿杀潘罗支，以为后日纳款计，不听，乃挈家乘间走邠州请降，部署以闻，真宗诏令乘传赴阙。

景德二年（契丹统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德明遣赵保宁如契丹请封。

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宁言：“国家疆宇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被害，蕃众惊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封册。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待保宁加礼，遣回。

二月，以下青城告契丹。

契丹自澶州之败，虽与中国讲和，其戎心未尝一日忘故，许德明封册，以为臂使之需。德明欲臣中国，虑其见疑，乃以兵下青城告。

按：青城之役，宋辽二史不载，亦伪词也。德明嗣位未几，诈伪一如乃父，洵乱世奸雄哉！

出兵寇环州，破旺家族，执首领都子。

蕃部累奏德明迫胁攻劫状，真宗命安抚使向敏中谕之。敏中言：“掠去蕃口，势不能给还，惟令自作要约以绝后犯。”德明不听，举兵入环州境，攻熟户旺家族，执都子等去，都子所部亦获德明军士庆吉以献。

附：《宋史·吐蕃传》：景德二年，厮铎督遣甥阿昔来贡，且上与德明战功状，并言蕃帐周斯那支有智勇，请授六谷都巡检使，上从之。考李氏《长编》载此事于是年二月。其战在何时，《真宗纪》及《夏国传》皆不书。

夏六月，遣牙将王旻入贡请降。

德明闻石隰部署耿全斌率兵入伏洛关招诱蕃族诸部内附者数千人，禁之不能止。谋之，张浦曰：“先王遗命，应即表闻，缘降之太易，彼将轻我。今兵复西凉，国威已振，请之，此其时矣。”乃遣王旻以保吉遗言奉表入献，略曰“同轨同文，王者大车书于一统；至神至圣，远人瞻天日于无疆。臣父承阃边陲，蒙恩优渥。方且心乎王室，拱北极而抒诚；靡意难起同袍（谓党项诸族也），纠西蕃而生事。遂致鞠躬尽瘁，赍恨莫伸。然而恋阙深情，平时恳切；作忠遗教，垂没叮咛。臣赋性颛蒙，素怀恭顺。向居苫块，欲进表而无由；今属禫除，敢请臣之或后。恭维皇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建大中。海不择乎细流，朝宗者必纳；山岂遗乎土壤，环向者咸依。伏望俯鉴孤忠，得尽小心翼翼；垂怜微末，克遵先训谆谆。存没衔恩，子孙感德”云云。真宗见表，赐旻锦袍、银带，遣侍禁夏居厚持诏答之，赏给甚厚。已，遣阁门通事舍人焦守节谕张崇贵：以保吉昔时变迁之状，今当使德明自为誓约，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尽散蕃汉兵，送还掠去官吏及质口，封境之上有侵扰者禀命朝廷令旨，凡七事；则许德明以定难节度，予岁赐，给内地节度俸，听回图往来及放行青盐，凡五事。崇贵等呼旻示之，如能顺命即降恩旨。继而德明使张浦诣崇贵面议，但多邀求，不肯自为誓约也。

秋七月，契丹册为西平王。

契丹主使北院枢密副使萧承德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

九月，都知兵马使白文寿入贡。

真宗以德明誓约未定，命枢密使向敏中自永兴军赴鄜延经略之。敏中使人招谕，德明乃遣文寿入贡。

冬十月，赵保宁如契丹谢封册。

义成公主无所出。契丹册德明时，谕以善事公主，克光先烈。德明遣保宁往谢，且曰："恪遵谕诏，未敢有违也。"

十二月，教练使郝贵入贡。

中国答赐甚厚。

博州防御使李克文卒。

克文在镇，恭谨守法，保吉之乱，口不言兵。卒，赠岳州防御使。大中祥符中，子继元为閤门祗候，上表言已与继迁本五从兄弟，名同上字，心甚耻之，愿改名守元。真宗诏从之，擢供备库副使，厚其廪给。

按：具官书"卒"，录贤也，克文实启夏州之祸，然非其意料所及，况入朝以后，颇称恭顺，即博州之置，亦不闻稍有怨悱。较之保忠，可谓李氏贤裔矣，故仍得书于夏编。

景德三年（契丹统和二十四年）夏四月，德明妙娥等族走降于镇戎军。

夏州妙娥、熟嵬数大族，见德明孤弱，以蕃书移镇戎军，请拔帐自归，诸将犹豫不敢应。知军曹玮曰："德明野心，不折其翮，后必飞扬。"即日将兵出石门，薄天都山，受降者内徙，诸小族皆望风纳质，德明不敢拒。

遣使贡马，表乞恩命。

德明先遣左都押牙贺承珍献马。已，遣兵马使贺守文入贡。先是，向敏中、张崇贵屡与德明书，议立誓约。德明迁延其辞，于七事未肯承也。表文但云"乞先赐恩命，余徐议之"。

六月，周伯星见，遣使入贺。

德明闻中国司天奏周伯星见，复遣贺承珍入贺。

秋七月，献马谢赐。

德明献马五十匹，谢连次赐答之物，真宗复赐袭衣、金带、器币，并谕自今答赐，勿复谢恩。

熟户叶市、潘、保、薛等内投，表请诛之，不得。

保吉曾掠延州蕃部叶市、潘、保、薛四族安置绥州。已而，挈族内奔，镇戎军钤辖秦翰出兵应之。德明诉于朝，愿举刑章。翰言四族本延州熟户，兹还旧居，非新有招纳也。真宗诏张崇贵移报德明，自今勿复侵预境外。

八月，谋侵麟州。

河东蕃落诸将因德明信约未定，皆训练士马，科率器械以待。德明谓其图己，点集诸族戎人，谋入河东掠麟、府诸州内属蕃户。侦知以报，向敏中请命帅臣镇之。已而，德明兵不出。

按：谋侵，未侵也。何以书？诛其心也。于是抄掠之计，集议已定，特因事机泄露，闻有备中止耳。书以罪之。

斩渭州叛卒于境上。

渭州戍卒十余人叛入夏州，德明纳之。侦者以告都钤辖曹玮，玮方与客奕，佯怒曰："我固遣之，汝显言之，何也?"德明闻，即斩叛者，投其首于境上。

九月，遣使进誓表。

先是，真宗诏许德明毋纳灵州，止遣子弟入宿卫，及毋得攻劫西路进奉蕃部，纵有争竞，并取朝廷和约，他约悉除之，然犹不听回图往来，禁放青盐。至是，河西诸羌多请内附，真宗因德明归顺，下诏谕止，令其各守疆埸。德明感恩，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且言父有遗命，永无贰心。又言所乞回图及放青盐禁，虽宣命未许，然誓立功效，冀为后日赏典也。

按：此西夏进誓表之始。

行牒索降蕃于鄜延。

景德初，绥州蕃部指挥麻结内附，真宗命给府州地居之。德明行牒鄜延，请还本道。朝议以麻结降在进誓表前，谕止之。

按：此西夏行牒之始。

冬十月，复受定难军节度使，爵西平王。

真宗嘉德明降，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宋史·石普传》：赵德明纳款，诏降制命，鄜延路都总管石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总制属羌。则强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内蕃落使。与《夏国传》异），爵西平王，食邑六千户，实封三千户，又赐推忠保顺翊戴亮节功臣号。遣内侍左右班都知张崇贵、太常博士赵湘充旌节官告使，赐袭衣、锦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刘平曰："赵德明僻守一隅，畏王师问罪，数驰驿奏，愿备藩臣。于时朝廷若止弃银、夏、绥、静四州，限山为界，则德明远居漠北，可无后日患矣。乃以灵、宥两州及山界人户并授之，山界蕃、汉劲勇善战，使德明得畜甲治兵，渐滋边患，此鄜延、环庆、泾原、秦陇诸州终不能弛备也。"

按：此李氏复王爵之始。

责子弟入质，不遣。

诏使数责子弟入质，德明以入质非先世故事，不肯遣。惟献御马二十五匹。散马七百匹、橐驼三百头谢恩。

十一月，使请俸赐。

德明使至京师，特请俸予，因市禁物，隐关算为奸利，朝议听之，自是岁以为常。

十二月，环州降酋苏尚娘叛，执之。

西界蕃部奔投内地者，德明辄入境追逐，久之不止。乃表言："臣所管蕃族，近日多投镇戎军，盖曹玮等招纳不已也。今臣已受朝命，乞赐晓谕。"真宗以表示边臣止之。环州酋苏尚娘曾御保吉有劳，屡告夏州机事，授临州刺史。已，叛投德明。至是，复求内附，部署以闻，廷议以尚娘反复无信，特恐狙诈以误边吏，又使德明缘此为辞，不可纳也。德明闻，遣

兵执尚娘归。

## 卷 九

景德四年（契丹统和二十五年）春三月，德明使谢廪俸。

宋制：节度使俸给钱四百千、粟一百五十石，春冬加绢各百匹、大绫各二十匹、小绫各三十匹、罗各十匹、绵各五百两，惟诸王皇族充节度及藩镇管军节度则有之，外蕃遥领者不与焉。真宗赐德明廪俸，悉与内地节度同，德明感恩，遣使奉表自称草土臣，献马五百匹、橐驼三百头以谢。故事：赐物谢恩，止给来使缗帛，真宗以德明进奉频数，加赐袭衣、金带、器币。

请于京师市易。

德明表请进奉使至京师，市所需物，诏从之。

夏四月，建馆舍于绥、夏二州。

德明以中国恩礼优渥，天使频临，遂于绥、夏州建馆舍二：曰"承恩"，曰"迎晖"。五百里内，道路、桥梁修治整饬，闻朝使至，必遣亲信重臣郊迎道左，礼仪中节，渐有华风。

五月，母罔氏卒，遣使告哀。

德明嫡母罔氏卒，遣都押牙贺承珍诣京师告哀。真宗命殿中丞赵稹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授德明镇军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德明以鼓乐迎至柩前，明日衣襌衣受赐，泣对使者曰："蕃夷母丧，蒙天子吊赠、起复，宠荣极矣。"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为母祈福。真宗遣阁门祗候袁瑊为致祭使，随护送德明所供物至五台（李氏《长编》：德明请诣五台寺修设，追荐其母。陈尧叟欲令张崇贵谕以路由河东，多涉军垒不便，听由镇州路。上曰："宜令崇贵答以不敢奏闻，若诚恳则听致施物于鄜延，委崇贵差人送五台也。"与《宋史·夏国传》异）。

按：此西夏告哀中国之始。

契丹使来吊祭。

且赐起复。

行牒延州，请止保安军修驿。

自德明纳款，真宗令缘边城池依誓约应行修葺外，自余移徙寨栅，开复河道，无大小悉禁之。时保安军起葺驿舍，德明移牒延州，言边民扰惧不安，愿罢其役，从之。

六月，贡马助皇后园陵。

章穆皇后初葬，德明献马五百匹，助修园陵。真宗嘉纳之。

索夏州民刘岩等不得。秋七月，请置榷场于保安军。

先是，夏州民刘岩等二十余人内属，给以延州旷土耕之。而所居当绥州要路，德明部族出入多为擒戮。及德明归顺，移牒求岩等复还，真宗难之，颇严边禁。德明请置榷场于保安军，许蕃汉贸易。朝议从之，令以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密蜡、麝香、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其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按：此西夏复互市之始。

九月，出兵攻六谷，不果行。

六谷诸酋，久推忠顺，自潘罗支死，折逋游龙钵等尽归德明部下，惟罗支弟朔方节度、西凉府六谷大首领厮铎督犹与德明抗。德明以六谷世仇，意将阻绝使人，使不得列于缘边属户，侵掠无虚日。厮铎督潜以蕃书入诉，真宗令张崇贵谕之，德明不听，率兵屯境上，谋取六谷，厮铎督援结回鹘为备，德明兵不出。

冬十月，请行"仪天历"。

宋初用周时旧历，建隆三年，始命司天少监王处讷别造新历，命名"应天"。太平兴国中，改为"乾元"。真宗嗣位，命司天监史序考验前法，研核旧文，取其枢要，成"仪天历"。时咸平四年三月也。西夏自保吉倔扰，羌戎不知正朔几二十年。德明遣贡使表请，真宗以新历并冬服赐之。初，诏延州牙校赍往，比闻德明葺馆舍、修道路以待朝命，乃命阁门祗候往赐，德明受而行之。

按：此西夏受历之始。

十一月，请于麟州置榷场。

真宗以延州已置，不许。

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统和二十六年）春正月，德明赐"守正功臣"号。

益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时天书降于承天门，故有是赐。守正，乃赐中书、枢密号也。

出兵侵甘州回鹘。

回鹘有甘州、沙州、西州、新复州数种，而甘州地逼西夏，其可汗夜落纥尝与沙州可汗禄胜数出兵为保吉难。保吉死，德明思报怨，遣将张浦率骑数千，抄掠其境，夜落纥出兵拒之，浦不能胜。

三月，复遣万子等族袭甘州，大败。

张浦兵还，德明遣万子等四军主悉其族兵取六谷，进图甘州。万子军主至西凉，见六谷兵盛，不敢攻，径趋甘州，袭回鹘。回鹘侦知设伏，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击之，剿杀殆尽。军主挺身走免，其被擒者，因鹘驱坐于野，悉以所获资粮示之，曰："尔辈狐鼠，规求小利，我则不然！"尽焚讫，乃杀之。

夏四月，请市青盐。

盐乃中国利薮，盐州五原县乌、白池所出青、白二盐味胜解池。边人商贩者多，西戎久擅其利。自保吉骚动，禁止入塞。德明初附时，力请放行，不得。是时见朝廷恩礼日隆，致书于鄜延部署张崇贵请之，崇贵以闻，真宗以德明所纳誓表付崇贵谕之，盖向未

载放盐事也。

五月，夏州属户扰泾原。

泾原向少藩篱，保吉时，钤辖秦翰规摩要害，尝以三十万工凿巨堑，数年而成，保吉遂不能入寇。时夏州属户以德明纳款，辄越堑侵掠泾原，德明不禁。真宗遣翰巡视边部，夏人闻翰至，惧而退。

六月，绥、银、夏三州旱。

绥、银以大理、无定两河为灌溉，近甘、凉间则又有居延、鲜卑沙河诸水襟带回环，故岁无旱涝之虞。是时，天时亢旱，黄河淤浅，诸水源涸，居民惶乱，边臣以闻，真宗诏榷场勿禁西人市粮，以赈其乏。

秋七月，太白犯舆鬼。

入积尸。

八月，自将侵甘州，不克。

甘州兵乘胜追逐，德明不能拒，越黄沙走免。可汗夜落纥上言，乞朝廷署孔目官一员至本道，以抚纳羌众，真宗慰谕之。

九月，灵、夏饥，表求粟百万，未得而罢。

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多用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莱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时绥、银久旱，灵、夏禾麦不登，民大饥。德明遣使奉表求粟百万斛。廷议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纳款而敢渝誓，请降诏责之。宰相王旦曰："第语德明：尔土实馑，朝廷抚驭荒远，固当赈救，然极塞刍粟，屯戍多，不可辍易。已敕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可遣众来取。"德明得诏，惭且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遂止（《续纲目》列此事于三年冬十二月。考李氏《长编》云此事不审何时。然据群臣言德明方纳款，则亦可隐度。故因夏州旱，连叙之）。

按：救患分灾，礼也。春秋之世，岁饥告籴，何国蔑有？求粟百万则异矣，未得而罢则尤异矣。

冬十月，遣使入献，赐兼中书令。

德明闻中国封泰山，遣使入献。真宗令西京左藏库使阎承翰为加恩官告使，赐德明兼中书令，益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承翰因德明于绥、夏各建馆舍恭伺王人，使还，亦请于浦洛河置馆以待夏使，诏以荒复劳役，不许。

大中祥符二年（契丹统和二十七年）春三月，德明移牒鄜延，请罢庆州浚濠。

德明遣人辄由间道赍违禁物窃市于边，环庆都钤辖曹玮发兵浚庆州濠堑遏之，德明牒鄜延钤辖李继昌言其事，中朝方务招纳，遂罢之。

夏四月，遣兵攻甘州，败还。

夏俗以不报仇为耻。德明与回鹘世仇，愤其兵数败，遣张浦将精骑二万攻甘州。可汗夜落纥拒守经旬，伺间遣将翟符守荣夜出兵袭之，浦大败还。夜落纥令左温宰相、何居录越自秦州献捷，表陈兵败德明，其立功首领请加恩赏。真宗诏给司戈、司阶、郎将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补署。

六月，谍者卢嵬入环庆，被获。

逻卒捕得之，法当死，真宗诏械送夏州，令德明自处之。

冬十一月，使请市弩。

德明进奉使白守贵请市弓弩，朝议以旧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不许。

十二月，复出兵侵甘州，恒星昼见，惧而还。

德明精天文，通兵法。夏俗出兵先卜，其法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一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一咒羊，夜以羊焚香祝羊，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利（沈括《笔谈》："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谓之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处为客位。盖西戎之属，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胜负。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土人尤神之。谓之生跋焦。与《宋史·夏国传》稍异）；一听弓，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之灾祥、五谷之凶稔。是时，德明自出兵攻回鹘，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大惧还。

按：德明甘州之役四书矣，兹书"复"，甚之也。然能因星变而惧，则犹有畏天意焉。

契丹使来告哀。

承天皇太后丧也。

大中祥符三年（契丹统和二十八年）春三月，德明母野利氏卒。

野利氏，德明生母。既卒，鄜延路以闻，宰臣曰："德明顷年以告母丧，朝廷锡以命典。蕃戎之俗，诸母众多，必俟其有请，别加商议。"既而德明不告哀，中国亦置之。

按：书"卒"不书"告哀"，著夷俗也。夷俗诸母众多，使不胜告。然以生母并略之，亦成其为夷而已矣。

夏六月，攻河州诸羌，破之。出大理河，筑苍耳平栅。

德明境内荒歉，与邻近族帐争博籴量斛以平物价。又点集所部广作炮楼，西攻河州宗哥诸族，破之，尽掠其货财。出大理河，至苍耳平筑栅戍兵，与永平界蕃族日相劫杀。

遂寇延州。

德明遗鄜延都钤辖张崇贵书，称遣牙校贡马，并言延州熟户明爱侵其绥州地。崇贵疑其诈，潜遣兵戍境上。德明果以兵三千入寇，兵未发，先遣所部缘边贸易，潜觇虚实。俄而众突至，戍兵出不意逆击，大败还。

按：此德明扰边之始。前书"侵麟府"，伐其谋

也；兹书“寇延州”，实其事也。

秋七月，蕃族万子太保掠西蕃贡使于天都山。

吐蕃部署绰克宗向属西凉府，咸平中为赵保吉所破，徙居龛谷。至是，闻夏州归顺，以马三百匹入贡，过天都山，德明属下万子太保见而夺之，得至京师仅二十余匹（此事《实录》、正史皆不载，今据《会要》录之）。

按：上书德明，兹书蕃属，上尤下效，势固然也。

九月，契丹封德明夏国王，遂建宫阙于鳌子山。

契丹主隆绪以德明朝贡时至，遣使持册封为夏国王（《宋史·夏国传》：大中祥符元年，契丹遣使册德明为大夏国王。考《辽史·圣宗纪》，大夏国王至太平元年始封。《宋史》误）。德明益自大，役民夫数万于鳌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山在陕西延州境西北，德明驻军于此，盖欲窥中国也。

按：《春秋》遂者，继事之辞。德明因朝廷姑息，桀骜渐形，然未敢显逞也。迨契丹予以国号，加以王封，遂敢建宫阙，窥边境，大起僭端。德明之跋扈固可诛，而契丹教猱之罪其又奚辞？比书以交恶之。

冬十二月，奉表自陈。

德明表诉明爱侵耕绥州界，乞遣使按视。真宗诏张崇贵详度。令明爱等还居内地，然实未侵其界也（仁宗诏令在四年正月，兹连叙之）。

大中祥符四年（契丹统和二十九年）春二月，德明遣使入贡。

德明贡使所过，州军官吏犒设颇简。真宗以远人慕义，接不以礼，恐生慢心，特诏戒之。

夏四月，贺祀汾阴，进中书令。

德明闻中国祀汾阴，贡马称贺。礼毕，赐德明衣带、鞍马、器币，宾佐将士锦帛、茶荈。时贡马子弟或与京城民争殴，折其齿，开封府言当杖脊，真宗诏付鄜延路，令移文德明，就彼裁处。寻遣勾当皇城使韩守殷、作坊使张信为官告使，进德明中书令。

秋八月，掠回鹘贡奉使，西蕃宗哥族发兵援之。

甘州数与夏州战，夜落纥所遣贡使过境，德明遣人抄夺，吐蕃宗哥族感中国恩化，发兵护送，方得至京师。

九月，攻凉州样丹族，不克。

样丹，西凉大族，自作文法，素不属夏州。德明遣军校苏守信领蕃骑袭击六谷，大首领厮铎督会诸族御之，大败守信兵。守信，西凉人也。

大中祥符五年（契丹开泰元年）春正月，德明入贡。

夏州贡使在道市物，颇扰民。真宗诏所在有司严示约束。

三月，诱延州蕃落不得，遂以侵黑林平地入奏。

鄜延钤辖张崇贵卒，德明益逾轶，常令所部酿酒招内属蕃户饮之，诱其叛附，饮者多不如约。延州黑林平地，向与夏境邻，德明诬为熟户侵占。真宗令陕西转运使薛奎按验，奎阅郡籍，得德明尝假道黑林平文移，录示之，德明乃伏。

献马契丹。

契丹畜牧之法，西夏与室韦例进马二百匹。是时，德明以良马二百匹、凡马百匹献，契丹主优赐之。

夏四月，表乞绥州土田、人户。

德明上表请以绥州土田、人户割隶本道，边臣争之，不许。德明复使诣阙上诉，真宗诏陕西转运使取德明元进誓书，与边臣详定报之。

冬十一月，中国禁使臣造军器。

德明供奉使至京，辄仿中国制潜造军器携归，真宗下诏禁之。

十二月，加太保。

圣祖降于延恩殿覃恩。

大中祥符六年（契丹开泰二年）春二月，德明如鳌子山。

德明虽臣宋与契丹，而僭拟日甚。是时，由夏州如鳌子山，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

按：此德明僭帝制之始。

夏五月，党项曷党等部来投，不纳。

东山党项诸部皆顺契丹，因困征发，悉遁黄河北依模赧山以居。惟曷党、乌迷两部尚居故地，遣使约归夏州，德明不敢纳。

秋七月，以兵从契丹攻党项。

契丹主闻曷党等西归，遣使抚谕不听，赐诏德明曰：“党项叛我，今欲西伐，尔当东击，毋失犄角之势。”德明出兵境上应之。

八月，契丹使赐车马。

契丹主以夏兵助讨党项，遣引进使李延宏赐德明及义成公主车马。

九月，旺家族首领都子走还环州。

随之走者又三族。

大中祥符七年（契丹开泰三年）春二月，德明遣使入朝，加“宣德功臣”号。

“宣德”，赐皇子、皇亲号也。德明闻车驾谒太清宫，遣使诣行阙朝贺，献方物，特加赐号，宠异之。

秋七月，张浦卒。

浦，银州人，事保吉、德明两世，忠诚练达，知无不言。及卒，德明临其丧，哭之恸，赠“银州观察使”。元昊僭号，追封“银川伯”。

按：书夏臣卒始此。

冬十一月，遣使入贡。

德明进奉使每挟带私物，规免市征，鄜延路钤辖张继能奏请条约。真宗以戎人远来，获利无几，命第如旧制。

## 卷　十

大中祥符八年（契丹开泰四年）春三月，德明表

请市盐，复责入质，不遣。

德明以西盐不通，蕃部困敝，遣牙内指挥白守贵诣京师陈请。朝议德明必欲通盐禁，惟子弟入质方许，盖以必不肯从之事绝之也。德明果不肯遣，于是禁盐如初。

夏四月，蕃部浪密囊等叛投环州。

德明蕃部指挥浪密囊、麻孟桑二人投环州，真宗以前有熟户逃亡曾为西界所纳，可移牒追取，俟其遣还，乃以浪密囊等付之。

五月，遣使入献。

夏国进奉使入边，辄鬻其所乘马，边人以价值贱，争市之。于是使者带马日多，疆吏以闻，真宗诏严其禁。

秋八月，西蕃唃厮罗攻夏州，拒却之。

唃厮罗，吐蕃赞普裔。初居宗哥城，与论逋李立遵不协，徙居邈川，有胜兵六、七万。自西凉破，潘罗支旧部耸昌厮均等悉归唃厮罗，回鹘降者复数万，由是富强。时以兵攻夏州，德明御却之。唃厮罗希朝廷赐予，请聚举国之众助讨夏州。真宗以其累次侵边，或有变诈，命周文质监泾原军，曹玮知秦州备之。

冬十一月，筑堡石州，建榷场。

初，延、庆二州熟户，其亲族在西界，辄私致音问，潜相贸易，夏人因以为利。中国察其奸，不许。德明乃于石州之浊轮谷筑堡建榷场，以诱致商旅。真宗诏缘边安抚使禁止之。

大中祥符九年（契丹开泰五年）夏五月，德明使蕃骑寇庆州。

德明数请市盐，私置榷场不得，在国点阅兵马，阴谋侵掠兀泥族。大首领名崖，其从父盛佶，先为保吉所虏，授白池军主，密遣使告名崖。名崖以闻，真宗命边臣谨备之。至是，有夏州蕃骑千五百人寇庆州，为内属蕃部邀击，败还。

按：《宋史·真宗纪》：五月，夏州蕃骑千五百人寇庆州，不言“德明使”，兹特书之。盖德明以市盐建场不遂其欲，纠集兵骑，阴谋内扰。庆州之寇，不谓“德明使”，不得也。

追上保吉尊号。

德明既僭帝制，令官属建议祀典。刘仁勖曰：“先王创造大业，中道崩殂。今徽号未加，非报本追崇之意。德明用其言，上保吉尊号曰“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群臣上表贺。

按：史言德明称帝国中，然犹外顺宋命，未有明据。观于追上父号，僭越显然矣。

秋七月，夏州甘露降。

德明大赦国中。

按：德明嗣位十余年，一书夏州旱，再书恒星昼见，皆灾异也。因其时图伐甘州，戾气致变，天道人事原相应耳！兹书“甘露降”，岂夏州朔漠有善政足以致之？抑中朝之受天书，迎圣祖，草木云雾，无不称祥，上有好而下有甚者乎？然德明自是而后，并甘、凉，降瓜州，兵威日炽，是适以滋其悍也！

冬十月，遣使入贡，请诏约边臣。

德明数苦边境，鄜延钤辖张继能削竹为签，署其上云“以备记将士杀获功状”。德明闻之惧，遣大校刘仁勖贡马二十匹，上言：“蕃汉部落，戎寇杂居，劫掠是常，逋亡不一。臣自景德中来进誓表，朝廷亦降诏书，应两地逃民，缘边杂户不令停舍，皆俾交还。从兹谨守翰垣，颇成伦理。自向敏中归阙，张崇贵云亡，后来边臣，罕守旧制，各务邀功，不虞生事，遂致延、绥、泾原等界，擅举甲兵，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生财，去者百无一回。臣之边吏，亦务蔽藏，俱失奏论，渐乖盟约。臣今欲将所部应有南界背来蕃族人户，乞朝廷差到使臣，就界上交付。所有臣本道自进纳誓表后走投南界蕃户，亦望下诏逐处发遣归回，未赐俞允。即望敦谕边臣悉遵诏约，肃清往来之奸寇，止绝南北之逋逃。俾臣得内守国藩，外清戎落，岂敢违盟负约，有始无终，虚享爵封，取诮天下？但恐朝廷不委兹事，诏未察本心，须至剖陈，上干天听。”真宗答诏曰：“卿世济勋庸，任隆屏翰，翊忠规而奉上，正师律以守藩。布露悬诚，条陈章疏，载加阅览，备悉倾输。且国家奄宅中区，统临四海，咸推覆育，岂限迩遐。凡命将帅之臣，惟存备御之戒，所有文字往来，辞说异同，部族贪残，辗转仇报，掠过生口，彼此交还。其如不见端倪，互相诬执；或因缘攘窃，增饰邀求。朝廷固不细知，边垒亦为常事。及详来奏，深究弊源，难悉难穷，当申约束。已令鄜延、泾原、环庆、麟府等路部署钤辖司，今后约勒蕃部，不得辄相劫夺，擅兴甲兵，凡稍涉交争，须尽公措理。其有广占阡陌，隐庇逃亡，画时勘穷，押送所管。卿本道亦宜严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纪律，共守封疆，嘉叹之怀，不忘寤寐。”

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十一月，甘州回鹘攻破之。

德明使守信守凉州，有兵七千余，马五千匹。诸蕃畏其强，不敢动，回鹘贡路悉为阻绝。守信死，其子罗麻自领府事，部众不服。甘州可汗夜落隔遣兵攻破之，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夺马匹甚众，罗麻弃城走，于是凉州属于回鹘。

天禧元年（契丹开泰六年）春二月，德明加太傅。

德明闻中国有大典礼，必遣使入贺。是时，真宗改元，诣玉清昭应宫，上玉皇大天尊宝册、衮冕，谢天地于南郊，大赦，中外官并加恩。会夏州使至，诏加德明守太傅，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

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

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

秋八月，罗麻请取凉州，不克。

罗麻走入沙漠，潜遣人至凉州，约旧时蕃卒内

应，请德明出兵赴援。回鹘结六谷诸部拒之，卒不能克。

天禧二年（契丹开泰七年）春三月，德明掠甘州贡奉使。

德明攻西凉不得志，辄与甘州构难，侦知其贡使安信等入京，遣蕃部从间道掠之。会正使先发，仅得余骑而还。

秋七月，吐蕃遣使假道，不许。

吐蕃别种可汗并里尊以朝贡契丹，道纡不能猝达，契丹主谕以假道夏州，并里尊遣使来请，德明不许。

天禧三年（契丹开泰八年）春二月，德明继立母卒。

德明遣使告哀，真宗以屯田员外郎上官佖充吊赠兼起复官告使，阁门祗候常希古为致祭使。

按：书“卒”不书“氏”，史阙也。

三月，攻庆州，败官军于柔远寨。

德明部落委乞、骨咩、大门诸族由柔远寨寇庆州，巡检杨承吉与战，不利。真宗曰：“德明向顺朝命，迩何频次侵扰，岂边将失于抚绥耶?”命曹玮为副都总管、环庆秦州缘边巡检使备御之。玮至庆州，骨咩、大门等族争内降（《宋史·夏国传》载德明攻柔远在真宗乾兴元年之明年，乃仁宗天圣元年也；而李氏《长编》在天禧三年三月；《真宗纪》骨咩、大门等族归附在天禧三年九月。兹并叙之）。

冬十一月，加“崇仁功臣”号。

崇仁，赐亲王、重臣者。时真宗郊祀，受尊号，故覃恩。

天禧四年（契丹开泰九年）春正月，德明属羌寇延州。

德明数受中国恩礼，志气骄盈，不复谨约蕃部。宥州羌腊儿率众劫延州熟户门嵬族，金明监押李士彬率兵击之，斩腊儿，夺马三百匹。真宗诏鄜延部署司以其事报德明。

夏四月，两月并出。

见西南方。

五月，契丹兵攻凉甸，击走之。

并里尊以假道不许，不复朝契丹。契丹主归罪德明，亲将兵五十万，佯言出猎，直攻凉甸。德明率众逆拒，败之。

附：李氏《长编》：天禧四年六月辛丑，鄜延钤辖周文质言，赵德明继遣人骑寇掠熟户，望多发兵马于庆州界，破荡族帐，以遏侵扰。

按：“德明继遣”属在何时，《宋史》无考。

冬十一月，城怀远镇为兴州，定都之。

灵州怀远县，始于后周，宋初废为镇。保吉取灵州时，尽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怀远。德明以龙见之祥，思都其地，谋之于众，佥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遂定都焉（《宋史·夏国传》德明城兴州在乾兴二年，而李氏《长编》在天禧四年末，其《考异》云：德明正传载城兴州在李士彬斩羌酋腊儿后，不得其时。考士彬斩腊儿在本年正月，故附年末。今从之）。

史臣曰：“河自南来，入青铜峡，与西夏群山相会，出峡口，北流三百余里，直接贺兰，兴、灵包络其中，可渭四塞险固矣。西夏据此二百余年，后以韩、范经营，亦不能恢复，虽元昊、谅诈辈枭雄难制，亦其凭恃者险也。”

按：此西夏定都之始。

天禧五年（契丹太平元年）夏五月，德明终丧，入内都知蓝继宗来赐起复。

德明与继宗较射，继宗每发必中，德明惊服，遗以所乘名马。

按：凡赐起复，无故可不书。此书，美继宗也。德明自张崇贵卒，轻视中国，日肆鸱张。今继宗较射多中，使知中朝材武，即宦寺中，且不乏人也。

秋七月，契丹暨夏平，封德明大夏国王。

德明既却契丹兵，谨封堠，严点集为备。契丹主见进奉使不至，恐为边患，谕意讲和。德明亦请臣贡如初。契丹主遣金吾卫上将军萧孝诚赍册授德明为尚书令，晋大夏国王。

按：西夏自继迁跳梁，德明款附，虽有逆顺之分，然其心总易视中国，畏视契丹，非惟资其援助，抑亦惮其兵威也。契丹知其然，一切不稍假借，故其势常尊。今一战不胜而愿与之平，且称为大夏，是其不竞直与宋同。《春秋》例，和而不盟曰平。暨者，不得已也。书以讥之。

冬十一月，使如契丹谢。

德明谢契丹封册。献良马二十匹、凡马百匹。

乾兴元年（契丹太平二年）春正月，德明加“纯诚功臣”号。

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进献，朝廷恩锡官告，每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又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遣内臣就赐之。

夏五月，表请大食国贡使取道夏州。

大食，波斯别种，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境，抵秦州。德明思掠其进奉物，上表请敕使者道其国中。时仁宗新立，知其诈，不许。诏大食：自今入贡取海路由广州入京师。

秋七月，纳洪德寨蕃官庆香降。

环州洪德寨蕃族巡检庆香，与属户者龙等十八人诣供奉官胡宁，给称夏兵入边，诸族危迫，宁信之，率众赴援，至归德川，伏发战死。庆香率本族三百余帐亡入夏界，德明纳之。环州部署招之，还者几二百，香等百余户不出。

八月，西蕃宗哥族侵夏州。

天禧初，宗哥族酋长马波叱腊等与伏羌寨蕃部厮鸡波连结为乱，知秦州曹玮率神武军破之野吴谷，余众遁走沙漠。至是，举众侵夏州，德明治兵相攻杀，西州贡路不通。

九月，契丹使贺生辰。

德明生辰，契丹主使堂后官张克恭来贺。

宋仁宗天圣元年（契丹太平三年）春正月，德明加尚书令。

仁宗即位改元故。

二月，万子军主苏渴嵬内附。

中国授三班奉职，赐名“李文顺”，居之陈州。

秋八月，掠平凉。

戎人飘忽多诈，出没不时，德明部落屡肆侵掠，朝廷莫之问。时有众万人入渭州，直犯平凉、方渠等州，守将与军候周美追击破之，戎人从九井原、乌仑河遁。

冬十月，阁门祗候康德舆来赐冬服。

德舆父赞元，雍熙中为作坊使，尝从曹光实袭地斤泽。夏人谓德舆曰：“前战灵武康将军，非先世耶?”德舆惧复仇，绐曰：“非也”。

按：上犯平凉，此赐时服，赏之愈滥，感之愈微。德明之肆，宋实启之。

天圣二年（契丹太平四年）春二月，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

定州省嵬山，在怀远西北百余里，上地膏腴，向为蕃族樵牧地。德明于山之西南麓筑城，以驭诸蕃。

夏四月，绥州蕃寇保安军。

蕃族军主罔列等击败之，鄜延路以闻，仁宗令以其事报德明。

六月，遣使入谢。

德明使至中国，私市禁物，隐关税为奸利。户部郎中薛奎知延州，请留蜀道缣帛于关中，转致给之，弊遂绝（《宋史·奎传》云事在元昊时，李氏《长编》载在是年六月戊寅。考奎以天圣二年六月知延州，三年二月徙并州，旋改秦州，七年二月参知政事，景佑元年八月卒，《传》误）。

冬十月，月犯井钺。

钺一星附东井前。

天圣三年（契丹太平五年）夏五月，太白犯辰星。

在东井十三度。

西羌乱。六月，遣使来假兵，不许。

环、原州属羌撒逋渴等拥众数万，围柳泉镇、鹁鸪泉寨，环庆都监赵士隆、都指挥杜澄战死。洪德寨主赵振引诸将援之，抵平远，力战七日破其围，斩首数千级。羌势大衰，使人渡河求助，德明守境不应，羌众不支，请降。

按：德明洵有功于宋矣。是时，羌众虽败，犹冀夏州之援，以图再举。自德明拒之，始望绝而降矣。书以予之。

秋七月，中国遣使来谕。

羌人之乱，仁宗以德明为疑，遣使诏谕德明据实以闻。

冬十一月，贡于契丹。

契丹主以德明势日强盛，厚赐使者，遣还。

十二月，月犯东井。

按：《宋史·天文志》：自是年十二月至六年七月，共月犯东井七。

天圣四年（契丹太平六年）春二月，德明请与并、代二州和市。

时陕西已有榷场二，德明复请于并代路置场和市，仁宗许之。

夏六月，遣兵助契丹，攻甘州。

甘州回鹘阿萨兰部叛契丹，契丹主遣魏国公萧惠征诸路兵讨之，德明点集蕃众遣之西出。萧惠攻甘州三日不克，部下阻卜诸酋复叛，急引归，德明兵亦还。

秋八月，荧惑入东井。

十余日始去。

附：《辽史·圣宗纪》：太平六年冬十月，遣使问夏国五月与宋交战之事。考《宋史·仁宗纪》，是年五月无夏人构兵事。

天圣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春二月，德明入贡。

德明遣都知兵马使白文美入贡方物，且告其东南蕃部多有叛入汉界者，乞赐还。仁宗诏鄜延部署司据数遣之。

夏四月，归中国逃户。

初，中国沿边军民之逃者，必为熟户畜牧，或以遗远羌易羊、马，故常没者数百人；间有自归者，中道辄为夏人所得。是时，仁宗闻落蕃户口日多，命夏州护送境上，德明遵诏还之。

附：《五朝史》：五月壬寅，以延州金明县都监李士彬为供备库副使。初，西人寇金明，士彬与弟士均率兵击败之，斩首千余级。据《长编考异》云：西人或是赵德明，或是属羌。未考。

秋九月，有星没东井。

出于北河，没于东井。

按：德明自仁宗登极，西州尚属相安。而恒星列曜，垂异分野，史不胜书。盖是时元昊年长，雄图渐启，戎马生郊，战争方始，天文预兆，未始无因也。

# 卷十一

天圣六年（契丹太平八年）夏五月，德明使子元昊攻回鹘，取甘州。

初，德明降，真宗录其誓表，令渭州遣人赍至西凉府，晓谕诸蕃部及甘、沙首领。于是诸州虽与德明抗，使介犹相往来。及德明数侵回鹘，其可汗夜落隔

益遣使贡方物，结援中朝。德明知其故，遣元昊将兵突至甘州，袭破之（李氏《长编》云：“德明每不听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想非德明意。故传称元昊忽引兵袭破甘州，是德明不在兵间可知。”考德明于祥符中尝五次图甘州，李氏以为非德明意，不可信。）夜落隔归顺王仓卒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元昊取甘州，《实录》、正史皆不著年月日，《长编》并叙于德明临卒时，《宋史·夏国传》则年而不月，《续纲目》记在是年五月）。

按：甘州东据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绵亘数千里。通西域，扼羌瞿，水草丰美，畜牧孳息。汉窦融尝谓：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岂非以山川扼塞负隅易固哉！晋张氏世有其地，并于苻坚后，张掖为沮渠蒙逊所都。唐嗣圣中，甘州积谷至四十万斛，瓜、沙以西，皆仰其饵。贞元后，吐蕃据之，遂以富强。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

遂立元昊为太子。

德明三子：长元昊，卫慕氏生；次成遇，咩米氏生；幼成嵬，讹藏屈怀氏生。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每出乘马，令从卫步卒张青盖，以二旗前导，百余蕃骑自随。十余岁时，见德明以马榷易汉物，不如意辄斩使者，尝谏曰：“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德明奇之。及长，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沈括《笔谈》：“曹玮在陕西日，闻元昊常来牙市中，欲识之，屡使人伺之，不可得，乃使图其状貌视之，真英物也，逆知后日必为边患”云），通兵法，精《野战歌》及《太乙金鉴诀》。遇战斗，谋勇为诸将先。数劝德明勿臣宋，且曰：“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德明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霸王耳，何锦绮为!”至是，德明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遂册为太子。

按：僭国立子，无故可不书。此何以书？恶称太子也。太子非侯国所敢称，元昊枭雄，德明先以帝制待之，他日之称帝决矣。

立卫慕氏为后。

卫慕氏，银、夏大族。德明既立元昊为太子，立卫慕氏为后以显之。

秋九月，契丹使贺生辰。

使人吴克勤应对娴雅，德明待之有加礼。

天圣七年（契丹太平九年）春二月，德明为元昊请婚契丹。

元昊先娶于母族卫慕氏。至是，德明欲结好契丹，遣使请婚，契丹主许之。

夏五月，观察使阿遇子内奔，阿遇掠麟州。

遇子与父不合，挈从人投麟州，阿遇索之不得，以部众入州境，大掠民户，约还子乃归所掳。

秋九月，麟州将张岊来索俘户，还之。

麟州以阿遇侵掠不已，纵其子还，及索所掳，阿遇负约不遣。安抚使令牙将张岊诘问，阿遇辞穷，留岊共食，以佩刀贯大脔啖岊，岊引吻就刀食，阿遇复弦弓张镞指岊腹而彀，岊神色不动，阿遇掷弓抚其背曰：“真男儿也!”翌日，与岊纵猎，双兔起马前，岊发矢连毙之，阿遇惊服，遗岊马、驼，悉归所掳如约。

天圣八年（契丹太平十年）春三月，回鹘瓜州王请降，德明纳之。

瓜州回鹘乃沙州分部，其王贤顺见德明势日炽，率属请降（高居诲《使于阗记》云：“自灵州过黄河，行五百里至凉州，又西五百里至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西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一统志》：瓜州，古西戎地。汉为敦煌郡，晋分晋昌郡，唐初置瓜州，后陷于吐蕃。其城在肃州西五百二十六里。时德明虽得甘州，与瓜州尚距千里，中隔肃州。回鹘与夏国世仇，贤顺何以遽降？《宋史·回鹘传》不载。疑《夏国传》有误，俟考）。

秋九月，火星入南斗。

西州谣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出居贺兰山禳之。

冬十二月，德明献马求经。

德明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仁宗从之。并以祀圜丘大赦，加赐德明功臣号。

天圣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夏六月，契丹使至兴州告哀。

契丹圣宗崩也。

冬十月，遣使如契丹奠慰。

德明先遣使奉慰，继使银州都押牙贺惟贵奠慰（《辽史·礼志》：夏奠慰进赙使至契丹，契丹主与太后居菆涂殿，分南北间坐。使至幕次，宣赐素服、皂带，更讫。先祭奠使、副捧祭文南洞门入，臣僚并举哀，至丹墀立。西上阁门使受祭文，上殿启封，置香案，哭。引使、副南阶上殿，至褥位立，揖，再拜。大使近前上香，退，再拜。复近前跪，捧台盏，奠酒三，退，再拜。揖随中书二舍人跪伏，读祭文讫，举哀。下殿，近南，面北立。于是，吊慰使、副亦从南洞门入。四使同向灵前，再拜。引出，归幕次。契丹太后别殿坐，吊慰使、副捧书匣右入，当殿立。阁门使受书匣，上殿奏“封全”。开读讫，使、副从南阶上殿，传达吊慰讫，下殿，近南，北面立。俟祭奠使、副入。四使同见，鞠躬，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又再拜立。俟传谕抚问，就位谢，再拜。引出，归幕次。契丹主御南殿，使、副入见，如见太后仪，加谢远接、抚问、汤

药、再拜。受赐例物，即日就馆燕）。

十二月，契丹以兴平公主归元昊。

公主，契丹宗室女。时兴宗新立，封元昊为驸马都尉，爵夏国公，遣兵卫公主至兴州。元昊以数万骑托言亲迎，留屯府州境。知州折惟忠率麾下备御，戒士卒勿妄动。一夕风霾，有数诞马突走惟忠营，众惊报，惟忠卧不起，徐命擒获之。元昊知不可动，乃退。

明道元年（契丹兴宗重熙元年）春正月，荧惑犯东井。

犯井东北星。

夏五月，德明封夏王。

德明称臣三十年，频窥边境，中国约束之，即引还。贡献之使，岁时不绝。仁宗以其恭顺，遣使持册封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等，又加食邑千户。德明寻上表谢。

按：此夏王锡号之始，必中国封之，其名乃正。

秋七月，镇星犯鬼。

犯东南星，时大风扬尘拔木。德明心恶之。既，祝曰："凉州其当之乎？"

九月，取凉州。

自回鹘取凉州，德明常谋恢复，是时，惧朝廷令六谷诸酋赴援，先遣蕃部侵环庆，走马承直李德以闻，仁宗命鄜延路移文戒约之，使人未至兴、灵，德明已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

按：西凉南界横山，西通西域，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也。昔汉人取之，号为断匈奴右臂。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但继迁取西凉而难作，德明复西凉而身亡，岂岁星在越，时果不利耶？抑天道恶盈，不使贪心得厌也！

冬十月，夏王赵德明卒。

年五十一。遣使入京告哀，仁宗辍朝三日，同皇太后乘舆至幕殿，服素服，为德明举哀。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以开封府判官度支员外郎朱昌符（昌符道病，侍御史孙祖德代之）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押班冯仁俊副之，赐赙布三百匹、绢七百匹，副以上酝、米、羊、面。将葬，赐物称是，皇太后所赐亦如之（《宋史·夏国传》作"天圣九年十月德明卒"，误）。

按：《礼》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德明既书"夏王"，不书"薨"，书"卒"，不予其王也。盖德明受爵天朝，迹其称帝国中，侵掠边境，意中岂复有天子乎？昔周室东迁，诸侯放恣，夫子作《春秋》，外诸侯皆书卒，盖变文斥之也。后夏主书"卒"，仿此。

论曰：德明当西凉大创之后，诸戎叛涣之初，若犹执前修，苟循覆辙，河南讨击之师不崇朝而集矣。于是表守遗言，暂修职贡，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使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殆所谓识时务者耶。迨俸赐既赡，兵力亦完，然后东战契丹，南扼苍耳，北城怀远，西拔甘、凉，鏖支数年，地拓千里，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呜呼！虽曰偏据，亦云伟矣。

葬于嘉陵。

在贺兰山。元昊称帝后追号。

子元昊嗣。十一月，授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

元昊时年二十九。仁宗命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礼宾副使朱允中副之，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告等至兴州，元昊迁延不出迎，及见使者，犹遥立不动，屡促之乃受诏，拜起，顾左右曰："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既而享告等于廷，设席欲自尊，告婉折以礼，始以客位让。然东屋后有千百人锻砺声，告知有异志，不敢诘也。

改姓"嵬名"氏，称"吾祖"。

元昊既袭封，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上独垂红结绶，表异蕃众。复以李、赵赐姓不足重，自号"嵬名"氏，称"吾祖"。吾祖，华言可汗也。于是属族悉改"嵬名"，蕃部尊荣之，疏族不与焉。

按：自古僭号之主改姓者二：一刘勃勃，嫌其祖从母姓，改赫连氏；一北魏孝文，取拓跋为土之义，改元氏。元昊其有所取耶，抑有所嫌也？夫袭封伊始，即改赐姓，他时叛逆，已兆于此。

使如契丹，贺应圣节。

应圣节，法天皇太后生辰也。

十二月，契丹赐册为夏国王。

元昊告哀契丹。契丹主宗真以婚好之谊，遣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持册封元昊夏国王，赐良马二十匹，精甲二具。

明道二年（契丹重熙二年），元昊改元"显道"。

元昊招纳亡命，申明号令，以兵法部勒诸蕃族。每出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而食，割鲜佐饮，各问所见，择取其长。因避父讳，改中国"明道"元为"显道"，称于国中（《天运绍统》：元昊改元"显道"在景祐元年，与《宋史》异）。

按：此西夏改元之始。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故临文无忌焉。况正朔之颁，大典攸系，元昊以父二名而辄改之，僭端见矣，故以"改元"直书。

春正月，贡于契丹。

夏使回，沿路私市金铁，契丹主下令禁之（禁市金铁，《辽史·兴宗纪》在十二月，兹因使贡连及之）。

三月，下秃发令。

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

夏四月，中国使赐太后遗物。

章献皇太后崩，仁宗使供备库副使李用和持赐遗

留。

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遂立官制。

元昊自先世并吞西土三十余年，聚中国所赐资财无算，外倚契丹为援，异谋日甚。升兴州为府，改名“兴庆”，广宫城，营殿宇，其名号悉仿中国所传故事。羌俗，以帐族盛大者为长官，亦止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之职。至是，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曰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佥书、承制等官），曰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属有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官），曰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属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曰开封府（掌尹正畿甸之事，属有六曹、左右军巡使、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等官），曰翊卫司（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卫上将军、大将军之号），曰官计司（司文武职事员阙，注籍应选），曰受纳司（司仓庾贮积及给受等事），曰农田司（司仓储委积，平粜利农，属有司农卿、少卿、丞、主簿等官），曰群牧司（司内外九牧国马，属有制置使、副使、都监等官），曰飞龙苑（专防护宫城，警捕盗贼，以武干亲信者为之，或以内臣充职），曰磨勘司（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曰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其制多与宋同。

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弩，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

按：书西夏职官始此。

别服式。

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绯衣、金涂银黑束带，垂蹀躞，穿靴，或金帖纸冠、间起云银帖纸冠，余皆秃发，衣紫旋襕，下垂束带，佩解结椎、短刀、弓矢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襕，束带；民庶则衣青绿，以别贵贱。

按：书西夏服式始此。

秋七月，遣将苏奴儿攻西蕃牦牛城，被执。

吐蕃与夏州数构兵，唃厮罗恐为所并，屡使人至秦州求内属，仁宗诏授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旋进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元昊恶其强，遣令公苏奴儿将兵二万五千攻牦牛城，城中兵迎战，奴儿败，被执。

九月，复攻牦牛城。冬十月，破之，屠其民。

元昊闻奴儿败，自率兵赴援，复攻牦牛，经月不下，遣人诈约和，阴以兵蹑其后，俟城开，入据之，大杀居民无遗（李氏《长编》言：元昊屠牦牛城当在景祐二年，而赵珣《聚米图经》系之明道二年）。

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元昊开运元年春正月，改元。

元昊虽仍贡奉，然车服仪卫悉拟帝制。至是，策士杨守素上言：“王者神武立功，德威御众，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国家累世经营，规模宏远，犹遵中国旧号，岂足彪炳皇猷，昭示区宇。”元昊乃下谕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大赦国中。

填星犯舆鬼。

占者云：大臣有变。元昊大肆杀戮。

二月，以兵攻府州。

初，元昊于沿边山险之地三百余处，修筑堡寨，欲以收集老弱，并驱壮健为入寇计，边将领兵驱逐，元昊遂激怒蕃众，侵掠府州境而还。

按：此元昊用兵中国之始。

夏五月，复攻府州。

仁宗诏并、代州部置司各严兵备。

秋七月，掠环、庆。

庆州西七十里为马岭寨，寨北十余里有蕃部杀牛族，领族帐二千余户，负险自固，向不附中国。元昊令为前驱，掠环、庆州境，杀戮居人，朝廷下诏约束，不听。

筑白豹城及后桥堡，遂犯庆州，执都监齐宗矩。

白豹东接金汤，北邻叶市，与后桥诸寨侵入汉界百余里，阻绝延、庆二州经过道路。元昊先修白豹，已，复增筑后桥小堡，庆州柔远寨蕃部巡检嵬逋发兵攻破之。元昊声言复仇，直犯庆州。缘边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以骑七百战于龙马岭，不胜。环庆路都监齐宗矩、走马承受赵德宣、宁州都监王文赴援，次节义峰，元昊伏兵以待。通事蕃官侦以告，宗矩不听，过濠迎战，元昊发伏执宗矩归。久之，始放还（《续纲目》书赵元昊寇环、庆，以嵬逋攻后桥堡，元昊报仇为目。考《宋史·夏国传》，自属两事。又《夏国传》元昊称兵报仇，在十月弑母后。李氏《长编》则载在七月，兹事分为两而月则同之）。

九月，有星如太白出东井。

色黄赤，有尾迹，向东，没，光照地。

冬十月，杀逆臣山喜，弑母卫慕氏。

元昊嗣立，遵卫慕氏为皇太后（王氏《东都事略》及李氏《长编》，俱作“米母氏”，与《宋史》不同。毕氏《续资治通鉴》云“米”与“卫”声相近，盖即一字，而译语互异耳）。其族人山喜谋杀元昊，事觉，元昊沉山喜族于河，进鸩弑卫慕氏（《宋史·夏国传》：“卫慕氏死，遣使来告哀”。不言元昊鸩之也，今从李氏《长编》），遣使入告哀。仁宗以内殿崇班、阁门祗候王中庸为致祭使，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郭劝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授元昊镇军大将军、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元昊赠遗劝等百万，劝悉不受。既而，元昊复立讹藏屈怀氏为“兀泥”。兀泥者，华言太后也。《周礼》曰：“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当是时，元昊有覆载不容之罪，使宋室有人，

则当穷治其恶，正其弑逆之罪。《春秋》之法：许世子以不尝药而书弑，况鸩其母乎？前寇边不闻有伐叛之师，此弑母不闻有讨罪之举，则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人类变为禽兽矣，噫！

按：山喜谋逆，沉之宜也。不书诛而书“杀”，元昊身为逆臣，不以讨逆之词予之也。至卫慕氏是其生母，乃迁怒鸩之，忍心害理何如乎？《宋史》不书，兹揭书“弑”，以正其罪。

十一月，子宁令哥生。

元昊第五娶野利氏出。元昊见其貌类己，特爱之。

按：元昊为子弑母，而弑父之子接踵而生，天道好还，何其速也。

十二月，献马求经。

元昊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遣使献马五十四，求佛经一藏，仁宗特赐之。

# 卷十二

景祐二年（契丹重熙四年）春正月，元昊改元广运。

或言“开运”乃石晋败亡号，故改（《宋史·夏国传》作改元“广民”，今从李氏《长编》）。

三月，遗匿名书于环州。

环州知州高继嵩久任西土，以勇敢闻。元昊恶之，将其遗箭系以匿名文字，言继嵩已投本国，置于延州境上，部署司以闻，继嵩不自安，表乞还朝。右司谏韩琦曰：“继嵩背义投西，元昊果忠于朝廷，则当密奏其事，何必以遗箭达其叛状乎？其为反间无疑也。”仁宗命继嵩勿离所治，元昊之计不行。

夏五月，太白犯填星。

在舆鬼。

杀妃卫慕氏。

卫慕，元昊舅氏女，幼孤，育于惠慈太后。当后被弑时，氏以大义责元昊，元昊尽诛其族，因氏怀妊，幽之别宫。及生子，野利氏谮其貌类他人，元昊怒，并子杀之。

秋七月，以兵入环庆。

元昊使首领讹遇等率兵数入寇，环庆路部署司以闻。

冬十月，加中书令。

仁宗受尊号，加恩内外，遣内侍省都知冯从顺至兴州，进元昊中书令，元昊受之益倨（富弼奏状：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滞留而不迎，或佯为忿遽而见迫，或欲负扆而对，或欲专席而居。虽相见之初，暂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后，便具帝者之仪）。

十一月，自将攻西蕃，败唃厮罗将安子罗。师还，溃于宗哥河。

唃厮罗居邈川，以论逋温逋哥乱，集兵杀之，徙居青唐城。元昊知其衰困，出兵攻宗哥、带星岭诸城，进围青唐。唃厮罗遣部将安子罗以兵十万绝其后，元昊还兵与战，昼夜角斗至二百余日，子罗方败。时元昊粮匮，士卒饥死者众，至宗哥河半渡，子罗潜使人决水淹之，大溃，还（王氏《东都事略》：元昊攻唃厮罗，取瓜、沙、肃三州。《宋史·夏国传》亦云：元昊败唃厮罗部将安子罗兵，取瓜、沙、肃三州。考元昊与子罗战在景祐二年十一月，取三州在三年七月。瓜州在五代时犹与吐蕃杂处，若沙、肃二州，宋初即为回鹘所据，二书连叙，殊混）。

遣使入贡。

元昊虽反，犹岁遣人入贡，使者出入民间无禁。工部侍郎韩亿请除馆舍礼之，使官主贸易，立羁防，夏使始敛。

按：此夏使馆市之始。

十二月，复攻西蕃，大败于河湟。

元昊愤宗哥之溃，并兵临河湟，唃厮罗知众寡不敌，壁鄯州不出。元昊已渡河，插帜志其浅，厮罗侦得之，潜使人移植深处。及战，元昊溃归，士卒视帜而渡，溺死者大半，所失辎卤甚众。厮罗数以奇计破夏兵，元昊遂不敢窥其境。

吕大防曰：“元昊既得甘、凉，遂有窥陇、蜀之志，缘唃氏中强，不敢复思进取，盖有以挠其后也。

按：唃厮罗以卤获来献，朝议加厮罗节度使、枢密院，韩亿以为“二虏皆藩臣，今不谕令解仇，乃因捷加赏，非所以御四夷也。”议遂寝。呜呼！元昊寇府州，犯环庆，执朝廷命官，叛状屡著，尚得谓之藩臣乎？今不因厮罗兵势加之节钺，使统诸蕃以披其背，及其退居历精，夏势猖獗，急而求之，无能为已。

景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元昊广运二年春正月，还自西蕃，妃索氏有罪自杀。

索氏，元昊第二娶，素无宠。元昊攻唃厮罗兵败，讹传已死，索氏喜，日娱音乐，益自修容。及元昊还，惧罪自杀，元昊灭其家。

按：索氏畏惧自杀，元昊未之罪也。书“有罪”何？伦常之理不以夷狄殊，索氏闻夫死而喜，罪莫甚焉。

夏四月，羁天竺国进奉僧于夏州。

天竺入贡，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先是僧善称等九人至京师，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留京三月，仁宗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

秋七月，攻回鹘，取瓜、沙、肃三州。

瓜、沙、肃诸州本唐归义军，向陷于回鹘。建隆中，节度使曹元忠以州内附，子孙世主军事。元昊引兵攻之，求援于回鹘，不应，三州相继没。于是，元昊尽有河西之地。

按：河西旧属月支，汉分酒泉、敦煌两郡。黑山峙其东北，黄河绕其西南，地方二千余里，川无蛇虺，泽无虎兕，诚羌戎之都会，屯守之要区也。历南北朝为诸凉所据。唐大历中，始陷吐蕃。宋初，回鹘得之，遂号富强。太祖时，沙州曹元忠虽举地来归，亦羁縻勿绝而已。元昊自凉州尽有其地，则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

九月，定兵制。

西夏风气强梗，民多耐寒暑忍饥渴，而性恶雨雪。其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数百帐，大者千余帐。故制：年登十五为丁，每有战斗，随族之大小出丁助阵。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疲弱者为之，故壮者得正军为多。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死则偿之。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棒、粆袋、雨毡、浑脱、背索、锹镢、斤斧、箭牌、铁笊篱各一（曾氏《隆平集》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与《宋史·夏国传》异）。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织毛为幕，而以木架之。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若脆怯无他技，令往守肃州，或迁河外耕作。合国内诸州计之，总兵五十余万（曾氏《隆平集》云：赵德明时兵十万而已，元昊遂逾十五万。自以地广兵劲，敢行叛逆。今以《宋史·夏国传》考之，曾说尚略）。别立擒生军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担。另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御园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月给米二石。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遇敌则虚设寨帐，伏兵包敌后，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斫刺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不坠。其兵凡三千，分十部，战则先出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发兵则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昼则举烟扬尘，夜则篝灯为候，出战率用只日，避晦日。赍粮不过一旬。战则大将居后，或据高险。弓，皮弦；矢，柳簳；中之必贯甲（曾氏《隆平集》云：夏兵长于骑射，不善刀枪，而柳弓、皮弦遇雨雪则不能施，又其所短）。故所向无不破也。

立军名。

唐制，节度使下刺史亦得掌兵。宋惩五代之弊，特设通判以莅州政，其征调、征伐、进退军将仍听节度使表闻。德明复自置防御使职。元昊地广兵众，因分左右厢立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驻夭都山），曰石州祥祐（《宋史·夏国传》种谔克米脂，进攻石州，意即其地），曰宥州嘉宁（驻宥州），曰韦州静塞（驻韦州），曰西寿保泰（驻柔狼山北），曰卓罗和南（驻黄河北岸），曰右厢朝顺（驻夏州弥陀洞），曰甘州甘肃（驻唐删丹县故地），曰瓜州西平（驻瓜州），曰黑水镇燕（驻兀剌海城），曰白马强镇（驻盐州），曰黑山威福（驻汉居延故城，东北限大泽，西北接沙碛），诸军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

冬十月，攻兰州诸羌，破之。筑城于瓦川。

元昊既取河西地，遂有窥陇、蜀之志，恐吐蕃诸族为中国用，举兵循阿干河，尽破兰州诸羌。南掠地至马衔山，筑城瓦川、凡川会，留兵镇守，绝西蕃与中国相通路。

按：瓦川为西蕃要路，兰州诸羌所借以通中国者，元昊作城戍守，于是唃厮罗诸族隔在塞外，声势不复相联，书以恶之。

十二月，诱西蕃叛唃厮罗。

初，唃厮罗娶李立遵女，生二子：曰瞎毡，曰磨角毡。又娶乔氏，生子曰董毡。立遵死，李氏宠衰，斥为尼，锢之廓州，瞎毡等结母党李巴全窃载其母出奔。瞎毡据河州，磨毡角据邈川，抚有其众，厮罗不能制。元昊闻二子怨其父，阴以重赂间之，且诱诸酋归附。有温逋哥子一声金龙（温逋哥本厮罗论逋。论逋者，相也。温逋哥作乱被杀），拥众万余，叛附元昊，结为婚姻。厮罗势蹙，更与乔氏西徙历精城（高永年《元符陇右日录》：元昊既行赂间厮罗二子，遂举兵数犯宗哥，及破牦牛城，厮罗势折，西徙青唐。与赵珣《聚米图经》异）。

景祐四年（契丹重熙六年）、元昊大庆元年春正月，始制蕃书。改元。

元昊善绘画，明律法（史言其案上常置法律书），通蕃汉文字，能创制物。始尝以己意造蕃书，令谟宁令野利仁荣演绎之（《新唐书》：庆州蕃落有野利氏族五。沈括《笔谈》：“元昊叛，其徒野利遇乞先创造蕃字，独居一楼，累年方成，至是献之。”与《宋史·夏国传》异），成十二卷。字形方整，体类八分（曾氏《隆平集》及李氏《长编》谓其字形屈曲如符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用以纪事。群臣上表献颂，遂改“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

按：西域书多异文，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牸牛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凡六十四种。元昊所造或亦类是。然自是以后，国中纪事，悉用蕃书，历二百余年，不复改正。夏史失传，良由于此，书惜之也。

夏五月，升州郡，益边防。

元昊既据夏（《太平寰宇记》：汉朔方郡。晋乱为赫连氏所据，筑统万城，曰夏州。后魏置宏化郡。唐贞观初，平梁师都，改夏州都督府，领夏、绥、银三州；中和中，赐名定难军，入于李氏。今甘肃宁夏府）、银（《陕西通志》：汉西河郡圁阴县，周武定中，置银州。隋大业二年废。唐贞观二年，平梁师都，重

置银州；中和中，入于李氏。今陕西葭州界）、绥（《太平寰宇记》：汉雕阴县地。后魏置绥州。唐置总管府，后属夏、绥、银节度；中和中，入于李氏。今陕西绥德州）、宥（《陕西通志》：取宽宥为名。唐开元二十六年置；天宝中，改为宁朔郡；乾元二年，复为宥州，寄理于经略军，盖以地形居中，可以总统蕃部；宝应后遂废；元和九年，复置，属夏、绥节度，唐末入于李氏。今在榆林府西界）、静（隋为宏静县。《图经》云，宏静本汉城，居河外三里，乃北魏薄骨律镇之仓城也。《太平寰宇记》云，唐神龙初，改为安静；至德元年，又改保静，后升为州。汉乾祐中，属定难军。今宁夏府东南灵州界）、灵（《一统志》：秦北地郡。后魏孝昌二年，置灵州。陆恭之《风土记》云，朔方故城。太和中，改沃野镇。后周置普乐郡。隋大业三年，改为灵武郡。唐为灵州，又为灵武郡，开元中，置朔方节度使。五代为朔方军治。宋咸平中，入于夏。今甘肃灵州府）、盐（《太平寰宇记》：西魏废帝二年置。隋改盐川郡。唐武德元年，复改盐州；贞元中，没于吐蕃；九年，复城之，名盐川府，又名保塞军，又曰盐州。在灵州北三百里，今定边营是）、会（《甘肃通志》云，汉武威郡。西魏置会州。隋开皇十六年置会宁县，属平凉。唐武德二年，平李轨，置新会州；广德后，没于吐蕃。宋初，亦曰会州；雍熙中，没于夏。今为兰州府静远县）、胜（《太平寰宇记》：秦云中郡。汉王莽改曰受降，属并州；汉末大乱，其地遂空。自晋末迄于周代，置镇不立郡县。隋开皇中，置胜州。唐初，没于梁师都；贞观三年复之。宋咸平中，没于夏。今在榆林府北界）、甘（《一统志》云，汉张掖郡。西魏更名凉州。后周复置张掖郡。隋开皇初，废。唐武德二年，李轨平，复改甘州，属河西道；永泰二年，陷于吐蕃；大中中，为回鹘所据。宋天圣中，夏取之。今为甘肃甘州府）、凉（《一统志》云，本汉武威郡，元封五年，置凉州部刺史统之。魏文帝始名凉州，北魏改州为镇；太和十四年，复置凉州。隋大业初，复为武威郡。唐武德二年，复置凉州；广德中，陷于吐蕃。宋初置西凉府。今为凉州府）、瓜（《一统志》云，汉敦煌郡冥安县地。周并入凉兴县。唐置瓜州，寻没于吐蕃。五代时，瓜州与吐蕃杂处，曹义金遣使入贡。宋天圣中，入于夏。今为甘肃安西卫）、沙（古西戎地。《陕西通志》：春秋时谓之瓜州，《左传》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是也。汉属敦煌郡，周置鸣沙县，隋大业初，复置敦煌。唐武德五年，复置西沙州；贞元后，没于吐蕃。宋初，为回鹘所据；太宗时，曹元忠以州归于宋；景祐中，入于夏。今甘肃沙州卫）、肃（古西戎地。《一统志》云，汉元狩二年，开置酒泉郡。隋初，郡废；仁寿二年，置肃州。唐属陇右郡，大历元年，陷于吐蕃。宋初，回鹘据之；景祐中，入于夏。今为甘肃肃州）诸州立国，而以石堡、洪门诸镇升为洪（《甘肃通志》云，旧洪门镇，唐邠宁节度使张献甫所筑。夏号洪州。今甘肃宁夏府宁朔县界）、威（郑文宝奏议：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乐山之西。唐大中时，灵武朱叔明收长乐州，邠宁张君绪收六关，即其地也。今为灵州西北威振堡）、龙（《甘肃通志》云，本延州西石堡镇。至道中，入夏，号龙州。今在灵州平罗县界）、定（唐军名。《元和志》及《通典》云，灵州有定远城，在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俗呼为田州；先天二年郭元振置，《新唐志》又名警州。宋初，置定州；咸平中，入于夏。今在灵州东北新渠县界）四州。又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为固，料兵设险：以七万人护卫兴庆，五万人镇守西平，五万人驻贺兰山；左厢宥州路，以五万人备鄜、延（有克胡山、升平塔、那娘山诸路，以乌延口、藏底河界台为界堠，内包杏子河、白洛嵛、罗兀岭等险要）、麟（有屈野川、大和谷、麻也娘诸路，以饶咩、浪松、本晋堆为界堠，内包神堆、泽荒堆、三泉等险要）、府（有端正平、榆木川、升罗岭诸路，以榀柞岭、青没怒川、浪骨堆为界堠，旁约吴庞烽、女萌烽、立子谷、龙移川等险要）；右厢甘州路，以三万人备西蕃（有扑丁原、庄浪族、乔家族诸路，以麻宗山、乳酪河为界堠，内包斫龙川、采牟岭等地）、回纥；（有合黎山、浚稽山、居延塞诸路。以牛头、朝那山为界堠。内包张掖、敦煌等地）；自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至罗洛、天都、惟精山等处，以五万人备环（有陷道口、打米谷、鏖毛嵛，乌丁原诸路，以牛圈里、罗节砚为界堠。内包虾蟆、折姜诸和市）、庆（有西嵘哆、骆驼巷、萌门、三岔诸路，以勒崖原、为卑望、王尚原、里乾谷为界堠，旁约苍鸡、七遁、多移塔、通祖、卢门城等地）、镇戎军（有吃罗岔、立马城、杀獐川诸路。以劈通流、枅棯岭为界堠。旁约萧关，寺子岔、没烟前后等峡）；自河北至午腊蒻山（李氏《长编》作卧罗娘山。吴兴祚《方舆纪要》：元昊河南曰盐州路；河北曰安北路。与《宋史·夏国传》异），以七万人备契丹（有金肃、河清诸路，并黄河为界堠。内包唐隆镇、没儿雀、悉命、女女、越都等蕃族）。而御边善战，尤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田况奏议：山界人民繁庶，元昊入寇，则料率粮糗，多出其间。山界之民，引弓甚劲，夏人谓之步奚），平夏兵不及也。

按：书西夏地理始此。

秋七月，更定礼乐。

夏州沿党项蕃俗，自赤辞臣唐，始习尊卑跪拜诸仪。而其音乐，尚以琵琶，击缶为节。禧宗时，赐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钲、节鼓、㭎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茄、笛为器。历五代入宋，年隔百余，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追德明内附，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

依宋制。元昊久视中国为不足法，谓野利仁荣曰："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于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裁礼之九拜为三拜（沈括《笔谈》云，元昊令国中悉用胡礼，即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王巩《闻见近录》云，增五音为六，与《夏台事迹》异），令于国中，有不遵者，族。

按：书西夏礼乐始此。

冬十一月，设蕃汉二字院。

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宝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大庆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于是元昊僭谋益急。

表请供佛五台山。

元昊使人往来中国，熟悉边臣因循之势，久思攻取河东。是时，欲识进兵道路，表请供佛五台，乞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仁宗从之。

夏四月，兴平公主卒。

公主素与元昊不睦。先是，元昊遣使贡于契丹，不以病告。既卒，契丹主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诘问。

按：此契丹、西夏开隙之始。异日幽州之师集而不发，其以此夫。

秋七月，盟诸蕃于贺兰山，谋攻鄜延。

元昊入贡，路由鄜延，久谋取之，特以部下诸蕃向背不齐，未敢猝动。追使人自五台还，知河东备御完固，悉会诸族豪酋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约先攻鄜延，自德靖、塞门、赤城路三道并入。诸酋有谏者，辄杀之。兵将发，或言未建大号不足以服众，乃复止。

九月，左厢监军山遇内奔，至延州被执。

山遇名惟亮，元昊从父也。与弟惟永分掌左右厢兵，其从弟惟序亦亲近用事。元昊数窥边，山遇谏曰："中国地大兵多，关中富饶，环庆，鄜延据诸边险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守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一二年间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藩臣，岁享赐遗之厚，国之福也。"元昊不听，心恶其不从己，语惟序曰："汝首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与汝。不然，俱族灭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山遇。山遇欲内降，惟永曰："南朝无人，不知兀卒所为，将不信兄，兄必交困。"山遇曰："事至此，不得已也。若南朝有福，则纳我矣。"遣人持诰敕诣金明巡检李士彬所，欲自将兵扼黄河南渡，发部落内属，入告其母独孤氏，母曰："汝自为计。我年八十余，不能从汝去，为汝累，当置我室中，纵火焚之。"山遇等涕泣如母言，挈其妻野利罗罗（《司马光日记》云：韩周言"山遇妻李氏先自杀"，误）、子阿遇及亲属二十二人，以珍宝名马内奔。是月，至保安军。知军朱吉以告知延州郭劝，劝与钤辖李渭议，自德明纳贡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尝留，因遣山遇还。山遇不可，渭等疑其诈，令人执之，山遇与惟永、惟序等号哭称冤，劝等不听，命监押韩周将兵卫送于夏州。

按：山遇手掌西夏军政，其初至延州时，即言元昊精兵才八万人，余皆老弱不堪战斗，盖深悉国中虚实者。若留以为西蕃屏翰，则用其手足，制其心腹，较之中朝将佐冒昧操戈，其效当不啻倍蓰。乃遣使执送，不特阻戎人向化之心，而宋室寡谋，早被元昊窥见一斑矣！

山遇还至宥州，杀之。

元昊恐山遇入汉，率师来讨，自将兵出驻宥州，部署蕃族为御敌计。会韩周送山遇至，与元昊见于镊移坡。元昊衣锦袍、黄绵胡帽，不肯受，曰："延州诱我叛臣，我今引兵问罪，当于知州厅前受之。"周说谕良久，始听。遂集从骑射杀山遇父子，山遇有勇略，其死也，国人哀之。富弼曰："西界地多带山，马能走险，瀚海弥远，水泉不生。王旅徂征，军需不给。穷讨则遁匿，退保则袭追，以逗挠为困人之谋，以迟久为匮财之计。元昊恃此险阻，敢肆猖狂。复知先朝屡次兵征，终弃灵、夏，今其自负强盛，有逾往时，而为之羽翼者，又皆狡焉多谋，愤然思逞。山遇虽欲遏之，得乎？然其一心向化，为庸奴所败，遂致身死族灭，遇亦穷矣！

冬十月，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

元昊称兀卒已数年，兀卒者，华言青天子，谓中国为黄天子也。至是，与野利仁荣、杨守素等谋称帝号，于是月十一日筑台兴庆府南，（徐午《一统志·表》夏州自李元昊建国称帝，寻徙州，遂废。是未明元昊建号在兴州也。）受册即皇帝位，改大庆二年曰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为中书、枢密、侍中等官，专主谋议；以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为官计、受纳诸司，主文书；以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成逋克成、赏都卧㖞、如定多多马、窦维吉分驻十二监军司地，壬兵马；其余拜授有差。

上谥号。

元昊令群臣奉册谥祖保吉曰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妣野利氏曰顺成懿孝皇后；父德明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已，立妃野利氏为宪成皇后，子宁明为皇太子。

十一月，祀神西凉府，遂不遣贺郊人使。

元昊遣潘七布、昌里马乞点兵集蓬子山，自诣西凉府祀神。时，中国南郊。故事，诸蕃有贡。元昊因自帝，不复使贺。仁宗诏陕西、河东旧与元昊界互市者，所在禁绝之。

# 卷十三

宝元二年（契丹重熙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春正月，遣使以称帝入告。

元昊遣枢密使、御史大夫等官奉表抵延州，郭劝等以表函尚称臣，令韩周伴送入京，至东华门始去本国服，至殿呈表略云："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于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缘境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夏主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裁礼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坦莫不称臣，张掖、交河咸甘稽首。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是期，山呼齐举。伏愿一抔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再让靡違，群集又举，事不获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王巩《闻见近录》宝元中，元昊始遣介称教练都使，乞于其国中称"兀卒"。与《宋史》称帝事异），国称大夏，建元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驽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奶，奉表诣阙以闻。"朝廷却所其献驼、马，犹善遇使者。使者临行不肯受诏及所赐物而还。

富弼曰：元昊反状素彰，表词犯顺，故其使介赴阙，倔强少训，以不辱君命为有才，以能抗中国为善策。朝廷若察其敢来之意，伐其所叛之谋，存之适以遂其奸，诛之足以丧其魄，立行羁执，尽肆市朝，事既乖其本心，势将行吾所令。于此赫然震怒，或发兵声讨，或命将备边，上则可以示中国不测之威，下则可以杜奸宄好乱之渐。战士必为增气，戎人且惮而失图，岂不韪哉！岂不快哉！

二月，白豹寨都指挥使斐永昌内奔。

柔远寨蕃官珪嵬招之以降，仁宗诏补三班供职、本族巡检。

夏四月，遣使购中国宫人。

初，仁宗放宫人二百七十名（李氏《长编》作二百七人，今从《宋史》），悉任所之。元昊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

五月，定朝仪。

宋承唐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礼，群臣上寿，设宫县、万舞。其常朝仪，百官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五日赴崇德殿曰起居。元昊僭谋阴蓄，使介往来，久悉中朝典故。至是，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而见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有执笏不端、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者并罚。

建蕃学。

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迁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署蕃学，设教授训之。

西蕃唃厮罗攻凉州。

唃厮罗西徙，中阻瓦川城，不复通中国。仁宗遣左侍禁鲁经，自古渭川抵历精城，加厮罗保顺节度、邈川大首领，使背击元昊。厮罗出兵四万五千袭西凉，守将遣兵御之，不得进、杀游逻数十人，声言图再举，然卒不能也。

遣谍诱蕃、汉民。六月，削赐姓、官爵。

元昊虑中国兵临，潜使人出入诸边，刺探机事，并煽诱蕃、汉归附。仁宗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赵德明归款，真宗赐以宗姓，不附属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举宗联命氏之荣。"而《宋史·仁宗纪》云：六月壬午，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误。兹依商氏《续纲目》）。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授定难节钺，赏钱二百万；能捕所遣刺探者，赏钱十万；西界蕃、汉职员能帅族内顺者，等第推恩。　李焘曰：《吕氏家塾记》云，许公在大名时，闻朝廷降此诏，惊曰："谋之误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镇叛命，如此诘誓则有之，非所以御戎狄也。万一有不逊语，得无损国体乎！"朝廷议改未及，果有嫚书事。

秋七月，授延州人刘重信环州刺史。

重信世居延州，闻元昊称帝往投，授环州刺史，改名奇彻。令其招诱延州诸部属羌，寻为金明都监李士彬捕得，送京师，伏诛。

八月，请置榷场于延州。

延州逼近夏国，蕃、汉素相熟习。元昊以保安军旧市奉诏禁止，遣使请于延州再建榷场，意在胁制中国也，仁宗不许。

九月，置尚书令，设十六司。

元昊以中书不能统理庶务，仿宋制置尚书令，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于是官制渐备。

冬十一月，寇保安军，不克。

夏国与鄜延、环庆、泾原毗接。其环庆路边寨排密，近者三十里，远者四、五十里，列据要害、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兼有宿将刘平、赵振等为之守御。其泾原路有镇戎军、渭州城，两处壁垒坚固，屯兵亦众，所置蕃落弓箭手、甲骑精强，而西蕃瞎毡据河州牵制兵势，所以元昊不轻犯其境。惟鄜延地阔寨

疏，自承平至安远约二百里，自长宁至黄河一百里，并无城寨，士兵寡弱。元昊尝以金币、王爵诱保安军诸族巡检刘怀忠，怀忠毁印斩使。元昊怒，点其军作五头项，每头项作八溜，共四十溜，胁降属户，悉坏沿边篱落，七百里中兵烽不绝，径攻保安军。怀忠出战，败死，鄜延路钤辖卢守勤急使巡检指挥使狄青将兵拒之。青临阵披发带铜面具，往来奋击，元昊知不敌，解围退（*元昊寇保安，司马光《稽古录》在十二月，而范雍疏在十一月*）。 赵珣曰："是役也，元昊弃下攻城之具极多，然观其器极拙钝不堪用，盖欲边将见之，疏其备也。"

复围承平寨。十二月，环庆官兵攻后桥堡及十二盘，乃还。

先是元昊为金银冠佩阴饰甲骑以遗属羌，约为内应。知环州赵振潜以金银诱取之，得冠佩银鞍三千，甲骑数百，使告邻郡俾以环州为法，不听。于是东陵、万刘诸族胜兵数万，元昊皆诱而有之。时攻保安不克，退围承平寨，寨将出战，擒之，掠军民甚众。鄜延部署许怀德、兵马都监张建侯，率劲卒千余突围奋击，元昊令一骁骑出阵前，据鞍嫚骂，怀德引弓一发仆之，兵士皆骇走（*李氏《长编》云，承平所以不破，乃许怀德之力，而范雍疏内称怀德不历军阵，不知何据*）。元昊相持六日，闻环庆钤辖高继隆、同知庆州张崇俊，领兵入界拔后桥堡（*李氏《长编》云：破后桥堡，《实录》载于明年正月十七日，盖记其行赏耳，司马光《稽古录》记在是年十二月，赵珣《聚米图经》在十一月，据范雍论诸路出兵牵制，则《聚米图经》当得其实*），淮安镇都监刘正、走马承受石全政，破荡吴家等族，盛兵截十二盘口，恐归路断，引还。

闰十二月，遣贺永年置嫚书于归娘族。

元昊素知契丹使者入南朝倨傲殊甚，故遣使辄选强辨有智，盛其骑从使之，当廷抗对，肆行倔强（*富弼奏疏：元昊遣使，全拟虏廷部伍甚雄，辞礼俱亢。观其勇悍难制，强辨自高，若非使者请行，即是元昊选任，以能揣国情为智，以不辱使命为贤，必谓莫敢加诛，得以恣其倔强*）。中国每优容之。及称帝表至，朝臣请诛使者，尚书左丞程琳曰："遣使常事也，杀之不祥。"后使来益骄，或议因使者入传舍坏垣毙之，琳曰："前不杀无罪也，今既骄横，法当死。"因暴其罪诛之。于是元昊不复遣使，用杨守素言，遣贺永年于是月（*元昊嫚书，《宋史·仁宗纪》不详，《夏国传》则在六月削元昊赐姓后。考《夏台事迹》，元昊嫚书称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十二月，盖此年末也*）赍嫚书，纳旌节、告敕及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归娘族境上。延州上其书，略曰："持命之使未还，南界之兵早动，漫于鄜延、麟府九处入界（*李焘云：嫚书言边兵九处入界，《实录》、正史不详，当考*）。未闻泾原、环庆一旅凯旋"。又曰："南兵善走，弃下旗鼓、刀枪甚多，我将出奇，杀却汉、蕃军吏兵民不少。"又曰："既先违誓约，又别降制书，诱导边情，潜谋害主，谅非圣意有偏，必皆公卿异议，有失宏规，全忘大体。"又曰："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心之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王，有何不可？"又曰："鬼伽回，将到诏书，与界首张悬敕旨不同，言不由衷，人真无信。"又曰："元昊与契丹姻亲有素，炎宋与契丹玉帛久驰。倘契丹闻中朝违信嫚言，亦遣全师请罪，西北交困，庙算何施？"又曰："伏冀再采菲言，深详微恳，回赐通和之理，荐行结好之恩。"尾称"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冬十二月书。" 史臣曰："元昊妄肆逆谋，虑下不从，上此嫚书，规得谴绝以激怒其众。时著作郎张方平请顺适其意，使无由猝发，得岁月之顷，以其间选将励士，坚城除器，为不可胜以待之。虽终于必反，而兵出无名，吏士不直其上，难以决胜。小国用兵三年，不胜必折。我以全力制其后，必胜之道也。时天下全盛，皆谓其论出姑息，决计用兵，遂致西州重困，惜哉！"

诱鄜延都监李士彬，士彬执使人，斩之。

元昊为书，以锦袍、金带投金明县境上（*《宋史·范雍传》：元昊引兵数万破金明寨。《周美传》：康定初，美请修金明寨。"通鉴"诸书仍之。考《地理志》，熙宁五年，省金明县为寨，则仁宗时不当以寨称也*），约士彬同叛。候人得之，诸将皆疑，鄜延副都部署夏随曰："此夏人行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耶？"召士彬与饮，厚抚之。士彬感泣，誓立功自效。已而，元昊潜使人入金明诱士彬，曰："果约降，当富贵与共。"士彬斩使，纵从者还报。士彬，继周子也。

遣使入鄜延请和。

元昊遣供备库使毛迎啜己至鄜延境上，赍表请和，辞甚悖慢，中国不从，遂激众曰："吾求罢兵，而南朝不许，奈何？"于是，众怒，战益奋。

杀蕃族吹同乞砂等家。

乞砂西蕃首领，与弟吹同山乞各率族兵于蕃界擒夏宫内奔，元昊追之不及，尽诛二人家属。乞砂等至，中国授三班奉职，继擢左千牛卫大将军，各赐帛三十匹、茶三十斤，使还本族捍御（*乞砂升擢在康定元年二月庚子，兹并书之*）。

附：杨偕奏议：阁门祗候王文恩入西界为夏所败，土兵皆窜，惟东兵二百人捍拒，射杀夏兵甚多。据李氏《长编》列偕疏于宝元二年末。或移见明年二月，偕自河中徙陕时，疏中言即近事，而是时宋兵入夏，纪传皆不载。

康定元年（*契丹重熙九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日西先有一珥，杨守素曰："此吾军胜象也。"力请元昊取延州。

破金明县，执都监李士彬。

元昊诱士彬不得，使蕃部诈降。士彬白知州范

雍，请徙置南方，雍不可，赏以金帛，令隶麾下。于是降者络绎，分置诸寨甚众。元昊又令将士与士彬遇，辄不战而退，曰："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士彬闻之，气益骄。一日，纵兵自保安军土门路入，声言取金明（魏泰《东轩笔记》云：康定中，元昊入延州东路安远、承平两寨，又以兵犯西路，声言将袭保安军。故延州发兵八万支东、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虚由北路袭金明），士彬严兵待，夜分不至，释甲而寝。翌旦，兵大入，降者执士彬及子怀宝以献（赵珣《聚米图经》云：元昊本举兵趋延州，延州悉发兵捍东、西二路，士彬所部兵既分保极边小寨，但以数千人屯黑儿寨。夏兵并入中路，众寡不敌，一日间三十余寨尽破，士彬父子俱死。又司马光《记闻》云：夏人入寇，范雍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士彬子怀宝谏曰："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可支也。"士彬不听，怀宝遂战死，士彬急使其心腹赤定军主，以珠带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马走延州，范雍不信，使人诇之，皆为夏人所擒。又云：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杀，后十余年乃卒。与《宋史·夏国传》异）。　陈仁锡曰："士彬世守金明，部兵十万，延州号'铁壁相公'，专使控扼中路。元昊使军吏诈降，怯战以骄其气。又知士彬驭下严，士心不悦，辄以金爵诱其所部渠帅，及兵大入，降者内应，左右以弱马鞚士彬，并其子致之元昊。抑何略也？

按：金明一邑，旧寨三十六，胡兵十万人。其北百里间，有寨门、安远、栲栳三寨，洵延州之保障，熟户之藩蓠也。士彬贪而无智，常诱赵山遇内奔，侵没其珍宝万数，致陷山遇以死。元昊之计取百端，非独金明有必争之势，亦与士彬有不解之冤也。

附：韩琦《安阳集》：元昊侵鄜延，熟户李士彬及米知顺、李思等族，俱为之降且掳。据李氏《长编》，米知顺系保安熟户，其降虏月日未见。李思并不详何处熟户。

分掠安远、永平诸寨，不克。

安远居极边，元昊兵破其门再重，至第三门，监押邵元吉縋军士奋击，拒守累日，众乃退。永平寨主初欲敛兵避山中，指挥使史吉率所部遮城门，诘欲何之，寨主以谋告，吉曰："如百姓、刍粮何？且异日为有司所劾，罪当死，请先斩吉马前，不敢从行也。"寨主惭而返。吉登陴力拒，城得以全。

进攻延州，败官兵于三川口，执副总管刘平等。

初，元昊将攻延州，使衙校贺真至州，言欲改过归命，范雍喜，礼真归之，遽以上闻，不复设备。及金明破，元昊得士彬帐下蕃兵数万，驱之径薄延州。州夹河为两城，雉堞卑小，兵士登九州台瞰城中如画。攻围甚急。时副都部署石元孙领兵在外，守城者才数百人。钤辖内侍卢守勤对雍号泣，谋遣都监李康伯通款，康伯宁死不肯行。雍急召鄜延副总管刘平于庆州，平督精锐合元孙兵昼夜倍道而前。至万安镇，平先发，元孙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遣骑兵先趋延州争门。平与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结阵东行方五里，元昊预为偃月阵待之。复令步兵涉水为横阵，冲击官军，不胜。复蔽盾而前，令骁将扬言独当裨将郭遵，遵挥铁杵碎其脑，两军皆奋呼搏击，刘平右颈左耳猝中矢。元昊知平受伤，日暮以轻军进薄，官军不能御，黄德和先走，众大溃。遵持大矟横突之，元昊见不可敌，使人持絭索立高处迎遵马，辄为所断，因纵使深入，攒矢注射，马中矢仆地，杀之（《王向集》记客言，遵舍军亲造黄德和壁，趣救兵，德和不从，还与夏兵战，坐下马被射死，步行杀数人，走东原大崖下，趋环州。闻德和已斩，死事者皆得封，遂匿不敢出。其说异）。平率余众退保西南山，立七栅自固。夜，元昊使人叩寨，问主将安在，平戒军士弗应。复使人假为戍卒递文移者，平杀之。抵四鼓，环营大呼曰："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平旦，又使人呼曰："汝降乎？不然，当尽死！"平卒不应。元昊举鞭麾骑自山西出，截官军为二，大败之，执平与元孙等。会雨雪，兵士弛备，闻麟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寨主张岊，袭破浪黄、党儿二族，军主敖保被杀，并代钤辖王仲宝，以兵入贺兰谷，蕃将罗逋又败于长鸡岭，乃解围（《范雍墓志》云，二帅陷没，城中大恐，无可守之势。雍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不守则关辅皆危。今人力竭矣，城南有嘉岭山，其神素灵。"乃望而祷之，是夕阴晦，雨雪大下，夏兵暴露，不知所为，乃引去。其说近诞）。　魏泰曰：刘、石之援延州也，兵抵大柳树，去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来使宣状，云："范太尉已候城之东门。然暮夜纳众，恐透漏奸细，请鸾放人马，庶辨真讹也。"二将信之，下马据胡床，躬拨队伍，每一队行及五里许，又放一队，至更余，约放五十队矣。二将顾问来使，忽失所在，心知有变，遂整阵而前，至五龙川，去延州才五里，忽四山鼓角雷鸣，埃烟斗合，蕃兵墙进，倏忽之间，已陷重围。盖夏人前一夕，偷号入金明，先断东北路，以致二将于覆中。计亦狡哉！

按：西界兴兵之后，境内生聚、牛羊皆迁徙远匿，其守备族帐，仅老弱耳。然官军入界，遇之辄奔还，不敢一战。若延州之寇，夏人大寨在城北五十里五龙川口，其后队直接鱼家庄，庄去州二十里，较其众约十余万。平等以八千人赴援，谓其下曰："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若平地，况国事乎！"盖明知势有不敌，而勇于公义，奋不顾身，不得以身入重地，訾其无识也。

附：李氏《长编》：康定元年三月戊午，原州乾兴寨主李继明、监押孙佶，并杖脊刺配沙门岛，由夏人围镇西堡，坐不即救援也。考《宋史·夏国传》，元昊是时尚未入泾原，镇西之围，纪传无考，《长编》疑误。

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康定中，赵元昊既掳刘平，遂约吐蕃毋得与中国阴相为援。朝廷患之，使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至青唐谕以恩信。考《宋史·

唃厮罗传》，元昊反，使侍禁鲁经持诏喻厮罗，使背击元昊。既，元昊屡寇边，仁宗复遣经，经固辞。于是涣应诏往，并无元昊约和吐蕃事。

附：《一统志》：凉州平番县北六十五里，岔口之东偏有古荒址，云：宋康定初，夏赵元昊筑城于此，以拒西蕃兵。考《夏台事迹》及《宋史·夏国传》，此事不得其详。

# 卷十四

康定元年（契丹重熙九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夏四月，西蕃磨毡角谋攻凉州。

磨毡角与父唃厮罗猜阻，虽各治一城，别立文法，然终不能统摄诸蕃。宝元中，中朝欲兼抚之，命为顺州团练使，磨毡角感恩上表，言有兵二万，愿取西凉，请遣使护，仁宗诏嘉之。

五月，取塞门寨，执寨主高延德，遂破安远诸寨。

塞门，诸部旧址，在卢子关南，距金明二百里，向属夏州。淳化中，金明守将李继周开治塞门、鸦儿两路，建寨其地。然与延州相距，路无人烟，一水屈曲，涉渡五十七处，势殊孤绝。元昊于二月中，自延州退兵金明，遣首领约遇、没兀等部蕃骑七百余，在塞门旁近驻泊，己率大众攻之。寨中兵才千人，坚守五月，屡告急于鄜延总管赵振；振遣百余人来援（《赵振别传》：元昊围塞门，有军士赵义亡归延州，言元昊尝杀犬与延德誓，使为内应，振信之，故不敢救。与《宋史·振传》异）。元昊尽歼之。声言中国已弃此寨，力破之。杀兵马监押王继元，执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悉取其粮草器甲（毕氏《续资治通鉴》云：据《涑水记闻》，振移书延德，言"可守则守，不可守宜拔兵民以归。"延德城守半载，振卒不救，乃率众弃城。夏兵据险邀之，与众俱没。李氏《长编》颇采之。然《长编》于五月甲子，但书元昊陷塞门、执延德，不书弃城走。《宋史·赵振传》亦不载移书事）。

乘胜围安远，天风雨，路泥淖，蓬蒿深没人膝。元昊虑延州援师至，伏兵浑州川以邀归路。安远失援，亦破。于是，分兵旁取栲栳、黑水等寨，五龙川一带边户，焚掠殆尽（《宋史·夏国传》夏人攻金明，执李士彬，破安远、塞门、承平诸寨。范仲淹庆历元年正月奏疏云："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俟承平毕功，又择利进筑，以牵制元昊。而《仁宗本纪》：夏五月，元昊陷塞门，又陷安远。李氏《长编》：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门；乙亥，陷安远。并不载破承平事。惟韩琦奏议云：栲栳、塞门、安远、黑水等寨，自为元昊所破，直至延州，更无障蔽。其承平、长宁、南安等寨，亦当时仓猝弃之。是承平乃中国自弃者，《夏国传》谓元昊破，误）。　欧阳修曰："元昊假借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寨堡之易取者一二。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声言击吾东而击西，或声言击吾西而击东，乍出乍入，所以使我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战，彼则持重以养锐；坐以待战，彼则敛避而不来。直待中国已困，民力已疲，又或中有水旱之灾，调敛不胜，盗贼四起，彼乃奋其全力，尽锐深入。观其始告称帝，迄上嫚书，逾年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擒获将帅，多礼不杀，此其阴谋所蓄，岂伊朝夕之故哉！"

华州生张元、吴昊来投，官之。

华州生曰张、曰吴者（王巩《闻见近录》以张元为许州人，疑误），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累举不第（熊克复《九朝通鉴》、李氏《长编》，谓张元为华州进士，又"元"作"源"，俱误），薄游塞上，觇览山川风俗，慨然有志经略，耻于自售，放意诗酒，出语惊人（田昼《承君集》，张有《鹰诗》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又云："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欲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乃刻之石上，使人拽于市而哭其后。与《容斋三笔》所记同。《闻见近录》又载：元客于长葛间，县河有蛟，长数丈，每饮水转桥，人为断行。一日，蛟方枕石饮，元自桥上负大石中蛟，宛转而死，血流数里。又每夜游山林，口吹铁笛，群盗皆闻声而避。是其桀骜不羁，不特诗语惊人也），而边帅皆莫之知，怅无所适。闻元昊屡窥中国，遂西走（《闻见近录》云：元为县宰所笞，乃逃诣元昊）。过项羽庙，沽饮极酣，酬酒像前，悲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大恸而行。既入国，二人自念不出奇无以动听，各更其名，相与诣酒肆，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饮此"。逻者执之，元昊责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时元昊尚未更名曩霄，所上表奏，仍用中国赐姓也。闻言竦然，异而释之，日尊宠用事，后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云。

按：昔魏公叔痤荐卫鞅于惠王曰："不用，即杀之。"王以为悖而不听。后鞅入秦，遂强秦而弱魏。盖怀才之士，不为我用，即为敌资。况负气倜傥，纵横不羁，如二人者乎！顾是时韩、范主兵需才孔亟，凡智能之士，无不位置攸宜，器使各当，而独于二人失之，岂非天哉！

夏州民韩福内附。

福初名怀亮，见元昊僭侈日盛，自夏州内奔，请改名自效。仁宗诏隶神卫军，后从任福破白豹城有功，补承局，寻迁三班借职。

按：张、吴以中国士人甘投夏国，律以《春秋》去夏就夷之义，罪岂能辞？福乃羌属小民，独能洁身慕义，亦可嘉矣，此书于册，使后世之士有如张，吴者，闻福之风，或愧而止欤！

六月，岁星犯井钺。秋七月，又犯东井。

在井十三度。

分兵攻金明。

元昊久驻金明，朝廷使鄜延钤辖张亢、都监王达率兵击之，始退。延州兵马都监周美，请于安抚副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若不亟完，将遂失之。"仲淹因属美城焉（《宋史·明镐传》：为陕西转运使。元昊寇延州，破金明寨，既去，议修复其城，镐以百余骑督将士一月而成。李氏《长编》所载同，与《周美传》异）。数日，元昊使兵攻之，阵于延州城北三十里，与美力战，抵暮不解。美徙军山北，多设疑兵，将士望见以为救至，引还。既而复出艾蒿山，至郭北平与美兵夜斗。美令部卒持炬从间道上山，四面大噪，众惧而走，失牛、羊、橐驼、铠甲数千计。

附：《辽史·杜防传》：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禎来告，请与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约罢兵，各归侵地。考《兴宗纪》，九年秋七月癸酉，宋遣郭禎以伐夏来报，遣枢密使杜防报聘，不言如夏解和，《传》疑误。

九月，攻三川寨，围镇戎军，大惊。

泾原素称冲要，自镇戎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邠、泾，略无险阻，虽有城池，尽据平地，与夏国路径交杂。元昊率兵径攻三川寨，杀西路都巡检使杨保吉，败都监刘继宗、李纬等兵。进攻定川堡，守将三班借职郭纶（《实录》及韩琦奏议并作"伦"。据苏辙《栾城集》有《郭纶传》，载纶守定川事差详，今从之）固守，不能下。掠刘璠堡，降指挥王遇、都虞候刘用（《宋史·范祥传》：祥通判镇戎军，元昊围城急，率将士拒退之。遂筑刘璠、定川二堡，与《夏国传》异）。连破乾河、乾沟、赵福三堡，围镇戎。泾州驻泊都监王珪，以三千骑由瓦亭来援，遇于狮子堡，挥兵围之数重，珪奋力斗，破围出。会日暮，珪语其下曰："兵法以寡击众，利在暮。"复入阵索战，有骁将持皂旗出枪直珪胸，伤其右臂。珪以左手杵脑碎之。又一将以枪进，复毙之。夏兵大惊，将引还，会珪以马中流矢退。元昊留军大掠三日，闻泾原钤辖郭志高率大兵趋三川，乃还。

环庆官军入白豹城，师还复之。

元昊之围镇戎也，安抚副使韩琦使环庆副总管任福率兵七千，声言巡边，自庆州东路华池、凤川镇，趋七十里至柔远寨，大犒蕃部，即席部分诸将夜抵白豹城（范仲淹奏议：延安之西，庆州之东，夏界百余里侵入汉地，中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寨，阻绝延、庆二州所经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平明克之，破荡骨咩等四十一族，擒团练使一人、蕃官四人，蕃部走匿土埪中，福焚杀之。又烧积聚仓场、酒务及太尉衙。元昊恐延、庆合兵，兴州有失，急回师援，官军已退。令骑蹑其后，神木北路都巡检范恪，引兵伏崖险，俟半渡邀击，元昊与战不胜乃还。城中焚毁一空，令蕃众修葺居之，益兵为守，于是白豹复固（《西夏本末》：康定元年九月，范仲淹令任福等出师往攻夏白豹城，破之。而《宋史》属之《韩琦传》）。 周礼曰："元昊兵寇三川，官军不能御，琦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属，焚其积聚。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

设铁冶务于夏州。冬十月，官军分道来攻，拒却之。

夏众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盖夏州多铁，州东设铁冶务，去河东麟、府界黄河西约八十里。先是部署葛怀敏出保安军北木场谷，由鬼年岭袭破夏兵数千人，逐之，直逼夏州而还。于是，知延州范仲淹谋取铁冶务，以图夏州。复遣怀敏与麟府都监朱观，率兵分六道掩袭。观等入界，破一十余寨、族帐二十余处，抵洪州。夏人结寨捍拒，阴令横山蕃部尽据险要，出邀官军后，怀敏等战不胜，再宿而退。田况曰："夏界诸处设备甚严，官兵入界，谓之'打虏'，所获无几，陷没极多。如郝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无所获；任政打闹讹堡，亡百九十三人，秦凤部署司打陇波族，亡九十六人，各获首一级；其余大亡小获，无足言者。至于刘谦，高继嵩等破庞、青诸族，朱观等入洪州牵制，皆为有功者也。然无不杀戮老弱，以增首级。此皆吾民，既沦于异域，而又无辜被戕，反使遗民称冤西界，以求复仇。吁，可愧也已！"

进兵争青涧城，败于归娘谷。

夏国卢子平扼金明要路，元昊留兵戍守，范仲淹遣侍禁黄世宁攻破之，然地远不能守，延州东路鲜藩篱。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兴之，以当敌冲，右可固延安之境，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仲淹为请于朝，令世衡董其役，城成，赐名"青涧"，以世衡知城事，元昊攻之不能克，退驻归娘谷。仲淹遣阁门祗候张继勋，更番袭击，夏兵屡败，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十一月，筑遮鹿寨，以绥州狗儿厢主守之，已而战殁。

元昊见延州筑青涧城，又闻都监朱吉驻延安寨，防东路；指挥王信、张建侯、黄世宁驻保安军，扼中路；巡检刘政驻德靖寨，控西路；指挥张宗武等分屯敷政诸要害，密布兵马，声势日盛。乃于绥州界外修筑遮鹿、要册二寨，使狗儿厢主戍兵御之。范仲淹遣兵马监押马怀德以所部掩袭，厢主督兵出战，怀德射杀之。于是要册、海沟、荼山、龙柏、安化等寨皆不守。

侵陇干城。

初，曹玮知渭州，于六盘山外陇干川筑陇干城（欧阳修《王尧臣墓志》作笼竿城），以蔽萧关、鸣沙诸路，厚集土兵守之，曰："异日秦、渭有警，此必

争之地也（王尧臣奏疏：陇干城，蕃、汉交易，市井富庶，与近边州郡不同。其地去夏界则路甚平易，去中国则有山川之阻，所以夏必窥伺）。元昊攻鄜延、泾原不得志，谋犯秦、渭，由生羌同家堡入，围陇干。提点陕西刑狱刘兼济，将千余骑御于黑松林，夏兵不能进。兼济，平之弟也。

十二月，庆州官兵入十二盘，咄当、迷子二寨溃。

元昊计数黠，赏罚明，蕃部受约束者无不尽力为用。庆州界北十二盘及咄当、迷子二寨，并戎人保聚处，元昊入边辄举烽扬尘作援应势。庆州将范恪会诸道兵攻之，抵十二盘，蕃众拒战甚力，恪中流矢，不顾己，视炮石中有火爨者，恪取号于众曰："夏兵矢尽，用灶下甓矣。"士卒闻之，争奋破十二盘。于是咄当、迷子族户，皆委寨徙帐而北。

庆历元年（契丹重熙十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春正月，泾原官军袭威福军，遣蕃官骨披等伪降，不纳。

黑山威福军驻黄河西，泾原都监桑怿率兵袭之，焚族帐，掠马驼甚众。元昊遣指挥骨披等四人诈投怿军，设誓愿为中国效力。怿以告安抚使韩琦。琦不可。

附：李氏《长编》：正月乙亥，并代部署司言西兵寇麟、府二州，请发鄜延等路兵马入西界，以牵制其势。考《宋史·夏国传》，是时元昊尚未攻麟、府，《长编》不知何据。

归塞门寨主高延德于延州请和，安抚副使范仲淹使以书来。

元昊知骨披等计不行，归延德诣延州与范仲淹约和（刘温润《西夏须知》：元昊虽数胜，然亦死亡疮痍殆半，又诛杀不常，肘腋数叛，终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国兵益练习，名将稍出，颇究敌中情状。元昊始欲臣矣，乃归塞门寨主高延德乞和。《宋史·夏国传》因纪此事于七月攻麟州、破宁远寨后，殊误）。仲淹见未具表奏，且书有僭号，不可以闻（李氏《长编》云，延德之来，初无书也；而毕仲游作《孙沔神道碑》云，高延德奉书至延州，已送阙下，据此则书固有之，然以为"送阙下"则误）。乃自为书，遣监押韩周、张宗永同延德还（《西夏本末》：延德被执，后放归汉界，遂配远方，与《长编》所载异）。致元昊曰："高延德至，传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甚善。又为前者行人不达而归，故未遣亲信，不为书翰，然词意昭昭，有足信矣，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固当尽诚奉答。曩者景德初，两河休息，中外上言，以灵、夏数州本为内地，请河朔之兵，合关中之力，以图收复。我真宗皇帝文德柔远，而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封为夏王，旌旗车服，极王公之贵，恩信崇厚，始终不衰。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顺之功所致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遣使吊赙有加礼，以大王嗣守其国，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袭爵，不知真宗有天地之造，违先君之誓书，遂僭位号，累遣人告于朝廷，归其旌节，中外惊愤，请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持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大功，岂一朝之失而骤绝之，乃不杀而还。假有本国诸蕃之长，抗命于大王，而能含容若此乎？省初念终，天子何负于大王？前代故事，诸侯干纪，即日追夺爵命，购求罪首。朝廷宽大，至于半年，有司屡告，方令下诏，此国家旧章，不获已而行也。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且使战守之人，日夜竞为豺虎吞噬，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敝耶？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命之曰"有征无战，不杀无辜，王者之师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怀？至边之日，诸将士多务小功；不为大略。未副天子之意。仲淹与大王虽未尝高会，向者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为大王一二陈之。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俗，而称号独与中朝侔，岂欲以契丹自帝比乎？夫契丹自石晋朝有援立之功，久僭尊号；若大王则世受天子厚恩，如诸蕃有叛者，大王当为霸主，率诸侯伐之，则世世有功，王王不绝，乃欲拟契丹之称，究其体势，昭然不同也。昔在五代，群雄咆哮，生灵涂炭，后唐明宗祈天生圣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应运而生，及历试诸艰，中外欣戴，受惮于周，不血一刃，四海大定，岂非应天顺人之至乎！太宗皇帝圣文神武，表正万邦。真宗皇帝奉天体道，清净无为，与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贡礼，自兹天下熙然同春。今皇帝早朝至晏，从谏如流，有忤雷霆，虽死必赦。故四海望如父母，真传所谓以仁获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议之初，人必谓边城少备，士心不齐，长驱而来，所向必克。今强人猛马，奔冲汉地二年于兹，汉之兵民，盖有血战而死者，无一城一将肯归大王，此可见圣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摇之验也。今边士训练日精，恩威已立，将帅而下，莫不效命，争议进兵。招讨司现统兵四十万，约五路入界，著律曰"生降者赏，杀降者斩；获精强者赏，害老弱妇女者斩；遇坚则战，遇险则夺；可取则取，可城则城"。纵未能入贺兰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祸其民，而官军之势不获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无战，不杀无辜'之训，尝与招讨太尉夏公，经略枢密韩公窃议其事，莫若通问大王，以息兵争，以重民命，其美利甚众也。盖大王能以爱民为意，礼下朝廷，复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称贤，一也。倘众多之情，三让不获，则如汉、唐故事，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贡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违天下之兵，使蕃、汉之人，复臻康泰，无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之惨，三也。又，大王之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

物帛厚赐，为大王助，四也。又，从来入贡，使人止称蕃吏之职，以避中朝之尊，按汉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钱氏有承制补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体，五也，昨有边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领，仲淹亦已请罢，大王告谕诸蕃首领，不须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则遐迩同太平之乐，六也。国家以四海之广，岂无遗才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报国士之知，惟同心向顺，自不失富贵，而宗族必更优恤，七也。又马驼牛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如以仲淹为可从，则君臣同利；不从，则彼此相伤，忧患何时息哉？惟仁人择焉。

按：是时经略西事，韩主用兵，范主招纳。尝有夏人杜文广至延州，言西界闻会兵入讨，国中呼集点配，迁徙惊扰。使乘此时令诸将直捣兴、灵，疾雷不及掩耳，元昊善谋，亦难为备。乃朝议迁延，元昊因顺仲淹之说，遣使约和，盖其志犯秦、渭，惟恐延州赴援，籍此为款兵计耳。仲淹遗书答之，堕其术中矣。

## 卷十五

庆历元年（*契丹重熙十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春二月，侵渭川，诱官军于好水川，败之，杀行营总管任福等。

元昊闻中国师出有期。潜聚兵一路，俟官军出界击之。已，知不果，乃大阅折姜会，令诸将择利进兵，伪使人至泾原请和，韩琦曰：“无故请和，诈也。”令诸堡戒严，而自行边，甫至高平，夏兵已入渭州境，薄怀远城，琦急趋镇戎军，尽发其兵，又募勇士万八千人，命总管任福将之，以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王珪各率所部从。琦授福方略，申令持重。是夕，夏兵趋怀远东南。旦日，与福所部西路巡检常鼎、刘肃战于张家堡，尽弃牛羊马驼佯北。福自捺龙川引轻骑数千前逐，薄暮，偕桑怿屯好水川，观、英等屯笼络川，中隔陇山，相距约五里，期明日会兵。时元昊自将精兵十万营于川口，先以数银泥合密封鸽百余，置道旁。诘旦，福与怿循川西行，出六盘山下，将近羊牧隆城，得合发之，鸽自中起，盘飞军上，俄而铁骑四合，自辰至午，相持不决，元昊忽令阵中树鲍老旗，长二丈余，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击，官军多堕崖相覆压，怿、肃战死。元昊复分兵断福归路，福力战，身被十余矢。小校刘进劝福自免，福不可，挥四刃铁简决斗，枪中左颊，绝喉而死，子怀亮亦死。元昊并兵攻观、英，杀英、珪及参军耿傅、渭州都监赵津等，惟观以千人免。初，中国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经略使，竦揭榜塞上、得赵元昊首者赏钱五百万贯；元昊亦令人入塞，佯为卖箔者，遗其箱于食肆，人以献竦，启之，中有榜“得夏竦首，与钱三千文”。是役也，张元题诗界上寺壁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后书“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张元题诗，《闻见近录》云，在攻鄜延执刘、石时；周辉《清波杂志》记在败任福后，当以周说为是*）。史臣曰：“元昊乘中国弛备，悉众寇边，王师大衄者三，夫岂天时之不利哉？亦人谋之不臧也。好水川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而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

按：议者谓“福以素未抚循之众，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以至于败，”说殆非也。元昊闻朝廷声讨，方谋聚兵一路，以拒官军。及朝议中止，乃分兵四出。盖如泾原主战，非大创之不足以挫其锐也。故伪和以绝延州之援，诈败以骄诸将之气，道旁银合，阵内长旗，其诡谲之智，岂福等所能料哉！书“诱”、书“败”，著其黠也。

围刘璠堡。

泾原属户万余帐，向来骄悍。元昊六盘山之战，皆其向导，故兵行径路及设伏之处，一如宿计。是时，引元昊乘胜围刘璠，范仲淹遣环庆都监刘政将锐卒五千来援，夏兵闻之，遂还。

附：范仲淹奏议：山外兵败之后，据庆州申郝仁禹等领兵入夏界，输折甚多。又田况奏议：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余人。此事《纪》、《传》不载。

三月，复以嫚书遗延州。

韩周等始入界，迎者皆叩头称贺，礼意殊善；又行两日，即闻山外兵败状，意便骄慢；既抵国中，元昊不见，留四十余日，方令亲信野利旺荣为书，书共二十六纸，语极怨尤不逊。又以札付周等，要求数事，使人同至延州。范仲淹发书，对使焚之，仅存后幅求通好语及周所赍札，上之枢密院。

夏四月，掠仪、秦二州。

夏国首领各将其种落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作止自然，既成行列，每餐以手掩口，绝不笑言，整饬如是。元昊之寇渭州，初分兵为四溜，期集于好水川，任福所遇，乃先至之一溜也。猝遇福军而骇，欲奔所聚之地，福不知虚实，乘胜尾追，遂陷大阵。然诸将力战，至死不肯退，夏兵虽胜，杀伤亦相当。故攻刘璠堡不克，还屯天都山，令游骑剽掠仪、秦二州属户，闻秦凤副都部署曹琮设伏以待，乃退。

沙州回鹘来侵，却之。

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锦、毛氎、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其人善造宾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中国、契丹诸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洪皓《松漠记闻》云：毛连以羊毛缂之，单其中所以为袋，以毛绳或线封之。有甚粗者；*

若间以杂色毛者，则又甚轻细），然所征亦不赀。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川，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喻意。于是，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

以中书令张元为相国。

元好阴谋，多奇计，然性喜诛杀，元昊残暴，多其赞成，故倚畀尤重。

五月，遣盗入泾原。

元昊行兵每以厚赏用间谍哨探，至数百里外必得其实，又阴养死士，专备劫刺。初，夏竦议五路进师，某幕职兵官，密置兵马，分擘粮草，凡五昼夜，皆有文字，封钥大柜中，数人不能举。一夕失之，竦谋遂沮。是时韩琦驻泾原，夜有人携匕首入寝门，遽褰帐，琦起问："谁，何?"曰："来杀谏议。"问："谁遣来?"曰："西夏张相公命。"琦复就枕曰："取余首去。"刺者不忍，取金带而出，琦明日亦不治此事。俄而守陴者以原带献，盖刺者故张其事，以摇中国军心也。

按：《纲目》书"盗"十一，书"使盗"三，罪使者也。泾原之盗，虽言张元所使，实则元昊主之，不书元者，罪有攸归也。

秋七月，河东属户乜罗导攻麟州，围十八日而解。

夏国与陕西有大河之限，难于援应，若自兴州径越河津，不十日程可入麟、府。元昊于河西伐木编筏，将为渡河计。会河东属户乜罗新授殿侍，求锦袍、驿料于兵马钤辖康德舆，不与，乜罗有怨言。或谮其与夏国通，战则反射汉人，乜罗不能自明，遂投夏，导兵入寇。声言侵关、陇，知并州高继宣请备麟、府。已而，乜罗果以河东兵弱，自后河川径渡，首攻麟州，四面属羌尽遭驱胁。都监王凯乘城拒斗，十余日不解。继宣帅兵赴救，自陵井抵天门关。及河，师半济，黑霾暴合，舟不能进，继宣具牲酒为文以祷，俄而晴朗，师尽济。遣勇士斫营，不胜，募黥配厢军二千人，号"清边军"，令凯将之，出次三松岭。元昊挥兵数万围之，清边军奋斗，夏兵败，斩首千余，蹂躏死者无算，遂解围退（魏泰《东轩笔录》：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冲，但城中无井，惟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谓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庆历中，有戎人谓元昊曰："麟州无井，若围之半月，兵民渴死矣。"元昊从其言，城中大窘。有军士献计曰："彼围不解，必以无水穷我，今愿取沟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积，使敌人见之，亦伐谋之一端也。"州将从之。元昊望见，谓戎人曰："尔言无井，今乃有泥以护草积，何也?"即斩之，解围去。又《陕西通志·苗继宣传》：麟城素乏水，围既久，士卒渴乏。或劝继宣取污沟之泥以饰陴，元昊仰视曰："谍谓我无庸战，不三日汉人当渴死。今尚有余以污，乃给我也。"斩之城下，去。考《宋史》，张旨守府州亦载此事，未知孰是，俟考）。

附：《宋史·王凯传》：元昊反，凯徙麟州都监，尝出双烽桥、染枝谷与夏人战，破之。又《窦舜卿传》：舜卿为府州兵马监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袭击，求援于王凯，凯弗应，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战，胜之。考明镐奏议，凯在河外凡九年，屡有战功，未必系此一时事。

八月，破宁远寨，围府州不克，转攻丰州取之。

元昊攻麟州，佯言军士死伤者三万余人，失辎重数千，以骄中国边吏。一日，逾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攻宁远，破之，杀寨主侍禁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焚仓库楼橹皆尽。转攻府州。州城倚山，险且固，东南有水门，崖壁峭绝，下临大河。兵从崖腹微径鱼贯而进，城上矢石乱下，退攻城北，与知州事折继闵士卒力战，死伤者千余人（《宋史·张旨传》旨通判府州。州依山无城郭，旨将城之，州将曰："吾州据险，敌必不来。"旨不听，城垂就，元昊兵大至，乃联巨木补其缺，守以强弩，中外不相闻者累日。州无井，民取河水以饮，夏人断其路，旨夜率兵击之，夏兵小却，以官军壁两旁，使民出汲。又以渠泥覆积草，夏兵望见，以为水有余，战又不胜，解去。与《折继闵传》异）。乃纵刈禾稼尽发窖藏，徙攻丰州，破之，知州事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指使三班借职侯秀、严训皆死。遂大掠永安、来远、保宁三寨蕃族。

徇唐隆镇，降首领来守顺等。

唐隆为西蕃大部，与麟、府仅隔一河。元昊围麟、府，分兵破之，守顺请降，徙之夏州。未几，与麟州蕃官麻崖、府州巡检默喇俱脱归中国。麻崖、默喇皆元昊胁以入西者也。

九月，复掠麟府，与巡检使张岊战于龙门川，不胜。

元昊既破丰州，回兵复扼麟、府，使二州隔绝，民闭壁乏饮，黄金一两易水一杯。又纵游骑抄袭饷道，邀击巡检使张岊于深柏堰，不克，见近郊田比秋成，分兵据之。岊将步卒九百人来争，元昊易其兵少，列阵龙门川以待，岊奋力接战，夏兵被斩者数百级，失器械、牛羊数千计。

献俘契丹。

初，仁宗诏河东安抚使移文谕契丹，以元昊反，夺官削姓，已发兵讨之。契丹亦以兴平公主故憾元昊，使人入聘，元昊惧南北合兵，会府州折继闵护送冬服至麟州，伏兵尽夺之，遣使献俘契丹，以求和好。

附：《宋史·郝质传》：质与田朏将兵护军需至麟州，道遇夏兵数千前抄，质先驱力战，斩获颇多。又《张岊传》：中使促赐军衣，至麟州，夏人邀之青眉浪，岊驰往护，流矢贯双颊，岊拔矢力斗，夏兵却，此二事与折继闵事孰先孰后，纪传不详。

冬十月，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贵以兵据琉璃堡，战败，弃堡走。

元昊久困麟、府，州民及僧道诣阙请益兵，廷臣以二州在绝塞，咸议弃河外，守保德，会并代钤辖张亢奉诏至，与张岊合兵为战守计。耶布移守贵以兵攻之，屡败，悉众据府北之琉璃堡，分列三寨。亢使谍伏堡旁深草中，伺其动静，见老羌方炙羊髀卜吉凶，惊曰："明当有急兵，且趋避之。"众笑曰："汉儿皆藏头膝间，何敢尔！"亢知无备，夜半引轻骑掩击。三寨兵仓猝迎战，败死者三百余人，失牛羊马驼万计，遂弃堡走。

十一月，争建宁寨，大败。十二月，尽撤诸路兵还。

建宁据麟、府之中，最号险要，元昊令蕃卒据之。时麟州郊赏至府州，府饷麟地距百四十里，非兵卫不敢前。张亢率所部护送，夏人抄之不得，间聚蕃众数万屯柏子寨，邀亢归路。天大风，亢顺风奋击，俘斩无算。转战至建宁寨（韩琦《安阳集》作"宁远"。《宋史·郝质传》：为府州都监，与田朏行边至柏谷，敌堑道以阻官军，质御之寒岭下，转斗逐北，遂修复宁远诸寨，以扼敌冲。所云柏谷未知即柏子寨否，俟考），寨兵披靡走，亢修复寨址。夏兵出兔毛川争之，亢令张岊伏短兵强弩数千于山后。亢所将万胜军，皆京师新募，西人目为"东军"，素易之，而惮虎翼军勇悍。亢阴易其旗，夏兵误趋之，虎翼军力战，伏发，夏兵大败，尽撤诸路兵还。

庆历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春正月，遣兵扼金汤城，环庆将王仲宝来攻，拒之，败绩。宥州被围五日而解。

金汤东距延州德靖寨四十里，西南距庆州柔远寨八十里，为国中和市处。元昊自麟府还，虑延庆兵入界，以重兵守金汤。环庆副部署王仲宝与鄜延都监狄青率兵袭击，杀数百人。进攻宥州，大掠五日，元昊遣兵拒却之。

团练使讹乞、啰嗷内附。

元昊以官爵縻下，沿边逐族首领管三、五百帐，悉署观察团练之号。景祐中，讹乞曾受元昊职，与族弟讹介不合，庆州蕃部巡检赵明数遣人招之，与蕃官二十三户内附。仁宗厚赐授官，已而啰嗷亦由岚、石都巡检司请内属。

二月，鄜延兵扰绥州，却之，遂袭龙口坪。

缘边山坂重复，元昊兵行必循大川，是时屯兵无定河。鄜延路都监周美击破之，乘胜抵绥州，杀戮酋豪，焚毁庐帐，夏众传箭以拒，美于龙口坪筑寨戍守。元昊令精骑数千袭之，美从百余骑迎战，相持数日而解。

监军野利旺荣使蕃将浪埋等诈降于青涧城。

野利旺荣与弟遇乞分掌左、右厢兵（魏泰《东轩笔录》：夏将野利刚浪陵、遇乞二人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战，中间刘平、石元孙、任福之败，皆二将谋也。庆历中，种世衡守青涧城，用僧王光信赍书间之。元昊大怒，夺遇乞兵杀之。薛氏《通鉴》：西夏刚浪陵号野利王、其弟号天都王，皆元昊腹心也。《宋史·种世衡传》：元昊未臣，其贵人野利刚浪陵、遇乞兄弟，亲信用事，世衡使王嵩遗书间之，皆诛死。《夏国传》及《庞籍传》则言籍与世衡致书野利旺荣，并无刚浪陵名。考《石林燕语》，庞颖公知延州，元昊亲信臣野利旺荣，遣牙校李文贵来，朝廷幸其至，使籍作书答之，是刚浪陵即旺荣也），皆有才谋，号"大王"。旺荣尤亲信用事，驻兵夏州东弥陀洞。鄜延经略使庞籍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赂蕃部破丑以达旺荣，言："公方持灵、夏兵，倘内附，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渭州王沿、副总管葛怀敏亦使僧法淳持书及金币招之（《田况集》云：旺荣、遇乞分主夏厢兵，附近汉界，其居常出入从者不过一二人，王沿尝欲募死士刺之，因朝廷不肯出重赏，乃止。《宋史·夏国传》：知青涧城种世衡，遣王嵩以枣及画龟遗旺荣，旺荣囚嵩窖中岁余。知渭州王沿、总管葛怀敏方使法淳持书往。与《种世衡传》异）。旺荣令浪埋、赏乞、媚娘三人诣青涧城种世衡军前请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监商税，出入骑从，甚宠。法淳者，崆峒山慧明院僧，尝率其徒力战以护御书院及保蕃、汉老幼孳畜数万者也。

筑阿干城，破西蕃瞎毡众于龛谷。

瞎毡与父唃厮罗猜阻，始据河州，继徙龛谷城，自立文法，无所属。宝元中，陕西经略安抚都监赵珣招之。遗以绨锦，瞎毡听命，屡通贡朝廷，授澄州团练使。是时，元昊筑城阿干河旁，距龛谷七十里，中国命瞎毡为缘边巡检，使出兵图之。元昊恶其逼，遣将攻龛谷，大破之，唃厮罗不能救。

三月，庆州筑大顺城，因遣兵戍白豹、金汤等寨。

自白豹、金汤之破，官军一退，元昊令蕃众修复，守御益固。范仲淹谓：大兵屡出，不据险扼之，徒滋怨毒，无益也。庆州城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为夏人出入必由地，密遣子纯佑与蕃将赵明负版筑大顺城。元昊惧扼其冲，先伏兵河外，以三万人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元昊计不行，遂以重兵戍金汤、白豹两城。盖大顺成，则二城势孤也（《宋史·范仲淹传》：大顺既城，白豹、金汤夏人皆不敢犯。考仲淹奏议云："臣窃观延安之西、庆州之东，有夏界百余里侵入汉地，中间金汤、白豹、后桥三寨，阻绝延、庆二州经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自来虽曾打破，无招降之术、据守之谋，汉兵才回，敌据如故。"又《李复圭传》：熙宁三年，遣别将破其金汤、白豹、西和市。又《地理志》进筑白豹、金汤，俱在元符二年，则庆历中二城尚未内属，未可云犯也）。

按：元昊乘中国久不用兵，蹈瑕窃发，以游兵困劲卒，以甘言悦守臣，一旦连犯亭障，破金明李士

彬，执寨门高延德，而并边篱落大坏；擒刘平于三川口，死任福于好水川，而西州劲兵尽亡，势实骎骎不可制矣。然而兵敝士寡，惮于深入，其屡次入边，不过为掳掠计。初未尝据守城寨也，惜宋人计疏失于防御。观于青涧既城，大顺继筑，金汤、白豹势渐不支，其兵力不可概见耶。

献俘契丹以请师。契丹出兵次幽州。

宥州界首蕉蒿寨距大顺城不及五十里，范仲淹使供备库副使范恪破之，元昊遣数千骑赴援，恪弓胜一石七斗，矢镞如铧，每发辄贯二人，众不敢逼。已而，总管杜维序、钤辖高继隆，又分兵袭新筑汉乞、薛马、都嵬三寨。元昊虑汉兵深入，以所掠缘边人马献于契丹，请援。契丹集兵幽州，声言分侵河北，使西南面招讨使萧塔列葛约元昊出别道以会。中国疆埸戒严，通判安肃军李及之言："契丹与夏人姻，故出兵姑应其请，必不终失誓好，愿毋过虞。"已而，兵果不出。

西蕃兀二族来降。夏四月，知环州种世衡讨破之。

元昊数诱属羌为助，环庆路酋长六百人约为向导。范仲淹知其谋，即日行边称诏犒赏，诸羌悦服听命。惟泾原间明珠，灭臧两大族步骑数万号劲勇，北有二川直接夏境，仲淹尝请遣使招抚，辄以所受赐物呈送元昊，作归投质验，元昊授以官，同肆劫掠。泾原路计讨之，仲淹以二族道险难攻而止。已，二族诱环州兀二族受元昊署号，结盟入扰，仲淹欲离其党，使世衡招谕，不听，世衡令内属蕃官慕恩率兵掩至其地，讨破之，其族百余帐皆降。

附：范仲淹奏议，环州都监郝绪于安塞堡入夏界折却使臣、军官兵士四百五十余、器械无数。考此事于《实录》、《宋史》未见。

与延州官军战桥子谷，不克。

初，夏兵入汉界，官军分地谨守，不敢拒战，故往来如履无人之境。自鄜延、环庆诸路设备复布探马侦候，兵至即会合掩击，于是稍知顾忌。时延州守庞籍以金明西北浑州川水土肥沃，川尾桥子谷为夏国险隘，令部将狄青筑招安寨于谷旁。元昊遣兵三万争之，麾骑挑战，六班散直张玉持铁简出斗，夏兵辟易退还，自是兴、灵东界兵不得并力西出。

夏五月，宥州侍中默香内附，请封册。

默香素掌宥州兵马，庞籍使嵬泥族军主阿克入西侦伺，默香告以国主请兵契丹，使为备。旋与其属堪嵬、布遇乞遣人赍告敕请内附，求封爵。仁宗授顺德军节度，封顺德郡王，赐姓名"白守忠"；堪嵬，会州防御使；布遇乞叙州防御使，各赐袭衣、金带。然香等仍居宥州如故。

遣兵援黑神堡，复犯延州。

元昊筑黑神诸堡，扼延州要路，东路都巡检马怀德平荡之。元昊遣兵四万蹑其后，复入延州界，趋仆射谷。怀德分兵数千据谷旁高原以待，夏兵恐失地利，挥众搏战，怀德力拒，不得进。

六月，锢延州将王嵩，遣教练使李文贵请和。

青涧僧王光信趫勇善骑射，习知蕃部山川道路。种世衡知青涧城时，使为向导，数荡族帐，奏为三班借职，改名"嵩"。世衡为腊书，遣嵩遗旺荣（沈括《补笔谈》：世衡以军机数条、絮袍一，与嵩曰："至彼须百计求见遇乞，非此人无以得其腹心。嵩如所教，间关求见遇乞。与《宋史·世衡传》异），言浪埋等至朝廷，知王有向化心，命为夏州节度，俸钱月万缗，旌节已至，促其内附，以枣缀画龟，喻早归意。旺荣得书大惧，自所治执嵩以献（魏泰《东轩笔录》：嵩持书及山界，即为逻者所得，赍书以见元昊。《宋史·夏国传》：旺荣得书笑曰："种使君年亦长矣，何为此儿戏。"即囚嵩窖中。亦与《世衡传》异。）元昊疑旺荣贰己，不得还所治，锢嵩窖中（《吕舆睿文集》记世衡遣嵩入夏事颇详，《宋元通鉴》备载之，其说甚俚）。遣文贵佯以旺荣旨报世衡，且言不达书意，或许通和，愿赐一言。文贵亦言用兵以来，资用乏困，人情便于和。时世衡已去青涧，庞籍疑其诈，留文贵不遣。

# 卷十六

庆历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秋七月，大旱，黄鼠食稼。

西羌风俗，耕稼之事，略与汉同。元昊频年点集，种植不时。至是秋旱，有黄鼠数万，食稼且尽，国中大饥。

谟宁令野利仁荣卒。

仁荣，野利后疏族，多学识，谙典故。元昊建号之初，显庸创制，动静咨之，常论兴、灵立国大势，言："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及卒，元昊三临其丧，恸曰："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命厚葬之，赠富平侯。

八月，纳妃没啰氏，营天都山居之。

天都属古兰州地界，五路间为国人啸聚所。凡欲举兵必先至彼点集，然后议所向。元昊虽据数州，其精兵仅数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故大举不过二十日。及入冠屡胜，遂有并吞关陇之志。会纳其臣没啰皆山女为妃，因天都与泾原路接，山川平易，劲骑疾驰渭州，旦暮可至，特营宫室居之，日与没啰氏宴乐其中。天都守将野利遇乞，后野利从父也，谓其下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今新得没啰氏即为修内，何重之若是耶？"元昊闻而恶之。

按：自天都营，遇乞见恶，而种谔之间入；自遇乞死而没藏氏得幸，野利后之废成。呜呼！元昊始以纳一妃而致大将冤死，继以淫臣妻而成戚党弄权，身亦随之而陨。自古奸雄乱世，人不能制，惟女戎足以祸之，可不惧哉！

逐环州谍，入麟州攻青塞堡。

元昊用兵多诡计。知环州种世衡欲得之。尝以非罪怒一蕃将，命杖之百，部下为请不可，其人杖已，即奔夏国。元昊用为亲信，岁余尽得机事，脱归河东。元昊遣兵追之不及，遂以二万众入麟州，围青塞堡，与并代钤辖王凯战，由鞋邪谷转斗四十里至杜胋川，不胜而还。

九月，张元、吴昊矫取家属于随州。

二人既用事，中国言者请示怀来以反间之。赐其家月米十石、钱二十千文，又以元之弟侄张秉彝为华州长史，张起、张仲经为文学，令往塞下招谕，俟元等还，一体优恤。久之不至，令当州部送二人家属一并赴阙，羁之随州，而以秉彝等百余口送房州安置，讥察出入，饥冻且死。知州陈希亮言："元事虚实未可知，使诚有之，为国者终不顾家，况此皆疏远无罪者。"乃释归，其在随州者卒不赦。元与昊潜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吏民无知者，一日临境作乐，以骏马轻车迎之归。

闰九月，攻镇戎军，杀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等。

镇戎距天都山百里，西北则三川、定川、刘璠等寨，与石门前后峡连接，乃前汉萧关故地。东路沿边有天圣、乾兴、东山、彭阳四城，与原州平安、开边等寨相错。其东南则渭州瓦亭寨，与狮子、拦马、平泉三堡平列，无险可恃。元昊见李文贵不还，与张元等议，元曰："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元昊从之，遂于天都点集左、右厢兵十万（范仲淹奏议：夏人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万），分东、西两道，一出刘璠堡，一出彭阳城，合攻镇戎。知渭州王沿使葛怀敏率兵据瓦亭寨以拒，怀敏督军进五谷口，沿遗书戒勿深入，第背城为营，以羸师诱敌至，发伏击之，可有功。怀敏不听，由西南直趋养马城，元昊徙军新濠外待之。官军分四路进，元昊与战于赵福堡，败都巡检刘湛兵，拔栅逾边濠进，怀敏入保定川寨，夏兵毁板桥断其归路，别为二十四道，以过军合围，又绝定川水上流，饥渴其众。环庆都监刘贺率兵战于河西，溃去。怀敏为中军，屯寨门东偏，使知镇戎军曹英军东北。元昊自褊江川、叶燮会四面蹑之，先以锐兵冲中军，不动，回击英军，黑风起东北，阵扰，大败之，怀敏为众蹂躏几死，舆入瓮城。是夕，元昊聚火围城，临西北呼曰："尔非总管厅点阵图者耶？尔固能军，乃入我围中，今复何往？"质明，怀敏召诸将议结阵走，有执鞚谏者，不听，上马拔剑径出，驰至长城濠，濠深阔各六、七丈，路断不可过，骑士皆散，夏兵薄之，遂杀怀敏并将校四十人（司马光《记闻》：九月，元昊声言入寇。十月一日，王沿使怀敏等部甲七万出屯瓦亭，刘贺以三万兵从行。留旬日，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及曹英来请援。十三日进屯镇戎，泾原都监李知和请救之，怀敏未应，知和奋然曰："君禄盈车，今偷安若是，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进。寇以羸赀饵之，知和告胜相继，军中心跃。十七日，知和兵过平定十里，为寇所窘，来告，怀敏以大军赴之，至则知和已败还。军扰，寇继至，赵珣以数千骑旁出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军后呼噪，军中闭声灭火，旦敛去。粮道绝，军馁十日。诸将皆欲还走，珣曰："来途寇必有伏，若自笼竿，彼无险，且非所意。"自昏议至四鼓不决。珣愤，欲斫指，众劝之，因罢。比明，中军已行，众从之。寇蹑其后，为方阵而行，及沟上，寇分二道，自两旁截之。军断为三，中军歼焉，前军脱者十二三，后军自笼竿，尽免。怀敏、知和殪，珣被虏，沿闭城自固。与《实录》、《宋史》异）。张溥曰："元昊据地万里，有华州二生为之谋主，山讹善战，助其剽锐，挺戈犯顺，岂异天骄。于时为宋计，用吴育之言，当僭表初至，姑许其求，密修战备，拊背扼吭，使不敢动者，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严边城，实关内，相持数年，敌必困敝，次也；乃在廷寡虑，轻动干戈，促其速反。延州之战，士气沮伤；任福违令，败于好水；至定川之役，怀敏等复死。三战皆北，关右震动，天子旰食。以有道之世战危若此，'佳兵不祥'，信哉！"

至渭州大掠。

元昊乘胜南掠，直抵渭州，破栏马、平泉二城，焚荡庐舍，毁夷寨栅。令张元作露布，有"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余靖奏议：元昊黠虏，举动咸有次序，剐除枝附，毁坏藩篱，先攻易取之处，以成常胜之势。金明之族最近贼庭，故先取之；丰州之险，援兵难集，故次取之；泾原奂懦，故又次取之），关辅居民震恐，多窜山谷间。

冬十月，东趋潘原，战于彭阳，败绩。

元昊既掠渭州，并兵东逾平凉至潘原，知原州景泰率兵五千从间道赴援，遇于彭阳城西。诸将欲退守，泰勿许，依山为阵，阴遣三百骑分左、右翼，张旗帜为疑兵，及战，夏兵伪遁，泰勿追，遣士搜山，得伏兵，击败之，获人畜无算。李焘曰："自夏人三败大兵，声势益震，然其所以复守巢穴者，盖是时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五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不敢深入也。"

按：元昊尽锐入寇，能败葛怀敏二十余将之兵，不能胜景泰之五千骑，何也？盖夏众初来，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及既入汉地，抄掠既盈，士马困敝，无复斗志，故遇战辄衄。宋之边吏苟能伺其初至，深沟固垒，绝勿与战，待其重掠思归，然后出奇以扼险要，设伏以断首尾，且追且击，亦何

夏众之不可尽哉！

还自彭阳，遣人入吐谷诸蕃市马，契丹禁之。

初，契丹于云中路西南置两招讨、西京兵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控制西夏，惮其强也。元昊自彭阳败回，数遣人于吐谷浑、党项诸处市马。契丹主虑其势盛，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寨防遏之。

十一月，出兵争马蹄川，不胜。

延州塞门及河东丰州地，旧有属户聚居，经元昊驱掠，遂为隙地。团练使周美连筑清水、佛堂诸堡，进城马蹄川，招徕蕃族。元昊令数万骑攻之，兵势大震。经略使趋诸将城黑水寨以待。美独以兵二千，遣管勾机宜楚建中御之，夏兵与战，不胜而还。孙沔曰："余观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分为军为州者二十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二百余，皆须列兵守御。故边兵屯聚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能不寡。而元昊用兵，常举其众合一而来。是汉兵虽多，分之则寡；夏众虽寡，聚之为多。多寡已属不敌，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又分在二十四军州。欲合而谋，则惧空其备；各留其备，再合其余，则数少而弱。是以当时用兵累年，诸将力战，胜败仅参半也。"

观察使嗟南禹浪内投。

中国授内殿崇班，子嵬麻授三班借职。

十二月，有星出弧矢。

贯东井，南行没于浊，赤黄有尾迹，光烛地。

太子宁明卒。

宁明天姿聪慧，好学，明大义，然性仁慈，不乐荣利，常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朝夕不少懈。元昊恶之。一日试问以养生之要，曰："不嗜杀人。"再问以治国之术，曰："莫善于寡欲。"元昊怒曰："此子语言不类，岂霸王之器乎？"不许入见。宁明忧惧，未几，习道气忤，食不入，死。遗奏以荒旱荐臻，民不堪奔命为言，末请白袷入棺，以识不能体亲之罪。元昊见而哀之，令仍以太子礼葬。

按：宁明对问两语，意似相反，理实可通。元昊凶淫，岂足语此。然遗奏数言，卒能感动其父，异日缘此息兵，其得古人尸谏之义者欤！

立宁令哥为太子。

元昊素爱宁令哥，因野利氏请立之。时白气如绳，贯日中者再。群臣以为言，不听。

庆历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春正月，契丹来谕罢兵，令契丹使诣京师请和。

初，张元等虽贵显用事，而以穷沙绝漠饮食居处不如中国，常引苻坚、刘渊及元魏故事，日夜说元昊攻取汉地，令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皆如所愿。及兵数入边，得地不能据，军民死亡创痍过半，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值八、九千钱（张方平《玉堂集》云：元昊为寇三年，虽常得逞，然重于举众，故必岁年乃能一入，连陷城寨，未能有尺寸地，而绝其俸赐，禁诸关市，民间尺布至值钱数百），相为"十不如"谣怨之。会契丹主遣同知析津府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令罢兵。元昊令使者诣京师，言北朝曾封德明夏国王，许令自置官属，自元昊袭爵，遣人进奉，每辞见宴会并坐矮殿，今南北事同一家，已令元昊请罪归款，其封册典制，能如北朝，以优礼怀来之，彼亦洗心自新矣（李氏《长编》云：王珪撰《梁适墓志》：契丹使刘六符来报，元昊欲纳款，朝廷命适复聘契丹。已而元昊令贺从勖赍书至境，上又命适至延州，遂定元昊复臣之礼。考六符以九月二十五日持契丹誓书同富弼来，是报聘也。十月二十六日，又遣萧偕来言撤兵。是时梁适为回谢使，所云"回谢"，盖指萧偕，非六符也。墓志恐误。今载招怀元昊事，不实指六符及偕，但云契丹使者，示疑也）。

李文贵还。

仁宗因契丹使言，诏庞籍招纳元昊："苟称臣，虽仍僭号无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籍以元昊方胜而骄，若遣人说之，彼益偃蹇矣。召李文贵语之曰："汝之先主及今主之初，奉事本朝，汝曹无故妄加大名，纷纷至今。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故也。汝犯边之初，国家承平久，民不习战，故屡为汝胜。今边民皆善斗，汝之屡胜，岂能常耶？我国家富有四海，虽偏师小衄，未至大损。汝一败，则社稷可忧矣。汝归语汝主，诚能悔过称臣，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龙图能为言之，彼此休兵，其谁不受赐！"文贵又致旺荣意，请用小国事大之礼，籍曰："此非边帅所知也。而主若遣使奉表以来，乃敢导致朝廷耳。"文贵遂还。

二月，纵王嵩归延州，复遣李文贵以野利旺荣等书议和。

元昊固欲和而耻先发，及文贵还，闻籍语，大喜，出嵩于窖，厚礼之（王氏《东都事略》：元昊囚嵩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厅事，广楹皆垂班竹箔，绿衣童立左右，嵩意元昊宫室也。少顷，箔中有人出语责嵩抗对，命曳出诛之，嵩大号，言奉命遗旺荣书，今空死，不了将军事。箔中追问之，嵩以密书呈，遂命就馆。是元昊礼嵩不因文贵还也。与《宋史·夏国传》异）。使与文贵以旺荣及弟旺令、嵬名环、卧誉诤三人书，诣延州请和（沈括《补笔谈》：夏人舍嵩迁于北境久之，遇乞以疑死；嵩邂逅得亡归，尽得夏国事以报。与《宋史·夏国传》异），而不肯削僭号，曰："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岂可逆天东下。"籍以其言不逊，未敢复书为请于朝。仁宗召籍复书报之，使称旺荣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为不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彼中官名也，中国不能知其义，称之无嫌。"仁宗从之。

三月，献俘契丹，且贺尊号。

定川之役获镇戎军巡检李良臣，至是献于契丹。时契丹上兴宗及后萧氏尊号，元昊贡献称贺。

夏四月，更名曩霄，遣使称男纳款。

元昊虽欲改事中国，以初叛时朝廷诛其使者，不敢遽自陈请，李文贵所赍旺荣等书，犹假臣下名以伺动静。及旺荣再致庞籍书，籍约以“汝主如有诚心，必专使奉表削僭号，乃敢闻于朝”。元昊知许和有绪，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韩、范《文集》俱作“勉”）与文贵至延州，言“契丹使人至本国，称南朝遣梁适侍郎来言，南北修好已如旧，因西界未靖，知北界与彼婚姻，请谕令早议通和（《江氏志》：司马光为史馆检讨时，以《时政记》及《起居注》不载元昊叛命、契丹遣使谕和事，会庞籍监修国史，光请即枢密院追寻本末，自至史馆议之。修撰孙抃谓国恶不可书，事遂寝。兹从范仲淹《文集》）。故本国遣从勖上书。缘本国自有国号，无上表体式也。”庞籍令保安军签书判官邵良佐开函视之，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而不称臣，籍言“名体未正，不敢以闻”。从勖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师，天子不许，更归议之。”籍具以闻，且言：“元昊自叛以后，虽屡胜，然丧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辞气稍顺，愿听从勖赴阙，更选使者至彼申谕，必称臣矣。”仁宗许之，下令夏使所过郡邑，加礼迎候，逐州通判官就驿燕劳。于是籍遣良佐送从勖赴阙，馆于都亭西驿，承受使臣取书呈中书省，资政殿学士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则是契丹为无敌于天下矣。须令称臣，乃可许和。”枢密院召从勖谕曰：“所赍文字，名上一字犯圣祖讳，不敢进。其称‘男’，情意虽见恭顺，然父子亦无不称臣之礼。自今进表，只称旧名，朝廷当行封册为夏国主，赐诏不名。岁赐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生日每于十月一日赐赉，如欲使人于界上承领所赐，亦如之。许进奉正旦及乾元节。其沿边兴复寨栅，并如旧。”从勖不敢争而退。仁宗诏，假良佐著作郎，同从勖还议之。韩琦曰：“元昊用兵累年，蕃界劳扰，交锋之下，伤折颇多，横山界蕃部点集尤苦，但汉人未胜，戎人重土，不敢遽背耳。元昊知众之疲，闻下之怨，乃求息肩养锐以逞凶顽，实非心服中国也。”

按：中国事夷狄，称“男”则为卑；夷狄事中国，称“男”则为亢。故《纲目》不书石晋所称，所以为中国讳。兹直书之，所以著元昊之悍也。

献驼、马以谢契丹。

曩霄以中国许和，遣使奉驼、马诣契丹谢。时集贤校理余靖奉使在北，契丹主示以曩霄表状，以见夏国畏服之意。

六月，上书要请十一事。

初，贺从勖言：“南朝使至本国，坐蕃宰相上见兀卒，兀卒离云床起立，问圣体万福。”及良佐至，曩霄令参于殿上，倨坐问曰：“朝廷既欲议和，何须往问北朝？”色殊不怿。已，遣如定聿舍、张延寿偕良佐上书要请，如“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师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朝议不决。知谏院余靖言：“元昊所遣如定等已于紫宸殿朝见，窃闻所上书中有‘吾祖’之称，此西人玩侮之甚。古者夷狄，单于、可汗之类固无嫌。今元昊无端撰此名目，彼称陛下为父，却令朝廷赐诏呼彼为‘吾祖’，可乎?”同官蔡襄、欧阳修皆力言不可许，如定等恃契丹强援，要索不止。时两府厌兵，欲为迁就，枢密副使韩琦力陈不可，退。复上书争之。

# 卷十七

庆历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秋七月，请契丹兵入寇，契丹不许。

曩霄迎契丹旨议和，及邵良佐来议，反不承纳。至是，如定等奉使未还，意为中国羁留。潜令点集兵马，遣使契丹，请出师南伐，契丹主不许。

附：李氏《长编》：秋七月，赐鄜延部署王信器币。初，延州庞籍于吴朝谷创石嘴堡，夏人以兵二千入寇，信击败之，故有是赐。考《宋史·仁宗纪》及信本《传》，不载此事。

八月，从契丹伐呆儿族。

契丹夹山部落呆儿族（王氏《东都事略》作保家族，《范仲淹言行录》作银瓮族，与《辽史》异），不顺命，契丹讨之，不克，命曩霄会兵讨击，破其众，掳获颇多，契丹主专之，不以分给。

使臣如定聿舍等还。

如定等入朝几两月，要求无厌，两府谕之不服，与押伴殿中丞任颛往复辨难，颛屡以大义折之，始辞屈，请还。然和议卒未定也。

九月，月入东井。

星月相犯，占者云：“大臣忧。”

宁令野利旺荣及弟遇乞得罪死。

曩霄性忌刻，多诡计，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自王嵩间入，忌旺荣有二心，因事诛之，灭其家。其弟遇乞常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曩霄乳母白姬有隙。遇乞尝引兵深涉汉境数宿，白姬乘间谮其欲叛，曩霄疑而未发。种世衡诱得西酋苏吃囊，厚遇之。吃囊之父得幸于遇乞，世衡许吃囊金带锦袍，缘边职任，使盗遇乞宝刀，刀乃曩霄所赐者。世衡倡言遇乞内投，以刀为信，今为白姬谮死，乃越境设祭（王氏《东都事略》：元昊使其妻之兄宁令、第野利旺荣及刚浪陵，分将左右厢兵，最用事。旺荣死，世衡欲并间刚浪陵，因设祭境上。是王氏不知刚浪陵为旺荣，并不知有遇乞也），为文书于版，多述野利兄弟有意中国，并叙涉境相见之欢，哀其垂成而失，入夜令人持其文杂纸币焚之，照耀川谷。西人走视，悉取所委祭具、银器千余两，并得所赐刀及纸灰

中板，其文尚未灭，以献曩霄。曩霄见刀信之，遂夺遇乞兵，赐死（李氏《长编》：世衡以庆历五年正月七日卒，其时野利兄弟未诛也。范仲淹《志世衡墓》云：尝遣谍入敌中，凡半岁，敌臣诛者二、三人。谍者还言其谋得行，而世衡已殁。上方怀来，故其绩不显。而孙甫奏议于庆历三年十二月即有近闻元昊杀其用事之臣遇乞等。与《宋史·世衡传》同）。遇乞兄弟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相猜，至不能军（韩琦《仁宗实录》：渭州百姓范仁义、张家堡十将张遂诣王沿言："遇乞、刚浪陵、城逋三人，阴欲内附。"沿遂遣仁义等持书入西夏，事觉，元昊族三家，杀仁义，配遂居摊粮城，及契丹西伐，获遂以归。司马光《涑水记闻》：种世衡死，其长子古诣阙言："世衡在青涧城，尝遣王嵩入夏，反间其用事臣，野利旺荣兄弟皆被诛，元昊由是势衰纳款。经略使庞籍掩父功，自取两府。"籍时在枢密院，具言："嵩入夏界即被囚，元昊委任旺荣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荣为书遗功臣。元昊妻即旺荣妹，元昊黜其妻，旺荣怨望。元昊称臣后二年，旺荣谋杀元昊，事泄夷族，非因嵩反间也。"又李氏《长编》：元昊纳没哆氏，营天都山居之。妻野利氏之叔遇乞有怨言，元昊怒。会有告遇乞兄弟谋以宁令哥娶妇之夕作乱，元昊遂族遇乞、刚浪陵、城逋等三家。曾氏《隆平集》所载亦如之，诸说互异）。

按：《纲目》罪辞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得罪，非所罪而罪也。旺荣、遇乞为夏虎臣，因间被杀，是曩霄自去其羽翼矣。书"得罪"，以见死非其罪，著曩霄之不明也。

团练使讹疥侵环州，为苏家族薛乞所执。

曩霄虽使议和，然时纵兵窥伺环庆等路，讹疥怨其兄讹乞内降，擅众侵掠环州，苏家族巡检、三班奉职薛乞诱执以献。

出兵窥泾原。

曩霄以陕西四路惟泾原川原平旷，步骑易入。时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行边至镇戎军，趣莲花堡，天寒，与僚佐置酒。会曩霄自黑山拥兵近塞，戬令按兵勿追，曩霄愕视，谓其下曰："我已纳款朝廷，何用此公护诸将?"乃引还。

冬十月，侵党项，契丹遣使来诘，不听。

曩霄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故风集云散，未尝聚养。然抄掠所得，亦尽以给众，兵力虽盛，用度时窘，辄侵党项边，资以自给。契丹使延昌官使高家奴诘让，曩霄不听。

十一月，表请入售青盐。

初，使人如定等回，中国许以岁给数不过十万，及秘书丞张子奭、右侍禁王正伦持诏谕使称臣，曩霄礼待甚倨，强为要索，子奭等应许给赐至二十五万，始放还。又附表请以青盐十万石岁售县官。秘阁校理孙甫言："西盐数万石，其值不下缗钱十万。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若又许其卖盐，则与契丹物数相当，使契丹闻之，不更生其贪得之心乎?"仁宗用其言，不许。

诱党项诸部叛契丹。

曩霄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以困中国（富弼奏议云：元昊结契丹为援，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其声势，急则假其车徒，甚至犄角为奇，首尾相应，多方牵制，任意鸱张，盖先恃大国之强，乃敢立中原之敌），及刘六符求割关南地，中国遣知制诰富弼报之，两进誓书，复相和好。曩霄怨契丹背约，坐受所益岁币，于是有隙。及伐呆儿族，又忿契丹不分虏获，潜诱山南党项诸部及呆儿族八百户，尽叛契丹，阴附于已。

按：《续纲目》书契丹、党项诸部叛附于夏，不书"诱"也。然曩霄曾侵党项，契丹遣使让之，则党项应德契丹而怨曩霄，何遽弃好事仇，此必曩霄有以致之，故书"诱"以诛其隐。

十二月，复遣张延寿入议和事。

曩霄所求诸事，中朝皆未之许，又遣延寿持书至中国议。虽肯上表称臣，而书中年用甲子，国号止易一字，仍欲通市青盐及自贸易，又乞增岁赐至三十万。仁宗仍令任颛押伴，礼折之。

契丹筑威塞城，遣呆儿族扰之。

契丹主闻曩霄怨望，遣北院大王耶律候哂巡视西边沿河要地，尽修堡寨。又于天德军压夏境，增筑威塞城备之。曩霄使呆儿族降户时出侵扰，杀其役卒。

契丹复城河清军及金肃州，以兵争之，不克。

自李氏归顺契丹，使介往来，特开迳路以趋上京。是时谋伐夏国，徙民五百户，建河清军；复割燕民三百户，置金肃州。曩霄遣兵二千余争之，不克而返。

庆历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春正月，献于契丹。

因契丹筑威塞城，借是以觇喜怒也。

二月，侵青涧川。

曩霄欲先割地，然后议和，遣众于延州界上，修筑城垒，广占边境。见疆吏不敢与争，遂纵蕃骑数百掠青涧川，为左班殿直折保忠所败。保忠，西界蕃部马山，内附赐名者也。

使臣张延寿还。三月，以兵掠秦州。

延寿屡向押伴任颛要索，颛密以陈仁宗，惟许榷场及添岁赐五万，余不许。延寿还，曩霄以兵临秦州之平川，族户一千余帐，焚掠殆尽。

按：前书"还"，志要求之无厌也；此书"还"，罪忿兵之遽起也。

夏四月，契丹山西五部来降。

北方黑水之西为连山，亦曰"夜来山"。其西有五大族，各自为部，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塔坦接境，最为劲悍，素属契丹。曩霄自臣中国，数以诏命临之，其节度使屈烈等举其五部来投，契丹主遣使责还，曩霄不遣。

围青涧城。

与宣武副都头刘岳战，不胜。

五月，契丹讨党项，遣兵援之。

契丹主以党项叛，遣南面招讨罗汉奴率所部讨之。党项乞援，曩霄发兵助战，杀契丹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等。契丹主怒，征诸道兵会西南边，讨夏国。

按："讨"而书"援"，罪援者也。

遣使如阻卜乞师，阻卜执送契丹。

曩霄闻契丹集兵声讨，遣臣窊邑改请兵于阻卜。阻卜酋长乌八执使者送于契丹，且请以兵助。契丹主出驻永安山，使延昌宫使高家奴（王氏《东都事略》及李氏《长编》俱作延庆宫使耶律元衡），以伐夏告于中国。

六月，遣使入献，始上誓表称臣。

曩霄议和经年，中国遣张子奭谕：还前侵延州地，慢不肯听。及获罪契丹，始遣尹与则、杨守素入京贡献，上誓表言："两失和好，遂历七年，立誓自今，愿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将校民户，各不复还。自此有边人逃亡，亦毋得袭逐。臣近以本国城寨进纳朝廷，其栲栳、镰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边境蕃汉所居，乞画中为界，于内听筑城堡。朝廷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乞如常数，无致更改，臣不敢以他事相干。乞俯颁誓诏，世世遵承，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罹殃。"守素进表讫，即请早回本国。仁宗以其言辞不顺，迟留久之。谏官余靖以为言，乃遣回。朱子曰："天圣中曹玮语王鞻曰：'君当留意边防'，因以元昊桀悍状语之，时德明尚无恙也，其言至宝元而验。元昊以逆雏犯顺，忘食肉衣绮之恩，肆猾夏乱华之虐。陷将约和，范雍不能悉其诈；部人伪顺，士彬不能察其奸；好水之师，任福不能遏其势；定川之役，怀敏不能撄其锋。自韩范行边，战守大备，将士始有禀承。以鄜延一路观之，狄青击之保安，许怀德破之永平，入金明则见困于周美，犯延州则见摧于王信。以河东一路观之，在建宁，则张亢易旗以误敌；在府州，则张旨筑城以捍御。以环庆、泾原观之，和市在白豹，任福破之；蕃骑在三川，王珪败之；及大顺既城，青涧起筑，地皆可守，人习弓弩。于是蛇豕丧胆，犬羊屏息，议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庞籍者亦再。然犹狡黠多端，诚伪参半也。暨夫遣使奏事者四，纳款者一，然后跋扈之气消，战争之志息，始而帝，继而男，终而臣矣。"

按：此西夏复臣中国之始。

秋八月，使如契丹，契丹执之，以兵窥唐隆镇。

夏国唐隆镇所居嘉舒、克顺等七族，旧属府州，逃入西界。曩霄入寇时，又掠麟、府人户，安置其地，生齿日繁，分为十四族。是时曩霄虽与契丹异，犹遣使朝贡。契丹主责以纳叛背盟罪，使抗对不屈，羁之弗遣。曩霄复使人贡，询以事宜，不肯实告，契丹主执而笞之，发兵屯宁仁、静寇两镇，待河冻即过唐隆掠取户口。曩霄知其谋，遣兵沿河严备之。

九月，使请誓诏。

夏界连接诸蕃，有茶数斤可易羊一口。曩霄于茶数尤多邀索，中朝许以五万斤，下三司拟取往年赐夏国大斤茶色号，（欧阳修奏状：五万斤大斤，有三十万小斤之数。）定为则例。知制诰田况力争之。曩霄知不可得，遣杨守素、尹与则入请誓诏。仁宗赐诏曰："朕临制四海，廓清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胙。今乃纳忠悔咎，表于信誓，质之鬼神，要之日月，及诸子孙，无有渝变，申复恳至，朕甚嘉之。俯阅来誓，一皆如约。宜明谕国人，藏之祖庙。"

冬十月，契丹来伐，拒战于贺兰山，败绩。

契丹主亲将骑兵十万，出金肃城；遣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将骑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兵六万出北路；东路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师以从。夏国与契丹仅隔大河，向无城堡可守。契丹兵三路济河，长驱直入四百里，无人迹，据得胜寺南壁以待。曩霄遣党项谍者出觇敌，契丹获之，射鬼箭（《辽史·国语解》：凡主亲征，服甲胄，祭诸先帝，取死囚一，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遂以左厢兵潜屯贺兰山北。萧惠遣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得、护卫经宿直古迭纵兵搏之，曩霄亲率兵掩击，围之数重。迭里得奋勇力斗，左右驰射，跃马直击中坚，夏众不能当，大溃而退。

按：前书契丹攻凉甸，此书"伐"，罪夏也。有罪，则虽夷、狄相攻亦书"伐"。

诱契丹进兵至河曲击败之，遣使请和。

曩霄既败，率残众谨守贺兰，见契丹兵日益，遣使至军中奉表谢罪请降。契丹主遣右夷离堇萧滴冽来觇诚伪，滴冽为陈祸福，曩霄请退师十里，俟收叛党以献，且进方物。契丹主命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进军次于河曲，曩霄亲率党项诸部待罪，契丹主命革诘以纳叛背盟故，赐之酒，许以自新。萧惠进曰："夏人忘奕世恩，萌奸计，今车驾亲临，大军并集，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契丹主犹豫未决。曩霄以未得成，言退三十里候之。凡三退，将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马无食，因许和。曩霄又迁延数日，度其马饥士疲，潜立拒马于河西，突蔽盾前搏。萧惠督数路兵掩击，杀数千人。曩霄走，惠又麾先锋为左右翼邀之。曩霄以残卒千余溃围出，忽大风起，飞沙眯目，契丹阵乱，纵兵急攻，惠军败，蹂践死者不可胜计。复攻南壁，契丹主亦败（王氏《东都事略》及李氏《长编》：契丹主将兵入夏，各据一山，严兵相持。曩霄奉卮酒为寿，大合

乐，折箭为誓，既罢。契丹主夜以兵劫之，曩霄觉而拒战，大败契丹兵。与《宋史·夏国传》异)。入萧孝友寨，执鹘突姑驸马萧胡睹及近臣数十人，尽获契丹主器服乘舆。已，遣使请和，愿归俘获，契丹主亦送还前所留使人。　史臣曰："曩霄之事契丹，虽世为甥舅，乌足得其志哉！兴、灵负远，纳叛侵疆，乘隙辄动，贡使方至，事变随生，问罪兴师，自将亲征，胜则无奇，败则有悔。昔赵咨对魏主曰：'大国有征伐之师，小国有备御之固。'亶其然乎。"

按：曩霄此举，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时辽主以十万众直逼贺兰，志吞平夏，而曩霄乞降以骄其师，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马疲，成功一战，而乘其全胜之势，即作请和之举，使契丹不得不从，与前之款宋者若出一辙，岂非玩二国于股掌上乎？然宋之许和，尚有契丹为之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与和耳，其不竞更出宋下矣噫！

十一月，入献契丹俘。

仁宗诏，止受表而却其俘。

按：春秋时诸侯讨四夷之罪，则献俘于王，中国则否。曩霄献俘，其遵此礼欤？非也。盖以此示威，且欲移祸于宋耳。宋人却而不受，有以哉！

十二月，受册为夏国主。

初，梁适至契丹，契丹主当适面遣使夏国，自言指呼之间，便令曩霄依旧称臣，及其出兵伐夏，又遣使告宋，以曩霄名体未正，请为中国讨之，乞止封册(李氏《长编》：契丹遣延庆宫使耶律元衡来告将伐元昊，其书略云：元昊负中国当诛，故遣林牙详稳等问罪，而元昊顽犷不悛，载念前约，深以为愧。今拟将兵临讨，或元昊乞臣，幸无亟许。而范仲淹《奏状》云，契丹使人只问杨守素往来次第，并不坚请阻绝。与《长编》稍异)。至是，朝廷闻契丹已与夏平，乃遣祠部员外郎张子奭等赐册命曰："咨尔曩霄，抚爰有众，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启乃邦，洎尔承嗣，率循旧物。向以称谓非宜，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师兵劳戍。而能追念前眚，自归本朝，腾章累请，遣使缘道，忠悃内奋，誓言外昭，要质天地，暴情日月。朕嘉自新，故遣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阁门祇候张士元充副使，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藩辅，光膺宠命，可不谨欤！"仍赐御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册以漆书竹简，凡二十四，长尺一，藉以"天下乐"晕锦；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龟纽锦绶。金涂银牌，长七寸五分，阔一寸九分。缘册法物，皆银装金涂，覆以紫绣。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自置官属。使至京，就驿贸买，宴坐朵殿。朝使至国相见，用宾主礼。然宋使止馆宥州，终不复至兴、灵，而曩霄帝其国中自若也。　刘永新曰："夏亦得志于宋矣哉！良由宋有天下之始，武功既微；而其继，北则隙启契丹，西则难生李氏。正如力弱之人，既以千钧压首，复以百钧缒肩，安能布武而趋乎？宜乎北讲兄弟之好，止得为兄；西讲父子之欢，半居为父，势使然也。"

归契丹俘萧胡睹。

曩霄获契丹兵，必劓鼻示辱，故契丹国中每以无鼻为诟诮。胡睹贵戚，曩霄不欲与契丹绝，独免其刑。契丹主遣同知检点耶律袅履持诏索之，经三返，乃放归。

中书令张元卒。

元至夏不二年，官至太师、中书令。国有征伐，辄参机密。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一身二疾，势难支矣。既元昊议和，争之不听，及与契丹构兵，知所志不就，终日对天咄咄，未几，疽发背死。

按：张元身率戎夷，构难君父，所志未竟，中道而夭，殆天夺之魄乎！

遣使入贺正旦。

初，曩霄遣使甚少，中国止以一班行待之。后使人渐众，始命朝士为馆伴，并赐御宴，礼数过优，使益骄慢。是时，遣丁努关聿则等贺正，聿则故留延州议事，至入朝已二月矣。

# 卷十八

庆历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春正月，贡鹘于契丹。

契丹自西征败衄，山前后困敝殆甚。又女真、渤海所在扰乱。曩霄知其衰，常以兵掠其境。契丹主怒，欲起倾国兵讨之，曩霄因以白鹘贡。

二月，复互市。

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及曩霄称帝，互市绝，保安军榷场遂废。陕西并边主兵官，犹与属羌交易，后并禁之。曩霄数使请复，乃复置场于保安军及镇戎军之安平寨。

夏四月，使贺乾元节。

使人为素赍咩布移则、张文显。

五月，归石元孙。

元孙与刘平被执，传言已死，仁宗赠平朔方军节度兼侍中，谥壮武（王氏《东都事略》：平被执不食，数骂夏人曰："我颈长三尺，何不速杀我，缚我何之乎？"遂见杀，年六十三。《宋史·平传》：平执后降羌，多言平在兴州生子，数年才死。及元孙归，乃知其实。二书互异）。元孙亦赠中正军节度兼太傅，录其子孙七人。是时曩霄因纳款纵之还。谏官御史奏元孙被执不死为辱国，请斩塞下以示西人。贾昌朝独引春秋谷臣、知罃故事，请赦之，乃安置全州。

闰五月，使谢封册。

曩霄遣丁卢嵬名聿营、吕则张延寿赍表入谢册命，又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谢景祐中所赐佛经。

附：李氏《长编》：五年闰五月丙戌朔，赐通判镇戎军雷周式五品服。先是，夏人围镇戎，周式收散卒二万人入保，夏人引去，故赏之。

按：是时曩霄臣服，何以有围镇戎事，《宋史》不载。

六月，贡于契丹。

曩霄虽臣中国，犹倚契丹为援。闻其君臣谋议，通报丁口，简募甲兵，日夜教阅，思雪前耻，惧其报复，故贡献倍勤。

秋七月，寇笮篥城。

白豹寨蕃官浪尾等一百八十余人，其族帐傍近环庆，遣使至经略司请内附。曩霄谓中国招之，以兵三千入秦州，侵笮篥城，掠人畜而还。

按：此西夏既臣复叛之始，书"寇"，严君臣之辨也。

八月，保安军移文来诘地界，不听。

初，曩霄献栲栳、镰刀诸寨，继言九州十三县向属故土，乞赐还（陈师道《后山谈丛》作"求割三州十六县"。此据余靖奏状，州县之名，史不详载），中国不许。及进誓表，仁宗诏延州保安军，别定封界，其余皆如旧境。曩霄不肯如约。鄜延经略司以闻，诏保安军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约指挥。曩霄迁延不奉诏。

出遇乞妻没藏氏为尼。

曩霄杀旺荣、遇乞，久之，野利后诉旺荣兄弟无罪，曩霄悔之，令求遗口，得没藏氏于三香家，迎养宫中。已，与之私，野利后觉之，不忍杀，使出为尼，号"没藏大师"，居于兴州戒坛寺。

按："为尼"何书？志乱成也。曩霄之弑虽成于夺子妇，实始于私没藏。盖没藏为尼，野利氏实出之。及生子谅祚，野利氏母子不能安矣，启讹庞之构逆，致宁令之肆凶，悉由于此。书以为肆淫者戒。

冬十月，行《崇天万年历》。

德明时行中国《仪天兴注历》垂三十年。乾兴初，真宗命司天张奎运算，议改历，其法以八千为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为斗分，四千二百九十九为朔，距乾兴元年壬戌，岁三千九百万六千六百五十八为积年。至天圣元年八月历成，率以一万五百九十为枢法，得九钜万数，命曰"崇天万年历"。未及颁，而曩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至是，始奉仁宗颁赐行之。

十一月，驻兵葫芦河。

曩霄凡入塞，先遣人放牧牛羊，与蕃户、汉人相习久之，然后纵兵肆掠，故缘边莫之为备。是时，令二万骑立寨，新筑边壕，外及葫芦河诸川，或五里，或七里。边臣以仁宗诏谕勿得侵扰西界，不敢驱逐，由是兵屯日众。

子阿理谋逆，杀之，及妃咩米氏。

咩米氏，曩霄第四娶，生子阿理，无宠，屏居夏州王庭镇。阿理年渐长，谋聚众为乱。其党卧香乞以告，曩霄执阿理沉于河，遣人赐咩米氏死。

按：王莽盗汉，子临弄兵；石虎弑君，邃宣谋逆。从古篡乱之奸，必生逆子。虽戾气所钟，亦天道祸淫之理也。曩霄弑母叛君，生子不教，故分爱憎，酿成逆乱，岂尽咩米氏罪哉？

十二月，侵屈野河，执麟州指使魏智。

麟、府二州，山川回环五六百里，悉蕃、汉种植所。自曩霄侵掠，尚余三千余户散处黄河东岸。自来所修堡寨，仅通麟、府道路。夏兵知其别无城守，辄放人马过界，直逼屈野河东。智引兵追逐，夏兵执之。已，闻知州领众来救，遂出银川寨而回。

遣杨守素至保安军，索在汉人户。

曩霄初上誓表言所掠蕃、汉人户，两不相还。至是，遣守素自陈事宜，理索在汉人户。仁宗诏保安军引伴至延州，示以元进誓表谕之。既而又索所降黄族军主黄移都等四十九人。移都畏诛，与其族人各勒兵，愿死汉界。鄜延经略司言："移都等来投，在朝廷未降约束前，恐不宜遣去，以快夏人之忿。"从之。

庆历六年（契丹重熙十五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春正月，遣使献地，复索过界人户。

曩霄遣杨守素持表及地图入献卧贵庞、吴移、已布等城寨九处，并理索过界人四百余户。而所献并属汉地，但以蕃语乱之，所云内投边户，亦在汉界不当还者。仁宗降诏谕，令增设誓条，自今有过界者，虽旧系边户，亦不得容纳，其缘边封界，只以誓诏所载为定。

夏四月，复请边臣毋纳过界蕃户。

夏国作过蕃官浪瞎等七百六十二人，为环庆经略司招诱内降，曩霄上表请禁，且乞附入誓诏，仁宗从之。

作避暑宫。

夏俗皆土屋，或织牦牛尾及羖䍽毛为盖，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国中鲜游观所。曩霄于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

五月，筑后桥诸堡。

后桥蕉蒿寨及十二盘诸堡，向为中国所破。曩霄令属下蕃户累至其地，开筑旧堡，环庆路以闻。

冬十月，献丰州地，请定封界。

初，曩霄欲以没宁浪等处为界，仁宗下河东经略使郑戬议之。戬言："没宁浪诸处并在丰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从其言，则麟、府二州势难以守，宜以横阳河为界。"议弥年不决。曩霄复遣杨守素纳丰州故地，上言先以兵马收获承平分水向西一带疆土，已分赏得功将校，今边臣数有所争，未协累年之议。仁宗以戬所上地图，命刑部员外郎张子奭至保安军与守素面议。会子奭病，改命国子博士高良夫同东路巡检马怀德、管经略机宜文字楚建中往莅其事。议未定，兵暴集，骑皆傅矢，引满相向，建中披腹当之，毫无惧色。众服其量，议稍有绪。建中请筑安塞、黑水等八堡以控东道。曩霄遣兵争之，闻有备，不入。

庆历七年（契丹重熙十六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春二月，猎于两岔河，生子谅祚。

曩霄常顾没藏尼于戒坛院，臣下谏之不听。是时出猎，载没藏氏偕行，营于两岔河而生谅祚（王氏《东都事略》、李氏《长编》俱以谅祚为遗腹生）。始名宁令两岔（《宋史·夏国传》：谅祚小字宁令哥。王氏《东都事略》、李氏《长编》并以为其兄名。观《宋史》于"小字宁令哥"下既解其义，复云："两岔，河名，没藏氏从元昊至此生谅祚，遂名焉。"是谅祚本名"宁令两岔"，"哥"字，乃宋板讹也），国语谓"欢喜"为"宁令"（沈括《笔谈》云，"宁令"，华言"大王"也。亦与史异），"两岔"谓至两岔河而生。时月之六日也。曩霄令养于没藏讹庞家。讹庞以汉人毛惟昌、高怀正向属遇乞帐下，使二人妻更乳之。讹庞，没藏尼兄也。

按：《纲目》书子生五，皆有关治乱之故者。此书谅祚，丑夏也。曩霄身为枭獍，生子非夭死即逆诛，至以奸生之子继承国统，非谱牒羞乎？罗氏《夏国世系》不详其事，兹取李氏《长编》及王氏《事略》补之。

二月，起高台寺。

曩霄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至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

三月，以没藏讹庞为国相。

于是没藏氏与讹庞日夜谋危宁令哥，为立谅祚计。

夏四月，通银星和市。

初，杨守素等画界，既以横阳河为定议，而于麟州屈野河西地则云："吾马足所践，即为吾土"，不肯明立界至。仁宗命知麟州张继勋勘之，继勋言："夏人日逼屈野河，耕垦畜牧，兴置寨栅，若即以河西为禁地，实与城相距非便；若用咸平五年以前界至，则太远难守；当以大中祥符中所定为则。"遣临塞堡监押马宁、指使殿侍康均诣宥州，与监军司言之。曩霄令把关太尉曹勉、管勾和市曹勍谓均等曰："中国若肯通银星和市，则河西疆界一切如约。"经略司令入保安军自陈，勉等至军，朝议以疆界既肯如旧，许之。

五月，夺子妇没啰氏，立为后。

曩霄先七娶（《宋史·夏国传》作"五娶"。兹从李氏《长编》，下同）：一卫慕氏；二索氏（《传》以索氏为第五）；三都罗氏，早死；四咩米氏；五野利氏（《传》以野利氏居第三），生三子：长宁明，次宁令哥，次薛哩，早死；六耶律氏（《传》以耶律氏为第一），契丹公主也；七没啰氏，即营天都山居者。至是为太子宁令哥娶妇没啰氏，见其美而自纳焉，号为"新皇后"。　张鉴曰：曩霄雄毅多略，志成叛逆。卫慕氏其母也，而弑之；山遇其叔也，而杀之；及为子娶妇，而美则自纳焉。卫宣、高洋，两钟其恶，天命不佑，宜其死不旋踵也。

按：自古乱伦之主，若卫宣、楚平，及唐元宗、梁朱温，皆国乱身危，贻讥千古。曩霄自中国讲和，契丹战胜，志得意满，日即慆淫荒佚之事，史不胜书。至夺宁令哥妇，立以为后，其灭绝天伦，尤非人类。盖不如是，则罪不极贯不盈，不足殒其身、弱其嗣也。《续纲目》列其事于外注，兹特书之，以著其恶。

六月，废后野利氏。

野利氏，遇乞从女也（《司马光日记》载庞籍语，元昊妻即旺荣妹，与《宋史·夏国传》异。）身颀长，有智谋，常带金起云冠，令他人无得冠者。封宪诚皇后，曩霄素畏之。自纳没啰氏，别居天都山，后稀得见。旺荣、遇乞之死，后已不平，及夺子妇没啰氏，益失宠，出怨望语。曩霄闻之，黜居别宫，不复相见。

按：《纲目》废后例有二：书后某氏废，有罪辞也；废后某氏，无罪辞也。曩霄凶逆，母且弑之，何爱于野利氏？故虽以怨望废，仍以无罪书。

秋七月，筑离宫于贺兰山。

贺兰阻屏西夏，阴阻北蕃，延亘五百余里，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故名。曩霄自夺没啰氏，废野利后，阴闻宁令哥有怨言，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悉以国事委之讹庞。

九月，徙榷场于顺宁寨。

曩霄因保安榷场僻陋，羊、马无放牧地，请徙顺宁，然蕃商卒不至。

冬十一月，遣使请岁赐。

旧，中国岁赐尽明年六月乃毕，曩霄以为缓，使宥州监军司牒保安军请以岁终为限。延州以闻，枢密院牒草报"如约"，时延帅阙，主管经略司文字李师中更其草曰："当如故事"。曩霄气慑，不复请。

庆历八年（契丹重熙十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春正月朔，日赤无光。

元旦行朝贺仪，群臣相顾失色。

国主曩霄为子宁令哥所弑。

初，曩霄杀野利兄弟，其族皆失职怨望。及宁令哥失妻，野利后被黜，母子日夜虑祸及。没藏讹庞知其意，阴劝宁令哥作乱，宁令哥信之，与野利族人浪烈等于月之望日，乘曩霄醉，入宫刺之，不殊，救者至，浪烈等斗死，宁令哥劓曩霄鼻而出，追者急，走免（沈括《笔谈》：元昊后房先生一子，曰宁令受，后又纳没藏讹庞之妹，生谅祚而爱之。宁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藏氏，授戈宁令受图之。宁令受间入元昊室，猝与元昊遇，刺之，不殊而走，诸大佐没藏讹庞辈扑宁令受，枭之。与李氏《长编》异）。明日，曩霄死（《宋史·任颛传》中仅云元昊为其下所杀，遣杨

守素来告哀，不言其子戕之也。《仁宗纪》及《夏国传》不载，《辽史》亦阙之。兹酌取王氏《东都事略》、李氏《长编》两书），年四十六，僭号十七年，改元五，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王偁曰："自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强梁凶悍，乃谋僭尊，以天下之力，临区区一方，然未尝少挫。及败于女色，祸发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按：臣弑君，子弑父，天下之大逆也。书法必曰：某弑其君某，某弑其父某，正弑者之罪足矣！兹曷以"为子所弑"书？书为所弑，则弑者有可诛之罪，被弑者亦有难逃之责。盖曩霄弑母夺媳，灭理乱伦，罪大恶极，岂寻常书法可例，故以《纲目》梁朱温、燕刘仁恭例书。至宁令哥之罪，则书"子"，书"弑"，早正之矣。

论曰：曩霄智足以创物先，才足以驭群策。衣冠礼乐之变，官法文字之奇，更祖宗成规，藐中朝建制，人言可恤，彼恶知之。而其用兵，则严赏罚，集众长，攻少坚城，战无猝败。倘生乱世，刘元海、石世龙当其亚也。迹其英雄自喜，霸王由吾，妄膺宝箓，显盗鸿名，肆兵力以胁诸蕃，逞狡谋而欺中国，羌戎残犷，斯为甚乎！然而政尚刑诛，性耽淫泆，戮叛戚则弑其母，逞逆谋则杀其叔，贪好色则辱其臣之妻、夺其子之妇，三纲沦矣，国何以立？况又穷奢极欲，劳役无时，众怨方兴，子祸旋作。张氏谓中国未扬郭李之威，狂夫自蹈安史之僇。旨哉，言乎！

国人讨宁令哥，诛之。没藏讹庞立谅祚，尊没藏氏为太后。

初，没藏讹庞欲以谅祚主夏国，诱宁令哥弑逆，因以为罪。及宁令哥刺曩霄不死，逃匿黄芦。黄芦，讹庞所居也。讹庞遣人执杀之，并其母野利氏。曩霄遗命，立从弟委哥宁令，大酋诸移赏都、埋移香热、嵬名浪布、野乜浪罗等与讹庞议，众欲如遗言，讹庞曰："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移赏都曰："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守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众曰："诺"。遂奉谅祚立之，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讹庞以诺移赏都等三大将典兵久，令分掌国事；己为国相，总揽政柄。没藏本大族，讹庞为之长，至是权益重，出入仪卫拟于王者。

按：于是，讹庞杀宁令哥而书"国人讨"，何不予讹庞以讨贼之义也？盖宁令之逆，讹庞实构成之。其杀宁令，亦为谅祚地耳，岂真知大义哉！故宁令哥书"国人讨"，以见弑父之贼，人人得诛，万世之公也。谅祚书"讹庞立"，以见违命专擅，利立幼君，一人之私也。

二月，遣杨守素告哀。

讹庞既立谅祚，遣守素至京师告哀。守素多智数，尝劝曩霄不称臣纳使节者，押伴陕西转运使任颛试问国主所以死，守素不能对，讫还，不敢肆。仁宗遣开封府判官、尚书员外郎曹颖〔叔〕为祭奠使，六宅使、达州刺史邓保信为吊慰使，赐绢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米面各百石、酒百瓶。及葬，仍赐绢一千五百匹，余如初赙。

献遗于契丹。

初，曩霄卒，使人至契丹告哀。契丹主遣永兴宫使耶律袅里、右护卫太保耶律兴、老将作少监王全慰奠，至是讹庞以曩霄遗物献。

三月，铁不得国请契丹会师来攻，契丹不应。

铁不得在伊吾西，素不通契丹。曩霄据瓜、沙，尝以兵掠其境，国主畏之，不敢御。是时闻曩霄死，遣间使由敦煌山谷间至契丹，献毡、玉、马、驼等物，请以本部兵攻夏国，乞以师援。契丹主谓其"道里辽远，声应不及"，谢之。

夏四月，谅祚受册为夏国主。

中国议者因谅祚幼弱，母族专权，请以节钺啖其诸将，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势，可不战屈也。陕西安抚使程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不如因而抚之。"或请乘丧举兵，知庆州孙沔亦言："伐丧非中国体"（史云：议者惜其失机）。仁宗乃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充册礼使、供备库副使宋守约充副使，册谅祚为夏国主。初，曩霄受封，朝廷颁以印绶，至是但有封册，不更赐印，后遂为例。

附《宋史·程琳传》：夏人围庆阳，会朝廷行谅祚册礼，琳止诏使于鄜延曰："夏人贪此，可纾庆阳之难。"乃具礼币赐予之数移报之，夏人果喜，即日迎册使而围解。考欧阳修作琳墓铭及神道碑不载此事，《琳传》不知何据？

五月，索叛酋孟香于庆州。

孟香，宥州蕃酋，得罪惧诛，率众千余内附。讹庞遣兵以求香为名，劫边户，掠牛马。仁宗诏知州杜杞还之。杞言："夏人违约举兵，香不可与。"因移檄言"不偿所掠，则香不可得"。讹庞不肯偿所掠，杞亦卒不遣香。

六月，谋攻延州，兵及境而还。

延州东北阻山，无城郭，蕃骑易于出入，知州程琳尝获夏国戎首，不杀，戒遣之，夏人亦声言毋捕汉人。久之，以五百户驱牛羊扣边，云："契丹兵至衙头，国中大乱，愿自归。"琳曰："此诈也。契丹兵至，当举国取之，岂容来降？闻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直诱我耳。"拒不受。已而，果有三万骑临境上，以捕判者为辞。琳戒诸将勿动，闭壁偃旗以待，夏兵知有备，引还。

秋九月，遣使入谢祭奠。

曩霄称臣后数犯约抄边，边吏避生事，不以闻。于是谅祚谢祭奠使入延州，颇偃蹇自大，经略司遣引伴送阙，不敢慢。

冬十二月，使谢封册。

献马、驼各五十匹，宴于朵殿，赐物遣还。　史臣曰：赵德明在祥符间已追帝父于国中，逮元昊始显称帝，谅祚因之，虽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终未尝有臣顺之实也。

## 卷十九

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夏延嗣宁国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讹庞不听。

二月，契丹留贺正使。

曩霄临终遗言曰："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是时，契丹以南壁旧怨，不肯行封册。及遣使贺正迟期，遂羁使者。会集诸道兵，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中国。

夏六月，复遣使如契丹贡。

没藏氏以前使未还，闻契丹将兴兵，再遣使贡，以觇动静。契丹主复留之。

秋七月，月犯岁星。

在东井十二度。

契丹兵来侵，破唐隆镇。

契丹主下诏亲征，以天齐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前锋，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贴不副之，率兵渡河至唐隆镇，破之，边吏皆遁走。

按：声罪致讨曰"伐"，潜师入境曰"侵"。辽主下诏亲征，声讨有罪，故《续纲目》大书曰"伐"。然兵以义动，始称王师。今契丹以贺正迟期复修旧怨，凌人之孤，乘人之丧，岂为义举！书"侵"，恶其无名也。

九月，袭契丹将萧惠兵，败之。

惠兵入境，战舰粮艘，绵亘数百里。侦候不绝，铠甲悉载车上，军士不得乘马，诸将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车驾，何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弊耳。"数日不立营栅，讹庞知其不备，遣兵从高坂突下击之，惠与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丛射，几不得脱，士卒死伤万计（《仁宗御集》云：谅祚为国主，与契丹战，身先士卒，亲犯矢石，故能取胜。考谅祚时仅两岁，前说误）。

按：兵骄者败。萧惠之兵可谓骄矣，骄以致败，主将之咎，书名斥之。

冬十月，复战于贺兰山，败绩。国主母没啰氏被执。

契丹主遣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部军，由北路趋凉州，至贺兰山，讹庞以三千骑扼险拒战，杀乌古敌烈部详隐萧慈氏奴、南克耶律斡里等，敌鲁古大呼奋击，夏兵败溃，谅祚母没啰氏及官僚、家属皆被执以去（李氏《长编》：契丹使殿前副检点耶律益、彰德节度赵柬之告宋，言三路兵伐夏，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驼二十万、牛五百，俘老幼甚众；惟南路小失利。而宋之边奏皆以为辽主济河不遇敌，无水草，马多死，耶律贯宁大败于狮子口，惟刘五常获陕西所陷属户羌二十余人而已，与《辽史》诸传异）。

皇祐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春正月，使献契丹捷。

以上年胜契丹捷入献。使至保安军，知军以誓诏无泛遣人例，拒不纳。

二月，侵契丹，围金肃城，败绩。

没藏氏以贺兰之败不复贡献，契丹遣使诘责，没藏氏使大将洼普、猥货、乙灵纪率兵围金肃城。契丹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仆里笃迎击，大败之。猥货、乙灵纪等死，洼普中创走还。

三月，战于三角川，复败。

没藏氏复遣观察使讹都啰督兵屯河南三角川，窥契丹威塞堡。契丹都检点萧迭里得率轻兵袭之，斩候者八人，诸将不及备，迎战，大败，都啰被擒，失辎重器械无数。

夏五月，契丹兵围兴庆府，大掠。

契丹主命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宜新、林牙萧撒末率师伐夏，以行宫都部署别古得监战，北院同知枢密使萧革按军边城为声援，蒲奴等入境围兴州四面，纵兵大掠。没藏氏不敢战，令诸城坚壁拒之。

将军洼普降于契丹。

初，洼普兵败，讹庞欲诛之，没藏氏使练兵贺兰山以责后效。及契丹兵深入，惧诛，率所部降。

六月，契丹破摊粮城。

城在贺兰山西北，国中储粮处。契丹兵攻破之，尽发廪积而还（《仁宗实录》：契丹获渭州张家堡指挥使张遂来归。遂于庆历中与州民范仁美持知州王沿书入夏，间野利兄弟，事泄，仁美被杀，安置遂于摊粮城。至是契丹得之，遣还朝廷，录为三班奉职）。

秋九月，侵契丹，又败。

夏兵侵契丹边境，耶律敌鲁古遣六院军将海里等击之，败还。

按：夏国主少国疑，战而幸胜，即当服罪请和，息民保境，以图自全。计不出此，致国母被掳，城邑濒危，亦为不善变矣。乃犹收合烬余，狡焉思逞，直自困而已，于契丹乎何损？两书"侵"、书"败"，讥其不知量也。

冬十月，使如契丹通好。

没藏氏数不得志于契丹，使请依旧称藩。契丹主不允，使还，谕别遣信臣至，当徐思之。

十二月，奉表乞臣于契丹，不答。

没藏氏复为谅祚表请和，言遵母训，乞依旧臣属，契丹主不答。

皇祐三年（契丹重熙二十年）、夏天祐垂圣二年春三月，契丹来索党项降户。

曩霄时纳党项降户数千。河曲之役，请率诸部待罪。后因战胜，不遣。至是契丹遣北院都监萧友括来索，没藏氏不与。

夏四月，契丹使还，表请代党项进献。

没藏氏既留降户不遣，萧友括还，恐契丹诘责，奉表乞代党项权献马、驼、牛、羊等物，契丹主许之。

五月，求唐隆镇故地于契丹，不得。

唐隆藩屏夏州，为东北重镇，自经契丹残破，族帐逃亡，契丹以地介河西，不置戍守。没藏氏思经复其地，遣使请之，契丹主不许。

六月，契丹置没啰氏于蓟州。

没藏氏常遣人抚谕党项诸部，国中点集人马，训练无虚日。契丹主闻之，命于西南沿边各建城邑为备，没藏氏屡请罢役，契丹主知其心叵测，以所获没啰氏及前后俘到夏人悉安置蓟州，并以所获物遣使入献。

按：是时两国交兵，殊无义战。然夏既称臣，表献方物，自当归其虏获，以全母子之亲，乃仍安置远州，死生惟吾。虽夏国君臣不能以诚信格人，而契丹处之为已甚矣。

皇祐四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夏天祐垂圣三年夏五月，阻卜酋长兀里得遣使请附，不纳。

阻卜久臣契丹，其王屯秃古斯及酋长豁得刺、喘只葛拔里思，常以马、驼、毡、玉贡献。兀里得与豁得刺弟斡得构隙，虑其侵掠，遣使至夏国请附，没藏氏惧契丹兵威，不敢受。

秋九月，请契丹弛边备。

契丹以谅祚幼弱，强臣用事，常置重兵诸边，戒饬封堠。没藏氏遣近臣吃多已贡物契丹，乞弛守备。契丹主使萧友括慰谕之。

皇祐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夏福圣承道元年春二月，移牒索古渭州地。

古渭，西蕃界，距秦州三百里，道经哑儿峡。宥州兵卒牧牛羊其地，常为青唐酋兰毡掠取。监军司怒将攻之，兰毡惧不敌，籍土入献，冀得兵戍以御夏兵。知秦州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又括熟户田，蕃部惊扰，相率叛。讹庞欲得其地久，移文中国，言："古渭本我地，朝廷置州于彼，有违誓诏。"仁宗谓户部副使傅求按视，求招谕羌众反其田（《宋史·梁适传》：古渭初建寨，间为属羌所抄，益兵拒守，羌众惊疑。时适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秦州，具牛酒召谕其种人，且罢所益兵。羌遂不为患。与《傅求传》异），报宥州，以渭非素有，不应索，正其封界，乃不复言（傅求正封界，李氏《长编》在七月，兹联及之）。

三月，使如契丹谢。

以契丹赐诏许降也。

夏四月，侵静边寨。

讹庞索古渭不得，纵兵入德顺军围静边。闻端明殿学士王素来知渭州，泾原蕃夷士庶数万皆欢迎，遂还。

五月，寇环庆。

经略司以闻，仁宗诏边吏严备，毋得辄有侵轶。

按：前侵静边，兹寇环庆，方与北和，复开东衅，书以甚其不靖也。

九月，进降表于契丹。

表不如式，契丹主使南面林牙高家奴持诏谕意。

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夏福圣承道二年春正月，遣使契丹贡方物。

契丹主以谅祚降非诚心，谕使者曰："尔主若念国威，不忘姻好，当心怀恭顺，不在贡献勤怠间也。"却其物不受。

夏五月，奉表契丹，请进马、驼。

契丹主许令岁贡无缺，没藏氏寻遣使献。

六月，侵古渭寨。

夏兵数至古渭，剽掠人畜。秦凤经略司请于邻路益兵五千为备。

秋七月，请婚于契丹。

契丹主以没藏氏反覆，不许。

冬十月，进誓表于契丹。

没藏氏遣使上誓表，并请誓诏。契丹主赐以车服，而不许誓诏。

至和二年（契丹重熙二十四年）、夏福圣承道三年春二月，使贺契丹尊号。

契丹主上太后尊号，已受群臣尊号，大赦国中。没藏氏遣使贺。

绥州蕃族阿讹等内投。

仁宗以谅祚幼弱，不欲生边事，诏约还之。

三月，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西地。

麟州西北枕睥睨曰红楼，下瞰屈野河，其河以西距夏境尚七十里，并无堡障、斥堠。天圣初，州官相与讼河西职田，久不决，转运使奏为禁地，官民并不得耕植。于是民有窃耕者，夏人辄夺其牛，曰："汝州官尚不敢耕，汝何为至此？"由是河西遂为闲田。夏人始于洪崖坞、道光谷间插木为小寨三十余所，盗种寨旁田，元昊时已侵十余里。谅祚立，中外事悉讹庞主之，知河西田膏腴厚利，（李氏《长编》云：其田外则蹊径险狭，柏木丛生，汉兵难入；内则平壤肥沃，宜种粟麦，故夏人必欲争之。）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岁东侵不已，距河仅二十里，宴然以为己田。游骑直至城下，或过城东，往来自若。

按：侵耕，细民事耳，直书"讹庞"，斥上者也。讹庞为国大臣，至令小民争数十里之田以为己利，贪鄙甚矣！

夏四月，遣使入贡，赐《大藏经》。

没藏氏因阿讹等还，感中国恩，遣使入贡。仁宗

赐《大藏经》慰之。

秋七月，河东遣使召定疆至，没藏讹庞不听。

河东管勾军马司贾逵徼巡，见讹庞所侵田过界，督责麟州守王亮，亮惧以闻。仁宗诏边吏约束之，颇加驱掠。知并州庞籍曰："河西称臣奉贡，未失臣礼。今不先以文告，而遽行驱掠，使归曲而责直，非中国体。"乃遣使以义理约还，讹庞不可。籍又使人亟召，更定疆场，亦偃蹇不奉命。

八月，契丹使来告哀。

兴宗崩，遣告哀使王观至国，寻赐遗物。

冬十月，起承天寺。

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

十一月，使如契丹会葬。

契丹葬兴宗于庆陵，夏与中国、高丽使并会。

嘉祐元年（契丹道宗清宁二年）、夏福圣承道四年春三月，河东禁银星和市。

讹庞不肯定屈野河界，恐汉兵先据其境，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庞籍戒官吏曰："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若绝之，彼必自来，毋得过河与战。"乃悬榜于边，禁绝银星和市。于是国中财用渐乏。

秋七月，移牒索蕃官兰毡。

宥州移文保安军，乞抽还修古渭寨军卒，并索叛蕃兰毡。仁宗诏以兰毡世为蕃官，不得擅索，令保安军报之。

九月，遣李守贵巡视屈野河。

屈野河侵扰日甚，仁宗命殿直张安世、贾恩为同巡检，经制之。讹庞专为谰言，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终无归意。安世等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没藏氏见牒，遣幸臣李守贵至屈野河勘之，还白所耕皆汉地，没藏氏责讹庞令还所侵田，会守贵乱作，不果。

有星出东井。

如太白，赤黄色，向北速行没。

冬十月，盗杀太后没藏氏。

没藏氏妖冶好佚游，骑从甚众，每出卜夜，令国中张灯火以资娱览。李守贵尝为遇乞掌出纳，宝保吃多已尝侍曩霄及没藏氏于戒坛院，皆出入无间。没藏氏先私于守贵，复与吃多已通，守贵忿。

一日，没藏氏偕吃多已猎于贺兰山，夜归，中道有蕃骑数十，猝戕之，并杀吃多已，时谅祚生十岁矣。讹庞族灭守贵家（《仁宗实录》：是年十月丁卯，环庆经略司言夏国小大王阿叔嵬迷裂皈与没藏讹庞杀其国母及朴细相公，而讹庞挈小大王归其族，已，戒边镇预备之。李焘云：所称小大王，即谅祚也；朴细相公，即吃多已也；嵬迷裂皈，或是李守贵也。然与正史不同，当从正史，今参王氏《东都事略》录之），遣祖儒嵬名聿则、庆唐徐舜卿入告哀。仁宗辍朝一日，以集贤校理冯浩假尚书刑部郎中、直史馆为吊慰使，文思副使张惟清假文思使副之（龚鼎臣《东原录》作没藏氏死在嘉祐四年，误）。

按：君母被戕，国之大变。《纲目》书弑太后九，皆著弑之之人，以正其罪，未有书"盗杀"者。西夏虽属羌戎，援列国例，没藏氏亦君母也，不书"弑"而书"盗杀"何？盖冶容无异慢藏，以君母而淫泆无度，祸直自取耳。书"盗"，书"杀"，深贬之也。

十一月，没藏讹庞纳其女为后。

讹庞既诛李守贵，以其女为谅祚妻，自是诛杀由己，臣民咸畏之。

按：讹庞因没藏氏久专国政，今氏死恐己亦失柄，乃纳女为后，故与《纲目》魏公操纳二女为贵人同例书。

嘉祐二年（契丹清宁三年）、夏䄻都元年春三月，以国母遗物入献。

马、驼各百匹。

夏五月，没藏讹庞诱麟府将郭恩等战于忽里堆，大败之。

夏众春耕秋获既退之后，麟州自州城以西至大横水、浪爽平，数十里间绝无一人一骑。知麟州武戡尝于河西置一小堡，以备斥堠，庞籍遂令戡等于州西二十里左右，更筑二堡为护，议未定，夏兵已集。初，讹庞怒边吏驱掠其民，潜聚兵万余于境上，待汉兵至击之。边吏守籍约束，夏兵辄以饥疾散。自没藏氏死，讹庞益恣。是时屯兵屈野河，迨三月增至数万人，尽发麟州以北民耕牛农具，计欲尽耕河西地。而国中有异议者，复召还，众皆空壁去，然银州以南侵耕自若也。武戡与通判夏倚谋乘此作堡寨，偕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名往按之。谍者言，夏兵盛屯沙鼠浪。郭恩欲止，走马承受内侍黄道元不可，率步骑一千四百余人，不甲者半，夜循屈野河，北行至卧牛峰，夏兵举烽起鼓，黄道元犹不信。比明，至忽里堆，见蕃骑数十人皆西走，相去数十步，止。郭恩等呼之不应，亦不动。俄而火起，讹庞遣众张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东有堑，其中有梁，名"断道堰"。两军接战，自旦至食时，伏兵突从旁堑中攀援上，四面合击，败之，执郭恩、黄道元及兵马监押刘庆等。恩自杀，武戡走免（《司马光文集》：自河东绝市易，夏大穷，移书于边，请遣使更议疆场。使者至有日，麟府将郭恩勇而狂，与武戡、黄道元率兵不满千人，夜开城门径往屈野河西，前无侦候，后无策应，中无部伍，但齎酒食，不为战备，以至于败。与《宋史·夏国传》异）。

按：《纲目》书诱战四，书败歼三，罪败者也。此书"诱败"，则不罪败者，而罪诱之者。盖讹庞既肆东侵，复设伏以杀恩等，虽道元疏愚，实谋之者狡也。

六月，遣使谢吊祭。

使人入见，仁宗责以忽里堆之役。使者惶恐谢，仍厚礼赐归。

秋七月，纵黄道元还。

军士馘耳鼻随还者百人。

九月，河东遣使再议疆事，没藏讹庞复不听。

河东经略使遣殿中丞孙兆、职方员外郎李思道相继至国中议疆事，约遵庆历旧例，以横阳河为麟府界，然后画所侵地三分，许一分与夏国，不从则拒绝进奉，禁止私市。讹庞骜不听。

冬十一月，河东禁绝私市。

宋制：官给商人公据，方听与夏国交易，私市者法无赦。后官吏疏慢，法禁日弛，夏人与边民窃相贸易，日夕公行。故虽无岁遗之物、互市之利，犹可枝梧。讹庞不肯立屈野河界，经略使以闻，仁宗下诏："西人如驱牛、马于沿边，私籴民谷，令所在禁绝之。"时有夏人与熟户犯禁，庞籍获之，即斩于犯所，于是两界凛然。

冬十二月，遣兵袭鄜延。

讹庞自忽里堆之胜，恐中国声讨，日事点集，遣众万余犯鄜延境。时提点刑狱陈安石摄帅事，预饬边民戒严，兵至，无所获而还。

# 卷二十

嘉祐三年（契丹清宁四年）、夏奲都二年春正月，契丹使来报哀。

仪天皇太后崩也。

夏四月，西蕃捺罗部来投，纳之。

曩霄向时拒命，不敢深入关中，虑唃厮罗为后患也。自讹庞专国，岁获赐遗，因思专制西蕃，会厮罗属下捺罗部阿作率属来投，讹庞纳之，授以官，使居边要。

五月，使至契丹会葬。

契丹葬仪天太后于庆陵，夏使与高丽使并会。

六月，攻青唐城，败还。

讹庞令阿作为向导，攻掠西蕃，围青唐城，与唃厮罗战，大败，酋豪被获者六人，失马、驼甚众。

秋九月，龙逋诸族降于西蕃，西蕃兵入境大掠。

龙逋、公立、马颇三大族常从征阵，因唃厮罗兵胜，举族投之。厮罗率兵迳入夏境，会契丹送女妻其少子董毡，乃大掠而去。

按：三事比书，以见纳人之叛，人亦叛我；侵人之疆，人亦侵我。出尔反尔，讹庞岂为得计哉？

嘉祐四年（契丹清宁五年）、夏奲都三年夏五月，没藏讹庞据屈野河。

麟府西南接银州，西北接夏州。庆历中，曩霄纳款，知麟州张继勋奉诏定界至而文案无存。访之州人都巡检使王吉，吉言继迁未叛时，麟州之境，西至俄枝、盘堆及宁西峰，距屈野河皆百余里；西南至双烽桥、杏子平、弥勒、长干、盐坑等，距屈野河皆七十余里。咸平五年，继迁围麟州，陷浊轮寨。大中祥符二年，始置横阳、神堂、银城三寨，皆在屈野河东，使蕃汉义军分番守之。又使寨将与缘边酋长分定疆境。横阳寨西至故俄枝堆四十里，州城西至大横水六十里，西南至浪爽平五十里。神堂寨西至伺候峰三十五里，西南至赤犍谷四十里，次南至野狸坞三十里。银城寨西至榆平岭四十里，西南至清水谷五十里，次南至洪崖坞四十里，次南至道光、中岭六十里。于是继勋等据此分定界至，遂以为例。讹庞虽东向侵耕，犹余二十里为闲田。及断道堰战胜，无复顾忌，妄指屈野河中央为界，遣兵沿河屯驻，白昼迫逐汉人，夜则过河剽窃，见逻者辄逸还。且于银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外，悉令部民侵种不已。

秋八月，没藏讹庞杀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

谅祚以二人妻乳哺功，赏赉甚厚。二人恃其宠，时与国事，或采民间利弊闻，讹庞心恶之。会高怀正以贷国人银，毛惟昌窃衣曩霄盘龙服，事觉，讹庞诛其全家。谅祚止之，不可。

冬十月，契丹约西蕃兵取凉州，不果。

契丹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约唃厮罗举兵攻夏国，欲徙董毡居凉州，与之近。讹庞闻之，增兵备河西，会厮罗以道远兵难合，乃止。

嘉祐五年（契丹清宁六年）、夏奲都四年夏五月，保安军牒索叛蕃胡守中，执还之。

守中为保安蕃官，边吏失于抚绥，走投夏国。中国索之急，执还伏诛。

秋七月，没藏讹庞遣使河东，议界至。

夏国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故中国和市不能不通。自河东禁绝私市，官民胥怨，讹庞乃遣使至麟府，请退河西田二十里还中国，愿通和市，经略使梁适不从。

冬十月，国中盐市绝。

河东私市虽绝，然因陕西解盐价高，商贩青盐往来如织，国中犹恃为利。仁宗使薛向为转运使，平解盐价，商民不复冒禁私贩，于是青盐利亦绝。

十一月，没藏讹庞掠鄜延。

讹庞因财用日乏，遣人于鄜延沿边德靖等十堡寨开垦生地，剽掠人畜，戍兵捍之，不止。

嘉祐六年（契丹清宁七年）、夏奲都五年夏四月，没藏讹庞谋逆，诛之，夷其族。

自曩霄死，三大将各拥强兵制阃外，讹庞犹知顾忌，已见凋丧殆尽，专恣益甚。有漫咩者位居讹庞上。每事屈己下之，结为心腹。高、毛二人之诛，谅祚颇不平。讹庞惧，将为变。子妇梁氏本中国人，谅祚私焉，日视事于国，夜则从诸没藏氏，讹庞子怼甚，与其父谋伏甲寝室，须谅祚入杀之。梁氏密以告，谅祚召讹庞于密室执之，令漫咩将兵杀其子，遂诛讹庞。其弟侄族人外任者悉戮之，夷其宗，家奴王文谅逃入延州以事告，中国授以官，后成庆卒之乱，伏诛。　欧阳修曰：没藏讹庞黠羌也。当宁令哥怨望其父，阴教以弑逆之事。而即以弑逆之罪杀其母子，

以立谅祚，专夏国之政十余年，卒以罪诛。夫教人之子杀其父以为己利，而己亦以子妇之故为所立者族灭，此人事，亦天道也。

按：讹庞威福自专，即非谋逆，罪固当诛。然谅祚宣淫，有乖伦理，其不为陈灵、齐庄者亦幸也。

废后没藏氏。

谅祚既族讹庞，废没藏氏幽之，而舆梁氏入宫，群臣谏不听。

五月，始正屈野河地界。

谅祚诛讹庞，始亲国政，太原府代州钤辖苏安静移牒来议疆事（吕诲奏议《论麟州地界状》云：近罢钤辖苏安静，实为至当，专遣职方员外郎李思道往彼，朝廷授以成算，事无不济。与《仁宗实录》及《宋史·夏国传》异）。遣大酋吕宁拽浪撩礼议定：府州自青没怒川、沙鬼牌、横阳河东西一带，筑堠九；自沙鬼旁顺横阳河东岸，至铁炉骨堆，筑堠十二；自横阳河西以南直罗庞烽，筑堠六；自罗庞烽西南直麟州界移济寨，筑堠三；自移济寨南至大横水、竹枝谷、伺候峰、赤犍谷、臧爱坞至饶咩浪，筑堠十二。其距榆平岭、清水谷头四里许立寨二：从北阿默真寨一，次南麻柞寨一。距大和谷五里许立寨四：从北讹庞禹星寨一，次南嵬药寨一，次南马默都寨一，次南麻也娘寨一。距洪崖坞一里许立寨三：从北纲禹爱寨一、次南阿默逋寨二。其松本晋堆立寨三，并在阿默逋寨西，凡十二寨，有者修之，无者创之。寨东西四里，各有两界卓望处，筑堠十二。约自今两界人户，毋得过所筑堠耕种。其在丰州外汉寨及府州界蕃户旧寨，并复修完。府州沿边旧寨三十三，更不创修。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田。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许两界人户就近樵牧，不得插立梢圈，起造棚屋，违者并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两界巡捉人员，毋得带衣甲器械，过三十人骑。拽浪撩礼还，谅祚遂听命（《宋史·梁适传》：夏人盗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界，以适为定国军节度使知并州，至则悉复地六百里。按：屈野河田旧界仅七十里，传云“六百里”，不知何据）。

附：《宋史·王举元传》：夏人来争屈野河地，举元从数骑渡河，设幕与之议，示以赤心，夏人感服。考屈野河地自至和二年至是年，经数次议画乃定，举元以数言正之，何易也？且元昊时已侵十余里，则举元所议或不在是时。

六月，灵、夏二州大水。

黄河环绕灵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相传创始于秦，因河水南入渠口），一汉伯渠（相传创始于汉，其渠口在秦渠上流），一艾山渠（《后魏书》：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请自富平西三十里，凿艾山通河，作渠溉田，今在灵州南），一七级渠（《唐书》：吐蕃寇灵州，郭子仪败之七级渠，今在灵州南），一特进渠（《唐书》：长庆四年开，今在灵州西），与夏州汉源、唐梁两渠毗接，余支渠数十，相与蓄泄河水。又有贺兰、长乐、铎落诸山为之堤障，向无水患。是时七级渠泛溢，灵、夏间庐舍、居民漂没甚众。　史臣曰：“河至兰州始入中国，北绕朔方，东经三受降城，历丰、胜诸州，折而南，出龙门，由河中抵潼关。东出孟津，过虎牢，而后奔放平壤。吞纳众水，无崇山巨矶以防闲之，于是旁激奔溃，不遵禹迹。故虎牢迤东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若灵、夏之间，河流尚细，又得峻岭长堤以为巨障。今狂澜泛溢，几与宋之滑台、大伾齐观，亦一异也。”

按：昔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秋七月，谷、洛溢，不三月而武氏入宫；高宗永徽五年春三月，纳武氏为昭仪，夏闰四月，万年宫大水，六月，恒州大水；中宗神龙元年春二月，立韦氏为皇后，秋七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盖水为阴物，女子之征。是时灵、夏大水，不三月而谅祚册后梁氏，自是诸梁世操政柄，国几于危，天先示其兆矣。

秋七月，奉表入请尚主。

谅祚闻契丹约唃厮罗兵共取河西，思结中朝为援，使祖儒嵬名聿正入贡，请尚公主。仁宗答以“昔尝赐姓”，不许。

九月，杀故后没藏氏。

后既被废，左右凌虐之，后号泣欲自裁，谅祚怒，遂赐死。

按：没藏氏无罪被杀，书之以著谅祚之忍。仍书“故后”者，不予谅祚之废也。

立梁氏为后。

任其弟乙埋为家相。

按：后以理阴教奉祭祀者也。梁氏诲淫灭家，其罪大矣。谅祚溺于所私，立为国后，其尚有君道乎？

冬十月，始用汉礼。

谅祚将冠，遣使上表：窃慕中国衣冠，令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当以此迎朝使。仁宗许之。

按：昔金臣斡特剌言：“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世宗以为然。夫遵祖制、由旧章，诚守成令主，然能不安陋习，渐进华风，亦君子所取也。况夏自元昊变礼，革九拜为三拜，岂堪为后人法守哉？谅祚去蕃就汉，可谓善干蛊者矣。

十二月，遣使入贺正旦。

谅祚遣祖儒嵬名聿正、枢铭靳允中贺正，并带本国货物贸易，约值八万贯。中国经管内臣抬压价例，亏折甚夥。后贺天圣节，物遂减半。

嘉祐七年（契丹清宁八年）、夏奲都六年春二月，供备库副使张宗道来赐生辰。

鄜延经略使言：“谅祚近岁举措不循旧规，恐更僭拟名号，乞择一才臣持诏诘问，以杜奸谋。”会谅祚生辰，仁宗遣宗道赐礼物。初入境，迎者乘马欲先行，宗道不可，迎者乃后。及就坐，又欲居东，宗道固争，迎者曰：“主人居左，礼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与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来，当为宾主；尔陪臣也，安得为主人？当循故事。”

争久不决。迎者曰："君有几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一首尔。来日已别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则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国必不敢尔！"迎者曰："译者失辞，某自谓无两首耳。"宗道曰："译者失辞，何不斩译者？"乃让宗道居上位。迎者曰："二国之欢有如鱼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国，鱼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迎者无以对。

夏四月，进马求赐书。

谅祚献马五十匹，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并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中国正至朝贺仪。仁宗赐以《九经》，还所献马。

五月，更州军。

谅祚以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更于西平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李氏《长编》及《宋史·夏国传》谅祚所改四州军名内，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是元昊旧定军名，未有改也。兹遵刘温润《西夏须知》，以翔庆军补之）。

备官制。

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谟箇、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努诸号。

秋八月，攻西蕃，败绩，筑堡于古渭州拒之。

初，契丹以女妻董毡，久之欲迎归，董毡不许。契丹乜遣使盅其女，董毡杀使者，置妻不相见，唃厮罗与乔氏数言之，不听，契丹遂与绝。谅祚知其隙，谋击之，举兵屯古渭州，将并吞熟户诸族。知秦州张方平檄吏民严备，不得逞，引兵而西，战于青唐，败还。惧厮罗来侵，筑堡于古渭州侧，以兵守之（司马光奏议：拓跋谅祚年齿浸长，猖狂好兵，常分之外，要求无厌；董毡凶悍狡狯，超其父兄，朝廷官爵，不满其意，颇怀怨怼，与契丹结姻相表里。秦、渭居二虏之交，此朝廷所当旰食而忧也。与李氏《长编》异）。

嘉祐八年（契丹清宁九年）、夏拱化元年春正月，遣使献方物。

宋故事：外国使至，赐宴紫宸殿，辽使副位御坐西，诸卫上将军之南。夏使副在东朵殿，并西向北上。是时，谅祚使石方入献，称宣徽南院使，欲与辽使对礼，礼官不可。仁宗诏谕谅祚来使，官称非陪臣号，自今遵用誓诏，毋得僭拟。

二月，市铜于契丹，契丹不许。

灵、夏产铁少铜，谅祚遣人私与契丹民市易，契丹主下诏禁之。

西蕃禹藏花麻来降。夏四月，以宗女妻之。

河州刺史王韶略熙河，尽降洮西诸族。西使城（《宋史·李宪传》及《夏国传》俱作西市新城。《地理志》作西使城，《传》、《志》异）首领禹藏花麻不顺命，秦州钤辖向宝攻掠之，花麻力不支，遂以西使及兰州一带土地举籍献夏国。谅祚大喜，遣兵戍之，而以宗女妻花麻，封附马（司马光奏议：花麻本居定西及兰州，赵元昊以女妻之，遂为役属。其文稍异）。

横山酋轻泥怀侧叛，抚定之。

夏国虽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百余里，人马精强，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入必为前锋。平素苦于点集，谅祚又虐用之，部将轻泥怀侧率所属叛，请兵延州，约取灵、夏。判官程戡上言："豺虎非自相搏，未易取也；痈疽非自溃，未易攻也。谅祚久悖慢，宜乘此许之，以蛮夷攻蛮夷，实中国之利。"会仁宗不豫，未报。谅祚闻，遣官抚定之，事乃寝。

按：横山酋，夏之劲旅也。昔张亢谓山界部州城寨距边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虽精，其战斗不及山界部族，而财粮尽出其地，若一旦内携，势将瓦解。昔义潮归而吐蕃衰绝，没斯降而回纥乱亡。盖众叛则亲离，内讧则外溃，岂特鹬蚌相持，为渔者利乎！此西夏安危之机，宋顾交臂失之，惜哉！

秋七月，奉表入慰。复故姓李氏。

自曩霄入款，始称男，继称臣，仍以赐姓。奉表时，英宗遣左藏库副使任拱之告哀，赍赐大行遗诏及留遗物。谅祚遣使吊慰，所上表改姓李氏，英宗不悦。使者闻帝不豫，意谓未能视朝，不肯门见，固求入对，弗许，勒归馆舍，命赍诏还，诘令守旧约。

按：此西夏复姓李氏之始。

冬十一月，请复榷场。

自讹庞侵耕屈野河地，公私市贩尽绝。谅祚移文陕西经略使，请置榷场，复通互市，英宗许之。

## 卷二十一

宋英宗治平元年（契丹清宁十年）、夏拱化二年春正月，遣使吴宗入贺，不成礼而还。

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院号也。使皆怏怏。谅祚遣宗入贺即位，初至，习上寿仪毕，退就幕次，见所赐酒食，窃笑不肯下箸。故制：夏使见于垂仪门外，朝辞诣垂拱殿。是日，宗等不肯门见，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仪物自从，引伴高宜禁之，宗不可，留止厩一夕，供馈俱绝。宗忿出不逊语，宜折令如故事，良久乃入。已，赐食殿门，宗诉于押伴张觐，觐以闻，英宗令赴延州与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戡令通判诘之，宗曰："引伴谓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此何等语也？"通判曰："闻使人目国主为少帝，故引伴有此对，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不复辨（司马光奏议："臣伏见去岁先帝登遐，赵谅祚遣使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言语轻肆，侮其国主，傲其使人。使者临辞，自诉于朝臣。当时与吕诲上言，乞加

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为意。”与李氏《长编》异）。诏令谅祚惩约之，自后宜精择使者，戒励毋紊彝章。

按：使不辱命则书名，兹书“吴宗”，斥之也。谅祚自亲政以来，正侵界，用汉仪，求赐书，可称恭顺有礼矣。乃三纪未周，兵端复起，实宗一人致之。书“不成礼”，正其罪也。

二月，黑云贯东井。

起西北方，长五丈许。

夏五月，夏州羌逸奔等以地叛降西蕃。

逸奔素跋扈。见夏兵与西蕃屡战不胜，约其叔溪心以陇、珠、阿诺等三城叛投唃厮罗，厮罗纳之。

秋七月，以兵入秦凤、泾原大掠。

谅祚因吴宗回，得赐诏，谓中国辱其使人，深以为耻，遂招引亡命，点集兵众，潜谋入寇泾原。副总管刘几以告权经略使陈述古，请兵防守，述古不听。谅祚以十万众分攻诸州，驱胁熟户八十余族，杀弓箭手数千，掠人畜万计。

九月，逸奔等还自西蕃，请兵攻唃厮罗，不克。

逸奔等以地附厮罗，冀重用，厮罗不为礼，复归，谅祚宥不诛。请兵还取陇、珠、阿诺三城地，以万骑往，不克，收降丁五百帐而还。

治平二年（契丹咸雍元年）、夏拱化三年春正月，侵庆州，攻王官城。

谅祚习知先世所为，保吉一叛而复王封，曩霄再叛而称国主。知中国兵力不能有加，既掠秦凤诸州，复以万众入庆州，攻王官城，为经略使孙长卿兵所拒，不得进。

二月，上表自陈。

谅祚数扬虚声，兵骑往来倏忽，偶不设备，即乘虚入侵。英宗遣文思副使王无忌持诏诘问，谅祚迁延勿受。已，遣贺正使荔茂先献表，归咎宋之边吏，词多非实。诏复戒其滋扰，终勿听。

诱陕西熟户叛投。三月，围顺宁寨。

陕西熟户耕佃官田，并无徭赋，惟战斗时出骑从征，最为安业。谅祚多方招诱，半思外投。鄜延钤辖李若愚悉召酋长，称诏犒劳，务为姑息。谅祚益易视之，遣右枢密党移赏粮出兵犯保安军，围顺宁寨，相持半月而解。

夏五月，献于契丹。

谅祚与契丹较疏，朝贺、丧葬外不遣泛使。时与中国构兵，遣使献，告以国有兵事，契丹主不问。

秋八月，复扰泾原。

西边蕃部弓箭手习知山川道路，材气勇悍，泾原倚为藩蔽。谅祚常以兵威胁服，有违拒者辄戕杀之。于是弓箭手皆退入内地，边帅莫敢闻。龙图直学士司马光以为言，不报。

冬十一月，争同家堡，拒诏使王无忌于境上。

曩霄时，生羌十九户以同家堡入献，地在德顺军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国未设封堠。谅祚以为己境被宋侵占，遣兵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英宗检视故籍，遣王无忌诏谕，至境，不纳。

十二月，使贺正旦及寿圣节。

谅祚数扰边境，而仍称臣奉贡。盖心利岁赐金帛，又得入京贸易，故信使不绝。

陕西人景询以罪来投，使为学士。

谅祚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掠秦凤时，俘汉人苏立，授以官，颇用事。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应死，亡命西奔。立荐之，谅祚爱其才，授学士，日夜谋伺边隙。英宗令捕系其孥，勿以赦原。

按：书“人”书“以罪”，所以贱询也。

治平三年（辽咸雍二年，是年契丹改国号曰辽）、夏拱化四年春二月，升西使城为保泰军，以驸马禹藏花麻守之。

西使距古渭仅百二十里，谅祚建造行衙，置仓积谷，移保泰军治于此，命花麻为统军守其地。

秋九月，自将犯庆州，围大顺城，中流矢而还。

谅祚将步骑数万入庆州，攻大顺。环庆经略使蔡挺敛边户入保，戒诸寨毋战，潜布铁蒺藜于城濠中，渡者多踬，惊为神。围三日不克，谅祚裹银甲毡帽、乘骆马、张黄屋督战。挺遣蕃官赵明伏强弩八百濠外，飞矢注射，谅祚铠贯流矢走（李氏《长编》：夏人围大顺，帝召西上閤门使刘几问之，曰：“大顺天险，非虏可近，第恐夏人与赵明为仇耳。”帝曰：“赵明之子入城，几为所擒，卿料敌何其神也。”）分攻柔远寨，烧屈乞等三村，栅段木岭，势张甚。（《宋史·刘绍能传》：夏人围大顺，绍能为军锋，毁其栅，至奈王川，邀击于长城岭。与此异）。柔远城恶，副总管张玉以重兵拒守，率胆勇三千人夜出斫营，夏兵惊溃，退屯金汤（沈括《笔谈》云：“谅祚凶忍好为乱，治平中攻大顺城，自出督战，守埤者彍弩射之，谅祚创甚，驰入一佛祠，有牧牛儿不得出，惧伏佛座下，见其脱靴，血流于踝，使人裹创，舁而去，至其国死。”与《宋史·夏国传》异）。

冬十月，请时服不得，复请岁赐。

谅祚声言益发十万骑入边，且出嫚语。鄜延安抚使陆诜曰：“朝廷积姑息，故谅祚敢狂悖，不稍加折诮，国威何立？”因留止谅祚请时服使者，移文宥州问故。谅祚大沮，盘桓塞下，取粮而反，卒不敢入。又岁祲，贪得赐物，遣使请颁岁币，谢言：“受赐累朝，敢渝先誓？边吏擅兴兵，行且诛之矣”（《宋史·韩琦传》：夏人攻大顺，琦议停岁赐、和市，遣使问罪。枢密使文彦博难之，或举宝元、康定事，琦曰：“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亟责之，必服。”既而谅祚表谢，帝顾琦曰：“一如所料”）。

十一月，西京左藏库副使何次公持诏来诘。

英宗见谅祚表辞不实，遣次公赍诏诘之，令专使别贡誓表。具言：“今后严戒边酋，各守封疆，不得

点集人马，辄相侵犯；其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等路一带，久系汉界熟户并顺汉西蕃，不得更行劫掠及迫胁归投；所有汉界叛亡不逞之人，亦不得更相招纳。苟渝此约，是为绝好。余则遵守前降誓诏。朝廷恩礼，自当一切如旧。"

十二月，杀环庆路降蕃思顺。

思顺任环庆路新州刺史，举族西投，谅祚寇边，辄为向导。经略使蔡挺宣言思顺且复来，命葺其庐舍，出兵西为迎候状。谅祚心疑，毒杀之。

按：思顺为中国蕃官，未闻嫌隙。其投夏也，或心艳景询等之富贵耳。乃流言朝入，鸩毒暮施，非谅祚多疑，实思顺自取也。

西蕃瞎毡子木征来附。

自曩霄破氂谷，瞎毡众弱，既死，木征不能自立，徙居河州，复徙安江城。嘉祐中，表请内附。会秦州上丁族首领瞎药与父厮铎心不合，迎木征居洮州，欲立文法，秦州逐之，复还河州地，与西使城近，谅祚阴诱之，遂与青唐等族并附。

治平四年（辽咸雍三年）、夏拱化五年春正月，如宥州。二月，供备库使高遵裕来赐遗，遣臣王盥受命。

英宗崩，神宗即位，遣内殿崇班魏璪补赐治平三年冬服，使遵裕告哀，赐诏曰："夏国累年以来，数兴兵甲，侵犯疆陲，惊扰人民，诱逼熟户。去秋乃复入叩大顺，围迫城寨，焚烧村落，抗敌官兵，边奏屡闻，人情共愤。群臣皆谓夏国已违誓诏，请行拒绝。先皇帝务存含恕，且诘端由，庶观逆顺之情，已决众多之口。逮比逊事之禀命，已悲仙驭之上宾。朕纂极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谅乃诚，既自省于前辜，复愿坚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不渝，则恩礼所加，岁时如旧，安民保福，不亦休哉！"遵裕抵宥州，馆于下宫。时谅祚以巡游至，不出见，遣王盥受命，吉服廷立，遵裕切责，乃易服跪。已，具食上宫，语及大顺事，盥曰："剽掠辈耳。"遵裕曰："若主寇边，扶伤而遁，斯言非妄耶！"左右以为辱，急使人代对，终日不敢问，忽愤然曰："王人蔑视下国，敝邑虽小，控弦十数万，亦能执橐鞬以与君周旋。"遵裕瞋目叱曰："主人天纵神武，毋肆狂噘，以干诛夷。"谅祚觇于屏后，摇手使止之。

按：《宋史》谓夏国再臣，朝使仅至宥州，未尝得入兴、灵，恒也，兹身在宥州而遣盥听诏，书以著谅祚之倨，且见史臣之说为不诬也。

西蕃拽罗钵等来降。

西蕃首领拽罗钵、鸠令结二人诱蕃部三百余帐来投，谅祚纳之。寻为官军捕获，斩之，徇于境。

掠青鸡川。三月，蕃酋献地秦州，筑城南牟谷口以拒。

夏国所据，多汉匈奴地，曩霄与延、环诸路相攻于秦渭，仅一再至，故谅祚时二州蕃族日盛。景询等献计，以为先取西蕃，然后兵扼要害，则陕右可举。于是诸蕃半为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时青鸡川蕃部苦谅祚侵掠，遣使诣秦州献地，请于南牟谷口置堡戍兵，以通秦州、德顺之援，绝夏人入寇径路。陕西宣抚使郭逵以闻，神宗诏从之。

闰三月，遣使入献。

初，谅祚受中国赐诏不报，久之，始献方物谢罪，请戒饬酋长，自后谨守封疆，如去冬诏旨。神宗答诏嘉许，赐银绢各五百匹两（《宋史·英宗纪》治平三年末云："是岁，遣使以违约数寇责夏国，谅祚献方物谢罪。"李氏《长编》云："帝复降诏诘责，至明年闰三月，始来献。"与《夏国传》同）。

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治平中，夏国泛使至，将以十事闻，未知何事也。太常少卿祝谘主馆伴，既受命，先见枢府，已，见丞相韩琦。琦曰："枢密何语？"谘曰："枢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但云受命馆伴，不敢辄受边事。'"琦笑曰："岂有专主饮食、不及他语耶？"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则以某辞折，言某事则以某辞对。"祝唯而退。及宴见，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中琦所料。祝如所教答，夏人耸服。考治平中，夏使凡六至，而以十事闻，史未明载。

徙横山民于兴州。夏六月，蕃酋令凌举众内附。

夏国频年点集，众志乖离，横山羌益思内附。谅祚尽发其族帐，徙之兴州，诸部怀土顾望。知青涧城种谔招之，令凌举众降谔。上闻，给以田宅。谅祚索之，谔曰："必欲令凌，当以景询来易。"乃止。

秋八月，复和市。

自寇大顺，中国益禁边民毋通私贩，至是复之。

九月，遣使进奉山陵。

时葬英宗于永厚陵，夏使执礼不逊，欲服毬金带入见，押伴知宿州刘航正辞折之，始止。

冬十月，左厢监军嵬名山以绥州内降。

绥州在黄河北，有铁、碣二山及无定河水拦绕其下。淳化中，赵保忠就擒，与夏州并经焚毁。自德明、曩霄两世经营，谅祚立监军司其地，复为巨镇。名山弟夷山，潜入青涧城，请降于种谔。谔使诱名山，赂以金盂（《宋史·司马光传》："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降诏招纳其众。"《陆诜传》："银州嵬名山与其国有隙，扣青涧城主种谔求内附。"俱无谔招降说，与《谔传》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阴许纳款，而名山未知也。谔悉起所部，猝围名山帐。名山惊起，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复尔？"文喜出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大哭，举众从谔而南（王氏《东都事略》："银夏监军司牙吏史屈子，托言嵬名山欲内附来报，谔即上闻，募使者间道通蜡书于名山，与屈子定计，领所部期日会于银州。谔起蕃汉兵会于怀远寨，移折继世赴银州应接，遂长驱入绥州，夜渡大理水，驻师离思曲。厥明，屈子及诸酋胁名山开门迎纳。"又吴积言："名山弟亡在折继世所。继世与种谔夜引兵抵其居土窟中，使其弟扣

门，呼曰：'官军大集，兄速降，否则族灭矣。'名山使纳其手，扪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数千、户二万余降。已，见官军少，大悔之。"二说与《谔传》异）。谅祚遣四万人援绥州，傅城而阵。谔使名山率新附百余人挑战，谔兵据晋祠谷列阵，偏将燕达、刘甫张两翼并进，夏众大败走。

遣兵争绥州余众于大理河，不胜。

初，名山众内携，延州东路巡检折继世以步骑万余自怀宁寨趋银州，分名山众万三千户居于大理河。谅祚遣兵争之，再战皆败。

十一月，诱保安军知军杨定杀之。

定尝使夏国，见谅祚称臣拜，许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鉴、宝剑、金银等物。定归，匿其金银，仅上鉴、剑，言谅祚可刺状，神宗擢知保安军。已，种谔取绥州，谅祚谓定卖己，驻兵银州，诈为会议，诱定杀之，并杀都巡检侍其臻，掳定子仲通而还。

按：延州南安去绥州四十里，在银、夏川口，若麟、府有警，延州人马东渡黄河，北入岚、石，俱可援应。特以绥州一带尽为夏界阻断，必从西策渡，往往赴救不及。今种谔计取绥州，直披西夏之腹心，联延、绥为指臂。神宗用延帅郭逵策，规度大理河川，建堡寨，画耕地，以处降人，遂为诸路捍蔽。夏人计无复之，乃泄忿于定。定固有罪，而夏人狡焉，思逞之技亦渐穷矣。

遣兵备银州。

绥、银接壤，绥州既失，谅祚惧银州单弱，遣兵屯守。鄜延路请檄诸路牵制，知凤翔府李师中不可，乃止。

献金佛、《梵觉经》于辽。

经系回鹘僧所演，历二十年乃成。

十二月，国主谅祚卒，子秉常立。

谅祚凶忍好淫，过酋豪大家辄乱其妇女，故臣下胥怨，而身以羸死。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五。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长子秉常立（毕氏《续通鉴》云：《宋史·神宗纪》熙宁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谅祚卒，遣使告哀。据《夏国传》，谅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于治平四年冬即位，则谅祚实以治平四年殂。《纪》所书者赴告之日耳。万斯同、赵骏烈《建元汇考》据《本纪》谓：谅祚改元拱化尽六年。与《夏国传》拱化五年文异）。

论曰：谅祚生未周龄，突遭大故：三将分治，势比连鸡；母族专权，形同卧虎；守贵难生肘腋；契丹兵入贺兰；家声贻墙茨之羞，国事等棼丝之乱。斯时李氏箕裘，岌岌乎殆哉！而数载之后，即能亲揽大政，坐收兵权。见契丹之强则事之，侦讹庞之叛则诛之，遵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惜其杀没藏，立梁氏，好色灭伦，不特君道有乖，即贻谋亦未善也。

# 卷二十二

宋神宗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夏乾道元年春正月，梁氏治国事。

秉常时年八岁，母恭肃章宪皇太后梁氏垂帘摄政。

按：《纲目》母后垂帘，书临朝，书御殿，书称制，恒也。此书"治国事"，何？夏戎狄小邦，不得与中国并也。自梁氏治事，而乾顺母亦效尤焉；自梁氏幽秉常，而纯佑母致废立焉。牝鸡司晨，有开必甚。直书"梁氏"，斥之也。

使其弟乙埋为国相。

梁氏悉以国政委乙埋，乙埋擢其子弟并居近要，于是诸梁权日甚。

按：拜官书"使"，罪私也。

鄜延路索杀杨定者。二月，以六宅使李崇贵、右侍禁韩道喜献。

鄜延镇抚使郭逵诇得杀杨定首领姓名为崇贵、道喜二人，移檄来索。道喜素与幸臣罔萌讹善，萌讹为二人谋于梁氏，佯使人至鄜延言，请斩境上以谢，逵不可。既而报曰："已杀之矣。"逵以二人状貌物色，遣使诘问。乙埋知不可隐，执两人以献（《宋史·郭逵传》执献李崇贵在绥州议寝后，《夏国传》在熙宁元年。绥州议寝在二年，二《传》先后互异）。

三月，始遣使告哀。

自杨定死，贺中国登极及正旦使不更过界，谅祚卒，逾三月，始遣河北转运使、刑部郎中薛宗道告哀。神宗问杀杨定事，宗道对曰："杀人者已执送矣。"乃赐诏慰谕，并令上大首领数人姓名，当爵禄之，俟李崇贵至，即行册礼。

按：谅祚卒四月始使告哀，慢中国并慢其故主矣。

夏四月，献遗于辽。

梁氏遣使告哀于辽，辽使吊祭，因表献谅祚遗物。

五月，出兵争筚篥城。

秦州僻在东南，距夏国差远。东自仪州，南界生户八王族抵水洛城，是为夏属党留族地。其西路自山外石门峡正南百里，由筚篥城转三都谷，至安远、伏羌寨。次西为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约三百里至宁远寨，亦合于伏羌。自夏兵累掠秦凤，西边熟户被扰，神宗遣宰相韩琦知永兴军，经略陕西。琦议筑筚篥古城，与古渭相犄角，以秦凤副总管杨文广董其役。文广声言城喷珠，率众潜趋筚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迟明，夏兵大至，与文广搏战，不胜而退（《宋史·马仲甫传》："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径，小警则路绝。仲甫知秦州时，得筚篥城古趾，自鸡川寨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

与韩琦、杨文广二传异）。临行遗书文广曰："当白国主，以数万精骑逐汝也。"

遣杨定子仲通还。

神宗以杨定死于边事，闻有子没于夏国，命郭逵遣使索之，梁氏遣仲通还。及李崇贵等至京师，神宗始知：定死，罪在定。乃薄责崇贵等，而削定官、没仲通家赐。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使行册礼，所有岁赐，自册典后并依旧例。

秋七月，攻甘谷城。

筚篥既城，神宗赐名甘谷。乙埋恶其控扼要害，潜兵袭之，与秦凤都监张守约遇，分两翼夹攻。守约以五百人逆战，挺身立阵前，自节金鼓，发强弩注射，强酋战死者数人，遂却。

九月，集兵折姜会，知原州种古来攻，拒战，不胜。

折姜会距环州永和寨一百二十里，本属中国，自曩霄时据为和市处。乙埋屡争甘谷城不克，点集诸监军司屯其地。种古自原州帅师来击，被杀者二千余人。

冬十月，辽遣使册为夏国王。

梁氏寻使往贡，谢封册。

十一月，求嵬名山，不得。

名山至京师，授左监门卫上将军，赐姓名赵怀顺。梁氏用其臣罔萌讹计，佯以景询与中国易。郭逵曰："询，庸人也，于事何所轻重！若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自是蕃酋无复敢向化矣。"卒不果易。

十二月，战于葫芦河，败绩。

知渭州蔡挺筑城定戎军，为熙宁等寨，开地二千余顷，募卒三千人为耕守计。乙埋遣兵壁葫芦河争之，挺出奇兵袭击，皆惊溃，所属洛勒缓等七族悉为官军所破。

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夏乾道二年春正月，入贡请封。二月，册使来。

梁氏因中国逾年不行封册，复使薛宗道赍表由延州入贡请之，神宗命河北转运使韩缜至西驿，责问数犯边不进奉故，宗道顿首谢罪。诏令先还，随遣河南监使刘航持册封秉常为夏国主。

遣使上书。

中国议者欲官夏之首领，镌岁赐以为俸给，冀分其势。郭逵曰："彼既恭顺朝廷，当布以大信，不宜诱之以利。"神宗不听。梁氏不肯奉诏，遣臣都罗重进上书言："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使小国之臣叛其君哉？"

按：秉常初立，干戈屡见，宋室不行封册，直待遣使哀请而后予之，洵得驾驭之道哉！然欲官其首领，分其国势，是乘人之丧，为己利也。损中国威严，贻戎人口实，画虎类狗，已见熙宁谋国之乖矣。

三月，上誓表，请以塞门等寨易绥州。

绥州去延州东路长宁寨四十里，失之则界内抚宁和市场及义合镇茶山一带人户俱少藩篱。先是杨定死，中国议弃绥州。镇抚使郭逵曰："夏人既杀王官，而又弃绥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已，梁氏上誓表，乞颁誓诏，因言绥州世守故地，请以塞门、安远二寨相易。逵曰："此商於六百里故智也，非先交二寨，不可与绥。"

夏四月，攻秦州，陷刘沟堡。

梁氏请绥州不得，又绝岁赐，遣兵犯秦州，破刘沟堡，杀守将范愿及士卒不可胜计。

秋七月，复蕃仪。

梁氏不乐用汉礼，伪为秉常表，请复本国旧蕃仪，神宗许之。

按：梁氏本中国人，不乐汉礼，喜用胡俗，倒行逆施甚矣！

九月，犯庆州。

夏国与边民私市，中国屡禁不止。是时，以受册不谢，神宗诏："自今有违者，经略司及官吏同罪。能告捕者赏之。"由是私贩遂绝。梁氏以货用缺乏，出兵攻庆州，大掠人户而还。

冬十月，请定地界，不果。

先是，中国赐诏言："绥州，交塞门、安远二寨乃还。"梁氏遣幸臣罔萌讹纳二寨，经略司使集贤校理赵卨往受之，且定地界，萌讹佯为不知，卨曰："二寨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且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中所移书固在也。"萌讹语塞，但言朝廷欲得二寨，地界非所约，卨曰："若然，则塞门、安远二墙墟耳，安用之！"遂罢。

始遣使入谢封册。

神宗寻遣阁门祗候周永清押时服至宥州，受赐者不跪，永清责之，乃恐而跪。

闰十二月，遣使如辽，求印绶。

辽自圣宗封李氏王爵，虽有西平、夏国之号，并未赐以印绶。梁氏用罔萌讹言，遣使求之，辽主不与。

侵顺安、黑水诸寨，围绥德城。

赵卨以夏人渝盟，请筑绥州，改名绥德城。梁乙埋先以亲军壮骑连侵顺安、绥平、黑水等寨，不克。进围绥德，攻十余日，兵骑日益，定仙山烟火皆满，谍者以告郭逵，逵曰："殆将遁也，特以此张虚声耳。"既而，兵果退。

熙宁三年（辽咸雍六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夏四月，遣兵筑八堡于绥德城，延州官兵攻之，诸堡溃。

乙埋攻绥德不克，以兵二万距城四里筑八堡捍之。堡成，各留兵三百为守。郭逵遣监押燕达攻破二大堡，杀酋帅数人，移檄宥州曰："夏国违誓诏，侵城汉界，其罪甚大。若能悔过，悉听汝还；或不从，则诛无噍类。"于是余堡戍卒悉溃归。

五月，复筑闹讹堡，败庆州将李复圭兵。

初，庆州荔原堡纳夏国叛人，侵耕生地。梁氏遣将以十万众筑闹讹堡，距庆州界二十里，又筑城十二

盘，皆非汉地也。已，闻绥德八堡皆溃，亦止不筑，以文申衙头求罢，而兵役犹留境上。

复圭贪边功，合蕃汉兵三千，令偏将李信等，授以方略，自荔原堡至瓠子岭袭之。役者见兵至，哗言："我自修堡，不与汉争。"信兵三犯之，乃曰："汝真欲战也？"始纵两翼围之，信等大败。夏军下令曰："杀兵不杀将。"开围一角，使信等逃还（《宋史》绍圣本："初，环庆路谍知西人欲修闹讹，朝廷止令复圭先以理道栏约，如西人捍拒，即与捉杀，不得贪争小利。及兵败，上頗罪复圭处事轻脱，至出兵战十二盘。手诏又戒以非贼犯边及筑侵汉界即毋得出兵，俟将来毕工，羌贼尽去，别听旨。复圭不听命，又败。"与《司马光日记》异）。复圭惧，欲自解，执信等斩之，复遣部将郭贵、内殿崇班林广引兵西出邛州堡，深入十二盘，袭破栏浪、和市等寨，掠金汤城，夜过浦洛河，夏兵追之，广扬声选强弩列岸侧，而潜卷甲遁（《宋史》绍圣本："信等败，复圭复遣偏将梁从吉等别破金汤、白豹、栏浪等寨，手诏褒美，不云郭贵等。"兹从《司马光日记》）。复圭是役仅杀老幼一二百人，梁氏由此蓄怨。

附：《宋史·郭逵传》："李复圭治庆州之败，既斩李信、〔刘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检使白玉。玉见逵托身后事，逵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寨，神宗谓逵曰："白玉能以功补过，卿之力也。"考夏兵与玉战新寨事，《纪》、《传》不详。

又，《林广传》：广护中使临边，将及乌鸡川，遽率众遁山行。道遇熟羌以险告，广不听，夏人果伏兵于川，计不行而去。告者乃谍也。考《广传》：夏人伏兵在败复圭后，而中使临边何事，传不详。

六月，西蕃董容来请婚，不果。

董容，董毡族弟，两人素不睦。蕃僧结吴叱腊、康遵新罗结迎诣武胜军，共立文法，图并诸羌。遣使至夏国请婚，梁氏将许之，会中国招降其大酋撒四数人，结吴叱腊等约解法废，婚议亦寝。

秋七月，庆州官兵袭金汤城，败之于洛河川。

梁乙埋以金汤被掠，增兵戍之。复圭遣将李克忠、蕃官赵余庆复率众袭之，夏伏兵洛河川以待。战甫合，突冲阵为二，官军大败。克忠归路已断，领残众东出鄜延，月余始得达庆（《李复圭传》谓：复圭遣别将破金汤、白豹。距秉常入寇仅七日，误）。

八月，大举入环庆，攻大顺城，杀钤辖郭庆等。西蕃董毡发兵来侵，师乃退。

梁氏籍境内蕃众七十以下、十五以上悉为兵，声言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侦环庆无备，于是月突分兵数道入寇，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犯大顺城，副都总管杨遂以兵拒于大义寨，夏兵不得进。围柔远寨，守将林广固守，戒士卒勿妄动。夜半，梁乙埋令焚积薪以乱其众，广屯守自若。已而，乙埋立营马平川，大持攻具攻城，广随方捍御，募死士夜出斫营，营中数扰（史言广名震于西夏，后梁氏谋内侮，论中国将帅，独畏广，闻其南征乃敢举兵）。分攻荔原堡及淮安镇，获守烽卒张吉，驱至东谷寨，胁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诸寨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辞曰："努力！诸寨无虞，贼粮尽且退，毋庸降。"乙埋怒，杀之。转攻西谷寨、业乐镇，屯军榆林，距庆州四十余里，游骑直至城下，陕右大震。巡检姚兕等力距九日，郭庆与阁门祇候高敏、三班借职魏庆宗、秦勃等皆战死，兵不退。西蕃保顺节度使董毡乘虚率兵入夏国西境，大克获。乙埋恐兴、灵有失，率众退还（《宋史·神宗纪》："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顺，知庆州李复圭以方略授钤辖李信、东路巡检刘甫、监押种诊出战，兵少故败。复圭诬信等违节制，斩信及甫，诊死于狱。"又云："是月，庆州巡检姚兕败夏人于荔原堡，钤辖郭庆、都监高敏死之。"考《夏国传》，复圭遣信等袭闹讹堡乃五月间事，《纪》并书在八月，误）。

附：《宋史·折克行传》："夏人寇环庆，种谔拒之，诏河东出师为援，克行请往。谔使以兵三千护饷道，战于葭芦川，夏兵大败，被斩者数百户，降者千。"据《谔传》，谔官未尝任环庆，何以有拒夏人事，疑史有误。

九月，侵怀宁寨。

延州，当三路之冲：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东北怀宁寨。而怀宁直横山，其径尤捷。乙埋遣兵距寨六十里筑细浮图寨，宿重兵守之。旋以三万骑薄怀宁城，竟日不退。西路都巡检贾翊与延州巡检燕达将所部五百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夏兵不胜而走。

冬十月，遣使请贺正，不得。

宥州谍保安军关报贺正旦使将入境，判延州郭逵以闻，神宗诏逵以己意答曰："屡次犯顺，不敢收接。"

附：李氏《长编》："是月庚午，判延州郭逵言：'破西界新修堡寨，有保捷军士王青，以所获首级与指挥使刘兴易取金钗，请罪之。'"考夏人修何堡寨，逵以何时攻破，《宋史》纪、传不载。

十一月，延州官军袭金汤川，不攻而退。

延州右侍禁王文谅，即讹庞家奴，昭文馆大学士韩绛宣抚陕西，爱其才，奏为指使。督蕃将赵余庆讨夏国，期会于金汤川之结明撒庄。文谅甫抵金汤，去结明尚二十里，见夏兵众，引归。余庆至，不见文谅军，亦退回。

十二月，掠镇戎军。

夏属蕃部屡向鄜延、环庆两路内投，梁氏恶之，令轻骑夜过边濠犯镇戎军，杀掠三川寨、独家堡。蕃户巡检赵普伏兵濠外，邀截归路。夏骑还，遇之，战不胜，失马二十余匹。

绥州监军吕效忠帅师寇德顺军，败死。

陕西诸路闲田数千顷，募人为弓箭手，每人给屋，贷口粮二石，半耕半战，德顺军所募尤劲勇。效忠率万骑侵渭州，攻德顺，知军事周永清出兵拒敌，

效忠战败被获。永清令勇士夜驰百里，捣效忠巢，俘斩复数千人。

复遣使入贺正旦，不至而还。

梁氏前请贺正不得，复遣罔萌讹诣延州，集贤校理赵卨请纳其使，令边吏设赏，用间离其心腹，因以招横山之众，此不战而屈人兵也。神宗不许，诏以来年应赐夏国银、绢，令宣抚使分贮四路安抚司处，以备犒赐夏属来归者，于是罔萌讹怏怏而回。

# 卷二十三

熙宁四年（辽咸雍七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春正月，筑罗兀城，延安河东兵来攻，败之铁冶沟。梁乙埋闻中国立更戍法，分置陕西五路四十二将，谋大举，乃筑城于抚宁故县北之滴水崖。崖石峭拔高十余丈，下临无定河，谓之罗兀城，以扼横山冲要。延州左骐骥使折继世与知青涧城种谔谋曰："横山之众尽欲归汉，大兵若出界取罗兀，河南地可奄有也。"谔言于宣抚使韩绛，议由绥德进兵攻罗兀，创建六寨以通麟府，包地数百里，则鄜延、河东有辅车之势，足以制夏国。令谔以所部兵二万出无定河，诸将皆受节制。谔趣河东兵先趋银州，乙埋集众铁冶沟邀击之，河东兵大溃。宁州团练使刘阒亲自殿后，率锐骑搏战，飞矢蔽体不少却，乃解（范育奏议："昨闻宣抚使发麟、府军马出界，过铁冶川，尽日行狭隘中，若遇数百人则只轮不返，幸乘虚骤进，夏不及计，故得完师。然既过之后，夏即以严师为备，诸将许咸吉等却，由陕西界回兵。"与《宋史·刘阒传》异）。

附：《宋史·吕公弼传》："韩绛宣抚秦、晋，将取罗兀城，令河东发兵趋神堂新路，公弼曰：'夏必设伏待吾，永和关虽回远，可安行无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又《折克行传》："秦兵讨夏，诏张世矩将河外军与克行俱。克行率所部前趋，西酋咩保吴良以万骑蹑之，度半隘。克行纵击，大破之，杀咩保吴良。"按，新路援兵未知是克行一军否？《纪》、《传》不详。

都枢密使哆腊战于马户川，败绩，弃罗兀城走。

哆腊闻种谔将至，率钤辖十三人、引兵三千屯罗兀城北马户川，谔令前部高永能六千骑迎之。哆腊五战不利，率残众走保立赏平，坚壁不出。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潜遣吕真率千人蹑其后。会大风尘起，哆腊望见，惊曰："汉兵大至矣！"众溃，悉弃城走。谔以部众修筑其城，后赐名嗣武寨（魏泰《东轩笔录》：种谔取绥州，建绥德城。据无定河，连野鸡谷，谋复横山。朝廷责其擅兵，寻黜罢。熙宁五年，韩绛以宰相抚陕西，复取前议，遂自绥州以北筑宾草坪，正东筑吴堡，将城银州，会抽沙不可筑而罢，遂建罗兀城，欲通河东路。与《宋史·种谔传》异）。

二月，遣使请援于辽。辽人许以兵助。

罗兀之失，国中点兵不集，遣使辽国乞援，辽主许发腹里兵三十万助之，于是国中气复振。

攻抚宁堡，破之。

初，种谔兵出罗兀，首领讹革都啄据赏逋岭拒战，大败。谔遂筑永乐、赏逋二寨，又遣都监燕达、赵璞冒雪筑抚宁故城。功甫竣，梁乙埋聚十二监军司兵攻之。燕达驻罗兀，折继世、高永能驻细浮图，相去咫尺，兵势尚完。谔在绥德，欲作书招之战，怖不能下笔。乙埋见无援，急攻抚宁，陷之。

进围顺宁寨。

夏骑万余，半伏濠外。知保安军景思立不审众寡，迫诸将出战，遇伏皆败。围数日，人心危惧。城中娼李姓得梁氏阴事甚悉，自请退敌，登陴掀衣抗骂，尽发梁氏私，城下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丑，兵士悉掩耳，恐得罪，托言粮匮，解围退。

三月，复罗兀城。

初，中国以罗兀偏梁狭隘，难于馈饷，遣李评、张景宪往按，未至而城被围。梁乙埋获镇武都头崔达，语之曰："汝语城中，使速降，当授汝爵禄。"达诺之。致之危梯，下瞰城中，猝呼曰："贼少，粮且尽，将去，宜坚守！"乙埋怒，醢之。围不解，神宗下诏弃罗兀，燕达以戍卒护辎重归，乙埋遣兵邀击，殆尽。　王安石曰："陕西一路户口抵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宜甚易，然不能使夏国畏服。向以君臣强武，今其君幼弱，其臣不过亲昵阘冗之人，而终不能制之，岂非将帅无胜算，而处之不得其当哉？"

按：宋之议兵事者，辄以计苟安、弥边患为便，故种谔之取绥州、城罗兀，无不犯言路之争。然绥州属银、夏之冲，罗兀乃横山之要，两险并据，西夏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独惜其能守绥德，不救抚宁，遂致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为赍盗之资，谔罪无可逃，而神宗下诏弃之，亦无策甚矣！

银州将香崖争荒堆寨，败于吐浑河，以其众降。

种谔城罗兀，令河东亦修荒堆、三泉诸寨相为连接。荒堆去夏界才数十里，香崖以数万众争之，击败庆州指使王文谅巡徼兵。已而，麟府都监王文郁大军至，香崖伏兵吐浑河侧以待，战不胜。夜遣人持剑约降，文郁许之。诘旦，与偕行，半道，崖部忽噪而起，文郁纵兵奋击，追奔二十里，泥首降者 千人。

附：《宋史·王举元传》："知永兴军。庆州军乱，夏人连兵屯境上，举元使 裨将以千人扼要害三日，夏兵不得进，乃去。"考《神宗御集》，是年司马光知永兴军；二月，王广渊代之；四月，因庆卒乱，改授郭逵；举元知军事尚在治平中，已，为刘庠等劾罢。疑《传》有误。

夏五月，遣使至绥德城议和。

夏用事臣罔萌讹、结明爱数劝梁氏犯边。抚宁之役虽复诸堡，而罗兀城外三百里间庐井焚弃，老少流

离，已废春耕，又绝岁赐，财力并绌。罔萌讹以韩道喜之执与梁乙埋不和，蕃部以告环州种诊，诊遣使谕，有能擒此二人及同谋首领献者赐予无所吝，于是国中疑贰。韦州监军司牒环州请和，乙埋亦遣人至绥德，见知城折克隽，言国主欲得绥州，和好如旧。环庆、鄜延两路以闻。

请降问罪诏书。

中国沿边诸路闻夏国请和，放行和市。而于内投蕃部，夏人若在界首叫呼，或顺便交还，或逐回被杀。枢密院言："夏国款塞，前此惟在延州顺宁寨，若诸处各与通语言、互市易，恐彼此参差，有失事机。"神宗下诏戒饬。诏未至，环州种诊已回牒韦州，许以和好。于是梁氏又遣人言，乞朝廷先降问罪诏书，方敢以罪状表上。

秋八月，遣使贺辽天安节。

夏使与中国使兵部郎中楚建中、陕西转运使沈起同至。廷见时，两使者位著相等，起争曰："夏使陪臣尔，岂得与王人齿。"独升东朝，夏使不敢并。

九月，表乞绥州。

梁氏频称款塞，辄以虚声摇边。神宗谕环、庆等州："不须遣人回答。如西人再至，令往顺宁寨，依故例经军北巡检转报。"于是梁氏遣大使阿泥嵬名科荣，副使吕宁焦文贵由延州入贡，奉表乞绥州，略云："臣近承边报，仰荷睿慈，起胜残去杀之心，示继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悦，海宇欢呼，感戴诚深，忭跃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穷圣虑，远察边情，念慈执戟之劳，恤彼交兵之苦。俾登衽席，无伤累世之休和；载辑干戈，益见天心之恻隐。况此绥州，族居岁久，悉怀恋土之私；积愤情深，终是争心之本。乞施命令，早赐报移，得遂嗣袭之封，永奉严凝之德。伫使枕戈之士，翻为秉耒之人。顿肃疆场，重清烽堠。顾惟幼稚，敢替先盟！翘企中宸，愿依旧约。贡珍贽宝，岂惮于逾沙；向日倾心，弥坚于述职。"乃学士景询词也。神宗诏答曰："昨览边臣所奏，以夏国去秋自绝朝廷，深入环庆路，杀掠熟户，侵逼城寨，须至举兵入讨。朕为人父母，亟令班师，毋得穷武。今国主遣使通款，欲继旧好，休兵息民，此意甚善。所言绥州，前已降诏，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今复何议！已令鄜延路经略司定立绥德城界至，其外诸路，并依汉蕃住坐、耕作界至，立封堠、掘壕堑，内外各认地分樵牧耕种，彼此毋得侵轶。俟定界毕，别进誓表，回颁誓诏，恩赐如旧。"

冬十月，陕西河东路复禁私市。

自兵寇绥德后，缘边和市久绝，而蕃族与陕西河东诸路犹多私贩。是时，神宗以方议通和，苟私贩不绝，必无成就之理，命逐路经略司申禁之。

十二月，钤辖结胜自麟州归。

结胜，饶武勇。麟州将王文郁略地至开光州，胜力屈请降，补供奉官。梁乙埋杀其爱女，羁管其家口。胜谋窜归，事觉，神宗下诏纵之，给以口养、路费，命经略司牒宥州于界首交割。

熙宁五年（辽咸雍八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春正月，梁氏以女请归于西蕃董毡子蔺逋比。

西蕃大首领董毡有子蔺逋比，初娶于甘州回鹘。环庆之役，董毡使率兵侵夏有功，授锦州刺史。梁氏久畏其强，欲与之和。及闻王韶降青唐，将复河湟，吐蕃诸部势蹙，遣人请以爱女为蔺逋比妻，董毡许之。

按：自古两国和亲，有请婚，有乞婚，未有以女请归者。以女请归，几同献女矣。斥书"梁氏"，丑之也。

附：李氏《长编》：邈川城主郢成温纳支力足敌董毡。董毡与夏国结亲，遣兵援送，必过邈川。温纳支素与董为仇，今夏、董合婚，已孤立其间，必被攻袭，明告夏国曰："如此，我必归汉！"又遣人至熙河经略司王韶处诉其事。韶请以利害说董毡，令与夏国绝婚，上从之。考汤思退《哲宗实录》，回鹘、夏国皆以女妻蔺逋比，养子阿里骨为董毡嗣，悉取二妻。又《长编》：董毡于熙宁九年二月以旗号蕃字至洮、叠州，诱胁顺汉部族为寇，是当日绝婚之议不行也。

掠绥德城。

无定河东满堂、铁笳平等地，土膏腴，夏人赖以为国。自中国城绥德，不得耕种者数年。梁氏表请于城北退二十里为界，中国未之许。数遣人马入绥德抄掠、牧放，鄜延经略司以奉旨通和，不敢追击，请牒宥州诘之。

三月，遣使议绥德界至。

梁氏移牒延州，言中国自不肯立满堂平等界，本国除绥州外，向有封堠、壕堑，无须更定。朝议以前退二十里折之，梁氏遣首领洋芭凌与折克隽言，前议于中间立堠开壕，未尝约二十里也。克隽责以失信，使不能对。

河东路纵俘户还。

神宗既纵结胜，下诏："自去秋所获夏国人口，令各路委官就便取问，如愿归者，悉任之。"于是河东经略司刘庠条具姓名，人支彩绢二匹，小儿半之，即于麟州界上遣回。

夏四月，鄜延路使来召定界至。

夏国边界，东接麟、丰，西邻秦、凤，中间犬牙相错，缭绕几二千里。神宗以夏国表辞渐顺，欲乘此明立界限，遣盐铁判官张穆之至鄜延，与夏人会议。穆之以前有议事官几为夏人所获，令保安军北巡检张藻召宥州首领至本军议，首领不赴。

五月，复闹讹、礓石二堡。

闹讹、礓石毗连，自李复圭生事后，中国蕃、汉杂耕其地。梁氏屡表乞还，请于见今蕃、汉住坐立界。中国初牒宥州，言无人拘占此地。既知牒误，神宗令知庆州王广渊给还之。

蕃官浪斡臧嵬来降。

臧嵬，西蕃部族，向居闹讹、礓石地，及二堡归夏，移居近里熟户部内。梁乙埋使人诱之，遂降。

六月，归降蕃嵬逋等七十七人于环庆。

初，梁氏以银彩招降荔原堡熟户嵬逋等七十七人（王安石奏议：“夏国止送百余逃人来归，而中国人情皆有怜夏国之心，武怒之气，为之衰沮。”其数与此异。）。是时欲求和，执送，环庆经略司以闻（李氏《长编》云：“嵬逋即臧嵬，王安石有奏给臧嵬田数，不知其名何以不同。”考《司马光日记》：嵬逋等其十七户，其两户乃新招到，曾经体问不愿归者，其十五户乃治平间所招，不经体问者。与臧嵬异）。

按：嵬逋等皆中国罪人也，捕之则动干戈，索之则费词说。梁氏执送，藉以求和。以视上请章，献方物，意较诚矣。故书“归”以嘉其事之正，书“七十七人”以著其数之多。

附：范百禄《志赵卨墓》：知延州时，尝于六月遣曲珍、吕真分巡东西路，钤辖李颙曰：“敌岂盛夏来耶？宜罢之以待防秋。”卨笑不答。夏人方以四万众自间道取绥州，至鲁班崖，遇珍，以为知其谋，惶骇亟战。吕真继至，敌败走，俘斩千余。据李氏《长编》云：“鲁班崖事，他书不见。又疑夏已通和，或无此事。不然，当在去年耳。”

秋七月，定绥德界至。

仍以距绥德城界二十里为界，与中国各立封堠，置守把。

遣使入贡。

故事：夏使馆于都亭西驿。夏人久不朝贡，驿中条制繁乱，承用者无所适从，神宗命集贤校理章惇修定之。

免嵬名浪遇都统军，徙之下治。

国中权擅者三人：梁乙埋，国戚居长；次都罗马尾；次罔萌讹。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与乙埋居中用事。都罗多战功，常握兵屯塞上。浪遇为曩霄弟，知兵，熟边事，谅祚时尝执国政。至是，以不附诸梁罢其官，并其家属徙之。

闰七月，攻西蕃武胜城，与秦、凤官军战，大败。

武胜属吐蕃，为夏国入洮河要路，梁氏用学士景询策，谋取其地。会中国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上《平戎策》谓：“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西筑武胜，进兵洮河，陇、蜀诸郡皆当惊扰。今唃氏种落瓜分，如能并合而兼抚之，则诸部皆服，而夏人在吾掌握中矣。”神宗累擢韶秦凤缘边安抚使，议取武胜城。遣都监景思立、王存以泾原兵出竹牛岭，张声势而已，潜师由东谷趋武胜。梁乙埋方遣兵攻城，吐蕃将瞎药城守将溃，韶挥军进薄，夏兵出不意，仓卒迎战，大败。瞎药与大首领曲撒四王阿南珂开门遁。韶进据之，夏兵不能争。

八月，使谢岁赐。

梁氏复得岁赐，遣使入谢，而表不依式，不设誓，又不言诸路地界事。神宗以为疑，久之，方降答诏。

九月，国主生辰，赦。

中国以供备库使任怀政为生辰使，既知为任福侄，以皇城使田谭代之。

按：生辰不悉书，此何书？重“赦”也。赦为国家钜典，故推其所由书之。

冬十一月，宥州移牒，索武胜城。

武胜守将瞎药由河州内附，授内殿崇班，赐姓名包约。梁乙埋令宥州牒延州，言：“奉领卢指挥王韶城武胜，招诱属蕃，乞赐还本国。”神宗怒曰：“夏人敢如此？”令延州回牒告之。

# 卷二十四

熙宁六年（辽咸雍九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春二月，掠秦州。

神宗以夏国恭顺，诏戒边吏，毋先生事。会顺宁寨蕃部逃入西界，蕃官刘绍能以兵追逐，劫夏人为质。梁乙埋怒，侦秦州无备，纵兵大掠，为都巡检刘惟吉所败（李氏《长编》：秦凤经略使言：“二月十三日，熙河通远军西路蕃汉都巡检使刘惟吉领兵策应酒山寨。十六日，又得临江寨报，有蕃贼攻围，惟吉即率所部赴援，与贼力战，追逐过江。”是惟吉之战乃西蕃，非夏国也，此据《宋史·神宗纪》）。

三月，梁乙埋驻兵天都山，谋入寇。

乙埋闻王韶攻木征于河州，知沿边寡备，点集蕃众渡河，驻天都山及芦子川侧，约马衔山、龛谷诸族为援。已，闻韶破河州，击走木征，乃撤兵退。

夏五月，修凉州城。

梁氏以中国城武胜，又复河州洮西地，恐兵从西蕃入，修凉州城及旁近诸寨为守计。

按：书“五月”，修城不时也。

六月，遣兵犯麟、府。

以三千骑大掠人畜而还。

冬十一月，献马，请《大藏经》。

梁氏遣使进马，请赎《大藏经》。神宗赐经，还其马。

十二月，遣使如辽贡。

与高丽使会。

熙宁七年（辽咸雍十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夏四月，遣兵援西蕃，次结河川而还。

木征居河州，为王韶击败，走投夏国，引众争复故地。梁乙埋先以七千人伏马衔山后，大队从结河川援之。韶遣兵断径路，直叩定羌城，尽破结河川族帐，讨降木征，夏兵遂还。

五月，犯刘沟堡。

梁乙埋伏万骑于黑山外，令部酋以千骑犯刘沟。通事舍人刘昌祚引兵二千出援，夏兵伪遁。昌祚追之，战不解。薄暮，有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发而殪，余众不敢进。

六月，大旱。

草木枯死，羊马无所食，监军司令于中国缘边放牧。神宗诏六路经略司："严察汉蕃，无致侵窃。"

秋七月，诱环庆诸边熟户来归。

中国陕西诸路旱饥，缘边蕃汉乏食，梁乙埋遣人以财物招诱熟户，于是归者甚众。

九月，犯麟州，败于长城坂。

麟州据河外之冲，城中无井，其淮沙泉在城外，向欲拓城包之，而沙土善陷，每夏兵围城，城中辄忧渴死。吕公弼知太原府，用其僚邓子乔计，仿古拔轴法，去其沙，以木炭、墐土包泉筑之，城遂巩固。梁乙埋遣兵逾屈野河掠塞上，首攻麟州，不克而退。都监王文郁自府州赴援，追至长城坂，夏兵返斗，大败，尽弃所掠乃免。

冬十二月，故都统军嵬名浪遇卒。

浪遇废居下治，坐卧一室，日训子孙以忠义，口不言兵。至是卒，遗表以"擢用忠良，勿犯中国"为言。诸梁恶之，不以闻。

熙宁八年（辽太康元年）、夏大安元年夏五月，诱蕃僧李芭毡降，不果。

芭毡居黄河北，部族甚众，梁氏使人胁诱之。洮西安抚使以闻。神宗诏授三班差使、本族巡检。芭毡受职，遂不果降。

六月，以年号署牒移熙河。

梁乙埋遣人于通远军境上理索逃背人户及所失牛羊，中国边吏不应。梁氏令监军锡硕讹则牒熙河，称"蕃部偷劫人畜投入汉界，累索不与，请高太尉、王团练赴三岔堡与讹迪驸马会议"，尾署"大安元年"。熙河以闻，神宗以夏国久禀正朔，今妄称年号，违越生事，令鄜延经略使移牒宥州诘问（《宋史·夏国传》系此事于三月，兹从李氏《长编》）。

按：夏自建国改元，止称境内，未有显行中国者。有之，惟曩霄告称帝及上嫚书二事，然其时尚与中国敌，未足异也。今三世称臣，表奉正朔，乃自署年号，公牒边臣，非即骜桀之性易肆难驯之一证欤？

寇天圣寨。

乙埋声言攻天圣，故徘徊不即进，以误边将期会。泾原将礼宾使刘仲武谍得的期，请于泾帅。帅不信，但留一将与仲武俱。夏兵果如期至，仲武力拒，乃退。

秋七月，请通和市。

国中自绝市贩，财用日乏。梁氏由麟州申请，神宗令鬻铜、锡以市马，其纤缟与急须之物仍禁。

冬十月，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以兵事入报。

花麻尝疑边境有谋，遣酋长撒蝉等十四人入塞卖马，觇之，为德顺寨所获。知渭州蔡延庆曰："彼疑，故来觇；若执之，是成其疑也。"估偿马直遣还。花麻心德之。王韶城武胜，常恐夏兵来争，军中一日数惊。花麻密以蕃字文报"无他"，韶因遗以金帛，使伺国中动静。是时遣弟诺尔入告："乙埋点集人马，谋掠沿边熟户丁家等族。"神宗诏熙河经略使高遵裕优赐之。

十一月，毁麟、府界堠。

麟、府沿边界堠累年不加墁饰，中国边臣不牒会宥州，遽兴修治。监军司心疑，遣人摧毁之，戍兵不能禁。

十二月，遣骑劫归汉蕃族于沿边。

初，神宗以夏国纳款，谕边臣不得招纳西界蕃族，而归汉者日众，梁氏遣骑沿路烧劫，治平寨蕃官讹节探得以闻。

熙宁九年（辽太康二年）、夏大安二年春正月，国主始亲政，以兵犯麟、府。

秉常时年十六，惧中国兵入界，用梁乙埋言，点集人骑，出入麟、府二州间，以示兵威。

按：秉常亲政，首务穷兵，深信奸谋，罔知国计，异时魁柄旁落，宜其位置任人也。

二月，属蕃温溪心请内附，不果。

溪心，温讷支弟，同居邈川，为蕃部都巡检，向受夏国俸给。遣使熙河，请举族内附。经略使高遵裕以闻，神宗以夏主亲政之始，不许招接。已而，右厢首领耀没楚美以下三十余人乞纳土归顺，亦不受。

三月，辽使来告哀。

辽仁懿皇太后崩，使来告哀，并赐遗物。

夏四月，梁乙埋使民耕绥德城生地。

自绥德城立封堠、分疆至，外有两不耕生地永为隔界，梁乙埋使民渐侵占之。鄜延经略司牒宥州问故，不报。

按：斥名书"使"，归罪于乙埋也。

五月，遣使如辽吊祭。

辽主询夏国事宜，使者以国主亲政告。

六月，谋取熙河，兵不果出。

秉常以泾原民杜贵盗马，令宥州牒责。既闻宗哥首领鬼章入寇五年谷，亦点集十二万众谋取熙河，以六万拒中国兵来路，以六万攻二州城，志在必取。已，谍者从邈川回，言中国不纳温溪心等降，兵不出。

按：此夏人谋取熙河之始。熙河为夏人必争之地，自木征内附，无日不切鲸吞。兹以中国不纳降人，集兵而止，是犹有报德之思焉。书"不果出"，予之也。

秋八月，环州慕家族请降。

初，环州蕃官慕恩、慕化数立边功，中国赐赉优渥。恩等没后，族众益繁，向背不一。时有数族欲投夏国，请发人马接应。缘边首领密申衙头以闻。

熙宁十年（辽太康三年）、夏大安三年春二月，筑讲宗城。

秉常愚暗，未悉誓诏明文。梁乙埋劝于讲宗岭广聚材木，创筑城堡，地与环庆路相逼。经略司恐致边患，请令保安军移牒诘问。

夏五月，梁兀乙执环庆诱降人且乌，柔远守将孙贵发兵来攻。六月，遣使入告。

兀乙，乙埋族子，部落最盛。环庆经略使高遵裕遣蕃部且乌、兵马监押王愿潜至帐下侦事，乘间诱兀乙降。兀乙执且乌，愿走，还告柔远寨主孙贵。贵同巡检胡永德发兵临界，索且乌，纵火焚新和市。秉常遣使入告，神宗责降遵裕等有差。

按：书“诱降”，罪环庆也。是时，夏国在顺逆之间，边臣布德意以怀柔之，庶欲逞不得耳。间使入国，计诱重臣，岂中国体乎？乃复肆兵纵火，夏不乘隙入侵，仅遣使入奏，是未失事大之礼也。据事书，其义自见。

秋八月，庆州熟户来侵。

庆州西谷寨与夏国连界，其熟户乘蕃族无备，入界杀夺人马。环庆经略司隐其事，反以夏人侵入汉界、射伤熟户为辞，移牒宥州诘问。

按：顺宁寨主田璟言：“边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户者。平时入西界盗孳畜人户，及夏人理索，却反称西人入汉为盗。边臣或未悉彼情，或妄希功赏，增饰事端，更致诛杀无辜，以挑边衅。”观此言，知宋室西边之祸，未可专为夏人咎也。

附：曾布《日录》：“十月癸卯，诏麟州蕃官高世忠、李保忠各迁一官，以河东安抚使韩绛言世忠等捕杀西贼，不失期会故也。”考李氏《长编》及《夏国传》，是年，夏人未尝犯河东，《日录》不知何据。又《宋史·刘绍能传》：熙宁中，败夏人于破罗川，策功为最。是事年月亦无考。

元丰元年（辽太康四年）、夏大安四年春三月，遣谍嵬心入边，被诛，遂执熙州蕃户兀胜以归。

初，秉常诱边民刘勃怡作奸细，侦中国虚实，事觉被诛。已，遣蕃户嵬心入环州，匿于熟户吹宁家，声言“点兵大集，先攻环庆”，为逻者所获。经略司根究得实，又诛之。秉常怒，纵兵入熙河，执珠旺族蕃户兀胜等数人归，囚于地牢，经五日放还。

夏四月，立熙河封堠。

秉常遣人于熙河界内掘坑，画十字，立草封为堠，都总管孙良臣以闻，神宗令鄜延路移牒戒约之。

五月，获河东刺事人资允。

资允，麟州银城寨熟户。入界侦事，获之，已而逃归。

六月，宥州牒鄜延路，请禁侵耕。

麟州星最浪、木瓜铺诸处，向为中国废地，自熙宁八年后，居民颇事垦辟。夏蕃部攘之不得，指为侵耕生地，诉于监军司。监军司以闻，秉常令宥州移牒鄜延，请禁之。

秋八月，以兵掠鄜延，不克。

秋稼大稔，梁乙埋屯千骑于大会平，将取之。鄜延都监高永能拣精骑突击，夏众惊溃，钤辖二人被获。乙埋令曰：“有能得高六宅者，赏金与身等。”永能，其族祖文岯，以绥州降者也。

冬十月，赐时服使赵戬至，附书以谢。

故事：受中国给赐，必遣使赍表谢。时閤门祇候赵戬押赐仲冬时服至，秉常以蕃书附之入谢，戬辄收接。神宗诏毁其书，令开封府劾戬罪。

按：书“附书谢”，著无礼也。夏虽小邦，无礼何以立国？秉常举动轻率，后日听李清谋归宋，已见于此。

十一月，请重定边界。

初，宥州请中国禁麟、府耕地，神宗令边民不得违禁，而诏西人巡马亦宜悉依旧处过往。鄜延经略使吕惠卿牒谕宥州，以马五匹易取所掳人民。宥州回牒言，请遣官与本国边臣重将苏御带分立文字，依理识认，悉毁所侵耕生地，然后将本界前后逃背捉杀人马于界首交会。神宗不许。

十二月，河东使来议丰州耕地。

河东丰州旧有属蕃保聚，自曩霄入寇掠，以西来、永安、保宁三寨外尽成旷土，两界久以生地互争。河东守王崇拯与首领议，以沙河为界，委官标量合耕地各三十顷，顷各有畴，于是丰州界至乃明。

元丰二年（辽太康五年）、夏大安五年春二月，遣蕃户吕宁诈降于鄜延，被诛。

秉常所遣刺事人屡为中国捕诛，乃使吕宁诈为投顺，中国授以田宅，宥州佯以牒索，神宗不许。宁潜与蕃部苏呢等要结刺探边事以报，久之事露，为鄜延经略司所诛。

三月，获麟、府官军吕重等，寻归之。

秉常以麟、府耕地未定，命蕃部见中国边民辄射杀之。重等巡视其地，俱被获。经略司遣人来索，始放归。

秋七月，侵绥德城。

秉常以中国诛吕宁，聚兵大垂坑，侵绥德城。高永能击之，走还。

八月，掠大会平。

梁乙埋谋自满堂川寇大会平，杀掠防田人马。夏人哆都同蕃部吹凌结入报，鄜延都监李浦率兵追逐，乙埋乃出塞（《宋史·夏国传》：“二年六月，夏人自满堂川入大会平，兵官李浦等逼逐出塞。”《神宗纪》：“二年八月丙申，夏人寇绥德，都监李浦败之。”《传》、《纪》不合）。

冬十一月，移牒河东，请交会人户。

梁乙埋遣蕃官张灵州奴伪为汉人，入边侦事，为泾原游兵所获。乃移牒河东，言以所掳汉界诸边人马与本国被捉人马交换。经略司以闻，神宗许之。

元丰三年（辽太康六年）、夏大安六年春正月，复行汉礼。

秉常连次犯边，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乃下令国中悉去蕃议，复行汉礼。诸臣阿梁

氏者皆言不便，梁乙埋与其叔母亦相继劝秉常，不听。

按：此夏国废乱之由。昔程明道云：治道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事而言，救之必须变，所谓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夏之行汉礼，非变乎？然后日卒以致乱，良由秉常年少，辅之不得其人故也，岂礼阶之厉哉？

二月，谋攻邈川。

秉常以西蕃董毡复臣中国，受西平节度使职，遣众谋袭邈川。已，闻其城主温讷支郢成已遣阿令京款塞，乃撤兵还。阿令京，温溪心弟也。

夏四月，遣使进奉皇太后山陵。

使人至，已后期。神宗令先至永昭陵设祭，然后诣阙奉慰。

秋七月，筑撒逋宗城以窥河州。

河州界黄河之南，洮河之西，与凉州接壤。梁乙埋谋取之，集兵万人，兴筑撒逋宗城以扼要害。西兴首领禹藏结逋药、蕃部奔鞠以驿书入告，神宗命熙河经略多备兵马禁止之。

九月，犯当川堡。

梁乙埋以两万骑围熙河当川堡，高永能率千人赴援，猝与遇，夏众见其势弱，聚围之。永能依险结阵，且斗且却，令后骑扬尘，若援军至者。夏兵惊惧，解围。

冬十一月，返环州田。

夏境与环州犬牙相错，当中国秋获时，夏人必纵兵侵掠，其田多弃勿理，遂据之。知庆州俞充檄所部以时耕植，募家族山夷及叛户入西者三百为卫，又遣将张守约耀兵塞上。夏人惧，乃返其田。

# 卷二十五

元丰四年（辽太康七年）、夏大安七年春二月，以计间鄜延将刘绍能。

绍能世为诸族巡检，忠勇第一。秉常尝以计招诱并其副李德平，皆拒不应，乃设疑间之。边臣以闻，神宗手诏云："绍能战功最多，为夏国所畏，欲害之耳。"绍能捧诏，感泣不已。

三月，月犯东井。

入于钺。

将军李清谋以河南地内附，梁氏杀之。

秉常以爱行汉礼为梁氏所恶，梁乙埋等皆不悦。将军秦人李清说秉常以河南地归宋，秉常从之。将使入奏，梁氏知其事，与幸臣罔萌讹谋置酒诱清，执而杀之（王氏《东都事略》云："李将军者，为秉常诱汉娼妇、乐人，梁氏执杀之。"与《宋史·夏国传》异）。

按：清本秦人，入夏之由史不可考，然能不忘故国，说其主籍土归朝，事虽未成，志则可取。书官、书"杀"，皆予之也。

梁氏幽其主秉常，复视国事。

梁氏既杀李清，幽秉常于兴州之木寨，距故宫五里许（种谔奏议："西夏国母屡止秉常不行汉礼，秉常不从。有梁相公者，与其叔母亦相继劝。既而秉常为李将军激怒，欲谋杀梁相公与叔母。事露，梁相公与叔母共谋，置酒召秉常。醉后被害，其妻子及从者数百人俱遭屠戮。"与《宋史·夏国传》异）。令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人马，斩断河梁，不通音耗。于是，秉常旧时亲党及近上用事诸酋各拥兵自固。乙埋数出银牌招谕，不从，国内大乱。

按：秉常，梁氏子，书"幽其主"，绝梁氏于秉常也。秉常误听清言，杀清绝之，于事已定，梁氏必幽之而夺其政，直借以行其私耳，岂真为宗社计哉？书"复视国事"，诛其心也。

夏四月，环州来索叛蕃，执还之。

慕家族首领迎逋黠狠难制，与梁乙埋谋，数纵兵侵掠。知环州张守约、走马承受陆中勒兵与战，擒之及其党三十六人，余众二百遁匿夏国。守约驻兵境上，檄取不置。居数日，韦州监军都啰尽械以献，斩于环州市（此事见《张守约》及《俞充传》，不得其时。据秦凤为俞充子次皋作《纪》，在三年四月，而《神宗御集》环庆经略司奏"张守约斫到慕家族背叛首领头级，并招降三千余人归族住坐"，乃四年四月十九日）。

五月，统军禹藏花麻移文熙州，请讨梁氏。

花麻素不悦梁氏，见秉常失位，移文熙州，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神宗诏知州苗授谕使人云："诸路探报夏国变乱，所说不一。今河南北阻隔，人情去就，尔次第写一文字计会。"因厚赉遣还。

六月，保安军移牒来诘。

鄜延总管种谔奏："秉常被囚，宜兴师问罪。"神宗召谔入对，谔大言曰："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来耳！"神宗壮之，决意西讨。命宣州宣庆使李宪为经制使出熙河，行营经略使高遵裕出环庆，副总管刘昌祚出泾原，签书经略使事内侍王中正出河东，谔出鄜延。先令保安军以经略司命牒宥州曰："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时与岁赐。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职贡，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见今何人主领，请速具报，以须闻达。"盖以尝夏国应答之辞也。梁氏不报。

秋七月，太白昼见。

经天行，识者指为兵象。

以兵袭西蕃西罗谷。

西罗谷，西蕃斫龙城所属，在守巴堡南。梁氏以国中内乱，恐西蕃窥其隙，令三头项人直抵西罗谷劫制蕃部。西平节度使董毡使养子阿里骨率兵击之，斩

三百级，降百二十三人。

八月，遣使至绥德，索降人。

初，中国下诏招纳，西人颇多降附。酋长或下令禁止，或逼之远徙，使不得近边。蕃部讹麦等十余人、家属百口潜从大理河北内投。梁氏令人数至绥德索之。种谔帅所部驻绥德城外，遣诸将招接降人。乙埋盛兵决战，不胜。

遂犯临川堡。

乙埋复以二万余众渡无定河，攻临川堡，走马承受杨元孙力战拒之。

复掠丰州。

执弓箭手沈兴等数人，河东经略司请移牒理索。神宗以"业已兵讨，更勿行牒"，命降敕榜招谕夏国曰："眷兹西夏，保有旧封，爰自近世以来，尤谨奉藩之职，恐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问其端倪，辄自堕于信约，暴驱兵众，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愤。方切拯民之念，宜兴问罪之师，已遣将臣诸道并进。其先在夏国主左右并嵬名诸部族同心之人，并许军前拔身自归，及其余首领能相率效顺，共诛国仇，随功大小，爵禄赏赐，各倍常科，仍许依旧土地住坐，子孙世世常享安乐。其或抗拒天兵，九族并诛无赦。盖天道助顺，必致万灵之归；王师有征，更无千里之敌。咨尔士庶，久罹困残，共坚向化之心，咸适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后悔何追！"

禹藏花麻走兴庆府，部酋讹勃哆等以西使城降于熙河经制使李宪。

禹藏花麻闻李宪出熙河，已与西蕃首领洛施军笃桥阿公等将兵入境（《宋史·董毡传》："以王师讨夏，遣酋长抹征等率三万人赴党龙耳江及陇、珠、珂诺与官军会。"与《神宗纪》异），率所部出战，佯败西走。讹勃哆等三人及首领厮都罗潘二十余人、兵万余举西使城降。乙埋遣兵数万出女遮谷援之，知城已失，登山逆战，大败，退伏垒中，半夜潜走。

李宪兵破龛谷。九月，入兰州。

女遮之败，残卒退保龛谷。龛谷城坚，多窖积，夏人号为"御庄"。闻李宪兵至，戍守奔溃。宪发窖，取谷及弓箭之类，进兵取兰州。令新顺首领巴令谒三族分所部攻撤遭宗城，破之，遂上言："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步，距西使城约百五十余里，将至金城，有天涧五六重，仅通人马。自夏人败衄之后，所至部落皆降，今招纳已多，请筑城建帅府，以固羌夏之心。"神宗从之。版筑方兴，夏人隔河而营，宪令死士绝河斫之，遂引退。

按：昔人谓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介居戎夏，攸系陇右安危哉？晋元康后，河陇多事，金城左右岁无宁宇；隋唐盛时，驰逐河湟，未尝不以兰州为要害；广德以后，州没吐蕃，而西凉不复为王土；大中间，虽尝收复，亦仅羁縻。宋兴，兰州不入职方。至是，宪始复之，筑城以建帅府。后元祐初，夏人求复此地，朝议欲割以畀之，孙路言："自通远至熙州总通一径，熙之北已结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与敌，则一道危矣。"穆衍言："兰州弃则熙州危，熙州危则关中震动。唐失河湟，西边一有震动，惊及京师。今若委兰州，悔将何及?"遂不果弃，夏人卒无以逞。则宪城兰州，断西界之要冲，壮北门之锁钥，正不得以人而废其功也。

遣梁永能帅师援米脂寨，败绩。冬十月，米脂守将令介讹遇以城降，石州亦不守。

梁氏闻汉兵四出，分遣诸监司兵，委大帅梁永能总领拒之。永能析作三溜：一以当战；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突击。又于通道堑绝山谷，设为阻险，守备甚谨。及中国师期屡改，永能屯御，久不得一战，使人持嫚书投鄜延境上激之。种谔遂率本部及畿内七将、兵九万三千出绥德路，攻米脂。甫三日，永能兵八万赴援，谔张左右翼奋击，永能大败，兵士相蹈藉于无定河，水为不流。城中将令介讹遇犹坚守，谔密遣谍，说降东壁守将，衣以文锦，导行城下，讹遇乃出降，献戎乐四十二人，谔送之京师。进围石州，州将弃积年文案、簿书、器械，引众遁（李氏《长编》："石州属河东，旧兼岚、隰为一路，又合三州置巡检使。"三朝、两朝史《地理志》皆不载陷贼年月，不知何故贼弃而去。考夏自有石州监军司，此必非河东之石州也。）

清远军守将嵬名讹叽降于环庆经略使高遵裕。遵裕取韦州。

清远扼群山之口，当塞门之冲。咸平中，继迁攻陷之，垂八十年，李氏坟墓在焉。遵裕将步骑八万七千出环州洪德寨，循白马川，直逼城下。嵬名讹叽知不敌，举城降。遵裕入据之（《宋史·神宗纪》："元丰四年十月庚午，环庆行营经略使高遵裕复通远军。"薛氏《通鉴》因之，而《续纲目》则书"清远"。考宋制，地入西夏者概不列职方。《地理志》"熙宁五年，以秦州古渭寨为通远军"，《遵裕传》"熙宁中命知通远军"，是通远未没西夏者。惟清远在今庆阳府环县北，遵裕出庆州，趋灵武，为必由之道，当以《续纲目》为是），进抵韦州，州已空城。遵裕令勿毁官寺、民舍，以示招怀。

梁永能遣兵攻德靖寨。

永能从米脂败后，知德靖弓箭手尽随种谔自东路出界，乃潜遣兵从西路入犯德靖。知延州沈括以兵拒却之。

按：是时官军屡捷，夏宜自守不暇，乃潜师以袭德靖，则知列城之下，力非不足，特诱使深入，以攻不备耳。宋之诸将不能破其诈谋，预防饷道，致有后日之溃，真无识哉!

夏州知州索九思遁，鄜延经略副使种谔据之，遂破银州。

枢密使都按官麻与首领女吃哆等七人，米脂之战为种谔所擒。谔以其熟知兴灵道路、粮窖所在及十二监军司兵数，使补三班借职，与蕃官刘良保、麻乜讹赏为军前向导。抵夏州，九思已遁（夏州，《宋史》作贡州，盖字误也）。谔入城，留一宿，率兵趋银州。遣官麻等以利害说守将，降之。又使部将曲珍领兵通黑水、安定等堡，夏兵御之，不胜。至蒲桃山反斗，又败，于是诸路皆敛兵退保。

宥州溃，河东兵入屠之。

先是，王中正献策，言泾原、环庆会兵取灵州，进捣兴州。麟府、鄜延先会夏州，取怀州，渡河会兴州。及所部河东兵六万出麟州，祃辞言“臣中正代皇帝亲征”。才行数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始渡无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遂继种谔趋夏州。粮糗不继，月余始抵宥州。守城兵弃城走河北，城中所遗残敝五百余家，中正入而屠之。夏兵千骑屯城西左村泽保守窖粟，中正击败之，皆弃窖走。

遣兵拒李宪军，败于高川、石峡。宪至天都山，尽焚南牟诸宫殿。

梁氏闻兰州破，令民尽起诸路窖粟，悉众走高川、石峡，据险以待。及宪兵至，拒战而败。宪兵进取屈吴山，营于打罗城川侧。酋豪禹藏郢成四率旺家族大首领六人并蕃部及母、妻、男三十余人，各赍铜印、告身请降。宪令郢成四随军行，由天都山趋南牟城（《神宗旧录》：“宪城兰州，夏人营于隔河，宪募死士夜斫之，旦辄引去。宪语诸将曰：‘贼盛兵而来，不战而去，必有谋也。彼见吾具舟筏，声言渡河，欲入凉州，必引兵由会州渡盘泊，设伏于铁牟山，将掩吾师。吾第行入其策中，必可有功。’行次努札山，获生口，问之果然。乃先设伏于北山下，贼以轻兵来战，吾师佯走。贼纵薄之，伏发，贼之先锋歼焉，斩千余级，会天大雾，战不解，又追斩二千余级，引兵乘胜上天都山，迫南牟会。”与《新录》异）。南牟，国主游幸处，内建七殿，极壮丽，府库、官舍皆备。宪入，悉焚之。酋首嵬名、统军仁多唛丁引众争之，丧失甚多。

遣使乞援于辽。

辽国数年来，岁常三、四以拜礼佛塔为名假道兴州，窥阚径路，梁氏患之。至是，恐其夹攻，遣使贡驼马结好，因告宋肇兵端，志在荡夷西北，乞赐应援。

复潜兵袭顺宁，不克，遂弃浮图城及吴堡、义合诸寨。

夏兵屡败，残卒缘路啸聚、杀掠行人，道路梗塞。梁氏令万骑招集溃散，合围顺宁。官军欲闭壁入保，沈括谓示弱骄敌非策也，使前锋将李达以三千人出城，具十万人食；又使骑将焦思耀兵绥德城，佥曰大军且至，夏众惧而退。于是浮图城及吴堡等寨戍卒皆空壁散。

都统军梁乙埋以大军扼磨哆隘，与泾原副总管刘昌祚战，败绩。十一月，灵州被围。

梁氏听谍者言，知环庆、泾原合兵择利进取。环庆路阻横山，必从泾原取葫芦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甲以支泾原。刘昌祚率本路蕃、汉兵五万入界，距堪哥平十五里，乙埋督十万众扼磨哆险隘以拒。昌祚先遣牌子军渡葫芦河决战，荡跳闪烁，振以响环。夏士马惊溃，遂失隘口。乙埋督亲军复战，又败，奔二十里，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被杀，乙埋侄讫多埋等二十二人悉为所俘，丧失二千余级及铜印一。官军次赏哆口，口有二道：一北出黛黛岭；一西北出鸣沙州，路稍迂，然系积粟所，国人谓之“御仓”。昌祚乘胜取之，得窖粟百万，进薄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昌祚先锋夺门几入，高遵裕忌其功，驰使止之，乃按甲勿攻。遵裕至，仁多崖丁率数万众赴援，前锋羌酋乘白马，奋驰突阵，为昌祚骁将郭成所斩。官军争发神臂弓，昌祚又自出阵射之，崖丁中矢走（《宋史·昌祚传》云：昌祚矢出百步外，夏人以为神，持归事之），失器甲无算。遵裕益忌昌祚，尽夺其兵，自将攻城。军中无攻具，亦无知其法者。遵裕令采木为之，皆细小不可用。令人周呼城上曰：“何不速降?”城上应曰：“我未尝叛，亦未尝战，何谓降也?”（孔平仲《谈苑》云：“遵裕围灵州，州城甚坚，莫有守者。吾师营幕中治攻具，西人约降，遵裕信之，驻军五日不进，故敌得为备。”与《长编》异）。

按：夏人以一方之力应五路之师，横山劲羌不敢一战。灵州距清远不三百里，城中惟僧道数百居之，知环州张守约请裹十日粮为捣虚计，果若此，则灵州可复。灵州复则兴州可得，银、夏等州皆可守矣。诸将功几成而失之，遵裕之罪可胜诛哉!

礓砟寨蕃官香都举寨内附。

梁氏遣人追礓砟寨兵三千余人入卫，香都乘戍卒单弱，尽焚本寨楼橹，与妻屈名举寨内降。环庆经略司令副将傅谏收其地，遣兵戍之。

遣兵袭泾原，馈运于鸣沙州。鄜延军溃，复决河灌环庆军，遂解灵州围。

初，诸路兵不胜，梁氏问计于廷臣。诸将咸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兴、灵，而以轻骑抄其馈运，诸军无食，可不战困也。”梁氏从之，尽调十二监军司及龛谷、桃堆诸寨精兵十余万，并驻兴州要害以为捍卫。已，闻灵州被围，种谔自黑水降横河平人户，破石堡城，驻军夏州索家平，候粮运，乃遣兵于清远军、韦州烽火平诸处把截。又以兵潜至鸣沙州（李宪曰：“鸣沙距镇戎军熙宁寨四百余里，西扼灵州，北临大河，中间天都山、会州城，皆有蕃族保护”），掩击泾原总兵鲁福、彭孙护饷兵，三战尽夺之。谔众次盐州，会大雪，以无食先溃，入塞者才三万人。王中正由奈王井至牛心亭，粮亦尽，士卒死亡已二万，亦退归。遵裕

围灵州方十八日，梁氏令人决黄河七级渠水灌其营，军士冻溺死（卢秉言："灵州河水围城，官军去城一里，累土囊成堤约二丈，灵州城高三丈，尽以毡裹水沃之。大军粮尽，人皆四散，蕃、汉兵投灵州者甚众。"与《宋史·夏国传》异），余万三千人走免。

泾原军殿，逐之，至韦州而还。

高遵裕既败，将吏任成、俞平等战死。刘昌祚以泾原兵殿后，渡葫芦河。昌祚手剑坐水上，待众济然后行，夏众追及，挥骑攻击。昌祚力战累日，抵韦州。士众争入寨，夏师乘之，大溃。李宪大兵至满丁川，嵬名统军复以众御，宪击败之。既闻诸军溃，亦引归。　司马光曰："是役也，卒疲食尽，失亡甚多。夏人知中国兵力所至，自此益有轻慢之心。"

按：西夏道途险厄，自熙宁寨经磨哆口至兜岭，皆大川，通车无碍。自岭以北，多山少水，辎重难行。故大兵未出，识者忧之。乃李宪兵至龛谷，言掘"御庄"窖粟数万；刘昌祚于鸣沙州得积谷百万、巾子岌粟豆万斛、草万束；种谔取米脂，亦称收藏粟万九千五百余石；取德静镇，收七里平粟十万石；继获降人阿牛儿，引发桃堆平积窖，密排远近，约可走马一直，所得又不下数百万。何以时未三月，遽称粮匮，诸路溃还？噫嘻！资粮于敌，自古难之。况以宪、谔等言诞而夸，兵行鲜序，宜其入夏人彀中也。

## 卷二十六

元丰五年（辽太康八年）、夏大安八年春正月，辽人为国请和。

辽燕京留守司委涿州牒雄州云："夏国来称，南朝兵起无名，不测事端，请全两国之欢，言寻旧好。"神宗报以"夏国主受宋封爵，昨边臣言秉常见为母党囚辱，比令移问事端，同恶不报，继引兵数万侵犯我边，义当征讨。今以屡遭败衄，遣使诡情陈露，意在间贰，想彼必已悉察。"辽得此移，遂不复言。

割地求成于西蕃董毡。

初，董毡遣兵从王师西讨，神宗以其协济军威，事功可纪，由长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部下首领皆赐秩有差。梁氏见其势盛，欲与之通好，许割斫龙城以西地，约云："如归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毡拒不许。

修南牟城。

南牟倚天都山、葫芦河形胜，自李宪残破，宫殿皆毁，蕃部族帐迁徙无依。梁氏使乙埋修复之，近天都创立七堡，量兵为守。已，闻秦凤副总管张守约引兵出塞，乃撤役还。

二月，献俘于辽。

鸣沙之战，获宁远寨监押张天益，遣使并军需献之。　富弼曰："灵州之役，中国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未能大创西人，而使其得吾士马，取吾器械，收吾金帛、粮食以贻北敌，借兵求援，共为边患，岂非反增强捍乎？"

屯兵宥州，以援山界降户。

中国五路兵入界，蕃部降者不下数万帐，所失义合、吴堡、塞门、浮图诸寨并据横山界分。梁氏悉放降部家属入内地，使煽诱之。又于宥州屯兵数万，谋入塞门及保安军界潜行应接。谍者以告，神宗诏沈括于元管新附山羌内多方羁察，勿令疏逸。于是降人不敢动。

掠定西城。

定西即夏国西使城，神宗赐名，属兰州。梁氏令衙头首领纵人马入界，掠商人及戍卒。

禹藏花麻请内投，不果。

初，花麻弃西使城入兴州，以觇兵势。已，五路兵还，花麻不能内达。久之遣使送蕃字文，自陈情款，期于三月辛卯由坚博坡投附，请中国发兵接应。神宗令李宪经画之。会以三月四日孙晞渡河被获，遂不果。

遣兵袭西蕃，不果行。

梁氏见董毡不肯与和，起兵将袭之。董毡知其谋，遣使以蕃字文告中国曰："夏人通好，前经拒绝，已训练甲兵，俟从进讨。"神宗诏苗授、李宪等，师行有期，即预以告。梁氏惧而止。

三月，截归汉蕃落于黄河渡，杀兰州供奉官孙晞。

黄河北有哆亲哩那没桑一帐共十五口约内投，新顺部落嘛唛言于知兰州李浩，乞发船接取。浩差孙晞应之。夏人设计诱晞过河，杀之水中，并执嘛唛兵士十余人。

宥州观察使格众将兵犯鄜州，战败被执。

国中鸣沙城，西扼灵武，北临大河，距镇戎军熙宁寨四百余里。梁氏闻中国谋筑堡寨直达鸣沙，遣格众将兵三万屯金汤境，入窥鄜州。知延州沈括使副总管曲珍率步骑二万治师东川，声言出鄜延东道，袭葭芦城。梁氏悉众备东方，珍师行数里，返旆而西，三日掩至永平川，格众不虞兵至，仓猝迎战，大败被执，丧士卒二千余人。

夏四月，遣兵扼明堂川，以保葭芦，败还。

沈括既俘格众，议乘胜取葭芦城，遣曲珍屯绥德城。梁氏发兵万人，扼明堂川险要以拒，珍不得进。括阴遣别将李仪自河东客台津夜绝河以袭葭芦，河东将訾虎率麟、丰精甲会之。夏兵回救，与仪等战，大败，珍遂取葭芦。

复因辽人请和于董毡。

梁氏虑西蕃与中国合，累使请和不获，邀辽国使者同至青唐说之。董毡以"荷宋厚恩，义不敢负"辞。

五月，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寇淮安镇，败死。

梁氏自三月中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

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令妹精嵬、讹勃遇将兵数万入环庆，掠淮安镇。蕃官讹脐侦知以报，守将张守约合诸路兵掩击，两人战败，皆死，酋首没者三十八人，失铜印及兵符、军书、器械无算。

六月，谍者移都入鄜延，被获。

移都，本鄜延弓箭手，熙宁中被俘，隶衙头、祗候殿直屈埋部下，遣入鄜延侦事。戍兵执讯之，称衙头复集人马，将侵延安诸路。经略司以闻，神宗令究实以报。

遣使贡于辽。

梁氏谋侵中国，遣使进奉于辽，必以兵事告。

秋七月，大举寇镇戎军，与三川寨巡检使王贵战，败之。

梁氏愤淮安之败，集十二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于铁牟、天都二山没烟峡、葫芦河诸处，各赍五月粮入寇。至镇戎，故逡巡不进。三川寨巡检王贵视为怯，率众过濠索斗，夏兵张两翼击之，贵大败走。

分掠熨斗平。

梁氏分铁牟山众五千入熙河，至熨斗平新堡外，杀掠汉蕃人口，驱羊马数千而回。

诱蕃族奔雅等降。

奔雅乃甘谷城归顺首领悼聚马移部下军使，梁氏数使人招诱，奔雅与其属二十九人、马二十余匹走回夏国。

八月，寇神木堡，杀巡检使高素。

梁氏复于衙头选募蕃部敢战者，使为酋领，率兵入麟州，围新筑神木堡。高素与监押贾默出战，默众先溃，素被杀。

九月，统军叶悖麻、咩讹埋以兵争永乐，不战而还。

初，中国得银、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种谔复谋规取横山，遣子朴上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又其次修夏州，则三州鼎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沈括亦请筑乌延古城（沈括奏议："乌延土地膏腴，去盐池不远，东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过四十里，最为冲要"），以包横山，下瞰平夏，使夏人不得绝碛为寇。神宗使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与谔议。禧至鄜延言："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厄，请先城永乐。"谔以其地依山无水泉，极言不可。神宗不听。永乐接宥州，附横山，夏国所必争。叶悖麻等以六监军司兵三十万屯泾原北，赍百日粮，俟官军出塞击之。闻城工兴，遣卒数千渡无定河觇役，不战遽退。禧以为怯，遂不设备。

分兵寇绥德，急攻永乐，破之，杀给事中徐禧等，耀兵于米脂城下。

禧等急城永乐，十四日而成，赐名银川寨。禧率众还米脂，以兵万人属副总管曲珍屯守。时沈括引鄜延兵并塞，悖麻惧其赴援，遣首领唛吉阿遇分兵万人南趋绥德，城中羌三百将翻城应。阿遇弟兴嫩以告括，括回兵捕诛反者，阿遇乃退。悖麻闻括兵入塞，悉众自明堂川入驻河西，与夏州烽台相对。禧率兵赴救，大将高永能请及未阵击之，禧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执刀率士卒拒战。夏步卒谓"步跋子"，多山间部落，上下山坡，出入溪涧，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骑兵谓"铁鹞子"，尤骁健，倏忽百里，往来若飞。凡山谷险要处用"步跋子"掩击，遇平原旷野可以驰骋，则用"铁鹞子"奔冲。是日，悖麻先纵铁鹞军渡河，曲珍望见，白禧曰："此锐卒也，当半渡击之，乃可以逞，得地则不可当也。"禧不从。铁骑既渡，震荡驰突，大众继之，禧众大败，将校寇伟、李思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等尽没。禧收余众入城，悖麻围之，厚数重，游骑直掠米脂，且据其水寨。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七。又以兵绝要害，使援兵、馈运不得前。一日，呼城上讲和，禧使裨将吕文惠至帐前，悖麻坐文惠于地曰："尔小将，不可议约，当使曲太尉来。"禧又使吕整、景思谊偕行，语言不协，髡思谊，囚之。夜半，环城急攻，城遂陷（李氏《长编》："永乐之役，初，总兵至者乃梁墨宁凌，逡巡十余日，每日支分万人持锹、镬掘城，为城上击死者旋即拽去，或覆以毡，不欲官军见也。后仁多唛丁兵至，驱蕃丁蚁附而进，死者列布城下，昼夜急攻，遂陷之。"与《宋史·夏国传》异）。禧与李舜举、李稷、高永能、马贵皆死（李氏《长编》云："禧不知所终，或云禧实不死，有自敌还者尝见之。"与《宋史》异），惟曲珍、李浦、吕整縋城徒跣走免。悖麻进围米脂城，耀兵三日而还。 史臣曰：自灵武之败，秦、晋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谔进攻取之策。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遂致覆败。自是神宗始知边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无意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

按：《续纲目》书夏人陷永乐，徐禧等败死，盖以禧志大才疏，丧师辱国，为后世笑。然以七万疲役之师，当三十万豕突之众，即顺永能之请，纳曲珍之谋，众寡已属不支。况城又依山远水，樵汲无资，种谔高坐延安，挟嫌不救，势穷援绝。永乐之陷，虽智者亦难为谋，而必责禧以愎谏失机，犹未为至论也。

执晋州进士邢逢原，谕降，不屈。

逢原参徐禧幕，城陷，为夏兵所掠。悖麻谕之降，不从，乃絷以归。后，元祐中放还，哲宗令为本州文学，赐袍笏还里。

葬延安孝女孟氏。

孟氏，延安人，随父戍永乐。兵败，父战殁，女呼号，徒步入城中求得父尸，大恸五日而死。夏人怜之，并其父葬焉。

按：女子之德，节孝为先。自刘向传列女，后世史乘咸遵之，所以昭女则而垂闺范者深也。然朱子作《纲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书贤后、书烈妇、书女子为帝、书女子将兵，而女孝无闻焉，岂以事属闺帏，无关治平大计乎？抑女之孝者实鲜与？今夏俗贱女贵男，乃见孟氏至孝，怜而葬之，则知彰善之心不殊方域，特无有以动之耳。

冬十月，西蕃首领董毡来攻，破斫龙城。

董毡闻夏国兵东出，令其养子阿里骨、首领鬼章等领兵攻斫龙、龊哆等城，破之，尽俘其众，遣使入熙河献捷。经略司以闻，神宗令具有功首领姓名，赐录有差。

十一月，西南都统嵬名济遗书泾原请和。

梁氏自永乐得志之后，与乙埋、叶悖麻等谋复往年失地，畏泾原兵盛，伪以书系矢射镇戎军境上。总管刘昌祚以白经略司卢秉，秉毁之不报。嵬名济又遣所得俘囚赍书遗秉（《宋史·夏国传》：遗书泾原总管刘昌祚。兹依李氏《长编》），云"夏国西南都统昂星嵬名济谨致书于泾原经略司：昨于兵兴之际，提戈相轧，今以书问贽，信非变化曲折之不同，盖各忠于所事，不得不然耳。夫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土疆，残人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羞。昨日朝廷暴兴兵甲，大穷侵讨，盖天子与边臣议，谓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故去年有灵州之役，今秋有永乐之战。然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何如哉？盖朝廷于夏国非不经营，五路进讨之谋，诸边肆挠之策，皆尝用之矣，知侥幸之无成，故终于乐天事小之道。况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辽为我强援，若乘间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即念天民无辜，受此涂炭，故国主见伐之后，夙夜思念，谓自祖宗之世八十余年，臣事中国，贡礼无或亏，朝贺未尝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载省厥由，怅然何已！济遂探主意，敢移音翰，伏维经略，以谋略干西事，凡生民利病，宗社安危，皆得别白言之。盖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杨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悬之望，正在英才，经略何不进说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秉上其书，神宗诏秉谕夏人，依故事于鄜延自通。

西蕃益麻党征来降。

党征，董毡弟。初，梁氏以官爵啖董毡父子，拒不受。党征心慕之，乘间走投夏国，梁氏使居于怀德军（《宋史·郑骧传》：唃厮罗氏旧据青唐，置西宁州，董毡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考《吐蕃·董毡传》与汪藻《青唐录》，董毡生平未尝亲觐，《骧传》疑误）。

元丰六年（辽太康九年）、夏大安九年春正月，遣使如鄜延。

梁氏佯遵泾原经略司谕，遣人赍文字至鄜延，请入贡。知延州赵卨不敢受。

二月，寇兰州，陷东、西两关堡。

先是，梁乙埋遣数十骑至兰州境北，隔河呼曰："吾兵已胜鄜延路，俟河冻来取兰州。"继令千人哨探，直抵城下。至是，突以数十万众攻陷东、西两关堡，势张甚。副总管李浩闭城拒守，钤辖王文郁集死士七百人，夜缒城下，持短兵袭击，夏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旧录》："夏人入兰州，乘冰渡河，守将王文郁纵骑击之，冰陷，夏兵溺死者多。余兵忿，攻破两关堡，杀官兵将吏甚众。"与《神宗实录》异）。

附：王氏《东都事略·刘昌祚传》："夏人寇兰州，昌祚遣姚兕趋宥州，王愍趋纳乞会牵制之。"考《宋史·夏国传》，是时，宥州不闻被兵，而《姚兕传》亦无攻宥州事。

分掠安定堡。

掳人畜无数，延州出兵追之，不及。

进屯熙河。

闻中国进筑定西城，梁氏令诸军屯聚熙河备之。

三月，谋取米脂寨，败于葭芦西岭。

葭芦、米脂二城，里外良田不下一、二万顷，国人谓之"歇头仓"，又名"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出禾粟多也。自为中国收复，梁乙埋日夜图之，引兵由女萌骨堆驻西岭，将袭米脂，为河东将薛义所败。

获鄜延刺事人移凯，杀之。

河东六路，鄜延最近兴、灵，经略司遣熟户蕃官移凯入界侦事，监军司捕得杀之。

夏四月，遣兵援巴义谿，败绩。

夏国兵聚巴义谿，将攻兰州。李浩侦知屯驻所在，潜师掩击，夏兵退走，浩追入界。夏众自吃罗、瓦拱赴援，与浩兵战，大败。

五月，攻麟州。

知州訾虎拒之，不能克。

使钤辖香逋诈降于府州。

夏兵与河东将郭忠绍等战于乜离抑、真卿流二部，不胜。梁氏因使香逋至府州侦事，诈降于知州折克行，尽陈国中虚实，请与亲信人入夏招降近上首领。克行申经略司以闻。神宗诏以香逋言词张大，未可遽信，令守将密备。香逋逸还。

泾原官军入水东口，败之，复围兰州。

熙宁寨硝坑堡巡检王世隆领兵入界，至水东口，梁乙埋遣众拒之，世隆战死，弓箭手十将王和等中伤走。乙埋纵兵趋皋兰，破西关堡，杀管勾右侍禁韦定，尽掳所雇于阗运粮人及橐驼等物，相持九日，城下死伤如积。围既解，兰州人收积尸为京观。是役也，有蕃部抡约入告，中国得为备，故不能大入。

六月，犯乾兴寨。

梁乙埋数犯兰州不得志，以兵侵镇戎，攻乾兴

寨，直过界濠，杀掠人畜，守将发兵稽迟，饱掠而还。

闰六月，国主复位，遣使表请修贡。

梁氏淫凶，人心携贰。自岁赐、和市两绝，财用困乏，匹帛至十千文。又以累岁交兵，横山一带民不敢耕，饥羸殆甚。与乙埋等谋，俾秉常复位。秉常遣谟箇咩迷乞遇入贡表曰："臣秉常辄罄丹衷，仰尘渊听，不避再三之干渎，贵图普率之和平。前夏国累得西蕃木征王子书，称南朝与夏国交战岁久，生灵荼毒，欲拟两下依旧通和。缘夏国先曾请所侵疆土，朝廷不从，未便轻许。今于五月内西蕃遣使散八昌郡、丹星等到国，称得南朝语言，许令夏国计会，但当遣使赍表，西蕃自差人引赴南朝前去。切念臣自历世以来，贡奉朝廷，无所亏怠；至于近岁，尤甚欢和。不意俭人诬间，朝廷特起大兵，侵夺疆土城寨，固兹构怨，岁致交兵。今乞朝廷开日月之明，扩天地之造，示以大义，特赐所侵。俾完疆土，通遐域之贡输；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倘垂慨许，别效忠勤。"神宗赐诏曰："朕以尔躬膺封爵，世列藩臣，职贡勤修，岁时无怠，朝廷待遇，恩数加隆。顷以权强敢行废辱，达于予听，良用震惊。数令边臣牒问，匿而不报，纵其鬼蜮，毒我边陲。王师徂征，声讨有罪，义实扶危，不获已焉。今者遣使造庭，辞礼恭顺，仍闻国政悉复故常，朕心释然，益所嘉纳。已戒边吏毋辄出兵，尔亦慎守先盟，愈励臣节，永绥福禄，庸副眷怀。"（秉常上表，李氏《长编》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宋史·夏国传》在六年闰六月。考《神宗纪》，闰月，"夏主秉常请修贡，许之，诏陕西、河东毋辄出兵。"李氏所纪误。）

按：书"复位"、书"请修贡"，与前书"始亲政，以兵犯麟、府"异矣。秉常能谨守此志，以事中国，宋与夏且交受其福。惜乃一隙之明，不能为晚节之盖也噫!

秋七月，复使入谢。

秉常请睦使回未逾旬，即遣蕃部都莽入熙河探事，为经略司所获。秉常惧中国生疑，遣使入谢。神宗以其往来频数，恐有阴谋，饬缘边严备。

八月，环庆兵来袭。复因辽人求和于董毡，不许。

伤两溜人马，掳孳畜无数，把口小首领冬至讹乘乱走入保安军，秉常索之不得。复奉表辽主，请与董毡通好，以为声援。辽再使至青唐言之，董毡终不听。

冬十月，表请故疆。

秉常知中国厌兵，疆场之事，初不自言，欲其发自朝廷，得以为重。神宗深觉其意，惟谕河东、陕西经略司，令于所复城寨谨斥堠，凡徼巡毋出二、三里而已。秉常知不可得，始遣使奉表，言："愿修职贡，乞还旧疆，撤备边戍卒，永为外藩。"神宗答诏曰："惟尔祖介居边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抚循倍厚，历年滋多。昨者王师出征，义存拯患，谓宜委戈以听命，敌忾以献功。岂虞靡思，弗喻朕志，杀害士民，捍拒兵甲。问罪正名，方图再举。迨使辞之效顺，知国政之复常，旋纳恳诚，祈修职贡。遽披来奏，论请故疆，朕惟藩服不恭，削地示过。咨于故实，匪予所私。尔其审思厥修，务体至意。其地界已令鄜延经略司、安抚使司指挥保安军移牒宥州施行，岁赐俟疆界了日依旧。"

十一月，使宥州属蕃诈降，不得，追还贺正人使于界上。

秉常倚恃兵力，自谓所求必得，及请故疆不许，大酋仁多唆丁等皆谋入寇，又虑缘边壁垒坚固，未能力胜，遣宥州心腹首领各率族帐内投，请居新垒，以为内应。神宗令置之鄜、坊两州间，唆丁等无以为计。故事：贺正人使每于仲冬月入界。是时尚未出境，秉常使人追之，移文保安军言："今来贺正旦人使难议发遣也。"

十二月，攻西蕃，败绩。西蕃兵入境大掠。

西蕃首领阿里骨本于阗人，其母给事董毡，因养为子。尝从王师西讨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及董毡病革，子蔺逋比先死（汪藻《青唐录》："初，阿里骨得幸于董毡妻乔氏，内外咸服，遂谋篡夺。蔺逋比轻佻，好易服微行，阿里骨使人贼杀之。"与《宋史·董毡传》异），悉以种落付之，遂嗣职（苏辙奏议："董毡病昏愦，为阿里骨所杀。阿里骨本董毡家奴，先乱其家，次取其国。"与《宋史·吐蕃传》异）。不敢以丧告，故朝廷未之知（《宋史·董毡传》："哲宗立，加检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而高永年《陇右日录》系之元丰六年十月）。秉常屡次请和不得，遣兵攻邈川城，败还。阿里骨追逐入境，抄掠寨堡，获级甚夥。仍以董毡名献捷中国，并请出兵助讨。

# 卷二十七

元丰七年（辽太康十年）、夏大安十年春正月，大举攻兰州，粮匮引还。

秉常集河南诸监军司兵，克日齐驻葫芦河，游骑直至河外。宣庆使李宪知必大举，益增守备。秉常果以步骑八十万围兰州，督众急攻。矢如雨雹，云梯革洞，百道并进，十昼夜不能克，军中粮尽，乃解围。兵既退，城下得尸几五万。

二月，集兵练家流，以争葫芦河。

国人讹传中国欲城葫芦河，秉常发河南、北人马十分之九，期集练家流争之。因不见汉兵，谋掠诸路。中国边吏以闻，神宗以鄜延素有瑕隙，恐首撄兵锋，令经略司厚备以待。

河西塔坦国攻甘州。

塔坦，西蕃别种，与回鹘东境相邻。乾德初，尝入贡中国，后以道远隔绝。其俗犷悍，喜战斗，轻死

嗜利，与夏国世仇。尝以兵侵掠北境，俘夺人民，鬻之契丹。时闻夏国与中朝构兵，驱其众抄掠右厢监军司所。熙河经略司以闻，神宗命右班殿直皇甫旦持诏谕西蕃，使结其兵，共图夏国。旦至青唐，羌酋鬼章留之冢山寺，不得达。

按：此塔坦与夏构难之始。

复遣使乞兰、会二州。泾原将姚麟帅师破堪哥平诸族。

秉常自兰州挫锐之后，国中叛者日众，因遣使乞还二州壤土。泾原副总管姚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师是征。今秉常不废，虽为顺命，而二州则不可与。愿戒将帅，饬边备，示进讨，以绝其望。"神宗命麟督诸将入堪哥平讨破诸族，夏兵从葫芦河援之不及。

三月，以兵掠安丰寨。

焚民居，杀掠甚众。

夏四月，犯安远寨，统军叶悖麻等败死。

泾原经略使卢秉遣将彭孙等袭破葫芦河族帐。秉常怒，使都统军叶悖麻、副统军咩讹埋率众围安远寨。守将吕真、米赟拒战，悖麻、讹埋兵败被杀。二人尝主永乐之役者，知延州刘昌祚图形以献。是役也，人马数万丧失殆尽，士气大沮。

按：永乐之役，中国丧失数十万，二人之罪可胜诛哉！书"败死"，贱之也。

六月，寇德顺军，杀巡检使王友。

初，蔡延庆知渭州，疆吏入西界攘羊马者，得辄戮之境上，告夏国曰："两境不相侵则相安，故戮以示戒。汝境若有，亦当尔也。"夏人悦服，由是不犯渭州。已，延庆去，纵兵二万由第十七堡入德顺军蹂塔岭岔，与友战，杀之。

附：《神宗御集》："八月，秉常使首领至青唐，欲假西蕃文字入汉议和。阿里骨令首领赍董毡蕃字表同入熙河。"考李氏《长编》云："此事不知后竟如何？"又汪藻《青唐录》："此时阿里骨未与夏通，何以有熙河议和事？"

秋九月，围定西城。

夏国原川子路，距定西及会州之安西、平西诸城仅百里，可朝发夕至。秉常遣兵入熙河界，围定西城，烧毁龛谷族帐。第五副将秦贵与内殿崇班韦万引兵拒之，乃却。

冬十月，监军仁多唛丁寇泾原，还至静边寨，战死。

唛丁（《卢秉传》作"嵬丁"）凶黠用事，常率兵于本国西南边出入兰州。安塞之役，皆其主谋。神宗募人生致之，不得。时引兵十万入泾原，纵火焚草积，蕃、汉民死者甚众。围第十六堡，唛丁素残虐，士卒不用命，久攻不下。卢秉遣姚麟、彭孙引兵趋静边，扼其归路。唛丁兵还，见之，惊曰："此天降也！"士卒惶惧弃主将走，唛丁战死，麟等获其器甲以献（蔡絛《丛谈》："西羌唃厮罗久有古凉州，传子。董毡死，子弱，群下争强，遂大为边患。一曰仁多唛丁，一曰青宜结鬼章，而唛丁最黠，鬼章其次也。"蔡氏以西夏首领属之青唐，误）。

附：《宋史·神宗纪》：冬十月，夏人寇熙河。

按：九月，夏人围定西。定西乃熙河巡属，既为秦贵击败，何以十月复入熙河？据李焘《长编》：此事《新纪》书之，《旧纪》不书。且定西之役，朱本有"赏功诏"可凭，熙河则诸书无考。

十一月，复攻静边寨，杀守将白玉、李贵等。

秉常愤唛丁之败，遣兵复入泾原，攻静边寨（《宋史·神宗纪》作"清边寨"。考清边属绥德军，此事据李氏《长编》，系泾原经略卢秉奏，其非绥德军界可知，《纪》疑误）。诱二人出战，佯败，入伏杀之。

十二月，西蕃兵入境。

阿里骨遣兵掠境，获蕃部二人，令首领赍蕃字书至熙州献。神宗诏依蕃丁例刺配。

遣使入贡。

秉常屡入寇，边备严，不得逞。大酋仁多唛丁等俱死，遵母梁氏命，遣使由熙河入贡，并贺正旦。

元丰八年（辽大安元年）、夏大安十一年春正月，韦州蕃官伯德内附。

率其丁口二百五十。神宗授供备库副使、本族巡检，赐银、绢各三百。

附：李氏《长编》："正月辛巳，赏皇城使吕吉等，功以熙河兰会制置使李宪言，吉等入西界大败夏兵，斩其将色辰岱楚等。"考吉等入界时月，《宋史·夏国传》不书。

二月，梁乙埋死，子乙逋自为国相。

自乙埋专权，数扰边，鄜延经略使赵卨遗以书言："何苦与汉为仇，恐所得不能偿所失也。能改之，中国必以礼待。"馈以锦袍、银彩。乙埋亦因酋渠嵬名阿吴辈多反侧顾望，怀内顾忧，不复自将窥塞，至是死（范百禄《志赵卨墓》云："卨既结好乙埋，因复纵间，使微泄其事。国中固疑乙埋不犯汉边，又闻受吾馈，果杀之。"《宋史》因之立传。考沈括《笔谈》叙乙埋事甚悉，不言被杀，恐《志》未实）。初，谅祚立梁后时，许乙埋世袭，子乙逋遂自立为相，独秉国政（李氏《长编》云：乙逋不知于乙埋何如也？吕大忠奏议言：夏国自梁氏兄弟用事以来，虐用其民，上下怨嗟，皆欲食其肉。考沈括《笔谈》：谅祚立梁后，以其弟乙埋为家相，许其世袭。既而乙埋死，子乙逋嗣。又章楶奏议：秉常死，梁乙逋挟其妹梁氏之势辅立，非嵬名氏之种，潜滋篡夺之计。则乙逋为乙埋子、秉常妻梁氏为乙逋妹也。吕氏以为兄弟，误）。

按：乙埋身为国相，去官书"死"，不予其相也。然乙逋秉政，不由主命，专亦甚矣。揭书"自为"，与《纲目》书曹操、司马懿、刘裕同。

三月，梁乙逋犯兰州，官军袭陵卅罗城，破之。

乙逋既执政，遣兵三万屯兰州界上，将伺中国

息，袭之。宣州观察使李宪选精兵万余，令将王文郁由瑞博坡渡河围陵卅罗城，克之，斩五百级，获器甲、马、驼八万余。

按：乙逋初执夏政，即逞干戈，故斥名书之。异日西州多事，不必尽书乙逋，其恶自见。

宥州监军拽厥嵬名宿兵贺兰原，与知庆州赵卨战，被擒。

嵬名，夏附马，为宥州正监军，宿兵贺兰原，四出傲扰，恃胜不设备。卨遣将李照甫、耿端彦、蕃官归仁分兵三路袭之。卨与端彦计曰："贺兰险要，过岭即沙碛，使敌入平夏，无由破之。"乃别遣三蕃官，各率轻骑五百，由间道邀截归路，端彦等引大兵直抵贺罗平。嵬名率万骑迎敌，战败，果趋平夏。伏发，嵬名被擒，亡失战马、牛羊三万余（《司马光日记》："环庆路经略司言蕃官贝嵬等将兵讨西贼，获宥州正监军、驸马拽厥嵬名，诏具功状以闻，拽厥嵬名仍押付阙。"与《宋史·赵卨传》异）。

夏四月，太原兵入左厢，聚星泊、三角川诸寨皆不守。

夏国数遭中国掩击，族帐皆远徙，间谍莫知其详。知太原府吕惠卿乘赵卨贺兰之胜，遣将折克行、訾虎率步骑二万五千入左厢，聚星泊、革罗浪、三角川等六寨俱为所破，丧大首领十三人，士卒千余，铜印十余颗。

五月，攻葭芦寨，杀供奉官王英。

自熙宁用兵以来，所失寨地，若环庆之安疆，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义合、浮图，皆深入本国境界，势在必争，秉常日思恢复。又以李宪等兵入界焚掠，遂假复仇为名，纵兵数万入河东，攻葭芦寨。寨居山巅，形势险绝，英恃险出战，败殁。

六月，遣使进慰表。梁乙逋以兵犯肃远寨。

秉常以嵬名被擒，用兵数败，心怀恐惧。会神宗崩，遣大使丁努嵬名谟铎、副使吕则陈聿精等进慰表。梁乙逋潜使减施族人马入延安路，攻肃远寨。蕃官慕化与第二将截宗扼要害力拒，乃退。

秋七月，进攻鄜延，不克。

梁乙逋攻肃远不克，广造甲兵，声言攻兰州，潜以兵由杏子河入犯鄜延。时龙安以北兵力咸弱，延安主帅患之。录事判官游师雄请发义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夏兵至，急攻之，守城者发石如雨，被伤无算。乙逋知不能克，乃还。兵出顺宁寨，保安军巡检张子式伏兵以待，监军嵬名理直误入伏中，力战死之，乙逋大溃，还。

银、夏州大旱，饥。

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日赤如火，田野龟拆，禾麦尽槁。秉常遣官祈禳二十日，不应，民大饥。群臣咸请赈恤，秉常令运甘、凉诸州粟济之。

按：谅祚之世，灵、夏大水，不三月而梁氏立；兹大旱，越四月而梁氏死。变不虚生，信哉！

八月，复犯鄜延。

夏俗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乙逋侦知鄜延解严，猝以五千众傍城大掠，尽得其牛羊驼马，获兵民辄射杀之，为嵬名理直报仇。已闻鄜延二州兵出击，即全师退。

转攻三泉、荒堆诸寨。

荒堆、三泉自鄜延直达河东，中若有兵扼之，则两路声援猝难相应。乙逋乘鄜延之胜，转攻三泉，守将拒守不支，弃城遁。攻荒堆。荒堆，麟、府藩蔽。主将孙昭有干略，清野聚粮，择蕃、汉健勇者统以牙兵，登陴捍御。乙逋同侄梁阿格并马巡城，指挥攻具，昭一矢中阿格颈，坠马下。乙逋怒，并众力攻，城将溃，会梁氏疾作，秉常遣使召还。

九月，遣使进助山陵。

初，夏国进慰表，哲宗赐赉甚厚，复遣官押赐遗留银器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秉常使芭良嵬名济、昂聂张聿正进助山陵马一百匹，使人两次赴阙，辞意恭顺。哲宗因以《奉天新历》赐之。

冬十月，国主母梁氏卒。

梁氏善病，喜服药，晚年始得孙乾顺，钟爱之，常躬自提抱。至是卒，临终嘱秉常曰："世受朝廷封爵，恩礼备隆。今虽边事未已，属纩之后，急宜奉遗以进，示不忘恭顺之义，虽瞑目无憾。"于是秉常遣吕则嵬名怀逋告哀。哲宗诏依嘉祐元年例支赐孝赐及安葬等物，遣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纮充祭奠使，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王有言充吊慰使。纮等入界，候导之人礼意颇倨，迓者衣毛裘设下人坐，蒙以黪。纮据礼争，不少屈。秉常受诏时不下拜，纮责曰："天王吊礼甚厚，不可加礼乎？"秉常畏惧致敬。

按：《纲目》于唐中宗神龙元年书"皇太后武氏崩"，后儒谓武氏得罪唐室，罄竹难书其恶，犹以"后崩"书，何以诛绝既往、示戒将来耶？今梁氏之恶，几同武氏，仍书"国主母卒"，善其晚也。盖观其垂老返政，临没遗言，知于伦常之理、宗社之重尚与武氏有间，故以王侯母卒例书。

十一月，使告哀于辽。

辽遣使吊祭。

十二月，以遗马、白驼入献。

梁氏卒后，国中人心不一。梁乙逋与仁多氏分掌东、西厢兵，势力相抗，猜忌日深。秉常不能弥其隙，于是入寇之谋渐息，遣使献梁氏遗物，并以临终言告。 司马光曰："秉常是岁凡四遣使矣，礼虽不备，卑屈稍形。然窃料其意有三策焉：一者冀朝廷万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阳为恭顺，使中国休息，阴伺间隙，入为边患；三者久自绝于上国，国中贫乏，使者往来，既得赐赉，且可因为市贩。岂真畏服而来乎？"

宋哲宗元祐元年（辽大安二年）、夏天安礼定元年春正月，陕西、河东两路禁私市。

哲宗登极，诏鄜延路以改元报夏国。秉常不遣使

贺，于是严禁边民不许私易，违者治之。

二月，遣使入谢赙赠。

秉常点集九监军司兵谋犯兰州，闻中国任司马光为相，饬边吏曰："今中朝相府得人，必用仁宗故事，敢以一人一骑入边者族。"于是，感中国吊赙有礼，遣使贡马谢。

闰二月，太白犯荧惑。

术者谓"国有兵丧"。群臣上表请禳，秉常不许。

夏四月，使贺即位。

夏贡使至中国，诘不贺登极故。使回，秉常始遣首领拽罗麻诣鄜延界首言："本国差下贺登极人使多时，为国信使未至，不敢过界。"哲宗令经略司移牒应之，乃遣大使鼎利罔豫章入贺，并乞依例差官押赐登极支赐。诏以西京左藏库副使王克询押赐至夏国。

五月，环庆路纵所掳人马还。

环庆蕃官浪移等硬探入夏界，掳野寨戍卒五人、马四匹。经略使范纯粹责以引惹边事，将所掳人马令第三将于元捉处纵之。

六月，复请故地。

贺登极使回，未入境，秉常又遣大使春约讹罗聿、副使吕则田怀荣奉表入请故地。见于延和殿，奏辩久之，猝抗声云："元丰西讨，师出无名，神宗亦自知错！"哲宗怒，变色起，令下二府议之。二府请以所得夏国土地易回陷蕃人口，于是赐诏曰："前后用兵以来，所得城寨，彼此未尝交还。今来所请，不惟前例甚明，理难顿改。兼访在朝之论，皆谓义不可从。然朕独以永乐之师陷没者众，每一念及，良用恻然。汝倘能以见存汉人尽送归中国，复修职贡，事上益恭，仍戢边酋，无犯疆土，则朕必释然。尺寸之地，复何顾惜。当议特降指挥，据用兵以来所得土地，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蕃境土外，余委边臣商略，随宜分画给赐，汝其遵之。"

秋七月，入贺坤成节。

坤成，太皇太后节也。使人至京师，哲宗命供备库使张楙押赐国主生日礼物、内殿崇班安愈押赐仲冬时服至国。

国主秉常卒，子乾顺立。

秉常孱弱无能，不能服役其众，后梁氏与兄乙逋内外用事，秉常以忧愤卒，时月之十日也。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四，谥曰康靖皇帝，庙号惠宗，墓号献陵。长子乾顺立，方三岁（王氏《东都事略·安焘传》："乾顺才数岁，非秉常近亲，独梁乙逋利于持权，与梁氏立之。"章楶奏议："夏国贼臣梁乙逋与其妹辅立非嵬名氏之种以为国主，诛逐嵬名亲族殆尽。"二说不知何据）。尊母梁氏为昭简文穆皇太后，遣吕则罔聿谟等八人告哀。哲宗辍朝三日，遣金部员外郎穆衍充祭奠使，供备库使张楙为吊慰使，赐诏曰："故夏国主子乾顺：惟尔先人，世修职贡，讣音忽至，愍悼良深，相与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国，惟孝可以得民。各祗乃心，以服朕命。"

论曰："秉常性本驽下，年又冲龄，母后临朝，外戚专政，继立十余年，祭则寡人，政由宁氏，盖无南面之乐久矣。于是听李清之说，作归宋之谋，绝类无知，非同走险？梁氏废之，不为酷也。后虽复位，进奉中朝，而权落诸梁，事仍旧辙。观其数侵边界，频索故疆，若非中国厌兵，西州之祸未易解也。"

八月，改元天仪治平。

乾顺幼稚，梁乙逋专政，劝梁氏即月改元，于是以天安礼定元年八月为天仪治平元年。

按：不逾年改元，乙逋之罪也。

冬十月，杀归汉蕃族。

初，夏国蕃族内附，中国必为招接。哲宗以乾顺新立，诏逐路经略司："如有夏国首领归汉，毋许收纳。若人数众多，不肯听从，即量以人马约出汉界。"于是中途约回者，梁乙逋悉遣人执杀之。

按：蕃部内附，于夏为叛，不书"叛夏"，书"归汉"何？病中国也。

始遣使告哀于辽。

秉常卒已三月，乙逋方遣使至辽告哀。辽主怒，不行吊祭，命乾顺先知国事。

按：告哀书"始"，著乙逋慢也。

十一月，入贺兴龙节。

进御马五匹，常马二十五匹，橐驼二十头。

十二月，使贺正旦。

夏自复修职贡，使人入京赐予贸易，得绢帛五万余匹，归鬻之民，匹值五、六千。再以他物计之，一使所获不下三十万缗，故以进奉为利。时遣使贺正，以所将物色并进太皇太后两殿，中国所赐银、绢、茶亦倍之。

# 卷二十八

元祐二年（辽大安三年）、夏天仪治平二年春正月，乾顺受册为夏国主。

初，秉常死，讹传夏国大乱，乾顺虽立，未知存亡。哲宗命边臣体访真实，后行封册。会夏使表献遗物，乃册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西平王例。上与皇太后降诏赐物，悉视庆历八年银绢各三万匹两、钱三万贯。遣刘奉世等赐册曰："於戏！尧建万邦，黎民咸雍；周立五等，重驿来宾。此帝王之所同，而国家之成法也。咨尔乾顺：惟我列圣，顾乃西陲，锡壤建邦，卫于王室，保姓受氏，同于宗盟，爵命褒嘉，恩礼甚渥。今尔承其胄绪，绍兹藩屏，而能事上钦肃，饬躬靖虔，申遣使人，来陈方物，达于朕听，实惟汝嘉。是用酌稽典故，表显宠名，锡尔以茅土之封，加尔以服乘之数，诞颁封册，以绥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贤院、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奉世，崇仪副使、上骑尉、安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节册命尔为夏国

主，永作宋藩辅。夫笃于好德，乃克显光；忠于戴君，永膺福祉。往祗明命，无忝予一人之猷训。”

二月，归陷蕃人户。

梁氏以中国约回内附蕃族，又闻诏归一汉人者予缣十，乃归还陷蕃人户共三百一十八。

三月，使谢奠慰。

使人见于延和殿，称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言：“昨父国主薨，蒙遣使祭奠吊慰，前已奉表称谢。谨差大使祝能野乌禹实、副使吕宁赖喀麻等进马、驼共二百七十四、头，诣阙恭谢；又差大使映吴嵬名谕密、副使广乐毛示聿恭谢太皇太后。”

夏四月，梁乙逋以牒索朱梁川，遂入泾原掠蔺家堡。

梁乙逋恣横日甚，秉常旧时亲信、老臣悉因事陷害，又以所得岁赐既丰，饱而思奋。刘奉世等持封册至，故加侮慢，不遣使谢。已，闻兰州城西关堡将筑龛谷寨，令宥州移牒言：“界内朱梁川系本国地土，中国不得擅有兴筑。”不俟回牒，纵兵入泾原，抄蔺家堡，掠人畜，焚汉、蕃庐舍殆尽。

五月，连西蕃阿里骨兵寇定西城。

梁乙逋卑辞厚礼，约阿里骨入寇：“如得地，以熙、河、岷三州归西蕃，兰州定西城归夏国。”于是阿里骨袭破洮州，乙逋率数万众出河州会之，同围南川寨，大肆焚掠（汪藻《青唐录》云：“阿里骨既立，以为朝廷疑己，遂与夏国梁乙逋通。五月二日引步骑七万围河州南川寨，焚庐舍二万五千区，发窖粟三万，并导夏人败官军、杀都监吴猛。”而《宋史·哲宗纪》但言“元祐五年二月，夏人围南川寨。”不载青唐事，兹参取之）。又攻定西城，设伏诱战，击败官军，杀都监吴猛等。

六月，掠陇诸堡。

夏兵慓悍，倏忽往来，未尝久顿。凡围堡寨，使城中兵不得出，然后分掠人畜，挑挖窖聚。时以数千骑入秦州，抵甘谷城，围陇诸堡。守将先伏兵在外，出不意掩击，夏兵惊退，失战马数十匹。

秋七月，卓罗监军仁多保忠侵镇戎军。

梁乙逋以乾顺命胁保忠率万人寇泾原。保忠与乙逋不协，甫入境，遇总管刘昌祚大众截之，一宿即还。

遣大首领嵬名阿吴如青唐。

梁乙逋谋取熙河，遣嵬名阿吴入青唐，约阿里骨及首领青宜结鬼章期大举。阿里骨囚中国使人高昇，许以应兵。

八月，集兵天都山，寇熙河，起飞梁以通西蕃兵，知岷州种谊断之，乃退。

乙逋召十二监军司兵集天都山，与乾顺母梁氏将之，对兰州通远军而营。阿里骨亦发河北兵十五万由讲珠城围河州，令鬼章以二万众驻常家山大城洮州，自率廓州兵五万，约会于熙州城东之王家平，乙逋遂造飞梁以通兵路。知岷州种谊与总管姚兕率兵由间道先断飞梁，袭破洮州，擒鬼章。乙逋遣兵数万援之，至桥，不得渡，望风而溃（《一统志》云：宋元祐二年，夏人寇边，羌酋鬼章驻兵常家山，为宋将游师雄所败。与《宋史·种谊传》异）。

按：《纲目》攻取之际，不书方略，间有书者，必重其事，而特笔起例也。是时，夏众屯天都，起飞梁以通西蕃兵，飞梁不断，势未易解也。故书“起”、书“断”以重之。

分兵围三川诸寨。

为守将韩绪、赵说所败（张舜民《志刘昌祚墓》，夏人寇三川，乃攻镇戎以后事。而《哲宗实录》于九月十日书镇戎，八月二十二日书三川）。

九月，寇镇戎军。

梁乙逋复令仁多保忠率十万众入泾原，声言国母亲将攻镇戎西寨，围泾原十一将兵于城内。总管刘昌祚病，知军张之谏不敢战。保忠令军士四散樵采，焚庐舍，毁冢墓。五日，知庆州范纯粹遣副总管曲珍，领兵自环州深入牵制，昼夜驰三百里至曲律山（范纯粹奏议：“曲律系横山巢穴最深之处，峰崖险远，道路阨绝，前后汉兵未尝窥及。韦、宥等州一带边羌，每闻中国点兵，即于此处会集，据险自固”），纵兵击破族帐，斩首千余，俘老、幼、妇女数百人。保忠闻之，将解围，潜于所札寨内，如常起烟火，量以兵守，一夕遁回。比城中知，追之不及。

元祐三年（辽大安四年）、夏天仪治平三年春正月，太白昼见。

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

出兵侵府州。

守将钳宗翌击败之。

二月，辽使来诘贺正。

梁乙逋以辽不颁封册，遂不遣贺正使人。辽使参知政事王维来诘其故。

三月，袭德靖寨。

自攻府州不利，兵士屯聚各寨止三、五百人，托言护耕，故示寡弱，以诱官军。边将戒严不应，遂乘间袭德靖寨。寨将张诚率蕃、汉军四出掩杀，众惊退（《宋史·夏国传》：三年三月，攻德靖寨，诸将米赟、郝普战死。诏刘昌祚以泾原万人驻德顺军，熙河五千人驻通远军，扼秦凤要害，以为犄角。与《诚传》异）。

夏四月，围塞门寨，庆州官兵来袭洪川寨，乃还。

梁乙逋数遣使入中国，示欲服罪请和，而于使介往来间，乘边人观望，辄出兵掩袭，冀有所得。延安帅赵卨檄庆州将刘安、李仪曰：“夏兵将入寇，汝径以轻兵由西路捣其腹心。”未几，乙逋果围塞门，杀皇城使米赟、供奉官郝普。右班殿直吕惟正与安等率兵入界，抵石堡寨，焚荡勒鸡平一带族帐。袭洪川，破之，俘斩甚众。复于花毡会、油川平相对举烽火，多设疑势，夏兵急解围归。

附：《宋史旧录》：六月辛丑，夏人寇塞门寨，诏陕西、河东经略司："严城寨，完守备。如夏人攻犯，非逼近城下，决可取中，勿多施行，自致悯误。"据《长编考异》云："夏人以四月二十四日寇塞门，不知此段所书果在何日，恐不应再寇也。"

秋七月，辽始遣使授封册。

乙逋以辽使诘责，复遣使贡。辽主乃使册乾顺为夏国王。

侵兰州，攻龛谷寨。

夏国距兰州止一舍，通远不百里，中无重山复岭之阻。乙逋点集军马，屯于泾原、熙河对境，一夕突入兰州，力攻龛谷，败寨将及东关堡巡检，杀兵士数百人。

八月，犯延安。

鄜延经略司移牒宥州，诘入寇故。乙逋回牒，但请疆土而不谢罪，且潜以兵犯延安。知鄜州种谊统诸将赴援。夏兵闻谊来，皆退。延人谓"得谊，胜精兵三十万"。

冬十月，饥。

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时河南大旱，岁不登。故事：国中举兵，蕃属自备资费。乙逋数下令点集，戎人不能应。

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夏天仪治平四年春二月，遣使人谢封册。

乙逋以岁饥不能点集，令宥州移牒保安军，言将遣使入谢封册，请先议疆事。朝议以谢使未至，即议疆事，不许。于是使嵬名善哩贡马，谢封册，请和。

三月，月入东井。

犯西扇北第二星。群臣以"国家用兵过多，请息民力"为言，梁氏善之。

夏五月，遣使如辽。

亦谢封册也。时辽主猎鱼儿泺，驻跸赤勒岭，使人候五十日方见。

六月，使请易地。

使人请以所许葭芦四寨易兰州、塞门。押伴、金部员外郎穆衍折以礼，使辞屈，不敢面对。哲宗赐诏曰："省所奏云，昨差人赴延州，计会将永乐人口及所还四处城寨，交换塞门、兰州两处地土实在事宜，祈朝廷酌中赐一裁决，朕已具悉。尔嗣守世封，虔修贡职，顷属罢兵之后，继陈复地之言。累降诏音，备谕朕旨。岂谓历时既久，尚稽闻命遵行。忽览奏封，深谅诚款。顾改图之议，犹有披陈；然事大之恭，实听裁决。再维忠顺，殊用叹嘉。虽易地之求，当一遵于前诏；而酌中之情，宜别示以优恩。除汉、蕃土地，指谕已明，难从换易外，所有岁赐，据前降诏命，合候地界了日依旧。今特推恩，敕有司更不候地界了当，便仰检会典，依例施行。尔其体朝廷恩信之隆，遵封疆谨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长。"

秋七月，使贺坤成节。

使至京师，刑部郎中杜纮逆之至馆。使欲入见，自陈请侵地，纮不许。使出不逊语，纮曰："国主设有请，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语为可否乎？"乃不敢言。

附：王氏《东都事略·赵卨传》："夏人入贡，已以重兵压境。诸将请益兵为备，卨曰：'第谨斥堠，整戈甲无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诘夏，夏兵遂去。"考此事《宋史·卨传》载之，然不书时地，不得其详。

九月，移牒请受地。

宥州牒保安军言："已鸠集永乐等处陷没人口，于十一月十日押付界首。应给四寨，亦即差官同日领受及检点所有岁赐。"

冬十月，中国使贺生辰及赐冬服。

使臣为崇仪使董正叟、如京使李玩。

十一月，归永乐俘，复米脂等四寨地。

初，哲宗诏夏主曰："昨永乐城将吏、兵夫尽忠固守，力屈就擒，众多生齿沦于异域，念其流落，每用恻然。虽已诏汝发遣，当给赐可还之地，然念城初失守，众即散亡，或为部落所得，或为主者转粥，非设购募，恐有所遗。汝可深体朕意，访求发遣，当据送到者，每人别赐绢十匹。命官以上，加优赐给所得之家。"乙逋命宥州牒言："永乐人户，除累年死亡外，鸠集到一百五十五人，敢付界首交付。"及至交领时，仅一百四十九人。尽复米脂、葭芦、安疆、浮图四寨地。葭芦境在河东，以兵渡河，计肆奔突，见太原将訾虎屯兵界上，乃止（《宋史·夏国传》："元祐四年六月，稍归永乐所获人。"《哲宗纪》："元祐五年二月己亥，夏人归永乐所掠将士百四十九人。"《传》、《纪》互异。兹从李氏《长编》）。

按：永乐之役，将校死者数百人，士卒、役夫没者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成疾，岂非轸念遗黎陷身异域哉？及哲宗即位，值夏使告哀，即诏以归我陷民，给其故寨，无如夏人故难其事，迟之又久，仅归吏士百四十余人，尽复旧疆。《续纲目发明》以为，是举夏之慕义、宋之绥怀，两得之。夫宋之绥怀诚有矣，夏之慕义则未也。

元祐五年（辽大安六年）、夏天祐民安元年春二月，梁乙逋请婚西蕃，约取邈川。

乙逋威权日盛，其弟、侄皆握重兵，阴谋篡夺。闻阿里骨与温溪心构怨，思并邈川。遣使青唐，请为子结婚，互为应援。阿里骨许之，亦遣撒察约攻邈川城。使人近北往来不由邈川，恐温溪心知也。撒察，乃蕃部使役之称。

三月，保安军牒索陷将景思谊。

思谊以永乐之围缒城被执，及还陷没人口，思谊已死，中国未知。延帅赵卨移牒来索，乙逋令宥州回牒报之。

夏五月，请废兰州之质孤、胜如新堡。

二堡，古榆塞地，汉赵充国屯田所。中膏腴五十

余顷，据两川水泉以资灌溉，国人称为“御庄”。自李宪城兰州，筑堡其地，土人悉走天都山及会州境，饥羸难以存活，秉常尝令蕃众自为争复计。元丰六年，兰州被兵，西关堡破，二堡遂废。熙河遣兵耕种，辄为夏人所杀。及议画界，二堡在兰州界内，熙河将范育等修葺故址，屯兵为守。乙逋欲得其地，令宥州牒保安军，请废所筑新堡。

六月，攻质孤堡，毁之。

乙逋请废二堡不得，以万余骑乘大雾猝至质孤，荡平之。进攻胜如，纵火焚掠而还。

秋七月，使贺坤成节。

使至京师，正边臣报兵蹦质孤堡。时使者略不顾惮，盖知中国不敢苟留使人也。

八月，上表请定疆至。

宥州牒保安军请定疆至，逾年不能决，上表言：“自去年七月遣使赴阙，乞换所赐城寨，蒙诏不许，寻与延州经略司议分画疆界。当时议者依绥州例分画，向方面各打量二十里，内十里安置堡铺耕牧，外十里拍立封堠，空作草地。得保安军牒称，延州指挥其城寨虽定二十里，要在现今诸城相望取直分画。夏国不敢违，黾勉奉行。其南界诸路地分，所司亦依绥州例打量二十里，却不肯依绥州例于内十里修筑堡铺耕牧，于外十里拍立封堠，空作草地，以辨蕃、汉出入，绝交斗之端。累令宥州移牒保安军，终不明示所由。私心惶惧，敢悉所由。”哲宗赐诏曰：“尔逖领蛮畿，恪循世守，伻来称币，廷阅奏书，永言疆场之安，未即沟封之画。两界绳直，罄忠顺而可嘉；千里无荒，沥悃忱而有请。力祈矜许，早遂底宁。惟祈壤之求，初无故事，念安边之议，亦既累年，顾省恭勤，特行开纳。然绥德城本无存留草地，今欲于汉界留出草地，即于蕃界亦当依数对留。应见今合立界至处，并须明立封堠，内外汉、蕃各对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种，自择安便处修建堡铺。如熟地不可修建，即于草地内修立，各不得逼立界堠。其余疆画未尽事，已令押伴官委曲开谕进奉使副讫，及已诏鄜延路经略司。夏国如欲议事，许差人赴延州计议。眷方陲悦义之心，既输悃愊；而朝廷绥远之意，已示优容。宜深体于恩怀，亟保和于方略。”　范纯粹曰：“是役也，中国先许以陷寇之众易新造之垒。夫人有品色多寡之异，地有形势远迩之差，约当素明，谋应素定，皆当著见于书，然后受人、割地，交相付与，自无后来曲折。今谋不素定，约不素明，彼以疲残数百人诡辞塞命，乃不复较问，亟以四寨与之。既与之后，而熙、延二境始议画疆。文字往来，徒费词说，不亦晚乎?”

冬十月，复毁胜如新堡。

初，夏兵犯质孤等堡，胜如巡检计守义擒杀游卒四人，修葺所毁城门。工甫竣，乙逋复率兵焚毁之，杀守义，掳其兵役而还。二堡遂不复作。　范育曰：“夏国自奄有西凉，开右厢之地，其势加大。后熙河内附，则已断其右臂；又得兰州险固，定西扼塞，力据上游，控其腹背；而质孤、胜如之于兰州、定西，以东川谷之于定西，更足以壮形势。盖定西及二堡中间，膏腴土地无虑一二万顷，若募弓箭手万人布列。缘边耕植旷土，则二州有金汤之固，又岁得粟数百万。人食其半，官籴其余，西州馈运可以日省。夏人数以兵争，直欲毁中国篱藩，使兰州、定西有难守之势也。议者惧边患方殷，始欲与以二堡，继复弃不更筑，岂不堕其术中哉?”

十一月，遣首领允领举入熙河，议疆事。

夏国初议界至，请以绥州例二十里为界，中国从之。继请留生地十里，又从之。乙逋见委曲迁就，遂议于非所赐城外，总以拶直二十里相照取直，而熙河路兰州质孤、胜如二堡指为非旧堡寨，欲自龛谷寨打量取直，则兰州质孤、胜如皆为夏界熟地。又自定西城熨斗平第三寨接连取直，则南牟山、吓罗州、结龙川一带亦属夏国。议久不决，乃令宥州牒称：“现于纳叶经克节进筑，所有兰州耕种处及屯驻人骑，乞行毁徙。”知熙州范育不敢应，乙逋寻令允领举诣熙河石子峡坚执前议，以分界至，育等令往鄜延路再议。允领举至延安，因言辞不协径还。

十二月，使贺正旦。

梁乙逋以议界不合，集兵屯境上。时纵游骑出没，语言不逊，胁以必得之势，然犹遣使贺正，盖利中国赐予、且假以窥朝旨也。

## 卷二十九

元祐六年（辽大安七年）、夏天祐民安二年春三月，复遣首领嵬名麻胡入鄜延议疆事。

夏国入边有三路。故事：文移至环庆者皆付鄜延会议。时使人议画界至，辄云：“前后反覆，朝廷悔赖实多。”及令赴延安商议，又云：“延州无可断之理，本国已差官发付熙河兰岷路，就六处界首相会。”又云：“中国实有就和之意，请勿再言陇诸堡上取直及质孤、胜如二堡事。”言词不合，辄掉臂还。经略使赵卨连牒宥州促之，不至。会梁乙逋使生蕃乙吴麻入延州，吴麻乃出入汉边、达语言、类通事者。顺宁寨获之，卨厚与金帛，使以中国怀柔意归谕乙逋曰：“朝廷令汝国遣人来听议疆事，非惮汝也。特以和好垂成、不忍遽绝耳。乙逋欲和即来，不欲，任汝自便。移书往返，不若面议之详也。”时乙逋方聚兵密木关，将寇熙、兰。吴麻至，乃缓师期，遣嵬名麻胡及乙吉唛丹等入延州。卨呼前诘折，开谕累日，麻胡等词穷曰：“公言无不是，皆为国为民，奈吾国不利何?”（《上官均家传》云：“西戎自永乐之战怙胜气骄，欲得故地。当时大臣姑息，遂用赵卨计，弃四寨，蹙地辱国，西方士人莫不归罪于卨。”考《宋史·哲宗纪》及《卨传》，四寨之弃，并非卨计。李氏《长编》亦只载卨议画疆事。《均传》乃其子著作佐郎

惜编次，疑误）　范纯粹曰："画界之始，夏人计请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为界，近黄河者仍以河为限，朝廷一一听之。不知先朝分画绥州之日，界至远近，先令帅臣相度保明，往返审实，乃从其说。今所画界，首起鄜延，经涉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审覆，即以延安所见便利接连取直为界。号令一出，夏人执以为据，而乃行追悔，前后皆失，遂生厉阶矣。"

夏四月，大举攻熙河，毁通远军护耕七堡。

初，熙河画界，中国文字但云"通远军之定西城北相照接连取直"，未尝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岔诸堡。梁乙逋欲三堡直南北打量界至，逼近通远大路，中国不可，所以陈请累年。及嵬名麻胡等回，知疆事不成，遂以十万众压熙河通远军境，围定西城，分驻蟾牟山、结龙川，挑掘沿边所筑护耕七堡，毁其崖巉，杀掠居人千计。七堡者，乃向所争执处，毁之以示必得也。

五月，转犯泾原。

乙逋复由结龙川进兵入泾原，大掠开远堡得胜、隆德等寨，闻熙河、岷州兵已集，始还。

六月，熙河等路来归俘掳。

夏兵入熙河、泾原诸路，虽肆杀掠，而首领被执者亦众。哲宗令悉放归，并诏逐路经略司谕宥州，言："疆事虽未理毕，夏国安得辄侵边境。今既生擒，即合斩首，缘意在好生，又夏国现输常贡，且放回本国。宜明谕梁乙逋并近上首领，今后不得纵放兵马，擅有侵犯。"

遣使请兵于辽。

初，梁乙逋寇通远，右厢种落尽趋河外，熙帅范育三疏，请乘此时进筑龛谷寨，与胜如、定西相照，可东接陇诸城，全据形胜，以制夏国，朝议从之。役将兴，乙逋闻之惧，使乞兵于辽。辽主以南北通好久，难便允从，辞焉。

秋七月，使贺坤成节。

熙河诸路奉诏谕诘宥州，梁乙逋回牒，以通远十万众为些少侵犯；又没泾原之役不答。哲宗以言辞傲慢，欲绝岁贡，闻坤成使已在境上，乃止（王岩叟《系年录》云："枢密使进呈言'西夏坤成使人初报六月十六日过界，既而寂然，至十九日忽来计会。盖每岁使来界上，必使人体问招呼，今年请戒边吏，如不来则勿问，令其自至。'从之"）。

毁镇戎军封堠。

镇戎官吏于军界近边立封堠八处，梁乙逋遣兵拆毁，令宥州牒保安军言："请勿再修，且宜依旧。"

八月，复毁土门堡。杀鄜延都监李仪。

鄜延顺宁寨、安定堡界新移枝子、土门两堡，乙逋令兵毁之。仪与副将许兴夜将兵入界掩击，战败被杀。

攻怀远寨。

梁乙逋既杀李仪，知镇戎军无备，遣兵乘胜攻怀远。守将李逊出战，不胜，闭城谨守。围五日始解。

九月，分兵寇麟、府二州。

梁乙逋点集境内几五十日，至是月（《宋史·夏国传》：元祐六年"九月，围麟、府，鄜延都监李仪等尽没。"考《哲宗纪》，李仪之死在八月，围麟、府在九月，自是两事不得并叙），集兵十五万，声言攻环庆、鄜延，一夕忽趋河东。盖知两处备御已固，故抽一军寇麟、府，攻围神木等寨，杀掠不可胜计。民间庐舍、禾稼焚荡无遗，驱虏畜产甚众（《范纯粹行状》云："夏人犯麟府神木堡，无所得而去。"与此异）。诸寨皆闭壁守，独横阳堡守将孙贵数以奇兵挠击，且开门示闲暇，夏兵惊疑，乃还。　范纯粹曰："夏人于一年之内大兵三举，猖狂已甚。每牒宥州诘问，但云见行会勘，阳若不知。察其设心，盖外为不阙贡奉之名，以利市贩，而阴实肆其侵寇之恶也。"

国主生辰，保安军牒称赐贺使疾，已而不至。

故事：夏主生日礼物及仲冬时服，例于九月十一日以后过界，其岁赐银绢则于二十五日过界。时使臣安伦、刘穆已抵延安，经略使范纯粹令伦等用公文称疾，移牒照会，梁乙逋使宥州回文，言辞简倨，不肯少屈，于是伦等不至。

塔坦国来伐，梁乙逋回师援之不及。

塔坦闻乙逋兵入河东，率所部袭贺兰山，入罗博监军司所，劫杀人户千余，掠牛羊、孳畜万计。乙逋回兵援之，至达结罗，塔坦兵已退。

按：前书塔坦攻夏矣，此书"伐"，内之也。夏与西蕃连结肆凶，势已无后忧。塔坦能乘虚袭击，使其回兵自救，不致深入河东，其牵制之功不亦伟哉？

冬十一月，环庆官军攻韦州。

中国既绝岁赐，环庆经略使章楶陈浅攻策，令都监张存统兵入韦州，攻安州川、霄柏川诸处，蕃部被杀者千余人。

元祐七年（辽大安八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春正月，辽人来援，梁乙逋出兵攻绥德城，转掠泾原。

梁乙逋遣使如辽，以宋侵乞援。辽主命大将萧海里驻兵北境，以张声势。乙逋遂攻绥德，以重兵压泾原境，大掠五十余日而还。

二月，筑没烟峡垒成。

没烟有前后两峡，与镇戎军之石门峡相对。梁乙逋谋建寨垒，便于出没，诱至汉兵。镇戎军以闻，金部员外郎穆衍请于质孤、胜如二堡废地间城李诺平，以控要害。陕西转运判官游师雄请自兰州之东通远、定西、通渭之间建汝遮、纳迷、结珠龙三处，复置护耕七堡，以固藩篱。秦凤都监康谓以为："夏之所以未臣服而肆兵者，以我势分于堤备，兵未练而赏罚失当耳。若择锐结伍，伺彼之动，聚则先击，散则复袭，则彼分而我聚。以众击寡，可得志也。"哲宗下其事诸道咨之，议未定而垒已成。

按：《纲目》书"筑"，不尽书"成"，书"成"必大役也。此书"成"，著其速也。宋之议论未定，

夏之版筑已完，西事得失，于此见矣。

三月，集兵韦州以窥环庆，与泾原官军战，败绩。

韦州居横山北，曩胥时立静塞监军司，屯集人马，防拓兴、灵诸州。时乙逋声言，集兵三万于界上，入取环庆四路。经略使章楶侦知：夏国边寨各相去二、三十里，每寨止八百余人，马皆羸瘦不堪战。使折克适统泾原兵八千，一日夜驰至韦州，寨兵皇遽走。可适直入监军司所，悉获牲畜、器物。师回，夏兵从后蹑之，可适设伏要害，夏兵大败，首领被斩者二人，死士卒无算，失甲马千计。

夏四月，西蕃厮那等族来附，梁乙逋纳之，阿里骨以兵备一公城。

西蕃溪巴温，董毡疏族也。自阿里骨立，去依陇逋部，河南诸羌皆归之。厮那、心牟二族向属青唐，阿里骨杀董毡妻心牟氏，厮那等不平，与陇逋、心牟二族率众奔夏，乙逋纳之，共谋青唐。阿里骨聚兵一公城以备。

六月，泾原官军破尾丁硙。

梁乙逋见中国于熙河筑定远城，择于沿边对接百里内各作头项，排布人马，东西相属，约地远近，一二日内可集兵三、五万，待汉兵入界，并力拒战。尾丁硙于诸路尤近，以兵五千屯其地。章楶令折可适将兵六千潜入境，侦得守烽卒姓名，诈为首领行视，呼出尽斩之，卷甲疾趋，袭破尾丁硙，获人马、器甲千计。回次柽杨沟，夏兵逐之，战于高岭，又败。

秋七月，复遣使请援于辽。

乾顺母梁氏愤韦州之败，将图大举，复使乞兵于辽。辽主不许。

八月，西蕃阿里骨献邈川图，梁乙逋执其使。

邈川，古湟中地，南距河州一百九十余里，东至兰州二百余里，东北控甘、凉一带，西接宗哥、青唐二城，部族繁庶，形势险要。始阿里骨以女许梁乙逋子，约攻邈川杀温溪心，不果。及闻乙逋纳叛蕃厮那等族，因复入贡中朝。哲宗封其妻溪尊勇丹为安化郡君，子邦彪篯为鄯州防御使，弟南纳支西州刺史。乙逋数征其兵入寇，不应。至是，闻温溪心内投。叠受官爵，惧其离间，复以邈川地图献夏国，约将兵来取，而预诱温溪心至青唐拘之。乙逋恶其反覆，羁执使人，兵不发。

冬十月，梁氏自将寇环州。

环州洪德寨西北白马川灰家觜，地距清远军仅八十里，依山据险，当青冈峡济乾、同家二堡大路，若骑兵自欢乐峰直达汉川，半日可至。梁氏集兵十万于奇鲁浪，声言犯泾原。一夕趋环州，围之。

按：《纲目》书"自将"皆善词，兹书"梁氏"，异之也。以女子而将兵，非异事乎？事异故文亦异，书之以见梁氏之恶与乙逋等。

攻七日不克，解围退，败于洪德寨，易服走还。

环州境外皆沙碛，距城百里有牛圈潴水。章楶于兵未至时，夜遣人置毒水中。夏兵至，人马饮者辄死。攻七日不克，谋解围退。楶预料精兵万人授折可适，衔枚由大虫谷趋洪德城；分遣蕃官慕化等别驻肃远寨，约举火为识，以邀归路。夏兵还过之，烽起，士卒识梁氏旗帜，争鼓噪出，梁氏纵铁鹞子数万迎斗，可适等皆死战。梁氏见众败，急令青幕遮道，尽弃帷帐首饰，易服走免。兵士相蹈藉，死者崖涧皆满（李清臣《与知定州许将小简》云："夏羌围环州，劫慕恩族，硗瘠无宿藏，留数日无所得。章帅以兵间道邀击之，获级数百，得驼千头，马四百八十匹，羌众遁去。"又云："章帅竟坐失亡减数，又纵贼全归，遂左迁。"与《宋史》诸传异）。

按：兵未有书败状者，书"易服"，丑梁氏也。

十月，西蕃阿敏来投，使守革罗城。

阿敏，温溪心弟，阿旺格子。阿里骨拘温溪心，邈川大乱。阿敏闻梁乙逋执青唐使人，乃改名丹卓麻，率属投入夏国。梁氏使为衙头首领，将兵守革罗城，备阿里骨也。

十一月，复遣使乞援于辽。

辽主因夏国叠次求援，拟遣枢密使牛温仁泛使中国，诘问兵端。已闻乙逋点集频数，部族疲于奔命，议者谓"其非中国敌，岂可因之弃吾旧盟"，罢温仁不遣，止令涿州移牒雄州请之。

绥州钤辖嵺浪心讹内投。

授内殿承制。其从人绥嵺曾入夏国侦事，战斗被伤，特予副兵马使。

元祐八年（辽大安九年）、夏天祐民安四年春正月，假辽国命，牒保安军请和。

宥州牒保安军言："本国准北朝札子，备载南朝圣旨，称夏国如能悔过上表，自当应接，予以自新。今既北朝解和，又朝廷素许，因此再上表章，即欲遣使诣阙。"哲宗以辞引"北朝"非例，令鄜延经略使回牒谕意。

二月，以兵备于阗。

于阗，东界吐蕃，与瓜、沙接壤。是时入贡中朝，请率兵讨夏国。梁氏闻之，令瓜、沙诸州严兵为备。

附：李氏《长编》："二月己酉，赐熙河路钤辖康识并诸将银药有差，以出塞牵制至打绳川讨荡有功也。"考打绳川在南牟会西七十里，距会州止八十里，是已深入夏界。而《宋史》无《康识传》，其出塞月日《实录》亦不载。

三月，遣使谢罪，请以兰州易塞门、安远二寨。

梁乙逋因中国绝岁赐，遣使谢罪，并请易地。宝文阁待制吕大忠言："夏人强则纵，困则服。今阳为恭顺，实惧讨伐，宜且命边臣诘其所以来之辞。若惟请是从，彼将有以窥我矣。"哲宗乃赐诏曰："省所上表，遣使诣阙，悔过上章，献纳兰州一境地土（李氏《长编》云："兰州未尝以还夏国，今云'献纳'何也？按：兰州虽中国所得，夏人视为己土，前犯质

孤、胜如，攻通远，皆缘此起隙。及以四处城寨更易，终不肯置兰州于度外。兹以易塞门者，乃仍其旧见耳，宜答诏直斥之），绥州至义合寨亦取直画定，却有塞门乞赐还夏国等事且悉。朕统御万邦，敦示大信，眷尔嗣藩之始，亟驰请命之诚，爰给土疆，复颁岁币。岂谓受赐而后辄兴犯顺之师，中外交章，神人共愤。朕以尔在位未久，势匪自由，姑戢讨伐之大兵，聊用驭边之中策。今则遣使来庭，托辞悔过，何乃谢章之初达，即形画境之烦言。况西藩故疆，中国旧地，已载前诏，不系可还。其分境虽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绝。然则塞门之请，殊非所宜。定西以东，已有前谕。除河东、鄜延路新边界至许从前约，令逐路经略司依前后诏书开立濠堠外，兰岷路未了地界，亦已令兰岷路经略使依先降诏旨委官，候夏国差到官，详先降指挥，同共商量分画。缘夏国自元祐通贡受赐，后累次犯边，仍候地界了日，可依例别进誓表，然后常贡岁赐，并依旧例。"

夏四月，乘间犯延、麟二州。

夏谢罪使甫入中国境，属蕃耒耜云集，近边二三百里耕辟无余地。乙逋乘彼此议和，沿边无备，纵兵分犯二州，杀掠熟户甚众。

冬十月，遣兵扼神流堆，与泾原将张蕴战，败还，遂失宥州。

梁乙逋闻张蕴引兵入境，令众三千扼大吴神流堆，堆距宥州四十里。拒战不胜，宥州守兵溃走。监军梁阿哆引铁骑数千趋松林堡赴援，蕴顿兵长城岭。铁骑数挑战不得，既倦，蕴纵兵奋击，阿哆大败。

附：《宋史·叶康直传》："元祐中，知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诸将设伏以待，歼其二酋，自是不敢犯。"考《哲宗纪》，元祐中不见夏人侵甘谷事，《传》不知何据。

绍圣元年（辽大安十年）、夏天祐民安五年春正月，遣使进奉，再请易地。

梁氏遣使进贡，复请易塞门，不许。自是不复请。

二月，进助山陵。

哲宗葬宣仁圣烈皇太后于永厚陵，梁氏遣使进马一百匹。

三月朔，日有食之。

时乾顺年幼，诸梁恣横，国中皆危之。

夏四月，遣谍入鄜延，被获。

梁氏因请地不得，遣谍至鄜延觇事。经略使范纯粹方大阅，观者不得入。俄而骑两翼环围之，命观者列坐，皆五人结一保，中有十余无保者，呼诘之，即夏谍也。尽坐帐前，阅技毕，曰："我之兵精乎？归语尔主，欲为寇，幸早来。"与食遣回。

冬十月，梁乙逋伏诛。

梁氏一门二后，乙逋恃其威势，独专国政，日与中国抗衡，缘边悉被荼毒。中间得岁赐、金帛，辄夸于众曰："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每举兵，必曰："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国人畏之，不敢言。既，又潜谋篡夺，刑赏自专，梁氏亦为所制。自麟、府还，族子阿革战死，势稍杀。环庆之役，梁氏自将，不使与兵政，乙逋不悦，叛状益露。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知其谋，集部众讨杀之，灭其家（李氏《长编》云："元祐六年十月，泾原路谍报梁乙逋犯麟、府界，边兵杀死梁阿革，乙逋为夏国所诛。"而《旧录》则云："乙逋犯麟、府、河外三州，杀戮甚惨，莫之敢御。奸臣谓其已死，欺妄特甚。"考《新录》云："乙逋死在绍圣元年十月"）。

按：乙逋为嵬名阿吴等所杀，书"伏诛"何？罪宜诛也。《纲目》严恶恶：元魏景明四年，散骑常侍赵修为监者鞭驱至死，书"伏诛"；永安元年，中书令郑俨为部下所杀，书"伏诛"。凶顽如乙逋死有余辜，书"伏诛"，所以正其罪而讨之也。

绍圣二年（辽寿昌元年）、夏天祐民安六年春二月，筑堡石门峡。

石门峡，距渭州境仅三十里，东带兴、灵，西接天都，濒葫芦河形胜，宜耕牧，为国界要害。梁氏遣兵筑堡戍之，中国探骑遂莫敢过界。

夏五月，宥州蕃属朱智用由邈川内投。

智用有意内附，为夏国各路把截，无由遂达。后入邈川，为温溪心部下搬察。至熙州，密申向汉意，携其宗族内奔。哲宗嘉其诚，授三班奉职。

冬十一月，进《贝多叶经》于辽。

经，回鹘僧所译。

# 卷三十

绍圣三年（辽寿昌二年）、夏天祐民安七年春二月，以兵入延州，侵义合寨。

梁氏以地界不定，数肆凭陵。哲宗用宰相章惇议，罢诸边分画，令督众乘势进讨。梁氏愤怒，发兵入绥德界，攻义合寨。义合与保安军德靖寨绵亘七百里，中间堡垒参差，烽燧疏远，延州军不能应。大掠而还。

三月，围塞门寨。

复遣数万众围塞门，大持攻具，相持数日。闻鄜延经略遣大兵至，乃退。

秋八月，寇顺宁寨，败还。

泾原将张蕴伏兵隘中，约闻呼则起。夏兵遂败，被俘、斩者数百人。

九月，遣右厢首领诱环庆官兵至鸡靶岭与战，不胜。

梁氏命右厢一带首领遣使从间道至环庆路，诈言"愿举族归汉"。章楶遣将钟传、折可适率兵援接，至鸡靶岭，夏兵卒起，四围合击，力战不胜，传等全师退。

冬十月，国主奉母将兵寇鄜延，陷金明寨。

乾顺见连次扰边不利，奉母梁氏率众号五十万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烽火相继不绝，游兵直至延州北五里。知州城有备，自长城一日驰至金明，列营环城，梁氏母子亲督桴鼓，城遂陷（《宋史·吕惠卿传》：“知延州时，闻夏人将入寇，预修米脂诸寨为备。夏兵至，欲攻城则城不可近，欲剽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不为动，欲南侵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即拔栅去，遂陷金明。”与《夏国传》异）。守兵二千五百人，惟五人得脱，城中粮五万石、草千万束皆尽，杀皇城使张舆。临行，留书置汉人颈上，曰“贷汝命，为我投经略司”。书言：“夏国昨与朝廷议疆场，惟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与坐团铺处立界。本国以恭顺之故，黾勉听从，于境内立数堡以护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荡，又数入界杀掠。国人共愤，欲取鄜延。终以恭顺，止取金明一寨以示兵锋，亦不失臣子之节也。”延帅吕惠卿上之，枢密院不以闻。

按：前书梁氏“自将”，恶梁氏也；此书“奉母将兵”，罪乾顺也。

十一月，献金明俘于辽。

中国自金明破，哲宗命缘边诸路相度要害，增严守备。熙河将王文郁等筑汝遮为安西城，以通秦凤援师。梁氏惧中国声讨，遣使献俘辽国，以为应援。

十二月，争葭芦城，不克。

夏兵据横山，并河为寨，四出寇掠，秦、晋之路皆塞。知太原孙览谋取葭芦戍，扼其险阻。梁氏遣兵数万屯境上，览下令：“吾兵少，须满五万。”方西夏兵闻而备懈，一日，猝为览所乘，大败。览遂城葭芦。

绍圣四年（辽寿昌三年）、夏天祐民安八年春正月，悉兵屯河外，泾原官军袭没烟峡，破之。

夏兵入鄜延，右厢种落尽屯河外，以为进取计。泾原帅毛渐使钤辖王文振乘虚袭破没烟峡寨，斩三千余级，河外兵回援不及。

二月，于阗国破瓜、沙、肃三州。

于阗黑汗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使其子诣京师，上表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破夏国瓜、沙等三州。”哲宗诏厚答之。

按：夏，小国也。东北邻塔坦，西南接邈川，已足牵制兵力。兹西有于阗扰其瓜、沙诸州，国之外患多矣，犹不知自保，频扰边陲，其不能得志也宜哉！

侵绥德城。

夏兵七万攻绥德，鄜延官兵力拒，不得逞。

闰二月，寇麟州，败绩，首领七人战殁。

梁氏遣兵六万，攻麟州神堂堡甚急。都监贾岩以数百骑巡屈野河，间道据北栏坡，从岭上驰下奋击。夏众仓猝，首尾不能救，近上首领七人皆死，余众号哭走还。

按：兵败，不书所杀之数，其书者，重词也。夏人叠次犯边，胜负相半。麟州之战，贾岩以数百骑破六万余众，杀首领七人，其功伟矣！

三月，围葭芦城，不克。退守长波川，与河东兵战，败还。

葭芦城工甫竣，梁氏遣兵围之六日。知石州张构率所部赴援，夏兵战不胜，退保长波川，据险以待。会河东将折克行率兵入界迎击，被杀者两千余人。

夏四月，令民耕大理河东地。

夏国近边二三百里人户众多，资粮易集。乾顺令蕃部扬言“城里是汉家，城外是蕃家”。常于夜间直至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侵耕旷地，昼则却归本界。经略使禁之，不能止。

争灵平会，败走。

知渭州章楶以夏兵猖獗，议守泾原之灵平会，命钟传与部将苗履统众城之，梁氏遣兵力争。传将步骑二万出不意造河梁济师，作金城关，扼其险要，夏兵遂败。

监军嵬名济救洪州，兵败，洪州失守。

灵、夏、绥、银地多旷土，每岁资粮取足于洪、宥，而二州羌户劲勇善战，国中恃为肘腋。自宥州频经兵燹，城郭残破。知保安军李沂以兵围洪州，嵬名济率众赴援，与沂军战，不胜而走，城遂破，内外居民族帐尽被焚毁。

环庆官兵破盐州，寻复之。

环庆钤辖张存率兵入夏界，至三角川，遣锐卒攻破盐州，俘戮甚众。及还，梁氏遣兵追袭。存上高原平少憩，夏兵纵火，四面攻击，杀蕃官承制赵宗锐等，复取盐州。

集兵驻没烟峡，以争平夏城，不克。

葫芦河据西州形胜，章楶拟城之，以逼夏国。令总管王文振统熙河、秦凤、环庆诸路兵，以折可适为副，阴具版筑，筑城于石门峡好水川之阴，控扼韦州、灵、夏诸隘。梁氏集倾国兵驻没烟峡，设伏以待。可适兵先至，失道入伏中，死者千人。左骐骥使姚雄率熙河卒七千赴援，夏兵据险不战，乘高下瞰。一日得间，分头暴集，人各携草一束，锹镬一具，填濠而过，劚掘城身。雄奋勇迎击，流矢注肩，战益厉。夏兵引却，被斩三千余级，俘掳数万，城遂成，赐名平夏（赵挺之《崇宁边略》云：“太仆寺丞张匋言，章楶在泾原进筑平夏、灵平，盖合五路之兵夫凡七十余万，民有雇夫代役者日直三千，自正月至四月而罢，所费未可以千亿计也。夏人素有谋略，皆远引不出，疑若坐困我师，乃乘利而出耳。”与《宋史·楶传》异）。

五月，遣使以宋城要地告于辽。

梁氏遣使告于辽曰：“夏国与南朝历年交和，忽于诸路齐发人马，大行杀掠。今则深入近里地分，及于朝廷边界相近诸要害处多修城壁，侵取不息。伏望计会南朝，却令还复所夺疆土、城寨，尽毁所修城

壁。”

左厢首领没药内附。

没药本顺宁寨蕃官，元祐六年投入夏国，官左厢首领。顺宁寨巡检刘延庆遣蕃部均陵陵诈投入国，说令返正。没药携所部内投，授右侍禁，令依元部坐住。

秋七月，饥。

国中大困，民鬻子女于辽国、西蕃以为食。

都统军贺浪罗将兵救宥州，大败。

自张蕴兵还，梁氏复取宥州。鄜延经略使吕惠卿命诸路出兵讨击，熙河将王愍兵抵宥州，洪、宥、韦三州都统军贺浪罗率众赴援，愍击败之，追奔二十里，遂入宥州，焚官署、仓狱、行宫并文籍、簿书，屯兵淖河。贺浪罗复遣首领移卜淖、凌吉讹遇以千骑邀官军，后与愍等转战而南，至秦王井，为神臂弓射却，死者甚众。因退据高原，愕视不敢动。

八月，夏州被围，复遣使如辽乞援。

梁氏自七月中点集河南、北诸路人马，谋犯鄜延路白波流诸处。都监刘安将兵入界，梁氏遣众御于浪沁沙，败绩。安进薄夏州，梁氏令城中谨守。复遣使求援于辽，言："自被南宋侵图约二十年，于诸要害进筑城寨不少，今岁以来，又多修筑。夏国疆宇日更朘削，频受侵陵，乞发大兵援助。”辽主令涿州牒雄州云："西夏本当朝建立，两曾尚主。近累使奏告，被南朝侵夺地土，纵兵杀掠，有害和好。请追还兵马，毁废城堡，悉归所侵。如尚稽违，当遣人别有所议”(涿州移牒在十月，兹连叙之)。

彗星见，肆赦，改明年元。

梁氏聚兵，将窥泾原，以彗星见，放散人马。乾顺仿中国制，减膳，避殿，下罪己诏，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安”。

按：上书“饥”，乃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天之示警于夏也。乾顺不自修省，聚兵将窥泾原，于是又有彗星之异。始罪己肆赦，放散兵马，不亦晚乎?

九月，蕃官妹纳僧哥内投。

妹纳僧哥为带牌天使，闻中国敕榜招谕，遂内奔。授礼宾副使，充兰州部落子巡检。

冬十一月，熙、秦官军破白草原，抵天都山，无所得而回。

中国屡行讨荡，夏国天都山属蕃尽将牛、羊、窖粟预行远徙。时熙河两路兵四万出塞，将至锉子山，监军司以十万骑阵白草原拒战，不胜，拔营西走。两路军直入天都监军司所搜挖，无所得，军士粮竭，饥死者半，乃回。

元符元年（辽寿昌四年)、夏永安元年春正月，鄜延官军入界，拒之十里井，杀顺宁寨监押石福。

鄜延副总管王愍率诸将由塞门入界，大首领凌吉讹遇合洪、宥两监军兵迎战，不胜，退至十里井。福与部将贺文密恃胜来追，带金环首领数人皆战死，文密亦重伤，福殁于阵。

二月，犯大定城。

大定属兰州与夏国分界处，梁氏兵屯界上，肆行抄掠。闻兰州知州王舜臣兵出金城关，乃退还。舜臣追至右厢监军司地，夏兵返战，不克，带牌天使数名皆死。

三月，监军阿燕率族内投。

与其子襄渠及家口、人户约千人。阿燕老将，多计谋，习边事，常出兵寇环庆。自中国取安疆寨，阿燕惧罪。经略司孙路使人招之，遂内附。部族闻其降，节次投者共二千七百人，马、驼、牛、羊四千余。哲宗特除阿燕宥州刺史，充环庆路沿边兼横山一带蕃部都巡检使，赐名“怀明”。襄渠授三班奉职，赐名“世忠”。已而，蕃部默吹、萌山等亦从鄜延、泾原路请降，默吹补内殿崇班，萌山与副兵马使。

附：《哲宗实录》：元符元年三月癸酉，河东路经略使奏，崇仪使张世永等领兵出界，于胜罗没陇横川一带讨荡，斩一千余级，大小首领二十余人。考此事《宋史》不载。

夏四月，泾原官军出没烟峡来攻。

泾原兵三次来袭，羊马被掠甚众。至是，统制官孙文将九千骑出没烟峡，直抵屯兵所，斩级、获孳畜而退。

大首领嵬名药默内降。

药默，乾顺疏族，领会州一带蕃部。是时由熙河路内归中国，令补西头供奉官兼本族巡检。

监军嵬名济入鄜延，围顺宁寨。

济围顺宁，副将张守德以轻兵邀击。济退走长城岭，至赤羊川，被斩十二级，失马四十匹。时有降羌潜告师期，守德预为备，故济不得逞。

五月，鄜延官军攻夏州，大首领嵬名乞勒以兵护大沙堆，不克。

沿边人户因官军连次讨击，并于大沙堆建栅，聚族自保。时鄜延路以顺宁之围，遣钤辖苗履统诸将出塞，攻夏州。梁氏恐官兵焚荡大沙堆蕃族，遣嵬名乞勒、那哆唛丁驻兵南面防护。苗履挥众奋击，乞勒等大败，丧失万计，退走五十里。

六月，梁氏乞兵于辽，辽集兵次于境上。

乾顺屡次乞援，辽主但牒雄州，令还夏国疆土，不肯发兵。梁氏乃自为表请之，多怨望语。辽主不悦，声言点集人马应援夏国，仍次境上不出。

按：书“梁氏”何?志祸始也。梁氏以辽主不肯应援，自为表请，致以怨辞，逢怒。他日鸩毒之祸始于此矣。

蕃部喝强山、讹心内奔。

二人乃监军妹勒都逋亲随，由泾原入降，俱受左班殿直。强山言夏国欲以今秋并兵寇一路，不攻城寨，但觅便深入，杀掠人户。经略司以闻。

秋七月，以兵入泾原。

梁氏以中国筑没烟前、后两峡，控扼天都形势，于是编拦人马，出没隆德寨、九羊谷，又于怪沟段大

道掘濠作堑，纵游骑侵杀边铺戍卒。守将折可适同蕃官慕化率兵伺懈出击，方止。

掠熙河平西寨。

掳熟户二十余。

八月，嵬名济以兵保青岭，与鄜延将苗履战，败绩。

初，中国闻强山言，谋纵兵讨荡。于是王舜臣出熙河，张世永出河东，折可适出泾原。鄜延遣履护七将九千骑，于是月七日会于柳青平。诘旦，至青岭。济屯兵岭北拒之，履等奋击，济大败，被杀五百余人，亡牛、羊万计。岭南北一带，禾稼蹂践殆尽。

九月，有星出东井西。

如太白状，占者云："宫中有忧。"梁氏闻之恶，复谋举兵。

冬十月，梁氏复自将攻平夏城，溃还。

中国自城平夏，沿边诸路相度膏腴，相继进筑。国人愤曰："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梁氏谋举国争之，与乾顺计曰："平夏视诸垒最大，守将郭成最知兵。兵法：攻其坚，则瑕自破。"于是亲将四十万众，自没烟峡疾趋平夏（曾布《日录》："二十五日，夏兵百五十万距荡羌寨五十里屯聚旬日，乃围荡羌、通峡、平夏、灵平、高平、九羊六城寨约三十万。"是所攻不止平夏也。与《宋史》诸传异）。连营百里，建高车曰"对垒"，载数百人，填堑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兵士死者数千，伤者倍之。经十三日，城中捍御有方，终不能破，粮渐乏。一夕，大风起西北，冲车悉震折，众大溃，梁氏慚哭剺面而遁。

按：书"复将"，甚词也。梁氏穷兵黩武，以一女子常在行间，军中有妇人，兵气为不扬。大风震车，戎众奔溃，有自来矣。虽慚哭剺面，岂足掩其羞哉?

御史中丞仁多楚清举族内降。

楚清官在蕃宰相、枢密使下，父唆丁死，侄保忠代为统军。楚清职虽高，不得专兵柄，尝请于梁氏，不许，心常怏怏。时国兵入寇，楚清携家口四十余人从间道内投，赍生金三百两，并冠服、宝玩、鞍鞯、绣龙帐入献。熙河经略司视之俱世家物，诸羌不及也。哲宗诏赴阙，还所献物，授甘州团练使、右厢卓罗一带都巡检使（《哲宗实录》：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归附大首领乞加职任。"诏吕永信为甘州团练使、凉州一带蕃部都巡检钤辖，妻琳沁哥封会宁郡君，男楚清为西头供奉奏官，赐名"良嗣"，苏沁定马为供备库副使、卓罗右厢一带蕃巡检。与曾布《日录》异）。

十一月，复遣使乞援于辽。

初，梁氏围平夏，恐诸路赴援，遣驸马都尉罔罗屯罗萨岭，御熙河路；大首领咘心屯梁柽台，嵬名济驻白池，御鄜延、秦凤诸路。攻城甫十二日，闻熙河王愍入界斩罔罗，鄜延刘安、张诚入界败咘心、嵬名济等，军中遂无斗志。及还，检丧人马二万余，牛、羊、马、驼数万，数百里中族帐、蓄积焚毁殆尽，国中夺气。乃遣首领嵬名咩布至辽乞兵，犹恐汉兵深入，于诸州分掘窖粟，点集诸监军司兵，践踏沿边食用，为清野计。

潜师入泾原，犯乾兴、天圣等寨。

梁氏既解平夏围，人马仍在泾原近边盘泊，见官军尽屯葫芦河，知声势不相应，潜遣精锐入镇戎军，掩至二寨焚掠。甫二日，闻援军至，走回。天大雪，人马僵冻过半。

十二月，统军嵬名阿埋等复窥平夏，被擒，余众弃天都山而溃。

西寿监军在柔远山北，阿埋为六路都统军，与监军妹勒都逋皆桀黠用事，称善战。时以畜牧为名，自月初（《宋史·郭成传》："夏兵攻平夏，成与折可适议乘势深入，以骑异道并进，遂俘阿埋、都逋二人。"商氏《续纲目》："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败之，获其将嵬名阿埋。"似属一事。考《楶传》，楶擒阿埋在攻平夏后。《哲宗纪》及《夏国传》二事时月亦异）宿兵平夏境，欲俟黄河冻解入犯。哲宗诏章楶密图之。楶侦知无备，遣郭成、折可适以万骑异道并进，直入其帐执之（曾布《日录》云："时为向导者乃妹勒都逋部将嘚咛，惧罪来降，故尽知二人所在。又侦如其居无兵马，直入卧内擒之）。尽俘家属，掳馘三千余，牛羊十万余。众骇愕，遂弃天都不守，为可适等所据（章楶奏议云："西夏族帐见失此二人，接续扶携老幼争来归降，并欲依附二人以居"）。 章楶曰：泾原遣师浅攻者凡四次，而三次兵马所至不过百里，西人以为怯，又以为技止于此，故阿埋等安居山林，谓汉兵不能深入，故得乘其不备擒之。盖亦堕于多方误之之计也。

钤辖吴名革内投。

名革见国兵屡败，梁氏点集不已，与弟名山及家口七百九十余人内奔，以所有牌印入献。

按：一岁之中，国中内降者踵相接。亲离众叛，邦国将危，梁氏不知保境息民，犹恣行点集，宜其祸之速也。

月犯东井。

犯西扇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

附：《宣和遗事》："二帝北狩，道遇绿衣吏，饮帝以水，且进粮糗曰：'臣本汉人，昔父周忠为延安钤辖，元符初与夏人战，兵败，父子被擒，由是仕于西夏。宣和中，西夏出兵助辽，为金人所执，授灵州总管。'"考是年鄜延兵三入夏界，未曾大败，且灵州属夏，金未尝取其地，何以有总管之设？此必野纪有误。

# 卷三十一

元符二年（辽寿昌五年）、夏永安二年春正月，河东官军谋取西平府，拒之于藏才山。

嵬名阿埋等至中国献计，请以三万人取灵州。于是河东统制张世永令副将折可大领人马入界，抵藏才山。夏兵迎战，可大兵不得进。

复因辽使至鄜延议事。

初，夏人至边，每言已于辽国乞和。嗣闻辽使萧彦昭至中国，因遣使如鄜延，云欲议事。哲宗诏经略司面谕边吏："如有文字，密录奏报，不得擅接，但云已申保安军指挥奏听朝旨。"

辽杀夏主母梁氏。

乾顺年已成立，梁氏专恣，不许主国事。辽主素恶之，故请援辄不应，及表辞怨慢，遣人至国，鸩杀梁氏，命乾顺视国政。乾顺不敢违，遣首领啰勿乜赍宥州牒至鄜延，称"国母于本月二十日薨"。已令大使令逊嵬名济、副使谟程田快庸诣阙赴告，并附谢罪表状。令逊、谟程，皆蕃官名也。哲宗令保安军却勿受。

按：梁氏专政穷兵，日与中国为仇，罪诚大矣，然非辽之所得杀也。《春秋》齐人杀哀姜，君子非之，况梁氏非姜氏比。乾顺幸母之死，以为利，其尚有人理哉？书曰"辽杀夏主母"，交罪之也。

二月，为辽人攻拔思母部。

拔思母部，辽国西南招讨使所辖。大安末，与达里底部频为辽难，杀四捷军都监特抹等。左金吾卫上将军萧阿鲁带击降之，已而复叛，辽屡讨不悛，命乾顺举兵伐之。

大首领崚结讹遇以兵扼归汉人于神堆，与鄜延将张诚等战，不胜。

乾顺以中国并建城寨，数遭掩击，部族离散，归汉者益众，令崚结讹遇率数万众于神堆及波济立、鲁逊埋诸险要驻营扼之。鄜延钤辖张诚、刘安自星勒泊、乌延川袭击，斩四千级，降四百余人，讹遇大败还。

南路都统军嵬名律令遗书熙河，请修贡。

蕃部嵬名密赍律令书入熙河，称夏国欲再遣使乞修贡。经略使孙路上其书，哲宗以擅接夏国文字降路官，以书还使者。

三月，辽遣使为请和，银州钤辖令王皆保以兵掠府州。

乾顺遣使讣告及修贡俱不纳，用嵬名济等谋，使人至辽国请之。辽主遣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入献玉带，持书为夏解和，略曰："粤维夏台，实为藩辅。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岁以来，连表驰奏，称南兵之大举，入西界以深图，恳求救援之师，用济攻伐之难。理当依允，事贵解和。盖辽之于宋，情重祖孙；夏之于辽，义隆甥舅，必欲两全于保合，岂知一失于绥诚？而况于彼庆历、元丰中，曾有披闻，皆为止退。宁谓辄违先旨，仍事远征。倘蔽议以无从，虑造端而有自；则于信誓，谅系谋维？与其小不忍而穷兵，民罹困敝，曷若大为防而善计，世享太平。特戒使轺，敢达诚素。"哲宗命中书舍人郭知章持书报曰："惟西夏之小邦，实本朝之藩辅。曲加封植，俾获安全。虽与北尝有婚姻之亲，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既久，变诈多端。爰自累岁以来，无复事上之礼。赐以金缯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骄，杀掠吏民，围犯城邑。推原罪恶，在所讨除。聊饬边防，预修武备，据守要害，控扼奔冲。辄于去岁之冬，复驱竭国之众，来攻近塞，凡涉两旬，自取死伤，数以万计。粮尽力屈，众溃宵归。更为诡诞之辞，妄求拯救之力，狡狯之甚，于此可知。采听之余，固应洞晓。必谓深加沮抑，乃烦曲为劝和。示以华缄，将之聘币。礼虽形于原意，事实异于前闻。缅料雅怀，殊非得已，顾于信誓，殊不相关。惟昔兴宗，致书仁祖，谕协力荡平之意，深同谋外御之情，致欲全除，使无噍类。谓有稽于一举，诚无益于两朝。祖宗贻谋，斯为善矣。子孙继志，其可忘诸？今者详味缛辞，有所未谕，辄违先旨，谅不在兹。如克念夫前徽，当益敦乎大信，相期固守，传示无穷。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请命，屡叩边关。已戒封疆之臣，密察情伪之状。倘或徒为空语，阴蓄奸谋，暂示柔伏之形，终怀窥伺之志，则决须讨伐，难议矜容。若果出至诚，深悔前罪，所言可信，听命无违，即当徐度所宜，开以自新之路。载惟聪听，必谅悃衷。"使者甫出境，乾顺令令王皆保出兵，突入府州境，杀掠人民，与知州折克行战，被擒。

按：周氏《发明》谓："是役也，辽有恤邻之谊。"故《续纲目》以书"人予之"。夫夏于辽、宋中间屡造兵端，然宋常为敌，而辽时为援。故夏兵胜，则辽乘之以肆要求；夏势衰，则辽因之以示排解。虽救难恤邻，《春秋》贤之，而辽之此举，则未必然也。观于玉带之礼方将，钤辖之师旋出，不必辽人明知其计，已令宋人难以为情。况乎德崇入境，辽亦宿兵北道。时集贤殿修撰张近知瀛州，请出秦甲以伐其谋。两国之狡，概可见矣。

附：李氏《长编》：三月丁巳，吕惠卿言讨荡西界鲁逊埋勒等处，胁降。蕃户王固称系夏衙头，服事小大王。王差往宥州统领处使充走马。此事不见《宋史》，且"小大王"《夏国传》亦无考。

夏四月，诛嵬保没、崚结讹遇等，遣使入告。

初，国中用事臣嵬名阿吴死，仁多保忠等皆统军在外，嵬保没与讹遇日劝梁氏开边。及辽使解和，嵬名济等劝乾顺遣大使嵬名布啰聿介入告哀，且谢罪。哲宗令擒二人入献，即与收接表章。乾顺乃以梁氏死归罪二人，杀之。遣蕃部昌哥遇至顺宁寨告其事，且云："已差大首领庆瑭嵬名科逋、磋迈花结香来计会。

今国主恭顺，乞朝廷早赐收接。”庆珊、磋迈，皆蕃官名也。

五月，兰会正钤辖革瓦娘内附。

以所部孳畜及部落子陇登等入降，授内殿崇班，赐银、绢、钱各三百。

毁鄜延路烽台。

经略司遣兵追，不及。

六月，复遣使赍牒诣鄜延告哀。

使人两至鄜延，朝议固却其表，无以示收纳意，令保安军移牒谕之。乾顺遣首领德明雅逋木攀至顺宁寨，但有告哀公牒，无谢罪表状。寨主李子明诘问，使言：“旧例先送告哀牒，然后差使副赍表状赴阙。”子明以与前议不合，申经略司吕惠卿以闻，哲宗命再牒宥州谕之。

秋七月，赤羊川首领赏罗讹乞内投，监军讹勃罗追之，败没。

赏罗讹乞遣所属纳木乞僧报欲归汉。知环州种朴以兵迎之，并其家属百五十余口，孳畜五千。会勃罗巡视野寨，率千余骑追击，为朴所败，勃罗及首领泪丁讹遇、札实等被擒（《宋史·夏国传》：“七月，环州种朴巡徼赤羊川，获赏罗讹乞等家属、孳畜。”与李氏《长编》异）。

八月，熙河军入界，首领仁多洗忠被杀。

洗忠，仁多保忠弟。熙河遣硬探人入界（范纯粹奏议：“自种谔领帅以来，许诸将遣发人马入西界侵掠，谓之硬探”）。洗忠挺身斗，被杀。夏众出援，夺其尸而回。

遣众围南宗堡。

初，西蕃阿里骨死，其子瞎征残暴嗜杀，部曲离贰。洮州安抚使王赡率兵取其地，瞎征众溃，遂自青唐入降。大酋心牟钦毡与董毡妻契丹公主、阿里骨妻夏国公主（即董毡子蔺逋比妻）迎董毡疏族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子拢拶为主（汪藻《青唐录》、曾布《日录》俱以拢拶为溪巴温次子，与《宋史》异）。假夏国公主书请援，乾顺遣兵五千余人攻南宗堡。王赡以熙河蕃兵击之，乃退。

九月，遣使上谢罪表，以兵入镇戎军，杀供奉官陈告等。

宥州移牒云：“人使未获赴阙，恐有疑阻。又诸路修筑城寨、掳掠人口未已，乞即止绝。”哲宗以前寇熙河，牒词不逊，令却使进讨。已，有夏国近上首领赏哆叽报言：“衙头密谋，若事急，则纳土北归辽国矣。”朝议未定，乾顺又令宥州牒言，欲以母遗留物入献执政，谓其不忘恭顺，乞与收接表状。于是，谢罪使得见于崇政殿，上表曰：“伏念臣国起祸之基，由祖母之世，盖大臣专僭窃之事，故中国兴吊伐之师。因旷日以寻戈，致弥年而造隙。寻当冲幼，继袭弓裘。未任国政之繁难，又受慈亲之裁制。始则凶舅擅其命，顿生衅端；继复奸臣固其权，妄行兵战。致贻上怒，更用穷征。久绝岁币之常仪，顿削祖宗之故地。咎有所属，理尚可伸。今母氏薨殂，奸人诛窜，故得因驰哀使，附上谢章，矧惟前咎之所由，蒙睿聪之已察。亦或孤臣之是累，冀宝慈之垂矜。特纳赤诚，许修前约。念赦西陲之敝国，得反政之初；愿追列祖之前猷，赐曲全之造。俾通常贡，获绍先盟，则质之神灵，更无于背德，而竭乎忠荩，永用于尊王。”哲宗赐诏曰：“省所上表，前情具悉。尔国久历年所，屡启兵端。追尔母氏，复听奸谋，扰我疆场，毒及黎庶。天讨有罪，义何可容。今凶党歼除，尔既亲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尔改图，姑从矜贷。已指挥诸路经略使，令各据巡绰所至，明立界至，并约束城寨官兵；如西人不来侵犯，即不得出兵过界。尔亦当严戒缘边首领，毋得滋扰边境。”未几，乾顺遣骑二千余出浮图岔，犯镇戎军，陈告与差使李戩迎战，杀之。

闰九月，统军仁多保忠率兵助西蕃围湟州，不克。

王赡击降拢拶，以邈川为湟州，青唐为鄯州，二城距兴、灵止二百里，南有讲珠、罗罗二城与湟州北阿讹城相接。羌酋心牟钦毡、钱罗结聚数千人围湟州，遣使数辈乞师。乾顺使保忠及达摩等三监军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四面急攻。分兵破南宗堡，获守将刘文珪，驱至城濠，谓总管王愍曰：“吾所欲，城与地耳。第以城归吾，当舍汝。”愍谓文珪曰：“为吾语夏人，天子俾吾守城，能杀我，城可得也。”攻围十六日，愍守益坚。保忠令于南城集薪数万，将焚门。会诸将苗履、姚雄、李忠杰各率所部赴援，战于青唐峗，烟尘亘天，夏人不知多少，惶遽渡湟水还，钤辖嵬名哆遇被获。

冬十月，移牒鄜延，请申约束。

初，宥州牒鄜延，请遣使进誓表。中国以湟州之役不肯收接，回牒诘犯塞之故。至是复牒鄜延，言已约束首领，不得更犯汉界。

遣使如辽谢。

以中国许和故也。

十一月，进誓表。

乾顺遣令能嵬名济进奉御马，上表谢恩，略曰：“臣国不幸，时多遇凶，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人之窃命。频生边患，颇亏事大之仪；增怒上心，用张吊民之伐。因削世封之故地，又罢岁赐之旧规。衅隙既深，理诉难达。昨幸上天之祐，假圣朝之威，凶党伏诛，稚躬反政。故得遐驰恳奏，陈前咎之所归；乞绍先盟，果渊衷之俯纳。蒙颁诏而申谕，俾贡誓以输诚。备冒隆恩，实增庆跃。臣仰符圣谕，直陈誓言。愿倾一心，修臣职以无怠；庶斯百世，述贡仪而益虔。饬疆吏永绝争端，诫国人恒遵圣化。若违兹约，则咎凶再降；倘背此盟，则基绪非延。所有诸路缘边界至，已恭依诏旨施行。本国亦于汉界以外侧近各安立卓望，并寨子去处，更其旧行条例，并约束事节，一依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诏施行。”哲宗遣使以

银器、衣著各五百匹、两赐之，答诏曰："尔以凶党造谋，数干边吏，而能悔过请命，祈绍先盟。念兹种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静，乃副朕心。嘉尔自新，俯从厥志，尔无爽约，朕不食言。所当显谕国人，永遵信誓。除疆界并依已降旨，以诸路人马巡绰所至立界堠之处为界，兼邈川、青唐已系纳土归顺，各有旧来界至，今来并系汉界。及本处部族有逃叛入夏者，即系汉人。并其余应约束事件，一依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诏施行。自今以后，恩礼、恩赐并如旧例。"

十二月，遣使乞贺正旦。

先保安军牒言，誓表内"诫国人"下一字犯真宗皇帝庙讳。乾顺遣使谢罪，且乞遵例贺正。使人并言："国主效顺，皆大首领嵬名济辅导之力。今贺正届期，济劝国主遣使贡奉，因誓诏未至，不敢遽进。"

元符三年（辽寿昌六年）、夏永安三年春正月，西蕃以南宗堡来附，不受。

南宗，北控夏国，南接星章峡，西连宗哥城，形势天险。自钱罗结叛，诸堡残破。及官军出，羌众溃散，诸城咸即归顺，独南宗负固不下，姚雄、苗履屡攻不克。羌人请附夏国，乾顺不受，惟假兵数百戍之。

秋七月，遣使奠慰。

初，夏使入朝，预牒边臣除馆以待，及为境上之议，故为此去彼来，牵制劳苦，每违期日。吏部侍郎陈尧叟请戒边臣：如违期不至，则勿复应。自后不复敢违。是时，闻哲宗崩，即遣使入吊并奠慰。

八月，入贺即位。

使人与辽使萧穆同见，并赐燕加礼而还。

冬十月，遣使入贡。

时中国贬奸臣章惇等，使人入见，赐赉甚厚（《宋史·夏国传》：元符三年十月，夏遣使贺天宁节。考《哲宗纪》：十月乙未，夏人入贡。《徽宗纪》：建中靖国元年十月丁酉天宁节，群臣及辽使初上寿于垂拱殿。是是年帝在新丧，未行吉礼，不可云"贺天宁"也）。

十一月，请婚于辽。

乾顺以梁氏之死，恐辽国见疑，益思自结，故以尚主请。辽主不许。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辽天祚乾统元年）、夏贞观元年春二月，辽使来告哀。

道宗丧也。

夏四月，遣使如辽奠慰。

乾顺遣御史中丞苏愈如辽，时与高丽使并至。愈礼节娴雅，馆伴耶律德伦特重焉。

五月，进助山陵。

葬钦圣宪肃皇太后、钦慈皇太后于永裕陵，乾顺遣使献物助工。

秋八月，始建国学。

自曩霄创建蕃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网，乾顺患之。御史中丞薛元礼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于是乾顺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

按：夏自元昊制蕃书、立蕃学，变本而加厉之，数世以来，未之改也。乾顺听元礼之言，建学崇儒，设弟子员以储人材，立养贤务以给廪饩，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较谅祚之用汉礼、求赐书，不更有进耶？

冬十一月，遣使如辽，贺即位。

天祚嗣位已十月，贺使始至。馆伴传辽主命，责之。

恤仁多洗忠家。

洗忠战没熙河，子幼未授职，仁多保忠请之，乾顺先命以廪禄赐其家。

崇宁元年（辽乾统二年）、夏贞观二年春二月，与河西军节度使赵怀德结婚。

怀德即拢拶。中国以羌人久乱，王赡等不能定，议弃鄯、湟，赐拢拶姓名曰"赵怀德"，授河西军节度使，其弟邦辟勿丁呃曰"怀义"，同知鄯、湟二州事。乾顺见西蕃恢复故土，重申姻好，许以宗室女妻怀德（高永年《陇右录》谓"梁氏以女妻怀德"。时梁氏已死，《录》误）。

夏六月，复遣使如辽请婚。

乾顺使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梁世显如辽贡献请婚。辽主问乾顺为人，至忠对曰："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辽主善其对，命徐议之。

附：《辽史·天祚纪》：乾统二年夏六月壬子，李乾顺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考《宋史·徽宗纪》，是年无用兵西夏事。

秋八月，筑沿边堡寨。

国中素少城寨，乾顺仿中国制，于东北沿边多树寨栅。鄜延路以闻，朝议举兵牵制。知秦州何常争之，兵不出。

冬十月，泪丁讹遇自环州还。

初，讹勃罗被擒，以信号与种朴，令招其家人及其所部，并谕讹遇降，讹遇不可。囚之土室中三年，至是赂守者，得脱还。乾顺嘉其不屈，擢为监军使，使守赤羊川。

崇宁二年（辽乾统三年）、夏贞观三年春二月，逢卧佛寺于甘州。

乾顺自母梁氏卒，辄供佛，为母祈福。甘州僧法净于故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

三月，羌人围鄯州，河西军节度使赵怀德请援。

羌人多罗巴奉唃厮罗裔溪赊罗撒（《宋史·吐蕃传》以溪赊罗撒为溪巴温子，《王厚传》以为是拢拶弟，未知孰是），谋杀怀德以复国，举数万众围鄯州。怀德遣使至夏国请兵，乾顺遣仁多保忠帅兵援之。兵未至，多罗巴三子皆善战，怀德力不支，弃州奔河南。

夏五月，复乞婚于辽。

辽主许之。

附：《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冬十月庚申，夏国复遣使求援。考是时，夏与宋尚未交兵，不知何以求援。《宋史·夏国传》不载。

秋九月，封弟察哥为晋国王。

察哥，乾顺庶弟。雄毅多权略，引弓二石余，射洞重甲。尝偕仁多保忠援毡罗结，兵败，前迫湟水，不得渡。察哥持弩拒之，一发中苗履副将，宋兵退，乃免。任都统军，镇衙头，建议言："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摽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乾顺是其策，封晋国王，使掌兵政。

冬十二月，入贺正旦。

使臣田守义朝贺毕，就馆燕。时中国谋伐夏，馆伴吕约试探虚实，守义正色曰："如君所言，岂使臣分事耶?"约愧而止。

# 卷三十二

崇宁三年（辽乾统四年）、夏贞观四年春二月，废统军仁多保忠，以兵攻渭、延、庆三州。

左厢卓罗监军司地在黄河北，统军仁多保忠素黠桀，驻兵铿子山，总领西南部族，与邈川首领温溪心邻境相善。元祐中，边臣令温溪心委曲劝谕，许除节度使，令保守旧土，自为一蕃。以梁乙逋猜忌，不敢动。乙逋死，保忠曾遣使至熙河，请内附，不果（曾布《日录》云："元符初，环庆将李忠杰出兵袭铿子山，欲擒仁多保忠，不获，获其牛、羊、族帐甚众"）。时尚书左仆射蔡京使熙河帅王厚招之。厚言："保忠虽有归意，下无附者。"章数上，京责厚益急，乃遣其弟赴保忠所计事，还，为逻者所获。乾顺追保忠赴牙帐。京犹欲招致，厚言："保忠不能复领军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不听，潜使人以金帛诱之。乾顺怒，声言假兵于辽，点精兵数千骑，出入渭、延、庆三州间，抄掠民畜，大肆嫚辞。

按：夏自元昊僭号，世世窥边。罪之者不云"桀黠"，即曰"凶顽"。盖尊中国贱蛮夷，《春秋》法也。迨乾顺请和，岁时入贡。朝廷因其慕义，正当示以怀柔。况其国中建学养贤，不复尚武，此正德绥之会、礼致之秋也。夫何欲建边功，潜施计诱使其君臣疑贰，复启兵端？谋国不臧，谁之咎欤?

夏五月，遣兵争石堡城，不克。

初，鄜延将景思立、曲珍攻拔磨崖、葭芦、浮图诸寨，知延州沈括议筑城，不果。及陕西转运使陶节夫知延州，议筑州北之石堡寨。石堡以天涧为险，可进者惟一路，宋初尝置城，至道后废之，遂为夏有，窖粟其间以千数。城既成，乾顺愤曰："汉家夺吾金窟埚。"亟发铁骑争之。节夫部分将士击败夏兵，统军以下被杀者数十百人。

六月，战于灵州川，复败。遣使求援于辽。

河南西十五州，夏国十有其四。东路由清远距罗山讫灵武不及百里，特以五监军统焉，而韦州又恃灵武为右臂。钟传欲断其要害，遣将折可适领锐骑出萧关薄灵州川。夏兵猝不备，大败。蕃民扶老挟稚，中夜入州城，被俘者甚夥（《宋史·郭浩传》："徽宗时为环庆将，尝率百骑抵灵州城下，夏兵千人追之，浩手斩二人，以首还。"与《可适传》异）。乾顺乃遣李造福、田若水至辽求援。

冬十月，遣使请和不得，掠镇戎军。

中国用蔡京计，令西边招致夏人，毋论首从，赏同斩级。陶节夫在延安大加招诱，西民放牧近边者辄胁以兵，不从则杀之。乾顺巽词请和，节夫拒之，不得达。乾顺怒，合四监军众突入泾原，围平夏城，杀钤辖杨忠，攻镇戎军，掠数万口而返（《宋史·夏国传》："三年，夏人攻镇戎，掠数万口，执鄜州知州高永年而去。考永年被杀在四年攻宣威城时，《传》误）。

按：节夫大加招诱，辄杀放牧，夏不之怨，从而请和，可谓有礼矣。乃拒不以闻，致边民涂炭，曲岂在夏欤?

附：《宋史·李南公传》："知延安府，夏人攻泾原，南公出兵捣其虚，夏兵乃退。"考《夏国传》，当夏人犯泾原时，国中不闻有受兵事。

崇宁四年（辽乾统五年）、夏贞观五年春正月，复乞援于辽。辽为之请罢兵。

乾顺复遣李造福等如辽求援，且乞伐宋。辽主出兵千余屯塞上，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入贡，以姻娅为言，请罢伐夏兵。

二月，月入东井。

犯距星。未几，犯水位。

监军驸马兀畛率师援银川寨，战于嵩平岭，败殁，遂失银州。

初，徐禧等于永乐小川筑新城，距故银州二十五里，前据银州大川，赐名"银川寨"。及永乐陷，银川亦没。至是，官军围之，城中固守，裨将韩世忠斩关杀守城将，掷首陴外，诸军乘之，寨遂溃。兀畛以

重兵赴援，次嵩平岭，与世忠战，不胜而走。俄出间道争之，复败死于阵。银州守将皆弃城走。

三月，荧惑犯东井。

留井距，入钺。

以兵纳西蕃溪赊罗撒，攻宣威城，不克。

洮西安抚使王厚再定鄯、湟，吐蕃种落散乱，溪赊罗撒与多罗巴走投夏国。朝顺谋纳之，合四监军兵数万攻宣威城（即吐蕃牦牛城，崇宁初改名）。知鄯州高永年出援，行三十里，逢羌帐下亲兵数百迎之，皆永年昔所推纳熟户，信之不设备，羌遽执之。多罗巴谓其下曰："此人夺吾国，使吾宗族漂落无处所。"杀之，探其心肝食焉。徽宗令援兵深入急分其势，无令专向东方，熙河钤辖赵隆至铁山，先登陷阵，士卒殊死战。夏兵闻之，遂解围。

按：《春秋》书"纳"，不应"纳"者也。兹书者，予夏也。唃氏有大功于宋，瞎征、拢拶辈为王厚所逼，举土出降，宋之负西蕃甚矣。溪赊罗撒乃唃氏裔，多罗巴奉之袭据青唐，亦自复故地，非与中国争也。自童贯再复湟、鄯，种落摧残，乾顺以姻好之故，为之出攻宣威，非兴灭之义乎！

辽以宗女来归。

辽主封宗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归于乾顺（《宋史·夏国传》在崇宁三年，兹从《辽史·天祚纪》）。

按：前义成、兴平书"公主"矣。兹书"宗女"，见成安之贤不以公主重也。不以公主重，则非义成、兴平所可并称者，故异文书之。

掠塞门寨。

乾顺以陶节夫城银州，遣兵争之。谍告夏众已东，节夫曰："必西趋泾原也。"遣裨将耿端彦率兵疾驰至银州护之，五日城成。夏兵从泾原至，见备御已固，由杏子河东山入延州塞门寨，大掠五日，还。

遣兵争萧关，败环庆将折可适于踏口。

萧关善水草，便屯聚，为夏国左臂地，有旧城址。钟传议城之，遣可适将兵护役，遇雨失道，至踏口，夏兵乘之，可适败走。

夏四月，攻临宗寨，不克。

临宗属湟州，围之数重，伏兵乳酪河西，邀截中国援兵。知州辛叔宪遣部将李宁将兵出战，先以铁骑蹂伏处，纵兵奋击，遂败。

按：宋自蔡京专政，童贯擅兵，开边生事，非西蕃即西夏耳。西蕃衰乱，势不复支；西夏恃其兵力，连次入扰。然俱不书"寇"，以曲在中国，不得专罪夏也。

五月，攻顺宁寨及北蕃市城，又败。

陶节夫既城石堡、银州，上言："洪、宥诸州已在顾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巢穴浅露，直可计取。"因陈取兴、灵之策。蔡京令西边储粟以待。乾顺闻之，先以兵攻顺宁寨，鄜延第二副将刘延庆奋击，乃退。转攻湟州北蕃市城，又为辛叔宪所败。

六月，遣使如辽谢。

因赐婚也，且贡方物。

冬十二月，复使乞援于辽。辽使入请侵地。

乾顺复遣李造福、田若水趣辽赴救。辽使枢密副使萧良入朝言："朝廷出兵侵夏，今大辽以帝妹嫁夏国主，请早退兵，还所侵地。"徽宗遣翰林学士林摅报使。

崇宁五年（辽乾统六年）、夏贞观六年春正月，彗星见。

出西方，其长竟天。

二月，辽复为求侵地。

初，林摅报聘，蔡京密使激怒辽国，以绝其请。摅盛气入境，迓者小不如仪，辄诟辩。及见辽主，始跪授书，即抗言："夏人有罪，北朝不能加责而反为之请耶？"辽君臣不知所对。及还，辽主使摅附奏，求还夏国城寨，摅语复不逊，辽主怒逐之。遣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南院枢密使牛温舒以使人失礼入告，仍请还元符讲和以后所侵夏地。徽宗许还崇宁以来侵地，若先帝已定疆画，不得复议也（《辽史·牛温舒传》："温舒与萧得里底使宋，方大宴，优人为道士装，索土泥药炉。优曰：'土少不能和。'温舒遽起，以手藉土怀之。宋主问其故，对曰：'臣奉命来和，若不从，则当卷土收去。'宋人大惊，遂许夏和"）。

按：辽之于夏，世为婚姻，尝为之乞和请地求退兵，无足异者。而宋自绍圣中，章楶戍平夏，拓寨五十余所，又经陶节夫日肆进筑，夏之削弱甚矣。于此而扶其衰，排其难，恤邻之谊，谁曰不宜？况受林摅之侮，绝不与中国较，辽之此举，事出至公，故叠书予之。

夏六月，遣使如辽谢。

中国既许夏和，废银州为银川城，罢五路经制使，徙陶节夫知洪州。乾顺遣李造福如辽谢解和之德。

冬十月，遣使入谢。

自延庆之役，兵连者三年。至是始修职贡，自后岁时通使，边境少安。

大观元年（辽乾统七年）、夏贞观七年秋八月，遣使入贡。

会中国大宴飨。故制：外国使预宴者，夏使于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进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从人则于东廊南赴坐。大中祥符四年，升交州于朵殿，夏州押衙于东廊南头歇空坐。七年，又升龟兹使、副于西廊南坐。自后，遂为定制。是时，于阗、龟兹、涪州夷入贡，夏使坐三使上，成礼而还。

大观二年（辽乾统八年）、夏贞观八年夏四月，世子仁爱生。

世子，成安公主所生。乾顺遣使告于辽。

按：子生不尽书，兹书"仁爱"何？仁爱为辽公主所生，异时痛辽国之亡，愤悒而卒。是可志也。

六月，以兵戍盖龙塠。

中国既复洮州，复攻溪哥城，西蕃王子臧征扑哥

降。建积石军，距盖龙旄不及百里。乾顺恐被侵掠，以兵五千戍之。

秋九月，移牒定边军，请罢筑堡。

定边军向距甜井蕱多移岭界堠十余里，尝筑观化、通化二堡，扼逋祈岭、通祖岭诸隘。至是，又于勒崖原筑神堂堡，去卓望处仅三里。乾顺移牒请罢役，不报。

冬十月，使贺天宁节。

中国尽收西蕃地，徽宗下诏，曲赦熙河兰湟、秦凤、永兴军路，兵民欢悦。使人由熙河入，一路迎者咸加礼。

大观三年（辽乾统九年）、夏贞观九年春二月，遣焦彦坚至泾原定疆界，不果。

自绍圣后，西边疆议不定。乾顺屡以为言，时遣彦坚入泾原请画界至，知怀德军种师道留与议。彦坚必欲得故地，师道曰："如言故地，当以汉、唐为正，则君家疆土益蹙矣。"彦坚无以对。

夏四月，遣使如辽。

使人焦彦坚归，乾顺与群臣谋曰："身膺宗社之重，不能复先朝故土，耻也。然宋恃兵威，非仗北朝之力，势且不能。"因使人告于辽，请遣信使谕宋。

冬十月，遣使入贡。

使人与阇婆、占城使同入见。

大观四年（辽乾统十年）、夏贞观十年春正月，入贡方物。

乾顺请辽谕宋，辽主不许。复使入献方物，冀得要请，押伴左司员外郎范坦应对有节，使不敢争。

三月，遣使贡于辽。

仍以李造福充供奉使，造福于是五使辽矣。

秋九月，瓜、沙、肃三州饥。

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监军司以闻，乾顺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

冬十月，太白昼见。

群臣咸谓主兵丧，请修省，不报。

政和元年（辽天庆元年）、夏贞观十一年夏六月，遣使贡于辽。

辽主清暑散水原，将出猎，使人见于行在，命从行。

秋八月，夏州大水。

大风雨，河水暴涨。汉源渠溢，陷长堤入城，坏军营五所、仓库民舍千余区。

冬十二月，遣使入贡。

夏国入贡，正旦、圣节居多。元丰末，神宗诏夏使见辞仪永依嘉祐八年为例。至是，中国重立仪制，使人遂遵新仪廷见（《宋史·礼志》政和新仪：夏使见日，俟见班绝、谢班前，使奉表函，引入殿庭，副使同入，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前跪进表函，舍人受之，副入内侍省官进呈。使者起，归位四拜起居。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馔。跪受，搢笏，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从人入，不奏，即引当殿四拜起居。舍人宣赐分物，兼赐酒食。跪受，搢笏，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辞，引当殿四拜。宣赐某物、酒馔，再拜如前仪）。

政和二年（辽天庆二年）、夏贞观十二年春二月，命选人以资格进。

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

夏六月朔，白虹贯日。

乾顺命诸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疏言："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自用兵延庆以来，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乾顺善之，不能用。

按：夏自贞观以后，《贲》受以《剥》之象也。宋以阉宦主兵，犹能制之。若后无金人之祸，得如中兴诸将宣力西陲，夏国之亡，不待智者决矣。克任之言，殆有见于此欤？

冬十月，使贺天宁节。

宋制：蕃使同日见辞，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诸蛮，所以优夏也。时新置知客省、引进、四方馆、东西上阁门事等官，使者朝辞，蔡京等故作矜严，以示降抑。使回，乾顺不说。

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夏贞观十三年春三月，遣使入贡。

中国以天赐元圭，册告永裕、永泰二陵，大享群臣。夏使至，燕赉过优，以夸其盛。

夏六月，使贡于辽。

辽主好游猎，夏使入国，辽主尚在混同江，不得见。既闻清暑南崖，仍朝于行在。

冬十月，降羌李讹哆诱袭定远军，统军梁哆唛出兵应之。

元符中，西蕃首领李讹哆内降，授环州定远蕃族大首领，子遇昌为环庆守将。讹哆阴窖粟数十万，遗书哆唛曰："我居汉二十年，每见春廪既虚，秋庾未积，粮草转输，例给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饥色。若卷甲而趋，径捣定远，唾手可取。定远既得，则旁十余城不攻自下。我积谷累年，掘地藏之，所在皆是，大兵之来，斗粮无赍，可坐而饱也。"陕西转运使任

谅祚知其谋，募人尽发窖粟，分输定边诸城堡，及哆咙围定远，失所藏而还。越七日，讹哆以所部万余骑归夏。

十二月，寇观化堡，不克。

自来夏国大举，未尝过二十日。是时，乾顺用李讹哆为将，以数万众入定边军，围观化堡，力攻二十五日，不克，乃退。

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夏雍宁元年春三月，筑藏底河城。

保安军之北界上有湫流，曰藏底河。乾顺遣兵据山筑城，为进取计。徽宗命宦官童贯为陕西、河东、河西经略使讨之。

夏五月，进兵据天都寨，拒鄜延将刘延庆兵于藏底河，却之。

天都自元符中为中国所取，筑寨其上。乾顺既城藏底，遣众复之。延庆率兵攻围，城守严不能破。裨将韩世忠夜登城斩二级，割护城毡以还。夏兵从佛口岭赴援，世忠力战，过藏底河，夏兵追及之，世忠不胜而退。

冬十月，城洪夏军为知西安州种师道所破。

乾顺遣兵深入，过定边军，筑城佛口谷，名洪夏军。童贯使种师道率兵攻之，城四旁绝少水源，军士渴甚，师道指西山麓曰："是当有水。"命工凿之，果得。城上人惊以为神，军中气沮，遂为所破。

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夏雍宁二年春正月，却秦凤兵于清水河，复与熙河兵战古骨龙，败绩。

清水河北界与卓罗监军地相对，童贯谋取之。遣熙河经略使刘法将步骑十五万出湟州，秦凤经略使刘仲武将兵五万出会州，贯以中军驻兰州，为两路声援。仲武由麻累山西至清水河，夏兵拒之，不得进，筑城置守还。刘法直抵古骨龙，夏右厢兵数万迎战，大败，被杀三千余人。

夏四月，复以兵争席苇城，不克。

乾顺每于中国进筑之始，必遣兵力争，至于三四，不能得方已。时种师道督诸道兵城席苇平。初赋土，夏兵大至，壁葫芦河以待。师道阵于河浒，若将决战者；阴遣偏将曲充由间道出横岭，扬言援军至；夏兵方骇顾，折可世潜军军其后，姚平仲复以精甲击其前，夏兵大溃。

秋八月，败泾原等四路官兵于藏底河城。

童贯令刘仲武、王厚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之兵攻藏底河城。乾顺遣兵击之，官兵大败，死者十四五，秦凤第三将军万人皆没。

九月，至萧关大掠。

乾顺乘藏底河城之胜，纵兵突入萧关，掠蕃、汉人畜无数。至葫芦河，不得渡而返。

冬十月，遣使入贡。

乾顺遣使言熙河、泾原诸路用兵不已，请诏止之。蔡京等不许。

# 卷三十三

政和六年（辽天庆六年）、夏雍宁三年春二月，仁多泉城降于熙河将刘法，法屠之。

童贯使刘法合熙、秦之师攻仁多泉城。守将遣使请救，乾顺命晋王察哥将兵援之。察哥闻法名不敢进，城中孤守月余，力竭出降。法受而屠之，死者三千余人。

按：杀降，兵家所忌；屠之，虐更甚矣！异时，统安之败，法不得其死，宜哉！

秋七月，李讹哆被获，伏诛。

讹哆在夏国渐用事，与子遇昌常引兵入寇。至是，入边侦事，为熙河逻卒所获。徽宗诏诛之，函其首于甲库。

冬十一月，破靖夏城，屠之。

自绍圣、崇宁，节次进筑，夏南境地仅存五、六千里，居民皆散处沙漠、山谷间，泾原又筑席苇平为靖夏城，形势更蹙。乾顺大举兵攻之，时久无雪，先使数万骑绕城践尘涨天，潜穿濠为地道入城，城陷，尽屠之，以报仁多泉之役。　《周礼》曰：屠者，暴之也。刘法屠仁多泉城，夏人屠靖夏城，递相报复，无时休息，率土地以食人肉，其祸惨矣，其罪甚矣！然非夏之跋扈，实宋之自取也耳。

攻石尖山，兵溃。

先是，种师道筑安平寨，乾顺遣重兵据寨水源，渭州都监郭浩率精骑数百夺之。兵退，转攻石尖山。浩复冒阵而前，流矢中左胁，不拔，奋力大呼，诸军从之，夏兵不能御，遂溃。

十二月，遣使入贡。

时中国以熙河进筑功成，进执政等官，使副廷见，并加诘责，怏怏而回。

政和七年（辽天庆七年）、夏雍宁四年春二月，种师道帅师克藏底河城。

师道率陕西七路兵共十万征藏底河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城中守备固，攻之不破，至八日，师道斩不用命者，安边巡检杨震率壮士先登，斩级数百，众乘而上，守城卒惊溃，遂克之（《宋史·地理志》：政和三年，贯炎远进筑藏底河城，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与《种师道传》异）。

按：藏底河城小而坚，夏人恃以为固，师道八日克之，功亦伟矣！然亦见地利之不足恃也，负险者可以鉴矣。

夏四月，鄜延将刘延庆破成德军，大首领赏屈被执，西蕃王子益麻党征内降。

童贯又使延庆袭破成德军，擒赏屈，党征等遂举众降（《宋史·郑骧传》："大观中，羌人假党征名归附，童贯奏赐姓名赵怀恭，官团练使。至是，党征自西宁求归，贯惧事泄，议者希贯意几欲绝之"云）。

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夏雍宁五年春二月，围震武军。

震武，即古骨龙城，童贯进筑赐名。地在山峡中，熙、秦两路不能饷。自筑城后，夏国数以兵争，杀知军事李明，时熙河、泾原、环庆同日地震，民心慌乱，乾顺遣兵从善治堡入围之。知军孟明出斗被创，危甚，熙河将刘法率兵赴援，围乃解。

夏四月，入丁星原大掠。

丁星原在乳酪河西，距湟州绥远关四十里。初，刘法解震武围，于瞎令古城北连筑德通、石门两堡。乾顺畏逼，遣兵入丁星原围之，见御备固，旁掠六日而还。徽宗诏再筑靖夏、伏羌、制戎等城为备。　史臣曰："雍熙元年，复以银、夏、绥、宥四州授李继捧，自后四州之地不复领职方。熙宁始务辟土，而种谔先取绥州，韩绛继取银州，最后李宪取兰州，沈括复取葭芦、米脂、安疆、浮图等寨。迨元祐更张，仍以葭芦四寨给赐夏人，而分画久不能定。绍圣遂罢前议，督诸军乘势进讨。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陕西、河东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崇宁、政和间，陶节夫、钟传之徒又建仁多泉、靖夏等城。虽夏人浸衰，而中国之民力亦重困矣。"

六月，筑割牛城，廓州防御使何灌袭之，城不守。

乾顺见中国进筑不已，于乩六岭分界处筑割牛城，屯重兵守之，为东南捍蔽。童贯使灌由肤公城夜出兵袭据之。贯以闻，赐名"统安"。

宣和元年（辽天庆九年）、夏元德元年春三月，败熙河经略使刘法军于统安城，杀之。复围震武。

统安深入夏境，童贯得之，谓可制夏人死命，乃遣刘法进取朔方。法不欲行，贯强之曰："君在京师，亲受命于帝，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已，引兵二万至统安。乾顺令晋王察哥率步骑万余为三阵，以当法前军，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移七时，法兵饥马渴，死者甚众，前军杨惟忠、后军焦安节、左军朱定国等皆败。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盖朱峗，守兵追之，坠崖折足，一负担军斩之。察哥见法首，恻然语其下曰："刘将军前败我于古骨龙、仁多泉，吾尝避其锋，谓天生神将，岂料今为一小卒枭首哉！其失在恃胜轻出，不可不戒。"遂陷统安，进围震武。震武频受兵，熙、秦两路疲于奔命，蕃、汉苦之。至是将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遂引还（《宋史·徽宗纪》："五月丙辰，败夏人于震武。"《刘铨传》："刘法死，夏人围震武，铨摄鄜延帅，出奇兵捣之，解其围。"《夏国传》："夏人乘胜围震武，刘仲武、何灌等赴之，乃解去。"三说互异）。　史臣曰："是役死者十万，贯隐其败，以捷闻，宣抚使以下受解围赏者数百人，不知夏人实自去也。诸路所筑城寨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

夏四月，战于萧关，败绩，遂弃永和等三城。

震武围既解，童贯始命种师道、刘仲武、刘延庆将兵出萧关，夏兵拒之，不胜，遂破永和寨；围割沓城，城中兵出战，又败；逐北至鸣沙，夏兵已弃城走，师道等无所见而回（《宋史·徽宗纪》："夏四月庚寅，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不详城为何名，《贯传》及《夏国传》不载其事，兹从王氏《东都事略》）。

五月，复围震武军，不克。

察哥因童贯兵进鸣沙，复至震武，日夜百道攻之，城中危甚。会贯兵还救，乃退。

六月，以辽国书请和于鄜延。

初，乾顺恃茶山盐铁之利及横山诸族帐劲勇善战，用以抗中国。自童贯领六路军事督诸将进筑军垒，立堡寨，尽得山界部州，已失所恃。及永和、震武之败，疆地日蹙，兵势亦衰，遂以辽国书致鄜延帅刘铨，请纳款谢罪。众疑为诈，铨曰："兵兴累年，中国尚不支，况小邦乎？彼方新败，其众甚疲，惧我再举，故款附以图自安耳。"密疏以闻，徽宗诏许之。已，乾顺故愆期，久之方使人再请。铨戒之曰："朝廷方事征讨，吾为汝请命，毋若异时邀岁币，轶边疆，以取威怒。"使臣惧听命。

秋八月，遣使上誓表，弃所与誓诏而还。

自夏国纳款，陕西六路兵皆罢，乾顺遣人进誓表。时童贯已入为太傅，以誓诏授使者。使辞不取，贯迫馆伴强与之。使持还，及境，仍弃之于道。

冬十月，遣使入贺天宁节。

先，夏使所弃誓诏，鄜延帅贾炎得而上之，童贯大惭，忿将请兵合讨，会贺节使入，乃止。

按：西夏贺节使自是正史不书。

宣和二年（辽天庆十年）、夏元德二年春三月，日承气，立妃曹氏。

曹氏，曩霄时把关太尉曹勉孙也。年十四入宫，性温柔贞静，动以礼法。常侍仁安公主，主素严肃，氏身承起居，顺适其意，因劝乾顺纳之。始命为才人，至是进位贤妃。

冬十一月，封宗室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

仁忠父景思尝从秉常于木寨，当河津阻绝，罔萌讹等潜使窥伺，欲施鸩毒，景思左右抗护，以计脱者再，秉常德之。已复位，欲加显擢，为梁氏父子阻抑，不遂志。死时仁忠二人尚幼，及长俱通蕃、汉字，有才思，善歌咏。始任秘书监；继擢仁忠礼部郎中、仁礼河南转运使；至是，二人自陈先世功，乃晋爵。

宣和三年（辽保大元年、金太祖旻天辅五年）、夏元德三年，遣使约辽兵入寇。

北方女真部完颜氏，世居混同江之东，南接高丽，北邻室韦，西界渤海铁甸，东濒海，在夷狄最微。建隆中，尝献马。自天圣后，役属于辽，不复入贡。传至阿骨打，政和中始叛辽，取宁江州，遂称

帝，建国号“金”，更名“旻”。中国遣马政、赵良嗣等浮海使金，约攻辽国，以复燕、云。乾顺闻之，遣使如辽，约先举兵入寇，辽主不许。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夏元德四年春三月，遣兵援辽西京，不及。

金将斜也、斡离不等破辽西京，追辽主于乙室部，不获，西京复拒守。乾顺遣兵五千为援，甫出境，闻金将谋良虎已破西京，师遂还。

夏四月，金降将耶律坦犯境，以兵备河西。

坦奉金将斜也命，将兵胁降辽西南招讨使所属诸部，直至夏境，声势甚盛。乾顺遣兵备河西诸郡，坦解去。

五月，遣大将李良辅救辽，破金兵于天德军。

辽山西城邑诸部，尽降于金。乾顺闻辽主走保阴山，遣良辅将兵三万救之。次天德境，金都统娄室遣将突捻、补撷以骑二百为候，良辅击之殆尽，知金兵将大至，设伏以待。未几，金将阿土罕以数百骑来攻，伏发歼之，阿土罕弃马越山得脱。　张时泰曰：“当时辽、金之不敌，审矣。夏人何以救为哉？曰：彼但知救灾恤邻之义，强弱非所论也。呜呼！观夫夏人此举，则其磊落光明，固非宋之助叛攻邻者比也。”

按：拓跋起自西陲，其战争攻取，散见史册，鲜有以“救”书者，惟石晋时李彝兴兵掠契丹，以牵制其侵晋之师，《纲目》书之曰“救”。夫是时晋力未衰，尚可无藉于救，而已特书予之。若辽国为宋、金交攻，高丽坐视，部族离心，势穷援绝，独乾顺毅然出师，星驰赴难，较之彝兴殆有进焉。后日宜水之败，乃天不祚辽耳，岂战之罪耶？

六月，进军宜水，与金将斡鲁、娄室两军战，败绩。

良辅既胜金军，时久雨，谓金兵怯，恃众不备。已，闻娄室出陵野岭，留将拔离速扼险来拒，遂纵兵渡宜水，为方阵前突。娄室分军为二，迭出迭入，转战三十里，将近宜水，金都统斡鲁军又至，从旁合击。良辅大败，死者数千人，退走野谷，渡涧水，水暴至，漂没不可胜计（赵良嗣《燕云奉使录》：夏人援辽，为暴涨所溺，在八月。《大金国志》同，《宋》、《辽》二史系在六月）。

秋七月，遣使问辽主起居。

辽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由讹莎烈走石辇驿。金将蒲家奴追败之，辽主悉弃辎重走。乾顺遣大臣曹价奔问起居，馈以粮糗。

宣和五年（辽保大三年、金天辅七年、八月后太宗晟天会元年）、夏元德五年春正月，复发兵救辽。次可敦馆，不得进。

乾顺奉辽主命，遣兵屯于可敦馆，相为声援。金将娄室以兵戍朔州，筑城霸德山。阻之，不得进。

按：夏与金兵势悬殊，乾顺不畏宜水之败，复出师为辽声援，霸德山之阻，乃力之不足，非心不诚也。书“复发兵”，书“不得进”，皆原其心而恕之。

夏五月，遣使迎辽主于云中。

金都统斡鲁遣斡离不、银术可等袭辽主于阴山，诸王、妃、女悉被掳，辽主伪使乞降，而西走云内。乾顺知车驾濒河，遣使往迎，请临其国。

金人来诱叛辽。六月，辽使册为夏国皇帝。因征兵，不应。

先是，斡离不追辽主至天德，遣使谕夏国，许割地议和，以沮救辽之心。辽主左右颇有知其事者。及辽主谋奔河西，中军都统萧特烈、同知检点司事耶律怀义等谏，不听，渡河次于金肃军北。金候人吴十等侦言夏国已迎护辽主渡大河矣。斡离不又遗乾顺书曰：“奉诏有云：夏王，辽之所出，不渝终始，危难相救。今兹已举辽国，若能如事辽之旧以效职贡，当听其来，若辽主至彼，可令执送，割地酬勋。倘有疑贰，恐生后悔。”书至，会辽主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命益发兵来卫。乾顺不应。

按：匹夫不可夺志，矧一国之主哉！当乾顺救辽之时，问起居，请临幸，苟守此志不渝，金源虽狡，焉得致之。乃始惧兵威，继贪土地，渐易初心，顿忘旧好。虽金人实诱之，而乾顺之为德不终，亦无所辞罪矣。

宣和六年（辽保大四年、金天会二年）、夏元德六年春正月，奉表称藩于金。金赐以辽西北地。

乾顺既与辽异，遣御史中丞芭里公亮奉表金主，请以事辽之礼事金，因受赐地。金都统粘没喝承制，割下塞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泺西之地与之。泺西，本拓跋地，向为辽侵取者也。

按：此夏国臣金之始。既称藩，复得地，其叛辽益著矣。

三月，上誓表于金。

乾顺得金赐地，复遣芭里公亮献方物，上誓表曰：“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罪，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仍依辽国旧制及赐誓诏，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衅。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蒙降德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藩篱，载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以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

闰三月，金使来赐誓诏，更辽礼以受。

金主遣王阿海、杨天吉赐誓诏，曰“维天会二年，岁次甲辰，闰三月戊寅朔，皇帝赐誓诏于夏国主乾顺：先皇帝诞膺宝箓，肇启皇图，而卿国据夏台，境连辽右，以效力于昏主，致结衅于王师。先皇以为

忠于所事，务施恩而释过。追眇躬之纂绍，仰遗训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乐从内附，饬使轺而奉贡，效臣节以称藩。载锡宠光，用彰复好，所有割赐土地、使聘礼节、相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诏。其依应征兵，所请宜允。三辰在上，朕岂食言？苟或变渝，亦如卿誓。垂远戒谕，毋替厥诚”。故事：辽使至国，以臣礼见。乾顺欲依旧礼，阿海不肯，曰：“辽与夏甥舅也，故夏主坐受使者之礼。今大金与夏国君臣也，见大国使者当如仪。”争数日不决，乾顺乃起立受焉。自后，见金使皆如之。

按：更辽礼受，丑乾顺也。乾顺再表奉金，请以事辽为例。至是，竟以臣礼见，其屈己不已甚哉！

秋七月，以兵侵武、朔二州。

武、朔，辽山后地。金取武州归宋，朔州守将韩正亦举城内附，中国筑固疆等堡为守。乾顺数以兵攻之，宣抚使谭稹遣部将李嗣本督兵出战，相持数日不解。

九月，子仁孝生。

仁孝，曹妃所出。生时异光满室，成安公主见而爱之，请名“仁孝”，令保母持至宫中，时抚摩不忍释。

冬十月，谢金誓诏，且以宋侵赐地告。

乾顺遣使奉表至金，谢赐誓诏，并诉所受新割地为宋人侵略，求援。金主诏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

使贺金天清节。

天清节，金主晟诞也。夏使次于宋使、高丽使后，赐宴亦如之。

按：此西夏贺金节之始。

十一月，金人索辽户口，归之。

初，乾顺乘辽之敝，侵掠沿边户口赀孥。及受金割地，曾约非其境内者，愿还所掠。久之不归，金主诏副都统斡鲁曰：“夏人数以宋侵赐地求吾援兵，或不欲尽归户口，沮吾追辽主事也。今后在夏户口，其尽索无遗。”乾顺知不可止，乃悉归之。

十二月，遣使入贡。

按：西夏入贡使，自是正史不书。

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是岁辽亡）、夏元德七年春正月，始贺金正旦。

乾顺表略云：“斗柄建寅，当帝历更新之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被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突奥，务行政于要荒。四表无虞，群黎至治。爰凤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坚献岁之心。臣无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副使宣德郎李膺等奉表以闻。

按：此西夏贺金正旦之始。

二月，遣使如金奠慰并贺即位。

金太祖葬于和陵，乾顺奉表致奠，并贺太宗即位。时藩使馆见仪未有定制，使至逾月，殿中少监刘筈始详定焉。

秋八月，金兵来侵。

辽主延禧被获，都统林牙耶律大石率所部西走。金诸帅讹传乾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因纵兵入境，掠取人畜。乾顺遗书娄室责之，都统完颜希尹以闻，金主命严备之。

按：夏之事金，未有失礼。乃前索户口，兹肆侵掠。是夏之臣金，非求福，直求祸矣。虽然贪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虎狼之邻，基他日之祸，中国且然，于夏何责哉！

九月，世子仁爱卒。

仁爱幼聪颖，长多材艺。初，金兵破辽，辽主西走，即恸哭，请兵赴援；宜水之败，咄嗟者累月；及乾顺臣金，泣谏不听，悒郁而卒。

按：仁爱因辽亡，饮恨不肯臣金，愤恚而卒，可谓能知大义者。乾顺何心有愧于其子多矣！

辽成安公主卒。

公主伤辽亡，又痛世子，不食卒。

按：不书后某氏，而曰“辽公主”，著其心乎辽也。心乎辽，故小鞠稡书“辽将”，耶律大石书“辽臣”，后书“辽公主”，皆所以予义也。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时金人潜分两路伐宋，军务旁午。夏使与宋使俱不得见，就馆赐燕而还。

附：《金史·宗翰传》：太宗欲罢陕西兵，诸将不可，曰：“陕西与西夏为邻，兵不可罢。”宗翰曰：“初与夏约攻宋陕西，夏人不应。今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考太宗伐宋在天会三年，约夏夹攻，《本纪》不载。

十二月，遣使入贺正旦。

乾顺闻钦宗即位，遣使表贺，且觇虚实。

按：西夏贺正使，自是正史不书。

## 卷三十四

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夏元德八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始朝日，礼毕，方命各国使人入贺。

二月，围杏子堡。

贺正使回，乾顺知金人围汴益急，乘隙围杏子堡。堡在延州平戎寨北，两山对峙，形势险厄。鄜延副总管刘光世据险拒守，夏兵力攻不克。

三月，攻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取之。

先是，金将粘没喝遣撒离母许割天德（《金史·西夏传》：初，以山西与宋，而天德远在一隅。缓急不可及，故割以与夏）、云内、金肃、河清四军，河东八馆及宋武州之地，约攻麟府以牵制河东兵势。于

是，乾顺遣兵万人由金肃、河清渡河，尽取所约地。

夏四月，掠河外诸寨，破震威城，杀知州事朱昭。

政和中，童贯于铁炉骨堆筑震威城，距府州三百里，最为孤绝。乾顺因金兵内侵，知戍边士卒入援，乘虚掠河外诸寨，径攻震威，多设木鹅冲梯临城，飞矢雨射，昼夜不息。昭率城中老幼数百，登陴拒守。乾顺令酋领悟儿思齐介胄衷毡，以盾自蔽，说昭降，且数宋朝失信，曰："大金约吾共攻京师，为城下之盟，画河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诸城悉归于吾，公何恃而不降?"昭披襟厉声叱之。思齐知不可夺，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尽杀妻、子，纳尸于井，勒众搏战，中矢死。

太白入东井。

犯东扇北第一星。

金人袭取天德诸城，遣使请和，不许。

乾顺既取天德诸城，金帅兀术以数万骑阳为出猎，掩至诸城，逐出守令，悉取之。惟金肃、河清二军在大河西，尚为夏有。乾顺惧，请和，金人执其使。

按：宋之约金攻辽也，初议山前、山后十七州，金人止归燕京、涿、易、顺、檀、景、蓟诸地；再请，复与武、朔二州。而于夏则以拓跋云中故地二千余里遗之，何重夏轻宋若此？盖宋藉其力以复幽、燕，夏则出师赴难，志在恤邻，故饵之不得不厚耳。迨乾顺进誓输诚，更礼受诏，夏之不竞，已被金人窥破。于是索户口，掠边境，掩取天德，羁执使人，非金之无情，乃夏之自取也。

金劫麟、府、丰三州地来归。秋七月，知晋宁军徐徽言复取之。

宋同知枢密事聂昌奉使出河东，金人劫之，使割三州隶夏国，乾顺已设官置守。三州与晋宁近，晋宁军民大恐，诉于徽言曰："弃三州，晋宁岂能存?"徽言曰："此使人矫诏耳。三州在河西，夏岂能据?"率兵攻之，乾顺不能救，守令皆降。

八月，寇泾原。

统制李庠聚兵柏林堡拒之，夏兵分番迭进，庠兵溃。泾原第三将曲端力战，乃却。

九月，取西安州。

元符中，以南牟会新城建为西安州（《宋史·张叔夜传》：兰州，本汉金城郡，地最极边，西界有山曰"天都"，介五路间。羌人入寇，必先至彼点集，每一至则五路皆竦。叔夜时为录事参军，按其形势，为攻取之策，迄得之，建为西安州，自是兰无羌患。与《地理志》异），在兰州西北，逼邻夏境，乾顺袭取之。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贺节使奏告谢罪，请还所执人使，金主遣之。

故辽将小鞠穝来奔，助以兵，使围麟州建宁寨，破之。

小鞠穝，党项族（《辽史》作"小斛禄"），仕辽为西南面招讨使。辽亡，尝集杂羌十余万破丰州，转攻麟州，兵败，父母妻子尽失，遂奔夏国。乾顺助以兵，使围麟州之建宁寨，越旬破之，杀守将杨震。

十一月，破怀德军。

大观中，展平夏城作怀德军，与西安、镇戎相犄角，应接萧关。乾顺曾以三千骑攻之，为泾原第十将吴玠所败。乃西安破，怀德失援，复遣太子某（史失其名）将兵攻之。知军事刘铨、通叛杜翊世拒守。夏兵亘数十里围之。翊世阖室自焚死；铨被执，太子素闻铨名，置之别室，欲授以官，铨大骂，杀之。

十二月，攻兰州，入通川、圆子诸堡，大掠。

兰州恃河为固，每岁河冰合，必严兵以备，士不释甲者累月。元符中，兰州录事参军张叔夜筑寨天都山，夏兵不敢窥境。自西安、怀德失守，乾顺遣兵攻天都，围兰州，力攻五日，大俘二堡人畜而还。

靖康二年（九月高宗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夏正德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以宋帝誓书地图示使人，使人稽首称贺。

三月，复受割地于金。改元。

先是，金夺天德诸城，乾顺屡以书责其背盟。金主命画陕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阳沟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逾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北至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距黄河，依见流，尽熙河路西边，以定封域。其地有悬邈者，亦相地势从便分画。复分陕西北鄙以偿天德、云内，抵河为界。于是群臣上表贺，乾顺肆赦国中，改元德九年为正德元年。

夏五月，取威戎军。

乾顺遣将军李遇兵取威戎城，金将婆卢火先取之。军于城东。遇前锋将与战不利。遇至，军城北，遗书娄室曰："夏国以天德、云内归大国，大国许我陕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娄室命婆卢火撤兵退。

秋九月，出师从金人入寇。

金帅兀术回云中，遣保静军节度杨天吉至夏，约寇陕西。乾顺许之，出师屯于境上。　宇文懋昭曰："粘罕已尝渝盟于夏，而夏人又从之，何哉？盖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时金国方强，胁而从之，亦欲因而掳掠耳。"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使臣奏请师期，金主命俟副元帅宗翰檄至。

十一月，金人为求侵地。

宋通问使、宣义郎傅雱见金左监军完颜希尹于云中，希尹以国书授雱，为夏国请熙宁以来侵地。盖因前夺夏地，欲责偿于宋以报也。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夏正德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问夏国事宜，使者以岁饥告，命发西南边粟市之。

陕西抚谕使谢亮来议和。

乾顺屡从金兵入边，高宗以主客员外郎谢亮为陕西抚谕使、从事郎何洋为太学博士，持诏谕乾顺约和。陕西制置使王庶遗亮书言："夏国为患小而缓，金人为患大而急。况夏国秋稼不登，饥饿困敝，庶可保其无他。阁下曷不持节督诸路兵，先其急而后其缓。"亮不听。庆历后，中国使者常止宥州，有偶至国中者，与国主以宾礼见。亮至，乾顺倨坐见之，亮不敢争。

三月，连金兵破凤翔、西京，以檄索鄜延。

乾顺遣兵会金将娄室陷凤翔、长安，陇右大震。谍知关陕无备，命宥州监军司移檄延安言："大金以鄜延割隶本国，理当索取，若敢违拒，当行诛讨。"帅臣王庶报曰："金人初犯本朝，尝以金肃、河清畀汝，今谁与守？国家以奸臣贪得，不恤邻好，遂至于此。贪利之臣，何国无之，岂意夏国躬蹈覆辙！比闻金人欲自泾原直捣兴、灵，方切寒心，不图尚欲乘人之急。幕府虽士卒单寡，类皆节制之师，左支右吾，尚堪一战。果能办此，何用多言！"乾顺得檄不报。

秋九月，遣谢亮还，以兵取定边军。

乾顺留亮数月，伪与约和，遣归。亮既行，潜以兵蹑其后，由多移岭袭破定边，悉取其诸堡寨。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金徙徽、钦二帝于韩州，使人随群臣表贺。

十一月，黜将军李遇。

遇自取威戎，欲尽收关陕，频以兵扰鄜延。王庶患其强，遣谍入夏间之，乾顺心疑，黜遇而收其兵。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夏正德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诸将兵破陕西诸郡，蕃、汉由绥德城逃入夏界者甚众。使人入见，金主谕谨守边备，勿纳流民。

二月，金使约兵入寇，勿应。

金娄室久围晋宁军不克，遣使约夏国夹攻。乾顺恐晋宁破，金兵日逼，不应。

秋七月，取德静寨。

鄜延戎马倥偬，其东皆金兵，西北即夏境，属中国者惟镇安一军、德静一寨。乾顺攻德静，破之，权帅耿友谅仅以身免。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金蒲察、娄室悉取鄜、坊二州，地与夏境接壤。乾顺惧其兵威，遣使先期至，金主命仍随高丽使同见。

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夏正德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宋兵败于高桥，高宗航海。金将阿里、蒲卢浑状闻，金主出示高丽、夏二国使人，以夸其强。

太常卿谢亮复奉使来，不纳。

开封尹宗泽疏请北伐，乞使辨士西说夏国出兵为助；知枢密张浚宣抚川、陕，亦奏请国书连夏。高宗复以亮为太常卿、权宣府参议官，再使夏国。乾顺闻其至，拒不许入。亮不得要领而还。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金人立刘豫为齐帝，豫遣使谢封册并贺天清节，夏使遂班于齐使、高丽使之下。

环庆统制慕洧自庆阳来降。

张浚富平之败，斩环庆经略使赵哲。哲将统制官慕洧为环州豪族（毕氏《续资治通鉴》，"慕洧"作"慕容洧"，意氏族中无慕氏单姓也。考《宋史·种世衡传》，知环州羌酋慕恩部落最强，常得其死力。诸部有贰者，使讨之，无不克。洧即其后也。毕氏作"慕容"，误），遂自庆阳叛附夏国，乾顺纳之。

十二月，熙河副总管刘惟辅请附，不纳。

金人寇熙河，与惟辅战，不胜。一日，乘其出焚积聚，袭败之。惟辅与亲信数百匿山寺中，遣人求附，共扼金兵，乾顺畏金，不纳。已而，金人执惟辅，死之（《宋史·夏国传》：绍兴元年二月，同州观察副使刘惟辅输款于夏，夏人不受。考《高宗纪》，建炎四年十二月壬辰，金人犯熙州，总管刘惟辅败之，杀五千人。甲午，再犯熙州，惟辅军溃，被执死之。《传》、《纪》不合）。

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夏正德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乾顺表内以不纳熙河刘总管告，金主赐赉甚厚。

夏四月，金使来索辽臣耶律大石。

大石，辽太祖八世孙，仕辽为都统林牙。金兵入居庸关，大石迎战被执，后乘间脱归。及辽亡，大石率其部众西行万余里，归者数国。至起儿漫，群臣册立为帝，称西辽，改元延庆。金遣降将耶律余睹等至兀纳水，不得济，还报曰："闻大石已驻兵和州之域，必与夏国合势。"金主遣使索之，乾顺报曰："小国与和州地非接壤，且不知大石所在也。"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瓜、迪里、突迭献于金，金主知夏国不与大石合，使人入见，谕慰之。

慕洧叛降于金。

金将撒离喝攻庆阳，破之。慕洧乘势取环州，见金兵强，遣使以城降。

十一月，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使以书来，不报。

川陕地金已十得其四，时玠败金将兀术于和尚原，西路稍通，乃贻书夏国，使背击金人。乾顺不应。

绍兴二年（金天会十年）、夏正德六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时金以陕西地赐刘豫。乾顺遣使贺正旦，请环、庆二州，金主不许。

停行中国历。

故事：每于上年孟冬受中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

秋八月，与金恶，始遣使如川陕请通好。

金主立陕西元帅府，不欲以北鄙地与夏，粘没喝

聚兵云中，将取川陕。乾顺恐其图己，举国屯境上备之，并遣使至吴玠、关师古军中，请通好。

按：书“请通好”，与之乎？讥之也。宋尝两使夏国，乾顺未尝一应。兹以金人图己，始使入请，是畏金，非怀宋也。直书“与金恶”，以著其非诚。

九月，金降人耶律余睹来奔，不纳。

余睹，辽宗室，叛辽归金，为西军大监军。尝将兵攻耶律大石于曷董城，失其金牌，粘没喝疑其与大石通，拘质其妻、子，余睹遂有叛心，潜约燕京统军槁里谋诛女真之在官在军者。天德知军以告，兀术自云中来，闻而未信。已，获余睹使人，得其与槁里交通状，即驰至燕京，计杀槁里。余睹父子假游猎名遁走夏国。乾顺遣官问“有兵几何”，以二、三百对，遂不纳。走塔坦，被杀（《辽史·余睹传》：余睹降金，复谋投夏，夏人不纳，卒。《金史·叛臣传》：余睹谋反，云内节度耶律奴哥告之。余睹亡去，边部斩之，及其诸子首以献。二说不同。考《宋史·夏国传》，余睹谋结燕云之人图女直，粘罕觉，欲诛之，余睹父子遁入夏，夏以其兵少不纳。洪皓《松漠纪闻》：余睹有叛心，约燕云统军反，谋诛女直之在官在军者。天德知军伪许之，遣其妻来告。会陕西监军兀室猎于居庸，遇驰递者诘之，尽得其状，至云中捕之。余睹父子知觉，以出猎为名走入夏，夏人问兵若干，云“二、三百”，遂不纳。走塔坦，塔坦先受兀室命，使首领出迎，具食帐中，密以兵围之。余睹出敌，不胜，父子皆死）。

按：余睹为辽宗室，举众投金，覆灭宗社，枭獍之恶，无以喻此！是时乾顺见恶金源，方谋自固，而能拒叛不纳，俾即诛夷，使残辽稍伸余恨，亦义举也。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金主知乾顺不纳余睹，待使人益加礼。

十二月，纳契丹降户，立监军司统之。

余睹既死，兀术分捕余党，令诸路尽杀契丹降人。于是，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乾顺处之北鄙，别立监军司统之。

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夏正德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以纳契丹叛人诘责，使人顿首谢罪。

秋八月，攻伪齐怀德军，不克。

靖康中，夏兵破怀德，设兵戍之。及金人以陕西地界刘豫，命夏国割怀德与之，乾顺心怏怏。时豫寇伊阳，知其无备，以五万众攻之。知军事庞迪开门以待，夏兵疑不敢入。迪以数千骑分门突出，夏众惊溃，失军资、牛羊甚夥。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使人与齐使同入见，齐使以攻怀德告，金主令持诏还谕责之。

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夏正德八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乾顺命使人奏告，请于陕西互市。金主不许。

夏四月，金人复征兵寇四川。不应。

金将兀术攻仙人关，与宣抚使吴玠战于杀金平，大败，遣使征兵，乾顺不应。时金人锐志入蜀，自撒离喝以下皆尽室行。夏兵不至，乃还凤翔。

按：征者，役使之辞也。乾顺拒之不从，自是稍能自立矣。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金主有疾，不视朝，命使人就馆燕。

十一月，遣使如川陕请伐金。

金主从刘豫请，将使窝里哩挞懒等南侵陕西，都统粘没罕以前两次征兵不应，请先弱夏，然后取宋。乾顺闻之，遣使至四川言：“感朝廷德意，愿助兵伐金。”吴玠以闻。

绍兴五年（金熙宗仍称天会十三年）、夏大德元年春正月，金使来告哀及报即位。

太宗薨，熙宗立。乾顺遣使吊并贺。

夏五月，归孝子程俊母邵氏。

俊，会州人。幼时父母陷于夏国，常号泣自毁。迨长，捐家财数十万往赎，未至，北向号泣，寝食俱废。夏人感动，还其母邵氏。俊日夕承顺，奉养备至，乡里称为至孝。

按：西夏风气广莫，民俗强梗敢战，然能尚气节，重然诺，故忠孝之事，亦时取焉。观于前葬孟氏，兹归邵氏，旌善之心，出于至公。惜乎典籍鲜存，不能数觏也。

秋九月，以濮王仁忠为中书令。

仁忠性谨严，持法峻，人不敢干以私。晋王察哥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蕃、汉苦之。仁忠上疏劾，察哥为之罢役，朝野肃然。乾顺嘉其风力，使由左枢密进中书令。察哥阴间之，不得。

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夏大德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万寿节，熙宗诞也。

夏六月，金人以主名来报。

伪齐刘豫表请金主以御名音切及同音字号降示。金主从礼臣议，并报夏、高丽二国。

秋七月，取乐州，复取西宁州。

夏国乳酪河与二州相近。乾顺遣兵袭取乐州，进攻西宁，保塞、绥边诸寨俱溃，守将弃城遁。

冬十月，遣兵越金界，取亡马于塔坦。

乾顺遣兵由河清渡河，自云中府路天德军界追取所亡马，于塔坦得之而回。往返皆不假道于金，金人亦不问。　宇文懋昭曰：“昔粘罕尝假道夏国以攻川、陕，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界以取亡马。盖是时粘罕、兀术皆罢军事，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夏人知其无能为也。”

# 卷三十五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夏大德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金主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宫，夏使与高丽使同入贺。

降蕃赵继忠内奔。

继忠，吐蕃瞎毡子，初名董谷。神宗时，与兄木征以洮河降，赐姓名，授六宅副使、西蕃三十八族大首领。梁乙逋与中国构难，遣兵胁降之，遂为役属。至是，因西川宣抚使请内附，夏国遂失右臂。

三月，岁星逆行入舆鬼。

犯积尸气。

夏四月，太白入东井。

与荧惑合。

知西安州任得敬纳其女为妃。

得敬，本西安州判，夏兵取西安，率兵民出降，乾顺命权知州事。有女年十七，使其弟德聪饰之以献，乾顺纳为妃，赏赉甚厚，擢得敬为静州防御使。

秋九月，遣使乞地于金，金与以河外三州地。

乾顺既得西宁，与金积石等州邻逼，遣使以厚币如金，表乞河外诸州。金主以积石、乐、廓三州与之。时秦人在三州者数千，皆愿归金，金主请约之。权枢密院事刘筈曰："三小州不足为轻重，恐失两国大信。"遂以其地来归。

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夏大德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请通互市。

时齐国已废，金尽收陕西地。乾顺使请于绥德诸州互市，金主以陕西新定不许。

夏五月，更积石州为祈安城。

积石蕃族强悍，乾顺以兵威胁之，诸部皆服，因更其城名"祈安"。

秋八月，立任氏为皇后。

任氏庄重寡言，御下有恩意，与曹氏并居妃位，相得甚欢。得敬欲后其女，常以货贿馈朝贵及宗室执政权者。于是御史大夫芭里祖仁言："古者天子娶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娶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伏见陛下两妃并立，位号相夷，而无嫡以统之，则势必近争情，且生妒，岂所以防淫慝塞祸乱乎？今宜择簪绂名家，勋庸世族，素优才行，配合坤仪，庶几上协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乾顺询之群臣，咸谓门第、才德无过任妃。乾顺遂使芭里祖仁持册立为皇后，授得敬静州都统军。

冬十月，鄜延故将李世辅来奔。

世辅，青涧人，世为苏尾九族巡检。金人陷延安，与父永奇同被执，授承宣使、知同州。世辅计执金帅撒离喝，挈家归朝。行至洛河，不得渡，追兵及，永奇与家属二百口悉遇害，世辅弃撒离喝，以二十六人奔夏。见乾顺，泣言父母妻子之亡，愿得二十万人生擒撒离喝，取陕西五路地归夏国，世辅亦得报不共之仇。乾顺许之，授静难军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经略安抚使。

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时高丽贡使未回，金主赐燕，夏使与高丽三使并会。

太白、荧惑合于井。

司天谓不利用兵，乾顺不听。

二月，李世辅讨叛酋，克之。遂使枢密使王枢、大将嵺讹同出兵取陕西。

世辅日请兵报仇，乾顺曰："尔能为国立功，则不靳借兵。"时有别部酋豪"青面夜叉"为边患，令世辅图之。世辅以三千骑疾驰至其帐，擒之以归（《名臣言行别录》：世辅卷甲疾趋，抵其穴，伏兵于旁冈阜间，噪其三面。虏仓卒惶骇，夜叉金冠铁面具，画如鬼物，跨赤驼马，持大刀呼咤而出。世辅谓之曰："汝徒犬羊，实不勇。果勇，能与我搏战乎？"夜叉怒，跃马而前，世辅预戒一骑："俟与之交，从旁驰过。"及锋未交，一骑出焉，夜叉顾视，世辅乘隙投枪，手捽其背，遂挟以归。其徒窘迫溃走，伏兵乘之，众悉降。与《宋史·显忠传》异）。乾顺大悦，将妻以女，世辅以父丧辞。乃出二十万骑，以王枢、嵺讹为陕西招抚使，世辅为延安招抚使，鼓行而东，时月之十四日也。

金慕洧请降，复纳之，以为山讹首领。

洧入金，仕为熙河经略使。及金人与中国议和，归陕西、河南地，洧以官守随例当留关中。洧惧诛，谋潜师袭取关陕，泾原路经略使张中彦与环庆赵彬合兵声讨，洧兵败，亡入夏国。乾顺纳之，授以官。

按：昔尹氏谓"有国家者不患土地之不广，而患信义之不立"。自晚近互相倾夺，辄以招降纳叛为能，然终无益成败之数，特负不义之名而已。慕洧反覆性成，前车可鉴。于其复至，数其屡叛之罪，执而戮之可也。乃复延纳授官，几成养虎之患。乾顺真无识哉！

三月，攻府州，取之。

建炎中，府州守将折可求以城降金，撒离喝许废刘豫立之。及豫废，和议成，割河南、陕西归中国，府州在陕西属中。撒离喝恐可求失望生变，假会饮鸩杀之。乾顺知府州无主，遣兵乘间取其城。

夏四月，灵芝生。

在堂后官高守忠家。百官表贺，乾顺作《灵芝歌》，中书相王仁忠等和之，勒石志瑞。

按：灵芝，瑞草也。生不两月，而乾顺卒。瑞乎，非瑞乎？书以为喜言"嘉祥"者戒！

五月，李世辅执王枢，嵺讹兵溃，走还。

世辅兵抵延安，知金人议和，陕西复归中国，购

得害父母弟侄者杀之。率旧部八百骑赴王枢、㖫讹营，谕之曰："世辅已入延安，见讲和诏书招抚，可以本部军归国。"㖫讹不从，曰："初，经略乞兵来取陕西，今既到此，乃令归耶？"世辅知势不可，抽刀斫㖫讹，不及，擒王枢缚之。㖫讹纵铁鹞军来，世辅以所部拒，挥双刀驰逐，所向披靡。夏兵大溃，杀死蹂践者万人，失马四百余匹。世辅遂以三千人归朝。

六月，国主乾顺卒，子仁孝立。

月之四日也，年五十六（《宋史·夏国传》作"年五十七"。考乾顺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嗣位，时方三岁，是年岁在丙寅，至高宗绍兴九年己未，以甲子计之，当年五十六。《宋史》五十七，盖史臣以纪元计数，而高宗建炎元年即钦宗靖康二年九月，或误以一年作二年也）。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八，谥曰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长子仁孝立，时年十六（马端临《文献通考》云：继乾顺立者，正史作"天祈"。说误）。中国以其属于金，遂废册命，夏亦不使告哀。

论曰："乾顺当绍圣乖方，靖康厄运。始则谋生豕突，继则利享渔人，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盖摧坚者难为功，拉朽者易为力也。然受辽国百余年卵覆之恩，宜水一败，遽尔反颜。则前之问起居，请临幸，诚耶？伪耶？当是时，地界扼阴山以北，马足遍关陕之西。方谓藉兹新盟，大启尔宇，而难生天德，兵聚云中。向之臣宋、臣辽，惟吾披猖者；至金而故技莫施焉。四川之使，悔亦晚矣！惟是元昊制蕃书，立蕃学，久绝华风；乾顺建国学，置养贤务。他时仁孝重圣亲贤，贻谋有自。亶其然乎？"

秋九月，遣使如金告哀。

按：此西夏告哀金国之始。

冬十月，王枢还。

初，枢被擒入中国境，即望阙遥拜，言："夏国主感圣恩，将遣使入贡。"宣谕使周聿遣人护送行在，枢密院楼炤言："陕西新复，正与夏国为邻，留之无益，还之可使知恩。"乃引见，行燕犒礼，并其俘百九十人皆遣还，命人伴送至界上。

十一月，尊母任氏、曹氏为太后。

任氏年少于曹。仁孝两母并尊，奉养礼秩如一。

归鄜延诸路陷国军民。

宋边吏招纳，仁孝因王枢还，悉纵遣之。

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夏大庆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金制：夏使入见，金主即御座，鸣鞭，报时毕，臣僚行小起居礼。至是，改为大起居。

二月，立后罔氏。

罔氏，西夏大族。后聪慧知书，爱行汉礼。仁孝先纳之，见其贤，立为后，颇爱敬焉。

按：西夏立后不悉书，此书，贤罔氏也。氏好礼知书，异时仁孝建学诸善政，后有劳焉。

三月，川陕宣抚使胡世将遣使来谕入贡，不报。

乾顺臣金后，不复贡中国。高宗因金人议和，画界已定，命鄜延、秦凤、熙河诸路招纳陷没夏国人民，并命世将遣使至国，议入贡礼。仁孝不应。

夏四月，夏州统军李合达据城叛。

合达，本萧姓，为辽国挞马，扈成安公主至夏，有口才，骁勇长骑射。乾顺留之，始授文思使，转右侍禁，尝从征讨有劳，升副都统，赐国姓。统安之役，诸将畏刘法勇，莫敢当其锋；合达奋击败之，率死士数百人追至盖朱巘，得法首还，以功擢都统，镇夏州。继乾顺臣金，上书切谏，不听；及公主卒，益怏怏不自适。闻耶律大石在西域，遣间使访之，不得要领而返。是时，因仁孝新立，自恃宿将有功，谋作乱。都押牙刘洪裕不从，削发逃去。合达尽散家财给军士，据州城叛，遣兵四出儆扰。

五月，金使册仁孝为夏国王。

金主遣尚辇局使完颜衷赍封册至，命仁孝为夏国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

六月，合达围西平府。

合达遣使至阴山，结乙室耶剌旧部，议立辽后，共约恢复。于是，河东八馆、山金司、南北王府前置北鄙诸契丹蜂起应之，合众数万，围灵州。监军司使罔存礼拒战，数败。

秋七月，合达分兵陷盐州。

合达分遣契丹诸部袭盐州，州城低陋，半夜破之。据盐池，发仓库，尽掠诸州所牧地，游骑直逼贺兰，兴州大震。

八月，静州统军任得敬请兵讨夏州。

合达遣使以重币约河南诸州同叛，或拒之不纳，或执使以献。独得敬善待使人，探问贼中机事，尽得其实。乃上表言："贼素无谋，众皆乌合，所恃者契丹余部，以戚里连谋，然其势易离也。陛下诚下令安抚，赦其已往，许其自新，约还旧部，给以资粮，当必有响应者。又贼顿兵灵武，已逾两月，今新破盐州，士气骄甚。夏州距灵州五百余里，定然无备，臣请以州兵合诸将袭之，可获全胜。"仁孝遂命得敬出师。

九月，谢金赙赠及封册。

献马、驼各二百匹。

冬十月，任得敬复夏州。

得敬闻命，阴为部署，外示闲暇。一日晨起，选精卒三百往夏州，尽缚其守烽卒，继以骁骑五千疾驰入城，贼众仓皇接战，皆溃走，尽获合达妻孥，抚谕兵民，开仓赈给，夏州遂定。

进攻盐州，击萧合达，大破之。合达走死。

合达闻夏州已失，急解灵州围回救，部众散亡者甚夥，诸契丹亦走回本部。至盐州与得敬遇，得敬挥众击之。合达兵败，策马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从人斩首来献。

十二月，以任得敬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得敬献捷，仁孝欲擢内职，濮王仁忠言："得敬兵威震慑河南，今大乱甫平，遽解兵柄，非所以靖反侧也。宜崇其爵秩，以系军民之望。"仁孝授以都统军，封西平公，赏赉甚厚。

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夏大庆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请上尊号。

使者随金群臣请上尊号，凡三请，始允。金主赐二品以上官宴，夏使与高丽使与焉。

贺金万寿节，请置榷场。

金主许置于兰州、保安、绥德三处。

夏四月，慕洧取新泉，进寇会州。

为守将朱勇所败，洧忿将益师入侵。川陕宣抚使胡世将遗书勉以忠义，洧愧而止。

六月，慕洧与弟濬谋叛，伏诛。

濬仕夏为枢密使。时金人渝盟，复取陕西地。濬思归金，与洧谋挈族走，遣使求金策应，过灵州，逻者获之。统军任得敬以闻，仁孝遣兵杀洧、濬，夷其族（《金史·西夏传》：慕洧奔夏，及撒离喝再定陕西，洧谋归，夏人知之，遂族洧。《宋史·夏国传》：十一年夏六月，慕洧与弟濬谋反，伏诛。二《传》不合）。

按：于时叛夏者濬也，主以洧何？属罪于长，且惩反覆也。慕洧去就轻忽，至是兄弟族诛，可谓正其罪矣。

秋七月，金使来诘。

仁孝以诛慕洧故表闻于金。金主诘其专擅，仁孝报使谢之。

八月，受尊号。

群臣上仁孝尊号曰："制义去邪"。

按：尊号之上，事本非古。仁孝立甫逾年，未有功德斯民，而靦颜受之。不二年而饥馑荐臻，泉涌地裂，岂非天示之警耶！

冬十二月，贺金受尊号。

金主亶受群臣尊号，初御衮冕。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夏大庆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金制以宋使列三品班，夏与高丽使列五品班。至是，金主重定臣使辞见，班品如旧，殿前班及臣僚复用小起居礼（《大金集礼》、臣使入见仪：金主即御座，殿前班小起居毕，先引宋使、副左入，礼毕，右出。次引高丽使左入，至丹墀北向。从左上露阶，立定。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附奏毕，拜起，复位立。阁使宣问高丽王时并鞠躬，受敕旨毕，再揖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奏毕，拜起，复位，引右下，至丹墀，面殿立。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丹墀通一十七拜，各祗候，引左阶立。次引夏使见如上仪，引右阶立。次再引至丹墀，与高丽使并鞠躬。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各引右出。其朝辞仪：金主即御座，群臣行小起居。先引夏使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恋阙致词，复位，又再拜，引右出。次引高丽使，如上仪。次引宋使、副，入礼毕，各引右出）。

夏六月，金晋宁军守折彦文侵府州。

河东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及可求降金死，乾顺袭据府州，夷折氏坟陇，戮其尸，折氏怨之入骨。已，金使可求子彦文守晋宁，欲挑隙，遣兵入府州境大掠，据宁边寨，州兵逐之，不退。

秋八月，攻金晋宁军。

仁孝闻折氏报怨，遣兵攻晋宁。彦文不出战，拒守二十日，夏兵不能克，取通秦堡而还。

九月，饥。

民间升米百钱。

冬十月，金使来归侵地。

折彦文以夏兵掠地罪闻，金主命太原尹张奕按视之。奕言："折氏与夏国世仇，故开边隙以报之耳。请徙折氏他郡，则夏自安。"金主命彦文移守青州，遣使谕夏国，令各归侵土，谨守疆场。仁孝从之。

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夏大庆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以太子济安薨，不御正殿。使人止诣皇极殿遥贺，万寿节亦如之。

三月，地震。

有声如雷，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

夏四月，夏州地裂泉涌。

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陷民居数千。御史大夫苏执义言："自王畿地震，人畜灾伤。今夏州又见变异，是天之所以示警于陛下也！不可不察。"于是仁孝下令曰："二州人民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税三年，一人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其庐舍、城壁摧塌者，令有司修复之。"

秋七月，大饥，诸州盗起。

诸部无食，群起为盗。威州大斌、静州埋庆、定州笆浪、富儿等族，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四行劫掠，直犯州城。州将出兵击之，不克。

八月，行赈法。

郡县连章告急，诸臣请兵讨击。枢密承旨苏执礼言："此本良民，因饥生事，非盗贼比也。今宜救其冻馁，计其身家，则死者可生，聚者自散，所谓救荒之术即靖乱之方。若徒恃兵威，诛杀无辜，岂所以培养国脉乎？"仁孝善之，命诸州按视灾荒轻重，广立井里赈恤。执礼，执义弟也。

冬十月，西平都统军任得敬讨诸州盗，平之。

得敬遣官抚谕诸盗，宥其首恶，解散余党，诸乱渐平，惟定州笆浪、富儿二族，恃险拒守。得敬夜发兵袭其寨，擒首领哆讹诛之，余众泥首降。

绍兴十四年（金皇统四年）、夏人庆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时中国复与金和，遣贺使至，夏使与高丽使同班其后（《大金集礼》、元旦、圣节上寿仪：金主升御

座，皇太子及合班臣僚仪毕，始引宋国人从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喝"有敕赐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丽、夏人从，如上仪毕，分引左右廊立。御果床入，进酒。金主饮，则坐宴侍立臣皆再拜。进酒官接盏，还位，坐宴官再拜，复坐。行酒，传宣，立饮，讫，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食入。七盏，曲将终，揖从人立，再拜毕，引出。闻曲时，揖臣使起，再拜，下殿。至丹墀，合班谢宴，各祗候，分引出)。

夏五月，遣使入贺天申节。

夏国贺使不至中国者近二十年，仁孝心慕正朔，遣间使入贺，献珠一囊、金带一、衣七对、绫罗纱五百匹、马百匹。

按：夏自靖康以后，为金人阻隔，朝贡之仪久不复见。仁寿遣使贺节，可谓知礼矣。

六月，令州县各立学校。

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

按：此西夏立学校之始。

复立小学于禁中。

凡宗室子孙七岁到十五岁皆得入学。设教授，仁孝与后罔氏亦时为条教训导之。

秋九月，彗星见，改元。

星见坤宫，五十余日而灭，占其分野在夏国。群臣上言："彗者，除旧布新之象，宜改元应之。"遂以大庆五年为人庆元年。

按：彗有五色：苍则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则贼盗冗，强国恣；黄则女害色权，夺后妃；白则将军逆，二年兵大作；黑则水精贼，江湖决，处处贼起。总之妖星足以致灾，长大见久则灾深，短小见不久则灾狭。诚斋杨氏曰："惟天爱君，惟圣畏天，天之于君，厌之则骄以嘉祥，爱之则谴以变异，绝之则侈以强盛，念之则惧以灾祲。"今仁孝善政聿新，有光前烈。彗星之见，其在爱之、念之之列耶？抑杜预所谓"彗有除旧布新之象"乎？然终仁孝世无大祸害，意其尊师重学，节用爱人，有以弭其患也。

冬十二月，遣使入贺正旦。

献金酒器六事，色绫罗纱縠三百匹（《宋史·高宗本纪》不载入贺二事。据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录之。考《夏国传》：绍兴二十九年归宋官李宗闵上书言："夏国副使屈移尝两使南朝，以为衣冠、礼乐非他国比。"意即指此）。

## 卷三十六

绍兴十五年（金皇统五年）、夏人庆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金主如东京，夏使与宋使、高丽使同至行在贺。

夏四月，金使来横赐。

自乾顺与王阿海等争相见礼，金使未尝至夏。是时，使右卫将军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来横赐。

按：金使横赐始此。

六月朔，日食于井。

仁孝下诏求直言。

秋七月，初立太学，国主亲视之。

立大汉太学，仁孝亲释奠，赐予有差。

按：昔董子言："养士莫大于太学。"太学者，人材之系，教化之原也。故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可得矣。仁孝生长西蕃，先立学校以教于国；复设小学以化于宫；又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加！兹书"初立"，志其始也；书"亲视"，表其诚也。

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夏人庆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金以边地赐。

夏国累世开拓，河之内外凡得州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见十二卷），曰洪（见十二卷），曰宥（见十二卷），曰银（见十二卷），曰夏（见十二卷），曰石（未详。《宋史·夏国传》："元昊立石州祥祐军"。李氏《长编》："元丰四年十月，种谔下米脂，进攻石州，州将弃积年文案、簿书、器械遁。"意即其地），曰盐（见十二卷），曰会（见十二卷），曰南威（见十二卷）；河西之州九：曰兴（即兴庆府），曰定（见十二卷），曰怀（未详），曰永（未详。《宋史·夏国传》："咸平四年九月，李继迁破保静及永州。"意即其地），曰凉（见十二卷），曰甘，（见十二卷），曰肃（见十二卷），曰沙（见十二卷）曰瓜（见十二卷）；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古湟中地。《甘肃通志》云："汉置破羌县；后汉改西平郡；后魏置鄯州，改破羌县为西都；周改为乐都郡；隋大业初，复为西平郡；唐改鄯州属陇右道，宝应中没入吐蕃；宋崇宁后入于夏；今为西宁府"），曰乐（后魏为鄯州。《元和志》："鄯州，古西戎地，汉金城郡，后凉吕光改为西河郡。"《旧唐志》："鄯州是故乐郡。"《太平寰宇记》："鄯州东至兰州广武县一百三十里，东南至河州凤林县二百八十里。"《宋志》："乐州是邈川城。今西宁府东碾伯县西二百里"），曰廓（《旧唐志》："廓州，天宝初改宁塞郡，乾元初复曰廓州，属陇右道。"《太平寰宇记》："北至鄯州一百八十里，东南至凤林县二百八十里，东北至龙支县二百九十里，西北至鄯城县三百八十里。今西宁府碾伯县界"），曰积石（即唐积石军。《元和志》："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仪凤二年置。西临大涧，北枕黄河，绍兴七年入于夏"）。余有静州（见十二卷），胜州（见十二卷），龙州（见十二卷），韦州（《甘肃通志》云："在灵州东南二百二十里，其东有湖曰东湖，西南有大蠡、小蠡、黑鹰、琥八诸山。今灵州韦州堡是"），伊州（汉匈奴地，后汉永平中取之，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通西域，复为匈奴所据。唐贞观中置伊州，《元和志》："伊州是伊吾县，在敦煌大碛之外，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南去阳关一千里。今为哈密卫，在肃州西

北一千八百里")。乾顺又得辽西北诸州及陕西北鄙，其地益广。时仁孝又使人至金乞地，金主以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赐之。

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

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

按：仁孝僻处偏隅，而能尊礼先师，为世教振颓风，以圣学维国本，乃偏霸中罕觏者，书以予之。

绍兴十七年（金皇统七年）、夏人庆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仁孝尽收德威等城沿边地，设官置守。至是因贺正上表谢。

夏五月，西平公任得敬表请入朝。

得敬在镇日事诛杀，僚佐有谏者勿听，自以有大功，冀与国政，使人上表请入觐。仁孝欲许之，御史大夫热辣公济言："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地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惟陛下察之。"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遂止。

秋八月，策举人。

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

按：此西夏设科目之始。惜其制史阙之矣。

冬十月，赐李崇德中书舍人。

崇德，宗室士。仁孝爱其才，特赐之。

绍兴十八年（金皇统八年）、夏人庆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沿途雨雪，贺正使至已后期，乃与贺节使同入见。

二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为葛波古等。

三月，建内学。

仁孝亲选名儒主之。　史臣曰："自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人，尊孔子以帝号，设科取士，又置太学、内学，选名儒训导。观其立纲陈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夏五月，新律成。

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久非唐末遗音。仁孝使乐官李元儒采中国乐书，参本国制度，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进元儒等官。

冬十一月，中书令濮王仁忠卒。

仁忠长身美髯须，立朝侃侃，动中礼法。弟舒王仁礼监军韦州，私受吏民钱，遗书责之，勉以官箴，仁礼辄还所受。已卒，家无担石储。仁忠悉以廪俸给之，己与家人日食粗粝而已。任得敬谋内召，潜令任太后授意朝臣，太后惮仁忠严，数年不敢泄于外。至是卒，赠吴王，谥恭显。

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十二月废主亮天德元年）、夏天盛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

金右丞相完颜亮阴蓄篡谋，恩结群下。夏使与宋、高丽使入贺，亮请厚赉之。

秋七月，召西平公任得敬为尚书令。

得敬闻濮王卒，以金珠赂晋王察哥言于仁孝，请召得敬。仁孝令得敬入为尚书令。得敬谄事察哥，两人颇相得。

冬十二月，贺正使如金，至广宁，闻金乱而还。

使人至广宁，闻金右丞相完颜亮弑熙宗自立，国中大乱，乃持仪物而回。

按：使还何书？嘉不辱命也。

金使来告哀，不纳。

亮既自立，使来告哀，并谕废立事。仁孝使人止之境上，诘曰："圣德皇帝何以见废？"不纳。

按：金亮篡谋久蓄，一旦显行弑逆，宋之君臣苟能声罪致讨，直捣黄龙，诛斩逆羯，雪二帝蒙尘之耻，立千秋讨贼之经，岂不韪哉！夫何中国不能讨，而夏人诘之境上，数语义正词严？贼亮闻之，应亦索然气沮也。

绍兴二十年（金天德二年）、夏天盛二年春三月，金复遣使来谕，遂受其使。

金主以夏不纳告哀使，复遣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万户完颜撒改来谕，且以名讳告。仁孝受之。

秋七月，遣使如金贺。

仁孝遣御史中丞热辣公济等表贺即位，开封尹苏执义等贺受尊号。

按：上书受使，兹书使贺，仁孝可谓守义不固矣。

冬十月，进任得敬中书令。

得敬日尊宠用事，仁孝任以中书令。得敬佯表辞，不许。

绍兴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夏天盛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按：海陵圣节，《金史》不书，非无义也。

秋九月，奉表如金。

金主以上年冬十二月癸卯白虹贯日，诏去尊号。仁孝表请上之。

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经武将军修起居注萧彭哥（《金史·夏国传》以赐生日使在皇统元年。与《海陵纪》及《交聘表》异）。

按：金使贺生日始此。

冬十二月，以斡道冲为蕃、汉教授。

道冲，先世灵州人，祖从德明迁兴州，世掌夏国史职。道冲年五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译《论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

绍兴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夏天盛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夏使与宋使、高丽使同赐宴（《大金集礼》：曲宴仪：金主即御座，引臣僚〔并使客〕至丹墀舞蹈，毕，各上殿。次引宋使从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有敕赐酒食，又再拜，引

左廊立。次引高丽、夏从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进酒。金主举酒时，上下侍立官并再拜，接盏，毕，候进酒官到位，当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傳宣，立饮毕，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至四盏，饼、茶入，致语。闻鼓笛时，揖臣使并人从立，口号绝，坐宴并侍立官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食入，五盏，歇宴。教坊谢恩毕，揖臣使起，果床出。金主起入阁，臣使下殿归幕次。赐花，人从随出戴花毕，先引人从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金主出阁坐，果床入，坐立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九盏，将曲终，揖从人至位再拜，引出。闻曲时，揖臣使起，再拜，下殿，至丹墀谢宴，分引出）。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吏部郎中萧中立。

绍兴二十三年（金贞元元年）、夏天盛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以皇弟兖卒，辍朝，命有司受献；生辰乃受贺。

夏五月，畏吾儿国来献。

畏吾儿居伊州外，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翰林待制谋良虎。

绍兴二十四年（金贞元二年）、夏天盛六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不豫，不视朝，赐使人就馆燕；生辰方受贺。

三月，使贺金迁都。

金主自中京迁都于燕，改燕京为中都府。仁孝使王公佐往贺。

秋九月，请市儒、释书于金。

仁孝遣使请市儒、释诸书。金主许之。

按：市书，美举也。而兼及于释，则未免惑于异端矣。

绍兴二十五年（金贞元三年）、夏天盛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淫暴日甚。仁孝使贺，特遣枢密使、御史大夫等官为使，以示敬礼。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越日，大风雨，雷电震坏宫殿鸱尾。仁孝以天变肆赦国中。

附：《金史·交聘表》：贞元三年夏五月，夏遣使谢恩。考是时金无事于夏，不知所谢何恩，《纪》、《传》不载。

秋九月，赐尚食官阿华银币。

仁孝猎于贺兰原，有骏马损足，命执治道者戮之。阿华侍侧，谏曰："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仁孝讶而止。还，以语罔后。后赐银币奖之，以愧从臣之不言者。

绍兴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夏天盛八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自九月废朝，数月不出。是月庚戌，始复视朝。夏使贺正不得见，生辰使乃得与宋、高丽使同入贺。

夏四月，晋王察哥卒。

察哥为将贪，虽多战功，时论鄙之。晚年货贿公行，威福自用。仁孝以其尊，行勿之问。卒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仁孝令悉还其主。

秋七月，彗星见。

丙午出东井，约长一丈，光芒竟尺；癸丑又犯五诸侯。

九月，以任得敬为国相。

晋王察哥在朝，得敬犹知顾忌；及察哥卒，益易仁孝，势日专横，政由己出，举朝侧目。

绍兴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夏天盛九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以大房山山陵礼成，遍赐百官。诸国贺正使至，亦厚赉之。

夏四月，金使来横赐。

金主遣宿直将军温敦斡喝来横赐，仁孝使枢密都丞旨梁元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

六月，任得敬以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尹。

二人倚势弄权，请谒贿赂辐凑其门。秘书监王举劾之，罢官去。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宿直将军仆散乌里黑。

绍兴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夏天盛十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附：《金史·交聘表》："正隆三年正月，夏奏告使还，命宣徽使敬嗣晖谕之"，云云。考《海陵纪》及《嗣晖传》，所谕何事，并不详。

夏五月，立通济监铸钱。

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宿直将军阿鲁保。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夏天盛十一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夏使与宋诸国使同宴，高丽使臣知枢密院金淳夫与夏使问难，折以礼，乃屈。

三月，金人侵分地。

金人遣兵部尚书萧恭经画边界，颇占夏国分地，

争之，不得。归宋官李宗闵知之，上书高宗言："夏人怨金人背盟，夺其分地。诚遣辨士往说之，夏必出兵为我声援，可藉以图恢复。"不报。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昭毅大将军、宿直将军加古挞懒。

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夏天盛十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谋伐宋，夏使入见，命修战守备为应。

三月，任得敬进爵楚王。

出入仪从，几与国主等。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上疏劾之，不报。

按：《纲目》进爵之辞二：进某爵为王，上进之也；某进爵为王，自进之也。得敬独相夏国，进爵自由。后日之胁主分国，已兆于此。

冬十月，任得敬请废学校。

得敬凌虐朝士，见仁孝尊崇儒学，深恶之。上言："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縻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报。

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夏天盛十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及生辰。

时金主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罪。不成享礼而还。

立翰林学士院。

以王金、焦景颜等为学士。

夏五月，令史臣修《实录》。

仁孝命王金等掌史事，纂修《李氏实录》。

按：西夏历国三百余年，其行事不少概见。窃以为羌俗少文史职，固失传耶！及考《金史》，有夏臣罗世昌曾叙夏国世系；元托克托作《宋史》，亦得《夏国枢要》等书，资其采拾。然在当时已与正史稍牴牾，况夫世远年湮，并此残编不得见耶！今观仁孝之修《实录》，非不有志修明。奈其泥用蕃书，后之人欲征遗事，苦于文义难明，方策虽存，亦具文而已。噫！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时金主议平宋之后，以兵由陕西定夏国，遣太常博士萧谊忠贺夏主生日。仁孝以兴庆尹赵良、中书舍人芭里昌明伴宴。谊忠探问虚实，二人以"任相功大，举国归心"为言。谊中闻之默然。

以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

纯忠，得敬侄也。

冬十月，四川宣抚使吴璘使来征兵，不报。

先，金主亮分兵攻四川，扼大散关。璘遣使檄夏国合兵讨之。仁孝报以书曰："仰维钜宋之兴，咸托群心之辅，列圣承休于洪祚，深仁克浃于寰区。繄我小邦，赖为盟主，二百年讲修于信息，亿万姓陶冶于淳浓。嗟夫！弗率之女真，不自安于微分，鼠窃一隅之地，狼贪万乘之畿，天地所不容，神明为咸愤，故此用兵薄伐，尚敢肆志不庭，毁先庙以示战士之威，杀君母而杜谏臣之口。似此盈科之罪，难逃负椽之诛。幸使命之来临，快舆情之奋厉，共切驱羊公忿，敢辞汗马勤劳？布告庶邦，遐迩傒来苏之后，奋扬师旅，鼓行解倒悬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请同李广，勿令一骑生还；毋效丁公，遽听片言返旆。此上天之假手，宜壮士之同心，允穆师言，恭行天讨。尔众士既造于南土，我小国当应于西偏。前冲而九野生欢，左顾而千军振色，从兹歃血，动有余威，誓将灭其众而犁其庭，相与寝其皮而食其肉，成大功于不日，守中夏于历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时矣；一征当自葛始，君其念之。余需报捷之临，别候献琛之贺，使还勉报，旨不及酬"。然闻金兵势盛，兵不敢出。

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夏天盛十四年春正月，遣兵犯麟州，及境而还。

仁孝乘金兵大入，以兵二千入蔡园川及马家巉、秃头岭，将攻麟州。吴璘命钤辖秦弼谕之，乃还。

三月，取金会川城。四川兵入境大掠。

金主雍新立，人心未定。仁孝知其内乱，以兵袭取其荡羌、通峡、九羊、会川诸城寨。兴元都统制姚仲亦破金镇戎军，乘胜入夏境，掠累胜等寨。

夏四月，使贺金即位及万春节，因请互市。

先是，夏使至金，使副及参议各一，谓之使。都管三。上节、中节各五，下节二十四，谓之三节人从。时仁孝使金吾卫上将军梁元辅、翰林学士焦景颜等贺登极，武功大夫贺义忠、宣德郎高慎言贺万春节。万春节，金主雍诞也。金主宴使人于贞元殿，三节人从皆赐食庑下。金主察食不精腆，杖掌膳官六十。已而，使人辞朝，请赐互市，金主从之。

六月，犒金兵于界上。

金移剌窝斡叛，兵败西奔。御史大夫白彦敬在西北招讨司市马，防其走入西夏，以兵屯两国界上截之。仁孝遣使犒焉。

秋八月，使贺金尊号。

仁孝闻金主受尊号，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苏执礼、匦匣使王琪、押进御史中丞赵良往贺。

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尚书左司员外郎完颜正臣。并以平移剌窝斡告。

冬十月，移中书、枢密院于内门外。

便顾问也。

按：自古君臣一德，无殊家人父子。自叔孙定朝仪，冠履之分严，堂陛之情隔，于是朝有数，见有时。延及后世，遂有不御朝、不见臣下之弊矣。今仁孝励精图治，恐见闻未及，将中书、枢密院移置内门外，以便顾问，则上无勿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夏政之善可知矣！

十二月，归金侵地，乞兵入寇。

仁孝怨蜀兵入境，以所得荡羌、会川等城寨归

金，乞兵复宋侵地。金主遣尚书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以报。

## 卷三十七

宋孝宗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夏天盛十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杨彦敬。昌祖后官至殿前太尉，彦敬由翰林学士进参知政事，二人皆为夏国名臣。

按：昔夫子作《春秋》，无事必书首时；朱子作《纲目》，无事必书年数，所以备遗也。西夏自宋南渡后，记注阙佚。惟《金史》交聘一表，略存岁时朝聘梗概，而所志职官姓氏可补散亡。故备录之。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讹留元智、宣德郎程公济。

夏五月，禁奢侈。

夏俗习功利，尚忠勇，地处沙碛，不事耕织。国多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故仁孝下令禁之。

按：是时，夏政益可观矣！夫雕文刻镂、锦绣纂组，非独伤农事、害女红，而民俗之浇淳、国用之虚实亦因之。故汉文示敦朴，而家给人足；隋文崇俭约，而统一兵强，自古然也。仁孝奢侈之禁，或有见于此。噫，弗可及已！

秋七月，金使来市马。

金主遣使至榷场市马，仁孝不敢拒。

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宿直将军仆散习尼。

冬十月，始使谢金横赐。

先是，金宿直将军阿勒根和衍来横赐。仁孝使金吾卫上将军苏执礼、匦匣使李子美往谢。

按：《金史·交聘表》，熙宗皇统五年书"横赐夏国"，海陵正隆元年又书；而夏之报谢使至是始见。知史文遗佚正多也。

隆兴二年（金大定四年）、夏天盛十六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制：宋使朝辞，庭赐礼物；夏使就赐于会同馆。时武功大夫嵬崊执信、宣德郎李师白礼对娴雅，金主嘉之，特赐衣各三对；人从衣各二对；使副币帛百四十段，金镀银束带三，金涂银闹装鞍辔三，金涂银浑裹书匣、间金涂银装钉黑油诏匣及包书诏匣袱各一；复赐人从银二百三十五两，绢二百三十五匹。其后遂为定制。

二月，以翰林学士焦景颜兼枢密都承旨。

景颜性严毅，守正不阿。尝与副都承旨任纯忠论事，纯忠恃得敬势强辨不肯下，景颜面斥其奸。仁孝知纯忠理屈，谕解之，擢景颜职。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纽卧文忠、宣德郎陈师古。

秋八月，赠野利仁荣为广惠王。

褒其制蕃字功也。

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宿直将军完颜乌里雅。

冬十一月，遣使如金乞免索人口。

先是，金边吏奏，夏人虽归城寨，而掠去人口财畜未归，因索之。仁孝遣殿前太尉梁惟忠等奏告曰："众军破荡之时，幸而免者十无一二，继以冻馁死亡，其存几何？兼夏国与宋兵交，人畜被俘戮者亦多，连岁勤动，士卒暴露，势皆朘削。又为宋人牵制，使忠诚之节无由自达，中外咸知，愿止理索，不胜下国之幸！"金主不许。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讹罗世、宣德郎高岳。岳官至枢密直学士，历世通显，至孙良惠为夏国相。

二月，庄浪族陇逋、庞拜二门，从西蕃首领结什角叛降于金。

庄浪族属祈安城，其族有四，曰吹折门、密臧门、陇逋门、庞拜门。虽属夏国，叛服不常。结什角者，西蕃董毡后，毡子巴毡角归宋，赐姓名赵顺忠，子永吉，孙世昌，皆受宋官，袭把羊族长。金人定陕西，授世昌忠翊校尉。已，为鬼芦族长京臧所杀，金人诛京臧，以世昌子铁哥为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兵破洮州，铁哥弟结什角与母走乔家族避之，乔家族首领播逋与木波、陇逋、庞拜、丙离四族耆老大僧等共立结什角为木波四族长，号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积石军，其南陇逋族南限大山，八百余里不通人行，东南与叠州羌接，其西丙离族与卢甘羌接，其北庞拜族与夏国容鲁族连界。结什角念金为父报仇，常欲归附。会金临洮尹移剌成使人招谕，结什角率木波、丙离及陇逋、庞拜等族举地降于金。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时中国复与金和，遣礼部尚书洪适等贺节，夏使同入见。

夏五月，任得敬营西平府。

得敬志篡夏国，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于是役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所为宫殿。盛夏溽暑，役者糜烂，怨声四起。

秋八月，遣使如金。

贺金主受尊号。

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宿直将军术虎蒲查。

冬十一月，后罔氏卒。

罔氏内教谨严，宫中莫敢犯；仁孝诸善政，多所赞成。至是疾卒，遗言以优礼大臣、勤治国事为嘱。

按：罔氏赞成诸善政，为西夏贤后。后卒，而夏之善政不复见矣。惜哉！

乾道二年（金大定六年）、夏天盛十八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御大安殿受朝贺，使人武功大夫高遵义、宣德郎安世随皇太子、百官入贺。及赐宴，侍坐者皆有定员，为制。

二月，任得敬以庄浪族乱告于金，请兵灭之，不许。

得敬以陇逋等族叛，遣人谕，不从。乃以庄浪族违命作乱欲兴兵翦除告。金主不知陇逋、庞拜二门旧属夏国，报以将检会其地所属，毋擅出兵。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贺节使武功大夫曹公达、宣德郎孟德达、押进知中兴府赵衍至金。金主诏："使人初见、朝辞，命于左掖门出入；朝贺、赐宴，由应天门东偏门出入。"示礼敬也。

复乞金免索人口。

仁孝遣御史中丞李克勤、枢密都承旨焦景颜奉表复请。金主方许之。

夏四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为宿直将军斜卯捆剌。仁孝遣使谢。

秋七月，以贺义忠为御史中丞。

义忠以精敏称。初授监察御史，行部所至，吏民肃然。仁孝知其贤，进中丞。

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翰林待制移剌熙载。

冬十月，任得敬以兵攻庄浪族吹折、密藏二门，灭之。

陇逋、庞拜二族归金，请每年进马、驼百匹。金主嘉其慕义，时遣能吏抚绥，赏赐加厚。二族因诱吹折、密藏二门潜附。得敬遣殿前太尉任得聪将兵二万袭吹折二族，破之，悉掳其资财、人、畜。

乾道三年（金大定七年）、夏天盛十九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刘志真、宣德郎李师白。师白两使金国，尽得其民风土俗，著《奉使日记》三卷。

二月，立罗氏为后。

罗氏本中国人，陷没于夏，入宫已数年，仁孝幸之，遂以为后。

按：书"立罗氏"，志祸始也。罗氏失德，史无明文，然观《金史》所载，异日纯佑之废，罗氏有力焉。故志之。

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得仁，得敬族弟。得敬攻破庄浪族，使得仁为贺节使，以觇金主喜怒。

夏六月，庄浪族陇浦、庞拜二门走依结什角。

吹折二门为得敬破灭，陇逋二门闻之惧，挈其族帐走入把羊族，依结什角以居。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宿直将军唐括鹘鲁。

冬十二月，任得敬疾，遣使请医于金。

仁孝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都承旨赵衍至金，请医治得敬疾。金主许之。

乾道四年（金大定八年）、夏天盛二十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

二月，任得敬附表如金谢。金主不纳。

初，金主使保全郎王师道治得敬疾，曰："如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还。"已，得敬疾瘳，师道归。仁孝遣谢恩使左金吾卫正将军任得聪至金，得敬亦附表进礼物。金主曰："得敬自有定分，岂宜紊越。"却不受。

按：得敬之附表谢，益阴蓄异谋，先为尝试计也。金主烛其奸而不受，足以褫奸雄之魄矣！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咩布师道、宣德郎严立本。立本言动有准绳，官至枢密直学士，进吏部尚书。

夏五月，任得敬遣使入四川，约出兵攻西蕃。

得敬专政二十余年，广植私党。遣间使至四川，请发兵夹攻西蕃以为己助。宣抚使虞允文以蜡书报之（《宋史·夏国传》得敬遣使事在三年五月，《孝宗纪》在四年，《传》、《纪》不合）。

秋七月，获任得敬帛书，献于金。

得敬再以帛书约四川出兵，至广宁为逻者所获。仁孝疑其有异，密献于金（《金史·世宗纪》不载仁孝献书事。据《西夏传》云：任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人以蜡书答。夏人得之，诛得敬。上表于金，并以所执宋人及蜡书献。《交聘表》云：大定十年七月庚子，宋以蜡书遗任得敬，夏执其人并书以来。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也。考《宋史·夏国传》，乾道三年五月，夏国相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使，约攻西蕃，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使再至，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是夏人所获乃帛书，非蜡书也。《孝宗纪》不详再使事，惟得敬初使，《纪》在乾道四年，与《夏国传》异）。

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引进使高希甫。

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夏天盛二十一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庄浪义显、宣德郎刘裕。

二月，罢御史中丞热辣公济。

公济骨鲠有风裁，见得敬专恣日甚，抗疏言："得敬为国懿亲，擅权宠，作威福，阴利国家有事以重己功，岂休戚与共之谊？请赐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仁孝恐为所害，令致仕归。得敬奸谗，举朝多为折挫，敢与相是非词气不挠者，惟公济与焦景颜、斡道冲而已。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浑进忠、宣德郎王德昌。

夏四月，任得敬杀乔家族首领结什角于庄浪族，执其母以归。

结什角母向居庄浪族，得敬伺其省母至，发兵围

之。招降不从，率所部力战，溃围走，夏兵断其臂。遂捕其母，结什角以创死。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宿直将军仆散守忠。

冬十月，任得敬筑祈安城。

得敬既杀结什角，发兵四万，役夫三万，修筑祈安城，增广其制，三月毕工。

十二月，金遣使按视。

金陕西边吏奏，结什角死，夏国筑祈安城。金主遣大理卿李昌图、左司员外郎粘割斡特刺按视。得敬遣人答云："祈安本积石旧壤，城址久废。边臣请设戍兵，镇抚庄浪族以备盗，非有他也。结什角称兵入境，故杀之，不知为乔家族首领也。"昌图等不能诘。

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夏乾祐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刘志直、宣德郎韩德容。志直，志真弟，官翰林学士，工书法。西北有黄羊，志直取其尾豪为笔，国中效之，遂以为法。

二月，任得敬图乔家族，金增兵备熙秦。

初，结什角死，遗言请金另立首领，金以结什角侄赵师古为陇逋等四族都钤辖。得敬遣谍约中国图之。金主命于熙秦迫近宋、夏处添戍为备。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张兼善、宣德郎李师白与宋使翰林学士赵雄、泉州观察赵伯骕同入贺。金主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诸使射弓宴，雄等中五十，金押宴者才中七，金主下诏谕止。兼善等遂与高丽使先退。

夏四月，太后任氏卒。

得敬恃权，行多不法。太后屡戒不听，日以盛满为忧。至是卒，仁孝葬之如礼。

五月，任得敬胁主分国请封于金。金主不许。

得敬邪谋日甚，凌轹宗亲，诛锄异己。仁孝不能制，分国之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与得敬自为国，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如金，为得敬求封册。景颜抗疏求罢行，仁孝不许。金主以问，尚书令李石曰："事系彼国，我何预焉，不如许之。"金主曰："有国之王，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迫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却其贡物，赐仁孝诏曰："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则赐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所有贡物，已令发回。"（《金史·交聘表》以得敬分国记在大定九年，误）

按：呜呼！世风日下，事变愈繁。昔韩、赵、魏三分晋国，请命于周，君子病之，为其专也。降至后世，以强臣逼天子则美之曰"禅让"，以偏裨逐主帅则假之曰"乐推"。上下相蒙，不知纪极。今得敬擅权，至敢分国，凶悖极矣！仁孝力不能制，为之表请。倘金主听李石之言，许颁封册，则始而分，终而并，晋之俱酒非其证欤？世宗赐诏，禁之邪谋，为之顿阻。书"胁主"，罪得敬之专；书"不许"，嘉金主之正也！

秋七月，旦暮日色赤。

金主以问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对曰："旦而赤，应在东，高丽当之；暮而赤，应在西，夏国当之。"未几，夏国有任得敬之死，高丽有赵位宠之难。

按：仁孝之篇，令德美政相望于册。而前书彗星见，此书日色赤，志异也。乾象莫大于"七政"，日色旦暮皆赤，异亦甚矣！不一月而夏国、高丽两国俱乱，变不虚生，信哉！

八月，诛任得敬。

得敬求封不得，始有惧心，与弟南院宣徽使任得仁、殿前太尉任得聪等将为变。仁孝恃金为助，密谋诛之，遂于月之晦日，讨杀得敬，尽诛其族党（《宋史·夏国传》：乾道四年，夏任得敬以谋篡伏诛。《金史·西夏传》：大定十年，仁孝为得敬求封，金主赐诏谕之。二月晦日，仁孝诛得敬，上表谢。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也。二史互异。《金史·世宗纪》：十年闰五月庚辰，夏国任得敬胁李仁孝上表，请分其国，诏不许。十二月癸巳，夏国诛任得敬，遣使来谢。《传》、《纪》月日又不合。是时，夏国远宋近金，《金史》所纪似为可据。然以二月诛得敬，不应有五月请封之事。且以十二月奏闻，为时太远。考薛氏《宋元通鉴》记在是年八月，毕氏《续资治通鉴》亦同，兹从之）。

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尚书户部郎中夹古阿里补。

冬十一月，遣使如金谢。

仁孝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直学士高岳奉表谢金，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请贼臣封爵，深亏礼节。今贼臣诛讫，大朝可无事使问。其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约束。"

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夏乾祐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煞执直、宣德郎马子才。

二月，西蕃克烈别部菊儿来投。

克烈部长汪罕杀僇昆弟，帅兵攻其叔菊儿，蒙古部长也速该将兵助之。菊儿兵败，走投夏国。仁孝悯其穷蹙，使居于西偏。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故事：夏使如金，报至行省，金主遣接伴使与书表人迓于境上。入界，则先具驿程腰宿之须。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赐宴，至河南行省亦然。将至京，有内侍一人以油绢袱韬三银盒，贮汤药二十六品，逆于近境尉氏县。时春雨泥泞，马驼多病，金主命使人驻燕

宾馆，令兽医护视，然后入。

夏五月，以斡道冲为中书令。

道冲刚介直言，侃侃不挠，任得敬恶之，沉沦几二十年，道冲处之淡然。仁孝重其节概，至是擢中书令，百僚师式之。未几，任为相。

秋九月，金使来贺生日。

使臣为近侍局使刘珫。

冬十一月，任纯忠伏诛。

初，陇逋四族都钤辖赵师古频掠祈安城，为结什角复仇。任得敬遣纯忠率兵三万镇祈安，已，闻得敬死，一夕亡去，匿于金之北境。逻者执以送陇逋族，师古得之，杀以祭结什角焉。

按：纯忠死于陇逋族，书“伏诛”，正贼臣之罪也。

## 卷三十八

乾道八年（金大定十二年）、夏乾祐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嵬恧执忠、宣德郎刘昭，昭后官翰林学士，进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金主赐燕，宋使工部尚书莫濛以国忌不肯簪花听乐，金使趣之，濛坚执不赴。于是，夏使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位次与高丽使抗。

夏四月，遣使贺金尊号。

金主受群臣尊号。仁孝遣殿前马步军太尉讹罗绍甫、枢密直学士吕子温、匦匣使芭里直信往贺。

秋七月，请金复兰州、保安榷场。

金主谓其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有用也。”令罢两处榷场。仁孝请复，不允（《通鉴辑览》云：《续纲目》作兰安，考《金史·地理志》有兰州，无兰安，《续纲目》盖仍《金史·夏国传》之误）。

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右卫将军粘割斡特剌。

冬十二月，使谢金横赐。

先是，金使宿直将军唐括阿忽里来横赐。仁孝遣殿前太尉周荣忠、枢密直学士严立本往谢。

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夏乾祐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卧落绍昌、宣德郎张希道。

二月，克烈部长汪罕至河西，假道走契丹。

汪罕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杀，与乃蛮部长亦难赤发兵伐之。汪罕部众尽失，与其属走河西，假道夏国。仁孝馈以资粮，俾由回鹘走契丹。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邹显忠、宣德郎王师信。显忠后官御史中丞，师信旋擢翰林学士。

夏五日朔，日食于井。

云阴不见，群臣表贺，仁孝却之。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宿直将军胡什赉。

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夏乾祐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武功大夫煞德进、宣德郎李师旦与高丽使同至。高丽有三纲：一贺正，一谢遣使，一谢赐羊酒。夏惟贺正、谢遣而已。金主因德进等献礼物十二床、马二十匹、海东青五、细犬五，赐赉与高丽使等。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宿直将军完颜崇肃。

冬十月，克烈部长汪罕还自契丹，入河西大掠。

汪罕在契丹与其部众不协，复叛归，道经河西中路粮绝，纵其部下剽抄。仁孝遣兵击逐，汪罕败走，蒙古铁木真遣部众迎之，乃免。

淳熙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乾祐六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庆嗣。嗣卿后知兴庆府，擢殿前太尉。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符宝郎斜也和尚。

冬十二月，使谢金横赐。

先，金使横赐。仁孝遣兴庆尹讹罗绍甫、翰林学士王师信往谢。

淳熙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乾祐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嵬宰师宪、宣德郎宋宏。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金主以月朔日食，命贺节使次日朝见。使人武功大夫骨勒文昌、宣德郎王禹珪，同高丽使入贺。

秋七月，旱。

蝗大起，河西诸州食稼殆尽。

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宿直将军完颜觌古速。

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夏乾祐八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讹啰德昌、宣德郎杨彦和。彦和，参知政事彦敬弟。

二月，金复禁绥德榷场。

金主以西辽耶律大石诸部不靖，恐与夏国交通，命陕西沿边榷场止留一处，令所司严察奸细。于是夏国绥德榷场亦罢。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芭里庆祖、宣德郎梁宇。庆祖，殿前太尉昌祖弟；宇，金吾卫上将军元辅侄，历官翰林学士，进御史大夫。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尚书兵部郎中石抹忽土。

冬十一月，献百头帐于金。

仁孝自出新意，命工造百头帐献金。金主以夏国贡献自有方物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进帐本非珍异，若不蒙收纳，则夏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所安?"金主乃许与正旦使同进。

十二月，东经略使苏执礼如金横进。

仁孝感金主德意，常贡之外复遣执礼往献。

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夏乾祐九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恧恧存忠、宣德郎武用和。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嵬名仁显、宣德郎赵崇道。

夏四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太子左赞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

五月，克烈部亦剌哈犯界，击走之。

汪罕与蒙古不协，将兵攻之，战败，为乃蛮所杀。其子亦剌哈逃入夏境，大恣剽掠。仁孝遣兵击之，亦剌哈走龟兹国，被杀。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侍御史完颜蒲鲁虎。

侵金麟州，诱其酋禄东贺叛，毁其州城。

夏将蒲鲁合野侵金麟州，至宕遵源，诱邛都部酋禄东贺与之通，遣蕃僧谛剌约日为应，共击金兵，败之，掳金帛、子女数万，遂毁其城。

按：书"侵"、书"诱"，罪夏也；书"毁城"，罪又甚矣。仁孝内患方除，贪心旋起，以怨报德，不亦异哉!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谢横赐。

使人为殿前太尉浪讹元智、翰林学士刘昭。

淳熙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乾祐十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张兼善、宣德郎张希圣。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来子敬、宣德郎梁介。介后为秘书少监，历官南院宣徽使。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太子左卫率府率裴满胡剌。

淳熙七年（金大定二十年）、夏乾祐十一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吴日休。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罔进忠、宣德郎王禹玉。进忠后知兴庆府，历右枢密使；禹玉官翰林学士。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少府监完颜赛补。

冬十二月，使如金横进。

初，金主诏有司，夏使入界，如遇月小尽，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日朝见。使人御史中丞罔永德等迟期一日，遂于二十八日朝见。

淳熙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夏乾祐十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请复绥德榷场。

先是，金尚书奏："夏国与陕民越境，盗窃财畜，奸人托名贸易，潜相往来，恐为边患，请尽罢东胜、环州等处榷场。"金主不许。仁孝因东胜缭远，贸易不便，遣武功大夫谋宁好德、宣德郎郝处俊贺正，遣御史中丞罔永德请复保安、兰州、绥德三处榷场。金主以保安、兰州地无丝枲，且税少，绥德为要地，令置关市以通货财。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为武功大夫苏志纯、宣德郎康忠义。

夏四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滕王府长史把德固。

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夏乾祐十三年春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高俊英、宣德郎李文政。俊英官至兵部侍郎；文政枢密直学士，进殿前太尉。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尚辇局使仆散曷速罕。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夏乾祐十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刘进忠、宣德郎李国安。国安后官翰林学士、刑部尚书。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吴德昌、宣德郎刘思忠。思忠，进忠弟。先后奉使不辱君命，国人以为荣。

秋八月，国相斡道冲卒。

道冲为相十余年，家无私蓄，卒之日，书数床而已。仁孝图其像，从祀学宫，俾郡县遵行之（《虞集文集》："后夏亡，庙学尽坏，惟甘州仅有其迹，凉州有殿及庑庑，集得道冲遗像，赞之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克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在贤孙子。载图丹青，取征良史'"）。

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宿直将军完颜斜里虎。

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夏乾祐十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刘执中、宣德郎李昌辅。昌辅后为枢密直学士。

二月，金使横赐。

使臣器物局使完颜亩。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晁直信、宣德郎王庭彦。

夏五月，遣使奏告于金。

金主幸上京，仁孝遣中书舍人梁宇等奏告，将遣使贺。金主以"暑雨泥泞，往复万里"谕止之。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侍御史遥里特末哥。

冬十一月，金使止正旦、生日使。

金主在上京，以天寒道远，其宋与高丽、夏国贺正旦、生日使不须遣发，特令有司报谕。

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夏乾祐十六年春二月，西辽假道伐金。

西辽主大石死，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名之。是时遣使至夏，假道伐金，中国谍者以闻。孝宗密诏利西都统制吴挺与制置使留正议之。已而，不果（《宋史·夏国传》西辽假道在二月，《孝宗纪》在四月）。

冬十一月，遣使如金贺。

金主自上京还，仁孝遣御史大夫李崇懿、兴庆尹米崇吉、押进匦匣使李嗣卿往贺尊安。

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夏乾祐十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以宣孝太子薨，未大烧饭（金丧祭名），诏权停三日。使人武功大夫麻骨进德、宣德郎刘光国与宋、高丽使各赐在馆宴。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是月丙午朔，日食，金主改用次日。使人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庆崇于丁未日朝见。

夏四月，利西都统制吴挺使来结援。

史臣曰：“当时议论可否及夏人从违，史不具载，盖阙文也。”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宿直将军李达可。

淳熙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夏乾祐十八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倪德昭、宣德郎索遵德。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野遇忠辅、宣德郎吕昌龄。野遇，西夏大族；忠辅，磊落英发，历官左枢密使，为时名卿。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武器署令斜卯阿土。

冬十二月，使谢金横赐。

先，金使来横赐。仁孝遣殿前太尉讹罗绍先、枢密直学士严立本往谢。绍先，兴庆尹绍甫兄也。

淳熙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夏乾祐十九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麻奴绍文、宣德郎安惟敬。

三月，使贺金万春节。

使人武功大夫浑进忠、宣德郎邓昌祖往贺。金主御庆和殿受朝，赐群臣及三国人使宴，极欢。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鹰坊使崇夔。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夏乾祐二十年春正月，贺正使自金还。

金主大渐，不能视朝，遂谕夏使与高丽使先还。

二月，金使来告哀。三月，遣使慰奠。

世宗薨也。仁孝遣殿前太尉李元贞、翰林直学士余良陈慰，进奉使御史中丞邹显忠等往奠。

夏五月，使贺金即位。

使人知兴庆府事酒令思敬、田周臣等。

六月，金移文报天寿节。

金主璟诞也，令于九月一日称贺（《金史·礼志》：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在谅阴，右丞相襄言：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为圣节，定外国使人过界之期。平章政事张汝霖、参知政事刘玮、刑部尚书完颜居贞皆言不可。上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令有司移报，使明知圣诞之实，特改其期以示优待行人之意。与《章宗本纪》稍异）。

秋八月，遣使如金贺。

使人嵬名彦、刘文庆往贺。金主以世宗丧，不受朝。

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隆庆宫卫尉把思忠。

宋光宗绍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夏乾祐二十一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以世宗丧，不受朝。使人武节大夫唐彦超、宣德郎杨彦直不得入见。彦直，亦彦敬弟。

夏五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鹰坊使移剌宁。

秋九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乌林答谋甲。

冬十二月，侵金岚、石等州。

先是，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大定中，使者辄市禁物，世宗令于都亭贸易，获利渐少。及金主璟立，以夏国臣属久，凡横赐、生日使，礼意颇倨。仁孝怒，以兵侵岚、石等州，掠人畜而还。

绍熙二年（金明昌二年）、夏乾祐二十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仁孝虽侵金边境，仍遣武节大夫王全忠、宣德郎张思义贺正。金主以世宗服未除，不受朝。故事：夏使贸易三日。金主止许一日，尚书省以故例请，金主勉从之。

二月，金使来报哀。

皇太后丧也，且赐遗物。仁孝遣使奠慰。

夏五月，攻金鄜、坊二州，破之，掠保安州。

金主娱情声色，荒于政事，凡属国使者至，羁迟不即见，有上章求去者。仁孝乘其间遣兵破鄜、坊二州，至保安州，大掠而归。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武节大夫孰嵬英、宣德郎焦元昌。金主以皇太后丧，不受朝贺。

金使贺生日。

使臣西上阁门使白琬。

冬十月，侵金镇戎军，杀其将阿鲁带。

边人肆牧于镇戎境，执金逻卒。金将阿鲁带率兵追逐，右厢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余立伏兵涧中，袭杀阿鲁带，取其弓甲，掠牲畜无算。

绍熙三年（金明昌三年）、夏乾祐二十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赵好德、宣德郎史从礼。金主仍不受朝，赐燕还。

三月，杀吴明契等以谢金。

金主以镇戎之役遣使诘责，仁孝归罪明契等，处以徒刑。金主不从，索之不已，乃杀以谢。

秋九月，使金贺天寿节。

使人武节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韩伯容。金主仍不受朝。

金使贺生日。

使臣郊社署令唐括合达。

绍熙四年（金明昌四年）、夏乾祐二十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金主以太后服未除，不受贺。使人武节大夫吴啰遂良、宣德郎高崇德等仍不得见。崇德后知兴庆府，著政绩，号为神明。

夏五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尚厩局使石抹贞。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金主始御大安殿，受亲王、百官朝贺，使人武节大夫庞静师德、宣德郎张崇师与宋、高丽使同见。

国主仁孝卒，子纯佑立。

年七十（《宋史·夏国传》：仁孝卒于是月二十日），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四，谥曰圣德皇帝，庙号仁宗，墓号寿陵。纯佑时年十七，章献钦慈皇后罗氏生。

论曰：仁孝初立，境宇小康，人民乐业。未几，而地震岁饥，沙飞泉涌，天灾荐至，荒乱频仍，淘国步孔艰哉！然能崇儒学，禁奢侈，修国史，制新律，又尊孔子为帝，增弟子员至三千人，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盖几轶辽、金而上之矣！惜其既诛得敬，渐启侈心，致与金为好不终，亦晚节之累也。

冬十一月，告哀于金，且献遗物。

纯佑遣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学士李国安如金讣。遣殿前太尉咩铭友直等献遗物。

十二月，金使来祭慰。

初，金主遣西上阁门使大磐贺夏主生日。至是，因仁孝卒，即以为敕祭慰问使。

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夏天庆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恧恧世忠、宣德郎刘思问。思问后官枢密直学士。

金使赐封册。

金遣国子祭酒刘玑、尚书右司郎中乌古论庆裔为封册使，左司都事李仲略为读册官，立纯佑夏国王兼起复。

夏四月，遣谢封使如金。

御史中丞浪讹文广、枢密直学士刘俊才、押进知兴庆府事野遇克忠往金报谢。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金主宴于枢光殿。使人武节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张公辅，赐赉甚优。思文，知兴庆府，克忠族弟，官至金吾卫上将军；公辅，翰林学士，进御史中丞。

闰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引进使完颜衷。纯佑遣御史大夫李彦崇、知兴庆府事郝庭俊往谢。

# 卷三十九

宋宁宗庆元元年（金明昌六年）、夏天庆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节大夫王彦才、宣德郎高大节。

夏四月，贡马于金，不受。

金故事：西北诸国岁贡马八百匹。时完颜宗道除西北路招讨使，辞不受。诸部皆免。纯佑遣使谢。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故事：夏使如金，至会同馆，金主遣使抚问，使人依例书送以礼物。是时金用兵北方，军务旁午，抚问使颇索货贿。使人武节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吴子正正言折之，乃止。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尚书左司郎中粘割胡上。

庆元二年（金承安元年）、夏天庆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员元亨、宣德郎元叔。金制：贺正使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见。上年十二月己卯立春，金主命于前二日丁丑先见，俟至正旦行贺礼。

夏五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尚药局副使粘割忠。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先是，金主敕夏使与高丽使入见敷奏，令新设各国通事具公服与阁门使上殿监听。使人武节大夫同崇义、宣德郎吕昌邦等遵新制奏告。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国子监丞乌古论达吉不。

十二月，越王仁友卒，降封其子安全为镇夷郡王。

仁友，仁孝族弟，深沉有器度。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权，志危国本，诬杀宗亲。仁友深自韬晦，口不言国事。及仁孝谋诛得敬，阴奉命诱执任得聪、任得仁等，得敬势孤，乃伏诛，以功封越王。至是卒，子安全天资暴狠，心术险鸷，上表诵先世功，冀嗣爵。纯佑不许，封镇夷郡王，安全由是生怨。

庆元三年（金承安二年）、夏天庆四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嵬名世安、宣德郎李师广。世安，夏宗室，官至御史大夫，廉约清峻，丝毫不妄取，刻厉若贫士，卒后庐舍萧然，仅庇风雨而已。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为武节大夫罗哆守忠、宣德郎王彦国。

复置保安、兰州榷场。

纯佑遣知兴庆府事李德冲、枢密直学士刘思问奏告，请复榷场。金主许复二市。寻遣殿前太尉李嗣卿、知兴庆府事高崇德奉表谢。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礼部员外郎蒙括仁本。

庆元四年（金承安三年）、夏天庆五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己亥朔，日食。金主改辛丑日入贺，谕有司：凡馆接伴与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使人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钟伯达，馆燕益谦牧尽礼。

夏四月，以刘忠亮为南院宣徽使。

忠亮质直端重，有大臣体。镇夷郡王安全渐干政，忠亮正色立朝，临事是非不稍回折。安全诱以甘言，忠亮曰："是饵吾也"。终不顾。先安全篡一年卒，临终谓子思义曰："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宣布衣入棺，以志吾恨。"思义遵遗命，亦不复仕。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为武节大夫折哆俊义、宣德郎罗世昌。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客省使移剌郁。

庆元五年（金承安四年）、夏天庆六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故事：夏使如金，至燕宾馆更衣，由宣照门入，馆伴及书表牵拢官在路迎候，邀入会同馆，谓之聚厅。使者与馆伴交衔毕，然后相见，三节人从以次互相参拜。是时，金主易馆名"恩华"，所经桥道先期修治，赐酒、赐果皆从厚。使人武节大夫李庆源、宣德郎邓昌祖入见，金主悉慰劳之。

夏五月，金使来横赐。

使臣宿直将军徒单仲华。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武节大夫纽尚德昌、宣德郎李公达。

遣使如金谢横赐。

使人殿前太尉酒令思聪、枢密直学士杨德先。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兵部郎中完颜撒里合。

庆元六年（金承安五年）、夏天庆七年春正月，太后罗氏疾，因贺正使求医于金。

夏国鲜医药，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俗以巫为厮也。罗氏病头风，久不愈。纯佑遣武节大夫连都敦信等至金贺正，附奏求医。金使太医时德元、王利贞来治，并赐药物。

秋八月，遣使如金谢。

纯佑以母疾愈，遣南院宣徽使刘忠亮、知兴庆府事高永昌如金谢恩。

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为武节大夫连都敦信、宣德郎丁师周。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宿直将军完颜观音奴。纯佑使左金吾卫上将军野遇思文、知兴庆府事田文徽往谢。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夏天庆八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节大夫卧德忠、宣德郎刘筠国。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为武节大夫柔思义、宣德郎焦思元。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刑部员外郎完颜纲。故事：馈金使礼物，视诏书几道为多寡。是时纲赍三诏至，纯佑厚馈之。

十一月，金人浚濠入界，诘之，不报。

金群牧使耶律德寿叛，金主遣将斩之，恐其余党复扰，集民夫浚边界濠堑，东自高丽，西连夏境，列屯数千里。纯佑怒其入界，遣使诘之。金人不报。

嘉泰二年（金泰和二年）、夏天庆九年春正月，使贺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白克忠、宣德郎苏夤孙。

夏四月，甘州守曲也怯律子察罕入于蒙古。

察罕，初名益德。其母甘州守臣曲也怯律妾，方妊，不容于嫡，以配掌牛群者及里木。生，稍长，及里木挈至北方。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脱帽置杖端而拜。蒙古部长铁木真过而问之，对曰："独行则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则年长者尊，今独行，故致敬于帽。且闻有大官至，先习礼仪耳。"铁木真挈以归，赐蒙古姓，给事内廷，授及里木牧马职。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为武节大夫天籍辣忠毅、宣德郎王安道。

冬十月，金使来贺生日及横赐。

使臣宿直将军纥石烈毅，时与瀛王府司马独吉温先后至。纯佑遣殿前太尉李建德、知兴庆府事杨绍直往谢。

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夏天庆十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崔元佐、宣德郎刘彦辅。

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

遵顼，齐王彦忠子。彦忠材器英敏，善骑射，饶武略，遇事敢为。任得敬害其能，中以蜚语，贬守凉州。在郡有政绩，蕃、汉畏怀。得敬诛，召入为马步军太尉。卒，谥忠武。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武节大夫鲎德元、宣德郎高大亨。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三俊"。　史臣曰："西夏子弟多贤俊，国亡后，元主访求河西遗逸，至形之诏谕，良有以也。"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蓟州刺史完颜太平。

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夏天庆十一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梅讹宇文、宣德郎韩师正。

秋八月，夏州豕生麟。

麟一身二首，州民以献。安全使人占之，云“一国两主兆也”。安全喜，遂蓄篡谋。

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武节大夫李德广、宣德郎韩承庆。

冬十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提点尚衣局完颜燮。

十一月，白气亘天。

贯东井、舆鬼之次。

开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天庆十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天大雪。越日，金主御衍庆宫受朝。使人武功大夫野遇惟德、宣德郎高大伦同宋、高丽使入贺。

三月，太白昼见。

日者云“主兵乱”。

蒙古初来侵，破力吉里寨。

蒙古铁木真之先曰孛端叉儿（《蒙古源流》：孛端叉儿，铁木真十世祖），母为阿兰果火（《通鉴辑览》云：《元史·太祖纪》：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犍，生二子而寡。夜寝，梦白光入帐，化为金神，趋其卧榻，觉而有孕，产一子，即孛端叉儿也。陈柽《通鉴续编》：阿兰果火生二子而寡，有光照腹，复生三子，孛端叉儿其季也。考《蒙古源流》，神人语与《元史》合，而生三子则同陈说），孛端叉儿生而状貌奇异。其后，子孙蕃衍，各自为部，居乌桓北，与畏罗乃蛮九姓回鹘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贡于辽、金，而总隶于鞑靼。九传至也速该，并合诸部，益盛大。攻塔塔尔部，获其部长铁木真。还至跌里温盘陀山生子，因名焉。也速该卒，铁木真幼。族人泰赤乌合七部三万人攻之，铁木真与母月伦分所部为十三翼纵击，大败泰赤乌，悉降其所部。未几，塔塔尔叛金，铁木真自斡难河会金师灭之，以功授察兀秃鲁，犹中国之招讨使也。又与乃蛮部战于帖麦垓川，杀其酋长太阳罕，余众溃走。铁木真益强。至是，引将怯古里秃、耶律阿海等部兵，入河西攻力吉里寨，破之，纵兵躏瓜、沙诸州。纯佑不敢拒（《元史·耶律阿海传》谓攻西夏在癸未冬，误）。

按：蒙古地处北方，与夏境辽远，千里兵行，士有饥色。纯佑闻兵入境，或整众以挫其锐，或设伏以邀其归。蒙古虽强，应知顾忌。奈何任其蹂躏，绝不以一矢相加遗？始即示之以弱，何怪后日之更举乎！故书“初”，以见夏国之亡兆于此。

夏四月，蒙古兵还，掠落思城。

蒙古主以天暑将盛，引兵还，经落思城，大掠人畜去。

六月，天鸣有声。

在西南方。己巳，荧惑犯太微右执法。群臣上章请赦。

更兴庆府为中兴府。

纯佑以蒙古兵退，修复被兵诸城堡，大赦境内，改兴庆为中兴府。

秋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先是，金使来横赐。纯佑遣武节大夫赵公良、宣德郎米元懿贺节，并遣殿前太尉酒令思聪、知中兴府通判刘俊德往谢。

黑云起西北方。

间赤色如火，次及西南，有白气贯其中，每至夜四更乃散。

冬十一月，遣兵攻蒙古，不战而还。

纯佑闻蒙古侵金，与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乘虚以兵入其境。行数日，无所得，谍报蒙古已败金兵，回师来救，乃还。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夏天庆十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纽尚德、宣德郎郑勖。

镇夷郡王安全废其主纯佑自立，改元应天。

安全久专国政，是月二十日（纯佑之废，《续纲目》在七月，《宋史·夏国传》在正月，《金史·夏国传》在三月，三书互异），与纯佑母罗氏废纯佑自立，改天庆十三年为应天元年（《宋史·夏国传》：安全废纯佑自立，明年改元“应天”。则应天止有三年，与“四年”文异，《传》疑误）。

按：纯佑之废，罗氏有力焉。独书“安全”，诛主谋也。安全素操国政，久蓄异谋，即无罗氏，其能免篡逆之事乎？故专罪之。

三月，故主纯佑暴卒于废所。

年三十，在位十四年，改元一，谥曰昭简皇帝，庙号桓宗，墓号庄陵。

按：国君善终者不地，弑则书地。考《宋史》载，纯佑废，遂卒；《金史》纯佑既废，再阅月死于废所，皆无异词也。然无罪被废，废不久而死，与弑何殊？书“暴卒”、书地，春秋诛意法也。

论曰：纯佑仁慈恭俭。在位十四年，四郊鲜兵革之患，国中无水旱之虞。盖西夏小邦，但能循旧章，安无事，已称善守矣。即其宫闱间，未闻失德。乃以宗孽擅权，失爱母氏，位遭幽夺，身死废所，哀哉！后罗氏表中訾其不能嗣守，其中委曲，史少明文，亦千古疑案也。

夏六月，罗氏为安全请封于金，金遣使诘之。

罗氏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奉表至金，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议立安全，请赐封册。执中朝辞私问馆伴官：“奏告事诏许否？”馆伴官曰：“此不当问也。”执中曰：“明日当问诸客省使，若又不答，则升殿奏请。”客省使以闻，金主遂遣使诘罗氏废立之故。

按：安全内蛊罗氏，隐遂篡谋，显求封册。方谓

其恶莫知，金使一诘，虽不能明正其罪，亦足使乱臣贼子惧矣！

秋七月，金使册安全为夏国王。

罗氏复奉表，饰辞陈请。金主始遣朝议大夫、尚书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太常少卿黄震，册安全为夏国王。安全待金使加礼。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谢封册。

使人御史大夫谋宁光祖、翰林学士张公甫。

开禧三年（金泰和七年、蒙古太祖二年）夏应天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为武节大夫隈敏修、宣德郎邓昌福（《金史·高丽传》：泰和七年正月，用兵伐宋，夏亦有故，贺使不至。独高丽使贺正，诏罢曲宴。与《章宗纪》及《交聘表》异）。

秋七月，遣使如金赎人口。

金主诏边吏细核，尽赎放还夏国，有藏匿者以违制论。

九月，使贺金天寿节。

使人武节大夫罗略思忠、宣德郎安礼，与高丽使卫尉少卿徐珖会。金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请和，夏、高丽使者赐曲宴，今请依大定故事。"（时金主不赐宴，故请）金主从之。

蒙古来伐。

蒙古主闻安全废主自立，遣兵攻之，取斡罗孩城。

按：前书"侵"，兹书"伐"，何？恶安全也。

冬十二月，金使贺生日。

使臣符宝郎乌古论福龄。安全遣殿前太尉习勒遵义、枢密都承旨苏寅孙往谢。

按：金贺生日使止此。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夏应天三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使人武节大夫浑光中、宣德郎梁德懿。光中，枢密都承旨进忠弟，历官参知政事；德懿后为翰林学士。

二月，蒙古兵还。

蒙古兵驻斡罗孩城，四出侵掠。安全集右厢诸路兵以拒。蒙古主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骤进，逾五月，粮匮引还。

附：《金史·交聘表》：泰和八年三月，夏枢密使李元吉、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等来奏告。

按：奏告何事，《纪》、《传》无考。

秋七月，大稔。

时诸路旱蝗，河南高田种不入土，中国与金地荒歉者多，惟夏国及北方稻麦皆大熟。

按：大稔，瑞应也。而见于安全之世，是犹春秋鲁桓之有年、宣之大有年也。

冬十月，使贺金天寿节。

时金与中国交兵，移天寿节于十月十五日。安全遣武节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杰往贺。元杰，秘书少监元懿弟。

附：《金史·交聘表》：冬十月，夏参知政事浪讹德光、光禄大夫田文徽等来奏告。《章宗纪》：冬十月，夏国有兵，遣使来告。意所告蒙古兵也。考《元史·太祖纪》：二年秋，帝征西夏。三年春，至自西夏。四年春，帝入河西。是三年自夏及秋，元未尝用兵于夏，不知何以有告。《金史》疑误。

# 卷四十

嘉定二年（金主允济大安元年、蒙古太祖四年）、夏应天四年春二月朔，太白昼见。

其光经天。

三月，蒙古兵入河西，大都督府主高逸死之。

金叛人李藻、田广明等劝蒙古伐金。蒙古主恐夏国议其后，先举兵出黑水城北，由兀剌海关口入河西。安全遣世子承祯为主将，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督兵五万御之，大败。逸被获，不屈死。

夏四月，兀剌海城降。

蒙古兵围城，丰州人谢睦欢劝守将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战，被俘。

秋七月，破克夷门。

克夷为中兴府外围，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曩胥时，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安全闻蒙古兵深入，遣嵬名令公复率兵五万以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相持两月，备渐弛，蒙古主设伏以待，遣游兵诱之入伏获之，遂破克夷。

围中兴府。九月，引河水以灌城。

蒙古主引兵薄中兴府，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兵不能破。会大雨，河水暴涨，蒙古主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溺死无算。

冬十月，遣使乞援于金。金人不应。

中兴受围月余，安全遣使至金乞援。金群臣皆曰："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金主曰："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

按：是时蒙古兵三入夏矣。夏弱则蒙古强，于金亦有不利焉。乃金主以两国相争为福，是岂知唇亡齿寒之义哉！不特启夏人之构怨，而金之亡于蒙古亦于是决矣。

十二月，河堤决。蒙古遣使谕降。安全纳女请和。

河水久灌，城址将圮。会外堤决，水势四溃，蒙古兵不能支，遂解围退。已，遣其太傅讹答入城谕降，安全乃纳女请和。

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夏皇建元年春三月，嵬名令公自蒙古还。

太傅西壁氏病死，嵬名令公被囚。蒙古主数使人

谕降，不听，日居土室中，蓬首垢面，食惟粗粝，志不稍屈。及安全请和，闻令公未死，遣使以礼请，乃纵还。

秋八月，攻金葭州。

金陇外十州地介宋夏之间，与诸蕃杂处，素无重镇戍守。安全怒金不发援兵，遣万骑攻葭州，以报之。

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夏皇建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夏使朝辞，金主赐衣带外，又赐貂裘二，无则使者代以银三锭，副代以帛六十匹。至是，金主并削之，礼臣请，不许。

三月，有黑气起北方。

广若长堤，内有三白气贯之，如龙虎状。

夏五月，黑塔坦国攻河西，御之，败绩。

塔坦之先与女真同类，有黑、白二种。时黑塔坦王白厮波强盛，兼并诸族地，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安全亲率兵拒战，大败，失其公主，遣使请以臣礼事，塔坦方退。自是国势益衰。

按：黑塔坦为西蕃别种，乃蛮夷之最贱者。安全既失其女，复乞为臣，辱国甚矣。

秋七月，齐王遵顼立，改元光定。

遵顼于是月三日立，时年四十九，改皇建二年为光定元年。　史臣曰："遵顼之立也，较安全卒前一月，安全有子承祯，不得嗣。金卫绍王无实录，莫得其故也。"

按：遵顼之立，史不详其故。然前安全死一月，安全有子不得立，是可疑也。故书"立"、书"改元"，与安全文不甚异，以见安全之位如是得，亦如是失，出尔反尔，徒受大恶之名而已。

八月，安全死。

年四十二，于是月五日卒。在位六年，改元二，谥曰敬穆皇帝，庙号襄宗，墓号康陵。

按：安全书"死"，不书"卒"，篡逆之人不得正其终也。与前书赵保吉同。

论曰："安全派惟支庶，爵重宗藩，妄肆奸心，篡夺君位，律以天讨，罪岂容诛！况在位六年，无善可纪。见蒙古之强，纳以女；背金源之德，加以兵。鲜耻寡恩，曷足挂齿！然止能及身，而不能传世，则有天意存焉。"

遣兵犯金东胜城。

金界西出天山，外包东胜，直接夏境。遵顼遣万骑围之，势危甚。金西南路马军万户纥石烈鹤寿救之，突围入城，乃解。

按：书"犯"，罪遵顼也。夏与金构兵，莫甚于遵顼。观于嗣立伊始，即启争端，何怪后日纷纷乎？

冬十一月，侵金泾、邠二州，围平凉府。

庆阳、德顺、平凉皆陕西重地，金人恃西邠为厄塞。自夏兵屡至，诸州皆缮城积粟，团结土兵为备。遵顼闻蒙古兵直入中都，以兵万余扰邠、岐。金陕西安抚使檄同知转运使事韩玉募兵万人赴援，夏兵不胜（刘祁《归潜志》云："玉出屯华亭，与夏人战，败之。""华亭"，疑"华州"之误。考《金史·韩玉传》，不言其地）。时遵顼围平凉，闻玉引兵抵北原，疑金军大至，遂解围。

附：《金史·蒲察郑留传》：大安二年，知庆阳府。三年，夏人犯边，击走之。考《卫绍王纪》，夏人犯庆阳在至宁元年六月，不在大安三年。疑《传》有误。

嘉定五年（金崇庆元年、蒙古太祖七年）、夏光定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

遵顼遣使如金贺正。故事：夏使至金，互市于会同馆。时金有贵戚与使人贸易，监察御史聂天骥奏其事。金主禁之，令夏使速回。

按：西夏贺金正旦止此。

三月，金使来赐封册。

金兵与蒙古战，败绩于渭河堡。遵顼乘其败，频侵边境，而金封册使仍至。

攻金葭州。

金延安路兵马总管完颜奴婢却之。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谢封册。

遵顼志与金构难，受册久之，始遣使谢，而贺正使仍不遣。

嘉定六年（金至宁元年、九月宣宗祐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夏光定三年春三月，太阴与太白并见。

相去仅尺余。

夏六月，侵金保安州，破之，围庆阳府。

保安既破，获州刺史杀之；又犯庆阳，杀其同知府事等官。知庆阳府蒲察郑留出兵力战，乃引归。

秋八月，破金邠州，降其节度使乌林答琳。

答琳尚金郜国公主，为静难军节度。夏兵攻城，答琳中风，不能战，遂降。金主遣通事张福孙来视答琳，公主以其状付福孙。福孙还以闻，金主谕夏国善视之。

冬十一月，攻金会州，败于窄土峡。

遵顼知金主永济被弑，国中大乱，出兵突攻会州。金都统徒单丑儿引大军拒战于窄土峡，副都统乌古论长寿先登陷阵。夏兵不支，走东关堡，再战复败。

十二月，破巩州，执节度使夹谷守中，杀之于平凉城下。

夏、金接壤之处虽多沟坂，并无长河大山为屏蔽。金人向恃陕西弓箭手善战御敌，夏国畏之。及徙屯他所，遵顼以数万骑攻破巩州，执守中，胁降，不屈，载而西进。围平凉，使其至城下谕降，守中呼城上曰："夏人矢尽且遁，慎勿降！"夏兵交刃杀之。按察副使卢庸登陴拒战，矢尽，募人取夏兵所射城上箭以济，夏兵不能克。

附：《金史·蒲察郑留传》：至宁元年，知平凉。

是时，平凉被兵，夏人复来攻，郑留收溃卒为拒守计，夏兵乃退。

按：至宁尽九月。平凉被兵，在《夹谷守中传》已云"至宁末"，此更不知何时。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夏光定四年秋七月，遣使入西和州，请会师图金。

左枢密使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遣蕃僧减波把波等赍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岩昌寨，议夹攻金人，图复侵地。制置使董居谊初入蜀，恐其诈，不报，讯遂中绝。

按：夏自安全衔失援之憾，构怨于金，遵顼继之。平凉、巩、会间无岁不扰，而又力弱势衰，不能得志。因思假宋兵威以逞其忿，何尝为中国计哉？况戎性轻忽，胜则争趋，败则四溃。观后日巩、秦之役，进退无恒，夏可用宋，宋不能用夏，绝之未为不是。《续纲目发明》以夏之请师为"向义"，宋之不报为"失策"，是徒论其理，尚未揣时势立言也。

八月，攻金庆原、延安诸州。

初，遵顼令归国人乔成赍书于金，言边吏侵掠，乞加禁戢。金主知其饰辞，不答。遵顼率众攻掠诸州，金主令有司移文责之。

冬十一月，援金叛人程陈僧于兰州。

金兰州译人程陈僧聚众叛，败金人于龛谷，遣伪统制董九招西关堡都统王狗儿。狗儿杀九，起兵拒。陈僧来乞援，遵顼以兵三千应之。

嘉定八年（金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夏光定五年春正月，攻金环州，金使来谢，不可，进围积石州。

先是，夏兵掠武延川，金边吏亦稍侵夏境以报。遵顼怒，遣兵攻环州。金主命治边吏罪以谢，遵顼不可，进围积石，为都统姜伯通所拒，不克而还。

二月，破安乡关，复攻环州。

金都统曹记僧、万户忽三十御之，不得进。再攻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及斜卯毛良虎败之境上。

秋九月，金讨叛人程陈僧，复以兵援。破西关堡，围第五将城。

初，金主议伐夏国，陕西宣抚使奏："往者夏人侵我环、庆、河、兰、积石，及出兵应之，悉遁去，盖为我有备也。今兰州溃兵犹未集，军实多不完，沿边地寒，春草始生，未可刍牧，两界无烟火者三百余里，不可轻举。"金主从之。遣河州提辖曹记僧、通远军节度完颜狗儿讨陈僧，以绝内援。遵顼出师赴救，与金兵战，互有胜负。已，以轻兵袭破西关堡，围第五将城，与金万户杨再兴相持数日而解。

按："讨"而书"援"，罪援者也。

冬十月，攻金保安、延安，不克；围临洮府，破之。

夏兵攻保安，与都统完颜国家奴战，不胜。再攻延安，又为戍将所败。乃合右厢精兵八万围临洮，金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来援，夏兵伏渭源堡击败之，执胡失剌，遂破临洮。

攻熟羊寨。

夏兵侵金不已，金主以空名宣敕付陕西宣抚使：夏人入寇，有临阵立功者，五品以下并听迁授。于是，金兵皆力战。夏众数万攻绥德之克戎、绥平，皆败；又攻熟羊寨，陕西副统军移剌塔不也以兵万人拒战，遂却。

十二月，合金叛将程陈僧兵攻临洮府，败绩。

初，遵顼破临洮不守，金将陀满胡土门修复其城。陈僧遣使请攻，遵顼遣兵数万，合陈僧兵复围临洮，扼渭源堡，内外不通者半月，城中粟不支，众心危甚。胡土门日勉以忠义，皆自奋，侦城中为夏内应者二十人，悉斩之，掷首城下。夏兵四面力攻，胡土门缒壮士夜袭营垒，夏兵乱，金兵乘之，大败。

围定羌州。

为金防御使纳合蒲剌都所败。

嘉定九年（金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夏光定六年夏四月，葩俄族都管汪三郎叛降于金。

葩俄向属夏国，金陕西行省都元帅仆散端遣纳兰伴僧赍谕招之，汪三郎与临洮苽黎五族都管青觉儿、积石州都管章罗谒兰冬、铎精族都管阿令结等相继叛附于金。金主命优给之，赐汪三郎姓完颜氏。后力御夏兵，为金名将。

五月，修河桥以窥来羌城。金兵焚之。

遵顼潜于来羌城之界河起修折桥，以通兵路。金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遣兵焚毁之，俘斩甚众。

谍者陈岊入金被获。

遵顼复图临、巩，进取长安，使岊入金界探事。来远镇将获，以闻，金主命陕西行省严备之。

秋，闰七月，金兵袭阿弥湾。

夏与金屡启兵端，而奏报尚用金号。是时，移牒尾署"大夏光定六年"，鄜延路上之，金主封还原牒，命庆阳总管庆山奴出第三将怀安寨，环州刺史完颜胡曾出环州，两路进攻。遵顼点集诸军，戒不与战。金主恐有诈，谕诸军勿轻进。惟提控完颜狗儿兵由兰州西关堡招降旧部曲九人，掩袭阿弥湾，杀将士数百人。

八月，攻金安塞堡。

金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庆寿自延安遣军援之，夏兵败。复战于鄜州之仓曲谷，亦不胜。

掠结耶觜川，不克，勒兵据车儿堡。

金右都监完颜赛不拒之。退据车儿堡，再战，又败。

九月，连蒙古兵攻金延安府及代州，遂破潼关。

遵顼数战不胜，遣人与蒙古连兵攻延安、代州等郡，杀经略使奥屯丑和尚，进犯潼关。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鲁虎战殁，关遂破。

按：蒙古，夏之仇也；金，夏之邻也。与邻为仇，而与仇为比，书以见其不智。

冬十一月，围金定西城。

遵项既破金兵，复遣兵四万余突围定西，辇致攻具，志在必取。金提控赤盏合喜与节度使杨斡烈率兵鏖战，夏兵被斩者二千余级，失马匹八百，器械无数。

十二月，金兵攻盐、宥、夏诸州。

先是，金主与皇太子议伐夏，以右监军陀满胡土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攻盐、宥、夏诸州，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塔不也攻威、灵、安、会等州。遵项分道出兵拒之，金兵不能进。

杀金守臣刘德基。

德基，金贞祐初进士，守官边邑。夏兵攻其城，德基坐厅事，积薪其旁，谓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遂被执。遵项胁之跪，不屈。有故人从旁解曰："此人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为臣子当如此，吾岂狂耶?"系诸狱，他日召问，德基终不屈，大骂曰："吾岂苟生者哉!"遂杀之（德基殉节地与时皆不载。本《传》仅云："贞祐元年，特赐同进士"，故附于贞祐之末）。

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夏光定七年春正月，从蒙古兵侵金，败于宁州。

遵项以三万骑从蒙古兵自三门、析津北渡犯金平阳，金尚书右丞胥鼎檄绛、解、隰、吉、孟五州经略司合兵夹攻，蒙古大败，夏兵走还。道经宁州，庆阳总管庆山奴伏兵邀击，又败。金右都监完颜仲元请乘此兵势，出夏国不意，诸道并进，必克兴、灵。金主命尚书省议之，不果。

按：上书"连"兵，犹夏为政；此书"从侵"，则权在蒙古矣。自古己力不足，求助于人，未有不为人役者。况强如蒙古乎？夏之不智，洵不诬矣。

蕃族福山以俘户叛降于金。

金除福山为同知泽州军州事。

夏五月，围金大北岔。

金都统纥石烈猪狗掩击，败之。

六月，复援金叛人李平于兰州。

兰州当金、夏之冲。金水军千户李平苦提控蒲察燕京贪暴，杀之以叛。遣使至夏，陈可取状，遵项令兵应之。已而，平胁其徒张扆俱行，扆以计执平等，夏兵乃还。

秋七月，犯羊狼寨。

先是，金主欲与夏国议和，右都监庆山奴言："夏国必不肯和，徒见欺耳。"遵项闻之，戒将士无犯金境。久之，不果。率兵攻黄鹤岔，金右都监完颜闾山拒却之。转围羊狼寨，与都统党世昌战，提控完颜狗儿遣都统夹谷瑞乘夜斫营，遂解围，驻兵扼险以待。左都监白撒发定西锐兵及龛谷副统包孝成绯翮翅军合击，不支而退。

九月，攻克戎寨。

金安定堡总押李公直袭夏兵于马家平。遵项怒掠绥德之克戎寨，都统罗世晖率兵拒之。

月犯东井。

西扇北第二星。

冬十月，金兵袭盐井，杀戍卒三百人。

金人伐宋，观察使杨沃衍、左都监白撒将兵五千出巩州，至盐井故城。夏兵三百据其地，沃衍等袭之，尽歼焉。

十二月，蒙古围中兴府，国主走西凉。

夏与蒙古自纳女请降，合兵攻金，遂为役属。继征发日多，不堪奔命，礼意渐疏。蒙古主怒，渡河来攻，列城不能御，直抵中兴府围之。遵项命太子德任居守，己出走西凉。已而，遣使请降，蒙古兵退，始还（遵项出奔，《宋》、《金》二史《夏国传》不载，《元史·太祖纪》在十三年而不月。太祖十三年，金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陈氏《通鉴续编》、薛氏《宋元通鉴》皆在嘉定十一年十二月。考金《宣宗纪》：兴定二年正月乙酉，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项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钱大昕《养新录》云：夏与金相去辽远，金人于是年正月已传闻知之，则必是前一年事）。

按：国君播越之辞三：如，缓辞也；奔，急辞也；走，贱辞也。遵项以一国之主，不能发愤自强，又不能效死勿去，其尚有君道乎？

## 卷四十一

嘉定十一年（金兴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夏光定八年春二月，以秘书监苏寅孙为枢密都承旨。

寅孙风姿奇爽，少力学，善属文，以世荫授秘书监，刚正不挠，遇事敢言无所忌。见遵项与金构兵，数劝修好，共拒蒙古，至以涕泣争。遵项知其忠，擢之。

三月，遗金书，请复互市，不许。

遵项遗书金之绥德、葭州，乞复互市，以寻旧盟。庆山奴以闻，金主不许。

按：金、夏祸结十余年，两国之信使不通，边民之市易俱绝，其害可胜言哉！幸而遵项厌兵，愿通和市。金主苟允其请，从此讲好释怨，互相为援，蒙古不敢轻视夏，且不敢正视金矣。顾失此不图，后虽悔之，不可及已。

夏五月，攻金鄜、延二州。

遵项因互市不许，以步骑三千引蒙古兵由葭州入鄜延。金元帅左都监庆山奴自鄜州发兵，逆战于马吉峰，夏兵被斩数百级，失首领二人。

秋七月，侵龛谷寨。

金提控夹谷瑞率副将赵仿拒战，不胜而还。

冬十一月，败于质孤堡。

夏国与质孤接壤，遵项遣兵久屯其地以窥龛谷，金夹谷瑞潜兵击败之（《金史·夏国传》：兴定二年七月，夏人犯龛谷，夹谷瑞、赵仿败之，追至质孤堡。考《宣宗纪》：兴定二年七月辛未，夏人犯龛谷，提

控夹谷瑞击走之。甲午，复犯龛谷，大败之。十一月戊子，夹谷瑞败夏人于质孤堡。自是两事）。

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夏光定九年春二月，复遣使入四川，请会师图金。

金主议迁都长安，先遣左都监赤盏合喜以重兵备巩州。遵顼畏其逼，令枢密都招讨使宁子宁、忠翼赴四川，请兵夹攻秦、巩。制置使聂子述俾利州路安抚丁焴答书许之，饬将吏严军以待。子述寻罢去，不果。

闰三月，复请和于金，不许。袭葭州之通秦寨，破之。

通秦寨，旧名升罗岭。本夏国地，神宗元丰五年收复，靖康中没于金。遵顼复令统军司移文金之保安诸州，有保境息民语。庆山奴上其辞，金宰臣言："镇戎、灵平近耗，夏人数犯疆，此文正缓我耳，宜严备以破奸谋。"遵顼见金不答，以兵袭破通秦寨，杀刺史纥石烈王家奴等，旋弃之归。

按：书"复请"，见改过也；书"不许"，讥失策也。夏人悔祸，再请息兵；金疑其诈，置之不答，遂使葭、秦之间兵戈涂毒。谋国如是，不亦拙乎！

夏四月，取通秦堡，金都总管庆山奴复之。

通秦堡旧名精移堡，在通秦寨北。遵顼以二万骑破之。庆山奴遣提控纳合买住赴援，夏兵逆战不胜，弃堡走。已，复进兵取之。庆山奴自将兵来攻，夏兵被斩五千级，余众由葭芦川遁回（《金史·夏国传》：兴定三年闰月，夏人破通秦寨。纳合买住击之，由葭芦川遁去。考《宣宗纪》：兴定三年闰三月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寨。四月乙酉，夏人据通秦堡。时、地、事各异，《传》混为一，误）。

五月，金人侵隆州。

夏兵屡犯通秦，金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完颜合达侦知国中无备，出兵由安塞堡袭之。至隆州，城中步骑二千出战而败，合达进薄城下，破西北隅。会日暮引退，城得全。

按：前书"伐"，兹书"侵"，不予金之伐也。夏人两次请和，金人不许，反肆攻围，岂义兵乎？

六月，攻金威戎寨。

金陕西黑风昼起，有声如雷，地大震，民居坍损，威戎寨城圮更甚。遵顼乘隙袭之，知威戎事商衡率蕃部土豪守御甚力，攻七日，不能克。

冬十一月，归金岚州仓使张祐。

金明昌中，夏破岚、石诸州，获祐，胁之降，不从，羁于衙头。至是求归，遵顼纵遣之。

按："归"者，顺词也。夏自请和不许，中间虽启兵端，然归其所俘，则犹有修好之念焉。书以予之。

嘉定十三年（金兴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夏光定十年春正月，复遣书四川，请会师图金。

丁焴两以书来许合兵攻金，而师不出。宁子宁遗书复申前说，责以失期。

二月，攻金镇戎军。

先是，金主令有司移牒诘责，遵顼答语不逊，金主又令词臣草牒折之。遵顼怒，以兵围镇戎，数日而解。

三月，岁星犯舆鬼。

入积尸气。

夏四月，攻金新泉城，败绩。

遵顼遣兵千人驻鹿儿原，金左都监赤盏合喜遣提控乌古论世显率偏师逐之。已而，以千五百人攻新泉，又为都统王定所败。

金兵入宥州，围神堆府。

金庆山奴兵侵宥州，守将御之败，退守神堆府。金兵穴其城，方登陴，遵顼遣援师至，与庆山奴战，不胜，被斩二千余级，金兵获杂畜三千余而去。

五月，四川宣抚使安丙使以书来。

定议夹攻金人，使以书报。

秋八月，破金会州，降其将乌古论世显。金遣使议和，不可。

遵顼遣万众围会州，主兵者人马皆衣金碧，出入阵中。金同知平凉府事郭禄大引矢一发殪之，又一矢贯人两手于树。夏兵愤，并力攻之，城遂破，擒禄大，怜其技，囚之，守将乌古论世显降，关右大震。金主命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遵顼不从。

按：金人此举，辱国甚矣！遵顼两使议和，金不一答，直待名城屡破，兵力难支，方思修好。无论夏人不从，即幸而肯从，其与《春秋》"城下之盟"相去几何耶？

进围定西州，与节度使乌古论长寿战，不克。

遵顼以兵三万复犯龛谷，为夹谷瑞所却。乃从高峰镇围定西，环城为栅，执乌古论世显至城下，谓长寿曰："若不速降，即杀汝弟。"长寿不顾，偕刺史爱申阿失剌、提控温敦永昌分兵出战，夏兵退走，失马仗甚众。

九月，破西宁州，再围定西。

夏兵略绥平寨、安定堡，进攻西宁，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发兵救未至。夏移兵临洮，乌古论长寿先伏兵五千于定西险要间。夏兵逆战不利，会西宁已破，并攻定西（《金史·宣宗纪》：兴定四年九月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己酉，夏人陷西宁州。而《乌古论长寿传》则云：已破西宁，乃犯定西。《传》、《纪》不合）。长寿力击不退，攻益急。长寿乘城拒战，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数千，被创者众，乃解。

侵金巩州，战败，会四川都统程信军攻之，不下。

大将你思丁、兀名二人献计曰："巩州，帅府所在。破巩州，则临洮、积石、河、洮诸城不攻自下。"遵顼从之，遣枢密使宁子宁、嵬名公辅率兵二十万攻巩州。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遣兵拒敌，一日十余战，夏兵退回南冈。寻以精骑三万傅城，合喜出城奋击，夏兵败，副将刘押、甲玉等被擒。子宁遣使入四

川趣师，宣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诸将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会于巩州城下，约以夏兵野战，宋师攻城。既而合攻不克，杀伤者万计，遂焚攻具，拔栅自安远寨退师。合喜先伏甲要地邀击之，夏兵失亡甚众。

冬十月，程信约攻秦州，不从。

子宁既退，程信邀之共攻秦州，不从。信自伏羌城引回（黄震《古今纪要》：安丙约夏人合攻秦、巩，夏兵爽约不至，我师败绩。与《宋史》异）。

按：呜呼！观于巩、秦之役，窃叹夏智而宋愚也。巩州自古用武地，东上秦、陇，则雍、岐之肩背竦，南下阶、成，则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会，则河、湟之要领举。是故唐入长安，即遣军徇定陇右，而秦、凉之藩篱予以摧破；宋人议复河、湟，置通远军以经略之，熙河遂为内地，盖陇右之都会，关辅之要冲也。而其地又北界大河，直接贺兰山后。金贞祐中，夏得之不能守。至是，以二十万众会合宋师，志在必取，然取之宋不能有也，为其邻于夏也。若巩既不克，则秦州隔在东南，与宋之川蜀相接，夏人何取乎？信等见其自安远退师，欲邀之共事，不智甚矣！虽然，是役也，幸而师出无功，假令巩、秦并下，则夏与宋且以兵争，西土之忧方大耳。

十一月，杀金会州刺史郭禄大，弟虾蟆逸还。

禄大兄弟被擒，誓死不屈。已而，同谋归金，自拔髭须以改状貌。事觉，禄大被杀，虾蟆逸还。

十二月。攻金绥德州。

夏兵攻绥德，大军驻拄天山。金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将兵来援，别遣先锋提控樊泽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会于山巅，夏骑数万傅山而阵。合达纵兵分击，泽先登，夏左军退，右军亦败。

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夏光定十一年春二月，侵金搜嵬堡。

金人议取会州，尚书右丞把胡鲁力谏。兵未发，夏兵已由会州入境，陕西行省元帅白撒设伏险要以拒，鄜延元帅府亦伺便出兵缀于后。夏众不敢进，旁攻搜嵬堡，为宁远节度夹谷海寿所败。

三月，破来羌城，金人复之。

遵顼因金叛人窦赵儿之诱，遣兵破来羌据之。金将李术鲁合住以重赏诱胁从人为内应，督兵攻拔之。夏兵不能争。

蒙古将木华黎渡河而西。秋八月，遣将犒之，属以兵。

木华黎引兵由东胜州涉河，而西夏河西诸堡悉降。遵顼惧，遣监府塔海宴之，河南使塔哥甘普等以兵五万属焉。

夏五月，吏部尚书权鼎雄卒。

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安全篡逆，弃官入青岩山不出。遵顼立，召为左枢密使。尝奉使谢金横赐，与接伴争相见仪，金人服其论正。及进吏部，气宇肃然，抑侥幸，拔淹滞，虽在乱离中，无敢干以私者。

秋九月，纵兵入凤州，请会师伐金。

自安丙纳夏国之请，会攻秦州，夏国不肯共事，遂有皂郊之败。后丙回利州，安抚使崔与之戒边将自后毋轻纳夏使。是时，遵顼遣百余骑突入凤州，邀守将请兵伐金。与之使都统李冲来答曰："通问当遣介持书，不当遣兵径入。若边民不相悉，或有相伤，则失两国之好，宜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动，乃不复言。

按：会师伐国，大事也。不以使通，而以兵胁，书以见遵顼之无礼。

冬十月，复遣将会蒙古兵于绥德州。

木华黎与塔哥甘普引兵取金葭州，进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再使征兵，遵顼遣大将迷仆帅众会之。迷仆使问木华黎相见之仪，木华黎曰："汝主见吾主，即其礼也。"迷仆曰："未受王命，不敢即拜。"引众先进。

十一月，攻金安塞堡，败绩。

迷仆兵至安塞堡围之，金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与征行元帅纳合买住谋曰："今先破夏人，比北方兵至，则易为力矣。"于是潜军裹粮倍道疾进，乘夜袭之，夏兵无备，溃走四十里，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已，木华黎引大军至，迷仆赞马而拜，合围延安，合达等力拒，不能克。

十二月，侵金龛谷寨及定西、积石诸州。

初，金主议合诸蕃族兵讨夏国，令临洮路总管女奚烈古里间、左右司都事赵梅等抚谕。于是，乔家丙令族、溪哥城诸蕃与先降族酋愿助兵十万，西取兴、灵。遵顼闻之，先发兵数十万，分三道以攻诸城，金之边境悉为残破。

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夏光定十二年春正月，破金大通城。二月，金兵复之。

大通邻接夏境，遵顼遣兵攻破之，起浮桥通兵以窥鄜延。金主令河西蕃部寺僧入城为内应；召陕西行省元帅白撒授以方略，命发兵袭浮桥，出镇戎，直趋西凉；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出环州；别遣将取大通，出溪哥路，略夏地，以报三道之役。白撒同总管女奚烈古里间、积石州刺史徒单牙武率兵入境，夏兵千余遇于踏南寺，败走。遵顼急分大通守兵七千扼浮桥与白撒战，大败，溺死者几三千人，余众焚桥退。金兵还攻大通，城守单弱，内应中起，遂为所克。

三月，与金兵战于永木岭，败绩。

夏兵数千骑入金界，至永木岭，遇金将李师林，兵败还。

夏四月，河西将甘卜叛降蒙古。

甘卜，张掖人，姓野蒲氏，为夏国世将。见蒙古势盛，率所部走降蒙古主，以其兵隶蒙古军籍，仍以甘卜为千户主之。

六月，蒙古来假道攻金。

蒙古木华黎同右都监石天应图金陕西诸州，遣使假道。遵顼许自东胜州渡河进兵。

秋七月，金积石州蕃族来附。

积石诸蕃族见金兵屡败，求附夏国，遵顼受之。

八月，彗星见。

出西方，两月而灭。

九月，攻金德顺城，破之，大掠神林诸堡。

积石州蕃族既叛，金使巩州提控尼庞古三郎率兵讨击。夏兵赴援不及，遂攻德顺，破之，进掠宁安寨及神林诸堡。

冬十一月，蒙古约取金延州，不果。

初，木华黎渡河取金葭州，令石天应以劲兵五千守之。天应欲乘势定关右，发国书约夏国取延州。自移军趋河中。已，为金兵所败，天应死，夏兵不出。

十二月，从蒙古兵攻金，败于质孤堡。

蒙古约夏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陕西，至质孤与兰州提控唐括昉兵战，不胜（《大金国志》云：兴定六年，是岁蒙古由回鹘往攻西夏，西夏遂亡。其说失考）。

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夏光定十三年春正月，遣将从蒙古围金凤翔，不克，引众先归。

遵顼起步骑十万合木华黎兵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皆立营栅，攻城甚急。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与同知临洮府事郭虾蟆登陴捍御。夏首领共据胡床坐濠外，指挥自若。虾蟆持弓矢伺一将举肘时，一发中腋下甲不掩处。诸将大骇，知不能克，遂不告木华黎，引众先归。

按：夏为蒙古前驱，书"会"、书"从"，不一而足。兹书"先归"，志隙也。自是以后，夏不复与蒙古合，而蒙古灭夏之志亦于是决矣。

夏四月，幽太子德任于灵州。

遵顼欲使德任率师侵金，德任谏曰："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曰："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德任固谏不从，乞避太子位为僧。遵顼怒，幽之灵州，遣人代将出兵。

按：太子，国之储副，非大罪不轻幽废。德任见父穷兵，固谏不听，乃乞避位，非欲以身感悟其父乎？遵顼不以为贤，反以为罪。呜呼！秦政逐扶苏而二世乱，隋文废子勇而一传亡。拓跋氏之衰，讵有异耶?

五月，大旱。

兴、灵自春不雨，至于五月，三麦不登，饥民相食。遵顼点兵不能遽集。

六月，侵金陇安军。

夏国连年用兵，金延安、庆原元帅府欲乘敝伐之，陕西行省元帅白撒以为不可，惟宜缮兵为备。会陇安节度使完颜阿邻日与将士宴饮，不治军事，遵顼遣万骑攻之十余日，掠人民五千余、牛羊、杂畜无算。

秋七月，破金积石州，降其羌界寺族。

遵顼令亲军万人攻积石，破之，羌界寺族多降，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没及答那僧奔鞠等拒而不从。

八月，荧惑入舆鬼。

掩积尸气。

诱金阴坡族叛。

阴坡族之骨鞠门等，遵顼遣人诱之叛附。金元帅夹谷瑞发兵讨破之，夏兵不能救。

九月朔，日有食之。

食既，色淡无光，兴庆府城外大风拔木。

冬十月，蒙古兵围积石州，五日而解。

蒙古以凤翔之役恶夏无礼，遣将攻积石州（积石，西蕃溪哥城地，金、夏两有其名。然《宋史》：积石军所属一寨、两堡，《金史》：城一、寨三、堡三，界至不甚相同。俟考），四出抄掠。逾旬，闻金人图其后，解围去。

罢御史中丞梁德懿。

蒙古兵虽退，国中荒羸殆甚，遵顼犹集十二监军司兵图金巩州。德懿上言："天人之道，理自相通。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服，危者得安。"遵顼恶其言直面诘之，令致仕。德懿虽世胄，性恬，退归后十余年，逍遥山水而卒。

十一月，金人取会州。

金巩州元帅田瑞与通远节度郭虾蟆议复会州。虾蟆亲率骑兵五百，衣皆赭，蔽州之南山而下，城上猝见，惊以为神。有举手于悬风板者，虾蟆射之，手与板俱贯。凡射死者数千人，兵民震恐，出降。

十二月，国主传位于子德旺。

蒙古数遣使谯让。遵顼惧，逊位于次子德旺，自号上皇。

按：昔唐元宗之禅位太子，假鸿名以维系人心，正国本以号召天下，实势所不容已者。今遵顼未闻有是，徒以蒙古兵，深思委责于子。直书其事而不足，取意自见。

## 卷四十二

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绪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夏乾定元年春正月，裕陵、泰陵灾。

草木皆流血，德旺遣官禳之二十日止。

二月，结漠北诸部兵以拒蒙古。

德旺闻蒙古王征西域未还，遣使结漠北诸部为外援，阴图拒守计，诸部出兵应。

夏五月，蒙古兵围沙州，不克。

蒙古主自西域还，闻夏国有异图，自将兵由河外攻沙州。逾月不下，遣部下兵夜穴城以入。守将籍辣思义纳火穴中，蒙兵多死，思义城守如故。

秋九月，蒙古破银州。

蒙古久攻沙州，恐银、夏出兵赴援，遣大将孛鲁、黑马等分兵攻银州。监府塔海出战，兵败被俘。斩首数万级，获生口牛羊数十万，银州遂破。

按：蒙古之强，非夏力所能制。德旺嗣立之初，即诱诸部使为我用，可谓得胜算者。乃事机不密，反为所乘，是天祐蒙古耳？岂谋之不臧耶？书以惜之。

冬十月，奉表修好于金。

夏自宣和末臣金八十余年，鲜兵革事。自蒙古之围，金人失援，以致构难十年，一胜一负，两国精锐俱尽。至是，蒙古势益强，夏国西北疆场日削，德旺用右丞相高良惠谋遣使如金，请修好。

按：睦邻修好，《春秋》善之。况夏与金世为与国哉！然当金兵未弱，己力未衰，合之则可以捍蒙古，乃于困敝之极，方始请和。鹬蚌之争将解，两虎之力已伤，卞庄、渔人旋制其后矣。呜呼！若德旺者，智胜其父而生不遇时，良可惜已！

十一月，遣使蒙古请降，沙州围解。

德旺闻银州不守，漠北诸部溃散，遣使诣蒙古军前请降，许以质子为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围，城中坚守半载，军民困乏，食牛羊马驼殆尽。

宋理宗宝庆元年（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夏乾定二年春三月，蒙古使来责任子，不遣。

蒙古遣其臣孛秃至夏国责遣质子，德旺犹豫未决。右丞相高良惠言："两国相交，忠信为主，彼强吾弱，势难背言。宜择宗室之贤者，加以王号，锡以车旗，俾结蒙欢，庶几稍纾国患。"德旺曰："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敌。任子一往，受其束缚，后悔何追？"枢密使李元吉曰："蒙古虎狼，虽恭顺不违，犹恐咆哮其性。若反覆无恒，是自启兵端也。况金势浸衰，自守不支，焉能济我耶？"德旺不听，谢孛秃遣回。

按：自古会不信而有盟，盟不信而有质。许以质而不遣，则降亦不足信矣。德旺不慎许于前，而轻悔于后，不适以速之祸哉？

夏六月，太白昼见。

与日争明。德旺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疏陈经国七事："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自兵兴之后，败卒旁流，饥民四散，若不招集而安抚之，则国本将危。臣愿劳来还定，计其室家，给以衣食，庶几兵民乐业，效忠徇义，靡有二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蒙古孛秃去时，坚请三思再议。今为时半载，未见兵临。或者尚深观望，急宜遣使纳质，以示忠诚，使彼师出无名，我得徐为善后。臣知言而无补，然非此无以弭患也。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银州失守，河西诸隘与敌同之，千里之内，楼橹、斥堠荡然无存。宜乘北兵暂去，缮隍浚濠，无事则安堵堪资，兵至则扼险可守。若任其如入无人，岂不殆哉！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国家向有绥、宥诸羌，藉以立国。嗣为宋、金控据，兵势浸衰。今惟料瓜、肃精强，兴、灵劲勇，明赏罚，计功能，委之宿将、亲臣，量敌为进退，视地为攻守，或者积衰之后，可冀振兴。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自金源开隙，使介不通，往来禁绝，越人视秦，肥瘠无关。致蒙古乘隙，屡肆兵凶。今宜遣使与金约和，两国各置边烽，设侦候，此举彼应，彼困此援，我兵气壮，敌亦不敢正视矣。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今将宫中、府中浮靡，勋臣、戚臣赏赉，去奢从俭，以供征调之用，则粮足而兵自强耳。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蒙古距国千里，初来不拒，继与连兵，俾其险阻既明，道路尽熟，若不出奇奋击，何以示我兵威？议者以王城可守，任其连破州郡，是犹心腹之疾先起手足，可不急为疗救乎？今聚境内精兵，犹可数十万，果能鼓励士气，效命一战，客主势殊，应无不胜。若孤疑满腹，首鼠两端，亡在旦夕矣！"德旺善其辞切，擢为御史中丞。

秋七月，宗室李桢入于金。

桢为国疏族，其父因国乱不仕，挈桢入金，应经童试中选（《元史·桢传》：后长，入为质子，以文学得近太宗。从征伐，赐虎符，授襄阳军马万户）。

八月，遣使聘金，且议和事。

德旺遣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聘于金，请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金主谓群臣曰："夏国从来臣事我朝，今称弟以和，吾不以为辱者，冀得通好，以息吾民耳。"遣翰林待制冯延登、行台令李献甫为馆伴佥议岁赐。仲谔等多口辨，延登不能折。献甫曰："夏国与本朝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而输币，宁有据耶？"仲谔曰："兄弟且不论，宋输吾岁币二十五万，典故具在，金朝岂不知之。"献甫正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倘如宋旧，本朝虽岁捐五十万亦可。"仲谔等语塞，遂定议。

附：《金史·交聘表》：正大二年十月，遣聂天骥、张天纲使夏议和事。考《哀宗纪》：秋九月，夏和议定。十月无遣天骥等事，而二人本传亦不载。

九月，蒙古仇人赤腊喝翔昆来奔，纳之。

赤腊喝翔昆，乃蛮部屈律罕子。蒙古灭乃蛮，屈律罕走死契丹，蒙古主索其子，赤腊喝翔昆走投夏国。德旺以其同仇纳之，给以粮糗。

冬十月，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

世昌自奉使回，见金势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劝德旺为自强计。及纳赤腊喝翔昆，力谏不听，遂乞休，三请方许之。世昌，世居银州乡里，已破，流寓龙州，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

十一月，金使来报聘。

金主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

御史乌古孙宏毅来报成，书称“兄大金皇帝致书于弟大夏皇帝阙下”。自是，夏与金修好。

十二月，复与金互市。

德旺遣徽猷阁学士李弁请互市，往返不能决。金主命礼部尚书杨云翼议之，始定。

遣使贺金正旦。

夏自兵交后不复贺金正旦，德旺始遣精鼎匦押使武绍德、副仪增、御史中丞咩元礼如金行贺正礼。金主命礼臣定拟使者见辞仪注，特厚之（《金史·礼志》：新定夏使入见仪：金主御座，群臣小起居毕，阁门使奏夏使见。客省与夏使副对立于幕前，使者奉书，揖毕对行。左上露台殿檐柱外，奉书单跪，阁使接书，使副就拜位立，阁使奏书全读毕，引使副入殿。鞠躬再拜，复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问兄大金皇帝，圣躬万福！”再拜，兴，复位。金主乃宣问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毕，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圣躬万福！”拜，复位，从左退，下阶，至丹墀北向立。以礼物右入左出，尽。使副再至丹墀，舞蹈，不出班重奏“圣躬万福！”毕，再拜，双跪。金主遣人劳问，复位，谢恩，再出班，谢面天颜，复位，五拜。再出拜谢，遂差接伴赐汤药诸物，复位，舞蹈，再拜，引右出。次引都管、上中节左入，丹墀立，下节于阶下立，齐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下节鞠躬声“喏”，初一拜呼“万岁”，次一拜呼“万岁”，临起呼“万万岁”，祗候，引右出。）

宝庆二年（金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春二月，蒙古攻黑水城，破之。

蒙古主积怒夏国，亲将兵十万来攻，至秦川，德旺遣人撤桥梁拒之。蒙古宣抚使王楫夜督士卒运木石，比晓，桥成。遂进兵，度沙碛，入河西，击散撒里特勒赤闵诸部，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者数万。

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

智耀，右丞相良惠孙。见国事殷，不愿受职，后隐贺兰山（《元史》智耀本传：元太宗访求河西故家子弟之贤者，众以智耀对，召见将用之，遽辞归。及宪宗即位，拜翰林学士。至元五年，擢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卒）。

河西旱。

河西诸州草木旱黄，民无所食。

夏四月，蒙古兵驻浑垂山。

浑垂山在肃州北，蒙古主驻兵避暑。兵士四出抄掠，民间窖积皆尽。

五月，屠肃州。

肃州守将乃蒙古千户昔里钤部兄，坚守不下。蒙古主遣钤部谕之降，不听，及城破，军民尽屠之。

故主遵顼卒。

年六十四，在位十三年，改元一，谥曰英文皇帝，庙号神宗。

论曰：“遵顼才堪魁士，时际承祧，以序以贤，史不详载。然当蒙古浸强，国兵衰弱，计惟寻金旧好，遣使连盟。虞、虢合而夏阳无虞，赵、魏交而秦兵自退。否则保境息民，练兵积粟，不惟可守，亦足自强。乃约宋之使三行，援叛之师再出。始而失之蒙古，取偿金人；既而欲厄金人，转从蒙古。岂知佳兵不祥，黩武自及，北兵再至，束手无谋，仓卒出奔，遑遽内禅。幸而天不永年，父子同殒，不然徽、钦五国，是其前车也。”

六月，蒙古取甘州，副将阿绰等死之。

甘州守臣曲也怯律，蒙古将察罕父。蒙古主遣察罕射书招怯律，且遣使谕城中降。怯律将应之，副将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使者及怯律全家，并力捍拒。蒙古主亲将兵攻之，城破，阿绰等皆死。

秋七月，蒙古破西凉府。

蒙古主进兵攻西凉，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手中流矢，不稍动。守臣斡扎篑力屈，率父老启门降。于是，搠罗、河罗等县皆不守。

国主德旺卒，弟子睍立。

蒙古兵深入，城邑尽溃。德旺忧悸，不知所为，发病卒，年四十六，在位四年，改元一，庙号献宗。国人立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睍，遣使报哀于金。金遣中奉大夫完颜履信、昭毅将军太府监徒单居正吊奠。

论曰：“德旺身当末造，时值艰危。受命之初，念生民之害，首罢用兵；纳忠谏之言，专寻盟好。交邻不屈，经国有谋，可谓能干蛊矣！无如积衰难振，小善莫支，戎马满郊，财用困竭，在位三年，竟以悸卒。滕文恐而国亡，简文危而身弑，知忧患而不生，亦可悯已！”

八月，蒙古兵破应里等县。

应里与兰州接境，西据沙山，东阻大河。蒙古主逾沙陀，至黄河九渡，攻破之。

九月，金还所掠人口。

夏国营田，实占正军，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金主闻国事日蹙，以前取会州时所掠人口悉纵还之。

冬十月，蒙古破夏州，州人术速忽里降。

蒙古主选居宿卫，使掌膳事。

十一月，蒙古取灵州，克兀纳剌城，故太子德任死之。

睍遣大将嵬名令公以十万众救灵州，蒙古兵渡河邀击，夏兵败走，领军佐里等战殁，遂取灵州。进克兀纳剌城，德任被执，不屈死之。有子惟忠，方七岁，求从死，蒙古将异而执之（《元史》：主将执惟忠，以献宗王合撒儿，王留养之。及嗣王移相哥立，惟忠从经略中原有功。淄川王分地，以惟忠为达鲁花赤，佩金符）。

按：书“故太子”，悯其废也；书“死之”，嘉其节也。倘其时德任不废，纂承夏绪，虽未必有补于亡，而守国君、死社稷之义，较睍之降不有光史册耶？

十二月，蒙古兵次盐州川，大杀居民。

蒙古主既破诸城邑，以大兵久驻盐州川，四面搜杀遗民。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

按：书“大杀”，著蒙古暴也。国以民为本，取其地而歼其民，与不取何异？噫，以蒙古之强，不再传而遂乱，岂非天道恶杀而降之罚哉！

进围中兴府。

蒙古主遣大将阿鲁术督诸军趋中兴府，睍驻兵于合剌合察儿地拒之。阿鲁术兵至，拒战不克，奔回。阿鲁术遂作长围困之。

遣使如金，请停使聘。

以蒙古深入，兵事方殷也。

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

睍以国势濒危，即位不改元，仍称乾定。

春正月，金使贺正旦。

金主遣翰林学士李蹊、大理卿裴满钦甫持国书来贺，时军务旁午，馆燕皆不成礼。

二月，蒙古取积石州，谋以兵袭之，不果。

夏国春寒，马饥人瘦，兵不堪战。蒙古主率众渡河，径攻积石。千户按竺迩先登，破之。驻兵城中，军士多患疫。睍闻，谋以兵袭之。初，灵州破，蒙古诸将争掠子女财帛，独耶律楚材取书数部及大黄两驼。是时，病得大黄辄愈，所将数万人皆无恙。夏兵遂不敢出。

三月，蒙古破沙州。

蒙古主遣忽都铁穆儿招谕州将，州将伪降，以牛酒犒师，而设伏以待。忽都铁穆儿至，伏发马蹶，几被获。千户昔里钤部授以所乘马，还兵击败夏兵，遂破沙州。

夏四月，右丞相高良惠卒。

良惠忠恳，有经济才。遵顼时数论事，不见信。德旺立，首进和金三策，两国遂修好。及德旺不遣任子，力谏不纳，退谓人曰：“祸在是矣。”已，遵顼、德旺相继卒，元兵至，主睍不能措一谋。良惠内镇百官，外厉将士，日夕拒守，自冬入夏，积劳成疾。僚佐劝自爱，良惠抚膺叹曰：“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遂卒，年六十七。吏民悲泣，主睍哭临其丧三，城中夺气。

闰五月，蒙古遣使谕降。

天大暑，蒙古主自龙德州避暑六盘山，见夏援兵四绝犹不出降，遣御帐前首千户察罕入城谕祸福，睍不听。

六月，太白入东井。

地大震，宫室多坏，王城夜哭。

国主睍出降，蒙古执以归。

夏兵坚壁半载，城中食尽，兵民皆病，睍率文官李仲谔、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图籍出降。蒙古主系以归。

秋七月，至萨里川杀之。

睍举族随蒙古军次萨里川。蒙古主卒，诸将恐为变，执睍杀之。睍立凡二年，国亡。夏自思恭节度夏、绥至德明封夏王，凡十一世，合一百五十四年；自元昊称帝至睍亡，凡十主，合一百九十六年。

论曰：“睍嗣立逾年，设施少见，岂史文之失载或时势之难为？然蒙古世仇，先君赍恨。当其兵困兴州，民艰穴处，计惟收合余烬，背城借一。胜则国之福也，不胜则以身殉之。汉之北地、秦之佛念且然，况有社稷之寄者乎？奈何志甘屈膝，愿作俘囚，偷生而卒不得生。以视德任之死，洵有愧已。”

绍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四年）夏四月，夏故臣王立之隐于申州。

初，夏主睍遣精方匦匣使王立之聘于金，未复命而国亡。金主赐立之京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夏国降户。是时，立之妻子三十余口至金环州，金主赉以金帛归之立之。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退居申州。金主如所请，以故官主管唐、邓、申、裕等处降户，仍赐上田千亩及牛具农作。立之自耕食，终其身焉。

按：古言“岁寒知松柏，风疾识劲草”。夫天地有劲草、松柏，则真气常伸；国家得义士、忠臣，则余芬不尽。盖血性所贯注，实可以维国脉而系人心。故晋之亡也，不亡于零陵禅位，而亡于陶潜之卒；隋之亡也，不亡于炀帝东阁，而亡于君素之殒。由是而降，昭宣被弑，唐未亡也，至承业身死而宗墟；帝昰自沉，宋未亡也，必信国殉难而祚绝。不然，姓既更矣，物既改矣，之数人者，史册犹系以晋、系以隋、系以唐、宋，何为者？既系之以晋、隋、唐、宋，即谓之晋、隋、唐、宋未亡也可。今考夏国之亡，宗室如李桢，屈膝降矣；世将如甘卜，率属归矣；贵胄如高智耀，亦始拒而终臣矣；他若豪士谢睦欢、术速忽里辈，莫不攀鳞附翼以就功名。独立之身辱下僚，心怀故国。迹其桑梓贫居，耘耔自食，与晋处士夫耕于前、妻锄于后，高风同千古焉！西夏小邦，具此亮节，向非乾顺、仁孝重学尊儒遗泽所留，焉能致此乎？呜呼！宗社可夷，版籍可归，惟斯忠义之气不可以一朝灭。是则强敌为之气索，故国藉以生光者也！余特书其事于篇末，以见弱主虽亡其国，孤臣未没其心云尔。

论曰：“夏自思恭定难，肇锡军名；汉隐酬勋，大启土宇；子孙更臣五代，夏绥抚有百年，盖李氏之造邦旧矣。宋兴以后，历彝兴、克睿、继筠，屡建肤功，频膺宠秩，允兹卜世，永作西藩。追继捧归朝，西平失绪，拓跋之鬼不其馁。而继迁奋袂穷荒，称戈漠北，既恢旧物，复创新图，虽系雄谋，聿由先烈。德明貌称恭顺，而窃帝国中，追尊父号，已非纯臣。元昊幼具枭姿，长隆凶绪，始为逆子，继作贼臣，人尽得诛，法岂容贳？禄山肠溃于床，全忠刃出于背，君子谓其有余辜焉。谅祚弱而能强，秉常失而旋复，

天固未欲乱夏国也，斯强臣悍后不使长其奸乎？乾顺享国最长，拓地最广。然臣宋、臣辽、臣金，一身而事三姓，高无赖、冯长乐其先导与？仁孝文治有余，武备不足；纯佑秉姿忠厚，处事优柔。一见胁于权奸，一受戕于宗室，夏业中衰于是乎始。安全亲为大逆，妄窃鸿名，毒甚楚围，恶弥周带，又复私怀小忿，寻难同盟。遵顼承之，祸连不解，殚其民力，竭其资财，两世穷兵，干戈自及。天道好还，理固然耶。德旺时移势去，灾害频仍，虽有良谋，难回积弱。晛也立，甫逾年，身旋为虏，洵乎天之所废，人不能兴已。考其立国三百四十余年，专事诈虞，不崇信义。然能周旋五代，终始辽、金，岂瞬息之萤光，乃霸图之翘楚。倘有良史，悉其遗事，勒为成书，果纪、传、表、志俱详，则礼乐、典章俱在，容可作千秋之法戒，岂特备列国之史乘已哉！”

# 西夏纪

[民国] 戴锡章撰 李 蔚整理

《西夏纪》二十八卷，民国戴锡章撰。戴锡章字海珊，四川开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史家，曾入史馆参与编纂《清史稿》。他有鉴于清人所补的几种西夏史著作各有缺陷，便利用史馆丰富的史籍和便利的条件，积十余年之功，撰成此书。本书卷首叙西夏先世，正文采用纲目体例，起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李继迁反宋，迄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一二二七）西夏灭亡，记载了西夏立国首尾二百四十六年的历史。书中吸收了前人考补西夏史的成果，又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每条材料均注明出处，提高了此书的使用价值。本书于一九二四年由京华印书局印制，这次整理即以此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 序

余校邑人陈友松先生《西夏事略》，参以张氏鉴《西夏纪事本末》、吴氏广成《西夏书事》，已成书矣。继念史所以备一代事实，陈氏条分件系，自谓就架上书五十余种编成，而未见李氏《通鉴长编》；张、吴见《通鉴长编》矣，所据摭虽较陈氏为备，而中秘之藏，仍未窥也。

余僻处西南山中，为汉朐忍、唐开州，古谪宦所居地。家鲜藏书，又少贤士大夫相往还，闻见之博，又不逮数子。然因乱辟地京师，承乏史馆，适值图书馆启，而宋、元善本及《四库全书》本均灿然在目，因得次第纵观，左右采获，津逮绠汲，时有获于数子之外，则时与地之幸也。

西夏建国二百余年，颇怪当时史臣不为建议，勒成专书，仅附见《宋》、《辽》、《金》三史以传。岂以地处西偏，人为羌族，故外之欤？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乃辽、金有史，而西夏无史，何也？

余从数百年后，远溯数百年前，而成此书。以三家为先河，合百氏为一冶，不复区为谁某，而各溯所自出。上自朝章、国典，下至小说、短书，苟匪不经，皆在所录。更于《西夏纪》外，成《丛刊》十余卷，西夏一代事实略具矣。每条仿宋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例，各注书目，虽乖史法，为便省阅，亦征信之意也。至所引书，有经三家缀缉、联贯而仍注以原书者，以三家虽异流而同出一源。史为天下万世公共之书，非一人一家所得私也。余治此十余年矣，念陈氏限于地，张、吴二氏限于时，余得地与时，而手自辑录，稿数四易，至是而始底于成。然欲以为纪传，仍未能也。吁！学问之道，有穷乎哉？余益用兢兢焉。因书其缘起于此。开县戴锡章。

是书初以陈书为主，辅以张、吴二氏，用低一格双行，以示区别。质之胶西柯凤荪先生，先生颇称善。既而，先生以张、吴书中亦有大事，当顶格单行大书者，因屈于陈氏，列置低格，不无稍欠。谓不如独自成书，而以陈书另行，既靡喧宾夺主之嫌，并免削足适履之病，因特谨从，用志教益。

是书初拟全注原书，继因见闻有限，未能悉考所出，即以三家书标目，亦谭钟麟《通鉴长编拾补》称《西夏书事》之例。后有所获，当再改注。

是书未改编以前，经教育部审定，颇蒙嘉许，其评语云："西夏建国二百余年，文献无征。近世有张氏鉴之《西夏纪事本末》、吴氏广成之《西夏书事》、周氏春之《西夏书》，皆不免于疏漏。作者因其乡人陈氏崑之《西夏事略》，重加改订，成此巨制，引书至三百余种之多，考核精详，尤为前人所不及，真名山之盛业也"云云。录此，以为改编后之印证。

是书未改编以前，初校有同邑谢君升庵盛堂，欧阳君周辅煦、黎君苾生广芬、余君郅廷秉隆、刘君涵章雨田、彭君作桢，郾城陈君山铭伟勋，华阳余君汉

丞承萱，郫县李君鹏；改编以后，则汉阳李君星樵哲明，山阳吴君濂溪怀清，吴县胡君绥之玉搢，罗田王君季香葆心，绵竹曹君缨蘅经沅，或任校雠，或代搜辑，皆于此书有参订之益，例得备书。锡章又识。

## 本书征引书目

《旧五代史》
《五代史记纂误》
《五代史记纂误补》
《新五代史补注》
《宋史》
《辽史》
《辽史拾遗》
《金史》
《金史详校》
《元史》
《新元史》
《元秘史》
《元史译文证补》
《辽金元国语解》
《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
《诸史拾遗》
《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札记》
《资治通鉴考异》
《稽古录》
《中兴小纪》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九朝编年备要》
《十朝纲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宋史全文》
《通鉴续编》
《宋元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后编》
《资治通鉴后编校勘记》
《续资治通鉴》
《通鉴纲目发明》
《续通鉴纲目》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金史纪事本末》
《西夏纪事本末》
《隆平集》
《东都事略》
《契丹国志》
《大金国志》
《元史类编》
《蒙兀儿史记》
《古今纪要》
《函史》
《续通志》
《松漠纪闻》
《燕翼贻谋录》
《太平治迹统类》
《宋朝事实》
《遵尧录》
《宣和遗事》
《宏简录》
《皇元亲征录》
《多桑书》
《包孝肃奏议》
《尽言集》
《谠论集》
《诸臣奏议》
《王文正公遗事》
《韩魏公家传》
《韩魏公遗事》
《范文正公年谱》
《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范文正言行录》
《宋名臣言行录》
《名臣碑传琬琰集》
《广州人物传》
《西夏事略》
《西夏书事》
《新安志》
《朔方新志》
《浙江通志》
《甘肃通志》
《四川总志》
《寿光县志》
《福清县志》
《连城县志》
《米脂县志》
《宁夏府志》
《静宁州志》
《平凉府志》
《庄浪志略》
《河州志》
《延绥镇志》
《葭州志》
《甘泉县志》
《固原州志》
《吴堡县志》
《巩昌府志》
《一统志》

《读史方舆纪要》
《蜀典》
《西域水道记》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文献通考》
《续通考》
《历代建元考》
《纪元汇考》
《纪元编》
《遂初堂书目》
《国史经籍志》
《世善堂书目》
《西夏艺文志》
《王允中郭景修墓志》
《大事记讲义》
《历代通略》
《九朝通略》
《读史漫录》
《历代史论》
《宋论》
《责备余谈》
《古今人物论》
《读史大略》
《阅史郗视》
《读通鉴论》
《历代史案》
《通鉴辑览》
《评鉴阐要》
《张子全书》
《朱子全书》
《黄氏日钞》
《大学衍义补》
《图绘宝鉴》
《古今钱略》
《吉金所见录》
《古泉汇》
《厚德录》
《能改斋漫录》
《容斋随笔》
《日损斋笔记》
《十驾斋养新录》
《癸巳存稿》
《春明退朝录》
《东原录》
《文昌杂录》
《麈史》
《梦溪笔谈》
《东坡志林》
《蒙斋笔谈》
《晁氏客语》
《师友谈记》
《冷斋夜话》
《春渚纪闻》
《石林燕语》
《避暑录话》
《却扫编》
《墨庄漫录》
《梁豁漫志》
《老学庵笔记》
《贵耳集》
《吹剑录》
《藏一话腴》
《袖中锦》
《庶斋老学丛谈》
《卍斋琐录》
《烬余录》
《沙州文录》
《皇朝事实类苑》
《册府元龟》
《事文类聚》
《玉海》
《翰苑新书》
《潜确类书》
《万姓统谱》
《山堂肆考》
《尚友录》
《渊鉴类函》
《骈字类编》
《西夏姓氏录》
《西夏国书略说》
《王文正笔录》
《儒林公议》
《涑水纪闻》
《渑水燕谈录》
《归田录》
《江邻几杂志》
《东斋录》
《东斋记事》
《龙川别志》
《后山丛谈》
《孙公谈圃》
《孔氏谈苑》
《画墁录》
《湘山野录》
《纪闻》
《倦游录》
《见只编》
《玉壶清话》
《东轩笔录》
《遁斋间览》

《铁围山丛谈》
《道山清话》
《墨客挥犀》
《过庭录》
《萍洲可谈》
《高斋漫录》
《默记》
《挥麈录》
《挥麈后录》
《玉照新志》
《闻见近录》
《闻见前录》
《清波杂志》
《鸡肋编》
《北窗炙輠录》
《步里客谈》
《桯史》
《贤奕》
《昨梦录》
《独醒杂志》
《耆旧续闻》
《清夜录》
《归潜志》
《续太平广记》
《扬文公谈苑》
《西夏译莲华经》
《佛祖统纪》
《咸平集》
《小畜集》
《南阳集》
《武夷新集》
《文庄集》
《文恭集》
《武溪集》
《安阳集》
《范文正集》
《河南集》
《蔡忠惠集》
《苏学士集》
《苏魏公集》
《司马文正集》
《赵清献集》
《公是集》
《彭城集》
《郧溪集》
《净德集》
《龙学集》
《宛陵集》
《刘忠肃集》
《王魏公集》
《范太史集》
《文潞公集》
《节孝集》
《欧阳文忠集》
《乐全集》
《范忠宣集》
《王荆公集》
《范侍郎遗文》
《广陵集》
《苏文忠集》
《冯应榴苏诗注》
《栾城集》
《黄山谷集》
《后山集》
《淮海集》
《石门诗钞》
《青山集》
《程伊川集》
《画墁集》
《西塘集》
《景迂生集》
《鸡肋集》
《姑溪居士集》
《潏水集》
《学易集》
《道乡集》
《西台集》
《乐静集》
《摛文堂集》
《襄陵文集》
《竹隐畸士集》
《眉山集》
《杨龟山集》
《李忠定文集》
《初寮集》
《浮溪集》
《华阳集》
《鸿庆居士集》
《欧阳修撰集》
《九华集》
《渭南文集》
《魏鹤山文钞》
《滏水集》
《元遗山集》
《姚牧庵文集》
《清容居士集》
《道园学古录》
《至正集》
《颛习斋集》
《存研楼文集》

《潜研堂文集》
《烂溪集》
《养素堂文集》
《落帆楼集》
《宋文鉴》
《南宋文录》
《金文雅》
《西夏文缀》
《御制全史诗》
《宋诗钞》
《贡父诗话》
《中山诗话》
《后山诗话》
《彦周诗话》
《西清诗话》
《宋诗纪事》
《金源纪事诗》
《辽诗话》
《荀学斋日记》

## 卷　首

西夏本赫连国地，而其先则魏拓跋氏后也（按，西夏先姓于弥，钱氏大昕《廿二史考异》、《元史·李恒传》，其先姓于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按西夏之先本拓跋氏，于弥与拓跋音不相近，盖元时国俗之语。吴澄撰《李世安（即散术解）墓志》云："公，西夏贺兰于弥部人也。"又《卜颜铁木儿传》作唐兀吾密氏，《察罕传》称唐兀乌密氏。北人读吾如乌，盖同族也。《李恒传》称于弥氏，与乌密声亦相近）。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按，《通鉴考异》、欧阳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谓《薛史》避国讳耳。按《旧唐书》、《实录》皆作思恭。《实录》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节度使思恭、保大节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为保大留后，遂升节度，又徙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白思恭为定难节度使，卒，弟思谏代为节度。思孝为保大节度，以孝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俄为节度。然则思恭、思敬乃是两人，思敬后附李茂贞，或赐国姓，故更姓氏，修合以为一人，误也。又《廿二史考异》，思敬当作思恭，宋人避敬字，多改为恭，而同时又有拓跋思敬其人者，乃并思恭亦误转为敬矣）。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按薛氏《旧史》及王氏《东都事略》，以彝昌为思谏子，与此异）。梁开平中，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仁福（按欧阳《新五代史》及《东都事略》皆云："仁福，不知于思谏为亲疏也。"《宋史·夏国传》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使仁福。司马氏《通鉴考异》云："仁福诸子，皆连彝字，则于彝昌，必父行也。"当以《通鉴》为正）。开平三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检校司空，充定难军节度使。未几，后唐武皇遣大将周德威会邠凤之师五万，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余，梁援军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贞明、龙德、及后唐同光中，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长兴四年三月，卒于镇。其年，追封虢王。子彝超嗣（按《册府元龟》一百九十六，梁末帝乾化三年制：进封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为陇西郡王。）彝超，仁福之次子也，历本州左都押衙，迁防遏使。仁福卒，三军立为帅。矫为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权知军州事，乞降真命。明宗闻之，遂以彝超为延州留后，以延帅安从进为夏州留后。朝廷虑不从命，诏邠州节度使药彦稠、宫苑使安从益等，率师援送从进赴镇，仍降诏谕之，云："近据西北藩镇奏，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阃，远镇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当本朝播越之后，及先皇兴复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节。统临有术，远迩咸安。委仗方深，凋殒何速。忽窥所奏，深怆予怀，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后之庆，宜及于子孙。但以彼藩地处穷边，每资经略。厥子年才弱冠，未历艰难，或亏驾御之方，定起奸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节度使观察留后，便勒赴任。但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即乍当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应夏、银、绥、宥等州管内，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债负，残欠税物，一切并放。兼自刺史、指挥使、押衙已下，皆勒依旧，各与改转官资。朕自总万机，惟宏一德，内安华夏，外抚戎夷，先既怀之以恩，后必示之以信。且如李从曮之守岐陇，疆土极宽；高允韬之镇鄜延，甲兵亦众。咸能识时知变，举族归朝。从曮则见镇大梁，允韬则寻除钜鹿。次及昆仲，并建节旄，下至将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贪上谷，李宾之吝朔方，或则结构契丹，偷延旦夕；或则依凭党项，窃据山河。不禀除移，惟谋旅拒。才兴讨伐，已见覆亡。何必广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陈近事，聊谕将来。彼或要覆族之殃，则王都、李宾足为鉴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则允韬、从曮可作规绳。朕设两途，尔宜自择。或虑将校之内、亲要之间，幸彼幼冲，恣其荧惑，遂成骚动，致累生灵。今特差邠州节度使药彦稠，部领马步兵士五万人骑送安从进赴任，从命者秋毫勿犯，违命者全族必诛，先令后行，有犯无舍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诏，授延州留后。已迎受恩命，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阁门使苏继彦赍诏促之。五月，安从进领军至城下，彝超不受代，从进驻军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谓从进曰：

"孤弱小镇，不劳王师攻取，虚烦国家饷运，得之不武。为仆闻天子，乞容改图。"时又四面党项部族万余骑，薄其粮运，而野无刍牧。关辅之人运斗粟、束藁，动计数千，穷民泣血，无所控诉，复为蕃部杀掠，死者甚众。明宗闻之，乃命班师。彝超亦上表谢罪，乃授彝超检校司徒，充定难军节度使。既而修贡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镇。弟彝兴袭其位（按《册府元龟》三百八十九，长兴四年，隰州刺史刘遂凝言于帝曰："臣闻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长子彝殷，为夏州留后。彝超征诏赴阙，则诸蕃归心矣。"据此，则又当以彝超继彝殷，未知孰是）。彝兴，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讳，改"殷"为"兴"。初为行军司马，彝超卒，遂加定难军节度使。晋天福初，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末帝嗣位，加检校太师。八年秋，彝兴弟、绥州刺史彝敏与其党作乱，为彝兴所逐。彝敏奔延州，彝兴押送到阙，骨肉二百余口，朝廷以彝兴之故，絷送本道斩之。开运元年春，诏以彝兴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汉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岁，李守贞叛于河中，潜使人构之。彝兴为之出师，驻于延州之北境。既而闻守贞被围，乃收军而退。周显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书令，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宋初，加太尉。北汉刘钧结代北诸部来寇麟州，彝兴遣部将李彝玉，会诸镇兵御之，钧众遂引去。建隆初，献马三百匹。太祖大喜，亲视攻玉为带，且召使问曰："汝帅腹围几何?"使言："彝兴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带赐之。乾德元年四月甲辰，彝兴献犛牛一（按康誉之《昨梦录》，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夏人常杂犀角以市焉。吴任臣《山海经注》谓即犛牛之类）。五年卒，太祖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讳，改"光"为"克"。彝兴之卒，自权知州事，授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开宝九年，率兵破北汉吴堡寨，斩首七百级，获牛羊千计，俘寨主侯遇以献，累加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卒，太宗废朝二日，赠侍中。子继筠立。继筠，初为衙内都指挥使、检校工部尚书，克睿卒，自权知州事，授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太宗征北汉，继筠遣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光宪，率蕃汉兵列阵渡河，略太原境，以张军势。太平兴国五年卒，弟继捧立。继捧，初为衙内指挥使，嗣继筠为留后。继捧从父、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表言：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令入朝（《西夏书事》：太平兴国六年秋八月，银州刺史李克远袭夏州，不克。冬十一月，继捧以银州变闻。太宗诏令抚绥属族，无使滋乱）。七年，继捧以地献于宋。其弟继迁乃复兴，故叙首继迁云。（《宋史》、《辽史》、《旧五代史》、《长编》）

# 卷　一

太祖神武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李继迁，继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尝从兄思恭讨黄巢，拒贼于渭桥，表有铁鹤，射之没羽，贼骇之，遂先士卒。战没，僖宗赠宥州刺史，祠于渭阳。曾祖仁颜，仕唐银州防御使。祖彝景，嗣于晋。父光俨，嗣于周。建隆四年，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按无定河有李继迁寨，见《米脂县志》），生而有齿。开宝七年，授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宋史·夏国传》）

##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　辽景宗乾亨四年

夏五月己酉，夏州留后李继捧献其银、夏、绥、宥四州（按《东都事略》作以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来归。《长编》作献其所管四州八县）。六月乙亥，遣使发继捧缌麻已上亲赴阙。其弟继迁奔地斤泽。

继捧之先，累四世未尝入觐。继捧至，宋帝甚嘉之，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祖母独孤氏亦献玉盘一、金盘三，皆厚赉之。继捧陈其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乃遣使夏州，护缌麻已上亲赴阙。独继迁居银州，不乐内徙。继迁时年二十（按《长编》作年十七），勇悍，有智谋，与弟继冲（《东都事略》作继忠）、亲信张浦等谋曰："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继冲曰："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浦曰："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继迁善之。伪称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置棺中，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泽距夏州东北三百里。（《宋史·太宗本纪》、《夏国传》，《长编》卷二十三、二十五及《西夏书事》。按《夏国传》：太宗尝宴群臣苑中，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月，夏州奏："击李继迁，破之。"（司马光《稽古录》。按《长编》第言，夏州言戎人拒命，发州兵击败之。）

十一月己酉，以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

权知夏州克文，亦以唐僖宗所赐其祖思恭铁券及朱书御札上于朝，改博州防御使、绥州刺史。克宪初偃蹇，不奉诏。宋帝遣袁继忠往谕，克宪谓继忠曰："李氏何负于朝廷？不能以一州相假乎?"继忠曰：

“天子以夏州归顺，锡以车旗，予以银币，将擢其诸父、昆弟并居方面，宠荣极矣。绥、银僻在羌夷，民贫地瘠，朝廷召公等入京，共享富贵。今克文诣阙，绥州孤立无援，若犹怀顾望，一旦兵临，羌人嗜利忘义，势涣心离，悔何及耶！”克宪迟疑久之，乃随继忠入朝。（《宋史·夏国传》、《袁继忠传》及《西夏书事》）

十二月，宋诏：赦银、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宋史·太宗本纪》）

## 宋太平兴国八年 辽圣宗统和元年，是年，辽复称契丹

春二月，继迁入贡。内侍秦翰赍敕招之，不听。

继迁闻继捧等俱受恩命，遣所部诣麟州贡马及橐驼等物，奉表言：“世泽长存，祖功未泯，人心思旧，蕃部乐推，不望通显皇朝，但假余生戎落，克遂肯构肯堂之志，常为不侵不叛之臣”云云。宋帝使秦翰赍敕谕曰：“朕恭迓天庥，懋昭皇极。山陬海澨，尽一车书；日照月临，罔非臣庶。尔河西李氏，世分旄钺，久任边疆，忠节著于前朝，丰功彰于昭代。属兹家庭多难，几化参商；幸逢恩诏曲全，无亏棣萼。业经同族共列王朝，何忍一夫远居荒俗！况夷落之内，或有跳梁；亲近之间，岂无煽动？敢行旅拒，难逃天诛，不特宗祀忽焉，抑且身名两败。细为善后，合念归诚。宠秩有加，不失当躬富贵；恩荣勿替，永贻奕世箕裘。祸福分途，从违早计。”继迁留翰宿帐中，出入无疑间。翰思手刃之，不得，乃还。（《宋史·秦翰传》及《西夏书事》）

夏五月，战于葭芦川，不克。

继迁数寇河西，银、夏诸州无宁日。宋帝令银、夏、绥、宥都巡检使田钦祚与西上阁门副使袁继忠率兵巡护。继迁从榻柞岭引众拒之，战于葭芦川，不胜，弃铠甲走。（《宋史·袁继忠传》）

秋九月，犯三岔口，又败。

继迁闻田钦祚、袁继忠屯兵三岔，控扼夏州要害，潜率众攻之，不胜，退入狐貉谷。钦祚等出万井口逐之。继迁请战，麾众围雄武军千人于后。继忠命龙卫指挥荆嗣往援，列阵格斗。继迁始却，失人马七百余。已，钦祚军还，依山为营，继迁亦寨其下。钦祚与嗣募劲卒五十人，乘夜纵火击之。继迁不及备，营栅悉毁，军士死者千余人。（《宋史·荆嗣传》）

西人攻宥州，巡检使李询击走之。

初，宋帝诏绥、银、夏等州官吏，招引没界外民归业。继迁见部下携贰，谓张浦曰：“我宗社久墟，蕃众饥散。今中国以财粟招抚流民，亲离众散，殆不可支。”浦曰：“宋兵遍驻银、夏，势难与争。宥州富庶，恃横山为界，若诱诸部并力图之，阨险观变，亦克复之策也。”继迁乃诱西戎众，合二万人攻宥州。巡检使李询率所部蕃汉卒击走之。（《宋史·太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 宋太宗雍熙元年 辽统和二年

冬十月，知夏州尹宪侦知继迁所在，与巡检使曹光实掩击之，获其母、妻，俘斩甚众。继迁走。

继捧之入朝也，以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继迁逃入蕃落，为边患。光实与知夏州尹宪侦知继迁复至地斤泽，选精骑，夜发兵掩袭。再宿而至，斩首五百，烧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宋史·夏国传》及《曹光实传》。按《东都事略》获继迁母、妻，不详年月。《宋史·夏国传》系此事于太平兴国八年，《太宗纪》则在雍熙元年，传纪不合。又《长编》系于是年九月，与《宋史》系于十月又不合，《宋史》盖据奏到之日耳。又按《本纪》所俘千四百余帐，与《尹宪传》、《夏国传》、《长编》作焚四百余帐不同。）

十二月，聚兵黄羊平。

平在夏州北。招来蕃众，兵势复振。于是，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西夏书事》。按《宋史·夏国传》景德元年，继迁卒，子德明立，年二十三，母曰顺成懿孝皇后野利氏。考《帝纪》，太宗雍熙元年至真宗景德元年，共年二十，是德明生母非此野利氏可知。史臣曰：“番俗诸母众多，不能备详，职此故也。”亦见《西夏书事》。）

## 宋雍熙二年 辽统和三年

春二月，李继迁诱杀宋汝州团练使曹光实，遂袭银州据之。

继迁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因语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初，继迁弃银州，番部拓跋遇入诉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宋帝不许，遂作乱，夏州巡检梁迥率兵讨破之。遇等散居山谷，遣人说继迁曰：“银州地居四塞，西接夏、绥，东邻麟、胜，公家先泽未远，若潜师以来，遇以番众济之，城可得也。”继迁问计于众，从弟延信曰：“地斤之役，乃备御之疏，非战斗之罪。漠北不足以立室家，今遇众来归，天假之便，失此不图，后悔何及？”张浦曰：“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但曹光实老将知兵，若不诱之离城，攻其无备，我军大创之余，鹤唳风声，难保必胜也。”于是，遂与弟继冲、破丑重遇贵、张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诈降，使人绐光实曰：“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矣，公许我降乎？”因致情款，陈讲甥舅之礼，期某日降于葭芦川。光实信之，且欲专其功，不与人谋。及期，继迁先设伏兵，令十数人近城迎光实。光实从数百骑往赴之，继迁前导北行，将至其地，举手麾鞭而伏兵应之，光实遂遇害。光实从子克明，时护辎重在后，闻光实死，惧军乱，秘不发丧。阳令人西来传光实令，还军银州，而潜与仆张贵入敌中获光实

尸以还。继迁遂袭银州据之。（《宋史·太宗本纪》、《夏国传》、《曹光实传》及《西夏书事》）

继迁自称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都押牙，预署诸州刺史等官。

继迁既杀光实，假其旗帜，袭破银州，获军资器械无算，于是番族附者日众。李大信等议推继迁为定难节度、西平王，号令蕃众。张浦曰："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予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继迁曰："是我心也。"遂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浦、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祜、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乜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其余除授有差。（《西夏书事》）

三月，破会州，焚毁城郭而去。（《宋史·夏国传》）

宋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将兵讨继迁。

继迁围宋河西，三族寨将折遇乜杀监军使者，与继迁合。仁朗次绥州，奏请益兵，留月余俟报。会继迁攻抚宁寨，仁朗喜谓诸将曰："敌人逐水草散保岩险，常乌合为寇，胜则进，败则走，无以穷其巢穴。今继迁啸聚羌、戎数万，尽锐以攻孤垒，抚宁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以浃旬破。当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临之，分强弩三百，邀其归路，必成擒矣。"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闲暇，日纵酒撝蒱，不恤军事。帝知之，遣使召仁朗赴阙，下御史按问仁朗请益兵及陷三族状。仁朗对曰："所召银、绥、夏兵，其州皆留防城，不遣。所部有千余人，皆曹光实旧卒，器甲不完，故请益兵。况转输刍粟未备，三族寨与绥相去道远，非元诏所救。昨臣已定擒继迁策，会诏代臣，其谋不果。"因言："继迁得部落情，愿降优诏怀来之，或以厚利啖诸酋长密图之；不尔，恐他日难制，大为边患。"宋帝特贷死，流商州。（《宋史·田仁朗传》）

夏四月，李继隆等击继迁，破悉利诸族。

王侁等出银州北，破悉利诸族，追奔数十里，斩三千余级，俘蕃、汉老幼千余，枭代州刺史折罗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马铠仗所获尤多。又出开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斩其副首领埋乜已下五十七人，降银三族首领折八军等三千余众，复破没邵浪、悉讹诸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诸族。麟州诸蕃请纳马赎罪，愿改图自效，助讨继迁。王侁等遂与所部兵入浊轮川，斩首五千级。继迁及折遇乜遁去。是岁，又破咩嵬及岌伽罗腻十四族，吴移、越移等四族亦降。由是麟、夏、银三州复背继迁，归宋者百二十五族，户万六千余。（《宋史·李继隆传》、《党项传》。按岌伽罗腻，《宋史·郭守文传》作岌罗腻。又《石守信传》守信子保兴，至道二年与范庭召等五路讨贼，有岌伽罗腻数族率众来拒。保兴选敢死士数百人，衔枚夜击，歼之。自是，吴移、越移诸族归降。据此，则又似在至道二年五路出师时。）

继迁攻宋夏州。

权麟州韩崇训领兵赴援，大败之，徙监夏州军。（《宋史·韩崇训传》）

继迁与宋都巡检使石保兴战于黑水河，败绩。

继迁入抄。徙银、夏、绥、府都巡检使。尝巡按罨子寨并黑水河，趋谷中，夏人知之，以数千骑据险，渡河求战。保兴所部不满二千人，乃分短兵伏于河浒，俟其半渡，急击之，斩首百余级，追北数十里。（《宋史·石保兴传》）

## 宋雍熙三年 辽统和四年

春二月癸卯，继迁遣使降于契丹。

契丹西境直对夏州，党项东山诸部臣事者多。李氏自思恭赐姓，未尝外附。继迁见诸部溃散，谋于众曰："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乃遣张浦持重币至契丹请附。契丹主隆绪意未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言："河西为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衡刘汉，致大兵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契丹主纳之。（《辽史·圣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夏四月，契丹授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

契丹主以继迁效顺，遣侍中肖里得持诏，授继迁定难军节度、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继冲为副使。（《辽史·圣宗本纪》。按《辽史·百官志》，统和四年置夏州管内蕃落使，授李继迁。置四番都军所，授李继冲。与《圣宗纪》异。）

冬十月，贡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

十一月，党项咩兀等族谋杀继迁，不果。

继迁凶忍，虐用其属，宥州党项咩兀等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九人谋诛继迁。时继迁克期攻银州，会诸族于无定河侧。遇乜布等以暗箭射之，中其鼻，创久不愈，师期乃缓。遇乜布以闻，宋帝赐敕书安抚之。（《宋史·党项传》及《西夏书事》。按《长编》三十五，王禹偁述翟守素言，继迁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横贯于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疮痕尚存。似指此事，惟不言遇乜布姓名耳。）

十二月，请婚契丹。

继迁引兵五百骑款塞，愿婚大国，永作藩辅。契丹主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匹。（《辽史·圣宗本纪》）

## 宋雍熙四年 辽统和五年

继迁复攻夏州。

知夏州安守中以三万众战于王亭镇，败绩。继迁

追至城门而返。(《宋史·夏国传》)

宋以继捧为崇信节度使，克宪为道州防御使，克文遣归博州，并选常参官为通判，以专郡政。

继迁数为边患，有言继迁悉知朝廷事，盖继捧泄之，故出之。(《宋史·夏国传》)

## 宋太宗端拱元年　辽统和六年

春三月，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夏五月，宋以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遣归镇。

初，改感德军节度使，屡发兵讨继迁，不克。又数以敕书招谕继迁及同恶蕃部，继迁亦尝遣孔目官张浦，诣知环州程德元，自陈归顺之意。然继迁终不肯降，益侵盗边境。宰相赵普建议，欲复委李继捧以夏台故地，令图之。因召赴阙，赐姓赵氏，更名"保忠"，宋帝亲书五色金花笺以赐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赐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并赐五州钱帛、刍粟、田园。保忠辞日，宴于长春殿，赐袭衣、玉带、银鞍马，锦彩三千匹、银器三千两，又赐锦袍、银带五百副、马百匹，命右卫第二军都虞候王杲领兵千人护送之。及还，保忠以土物为贶，杲拒而不纳。(《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二十九。按继捧授定难节度使，徐氏乾学《通鉴后编》于雍熙元年及是年两书其事，赐姓名则书在雍熙元年。毕沅《续通鉴》同，并两书赐姓名。)

冬十二月，宋以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

保忠本以不能钳制部落请入朝。及归，继迁视之，蔑如也。保忠期笼络继迁，至镇数月，上言继迁悔过归款，乃授继迁官，然实无降心也。(《宋史·夏国传》及《东都事略》)

## 宋端拱二年　辽统和七年

春正月壬辰，李继迁与兄继捧有怨，乞与通好。

契丹主知其非诚，不许。(《辽史·圣宗本纪》)

三月戊戌，契丹以义成公主归李继迁。(《辽史·圣宗本纪》。按《圣宗本纪》于统和四年十二月书，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辽统和四年乃宋雍熙三年，与《宋史》正合。而《纪》于七年三月又书，以义成公主下嫁继迁，或系许婚在四年，下嫁则在七年也。见《续通志·西夏记》载注。)

贡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

冬十月，宋以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同平章事。(《宋史·太宗本纪》)

十二月，掠西蕃贡使于橐驼口。

先是，诸蕃每贡马京师，为继迁邀击，周仁美领骑士为援，敌不敢犯。(《宋史·周仁美传》)

## 宋太宗淳化元年　辽统和八年

春正月，遣使如契丹谢婚。(《辽史·西夏外纪》)

三月，贡于契丹。

初，继迁流离沙碛，虽臣事契丹，贡不成礼。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继迁遣使如契丹，献良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硇石、井盐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自后，每岁八节贡献。(《辽史·圣宗本纪》及《契丹国志》)

夏四月，保忠袭破宥州御泥布、啰树二族。

保忠奉宋帝诏市马，已获三百匹。二族附继迁，不肯卖马。保忠领兵掩杀二百余人，擒百余人，遂降其族。(《宋史·党项传》)

秋八月，赵保忠破继迁于安庆泽，继迁中流矢遁。(《宋史·夏国传》及《稽古录》)

九月，遣使如契丹献宋俘。(《辽史·西夏外纪》)

冬十月，攻夏州，赵保忠乞济师。

继迁谋取夏州，遣破丑重遇贵等至州诈降，谓继迁创甚，不能军。保忠信之，不设备。继迁阴合诸族渠帅，突攻州城。继捧出兵拒战，重遇贵等从中起，保忠仅以身免，遣使上表乞援。(《西夏书事》)

是月，复遣使如契丹，以败宋军告。(《辽史·西夏外纪》)

十二月，继迁下宋麟、鄜等州，遣使告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按是时继迁未得银、夏，焉能越取麟、鄜？《宋史》纪、传并不载。)

契丹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辽史·西夏外纪》：张齐贤曰："契丹与中国为难，虑继迁感中国之恩，断右臂之势，署王爵以縻之，遣戎使以镇之。王爵至，则刺史之命轻矣；戎使至，则动静皆伺之，向背之心异矣。夫夏国王之称，虚名也。而在契丹命之，于彼国无损，于中国为敌，其谋不甚深哉！"按《宋史·夏国传》作雍熙三年，契丹册继迁为夏国王，与此异。)

## 宋淳化二年　辽统和九年

春正月，继迁攻夏州。宋遣商州团练使翟守素，帅兵援赵保忠。

保忠与继迁战，不胜，乞师于朝。宋帝遣翟守素率兵援之，赐保忠茶百斤、上酝十石。(《宋史·太宗本纪》及《夏国传》)

二月，遣使如契丹，告伐宋捷。(《辽史·西夏外纪》)

夏四月，遣李知白如契丹，谢封册。(《辽史·西夏外纪》。按《圣宗本纪》作杜白。)

七月，以下宋银、绥二州，遣使告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

继迁与宋并代、夏绥、麟府三镇部署孔守正战于大横冈，败绩。复战于白池，又败。守正至行庄，焚掠而去。(《宋史·孔守正传》)

继迁奉表如宋请降。宋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

继迁走漠北几十年，阻兵嗜杀，蕃部被役属者胥怨。夏州之战，虽败保忠兵，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携贰。闻翟守素将兵来讨，恐惧，奉表归顺。丙午，授继迁银州观察使，赐以国姓，名曰“赵保吉”。保吉又荐其亲弟继冲。帝亦赐姓，改名“保宁”，授绥州团练使。并授子德明管内蕃落使。行军司马王禹偁草制词，继迁送马五十匹为润笔，不受。(《宋史·太宗本纪》及《长编》三十二、三十七并《西夏书事》。按《西夏纪事本末》有敕封诏书，诏曰：“王者推赤心以待天，鉴丹书而念旧。疆场之事，虽守在于四夷；勋烈之家，固赏延于十世。银、夏等州蕃落使李继迁，驰声沙漠，袭庆旌旗。顷者因献提封，偶怀疑惧，流寓边塞，绵历岁时。式微之咏既深，在宥之恩宜及。赐之国姓，俾预于宗盟；授以廉车，用绥于夷落。尔其体匿瑕之旨，坚效顺之诚，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复。钦若明命，勉思令图。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银州管内观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姓‘赵’，名‘保吉’，仍放朝谢，许便之官。”)

八月，保忠袭继迁，克之。

继迁虽降宋，劫掠如故。时居王亭镇，保忠往袭之，继迁奔铁斤泽，貌奴、猥才二族复夺其牛畜二万余。(《宋史·党项传》)

兀泥族首领泥中佶移，复背继迁归宋。

先是，佶移内附于宋，授慎州节度使。俄复归继迁。至是，其长子突厥罗与其首领黄罗，以千余骑降府州。(《宋史·党项传》)

冬十月，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为西平王，复姓名曰“李继捧。”(《辽史·圣宗本纪》。按继捧降契丹事，《宋史》及诸书俱不载，惟陈桱《通鉴续编》载之。《辽史考证》谓继捧未尝附于契丹，盖继迁之误。)

赵保忠复破宥州御泥布、罗树二族。

以朋附继迁也。(《宋史·党项传》)

继迁攻会州熟仓族。

熟仓大族，东西蕃部五千余帐，皆保聚岩谷，为环庆藩篱。继迁不得熟仓，不能入环庆。遣使诱之曰：“身已归朝，赐国姓，今后请勿相拒，共禀朝命。”诸酋勿应。继迁由铁斤泽引兵攻之，咩嗟复率来离诸族拒战，继迁始退。(《宋史·党项传》及《西夏书事》)

十二月，契丹以继迁附宋，遣韩德威持诏谕之。(《辽史·圣宗本纪》)

## 宋淳化三年　辽统和十年

春二月，韩德威掠灵州，继迁遣使诉于契丹。

初，继迁之附契丹也，德威请纳之。既得继迁，诸夷皆从，玺书褒奖。未几，继迁受赂，潜怀二心。奉诏率兵往谕，继迁托以西征不出。德威忿怒，至灵州俘掠而还。继迁遣使诉状。赐诏安慰。(《辽史·圣宗本纪》及《韩德威传》。按灵州，当作银州。是时，灵州尚属中国，继迁所据乃银州，《辽史》误。)

夏四月，请通陕西互市。

继迁自婚契丹，岁时贡献悉取资于蕃族，财用渐乏。时陕西尚严边禁，碛外商旅不通。继迁上言：“王者无外，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济资用。”宋帝诏从之。(《西夏书事》)

冬十月，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十一月，保忠贡鹘于宋。

号“海东青”。宋帝曰：“朕不事畋游也。”还之。(《宋史·太宗本纪》及《东都事略》)

## 宋淳化四年　辽统和十一年

宋禁青白盐，困继迁，旋除其禁。

先是，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会馈挽趋灵州，为继迁所抄。转运副使郑文宝议以为“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请禁之。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乃诏：“自陕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屠小康堡。内属万余帐亦叛。商人贩两池盐少利，多取他径出唐、邓、襄、汝间邀善价，吏不能禁。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然。帝知其事，遣知制诰钱若水驰传视之，悉除其禁，召诸族抚谕之，乃定。(《宋史·夏国传》及《郑文宝传》)

夏四月，继迁攻庆州。

继迁虽复绥、银，犹以未得宥、夏等州，遣使入请，宋帝不许。继迁怒曰：“五州故地，先业留遗，拓土展疆，是诚在我。”乃令于众曰：“身虽薄德，承累世之泽，抚诸族之豪，安能迷运守常，没身沙漠？诸君其努力图之。”遂以李大信为蕃部都指挥使，率众犯庆州。州北直接沙漠，地形漫衍，无险可恃。时以继迁纳款，战守无备，兵至人情骇惧。知州刘文质以私钱二百万给赏，于是士皆奋斗，大信不能胜。(《西夏书事》。按《宋史·刘文质传》太略。)

秋八月，入原州。

陕西岁比不登，加以馈饷劳扰，民不堪命。继迁侦知虚实，率兵入原州，围牛栏寨，与团练使石普相持数日，乃还。(《宋史·许均传》)

# 卷　二

## 宋淳化五年　辽统和十二年

春正月，继迁徙绥州民于平夏，部将高文岯等因众不乐，反攻败之，复举城降宋。

继迁兵至绥州，令继冲徙民归平夏，牙将高文岯，唐刺史思祥后也，世官绥州，因众不乐，率羌酋苏移、山海夜、母驮香等反攻之。继迁兵败，弃城

走，文屺举绥州降。宋帝诏授绥州团练使，苏移、山海等为怀化将军。（《宋史·夏国传、党项传》及《西夏书事》）

继迁攻灵州。州将慕容德丰迎击，败之。宋诏遣李继隆等进讨继迁。

先是，灵州及通远军皆言：“继迁攻围诸堡寨，侵掠居民，焚积聚。”宋帝闻之，怒曰：“继迁叛涣砂碛中十年矣，朝廷始务含容，赐以国姓，授以观察使，赐予加等，俸入优厚，仍通其关市，又以绥、宥州委其弟兄，可谓恩宠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决意讨之。”癸酉，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尚食使尹继伦为都监，以讨继迁。（《宋史·夏国传》、《慕容德丰传》及《长编》三十五。按王氏《东都事略》：保忠为保吉所诱，阴与之合，来寇灵州。《宋史·夏国传》：淳化五年正月，保吉围堡寨，掠居民，焚积聚，遂攻灵州。李继隆诸传亦以攻灵州为文。考《太宗纪》：淳化五年正月癸酉，以侍卫马军都指挥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讨李继迁。不言继迁攻灵州。至至道二年五月，方书继迁攻灵州，则是时尚未犯灵州也。故李氏《长编》云：“继迁焚掠堡寨，灵州及清远军以闻。”见《西夏书事》。）

三月，保忠为继迁所袭，奔还夏州，宋指挥使赵光嗣执之。李继隆帅师入夏州。

保忠既不能制继迁，反与连谋。闻继隆将至，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己与继迁解仇，贡马五十匹，乞罢兵。宋帝怒，立遣中使命继隆移兵击保忠。及兵压境，保忠反为继迁所图，欲并其众。缚牙将赵光祚，夜袭保忠帐。保忠方寝，闻难作，单骑走还城，辎重尽为继迁所夺。初，保忠遣其指挥使赵光嗣入贡，光嗣颇输诚款，诏补供奉官，再迁礼宾副使，保忠动静，光嗣必以闻。及保忠阴结继迁，光嗣潜知之，因出家财散士卒，誓以效顺。至是，保忠还，光嗣执之，幽于别所。丁丑，开门纳王师，继隆入夏州，令指挥使许均守之，继迁遁。（《宋史·太宗本纪》及《长编》三十五。李焘曰：“《秦翰传》云：‘王师次延州，翰虑保忠遁逸，即乘驿先往，矫诏安抚，以缓其计。及王师至，翰又讽保忠，以地主之礼郊迎，因并驱而出，保忠遂就擒。’按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为保吉所迫，乃还，光嗣遂执之，安得与翰俱迎王师也？”）

贡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

夏四月，宋削所赐继迁“赵保吉”姓名，堕夏州城。

宋帝闻保忠既成擒，诏以赵光嗣为夏州团练使，高文屺为绥州团练使，削继迁所赐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欲堕其城，迁民于银、绥间。因问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吕蒙正对曰：“昔赫连勃勃，后魏道武末，僭称大夏天王，蒸土筑城，号曰‘统万’，颇与关右为患。若遂废毁，万世之利也。”乙酉，诏堕夏州故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分官地给之，长吏倍加安抚。李继隆闻朝议欲堕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继和与监军秦翰等入奏，以为朔方古镇，贼所窥觎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贼。并请于银、夏两州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阨其冲，且为内属蕃部之蔽，而断贼粮运。皆不报。（《宋史·太宗本纪》及《长编》三十五）

六月，西蕃首领乜遇（一作乩遇）复背继迁，归宋。

乜遇，橐驼路熟仓首领也，向属宋，继为继迁所驱胁叛宋。至是，乜遇率部族反攻继迁，其弟力战而死，既败继迁之众，复归宋。宋以为会州刺史。（《宋史·党项传》）

继迁复攻夏州，不克，遂走漠中。

继迁据夏州橐驼路，驱胁内属戎人。张崇贵与田敏率熟仓族乜遇，战于双埵，杀二千余级，掠牛羊、橐驼、铠甲甚众。连诏褒谕。继迁复攻夏州，与许均一日十二战，不胜，遂走漠中。遣其将佐赵光祚、张浦求纳款，会于石堡寨，崇贵椎牛酾酒犒谕之，给以锦袍、带。（《宋史》张崇贵、许均传）

河西行营送保忠至阙下，宋帝释其罪。

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纱帽，待罪崇政殿。宋帝诘责数四，保忠不能对，但顿首称死罪。诏释之，赐冠带、器币，令还第听命，仍劳赐其母。寻责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其赐保忠诏有云：“不斩继迁，开狡兔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翰林学士钱若水之词也。帝览之，甚悦，谓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宋史·太宗本纪》及《长编》三十六。按《李继隆传》：初，裨将侯延广：监军秦翰议，请诛保忠，及出兵追继迁。继隆曰：“保忠，机上肉耳，当请于天子；今继迁遁去，千里穷碛，艰于转饷，宜养威持重，未易轻举。”延广等服其言。）

秋七月，继迁遣牙校以良马来献，且谢过，犹称所赐姓名，答诏因称之。（《长编》三十六）

八月，继迁遣其弟延信如宋，奉表待罪。

且言，违叛事出保忠，愿赦勿诛。宋帝召见延信，面加慰抚，赐赉甚厚。（《长编》三十六）

继迁以兵犯契丹境，契丹以肖挞凛为阻卜都详稳，督军事。（《辽史·圣宗本纪》及《肖挞凛传》。按《肖挞凛传》：统和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悉委之。师还，以功封兰陵郡王。考《西夏传》：是年，书夏国入贡，而《圣宗纪》不载梗边事。）

十一月，宋遣内侍张崇贵持诏谕继迁，赐以器币、茶药、衣物。

宋复命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庚戌，诏曰：“省所进马、橐驼共百一十三头匹待罪。朕握图御宇，恭己临民，务推含垢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远输诚款，愿革前非。朕道在纳污，情深赦过，特授察

廉之任，厚加赐抚之恩，宠以嘉名，赐之国姓，朕之于汝无所负焉。岂意卿未及逾年，已忘大德，胁从蕃部，擅举甲兵，攻逼城池，虔刘民庶，背恩肆恶，一至于斯。料卿所为，良切兴叹，所以旋征师旅，俾命讨平。既除手足之亲，已失辅车之势，宁保全于岁月，暂假息于朝晡。近者，累上表书，颇引愆犯。且言违背事出保忠，今备贡输，乞加渥泽。朕以好生为德，以禁暴为心，卿倘能誓改过尤，永坚忠节，朝廷爵赏，亦何吝焉？朕不食言，尔宜自省。今遣内侍押班张崇贵，赐卿器币、茶药、衣物等，体朕意焉。"盖王禹偁笔也。(《长编》三十六及《西夏纪事本末》)

## 宋太宗至道元年 辽统和十三年

春三月，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遣左押衙张浦贡良马、橐驼于宋。

宋帝令卫士数百辈，射于崇政殿庭，召张浦观之。先是，李延信还，帝赐继迁劲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继迁意帝欲威示戎狄，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满平射，有余力，浦大骇。帝笑问浦："戎人敢敌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拒敌乎!"帝因谓浦曰："戎人皆贫窭，饮食被服粗恶，无可恋者。继迁何不束身自归，永保富贵?"(《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三十七)

继迁表宋，乞禁边盗掠。从之。

四月壬寅，答继迁诏曰："先敕边郡，各谨封略，无敢相侵，内属戎人所盗羊马、钱物，今并已还卿。戎惟贪狠，尚恕其罪，自今敢犯卿者，诛之也。"(《宋史·夏国传》及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

六月，继迁表宋，乞夏州。宋遣阁门副使冯讷、中使贾继隆持诏，拜继迁鄜州节度使，不受。乃以张浦为郑州团练使，留京师。

继迁表言："怀携柔远，王者之洪规；裕后光前，子臣之私愿。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追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并戴天，情深拱极。兹以家庭多难，骨肉相仇，遂致帐属流离，箕裘陨越。庭坚之宗，忽焉不祀；若敖之鬼，嗟其馁而。臣虽拓跋小宗，身是苾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继绝。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邱；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恭维皇帝陛下，垂天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难免僭越之求。伏乞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酬。臣不胜惶悚恐惧"云云。宋帝览奏，知其诈，遣阁门副使冯讷、中使贾继隆持诏，拜继迁为鄜州节度使。继迁以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围二十里，二土山在其中，正当狗道岭，灵、夏并隔沙碛，川原平坦，易受中国控制，不奉诏。宋帝谓宰相等曰："继迁负固不庭，啸聚边境，朕君临四海，须与含容。昨者赐以诏书，俾移镇守，而狂不奉诏，尚恣陆梁。朕哀此孽重，死亡之非久也。"宰相等对曰："继迁器识凡下，自叛涣以来，引亲校张浦为谋主，军中动静，一以咨之，遂能倔强穹庐，苟延岁月者，浦之力也。今陛下走一介致之，继迁内失腹心之用矣。沿边蕃部族帐居多，继迁威以淫刑，胁而用之，近闻各怀怨望，渐致携离，则继迁外失夷落之助矣。内外乖绝，形势可见，而乃偷安巢穴，靡顾存亡，苟不为蕃部所擒，则必有刺客起于帐下。今鄜延、环庆之地，山川重复，非虏所能窥测。惟灵武一道，是其旧进之路，国家已严保障，练兵聚粟。继迁率乌合之众，往来沙碛，犹困兽处于槛阱，但自跳跃，岂能为人患乎?"乃以张浦为郑州团练使，留京师。(《宋史·夏国传》及《太平治迹统类》)

继迁攻西蕃睡泥族，俘七百余帐。

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兵势浸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徽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岸逋不肯下，继迁以兵掠其七百余帐，岸逋兵溃，奔萧关，副首领你乜逋遣子诣灵州请救，宋诏赐以资粮。(《宋史·党项传》及《西夏书事》)

还，袭宋都钤辖刘用兵于乌白池，不克。

刘用驻兵乌白池，扼盐、夏要路，继迁轻兵袭之。用设伏以待，斩首数千级，夺马五百余匹，继迁大败，还。(《宋史·刘用传》)

环州熟仓族乜遇略夺继迁牛马。

继迁令人招抚之，乜遇答云："吾一心向汉，誓死不移。"(《宋史·党项传》)

八月，进马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郑文宝阴图继迁，继迁讼于宋。

继迁酋长有嵬啰嵬悉俄者，文宝以金帛诱之，与手书要约，留其长子为质，令阴图继迁，即遣去。谓之曰："事成，朝廷授汝刺史。"文宝又预漆木为函，以备驰献继迁之首。又发民曳古碑石诣清远军，将图记功。而嵬啰等尽以事告继迁，继迁上表请罪。宋帝怒文宝，贬兰山令。(《宋史·夏国传》及《郑文宝传》。按嵬啰嵬悉俄，《夏国传》作嵬啰嵬悉。)

宋议城古威州拒继迁。

宋帝议城古威州，遣内侍冯从顺访于郑文宝，文宝言："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乐山之西。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约葫芦、临洮二河，压明沙、萧关两戍，东控五原，北固峡口，足以襟带西凉，咽喉灵武，城之便。然环州至伯鱼，伯鱼抵青冈，青冈距清远皆两舍，而清远当群山之口，扼塞门之要，刍车野宿，行旅顿绝。威州隔城东隅，坚石盘亘，不可浚池。城中旧乏井脉，又飞鸟泉去城尚千余步，一旦缘边警急，贼引平夏胜兵三千，据清远之冲，乘高守险，数百人守环州甜水谷、独家原，传箭野利十族，胁从山中熟户，党项孰敢不从？又分千骑守碛北清远军之口，则自环至灵七百里之地，非国家所有，岂威州可御哉？请先建伯鱼、青冈、清远三

城，为顿师归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汤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间，秦民息肩，臣请建营田积粟实边之策，修五原故城，专三池盐利，以金帛啖党项酋豪子弟，使为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竖子，至于经营安西，绥复河湟，此其渐也。"诏从其议。(《宋史·郑文宝传》)

继迁以千骑攻宋清远军，守臣张延击退之。(《宋史·夏国传》)

要契丹韩德威攻宋府州。

报子河汉之役也。先是，德威为宋将折御卿败于子河汉，思报。适谍知御卿病，又继迁遣人以厚赂诱德威出师，德威欣然从之。至府州，御卿力疾出御，德威顿兵不敢进。(《长编》三十八)

冬十二月，以败宋师，遣使告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按薛应旂《通鉴》谓为张延所败，未尝言宋败也。)

## 宋至道二年　辽统和十四年

春正月，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继迁邀击宋洛苑使白守荣等于浦洛河，众溃，运馈尽为继迁所得。(按《稽古录》此条系于至道元年九月。此从《宋史·夏国传》。)

继迁窥宋清远军，宋帝命白守荣等护送刍粟四十万于灵州，且令辎重先后作三队，丁夫持弓矢自卫，士卒布方阵以护之，遇敌则战，可以无失。复令会州观察使田绍斌率兵应援。而守荣乃并为一运(按《卢之翰传》作之翰违旨，擅并为一。此从《夏国传》)。继迁邀击于浦洛河，绍斌不救，众溃，刍粟尽失。初，宋师之被围也，守荣等欲击之，绍斌曰："蕃戎轻佻，勿弃辎重与战，当按辔结阵徐行。"守荣等忿曰："若但率兵来迎，勿予吾事。"绍斌因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继迁初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自欲邀功，与战。继迁先伏兵，以羸骑挑战，已而伏发，守荣等战败，丁夫愕眙遁，蹂践至死者众。绍斌率所部徐还，一无遗失，至清远，与张延州会食，见壕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荣也。"绳引而上，解衣遗之。驿闻，帝益嘉之，优诏褒美。(《宋史·田绍斌传》。按《周仁美传》：仁美与马绍忠、白守荣、田绍斌部刍粮趣清远军，仁美为先锋。至枝子平，与虏角走之。明日，又战于浦洛河，自巳至戌，战数十合进壁乾河。绍忠、守荣皆败走，绍斌退止浦洛。独仁美所部不满三千，身中八创，护刍粮、官吏直抵清远。绍斌继至，深叹其勇干，表上其功。又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护二十五州刍粟竟达灵武，继迁不敢犯。又马元方知万年县，诸将讨继迁，关辅转饷逾瀚海多失亡，独元方所部全十九。均见本传。)

夏四月，宋以李继隆为环、庆等州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讨李继迁。(《宋史·太宗本纪》)

吐蕃以讨继迁请于宋。

吐蕃自唐季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凡仪渭、泾原、环庆、镇戎、秦州、灵夏皆有之。太平兴国中，诸族以良马入献，自后进奉不绝。时折平族蕃部卖马过灵州，党项杂部诱继迁夺之，表诉于朝，继迁益侵其种落。于是首领握散上言，久苦侵掠，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宋史·吐蕃传》。按《文献通考》是年回纥亦上言，欲同率兵，助讨继迁。)

五月，继迁围灵州。

灵州围急，宋帝将弃之，廷议未决，命张崇贵与冯讷乘传，往议其事，乃益兵固守。时中使窦神宝在灵州，继迁围城岁余，地震二百余日，城中粮糗皆竭，潜遣人市籴河外，宵运以入，间出兵击继迁，继迁引去。(《宋史·太宗本纪》及《张崇贵》、《窦神宝传》)

七月，宋议出师五路来讨。

曹璨自河西至，言继迁众万余围灵武，城中上表告急，为继迁所得，遂顿兵不去(按《续纲目》删去"上表"二字，改下二句作"使为继迁所得，则顿兵不去矣")。时朝议或云率轻骑三道捣平夏；或云暑涉旱海无水泉，粮运艰辛，不如静以待之。帝不听，即部分诸将，五路进讨：李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鄜州。(《宋史·夏国传》。按鄜州，毕沅《续通鉴》作麟州。《宋史·卢斌传》：斌为银夏兵马钤辖，与李继隆等五路出师讨继迁，斌求对，恳言曰："羌夷之族，马骄兵悍，往来无定，败则走他境，疾战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坚保灵州，于内地多积刍粮，以师援送，苟其至也，会兵首尾击之，庶几无枉费，而不失固圉之策矣。"时业已出师，不从其议。)

西凉府蕃部为继迁所掠，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使言于宋。

西凉本吐蕃凉州地，周围二千余里，东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浑、兰州，西界甘州，北界部落。吐蕃领姑藏、神乌、番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有奇。宋初置府。淳化中，殿直丁惟清奉诏往西凉市马，比至而境大稔，因为所留。至是，土人请立师，宋帝即以惟清知府事。继迁知西凉强盛，进攻府城。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御却之，与吐蕃都部署没暇于入朝，献名马以告。(《宋史·吐蕃传》)

宋置继迁母于延州。

母即前曹光实所获者。初，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至是，帝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副使，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吕端疑谋大事，邀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端曰："边鄙常事，端不必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不知也。"准遂告其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愿少缓之，端将覆奏。"入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

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帝曰：“然则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其策。（《宋史·吕端传》）

九月，李继隆等破继迁于乌白池，获米幕军主、吃啰指挥使等，继迁遁。

先是，帝部分诸将攻讨，命继隆出环州，取东关镇，由赤柽苦井路赴之。继隆以所出道回远乏水，请由橐驼路径取继迁巢穴。且遣继和入奏，帝召诘之，知其必败，因遣周莹赍手诏切责，督其进军赤柽。莹至，继隆已便宜发兵，不俟报，与丁罕行（按《宋史·卢斌传》，斌谓李继隆曰：“灵州抵乌、白池，月余方至。若自环州橐驼路，裁十日程。”即不俟诏而往）。十余日不见敌，引军还。张守恩见贼不击，率兵归本部。独范廷召出延州，与夏人遇乌、白池，夏人为方阵来拒，廷召与石保兴麾众出入阵中，会保兴乘马中流矢，挺身持满易骑奋呼，且行且斗，凡三日四十二战，获米幕军主、吃啰等，继迁乃引去。王超出夏州，以其子德用为先锋，将万人与继迁战铁门关，斩首十三级，俘掠畜产以万计。进师乌、白池，敌锐甚，超不敢进。德用请乘之，得精兵五千，转战三日，敌势却，德用曰：“归师迫险必乱。”乃领兵距夏州五十里，绝其归路，下令曰：“乱行者斩！”一军肃然。超亦为之按辔。继迁蹑其后，左右望其师整，不敢近。是役也，诸将失期，独廷召与王超，大小数十战，屡克捷，帝嘉之。（《宋史·太宗本纪》、《夏国传》及李继隆、石保兴、王德用等传。按《宋史·李重贵传》：至道二年，出为卫州团练使。未行，会命将五路讨李继迁，以重贵为麟、府州浊轮寨路都部署，得对便殿。因言“贼居沙碛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今五路齐入，彼闻兵势太盛，不来接战，且谋远遁，欲追则人马乏食，将守则地无坚垒。贼既未平，臣辈何颜以见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剑以赐，又累遣使抚劳。既而诸将果无大功。又《长编》：上初以方略授诸将，先阅兵崇政殿，列阵为攻击之状，刺射之节，且令多设强弩，及遇贼布阵，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矢才一发，贼皆散走。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悉焚荡之。贼中老弱不能走者，继迁悉埋于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马死者过半，不能化矣。”夷谓活为化，言不能自活也。上因顾马步军都虞候傅潜等曰：“此行，合战与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诸将不能尽依方略，致此贼越逸。朕自即位以来，未尝如此杀戮，盖事不容已尔。师兴以来，夏秋之际，炎热尤甚，朕躬自谋度，未尝宁息。大抵行军布阵，当务持重，虽有勇者率数千人以先犯，贼亦无能损益，适足挠乱行伍。朕每深戒之，违令者必斩，果无敢轻率者。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图观之。”潜等拜谢而退。）

冬十月，夏州地震。

继迁将攻夏州，会地震百余日，城郭庐舍多坏，不敢驻营，去。（《西夏书事》）

十二月，攻石堡寨。

石堡属绥州，距夏州三百里。淳化中，赵保忠被擒，壁垒残破，边臣议修葺之，量置戍守。继迁遣兵数千，四出攻掠，以扰其役。鄜延巡检张思钧率众奋击，继迁不胜。（《宋史·张思钧传》）

宋以曹玮知渭州。

继迁叛，诸将数出无功。帝问曹彬：“谁可将者？”彬曰：“臣少子玮可任。”即召见，以本官同知渭州，时年十九。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国者，玮方对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闻之，即斩叛者，投其首境上。（《宋史·曹玮传》）

## 宋至道三年　辽统和十五年

春二月，李继隆遣将击继迁，破之于双堆。

继迁以蕃部从顺者众，遣其军主史乩遇（《宋史·夏国传》作史不乱）率兵屯橐驼口西北双堆，以遏绝之。熟仓族蕃官乜遇来告，继隆遣刘承蕴、田敏会乜遇讨之，斩首数千级，获牛、马、橐驼万计。（《宋史·李继隆传》）

宋帝崩，太子恒即位，是为真宗。（《宋史·太宗本纪》）

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三月，以破宋兵，遣使告于契丹。契丹使来，封继迁为西平王。（《辽史·圣宗本纪》）

六月，遣使如契丹谢封册。（《辽史·圣宗本纪》）

继迁围保安军。

鄜延巡检使张思钧与副都部署曹璨往援，进蹑五十余里，至木场，继迁乃遁。（《宋史·张思钧传》）

秋七月，宋诏西边将吏严烽堠，李继迁来则驱逐，去则勿追，以宽陕西之民。（《稽古录》）

冬十月，侵宋灵州合河，都部署杨琼击走之。

先是，灵州屯戍军校郑美违主将令，惧罪叛投继迁，说以灵州可取状。继迁授指挥使职，令为前导，率兵攻灵州。与都部署杨琼战于合河镇北，大败，失人、畜无算。已，以骑五百掠城下，又败，退走三十里乃免。（《宋史·真宗本纪》、《杨琼传》及富弼《上仁宗论西夏八事疏》）

继迁降宋，宋以为定难节度使，复赐姓名，放张浦还。

先是，帝以灵州事宜访李至，至上疏言：“灵州自郑文宝为国生事，绝青盐，使不入汉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词，而我无谓。关辅生灵，困转输之役，峭然空壁，老我师徒，张颐待饲者不下五千，送粮四十万而止获六万。彼之户口四千有余，今则不盈数百矣；彼之租课四十五万二千有余，今则无孑余矣。守，安可复得耶！此之失策，虽悔何及。”

至是，继迁遣使修贡，求备边任。帝虽察其变诈，时方在谅暗，姑务宁静，因从其请。乃命张崇贵赍诏来，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复赐姓名。盖用王禹偁策也。宋帝初命翰林学士宋湜草制，湜知帝意，必欲归其事于太宗，因进辞曰："先皇帝早深西顾，将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建汉坛之未及，眷兹遗命，实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封疆而效节。"帝甚悦。时继迁既得夏、银、绥、宥、静五州，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地方数千里。(《长编》四十二)

继迁杀其将眛㔁。

眛㔁，夏名将，与渭州对垒十余寨，宿兵十余万，夏人岁遣数百骑精锐，觇视两界。曹玮患眛㔁智勇，计欲间之，令探骑伺彼巡边兵来。适眛㔁病，月余不能起，玮乃于界首设一大祭，赠赙器物，照耀原野，用版祝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国都护某公：累以腊书约，提所部归我大宋。待公之来，不期天丧吉人，事无终始。"令百骑守寨下，望其兵近，即举火自烧，故遗祝文，并所用银器千余两，皆弃而归。夏兵尽掠祝版器而去，献于继迁，继迁因假他事诛眛㔁。其下二十余帐反侧不安，率众叛降于宋。(陆寿名《续太平广记·智术类》)

十二月，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 宋真宗咸平元年　辽统和十六年

春正月，继迁遣使如宋，表让恩命。

继迁使押牙刘仁谦奉表，请让恩命，略曰："天子宅中，声教讫于海澨；王者无外，怀柔溥及戎方。恭维皇帝陛下，恩深继绝，度豁包荒，垂念祖祢之功，俾承堂构之旧，全家细小，均沐鸿慈，合族豪酋，同游化宇。从此以享以祀，在天对越堪依；斯哭斯歌，没世首邱可乐，皆出于皇帝至仁之所赐也。惟是臣远处夷落，贱属草莽，初无汗马之劳，克勤王事；继肆凭城之技，屡扰边陲。虽蒙圣主施仁，神武不杀，自念眇躬负罪，梦寐何安？谨遣下臣，拜上恩命。敢尘旒冕，窃冒殿庭。望垂日月之明，使图蚁效；俯鉴狂瞽之渎，藉展葵忱。元造曲全，天恩莫报，臣不胜悚惶待罪之至。"盖张浦谋也。宋帝见表不允，赐仁谦锦袍、银带，遣回。(《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二月，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以得银、夏、绥、宥、静五州，告于契丹。(《西夏书事》)

三月，宋以继迁归顺，遣使谕陕西：纵绥、银流民还乡，家给米一斛。(《宋史·真宗本纪》)

夏四月，继迁遣弟继瑗如宋谢恩。

宋授继瑗亳州防御使，封继迁母卫慕氏卫国太夫人，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宋史·真宗本纪》及《夏国传》)

冬十月，兀泥族北徙。

兀泥族，在青冈岭、三角城、龙马川，领族帐千五百户。初隶继迁，俄投府州。淳化中，数与继迁相攻击。及继迁内附，兀泥族首领黄罗恨，北徙过黄河，入贡于宋，且言继迁既受朝命，不敢侵伐。宋帝面加奖慰，赐赉甚厚。(《宋史·党项传》)

是岁，继迁侵宋石州。

知石州韩崇训追袭之，至贺兰山而还。(《宋史·韩崇训传》)

## 卷　三

### 宋真宗咸平二年　辽圣宗统和十七年

宋诏弃镇戎军。

先是，李继隆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众议不一。继隆独遣弟继和面奏曰："平凉旧地，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城之为便。"太宗乃许焉。遂率师以进，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为镇戎军。至是，帝诏弃之，遂不守。(《宋史·李继隆、继和传》)

夏六月，继迁掠河西，杀宋指挥使李璠。

继迁引骑掠河西，与虎翼指挥使李璠遇。璠手格杀数十人，身被数枪，力战未已，会马中矢仆，遂没于阵。帝哀其死事，录其孤李荣为虎翼副都头。因语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曰："继迁领众万余寇边，与官军遇于隘口，遂掩袭之，杀获甚众。李璠者，向非马倒，亦不至于败。"超曰："王师虽胜，敌情难测，望益谨边备。"帝深纳其言。(《长编》四十五)

秋八月，河西羌诱继迁侵宋麟州，援将折海超等战死。

麟、府缘边，失于抚御，其大族蕃部多投继迁，河西黄女族长蒙异保(《长编》作和诺克族长蒙吉布)及府州蕃部啜讹(《长编》作多郛)诱继迁曰："麟、府为河东要地，攻易守难，若以盛兵乘之，唾手可得。得麟、府则岢岚、火山诸军皆可图矣。"继迁遂以蒙异保为前部，啜讹佐之，率众攻麟州，由万户谷进至松花寨，府州将洛苑使折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援。会继迁兵众，官军不敌，惟昌臂中流矢坠马，忽摄弓起，得裨将马突围出，海超、惟信没焉。(《宋史·折御卿传》及《西夏书事》)

九月，进攻府州。

戎性往来飘忽，势难久持。然其民皆兵居，易于点集。继迁前围麟州不克，令部下万私保移埋(《长编》作旺布伊特满)纠合蕃族犯府州境，与守将折惟昌、钤辖宋思恭等战于埋井峰，败还。(《宋史·折御卿传》。是岁，惟昌又破继迁党言泥族拔黄寨，焚其器甲、车帐，俘斩甚众。)

复侵宋麟州。

为州将韩崇训败之于城下。(《宋史·韩崇训传》。按此事与折惟昌事不合，且无月日可据)

夏州言，石陨有文。冬十二月，出兵攻延安。

继迁驻夏州，声言石陨帐前，有文曰："天戒尔勿为中国患。"蕃汉争传之。右班殿直卢鉴入奏事，帝问之，鉴曰："此诈为之，以欺朝廷也，宜益为备。"未几，继迁以万骑围延安，陕西转运副使张佶督兵御却之。(《宋史·卢鉴传》及《张佶传》)

是岁，继迁复与熟户李继福为隙，因缘内扰。宋张崇贵与张守恩击之，焚庐舍，获赀畜、器甲、生口甚众。(《宋史·张崇贵传》。按《长编》：延州言，钤辖张崇贵等破蕃贼大卢、小卢等十族，擒获人口、羊马二十万。李焘谓《张崇贵传》云云，疑即此事。)

又与宋知威虏军石保兴战，不克引还。(《宋史·石保兴传》)

## 宋咸平三年 辽统和十八年

以兵屯灵州、河西，胁诱宋边民。宋复城镇戎军。

镇戎弃后，夏人侵犯之路无阻，复掠蕃族，南至渭州安国镇北一百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余里。更于萧关屯聚万子、米逋、西鼠等兵三千，以胁原、渭、灵、环熟户。当时，族帐谋归继迁者甚多。宋帝乃复命城镇戎，以李继和知其军。而宋臣犹有议其非者。明年，张齐贤、梁灏经略西事，因访继和边事，继和言："镇戎军为泾、原、仪、渭北面扞蔽，又为环、庆、原、渭、仪、秦熟户所依，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吐蕃、咩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之路。自置军已来，克张边备，方于至道中所葺，今已数倍。诚能常用步骑五千守之，泾、原、渭州苟有缓急，会于此军，并力战守，则贼必不敢过此军；而缘边民户不废耕织，熟户老幼有所归宿。此军苟废，则过此新城，止皆废垒。有数路来寇，若自陇山下南去，则由三百堡入仪州制胜关；自瓦亭路南去，则由弹筝峡入渭州安国镇；自清石岭东南去，则由小卢、大卢、潘谷入潘原县；若至潘原而西则入渭州，东则入泾州；若自东石岭、东公主泉南去，则由东山寨、故彭阳城西并入原州；其余细路不可尽数。如以五千步骑，令四州各为备御，不相会合，则兵势分而力不足御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今自灵，环、庆、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属于贼，若更攻陷灵州，西取回鹘，则吐蕃震惧，皆为吞噬，西北边民将受驱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贼攻，便思委弃，以为良策。是则有尽之地，不能供无已之求也。自咸平二年弃镇戎后，继迁径来侵掠，各族谋归贼者亦多；复置此军，一年以来，蕃部少安。以此较之，则存废之说，相去万倍矣。"(《宋史·李继和传》)

再攻麟州。

时，张佶为麟府钤辖，率兵逆战，夏师大败，酋帅中流矢死亡，失人畜甚众。(《宋史·张佶传》)

宋师入境大掠。

军兴以来，宋人于境上备御，从未深入攻掠。至是，李继周帅师乘不备骤入夏境，焚积聚、杀人畜、掳器甲凡六十余万。(《宋史·李继周传》)

夏五月，攻麟州浊轮寨，钤辖刘文质击走之。(《长编》四十七)

九月，邀击宋知灵州李守恩、陕西转运使陈纬于路，杀之。

时，宋庆州发兵，护刍粮诣灵州，过瀚海为继迁所邀，守恩、纬皆战没。方其初发兵也，郑文宝素知西边山川险易，上言必为继迁所败，已而果然。(《长编》四十七。又十月，宋副都部署王荣帅兵援送灵武刍粮。荣素无术略，又不严斥堠，至积石，夜为蕃贼所抄，荣部大乱。李焘曰："王荣援粮，疑即与李守恩等同一事，但史载不详耳。"《宋史·王荣传》与《长编》同。)

冬十月，升保静县为静州。(《甘肃通志》)

十一月，契丹来，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军节度使。(《辽史·圣宗本纪》)

十二月，宋环庆大屯士马。

以继迁数扰边也。(《长编》四十七)

## 宋咸平四年 辽统和十九年

春三月，使李文贵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按《西夏外纪》李文贵作李文冀)

夏四月，回鹘可汗禄胜纳款于宋，请以兵助西讨。

回鹘自唐末浸微，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时，继迁犹驻积石，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西州回鹘可汗禄胜知其谋，遣枢密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无峰橐驼、宾铁剑甲、琉璃器来贡，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因降诏禄胜曰："贼迁凶悖，人神所弃。卿世济忠烈，义笃舅甥，继上奏封，备陈方略，且欲大举精甲，就覆残妖，拓土西陲，献俘北阙。可汗功业，其可胜言！嘉叹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统制。"(《宋史·真宗本纪》及《回鹘传》)

六月，以下宋恒、环、庆三州告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

八月，继迁遣其牙将贡马于宋，犹称所赐姓名。

帝以继迁虽入贡，而抄劫边部益甚，乃以张齐贤为泾原诸路经略使。齐贤言，灵武孤城，必难固守，徒使军民六七万陷于危亡之地。与杨亿议弃灵州，辅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永兴军，诏与转运使陈纬往灵州经度屯田。及还，上《安边策》曰："臣窃谓今议边事者不出三途：请弃灵武，一也；轻议兴师，二也；姑息而羁縻之，三也。而臣以为轻弃灵州，则戎

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一旦给之，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一患也。自环庆至灵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为二，如舍灵武，则西域、狄戎合而为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后，无匹马南来，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实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仪、泾之西北诸戎是也。如舍灵武，则合而为一，夏贼桀黠，服从诸戎，俾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三患也。轻议兴师，则有不利者四：深入穷追，夏贼度不能抵，必奔遁绝漠，王师食尽不能久留而退，西贼复扰者，一也。寇至而不战，则边郡被其患，战则缘边之兵不足以当其众者，二也。清远西北曰旱海，盖灵武要害之路，而白、马二将奔败之地。如王师薄伐，无功而还，则夏贼必据要害，以绝河西粮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将大兴征讨以通粮道，疲民重困，盗贼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羁縻之，则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贪婪无厌，必将服从诸戎，然后为中国大患者，一也。自白、马二将奔败之后，夏贼得志，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见便则动者，二也。在臣愚虑，不出二策。自清远至灵武，有溥乐、耀德为河西之粮道，贼若悉众来讨，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贼所以未灭者，诚以深入穷追则奔遁绝漠，师退则复来扰边，使其敢来与王师拒战，则其殄灭也久矣。彼若知动无所利，恭而听命，则中吾下策者也。今虽存灵武，使阻隔旱海，居绝塞之外，不筑此二城为之唇齿，与舍灵武无异，今特城此二城，则贼不敢动矣。议者将曰：'国家赡灵武犹曰困匮，而更供给二城，其费不更大乎？'臣以为不然。灵武至清远不满三百里，而谷价殊绝者，以度旱海无舍宿之地，有戎寇之忧故也。如建此二城，则军民之趋灵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忧，输籴日益，谷宁无贱乎？以减杀之价，供二城之费，又何疑焉。外此，则复有一说，乌、白盐池，夏贼所泊，诸戎视之犹司命也。如夏贼来寇，则令延庆之师入其境，先据乌、白之池，而号令诸戎曰：'有得夏贼首者，分封其地，而以乌、白与之。'则诸戎愿禽之者众矣。"帝不能决。（《长编》四十四及四十九。按《长编》：是月戊申，上出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指示辅臣曰："一昨戎人所掠部族，边臣奏不以实。"又指灵州西榆林、大定曰："戎人多据此路，凭高以瞰王师，盖恃夐远，难于追袭。"复指天涧路曰："杨琼尝言此路往灵州，险而有水，可保无患。然将帅顾方略如何耳?"）

秋九月，继迁陷宋清远军。

继迁攻破定州怀远县及保静、永州，遂攻清远军，知军刘隐、监押丁赞等分兵拒守。继迁鼓众攻南门，其子阿移攻北门，堙壕断桥以战。时宋都部署杨琼顿兵庆州，清远屡走间使诣琼，请济师。琼将悉出兵为援，钤辖、内园使冯守规，都监、崇仪使张继能曰："敌近，重兵在前，后无以继，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潘璘、都监刘文质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继至。"琼逗留不进。又清远军都监段义逾城叛降继迁，城遂陷。琼闻清远陷，益恇怯不前，遂弃青冈城，并焚刍粮兵仗，驱老幼以出，退保洪德寨，未尝交一锋。（《宋史·杨琼传》、《夏国传》及《长编》四十九）

围灵州。

继迁既陷清远，遂乘胜围灵州。兵势日盛，有图取朔方之意。中国困于飞挽，咸以灵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宋帝乃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将兵六万御之。（《宋史·王超传》）

羌族嵬逋等复归宋。

嵬逋本环州熟户，为继迁所掠，至是背继迁，徙帐归宋。又继迁诸羌族胡叶示及扑咩讹猪等首领亦率属归宋。（《宋史·党项传》。按《长编》嵬逋作威布，胡叶示作瑚叶实，扑咩讹猪作普密额珠。）

徇唐隆镇，与麟州兵战于柳拨川，不胜。

继迁以兵徇唐隆镇，谋从萧关、武延、石门路攻麟府。麟府浊轮副部署曹璨，以熟户兵邀击继迁辎重于镇西柳拨川，杀获甚众，生擒其大校四人。（《长编》四十九。按《长编》在九月，《宋史·本纪》在十月。）

冬十月，西凉府六谷都首领潘罗支（《长编》作博罗齐）遣部下李万山率兵助宋来讨。

罗支使言于知镇戎军李继和，愿戮力来讨。继和请授以刺史，仍给廪禄。经略使张齐贤又请封六谷王兼招讨使。帝以问宰相，皆曰："罗支已为酋帅，授刺史太轻；未领节制，加王爵非顺；招讨使号不可假外夷。"乃以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旋遣部下李万山率兵助讨，贻书继和请师期。（《宋史·吐蕃传》）

十一月甲午，宋诏西蕃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长编》五十）

宋遣使谕秦陇以西诸戎，使来攻。

用吴淑议也。先是，吴淑上言："近者北狄折衄，天兵振荡，匈奴必当逃循，继迁必当沮丧，以此取之，计之上也。若继迁退伏沙漠，穷追不获，游魂假息，犹为后患。臣谓宜通西域之地，以助灵武之势，可以掩其不意，以诛黠寇。宜遣使谕秦陇以西诸戎，结其欢心，令为前驱指导，斯不难矣。夫蕃戎靡不贪慕财贿，国家诚不爱重币珍玩以啖之，爵赏荣耀以诱之，则西戎宜其为用矣。古人云：'以蛮夷伐蛮夷'，计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国强盛，喻之以中国富厚，待之以至诚，临之以威众，夷落其敢不从服哉！其有善水草之地，或开屯田，或置城邑，若汉之置都护，所谓断匈奴之右臂。如此，则灵武不忧匮乏，继迁不足殄灭。抚诸戎而启西夏，以平荡逋寇，此亦帝王之美略。"（《长编》五十）

十二月，宋河外寨主李琼等以城来降。

帝念其力屈就擒，特释其亲属。(《宋史·真宗本纪》)

## 宋咸平五年　辽统和二十年

春正月，继迁部将卧浪己等叛降于宋，给田宅。(《宋史·真宗本纪》。按卧浪己，《长编》作鄂朗吉)

继迁置市于赤沙、橐驼等路。

赤沙川、橐驼口两路，为灵、夏二州蕃族屯聚处。继迁各置会贸易，以诱熟户。陕西转运使刘琮请令本路部署潜军讨之，宋帝曰："边界市易往来，若不戒而杀，是暴也。宜先谕民以条约，如有违者，即严谴之。"(《长编》五十一)

与宋灵州副都部署张凝战，败绩。

时斥堠数扰，转运使刘琮惧飞挽不给，问计于凝，凝曰："今当深入，因敌资粮，不足虑也。"乃自白豹镇率兵入敌境，生擒夏将，烧荡二百余帐、刍粮八万，斩首五千余，获牛马、器甲二万，降九百余人。(《宋史·真宗本纪》及《张凝传》)

三月，陷灵州，杀其知州裴济。

继迁既陷河外五城，遂大集蕃部攻灵州，断饷道。孤军绝援，济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宋帝所遣张煦等诸援兵行至镇戎，而灵武已陷，济死之。(《宋史·真宗本纪》及裴济、张煦等传。先是，灵州孤危，诏议弃守之宜，李沆与杨亿奏曰："若继迁不死，灵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则关右之民息肩矣。"帝不从。至是，帝悔不用李沆之言。王超等遂奏班师。己酉，以王超为永兴军驻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继英为庆州驻泊钤辖，与西南沿边速为应援。秦翰为环庆、泾原两路钤辖，与王汉忠、李允正同其事，备继迁之侵轶也。)

改灵州为西平府。(《宋史·夏国传》)

宋援师还，为夏人所邀，都监张煦击却之。

先是，王超、张凝、秦翰援灵武，命煦为西路行营都监。至镇戎，闻灵武已陷，复还本任。与张凝入夏境，出白豹镇，至柔远川，夏人七百余邀战，煦与庆州监军张纶击杀甚众。清远故城有酋长，请以甲骑三千来降，煦语凝曰："此诈也。"严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归环州，道为敌所邀。煦闻之，领所部锐兵自庆州赴之，一夕与凝会，射杀其大将，与凝同还。(《宋史·张煦传》)

夏六月，继迁复以二万骑围麟州。

金明巡检李继周击之，围未解，麟州部署曹璨请济师，帝阅地图曰："麟州依险，三面孤绝，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忧耳。"乃遣兵走援。继迁果据水寨，薄城已五日，知州卫居实出奇兵突战，缒勇士城下，城上鼓噪，矢石如注，杀伤万余人，继迁乃拔去。(《宋史·夏国传》。按《长编》：麟州之被围也，卫居实遣单介间道乞师于太原。诸将以无诏犹豫未决，并代副都署张进独抗议发兵赴援。既至而围解，手诏褒美。又《长编》：上未闻麟州捷奏，诏延州部署，会李继福所部兵于要路设伏，掩击李继迁。又《长编》：上闻麟州捷奏，谓左右曰："迁贼猖狂以来，未尝如此丧败。加以威虐，胁从其众，若频有奔衄，人心必离，易为图也。")

遣刘仁勖如契丹，告下宋灵州。(《辽史·西夏外纪》)

袭宋镇戎军，不克。

夏人伺镇戎军警巡弛备，一夕，塞长壕，越古长城，抵城下。李继和与都监史重贵出兵御之，夏人据险再突城隍，列阵接战，重贵中重创力战，夏人败走，亡失甲骑无算。(《宋史·李继和传》。按《继和传》言戎人，不言夏人，不知是否继迁？《宋史·本纪》、《夏国传》俱不载，此从《西夏事略》。)

夏州旱。秋七月，筑河防。

黄河自积石经河州，合洮河水东北流至兰州，过鸣沙河、应里州，北绕灵武，由怀远县入夏州。向有古渠二：曰汉源，长袤二百五十里；曰唐梁，长袤三百二十里。夏州自上年八月不雨，谷尽不登。至是，旱益甚。继迁令民筑堤防，引河水以灌田。役人有小过，辄系头投之河，使人就下流接视，蕃人则援以出，汉人则否。(《长编》五十四)

八月，大雨，河防决。

雨九昼夜不止，河水暴涨，防四决，蕃汉漂溺者无数。(《长编》五十四)

十月，宋诏：河西戎人归投者，迁内地给田。

时勒厥麻(《长编》作勒结玛)等三族千五百帐，以浊轮寨为继迁所陷，遂越河内属于宋，分处边境。而勒厥麻潜往来夏境，泄宋军实。宋知之，乃徙置宪州楼烦县。(《宋史·党项传》)

继迁遣使诱潘罗支部族，不得。

六谷分左右厢，左厢副使折逋游龙钵，实参罗支戎事。宋帝方务绥怀，命龙钵领宥州刺史；其六族首领褚下箕等，皆为怀化将军。继迁用兵买马，必由西凉，惟恐梗塞，遣人以铁箭诱六谷诸番叛附。罗支戮一人，絷一人，表闻候旨。宋帝褒谕之，听自处置。(《宋史·吐蕃传》)

继迁将袭仪州制胜关，以宋将有备，不果。

卢鉴知仪州，州有制胜关最号险要。继迁欲乘虚袭取之，放言将由此大入。谍者以告，诏徙老幼、刍粟于内地。鉴曰："此奸谋也。且示虏弱，摇民心，臣不敢奉诏。"卒不徙。已而，继迁亦不至。(《宋史·卢鉴传》)

遣兵攻党项咩逋(《长编》作密本)族，首领泥埋(《长编》作尼玛)遣子成逋(《长编》作沁布)贡于宋。

宋帝闻贺兰山有小凉、大凉族甚盛，常恐与继迁合势为患，欲抚之。因成逋还，特诏赐之，以激其立效。(《宋史·党项传》)

渡河攻党项庄浪族，不克。

庄浪族数万帐，居黑山北，广袤数千里，东接契丹，北邻塔坦，南至河西，连大凉、小凉诸族，中隔银、夏，道路辽绝。其首领龙移、昧克，或称庄浪、昧克，素不与继迁合。常以马附藏才族入贡，颇勤外御。宋帝授龙移为安远大将军，昧克为怀化将军，以褒之。继迁恶其不附己，举兵渡河袭之，大败而回。(《宋史·党项传》)

是岁，遣使如契丹进马驼。(《辽史·西夏外纪》)

## 宋咸平六年　辽统和二十一年

春二月，宋以西凉府六谷首领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都巡检使。

罗支遣咩逋族蕃官成逋驰骑至镇戎军，请会兵来讨。又遣蕃官吴福圣腊入贡于宋，表言感朝廷恩信，愤继迁倔强，已集骑兵六万，乞会王师收复灵州，故有是命。议者以西凉去渭州限河路远，不可预约师期。帝曰："继迁常在地斤三山之东，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寨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降诏许之。(《宋史·吐蕃传》)

出驻镦子山，复以铁箭诱潘罗支，不答。(《西夏书事》)

三月，绥州东山蕃部军使拽臼等叛附于宋。(《宋史·真宗本纪》)

宋原州熟户裴天下(《长编》作裴天下)等请率族兵掩击迁党移湖(《长编》作伊特克)等帐，求宋策应。

部署司不报。帝以戎人宣力御贼，不应沮之，即诏谕诸路以精甲策应。环州酋长苏尚娘(《长编》作苏尔萨南)亦领兵来击，且屡以敌中机事告于宋，宋以为临州刺史。(《宋史·党项传》)

岑移(《长编》作沁阳)、麻谋(《长编》作玛默特)、巢迷(《长编》作楚克密)、移树罗家(《长编》作珠苏威家)等族复叛附于宋。

宋内属戎人，与西夏界错居，屡为胁诱。宋环庆部署张凝领兵离木波镇，直凑八州原下寨，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至分水岭降麻谋等二十一族，柔远镇降巢迷等二十族，遂抵业乐，降移树罗家等一百族，合四千八百户，皆复归于宋。(《宋史·党项传》)

迁都西平府。

初，继迁居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及得灵武，爱其山川形胜，谋徙都之。弟继瑗言："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尔迁弃，恐扰众心。"继迁曰："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众立宗庙，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尽复绥、宥诸州地。

继迁虽授定难军节度，而绥、宥诸州尚属中国。及建都西平，兵力日盛，宋帝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尽割定难军地与之，于是继迁地益广。(《宋史·夏国传》)

牛羊、苏家等族袭夏州，族帐二百人被杀。

自灵武失守，绥银割弃，中国所得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牛羊、苏家二族，恃其险远，尝与继迁数入边，边吏招谕不听。时河西蕃族泄浪、南山及叶市(《长编》作伊实)族啰埋(《长编》作罗莽)同弟啰胡(《长编》作喇呼)率百余帐，持继迁署牒请内附，宋帝授以本族指〔挥〕使等官。二族心艳之，反兵袭夏州，杀族帐二百余。环庆部署上其功，宋帝诏，厚赐之。(《宋史·党项传》)

吐蕃者龙(《长编》作咱隆)族与潘罗支攻夏州，拒却之。

者龙族居移卑陵(《长编》作吉布琳)山，首领厮敦琶(《长编》作斯敦巴)与潘罗支协力攻夏州，不胜。已，遣使如宋，称集本族骑兵，愿随大军西讨，宋帝优赉之。(《宋史·吐蕃传》：咸平六年八月，者龙族首领来贡，上嘉其尝与潘罗支协力抗贼，令优待之。又《党项传》：咸平六年二月，泾原部署言，者龙族移卑陵山、首领厮敦琶遣使言，已集骑兵，愿随军讨贼，是一族分见两传也。然罗支为吐蕃属，则与罗支协力应属吐蕃，宋史入《党项传》，似误。)

夏四月，继迁攻宋洪德寨，

酋长庆香(《长编》作庆桑)与乩移庆(《长编》作伽哲庆)族合势击之，宋以寨兵策援，大败继迁，擒四十九人，坠崖死者甚众，获马七十余匹，旗鼓、铠甲数百计。(《宋史·党项传》)

环州白马族与继迁战斗，屡徙帐乏食，宋诏赐廪粟。(《宋·党项传》)

银、夏、宥三州饥，继迁徙其民于河外五城。

三州荒旱，饥馑相望，继迁籍州民衣食丰者徙之河外五城，不从杀之。于是，蕃、汉重迁，嗟怨四起。(《长编》五十五)

五月五日，德明子元昊生。(《宋史·夏国传》)

六月，驻东关镇，掠河东。

东关镇在灵州东三十里，继迁以部下饥乱，挈其族党三万人，树栅居之。分掠河东边境，与丰州蕃瓦窑、没剂、加罗、昧克等族兵，频战不胜。于是，陇山西延家族首领秃逋(《长编》作图卜)贡马于宋，求内附。折勒厥麻暨西番八部二十五族皆愿出兵，会图灵、夏。(《宋史·真宗本纪》及《长编》五十四)

秋八月，聚兵浦洛河，声言攻环州。宋诏张凝等分兵以待之。(《宋史·夏国传》。按《长编》，西面部署言："李继迁与其子阿克伊聚兵浦洛河，声言入寇。"命诸路严斥堠，整军旅，如寇至镇戎军，则环庆出兵深入以挠其势；至洪德寨，则环庆出兵亦如

之。按此条《长编》在五月。）

府州八族都校明义等屡于麟州屈野川击继迁，及缘边六七栅防遏，皆有克获。

宋帝诏奖赉之，仍令府州常以劲兵援助，勿失机便。（《宋史·党项传》）

潘罗支约宋师攻灵州。

宋帝以道远难刻师期，命镇戎军部署陈兴候罗支报至，即勒所部过天都山以援，勿须奏命。（《宋史·陈兴传》）

宋陈兴等讨继迁所部康奴族。

康奴族向属继迁，往岁抄劫灵州援粮，恃险与众，尤桀黠难制。陈兴与秦翰等合众进讨，穷其巢穴，俘老幼、获器畜甚众，尽焚掘其窖藏。（《宋史·陈兴传》）

秋九月，夏州教练使安晏与其子守正归宋。

且言夏境艰窘，惟劫掠以济，又籍夏、银、宥州民丁壮者徙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诏补晏殿直，赐衣服、缗钱。（《长编》五十五。又环州言，李继迁部下突阵指挥使刘赟等以继迁残虐、番部灾旱，率其属来归。）

继迁略西蕃还，宋曹玮邀击于石门川，俘获甚众。（《宋史·曹玮传》）

冬十二月，袭西凉府，破之。杀知府丁惟清，改府为州。

继迁尝言："我与西凉自来无事，向为万山等族所诱，与之构隙。今六谷众盛，难以加兵，不复进取。"蕃部信之。乃调集诸族会于盐州，声称分屯橐驼、车箱峡两路入攻环庆，而潜移兵取西凉。袭破其城，执惟清杀之，悉逐居人城外，据其府库，复府名为州，兵势复振。（《宋史·真宗本纪》及《长编》五十五）

潘罗支伪降，继迁受之。

初，继迁夺罗支牌印官告，知中国已授朔方节度，心恶其逼，举大众往攻。罗支见势盛，伪使请降，继迁坦受之。张浦曰："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而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继迁曰："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有？况杀降不祥，尔勿疑，以阻向化之心。且先返西平，我当抚安余党，以免后患。"浦怏怏而回。（《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潘罗支集六谷蕃部，合击继迁。继迁败走，未几毙。

继迁中流矢，创甚，奔还。明年正月二日，卒于灵州境上，年四十二。初，宋臣王禹偁以为，继迁不必劳力而诛，自可用计而取，宜明数继迁罪过，晓谕蕃汉，重立赏赐，高与官资，则贪者利其财，诈者奋其力，吾知继迁身首不枭则擒矣。张齐贤亦请封罗支为六谷王，以图继迁。至是，果如其策。祥符五年，德明追上尊号曰：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元昊谥曰神武，庙号太祖，葬裕陵。（《宋史·夏国传》及王禹偁、张齐贤传。按李慈铭《荀学斋日记》：李继迁之死，《宋史·真宗纪》系之景德元年二月，《夏国传》作正月二日，《辽史·圣宗纪》系之统和二十一年五月，为宋真宗咸平六年，计早一年。《续通鉴》、《长编》系之景德元年正月，而为之考曰：《继迁传》、《吐蕃传》并载于上年十一月，《稽古录》亦同，惟《本纪》、《实录》载之次年二月，疑《传》、《录》因西凉事并书之，果在十一月，何以二月始闻之？故系之是年正月。毕氏《续资治通鉴》从《辽史》。今按《辽纪》不足据也，继迁方以咸平六年十一月陷西凉府，《稽古录》、《续通鉴》、《长编》并同，都首领潘罗支等伪降，继迁信之不疑，潘罗支乃集六谷蕃部等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奔还灵州，必已在十二月间，至次年正月二日，始以创死。宋人二月始闻之，疑《宋史·夏国传》得其实。李文简所引《国史》继迁等传及《稽古录》据继迁攻取西凉日书之，故系之咸平六年十一月，《本纪》、《实录》据朝廷闻报日书之，故系之景德元年二月，惟《宋史·夏国传》谓取西凉在咸平六年六月，则误矣。若如《辽纪》，其死在上年五月，何以宋至次年二月始据边塞入告耶？）

# 卷 四

太宗光圣皇帝李德明，小字阿移，太祖长子也，幼晓佛书，母曰顺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于柩前，时年二十三。宋咸平六年十二月，继迁兵败被伤，自度孤危且死，属德明必归宋，曰："一表不听则再表，虽累百表不得，请不止也。"（数语见《宋史·向敏中传》。李氏《长编》云："观德明初报张崇贵书云，未葬难发表章，意犹倔强不服，朝廷多方招谕，仅得其款附耳。疑继迁此等语，或德明假托，故二年后乃言之，非其实情，当此时固未言也。"）德明泣受命。又谓张浦曰："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言讫卒。宋边臣以德明初立，乞诏抚之。因赐诏，令审图去就。又诏蕃族万山、万遇、庞罗逝安（《长编》作旺善、旺威、庞咩俞布安）、万子都虞候，军主吴守正、马尾（《长编》作马干）等，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银万两，绢万匹，钱五万缗，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释罪甄录。（《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 宋真宗景德元年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

遣使告哀于契丹。

契丹迎夏使于临潢驿。先期，于行宫左右下御

帐，设使者幕次于东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余臣僚并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状先呈枢密院，准备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墩已上近御帐，相对立，其余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终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讫，宣问。恭身受圣旨。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毕，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复位，再拜。出班，谢远接，复位，再拜。赞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辞，再拜；叙恋阙，再拜。赞"好去"。礼毕。（《辽史·西夏外纪》及《礼志》）

三月，遣使如契丹，上继迁遗物。（《辽史·圣宗本纪》）

麟、府兵袭神堆，御之，失利。

夏州蕃部攻洪德寨，阎门祗候段守伦率兵拒之，力战三日，擒获甚众。事闻，宋帝谕缘边部署钤辖：乘继迁死，速图攻取之策。于是，麟、府路出兵攻神堆，夏兵战不胜，营栅尽破。（《宋史·真宗本纪》及《长编》五十六）

始遣使如鄜延。

鄜延钤辖张崇贵移书德明，谕以朝廷恩信。德明遣使报称：未葬，难发表章，请俟释服禀命。崇贵请遣使吊问，令大臣至边，召其亲信张浦等议之。旋赐诏曰："近据西路缘边诸州奏，汝父族下蕃部继续来投，具言汝父于灵州界云亡。相次鄜延路钤辖张崇贵奏称，得汝回书，云葬事未毕，难发表章，乞就便申奏事。汝父生于边陲，素有勇敢。朝廷赐以土地，授之节旄，其于心诚，亦本忠顺，迩后始因间谍，自起忧疑，事一境之干戈，隔二纪之声教。朕为人父母，富有寰区，思息战以安民，俟输诚而改节，终期彼志，遐副朕心。今览奏陈，遽云丧逝，况早联宗属，曾列侯藩、自达予闻，能不伤叹？念汝守兹空塞，方在髫龄，属此艰难，谅增哀慕。又缘信人未至，所以慰问难行，勉自扶持，式终礼制。余事已令张崇贵与汝期约商议，想宜知悉。"（《长编》五十六及《西夏纪事本末》。按《长编》，四月，张崇贵屡请遣大臣至边议赵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兴军府向敏中为鄜延路缘边安抚使。崇贵筑台于保安北十里许，召戎人所亲信者与定盟约。经置大小，皆出崇贵，而敏中实总其成焉。）

六月，潘罗支遣其兄邦逋支（《长编》作帕勒布齐）入奏于宋，愿率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除残孽，请发大军援助。

宋帝赐潘罗支诏曰："渭州引送卿兄邦逋支并教练使杨超到京，览卿等蕃书奏状，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与李继迁斗敌，大段杀下。按《外纪》蕃贼，却被贼人劫去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等，再乞颁赐。并望差筑城人给畚锸，令使臣到彼，其隔过迁贼处人却投来者，并乞押来，其进奉马价乞支绢等事，并已依奏，别降宣命指挥。卿忠顺朝廷，保庇部族，誓杀凶狂之党，益坚臣子之心；远率种人，同拒贼党，战斗斯久，杀获颇多，每念尔诚，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鹘并六谷蕃部，宜往贺兰山掩杀贼众，乞大兵来灵州会合，管杀迁贼者。朝廷近知继迁已死，未经殡葬，所以未欲讨除。今卿等既领师徒，远平仇敌，免为后患，甚是良图，所乞会兵，即缘地理稍遥，月日未定。今朝议候卿等才集诸族人马起离西京，即差心腹人走马赍文字报泾原镇戎军部署司，已令至时不候朝旨，率兵前进，直至碱泊、萧关、天都山，已来牵制贼徒，伏截道路。贼界定须两面救应，如此邀击，必可功成。彼中诸事，更切审详，伫静边陲，永保富贵。"（《宋史·吐蕃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继迁部将都尾（《长编》作都威）等，率其属叛附于宋。（《宋史·真宗本纪》）

继迁种落迷般嘱（《长编》作敏楚克巴）及日逋吉罗丹（《长编》作日布结）二族戕潘罗支。

继迁既死，二族亡归者龙族，欲阴图罗支。是月，会迁党攻者龙，罗支率百余骑赴援，将议合击，遂为二族戕于帐。者龙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嘱及日逋吉罗丹。西凉府既闻罗支遇害，乃率龛谷（《长编》作康古）、兰州、宗歌（《长编》作总噶尔）、觅诺（《长编》作見诺尔）诸族攻者龙六族，六族悉窜山谷中。六谷诸豪，乃议立罗支弟厮铎督（《长编》作斯多特）为首领。宋帝以迁党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铎督朔方军节度、押蕃落等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领。（《宋史·吐蕃传》）

西延家妙俄、熟魏数大族，叛附于宋。

宋诸将犹豫不敢应，曹玮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后必飏去。"即日将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内徙，德明不敢拒。（《宋史·曹玮传》）

是月，赵保忠卒于宋。

保忠状貌雄毅，居环列，奉朝请，常怏怏不自得。咸平中，丁内艰，以本官起复，迁金吾卫上将军，判岳州，移复州。至是病剧，上言有子永哥不肖，乞配春州。宋帝以其病语，乃授永州别驾。寻卒。天禧四年，录其孙从吉为三班奉职。（《宋史·夏国传》）

契丹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阎门使丁振来吊慰。（《辽史·西夏外纪》）

八月，遣使如契丹，谢吊赠。（《辽史·西夏外纪》。按《外纪》此条与上条均系统和二十一年。考《宋史·夏国传》：继迁死在景德元年正月二日，景德元年，即辽统和二十二年也，《辽史》先一年，殊误，故特移系于此。）

十二月，德明孔目官何宪叛归于宋。

宪，灵州人，继迁破州城时得之，爱其才，使掌兵数事。德明立，授孔目官。尝劝德明勿杀潘罗支，以为后日纳款计，不听，乃挈家乘间走邠州请降，部署以闻，宋诏令乘传赴阙。（《长编》五十八及《西夏

书事》)

是岁，夏人围麟州。

宋都巡检李继周击败之，又攻永宁，为药令族合苏所败，死者百余人。(《宋史》李继周及吐蕃传)

## 宋景德二年　辽统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德明遣赵保宁如契丹请封。

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宁言："国家疆宇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被害，蕃众惊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封册。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待保宁加礼遣回。(《西夏书事》)

二月，遣使如契丹，告下宋青城。

契丹自澶州之败，虽与中国讲和，其戎心未尝一日忘，故许德明封册，以为臂使之需。德明欲臣中国，虑其见疑，乃以兵下青城告。(《辽史·圣宗本纪》)

西凉府六谷首领厮铎督遣其甥呵昔(《长编》作格布锡)入贡于宋，上与赵德明战斗功状。(《宋史·吐蕃传》。按《长编》载此事于是年二月。其战在何时，《真宗纪》及《夏国传》皆不书。)

夏四月，出兵攻宋环州，击败之，执其酋庆香。(《长编》作庆结。《宋史·真宗纪》)

与宋熟户旺家族战，败绩。

旺家族擒军主一人，以献于宋。(《宋史·党项传》)

张崇贵复以书来议和。

宋帝召崇贵赴阙，面授方略。许德明以定难节度、西平王；赐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给内地节度俸；听回图往来；放青盐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送掠去官吏；尽散蕃汉兵及质口；封镜之上有侵扰者禀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约，惟以子弟入质及纳灵州为难。故亦禁盐如旧，不许回图。(《宋史·张崇贵传》。)

六月，遣牙将王旻奉表如宋，求纳款。

德明闻石隰部署耿全斌率兵入伏洛关招诱蕃族，诸部内附者数千人，禁之不能止。谋之张浦曰："先王遗命，应即表闻，缘降之太易，彼将轻我。今兵复西凉，国威已振，请之，此其时也。"乃遣王旻以继迁遗言奉表入献，略曰："同轨同文，王者大车书于一统；至神至圣，远人瞻天日于无疆。臣父承阃边陲，蒙恩优渥，方且心乎王室，拱北极而抒诚；靡意难起同袍，纠西蕃而生事，遂致鞠躬尽瘁，赍恨莫伸。然而恋阙深情，平时恳切；作忠遗教，垂没叮咛。臣赋性颛蒙，素怀恭顺，向居苫块，欲进表而无由；今属禫除，敢请臣之或后。恭维皇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建大中。海不择乎细流，朝宗者必纳；山岂遗乎土壤；环向者咸依。伏望，俯鉴孤忠，得尽小心翼翼；重怜微末，克遵先训谆谆。存没衔恩，子孙感德"云云。宋帝见表，赐旻锦袍、银带，遣侍禁夏居厚持诏答之，赏给甚厚。(《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宋以德明归款，谕河西诸蕃各守疆界。(《宋史·真宗本纪》)

秋七月，契丹来册德明为西平王。

契丹主使北院枢密副使萧承德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西夏书事》)

九月，宋以德明誓约未定，命向敏中自知永兴军府改为鄜延都部署兼知延州，使经略之。(《长编》六十一)

德明始遣使入贡于宋。(《稽古录》。按《长编》作德明遣其都知兵马使白文寿来贡。)

冬十月，德明遣赵保宁如契丹谢封册。

义成公主无所出。契丹册德明时，谕以善事公主，克光先烈。德明遣保宁往谢，且曰："恪遵谕诏，未敢有违也。"(《西夏书事》)

十一月，河阳节度使王显请许德明称藩，不须纳质，又请通青盐以济边民之用。(《长编》六十一)

宋吏部尚书张齐贤上疏，请备德明。

疏言："臣在先朝，常忧灵、夏终为继迁吞并，言事者以臣所虑为太过，略举既往之事以明本末。当时臣下皆以继迁只是怀恋父祖旧地，别无他心，先帝与银州廉察，庶满其意。尔后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胁制贺兰山下帐族，言事者犹谓封奖未厚。洎陛下赐以银、夏土壤，宠以节旄，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屡断灵州粮路，复扰缘边城池，数年之间，灵州终为吞噬。当灵州、清远军垂欲陷没，臣方受经略之命。臣思继迁须是得一两处强大蕃族方与为敌，此乃'以蛮夷攻蛮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请以六谷名目封潘罗支，俾其展效。其时近臣所见与臣不同，多为沮扰。及继迁为潘罗支所杀，臣虑继迁之子德明乘大驾东幸之际，去攻六谷，向使潘罗支尚在，则德明未足为虞，今潘罗支已亡，厮铎督恐非其敌。望委大臣经制其事。"(《宋史·张齐贤传》)

十二月，德明又遣其教练使郝贵入贡于宋。(《长编》六十)

宋博州防御使李克文卒。

克文在镇，恭谨守法，继迁之乱，口不言兵。卒，赠岳州防御使。大中祥符中，子继元为阁门祗候，上表言已与继迁本五从兄弟，名同上字，心甚耻之。愿改名守元。宋帝诏从之，擢供备库副使，厚其廪给。(《西夏书事》)

## 宋景德三年　辽统和二十四年

夏五月，德明遣其兵马使贺永珍如宋贡马。(《长编》六十三)

甲辰，德明又遣其兵马使贺守文来贡。

先是，向敏中及张崇贵与德明议立誓约，久未

决。德明虽数遣使修贡，然于七事讫莫承顺，累表但云乞先赐恩命，徐议之。时已有诏许德明毋纳灵州，既又赐敏中等诏，谕德明止遣子弟宿卫，及毋得攻劫西路进奉蕃部，纵有争竞，并取朝廷和断，他约悉除之，然亦不听回图往来及放行青盐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约，恐乖前议，请皆与之。宋帝以德明变诈难信，倘务姑息，必贻后患，复赐敏中等诏，令熟计复奏。(《长编》六十三)

宋知镇戎军曹玮请急击德明，不报。

当德明请命于朝也，玮曰："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此其时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报。玮知镇戎甚有威名，尝与夏人战，小捷，夏人引去。玮侦敌去已远，乃缓驱所掠牛羊、辎重而还，颇失部伍。夏人闻玮逐利行迟，师又不整，返袭之。玮愈缓行，得地利处乃止，以待夏人，将至，玮使人谕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急，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军方苦疲甚，皆欣然严军歇。良久，各鼓军而进，大破之。遂弃其牛羊而还。徐谓其下曰："吾知贼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至，已行百里矣。若乘锐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若小憩则足痺，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宋史·曹玮传》及沈括《笔谈》。按《长编》：泾、原、仪、渭都钤辖秦翰亦请出兵击德明，不许。)

白池军主盛佶(《长编》作星结)潜输军情于宋。

佶从子名厓(《长编》作明叶)为宋府州兀泥族大首领，佶密遣使谕名厓云："德明虽外托修贡之名，而点阅兵马尤急，必恐劫掠山界。"名厓以告，宋帝嘉之，降诏抚谕，就赐锦袍、银带。(《宋史·党项传》)

宋帝复赐向敏中等诏，使谕德明。

向敏中等言："德明终未推诚，恐难尽副元约。但令遣长子、亲弟宿卫京师，及贡结誓表章，自今毋得攻却内属蕃部，纵有争竞，亦当奏裁，如诏书所指三事，颇为要切。候其亲弟到阙，并得誓章，则先许五事悉愿与之，姑务羁縻，以缓争战可也。"帝意许焉，又虑德明空接续进奉，肆其徼求，在彼固无亏损，而我渐失机会，复赐敏中等诏，令亟图之；并以边臣及蕃部所奏德明迫胁攻却事状付敏中等，且言所掠去蕃口纵不能给还，亦当重作要约，绝其后犯。因促贺守文等入辞，往诣敏中等面受诏书，归谕德明。(《长编》六十三)

六月，德明闻宋司天奏周伯星见，复遣贺永珍入贺。(《长编》六十三)

秋七月，熟户叶市、潘、保、薛等复叛归宋，德明表请诛之，不得。

继迁曾掠延州蕃部叶市、潘、保、薛等四族，安置绥州。已而，挈族来投镇戎军，秦翰出兵援之。德明诉其事于朝，愿举刑章。翰言："四族本皆熟户，兹还旧居，非新有招纳也。"乃诏翰与张崇贵移牒报德明，自今勿复侵扰境外。(《长编》六十三)

遣使贡马于宋。

德明献马百五十匹，谢前答赐之物。宋赐袭衣、金带及器币等答焉。并谕自今答赐，勿复谢恩。(《长编》六十三)

八月，德明谋侵麟州，不果。

河东蕃落诸将因德明信约未定，皆训练士马，科率器械以待。德明谓其图己，点集诸族兵马，谋入河东，掠麟、府诸州。内属蕃户侦知，以报向敏中，请命帅臣镇之。已而，德明兵不出。(《长编》六十三)

宋与德明议要约，久不决。

向敏中等与德明议朝廷所降要约事，德明累遣人告敏中等云："遣亲弟宿卫，上世未有此例，其他则愿遵承。"仍欲以良马、橐驼千计入贡，辞意恳切。敏中等以闻，且言要约未备，故不敢请行封爵。帝曰："远方之俗，本贵羁縻耳。"乃诏谕敏中等："如德明再遣人至，果不欲令亲弟宿卫，则所乞回图往来及放行青盐之禁，朝廷并不许，然不阻其归顺之志也。"陈尧叟言："青盐如置榷场，官亦不可买之，盖平夏青盐甚多，若官买必须官卖，既乱禁法，且解州两池盐不复行矣。"帝曰："德明如遣子弟宿卫，则许放行青盐，岂是不乱禁法也？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今榷场量定分数收市。"(《长编》六十三。按五月十九日，诏以要约三事付敏中，令与德明议。至此月十九日，敏中始复奏，首尾凡九十日，盖以此事必再三往返，故非一时可决耳。《会要》载敏中此奏于七月十三日，与《实录》不同，然其事则不异，恐《会要》误也。德明后此四旬始进誓表，实九月二十八日，而《会要》以为七月二十七日。若七月二十七日既进誓表，何故历九月至十月一日始行封爵乎？《会要》误。见《长编》注。)

行牒，索降蕃于鄜延。

景德初，绥州蕃部指挥色木结皆以等附宋，帝命给府州地居之。至是，德明行牒鄜延，请还本道。朝议以色木结皆以归投在进誓表前，谕止之。(《长编》六十四)

九月，德明降宋。

鄜延钤辖张崇贵入奏：德明遣牙校刘仁勗来进誓表，请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图及放青盐之禁，虽宣命未许，然誓立功效，冀为异日赏典也。帝嘉奖，赐诏曰："卿门承勋绪，世享国封，赓拜章函，来修贡职，愿为屏翰，以绍祖先。朕乃眷至诚，用颁温诏，令陈信誓，洞见倾输，嘉奖之怀，寤兴良积。"(《长编》六十四及《西夏纪事本末》。按崇贵入奏在是月丁卯先。癸卯，向敏中、张崇贵等言，赵德明累表归顺，词意精确，望降诏慰谕，从之。)

冬十月，宋以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封西

平王。

制曰："利用建候，外监方国，抚宁陬落，临长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勋贤而弗授。故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吉男德明，袭其令绪，蔚有长才，举宗联命氏之荣，奕世荷殿邦之寄，务尊王室，动守朝经，率职献琛，拜章请吏，眷言恭顺，宜及褒崇。是用建上将之旌旗，锡真王之印绶。缵乃旧服，镇于夏台。于戏！信誓之言，与丹青而炳焕；宠荣之固，同带砺以绵长。期宜翼戴之勤，协赞混同之化，永作藩辅，不其美欤！可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国，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二千户，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仍依内地节度使例给俸。"又录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赍至西凉府，晓谕诸蕃转告甘、沙首领。（《宋史·真宗本纪》《夏国传》及《长编》六十四。按《宋史·石普传》：赵德明纳款，诏降制命，鄜延路都总管石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总制属羌，则强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内蕃落使。与《夏国传》不同。）

宋以内侍左右班都知张崇贵为赵德明旌节官告使，太常博士赵湘副之。

赐德明袭衣、金带、金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长编》六十四。）

宋诏西边州、军：德明已受朝命，缘边屯戍量留步兵，余悉分屯河中府、鄜州、永兴军，以就刍粟。（《长编》六十四。按《宋史·孙全照传》：赵德明纳款，朝议减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边防不可无备，未即奉诏。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阙，复何虑焉。"又《长编》是年十一月，邠宁、环庆都部署孙全照请令张崇贵严戒德明：自今蕃部归投诸州者，无得入境追逐。上曰："德明族帐继有归投者，德明虽遣追逐，未尝敢入境也。若从全照所奏，恐致危疑。"乃谕全照："如德明果遣骑入境，则具以闻。"）

德明遣人致书延州，送遗驼、马、土物。

宋帝诏令向敏中等复书，以礼物答之。（《长编》六十四。）

十一月，酋长苏尚娘复叛归宋，不纳。

镇戎军曹玮言："叛去酋长苏尚娘，复求归附。"诏报玮曰："尚娘反覆无信，特恐狙诈，以误边吏。又使德明缘此为词，不可纳也。"（《宋史·党项传》。按《长编》是年九月，知镇戎军曹玮言，伊普才逃三族首领率其属来归，欲发兵应接。上以德明输贡效款，议加朝命，乃诏玮等：如旧系熟户，则依例安置，自余勿为发兵。又十月甲戌，赵德明上言："臣所管蕃部，近日不住归镇戎军，盖曹玮等招纳未已。缘臣已受朝命，乞赐晓谕。"诏以德明誓表遍谕边臣。）

契丹耶律唐古，禁奸民鬻马于夏界。（《辽史·耶律唐古传》）

德明遣使如宋，贡御马二十五匹，散马七百匹，驼三百头，以谢朝命。（《长编》六十四）

是月，德明又遣使入贡于宋。（《长编》六十四）

## 宋景德四年　辽统和二十五年

春三月，德明遣牙吏如宋，贡马、驼，谢廪给。

德明自称草土臣，献马五百、橐驼二百，谢给俸廪。宋帝诏赐德明袭衣、金带、器币。旧制，贡物谢恩，止给来使缗帛，帝以德明进奉频仍，特加赐焉。德明又请因进奉使赴京，市所须物，从之。（《长编》六十五）

张崇贵请设缘边安抚使，控西夏。

崇贵言："德明输款请吏，贡奉之使，道路相属。望依北面例，择官有吏干知边事者为缘边安抚使，疆场事务，听以便宜。"帝曰"西鄙宁静，别无经营，苟德明能守富贵，无虑朝廷失恩信也。增置官属，徒为张皇，不若委卿静制之。"（《长编》六十五）

夏四月，建馆舍于绥、夏二州。

德明以中国恩礼优渥，天使频临，遂于绥、夏州建馆舍二：曰"承恩"，曰"迎晖"。五百里内，道路、桥梁修治整饬，闻朝使至，必遣亲信重臣，郊迎道左；礼仪中节，渐有华风。（《西夏书事》）

五月，德明母罔氏薨。

宋边臣请遣使吊问，王钦若曰："此特边臣奏耳，德明未尝来告。"帝曰："夷人何知礼，不若使边臣谕之，俟其奏至，即遣使吊祭，起复、赙赠，亦准藩臣例也。"钦若曰："闻德明诸母甚多，异时安可一一推恩？"王旦曰："德明今自称草土臣，若朝廷不降制起复，则德明于礼难安。"帝然之，授德明起复镇军大将军、左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命殿中丞宣城赵稹为吊赠、官告等使。德明以乐迎告至其母柩前，明日衣褿衣受赐，泣曰："蕃夷母丧，蒙天子吊赠、起复之命，宠荣极矣！"（《长编》六十五）

遣使告哀于宋、契丹。（《西夏事略》）

遣使如宋，请修五台山十寺。

为追荐其母罔氏也。宋遣阁门祗候袁瑀为致祭使，护送供物至山。（《宋史·夏国传》。按《长编》：德明请诣五台寺修设，追荐其母。陈尧叟欲令张崇贵谕以路由河东，多涉军垒不便，听由镇州路往。上曰："宜令崇贵答以不敢奏闻，若诚愿则听致施物于鄜延，委崇贵差人送五台也。"又《长编》：瑀至夏州，遗忘抚问辞，且发言轻易，及还，坐落职。）

复献马五百匹于宋，助修章穆皇后园陵。（《宋史·夏国传》）

秋七月，契丹使来吊祭，又遣使起复。

德明迎待使者如宋使仪。（《辽史·圣宗本纪》）

谋劫西凉，袭回鹘。

宋边臣侦知，言于帝。帝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顺，思抚辑之。乃遣使谕厮铎督，令援结回鹘为备。（《宋史·吐蕃传》。按《长编》：上谓王钦若等曰："德

明屡言，西凉府原属部内，见各纳质及人使往来；且继迁因攻西凉，为其所毙。今德明意将阻绝六谷，使不得预缘边属户。朝廷若不绥抚，则德明足以复仇。近秦翰译六谷蕃书来上，但言为德明所侵略无宁日，见蒐兵警备。可以六谷书付张崇贵，令谕德明。）

行牒延州，请止保安军修驿。

自德明纳款，宋帝令缘边城池依誓约应行修葺外，自余移徙寨栅，开复河道，无大小悉禁之。时保安军起葺驿舍，德明移牒延州，言边民疑惧不安，愿罢其役。从之。（《长编》五十六）

索夏州民刘严等，不得。

先是，夏州民刘严等二千余人来归，诏以延川县旷上给之。令各有蓄积。而所居当绥州要路，向者德明部族入寇，多为所擒戮。及德明归顺，屡移牒求严等复还。宋帝难之，颇严边禁。（《长编》六十五）

德明请置榷场于保安军，许蕃民贸易，从之。

宋令以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宋史·食货志》）

冬十月，请行《仪天历》。

宋初用周时旧历，建隆二年，始命司天少监王处讷别造新历，命名“应天”。太平兴国间，改为“乾元。”真宗嗣位，命司天监史序考验前法，研核旧文，取其枢要，成《仪天历》。时咸平四年三月也。西夏自继迁俶扰，羌戎不知正朔几二十年。德明遣贡使，表请宋帝以新历及冬服赐之。初，诏延州牙校赍往，比闻德明葺馆舍、修道路以俟使命，乃命阁门祗候往赐，德明受而行之。（《长编》六十七及《宋史·律历志》）

德明请于麟州西置榷场，行互市。宋帝以延州已置，不许。（《长编》六十七）

# 卷　五

##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辽统和二十六年

春正月，宋以天书降，加赐德明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

以西京左藏库使阎承翰充夏州加恩官告使。还，请于浦洛河置馆，以待夏台进奉使。宋帝以荒夐劳役，不许。（《宋史·夏国传》及《阎承翰传》）

夏境旱，宋诏榷场勿禁西人市粮，以振其乏。

宋边臣言：“赵德明邀留回鹘贡物，又令张浦率骑数千侵扰回鹘。今岁夏州饥馑，此衰败之势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榷场勿禁西蕃市粒食者。盖抚御戎夷，当务含容。不然，须至杀伐，害及生灵矣。”（《宋史·夏国传》及《长编》六十八）

夏四月，请市青盐。

宋诏以德明所纳誓书付张崇贵谕之，盖素不载青盐事也。（《长编》六十八）

五月，夏州属户扰泾原。

先是，西鄙无藩篱之蔽，秦翰规度要害，凿巨堑，计工三十万，役卒数年而成。继迁遂不能犯。时，夏州属户以德明纳款，辄越堑侵掠泾原，德明不禁。宋帝遣翰巡视边郡，夏人闻翰至，惧而退。（《宋史·秦翰传》）

冬十月，宋帝东封。德明又遣使来献。

礼成，加兼中书令，益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宋史·夏国传》）

夏州万子等军主领兵袭回鹘，大败。

德明遣万子等四军主领族兵攻西凉府，既至，见六谷蕃部强盛，惧而趋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其生擒者，回鹘驱坐于野，悉以所获资粮示之，曰：“尔辈狐鼠，规求小利，我则不然。”遂尽焚而杀之，唯万子军主挺身遁走。镇戎军以闻，宋帝曰：“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轶之状，意颇轻视之。量其兵势，德明未易敌也。”（《宋史·回鹘传》及《长编》六十八。按《长编》是年八月，和辉尔伊噜格勒又言：“赵德明来侵，率众拒战，德明屡败，乘胜追之，越黄河。”按和辉尔伊噜格勒，即回鹘夜落纥）

## 宋大中祥符二年　辽统和二十七年

春三月，德明移牒鄜延，请罢庆州浚壕堑。

宋环庆都钤辖曹玮发兵开浚庆州界壕堑，德明移牒鄜延路钤辖李继昌言其事。盖德明多遣人赍违禁物窃市于边，间道而至，惧壕堑之沮也。朝廷方务绥纳，诏玮罢其役。（《长编》七十一）

夏四月，遣兵攻甘州，败还。

夏俗以不报仇为耻。德明与回鹘世仇，愤其兵数败，遣张浦将精骑二万攻甘州。可汗夜落纥拒守经旬，伺间遣将翟符守荣夜出兵袭之，浦大败还。夜落纥令左温宰相何居录越自秦州献捷，表陈兵败德明，其立功首领，请加恩赏。宋帝诏给司戈、司阶、郎将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补署。（《宋史·夏国传》及《回鹘传》。按《长编》：伊噜格勒常言，本道捍御赵德明，乞朝廷发兵，署孔目官一名至本道。诏谕以德明顺命，且虑官吏至彼骚扰，第遣使偕往。）

六月，谍者卢蒐入环庆，被获。

法当处死，宋帝诏械送夏州，令德明裁遣。（《长编》七十一）

德明落起复。（《长编》七十一）

九月，宋诏奉使夏州私觌之物，前后名品不等，自今令定数，官给其直。（《长编》七十二）

冬十月，宋诏河西诸蕃部，以夏州纳款，其素与为隙者，自今无相侵略，仍令缘边吏召集首领晓谕之。（《长编》七十二）

又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长编七十二》。又十一月乙卯，河东缘边安抚司言，麟、府州民多赍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望许人捕捉，立赏罚以惩劝之。上曰："闻彼歧路艰险，私相贸易，其数非多，宜令但准前诏，量加觉察可也。"）

十一月，使请市弩。

夏州进奉使白守贵等请市弓矢及弩，宋帝以弩在禁科，不许，余从之。（《长编》七十二）

复出兵侵甘州，恒星昼见，惧而还。

德明精天文，通兵法。夏俗出兵先卜，其法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利（沈括《笔谈》：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谓之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胜负。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土人尤神之，谓之生跋焦。与《宋史·夏国传》稍异）；四、听弓，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之灾祥，五谷之凶稔。是时，德明自出兵攻回鹘，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大惧还。（《宋史·夏国传》）

十二月，契丹隆绪母萧氏卒，遣使来告哀。（《辽史·圣宗本纪》）

## 宋大中祥符三年　辽统和二十八年

饥，贷粟于宋。

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多用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条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时绥、银久旱，灵、夏禾麦不登，民大饥。德明遣使奉表，求粟百万斛。廷议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纳款而敢渝誓约，请降诏责之。宰相王旦曰："第语德明：尔土灾馑，朝廷抚驭荒远，固当赈救，然极塞刍粟，屯戍者多，不可辍易。已敕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可遣众来取。"德明得诏，惭且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遂止。（《长编》六十八）

大起宫室于鏊子山（《宋史·夏国传》。按《长编》在六月）

攻河州、甘州等部族。

会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缘边熟户。遂出大里河，筑栅苍耳平。（《宋史·夏国传》）

春三月，德明母野利氏薨。

野利氏，德明生母，既薨，鄜延路以闻，宰臣奏曰："德明顷年已告母丧，朝廷行起复之命，赠赙之典。今复丧母，盖蕃戎之俗，诸母众多，朝廷自合遵守礼法谕之，俟其有请，别加商议。"帝可之。既而德明卒不自言。（《长编》七十三）

德明侵延州。

德明遣鄜延都钤辖张崇贵书称，遣牙校贡马，兼言延州熟户明爱侵其所统绥州。崇贵疑其有诈，遂遣戍兵小校防守境上。德明果以三千兵来寇，兵未至，又遣所部贸易于边郡。及兵至，崇贵所遣戍兵出其不意逆击之，德明寻遁去。既而德明上表，自诉明爱侵界事。宋帝诏张崇贵详度，令明爱等还内地。（《长编》七十四、七十五）

秋七月，蕃族万子太保掠西蕃贡使于天都山。

渭州吐蕃部署绰克宗，向属西凉府，咸平中为继迁所破，遂徙居龛谷。至是，闻夏州归顺，以马二百匹入贡。至天都山，德明属下万子太保见而夺之。得至京师，但余三十匹。（《长编》七十四。又《长编》：是月，鄜延路钤辖张崇贵言："蕃落居民以秋成获田，遣兵戍境上。"上曰："此盖虑德明反复耳。"辛巳，遣使抚谕缘边守将，仍访崇贵防遏之策。使回，言德明境内歉旱，尝为回鹘所侵，德明率所部将劫回鹘种落，故遣人守境土也。）

九月，契丹遣使册德明为夏国王。（《辽史·圣宗本纪》）

## 宋大中祥符四年　辽统和二十九年

春二月，德明遣使入贡于宋。

德明贡使所过州、军，官吏犒设颇简。宋帝以远人慕义，接不以礼，恐生慢心，特诏戒之。（《长编》七十五及八十一）

夏四月，德明遣使如宋贡马，贺祀汾阴。

礼毕，赐德明衣带、鞍勒马、器币，宾佐将士银、帛、茶荈。时贡马子弟或与京城民相殴，有折齿者，开封府言当杖脊。宋帝诏以事付鄜延路，令移文德明，就彼决遣。寻遣勾当皇城使韩守殷、作坊使张佶为官告使，进德明中书令。（《长编》七十五）

秋九月，攻凉州样丹族，不克。

样丹，西凉大族，自作文法，素不属夏州。德明遣军校苏守信领蕃骑袭击，六谷大首领厮铎督会诸族御之，大败守信兵。守信，西凉人也。（《长编》七十六）

## 宋大中祥符五年　辽圣宗开泰元年

春正月，德明遣使入贡于宋。

夏州贡使在道市物，颇扰民。宋帝诏所在有司，严示约束。（《长编》七十七）

三月，诱延州蕃落不得，遂以侵黑林平地入奏。

鄜延钤辖张崇贵卒，德明益逾轶，常令所部酿酒，招内属蕃户饮之，诱其叛附，饮者多不如约。延州黑林平地，向与夏境邻，德明诬为熟户侵占。宋帝令陕西转运使薛奎按验，奎阅郡籍，得德明尝假道黑

林平文，移录示之，德明乃伏。(《长编》七十七、参七十三)

夏四月，遣使如契丹进良马。

契丹畜牧之法，西夏与室韦例进马二百匹。是时，德明以良马二百匹、凡马百匹献，契丹主优赐之。(《辽史·圣宗本纪》及《食货志》)

表乞绥州土田、人户。

德明上表，请以绥州土田、人户割隶本道。边臣争之不许，德明复使诣阙上诉。宋帝诏陕西转运使，取德明原进誓书与边臣详定报之。(《长编》七十七)

冬十月，宋以圣祖降，加德明守太保。(《宋史·夏国传》)

契丹赐夏国使爵。

甲午朔，契丹臣僚上其主尊号，改元，大赦。赐夏国使东头供奉官曹文斌、吕文贵、窦珪祐、守荣、武元正等爵有差。(《辽史·圣宗本纪》)

十一月，宋遣西京左藏库使王应昌使夏州，以加恩官诰来赐。(《长编》七十九)

宋禁夏州进奉使造军器归本道。(《长编》七十九)

## 宋大中祥符六年　辽开泰二年

春二月，德明如锹子山。

德明虽臣宋与契丹，而僭拟日甚。是时，由夏州如锹子山，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西夏书事》)

秋七月，契丹来诏德明犄角伐党项。

党项臣服契丹久，后渐有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受。其未叛者曷党、乌迷两部因据叛者之地，今复西迁，诘之则曰逐水草。诏归故地，不报。契丹主怒，欲伐之，恐德明纳之也，遂诏德明曰："今党项叛我，我欲西伐，尔当东击，毋失犄角之势。"(《辽史·圣宗本纪》)

八月，契丹遣引进使李延弘来赐德明及义成公主车马。(《辽史·西夏外纪》)

龟兹国进贡于宋，来假道。

先是，甘州数与德明接战，夜落纥贡奉于宋者多为夏人抄夺。至是，龟兹国进奉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献名马、弓箭等于宋，复道夏国。宗哥族感宋帝恩化，乃遣人援送延庆等于汴京，夏人不敢动。(《宋史·回鹘传》)

九月，旺家族复归宋。

先是，宋熟户旺家族为夏人略去，至是其首领都子(《长编》作都贵)等复归于宋，随而叛去者又三族，宋帝遣使存劳之。(《宋史·党项传》)

宋诏庆州：延州熟户蕃部有亲族在赵德明界者，不得潜致音问。(《长编》八十一)

## 宋大中祥符七年　辽开泰三年

春二月，遣使如宋诣行阙朝贡。(《宋史·真宗本纪》)

宋加宣德功臣。

时宋帝如亳州谒老子于太清宫。还，大赦也。(《宋史·夏国传》)

甘露降国中。(《宋史·夏国传》)

秋七月，张浦卒。

浦，银州人，事继迁、德明两世，忠诚练达，知无不言。及卒，德明临其丧，哭之恸，赠银州观察使。元昊称帝，追封银川伯。(《西夏书事》)

## 宋大中祥符八年　辽开泰四年

筑堡于石州浊轮谷，将建榷场，宋诏缘边安抚司止之。(《宋史·夏国传》)

春三月，德明表请市盐，宋复责入质，不遣。

德明以西盐不通，蕃部困敝，遣牙内指挥白守贵诣京师陈请。朝议：德明必欲通盐禁，惟子弟入质方许。盖以必不肯从之事绝之也。德明果不肯遣，于是盐禁如初。(《宋史·孙甫传》)

夏四月，西界蕃部指挥使朗密囊、玛魁孟双二人叛投环州。

宋帝以前有熟户蕃部逃亡为西界所纳，可移牒追取，俟其遣还，乃以朗密囊等付之。(《长编》八十四)

五月，宋禁缘边人收市夏州贡奉使所乘马。

夏国进奉使入边，辄鬻其所乘马。边人以价值贱，争市之。于是，使者带马日多。疆吏以闻，宋帝诏严其禁。(《长编》八十四)

秋九月，吐蕃唃厮啰(《长编》作嘉勒斯赉)请宋伐夏，不许。

唃厮啰，吐蕃赞普裔，初居宗哥城，与论逋李立遵不协，徙居邈川，有胜兵六、七万。自西凉破，潘罗支旧部耸昌厮均等悉归唃厮啰，回鹘降者复数万，由是富强。时以兵攻夏州，德明御却之。唃厮啰希朝廷赐予，请聚举国之众，助讨夏州。宋帝以其累次侵边，或有变诈，命周文质监泾原军，曹玮知秦州备之。(《宋史·真宗本纪》及《吐蕃传》。按《长编》：嘉勒斯赉请伐夏，上曰："或言以敌寇攻敌寇，朝廷之利也。"向敏中曰："赵德明今方纳款，何用嘉勒斯赉加兵？况未能平。设能平之，其势益大，又须存抚之也。"王旦曰："顷睹奏章，称立文法，统众三十万。朝廷亦疑其所为，故遣使深入察之，及杨承吉还，知其趣向，惟贪财杀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又无远虑，何由成功？"上然之。)

## 宋大中祥符九年　辽开泰五年

夏五月，侵宋庆州。

以蕃骑千五百来攻庆州，内属蕃部击走之。(《长编》八十七)

德明表宋边臣违约招纳逃亡，宋答诏抚慰之。

表云："自景德中进誓表，朝廷亦降诏书，应两

地逃民，缘边杂户不令停舍，皆俾交还。自兹谨守翰垣，颇有伦理。自向敏中归阙，张崇贵云亡，后来边臣，罕守旧制，各务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绥、延等界，泾原以来，擅举甲兵，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主财，去者百无一回。臣之边吏，亦务蔽藏，俱失奏论，渐乖盟约。”宋帝旋答诏曰：“卿世济勋庸，任隆屏翰，竭臣忠而奉上，正师律以守方，克树风声，聿宁边候，其于眷倚，固异群伦。今者特贡丹诚，罄陈奏凯，详彼缕述，深照倾输。且国家奄宅中区，统临四海，矧惟覆育，岂限迩遐。顾兹西北之陲，素为襟带之地，曷尝不敦之赏劝，示以怀柔。至于将帅之臣，但伸御备之戒，唯关防是守，唯盟款是遵，靡容侵渔，庶安境土。所有文字来往，辞说异同；部族贪残，展转仇报；掳过生口，彼此交还。其如不见端倪，互相诬执；或因缘攘窃，增饰邀求。朝廷固不细知，边垒亦为常事，兼详表奏，备述其由。观卿明诚，颇究积弊，若今检校，俱虑滋章。朕虔奉穹昊，永宗清净，推恩示信，六合同风，眷惟恭顺之心，益固初修之节。嘉叹之意，注想弥增。已令鄜延、泾原、环庆、麟府等路部署钤辖司，今后约束蕃部，不得辄相劫夺，擅兴甲兵。凡于交争，须尽公理。其有广占阡陌，隐庇逃亡，画时勘穷，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严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纪律，共守封疆，言念忠勤，不忘鉴寐。”（《宋史·夏国传》及《长编》八十八，《西夏纪事本末》）

是岁，德明遣牙校刘仁勗如宋贡马。（《长编》八十八）

甘州回鹘攻陷凉州。

德明使苏守信守凉州，有兵七千余，马五千匹。诸蕃畏其强，不敢动，回鹘贡路悉为阻绝。守信死，其子啰麻自领府事，部众不服。甘州可汗夜落纥遣兵攻破之，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夺马匹甚众，啰麻弃城走。于是，凉州属于回鹘。（《长编》八十八）

追上继迁尊号。

德明既僭帝制，令官属建议祀典。刘仁勗曰：“先王创造大业，中道崩殂。今徽号未加，非报本追崇之意。”德明用其言，上继迁尊号曰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群臣上表贺。（《宋史·夏国传》。按毕氏《通鉴考异》驳此条甚晰，详后宝元元年元昊改元注。）

## 宋真宗天禧元年　辽开泰六年

春正月，宋加德明守太傅。

德明闻中国有大典礼，必遣使入贺。是时宋帝改元，诣玉清昭应宫上玉皇大天尊宝册衮冕，谢天地于南郊，大赦中外，官并加恩。会夏州使至，诏加德明守太傅，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宋史·夏国传》及《真宗本纪》。按《本纪》作二月。）

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

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西夏书事》）

秋八月，啰麻请取凉州，不克。

啰麻走入沙漠，潜遣人至凉州约旧时蕃卒内应，请德明出兵赴援。回鹘结六谷诸部拒之，卒不能克。（《西夏书事》）

## 宋天禧二年　辽开泰七年

春三月，德明掠甘州贡奉使。

德明攻西凉不得志，辄与甘州构难，侦知其贡使安信等入京，遣蕃部从间道掠之。会正使先发，仅得余骑而还。（《宋史·回鹘传》）

闰四月，吐蕃遣使假道，不许。

吐蕃别种可汗并里尊以朝贡契丹道纡，不能猝达，契丹主谕以假道夏州，并里尊遣使来请，德明不许。（《辽史·圣宗本纪》）

## 宋天禧三年　辽开泰八年

春三月，德明以继立母丧，入告于宋。

宋以屯田员外郎上官泌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阁门祗候常希古为致祭使。（《长编》九十三及《宋史·夏国传》）

攻宋麟州柔远寨。

巡检杨承吉与战不利，官军杀伤颇众。帝曰：“德明素受朝命，何忽尔侵扰，岂边将失于抚绥耶？”即命曹玮往安抚。（《长编》九十三）

宋郊祀。冬，又加德明崇仁功臣。（《宋史·夏国传》）

## 宋天禧四年　辽开泰九年

春正月，德明属羌犯延州。

德明数受中国恩礼，志气骄盈，不复谨约蕃部。宥州羌腊儿率众劫延州熟户咩魏族，金明监押李士彬部兵击之，斩腊儿，枭七十余级，夺马三百匹，余众悉擒。宋帝诏鄜延部署司以其事报德明。（《宋史·党项传》及《长编》九十五）

六月，德明复遣人骑犯延州。

鄜延钤辖周文质言：“德明继遣人骑寇略熟户，望多发军马于庆州界，破荡族帐，以遏侵扰。”帝以边候兴兵，或至生事，止令文质侦逻，密为之备。（《长编》九十五）

契丹主自将来袭。

并里尊以假道不许，不复朝契丹。契丹主归罪德明，亲将兵五十万，佯言出猎，直攻凉甸。德明率众逆拒，败之。（《宋史·夏国传》）

冬十一月，城怀远镇为兴州，定都之。

灵州怀远县，始于后周，宋初废为镇。继迁取灵州时，尽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怀远。德明以龙见之祥，思都其地，谋之于众，佥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

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遂定都焉。（《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按《宋史·夏国传》：德明城兴州在乾兴二年，而李氏《长编》在天禧四年末，其《考异》云：“《德明正传》载城兴州在李士彬斩羌酋腊儿后，不得其时。考士彬斩腊儿在本年正月，故附年末为正。”）

## 宋天禧五年　辽圣宗太平元年

夏五月，德明终丧，宋遣入内都知蓝继宗为官告使来起复。

德明与继宗射，继宗每发必中，德明遗以所乘名马。（《长编》九十七）

秋七月，契丹暨夏平，封德明大夏国王。

德明既却契丹兵，谨封堠，严点集为备。契丹主见进奉使不至，恐为边患，谕意讲和。德明亦请臣贡如初。契丹主遣金吾卫上将军萧孝诚赍玉册、金印，授德明为尚书令，晋大夏国王。（《宋史·夏国传》）

冬十一月，遣使贡于契丹。（《辽史·圣宗本纪》）

## 宋真宗乾兴元年　辽太平二年

春二月，宋真宗皇帝崩，皇太子祯嗣位，是为仁宗。（《宋史·真宗本纪》）

宋加德明纯诚功臣。

德明自臣宋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贡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又遣阎门祗候赐冬服及颁《仪天具注历》。（《宋史·夏国传》）

德明表请大食国贡使取道夏州。

大食，波斯别种。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德明思掠其进奉物，上表请敕使者道其国中。时宋帝新立，知其诈，不许。诏大食：自今入贡，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宋史·大食传》）

秋八月，西蕃宗哥族侵夏州。

天禧初，宗哥族酋长马波叱腊等，与伏羌寨蕃部厮鸡波连结为乱，知秦州曹玮率神武军破之野吴谷，余众遁走沙漠。至是，举众与德明相攻掠。宋泾原路总管司请益兵为备，从之。（《长编》九十九）

环州属羌庆香帅众叛宋来归。

环州洪德寨蕃族巡检庆香，与属户者龙等十八人诣供奉官胡宁，绐称夏兵入边，诸族危迫。宁信之，率众赴援，至归德川，伏发战死。庆香率本族三百余帐亡入夏界，德明纳之。环州部署招之，还者几二百，香等百余户不出。（《长编》九十九）

九月，契丹遣堂后官张克恭来贺德明生日。（《辽史·圣宗本纪》）

冬十月，唃厮啰数与德明相攻。

唃厮啰旋降宋。（《稽古录》）

## 宋仁宗天圣元年　辽太平三年

宋加德明尚书令。

有恩制曰门下：“朕仰奉诒谋，嗣临宝位，负荷之重，方若涉于大川；爵赏之行，宜普均于百辟。其有宠联宗籍，位冠侯藩，早隆晋岳之勋，适重守方之寄。属兹纂绍，特示褒优，告于离丽之庭，锡以丝纶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顺纯诚亮节守正翊戴功臣、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太傅、中书令、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西平王、食邑一万六千户、食实封五千户赵德明，山河禀粹，象纬储精，识洞兵弢，学该义府。忠纯之性，本自于天资；奇正之机，盖由乎神授。而自斋增受钺，赐履抚绥，委其外御之权，宠以真王之爵。整军讲事，弥畅于善经；述职修方，聿昭于亮节。屏于西夏，克壮英猷。属予践阼之初，畴乃殿邦之绩。爰推茂渥，式奖殊庸。霈泥绛之徽章，冠天台之崇秩。仍增多邑，复进重封，并示宠荣，斯为异数。于戏！亨嘉之运，方在于统同；隆显之恩，允昭于眷注。往服休命，保兹永图。可特授依前检校太师、守太傅、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功臣散官勋如故。”（《宋史·夏国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二月，万子军主苏尔格威叛附于宋。

宋授三班奉职，赐名李文顺，居之陈州。（《长编》一百）

秋八月，德明部落攻宋平凉方渠，败绩。

宋将周美以军候戍边，与州将追战，破之于九井原乌仑河，斩首甚众。（《宋史·周美传》）

## 宋天圣二年　辽太平四年

与契丹谋袭宋军，不克。

德明与契丹会兵境上，声言嫁娶，将袭宋军。宋边臣折惟忠觇得其实，率麾下往备之，戒士卒毋轻动。一夕风霾，有骑走营中，以为寇至，惟忠坚卧不动，徐命擒之，得数诞马，盖虏所纵也，计卒不行。（《宋史·折御卿传》）

宋使阎门祗候康德舆来赐冬服。

德舆父赞元，尝以作坊使从曹光实袭继迁，获其母、妻。至是，夏人谓曰：“前康将军战灵武者，非先世耶？”德舆惧其复仇，绐曰：“非也。”（《宋史·康德舆传》）

春二月，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

定州省嵬山，在怀远西北百余里，土地膏腴，向为蕃族樵牧地。德明于山之西南麓筑城，以驭诸蕃。（《通志》及《西夏书事》）

夏四月，绥州蕃攻保安军。

蕃族军主旺律等击败之，鄜延路以闻，宋帝令以其事报德明。（《长编》一百二）

## 宋天圣三年 辽太平五年

夏六月，宋令泾原路置堡塞五井川，以捍西人，仍自今有内附者，非先陷蕃军民，边吏毋得受。（《长编》一百三）

西羌乱。六月，遣使来假兵，不许。

羌乱，以数万众围平远及定边、合道、石昌等寨，都监赵士隆、都指挥使杜澄战死。洪德寨主赵振引诸将往援，由别道力战抵平远，夺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围，斩首数千级，而诸将救他寨亦尽力。贼势不敌，乞兵于德明，德明守境不应，乃请和。（《长编》一百三）

秋七月，宋遣使来谕。

宋既平羌乱，帝虑德明以为疑，特遣使诏谕德明曰："近据环庆等路部署钤辖司等奏报，沿边熟户递相惊扰，结集部族，围绕堡寨，已降宣命，添差军马，征彼抚遏去讫事。卿世济勋勤，任隆屏翰，素倾输于诚节，用保乂于疆陲。昨以守边之臣，失于抚御，致内属之诸部，忽惊扰以交征。朝廷姑务威怀，特加招辑，想卿在远，或未周知。惟卿护塞有方，爱民在念，远聆朝旨，谅体予衷，眷瞩所深，不忘鉴寐。"（《长编》一百三及《西夏纪事本末》）

冬十一月，贡于契丹。

契丹主以德明势日强盛，厚赐使者，遣还。（《西夏书事》）

## 宋天圣四年 辽太平六年

春二月，德明请与并、代二州和市。

时陕西已有榷场二，德明复请于并、代路置和市场，宋帝许之。（《长编》一百四）

宋郊祀，推恩德明。

赐恩制曰："国家卜天正之辰，修阳位之祀。九州献力，聿昭来助之仪；上帝降临，式广遂行之庆。眷惟邦屏，恪秉朝彝，爰稽述职之勤，是与畴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顺纯诚亮节协恭守正翊戴功臣、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守太傅、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西平王、食邑一万八千户、食实封五千八百户赵德明，肃恭秉节，信顺存诚，善继美于世勋，能纳忠于王室。总彼千乘，训其四封，讲军志于中权，边隅载谧；奉土毛于内府，时事允修。蔼威惠以兼资，焕文章而弥辱。甫成巨典，宜沛洪恩。增井赋之田，叶于书社；锡云台之号，以示旌功。谅此荣褒，实彰宠数。于戏！归祭膰以先同姓，受福攸均；载刑马而誓元侯，承家惟永。克念守方之略，茂遵谨度之经。钦对嘉休，慎固西夏。可特授依前检校大师、守太傅、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户，仍赐推忠宣德崇仁保顺纯诚亮节协恭守正佐运翊戴功臣，散官勋如故。（《西夏纪事本末》）

阿遇攻宋麟州。

阿遇为西夏观察使，有子归附于宋。而遇攻麟州，虏边户，约还子，然后归所虏。麟州还其子，而阿遇辄背约。安抚使遣牙将张岊诘问，岊径造帐中，以顺逆谕阿遇。阿遇语屈，留岊共食。阿遇袖佩刀贯大脔啗岊，岊引吻就刀食肉，无所惮。阿遇复弦弓张镞指岊腹而彀，岊食不辍，神色自若。阿遇抚岊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与岊纵猎，双兔起马前，岊发两矢，连毙二兔，阿遇惊服，遗岊马、橐驼，悉归所虏。（《宋史·张岊传》）

夏六月，遣兵助契丹攻甘州。

甘州回鹘阿萨兰部叛契丹，契丹主遣魏国公萧惠征诸路兵讨之。德明点集蕃众，遣之西出。萧惠攻甘州，三日不克，部下阻卜诸酋复叛，急引归。德明兵亦还。（《辽史·圣宗本纪》不载德明助攻事，此从《西夏书事》。）

冬十月，契丹使来问夏国五月与宋交战之事。（《辽史·圣宗本纪》。按《宋史·仁宗纪》是年五月，无夏人构兵事。）

## 宋天圣五年 辽太平七年

春二月，德明遣都知兵马使白文美，以蕃部逃入汉界入告于宋。

宋诏鄜延部署司据数遣还。夏州其先落蕃户口，亦诏德明护送境上。旋据部署张遵等言："蕃户颇众，如准诏，缘边内附人尽遣还夏州，恐生惊疑，反致边患。请谕令渐归，如不愿者，亦听。"诏可。（《长编》一百五）

夏五月，攻宋金明，都监李士彬击败之。（《稽古录》。按《长编》作西人寇金明，李焘疑非德明，或是属羌。而《九朝编年备要》则作德明，与《稽古录》同。）

## 宋天圣六年 辽太平八年

夏六月，德明生辰，契丹遣吴克荷来贺。（《辽史·圣宗本纪》）

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宋史·夏国传》。按《长编》注：《实录》《正史》并称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凉府，未逾时乃死。甘州及西凉府陷没，《实录》《正史》并不记其年月日。所称未逾时，或既德明死之年。然德明每不听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凉府，想非德明意。《传》又称元昊忽引兵袭甘州，可见德明不在其间，西凉府亦必元昊自拔之，德明不与也。《实录》《正史》载此事不详，因德明死乃附著之。盖误。）

复举兵攻拔西凉府。(《长编》一百十一)

宋闻西人犯边，诏鄜署司严饬兵备；又令鄜延路移文夏州，戒约之。(《长编》一百十一。李焘云："此事当是元昊袭甘州及西凉府时也。")

立元昊为皇太子。

德明娶三姓：卫慕(《长编》作米母，又作默穆)氏生元昊，咩迷(《长编》作密克默特)氏生成遇(《长编》作沁裕勒)，讹藏屈怀(《长编》作藏渠怀)氏生成嵬(《长编》作沁威)。德明尝使人以马博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元昊方十余岁，极谏不已，曰："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货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宋边帅曹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尝往来牙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形容，既至，观之，曰："真英物也！此子必为边患。"德明虽臣事中国及契丹，而于本国则称帝。至是，以元昊攻甘州有功，遂立为皇太子。(《宋史·夏国传》及《梦溪笔谈》)

立卫慕氏为后。

卫慕，银、夏大族。德明既立元昊为皇太子，立卫慕氏为后以显之。(《宋史·夏国传》)

### 宋天圣七年 辽太平九年

春二月，德明为元昊请婚契丹。

元昊先娶于母族卫慕氏。至是，德明欲结好契丹，遣使请婚，契丹主许之。(《西夏书事》)

### 宋天圣八年 辽太平十年

瓜州王以千骑来降。

瓜州回鹘，乃沙州分部，其王贤顺，见德明势日盛，属率请降。(《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按高居诲《使于阗记》云，自灵州过黄河，行五百里至凉州，又西五百里至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西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一统志》：瓜州，古西戎地，汉为敦煌郡，晋分晋昌郡，唐初置瓜州，后陷于吐蕃。其城在肃州西五百二十六里。时德明虽得甘州，与瓜州尚距千里，中隔肃州，回鹘与夏世仇，贤顺何以遽降?《宋史·回鹘传》不载，疑《夏国传》有误，见《西夏书事》注。)

火星入南斗。

西州谣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出居贺兰山禳之。(《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冬十二月，宋加赐德明功臣。

以郊祀礼成也。(《宋史·仁宗本纪》)

德明遣使如宋，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长编》一百九)

### 宋天圣九年 辽太平十一年

夏六月，契丹圣宗薨于行宫，长子宗真即位，是为兴宗。(《辽史·圣宗本纪》)

契丹遣使来告哀。(《辽史·西夏外纪》)

宋以李若谷知延州。

若谷知延州，夏人遣使来，前守多延之堂上，若谷独庑下饮食之，夏人愤甚而不敢犯。(《名臣碑传琬琰集》)

秋九月，遣使如契丹吊慰。(《辽史·兴宗本纪》)

冬十月，遣使如契丹进赙币。(《辽史·兴宗本纪》)

契丹兴平公主来归元昊，以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辽史·西夏外纪》)

德明薨，年五十一，在位二十八年。追谥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葬嘉陵。(《宋史·夏国传》。按《续纲目》作明道元年冬，德明卒。)

## 卷 六

景宗武烈皇帝李元昊，小字嵬理(《长编》作叶迈，曾氏《隆平集》作崖埃)，国语谓惜为"嵬"，富贵为"理"，后更名曩霄。太宗德明长子也，母曰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性雄毅(《长编》作性凶鸷猜忍)，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圆面高准，身五尺余。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弱冠，独引兵袭破回鹘夜洛隔可汗王，夺甘州，遂立为皇太子。数谏其父毋臣宋，德明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德明卒，乃袭位。(《宋史·夏国传》)

### 宋仁宗明道元年 辽兴宗重熙元年

遣使如宋、契丹报哀。

使臣至宋，宋帝辍朝三日，令司天监定举哀挂服日辰。其日，乘舆至幕殿，服素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当御坐前跪，奏请皇帝为夏王赵德明薨举哀，又奏请十五举音，又奏请可止。文武百僚进名奉慰。告哀使、副以下朝见，首领并从人作两班见。先首领见，两拜后，班首奏："圣躬万福。"又两拜，随拜万岁。喝"赐例物酒食"，跪受，起，又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退。从人仪同。是日，皇太后至幕殿，释常服，白罗大袖，白罗大带，举识如皇帝仪。(《宋史·礼志》)

宋赠德明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以尚书度支员外郎朱昌符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冯仁俊副之，赙绢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酝、羊、米、面。将葬，赐物称是，皇太后所赐亦如之。(《宋史·夏国传》)

冬十一月，遣使如契丹贺应圣节。（《辽史·兴宗本纪》）

契丹使来，册封元昊为夏国王。（《辽史·兴宗本纪》）

宋使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来授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

制曰："胙土受氏，维王所以褒有功；建国承家，非贤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畴外御之劳，式涓刚辰，庸告列位。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太傅、尚书令、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夏王、食邑两万一千户、食实封七千户赵德明男元昊，器怀英达，义节坚明，孝恭尽于事亲，恩信长于御众。惟乃先正，奉于本朝。嘉捍难于边衡，赐同姓于宗籍。象贤继世，尔实宜之。于戏！书盟府之勋，既载山河之誓；瞻元侯之略，岂无弓矢之传。尚体顾怀，勿忘钦率。可特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国、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户。仍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使者至其国中，元昊迁延遥立，屡促之，然后至前受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设席自尊大，告命徙坐即宾位，不为屈。既而飨告于厅事，其东屋后若有千百人锻声。告阴知其必叛，还朝秘不敢言。（《宋史·夏国传》及《梦溪笔谈》、《西夏纪事本末》）

改姓嵬名氏，称"吾祖"。

元昊既袭封，衣白窄衫，毡外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表异蕃众。复以李、赵赐姓不足重，自号嵬名氏，称"吾祖"。"吾祖"，华言可汗也。于是属族悉改嵬名，蕃部尊荣之，疏族不与焉。（《宋史·夏国传》）

## 宋明道二年　辽重熙二年

元昊改元显道。

元昊招纳亡命，申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因避其父讳，改中国明道元为显道，称于国中。（《宋史·夏国传》。）

春正月，贡于契丹。（《辽史·兴宗本纪》。）

三月，下秃发令。

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先秃发，耳垂重环以异之。（《长编》一百十五）

夏四月，宋使来赐太后遗物。

章献皇太后崩，宋帝使供备库副使李用和持太后遗留物赐元昊。（《长编》一百十二）

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遂立官制。

元昊自先世并吞西土三十余年，聚中国所赐资财无算，外倚契丹为援，异谋日甚。升兴州为府，改名"兴庆"，广宫城，营殿宇，其名号悉仿中国所称。故事，羌俗以帐族盛大者为长官，亦止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之职。至是，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苑，曰磨勘司，曰文思院，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弩，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别服式。

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毬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宋史·夏国传》）

十二月，契丹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辽史·兴宗本纪》）

## 宋仁宗景祐元年　辽重熙三年

春正月，元昊称制改元。

元昊虽仍贡奉，然车服、仪卫，悉拟帝制。至是，策士杨守素上言："王者神武立功，德威御众，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国家累世经营，规模宏远，犹遵中国旧号，岂足彪炳皇献，昭示区宇?"元昊乃下谕，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逾月，或告以石晋败亡年号也，乃改广运。（《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按广运，《夏国传》作广民，此从《长编》）

是月，元昊始攻府州。（《长编》一百十四。又六月乙丑，府州言，元昊自正月后数入寇。诏并、代部署司严兵备之。）

宋始为夏人除馆舍。

元昊岁遣人至宋，出入民间无他禁。宋臣韩亿请下诏，为除馆舍礼之，官主贸易，外虽若烦扰，实羁防之。（《宋史·韩亿传》）

秋七月，掠环庆。

庆州西七十里为马岭寨，寨北十余里有蕃部杀牛族，领族帐二千余户，负险自固，向不附中国。元昊令为前驱，掠环、庆州境，杀戮居人，朝廷下诏约束，不听。八月，乃遣入内供奉官周惟德往环庆路，体量边事。（《长编》一百十五及《西夏书事》。按《长编》：八月，徙知定州、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刘平为环庆路副都部署。平尝言："臣在陕西见元昊车服僭窃，势且叛矣。宜严备之。"不听。及是，帝戒平曰："知卿有将略，故委以边寄，卿其勉之。"加赐钱百万。）

冬十月，复攻庆州，执都监齐宗矩。

初，庆州柔远寨蕃部巡检嵬逋，攻破西夏后桥诸

堡。于是，元昊称兵报仇，缘边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以兵七百与战于龙马岭，败绩。环庆路都监齐宗矩、走马承受赵德宣、宁州都监王文援之，次节义峰，伏兵发，执宗矩。久之，始放归。(《宋史·夏国传》。按《续纲目》于是年七月书赵元昊反，寇环庆。考《宋史·夏国传》及《东都事略》，元昊入寇俱不系七月，且入寇环庆在先，称兵报仇在后，自是两事，《续纲目》混而为一，叙次颠倒。再考《宋史·仁宗纪》：景祐元年十二月，赐赵元昊佛经。盖是时元昊虽僭拟改元，然犹遣使奉贡，故礼赐如故。至宝元元年，上表自言称帝，《本纪》乃始书反，似当以《本纪》为断。说见《通鉴辑览》注。)

元昊鸩其母卫慕氏。

母族人山喜谋杀元昊，事觉，元昊鸩其母杀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长编》一百十五。按《宋史·夏国传》云母卫慕氏死，遣使来告哀，不云元昊鸩其母。卫慕，《长编》作母米，注见前。)

遣使如宋告哀。(《宋史·夏国传》)

宋诏起复镇军大将军、左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以内殿崇班、阁门祗候王中庸为致祭使，起居舍人郭劝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

元昊赂遗劝等百万，劝悉拒不受。(《长编》一百十五)

元昊复立额藏渠怀氏为太后。

夏语称“乌尼”。“乌尼”者，太后也。(《长编》一百十五)

十二月，宋赐佛经。

元昊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长编》一百十五)

是年，填星犯舆鬼。占者云，大臣有变。元昊大肆杀戮。(《西夏书事》)

## 宋景祐二年　辽重熙四年

西夏称广运二年

宋加元昊中书令。

宋帝受尊号，加恩内外。遣内侍省都知冯从顺至兴州，进元昊中书令，元昊受之益倨。富弼奏状：“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滞留而不迎；或佯为忽遽而见迫；或欲负扆而对；或欲专席而居。虽相见之初，暂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后，便具帝者之仪。”(《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一百二十四)

夏五月，杀妃卫慕氏。

卫慕，元昊舅氏女，幼孤，育于惠慈太后。当后被弑时，氏以大义责元昊，元昊尽诛其族，因氏怀妊，幽之别宫。及生子，野利氏谮其貌类他人，元昊怒，并子杀之。(《长编》一百六十二及《西夏书事》)

秋七月，以兵犯环庆。

元昊使首领讹遇等率兵数入犯，环庆路部署司请下鄜延路移文约束，从之。(《长编》一百十七)

攻唃厮啰，败绩。

元昊遣其令公苏奴儿(《长编》作索诺尔)，将兵二万五千攻唃厮啰，败死略尽，苏奴儿被执。(《宋史·夏国传》)

元昊自将攻猫牛城，屠之。

苏奴儿既败，元昊自率众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诈约和，城开，乃大纵杀戮。(《宋史·夏国传》)

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

唃厮啰部将安子罗(《长编》作阿萨尔)以兵绝归路，元昊昼夜角战二百余日，子罗败，然兵溺宗哥河及饥死过半，并兵临河湟。唃厮啰知众寡不敌，壁鄯州不出，阴间元昊，颇得虚实。元昊已渡河，插旗帜识其浅。唃厮啰潜使人移植深处，以误元昊。及大战，元昊溃而归，视帜渡，溺死十八九，虏获甚众。自是，数以奇计破元昊，遂不敢窥其境。(《宋史·夏国传》及《吐蕃传》。按李氏《长编》不取“自是，数以奇计破元昊”二语，谓为饰说，盖得其实。)

索古渭地于宋，不与。

青唐蕃部蔺毡世居古渭，积与夏人有隙，惧而献其地于宋。秦州范祥纳之，请缮城屯兵，又括熟户田。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久，移文来索。后帅张升以祥贪利生事，请弃之。诏傅求往视，求以为城已讫役，且已得而弃，非所以强国威。乃诏谕羌众，反其田，报夏人以渭非其有，不应索，正其封疆而还。(《宋史·傅求传》)

## 宋景祐三年　辽重熙五年

西夏称广运三年

妃索氏自杀。

始，元昊攻猫牛城，传者以为战没。索氏喜，日调音乐。及元昊还，惧而自杀。(《长编》一百六十二)

夏四月，羁天竺国进奉僧于夏州。

天竺入贡，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二月至夏州。先是，僧善称等九人至宋京，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留京三月，宋帝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宋史·天竺传》及《西夏书事》)

始制蕃书，改元。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又若符篆，教国人用以纪事。群臣上表献颂，遂改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宋史·夏国传》。按沈存中《笔谈》作遇乞造创蕃书，累年方就，至是始献。与此异。殷西柯先生曰：“《宋史》：元昊自制蕃书，教国人以纪事之文用蕃书。沈存中《笔谈》载西夏野利遇乞制蕃书事，最详。则谓元昊命国中悉用蕃书，与《宋史》微不同。考《宋史》元昊未制蕃书以前，有蕃学、汉学，及制国书，命野利仁荣主蕃学，则屏汉文不用。故其后乾顺病蕃学，又复立汉学也。命国人以纪事之文用蕃

书，当是元昊以后之制，《宋史》稍误矣。今敦煌石室有西夏《国史》数卷，皆蕃书，为西儒伯希和所得。")

冬十二月，复举兵攻回鹘，取瓜、沙、肃三州。

瓜、沙、肃诸州，本唐归义军，向陷于回鹘。建隆中，节度使曹元忠以州附宋，子孙世主军事。元昊引兵攻之，求援于回鹘不应，三州相继没。于是，元昊尽有河南故地。(《宋史·夏国传》)

升州、郡，益边防。

元昊既据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诸州立国，而以石堡、洪门诸镇，升为洪、威、龙、定四州，又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为固，料兵设险：以七万人护卫兴庆，五万人镇守西平，五万人驻贺兰山。左厢宥州路，以五万人备鄜、延（有克胡山、升平塔、那娘山诸路。以乌延口、藏底河界台为界堠。内包杏子河、白洛嘴、啰兀岭等险要）、麟（有屈野川、大河谷、麻也娘诸路。以饶咩、浪松、本晋堆为界堠。内包神堆、泽荒堆、三泉等险要）、府（有端正平、榆木川、升啰岭诸路。以榻柞岭、青没怒川、浪骨堆为界堠。旁约吴庞烽、女萌烽、立子谷、龙移川等险要）。右厢甘州路，以三万人备西蕃（有扑丁原、庄浪族、乔家族诸路。以麻宗山、乳酪河为界堠。内包斫龙川、采车岭等地）、回纥（有合黎山、浚稽山、居延塞诸路。以牛头、朝那山为界堠。内包张掖、敦煌等地）。自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至罗洛、天都、惟精山等处，以五万人备环（有陷道口、打米谷、毽毛嘴、乌丁原诸路。以牛圈里、罗节砚为界堠。内包虾蟆、折姜诸和市）、庆（有西嗦哆、骆驼巷、萌门、三岔诸路。以勒崖原、为卓望、王尚原、里乾谷为界堠。旁约苍鸡、七通、多移塔、通祖、户门城等地）、镇戎军（有吃啰岔、立马城、杀獐川诸路。以劈通流、枅桅岭为界堠。旁约肖关、寺子盆、没烟前、后等峡）。自河北至午腊蒻山（《长编》作卧啰娘山。吴兴祚《方舆纪要》：元昊河南曰盐州路，河北曰安北路。与《宋史·夏国传》异），以七万人备契丹（有金肃、河清诸路。并黄河为界堠。内包唐隆镇、没儿崔、悉命、女女、越都等蕃族）。而御边善战尤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

定兵制。

西夏风气强梗，民多耐寒暑，忍饥渴，而性恶雨雪。其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数百帐，大者千余帐。故制：年登十五为丁，每有战斗，随族之大小出丁助阵。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得正军为多。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棒、粆袋、披毡、浑脱、背索、锹镢、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曾氏《隆平集》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与《宋史·夏国传》异）。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织毛为幕，而以木架。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若脆怯无他技者，令往守肃州，或迁河外耕作。合国内诸州计之，总兵五十余万（《隆平集》云，赵德明时兵十万而已，元昊遂逾十五万，自以地广兵劲，敢行叛逆。今以《宋史·夏国传》考之，曾说尚略）。别立擒生军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宿卫。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用兵多立虚寨，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其兵凡三千，分十队，队各有长：一、妹勒，二、浪遇移讹，三、细赏者埋，四、理奴，五、杂熟屈则鸠，六、限才浪罗，七、细母屈勿，八、李讹移岩名，九、细母嵬名，十、没罗埋布。每出入，前后环拥，设备甚严。战则先出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发兵则以银牌召酋长，面受约束。昼则举烟扬尘，夜则篝灯为候，出战率用只日，避晦日。赍粮不过一旬。战则大将居后，或据高险。弓，皮弦，矢，柳箭，中之必贯甲（《隆平集》云，夏兵长于骑射，不善刀枪，而柳弓皮弦，遇雨雪则不能施，又其所短）。故所向无不破也。(《宋史·夏国传》及《儒林公议》)

立军名。

唐制，节度使下，刺史亦得掌兵。宋惩五代之弊，特设通判以莅州政，其征调、征伐、进退军将，仍听节度使表闻。德明复自置防御使职。元昊地广兵众，因分左右厢，立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驻天都山，）曰石州祥祐（《宋史·夏国传》种谔克米脂、进攻石州，意即其地），曰宥州嘉宁（驻宥州），曰韦州静塞（驻韦州），曰西寿保泰（驻柔狼山北），曰卓啰和南（驻黄河北岸），曰右厢朝顺（驻夏州弥陀洞），曰甘州甘肃（驻唐删丹县故地），曰瓜州西平（驻瓜州），曰黑水镇燕（驻兀剌海城），曰白马强镇（驻盐州），曰黑山威福（驻汉居延故城，东北限大泽，西北接沙碛）。诸军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宋史·夏国传》)

元昊落起复。(《长编》一百十九)

攻兰州。

元昊欲南侵，恐唃厮啰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侵至马衔山。筑城瓦蹶、凡川会，留兵镇守，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长编》一百十九)

诱西蕃叛唃厮啰。

初，唃厮啰娶李立遵女，生二子：曰瞎毡，曰磨毡角。又娶乔氏，生子曰董毡。立遵死，李氏宠衰，斥为尼，锢之廓州。瞎毡等结母党李巴沁，窃载其母出奔，瞎毡据河州，磨角毡据邈川，抚有其众，厮啰不能制。元昊闻二子怨其父，阴以重赂间之，且诱诸酋归附。有温逋哥子一声金龙（温逋哥本厮啰论逋，论逋者，相也。温逋哥作乱被杀），拥众万余叛附元昊，结为姻婚。厮啰势蹙，更与乔氏西徙历精城。（《长编》一百十九。按本注引《元符陇右日录》云，元昊既行赂间厮啰二子，遂举兵数犯宗哥，及破牦牛城，厮啰势折，西徙青唐，与赵珣《聚米图经》徙居历精城异。或谓历精即青唐也，当考。按一声金龙，一作伊实济噜。历精，一作哩沁。）

## 宋景祐四年　辽重熙六年

宋士人张元、吴昊来归。

元昊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周春《辽诗话》据《传奇》，元字雷复）与吴昊。张与吴，其始名，不可得而知。或曰，张许州人也，客于长葛间，以侠自任。县河有蛟长数丈，每饮水转桥下，则人为之断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饮，张自桥上负大石中蛟，蛟蜿转而死，血流数里。与关中姚嗣宗皆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张累举进士不第（熊克复《九朝通鉴》、李氏《长编》谓张元为华州进士，又元作源，俱误）。吴亦久困场屋，无以自伸。且张尝为县宰所笞，乃与吴薄游塞上，觇览山川风俗，慨然有经略西鄙意。放意诗酒，出语惊人。尝与客饮驿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张初不识知也，客乃顾张曰："彼何人斯？"张厉声曰："皮裹骨头，肉人斯。"应声以铁鞭击之死，主人涂千金之药，久之乃苏。将谒大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诸帅。诸帅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常时，张每夜游山林，则吹铁笛而行，声闻数里，群盗皆避。其将之西夏也，濒行过项羽庙，竭囊沽酒，对羽极饮，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去。时，帅以急骑迫之，不及乃表嗣宗入幕府。张、吴既至夏，闻元昊有意窥中国，念不出奇无以动其听，乃相与更其名，即其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来此饮酒。"逻者见之，知其非国人也，迹其所憩执之。元昊责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于是竦然异之，日尊宠用事。事闻于宋，诏徙其族于房州，讥察出入，饥寒且死。知州陈希亮曰："张、吴事虚实不可知，使诚有之，为国者终不顾家，徒坚其为贼耳。此又皆其疏属，无罪。"乃密以闻，诏释之。既而复赐其家钱、米，以反间之，改隋州以羁縻之。未几，二人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王巩《闻见近录》、《容斋三笔》、岳珂《桯史》及《宋史·陈希亮传》）

秋七月，更定礼乐。

夏州沿党项蕃俗，自赤辞臣唐，始习尊卑跪拜诸仪。而其音乐，尚以琵琶，击缶为节。僖宗时，赐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钲、节鼓、㧐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笳笛为器。历五代入宋，年隔百余，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追德明内附，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元昊久视中国为不足法，谓野利仁荣曰："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于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裁礼之九拜为三拜（沈括《笔谈》云，元昊令国中悉用胡礼，即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王巩《闻见近录》：增五音为六，与《夏台事迹》异），令于国中，有不遵者族。（《西夏书事》）

冬十一月，设蕃、汉二字院。

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西夏书事》）

## 宋仁宗宝元元年　辽重熙七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春正月，表请供佛五台山。

元昊使人往来中国，熟悉边臣因循之势，久思攻取河东。是时，欲识进兵道路，表请供佛五台，乞使臣引护并给馆券。宋帝从之。（《长编》一百二十一。按《宋史·夏国传》不纪月。）

三月，贡于契丹。（《辽史·兴宗本纪》）

夏四月，元昊妻薨。

元昊妻契丹兴平公主也，生与元昊不睦，至是薨。契丹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来诘其故（《辽史·兴宗本纪》。按《儒林公议》：夏国元昊取契丹女，伪号兴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娩被病，元昊亦不往视之，以至于殁。宗真忿恨，然亦无如之何，但遣使慰问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为元昊畏耶律之强，讽宗真，使促元昊归款，失之甚矣。）

秋九月，元昊从父山遇叛降于宋，不纳，被杀。

初，元昊自五台还，悉会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约先攻鄜延，自德靖、塞门、赤城路三道并入，酋豪有谏者辄杀之。山遇数止元昊，不听。山遇畏诛，遂挈妻子叩延州来降，且言元昊将反状。时知延州郭劝以为自德明纳款四十年，有内附

者未尝留，不敢受。奏入，诏令约回。山遇不可，即命监押韩周执山遇等械锢送元昊，示朝廷不疑之意。元昊集骑，射而杀之，并戮其族无遗类。由是西人怨惧，向化之心绝矣。(《长编》一百二十二。按《涑水记闻》十二，宝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钤辖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县都监、新寨解家河卢关路巡检李士彬申，四日戊时，男殿直怀宝及七罗寨指挥使引到宥州团练侍者密藏福罗，以赵元昊所给告身三道来云，山遇令公先在元昊处为枢密，元昊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又欲诛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自河外与侍者二人逃归。既济河，集缘河兵断河津三处。二十八日，山遇使其弟三太尉者，将宥州兵监河津诸屯。九月一日，告密藏福罗以事状，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谋反，欲杀大王，赖我闻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杀我，汝为我赍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导引，告延州大人，我当悉以黄河以南户口归命朝廷。朝廷欲得质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来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语，当亟来，我别以马七八百匹献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军驿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监军兵至河上，悉发户口归朝廷也。"密藏福罗至金明，以状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为元昊所诛，已具奏闻。今山遇云欲归朝廷，本司商量令李士彬还其告身，谕以元昊职贡无亏，难议受其降款，遣之还。臣等仍恐虏为奸诈，已戒缘边刺候严备去讫。又奏：六日保安军北蕃官巡检殿直刘怀中状申，诇知山遇等于二日起兵，有众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帐，只在宥州境内。寻得保安军等状云：五日寅时，山遇及弟二防御、三防御等，将麾下一十五骑至，皆被甲执兵，告指挥使云欲归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军诘问山遇等所以来事故，勒令北归。仍令缘边部族首领严兵巡逻，或更有北来户口，皆约遣令还，毋得承受，别致引惹者。诏鄜延路都钤辖司：严饬缘边诸寨及番官等，晨夜设备，遣人诇候，如虏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战，即于界首密行托落，毋得张皇。或更有山遇所部来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为彼意婉顺约回，务令安静。所诇知事宜节次驿置以闻，仍下环庆泾原路部署司、麟府路军马司准此。又《长编》：善约特名惟亮，与弟惟永分掌左右厢兵，其从弟惟序亦亲近用事。善约特有勇略，国人向之。元昊恶其不从己，尝语惟序曰："汝告善约特反，吾以善约特官爵与汝。不然，俱族灭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善约特。善约特欲来降，与惟永谋，惟永曰："南朝无人不知乌珠所为，将不信兄，兄必交困。"善约特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若南朝有福，则纳我矣。"遂告其母，母曰："汝自为计，我年八十余，不能从汝去，为汝累，当置我室中，纵火焚之。"善约特等涕泣如母言。及为韩周所执，号哭称冤，周见元昊于宥州，元昊衣锦袍，黄绵胡帽，不肯受善约特等，曰："延州诱我叛臣，我当引兵赴延州，于知州厅前受之。"周说谕良久，乃肯受。时元昊自称乌珠已数年。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元昊既杀善约特，遂谋僭号。按善约特即山遇，《长编》作善约特，《宋史》作山遇。)

冬十月，元昊用其党杨守素之谋，筑坛受册，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

时年三十。追谥其祖继迁曰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德明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长编》一百二十二及《宋史·夏国传》。按毕沅《续通鉴考异》、《宋史·夏国传》谓祥符五年，德明追尊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此最谬误。德明本未僭号，安得私尊其父为帝？且既云太祖，即是庙号，安得又有武宗之称？就如所言，则继迁在德明时已有四十字之谥，何又云元昊追谥神武耶？)

始大建官。

元昊既称帝，始大建官，以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张文显为中书、枢密、侍中等官，专主谋议；以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为官计、受纳、诸司，主文书；以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成逋克成、赏都卧𠏉、如定多多马、窦惟吉分驻十二监军司地，主兵马；其余拜授有差。(《宋史·夏国传》)

十一月，祀神西凉府，遂不遣贺郊人使。

元昊遣潘七布昌里马乞(《长编》作攀密布伊里马奇)点兵集蓬子山，自诣西凉府祀神。时中国南郊，故事，诸藩有贡。元昊因自帝，不复使贺宋。帝诏陕西、河东旧与元昊界互市者，所在禁绝之。(《宋史·夏国传》及《仁宗本纪》)

宋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长编》一百二十二)

宋以夏竦为泾原、秦凤安抚使，范雍为鄜延、环庆安抚使，经略夏州。

时边臣多议征讨，故有是命。竦上奏曰："继迁当太宗时逋逃穷蹙，而犹累岁不能剿灭。先帝鉴追讨之敝，戒疆吏谨烽堠、严卒乘，来即驱逐之，去无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灵武陷没之后，银、绥割弃已来，假朝廷威灵，其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尔。况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帅，方沿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继迁窜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势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粮不支，师行贼境，利于速战。倘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也。若穷其巢穴，须涉大河，长舟巨舰，非仓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联络而进，我师半渡，贼乘势掩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而议追讨者，非良策也。"因条上十事，当时颇采用之。(《宋史·夏竦传》。按竦上十事：一、教习强

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寨，入保大寨，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罪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

宋遣左侍禁鲁经持谕唃厮啰，使击元昊。

自西凉为继迁所陷，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唃厮啰，又得回纥种人数万。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宋欲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因授节钺，仍兼邈川大首领，寻加河西节度使。唃厮啰约尽力。（《宋史·吐蕃传》）

# 卷　七

## 宋宝元二年　辽重熙八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二年

春正月，元昊遣使如宋，表请称帝改元。

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坦、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王巩《闻见近录》宝元中，元昊始遣介称教练都使，乞于其国中称兀卒。与《宋史》称帝事异）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妳，奉表以闻。（《宋史·夏国传》。按《长编》：初，元昊遣使称伪官抵延州，郭劝、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阅其表函，尚称臣，可渐以礼屈，愿与大臣熟议。又元昊反，书闻朝廷，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吴育独建议："元昊虽名藩臣，其尺赋斗租不入县官，穷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以示不足责。且彼已僭服，夸示酋豪，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顺抚而收之。"奏入，宰相张士逊笑曰："人言吴正言心风，果然。"）

宋王德用请自将讨元昊，不许。

元昊使者将归，不肯受诏及赐物。枢密院议，数日不决。王德用、陈执中欲斩之，盛度、张观不可，卒遣之，但却其献物，韩周复送至境上。已而德用请自将讨元昊，不许。（《长编》一百二十三。又初议诛元昊使者，参知政事程琳以谓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宜善遣之，以示大体。其后使者益骄，大臣以为患。或议，因使者入传舍，压坏垣，令死其下。琳曰："始不诛，以罪有在也。今既骄，可暴其罪而诛之，以明国法，又何患耶?"）

二月，白豹寨主、都指挥使裴永昌以族叛附于宋。

柔远寨蕃部巡检珪嵬招之，使降也。宋帝诏：补三班借职、本族巡检。（《长编》一百二十三）

使间宋金明寨主李士彬，不行。

元昊为书及锦袍、银带，投鄜延境上，以遗金明李士彬，且约以叛。候人得之，诸将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独曰："此行间尔。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耶?"乃召士彬与饮，厚抚之。士彬感泣，不数日，果击敌，取首馘、羊马自效。（《长编》一百二十三。又《宋史·赵振传》：元昊将反，为金银、冠佩、隐饰、甲骑，遗属羌。振潜以金帛诱取之，以破其势，得冠佩、银鞍三千，甲骑数百。告邻部，俾以环为法，不听。于是，东茭、金明、万刘诸族胜兵数万，悉为贼所有。）

唃厮啰来伐西凉。

宋诏厮啰，使背击元昊。至是，厮啰奉诏出兵向西凉，西凉有备，厮啰知不可攻，捕杀游逻数十人亟还，声言图再举。（《宋史·吐蕃传》。按《长编》初议重賄唃厮啰，使击元昊，因以其地与之。参知政事程琳曰："使唃厮啰得地，是复生一元昊。不若用间，使二羌势不合，即中国之利也。"）

夏四月，元昊将举兵攻延安。宋环庆钤辖高继嵩，请令石、隰州发五关塞捉生兵，夜济大河入定仙岭铁笳平，设伏掩袭。从之。（《长编》一百二十三）

遣使潜购中国宫人。

初，宋帝放宫人二百七十名（按《长编》作二百七人），悉任所之。元昊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之事，宫禁之私，纤悉具知。（《宋史·仁宗本纪》及富弼《论西夏八事》）

五月，定朝仪。

宋承唐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礼，群臣上寿，设宫县万舞。其常朝仪，百官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五日赴崇德殿曰"起居"。元昊谋称帝，阴蓄使介往来，久悉中朝典故。至是，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而见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有执笏不端、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者并罚。（《宋史·夏国传》及《礼志》）

建蕃学。

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迁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六月，宋诏削元昊赐姓、官爵。

壬午，诏曰："昔苗民弗怀，首罹虞窜，郅支自立，终伏汉诛。盖犯顺者无赦于国章，除残者罔限于荒服。炳焉通谊，畴或敢喻。赵元昊戎汉余妖，边关小种，性含虺毒，志负狼贪，昏顽表于稚年，傲悖成于壮齿。曩者德民即世，西夏控哀，朝廷录守方之忠，悯称慈之礼，拔于童孺，付以节旄，名袭真王，宠视同姓。金絮有秩，络绎以周其穷，关市弗讥，贸迁以通其货。假我明命，取重诸羌。固当竭犬马之勤，效涓埃之报，克守先业，以称大恩；而背惠反常，毁忠蔑信，僭举国号，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涯，旅拒秋螳之辙。公遣军校，冒服使车，列牍自陈，欺天罔畏。既张逆节，合举明刑。朕深怜旧勋，特加涵覆，横遏群议，密赐手书，贷其方命之愆，开以自新之路。护送来介，俾还穹居，庶迁善而革音，终恃远而迷复。至敢驱率配隶，攘劫塞民，腾告文符，讹诳区落。而朝臣列奏，边吏抗词，愿举偏师，往平狡穴，趣枭称乱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载念一夫肆狂，余众何罪！况元昊胁从济欲，滥杀逞威，名酋外奔，诸帐怀贰，苟戈铤并进，则玉石奚分，且俾列于购科，止用取其魁恶。元昊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令宗正寺除去属籍。惟彼诸部素奉本朝，迫此奸凶，遂其诖误。倘能结党归义，执贼建功，必当昭洗前污，申明厚赏。国有信誓，炳如丹青，应赏募科格，并委中书、门下，详为条件，以时布告，庶体朕怀。"因绝互市，揭榜于边：募能生擒元昊及斩首来献者，即以为定难节度使。元昊界蕃汉职员，能率族归顺者，等第推恩。时吕夷简在大名，闻之惊曰："谋之误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镇叛命，如此诰誓，则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万一反有不逊之言，得无损国体乎！"朝廷方改之，已闻有指斥之词矣。元昊为患既剧，朝廷降诏，购募敌中伪署名职至卑如理移香者，诈输归款，朝廷重其封禄，至以郡王待之，亦终不至，其党益固矣。(《长编》一百二十三及《西夏纪事本末》。按孙汴《丁文简公度崇儒之碑》云："元昊反，朝廷议夺官爵。公谓戎人渠长，自古盗名号者多矣，矧夏人萌僭窃心岁且久，削之必不能止叛计，但自损威灵耳。属献谋者言颇异，议遂格。"见《名臣碑传琬琰集》。又《退朝录》载，赵德明归款，真宗赐以宗姓，然不附属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举宗联命氏之荣。"宝元二年，元昊叛，诏削属籍，非也。)

宋以元昊叛，牒契丹。

以河东缘边点集兵马，虑北朝惊疑故也。(《涑水记闻》)

秋八月，宋知庆州张崇俊，请联藏擦勒族制元昊。

藏擦勒凡三十八族，在黑山前后，众十余万，人马勇健，与元昊世为仇。向属丰州，自首领王承美死，子孙虽相袭知丰州，而威望不振，不能统属。藏擦勒遂各置首领。至是，崇俊请选王氏族中有才干机略者优与除官，令知丰州，密遣人赍金帛并募斩元昊敕，散与诸族，欲与唃厮啰共攻元昊，使敌有腹背之患。疏上，不果行。(《长编》一百二十四。)

九月，宋斩元昊所署环州刺史刘奇彻于都市。

奇彻名重信，为元昊招诱延州属羌，而金明都监李士彬执送京师，遂斩之。(《长编》一百二十四。按奇彻，《涑水记闻》作乞彩)

请置榷场于延州。

延州逼近夏国，蕃汉素相熟习。元昊以保安军旧市奉诏禁止，遣使请于延州再建榷场，意在胁制中国也。宋帝不许。(《西夏书事》)

置尚书令，设十六司。

元昊以中书不能统理庶务，仿宋制置尚书令，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分十六司，为理六曹，于是官制渐备。(《西夏书事》)

遗匿名文字于环州，间高继嵩，不行。

环州知州高继嵩久任西土，以勇敢闻。元昊恶之，将其遗箭系以匿名文字，言继嵩将叛。继嵩心不自安，表乞还朝，朝廷将任以北朝正旦国信使，右司谏韩琦曰："继嵩背义投西，元昊果忠于朝廷，则当密奏其事，何必以遗箭达其叛状乎？其为反间无疑也。"帝遂诏继嵩复还环州，元昊之计不行。(《韩魏公家传》)

冬十月，宋录环州生户啰埋为右班殿直。

啰埋尝受元昊防御使，率其族来归，特录之。(《长编》一百二十四)

十一月，攻宋保安军，巡检指挥使狄青击败之。

青初以善骑射为骑御散直，从西征战安远诸寨，皆克敌。临阵被发带铜面具，敌人望之如神，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至是，元昊攻保安军，鄜延钤辖卢守勤使青击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宋史·狄青传》)

复攻宋南安承平寨。

夏人以三万骑围承平寨，寨主许怀德时在城中，率劲兵千余人突围破之。夏人复阵，有出阵前据鞍嫚骂者，怀德引弓一发而踣，夏人乃去。(《宋史·许怀德传》。按《长编》云，承平所以不破，乃许怀德之力。而范雍《疏》内称怀德不历军阵，不知何据。)

攻宋笼竿城。

夏众号数万，知笼竿城刘兼济将兵千余，转战至

黑松林，败之。（《宋史·刘兼济传》）

露布宋边境。

有“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张元之词也。（王巩《闻见近录》）

十二月，元昊复遣贺永年（《长编》作贺九言）赍嫚书，纳旌节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归娘（《长编》作珪年）族而去。

其书略曰：“持命之使未还，南界之兵噪动，于鄜延、麟府、环庆、泾原路九处入界。”又曰：“南兵败走，收夺旗鼓、符印、枪刀、矛戟甚多，兼杀下蕃人及军将士不少。”又曰：“既先违誓约，又别降制命，诱导边情，潜谋害主。谅非圣意，皆公卿异议，心膂妄图，有失宏规，全忘大体。”又曰：“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又曰：“鄂特伽回，将到诏书，乃与界首张悬敕旨不同。”又曰：“元昊与契丹联亲、通使，积有岁年。炎宋亦与契丹玉帛交驰，倘契丹闻中国违信示赏，妄乱蕃族，谅为不可。”又曰：“伏冀再览菲言，深详微恳，回赐通和之礼，溶行结好之恩”云云，盖欲规得谴绝以激使其众。通判睦州张方平，请“顺适其意，使未有以发，得岁月之顷，以其间选将厉士，坚城除器，为不可胜以待之。虽终于必叛，而兵出无名，吏士不直其上，难以决胜。小国用兵三年，而不见胜负，不折则破；我以全制其后，必胜之道也。”时天下全盛，皆谓其论出姑息，决计用兵，不听。（《宋史·夏国传》《张方平传》及《长编》一百二十五）

宋刘平上《攻守策》。

其策曰：“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唯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奉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尉，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运粮，兵民并困。

“其后灵武失守，而赵德明惧王师问罪，愿为藩臣。于时若止弃灵、夏、绥、银，与之限山为界，则无今日之患矣。而以灵、夏两州及山界蕃、汉户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渐窥边隙，鄜延、环庆、泾原、秦陇所以不能弛备也。

“今元昊嗣国，政刑惨酷，众叛亲离，复与唃厮啰构怨，此乃天亡之时。臣闻寇不可玩，敌不可纵。或元昊不能自立，别有酋豪代之，西与唃厮啰复平，北约契丹为表里，则何以制其侵轶？今元昊国势未强，若乘此用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兵马分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万，三倍元昊之众，转粮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职，自防御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给以衣禄金帛，又以土人补将校，使勇者贪于禄，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谕唃厮啰，授以灵武节度使，挠河外族帐，以窘元昊。复出麟、府、石州蕃汉步骑，猎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帅，离其部众，然后以大军继之，元昊不过鼠窜为穷寇尔，何所为哉！

“且灵、夏、绥、银，地不产五谷，人不习险阻，每岁资粮，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户劲勇善战，夏人恃此以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为界，凭高据险，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镇守，此天险也。庙朝之谋不知出此，而争灵、夏、绥、银，连年调发，老师费财，以致中国疲弊，小丑猖獗，此议臣之罪也。

“今朝廷或贷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转多，经费尤甚。万一元昊潜结契丹，互为犄角，则我一身二疾，不可并治。必轻者为先，重者为后，如何减兵以应河北？请召边臣，与二府定守御长策。”疏奏，不报。（《宋史·刘平传》。按《长编》：是月，直史馆苏绅陈便宜八事，又请诏西边将帅为入讨之计。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费，为一岁攻取之资。不尔，则防守之备不止于十年矣。”又曰：“今边兵止备陕西，恐贼出不意，窥视河东，即麟、府不可不虑，宜稍移兵备之。鄜延与原州、镇戎军皆当贼冲，而屯兵众寡不均，或寇原州、镇戎军，则鄜延不能应援，陕西屯卒太多，永兴为关陇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壮关中形势，缓急便于调发。郡县备盗不谨，请增尉员，益弓手籍。”其论利害甚多。又知制诰叶清臣上言：“当今将不素蓄，兵不素练，财无久积，小有边警，外无重兵。举西北二陲观之，若蔓落大瓠，外示雄壮，而中间空洞，了无一物。脱不幸戎马猖突，腹内诸城，非可以计术守也。自元昊僭窃，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间一岁矣。而屯戍无术，资粮不充，穷年蓄兵，了不足用。连监牧马，未几已虚。使蚩蚩之氓，无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变诈无穷，岂宜乘即时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将泰然自处，则后日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 宋仁宗康定元年　辽重熙九年。

按宋改元宝元，后以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见《归田录》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三年

春正月，大举侵宋，陷金明寨。

初，夏人自承平退，声言将攻延州。延州当夏人出入之冲，地阔寨疏，士兵寡弱，又无宿将，知延州范雍闻元昊且至，惧甚。请济师，未报。而元昊诈遣其牙校贺真来言，愿改过归命，雍信之。遽闻于朝，厚礼真而遣之，遂不设备。元昊乃盛兵攻保安军，众

号数万，傅城，军吏气慑，知保安军王信领劲兵二千，夜出南门与战，失其前锋，因按军不动。迟明，潜上东山，整军乘势而下，击走之。元昊乃乘虚自土门路入，击破金明寨，擒都监李士彬父子。

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万，控扼中路，众号"铁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诱士彬，士彬杀之。元昊乃使其民诈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请徙置南方，雍曰："讨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赏以金帛，使隶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隶诸寨甚众。元昊使其将每与士彬遇，不战而走，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胆坠于地。"士彬益骄，又以严酷御下，多怨愤者。元昊阴以金爵诱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乃敌骑大入，诸降者为内应，士彬时在黄帷寨，闻敌至，索马，左右以弱马进，遂鞚以诣元昊，与其子怀宝俱陷没。

雍初闻夏人大举，令士彬分守兵三十六寨，勿令虏得入。怀宝谏曰："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弱不能拒也。"士彬不从，怀宝力战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杀，后十余年乃卒。（《宋史·夏国传》及《涑水记闻》）

分掠安远、永平诸寨，不克。

安远居极边，元昊兵破其门再重，至第三门，都监邵元吉等缒军士奋击，拒守累日，众乃退。永平寨主、监押初欲敛兵匿深山避敌，指挥使史吉率所部数百人遮城门，立于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谋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此往还之迹何可掩？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指挥使不免于斩，愿先斩吉于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行也。"寨主、监押惭惧而返。吉登陴力拒，城得以全。（《长编》一百二十六）

宋分兵入夏境。

环庆路钤辖高继隆、知庆州张崇俊攻后桥，而柔远寨主武英入自北门拔之，又令王仲宝将兵至贺兰谷，败夏将罗逋于长鸡岭。（《宋史·夏国传》及《王仲宝传》）

进围延州，与宋师战于三川口，败之，执其将刘平、石元孙。

雍先以檄召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于庆州，使至保安，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军趋土门。及是，雍复召平、元孙，还军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骑士三千发庆州，行四日至保安，与元孙合军趋土门。而雍后檄寻到，平、元孙遂引还。乙亥，复至保安。平素轻敌，谓其下曰："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因遣骑先发，步兵继进，昼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令骑兵先趋延州争门。

平去延州方三十里，令军士晚餐毕，列队而行。至地名大柳树，去延州二十里，忽有来使俗谓"急脚子"者宣状，且云："延州范太尉传语，已在东门奉候。然暮夜入门，恐透漏奸细，请寗放人马，庶辨真伪。"平、元孙唯喏。遂下马，据胡床，躬拨队伍，每一队行及五里以来，又放一队，将及一更以后，约放及五十队矣。平、元孙忽顾问"急脚子"，已失所在，平、元孙大惊，遽起侦视，即云延州城上并无灯火，而前队不知所之矣。平、元孙知有变，遂整阵而前，至五龙川，去延州才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鸣，埃烟陡合，蕃兵墙进，倏忽之际，已陷重围。盖西人前一夕偷号入金明寨，杀李士彬，故东北路断。而敌兵压境，以致二将于覆中，延州俱不知也。

时鄜延都监黄德和，将两千余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还为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诘旦，步兵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将兵悉至，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阵东行五里至三川口，与敌遇。时平地雪数寸，平与敌皆为偃月阵相向。有顷，敌兵涉水为横阵，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军并进，杀数百人，乃退。敌复蔽盾为阵，官军复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平左耳、右颈中流矢。日暮，战士上首功及所获马，平曰："战方急，尔各志之，皆当重赏汝。"语未已，敌以轻兵薄战，官军引却二十余步。黄德和居阵后，望见军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众从之，皆溃。平遣其子宜孙驰追德和，执辔语曰："当勒兵还，并力抗敌。奈何先奔！"德和不从，驱马遁赴甘泉。

平遣军校杖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转斗三日，敌退还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下，立七栅自固，距敌一里所。敌夜使人叩栅，问大将安在，军士不应。复使人伪为戍卒，递文移平，平杀之。夜四鼓，敌环营呼曰："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平使人应之曰："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众庸足破乎！"及明，平命军士整促甲马，再与敌战。敌又使人临阵叫曰："汝肯降乎，我当舍尔。不则尽杀之。"平又使人应之曰："我来巡边，何者为降？汝欲和者，当为汝奏朝廷耳。"敌酋乃举鞭麾骑，自山四出合击，绝官军为二，遂与元孙皆被执。

初郭遵言，未识寇浅深，而果以行进，必败。请止保安，先侦后进。平不听。神卫都头卢政亦说平曰："今处山间，又逼污泽，宜速退保后山，须明决斗。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御之？"平又不听。践雪行数十里，敌伪为雍使，趣平战，故败。

是役也，遵以裨将遇敌，驰马入敌阵，杀伤数十人，敌出骁将，扬言当遵，遵挥铁杵破其脑，两军皆大呼，复持铁枪进，所向披靡。会黄德和引兵先溃，敌战益急，遵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军稍却，即复马以殿，又持大稍横突之。敌知不可敌，使人持大絙索立高处迎遵马，辄为遵所断。因纵遵使深入，攒兵注射之，中马，马踠仆地，被杀。（《宋史·仁宗本纪》、刘平、郭遵等传及《东轩笔录》、《涑水记闻》。按王向记客言："遵舍军，亲造黄德和壁趣救兵，德和不从。还，与夏兵战，坐下马被射死，步行

杀数人，走东原大崖下趋环州。闻德和已斩，死事者皆得封，遂匿不敢出。”其说异。按《长编》：秋七月，鄜延钤辖张亢上言：“昨刘平救延州，前锋军马陷贼寨者四指挥，平竟不知。又赵瑜领军马间道先进，而赵振与王达等趋塞门，至高头平，报贼张青盖驻山东，振麾兵掩袭，乃其子瑜也。其无侦探，疏略如此。”又《长编》元昊初反，高志宁时知隰州，亟上言：“请乘贼未发，选骁将锐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章数十上，不报，徙知贝州。及刘平、石元孙陷于贼，志宁叹曰：“前策不可复用矣！”朝廷始思其言。）

延州围解。

夏人围延州，延州守城者仅数百人。及刘、石被执，范雍惧甚，欲遣都监李康伯往见元昊，祈缓攻，议归款。康伯不欲行，召通判计用章问策，用章曰：“用章屡献修城垒、备器械之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报国耳。然城中老幼无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为血肉，是公上负天子，下负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问计，用章曰：“惟有死尔，尚何言。”其夜，许怀德遣裨将，以步骑千人出不意击之，斩首二百级。会雍祷于郡南嘉岭山，是夕雪大作，遂解围，延州得不陷。至是，围七日矣。（《宋史·叶清臣传》及《涑水记闻》。按《补笔谈》：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聊欲安众心耳。”按围延安系康定元年，此作宝元元年，异。又欧阳修《杨偕墓志》：刘平兵败，元昊围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伪为书驰告延州，救兵十万至矣。因命旁郡县刍粮、什器如其数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

攻鄜州不克。

时鄜城不完，且无备。知州事张宗诲闻夏人来攻，乃严斥堠，籍入而禁出，使老幼并力守御之，夏人引去。（《宋史·张宗诲传》）

是月，元昊遣供备库使美英、多吉等至宋境，欲议通和。鄜延环庆经略司以闻，诏所上表如不亏臣礼，即受之。（《长篇》一百二十六）

宋诏陕西运使明镐募强壮备边。（《宋史·仁宗本纪》）

又诏陕西州军有勇敢智谋之士、识西人情伪与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诣所在自陈，遣赴京师。（《长编》一百二十六）

二月，宋诏唃厮啰攻元昊。

宋诏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长编》一百二十六）

时元昊空国入寇，宋诏唃厮啰速领军马，乘此时径往拔其根本，若成功，当授银、夏节度。仍密以起兵日报缘边经略安抚司，出师为援，别赐袭衣、金带、绢二万匹。唃厮啰虽被诏，然卒不能行也。（《长编》一百二十六）

宋诏潼关设备。

知谏院富弼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关，自关以西为弃之耶?”（《宋史·仁宗本纪》及《长编》一百二十六。按《儒林公议》：夏台叛命之二年，势益炽横，朝廷疑其有吞噬关中之意，由是献议者请修潼关以拒之。时宋庠参预大政，锐意主其议，遂诏兴板缩、置楼橹、战具，回关门而反阖之。关中士民嗟怨，谓朝廷弃之矣。甚者取材兴役，半出于华阴，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见者则知其无益于备，而徒失民心。朝廷后知其非，悉命撤毁之。）

与宋将张建侯、狄青等战于保安军，不胜。（《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三月，宋诏大臣，条陕西攻守策。（《宋史·仁宗本纪》）

宋诏诸路部署钤辖司，毋得纳元昊界内附者。（《长编》一百二十六）

宋右正言吴育，请通西域诸戎，以制元昊。

疏言：“比尝建议，乞通回纥，以破昊贼。且汉通西域诸国，谓之断匈奴右臂。盖诸戎内附，虽有黠敌，不敢独叛。唐太宗常赐回纥可汗并其宰相诏书，及纳其贡奉，答以金帛。真宗命潘罗支攻杀李继迁，其子德明遂归顺。元昊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先以财物啖邻境，使巢穴无虞，然后萌狂悖之心。宜募机辨有胆略者，使多方招诱，散离其党，此伐谋之要也。若经唃厮啰及他蕃部，亦密谕以朝廷之意，使并力以攻，均其恩赐，同其功利，以情料之，无不听命者。”又录真宗时通西域诸国，并元昊父祖始末事迹上之。（《长编》一百二十六。又《长编》：四月，大理寺丞、秘阁校理石延年言：“晋汉用西域之兵破荡诸戎，得以夷狄攻夷狄之术。去年授唃厮啰节制，命助讨元昊，宜募愿使其国者，护发其兵，如有功，则加以王爵，置榷场，许市易羊马以通货财。又回鹘在唃厮啰西，唐用其兵定吐蕃，亦可兼诱之，使犄角兴师以分贼势。”）

夏四月，西蕃摩毡角谋攻凉州。

摩毡角与父唃厮啰猜阻，虽各治一城，别立文法，然终不能统摄诸蕃。宝元中，中朝欲兼抚之，命为顺州团练使。摩毡角感宋帝恩，上表言：“有兵二万，愿取西凉，请朝廷遣使护讨。”秦凤部署司以闻，宋帝诏嘉之。（《长编》一百二十七及《西夏书事》）

五月，取塞门寨，执寨主高延德。

塞门，蕃部旧址，在芦子关南，距金明二百里，向属夏州。淳化中，金明守将李继周开治塞门、鹞儿两路，建寨其地。然与延州相距，路无人烟，一水屈

曲，涉渡五十七处，势殊孤绝。元昊于二月中自延州退兵金明，遣首领约遇没、设兀等部蕃骑七百余，在塞门旁近驻泊，已率大众攻之。寨中兵才千人，坚守五月，屡告急于鄜延总管赵振。振时有兵八千，按甲不动，只遣百余人赴援（《赴振别传》：元昊围塞门，有军士赵义亡归延州，言元昊尝杀犬与延德誓，使为内应。振信之，故不敢救。与《宋史·振传》异），元昊尽歼之。声言中国已弃此寨，力破之。杀兵马监押王继元，执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悉取其粮草、器甲。(《宋史·仁宗本纪》及《西夏书事》。按毕氏《通鉴考异》、《涑水记闻》言，振移书塞门寨主高延德云："可守则守，不可守宜拔兵民以归。"延德城守半载，振卒不救。乃率众弃城，虏据险邀之，与众俱没。李氏《长编》颇采之。然《长编》于五月甲子但书元昊陷塞门寨，执延德，不言弃城。《宋史·赵振传》亦不载移书事。《记闻》之言恐未可信。又《长编》注引《赵振本传》称，振至延州，谓将吏曰："今贼乘新胜之始，必径进；吾伤夷之后，宜固守。然虑诸城不能如吾谋，苟延州匆支，则陕西未可量，此天下安危之机，幸贼百日不至，则吾备已固。不然骤至，吾方以大易小。"未一月，贼寇塞门。按贼自正月攻围塞门，至五月陷之，兵未尝去而复来也。范雍以二月二十八日贬安州，振即自环州代雍，度其至延州必三月间，而塞门以五月十二日陷，方塞门之陷，振在延州已一月余。《传》乃谓振至延州未一月，贼复寇塞门，皆非事实也。大抵振实怯懦，又延州守备未固，恐兵出诱贼，贼复骤至城下，故不敢救塞门，所云"以大易小者"，振借口尔。而史臣猥信之，且著论力为振地。今不取，但略存振语，使后世有考焉。)

又陷安远寨。

元昊既陷塞门，乘胜围安远。天风雨，路泥淖，蓬蒿深没人膝。元昊虑延州援师至，伏兵浑州川，以邀归路。安远失援，亦破。于是，分兵旁取栲栳、黑水等寨，五龙川一带边户，焚掠殆尽。时宋著作郎张方平上"平戎十策"，以为夏人入寇，当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虚，宜屯兵河东，卷甲而趋之，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宋帝不听。(《宋史·仁宗本纪》、庞籍、张方平等传及《长编》一百二十八。按《宋史·夏国传》作破安远、塞门、承平诸寨。考范仲淹庆历元年正月《奏疏》云，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俟承平毕功，又择利进筑，以牵制元昊。而《仁宗本纪》夏五月，元昊陷塞门，又陷安远。李氏《长编》：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门。乙亥，陷安远。并不载破承平事。惟韩琦《奏议》云，栲栳、塞门、安远、黑水等寨，自为元昊所破，直至延州更无障蔽。其承平、长宁、南安等寨，亦当时仓猝弃之。是承平乃中国自弃者，《夏国传》谓元昊破，误。)

宋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副之。

夏守赟庸怯，寡方略。诏与王守忠赴阙，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边城之备，十有五七；关中之备，十无二三。若元昊深入，乘关中之虚，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其关内，使无虚可乘。寇至，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不能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边臣请五路入讨，臣恐承平岁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国之安危未可知也。"(《长编》一百二十七)

使人刺韩琦，不得。

时琦领四路招讨，驻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帏，琦起坐问："谁何?"曰："某来杀谏议。"又问曰："谁遣汝来?"曰："张相公遣某来。"盖夏国相张元正用事也。琦复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愿得谏议金带足矣。"遂取带而去。明日，琦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以原带献。盖刺者故张其事，以摇中国军心也。(王得臣《麈史》)

复攻金明。

夏人既破金明诸寨，延州都监周美请于经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仲淹因属美复城如故。数日，夏人果来，其众数万薄金明，阵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抵暮，援兵不至，乃徙军山北，多设疑兵。夏人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既而复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斗不解。美率众使人持一炬，从间道上山，益张旗帜，四面大噪，敌惧走，获牛、羊、橐驼、铠甲数千计。未几，复犯金明，美复引兵由虞家堡并北山而下，夏人引却。(《宋史·周美传》)

六月，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长编》一百二十七)

攻宋镇戎军，败刘继宗、李纬兵五千。

泾原路总管刘谦乘夏人攻镇戎之际，亦引兵深入夏境，破其聚落而去。(《宋史·夏国传》及《刘谦传》)

宋将王珪败夏人于师子堡。

珪少拳勇，善骑射，能用铁杵、铁鞭。元昊寇镇戎军，珪将三千骑为先锋，自瓦亭至师子堡，敌围之数重。珪奋击披靡，获首级为多。叩镇戎城，请益兵，不许，城中惟缒糗粮予之。师既饱，因语其下曰："兵法以寡击众，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击之，可得志也。"复驰入，有骁将持白帜植枪以詈曰："谁敢与吾敌者?"枪直珪胸，而伤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脑。继又一将复以枪进，珪挟其枪，以鞭击杀之。一军大惊，遂引去。珪亦以马中箭而还。战后，珪以所得二枪植山上，其后边人即其处为立祠。(《宋史·王珪传》)

秋七月，宋遣使以讨元昊告契丹。

议者谓元昊潜结契丹，恐益为边患，故特遣郭稹等谕意。契丹主厚礼之。（《长编》一百二十八）

八月，宋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使邈川，谕唃厮啰出兵，助讨西夏。（《宋史·仁宗本纪》及《长编》一百二十八。按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谓元昊既擒刘平，遂约吐蕃毋得与中国阴相为援。朝廷患之，使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至青唐谕以恩信云云。则是元昊曾约和吐蕃矣。考《宋史·唃厮啰传》元昊反，使侍禁鲁经持诏谕厮啰，使背击元昊。既元昊屡寇边，仁宗复遣经，经固辞，于是涣应诏往。并不载元昊约和吐蕃事。）

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仲淹以延州诸寨多失守，请自行。诏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贼众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出御。夏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宋史·范仲淹传》及《长编》一百二十八）

宋环州都监安俊破元昊吃啀、井那等诸寨。

俊久在边，羌人识之。环州得俘虏，知州种世衡问之曰："若属于吾将，孰畏？"曰："畏安太保。"指俊于坐曰："此长髯将军是也。"（《宋史·安俊传》）

西蕃首领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叛降于宋，诏补三班奉职、借职，置荆湖间。

富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诛夷，当厚赏以劝来者。"庚子，以乞砂、山乞并为左千牛卫将军，各赐帛、茶，使还本族捍贼。（范忠宣《富弼行状》）

宋环州苏恩叛宋来附。（《西夏事略》）

九月，攻三川寨，都巡检杨保吉死之。又围师子、定川堡，战士死者五千余人，遂陷干沟、干河、赵福三堡。（《宋史·仁宗本纪》）

宋环庆路兵马副都总管任福破白豹城。

夏人之攻三川也，任福与北路都巡检使范恪，自华池凤川镇声言巡边，召诸将牵制敌势，行至柔远寨犒蕃部，即席部分诸将攻白豹城。夜漏未尽，抵城下，四面合击，平明破其城。纵兵大掠，焚巢穴，获牛、马、橐驼七千有余，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师还，夏人遣骑袭其后，恪设伏崖险，敌半度邀击之，斩首四百级，生获七十余人。（《宋史·任福传》及《范恪传》。）

宋范仲淹遣殿直狄青等，破夏军于芦子平。（《长编》一百二十八）

宋筑青涧。

安远、塞门既陷，东路无藩篱，敌益内侵。鄜州将种世衡建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而新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宋帝从之，命董其役。夏人屡出争，世衡且战且城之。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辞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卒得泉。城成，赐名"青涧"。（《宋史·种世衡传》）

与宋将张玉战于招安寨，败绩。

玉隶狄青麾下，筑青涧招安寨，遇夏兵三万，有驰铁骑挑战者，玉单持铁简出斗，取其首及马。军中因号曰"张铁简"。（《宋史·张玉传》）

宋兵马监押马怀德率所部兵入夏境，破遮鹿、要册二寨，亲射杀其酋狗儿厢主。

元昊见延州筑青涧城，又闻都监朱吉驻延安寨，防东路；指挥王信、张建侯、黄世宁驻保安军，扼中路；巡检刘政驻德靖寨，控西路；指挥张宗武等分屯敷政诸要害，密布兵马，声势日盛。乃于绥州界外修筑遮鹿、要册二寨，使狗儿厢主戍兵御之。范仲淹遣兵马监押马怀德以所部掩袭，厢主督兵出战，怀德射杀之。又率蕃、汉，烧荡海沟、荼山、龙柏、安化十七寨三百余帐，斩首数百级，虏马、驼、牛、羊万数。（《宋史·马怀德传》及《长编》一百三十）

夏人攻青塞堡。

宋并代州钤辖王凯出鞋邪谷，转战四十里至杜胡川，大败夏师，获牛、马无算。凯又尝出双烽桥、染枝谷，遇夏人战，夏师败绩。（《宋史·王凯传》）

夏将刚浪唆，驻兵夏州东弥陀洞。（《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宋命范仲淹以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夏境探候。

仲淹言："臣在延州，差韩周、张宗永赍送文字，直到元昊处。二人不期为臣所累，皆窜远方。今虽奉圣旨令臣募人入敌界，以何面目更可使人，伏乞勾还韩周、张宗永，量加恩泽。"（《范文正公年谱》）

设铁冶务于夏州。冬十月，宋军分道来攻，拒却之。

夏众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盖夏州多铁，州东设铁冶务，去河东、麟府界黄河西约七八十里。先是部署葛怀敏出保安军北木场谷，由珪年岭袭破夏兵数千人，逐之，直逼夏州而还。于是，知延州范仲淹谋取铁冶务，以图夏州。复遣怀敏与鄜府都监朱观，率兵分六道掩袭。观等入界，破一十余寨、族帐二十余处，抵洪州。夏人结寨捍拒，阴令横山蕃部尽据险要，出邀宋军后。怀敏等战不胜，再宿而退。（《范文正公年谱补遗》及《长编》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

宋环庆钤辖高继隆等出兵，来攻经纳、旺穆等寨，破之。（《长编》一百二十九）

宋诏陕西经略司：遣人谕元昊界蕃汉职员首领，能率部族及以本系汉州郡归来者，并不次迁擢之。（《长编》一百二十九）

冬十一月，与宋将张继勋战于归娘谷，败绩。

（《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契丹使枢密副使杜防来，议与宋解和罢兵，各归侵地。（《辽史·杜防传》。按《兴宗纪》：重熙九年秋七月癸酉，宋遣郭禎以伐夏来报，遣枢密使杜房报聘。不言如夏解和。）

党留等族，与宋渭州瓦亭寨监押权静边寨刘沪战，败绩。

一骁将战死，亡失马、牛、骆驼万计。（《宋史·刘沪传》）

# 卷 八

## 宋仁宗庆历元年 辽兴宗重熙十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四年

春正月，宋诏鄜延、泾原两路同进兵来讨，不果。

宋帝与两府大臣共议，陕西帅臣具攻、守二说奏之，宋帝取攻策，诏鄜延、泾原会兵，取正月上旬入讨。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且乞留鄜延一路，以备招纳，或择利进城废寨，以牵制元昊。韩琦奏言："两路协力，尚惧未能大挫黠虏。若鄜延以牵制为名，则是委泾原孤军尝于贼手，非计之得。"乞督令鄜延进兵同入。宋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与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战者危事，一或差失，则平定之期转延岁月。况横山蕃部散居岩谷，亦多设堡控扼险处，入界兵少则难追，多则难进，未见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约进师，仲淹曰："我师新败，士气丧沮，今但见败形，未睹胜势，吾不敢任也。"洙太息曰："公不及韩公矣！韩公云：'凡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仲淹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置之度外乎？诚仲淹所不及。"洙沮去。琦复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纳，使朝廷强之，终非己谋，将佐闻之，必无锐志。臣以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势分力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乞别命近臣，以观贼隙，如何进讨，断在不疑。"宋帝终难之。时传闻宋师大举，谋清野据险以待，一俟宋师诸路入界，并兵以敌。既而闻宋师不果出，乃已。（《长编》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及《宋史》范仲淹、韩琦等传并《东轩笔录》）

归塞门寨主高延德于延州请和，安抚副使范仲淹答以书。（按元昊请和于仲淹，《宋史·夏国传》叙在好水之战后，《范仲淹传》叙在好水之战前。）

仲淹既见延德，察元昊未肯顺事，且无表章，不敢闻于朝廷。乃自为书谕以逆顺，遣监押韩周同延德还抵元昊。其书曰："正月日，具位某谨修诚意，奉书于夏国大王：伏以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为同姓，待以骨肉之亲，封为夏王。履此河山之大，旌旗、车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终如一。齐桓、晋文之盛，无以过此。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记。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使蕃、汉之民，同尧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

"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赙之礼，以大王嗣守其国，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国众多之情，推立大位，诚不获让，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归其旌节，朝廷中外，莫不惊愤，请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诏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大功，岂一朝之失而骤绝之？乃不杀而还。假有本国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终，天子何负于大王哉！

"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弊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虎，竞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天子遣某经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钦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怀。至边之日，见诸将帅多务小功，不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与大王虽未尝高会，向者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为大王一二而陈之！

"《传》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拟？名岂正而言岂顺乎？如众情莫夺，亦有汉、唐故事：单于、可汗皆本国极尊之称，具在方册。某料大王，必以契丹为比，故自谓可行。且契丹，自石晋朝有援立之功，时已称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国封王之恩，如诸蕃中叛朝廷者，大王当为霸主率诸侯以伐之，则世世有功，王王不绝。乃欲拟契丹之称，究其体势，昭然不同。徒使疮痍万民，拒朝廷之礼，伤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养万物，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又《传》曰：'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者，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寻干戈，血我生灵，腥我天地，灭我礼乐，绝我稼穑，皇天震怒，罚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续。老氏曰：'乐杀人者，不可如志于天下。'诚不诬矣。后唐显宗，祈于上天曰：'愿早生圣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应祈而生，及历试诸难，中外忭戴，不血一刃，受禅于周。广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万里之阻，一举而下。岂非应天顺人之至乎！由是罢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无祸乱之忧。太宗皇帝圣文神武，表正万邦，吴越纳疆，并晋就缚。真宗皇帝奉天体道，清净无为，与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贡礼，自

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从谏如流，有忤雷霆，虽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谓以仁获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议之初，人有离间，妄言边城无备，士心不齐，长趋而来，所向必下。今以强人猛马，奔冲汉地，二年于兹，汉之兵民，盖有血战而死者，无一城一将愿归大王者，此可见圣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摇之验也。与夫间者之说，无乃异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习战斗，不熟纪律。刘平之徒，忠敢而进，不顾众寡，自取其困，余则或胜或负，杀伤俱多。大王国人必以获刘平为贺，昔郑人侵蔡，获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惟子产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而后郑国之祸，皆如子产之言。今边士训练渐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赏，败事必诛，将帅而下，大知纪律，莫不各思奋力效命，争议进兵。如其不然，何时可了。今招讨司统兵四十万，约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赏，杀降者斩；获精强者赏，害老幼妇女者斩；遇坚必战，遇险必夺；可取则取，可城则城。'纵未能入贺兰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祸其民，官军之势，不获而已也。

"某又念皇帝'有征无战，不杀非辜'之训，夙夜于怀，虽师帅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锋刃之交，相伤必众。且蕃兵战死，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汉兵战死，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脑涂地，积累怨魄，为妖为灾，大王其可忽诸？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某与招讨太尉夏公、经略密学韩公尝议其事，莫若通问于大王，计而决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众。

"大王如能以爱民为意，礼下朝廷，复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称其贤哉！一也。如众多之情，三让不获，前所谓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贡上国，存中外之礼，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汉边人复见康乐，无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之惨，三也。又大王之国，府用或缺，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四也。又从来入贡使人，止称蕃吏之职，以避中朝之尊，按汉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钱氏有承制补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体，五也。昨有边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领，某亦已请罢。惟大王告谕诸蕃首领，不须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则太平之乐，遐迩同之，六也。国家以四海之广，岂无遗才？有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报国士之知，惟同心向顺，自不失其富贵，而宗族之人必更优恤，七也。又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从之，则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几乎息矣；不从，则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时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择焉。不宣，某再拜。"（《长编》一百三十及《范文正集》。按《长编》是月，元昊又遣人至泾原请和，泾原路走马承受崔宣以闻，上谓辅臣曰："贼多诡计，欲懈我师尔，宜诏逐路部署司益守备。"）

宋泾原军袭威福军，遣蕃官骨披（一作郭拜）等伪降，不纳。

黑山威福军，驻黄河西，泾原都监桑怿率兵袭之，焚族帐、掠马驼甚众。元昊遣指挥骨披等四人，诈投怿军，设誓愿为中国效力。怿以告安抚使韩琦，琦不可。（《长编》一百三十一）

二月，侵宋渭州，败任福于好水川。

元昊遣使至延州约和。韩琦闻之，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而自行边至高平。元昊果遣众攻渭州（按《长编》琦行边趋泾州，而谍者言："元昊阅兵戳章会，谋寇渭州"），薄怀远城。琦亟趋镇戎军，尽出其兵，又募敢勇得万八千人，使任福将之。以耿傅参军事，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各以所部，从福节制。琦戒福等："并兵自怀远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一作扬博隆城）出敌之后。诸寨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粮饷便。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邀击之。"福引轻骑数千，趋怀远城捺龙川（一作纳克隆川），遇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与敌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夏人弃马、羊、橐驼，佯北。武英以为前必有伏，众不听。桑怿引骑趋之，福踵其后。谍传敌兵少，福等颇易之。薄暮，与怿合军，屯好水川，川与能家川隔在陇山外。观、英屯笼络川，相距五里，约翌日会兵川口，不使夏人一骑遁。然已陷其伏中矣。路既远，刍饷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将精兵十万，营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寨数不多，兵益进。诘旦，福与怿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怿为先锋，见道旁置数银泥合，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悬哨家鸽百余，自合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怿先犯，中军继之，自辰至午酣战。阵中忽树鲍老旗，长二丈余，怿等莫测。既而鲍老挥右则右伏出，挥左则左伏出，翼而袭之，宋师大败。怿、刘肃及福子怀亮，皆战没。小校刘进，劝福自拔，福不听，力战死。

初，渭州都监赵津将瓦亭塞骑兵三千余，为诸将后继。是日，朱观、武英兵会能家川，与夏人遇。阵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观略阵，阵坚不可动。英重伤，不能出军战，自午至申，夏军益至，东阵步兵大溃，众遂奔。珪、英、津及参军耿傅、队将李简、都监李禹亨、刘钧皆死于阵。观以千余人保民垣，发矢四射，会暮，夏军引去，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

始，珪望见福麾帜尚在围中，欲援出之，军校有顾望不进者，珪斩以徇，乃东望再拜曰："臣非负国，

力不能也，独有死尔!”乃复进战，击杀数百人，铁鞭至挠曲，手掌破裂，犹奋身跃马，三中箭三易马，最后得其下马，左右驰击，又杀数十人，飞矢中其目，遂死。

英知必败，劝傅避去，傅不答。英叹曰：“英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观亦戒傅少避贼锋，而傅愈前不顾，身被数创乃殒。前一夕，傅在观营，夜作书遗福，以其日小胜，前与夏军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写题观名以致福军中。傅死后，或言福之败由傅督战太急，福等既违节度，虽死不足与。既而福随军孔目吏彭忠得傅戒福书，具白琦，琦即奏之。尹洙为作《悯忠》、《辨诬》二篇。

方元昊倾国入犯，福临敌受命，所统皆非素抚之兵，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奏至，仁宗震悼。夏竦使人收散兵，得韩琦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琦，犹夺一官。

是役，张元从元昊在军中参赞为多，战既胜，元题诗于界上寺壁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宋史·夏国传》、任福、武英、王珪、耿傅等传及《长编》一百三十一。周辉《清波杂志》）

进攻刘璠堡。

泾原熟户万余帐向来骄悍，元昊六盘山之战皆其向导，故兵行径路及设伏之处，一如宿计。是时，引元昊乘胜围刘璠。范仲淹遣环庆都监刘政将锐卒数千来援，夏兵闻之，遂还。（《长编》一百三十一。又《长编》：元昊反，王尧臣建言：“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后边备稍懈，守将惟务姑息，浸成骄黠。自元昊反，镇戎军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扰，近边熟户亦遭杀虏。蕃族之情，最重酬赛，因此衅隙激怒之，可复得其用。请遣人募首领愿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马之数，及千人听自推其谋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检之名，使将领出境，破荡生户，所获财富，官勿检核，得首级及伤者给以赏物，仍依本族职名补迁及增俸钱。”诏如所请。）

潜结契丹为援。（《长编》一百三十五）

令野利旺荣答范仲淹书。

初，韩周等持仲淹书入西界，逆者礼意殊善。行既两日，闻山外诸将败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余日。元昊俾其亲信野利旺荣为书报仲淹，别遣使与周俱还，且言不敢以闻兀卒。书辞益慢，仲淹对使者焚其书，而潜录副本以闻，书凡二十六纸，其不可以闻者二十纸，仲淹悉焚之，余又略加删改。书既达，大臣皆谓仲淹不当辄与元昊通书，又不当焚其报。（《长编》一百三十一）

夏四月，掠仪、秦二州。

夏国首领各将其种落兵，谓之“一溜”（一作流）。少长服习，如臂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去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元昊之犯渭州，初分兵为四溜，期集于好水川，任福所遇乃先至之一溜也。猝遇福军而骇，欲奔所聚之地，福不知虚实，乘急追逐，遂陷大阵。然诸将力战，至死不肯退。夏兵虽胜，杀伤亦相当，故攻刘璠堡不克，还屯天都山，令游骑剽掠仪、秦二州属户，闻秦凤副都部署曹琮料简乡弓手数万人，发骑士设伏以待，乃退。（《宋史·曹琮传》及《韩魏公家传》、《长编·田况上兵策十四事》）

宋钤辖杜惟序破夏三寨。

好水之役，惟序领骑兵数千由怀安路破夏三寨，斩首数百级，获马、牛千计。（《长编》一百三十一）

五月，宋徙范仲淹知庆州。

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向导。事寻露，仲淹以其反复不常也，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诸羌皆受命，呼为“龙图老子”。仲淹守边数年，与韩琦齐名，为夏人所畏，诸羌为之语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史·范仲淹传》及《东都事略》。按《事文类聚·外集》引《名臣传》骨作胆。《骈字文类编》引《宋史》，骨亦作胆，二之字作知。）

宋帅夏竦揭榜购元昊。

竦屯鄜州，揭榜塞上云：“有得赵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为西平王。”元昊闻之大怒，使人入市卖箔，陕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门外，佯为食讫，故遗去之。至晚，食肆窃喜，以为有所获也，徐展之，乃元昊购竦之榜，悬箔之端，云：“有得夏竦头者，与钱两贯。”竦闻之，急令藏掩，而已宣播远近矣，竦大惭沮。其见轻侮如此。（《谈苑》。按《宋史·夏竦传》作元昊尝募得竦者与钱三千，与此作两贯不同。）

六月，宋诏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夏境；夏人至，则御之。（《宋史·仁宗本纪》）

宋以西界团练李兴为供备库副使、寿州都监。

初，兴既内附，而部署司言：“兴，元昊亲信，恐不得其情。”故徙之南方。（《长编》一百三十二）

秋七月，犯麟、府二州。

与宋麟、府路巡检张岊遇于深柏堰，夏人数千，岊分兵追击，斩首百余级，夺兵械、马、牛数百。（《宋史·仁宗本纪》及《张岊传》。按《长编》：鄜州走马承受傅季明言：“元昊寇麟、府，闻其死伤者三万余人。”上谓辅臣曰：“此谍者非骄我，即欲缓诸路牵制之兵尔。可令鄜延部署司严饬边备。”按《长编》犯麟、府作八月。）

与宋人战于青眉浪，败绩。

元昊围麟州，都监王凯等乘城拒斗，昼夜三十一日始解去。敌犹钞掠，会凯与同巡检张岊护粮道于青眉浪，夏人大至，与岊相失，乃分兵出其后，夹击之。复与岊合，岊接战，流矢贯双颊，岊拔矢斗愈力，夺马十二匹，斩首百余级。（《宋史》王凯、张岊

传）

八月，攻府州。宋殿侍乜罗（一作密拉）叛宋来附。

元昊攻麟州不克，进攻府州。州城险且坚，东南有水门，崖壁峭绝，下临大河。夏人缘崖腹微径鱼贯而前，城上矢石乱下，乃退。一日，夏人乘城西南隅庳下，将登，众嚣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搏贼，夏人稍却，飞石中右目下，身被三创，昼夜督守不退。夏人乃转攻城北，士卒复力战，夏人死伤甚众。州无井，民取河水以饮，夏人断汲路，岊与通判张旨夜开门，率兵击，夏人小却。以官军壁两旁，使民出汲，复以渠泥覆草积，夏人望见，以为水有余，知城终不可得，乃引去（按《东轩笔录》：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冲，城中无井。庆历中，有戎人谓元昊云："围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以兵围之数日，城中大窘。有军士献策，愿取沟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积，州将从之。元昊望见，遽语献策戎人曰："尔言无井，今乃有泥以护草积，何也？"即斩戎人解去。按《涑水记闻》载此事，亦作围麟州，此本《宋史》作府州，未知孰是）。初，有蕃部乜罗为殿侍，求锦袍。驿料管勾麟府路军马事康德舆不与，乜罗颇有怨言。后有谮乜罗与敌通，战则反射汉人，乜罗无以自明，乃谋附夏。指挥张岊闻之，召乜罗与饮，乜罗泣曰："我岂附贼者耶？盖逃死耳。"岊以告德舆："乜罗信叛矣。不可不杀。"德舆不听，曰："今日岂杀蕃部时耶？"岊曰："叛者特乜罗，非众所欲也。请为君召与饮，仆崖谷中，声言坠马死，安知汉杀之。"德舆犹豫不决，以问所亲，所亲恶岊，短毁之，岊计不行。夏人果以乜罗为向导，自后河川入袭府州。蕃汉欲入城，德舆闭门不纳，或降夏人或为夏人所杀，不可胜计。德舆按兵不出战，但移文转运司调军食。知府州折继闵极力御之，得不陷。及陷丰州，德舆才出屯州城外数里，三日而还。居民望见，以为夏人复至，皆弃其所赍，入保城郭。（《宋史》张岊、张旨、康德舆等传。按《涑水记闻》：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贼不知万数，围逼州城，攻击四日夜乃退。寻令乡兵赵素等探候，西贼尚在后河川、赤土岭、毛家坞一带，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窃虑西贼虚作退势，诱引大兵追逐，别设伏兵奔冲州城。见不辍，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应"。次麟府路走马承受公事樊玉奏："窃见本路军马司准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贼攻围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时，其贼拔寨过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带下寨，去州约十五里。其夜，当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路往州东探候，建宁寨已为西贼所破。贼于周回下七寨，杀虏寨主、监押及寨内军民，焚荡仓场、库务、军营、民居、敌楼、战棚皆尽。其贼亦不辍，下屈野河来奔冲州城，当州日夜拒守，军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飞骑长夜偷路去，急乞军马司星夜进城，发兵救应。"按康定二年，即庆历元年，盖改庆历在是年十一月，故《记闻》书二年。）

宋诏鄜延部署许怀德以兵万人援麟、府。（《长编》一百三十三。按《涑水记闻》：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曰："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处。"请秃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粮饷，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两昼夜，然后出虏寨之外，走诣府州告急，府州遣将兵救之。吉复间道入城，城中皆呼万岁。及围解，诏除吉奉职本州指使。吉尝从都监王凯及中贵人将兵数千人，猝遇虏数万骑，中贵人恐惶，以手帛自经，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与虏战，若吉不胜，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数人守中贵曰："贵人有不虞，当尽斩若属。"因将所部先登，射杀虏大将，虏众大奔，众军乘之，虏坠崖死者万余人。奏上，凯自侍禁除礼宾使、本路钤辖。吉自奉职除礼宾副使。吉尝与夏虏战，其子文宣年十八从行。战罢不见文宣，其麾下请入虏中求之，吉止曰："此王吉子，而为虏所获，尚何以求为？"顷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与虏战，所发不过一矢，即舍弓肉袒而入，手杀数人，然后反，曰："及其张弓挟矢之时，直往抱之，使彼仓猝无以拒吾，则成擒矣。吾前后数入其阵，未尝两矢也。"）

是月，元昊攻金明寨，破宁远寨，寨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死之。（《宋史·仁宗本纪》）

进陷丰州，杀其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

城孤无援，故陷。元昊遣兵屯要害，绝麟、府饷道。（《宋史·仁宗本纪》及《夏国传》）

宋诏河东路："元昊入寇麟、府，所过城寨有能出奇设伏掩击者，量功优奖之。军马或致伤折，亦不加罪。（《长编》一百三十三）

与宋将赵振等战于深柏堰，败绩。

元昊既破丰州，将袭近寨，故为振所取。（《宋史·赵振传》）

屯兵琉璃堡，为并代都钤辖张亢所破，弃堡遁。

元昊久困麟、府，州民及僧道诣阙请益兵，廷臣以二州在绝塞，咸议弃河外，守保德。会并代钤辖张亢奉诏至，与张岊合兵为战守计。夏容州刺史雅布移守贵以兵攻之，屡败，悉众据府北之琉璃堡，分列三寨。亢使谍伏寨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惊曰："明当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汉儿方藏头膝间，何敢尔！"亢知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俘获万计。夏人弃堡遁。（《宋史·张亢传》及《长编》一百三十三及一百三十四）

与宋人战于三松岭，败绩。

元昊之攻麟、府也，宋帅高继宣率师渡河屯府谷，间遣勇士夜乱夏营，又募黥配厢军，得二千余人，号"清边军"，命偏将王凯主之。军次三松岭，夏众数万围之，"清边军"奋起，斩首千余级，其相蹴藉死者不可胜计。（《宋史·高继宣传》）

约契丹侵宋。

谋待冰合渡河攻河东。知并州杨偕言于朝曰："若朝廷不思御捍之计而修宁远寨，是求虚名而忽大患也。"（《长编》一百三十四）

九月，遣使如契丹献宋俘。（《辽史·兴宗本纪》）

冬十月，宋夏竦罢。分陕西为四路，各置使，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领之。

竦集幕职兵官，议五路进讨，凡五昼夜。屏人绝吏，所谋秘密处置军马、分擘粮草，皆有文字，已成书，两人之力不能举，封钥于一大柜中。一夕失之，竦等大骇，阴令访求。不数日，却在柜上，盖元昊使其客为之也。竦进兵之议遂格。由是乞罢。宋帝乃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使。时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庆州，籍知延州，诏分领之。张方平言："泾原最当敌冲，王沿未惬人望，不当与琦等同列。"不报。琦上言："请于鄜、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统领训练，预分部曲，远斥堠，于西人举动之时，先据要害，来则命驻扎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又于西人未集之时，出三州已整之兵，浅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种落，筑垒拓地，别立经制。朝廷节俭省费，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使行间觇贼。如此，则二三年间，贼力渐屈，平定有期矣。"（《长编》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及《谈苑》）

与宋延州军战于桥子谷，不克。

初，夏兵入汉界，宋军分地谨守，不敢拒战，故往来如履无人之境。自鄜延、环庆诸路设备，复布探马、侦候，兵至即会合掩击，于是稍知顾忌。时延州守庞籍以金明西北浑州川水土肥沃，川尾桥子谷为夏国险隘，令部将狄青筑招安寨于谷旁。元昊遣兵三万争之，麾骑挑战，六班散直张玉持铁简出斗，夏兵辟易退还。自是，兴、灵东界兵不得并力西出。（《宋史·庞籍传》）

攻宋大顺城。

宋诸将皆闭城自守，范恪率兵二千余战克之。又犯高平军、刘璠堡，亦不克，引还。（《宋史·范恪传》）

犯府州边塞。

兵马监押窦舜卿欲袭击，举烽求援于大将王凯，凯弗应。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战，胜之。明日，经略使问状，凯惧，要以同出为报，舜卿欢然相许，不自以为功。（《宋史·窦舜卿传》）

宋改元，赦书敕边吏，来通善意。

西师久未解，元昊虽屡胜，然死亡、创夷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宋臣张方平因其困敝上言："陛下犹天地父母也，岂与犬豕豺狼较乎？愿因郊赦，引咎示信，开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岁，改庆历。赦书敕边吏，通其善意。（《宋史·张方平传》、《夏国传》）

宋诏殿前、马步军司：应西界人先隶军籍者，具名以闻。

初，夏州人韩怀亮更名福，为神卫军士。枢密院虑刺探朝廷机事，乃下开封府鞫状。而福自元昊未叛时内附，隶神卫军，破白豹城有功，补承局，非元昊所使刺事者。诏特迁一资，仍令密捕谍人之在京城者，而降是诏。（《长编》一百三十四）

宋知保安军刘拯，来诱野利旺荣降。

初，野利旺荣复书，语犹嫚。知延州庞籍言，诸路皆传元昊为西蕃所败，又野利族内叛，黄鼠食稼，天大旱，其国内既多忧虞，必为纳款之计。遂令知保安军刘拯谕旺荣言："公持灵、夏兵，倘内附，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渭州王沿、总管葛怀敏亦使僧法淳持书来招，并以金宝贻之。（《宋史·夏国传》及《东都事略》）

十一月，争建宁寨，大败，悉撤诸路兵还。

建宁据麟、府之中，最号险要，元昊令蕃卒据之。时麟州郊赏至府州，府饷麟地距百四十里，非兵卫不敢前。张亢率所部护送，夏人抄之不得，间聚蕃众数万，屯柏子寨，邀亢归路。亢所将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斗则生，不然为贼所屠无余也。"士皆感厉。会天大风，顺风击之，俘斩无算。转战至建宁寨，寨兵披靡走，乃修复寨址。夏人出兔毛川争之，亢令张岊伏短兵强弩数千于山后。亢以万胜军皆京师新募市井无赖子弟，罢软不能战，夏人目曰"东军"，素易之，而怯虎翼军勇悍。亢阴易其旗以误夏军，夏军果趋"东军"，而值虎翼卒，搏战良久，伏发，夏众大溃，尽撤诸路兵还。至是，麟府馈路始通。（《宋史·张亢传》及《长编》一百三十四）

宋塞雁门备元昊。（《宋史·富弼传》）

宋文学参军梁造请入西界，说元昊归款。

知永兴军范雍为言于帝，帝谓辅臣曰："造乃言边事得官者，恐其言语肆诞，为夷狄所轻，不可许也。"（《长编》一百三十四）

是年，沙州回鹘来侵，却之。

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绵、毛毡、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其人善造宾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中国、契丹诸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州，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又徇唐隆镇，降首领来守顺等。唐隆为西蕃大部，与麟、府仅隔一河，元昊围麟、府，分兵破之。守顺请降，徙之夏州。未几，与麟州蕃官麻崖（今作马崖）、府州巡检默喇（今作密拉），

俱脱归中国。麻崖、默喇，皆元昊胁以入西者也。（《宋史·曹琮传》及《长编》一百三十四）

## 卷 九

### 宋庆历二年 辽重熙十一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五年

春正月，契丹遣使如宋，求关南地。

契丹以宋与夏交兵，欲乘衅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乃集群臣议，南院枢密使萧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帅六师临之，其胜必矣。"北院枢密使萧孝穆曰："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负未可逆料，愿熟察之。"契丹主从惠言，乃遣翰林学士刘六符等致书于宋取故地，及问兴师伐夏之故。宋旋遣使，许增岁币，乃罢。（《辽史·兴宗本纪》、《萧惠传》及《宋史·富弼传》。按《长编》：富弼使契丹，契丹主曰："元昊称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丽黑水，岂尝报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于陛下曰：'向不知元昊与弟通姻，以其负恩扰边故讨之，而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处之？'"国主顾其臣语，良久乃曰："元昊为寇，岂可使南朝不击乎？"）

宋将王仲宝来攻金汤城，进围宥州，不克。

金汤东距延州德靖寨四十里，西南距庆州柔远寨八十里，为中国和市处。元昊自麟、府还，虑延庆兵入界，以重兵守金汤。环庆副部署王仲宝与鄜延都监狄青率兵袭击，杀数百人，进攻宥州，大掠五日。元昊遣兵拒却之。（《宋史·王仲宝》、《狄青传》。按《长编》：枢密院言："环庆副部署王仲宝等破金汤等城，斩首才二十七级，而官军战没者四十九人，深虑戎人复来犯边，欲令鄜延路预设备御。"从之。）

筑阿干城，破西蕃瞎毡于龛谷。

瞎毡与父唃厮啰猜阻，始据河州，继徙龛谷城，自立文法，无所属。宝元中，陕西经略安抚都监赵珣招之，遗以绨锦，瞎毡听命，屡通贡于宋，授澄州团练使。是时，元昊筑城阿干河旁，距龛谷七十里。宋命瞎毡为缘边巡检使，出兵图之。元昊恶其逼，遣将攻龛谷，大破之。唃厮啰不能救。（《长编》一百二十三、一百三十五。）

宋补夏降人讹乞为怀化将军。

时蕃部巡检赵明勾到西界团练使讹乞并蕃官等共二十三户。范仲淹奏请补官，并赏赐银碗、头巾角、茶、交椅、银带、锦袄等物。（《长编》一百三十五及《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野利旺荣使蕃将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诣青涧城种世衡请降。

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监商税，出入骑从甚宠。（《宋史·种世衡传》）宋来行间。

始，元昊分山界战士为二厢，命两将统之：野利旺荣统明堂左厢；遇乞统天都右厢（魏泰《东轩笔录》：夏将野利刚浪唛、遇乞二人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战，中间刘平、石元孙、任福之败，皆二将谋也。庆历中，种世衡守青涧城，用僧王光信赍书间之，元昊大怒，夺遇乞兵，杀之。薛氏《通鉴》：西夏刚浪唛号野利王，其弟号天都王，皆元昊腹心也。《宋史·种世衡传》：元昊未臣，其贵人野利刚浪唛、遇乞兄弟亲信用事，世衡使王嵩遗书间之，皆诛死。《夏国传》及《庞籍传》则言，籍与世衡致书野利旺荣，并无刚浪唛名。考《石林燕语》，庞颖公知延州，元昊亲信臣野利旺荣遣牙校李文贵来。朝廷幸其至，使籍作书答之。是刚浪唛即旺荣也，见《西夏书事》注）。二将能用兵，元昊倚为腹心。种世衡方城青涧，即谋有以去之。有紫山寺（《东轩笔录》作悟空寺，《补笔谈》作紫山寺）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骑射，习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察其坚朴可用，延至门下，改名嵩，诱令冠带，因出师常使为向导，数荡族帐，以功白于帅府，表授三班借职，充指挥使。且力为办其家事，凡居室、骑从、衣食之具无不备，恣其所欲，供亿无算。嵩酗酒狎博，靡所不为。世衡待之愈厚，留岁余，嵩亦深德世衡，自处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谓嵩曰："我待汝如此，而阴与贼通，何相负也！"捽下械系捶掠，极其苦楚。凡一月，滨于死者数矣。嵩终不怨，曰："嵩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有死耳，终不以不义自污。"世衡察其不负，为解缚沐浴，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汝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为我卒不言否？"嵩泣对曰："蒙将军恩教，致身荣显，常誓以死报，而未知其所，况敢辞捶楚乎？"世衡乃草遗野利书，书辞大抵如世间问起居之仪，惟以数句隐辞，如尝有私约，而劝其速行之意。书于尺素，且膏以蜡，置衲衣间，密缝之。告嵩：非滨死不得泄，若泄时当以负恩，不能成吾事为言。并以画龟一幅、枣一蔀为信，俾遗野利。嵩受教，始及山界，即为逻兵所得，送野利处。致世衡命，出枣龟投之。野利知见侮，笑曰："吾素奇种将军，今何儿女子见识？"度必有书，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无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数日，元昊召野利与嵩俱西北行数百里，至一大城曰"兴州"，先诣一官寺曰"枢密院"，次曰"中书"，有数胡人杂坐，野利与焉。召嵩廷诘世衡书，问所在，嵩坚执前对。稍稍去巾栉，加执缚，至于捶楚极苦，嵩终不易其言。又数日，召入一官寺，厅事广楹，皆垂斑竹箔，绿衣小竖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宫室也。少顷，箔中有人出，又以前问责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对如前，乃命曳出诛之。嵩大号，且言曰："始将军遣嵩密遗野利王书，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将军事。吾负将军！吾负将军！"箔中急使人追问之，嵩具以对。乃褫衲

衣，取书以进。书入移刻，始命嵩就馆，优待以礼。元昊于是疑野利，阴遣爱将教练使李文贵，以旺荣旨报世衡。且言不达所遗书意，或许通和，预赐一言。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见，命属官日即馆舍劳问，问及兴州左右则详，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适擒生虏数人，因令隙中视之，生虏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乃延见使者，并以白庞籍，籍曰："此诈也。"乃留文贵不遣。世衡又尝以非罪怒一蕃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其为间也。（《宋史·种世衡传》及《梦溪笔谈》、《东轩笔录》、《涑水记闻》、《五朝名臣言行录》）

据宋承平寨，文思使周美以兵出芙蓉谷，破之。

元昊据承平，诸将会兵议攻讨。洛苑副使种世衡请赍三日粮，直捣贼穴。周美曰："彼知吾来，必设伏待我。不如间道，掩其不意。"世衡不听，美独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敌。而世衡等果无功。（《长编》一百三十五）

略宋土塠寨，知保安军周美迎击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败其众。军还，筑栅于葱梅（《长编》作帕美）官道谷，以扼敌路。

美复率众由厅子部西济大理河，屠札万多移（《长编》作嘉勒千多叶）二百帐，焚其积聚而去。（《宋史·周美传》）

遣兵援黑神堡，复犯延州。

元昊筑黑神诸堡，扼延州要路。东路都巡检马怀德平荡之。元昊遣兵四万蹑其后，复入延州界，趋仆射谷。怀德分兵数千，据谷旁高原以待。夏兵恐失地利，挥众搏战，怀德力拒，不得进。（《宋史·马怀德传》）

夏五月，宥州侍中默香（一作密香）叛附于宋。

默香素掌宥州兵马，庞籍使嵬泥（一作娃年）族军主阿克（一作阿克阿）入西侦伺，默香告以国主请兵契丹，使为备。旋与其属堪嵬（一作堪威）、布遇乞（一作布达约噶）遣人赍告敕请内附，求封爵。宋帝授顺德军节度，封顺德郡王，赐姓名"白守忠"。堪嵬，会州防御使；布遇乞叙州防御使，各赐袭衣、金带。默香等仍居宥州如故。（《长编》一百三十六。按是月，西界团练使纳斡亦降宋，除右班殿直。）

谟宁令野利仁荣卒。

仁荣，野利后疏族，多学识，谙典故。元昊建号之初，显庸创制，动静咨之，尝论兴、灵立国大势，言："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以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及卒，元昊三临其丧，恸曰："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命厚葬之，赠富平侯。（《西夏书事》）

宋帅范恪会诸道兵，攻夏十二盘及咄当迷子寨，陷之。

当战急，时恪中流矢，督战愈力，视炮石中有火爨者，恪取号于众曰："贼矢石尽，用灶下甓矣。"于是士卒争奋，果先得城。恪有弓胜一石七斗，其箭镞如铧，名曰"铧弓"。又于羽间识其官称姓氏，凡所发必中，至一箭贯二人。（《宋史·范恪传》）

宋城大顺城。争之不得。

宋庆州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在夏人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夏人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夏人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而过河。已而河外果有伏。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宋史·范仲淹传》。按《传》云："大顺既城，白豹、金汤，夏人皆不敢犯。"考仲淹奏议云："臣窃观延安之西，庆州之东，有夏界百余里侵入汉地，中间金汤、白豹、后桥三寨，阻绝延、庆二州经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自来虽曾打破，无招降之术、据守之谋，汉兵才回，敌据如故。"又《李复圭传》：熙宁三年，遣别将破其金汤、白豹西人和市。又《地理志》：进筑白豹、金汤，俱在元符二年，则庆历中二城尚未内属，未可云犯也。见《西夏书事》注。）

纳妃没哆（一作摩移）氏，营天都山居之。

妃为没哆皆山（一作克结星）女，元昊因天都与泾原路接，山川平易，劲骑疾驰渭州，旦暮可至，特营宫室居之，日与没哆氏宴乐其中。天都守将野利遇乞，后野利从父也。谓其下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今新得没哆氏，即为修内，何重之若是耶?"元昊闻而恶之。（《长编》一百六十二。按是岁营宫室于天都山，又见《长编》韩琦、范仲淹《奏议》。）

宋筑细腰、葫芦诸寨，明珠、灭臧族复归宋。

宋环州之西、镇戎之东，有葫芦泉一带蕃部，与明珠、灭臧相接，阻环州、镇戎经过道路。明珠，灭臧之居，北接夏境，二族劲兵数万。范仲淹闻泾原欲袭讨之，上言曰："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已丧师。平时且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保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而环州、镇戎径道通彻，可无忧矣。"遂城之。（《宋史·范仲淹传》及《文集》）

与宋兵马都监周美战于无定河，败绩。

美乘胜至绥州，杀其酋豪，焚庐帐，获牛、马、羊驼、器械三百计，因城龙口平寨。夏人以精骑数千来袭，美以百余骑破之。（《宋史·周美传》）

秋闰九月，元昊攻定川寨，宋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元昊遂大掠渭州引还。

先是，元昊声言入寇，攻镇戎军，王沿命副总管葛怀敏督诸寨兵御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监许思纯、环庆都监刘贺以蕃兵五千余人为左翼，天圣

寨主张贵为殿后。戊子，进屯五谷口。知镇戎军曹英、泾原路都监赵珣、西路都巡检李良臣、孟渊皆自山外来会，沿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为先锋，赵瑜总奇兵为援。

及大军次安边寨，给刍秣未绝，怀敏即离军，夜至安远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领大军自镇戎军西南，又先引从骑百余以前。走马承受赵政以为距敌近，不可轻进，怀敏乃少止。晚，趋养马城。曹英及泾原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分兵屯镇戎城西六里。夜则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趋养马城，见怀敏，闻元昊徙军新壕外，乃议质明掩袭。越珣谓怀敏曰："敌远来，利速战。宜依马栏城布栅，扼敌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所屠。"怀敏不听，命诸将分四路趋定川寨，刘湛、向进出西水口，赵珣出莲花堡，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怀敏出定西堡。

既而，知和与英督军夜发。辛卯，刘湛、向进行次赵福新堡，遇敌，战不胜，保向家峡。而赵珣、曹英、李良臣、孟渊等将趋定川，怀敏且令援赵福堡。未行，谍言贼已屯边壕上，复召珣等入定川，会李知和麾下蕃落将报敌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顷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纶又报已拔寨逾壕。怀敏命赵珣与其子宗晟先行。日几午，怀敏入保定川寨。敌毁版桥，断其归路，别为二十四道，以过军环围之，又绝定川水泉上流，以饥渴其众。刘贺率蕃兵斗于河西，不胜，众溃。

怀敏为中军，屯寨门东偏，曹英等阵东北隅。敌四面俱至，先以锐兵冲中军，不动，回击曹英，会黑风自东北起，部伍相失，阵遂扰，士卒攀城堞争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怀敏所部兵见之，亦奔骇。怀敏为众所拥，蹂躏几死，舆至瓮城，久之乃苏。怀敏选士据门桥，挥手刀以拒入门者。赵珣等拥刀斧手前斗，及以骑军回合御敌，敌众稍却。然大军无斗志，赵珣累驰入，劝怀敏还军中。

是夕，敌聚火围城四隅，临西北呼曰："尔得非部署厅上点阵图者耶？尔固能军，乃入我围中，今将何往？"夜四鼓，怀敏召诸将计议，莫知所出，遂谋结阵走镇戎军。赵珣请自笼竿城往，曰："彼无险，且出贼不意。"众不从。及旦，怀敏束马东南驰行二里许，至长城壕，路已断，敌周围之，怀敏及诸将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悉陷于敌。怀敏子宗晟与郭京等还保定川。

时韩质等领军三千保莲花堡，刘湛等领军一千保向家峡，皆不赴援。于是敌长驱直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先是，通判尹源遗怀敏书曰："敌举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驻兵瓦亭，择利而后动。"当怀敏进兵镇戎，王沿亦以书戒勿入，第背城为寨，以羸师诱敌，发伏击之，可有功。怀敏皆不听，故败。怀敏时推名将，惟郭逵曰："喜功徼幸，徒勇无谋，可擒也。"怀敏死，宋诸将为之夺气。元昊气益骄，诏谕镇戎兵民，有定关辅之言。盖宋之叛人不乐处夷狄中，心谋侵据汉地，所得城垒，必使汉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后诸州，皆令汉人为之官守，故教之侵没汉地也。(《宋史·仁宗本纪》、葛怀敏、尹源、王沿、郭逵等传及《长编》一百三十七、《范文正集》。按尹洙《上环庆招讨使范希文书》："定川之役虽速战可咎，然当其未败时，某与韩公料其必败，盖以事势得之，则似不独主将罪也。兵兴五年，我师之败数矣，能穷我之所以败，则知彼之所以胜。为敌所诱而取覆者，特一事耳。愿明公深思其已然，以为将来之策。"又《长编》：泾原路安抚使王尧臣言："今体量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安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其长城壕深阔各五七丈，最为险固。旧有板桥，为贼毁去，断官军归路，别筑道二十四自行。贼马雍定川水泉上流，将佐无觉知者。而怀敏素强愎，其属谏止多不听，始则贪功轻敌，至定川贼众四集，仓皇不知所从，遂议南遁，使数万之众投于死地。劲兵利器，如委沟壑。用兵以来，无辱于此。望敕边臣，自今深鉴前弊，不可更驱士旅以陷败机也。")

与宋知原州景泰战于彭阳地，败还。

元昊众十万分二道，一出刘璠堡，一出彭阳城，入攻渭州。葛怀敏援刘璠堡，战没。夏师遂乘胜逾平凉至潘原。泰率兵五千，从间道赴援。遇夏人彭阳西，泰依山而阵，未成列，夏骑往攻，泰阴遣二百骑分左右翼，张旗帜为疑兵。夏师伪遁，泰将校请进击，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与战，夏人死者千余人。(《宋史·景泰传》。又《长编》：先是，上以西边诸将数有战功，特召见之。环庆都监、宫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刺知天都左右厢点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适有边奏，已犯高平军刘璠堡，可乘驿亟往。"遂迁礼宾使、荣州刺史、环庆钤辖，手诏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全昼夜兼行，比至平凉贼已解去。)

宋遣李文贵还。

宋帝因契丹使言元昊欲归款，诏庞籍招纳，元昊苟称臣，虽仍僭号，亦无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籍以为元昊骤胜方骄，若中国自遣人说之，彼益骄蹇不可与言。乃自青涧城召文贵，谓之曰："汝之先主及今主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节。汝曹忽无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为臣，纷纷至今。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过也。汝犯边之初，以国家久承平，民不习战，故屡为汝胜；今边民益习战，汝之屡胜岂可常耶？我国家富有天下，虽偏师小衄，未至大损。汝一败，则社稷可忧矣。天之立天子者，将使博爱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残彼而取快也。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

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龙图能为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谁不受赐?”籍乃厚赠遣之。(《长编》一百三十八)

纵王嵩归延州，复遣李文贵以野利旺荣等书议和。

元昊固欲和，而耻先发，及文贵还，闻籍语大喜。亟遣嵩还，使与文贵以旺荣及弟旺令、嵬名环、卧誉诤等书，抵籍议和。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籍嫌其不逊，未敢复书。请于朝，会宋帝厌兵，且议招怀，使籍以书许其和。而书称旺荣为“太尉”，籍言：“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可复臣矣。令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虏中官称，于义无嫌。”诏从籍言。既而旺荣等又以书来，欲仍其僭号，而称臣纳款。籍曰：“此非边臣所敢知也。”时方议修泾原城寨，籍恐元昊败其功，故与往复计议，抑止其僭，亦不决然绝也。(《长编》一百三十八)

杀野利旺荣及遇乞。

元昊性忌刻，多诡计，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自王嵩间入，忌旺荣有二心，因事诛之，灭其家。其弟遇乞，常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元昊乳母白姥有隙。遇乞尝引兵，深涉汉境数宿，白姥乘间谮其欲叛，元昊疑而未发。种世衡诱得西酋苏吃曩，厚遇之。吃曩之父，得幸遇乞。世衡许吃曩金带、锦袍、缘边职任，使盗遇乞宝刀，刀乃元昊所赐者。世衡倡言：遇乞内投，以刀为信。今为白姥潜死，乃越境设祭（王氏《东都事略》：元昊使其妻之兄宁令、舅野利旺荣及刚浪唛分将左右厢兵，最用事。旺荣死，世衡欲并间刚浪唛，因设祭境上。是王氏不知刚浪为旺荣，并不知有遇乞也）。为文书于版，多述野利兄弟有意本朝，并叙涉境相见之，欢哀其垂成而失。入夜，令人持其文，杂纸币焚之，照耀川谷。西人走视，悉取所委祭具、金银千余两，并得所赐刀，及纸灰中版，其文尚未灭。以献元昊，元昊见刀信之，遂夺遇乞兵，赐死（《长编》：世衡以庆历五年正月七日卒，其时野利兄弟未诛也。范仲淹《志世衡墓》云：“尝遣谍入敌中，凡半岁，敌臣诛者二、三人。谍者还言其谋得行，而世衡已殁。上方怀来，故其绩不显。”而《孙甫奏议》于庆历三年十二月即有近闻元昊杀其用事之臣遇乞等。与《宋史·世衡传》同)。遇乞兄弟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相猜，至不能军。（沈括《笔谈》。按韩琦《仁宗实录》：渭州百姓范仁义、张家堡十将张遂谄王沿言：“遇乞、刚浪唛、城逋三人，阴欲内附。”沿遂遣仁义等持书入西夏。事觉，元昊族三家，杀仁义，配遂居摊粮城。及契丹西伐，获遂以归。司马光《涑水记闻》：种世衡死，其长子古诣阙言：“世衡在青涧城尝遣王嵩入夏，反间其用事臣野利旺荣兄弟，皆被诛，元昊由是势衰纳款。经略使庞籍掩父功，自取两府。”籍时在枢密院，具言嵩入夏界即被囚，元昊委任旺荣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荣为书遗边臣。元昊妻，即旺荣妹，元昊黜其妻，旺荣怨望。元昊称臣后二年，旺荣谋杀元昊，事泄夷族，非因嵩反间也。又《长编》：元昊纳没哆氏，营天都山居之。妻野利氏之叔遇乞有怨言，元昊怒。会有告遇乞兄弟谋以宁令哥娶妇之夕作乱，元昊遂族遇乞、刚浪唛、城逋等三家。曾氏《隆平集》所载亦如之。诸说互异，见《西夏书事》注。)

十一月，宋以韩琦、范仲淹、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置司泾州。

先是，帝以泾原伤夷，欲令范仲淹与文彦博对易，遣内侍王怀德喻旨，仲淹谢曰：“泾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独当。愿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一则中外稍安，事不率易。二则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可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以相应援。三则通修环庆、镇戎诸寨，藉此两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则臣与韩琦日夜计议，选练兵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于是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仲淹与韩琦开府经州，而徙彦博帅秦，宗谅帅庆，皆从仲淹请也。(《长编》一百三十八)

出兵争马蹄川，不胜。

延州塞门及河东丰州地，旧有属户聚居，经元昊驱掠，遂为隙地。团练使周美连筑清水、佛堂诸堡，进城马蹄川，招徕蕃族。元昊令数万骑攻之，兵势大震。经略使趣诸将城黑水以待。美独以兵二千，遣管勾机宜楚建中御之，夏兵与战，不胜而还。(《长编》一百三十五)

太子宁明卒。

宁明天资聪慧，好学，明大义，然性仁慈，不乐荣利，常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朝夕不少懈。元昊恶之。一日试问以养生之要，曰：“不嗜杀人。”再问以治国之术，曰：“莫善于寡欲。”元昊怒曰：“此子语言不类，岂霸王之器乎?”不许入见。宁明忧惧，未几，习道气忤，食不入，死。遗奏以荒旱荐臻、民不堪命为言，末请白袷入棺，以识不能体亲之罪。元昊见而哀之，令仍以太子礼葬。又立宁令哥为太子，元昊素爱宁令哥，因野利氏请立之。时白气如绳，贯日中再。群臣以为言，不听。(《长编》一百六十二及《西夏书事》)

契丹使萧塔列噶来议伐宋，

约元昊出别道以会，宋疆候戒严，通判安肃军李及之言：“契丹以与夏人甥舅之故，特以慰其心，且姑张虚势以疑我，必不失誓好，愿毋过虞。”已而果然。(《辽史·萧塔列噶传》及《宋史·李及之传》)

党项部人叛契丹来附。

元昊使人诱之也。(《辽史·耶律侯哂传》)

遣人入吐谷浑诸蕃市马,契丹禁之。

初,契丹于云中路置西南两招讨、西京兵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控制西夏,惮其强也。元昊自彭阳败回,数遣人于吐谷浑、党项诸处市马。契丹主虑其势盛,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塞以防之。(《辽史·西夏外纪》及《百官志》)

是岁,青涧有兀二族已受夏官,种世衡遣将诛之。其他受牒如兀二族者百余帐,咸俱纳所得夏文券、袍带于世衡。(范文正《种世衡墓志》)

# 卷　十

## 宋仁宗庆历三年　辽兴宗重熙十二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六年

春正月,契丹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来议与宋和。(《辽史·兴宗本纪》)

宋建渭州笼竿城为德顺军,谋取横山。

初,曹玮开山外地,置笼竿、羊牧隆城、静边、得胜四寨,募弓箭手,给田,使耕战自守。其后,将帅失抚御,稍侵夺之。众遂怨怒,劫得胜寨主姚贵,闭城叛。时安抚使王尧臣奉使还,过境上,作书射城中,谕以祸福,招降之。因建议,谓笼竿城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夏人久有窥伺之意,请建置为军。

时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侵宋,必为先锋,故西夏以山界蕃部为强兵。又宋陕西四路之兵几二十万,非不为多,然各守城塞,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动举,岁岁设备,常若敌至,不知夏人之谋果犯何路。夏人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夏众动号十余万人。以宋分散之兵,拒西夏专一之势,众寡不敌。且西夏为客,当劳而反逸;宋为主,当逸而反劳,是以元昊屡胜。宋帅韩琦、范仲淹,乃谋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劲兵,掠取横山,招纳部族,进筑城堡,更用春秋时吴国三师破楚之法,更番出入。以困苦之,故迭城大顺、葫芦诸城。至是,又有笼竿城之役。自是,元昊遂不支矣。(《长编》一百三十九及一百四十九)

遣使如宋请和。

元昊既杀野利旺荣、遇乞,谋臣已去,始知为种世衡所卖。又国饥民怨,屡为韩琦、范仲淹所扼,势不能支,遂决计请和。乃遣其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韩、范《文集》勖俱作勉)与李文贵至延州,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兀卒,译言即吾祖也。但称其新所改名曩霄,而不称臣。从勖又致契丹使人,谕令早议通和之意。又言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单于、可汗之类。若南朝使人至本国,坐蕃宰相上,兀卒见使人时,离云床,问"圣躬万福"。而从勖亦自请诣阙。庞籍使谓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犹奉表称臣。今名体未正,不敢以闻。"从勖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使从勖得至京师,而天子不许,请归更议之。"籍乃具以闻。且言元昊词稍顺,必有改事中国之心,愿听从勖诣阙,更选使者往其国申谕之,彼必称臣。凡求丐之物,当力加裁损,必不得已,则少许之。若所求不违,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厌也。(《长编》一百三十九,又《长编》: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言:"西界遣贺从勖等持书至阙,将许入见。自昊贼叛命以来,屡通书。今名分未定,若止称元昊使人,则从勖未必从;若以伪官进名,则是朝廷自开不臣之礼。宜且令从勖在馆而就问之。")

二月,遣使如契丹,贺加上尊号。(《辽史·兴宗本纪》)

契丹以元昊罢兵,遣使报宋。

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奏罢兵,故报宋。(《辽史·兴宗本纪》)

右正言梁适使延州,与庞籍议所以招怀元昊之礼。(《长编》一百三十九)

宋召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以郑戬知庆州。

戬尝行边至镇戎军,趣莲花堡,天寒,与将佐置酒。元昊拥兵近塞。会暮,尘起,有报敌骑至者,戬曰:"此必三川将按兵回,非敌骑也。"已而果然。(《宋史·郑戬传》)

三月,献俘契丹。

定川之役,获镇戎军巡检李良臣,至是献于契丹。(《西夏书事》)

夏四月,宋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等来,许册封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

宋以元昊名分未正,使签书保安军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与从勖至夏州,更议之。先是,良佐与贺从勖诣阙,馆于都亭西驿。承受使臣取元昊书至中书、枢密院,谕从勖以"所赍来文字名体未正,名上一字又犯圣祖讳,不敢进,却令赍回。其称男,情意虽见恭顺,然父子亦无不称臣之礼。自今上表,只称旧名,朝廷当行封册为夏国主,赐诏不名。许自置官属。其宴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见契丹使人礼。如欲差人于界上承领所赐,亦听之。置榷场于保安军,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生日与十月一日赐赉之。许进奉乾元节及贺正。其沿边兴复寨栅,并如旧。"仍命良臣与从勖等往议之。其大臣或谓良佐曰:"今兹用兵,如富者与贫者赌博,贫者只宜常胜。使富者胜,贫者必匮。"其不逊如此。又语众曰:"我求罢兵,而南朝不许。"用此以归怨激众。(《宋史·仁宗本纪》、《夏国传》及《长编》一百四十、

龚鼎臣《东原录》)

遣使如契丹进马、驼。

时宋集贤校理余靖奉使在北，契丹主示以元昊表状，以见夏国畏服之意。(《辽史·兴宗本纪》及《长编》一百五十四)

秋七月，复遣如定聿舍(《通鉴纲目》作儒鼎伊实)等如宋议和。

时元昊倚契丹，邀索无厌，所要请凡十一事。其欲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也。宰相晏殊等厌兵，将一切从之。欧阳修言："闻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颛馆伴元昊所遣来人。闻邵良佐昨来自彼，仅免屈辱而还。今元昊来人，欲乞更不差官馆侍，送置驿中，不须急问。至于监视馈犒，传道语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不从。谏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号为请，及邵良佐还，欲更号'吾祖'，足见羌戎悖慢之意。纵使元昊称臣，而上书自称曰'吾祖'，朝廷赐之诏书亦曰'吾祖'，是何等语耶?"会盐铁判官任颛为馆伴，一切折以义，词屈而去。群臣亦多言不宜许和者。孙甫言："自元昊梗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今中国与之和，获岁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为始。"韩琦亦言："今训兵数万，号令齐一，阵伍精整，而熟户蕃兵，日渐可指臂而使。贼若倾国而来，则清野守塞，令其坐困；若偏师稍至，则据险乘便以邀之，得当而后已。待其退散，我兵以其间，岁三五出入以扰之，元昊诸厢兵多在河外，必且疲于奔命。"(《宋史·夏国传》、《孙甫传》及《长编》一百四十二。按《长编》八月壬戌，翰林侍读学士、左司郎中杨偕知越州。时元昊乞和而不称臣，偕以谓"连年出师，国力日蹙，宜权许之，徐图诛灭之计"。谏官王素、欧阳修、蔡襄累章劾奏："偕职为从官，不思为国讨贼，而助元昊不臣之请，罪当诛。陛下未忍加戮，请出之，不宜留处京师。"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故求外补。未至越州，改杭州。)

宋诏边吏，量敌奋击，毋轻出。

从安抚使王尧臣之请也。尧臣自陕西回，上言："陕西兵二十万，分屯四路，然可使战者止十万。贼众入寇，常数倍官军，彼以十战一，我以一战十，故三至而三胜，由众寡不侔也。泾、原近贼巢穴，最当要害，宜先备之。今防秋甚迩，请益团士兵，以二万屯渭州，为镇戎山外之援；万人屯泾州，为原、渭声势；二万屯环、庆；万人屯秦州，以制其冲突。且贼之犯边，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并塞地形虽险易不同，而兵行须由大川，大川率有寨栅为控扼。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门寨，镇戎之刘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静边寨，皆不能扼其来，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劫掠财货，士马疲困，奔趋归路，无复斗志。若以精兵扼险，强弩注射，旁设奇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不败何待?故贼之患在不能出也。贼屡乘战胜，重掠而归，诸将不能追击者，由兵寡而势分也。若尚循故辙，必无可胜之理。"

又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帅不能据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兵方疲顿，乃与生羌合战，贼始纵铁骑冲我军，继以步卒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愿敕边吏，常远斥堠，遇贼至，度远近立营寨，然后量敌奋击，毋得轻出。"宋帝诏以其言戒边吏。(《宋史·王尧臣传》)

再遣杨守素如宋，乞称臣，市青盐，纳盐易茶及增岁币。

宋臣孙甫言："张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复称臣，然乞岁卖青盐十万石，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仍求增岁给之数。臣以谓西盐数万石，其值不下钱十余万缗。况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若又许其卖盐，则与遗契丹物数相当。使契丹闻之，则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时，累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请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是则以彼难从之事杜其意也。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提防矣。兼闻张子奭言：'元昊拒命以来，收结人心，抄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盛，用度随窘。'当此之时，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曲徇其请乎?"

包丞亦言："臣伏见西虏再遣杨守素诣阙请命，而朝旨方议纳其诚款，此亦安民御边之长策也。风闻道路云，元昊欲岁纳青盐，贸易茶货，然未审虚实。缘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自用兵以来，沿边严行禁约者，乃困贼之一计尔。今若许以岁进数万石，必恐禁法渐弛，奸谋益炽，不惟侵夺解盐课利，亦虑浸成大敝，关防或未能制。若稍行捉捕，则弃前恩结后怨，此亦必然之势也。"(《宋史·孙甫传》及《包孝肃奏议》。按《韩魏公家传》：子奭回，元昊虽复欲称臣，然岁乞卖青盐，及增岁给之数。公又言："子奭尝谕西界，令尽还前所侵延州地，终未听从。此于朝廷所系者大，且栲栳、塞门、安远、黑水等寨自为贼所破，直至延州更无障蔽。其承平、长宁、南安等寨，亦当时仓卒弃之，今若遂不修复，则斥堠至迫而边民不敢耕殖，岂得为延州之利乎?又闻贼更欲每年入中青盐十万斛，今只以解盐半价约之，已及二十余万贯，并所许岁币仅四十余万，此乃与北敌之数相当。议者又欲许其入中青盐，却复所侵边地。臣窃思之，亦恐未为全计也。缘青盐只于保安军入中，必难尽易，当须官自辇置别州，且疲弊之后可复兴此劳役乎?自来沿边熟户与西界蕃部交通为常，大率以青盐价贱而味甘，故食解盐者殊少。边臣多务宽其禁，以图安辑。惟汉户犯者坐配隶之刑，曾无虚日。今若许入中青盐，其计官本已重，更须增价出卖，则恐沿边蕃汉尽食西界所贩青盐，无由禁止。解盐之利，日渐侵削，而陕西财用，不得不屈

矣。是使西贼蓄锐俟时，祸变不测，其势必然。今急欲议和者，但见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顾贻患于国家。欲乞朝廷熟虑，今来所许岁币已厚，须是尽还延州侵地，方与约和。其欲入中青盐，决不可许。若西贼缘此未肯纳款，即乞早议修复侵废城寨，为一路经久保守之计。"）

团练使讹疥（《长编》作鄂特结）侵环州，为苏家族薛乞（《长编》作实吉）所执。

元昊虽使议和，然时纵兵窥伺环、庆等路。讹疥怨其兄讹乞内降，擅侵掠环州，苏家族巡检、三班奉职薛乞诱执以献。（《长编》一百五十五）

遣使上表于契丹，请伐宋。

元昊迎契丹旨议和，及邵良佐来议反不承纳，谓朝廷既欲议和，何须往问北朝，色殊不怿。至是，如定等奉使未还，意为中国羁留，潜令点集兵马，遣使契丹，请出师南伐。契丹主不许。盖契丹是时聚兵塞上，大为战具，求宋关南地，无意出兵，特欲以虚声恐喝，于中收渔人之利，实无助夏意也。（《西夏书事》）

冬十月，侵党项。

契丹遣延昌宫使高家奴来让之，因造船于天德军，将谋伐夏。或谓宋知庆州郑戬曰："虏态难常，我盍备之？"戬曰："虏出无名，匈奴本以甲马战斗，今争舟楫之利，是弃长技而取所短，彼将取败，我焉用虞？"后契丹果以败闻。（《辽史·西夏外纪》及胡宿《郑戬墓志铭》）

十二月，复遣张延寿等如宋议和。

元昊所求诸事，中朝皆未之许，又遣延寿持书至中国议，虽肯上表称臣，而书中年用甲子，国号止易一字，仍欲通市青盐及自贸易，又乞增岁赐至三十万。宋帝仍令任颛押伴，礼折之。（《长编》一百四十五及《五朝名臣言行录》。按《长编》：十一月乙酉，陕西宣抚副使田况言："自冬初诸路得谍者，皆声言西界逸遁约腊、纲朗威等诸腹心谋叛贼，事觉被诛，国中大乱。臣窃疑朝廷方遣使议和，贼所希甚大，若心实欲和，则当夸示凶势，幸我曲从，以厌其私。岂肯诈扬此声，自见危弱。此其势实衰而亟求款附也。若其国人果叛，犹且倔强，妄有干求，不宜过有许与，示边人以弱。如谍者所得皆诈，则蓄谋怀毒，志未可量。虽尽副所求，只足纳侮。朝廷既恃和懈备，贼乃羸形伺隙，祸发所忽，昔人所戒。望与二府大臣熟计其事，其岁给恐不可复增也。"）

契丹城河清军及金肃州，以兵争之，不克。

自李氏归顺契丹，使介往来，特开直路，以趋上京。是时谋伐夏，徙民五百户，建河清军；复割燕民三百户，置金肃州。元昊遣兵二千余争之，不克而返。（《辽史·地理志》及《西夏书事》）

## 宋庆历四年　辽重熙十三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七年

春二月，侵宋青涧川。

元昊欲先割地，然后议和，遣众于延州界上，修筑城垒，广占边境，见疆吏不敢与争，遂纵蕃骑数百掠青涧川，为左班殿直折保忠所败。保忠，西界蕃部马山，内附赐名者也。（《长编》一百四十七及一百五十六）

使臣张延寿还，复以兵掠宋秦州。

延寿屡向押伴任颛要索，颛密以陈宋帝，惟许榷场及添岁赐五万，余不许。延寿还，元昊以兵临秦州之平川，族户一千余帐，焚掠殆尽。（《西夏书事》）

围青涧城，与宣武副都头刘岳等战，不胜。（《长编》一百四十九）

党项等部叛契丹来附。

去年侵党项，契丹来让，不听。复遣使诱之，至是党项等部及夹山部落呆儿族（按《东都事略》作保家族。《范文正言行录》作银瓮族）八百户，与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皆叛契丹来降。（《辽史·西夏外纪》）

夏五月，遣兵援叛党。

契丹主以党项叛，遣南面招讨罗汉奴率所部讨之。党项乞援，元昊发兵助战，杀契丹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等。（《辽史·兴宗本纪》）

契丹诏征诸道兵，会西南边来讨。

西夏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以困中国。契丹背约，结好于宋，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契丹出兵压夏境，并筑威塞州以备夏。呆儿族屡杀威塞役兵，契丹主疑元昊使之，故有是役。（《辽史·本纪》及《宋史·富弼传》）

遣人如宋上誓表。

表曰："两失和好，遂历七年。立誓自今，愿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将校、民户，各不复还。自此有边人逃亡，亦毋得袭逐。臣近以本国城寨，进纳朝廷，其栲栳、镰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边境蕃汉所居，乞画中为界，于内听筑城堡。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臣不复以他相干，乞颁誓诏，盖欲世世遵守，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罹殃。"（《宋史·夏国传》。按李心传《朝野杂记》岁赐之数作二十五万。）

六月，遣使如阻卜乞师，阻卜执送契丹。

元昊闻契丹集兵声讨，遣臣窊邑改请兵于阻卜。阻卜酋长乌八，执使者送于契丹，且请以兵助。契丹主出驻永安山，使延昌宫使高家奴（《东都事略》、《长编》俱作延庆宫使耶律元衡）以伐夏告于宋。（《辽史·兴宗本纪》）

秋七月，遣使朝于契丹。（《辽史·兴宗本纪》）

八月，使如契丹，契丹执之，以兵窥唐隆镇。

夏国唐隆镇所居嘉舒、克顺等七族，旧属府州，逃入西界。元昊入犯时，又掠麟、府人户，安置其地，生齿日繁，分为十四族。是时元昊虽与契丹异，犹遣使朝贡。契丹主责以纳叛背盟罪，使抗对不屈，

羁之弗遣。元昊复使人贡，询以事宜，又不以实对，契丹主执而笞之，发兵屯宁仁、静寇两镇，待河冻即过唐隆，掠取户口。元昊知其谋，遣兵沿河严备之。(《辽史·兴宗本纪》)

九月，宋以契丹主亲征夏国，遣余靖致赆礼。

时宋欲加元昊封册，而契丹以兵临西境，遣使言为中国讨贼，请止毋和。朝议难之，会靖数言契丹挟诈，不可轻许。即遣靖往报，而留夏国封策不发。其复书略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礼，则自宜问罪。或谓元昊于本朝稽效顺之故，则何烦出师。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杨守素将誓文入界，傥不依初约则犹可沮还；如尽遵承则亦难却也。"(《辽史·兴宗本纪》、《宋史·余靖传》及《长编》一百五十一)

遣杨守素如宋求封册。

范仲淹奏，乞所有封册之礼，须候西北收兵举行，于体稍便，乞朝廷再三详审。吴育亦言："契丹受恩为日已久，不可纳一叛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蕃自斗，斗久不解，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过计，亟纳元昊，臣恐契丹窥边赵、魏，朝廷不得毫发之助，而太行东西且有烟尘之警矣。宜使人谕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绝，力屈而归我，我所疑也。若无他者，当顺契丹如故，然后许汝归款。'告契丹曰：'已诏元昊，如能投谢辕门，即听内附。若犹坚拒，当为讨之。'如此，则彼皆不能归罪我矣。"(《宋史·吴育传》及《范文正公年谱》)

冬十月，契丹来伐，拒战于贺兰山，败绩。

契丹主亲将骑兵十万出金肃城；遣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将骑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兵六万出北路；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师以从。夏与契丹仅隔大河，向无城堡可守。契丹兵三路济河，长驱直入四百里，无人迹。又以萧术哲将卫兵，耶律义先为十二糺都监，据德胜寺南壁以待。元昊遣党项谍者出觇敌，契丹获之，射鬼箭(《辽史·国语解》：凡主亲征，服甲胄，祭诸先帝，取死囚一，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遂以左厢兵潜屯贺兰山北。萧惠遣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得、护卫经宿直古迭纵兵搏之，元昊亲率兵掩击，围之数重。迭里得等奋勇力斗，左右驰射，跃马直击中坚，夏众不能当，大溃而退。(《宋史·夏国传》及《辽史》萧术哲、耶律义先、古迭、迭里得等传)

元昊请降于契丹，上表谢罪。

元昊见契丹兵至益众，大惧，乞降。契丹主以元昊前后反复，遣萧滴冽来觇诚否。滴冽因为元昊陈述祸福，元昊请退师十里，俟收叛党以献，且进方物。契丹主命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辽史·西夏外纪》、《兴宗本纪》及《萧滴冽传》)

契丹军次河曲，元昊亲率叛党三部诣降。

时两军各据山，严兵相待。契丹主诏萧革，诘其纳叛背盟之故。元昊伏罪，赐酒许以自新。大合乐，仍折箭为誓，各还营。(《辽史·兴宗本纪》及《长编》一百五十二)

契丹谋袭夏营，反为夏人所乘，败还。夏人执萧胡睹。

契丹主既受元昊降，欲还。萧惠以为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且大军既集，宜加讨伐，不可许和。契丹主犹豫未决。元昊以未得成，言退师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将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马无所食，因许和。元昊乃迁延以老之，度其马饥士疲，因纵兵急攻惠营。诘旦，契丹督数路兵掩袭，夏人列拒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击败之。元昊走，惠麾先锋及右翼邀之。夏人千余溃围出，契丹师逆击。大风忽起，飞沙眯目，军乱，夏人乘之，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元昊乘胜攻南壁，契丹师大败，契丹主从数骑走，几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获契丹人，辄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及契丹主免也，伶官罗衣轻止之曰："且观鼻在否?"契丹主怒，以毳索系帐后，将杀之。既而元昊入枢密使萧孝友寨，执驸马萧胡睹以去。(《辽史·萧惠传》、《伶官传》、《西夏外纪》及《宋史·夏国传》。按萧胡睹，《宋史·夏国传》作鹘突姑。)

元昊遣使以先被执者归契丹，契丹亦遣所留夏使还之。(《辽史·兴宗本纪》)

宋赐元昊誓诏。

夏界连接诸蕃，有茶数斤可易羊一口。元昊于茶数，尤多邀索。中朝许以五万斤，下三司拟取往年赐夏国大斤茶色号(欧阳修《奏状》：五万斤大斤，有三十万小斤之数)，定为则例。知制诰田况力争之。元昊知不可得，遣杨守素、尹与则入请誓诏。宋帝赐诏曰："朕临制四海，廓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胙。今乃纳忠悔咎，表于信誓，质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诸子孙，无有渝变，申复恳至，朕甚嘉之。俯阅来誓，一皆如约。"(《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一百四十九)

十一月，与契丹平，契丹主还。

契丹主第将校功罪，欲诛萧孝友，以太后救免。是役也，耶律宜新一军独全。契丹主惧为宋所知，乃出牓幽州，称元昊归款，以自夸大，其略曰："元昊曩自先朝，求为钜援，据一方之裂壤，追三世以袭封。"又曰："鸮音易变，犬态多端，忘牢养之深恩，恃狂悖之凶性。擅诱边俗，巧谍欢邻，罪既贯盈，理当难赦。是用躬驱锐旅，往覆危巢，方迩贼庭，乞修觐礼"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宋之谍者又见其舆尸重伤者自西相继而至，其败益明。(《辽史·萧孝友》、《耶律古昱传》及《儒林公议》)

献契丹俘于宋。

宋帝诏：止受表而却其俘。时契丹遣林牙耶律宗睦来，告讨夏人回。余靖言："朝廷受表却俘，此诚欲敦示大体，两存其好也。窃缘臣昨到契丹，故中君

臣将元昊表状皆示与臣，其间亦有毁蔑本朝之语，但故主佯詈元昊小人，翻覆交斗两朝，如此而已。臣愚以为今，亦宜使馆伴宗睦者，将元昊献俘表示与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献，复令送还北朝之意。使敌人知本朝闻其败衄，不敢分外邀求也。"（《长编》一百五十四）

中书令张元卒。

元至夏不二年，官至太师、中书令。国有征伐，辄参机密。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一身二疾，势难支矣。既元昊议和，争之不听。及与契丹构兵，知所志不就，终日对天咄咄。未几，疽发背死。（《西夏书事》）

十二月，契丹遣同知点检司事耶律袅履奉诏来索萧胡睹，三返，放胡睹归。（《辽史·耶律袅履传》及《西夏外纪》）

宋范仲淹札经略司起发军马，赴乾兴寨驻扎防托。

以西人点集壮人、壮马，往环州故也。（《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遣使贡于契丹。（《辽史·西夏外纪》）

宋册命元昊为夏国主，更名曩霄。

其册文曰："咨尔曩霄，抚爱有众，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启乃邦。洎尔承嗣，率循旧物。向以称谓非礼，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师兵劳戍。而能追念前眚，自归本朝。腾章累请，遣使系道，忠悃内奋，誓言外昭，要质天地，暴情日月。朕嘉尔自新，故遣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张士元充副使，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光膺宠命，可不谨欤！"仍赐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册以漆书竹简，籍以天下乐锦。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龟纽锦绶。涂金银牌、缘册法物，皆银装金涂，覆以紫绣。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自置官属。使至京，就驿贸卖，宴坐朵殿。使至其国，相见用宾客礼。然宋每遣使往，馆于宥州，终不复至兴、灵。而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

子奭既行，寻有诏，即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别议。富弼深言其不便，曰："若北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天下共知事由我出。若候北使至方行，则是以讲和之功归于契丹。万一北使知我尚未封册，词或不顺，又不可却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则是朝廷举动，坐为契丹所制，而又前后反复，大为元昊所薄矣。伏乞断自宸衷，速令子奭行封册之典。"（《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一百五十三。按陆游《老学庵笔记》："仁宗时册命赵元昊为夏国主，盖用江南故事，然亦赐诏，凡言及卿字处即缺之，亦或以国主代卿字。"当时必有定制，然不尽见于《国史》也。）

是岁，宋命国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会夏人划疆界。

良夫与西界杨守素商量立界，久不决。范仲淹言："夏国一面称大段点集军马，待与契丹相杀。一面却与汉家争些小疆界。臣谓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时，则有战争，不顾利害；若顾利害，则无战争之理。或二蕃连谋，窥伺中原，则今后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减陕西军马往河北，然后元昊入寇，则陕西四路皆可忧虞。乞朝廷察此情状，不可信凭，大为之备，免致临时败事。"（《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宋侵夏武英州地。

时宋边吏多因事邀功，泾原路钤辖擅于武英州凿边壕、置堡寨，陕西转运使俞献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罢之。未几，夏人果至，杀将士，塞所凿壕而去。（《宋史·俞献卿传》。按武英州，刘敞《俞献卿墓志》作武延川。）

# 卷十一

## 宋庆历五年　辽重熙十四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八年

春正月，遣使如契丹进鹘。

契丹自西征败衄，山前后困敝殆甚。又女真、渤海，所在扰乱。元昊知其衰，常以兵掠其境。契丹主怒，欲起倾国兵讨之。元昊因以白鹘贡。（《辽史·兴宗本纪》）

二月初，遣使如宋贺正旦。

时使臣聿则以留延州议事，故后至也。宋帝赐口宣云："王岁肇新，人正伊始。眷乃世藩之属，主兹邦土之封。爰效忠规，聿修贡式，缅怀款至，良用叹嘉。"（《宋史·仁宗本纪》、《长编》一百五十四及《文恭集》）

复互市。

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及元昊称帝，互市绝，保安军榷场遂废。陕西并边主兵官，犹与属羌交易，后并禁之。元昊数请复，乃复置场于保安军及镇戎军之安平寨。（《宋史·食货志》）

宋诏陕西、河东经略司：夏国虽复称臣，其令边臣益练军，毋得辄弛边备。

从吴育之言也。（《长编》一百五十四）

三月，宋枢密副使庞籍言：元昊已受封册，请早令延州保安军立定封界。（《长编》一百五十五）

夏人三千余人，劫掠宋笮篥会城。（《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夏四月初，遣人如宋贺乾元节。（《宋史·仁宗本纪》）

驻兵葫芦河。

元昊凡入塞，先遣人放牧牛羊，与蕃户、汉人相习久之，然后纵兵肆掠，故缘边莫之为备。是时，令二万骑游牧近宋界柽栅至葫芦河一带，蕃汉人户恐元

昊复袭破鄜州故事，惊惧，宋边帅遣使来问。(《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五月，归石元孙。

谏官、御史奏：元孙军败不死，为国辱，请斩于塞下，以示西人。贾昌朝独引《春秋》谷臣、知罃故事，请赦之。因入对，又袖出《魏志·于禁传》以奏曰："前代将臣覆没而还，多不加罪。"帝乃贷元孙，编管全州，子弟尝受阵亡恩泽者，并追夺之。(《长编》一百五十五。按李元纲《厚德录》：贾文公昌朝为中丞，刘平、石元孙陷西虏，或诬以降，议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孙自西夏归，议赐死。昌朝独曰："自古将帅被执归，不死。"元孙得不死。)

闰五月，遣使如宋谢册命。

又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谢赐佛经。(《长编》一百五十六。)

遣使贡于契丹。(《辽史·兴宗本纪》)

秋七月，宋使来贺生日。

宋帝赐生日使礼物，口宣云："绍复前徽，述修贡职。素秋建始，良用诞弥。用示眷恩，式将庆赐。无忘朝宠，益济世忠。"(《文恭集》)

宋诏陕西四路：依近降夏国誓诏，毋得招纳西界蕃户。

先是，环庆经略司诱西界作过蕃官朗干等七百六十二人，朝廷恐因而生事，故约束之。(《长编》一百五十六)

八月，宋保安军移文来诘地界，不听。

初，元昊献栲栳、镰刀诸寨，继言九州十三县向属故土，乞赐还，中国不许。及进誓表，宋帝诏延州保安军别定封界，其余皆如旧境。元昊不肯如约。鄜延经略司以闻，诏保安军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约指挥。元昊迁延不奉诏。(《长编》一百五十七。按九州十三县，陈师道《后山谈丛》作求割三州十六县，此据余靖《奏状》。州县之名，史不详载。)

出遇乞妻没藏氏为尼。

元昊杀旺荣、遇乞。久之，野利后诉旺荣兄弟无罪。元昊悔之，令求遗口，得没藏氏于三香家，迎养宫中。已，与之私。野利后觉之，不忍杀，使出为尼，号"没藏大师"，居于兴州戒坛寺。(《长编》一百六十二)

冬十月，宋始来颁历。(《宋史·仁宗本纪》)

契丹以所俘夏国羊马献于宋。(《宋史·仁宗本纪》)

请宋岁赐毋逾岁暮，不许。

夏人以岁赐缓移宋边，曰："愿毋逾岁暮。"宋帝诏吏报许，知敷政县李师中更牒曰："如故事"。枢密院劾为擅改制书，师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过。(《宋史·李师中传》)

十一月，宋诏河东、陕西经略司：自今内属蕃部，毋得侵扰西界。犯者当以军法论。如西界人马先犯境，方听出兵捍御之。(《长编》一百五十七。又十二月，河东经略司言："比奉诏，蕃部内寇，即许出兵捍御。若西界人马至境，不许出兵。"诏如西界辄入，先放箭射官军，即领众掩杀之。)

子阿理谋逆，杀之，及妃咩米(一作密克默特)氏。

咩米氏，元昊第四娶，生子阿理，无宠，屏居夏州王庭镇。阿理年渐长，谋聚众为乱。其党卧香乞(一作鄂桑格)以告，元昊执阿理，沉于河，遣人赐咩米氏死。(《长编》一百六十二)

十二月，宋诏延州：自今夏国有合议边事，先具经划利害以闻，其常事，听一面移文宥州。(《长编》一百五十七)

侵屈野河西，执麟州指使魏智。

西界人马至屈野河西，智等引兵约回，智遇伏，为西人所执。知州领众追逐，至银川寨，夏人遁。诏河东经略司："累戒逐路，务遵誓诏。今西人本无斗意，而以兵追逐，为边生事，其边吏并劾罪以闻。"(《长编》一百五十七)

宋诏诸路缘边经略司，无得招诱西界蕃部。(《长编》一百五十七)

遣杨守素至保安军，索在汉人户。

元昊初上誓表，言所掠蕃汉人户，两不相还。至是，遣杨守素自陈事宜，理索在汉人户。宋帝诏保安军引伴至延州，示以元进誓表谕之。既而又索所降黄族军主黄伊特等四十九人。伊特等畏诛，与其族人各勒兵马，愿死汉境。鄜延经略司言："伊特等来投，在朝廷未降约束前，恐不宜遣去，以快西人之忿。"从之。(《长编》一百五十七)

## 宋庆历六年　辽重熙十五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九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贺正旦。

进奉使至宋管城，适孙沔出帅环庆，亦宿于此，或白当避驿者，沔曰："使夏国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犹当在某下，况陪臣乎？"夏使遂宿白沙。宋帝闻而嘉之。(《倦游录》)

遣使如宋献地，复索过界人户。

先是，杨守素持表及地图来献鄂尚、绷乌、伊特、恰布等城寨九处，并理索过界人四百余户。然所献城寨并在汉地，但以蕃语乱之。其投来边户，亦原属汉界，不当遣还。己丑，降诏谕夏国主曰："向膺典册，昭启国封。方逾岁月之周，自固丹青之信。忽披奏牍，且览绘图，具详忠顺之诚，务为悠久之计。爰因敷请，亦尽输陈。去冬尝有边属户蕃部，先没在西界，不因招诱而归；骨肉住坐，本不系逃背之人，兼誓诏所不载，适因来奏，更设誓条。已敕边臣：'自今如有逃过汉界，虽系旧边户，亦不为容纳。'其缘边封境，只以誓诏所载为定。其坚永好，以副朕怀。"(《长编》一百五十八、《西夏纪事本末》)

以兵索叛蕃于宋，不与。

蕃酋孟香率千余人叛附于宋。事闻，宋帝诏知庆州杜杞如约。杞言："如约当还。而孟香得罪夏人，势无还理。遣之，必反为边患。"议未决，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驱杀边户，掠夺牛马，而求孟香益急。朝议责杞，亟索而还之。杞言："夏人违誓举兵，孟香不可与。"因移檄夏人："不偿所掠，则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偿所掠，杞亦不与孟香，夏人后亦不敢复动。(欧阳修《杜杞墓志铭》。)

夏四月，复请宋边臣毋纳过界蕃户。宋帝诏从其请。

诏曰："自膺典册，已历岁年，敦守信盟，确然不易，朕于君臣之义，尤笃初终。昨诏自今更有人民逃过汉界，虽系旧属户蕃部，亦不容纳，即当部送本处。今所请欲以此一事，附入前来誓诏，用以秘藏，以彰悠远。朕嘉从国主之意，兼所益事条，已颁下边将遵守。彼所睹闻，更在严饬疆吏，勿纵侵犯，安民保福，以永无穷"。(《长编》一百五十八、《西夏纪事本末》)

作避暑宫。

夏俗皆土屋，或织氂牛尾、羖攊毛为盖，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国中鲜游观所。元昊于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宁夏府志》)

五月，筑后桥诸堡。

后桥蕉蒿寨及十二盘诸堡，向为中国所破。元昊令属下蕃户累至其地，开筑旧堡。环庆路以闻。宋帝诏经略司，谓其地虽系汉界用兵所得，然夏国今纳款称臣，不欲出兵拒绝，其令彼土蕃户住坐如故，仍划壕为界。(《长编》一百五十八)

秋七月，宋使来贺生日。

宋帝赐口宣曰："奕世资忠，承邦济美。三朝开序，六射协辰。爰导寿祺，式将惠赐。益思恭德，膺对宠章。"(《文恭集》)

八月，宋诏陕西、河东经略司："西人虽纳款称臣，然其心诡谲难信。恐诸路乘罢兵之后，渐弛边备，其益务练士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诏者，亟以名闻。"(《长编》一百五十九)

九月，宋遣刑部员外郎张子奭往保安军，与夏人议疆界。

先是，元昊言，先以兵马收获承平州分水向西一带境土，既分赏得功将校，今边臣数有所争，未协累年之议。至是，宋帝命子奭往议，仍以诏谕元昊。(《长编》一百五十九)

请宋没宁浪地，不得。

初，夏国既献鄂尚、绷乌、伊特、恰布等九寨，又纳丰州故地，欲以没宁浪等处为界。下河东经略郑戬，戬言："没宁浪等处并在丰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议，则麟、府二州势难以守，直宜以横阳河为界。"宋帝仍以戬所上地图付张子奭往议，会子奭道病，乃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议夏国封界。(《长编》一百五十九。按《长编》注，建中时管勾鄜延经略司使机宜文字，与夏人杨守素议地界，有众暴至，二轻骑疾前，引满向建中，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惮死，惧祸两国。"众服其量。又《宋史·楚建中传》：元昊归款，建中白府请筑安定、黑水八堡以控东道。夏人果来，闻有备，不敢入。)

十一月，宋命都巡检马怀德、国子博士高良夫来划界。(《宋史·马怀德传》)

契丹遣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率兵来伐，夏人逆战，败之。

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桥，聚巨舰数十艘，仍作大钩，人莫测。战之日，布舟于河，绵亘三十余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辄取之。契丹军既失利，蒲奴未知，适有大木顺流而下，势将坏浮梁，断归路，操舟者争钩致之，桥得不坏。(《辽史·萧蒲奴传》)

## 宋庆历七年 辽重熙十六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十年

春二月，子谅祚生。(《宋史·夏国传》)

起高台寺。

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重冬至，元昊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至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甘肃通志》)

契丹萧蒲奴复以兵深入夏境，大掠而还。(《辽史·萧蒲奴传》)

宋严边备，诏环庆、鄜延两路勤讲习。(《长编》一百六十)

叛人叩宋延州请降，不纳。

程琳为陕西安抚使，尝获戎首不杀，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汉民。久之，有叛族数百驱牛羊叩边请降，且言："契丹兵至衙头矣，国中乱，愿自归。"琳曰："彼诈也。契丹至帐下，当举国取之，岂容有来降者？吾闻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诱我也。"拒不受。已而夏人果以骑三万临境上，以捕降者为辞。琳谍知之，闭壁倒旗，戒诸将勿动。夏人疑有备，遂引去。(《宋史·程琳传》)

夏四月，通银星和市(一作宁星和市)。

初，杨守素等划界，既以横阳河为定议，而于麟州屈野河西地则云："吾马足所践，即为吾土。"不肯明立界至。宋帝命知麟州张继勋勘之。继勋言："夏人日逼屈野河，耕垦畜牧，或兴置寨栅。若即以河西为禁地，实与州城相距，非便；若用咸平五年以前界至，则太远难守；当以大中祥符中所定为则。"遣临塞堡监押马宁、指使殿侍康均诣宥州，与监军司言之。元昊命把关太尉曹勉、管勾和市曹勍谓均等曰："中国若肯通银星和市，则河西疆界一切如约。"经略司令入保安军自陈。勉等至军，朝议以为疆界既肯如旧，许之。(《长编》一百八十五)

夺子妇没啰氏，立为后。

元昊凡七娶（《宋史·夏国传》作五娶，此从李氏《长编》，下同）：一卫慕氏；二索氏（《传》以索氏为第五）；三都罗（一作多拉）氏，早死；四咩米氏，五野利氏（《传》以野利氏为第三），生三子：长宁明，次宁令格，次薛哩（一作锡哩）早死；六耶律氏（《传》以耶律氏为第一），契丹公主也；七没啰氏，即营天都山居者。至是，为太子宁令格娶妇没啰氏，见其美而自纳焉，号为"新皇后"。（《长编》一百六十二）

六月，废后野利氏。

野利氏，遇乞从女也（司马光《日记》载庞籍语："元昊妻即旺荣妹"，与《宋史·夏国传》异）。身颀长，有智谋，常戴金起云冠，令他人无得冠者，封宪诚皇后，元昊素畏之。自纳没啰氏，别居天都山，后稀得见。旺荣、遇乞之死，后已不平；及夺子妇没啰氏，益失宠，出怨望语。元昊闻之，黜居别宫，不复相见。（《长编》一百六十二）

秋七月，筑离宫于贺兰山。（《甘肃通志》）

九月，徙榷场于顺宁寨。

元昊因保安榷场僻陋，马、羊无放牧地，请徙顺宁。然蕃商卒不至。（《长编》一百六十一）

## 宋庆历八年　辽重熙十七年

西夏称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

春正月朔，日赤无光。

元旦行朝贺仪，群臣相顾失色。（《西夏书事》）

宁令格弑其父元昊，不死。没藏讹庞（一作罗滂）诛宁令格。

宁令格愤其父元昊之夺其妻也，杀之，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讹庞家，为讹庞所杀。（《长编》一百六十二。按沈括《笔谈》：元昊后房先生一子，曰宁令受。后又纳没藏讹庞之妹，生谅祚而爱之，宁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藏氏，授戈宁令受图之。宁令受间入元昊室，猝与元昊遇，刺之。不殊，诸大佐没藏讹庞辈仆宁令受，枭之。与《长编》异。又按《宋史》：谅祚小字宁令格，此宁令格当又是一人。）

元昊薨

因鼻疮死（按元昊死，《宋》、《辽》二史俱不言为其子所戕），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改元开运一年，广运二年，大庆二年，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葬泰陵。（《长编》一百六十二及《宋史·夏国传》）

# 卷十二

毅宗昭英皇帝李谅祚，景宗元昊子也。小字宁令哥，国语谓欢喜为宁令。两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从元昊出猎，至此而生谅祚，遂名焉。以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二月六日生，十一年春正月方期岁（《宋史·夏国传》：谅祚，景宗长子也。钱大昕《诸史拾遗》云：《传》云谅祚以庆历七年二月六日生，八年正月方期岁，亦恐未然，元昊子谅祚最幼，不得言长子）即位，改元延嗣宁国元年。（《长编》：没藏氏初为尼，寓于兴州之戒坛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遗言立从弟委格宁令，其大首诺伊尚都等与没藏讹庞议所立。没藏大族也，讹庞为之长，众欲如遗言立委格宁令，讹庞独弗许，曰："委格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伊尚都曰："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有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今没藏尼娠先王之遗腹，幸而生子，则可以嗣先王矣，谁敢不服？"众曰："然。"遂立没藏尼为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谅祚生。据此，则以谅祚为元昊遗腹子，与《宋史》不同。果如所说，没藏氏既已斥出为尼，其生子又在元昊死后，讹庞拥立，夏国将相岂无一人异议？其说恐不足信，宜仍以《宋史》为断。）

谅祚幼养于母族讹庞，讹庞因专国政。二月，遣使报哀于宋、契丹。使宋者为杨守素，守素乃康定中为元昊谋不称臣、纳所赐节者也。宋帝以任颛尝屈夏使臣，复使馆伴。颛问守素元昊所以死，守素不能对。终其去，不敢桀骜。三月，遣使上元昊遗物于契丹。宋遣开封府判官、尚书祠部员外郎曹颖叔为祭奠使，六宅使、达州刺史邓保信为吊慰使，赐绢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面米各百石、酒百瓶。及葬，仍赐绢一千五百匹，余如初赙。

谅祚初立，方幼，三大将分治其国。宋臣谓："可因此时以节度使啖三将，使各统所部分，以弱其势，可不战而屈矣。"判延州程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示外国，不如因而抚之。"或请乘隙举兵，知庆州孙沔亦言："伐丧，非中国体。"帝纳其言（《范忠宣集·王尚恭墓志》：孙威敏公经略环庆，辟掌机宜。庆历八年，夏元昊为子宁令哥所弑，国人诛之，立其幼子谅祚，而来告哀。谓孙公曰："元昊负恩，屡挫官军，忠臣义士，痛心顿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残而立其幼，殆天亡贼也。因请未赐王爵，止授以节帅之名。择其强臣，宠以高官，使分其权，复以厚赏招致近边豪酋，渐渐收其用，以壮吾藩篱，则西陲可久安。不然，后难制也。"孙公奇其言，为奏上之）。四月，遂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充册礼使，供备库副使宋守约充副使，册谅祚为夏国主。契丹亦遣永兴宫使耶律袅里、右护卫太保耶律兴老、将作少监王全慰奠。九月，遣使如宋谢祭奠。十二月，又遣使谢封册。铁不得国与夏有隙，遣使如契丹，乞以本部兵助攻夏国，不许。（《宋史·夏国传》、《仁宗本纪》、《辽史·西夏外纪》、《兴宗本纪》及《长编》一百六十三至一百六十五。李焘曰："《程琳本传》云朝廷既行册礼，夏人方围庆阳，琳止诏使于鄜曰：夷狄贪此，可

纾庆阳之难。”乃具礼币赐予之数移报之，果喜，即日迎册使，而庆阳围亦解。按谅祚此时方自保不暇，何敢更围庆阳？《本传》必误。）

## 宋仁宗皇祐元年　辽兴宗重熙十八年

西夏称延嗣宁国元年

春，遣使如契丹贺正旦，契丹留使者不遣。

元昊临终遗言曰：“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是时，契丹以南壁旧怨，不肯行封册。及遣使贺正迟期，遂羁使者。会集诸道兵，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辽史·兴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遣使如宋，进奉贺正马、驼。

宋帝赐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差人进奉贺正马、驼共一百匹头，事具悉。履端纪岁，万邦咸禀于王正；效贡以时，奕世克修于藩职。载阅充庭之实，深惟守土之勤，遐体倾输，不忘叹奖。今回赐银、绢、茶等具如别录，至可领也。其差来人所赐物色，亦具赐目。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欧阳文忠集》）

夏六月，遣使贡于契丹。契丹复留使者不遣。（《辽史·兴宗本纪》）

秋七月，契丹主再举来伐。

以耶律仁先与皇太弟重元为前锋。时契丹师分三道：韩国王萧惠等所将者为南道；其北道则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将之；中道则契丹主自将。（《辽史·兴宗本纪》、耶律仁先、萧惠等传）

八月，契丹主渡河，夏人遁，因取唐隆镇据之。（《辽史·兴宗本纪》及《长编》一百七十七。按《辽史·耶律多珍传》云：“西征。诏多珍由别道会于河滨，敌兵阻河而阵，帝御战舰绝河击之，大捷而归。”毕氏《通鉴考异》据《本纪》云：“辛酉，渡河，夏人遁，乃还。”以为契丹当时未尝大捷。及观王栱辰《别录》，载契丹主与栱辰言，云夺得唐隆镇云云，则《多珍传》所云绝河击之大捷虽非事实，亦非尽无因也。）

九月，契丹萧惠等与夏人战，败绩。

惠自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既入夏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诸将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车驾，何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弊耳。”数日，契丹军未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阪而下，惠与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几不免，军士死伤甚众。当惠之失利也，契丹主犹欲进兵，耶律仁先力谏，乃还。（《辽史·萧惠》、《耶律仁先传》）

冬十月，契丹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与夏人战于贺兰山，获李元昊妻。

敌鲁古率阻卜诸军，由北路趋凉州，至贺兰山，获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殪之。乌古敌烈部详稳萧慈氏奴（一作慈实努）中流矢，与南克耶律斡里俱死焉。慈氏奴，萧惠子也。（《辽史·兴宗本纪》及《慈氏奴传》。按《长编》：契丹使殿前副检点耶律益、彰德节度赵柬之告宋，言三路兵伐夏；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驼二十万、牛五百，俘老幼甚众；惟南路小失利。而宋之边奏，皆以为辽主济河不遇敌，无水草，马多死，耶律贳宁大败于狮子口，惟刘五常获陕西所陷属户羌二十余人而已，与《辽史》诸传异。又按《西夏书事》作获国主母没哆氏。）

## 宋皇祐二年　辽重熙十九年

西夏称天祐垂圣元年

春正月，契丹遣使来问罪。（《辽史·兴宗本纪》）

二月，遣将洼普、猥货、乙灵纪等，率兵攻契丹金肃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等破之。

洼普被创，遁去。杀猥货、乙灵纪等。（《辽史·兴宗本纪》）

三月，以战败契丹，献捷于宋。

保安军以誓诏无泛遣人例，拒不纳。（《长编》一百六十八）

与契丹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战于三角川，败绩。

斩候者八人，擒观察使。（《辽史·兴宗本纪》及《萧迭里得传》。按《西夏书事》，观察使作讹都哆。）

是月，契丹命西南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萧撒抹得等率师来伐。以行宫都部署别古得监战，复遣同知北院枢密使萧革按军边城，以为声援。（《辽史·兴宗本纪》）

夏四月，契丹西南招讨使萧蒲奴等入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辽史·兴宗本纪》）

五月，契丹兵围兴庆府，大掠。

林牙萧夺剌至去岁萧惠败绩之地，获夏侦候者，知人烟聚落多国人陷没而不能还者，尽俘以归。（《辽史·萧夺剌传》）

洼普降于契丹。

初，洼普兵败，讹庞欲诛之，没藏氏使练兵贺兰山，以责后效。及契丹兵深入，惧诛，率所部降。（《辽史·兴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六月，契丹破摊粮城。

城在贺兰山西北，国中储粮处。契丹兵攻破之，尽发廪积而还。（《长编》一百六十八）

秋九月，侵契丹边。敌鲁古遣六院军将海里击败之。（《辽史·兴宗本纪》）

冬十月，契丹主还，遣使请平，不许。

谅诈母遣使，乞依旧称藩。使还，契丹主诏谕：“别遣信臣诣阙，当徐图之。”（《辽史·兴宗本纪》）

十二月，谅祚遣使上表于契丹，乞依旧称臣如母训。（《辽史·兴宗本纪》及《西夏外纪》）

## 宋皇祐三年　辽重熙二十年

西夏称天祐垂圣二年

春二月，契丹来索党项降户。

元昊时，纳党项降户数千。河曲之役，请率诸部待罪。后因战胜不遣。至是，契丹遣北院都监萧友括来索，没藏氏不与。（《辽史·兴宗本纪》）

夏四月，契丹使还，表请代党项进献。

没藏氏既留降户不遣，萧友括还，恐契丹诘责，奉表乞代党项权献马、驼、牛、羊等物，契丹主许之。（《辽史·兴宗本纪》）

遣使如契丹，求唐隆镇及乞罢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许。（《辽史·兴宗本纪》）

六月，契丹安置元昊妻于苏州。（《辽史·地理志》：苏州本高丽南苏，兴宗置州。《通鉴辑览》作蓟州。）

并前后所俘夏人，同置苏州。以伐夏所获物遣使遗宋。（《辽史·兴宗本纪》）

## 宋皇祐四年　辽重熙二十一年

西夏称天祐垂圣三年

春二月，宋诏夏国岁遣首领进奉，其引伴、押伴，自今选练习边事人。（《长编》一百七十二）

夏五月，阻卜酋长兀里得遣使请附，不纳。

阻卜久臣契丹，其壬屯秃古斯及酋长豁得剌、喘只葛拔里思，常以马、驼、毡、玉贡献。兀里得与豁得剌弟斡得构隙，虑其侵掠，遣使至夏国请附，没藏氏惧契丹兵威不敢受。（《辽史·属国表》及《西夏书事》）

冬十月，遣使如契丹，乞弛边备。

契丹以谅祚幼弱，强臣用事，常置重兵诸边，戒饬封堠。没藏氏遣近臣吃多已贡物契丹，乞弛边备。契丹主使萧友括慰谕之。（《辽史·兴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宋遣阁门祗候周永清押时服来赐。

永清至宥州，夏人受赐不跪。诘之，恐而跪。（《宋史·周永清传》）

## 宋皇祐五年　辽重熙二十二年

西夏称福圣承道元年

春二月，移牒索古渭州地。

古渭，西蕃界，距秦州三百里，道经哑儿峡。宥州兵卒牧牛羊其地，常为青唐酋蔺毡掠取。监军司怒，将攻之，蔺毡惧不敌，籍土入献，冀得戍兵以御夏兵。宋知秦州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又括熟户田，蕃部惊扰，相率叛。讹庞欲得其地久，移文中国，言："古渭本我地，朝廷置州于彼，有违誓诏。"宋帝诏户部副使傅求按视，求召谕羌众，反其田，报宥州，以渭非素有，不应索，正其封界，乃不复言。（《宋史·傅求传》及《长编》一百七十五。按《宋史·梁适传》：古渭初建寨，间为属羌所抄，益兵据守，羌众惊疑。时适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秦州，具牛酒召谕其种人，且罢所益兵，羌遂不为患。与《傅求传》异。）

三月，契丹主赐诏许平，遣使往献。（《辽史·兴宗本纪》）

夏五月，侵宋环庆。

经略司以闻，宋帝诏边吏严备，毋得辄有侵轶。（《长编》一百七十四）

秋九月，遣使如契丹进降表。（《辽史·西夏外纪》作七月，谅祚进降表。《本纪》作九月，盖七月遣使，九月始至耳。）

契丹旋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诏来抚谕。（《辽史·兴宗本纪》）

## 宋仁宗至和元年　辽重熙二十三年

西夏称福圣承道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契丹贡方物。

契丹主以谅祚降非诚心，谕使者曰："尔主若念国威，不忘姻好，当心怀恭顺，不在贡献勤怠间也。"却其物不受。（《辽史·兴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夏五月，上表契丹，乞进马、驼。

契丹主诏岁贡之。（《辽史·兴宗本纪》）

秋七月，侵宋古渭寨。

夏兵数至古渭，剽掠人畜，秦凤经略司请于邻路益兵五千为备。（《长编》一百七十六）

遣使如契丹求婚。

时宋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为回谢契丹使，虑契丹再与通姻好于中国不便，因讽契丹主曰："南朝亦知北朝公主先聘与元昊，殊不礼待，忧幽而卒"。契丹主曰："直是饮恨而卒，然只是皇族之女。"拱辰曰："虽知只是宗女，亦须名为陛下公主下嫁，岂可如此不礼？今或陛下更与通亲，毋乃太自屈也。"契丹主曰："更做甚与他为亲，只封册至今亦未曾与。"拱辰又曰："今来陛下且与函容，亦是好事。陛下于西羌用兵数年，其杀获胜负亦略相当，古语谓'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盈野'，岂是帝王仁德好事！"契丹主曰："极是也。"（《辽史·兴宗本纪》及《长编》一百七十七小注）

冬十月，遣使如契丹进誓表。

并请誓诏。契丹主赐以车服，而不许誓诏。（《辽史·兴宗本纪》）

## 宋至和二年　辽重熙二十四年

西夏称福圣承道三年

春二月，遣使如契丹贺上尊号。（《辽史·兴宗本纪》）

绥州蕃族阿讹（一作阿克阿）等叛附于宋。

宋帝以谅祚幼弱，不欲生边事，诏约还之。（《长编》一百七十九）

宋赐《大藏经》。

夏使求市史传及佛经，押伴王尚恭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止与佛书。(《长编》一百七十九及范忠宣《王尚恭墓志》)

三月，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西地。

麟州西北枕睥睨曰红楼，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并无堡障、斥堠。天圣初，州官相与讼河西职田，久不决，转运司奏为禁地，官民并不得耕植。于是民有窃耕者，夏人辄夺其牛，曰："汝州官尚不敢耕，汝何为至此?"由是河西遂为闲田。夏人始于洪崖坞、道光谷间，插木为小寨三十余所，盗种寨旁田，元昊时已侵十余里。谅祚立，中外事悉讹庞主之，知河西田腴利厚(《长编》云："其田外则蹊径险狭，杉柏丛生，汉兵难入；内则平壤肥沃宜粟麦，故敌不忍弃也)，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东侵不已，距河仅二十余里，宴然以为己田。游骑直至城下，或过城东，往来自若。(《长编》一百八十五)

秋七月，河东遣使召定界至，没藏讹庞不听。

河东管勾军马司贾逵徼巡，见祚庞所侵田过界，督责麟州守王亮，亮惧以闻。宋帝诏边吏约束之，颇加驱掠。知并州庞籍言："河西称臣奉贡，未失臣礼。今不先以文告，而遽行驱掠，使归曲而责直，非中国体。"乃遣使以义理约还，讹庞不可。籍又使人亟召，更定疆界，亦偃蹇不奉命。(《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一百八十三)

遣吕效忠侵宋，宋知德顺军周永清击擒之。

永清有威略，尝募勇士，夜驰百里，来袭营栅，斩首三百级，俘数十人，掳去橐驼、甲马万计，城中无知者。并寨禁地三百里，夏人盗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数千顷，置射士二千，声闻敌廷。降者引入帐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宋史·周永清传》)

八月，契丹兴宗薨于行宫，皇子洪基立，是为道宗，改是年为清宁元年。(《辽史·兴宗本纪》。按《西夏外纪》作二十三年兴宗崩，疑误。)

契丹遣王观来报哀。(《辽史·王观传》)

九月，契丹遣使来赐兴宗遗物。(《辽史·道宗本纪》)

遣使如契丹贺即位。(《辽史·西夏外纪》)

冬十月，起承天寺。

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西夏书事》。按《朔方新志》：承天寺，夏谅祚所建。洪武初，一塔独存，有记。又按《记》载瘗佛顶骨曰："天祐纪历，岁在摄提，"则夏英宗谅祚天祐垂圣元年，宋仁宋皇祐二年庚寅也。其藏舍利曰"天庆三年"，则桓宗纯祐天庆三年，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也，年月与此俱异。)

十一月，使如契丹会葬。

契丹葬兴宗于庆陵，夏与中国、高丽使并会。(按《辽史·道宗本纪》：会葬只有宋、高丽，无夏。此从《西夏书事》，或别有据。)

## 宋仁宗嘉祐元年 辽道宗清宁二年

西夏称福圣承道四年

春三月，河东禁银星和市。

讹庞不肯定屈野河界，恐汉兵先据其境，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庞籍戒官吏曰："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若绝之，彼必自来，毋得过河与战。"乃悬榜于边，禁绝银星和市，于是国中财用渐乏。(《西夏书事》及《长编》一百八十五)

秋七月，移牒索蕃官蔺毡。

宥州移文保安军，乞抽还修占渭寨军卒，并索叛蕃蔺毡。宋帝诏以蔺毡世为蕃官，不得擅索，令保安军报之。(《长编》一百八十三)

九月，遣李守贵巡视屈野河。

屈野河侵扰日甚，宋帝命殿直张安世、贾恩为都同巡检，经制之。讹庞专为谰言，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终无归意。安世等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没藏氏见牒，遣幸臣李守贵至屈野河勘之，还白所耕皆汉地，没藏氏责令讹庞还所侵田。会守贵乱作，不果。(《长编》一百八十五。惟李守贵作嘉伊克。此从《西夏书事》。)

冬十月，国母没藏氏死。

初，有李守贵者，尝为遇乞掌出纳。宝保细吃多已者，尝侍元昊及没藏氏尼于戒坛院，故出入无所间。没藏氏即通守贵，又通吃多已。守贵愤怒，于是杀吃多已及没藏氏。讹庞族守贵，独保养谅祚，因以其女妻焉。时谅祚生九岁矣。(《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一百八十四。又《长编》注，是年十月丁卯，《实录》书环庆经略司言："夏国小大王阿叔嵬逑裂皈与没藏讹庞杀其国母及补细相公，而讹庞挈小大王归其族，已戒边镇预备之。按所谓小大王即谅祚也，补细相公即吃多已也。嵬逑裂皈或是李守贵，然与正史不同。)

遣祖儒嵬名聿则及庆唐徐舜卿如宋报哀。

宋帝赐回口宣云："省所奏母薨讣告事具悉。不图闵凶，奄失慈怙。忽闻来讣，用怛于怀。弃背以还，哀摧难处。惟当抑割，无致殒伤。抚念所深，喻言何既。"(《宋史·夏国传》及《文恭集》)

宋以集贤校理冯浩假尚书刑部郎中，直史馆、文思副使张惟清假文思使，为正、副使来吊慰。

赐夏国主诏曰："诏夏国主：丧葬之仪，孝子之大节；赠赙之礼，国家之至恩。眷惟忠顺之邦，宜厚哀荣之恤。缅知荼毒，深用恻伤。俾遣使车，勉膺慰锡。今差文思院使张惟清充吊慰使，兼赐安葬故母物色，具如笔录，至可领也。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宋史·夏国传》及《欧阳文忠集》)

遣使如宋，献遗留马、驼，并谢吊慰。(《宋史·

夏国传》)

## 宋嘉祐二年　辽清宁三年

西夏称辫都元年

春正月，讹庞以兵屯屈野河西，至三月然后去。宋建二堡防之。

宋知并州庞籍以夏人盗耕河西田不已，乃令通判并州司马光按视之。光言："麟州城西临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并无堡障、斥堠，以此虏得恣耕其田，游骑往往直至城下，或过城东，州人不知。去岁已于河西置一小堡，以处斥堠之人。亦曾申经略司，乞于西增置二堡。会今春以来，虏骑屯聚，遍满河西，经略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别申取指挥。今虏众尽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横水浪爽平，数十里间绝无一人一骑。若乘此际，急于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过十日可成。比至虏中再行点集，此堡已皆有备，虏不能为害。如此，则麟州永无侵轶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顿，堡外先侵之田虏皆不能耕种。臣之愚心，亦为国家固争屈野河西田者，非少此尺寸之地，盖以虏侵耕至河，则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为麟州耳目藩蔽，于事诚便。"遂归白于庞籍，籍即令依前申修筑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广设堤备。又言："二堡城后，然后废横戎、临塞二堡，撤其楼橹，徙其甲兵，以实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有急，则州及横阳堡出兵救之；敌来耕则驱之，已种则蹂践之，敌盛则入堡以避。如是，则堡外三十里之田必不敢耕种，州西五六十里之内晏然矣。"庞籍遂檄麟州如其议。(《宋史·郭恩传》及司马光《论屈野河西修堡状》)

三月，宋以张元故，殿试进士均免黜落。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是岁诏：进士与殿试者，皆赐及第出身有差，均不黜落，遂为定制。(《宋史·仁宗本纪》及王栐《燕翼诒谋录》。按李复圭《记闻》云，是春以进士群辱欧阳修之故，殿试并赐及第，不落一人，与此异。)

夏五月，与宋师战于断道坞，败之，执其管勾麟府军马公事郭恩等。

讹庞既无归田意，遂团兵宿境上，逮三月，稍增至数万人。守将敛兵弗与战。二堡役既兴，恩及知麟州武戡、走马承受公事内侍黄道元等，以巡边为名往按视之。会诇者言，敌兵盛屯沙黍浪(《宋史·夏国传》作沙鼠浪，《续通志·西夏载记》作沙尔硕克朗)，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胁恩，五月五日夜，率步骑一千四百余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无复步伍。夏人举火卧牛峰，戡指以谓恩曰："敌已知吾兵至矣。"道元曰："此尔曹故欲沮我师。"及闻鼓声，道元犹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军，须晓乃登山。道元奋衣起曰："几年闻郭恩名。今日懦怯，与贾逵何殊?"恩亦愠曰："不过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续通志·西夏载记》作呼喇堆)，敌数十人皆西走，相去数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从骑呼之，敌不应，亦不动。俄而火起，敌骑张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东有长堑，其中有梁，谓之"断道坞"。恩等东据梁口，与力战。自旦至食时，敌自两旁堑中攀缘而上，四面合击，恩众大溃。通判夏倚方在红楼，见敌骑自西山大下，与推官刘公弼率城中诸军，闭门乘城。武戡走东山，趣城东，抉门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宁府寨兵马都监刘庆皆被执，使臣死者五人，军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还者百余人，亡失器甲甚众。恩不肯降，乃自杀。(《宋史·仁宗本纪》及夏国、郭恩等传。按欧阳文忠《吴育墓志》：庞丞相经略河东，与夏人争麟州界，亟筑栅于白草。公以谓约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东移书庞公，且奏疏论之，朝廷皆不报。已而夏人果犯边，杀骁将郭恩，而庞丞相与其将校十数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

六月，遣使如宋谢吊祭。(《宋史·仁宗本纪》)

秋八月，宋禁陕西和市，仍诏定新立封堠里数。

知并州庞籍言："经略司已令殿中丞孙兆议定横阳河为府州界，然后三分，许一分与夏国，若不听即绝之。请严禁陕西和市。"初，西人侵耕屈野河西地，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没藏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宋帝从之仍诏定新立封堠里数，绘图以闻。(《长编》一百八十六及《宋史·食货志》。按《长编》注：三分许一，盖当时夏人侵界六十里，只令退四十里也。)

冬十一月，宋禁绝河东私市。

宋自法禁日弛，夏人与边民窃相贸易，日夕公行。故虽无岁遗之物，互市之利，犹可枝梧。讹庞不肯立屈野河界，经略使以闻。宋帝下诏："西人如驱牛、马于沿边私籴民谷，令所在禁绝之。"时有夏人与熟户犯禁，庞籍获之，即斩于犯所，于是两界凛然。(《长编》一百九十一及司马光《论西夏札子》)

十二月，遣兵袭鄜延。

讹庞自忽里堆之胜，恐中国声讨，日事点集，遣众万余犯鄜延境。时提点刑狱陈安石摄帅事，预饬边民戒严。兵至，无所获而还。(《宋史·陈安石传》)

遣使如宋进奉贺正马、驼。(《西夏纪事本末》)

## 宋嘉祐三年　辽清宁四年

西夏称辫都二年

春正月，契丹太皇太后崩，遣使来报哀。(《辽史·道宗本纪》)

夏五月，遣使如契丹会葬。(《辽史·道宗本纪》，按《西夏外纪》作四月)

吐蕃捺罗部阿作（《长编》作纳克垒阿匝尔）等叛唃厮啰来降，遂遣兵攻唃厮啰，败绩。

被掳酋豪六人，橐驼、战马颇众。陇逋、公立、马颇（《长编》作隆博、哩恭、玛颇克）三大族亦叛降唃厮啰，会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毡，乃罢兵归。（《宋史·吐蕃传》）

秋九月，宋诏河东经略使：西人议府州横阳河界，恐麟州势孤绝，其相度利害以闻。（《长编》一百八十八）

表宋，乞赎《大藏经》。

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奏伏为新建精蓝（按《佛祖统纪》作国内新建伽蓝），载请赎《大藏经》帙、签牌等，其常例马七十匹充印造工直，俟来年冬贺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进，至时乞给赐藏经事具悉。封奏聿来，秘文为请，惟觉雄之演说，推善利于无穷。嘉乃纯诚，果于笃信，所宜开允，当体眷怀。所载请赎《大藏经》帙、签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欧阳文忠集》）

### 宋嘉祐四年　辽清宁五年

西夏称䄄都三年

夏五月，讹庞据屈野河。

麟、府西南接银州，西北接夏州。庆历中，元昊纳款，知麟州张继勋奉诏定界，至而文案无存。访之州人都巡检使王吉，吉言："继迁未叛时，麟州之境，西至俄枝、盘堆及宁西峰，距屈野河皆百余里。西南至双烽桥、杏子平、弥勒、长干、盐坑等，距屈野河皆七十余里。咸平五年，继迁围麟州，陷浊轮寨。大中祥符二年，始置横阳、神堂、银城三寨，皆在屈野河东，使蕃、汉义军分番守之。又使寨将与缘边酋长分定疆境。横阳寨西至故俄枝堆四十里，州城西至大横水六十里，西南至浪爽平五十里。神堂寨西至伺候峰三十五里，西南至赤犍谷掌四十里，次南至野狸坞三十里。银城寨西至榆平岭四十里，西南至清水谷掌五十里，次南至洪崖坞四十里，次南至道光谷、中岭六十里。于是，继勋等据此分定界至，遂以为例。讹庞虽东向侵耕，犹余二十里为闲田。及断道坞战胜，无复顾忌，妄指屈野河中央为界，遣兵沿河屯驻，白昼迫逐汉人，夜则过河剽窃，见逻者辄逸还。且于银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外，悉令部民侵种不已。（《长编》一百八十五）

秋八月，没藏讹庞杀六宅使高怀正、毛维昌。

谅祚以二人妻乳哺功，赏赉甚厚。二人恃其宠，时与国事，或采民间利弊闻。讹庞心恶之。会高怀正以贷国人银，毛惟昌窃衣元昊盘龙服，事觉，讹庞诛其全家。谅祚止之，不可。（《长编》一百六十二）

冬十月，契丹约西蕃兵取凉州，不果。

契丹既与唃厮啰通姻，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约唃厮啰举兵攻夏国，欲徙董毡居凉州，与之相近。讹庞闻之，增兵备河西。会厮啰以道远兵难合，乃止。（《长编》一百八十八）

十二月，遣使如宋，进奉贺正马、驼。

宋赐夏国主诏曰："王正首岁，皇历颁春。眷惟继世之忠，先效守藩之职。勤修时贡，来旅明庭。言念倾输，良深叹奖。"（《西夏纪事本末》）

### 宋嘉祐五年　辽清宁六年

西夏称䄄都四年

上书于宋，请去蕃礼从汉仪。（《宋史·夏国传》）

夏五月，保安军牒索叛蕃胡守中，执还之。

守忠为保安蕃官，边吏失于抚绥，走投夏国。中国索之急，执还伏诛。（《长编》一百九十二）

秋七月，讹庞遣使河东议界至。

夏国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故中国和市不能不通。自河东禁绝私市，官民胥怨。讹庞乃遣使至麟、府，请退河西田二十里还中国，愿通和市。经略使梁适不从。（《西夏书事》）

冬十月，国中盐市绝。

河东私市虽绝，然因河西解盐价高，商贩青盐往来如织，国中犹恃为利。宋帝使薛向为转运使，平解盐价，商民不复冒禁私贩，于是青盐利亦绝。（《长编》一百九十二）

十一月，讹庞掠鄜延。

讹庞因财用日乏，遣人于鄜延沿边德靖等十堡寨开垦生地，剽掠人畜。戍兵捍之，不止。（《长编》一百九十二）

## 卷十三

### 宋嘉祐六年　辽清宁七年

西夏称䄄都五年

谅祚杀讹庞，遂亲政。

谅祚益长而骄，心忌讹庞专，且通讹庞之子妻梁氏，讹庞患之。梁氏密告讹庞将叛。又有漫咩者，其官高于讹庞，然势力反出其下，于是亦恶讹庞。谅祚乃与漫咩等举兵诛讹庞，灭其族，并杀其妻没藏氏，而以梁氏忠于己，因以为妻。谅祚性狂悦无常，好为乱，时过酋豪大家，辄私其妇女，酋豪多怨。纳叛人景询，亲而用之，以为枢密使。至是，始亲政。（《宋史·夏国传》及《梦溪笔谈》、《东原录》）

以弟乞埋为家相。（《梦溪笔谈》）

始与宋定疆界。

初，宋遣李思道、孙兆来议疆事，皆不合。至是，太原府代州钤辖苏安静与夏国吕宁拽浪撩黎（《续通志》作垒宁伊朗罗垒）议定：府州自暗沁郭特、默隆庄、沙威牌、横阳河东西一带，筑堠九；自

沙威旁顺横阳河东岸，西界步军照望铺间，筑堠十二；自横阳河西以南直满济彭，筑堠六；自满济彭西南直麟州界伊济军营，筑堠三；自伊济军营南至大横水、竹枝谷、伺候峰、赤犍谷、章爱哩乌西界步军照望铺相望，筑堠十二。

其榆平岭、清水谷头有西界沙阿寨二：从北阿密善正寨一，次南玛克密策寨一，各距榆平岭四里；其大科卜遵有西界沙阿寨四：从北鄂特彭裕勒星寨一，次南威约卜寨一，次南玛克密策多寨一，次南玛克密约叶寨一，各距大科卜遵五里；其红崖坞有西界沙阿寨三：从北纲裕勒爱寨一，距红崖坞二里，次南阿密沁布寨二，各距红崖坞一里；其都纲都格有西界沙阿寨二：并系阿密沁布寨，在都纲都格上。其十一寨并存之如故。寨东西四里，各有西界步军照望铺，亦筑堠十二。

约自今西界人户，毋得过所筑堠东耕种。其在丰州外汉寨及府州界蕃户旧沙阿寨，并复修完。府州沿边旧沙阿寨三十三，更不创修。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田。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许两界人户就近樵牧，不得插立稍圈，起盖庵屋，违者并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两界巡捉人员，各毋得带衣甲器械，过三十人骑。拽浪撩黎还，谅祚遂听命。(《长编》一百九十三)

夏四月，宋臣赵抃论延帅程戡纵夏酋入境。

初，夏国每年进奉乾元节，差使、副各一员，今岁改更旧例，罢去副使，独遣酋长二员。入境之初，程戡不能止遏，赵抃以戡昧于折冲，致西人无畏惮，轻窥中国，浸长贪心，奏请罢戡职，别选有威名臣僚镇抚，使边方知劝，令银、夏畏威。(《赵清献集》)

六月，灵、夏二州大水。

黄河环绕灵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一汉伯渠，一艾山渠，一七级渠，一特进渠，与夏州汉源、唐梁两渠毗接，余支渠数十，相与蓄泄河水。又有贺兰、长乐、铎落诸山，为之堤障，向无水患。是时，七级渠泛溢，灵、夏间庐舍、居民漂没甚众。(《西夏书事》)

冬十一月，宋诏用汉衣冠。

谅祚上书，自言慕汉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宋帝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称迎接朝廷使命，馆宇隘陋，轩槛阽危，倘不重修，诚为慢易。于是鸠集材用，革故鼎新。来年七月生日，用蕃礼馆接使命；十月仲冬，用汉仪迎接，事具悉。使传之驰，为规国久。候亭之陋，能饬而新。既肩世服之忠，又乐邦仪之慕。忽披来牍，具体乃诚。如用汉仪，只依昨来张宗义所行仪式次第，余并依暂诏。"(《宋史·仁宗本纪》、《夏国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十二月，宋复丰州。

初，丰州蕃族甚众，有永安、来远、保宁三寨，皆以蕃族守之。庆历初，元昊攻陷州城及三寨，蕃族尽为所虏，扫地无遗。州城之中，但有邱墟瓦砾，环城数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夏人弃而不有，宋人复建以为州，司马光言："若建以为州，则须设寨备、置官吏、广屯兵马，多积刍粮，皆应调发内地之民以奉之，劳费甚大，此所谓徇虚名而受实弊也。"(《长编》一百九十五)

## 宋嘉祐七年 辽清宁八年

西夏称雗都六年

春正月，遣大首领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领枢铭靳允中如宋，进奉贺正马、驼。

宋赐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差人进奉贺正旦马、驼共一百头匹事具悉。春元应律，王朝班常。载惟藩守之虔，爰任风宜之贡。有坚勤节，良厚褒怀。今回赐银、绢、茶等，具如别幅，至可领也。其差来人所赐物色，亦具赐目。"祖儒、枢铭者，乃西夏之官称。大者姓嵬名，名聿正。其所贸易约八万贯，安息香至金精石之类以估价贱，却将回。其余硇砂、琥珀、甘草之类，虽贱亦售。尽置罗帛之旧，价例太高，皆由所管内臣并行人抬压价例，亏损远人。其人至贺圣节，即不带安息香之类来，只及六万贯。(《东原录》及《西夏纪事本末》)

更诸军名。

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宋史·夏国传》。按西寿，《长编》作西市。保泰，毕沅《续通鉴》作保秦。石州静塞军，《宋史·本传》又作韦州静塞。韦州祥祐军，《宋史·本传》又作石州祥祐。《宋史》既与《长编》不合，而《宋史》又自前后互异，未知孰是。)

夏四月，进马于宋，求赐书。

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宋帝诏赐《九经》，还所献马。(《宋史·仁宗本纪》及《夏国传》)

表宋，乞赎《大藏经》。

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奏请赎佛经《大藏》签牌、经帖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灵文，以俟至时幸垂给赐，所有旧例纸、墨、工直马七十匹，续具进止以闻，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无方。信士笃缘，群迷释趣。喜观心于法境，愿绎理于秘文。载省控陈，所宜开允。其请赎经文，已指挥印经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西夏纪事本末》)

奉表入宋，请尚主。

诏答以昔尝赐姓，不许。(《长编》一百九十六)

又乞买物件于宋，许之。

赐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奏买幞头、帽子并红鞓腰带及红鞓衬等物件，乞从今后凡有买卖，特降指挥，无令艰阻以闻事具悉。善纂前修，逖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于上都。体乃驰诚，勤于向化。特从开允，用洽睠私。已令管勾都亭西驿所，依例收

买应付。”谅祚得诏，乃出狂言，欲与中国相敌及要熟户。(《西夏纪事本末》。按孔氏《谈苑》：苏涣郎中押伴夏人，云卖银五千两，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

秋七月，举兵击董毡，不胜，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

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毡，与之共图夏国。谅祚与战，屡为所败。及是，谅祚举兵击董毡，屯于古渭州。其熟户酋长皆惧，以为谅祚且来并吞诸族，亟请知秦州张方平求救。方平惧，饰楼橹为守城之备，尽籍诸县马，悉发下番兵，关西震耸。又乞发京畿禁军十指挥赴本路。枢密使张升言于帝曰：“臣昔在秦州，边人言敌欲入寇者甚众，后皆无事实。今事未可知，而发京畿兵以赴之，惊动远近，非计也。请少须之。”帝从之。数日，方平复奏谅祚已引兵西去击董毡矣。谅祚寻复为董毡所败，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长编》一百九十七)

宋遣供备库副使张宗道来，赐生辰礼物。

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马，及就坐，又欲居东，宗道固争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礼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与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来，当为宾主。尔陪臣也，安得为主人？当循故事，宗道居上位。”争久不决。迎者曰：“君有几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尔，来日已别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则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国必不敢耳!”迎者曰：“译者失辞，某自谓无两首尔。”宗道曰：“译者失辞，何不斩译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国之欢，有如鱼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国，鱼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长编》一百九十六)

是年，备官制。

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谟个、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努诸号。(《西夏书事》。按《涑水记闻》：是年，拓拔谅祚始请称汉官，以伶人薛老峰为副使，称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

## 宋嘉祐八年　辽清宁九年

西夏称拱化元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献方物。

谅祚所遣进奉人石方，称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号。宋帝戒其僭拟，使遵誓诏。曰：“诏夏国主，维乃祖考，克有西土，世为汉藩辅。今尔弗蹈于前烈，乃窃署重爵，以使奉币于朝。方边吏拒还，仍复稽留境上，不及廷见之期。洎朕亲览贡函，而僭我王命，实如所闻。朕疑风俗荒远，未达朝廷之仪。虽然，弃信慢常，谊不可长。其务思先世之约，以保绥于斯民。毋忽是图，以奸我有邦之罚。今后所差使人，即不得僭拟。故兹示谕，想宜知悉。”(《长编》一百九十八及《西夏纪事本末》)

契丹禁民鬻铜于夏。(《辽史·西夏外纪》)

三月，宋仁宗崩于福宁殿。皇子曙即位，是为英宗。(《宋史·仁宗本纪》)

宋遣左藏库副使任拱之来告哀。

仍赍赐大行遗诏及遗诏留物。(《长编》一百九十八)

遣使如宋吊慰。

谅祚遣使来吊慰，见于皇极殿门外。其使者固求入对，弗许。谅祚所上表，辄改姓李。赐诏诘之：“诏夏国主，上旻降祸，万国缠哀，驰遣使人，肃申慰礼。情虽深于永慕，事或异于旧闻。惟乃祖之称藩，有先朝之赐姓。抚绥隆于君义，亲爱笃于人伦。自再纳于誓言，亦且循于轨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举错之违，得非左右之惑，宜存远虑，用迪前猷。今后所上表章，宜却如旧。”司马光言：“闻夏国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门见，固求入对，朝廷不许，勒归馆舍。臣谓何惜紫庭数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长编》一百九十九及王珪《华阳集》)

夏四月，宋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来赐，所从乞也。(《长编》一百九十八)

又乞工匠于宋。

赐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奏盖以蕃方素稀工巧，变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闻事具悉。谨固世封，述修邦贡，率我朝廷之化，时乃祖父之规。遽阅来章，盖无前比。宜敦尔守，难循所陈。自西平王以来无此陈请，且宜循守旧规。”(《西夏纪事本末》)

宋转运使王举元来与屈野民盟。

初，屈野地界已定，至是，夏人复往争之，举元从数骑渡河，设幕与之盟，示以赤心。夏人感服。(《宋史·王举元传》)

西蕃禹臧花麻(《长编》作裕勒藏哈木)来降，谅祚以宗女妻之。

河州刺史王韶略熙河，尽降洮西诸族。西市城首领禹臧花麻不顺命，秦州钤辖向宝攻掠之，花麻力不支，遂以西市及兰州一带土地举籍来献。谅祚大喜，遣兵戍之，而以宗女妻花麻，封驸马。(《长编》二百二十六及司马光《论西夏札子》，然光《札子》作元昊以女妻花麻。)

## 宋英宗治平元年　辽清宁十年

西夏称拱化二年

求复榷场于宋，不许。(《宋史·夏国传》)

遣吴宗等如宋贺即位。

宋诏令门见，使者不从，至顺天门，且欲佩鱼及仪物自从，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厩置一夕，绝其供馈。宗语不逊，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听入。及赐食殿门，又诉于押伴张觐，宋帝命还延州与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诏通判诘之，宗曰：“引伴谓当用一百万兵入贺兰穴，此何等语也?”

通判曰："闻使人目国主为少帝，故引伴有此对，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二百二。按《长编》：是年正月，司门郎中李定等奏："差押伴夏国使人习上寿仪，退就幕次，赐酒食，所供微薄，使人窃笑，初不下箸，甚不称朝廷来远之意。"诏劾御厨、监官及客省吏人罚之。）

秋九月，宋来诏，精择使人，毋紊彝章，并令惩约吴宗等。

诏曰："朕嗣守丕图，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协万邦。思与藩屏之臣，永遵带砺之约，矧勤王而述职，固奕世以推诚。而近年来将命之使，或不体朝廷之意，或罔循规矩之常，多于临时率尔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体以难从。且下修奉上之仪，本期效顺，而君有锡臣之宠，所以隆恩。岂宜一介于是间，辄以多端而生事。在国家之抚御，固廓尔以无疑。想忠孝之倾输，亦岂欲其如此？故特申于旨谕，谅深认于眷怀。今后所遣使人，更宜精择，不令妄举，以紊彝章。所有押赐、押伴使臣等，亦已严行戒饬，苟有违越，必置典刑。载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贵弗违。毋开间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宋史·英宗本纪》、《夏国传》及《欧阳文忠集》。）

侵宋静边寨，宋以王素知渭州。

谅祚数出兵秦凤、泾原，抄熟户、扰边寨，弓箭手杀掠人畜以万计。素至三镇，夏人解去。素遂拓渭西南，城浚隍三周，增募弓箭手。居人旧穿土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为筑八堡使居之，听散耕田里，有警则聚，故士气感奋精悍，他道莫及。（《宋史·王素传》及《夏国传》）

横山酋豪叛附于宋，不受。

横山酋豪怨谅祚，欲率其属叛取灵、夏，叩延州求兵为援。判延州程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则未易取也；痈疽非其自溃，则未易攻也。谅祚久悖慢，宜乘此许之。所谓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会宋帝不豫，大臣重生事，不报。（《宋史·程戡传》）

遣使入贡于宋。

夏虽侵犯宋疆，犹遣使入贡。使人僭汉官，移文于延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判延州程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改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宋史·程戡传》）

右枢密院党移赏粮以数万众攻顺宁，宋军北巡检刘绍能迎击，败之。（《宋史·刘绍能传》）

侵宋王官镇，庆帅孙长卿御之。（范祖禹《太史集·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铭》。按《神道碑铭》云："夏人入寇王官镇，庆帅孙长卿不能御。会长卿加集贤院学士，公言长卿当黜，赏罚倒置。"）

冬十一月，宋刺陕西义勇军十余万，夏境大震。旋知不可用，乃安。

时陕西亦警扰，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司马光抗言其非，韩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吾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其无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不从。（《宋史·司马光传》。又《长编》：司马光谏刺义勇："康定、庆历之间，赵元昊负累朝厚恩，无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边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边鄙。刘平、任福，葛怀敏相继覆没，士卒死者动以万数。正军不足，益以乡兵。外府不足，继以内帑。民力困极，财物殚尽，终不能出一旅之众，涉区脱之地以讨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宠名，诱以重赂，仅得无事。当是时，三路新置乡兵共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观之，义勇无用，亦可知矣。"）

## 宋治平二年　辽道宗咸雍元年

西夏称拱化三年

春正月，遣荔茂先如宋贺正旦，并献表归罪宋边吏。

宋帝以词多非实，复以诏戒侵扰，曰："朕绍承丕命，抚育多方，念遐迩之所怀，唯恩信之是笃。乃顾泾、秦之道，适当蕃塞之交，谨封守以有常，列部加而相望，安其生聚，积有岁年。不图非意之间，忽此无名之举，侵掠堡障，荡焚粮资，始成生事之端，殊失奉藩之体。此虽驰于诏命，复尚滞于使人，洎观奏陈，尤异闻听。况先朝之厚德，从乃父之再盟，仰要日月之临，共固山河之界。今轻渝旧约，规肆末图，苟非所以致福有邦，保名厥后；傥未思于远略，终曷释于疑怀。交兵残民，朕岂乐此？其泾原、秦凤路一带熟户及弓箭手地分，宜遵誓诏，自今不可更行侵扰。所掠过生口，并须发遣，各还住坐。其孳畜等亦各令归户下，庶二边之俗，得遂耕耘之安，而累世之忠，更同金石之久，永毗王室，不亦美欤！"谅祚终弗听。（《长编》二百四及《西夏纪事本末》）

侵宋泾原。

宋副总管刘几称西人点集，将谋入寇，请出兵防守陕西。都转运使陈述古以为张皇生事，移几凤翔。数日之间，夏人果大举犯边，杀掠弓箭手及熟户，蕃部陷没数千户。盖夏人有意窥秦中，同家堡一带蕃部正扼西人来路，泾原若失此险，无所隔阂，敌骑一二日可至古渭。古渭可至，则秦中摇矣，故夏人屡谋犯此方。（《长编》二百四及《文恭集·论西夏事宜》）

略宋代州。

夏人数扰代州边，多筑堡境上。知太原府唐介遣兵悉撤之，移书夏边吏，谕以利害，遂不敢动。（《宋史·唐介传》）

羌酋邈奔及阿叔溪心以陇、珠、阿诺三城叛归唃厮啰。

厮啰不礼，乃复归谅祚，请兵还取所献地。谅祚不之罪，为出万余骑随邈奔、溪心往取，不能克，但取邈川归丁家五百余帐而还。唃厮啰是年冬死。（《宋史·吐蕃传》）

夏五月，遣使贡于契丹。（《辽史·道宗本纪》）

秋八月，复扰宋泾原。

西边蕃部弓箭手习知山川道路，材气勇悍，泾原倚为藩蔽。谅祚常以兵威胁服，有违拒者，辄戕杀之。于是弓箭手皆退入内地，边帅莫敢闻。龙图直学士司马光以为言，不报。（《司马文正集》）

冬十月，宋诏来问无名举兵之故。

诏曰："诏夏国主，据环庆路经略司奏，取问无名举兵，近迫大顺。国家戢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四夷，岂欲与众兴劳，为边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于岁时，曾无赐与之缺；每戒将吏，务谨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绍遵先训，爰自近岁，颇乖素诚。或侵蹂原禁之土田，或焚荡近边之族帐。间虽形于旨谕，久莫悉其事端；载循抚御之方，终示含容之体。今复大驱兵众，奄至寨垣，拒敌官军，赛酬蕃户。览守臣之上奏，至终食之兴嗟。岂邪谋之所惑，而轻举弗思；将大义之不存，而肆恶未已。质诸天地，既黩乃父之盟，残尔人民，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罚罪，必先陈文告之词；若将因心，犹足懔誓言之事。傥终不悛，安免用惩。今特遣赍诏往彼取问，到日可具理闻奏。"（《西夏纪事本末》）

冬十一月，争同家堡，拒诏使王无忌于境上。

元昊时，生羌十九户以同家堡入献，地在德顺军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国未设封堠。谅祚认为己境被宋侵占，遣兵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宋帝检视故籍，遣王无忌诏谕，至境不纳。（《西夏书事》。按《东都事略》附录，嘉祐间，夏国妄认同家堡为界，延州牒问，遂围大顺。）

十二月，遣使如宋贺正旦，又使人贺寿圣节。

司马光言："谅祚之所以依旧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太平治迹统类》）

## 宋治平三年 辽咸雍二年 是岁契丹改国号曰辽

西夏称拱化四年

春二月，升西市城为保泰军，以驸马禹藏花麻守之。

西市距古渭仅百二十里，谅祚建造行衙，置仓积谷，移保泰军治于此，命花麻为统军，守其地。（《西夏书事》）

夏四月，夏人犯边，环庆经略使蔡挺击走之。（《西夏纪事本末》。按此条《宋史·英宗本纪》及《长编》均不载。）

秋九月，谅祚大举攻大顺城，分兵围柔远寨，烧屈乞村，栅段木岭。

初，环庆经略安抚使蔡挺斥候严明，知谅祚将入侵，即遣诸将分屯要害，以大顺城坚，虽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远城恶，命副都总管张玉将重兵守之；敕近边熟户入堡清野，戒诸将无得逆战。谅祚将步骑数万攻围大顺三日，蕃官赵明与官兵合击之，谅祚衷银甲毡帽督战。挺先选强弩分列于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贯，谅祚中流矢遁。复徙寇柔远，挺又使副总管张玉募勇三千人，夜出扰营，敌惊溃。（《长编》二百八。又《长编》：夏人围大顺，帝召西上阁门使刘几问之，曰："大顺天险，非虏可近，第恐夏人与赵明为仇耳。"帝曰："赵明之子入城，几为所掩，卿料敌何其神也。"）

宋巡检使刘绍能邀击夏人于长城岭。

夏人围大顺城，绍能为军锋，毁其栅。至秦王川，邀击于长城岭。（《宋史·刘绍能传》）

宋环州熟羌思顺来投。

谅祚倚为向导。蔡挺宣言："思顺且复来。"命葺旧舍，出兵西为迎候之举。谅祚果疑思顺，毒之死。（《宋史·蔡挺传》）

侵宋庆州，败还。

声言益发人骑，且出嫚辞，复攻围大顺城。鄜延经略安抚使陆诜谓由积习使然，不稍加折诮，则国威不立。乃留止请时服使者及岁赐，而移文宥州问故。帝喜曰："固知诜能办此。"谅祚闻之，大沮，盘旋不敢入，乃报言："边吏擅兴兵，今诛之矣。"（《宋史·陆诜传》）

宋遣西京左藏库副使何次公赍诏来，问所以入寇之故，仍止岁赐银帛。

陆诜言："不若且赐时服"，不从。先是，谅祚入犯，韩琦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问罪。枢密使文彦博难之，或举宝元、康定事（按《长编》作因举宝元、康定事，改"或"为"因"，则属彦博矣。《韩琦传》作或，则引宝元、康定事者非彦博，当时在枢府尚有陈旭、吕公弼二人，未审谁所言）。琦曰："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亟诘之，必服。"会陆诜策与琦合，而谅祚果归款。十一月，次公还，以谅祚表进。帝已卧疾，琦叩御榻曰："谅祚服否？"帝力疾顾琦曰："一如卿料也。"谅祚所上表，虽云"受赐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词，归罪于其边吏。

乃复诫约夏国，诏曰："国家远抚方域，并推恩信，不专用武，盖务息民。夏国世服忠劳，为国藩卫，故于岁时赐与，恩礼甚备，期于惇守誓约，传之永久。不谓累年以来，数兴兵甲，侵犯疆陲，惊扰人民，诱胁熟户，荡覆族帐，亡失生业，被边数路，略无宁岁。朝廷姑务含恕，不欲遽然生事，止令所在移文理辩，而夏国终不承禀。乃复多聚人马，直叩大顺，围迫城寨，焚烧村落，张其兵势，以抗官军，不顺之状，人神共愤。朕独排群议，特降诏书，直究归由，先行诘问。今览封奏，所称受赐累朝，敢渝先誓，祈恤民氓之患，欲见和平之理，推心及此，良可叹嘉。详观叙陈，尚达诚懿。至如屯聚兵马，既托言是边上首领攻围城寨，又指说作小可边事。誓诏所载，岂容如此！况夏国兵甲，可都无统制，缘边首领，必然不可擅兴。若向去更有侵犯，又复假此为

词，则使朝廷何以信凭，盟好必难保守。故复谕旨，所宜审图，傥欲善继前勋，不渝先志，则当专遣使人，别贡誓表，具言今后严诫边上酋首，各守封疆，不得点集人马，侵犯边土。其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等路沿边一带，久系汉界熟户并顺汉西蕃，不得更行劫掳，及逼胁归投；所有汉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纳，有渝此约，是为绝好。余则遵依誓诏，如此方明效顺，以释众疑。朝廷恩礼赐与，一切如旧。况缘边熟户等，朝廷素有约束，若不来侵犯，必不先起事端，疆埸之间，共期康靖。"（《长编》二百八、《宋史·韩琦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宋绝夏岁赐，罢和市。（《宋史·韩琦传》）

是岁，谋伐宋，以有备不果。

宋张方平帅秦州，谍告夏人将压境，方平料简士马，声言出塞，已而夏人不至。言者论其轻举，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轻举？寇之不得至者，有备故也。倘罪之，后之边臣将不敢为先事之备矣。"（《宋史·张方平传》）

## 宋治平四年　辽咸雍三年

西夏称拱化五年

春正月，如宥州。（《西夏书事》）

是月，宋英宗崩。太子顼即位，是为神宗。（《宋史·英宗本纪》）

二月，宋遣供备库副使高遵裕来报哀，并以英宗遗留物来赐。

遵裕抵宥州下宫，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责之，乃易服。既而具食上宫，语及大顺城事，盥曰："剽掠辈耳。"遵裕曰："若主寇边，扶伤而遁，斯言非妄耶？"夏人以为辱，亟遣人代对，终食不敢发口，辄忿怒曰："王人蔑视下国，敝邑虽小，控弦十数万，亦能躬执櫜鞬，与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纵神武，毋肆狂獗，以干诛夷。"时谅祚觇于屏间，摇手使止。（《宋史·夏国传》及《高遵裕传》）

西蕃首领拽罗钵、鸠令结二人诱蕃部二百余帐来投。（《宋史·神宗本纪》）

掠青鸡川。三月，蕃酋献地秦州，筑成南牟谷口以拒。

夏国所据，多汉匈奴地，元昊与延、环诸路相攻，于秦、渭仅亦再至。故谅祚时，二州蕃族日盛。景珣等献计，以为先取西蕃，然后兵扼要害，则陕右可举。于是诸蕃半为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时青鸡川蕃部苦谅祚侵掠，遣使诣秦州献地，请于南牟谷口置堡戍兵，以通秦州德顺之援，绝夏人入寇径路。陕西宣抚使郭逵以闻，宋帝诏从之。（《西夏书事》）

闰三月，遣使如宋谢罪。

谅祚遣使献方物谢罪，请戒饬酋长守封疆。如去冬所赐诏旨。因复以诏答之曰："朕以夏国累年以来，数兴兵甲，侵犯疆陲，惊扰人民，诱逼熟户。去秋乃复直叩大顺，围迫城寨，焚烧村落，抗敌官军。边奏屡闻，人情共愤！群臣皆谓夏国已违誓诏，请行拒绝。先皇帝务存含恕，且诘端由，庶观逆顺之情，以决众多之论。逮此露章之禀命，已悲仙驭之上宾。朕纂极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谅乃诚。既自省于前辜，复愿坚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无渝，则恩礼所加，岁时如旧，安民保福，不亦休哉！"仍赐绢五百匹，银五百两。（《宋史·神宗本纪》。《长编》二百九及《朔方新志》载此诏，作宋遣使于元昊，与此异。）

宋遣内殿崇班魏璪来赐治平三年冬服、银、绢。

初，陆诜请留赐冬服及大行遗留二使，而自以帅牒告之。至是，宋乃遣使。（《宋史·夏国传》及《陆诜传》）

秋，遣使如宋奉慰及进助山陵。

宋因谕夏国主，令遵守藩仪。诏曰："诏夏国主，朝廷戢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怀远。顾西夏之封守，奉累朝之诏书。不意近岁以来，继有无名之举，边隅多扰，生聚靡宁。乃至去秋，忽迫大顺，虽云报仇于熟户，实亦拒战于官军，皆谓已萌之情，可见不顺之迹。先皇帝终务全于国体，且往诘其事端。洎朕纂承之初，尤思抚御之略，载览来章之述，有嘉大义之存。矧旧载于宗盟，复躬承于忠训。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翰之仪，使永无兵革之虞，众遂耕耘之乐。自享多福，以传无穷。"（《宋史·夏国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八月，宋复夏和市。（《宋史·神宗本纪》）

宋来诏谕令发熟户，仍不得侵践汉地。

诏曰："诏夏国主，朕修文德所以怀远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广诸夏之福。岂欲为边生患，与众兴劳！今据逐路经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来，夏国人骑或胁略近边熟户；或侵践当界民畴；或假以金钱购亡命之卒；或诱以官爵致无赖之夫，为日滋深，其害未已。朕新膺大统，奄宅中区，既思辑藩臣之和，又将杜边事之渐。按西平之旧则，参庆历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颇忽朝廷之制。缅怀裔上，久缺化风，岂委任之失人，致讲陈之非计。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义，蹈后艰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约。其前后招胁过熟户，并须尽底发遣过界，仍令后不得信纵人骑，侵践汉地，致射伤人命，及潜购下第举人、逃背军卒等，所言逐次边奏因依，已具别录。"（《西夏纪事本末》）

冬十月，宋知青涧城种谔取绥州。

初，边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降（《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作赵谅祚部轻呢嚷側，欲以横山之众攻取谅祚。按轻呢嚷側于嘉祐八年内附，请兵延州约取灵、夏，会仁宗不豫，未报。谅祚闻遣官，抚定之事乃寝。是年内附者乃凌举及嵬名山二人。轻呢嚷側事无考，或凌嵬二人名氏，其时犹未明言也。据《司马光行状》作嵬名山，不作轻呢

嚷侧)。诏边臣招纳其众。谏议大夫司马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宋帝不听。

至是，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嵬名山者，部落在故绥州。名山弟曰夷山，请降于种谔。谔使人因夷山以诱名山，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阴使银、夏监军牙吏史屈子，托言嵬名山来报内附，而名山未知之也（按《太平治迹统类》：名山本熟户，九岁为元昊所掳，长为银、夏、绥三州监军，其帐在绥州之侧，领小使二十余人。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猾，为众贷谅祚息钱，累岁不能偿。时大饥，谅祚数点兵，民疲敝苦之，屈子乃说诸小帅，密牒内附）。谔即奏言：“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其首领尽收河南之地，取谅祚以降。”帝信之。陆诜言：“以众来降，情伪未可知。”戒谔毋妄动，谔持之力。诏诜召谔问状，且与转运薛向议抚纳，乃共画三策，令幕府张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诡言必可成。帝意诜不协力，徙之秦凤。谔不待命，募可使者通蜡书于名山，与屈子定计，领所部期日会于银州。谔起所部蕃汉兵会于怀远寨，移折继世赴银夏应接，长驱入绥州。夜渡大理水，驻师离思曲，围其帐。黎明，屈子及诸酋长胁名山开门迎纳，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大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名山赐名“赵怀顺”，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胜兵万人。

将筑城，诜以无诏出师，召谔还，军次怀远。晨起方栉，夏众四万坌集，傅城而阵。谔开门以待，使名山率新附百余人挑战，谔兵继之，鼓行而出。至晋祠据险，使偏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身为中军，乃闭垒，悉老弱乘城鼓噪，以疑敌军。已而合战，追击二十里，俘馘甚众，遂城绥州。当谔之取绥州也，发高永能兵六千先驱入罗兀，五战皆捷。（《宋史·神宗本纪》及种谔、司马光、高永能、陆诜等传）

遣兵备银州。

绥、银接壤。绥州既失，谅祚惧银州单弱，遣兵屯守。鄜延路请檄诸路牵制，知凤翔府李师中不可，乃止。（《宋史·李师中传》）

冬十一月，遣使如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辽史·道宗本纪》）

夏人诱杀宋知保安军杨定及都巡检侍其臻。

种谔受嵬名山降，失绥州。谅祚以为定卖己，乃诈为会议，诱杀之，并杀臻。朝廷谋西讨，邵亢曰：“天下财力殚屈，未宜用兵。唯当降意抚纳，俟不顺命，则师出有名矣。”因条上其事，诏报曰：“中国民力，大事也，兵兴之后，不无揺率。人心一摇，安危所系。且动自我始，先违信誓，契丹闻之，将不期而自合。兹朕所深忧者。当悉如卿料。”于是欲弃绥诛谔，陕西宣抚主管机宜文字赵卨言：“虏既杀王官，而又弃绥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谔无名兴举，死有余责。若将改而还之，彼能听顺而亡绝约之心乎？不若谕谅祚，以虏众饿莩，投死中国。边臣虽擅纳，实无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苏立、景珣辈尔，可遣珣等来，与降羌交归，各遵纪律，而疆埸宁矣。如其蔽而不遣，则我留横山之众，未为失也。”又移书执政，请存绥州，以张兵势。先规度大理河川、建堡寨、划稼穑之地三十里以处降羌。若弃绥不守，则无以安新附之众。援种世衡招蕃兵破贼屯青涧城故事。宋帝从之，乃改命韩琦判永兴军，经略陕西，卒存绥州。（《宋史·夏国传》、《邵亢传》、《赵卨传》及《西夏事略》）

索叛人令崚于宋，延帅陆诜不与。

先是，横山酋长令崚叛附于宋，诜纳之，已给田十顷、宅一区，除一班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至是，夏人遣使往索，诜用种谔策，报曰：“必欲令崚，当以景珣来易。”乃止。（《宋史·种谔传》及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求名山于宋，不与。

夏人求以亡命景珣易名山，宋延帅郭逵曰：“珣庸人也，于事何所轻重！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恐自是蕃酋无复敢向化矣。”卒不与。（《宋史·郭逵传》）

宋来索杀杨定者首领姓名。

郭逵诇得杀杨定者首领姓名，谍告将斩之于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夏人，情得，乃谋执献。（《宋史·郭逵传》）

十二月，谅祚薨。

年二十一（《梦溪笔谈》：谅祚凶忍，好为乱。治平中，遂举兵犯庆州大顺城，谅祚乘骆马，张黄屋，自出督战，陴者矿弩射之中，乃解围去。创甚，驰入一佛祠。有牧牛儿，不得出，惧伏佛座下见其脱靴，血流于踝，使人裹创舁载而去。至其国死。与此异。又《宋史·林广传》：李谅祚寇大顺城，广射中之，则《笔谈》所谓陴者，当指林广）。在位十九年，改元延嗣宁国一年，天祐垂圣三年，福圣承道四年（《读史津逮》作福圣二年，承道二年，与此异。），奲都六年，拱化五年（万斯同、赵骏烈《纪元汇考》据《本纪》谓，谅祚改元，拱化有六年，与此异）。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葬安陵。（《宋史·夏国传》。按毕氏《续通鉴考异》、《宋史·神宗纪》：熙宁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谅祚卒，遣使告哀。据《夏国传》：谅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治平四年冬即位，则谅祚实以治平四年殂。《纪》所书者，赴告之日耳。）

# 卷十四

惠宗康靖皇帝李秉常，毅宗谅祚长子也，母曰恭肃章宪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时年七岁，改元乾道，尊母梁氏为太后。是岁，宋将林广破华阳寨。（《宋史·夏国传》及《范忠宣集·林广墓志铭》）

## 宋神宗熙宁元年　辽道宗咸雍四年

西夏称乾道元年

春正月，梁太后摄政。（《宋史·夏国传》）

以乙埋为国相。

梁氏悉以国政委乙埋，乙埋擢其子弟并居近要，于是诸梁权日甚。（《西夏书事》）

二月，遣使如辽报哀。（《辽史·道宗本纪》）

三月，辽使来吊祭。（《辽史·道宗本纪》）

遣使献遗物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遣新河北转运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如宋告哀。

宗道等多所要请，执礼不逊，且欲服毬文金带入见，押伴使刘航皆折正之。宋帝问杀杨定事，宗道言："杀人者，先已执送之矣。"乃赐诏曰："惟尔先父，保有西陲，忽览讣书，良深轸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励孝忠，用副存抚。逮诸亲信之列，亦同慰谕之怀。"余令薛宗道等宣谕，并谕令上大首领数人姓名，当爵禄之。俟崇贵至，即行册礼。（《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事略》、《西夏纪事本末》。按《文潞公集》：熙宁元年，论夏国册命云，薛宗道至，若所赍表只是告哀，别无陈诉，及宗道于押伴官处别无传达言语，欲令孙构因聚会款曲间，只作己意问之，云："先国主薨谢，今来何人继嗣焉？"他若云某人继嗣，即却问："是先国主之何亲？"是子，即更问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即与更问曰："先国主盛年弃世，今来嗣子必是幼小。"他若有对，便随机答之。少间，即更说与："自古外国必须中国册命者，方可取重于诸蕃。今者西夏以累世贡奉，故当册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国自嘉祐以来，于麟州界上掩杀郭恩，及于泾原侵掠国家堡子，后又于大顺城作过，有违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时来祭，今上登极，亦不入贺。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体，而夏国终不省过。又于去年十一月中，宁顺寨界上杀害知保安军杨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来朝廷未必便行封册之礼，须与夏国重别商议，再具誓表，信纳丁宁，务成久远，方可商议封册。若依前，却有侵犯边境，贡奉不时，岂恭顺和好之理？"若宗道别为分疏，即随其言以理折难。若云："某只是赍表来告哀，不敢与闻他议。"即且说与："今来使还，须是子细说与本国知委，候议定，别具誓表来，朝廷须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又《韩魏公家传》：初，夏国乞遣使诣阙，告谅祚之哀。公奏曰："西夏自诱害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后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白供奉等归朝廷行遣，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顺服，然后开纳。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册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

遣使如宋求封册。

宋方责夏人不修职贡，欲择人诘其使。河北转运使韩缜适陛辞，宋帝命之往。缜至驿问罪，使者引服，自后累遣人赴宋。宋臣范纯仁曰："外貌虽若恭顺，而西人顿买汉物过多，似不为频来之计。"（《宋史·韩缜传》及《范忠宣奏议》）

锢送杀杨定者李崇贵等于宋，且请和。

崇贵至，云："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以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初，定之归，上其剑、鉴，而匿其金、银，言谅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绥州，以为定卖己，故杀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贵等罪而削定官，没其田宅万计。宋欲官其任事之酋，因使纳塞门、安远二寨而还绥。（《宋史·夏国传》）

五月，出兵筚篥城。

秦州僻在东南，距夏国差远。东自仪州南界生户八王族抵水洛城，是为夏属党留族地。其西路自山外石门峡正南百里，由筚篥城转三都谷，至安远、伏羌寨。次西为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约三百里至宁远寨，亦合于伏羌。自夏兵累掠秦凤，西边熟户被扰，宋帝遣宰相韩琦知永兴军，经略陕西。琦议筑筚篥古城，与古渭相犄角，以秦凤副总管杨文广董其役。文广声言城喷珠，率众潜趋筚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迟明，夏兵大至，与文广搏战，不胜而退。临行，遗书文广曰："当白国主，以数万精骑逐汝也。"（《宋史·杨文广传》）

秋七月，攻甘谷城。

筚篥既城，宋帝赐名甘谷。乙埋恶其控扼要害，潜兵袭之，与秦凤都监张守约遇，分两翼夹攻。守约以五百人逆战，挺身立阵前，自节金鼓，发强弩注射，殪其酋，遂却。（《宋史·张守约传》）

九月，集兵折姜会。知原州种古来攻，拒战，不胜。

折姜会距环州永和寨一百二十里，本属中国，自元昊时，据为和市处。乙埋屡争甘谷城，不克，点集诸监军司屯其地。种古自原州帅师来击，被杀者二千余人。（《宋史·种古传》）

冬十月，辽来册秉常为夏国王。（《辽史·道宗本纪》）

十二月，遣使贡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 宋熙宁二年　辽咸雍五年

西夏称乾道二年

春二月，宋遣河南监牧使刘航等来册为夏国主。

赐诏曰："朕肇膺皇历，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浸违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方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念方罹于荼毒，尝曲示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日新。今又奉表，及奏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请，朕意嘉之。夏国既再修职贡，所宜谨守信誓，无或扰犯边圉，重取悔尤。至于顺汉西蕃，亦毋得辄有侵掠。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朝廷必当诫饬边吏，约束属户，各守疆埸，不得交侵，则阜安边俗，式臻富庶之期；绍续世封，克保宠荣之福。"

时秉常初立，宋臣多有劝伐夏者。知邓州郭申锡请捐前故，听其子袭爵。监察御史张舜民上言："西夏强臣争权，不宜加以爵命，当兴师问罪。"宋帝不听，故有是役。航还，夏主遗以宝带、名马，航皆却勿受。(《宋史·夏国传》、郭申锡、张舜民等传、《九朝编年备要》及《西夏纪事本末》)

三月，侵宋秦州，陷刘沟堡，杀守将范愿。(《宋史·夏国传》)

遣都罗重进如宋。

初，宋欲官爵夏之首领，计分其势。延帅郭逵以为彼必不受诏，且彼既恭顺，宜布以大信，不当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诏，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国之臣叛其君哉？"于是，前议遂罢。(《宋史·夏国传》)

宋使来赐誓诏。

初，谅祚进誓表，乞班誓诏，并请以安远、塞门二寨易绥州。至是，宋赐誓诏曰："诏夏国主，省所进誓表：'臣闻固基业者，必防于悔吝；质神祇者，宜务于要盟。考核彝章，讨论典故。河带山砺，始汉室以流芳；玉敦珠盘，本周朝之垂范。庶使君臣之契，邦国之欢，蔚为长久之规，茂著古今之式。矧茂恩于累世，受赐于有年。当竭情诚，仰期宸听。窃以上联世绪，累受列封，本宜存信以推忠，岂谓轻盟而易动。盖此酋戎之画，助成守土之非，然而始有衅端，已归倾逝。昨者期在通欢之美，曾申沥款之诚，爰降绨函，宛垂谕旨。敢陈悬悃，上达至聪。傥给还于一城，即纳归于二寨，惟赖至仁抚育，巨德保安，冀原旧誓之文，用复交欢之永。伏遇尧云广荫，轩鉴分辉，幸宽既往之辜，深察自新之恳。将使庆流后裔，泽被溥天，洎垂赐予之常，恪谨倾输之节。臣敢不昭征部族，严戒酋渠，用绝惊骚，俾无侵轶。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肩卫国之猷；背盟者不详。寅懔奉君之体，若乃言亡其实，祈众神而共诛；信不克周，冀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约，愈谨守于藩条；深愧愆尤，乞颁回于誓诏'。具悉。朕绍承天命，尽四海而抚怀之。况尔世守西土，为国藩辅者乎！今复惩既往之非，笃自新之志，质于天地，要之鬼神，载贡誓文，纳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万邦，俯同兹言，永无有易。其进纳塞门、安远二寨，已指挥延州候交割讫，却给还绥州。各依旧界，仍自行封册，以后岁赐，并如旧例，其余约束事节，一依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诏施行。朕已戒饬边吏，各守封疆。所宜显谕国人，藏书祖庙，永保休福，诒诸子孙。指词已孚，故不多及。"

誓诏付夏国主，三月将行册礼，复先以诏曰："诏夏国主，兹阅函封，重申誓约，本诚心之自笃，为封守之远图。朕已饬使人，将驰册礼。既荐绥于世土，宜先谕于边氓，庶遂耕耘之私，永无兵革之患。缅惟忠顺，当体眷勤。"册曰："维熙宁二年，岁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于戏！昔尧合万邦而民风和，周建列土而王业懋，若古申命，盖国家之成法也。咨尔秉常，迪性纯一，饬躬靖虔，生禀山川之灵，旧传弓钺之赐，抚有西夏，尊于本朝。知事君必尽其节，知守国当保其众。乃内发诚素，外孚誓言，质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显徽实。赐尔以茅土之封，不为不宠；加尔以车服之数，不为不荣。涓辰既良，备物既渥，诞举不册，以华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带刘航，文思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上骑都尉、彭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刘忞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为宋藩辅。夫履谦顺者，靡不膺长福；怀骄肆者，靡不蹈后虞。率身和民，时乃之绩。往钦哉，祗予一人之彝训，可不慎欤！"(《西夏纪事本末》)

秋七月，遣使如辽谢封册。(《辽史·道宗本纪》)

八月，表宋请从旧蕃礼，从之。

诏曰："尔世居西垂，屏卫中夏。既服朝廷之新命，宜从蕃国之旧仪，以绍祖风，且坚臣节，宜依来请，用遂乃诚。"盖夏国自谅祚请去蕃礼从汉仪之后，常服中国衣冠。至是，始复其初。(《宋史·夏国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九月，犯庆州。

夏国与边民私市，中国屡禁不止。是时，以受册不谢，宋帝诏："自今有违者，经略司及官吏同罪，能告捕者赏之。"由是私贩遂绝。梁氏以货用缺乏，出兵攻庆州，大掠人户而还。(《西夏书事》)

冬十月，宋城绥州。

先是，秉常既侵秦州，复上誓表，请纳安远、塞门二寨以乞绥州。宋帝使韩缜与夏人议，亦许之矣。鄜延宣抚郭逵上言曰："此正商于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寨，不可与绥。"朝议以为然。然时已有诏，使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既誓诏已降，夏人犹不归二寨。夏主遣其臣罔萌讹来言："欲先得

绥。"遂命机宜文字赵卨如夏，交所纳二寨，且定地界。罔萌讹对曰："朝廷本欲得二寨，地界非所约。"卨曰："然则塞门、安远二墙墟耳，安用之？二寨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且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罔萌讹语塞。卨以夏人渝盟，请城绥州，不以易二寨。时陈升之、韩琦亦不欲废，事遂格。

秉常上誓表，更赐诏曰："诏夏国主，所奏差嵬名挨移等赴塞门地分，与赵秘丞商量分划塞门、安远，交领绥州。虽差人去与赵秘丞一两次相见，终不与定夺了当。兼宥州续得保安军牒，开坐中书、枢密院同奉圣旨，安远、塞门蕃族住坐，久已著业，应难起移，任令蕃族依旧住坐所有，绥州更不给还。及云岂将边圉之末图，有抗大廷之诚命愿详悉于云为，免稽留于事理等事具悉。朕嗣膺丕历，勤抚庶邦。凡德泽之所加，固迩遐之无间。矧惟西夏，屏于一方。比载览于誓文，寻俯同于诚请，逮按还于旧境，忽构述于异端。因念二寨之民，岂无固俗之恋，使各安其生聚，且曲示于人恩。盖徇彼情，匪乐生事，重披来奏，尚有所陈。宜自斥于末图，庶共恢于远略。向都罗重进等赍到誓表，备详恭顺。既降誓诏，遂令延州交割塞门、安远讫，却还绥州，并须合依旧界。及得延州奏，夏国遣来人，只要交割寨基。比移牒宥州，指说旧日界，至回牒却称赵卨妄有指执，显是不依旧诏交割旧界。朝廷务惇大体，将示含容。其二寨已令延州更不交割，绥州固无给还之理。自守所宜，遵循誓诏，永保安静，无令任事首领，辄起事端。"遂城绥州，改名绥德城。(《宋史·夏国传》、《郭逵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遣使如宋谢封册。

夏国使者罔育讹来谢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坚明约束，勿令边将生事，妄立城堡，争小利害，自作不直。"宋帝以为然。(《宋史·夏国传》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十一月，遣使如辽乞赐印绶。

辽自圣宗封李氏王爵，虽有西平、夏国之号，并未赐以印绶。梁氏用罔萌讹言，遣使求之，辽主不与。(《辽史·西夏外纪》及《西夏书事》)

侵顺安、黑水诸寨，围绥德城。

夏以亲军夹河，壮骑侵顺安、绥平、黑水等寨。宋诸将请击之，判延州郭逵曰："敌远来，利在速战，其锋未可当。"令毋得轻出。谍告曰："贼粮欲尽矣。"逵稍出兵应之。已而绥德城告急，曰："贼益兵大至，定仙山烟火皆满。"逵曰："贼师其遁。"诸将皆疑，逵曰："鸷鸟之击，必匿其形。兵果来，岂示人以众？此张虚声，惟庸将乃疑耳。"终不大出兵。(《范太史集·郭逵墓志铭》)

是岁饥。

宋臣文彦博请禁止汉人与西人私相交易，因言西界不稔，斛食倍贵，大段将牛、羊、青盐等物裹私博斛斗入蕃，不惟资假盗粮，兼妨沿边及时计置收籴军储。今欲再下逐路经略、安抚司，依累降指挥施行。(《文潞公集》)

## 宋熙宁三年　辽咸雍六年

西夏称天赐礼盛国庆元年

夏四月，宋禁河东、陕西边民与西人交市。(《长编》二百十)

遣兵筑八堡于绥德城。

夏攻绥州不克，以兵二万距城四里筑八堡。郭逵曰："彼气方锐，不可与战，又不可止，但听使为之，俾其去而平之。"夏人既成堡，各留二三百人戍之。未几，逵遣其将燕达等攻其二大堡，一日克之。移檄宥州曰："夏国违誓诏，侵城汉界，其罪甚大。若能悔过，悉听汝还。或不从，则诛无噍类。"于是余堡戍卒皆逃去。(《长编》二百十四及《范太史集·郭逵墓志铭》)

五月，筑闹讹(一作纳斡)堡，宋人来袭，大败。

时夏人又筑堡于庆州荔原堡北，曰闹讹，众号十万。其堡在境外二十里。及闻延州堡败，亦止不筑。蕃部巡检李宗谅地近敌堡，害其田作，乃率众千余人，与夏人战于闹讹。知庆州李复圭合蕃、汉兵三千，遣裨将李信、刘甫、种咏、郭贵等助之。信等诉众寡不敌，按兵不出。复圭威以节制，亲画阵图方略授之。兵进，宗谅战不利，还趋堡，信闭门不纳，宗谅还战而没。复圭责信观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盘击夏人。信等先射，夏人曰："我与宗谅有仇，不与宋兵战也。"信曰："宗谅，我熟户。"复射之。夏人曰："汝真欲战耶？"乃纵两翼围之，且令曰："杀兵，勿杀将。"遂大败，复圭惧，罪信等以自解。复出兵邛州堡，夜入栏浪市，掠老幼数百。又遣别将破其金汤、白豹、西和市，斩首数千级。其袭金汤也，夏人已去，惟杀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边衅大起矣。(《宋史·夏国传》、《李复圭传》及《长编》二百十四。按夏震武《资治通鉴后编》校勘记：此事《宋史》所载，既与《长编》不同。而《宋史·本纪》、《李复圭传》及《夏国传》又自互异。《长编》言李信等以观望致败，《宋史》纪、传俱不载其事，此《长编》、《宋史》之不同者。《李复圭传》言夏人筑垒于其境，不犯汉地，复圭遣信自荔原堡夜出袭击，败还。《夏国传》：夏人筑闹讹堡，复圭遣李信等出战，大败。而《本纪》言夏人犯大顺城，复圭以方略授信等，兵少取败。《夏国传》载夏人筑垒，李信等之败在五月，夏人攻大顺城、郭庆等之死在八月；《本纪》以信等败为夏人犯大顺城时事，两事混而为一，俱书在八月，此《纪》、《传》之互异者。《夏国传》言李复圭既斩信自解，复出兵邛州堡，夜入栏浪市，掠老幼数百，又袭金汤，杀其老幼一二百人。八月，夏人大举入环庆，攻大顺城。《李复圭传》言复圭斩信自

解，又遣别将破其金汤、白豹、西和市，斩首数千级。后七日，秉常举国入寇，此《传》之互异者。此以《夏国传》正《本纪》之误较合。）

宋将林广破十二盘、多娘、大原、诈娘四寨。

夏人攻荔原堡，李信战不利。本道命广深入牵制敌势，遂破十二盘、多娘、大原、诈娘四寨。（《范忠宣集·林广墓志铭》）

六月，西蕃董裕来请婚，不果。

董裕，董毡族弟，两人素不睦。蕃僧结吴叱腊（一作结干恰尔）、康遵新罗结（一作康藏星罗结）迎诣武胜军，共立文法，图并诸羌。遣使至夏国请婚，梁氏将许之。会中国招降其大酋撒四（一作萨琳）数人。结吴叱腊等约解法废婚，议亦寝。（《长编》二百十三）

秋七月，宋复袭金汤，败之于洛河川。

梁乙埋以金汤被掠，增兵戍之。复圭遣将李克忠、蕃官赵余庆复率众袭之。夏伏兵洛河川以待。战甫合，突冲阵为二，宋军大败。克忠归路已断，领残众东出鄜延，月余始得达庆。（《长编》二百十四）

八月，大举攻宋环庆。

初，夏人声言，将出鄜延。宋钤辖高敏屡白李复圭曰："兵家之事，声东击西。环庆尝破白豹、金汤，结衅已深，不可不备。"已而夏人果以兵三十万，分道入环庆，遂攻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淮安镇东谷、西谷二寨、业乐镇，兵多者号二十万，少者不下一二万。屯榆林，距庆州四十里，游骑至城下，九日乃退，杀其钤辖郭庆、高敏、魏庆宗、秦勃等。当夏人之入境也，姚兕时驻荔原堡，先羌未至，据险张疑兵诸山上，使敌不得散掠境内，间出奇兵击之。有悍酋临阵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斩首还，一军欢呼。明日，来攻益急，兕手射数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壮骑驰掩其后，自执旗从城上麾之，夏人不敢当，度堡不可破，乃退。攻大顺城，围庆州七寨，宋钤辖梁从吉率兵八百余人逆战，获夏人酋领一人。宋总管杨遂驻兵大义，以高敏为先锋将。夏人攻大顺水寨，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战且前，多所斩获。次榆木，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张吉者，庆州卒也，为淮安镇守烽，夏人攻东谷掠得之。胁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诸寨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词曰"努力！诸寨无虞，贼粮尽且去矣。毋庸降！"夏人怒，杀之。（《宋史·夏国传》及姚兕、高敏、张吉等传，《长编》二百十四。又《长编》：先是，夏人十余万寇边，李信、刘甫败于狐子岭，进围荔原堡，连城皆坚壁。知宁州萧注夜启关，宴饮如平时，人恃以无恐。注复为书抵李复圭，言寇必不深入，姑坚壁，俟其欲去而后击之。复圭不听，遣郭庆等以兵数千通大顺城，全师覆没。）

夏人设伏乌鸡川，将袭林广，不克。

广尝护监军行边，将及乌鸡川，遽率众由间道草山行，道遇属羌以路险远告，不听。众莫测其意，后果闻夏人伏乌鸡川。及闻，广已由他道还，遂引去。而属羌来告者，盖亦谍也。广又夜过洛河，夏人来袭，广扬声令军中选强弩数百列岸侧，实卷甲疾行，夏人疑，不敢渡。（《范忠宣集·林广墓志铭》）

进攻柔远。

夏人既不得广，乃益兵攻柔远，围之。林广预戒守者不得轻动，虽火城中，无辄扰。已而果有谍发火于蒿场，城中寂然，夏人计遂不得行。翌日，夏人至马平川，大持攻具来攻城。众汹惧，广被甲引兵，开他门，示将出夺其马。夏人去城救马，广复入，遂得益修守备。因募属羌敢死者，夜缒城下，潜攻夏营。夏人战，数不利，乃引去。（《范忠宣集·林广墓志铭》）

与宋将折克行战于葭芦川，败绩。

当夏人攻环庆时，克行以兵三千护饷道，与夏人遇，战于葭芦川，先登，斩级四百、降户千、马畜万计。诸老将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宋史·折克行传》）

与宋知渭州蔡挺战于胡卢河，败绩。

谍告夏人候胡卢河，挺出奇兵迎击之，夏人溃，分诸将蹑而讨之，荡其七族。（《宋史·蔡挺传》）

吐蕃董毡来袭。

当夏人攻环庆时，董毡乘虚入夏境，大克获，宋赐玺书、袍带，奖激之。（《宋史·吐蕃传》）

宋以李师中知秦州。

宋边帅前此多屯重兵于境，夏师至则战，婴其锋锐而内无以遏其入。师中简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战者居中，令诸臣曰："即寇至，坚壁固守。须其去，出战士尾袭之。"约束既熟，常以取胜。（《宋史·李师中传》）

宋将刘绍能败夏人破啰川。（《宋史·刘绍能传》）

九月，侵怀宁寨。

延州当三路之冲：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东北怀宁寨。而怀宁直横山，其径尤捷。乙埋遣兵，距寨六十里筑细浮图寨，宿重兵守之。旋以三万骑薄怀宁城，竟日不退。西路诸巡检贾翊与延州巡检燕达将所部五百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夏兵不胜而走。（《宋史·燕达传》及《范太史集·郭逵墓志》）

冬十月，宋诏延州，毋纳夏使。

判延州郭逵言："西界将来关报贺正旦使等，牒至未审许与不许收接？"诏逵作已意答以："为尝寇庆州，不敢收接引伴。"（《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二百十六）

十一月，攻环庆。

宋将张玉以万人来救，解其围。（《西夏事略》）

攻大顺城，宋都监燕达等击走之。

夏人攻大顺，宋帝诏知延州郭逵出师为援。逵谍知秉常幼，留宥州，即遣燕达悉破近边诸寨，声言捣虚攻宥州。凡九战，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寨，伺其归邀击之。夏人闻逵将袭宥州，亟奔还，守

度破之于金汤。(《范太史集·郭逵墓志铭》)

宋延州官军袭金汤川，不攻而退。

延州右侍禁王文谅，即讹庞家奴。昭文馆大学士韩绛宣抚陕西，爱其才，奏为指使，督蕃将赵余庆讨夏国，期会于金汤川之结明萨庄。文谅甫抵金汤，去结明萨庄尚二十里，见夏兵众，引归。余庆至，不见文谅军，亦退回。(《长编》二百二十)

与鄜延都巡检使白玉战于新寨，败绩。

李复圭治庆州之败，既斩李信等，又欲罪玉，郭逵申救得免。已而大捷于新寨，宋帝谓逵曰："白玉能以功补过，卿之力也。"(《宋史·郭逵传》)

十二月，侵宋镇戎军三川寨，巡检赵普伏兵邀击，败之。

夏人夜引轻骑过边壕，抄掠镇戎军，普伏兵壕外邀其归，击之，获马十二匹而还。(《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二百十八)

绥州监军吕效忠帅师犯德顺军，败死。

陕西诸路闲田数千顷，募人为弓箭手，每人给屋，贷口粮二石，半耕半战。德顺军所募尤劲勇。效忠率万骑侵渭州，攻德顺。知军事周永清出兵拒敌，效忠战败被获。永清令勇士夜驰百里，捣其巢，俘斩复数千人。(《宋史·周永清传》)

是岁，宋复绝夏岁赐，断和市。(《长编》二百十五)

## 宋熙宁四年　辽咸雍七年

西夏称天赐礼盛国庆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贺正旦。

夏人犯环庆后，复遣罔萌讹来贺正。延帅赵卨请边吏离其心腹，因以招横山之众，此不战而屈人兵也。宋帝不许，诏以来年应赐夏国银、绢，令宣抚使分贮四路安抚司处，以备犒赐夏属来归者。于是罔萌讹怏怏而回。(《宋史·赵卨传》及《长编》二百十七。又《长编》：诏近指挥陕西、河东诸路：如有夏国投来蕃部，不以多少，并令接纳，厚加存抚。近日惟鄜延、环庆屡奏投来人户，而诸路并不知有无，可询其实封以闻。)

筑啰兀城。

梁乙埋闻中国立更戍法，分置陕西五路四十二将，谋大举，乃筑城于抚宁故县北之滴水崖。崖石峭拔，高十余丈，下临无定河，谓之啰兀城，以扼横山冲要。延州左麒骥使折继世与知青涧城种谔谋曰："横山之众尽欲归汉，大兵若出界取啰兀，河南地可奄有也。"谔言于宣抚使韩绛，议由绥德进兵攻啰兀，创建六寨，以通麟府，包地数百里，则鄜延、河东有辅车之势，足以制夏国。令谔以所部兵二万出无定河，诸将皆受节制。谔趣河东兵，先趋银州。乙埋集众铁冶沟邀击之，河东兵大溃。宁州团练使刘阒亲自殿后，率锐骑搏战，飞矢蔽体，不少却，乃解。(《长编》二百十六，《宋史·刘阒传》。按《范育奏议》："昨闻宣抚使发麟府军马出界，过铁冶川尽日行狭隘中，若遇数百人则只轮不返，幸乘虚骤进，夏不及计，故得完师。然既过之后，夏即以严师为备，诸将许咸吉等却由陕西界回兵，与《宋史·刘阒传》异。)

都枢密使哆腊战于马户川，败绩，弃啰兀城走。

哆腊闻种谔将至，率钤辖十三人，引兵三千屯啰兀城北马户川。谔令前部高永能六千骑迎之，哆腊五战不利，率众走保立赏平，坚壁不出。谔遣以妇人衣三袭，潜遣吕真率千人蹑其后。会大风尘起，哆腊望见，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走，遂城啰兀。吕公弼上言："谔既城啰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杀获已多，虏方怀忿，日夜聚兵，必为边患。愿罢城筑，专为持重计。"韩绛又命德顺军判官游师雄同提举常平刘瑄往鄜延，与主帅措议战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过绥平塞，地逼敌境。师雄疑其有伏，请由他道。已而谍者至，言夏人尝伏精兵数千于黑水旁，伺其过掩之。将诘以机事，瑄惊曰："向非公，堕于敌矣。"已而绛言谔入夏之功，破贼马户川，斩首千级，乞加旌赏，从之。(《长编》二百十九至二十及张舜民《游师雄墓志》。按《宋史·吕公弼传》：韩绛宣抚秦晋，将取啰兀城，令河东发兵趋神堂新路。公弼曰："夏必设伏待吾。永和关虽回远，可安行无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与《游志雄墓志》相发。)

二月，遣使求援于辽。

啰兀之失，国中点兵不集。遣使如辽乞援，辽主许发腹里兵三十万助之，于是国中气复振。(《长编》二百二十。又《长编》：先是，宣抚使奏夏人点集不起，或云往仇赛西蕃。上曰："此何意也？"王安石曰："彼或先并力讨西蕃，弹压已定，乃来与中国争，缘今便与中国争，亦未见其利。"上曰："能如此，乃是有谋。"安石曰："前见梁氏委计于诸首领，或恐诸首领计虑及此。"冯京又言："或闻就契丹借兵士，疑契丹不肯。"安石曰："夏贼若果借兵于契丹，即不为得计，恐其不至如此。"及是，探报契丹阴发腹里兵三十万往西界，不令中国知，上曰："果有此否？"安石曰："虽有此，不足怪。陛下即位即经营绥州，又取银州（取银州当考）破其唇齿之势，彼以为中国若已服夏国，当觊幽燕。若乘中国有事之时，能挠我权，则其庸多矣。夏国主幼，妇人用事，忿而无谋，或请师于契丹，则为契丹计，虽许之何为不可，可以挠中国而无损于我。契丹优为之，但恐其无远略，不能出此。"上曰："果及此，则奈何？"安石曰："陛下诚以静重待之，虽加一契丹，于边事亦不至狼狈。若欲进取，非臣所知，且我坚壁清野，积聚刍粮以待敌，则敌未能深为我患，而彼两国集于境上，其刍粮何以持久？我所患者在于刍粮难继而已，爱惜刍粮，无伤民力，而以静重待敌之衅，则外患非所恤也。")

与宋将李浩战于赏堡岭川，败绩。

韩绛城啰兀，浩领兵战赏堡岭川，杀大首领讹革

多移，斩首千三百余级。(《宋史·李浩传》)

三月，陷宋抚宁诸城。

初，种谔进筑永乐川、赏捕岭二寨，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与河东路修筑，各相去四十余里。韩绛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锦袍、银带，抚纳降附。至边，尽召蕃官、蕃部厚犒之，军士怨望；又夺骑兵马，曰："此辈不能战。"以与蕃部，有抱马首号泣者。绛又尝遣权管勾机宜文字游师雄按视啰兀城、抚宁和市，师雄言："啰兀无井泉，抚宁在平川，皆不可守。"已而夏人来攻顺宁寨，遂围抚宁。折继昌、高永能拥兵驻细浮图，去抚宁咫只，啰兀兵势尚完。谔在绥德节制诸军，闻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书召燕达，战悸不能下笔，顾运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筑诸堡悉陷，啰兀亦不守，将士没者千余人。初，宋帝遣户部副使张景宪等按视，景宪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后知。"行未半道，抚宁已陷。至鄜延，条奏所见：百姓憔悴，师旅咨嗟。及言入鄜延界，询啰兀利害，无一人言便者，乞速毁废。会庆州军叛，诏弃啰兀城。(《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二百二十至二十一。按《闻见近录》：夏人围啰兀甚急，得宋禁卒，语之曰："汝语城中，张大吾军，使速降，当与汝爵禄。"卒敬诺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辄大乎曰："西贼人少粮尽，朝夕去矣。"城中坚守之。贼怒，醢之。又《长编》：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谔取啰兀、抚宁二寨，或闻夏人复欲取之，当何如?"逵曰："愿速备抚宁，则啰兀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击清远，然后灵州失守。今抚宁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万一用前策，则必先取抚宁。抚宁破，啰兀随之矣。"上深以为然。未及往备，而抚宁已陷，遂弃罗兀。按啰兀《长编》作娄城。)

与宋将嵬名山战于大理河，败绩。

种谔既取绥州，折继世以骑步万军于怀宁寨。入晋祠谷，往银川，分名山之众万五千户，居于大理河。夏人往攻，再战皆败。名山遂同折继世守绥州。(《宋史·折德扆附传》)

银州将香崖争荒堆寨，败于吐浑河，以其众降。

香崖以数万众争荒堆，击败庆州指使王文谅巡徼兵。已而麟府都监王文郁大军至，香崖伏兵吐浑河侧以待，战不胜。夜遣人持剑约降，文郁许之。诘旦，与偕行。半道，崖部忽噪而起，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渡河，谓吏士曰："前迫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耶!"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宋史·王郁文传》及《长编》二百二十六)

夏四月，宋遣环庆都钤辖幵赟以兵屯邠泾、河中。

时环庆新经兵变，且西夏未庭，故遣赟等训兵万五千人分屯要郡。(《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二百二十二)

五月，宋遣燕达援啰兀戍卒。

啰兀之弃，达来援，取戍卒辎重，为夏人所邀，且战且南，亡失颇多。(《宋史·夏国传》及《燕达传》)

遣使至绥德城议和。

夏用事臣罔萌讹、结明爱数劝梁氏犯边。抚宁之役，虽复诸堡，而啰兀城外三百里间，庐井焚弃，老少流离，已废春耕，又绝岁赐，财力并绌。罔萌讹以韩道喜之执，与梁乙埋不和。蕃部以告环州种诊，诊遣使谕，有能擒此二人及同谋首领献者，赐予无所吝。于是国中疑贰。韦州监军司牒环州请和，乙埋亦遣人至绥德见知城折克隽，言国主欲得绥州，和好如旧。环庆、鄜延两路以闻。(《长编》二百十六及二百二十三。又《长编》：上论西人请和事，王安石以为当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此攻敌人心之道也。)

请宋降问罪诏书。

宋沿边诸路闻夏国请和，放行和市，而于内投蕃部，夏人各在界首叫呼，或顺便交还，或逐回被杀。枢密院言："夏国款塞，前此惟在延州顺宁寨。若诸处各与通语言、互市易，恐彼此参差，有失事机。"宋帝下诏戒饬。诏未至，环州种诊已回牒韦州，许以和好。于是梁氏又遣人言，乞朝廷先降问罪诏书，方敢以罪状表上。(《长编》二百二十三至二十四)

秋八月，宋以王韶主洮河安抚司事。

宋熙宁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虞。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力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存耶?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宋帝异其言。至是，以韶主洮河安抚司事。

会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以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韶以东。初，王安石子雱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敌强而边患博矣。"王韶开边，安石力主其说，盖兆于此。(《宋史·神宗本纪》及王韶、王雱等传)

遣使贺辽天安节。

夏使与中国使兵部郎中楚建中、陕西转运使沈起同至，廷见时，两使者位著相等，起争曰："夏使陪

臣尔，岂得与王人齿!”独升东朝，夏使不敢并。(《宋史·神宗本纪》及《沈起传》)

九月，入贡于宋，且输平，愿以二寨易绥州，乞如旧约，不许。

梁氏频称款塞，辄以虚声摇边。宋帝谕环庆等州：“不须遣人回答。如西人再至，令往顺宁寨依故例，经军北巡检转报。”于是梁氏遣大使阿泥嵬名科荣、副使吕宁焦文贵，由延州入贡，奉表乞绥州，略云：“臣近承边报，传及睿慈，起胜残去杀之心，示继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悦，海宇欢呼，仰戴诚深，忭跃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穷圣虑，远察边情，念兹执戟之劳，恤彼交兵之苦，岂谓一城之地，顿伤累世之盟。觊斥边吏之云为，乃是天心之恻隐。况此绥州，居族岁久，悉怀恋土之思；积愤情深，终是争心之本。远施命令，早赐报移，得遵嗣袭之封，永奉凝严之德。竚使枕戈之士，翻成执耒之人。顿肃疆埸，重清烽堠。顾惟幼嗣，敢替先盟！翘仰中宸，愿依旧约。贡琛贽宝，岂惮于逾沙；向日倾心，弥坚于述职。”学士景珣之辞也。宋帝诏答曰：“昨览边臣所奏，以夏国去秋自绝朝廷，深入环庆路，杀掠熟户，侵逼城寨，须至举兵入讨。朕为人父母，亟令班师，无得穷武。今国主遣使归款，欲继旧好，休兵息民，甚善。所言绥州，前已降诏，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今复何议！止令鄜延路经略司定立绥德城界至外，其余及诸路并依见今汉蕃住坐、耕作界至，立封堠、掘壕堑，内外各认地分樵牧耕种，贵彼此更无侵轶。俟定界毕，别进誓表，回班誓诏，恩赐如旧。”因并赐陕西、河东经略使司诏曰：“敕夏国再差嵬名嚷寨等进誓表谢恩，朝廷已降诏，并依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诏施行。”又赐鄜延等路经略使不得生事诏曰：“敕夏国再差都罗重进等赍到誓表，及进纳安远、塞门二寨，词理恭顺。朝廷已降誓诏，并依庆历年誓诏施行。”(《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六，《西夏纪事本末》)

冬十月，宋复禁陕西、河东私市。(《长编》二百二十七)

十二月，宋归夏俘。

时赵卨为鄜延路经略使。宋帝诏询问降羌，如有愿归夏国者，先以名闻。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逐路界首交割。初，帝论西人内附者，或以胁迫，非其诚心，欲令愿归者从之；不愿者随便措置，可以省粮食、免检察，且足以示广大推恩。乃下诸路详议，已而有是诏。(《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二百二十九。又《长编》：其后，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不当问其愿归。盖汉官多恶蕃部，恐迫胁令归即反害恩信。”上曰：“如王广渊计，但欲遣归。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安石曰：“今绛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纵遣去，亦不复加绛罪，不知广渊为此何意?”上曰：“欲表见绛所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固尝论，留得此辈无所利，但恐为患。臣近见张守约言，古渭一带，属户多饿死者。今边障极虚，中国久来熟户尚不暇救恤，乃更欲招夏国老弱收养，岂为得计?”上曰：“中国人故多，诚不赖夏人，然言者谓收纳夏国人，使彼人少，即于彼有害。”安石曰：“陛下欲弱彼，则先须强此。欲害彼，即先须利此。今陛下所御将帅，一心奉陛下所欲为，然后可任以整缉边事；边事各有条理，然后可以挠夏国。今熟户饿死，将帅不能救恤，陛下尚不得闻知，如何乃能困夏国？臣愚以谓方今所急，在知将相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谩，然后边可治。边可治，则如秉常者虽欲扫除，极不为难。若未能如此，即无困夏国之理。”)

# 卷十五

## 宋熙宁五年　辽咸雍八年

西夏称天赐礼盛国庆三年

春正月，钤辖结胜(《长编》作结星)自宋逃归。

初，结胜与宋麟州步将王文郁战，败，遂降宋，宋授供奉官。至是，谋窜归，为人所告。帝曰：“胜力屈而降，家在西界，其欲归宜也。可听其去。”因诏放还，量给口券路费，仍令经略司指挥宥州于界首交割，并厚赏告者。已而刘庠言：“胜少壮武勇，恐归为夏人向导。”又言：“前保胜者蕃官五十人，殆非实，所以奏者，姑慰众心耳。今厚赏告者，恐开诬告之路。”王安石曰：“夏人若能深入，岂少如胜者为向导？胜得免罪遣还，夏人又尝杀其爱女，岂肯为夏人致死于我？众蕃官敢为欺罔，为将帅者更枉道以慰其心，此皆无理。”文彦博曰：“将帅于事，不得不反复思虑详合如此。”帝曰：“如此思虑非是，告叛得实，顾不敢赏，恐开诬告之路，此甚无谓。”卒赏之。(《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二百二十八。按吕陶《净德集·枢密刘庠墓志》：夏国降羌数千人，公虑其为患，请遣诣境上，召其酋归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体，内以消奸萌，两得其策。事未报，果有谋归者，中旨亟令徙内郡。公谓：“降羌迁则生变，宜假宴犒，渐移徙至太原。并边既无虞，比次区析于华人之中，久则吾民矣。”从之，塞外以宁。)

梁氏以女请归于西蕃董毡子蔺逋比。

董毡有子蔺逋比，初娶于甘州回鹘。环庆之役，董毡使率兵侵夏有功，授锦州刺史。梁氏久畏其强，欲与之和，及闻王韶降青唐，将复河湟，吐蕃诸部势蹙，遣人请以爱女为蔺逋比妻，董毡许之。(《长编》二百三十三。按《长编》：五月丁亥，上出西边探报，云：“董毡子与秉常妹为婚。”王安石曰：“洮河一带内附，董毡不能不惮，与秉常结婚，理或有之。”上忧其合，安石以为在我而已，此不足虑。上又曰：“吕公弼言董毡与夏国结亲事，其意又似恶缘边安抚

司，若不招纳蕃部，亦岂能止董毡与夏国结亲也？”安石曰：“董毡与夏国结亲，于边事都无所计。但我能亲附蕃汉人，使乐为用，即董毡虽与夏国深相结，亦不敢违背朝廷恩信。况但结为婚姻，岂不顾利害，以国徇儿女亲家。”上以为然。又按《长编》：邈川城主郢成温纳支，力足敌董毡。董毡与夏国结亲，遣兵援送必过邈川，温纳支素与董毡为仇，今夏董合婚，已孤立其间，必被攻袭，明告夏国曰：“如此，我必归汉。”又遣人至熙河经略司王韶处诉其事，韶请以利害说董毡，令与夏国绝婚。上从之。考汤思退《哲宗实录》，回鹘、夏国皆以女妻蔺逋比，养子阿里骨为董毡嗣，悉取二妻。又《长编》：董毡于熙宁九年二月，以旗号蕃字至洮、迭州，诱胁顺汉部族为寇，是当日绝婚之议不行也。）

掠绥德城。

无定河东满堂、铁笳平一带，地土膏腴，夏人赖以为国。自中国城绥德，不得耕种者数年。梁氏表请于城北退二十里为界，中国未之许，数遣人马入绥德抄掠牧放，鄜延经略司以奉旨通和，不敢追击，请牒宥州诘之。（《长编》二百二十八至二十九）

二月，遣使如宋，议绥德界至。

梁氏移牒延州，言中国自不肯立满堂平等界，本国除绥州外，向有封堠、壕堑，无须更定。朝议以前退二十里折之。梁氏遣首领杨巴凌等与折克隽议，乃抵以为初未尝约二十里，中间立堠开壕而已。于是朝廷欲令牒宥州，王安石曰：“但令克隽折难可也。”（《长编》二百二十九至三十。按《长编》：是年正月丁酉，赵卨言：“西人数至绥德城抄掠牧放，既奉朝旨通和，不能追袭。乞牒宥州，诘问夏国，令止绝。”诏卨以庆历七年正月指挥，遇有人马杀逐出界，仍牒报宥州。卨又乞牒宥州，催打量绥德城地界。王安石请勿催。上曰：“今不催，即边事未解严，又恐彼谓可便得岁赐，故不急。”安石曰：“彼必有定计。催之不能使移易定计，徒示汲汲，生其骄易。且岁赐须降誓诏，降誓诏须待地界了当，彼自当汲汲。”上曰：“彼既云依命，或不须计会，便令人往打量如何？”，安石曰：“彼若诚肯退二十里地界，则理须计会彼首令分擘界至。彼若尚首鼠，讵听我打量。”上乃从安石言。又丙午，延州言：夏人集兵界上，恐以地界延袤为说。先是，立堡寨，枢密院言：若于二十里内作堡寨，须止约。王安石曰：“未降誓诏，不须止约。彼必已有定计，方欲通和，决不肯尔。或犹倔强，非止约可禁。兼约二十二日会议，今已二十六日，降指挥亦无所及，但当委自延州应接。”上从之。又丁未，延州以夏人牒来上，牒称：“除绥州外，各有自来封堠、壕堑，更无整定。”上批：“差官照认地界文字，且令未要发去。”文彦博、吴充因言：“诸路不须打量，况自来争竞亦不因地界，多缘边吏侵彼。”王安石曰：“侵争之端，常因地界不明。欲约束边吏侵彼，亦须先明地界。彼所以有此言者，惟欲速了耳。陛下当察人情缓急而应。彼既自急，即我当以缓应之。我以缓应彼，彼自当急而就我。”上以为然。又曰：“恐不须问彼，便可自立界至。”安石曰：“如此即不可。彼牒称免见频损要盟，有伤大体。今及未降誓诏以前，不与先定界至。降誓诏后，若彼却有争占，不可便与绝好。便与绝好，则伤国体。不与绝好，则彼已得岁赐，于应报未肯汲汲。宜令延州牒宥州云：‘今来界至虽不全要整定，然自来未有封堠、壕堑不分明、及全无封堠壕堑处，须合差官重别修立。’若不计会，夏国首领又虑边臣或以侵占久远，却起争端。”上从之。）

夏四月，鄜延路使来召定界至。

夏国边界，东接麟、丰，西邻秦、凤，中间犬牙相错，缭绕几二千里。宋帝以夏国表辞渐顺，欲乘此明立界限，遣盐铁判官张穆之至鄜延，与夏人会议。穆之以前有议事官几为夏人所获，令保安军北巡检张藻，召宥州首领至本军议，首领不赴。（《长编》二百三十二。按《长编》：是月丙寅，诏赵卨于绥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先是，卨欲乘夏人不意，占据生地筑堡寨，上问执政如何，佥以为卨不肯妄作，宜从所乞。王安石曰：“今若要与夏人绝，即明绝之；要与和，即须守信誓。既约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兼我所以待夷狄不在数里地，此数里地不计有无。”上曰：“朕亦疑此计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闻。卨请筑堡寨于界内，乃降是诏。安石又曰：“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以其君臣强武。今其君幼弱，其臣不过亲昵阘冗之人，然而终不能兼制彼者，必有以也。将帅未肯出智力，为陛下任事，虽欲出智力任事，亦恐未敢得志。”上曰：“有智力人诚少。”安石曰：“有智力人岂在多？但人人竭心以奉朝廷号令。所与议出号令者，亦岂在多人？但要好恶是非分晓耳。”又论夏国事势，枢密院但以为边面阔，彼能聚兵，我不能，所以无知之何。安石曰：“胜负不在此。今以陛下聪明齐圣当一稚子，是一胜也。朝廷所用人，不择亲疏远近，惟材是择，然至谋国事，议边计，总领一方，尚患乏人；今彼所用谋国者，非梁氏叔伯即兄弟，岂能皆胜其任之人？是二胜也。彼虽倾国以十万众犯边，而老幼疲惫不能者皆在其间，我若有一二万精卒则足胜彼。但我将帅今亦非其人，率苟且，兵虽众而不训练，朝廷举动往往不合事机，此所以不能胜彼，非彼无可胜之理也。”）

遣使入贡于宋。

故事：夏使馆于都亭西驿。夏人久不朝，故西驿条制重复杂乱，承用者无所适从。至是复修贡，宋帝命集贤校理章惇修定之。（《长编》二百三十二）

五月，复闹讹、礓石二堡。

闹讹、礓石毗连，自李复圭生事后，中国蕃、汉杂耕其地。梁氏屡表乞还，请于见今蕃汉住坐立界。

中国初牒宥州言，无人拘占此地。既知牒误，宋帝令知庆州王广渊给还之。(《长编》二百三十一)

蕃官浪斡臧嵬来降。

臧嵬，西蕃部族，向居闹讹、礓石地，及二堡归夏，移居近里熟户部内。梁乙埋使人诱之，遂降。(《长编》二百三十二及二百三十四)

六月，还宋荔原堡逃背熟户嵬逋等七十八人。

先是，夏人未尝以逃户来归，至是欲请和故也。其两户乃新招到，曾体问不愿归者，其十五户盖治平间所招不经体问者。王安石言："访得王广渊，既退还西界礓石、闹讹堡地，给田与熟户数少故逃去。"冯京曰："西人或有谋，当是怨彼背叛，故送来令我杀之。"安石曰："西人不候理索，送来乃得计。"帝问所以措置，文彦博曰："两户新经体问，自合依法。十五户除头首外，可矜贷配近里。"安石曰："两户诚合依法，然法皆斩，谓宜贷其女弱。若强壮要走，女弱何缘不随？徒行诛戮，有损仁政。余十五户必广渊措置乖方，给地不足，致其逃叛。此事但可责广渊，恐十五户不须行法。"帝曰："若释之，今后逃叛，何可复禁？"安石曰："但顾我恩信方略如何，不在诛戮此数十口，然后能使人不逃叛。"帝曰："西人将银彩来招去，亦未必是广渊措置乖方。"安石曰："此事难根问，然付以一路，若能检御，何缘致得人走投外界？但根问必见谙实。"帝曰："已令李宪体问，且指挥未得断遣，候李宪体问到商量。"安石曰："十五户必然措置失所，故叛，并合责广渊。若体问见失所之状，因而抚存此蕃户，给足田土，只令在边居住，彼既为西人执送，必无复叛之理，既自谓必死，蒙恩更生，则必有如报秦穆公食骏马之志。兼其余蕃户见朝廷待之如此，岂不感悦？不然，徒诛戮此辈，有伤仁政，于边防大计实无所补。"帝悦。(《长编》二百三十四)

闰七月，宋王韶击吐蕃，与夏人遇，败之，遂置镇洮军。

宋遣步将景思立、王存以泾原兵出南路，王韶由东谷径趋武胜，未至十余里，逢夏人战，遂至其城。瞎药弃城夜遁，大首领曲撒四王阿南珂出奔，乃城武胜。(《宋史·神宗本纪》及《夏国传》)

免嵬名浪遇都统军，徙之下治。

国中擅权者三人：梁乙埋，国戚居长；次都罗马尾；次罔萌讹。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与乙埋居中用事。都罗多战功，常握兵屯塞上。浪遇为元昊弟，知兵，熟边事，谅祚时尝执国政。至是，以不附诸梁罢其官，并其家属徙之。(《梦溪笔谈》)

八月，遣使如宋谢岁赐。

夏国进表不依旧式，但谢恩而不设誓，又不言诸路商量地界事。枢密院共以为疑，帝问如何，王安石曰："中国与夷狄要以宗祀殄灭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诏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帝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为变？"安石曰："诚如此。"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有变。若更无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赖，即夏国引前誓足矣。臣恐誓与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岁赐，必不便敢抗拒。"彦博又以为："羌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撤备？"安石曰："其势可见，即其情可知，恐不足过虑，撤备无妨。"彦博又言："有盟誓，则彼违盟誓，我有辞。"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国，岂患无辞！"冯京曰："太祖得蜀人与河东蜡书，曰：'我伐蜀有辞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语。若蜀可伐，恐虽无蜡书，太祖不患无辞。如太祖伐江南，岂有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尝入觐，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而已。"帝以为然。又论地界，安石曰："臣本欲议地界者，为环庆占夏国地，若不与降誓前约定，即誓后必复纷纭。今既以环庆地与之，则余路更无足议，不须复问。"乃降答诏。(《长编》二百三十七。按《长编》：六月甲寅，王安石白上："西人虽未降誓诏，然边备便可弛。如已降誓诏，今西人所甚惜者绥州二十里，彼今已与我。我所甚欲者环庆地，我今既已与彼，即余处更无所争。何缘更肯与兴兵？"前一日，论西事，佥以为未降誓诏则防秋不可缓。安石谓："彼不能犯境。"上曰："彼群臣但忧秉常长大追究其罪，谁肯为戎首者。"安石曰："新送李崇贵、韩道喜来，国中已屡许其和，彼群臣岂不自计，为戎首或不免如韩、李被执送，以解急难。"上曰："又恐彼不思算，妄举动。"安石曰："如此即取乱侮亡，何所不可？我所惧者，彼有谋而已，无谋而妄动，非所惧也。")

宋使来赐国主生辰。

宋以供备库使任怀政为生辰使，既知为任福姪，以皇城使田谔代之。(《长编》二百三十七)

宋诏陕西、河东诸路，毋侵掠夏境。

时夏人已进誓表，故有是命。诏曰："诏夏国主，省所上表：'臣依准制命，将绥德城下界至打量二十里，明立封堠，交付了当讫者。臣幼叨世绪，遵奉皇猷，宿兵累年，空阻瞻云之望；通盟此日，遐陈献土之欢。上奉高明，更无渝变，虔遵圣训，分定式疆，践土约词，昭著先朝之誓；推忠纳款，坚持归信之诚。载图方岳之勤，庶答乾坤之施。'具悉。世膺爵宠，为我翰藩，来陈封章，率服诏令，载惟忠顺，良所叹嘉。弭兵息民，子育万国，终始惟一，时乃朕心。尔不有渝，朕无过举，已戒边吏，各守封疆。所宜显谕国人，永遵先誓。其余约束事节，一依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诏施行。自今以后，恩礼岁赐，并如旧例。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复赐立夏国主册文曰："惟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古先哲王，奄有区夏，选贤维世，以立诸侯。外则抚镇畛封，内则屏毗中国。肆朕纂服，遹追令猷，敷考贡图，诞颁显册。咨尔某性资沉勇，世载忠良，夙怀来极之诚，深明事大

之节。底绥种落，式遏寇虞，奉承前修，嗣守旧约。是用策励而懋赏，备物以严师，绸茷旗旌，苴矛分土，涓辰令吉，长于西陲。今差某官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于戏！世为宋藩，惟忠实可以保位；疆以戎索，非信顺无以乂民。允怀于兹，罔坠厥绪。钦哉！迪予一人之休命，可不慎欤。"（《长编》二百三十七及《西夏纪事本末》）

冬十月，宋置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

夏欲侵宋熙河，先遣人觇虚实。宋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徇，韶判杖背二十，刺面"蕃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戍兵，步骑甚众，刍粮亦富。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止。（沈括《补笔谈》）

宋命王韶用间。

宋诸路屡探西人点集，欲袭镇洮策伞丕勒。王安石曰："此多是探人反为西人所误，此所谓因间也。度西人必不敢来袭。"又言："王韶得禹臧花麻蕃字，知西人无他，必得实。"因白帝："王韶独能因花麻以间西人动静，绝胜诸路令人探事，谓宜委韶，令因花麻辈厚结纳西人要近为间。"帝曰："花麻亦必要财物，待令王韶与之，仍须与韶财物，委之结纳。"安石曰："雄州有官库，专给用间。今通远如雄州置库，委韶以财物，必能办此。此经略夏国之要务。且夷狄嗜利不知义。"引汉高祖啖秦将及陈豨将事。帝以为然。（《长编》二百三十七）

宥州移牒于宋，索武胜城。

武胜守将瞎药由河州附宋，授内殿崇班，赐姓名"包约"。梁乙埋令宥州牒延州，言王韶筑城堡，侵夺旧属夏国蕃部。帝曰："西人何敢如此?"令作牒报之。及枢密院呈牒本，帝令稍回互数字。王安石曰："甚善。然夏国一妇人、一儿子、一困敝小国，乃敢先自违越，加不直于我，所以报之不当逊屈。"帝曰："彼或来作过。"安石曰："若作过，即全无计算，何足虑?"冯京曰："恐助瞎征以兵，必不敢公然入寇。"安石曰："方事未集之时，不能早助瞎征，今瞎征已败散，洮西人争附我，乃始助瞎征，其无谋可知。"帝曰："彼不能举国来，若举国来，即镇洮未易当。"安石曰："举国来亦不妨。彼新纳誓，国人皆喜于息肩，我自于西蕃筑城堡，无预夏国事。若举国来，则国人必不自直，且不乐行，此苻坚所以不能取胜也。纵彼能破我通远，我亦未足为忧。况如通远未易可破，彼举国来欲何求?若我自开边，无预夏国事，而夏国辄来按据，我便畏之，即何以保守中国疆界乎?"（《长编》二百三十八及《宋史·神宗本纪》。按瞎征，《长编》原作木征，从《宋史》改）

十二月，遣使如宋进马，赎《大藏经》。

宋帝赐经而还其马，诏曰："诏夏国主，省表乞收赎释典一《大藏》并签帙复帕，前后新旧翻译经文，惟觊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点勘，无至脱漏卷目，所有印造装成纸墨工直，并依例进马七十匹，聊充资费，早赐近年宣给事具悉。维是佛乘，著为象数，载览需章之奏，恳求具译之编。已降允俞，特行赐予。眷言信向，良用叹嘉。所请赎经文，已指挥印经所，应有经本，并如法印造给赐。令保安军移牒宥州，差人于界首交割，至可领也。所有马七十匹，更不用进来。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宋史·夏国传》及《西夏纪事本末》）

是月，宋臣王安石因夏人通和，请省麟府兵。

言今内地人习兵，足恃，极边又有坚城，虽兵少，西人无敢犯之理。帝恐兵少，西人侵寇，民不安居。安石曰："与弱国通和，厚与之财物，乃更不免其侵寇。又不撤备，即与和何补?但有侵寇，即急切与之理会，彼自不敢。兵法以为无所不备，即无所不寡；能有所不备者，知敌之情故也。今不料敌情，即岂免无所不备?今日之事，麟府不须厚为兵备，于无事时省兵以纾民忧，惜财谷以实边，乃所以待有事也。臣愚以为西事但应接不失计，即虽元昊复生，尚无能为，何况如今秉常孱弱?"帝曰："庆历中，麟府不过万人，今乃二万人，诚可省。但得城寨坚完，即可无虞。"安石曰："要城寨坚完，此岂难事，但令沿边将吏知朝廷诏令，常惕惧不敢苟且，即城寨自然坚完。"（《长编》二百四十一）

## 宋熙宁六年　辽咸雍九年

西夏称天赐礼盛国庆四年

春二月，攻宋秦州。

都巡检使刘惟吉败之。（《宋史·神宗本纪》及《九朝编年备要》）

宋戒边吏，毋与夏人生事。

延州言，顺宁寨蕃部逃入西界，蕃官刘绍能以兵袭逐不及，反捕西人为质。宋帝曰："自许夏国修贡以来，近边逃背生口皆送还，意极恭顺。今绍能即以兵出界，人情必须愤激。可严戒边吏，自今毋或生事。"（《长编》二百四十二）

三月，驻兵天都山，谋伐宋。

梁乙埋闻王韶攻瞎征于河州，知沿边寡备，点集蕃众渡河，驻天都山及芦子川侧，约马衔山、龛谷诸族为援。已，闻韶破河州，击走瞎征，乃撤兵退。（《长编》二百四十三。按《长编》：上既阅河州奏，曰："闻外间纷纭，以为王韶全军覆没，此必高遵裕唱之。"王安石曰："造作如此语言者众，恐非因遵裕唱之也。遵裕但不能料夏国不敢来尔，如王韶即从初便料知夏国不敢来。"上曰："若不能料，即不敢往河州矣。"又《长编》：上曰："河州与兰州相邻，此可虞也。"安石曰："秉常必无能为，但不侵迫彼国，必不敢妄作。"上因言："夏人善战。"安石曰："夏国安能用兵?但中国未修纪律故尔。如昨者，庆州即可见老弱至多，都无部分。"上曰："此非其精兵，如魏太

武驱老弱当敌，非其所惜。”安石曰：“秉常岂魏太武之比？夏国来寇，恃众而已。若能溃其老弱，精兵岂能独留。”上曰：“夏国屡败契丹。”安石曰：“契丹虽大而无能，以当元昊，宜其败。”上曰：“谅祚亦能败契丹。谅祚为国主，能以身先士众犯矢石，所以能率其众胜契丹。”）

夏四月，宋诏鄜延路经略司：自今毋得以路分都监以上引伴西人赴阙。（《长编》二百四十四）

修凉州城。

梁氏以中国城武胜，又复河州洮西地，恐兵从西蕃入，修凉州城及旁近诸寨为守计。宋帝闻，谓执政曰：“向因五路出兵，西人潜筑城邑，为伏藏之所。今凉州去河州不远，如诸路将帅得人，表里相应，则西人自此多窜归者。”帝又疑彼首领未可知。王安石曰：“陛下欲详知，则须用间谍，若其大情则不待间谍而可知。彼区区夏国，果有豪杰之主，尽一国之材，使材大者在上，材小者在下，则立为不可敌之国。今其主幼，妇人为政，所任要重皆其亲昵，虽有豪杰无由自进，则其大情已可知矣。”帝曰：“事欲及时，但患难得将帅与陕西财用缺乏而已。”安石曰：“将帅随时搜择，亦不乏人。经制财用备西事，不必专在陕西。今天下财用足，则转给陕西无难者，但以米谷难于运致，故惟陕西农事欲经制尔。”帝又曰：“财用亦须素为计。”安石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事豫则立，亦诚不可出于临时。”帝曰：“作事固自有次第，且当并力经营西事也。”（《长编》二百四十四）

六月，遣兵犯宋麟府，以三千骑大掠人畜而还。（《长编》二百四十五）

十二月，遣使贡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 宋熙宁七年　辽咸雍十年

西夏称天赐礼盛国庆五年

夏四月，王韶破西蕃结河族，断夏国通路。

西蕃瞎征既败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恃夏国为援，约同攻河州。王韶在熙州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也。”乃直叩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瞎征知夏国援绝，拔栅去。瞎征旋降于宋。（《宋史·王韶传》。按《长编》：是年二月，王安石又白上：“今陛下欲讨灭夏国，夏国诚为衰弱，可以荡除，然如前日资政计议，即恐平夏国未得。王韶乃欲用蔡延庆为帅，陛下又欲用李承之为帅，韶既论奏延庆为帅，退又与臣言欲得张穆之为帅。韶意苟取可制，不为异议，殊不思边面相去阔远，缓急韶既不能躬亲临履，若令蔡延庆辈出师照应，缓急如何不败边事！昨熙河羌人皆无部分，乌合之众，易以斩获取功赏，又利于掳掠，故士卒乐奋。此但比旧日沮怯之兵粗为有气，若遇坚敌，节制既素不为人所信，而士卒不见掳掠、斩获、取功赏之利，即必涣然离溃，尚安能如取熙、河、洮、岷之易耶？”上曰：“若不试之于坚，即兵何时可用？”安石曰：“须于脆敌试兵，因示之节制，使知所惮，然后可用于坚敌。安有试之脆敌曾不能立节制，乃用于坚敌而胜者？若王韶能正景思立违节制之罪斩之，则士众自是肃然知法，臣敢保王韶五分可以平夏；若河州城下复能尽斩所获杀降之卒，臣敢保王韶七分可以平夏。景思立违节制不能治，故士卒无忌惮，而有河州杀降之事。河州杀降之事又不能行法，乃送于思立，思立遂大半放却，思立自是罪人，如何更将罪人送与？为将如此，臣实忧其士卒不知节制而为乱，安敢保其平夏！李宪昨盛言河州人攻城两日无功，故杀降，情可恕，不宜不赏。臣以谓用兵若即恃赏赐望其致死，非所以用兵也。人利赏赐即恶死，事大敌坚，进即有死，当此时如何能以赏赐使人致死？臣以谓士卒素见畜养，一旦令攻城，若不进而退，即有必死之刑，如此然后人肯致死。若令士卒都无畏节制之心，而但有利赏赐之意，即恐赏赐未能尽得人之死力。今夏国虽衰弱，然缓急岂无宿将，蒐择劲兵数万，亦岂难得？臣恐素无节制之骄兵，卒然遇之，必误国事。陛下必欲经营夏国，直须令王韶以计内间其腹心，非深得其要领，未可轻动。假设能破夏国之半，彼以其半国求合契丹，契丹以唇齿之故，岂肯遽已？以契丹之众加夏国之半，臣不知王韶能办此否。”上极以为然。）

六月，大旱。

草木枯死，羊马无所食，监军司令于中国缘边放牧。宋帝诏六路经略司：严察汉、蕃，无致侵窃。（《长编》二百五十四）

秋七月，诱宋环庆诸边熟户。

中国陕西诸路旱，缘边蕃、汉乏食。夏人乘此荐饥，遣人以财物招诱熟户，于是归者甚众。（《长编》二百五十六）

九月，犯麟州，败于长城坂。（《宋史·王文郁传》）

攻宋天圣寨，不克。

宋渭帅檄诸将会兵，约曰：“过某日，敌不至即去。”泾原将刘仲武谍得的期，乞缓分屯。帅不许，强之，但留一将与仲武军。如期而夏人至，仲武力战却之。（《宋史·刘仲武传》）

冬十二月，故都统军嵬名浪遇卒。

浪遇废居下治，坐卧一室，日训子孙以忠义，口不言兵。至是卒，遗表以擢用忠良，勿犯中国为言。诸梁恶之，不以闻。（《西夏书事》）

是岁，回鹘来侵。

宋使谕回鹘，发兵深入夏境。（《宋史·回鹘传》）

## 宋熙宁八年　辽道宗太康元年

西夏称大安元年

春三月，遣使如宋奉慰。

宋以夏人进奉山陵后期，令使者先至永厚陵设祭，后至阙奉慰。（《宋史·夏国传》）

夏五月，诱蕃僧李芭毡降，不果。

芭毡居黄河北，领部族甚众，地接西夏，梁氏使人诱胁之。洮西安抚司以闻，宋帝诏授三班差使、本族巡检。芭毡受职，遂不果降。（《长编》二百六十四）

秋七月，请通和市。

国中自绝市贩，财用日乏。梁氏由麟州申请，宋帝令鬻铜、锡以市马，其纤缟与急须之物仍禁。（《西夏书事》）

八月，宋禁庆州荔原堡蕃部入西界劫略。

初，德靖寨蕃官李德平劫略西界财、畜，已差官根究，还夏国首领。至是，庆州荔原堡蕃部擅入西界劫略，西人时于界首出没，理索人、畜。鄜延经略司恐彼此仇报，言于宋帝，乞严戒荔原堡蕃部，免致生事。从之。（《长编》二百六十七）

冬十月，保泰军统军禹臧花麻以兵事入告于宋。

王韶城武胜，常恐夏兵来争，军中一日数惊。花麻密以蕃字文报无他，韶因遗以金帛，使伺国中动静。是时，遣弟诺尔入告：乙埋点集人马，谋掠沿边熟户丁家等族。宋帝诏熙河经略使高遵裕密优赐之。（《长编》二百三十七及二百六十九）

十一月，毁麟、府界堠。

麟、府沿边界堠，累年不加墁饰，中国边臣不牒会宥州，遽兴修治。监军司心疑，遣人推毁之，戍兵不能禁。（《长编》二百七十）

十二月，遣骑劫归汉蕃族于沿边。

初，宋帝以夏国纳款，谕边臣不得招纳西界蕃族，而归汉日众。梁氏遣骑沿路烧劫，治平寨蕃官讹节探得以闻。（《长编》二百七十一）

是年，宋置备西夏边防兵凡四十二将：鄜延九将，泾原十一将，环庆八将，秦凤五将，熙河九将。（《九朝编年备要》）

## 宋熙宁九年　辽太康二年

西夏称大安二年

春正月，属蕃温溪心请附于宋，不果。

溪心，温讷之弟，同居邈川，为蕃部都巡检，向受夏国俸给，遣使熙河，请举族内附。经略使高遵裕言："温溪心现欲来降，谍知夏人已在貌川之北。若温溪心畏其迫逐而来，拒之则非平日怀抚之意；纳之则夏人必有辞，不敢专决。"宋帝以温溪心乃受夏国俸给之人，不许招纳。已而右厢首领耀没楚美以下三十余人乞纳土归顺，亦不受。（《长编》二百七十二至七十三）

秉常始亲政，以兵犯麟、府。

秉常时年十六，惧中国兵入界，用梁乙埋言，点集人骑，出入麟、府二州间，以示兵威。（《长编》二百九十）

三月，索盗于宋，请边帅会议，不许。

夏人以索蕃、汉部盗人畜投南界者，牒熙河经略司，请高太尉赴三岔堡会议。牒称大安二年。乃诏鄜延经略司：令牒宥州，问妄称年号，且牒非其地分边臣会议，皆违越生事，是必夏主不知，请问之。（《宋史·夏国传》。按《长编》：七年十月壬申，泾原路经略司言："乞自今汉、蕃户盗西界牛马，听逐路依收接条例，于沿边处界首说谕给还。"从之。又八年七月壬申，上批："访闻通远军三岔堡地，近累有西人叫呼，理索逃背人口及失去牛羊、地分，官多不与应报，或称并无，致西人不绝辞说，久之恐生边事。可令经略司选官一员体量根究，如有盗牛羊投来者，尽送本界还之。"）

是月，辽太后崩，使来报哀，并致遗物。（《辽史·道宗本纪》）

夏四月，梁乙埋使民耕绥德城生地。

自绥德城立封堠、分疆至，外有两不耕生地，永为隔界。梁乙埋使民渐侵占之。鄜延经略司牒宥州问故，不报。（《长编》二百七十四至七十五）

六月，遣使如辽吊祭。（《辽史·道宗本纪》）

谋取熙河，兵不果出。

宋帝为王安石言："熙河探报：夏国欲用十二万人取熙河，六万拒汉兵来路，六万攻取。果如此，奈何？"安石曰："熙河城必非一日可拔，夏国纵无后顾，不知十二万人守熙河几日？自来夏国大举，罕能及二十日，熙河虽乏粮，亦皆有半年以来枝梧，恐无足忧者。且夏国非急迫，安肯出此？出此则绝岁赐，致诸路攻扰，有何所利？"已，谍者从邈川回，言中国不纳温溪心等降，兵不出。（《长编》二百七十六）

秋八月，环州慕家族请降。

初，环州蕃官慕恩、慕化，数立边功，中国赐赉优渥。恩等没后，族众益繁，向背不一。时有数族欲投夏国，请发人马接应。缘边首领密申衙头以闻。（《长编》二百七十七）

## 宋熙宁十年　辽太康三年

西夏称大安三年

使人入宋卖马，觇军实。

宋蔡延庆知渭州，夏人禹臧花麻疑边境有谋，使人入宋卖马（《长编》作使来卖马蕃部萨沁等十四人）觇之。吏执以告，延庆曰："彼疑，故来觇。执之，是成其疑。"约马值授之，使去。他日，疆吏入夏境攘羊马，延庆得而戮诸境上，且告之曰："两境不相侵，则相保以安，故戮以告若。有之，亦当尔也。"夏人悦服。（《宋史·蔡延庆传》）

春二月，筑讲宗城。

秉常愚暗，未悉誓诏明文。梁乙埋劝于讲宗岭广聚材木，创筑城堡，地与环庆路相逼。经略司恐致边患，请保安军移牒诘问。（《长编》二百八十。按讲

宗，今本作嘉木永宗。）

夏五月，梁兀乙（今作梁额叶）执环庆诱降人且乌，柔远守将孙贵发兵来攻，六月遣使入告。

兀乙，乙埋族子，部落最盛。环庆经略使高遵裕遣蕃部且乌、兵马监押王顾潜至帐下侦事，乘间诱兀乙降。兀乙执且乌。顾走还，告柔远寨主孙贵，贵同巡检胡永德发兵临界索且乌，纵火焚新和市。秉常遣使入告，宋帝责降遵裕等有差。（《长编》二百九十八）

秋八月，庆州熟户来侵。

庆州西谷寨与夏国连界，其熟户乘蕃族无备，入界杀夺人马。环庆经略司隐其事，反以夏人侵入汉界、射伤熟户为辞，移牒宥州诘问。（《长编》二百八十四。按顺宁寨主田璟言："边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户者。平时入西界盗掣畜人户，及夏人理索，却反称西人入汉为盗。边臣或未悉彼情，或妄希功赏，增饰事端，更致诛杀无辜，以挑边衅。"与此相发。）

# 卷十六

## 宋神宗元丰元年　辽太康四年

西夏称大安四年

春三月，遣嵬心（一作威沁）入边刺事被诛，遂执西州蕃户兀胜（今作纳木沁）以归。

初，秉常诱边民刘勃怡作奸细，侦中国虚实，事觉被诛。已，遣蕃户嵬心入环州，匿于熟户吹宁家，声言点兵大集，先攻环庆，为逻者所获，经略司根究得实，又诛之。秉常怒，纵兵入熙河，执珠旺族蕃户兀胜等数人归，囚于地牢，经五日放还。（《长编》二百八十八。按《长编》：是年正月丁酉，上批："据高遵裕所奏，西人理索伊克等事，此必尝有熟户出界，因索不获，遂于河市纵火，以摅一时之忿。深恐羌人酬赛，结成边隙，可速指挥鄜延路经略司，止作准环庆路牒访闻柔远寨熟户因理索人口，尝私侵入西界地分，见根究。移宥州照会，庶羌酋知此非朝廷意，亦显本路未尝容其侵扰。"后十余日，再批："令吕惠卿更详羌情缓急，万一或未尝侵犯彼界，即勿发此牒。"）

夏四月，立熙河封堠。

秉常遣人于熙河界内掘坑，画十字，立草封为堠。宋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长孙良臣以闻，宋帝令鄜延路移牒戒约之。（《长编》二百八十九）

六月，获河东刺事人资允。

资允，麟州银城寨熟户，入西界侦事被获，已而逃归。（《长编》二百九十）

宥州牒鄜延路，请禁侵耕。

麟州星最浪、木瓜铺诸处，向为中国废地，自熙宁八年后，居民颇事垦辟。夏蕃部攘之不得，指为侵耕生地，诉于监军司。监军司以闻，秉常令宥州移牒请禁之。（《长编》二百九十。按《长编》：是月戊辰，鄜延经略使吕惠卿言："宥州牒称：麟、府二州边人侵耕生地，乞降回宥州牒本。"诏管勾麟府路军马高遵一等："验定西人所争地界，旧曾与不曾开耕？系与不系两不耕地？速保明以闻。"）

秋，盗割宋鄜延稼，不得。

是岁，鄜延大稔。夏人屯一千骑于大会平，将取稼。都监高永能简精骑，突过其营，骑卒惊溃，获钤辖二人，转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赏金等其身。"（《宋史·高永能传》）

冬十月，宋使阁门祗候赵戡来赐时服。

故事：受中国给赐，必遣使赍表谢。时赵戡押赐仲冬时服至，秉常以蕃书附之入谢，戡辄收接。宋帝诏毁其书，令开封府劾戡罪。（《长编》二百九十六）

十二月，宥州牒宋，请重定边界。

初，宥州请中国禁麟、府耕地，宋帝令边民不得违禁，而诏西人巡马亦宜悉依旧处过住。鄜延经略使吕惠卿牒谕宥州，以马五匹易取所掳人民。宥州回牒言，请遣官与本国边臣重将苏御带分立文字，依理识认，悉毁所耕地，然后将本界前后逃背捉杀人马于界首交会。宋帝不许。（《长编》二百九十五）

河东使来议丰州耕地。

河东丰州旧有属蕃保聚，自元昊入侵掠，以西来、永安、保宁三寨外，尽成旷土，两界久以生地互争。河东守王崇拯与首领议，以沙河为界，委官标量合耕地各三十顷，顷各有畤，于是丰州界至乃明。（《西夏书事》）

## 宋元丰二年　辽太康五年

西夏称大安五年

春二月，遣蕃户昌宁诈降于鄜延，被诛。

秉常所遣刺事人屡为中国捕诛，乃使昌宁诈为投顺，中国授以田宅，宥州佯以牒索，宋帝不许。宁潜与蕃部苏尼等要结，刺探边事以报，久之事露，为鄜延经略司所诛。（《长编》二百九十七）

三月，获麟、府官军吕重等，寻归之。

秉常以麟、府耕地未定，命蕃部见中国边民辄射杀之。重等巡视其地被获，经略司遣人来索，始放归。（《长编》二百九十七）

夏六月，夏人自满堂川入大会平，杀防田人马，兵官宋都监李浦等逼逐出塞。（《宋史·夏国传》）

秋七月，侵绥德城。（《长编》二百九十九）

九月，宋人来袭。

绥德城把截杨永庆声檄巡边而掩取蕃部首级，诈言斩犯边人。诏毁永庆出身文字，送西京编管。（《宋史·夏国传》）

遣使贡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冬十一月，牒河东，请交会人户。

梁乙埋遣蕃官张灵州奴伪为汉人，入边侦事，为泾原游兵所获。乃移牒河东，言以所掳汉界诸边人马

与本国被捉人马交换。经略司以闻，宋帝许之。(《长编》三百一)

是岁，侵宋镇戎军。

夏人以万骑往攻，适知镇戎军张守约巡边，与之遇。守约不解鞍，简兵五百逆战，众寡不侔，势小却。夏人张两翼来，守约挺身立阵前，自节金鼓，发强弩殪其酋一人，夏人遂退。(《宋史·张守约传》)

## 宋元丰三年　辽太康六年

西夏称大安六年

春正月，复行汉礼。

秉常连次犯边，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乃下令国中悉去蕃仪，复行汉礼。诸臣阿梁氏者皆言不便，梁乙埋与其叔母亦相继劝秉常，不听。(《长编》三百十二)

二月，谋攻邈川。

秉常以西蕃董毡复臣中国，受西平节度使职，遣众谋袭邈川。已，闻其城主温讷支郢成已遣阿令京款塞，乃撤兵还。阿令京，温溪心弟也。(《长编》三百二)

夏四月，械宋环州叛族于宋。

宋环州肃远寨慕家白子等，剽属羌为乱，张守约讨平之，余遁入夏国。守约驻师境上，檄取不置，夏人震恐，居数日，械以来，斩于市。(《宋史·张守约传》)

侵宋当川堡。

宋六宅使高永能以千骑来逆，度不能支，依险设疑兵，且斗且却，而令后骑扬尘，若援兵至者，奋而前，围遂解。(《宋史·高永能传》)

秋七月，宋备夏人蹂绥德田。

鄜延路侦夏人欲选骑兵蹂绥德田，宋帝诏令经略司精审觇候，如得实，令所属将副选汉蕃兵择要地设伏，伺其侵入，痛掩杀之。(《长编》三百六)

夏人将筑城于河州界，宋诏禁止之。

西界首领禹臧结逋药、蕃部巴鞠等，以译书入告于宋，言夏国集兵，将筑撒逋达宗城于河州界：黄河之南，洮河之西。熙河路经略司以闻，帝曰："若如所报，乃属河州之境，岂可听其修筑？深虑经略司不详上件所指地分，都为无备驱逐约阑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备兵马禁止之。"(《长编》三百六)

九月，宋来赐生日礼物及仲冬时服。

宋帝诏令使人将来到夏国，许比附三路沿边臣僚，并令听乐，以太皇太后服未满期故也。(《长编》三百八)

冬十一月，返宋环州田。

夏境与环州犬牙相错，每获，夏人必侵掠其田，多弃弗理。知庆州俞充檄所部以时耕植，募家族山夷及叛户入西者三百为卫，又遣将张守约耀兵塞上，夏人乃反其田。(《宋史·俞充传》)

是岁，攻宋刘沟堡。

宋将刘昌祚领骑二千出援，夏人伏万骑于黑山而伪遁，卒遇之，战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发，殪之，余众悉遁。帅李师中上其功曰："西事以来，以寡抗众，未有如昌祚者。"昌祚善骑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为神，持归事之。(《宋史·刘昌祚传》)

## 宋元丰四年　辽太康七年

西夏称大安七年

夏四月，将军李清谋以河南地附宋，梁氏杀之。

秉常以爱行汉礼，为梁氏所恶，梁乙埋等皆不悦。将军秦人李清说秉常以河南地归宋。梁氏知之，遂置酒诱清，执而杀之。(《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三百十二。按《东都事略》云："有李将军者为秉常诱汉娼妇、乐人，梁氏执杀之。"与《宋史·夏国传》异。)

梁氏囚其主秉常。

梁氏既杀李清，幽秉常于兴州之木寨，距故宫五里许。令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人马，斩断河梁，不通音耗。于是，秉常旧时亲党及近上用事诸酋各拥兵自固，乙埋数出银牌招谕，不从，国内大乱。(《长编》三百十二)

五月，统军禹臧花麻移文熙州，请讨梁氏。

花麻素不悦梁氏，见秉常失位，移文熙州，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宋帝诏知州苗授密谕使人云："自三月以来，诸路探报，夏国变乱，所说不一。今河津南北阻隔，人情去就，次第可写一文字为信。"因厚赍遣还。(《长编》三百十二)

六月，宋保安军移牒来诘。

曰："夏国世世称蕃，朝廷岁时赐与。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贡职，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见今何人主领？请速具报，以须闻达。"盖以尝夏国应答之辞也，梁氏不报。(《长编》三百十三)

秋七月，宋命李宪等分道来讨。

时宋谍者言秉常死，宋臣俞充言："秉常为母梁氏所戕。或曰：虽存而囚，不得与国政。其母宣淫凶恣，国人怨嗟。秉常亡，将有桀黠者起，必为吾患。今师出有名，天亡其国，度如破竹之易，愿得乘传入觐，面陈攻讨之略。"鄜延总管种谔亦疏言："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且对宋帝大言："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尔。"宋帝壮其言，始决计用兵矣。孙固数言："举兵易，解祸难。必不得已，请声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长自守焉。"宋帝笑曰："此真郦生之说尔！"滕元发亦上言："继迁死时，李氏几不立矣。当时大臣不能分建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为患。今秉常失位，诸将争权。天以此遗陛下，若再失此时，悔将何

及！请择立一贤将，假以重权，使经营分裂之，可不劳而定，百年之计也。”宋帝亦奇其策，而不能用。乃诏大举征夏，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五路并进，皆会兴、灵，而以李宪总师。（《宋史·夏国传》及俞充、种谔、孙固、滕元发等传）

以兵袭西蕃西啰谷。

西啰谷，西蕃斫龙城所属，在守巴堡南。梁氏以国中内乱，恐西蕃窥其隙，令三头项人直抵西啰谷劫制蕃部。西平节度使董毡使养子阿里骨率兵击之，斩三百级，降百二十三人。（《长编》三百十四。）

宋诏吐蕃首领董毡集兵会伐。（《宋史·神宗本纪》。按《长编》：六月辛巳，手诏：“应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将汉、蕃军马并付都大经制、并同经制李宪、苗授依阶级法总领照应，董毡出兵，俟得蕃中要约时日，斟酌机会调发，随处驻扎。如董毡欲得兵马过界共力攻贼，选官部分本路蕃弓箭手量所用人数以往。若夏国母亲来，或止遣大兵，即候董毡人马交锋，夏人有退败之势，见隙可乘，相度机便，与本路诸将出界共力杀逐。如董毡以夏人方顾内难，别无侵虞，故渝前请，犹豫不肯如期出兵，致误朝廷，虚有调发，即相度机便移兵讨除。其临敌利害，事干机速，中覆不及者，随宜措置施行。”下略。）

种谔攻米脂寨。（《长编》三百十六）

八月，攻宋临川堡。

鄜延路走马承受杨元言：“西人二万余于无定河临川堡出战，斩获首级。”帝曰：“朝廷于诸城寨未尝侵犯夏国，未知有何道理辄领大兵入寇？缘所定师期尚远，宜下鄜延路经略司，令保安军牒宥州诘问，庶使彼辞愈曲，我师出境其名益直。”已而李宪率兵来，与遇于西市新城，战却之，俘去酋首三人，首领二十余人。（《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三百十五）

遣使至绥德索降人。

初，中国下诏招纳西人，颇多降附。酋长或下令禁止，或逼之远徙，使不得近边。蕃部讹麦等十余人，家属百口，潜从大理河北内投。梁氏令人数至绥德索之。种谔帅所部驻绥德城外，遣诸将招接降人。乙埋盛兵决战，不胜。（《长编》三百十五）

复掠丰州。

执弓箭手沈兴等数人，河东经略司请移牒理索，宋帝以业已兵讨，更勿行牒。（《长编》三百十五）

宋诏诸路：应投来首领等，令边臣密问以夏国变乱及今点集、屯聚处所、动息以闻。（《长编》三百十五）

李宪败夏人于汝遮谷。

宪既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复进兵兰州，遇夏人数万于汝遮谷。宋师前涧后山而阵，夏人逆战，自午至酉，夏人退保大涧，大涧深阔，宪虑有伏兵，不欲追袭。夜与夏人对垒交射。中夜，夏人遁。（《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三百十七）

遣使求救于辽。（《宋史·夏国传》。按《长编》：是月丙寅，诏王中正：将来大兵出界，虑辽人亦遣兵征讨，或为援助，或于境上自防。若与诸路兵相遇，即先遣使臣说谕或移文，以夏国内乱，囚制国主，不知存亡；朝廷回赐贺同天节并遣使赐生日等物无人承受；鄜延路累牒问宥州，皆不报；近又累犯边，朝廷遣兵问罪，与北朝不相干涉。如阻隔进兵，或先犯官军，方得应敌。令中正密掌之。）

九月，李宪复兰州古城。

汝遮之败，残卒退保龛谷，龛谷城坚，多窖积，夏人号为“御庄”。闻李宪兵至，戍守奔溃。宪发窖，取谷及弓箭之类，进兵取兰州。令新顺首领巴令谒三族分所部攻撒逋宗城，破之。遂上言：“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步，距西市城约百五十余里。将至金城，有天涧五六重，仅通人马。自夏人败衄之后，所至部落皆降，今招纳已多。请筑城，建帅府，以固羌夏之心。”宋帝从之。版筑方兴，夏人隔河而营，宪令死士绝河斫之，遂引退。（《长编》三百十六）

遣梁永能帅师援米脂寨，败绩。

种谔始膺安抚使之命，即次境上。宋帝以谔先期轻出，使听令于王中正。敌屯兵夏州，闻汉兵四出，分遣诸监司兵，委大帅梁永能总领拒之。戒令析作三处：一以当战；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突击。又于通道堑绝山谷，设为阻险，守备甚谨。及中国师期屡改，永能屯御久，不得一战，使人持嫚书投鄜延境上激之。种谔遂率本部及畿内七将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攻米脂。甫三日，永能兵八万赴援，营于大川。宋将高永能时为前锋，谓弟永亨曰：“彼恃众集易，吾军营当大川，宜严阵待其至，张左右翼击之，可破也。”翌日，夏兵自无定川出，直抵宋军，将合米脂之众夹攻。谔命后军移阵城下，沟其门隧，使城中人不得出；命前军及属羌循两山，伏山谷中，以左右中军御敌于川口。及两军合战，谔鼓之，诸将齐进，伏兵旁发，断敌兵为二，首尾不相救，诸将从高前后击之，敌奔溃。所斩杀及自相蹂践颠仆而死者，横数十里，银水为之赤，擒其将都按官麻女吃多革等七人（《长编》：种谔言：“捕获西界伪枢密院都按官麻女吃多革，熟知兴、灵等州道路、粮窖处所及十二监军司所管兵数，已补借职，军前驱使）。获首五千余级，获马五千；孳畜、铠甲万计。城犹未下，密遣谍说降其东壁守将，衣以文锦，导以鼓吹，耀诸城下。（《长编》三百十六、三百十八及《宋史·〈种谔〉、〈高永能传〉》。按宋王允中《郭景修墓志》：元丰四年，从种公谔拓至地米脂，而城峻，势不可攻。谍报戎主遣牙头将总铁骑三万以援米脂，觇者报，以为然。公请间言曰：“今吾军远来，利于速战。乃顿兵坚城之下，日久未拔，馈饷将不继，士气不振。今强敌在前，若一鼓而破，则米脂可传檄而下。万一王师小却，前有强敌，后有坚城，或贼以轻

骑阻吾粮道，则事可虑矣。今元帅威望素著，信赏必罚，第宜自重，不可履危陵险。请分公麾下千人自山背转而上，假为公以督战，则诸军莫敢不用命。”种公然其计。公至则坐胡床指麾，诸军望之，以为真种公也，短兵驰击，无不一以当十者。然贼焰方炽，王师自巳至午未利，公曰：“危矣！”即以所领精兵千骑驰下，击其中坚，公身先士卒，手刃二巨酋，诸将乘之，贼兵大溃，尸相枕藉，无定河水为之赪。至晚，诸部献馘，种宣言曰：“微郭侯，几败大事。”米脂伪守知单弱无援，即日乞降。种曰：“果若公言。”见山东新出土拓本。）

宋敕榜来招谕。

曰：“眷兹西夏，保有旧封。爰自近世以来，尤谨奉藩之职。忽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问其端倪，辄自堕于信约。暴驱兵众，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因人情之共愤。方切拯民之念，宜兴问罪之师。已遣将臣，诸道并进。其先在夏国主左右并嵬名诸部族同心之人，并许军前拔身自归，及其余首领，能相率效顺，共诛国仇，随功大小爵禄赏赐，各倍常科，许依旧土地住坐，子孙世世，常享安荣。其或违拒天兵，九族并诛无赦。盖天道助顺，必致万灵之归；王师有征，更无千里之敌。咨尔士庶，久罹困残，共坚向化之心，咸适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后悔何追！”（《长编》三百十六。又《长编》：九月甲申朔，知镇戎军种谔言：“兴、灵州等处多旧汉人，皆元昊所掳致者，常有思汉之心。乞明降指挥，言梁氏残害其主，使众心解离。如有首领来归，特与官爵。”诏送高遵裕，降敕榜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经制司，令广募间人，传示贼界。）

十月丁巳，米脂酋令介讹遇出降宋，米脂遂陷，种谔留千人守之。

种谔既下米脂，令入城敢杀人及盗者斩，收城中老小万四百二十一口，给以衣巾，仍命讹遇等各统所部以御敌。（《宋史·神宗本纪》及《种谔传》）

庚申，宋熙河兵至汝遮谷，复与夏人遇，战败之。（《宋史·神宗本纪》）

己巳，种谔入银州。（《长编》三百十八。按《宋史·神宗纪》：入银州，不书其人。徐氏《通鉴后编考异》谓，《种谔传》明云谔留千人守米脂，进次银、石、夏州，不见敌。《东都事略·种谔传》同。是知入银州者，必谔也。或云蒙上省文，当属刘昌祚，考《昌祚传》并不言及银州，自当属谔。）

庚午，宋环庆经略使高遵裕取清远军。（《续纲目》。按《宋史·神宗纪》作通远军，薛氏《通鉴》因之，而《续纲目》则书清远。考宋制，地入西夏者，概不列职方，《地理志》：熙宁五年，以秦州古渭寨为通远军；《遵裕传》：熙宁中，命知通远军；是通远未没西夏者。惟清远在今庆阳府环县北，遵裕出庆州趋灵武，为必由之道，当以《续纲目》为是。《长编》亦作清远。）

遵裕将步骑八万七千出庆州，遂攻清远军，取之。张守约言于遵裕曰：“此去灵州不三百里，请以前军先出，直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应五路之师，横山无人，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若裹十日粮疾驰三日可至，军无事矣。”不听。（《宋史·夏国传》及《张守约传》）

种谔遣曲珍等领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与战，破之，斩获甚众。（《宋史·神宗本纪》）

种谔进攻石州，遂破石堡城，驻军索家平。（《宋史·神宗本纪》。按《长编》：石州属河东，兼岚、隰为一路，又合三州置巡检使。三朝、两朝史《地理志》皆不载陷贼年月，不知何故，贼弃而去。考夏自有石州监军司，此必非河东之石州也。）

癸酉，宋师入韦州。

高遵裕至韦州及监军司，令将士勿毁官寺、民居，以示招怀。（《长编》三百十八）

王中正入宥州。

中正出麟州祃辞，自言代皇帝亲征。提兵六万，才行数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进。后乃渡无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暮至横山下神堆驿，而种谔亦领兵至，两营相距才数里。初，谔奏，乞不受中正节制，会谔有米脂之功，帝许之。翌日，诏书至，谔不复见中正，引兵先趋夏州。先是，朝旨禁入夏境抄掠，夏人亦弃城邑皆走河北，士卒无所得，皆愤悒思战。诸将谓中正曰：“鄜延军先行，获功甚多，我军出界近二旬，所获才二十余级，何以复命？且食尽矣，请袭取宥州，聊以籍口。”中正从之。遂入宥州，屠居民五百余家，杀所得马、牛、羊以充食。（《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三百十八）

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

宪既克兰州，宋帝诏宪领兵直趋兴、灵。董毡亦称，欲往宜乘机协力，入扫巢穴，若兴、灵道阻，即过河取凉州。宪不奉诏，乃总兵东上平夏，入于高川石峡，进至屈吴山，营打啰城，与夏人遇，败之，降其酋裕藏颖沁萨勒。（《宋史·神宗本纪》、《李宪传》及《长编》三百十八）

丁丑，鄜延路钤辖曲珍与夏人战于蒲桃山，败之。

是日未明，曲珍领步骑先与夏人接战，分锐兵绕蒲桃山出其后，首尾合击走之，斩首四百级，获器甲二千，马五十，宣敕七，铜印一，降四十余人。（《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三百十九）

戊辰，种谔入夏州。

谔以蕃官刘良保、麻也讹赏为军向导，抵夏州。知夏州索九思遁，谔因入城，发官私窖谷，未几去。（《长编》三百十八至十九。按《宋史·神宗本纪》作戊寅种谔入贡州。《长编》于入夏州条注云，夏州或作贡州，盖字误。又于己卯种谔言收复夏州条注云，戊寅乃二十五日，据密院《时政记》，谔奏十月十五

日入夏州，其奏以二十六日到，则十五日戊辰，二十六日己卯也。《宋史》本纪既误戊辰为戊寅，又讹夏州为贡州，不考甚矣。）

遣使结吐蕃董毡来归，不从。

董毡承宋帝诏，遣酋长抹征等率三万人赴党龙耳江及陇朱河诺，又集六部兵十二万，约以八月分三路与宋军会。夏人欲间其好，遣使许割赂斫龙以西地，云如归我，即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毡拒绝之。（《宋史·吐蕃传》）

梁永能遣兵攻德靖寨。

永能从米脂败后，知德靖弓箭手尽随种谔自东路出界，乃潜遣兵从西路入犯德靖，知延州沈括以兵拒却之。（《长编》二百十七）

十一月丁亥，种谔败夏人于黑水。（《宋史·神宗本纪》）

己丑，李宪败夏人于啰逋川。（《宋史·神宗本纪》）

辛卯，种谔降横河平人户，破石堡城，斩获甚众。（《宋史·神宗本纪》）

高遵裕攻灵州，大败。

谍言宋师五路会兴、灵，夏人乃清野以待，悉其精锐渡河保兴、灵。泾原副总管刘昌祚、总管姚麟率蕃、汉兵五万，受高遵裕节制，令两路合军以出，既入境，而庆兵不至。昌祚出胡卢川，次磨齐隘，与统军国母弟梁大王遇，大王阨险，不可前。昌祚挟两盾先登，夏人小却，师乘之，遂夺其隘，追奔二十里，斩其首领没啰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获统军侄讫多埋等二十二人，斩首千七百级。进次鸣沙川，取其窖粟，遂薄灵州。城未及阖，先锋夺门几入，遵裕疾昌祚成功，驰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脱朝廷谓我争功，奈何？"令按甲勿攻。是日，庆兵距城三十里而军，遇敌接战，昌祚遣数千骑赴之。未至而敌已退。

先是，昌祚言军事不称旨，帝赐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择人代之。"遵裕由是轻昌祚。既而昌祚先至灵州城下，或传昌祚已克灵州。遵裕未至灵州百里闻之，亟具表称臣遣昌祚进攻，拔灵州城。寻知所传皆虚，乃斩谍者以徇。于是昌祚诣遵裕，遵裕讶应援之缓，有诛昌祚意。既见，问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后未敢，前日磨齐之战，夏众退保东关，若乘锐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内，曰："吾夜以万人负土囊傅垒，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夺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

明日，遣昌祚巡营，凡所得马粮，悉为庆兵所取，泾师忿噪。遵裕围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级渠以灌营，复抄绝饷道，士卒冻溺死，余兵才万三千人，遂归。昌祚手剑水上，待众济然后行，夏人追及，战退之，惟将官俞平为夏人所斩。（《宋史·神宗本纪》、《刘昌祚传》及《长编》三百十九。按孔平仲《谈苑》：遵裕围灵州，州城甚坚，莫有守者。吾师营汉中，治攻具。西人约降，遵裕信之，驻军五日不进，故敌得为备。与《长编》异。）

宋师还。

李宪既败夏人于屈吴山，遂军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馆库，追袭其统军仁多唛丁，败之，擒百人，遂班师。泾原总兵、侍禁鲁福、彭孙护馈饷至鸣沙川，与夏人三战，败绩。种谔至索家平，会大校刘归仁以众溃，而军食又乏，复值大雪，乃引还，死者不可胜计，入塞者仅三万人。王中正至宥州，行至奈王井，粮尽，士卒死亡者已二万，亦引还。皆未至兴、灵。高遵裕、刘昌祚至渭州粮尽，士卒无复行伍，亦败归。虽至兴、灵，无功。李宪师既不至灵州，董毡亦失期无功。宪欲以开兰、会邀功弭责，孙固请诛之，宋帝不听。初，夏人闻宋大举，梁太后问策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梁后从之，宋师卒无功。（《宋史·夏国传》及种谔、刘昌祚、孙固等传并《长编》三百十八）

宋下浮图城。

时河东兵十二将东还，道鄜延之鄜，沈括使骑将焦思耀兵于绥德城，声言括兼护河东十二将西讨。夏人觇知军势盛，夜遁去，不失一镞而下浮图城。由是吴堡、义合势孤，皆空壁去，得三垒辟土，东属银、夏。（《长编》三百十九）

宋增修清远军城垒。

高遵裕言："清远军正当隘险，可以屯聚兵粮，合依旧置军，增修城垒。其韦州在横山之北，西人恃此为险厄，故立监军司，屯聚兵马，防拓兴、灵等州。臣今相视地形，亦合因旧聚落置堡寨，以为控守通活道路。"诏高遵裕相度如何以照管通接粮道，即依所奏修葺。（《长编》三百十九）

遣谍间宋将刘绍能，不得。

绍能世为边将，为敌所忌，每设疑以间之。宋帝独明其不然，手诏云："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为间害之计耳。"绍能捧诏感泣。（《宋史·刘绍能传》）

# 卷十七

## 宋神宗元丰五年　辽道宗太康八年

西夏称大安八年

梁氏与仁多族分据东、西厢兵马。

秉常被囚，人心离贰。国母梁氏之族与仁多族分据东、西厢兵马，势力相敌，疑阻日深，侵宋之谋，自此渐止矣。（《栾城集·论西事状》）

春正月，上书于辽，求与宋和。

梁氏欲与宋和，恐宋不答，乃上书于辽，请探宋帝意。辽旋贻书于宋云："夏国来称，宋兵起无名，

不测事端。”宋帝报以“夏国主受宋封爵，昨边臣言，秉常见为母党囚辱，比令移问事端，同恶不报。既又引兵数万，侵犯我边界，义当有征。今彼以屡遭败衄，故遣使诡情陈露，意在间贰，想彼必以悉察。”梁氏闻此，遂不遣使至宋。（《宋史·夏国传》）

宋再议西讨，以熙河经制李宪为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使，知兰州李浩权安抚副使。

宋帝既释宪弗诛，宪复上再举之策，兼陈进筑五利，将从之。会李舜举入奏，具陈师老民困状，乃罢兵，趣宪赴阙。已而再议西讨，道赐宪银、帛四千，以为经略安抚制置使，给卫三百，进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使复还熙河，仍兼秦凤军马。（《宋史·神宗本纪》及《李宪传》）

修南牟城。

南牟倚天都山、葫芦河形胜，自李宪残破，宫殿皆毁，蕃部族帐迁徙无依。梁氏使乙埋修复之，近天都创立七堡，量兵为守。已，闻秦凤副总管张守约引兵出塞，乃撤役还。（《宋史·张守约传》及《西夏书事》）

二月，以所获宋将张天一，遣使献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掠宋定西城。

定西即夏西市城，宋帝赐名，属兰州。梁氏令衙头首领纵人马入界，掠商人及戍卒。熙河经略安抚司以闻，宋帝诏李宪：“羌人之性，畏强凌弱。若不令守将相度机便，却往酬杀，将为惮怯，启侮不已，则贼计得逞，道路愈致艰虞。可速与指挥。”又诏陕西诸路经略司：“严诫城守，遇有西人入犯，密伺贼马所在，悉行讨戮，毋为轻易致落奸便。”（《长编》三百二十三）

屯兵宥州，谋援山界降户。

中国五路兵入界，蕃部降者不下数万帐，所失义合、吴堡、塞门、浮图诸寨，并据横山界分。梁氏悉放降部家属入内地，使煽惑之。又于宥州屯兵数万，谋入塞门、保安军界接应。谍者以告，宋帝诏沈括于元管新附属羌中多方羁察，勿令疏逸，于是降人不敢动。（《长编》三百二十三）

禹臧花麻请投附于宋，不果。

初，花麻弃西市城入兴州，以觇兵势。已，五路兵还，花麻不能内达。久之，遣使送蕃字文，自陈情款，期于三月辛卯由坚博坡投附，请中国发兵接应。宋帝令李宪经划之。会以三月四日孙晞渡河被获，遂不果。（《长编》三百二十四）

遣兵袭西蕃，不果行。

梁氏见董毡不肯与和，起兵将袭之。董毡知其谋，遣使以蕃字文告中国曰：“夏人通好，前经拒绝，已训练甲兵，俟从进讨。”宋帝诏苗授、李宪等，师行有期，即预以告。梁氏惧而止。（《长编》三百二十四）

三月，截归汉蕃落于黄河渡，杀兰州供奉官孙晞。

黄河北有马凌（一作嘛唛）亲家翁努卜密桑（一作哆亲哩那没桑）一家十五口，约内投。新顺部落马凌等言于知兰州李浩，乞发船取接。浩差孙晞应之。夏人计诱晞过河，杀之水中，并执马凌兵士十余人。（《长编》三百二十四及三百二十七）

与宋鄜延副总管曲珍战于金汤，败绩。

初，宋军还自五原。夏人以宋师既老，乃保金汤，以窥鄜州。沈括使珍将步骑二万，治师于东川，言欲袭葭芦，出鄜延东道，夏人悉众备东方，师行数里，反旆而西，三日至金汤，拔之，斩首千五百级，俘宥州观察使，格众数千人而还。（《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三百二十五）

袭荒堆三泉。

宋鄜延之兵与战具，悉为保安、啰兀二将所分据。自延州龙安以北，诸寨无屯备，延安帅赵卨患之，权管勾机宜文字游师雄为谋，发义勇以守，且聚石于城上以待寇。夏人闻其有备，乃引兵入麟州，袭荒堆三泉而归。（张舜民《画墁集·游公墓志铭》）

侵宋延安。

宋将种谊知鄜州，夏人犯延安，宋帅以谊统军御之。夏人闻谊至，皆溃去。延人谓得谊胜精兵二十万。（《宋史·种谊传》）

复因辽人请和于董毡。

梁氏虑西蕃与中国合，累使请和，不获。邀辽国使者同至青唐说之。董毡以荷宋厚恩，义不敢负辞。（《长编》三百二十五）

夏四月，宋取葭芦寨。

曲珍既拔金汤，乃移军讨葭芦，以绥德兵来击，夏兵塞明堂川以拒珍。沈括阴遣别将李仪自河东客台津，夜绝河以袭葭芦，河东将訾虎率麟、丰之甲会之，夏兵回救葭芦，还，得地二百里，控弦四千人，以守河梁。（《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三百二十五）

礓砟寨蕃官香都举寨附宋。

梁氏遣人追礓砟寨兵三千余人入卫，香都乘戍卒单弱，尽焚本寨楼橹，与妻屈名举寨内附。环庆经略司令副将傅谏收其地，遣兵戍之。（《长编》三百十九）

五月，宋遣给事中徐禧治鄜延边事。（《宋史·神宗本纪》）

六月，都统军嵬名妹精嵬（一作威明墨沁威）、副统军讹勃遇（一作阿布雅）掠宋淮安镇，败死。

梁氏自三月中点集河内、西凉府、啰啘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令妹精嵬、讹勃遇将兵数万入环庆，掠淮安镇。蕃官讹脐（一作阿齐）侦知以报，守将张守约合诸路兵掩击，两人战败，皆死，酋首没者三十八人，失铜印及兵符、军书、器械无算。（《宋史·神宗本纪》及《长编》三百二十六至二十七。按《张守约墓铭》：西贼

犯淮安寨，守约出他道，斩二统军、蕃兵四十六级，生擒八人，发兵符契二，甲马六十四，铜印六，即此役也，见《长编》小注。)

遣使贡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谍者策木多伊克(一作移都)入宋被获。

策木多伊克本鄜延弓箭手，熙宁中被俘，隶衙头祗候殿直屈埋部下，遣入鄜延侦事，戍兵执讯之，称衙头复集十二监军司兵欲往鄜延。经略司以闻，宋帝令究实以报。(《长编》三百二十八)

秋七月，大举犯宋镇戎军，与三川寨巡检使王贵战，败之。

梁氏愤淮安之败，集十二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于铁牟(一作铁毛)、天都二山没烟峡、葫芦河诸处，各赍五月粮入犯。至镇戎，故逡巡不进。三川寨巡检王贵视为怯，率众过壕索斗。夏兵张两翼击之，贵大败走。(《长编》三百二十八)

分掠熨斗平。

梁氏分铁牟山众五千人入熙河，至熨斗平新堡外，杀掠汉、蕃人口，驱掩士马而回。(《长编》三百二十九)

诱蕃族奔雅(一作巴雅尔)等降。

奔雅乃甘谷城归顺首领悼聚马移(一作卜聚玛伊克)部下军使，梁氏数使人招诱，奔雅与其属二十九人、马二十三匹走回西界。(《长编》二百三十九)

八月，宋城永乐。

宋师五路既无功，种谔言："贼巢虽未覆灭，若据有横山，则兴、灵将无恃以食河南之地，可不战自屈。"遣子朴上其策，会沈括请城古乌延城(沈括《奏议》：乌延土地膏腴，去盐池不远，东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过四十里，最为冲要)以包横山，使夏人不得绝沙漠。遂遣侍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往议。谔又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以据两池之利。如此，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徐禧等至鄜延，已定议城永乐，上言："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不如永乐之形势险扼，请先城永乐。"宋帝从禧议，诏禧护诸将往城之。永乐依山无水泉，种谔极言其不可。不听。筑寨堡各六：寨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计二十一万，十四日而成，距银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赐名"银川寨"。当版筑方兴，夏数十骑济无定河觇役，曲珍将追杀之，禧不许。(《宋史》种谔、徐禧、曲珍等传)

侵神木堡，杀宋巡检使高素。

梁氏复于衙头选募蕃部敢战者，使为酋领，率兵入麟州，围新筑神木堡。高素与监押贾歇出战，歇众先溃，素被杀。(《长编》三百二十九)

九月，攻宋永乐，陷之。

永乐接宥州，附横山，夏人必争之地。徐禧等既城，去九日，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闻城永乐，即来争。边人驰告者十数，禧等不之信。曰："彼若即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禧即挟李舜举、李稷往援，大将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无水，不可守。"禧以为沮众，欲斩之，既而械送延州狱。比至，夏兵倾国而至，号三十万，禧登城四望，不见其际。永亨兄永能曰："羌性轻率，出不意而辄加笞叱，则气折不能害人。若迟疑不断，纵其跳梁，将无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与战，破之则骇散。后虽有重兵，亦不敢进，此常势也。尘埃涨天，必数十万之众，使俱集则众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髯，谓永能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禧执刀自率士卒拒战，夏人至者益众。

丁亥，夏人渐逼，永能请及其未阵击之，又不听。乃以万人阵城下，坐谯门，执黄旗令众曰："视吾旗进止!"夏人分阵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阵于水际，军不利，将士皆有惧色。遂白禧曰："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贼不战，先自退耶"乃以七万人阵于城下。俄夏人纵铁骑渡河。珍曰："此铁鹞子军也，当其半济击之，乃可以逞。得地则其锋不可当也。"禧不从。铁骑既济，震荡冲突，大军继之。时鄜延选锋军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银枪锦袄，光彩耀日，先接战，败奔入城，蹂后阵，夏人乘之，师大溃。将校寇伟、李思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及使臣十余辈、士卒八百余人尽没。曲珍与残兵入城，崖峻径窄，骑缘崖而上，丧马八千匹，夏人遂围城。

初，沈括奏："夏人逼永乐，见官兵整乃还。"帝曰："括料敌疏矣！彼来未出战，岂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乙未，诏李宪、张世矩将兵救永乐，又令沈括遣人与夏约退军，当还永乐地。夏人围永乐城厚数里，游骑掠米脂，且据其水寨。珍士卒昼夜血战，城中乏水已数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绞马粪汁饮之，夏人蚁附登城，尚扶创格斗。括与李宪援兵及馈饷皆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谔怨禧，不遣救师。曲珍度不可支，请禧乘兵气未竭，溃围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摇矣。"珍曰："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辱国耳。"高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城中无水，惟禧、舜举有水两壶。一日，忽有于城下呼曰："汉人何不降？闻无水已三日矣。"禧以壶水扬于外，以示人曰："无水？此何物也?"虏笑曰："止于此矣。"夏人呼珍来讲和，吕整、景思义相继而行，夏人髡思义(一作谊)囚之(《长编》：贼围城浃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知势不敌，乃遣吕文惠应之。文惠至敌帐，敌帅坐文惠于地曰："尔小将，不可议约，

当令曲太尉来。”即遣文惠还。禧以曲珍总军政不可遣，而景思谊自请行，禧曰：“万一蹉跌，恐伤国体。”思谊曰：“今势已逼，倘能以口舌说之，使缓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数万人命，岂顾一身耶。”敌帅见思谊言：“若还吾兰会、米脂，即当解去。”思谊曰：“此系朝廷，非边臣所得专也。”敌囚之。）

戊戌，夜大雨。夏人环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之孙昌裔劝永能从间道出，永能叹曰：“吾结发从事西戎，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所也。愿易一卒敝衣，战而死。”徐禧、李舜举、李稷皆莫知所为。城既陷，舜举以败纸半幅，笔摘略数十百字，以烛蜡固之，付有司以上，实遗奏也。云：“臣舜举死无所恨，但愿陛下勿轻此贼。”李稷将死，亦书纸后云：“臣稷千苦万屈。”上得之，不胜悲涕者累日。是时，敌人虽入月城而未逼，左右以马御舜举，舜举以鞭挥击，不肯上马。少顷僵踣，人犹见之。李复上马，将出门，失辔。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内夜黑沸涛中，面上中箭，恐非敌人也。独徐禧不知所终，或云有还人见之夏国者。惟曲珍、王湛、李浦、吕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挥马贵，独持刀杀数十人而死。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乃耀兵于米脂城下而还。宋自熙宁用兵以来，凡得葭芦、吴保、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敝。（《宋史·夏国传》、徐禧、高永能、曲珍、李稷等传及《长编》三百二十九。按济南先生《师友谈记》载，李锌希声言：“禧经制西事，日与沈括议入居永乐。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计，自以数万人守焉。禧自守，虏大纵兵围之，四面不见其际。禧节制诸将不许出战，城中兵相残杀，禧命曲珍内平之。守既久，城中无水，兵皆渴，至有杀人而吮睛饮血者。禧命掘井，井数十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军额高下次第饮之，众兵怨怼，凡汲一罂，众兵皆以衣渍而吮之。众渴不已，请开城饮于壕，虽死不憾。城开，外兵遂入，而屠焉。”）

是月，袭绥德。沈括援之，夏人引还。

永乐之始围也，括仅有卒万人，不足以战，方命济师于延州。夏首领凌结阿约勒以八万人南袭绥德，属羌三百人欲翻城应之。阿约勒之弟兴嫩以告括，括集将佐议曰：“永乐之胜败，未系边势之重轻。绥德国之门户。失绥德则延州为敌所逼，胜败未可知，关中必震，此大机会也。宁释永乐而救绥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绥德，取反者三百户尸诸城。阿约勒以众退。延州之师未至，有诏括退保绥德，无得辄救永乐，以待援兵之集。（《长编》三百二十九）

攻宋德顺军静边、隆德两寨。

夏人过壕，掳掠老幼千人。宋帝虑西人自为得计，因此频入为寇，诏经略司：“严切戒约，先觇贼马屯聚近远虚实，度兵力可以取胜，乘隙掩杀，务要万全，不得轻易远出。”（《长编》三百三十）

冬十月，西蕃首领董毡来攻斫龙城。

董毡闻夏国兵东出，令其养子阿里骨、首领鬼章等领兵攻斫龙、龊哆等城，破之，尽俘其众，遣使入熙河献捷。经略司以闻，宋帝令具有功首领姓名，赐银、绢有差。（《长编》三百三十一）

西蕃益麻党征来降。

党征，董毡弟。初，梁氏以官爵啖董毡父子，拒不受。党征心慕之。乘间走投夏国，梁氏使居于怀德军。（《西夏书事》）

西南都统昂星嵬名济移书宋边臣刘昌祚请平。

书曰：“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兴甲兵，大穷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为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故去年有灵州之役，今秋有永乐之战。然较其胜负，与前日之议，为如何哉？朝廷于夏国，非不经营之，五路进讨之策，诸边肆挠之谋，皆尝用之矣。知徼幸之无成，故终于乐天事小之道。况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若乘间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即念天民无辜，受此涂炭之苦，国主自见伐之后，夙夜思念：为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而边吏幸功，上聪至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机，发不旋踵，朝廷岂不恤哉！至于‘鲁国之忧，不在颛臾；隋室之变，生于杨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进谠言、辟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生民重见太平，岂独夏国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书，帝谕答之。（《宋史·夏国传》。按《长编》作遗书卢秉，文全同，惟字句小异。）

盗缚羌酋哆名昌献于宋。

哆名昌将侵宋，诡称送币庆州。知庆州赵卨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适以罪系狱，破械出之，告以故，约期日。使往，果缚取哆名昌以献。（《宋史·赵卨传》。）

## 宋元丰六年　辽太康九年

西夏称大安九年

春正月，遣使如鄜延。

夏人佯遵泾原经略司谕，遣人赍文字于鄜延，请入贡。知延州赵卨不敢受。（《长编》三百三十二）

夏人犯边，将官杨定死之。（《九朝编年备要》）

二月，侵兰州。

先是，梁乙埋遣数十骑至兰州境北，隔河呼曰：“我夏国已胜鄜延路兵，俟河冻即至兰州。”继令千人哨探，直抵城下。至是，突以数十万众趋皋兰，已夺西关门。知兰州李浩闭城拒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

所以全合溉也。”走马阎仁武曰：“奉诏令守不令战，必欲启关，当奏劾。”文郁曰：“今披城而出，以一当千，势有万死，岂畏劾哉！况守则无必固之势，战则有可乘之机。”坚请不已，浩许之，乃募死士百余（《宋史·夏国传》作死士七百）夜缒而下，持短兵突之。敌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收其所虏，入城中。时以文郁仿尉迟敬德云。（《宋史·王文郁传》及《长编》三百三十三）

分掠安定堡。

掳人、畜无数，延州出兵追之，不及。（《长编》三百三十三）

进屯熙河。

闻中国展筑定西城，梁氏令诸军屯聚熙河备之。（《长编》三百三十三至三十四）

宋诏李宪募死士，购夏首领仁多唆丁。

仁多唆丁多于宋西南边出入，永乐之役，领兵攻城最为凶黠（《长编》：永乐之役，初总兵至者乃梁默宁凌，逡巡十余日，每日支分万余人，持锹镬撅城，为城上官军击死者，旋即拽去，或覆以毡，不欲官军见之。后唆丁领兵至，驱率蕃丁蚁附而进，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尸，昼夜急攻，故新造之城不守）。至是，宋帝诏宪：“密结敢死侪类，谋生致之。或斩首前来，当以团练、蕃部钤辖及皇城使、蕃兵将官酬之。”（《长编》三百四十一。按仁多唆丁，《铁围山丛谈》作青唐将，误。又仁多唆丁，《长编》作星多哩鼎。）

侵宋保安军顺宁寨。

夏兵围之数重，时寨兵少，人心危惧。有娼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乃掀衣登埤，抗声骂之，尽发其私。夏人皆掩耳，尽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丑，夏人度李氏终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故，中夜解去。（《梦溪笔谈》）

三月，复攻兰州。与宋副总管李浩战，败走。（《宋史·神宗本纪》。按《长编》注云，三月辛卯，乃赏功解围，非始入寇也。）

曲珍将兵攻盐、韦。

俘馘千，驱孳畜五千去。（《宋史·赵禼传》）

夏将拽厥嵬名与宋人战于贺罗平，败，被擒。

拽厥嵬名宿兵于贺兰原，时出攻宋边，知庆州赵禼遣将李照甫、蕃官归仁各将兵三千左右分击，耿端彦兵四千趋贺兰原，禼戒端彦曰：“贺兰险要，过岭则沙碛也。使敌入平夏，无由破之。”又遣三蕃官各将轻兵五百，取间道出敌寨后，邀其归路。端彦与战贺罗平，敌败，果趋平夏。千兵伏发，夏人骇溃，斩馘甚众，生擒嵬名，斩首领六，获战马七百，牛羊、老幼三万余。（《宋史·赵禼传》。按司马光《日记》：环庆路经略司言：“蕃官贝嵬等将兵讨西贼，获宥州正监军附马拽厥嵬名，诏具功状以闻，拽厥嵬名仍押付阙。”与此异。）

宋河东将薛义败夏人于葭芦西岭。

葭芦、米脂二城，里外良田不下一二万顷，国人谓之“歇头仓”，又名“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出禾黍多也。自为中国收复，梁乙埋日夜图之，引兵由女萌骨堆驻西岭，将袭米脂，为河东将薛义所败。（《宋史·神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宋麟、府州将郭忠绍等败夏人于乜离抑部。（《宋史·神宗本纪》。按《长编》作密内部）

宋河东将高永翼败夏人于真卿流部。（《宋史·神宗本纪》。按《长编》作勒珍鲁部）

夏四月，获鄜延刺事人伊特凯，杀之。

河东六路，鄜延最近兴、灵。经略司遣熟户蕃官伊特凯入界刺事，监军司捕得，杀之。（《长编》三百三十四）

宋知兰州、副使李浩，败夏人于巴义谿。

夏兵聚巴义谿，将攻兰州。李浩侦知屯驻所在，潜师掩击，夏兵退走。浩追入界，夏众自吃啰瓦拱赴援，与浩兵战，大败。（《宋史·神宗本纪》及《李浩传》。按巴义谿，《长编》作巴伊克谷。）

宋泾原军入水东口，败之，复围兰州，杀右侍禁韦定。

熙宁寨硝坑堡巡检王世隆领兵入界，至水东口，梁乙埋遣众拒之，世隆战死，弓箭手十将王和等中伤走，乙埋纵兵趣皋兰，破西关堡，杀管勾右侍禁韦定，尽掳所雇于阒运粮人及橐驼等物，相持九日，城下死伤如积。围既解，兰州人收积尸为京观。是役也，有蕃部抡约入告，中国得为备，故不能大入。（《长编》三百三十五）

攻宋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败之。

宋帝诏虎：自今毋得轻易出入，遇有寇边，止令裨将出兵掩逐。（《长编》三百三十五）

使钤辖香逋诈降于府州。

夏兵与河东将郭忠绍等战于乜离抑部、真卿流部，不胜。梁氏因使香逋至府州侦事，诈降于知州折克行，尽陈国中虚实，请与信实人入夏招谕近上首领。克行申经略司以闻，宋帝诏以香逋所说兵马数多与诸处探报不同，虑未可信，令守将密窃防之。（《长编》三百三十五）

宋诏李宪严边备。

诏曰：“近麟府、鄜延、环庆、泾原路探事人言，西人已点集河南、河北诸监军司人马，或称十分中五，或称九分，并要于十二月十五日葫芦河取齐。虽作过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处必是委实，不可不广为枝备。”（《长编》三百四十一）

六月，犯宋乾兴寨。

梁乙埋数犯兰州不得志，以兵侵镇戎，攻乾兴寨，直过界壕杀掠人畜，守将发兵稽迟，饱掠而还。（《长编》三百三十五）

宋诏，以河北经略司招降西蕃首领二人玛克密巴勒为内殿崇班，策多克新为三班奉职。（《长编》三百三十五）

闰六月，遣使谟个咩迷乞遇（《长编》作摩格蔑密裕）表请于宋，乞修职贡。

西夏之臣宋也，岁赐、和市得利甚溥。每岁入贡使者至宋，赐与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军兴以来，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横山一带，又为宋沿边诸将攻讨，皆弃而不敢耕。穷守沙漠，衣食并竭，老幼穷饿，不能自存，故复修贡请和。秉常表曰："夏国累得西蕃征王子（《长编》作木征王子）书称，南朝与夏国交战岁久，生灵荼毒，欲拟通和。缘夏国先曾请所侵疆土，不从以来，未便轻许。西蕃再遣使散八昌郡丹星（《长编》作继巴沁鼎丹新）等到国，称南朝语言计会，但当遣使赍表，自令引赴南朝。窃念臣自历世以来，贡奉朝廷，无所亏怠；至于近岁，尤甚欢和。不意俭人诬间，朝廷特起大兵，侵夺疆土城寨，因兹构怨，岁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义，特还所侵。倘垂开纳，别效忠勤。"乃赐诏曰："顷以权强敢行废辱，朕用震惊。令边臣往问，匿而不报。王师徂征，盖讨有罪。今遣使造庭，辞礼恭顺。仍闻国政，悉复故常，益用嘉纳。已戒边吏毋辄出兵，尔其坚守先盟。"遂诏陕西、河东经略司：其新复城寨徼循毋出三二里，所有岁贡赍赐，一切如旧。（《宋史·夏国传》及《栾城集·论西事状》。按徐氏松辑大典本《宋会要》：元丰六年闰六月四日，诏陕西、河东经略司："夏国奉表，辞礼恭顺。朝廷已降回诏，许通常贡。诫约边吏，无辄出兵。除自来边界依旧戍守外，其新收复寨止于三十二里巡绰防托，毋得深入。"仍诏押伴夏国使人王震，以此意说谕使副。按此作三二十里，与《夏国传》异。《长编》亦作三二里。）

宋诏刘昌祚谨秋防。

诏："夏国近虽遣使修好，朝廷答诏，许通常贡。然新划疆土，封守未正。敌之承命逆顺，情不可保。渐迩秋防，田稼在野，深虑守臣，安于近诏，以为边事遂宁，忽于提防，或误国事。委昌祚详此施行。"又诏河东经略司："毋招接西人。其自愿投顺人口，可说谕约回，若惧残害，势不能归，即义当安存，或界上有人收索，宜勿应答。如首领或用事人，缘内怨愿投附，即收留，奏听旨，候将来已降誓诏，别听指挥。"（《长编》三百三十六）

秋七月，复使如宋谢恩。

夏国请睦使还，未逾旬，即遣蕃部鬈莽入熙河探事，为经略司所获。秉常惧中国生疑，遣使入谢。帝曰："观其意颇急遽，必有奸谋，可令陕西、河东经略安抚司指挥缘边官守，远设斥堠，勿令少失枝梧。"（《长编》三百三十七）

八月，宋环庆兵来袭。

鄜延路经略司奏："据顺宁寨言，西界把口小首领冬至讹指说，环庆路兵入西界杀两溜人马。"宋帝诏环庆路经略司具析有无兵入西界讨杀斩获。仍详鄜延路言西人欲来酬报事，选人伺候，常为预备，兼八月后，本路累以巡防、探事为名，遣兵出界，各有斩获，并夺到孳畜，显是不依元降无辄出兵诏旨。虑西人以此为词，仰常诫约缘边城寨兵将官等遵守前诏。（《长编》三百三十九）

复因辽人求和于董毡，不许。

宋帝闻辽遣人使夏及青唐，虑西人干求辽，欲因和解董毡。诏李宪选使臣开谕董毡，以辽与青唐相去极远，利害不能相及，令坚守前后要约，出兵西讨。（《长编》三百三十八）

冬十月，遣使上表于宋，请复修职贡，乞还旧疆。

宋臣安焘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之。然虏情无厌，当使知吾宥过而罢兵，不可示以厌兵之意。"帝乃赐秉常诏曰："惟尔祖考，介居边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拊循倍厚，历年滋多。昨者王师出征，义存拯患，谓宜委戈而听命，敢忾以献功。岂虞靡思，弗喻朕志，杀害吏士，捍拒甲兵。问罪正名，方图再举，迨使辞之效顺，闻国政之复常，旋纳悬诚，祈修贡职。遽披来奏，论请故疆。朕惟藩服不恭，削地示过。咨于故实，匪联所私。尔其审思厥终，务体至意。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岁赐候地界了日依旧。"未几，帝复手诏刘昌祚等曰："永乐失律，贼贼气凭陵，凡有所求，意在必得。今答诏既拂其意，必无顺命之理，于大小迟速之间，须豖突作过。宜夙夜修严战守之具，俾随方有以待之。卿等各膺重寄，为国虎臣，当体诏告丁宁，寤寐勿怠，宽我西顾，无为子羞。"今特因录降赐夏国诏书，故有是诏。（《长编》三百四十及《宋史·安焘传》。又《长编》诏："近夏国遣使上表谢恩及乞所克复城寨疆土，比已回诏不允。然虑别谋犯顺，可录回诏札下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制置使司，令常探伺，随宜备御，其诏本仍毋得下司。"）

十一月，使宥州藩户诈降，不得。追还贺正人使于界上。

秉常倚恃兵力，自谓所求必得，及请故疆不许，大酋仁多唆丁等皆谋入犯，又虑缘边壁垒坚固，未能力胜，遣宥州心腹首领各率族帐内投，请居新垒，以为内应。宋帝令置之鄜、坊两州间，唆丁等无以为计。故事，贺正人使每于仲冬月入界。是时尚未出境，秉常使人追之。移文保安军言："今来贺正旦人使，难议发遣也。"（《长编》三百四十一及三百六十五）

赵卨乞便宜处置边事。

宋帝诏："边鄙有警，事有奏禀不及者，帅臣自当便宜施行。"秉常兄嵬名吉甭使人以书抵诸帅，倨嫚。他部或拒不受之，或受而谕以当奏朝廷。卨得书，语其使曰："尔归谕酋领：国主世受爵命，何敢擅行黜废。朝廷问罪，犹取倔强。今又狂悖忘作，灭亡无日矣。"叱去之。（《长编》三百四十一）

十二月，宋诏来年岁赐夏国银并赐经略司，为招

纳之用。(《长编》三百四十一)

宋禁边人私与西人交易。

枢密院言:"夏国尚未以时入贡,虑缘边不能禁止边人私与西界交易。"诏陕西、河东经略司:"申饬法令,毋得私纵。"(《长编》三百四十一)

攻西蕃,败绩,西蕃兵入境大掠。

西蕃首领阿里骨本于阗人,其母给事董毡,因养为子,尝从王师西讨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及董毡病革,子蔺逋比先死,悉以种落付之,遂嗣职。不敢以丧告,故朝廷未之知。秉常屡次请和不得,遣兵攻邈川城,败还。阿里骨追逐入境,抄掠寨堡,获级甚夥。仍以董毡名献捷中国,并请出兵助讨。(《长编》三百四十及《宋史·吐蕃传》。按《宋史·董毡传》:哲宗立,加检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而高永年《陇右日录》系之元丰六年十月。)

# 卷十八

## 宋元丰七年 辽太康十年

西夏称大安十年

春正月,大举犯兰州。

初,宋李宪以兰州为西夏必争地,夏众为王文郁击退后,犹数至河外,而相羊不进。意必大举,乃增城守堑壁,楼橹俱备。至是,果大举入犯,步骑号八十万,围兰州,意在必取。督众急攻,矢如雨雹,云梯革洞,百道并进,凡十昼夜不克,粮尽引去。(《宋史·李宪传》及《九朝编年备要》。按《长编》正月甲辰,诏李宪"深戒将吏,勿轻冒贼锋,误国事。"丁未,又诏李宪"速遣谙事信熟人,檄董毡、阿里骨出兵攻讨,更广求间路,探候城中息耗。仍谕在城官吏,伺察奸细,守城人频令番休,勿使倦怠。"及围解,又诏李宪:"贼倾国而来,彼费已大,洎入汉境,盘泊旬日,卒无所得,大众伤夷而归,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谕诸将,勿以不能尾击、多斩虏首为恨。"又赐李宪诏曰:"西贼虽已伤败散去,然凶首仁多唆丁倔强任气,深虑耻于伤残,不快所欲,忿不思难,出我不意,其人如犬彘,乘隙忽有奔冲,不可不念。宜多方广布斥堠,督责守将,无怠防虑。仍须弓箭、火炮之类百万有余,以备御贼。")

与阿里骨等战于河上,败绩。

宋李宪遣间谕阿里骨等,选骑渡河来攻。至是,与夏人遇,战,夏人败绩。(《宋史·李宪传》)

二月,李宪乞招讨西人及上《挠耕策》。(《长编》三百四十三。又《长篇》二月戊子,手诏李宪:"得回奏浅攻扰贼春耕,若如所划,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余万众,果可以致倾国点集否?又天都小老药闻大兵之出,果不震惊奔骇渡河,而肯置之会州之侧,使我得以招携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团聚不散,则所谓二十二钤辖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怀内附否?此事首尾恐未详密,则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杨吉等出塞,已见事验,为忽往倏归之计甚便。宜审图之。"又诏李宪:"夏人自连岁不时点集之后,人困已有受其弊者,又围犯兰州大众伤败之余,士气摧丧,在理可知。兼凶首仁多唆丁残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则必得罪于其国中,下须逞其躁心。及彼羌户,必有不自安之人。疑可乘时开以重利,俾有内向之心,广肆招来,以衰贼势。仍时出精锐塞外,挠其春耕,为今之宜,最为困贼上计尔。宜图之。"仍赐钱一百万缗,绢五十万匹,为修筑备御锡赉之费。又诏宪:"西贼自兰州挫锐伤夷之后,闻其中欲得内附者甚多,未知虚实。可责委守将,多方招徕。或专遣一二近上有机智官如康识辈主其事,此于方今边计,不为小补,兼采贼强弱,事实不细。")

集兵练家流,争葫芦河。

国人讹传中国欲城葫芦河。秉常发河南、河北人马十分之九,期集练家流争之。宋边吏以闻,帝诏:"宜明远斥堠,探敌所向,清野城守,则为制敌上策。"帝又批诏尾云:"本路挠耕之兵,数出俘斩,殆以千数。羌人俗重酬报,今所聚人马,不见汉兵,势不空回,必于诸路钞掠。诸路中本路且有瑕衅,必恐首撄敌锋,不可不厚为之备。"(《长编》三百四十四)

三月,以兵入安丰寨,焚民居,杀掠。(《长编》三百四十五)

河西鞑靼国攻甘州。

鞑靼,西蕃别种,与回鹘东境相邻。乾德中,尝入贡中国,后以道远隔绝。其俗犷悍喜斗,轻死好利,与夏国世仇。尝以兵侵略北境,俘夺人民鬻之辽。时闻夏国与中朝构兵,驱其众抄掠右厢监军司所。熙河经略司以闻,宋帝命右班殿直皇甫旦持诏谕西蕃,使结其兵共图夏国。旦至青唐,羌酋鬼章留之塚山寺,不得达。(《长编》三百四十六)

夏四月,攻宋延州,与安塞堡将官吕真战,败绩。(《长编》三百四十五)

犯宋塞门、安远寨,刘昌祚拒破之,杀其统军叶悖麻、咩讹埋。

二人盖始谋攻永乐者,昌祚图其形以献,宋帝喜,遣近侍劳军。(《宋史·刘昌祚传》。按《长编》:五月丙寅,上批付刘昌祚:"夏人昨者不承诏命,继举大众攻围兰州,伤夷败散,续为诸路讨击,势颇摧丧。近于本路出没,又为边吏斩其酋豪,自此忿气,应更增倍。若不开示招徕,深虑蜂虿有毒,困兽犹搏,用兵未有休时,卿可相度其可与不可,开道朝廷恩义以闻。")

六月,攻宋德顺军,杀其巡检王友。(《宋史·神宗本纪》)

秋八月,宋诏陕西、河东经略制置司,选人入境刺探。

枢密院言:"诸路谍报西人大点集,若至秋深入

寇，诸路方出兵牵制，浅攻别无所得，徒困兵马。若不乘其未备掩袭，使敌得并兵一路为寇，于枝梧亦为费力。”诏陕西、河东经略制置司：“选入深入钩探，如对境一二百里有敌兵，不至重大及有收秋人户住止，可以倏往忽归，乘便讨杀。即度事力发将兵仍计万全，毋得深入虚空之地。”（《长编》三百四十八）

宋命兰州设备。

诸路谍报：“西人广造攻具，竭国点集，声言欲入兰州。”宋帝虑守臣将士狃于前胜，轻易待敌，或为诱战，别致失宜。令康识往兰州，与当职官经划为备及募人深入刺候，谓：“如敌果入寇，务在谨重过于去年，照管守御兵将，昼夜悉力应付，以取全胜。仍度人情，时与犒给。候大河冰开，方得往他处巡历。”（《长编》三百四十八）

宋指挥诸经略司乘隙出兵，入境蹂秋稼。

宋帝既虑获事已毕，戎骑或来，命刘昌祚更筹划。谓：“如未可出，即谨守前约，内外备戒，勿承顺朝廷一时指挥，妄有举动。”（《长编》三百四十八）

九月，围宋定西城，与熙河将秦贵战，败绩。

夏原川子路距定西及会州之安西、平西诸城仅百里，可朝发夕至。秉常遣兵入熙河界，围定西城，烧毁龛谷族帐。第五副将秦贵与内殿崇班韦万引兵拒之，乃却。（《长编》三百四十八至四十九）

遣使如青唐，欲因董毡乞和于宋。

宋得董毡蕃字书，即命使臣引伴赴阙，并令熙河经略司审验，有无夏国表文及奏陈事。又虑奸意未可知，或以此疑本路边备，诏制置司过为堤备，毋得因此稍弛。（《长编》三百四十八。又《长编》：九月己亥，诏李宪应接董毡与夏国首领议事。）

冬十月，攻宋熙河，首领仁多唆丁败死。（《宋史·卢秉传》作仁多嵬丁，此从《夏国传》。）

夏境胡卢川，距塞二百里，恃险远不设备。知渭州卢秉遣将姚麟、彭孙袭击之，俘斩万计。夏酋仁多唆丁，举国侵宋。秉治兵瓦亭，分两将驻静边寨，指夏人来路曰：“吾迟明坐待捷报矣。”及明，夏人果至，见宋师惊曰：“天降也!”宋人纵击之，皆奔溃，唆丁死焉。（《宋史·神宗本纪》及《卢秉传》）

宋诏边吏，用浅攻计，扰夏耕获。（《长编》三百四十八。又《长编》：是月癸巳，手诏李宪：“得所论夏贼即今国中虚实，形势强弱、用事首领、举动妄谬之状，甚善。贼情大概其尽于此矣。然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若不乘机隙，朝廷内外并力一意，多方为谋经略除此祸孽，则祖宗大耻无日可雪，四方生灵赋役无日可宽。一时主边将帅得罪天下，后世无时可除，俯仰思之，所以今日有此申谕。昨得泾原奏，体访去兴、灵州迂直道径，方知兰州渡河去贼巢甚迩。今若于四五月间，乘贼人马未健，加之无点集备我之际，预于黄河西上以兰州营造为名，广置排筏，克期放下，造成浮桥，以本路预集选士健骑数万人，一发前去，荡除枭穴，纵不能擒戮大憝，亦足以残破其国，使终不能自立。未知其计如何，宜密谋于心，具可否，令至亲谨密之人亲书奏来，无或少有泄露。昔王浚取吴、高颎平陈、曹彬等下江南，莫不出此计，卒皆能立奇功，除一时巨患。尔宜亲阅其实，加意潜谋审念之。又得译录到温锡沁等蕃字及遣来蕃僧禄尊口陈，边谋甚悉。苟直如来约，实大利也。不知羌酋信诞所在尔，更宜加意置心经营。盖时者难得而易失，古今通患，其垦多哩鼎，若委如所谋，从中而起，外以汉兵如今月二十一日所论合势而东，则大事成矣。惟在尔多方以智图之，则巨患可除，国愤纾有日矣。”）

犯宋泾原，民多以火死。（《长编》三百四十九）

十一月，攻宋清边寨，杀其队将白玉、李贵。（《宋史·神宗本纪》。按《夏国传》作清远，《长编》作静边。）

秉常遣使入贡于宋，且乞兰会壤土，不许。

宋泾原副总管姚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师是征。今秉常不废，即为顺命，可因以息兵矣。独兰会不可与，愿戒将帅饬边备，示进讨之形，以绝其望。”从之。（《宋史·神宗本纪》及《姚麟传》。按《长编》：夏人入朝，管勾熙河兰会经略司机宜文字穆衍请杀礼待之，使董戬无校量轻重之别，不报。）

十二月，西蕃兵入境。

阿里骨遣兵掠境，获蕃部二人。令首领赍蕃字书至熙州献，宋帝诏依蕃丁例刺配。（《长编》三百五十）

## 宋元丰八年　辽大安元年

西夏称大安十一年

春正月，韦州蕃官伯德叛附于宋。

率丁口二百五十。宋帝授供备库副使、本族巡检，赐银、绢三百。（《长编》三百五十一）

二月，梁乙埋死，子乙逋自为国相。

自乙埋专政，数扰边。鄜延经略使赵卨以书言：“何苦与汉为仇，恐所得不能偿所失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遗之战袍、锦彩。乙埋亦因酋渠嵬名阿吴辈多反侧顾望，怀内顾忧，不复自将窥塞，至是死。（范百禄《志赵卨墓》云：“卨既结好乙埋，因复纵间，使微泄其事，国中固疑乙埋不犯汉也，又闻受吾馈，果杀之。《宋史》因之立传。”沈括《笔谈》叙乙埋事甚悉，不言被杀，恐《志》未实）。初，谅祚立梁后，特许乙埋世袭，子乙逋遂自立为相，独秉国政。（李氏《长编》云：“乙逋不知于乙埋何如也?”吕大忠《奏议》言：“夏国自梁氏兄弟用事以来，虐用其民，上下怨嗟，皆欲食其肉。”考沈括《笔谈》，谅祚立梁后，以其弟乙埋为家相，许其世袭。既而乙埋死，子乙逋嗣。又章楶《奏议》：秉常死，梁乙逋挟其妹梁氏之势辅立，非嵬名氏之种，潜滋篡夺之计。则乙逋为乙埋子，秉常妻梁氏为乙逋妹也。吕氏

以为兄弟，误。见《西夏书事》。）

三月，宋帝崩于福宁殿。皇太子煦即位，是为哲宗。（《宋史·神宗本纪》）

攻葭芦寨，杀其供奉王英。

自熙宁用兵以来，所失寨地若环庆之安疆，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义合、浮图，皆深入本国境界，势在必争。秉常日思恢复，又以李宪等兵入界焚掠，遂假复仇为名，纵兵数万入河东，攻葭芦寨，寨居山巅，形势险绝。英恃险出战，败殁。（《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三百五十六。按《九朝编年备要》，杀王英在元丰五年五月。）

梁乙逋犯兰州，宋军袭陵哶啰城（今作抡井罗噶尔），破之。

乙逋既执政，遣兵三万屯兰州界上，将俟中国怠，袭之。宣州观察使李宪选精兵万余，令将王文郁由瑞博坡（今作瑞巴普）渡河，围陵哶啰城，克之，斩五百级，获器械、马驼八万余。（《长编》三百五十三）

宥州监军拽厥嵬名宿兵贺兰原，与知庆州赵卨战，被擒。

嵬名，夏驸马，为宥州正监军，宿兵贺兰原，四出儆扰，恃胜不设备。卨遣将李照甫、耿端彦、蕃官归仁分兵三路袭之。卨与端彦计曰："贺兰险要，过岭即沙碛，使敌入平夏，无由破之。"乃别遣三蕃官，各率轻骑五百，由间道邀截归路，端彦等引大兵直抵贺罗平，嵬名率万骑迎敌，战败，果趋平复。伏发，嵬名被擒，亡失战马、牛、羊三万余。（《宋史·赵卨传》及《长编》三百五十四）

夏四月，宋知太原吕惠卿遣步骑二万袭夏人于聚星泊，破六寨，斩首六百级。

宋帝即位，敕疆吏勿侵扰外界，惠卿不奉诏。（《宋史·哲宗本纪》及《吕惠卿传》。按《吕惠卿家传》云："初，惠卿至河东，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燕夏屡乞以兵入界讨荡，为倏往忽来之计，使贼不得安居。惠卿使诸将会议，皆以为夏人屡遭掩击，族帐远徙而斥候严警，间谍莫如其详，浅攻无利，深入可虑。惠卿以为然，遂令诸将分地弛守备、务耕牧，以疑贼计。八年四月，朝廷以国恤敌谋入寇，诏惠卿出师。先之，惠卿谍知屯聚所在，遣将邢佐臣、折克行、訾虎以蕃汉步骑二万二千出左厢，至聚星泊、满朗嘉伊、克罗朗三角等处，破贼六寨，斩首六百余级，凡首领十三人，获铜印十四颗，骆驼、牛、马以万计，追奔数十里，振旅而归。"见《长编》三百五十四。）

蕃部伊实乡道入西界，杀副监军等首级。

鄜延经略司以闻，宋帝诏与下班殿侍。（《长编》三百五十四）

宋遣使以神宗遗留物来赐。

枢密院言："旧例，合差官押赐遗留夏国主银器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诏如故事，仍令学士降遗诏。（《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三百五十七）

六月，遣兵攻肃远寨。

秉常以嵬名被擒，用兵数败，心怀恐惧。会宋神宗崩，潜使减庞族人马入延安路攻肃远寨。蕃官慕化与第二将戴宗扼要害力拒，乃退。（《长编》三百五十七）

秋七月，遣丁拿嵬名谟铎、副使吕则陈聿精等如宋奠慰。

宋帝令夏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进慰表于皇仪殿门外，退赴紫宸殿门，赐帛。朝辞，诣垂拱殿。后屡遣使至宋，宋帝访吕大防以待遇之计，大防言："夏本无能为，然屡遣使而不布诚款者，盖料我急于议和耳。今使者到阙，宜令押伴臣僚叩其不贺登极，以观其意，足以测情伪矣。"故宋帝从之。（《宋史·夏国传》及《礼志》、《吕大防传》）

银、夏州大旱，饥。

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日赤如火，田野龟拆，禾麦尽槁。秉常遣官祈禳二十日，不应，民大饥。群臣咸请赈恤，秉常令运甘、凉诸州粟济之。（《西夏书事》。按《长编》：是年十月，范纯仁言："近枢密院降到熙河奏邈川大首领温锡沁所探事宜言，夏国今年大旱，人煞饥饿。及泾原路探到事宜亦言，夏国为天旱无苗，难点人马。臣亦恐西界只似昨来陕西沿边少雨，其传多有过，当如汉诏所谓传闻尝多失实是也。向来未举灵武之师，诸处皆言西夏衰弱，及至永乐之围致诸将轻敌败事。此可以为近鉴也。"）

梁氏围环州，宋知庆州章楶遣兵逆战，夏师大败。

时宋务戢兵，戒边将毋妄动，且议捐葭芦、安疆等寨与夏人。夏人闻之益骄。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以惩艾，边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遂乘便出讨，以致夏师。梁氏遂率兵围环州。楶先用间知之，遣骁将折可适往御之。可适先得其守烽姓名，诈为首领行视，呼出尽斩之，烽不传，因卷甲疾趋，大破之于尾丁硙。回次柽杨沟，正午驻营，分骑据西山曰："彼若蹑吾后，腹背受敌，必败。"夏人果举军来，可适所部才八千，转战至高岭，乃从间道趋洪德城，设伏邀其归路。伏兵识梁氏旗帜，夏军至，鼓噪而出，斩获甚众。又预毒于牛圈潴水，夏人马饮者多死。梁氏逾山而遁，焚弃辎重，虽帷帐首饰之属亦不返。众相踏藉，赴崖涧，死者如积。（《宋史》章楶及折可适传）

攻宋鄜延。

报惠卿六寨之役也。时龙安以北，兵力减弱，延安主帅患之。录事判官游师雄请发义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夏兵至，急攻之。守城者发石如雨，被伤无算。夏人知不能克，乃还。兵出顺宁寨，保安军巡检张子式伏兵以待，监军嵬名理直误入伏中，力战死之，夏师大溃还。（《宋史·吕惠卿传》、《游师雄传》及《西夏书事》）

八月，复犯鄜延。

夏俗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夏人侦知鄜延解严，猝以五千众傍城大掠，尽得其牛、羊、驼、马，获兵、民辄射杀之，为嵬名理直报仇。已闻鄜延二州兵出击，即全师退。（《西夏书事》）

转攻三泉、荒堆诸寨。

荒堆、三泉，自鄜延直达河东，中若有兵扼之，则两路声援，猝难相应。夏人乘鄜延之胜，转攻三泉，守将拒守不支，弃城遁。攻荒堆。荒堆，麟府藩蔽，主将孙昭有干略，清野聚粮，择蕃、汉健勇者统以牙兵，登陴捍御。梁乙逋同侄梁阿格并马巡城，指挥攻具。昭一矢中阿格颈，坠马下。乙逋怒，并众力攻，城将溃，会梁氏疾作，秉常遣使召还。（《西夏书事》）

冬十月，遣芭良嵬名济赖、昂聂张聿正如宋，进助山陵礼物。（《宋史·夏国传》。按《哲宗纪》作进助山陵马。）

宋诏，赐夏《新历》。（《长编》三百六十）

国母梁氏卒，遣吕则嵬名怀普等如宋报哀。（《长编》三百六十）

遣使报哀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十二月，以国母梁氏遗留物马、白驼献于宋。

秉常言：“母氏临终属臣曰：‘世受朝廷封爵，恩礼备至。今虽边事未已，属纩之后，宜奉遗留物以进，示不忘恭顺之义。虽瞑目无恨。’臣谨遣使，进遗马、白驼诣阙。”（《宋史·哲宗本纪》及《长编》三百六十二）

司马光曰：“秉常是岁凡四遣使矣，礼虽不备，卑屈稍形。然窃料其意有三策焉：一者冀朝廷万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阳为恭顺，使中国休息，阴伺间隙，入为边患；三者久自绝于上国，国中贫乏，使者往来，既得赐赉，且可因为市贩。岂真畏服而来乎？”（司马光《论西夏札子》）

宋以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纮充祭奠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王有言充吊慰使来。

时夏人方修贡。宋使入境，迎待之礼犹倨。迓者至，衣毛裘，设下人座，蒙以毯，且不跪受诏，纮责之曰：“天王吊礼甚厚，今不可以不加礼。”夏人畏惧，乃加敬。（《宋史·夏国传》及《杜纮传》）

宋诏备边。

谍报夏人集九监军司人马，欲犯兰州。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以闻，宋帝命赵济探敌所向，先设备。又诏：“夏人如果来攻城，即坚守应敌，以取全胜。勿为敌诱，轻易出兵，仍豫为清野之计，俟其回兵，即审量追袭。”（《长编》三百六十二）

## 宋哲宗元祐元年　辽大安二年

西夏称天安礼定元年

春正月，宋诏鄜延路经略司，以改元来报。（《长编》三百六十四）

二月，宋禁边民与夏人为市。

左正言朱光庭言：“累降指挥下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禁止边人不得与夏人私相交易。访闻私易无所畏惮。”诏将官及城寨使臣，告谕地分蕃部首领及弓箭手人员、把边将校等觉察，违者治之。（《宋史·哲宗本纪》及《长编》三百六十四）

遣使如宋谢吊慰。

李清臣言：“伏见朝廷近遣郎官杜纮吊慰，夏国今复遣使来谢，朝廷必欲因此之际，特示招怀。所有每年时服，近罢给赐，欲乞自枢密院检举施行，关牒西人开示恩意，及昨来用兵，擒到近上首领多在南方拘管，乞择其三二人，可使归还者，推恩释放，庶其戴荷天恩，共思款服。”又云：“近遣使人辞旨恭顺，因此推恩释放，甚协朝廷之体，兼可以窥察敌情。”（《长编》三百六十二）

使贡于宋。

使者至宋，请归复旧疆。刑部郎中杜纮逆之至馆，使欲入见有所陈，纮止之，答语颇不逊，纮曰：“国主设有请，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语为可否乎？”随语连拄之，乃不敢言。（《宋史·哲宗本纪》及《杜纮传》）

闰二月，太白犯荧惑。

术者谓：“国有兵丧。”群臣上表请禳，秉常不许。（《西夏书事》）

三月，宋以疆界未定，诏边将设备。

枢密院言：“夏国自神宗皇帝上仙及彼国主母丧，后来疆界未曾商议，虑逐路缘边弛备，敌人不测冲突。”宋帝诏鄜延、环庆、熙河、河东、兰会路经略司，诫边将为守御备。（《长编》三百七十三）

夏五月，遣鼎利罔豫章如宋贺即位。

先是，鄜延路经略司言：“顺宁寨主许明申称，西人叶乌玛等来界首，言兴州衙头差下贺登宝位人使多时，为国信不来，未敢过界。”宋帝诏鄜延路经略司指挥保安军：“如西人再来计会，即答与昨来皇帝登宝位，为夏国未修常贡，朝廷难为先遣押赐使命。若夏国差人贺皇帝登宝位，朝廷必须依例差人宣赐。如西人将到公牒，亦仰依此意回牒。”至是，夏国使来贺登宝位，宋帝诏西京左藏库副使王克询押赐。（《宋史·夏国传》及《长编》三百六十八、三百七十四）

移宋边吏，请复岁赐。

夏人自犯麟府、环庆后，宋即绝岁赐。至是，遣使至宋边通意，欲请复岁赐。知秦州吕大忠曰：“夏人强则纵，困则服。今阳为恭顺，实惧征讨。宜且命边人诘其所以来之词，若惟请是从，彼将有以窥我矣。”（《宋史·吕大忠传》）

环州路纵所掳人马还。

环庆蕃官朗伊等，硬探入夏界，掳野寨戍卒五

人，马四匹。经略使范纯粹责以引惹边事，将所掳人马令第二将于原捉处纵之。（《长编》三百七十八）

六月，复遣讹罗聿如宋，求兰州、米脂等五寨。

初，神宗于熙河路增置兰州，鄜延路增至塞门、安疆、米脂、浮屠、葭芦五寨。帝即位，夏国遣使来贺登极，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宋知其有请地之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苏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兴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司马光亦言："此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岂宜靳而不予？"时异议者众，惟文彦博与光议合。太皇太后将许之，光又欲并弃熙河，安焘、邢恕固争之。于是，议但以葭芦四寨来归。宋帝阴诏曰："除原系中国及西蕃旧地外，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寨，候送到陷没人口，当委边臣勘会，分划给赐。"（《宋史·夏国传》、《苏辙传》、《安焘传》及《长编》三百九十）

秋七月，秉常薨，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就下改元计算只十九年，史误），改元乾道二年，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礼定一年。谥曰康靖皇帝，庙号惠宗，葬献陵。（《宋史·夏国传》。按《纪元编》：秉常有西安年号，为《宋史》本传所无，《年号韵编》以为秉常时投南界牒文如此。）

## 卷十九

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惠宗秉常子也，母曰昭简文穆皇后梁氏。惠宗薨，乾顺甫三岁，大臣嵬名阿吴等不欲立，独梁乙逋利于持权，与梁氏立之。于天安礼定二年七月嗣位，改明年为天仪治平元年。是月，遣使如宋贺坤成节，复遣使如宋求侵地（《长编》：是月癸亥，夏国以疆事遣使春约勒阿拉雅赛、副使吕则田怀荣见于延和殿，辄妄奏曰："神宗自知错。"上起立，变色怒，久之，内侍张茂则云："与押伴理会。"移时方退）。冬十月，遣吕则罔聿谟等如宋告哀。宋诏学士院撰赐乾顺诏，止嘉其继承恭顺之意，更不须言袭封地界事。宋遣金部员外郎穆衍充祭奠使，供备库使张懋充吊慰使来（《长编》：先是，张懋押赐夏国主生日礼物，内殿崇班閤门祗候安愈押赐仲冬时服。嗣以国主死，夏来告哀。所有仲冬时服，诏特差安愈押赐，仍差张懋充吊慰使。并赐诏曰："故夏国主嗣子乾顺，维尔先人，世修职贡。讣音忽至，悯悼良深，相与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国，惟孝可以得民，各祗乃心，以服朕命。"）是月，宋许以浮图、安疆、葭芦、米脂四寨来归。时宋大臣并欲弃熙、兰，穆衍以为兰弃则熙危，熙危则关中震。李周亦曰："陇右故为唃氏所有，常为吾藩篱。今唃氏破灭，若弃之，必归夏人。彼以区区河南，百年为勍敌，苟益以河湟，是尽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孙路亦谓司马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议遂止。

是月，杀归汉蕃族。初，夏国蕃族内附，中国必为招接。宋帝以乾顺新立，诏逐路经略司："如有夏国首领归汉，毋许收纳。若人数众多，不肯听从，即量以人马，约出汉界。"于是中途约回者，梁乙逋悉遣人执杀之。十一月，遣使如宋贺兴龙节，进御马五匹，常马二十五匹，橐驼二十头。十二月，遣使以秉常遗物献于辽，遣使如宋贺正旦。（《宋史·哲宗本纪》、《夏国传》、穆衍、李周、孙路等传，《辽史·西夏外纪》及《长编》三百八十四、三百九十、三百九十三。按《长编》是年九月辛酉，鄜延路经略司言："夏国主秉常七月十日卒。"诏太常寺检会礼例施行。又己卯，诏夏国告哀使副赴阙，见辞例物，筵会、买卖，并依去年夏国母亡告哀人例施行。又礼部尚书韩忠彦言："夏国主卒，遣使诣阙告哀，看详欲权就垂帘日引使副并从人两班朝见太皇太后，拜礼如閤门仪，见毕退于殿门屏外立，俟皇帝坐，卷帘，再引两班朝见如上仪。朝辞准此。其衣装，元丰八年十月内夏国母告哀例：使副素色、三䄀、黑鞓。蹀躞，亦听服紫衫，不用红色锦绣。"从之。又太常寺言："秉常卒，合辍视朝三日，缘在谅闇中，于礼不举哀挂服。"从之。又十月丙申，枢密院言："诸路探报，夏国主秉常身死，立嗣事不同，合行封册，要知的实。"诏令赵卨："选募信实之人，厚与金帛，各令深入西界采探，立何人为嗣；母氏存亡？何人同管国事？审问的确以闻。其探人如有据，当议酌赏。"又枢密院言："夏国自秉常身死，诸路探到立嗣未定，酋豪相攻，人情不安。所奏率多不同，深虑好功立异之人，缘此复生边患。"诏令陕西、河东诸路帅臣体认，累降约束，凡事精加采探，务在得实。仍诫谕边吏，毋失御备。）

### 宋哲宗元祐二年　辽道宗大安三年

西夏称天仪治平元年

春正月，宋遣枢密院都承旨公事刘奉世为册礼使，崇仪副使崔象先副之，来册乾顺为夏国主，仍节度、西平王。

宋臣张舜民上言："西夏强臣争权，不宜加以爵命。"宋帝不听，乃遣刘奉世、崔象先赍册，封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西平王例。册曰："皇帝若曰：于戏！尧建万邦，黎民时雍；周立五等，重译来贡；此帝王之所同，而国家之成法也。咨尔乾顺，惟我列圣，顾乃西陲，锡壤建邦，卫于王

室。保姓受氏，同于宗盟，爵命褒嘉，恩礼甚渥。今尔承其胄绪，绍兹藩屏，而能事上钦肃，饬躬靖虔，申遣使人，来陈方物，达于朕听，实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显宠名，锡尔以茅土之封，加尔以服乘之数，诞颁丕册，以绥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贤院、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奉世，崇仪副使、上骑都尉、安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夫笃于好德，乃克显光；忠于戴君，永膺福祉；往祗明命，无忝予一人之猷训。”（《宋史·夏国传》、《张舜民传》及《长编》三百九十四。按《长编》二月丁亥，枢密院言：“夏国嗣子乾顺，降诏封册为夏国主。按庆历八年封册谅祚，熙宁二年封册秉常，皆不曾更赐印。”诏如故事。）

遣使以秉常留遗物进于宋。（《长编》三百九十四）

三月，遣使如宋谢奠慰。

使人见于延和殿，称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言：“昨父国主薨，蒙遣使祭奠吊慰，前已附表称谢。谨差大使祝能野乌裕实克、副使吕宁勒喀玛等，进马、橐驼共一百七十头匹，诣阙称谢。又遣大使映吴嵬名枢密、副使广乐毛示聿等谢太皇太后。”（《长编》三百九十六。按映吴二使名，从《宋史·夏国传》。《长编》大使作杨乌威明裕默，副使作恭罗们色勒裕勒。）

宥州牒宋，送陷蕃人三百一十八口。

宋帝诏鄜延经略司：“候到，其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并行给赐。其余不系可还城寨、地土，各委官划定界至，开立壕堠。”（《长编》三百九十七）

宋河东帅滕元发不肯以葭芦来归。

宋既许以四寨来归，葭芦在河东，元发请先划境而后弃，且曰：“取城易，弃城难。”命部将訾虎领兵护边，夏人不敢近。（《宋史·滕元发传》）

求宋塞门、金城二寨，且声言与辽合从，宋不听。

塞门旧是汉城，弃陷以来，年岁未远，与其余城寨有殊，宋因此不许。（范纯粹《乞以弃地易被虏之人贴黄》及《论息兵失于欲速疏》）

夏四月，牒宋索朱梁川，遂入泾原掠蔺家堡。

夏人闻兰州城西关堡将筑龛谷寨，令宥州移牒言：“界内朱梁川系本国地土，中国不得擅有兴筑。”不俟回牒，纵兵入泾原，抄蔺家堡，掠人畜，焚汉蕃庐舍殆尽。（《长编》四百一）

五月，围宋南川寨。

宋归四寨与夏，君臣体分已定，惟有分划地界，所较无多。夏欲以绥德城为比，划境出二十里外。而宋边将贪功生事，不乐罢兵。将去城寨二十里外，宋帝已许给赐，或向来用兵之时不曾保据之地，指为要害，却欲筑城占守。故议不定，岁赐亦不与。夏人遂围宋南川寨，而兵端又起矣。（《宋史·哲宗本纪》及《范忠宣集》。按《长编》：是月己巳，洮西缘边安抚司言：“西贼围闭南川寨八日。”诏札与刘舜卿多设方略救援。又乙亥，枢密院言：“西蕃贼马攻围河州南川寨，通州、军见屯汉、蕃兵马，当暑暴露，当行体恤。”诏刘舜卿：“躬问士卒劳苦，粮食多寡，从宜抚恤。仍依仿旧例，随事资助，使无愁苦，乐于赴敌，以称朝廷抚士之意。”又言：“河州南川寨，自初二日被围，日夕望救。其王光祖、王赡、姚兕、种谊等，各统领所部军马，前去会合牵制，至今多日，未奏解围次第。请令刘舜卿严谕光祖等，体认南川寨人力、粮储有限，当此围闭日久，势力危困，务要应援，分解贼围。不得以伺便为名，任贼攻围，玩寇损威，误国大事，以至师老粮匮，坐取困乏。仍厚给金帛，召募死士，许以重赏，令取间道前去南川寨投下文字，使知救兵已到，安心守御。俟贼退，其守城出战人等，自当优赏。”并从之。）

连西蕃阿里骨兵，犯宋定西城。

梁乙逋卑辞厚礼，约阿里骨入犯。如得地，以熙、河、岷三州归西蕃；兰州、定西城归夏国。于是阿里骨袭破洮州，乙逋率数万众出河州会之，同围南川寨，大肆焚掠。又攻定西城，设伏诱战，击败宋军，杀都监吴猛等。（《长编》四百）

六月，掠宋陇诸堡。

时夏人以数千骑入秦州，抵甘谷城，围陇诸堡。守将姚雄以兵逐之，夺夏人战马六匹。（《长编》四百二）

秋七月，卓罗监军仁多保忠攻宋镇戎军。

梁乙逋以乾顺命，胁保忠率万人寇泾原。保忠于乙逋不协，甫入境，遇总管刘昌祚大众截之，一宿即还。（《西夏书事》）

遣大首领嵬名阿吴如青唐。

梁乙逋谋取熙河，遣嵬名阿吴入青唐，约阿里骨及首领青宜结鬼章，期大举。阿里骨囚中国使人高升，许以兵应。（《长编》四百四）

攻宋三川诸寨。

为守将韩绪、赵说所败。（《长编》四百四）

九月，复攻镇戎军。

时仁多保忠率十万众入泾原，声言国母亲将攻镇戎西寨，围泾原十一将兵于城内。总管刘昌祚病，知军张之谏不敢战。保忠令军士四散樵采，焚庐舍，毁冢墓五日。知庆州范纯粹遣副总管曲珍，领兵自环州深入牵制，昼夜驰三百里至曲律山，纵兵击破族帐，斩首千余，俘老幼妇女数百人。保忠闻之，将解围，潜于所扎寨内如常起烟火，量以兵守，一夕遁回。比城中知，追之，不及。（《长编》四百五。按范祖禹《太史集》载，王奎言：“元祐二年秋，西人数十万点集，半年方起，至镇戎城下，五日而去。本无意入寇，乃梁乙逋欲篡，以此举观人情也。三家共一驼，载千粮，人甚苦之。既无所得，自后未易点集。乙逋更以恩结人心，又欲立功，以服国人。）

与吐蕃鬼章扰宋，鬼章为宋将种谊所擒，夏师引

还。

夏人怨失兰州，约鬼章扰宋，尽召十二监军兵聚于天都山，而鬼章亦驻兵常家山，前锋已屯通远境上。军器监游师雄将先发以制之，告于熙帅刘舜卿，舜卿曰："彼众我寡，奈何?"师雄曰："在谋不在众。此机一失，后将噬脐。傥不济焉，愿为首戮。"三夕而后从之。总管姚兕、种谊请分兵两路，急装轻赍，并洮水而进。兕部洮西，领武胜正兵，合河州熟户，破六逋宗城，斩首一千五百级，攻讲朱城，遣人走间道，焚黄河飞桥，青唐十万之众不得渡。宜部洮东，以岷州蕃将包顺为前锋，由哥龙谷会通远蕃兵，宵济拜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筑未收，一鼓而破，遂擒鬼章青宜结，并获首领五人，槛送京师，斩馘数千，牛羊、器械、刍粮以万计，余众奔溃溺死者数千，洮水为之不流。于是奏捷曰："臣闻憺天威，震皇武，所以讨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不谢，辄阴援吐蕃鬼章，结衅构奸，欲为边患。臣与主帅合谋，将义兵行伐，赖陛下圣神，陷城克敌，斩获以万计。生擒元恶，系送北阙下，愿戮尸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书奏，百僚班贺。(《长编》四百二及四百四)

宋以梁乙逋擅权逆命，诏诸路帅臣严兵备。

宋三省、枢密院言："夏国自秉常告丧，既吊恤其国，又封册其子，两宫赐与甚厚，国中部落老幼无不欢跃，知朝廷更无征伐，从此可保无事。不谓彼国强酋，独有异意。风闻乾顺不治国事，有梁乙逋者，擅权立威，凡故主近亲及旧来任事之人，多为所害。以为若边塞无事，则奸谋不成，故辄敢犯边。以请地为名，不遣贺坤成节，谢封册使反复邀乞，别怀异图，背恩逆理，莫此为甚。若不即加诛，无以威示边境。"宋帝诏："夏国政乱主幼，失藩臣礼，皆乙逋等擅权逆命，其君民非有罪也。兴师讨伐，有所未忍。诸路帅臣，宜严兵自备，如能改图效顺，许其自新。"(《长编》四百四)

宋知院事安焘，请复讲攻扰之策并行间。

时宋复洮河，擒鬼章青宜结，二边稍清。而并塞犹苦寇掠，安焘言："为国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则疲民，畏则遗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举国入寇，毋得应之。则固畏用兵矣。虽仅保障戍，实堕其计中，愿复讲攻扰之策。且乾顺幼竖，梁氏擅权，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若有以离间之，未必不回戈而复怨，此一奇也。"其后，夏人自相携贰，使来修贡，悉如焘策。(《宋史·安焘传》)

冬十月，宋诏："《新历》勿颁夏国。"

以乾顺谢封册及贺坤成节使未至故也。(《长编》四百六)

十一月，宋诏鄜延路经略司："如夏人欲通和，即令疆吏告谕，先具谢表及尽纳陷没人，分划边界毕，乃敢奏达，候旨通贡。"(《长编》四百七)

十二月，宋诏环庆经略使范纯粹，选人入西界探事并行间。

纯粹奏曰："用间之策，虽兵家之善计，须时然后行，则可济大事。苟势有未宜，则不徒无益。盖梁氏一族，用事国中，既已久矣。凡势力之相忌者，颇已遇害。故一国之众及其酋豪，心虽怨忿，而敛手听命，未闻有敢辄动者。彼梁氏者，亦虽有窃据之渐，然犹须挟立嵬名氏之子，以临其众者，盖知国人不附而诸酋尚可畏也。彼心有所图，而事有未谐；旁有所畏，而众不为用。惟其如此，故虽间有猖狂，而未能专心致意以抗中国，在于今日，实中国之利也。今朝廷委臣以术用间，欲如往日野利之类。臣窃谓野利得众善战，实元昊之腹心，间而去之，诚为我利。今夏国酋豪，惟梁氏一门而已，凡其中外亲党，靡不持权用事，方叶心同恶，共有深谋。一切间言，固未可入。其余首领，虽幸存者，彼皆置之散地，于国事兵权无得干预。其粗有权位许其管勾人马者，不过如嵬名特克、济沙克星多、贝中彻辰之类，三数人而已。是皆梁氏之忌且畏者，方日夜求端，欲得除去，恨无自以发之者。若间言一出，实梁氏之奇货，彼三数人者不戮则亡，是特为梁氏除仇敌也。仇敌尽除，则梁氏者然后得肆意于边患矣。若谓欲离间嵬名之余党，使之怨毒梁氏而内有所图，则余党之怨梁氏固已甚矣，但力有不胜，故敛手于其下，而无所为也。臣愚虑如此，未审朝廷之议以为如何? 除用间一节，臣未敢轻试外，其选募出汉之人深入探听等事，臣见精审施行。"(《长编》四百七)

## 宋元祐三年　辽大安四年

西夏称天仪治平二年

春正月，太白昼见。

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西夏书事》)

出兵侵府州。

守将钳宗翌击败之。(《长编》四百八)

宋诏备边。

枢密院言："夏人逆命，不修贡职，继而举国大犯泾原，狼狈空回。诸路牵制，斩获亦多。度其奸心，必图再举。尚不闻诸路探报到举措次第。观其谋，但外则示弱，为款我之计；内则阴集，潜俟和暖，直来奔冲。窃虑失于探候，有弛堤备。"诏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严戒边将及城寨官，募人探伺，先知所向，常若寇至，过为之备。"(《长编》四百八。又《长编》二月己卯，枢密院言："羌贼多谋，贵在先虑，不失备御。自去冬雪寒，今已仲春，尚多阴晦。窃虑夏人阴蓄奸谋，以前日泾原攻围无利，诸路牵制讨杀，穷寇轻忿，狂图深入，以觊侥倖。"诏陕西、河东逐路帅臣："悉心讲划，多方以待之。")

二月，辽使来诘贺正。

梁乙逋以辽不颁封册，遂不遣贺正使人。辽使参知政事正维来诘其故。(《西夏书事》)

三月，攻宋德静寨。将官张诫等逆战，夏人败

绩。(《宋史·哲宗本纪》。按《宋史·夏国传》：三年三月，攻德静寨。诸将米赟、郝普战死。诏刘昌祚以泾原万人驻德顺军，熙河五千人驻通远军，扼秦凤要害，以为犄角。与此异。)

攻宋龛谷寨。寨兵及东关堡巡检等逆战，不利，宋兵死者几百人。(《宋史·夏国传》)

宋诏赵卨审量夏人是否挠耕或作过，宜严戒。

枢密院言："西人屯聚逐塞，各止三四百人，声言作过，欲我清野以妨春种，或自为护耕之计；或示寡弱，诱致官军，伏藏重兵，以邀战胜；或欲于别路作过，牵制本路应援之师。"诏赵卨："审量敌计，若止是挠我春耕，即讲求护耕之策，勿令敌为我患。若欲作过，即随宜应变，深计利害，以取全胜。仍严戒诸将使臣，勿为敌诱或激怒，轻易举动。"(《长编》四百九。又枢密院言："陕西、河东路并边民人，以夏贼屯聚境上，往往不敢耕种。挠耕之策，反为彼用，实于边民为患不细。请令赵卨等按实以闻，仍讲求护耕之策，以破贼计。"从之。又四月，宋诏陕西、河东路巡检堡寨使臣："透漏西人入界，第四次以上冲替，其兼两地分以上者，加一次。"又五月，宋诏陕西、河东路经略司："如承他路报夏贼入寇，即审详贼势，出兵牵制，令贼顾虑，不敢久留。仍远斥堠，如无伏兵及有可乘之利，方得进讨，务取万全。")

夏五月，宋诏延帅赵卨，无轻受夏人纳款。

初，夏人求纳款，赵卨辄与应答，既而犯边不绝，仍不时遣人求和。宋帝诏卨："如夏人再来有言，先令把边人重迭诘问虚实，俟其意坚，徐引至顺宁寨，问所欲言。然后谕以反复，因依遣之，仍录所说语言，疾置以闻。若牒送到谢罪表匣或空牒请和，亦令将寨官语以未敢承受。如半月以外，即云经略司令先见公牒，有可凭信，即收接当奏取朝旨。"(《长编》四百十)

宋诏以治平臣僚所上互进方略授逐路帅臣，讲求困敌之策。

宋帝欲使夏人疲于奔命，拟选将练兵，先募间谍，深入探候，出其不意，使敌莫测，故授此方略。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言："窃详治平臣僚所上困贼方略，固为精尽。然兵马数目、以至将佐头领、遣应次第，即与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密作经营，但不失今降朝旨大意而已。须诸路动息相闻，首尾相照，互相为力，使西人于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敌，不敢并兵一路，则我计方行，不至重困。自余亦不须合治平之意；所有朝旨内先令具经划措置事件闻奏。缘边机务，难以预定，贵在临时处决，即先事无可预陈。所有准备西人防庇边民一节，即不异见今备寇之策。"(《长编》四百十一)

夏六月，攻宋塞门寨。

宋帝诏陕西、河东经略司："严戒城寨，当职官增完守备。如夏人攻犯，非逼近城下，决可取中，勿多施行，自致缺误。"(《长编》四百十二)

宋师袭洪州。

梁乙逋数遣使入中国，示欲伏罪请和，而于使介往来间，乘边人观望，辄出兵掩袭，冀有所得。延安帅赵卨檄庆州将刘安、李仪曰："贼即犯塞门，汝径以轻兵捣其腹心。"于是安等袭洪州，斩掳五百余，焚荡族帐万二千，获孳畜、铠仗万三千。(《长编》四百九。按《宋史·赵卨传》作梁乙理扰边。《长编》注谓此事当改，不知乙理与乙逋何如。)

秋七月，辽使来册封乾顺为夏国主。(《辽史·道宗本纪》)

旱讹言将入犯，宋诏选人入西界探测。

宋帝闻夏已点集兵马，欲来作过。又闻西界今年天旱，点集不起。帝以为疑，因诏问诸路："夏国今岁事力，果是如何？或实经凶欠，只扬言大举，以劳我堤备；或实欲入寇，却反言天旱，以款我边防。有此二端，正要精加探测，先事破谋。"旋经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言，点集不实，乃止。(《长编》四百十三)

宋诏备秦凤边。

夏人点集军马，声言欲犯泾原、熙河路。宋虑移犯秦凤，扰及城寨，特命将寨官远斥堠，广探伺。并令泾原、熙河两路各选兵将，于德顺、通远接近秦凤边面顺便堡寨驻扎，以为犄角之势。(《长编》四百十二)

移牒宥州，不报，旋请疆土于宋。

宋枢密院言："鄜延路七月移牒宥州，逾月方有回文，专请疆土，殊无悔罪谢恩之意。又托名议事，实欲迁延以款我师。今诸路皆报，欲举国并寇一路。莫若先为大举之状，精选兵马，多发将官，广张声势，移屯近边，扬言约日互进。时出轻兵，倏往忽来，令敌疑畏，不知所备。使不敢并一路，则敌势自分，我逸彼劳，亦多方误之之意。设令遂犯一路，必自顾望，亦不敢深入，待其惰归，可以伺便击之。"诏陕西、河东帅臣，从宜行讫以闻。(《长编》四百十三。按九月丁巳，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刘舜卿言："夏国若遣人赍文字议和，许与不许收接？"诏许收接，仍令于鄜延正路计会。又己未，鄜延路经略司言："宥州差人来延州，陈述事理。已令至日差官引伴赴州。"诏令赵卨："除依详前后所降朝旨应答外，虽西人言语倔强，邀乞意坚，亦节次婉顺以理开谕。即不得一起折难，遽然阻绝。务要迁延，不绝其意，以缓入寇之谋。")

宋闻夏有变，故命赵卨等选人体访。

枢密院言："诸路所奏，夏国主物故，今威明噶勒藏管勾国事，国母更不管勾，颇相符合。惟鄜延路不同，虑国中自有变故，用此迁延，以疑边备。"诏赵卨、范纯粹："选信实之人，体访有无变异，钩索西人情伪，参验事实以闻。"(《长编》四百十七)

以重兵压宋延州境，延帅赵卨遣人来诘，遂退。

夏兵抵延州界，声言大举，宋边将亟请益戍兵为备。卨徐谕之曰：“第谨斥堠、整戈甲，无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来诘，夏兵遂去。(《宋史·赵卨传》)

使贡于宋。

前宋册封之使入境，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以为宋帝仁厚，而乾顺受册之后，不遣谢使，不贺坤成，国中士民皆不直其上。梁氏惧，乃遣使入贡请和。(《西夏事略》)

## 宋元祐四年　辽大安五年

西夏称天仪治平三年

春正月，宋帝以夏人通好，诏边将毋生事。(《宋史·哲宗本纪》)

二月，遣使如宋，谢封册。

梁乙逋以岁饥不能点集，令宥州移牒保安军言，将遣使入谢封册，请先议疆事。朝议以谢使未至，即议疆事，不许。于是使嵬名善哩贡马，谢封册，请和。(《宋史·夏国传》及《长编》四百十八。按《长编》：是月乙卯，夏国遣使谢封册，诏学士院降回诏。)

三月，月入东井，犯西扇北第二星。

群臣以国家用兵过多，请息民力为言，梁氏善之。(《西夏书事》)

宋诏边臣，毋以夏国遣使失备御。

枢密院言：“诸路奏报，并边时有人马及谍言：敌界亦有点集。虑边臣见夏国遣使，因失备御。”宋帝诏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密伺敌意，过作枝梧，仍戒敕沿边城寨兵将官，明远斥堠，用意堤防，无致缓急，堕其计中。”御史中丞傅尧俞言：“臣闻夏人款塞，传者谓必缘地而来。臣窃思之，方今边防未丰，士气未振，民力未全，赏罚不明，将帅难倚。其尤可虑者，议论不齐，平居讲事，或经时旷日而不能合。苟必至于用兵，岂能迎机猝应、制变于千里之外哉！臣窃为陛下忧之。自古和戎，未有能抗天威而快人意者。惟所屈者益深，则所伸者益远。愿陛下姑务柔之以德，专以继好息民为意，则天下幸甚。”(《长编》四百二十九)

夏六月，遣使入贡于宋。

遣人请以所许葭芦四寨易兰州、塞门。押伴、护部员外郎穆衍折以理，使辞屈，左谏议大夫梁焘言：“朝廷昨来割弃陕西、河东堡寨已失于前，今外议又传大臣欲以兰州、定西一带割赐西人。臣闻《周诗》‘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正今日之戒也。大臣不务划策制伏外敌，使远人怀德而畏威，但日欲割弃疆土，以捐国势，非尽忠也。臣闻此地皆西人要害之处，必欲得之，胜得他处。前日盖尝有此议，范纯仁、吕大防争之，得止。今纯仁去，大防独当国柄，宜申前议，不当含糊畏避也。”戊申，乾顺上表奏告事宜。宋赐答诏曰：“省所奏事具悉，所有兰州、塞门两处地土，前诏指述已明，毋复更有论请。其永乐陷没人口，缘自牒报后来，经隔岁久，虑其间实有死亡，或后来却有续寻到人数，今已降指挥下鄜延路经略司，候将来送还到日，若与原报人数不同，亦令据数交割，计口支与赏绢。仍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约一日给赐。所有应合立界至去处，并依已降朝旨及自来体例计会。”鄜延路经略司关牒逐路帅臣：“各委官随宜相度，认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从之。丁巳，又赐诏曰：“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计会，将永乐等人口及所还四处城寨，交换塞门、兰州两处地土，实在朝廷酌中裁决事具悉。尔嗣守世封，虔修贡职，顷属罢兵之后，继陈复地之言。累降诏音，备谕朕志。岂谓历时之久，尚稽闻命之行。忽览奏封，深谅诚款。顾改图之议，犹有披陈。然事大之恭，实听裁决，再惟忠顺，殊用叹嘉。虽易地之求，当一遵于前诏；而酌中之请，宜别示以优恩。除汉蕃地土指谕已明，难从换易外，所有岁赐，据前降诏命，合候地界了日依旧。今推特恩，敕有司更不候地界了当，便仰检会，依例施行。尔其体朝廷恩信之隆，谨封疆慎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长。”(《长编》四百二十九)

遣使如辽谢封册。(《辽史·道宗本纪》)

宋遣崇仪使董正叟、如京使李玩押赐夏国生日礼物及冬服来。(《宋史·夏国传》)

秋七月，使宋贺坤成节。

赵卨言：“夏人近遣使诣阙谢恩，续遣使贺坤成节，请严戒边吏，勿侵犯引惹。”诏陕西、河东经略司：“戒约沿边兵将官，不得容纵边人以巡绰硬探为名生事。”寻赐回诏云：“节纪诞弥，庆均临照。眷守邦之虽远，亦执贽以来同，嘉与朝臣，咸称寿斝，载惟忠恪，宜有宠颁。”(《宋史·夏国传》、《长编》四百二十九及《苏魏公集》)

宋诏：“令保安军牒宥州：应立界处，恐山斜不等，仰所委官随宜分划。”(《长编》四百三十)

宋颁《历日》来。

诏曰：“赐夏国主，迎日推策，校疏密于一周；钦象授时，纪便程于四序。眷言侯服，作我翰垣。爰赐《小正》之书，俾兴嗣岁之务。布宣于下，共袭其祥。今赐卿元祐五年《历日》一卷，至可领也。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苏魏公集》)

九月，移牒请受地。

宥州牒保安军言：“已鸠集永乐等处陷没人口，于十一月十日押付界首。应给四寨，亦即差官同日领受。并乞许令将弃地内人户、官物迁移般运，于交送生口日前毕事。”(《长编》四百三十四)

冬十一月，归永乐俘，复米脂等四寨地。

初，宋帝诏夏主曰：“昨永乐城将吏兵夫尽忠固守，力屈就擒，众多生齿沦于异域。念其流落，每用恻然。虽已诏汝发遣，当给赐可还之地。然念城初失

守，众即散亡，或为部落所得；或为主者转粥，非设购募，恐有所遗。汝可深体朕意，访求发遣。当据送到者，每人别赐绢十匹。命官以上，加优赐给所得之家。”乙逋命宥州牒言：“永乐人户，除累年死亡外，鸠集到一百五十五人，敢赴界首交付。”及至交领时，仅一百四十九人。尽复米脂、葭芦、安疆、浮图四寨地。时议分划地界，熙帅范育请先划疆界，后归四寨。刘昌祚亦力陈不可，且曰：“异日请兰州，亦将许之乎?”宋帝皆不听。(《西夏书事》及《东都事略·刘昌祚传》。按《宋史·夏国传》：元祐四年六月，稍归永乐所获人。《哲宗纪》：元祐五年二月己亥，夏人归永乐所掠将士百四十九人。《传》、《纪》互异。)

宥州牒：“已指挥所委官，临时有可相近取直处，令相照接连，取直分划。”(《长编》四百三十五)

十二月，遣使如宋贺兴龙节。(《宋史·夏国传》)

是月，宥州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两不耕作草地。”(《长编》四百三十六)

## 宋元祐五年 辽大安六年

西夏称天仪治平四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贺宋帝及太皇太后正旦，并进马、驼。

宋帝诏曰：“诏夏国主，省所差人进奉贺正马、驼共一百头匹事具悉。春朝讲礼，外服输忠，走专使以来庭，絷良蹄而在御，风宜所尚，岁贡靡愆。省阅之余，嘉叹良厚。今回赐银、绢、茶等具如别录，至可领也。其差来人所赐物色，亦具赐目。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太皇太后诏曰：“诏夏国主，览所差人进奉贺正马驼共一百头匹事具悉。眷惟列土之邦，世奉勤王之职。载临元朔，远效贡珍，羁地产之奇毛；实天闲之外厩。言观备物，益见输忠。今回赐银、绢、茶等具如别录，至可领也。其差来人所赐物色，亦具赐目。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及多。”(《苏魏公集》)

梁乙逋请婚西蕃，约取邈川。

乙逋威权日甚，其弟、侄皆握重兵，阴谋篡夺。闻阿里骨与温溪心构怨，思并邈川。遣使青唐，请为子结婚，互为应援。阿里骨许之，亦遣搬察约攻邈川城。使人近北往来，不由邈川，恐温溪心知也。搬察，乃蕃部使役之称。(《长编》四百四十四)

三月，保安军牒索陷将景思谊。

思谊以永乐之围，缒城被执。及还陷没人口，思谊已死，中国未知。延帅赵卨移牒来索，乙逋令宥州回牒报之。(《长编》四百三十九)

宋移牒宥州，议界至。

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言：“夏人商量分划界至，催索公牒。准枢密院札子，除塞门寨于东、西、北三面各取二十里为界外，其兰州界并定西城堡寨及本路义合与河东吴堡寨，比接诸城，边面齐截去处，于城外打量二十里照直为界，择地卓立封堠，修建堡铺。仍详此大意，润文修定牒本闻奏。”诏鄜延经略司，令保安军移牒宥州讫奏。(《长编》四百三十九。又《长编》：是月，宥州牒，除塞门屈曲分划，其余比接诸城，取直划定，其间地土虽甚阔远，亦割属汉。)

夏五月，请废兰州之质孤、胜如新堡。

二堡，古榆塞地，汉赵充国屯田所。中膏腴五十余顷，据两川水泉，以资灌溉，国人称为“御庄”。自李宪城兰州，筑堡其地，土人悉走天都山及会州境，饥羸难以存活。秉常尝令蕃众自为争复计。元丰六年，兰州被兵，西关堡破，二堡遂废。熙河遣兵耕种，辄为夏人所杀。及议划界，二堡在兰州界内，熙河将范育等修葺故址，屯兵为守。乙逋欲得其地，令宥州牒保安军，请废所筑新堡。(《长编》四百四十二及四百四十四。按请废质孤、胜如二堡，宋诏熙河岷兰路经略司：“密勘会胜如、质孤两堡内见屯蕃汉兵马并巡检使臣等人数，其城壁楼橹守御之具，各有何次第？自元丰五年修后，有何事迹或文据可为西界照验？今当何辞折难回牒？及所称广割岭是何处？绘图以闻。”)

六月，攻质孤堡，毁之。

乙逋请废二堡不得，以五千余人乘大雾猝至质孤，荡平之。进攻胜如，纵火焚掠而还。(《长编》四百四十四及四百四十八。按毁质孤、胜如二堡，秋七月，宋诏移牒宥州诘问。)

与宋赵卨会议，分划疆界。

夏人来言：“划疆界者不依绥州内十里筑堡、铺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两国界。”诏曰：尔逖领蛮畿，恪循世守，伻来称币，廷阅奏书。永言疆埸之安，未及沟封之划。两界绳直，罄忠顺而可嘉；十里荒芜，沥悃忱而有请。力祈矜许，蚤遂底宁。惟析壤之求，初无故事；念安边之议，亦既累年。顾省恭勤，特行开纳。然绥德城本无存留草地，诏旨今既欲于汉界留出草地，即于蕃界亦当依数对留。应见今合立界至处，并须明立封堠，内外汉、蕃各对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种。仍各于草地以里，自择安便处，修建堡、铺。如熟地内不可修建，即于草地内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堠。其余疆划未尽事，已令押伴官委曲开谕，进奉使副讫及。”已，诏鄜延路经略司：“夏国如欲议事，许差人赴延州计议。眷方陲悦义之心，既输悃愊；而朝廷绥远之意，已示优容。宜深体于恩怀，亟保和于封略。”(《宋史·夏国传》及《长编》四百四十五)

秋七月，遣使如宋贺坤成节。

使至京师，正边臣报兵躏质孤堡时，使者略不顾惮，盖知中国不敢苛留使人也。(《长编》四百四十五及苏辙《三论熙河边事札子》)

冬十月，复毁胜如新堡。

初，夏兵犯质孤等堡，胜如巡检计守义擒杀游卒四人，修葺所毁城门。工甫竣，乙逋复率兵焚毁之，

杀守义，掳其兵役而还，二堡遂不复作。（《长编》四百四十八及四百五十二按十二月壬辰，枢密院言："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十月内，西贼累犯胜如、质孤堡。纵穿城虽无所伤，缘夏国见商量分划地界，今乃不遵诏命，先起事端。乞朝廷定牒本，下鄜延路经略司，移牒宥州诘问。"诏令本路经略司移鄜州问故，定牒本降下。又按是月乙未，鄜延路经略司言："宥州移牒，称先为定划疆界，有诏汉界留出草地十里，蕃界依数对留。欲于蕃界今存留五里为草地，夏国于所存五里界内修立堡铺。今拟到回牒云：'朝廷务敦恩信，特从所乞。应见今分划界至处，许于蕃界内存留五里空为草地，汉界草地亦依此对留五里为两不耕地，各不得于草地内修建堡铺。"从之。）

十一月，遣首领允领举入熙河议疆事。

夏初议界至，请以绥州例二十里为界，中国从之。继请留生地十里，又从之。乙逋见委曲迁就，遂议于非所赐城外，总以摽直二十里相照取直。而熙河路兰州质孤、胜如二堡，指为非旧堡寨，欲自龛谷寨打量取直，则兰州质孤、胜如，皆为夏界熟地。又自定西城熨斗平第三寨接连取直，则南牟山、啰嘛州、结龙川一带，亦属夏国。议久不决，乃令宥州牒称："现于纳叶经克节进筑，所有兰州耕种处及屯驻人骑，乞行毁徙。"知熙州范育不敢应，乙逋寻令允领举诣熙河石硖子，坚执前议，以分界至。育等令往鄜延路再议，允领举至延安，因言辞不协，径还。（《长编》四百五十二）

十二月，遣使如宋贺兴龙节。（《长编》四百五十二）

# 卷二十

## 宋元祐六年 辽大安七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元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贺正旦。

初，夏人遣使入贡及为境上之议，故为此去彼来，牵制劳苦，每违期日。王岩叟请预戒边臣："夏违期，一不至则不复应。"自后，不敢复违。（《宋史·夏国传》、《王岩叟传》。按《长编》：六月甲寅，枢密院进呈："西人初报十五日过界，既而寂然无耗。至十九日，忽然却来计会。盖每岁不来界上，必令人去体问招呼。今岁预戒边臣，如不来则勿问，所以今日自至。"太皇太后曰："不计会甚善。"按此即从王岩叟之议。）

三月，复遣首领嵬名麻胡（一作玛乌叶）入鄜延，议疆事。

夏国入边有三路。故事：文移至环庆者，皆附鄜延会议。时使人议画界至，辄云："前后反复，朝廷昏赖实多。"及令赴延安商议，又云："延州无可断之理，本国已差官发赴熙河兰岷路，就六处界首相会。"又云："如中国实有就和之意，请勿再言陇诺堡上取直及质孤、胜如二堡事。"言词不合，辄掉臂还。经略使赵卨连牒宥州促之，不至。会梁乙逋使生蕃乙吴麻（一作叶乌玛）入延州，吴麻乃出入汉边，达言语、通事类者，顺宁砦获之，卨厚与金帛，使以中国怀柔意归谕乙逋曰："朝廷令汝国遣人来听疆议，非惮汝也。特以和好垂成，不忍遽自绝耳。乙逋欲和即来；不欲，从汝自便。移书往返，不若面议之详。"时乙逋方聚兵密木关，将犯熙、兰。吴麻至，乃缓师期，遣嵬名麻胡及乙吉唆丹等入延州。唆呼前，诘折开谕累日，麻胡等词穷曰："公言无不是，皆为国为民，奈吾国不利何！"（《长编》四百五十六及四百六十。按《长编》：是年春正月辛未，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言："熙河路所占西人良田极多，乞朝廷酌中处置。"枢密院议，夏国见通常贡，岁时赐恩一切如旧，止是分划封疆未毕，如卨所陈是实，西人观望，难于驯服。诏卨详累降朝旨及赵伋开谕悉心讲究，候西人再来界首，即尽理折难，务令听伏。伋先被诏，持地图去延安议分划事，卨长子也。又三月乙亥，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言："若西人来延安府商议分划熙兰界至，一向倔强，要还本国，未审如何回答，不敢阻绝。"诏赵卨以前后指挥数演节次，令所委官婉顺应折。如坚不听从，便欲归国，即徐云此来开谕，于理当然。今既全不相听，即当具此申复枢密院，以俟指挥。或西人须要暂归本国，亦听其便。仍谕以使副到本国，亦须更与近上首领详悉商议。若申复枢密院后，万一别有处分，当令人于界首相招，即请来延安府商议，务要羁縻西人，不致阻绝。其西人未肯听从，合申复事，令赵伋赴三省、枢密院禀议。）

夏四月，攻宋熙河兰岷、鄜延诸路。

夏人数万侵定西之东，通远之北，挑掘七厓巉堡，杀掠三日，转侵泾原及河外鄜、府州，众遂至十万。熙帅奏："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宋帝下大臣会议。苏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议地界，欲因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寨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见从。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刘挚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厓堑，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

因边兵深入夏境，宣仁后遂从辙议。（《宋史·哲宗本纪》及《苏辙传》。按《长编》：五月己未朔，三省、枢密院同进呈熙河、延安二捷报。苏辙奏曰："近日边奏稍频，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犹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当。"意欲与之。吕大防曰："此不可。国家岁以二十五万银、绢赐与，在西夏当一百万，岂可恣其侵侮，亦须恩威并行。"王岩叟曰："形势之地，岂可轻议弃与？不知既与，保其后不更要否？"太皇太后曰："夷狄无厌。"刘挚曰："夷狄诚无厌。"岩叟曰："不可一向示弱。"韩忠彦曰："看道理如何耳。"遂退。忠彦意与辙同。独岩叟以为质孤、胜如两堡，自元丰用兵有之。元祐讲和划界，当在我地。而西人力争，盖兼形势膏腴之利。失之，则兰州、熙河遂危，故主范育议，谓不可弃。而赵卨意在与之。辙自执宪，主卨议，故进说如此。又七月甲申，三省、枢密院会都堂，议西界分划事。而王岩叟以为质孤、胜如，兰州之形势，又膏腴地，夏人所必争。而苏辙自为中司，即论乞弃二堡，及执政常执前意。韩忠彦在可否之间。通远军之定西城、熨斗平堡、通西寨、榆木坌堡，夏人皆欲就逐城打量二十里为界。而辙与忠彦又以为当然。熙河帅范育以为："质孤、胜如二堡，自用兵初得之，至今两巡检未尝废，而夏人妄以为边。臣缘议和旋修，又朝廷从初文字，但云通远军之定西城以北，相照接连取直，未尝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坌，而夏人乃欲并三堡直南北打界至，遂将南逼通远大路。如其言，则通远一带有难保之势。"知边事者莫不以为然，独辙与忠彦直夏人语。）

六月，熙河等路来归俘掳。

夏兵入熙河、泾原诸路，虽肆杀掠，而首领被执者亦众。宋帝令悉放归，并诏逐路经略司谕宥州言：疆事虽未理毕，夏国安得辄侵边境。今既生擒，即合斩首，缘意在好生，又夏国现输常贡，且放回本国。宜明谕梁乙逋并近上首领，今后不得纵放兵马，擅有侵犯。（《长编》四百五十八）

秋七月，遣使如宋贺坤成节。

熙河诸路奉诏谕诘宥州，梁乙逋回牒，以通远十万众为些小侵犯；又没泾原之役不答。宋帝以言辞傲慢，欲绝岁赐，闻坤城使已在境上，乃止。（《长编》四百六十二）

毁镇戎军封堠。

镇戎官吏于军界近边立封堠八处，梁乙逋遣兵拆毁。令宥州牒保安军言："请勿再修，且宜依旧。"（《长编》四百六十一）

八月，宋鄜延路都监李仪等以兵袭夏境，败死。

宋帝以仪等违旨，夜出袭人死，不赠官。（《宋史·哲宗本纪》。按《夏国传》作九月围麟府，事与此异。）

攻怀远寨。

梁乙逋既杀李仪，知镇戎军无备，遣兵乘胜攻怀远。守将李逊出战，不胜，闭城谨守。围五日始解。（《长编》四百六十四）

毁宋安定堡地分内新移修增子、土门两堡。（《长编》四百六十四）

宋戒约边臣纵深探入西界。

三省、枢密院奏事。苏辙言："兰州近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余人。边臣贪功生事，不足示威，徒败乃事耳。乞行诘问或戒约。"王岩叟曰："贼兵在境，若不远探，何由得知？苟失机宜，岂不误事？"吕大防曰："今以李仪、许兴无故入界，致陷没，更不推恩。遍告诸路，亦足以示戒约也。"枢密院先下复上，逢大防及刘挚谓韩忠彦曰："已得旨，令戒约。"岩叟复奏，因进曰："戒约之事，更乞陛下体察，有未便处。"太皇太后曰："适三省要戒约。"岩叟曰："所见偏，所奏未尽理。自来朝廷常指挥，令明远斥候，又却不得差人深探，如此乃是不会事。"又曰："贼兵在境上，若失机宜，奈何？"太皇太后曰："如此则难责彼也。"岩叟曰："边臣全赖朝廷主张。"忠彦曰："若生事，亦不便既罢戒约。"苏辙他日又言："兰州近以防护打草为名，杀西界六、七人，生擒九人。已令送还九人，此甚善。边臣冒昧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可遂行戒约。"大防不欲曰："李仪、许兴等深入陷没，已责一行人，足以为戒约矣。"辙曰："李仪等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有功。若不戒约，将谓朝廷怒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太皇太后曰："然。"乃行戒约。（《长编》四百六十四）

闰月，宋严饬陕西、河东诸路边备。

枢密院言："累据诸路沿边探报，夏国首领梁乙逋将统河南、北人马，扬言谋欲犯边。"诏陕西、河东诸路经略司："严饬边备，仍不得先自张皇，希功赏，引惹生事。"（《长编》四百六十五）

九月，攻麟、府二州。

杀掠者三日，焚荡庐舍、蹂践禾稼无算。（《宋史·哲宗本纪》。按《长编》九月丁亥，枢密院言："河东经略司奏报，西夏深入麟、府州，攻围城壁。诏本司丁宁诫敕麟府路军马司，宜谨重精审，仍张大声势，集兵应援，务令敌兵早退，城寨无虞。仍令范纯粹审择便利，如可出兵，即依前诏，牵制策应。"又庚寅，枢密院言："西夏入寇麟、府州，未退。"诏河东路经略司诫谕张若讷，张大军声，占据地利，审度敌势，选募骁勇敢死之士，出奇逼逐，或乘师老惰归之际，择利邀击。又壬辰，枢密院言："夏人犯麟、府州，虽已遁去，今据陕西沿边奏报，见各于并边啸聚，窃恐复寇别路。"诏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如遇西夏入寇本路，兵力不胜，即速令互行关报，牵制策应。及令逐路帅臣精心讲究利害，如何经划措置，密具方略以闻。"其麟、府州界，人常为敌所杀掠，烧荡屋舍者，令经略司："人以老幼，屋以多寡、等第给赐钱、绢。或被焚毁粮斛，蹂践田苗，亦随宜赈

济。")

宋复绝夏岁赐，禁和市。(《长编》四百七十九)

宋押赐国主生日礼物及仲冬时服，使臣安伦等至延安，称疾不至。

故事：夏主生日礼物及仲冬时服，例于九月十一日以后过界，其岁赐银绢则于二十五日过界。时使臣安伦、刘程已抵延安。经略使范纯粹以夏国今年大兵三举，猖狂已甚，又虑朝廷闻河东遭寇，遣使别有更改，令伦等用公文称疾，移牒照会。梁乙逋使宥州回文，言辞简倨，不肯少屈，于是伦等不至。(《长编》四百六十六)

鞑靼国来伐，梁乙逋回师援之，不及。

鞑靼闻乙逋兵入河东，率所部袭贺兰山，入啰博监军司，所劫杀人户千余，掠牛羊、孳畜万计。乙逋回兵援之，至达尔结罗，鞑靼兵已退。(《长编》四百七十一。按本条，章楶奏曰："夏国叛命，违天逆理，宜取诛灭。其西南则有邈川，东北则有鞑靼，皆其邻国，今不能和辑，而并边侵扰，此盖天人共所不容之效也。兼勘会宝元、康定之间，元昊犯顺，亦尝遣使唃氏，当时颇得其用，盖以远人攻远人，古人之上策。今邈川既已怀服朝廷威德，可使为用。而鞑靼独以隔远，未知向化之路。今若于河东或邈川界，求间道遣使至鞑靼，陈述大宋威德，因以金帛爵命抚之，使出兵攻扰夏国，以与邈川相为犄角，则蕞尔之国，三处被患，腹背受敌。彼知国中，内外多事，宜亦自折，可使不日请命，此困贼之一端也。")

宋沿边诸路，用浅攻计来扰。

环庆经略使章楶策也。楶言："羌、戎为孽久矣！自庆历以来，前后入寇，非举国之众，不能深入。今者自八月聚兵境上，凡四十五日。其众始集，初欲寇鄜延、环庆，一夕，忽趋麟府。舍近取远，必有意谓。盖疑两路之兵亦聚，故分其半以寇河东。然则朝廷著牵制之令，最为得策。又惟夷狄之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数，自今夏涉秋，凡举全国之师，其众可谓劳矣，不能无怨；其力亦已屈矣，不能无困。以劳屈之众，而当圣朝仁义之兵，虽不战可以待其自毙也。为今之计，宜敕戒诸路，休养兵民，修严警备，事事整办，毋妄作轻举。蕃寇小入，使城寨及诸将各据地分驱逐剪除之，出疆而后已。举国入寇，则坚壁清野，勿当其锋，俟其引退，审察前军已远，遣将据要害便利之处，分头讨击之，或剪其尾，或邀其归路。一路被寇，诸路皆出兵策应牵制，彼岂能枝梧哉？此备御之策，未足以深害之也。夫夷狄无城郭之固，无营卫之兵，啸聚则为用，既散则难集。虽沿边有土蕃守御之人，每处众不满百，谓宜乘间捣虚，扰耕践稼，勿限其常，为浅攻之计。皆付之逐路帅臣，审度而为之。或遣两将以上，悉任其施设，不必全用正兵，蕃、汉弓箭手最为可任，益之以选募土兵，参杂于蕃兵之间，所得人口、孳畜、钱财，皆差等分给出塞之人。如此，则人人乐为之用。诸路之师，更出迭入，虏亦不能知其时，则近塞三百里之贼境，既不能为生，又不能自存，彼贼不困，未之有也。行此之策，不二三岁，必束手归命。"(《长编》四百六十六。按《长编》十月辛酉，诏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常切体探西贼对境二百里内，贼兵屯聚及部族所在，如有可乘，即遣谨重有谋将佐及劲勇人马，为倏往忽归之计，痛行讨杀。及令诸路兵马更迭出归，使贼奔命不暇，早致困弊。"以枢密院言，夏贼寇边未已，平时恃众，出我不意故也。诸路浅攻之策，盖自此始行。)

冬十月，宋诏用间。

梁乙逋方用事，宋枢密院言："泾原路探报，梁乙逋近犯麟、府界，为人杀死。梁阿格、乙逋，为夏国所诛。"宋帝诏逐路经略司："如探报得乙逋尚用事，即宜乘隙用间，以谋诛灭。仍谨选可用之人，厚遗金帛，优许职名，密切经划施行。"既而秦凤路经略使吕大忠言："夏国自梁氏兄弟用事以来，虐用其民，壮者劳于征役，老弱困于资助，以至侥幸非据，残害忠良。上下怨嗟，皆欲共食其肉，特未发尔。近闻乙逋、阿格，并就诛戮。嵬名族人欲预国事，又择种姓以为之主。羌中以尝累寇诸路，深虑朝廷乘此危疑之际，或有举兴，遂遣使请和，以观吾变。正是可以经营之际，不若因而指挥鄜延路，只作经略司意度，移问夏国，今来乙逋、阿格已死(就使未死，亦可激怒众心，使之反侧)，委是嵬名族人复预国事，其所主立众共推服从。今一心恭顺，更不敢别有邀求，速希回报，以凭申奏朝廷，乞行封册(乙逋之变，本国方以为讳，今明言之，以夺其气)。如此，则忠党遂安，永戴恩德，此边防莫大之利。"(《长编》四百六十七。又小注引《旧录》云："时乙逋率众犯麟、府、河外三州，杀戮甚众，莫之敢御。而奸臣谓已诛死，欺罔为甚。")

宋以勒住夏国岁赐，分给与河东、陕西经略司，添助汉、蕃功赏。(《长编》四百六十七)

宋诏范育等，招致仁多保忠，不得。

枢密院言："夏国首领仁多保忠，乃昔日唆丁之子，久据西南部落，素为桀黠，与邈川首领温溪心邻境相善。已令温溪心委曲开谕招致，许除节度使，令保守旧土，自为一蕃。后以梁乙逋擅权用事，猜忌保忠，自此中辍不复议及。近据诸路奏报，多称梁乙逋身死，保忠屡来边上，虑夏国首领各怀携贰，可以乘此招致。盖昔人用此获利甚多，如太宗殄灭突厥，亦先因归附，形势既分，然后李靖得伸其策，最为明验。"宋帝诏范育、刘舜卿乘此机会，密切措置，其后卒不能致。(《长编》四百六十七)

宋诏赈恤小民为西人侵掠者。(《长编》四百六十七)

冬十一月，宋环庆军攻韦州。

中国既绝岁赐，环庆经略使章楶陈浅攻策，令都监张存统兵入韦州，攻安州川、霄柏川诸处，蕃部被

杀者千余人。(《长编》四百六十八)

## 宋元祐七年　辽大安八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二年

春，攻宋绥德城。

并以重兵压泾原境，留五旬，大掠，筑垒于没烟峡口以自固。(《宋史·夏国传》)

二月，宋诏陕西、河东边要，进筑守御城寨。

仍谕不得深入敌境，致落设伏奸便。(《宋史·哲宗纪》及《长编》四百七十)

三月，集兵韦州，窥环庆，与宋泾原官军战，败绩。

时乙逋声言，集兵三万于界上，入取环庆四路。经略使章楶侦知：夏国边寨各相去二三十里，每寨止八百余人，马皆羸瘦不堪战。使折可适统泾原兵八千，一日夜驰至韦州，寨兵皇遽走。可适直入监军司所，悉获牲畜、器物。师回，夏兵从后蹑之，可适设伏要害，夏兵大败，首领被斩者二人，死士卒无算，失甲马千计。(《长编》四百七十一)

夏四月，西蕃厮那(一作斯纳)等族来附，梁乙逋纳之，阿里骨以兵备一公城。

西蕃溪巴温，董毡疏族也，自阿里骨立，去依陇逋(一作隆博)部，河南诸羌皆归之。断那、心牟(一作森摩)二族，向属青唐。阿里骨杀董毡妻心牟氏，断那等不平，与陇逋、心牟二族率众奔夏，乙逋纳之，共谋青唐。阿里骨聚兵一公城以备。(《长编》四百七十四)

六月，遣使如辽乞援。

夏为宋侵，遣使乞援于辽。辽令涿州移牒雄州，称奉辽主旨，夏使告乞应援，缘南北两朝通好年深，难便允从，委涿州牒雄州，闻达南朝，相度施行。宋帝诏雄州回牒涿州，具夏国犯边事状闻达照会。(《辽史·道宗本纪》及《长编》四百七十六)

宋欲以质孤、胜如二堡与夏，不果，遂筑城李诺平(一作李内彭)，并进修汝遮(一作努扎)诸城。

质孤、胜如二堡，延帅欲以与夏人。宋臣种谊、穆衍等言："兰与通远皆绝塞，中间堡障不相接，腴田多弃不耕。请于质孤、胜如二堡之间，城李诺平以控要害。"二堡不果弃。遂城李诺平，赐名"定远"。兼从提点刑狱游师雄言，于定西、通渭之间，建汝遮、纳迷、结珠龙(《长编》作纳克密、聚卜结隆，此从《宋史·夏国传》)三寨，及置护耕七堡。自是宋兰会、熙河诸边境藩篱益固。(《长编》四百七十)

宋臣章楶谋取横山，请筑洪德寨西北白马川、灰家嘴等寨，不果。

章楶奏："检会西人去秋无故辄举大众侵犯麟州，驱掳人民，劫掠孳畜，河外篱落为之萧条。朝廷所重人命，所惜民力，未即讨罪。但绝朝贡，犬羊猘狠，不知创艾。今春以来，屡寇绥德，复以重兵压泾原之境五十余日，肆其毒螫，无所顾惮。又于没烟峡口筑垒自固，将为家计于此。而数令劲骑窥伺边隙，贪噬之势未有已时。盖乙逋专国，利其有事以为资籍，包藏祸心，阴谋窃据。虽朝廷仁民爱物，不忍生灵肝脑涂地，而敌情变诈，乘吾不意辄来侵扰，是朝廷专以不杀为务，而其实未能止杀也。向者朝廷令诸路讲浅攻牵制之法，然如昨来举数十万众与泾原对垒，而近边部族皆先起遣，深入平夏，盖出师牵制，亦有不可用之时。然术固有不杀而能扼敌之咽，不战而能伐敌之谋者，惟择地筑垒，迫近横山以渐困之，乃今上策也。大率敌人平日辄敢跳梁叛援，少屈而复振，暂服而愈骄者，无他，得横山之利以为资，恃横山之险以为固而已。今若因其寇犯，筑垒两界之间，以示必取横山。彼如震恐，所忧者，疆土日蹙也。彼既忧恐，则休兵有期。且敌之长技，便于野战。中国之利，所恃者城守。因吾所利，以夺其资；用吾所恃，以披其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不杀止杀，帝王之师尽于此也。"遂乞进筑洪德寨西北白马川，地名灰家咀，及修复大顺城废安疆寨。皆不从。(《长编》四百七十四)

宋诏诸路牵制。(《长编》四百七十四。按是月辛酉，诏："夏贼犯河东五万以上兵，难以枝梧，合消诸路牵制者，麟府路令府州军马司，岚石路令石州都巡检司，举横烽入鄜延路报；以次路分，仍各别举横烽至太原府帅司纳火。麟府路仍听军马司径报诸路出兵牵制。其河东路得诸路横烽，除报帅府外，亦别以一路横烽转报府州军马司纳火。仍令诸路遇贼入寇，合要牵制策应。除移牒逐路经略司外，更径报麟府路军马司照会。其诸路得河东横烽，若麟府军马司得诸路横烽，并简习军马，便为牵制之备，速赴顺便堡寨驻扎，未得出界，各候被贼路分报到，审验得实，可以牵制，即依累诏，从长取利进兵。"先是，河东经略司言，横烽之法，本路与陕西路难以一律，故有是诏。)

秋七月，宋将折可适破尾丁硙(一作呢丁嵯。)

梁乙逋见中国于熙河筑定远城，择于沿边对境百里之外，各作头领，排布人马，东西相属，约地远近，一二日之内可集兵三、五万。待汉兵入界，并力拒战。尾丁硙于诸路尤近，以兵五千屯其地。章楶令折可适将兵六千，潜入境，侦得守锋卒姓名，诈为首领行视，呼出尽斩之，卷甲疾趋，袭破尾丁硙，获人、马、器、甲千计。回次柽杨沟，夏兵逐之，战于高岭，又败。(《宋史·折可适传》及《长编》四百六十八)

宋诏泾原御备。

谢麟为泾原路经略使，宋帝诏麟："本路今春以来，西人筑城没烟，多为出没，诱致汉兵。如闻本路自二月间已遣人户入城，勾集人马，致有失业及孳畜颇多死损。详西人蓄谋，乃正以多方欲误官兵，边民不得休息，合如何御备？仔细究心讲议，条划以闻。"(《长编》四百七十五)

八月，宋诏西边诸将严备，毋轻出兵。

先是，有诏许诸路择利浅攻。而边将频出兵讨掳，多杀老小，虑诸路贪功致寇，故因防秋，复加条约。（《长编》四百七十六）

西蕃阿里骨献邈川图，梁乙逋执其使。

邈川，古湟中地，南距河州一百九十余里，东至兰州二百余里，东北控甘凉一带，西接宗哥、青唐二城，部族繁庶，形势险要。始阿里骨以女许梁乙逋子，约攻邈川，杀温溪心，不果。及闻乙逋纳叛蕃厮那等族，因复入贡中朝，宋帝封其妻溪尊勇丹为安化郡君，子邦彪篯为鄯州防御使，弟南那支为西州刺史。乙逋数征其兵入寇，不应。至是，闻温溪心内投，叠受官爵，惧其离间，复以邈川地图献夏国，约将兵来取，而诱温溪心至青唐拘之。乙逋恶其反复，羁执使人，兵不发。（《长编》四百七十六至七十七。按《长编》：九月癸卯，范育言："准朝旨，若夏贼累攻邈川，即本路合如何施行？今臣深计熟虑，预为方略。臣前所陈，乞定河南之策，正为此也。前日河南之人，密输诚款，欲因而抚定，非贪土地，盖河南既定，足以威制外夷，下临河北若视诸掌，其众尽为属国，可以控夏贼腹背，制其死命。脱使贼攻邈川，本路力不足，则前日所陈边势之利，反为夏贼所有矣。枢密院言："河南诸羌，怀汉愿附。虽是久远边防之利，第以青唐未有失节，而夏贼方谋合纵，故未可轻议。所以前降指挥不得擅便施行，今抚定河南部族，又岂能制夏贼死命。"诏范育依详前降指挥悉心讲虑，预为谋划。贼果犯邈川，难以出兵，即张大军声于要害处，遥为声援，以解贼势。若所探非实，不得张皇。）

冬十月，国母梁氏自将攻环州。

环州洪德寨西北白马川灰家嘴，地距清远军仅八十里，依山据险，当青冈峡济乾、同家二堡大路。若骑兵自欢乐峰直达汉川，半日可至。梁氏集兵十万于奇鲁朗，声言犯泾原。一夕，趋环州，围之。（《长编》四百七十八及四百八十）

攻环州七日，不克，解围退，败于洪德寨，易服走还。

环州境外皆沙碛，距城百里有牛圈潴水。章楶于兵未至时，夜遣人置毒水中。夏兵至，人马饮者辄死。攻七日，不克，谋解围退。楶预料精兵万人授折可适，衔枚，由大虫谷趣洪德城；分遣蕃官慕化等别驻肃远寨，约举火为识，以邀归路。夏兵还过之，烽起，士卒识梁氏旗帜，争鼓噪出。梁氏纵"铁鹞子"数万迎斗，可适等皆死战，梁氏见众败，急令青幕遮道，尽弃帷帐、首饰，易服走免。兵士相蹈藉，死者崖涧皆满。（《长编》四百七十九。按是月丁卯，环庆路经略司言："西贼入寇，诏令章楶丁宁各城寨，专作守计，但能坚守无虞，即为有功。密诫诸将，凡事慎重，勿与贼锋迎斗。仍选募死士，夜击贼寨。或俟惰归及分掠之际，择利邀击，痛行杀戮。"并下鄜延、泾原两路，虑贼马恃重分兵寇犯，亦仰丁宁过设提备。又辛未，环庆路经略司言："贼稍欲引退，本路六将已从间道前去邀击。时西贼入寇方数日，今忽引归，虑别蓄奸谋，复来冲突。"诏经略司："候贼退日，丁宁诫谕沿边将官使臣，过为提备，不得幸贼解去，便为懈惰。兼虑贼知邻路赴援环庆，辄乘虚入别路作过。仰审度贼势，若渐欲引退，即于泾原两路策应兵马，量度先次遣回。"）

西蕃阿敏来投，使守革罗城（一作喀罗城）。

阿敏，温溪心弟，阿旺格子。阿里骨拘温溪心，邈川大乱。阿敏闻梁乙逋执青唐使人，乃改名丹卓麻（一作丹卓勒玛），率属投入夏国。梁氏使为衙头首领，将兵守革罗城，备阿里骨也。（《长编》五百六）

十一月，复遣使乞援于辽。

辽主因夏州叠次求援，拟遣枢密使牛温仁泛使中国，诘问兵端。已，闻乙逋点集频数，部族疲于奔命，议者谓其"非中国敌，岂可因之弃吾旧盟"，罢温仁不遣，止令涿州移牒雄州诘之（《长编》四百八十二小注）

绥州钤辖哆浪心讹（一作伊朗僧鄂）叛附于宋。

宋授内殿承制。其从人绥移曾入夏国侦事，斗敌被伤，特予副兵马使。（《长编》四百七十九）

复遣兵犯麟、环二境。（《长编》四百七十九）

## 宋元祐八年　辽大安九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三年

春正月，假辽国命，牒保安军请和。

宥州牒保安军言："本国准北朝札子，备载南朝圣旨，称夏国如能悔过上表，自当应接，予以自新。今既北朝解和，又朝廷素许，因此再上表章，即欲遣使诣阙。"宋帝以辞引北朝非例，令鄜延经略使以意谕之。先是，知延安府李南公以保安军所得宥州牒来上，执政共议，欲许夏人上表。尚书左丞梁焘曰："牒内不当引北界解和之语，恐怀诈不诚，未可据听。且使边臣谕令退换牒文，更伺其意，如果效顺、诚实不诈，许之未晚。"持之累日，未决。会焘在告，遂如南公奏。翌日，焘出至帝前，力陈自割弃要地，一失之后，羌人屡犯边内侮，朝廷恩信不行，威势不立，岂可今日更失处置？西域既请纳款贡奉，乃引北朝解和为端，此最害事，恐开他日生事之渐，不可不虑。况北人未尝预西事也，愿追止已降指挥，且令退换牒文，更俟探伺诚实之意，事虽稍迟，庶无后悔。于是诏从焘议。（《长编》四百八十。按《长编》：是月壬辰，诏以夏国请命，未测情伪，令陕西、河东帅臣，约束缘边过为备御，仍戒约兵马，不得于边界生事。又《长编》：是月，枢密院言："陕西、河东诸路，每探知西贼大兵入寇，即起遣人户清野坚壁，专为守计。近来贼情狡狯，每欲犯边，即所在虚声，令诸路分兵处处为备，篡出一路；或示形于此，却往他路；或大举入寇，以重兵分守城寨，使汉兵不敢轻

出，而遣抄骑四散掳掠。如近日于奇鲁朗口，齐集泾原为备，乃寇环州。虽本路预作准备，城寨幸无疏虞，而边民被害数已不少。兼闻边民安恋旧居，曾因虚声起遣人户，不以贼来为信，逮实有寇逃避不及，悉罹杀掠。纵驱迫入城，城中窄隘无屋可容，人畜之类昼夜暴露，薰染死损，深可矜恻。又西贼每举兵犯塞，必虚张声势，动称数十万，边将不过闭壁自守，坐观焚掠，纵有战兵在外，既不能遏其奔冲，亦未尝出奇掩杀，致贼往来坦然，若涉无人之境。若不别图方略，何以保民待敌。"诏令陕西、河东路帅臣，讲究的确利害，具方略以闻。）

二月，于阗上表于宋，请讨夏国，不许。

于阗夙与西夏最睦。近有隙，故有是请。（《长编》四百八十一）

夏四月丁未朔，遣使如宋谢罪，献兰州，乞赐塞门砦，不许。（李焘曰："兰州未尝以还，夏国今又何献也?"）

诏曰："省所上表，遣使诣阙，悔过上章，及献纳兰州一境地土，绥州至义合寨亦取直划定，却有塞门乞还赐夏国等事具悉。朕统御万邦，敦示大信。眷尔嗣藩之始，亟驰请命之诚，爰给土疆，复颁岁币。岂谓受赐而后，辄兴犯顺之师，中外交章，神民共愤。朕以尔在位未久，势非自由，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御边之中策，仍敕疆吏，许尔自新。今则遣使来庭，托词悔过，何乃谢章之初达，遽形划境之烦言。况西蕃故疆，中国旧地，已载前诏，不系可还。其分境虽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绝。然则塞门之请，殊非所宜。定西以东，已有前谕。除河东、鄜延路新边界至许从前约，令逐路经略司依前后诏委官开立壕堠外，兰岷路未了地界，亦已令兰岷路经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国差到官，详先降指挥同共商量分划。缘夏国自元祐通贡受赐，后来累次犯边，仍候诸路地界了日，可依例别进誓表，然后常贡岁赐，并依旧例。"（《长编》四百八十三）

乘间犯宋延、麟二州。（《长编》四百八十三）

冬十月，遣兵扼神流堆，与泾原将张蕴战，败还，遂失宥州。梁乙逋闻张蕴引兵入境，令众三千扼大吴神流堆。堆距宥州四十里，拒战不胜，宥州守兵溃走，监军梁阿哆引铁骑数千趋松林堡赴援，蕴顿兵长城岭。铁骑数挑战不得，既倦，蕴纵兵奋击，阿哆大败。（《宋史·张蕴传》）

## 宋哲宗绍圣元年　辽大安十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四年

春正月，入贡于宋。（《宋史·哲宗本纪》）

二月，使宋进马，助太皇太后山陵。

宋宣仁后崩于元祐八年九月，至此始葬。（《宋史·哲宗本纪》及《夏国传》）

遣使如宋，再议易地，不允。（《宋史·夏国传》）

夏四月，遣谍入鄜延，被获。

梁氏因请地不得，遣谍至鄜延觇事，经略使范纯粹方大阅，观者不得入。俄而骑两翼环围之，命观者列坐，皆五人结一保，中有十余无保者，呼诘之，即夏谍也。尽坐帐前，阅技毕，曰："我之兵精乎？归语尔主，欲为寇，幸早来。"与食遣回。（《却扫编》）

冬十月，梁乙逋伏诛。

梁氏一门二后，乙逋恃其威势，独专国政。日与中国抗衡，缘边悉被荼毒。国人畏之，不敢言。既又潜谋篡夺，刑赏自专，梁氏亦为所制。自麟府还，族子阿革战死，势稍杀。环庆之役，梁氏自将，不使与兵政，乙逋不悦，叛状益露。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知其谋，集部众讨杀之，灭其家。（《西夏书事》）

## 宋绍圣二年　辽道宗寿隆元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五年

春二月，筑堡石门峡。

石门峡距渭州境仅三十里，东带兴、灵，西接天都，濒葫芦河形胜，宜耕牧，为国界要害。梁氏遣兵筑堡戍之，中国探骑遂莫敢过界。（《长编》四百八十六）

夏五月，宥州蕃属朱智用，由邈川奔宋。

智用有意附宋，为夏国各路把截，无由遂达。后入邈川，为温溪心部下搬察。至熙州密申向汉意，携其宗族内奔。宋帝嘉其诚，授三班奉职。（《长编》四百八十七）

冬十一月，遣使如辽，进《贝多叶佛经》。（《辽史·道宗本纪》）

是岁，宋罢分划之议。

时章惇为相，欲开边衅，谓十年之间，容忍夏人备至，而犯边如初，用谢景温之说，宜罢分划，以马迹所至为境。遂令熙河兰岷、鄜延、河东路地界诸路沿边当职官司，更不商量分划，只以巡绰卓望处守把。牒报夏国，分划之议遂罢，而边衅又起。（《宋史·谢景温传》及《东都事略》）

## 宋绍圣三年　辽寿隆二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六年

春二月，攻宋义合寨。（《宋史·哲宗本纪》）

三月，围宋塞门寨。（《宋史·哲宗本纪》）

六月，夏人犯宋边。（《东都事略》）

秋七月，阿里骨以夏人师期入告于宋。

宋赐诏曰："阿里骨累据熙河路经略安抚司等奏，及近准进奉渴失纳余龙到阙，累以夏人情状传报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为藩垣，而能屡觇敌情，密陈边计，缅惟诚笃，深眷余怀。"（《西夏纪事本末》）

八月，攻宋顺宁寨。

泾原将张蕴伏兵隘中，约（战急），闻呼则起，夏兵遂败，被俘、斩者数百人。（《宋史·哲宗本纪》及《张蕴传》）

九月，与宋将折可适战于鸡靶岭，败绩。(《东都事略》)

与宋将折克行战于青冈岭，败绩。又与战于遮没，复大败。(《西夏事略》)

乾顺自将，攻宋鄜延。十月，陷金明寨。

夏人大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寨，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烽火相继不绝，至延州北五里，将以全师围延安。知延州吕惠卿修米脂诸寨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拔栅去。十月，忽自长城一日弛至金明，列营环城。国主子母亲督桴鼓，纵骑四掠，知麟州有备，复还金明。而后骑之精锐者留龙安，宋边将悉兵掩击，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免。城中粮五万石、草千万束，皆尽。杀其将官皇城使张俞。夏师既还，留一书置汉人颈上，曰："贷汝命，为我投于经略使处。"其言曰："夏国昨与朝廷议疆埸，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于坐团铺处立界。本国以恭顺之故，亦黾勉听从，遂于境内立数堡以护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荡。又数入界杀掠，国人共愤，欲取延州。终以恭顺，止取金明一寨，以示兵锋，亦不失臣子之节也。"延帅吕惠卿上其书于枢密院，而不以闻。初，宋帝闻夏师入境，泰然笑曰："五十万众深入吾境，不过十日，胜不过一二寨，须去。"已而果破金明引还。(《宋史·夏国传》及《吕惠卿传》)

宋人破没烟峡。

宋泾帅毛渐乘夏人攻金明时，遣将捣其虚，遂袭没烟，破之。(《宋史·毛渐传》)

十二月，遣使如辽，献宋俘。(《辽史·道宗本纪》)

## 宋绍圣四年　辽寿隆三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七年

春正月，与宋泾原路钤辖王文振战于没烟峡，败绩。

夏兵死者三千人。(《宋史·夏国传》)

二月，于阗黑汗王来攻甘、沙、肃三州。

遣其子以闻于宋，宋诏厚答其意。(《宋史·哲宗本纪》及《于阗传》)

复以七万众攻宋绥德城，鄜延将兵战退之。(《宋史·夏国传》)

三月，以数万众围宋麟州神堂堡。

宋将贾岩以数百骑来援，令其下曰："国家无事时，不惜厚禄养汝辈，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虽不敌，吾誓以死报！"众感厉。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据北栏坡岭上，一矢殪其酋。夏众骇溃，围遂解。(《宋史·哲宗本纪》及《贾岩传》。按《长编》侵神堂堡作闰二月)

宋筑胡山寨。(《宋史·哲宗本纪》)

与宋三班奉职陈淬战于乌原，败绩。

夏寨主被擒，死者数十人。(《宋史·陈淬传》)

宋知渭州章楶筑城于好水河之阴，出兵争之，败绩。城成，名"平夏"。

楶上言，城葫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宋帝许之。乃以三月集熙河、秦凤、环庆四路之师，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楶怯，请曰："此夏人必争之地，夏方营石门峡，去我三十里，能夺而有之乎？"楶又阳谢之，阴具版筑守战之备，帅四路师出葫芦河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夏人闻之，帅众来争。楶令姚雄部熙河兵策应，与夏人鏖斗，流矢注肩，战采厉。夏师引却，追蹑大破之，斩首三千级，俘虏数万。先五日，折可适败于没烟峡，士气方沮，雄贾勇得隽诸道，始得并力。二旬有二日，城成，赐名"平夏"。既而环庆、鄜延、河东、熙河，皆相继筑城，进拓其境。夏人愕视不敢动。(《宋史》章楶、姚雄传及《东都事略》。按王允中《郭景修墓志》：绍圣四年，泾原城灵平、平夏二城，公以本道第六将为行营中军将，帅臣章公楶俾公预议军事，功未半，会夏国左右厢监军嵬名阿理、昧勒都逋等以全军十余万挠筑，兵皆六州精锐。公说护军种朴曰："夏人剽悍，今空国而来，宜持重以待之。"朴乃谔之子，雅知公深沉有谋，用公之说，遂破贼。)

宋取葭芦寨，夏人以数千众掩至城下，知石州张构等击走之。(《宋史·哲宗本纪》)

宋西上阁门使折克行破夏人于长波川。(《长编》作长沙川)

斩首二千余级，获牛、马倍之。(《宋史·哲宗本纪》。按《长编》：枢密院言："河东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统军出塞，数奏肤功。近出师应援，修筑葭芦，复将兵照应泾原，进筑直至长沙川，焚荡贼众，不敢并边耕牧。近鄜延路经略司奏，西贼遇夜直至大理河耕种，昼则却归贼界。盖是本路军声不振，不敢出击，致贼界敢尔轻视。欲令鄜延、环庆路经略司，多方体探贼马屯聚，决有万全可乘之利，即选遣精锐痛行讨荡。况今西人已困，当乘势攻扰。如诸路帅臣能选精锐为迭出之计，使贼知我不测，分兵为备，仍乘伺间便，出其不意，则贼界部落不得安居。兼近边人户疲困，无以为生，易为招纳。"诏令熙河、泾原、河东路经略司："依已降指挥，若贼界对境委是有利可乘，即不限时月，出兵掩击。")

夏四月，争灵平会，败走。

知渭州章楶以夏兵猖獗，议守泾原之灵平会，命钟傅与部将苗履统众城之。梁氏遣兵力争，傅将步骑二万，出不意造河梁济师作金城关，扼其险要，夏兵遂败。(《宋史·哲宗本纪》及《钟傅传》。按《长编》：是月甲午，泾原路经略司言："同统制折可适申，有西贼一千余骑与伏云路蕃化人马斗敌，即时将带前军救应，追捉到没烟峡，接战至午时退。续据苗履言，差熙河马军照应折可适等，行七八十里遇西贼接战

间，伏兵起隔断，拥入沟涧，除汉，蕃兵外，有同总领岷州蕃兵供备库副使张德等未知存亡。”诏折可适，令泾原路经略司疾速取勘，仍先具的实伤折亡失人马数目。又是日，西贼十余万众寇泾原所筑新城，王文振、马仲良等击之。）

宋知保安军李沂帅兵来伐，破洪州。

沂于本月五日，统制两将人马入西界讨荡，七日到洪州。监军嵬名济率众赴援，与沂军战，不胜而走，城遂破。内外首领、人民、族帐，尽被焚毁。（《宋史·哲宗本纪》及《长编》四百八十五）

宋环庆军破盐州，寻复之。

环庆钤辖张存率兵入夏界，至三角川，遣锐卒攻破盐州，俘戮甚众。及还，夏人追袭之，存上高原平少憩，夏兵纵火四面攻击，杀蕃官承制赵宗锐等，复取盐州。（《长编》四百八十六）

左厢首领密约（一作没药）叛附于宋。

密约本顺宁寨蕃官，元祐六年投入夏国，官左厢首领。顺宁寨巡检刘延庆遣蕃部均凌凌诈投西界，说令反正。密约携所部归宋，授右侍禁，令依元部住坐。（《长编》四百八十七。按《长编》：是月，又有西夏右厢一带首领，遣人通知信息，愿举族归汉。钟傅以闻，宋诏以金帛、官爵招抚。）

宋取细浮图寨，置克戎城。（《宋史·哲宗本纪》）

五月，宋取安疆寨，旋城之。（《长编》四百八十九）

宋诏陕西、河东诸路，具措置方略。

枢密院言：“去秋西人举众寇鄜延，除环庆系邻路差那兵将前去策应外，其余路分并曾出兵牵制，内泾原入界破荡没烟新寨，广有斩获。熙河乘此进筑安西城毕，稍沮贼气。比累据环庆等路探报，敌界今年秋点集河北诸监军司人马，已降朝旨下诸路过为提备。窃虑西人兵并寇犯一路，其余路分观望不为出兵牵制，被寇路分难以枝梧。若西人分兵侵犯，诸路合行策应。如此则西人于分兵、并兵，皆无以得志，此最为备边困敌之要。”宋帝以为然，命陕西、河东诸路，详具方略以闻。（《长编》四百八十八）

六月，以宋人置壁垒于要地，遣使入告于辽。（《宋史·西夏外纪》）

宋熙河路筑青石峡成，名“西平”。（《宋史·哲宗本纪》）

秋七月，饥。

国中大困，民鬻子女于辽国、西蕃以为食。（《西夏书事》）

秋八月，宋鄜延将王愍取宥州。

自张蕴兵还，梁氏复取宥州。鄜延经略使吕惠卿命诸路出兵讨击，熙河将王愍兵抵宥州，洪、宥、韦三州都统军贺浪啰（一作贺朗赉）率众援赴，愍击败之。追奔二十里，遂入宥州，焚官署、仓狱、行宫并文籍簿书，屯兵淖河。贺浪啰复遣首领移卜淖（一作伊实诺尔）、唛结讹遇以千骑邀宋军后，与愍等转战而南，至秦王井，并为神臂弓射却，死者甚众，因退据高原不敢逼。（《长编》四百九十）

宋筑威戎城。（《宋史·哲宗本纪》）

宋诏，罢赐夏国《历日》。（《长编》四百九十）

与鄜延都监刘安战于朗沁沙，败绩。

宋遣刘安击夏州，至朗沁沙与敌遇，破其众，斩首五百余级，牛、羊千数。（《长编》四百九十。按《长编》：是月己酉，枢密院言：“西贼点集人马，待往泾原作过。窃虑西贼暗蓄奸谋，掩我不备，长驱入近里，于隆德、静边治平寨以来人烟繁富地分，或闲慢城寨备御不至之处劫掠攻打。”诏泾原路经略司：“详上项事理，多方预行讲议措置，若遇缓急，贼马奔冲，深入近里，合差是何将佐，如何移那兵马，于是何要害地分控扼，得贼马来路准备捍御，不使近里城寨及人民繁富地分为所抄略攻打，落贼奸便。仍不时与大兵首尾照应，会合掩杀贼众，必取全胜，先具已如何讲议措置，选充领兵将官职位、姓名及将带若干人马于甚处驻扎，及应干准备应敌方略施行，次第闻奏。”）

九月，蕃官妹纳僧哥（一作穆纳僧格）附宋。

妹纳僧哥为带牌天使，闻中国敕榜招谕，遂奔宋。授礼宾副使，充兰州部落子巡检。（《长编》四百九十一）

冬十月，辽为夏牒宋，请毁废所筑城寨及归所侵地土。

三省、枢密院同呈：“涿州牒雄州，称西夏本当朝建立，两曾尚主，近累遣使奏告，被南朝侵夺地土，及于当朝侧近要害处修城寨，显有害和好，请追还兵马、毁废城寨，尽归所侵地土。如尚稽违，当遣人别有所议。”众深讶其不逊，章惇笑曰：“元丰中，牒亦如此，一牒便已。”宋帝亦深骇其牒语太峻，遂退检元丰中牒，首尾语言大约相类，当时回一牒，更不复来。其后数因国信往还诘问，然亦不甚力。又韩忠彦使虏，接伴韩资睦但云：“不得已。深恐贵朝疑，断不敢以小国害大国和好。”（《长编》四百九十二）

十一月，宋熙、秦军破白草原，抵天都山，无所得而回。

中国屡行讨荡夏国天都山，属蕃尽将牛、羊、窖粟预行远徙。时熙、秦两路兵四万骑出塞，将至割子山，监军司以十万骑阵白草原拒战，不胜，拨营西走。两路军直入天都监军司所，搜挖无所得，军士粮竭，饥死者半，乃回。（《长编》四百九十三）

# 卷二十一

## 宋哲宗元符元年　辽寿隆四年

西夏称天佑民安八年

春正月，宋鄜延军入界，拒之十里井，杀顺宁寨监押石福。

鄜延副总管王愍率诸将由塞门入界，大首领凌吉讹遇合洪、宥两监军兵迎战不胜，退至十里井。福与部将贺文密恃胜来追，带金环首领数人皆战死，文密亦重伤，福殁于阵。（《长编》四百九十四）

二月，宋筑兴平寨。（《宋史·哲宗本纪》。按《长编》：三月壬戌，枢密院言："去年累降朝旨，令诸路期约，乘西贼未能点集之时，出其不意，前去讨荡，渡河深入，直捣贼巢。后来诸路各行进筑，未曾同时举动。缘西贼去岁不熟，今来春深，正是人饥马瘦，上下离贰，事力困弱，不能点集。又诸路进筑，各有次第，可以期约，并兵深入，覆贼巢穴之时。"诏："吕惠卿、孙览、章楶、孙路、陆师闵、钟傅详此，候进筑城寨毕日，人马歇泊，预选统制官、将佐、使臣及分擘队伍，整齐战具，计置粮草，乘西贼未能点集之际，相度机会，互相关报。期约兵马去至兴灵以来破荡贼巢，务在措置精审，决保万全，方得举动，不得轻易败事。"时执政议，遂欲合诸路兵取兴、灵。知河东孙览曰："兴、灵未可取也。"乃移书二府，具言兴、灵非余力可下，且曰："兴、灵之举，曩尝闻余议于相君矣。要使陕西不知用兵，而以岁月下之，窃私美至计长策无已。而今反欲速，何耶？"不听。更上书论其事，二府怒览，寻坐责。）

犯大定城。

大定属兰州与夏国分界处，梁氏兵屯界上，肆行抄掠，闻兰州知州王舜臣兵出金城关，乃退还。舜臣追至右厢监军司地，夏兵返战不克，带牌天使数名皆死。（《长编》四百九十四）

三月，宋筑米脂寨成。（《宋史·哲宗本纪》）

宋筑熙河通会关。（《宋史·哲宗本纪》。按《长编》：是月辛亥，枢密院言："泾原经略司奏，被旨差发将兵进筑城寨，探得西界点集，在近边盘泊，虑捣虚深入作过。已选将分布照管边面，乞候师还，照管得地分无虞。许本司量功效大小，比类出寨进筑官员、使臣、军兵奏乞，等第推恩。"从之。）

宋师趋灵武，宋将郭成击破夏人于漫啰隘。

至城下，有夏将乘白马驰突阵前，大将刘昌祚曰："谁能取此者？"成跃马，枭其首以去。（《宋史·郭成传》）

监军阿燕（一作阿雅卜）率族降宋。

与其子襄渠及家口人户约千人。阿燕老将，多计谋，习边事，常出兵寇环庆。自中国取安疆寨，阿燕惧罪，经略使孙路使人谕之曰："汝失安疆，在汝国所系甚大，汝主欲擒汝而戮之。乃欲以鼠窃之微劳，赎失地之大罪，盖已疏矣。吾若遣人以利害问尔主，汝得生乎？吾度汝可用，欲以为篱落，故未忍也。汝自计当如何？"因出敕榜示之。阿燕感，遂内附。部族闻其降，节次投者共二千七百人，马、驼、牛、羊四千余。宋帝特除阿燕宥州刺史，充环庆路沿边兼横山一带蕃部都巡检使，赐名"怀明"。襄渠授三班奉职，赐名"世忠"。已而蕃部默吹、萌山等，亦从鄜延、泾原路请降。默吹补内殿崇班，萌山与副兵马使。（《长编》四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七至九十八）

夏四月，泾原官军出没烟峡来攻。

泾原兵三次来袭，羊、马被掠甚众。至是，统制官孙文将九千骑出没烟峡，直抵屯兵所，斩级、获孳畜而退。（《长编》四百九十七至九十八。按《长编》：是年三月庚申，泾原路经略使章楶言："归顺部落子都勒、满登等，称西贼点集大兵已到没烟峡口，虑旦暮入寇，难以枝梧，已牒环庆、秦凤经略使，依先降朝旨策应，乞更赐指挥。"诏逐路经略司候见泾原路关报，立选将佐人马前去策应，毋致缺事。其余合牵制路分，亦令照会，仍令泾原路经略司密切审问都勒、满登等投汉情实闻奏。又是月乙酉，鄜延奏已差王愍、苗履统制扰耕。泾原奏进筑没烟前峡，乞秦凤、环庆兵各万人，从之。续令环庆辍骑兵五千，秦凤三千，仍选精锐，又令秦凤整齩其战士及余丁，以俟熙河会合。）

大首领嵬名药默降附于宋。

药默，乾顺疏族，领会州一带蕃部。是时由熙河路内归中国，令补西头供奉官兼本族巡检。（《长编》四百九十八）

监军嵬名济入鄜延，围顺宁寨。

济围顺宁，副将张守德以轻兵邀击。济退走长城岭，至赤羊川被斩十二级，失马四十匹。时有降羌潜告师期，守德预为备，故济不得逞。（《长编》四百九十八）

蕃部喝强山、讹心（一作额森）奔宋。

二人乃监军妹勒都逋亲随，由泾原入降，俱授左班殿直。强山言夏国欲以今秋并兵寇一路，不攻城砦，但觅便深入，杀掠人户。经略司以闻。（《长编》五百）

夏五月，吕惠卿帅师，使苗履等败夏人于大沙堆。

沿边人户因官军连次讨击，并于大沙堆建栅聚族自保。时鄜延路以顺宁之围，遣钤辖苗履统诸将出塞，攻夏州。梁氏恐官兵焚荡大沙堆蕃族，遣嵬名乞勒、那哆唛丁（一作威明噶勒、丹嘉纳克多凌星）驻兵南面防护。苗履挥众奋击，乞勒等大败，丧失万计，退走五十里。（《长编》四百九十八）

六月，遣使如辽乞援。

乾顺屡次乞援，辽主但牒雄州，令还夏国疆土，不肯发兵。梁氏乃自为表请之，多怨望语。辽主不悦，声言点集人马应援夏国，仍次境上不出。（《辽史·道宗本纪》及《西夏书事》。按《长编》：是年三月，雄州言："涿州牒称，为夏国告讦会南朝，却令还复旧所夺疆土城寨。"诏枢密院定牒本付雄州，回牒涿州。先是，范镗使北朝，接伴问夏国事，且言夏人数遣使来彼求助，欲祈罢兵。仍云要地多为汉家所据，及云曾移牒，镗答以不知。是日，进呈涿州牒，诏令以四月中旬回牒，而章惇言未可回牒，寻已之。）

秋七月，以兵入泾原。

梁氏以中国筑没烟前、后两峡，控扼天都形势，于是编拦人马，出没隆德寨、九羊谷，又于柽沟段大道掘壕作堑，纵游骑侵杀边铺戍卒。守将折可适同蕃官慕化，率兵伺懈出击，方止。(《长编》四百九十九。又是月甲子，泾原、河东皆奏："西贼杀边铺戍卒。"秦凤陆师闵奏："近数有西贼出没，疑其来谂道路，万一并兵犯塞，无以枝梧。"诏：移那近里兵将过为备御，余如五日所降条划施行。)

掠熙河平西寨，掳熟户二十余。(《长编》五百)

宋欲进筑天都，取兴、灵，不果行。

宋泾原既筑没烟前、后峡城寨，去天都咫尺。章惇欲乘势进筑，举兴、灵。知渭州章楶以为未可。曾布因对三省，为帝言："边事累年未了，今泾原已逼天都，势不可已。然今秋见西人举动，即可以知其强弱，若果困敝，有可以灭亡之理，亦须年岁间便为殄灭之计。若西人未有殄灭之势，年岁间未可殄灭，亦须随宜收敛，休兵息民，以图安静。今诸路进筑城寨，所据羌人地土已多，其势固已穷蹙，若容其纳款，必无不向顺。若分划疆界在我，则西人亦不敢不听。要之，动息皆须在年岁间了当则可。若一向贪嗜不已，恐所忧不在西戎也。北狄于宝元中固尝以兵压境，为挠我助彼之计，今日安知其不出此？但朝廷经营西夏有涯，彼必有以相挠。至于青唐，唇齿之势，亦须观衅而动，但一方有警，即无以枝梧。此朝廷安危大计，岂可忽而不虑？若天都进筑了当，与西人约以划河为界，此乃非常之功也。"章惇曰："若此措置，则安可便望划河为界？"布曰："臣尝言划河为界，章惇已大骂，以为非计。前日臣反复诘难，惇乃以臣言须于年岁之间了当为是。"惇曰："曾布言臣欲取兴灵，是害心风。"布曰："章惇言臣云西人有灭亡之势，乃可图；若未有灭亡之势，何可强？惇云若无可取之势，又不害心风，须要取臣戆直。实曾答之云，平时闻议论，亦有似心风处。"惇曰："但得横山及天都一带，亦可结绝。"布曰："若得横山、天都，亦非常不世之功也。朝廷出师常为西人所困者，以出界便入沙漠之地，七、八程乃至灵州，既无水草，又无人烟，未及见敌，我师已困矣。西人之来，虽已涉沙碛，乃在其境内，每于横山聚兵就粮，因以犯塞，稍入吾境，必有所获，此西人所以常获利。今天都、横山尽为我有，则遂以沙漠为界，彼无聚兵就粮之地，其欲犯塞难矣！此所以为我之利不细，何必举兴州，然后为快哉！"帝及同列莫不然之。帝屡顾执政曰："民力已困。"众皆曰："然。"布曰："何止民力，公家之力且无以继矣！"(《长编》五百。先是，曾布言："章楶近以咨目抵臣，云天都未可进筑，其言颇有理。盖谓没烟峡以里，皆有山险可恃，贼马来路易于控扼，又后倚城塞为家计，故易于般运进筑。今天都去没烟六十里，既出峡则平原大川，四面皆是贼马来路，复去城寨远，声援不相及，搬运材植、粮饷百倍难于平夏。虽合三路兵马进筑，不惟粮运可忧，又虑西人以轻骑旁出，深入近里城寨侵掠，内无救援，势必受祸。兼城寨一扰，则军前人心亦摇矣。假令进筑已成功，四面无篱落可恃，何以固守？兼兵马数少，不免须索，恐无以应副，欲来日进呈。"许将、蔡卞亦皆以为当进呈。又环庆报西人大点集，上谓曾布曰："章惇莫不以为然。"布曰："惇昨晚坚不肯约束诸路为备，往复再三乃听。"方进呈时，惇曰："此必虚声。"上曰："安可测？"布又乘间为上言："朝廷承平无事百四十年，陛下方当与天下休息，共享太平之乐，乃日为可忧之事而不肯已，殆作非计。"上深然之。布又尝言："西人今秋必并兵一路作过。"许将曰："得他来则好。"上遍顾执政曰："如何得他来，却好？"将色沮。)

八月，嵬名济(一作威明特克济沙)以兵保青岭，与鄜延将苗履战，败绩。

初，中国闻强山言，谋纵兵讨荡。于是王舜臣出熙河，张世永出河东，折可适出泾原。鄜延遣履护七将九千骑，于是月七日会于柳青平。诘旦，至青岭。济屯兵岭北拒之，履等奋击，济大败，被杀五百余人，亡牛、羊万计。岭南、北一带，禾稼蹂践殆尽。(《长编》五百一)

九月，有星出东井西，如太白状。

占者曰："宫中有忧。"梁氏闻之恶，复谋举兵。(《西夏书事》)

御史中丞仁多楚清举族降宋。

楚清官在蕃宰相、枢密使下，父唆丁死，侄保忠代为统军。楚清职虽高，不得专兵权，尝请于梁氏，不许，心常怏怏。时国兵入犯，楚清携家口四十余人，从间道内投，赍生金二百两，并冠服、宝玩、鞍鞯、绣龙帐入献。熙河经略司视之，俱世家物，诸羌不及也。宋帝诏赴阙，还所献物，授甘州团练使，右厢卓罗一带都巡检使。(《长编》五百三。按熙河奏，王赡得蕃书云，仁多保忠有归汉意在十月。)

宋诏备泾原。

泾原路落蕃兵士归报，夏人点集百五十万，欲入汉界十程打劫。诸路降羌及俘虏皆言，羌人大点集，决趋泾原。诏章楶多方措置备御。楶以书遗曾布言："敌不来则已，来必堕吾策中。"布亦谓经营已久，宜其无所不备也。(《长编》五百二。又《长编》十月壬午，枢密院言："西贼点集大兵，在泾原近边盘泊日久，未见出没，虑却于别路作过。"诏陕西、河东路经略司："精加探候，过作提备。邻路除依条策应牵制外，如贼马于秦凤路作过，即仰熙河、泾原相度贼形，选差兵将，择利乘便，或攻其左右，或击其后军，探伺老小辎重，用精兵掩击，务令西贼有反顾之忧，不能深入久留，肆为边患。毋得畏避观望及轻易举动，如贼马入别路，其邻路并依此。其或稽迟，定行典宪。"又乙酉，枢密院奏："累据探报，西贼在泾原近边盘泊日久，未见出没。若地未冻以前，已见兵

马退散次第，即泾原路可乘此间隙，于额勒色克中路进筑堡子。”诏：“令章楶、孙路详此，速行相度。如委是兵马已退，地土未冻，及相度事力可以举动，即依此各行进筑。如合要邻路兵马添助，出入泾原，即于环庆路勾抽兵一万人马，内三千骑应副，余依前后已得指挥，仍先具相度可与不可举动事状奏闻。”）

冬十月，乾顺自将围平夏城。

渭州之西，地数百里，而平夏处其中。初，泾源经略使章楶谓诸将曰：“新边控扼，谁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第十一将，以戍平夏。西人自失地之后，朝夕愤恚，常曰：“唱歌、作乐田地，都被汉家占却。”又云：“夺我饭碗。”至是以兵号三十万犯塞，国主与其母自将攻平夏城。自己卯至壬辰，昼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坚，夏人乃造高车以临城，载数百人填壕而进。俄有大风震折，夏人一夕遁去。夏主母惭愤，剺面而还。（《长编》五百三。参四百八十五章楶奏议语。按《长编》：是月庚子，诏陕西、河东：“勿以西贼遁去，便弛边备，须过为捍御。缓急缺误，重行典宪。”）

十二月，宋章楶遣其将折可适，擒西寿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

二人皆勇悍善战，屡为边患，朝廷密诏图之。楶知其虚可袭，会二酋以放牧为名窥伺境上，遣可适等间以轻骑二千，衔枚捷走出荡羌，六道分进，敌不及知，夜入其室执之（曾布《日录》云：“时为向导者，乃妹勒都逋部将药吖，惧罪来降，故尽知二人所在，又侦知其居无兵马，直入卧内擒之）。尽得其家属，俘馘三千余人，获牛、羊不啻十万，种羌震慑。计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适因请以秋苇川为寨，南牟为州。诏名寨曰“临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适知州事。曾布白帝：“此非常之功，可贺。”帝曰：“可贺否？”布曰：“鬼章亦贺及告陵庙，此功不在鬼章下。”惇等皆曰：“此奇功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贺。楶在泾原四年，凡创州一、城寨九，荐拔偏裨，不问厮役，至于夏降人，折可适、李忠杰、朱智用，咸受其驭。自平夏之败，西夏不复能军。楶边攻遂为西方最。（《长编》五百四及《宋史·章楶传》。按《长编》：是月壬辰，泾原奏：“贼攻平夏甚急。”熙河奏：“已遣王愍往右厢牵制。”又己亥，枢密院言：“泾原路经略司章楶奏，西贼犯塞，从灵平寨分布人马，数十里间约三十万，专意攻平夏城，凡十三日，逐处将、寨官晓夕捍御，遂保无虞。”诏章楶特除龙图阁学士、左中散大夫，赐茶药及银绢一千疋、两。又按《宋史·郭成传》：夏兵攻平夏，成与折可适议乘势深入，以骑异道并进，遂俘阿埋、都逋二人。商氏《续纲目》：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败之，获其将嵬名阿埋。似属一事。考《楶传》，楶擒阿埋在攻平夏后，《哲宗纪》及《夏国传》二事时月亦异。）

彗星见，乾顺为赦国中。（《宋史·夏国传》）

辽遣知右夷离毕事萧药师奴、枢密直学士耶律俨使宋，讽与夏国和。（《辽史·道宗本纪》）

复遣使如辽求援。

初，梁氏围平夏，恐诸路赴援，遣驸马都尉罔罗（一作旺罗）屯罗萨岭，御熙河路；大首领咘心（一作布沁）屯梁柽台，嵬名济驻白池，御鄜延、秦凤诸路。攻城甫十二日，闻熙河王愍入界斩罔罗，鄜延刘安、张诚入界败咘心、嵬名济等，军中遂无斗志。及还，检丧人马二万余，牛、羊、马驼数万。数百里中，族帐、蓄积，焚毁殆尽。国中夺气，乃遣首领嵬名咩布至辽乞兵，犹恐汉兵深入，于诸州分掘窖粟，点集诸监军司兵，践踏沿边食用，为清野计。（《辽史·西夏外纪》及《长编》五百三）

潜师入泾原，犯乾兴、天圣等寨。

梁氏既解平夏围，人马仍在泾原近边盘泊，见官军尽屯葫芦河，知声势不相应，潜遣精锐入镇戎军，掩至二寨焚掠。甫二日，闻援军至，走回。天大雪，人马僵冻过半。（《长编》五百三及五百四）

月犯东井。

犯西扇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西夏书事》）

## 宋元符二年　辽寿隆五年

西夏称永安元年

春正月，国母梁氏卒。（《宋史·夏国传》。按《长编》注引《吕惠卿家传》，谓梁氏之死，谍言辽遣人鸩杀之，与《宋史》异。）

辽诏乾顺伐拔思母等部。

拔思母部，辽国西南招讨使所辖。大安末，与达里底部频为辽难，杀四捷军都监特抹等，左金吾卫上将军萧阿鲁带击降之。已而复叛，辽屡讨不悛，命乾顺举兵伐之。（《辽史·属国表》）

与宋将折克行等战于藏才山，败绩。

嵬名阿埋等至中国献计，请以人马三万取灵武。于是折克行等令副将折可大领人马入界，抵藏才山。夏兵迎战，不胜，被斩千余级，丧失牛、羊、孳畜甚众。（《长编》五百五）

复因辽使至鄜延议事。

初，夏人至边，每言已干辽国乞和。嗣闻辽使萧昭彦至中国，因遣使如鄜延云，欲议事。宋帝诏经略司面谕边吏：如有文字，密录奏报，不得擅接。但云已申取保安军指挥，奏听朝旨。（《长编》五百五。按辽使萧昭彦谓接伴刘逵曰：“北朝遣泛使，只为西人煎迫住不得，若南朝肯相顺，甚善。”逵曰：“事但顺理无顺情。”是日，辅臣进呈逵语录，众皆称之。上问曾布：“何如？”布亦称善。）

南路都统军嵬名律令（一作律凌）遗书熙河，请修贡。

蕃部嵬名密赍律令书入熙河，称夏国欲遣使再乞修贡。经略使孙路上其书，宋帝以擅接夏国文字降路官，以书还使者。（《长编》五百六）

二月，遣使如宋告哀，且谢罪。宋却其使不纳。

西界首领移勿乜赍到宥州牒，称正月二十日国母薨，遣使诣阙讣告，兼附谢罪表状。鄜延经略使以闻，枢密院言："西人犯顺日久，前后寇边不一，兼近于泾原路作过，狼狈遁归。今计穷请命，理难便行收接。假令朝廷异日许以朝贡，亦须划河为界，即于边防经久稳便。今来却只欲巡绰、探望人所至处为界。许令通进牒本，显于事机有害。"宋帝诏吕惠卿指挥保安军顺宁寨，令谕移勿乜等："彼界累年作过，今国母已死，有谢罪表状，缘止是空文，别无实事，未敢闻达朝廷。今若是恭顺实情，即令遣亲信谨密可委之人，同移勿乜等界首说话，候移勿乜等果将到本国亲信人，即令自来有主谋献计作过之人，如嵬保没、喫结讹遇（一作硅布默玛、唆结鄂裕）等，先次拘执，进献与朝廷谢罪。本路有可凭信，即敢具事理奏闻，候得朝廷允许，方可商量。"仰吕惠卿详此指挥顺宁寨官，依此说谕，逐旋对答语言奏闻。（《宋史·哲宗本纪》及《长编》五百六。又是日，上以西人叩关请命，甚悦。辅臣皆言："祖宗以来，边事未尝如此。元昊猖狂，朝廷之遣使告北敌令指约。今其计穷引咎，可谓情见力屈，朝廷威灵固已震动远人，兼边事自尔收敛，于公私为利不细。"上亦曰："公私之力已不堪。"章惇等又言："北敌方遣使劝和，今彼已请命，更无可言者，此尤为可喜。"上曰："庆历中，乃至于求北敌。"惇曰："此是吕夷简及臣从祖得象为此谋，其人皆无耻，故至于此。及富弼奉使，增岁赂二十万，半以代关南租赋，半以为谢弹遏西戎之意。"曾布曰："近世宰相，夷简号有才，其措置犹如此。今日边事，乃出于陛下睿明，应接听纳之际，动中机会，故能如此。"上曰："夷简实有才。"布曰："夷简、丁谓皆宰相之有才者，然趣操皆不正。"上曰："丁谓小人。"惇曰："谓诚有才，非夷简比。当元昊旅拒时，或谓若丁谓在朝，应接必有理。元昊以戊寅岁叛，谓以丁丑岁卒。"布曰："丁谓虽有才，然实小人也。"布再对，上又曰："边事可喜，祖宗以来未尝如此。"布曰："臣以谓陛下睿明听纳之际，动中机会，故能如此，古人以谓好谋而能听，人主于能听最为难事。若能听者，当何事不济！今日边事，朝廷但示以经划大方，一切责在帅臣，令其见利则动，不强其所不能，故举有成功，而无败事。夷狄所以震动，屈服亦以是也。"）

宋鄜延钤辖刘安败夏人于神堆。

乾顺以中国并建城寨，数遭掩击，部族离散，归汉者益众，令嵬结讹遇率数万众于神堆及波济立（一作巴勒济埒克）、鲁逊埋（一作鲁逊满达勒）诸险要驻营扼之。鄜延钤辖刘安、张诚自星勒泊、乌延川袭击，斩四千级，降五百余人，讹遇大败还。（《宋史·哲宗本纪》及《长编》五百六）

三月，辽遣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如宋，为夏人请缓师，仍献玉带。

萧德崇等见宋帝，遂言："北朝皇帝敢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与休得，即甚好。"宋帝令答之曰："西人累年犯顺，理须讨伐，何烦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国书略曰："粤惟夏台，实乃藩辅。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岁以来，连表驰奏，称南兵之大举，入西界以深图，恳求救援之师，用济攻伐之难。理当依允，事贵解和。盖辽之于宋，情重祖孙；夏之于辽，义隆甥舅。必欲两全于保合，岂宜一失于绥存？而况于彼庆历、元丰中，曾有被闻（按"被闻"字未详），皆为止退。宁谓辄违先旨，仍事远征，倘敲议以无从，虑造端而有自。"因诏遣郭知章报聘，复书曰："载书藏府，固和好于万年；使节驰轺，达诚心于二国。既永均于休戚，宜共嫉夫凶奸。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镇。曲加封植，俾获安全。虽于北尝预婚姻之亲，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涵容浸久，变诈多端。爰自累岁以来，无复事上之礼：赐以金缯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骄，杀掠吏民，围犯城邑，推原罪恶，在所讨除。聊饬边防，稍修武事，筑据要害，扼控奔冲。辄于去岁之冬，复驱竭国之众，来攻近塞，凡涉两旬，自取死伤，数以万计，粮尽力屈，众溃宵归。更为诡诞之词，往求拯救之力，狡狯之甚，于此可知。采听之间，固应洞晓。必谓深加沮却，乃烦曲为劝和。示以华缄，将之聘币，礼虽形于厚意，事实异于前闻。缅料雅怀，诚非得已，顾于信誓，殊不相关。惟昔兴宗致书仁祖，谕协力荡平之意，深同休外御之情，至欲全除，使无噍类，谓有稽于一举，诚无益于两朝。祖宗诒谋，斯为善美，子孙继志，其可弭忘。今者详味缛词，有所未喻，辄违先旨，谅不在兹。如永念于前徽，宜益敦于大信，相期固守，传示无穷。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请命，屡叩边关。已戒封疆之臣，审观情伪之状，倘或徒为空语，阴蓄奸谋，暂示柔伏之形，终怀窥伺之志，则决须讨伐，难议矜容。若出自至诚，深悔前罪，所言可信，听命无违，即当徐度所宜，开以自新之路。载惟聪达，必亮悃悰，方属清和，冀加葆啬。续遣使人咨谢。"次又回白劄子曰："夏国自李继迁之后，建国赐姓，莫非恩出当朝，所有疆土，并是朝廷郡县之地。昨自元丰以来，累次举兵犯塞。中间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册，许令朝贡，兼岁赐金帛，又遣官与之分划疆界。而狡诈反复，前后于陕西、河东作过不一。无非母子同行，举国称兵，攻围州军城寨。去冬又于泾原路攻打城寨近二十日，攻城之人被杀伤者不啻万数。势穷力屈，方肯遁归。比之日前愆过，不为不重。所以诸路边臣，各须出兵，讨逐捍御，及于控扼贼马来路，修筑城寨，御其奔冲。夏人自知罪恶深重，乃更缔造诡词，饰非文过，干告北朝，求为救助。缘南、北两朝，百年和好，情义至厚，有同一家。夏国犯顺，罪恶如此，在北朝所当共怒。兼详庆历四年，兴宗皇帝致书仁宗皇帝云：'蠢尔元昊，早负贵朝，叠遣林牙，赍诏问罪。尚不悛心，近诱去边民二、三百户。今议

定秋末，亲领师徒，直临贼境’。又云：‘恐因北军深入，却附贵朝，或再乞称臣，或依常作贡。缅维英晤，勿赐允从’。又庆历五年书云：‘元昊纵其凶党，扰我亲邻。属友爱之攸深，在荡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乱常，敢贡修之不谨；亲邻协力，务平定以永绥。’又皇祐元年，再报西征云：‘元昊伺窥边事，特议讨除。再幸边方，欲歼元恶。而夏国驰告，元昊云亡。嗣童未识于矜存，狡佐犹怀于背诞。载念非缘逃户，可致亲征。熟料凶顽，终合平荡。苟有稽于一举，诚无益于两朝。’至皇祐二年，报西征回，则云：‘爰自首秋，亲临戎境。先驱战舰，直济洪河。寻建浮梁，洎成戍垒，六军蓄锐，千里鼓行。’又云：‘专提骑旅，径趣枭巢。群物货财、戈甲印绶、庐帐仓廒、橐驼之属，焚烧殆尽。螫毒寻挫，噍类无遗。非苟窜残旅，全除必矣。’又云：兼于恃险之津，已得行军之路。时加攻扰，日蹙困危。虽悔可追，不亡何待?’载想同休之契，颇协外御之情。深维北朝兴宗皇帝，惇笃欢和，情义兼致。方夏人有罪，则欲协力讨除；及西征胜捷，则驰书相庆；虑彼称臣修贡，则欲当朝勿赐允从。自来两朝欢好岁久，契义日深，在于相与之心，宜有加于前日。今乃以夏人穷蹙之故，诡词干告，既移文计会，又遣使劝和，恐与昔日兴宗皇帝书意稍异。况所筑城寨，并无与北朝边界相近之处，即非有违两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僚不曾检会往日书词及所立誓约，子细闻达，寻具进呈奉旨。据夏人累年于当朝犯边作过，理合讨除。况今来止是驱逐备御，于两朝信誓及久来和好殊不相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穷，累次叩关请命，且云国母丧亡，奸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谢罪。缘夏国久失臣节，未当开纳，今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见令边臣与之商量。又缘夏人前来，曾一面修贡，一面犯边。虑彼当计穷力屈之时，暂为恭顺，以缓我边备。候边臣审察，见得情伪，若依前狡诈，内蓄奸谋，俟后少苏，复来作过，则理须捍御，及行讨伐。若果是出于至诚，服罪听命，亦当相度应接，许以自新。”初，德崇坚乞国书内增“休退兵马，还复土疆”等语，往复议论，卒不从。德崇留京师凡三十七日乃归。（《长编》五百七及五百九。按德崇如宋，与夏国二人同行，见《长编》五百五。）

宋筑环庆路定边城。（《宋史·哲宗本纪》）

首领吴名革、李讹哆率部族、孳畜，叛附于宋。

宋皆授以官及赐钱、帛有差。（《宋史·哲宗本纪》）

宋知府州折克行，获夏国钤辖令王皆保。（《宋史·哲宗本纪》）

夏四月，宋筑鄜延、河东路暖泉、乌龙寨，又筑威羌城。（《宋史·哲宗本纪》）

诛嵬保没、唛结讹遇等，遣使入告于宋。

初，国中用事臣嵬名阿吴死，仁多保忠等皆统军在外，嵬保没与讹遇日劝梁氏开边。及辽使解和，嵬名济等劝乾顺遣大使嵬名布哆聿介入告哀，且谢罪。宋帝令擒二人入献，即与收接表章。乾顺乃以梁氏死归罪二人，杀之。遣蕃部创格裕至顺宁寨告其事，且云：“已差大首领庆瑭嵬名科卜、磋迈喀结桑来计会，今国主恭顺，乞朝廷早赐收接。”庆瑭、磋迈，皆蕃官名也。（《长编》五百八）

毁鄜延路烽台，经略司遣兵追，不及。（《长编》五百十）

五月，宋筑鄜延路金汤城。（《宋史·哲宗本纪》）

宋建西安州及天都等寨。

兰州，本汉金城郡地，为宋极边，恃河为固。每岁河冰合，必严兵以备。兰州录事参军张叔夜曰：“此非计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敌迫河，则吾既殆矣。有地曰天都者，介于五路之间，乃夏人啸聚之区，凡欲举兵以犯诸路，则必就彼点集，然后议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则五路不得安枕，此当今之所宜先。”书再上，枢密行其策，果得其地，乃建为西安州。自是，夏人不敢窥兰州。（《宋史·哲宗本纪》及《张叔夜传》）

辽药师奴等使宋，回奏宋罢兵。（《辽史·道宗本纪》）

兰会正钤辖革瓦娘（《长编》作格斡宁）以部落叛降于宋。

宋授官，赐银、绢、缗钱。（《宋史·夏国传》）

六月，复遣使赍牒诣鄜延告哀。

使人再至鄜延，朝议固却其表，无以示收纳意，令保安军移牒谕之。乾顺遣首领德明雅卜裕木攀至顺宁寨，但有告哀公牒，无谢罪表状。寨官李子明诘问，使言：“夏国与朝廷是父子之国，今已恭顺，旧例先送告哀公牒，然后差使副赍表状赴阙。”子明以与前议不合，申经略司吕惠卿以闻。宋帝命再牒宥州谕之。惠卿因上疏曰：“西敌之所以在河外者，以有河南为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横山为之阻。今若划河为界，则皆失之彼，岂不思一苇可渡而据横山之险？他路臣不能知，如本路所筑九寨，与暖泉、金汤二寨，幸皆就绪，东西殆千里。而新筑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为堡铺，则形胜膏腴，占据殆尽。乾顺因其母死，归咎奸臣，杀之以谢罪，而请入贡。则我虽未能一举而覆巢穴，然自有国以来，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既而乾顺四遣使者来，词益恭。朝廷亦得其近上首领，道其密谋，以为急则纳土北归。于是，诏趣惠卿接纳焉。（《长编》五百八及五百十一。又《长编》：是月戊寅，鄜延奏，西人说话次第，令依五月指挥施行。又壬午，鄜延再奏：“西人来议告哀，云已收接公牒，欲便谕以已奏朝廷，乞发遣告哀使赴阙，朝廷必须允从。”上许之，辅臣皆称善。吕惠卿言：“诸路进筑未已，不尔无以取信也。”）

宋筑定边白豹城。（《宋史·哲宗本纪》。按《长编》：白豹城进筑毕工条小注载《陈师道与曾布书》，乞罢进筑，其略云：“进筑不已，则兵不得罢，盍先已之乎？若谓可以制敌，则汉取阴山，匈奴过而恸

哭；开西域，发兵争之，故谓断其右臂。师道居东，莫知今之可否？但闻诸路竞进，日夜奏功，而未闻西人举国而争，则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则老师费财，杀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谓且筑且进，渐据横山，然后可制其命，既数岁矣，横山安在耶？若复数岁，则诸将穷富极贵矣。人情得所欲，肯复出力，蹈其所难乎？则是横山终不可得，徒为将帅取富贵之资尔。横山天险也，下临平夏，存亡所系，彼必举国争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谓今之所据即横山也，则师道闻之，宥州在横山之下，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广地四百里，则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则四百里之广岂可信哉？胡地惟灵、夏如内郡地，才可种荞豆，且多沙碛，五月见青，七月而霜，岁才一收。以银州草惟柴胡，萧关之外有落藜与咸菽，以此知其不宜五种也。即可种，安得人实之？若不徙民，则募军，二者孰从乎？内地空此以实彼，舍易而即艰，何益？且辟土益广，则去府益远，平常缓请急报，卒不相及，河东、麟府之患，世所知也。若谓今所据可以制敌而不争者，非不敢，乃不能尔。敌虽蕞尔，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国，其地与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争其所急者，非养其力以有待，则无其人，无其人则诸部不为用也。若此，则师道之忧，有甚于前也。"）

秋七月，宋知环州种朴，获夏国监军讹勃啰。（《长编》作额伯尔）

朴檄赤羊川，获赏罗讹乞（《长编》作尚罗格依）家百五十余口，孳畜五千。夏人千余骑往追，朴战却之，擒监军讹勃啰及首领涙丁讹遇（《长编》作埒丹鄂特裕勒）。朴送讹乞等家属至京，宋存恤之，旋遣人持其家属信号，来招讹乞二人。（《宋史·夏国传》。按《长编》：七月甲子，环庆路经略司言："知环州种朴领兵至赤羊川，收接到尚罗格依家属共一百五十余口，孳畜五千。夏贼千余骑来追，与战，生擒监军额伯尔并首领埒丹鄂特裕勒。先是，尚罗格依遣纳木依申报欲归汉，朴以兵迎接。是日，值监军点检野寨鄂济尔与首领辈皆往候之，朴乃获其骨肉及首领扎实等数家以归。"诏环庆经略司："更切体问，额伯尔如委是西界监军，即取问在西界日所管地分、人、马数目及彼界有何家属并见闻事，速具状以闻，仍管押赴阙。所有尚罗格依之家属，即多方存恤，无令少有失所。及选差信实之人，通达本家信号，前去招诱鄂济尔，令早出汉。"又九月戊辰，环庆路管押到生擒西界监军额伯尔引见，上谓近臣曰："此人颇魁伟，夏人多令鞫狱问，与旺荣额甚族属附？"译者对云："是侄。"又问："是与不是？"殿上人对曰："是。"问："甚时差出？"对曰："四月内，小大王差出来。"称罪者再三。上宣谕释缚贷死，旋送潭州编管。）

毁宋鄜延新修堡子。（《长编》五百十四）

八月，宋取会州。

元丰中，宋虽加兰会与熙河为一路，而会州实未复。至是，始取会州城之，以西安城北六寨隶焉。（《宋史·哲宗本纪》及《地理志》）

宋建葭芦寨。

知太原孙览领是役，顿兵吐浑河，约勒部伍为深入穷讨之状。夏人疑惧，不敢争。（《西夏事略》。按《长编》：六月，太原府路钤辖张世永等，探闻得西界地分、名胜、罗默隆横川一带贼马屯聚，寻领兵马前去掩杀得功，人并推恩。）

宋河东道筑八寨，通道鄜延。（《长编》五百十四。按《长编》：七月甲辰，诏陕西、河东严戒边吏，不得以传闻西人遣使告哀、谢罪，便于边备懈弛；及进筑之际，不过为提防捍御之计，如缓急小有误事，帅臣以下当重行黜责。）

熙河军入界，杀首领仁多洗忠。

洗忠，仁多保忠弟。熙河遣硬探人入界。洗忠挺身斗，被杀。夏众出援，夺其尸而回。（《长编》五百八十四）

遣众围南宗堡。

初，西蕃阿里骨死，其子瞎征残暴嗜杀，部曲离贰。洮州安抚使王赡率兵取其地，瞎征众溃，遂自青唐入降。大酋心牟钦毡与董毡妻契丹公主、阿里骨妻夏国公主（即董毡子蔺逋比妻），迎董毡疏族溪巴温入青唐，立其子拢拶为主。假夏国公主书请援，乾顺遣兵五千余人攻南宗堡，王赡以熙河蕃兵击之，乃退。（《长编》五十四）

九月，遣使如宋谢罪。

见于崇政殿，其表辞曰："伏念臣国起祸之基，由祖母之世。盖大臣专僭窃之事，故中朝兴吊伐之师。因旷日以寻戈，致弥年而造隙。寻当冲幼，继袭弓裘，未任国政之繁难，又恐慈亲之裁制。始则凶舅擅其命，顿生衅端；继复奸臣固其权，妄行兵战。致贻上怒，更用穷征。久绝岁币之常仪，增削祖先之故地。咎归有所，理尚可伸。今又母氏薨殂，奸人诛窜，故得因驰哀使，附上谢章。矧惟前咎之所由，蒙睿聪之已察；亦或孤臣之是累，冀宝慈之垂矜。特纳赤诚，许修前约。念赦西陲之弊国，得反政之初；愿追烈祖之前猷，赐曲全之造。俾通常贡，获绍先盟，则质之神灵，更无于背德，而竭乎忠荩，永用于尊王。"宋帝旋赐诏曰："省所上表，具悉。尔国乱常，历年于此。迨尔母氏，复听奸谋，屡兴甲兵，扰我疆埸。天讨有罪，义何可容。今凶党歼除，尔既亲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尔改图，姑从矜贷。已指挥诸路经略司，各据巡绰所至处，明立界至，并约束城寨兵将官：如西人不来侵犯，即不得出兵过界。尔亦当严戒缘边首领，毋得侵犯边境。候施行讫，遣使进纳誓表，当议许令收接。"帝谓曾布曰："西人未尝如此逊顺。"布曰："诚如圣谕。元祐中固不论，元丰中表章极不逊，未尝如今日屈服也。"（《长编》五百十五。按《长编》：七月，鄜延奏："已收接宥州公牒，遣来使赍白札子谕其主，令遣使赴

阙。”戊申，鄜延奏：“已回牒宥州。”吕惠卿初但以白札子遣西人还，今遣使赴阙，有旨令回牒故也。癸丑，鄜延奏：“缴宥州牒，已遣告哀谢罪人使十二人赴延州，七月十日过界。”又奏：“西使过界，乞发遣赴阙。”从之。今以二十三日行下。八月甲戌，吕惠卿奏：“西人欲于旧界首约回人马，遂以新定巡绰处，鼐旺并谕之。寻即听命。”己丑，鄜延奏：“缴宥州牒本，云人使未见赴阙，已是疑阻。又诸路修筑城寨，虏掠人口未已，请止绝。答以诸路进筑系西夏作过已来，先得朝旨，本路难议移文止绝。人使已于二日赴阙，候到朝廷，必有处分。”辛卯，吕惠卿奏：“乞许西人依例遣使遗进及行吊祭。”令奏听朝旨。乙未，鄜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国母亡遣使遗进。”吕惠卿言：“西人恭顺不虚，乞与收接表状及行吊祭之礼。”诏令受宥州牒，谕以候奏，得朝旨牒报。九月，吕惠卿缴奏：“宥州牒遣遗进使副。”诏以夏国自知梁氏系有罪之人，难议收受遗进及行吊祭之礼，以国主能悔过谢罪，已降诏候遣使进纳誓表，特与收接。令牒报宥州照会。惠卿又乞以回诏先报宥州，从之。）

以二千骑出浮图岔，与宋师战，败之，杀其供奉官陈告差使李戬。

时谢罪之使甫还，宋帝以侵犯汉界、有违誓表，诏鄜延路经略司，令保安军移牒宥州闻知本国主，令遵依已降诏书施行。（《长编》五百十五）

闰九月，统军仁多保忠率兵助西蕃围湟州，不克。

王赡击降拢拶，以邈川为湟州，青唐为鄯州。二城距兴、灵止二百里。南有讲珠、罗啰二城，与湟州北阿讹城相接。羌酋心牟钦毡、钱罗结聚数千人围湟州，遣使数辈乞师。乾顺使保忠及达摩等三监军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四面急攻。分兵破南宗堡，获守将刘文珪，驱至城壕，谓总管王愍曰：“吾所欲城与地耳，第以城归我，当舍汝。”愍谓文珪曰：“为吾语夏人：天子俾吾守城，能杀我，城可得也。”攻围十六日，愍守益坚。保忠令于南城积薪数万，将焚门。会诸将苗履、姚雄、李忠杰各率所部赴援，战于青唐峗，烟尘亘天，夏人不知多少，惶遽渡湟水还，钤辖嵬名啰遇被获。（《长编》五百十六）

冬十月，移牒鄜延，请申约束。

初，宥州牒鄜延，请遣使进誓表。中国以湟州之役，不肯收接，回牒诘犯塞之故。至是，复牒鄜延，言已约束首领，不得更犯汉界。（《长编》五百十七。）

宋诏保安军牒宥州，无得犯青唐界。（《长编》五百十七。按《长编》：是月丙辰，章惇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对，上谕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讨伐，遂灭夏国。”布曰：“不审圣意以为如何？”上笑曰：“何可听？”布曰：“陛下圣明远虑，此天下之福。近岁诸路进筑城寨，兵民劳敝，财用、粮食俱缺乏。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经营诛灭夏国，如此即忧在中国，不在四夷也。兼臣在熙宁中，见朝廷欲灭交趾，尝与主将郭逵言：‘交人虽海隅尺寸之地，然有国百年，兴衰存亡必自有天数，岂人力所能必？’既而果无功。况夏国岂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

遣使如宋，贺天宁节。（《九朝编年备要》）

十二月，遣令能嵬名济如宋，进誓表。

表曰：“臣国久不幸，时多遇凶，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频生边患，增怒上心，衅端既深，理诉难达。幸凶党伏诛，稚躬反正。遐驰恳奏，陈前咎之所归；乞绍先盟，果渊衷之俯纳。故班昭而申谕，获贡誓以输诚。谨当饬疆吏而永绝争端，戒国人而常遵圣化。违约则凶咎再降，背盟则基绪非延。约束事条，恭依处分。”宋帝诏报曰：“尔以凶党造谋，数干边吏，而能悔过请命，祈绍先盟。念彼种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静，乃副朕心。嘉尔自新，俯从厥志，尔无爽约，朕不食言，自今以往，岁赐如旧。”（《宋史夏国传》。按《长编》：十一月己卯，鄜延奏，西夏进誓表官称，昨一奏便蒙听许，岂敢不依回诏指挥。兼别有谢恩表，诏差工部员外郎韩跂押伴。又诏诸路，未降誓诏以前收接西界投来人户，候降誓诏，别听指挥。又十二月庚子，夏国差使副哩宁威明济寨等诣阙，进上誓表谢恩及进奉御马。诏依回赐银器、衣著各五百匹、两。又癸丑，诏陕西河东经略司，夏国已进誓表及降誓诏，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来人口。）

遣使如宋，乞贺正旦。

先保安军牒言，誓表内“诚国人而”字下一字犯真宗皇帝庙讳（按《长编》作诚国人而恒遵圣化。恒为真宗名，故谓犯庙讳。《宋史·夏国传》改恒为常）。乾顺遣使谢罪，且乞遵例贺正。使人并言：“国主效顺，皆大首领嵬名济辅导之力。今贺正届期，济劝国主遣使贡奉，因誓诏未至，不敢遽进。”（《长编》五百十八至十九）

以宋罢兵，遣使谢于辽。（《辽史·道宗本纪》）

是岁，宋取讲朱城。（《西夏书事》）

## 宋元符三年 辽寿隆六年

西夏称永安二年

春正月，宋哲宗崩。弟端王佶即位，是为徽宗。（《宋史·哲宗本纪》）

宋赐国主银绢。

诏曰：“诏夏国主，朕钦承骏命，嗣守丕基。眷西土之世臣，实本朝之藩衍，宜推庆赐，昭示宠恩。今差左藏库副使李昭珙赐登极银、绢，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昭示，想宜知悉。夏热，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西夏纪事本末》）

西蕃以南宗堡来附，不受。

南宗，北控夏国，南接星章峡，西连宗哥城，形势天险。自钱罗结叛，诸堡残破，及官军出，羌众溃

散，诸城咸即归顺。独南宗负固不下，姚雄、苗履屡攻不克。羌人请附夏国，乾顺不受，惟假兵数百戍之。(《长编》五百十九)

秋九月，遣使如宋奠慰及贺即位。(《宋史·夏国传》)

冬十月，入贡于宋。(《宋史·徽宗本纪》)

使宋贺天宁节。(《宋史·夏国传》)

宋赐国主《历日》。

诏曰："诏夏国主，朕始承天命，恭授人时，眷言西陲，世禀正朔。乃前嗣岁，诞布新书，俾我远民，咸归一统，尚遵时令，益懋政经。今赐元符四年《历日》一卷，至可领也。故兹昭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书指不多及。"(《西夏纪事本末》)

十一月，表请于辽，请尚公主。(《辽史·道宗本纪》)

十二月，宋赐进登位土物，回诏。

诏曰："西夏国主，省表具所贺登位，并差人进奉御马一十匹、长进马二百匹、驼一百头事具悉。朕丕承七圣，光宅万邦。眷西土之世臣，效本朝之贡职。黄朱布乘，陪隶在廷。备见悃成，弥嘉恭恪。其差来人所赐物色，亦具赐目。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指书不多及。"(《西夏纪事本末》)

# 卷二十二

##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辽寿隆七年

西夏称永安三年

春正月，辽道宗洪基薨。孙延禧即位，是为天祚，改是年为乾统元年。(《辽史·道宗本纪》)

夏五月，遣使如宋，进助山陵。

宋葬钦圣宪肃皇太后、钦慈皇太后于永裕陵，乾顺遣使献物助工。(《西夏书事》)

六月，遣使如辽慰奠。

乾顺遣御史中丞苏愈如辽，时与高丽使并至。愈礼节娴雅，馆伴耶律德伦特重焉。(《辽史·天祚本纪》及《西夏书事》)

十二月，遣使如辽，贺即位。(《辽史·天祚本纪》)

是岁，始立国学。

自元昊创建蕃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网。乾顺患之。御史中丞薛元礼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谟，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遵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于是乾顺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恤仁多洗忠家。

洗忠战没熙河，子幼未授职。仁多保忠请之，乾顺命先以廪禄赐其家。(《西夏书事》)

## 宋徽宗崇宁元年　辽天祚乾统二年

西夏称贞观元年

春二月，与河西节度使赵怀德结婚。

怀德即拢拶。中国以羌人久乱，王赡等不能定，议弃鄯、湟，赐拢拶姓名曰"赵怀德"，授河西军节度使，其弟邦辟勿丁呱曰"怀义"，同知鄯、湟二州事。乾顺见西蕃恢复故土，重申姻好，以宗室女妻怀德。(《宋史·吐蕃传》)

复遣使如辽，请尚公主。

乾顺使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梁世显如辽，贡献请婚。辽主问乾顺为人，至忠对曰："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辽主善其对，命徐议之。(《西夏书事》)

遣李造福、田若水如辽求援。

时乾顺为宋所攻故也。(《辽史·天祚本纪》)

秋八月，筑沿边堡寨。

国中素少城寨，乾顺仿中国制，于东北沿边多树寨栅。鄜延路以闻，朝议举兵牵制。知秦州何常争之，兵不出。(《宋史·何常传》)

冬十月，泪丁讹遇自环州还。

初，讹勃啰擒以信号与种朴，令招其家人及其所部，并谕讹遇降。讹遇不可，囚之土室中三年。至是赂守者，得脱还。乾顺嘉其不屈，擢为监军使，使守赤羊川。(《西夏书事》)

## 宋崇宁二年　辽乾统三年

西夏称贞观二年

宋筑石堡四城。

陶节夫知延安府，筑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涧为隍，可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既为宋有，其酋惊曰："汉家取我金窟埚！"亟发铁骑来争。节夫分部将士遮击之，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宋史·陶节夫传》)

春二月，建卧佛寺于甘州。

乾顺自母梁氏卒，辄供佛，为母祈福。甘州僧法净于故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西夏书事》。按《甘肃通志·明宣宗敕赐宝觉寺碑》云："甘州城西南隅有卧佛寺，西夏永安元年建。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蚤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造窔奥，阖境贵贱耆老，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一日，敛神静居，若闻梵呗之

声，起而求之崇邱之侧，其声弥近，若在潜鷟之下者，发地尺余，有翠瓦覃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槃佛像，乃建斯寺。”据此，则建寺之年与甘州僧名俱异，宝觉寺即卧佛寺易名。）

三月，羌人围鄯州，河西军节度使赵怀德请援。

羌人多罗巴奉唃厮啰裔溪赊罗撒，谋杀怀德以复国，举数万众围鄯州。怀德遣使至夏国请兵，乾顺遣仁多保忠帅兵援之。兵未至，多罗巴三子皆善战，怀德力不支，弃州奔河南。（《宋史·王厚传》及《西夏书事》）

夏五月，宋议城南宗寨。

王厚与童贯及诸将议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国卓罗右厢监军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构诸羌，易生边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夏人。"（《西夏纪事本末》）

六月，复遣使如辽，请尚公主。（《辽史·天祚本纪》）

秋九月，封弟察哥为晋国王。

察哥，乾顺庶弟，雄毅多权略，引弓二石余，射洞重甲。尝偕仁多保忠援篯罗结，兵败，前迫湟水，不得渡。察哥持弩拒之，一发中苗履副将，宋兵退，乃免。任都统军，镇衙头。建议言："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摽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乾顺是其策，封晋国王，使掌兵政。（《西夏书事》。按《宋史·兵志》：政和三年，何常奏："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外，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

冬十月，复遣使如辽求援。（《辽史·天祚本纪》。按毕氏《通鉴》云："是岁，宋童贯、王厚遣兵复河湟。"夏盖闻之而求援耳。）

十二月，遣使如宋，贺正旦。

使臣田守义朝贺毕，就馆燕。时中国谋伐夏，馆伴吕约试探虚实，守义正色曰："如君所言，岂使臣分内事耶？"约愧而止。（《西夏书事》）

## 宋崇宁三年　辽乾统四年

西夏称贞观三年

乾顺执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

保忠与国有隙，欲叛降宋。宋蔡京秉政，侦知之，使熙河兰会路经略使王厚招之。厚云："保忠虽有归意，而下无附者。"章数上，不听。京愈责厚，厚急，乃遣弟诣保忠。还为夏之逻者所获。乾顺遂追保忠赴牙帐而夺其权。（《宋史·夏国传》）

春三月壬寅，宋童贯、王厚帅大军发熙州，遣知通远军潘逢权领湟州，知会州姚师闵权领兰州，控御夏国边面。（《西夏纪事本末》）

夏四月，援青唐。

以万众阵于临宗、乳酪河之东，会闻豁赊罗撒败于宗哥，敌气沮伤。王厚即遣张诫率师赴之，夏人望风而退。（《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六月，遣李造福、田若水如辽求援。（《辽史·天祚本纪》）

冬十月，攻宋泾原。

乾顺既执保忠，蔡京犹责王厚诱致，厚曰："虽不为所杀，亦不能复领军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人乃点兵，延、渭、庆三路各数千骑出没，声言假兵于辽矣，遂入泾原。（《宋史·夏国传》。按《李南公传》：知延安府，夏人攻泾原，南公出兵捣其虚，夏兵乃退。）

与宋熙河路钤辖赵隆遇于铁山，战，败绩。

时夏人入泾原。宋帝令熙河兵深入，毋令专向东方。宋师至铁山，与夏人遇。隆先登，士皆殊死战，夏人乃解去。（《宋史·赵隆传》）

围宋平夏城。

宋诸校欲出战，泾原副都总管王恩曰："贼倾国远寇，难以争锋，宜以全制其敝。彼野无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败。"乃先行万人设伏。夏既退师，果遇伏，亡失甚众。（《宋史·王恩传》）

攻宋镇戎军。

初，蔡京听鄜延经略邢恕之言，使熙河造船，直抵兴、灵以空夏国巢穴。其谋皆迂诞，有类儿戏，夏人笑之。至是夏人犯镇戎，京知不可用，乃徙邢恕知太原。（《宋史·邢恕传》。按《九朝编年备要》：崇宁三年，夏人寇边，先犯鄜延，又犯泾原。至是，又引大军，直犯镇戎，趋渭州，掠数万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州蕃落兵士翟胜，持檄抵镇戎军城下，自称诘斥蔡京、蔡卞主权，故京、卞必欲举兵讨之，实因此檄也。四年，林摅使辽，陈夏国之罪，亦举此为词。按《十朝纲要》斥蔡京弄权肆情，无蔡卞。）

## 宋崇宁四年　辽乾统五年

西夏称贞观四年

春正月，遣李造福等如辽求援，且乞伐宋。

辽旋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等，讽宋罢伐夏兵。（《辽史·天祚本纪》）

三月，辽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来归。（《辽史·天祚本纪》）

宋攻银州，陷之。

宋延安人韩世忠，以郡兵从攻银州。夏人婴城自固，世忠斩关杀敌将，掷首陴外，诸军乘之，夏人大

败。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岭，世忠率精锐鏖战，解去。俄复出间道，世忠独部敢死士殊死斗，敌少却。顾一骑士锐甚，问俘者，曰："监军驸马兀哆也。"跃马斩之，夏众大溃。(《宋史·韩世忠传》。按孙觌《鸿庆居士集·韩世忠墓志》，尝从统制官党万战银州，方解鞍顿舍，而贼骑出间道，直捣其营。万狂顾不知所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战却之。万兵来援，殿而还。又尝遥见一酋，金甲朱旗护兵，意得甚，公驰一骑刺杀之，后牒知为贵将驸马郎君兀哆者。大帅张深表其功状，上之朝。而宣抚使童贯怒不先己，黜其功不录。)

诱吐蕃合兵逼宋宣威城，执其将高永年，杀之。

宋用蔡京计，命西边能招致夏人者，毋问首从，赏同斩级。又令陶节夫在延安大加招致。夏主欲纳款，遣使巽请，皆弗纳。又令杀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镇戎，略数万口，与羌酋溪赊罗撒合夏四监军之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御之，行二十里，逢羌帐下亲兵，皆永年昔所抚纳蕃部熟户也，永年不之备，羌遂执永年以叛，遂为多罗巴所杀，探其心肝食之，谓其下曰："此人夺我国，使我宗族漂落无处所，不可不杀也。"(《宋史·夏国传》及《高永年传》)

攻塞门寨。(《宋史·徽宗本纪》)

攻银州，不克。

宋既得银州，议城之。谍告夏人已东，陶节夫料必西趋泾原，官属不肯从。节夫曰："吾计之熟矣。"乃遣裨将耿端彦疾驱至银州，五日城成。夏人果从泾原至，则城备已固，遂遁去。(《宋史·陶节夫传》)

宋师薄灵州川，不利，引还。

宋知河南府钟傅建言："河南要地，灵武为根本。其西十五州，六为王土。其东由清远距罗山，走灵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监军统焉。若选将简师先击之，以趋韦州，可断其右臂。徐当拊纳离叛，渐规进取，讫成萧关，可断其左臂。"乃条上十四事，未报。诏诸道进讨。钟傅遣将折可适领锐骑出萧关，即薄灵州川。夏人扶老挟稚，中夜入州城。明日，俘获甚众，而庆兵不至，会别将高永年没于西，而可适又遇雨失道，为夏人所乘，覆师数百于踏口，乃引兵还。(《宋史·钟傅传》及《折可适传》)

夏四月，辽遣萧良如宋，为夏求还侵地及退兵。

时西边驿骚，辽遣良来为泛使，言南朝出兵侵夏国，今大辽以帝妹嫁夏国主，请还所侵地。宋帝谓辽书词悖慢，蔡京草答书，言甚峻，令易之，曰："夷狄当示包容，今西边方用兵，北边不宜开隙。"赵挺之曰："陛下信所谓以大字小，乐天者，保天下也。"(《宋史·徽宗本纪》及《九朝编年备要》)

攻宋临宗寨。

临宗属湟州，围之数重，伏兵乳酪河西，邀截中国援兵。知州辛叔宪，遣部将李宁将兵出战，先以铁骑蹂伏处，纵兵奋击，遂败。(《宋史·徽宗本纪》)

五月，攻宋顺宁寨及湟州北蕃市城，又败。

陶节夫既城石堡、银州，上言："洪、宥诸州，已在顾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巢穴浅露，直可计取。"因陈取兴、灵之策。蔡京令西边储粟以待。乾顺闻之，先以兵攻顺宁寨，鄜延第二副将刘延庆奋击，乃退。转攻湟州北蕃市城，又为辛叔宪所败。(《宋史·徽宗本纪》及《陶节夫传》)

六月，遣使如辽谢及贡方物。(《辽史·天祚本纪》)

宋遣林摅如辽，议与夏约和。

摅使辽，因蔡京密谕见辽主，跪上国书，仰首曰："夏人数寇边，朝廷兴师问罪，以北朝屡遣讲和之使，故务含容。今逾年不进誓表，不遣使贺天宁节，又筑虎径岭、马练川两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穷诘，恐非所以践劝和之意。"时辽主狃于宴安，闻摅言，虽怒不欲加责让，以起边衅，但遣使来告而已。(《宋史·徽宗本纪》)

复遣李造福等如辽乞援。(《辽史·天祚本纪》)

## 宋崇宁五年　辽乾统六年

西夏称贞观五年

春正月，辽遣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知南院枢密使牛温舒使宋，讽归所侵西夏地。

夏为宋所攻，来请和解，故辽主有是役。温舒等至宋，方大燕，优人为道士装，索土泥药炉，优曰："土少不能和。"温舒遂起，以手藉土怀之。宋帝问故，温舒对曰："臣奉天子威命来和，若不从，当卷土收去。"宋人大惊，遂许夏和。(《辽史·天祚本纪》及《牛温舒传》)

三月，与宋平。宋废银州为银川城，罢五路经制司，徙陶节夫知洪州。(《通鉴纲目》。按《九朝编年备要》：蔡京任节夫帅鄜延，节夫诞妄特甚，每进筑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争之地。"未一年，自常调迁至枢密直学士，然未尝遣一骑一卒出塞，盖与虏战则有胜负，独进筑则无虞；又皆远灵武数百里之地，虏所不争，故皆得就功论赏，而京力主之。俄京遂使节夫经制五路，节夫尽檄诸路兵将，以城本路城寨，人率不平。会上意厌兵，宣谕曰："北戎遣使和解，西边用兵，朝廷既许其叩关请命矣，安用经制五路为？"乃罢节夫五路之命。)

夏四月，纳款于宋。宋悉还崇宁以来侵地。

乾顺奉表谢罪，词极恭顺。答诏略曰："除先朝所划之疆，捐崇宁新取之地。"时知枢密院张康国奏，诏内难为带北朝遣使和解之语。帝曰："北朝于夏国以此为恩，若不言及，疑中国不信。"赵挺之曰："陛下之言，神人咸悦。大哉王言，今真见之矣。"乃诏夏国：其城堡，誓表至则赐之。夏又言：故事，地界先定，载于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进誓表。(《契丹国志》及《九朝编年备要》)

六月，遣李造福如辽，谢与宋讲和恩及贡方物。(《宋史·天祚本纪》)

秋八月，与宋通好。宋遣礼部侍郎刘正夫如辽报聘。（《辽史·天祚本纪》）

## 宋徽宗大观元年　辽乾统七年

西夏称贞观六年

入贡于宋。

会中国大宴飨。故制：外国使预宴者，夏使于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进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从人则于东廊南赴坐。大中祥符四年，升交州于朵殿，夏州押衙于东廊南头歇空坐。七年，又升龟兹使副于西廊南坐。自后遂为定制。是时于阗、龟兹、涪州夷入贡，贡使坐三使上，成礼而退。（《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 宋大观二年　辽乾统八年

西夏称贞观七年

夏六月，以兵戍盖龙堍。

中国既复洮州，复攻溪哥城，西蕃王子臧征扑哥降，建积石军，距盖龙堍不及百里。乾顺恐被侵掠，以兵五千戍之。（《西夏书事》）

秋九月，移牒定边军，请罢筑堡。

定边军向距甜井嘴、多移岭界堠十余里，尝筑观化、通化二堡，扼逋祈岭、通祖岭诸隘。至是又于勒崖原筑神堂堡，去卓望处仅三里。乾顺移牒请罢役，不报。（《西夏书事》）

冬十月，遣使如宋，贺天宁节。

中国尽收西蕃地，宋帝下诏，曲赦熙河兰湟、秦凤、永兴军路，兵民欢悦。使人由熙河入，一路迎者咸加礼。（《西夏书事》）

是岁，入贡于宋。（《宋史·徽宗本纪》）

乾顺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告于辽。（《辽史·西夏外纪》）

## 宋大观三年　辽乾统九年

西夏称贞观八年

春二月，遣焦彦坚至泾原定疆界，不果。

自绍圣后，西边疆议不定。乾顺屡以为言，特遣彦坚入泾原，请划界至。知怀德军种师道留与议，彦坚必欲得故地。师道曰："如言故地，当以汉、唐为正，则君家疆土益蹙矣。"彦坚无以对。（《宋史·钟师道传》）

三月，以宋不归侵地，遣使告于辽。

使人焦彦坚归，乾顺与群臣谋曰："身膺宗社之重，不能复先朝故土，耻也。然宋恃兵威，非仗北朝之力，势且不能。"因使人告于辽，请遣信使谕宋。（《辽史·西夏外纪》及《西夏书事》）

是岁，入贡于宋。（《宋史·徽宗本纪》）

## 宋大观四年　辽乾统十年

西夏称贞观九年

春正月，入贡于宋。

乾顺请辽谕宋，辽主不许。复使入献方物，冀得要请。押伴、左司员外郎范坦应对有节，使不敢争。（《宋史·徽宗本纪》及《范坦传》）

夏六月，遣李造福等贡于辽。（《辽史·西夏外纪》）

秋九月，瓜、沙、肃三州饥。

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监军司以闻，乾顺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西夏书事》）

冬十月，太白昼见。

群臣咸谓主兵丧，请修省，不报。（《西夏书事》）

## 宋徽宗政和元年　辽天祚天庆元年

西夏称贞观十年

入贡于宋。

夏国入贡，正旦、圣节居多。元丰末，神宗诏夏使见辞仪永依嘉祐八年例。至是中国重立仪制，使人遂遵新仪廷见。（《宋史·徽宗本纪》及《礼志》。按《礼志》：宋定夏使新仪：夏使见日，俟见班绝谢班前，使奉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前跪。进奉表，舍人受之。副入内侍省官进呈，使者起，归位，四拜，起居，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馔。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从人入，不奏，即引当殿四拜起居，舍人宣赐分物，兼赐酒食，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只候辞，引当殿四拜，宣赐某物、酒馔，再拜如见仪。）

遣使贡于辽。（《西夏书事》。按《辽史·本纪》、《外纪》、《属国表》俱不载）

秋八月，夏州大水。

大风雨，河水暴涨。汉源渠溢，陷长堤入城，坏军营五所，仓库、民舍千余区。（《西夏书事》）

## 宋政和二年　辽天庆二年

西夏称贞观十一年

春二月，命选人以资格进。

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西夏书事》）

夏六月朔，白虹贯日。

乾顺命诸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疏言："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自用兵延、庆以来，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

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乾顺善之，不能用。（《宋史·徽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冬十月，遣使如宋，贺天宁节。

宋制：蕃使同日见辞，先夏国，次高丽，次交趾，次海外诸蛮，所以优夏也。时新置知客省、引进、四方馆、东西上阁门使等官，使者朝辞，蔡京等故作矜严，以示降抑。使回，乾顺不悦。（《宋史·徽宗本纪》、《礼志》及《西夏书事》）

## 宋政和三年　辽天庆三年

西夏称贞观十二年

春三月，遣使入贡于宋。

中国以天赐元圭，册告永裕、永泰二陵，大享群臣。夏使至，燕赍过优，以夸其盛。（《宋史·徽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夏六月，使贡于辽。（《辽史·天祚本纪》）

## 宋政和四年　辽天庆四年

西夏称贞观十三年

冬，叛将李讹哆及其子遇昌复来归，遂遣兵围宋定远城。讹哆为宋环州定远大首领，以书遗统军梁哆唛曰："我居汉二十年，每见春廪既虚，秋庾未积，粮草转输，例给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饥色。若卷甲而趋，径捣定远，唾手可取。定远既得，则旁十余城不攻而下矣。我储谷累岁，阙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来，斗粮无赍，可坐而饱也。"哆唛遂以万人来迎。宋转运使任谅先知其谋，募民尽发窖谷。哆唛围定远，失所藏。越七日，讹哆遂以其部万余来归。未几，讹哆复围观化堡，而边储已足，乃解去。（《宋史·夏国传》。按李遇昌引夏人入寇，《东都事略》系大观时。）

筑臧底河城。

宋保安军之北，南界上有湫流，名臧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宋史·夏国传》）

宋帅刘延庆筑天降山寨，夏人据之，宋人来争。

延庆令裨将韩世忠守北门，世忠夜缒城而上，斩二级，割护城毡以献。（《名臣碑传琬琰集》赵雄、韩世忠碑）

## 宋政和五年　辽天庆五年

西夏称雍宁元年

春正月，女真完颜阿骨打称皇帝，更国号曰"大金"，称收国元年。（《金史·太祖本纪》）

宋熙河将刘法，败夏人于古骨龙。

法将步骑十五万出湟州，秦凤经略刘仲武将兵五万出会州，童贯以中军驻兰州，为两路声援。仲武至清水河，筑城屯守而还。法与夏右厢军战于古骨龙，大败之，斩首三千余。（《宋史·夏国传》）

侵宋定边，筑佛口城。童贯以知西安州种师道之兵来争，夏人往御，败绩。

师道率师来夷佛口城。始至，渴甚。师道指山之西麓曰："是当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满谷，夏人以为神。（《宋史·种师道传》）

秋，宋师攻臧底河城，夏人败之，遂大掠萧关。

刘仲武、王厚复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之师，来攻藏底河城，败绩，死者十四、五，秦凤第三将全军万人皆没。未几，夏人以数万骑略萧关而去。（《宋史·夏国传》）

冬十月，入贡于宋。（《宋史·徽宗本纪》）

## 宋政和六年　辽天庆六年

西夏称雍宁二年

春正月，宋刘法攻仁多泉城，屠之。

法与刘仲武合熙、秦之师十万攻夏仁多泉城，知兰州何灌炮伤足不顾，攻愈力，三日不克。夏援兵不至，城中请降。法受其降，而屠之，获首三千级。（《宋史·夏国传》及《何灌传》）

宋渭州将种师道，以十万众复攻臧底河城，克之。

宋诏帅陕西、河东七路兵征臧底河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夏人守备甚固。官军少怠，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师道立斩之，尸于军门，令曰："今日城不下，视此！"众股栗。安边巡检杨震拔剑先登，众噪而登城，斩首数百级，城即溃。时兵至才八日。（《宋史·夏国传》及《种师道》、《杨震传》。按《宋史·地理志》：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臧底河城，不果。六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与《种师道传》异。）

秋七月，李讹哆被获，伏诛。

讹哆在夏国渐用事，与子遇昌常引兵入寇。至是入边侦事，为熙河逻卒所获。宋帝诏诛之，函其首于甲库。（《宋史·徽宗本纪》）

宋筑震武城。

由是，唃厮啰之地，悉为宋郡县矣。（《宋史·徽宗本纪》及《九朝编年备要》）

冬十一月，攻宋泾原，屠靖夏城。

报仁多泉之役也。时久无雪，夏先使数万骑绕城，践尘涨天，兵对不睹，乃潜穿壕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宋史·夏国传》）

宋城席苇平。

种师道督诸道兵，城席苇平。方赋工，而夏人来争，坚壁葫芦河。师道阵于河浒，若将决战者，阴遣偏将曲充径出横岭，扬言援兵至。夏人方骇顾，而折可世潜军军其后，姚平仲以精甲袭击之，夏人大溃，斩首五千级，获橐驼、马、牛万计。其酋仅以身免，

卒城而还。(《宋史·种师道传》)

宋环庆部将郭浩率百骑抵灵州城下，夏人以千骑追之。浩手斩二骑，以首还。(《宋史·郭浩传》)

是岁，入贡于宋。(《宋史·徽宗本纪》)

## 宋政和七年　辽天庆七年、金太祖天辅元年

西夏称雍宁三年

围宋丁星原。

丁星原在乳酪河西，距湟州绥远关四十里。初，刘法解灵武围，于瞎令古城北连筑德通、石门两城堡。乾顺畏逼，遣兵入丁星原围之，见御备固，旁掠六日而还。宋帝诏再筑靖夏、伏羌、制戎等城为备。(《东都事略·西夏二》及《宋史·地理志》)

益麻党征叛降于宋。

唃厮啰氏旧据青唐，方董毡入朝于宋，益麻党征走西夏来降。贞观间，羌人假其名以附宋，宋优待之，赐姓名"赵怀恭"。至是，宋刘延庆来攻成德军，夏酋赏屈被擒，益麻党征遂降于宋。(《宋史·刘延庆传》)

侵宋泾原。

宋统制李庠率兵堵御，驻兵柏林堡，斥堠不谨，为夏人所薄，兵将溃。泾原路第三将曲端力战，夏军败绩，庠与端复整军还。(《宋史·曲端传》)

## 宋徽宗重和元年　辽天庆八年、金天辅二年

西夏称雍宁四年

春二月，夏人犯边，宋将官张迪死之。(《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按是月，夏人寇边，张迪死事，《东都事略》、《宋史·本纪》、《西夏传》、陈桱、薛应旂、毕沅《通鉴》诸书皆不载。惟《九朝编年备要》所载正与此同。李埴《十朝纲要》亦详其事，云二月癸丑朔，环庆路奏，夏贼攻济义原堡，将官张迪战死。足资参考。)

夏六月，筑割牛城。鄜州防御使何灌袭之，城不守。

乾顺见中国进筑不已，于乩六岭分界处筑割牛城，屯重兵守之，为东南捍蔽。童贯使灌由肤公城夜出兵袭据之。贯以闻，赐名"统安"。(《东都事略》及《西夏书事》)

## 宋徽宗宣和元年　辽天庆九年、金天辅三年

西夏称雍宁五年

春三月，与宋帅刘法战于统安城。法败走，夏人追杀之，遂围震武军。

童贯谋进筑横山，以太尉将秦、晋锐师，深入河陇，薄于萧关、古骨龙，谓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将刘法取朔方，法不可，贯逼之曰："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上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已，引兵二万出。至统安城，遇夏国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骑为三阵，以当法前军，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移七时，前军杨惟忠败入中军，后军焦安节败入左军，朱定国力战，自朝至暮，兵不食，而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峗，守兵见而追之，法坠崖折足，为一别瞻军斩首而去。是役死者十万。察哥见法首，恻然语其下曰："刘将军前败我于古骨龙、仁多泉，吾尝避其锋，谓天生神将。岂料今为一小卒枭首哉！其失在恃胜轻出，不可不戒。"遂乘胜围震武。震武在山峡中，熙、秦两路不能饷，自筑城三岁间，知军李明、孟清，皆为夏人所杀。至是，刘仲武令河东将何灌救之，灌以众寡不敌，但张虚声吓之，摄帅事刘韐出奇兵败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乃自引去。而宋宣抚司受解围之赏者数百人，实自去之也。诸路所筑城寨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宋史·徽宗本纪》、《夏国传》及童贯、何灌、刘韐等传)

令边吏叩摄震武帅刘韐，请平。

夏人来言，愿纳款谢罪。宋人皆以为诈，韐曰："兵兴累年，中国尚不支，况小邦乎？彼虽新胜，其众亦疲，惧吾再举，故款附以图自安，此情实也。"密疏以闻，诏许之。(《宋史·刘韐传》)

夏四月，宋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

童贯令种师道等出萧关，夏人弃永和、割踏两城而遁，宋师遂平之，追及鸣沙，无所见而还。由是，横山之地悉为宋人所有。(《宋史·徽宗本纪》及《东都事略·西夏二》)

五月，宋败夏人于震武。(《宋史·徽宗本纪》)

六月，纳款于宋，宋诏六路罢兵。

初，夏国恃横山诸族帐强劲善战，故用以抗中国。种谔谋取横山，故兴灵州之师。及王师失利，李宪始献进筑之议，神宗厌兵，不克行。童贯旧常从李宪，得其仿佛，故献议进筑，遂得横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因辽人进誓表。而宋时与金人约夹攻辽，故许夏纳款，诏令六路罢兵，而一意于辽，而夏亦自是少衰矣。(《宋史·徽宗本纪》及《东都事略·西夏二》)

宋筑葺平寨。

夏人据塞水源以渴宋师，宋将郭浩率精骑数百夺之。夏人攻石尖山，浩冒阵而前，流矢中左胁，怒不拔，奋力大呼："得贼乃已。"诸军从之，夏人败走。(《宋史·郭浩传》)

冬十月，遣使如宋贺天宁节。

宋以誓诏报使者，不受。童贯不能屈，但迫馆伴强之。使持还，及边弃之而去。宋边臣贾琬得而上之，贯始大沮。(《宋史·夏国传》)

## 宋宣和二年　辽天庆十年、金天辅四年

西夏称元德元年

春三月，乾顺立妃曹氏。

曹氏，元昊时把关太尉曹勉孙也，年十四入宫，性温柔贞静，动以礼法，常侍仁安公主。主素严肃，氏身承起居，顺适其意，因劝乾顺纳之。始命为才人，至是进位贤妃。(《西夏书事》)

冬十一月，封宗室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

仁忠父景思尝从秉常于木寨，当河津阻绝，罔讹萌等潜使窥伺，欲施鸩毒，景思左右抗护，以计脱者再，秉常德之。已复位，欲加显擢，为梁氏父子阻抑，不遂志死。时仁忠二人尚幼。及长，俱通蕃、汉字，有才思，善歌咏，始任秘书监，继擢仁忠礼部郎中，仁礼河南转运使。至是，二人自陈先世功，乃晋爵。(《西夏书事》)

是岁，入贡于宋。(《宋史·徽宗本纪》)

## 宋宣和三年　辽天祚保大元年、金天辅五年

西夏称元德二年

是岁，攻宋西安州、怀德军，陷之。

宋帝问西事，李浩曰："臣去任已闻警，虑夏人必乘间盗边，愿选将设备。"已而果攻泾原，取西安州、怀德军。绍圣开边之地，复尽失之。(《西夏书事》)

约辽夹攻宋，辽主不听。

知宋有事北边，故与辽国书，议乘隙夹攻也。(《东都事略·西夏二》)

## 宋宣和四年　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

西夏称元德三年

夏四月，金降将耶律坦犯境，以兵备河西。

坦奉金将斜也命，将兵胁降辽西南招讨使所属诸部，直至夏境，声势甚盛。乾顺遣兵备河西诸郡，坦解去。(《金史·太祖本纪》及《斜也传》)

六月，遣李良辅率兵三万救辽，金斡鲁、娄室败良辅于野谷。

五月，金兵克辽中京，辽主出居居庸关。金兵复来攻，辽主自鸳鸯泺西走，娄室等追至白水泺，获其内库宝物。娄室遂与阇母攻破西京，复与阇母至天德、云内、宁边、东胜，其官吏皆降，获阿疏。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救辽，兵次天德境。娄室使突捻补攧以骑二百为候兵，夏人败之几尽，阿土罕复以二百骑往，遇伏兵，独阿土罕脱归。时久雨，诸将欲且休息。娄室曰："彼再破吾骑兵，我若不复往，彼将以我怯，即来攻我矣。"乃选千骑与习失拔离速往，斡鲁壮其言，从之。娄室迟明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获生口问之，其帅李良辅也。将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乃使人报斡鲁。娄室分军为二，迭出迭入，进退转战三十里。过宜水，斡鲁军亦至，合击，败之，杀数千人，追至野谷，涧水暴至，漂没者不可胜计。(《金史》斡鲁、娄室等传及《辽史·天祚本纪》)

秋七月，遣使如辽问起居。

辽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由讹莎烈走石辇驿。金将蒲家奴追败之，辽主悉弃辎重走。乾顺遣大臣曹价奔问起居，馈以粮糗。(《辽史·天祚本纪》及《宗望传》)

八月，攻金天德军，不克。

金阿骨打追袭天祚于国崖，擒其都统萧规，天祚脱身去。夏引兵数万袭天德军，阿骨打遣偏师七千击破之。(《西夏书事》)

## 宋宣和五年　辽保大三年、金天辅七年

西夏称元德四年

金宗望来议和。

宗望至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其书曰："奉诏有之，夏主辽之自出。不渝终始，危难相救。今兹已举辽国，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当听其来，毋致疑贰。若辽主至彼，可令执送。"(《金史·西夏传》)

春正月，复发兵救辽，次可敦馆，不得进。

乾顺奉辽主命，遣兵屯于可敦馆，相为声援。金将娄室以兵戍朔州，筑城霸德山阻之，不得进。(《金史·娄室传》)

宋人侵金新赐地，遣使如金求援兵。

金帅斡鲁奏曰："夏人不尽归户口、资帑，又以宋人侵赐地求援兵。宋之边臣将取所赐夏人疆土，盖有异图。"金主诏曰："夏人屡求援兵者，或不欲归我户口，沮吾追袭辽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诚有异图。宜谨守备，尽索在夏户口，通闻两国，事审处之。"(《金史·斡鲁传》)

夏五月，请辽主临其国。金宗望以檄来谕。

宗望使使谕夏国，示以和好，盖以沮其救辽之心也。宗望追辽主至天德，乾顺遣人迎护辽主，将渡河矣。宗望闻候人吴十回知之，乃传檄夏国曰："果欲附我，当如前谕，执送辽主。若犹疑贰，恐有后悔。"乾顺得檄乃惧。(《辽史·天祚本纪》及《金史·宗望传》)

六月，辽主使来，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辽史·西夏外纪》)

金太祖薨，太宗即位，改是年为天会元年。(《金史·太宗本纪》)

遣使如金吊慰。(《西夏事略》。按《金史·太宗本纪》及《交聘表》、《夏国传》俱不载。)

## 宋宣和六年　辽保大四年、金太宗天会二年

西夏称元德五年

春正月，奉表于金，请以事辽之礼称藩，金许之。

夏请受割赐之地，金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泺西之地，以赐之。(《金史·西夏传》)

三月，使把里公亮等如金上誓表。

表曰："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

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仍依辽国旧制及赐誓诏，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衅。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蒙降德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藩篱。载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以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所谓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者，宗翰也。盖宗望以太祖命与夏人通书，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议和云。(《金史·西夏传》)

闰月，金遣王阿海、杨天吉来赐誓诏。

誓诏曰："维天会二年，岁次甲辰，闰三月戊寅朔，皇帝赐誓诏于夏国王乾顺：先皇帝诞膺骏命，肇启鸿图，而卿国据夏台，境连辽右，以效力于昏主，致结衅于王师。先皇帝以为忠于所事，务施恩而释过；迨眇躬之纂绍，仰遗训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乐从内附，饬使轺而奉贡，效臣节以称藩。载锡宠光，用彰复好。所有割赐地土、使聘礼节、相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诏。其依应征兵，所请宜允。三辰在上，朕岂食言。苟或变渝，亦如卿誓。远垂戒谕，毋替厥诚。"(《金史·西夏传》)

秋七月，以兵侵武、朔二州。

武、朔，辽山后地。金取武州归宋，朔州守将韩正亦举城内附，中国筑固疆等堡为守。乾顺数以兵攻之。宣抚使谭稹遣部将李嗣本督兵出战，相持数日，不解。(《西夏书事》)

九月，子仁孝生。

仁孝，曹妃所出，生时异光满室，成安公主见而爱之，请名"仁孝"，令保母持至宫中，时抚摩不忍释。(《西夏书事》)

冬十月，遣使如金，谢赐誓诏。

初，金以山西九州与宋人，而天德远在一隅，缓急不可及，故割以与夏，而宋人复侵取之。乾顺至是使上表，谢赐誓诏，并论宋所侵地。金主诏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金史·太宗本纪》及《西夏传》)

遣使如金贺天清节。

天清节，金主晟诞也。夏使次于宋使、高丽使后，赐宴亦如之。(《金史·太宗本纪》及《礼志》)

是岁，入贡于宋。(《宋史·徽宗本纪》)

与金人约攻宋麟州，以牵河东之势。(《宋史·夏国传》)

## 宋宣和七年　辽保大五年、是岁辽亡，金天会三年

西夏称元德六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

乾顺表略云："斗柄建寅，当帝历更新之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被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突奥，务行政于要荒。四表无虞，群黎至治。爰凤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坚献岁之心。臣无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奉表以闻。(《金史·太宗本纪》及《松漠纪闻续》)

遣使如金奠币及贺即位。

金太祖葬于和陵，乾顺奉表致奠，并贺金主即位。时藩使馆见仪未有定制，使至逾月，殿中少监刘筈始详定焉。(《金史·太宗本纪》及《刘筈传》)

二月，辽主逃至应州，为金完颜娄室所获，辽亡。

时耶律大石自立，是为西辽。(《辽史·天祚本纪》)

秋八月，金兵来侵。

辽主延禧被获，耶律大石率部西走。金诸帅讹传，乾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因纵兵入境，掠取人畜。乾顺遗书娄室责之。都统完颜希尹以闻，金主命严备之。(《金史·希尹传》)

九月，世子仁爱卒。

仁爱幼聪颖，长多才艺。初，金兵破辽，辽主西走，即恸哭，请兵赴援。宜水之败，咄嗟者累月。及乾顺臣金，泣谏不听，悒郁而卒。(《西夏书事》)

辽成安公主卒。

公主伤辽亡，又痛世子，不食卒。(《西夏书事》)

冬十月，使金贺天清节。

时金人潜分两路伐宋，军务旁午。夏使与宋使俱不得见，就馆赐燕而还。(《金史·太宗本纪》)

十二月，攻宋丰、麟二州。

时金人围宋太原，金帅粘罕来约侵宋故也。(《东都事略》)

宋帝内禅皇太子桓即位，是为钦宗。

以金兵逼迫故。(《宋史·徽宗本纪》)

遣使如宋贺正旦。

乾顺闻钦宗即位，遣使表贺，且觇虚实。(《西夏书事》)

# 卷二十三

## 宋钦宗靖康元年　金天会四年

西夏称元德七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金主始朝日，礼毕，方命各国使人入贺。(《金史·交聘表》及《礼志》)

二月，围宋杏子堡。

贺正使回，乾顺知金人围汴益急，乘隙围杏子堡。堡在延州平戎寨北，两山对峙，地险厄。鄜延副总管刘光世据之，不能克。(《宋史·刘光世传》)

三月，取宋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

先是，金人灭辽，粘罕遣撒拇来许割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约攻麟州以牵制河东之势。至是，夏人乘金与宋攻战之际，遂由金肃、河清渡河，自取之。(《宋史·夏国传》)

夏四月，陷宋震威城，杀其兵马监押朱昭。

夏人知宋戍边士卒入援汴京，遂乘虚入侵，河外诸城悉望风褫气，遂至震威。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为孤绝。昭率老、幼婴城。诸城既先下，敌怒不得昭，遂约金人并力来攻。昭募锐卒千余人，与约曰："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若出其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溃。"于是夜缒兵出，薄其营，果惊乱，城上鼓噪乘之，杀获甚众。夏人设木鹅梯冲以临城，飞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昼夜进攻不止，其酋悟儿思齐介胄来，以毡盾自蔽，邀昭计事。昭常服登陴，披襟问曰："彼何人，乃尔不武！欲见我，我在此，将有何事?"思齐却盾而前，数宋朝失信，曰："大金约我夹攻京师，为城下之盟，划河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诸垒悉已归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奸邪误国，改过不吝，已行内禅。今天子圣政一新，汝独未知耶?"乃取传禅诏赦宣读之，众愕眙，服其勇辩。是时诸城降者多，昭故人从旁语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食人之禄，死人之事。汝既背义偷生，不异犬彘。尚敢以言诱我乎？今日我唯有死耳!"因大骂，矢石乱下，夏众散走。凡被围四日，城多圮坏。昭以智补御，皆合法，然力竭不可支。昭乃下城坐厅事，召诸校谓曰："城且破，妻子不可为贼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战，胜则东向图大功，不胜则暴骨境内，大丈夫一生之事毕矣!"众未应，昭幼子戏阶下，遽起手刃之。长子惊视，又杀之。径领数卒屠其家人，舁尸纳井中。部将贾宗望母适过前，昭起呼曰："媪乡人也，吾不欲刃，请自入井!"媪从之，遂并覆以土。将士将妻孥者，又皆尽杀之。昭谓众曰："我与汝曹，俱无累矣。倘我先死，汝曹有得脱者，愿驰至府谷，言我今日事。"会部落子有阴与夏人通者告之，曰："朱昭与其徒各杀其家人，将出战。人虽少，皆死士也。"夏人大惧，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勒众于通衢接战，自暮达旦，尸填街不可行。昭跃马从缺城出，马蹶坠堑。夏人欢呼曰："得朱将军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剑，无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凡被围百日而城陷云。(《宋史·夏国传》及《朱昭传》)

宋赐国主诏书。

时金人犯阙，夏人亦起兵。鄜延路缴进夏人檄书，宋帝命草诏赐夏国主，解其意以慰抚之。诏曰："朕居春宫，十有余载，勿敢怠逸，四方所闻。道君太上皇帝，享国日久，厌万乘之繁，爰议内禅。朕辞不获命，遂登大宝。深惟祖宗基构之隆，上皇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惧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药师背叛之故，陷没燕山，俶扰边境，达于都畿，肆为贪残，劫质以往。永念卿屏翰之旧，信誓皎然，义当戮力，同济艰难，以敌王忾。而陕西奏报，乃言卿国点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杀伤兵民。朕惟卿明允笃诚，世济忠孝，主于西陲，藩屏帝室，多历年所，英声流闻。今至于兹，殆朕德弗类，嗣政于初，未能绥抚之所致也。西顾怅然，良自伤悼。及得鄜延路帅臣章疏，缴到卿国檄书公牒，省览再三，乃知构兵起于误听。檄书初言中国失德数事，皆曩时大臣误国，上皇已降诏书，深自悔悼。今朕克己求治，以俭先天下。凡淫巧奢丽之具，一切屏去；蠹国害民之臣，咸已窜诛。前日之事，所不复论。中言贺正人使之归，所见京城整龊兵甲、修治楼橹，疑有奸臣变乱，此乃提防金人之故，岂有他哉！终言于本朝信誓之久，义须救援。以此知卿忠义有素，误听致此，初无他心。至于过差之辞，朕初不之辜也。公牒言国书之宝，与旧不同。此乃有司用宝差误，已重窜责。凡兹细故，朕既释然，卿亦宜亮。夫金人以蕞尔海隅之国，背天逆神，灭绝契丹，遂陵中国，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于卿哉！孤军深入，理当剿殄。朕以皇弟肃王在其军中，第命将士驱逐出境，边城宴然。前遣康随、郑惟康道意，必亮此诚。诏到，卿宜释去疑虑，抚谕将士，抽回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赐，朕何爱焉！今遣武功大夫王佑、武功郎马持告谕。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李忠定公文集》)

金人袭夺夏所侵宋地。

金贵人兀室以数万骑阳为出猎，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夺天德、云内、河东八馆武州，惟金肃、河清在大河西，金不能取之。初，金人约以兵取关中，以三城八馆报之。既而夏人自取其地。至是金复背约，袭夺之。于是绝好。(《宋史·夏国传》)

秋八月，犯宋泾原。

统制李庠聚兵柏林堡拒之，夏兵分番迭进，庠兵溃，泾原第二将曲端力战，乃却。(《宋史·曲端传》)

九月，陷宋西安州。

元符中，以南牟会新城建为西安州，在兰州西北，逼邻夏境，乾顺袭取之。(《宋史·钦宗本纪》及《地理志》)

冬十月，与辽亡将小鞠禄驱幽、蓟兵围宋建宁寨，破之，杀其寨主杨震。

初，辽亡将鞠禄西奔，扰宋麟、府，为杨震父宗闵所败，俘其父母妻子。鞠禄乃走西夏，约共攻宋建宁寨报仇，遂杀震。(《宋史·杨震传》)

使金贺天清节。(《金史·太宗本纪》)

十一月，陷宋怀德军，杀其知军事刘诠、通判杜翊世。

初，经略使席贡牒知怀德军刘诠，诠奉檄即日就道。夏人素闻诠名，乃屯兵绵亘十里而围之。诠昼夜修战守之备，敌百计攻城，诠悉以术破之。后矢尽粮绝，诠度力不支，乃同通判杜翊世聚焚府库，环牙兵为三匝，出战谯门中，官军歼焉。翊世同妻张氏义不受辱，遂火其室，举家死于烈焰中，翊世自缢死。诠欲自裁，已为敌所执。夏太子遣人置之别室，将官之。诠骂曰："我宁死，顾肯降贼耶！我苟不死，决不贷汝！"遂遇害。是役，吴玠以百余骑追击夏人，斩首百四十级，卒以众寡不敌退守。（《宋史·钦宗本纪》及《吴玠传》、《四川总志》）

遣使如金请和，金人执其使。（《宋史·夏国传》）

十二月，攻宋兰州，入通川、圆子诸堡，大掠。

兰州恃河为固，每岁河冰合必严兵以备，士不释甲者累月。元符中，兰州录事参军张叔夜筑寨天都山，夏兵不敢窥境。自西安、怀德失守，乾顺遣兵攻天都，围兰州，力攻五日，大俘二堡人畜而还。（《西夏书事》）

## 宋靖康二年　金天会五年

西夏称元德八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

金主以宋帝誓书、地图示使人，使人稽首称贺。（《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宋以河西三州畀夏，旋复取之。

金人再犯宋，宋同知枢密院聂昌出河东为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隶西夏。晋宁军民大恐，曰："弃麟、府、丰，晋宁岂能独存？"徐徽言曰："此使人矫诏耳。三郡在河西，设有诏，犹当执奏，况无之耶？"遂率兵复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宋史·徐徽言传》）

二月，金人陷宋汴京，以徽、钦二帝北行。（《金史·太宗本纪》）

三月，金人割宋陕西北鄙地与夏。

金人立宋异姓少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乃划陕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四边以限封域。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及娄室定陕西，婆卢火率兵先取威戎城。军至威戎东与敌遇，击走之，生致二人，问之，乃知为夏将李遇取威戎也，乃还其人而与李遇通问。李遇军威戎西，蒲察军威戎东，而使使议事于娄室。娄室报曰："元帅府约束，若兵近夏境，则与夏人相为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亦使人报娄室曰："夏国既以天德、云内归大国，大国许我陕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军。既而金元帅宗翰不欲以陕西北鄙与夏，会金主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河东诸将不可，曰："陕西与西夏为邻，事体重大，兵不可罢。"宗翰曰："初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宗翰盖有意于夏人也。议久不决。（《金史·西夏传》及《宗翰传》）

夏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构即皇帝位于南京，是为高宗。

改元建炎。自是宋南渡矣。（《宋史·钦宗本纪》）

金人为夏求侵地于宋。

金既夺夏地，乃责偿于宋，遣左监军希尹以国书授通问使傅雱，为夏国请熙宁以来侵地。（《宋史·夏国传》。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月，赵子崧建三屯之议，大略以为开边之患，验在目前，不可不虑。其熙河五路进筑州军堡寨，欲望将不系紧要控扼去处并罢，明谕夏人，示以德意。）

秋九月，金人来约侵宋，许之。

金兀术回云中，遣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如夏，约侵宋，同取陕西，许之。金尝渝盟于西夏矣，而乾顺许之者，盖畏其威，亦欲从而掳掠耳。（《宋史·夏国传》及《大金国志》。按宋熊克《中兴小纪》：金人左副元帅尼雅满之自驰归云中也，遣使往夏国，约同入陕西，夏人从之。与此作兀术不同。）

十月，遣使入金贺天清节。（《金史·太宗本纪》）

是岁，改元正德。（《宋史·夏国传》）

## 宋高宗建炎二年　金天会六年

西夏称正德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

金主问夏国事宜，使者以岁饥告，命发西南边粟市之。（《金史·高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宋遣主客员外郎谢亮持诏来谕。

亮西入关，鄜延经略使王庶遗亮书曰："夏国为患小而缓，金人为患大而急。方其挫锐熙河，奔北鄜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饿。阁下苟能仗节督诸路协同义举，虽未足尽雪旧耻，亦可驱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图恢复矣。"亮不能用，遂由环庆入西夏。庆历后，夏国主尝以宾礼见使者，亮至，乾顺乃倨然见之，留居数月，始与约和罢兵。亮归，而夏兵已蹑其后。（《宋史·夏国传》）

取宋定边城。（《宋史·夏国传》）

冬十月，遣使如金贺天清节。（《金史·太宗本纪》）

金遣使来求天德八馆之地。

初，夏国因契丹为金人所败，遂率众取其天德八馆之地。八馆者，膏腴产稻，夏国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强，遣使求之，谓他日以陕西奉偿，夏国惧不敢违，而中怀怨愤。又夏国世为知府州折氏所困，时可求已降于金，故金欲因折氏以并夏国。（《中兴小

纪》)

## 宋建炎三年　金天会七年

西夏称正德三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

金诸将兵破陕西诸郡，蕃、汉由绥德城逃入夏界者甚众。使人入见，金主谕谨守边备，勿纳流民。(《金史·太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二月，遣书宋边臣，索鄜延。

金帅娄室连陷长安、凤翔，宋陇右大震。夏人谍知关陕无备，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隶本国，须当理索，敢违拒者，发兵诛讨之。"帅臣王庶檄报曰："金人初犯本朝，尝以金肃、河清畀尔，今谁与守？国家以奸臣贪得，不恤邻好，遂至于此。贪利之臣，何国无之，岂意夏国躬蹈覆辙！比闻金人欲自泾原径捣兴、灵，方切寒心，不图尚欲乘人之急。幕府虽士卒单寡，然类皆节制之师，左支右吾，尚堪一战。果能办此，何用多言。"因遣谍间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宋史·夏国传》)

七月，宋再使谢亮来。

宋知枢密院事张浚使川、陕，谋北伐金，欲通夏国为援，奏请国书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宋帝诏从之，故有是役。(《宋史·高宗本纪》及《系年要录》)

冬十月，遣使如金贺天清节。

金蒲察、娄室悉取鄜、坊二州地，与夏境接壤。乾顺惧其兵威，遣使先期至，金主命仍随高丽使同见。(《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是岁，取宋保安军德静寨。

时宋鄜延之东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属宋者唯保安一军、德静一寨。安抚使郭浩间道之德静，置司招收散亡，与夏人对垒一年，敌不敢犯。浩去，夏人复来，权帅耿友谅战败，仅以身免，遂取保安、德静寨。于是，宋陕以西诸路尽失。(《宋史·郭浩传》)

## 宋建炎四年　金天会八年

西夏称正德四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

宋兵败于高桥，宋帝航海，金将阿里蒲卢浑状闻，金主出示高丽、夏二国使人，以夸其盛。(《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宋谢亮还。

乾顺已称制，不得要领而还。(《宋史·高宗本纪》及《夏国传》)

冬十月，宋环庆路统制慕洧叛宋来附。

张浚富平之败，斩环庆经略使赵哲。哲将统制官慕洧为环州豪族，遂自庆阳叛附夏国，乾顺纳之。(《宋史·高宗本纪》)

遣使贺金天清节。

金人立刘豫为齐帝，豫遣使谢封册并贺天清节。夏使遂班于齐使、高丽使之下。(《金史·交聘表》及《太宗本纪》)

金遣使来索故辽耶律大石。

使来言，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常与夏人合谋，请执与之。乾顺报曰："小国与和壤州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住也。"(《西夏书事》)

## 宋高宗绍兴元年　金天会九年

西夏称正德五年

春正月，遣使贺金正旦。(《金史·交聘表》)

二月，宋同州观察副使刘惟辅弃德顺军求附，不受。

金人略宋熙河，惟辅不能守，焚积粟去。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辅与亲信数百匿山寺中，遣人输款于夏国，求附。夏人拒不纳。其亲信军诣金人降，金人杀惟辅。(《宋史·夏国传》。按《高宗纪》刘惟辅死节系于建炎四年十二月甲午，与此异。)

秋八月，宋始不颁《历日》。

自兵交以来，虽未修职贡，宋犹岁颁《历日》。至是，宋帝始诏，以夏本敌国，毋复颁《历日》。(《宋史·夏国传》)

冬十月，遣使贺金天清节。

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瓜迪里突迭献于金，金主知夏国不与大石合，使人入见，谕慰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慕洧叛降于金。

金将撒离喝攻庆阳，破之。慕洧见金兵强，遣使以城降。(《金史·撒离喝传》)

十一月，宋川陕宣抚使吴玠始遣人来通书。

川陕地，金已十得其四。时玠败金将兀术于和尚原，西路稍通，乃贻书夏国，使背击金人。乾顺不应。(《宋史·夏国传》及《吴玠传》)

## 宋绍兴二年　金天会十年

西夏称正德六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时金以陕西地赐刘豫。乾顺遣使贺正，请环、庆二州，金主不许。(《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秋九月，遣人答吴玠通书。

时与金人有隙，屡遣使至宋吴玠、关师古军中通意。(《宋史·夏国传》)

余睹(《系年要录》作伊都)叛金来附，不纳。

余睹谋结燕云之人图女真，为辽复仇。粘罕侦知，欲诛之。余睹父子微觉，以游猎为名，逃入夏国。乾顺问兵几何，答云："亲兵二、三百。"乾顺以其兵少不纳，遂投鞑靼。金人乃分捕余睹叛党。于是，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兀宝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逃入夏国，亦或北奔沙漠。契丹赴金者由此一乱，几成灰烬。(《辽史·余睹传》、《宋史·夏国传》及《松漠纪闻》)

冬十月，使金贺天清节。（《金史·交聘表》）

## 宋绍兴三年 金天会十一年

西夏称正德七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金主以纳契丹叛人诘责，使人顿首谢罪。（《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秋八月，攻金怀德城，不克。

靖康中，夏兵破怀德，设兵戍之。及金人以陕西地畀刘豫，命夏国割怀德与之，乾顺心怏怏。时豫寇伊阳，知其无备，以五万众攻之。知军事庞迪开门以待，夏兵疑不敢入。迪以数千骑分门突出，夏众惊溃，失军资、牛、羊甚夥。（《金史·庞迪传》）

冬十月，使贺金天清节。

使人与齐使同入，见齐使，以攻怀德告，金主令持诏还谕责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 宋绍兴四年 金天会十二年

西夏称天德八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乾顺命使人奏告，请于陕西互市，金主不许。（《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秋七月，宋命吴玠来通信。（《宋史·高宗本纪》）

冬十月，使金贺天清节。

金主有疾，不视朝，命使人就馆燕。（《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按是年，奉使者当是宥州刺史王圭。周氏春《西夏书》云："王圭者，宥州刺史也。金天会十二年冬十一月，皇弟都统经略郎君挞懒向猎于梁山之阳，至唐乾陵，殿庑颓然，爰命有司鸠工修饰。是时复谒陵下，绘像一新，回廊四起，不胜欣怿，与礼阳太守酣饮而归，遂刻乾陵无字碑阴为行记。时圭与职方郎中董应期从行。"）

十二月，答吴玠书。

玠奏宋帝言："夏国数通书，有不忘本朝意。"（《宋史·夏国传》）

金遣人来索马，却之。

金帅粘罕既取辽，将谋夏，夏为备已久。忽求衅于夏，言欲马万匹，夏人从其请。先以所练精兵每一马以二人御之，绐言于金人曰："万马虽有，然乏人牵拢，今以五千人押送，请遣人交之。"粘罕选善骑射者往取，实欲窥之也。至境，未及交马，夏人群起，金兵悉毙，复持马归。粘罕气沮，由是不敢西向发矢。（《挥麈后录》）

## 宋绍兴五年 金天会十三年

西夏称大德元年

春正月，金主薨于明德宫，皇孙亶嗣位，是为熙宗。（《金史·太宗本纪》）

金遣使来报哀，并告继位。（《金史·熙宗本纪》）

三月，遣使如金吊祭，诏赐宴，不举乐。（《金史·熙宗本纪》）

夏五月，归孝子程俊母邵氏。

俊会州人，幼时父母陷于夏国，常号泣自毁。迨长，捐家财数十万往赎，未至，北向号泣，寝食俱废。夏人感动，还其母邵氏。俊日夕承顺，奉养备至，乡里称为至孝。（《甘肃通志》）

秋九月，以濮王仁忠为中书令。

仁忠性谨严，持法峻，人不敢干以私。晋王察哥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蕃、汉苦之。仁忠上疏劾，察哥为之罢役，朝野肃然。乾顺嘉其风力，使由左枢密进中书令。察哥阴间之，不问。（《西夏书事》）

## 宋绍兴六年 金熙宗天会十四年，按熙宗即位不改元，故仍称天会十四年

西夏称大德二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使金贺万寿节。

熙宗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金史·熙宗本纪》）

夏六月，金人以主名来报。

伪齐刘豫表请金主，以御名音切及同音字号降示。金主从礼臣议，并报夏、高丽二国。（《西夏书事》）

秋七月，取乐州，复取西宁州。

夏州乳酪河与二州相近，乾顺遣兵袭取乐州，进攻西宁、保塞，绥边诸寨俱溃，守将弃城遁。（《西夏书事》）

## 宋绍兴七年 金天会十五年

西夏称大德三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使金贺万寿节。（《金史·交聘表》）

降蕃赵继忠奔宋。

继忠，吐蕃瞎征子，初名董合，神宗时与兄木征以洮河降，赐姓名，授六宅副使、西蕃三十八族大首领。梁乙逋与中国构难，遣兵胁降之，遂为役属。至是，因西川宣抚使请内附，夏国遂失右臂。（《宋史·夏国传》）

知西安州任得敬，纳其女为妃。

得敬，本西安州判，夏兵取西安，率兵民出降，乾顺命权知州事。有女年十七，使其弟德聪饰之以献，乾顺纳为妃，赏赉甚厚，擢得敬为静州防御使。（《西夏书事》）

秋九月，遣使乞地于金，金与以河外三州地。

乾顺既得西宁，与金积石等州邻逼，遣使以厚币如金，表乞河外诸州。金主以积石、乐、廓三州与之。时秦人在三州者数千，皆愿归金，金主请约之。权枢密院事刘筈曰："三小州不足为轻重，恐失两国大信。"遂以其地来归。（《金史·刘筈传》）

冬十月，宋鄜延故将李显忠谋执金帅撒里曷（《金史》作撒离喝）归宋，不克，遂来奔。

显忠青涧人，自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显忠年十七，随父永奇出入行阵。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袭国恩，乃为彼用耶?"会刘豫令显忠帅马军赴东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机，即归本朝，毋以我故贰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显忠至东京，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已而刘豫废，兀术授显忠知同州。显忠至鄜省父，永奇教显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来驿路，汝可于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归朝。第报我知，我当以兵取延安而归。"显忠赴同州，即遣黄士成等持书由蜀至吴报归朝事。金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皆胜。显忠憩高原，望追骑益多，乃与撒里曷折箭为誓："不得杀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许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争救得免。显忠携老、幼长驱而北，至鄜城县，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马翅谷口为金人所及，家属二百余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闻之，皆泣下。显忠仅以二十六人奔夏。（《宋史·李显忠传》）

冬以兵自河清军渡河，由金云中府、天德军界取所亡马于鞑靼，既而回国，往返并不假道。

昔粘罕尝欲假道夏国以攻宋川陕，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马，金亦莫之问罪。盖是时粘罕、兀室罢军事，彼知撒里曷无能为也。（《大金国志》）

## 宋绍兴八年　金熙宗天眷元年

西夏称大德四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及万寿节，请通互市。

时齐国已废，金尽收陕西地。乾顺使请于绥德诸州互市，金主以陕西新定，不许。（《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夏五月，更积石州为祈安城。

积石蕃族强悍，乾顺以兵威胁之，诸部皆服，因更其城名"祈安"。（《西夏书事》）

秋八月，立任氏为皇后。

任氏壮重寡言，御下有恩意，与曹氏并居妃位，相得甚欢。得敬欲后其女，常以货贿馈朝贵及宗室执政权者。于是御史大夫芭里祖仁言："古者，天子娶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娶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伏见陛下，两妃并立，位号相夷，而无嫡以统之，则势必近争情且生妒，岂所以防淫慝、塞祸乱乎？今宜择簪绂名家、勋庸世族、素优才行，配合坤仪，庶几上协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乾顺询之群臣，咸谓门第才德，无过任妃。乾顺遂使芭里祖仁持册，立为皇后，授得敬静州都统军。（《西夏书事》）

是岁，李显忠擒青面夜叉（一作野义）。

显忠之来奔也，夏人甚喜，遣翰林学士杨某郊劳，礼意良厚。杨推诚，显忠亦无隐，自是无彼我之间。杨因暇日语及金人自得志中原，恃其强盛，每见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显忠雄杰，故深相结纳，将倚为用。适有间自延安来报，自显忠之西，金人即饬兵分捕显忠家属二百口，无长幼悉遇害。会大雪，显忠中夜自挈壶酒过杨，杨延之卧内，相与对酌。显忠因泣数行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齿疾首，恨不即死，愿得二十万人，生擒撒里曷，取陕西五路归于夏，显忠亦得报不共戴天之仇。杨恻然。翌日，为显忠请于乾顺。乾顺曰："尔能立功，则不靳借兵。"时有酋号青面夜叉者，有射骑数万，恃勇桀骜，要索无厌，扰边十余年矣。夏主患之，顾国中无能制之者，以是属显忠。显忠欣然自任。问须兵几何，显忠曰："当以计取，得精锐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虏未易轻图，与骑三千。"命裹粮卷甲，昼夜疾驱。既逼其境，遇行者，俘以自随。奄至其穴，乃伏骑于旁冈阜间，噪其三面，虏仓卒惶骇。夜叉者，金冠铁面具，画如鬼物，故号"夜叉"。未几，夜叉持大刀，跨马名赤驼，指呼布阵。显忠谓之曰："汝徒恃犬、羊众，实不勇。果勇，能与我挑战乎?"夜叉问显忠为谁?显忠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请大国，命我伐汝。无多言，速出战!"夜叉怒，挥刀跃马而前。显忠预戒一骑："俟我与之交驰，从旁过之。"及锋未接，一骑出焉。夜叉顾视间，显忠伺隙投枪，手捽其背，夜叉身偃仆，遂挟以归。其徒窘迫溃走，伏骑乘之，众悉降。乾顺大悦，以显忠为静难军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经略安抚使，遂许出师。（《宋史·李显忠传》及《名臣碑传琬琰集》、《名臣言行录》）

## 宋绍兴九年　金天眷二年

西夏称大德五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及万寿节。

时高丽贡使未回，金主赐燕，夏使与高丽三使并会。（《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是月，太白、荧惑合于井。

司天谓不利兵，乾顺不听。（《西夏书事》）

二月，慕洧攻宋环州，宋以陇右都护刘锜来救。

先是，锜与夏人战屡胜，有威名。夏人儿啼，辄怖之曰："刘都护来!"啼遂止。（《宋史·高宗本纪》及《刘锜传》）

金慕洧请降，复纳之，以为山讹首领。

洧入金，仕至熙河经略使。及金人与中国议和，归陕西、河南地。洧以官守随例当留关中。洧惧诛，谋潜师袭取关陕。泾原路经略使张中彦与环庆赵彬合兵声讨，洧兵败，亡入夏国，乾顺纳之，授以官。（《金史·张中彦传》及《西夏传》）

三月，攻府州，取之。

建炎中，府州守将折可求以城降金，撒里曷许废刘豫立之。及豫废，和议成，割河南、陕西归中国，

府州在陕西属中，撒里曷恐可求失望生变，假会饮，鸩杀之。乾顺知府州无主，遣兵乘间取其城。（《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

乾顺以所作《灵芝歌》刻石学校。（《宋史·夏国传》及虞集《韩相公画像赞》）

夏五月，遣李显忠等伐金。

显忠既立功，乾顺乃许出兵二十万骑，以文臣王枢、武臣哆讹为陕西招抚使，显忠为延安招抚使，统之伐金。显忠所至，无不望风迎降，独延安闭门拒守。显忠谓之曰："吾之此来，只求捕害亲者。若得其人，吾于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兵马都监薛昭組城见显忠曰："始告捕者苏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二人以献者，显忠诘之遂服，因剖心以祭。（《宋史·李显忠传》及《名臣言行录》）

显忠自夏归宋。

显忠军至延安，总管赵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复归宋矣！已有赦书。"显忠与官吏观赦书，列拜。显忠大哭，众皆哭，百姓哭声不绝。乃以旧部八百余骑往见王枢、哆讹，曰："显忠已得延安府，见讲和赦书招抚，可以本部军归国。"哆讹不从，曰："初经略乞兵来取陕西，今既到此，乃令我归耶？"显忠知势不可，乃出刀斫哆讹，不及，擒王枢缚之。夏人以铁鹞子军来，显忠以所部拒之，驰挥双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溃，杀死蹂践无虑万人，获马四万匹。显忠揭榜招兵，以绍兴九年为文书，每得一人予马一匹，旬日间得万人，皆骁勇少壮。行至鄜州，已有马、步军四万余。撒里曷在耀州，闻显忠来，一夕遁去。显忠至宋，宋帝抚劳再三。（《宋史·李显忠传》。按《宋史全文》六月壬申，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至长安留十余日，李世辅因遂说夏人南归，夏人多怀土，独与愿从者二千人来。炤闻之，因与宣谕使周聿，皆以书招世辅归朝。）

六月，夏招抚使王枢赴行在。

宋枢密行府准备差遣王晞韩以夏国招抚使王枢至行在，楼炤言："陕西新复，正与夏国为邻，此等留之无益，还之可使知恩。"乃诏阁门引见，令临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馆伴。秦桧又召枢至都堂，谕讲和意，并还近所获夏国之俘百九十人归之，仍命晞韩伴送至境上。晞韩，兴化军人，宣和六年进士，楼炤宣抚关陕，辟为属，改京秩。朝廷欲借兵西夏，犄角金人。至是管押生蕃人口归夏，道无疏虞。（《宋史·高宗本纪》及《西夏纪事本末》）

乾顺薨，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天仪治平四年、天佑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贞观十三年、雍宁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谥曰圣文皇帝，庙号崇宗，葬显陵。（《宋史·夏国传》。按《宋史·夏国传》作年五十七，考乾顺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嗣位，时方三岁，是年岁在丙寅，至高宗绍兴九年己未，以甲子计之，当年五十六。《宋史》五十七，盖史臣以纪元计数，而高宗建炎元年即钦宗靖康二年九月，或误以一年作二年也。）

# 卷二十四

仁宗圣德皇帝李仁孝，崇宗乾顺长子也，大德五年六月四日，崇宗薨（按《宋史·本纪》：辛亥，夏国主乾顺卒。《夏国传》作辛亥六月三日也。毕沅《续通鉴》作丁亥，尤误。丁亥乃七月九日，六月无丁亥，见《资治通鉴后编·校勘记》），仁孝即位，时年十六。（按《文献通考》注，继乾顺而立者，正史作天祈，《朝野杂记》作仁孝，未知孰是云云。盖马氏所见正史，与今异）。十月，遣使如金告哀。十一月，遵其母曹氏为国母。十二月，纳后罔氏。（《宋史·夏国传》及《金史·熙宗本纪》）

## 宋高宗绍兴十年　金熙宗天眷三年

西夏称大庆元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使金贺万寿节。（《金史·交聘表》）

三月，宋命陕西宣抚使胡世将与夏人议入贡，夏人不报。

乾顺臣金后，不复贡中国。宋帝因金人议和划界已定，命鄜延、秦凤、熙河诸路招纳陷没夏国人民，并命世将遣使至国，议入贡礼。仁孝不应。（《宋史·高宗本纪》）

夏州统军李合达，据城叛。

合达本萧姓，为辽国挞马，扈成安公主至夏，有口才，骁勇、长骑射，乾顺留之，始授文思使，转右侍禁，尝从征讨有劳，升副都统，赐国姓。统安之役，诸将畏刘法勇，莫敢当其锋；合达奋击败之，率死士数百人，追至盖朱垝，得法首还，以功擢都统，镇夏州。继乾顺臣金，上书切谏，不听；及公主卒，益怏怏不自适。闻耶律大石在西域，遣间使访之，不得要领而返。是时，因仁孝新立，自恃宿将有功，谋作乱。都押牙刘洪裕不从，削发逃去，合达尽散家财给军士，据州城叛，遣兵四出俶扰。（《西夏书事》）

夏五月，金使来赙赠。（《西夏事略》。按《金史·熙宗本纪》、《西夏传》、《交聘表》俱不载。）

金使来册仁孝为夏国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金史·西夏传》）

六月，合达围西平府。

合达遣使至阴山，结乙室、耶剌旧部，议立辽后，共约恢复。于是，河东八馆，山金司、南北王府前置北鄙诸契丹蜂起应之。合众数万，围灵州。监军司使罔存礼拒战，数败。（《西夏书事》）

秋七月，合达分兵陷盐州。

合达分遣契丹诸部袭盐州，州城低陋，半夜破

之。据盐池，发仓库，尽掠诸州所牧地，游骑直逼贺兰，兴州大震。(《西夏书事》)

八月，静州统军任得敬请兵讨夏州。

合达遣使以重币约河南诸州同叛，或拒之不纳，或执使以献。独得敬善待使人，探问贼中机事，尽得其实。乃上表言："贼素无谋，众皆乌合，所恃者契丹余部，以戚里连谋，然其势易离也。陛下城下令安抚，赦其以往，许其自新，约还旧部，给以资粮，当必有响应者。又贼顿兵灵武，已逾两月，今新破盐州，士气骄甚。夏州距灵州五百余里，定然无备，臣请以州兵合诸将袭之，可获全胜。"仁孝遂命得敬出师。(《西夏书事》)

九月，使金谢赙赠。(《金史·熙宗纪》)

是月，又遣使如金谢封册。(《金史·熙宗纪》)

冬十月，任得敬复夏州。

得敬闻命，阴为部署，外示闲暇。一日晨起，选精卒三百往夏州，尽缚其守烽卒，续以骁骑五千疾驰入城，贼众仓皇接战，皆溃走，尽获合达妻孥，抚谕兵民，开仓赈给，夏州遂定。(《西夏书事》)

进攻盐州击萧合达，大破之，合达走死。

合达闻夏州已失，急解灵州围回救，部众散亡者甚夥，诸契丹亦走回本部。至盐州与得敬遇。得敬挥众击之，合达兵败，策马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从人斩首来献。(《西夏书事》)

十二月，以任得敬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得敬献捷，仁孝欲擢内职，濮王仁忠言："得敬兵威震慑河南，今大乱甫平，遽解兵柄，非所以靖反侧也。宜崇其爵秩，以系军民之望。"仁孝授以都统军，封西平公，赏赉甚厚。(《西夏书事》)

## 宋绍兴十一年　金熙宗皇统元年

西夏称大庆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遣使如金贺万寿节。(《金史·交聘表》)

金许置榷场。

仁孝请之也。(《金史·熙宗本纪》)

使金请上尊号。(《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慕洧破新泉寨，进攻会州，为宋将朱勇所败。

洧忿，将益师入侵川、陕。宣抚使胡世将遗书勉以忠义，洧愧而止。(《宋史·高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六月，慕洧弟濬谋反，伏诛。

濬仕夏，为枢密使。时金人渝盟，复取陕西地。濬思归金，与洧谋，挈族走。遣使求金策应，过灵州，逻者获之。统军任得敬以闻，仁孝遣兵杀洧、濬，夷其族。(《金史·西夏传》：慕洧奔夏，及撒离喝再定陕西，洧谋归，夏人知之，遂族洧。《宋史·夏国传》十一年夏六月，慕洧与弟濬谋反，伏诛。二传不合。)

秋七月，金使来诘。

仁孝以诛慕洧故表闻于金，金主诘其专擅，仁孝报使谢之。(《金史·西夏传》)

金始遣贺生日使来。

初，王阿海等以金太宗誓诏来赐，乾顺以契丹旧仪见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与夏国，甥舅也，故国王坐受，使者以礼进。今大金与夏国，君臣也，见大国使者当如仪。"争数日不能决，于是始起立受焉，厥后不遣贺生日使，至是始遣使来。(《金史·夏国传》。按《金史·张汝弼传》：上问："高丽、夏皆称臣，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相对曰："故辽与夏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和，用辽故礼，所以然耳。"汝弼曰："誓书称一遵辽国旧仪，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其言颇与此相发。)

冬十二月，使金贺受尊号。(《金史·熙宗本纪》。)

群臣上仁孝尊号曰"制义去邪"。(《宋史·夏国传》)

## 宋绍兴十二年　金皇统二年

西夏称大庆三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贺金万寿节。(《金史·交聘表》)

夏六月，金定夏使臣辞、见仪。

凡入见，先宋使，次夏使。其朝辞，则夏使在宋使之前。朝辞之赐，则遣使就赐于会同馆，使臣班品仍如旧。(《金史·礼志》)

金晋宁军守将折彦文侵府州。(《西夏书事》)

秋八月，攻金晋宁军。(《金史·张奕传》)

九月，国内饥。(《宋史·夏国传》)

冬十月，金使来归侵地。(《金史·张奕传》)

## 宋绍兴十三年　金皇统三年

西夏称大庆四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万寿节。

金主均以皇太子丧，不御正殿，使臣诣皇极殿遥贺。(《金史·熙宗本纪》)

三月，地震。

逾月不止，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陷民居数千。御史大夫苏执义言："自王畿地震，人、畜灾伤。今夏州又见变异，是天所以示警于陛下也，不可不察。"于是仁孝下令曰："二州人民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税三年，一人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其庐舍、城壁摧塌者，令有司修复之。"(《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秋七月，大饥，诸州盗起。

诸部无食，群起为盗。威州大斌、静州埋庆，定州笆浪、富儿等族，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肆行劫掠，直犯州城。州将出兵击之，不克。(《宋史·夏

国传》及《西夏书事》)

八月，行赈法。

郡、县连章告急，诸臣请兵讨击。枢密承旨苏执礼言："此本良民，因饥生事，非盗贼比也。今宜救其冻馁，计其身家，则死者可生，聚者自散。所谓救荒之术，即靖乱之方。若徒恃兵威，诛杀无辜，岂所以培养国脉乎?"仁孝善之，命诸州按视灾荒轻重，广立井里赈恤。执礼，执义弟也。(《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冬十月，西平都统军任得敬讨诸州盗，平之。

得敬遣官抚谕诸盗，宥其首恶，解散余党，诸乱渐平。惟定州笆浪、富儿二族，恃险拒守。得敬夜发兵袭其寨，擒首领哆讹诛之，余众泥首降。(《西夏书事》)

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夏王亲为训导。(《宋史·夏国传》。按《西夏书事》载，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皆得入学，设教授，仁孝与后罔氏，亦时为条教训导之。较史加详。)

取宋会州。

宋宣抚使吴璘进兵取金三路，屡遣间来结，凡六、七往，夏人终不报。至是，乃与金人合兵夺之。(《西夏事略》)

## 宋绍兴十四年　金皇统四年

西夏称人庆元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万寿节。

时中国复与金和，遣贺使至夏，使与高丽使同班其后。(《金史·熙宗本纪》)

夏五月，遣使如宋，贺天中节。

夏国贺使不至中国者二十年，仁孝心慕正朔，遣间使入贺，献珠一、囊金带一、衣七对、绫罗纱五百匹、马百匹。(《大金国志》)

秋九月，彗星见，改元。

星见坤宫，五十余日而灭。占其分野在夏国，群臣上言："彗星者除旧布新之象，宜改元应之。"遂以大庆五年为人庆元年。(《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冬十二月，遣使如宋贺正旦。

献金酒器六事、色绫罗纱縠三百匹。(《大金国志》。按《宋史·高宗本纪》不载入贺二事，考《夏国传》：绍兴二十九年，归宋官李宗闵上书言："夏国副使屈移尝两使南朝，以为衣冠礼乐非他国比。"即指此。)

## 宋绍兴十五年　金皇统五年

西夏称人庆二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万寿节。

金主如东京，夏使与宋使、高丽使同至行在贺。(《金史·熙宗本纪》)

夏四月，金以右卫将军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为横赐使来。(《金史·交聘表》)

六月朔，日食于井。仁孝下诏求直言。(《西夏书事》)

秋八月，作大汉太学，亲释奠。

弟子员赐予有差。(《宋史·夏国传》)

## 宋绍兴十六年　金皇统六年

西夏称人庆三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万寿节。(《金史·交聘表》)

金以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与夏。

从所请也。(《金史·地理志》)

尊孔子为文宣帝。

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 宋绍兴十七年　金皇统七年

西夏称人庆四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万寿节。

仁孝尽收德威等城沿边地，设官置守。至是，因贺正上表谢。(《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宋史·夏国传》)

夏五月，西平公任得敬表请入朝。

得敬在镇，日事诛杀，僚佐有谏者勿听，自以有大功，冀与国政，使人上表，请入觐。仁孝欲许之，御史大夫热辣公济言："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地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不异乎?惟陛下察之。"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遂止。(《西夏书事》)

冬十月，赐李崇德中书舍人。

崇德，宗室士，仁孝爱其才，特赐之。(《西夏书事》)

## 宋绍兴十八年　金皇统八年

西夏称人庆五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万寿节。

沿途雨雪，贺正使至已后期　乃与贺节使同入见。(《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二月，金遣哥鲁葛波古等为横赐使来。(《金史·熙宗本纪》)

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宋史·夏国传》)

新律成。

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久非唐末遗音。仁孝使乐官李元儒采中国乐书，参本国制度，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进元儒等官。(《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冬十一月，中书令、濮王仁忠卒。

仁忠长身、美髯须，立朝侃侃，动中礼法。弟舒王仁礼监军韦州，私受吏民钱，遗书责之，勉以官箴，仁礼辄还所受。已卒，家无担石储。仁忠悉以廪

俸给之，己与家人日食粗粝而已。任得敬谋内召，潜令任太后授意朝臣，太后惮仁忠严，数年不敢泄于外。至是卒，赠吴王，谥恭显。(《西夏书事》)

## 宋绍兴十九年　金皇统九年

西夏称天盛元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万寿节。

金右丞相完颜亮阴蓄篡谋，恩结群下。夏使与宋、高丽使入贺，亮请厚赉之。(《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秋七月，召西平公任得敬为尚书令。

得敬闻濮王卒，以金、珠赂晋王察哥言于仁孝，请召得敬，仁孝令得敬入为尚书令。得敬谄事察哥，两人颇相得。(《西夏书事》)

冬十二月，金岐王亮弑其主亶自立，改元天德。(《金史·熙宗本纪》)

贺金明年正旦，使中道还。

使至广宁，不纳。夏人问曰："圣德皇帝何为见废?"不肯纳。金主乃使有司以废立之故移文报之。(《金史·西夏传》及《交聘表》)

## 宋绍兴二十年　金海陵天德二年

西夏称天盛二年

春正月，金遣完颜撒改来告即位。

且伺夏之意也。(《金史·完颜撒改传》。按《交聘表》正月辛巳，以名讳告谕夏，再遣使报谕夏。当即指此。)

金始置市场，弛铁禁。

市场在金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口数处有之。契丹亦置市场，惟铁禁甚严，夏国与鞑靼人不得夹带交易。至金，唯利是视，其禁始弛。(《西夏事略》)

秋七月，遣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中书舍人李崇德如金，贺登宝位。再遣开封尹苏执义、秘书监王举如金，贺受尊号。(《金史·交聘表》)

冬十月，进任得敬中书令。

得敬日尊宠用事，仁孝任以中书令，得敬佯表辞，不许。(《西夏书事》)

## 宋绍兴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西夏称天盛三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纪》)

秋九月，遣使如金，表请不去尊号。

金主以上年冬十二月癸卯白虹贯日，诏去尊号。仁孝表请上之。(《金史·交聘表》)

金遣经武将军、修起居注萧彭哥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按《金史·职官志》有信武、显武、宣武，无经武，未详。又此为赐夏生日之始。)

冬十二月，以斡道冲为蕃、汉教授。

道冲，先世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字宗圣，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道园学古录·斡道冲像赞记》)

## 宋绍兴二十二年　金天德四年

西夏称天盛四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

夏使与宋使、高丽使同赐宴。(《金史·交聘表》。按《大金集礼·曲宴仪》：金主即御座，引臣僚至丹墀，舞蹈毕，各上殿。次引宋使从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有敕赐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丽、夏从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进酒。金主举酒，时上下侍立官并再拜，接盏毕，候进酒官到位，当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传宣，立饮毕，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至四盏，饼、茶入，至语。闻鼓笛时，揖臣使并人从立，口号绝，坐宴并侍立官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食入，五盏，歇宴。教坊谢恩毕，揖臣使起，果床出。金主起入阁，臣使下殿归幕次。赐花，人从随出，戴花毕。先引人从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金主出阁坐，果床入，坐立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九盏，将曲终，揖从人至位，再拜，引出。闻曲时，揖臣使起，再拜，下殿，至丹墀谢宴，分引出。)

秋九月，金遣吏部郎中萧中立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绍兴二十三年　金海陵贞元元年

西夏称天盛五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金主以皇弟充薨不朝，诏有司受贡献。(《金史·交聘表》)

又使金贺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纪》)

畏吾儿国来献。

畏吾儿居伊州外，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西夏书事》)

秋九月，金遣翰林待制谋良虎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绍兴二十四年　金贞元二年

西夏称天盛六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金主不豫，不视朝，赐使臣就馆燕。(《金史·海陵本纪》)

又使金贺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纪》)

三月，使王公佐如金，贺迁都。(《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遣使如金谢恩，且请市儒、释书。(《金

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使贡方物于金。(《金史·交聘表》)

## 宋绍兴二十五年 金贞元三年

西夏称天盛七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

金主淫暴日甚，仁孝使贺，特遣枢密使、御史大夫等官为使，以示敬礼。(《金史·交聘表》)

夏五月，遣使如金谢恩。(《金史·交聘表》)

是月，日有食之。

越日，大风雨，雷电震坏宫殿鸱尾。仁孝以天变，肆赦国中。(《西夏书事》)

秋九月，赐尚食官阿华银币。

仁孝猎于贺兰原，有骏马损足，命执治道者戮之。阿华侍侧，谏曰："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仁孝讶而止。还，以语罔后，后赐银币奖之，以愧从臣之不言者。(《西夏书事》)

是岁，侵金太原。

与折氏为仇也，折氏侵夏地，故报之。金以张奕知太原尹晋宁军来御夏师，奕至境上，按籍各归所侵土。还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与夏。夏人夷折氏坟陇而戮其尸，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报也。今复使守晋宁，故激怒夏人，使为鼠侵而条上其罪，苟欲开边衅以雪私仇耳，独可徙折氏他郡，则夏人自安。"金主从之。遂移折氏守青州。(《金史·张奕传》)

## 宋绍兴二十六年 金海陵正隆元年

西夏称天盛八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

金主自九月废朝，数月不出。是月庚戌，始复视朝。夏使贺正不得见，生辰使乃得与宋、高丽使同入贺。(《金史·海陵本纪》)

夏四月，晋王察哥卒。

察哥为将贪，虽多战功，时论鄙之。晚年货赂公行，威福自用。仁孝以其尊行，勿之问。卒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仁孝悉令还其主。(《西夏书事》)

九月，以任得敬为国相。

晋王察哥在朝，得敬犹知顾忌。及察哥卒，益易仁孝，势日专横，政由己出，举朝侧目。(《西夏书事》)

是岁，金命与夏国边界对立烽堠，以防侵轶。(《金史·地理志》)

## 宋绍兴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西夏称天盛九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

金主以大房山山陵礼成，遍赐百官。诸国贺正使至，亦厚赉之。(《金史·海陵本纪》)

夏四月，金遣宿直将军温敦干喝为横赐使来。

仁孝使枢密都承旨梁元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干喝不能难。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六月，任得敬以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尹。二人倚势弄权，请谒贿赂辐凑其门。秘书监王举劾之，罢官去。(《西夏书事》)

秋九月，金遣宿直将军仆散乌里黑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绍兴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西夏称天盛十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金史·海陵本纪》)

秋九月，金遣宿直将阿鲁保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是岁，始立通济监铸钱。

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钱(汉阳李哲明曰："今所见钱文，皆是天盛元宝。")，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 宋绍兴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西夏称天盛十一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

夏使与宋诸国使同宴，高丽使臣、知枢密院金淳夫与夏使问难，折以礼，乃屈。(《金史·海陵本纪》及《西夏书事》)

三月，金遣兵部尚书萧恭来经划边界。(《金史·海陵本纪》)

秋九月，金遣昭毅大将军、宿直将军加古挞懒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归宋官李宗闵。

宗闵上书言："夏国副使屈移尝两使南朝，以为衣冠、礼乐非他国比。怨金人叛盟，夺其所与地，此其情可见。壬子岁，粘罕尝聚兵云中以窥蜀，夏人谓将图己，举兵屯境上，以待其至。今诚遣辩士往说之，夏国必不难出兵，庶足为吾声援，以图恢复。"书奏，不报。(《宋史·夏国传》)

## 宋绍兴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西夏称天盛十二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

金主谋伐宋，夏使入见，命修战守备为应。(《金

史·海陵本纪》及《西夏书事》）

冬十月，任得敬请废学校。

得敬凌虐朝士，见仁孝尊崇儒学，深恶之。上言："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縻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报。（《西夏书事》）

是岁，封其相任得敬为楚王。

得敬出入仪从，几与国主等。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上疏劾之，不报。（《宋史·夏国传》及《西夏书事》）

## 宋绍兴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

西夏称天盛十三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又使金贺金主生辰。

时金主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罪，不成享礼而还。（《金史·海陵本纪》）

秋八月，金使来贺生日。

时金主议平宋之后，以兵由陕西定夏国，遣太常博士萧谊忠贺夏主生日。仁孝以兴庆尹赵良、中书舍人芭里昌明伴宴。谊忠探问虚实，二人以"任相功大、举国归心"为言，谊忠闻之默然。（《金史·海陵本纪》及《西夏书事》）

以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

纯忠，得敬侄也。（《西夏书事》）

冬十月，宋四川宣抚使吴璘使来征兵，不报。

先，金主亮分兵攻四川，扰大散关。璘遣使檄夏国，合兵讨之。仁孝报以书曰："仰维钜宋之兴，咸托群心之辅，列圣承休于洪祚，深仁克浃于寰区。繄我小邦，赖为盟主，二百年讲修于信息，亿万姓陶冶于淳浓。嗟夫！弗率之女真，不自安于微分，鼠窃一隅之地，狼贪万乘之畿。天地所不容，神明为咸愤。故此用兵薄伐，尚敢肆志不庭，毁先庙以示战士之威；杀君母而杜谏臣之口。似此盈科之罪，难逃负椓之诛。幸使命之来临，快舆情之奋厉。共切驱羊公忿，敢辞汗马勤劳。布告庶邦，遐迩傒来苏之后；奋扬师旅，鼓行解倒悬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请同李广，勿令一骑生还；毋效丁公，遂听片言返旆。此上天之假手，宜壮士之同心。允穆师言，恭行天讨。尔众士既造于南土，我小国当应于西偏。前冲而九野生欢，左顾而千军振色。从兹歃血，动有余威。誓将灭其众而犁其庭，相与寝其皮而食其肉。成大功于不日，守中夏于历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时矣；一征当自葛始，君其念之。余需报捷之临，别候献琛之贺。使还勉报，旨不及酬。"然闻金兵势盛，兵不敢出。（《西夏书事》）

金人立其东京留守葛王雍为皇帝。十一月，金完颜元宜等弑其主亮于扬州。（《金史·世宗本纪》）

立翰林学士院。

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宋史·夏国传》）

侵金。

时金人攻宋，宋人入秦、陇，夏人亦乘隙攻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宋人亦侵入夏境。（《金史·西夏传》）

冬十二月，归所侵金城寨。

且乞兵复宋侵地，金主诏书嘉奖。（《金史·西夏传》）

## 宋绍兴三十二年　金世宗大定二年

西夏称天盛十四年

夏四月，遣左金吾卫上将军梁元辅、翰林学士焦景颜押进，枢密副都承旨任纯忠如金，贺登位及进方物。（《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纪》）

再遣武功大夫贺义忠、宣德郎高慎言如金，贺万春节及求互市。

金主宴夏使贞元殿，金主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远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使者朝辞，乞互市，金主许之。（《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纪》）

六月，宋帝自称太上皇，禅位于太子昚，是为孝宗。（《宋史·高宗本纪》）

犒金兵于界上。

金移剌窝斡叛，兵败西奔。御史大夫白彦敬在西北招讨司市马，防其走入西夏，以兵屯两国界上截之。仁孝遣使犒焉。（《金史·白彦敬传》）

秋八月，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苏执礼、匦押使王琪押进，御史中丞赵良如金，贺上尊号。（《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尚书左司员外郎完颜正臣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攻宋不克，还。

夏人闻金人南侵宋，亦以骑兵二千至宋蔡园川及马家巉、秃头岭，将分道入攻。宋宣抚使吴璘命镇戎守将秦弼来说和，旋闻金兵败，乃还。（《宋史·夏国传》）

移置中书、枢密于内门外。（《宋史·夏国传》）

大禁奢侈。（《宋史·夏国传》）

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宋史·夏国传》）

## 宋孝宗隆兴元年　金大定三年

西夏称天盛十五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使人为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杨彦敬。昌祖后官至殿前太尉，彦敬由翰林学士进参知政事，二人皆为夏国名臣。（《金史·世宗本纪》及《交聘表》）

宋臣陈康伯等致国主书。

书曰："隆兴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信国公陈康伯等谨

致书夏国主殿下："昔我祖宗与夏世修盟好，岂惟当无事时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缓急同休戚、恤灾患，相与为无穷之托。中更变故，壤地阻绝，虽玉帛之聘弗克往来，然朝廷未尝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祸，舆图寖归。会今天子绍登宝位，慨然西顾，宣谕大臣曰：'夏二百年与国也，岂其不念旧好而忘齐盟哉！'某等恭以国主英武聪哲闻于天下，是敢辄布腹心于执事，愿留神图之惠以报音。当告于上，议所以申固欢好者，同心协虑，义均一家，永为善邻，佳之万世，岂不美欤！有少币仪，具如别幅，伏惟照察，不宣。某等谨白。"（陆游《渭南文集》）

三月，使武功大夫讹留元智、宣德郎程公济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金史详校·世宗纪》：庚寅，高丽、夏遣使来贺万春节。按庚寅乃二月二十九日，此两国使臣到阙日也。其实贺节在三月壬辰朔，下五年、六年同。）

夏六月，金遣宿直将军阿勒根和衍为横赐使来。（《金史·世宗本纪》。按《交聘表》作五月。）

秋七月，金来市马。（《金史·交聘表》）

八月，金遣宿直将仆散习尼列来贺生日。（《金史·世宗本纪》。按《交聘表》作九月。）

冬十月，遣金吾卫上将军苏执礼、匦匣使李子美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

## 宋隆兴二年　金大定四年

西夏称天盛十六年

春正月，使金贺正旦。

金制：宋使朝辞，庭赐礼物，夏使就赐于会同馆。时武功大夫嵬哆执信、宣德郎李师白礼对娴雅，金主嘉之，特赐衣各三对，人从衣各二对，使副币、帛百四十段，金镀银束带三，金涂银闹装鞍辔三，金涂银浑里书匣、间金涂银装钉黑油诏匣及包书诏匣袱各一，复赐人从银二百三十五两，绢二百三十五疋。其后遂为定制。（《金史·交聘表》及《礼志》）

二月，以翰林学士焦景颜兼枢密都承旨。

景颜性严毅，守正不阿，尝与副都承旨任纯忠论事，纯忠恃得敬势强辩不肯下，景颜面斥其奸。仁孝知纯忠理屈，谕解之，擢景颜职。（《西夏书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纽卧文忠、宣得郎陈师古如金，贺万春节及求免索正隆以来所掳人口。

夏人已还金侵地，而所掠人口、财、畜尚未还。金边吏屡以为言，金主下诏来索。至是附状奏告，略曰："众军破荡之时，幸而免者十无一二，继以冻馁死亡，其存几何？兼夏国与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连岁勤动，士卒暴露，势皆朘削，又坐为宋人牵制。使忠诚之节无由自达，中外咸知，愿止约理索，听纳臣言，不胜下国之幸。"金主不许。（《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传》）

秋九月，金遣宿直将军宗室乌里雅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奏告使殿前太尉梁惟忠、翰林学士枢密都承旨焦景颜再上奏告，乞免征索所掳人口。（《金史·交聘表》）

# 卷二十五

## 宋道宗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西夏称天盛十七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讹罗世、宣德郎高岳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西夏书事》岳官至枢密直学士，历世通显，至孙良惠为夏国相。）

三月，遣使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夏五月，任得敬营西平府。

得敬志篡夏国，欲以仁孝处瓜、沙，已据灵、夏。于是役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所为宫殿。盛夏溽暑，役者糜烂，怨声四起。（《西夏书事》）

秋八月，遣使如金贺金主受尊号。（《金史·世宗本纪》）

九月，金遣宿直将军术虎蒲查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一月，后罔氏卒。

罔氏内教谨严，宫中莫敢犯，仁孝诸善政多所赞成。至是疾卒，遗言以优礼大臣、勤治国事为嘱。（《西夏书事》）

## 宋乾道二年　金大定六年

西夏称天盛十八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高遵义、宣德郎安世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曹公达、宣德郎孟伯达押进，知中兴府赵衍如金贺万春节。

金主诏：使人初见、朝辞，命于左掖门出入朝贺，赐宴由应天门东偏门出入，示礼敬也。（《金史·交聘表》及《礼志》）

复遣御史中丞李克勤、翰林学士焦景颜如金奏告，乞免索正隆末年所掳人口，金主始许之。（《金史·交聘表》）

破庄浪族吹折、密藏二门。并请于金灭陇逋、庞拜二门，金主不许。

正德中，金人以旧积石地与夏人，夏人谓之"祈安城"。有庄浪族，一曰吹折门，二曰密臧门，三曰陇逋门，四曰庞拜门，虽属夏国，叛服不常。至是，乃遣兵破灭吹折、密臧二门。其陇逋、庞拜二门与乔家族相邻，遂归结什角。结什角者，西蕃董毡曾孙，世昌之子也。金定陕西，世昌归金，既而世昌为人所杀，金人执其人诛之，以世昌子铁哥为都管。天盛十六年，宋人破洮州，铁哥弟结什角与其母走入乔家族避之，乔家族首领与邻族木波、陇逋、庞拜、丙离四

族立结什角为长，号曰王子。结什角念金人为其父报仇，遂率四族附之。仁孝遣使如金，告庄浪族违命作乱，欲兴兵剪除。金人不知陇逋、庞拜二门旧属夏国，报以将检会其地旧所隶属，毋擅出兵。(《西夏书事》)

夏四月，金遣宿直将军斜卯捆剌为横赐使来。(《金史·交聘表》)

秋七月，以贺义忠为御史中丞。

义忠以精敏称，初授监察御史，行部所至，吏民肃然。仁孝知其贤，进中丞。(《西夏书事》)

九月，金遣翰林待制移剌熙载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御史中丞贺义忠、翰林学士杨彦敬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

## 宋乾道三年　金大定七年

西夏称天盛十九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刘志真、宣德郎李师白等如金贺正旦。

师白两使金国，尽得其民风土俗，著《奉使日记》三卷。(《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如金贺万春节。

得仁，得敬族弟。得敬攻破庄浪族，使得仁为贺节使，以觇金主喜怒。(《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立罗氏为后。

罗氏本中国人，陷没于夏，入宫已数年，仁孝幸之，遂以为后。(《西夏书事》)

九月，金遣宿直将军唐括鹘鲁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十二月，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都承旨赵衎如金，为中书相任得敬乞医。

得敬专国政，欲分割夏国，恐金人见讨，欲探之。乃因贺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医为得敬治疾。(《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传》)

## 宋乾道四年　金大定八年

西夏称天盛二十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二月，金遣医保全郎王师道来。

金主令师道佩金牌以来，且谕曰："如得敬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归。"(《金史·西夏传》)

三月，遣武功大夫咩布师道、宣德郎严立本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按《西夏书事》立本言动有准绳，官至枢密直学士，进吏部尚书。)

夏四月，任得敬病有瘳，遣任得聪如金谢恩。

得敬亦附表进礼物，金主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礼物皆不可受。"并却之。(《金史·西夏传》)

九月，金遣引进使高希甫来贺生日。(《金史·世宗本纪》)

## 宋乾道五年　金大定九年

西夏称天盛二十一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庄浪义显、宣德郎刘裕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二月，罢御史中丞热辣公济。

公济骨鲠有风裁，见得敬专恣日甚，抗疏言："得敬为国懿亲，擅权宠，作威福，阴利国家有事以重己功，岂休戚与共之谊？请赐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仁孝恐为所害，令致仕归。得敬奸谗，举朝多为折挫，敢与相是非词气不挠者，惟公济与焦景颜、斡道冲而已。(《西夏书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浑进忠、宣德郎王德昌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太后任氏卒。

得敬持权，行多不法。太后屡戒不听，日以盛满为忧，至是卒。仁孝葬之如礼。(《西夏书事》)

五月，金遣宿直将军完颜赛也为横赐使来。(《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宿直将仆散守忠来贺生日。(《金史·世宗本纪》。按《交聘表》作仆散忠)

是岁，遣兵围结什角不获，掳其母归。

结什角之母居于庄浪族中，至是结什角往省其母。侦知之，遂出兵围结什角，招之使降，不从，率所部力战，溃围走。夏人斫断其臂，虏其母归，结什角寻以创死。(《西夏书事》)

筑祈安城，金遣使来按视。

发兵四万、役夫三万筑之。初，结什角屡获宋牒人言，宋欲结夏国谋犯金境。金遣大理卿李昌图、左司员外郎粘割斡特剌来按其事，且止毋筑祈安城及处置乔家等族别立首领。仁孝报云："祈安本积石旧城久废，边臣请设戍兵，镇抚庄浪族，所以备盗，非有他也。"结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杀之，不知为乔家族首领也。李昌图等按视杀结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筑祈安城已毕工，皆罢归，不得宋夏交通之状。金乃于熙、秦迫近宋、夏冲要，量添戍兵。(《金史·粘割斡特剌传》及《西夏书事》)

## 宋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西夏称乾祐元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刘志直、宣德郎韩德容等如金贺正旦。

志直，志真弟，官翰林学士，工书法。西北有黄羊，志直取其尾毫为笔，国中效之，遂以为法。(《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按钱氏大昕《跋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西北之境有黄羊焉，相传西夏有国

时，尝取其尾毫为笔，岁久亡其法，伯温以意命工制之，馆阁诸公多为赋诗，盖色目之好事者。伯温姓刘氏，名沙剌班，河西人。）

三月，遣武功大夫张兼善、宣德郎李师白等如金贺万春节。丁丑，金诏：夏奏告使于闰五月十六就行在。（《金史·交聘表》。施国祁曰："丁丑上当加五月。案闰五月十六即下文乙未日，在丁丑后十九日，此先于刻日者，盖预知赐医却礼后夏国必有中变故也。行在即柳河川，为咸平路韩州柳河县。奏急，故须就行在。"）

闰五月，仁孝分其国之半与任得敬。得敬国号楚。

初，仁孝嗣位，其臣屡作乱，得敬抗御有功，遂相夏国二十余年，阴蓄异志，欲图夏国，诬杀宗亲大臣，其势渐逼，仁孝不能制。至是乃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国号楚。（《金史·西夏传》。按此条，毕氏《通鉴》系于乾道四年。）

仁孝遣使如金，为得敬求封，金主不许。

得敬既分夏国，念不得大国之封，不足服众。且前因谢医进礼物于金不受，又难自请，乃胁仁孝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参知政事杨彦敬押进，翰林学士焦景颜等上表，为得敬求封。金主以问宰相，尚书令李石等曰："事系彼国，我何预焉，不如因而许之。"金主曰："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逼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乃却其贡物，赐仁孝诏曰："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划疆于乃父，继而赐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所有贡物，已令发回。"（《金史·西夏传》及《交聘表》）

秋七月，金遣尚书户部郎中夹古阿里补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八月，任得敬伏诛。

得敬始自求医于金，附表进礼物，欲以尝试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乃密通宋人求助。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再使王公明以蜡丸书报得敬，约夹攻金人，为夏人所执。仁孝初以金人不与得敬，谋诛之，至是谋愈亟，乃于八月晦日以计诛得敬并其党羽。（《金史·西夏传》及《宋史·夏国传》。按《宋史·夏国传》：乾道四年，夏任得敬以谋篡伏诛。《金史·西夏传》：大定十年，仁孝为得敬求封，金主赐诏谕之。二月晦日，仁孝诛得敬，上表谢。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也，二史互异。《金世宗纪》：十年闰五月庚辰，夏国任得敬胁李仁孝上表，请分其国，诏不许。十二月癸巳，夏国诛任得敬，遣使来谢。《传》、《纪》月日又不合。是时夏国远宋近金，《金史》所纪似为可据，然以二月诛得敬，不应有五月请封之事，且以十二月奏闻，为时太远。考薛氏《宋元通鉴》：记在是年八月，毕氏《续资治通鉴》亦同，兹从之。见《西夏书事》。）

冬十一月，仁孝以得敬既诛，乃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直学士高岳等如金，上表陈谢，并以所执宋人及蜡书上，金主慰谕之。

谢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封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封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戡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初，金主尝问臣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应在东，高丽当之。暮而色赤，应在西，夏国当之。愿陛下修德以应天，则灾变自弭矣。"未几，高丽有赵位宠之难，而夏亦有得敬之乱，其言皆验云。（《金史·西夏传》、《交聘表》及《纥石烈良弼传》）

## 宋乾道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

西夏称乾祐二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煞执直、宣德郎马子才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使如金贺万春节。

故事：夏使如金，报至行省，金主遣接伴使与书表人迓于境上；入界，则先具驿程腰宿之须。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赐宴，至河南行省亦然，将至京，有内侍一人以油绢袱韬三银盒，贮汤药二十六品，逆于近境尉氏县。时春雨泥泞，马驼多病，金主命使人驻燕宾馆，令兽医护视，然后入。（《金史·交聘表》及《礼志》）

夏五月，以斡道冲为中书令。

道冲刚介直言，侃侃不挠，任得敬恶之，沉沦几二十年，道冲处之澹然。仁孝重其节慨，至是擢中书令。百僚师式之。未几，任为相。（《西夏书事》）

秋九月，金遣近侍局使刘珫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按《世宗本纪》在八月，与遣使宋同日。《交聘表》作丁卯，又承三月下，误。）

冬十一月，任纯忠伏诛。

初，陇逋四族都钤辖赵师古频掠祈安城，为结什角复仇。任得敬遣纯忠率兵三万镇祈安。已闻得敬死，一夕亡去，匿于金之北境。逻者执以送陇逋族，师古得之，杀以祭结什角。（《西夏书事》）

## 宋乾道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西夏称乾祐三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嵬恧执忠、宣德郎刘昭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昭后官翰林学士，进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

三月，遣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又遣殿前马步军太尉讹罗绍甫、枢密直学士吕子

温押进，匦匣使芭里直信等如金，贺上尊号。(《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宿直将军唐括阿忽里为横赐使来。(《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殿前右卫将军粘割斡特剌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殿前太尉罔荣忠、枢密直学士严立本等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

是岁，金罢保安、兰州榷场。

金主谓宰相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故有是命。(《金史·西夏传》)

## 宋乾道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西夏称乾祐四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卧落绍昌、宣德郎张希道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按此使衔名，与大定十四年全同。)

夏四月，遣使贡于金。(《西夏事略》)

五月朔，日食于井。

云阴不见，群臣表贺，仁孝却之。(《西夏书事》)

秋九月，金遣宿直将军胡什赉来贺生日。(《金史·世宗本纪》。按《交聘表》作崇肃，乃涉十四年文。讹。《纪表》二十一年八月，胡什赉贺宋生日，宋《孝纪》作完颜实，或疑胡什赉即崇肃，一人二名，非也。此人不见于《宗室表》，与宗国子同名，乃别一人。见《金史详校》。)

## 宋孝宗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西夏称乾祐五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煞进德、宣德郎李师旦如金贺正旦。

煞进德等与高丽使同至。高丽有三纲：一贺正，一谢遣使，一谢赐羊酒。夏惟贺正、谢遣而已。金主因进德等献礼物十二床、马二十匹、海东青五、细犬五，赐赉与高丽使等。(《西夏书事》)

三月，遣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金遣宿直将军宗室崇肃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西夏称乾祐六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庆嗣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嗣卿后知兴庆府，擢殿前太尉。)

夏四月，金遣横赐使来。(是岁，由正月至六月，《金史》缺文，使臣名无可考。)

秋九月，金遣符宝郎斜也和尚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按《世宗本纪》作斜卯和尚。)

冬十二月，遣中兴尹讹罗绍甫、翰林学士王师信等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西夏称乾祐七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嵬宰师宪、宣德郎宋弘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骨勒文昌、宣德郎王禹珪如金贺万春节。

因丙午朔日食，改用次日。(《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纪》)

秋七月，旱。蝗大起河西诸州，食稼殆尽。(《西夏书事》)

九月，金遣宿直将军完颜觌古速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西夏称乾祐八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讹啰德昌、宣德郎杨彦和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彦和，参知政事彦敬弟。)

二月，金复禁绥德榷场。

金主以西辽耶律大石诸部不靖，恐与夏国交通，命陕西沿边榷场只留一处，令所司严察奸细。于是，夏国绥德榷场也罢。(《金史·食货志》)

三月，遣武功大夫芭里庆祖、宣德郎梁宇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按庆祖，殿前太尉昌祖弟。宇，金吾卫上将军元辅侄，历官翰林学士，进御史大夫。)

秋九月，金遣尚书兵部郎中石抹忽土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月，献百头帐于金。

仁孝深念世受厚恩，献本国所造百头帐。金主曰："夏国贡献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进帐本非珍异，使人亦已到边，若不蒙包纳，则下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以安？"乃许与正旦使同来。(《金史·西夏传》)

十二月，遣东经略使苏执礼如金横进。(《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西夏称乾祐九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恧恧存忠、宣德郎武用和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嵬名仁显、宣德郎赵崇道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太子左赞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为横赐使来。(《金史·交聘表》)

秋九月，遣蒲鲁合野攻金麟州，陷之。

蒲鲁合野至宕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禄东贺者，密与合野通，约日内应。戊子，夏兵与战，东贺从中叛应之，与夏兵首尾夹击，金师大败。城陷，夏兵毁其城，掳金帛、子女数万而还。（《西夏书事》）

金遣侍御史完颜蒲鲁虎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使殿前太尉浪讹元智、翰林学士刘昭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西夏称乾祐十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张兼善、宣德郎张希圣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来子敬、宣德郎梁介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按介后为秘书少监，历官南院宣徽使。）

秋九月，金遣太子左卫率府率裴满胡剌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西夏称乾祐十一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吴日休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罔进忠、宣德郎王禹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按进忠后知兴庆府，历右枢密使。禹玉官翰林学士。）

秋九月，金遣少府监宗室赛补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按《世宗本纪》作少府少监。）

冬十二月，遣御史中丞罔永德、枢密直学士刘昭为金奏告使。

金主诏有司，夏使入界，如遇当月小尽，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日朝见。（《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西夏称乾祐十二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谋宁好德、宣德郎郝处俊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是月，金复许置绥德军榷场。

初，金既罢夏保安、兰州榷场，金尚书复奏："夏国与陕西边民私相越境，盗窃财畜。奸人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患。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亦可禁止。"于是，复罢绥德榷场，只存东胜、环州而已。仁孝表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如旧，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金诏曰："保安、兰州地无丝枲，惟绥德建关市以通货财，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金史·世宗本纪》及《西夏传》）

三月，使武功大夫苏志纯、宣德郎康忠义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滕王府长史把德固为横赐使来。（《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金遣尚书吏部郎中奚胡失海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西夏称乾祐十三年

春三月，遣使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贺万春节在是月辛未朔。《金史详校》谓此前当加正月壬申朔，夏国使贺正旦。）

秋九月，金遣尚辇局使仆散曷速罕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西夏称乾祐十四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刘进忠、宣德郎李国安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国安后官翰林学士、刑部尚书。）

三月，使武功大夫吴德昌、宣德郎刘思忠如金贺万春节。

思忠，进忠弟，先后奉使不辱君命，国人以为荣。（《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秋八月，国相斡道冲卒。

斡道冲为相十余年，家无私蓄，卒之日，书数床而已。仁孝图其像，从祀学宫，俾郡县遵行之。（《道园学古录》有《道冲像赞》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克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存贤孙子。载图丹青，取征良史。"）

九月，金遣宿直将军完颜斜里虎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西夏称乾祐十五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刘执中，宣德郎李昌辅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昌辅后为枢密直学士）

二月，金遣器物局使宗室亩为横赐使来。（《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晁直信、宣德郎王庭彦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夏五月，仁孝以金主车驾幸上京，表请愿遣使入贺。

金主曰："往复万里，暑雨泥泞，不须遣使。"（《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金遣侍御史遥里特末哥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月，金主诏：上京地远天寒，行人跋涉艰苦，夏国来岁贺正旦、生日、谢横赐使，权止一年。（《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西夏称乾祐十六年

春二月，故辽国大石林牙来假道伐金，不许。

西辽主大石死，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名之。是时遣使至夏，假道伐金。中国谍者以闻，宋帝密诏利西都统制吴挺与制置使留正议之，已而不果。(《宋史·夏国传》。按《孝宗本纪》大石假道在四月。)

冬十一月，使御史大夫李崇懿、中兴尹米崇吉押进，匦匣使李嗣卿如金贺起居。(《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西夏称乾祐十七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麻骨进德、宣德郎刘光国如金贺正旦。

金主以宣孝太子薨未大烧饭(金丧祭名)，诏权停三日，夏使与宋、高丽使各赐在馆宴。(《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庆崇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宋都统吴挺使来结好。(《宋史·孝宗本纪》。按《夏国传》十三年四月，复诏挺结夏国。当时论议可否及夏人从违，史皆失书。)

秋八月，金遣宿直将军李达可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夏国称乾祐十八年

春正月，使武功大夫嵬德昭、宣德郎索遵德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使武功大夫遇忠辅、宣德郎吕昌龄等如金贺万春节。(《金史·交聘表》。按《西夏书事》：遇忠辅作野遇忠辅，恐误。遇为西夏大族，后官左枢密使。)

秋九月，金遣武器署令斜卯阿土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殿前太尉讹罗绍先、枢密直学士严立本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按绍先，兴庆尹绍甫兄也。)

## 宋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西夏称乾祐十九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麻奴绍文、宣德郎安惟敬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武功大夫浑进忠、宣德郎邓昌祖等如金贺万春节。

金主御庆和殿受朝，赐群臣及三国人使宴，极欢。(《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纪》)

秋九月，金遣鹰坊使崇夔来贺生日。(《金史·交聘表》)

## 宋淳熙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西夏称乾祐二十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纽尚德昌、宣德郎宇得贤如金贺正旦。

金主大渐，不能视朝，诏遣使还。(《金史·交聘表》及《世宗本纪》)

金主殂，皇太孙嗣位，是为章宗，遣使来报哀。(《金史·章宗本纪》)

二月，宋帝传位于太子惇，是为光宗。(《宋史·孝宗本纪》)

三月，遣殿前太尉李元贞、翰林学士徐良如金陈慰。

金停夏使臣馆内贸易。(《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传》)

夏四月，遣进奉使御史中丞邹显忠、枢密直学士李国安如金致奠。(《金史·交聘表》)

五月，遣知中兴府事乃令思敬、秘书少监梁介如金贺登位，知中兴府事田周臣押进使。(《金史·交聘表》)

六月，金移文报天寿节。

金主璟诞也。令于九月一日称贺。(《金史·章宗本纪》。按《金史·礼志》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在谅闇，右丞相襄言："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为圣节，定外国使人过界之期。"平章政事张汝霖、参知政事刘玮、刑部尚书完颜居贞皆言不可。上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令有司移报，使明知圣诞之实，特改其期，以示优待行人之意。与《纪》稍异。)

秋九月朔，遣使如金贺天寿节。

使人嵬名彦、刘文庆。金以世宗丧，不受朝。(《金史·章宗本纪》及《交聘表》。惟《交聘表》作八月丙辰。)

金遣隆庆宫卫尉把思忠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光宗绍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

西夏称乾佑二十一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唐彦超、宣德郎杨彦直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金遣鹰坊使移剌宁为横赐使来。(《金史·章宗本纪》)

侵金岚、石等州。

先是，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大定中，使者辄市禁物，世宗令于都亭贸易，获利渐少。及金主璟立，以夏国臣属久，凡横赐生日使，礼意颇倨。仁孝怒，以兵侵岚、石等州，掠人、畜而还。(《西夏书事》)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拽税守节、宣德郎张仲文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

遣知中兴府罔进忠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

表》)

九月，金遣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乌林答谋甲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绍熙二年 金明昌二年

西夏称乾祐二十二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王全忠、宣德郎张思义如金贺正旦。许夏使贸易三日。

乾祐二十年三月，金主曾停夏使馆内贸易，至此乃复之也。(《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传》)

金皇太后崩，遣左副都点检亩等来报哀。(《金史·章宗本纪》)

三月，使左金吾卫正将军李元膺、御史中丞高俊英为陈慰使，又使进奉使知中兴府李嗣卿、枢密直学士永昌为奉奠使如金吊祭。(《金史·交聘表》)

夏五月，攻金鄜、坊州，陷之。又攻保安州。

金主娱情声色，荒于政事，凡属国使者至，羁迟不即见，有上章求去者。仁孝乘其间，遣兵破鄜、坊二州。至保安州，大掠而归。(《西夏书事》)

秋八月，使武节大夫孰嵬英、宣德郎焦元昌如金贺天寿节。

金主以皇太后丧，不受朝。(《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纪》。按《交聘表》：贺天寿节作八月丁丑朔。施氏《金史详校》谓当从《本纪》作乙巳，盖据使臣到阙日也，前后皆然，作丁丑朔，似太早。)

九月，金遣西上閤门使白琬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冬十一月，杀金边将阿鲁带。

夏人肆牧于镇戎之境，金逻卒逐之，夏人执逻卒而去。阿鲁带率兵来诘，夏厢官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余立等伏兵三千于涧中，阿鲁带口中流矢死，取其弓甲而还。金索杀阿鲁带者，仁孝处以徒刑。金索之不已，乃杀明契等以谢，事乃解。(《金史·章宗本纪》及《西夏传》)

是岁，金复许夏榷场如旧。(《金史·西夏传》)

## 宋绍熙三年 金明昌三年

西夏称乾祐二十三年

春正月，使武节大夫赵好德、宣德郎史从礼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使武节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韩伯容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

九月，金遣郊社署令唐括合达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绍熙四年 金明昌四年

西夏称乾祐二十四年

春正月，使武节大夫吴略遂良、宣德郎高崇德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崇德后知兴庆府，著政绩，号为神明，见《西夏书事》。)

夏五月，金遣尚厩局使石抹贞为横赐使来。(《金史·章宗本纪》)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庞静师德、宣德郎张崇师如金贺天寿节。

金主始御大安殿，受夏亲王及百官朝贺。(《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纪》)

又遣御史中丞乃令思聪谢横赐。(《金史·交聘表》)

九月，金遣西上閤门使大磐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是月，仁孝薨，时二十日也，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大庆四年、人庆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李氏《纪元编》作大庆五年、人庆五年、天盛二十二年、乾祐二十四年)，谥曰圣德皇帝，庙号仁宗，葬寿陵。(《宋史·夏国传》、《诸史拾遗》。按诸夏主改元当中朝何年，本传多略而不言，独叙仁孝事云："绍兴十年改元大庆，十三年改元人庆，十七年改元天盛，乾道四年改元乾祐，绍熙四年仁孝殂。"然则大庆实三年，人庆实四年，乾祐实二十六年，惟天盛二十一年不误耳。《传》所书在位之年较改元之年每多一数，盖并嗣位之岁计之。锡章按：从钱说则应缩短大庆、人庆各一年，延长乾祐二年，与史四书改元合，而与总载年数不合。从李氏《纪元编》则与史载年数不合者三，仅人庆数相合，而以大庆纪元属己未，人庆纪元属甲子，天盛纪元属己巳，乾祐纪元属辛卯。考己未为绍兴九年，甲子为绍兴十四年，己巳为绍兴十九年，辛卯为乾道七年，与史书改元亦不合。其他书记载亦有合有不合，总由西夏书缺有间，不能如辽、金之完整，可以对照排比，谨据《西夏书事》求合总载年数，而于史传四书改元则不能尽符也。)

# 卷二十六

桓宗、昭简皇帝李纯佑，仁宗仁孝长子也，母曰章献钦慈皇后罗氏。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宗薨，即位，时年十七。明年改元天庆。冬十一月庚寅，遣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学士李国安如金讣告。十二月甲午朔，又遣殿前太尉咩铭友直、副使枢密直学士李昌辅如金，奉故王仁孝遗表以进，且进遗物。是月，金以西上閤门使大磐等为敕祭慰问使来吊祭(初，金主遣西上閤门使大磐贺夏主生日。至是，因仁宗薨，即以为敕祭慰问使)。是岁，克烈部长亦剌哈来奔。先是，克烈部长王罕与其叔父菊儿有隙相攻，汪罕败。蒙古部长也速该以兵助之，菊儿败窜，走西夏。也速该卒，子铁木真嗣，即元太祖也。时汪罕复为乃蛮部所败，势几不能自存，铁木真念先世旧谊，迎而抚之，汪罕势复强，其子亦剌哈忌铁木真威名日盛，恐为所并，与其父汪罕谋治兵相攻。至是为

铁木真所败，窜入夏境，剽掠以自资。国主遣兵征之，乃走龟兹。(《宋史·夏国传》及《金史·交聘表》、《章宗本纪》，《元史·太祖本纪》)

## 宋光宗绍熙五年　金章宗明昌五年

西夏称天庆元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恧恧世忠、宣德郎刘思问等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思问后官枢密直学士)

金以中宪大夫国子祭酒刘玑、尚书右司郎中乌古论庆裔等充封册起复使，以左司都事李仲略为读册官，册纯佑为夏国王。(《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纪》、《李仲略传》)

夏四月，遣御史中丞浪讹文广、副使枢密直学士刘俊才押进，知中兴府野遇克忠如金谢册封。(《金史·交聘表》)

秋七月，宋帝有疾，命皇太子嘉王即皇帝位，是为宁宗。(《宋史·宁宗本纪》)

八月，遣武节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张公辅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纪》作九月戊午朔。又按思文知兴庆府，克忠族弟，官至金吾卫上将军。公辅翰林学士，进御史中丞。)

闰十月，金以引进使完颜衷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宁宗庆元元年　金昌明六年

西夏称天庆二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王彦才、宣德郎高大节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御史大夫李彦崇、知中兴府事郝庭俊如金谢赐生日。(《金史·交聘表》)

夏四月，贡马于金，不受。

金故事：西北诸国，岁贡马八百匹。时完颜宗道除西北路招讨使，辞不受。诸部皆免。纯佑遣使谢。(《金史·宗道传》)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吴子正如金贺天寿节。

故事：夏使如金，至会同馆，金主遣使抚问。使人依例书送以礼物。是时，金用兵西北方，军务旁午，抚问使颇索货贿。使人宋克忠等正言折之，乃止。(《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

九月，金遣尚书左司郎中粘割胡上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庆元二年　金章宗承安元年

西夏称天庆三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员元亨、宣德郎元叔等如金贺正旦。

金制：贺正使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见。上年十二月己卯立春，金主命于前二日丁丑先见，俟至正旦行贺礼。(《金史·交聘表》及《高丽传》)

夏五月，金以尚药局副使粘割忠为横赐使来。(《金史·章宗本纪》)

秋七月，金主敕：今后夏使入见敷奏，令新设各国通事具公服与阁门使上殿监听。(《金史·章宗本纪》。)

八月，遣武节大夫同崇义、宣德郎吕昌邦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纪》作九月丁丑朔。)

九月，金以国子监丞乌古论达吉不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十二月，越王仁友卒，降封其子安全为镇夷郡王。

仁友，仁孝族弟，深沉有器度，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权，志危国本，诬杀宗亲。仁友深自韬晦，口不言国事。及仁孝谋诛得敬，阴奉命诱执任得聪、任得仁等，得敬势孤，乃伏诛，以功封越王。至是卒，子安全天资暴狠，心术险鸷，上表诵先世功，冀嗣爵。纯佑不许，封镇夷郡王。安全由是生怨。(《西夏书事》)

## 宋庆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西夏称天庆四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嵬名世安、宣德郎李师广如金贺正旦。

世安，夏宗室，官至御史大夫，廉约清峻，丝毫不妄取，刻厉若贫士，卒后庐舍肃然，仅庇风雨而已。(《金史·交聘表》及《西事书事》)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啰哆守忠、宣德郎王彦国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纪》作九月辛丑朔。)

又遣知中兴府事李德冲、枢密直学士刘思问等如金，奏请复榷场。

金主以夏使朝辞，许复兰州、保安榷场。(《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纪》)

冬十月，金遣礼部员外郎蒙括仁本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十二月，遣殿前太尉李嗣卿、知中兴庆府事高得崇如金谢复榷场。(《金史·交聘表》)

## 宋庆元四年　金承安三年

西夏称天庆五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钟伯达如金贺正旦。

己亥朔，日食。金主改辛丑日入贺，谕有司：凡馆接伴与使者，毋以语相胜，务存大体。(《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纪》)

夏四月，以刘忠亮为南院宣徽使。

忠亮质直端重，有大臣体。镇夷郡王安全渐干政，忠亮正色立朝，临事是非不稍回折。安全诱以甘

言，忠亮曰："是饵吾也。"终不顾。先安全纂一年卒，临终谓子思义曰："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宜布衣入棺，以志吾恨。"思义遵遗命，亦不复仕。(《西夏书事》)

五月，金以客省使移剌郁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按纯佑生日使，上文多在十月，而此与四年皆作五月，至五年后仍书十月，未详。)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折啰俊义、宣德郎罗世昌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纪》作秋九月丙申。)

## 宋庆元五年 金承安四年

西夏称天庆六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李庆源、宣得郎邓昌祖如金贺正旦。

故事：夏使如金，至燕宾馆更衣，由宣照门入，馆伴及书表牵拢官在路迎候，邀入会同馆，谓之聚厅。使者与馆伴交衔毕，然后相见，三节人从以次互相参拜。是时金主易馆名"恩华"，所经桥道先期修治，赐酒、赐果皆从厚。使人入见，金主悉慰劳之。(《金史·交聘表》及《礼志》)

夏五月，金以兵部郎中完颜撒合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又以宿直将军徒单仲华为横赐使来。(《金史·章宗本纪》)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纽尚德昌、宣德郎李公达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纪》作秋九月庚寅。)

又遣殿前太尉乃令思聪、枢密直学士杨德先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

## 宋庆元六年 金承安五年

西夏称天庆七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连都敦信、宣德郎丁师周如金贺正旦。

附奏为母疾求医，金主遣太医判官时得元及王利贞来诊治，仍以御剂药赐焉。(《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连都敦信、宣德郎丁师周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纪》作秋九月甲寅。又按此使与上贺正旦使同。)

又遣南院宣徽使刘忠亮、知中兴府事高永昌如金谢赐医恩。(《金史·交聘表》)

是月，金再来赐医药。(《金史·章宗本纪》)

十二月，金以宿直将军完颜观音奴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宁宗嘉泰元年 金章宗泰和元年

西夏称天庆八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卧德忠、宣德郎刘筠国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三月，遣左金吾卫上将军野遇思文、知中兴府田文徽等如金谢恩。(《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柔思义、宣德郎焦思元等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纪》作九月戊申朔。)

冬十月，金以刑部员外郎完颜纲来贺生日。

故事：金使入国，国主馈赠礼物，视诏书几道以为多寡。纲之来也，金主命赍三诏。左司员外郎孙椿年诏奏为一道，后觉其误，金主诘责之。(《金史·章宗本纪》及《完颜纲传》)

十一月，金人浚濠入界，诘之，不报。

金群牧使耶律德寿叛，金主遣将斩之。恐其余党复扰，集民夫浚边界壕堑，东自高丽，西连夏境，列屯数千里。纯佑怒其入界，遣使诘之，金人不报。(《西夏书事》)

## 宋嘉泰二年 金泰和二年

西夏称天庆九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白克忠、宣德郎苏寅孙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籍辣忠毅、宣德郎王安道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纪》作九月壬寅朔。)

又遣殿前太尉李建德、知中兴府事杨绍直等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按《纪》无横赐事，当是谢再赐医药耳)

冬十月，金以宿直将军纥石烈毅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是月，金以瀛王府司马独吉温为横赐使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嘉泰三年 金泰和三年

西夏称天庆十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崔元佐、宣德郎刘彦辅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嵬德元、宣德郎高大亨如金贺天寿节。

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三俊。(《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书事》。按《章宗本纪》作秋九月丙寅朔。)

冬十月，金以蓟州刺史完颜太平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嘉泰四年 金泰和四年

西夏称天庆十一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梅讹宇文、宣德郎韩师正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秋八月，遣武节大夫李德广、宣德郎韩承庆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本纪》作秋九月庚申朔。)

夏州豕生麟。

麟一身二首，州民以献。安全使人占之，云："一国两主兆也。"安全喜，遂蓄篡谋。(《西夏书事》)

冬十月，金以提点尚衣局完颜燮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宁宗开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西夏称天庆十二年

春正月，遣武功大夫遇惟德、宣德郎高大伦如金贺正旦。

天大雪。越日，金主御衍庆宫受朝。(《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纪》)

三月，太白昼见。

日者云："主兵乱。"(《西夏书事》)

蒙古初来侵，破力吉思寨。

纵兵蹦瓜、沙诸州，纯佑不敢拒。(《元史·太祖本纪》及《西夏书事》。按《元史·耶律阿海传》谓攻西夏在癸亥冬，误。)

夏四月，蒙古兵还掠落思城。

蒙古主以天暑将盛，引兵还，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去。(《元史·太祖本纪》)

六月，天鸣有声。

在西南方，已巳，荧惑犯太微右执法，群臣上章请赦。(《西夏书事》)

更兴庆府为中兴府。

纯佑以蒙古兵退，修复被兵诸城堡，大赦境内，改兴庆府为中兴府。(《西夏书事》)

闰八月，遣武节大夫赵公良、宣德郎米元懿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纪》作秋九月甲申朔。)

又遣殿前太尉乃来(《西夏书事》作乃令，误)思聪、知中兴府通判刘俊德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按上文无横赐使，必系脱刊。又下文十月无生日使，亦系脱刊。然考《纪》亦无文。)

冬十一月，遣兵攻蒙古，不战而还。

纯佑闻蒙古侵金，与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乘虚以兵入其境。行数日，无所得。谍报蒙古已败金兵，回师来救，乃还。(《西夏书事》)

## 宋开禧二年　金泰和六年

西夏称天庆十三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纽尚德、宣德郎郑勖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镇夷郡王李安全废其主纯佑自立。

再闰月，纯佑薨于废所，年三十，在位十二年，改元一：天庆。谥曰昭简皇帝，庙号桓宗，葬庄陵。(《宋史·夏国传》)

襄宗敬穆皇帝李安全，崇宗乾顺之孙，桓宗纯佑之弟(《金史·章宗本纪》作纯佑侄，误)，越王仁友之子也。初封镇夷郡王。天庆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纯佑之废《续通鉴纲目》在七月，《金史·西夏传》在三月，此从《宋史·夏国传》)与纯佑母罗氏废纯佑自立，改是年为应天元年。(《宋史·夏国传》。按《传》作明年改元应天，则应天只有三年与四年文异，《传》疑误。)

是月，遣御史大夫罔佐执中等以纯佑母罗氏表如金求封册。(《金史·交聘表》)

夏六月，金主诏问罗氏，所以废立之故。(《金史·交聘表》)

秋七月，安全复以纯佑母罗氏表，遣使如金奏告。

表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奏告使私问馆伴官："诏许否?"馆伴官曰："此不当问也。"奏告使曰："明日当问诸客省，若又不答，则升殿奏请。"金主闻之，使客省谕以许所祈之意。(《金史·西夏传》)

安全复以罗氏表如金求封。(《金史·西夏传》)

九月，金使朝议大夫尚书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朝请大夫太常少卿黄震来，册安全为夏国王。(《金史·交聘表》)

冬十二月，遣御史大夫谋宁光祖、翰林学士张公甫如金谢封册。(《金史·交聘表》)

以押进使知中兴府梁德枢等为奏告使如金。(《金史·交聘表》)

蒙古部长铁木真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元史·太祖本纪》)

## 宋开禧三年　金泰和七年

西夏称应天二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隈敏修、宣德郎邓昌福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金史·高丽传》：泰和七年正月，用兵伐宋，夏亦有故贺使不至，独高丽使贺正。诏罢曲宴。与《章宗纪》及《交聘表》异。)

秋七月，金主诏核西夏人口，尽赎放还。敢有藏匿者，以违制论。(《金史·章宗本纪》)

八月，遣武节大夫啰略思忠、宣德郎安礼如金贺天寿节。(《金史·交聘表》。按《章宗纪》作九月甲戌朔)

是秋，蒙古再来伐，克斡罗孩城。(《元史·太祖本纪》)

冬十二月，金以符宝郎乌古论福龄来贺生日。(《金史·章宗本纪》)

## 宋宁宗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

西夏称应天三年

春正月，遣武节大夫浑光中、宣德郎梁德懿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按光中，枢密都承旨进忠弟，历官参知政事。德懿后为翰林学士。)

二月，蒙古兵还。

蒙古兵驻斡罗孩城，四出侵掠，安全集右厢诸路兵以拒。蒙古主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骤进。逾五月，粮匮，引还。（《亲征录》及《西夏书事》）

三月，枢密使李元吉、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等为金奏告使。（《金史·交聘表》。按《纪》十月，夏国有兵遣使来告，此使或亦告兵事。）

夏五月，遣殿前太尉习勒遵义、枢密都承旨苏寅孙如金谢赐生日。（《金史·交聘表》）

又使金，贺伐宋胜。

以宋献韩侂胄等首求和也。（《宋史·章宗本纪》）

冬十月，遣武节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杰如金贺天寿节。

先是，金诏移天寿节于十月十五日，故至是始行。（《金史·交聘表》及《章宗本纪》）

又遣御史大夫权鼎雄、枢密直学士李文政如金谢横赐。（《金史·交聘表》。按《表》上无横赐使，又下无生日使，亦系脱刊，殆以传位事故略耶。）

以参知政事浪讹德光、光禄大夫田文徽等为金奏告使。（《金史·交聘表》）

以有兵，复遣使告于金。（《金史·章宗本纪》）

十一月，金主薨，卫王永济嗣位，是为卫绍王。（《金史·卫绍王纪》）

## 宋嘉定二年　金卫绍王大安元年

西夏称应天四年

春三月，蒙古主入河西。

国主遣其世子帅师往御，败绩。蒙古擒夏副元帅高令公，令公被获，不屈死。（《元史·太祖本纪》。按《西夏书事》以高令公为高逸。）

夏四月，兀剌海城降。

蒙古兵围城，丰州人谢睦欢劝守将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战被俘。（《元史·太祖本纪》及《西夏书事》。按《太祖纪》称太傅西壁氏而无其名，下文有太傅讹答，即此人之名。西壁实鲜卑之讹，西夏本鲜卑别种，故其国人有鲜卑氏。旧史有《鲜卑仲吉传》，见屠寄《蒙兀儿史记》注。）

进破克夷门。

克夷为中兴府外围，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元昊时，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安全闻蒙古兵深入，遣嵬名令公复率兵五万以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相持两月，备渐弛。蒙古主设伏以待，遣游兵诱之入伏，获之，遂破克夷。（《元史·太祖本纪》及《西夏书事》。按《蒙兀儿史记》注，《辽史·西夏传》曰："冠后垂红曰嵬名，因以为氏。"然则此嵬名令公，实西夏之宗室也，其后丙戌年，汗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前后殆是一人。盖自庚午年和亲以后，释还其国，至丙午年又起主兵。）

围中兴府。九月，引河水以灌城。

蒙古主引兵薄中兴府，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兵不能破。会大雨，河水暴涨，蒙古主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溺死无算。（《元史·太祖本纪》及《西夏书事》）

冬十月，遣使乞援于金，金人不应。

中兴受围月余，安全遣使至金乞援。金群臣皆曰："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金主曰："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西夏书事》）

十二月，河堤决。蒙古遣使谕降，安全纳女请和。

河水久灌，城址将圮。会外堤决，水势四溃，蒙古兵不能支，遂解围退。已，遣其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安全登城隔水相见，面约和好，且请纳女称臣，蒙古主许之，始罢兵。夏自是益衰矣。（《元史·太祖本纪》。按《元秘史》：成吉思自那里征合申种，其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合的献与成吉思，说："俺听得皇帝的声名，曾怕有来，如今俺与你做右手出气力。俺本是城郭内住的百姓，若有紧急征进，卒急不能到，蒙恩赐时将俺地面所产骆驼、毛段子、鹰鹞常进贡皇帝。"说罢，遂将本国驼只科敛，直至赶逐不动，送将来了。按察合，那珂通世引旧史《后妃表》，太祖皇后第三斡儿朵察儿皇后，察儿即察合之误。又《新元史·完颜皇后传》：邱处机西游道出和林，后与西夏公主各遣使送寒具等食，即察合皇后。又《蒙兀儿史记》注、《亲征录》有入孛王庙一语，殆不解孛王何指，继考《蒙文秘史》知西夏人称其主曰不儿罕，例如今内廷称皇帝曰佛爷。所谓孛王庙，如云不儿罕庙，盖西夏先王原庙之在中兴城外者。）

是岁，境内稻、麦皆大熟。（《西夏书事》）

## 宋嘉定三年　金大安二年

西夏称应天五年

春三月，嵬名令公自蒙古还，太傅西壁氏病死。

嵬名令公被囚，蒙古主数使人谕降不听，日居土室中，蓬首垢面，食惟粗粝，志不稍屈。及安全请和，闻令公未死，遣使以礼请，乃从还。（《西夏书事》）

秋八月，侵金葭州。

夏自天会初与金议和，八十余年未尝交兵。至是为鞑靼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济新立，不能出师，夏人怨之（按《大金国志》：夏人恨金主不救，在大安三年）。遂侵葭州，金庆山奴击败之，而去。（《金史·卫绍王本纪》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按《西夏传》：侵葭州作崇庆元年事，考金《卫绍王本纪》及《续通鉴》安全以金大安三年八月卒，明年乃改元崇庆。侵葭州在大安二年八月安全未卒之先，金大安二年乃宋嘉定三年也。）

是月，改元皇建元年。（《宋史·夏国传》）

## 宋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

西夏称皇建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

夏使朝辞，金主赐衣带外，又赐貂裘二，无则使者代以银三锭，副代以帛六十匹。至是，金主并削之。礼臣请，不许。（《金史·卫绍王本纪》及《礼志》）

夏五月，黑鞑靼国攻河西，御之，败绩。

鞑靼之先，与女真同类，有黑、白二种。时黑鞑靼王白厮波强盛，兼并诸族地，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安全亲率兵拒战，大败，失其公主。遣使请以臣礼事，鞑靼方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秋七月，国主安全废。八月，安全薨，年四十三，在位六年，改元应天四年、皇建二年，谥曰敬穆皇帝，庙号襄宗，葬康陵。（《宋史·夏国传》）

# 卷二十七

神宗英文皇帝李遵顼，齐国忠武王彦宗子，襄宗安全族子也，遵顼始以策试状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按《西夏书事》载：彦宗材器英敏，善骑射，饶武略，遇事敢为。任得敬害其能，中以蜚语，贬守凉州。在郡有政绩，蕃汉畏怀。得敬诛，召入为马步军太尉。卒，谥忠武。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皇建二年七月三日，襄宗废。有世子承祯不立，立遵顼。《宋》、《金史》俱不载其废立之由，无可考。遵顼时年四十有九，改是年为光定元年。（《宋史·夏国传》及《金史·西夏传》）

秋九月，连陷金邠、泾。

时蒙古兵围金中都，中都戒严，故夏兵乘隙得陷之也。金帅韩玉传檄州郡，有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忘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当为。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再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时玉募兵万人出屯华亭，与夏人战，败之，获牛、羊千余。（《金史·韩玉传》及《归潜志》）

冬以兵五万众围金平凉，复与韩玉战于北原。夏兵疑蒙古军至，夜解去。（《金史·韩玉传》）

又以兵五万围金东胜，金西南路马军万户纥石烈鹤寿来救，突围入城，夏兵解去。

时他将侵金者，亦为蒲察郑留击败而还。（《金史·纥石烈鹤寿》及《蒲察郑留传》。按《蒲察郑留传》：大安二年知庆阳府，三年夏人犯边，击走之。考《卫绍王纪》：夏人犯庆阳在至宁元年六月，不在大安三年，疑《传》有误。）

## 宋嘉定五年　金卫绍王崇庆元年

西夏称光定二年

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

是时金屡为蒙古兵所败，居庸关失守。夏人乘其兵衅，侵略边境，而通好如故。（《金史·卫绍王本纪》及《西夏传》）

三月，金遣使来，册遵顼为夏国王。（《金史·卫绍王本纪》。）

攻金葭州，为延安路兵马总管完颜奴婢御之，不克，还。（《金史·卫绍王本纪》）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谢封册。

遵顼志与金构难，受册久之，始遣使谢，而贺正使仍不遣。（《金史·卫绍王本纪》）

## 宋嘉定六年　金卫绍王至宁元年，九月以后宣宗珣贞祐元年

西夏称光定三年

春，攻金邠州。

初，同知静难军节度使事李平父以邠城颓为忧，谋之州将，为浚筑计不从，故陷。靖难军节度使尚郜国公主驸马都尉乌林答琳来降，遂虏答琳及官属以归。（《金史·乌林答琳传》及元遗山《李寄庵墓碑》）

夏六月，攻金保安军，破之，杀其刺史。攻金庆阳府，破之，杀其同知府事。（《金史·卫绍王本纪》）

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卫绍王永济，而立升王珣，是为宣宗，改元贞祐。（《金史·宣宗本纪》）

冬十一月。遣兵数万攻金巩州。

彰德军节度使夹谷守中乘城备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军尽降。守忠独不屈，夏人壮之。且诱且胁，守中益坚，遂载而西。（《金史·夹谷守中传》）

攻金会州，为都统徒单丑儿击走之。

复与万户乌古论长寿战于窄土峡，不胜。（《金史·西夏传》及《乌古论长寿传》）

十二月，陷金泾州。（《金史·西夏传》）

进围平凉。

夏兵既掠金镇戎，陷泾、邠，遂进围平凉。时平凉新被蒙古兵，夏兵复往攻，陕西按察副使卢庸与知平凉府蒲察郑留团土兵招溃卒竭力御守。矢尽，庸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济急用，出府库赏有功者，人乐为死，竟不能克。初执夹谷守中也，既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许。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尽，且遁矣！慎勿降。"夏兵怒，乃交刃杀之。同时有刘德基者，城破不降，杀之。德基大兴人，以进士守官边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厅事，积薪其旁，谓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纵火，遂被执。胁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给夏帅曰："此人素疾狂，故敢如此。"德基曰："为臣子当如此尔，吾岂狂耶！"夏帅壮其义，乃系诸狱，冀其改图。已而召问，德基大骂，终不肯从，曰："吾岂苟生者哉！"遂杀之。（《金史》卢庸、蒲察郑留、夹谷守中、刘德基等传）

## 宋嘉定七年　金贞祐二年

西夏称光定四年

秋七月，以书入四川，议夹攻金人。不报。

夏左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遣蕃僧减波把波赍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与共图金人，复侵地。制置使董居谊不报。（《宋史·宁宗本纪》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八月，归金国人乔成，令赍国书与其主。

大概言金边吏侵略，乞禁戢。金主诏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将责问，彼必饰词。徒为虚文，无益于事。"乃止。未几，夏人攻庆原、延安、积石州，金有司乃移文来责问。（《金史·西夏传》）

冬十一月，援金叛人程陈僧于兰州。

金兰州驿人程陈僧聚众叛，败金人于龛谷，遣其统制董九招西关堡都统王狗儿，狗儿杀九，起兵拒。陈僧来乞援，遵顼以兵二千应之。（《金史·西夏传》及《西夏书事》）

蒙古主三入国境，破威哈喇城。（《多桑书》。按威哈喇城即万里长城。）

金诏有司来答牒。（《金史·宣宗本纪》）

是岁，攻金西宁县，陷之。主簿张汝翼跳而免。（元遗山《张汝翼神道碑》）

## 宋嘉定八年　金贞祐三年

西夏称光定五年

春正月，攻金武延川。

金主曰："此不足虑，恐由他道入也。"既而闻边吏侵夏境，夏人乃出兵攻环州。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及斜卯毛良虎等，败夏兵于州境。金主乃治边吏侵夏境罪。（《金史·西夏传》及《宣宗本纪》）

是月，又攻金积石州，为都统姜伯通所败。遣兵入金安乡关，为都统曹记僧、万户忽三十所却，不克，还。（《金史·西夏传》）

三月，金人会议来伐，不果。

陕西宣抚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环、庆、河、兰、积石，以兵应之，悉皆遁去，遽还巢穴，盖为我备也。今兰州溃兵犹未集，军实多不完，沿边地寒，春草始生，未可刍牧，两界无烟火者三百余里，不宜轻举。"从之。（《金史·西夏传》。按诏议伐夏，《纪》在五月。）

夏四月，围金临洮。

初，金主诏河州提控曹记僧、通远军节度使完颜狗儿讨程陈僧，夏兵往援，遂围临洮，扼渭源堡，内外不通。金统军司募人侦候临洮消息，都统乌古论长寿应募，馘二人，擒一人，问得临洮及夏兵事势以报。城围凡半月。城中兵数千，而粟且不支，众皆危之。知临洮府事陀满胡土门日为开谕顺逆祸福，皆自奋。因捕其党欲为内应者二十人斩之，掷首城外。夏兵四面往攻，金人出兵夜袭夏垒，夏兵大乱，金军乘之，大败，解围还。（《金史·西夏传》及乌古论长寿、陀满胡土门等传）

金诏防秋。

转运使卢庸曰："自鄜延至积石，虽多沟坂，无长河大山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御侮。其人皆刚猛善斗，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时犯边，此近年深患也。人情乐土，且耕且战，缓急将自奋。"金主从之。（《金史·卢庸传》）

秋九月，破金西关堡。复攻第五将城，不克。（《金史·西夏传》）

冬十月，入金保安，都统完颜家奴破之。攻延安，又为戍将所败。（《金史·宣宗本纪》）

陷金临洮。

夏人入临洮，金总管陀满胡土门不能御，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来救临洮，大败于渭源堡。城破，胡失来被执。（《金史·宣宗本纪》及《西夏传》）

十一月，攻金熟羊寨。

夏兵侵金不已，金主以空名宣敕付陕西宣抚使："夏人入寇，有临阵立功者，五品以下并听迁授。"于是金兵皆力战。夏众数万攻绥德之克戎、绥平，皆败。又攻熟羊寨，陕西副统军移剌塔不也以兵万人拒战，遂却。（《金史·宣宗本纪》）

复遣兵八万围临洮，知府事陀满胡土门破夏兵于城下。（《金史·宣宗本纪》）

是岁，遣兵攻定羌，为金将蒲剌都逆击溃归。（《金史·蒲剌都传》）

## 宋嘉定九年　金贞祐四年

西夏称光定六年

夏四月，葩俄族总管汪三郎叛降于金。

葩俄向属夏国，金陕西行省都元帅仆散端遣纳兰伴僧赍谕招之，汪三郎与临洮莭黎五族都管青觉儿、积石州都管章罗谒兰冬及铎精族都管阿令结等相继叛附于金，进羊千口。金主命优给之，赐汪三郎姓完颜氏。后力御夏兵，为金名将。（《金史·宣宗本纪》及《仆散端传》）

五月，修河桥以窥来羌城，金兵焚之。

遵顼潜于来羌城之界河起修折桥，以通兵路。金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金史·宣宗本纪》）

谍者陈岳入金，被获。

遵顼复图临、巩，窥长安，使岳入金界探事，来远镇将获以闻，金主命陕西行省严备之。（《金史·宣宗本纪》）

秋闰七月，金人来伐，袭阿弥湾。

夏与金屡起兵端，而奏报尚用金年号。是时，移牒尾署夏国光定年号。鄜延路上之，金主诏封还其牒。命庆阳总管庆山奴出第三将怀安寨，环州刺史完颜胡曾出环州。金主曰："闻夏人移军，备其王城。尚恐诈我，勿堕其计中也。"提控完颜狗儿抵兰州西

关堡，招得旧部曲九人，掩击夏兵于阿弥湾，杀其将士百余人。(《金史·西夏传》)

八月，攻金安塞堡，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庆寿遣军败之。(《金史·宣宗本纪》。按《西夏传》作败夏兵于寇安堡。寇安即安塞，判而为二，殊误。)

又遣兵入金结耶觜川，金将完颜赛不逆击，夏兵败绩。寻复破夏师于车儿堡。(《金史·西夏传》)

冬十月，以兵从蒙古入金鄜延，遂克潼关。

遵顼数战不胜，遣人与蒙连兵攻延安、代州等郡，杀经略使奥敦丑和尚，进犯潼关。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鲁虎战没，关遂破。(《金史·宣宗本纪》及奥敦丑和尚、尼庞古蒲鲁虎等传。按真德秀《奏议》作鞑靼与西夏并兵，东出潼关，深入许、郑。)

十一月，围金定西城。

遵顼既破金兵，复遣骑四万余突围定西，辇致攻具，志在必取。金提控赤盏合喜与节度使杨斡烈（即杨沃衍）率兵鏖战，夏兵被斩者二千余级，失马匹八百，器械无数。(《金史·赤盏合喜传》)

十二月，金议来伐。

金主与皇太子议伐夏，以右监军陀满胡土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按《弘简录》作汪石伦。《金国语解》古里甲曰汪）攻盐、宥、夏诸州，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塔不也攻威、灵、安、会等州。(《金史·西夏传》。按胡土门、石伦、庆山奴三传皆无文，惟《塔不也传》有此语，亦空言耳。)

## 宋嘉定十年　金宣宗兴定元年

西夏称光定七年

春正月，金主复谋大举来伐，不果。

金主命胥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金史·胥鼎传》)

遣使如金贺正旦。

使臣互市于会同馆。金外戚有身贸易于其间者，吏部主事聂天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体。且取轻外方。"遂忤太后旨，出为知汝州防御使事。(《金史·聂天骥传》)

夏兵三万自宁州还，金帅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

时他将侵金者，亦屡为赤盏合喜所败。(《金史·西夏传》及《赤盏合喜传》)

夏人福山以俘户往降于金，金以为同知泽州军州事。(《金史·西夏传》)

金右都监完颜仲元请试兵西夏，出其不意，必获全胜，兵威既振，国力益完。诏下尚书省、枢密院议。(《金史·西夏传》)

夏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金都统纥石烈猪狗掩击，败之。(《金史·西夏传》)

金欲与夏议和。

右都监庆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国决不肯和，徒见欺耳。"既而获谍者言，遵顼闻大金将约和，戒谕将士无犯金境。金宰臣曰："就令如此，边备亦不宜弛。"金主以为然。(《金史·西夏传》)

复援金叛人李平于兰州。

兰州当金夏之冲。金水军千户李平苦提控蒲察燕京贪暴，杀之以叛，遣使至夏陈可取状。遵顼令兵应之。已而平胁其徒张扆俱行，扆以计执平等杀之，夏兵乃还。(《金史·宣宗本纪》)

秋七月，攻金黄鹤岔，为右都监完颜闾山所败。(《金史·西夏传》)

围金羊狼寨。

都统党世昌与战，完颜狗儿遣都统夹谷瑞夜斫夏营，遂解围，犹屯近地。左都监白撒发定西锐兵、龛谷副统包孝成绯翮翅军合军来击，乃退。(《金史·西夏传》)

八月，以三千兵攻金安定堡，为马家平总押李公直击败。(《金史·西夏传》)

九月，金都统罗世晖却夏兵于克戎寨。(《金史·西夏传》)

冬，金将杨沃衍与内族白撒等将兵五千出巩州盐井，至故城，逢夏兵三百，击走之。(《金史·杨沃衍传》)

十二月，蒙古兵围兴州，国主遵顼出走西凉。

夏与蒙古自纳女请降，合兵攻金，遂为役属。继征发日多，不堪奔命，礼意渐疏。蒙古主怒，渡河来攻，列城不能御，直抵中兴府围之。遵顼命太子德任居守，已出走西凉。已而遣使请降，蒙古兵退，始还。(《元史·太祖本纪》及《金史·宣宗本纪》。按钱大昕《养新录·太祖纪》：十三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此金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陈桱《通鉴续编》、薛应旂《宋元通鉴》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纪》：兴定二年正月，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夏与金相去辽远，而金人于是年正月已传闻知之，则必是前一年事。元《纪》误。)

## 宋嘉定十一年　金兴定二年

西夏称光定八年

春二月，以秘书监苏寅孙为枢密都承旨。

寅孙风姿奇爽，少力学，善属文，以世荫授秘书监，刚正不挠，遇事敢言无所忌。见遵顼与金构兵，数劝修好，共拒蒙古，至以涕泣争。遵顼知其忠，擢之。(《西夏书事》)

三月，令边吏通好于金，请复互市。不许。

遵顼遗书金之绥德、葭州，乞复互市，以寻旧盟。庆山奴以闻，金主不许。(《金史·西夏传》)

夏五月，攻金鄜、延二州。

遵顼因互市不许，以步骑三千引蒙古兵由葭州入鄜延。金元帅左都监庆山奴自鄜州发兵逆战于马吉峰，夏兵被斩数百级，失首领二人。（《金史·庆山奴传》）

秋七月，攻金龛谷寨。

金提控夹谷瑞及其副赵防击走之。未几，复攻龛谷，夹谷瑞又大破之。（《金史·宣宗本纪》）

冬十一月，夹谷瑞败夏人于质孤堡。（《金史·宣宗本纪》。按《金史·夏国传》：兴定二年七日，夏人犯龛谷，夹谷瑞、赵防败之，追至质孤堡。似质孤、龛谷是一事，与此异。

《元朝秘史》：是年，太祖差人去对唐兀惕不儿罕说："你先说与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杀了我使臣，要去与他折证，你可与我做右手。"不儿罕未及言语，其臣阿沙敢不说："你气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与军。"太祖闻此语说："阿沙敢不如何敢这般说？将我这军马迳去征他也有何难，但我初意并不征他，若天祐护回回处，回来时却去征他。"按唐兀氏即河西赐姓，《廿二史考异》、《元史·镇海传》：从攻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真、河西诸国。按唐兀即河西，吴海《王氏家谱序》云："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后乃服。世祖以其人刚直守义，嘉之，赐姓唐兀氏。"《传》有唐兀，又有河西，盖史臣不通译语，而误重出耳。）

## 宋嘉定十二年　金兴定三年

西夏称光定九年

春二月，复令边吏通好与金。

金元帅、右都监庆山奴以绥德、保安之境各获夏人统军司文移来上，其辞虽涉不逊，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金主诏尚书省议之，宰臣言："镇戎、灵平等镇近耗，夏人数犯疆埸，此文正缓我尔。宜严备御，以破奸计。"金主然其言。（《金史·宣宗本纪》）

闰三月，破葭州之通秦寨。

通秦寨，旧名升罗岭，本夏国地，宋神宗元丰五年收复，靖康中没于金。至是，以兵袭破之，杀其刺史纥石烈王家奴等，旋弃之归。（《金史·宣宗本纪》）

遣人如宋，请会师伐金。

初，金人南迁后，议徙都长安，遣元帅赤盏合喜以重兵宿巩州，遵顼畏其侵迫，乃遣枢密使都招讨宁子宁忠翼赴蜀，议夹攻秦、巩。蜀帅聂子述俾利州安抚丁焴答书许之，饬将吏严兵以待。（《宋史·夏国传》）

夏四月，取通秦堡。

通秦堡，旧名精移堡，在通秦寨北，遵顼以二万骑破之。庆山奴遣提控纳合买住赴援，夏兵逆战不胜，弃堡走。已，复进兵取之。庆山奴自将兵来攻，夏兵被斩五千级，余众由葭芦川遁回。（《金史·宣宗本纪》及《庆山奴传》。按《金史·夏国传》：夏人破通秦寨，纳合买住击之，由葭芦遁去。未免混两事为一，故特从《宣宗纪》。）

五月，金人侵隆州。

夏兵屡犯通秦，金元帅完颜合达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骑二千逆战，合达进兵击之，斩首数十级，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会日暮，乃还。（《金史·完颜合达传》）

六月，宋利州安抚使丁焴复以书来，约伐金。（《宋史·宁宗本纪》）

冬十一月，放金前岚州仓使张祐归。

金明昌中，夏破岚、石诸州，获祐，胁之降，不从，羁于衙头。至是求归，遵顼纵遣之。（《金史·宣宗本纪》及《西夏书事》）

十二月，金诏有司来移文并答书。

初，夏有书抵金告和。至是，答书曰："以生民为心，不以细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为度，不以私忿而伤天下之功。惟我国家，奄宅中外，威制万里，恩结二方。高丽叛归，却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称臣。苟可利于生灵，有不较其名分。矧惟大夏，特我宝邻，盟誓既百年于兹，恩好若一家之旧。乃者北兵之大扰，因而东道之不通；岂意同盟，堕此奸计；俾我两朝之交质，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开悔祸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兹纡信使，特枉载书，忍以一朝之违，遽忘累世之好。矧此辅车之势，属我唇齿之邦。与其厌外夷之陆梁，孰若结诸夏之亲昵。维兹不类，乃我同仇。当人心厌乱之秋，见天道好还之意。众既乌合，罪复贯盈。彼物极则终衰，此数离而复合。且阋墙犹可御侮，况同舟何患异心。既有成言，当如来约。"（《金史·西夏传》及闲闲老人《滏水集》）

金议收复兰州，不果。

金廷议：兰州当西夏之冲，久为敌据，将遣内族白撒以兵复之。白撒奏："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凤州，破兴元，抵洋州而还。经涉险阻数千里，士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为是举，甚非计也。不若息兵养士以备。"金主从之。（《金史·白撒传》）

是岁，大举攻金环州。

城中军不满二千，刺史术虎筠寿以老幼妇女乘城。度夏人至木波，地狭道险，利用设伏。自将步骑五百，乘夜袭之。夏兵惊溃南走，被斩千人，掳老、幼四千，获将领一人。夏兵复奔西道，筠寿又邀击之，被斩数百人，掳牛、羊万余。（元遗山《术虎筠寿神道碑》）

侵金威戎城。

时威戎民饥，且地震城圮，夏兵乘隙攻之，威戎令商衡率蕃部土豪守之，不克。（《金史·商衡传》）

## 宋嘉定十三年　金兴定四年

西夏称光定十年

春正月，复遣使往四川，议夹攻金人。（《宋史·宁宗本纪》）

二月，攻金镇戎。

先是，金石盏女鲁欢上言："镇戎赤沟川，东西四十里，地无险阻，当夏人往来之冲。比屡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当城镇戎，彼必出兵来挠。乞于二三月间，征旁郡兵声言防护，且令鄜、巩各屯兵境上，示进伐之势，以掣其肘。臣领平凉之众，由镇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则镇戎可城，而彼亦不敢来犯。"金主从之。至是，果城镇戎，夏人往挠其役，金师败绩。（《金史·西夏传》及《石盏女鲁欢传》）

金主以夏人公移语不逊，命词臣草牒来折之。（《金史·西夏传》）

夏四月，攻金新泉城，败绩。

遵顼遣兵千人驻鹿儿原，金左都监赤盏合喜遣提控乌古论世显率偏师逐之。已而以千五百人攻新泉，又为都统王定所败。（《金史·西夏传》）

金兵入宥州，围神堆府。

金庆山奴兵侵宥州，守将御之败，退守神堆府。金兵穴其城。方登陴，遵顼遣援师至，与庆山奴战，不胜，被斩二千余。金兵获杂畜三千余而去。（《金史·西夏传》及《赤盏合喜传》）

宋四川宣抚使安丙遣书，定议夹攻金。

初，宋帅聂子述罢去，丁焴持初议，不肯出师赴夹攻之约。宁子宁遣使复申前说，且责以失期。时安丙为阃帅，始遣书来许之。（《金史·宣宗本纪》及《西夏传》）

秋八月，攻金会州，陷之，降其刺史乌古论世显。

遵顼遣万众围会州，主兵者人、马皆衣金碧，出入阵中。金同知平凉府事郭禄大引矢一发，殪之。又一矢，贯人两手于树。夏兵愤，并力攻之，城遂破。擒禄大及其弟虾蟆，怜其技，囚之。守将乌古论世显降，关右大震。金诏有司移文来议和，遵顼不纳。（《金史·西夏传》及《郭虾蟆传》）

进围定西州，与金节度使乌古论长寿战，不克。

遵顼以兵三万复犯龛谷，为夹谷瑞所却，乃从高峰镇围定西。环城为栅，执乌古论世显至城下，谓长寿曰："若不速降，即杀汝弟！"长寿不顾，偕刺史爱申阿失剌、提控温郭永昌分兵出战，夏兵退走，失马仗甚众。（《金史·西夏传》及《乌古论长寿传》）

宁子宁以伐金告于宋，宋四川宣抚司命利州统制王仕信引兵赴熙、巩州来会。（《宋史·夏国传》及《宁宗本纪》）

九月，破西宁州，再围定西。

夏兵略绥平寨、安定堡，进攻西宁。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发兵救。未至，夏移兵临洮。乌古论长寿先伏兵五千于定西险要间，夏兵逆战不利。会西宁已破，并攻定西（《金史·宣宗纪》：兴定四年九月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己酉，夏人陷西宁州。而《乌古论长寿传》则云已破西宁乃犯定西，《传》《纪》不合），长寿力击不退，攻益急。长寿乘城拒战，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数千，被创者众，乃解去。（《金史·西夏传》及《乌古论长寿传》）

遣兵攻巩州，且使人趣宋师来会。

大将你思丁、兀名二人献计曰："巩州，帅府所在。破巩州，则临洮、积石、河洮诸城不攻自下。"遵顼从之，遣枢密使宁子宁、嵬名公辅率兵二十万攻巩州，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遣兵拒敌。一日十余战，夏兵退回南冈。寻以精骑三万傅城，合喜出城奋击，夏兵败，副将刘押、甲玉等被擒。子宁遣使入四川趣师，宣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诸将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会于巩州城下。约以夏兵野战，宋师攻城。既而合攻不克，杀伤者万计，遂焚攻具，拔栅自安远寨退师。合喜先伏甲要地邀击之，夏兵失亡甚众。（《宋史·宁宗本纪》及《赤盏合喜传》）

冬十月，程信使来邀共攻秦州，不从。（《宋史·宁宗本纪》。按黄震《古今纪要》作安丙约夏人合攻秦、巩，夏兵爽约不至，我师败绩。与《宋史》异。）

十一月，杀金会州刺史郭禄大，弟虾蟆逸还。

禄大兄弟被擒，誓死不屈。已而同谋归金，自拔髭须，以改状貌。事觉，禄大被杀，虾蟆逸还。（《金史·郭虾蟆传》）

攻金绥德州。

驻兵于柱天山。右都监完颜合达将兵来击，别遣先锋提控樊泽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进，毕会于山巅，见夏人数万余傅山而阵，即纵兵分击。泽先登，摧其左军，诸将继攻其右，夏军大败。（《金史·完颜合达传》）

## 宋嘉定十四年　金兴定五年

西夏称光定十一年

春正月，金诏枢密院议夏事。

枢密院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会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险要以待之，鄜延元帅府伺便发兵，以缀其后，足以无虑。"（《金史·西夏传》）

二月，金宁远节度使夹谷海寿破夏兵于搜嵬堡。（《金史·西夏传》）

三月，复取金来羌城。

因金叛人窦赵儿之招，遂入据之。孛术鲁合住以重赏诱胁从人为内应，督兵急攻城，拔之。（《金史·宣宗本纪》）

夏五月，金内族白撒谕诸蕃族来讨。

初，白撒令临洮路总管女奚烈古里间计约乔家丙令族首领以谕诸族，又别遣权左右司都事赵梅等同往抚谕。未几，梅等报：溪哥城等处诸族与先降族共愿助兵七万八千余人，本国蕃族愿助兵九千。至是，令古里间将巩州兵三万，合诸蕃族来讨。（《金史·白撒传》）

是月，吏部尚书权鼎雄卒。

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安全篡逆，弃官入青岩山不出，遵顼立，召为左枢密使。尝奉使谢金横赐，与接伴争相见仪，金人服其论正。及进吏部，气宇肃然，抑侥幸，拔淹滞，虽在乱离中，无敢干以私者。(《西夏书事》)

冬十月，复以书如四川趣会兵伐金。(《宋史·宁宗本纪》)

遣兵从蒙古，取金葭州及绥德州，遂攻延安府。

先是，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征陕右，假道于夏，由东胜州涉河引兵而西。国主闻之，遣塔尔海监府等宴木华黎于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将兵五万属焉。是月，木华黎引兵东行入葭州，金将王公佐遁。蒙古左副元帅石天应曰："西戎虽降，实未可信。此州当金、夏之冲，居人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长河为限，脱为敌军所梗，缓急非便宜。命将守之，多造舟楫以备，不虞此万世计也。"木华黎然其言，即以天应权行台，留守葭芦。国主愈惧，而木华黎自将兵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国主遣迷仆往会之，迷仆问木华黎相见之仪，木华黎曰："汝见汝主，汝主见我主，即其礼也。"迷仆曰："未受命，不敢拜。"因引众去。未几，木华黎攻延安，迷仆始贽马而拜。(《元史》木华黎、石天应等传及《元史类编》)

侵金龛谷及积石，复以万余众攻定西。金同知兰州军州事郭虾蟆逆战，夏师败绩。

被斩七百人，亡失马五十匹。(《金史·宣宗本纪》及《郭虾蟆传》)

复攻龛谷，为白撒所败。(《金史·西夏传》)

十一月，蒙古来约共攻金安塞堡。

夏军先至，金完颜合达与征行元帅纳合买住御之。合达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则后易为力。"于是潜军裹粮，倍道兼进，夜袭其营，夏人果大溃。追杀四十里，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金主闻之，诏曰："经划如此，彼当知畏。期之数年，卿等可以休息矣。"(《金史·完颜合达传》)

是岁，遣兵入宋凤州，约共攻金，不纳。

先是，安丙尝纳夏合从之请，会兵攻秦、巩。而夏兵不至，遂有皂郊之败。至是，夏人复攻，金人遣百骑入宋凤州，邀宋将出援兵。宋帅崔与之使都统李冲来言曰："通问当遣介持书，不当遣兵径入。恐边民不相悉，或有相伤，则失两国之好，宜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动，不复有言。(《宋史·崔与之传》。按《魏鹤山文钞》论择人分四重镇以备金夏鞑事曰："夏人久有吞噬关陕之志，数通边臣，要结兵援秦、巩之会，弃我先遁。反谓将士少，更请济师。今又远连强鞑，近向全秦，行李往来，邀我未已。利害难于揣度，真伪不可测知。稍失应酬，便生间隙。"又谓："夏人则令四川制司因其来使谕，以各用所长分道出师，乘便即发，不必即相牵引。凡此者，第以款敌而纾忧耳。")

是岁，夏将也蒲甘卜率所部叛降蒙古。(《元史·也蒲甘卜传》)

## 宋嘉定十五年　金宣宗元光元年

西夏称光定十二年

春正月，陷金大通城，金复取之。

先是，夏兵数十万分侵龛谷、鄜延、大通诸城，遂破大通据之。金主命白撒等发兵袭夏人浮桥，遂趋西凉，别遣将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镇戎，合达出环州，以报二道之役。白撒驰至临洮，遣总管女奚烈古里间、积石州刺史徒单牙武各摄帅职，率兵西入，败夏兵千余于踏南寺，因围大通城。分兵夺其桥，与夏守兵七千人战，大败之。几杀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计。余兵焚其桥西遁，金人乃还军攻大通，克之。斩首三千，因招来诸寺族被胁僧、俗人。(《金史·西夏传》及《白撒传》)

三月，与金提控李师林战于永木岭，败绩。(《金史·宣宗本纪》)

夏六月，蒙古来约伐金，由河中葭州路入，许之。(《元史·石天应传》)

秋八月，攻金宁安寨。(《金史·西夏传》)

积石州蕃族叛金来附，金巩州提控尼庞古三郎讨之，获羊千口。(《金史·宣宗本纪》)

攻金德顺。(《金史·宣宗本纪》)

冬十月，掠德顺之神木堡。(《金史·宣宗本纪》)

十二月，与金兰州提控唐括昉战于质孤堡，败绩。(《金史·宣宗本纪》)

是岁，蒙古来伐。

及秦州，夏人撤桥梁为备，军阻不得前。蒙古将王楫夜督士卒运木石，比晓桥成，军乃得道。(《元史·王楫传》)

## 宋嘉定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西夏称光定十三年

春二月，以步骑数十万围金凤翔。

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营栅连数百里不绝。金元帅赤盏合喜以郭虾蟆统领军事，从巡城壕外，夏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气貌若蔑视城守者。合喜指似虾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虾蟆测量远近，曰："可。"虾蟆平时发矢，伺腋下甲不掩处射之，无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举肘，一发而毙。已而夏师退。(《金史·赤盏合喜传》及《郭虾蟆传》)

是春，使太子德任伐金，不果。

德任谏曰："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曰："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德任固谏不从，乞避太子位，愿为僧。遵顼怒，幽之灵州，遣人代将。会天旱，不果。以德旺为太子。(《金史·西夏传》)

蒙古来伐。

金延安庆原元帅府欲乘夏困敝来攻，陕西行省白撒合达以为不可，乃止。(《金史·西夏传》)

掠金陇安军。

金陇安军节度使完颜阿邻日与将士宴饮，不治军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余口，牛、羊杂畜数万而去。（《金史·西夏传》）

秋七月，攻金积石州。

羌界寺族多陷没，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没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从。（《金史·宣宗本纪》）

阴坡族之骨鞠门等叛金来降。

金元帅夹谷瑞发兵讨之，以捷闻。（《金史·宣宗本纪》）

九月朔，日有食之，食既，色淡无光，兴庆府城外大风拔木。（《西夏书事》）

冬十月，蒙古兵围积石州，五日而解。

蒙古以凤翔之役，恶夏无礼，遣将攻积石州，四出抄掠。逾旬，闻金人图其后，解围去。（《西夏书事》。按积石，西蕃溪哥城地，金、夏两有其名。然《宋史》积石军所属，一寨两堡。《金史》城一、寨三、堡三。界至不甚相同，俟考。）

罢御史中丞梁德懿。

蒙古兵虽退，国中荒羸殆甚。遵顼犹集十二监军司家兵图金巩州。德懿上言："天人之道，理自相通。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服，危者得安。"遵顼恶其言，直面诘之，令致仕。德懿虽世胄，性恬退。归后十余年，逍遥山水而卒。（《西夏书事》）

十一月，金郭虾蟆与巩州元帅来攻会州。

虾蟆率骑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为神。城上有举手于悬风版者，虾蟆射之，手与版俱贯。凡射死数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盖会州为夏人所据近四年，至是乃复为金所有。（《金史·宣宗本纪》及《郭虾蟆传》）

十二月，金主殉薨，太子守绪即位，是为哀宗。（《金史·哀宗本纪》。按《元太祖纪》作十月。）

遵顼自称上皇，传位于太子德旺。

夏与金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复屡为蒙古所攻，力不能支，故有是命。遵顼在位十三年，改元一光定。至乾定四年乃薨，年六十四，谥曰英文皇帝，庙号神宗。（《金史·西夏传》及《宋史·夏国传》）

# 卷二十八

献宗皇帝李德旺，神宗遵顼次子也。光定十三年二月，神宗废太子德任，以德旺为太子。十二月，神宗诏传位于太子，乃即位时，年四十二，改元乾定。时蒙古主使史天祥徇西夏，破贺兰山还，遇敌射伤，额出血，目为之昏。（《宋史·夏国传》及《元史·史天祥传》）

## 宋嘉定十七年　金哀宗守绪正大元年

西夏称乾定元年

春正月，裕陵、泰陵灾，草木皆流血。德旺遣官禳之，二十日止。（《西夏书事》）

二月，结漠北诸部兵，以拒蒙古。

德旺闻蒙古主征西域未还，遣使结漠北诸部为外援，阴图拒守计，诸部出兵应。（《西夏书事》）

夏五月，蒙古兵围沙州，不克。

蒙古主自西域还，闻夏国有异图，自将兵由河外攻沙州，逾月不下。遣部下兵夜穴城以入，守将籍辣思义纳火穴中，蒙古兵多死，思义城守如故。（《西夏书事》）

闰八月，宋帝崩，史弥远矫诏立沂王子昀为皇帝，是为理宗。（《宋史·宁宗本纪》）

九月，蒙古取银州。

蒙古久攻沙州，恐银、夏出兵赴援，遣大将军孛鲁、黑马等分兵攻银州。监府塔海出战，兵败被俘。斩首数万级，获生口、牛、羊数十万。银州遂破。（《元史·孛鲁传》及《黑马传》）

冬十月，遣使如金修好。（《金史·哀宗本纪》。按《交聘表》作十一月。）

十一月，遣使蒙古请降，沙州围解。

德旺闻银州不守，漠北诸部溃散，遣使诣蒙古军前请降，许以质子为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围。城中坚守半载，军民困乏，牛、羊、马、驼殆尽。（《西夏书事》）

## 宋理宗宝庆元年　金正大二年

西夏称乾定二年

春三月，蒙古使来，责任子，不遣。

蒙古遣其臣孛秃至夏国，责遣质子。德旺犹预未决，右丞相高良惠言："两国相交，忠信为主。彼强吾弱，势难背言。宜择宗室之贤者，加以王号，赐以车旗，俾结蒙欢，庶几稍纾国患。"德旺曰："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敌。任子一往，受其束缚，后悔何追？"枢密使李元吉曰："蒙古虎狼，虽恭顺不违，犹恐咆哮。其性若反复无恒，是自启兵端也。况金室浸衰，自守不支，焉能济我耶？"德旺不听，谢孛秃遣回。（《西夏书事》）

夏六月，太白昼见，与日争明。德旺求直言。

殿中御史张公辅疏陈经国七事："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自兵兴之后，败卒旁流，饥民四散，若不招集而安抚之，则国本将危。臣愿劳来还定，计其室家，给以衣食，庶几兵民乐业，效忠徇义，靡有二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蒙古孛秃去时，坚请三思

再议。今为时半载，未见兵临。或者尚深观望，急宜遣使纳质，以示忠诚。使彼师出无名，我得徐为善后。臣知言而无补，然非此无以弭患也。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银州失守，河西诸隘与敌同之。千里之内，楼橹、斥堠，荡然无存。宜乘北兵暂去，缮隍浚壕，无事则安堵堪资，兵至则扼险可守。若任其如入无人，岂不殆哉！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国家向有绥、宥诸羌，藉以立国。嗣为宋、金控据，兵势浸衰。今惟料瓜、肃精强，兴、灵劲勇。明赏罚，计功能，委之宿将、亲臣，量敌为进退，视地为攻守，或者积衰之后，可冀振兴。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自金源开隙，使介不通，往来禁绝。越人视秦，肥瘠无关。致蒙古乘隙，屡肆兵凶。今宜遣使与金约和，两国各置边烽，设侦候，此举彼应，彼困此救。我兵气壮，敌亦不敢正视矣。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今将宫中府中浮靡、勋臣戚臣赏赍，去奢从俭，以供征调之用，则粮足而兵自强耳。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蒙古距国千里，初来不拒，继与连兵，俾其险阻既明，道路尽熟，若不出奇奋击，何以示我兵威？议者以王城可守，任其连破州郡，是犹心腹之疾先起手足，可不急为疗救乎！今聚境内精兵犹可数十万，果能鼓励士气，效命一战，客主势殊，应无不胜。若狐疑满腹，首鼠两端，亡在旦夕矣！"德旺善其辞切，擢为御史中丞。（《西夏书事》）

秋七月，宗室李桢入于金。

桢为国疏族，其父因国乱不仕，挈桢入金应经童试，中选。（《元史·李桢传》）

九月，与金议和，定为兄弟之国。

金以夏为北兵所逼，将立新王，以翰林赵周臣为诏册使。既至境，朝议罢其事，飞驿卒追还，乃以翰林冯延登来议和，李献甫为书表官从行。夏使有口辩，延登不能折，往复数日不决。至以岁币为言，献甫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匹，典故俱在，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献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敝邑虽岁捐五十万，献甫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和议乃定。定为兄弟之国，夏称弟，各用本国年号。国主旋使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中书左司郎李绍膺如金报聘。（《金史·西夏传》及《李献甫传》、《交聘表》）

纳蒙古仇人赤腊喝翔昆。

赤腊喝翔昆，乃蛮部屈律罕子。蒙古灭乃蛮，屈律罕走死契丹。蒙古主索其子，赤腊喝翔昆来投，德旺以其同仇纳之，给以粮糗。（《元史·太祖本纪》）

冬十月，金遣聂天骥、张天纲来讲和。（《金史·交聘表》。按九月既与金定和，不知何以十月尚使夏讲和？）

金新定夏使仪注。（《金史·礼志》。按《礼志》新定夏使入见仪：金主御座，群臣小起居毕，閤门使奏："夏使见。"客省与夏使副对立于幕前，使者奉书，揖毕对行，左上露台殿檐柱外，奉书单跪，閤使接书，使副就拜位立。閤使奏书，全读毕，引使副入殿，鞠躬再拜，复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问兄大金皇帝，圣躬万福。"再拜，兴，复位。金主乃宣问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毕，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圣躬万福。"拜，复位。从左退，下阶，至丹墀北向立。以礼物右入左出。尽。使副再至丹墀，舞蹈，不出班重奏"圣躬万福"，毕，再拜。双跪，金主遣人劳问，复立，谢恩。再出班，谢面天颜，复位，五拜。再出拜，谢远差接伴赐汤药诸物，复位，舞蹈，再拜。引右出。次引都管、上中节左入，丹墀立，下阶于阶下立，齐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下节鞠躬声喏，初一拜呼"万岁"，次一拜呼"万岁"，临起呼"万万岁"，祗候引右出。）

罢南院宣徽使罗世昌。

世昌自奉使回，见金势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劝德旺为自强计。及纳赤腊喝翔昆，力谏不听，遂乞休，三请方许之。世昌世居银州，乡里已破，流寓龙州。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金史·赞》及《西夏书事》）

金以与夏修好，诏中外。（《金史·哀宗本纪》）

遣徽猷阁学士李弁如金议互市，往返不能决。金主以杨云翼来，乃定。（《金史·杨云翼传》）

十二月，金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御史乌古孙宏毅充报成使来聘。

国书称："大金皇帝致于弟大夏皇帝阙下。"（《金史·交聘表》）

## 宋宝庆二年　金正大三年

西夏称乾定三年

春正月，遣精鼎匦匣使武绍德、副仪增御史中丞咩元礼如金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蒙古主自将来伐。

以夏纳仇人赤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也。（《元史·太祖本纪》。按《亲征录》作乙酉秋，复统兵征西夏。《元史译文证补》整军攻合申，亦作鸡年秋，此从《元史》。李文田注《元朝秘史》谓，赤腊喝翔昆即王罕子桑昆赤剌合。又纳仇人赤腊喝翔昆，近人屠氏寄《蒙兀儿史记》改编于宋开禧元年乙丑，谓桑昆西奔曾过西夏边彻勒之地，故以纳亡，借口兴师，事当在是年秋。时大军本在金山前，逾漠即入河西，亦因利乘便也。旧史《太祖纪》二十一年春正月，帝以西夏纳我仇人赤腊喝翔昆、不遣质子，自将伐之。云赤腊喝翔昆即你勒合桑昆，异文桑昆西奔经西夏边彻勒之地，事在癸亥，下距丙戌已阅二十三年。蒙兀用兵西

夏，至是已第五役，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顾乃远追二十三年前已往故事借为口实，太不近情。反复思之，此必乙丑年第一次用兵之执言也。西夏与蒙兀本风马牛不相及，成吉思虽好侵伐人国，岂得无故加兵，其始必执一言以开衅。惟乙丑西夏之役，《亲征录》、《旧纪》、《脉施特书》均未言其致讨之故，本是疑窦。今将《旧纪》"纳我仇人赤腊喝翔昆"一语改编于此，深合事情云云。录此以备一说。）

宁夏人朮速忽里叛降蒙古，蒙古主命掌膳事。（《元史·来阿八赤传》）

二月，上皇遵顼薨。（《金史·西夏传》）

蒙古克黑水等城。

蒙古主积怒夏国，亲将兵十万来攻。至秦州，德旺遣人撤桥梁拒之。蒙古宣抚使王檝夜督士卒运木石，比晓桥成，遂进兵，度沙碛，入河西，击散撒里特、勒赤闵诸部，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者数万。（《元史·太祖本纪》及《王檝传》）

夏四月，蒙古兵驻浑垂山。

浑垂山在肃州北，蒙古主驻兵避暑。兵士四出抄掠，民间窖积皆尽。（《元史·太祖本纪》及《西夏书事》）

五月，取肃州。

肃州守将乃蒙古千户昔里钤部兄，坚守不下。蒙古主遣钤部谕之降，不听。钤部惧城破害及其家，先以为请。蒙古主怒城久不下，令屠之。惟听钤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至是城破得免死者百有六户，归其田业。是役，获阿沙敢不于贺兰山。（《元史·太祖本纪》及《昔里钤部传》、《新元史》）

蒙古取甘州，副将阿绰等死之。

甘州守将为曲也怯律。先是，怯律之妾有娠，不容于嫡，以妾配掌羊群者及里木，所娠之子曰察罕。察罕稍长，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过人，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蒙古主出猎，见而问之，察罕对曰："独行，则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则年长者尊。今独行，故致敬于帽，且闻有大官至，先习礼仪耳。"蒙古主异之，乃挈以归，语光献皇后曰："今日出猎，得佳儿，可善视之。"命给事内廷。及长，赐姓蒙古，妻以宫人弘吉剌氏，屡从征伐，以功为御帐前首千户。从攻西夏，破肃州，进次甘州，适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时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处见之。且遣使谕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曲也律父子，并杀使者，并力拒守。既而城破，阿绰等三十六人死焉。蒙古主欲尽城坑之，察罕言："百姓无辜。"乃止。（《元史·太祖本纪》及《察罕传》）

河西旱。

河西诸州，草木旱黄，民无所食。（《西夏书事》）

秋，蒙古取西凉府。

蒙古主进兵攻西凉。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手中流矢，不稍动。守臣斡扎篑力屈，率父老以城降。于是搠罗、河罗等县皆不守。（《元史·太祖本纪》及《粘合重山传》）

七月，国主德旺薨。

时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惊悸而卒，年四十有六，在位四年，改元一乾定，庙号献宗，史失其谥与陵名。（《宋史·夏国传》）

南平王睍，清平郡王之子，献宗德旺之犹子也，初封南平王。乾定四年七月，献宗薨，嗣位，史失其年号。（《宋史·夏国传》。按《金史·西夏传》谓：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殊不可解。又按《玉海》有广禧清平，不知夏何主纪元，编附于乾定下。）

八月，蒙古兵破应里等县。

应里与兰州接境，西据沙山，东阻大河，蒙古主逾沙陀，至黄河九渡，攻破之。（《元·太祖本纪》）

九月，金还所掠人口。

夏国营田，实占正军，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金主闻国事日蹙，以前取会州时所掠人口悉纵还之。（《西夏书事》）

冬十月，遣使如金报哀。（《金史·哀宗本纪》）

十一月，蒙古攻灵州。

睍遣嵬名令公帅十万众赴援，蒙古主渡河逆战，击败之。（《元史·太祖本纪》及《察罕传》。按《译史》作李睍率五十营来援。）

金遣人来贺正旦。（《金史·交聘表》）

遣使如金，请停使聘。

以蒙古深入，兵事方殷也。（《金史·交聘表》。按金元遗山《赵秉文墓志》载：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问公及王黄华起居状。朝廷因以公报聘，已而辍不行。）

金遣中奉大夫完颜履信、昭毅大将军太府监徒单居正来吊祭。（《金史·交聘表》）

蒙古主进次盐州川，遂围中兴府。（《元史·太祖本纪》）

## 宋宝庆三年　金正大四年

西夏称二年（按《西夏书事》谓，睍以国势濒危，即位不改元，仍称乾定。而《纪事年表》以是年为宝庆元年。《纪元编》及《纪元表》俱不载，惟《纪元表》于丙戌夏，德旺弟睍称元年，不书年号，与史失其年号合。）

春，蒙古主留兵攻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取之。（《元史·太祖本纪》）

进攻兀纳剌城。

守城者为夏宗室子，城陷不屈死。其子惟忠方七岁，求从父死。蒙古将异之，执以献其宗王哈扎尔，留养之。（《新元史·李恒传》。按《姚牧庵集·中书左丞李公家庙碑》：太祖平西夏，其宗有守兀纳城者，独战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从父死云云。据此恒祖父乃夏之宗室，旧史以为夏主之子，误。兀纳即《秘

史》兀剌孩、《元史》兀良哈之对音。）

三月，蒙古破沙州。

蒙古主遣忽都铁穆儿招谕州将，州将伪降，以牛、酒犒师，而设伏以待。忽都铁穆儿至，伏发，马踬，几被获。千户昔里钤部授以所乘马，还兵击败夏兵，遂破沙州。（《元史·昔里钤部传》）

夏四月，右丞相高良惠卒。

良惠忠悬，有经济才。遵顼时数论事，不见信。德旺立，首进和金三策，两国遂修好。及德旺不遵任子，力谏不纳，退谓人曰："祸在是矣。"已，遵顼、德旺相继薨，蒙古兵至，睍不能措一谋。良惠内镇百官，外厉将士，日夕拒守，自冬入夏，积劳成疾，僚佐劝自爱，良惠抚膺叹曰："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遂卒，年六十七。吏民悲泣。睍哭临其丧三，城中夺气。（《西夏书事》）

五月，与蒙古阿术鲁战于台剌合察儿之地，败绩。

蒙古时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盘山，睍方坚守中兴。蒙主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元史》阿术鲁、察罕等传）

六月，太白入东井，地大震，宫室多坏，王城夜哭。（《西夏书事》）

睍力屈出降。

诸将议屠中兴，察罕力谏止之。时诸将争掠子女、金帛，惟耶律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所活几万人。先是，蒙古主来攻，睍（《元史译文证补》作失都儿忽）自念屡败，今已全境被扰，不能复振，惟有乞降。因遣使入蒙古军，愿立誓归诚，谓不敢望收之为子。蒙古主允其请。又以备贡物、迁民户，须展限一月，乃得自来朝谒。蒙古主亦允之。告以"今我尚病，且无来。令脱仑扯儿必前往安抚。"会蒙古主卒，诸将遵遗命，取睍杀之。（《元史·太祖本纪》及《察罕传》、《耶律楚材传》，《元史译文证补》）

是岁，睍遣精方匦匣使王立之如金，未复命，国亡。

金主以立之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处夏国降户，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有高智耀者，河西人，世仕夏国。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国进士第，以夏亡隐居贺兰山不仕。元太宗召见，辞归。西夏自宋太平兴国七年继捧献土，后继迁复立国，失而复得，抗横宋、辽、金、元，视四国之强弱，以为向背，至是乃亡，共二百余年。（《金史·交聘表》及《西夏传》。《元史·高智耀传》。按《续通志》注：西夏自拓跋赤辞纳款于唐，阅五代迄宋，据有西土，历年久远。《宋史》载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止自彝殷入宋以后概之。钟渊映《建元考》断自元昊称帝为始，自元昊以景祐元年甲戌改元宝元，戊寅称帝，至宝庆三年丁亥国灭，凡一百九十四年。）

余撰《西夏纪》成，窃叹西夏一代，其所以抗横宋、辽、金者，史虽称偭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要其所以能然则非仅此。夫西夏三败宋军，两挫辽锋，皆当宋、辽极盛之世。三川之役，刘平授馘；好水之战，任福捐躯。定川致怀敏之亡，南壁促宗真之败。彼其桀骜自雄，俨然两大可以鞭箠，岂仅与抗。然犹可曰：元昊知兵善战，宋、辽诸将非其匹也。若与金争秦、巩、邠、泾，则当遵顼之世。遵顼以状元而作天子，其雄才大略，不必如继迁、元昊之杰出，而远交近攻，联宋联蒙，兵争十年不解，亦若有恃不恐者，何哉？则以西夏崇尚儒术，陈经立纪，虽见称史册，而其所以能敌强邻，则自出祖像以示人，当王霸之自命，其武功亦实有足称者。宋李忠定之言曰："夏人每欲入寇，必聚兵于数路之会境，举国而来，号称百万，精壮居前，老弱居后。去则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城寨、掳人畜，动辄如意。"又曰："夏人非有高爵厚禄，以宠战士。然而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视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故能惊边徼、摩封疆，出没飘暴，不可制驭。"又曰："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其赏之如此其轻也。然而得大将，覆大军，则其首领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战斗，轻首级而不争，乘利逐北，多致大胜。"又曰："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而其深谋远虑，常为积年之计。"其为忠定叹服如此。

再观《宋史》本传，所载军制及兵志，何常所奏"步跋子"、"铁鹞子"诸名称，知西夏以武立国。十六司之职掌，四十溜之军容，决非不习战阵、侥幸立功者可比。故当其盛也，潼关反锁，金明仰攻，嫚书肆"指斥乘舆"之言；露布驰"直据长安"之语，金戈铁马，泼喜、撞郎，虽韩、范西边之经营，卒未能损其毫发，而史氏乃谓足寒其心胆，殊失夸张。

及其衰也，昧偭向之道，不知联金以拒蒙，而反联蒙以蹙金，致唇亡齿寒，金源不振，夏社亦墟，精锐尽于十年战争，终于两败，此则失策之甚者。

要自继迁立国，以至睍亡，其间谊辟英君数作，元昊无论已，继体守文，莫如德明。德明以还，夏声益大。谅祚继元昊而立，弱而能强。秉常受制于母后，失而旋复。乾顺享国最久，拓地亦广。仁孝文治有余，武功不足；然能诛任得敬于僭窃之后，乾断独伸，犹能转危为安，不失令主。至纯佑不振，被逼权奸；生母罗氏，反赞废立，为族子求封于金，尤出意外。安全窃位不久，旋亦被废，盖若有天道焉。遵顼继立，兵祸接踵；禅位德旺，旋以忧卒。至睍，不二年而亡，则又不独有天道，盖有人事焉。

夫西夏以河内、外数州之地，而能抗三大国，措

拄至二百年之久。则夫地大于西夏数倍，人民众于西夏数十倍；而一经变乱，内忧外患，随以俱来，如火之燎原，不能扑灭；又从而炀之，以至于不可救；内不能保境息民，外不能折冲御侮；徒为内哄私斗，以自逞其恣睢；傲睨之雄，而不知螳螂、黄雀之喻之行将自及，闻西夏之风，其能无愧也乎！

# 金志

[元] 宇文懋昭撰　陈　虎整理

《金志》，元宇文懋昭撰，不分卷。书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的兴起壮大、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及风土人情、婚姻、饮食、服饰、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本书有《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历代小史》、《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底本。

## 初兴本末

金国本名朱里真，蕃语舌音讹为女真，或曰虑真，避契丹兴宗名，又曰女直。肃慎氏遗种，渤海之别族也。或曰，三韩辰之役拿氏于此地中最微且贱。唐贞观中，靺鞨来中国，始闻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下。其山，乃鸭绿水源，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铁离，东濒海。《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勾吉，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则色微黑，契丹目为混同江。深二十丈余，狭处可六七十步，阔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者，谓之生女真，亦臣服于契丹。后有酋豪受宣命为首领，号太师。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并吞诸蕃，三古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为患，诱豪右数千家，处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势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宫口主束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咸隶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抵凌而野居者，谓之黄头女真。又居束沫江之北，宁州江之东，地方千余里，人户十余万，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止是族帐散居山谷间，自推豪杰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盖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处契丹东北隅，臣属一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兄弟相传，周而复始。或又云：其初酋长本新罗人，号完颜氏，完颜犹汉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长即胡来也。其自此传三人，以至阿骨打，以其国产金及有金水源，故称为大金。

## 初兴风土

女真在契丹东北隅，饶裕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兽多牛、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好诈，贪婪残忍，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梓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衣屦稍薄，则堕指裂肤，虽盛夏，如中华初冬。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其疾病无医药，尚巫觋，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用车载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亲友死，则以刀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其道路无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则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饮食而纳之。其市无钱，以物博易。无工匠，其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摇肘为拜。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午则射柳祭天。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射箭为号，事急者三射之。多以牛驴负物，遇雨则张牛革以御之。缓则射猎，急则战斗。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皆属焉。

##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栎，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锁，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或裹头巾，随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旧俗。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

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纻丝锦衲为衫，裳亦间用细皮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或羔皮，或作纻丝绸绢。贫者春夏并用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麋、皮，为裤、为衫，裤袜皆以皮。至妇人，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袭之。

## 婚　姻

金人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者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器贮之，其次以瓦器，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以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宴罢，富者沦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好则留，不好则退，留者不过十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则妇氏用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萨，妻谓夫为爱根。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马为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求娶欲纳之，即携而归，后复方补其礼，偕来女家，以告父母。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 饮　食

饮食，其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嗜酒好杀，酿糜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杀人。

## 皂　隶

皂隶，出身与荫人等，甚以为重。如州、郡都吏出职，并补将仕郎，授录事、判官、司徒、司判、寺丞，至儒林，亦荫子。部吏缺人，令州、县择人贡之，十年无公私过，补昭信校尉，授下县令。或录事渐尔，亦可至知州、同州。

## 浮　图

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在京曰国师，师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所谓国师，在京之老尊宿也，威仪如王者。国主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僧录、僧正、师府，僧职也，皆择其道行高者，限三年为一任，任满则又别择人。张官府，设人从，僧尼有讼者，皆理而决遣之，并服紫袈裟。都纲，则列郡僧职也，亦以三年为任，有师号者，赐紫，无者如常僧服。维那，县僧职也，僧尼有讼者，笞以下决遣之，杖以上者并申解僧录、都纲司。

## 道　教

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设道职于师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箓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别择其人。其后，熙宗又置道阶，凡六等，有侍宸、授经之类，诸大贵人，奉一斋施动获千缗。道教之传，有自来矣。

## 科　条

金国之法极严，杀人、剽劫者，掊其脑而致之死，籍其家为奴婢，亲戚欲得者，以牛马财物赎之，其赃以十分为率，六归主四没官。罪轻者，决柳条；罪重者，赎以物。贷命，则割耳鼻以志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罪无轻重，悉笞背。州县官，各许专决。当其有国之初，刑法并依辽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为囊，实以沙石，系于杖头。人有罪者，持以决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属，惟数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损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统间，又下学士院，令讨论条例，颁行天下，目之曰皇统新制，近千余条。海陵熙宗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斩刑者，与上古之制一也。处死者，免决重杖，止令绞。绞，绞也。流者，不流犯人之家属。徒者非谓杖脊代徒，实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即死罪也。徒五年，则决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实数也。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便，不得依旧为百姓，刑法与旧不相远。惟僧尼犯奸者，强盗不论得财与不得财者，并处死。强奸者罪死，则与古法异。

## 赦　宥

金国，以赦宥最为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册封，或迁都，或灾异，并皆肆赦罪，无减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恩内外、小大、文武百官，并与覃迁一资。熙宗临季年，一岁两赦。海陵立，常谓赦宥非国家常典，若惠奸宄，则贼良民。诏告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议赦。不两年，躬自蹈之，其后，复有改正隆赦。追世宗立，才数年间，已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记闻》云：“北朝惜赦无郊霈，余衔命十五年，才见两赦。一为舍都姑叛，一为皇子生。”岂是时天

会年间惜赦，而此后不惜赦耶？

## 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国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简。废齐国后，虑中州有怀王三户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上，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赐官田，使自播种，以克口食。春秋量给衣服，若遇出军之始，月给钱米，米不过十斗，钱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耕耨，亦无不足之欢。今屯田去处，大名府、山东、河北、两关诸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

## 田猎

金国酷喜田猎。昔会宁，四时皆猎。海陵迁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附焉。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獐、麋鹿散走于围中，国主必先射之，或以鹰隼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诸余人捕之。饮随处而进，或以亲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海陵以其子光汉，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熙宗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其重田猎如此。

## 兵制

金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至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遁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暨师还战胜，又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多少支赏，举以示众，薄则增之。

## 旗帜

金国以水德王，用师行征，旗皆尚黑，虽五色皆具，必以黑为主。寻常车出入，止用一日旗，与后同乘，则加月旗二相间而陈。或数百队，或千余队，日旗即以红绡为日，刺于黄旗上，月旗即以素帛为月，刺于红旗上。近御，则又有日月大绣旗二。如大礼祫享、册封，一循古制，旗无大小，皆循焉。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凤外，又有五星联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马二、鹰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张一大旗，其制极广，错综神物，以猛士执之，傍有数十人护之，各施大绳以备风势，名之曰盖天。

## 车伞

后妃并用殿车，其车如五花楼之状，上以锦绣、青毡为盖，四围以帘，秋冬亦用毡。并用金饰，缘柱廊月板护泥，皆饰以金玉，或四轮，或两轮，并朱车之四角。后用金凤，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车之四角，夫人并用银螭头。

国王伞，或红或黄无定，以金龙为顶盖。后用金凤，太子用金龙。妃紫伞，用孔雀。一品青伞，用银浮图。二品、三品用红浮图。四品、五品青浮图。

## 服色

论服色，各以官品。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腰横金；若文臣，则加鱼。不待锡赐而皆许自服焉。

国主视朝，服縜纱幞头，窄袖赭袍，玉带，黄满领。如遇祭祀、册封、告庙，则加衮冕法服，平居闲暇，皂巾杂服，与士庶无别。

# 金小史

[明] 杨循吉撰　陈　虎整理

《金小史》，明朝吴县人杨循吉著，全书共八卷。记女真部兴起，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至哀宗天兴三年（一二三四）为元所灭。书中重视宋、金、辽之间的关系及其交涉过程，以简明见长。所记女真贵族及其军事民主制真切而具体，于金主亮之荒淫颇多揭露，可与正史中有关记载相参校。本书有《辽海丛书》本，这次整理即以此本作底本。

## 卷　一

金起自辽之属部，号女真，又曰女直，于夷狄中最微且贱者也。世居东海上，而在高丽之北，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辽兴，既吞诸蕃，于是，女真之众，有生、熟二种。熟女真在南，生女真在北，皆不得相通。而生女真犹居其故地，其山曰长白山，江曰混同江，地方千里，多山林，产名马，生金、北珠，而冬极寒。其俗勇悍耐饥渴，乘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人皆辫发垂金环，嗜酒而好杀。无文字，与契丹言语不通。征敛调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其间。无大君长，皆散居山谷间，各推其家以为主，而完颜部最强。辽道宗时，部长杨割始称雄，辽大国舅帐萧解里叛奔女真，因命杨割除之。杨割独斩解里首以献，而留其众不遣。谩云已诛绝，兵甲车马称已给有功，不以归辽。辽君不得已，以为生女真部节度使，刻印与之。杨割不肯系辽籍，乃独受使，辞其印。自是始设官政，治其部族，而多市铁为兵器，习战斗，其国日以强大，阴有叛辽心，辽亦知其为东方患者必此人也。

天祚即位，杨割将死，以阴谋属其子阿骨打（*称名，盖用陈寿名孙氏例*）。阿骨打长八尺，方颐隆准，沈毅寡言，顾视不端，而有大志，杨割私识焉。杨割死，又兄弟六传，乃至阿骨打。阿骨打立，事辽益骄，辽不能制。辽君好畋猎，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而遣银牌大使，责贡诸蕃尤苛。初，五国产名鹰，海东青在女真东北，辽每岁命女真发兵取之，必战斗而后得，女真厌苦之。至天祚时，责贡尤甚，岁遣鹰坊子千余人，越长白山捕海东青，女真不胜其扰，而辽之边吏邀索无厌。于是诸部皆潜附阿骨打，欲畔辽。辽君如混同江钓鱼，诸酋歌舞为乐，阿骨打辞，辽君恶而欲诛之，其臣萧奉先以为无能为，乃止。

初，阿骨打之兄乌雅束，与其属部阿疏有怨，夺其城，阿疏亡归辽，辽纳之。乌雅束请阿疏，辽不与。至是，阿骨打惧诛，于是与其下谋起兵，而先请阿疏。辽知其意欲以为衅，使其大将萧挞不也，调诸军备女真。阿骨打会其下谋曰："辽人集诸路军备我，如此我须先发可也。"乃使其将婆卢火，征兵诸部二千五百人，遂叛。初与辽军战于界上，阿骨打自免胄斗，射杀辽将一人，辽军败走，进军克宁江州。有榷场，女真与辽人为市处也。辽人尝以低价拘夺其货，谓之打女真，至是悉杀之无遗焉。宁江州既破，阿骨打乃退保长白山之阿，而辽将萧挞不也引兵临混同江，正与阿骨打对垒而军。阿骨打乘辽兵未阵，潜渡混同江，掩击辽兵，辽兵大溃，获车马甲兵不可胜数。萧挞不也奔归辽，辽君自闻数败，以契丹人不知兵，于是召其汉人宰相张琳、吴庸，予兵十万人，使讨阿骨打，又败。无几，时辽之东北城邑悉为女真攻陷，所过千里萧然，丁壮斩戮无遗，婴孺则贯之槊上为戏，所谓辽东熟女真皆虏之为用，至有铁骑万余。辽人尝言，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矣。

阿骨打起八月，攻破辽黄龙府。辽君惧，下诏亲征，自将蕃汉兵十五万，出驼关，以大臣贵族子弟为硬军，车骑一日行一百里，鼓角旌旗震辉原野，赍数月之粮以行。阿骨打惧，乃伪为降书以示其众，既则反以求战书上之。辽君大怒，下诏欲必灭女真。阿骨打会酋豪，以刃剺面，仰天而哭曰："吾与若辈起兵，苦契丹之贪残，欲自立国耳。吾今为若卑哀请降，庶几纾祸。乃欲尽剪除我，为之奈何？不若杀我一族而降。"诸酋皆罗拜，愿死战，志益固。乃引其兵前行，不敢遽进，至于义剌而止。会辽君之将耶律章奴，谋

废立事泄，惧诛，亡去，军乱。辽君于是引其兵西还。阿骨打与诸酋并力追之，及于护步答冈。阿骨打曰："我兵寡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因并力攻其中军，辽师大溃，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舆辇宝货无算，辽君遁去，卫兵从之者，裁三四百人而已，阿骨打于是复军黄龙府。

是时，辽使其将高永昌备东京。东京，渤海故地。辽初，力战三十余年，始得之，建为东京者也。永昌杀其留守以叛，自称大渤海国皇帝。阿骨打乃斩高永昌，取东京。于是，辽之东南鄙，悉归女真。辽君大惧，令内库裒珠玉珍玩百余囊，择骏马二千匹，私谓左右曰："若女真必来，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马，又与南宋兄弟、夏国舅甥，何忧哉？"识者谓辽必亡。自古人君，未有弃民谋身，而能享国者。阿骨打既攻陷东京、黄龙府及其余五十余城，于是辽之并边储粟，无虑三十五万石，虽累岁举兵未尝用，至是悉为女真所有。有杨朴者，辽进士也，劝阿骨打称帝。于是，用其策，称皇帝，改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国号大金，以其国产金故也。

天辅元年，宋始与金通使。初，金兵既过辽河之西，宋登州守臣王师中以闻徽宗，用蔡京、童贯议，欲与女真结好。乃遣登州防御使马政，以书聘女真，外托买马，而实求五代所陷地。旻发使者三人，赍国书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报宋。宋使蔡京、童贯与之议事，皆补为郎。又遣使报聘，寻遣回。

天辅四年，宋又遣右文殿修撰赵良嗣来约，夹攻燕云旧地。是时，辽君在中京，杨朴既为女真建号，因说自古英雄，开国须受禅，或求大国封册。旻遂遣人使辽，求封册。其事有十：徽号大圣大明，一也；国号大金，二也；玉辂，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宝，五也；以弟兄通问，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岁输银绢二十五万匹两，分南宋岁币之半，八也；割辽东长春路，九也；送还女真赵三阿鹘产大王，十也。辽君付群臣议，萧奉先等喜，以为自此无患，遂遣使以天子衮冕、玉册、金印、法驾之属，册旻为东怀国皇帝。册文曰："朕对天地之闳休，荷祖宗之丕业，九州四海，咸在统临。一日万几，敢忘重慎，宵衣为事，嗣服宅心。眷惟肃慎之区，实介扶余之俗。土滨巨浸，财布中嵚，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胤。碧云袤野，固须挺于渠材；皓雪飞箱，畴不雄于绝驾；章封屡报，诚意交孚载念，遥芬宜应多戬。呜呼！义敦友睦，地列丰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宽可以驯物。戒哉敬只，式孚于休。"以大圣大明犯其祖称号，改为至圣至明。余悉从焉。旻召杨朴等议，朴等以仪物不全用天子制。东怀国乃书称小邦，怀其德之义，及无策为兄之文，如"遥芬多戬"等语，皆非美意，"渠材"二字意有轻侮，命使者归易其文。辽使者云："兄友弟恭，出自《周书》，言友睦，则兄之义见矣。"杨朴等面折以为非是。旻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斩之。粘罕诸酋为谢，人笞百余，乃遣人归。报云："册文詈我，吾不能晓，徽号、国号、玉辂、御宝我自有之，须称我大金国皇帝。兄即已能从，我今秋至军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久之，辽报不至。于是，旻自提兵趋上京，而宋使赵良嗣适至，时辽使亦在，旻俱令从军。每行数十里，辄鸣角吹笛，鞭马疾驰，比明，行二百五十里，至上京。上京者，辽之临潢府也。引所从二使者观攻城，曰："汝可观吾用兵，以卜去就。"旻乃亲督士卒，鼓噪而进，上京破，二使者皆奉觞贺称万岁。良嗣遂出御笔与议，大抵以燕、云本汉旧地，约夹攻取之。旻命译者曰："契丹无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顾南朝方通欢，且燕京皆汉地，当持与南朝。"良嗣曰："今日约定，不可与契丹复和也。"旻曰："有如契丹复和，亦须以燕京与汝家。遂议岁币，良嗣初许三十万，辩论久之，卒与契丹旧数。良嗣问曰："比议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则并西京是也。"旻曰："西京我安用？止为拿阿适（阿适，天祚小字），须一临事竟，亦与汝家。"遂以手札付良嗣等回，约以来年女真兵径自平地松林趋古北中，南朝兵自雄州趋白沟夹攻。又留良嗣饮食数日，及令契丹吴王妃歌舞。旻谓良嗣曰："此契丹儿妇也，今作奴婢，为使人欢。"遂遣曷鲁同良嗣至宋，定岁币。宋以马政报聘，并以其子扩随行，称："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约以太傅知枢密院事童贯勒兵相应，克日夹攻，银绢依与契丹数目。"马政至金，留月余，论不决。金以宋欲全还山前山后故地，故其君臣乃相与议，以为南朝无备，止以已与契丹银绢，坐邀汉地。旻遂将马、扩远行射猎，每晨坐一虎皮雪上，纵骑打围，常曰："此吾国中最乐事也。"既还，令诸酋以饮食递邀南使十余日，始草国书，仍遣曷鲁回聘。

先是，中国与女真议夹攻，童贯悉选宿将会京师，欲便应之。会方腊叛，贯以其兵讨贼，未还。曷鲁至宋，徽宗待之殊无意，惟为书使归报，并如初议及问举兵至西京的期而已，亦未遣使。金人自破辽上京，终岁不出师，待宋报也。及曷鲁自海上归，旻意中国绝之。乃命其弟兀鲁并粘罕、兀室等悉师渡辽而西，用辽降将耶律余睹为前锋。余睹者，辽之东路都统也，本契丹近族，将兵在东，拒金兵，然常数败不敢战。其妻辽君文妃妹也。文妃生晋王敖鲁斡最贤，而辽君有宠于元妃萧氏，生秦王。元妃之兄萧奉先，又持辽政，常恐秦王不得立而忌余睹在外，于是诬构余睹，欲立晋王，辽君信之，赐文妃死，余睹惧诛，遂叛归。金自余睹降，益知辽人虚实。至是用为乡导，先袭中京，不测而至。辽君在燕闻之，大惊，即日出居庸关，至鸳鸯泺。金兵进攻中京，辽兵皆不战而溃，遂陷中京。萧奉先谓辽君曰："余睹远来，不过为立其甥晋王耳，诛之可以获安。"晋王贤，既死，国中悲之，由此人心益离。

金人既陷中京，引兵急追辽君于鸳鸯泺，辽君奔

云中，所随三局珍宝及其幼女悉为金人所掠。既至云中不得入，见留守萧査剌抚之曰“贼至矣，善守城。”取马二千匹遁去。粘罕遂取西京，而辽君亡保阴山，命令不通。燕王耶律淳，辽君之叔父也，守燕，颇得人心，号九大王。因辽君之亡，遂自立为天锡皇帝，废辽君为湘阴王，以左企弓守司徒，李处温守太尉，曹勇义知枢密院，虞仲文康公弼参知政事，张琳守太师。而辽君所有者，沙漠以北、西北西南两招讨府诸蕃部族而已。淳立，告宋，宋不受，而金将斜也粘罕等军在云中。宋初与金共图燕，及淳立欲因自取之，乃不约金。而遣童贯勒兵十五万巡边，而贯不进，欲以胁燕。燕不动，遂战，宋师败绩，乃班师。辽君在夹山，传檄天德云内等州，会诸蕃五万骑，约入燕，将复兴辽，而淳寻死，其妻萧妃称制。时燕人至宋者，皆言契丹无主，愿归土宋朝。徽宗用太宰王黼议，再将童贯悉诸道兵二十万会三关以向燕，燕人惧，稍稍归宋。而燕将郭药师以涿州降宋，宋因用之，得易州。而旻初以宋不遣答使，疑宋有谋，又自知其发兵趋中京时，未尝先报宋，忽闻童贯举兵趋燕，号二百万，旻与其下议，恐爽约自我，或南朝径取燕守关，则岁赂不可得，遂东遣使至宋，议夹攻。而自临斜也粘罕云中之军。初斜也粘罕逐辽君，既取中京而无他为。旻既至云中，闻辽君在大鱼泺，自将精兵万人袭之，斡离不太子为前锋，昼夜兼行，及于石辇驿（一作铎），辽兵二万余围斡离不数重，士皆殊死斗。辽君谓金兵少，必败，遂与嫔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观战。余睹示诸将曰：“此辽主麾盖也，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骑兵驰赴之，辽君望见大惊，即遁去。旻遂屯奉圣州，而宋使赵良嗣报聘至，请夹攻如约。旻曰：“燕京不论夹攻与否，当与南朝驻兵，西京欲执辽主平泺营五州欲作归路，不在与数。”初宋与金约，乞归全燕及西京地方与辽之岁币。至是金中变。童贯攻燕不能下，惧无功获罪，密祷金人图之。金人乃引兵趋燕，萧后乞称藩请和，旻守先约不从，萧妃竟遁去，左企弓等遂皆迎降。

## 卷二

旻既得燕京，而赵良嗣又以请地至。旻云：“数年相约夹攻，及寡人到燕京，不见有一人一骑，何故?”遂以国书副本示良嗣，读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州县租税令送本朝输纳。”良嗣曰：“自古及今，岂有与其地而不与其税者？可削去。”粘罕曰：“燕自我得之，赋当归我，若不见与，请辽退涿易之，师毋留吾疆。”金遂使李靖持书至宋，议于王黼之第。黼曰：“大计定矣，忽于元约之外求赋租者何哉?”靖对曰“止为本国得燕，所以及此？契丹故臣日夜为皇帝言，有国都如此，而以与人。用事大臣颇惑其言，惟皇帝与粘罕、兀室持之甚坚曰：‘已许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赋非约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迁就，然飞挽如是之远，当以银绢充之耶。”靖曰：“然，请问其数。”黼曰：“已遣赵龙图面约多寡矣。”宋乃复使赵良嗣往议于金，金兀室出燕京租令旧缗钱四千余万，新租缗钱六百余万。良嗣曰：“承平时斗粟不过百钱，今兵火凋残之余，盖十倍矣，岂可视兹为率哉?”兀室云：“姑置之，贵朝必有成数，幸明言无隐。”良嗣出御笔十万之数，兀室笑而不答；良嗣复出二十万之数。兀室曰：“兹一小县之数也。”良嗣不得已，以御笔绫二万许之。兀室云：“皇帝已与两府议，不须论租赋多寡，止于岁币外增一百万缗。”良嗣不擅增，乃允良嗣还报。悉断桥梁焚次舍以待之。左企弓尝献诗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旻特吝与宋而邀厚利，徽宗遂果以一百万缗许金而更求西京。旻大喜，使兀室、杨朴报云：“西京路疆土，据诸郎中言，初得之时，城中再叛，攻围逾四十日方下，士卒死伤极众，又非元约当割，若我家不取，待分与河西。毛揭室家人得厚饷，皇帝言，赵皇帝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京何辞以拒？乃我在奉圣州，心已许之。”会议议曰：“今早方决，然其间人民却待迁去。”良嗣等曰：“既得疆土，人民自一，若止以空城相付，将安用之?”兀室笑曰“此无他，皇帝意欲南朝为诸军犒赏耳。”扩答：“贵朝既许西京，朝廷岂无酬酢之礼。”兀室云：“此亦再遣使去。”遂以誓草付良嗣，使银术可至宋，乞犒赏金帛之数。徽宗许以二十万，银术可乞增，不许。银术可退，良嗣等前，徽宗怪金人诛求不已。良嗣对以女真贪残，惟利之从，其他不恤也。马扩云：“以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孔武仲云：“赖陛下圣德，阿骨打心服。不尔，边患未易量。”徽宗云：“女真贪暴残民害物，虽黄巢不如，渠能久耶？然彼既入关，先据燕京，朕恐为后患，不惜百万以啖之，且解目前之纷。”于是，依其式为誓书，再差赵良嗣至金。金亦以誓书与宋，其词曰：“维天辅七年岁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于大宋皇帝阙下。惟信与义，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以契丹国主失道，民坠涂炭，肆用兴师，事在诛吊。贵国遣使航海计议，若并有辽国，愿得幽燕，当时已曾依允。乃者亲领兵至燕，不攻自下，尚念方欲惇好，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与之如约。今承来书，缘为辽国已为大金所有，旧与契丹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燕租六分中，止取其一，计一百万缗，已载前后往复议定国书，并支绿矾二千栲，所贵久通欢好，庶保万世。苟违此约，天地鉴之，社稷倾危，子孙不绍。如变渝在彼，一准誓约，不以所与为定。”（文毕。）

宋太师童贯、蔡攸入城抚定，次日，浚濠增壁。金以御押地图付宋。班师悉驱燕之金帛子女东徙，而以空城与宋。或告燕人曰：“汝之东迁，非金人意，南朝留常胜军利与田宅给之耳。”（常胜军，郭药师军

也。）燕人皆怨说粘罕，不当与宋全燕。粘罕欲止割，旻谓粘罕曰："我已与宋有誓，不可忘也。我死，汝则为之。"于是粘罕西去，而遣左企弓等部定燕京之民东归当过平州。

初，旻下燕时，辽将张觉在平州，因而抚之，以为留守，而觉心不服。又金每得州县，多徙其民东去，于是平州之人，皆言金人始则存燕，终则俘掠，人必不安。及左企弓发粘罕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辞曰："如此，是使之乱也。"至是，企弓以燕民东徙过平州，燕民不胜其苦，乃入言于觉曰："宰相左企弓不谋守燕，使吾民流离无所安集，公今临巨镇，握强兵，尽忠于辽，必能使我复归乡土，人心亦惟公是望。"觉召诸将议，皆曰"闻天祚兵势复振，出没漠南，公若仗义勤王，奉迎天祚，以图中兴，先责左企弓等致降之罪而诛之，尽归燕民，复其业。而以平州归宋，无不纳者，平州遂为藩镇矣。即后日金人加兵，内用平州之军，外得宋为之援，又何惧焉?"觉乃遣一将，率五百余骑，候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康公弼至泺河西岸，邀之议事，遣人往数以十罪，皆缢杀之于栗林下。仍称保大三年，画天祚像朝夕谒，事必告而后行，称辽官秩，榜谕燕人复业，燕民既得归，大悦。觉使其党李汝弼、高党往燕山，说宋燕京守臣王安中曰："平州带甲百万余，觉有文武材，可用为屏翰，不然将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送汝弼与党诣京师。徽宗悦，诏安中厚加存抚，与免三年常赋，以平州为泰宁军，以觉为节度使，以汝弼党为徽猷阁待制，令宣抚司出银绢数万犒赏，觉喜远迎之。

金将阇母与觉战于兔耳山，阇母大败。而是时辽将林牙大石以兵壁龙门东，金都统完颜斡鲁生获大石，以绳系之，使为乡导，追辽主于阴山之间，直至其御营。时辽主已往应州，尽得其嫔御诸女，并获太叔胡卢九妃、国王捏里次妃、辽汉夫人并其子秦王、许王、女骨欲余里衍、大奥野、次奥野、赵王妃干里衍，得车万余乘，惟宁王雅里亡去娄室。银术可获其左右舆帐，进至扫里门为书招之。辽主自金城来，知其族属皆见俘，率兵五千余决战。斡离不击败之，辽主相去百步遁去，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旻得玺置怀中，东面谢天而受焉。辽君乃使谋卢将兔钮金印请降，斡离不视之，则元帅燕国王之印也，不受，辽君竟亡去。而旻在军中病，将还上京，命粘罕驻兵军中备辽，而召弟吴乞买付以后事，至部堵泺死。僭谥曰："武元皇帝"。

旻初起，其兵不满千人，然皆沉雄鸷悍，无不一当百。盖女真诸部之人，大抵皆兵也，平居无他役，悉听以佃渔为业，有警则遣人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人长也，谋克者百人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喜。凡用兵以伐为前行，号曰破军。人马皆金甲，非在五十步内不射，弓不过七斗，前镞至六七寸。其法，什、五、百皆有长，伍长执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人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能负同伍战殁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凡将自执旗，众视旗所向而趋之，自主将至步卒皆自驭，无从者。以粟粥燔肉为食，上下无异品。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其中者，即为特将，任其事。师还必大会，问有功者随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以为薄复增之。其官皆号勃极烈，勃极烈女真之尊官也，有都勃极烈（总治官名，犹汉官冢宰）、谙班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胡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赍勃极烈（位第三）、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室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倅贰之号）。又有诸纠详稳（边戍之官）、诸移里堇（部落墟砦之首领）、诸秃里（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诸乌鲁古（牧圉之官）。凡官府治事之所，皆曰斡里朵。凡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所谓国相亦拜于马前，郎君不为礼，役使如奴隶焉。其军中符验则有金牌、银牌、木牌之制。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谓之曰信牌，军中传递以为信。

旻所用将兵者，皆其宗室子弟为多，其最用事者曰骨舍，与粘罕至相欢，而骨舍文尤高，上令用事未尝申覆，每有所为皆许自专。旻尝抚其背曰："儿辈作事，必不错也。"国中事无大小，非经此二人不行。至于兵事，骨舍又专之，粘罕总大纲而已。坐于外则粘罕居上，于内则骨舍居上。骨舍年长粘罕，粘罕兄事骨舍，而与斡离不不相能，盖斡离不以贵粘罕，骨舍以大故不能相下。

粘罕，旻从兄子也。姿貌雄杰，能披甲周贯马腹，骁捷如风，轮剑入敌，人莫敢当。性特严酷残忍，沉鸷多谋。遇战时，号令其下，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盖决敌制胜，有古名将之风。其他宿将则有撒改、辞不失十人，皆为勃极烈，用以居守。撒改，即粘罕父也。而辞不失，亦旻从父。旻有母弟曰斜也，每战则为都统。又有阇母，亦旻母弟，有勇，每临阵必冒死先登焉。旻有子曰斡离不，军中号曰二太子，性慈仁，亦曰菩萨太子，而亦善战。其第四子曰兀术，号四太子，尤强悍。其他又有智辩之士三人，曰阿离合懑、曰谋良虎、曰兀室。阿离合懑，性善记，能知女真之先世族属时事。而谋良虎好学嗜书，尽通契丹大小字，辽国议和书札，悉出其手。金人初用契丹字，兀室乃用契丹汉人二家字合以国语，制女真字。此三人者皆宗室也，亦不出于别部。

旻颇豁达有大度，知人善任，能与其下同甘苦。

初称帝时，国相前跪奏事，泣止之曰“今日皆诸君之力，吾初贵，未易改旧俗也。”诸酋皆感激再拜。初得燕京时，辽宰相张琳上谒还其田宅而封左企弓等官，又从宋索赵温讯则解其缚而用之。初从辽乞阿疏，辽不与，因以起兵。既得阿疏，不过杖而遣之而已。旻初兴，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丽，居民往来车马杂沓，自前抵后，尽为出入之路，略无禁制。每春，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于殿侧，仪卫护从止类中州守令。在内庭或遇雨雪，虽后妃亦去袜履而行焉。旻既没，女真之俗兄死则传于弟，吴乞买旻母弟也，汉名曰晟，以次当王。旻在时，尝以为谙版勃极烈。谙版，女真储贰之地也。而旻自有子十四人，干本最长。至是，干本率其诸弟共立晟，改元曰天会，而以斜也干入总国政，粘罕、斡离不治戎事。

时张觉在平州，称兵阇母，既败，晟乃使斡离不提兵袭平州，平州破，张觉走，入宋变姓名隐郭药师军中。金人大怒，索于宋，宋宣抚王安中斩貌类者一人与之。有识之者曰非觉也，安中不得已，引觉出，觉骂，宋人不容口，遂杀觉，函其首与金，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自言曰：“若求索药师当奈何?”自是降将在宋，皆解体矣。初，旻割地未毕而死，而蔚、武、朔三州已先归宋。至是，粘罕怒宋纳张觉，遂复取蔚州，及陷飞狐、灵邱两县，绝山后交割之意，意欲败盟，童贯遂与郭药师治兵燕山备金。宋使者请地至金，金君晟欲与宋地，粘罕不肯，遂罢。而诸酋皆言宋败盟有状，于是，晟决意谋南伐。时辽君在阴山，率诸军出渔阳，连取数州，与兀室战，兵溃却走，谋归宋。兀室遣娄室孛堇追之，及于余都谷获焉。晟庙告其兄完颜旻，封辽主为海滨王，而使使如宋告庆。

粘罕至云中，颇经营南伐。宋使使者马扩再使粘罕军，粘罕严兵以待，首议山后事。扩因请问交地之期，粘罕笑曰：“山后疆土，初为大圣皇帝与赵王跨海交好，各立誓书，万世无斁。不谓大圣皇帝舆榇未归，汝家已违誓约，阴纳张觉，收燕京逃走职官户口，本朝累以牒追，第用虚文见给，今待与汝家略辨是非一二。”扩视粘罕决意入寇，乃言曰：“契丹任用小人，多行不道，人怨天怒，所以为贵朝所擒。本朝亦怨其悖理败盟，助贵朝讨灭，今国相或未欲交疆土，进退惟命，独不宜遽失欢盟。一旦两国交兵，何时而已？况本朝亦岂为此数州县置赤子锋镝间？此事所系非细，愿国相深思之。”粘罕曰：“汝意云何?”马扩曰：“童大王来时，令曰乞国相且交蔚、应两州，灵邱、飞狐两县余悉奉归，右留听者幸明示其期。”粘罕笑云：“汝尚欲两州两县耶？我若与汝，则并西京之民不可留，且山前山后我家地，尚奚论汝家州县？割数城来，罪方可赎也。”次日，馆中供具良厚。撒卢母笑云：“待使人，止此回矣。”盖决示入寇之意，宋使归，金遂移兵向宋。

# 卷 三

时宋太师童贯在太原，闻金将入寇，大惊。天会三年十月，粘罕与兀室余睹引兵自云中入太原，谓之国相军，斡离不与挞懒阇母刘彦宗引兵自平州入燕京，谓之太子军，皆不戮一人，传檄而已。金使者赍军书尚在宋，劝童贯速割河东北以大河为界而和。贯忧懑不知所为，遁归汴。粘罕发自河阴，遂取代、忻四州，由石岭关径至太原。太原坚守不下。乃留数万人守太原，而以其半趋京师。粘罕遇城必攻，故比斡离不行稍缓。至中路闻议和诏，遂止而不行。斡离不军初至蓟州，知燕山府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出战，令徽遁归，宋师败绩，药师遂锁吕颐浩等决意降金。

先是，药师以降将为徽宗宠遇，锡赉之厚至不可殚言，或引之出入宫禁，药师浸骄态，识者知其必为中国忧，至是果叛。斡离不至燕郊，药师率军官迎降。斡离不遂留蔡靖于燕，而使军官止部吕颐浩等以行。斡离不攻中山府，不克，遂引兵趋庆源府。金太史占帝星复明，怪之。已而闻徽宗内禅，军中大惊，欲回。郭药师曰：“南朝皆是书生，少帝复无英断，未必有备，不如姑行。”宋闻金惊失色，使梁方平守浚州，何灌守河。斡离不既陷信德府，留兵守之，而自将诸军渡河。梁方平烧桥遁，何灌亦溃，宋师在河南者无一人。金人用小舟济师，舟不过数人，五日始毕。既渡，一夕驰至城下，屯天驷监，获马二万匹。斡离不笑谓宋被虏者曰：“汝家可谓无人，使三千骑守河，吾属可渡哉?”遂移壁万胜门，责问张觉事，且求执送童贯。钦宗大惧，愿为伯侄国，而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和，兼请以康王构、太宰张邦昌为质。斡离不遂与宋平，退军孟汤。是夜，宋将姚平仲劫金营，大败。斡离不复进攻汴城，问见袭之故。钦宗谢以不知，乃罢去，而改肃王枢为质，遣康王构归。粘罕、斡离不既以宋许割三镇，皆班师。而宋使以割太原诏书至太原，太原人不受。及斡离不兵还河北，两镇复不下。于是，粘罕复留银术可围太原，而自还云中。斡离不亦分兵攻河间、中山，而自引军与粘罕会师，复谋南伐。会钦宗以书与余睹，令叛金兴辽，金人大怒，遂复举入宋。

天会四年八月，粘罕自云中，斡离不自保州，两路复如前以进，遂克太原、真定，而渡河，径趋汴。二军皆集城下，宋复请画淮为界而和，金人不听。十一月丙辰，汴京陷，金兵入城。粘罕请两宫幸其营而议和及割地事，凡城中图籍、礼器皆卷取之无遗，又于坊巷中选十三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赴北。粘罕遣人入城云：“奉指挥，令契丹国海滨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与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帅粘罕，同上大

金皇帝徽号，请皇帝诣营署名奏表。”少帝不肯出，粘罕乃遣人持表入城下书云：“侄，南宋皇帝请署御名。”帝观之泣下，且曰：“苟屈已以存生灵，朕复何辱?”金持笔进，书名乃去。继又传语上皇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结好为兄弟，请一切勿生疑，可罢兵。今将真珠袍一领，是国主皇帝朝服，今献上皇帝，请收领。”因请进上谢表，上皇曰：“今两国通和，且可称书不可称表。”使者强之，遂从焉。粘罕出榜通衢曰：“元帅奉北国皇帝圣旨，今者兵马远来，所议事理今已两国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万两，银一百五十万两。”于是金人执开封府尹何㮚，分厢搜括民户金、银、钗、钏、环、钿等星珠无遗。粘罕复请少帝到军前面议可否，曰：“奏上赍到北国书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复居，宜于族中别立一人为宋国主，仍去皇帝号，但称宋王。’”令二帝于东宫外筑室居之。粘罕因固请，少帝不出，乃使一将引七百骑直至内门，厉声邀请少帝曰“已降指挥，今月十一日出城见元师说及。”十一月辛酉，少帝出幸金营，粘罕下阶执帝手呼曰“臣远国酋长，不知中国礼义。”曲折乃揖，升阶既坐，粘罕以国主所降别立贤君诏书示帝，帝视之不语。粘罕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从命?苟利生灵以息兵革，顾何事不可?”遂留帝宿于幕次。次日造表，令帝同发其词曰“臣侄南宋国主赵桓，今蒙叔北国皇帝圣旨，令桓同父退避大位，别选宗中贤者，立以为君，敢不遵从?今同元帅申发前去，其次居止及别择到贤族，未敢先次奏闻，候允从日，别具申请。”署毕，帐下驰一骑，黄旗素马前去，帝因祈粘罕乞归。粘罕首肯，促左右进酒，帐下有伶人作乐。奉粘罕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圣人也，吾安可继其万一?”观其人而语帝曰“这几个乐人，是大宋人，今日煞好公事。”笑而止曰：“来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抚上皇。五七日间，北国皇帝诏到，再来请陛下到军前，不可相推。”帝遂入城。

三月，粘罕遣二人持书，一诣上皇，一诣少帝，曰：“今日北国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请皇帝及上皇并到军前听候指挥。”遣使相促不绝，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先请皇帝至军前。”少帝遂复幸金营，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国皇帝不从汝请，别立异姓为主。”遂引帝出居一室，守以兵刃，次日上皇亦至，由是皇族、后妃、诸王累累至军中，日夜不止。上皇与帝各居一室，后妃诸王皆不得相见，惟郑后、朱后相从，其他帝姬，各为金贵人分去。粘罕坐帐中，使人掖二帝至阶下，传国主言曰：“汝等父子，天人俱弃，不可复君，宜择异姓以代宋后。令元帅责开封府，使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赵佶父子前来燕京。”帝与太上闻言，相对涕泣不能言。侍卫番奴以“南家子”呼帝。粘罕曰：“所择康王今在何处?”帝曰：“不知也。”粘罕谓左右曰：“急持书开封府，索康王。”时康王以奉使入北不在，得免。粘罕勒令别立异姓甚严，有一人云张邦昌，旧任宰相，姑举之以塞责。粘罕遂回牒云，若果举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军民各亲书押字，日下等守以备册礼。时邦昌见在军前，独中丞秦桧独以状论列，谓邦昌辅相无状，不能立人臣之节，以释二国之难，不足以代赵氏，情愿乞押赴军前，而众人皆署名举邦昌。初邦昌奉使还阙，至城外军前留之。及是，粘罕送邦昌入城，及关而返，百官迓于南薰门，凡数千人，士庶往观凡数万人。邦昌入居尚书省，以朝臣一员同宿，直示不敢专。金帅劝进，邦昌卧病不食者四日。谓王时雍等曰：“诸公怕死，又掇送一邦昌耶?虽暂假而归焉，可免祸。”次日，金国文字来，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一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来，促劝进，邦昌誓自死，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涂炭一城耶?”遂止。于是择日即皇帝位，邦昌恸哭，望金国拜舞受册宝。其词曰：“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万国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实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期于万世，永保无穷。今乃变誓渝盟，以怨报德，构祸怙乱，反义为仇，谲诈成俗，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号令滋彰，纪纲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进者非其功，贿赂公行，豺狼塞路，天厌其恶，民不聊生，而又姑务责人，罔知省已。父既无道于前，子复无断于后，以故兴师命将伐罪吊民。幸赖天高听卑，神幽烛细，旌旗一举，都邑立摧。且天眷攸瞩谓之大宝，苟历数改卜未或偷安，故用黜废以昭玄鉴。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诚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箸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遣使诸官都部署、尚书左仆射、权佥枢密院事韩昉等持节备礼，以玺册命尔为皇帝，以援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尔勿疲于述职，问音岁致我，无缓于忱诚。于戏！天生烝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贤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欤！予懋乃德嘉乃丕绩，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邦昌受册讫，进辇却弗御步升殿，于御床西侧别置一椅坐，文武立班，贺传指挥云“本为生灵，非敢窃位，其勿拜。”王时雍率百官遽拜。

先是，金师送邦昌入城时，邦昌坚不肯立，久之，百官有进言于邦昌曰“相公且权，他日相公为伊吕，为王莽，皆在相公处之。”邦昌乃勉强从之，曰：“邦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邦昌既立，二帝在营中闻之曰：“邦昌若誓以死节，则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犹且庶几，但所倚至重，既立异姓，则吾事决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进诗者曰：“伊尹定归商社

稷，霍光终作汉臣邻。”太上且读且骂曰“待其归商兴汉，则吾已在龙荒之北矣，不达世机，犹有如此者。”金人既立张邦昌，乃以二帝北行。斡离不同上皇由河北路，粘罕同少帝由河东路，俱约会于燕京。时同行者有太上皇后郑氏，皇后朱氏，皇太子谌，及其余妃嫔子女宗族凡四百七十余人。当时检视库藏所得，绢五千四百万匹，大彩段子一千五百万段，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邦昌御天子法驾，缟素出城，率百官北望恸哭，遥送二帝，乃易赭袍张红盖，饯别斡离不、太子粘罕国相二人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

初金人括金不已，邦昌为请乃罢。邦昌每日于迎阳门上，设常礼毕，与执政侍从以上对坐议事，语则称名字，遇金人至，则遽易服。卫士曰：“伶官往日作杂剧，每装假官人，今日张太宰作假官家，金人贵者。”邦昌向在军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阶下。邦昌辞让，则曰：“陛下不受臣拜，见元帅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金人既班师，邦昌乃迎元祐皇后垂帘。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见群臣称予不称朕，旨称面旨，由内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则曰宣旨，手诏则曰手书。至于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会康王入于归德，邦昌劝进，康王在归德即位，是为高宗。宋国复兴，而贬邦昌于潭州，赐死。

初，徽宗与斡离不同行，初见席地坐定，斡离不遣王讷译奏帝云：“自古圣贤之君，无过尧舜，犹有揖逊，归于有德，历代革运底事，想上皇心下煞理会得。本国比取契丹，所得妃嫔儿女，尽配诸军充赏。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今尽令儿女依旧相随，服色官职一皆如故。”因劝酒曰：“事有远近，但且放心，必有快活时。”帝致谢曰：“当日为兄弟，今日为囚虏，岂非运数？尚赖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尝求代嗣子远朝大国，望为主张。”斡离不曰：“上畔未肯。”帝曰：“两朝主盟，惟佶获罪，非将相之过，故请以一身仰答天谴，愿不及他人。”斡离不曰：“此意甚好。”于是酒五行，斡离不面请王婉容位帝姬与粘罕次子作妇，许之燕王，以乏食死于途，殓以马槽，犹露双足。上皇伏而哭之，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时执兵虏人，亦皆泣下。帝与斡离不同猎，忽有二人前谒。斡离不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药师、张令徽参见。”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药师独叩马跪奏曰：“念臣昔与上皇为君臣，向在燕京死战数回，力不能胜，遂归金国，有负上皇恩德。”言讫泪下。又再拜帝曰：“天时人事，理合如此，但当日欠一死耳。”药师退，斡离不曰：“药师煞忠于南朝。”帝曰：“药师豢养过厚而未尝收功，卒贻大祸。”斡离不曰：“此人不忠于天祚，则必不忠于南朝。”帝曰：“是”。是时，武臣曹勋侍行，帝拆御衣写字置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押记九字，付勋使遁，归遗康王。训诰丁宁，且嘱且泣曰：“无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泪白纱手帕子付勋曰：“见时深致我思念，泪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见，惟早清中原，速迎父母。此外吾不能多致语言，气已哽吾脰故也。俟到燕山尔乃去。”又曰：“如见王，但奏，有可清中原之谋，悉举行之，无以予为念。”道过尧山县，有燕人百余人，守上皇所乘车曰：“上皇活燕民十余万人，我辈老幼，感恩不已，愿识天表。”左右以奏，上皇为揭帘见之，皆罗拜曰：“皇帝活燕人十余万，阴德甚多，即见回銮，不须忧抱。”上皇曰：“汝等知当时救护之力耶？吾获谤不少，今困厄反甚于汝辈无食时，岂非天也？”燕人各嗟惋而去。至真定府，上皇乘马，与斡离不并骑，入门前有引旗，写太上皇帝府中，两街居人见旗皆恸哭。斡离不请看打球，侍中刘彦宗具传斡离不之意，跪奏云：“久闻上皇圣学甚高，愿乞一打球诗。”其请颇恭。上皇曰：“自城破以来，无复好怀。”遂作一诗，写付彦宗。彦宗捧读称叹，即与斡离不又番语似讲解其意，斡离不点头，令讽诵数过，乃起谢，上皇亦谢其恭也。

时金人以长木为障，障外有兵，每数一窍，容人看外，外亦窥内。间语曰：“南家有兵到某所矣。”次又曰：“主上提兵一万，在河北，每金人车马过河，即夺去，大军所以未敢离此。”语讫，即故视左右，如金人傍来之状，若有畏而不敢留者。众皆喜，以为不日救至。复有病人卧于墙下云：“西南有钱相公，兵四五十万来。”会天大风，乔贵妃制绛红袍备缓急。兵至，即以衣上皇为出奔之计。每十数日又作他语一新，后乃知为虏计，故欲缓上皇之意及愚众人，虏谋多此类。上皇所乘牛车，牛五头，两虏牵驾，不通华语，次显肃皇帝后，次厨传及本殿一行内人车，计行八百六十余里。自过浚州，即行生路，跋涉荒迥，旬月不见屋宇，车牛皆坏死，坏亦不补，至暮即严兵外守。每食，上皇及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诸王帝姬及阁分，或四位破一羊，惟皇太后懿节皇后，别有馆伴二人，早暮必来瞻见圣容。乃退至真定府，方尽换牛乃行。

金天会五年五月，二帝至金上京，入朝晟于乾元殿，封太上皇为昏德公，少帝为重昏侯，后遂移入五国城。初张邦昌之被杀也，晟闻之大怒，而高宗遣使者至金，密说契丹汉人令叛金为内应。晟得其书益怒，又令元帅府伐宋，高宗走扬州。是时方遣娄室平陕西，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粘罕不可。于是娄室、蒲察帅师，绳果、婆卢火监战，平陕西，银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粘罕会东军于黎阳津，进兵至东平。宋知济南府刘豫以城降，离速乌林答大欲追高宗于扬州。帝前一夕渡江，以书请存赵氏社稷。

先是，帝尝致书元帅府，称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至是乃贬去大号，自称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是时挞懒、兀术、拔离速等分道南伐，兀术之军渡江，追帝入于杭州，官守皆逃去，遂取杭

州。帝入海，金兵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兀术还自杭州，遂取秀州、平江趋镇江遇宋将韩世忠。

# 卷　四

兀术率兵北还，将趋镇江，宋将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邀兀术，将战，世忠伏兵金山庙中以俟，兀术红袍玉带果来觇，伏发，坠马，几得之，驰而脱去，既而战数十合，兀术大败，获其婿龙虎大王。兀术不得济，遣使愿还所掠假道，世忠不从。遂至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大舰数倍兀术军，出兀术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兀术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乃成，兀术乃得至江宁。挞懒使移剌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兀术，乌林答大欲亦以兵来会。兀术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兀术军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与世忠战于江渡。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帆，兀术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帆皆焚，烟焰满江，世忠不能军，追比七十里，舟军歼焉，世忠仅能自免。兀术渡江北还，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挞懒时在潍州，遣人诮之，且约再征江南。兀术惭，踌躇江上，未有进退之计。会闻宋师出陕右，遂托言应之而西去。兀术既败，粘罕遣人诣刘豫问策。豫报曰："韩世忠屯润州，当以轻兵从采石渡江可克也。"粘罕闻之，欲再议南伐，兀术曰："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粘罕曰："都监务偷安尔。"乃使挞懒率师至瓜州而还，攻宋之议遂罢。

是时金兵分三路，一路陕西，一路山东，一路江南。兀术江南军也，挞懒在山东，娄室在陕西，凡自江以北地皆入金。金既尽有中原之地，于是粘罕建议，请立君如张邦昌者，以镇之。初尝欲举此未行，至是挞懒力举刘豫。豫，宋臣，以济南府降者也。初，挞懒久驻滨潍，豫事之甚善，尝许立豫。而云中留守高庆裔，亦与豫通，庆裔，粘罕腹心，亦首劝粘罕立豫。豫乃以重宝阴赂粘罕，粘罕佯使高庆裔至山东，访求贤人可为君者，民间莫敢言，皆曰："愿听所举，不知贤者为谁。"庆裔露意属豫，乃共举之。状上，粘罕复令人问豫可否，豫诡辞，乞立张孝纯。孝纯，宋大元帅也，败降在金。粘罕曰："我当遣孝纯辅尔。"于是晟遣使者以玺绶立豫，册文曰："维天会八年，岁次庚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闻公于御物，不以天位为己私，志在救民。乃知王者为通器，威罚既已殄罪，位号宜乎授能。乃者有辽，属运颠危数穷否塞，获罪上帝，流毒下民。武元皇帝仗黄钺而拯黔黎，举白旄而誓师众；妖氛既扫，区宇式宁。越有宋人来从海道，愿输岁币，祈复汉疆，武元皇帝方务善邻，即从来议。岂期天方肇乱，自起衅阶，阴结叛臣，贼虐宰辅，鸠集奸慝，扰乱边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体，式示涵容。乃复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贪很，自起纷争，扰吾外属之藩邻，取其受赐之乡土，因彼告援，遂与解和。终无听从，巧为辞拒，爰命将帅敦谕盟言，许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师傅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鸣，请复欢好，地画三镇，誓卜万年，凡有质委，悉同父约。既而官军未退，夜集众以犯营；誓墨未干，密传檄而坚壁。私结人使，阴起事端，以故再遣师徒，诘兹败类，又起画河之议，复成款战之谋。既昧神明，乃昭玄鉴，京城摧破，鼎祚沦亡。无并尔疆，以示不贪之德；止迁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旧服，不料儒庸，难胜重任，身为退让，反陷诛锄。御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事务虽济人岂无情。方在殷忧乐于僭号，心之幸祸于此可知。乃遣重兵连年讨捕，始闻远窜越在岛夷，重念斯民乱而无主，久罹涂炭未获昭苏，不委仁贤孰能保庇。咨尔中奉大夫、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兼诸部路马步军都总管、知东平府、节制大名府、开德府、濮、博、滨、棣、德、沧等州刘豫，夙擅敢言之誉，素怀济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偶世。百里虽智，亦奚补于虞亡；三仁至高，或愿从于周仕。当奸贼扰攘之际，愚民去就之间，举郡来王，奋然独断，逮乎历试，厥勋克成。委之安抚德化行任之君牧，狱讼理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况有定襄救乱之谋，安变持危之策。使民无事，则櫜弓力穑；有役则释耒荷戈。罢无名之征，废不急之务。征隐逸，举孝廉，振纲纪，修制度，省刑罚而去烦酷，发仓廪而息虫螟，神人以和，上下协应。比下明诏询考舆情，列郡同辞，士心仰戴，宜即始归之地，以昭建业之光。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进检校太保、尚书右仆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马都部署、上柱国、广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高庆裔，副使金紫崇禄大夫、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护国、南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韩昉备礼以玺绶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礼，永贡虔诚，付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适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坼。惟天难谌，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豫以藩王礼见使者，粘罕等议以为未称。吴乞买乃下令曰："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是大朝之子，其见大朝使者，惟始见躬问起居与面辞，有奏则立，其余并行皇帝礼。"

豫都大名，仍号北京。置丞相已下官，赦境内。复自大名还居东平，以东平为东京，汴州为汴京，降宋南京为归德府，降淮宁、永昌、顺昌、兴仁府俱为州。张孝纯等为宰相，妻钱氏为皇后，钱氏宣和内人也，以辛酉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宋人畏之，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

皇帝。豫生景州，守济南，节制东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壮为云从子弟，应募者六十人。时有百姓醉酒，骂曰："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负于尔？"豫斩之。沧州进士邢希载上言有大利害，乞见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结好西夏为援。豫榜于市云，上国闻之，与生灵为害不细，斩首号令。豫三年四月迁都于汴。及蒲路虎定陕西，吴乞买以其地悉赐豫。伪太常博士祝简进《迁都赋》，又进《国马赋》其大略曰"蠢尔蛮荆，弗宾弗降；固将突骑长驱，不资一苇之航"。豫赐书褒答，减二年磨勘，有西京兵士，卖玉注碗与三路都统。豫疑非民间物，勘鞫之知？得于山陵中，遂设河南淘沙官，发山陵。

四年二月，葬其母于东平，仪仗一如朝廷礼，但所标揭皆田家村妪之衣。学士院马定国进《君臣名分论》，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国转一官。豫下诏诬污宋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抚治中原，永惟吴越、巴蜀、江湖、岭海皆定。议一统之地，悯其沦陷，不忍用兵，且冀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为之请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岂图怙恶不悛，蔑弃大德，乃敢伪通使聘，密图吞噬，先乘不备之隙攻劫汝、颍，后举乌合之众侵掠邓、襄。妄肆蜂虿之毒，有取燕云之谋，若尚加含忍，则南北生灵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军，直捣僭垒，播告天下，明体至怀。"豫引兵与宋师迎战，豫兵屡败。继闻宋帝亲征，兀术诡示渡江之形令军宵遁。

盖豫立六年而吴乞买死，吴乞买初立时，凡事皆因女真旧俗而已，及得燕京，用左企弓等，始学中国，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国中宰相自用女真，官号所谓勃极烈者是也，或三人、或四人，无定员，盖蕃汉制并用。其后省移平州，又并燕京，谓之汉宰相，专治汉地，凡选授调发租税，皆得自决。时则有汉人刘彦宗、时立爱知枢密院事，彦宗死，韩企先代，二人皆辽臣也。彦宗有治剧才，亦尝总戎南伐。而企先号通经史，吴乞买尤特任之。企先乃为吴乞买斟酌前代故事，立制度，而女真从是有文章、礼乐矣。吴乞买之既执辽君也，遂建乾元殿于上京，受朝，上京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初兴，称为内地，其山有长白山、青岭、马纪岭、完都鲁山，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来流河、宋瓦江、鸭子河。北为国本，高丽在其东南，凡去高丽二千三百里。金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所谓五京者：一曰上京，在会宁府，今女真之地；二曰东京，在辽阳府，即辽故城；三曰北京，在大定府，即古高丽三韩之地；四曰西京，在大同府，即云中；五曰南京，即燕山。又有得于辽者曰咸平路，亦故高丽铜山，而吴乞买南攻宋，后得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大名府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临洮路凡十三路。其间惟河北自取，余皆以封楚，楚灭封齐，而大略皆属金，据金之所得合五京十三路，共十九路。盖上京一路，是女真故地。东京、北京、西京、燕京、咸平五路得于辽，自汴京以下十三路得于宋，此金建国之大略也，其余所统部族尤多。

金之立国，东邻高丽，西邻西夏而南邻于宋。吴乞买之时，夏与高丽皆入臣，夏王李乾顺，高丽王王楷也。初二国在辽时，皆为一国，阿骨打初起时，皆优容之未得通问，至是始皆以事辽之礼事金，岁修朝贡，因吴乞买以始遂不绝矣。吴乞买死时，年六十一岁，是为金太宗也。

初，吴乞买与阿骨打及其弟斜也二人皆同出，阿骨打起兵，吴乞买常居守在内，斜也尝统军在外，俱于国有大功。阿骨打约兄弟相传，各为国王而递传其子孙。吴乞买常欲立斜也，故以为谙班勃极烈。及斜也先死，吴乞买有子十四人，意欲遂立其子，弃先约而未有所定，于是谙班久虚不封。而阿骨打有嫡孙曰合剌当立，粘罕、兀室、干本等皆以为言，吴乞买不能夺，遂以谙班封合剌，盖自粘罕发之也，国名曰合剌，汉名曰亶。及粘罕晚岁专国事，骄甚，恒有自立心，而兵柄皆在粘罕，吴乞买不能制，拱手听之。粘罕驻师云中，吴乞买立国广宁，时称曰东朝廷、西朝廷。及吴乞买死，近属争立，而粘罕已解兵柄入朝，适用他将代帅。于是合剌得立，是为金熙宗亶，亶既立，犹称天会十三年。

是年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始改女真官皆为汉官，立三省、枢密院，余皆同中国，而革去勃极烈不用。亶初忌粘罕、兀室二人握兵权重，吴乞买有长子曰宗磐，阿骨打有庶长子曰干本，皆有欲封谙班心，于是皆以为领三省事，以夺其兵权，而绝其觊立之心。由是诸人大失望，高庆裔、萧庆皆在军中，俱粘罕腹心也，乃悉罢为三省官，而用挞懒、兀术为元帅。

先是刘豫于粘罕、高庆裔每岁皆有厚赂，而蔑视其他诸将，亶既立，即诏豫称臣勿称子皇帝。初豫之立也，金欲因豫以伐宋，以豫立，尝为其子请立太子，吴乞买不许，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则立之。"于是麟连岁帅师南寇，皆无功。至亶既立之二年，豫欲攻宋，恐金不肯助，遂妄言宋将侵淮，遣使乞兵于金。金诸将恶豫，令自往，遣兀术提兵黎阳以观衅。于是豫发乡兵三十万，号七十万，分道南向，皆伪胡服以诈为金兵，及遇宋将杨沂中战，刘猊先大败，挺身走，刘麟亦溃，齐兵大恐。初金已厌豫而畏粘罕，不敢废之，及粘罕罢兵柄，豫又败，亶乃责问豫。

初宋使王伦以通问两宫，至金一留数年，久困不得志，乃倡为和议求归，金亦欲与宋和，未有使闻，伦言不信。曰："此非江南情实，特汝自为此言耳。"伦曰："使事有指，不然何敢？"挞懒乃遣伦归言，和议绍兴，皇帝大喜，使伦复至金，请上皇之丧。因使说挞懒曰："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

曷若归之赵氏？而金亦议废豫矣。”时豫适条具宋欲进取事迹来告，亶乃俾以齐兵权听金国节制，悉令调发越陈、蔡、汝、颍之间，佯若伐宋，而实以图豫。使挞懒、兀术召刘麟单骑河头议事，执之，遂执豫，以一羸马载之而去。废豫诏曰：“敕行台尚书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诸夏，将俾内外，悉登成平。故自蜀河以南，割为邻壤之界，灼见先帝举合大公，罪则遄征，固不贪其土地，从而变置，庶共抚其生灵。建尔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国为？宁负尔君，无滋民患，已降帝号，列爵王封，罪有所归，余皆罔治。将大革于弊政，用一陶于新风。勿谓夺蹊田之牛，其罚已甚，不能为托，子之友非弃而何？凡尔臣民当体至意。”豫既废，挞懒恐齐乱，乃使小番扬言，齐王虐民，命废之散乡军敲杀貌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旧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

豫之废也，有马四万二千，汴京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有绢二百七十万匹，有金一百二十万两，有银六千万两，有粮九十万石，方州不在此数。豫宫嫔百余人，妊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节俭，而内为淫佚。多以献女献妻得差遣，如侯湜为长葛令，有入已赃万余缗，事发知不免，以女进豫，豫以为使功不如使过，升湜为金牌天使，宣传抚问陕西，其污淫有至于此。在位八年，割剥百姓，下至倡优，无一日不纳官钱者。豫伪后钱氏，宣和间出宫，后为贼所掠，卖身，与豫为针线婢，故宫廷事，豫皆取法于钱。

先是，邢希载、毛澄之徒，皆说豫阴通南朝，共雪国耻，豫斩之。至是废迁相州，留钱五百万，命道士醮荐之。豫既受废，即上表陈谢，与麟俱迁临潢府。豫称号凡八年，豫既废，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以故齐宰相张孝纯权行台大丞相，而挞懒、兀术乃在河南。明年，改元天眷元年，宋使王伦复至请地，挞懒与宗磐、宗隽遂合议，以齐地与宋。

## 卷　五

挞懒与宗磐、宗隽既合议以齐地归宋，诸酋不肯。或曰：“我以地与宋，必德我。”或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资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宜勿与。”然三大酋竟以河南、陕西地归宋，以张通古为使使宋。名曰：“诏谕江南使。”宋帝欲南面，而使通古北面，通古骄甚，曰：“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遂索马欲北归，帝乃西面受诏，拜起若臣礼焉。通古使还，闻宋置戍河南，谓宋伴韩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国，南国当思图报大恩，今辄置守戍，自取嫌疑，若兴师问罪，将何以为辞？江左且不可保，况河南乎？”肖胄以闻高宗皇帝，遂命罢戍。通古具以白干本，且曰：“及其部置未定，当议收复。”干本喜曰：“是吾志也。”于是有复取河南之议。

明年，宋使王伦来遗金器千两，银器万两，迎道君皇帝梓宫，及请韦太后与诸王妃、公主南归，而挞懒适以谋反属吏。金之执事者，阅我国书不书其国中年朔及岁币，状内称礼物不称职贡，于是金君亶使人责问伦曰：“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耶？”遂留伦不遣。初，割地之议，实自挞懒始，而促成于宗磐、宗隽二大酋。地既归宋，亶恒有悔心，及亶既任兀术，兀术乃言挞懒实受宋赂，而以河南、陕西地与宋，愿诛挞懒复旧疆。会有王告挞懒者，于是以兀术为太子都元帅，往燕京，诛挞懒，挞懒南走，将亡入于宋，追而杀之。挞懒临刑谓兀术曰：“我死之后，祸又及尔辈。”亶先与兀室谋诛宋王宗磐、兖王宗隽、虞王宗英、滕王宗伟，而粘罕亦以罢兵，悒悒而死，故挞懒有是言也。挞懒既诛，于是兀术大议南伐，群酋皆曰：“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亶曰：“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乎？”遂使兀术复河南，乃举国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帅府分四道南征。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曷侵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将精兵十万余，与孔彦舟、郦琼抵汴。兵至宋东京，东京之留守孟庾不敢战而出降，东京破，兀术驻焉。遣其裨将一人，攻南京，南京之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赴会，遂被执，而金将鼓吹入城，南京复破，河南遂悉归金，时金之天眷三年也。兀术所与将者，李成、郦琼、孔彦舟皆宋之群盗也，以应募积功为军官，后皆归刘豫，豫灭归金，而兀术用以取河南。撒离曷自河中渡河，疾驰至长安，长安既陷，陕西州县所至迎降。既而，撒离曷西至顺昌府，为宋刘锜兵所败。驰诣东京告急于兀术，兀术互责诸将用兵之失，众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国王临阵自可见。”兀术见其城陋，谓诸将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及明日战，乃大败，兀术大惭，卧军中两日不敢出，已而，鞭其将吏，径引其兵还汴，然不久陕西亦复入金。于是亶以挞懒割地之罪，遍告河南、陕西诸郡曰：“非朕一人与夺食言，盖恩威弛张之间，有不得已使者，所至则以兵随焉。”

兀术既复得河南、陕西，而宋将岳飞来争所失地，兀术提兵与飞战，连败于飞，飞兵至朱仙镇，距东京才四十五里。而秦桧在宋主和议，召飞还，并召诸将之与金战者皆班师。杨沂中还镇江，刘光世还池州，刘锜还太平州，张浚还建康。罢宣抚司，尽收其兵隶御前，遇出师时，临时取旨，于是飞所争州郡复归金矣。兀术自顺昌失利，遂保汴京不出，签蕃汉军十余万以谋再举。

皇统元年，兀术请于亶，乞取江南，兀术至淮遇刘锜隔河而阵，锜会杨沂中共击兀术，兀术不得前。而宋绍兴皇帝与丞相秦桧皆恐，不敢与金战，乃签书乞和。兀术乃以便宜，画淮为界而和，兀术引兵归。大宋绍兴皇帝为书以盟，名曰“誓表”。其词曰：“臣

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敝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敝邑永有凭焉。"于是，金君亶乃以衮冕、圭宝、佩璲、玉册册绍兴皇帝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又归韦太后及太上皇郑太后、故妃邢氏三丧于宋，而以臣宋告其国中。赐兀术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仍定每岁宋岁币内给银绢二千两匹。当是时，故辽君耶律延禧、齐刘豫与宋少帝皆在金国中，独宋太上皇已崩。于是亶增封辽君为豫王，豫为曹王，而称太上皇为天水郡王，少帝为天水郡公。

初，兀术再伐江南，以郦琼素知南方山川险易，召至军中，与计事。琼曰："琼尝从大军南伐，见元帅国王攻战矢石之间，而南帅当战，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以虚文召军置将，谓之调发。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又国政不纲，微功厚赏，大罪不诛，不亡亦已幸矣。复何振起之有哉？"众以为确论。元帅指兀术也。及兀术问琼以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将，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唯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琼，故宋太学生，从宗泽为裨将，泽死，自将万余在淮上，宋以为楚州防御使，叛归齐，齐亡入金。

方兀术之兵至淮上，阻于刘锜，兀术欲求和罢去，宋使洪皓在燕山密奏宋朝言，金国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随军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虚实，卑词厚币，未有成约，不若乘胜进击，再造犹反掌耳。兀术恐宋败和议，乃以书抵秦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岳飞而后可和。"于是秦桧使张俊构成飞罪，下狱赐死。飞志慷慨，以必取中原为念。幼饮酒至数斗，绍兴皇帝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酒。"遂绝口不饮。帝欲为飞营第，飞辞谢曰："金虏未灭，臣何以家为？"洪皓在虏中，闻飞死，蜡书驰奏，以为虏所大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至酌酒相庆。皓留金凡十五年，始得归，惟留王伦、宇文虚中不遣。虚中初以吴乞买时奉使，吴乞买颇爱虚中有才，官虚中，乃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洪皓至金，见虚中，甚鄙之。虚中于亶时，书阿骨打"睿德神功碑"，为金紫光禄大夫。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人，凡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虚中尝撰宫殿榜署，恶虚中者摘其字以为谤讪，后有人告虚中反，治无状，乃以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遂并杀士谈。而亶亦以王伦为平州路转运使，伦已受命，复辞逊，亶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杀之。亶亦颇读《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然性嗜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亶天性好杀，末年尤甚。初与兀室谋诛阿骨打、吴乞买二人子孙殆尽，而兀室终亦不免于诛，而岐王亮变作。

初亶无子，其妻裴满氏尝生子而夭，兀术既没，裴满氏有宠干政，颇掣制，亶不得他幸。亶时畜怒，纵酒手刃杀人。岐王亮者，左丞相也。阿骨打庶长孙，本名勃烈汉，言其貌类汉人，好读书延接儒生，而为人残忍任数，外宽内深。方亶之疑忌好杀也，群臣莫能自保，亮自以其父为阿骨打长子，遂亦欲得立，时为尚书左丞，召对语及阿骨打创业艰难，因呜咽流涕，亶以为忠，拜右丞相兼都元帅。会裴满氏遣人礼赐亮生日，亶不悦。未几，杀裴满氏，又杀诸妃乌古论氏、夹谷氏、张氏、裴满氏。群臣震恐，亮因此遂谋弑，逆结寝殿小底人，共矫诏开门以入，弑亶，亶死时年三十一。于是群小共立亮，而诈传亶令，召诛大酋之用事者而杀之，而降封亶为东昏王。

亮之初立，是为天德元年，群臣上尊号曰"法天膺运睿武宣文大明圣孝皇帝"。宋、高丽、夏皆相继来贺。宋使将还，亮以玉带附遗宋帝，使谓宋帝曰："此带卿父所常服，今以为赐，使卿如见而父当不忘朕意也。"使退，秘书郎张仲轲曰："此希世之宝，可惜轻赐。"亮曰："江南之地，他日当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亮杀吴乞买子孙七十余人，粘罕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而其庶祖母萧氏，及自丞相以下大臣被诛戮者，尤不可胜纪。亮为人善饰诈，初为宰相，妾媵不过三数人，及践大位，逞欲无厌，以徒单氏为皇后，大氏为第二娘子，萧氏为第三娘子。蒲察氏者，宗室之妇也，丧夫寡居。亮先欲取之未得，及篡位方三日，即纳为妃。蒲察先生一女，亮复与乱，蒲察怒批女颊骂亮，亮杀之。又有唐括氏，有容色，其夫为节度使，亮旧尝与通，因传语之曰："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能杀汝夫，以从我乎？"唐括曰："少时丑恶事已可耻，今儿女已成立，岂可为此？"亮闻之，使谓唐括，汝不忍杀汝夫，我将族灭汝家。唐括大恐，乃以子为辞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亮即召其子为符宝祗候。唐括不得已，乃缢杀其夫，亮诈哀之，即纳唐括宫中，为娘子，大爱幸，许以为后，每同辇游瑶池，诸妃步从之。亮嬖宠

愈多，唐括希得见，一日独居楼上，亮与他妃同辇从楼下过，唐括望见，号呼求去，诅骂亮，亮阳为不闻而去。唐括故与家奴通，至是复使人调家奴，奴识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贵忘我耶？"唐括乃以亵衣置箧中，使于宫门上出入，阍者搜之，得亵衣。唐括责阍者曰："我天子妃，亲体之衣，尔故玩视何也？我且奏之。"阍者自是不敢复搜，唐括乃使人以箧盛奴，载入宫中，使衣妇人衣杂诸宫婢间，十余日遣出，事泄，亮遂使唐括自尽，奴伏诛。又有丽妃石哥者，唐括之妹，其夫亦为秘书监。亮私之，欲纳宫中，夫难之。其母曰："岂以一妻杀其身乎？"夫不得已，与其妻相持恸哭而别。又昭妃阿懒，亮叔鲁国王宗敏妻也。亮杀宗敏而纳之，大臣奏："宗敏属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宫。亮杀诸宗室，释其妇女，皆欲纳之宫中。讽臣下白请行之，曰："朕嗣续未广，此党人妇女，有朕中外亲纳之宫中，何如？"其下以为不可亮皆引之与为淫乱。又，寿宁县主斡离不女也，静乐县主兀术女也，师姑儿宗隽女也，皆从姊妹，混同郡君太傅宗本女也，再从姊妹，郕国夫人宗磐女孙，再从兄之女。惟寿宁县主寡，余皆有夫勃烈，悉与之私。凡妃主宗妇尝私之者，皆分属诸妃出入位下。寿宁县主已色衰，亮尝讥其衰老以为笑。惟混同郡君及静乐县主之妹最宠，恃势笞决其夫，亮使其夫皆直宿护。谓混同郡君之夫曰："尔妻年少，若尔而直宿，不可令宿于家，常令宿于妃位。"亮每于卧内遍设地衣，裸逐以为戏，凡宫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亮欲率意幸之，尽遣其夫往上京，妇人皆不听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妇人，必使奏乐，撤其帏帐；或使人说淫秽语于其前；或妃嫔列坐，辄率意淫乱，使共观；或令人效其形状以为笑。凡坐中有嫔御，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诫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二百万。男女仓卒误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亮白其母，欲纳其姊庆宜公主之女。母曰："是儿始生，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帝虽舅犹父也，不可。"其后卒纳之。当时亮所宠狎者，有秘书郎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以为业，亮引之左右，以资戏笑。亮尝对仲轲与妃嫔亵渎，仲轲但称死罪，不敢仰视。又尝令仲轲倮形以观之，侍臣往往令裸裎虽徒单贞亦不免。王之彰为秘书郎，睾珠偏僻，亮亲视之不以为亵。又有李通者，便僻侧媚，得幸于亮，尝劝亮伐宋。

## 卷　六

亮每有图宋之意。贞元二年正月，宋使朝辞，亮使人问之曰："宋国几科取士。"对曰："诗赋、经义、策论兼行。"又问"秦桧作何官，年今几何？"对曰："桧为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复谓之曰："我闻秦桧贤，故问之。"贞元三年，改元正隆。正隆元年，群臣册亮为圣文神武皇帝。

正隆三年，亮复使人谓宋使曰："归白尔帝，事我上国，多有不诚。今略举二事：尔民有逃入我境者，边吏皆即发还，我民有逃入尔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词不发一也；尔于沿边盗买战马二也。且马待人而后可用，如无其人，得马百万亦奚以为？我亦岂能无备？且我不取尔国则已，如欲取之，固非难事。我闻纳亡买马，皆尔国杨太尉所为，常因俘获问知其人无能为者也。"又曰："秦桧已死，果否？"宋使对曰："桧实死矣。陪臣亦桧所荐者。"又曰："尔国比来行事殊不似秦桧时，何也？"宋使曰："容陪臣回国一一具闻。"亮盖欲南伐，故先设纳亡、买马二事，而杂以他辞言之。

亮与张仲轲论《汉书》，谓仲轲曰："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今吾国幅员万里，可谓大矣。"仲轲曰："本朝疆土虽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耳。"亮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轲曰："臣闻宋人买马修器械，招纳山东叛亡，岂得为无罪？"亮喜曰："向者梁琉尝为朕言，宋有刘贵妃者，天下之绝色也，今一举而两得之，所谓因行掉手也。江南闻我举兵，必远窜耳。"校书郎田与信、右补阙马钦俱对曰："海岛蛮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将安往？"钦又曰："臣在宋时，尝帅军征蛮，所以知也。"亮又谓直长习失曰："汝敢战乎？"对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亮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敌乎？"习失良久曰："臣虽懦弱，亦将与之为敌矣。"亮曰："彼将出兵何地？"曰："不过淮上耳。"亮曰："然则天与我也。"既而曰："朕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然后讨平高丽、夏国，一统之后，论功迁秩，分赏将士，彼必忘劳矣。"亮又尝与高怀贞各言所志。亮曰："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由是人知其志，争进谀说。李通揣知亮意，遂与张仲轲、马钦辈盛谈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动之。亮信其言，以为谋主。

正隆四年，亮谓其下曰："宋国虽臣服有誓约而无诚，实不可不备。"于是大告其国以伐宋事，遣使籍诸路猛安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仍括诸道民马而使，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又遣使分诣诸道总管府，督造兵器。时方建宫室于汴，又燕京与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亮意已决欲南，有祈宰者故宋之医官也，破汴后归金，以为太医使。上疏极谏，亮怒杀之于市。亮有嫡母，曰徒单

氏，亦劝亮勿伐宋。亮弑之，弃其骨于水。

正隆六年，汴京成。亮谓宋使曰："朕昔从梁王，尝居南京，乐其风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朕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况朕祖宗陵庙在此，安能久于彼乎？归告汝主，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是年四月，遣使二人使宋，亮谓其副王全曰："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之罪，当令大臣某某来此，朕将亲诘问之，且索汉淮之地，如不从，即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亮盖使王全激怒中国，将以为南伐之名也。又谓其正使高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闻。"全至宋如言诃斥。帝曰："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复曰："赵桓今已死矣。"帝遽起发哀而罢。闻亮至汴，遂遣使贺迁都。亮使人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闻北方小警，欲复归中都，无庸来贺。"宋使乃还。于是大括天下，羸马官至七品，听留一马，六品留二马，余如品加留。并以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惧罪，或自杀。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牵马夫役多死。先诏河南州县，所在贮粟以备大军，不得他用，而羸马所至，当给刍粟，无可给，有司以为请。亮曰："此方比岁民间储蓄尚多，今禾稼满野，羸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岁不获，亦何伤乎？"及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始骚然矣。亮调诸路马以户口为率，富人有至六十匹者，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本家养饲，以俟师期。其臣，亮自为将，分诸道兵为三十二军，置都总管、副总管各一员，分隶左右领军大都督及都统制。府置诸军巡察使、副各一员，以太保奔睹为左领军大都督，李通为副大都督。亮以奔睹旧将故使帅诸军，以从人望，实便李通专其事。亮召诸将授方略赐宴，亮曰："太师连年南伐，淹延岁月，今举兵必不如彼，远则百日，近止旬月，惟尔将士无以征行为劳，戮力一心以成大功，当厚加施赏。其或弛慢，刑兹无赦。"亮恐粮运不继，命诸军渡江，无以僮仆从行，闻者莫不怨嗟。徒单后与太子光英居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亮以伐宋事问诸大臣，皆不敢对。尚书令耨碗温敦思忠者，阿骨打时旧臣也。对曰："不可。"亮不悦，谓思忠曰："汝勿论可否，但云何时克之。"思忠曰："以十年为期。"亮曰："何久也？期月耳。"思忠曰："武元皇帝伐辽，犹且数年。今百姓愁怨，师出无名，江淮间暑热湫湿不堪久居，未能岁月期也。"亮怒，欲取刃杀之，思忠无少畏恐，复曰："老臣历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补于国家，死亦何憾？"有顷，亮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为正统。尔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识书，可往问之。"思忠曰："臣见武元皇帝取天下，此时岂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问哉？"亮又问丞相张浩，浩不敢正谏，乃婉词以对，欲以微止亮，曰："臣观天意，欲绝赵氏久矣。"亮愕然曰："何以知之？"对曰："赵构无子，树立疏属，其势必生变，可不烦用兵而服之。"亮虽喜其言而不能从也。及亮至是将行，浩复曰："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宜求旧人练习兵法者以为千户、谋克。"而亮部已定，恶闻其言，乃杖之。当是时，祈宰谏而死，张浩进言被杖，思忠见疏，孔彦舟画策，先取两淮，他无及者。

初，亮遣施宜生往宋为贺正使，隐画工于中，即密写临安之湖山以归，亮令绘为软壁，而图己像策马于吴山绝顶，是时已自有南窥之意。及亮与幸臣梁汉臣游宫中，闻人唱柳耆卿《望海潮》曲，皆钱塘景物，亮问之曰："适唱何调？"答曰："《望海潮》。"梁汉臣曰："此神仙词也。"时孔彦舟进木樨一株，亮喜。梁汉臣曰："此花乃江南植，以为薪"。于是亮问朝中，谁曾往江南。梁汉臣曰："有兵部尚书胡邻曾到。"遂召之首问钱塘，邻曰："邻使江南，扬州琼花、润州金山、平江姑苏、钱塘西湖，尤为天下美，观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数景，天下已罕，况于他乎？"亮闻之大喜，遂决意南征。

正隆六年九月甲午，亮衣橘红袍，乘金甲马，发自中州门出。明日，妃嫔皆侍其后，徒单氏与子光英俱送，宫中皆恸哭，亮亦掩泣。时兵号百万，毡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正隆六年十月丁未，大军渡淮，至中流，亮拜而酹之，将至庐州，获白兔，亮大喜，以为祥。癸亥，亮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亮谓其使曰："汝等欲伺我动静耶？自今勿复来，俟平江南始进贺表。"是时，梁山泺水涸，先造战船不得进。乃命李通更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煮死人膏为油用之。遂筑台于江上，亮被金甲登台，杀黑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都督完颜昂、副都督蒲卢浑谓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济江矣。"蒲卢浑曰："臣观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迟恐不可济。"亮怒曰："尔昔从梁王追赵构入海岛，岂皆大舟耶？明日汝与昂先济。"昂闻令，先渡江，悲惧欲亡去。至暮，亮使谓昂曰："前言一时之怒耳，不须先渡江也。"亮又遣人召马钦，戒左右曰："钦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杀之。"钦至，问曰："此舟可渡江否？"钦曰："臣得筏亦可渡也。"明日，遣武平都总管阿邻武捷军、副总管阿撒率舟师先济，亮置黄旗于岸上以号令进止，两舟至南岸先败被获，亡一猛安军士百余人。亮遂还和州，于是尚书省遣人来报，葛王雍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

亮先此尝疑雍，遣人杀之不果，遂有是变。亮既得报，拊髀叹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岂非天乎？"乃出素所书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诸将谋北归，且分兵渡江。议定，李通复入奏曰："陛下亲师深入异境，无功而还，若众散于前，敌乘于后，非万全计。若留兵渡江，车驾北还，诸将亦将解体。今燕北诸军近辽阳者，恐有异志，宜先发兵渡

江，敛舟焚之，绝其归望，然后陛下北还，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以为然。明日，遂趋扬州，过乌江，观项羽祠，叹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诚可惜也!”亮至扬州，使符宝郎耶律没答护神果军扼淮渡，凡自军中还至淮上无都督府文字皆斩之。乃出内箭饰以金龙，题曰“御箭”，系帛书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书言宋国遣人焚毁南京宫室，招诱军民，今兴师问罪，义在吊伐，大军所至，必无秋毫之犯，以此招谕宋人。于是宋将亦纵所获金军士二三人，赍书数亮罪恶。亮得书，即命焚之。亮怒亟，欲渡江。部将有欲亡者，亮命众刃剉之。乃下令：“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杀其谋克；谋克亡者，杀其猛安；猛安亡者，杀其总管。”由是军士益危惧。时宋诸援军皆至，亮愈不安，乃回扬州，召诸将约三日毕济，过期尽杀之。诸将相与谋曰：“南军有备如此，进有尽戮之忧，奈何?”其中一将曰：“杀郎主却与南宋通和，归乡则生。”众口一辞曰：“然。”亮有细茸等军，不遣临敌，专以自卫，诸将虽欲杀逆，而细军卫之严密，不得便益。因谓细军曰：“淮东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辈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细军欣然，共请亮从之，于是细军去者过半。亮语统军者曰：“尔所将胜兵，我明日自点数，少必诛汝。”统军者自计兵亡已过半，亦恐诛，遂共谋弑亮。又雍新立，军中多怀去就决计于完颜元宜，元宜都统制使督众渡江者也。众将曰：“前渡淮者皆成擒矣。比闻辽阳新天子即位，不若共成大事，然后举军北还。”元宜乃约诘旦卫军番代即行事。元宜先给其众曰：“有令尔辈皆去马，诘旦渡江。”众皆惧，乃以举事告之，皆许诺。

正隆六年十月乙未黎明，诸将率众犯御营，亮闻乱，以为宋兵奄至，揽衣遽起，箭入帐中，取视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左右曰：“事急矣，当出避之。”亮曰：“走将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群将中一人先刃之手足，犹动，遂缢杀之。骁骑使大磐整兵来救，元宜出谓之曰：“无及矣。”乃止。军士攘取行宫服用皆尽，乃取大磐衣巾裹亮尸焚之。遂收尚书右丞相李通、浙西路副统制郭安国、监军徒单永年、近侍局梁珫、副使大庆山皆杀之。元宜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杀亮太子光瑛于南京，诸军北还。

大定元年，雍立于东京，是为世宗。十二月至中都。二年，宋孝宗皇帝立。雍乃以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宋事，而诏右丞相仆散忠义居汴节制诸将。雍曰：“彼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忠义既至汴，乃使志宁以雍意为书，说宋将张浚。浚不肯还地，乃复书曰：“疆场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胜或负，何常之有？当置勿道。”忠义乃休兵汴上不发以俟。

大定三年，金人复取宋所得陕西一十六州，忠义独与宋相持。宋人攻破灵壁、虹县，遂陷宿州。宿州者，金之积粮处也。志宁与宋人战，复得宿州。忠义以书责，宋复议和。凡画定四事：一叔侄通书之式；二唐、邓、淮、泗之地；三岁币银绢之数；四叛亡俘虏之人。宋枢密洪遵报书忠义曰：“泗州乃正隆渝盟之后，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恐未能充其数。”宋使辞行，宋帝戒勿许四郡。及至金，胁以兵刃，大惧，乃许金。大定三年十一月，宋又使人至金，言礼物未备，请俟十二月行成。忠义以之奏雍，请定书式，且言宋书如式则许其入界，如其不然，势须遣还本国。复禀其主，若是往复，动经七八十日，恐误军马进取。雍答曰：“若宋人归疆纳币如故，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忠义乃复贻书告宋，宋不听。时宋以汤思退为丞相，思退力主和议，阴谕金人以重兵胁和。忠义乃移大军压淮境，遣志宁率偏师渡淮取四州，宋惧。

大定四年正月，宋相思退以书遗金，愿称侄国，不肯加世字。忠义执宋使，留军中。雍曰：“行人何罪?”令遣还。八月，雍促忠义进师，十一月又促之。于是宋稍一二如约，和议始定。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为二十万两匹，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

大定五年正月，宋使至金，其书曰：“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修好齐盟。出于初议，中因曲见或为矛盾之言，致此数年，未讲衣裳之会，兹聆嘉报，不替旧欢，仰卫社之大忠，感睦邻之高谊，一遵要束，无复异同。”金覆书称叔大金皇帝，不名不书谨再拜，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至是复修好如前矣。

## 卷七

宋既与金和，复修旧好。其后海州捕贼八十余人，贼之兄为宋军官。雍闻之，谓其下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间汉军，可以女真军代之。”参知政事魏子平曰：“誓书称，沿边州城，除自来合设置射粮军数并巡尉外，更不得屯军守戍。”雍曰：“此更代之军，非增戍也。”又，宋人于襄阳汉江上，造舟为浮梁者三。雍闻之，谓其下曰：“卿等度之，以为何如?”魏子平曰：“臣闻襄阳薪刍，皆于江北取之，殆为此也。”久之，果无他变。雍乃立令：“凡妄说边关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实者，赏钱五百贯。”

大定十年，宋使范成大至金，请山陵兼论受书礼。初，自亶讲和后，所定受书之礼，金使捧书升殿北面，立榻前跪进，大宋皇帝降榻受书，以授内侍。雍之初立，遣使谐宋报登位，伴使取书以进。及后来再和，循旧例，降榻受书毕，始复御座。至是孝宗欲削此礼，而难于遣使，遂因所请山陵而令成大口陈之。成大至燕，乃夜蔽帷秉烛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亲王受书随复。奏曰：“两朝既为叔侄国，而受书礼未称，昨尝附完颜仲、李若川等口陈，久未得报，臣有奏札在此。”搢笏而出之，雍大骇，顾谓

其宣徽副使韩钢曰："有请当语馆伴，此岂献书处耶？自来使者，未尝敢尔厉声。"令绰起者再三，成大不为动。再奏曰："奏不达，必宁死于此。"雍怒，拂袖起，左右掖之坐。又厉声曰："教拜了去。"钢复以笏抑成大拜，成大跪如故。雍曰："何不拜？"成大曰："此奏得达，当下殿百拜以谢。"乃许，令纳馆伴处。成大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来纷然，归馆乃取奏去。是日，钢押宴，谓成大曰："公早来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叹云，可激厉两朝臣子。"时夏国有任德敬者，乃其主外祖，号任令公，谋篡事败而族。蜀宣司故尝以蜡书通问，馆伴持蜡书来，且指印文以诘成大，成大曰："御宝可伪，况印文乎？"金直其词，遂不究。成大还，金报书曰："和约再成，界山河面如旧；缄音遽至，指巩雒以为言。援昔时无用之文，渎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废祀，欲伸追远之怀；止可奉迁，即俟刻期之报。至若未归之旅柩，亦当并发于行途。抑闻附请之词，欲废受书之礼；出于率易，要以必从。于尊卑之分何如，顾信誓之诚安在？事当审处，邦可孚休。"

明年，宋复遣使赵雄至金贺生辰，以国书附投曰："比致祈恳旋勤，诲缄欲重，遣于轺车，恐复烦于馆舍。惟列圣久安之陵寝，既难一旦而骤迁，则靖康未返之衣冠，岂敢先期而独请。再披谅谕之旨，详及受书之仪。盖今叔侄之情亲，与昔尊卑之体异。敢因庆礼荐布忱诚，尚冀允从式符企望。"雄将还，雍使人谓云："跪听旨，归日传语宋皇帝，向来初讲和日，宋朝来祈请徽宗灵柩已送还。今再讲和，宋朝自当来祈请钦宗灵柩，父子同葬。去年使来，却妄请巩雒山陵，上国止许奉迁，并许一体发还钦宗灵柩，已令搬取在此，候来报闻。今因聘使来，辄附书称久安陵寝，难以辄迁，及靖康灵柩亦难独请。向来已许迁送，今反辞以为难，于义安在？朕念靖康尝在宋国作帝，尚尔权葬，深可矜悯。今汝国既不欲请，上国却当就巩雒山陵奉葬。"当是时，雍无一语，及受书事，宋所请皆不行。

又三年，为大定十四年，宋书中有宝邻字，谕宋使使归告皇帝，后日国书不得复尔。是岁，金使至宋，孝宗不肯亲接其书，使令就馆取之。雍怒以中国为迫夺之无升侄〔此下有阙文〕谓为小寇。伪左丞相完颜宗浩、参知政事贾铉皆曰："狗盗鼠窃，非举兵也。"尚书右丞仆散端曰："小寇当昼伏夜起，岂敢白日列阵，犯灵壁，入夏口，攻寿春耶？此固多方误我，不早为之所，一旦大举入寇，将堕其计中。"及使宋者还，言中国无他志，于是璟罢河南宣抚司，令仆散揆还国。

泰和六年二月，宁宗皇帝内批："北虏世仇，久稽报复，爰遵先志，决策讨除，宜示海内。"于是，发兵陷大散关，取泗州、虹县、灵壁。璟得报，惊曰："南军敢来，可谓我国无人。"四月，璟复令仆散揆行省事，于汴统制诸军，完颜匡为右副元帅。于是揆以兵攻宋边，宋兵溃。十一月，揆总大军南伐，分为九路进兵。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至淮，宋边数千里皆金兵而同攻宋，宋师不敌，边土州县多入金。时完颜纲之兵，在宋蜀边上，宋太尉吴曦蜀之世将也，璟以为可诱致，乃铸金印，并与书曰："宋自佶、桓失守，构窜江表、僭称位号，偷生吴会，时则乃祖武安公玠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璘、嗣有大勋，固宜世胙大帅，遂荒西土，长为藩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栾黡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卿家专制蜀汉，积有岁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全，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传稔于朕听，每一思之，未尝不当馈叹息，而卿犹偃然自安。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惨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今赵扩昏孱，受制强臣，比年以来，顿违誓约，增屯军马，招纳叛亡。朕以生灵之故，未欲遽行讨伐，姑遣有司移文，复因来使宣谕，而乃不顾道理，愈肆凌虐，虔刘我边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义士痛心，家与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虽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临江问罪，长驱并骛，飞渡有期，此正豪杰分功之秋也。卿以英伟之姿，处危疑之地，必能深识天命，洞见事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宝一钮，至可领也。"曦得书意动，尽出告身为报，仍献阶州。金以曦初来附，于是图先取襄阳，以为蜀汉屏蔽，乃使完颜匡移兵取襄阳。十二月，吴曦遣使奉表及献《蜀地图志》、《吴氏谱牒》。

太和七年正月，吴曦又进《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三表。璟以书答之，并赐誓诏。未几，大宋安丙杀吴曦，所献四州复遂归宋。璟闻曦死，责完颜纲曰："曦之降，自当进据仙人关，以制蜀命，且为曦重。既不据关，复撤兵，使丙无所惮，是宜有今日也。"于是下令，赠吴曦太师，招魂葬于永洛县，求曦族为后。是时，仆散揆已病死，完颜宗浩代之。宗浩驰至汴，大为进兵之势，且购得侂胄族人元靓，使逸走至宋。宋之君臣，见兵屡败以为忧，欲乞盟无使，得元靓，即使归议和。揆曰："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然后可。"于是，宋遣方信孺至金乞和，而枢密使张岩，自致书于元帅宗浩请平。其词曰："兵端之开，虽本朝失于轻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为不早。自去岁编窜邓友龙，诛苏师旦（是时帅旦实未死，特侂胄妄言之）。是时，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尽撤屯戍西南，悔艾之诚于兹

可见。惟是名分之谕，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无进兵之意，况关系至重，又岂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恃为屏蔽，傥如来谕，何以为国？大朝所当念察。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误国之罪固无所逃，若使执缚以送，是本朝不得致罚于臣下。所有岁币，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傥上国谅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计。矧惟兵兴以来，连岁创残，赋入屡蠲，若又重取于民，是基元元无穷之困，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征诚，庶几以此易彼，其归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无所用，岂以去来为意？当隆兴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洎和议之定，亦尝约各不取索，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傥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须望力赐开陈，捐弃前过，阔略他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无军兵之事，功垂万世，岂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礼宜修贺，兼之本国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续津发企望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

初，信孺至金，自以和议遂成，称涵谢使所参议官，宗浩怒而囚之，璟将留之。宗浩复曰：“信孺自知，还必得罪拘之，适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数其佻易而释，遣之使归，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则扩、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于是遣信孺归宋，不与之成，而复张岩书曰：“方信孺重以书来，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至于责贡币，则欲以旧数为增。追叛亡，则欲以横恩为例。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事，则并饰虚词，弗肯如约。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将度德量力，足以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语，形于尺牍而勤邮传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岂不以生灵为念？而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国，犯盟侵我疆场，帅府奉命征讨，虽未及出师，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所向摧破，莫之敢当，执俘折馘，不可胜计。余众震慑，靡然奔溃，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今乃自谓捐其已得，敛军撤戍，以为悔过之效，是岂诚实之言？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并为我军击退，枭斩捕获盖以亿计。夫以悔艾罪咎，移书往来丐和之间，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围，冀乘其不虞以徼幸毫末。然则所为来请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谕，今昔事殊者，盖与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于宋国，恩深德厚，莫可殚述，皇统谢章可概见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间，恩泽之渥，夫岂可忘？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为侄国以镇抚之。今以小犯大，曲在于彼，既以绝大定之好，则复旧称臣于理为宜。若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统时何故敢言而今独不敢？是又诚然乎哉？又谓江外之地，将为屏蔽，割之则无以为国。夫藩篱之固，当守信义，如不务此，虽长江之险，亦不可恃，区区两淮之地，何足屏蔽而为国哉？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至后周显德间，南唐李景，献庐、舒、蕲、黄，画江为界，是亦皆能为国。既有如此故实，则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师出疆，所下州、军、县、镇已为我有，未下者即当割而献之。今方信孺赍到誓书乃云，疆界并依大国皇统，彼之隆兴已画为定。若是则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岂理也哉？又来书云，通谢礼币之外，别备钱一百万贯，折金银各二万两，专以塞再增币之责。又云岁币添五万两匹。其言无可准，况和议未定，辄前具载约，拟为誓书，又直报通谢等三番人，使其自专，如是岂协礼体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国谓如此径往，则事必可集，轻渎狂绐，理不可容，寻具奏闻，钦奉圣训。昔宣靖之际，弃信背盟，我师问罪，尝割三镇以乞和。今既无故兴兵，蔑弃信誓，虽尽献江淮之地，犹不足以自赎。况彼国尝自言叔父侄子与君臣父子略不相远，如能依旧称臣，即许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欲世为子国，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为界。陕西边面，并以大军已占为定据。元谋奸臣，必使缚送，缘彼恳欲自致其罚，可令函首以献。外岁币虽添三万两匹，止是复皇统旧额而已，安得为增？可令更添五万两匹，以表悔谢之实。向汴阳乞和时，尝进赏军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表段里绢各一百万，牛马骡各一万，驼一千，书五，监今即江表一隅之地，与昔不同，特加矜悯，止令量输银一千万两以充犒军之用。方信孺言语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璧、吴琯辈似乎忠实，可遣诣军前禀议。据方信孺诡诈之罪，过于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间，姑放令回报，伏遇主上圣德宽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钦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傥犹有所稽违，则和好之事勿复冀也，夫宋国之安危存亡将系于此。更期审虑，无贻后悔。”书发未报，而元帅完颜宗浩死于军，于是璟以左副元帅完颜匡，代宗浩总诸军。

# 卷　八

方信孺归，侂胄大喜过望，乃召张岩于建康，罢为福建观察使，归罪苏师旦，贬之岭南。是时李璧已为参政，不可遣，朱致和、吴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远不能遽至，乃遣王柟使金。匡使人责以称臣等数事，柟请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苏师旦等候和议定，当函首献匡。使驰白璟，璟乃诏匡移书宋人，当函侂胄首赎淮南地，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而和。侂胄闻之

大怒，复有用兵意，于是宋史弥远定计杀侂胄，弥远知国政。

时宋必欲得川陕关隘而和，金不肯与，王柟乃复以参政钱象祖书来。略曰："窃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许以画淮为界，今大国遵先皇帝圣意，自盱眙至唐、邓画界，仍旧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后也。然东南立国，吴蜀相依。今川陕关隘，大国若有之，则是撤蜀之门户，不得保蜀何以固吴？已增岁币至三十万，通谢为三百万贯，以连岁师旅之余，重以丧祸，岂易办集？但边隙既开和议，区区悔艾之实，不得不黾勉遵承。又蒙圣画改输银三百万两，在本朝宜不敢固违，然倾国资财，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弃过图新、兼爱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宽厚，谨守信誓，岂有意于用兵？止缘侂胄启衅生事，迷国罔上，以至于斯。是以奋发英断，大正国典，朋附之辈，诛斥靡贷。今大国欲使斩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实本庸愚怙权轻信有误国事，而致侂胄误国者苏师旦也。师旦既贬，侂胄尚力庇之。属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随已斩首。傥大国终惠川陕关隘，所画银两悉力祗备，师旦首函亦当传送，以谢大国。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协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遂成嫌隙，一旦犹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隶，引咎谢过，则前日之嫌，便可稍释，奚必较毫末伤骨肉之恩乎？惟吴蜀相为首尾，关隘系蜀安危，望令还之，不胜通国至愿。"时王柟状禀，如蒙归川陕关隘，韩侂胄首必当函送，璟乃许焉。

金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献韩侂胄、苏师旦二首函至元帅府。金元帅完颜匡遣平南上将军纥石烈贞以侂胄、师旦首函露布以闻，璟立黄麾仗受宋馘，以二臣之首悬于市，并写二人图像示其国人，使百姓纵观，然后漆其头藏之军器库。于是璟始与宋平，是年六月，宋以誓书至金，璟致誓书于宋，金宋复和。是年，璟死，年四十一，国人尊之曰"章宗"。璟多嬖而无子，其叔父允济年已老矣，柔弱鲜智能，独不为璟所忌，璟病，允济来朝，将辞去，璟力疾与之，击球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去耶？"乃立允济。允济立，改元大安。

大安元年，元兵始起。元之先为蒙古部，本金之属部也。有曰铁木真者，在璟时已强大欲起而有自立之意矣，所谓成吉思皇帝者也，然犹臣下于金。泰和之末，成吉思入贡，允济时被命往接，颇不礼成吉思，成吉思怒而去。允济归，劝璟讨之，璟死，遂不果讨。及允济立，以诏诏诸部，至元，成吉思问金使者："新君谁耶？"使者曰："卫大王也。"成吉思素轻允济，闻其立，遽唾骂曰："我即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乃此人亦为之乎？"遂上马去。使者还告，允济曰："待其再至，却执而杀之。"成吉思既还部，遂大发兵攻金，金卫王使纥石烈执中将兵迎战。执中老将也，知兵善战，自卫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战，遂大败，执中奔归，元人兵遂至居庸关，金守关将皆惧，弃关去，于是元兵得入关，直飞城下，急攻金。允济惧，遣东安王出使请和，且以公主为婚许之，元人曰："婚待别日，只是大军至此，岂得更无犒劳？欲得骆驼三万匹，牛羊各五万匹。"东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专，当奏之皇帝。"允济恐其得食，则留攻不去，于是以缯帛三百囊悬下与之。元军大怒，举缯帛焚之，欲烹东安王，攻城转急。是年为大安三年，

明年改为重庆元年（《大金国志》作重庆，《金史》作崇庆）。正月，金将在外，亦有遣兵入援者，金许元人以羊一万请和，元人乞勿纳援兵，金用事者曰："此不可，忠献王及斡离太子尝以此术误南宋矣。我家自尝为之，岂可复堕其计？"会元兵亦自引去。去而遣其使来请婚且欲割地，金许婚不许地，愿纳岁币三十万。其国相闻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时，地与公主皆可有。"是年十月，元兵复围金都城，兵士插刀缘堞以上，金军斫之飞尸投地，是时大雪，城中乏薪，至拆绛霄殿、翠霄殿、琼华阁以爇焉，元兵留两月余复去。至宁元年七月，元兵复至山后，八月以纥石烈执中为将迎战，执中开紫金关延元兵入而自亡归，允济欲诛之。于是，执中以其兵叛，入宫执允济，允济呼曰："令我何往？"曰："归旧府耳。"遂并其妻弑焉。执中，本名胡沙虎，乌疏裔孙也。允济在位八年，改元者八，后谥为卫绍王云。

方纥石烈执中之既行弑也，自称监国都元帅，居大兴府，陈兵自卫，急召都转运使孙椿年，取银币颁赏，立雍孙珣，珣本名吾睹补者也，改元贞祐，执中执国事。元兵至，破涿、易二州，左监军术虎高琪战败惧诛，叛斩执中，持其首待罪，珣特赦之以为右副元帅。

贞祐二年，元兵益至，成吉思分其兵为三路：一攻河北，一攻河东，一攻山东。是时金兵皆在外屯御，无守城者，乃悉签乡民为兵，上城以守。元人尽驱其家属至城下，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于是金城多下。元人围燕，燕乏粮，人多饿死，于是珣置招贤所，以纳士。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为大言，以诸葛亮为不知兵，乃以为行军都统，募市井无赖为兵，夫城进退跳踯，大抵以童戏为其阵法，大书"古今相对"四字于旗上，作黄布袍缁巾镴牌各三十六事，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欲以怖敌而走之，大率皆诞妄，因与其众出城杀百姓之樵采者以为功。买耐儿者，本岐路小说人，制运粮车千辆，是时材木甚艰，所费浩大，观者皆窃叹之。是时元兵益至，邀索甚巨，兼乞公主。珣以东海郡侯少女与之，又乡其国遥拜焉，元兵乃尽驱山东、两河少壮数千万而去。珣谋走汴，所搬书籍计用三万车，宝玉计用骆驼三千头。贞祐二年，珣至汴，汴吏民指车所载叹曰："恰去九十年，谁知又归在此耶？"元人既归，闻珣迁汴，怒之，乃

复围燕。

初，珣以太子守忠守燕，辅以完颜福兴、抹捻尽忠、蒲察七斤三人守。忠畏怯先遁归，七斤出降，福兴仰药死，尽忠弃城入汴，燕遂陷。而元兵之在金境者，山东、西河南北皆有焉。宋见金日（此下有阙文）又珣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此下有阙文〕不敢入，守绪迎而入之，既而囚之，七日死。有斜卯爱实者，愤所用之非人，尝历数曰：“平章白撒，于击丸外百无一能。丞相赛不菽麦不分，虽谓乏材亦不至此人为相参政。赤盏合喜，一马军之材止矣，今乃兼将相之权。右丞颜盏世鲁碌碌无补，备员而已。患难之际，倚注此类，欲冀中兴难矣。”又有参政完颜合周者，汴京所用为括粮者也。性好作诗，词语鄙俚，人采其语以为戏笑，括粮榜文有“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等语，以而作儿，京城目之曰雀儿参政。

初守绪之出也，以汴城付完颜奴申、习捏阿不，而元将速不解复图汴。守绪走归德，而遣使迎其母妻，有弃汴意。汴人恐奴申、阿不谋立完颜氏一人为主以守汴，方共集民庶杂议。崔立者，将陵人也，少贫无行为西面元帅心常思乱，遂帅甲士撞省门而入，先杀阿不，次杀奴申，乃立卫绍王太子从恪，以阿不、奴申所佩虎符送诣速不解，纳款，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速不解至，自青城立往见之，速不解喜，饮之酒，立以父事之。既还，悉烧京城，楼橹火起，速不解大喜，始信其实降也，立托以军前索随驾官吏家属，聚之省中人，自阅之，日乱数人，犹若不足，有以一女之故，杀数人者。又拘系完颜氏宗族置宫中，以兵守之，不听出入。

天兴二年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后服进于北国，因讽守绪母后，作书招守绪，使早降元。初守绪在归德，兵食不足，知府石盏女鲁欢，请尽散诸军就食他州，城中所存惟蒲察、官奴军四百五十人，马用军七百人而已。官奴与用不协，兼恶鲁欢，乃作乱攻用，用败走，而女鲁欢被执，数之云：“郎主至此，求好酱亦不得，汝罪何辞?”乃杀女鲁欢，遣其党马实至守绪所居宫中收直长把奴申。守绪掷剑于地曰：“为我言于元帅，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实乃退。官奴是日，凡杀朝官李蹊已下三百余人。日暮，提兵入见，言石盏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守绪不得已赦其罪，以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

初，官奴母没在元兵中，守绪乃谋因之以降，忒木解信之，还其母，因定和计。官奴乃日往来讲议，或乘舟中流欢会。金将有疑官奴劫守绪北降者，以兵围官奴家，数之曰：“汝欲献郎主，我辈皆北朝不赦者，使安归乎?”官奴乃以其母出质云：“若以吾母自北中来，疑我与北有谋，即杀之，我不恨。”围者曰：“果如参政所言，今后勿复言讲和北使至即当杀之。”官奴曰：“杀亦可，不杀亦可，奏而杀之亦可。”官奴即聚军北草场，自言无反情，今勿复相疑，已乃引兵夜斫元师守绪御照碧堂，无一人敢奏对者，悲泣而已。或言官奴计构国用安胁守绪传位事不成，则献守绪于宋，自赎反复之罪。守绪乃与左右谋，召官奴议事，因而诛之。伏兵门中，约呼参政官奴，伏即出，官奴中刺走，死。六月，守绪入蔡。是时崔立在汴，以守绪之母后及妃嫔送于元军，遂北迁。冬，元兵围蔡，宋将孟珙以兵来会。

天兴二年正月，守绪以被围，急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固让，守绪曰：“朕所以付卿者，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承麟受之，即位，百官称贺方毕，而城南面已树宋帜，守者弃门。元兵遂入城，守绪自缢于幽兰轩，承麟入哭，谥曰“哀宗”。已而，承麟亦为乱兵所杀。领省院事完颜仲德率兵巷战，闻守绪死，谓将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战为?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言讫赴水死。将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死?”于是从之者数人，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其后崔立在汴，亦以是年之六月，为千户李伯渊所杀。所谓不肯入援之恒山公武仙兵，散走民家，被杀。兖王国用安降元，后叛入宋，投水死，地皆入元。

……好绘画，立时年始十一岁。皇太后摄政，泣曰：“母寡子弱，奈何?”耶律斜轸、韩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皇后与此二人参决大政，而以南边事委于越休哥……

# 虏庭事实

[宋] 文惟简撰　陈　虎整理

《虏庭事实》十卷，宋文惟简撰。文惟简，生平事迹不详。原书已佚，仅于涵芬楼《说郛》卷八存留数则，分为姓氏、风俗、仗责、拜天、黄鼠、婚聘、过盏、放偷、披秉、哑揖、丧葬、血泣、释奠、寺塔等条，记述了女真各部当时的政治、生活习俗等内容。这次整理即以《说郛》本为底本。

姓氏　女真部族，种类不同。有夹谷、赤盏、温熟、驰满、纳合、徒丹、乌古论、乌林答、纥石烈等数十姓，各以其先世所居地名为列。惟完颜一姓，则有异焉。盖其远祖，因避罪自高丽而至。女真后立《神功圣德碑》于燕城之西。参知政事韩昉作文，翰林承旨宇文虚中书，翰林待制吴激篆额。其碑自序出于高丽云。

风俗　女真风俗，初甚淳质。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为贵，邻人酝酒欲熟，则烹鲜击肥而邀主于其家。无贵贱、老幼团坐而饮，酒酣则宾主迭为歌舞以夸尚。今则稍知礼节，不复如此耳。

杖责　虏中，上自宰执、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如天朝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则去衣卧地，令侍卫之人以杖□之，数足则止，名曰“御断”。州县官有罪，则差天使至其本家，量轻重而杖之，名曰“监断”。有因而致死者。上下内外官，虽曾被刑责，相视不以为辱。又安知古者，刑不加大夫也。

拜天　虏人州军及军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节，择宽敞之地，多设酒、醴、牢饩、饼饵、果实祭于其所，名曰“拜天”。祭罢，则无贵贱、老幼，能骑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则金帛赏之；不中者，则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罢，则张宴饮以为极乐也。

黄鼠　沙漠之野，地多黄鼠，畜豆壳于其地，以为食用。村民欲得之，则以水灌穴，遂出而有获。见其城邑有卖者，去皮刻腹，极甚肥大。虏人相说，以为珍味。则知苏属国奉使时，胡妇掘野鼠而食之者，正谓此也。

婚聘　虏人风俗，取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妇归宗，则兄弟侄皆得以娉之。有妻其继母者，与犬豕无异。汉儿则不然，知其非法也。

过盏　金国，上至朝廷，下至州郡，皆有过盏之礼。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间娶妇生子，若迎接天使、趋奉州官之类，则以酒果为具。及有币、帛、金、银、鞍马、珍玩等诸物，以相赠遗。主人乃捧其酒于宾，以相赞祝、祈恳，名曰“过盏”。如此结恩释怨，不如是者，为不知礼。

放偷　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鞍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则“放偷”之弊，是何礼法?

披秉　胡儿自古以来，披发左衽，习以为俗，安知有衣冠之法为可贵耶?顷年初创台，有女真、契丹之人，有为公相尚书侍郎者，从汉法，例当“披秉”。皆病头闷、身痒，反以为苦。译而语人曰：“都被尔汉人立法，拘束杀我辈也，受苦受辱。”此诚可笑。

哑揖　汉儿士大夫上位者，年时及久阔交友相见，则进退周旋，三出头、五折腰，相揖而不作声，名曰“哑揖”。不如是者，为山野之人，不知礼法，众可嗤笑。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亦不作声，是谓“相揖”。

丧葬　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汉儿则遗体，然后瘗之，丧凶之礼，一如中原。女真则以木槽盛之，葬于山林，无有封树。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有之也。

血泣　尝见女真贵人初亡之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设牲牢、酒馔以为祭奠，名曰“烧饭”。乃跪膝而哭。又以小刀轻厉额上，血泪淋漓不止，更相拜

慰。须臾，则男女杂坐，饮酒舞弄，极其欢笑。此何礼也？

**释奠** 距燕山东北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奚霫旧地。其府中亦有宣圣庙，春秋二仲月，行释奠之礼。契丹固哥相公者，因此日就庙中张宴。有胡妇数人，丽服靓装，登于殿上，徘徊瞻顾。中有一人，曰："此胡者，是何神道？"答曰："者便骂我'夷狄之有君'者。"众皆发笑而去矣。

**寺塔** 燕山京城东壁有大寺一区，名"悯忠"。廊下有石刻云："唐太宗征辽东、高丽回，念忠臣、孝子殁于王事者，所以建此寺而荐福也。"东西有砖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禄山、史思明所建矣。

# 北风扬沙录

[元] 陈 准撰 蔡建新整理

《北风扬沙录》一卷，宋陈准撰。书中记述了女真族的由来，契丹耶律阿保机征服女真各部后管理措施，女真人生活的环境、气候、习俗、衣食、物产以及社会的官制、兵制、法令等内容，是了解女真族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原书已佚，今存涵芬楼《说郛》删节本。这次整理即以《说郛》本为底本。

金国本名朱里真，番语舌音讹为女真，或曰虑真。避契丹兴宗宗真名，又曰女直。肃慎氏之遗种，西海之别族也。或曰三韩辰韩之后，姓拿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贱。唐贞观中，靺鞨来中国，始闻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水东长白山，鸭绿水之源，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铁离，东濒海。《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

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契丹阿保机乘唐衰，兴北方，吞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机恐女真为患，诱豪左数千家，迁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隶。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宫口，至束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契丹咸州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合苏隶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东江之北，宁江之东，地方千余里，户十余万，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则谓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

僻处契丹东北隅地，多山林，屋无瓦，覆以板或桦皮，墙壁亦木为之。产名马、生金、大珠，颇事耕艺而不蚕桑，人多衣布。冬极寒，盛夏如中国十月时。屋绝高数丈，独开东南一扉，扉掩复以草绸缪之。环屋为上床，炽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衣厚毛为衣，非入屋不撤。衣屦稍薄，则堕指裂肤。

臣属契丹二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封号，兄弟相传，周而复始，间岁以北珠、貂桦、名马、良犬为贡，亦服叛不常。契丹谓之女真，通羁縻而已。

俗勇悍，耐饥渴辛苦，骑上下崖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人皆辫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胪后发，以色丝系之。富人用珠金为饰，男子亦衣红黄，与妇人无别。嗜酒而好杀，无常居，善为鹿鸣，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则缚之而俟其醒，不尔杀人，虽父母不辨也。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调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谓好为臧，谓不好为刺撤，谓酒为勃苏，谓误杀为蒙山不屈花不刺。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职，皆曰勃极列，犹中国总管，盖纠官也。自五户勃极列推而上之，至万户，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宗室皆谓之郎君，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卿相亦拜马前，而郎君不为礼，役使之如奴隶。

凡用兵，戈为前行，号曰硬军。人马皆金甲刀棓，自副弓矢在后，设而不发，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过也。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不可出，人携不满百枝。其法十五百皆有长，五长击柝，行长执旗，百长挟鼓，千人将则旗帜、金鼓悉备。五长战死，四人皆斩。行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行长皆斩。能负同伍战没之尸以归，即得其家资。凡将皆执旗，人视其所向而趋，自主将至卒，皆自驭无从者，以粟粥燔肉为食，上下无异品。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其密如此。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将，任其事。师还有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众以为薄，复增之。

法令严，杀死人者仍没其家人为奴婢，亲戚欲得则输牛马赎之。盗一责十，以六归主而四输官。其他罪无轻重悉笞背。守一州则一州之官许专决，守一县则一县之官许专决，取民财者无罪。凡在官者将罪，坐之廊，赐以酒，官尊者杖于堂上，已下复视事如故。

宋朝建隆二年始遣使来朝，贡方物、名马、貂皮。

#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

[宋] 许亢宗撰　胡　昕整理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一卷，宋许亢宗撰。许亢宗，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生活在南北宋之际，官著作郎。宋徽宗宣和六年（一一二四），被朝廷差充贺金主登位使（实则金太宗完颜晟已于上年即位）。次年正月出发，八月回京。书中详记出使道里、沿途宋辽遗迹、风土人情、接待礼仪等内容，对研究早期宋金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原书已佚，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和确庵、耐庵《靖康稗史》均有收录。这次整理即以民国刊印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金人既灭契丹，遂与我为敌国，依契丹旧例，以讲和好。每岁遣使，除正旦、生辰两番永为常例外，非常庆吊别论也。甲辰年，阿骨打忽身死，其弟吴乞买嗣立。差许亢宗充奉使贺登位，并关取《奉使契丹条例》案牍，参详增减，遵守以行。兼行人所须，皆在京诸司百局应办，纤悉备具，无一缺者，盖祖宗旧制也。

随行三节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计八十人：都辖一、医一、随行指使一、译语指使二、礼物祗应二、引接祗应二、书表司二、习驭司二、职员二、小底二、亲属二、龙卫虞候六、宣抚司十将一、察视二、节级三、翰林司二、鸾仪司一、太官局二、驰务槽头一、教骏三、后院作匠一、鞍辔库子虎翼兵士五、宣武兵士三十。冗仗则有杂载车三、杂载驼十、粗细马十二。礼物则有御马三，涂金银作鞍辔副之；象牙、玳瑁鞭各一；涂金半钑八角饮酒斛二只，盖勺全；涂金半钑八角银瓶十只，盖全；涂金大浑银香狮三只，座全；着色绣衣三袭；果子十笼；蜜煎十瓮；芽茶三斤。于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陛辞，翌日发行。至当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阙。其行程，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详叙。今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

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县。

离州三十里，至白沟拒马河，源出代郡涞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东入于海。河阔止十数丈，南宋与契丹以此为界。旧容城县附雄州归信县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创筑容城县新垒。过河三十里到新城县。契丹阿保机入寇，唐庄宗以铁骑五千败之于新城，即此地。旧为契丹边面，自与宋朝结好，百余年间，楼壁仅存。

第二程：自新城县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为契丹南寨边城，楼壁并存。及郭药师举城内属，不经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刘李河，合范河东流入海，故谓之范阳。

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

良乡乃唐庄宗时赵德钧镇边幽州，岁苦契丹侵抄转饷，乃于盐沟置良乡，即此地，隶燕山府。经兵火之后，屋舍居民靡有孑遗。帅臣复加修筑，楼壁焕然一新，渐次归业者数千家。离城三十里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两岸造浮梁，建龙祠宫，仿佛如黎阳三山制度，以快耳目观睹，费钱无虑数百万缗。

第四程：自良乡六十里至燕山府。

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广远，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阴幽肃杀之义，杜牧言之略矣。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楼烦、白檀，西有云中、太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自晋割赂北虏，建为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师过居庸关，契丹弃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尝遣使海上，约许增岁币，以城归我，迁徙者寻皆归业，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夐绝。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以

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一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四明四镇皆不及也。癸卯年春归我版图，更府名曰燕山，军额曰永清。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壁共四十丈，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城开八门。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县。

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尸插纸标于市，售以为食。钱粮金帛率以供常胜军，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饥死者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闻知。宣抚司王安中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后奉朝廷令，支太仓漕粳米五十万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赡燕军。回程至此，已见舳舻衔尾，舣万艘于水。潞河在县东半里许，曹操征乌丸蹋顿、袁尚等，凿渠自滹沱由涿水入潞河，即此地。

第六程：自潞县七十里至三河县。

三河县隶蓟州，后唐赵德钧于幽州东置三河县以护转输，即此。

第七程：自三河县六十里至蓟州。

蓟州乃渔阳也。因问天宝禄山旧事，人无能知者。

第八程：自蓟州七十里至玉田县。

县之东北去景州一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杂奚人直入城劫虏，每边人告急，宣抚司王安中则戒之曰："莫生事。"四月之内凡三至，尽屠军民，一火而去。安中辄创新筑，此城改为新州。

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

镇有居民可二百家，并无城。

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镇东行十余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并无沟堑，惟以两小津堠，高三尺许。其两界地东西阔约一里，内两界人户不得耕种。行人并依《奉使契丹条例》，所至州备车马，护送至界首。前期具国信使、副职位、姓名关牒虏界，备车马人夫以待。虏中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两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赍国信使、副门状过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门状回示，仍请过界。于例，三请方上马，各于两界心对立马，引接互呈门状，各举鞭虚揖如仪，以次行焉。四十里至清州，会食，各相劳问。州元是石城县，金人新改是名。兵火之后，居民万余家。是晚，酒五行，进饭，用粟，抄以匕；别置粥一盂，抄以小勺，与饭同下。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脏瀹羹，芼以韭菜，秽污不可向口，虏人嗜之。器无陶埴，惟以木刓为盂楪，髹以漆，以贮食物。自此以东，每遇馆顿，或止宿，其供应人并于所至处居民汉儿内，选衣服鲜明者为之。每遇迎送我使，则自彼国给银牌入，名曰"银牌天使"。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滦州。

滦州古无之。唐末天下乱，阿保机攻陷平、营。刘守光据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机为主，筑此以居之。州处平地，负麓面冈。东行三里许，乱山重叠，形势险峻。河经其间，河面阔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极清深。临河有大亭，名曰濯清，为塞北之绝郡。守将迎于此，回程锡宴是州。

第十二程：自滦州四十里至望都县。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机，即于所居处创立县名，随其来处乡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号。唐庄宗以铁骑五千退保望都，即此县也。

第十三程：自望都县六十里至营州。

营州，古柳城，舜筑也。乃殷之孤竹国，汉唐辽西地。金国讨张觉，是州之民屠戮殆尽，存者贫民十数家。是日，行人馆于州宅，古屋十数楹，庭有大木十数株。枯腐蔽野，满目凄凉，使人有吊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间，有大山数十，其来甚远，高下皆石，不产草木；峙立州后，如营卫然。恐州以此得名，而前人谓地当营室，故名曰营。

第十四程：自营州一百里至润州。

离州东行六十里至榆关，并无堡障，但存遗址，有居民十数家。登高四望，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出关来才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卤。弥望黄云白草，莫知亘极，盖天设此限华夷也。夷狄自古为寇，则多自云中雁门，未尝有自渔阳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晋割弃，契丹以此控制我朝，第以社稷威灵、祖宗功德，保守信誓，而禽兽无得以肆其毒尔。前此经营边事，与金人岁币加契丹之倍，以买幽蓟五州之地，而平、滦、营三州不预其数，是五关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愚谓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五州之地，则天下常不安。幽燕视五关为喉襟，无五关则幽燕不可守。五关虽得其三，纵药师不叛，而边患亦终无宁岁也。比来言者论列当时主议大臣，有云，以营、平、滦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蜂蝎迁窠，虎兕出槛，盖指此也。出榆关以东，山川风物与中原殊异。所谓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数十里，民居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强名为州。经兵火之后，愈更萧然。自兹以东，类皆如此。

第十五程：自润州八十里至迁州。

彼中行程并无里堠，但以行彻一日，即记为里数。是日，行无虑百余里。金人居常行马率皆奔轶，此日自早饭罢，行至暝方到。道路绝人烟，不排中顿，行人饥渴甚。自兹以东，类皆如此。

第十六程：自迁州九十里至习州。

迁州东门外十数步，即古长城，所筑遗址宛然。

第十七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

无古迹可云。

第十八程：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

离来州三十里，即行海东岸，俯挹沧溟，与天同

碧，穷极目力，不知所际。寺去海半里许，寺后有温泉二池。望海东有一大岛，楼殿萃堵，坡之上有龙宫寺。见安僧十数人。是夜，行人皆野盘。

第十九程：自海云寺一百里至红花务。

此一程尽日行海岸。红花务乃金人煎盐所，去海一里许。至晚，金人馈鱼数十枚，烹作羹，味极珍。

第二十程：自红花务九十里至锦州。

自出榆关东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经由“十三山”下，欧阳文忠叙胡峤所说“十三山”即此。

第二十一程：自锦州八十里至刘家庄。

是后，行人俱野盘。

第二十二程：自刘家庄一百里至显州。

出榆关以东行，南濒海，而北限大山，尽皆粗恶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苍翠万仞，全类江左，乃医巫闾山也。成周之时，幽州以医巫闾作镇，其远如此。契丹兀欲葬于此山，离州七里别建乾州以奉陵寝，今尽为金人毁掘。

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

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六十里至梁鱼务。

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有河名曰辽河。濒河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北辽河居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丽，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至。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则蒿草薰烟稍能免。务基依水际，居民数十家环绕。弥望皆荷花，水多鱼。徘徊久之，颇起怀乡之思。

第二十五程：自梁鱼务百单三里至没咄孛堇寨。

“没咄”，小名；“孛堇”，汉语为官人。

第二十六程：自没咄寨八十里至沈州。

第二十七程：自沈州七十里至兴州。

自过辽河，以东即古之辽东地。金人方战争之际，首得辽东五十一州之地，乃契丹阿保机破渤海国建为东京路地也。

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州一里许，有幕屋数间，供帐略备，州守出迎，礼仪如制。就坐，乐作，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筝、笙、箜篌、大鼓、拍板，曲调与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太阔，声遂下，而管、笛声高。韵多不合，每拍声后继一小声。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观也。酒五行，乐作，迎归馆。老幼夹观，填溢道路。次日早，有中使抚问，别一使赐酒果，又一使赐宴。赴州宅，就坐，乐作，酒九行。果子惟松子数颗。胡法，饮酒食肉不随盏下，俟酒毕，随粥饭一发致前，铺满几案。地少羊，惟猪、鹿、兔、雁。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最重油煮。面食以蜜涂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设。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子，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人各携以归舍。虏人每赐行人宴，必以贵臣押伴。是日，押伴贵臣被酒，辄大言诧金人之强，控弦百万，无敌于天下。使长掎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员三万里，劲兵数百万，岂为弱耶？某衔命远来，贺大金皇帝登宝位，而大金皇帝止令太尉来伴行人酒食，何尝令大言以相罔也？”辞色俱厉，虏人气慑，不复措一辞。及赐宴毕，例有表谢，有曰“祗造邻邦”。中使读之曰：“使人轻我大金国。《论语》云‘蛮貊之邦’，表辞不当用‘邦’字。”请重换方肯持去。使长正色而言曰：“《书》谓‘协和万邦’、‘克勤于邦’，《诗》谓‘周虽旧邦’，《论语》谓‘至于他邦’、‘问人于他邦’、‘善人为邦’、‘一言兴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独只诵此一句以相问也？表不可换！须到阙下，当与曾读书人理会，中使无多言！”虏人无以答。使长许亢宗，饶之乐平人，以才被选。为人酝藉似不能言者，临事敢发如此，虏人颇壮之。

第二十九程：自咸州四十里至肃州，又五十里至同州。

离咸州即北行，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东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罗山，山内深远，无路可行。其间出人参、白附子，深处与高丽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锡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孛堇寨。

第三十二程：自蒲里四十里至黄龙府。

契丹阿保机初攻渤海，射黄龙于此地，即建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仪。有中使抚问，赐酒果、锡宴一如咸州制。自此东行。

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

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

第三十四程：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离孛堇寨。

道旁有契丹旧益州、宾州空城。

第三十五程：自漫七离孛堇寨一百里至和里间寨。

离漫七离行六十里，即古乌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来自广漠之北，远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接高丽鸭绿江入海。江面阔可半里许，寨前高岸有柳树，沿路设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太师李靖居于是，靖累使南朝。此排中顿，由是饮食精细绝佳。时当仲夏，藉树荫俯瞰长江，凉飙拂面。盘礴少顷，殊忘鞍马之劳。过江四十里，宿和里间寨。

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间寨九十里至句孤孛堇寨。

自和里间寨东行五里，即有溃堰断堑，自北而

南，莫知远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与女真两国古界也。界八十里，直至涞流河。行终日之内，山无一寸木，地不产泉，人携水以行。岂天地以此限两国也。豹狼互相吞噬，终为强者所并耳。涞流河阔二十余步，以船渡之，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东，散处原隰间尽女真人，更无异族。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

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达河寨。

第三十八程：自达河寨四十里至蒲挞寨。

是日，金使前来排办祗候。

第三十九程：自蒲挞寨五十里至馆。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状辞。馆伴使、副于此相见，如接伴礼。虏中每差接伴、馆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奚内人物白皙详缓能汉语者为之，副使则选汉儿读书者为之。复有中使抚问，赐酒果、赐宴如常仪。毕，又行三十里至馆。馆惟茅舍三十余间，墙壁全密，堂室如帟幕，寝榻皆土床，铺厚毡褥及锦绣貂鼠被、大枕头等。以女真兵数十佩刀、执弓矢，守护甚严。此去虏廷尚十余里。次日赐酒果，至晚，阁门使躬来说议，约翌日赴虏廷朝见。

次日，馆伴同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揉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至于宿围门，就龙台下马，行入宿围。西设毡帐四座，各归帐歇定，客省使、副使相见就坐，酒三行。少顷，闻鞞鼓声入，歌引三奏，乐作，阁门使及祗坐班引入，即捧国书自山棚东入，陈礼物于庭下，传进如仪。赞通拜舞抃蹈讫，使、副上殿，女真酋领数十人班于西厢，以次拜讫，近贵人各百余人上殿，以次就坐，余并退。

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尺，以五色彩间结山石及仙、佛、龙、象之形，杂以松柏枝，以数人能为禽鸣者吟叫山内。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下铺帷幕，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厢旋结架小韦屋，幂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殿内以女真兵数十人分两壁立，各持长柄小骨朵以为仪卫。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十百间未就，规模亦甚侈也。

虏主所坐，若今之讲坐者，施重茵；头裹皂头巾，带后垂，若今之僧伽帽者；玉束带、白皮鞋；薄髯，可三十七八许人。前施朱漆银装镀金几案，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箸以象齿。遇食时，数胡人抬舁十数鼎镬致前，杂手旋切割饾饤以进，名曰"御厨宴"。所食物与前叙略同，但差精细而味和耳。食余，颁以散三节人。乐如前所叙，但人数多至二百人，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每乐作，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也，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尔。酒五行，食毕，各赐袭衣袍带，使、副以金，余人以银。谢毕，归馆。

次日，有中使赐酒果，复赐饩。赐饩以绢帛折充，使、副百余匹，余人十余匹。

次日，诣虏庭赴花宴，并如仪。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此为异尔。酒五行，各起就帐，戴色绢花，各二十余枝。谢罢，复坐。酒三行，归馆。

次日，又有中使赐酒果，复有贵臣就赐宴，兼伴射于馆内。庭下设垛，乐作，酒三行，伴射贵臣、馆伴使副、国信使副离席就射。三矢，弓弩从便用之。胜负各有差，就赐袭衣、鞍马。是日，虏人名王贵臣多微服隐稠人中以观射。

次日朝辞，如见时。酒食毕，就殿上请国书，捧下殿，赐使、副袭衣、物帛、鞍马，三节人物帛各有差。拜辞归馆，铺挂彩灯百十余，为芙蓉、鹅、雁之形，蜡炬十数，杂以弦管，为堂上乐。馆伴使、副过位，召国信使、副为惜别之会，名曰"换衣灯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数件，或币帛交遗。常相聚，惟劝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语笑甚款，酒不计巡，以醉为度，皆旧例也。

次日回程，起发至兀室郎君宅，馆伴使、副展状辞，送伴使、副于此相见如仪。有中使抚问，赐酒果如来时。至信州、滦州同此。回程在路，更不再叙。

至清州，将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为惜别之会。亦出衣服三数件，或币帛交遗，情意甚欢。次早发行，至界内幕次，下马而望，我界旗帜、甲马、车舆、帟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顷乐作，酒五行，上马，复同送伴使、副过我幕次。作乐，酒五行，上马，复送至两界中，彼此使、副回马对立，马上一杯，换所执鞭，以为异日之记。引接展辞状，举鞭揖别，各背马回顾，少顷进数步，踌躇为不忍别之状。如是者三乃行。虏人情皆凄恻，或挥泪，我人无也。

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是时，行人旦暮忧虏有质留之患，偶幸生还。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是秋八月初五日到阙。

# 大金吊伐录

[金] 佚　名撰　董文武整理

《大金吊伐录》四卷，金佚名撰。作者视金对宋用兵为"吊民伐罪"，因以书名。该书按年编录金太祖天辅七年（一一二三）至金太宗天会五年（一一二七）有关破宋灭辽、废立大楚、大齐的国书、誓诏、册表、文状、指挥、牒檄等文件一六一篇，首尾完备，为编集官府所存案牍而成。卷首撰述金太祖起事以来诸事梗概，书末附金降封宋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辽天祚帝为海滨王的诏书和受封者的谢表。全书有四十九篇同时见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余亦多详略互见，可以校对缺讹，补充正史的不足。原本二卷，今通行本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守山阁丛书》、《墨海金壶》、《四部丛刊三编》、《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

## 卷　一

### 与宋主书　天辅七年正月己卯，其已前者军上不留

天辅元年十二月，宋主遣登州防御使马政来曰："日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败勍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所取燕、云、两京地土（二字原倒，依吴本乙转，与原本校语合），愿畀下邑（按：《金史·太祖本纪》载此书，内"所取燕、云、两京地土"八字，作"陷入契丹汉地"六字，余并同）。"二年正月乙巳，宋使马政回。遣索多报聘，与宋约夹攻燕、西二京，随得者取其地。若出国所取，即不在分割。三年夏四月丙子朔，使南宋索多回（按：《金史·太祖本纪》，事系六月），同宋使赵良嗣（"嗣"字依吴本补，与下文一例）及其子宏来。索多见受宋国团练使官，上命杖而削之。南使回，遣贝勒锡林、赫噜等同往。四年二月已亥，使南宋锡林、赫噜等回，同宋使赵良嗣、王晖复以祈请燕、西二京地界书来。六月庚午朔，遣宋使赵良嗣等回，以所获上京（今临黄府是也）同知苏守告（按：《三朝北盟会编》作"苏寿吉"）与宋，且约夹攻取燕、西二京地如约议。十二月丁卯朔，宋使马政复来请燕地，命如前约。六年夏四月壬辰（吴本作"壬寅"），遣图克坦乌济、高信格使于宋。七年正月己卯，与宋书，略曰："往岁越海计议，兴兵夹攻，每有克获，所得者取。后违此约，独乘辽势已衰，始行侵讨，而乃反被追袭，闻军帅刘延庆等已坐责罚。又燕京僭号普贤女（按：普贤女即辽燕王耶律淳妻萧氏）上表再三乞请，称有南兵入城，力战破之，杀戮殆尽，归命上国，愿为附庸，犹存大信。以先许宋人之请，若彼能如元约，来攻克捷，则事在不言。既此间得而分付，理应有报，是以宣谕赵良嗣等，合取时贡银、绢共准一百万贯。良嗣等言，奉旨并请西京路地界；若不从所请，止得燕京，即纳二十万匹、两；设犹未允，更加绫二万匹，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诸州土广人众，今取与未决，岂可轻易便行分付？请抽退临边士卒。"（按：以上俱系原起事由，即所载正月己卯一书，亦仅存其略。自二月癸卯以后，均就原书年月排次，始见详备）

### 答宋主书　天辅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月癸卯，遣贝勒尼楚赫、道喇为宋使副，以乌凌噶思谋为议事，答宋主书曰："来书云所言代税物货，并事目所载色数价值，交割月日、处所，与画定界至，遣使贺正旦生辰，及置榷场事，并如来示所谕，备悉美意外。今年合交银、绢，称候到依契丹旧交月日交割，特异元书，理合一就，重念春农搬运不易，曲从来意。其银、绢请自前来与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后交割。今立誓草付国信使副，到请依草著誓，至日当议复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贝勒尼楚赫、道喇为国信使副，及思谋充议事。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

宣。谨白。"（按：《三朝北盟会编》载此书起处尚有"使轺荐届，荣讯迭承。既增岁散之优，深悉善邻之意。俟成誓约，永保惟和"二十八字，此本疑阙。）

## 白札子　与书同封

昨者赵良嗣到上京军前，计议五代以后陷入契丹旧汉地州县，时止许燕京。及再差马政更议西京，回书只请就便计度收复（原本"只"作"即"，无"就"字，今依吴本），寻为彼不能取，致本朝自行抚定。又差赵良嗣等来议，称燕、西两京已曾计议，缘为西京不在许限，只许燕京所辖六州。来书云其西京别作一段，今来又令良嗣等计议西京，欲一就收复。虽贵朝不经夹攻，而念两朝通和实同一家，必务交欢笃于往日，今特许与西京、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并地土民户，其已西并北一带接连山后州县地土人民不在许与之限。据所许民户地土甚多，自来攻伐抚慰，将帅士卒艰苦不少，今来别无再索经略，请差人交割。其诸事理，已宣谕赵良嗣去讫。来书称契丹出没，今差人押领大军往彼，幸踏地里交割。发行月日，已谕使人省会，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议定。

## 南宋回书

三月戊午，命马同权管勾燕京事，将以其地付宋故也。丙寅，宋使卢益、赵良嗣、马扩（按：《金史》作"马宏"）以回书来。三月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大圣皇帝阙下："华缄荐至，契好增勤。爰驰预政之臣，共著约神之誓。惟两朝吊民伐罪之举，振古所无，而万世讲信修睦之诚，自今伊始。用坚盟载，永洽邻欢。来书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后交割。今立誓草付国信使副，到请依草著誓，至日当议复盟，银、绢请自前来与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并如来谕。顺履融和，茂迎福祉。今差中大夫、试工部尚书卢益、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赵良嗣充国信使，閤门宣赞舍人马扩充国信副使。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 白札子　同书封来

所谕西京、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并地土民户，本朝抚定，备荷美意，已令卢益等持银、绢往军前赏设。夏国素号狡狯，唯务诈诞，与昏主实甥舅唇齿之国，日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边兵马文字内指言贵朝，仍自云与昏主累世姻亲，询访得知处所，及称奉昏主之命，军州及土地人民权令守护招集，无使叛贼一向掳掠，故夏国起集援兵屯于境上。并据边臣累奏，夏国见勾集重兵，广备粮食，借助昏主，军声甚大，用意非浅。除已指挥河东等路整备御逐外，深恐贵朝欲知其详，所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西京管下州县，前书已言非务广土，实欲备御昏主，为彼此之利。今若将已西并北一带州县土地付与夏国，则不特昏主见在天德、云内地分出没，若使夏国据黄河以东州县，必与昏主合力，为害不细。夏国自去岁已辄占据清肃、河清两军，如欲与此两处，请贵朝详度外，其宁边、天德、云内已西并北一带州县土地，合以黄河及汉地为界。汉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与他国，并从贵朝（原本"並"作"并"，依吴本改）。又，持到誓书，其间事理，并依贵朝誓草。

## 又白札子

两朝交往礼仪，除合依见行礼仪外，传闻已上尊号，今议特称尊号，以表交欢。他日本朝如上尊号，贵朝亦合相称。近累据河北、河东帅司沿边之州军探报，契丹昏主见在天德、云内地分出没，已逼近应、朔等州。缴到昏主招谕军民补授官职真本文字，已令宣抚司移文贵朝照会。及已指挥河东路遣发兵马，救助应州一带极力备御外，请贵朝早发大军，往彼掩袭，因以照应交割，发行月日，从贵朝所便（原本"便"作"使"，无"从"字，今依吴本）。传闻四军萧斡已即位，号神圣皇帝，改年天嗣。如所传是实，所当至虑，早议招捉。使人尼楚赫等已待以厚礼，用示诚意。自此使聘往来礼数，彼此并依契丹旧例，亦如来谕。但契丹往还旧礼，有不系事繁复者，合行裁定，庶彼此为便。置榷场去处，从贵朝所便，交易并如契丹体例。

## 南宋誓书　系依草再立

维宣和五年，岁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书于大金大圣皇帝阙下："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顺，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昨以大金大圣皇帝创兴，并有辽国（原本"并"作"並"，依吴本改），遣使计议五代以后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与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并属县及所管民户。缘辽国尚为大金所有，以自来与契丹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税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计钱一百万贯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数已载前后往复议定国书，每年并交绿矾二千栲栳。两界侧近人户不得交侵，盗贼逃入，彼此无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若盗贼并赃捉败，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讫赃罚，虽盗贼不获（原脱"罚虽盗"三字，依吴本补。与后《回赐誓书》合），踪迹到处，便勒留偿。若有暴盗，或因别故，合举兵众，须得官报（吴本"官"作"关"）沿边官司。两国疆界各令防守，两朝界内地各如旧，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将来殊方异域，使人往还，无得禁阻。所贵久通欢好，庶保万世。苟违此约，天地鉴察，神明速殃，子孙不绍，社稷倾危。专具披述不宣。谨白。"

一，下项物计钱九十八万七千二百四十贯文，内除绫罗锦圈线（吴本作"绵"）不见分两外，计重二十五万九千五百斤，准一万七千三百

秤。

**回南宋国书** 夏四月壬辰，复宋书。癸巳，以宋所增银、绢令于燕地交付。壬辰，系初九日

累交聘礼，敦讲世和，复纾使传之华克，示载书之信，指以万祀，昭然一言，兹见继好息民之心（原本“继”作“讲”，依吴本改），而得亲仁善邻之美，义欲存于坚久，事更宜于宣陈。据燕京疆界，只依两朝差去人员同行检视交割为定。所云交付西京边界并夹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员押令大军，勒于今月十一日于彼应会，仍报宣抚司，凡关夹攻事件，须令与差去官员计议，从长施行。其边界亦依割定领受，仍已谕使人，却合有回谢礼数，并报复文字，送付差去。军下官员前次议取被掠并逃去人户，虽令宣抚司交付，却只推延，不肯早行发遣，至今一未结绝，必若边吏徼功，违约展转，如上不切禀从实关，引惹紊乱，有失将来久结欢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疾速发遣。又以契丹皇帝在阴山，和勒博在奚部山谷，以此两处勾当军事，今取岭北鸳鸯泺坐夏相度，所谋虽同，如或不泯后患，地里咫尺，特关贵国。自余分遣别路兵马，须是当朝供给，只据收捕和勒博、契丹皇帝两路兵马粮食，合销米一十万石，宜早处分取月日，于檀州、归化州两处，分路般送到，伫俟回报。炎歊在候，保啬是期（按：《三朝北盟会编》载此书，结尾尚多“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一十七字，此本疑阙）。

**回赐誓书**

惟信与义，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国主失道，民坠涂炭，肆用兴师，事在诛吊。贵国遣使航海计议，若将来并有辽国，愿还幽、燕故地。当时曾有依允，乃者亲领兵马，已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敦好，特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并属县及所管民户与之如约。今承来书：“缘为辽国尚为大金所有，以自来交与契丹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税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计钱一百万贯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数已载前后往复议定国书，每年并交绿矾二千栲栳。两界侧近人户不得交侵，盗贼逃人，彼此无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若盗贼并赃捉败，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讫赃罚。贼虽不获，踪迹到处，便勒留偿。若有暴盗，或因别故，合举兵众须得官报（吴本“官”作“关”）沿边官司。两国疆界各令防守，两朝界内地各如旧，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将来殊方异域，使人往来，无得禁阻。所贵久通欢好，庶保万世。苟违此约，天地鉴察，神明速殃，子孙不绍，社稷倾危。”本朝志欲协和万邦，大示诚信，故与燕地兼同誓约。苟或违之，天地鉴察，神明速殃，子孙不绍，社稷倾危。如变渝在彼，一准誓约，不以所与为定（按：《三朝北盟会编》载此书，起首尚有“维天辅七年岁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三十二字，此本疑阙。又按：《三朝北盟会编》无“本朝志欲协和万邦”以下四十字，而结尾尚有“专具披述不宣。谨白”八字，与此互异）。

**南宋国书** 已上并在燕京往复

四月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大圣皇帝阙下：“使车复至，聘问弥殷，式驰约载之严，共著齐盟之重，诚参天地，惠浃神人。取乱侮亡，遂底六师之绩；敦信明义，共图万世之安。仍眷云中，外虞昏主，并沐亲仁之好，获从恢复之心。远稔忱恂，倍增感怿，用传于后，永置于怀。两朝著誓之后，所务通欢继好，以保永世，末节细故各不须较。邀功生事构造之人，彼此所宜深察。所云粮食，燕、云两处无可计办，今特于内地拨那米五万石，二万石令河北路宣抚司于古北口外交割，三万石令河东路宣抚司于归化州或应州以北道路通快处交割，并于七月一日以前节次辇致前去，计会贵国军下官员般取。余事悉如来谕。顺绥炎律，茂履纯休。今具勒杨璞等回，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与南宋书草** 系天会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所草定，申乞具此理索

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并奚王府路都统达赉、南路都统多昂摩节次由前后各管处所，亡去张觉、李石纳苏并招过及自南京回去（“自”字原在“南京”下，今依吴本）。又，张觉等邀截下郎君锡库，及援送燕京遣发统军司所管以上逐起职官、百姓、工匠及诸军下亡去，驱使人口、军人、妻室，并劫掠偷递过孳畜财物。自来累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东路宣抚司，河东、云中府经略安抚使等司，燕山府、代、应、朔、武等州取索，皆推注不为分白凭验，伏乞朝廷详酌。勘会两朝誓书，盗贼逃亡，无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及约定所许州县、所管民户，其余包人户并不在许与之限。今据逐处奏前件因依缘由，称见获凭验，由自推注，不为分付，系违负自彼显然。若只以违约推延，便望休止（原本“违”作“为”，“止”作“正”，并依吴本改），亦不误矣。所据随处州县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户，并逃亡招过，及上件邀回劫掠偷递职官、百姓、工匠，驱使妇女孳畜财物等，如敦守誓约，请依在边帅臣所谍数目交付，仍指挥逐处禁止，乞回示。

**报南宋获契丹昏主书** 系里面抄白降到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大宝之尊，允归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举

问罪之师，追眇躬尽继述之略，尤赖仁邻之睦，生获昏王之身。人心既以欢和，天下得以治定。爰驰使介，庸示披陈，遂惟闻知，谅同庆慰。今差复州管内达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守鸿胪寺卿、知太常礼院、骑都尉、太原县开国伯、食邑百户、赐紫金鱼袋王永福充告庆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 与宋阉人、河北、河东、陕西等处宣抚使、广阳郡王童贯书

天会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则元帅致书于大宋宣抚郡王阁下：“既凭来信，复沐使音，未孚结纳之诚，难避重烦之议。领兵前去之由，已载别牒。且两朝之事，若不互相容会，须至战争。夫如是，则岂惟畜危转甚，更恐生灵枉罹涂炭，是用遣人，以俟雅报。盖以宣抚郡王所为结约和会，契义最旧，况承来文。若谓更有可议，务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抚郡王有辅立之功，位望所推（*吴本“推”作“重”*），必谓议以说言，扶斯将坠，与其交锋争战以伤生民，宁若酌中两便为计。果能如此，其于贵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获两下益固欢和，然后郡王忠孝克保终始，长守富贵，民赖其善，为天下之幸甚，岂不美哉！昔契丹请和之日，朝廷限以辽为界，不见听从，乃及今日。所望取为前鉴，审观事势，与差去官员评议定一。律正严凝，伫膺多福。今差昭文馆直学士王介儒、贝勒色呼美专奉书披述不宣。白。”

## 牒南宋宣抚司问罪 *系元帅府，天会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书所谓“领兵前去之由，已载别牒”*

大金元帅府牒大宋宣抚使司：“近差宁昌军节度使萧庆、贝勒色呼美专往理会所索户口事，所准回牒，称本朝幅员万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难指有无。又据差马扩、辛兴宗所说，与上亦同。往者大宋与辽为邻也，因争疆场，岁输金、帛，不获厌足，逊辞添纳，百余年间，勤于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殚言，想其屈志实不获已。由此而言，其苦于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纵英谟，神资睿略，方经营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请雪前耻，由朝廷以恩化为务，亲幸幽、蓟，才下全燕，即时割赐，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劳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义，遂立严誓，卜于子孙，久敦信约，何期立渝盟誓，手书称诏，构我边京，使为叛乱，贼杀宰辅，邀回户口？圣上以含容为德，取索户口之外，一无理会，尚自不知悔过，及于沿边多方作过，暂无自戢，为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确实有无归还，却称本朝幅员万里，人居散漫，岂期纵骄夸谩，弃德负义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谓我土地之广，但得户口，纵违誓约，毕竟何为？有此横暴显然而觉其奸回，容俟至今已为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实虑空逗岁月，今聊整问罪之师，且报纳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复元赐京镇州县。今月二十九日起发前进，须议公文牒具如前。今差昭文馆直学士王介儒、贝勒色呼美等前去事，须牒大宋河北、河东、陕西等处宣抚使司，到请照验先行，归还朔、武等州，陈其罪戾，其一切听命无违（*原本“其”作“具”，依吴本改*）。公文回示，仍请贵司自就相近亲见商议，容会结约。如或难以依应，即请克期甚地，以决胜负（*原本“甚”作“勘”，无“地”字，今依吴本*），幸不疑惑住滞，以至别议施行。谨牒。”

## 元帅府左副元帅、右监军、右都监下所部事迹檄书

往者辽国运衰，是生昏德，自为戎首，先启衅端。朝廷爰举义师，奉天伐罪，繄尔宋人，浮海计议，候并辽国，愿割幽、燕，岁纳金缣，自依旧例。先皇帝有客为德，嘉其来意，置以不疑，即时允应。尔后全燕既下，割之如约，其为恩信不谓不多，于是要之以天地，质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盗贼逃人，无令停止，亦不得间谍，诱扰边民，俾传之子孙，守而勿失。洎宸舆北返，宰辅东行，不意宋人贪婪无厌，稔其奸恶，忽忘前施之义，潜包幸乱之谋，遽渎誓约，结构罪人，使图不轨，据京为叛，贼杀大臣，邀回户口，啖以官秩，反令纳土，仍示手诏，窃行抚谕，遂使京畿之地鞠为寇场。才天兵临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辄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传以伪首，既杀无辜，又贷有罪，不仁不耻于此可知。朝廷方务含容，不彰其恶，但诫边臣，户口之外，一无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欢好之故也。彼尚饰以伪辞，终为隐讳，仍招纳逋逃，扰及居民（*原本“扰及”作“反扰”，今依吴本*），更使盗贼出没为患（*原作“过”，依吴本改*），所有岁贡又多愆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犹不听从，牒称本朝幅员万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难指有无，况事皆已往，请别计议。据彼迷辞，意涉夸谩，至于本境行发文字，辄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谤。虽累曾移文（*原本“曾”作“增”，依吴本改*），俟其改过，终然不悟，罔有悛心。矧又夏台，实惟藩辅，忱诚既献，土民是赐，而彼宋人忽起无名之众，辄行侵扰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复疆土，仍以狂辞，不为依应，反云夏人纳款，曲有陈请。大金方务恩抚初附之国，且料不无曲意，姑行顺从，既出一时私恩，画与夏人，则大金顺从夏人已为周至，自今不烦干预，自当以道里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浃群邦，彼之两国，各蒙其赐，所与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为周至，岂期诡诈，昧于道理，不为禀从如是之甚者哉？斯则非止侵陵夏国，实关不惧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盖闻古所重慎者兵

也，兵而无名，非三代仁义之谓也，其或仗顺临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王道焉，反是则甚无谓也。今奉宣命兴师问罪，东自南京以来，西接夏军一带，诸路并进，固不获已。况赵佶越自藩邸，包藏祸心，阴假黄门之力，贼其冢嗣，盗为元首，因而炽其恶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贤，谓已有天命，谓作虐无伤，当其伐辽之日，官军所至有逆拒者，或至伤残，皆非我所欲为，是其自速祸败也。或有举城举邑、以部以伍效顺归款者，前官如旧，厚加恩抚，立其劳绩，不次录用，居民则省徭役，轻刑罚，各安其业，谅已知悉，今亦如前，宜相为鉴。昔彼纳平山是图我疆，今伐汴宋是图彼地，兹所谓出乎尔反乎尔者也。若赵佶深悔前非，听命不违，则虽云无外，且未深图，止以黄河为界，聊报纳叛之由，是知自黄河以来皆系我民。夫人已有之物，安肯自为残毁？再念其民居无道之国，烦徭重役从来久矣，况遭阉竖要功喜事，近岁而下，苦于飞挽，流离道路，曾不聊生，今来若不预先晓告，窃虑其间别有牵迷，枉陷讨伐，须议指挥。

右下宋国诸路官僚、僧道、耆老、军人、百姓等，指挥到日，就便递相晓示，善为去就，择其曲直，审其强弱，度其逆顺，各以所部京州县镇、村野邑社、部伍寺观、兰若场山迎军纳款，必加恩赏。所有各手下、军人、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类，一切如旧，更不迁徙，仍具头领见带名衔状申，以凭依上施行。如或权不在手，茕独鳏寡以身归诚，厚为存恤。所据随处关市之征，山泽之禁，前来须为急务，内有于民不便无名之敛，仍仰所在官司开立状申，当议从便削去，仍委本处就便开具文解，申报所在路分军前照验。据已上处分条件，出自至诚，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细省会，兼已指挥南京路都统所依上旅行去讫，付逐处准此。

天会三年十一月日。

## 次事目札子 *系差员勒吴孝民等持去*

肇我大圣皇帝起义兵（吴本无“兵”字），吊伐亡辽，燕、蓟一方最为强大，天兵一日忽至城下，不血一刃，俯首顺命。爰念有宋航海遣使，起初结好，请复幽、燕旧地，即时割与。惟少摘官吏、强族、工役，并不满万数，徙之东行，良不得已，乃常胜军相易之故。著定誓书，盗贼逃人，彼此无令容纳，苟有违者，社稷倾覆，子孙不绍。曾不逾月（原本无“曾”字，依吴本补），弃德背惠，手诏逆贼张觉，阴相结构，杀我四执政大臣，邀迫我官民以归，岁交金币罔不逾时，及正旦使贺允中御前奏达，“传语”二字深涉轻易，其于本国穷奢极侈，上下相蒙，恣行无道，不忍多言。残虐海内，人怨神怒，此天夺之鉴，假手于我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师次邯郸，才有使人李邺等将到三省枢密院（原本“院”作“使”，依吴本改，与后文合）。所奉圣旨文牒，归罪边臣，全非当理。洎审求的意，方云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扳负大变，前月二十三日，当已传禅。两项归过，特有不同，难为准信。又柰使人悃愊辞酸恳，言本国君臣深自责恨前日之非，但言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兼所奉宣旨，如赵主深自悔过，再乞欢好，仰就便酌中施行，宜加恕道，用存大义。若果能诚心悔罪，重乞欢盟，可囚缚首先谋取平山童贯、詹度，并逆贼张觉、李石、卫甫、赵仁彦等来诣军前，谢天下罪，应自北界乱离南来及南京叛亡诸职官、工匠、教坊、百姓，续次发遣前来，仍以黄河为界。先请皇弟郓王与太少宰科一员，权且为质，亦候交割了绝，审欢情状，别无猜忌，即便遣还外，岁输金币并赏军物，然后计议施行。如或不欲依从，可预为备捍，指日相见，却冀端的回示。

## 宋三省枢密院札子 *天会四年正月七日，汴京城下受得下项*

三省枢密院据探报到，大金人马渐次前来，侵近京城。欲行御逐，缘大金已差人使，见到国门讲和，未委上件人马前来，有何因依者。右差魏康、刘镐前去，直至大金人马见今盘泊去处，取回文速申。

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 回札子

肇我大圣皇帝，为契丹主容纳叛人阿合占大王，不行交送，又多无道，应天顺人，起兵吊伐。是后不忍覆灭，欲与通好，终不听从，直至亡国，方始投降，尚犹释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晋国王耶律淳、辽阳、渤海高永昌、奚萧良等各赐本部地界，仍以世爵，例皆执迷（原本“皆”作“加”，依吴本改），竟取灭亡。夏国王李乾顺、塔坦默尔赫并助亡辽，犯我行阵，未鼓而破，为能改过，各复旧居，分裂契丹边土以济其地。赵宋前者航海遣使，请复幽、燕旧疆，当此之时，分白约誓，同力收取。尔来竟无接应行迹，一旦天兵忽至，不血一刃，举土向风。盖自契丹二百余年，远近无敢回顾，爰念从初结好，姑务欢和，即时割与，恩义非轻，著定誓书，若纳逃人，社稷倾危，子孙不绍。曾未逾月，弃德背惠，手诏逆贼张觉，害我四执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岁交金币并不如期，及正旦使贺允中御前奏达，“传语”二字特越旧例，深涉轻易。其于本国穷奢极侈，上下相蒙，阉竖擅权，作为奇巧，克取民间财玩，至有家室悬罄，人曷聊生，往往弊源，万莫言一。我皇帝审是数端，亡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举天兵，数路并进，理当问罪。面奉圣旨，如赵主能悔已过，再乞欢盟，仰就便酌中施行。当司引领大军取幽、燕一路，自入贵境，必为遣使来赍御笔，改责前非，纵横待命，不至深入。岂期直至邯郸，才有人使李邺等却只将到省院所奉圣旨文

牒，又言归罪边臣，全非当理。洎诘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扳负大变，已至传禅。两项归责，全是不同，难为准信。缘差来人使不能骑马，事致淹留，兼恐涂次别有错失，乃摘留从军，先令贝勒吴孝民等持白札子专去奏闻，路次及城门首遮堵，早不放人，今及城下，犹未遣还。今上年少，因乱登基，详度军国社稷子孙祸福，未能裁决，新任大臣例不贤明，鲜能英断，且前朝作孽，既为人子，未曾切谏，至今据舍崇高，逃窜无地，为子之罪莫大于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辞改责，手笔誓书，乞申旧好，于义为然。今执政臣属不念前日清平，奸贼同恶相济，弃之于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逐为大罚，又使宸颜忧辱不暇，亦宜同力敷奏，亲诣军前，重求通好。为臣之罪，复何可言，当计在久远，依应当司所请事目，不但拔出生灵涂炭，抑宗庙血食，园陵安寝，岂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内百姓肝胆涂地，鬼神乏主，后嗣零落。盖臣主俱新，虚负英气，不画远略，谋取艰难，乃前朝作斗乱之始，今日成灭亡之祸，其为大过更逾前日，历观自古不道君臣于此为甚。兼贵朝兵将与亡辽士马优劣可见，亡辽与本朝士马胜负明知，即目签拣到旧辽、契丹、奚、汉、渤海军众不少，其本国大军未足称数，且当司一路，除所经州郡并余路军兵亦约定于汴京会齐安置外，见节次前来，未断头尾，虽不欲一一分白，贵朝亦必详悉。又，自来边方守备兵众不能捍御，侵及国门，能免其难，未曾或有。贵国太平积有岁年，止以奢华适意，人民柔脆，不习骑射，创初设教，以不知兵之众而拒我熟练征伐强勇之士，望求可济，往昔无闻。更恐浅近官民间言当司，应以坚城不下，求请和好勿宜轻信，缘是与大圣皇帝结好修盟，痛可哀悯，宗社倾覆，子孙谢绝。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其惟有宋不可无主，然摧灭大权已入握内，又为元奉旨谕叮咛，屡遣人使，遂与安和，惟求转祸成福，勿有疑惑。请准前去文字，别遣大臣将呈御笔，早图万世之和。若大祸已成，须至自取灭亡，今后断绝往来。缘大军速至，难以停滞，却请执定，疾速见示。

## 宋主书

契勘自太上皇与大圣皇帝浮海结约，岁月已深，遂割燕、云，恩义至厚，质诸天地，共著誓书，使聘交驰，欢盟无间。止缘奸臣误国，容纳叛亡，岁币愆期，物货粗恶，遂令信誓殆成空文，邻国与师职由于此。重念大圣皇帝从初讲好，欲卜万年。事至于今，虽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克责，乃付神器。缵服之始，不遑康宁，夙夜以思，宜伸旧好，果蒙使价，远达信诚，结约之辞，悉以面谕，自今以始，传之无穷，共庇生灵，永同金石。缅惟英鉴，必谅兹怀。今差枢密院事李棁、尚书工部侍郎郑望之充计议使副，事目具如别幅，想加照察。

## 事　目

投拜职官、人口尽行发遣，大金国人马抽回，议定更不以黄河为界，只将地土税赋所出，改添岁币七百万贯。今来河北、河东人马抽回，赏军银五百万两，绢五百万匹，金五十万两（按：《三朝北盟会编》多末十字。原本脱去，今补入）。

## 回宋书　天会四年正月九日，与前文字一就发，先来李邻回去

承计议使副、知枢密院事李棁、尚书、工部侍郎郑望之赍到御宝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传之无穷，永同金石。仰稔至诚，实为大利，虽有报复之心，载惟元从大圣皇帝结好暨我今圣皇帝旨谕叮咛，德义宽大，拯救生灵涂炭，宜舒旧愤以示新恩，当开诚心与修和睦。今差元部族节度使伯哩、复州管内观察使高永义、诸军都部署判官、司农少卿张愿恭与前次差来人使同去计议。其诸事条，具如别幅。若可依从，请皇弟郓王并太少宰科一员，不逾是日，来赴军前，权且为质，更或不欲施行，无烦理会，伏候端的。郓王权质，候过黄河便议归还；太少宰科一员，祗候交拨定疆界，亦便放还。

## 事　目　并入御笔誓书

自新结好已后，凡图书往复，并依伯侄礼体施行。今放黄河更不为界，可太原、中山、河间等府一带所有地分画立疆至，将来拨属本朝，于内城池别有变乱，贵朝应管擒制交送。来示改添岁币七百万贯，今减五百万贯，除自来已合交送银、绢两项外，拟只岁输二百万贯，合要赏军物帛并书籍下项：

书五监，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杂色表段一百万匹，里绢一百万匹，马、牛、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

## 回书誓文及差康王少宰出质　系正月十二日。“康”字原脱，依吴本补

契勘太上皇与大圣皇帝浮海结约，欲卜万年，偶因手诏平山张觉，招纳叛亡，至使欢盟变为兵革，遂至大金数路兴师。今大圣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于今，虽悔何及！专差知枢密院事李棁、尚书工部侍郎郑望之等趋诣军前，引过乞和。正月十日，乃承计议使高永义等赍到文字，大开容允，备谅纯诚，拯救生灵，敦结盟好，载惟高谊，深感剧惊，已戒攸司，悉从定约。太上皇帝与大金大圣皇帝、今皇帝义同兄弟，今来国书，当依契丹旧例，礼从伯侄施行。已许放黄河更不为界，可太原、中山、河间等府一带所辖县镇分画疆至，系自大金后，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内别有变乱处所，当朝自当应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纳。若是与三府

以南州军犬牙出入不齐去处，临时两平兑易，应自亡辽播越之时，北界流离向南，并系大金叛亡诸职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应见在尽数遣还，在京令随逐前去，在外接续逐处发遣，一无停匿残害错失。除自来合交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外，更岁输二百万贯，以金银匹帛并杂物折纳，决无粗恶、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违此誓，神殛无赦，宗社倾覆，子孙不享。所有其余该载不尽合约事件，并依前立誓书施行。远冀英怀，永同重誓。今差通直郎、试给事中李邺，右武大夫、康州防御使、知西上閤门事高世则充计议使副，伏惟照察。谨白。

## 事　目

皇弟康王、少宰科一员前去相见，以示信好，便请遣回，赏散河北、河东路军物帛并书籍下项：

书五监，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杂色表段一百万匹，里绢一百万匹，马、牛、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

右即今尽据城中所有，内自宫禁系官司，与士民宫观寺院等处，已行根刷。虑或不足，须至稍宽期限，更于河北州县及外路州军起发送去。

## 回奏宋主　系正月十四日

大金都经略处置使、两路都统所："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来使副李邺、高世则等降到誓文，大开详审，推见圣意，勇于改悔，求践旧好，叙定兄弟之义，卜于万代，更不渝变，斯乃社稷生灵之福也。当司深为感切，遽解重围，收聚兵马，钤束将校，更不令驱虏杀戮。所承誓旨，具载太上皇手诏平山张觉，招纳叛亡，遂至大金数路兴师。今大圣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畿，事至于今，虽悔何及！太上皇旧与大圣皇帝及今皇帝义同兄弟，今来国书，当依契丹旧例，礼从伯侄施行。已许放黄河更不为界，可太原、中山、河间等府一带所辖县镇分画疆至，系自大金后，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内别有变乱处所，当朝自当应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纳。若是与三府以南州军犬牙出入不齐去处，临时两平兑易，应自亡辽播越之时，北界流离南来，并系大金叛亡诸职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应见在并尽数遣还，在京令随逐前去，在外接续逐处发遣，一无停匿残害错失。除自来合交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外，更岁输二百万贯，以金银匹帛并杂物折纳，决无粗恶、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违此盟，神殛无赦，宗社倾覆，子孙不享。所有其余该载不尽合约事件，并依前立誓书施行。既复旧约，欲成长久，窃虑岁输物多，难以经远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责，委酌中理会，今又特减放一百万贯，常年只许纳一百万贯折纳，并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仍为今岁分拨疆至事忙，直候次年正月依旧例交纳。所有誓书，乞早赐差遣国信使副就赴阙下，告回誓书，当司亦准备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结绝之后，苟有违变，神明殛之，俾坠其师。今差都管契丹兵马辅国上将军耶律度、福州管内观察使、随驾教坊都提点王汭充计议使副，伏乞照验。"

## 别上书

正月日，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斡喇布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今月十二日，差李邺等赐到誓文，暨皇弟康王并少宰一员至，仰体圣慈，深增信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灵何？今转祸为福，重践旧好，惟望贵朝不失农事，早令当司兵马，无稽驻泊，益彰至德，当司已钤束逐处军兵，不令驱虏杀戮。所有国书再立誓约，乞赐尽言，差遣信使将擎来付当司，待凭发遣赴阙。即日一见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过，即时遣还，愿勿忧疑。更有但系亡辽、契丹、奚、汉、渤海杂类人等，无令却掠伤残，早为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见赤气，直至天晓。详其分野，正临都邑。能尽至诚，务敷大信（吴本"敷"作"敦"）；反身修德，必底消禳。缘念义同一家，别白奏达。谨上。"

## 报进誓书及乞约束书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军前："特承书示，备谅勤诚，以康王、少宰至彼，灼知美意，深增信喜，兼念本朝不失农事，早为罢兵，钤束既明，更不杀戮。凡兹来谕，益重欢盟。所言国书再立誓约，见今差遣信使赍诣大金皇帝阙下，烦为差人同往。岁输特承放减一百万贯，深荷恩意，已于国书具载。若非惇示大信，欲保万年，何以及此？亡辽、契丹、奚、汉、渤海杂类等，自当发遣，岂敢伤残？天象示戒，所宜反身修德以销去之，重蒙来示，尤志不忘。近闻大兵已到太原，攻围未下，和好之后，义同一家，愿速约拦人兵，以全一城生灵之命，兼恐河西兵马乘隙深入，亦望早与约回。谅惟英怀，必加深察。谨白。"

## 宋主致谢书及报因便附问

大宋皇帝致问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军前："自承大军远临，获惇旧契，永怀恩义，寤寐不忘。叙好云初，无以将意，辄有薄礼，具如别幅。言念欢盟既定，尽出周旋，此恩何穷，眷想深甚。自此每遇生辰、圣节及正旦遣使，专附问信之仪，想常照察。雪涂寒凛，更加珍重。白。"

## 别　幅

珍珠碾镂金鸡竿、百戏、人物腰带一条，黑漆匣全。珍珠蹙圈夹袋子一副，上有北珠二十三颗，麻调珠全。珍珠玉夹口篦靶子全。

细色并杂物：

紧丝五十匹，金锦五十匹，素丝绫五十匹，红锦五十匹，鹿胎一百匹，兴国茶场拣芽小龙团一大角，建州蟿源夸茶三十夸（共二百角，每角一夸），龙脑一百两，薰香二十帖，札球二十副（每副五事），论棒二十条。

右请检留。白。

## 回谢宋主书

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斡喇布谨奏谢大宋皇帝："今承复降御宝文字，为问报每遇生辰、圣节及正旦遣使，专附问信之仪，并赐到珠玉段匹等物，稠重恩德，何可胜言！又言欢盟既定，尽出周旋，循省以来，颇多惶惧。此盖皇帝英明独断，欢好再成，社稷永安，生灵赖庆。斡喇布依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从圣造，事靡己为，永念于兹，难当旨意，惟愿两朝久惇信义，世固和成，下顺人情，上协天意。今既事同一家，仍虑百姓有妨农务，所索牛一万头，乞行罢去，伏乞照察。向融春律，加裕宸襟。谨谢。"

## 宋少主新立誓书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侄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伯大金皇帝阙下："昨自太上皇帝遣使（原本此下衍“越使”二字，今以意删）结约，请复幽、燕旧地，交割之后，著定誓书。不逾月，手诏平山张觉，招纳叛亡，岁输之物愆期，正旦使贺允中致‘传语’二字，由此伯大金皇帝远遣数路重兵入境问罪。太上皇帝自省前非，传付神器，适有大圣皇帝次子郎君一路兵马先到京城之下，遂专差知枢密院事李棁、尚书工部侍郎郑望之趋诣军前，代上皇引过自悔，告和乞盟。乃承二郎君遣使赍到文字，开谕恩旨，如到日深悔前非，再乞欢和，即委就便酌中施行。今已计议定，可中山、太原、河间府南一带所辖县镇以北州军分画疆至，别有地图，仍比至定了疆界屯兵以前，于内别有变乱处所，当朝自当应管擒制交送。已后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纳。若三府已南犬牙出入不齐去处（原本重“处”字，今依吴本删去，与前文一例），临时两平兑易外，据往复国书伯侄施行，并应系亡辽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并行遣还，在京令随逐前去，在外接续逐处起发（原本“外”作“内”，依吴本改，正与前文合），一无停匿。为放河北、河东土地，每岁输送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钱一百万贯，以金银匹帛并杂物折纳，无依前粗恶、愆期，以报重恩，再结欢好。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违此盟，天地鉴察，神殛无赦，宗社倾，覆子孙不享。所有其余该载不尽合约事件，并依前立誓书施行。伏惟圣明，永同重誓，倘蒙允诺，伫候回音。今差通直郎、试给事中、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沈晦、右武大夫、康州防御使、武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仲通充赍誓书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如别幅。专奉书陈达不宣。白。"

## 宋少主敕太原守臣诏

敕太原府守臣："应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以北州军，已于誓书议定，合交割与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纳叛亡，有渝信誓，因举大军，直至京畿。重以社稷为念（吴本“社稷”上有“宗庙”二字），所系甚大，遂割三府以寻欢盟，庶销兵革之忧，以固两朝之好。其犬牙不齐去处，并两平兑易，合照誓书施行。如有州军未便听从，仰将此诏书遍行告谕，各务遵禀（原作“凛”，依吴本改），毋或拒违，自取涂炭。两朝封疆接畛，义同一家，各宁尔居，永保信睦。其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以北州军见任寄居职官，不系本土及从内地差去者，不在交割之例。今差朝奉大夫、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副、文安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路允迪赍诏宣谕，咨尔守臣体予至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遣书指不多及。"（按：《三朝北盟会编》载此诏于二月十日，而此本列在正月十五日誓书之后，疑系先具稿呈金军，而后降下者。故彼此纪载不同，自应仍旧，不必移置。按：吴本此篇在后卷“宋主谢放还康王书”后，与《会编》正合。）

## 宋少主与左副元帅府报和书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问大金元帅伊拉齐贝勒军前："顷者太上皇与大圣皇帝浮海结约，情义至重，偶缘手诏平山张觉，招纳叛亡，遂致欢盟变为兵革。属太上皇传位眇躬，方阅旬浃，皇子郎君大军已至京畿，即遣知枢密院事李棁、尚书工部侍郎郑望之备摅情悃，复讲欢盟。皇子郎君惇两朝和好之重，特为开允，许以退师。本朝寻遣宰相、亲王诣军相见，土疆、岁币并以议定。两路赏金帛万数至多，尚虑元帅在远，未知的实，今遣使人同皇子郎君所差亲信寻诣军前咨白，惟冀早为抽回军马，免致残害生灵。谅惟英怀必能洞照，春首尚寒，更加保重。微物将诚，具如别幅。今差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广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宋彦通、武翼大夫、成州刺史、汝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郝抃充河东军前报和使副。白。"

## 别　幅

细物五百匹：

锦一百匹，鹿胎一百匹，金锦一百匹，紧丝一百匹，青丝绫一百匹。

茶五十斤：

上等拣芽小龙团一十斤，小团一十斤，大团

三十斤。

龙脑一百两。

椽烛三百条。

薰香三百帖。

右请检留。白。

## 回谢书

天会四年正月十七日，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斡喇布谨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伏沐圣慈，以御书见赐。谕言委曲，存问稠重，揣分寻涯，何以胜此？云大军已到太原，抑恐河西兵马乘隙深入，愿速约拦。恭奉敕旨，非敢怠慢，当司已准备发遣先来计议王介儒、色呼美及在此亲信人，与御前差到宋彦通等同去融会河西军兵，请元帅府就使拦约。次再立到誓约国书，言出至诚，可传万世，本朝兴复，焉敢异斯？所保欢和，必深曩昔。据安置定围城兵马，今月日并勾抽还营；应在城侧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于后辎重已差约顿，更不许过河；信德、真定等路驻下军兵严行钤束，不得虏掠；燕京知院、侍中（原作"知枢密院"，无"侍中"二字，依吴本删补，与"宋主回书"合）统押汉军，续次待来。近已差人止约去讫，伏惟圣鉴盟察。谨上。"

## 宋主回书

正月十九日，大宋皇帝致问大金皇子郎君（原本"子"作"帝"，依后文改）："荐示书词，备照情悃，春雪寒冱，匮薄近坰，寝兴之间，谅惟劳止。所谕已准备发遣王介儒、色呼美及亲信人，与宋彦通等同去融会太原军前，并请元帅府就便约回河西军兵，勾抽处所围城兵马还营，应在城侧近亦已退去，于后辎重约回不许过河，钤束诸路札下军兵不得虏掠，及约止燕京知院、侍中所统汉军，载详恩义，备极周旋。非诚贯金石，义均一家，安能复通信好？轸念生灵，委曲如是，感悰所集，毫楮奚殚。誓约国书，实尽诚意，愿保欢好，传之万年。更荷英仁，曲垂惠谕，誓心修睦，永惬至怀。白。"

## 别　幅

信使王汭至，承惠及人参一千秤，至于多感，有少微物回答。下项：

沉香山子五百两作一匣，花犀酒杯二十只作一合，玳瑁酒瓶二只、托里并盖全作一合，拨花犀注碗一副二件、托里全作一合。

右请检留。白。

## 遣计议使副及回谢书

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斡喇布谨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差去人使李士迁等回，伏承御书，特加温谕，寻绎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欢盟，益光圣德。陛下既全终始，质诸天神，斡喇布等永念同盟，敢不祗畏。近知枢密院事李棁等至，恳以金银阙数，欲将宝货折充，理当循从，奈士卒辈有失元望，可否之间，实难于心。复蒙示谕，谓发肤可捐，犹且不吝，言极意切，感恻倍深，静而思之，兢惶交至。窃缘大议已定，岂可因兹细故，不终恩意，乃于金内特减一万锭，准五十万两，兼为讲和已后大军根取粮草，虽经严切钤束不得非分，其间不无侵耗，亦合约量更减银一十万锭，准五十万两，表里十万段匹。上件所减物色，并系合节次交送四停之数，仍于见交六停金色内更许准一万锭者外，乞依所指，五日尽数赍送。所索驴、马，幸在京取刷肥壮交送，如或决难及数，当依驼畜例抵折起运前来。外中山、河间两府亦望差遣近上亲信之臣，严赐敕旨，令从随少宰专行管勾交拨疆界，及就便于河北至真定府（原本"便"作"使"，依吴本改），其间州军应有系官金帛，取索充填歉下之数。更或难可应送，拟准见奉御宝文字，续次交送。近者猥被圣恩，赐到内乐百余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寻用放还，辱从所请，感戴之至，无任下情。外据所辖三府见在职官内不系本土之人，恐有圣人知识欲要者，椿定姓名垂示，即当发遣。如不见公据，请不收留。内太原一路官员，乞便于交割宣内分明开指，亦凭依应施行。今差韶阳军节度使耶律忠、少府监充乾文阁待制太平甫充计议使副，奉书奏闻。"

## 遣李棁持宝货物折充金银书　系二十八日

大宋皇帝致问大金皇子郎君："辄有诚意，幸加聪察。兹者大军南来，再约盟好，恩义之厚，笔舌难言。赏军之物又蒙减定，深见委曲欢和之意，叙佩不已。累日下令于民间根刷金银，告谕之法，不问奴婢亲戚，隐藏之罪，至于籍没家赀。专命大臣明谕祸福，分遣庶僚广行敛取，再得金二十余万两、银二百余万两，通前已报之数，金共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共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虽未足六停之数，而实已竭尽公私之藏。金银地宝，生发有时，矿淘沙渍，计以铢两，自非中都宝货所聚，太平积累之久，亦何能有万数之多也？自此朝廷宴设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饮酌皆埏埴之资，谅惟皇子郎君通明，必知此详尽而不在多辞。今者通和大事既荷讲成，赏军物色岂敢较计多寡？但以力屈财殚，无可求索，其肯吝惜，以取疑贰？若蒙仁哲深照此情，伏惟大军旋旆且无留滞，又使本朝誓言永无亏失，全此二美，不亦善乎？窃惟皇子郎君之意，必谓既已施此惠好，亦要宽假圆融，以尽终始。表段皆新好之物，可及四十余万，马、骡、驼数不惟多少，类皆病瘦，恐或不堪，并冀宽明，许以续发准折。今有府库累世所藏珠玉、犀象、宝器等物并金、银、丝合等物，悉令知枢密院事李棁持去，倘蒙容留，许以准折，尤所愿幸，一听裁决也。其余细琐，令李棁等面布，并少微意，亦令就达左右，伏幸照察。春律尚寒，惟冀加慎（吴本作"慎楹"）白。"

### 又　书

大宋皇帝致问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书既定，和议方深，用孚千载之期，永保两朝之好。辄因使介以物将诚，今有宝物数件，元系椿出送皇子郎君军前，今差李棁就便持送左右，详具别纸，惟冀检留。白。"

### 别　幅

珍珠束带一条，上有北珠二十五颗。
正透飞凤犀腰带一条，花藤匣丝盒全。
金棱真玉注碗一副，汇盏。
玉酒杯十只，金托里玳瑁盒全。
细鞍辔一副，乌银间金镀作子架坐全。
琥珀假竹鞭一条，丝稍匣全。

### 宋主为分画疆界书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比尝具书，审达清视；复承翰墨，深佩勤情；词意稠密，钦味不已；心腹相照，了无疑间；永同信约，欢好益深。所示大议已定，岂可因兹细故，不终恩惠？减定金银、表段数目及许折骡、马之数，比拟曲尽，周达事理，尤见仁哲之用心也。金银再取于民间，根刷详尽，委无遗漏，所得之数不能敷足，遂以历世宝藏珠玉、犀象、珍器等悉数持送。本朝所贵，不敢爱重；因物显意，可谅此诚。专有一书布叙，令李棁等持达，更不再述，惟幸孚察。见谕中山、河间府差官分画疆界，今差官两员付张邦昌下，可令分遣勾当三府，诏书图本，更不候分画，先持去令张邦昌、路允迪一依所议定犬牙不齐处，两平兑易施行。其真定府以南至黄河州军应系官金帛，已降札子付邦昌并逐处照会，令尽取送。先遣去女乐百余人，本示通和一家之好（吴本"好"作"意"），今来放还，自非皇子郎君明英豪迈，其谁能此？钦叹钦叹！李棁回，珠玉等物已承留纳，聊充贶路之仪，岂胜感愧？犒赏阙数，诚以公私竭尽，无可取刷，候军回路通，四方计置，逐旋持送，尚冀高明有以裁处。其详累具前幅，不复多叙。春寒气候未常（吴本"常"作"融"），惟冀加卫寝寝。白。"

## 卷　二

### 上宋主书　为二月一日夜犯军营事

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两路都统斡喇布等谨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今月一日夜四更时，有步、骑军沿孟阳河东南二处向北夺桥，诘朝又于大军营西南劫阵前来。当司量差兵马随路御逐，曾未逾时，杀伤兵卒洎所获器甲鞍马，其数甚多。缘当司不识是甚兵马，及从何来，愿示其详。李棁、王汭所计议事，亦望端的垂谕。日近所送元定赏军物货，其阙甚多，幸无依前稽滞。今差檀州刺史张恭礼充计议使，谨奉书奏闻。"

### 宋主回书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大军遽至京城，方怀忧恐，乃承宽仁，尽洗宿愆，许修新好，获安宗社，贻庆子孙，恩义之重，实同天地。前日观察王汭来，审所持犀玉等尽蒙留纳，并金银等数亦从宽假，尤荷恩意，自非惇欢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谕前书所陈未尽明白，谨依来旨悉从改易，并交割三镇诏书，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来使还，一并持去，忽报初一日夜有兵马在城外作闹，本朝不知来因，继闻辄至大金军前，不胜惊骇。寻遣人根问止约，至暮乃知姚平仲率城外诸路军马作过，寻令勾捉，称本人未回军寨，亦见令人擒捕，候见即正典刑，以戒贪功误国之士。又，执政间有素与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协助，已先黜责了当。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轻举妄动者有三：论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一也；前此败盟，烦大军远来，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荷恩德再造，岂敢复有负约之理？二也；宰相、亲王特遣诣军中为质，又遣执政大臣奉使，事体至重，岂忍置而不恤，有伤君臣之义、骨肉之爱，三也。皇子郎君仗义而来，聪明果断，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乱兵，故当日未敢遣使便还，深愧迟滞，尚冀深照。其他一如誓书所载，天实临之，永永万年，罔复有渝。今差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持书布叙，并赍所换国书及三府诏书地图等前去，谅惟洞照。白。"

### 又　书　系同日至

大宋皇帝致书问大金皇子郎君："特承书翰，铭感实深。所示初一日四更有军兵辄犯营寨，初闻甚骇，寝食俱废。更蒙垂问，但切悚惶。今已根究，盖是西兵初来，贪利要功，统制姚平仲妄作生事。见收身不到，候捉至明正典刑。李棁、王汭所议事，一如来意，一一当报。候王汭看定文字了当，同遣人附达，赏军物亦在书中备细陈闻。和好事重，既荷周旋，切望终始成之。白。"

### 再上书　别索犯夜者

天会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斡喇布谨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昨以太上皇诬神渎盟，奉命致讨。正月七日，大军直抵都城，方谋攻拔，特承遣知枢密院事李棁等具言上皇自省前非，传位播越，以代上皇引过求诚，遂依元奉宣命，酌中计议，复寻旧好，明著誓书，有如皎日。始者不忍贵朝宗社颠覆，生灵涂炭，遂用解围，至于四面园馆屋宇都无所毁，及放黄河更不为界，元许岁输七百万贯，仍于见交金帛之数减免颇多。本欲贵朝知此大义，结以至

诚，矧誓墨未干，神听甚迩，理当祗畏，岂可背违？何期倏尔发兵，窃犯营垒，自取速祸？前日之事起自上皇，今日之为其咎安在？遂使师徒疑挠，别欲施行。差去人王汭回状，审皇帝召以面谕，言辄流涕，及承所赐书云初闻甚骇、寝食俱废，谓以执政奸臣姚平仲等妄作生事，贪功误国，及陈所不敢兴举者三，词意恳切，闻之恻然。当司详认，实自向误国者不度强弱之势、祸福之理，徒以弄兵残民，欲徼一日之幸。重念皇帝即位日浅，断不自衷，而宗庙社稷几为此辈所陨，实可伤惜，乃令诸军特罢攻取，仍依已立誓书一切为定。其造意执政奸臣及姚平仲等，可日下执送军前，以塞众怨。从来虽以康王、少宰为质，决是无敢顾惜，辄敢有此侵犯，更以皇叔越王、驸马曹都尉同质军前，并于太宰李邦彦、枢密吴敏二人内科发遣一员，交换少宰张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时发遣。外据歇下骡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从，幸赐端的垂示。今差复州管内观察使、随驾教坊都提点王汭、安州团练使耶律宁充计议使副，谨奉奏闻。白。"

## 宋主遣报谢使副回书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蒙遣计议使副王汭、耶律宁同宇文虚中至，伏承书翰，辞情恳曲，深佩忱诚。兹者大军南来，自抵京邑，敦讲旧好，许约盟书，宗社载安，生灵宁息，是皆不赀之恩，怀感何已。使节往还，既同络绎；和好之厚，誓信弥坚。岂意城外军兵辄敢不遵号令，妄举甲兵，夜犯军寨，以卵投石，自取败亡。初闻惊骇，不知所措，惟恐贻怒皇子郎君，来责败盟之咎，疑似难明，烦辞何益。今者乃蒙仁哲深谅此情，自非曲示欢和之意，何以能此？愧谢之深，言不能究，且强弱之形、多寡之势，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弱敌强，以寡犯众，虽甚愚者皆知不可，况讲信修睦，今将一月，彼此相照，大事已成，岂忍以目前小利失久远之计，而违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膂之臣、手足之爱为质军中，宁不爱惜？前书具白，已蒙垂照。且闻军兵聚集，约日攻城，严令一宣，寻即退散，既钦约束之明，仍荷恩德之厚。所谕，皇叔越王、驸马曹都尉同质军中，并于太宰李邦彦、枢密吴敏二人内科发遣一员，交换少宰张邦昌，亦候定疆界同时发遣。曹都尉今谨遣行。昨者城中军民数万赴阙诋骂宰执，杀戮宦官数人。两日之间辅臣罢免甚众，太宰李邦彦已屡乞致仕，门下侍郎赵野亦在假不出，中书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皆罢政事，枢密李纲除知大名。王汭见止有枢密吴敏、新除左丞耿南仲、新除枢密宇文虚中及李棁四人在列，事至于斯，惟有诚实。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谅哀痛之诚，虽罄竭语言，无复可望。倘蒙矜念，许存赵氏社稷，保全亿万生灵，敢祈大恩存留见在政执官，粗立朝廷，稍安众望。即欲除张邦昌大宰，且令前去交割地界，或更遣门下侍郎赵野为质，亦取高裁。惟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每所奉侍，以侄遣叔，情理不遑，已遣弟肃王枢前去，幸依元约只至黄河，所有康王却望先次遣回，以副手足。念姚平仲逆天误国，诛殛是宜，比令之四远根寻，已闻陨于锋镝。凡为执政，事涉可疑，虽领行营之权，实无结构之迹，虽自臣下违命要功，亦由渺躬有失照察，负惭饮涕，无以自明，尚冀廓山薮之容，俾获全君臣之义，止从贬责，庶免严诛。况邯郸军役失守，尚蒙放还，在于近臣，终祈矜免。所谕骡马、金帛事，已纳金五十一万七千三百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六百两（原本"三十"下有"一"字，依吴本删，与前卷"遣李棁持宝货书"合）、绢一十万匹、表四十七万匹，竭尽府库旧积，仍敛民间所藏，尽数于斯，无可再得，只候军回之后，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充元数。骡已纳六百头、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吴本"五"作"四"），余皆尫瘁瘦疲，素不养在城中，纵复有马千余，亦乞留为禁卫。事至今日，岂敢不从？荷再造则天地同功，蒙一谴则社稷立陨，惟有投诚，且实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观他时之改悔，或有违誓约，不顾大恩，天实临之，祸败不悔。今遣签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充报谢计议使副。缅惟英明，必加孚照，白。"

## 上　书　兵回，差使副代辞

天会四年二月八日，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两路都统斡喇布等谨上书于大宋皇帝阙下："昨者受命专征，以太上皇渝盟是问，灵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皇帝嗣位，再请修好，遂依元奉诏旨，酌中计议，著定盟约。日复贵朝奸臣误国，妄起衅端，干是当司，实怀疑愤，乃蒙宸翰，谕以孤危哀痛之诚，重遣同气近姻之质，深谅大信，克保有终，前日之盟非此为比。且自大军之来，资索颇多，上渎聪明，下匮民庶，事在不已，固非乐为。窃惟兵火一纵，收之实难，自非皇帝仁明违略，屈己爱民，安能使此祸危翻然为福？今兹大计已定，而后无以旧事为念，惟其永惇诚义，共保生灵。又承所赐书内谓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于锋镝，李纲止从贬责，其余宰执近间求退、罢免者甚众，既闻兹命，敢不孚听。及蒙谕城中军民不遵号令，实恐转生变乱，以贻圣忧。当司本图安定贵朝社稷，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诸军退保旧寨，须是即日班师，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泽，以悦众志（原本"悦"作"矜"，依吴本改），特于元定赏军物内减金一万铤、银一十万铤、表一十万段，以充振乏广施之用。外有歇下金帛头匹，更望止于今岁逐月接续交送。今方言还，非不欲诣阙展辞，少叙悃愊，以在军中，不克如愿，谨遣左金吾卫大将军、权宜徽北院使韩鼎裔、信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辞使副。有少礼物，具如别幅。谨奉书奏辞以闻。谨白。"

## 别　幅

人参二十秤。

## 宋主回谢书　为放还康王及减免金数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使崇义军节度副使高安仁、陇州防御使耶律忠来，承惠书翰，岂胜愧感之情！比者大军南来，获修盟约，信义之重，情爱为深。尝遣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诣军帐前，以示诚恳之实，万年之欢，永以交孚。不期奸臣误国，邀功生事，辄出士卒，夜犯军营。初闻骇愕，实恐有害盟誓，且以短书备叙诚恳，伏承皇子郎君契同一家，深照悃愊，具知臣下之奸非出眇躬之意，解疑息怒，复固欢和。既宽责问，三军之士亦罢攻围，感激之心言何可既？承谕本不欲贵朝有蹙迫之危，故更不移前约，稍有变渝，断以限河为定，果能永惇大信，将来别有裁酌。味读再三，深稔美意。康王留军前几月，极荷管顾，今蒙还归，甚慰颙颙。更承减金万铤，兹为厚惠，益稔眷存。姑此叙谢，言不究悉。"

## 又　书　乞宽限送纳赏物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兹者危难之邦既蒙恩于矜贷，纤悉之恳敢避渎于再三。昨者李棁续起金二十万两，其金俱系拘刷到民间棱稻（校：《三朝北盟会编》作"铍道"）、钗钏、器物之类，旋行折剥钰销，遂有折耗，实起发金一十九万四千四百两，系欠五千六百两；续起银二百万两，为金有欠数，却起过银二百八十四万二千六百余两，系大起过八十四万余两。至于都数之中更减免外，通计所欠之数甚多，又有骡、马名件不一，兹审大军将还，理当送纳，属以城中围闭，道路不通，至于掌营之人，亦多逃匿，若会见备细实数，又须数日迟留，敢望矜怜，许令于军行之后，逐旋算计送纳。三府地图，本合通作一本，又缘中有真定府路边疆不齐，曾令宇文虚中面恳英听，令只作三图绘画，其分画界至（吴本作"疆界"），自有里堠分明，踏行之时一一可见。今者城中疑阻，不保朝夕，尚冀终惠，俾早安宁。至于纤悉曲折，有应副未至之事，凡百皆望矜贷，此后比至交割疆封、金帛骡马未了之间，应有往复文字，当亲加点阅。达于上闻，伏祈照察。白。"

## 谢宋主饯礼书

天会四年二月十日，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两路都统斡喇布等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比者已复旧好，即议还师，伏望圣慈特差开封府少尹就军中赐斡喇布等茶果、龙脑、酒药，并差去使人韩鼎裔等回，复承赐通犀御带一条，以隆饯别之礼。仍被旨稠重，昭宣大信。仰稔圣意曲周，用殚底里（校：《三朝北盟会编》作"砥砺"），钦领之余，尤增感剧。当司遂促归期，今月十日已令大军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载宁，生灵休息。今差静江军节度使高僧奴、陇州防御使大迎充贺。有少礼物，具如别副。谨奉书奏谢以闻。"

## 别　幅

人参一十秤（吴本作"二十秤"）。

## 宋主遣计议使副书　乞免割三镇、更增岁币等事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驻军近境，屡致尺书，旋旆逾河，尝驰信使，春和届序，福履增隆。既旧好之复修，宜诚言之尽布。太原、中山、高阳三镇虽限大河，不远京邑，其间有远祖陵域、太宗祠宫，在于子孙，忍不保守。高阳一带税赋，旧已收在纳银、绢数中，今复重割疆封，非敢有爱。惟河外人民不安生业，其间亲戚（原本"间"作"问"，以意改），境土相邻，一有往还，动干盟誓，所忧小事，驯致大愆。今欲更增岁输银、绢以代三镇租赋，兼前来犒军金银、表段、骡马等，除已交过及将府库珠玉等并已送纳，向来使人回，许尽充折，虽行减损，余数尚多，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来用度窘乏，兵革之后又益空虚，若取于民，必生变乱。前日汴城之事，忧悸至今，况自顷时岁币粗恶，皆因燕山之后民力凋残，盗贼纵横，公私劳费。今若岁输金帛杂物，又复补发犒军余数，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岁输百万折为杂物，名件琐细，道里阻修（原本"里"作"理"，以意改），每岁困竭，民力终不能足，已令使人一一回达。若许折为绵帛，却令沿边依旧设置榷场，许通商贾贩卖，庶得两便，其利久长。若必欲补此难足之数，则力所不能，衅隙常在，恐非和好之意，望加照察。兼昨蒙贻书，许以果能永惇大信，将来别有裁酌。使人传言亦谕此意，今若覆露情实，隐忍不言，虽从一时之宜，恐有后来之悔。况高明英伟，惟义是从，想遂慨然，宽其迫遽。今差中大夫、试工部尚书王云、定国军承宣使曹曚充军前计议使副，专书为恳。尚勤保毓，益介寿祺。白。"

## 又乞放肃王书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春暄伏候，福履具宜。此遣肃王饯送还师，期渡大河即令先返，今闻行李已过邢、赵，夙夜奚望，未闻还音。又闻肃王践履跋涉，寝食失时，宜近药饵。手足之爱，实切于心，今差使人躬诣和门，恳寻前约，早赐还归，谅守盟言，必无留滞。今遣王云、曹曚充奉迎肃王使副，专书为恳。尚冀保绥。白。"

## 宋主与左副元帅书　在高平

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元帅伊拉齐贝勒："逖闻高谊，未觌英标。兹再讲于欢盟，获永依于邻庇，兴言载戢，未易叙陈。今因分地界官、佥书枢密院事路允

迪往军前，亲解玉带一条、真珠双圈直系勒帛一副，远将信意，并令皇弟康王亦亲解玉带玉鱼一副，同致谢缄，缅惟孚察。白。”

## 回宋主书 谢宋彦通报和同带一牒

天会四年三月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顷虽结衅，即复寻盟。爰遣使以报成，遂致书而为问，更多赐遗已剧感藏，所有事理别差官赍牒三省枢密院去讫。淑律正融，伫膺多福。今差利州管内观察使、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侍御史、上骑都尉、兰陵县开国男、食邑七百户萧仲恭、朝议大夫、守太仆少卿、骁骑尉、天水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赵伦充回谢使副，谨奉书陈达以闻。不宣。”

## 元帅府与宋三省枢密院事牒

大金元帅府牒大宋三省枢密院：“近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右文殿修撰宋彦通等前次赍到大宋皇帝圣书，方知河北路军已至京畿，割太原、中山、河间三府复讲欢盟，许以退师者。会验其所和会之事，即与当府元奉宣意不协，然以河北军前别有续奉宣命，发自太原，前来攻掠，至隆德府，不伏招谕，纵兵攻下，晓示宣命，别差官员抚定了当申奏（原作“奉”，依吴本改）。朝廷未降指挥，难便倒移归还。寻具申奏，仍留逐官依旧管勾，才候奉到朝命，即当移报次。须至公文牒具如前事，须牒大宋三省枢密院到请照验，比至当府，别有移报以来，勿以隆德、威胜军府（吴本“勿”作“忽”）并属县镇不系割数，一似夜犯河北军营，多方谋害。前件军府官员别惹生事（吴本“别”作“引”），傥有如此，难保忱盟。外据路枢密专来交割太原府界至，候军回到彼，从长商议，亦请照验。”

天会四年三月日。

## 与南宋书 为太原府不伏交割

三月十七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近准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赍书前来，称河北路军前讲和了当，议定割太原、中山、河间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府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将回，以道路隘窄，住滞计会。允迪、宋彦通、滕茂实同当府差下官员先赴太原交割施行。今月十七日，师次南关，比有路允迪使臣谈某、何伟来到军前，称太原府今来所降诏书与先奉指挥不同，不肯出迎诏书，不伏交割。申议合交界至未见了绝，难便退师，见于太原府并左右州县逐有草料屯驻，幸无疑惑。律正暄和，愿膺多福。今因人使请，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 元帅府再与宋三省枢密院牒

大金元帅府牒大宋三省枢密院：“当府会验，自重兵进攻，招下太原府已南军府县镇，差下官员管勾抚定之后，准大宋皇帝遣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赍书前次，报与河北路军前讲和，议定割太原、中山、河间三府，已载誓书，却为前件州军不在来书，除申奏外，一面回书大宋报逐处差下官员，依旧管勾其事，说谕报和使郝刺史非不委细。近日有隆德府路户曹田子正仪、工曹何企常等来到，告称大宋人马入府拿了知府姚璠、通判郝仲，子仪等透身前来。又据威胜军司录王孝悌称，探知大宋人马特来本军收拿，以此走来。才待移文理会次，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游骑来报，巡到团柏镇南，不觉撞出南军，环带衣甲，冲突先放弓箭，不免迎战退败，捉得军人一名，问称隆德府官员已经拿下前来到南关驻扎者，须至公文牒。勘会太原府虽承国书交割，其府称有所奉指挥，不伏交割。兼前件军府又是官军所到攻略下处所，并系申奏，该在回书，未经了绝。今来如何便纵军兵强拿留下管勾官员及前来屯驻，似属变渝誓约。况当府重兵本为分画之事，不肯了绝，久驻此地，所藉草料（吴本“藉”作“销”）须因土民，洎纵人民般取，其中多有无知之人拒抗不服，以至军兵忿争。又知诸处救军前来，不免遣军体探，致有累各路居民相惊作过。凡此等并关引惹生事及关分画之事，早不了绝，致有如此，若不移文会理，实虑不见分白，事须牒大宋三省枢密院，到请照验。并件州军，并系已具申奏书报，见今分画未见如何，辄纵军兵收拿留下官员及前来屯驻，早具端的公文回示，故牒。”

天会四年四月日。

## 宋主回书 系因使副萧仲恭、赵伦回，并附黄绢书

大宋皇帝致书于左金吾卫上将军、元帅右都监耶律太师：“昔我烈祖章圣皇帝与大辽结好澶渊，敦信修睦，百有余年，边境宴然，苍生蒙福，义同一家，靡有兵革斗争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无。金人不道，称兵朔方，拘縻天祚，翦灭其国。在于中国，誓和之旧，义当兴师以拯颠危，而奸臣童贯等违国擅命，沮遏信使，结纳仇雠，购以金缯，分据燕土。金匮之约藏在庙祧，委弃不遵，人神恫怨，致金人强暴，敢肆陆梁，俶扰边境，达于都畿，则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内禅。肆朕初即大位，惟怀永图，念烈祖之遗德，思大辽之旧好，辍食兴叹，无时暂忘。凡前日大臣之误国构祸者，皆已窜诛，思欲兴亡继绝，亲仁善邻，以为两国无穷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达，而使人萧仲恭、赵伦之来，能道辽国与燕、云之遗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国诏令，拥立耆哲。众望所属，宜乎国人无如金吾都监太师者，适谐至意，良用忻怿，尝闻金吾都监太师前为辽国将兵，数有大功，谋立晋王，实为大辽宗社之计，不幸事不克就，避祸去国。向使前日之谋行，晋王有国，则天祚安享荣养，耶律氏不亡，然则于天祚

不害其为忠，而于耶律氏之计则至忠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继有辽国，克绍前休，以慰遗民之思。方今总兵于外，且有西南招讨太师同姓之助，云中留守尚书愿忠之（二字原倒，依吴本乙转，与上句一例）佐，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国之势竭力拥卫，何有不成？谋事贵断，时不可失，惟太师图之。书不尽言，已令萧仲恭、赵伦面道委曲。天时蒸溽，更冀保绥。白。”

靖康元年四月日。

## 宋主再乞免割三镇书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本朝讲邻国之欢，累年于兹矣。岁时之聘，金缯之奉，所以结好于无穷者，礼未尝有阙而日加于前，谓宜共保欢盟，万世永赖。比因边方邀功生事，遂致传疑，连兵构祸，深入郊甸。深惟厉阶生自叛将，而首开边衅者，乃异时主兵之臣，原其误国之罪，不可胜诛，既正典刑以谢天下矣。皇子郎君寻承通好，以致退师，固常遣使申谕三镇（原本“固”作“故”，今依吴本）及戒所过不得邀遏回兵，而三镇之民以死固拒，且复怀恋坚守不下，大朝虽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从。再念边衅之启在于往年之奸臣，而兹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两国之人披坚执锐，皆以忠孝各为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胆涂地，恐非上天好生之德，亦非彼此爱民之意，是以复遣使介，请以三镇租税纳充岁币，其燕、云旧地则不敢有爱，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合天德，下当人意，永享长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忻、代之师专从统帅，想于议和之事或未详知，重使来师，淹留吾地。兹因闻命（原本“因”作“用”，依吴本改），专使详告本末，想惟聪亮亦所乐闻。有少礼物，具如别幅。”

## 别　幅

真珠鞶结束带一条。

## 左副元帅回书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适因专介，祗受缄封，既蒙示其忱悰，叠承遗以聘币，礼宜复辨，乃具敝章。谨按今年正月十五日誓书，分画太原、中山、河间一带，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来，于内别有变乱，当朝应管擒制交送者。今虽未服，向所言出于至诚，则纵此不报，亦宜自制，副于前言，以示笃和，反云戒所过不得邀遏回兵，当府故谓若不蒙戒严，则想皇侄之师，未克易退乎？况窃三府以死力抗，而云非自本朝之今日，失言如此，诚意安在？燕、云之地系皇侄已言之事，何由再举？又来书再念边衅之启在往年之奸臣，今复不守约，累遣兵众，寇援太原，目下又闻人马前来，徒使愚民遭罹拿戮，此实可愍，系自于谁？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长怀此志，果为后悔。当府已具细申奏，取候指挥次，伏惟照察。律启微凉，伫膺多福。今因阁门宣赞舍人张亢等回，谨奉书陈谢以闻。谨白。”

## 两路元帅府差官问罪书　先为遣使人萧仲恭、赵伦报复割三镇回授黄绢书及三省印御宝分印结构间谍之事，至是告发

天会四年八月十四日，大金固尼伦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同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顷因起衅，以至连兵，曲直所归，彼此自见。思得寻盟之计，用申割地之言，厥后事固稽留，约复渝变。况上皇之鉴未远，抑亡辽之戒在前，诚思再造之恩，可稔轻忘之意，将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画元议之疆？曾自为辞，管行制送，今则反假土民之固守，更张军势以解围。兹事难图，昔言安在？乃者差萧仲恭、赵伦等赍书报复，回日辄授间谍之语，阴传结构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为此申过朝廷，奉到宣命，据兹衅恶，更逾上皇，仰就便差官问罪，从长相度施行。今差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昭德军节度使王汭充问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非，请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郓王、太少宰一员同诣行府，赍书陈谢过咎，仍据元割三府即行戒谕，并令开门以待抚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图。白。”

## 书外闻达事件

一、昨据当府领兵至高平县，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色呼美与差来宋彦通、郝抃等同报讲和，备领旨意。续次路允迪至，既言交割太原府，请先去计会本府官员开门。仍遣郝抃复报，依准施行去时，寻差附奏，窃以太上皇承先皇帝之恩，言不尽意，后因弃德，结绝信使，事至于今，盖边臣与执政通连邀功所致。具此奏闻去来。

一、据前项报和使副，此时备言上皇自省前非，传付今上，应有误国奸臣，并已贬窜，显是至诚。看详和事，未审能保，愿以永敦大信，是为长计。亦委具此附奏去来。

一、遣郝抃回，领兵至太原府，见依旧坚守，寻问路允迪如何不行交割，却称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命在先，所奉坚守朝命是后，致难开门。兼奸细人等处获得真定府刘韐蜡书，云李纲密奉圣旨，委令坚守，随宜措置。当府为数处议同，及路允迪告乞申覆，朝廷谕允迪以上皇自省前非，已经禅位，今次决无再有渝盟，定是奸臣依前邀功所致，若欲申禀，请就便施行。由此路允迪曾经奏审日后更无来耗，此上量摘军马屯驻围守，本军还赴西京。前次太原府都统所申宋兵数路屡来援府，足稔先发衅端，事不得已，遣兵迎敌，并皆扫灭。又于七月遣到张亢计议，三府续发大兵节次前来，亦战杀殆尽。看详来意，全是隐

误敌情，潜蓄毒恶，欲解重围，非是诚实。与当府预测诈和，先于郝抃处所言并同。

一、当府切念昨以上皇禅位，盖抚边帅臣误国，今即屡发大兵来援太原府，亦是奸臣所造。深虑蔽蒙，前后败亡诸路军兵巧诞奏闻，不使上知。

一、贵朝若欲复寻旧好，虑以止图益己，或不从本朝所欲，决难休和，因何举此？若许贵朝谋便，终岁连兵，又似今日。愿不听纳奸臣，乞以至诚修睦，勿虚示甘言，包藏异心，非惟贵朝利便，两朝各有益，国计决千万年。

一、若欲准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赍书内事意施行。除书事目外，攻下太原，续有闻达事理。

一、当府依准所奉圣旨，委差杨天吉、王汭等充问罪使副，元限行府，比到太原府却管回来。洎到太原，其人等犹未过界，称早已牒取接伴去讫。当府看详，应是为已密令坚守，犹有谋图复，故止人使不早过界。缘太原已是割属本朝，理当存惜，却为终不从顺，于九月三日因怒纵军攻取，昼时便下，阖城大小职官军民并依军法施行讫。外张孝纯并男浃二人为是故违再结欢好，为首柄定府人，不令依准交割，残损了太原府路生灵无数，其罪并在前人父子，合要张孝纯在南骨肉，以此留在军前。唯守候家属乞赐发遣，更虑奸臣奏言张孝纯是为国尽节忠臣，不可分付，傥或听纳，终难杜绝渝盟，必难休和。若是依准发遣，今后奸臣无敢再犯，须是事出至诚，使邻国可以信重。

## 宋遣和议国信使副书

九月日，侄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伯大金皇帝阙下："昨因告发，知有绢书。奸人作伪，何所不至？若两国通和，贴然无事，则无隙可乘。奸臣不利，缘此构造，意在离间，顷者按治，已正典刑。谅惟圣朝，特加洞照。遣王云去面道其详。"

## 王云呈覆

云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许再结欢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怀奸之人，致信义有亏，今尽行窜逐，专遣使三番陈谢，有下项事令云等告求皇子郎君："三镇有本朝太宗皇帝行宫、祖先陵寝在内，及诸州民情愚迷顾恋，若行讨伐，百万生灵性命可悯。欲以税租折为银、绢三十万，代割三镇，通旧来岁币银、绢五十万，每年共计八十万。又，犒赏金银，初承示及大数，当时大臣不契勘的实回报，寻以库藏所有及宗庙器物，又搜索民间，只得已纳之数，已荷皇子郎君矜察，量减金银表段及许以珠玉宝器等充折，大臣又不曾开具所折之数；后来取于外郡，亦以自前奸臣用事，费耗略尽。今罄竭府库，应副犒军之用，恐必不能如数，实出窘匮，若不披露，又恐食言，晓夕念虑，惟皇子郎君仁明裁恕减免。其归朝官昨已指挥发遣，亦缘奸臣奉行稽滞，今令所在随远近津遣前去。自大圣皇帝通好结盟，中间本朝奸臣误国，致烦用兵来城下，荷皇子郎君传大金皇帝宣命，许酌中讲和，今增岁币银、绢，代割三镇，减免犒军物数，则恩惠深厚，珠玉币帛不足以昭致谢之意。兼此日皇子郎君曾举言下项礼数，今惟大金皇帝开境数万里，抚有诸国，欲以皇帝车辂、衮冕等物为谢，及令使人附宰臣等表奉册宝，增上尊号，仍令三镇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斋僧十万人，祝延圣寿。已上物仪，候得皇子郎君允许增岁币代割三镇及减免犒军物数书，即专遣使赍诣大金皇帝阙下。右谨具呈，伏望皇子郎君体谅本朝皇帝遣使三番告求和议，免割三镇等事，特赐垂允，大军早回，恕贷真定等处生灵之命。乞令云等先回奏，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九月日，呈覆和议国信副使、武翼大夫马识远、和议国信使、大中大夫、试礼部尚书王云。

## 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镇增岁币书

靖康元年七月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比因专使尝已布书，具载悃诚，想加通亮。但以三镇之民怀土顾恋，以死坚守，虽令不从，遂致宿师引日已久，重惟兵马各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悯伤，是用欲以三镇税租纳充岁币，既不失通和之议，抑亦为长久之图，谅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单车复陈本末，愿加聪亮。有少礼物，具诸别幅。秋暑尚烦，更希保护。白。"（按：全书俱以年月排次，独此以下往来四书稍变其例，疑因前呈覆内有三番遣使之辞，故别为纪载，以便观览。自应仍旧，不必更为移置。）

## 左副元帅回书

天会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谨按来书，已别遣使大金皇帝者。窃见大朝凡有事系于闻上者，臣子之分不得辄自施行，但不知贵朝体例如何？然其赴阙人使，具申奏取候指挥，盖不敢擅为接引。外三镇坚守事，粗知仔细，今来却称三镇之民怀土顾恋，以死固守，虽令不从，诚意安在？若欲以税充岁币，肯于从初议约交割，已立严誓。严誓才立，今又别议，想其用意，徒然以伪计苟望归复，终不克遂，倾毙士民。观其太原误于前谋，坚壁不降，尽遭屠戮，此之事节犹未理辨，况先准已降圣旨，遣使问罪去讫。所望诸事并依去书意分白垂报，仍自今后似此无信事理，幸无遣使虚劳往复。律正极凉，伫膺多福。今因太原少卿陈之详等回，专奉书陈谢以闻。"

## 宋复遣使告免割三镇书

靖康元年七月日（吴本"七"作"八"），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间尝遣使，咸得及疆，往布斯诚，谅惟深察，情义既接，和好斯通。初两军元

帅许割地而盟，闻大金皇帝有酌中之语，因知令德，信是宝邻。既而太原士民婴城固守，虽遣大臣特诏，恋土终深，遂致攻围之师不免暴露于野。守臣求救既以忠孝为言，将士请行欲展急难之义，虽非元约，乃亦常情，事须改图，可令永久。愿以赋租之入，增为岁币之常，还守旧疆，别为信誓，尽除疑梗，幸不置于胸中，虽有长短，冀亦忘于度外。如其闻可，将见平宁，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货，耕耘自若，遂安两境之民，可保千年定如一日，上符天道，下顺人心。窃计高情，实同至愿。有少礼物，具如别幅。今差秘书少监李若水。"

## 别　幅

金厢正透犀带一条，玉酒器五件，

琉璃器一十五件，玛瑙器一十五件，

玳瑁器一十五件，珊瑚七枝，丙二枝（按：此下疑有阙文），

沉香五十两。

右谨专献上，国相、元帅请检留。白。

## 回南宋书

天会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会验今年正月十五日誓书，三镇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内若有变乱处所，当朝自当应管擒制交送者，今承来书，守臣求救既以忠孝为言，将士请行欲展急难之义，则上所立严誓，大宋皇帝自为渝变。而王云等至皇子、右副元帅军前，所呈事目，称奉本朝皇帝口宣，本朝大臣有怀奸之人，致信义有亏，由此而言则罪归于臣下也，岂其事中异端，若此之多？因未知所言孰是可取？来书云'愿以税租之入，增为岁币之常'者，且以三镇之土地人民既割为我有，其所出租税必竟何归，此虽不敏亦望粗晓，况聪明者乎？又，王云事目：'今罄竭府库，应副犒军之用，恐不能如数，实出窘匮。'以此详味，特谓敝府惟贪犒军之用，且官兵之所以举者，盖行吊伐之义也。尚所见如彼，是知贵朝之不知罪己而惑之甚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入国问罪，日月淹久，犹不回程，幸望高怀，从其弊幅。微寒届候，善保多福。今因秘书少监李若水等回，专奉书陈谢。"

## 宋宣抚判官书

九月十五日，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枢密院都承旨、河北、河东路（原脱"河北"二字，依吴本补，与后文合）宣抚判官折彦质谨遣修武郎吴革、修武郎李锐致书于大金元帅、国相阁下："彦质闻和久而不能信则必战，战久而不息则必复和，自古简册所载多矣，不特令也。自顷兵连而不解，三军暴骨已历三时，此亦上穹悔祸，两国结好息民之时也。恭惟主上皇帝恭俭爱人出于天性，视民如伤，无此疆彼界之异，二边构兵，非其本心。凡近日将相大臣弗克钦承，与夫谋国不臧，为天下生事者，皆已黜之远方，永不复用。彦质亦新命来典兵戎之寄，陛辞之日，仰承圣旨，深念生灵蹈兹涂炭，至劳寤寐，恻怛之训，叮宁切至，皇天后土，实鉴临之。比遣信使三辈王云等躬诣大金皇帝阙下，遣杨节度使及燕、云中军前，且道永结欢盟之好，计其道里，当已有达乎国都者。又会阙下遣杨节度使至威胜军前，边吏以闻，此固以契主上皇帝圣心之所恻矣，已闻临遣官僚，往迓信使，又饬边吏日俟动息，其诚意端悫，亦可见矣。彦质以不材谬当斯任，窃料天地鬼神已有休息生灵之意，故两国皇帝各形至诚恻怛之心，弃捐细故，永保大和，斯民大会，可胜言哉！彦质与阁下俱在疆场，傥各能体国，愿戒守兵之官按兵不动，勿相侵扰，以俟盟誓之必成、和好之永结，则北方军民又免锋镝之祸、流离之苦，其受阁下阴德大赐，岂有穷已？伏想仁明必能垂听洞然而不疑也。秋气已凉，伏冀善护寝悚，以介福履。谨奉状布执事，不宣。"

## 宋谢过书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近者李若水去，想已伏谒麾下，奉书以道其略，遣使以陈其详，谅惟英明，特加周察。昔在潜邸讲学惟勤，其于政事一不与闻，忽蒙内禅，骤揽万机，适当多事之抢攘，未尝谙练，不免大臣之献纳，悉以听从，无何奸邪，辄生诖误。逮言章之交击，方悔悟于前非，随加窜流，使濒于死，然亦晚矣，追之何及？唯国相、元帅器度宏远，智略沉雄，他邦之人莫不钦重。回赐荐至，情义蔼然，感忻之私，言不能既。或闻统聚入至真定，尝遣请和之使往诣阙庭，当蒙从欲之仁，各安疆场，幸收兵而静谧，必俟命于斯须。顷被初恩，更祈终惠，克符愿望，岂胜感铭！"

## 别　幅

本朝和议使邓绍密回日，皇子郎君令馆伴萧宝导意，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国相、元帅亦欲得之，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果子四合，茶一合，

风药一合，白花蛇一合。

右请检留，白。

## 宋宣抚司牒

大宋宣抚使司牒大金国军前："契勘日近准朝旨，已与大金国议和，约束诸道不令进兵，及于九月中旬大金国所遣和使赴阙去讫。今又据河北路开报，称所有大金国人兵昨曾在真定府等处，日近并各未闻抽回。详此，两朝信约，固以坚明，兼不住承准朝旨，惟务约束，不得生事。日近据汾州、平阳府等处申报，各有大金国人马抄略，致人户惊扰不安，缘此深

恐有害和议，须至移牒者，右牒专差人赍牒前去，请详此速行约束彼处人马，务在戢敛，各守信约，无致抄略惊扰，致有害两国讲和大议。谨牒。”

靖康元年十月三日牒。

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枢密院都承旨、河北、河东宣抚判官折。

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河北、河东路安抚副使刘。

太尉、镇洮军节度使、同知枢密院、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种。

## 都部署司回牒

大金山西兵马都部署司牒宋宣抚司：“准来文云云，须议回文。契勘近奉元帅府露布，左副元帅报今月十五日占真定府先锋军都统申汾州不伏招诱，今月八日攻下。当司想其真定必不愿归，益以大军攻下，一同汾州。况近日元帅府已遣使往贵国问罪，虽知前去，至今尚未回来，是致大军未闻抽回。今承来牒，既与议和，应是贵国自以渝变前盟为罪，添割土地请和，交过本朝，遂致开门引纳重兵，抚驯了当，则其余应合本府占守州军县镇寨关隘，亦宜逐旋交割，按纳王师，益协所请议和，得息生灵。不然，则不止有伤朝廷合抚人民，亦恐贵国不获安便，自兹愈深。事须回牒大宋国宣抚司，到请照验施行。”

天会四年十月日牒。

## 宋宣抚判官书 此书不答，以其僭越无谓，不足与论故也

十月十日，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枢密院都承旨、河北、河东路宣抚判官折彦质谨遣修武郎刘宝致书于大金元帅、国相阁下：“彦质闻古者交兵，使在其间，此言小忿不废大信也。今两朝构难逾三时矣，而信使载驰，礼聘交修，则知王者举事，信义为本，非若寻常贪土地、矜杀伐之流可比方也，故日者辄以尺牍具言本朝叮宁恳恻之旨，窃意上天悔祸，欲令两朝皇帝捐细故、保太和，其旨甚明。仆仁人也，既乏苏秦犀首之辨口以更移从约，又无燕丹、齐庆之诚心以感动物蒙，徒以区区之志、猥琐之论，侧听逾旬，无所发明，怀不能已，复进狂瞽。夫好生者，帝王之大德也；体国者，人臣之至分也。故上有不忍之仁，则下行爱民之政；上有不贪之惠，则下尽无求之节。况于居辅相弼谐之任，当疆场爪牙之寄，不肆欲以穷取，惟内恕而及物，此固贤达明智、挺立古今之表者，固阁下胸中素定，而两地之人所望于阁下者也。仆于平昔窃钦高义，幸得备绥靖之职，居顾盼之地，望旌旗而系心，闻金鼓而增气，今信使入朝，话言方洽，惟须远图，以答天意，幕府所以日夜警励，切戒吏兵，帖焉自戢，义不当以又使北向而关弓者也。今游骑骎骎，时猎于近郊；细民无辜，或困于劫执，彷徉乎鸡肋之获而忽眇乎邱山之重，窃仰阁下之谋猷，义不出此，意者偏裨，未达两朝之大计也。伏惟阁下以高世之才，居特尊之位，舒惨归其颦笑，安危系于静作，号令所留，草木僾然，亦何惜只使一箭之令，使两地生灵得以泰然歌咏阁下之功德无穷，而报施不匮者也。仆虽不才，愿附羊、陆之义，惟阁下裁之不宣。彦质再拜。”

## 宋复遣陈谢请和使书 系杨天吉等问罪回书

靖康元年十月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皇子郎君：“累常遣使，相继奉书，今已淹时，想必闻鉴。意虽难尽，言亦颇周详（按：“周详”二字，当衍其一），傥为绎思，必加孚察。大抵人谁无过，固贵自知，既克改于前非，当徐观其后蹈。在昔东宫之日，但历览于群书，逮登宝位之初，乃乍临于庶政，姑听从于宰辅，不亿度其奸欺，难掩台评，寻加宪责。静言既往，虽悔何追？今者惠书，意皆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况本土有陵庙之存，当务安宁，乃经惊扰，兴言及此，为绪无聊，虽殚累百之词，更致再三之恳，是望高明之德，易知爱孝之情，当愠而和，式见包容之量，既取而与，尤为特达之恩，厚有被蒙，终期报称。初冬尚寒，更希保护。大宋陈谢请和使、朝信郎、试尚书吏部侍郎、武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王及之等。”

## 别 副

青丝绫五十匹，红锦五十匹，

鹿胎五十匹，合锦五十匹，

药一合，龙脑二百两，

荔枝一千颗，生姜五十斤，

乳塘狮子一百颗，橙子五十对，

汾州蒲桃五十斤，小龙团茶一十斤，

大龙团茶一十斤（此句依吴本补），夸子正焙茶一十斤。

右谨专献上国相、元帅，伏惟令慈俯赐容纳，谨具状申闻。谨状。

## 回答书外事件

一、谕及上皇自省前非，传付今上，应有误国奸臣，并令贬窜。勘会议和文字，别有贬窜，此亦诚如来谕。盖缘初膺传国，奸邪未见，刑诛之事难以遽加，然亦不久渐逐，不令在内，今则或窜或诛，既已久矣。后以不明，继用吴敏、李纲，吴敏则为少宰，李纲则知枢密，皆居要地，亲执政柄，不知元乃蔡京、蔡攸之党，阴相交结，欲报蔡氏之恩，希冀复用，其所妄作一体蔡氏，其所称密奉圣旨皆其专辄，所为承差信使面出帛书半印，见之悚然，岂不惭负？此吴敏、李纲相协为之，初不加察，为所诖误。昨因言章交攻，因先遣李纲在外为宣抚使，虽是总兵，其

实不令在朝。然吴敏犹为少宰，中外相应，为奸不已。自古将臣总兵不从中制，故得自阃以外将军制之，所以李纲在外，擅自发兵。若论误国之罪，可擢二人之发，今则吴敏、李纲皆已窜逐遐裔。

一、见谕愿不听纳奸臣，至诚修睦，此乃善言见海，德意甚美，岂胜感服？大抵天道昭然，咫尺可畏，况为人主临御万民，一言一语何可不思，既许讲和，愿观其后。

一、天下之情，违近皆一，睽间则疑生，和会则疑释。两朝构兵，初因睽间，虽有使人去来，书辞往返，然言不尽意，未免生疑。惟在聪明，深加孚察。

一、承差信使人未至，本朝闻，先遣二人持牒威胜军界。威胜军小处，不敢便申朝廷，先申宣抚使。是时宣抚李纲身在怀州，见牒有问罪之名，知罪在已，畏惧朝廷必治其罪，于是巧说迁延，不以闻达。其后威胜军奏到，即便时发遣，接伴在河阳等候多日，不闻来耗。朝廷再三催促，方知军前信使入界。古者交兵，使在其间，若非李纲挟情，岂有稽留之理？

一、发遣张孝纯家属，垂情讲好，盖亦怜无罪之民。为首就诛，宜可缓也。已孤之旅，使悲号而载路，宜慈惠之动怀。彼微类何足以除，况威声已著于远！聪明幸察，旨意无他。

一、亡辽人有未发遣，契勘亡辽人在此远近有之，其有官人皆是额外添差，并不令管勾职事，无补州县，徒费禄廪，自欲发遣，非所占吝。向者发遣，正在扰攘之际，寇盗纵横，涂路奸涩，多遭攘夺，以被残害，致老幼失所，深可悯怜。一等生灵更无彼此，只候通和既定，两境帖然，即资给逐人，安稳发遣。

# 卷　三

## 元帅府书　*以黄河为界*

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问罪，来意虽以委任不当为辞，然未肯服罪，致令重兵河北、河东两路齐进，所经州县军府服者抚之，拒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到泽州界，不往前进，及所遣先锋今月十四日过黄河，河不施船筏，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谅亦洞悉。载惟大宋屡变盟言，若不以黄河为界，终不能久，故今议定河北、河东两路先行收抚，其中或有来自河外者，不拘甚处人民并许放回，所有见在职官、兵卒并合一例存抚，然念抛乡之人，亦议定与河外见在两路未下州府官员兵人并许放回，请差近上官员前来交割引出，俾见家小，仍服罪讫，一面先具凡所听命不违国书回示。如或不见依从，稍为迁延，将恐别招悔咎。律正凝寒，善祈多福。今差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昭德军节度使王汭、贝勒色呼美前去奉书陈达。不宣。”

## 李若水状

大宋河东、大金军前告和副使、徽猷阁学士、朝奉郎、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若水：“准敕再差充河东、大金军前告和副使，与告和使、知枢密院事冯澥同行，今月十五日起程，赍奉本国皇帝交割三镇国书、晓谕三镇敕榜及诏路允迪、张邦昌依元约施行文字。窃恐迟滞，若水已兼程先来，差使臣王深、尹宣、蔡松及邱吉、吕青前去军前报信，伏望令慈，特赐照会施行。”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状。

大宋河东、大金军前告和参议、武翼大夫、武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履。

大宋河东、大金军前告和副使、徽猷阁学士、朝奉郎、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若水。

## 冯澥状

大宋告和河东、大金军前国信使、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安西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赐紫金鱼袋冯澥：“右澥祗承朝命，恭造行台，辄犯威颜，冀寻信誓，赦既往之不咎，许惟新之是图，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渐，两朝欢好宁无握手之期。冒昧而来，匍匐以请，澥年当衰迈，位忝枢机，得罪先朝，几死凶邪之手，受知今圣，误叨将相之权，常怀欲报之心，遂备告和之役。趋瞻在迩，喜惧交深，谨具状申大金国相、元帅，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

大宋告和河东、大金军前国信使、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安西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赐紫金鱼袋冯澥状。

## 宋主书　*告和愿割三镇*

靖康元年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专驰使介，远布悃诚。今春大军俯临郊甸，寻以上皇传位之意，引过请和，承大金皇子、元帅奉伯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修旧好，寻报知大金国相、元帅并令班师，信义之重比坚金石，于是宗庙再安，生民赖庆，乃割三镇以谢德惠。既而诸州民情愚执，群臣议论二三，往复告求，致淹时月。盖缘寡昧，失不详思，誓约之明，岂敢辄易？果烦大军来诘兹事，中外震动，不遑宁居，礼既有亏，追悔何及？过而能改，请践斯言。其三镇之地，今并依正月所立誓书交割施行，惟冀两路大军早回，使赵氏二百年社稷永宁，亿万生灵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难喻，自此倾诚，万世不易，上天实临，百神在列，何取背违，自取殃祸？今遣知枢密院事冯澥、徽猷阁学士李若水充告和副使。缅惟英哲，必为矜从。寒律方严，倍加珍摄。白。”

## 事　目

一、今来交割三镇，并依今年正月誓书，已诏路允迪依应施行，其交地官就差滕茂实。

一、交割三镇，虑人民坚守，已出敕榜告谕开门，其帅臣守令以下官吏兵民及其家属财物，并客旅道僧随行物色，凡系内地人，依今奉贵朝晓谕发回。更烦详谕所委官员，如数放行。

一、交割三镇，谕令开门。若甲兵稍近，即人生疑惧，莫敢便出，须烦令旨移兵近北稍远，止令贵朝官员好语说谕，即一方安心。兼若拥并而出，颠沛于路，无不受弊，幸不催促，令其收拾和款而归，将来发遣北地官民，敢不如是？

一、北地官民已委随处提刑责知通令佐随近次第尽数发遣，仍给盘缠，差人防护，至界交割。

一、犒设两军金银，初大军到城下，库藏所积既已罄竭，遂取宗庙祭器及宫中所用应干器物；又搜索民间，虽钗钏之类亦已铤销；至如宰相及百官所系金带，并括取不遗，然止得昨来已送之数。后来取于远方州军，亦是日前耗费略尽。今尽底搜索，止有金二万五千两、银三十万两，见续次发遣，自知微细，不足犒设大军，谅惟特加矜察，贷免所欠，不胜惭怍。

## 宋主书　按：此标目原本脱去，今补入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昨日太上皇航海遣使请求旧地，特承大圣皇帝异恩，委割燕、云两路。犹为不足，手诏平山张觉，招纳叛亡，由此遂致兴师。今春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寻行禅位，遣执政以下屡告，为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镇酬谢。又蒙国相，元师虽已抚定威胜、隆德、汾、泽、高平等处，为念大义已定，秋毫不犯，亦便班师，止以太原为界。续承使人萧仲恭、赵伦等至，报谕恩义，被奸臣邀功，复便听从，依前附使间谍大金功臣及举国动兵以援太原，诏所割州府坚守不从，及承问罪，不胜惶恐。今蒙惠书，兼来使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昭德军节度使王汭、贝勒色呼美疏问过恶，皆有事实，每进一语，愧仄愈增。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割黄河为界，贵图两朝安便。所有蔡京身亡，王黼、童贯已诛，马扩不知所在，吴敏涪州安置，李纲夔州安置，张孝纯先知太平府（按：原本作"太原府"，今依吴本），詹度河南安置，陈遘见知中山，其中有系在远不知去处，便当根逐，一依来命。今遣门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枢密院事聂昌赍送诏命，令黄河东、北两路州府军县人民悉归大金，仍依来示一一专听从命，不敢依前有违，已立信书，今乞早为班师以安社稷，至愿至恳。白。"

今具下项：

蔡京（责授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已死），

童贯（责授节度副使，吉阳军安置，已诛），

王黼（责授节度副使，卫州安置，已诛），

李纲（责授节度副使，夔州安置），

吴敏（责授节度副使，涪州安置），

马扩（昨任真定州路廉访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河南安置），

陈遘（见在中山），

张孝纯家属（闻在徐州或南京）。

河北、河东两路州府军县人民：河东，聂昌前去交割；河北，耿南仲前去交割。

## 聂昌说谕河东士民

昌启："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则守，令弃则弃。今既有敕书令割与大金，何必区区坚守，即今若坚守则必招大兵攻打残破，应河南官员、军人、百姓、商旅既不得南还，而土人又不免屠戮之祸，何可遂复旧业耶？况于京城危迫如此，方藉交割以退师，傥若稽缓，岂不误国大事！今交割两路，河北则差耿门下，河东则亲赍诏书，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备坐圣旨，约知通以次出城面议，既不略至城外，审验是非，谕问端的，辄下矢石，引兵出战，殆非体认朝廷危迫之意。昨晚又遣三辈赍敕书往，又复无报，不知公等意欲何为？今交割大帅亦不以城中拒守为怪，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国家大事，开门之日，秋毫一无所犯，放官兵商旅南归，皇天后土，实鉴临之，幸早为之所，无复疑虑。若稍迟迟，大兵一至，悔无及矣。昌旧名山，六月间赐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闻。古者交兵，使在其间，盖欲通彼此之情也。昨晚亲诣城下，遣使臣赍札子奉闻，辄下矢石。再遣三介赍敕书去，亦未见还，岂非为所伤乎？虽他邦遣人尚不可如此，况本朝皇帝遣一枢密亲行，而所差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辄固拒，何也？请深思之，无贻祸。"

## 宋主与河北、河东敕

敕官吏、军民等："顷者有渝盟约，致大金兴师。朕初嗣位，许割三镇，以酬前恩，偶缘奸臣贻误，三府不割，又间谍大金功臣，再致兴师，使河北、河东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灵锋镝之祸，使斯民复见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讲两国之好，是用黄河见今流行以北河北、河东两路郡邑人民属之大金。朕为民父母，岂忍为此？盖不得已，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恋之意，应黄河见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开门归于大金。其州府官员兵人即依军前来书，许令放回南地。速依今敕，勿复自疑，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意指不多及。"敕付诸州军下项：

一、河东路

| | | | | |
|---|---|---|---|---|
| 岢岚军 | 隰州 | 保德军 | 宪州 | 火山军 |
| 忻州 | 辽州 | 太原府 | 汾州 | 怀州 |

宁化军　平阳府　石州　平定州　绛州
威胜军　泽州　隆德府　代州
一、河北路
滑州　卫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赵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宁军
深州　祁州　北平军　河间府　莫州
安萧军　顺安军　广信军　雄州　保定军
保州　信安军　霸州

## 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

枢密院勘会："昨以大辽失政，兴师吊伐，有大宋遣使航海请割幽、燕，元系五代陷于契丹，朝廷方务善邻，才获幽、燕，即割前地，归复界至，此乃朝廷有大造于宋也。不料大启贪心，潜谋不轨，结构平山，祸及宰辅，招纳民户，接引叛亡，然朝廷尚存大体，敕戒边臣惟索人口之外，一无理辨，亦可谓包容之深也。而彼人犹不悔悟，饰词隐蔽，谲语百端，反云本朝幅员万里，民居散漫，无处根寻，又于疆场多方作过。去冬宣委元帅府兴兵讨罪，两路并进，有皇子、右副元帅先到汴城。旧主奔逃，窃行禅位，盖亦自咎也。新主嗣立，哀泣告和，遂成所请，惟割三镇以赎其罪，即时班师。何期誓墨未干，盟言已变，密敕居民婴城坚守，续遣大军寇援河东，虽每遭覆败，尚不知改过。再奉宣旨，重行吊伐，先以黄河为界，除两路前次攻绛州府军县外，先遣先锋军今月十四日平涉洪波，昔所未闻，非夫获罪自天，岂有如此之异？盖亦自作之孽故也，仍遣人使说谕此意。及帅府今月二十七日驻泊永安军，宋方致书云深悔前非，听命不违，别差门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前来交割。黄河以内州府民人并归朝廷，再念彼民以其易主，宁无顾恋之心？然久在薄俗，早不聊生，尔亦共知，况今并许各居旧乡，一无迁徙。朝廷亦俟元帅府措置了日，厚与存恤，应自前日烦苛科敛重役，诸般巧细籴买折变香、矾、盐、茶之类，凡尔疾苦，候随处所申到于民有害，并与蠲除；或有饶利，亦与兴举，亦见太平之日后仇之异，当使知之。合先告谕，须至指挥。

河北路
滑州　卫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赵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宁军
深州　祁州　北平军　河间府　莫州
安肃军　顺安军　广信军　雄州　保定军
信安军　保州　霸州　永静军　冀州
恩州　青州　河东路　岢岚军　隰州
保德军　宪州　火山军　忻州　辽州
太原府　汾州　怀州　宁化军　平阳府
石州　平定州　绛州　威胜军　泽州
隆德府　代州　岚州　慈州　河阳府
河中府

右下逐处，可照验就便及指挥所辖去处，粉壁晓示管内官僚、僧道、耆寿、军人、百姓，比至相次别行措置规画以来，并仰向化为业，勿谓早不归降，别生疑惧。仍比至正官到任，须得自相告谕，各务安堵。兼河内州府人民，应自来惊移在河南者，见于宋国追索，遣回复业，若随处有逃散户口，亦仰逐旋招集著业。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付逐处准此。"

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元帅府与宋书

兵近都城

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三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近杨天吉等回，特沐华音，准割黄河东北路州府军县人民悉归大金，仍依来示一一专听从命者。当府照会讫，深稔美意，见差官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分路交割去讫。今勘会有数州在河内，而来书不入交割之数，所索官员及家属多有漏落，系使人理会不尽，来书亦不见分明，又不言后约，以故两路重兵已近都城，期在定一。今差保静军节度使萧庆、司农少卿杨贞幹、贝勒色呼美专往计议，所有事宜，并已丁宁口谕前去，幸望依从，以副从命之言。初阳在律，善履多祺。专奉书陈达，不宣。"

## 宋主乞免攻城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比者旌旆远来，跋涉劳止，尝通音问，未彻听闻。念和议之已成，且使华之先辱，再驰微物，用表私衷，幸遂免于攻城，仍早还于归骑，以示两朝之信，克成万世之欢。郊野冱寒，倍希保爱。白。"

## 又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比者累因专使布问，想皆呈彻。远来特承书示，备悉勤诚。伏自今春，国相、元帅由怀州收兵还北，敦结和好，出于眷厚，极用感藏。继因暗于听任，遂生嫌隙，虽自咎悔，已无所追，是以王汭方行，即令冯澥、李若水等如谕交割三镇。及杨天吉、色呼美与汭再来，承议画河，亦便遣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即日就道依谕前去。所以每从来意，诚欲休息战斗，全保生灵。不谓旌旆当此隆冬，远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遑。载念仁人之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终前惠，收还兵马不使攻城，宗社获宁，民庶安堵，其为恩念，何以比谕？感幸之深，言不能叙。初寒在律，倍冀保调。白。"

## 与宋主书

天会四年闰十一月十三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

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顷者专使，仰期亲会。今辱书音，虽云备悉，而使人却称大宋皇帝有怀疑惑者，其所云躬亲出城，岂有他意？但以前后所言一无诚信，遂有是议，以验禀从。今既疑惑，肯忍必也，果若听命不违，据见去人使所谕事宜并望依前，更有事宜，仍遣亲信堪议论官同仆射何㮚等不过此月十五日出城，贵凭约谕，比至结绝以来，别遣上皇、越王、皇子、亲弟为质。今再差保静军节度使萧庆、司农少卿杨贞幹、贝勒色呼美等专去计议。式当寒律，善保多祺。白。"

取干戾人札子

童贯（有子师杨、师孔等） 蔡京

蔡攸 王黼 李纲 李弥大 刘韐

王安中 马扩 詹度 陈遘 吴敏

徐处仁 折彦实 折可求 吕仲 张孝纯

王禀

已上干戾人数

滕茂实 范直方 李嗣本 蔡靖 高世由

已上本身或有兄弟在本朝，取家属圆聚。

赵良嗣（并众房伯叔兄弟，元系北人）

折可存（系归降逃走）

又，右班殿直张观、东头供奉官杨忠敏（自身）、张谦、张冀将领长行军二十余人八月内走（系忠顺军）。

## 宋主遣仕旃往议事宜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比者再承来使，备见勤诚。特免会盟，尤佩厚意。国相、元帅遂引重兵方此冱寒，冲冒勤劬，顿师之久，不急攻城，出于宽仁，良用感戢。所谕欲令亲信往议事宜，今遣皇伯仕谕、大臣冯澥前去，载念惠好之厚，更望曲全终始。冬序方深，倍惟调卫。白。"

## 仕旃等充报谢使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近者专使之还，已有谢恳。远勤旌旗，久驻郊坰，方此凝寒，匮薄匪易，内深惭灼，良所不遑。至于临城攻击颇缓。尤稔来意出于宽仁，极于怀荷。载惟通和之久，德惠已深，更冀始终，便为解围，永固欢好。今差皇伯仕谕、枢密冯澥充报谢使副。祁寒在律，倍冀保调。白"

## 回宋主书 系差皇叔祖汉东郡王仲温、同知枢密院事曹辅回书

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介使复来，音书荐至。详味再三，徒深披阅。而来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怀疑惑，又云报谢通和，乞早解围者，且今之所举，盖缘渝约，虽有听命之言，未有听命之实。况以议定画河特谓诚信，顷差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谋捉拿，此之无信甚于去春，遂议出质割城，发送官员听命，迁都表信，方许通和。人使既回，一无依从，以故曾议进击，然念贵朝宗社，不忍立坠，且陈器备，聊示攻城之势，本俟贵朝必图悛悔，而任自迁延，其诚安在？必欲保全宗社，永固欢和，曷若并从前谕，表信有实，则所谓解围之举，肯延时刻，一诺之言，争忍反覆。如或执迷，决无所听，敢谓安危之理，灼然验于临时。隆寒纪律，善保多祺。白。"

## 宋主差李仔充请命使文字 系二十五日城破

差李仔充往大金军前请命，景王杞充使，谢克家副使。李仔副使系改差。

## 与宋主书 要近上官员议事

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累遣使人，备陈诚恳。缘以执迷，未画定一，且朝廷全付燕、云，盖务善邻，而贵朝不为厌足，遂招背德，结构逆贼，招纳叛亡，此衅隙之所以生也。去春王师到城，哀鸣请和，愿画三镇，计许和好，又图不轨，密令坚守，遣兵救援，此衅隙之所以深也。洎再举问罪，犹执谋计，不肯听命，遂致事势及此。尚虑京人惊骇，昨日遣李若水使臣入城，以示慰谕。今承遣到景王一行，洞悉悛悟，然听命事大，专候更遣执政何㮚并近上堪与议事者，共同请命，无以犹迷，祸及平人。专奉书陈达，不宣。白。"

## 宋主求哀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久蒙恩惠，深用感铭。不省过尤，尚烦责数。比者大兵累至城下，危然孤垒，攻击何难？及已登临，犹存全爱，方图请命，更辱使音，特俾安心，仍无后虑，感极垂涕，夫复何言！谨遣右仆射何㮚、济王栩、中书侍郎陈过庭求哀恳告，切冀收兵。天雪冱寒，敢祈保啬。不宣。白。"

## 宋求再造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军前："李若水等到，特惠书诲及传面谕意指，备悉宽仁，感刻难弭。已依宠谕，遣右仆射何㮚、济王栩、中书侍郎陈过庭前去请命，更望再造，保安宗社，爱全生灵，不胜恐惧哀祝之至。雪候冱寒，倍祈珍啬。不宣。白。"

## 宋求哀请命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

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比者遣何㮚等奉书，想已呈彻，危迫之恳，必蒙矜悯，言念和好之重，出于大德。听从弗明，以致召衅，远烦旌旗，深所不遑，然念师徒既登城堞，何㮚、济王栩等又未回归，城内人情惶扰异常，抚谕不定，深忧自致生事，却使不能奉承德意，敢望特加存全，早赐指挥，少驻兵马，以安人心。所有欲约事目，一一谨即听从，便当歃血著盟，传之万世。其为大恩，何以方此？谨再遣使御史中丞秦桧、徽猷阁学士、朝奉郎李若水、武翼大夫王履求哀请命。祁寒应候，冀倍保调。不宣。白。"

## 元帅与宋主书 要上皇出质

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币章既报，美问复臻，虽承恳告之言，未副质亲之素。再叙悃悰，更烦听览。且重兵才至，屡望会盟，因谓疑惑，乃从高意，惟索上皇已下为质而已，亦不依应，遂生兵怒，以致攻击，而一无他辞，但云收兵，其理安在？况事势及此，宜从初议，早冀上皇与皇子出质，别差近上官员交割已画定州府军县，及比至开门抚定以来，更遣逐州府长官血属执质。仍使前项逐官亲戚每州各一名，同交割官前去说谕，俾知纳土。又，一面速送所索官员并家属。缅惟照亮，曲认恳诚。专奉书陈达不宣。白。"

## 宋主乞上皇不出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赵桓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适何㮚等还，伏领书示及已蒙约军兵未令下城，再造之恩，何以论报？且蒙恩许免亲诣。然欲上皇、皇子出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属在贵朝，又焉敢拒？但父子之间，心所不忍，如何躬诣军前！求哀请命，如蒙曲赐矜念，更为望外允从，岂胜至幸？如其不然，自惟菲德，难胜大宝，若蒙更立本宗，但全性命，存留宗庙，保护生灵，区区一身受赐已厚，岂胜哀祈急迫恳切之至？冬序严寒，倍加珍啬。不宣。白。"

## 宋主欲亲诣军前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赵桓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孙传等归，传来意旨，欲得上皇出郊，切以父子之间有难言者，今欲亲诣军前祈哀致谢（一作"请"），谨先遣秦桧驰报，不知当于甚日甚处会见？如蒙赐谕，即当依从。冬序凝寒，倍冀珍啬。不宣。谨白。"

## 送蔡驸马书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赵桓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近蒙惠书，具见美意，不胜感激。所需奸臣亲属，谨应如命。但以前此误国尽窜岭外，独有蔡京之子鞗见以除名勒停，缘系驸马都尉，当时不曾远窜，今令枢密都承旨王健押送军前。余人以方在围城中，追究未得，更俟续次根寻遣发，不敢少有失信。凝寒在候，倍冀珍啬。不宣。白。"

## 宋主降表

臣桓言："伏以今月二十五日大兵登城，出郊谢罪者，长驱万里，远勤问罪之师，全庇一宗，仰戴隆宽之德，感深念咎，俯极危衷，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猥以眇躬，奉承大统，懵不更事，济以学非，昧于知人，动成过举，重烦元帅来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维之守，九庙之祀当成煨炉之余，不图深仁，曲假残息。兹盖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无私，不怒之威既追踪于汤、武，好生之德且俪美于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万人之命，宇宙载肃，宗社获安。文轨既同，永托保存之惠；云天在望，徒深向往之诚。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天会四年十二月日。

## 宋告谕合交割州府官吏军民指挥

中书侍郎："近者大金元帅统军亲临，责以失信，京师备御，曾不逾月，遽尔失守，乃蒙元帅仁恩保全，更不纵兵下城，止欲敦笃旧好，复申前言，交自河以北地界。皇帝车驾出城面会，上表称臣，宗社再造，惟候逐处州郡抚定了当，方欲敛军，仍要逐处官员血属质于军前，才候交割了当，便即放还（按：原本作"放远"，今以意改）。其不在此间者，亦必根刷去讫，更要自来用兵及误国凡干戾官员，或有死亡，仍取家属支散人等。今除窜在远地差人去取外，驸马都尉蔡鞗尚不能爱惜，已行交割讫。今据合割州郡，逐一差官，各赍诏书，委曲告谕，惟本处官吏军民被命之日，宜即开门迎受，一一遵禀，所有本土人民便得安业，获免兵革之患。其河南官员军民寄居客旅者各许归还，则血属俱宁、公私无害在于今日，爱君爱国，明见事变，速令约束，乃为忠义。且前此州郡所以未服，盖欲区区坚守以效臣节，今者京城既破，即与前日事体不同，且以京师地大人众，城池固阻，稳若金汤，尚不能保，在尔一郡，岂可拒抗？傥或不从此言，一旦城壁失守，则不免尽遭屠戮之祸，虽悔何追？至如走出，定须追索，仰认皇帝须是交割，必不隐讳，复招已往之悔，即与干戾误国人等无异。今谨宣布诚悃之意，再三播告，惟本处官吏军民互相劝谕，上以安国家宗社，下以保父母妻子，无或执迷，自取残戮，故兹晓谕，各宜体认。又准敕，若系河外有系别路所管州府军县不入今来交割之数者，亦仰一就交割。本所今往河北交割，所有河东路今差参议官、徽猷阁待制张宇发遣前去交割，亦须照验遵依施行。"

## 宋主告收城上军文字

先蒙恩许，如亲到军前，即收还城上军兵，今来

既已出郊，更望特赐约束。缘见今城内民人惊疑，虑出城后或生他变，不免再露悃愊，切冀矜从，以副终始保全之意。

## 宋主降表 系今改定

臣桓言："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仰祈蠲贷，俯切凌兢，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窃以契丹为邻，爰构百年之好；大金辟国，更图万世之欢。航使旌绝海峤之遥，求故地割燕、云之境，太祖大圣皇帝特垂大造，许复旧疆。未阅岁时，已渝信誓，方获版图于析木，遽连阴贼于平山。结构大臣，邀回户口，虽违恩义，尚贷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犹夸大其土地，致烦帅府远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迁，微臣因时而受禅，惧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请和。屡致哀鸣，亟蒙矜许；官军才退，信誓又渝。密谕土人坚守不下，分遣兵将救援为名，复间谍于使人，见包藏之异意。遂劳再伐，并兴问罪之师；又议画河，实作疑兵之计。果难逃于英察，卒自取于交攻，尚复婴城，岂非拒命？怒极将士，齐登三里之城；祸延祖宗，将隳七庙之祀。已蠲衔璧之举，更叨授馆之恩，自知获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伏惟皇帝陛下诞膺骏命，绍履鸿图，不杀之仁（按：原本"仁"作"神"，今依吴本）既追踪于汤、武，好生之德终俪美于唐、虞，所望惠顾大圣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绝之绪，虽死犹幸。受赐亦多，道里阻修，莫致吁天之请；精诚祈格，徒深就日之思（按：原本"思"作"恩"，今以意改）。谨予叔燕王俣、越王偲、弟郓王楷、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㮙、和王栻及宰相百僚、举国士民、僧道、耆寿、军人奉表出郊，望阙待罪以闻。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天会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赵桓上表。

## 行府告谕两路抚慰指挥

行府勘会："朝廷昨以大辽失政，害及生民，兴兵伐罪。收兵将还，大宋遣使航海愿复旧来汉地，系五代所陷，朝廷方务善邻，才克燕、云，即画全地，此朝廷有大造于宋。不料天方肇乱（一作"祸"），自为戎首，结构逆贼，谋害宰臣，招纳叛亡，邀回民户，朝廷不以为咎，惟索户口。犹不悛悟，乃云本朝幅员万里，居民散漫，难加根究。无计可得，辄鸠集凶党，剽劫边民，侵掠畜产，使不获安，终然不悟。朝廷虽欲恻隐，莫由获已，乃命行府兴师问罪。去春兵抵汴京，上皇方知深悔，亟行禅位。嗣主求哀，愿画三镇，复修旧好。无何誓墨未干，盟言已变，密令坚守，遣兵救援，阴构使人，潜图祸乱。遂奉宣旨，重申吊伐，虽许画河，亦不以实。闰十一月初二日，大兵会于汴都，犹不伏罪。准备攻具，填叠壕道，已逾十余日，当月二十四日进击，次日城拔，三十日国主出降，今月初二日降服上表，望阙称臣，以奉正朔。令依元议差官前去说谕交割河北、河东州府军县，尚虑所在以早不归款为惧，或饰伪辞有缓抚定，再念自河之内天启洪堑以限疆场。昨来大兵所至，其有迎军纳土，循省抚定；其拒命者，或有按以军法，或有示以宽贷，皆临时从宜措置，想必共知。今河北、河东两路，才候交割官员至彼说谕，即仰逐旋烧毁楼橹，具状纳土，开门以待。行府别差官员就去存恤，应有前日重难徭役科敛，诸般细巧籴买变折香、矾、茶、盐之类，凡尔疾苦，并为蠲除；或有饶利，亦与兴举。今除土人外，元系河南容居官员、兵人、商旅、僧道欲愿去坐，并从自意，敢有执迷，稍劳官军临日，必无容恕。合行告谕，须议指挥。右下逐处，可各照验就便及转行所辖去处，粉壁晓示各管士民、耆老、僧道、军人、百姓知悉，不得有违，付逐处准此。"

天会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 宋主谢书

十二月日，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累日授馆，礼意勤厚。亦既觏止，问劳稠重。再造之恩，何以图报？经夕匽薄之余，台体优裕，谨遣使人承问兴寝。不宣。白。"

## 宋主贺行府元日书

天会五年正月一日，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一气周通，三阳交泰。惟五兵之既戢，与万物以皆春，茂对休辰，具膺纯嘏，更蕲保毓，藉慰愿言。不宣。谨白。"

## 宋主许面议书

天会五年正月日，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专承使旨，特示书辞，慰怿之情，无以为喻。金帛已令严切根括，接续供纳。所有上徽号礼数、冠冕车辂、图籍印板之类，谨以来日躬往面议。先此布叙，幸赐照亮。不宣。谨白。"

## 废国取降诏

敕赵桓："省所上降表，汝与叔燕王俣、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臣百僚、举国士民、僧道、耆寿、军人于十二月二日出郊望阙称臣待罪事，具悉。背义则天地不容，其孰与助？败盟则人神共怒，非朕得私。肇自先朝开国，乃父求好，我以诚待，彼以诈欺，浮海之使甚勤，请地之辞尤逊。析木版图，第求入手；平山伪诏，曾不愧心。罔天罚以自干，忽载书而固犯。肆予纂绍，犹事涵容。迄悛恶以无闻，方谋师而致讨，犹闻汝得承位。朕望改图，如何复循父佶之覆车，靡戒彼辽之祸鉴，虽去岁为盟于城下，冀今日堕我于画中。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与；构军前之二使，本以间为。惟假臣权，不赎父罪；自业难逭，我伐再张。将臣多激怒之心，战士增敌忾之勇。息君犯

五不韪之罪，丧亦宜乎；晋师有三无报之名，倍犹未也。以是济河航苇，降汴燎毛。人竟覆昏，天莫悔祸。谁肯背城而借一？果闻举族以出降，既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条件并已宣谕元帅府施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 行府下前宋宰执举一人

元帅府近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圣旨札子：“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问罪之师，乃因嗣子遣使军前哀鸣祈请，遂许自新。既而不改前非，变渝迷执，是致再讨，犹敢抗师。洎官兵力击，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理。况追寻载书，有违斯约，子孙不绍，社稷倾危。父子所盟，其实如一，今既伏罪，宜从誓约。宋之旧封，颇亦广袤，既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师行，止为吊伐，本非贪土，宜别择贤人，立为藩屏，以主兹土。其汴京人民，许随主迁居者听。”

右所降圣旨在前，今请到宋宰执文武百官洎京寮一面，共请上皇已下后妃、儿女及诸亲王、公主之属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寿、军人、百姓遵依圣旨，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惟道德隆懋，有大勋业，素为众所推服，长于治民者，虽乏众善，有一于此，亦合举荐。当依圣旨备礼册命，赵氏宗人不预此议。一应宋之百司并事新君，其国俟得姓氏，随册建号。所都之地，临日共议。

天会五年二月六日。

## 孙傅等状乞复立废主　第一状

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今月六日亥时，准元帅府公文一道，备到大金皇帝圣旨指挥事。傅等闻命震越，义当即死，然念世被本朝恩德至深至厚，嗣君新政才及期年，恭俭忧勤无所不至，若遽蒙废绝，实非臣子所敢闻知，辄复忍死须臾，冒陈悲痛激切之辞，仰干台听。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毕始终保全之赐。傅等誓当捐躯碎首，图报万分。谨具画一下项：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违令旨，见已起发赴军前，同伸悬告之诚，乞垂矜悯。

一、嗣君自即位以来，修德勤政，并无亏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谴诃。盖缘亲政之初，偶为谋臣所误，继已尽行窜责，兼检会上皇昨违大金信誓（按：原本“金”作“辽”，依吴本改），亦系童贯、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并行处斩了当，以此显见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赐矜察。

一、嗣君自在东宫即有德誉，著闻中外。比及即位，臣民归仰，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蒙终惠，未加废绝，尚可以岁修臣事之仪。如抛降金银表段之数，虽目下未能敷足，将来下外路取索，分岁贡纳，实为大金永远无穷之利。若一旦废弃，遂同匹夫，纵有报恩之心，何缘自效。

一、伏详来旨，令别选贤人以主兹土，许汴都人民随主迁居，具见仁慈，存恤备至，不惟臣民爱戴，罔有二心，兼据今中外异姓，实未有堪充选举者，若仓卒册立，四方必不服从。缘此兵连祸结，卒无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帅爱惜生灵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杀之，予之夺之，全在元帅。虽大金皇帝诏书有废立之意，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则阃外之事，元帅固可专行。如前项所陈，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霁威怒，终赐保全。

一、汴京城内两经根括取索，公私各已罄竭，显见将来难以立国，乞候班师之后，退守偏方，以备屏藩。如蒙大恩，特许嗣君已废复立，所有称呼位号一听指挥。

右件如前，谨具申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伏望特加矜悯，早赐允从，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状。（按：孙传等乞立赵氏前后五状，其载《三朝北盟会编》，原本误以第一状、第二状倒置于“帅府再下举人”之后，今改正。）

## 孙傅等状乞立赵氏　第二状

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右传等伏睹皇帝诏书，宜别择贤人立为屏藩，许令士庶共议，以此见皇帝被生灵之意，圣德甚厚。然传等窃见国主自在东宫恭俭著闻，若欲选择贤人，必无出其右者。兼本朝自太祖皇帝以来，累世并无失德，惟太上皇听信奸臣，及国主年幼新立，为大臣所误，以致违盟失信，上干国典，伏望国相元帅、皇子元帅察传等前状，许其自新，号称屏藩，复立社稷，容其迁避，以责后效。再念赵氏祖宗德泽在民未泯，或未允从前恳，亦望特赐哀悯，许于国主子弟中择一贤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诸子，则乞于神宗皇帝二子选择建立，使长得北面，永为屏藩，非惟不灭赵氏之祖，亦使一国生灵蒙被恩德，永有攸归。傅等不胜激切恳祷之至，谨具状申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状。

## 孙傅以下告立赵氏状　第三状

文武百僚、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右傅等准元帅府再遣翰林承旨吴幵前来指挥，选立贤人。傅等窃以本国前日将相多是上皇时用事误国之人，自嗣君即位以来所任宰相，亦继以罪窜，将帅率皆叛亡之余，其他臣寮类皆碌碌无闻，此元帅府备知，岂敢蔽贤，不以上闻？若举于草泽之间，亦非闻望素著，人心必不归向，孰肯推戴？兼赵氏祖宗德泽在人至深至厚，若别立他姓，城中立生变乱，非所以称皇帝及元帅爱惜生灵之意。若自元

帅府特赐选立赵氏一人，不惟恩德有归，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历数有归，即非本国臣民所敢预议，乞自元帅府推择贤人，永为屏藩。傅等不胜痛切陨越惶惧之至，谨具状申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状。

## 孙傅等乞留皇太子监国状 按：此标目原本脱去，今补入

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右传等准元帅府遣翰林承旨吴幵来问皇太子起发事，缘自本国主往军前议事。止是皇太子监国镇抚，今来若起发出门，城中军民必至变乱，兼以具择立事申禀元帅府，候定议指挥到日起发次，谨具申元帅府。谨状。”

天会五年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状。

## 帅府再下举人

据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孙枢密等状申事已洞悉：“右元帅府窃稔朝廷所以必废赵氏者，岂徒然哉？盖以不守盟誓，不务听命，为罪之极也。非天命改卜，岂有陆梁如此之甚者？皇上犹以宽度释其罪负，别立贤人而已，真所谓伐罪吊民之大义。圣谕丁宁，而辄言及赵氏，虽不忘旧君，其违命之罪亦已深矣，以后不宜更复如此。又，状申前日将相多是罪废、败亡之余，其他臣寮类皆碌碌无闻，若举于草泽之中，孰肯推戴者。天之运数既有其衰，亦必有继兴者，若言败亡之世必无可继，则三王之后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伦之序？何不详道理之深也？再请恭依已降圣旨，早举堪为人主者一人，当依已去札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帅府推择，缘会验在军皆依河北汉儿，若举一人即与混一无异，实违已降圣旨，欲推择南人，其见在军南官，亦枢密院之所共知也。未审果有可举者否？若有所举，请具姓名见示，亦与依应，惟不许何㮚、李若水预于此议。如或京内及外俱难自举，仍请诸官各叙名衔，速具管依元帅所举推戴状申。”

天会五年二月八日。

## 军民耆老等状乞立赵氏 原本此篇在“帅府再下札子”后，依吴本移置此

汴京军民、僧道、耆老、郭铎等：“右铎等伏闻二元帅公文，备奉大金皇帝圣旨指挥，欲令选贤人以主兹土。铎等闻命震惊，罔知所措。窃惟元帅拥吊民伐罪之师，行应天顺人之道，既破京城，敛兵不下，全活在城生灵，虽汤、武仁义之兵未易过此。念今上自处东宫，至即帝位，恭俭修德，中外悦怀，止缘践位之初未熟政事，辅弼非人，有失大信，致获罪于大金皇帝也。然今上虽失大信，其于天下万姓略无过失，士民归向久矣，若遽见废绝，别立异姓，不惟异姓中不见有德之人，诚恐庶民皇皇，无所统一，奸雄僭窃，杀戮无辜，如此则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帅爱惜生灵之意也。伏望元帅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终生成之赐，复立今上以主兹土，世修享贡以报洪恩，今上感戴之诚，何时而忘也？如元帅府必欲以失信废之，即今太子监国（原本误作“长立”，依吴本改），自当承嗣，如更不欲立之，乞于亲王中选择贤者以承大位，庶使太祖、太宗二百年基业不绝，人心向慕，实天下苍生之幸。今若别立异姓，设或仓卒之间选择非人，蹈前车已覆之辙，不免再轸大金皇帝圣虑，而民复坠于涂炭也。铎等情动于中，义不得辞，仰冒威严。无任叩头泣血俯伏俟命之至，谨赍状诣善利门投献，伏望元帅府俯垂鉴察。谨状。”

靖康二年二月八日，汴京军民、僧道、耆老、郭铎等状。

## 孙傅等状乞立赵氏 第四状

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今月初八日（原作“初九日”，今依吴本。与前文合）准元帅府札子节文，再请恭依已降圣旨，早举堪为人主者一人，如或京内及外俱难自举，仍请诸官各叙名衔，速具管依元帅所举推戴状申。右傅等窃详本国赵氏祖宗德泽深厚，在人日久，累于前状，沥恳哀告。今来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与前主，其子及支属并不干预，尚冀恩造，更赐详择，庶得中外帖服；不至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请，必欲选择异姓，自中及外委无其人，兼实难于自举。伏乞元帅府选择，敢不一听台命。傅等无任哀痛惶惧陨越之至，谨具状申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九日（原本作“二月十日”，依《靖康纪闻》改），文武官寮、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

## 孙傅状乞立赵氏 第五状。此篇原脱，吴本与下篇倒置，今依《靖康纪闻》补正

文武百官、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前已累申元帅府，乞轸恤赵氏，存全社稷，许国主归国，降号称藩，永事大国，或就立监国嗣子，以从人望，或选赵氏近属使本国生灵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国吊伐之义。傅等今在南薰门拜泣俟命。无任哀痛惶惧殒越之至，谨具状申元帅府，伏候台旨（吴本脱此七字，依《靖康纪闻》补）。”

天会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

## 又状 原题“孙傅状乞立赵氏”，今依吴本

右傅等除已与百官（吴本“官”作“寮”，《靖康纪闻》“与”作“同”，下多“父老”二字）具状申大金元帅府外，尚有不尽之意，不敢自隐，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听：“伏以前主皇帝违犯盟约，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继绝，唯在元帅。不然，则有监国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来，镇抚军民，上下帖然，或许就立，以从人望。若不容傅等（原脱“等”字，依《靖康纪闻》补）伸臣子之情，则望赐矜悯，念赵氏祖宗并无失德，内外亲贤皆可择立。若必择立异姓，天下之人必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至云扰，百姓涂炭卒未得安。传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来，德泽在人，于今九世，天下之人虽匹夫匹妇未忍亡之。况传世食君禄，方主辱臣死之时，上为宗社，下为生灵，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赐矜察。傅无任哀恳痛切惶惧陨越之至，谨具申元帅府。谨状（吴本作“谨具申皇子元帅、国相元帅，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状（“十日”，吴本作“九日”，下多“文武百寮、僧道、耆老”八字）

## 帅府再下札子 原题“元帅府札子”，今依吴本

吴承旨回，赍到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孙枢密等状二道并初七日状二道，备已洞悉：“右勘会朝廷所以灭宋者，盖赵氏之罪深也。况诏旨叮咛务在恤民，今来坚执迷惑，累有祈请复立赵氏，甚不应理。若谓废旧立新，果难服从，缘赵氏太祖，孰与推戴？自立尚可，何况遵依圣诏择贤共立，孰谓不可？兼早有文字，推贵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诸官、军民、僧道、耆老乞行府选择，行府于在京官寮未谙可否，但想在京目下为首管勾者，必是可举，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诸在京文武百官、军民、僧道、耆老照验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为首管勾官员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衔状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须得共荐一人，限不过今月十一日状申。所有取索赵氏枝属，不过今日发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见荐举及不发遣，必当别有悔吝，无得有违。”

天会五年二月十一日（《靖康纪闻》作“初十日”，此疑误）。

## 复下汴举人

今月初十日，右副元帅亲赴左副元帅麾下，共议京人告请复立赵氏事，至晚到本营，方有善利门下军员送到汴京军民、僧道、耆老、郭铎等告乞复立赵氏事文状，并孙枢密等今月初七日、八日、十日三次状五道录白，缘为此事已经共议，差官入京，须得别荐外，善利门下人员以辄受文状严加惩戒讫。窃虑京人犹以投状为辞，别敢推注住滞，今请在京诸官孙枢密等照会，速依吴承旨、莫学士等赍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滞。

天会五年二月十一日。

## 张叔夜状乞立赵氏

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契勘累具申乞存立赵氏之后，今奉令旨，见今为首管事之人，缘本官非众所推，兼勘会曾于八日令旨，如无可推，令具申管依元帅府推戴状，今来欲乞检会累申从元帅府于嗣子或军前支属内择立一人，所贵恩归元帅府，永为屏藩，而赵氏宗庙尚得血食。右谨具申元帅府，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十一日，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状。

## 乞命张邦昌治国状

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准元帅府牒，须得共荐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状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图录，下有勋德在民，或权强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为人所乐推。今来本国臣寮，如孙传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浅，率皆驽下，迷误赵氏，以至亡国，人皆怀怨，方且俯伏谨候诛夷，若或付之土地，俾为藩屏，必为百姓忿疾，旋致变乱，上负选择之意。然今奉元帅之令，备到诏旨严切，举国惶恐，非敢违拒，实以在内官寮委无其人，伏望元帅台慈体念，乞于军前选命张邦昌以治国事。如军前别有道隆德懋，为天命之所归者，乞赐选择，本国臣民敢不推戴者？右谨具申元帅府，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十一日，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

## 秦桧状乞立赵氏 按：此标目原本脱去，今补入

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准元帅府指挥，如别有异见具状申者。右桧窃以自古建国立王，非为率众庶以奉一夫，盖欲代天致理，使生灵有所依归，不坠涂炭也。契勘张邦昌在上皇时执政日久，伐燕败盟之计皆所预知，今若册立，恐元帅大兵解严之后，奸雄窃发，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以生灵为念，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则奸雄无因而起。元帅好生之德通于天地，桧虽草芥，亦被生成之数。无任待罪陨越激切恳求之至，谨具状闻，伏候台旨。

天会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状。

## 元帅府要秦桧惩断

据前宋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状乞选命张邦昌以治国事，行将已申奏朝廷，乞立为皇帝，仍赐

册文。不晚降到册文，见得事体轻重便索镌造，合先取红罗一十段，红绢一十匹，玉简一匣，金箔贯索应用事数全，并用册宝匣、床舁应干合用物件（按："合"字原脱，依吴本补。与后篇文正同）并全，请在京官寮疾早准备应副。入京月日，续有文字次。所有迎接仪仗，亦请依例准备等接。仍比至行礼以来，应有所司事务依旧管勾。又，勘会先去札子，如别有异见，别具状申，只不许引惹赵氏。今据前中丞秦桧状，尚言乞立赵氏，特系违令，合要本官惩断，速起发前来。

天会五年二月十四日。

## 依准制造、迎接等事状

在京官寮、吏部尚书王时雍等："今月十四日吴幵、莫俦赍到军前文字。据前宋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状乞命张邦昌以治国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为皇帝，仍赐册文。不晚降到册文，见得事体轻重便索镌造，合先取红罗一十段，红绢一十匹，玉简一匣，金箔贯索应用事数全，并用册宝匣、床舁应干合用物件并全，请在京官寮应副疾早准备外，入京月日，续有文字。所有迎接仪仗，亦请依例准备等接。仍比至行礼以来，应有所司事务依旧管勾。又勘会先去札子，如别有异见，别具状申，只不许引惹赵氏。今据前中丞秦桧状，尚言乞立赵氏，特系违令，合要本官惩断，速请发遣前来者。右除红绢、红罗令赍至军前交纳外，有所玉简、册宝匣、床舁应干合用物件，取责到少府监申状，委得于日下监勒，合干人计料合用物等，乞支降制造，见责近限，令疾速了当次。所有迎接仪仗已牒礼部、太常寺依例准备等。仍比至行礼以来，应有所司事务，恭依指挥依旧管勾。其前中丞秦桧，已发遣赴军前去讫。谨具状申元帅府，伏候指挥。"

天会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京百寮、吏部尚书王时雍状。

## 议迁都状

在京百寮、吏部尚书王时雍等："今月二十日吴幵、莫俦自军前传奉元帅令旨，集议迁都，可往是何去处。伏睹前诏，汴京人民许随主迁都，缘此事大，未曾迎接新主，非臣民所敢轻议。今举国生灵已荷大恩，自合一听令旨，岂敢自择？今恭承严命，众议所迁去处，如扬州、江宁府，乞赐详酌，与新主依前来台旨临日，共议施行。谨具状申元帅府，伏候台令。"

天会五年二月日，在京官寮、吏部尚书王时雍等状。

# 卷　四

## 册大楚皇帝文

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万国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实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期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图变誓渝盟，以怨报德，称端构乱，反义为仇，谲诈成俗，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号令滋张，纪纲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进者非其功，贿赂公行，豺狼塞路，天厌其德，民不聊生，尚又姑务责人，罔知省己。父既无道于前，子复无断于后，以故征师命将，伐罪吊民，幸赖天高听卑，神幽烛细，旌旄一举，都邑立摧，且眷命攸属，谓之大宝，苟历数改卜，未获偷安，故用黜废，以昭聪鉴。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本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系。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遣使特进尚书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二百户韩资政、副使荣禄大夫、行尚书礼部侍郎、提点大理寺、护军、谯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曹说，持节备礼，以玺绂册命尔为皇帝，以理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尔勿疲于述职，问音岁致；我无缓于披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贤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与？予懋乃德，嘉乃丕绩，日慎一日，虽休勿休。往钦哉！其听朕命。"

天会五年三月七日。

押册：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知御史中丞、上护军、彭城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刘恩。

读册：枢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卫尉寺卿、上轻车都尉、清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张愿恭。

押宝：中大夫、行中书舍人、上轻车都尉、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王企中。

奉宝：枢密院户房主事、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轻车都尉、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李忠翊。

贝勒呼喇呼充传宣。

东、西上阁门使韩企先充礼直官。

又有各人人从，并枢密院差。

赐物：

玉册，　册匣，　册床，行马一对，　金印（大楚皇帝之宝）宝匣，宝床，　行马一对，　红罗窄袄子，　平面玉御带（纯金龙口束子锦箱全），银褐中单，　乌纱幞头，　衣匣，　衣床，　行马全。

## 楚主与行府书　欲亲谢

天会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大金国

相元帅（按："大金"二字原脱，依吴本补。后"楚主谢遣使书"、"楚复致书"二篇同）、皇子元帅："今月七日伏奉皇帝圣旨，特降枢臣俯加封册，退省庸陋之资，何以对扬休命？前此固常死避，终不获辞，载惟选授之初，尽出荐扬之力。寻因还使，附致感悰，愿亟拜于光仪，庶少申于谢礼，未闻台令，殊震危衷，遂遣从官，是敷勤恳，重蒙谆谕，仰识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抚躬无措，恐浸成于稽缓，实深积于兢惶，伏望圣慈，早容趋赴，候承报示，径伏军门。拳拳之诚，并留面叙。不宣。谨白。"

## 贺南楚书

天会五年三月十二日，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谨致书于大楚皇帝阙下："向承明诏，择立贤人，爰及士庶之谋，已谅聪英之听，具闻天阙优降册书。礼命恭行，群情胥悦，未遑伸于庆祝，不图辱于华缄，幸容先导微悰，继陪高论。今差荣禄大夫、兵部尚书、护军、广陵县开国公高庆裔、彰武军节度使、金紫荣禄大夫、检校太保兼侍御史、上骑都尉、陇西县开国侯李士迁充庆贺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贺，不宣。谨白。"

## 楚主谢遣使书

天会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邦昌猥以菲才，误膺圣择，但俯临于禹甸，方瞻仰于尧云，对扬玺绂之华，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选建，实自荐论，愿趋谢以陈诚，辱赐书而赞善。情文兼厚，副以仪物之多；恩义并隆，焕乎衮冕之贵。静言荷戴，讵可名言！重念授册以还，甫迨弥旬之久，粤从请念，尚阻造前，祈深察于羁悰，庶早亲于名范，其如恳切，曷究敷陈，仰冀英聪，俯垂照鉴。今因荣禄大夫、兵部尚书、护军、广陵县开国公高庆裔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 回南楚书

天会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谨致书于大楚皇帝阙下："比遣使人，聊申庆礼，辱缄封之继至，亦悃愊之弥深，其于感激，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伫期翌日，仰奉光仪。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 楚复致书

天会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皇子元帅："比缘庆问，寻具谢缄，载申请命之诚，实惧渎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赐俞允，即祗伏于军门，方伫瞻于台表，其如吹泽，曷罄钦诚。谨奉书复闻，不宣。谨白。"

## 行府与楚书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谨致书于大楚皇帝阙下："近辱华音，备详雅意，以左丞冯澥、管军郭仲荀皆素著于忠俭，欲俾还于职务。窃以上件官将要之定议，系于北迁，既来命之克勤，何弊府之敢吝？签书枢密院事曹辅、礼部侍郎谭世绩、中书舍人孙觌、给事中沈晦、閤门宣赞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閤门祗候赵瑰、给事中黄夏卿、宣赞舍人赵诜、右文殿修撰宋彦通、观察使邢端彦、将作少监苏余庆、少府少监徐天民、少府监丞许汪、崔亨复、包师道、罗公彦、宋忠、刘思齐、郝敏、任良臣、武恭孝、李琦，并人从家眷等，或从行废帝，或因事军门，今并遣还，庶俾分任。外自来所取金帛，皆系犒赏军兵之所急用，虽不能足数，亦且期大半，今楚国肇造，本固则安，虑因征括之急，重困斯民，亦议权止。又有夏国并别事宜，今差保静军节度使萧庆、观察使李（原阙名）口谕所云前去计议。仰惟高明，幸察悃愊。专奉书陈达，不宣。白。"

## 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

元帅府勘会："往者辽国运衰，是生昏德，先发衅端，自为戎首。朝廷爰举义师，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计议，候并辽国，愿割燕、云，岁纳金缣，自依旧例。先皇帝以有容为德，嘉其来意，置以不疑，即时允许。尔后全燕才下，割之如约，其谓恩德不为不多，于是要以天地，质诸神明，遂立誓文，盗贼逃人，无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民，传于子孙，守而勿失。既而宸舆北返，宰执东行，不意宋贪婪无厌，稔其奸恶，忽忘前施之义，潜包幸乱之谋，遽渎誓约，结构凶顽，使图不轨，据京为叛，贼杀大臣，邀回户口，啖以官秩，密令纳土，仍示手书，窃行抚谕，遂使京畿之地鞠为寇场。洎天兵临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辄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传以伪首，既杀无辜，又贷有罪，不仁不耻于此可知。朝廷方务含容，不形其恶，但诫边臣，户口之外，一无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和好之故也。彼尚饰以伪辞，终为隐讳，招纳叛亡，反扰民户，使边贼出没作过，所有岁币又多愆期，背德忘恩，莫此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推索，亦不听从，反云：'本朝幅员万里，民居散漫，虽欲根究，难指有无，况事皆已往，请别计议。'据彼迷辞，意涉夸谩，至于本境行发文字，辄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虽累次移文，俟其改过，终不悔悟，罔有悛心。矧又夏台，实我藩辅，忱诚既献，土民是赐，而宋人忽聚无名之师，辄行侵扰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文解和，俾复疆土，仍以狂辞，不为依应，反云夏人纳款，曲有陈请。大金方务恩抚初附之国，且料不无曲意，姑行顺从夏人，已为周至，自今不烦干预，自当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浃群邦，宋夏两国，各蒙其赐，所与之地裁之在我，肯致曲私以为周至，岂其诡诈侮慢，昧于道理，不为禀从如此之甚！

斯则非止侵凌夏国，实关不惧朝廷，加以肆行苛虐，不恤黎元，号令滋张，纪纲弛紊，淫词遍野，虚器盈庭，所退者非其罪，所进者非其功，贿赂公行，豺狼塞路，多端巧细，聚敛无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天厌其德，民不聊生，尚又姑务责人，罔知省己。遂奉圣诏伐罪吊民，亦许夏国相应进讨。赵主才闻近举，远奔淮甸，嗣子继立，声言内禅，引以父咎，哀泣求和，愿割三镇，复寻旧好。特为矜愍，遂其所请，再修盟誓，一同父约。无何誓墨未干，盟言已变，官军才退，援众继集，密敕边臣，冀令坚守。父虽无道，情有可矜，悔过而去其位；子复背盟，理无可恕，覆车而不改辙。以故再奉严命，重伸吊伐。去冬诸路兵马才到城下，累遣使人，尚冀悛改，皆蔽而不通。至闰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表待罪。寻具申奏，奉圣旨：'先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问罪之举，乃因嗣子遣使军前哀鸣祈请，遂许自新，既而不改前迹，变渝愈速，是致再讨，犹敢抗师。洎官兵力击，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礼。况追寻载书，有违斯约，子孙不绍，社稷倾覆。父子所盟，其实如一，今既服罪，宜从誓约。宋之旧封，颇亦广袤，既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举，止为吊伐，本非贪土，宜别择贤人，立为屏藩，以主兹土。'赵氏宗人不预此议，应宋之百司，并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后妃已下，并已北迁。及委前宋文武百官、军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窃以本国前日将相多上皇时用事误国之人，自嗣君即位以来所任宰相，亦继以罪窜，将帅率皆败亡之余，其他臣僚类皆碌碌无闻，此元帅府之所备知，岂敢蔽贤？若举于草泽之间，亦非闻望素著，人心必不归向，孰肯推戴？兼祖宗德泽在人至深至厚，若别立他姓，恐生变乱，非所以称皇帝爱惜生灵之意。若自元帅府特选立赵氏一人，不惟恩德有归，城中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历数有归，即非本国臣民所敢预议，乞自元帅府推择贤人，永为藩屏。传等不胜痛切陨越之至。'寻以赵氏父子不守信誓，为罪之深，将所以必废赵氏之意，往复再三，乃云：'在京必无其人，乞于军前选立太宰张相公以治国事'者。行府会验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质者也。既许寻旧好之后，少主窃发精兵，夜犯营寨。官兵接战，即时破灭，以其败盟，遂围京城。将临进攻，本官哀泣泥首曰（此字依吴本补）：'某身为宰执，出质军前，不意犯于不虞，罪当万死。然少主莅事日浅，盖缘奸臣所误，且乞缓其攻击。'因遣使诘之。少主趋迎使人，泣而谢罪，乃至和成。洎从军北行，河北州县或有不降，每欲进击，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举，又乞遣使理会，虽威之以锋刃不之避也，欲引而南进，曰：'岂有大臣躬亲出质，不能戢兵，以致交恶，而同敌人忍观其伐主也，我头可断，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驿召而至，语及废国之际，号泣躄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见不容，或以脑触柱，或以首投地，几至自绝，乃知忠孝刚毅出于其伦。忽闻共戴，果谓此人则得其人也，然恐难夺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学士承旨吴幵、翰林学士莫俦赍状劝请曰（此字依吴本补）：'切闻建邦设都，必立君长；制国御俗，允赖仁贤。恭以大金皇帝道奉三无，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为己私念，专用全活生灵为国大恩，明下诏音，曲询众议，矜从诸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国事。契勘虽不许存立赵氏，既奉诏谕，择立贤人，以主兹土，则于国于民为幸亦已深矣（此下原有"不可告立赵氏"六字，依吴本删）。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学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众美。硕德伟望，早羽仪于百工；嘉谋赤心，每勤劳于三事。敢望以苍生为忧而不以细行自饬，以机政为虑而不以固避自嫌，上体大金择立存抚之恩，下副国人推戴为主之念。又，别有状申行府，文武、百官、僧道、耆老、军民共请太宰张相公以治国事。别有劝请文字，窃恐犹有辞让，伏望元帅府更赐敦谕本官早从舆望。'寻请知枢密院事、汉军都统制刘侍中等同诣，具道其由，勃然奋怒曰：'国虽将破，在臣子之分，岂容闻此事？'由先有防备，不获自绝，然而闭目掩耳，背立偃蹇，终不为听，但骂文武官寮曰：'以诸公畏于兵威，置我贼乱之罪，宁甘死于此，不可活于彼，以取后世篡夺之名也。'然行府以军国务重，不可久旷，寻录申奏。今降到宝册，持节备礼，以玺绶册命为皇帝，以抚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其间志气屹然不动，虽多方勉谕，以事在已然，虽死无济，何如就册，用拯生灵，犹不下饮食累日，几至灭性。遂拥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寮、僧道、耆老、军民共集劝请，直至今月七日方受册命。合行晓谕，须议指挥。

| | | | |
|---|---|---|---|
| 京畿路 | 京西路 | 南路 | 北路 |
| 京东路 | 东路 | 西路 | 陕西路 |
| 鄜延路 | 环庆路 | 秦凤路 | 熙河路 |
| 京兆路 | 河北东路 | 淮南东路 | 西路 |

右下逐处，各可照验，应宋之旧臣，或作藩镇，并事新君，军国之务，事无大小，一切听其处分。敢有违误，或妄称恩旧辄有动众以扰军民不获安业者，即是叛命之人。夫赵氏，累世之君也，犹以失道，假手干我？今大楚皇帝推戴，傥有拒命，虽有爱惜生灵，劝惩之义，当在必行，则玉石俱焚，岂能无之？宜所在晓悉此意，一切并听节制，以副圣旨抚绥安宁之意。仍仰就便指挥晓告所辖合干去处知悉，具依准施行状申。"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 与楚计会陕西地书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谨致书于大楚皇帝阙下："勘会准降到大楚皇帝册文，自黄河以外，除西

夏新界，疆场仍旧；并当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从长分画施行者，今议定东自麟府路洛阳沟，东底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开光堡、临夏城、圣塔谷、威戎城、万安川、殄羌寨（按：吴本此下有“卢关川”三字。后篇同）、杏子堡、鹁鸽谷、万全寨、木场口、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麦川堡、定边军贺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归堡、定戎堡、卧山台、兴平城、巢寨谷、曙鸡岭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贺罗川、贺罗口、板井口、通关堡、古萧关、秋山堡、绥戎堡、锹镢川口、中路堡（按：吴本此下有“锹镢川堡”四字。后篇同）、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乱山子、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打乘川、征原堡、古会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至，如或指定地名城堡处所，内有出入悬邈者，相度地势，各容接连，两相从便分画。布此悃悰，冀为孚察。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楚回书** 按：此书标目原本脱去，今补入

天会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国相元帅、皇子元帅：“比遣使指，申谕夏疆，已附致于悃诚，复勤书于诲示。恭闻宣命，俾分画之从长，兹奉令慈，指地名而开示，东自麟府路洛阳沟，东底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开光堡、临夏城、圣塔谷、威戎城、万安川、殄羌寨、杏子堡、鹁鸽谷、万全寨、木场口、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麦川堡、定边军贺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归堡、定戎堡、卧山台、兴平城、巢寨谷、曙鸡岭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贺罗川、贺罗口、板井口、通关堡、古萧关、秋山堡、绥戎堡、锹镢川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乱山子、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打乘川、征原堡、古会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楚、夏之封，其间悬邈，各许相度其宜，以至接连，两相从便。已具导于定议，当即接于伻图，其或未安，尚容再禀。仰祈英览，洞照微衷。谨奉书复，不宣。谨白。”

## 与楚减免银绢钱书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皇子、右副元帅谨致书于大楚皇帝阙下：“会验宋时除依辽国旧例岁输银、绢五十万两、匹外，别纳钱一百万贯。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例输纳，且念地既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钱一百万贯，减放银、绢二十万两、匹，每年只议纳三十万两、匹，银绢各半，其数亦依旧例交割。布此悃悰，冀为照察。专奉陈达，不宣。谨白。”

## 楚谢减银绢钱书

天会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国相元帅、皇子元帅：“重勤书诲（按：原本“诲”作“悔”，今以意改），祗荷令慈。惟前朝之所输，准定数而有例，俯念地土割裂之后，方当人民凋弊之余，曲赐宽矜，悉从蠲免，特免钱一百万贯外，减放银、绢二十万两、匹，每年只议纳三十万两、匹，银绢各半，其数一依旧例交割。所蒙指谕，悉已遵承。其于感戴之心，难尽敷陈之素。仰惟聪哲，深亮悃诚。谨奉书陈复，不宣。谨白。”

## 楚回书

天会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国相元帅、皇子元帅：“祗领华缄，具钦隆指。城破不取，已归全度之仁；军赏姑停，载荷哀矜之赐。以至蠲免岁纳之数，悉系始终恩顾之私，惟顶踵之所蒙，虽肤发而可割。所有三十万两、匹，才候措置就绪，请依令旨排辨。伏祈英亮，垂鉴卑悰。谨奉书陈复，不宣。谨白。”

## 元帅右监军与楚书

天会五年七月日，元帅府右监军谨致书于大楚皇帝阙下：“昨者宋人不幸，赵氏败盟，由此出师至于国都，乃废宋而造楚，本以示惩劝于后来者也。班师之日，定约具存，贵心腹以相知，凡事为而必达，距今累月，曾无一音，缅想其间，不知何似？所约陕西之地，以属夏国之疆，顷被彼人请分兹土，伏冀早为割画，用副悃诚。睽违去此既遥，动静于兹未悉，回复之际，次第相闻。商气方清，愿膺繁戬。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监、飞骑尉（原阙二字）、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牛庆昌、六宅使、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云骑尉乐诜专奉书陈达，不宣。谨白。”

**康王与帅府通问** 按：此系金守边人录白康王书申帅府文字，标目似误

今月十九日，准黄河南岸遣过兵士丁俊、马立等二人赍到称大宋皇帝奉使国相元帅通问所牒封，当府照到来牒，上题写‘大宋’二字，寻与都统所同共商量，为国号不同，不敢收留，已回牒却于元差来人取赍回，及已具申禀元帅府施行，候奉到指挥，别行牒去讫。今录白通问所元来公文，粘连在前，须至申覆者。

右谨如前，伏乞元帅府照验施行。

天会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 康王书

建炎元年六月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相、元帅帐前：“盖闻天属所系，遇患相收；邻国之交，行道为福。辄披哀恳，用彻聪闻。顾大义之当然，宜高怀之洞照，痛念本国远通贵朝，原其浮海之初，各有

誓山之志，事有可恨，谋因不臧，一变欢盟，重罹祸故，兴言及此，虽悔何追？昨为将命之行，深冀接辞之幸。取道偶异，有怀弗宣。逮提入卫之师，承奉再和之诏。初谓登陴而不下，荷德何言；终闻举族以偕行，措躬无地。便欲自投于死所，莫能终拂于舆情，继体非心，抆泪盈握，早夜以思，投告无所，乃惟博达，必照几微。天有常理，不多上人者，盖识消息盈虚之数；天无私覆，非大无道者，皆有扶持安全之心。谅国相元帅特扩大度，深矜至衷，资二帝之南还，择六宫而偕行，无留宗族，并返官联，上承天地好生之心，俯慰黎元愿息之意。倘施恩之出此，宜图报之何如？四海流闻，必服柔而慕德；上穹降鉴，亦眷佑以垂休。兹惟治国之远图，不特冲人之私幸。炎蒸在候，调护惟宜。所有二帝、诸后问安表笺，并望指挥即令通达，许人进见，以慰夐夐瞻慕之心。有少礼物，具如别幅。谨白。”

## 回康王书

天会五年十月四日，元帅右监军、右都监同致书于前宋康王阁下：“且以亡宋累违誓约，故前年有城下之盟。洎成之后，不务遵奉，反图不轨，虽使悔之，终无悛改，故今年有灭国之举，汴人既与执迷，理宜夷戮，而登城不下，择立贤人，盖以罪有所归，肯多上人而违安全之心乎？至于告谕诸路不许复思赵氏，亦使后世为人上者，吝于盟信，不敢放纵，以为深戒，岂是已甚耶？今阁下身既脱网，亦合守分，辄敢窃入汴邑，僭称王号，遣使诣府，一无逊辞，反求父兄、宗亲、官联，而阴遣军兵，频来战斗。详味其意，全无追悔父兄之误，特有以力抗拒之心，况朝廷所立大楚皇帝，不言所在之处，帅府议定割与夏国陕西诸路之地，有无已未依从，难议允听。今因人使回，专奉书陈达不宣。白。”

## 伐康王晓告诸路文字

元帅府勘会：“昨为宋人不守恩义，反图不轨，故天会三年初有问罪之辞。赵佶以前非罪己，弃位奔逃。嗣子桓幸衅称君，哀鸣请命，割其三府，复讲旧欢。既而誓墨未干，叛音荐至，王师才退，贼众仍集，故天会四年复兴亡宋之师。汴城既克，赵氏遂迁，原其士民附于昏德，各宜诛戮以徇狂迷，然朝廷以为罪既有归，愚民何咎？乃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以主斯民，此亦朝廷有大造于宋也。不期苍穹降祸，汴邑更端，推戴赵构，妄称兴复，阻绝津路，敢肆穷兵，遂使武士死于锋刃，填于沟壑；居民苦于流离，无有聊生，犹自数犯疆场，搔扰边民。且赵构虽系亡宋之余，是亦匹夫，非众人共迷，无由自立，此无知之构饰巧端肇乱，人心亦惑于巧说，以致于此。是知罪亦系于舆人，故复承严令，重申大伐，纯领重兵，诸路齐进。赵佶尝夸本朝幅员万里，居民散漫，盖以朝廷裂全燕益其国，纵常胜增其力，此其所以恃赖已甚，贪求无厌，反图不轨之由也。全燕、常胜皆复归化外，并、晋之地，古谓雄藩；赵、魏之民，旧称富庶，前此之际，尚不能御，悉为我有，况又关西、陇右亦云骁锐，别有图谋之计。赵氏之所恃者，汴、洛残民而已，其余不可言也。以我雄师，何往不获？期在必克，指日定乱，此非威胁，人所共知。若赵构晓悉此意，亲诣辕门，悔罪听命，则使与父兄圆聚，复立大楚而已；如张氏已遭鸩毒，则别择贤人，使斯民有主而已，秋毫无犯；若或仍敢恣狂，终无悛悟，即许所在士民、僧道，齐心擒送，以靖国难；若亦不慎去就，稍拒官军，不即擒送，及不住扰乱新边，即是以迷固迷，与乱同道，自取涂炭，罪宜不宥，累年征讨，定无苏息。今特晓告，须议指挥。右下应系亡宋诸路州府军县官僚、僧道、耆老、军人、百姓，可各照会，审择长计，无招后悔。付逐处准此。”

天会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

赵氏自结义本朝，屡违誓约，重犯罪愆，故于天会三年兴兵问罪。父佶既走，子嗣哀鸣求好，复立严誓，要诸天地，质诸神明，其于委细，一如父约。岂谓官军才退，子戾甚前，故于天会四年复举师旅，废灭赵氏。汴人既附昏德，复抗官军，亦宜按以军令，原其罪本已有所归，并蒙宽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贪土，又不可以久无主，仍委亡宋臣僚选举道德隆懋堪为人主者，咸荐张氏绰有人望，克兹重任，立为大楚皇帝，继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义不谓不深，不期赵氏遗孽窜在郊远，在彼潜谋不轨，辄行废立，故自天会五年又举大兵擒捕兴复，所有赵氏本末罪状已具晓谕。今缘逆贼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举，暂就凉、陉勘会，南民久习浇讹，虽丁宁说谕，尚多违背，况亡宋诸路前后攻降抚定，除陕西行府别有措置外，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并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获赵构、别立新主以来，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宣旨选择干事官员主领，亦虑相次又被伪贼暗窃连合，妄起事端，枉遭祸败，须议指挥。右下知济南府刘豫可知东平府事、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大名、开德府、濮、博、滨、棣、沧、德州亦在节制，凡诸事体且循宋旧例。其徭役赋敛，会验宋时特系烦酷，速宜就长规计，务从民便。至于狱讼亦要宽简刑罚，临事制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经纳款州府军县，仰差人具说祸福利害，招携归业，免于将来再举，枉遭惊惧。其间若有劳效，一心归顺，公务干办者，无问士庶，并依宋时例格，椿拟合补资级，就便出给公据，候立新君，别给正行付身。所有安抚司职分，合得请俸，并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著依京东、西路安抚司已设置人数分例，或有今来事体比旧重大，约量添置。更于民间疾

苦，特行减损，亦自从宜画定。行府更虑诸路州府犹有执迷不从，或辄叛乱；已留重兵分屯冲要处所，仍摘留元帅左监军分司在此，从宜措置施行。若有如上事理，本司力难克制，仰计会申覆左监军，取候指挥。若诸州县职员内，有见阙或不任职事，至于计运、劝农等事须至设官，即许便行差填替换，旋报监军照验，不得有违慢易。并下扬、真、楚、泗、泰、沂、海、徐、滨、棣、沧、德、博、淄、青、恩、清等州，袭庆、东平、开德、大名等府，睢阳、、高邮、天长等军，可照验，并听安抚使司节制，不得有违。付逐处准此"

天会七年二月日。

天会四年冬，元帅伐宋，师次高平，先遣乌凌噶思谋天使入汴致书。至五年二月六日，废宋少主桓为庶人实录（宋中书舍人孙觌撰）。

天会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自太原进兵，次泽州。十七日，至高平，遣使乌凌噶思谋致书宋少主以兴师问罪之意，议欲割河为界，俾分遣大臣诏谕河东、北两路兵民交割，仍先具凡所听命不违国书还报。乌凌噶思谋即日驰马上道。十九日，渡河，河上守卒无一人在者，闻天军至，悉散去矣。所过居民藉藉有语，往往瞋目相视，间斗数百里。二十日，次汴都。忽遇南军数百骑，围之数重，城门闭不得入。日已夕，诏开顺天门，馆于都亭驿，越一日入见崇政殿，跪致书，具申谕书意，并欲千戾人蔡京、童贯、王黼、李纲、吴敏、陈遘、詹度、马扩、张孝纯家属等九人，执赴军前。宋主即日报书，引咎自责，祈请备至，遣门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枢密院事聂昌持诏分画两河四十四州军。诏意大抵谓："为人父母，岂忍为此？盖不获已，苟全汝生，犹吾民也，勿怀顾望。"抵晚陛辞，复令骑、吏数百护送出关，宿琼林苑，军士相聚谤骂，通夕不敢寐，迟明遂行。约二十六日，次河阳，遇元帅，遂引兵而南，河流浅涸，不用船筏，策骑而渡。闰十一月二日，驻汴之青城。三日，复遣乌凌噶思谋同借保静军节度使萧庆、借司农少卿杨贞干致书，欲画河内州郡，并前次使人所索官吏漏落之数，如蔡攸、徐处仁、王安中、李弥大、刘韐、折彦实、折可求、吕仲、王禀，及赵良嗣、蔡靖、高世由、范直方、滕茂实、李嗣本家属，并约少主出城会盟，以示大信。乌凌噶思谋持书扣城，城上皆持满相向，遂驻射。又策马前谕使旨，复投矢石见拒。薄暮传诏，继而止舍都亭驿。七日，入见崇政殿致书。八日，得旨诣都堂与三省长官何㮚等集议报书，第言始割三镇，即遣冯澥、李若水如约。复议画河，又遣耿南仲、聂昌分诣，而会盟不从。九日，陛辞，出安上门复命。十四日，又遣乌凌噶思谋致书云："使还，少主以会盟为疑，可遣右仆射何㮚赴军前计议，而以上皇、皇弟越王、太子为质。"翌日，乌凌噶思谋病卧馆中，不能朝。诏中使挟医驰视。十七日，得旨乘肩舆入对，不拜。诏内侍给扶奏事毕，免辞谢，以皇伯、保顺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安康郡王仕诉同冯澥计议，留何㮚不遣，诏乌凌噶思谋乘卧舆还报。既还，止帐中，元帅饬遣数医临视。黎日，力疾诣帅府复命以归。二十四日，疾有瘳。二十五日，大军自南壁登城，元帅传令不得辄下城纵掠。二十七日，宋少主遣宰相何㮚、中书侍郎陈过庭、皇弟济王栩请命。二十九日，又遣皇叔燕王俣、越王偲、皇弟郓王楷、景王杞、济王栩、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樗、和王栻、信王榛凡一十一人，请命于元帅，而不得见。第遣皇弟四人还谕少主，令速出郊。三十日昧爽，少主素队出南薰门，大臣侍从亲王等从者四百人。乌凌噶思谋传元帅旨，迎劳少主毕，遂馆伴少主于青城，宰执泣。十二月二日，少主降服上表，称臣待罪，表云："长驱万里，远勤问罪之师，全庇一宗，仰戴隆宽之德，感恩念咎，俯极危衷。臣猥以眇躬奉承大统，懵不更事，济以学非，昧于知人，动成过举，重烦元帅来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维之守，九庙之祀几成煨炉之余，不图深仁，曲假残息。兹盖伏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无私，不怒之威既追踪于汤、武，好生之德且俪美于唐、虞，弗念一夫之辜，特全万人之命，宇宙载肃，宗庙复安。文轨既同，永托保全之惠；云天在望，徒深向往之诚。臣谨奉表称谢以闻。"表入，复令易服称谢为待罪云，焚香赞拜礼毕，见元帅于端成殿，酒三行，乌凌噶思谋复陪少主入城，次南薰门。城中官吏、军士、父老持香花迎于门内者填塞道路，呼万岁声彻数里，悲涕交下。少主泣涕不止。少主还内，馆乌凌噶思谋于都堂，始括马几万匹，又出内帑千万缣犒军，惟金银表段不能副所须，诏开封府尹自府库洎臣寮戚里大姓之家悉皆搜取，而所得不及百之一。少主自是不御殿，惟坐祥曦小殿见使人等。五年正月九日，元帅以书约少主议事，使乌凌噶思谋复馆伴少主于青城，亲王位西庑下，始取冠冕法服，上所尊号玉册、大驾、法驾、卤簿、五辂、副辂、九鼎、八宝国子监书板、三馆秘阁四部书、太常礼物、大成乐舞、明堂大内图以至乘舆服御珍玩之物，翰林医官，教坊乐工，宫人内侍，各以百十数。少主日遣使数辈降亲札督责有司，辇致军前。二月六日，出大金皇帝所降诏，废宋少主。素服望阙，伏拜受诏，大臣、亲王、侍从皆从礼毕，还馆读诏云："既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废帝抒思良久，易衣撤塌乃坐，诸王在旁，流涕呜咽。元帅即遣左丞冯澥、枢密曹辅入侍废帝，大臣何㮚以下悉散从军中。薄晚，元帅传谕废帝亲笔召太上皇、太上皇后、妃嫔帝姬以下悉诣军前。翌日，太上皇、太上皇后郑氏出城。元帅使乌凌噶思谋出迎且辨奸诈，即引入与废帝同馆。废帝诣上皇，相持号恸。上皇独毅然不改容，曰："天之所废，吾其如天何？"未几，诸王嫔御以下毕至，亲王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诸王男女一十六人。元帅日遣使

问上皇、二后、废帝起居，供馈甚厚，凡所需用，悉取无禁。遣冯澥、曹辅出馆。

## 辽主耶律延禧降表

臣耶律延禧言："今月十八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差萧愈等赍到文字，准奉诏旨招谕者。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逾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追臣纂绍，即已妄为，恃太平既久之时，隳累代常行之法，浸行侮易，先忤交和，辄无名以举兵，望有捷而张势，曲直既显，胜负自分，虽黩武之再三，曾败绩之非一。往驰信使，永讲前欢，特蒙天地之恩，许结弟兄之睦。臣更为眩惑，弗克遵依，以是再引干戈，重寻衅隙，民神共怒，智力俱穷，宝命既归，神器难守。宗庙倾覆，甘承去国之羞；骨肉既俘，独作逃生之虏。非天时之未识，缘已罪之尤深。宣谕幸闻，宸恩得浃。臣自知咎恶，犹积兢惶。伏望皇帝陛下念上世之旧欢，恕愚臣之前过，许奉先人之祀，留为亡国之余，则百生荷再造之恩，一族感聚居之义。谨与见在从官，望阙俟罪。"

## 辽主谢免罪表

臣延禧言："四月八日，赍到诏书一道，特免臣罪，及抚谕仍与西南、西北两路都统、贝勒同朝见者，岂不自知？合被罪盈之责，将何以报？特蒙望外之恩，欣幸越常，兢惶失次。伏惟皇帝陛下仁洽万物，道配二仪，犹推不忍之心，靡追既往之咎，温颁天语，秩振德音，俾底安全，特宽罪戾，非一身幸免武、汤问罪之威，抑举族均荷唐、虞好生之德。今专俟都统、贝勒等赴关，同行次。"

## 降封辽主为海滨王诏

敕下大辽皇帝延禧："定矣废兴之数，虽谓在天，迹其荣辱之来，无非象德。从古以降，其事皆然。以尔长恶谓之不君，积衅至于亡国。比谗迕直，侮圣矜能。烝淫见乱于人伦，骄佚不移于本性。铜山属弄臣之辈，金穴藏外戚之家。对之终日无话言，行之当代唯乱政。淫刑以逞，视妻子如豺狼；典礼不修，轻人臣如犬马。旋闻中外，大紊纪纲，朋邪与中正无分，优娼共后妃杂处。室如悬磬，犹能峻宇雕墙；人之流离，不辍从禽逐兽，邦之杌陧，民曰怨咨。方当降罚之时，更稔怒邻之意，荡摇我边鄙，招纳我叛亡。爰自先朝，以修武事，我师直而顺动，彼势屈以自摧。曾于奔北之间，辄有和成之请，即为恩义，许结弟兄，更引美矣之辞，矫示友于之字，孽既自作，祸从此深，骨肉见俘，宗祧失守。畴昔大势已谢，往衔去国之悲，于今后事何为？莫有逃天之计，自知穷蹙，方以归投。然嘉来意之甚勤，其奈罪条之具在？既为天之废弃，又为民之仇雠，加之斧钺，则岂谓无名；投诸魑魅，则谁云不忍。事难与恕，朕固合为。载念取乱覆昏，属兵武有成之绩；继绝兴废，是国家非常之恩，勉降新封，止除旧号，可封为海滨王。其供帐安置，并如典例。呜呼！朕循故事，无专己以妄为。尔有前非，宜抚躬而内省，祗复厥命，以保乃身。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 辽主谢封海滨王表

臣延禧言："今月七日，伏蒙圣慈，特赐诏书一道，降封臣为海滨王者。罪当不免，诚天下之公言；恩反有加，见圣人之全度。事来望外，喜出忧中，伏念臣粤自祖宗肇有社稷，山河固国，开数万里之提封；功德浃民，享二百年之福禄。追臣继统之后，昧于守成之难，矜得太平，作为多罪，先绝邻好，辄造衅端，遂出无名之师，果为有德者胜，未更十载，并失五都，左右以之离心，中外以之解体，渐及窘迫，旋至播迁，大宝已归，神器安在？朝夕莫保，骨肉见离，伶俜一身，栖苦万状。昔兵连怨结，几年忤先帝之心；今势尽力穷，何计逃吾君之手？伏承皇帝陛下具依遗旨，明谕圣言，许臣不死之恩，恕臣既往之咎，故当遵听，是即归怀，今则先庙告成，中宸赐见，凌兢失魄，惭汗何颜？即加斧钺之诛，正为当罪；如投魑魅之处，非不甘心。岂期遽易刑章，曲从礼典？所幸得全性命，敢希天上之恩；何期不伍公侯，更赐日中之号。此盖皇帝陛下大明遍照、至德兼容，取乱侮亡，仗殷、周之义；继绝兴灭，推唐、虞之仁，以致此身得承先祀。倘九庙之灵不昧，亦知感恩；况百口之属更生，何忘报德？"

## 郭药师拜降表 按：吴本篇首有"天会四年正月"六字

相时而动，动止固未之有常；顺天者存，存亡宁可以不察。事属已定，人难执迷。伏惟皇帝陛下祗奉先猷，绍隆正统，皇天所以假手而诛乱生，民所以延颈而徯苏，臣等素提一旅之师，旋属百六之运。自秦、晋之掮代，洎文后之擅权，政教皆失其纪纲，恩威不行于咫尺，十家欲叛者八九，一日将死者再三。在亡辽无可事之君，顾大金有难归之路，故率万兵而附汉，然尝三载以抚燕，宋主载嘉，秦官是予，念曾感一餐之惠，尚思捐七尺之躯，故穷捍御之劳，庶图报答之效，战卒既寡，余力何施？矧知上帝之是依，敢思困兽之犹斗，岂一身之是惜，念百姓之无辜。顷者东征，虽曾雷霆之敢犯；今焉北面，尚期天地之有容。臣等谨以全燕文武官吏将校并马步甲兵十万，及系官斛粟、钱帛诸物等，谨陈表上进以闻。

## 贺宋画河请和表 天会五年正月知枢密事刘彦宗上表。此注依吴本补

我伐用张，果获师中之吉；罪人斯得，旋为道左之降。凡预见闻，孰不呼举！窃惟有宋，昔谓殊邻，

始驰一介而来，请讲两朝之好，推诚以待，背德不恭。乃父阴结于平山，既渝海上之约；厥子不割我三镇，又愆城下之盟。殆恶贯之既盈，蹈覆车而不戒。圣算先定，天兵载扬，以蚁虫蚊蚋之屯，战貔虎熊罴之士，且天助者顺，人助者信，既弗履行，虽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讵能固守？彼众狼狈而失据，我军奋跃以登陴。夷门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无措躯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问使络绎以求哀，诸弟涕洟而拜叩；申致画河之请，敢逃削地之诛。且能修臣子之极恭，惟所命合；是用存朝廷之大体，不即灭亡。已昭讨叛之刑，又著服柔之义。金鼓一动，威德两全。此盖皇帝陛下旋乾转坤，开日辟月，逍遥游息而广土以定，拱揖指顾而大事聿成。巍巍武功，高冠百王之上；煌煌国步，独尊六合之间。臣叨处鼎司，出提兵马，逢千年之会，徒共快于斯时；奉万寿之觞，恨阻陪于列辟。

## 皇弟子木班贝勒杲等贺俘宋主表

天会五年正月，此注依吴本补

伏睹破汴俘获宋主者，衅生邻国，宜我伐之用张；佑自皇天，果罪人之斯得。照临之下，忭舞攸同，切以天弃宋邦，运终赵氏，为邻数载，敢怒两朝。佶则背先帝之恩，遽渝海上之约；桓则负我皇之义，又违城下之盟。惟父子之罪同条，故神人之心共弃；既为所忾，必讫于亡。王旅啴啴，往专求于首恶；虎臣矫矫，思亟奏于肤功。羽檄旁飞，神旗南指。郡县继下，城壁俱摧。全军径济于黄河，王气潜消于赤县。坚甲利兵，固资义胜；高城深垒，其如德何？自知天网以难逃，俱诣军门而请罪。望阙虔吁天之请，在郊展衔璧之仪。愿上版图，乞为臣属。获诸殷纣，武王自誓于商郊；继彼秦婴，高祖亲营于灞上。未如圣代，专委帅臣。去年获辽国之君，遥闻捷报；今日俘汴都之主，坐听降音。不出户庭，克平海宇。此盖皇帝陛下神谋独运，庙算无遗。甫逾再稔之间，继有非常之事。告成先庙，振不坠之英风；传报诸侯，耸无敌之强势。六合之内罔不服，千古以来未之有。如臣等叨备宰司，获承圣略，愧无裨赞，徒幸遭逢。元会在辰，式集四方之贺；愚诚归美，敢扬万寿之休。

## 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元望贺俘宋主表

臣等奉诏伐宋，屡克城邑，继至汴京。闰月二十五日，克汴。三十日，宋主赵桓出城。今月二日，率其诸王、百官、国人、僧道望阙稽首，跪上降表者。稔恶弗悛，自难逃于天网；得道多助，孰敢抗于王师。惟宋当八世之承平，恃百年之储积，内有甲兵之备，外无边境之虞，以其隔大海之遥，未尝通先朝之问。太祖大圣皇帝诞膺历数，肇造邦家，彼乃密修浮海之勤，恳致复燕之请，辄凭一介，遂割两京，曾未立于岁时，已遽忘于恩造，动摇我封部，招纳我叛亡。皇帝陛下以生灵为心，扩乾坤之量，但令理辨，曲示含容，迄无意于改图，方兴师而问罪。佶则仓皇而逊位，桓惟哀泣以求存，议割三府之疆，请复两朝之好。岂意我师甫退，信誓又渝，兹益重于前愆，累再烦于天讨。盖凭成算，以底全功，遂令继世之君，俱为亡国之虏。威灵遐畅，文轨大同。臣等出分阃外之忧，坐获师中之吉。躬齐五伐，不劳仗钺于商郊；仰祝万年，愿效奉觞于汉殿。

## 降封昏德公诏 天会六年八月，《太宗皇帝实录》内录到乙

制诏佶曰："王者有国，当亲仁而善邻；神明在天，可忘惠而背义。以尔顷为宋主，请好先皇，始通海上之盟，求复山前之壤，因嘉恳切，曾示允俞。虽未夹击以助成，终以一言而割锡。星霜未变，衅隙已生。恃邪佞为腹心，纳叛亡为牙爪。招平山之逆党，害我大臣；违先帝之誓言，愆诸岁币。更邀回其户口，惟巧尚于诡辞。祸从此开，孽因自作。神人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独断既行，诸道并进。往驰戎旅，收万里以无遗；直抵京畿，岂一城之可守？旋闻巢穴俱致崩分，大势既以云亡，举族因而见获。悲衔去国，计莫逃天，虽云忍致其刑章，无奈已盈于罪贯，更欲与赦，其如理何？载念与其底怒以加诛，或伤至化，曷若好生而恶杀，别示优恩，乃降新封，用遵旧制，可封为昏德公。其供给安置，并如典礼。呜呼！事盖稽于往古，曾不妄为；过惟在于尔躬，切宜循省。祗服朕命，可保诸身。"

## 降封重昏侯诏

制诏桓曰："视颓网以弗张，维何以举；循覆辙而靡改，载或尔输。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向因传位，冀必改图，且无悔祸之心，翻稔欺天之恶，作为多罪。矜恃奸谋，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镇，构军前之二使。潜发尺书，自孽难逃。我伐再举，兵士奋威而南指，将臣激怒以前驱，壁垒俱摧，郡县继下，视井惟存乎茅绖，渡河无假于苇航。岂不自知，徒婴城守；果为我获，出诣军前。寻敕帅臣，使趋朝陛。罪诚无赦，当与正于刑名；德贵有容，特优加于恩礼。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封为重昏侯。其供给安置，并如典礼。呜呼！积衅自于汝躬，其谁可怨？降罚本乎天意，岂朕妄为？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 昏德公表 天会七年八月

臣佶伏奉宣命，召臣女六人赐内族为妇，具表称谢。伏蒙圣恩赐敕书奖谕者，仰勤眷眷，曲念孤踪，察流寓之可怜，俾宗藩之有托。伏念臣栖迟一己，黾勉四迁，顾齿发以俱衰，指川途而正邈，获居内地，

罔间流言，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扩二仪之量，孚九有之私，悯独夫所守于偷安，辨众情免涉于疑似。臣敢不誓坚晚节，力报深仁，傥伏腊稍至于萧条，赖葭莩必济乎窘乏，尚祈鸿造，俯鉴丹衷。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 又谢表 昏德公、重昏侯经过，诏遣使馆之，赐以币帛、酒食，仍许其诸女相见。昏德公上表谢

天恩下逮，已失秋气之寒；父子相欢，顿觉春光之暖。遽沐丝纶之厚，仍蒙缫缨之颁，感涕何言，惊惶无地。窃以臣举家万指，流寓三年，每忧糊口之难，忽有联亲之喜，方虞季子之敝，谁怜范叔之寒，既冒宠荣，愈加惊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唐仁及物，舜孝临人，故此冥顽，曲蒙保卫。天阶咫尺，无缘一望于清光；短艇飘摇，自此回瞻于魏阙。

## 重昏侯谢表

暂留内殿，忽奉王言，特许手足之相欢，更被缫缅之厚赐，喜惊交至，恩旨非常。伏念臣禀性冥顽，赋质忠实，负邱山之罪；天意曲全，联瓜葛之亲。圣恩隆大，方念无衣之卒岁，遽欣挟纩之如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人，劳谦损己，虽天地有无私之覆载，而父母有至诚之爱怜。念报德之何时，怀此心而未已。

## 昏德公表

臣佶言："伏蒙宣命，差官馆伴臣赴和啰噶路安置，于今月二日到彼居住者。曲照烦言，止从近徙；仍敦姻好，尚赐深怜。大造难酬，抚躬知幸。窃念臣举家万指，流寓连年，自惟谴咎之深，常务省循之效。神明可质，讵敢及于匪图；天地无私，遂得安于愚分。惊涛千里，颠踬百端，幸复保于桑榆，仅免葬于鱼鳖。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垂邱山之厚德，扩日月之大明，非风波而可移，亦浸润而不受。回瞻象阙，拜渥泽以驰心；仰戴龙光，感孤情而出涕。"

## 册大齐皇帝文

皇帝若曰："朕闻公于御物，不以天下为己私；职在牧民，乃知王者为通器。威罚既以殄罪，位号宜乎授能。乃者有辽运属颠危，数穷否塞，获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黄钺而拯黔黎，秉白旄而誓师旅。妖氛既扫，区宇式宁。爰有宋人来从海道，愿输岁币，祈复汉疆。太祖方务善邻，即从来议。岂意天方肇乱，自启衅阶，阴结叛臣贼虐宰辅，招集奸慝扰乱边陲。肆朕纂承，仰承先志，姑存大体，式示涵容。乃复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贪狠，自起纷争，扰吾外属之藩邻，取其受赐之疆土。因彼告援，遂与解和，终莫听从，巧为辞拒。爰命将帅，敦谕盟言，许以自新，终然莫改。偏师傅汴，首恶奔淮，嗣子哀鸣，请复欢好，地画三镇，誓卜万年。凡有质要，悉同父约。既而官军未退，夜集众以犯营；誓墨才干，密传檄而坚壁。私结人使，阴构事端，以致再遣师徒，诘兹败约。又起画河之议，复成缓战之谋。既昧明神，乃昭圣鉴，京城摧破，鼎祚沦亡。无并尔疆，以示不贪之德；止迁其主，用张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旧服，庶能为国，当共息民，不料懦夫难胜重任，妄为推让，反陷诛锄。如构者，宋国罪余，赵氏遗孽，家乏孝友，国少忠勤。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师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事虽难济，人岂无情？方在殷忧，乐称僭号，心之幸祸于此可知。乃遣重兵连年讨捕，比闻远窜，越在岛夷，重念斯民乱于无主，久罹涂炭未获昭苏，不委仁贤，孰能保定？咨尔中奉大夫、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东平府事、节制大名、开、德等府、濮、博、滨、棣、德、沧等州刘豫夙擅直言之誉，素怀济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偶世。百里虽智，亦奚补于虞亡；三仁至高，或愿从于周仕。当奸贼扰攘之际，愚氓去就之间，举郡来王，奋然独断。逮乎历试厥勋克成，委之安抚德化行，任之尹牧狱讼理，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况有定衰拨乱之谋，拯变扶危之策；使民无事则櫜弓力穑，有役则释耒荷戈，罢无名之征，寝不急之务；征遗逸，举孝廉；振纪纲，修制度；省刑罚而去烦酷，发仓廪而息蟊螟。神人以和，上下协应。比下明诏，询考舆情，列郡同辞，一心仰戴。宜即始归之地，以昭建业之元，是用遣使某官高庆裔、副官韩昉备礼以玺绶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大名府。世修子礼，永贡虔诚，锡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相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无忽朕命。"（按：《三朝北盟会编》载此册文，首尚有"维天会八年岁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二十字。）

## 刘蜀王进封曹王制

制曰："严宝册以荐鸿名，既俯从于众欲；布恩书以敷惠泽，宜大涣于群生。眷予异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颁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刘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宽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谏闻于时；顷在东州，以智略英资长于众。八年享国，一节事君。审运会之有终，识废兴之惟义。视去位如脱屣，以还朝为登仙。向之富国强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乐天知命，岂得丧而能移。爰因庆赏之行，益示褒荣之典。胙以陶邱之土，昌其井络之封。于戏！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坚于带砺；尽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对龙光，永绥福禄，可进封曹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

## 曹王刘豫谢表

礼成大册，泽霈普天。特列进其封阶，不遐遗于旧物。望阙拜命，阖门感恩。臣豫诚欢诚忭，顿首顿首。伏念臣昔仕本朝，粗历官要，昧方柄圆凿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项氏将亡，有范增而不用；周家既胜，以箕子而来归。试用微能，爰升大位，辞不获已，报当若何？承积年残毁有余，凡百事艰难极甚；辟寇贼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创耕桑；应机投隙以倾挫敌雠，损己便人以招集散徒。忘寝忘食，必躬必亲，培广业之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废罢之议，愈尽措画之心，要先时成绩于斯邦，觊后日受知于上国。至闻混一之义，不待再三之言，即随使人往受宣命，素所措备，复何迟疑？八年辛苦以经营，两手欢欣而分付，帝号若释重负，王爵尤感鸿恩，自得清闲而北来，未尝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读于训辞，若恭听于睿语，温其如玉，暖然如春。星斗辉辉，丽窈然之天道；典谟浑浑，显大哉之王言。徽轸爨下之焦桐，青黄沟中之断木；光生悬磬之室，荣张设罗之门。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无，仁钧九有，敬识百辟之享，独观万化之原，有功而必见知，无弃而常善救，遂令穷悴得赖褒嘉，臣敢不守静致虚，安时处顺，何以效涓埃之报？惟不为名器之羞。

# 南征录汇

［金］李天民撰　胡　昕整理

《南征录汇》一卷，金李天民撰。李天民，生平事迹不详。本书记事起于金太宗天会四年（一一二六）冬金兵攻陷北宋都城汴京，终于次年五月金人俘虏徽钦二帝北归，逐日记载金灭北宋时大肆剽劫人口、财物的暴行。尤其是每条记事材料均注明所引书目、标注出处，使后人得以窥见许多后世失传的史书概貌，很有资料价值。原书已佚，南宋确庵、耐庵《靖康稗史》中有收录。这次整理即以民国刊印已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天会四年（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宋闰十一月），固伦尼伊勒齐孛堇左副元帅宗翰、二皇子右副元帅宗望克宋大兵，自南壁登城，禁军士下城纵掠。夜，宋遣景王杞、谢克家至刘家寺皇子寨求和，谕令何㮚来议。（见刘同寿《圣院札记》）

二十六日，国相（即左副元帅）令宋使李若水入城，谕勿播迁（见克锡《青城秘录》）。

宋遣何㮚至寨哀恳，国相令回奏少帝，速请道宗出城。㮚曰："此非臣子所宜言。"国相怒云："尔家太上事事失信，弗亲出城，便须出质妻女，此外更无计议。"（见高有恭《行营随笔》）

二十七日，宋使济王栩及李过庭来求哀。（见《札记》）

二十八日，宋遣秦桧、李若水求和。二帅谕须上皇、皇子出质，别差近上官，与已画定州府、军、县长官血属各一人，往同交割，并将干戾人童贯、蔡京、蔡攸、王黼、李纲、李弥大、刘韐、王安中、马扩、詹度、陈遘、吴敏、徐处仁、折彦实、折可求、吕绅、张孝纯、王禀，及归朝人滕茂实、范直方、李嗣本、蔡靖、高世由、赵良嗣、折可存、张观、杨忠敏、张谦、张翼等家属交出。二十九日，又遣燕、越、郓、景、济、祁、莘、徐、沂、和、信十一王来请命，弗纳。（见《随笔》）

宋遣何㮚来求哀，国相云："道宗来质，妻女来质，以何为可？"㮚语塞。继云："当请少帝自来议。"三十日，宋主出城，使乌凌葛思美馆伴于斋宫。（见《秘录》）

十二月初二日，宋主上降表，礼成，请退兵，愿献世藏珍异，一应女乐。国相云："一人一物何非我有？皇帝且归候旨。"令乌凌葛思美等五人送入城，即驻宋宫。（见《秘录》）

初三日，帅府致书宋主，令唤回康王；又表达皇帝，废易宋主。（赵士先《龛幕闲谈》）

初四日，二帅遣萧庆入城，封府库，驻都堂，承宣号令（阿懒《大金武功记》）。

宋使邓珪尝称妃嫔、帝姬之美，二皇子获蔡京家婢李氏，本宋宫女，媵福金帝姬嫁蔡，刺问益详，因议和亲（见《雏凤清声》）。

五年（宋靖康二年、建炎元年）正月元旦，宋遣济王、景王来贺，犒以金银，二帅遣真珠大王等九人入贺（见《秘录》）。

〔缺四十字〕初八日，宋遣何㮚来求减金银。国相云："前约择定其一，再容酌议。"二皇子云："从我和亲，再容议减。"㮚云："臣不能奏请。"皇子云："须尔皇帝献来，不烦再议。"（见《札记》）

初九日，二帅致书宋主，并遣高庆裔邀令出城面议。（见《武功记》）

初十日，帝驾再出南薰门，至青城寨。金使萧庆令郓王及何㮚、冯澥、曹辅、吴开、莫俦、孙觌、谭世绩、汪藻、郭仲荀、李若水十一人侍帝，余居寨外。馆帝于斋宫端成殿东庑，不俱供帐，铁索阑门，击柝然薪，终宵少息。（见《宋遗民愤谈》）

宋主谒二帅，拒不见。令萧庆授意，索贡人、物。宋臣驳辩良久，吴开、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岁币加银绢二百万匹两，以抵河以南地，宗女各一人馈二帅。（见《武功记》）

十一日，杨天吉、王汭令吴开、莫俦语少主云："福金帝姬是干戾人蔡京媳，理宜发遣，迟则和议不成。"少主令王宗沔入城面奏，并手诏留守开封府曰：

"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议和，不使我民肝脑涂地。时事至此不获已，已许帝姬和亲，立大河为界。"(见《札记》)

为少主设供具，并令手诏城中催送金银。(见《秘录》)

十三日，二帅令萧庆语少帝云："道宗须出质，和亲须自择，岁币须一千万〔缺二十字〕不允即须力取。"少帝云："礼教所拘，未便奉命。姑令王宗沔入城面奏，并催犒军金银。"入暮，宗沔归，道宗不允，城中嗥然。(见《随笔》)

十四日，少帝遣莫俦入城安民，令吴幵邀萧庆同见国相，备述太上出质，人子难忍；妃姬改嫁，臣民所耻。国相云："令太上挈带北行，臣民庶不耻笑?"余无他议。(见《秘录》)

十五日，令少帝及从臣至刘家寺观灯，真珠大王设也马、宝山大王爵保率铁骑夹护至寺。寺内设灯二万丸，露台陈教坊乐。堂上三席，堂下六席〔缺十六字〕日入放灯，一时许，撤席散归。少帝屡顾二帅，欲有所陈，二帅不顾。(见李东贤《辛斋笔记》)

司马朴云："皇子谓国相决意废立，祸恐不测。"十七日，萧庆云："二帅俟金银交足，请帝击球，宴后，送驾入城，可请催括金银。"(见《屯翁日录》)

二十二日，萧庆奉二帅命，与宋臣吴幵、莫俦等议定事目，令少帝手押为据：

一，准免道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以宋宫廷器物充贡。

一，准免割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一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两匹贡大金。

一，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

一，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见《秘录》、《随笔》)

宋主出降时，帅府即议废立。国相意决，皇子持两端。比以康王起天下兵，皇子议挟宋主以令天下，不使康王逞志；国相见人心未去，遂表达北朝封宋主为藩辅。(见《闲谈》)

二十三日，少帝诏徐秉哲云："身睡土床已及两旬，所需望竭力应付。"(见《笔记》)

二十五日，二帅遣萧庆及归降内侍承宣使邓珪持宋主手诏入城，催发人、物。二十六日，宋主遣何㮚入城，平粜安民，并诏徐秉哲津运各项事物、丁口至南薰门、朝天门交纳，更令面奏太上，委曲和亲(见《武功记》)。

割地使刘韬自缢刘家寺寨。(见《日录》)

二十八日，开封府馈二帅蔡京、童贯、王黼家歌妓各二十四人，杂入福金帝姬，送皇子寨。姬初受给于开封府，及见皇子，战栗无人色，皇子令其婢李氏慰而醉之。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装而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国相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因病汰还千余，仍令少主传谕城内补送〔缺十九字〕定。初五日，送还少主。初七日，国相回军，且催骡马、戒行装，四壁官亦申报金银净尽，任听皇子驻军守索外郡续纳。忽初四日，宋邓珪以皇子私纳帝姬事漏言，国相知皇子有私意，不欲议和。宋内官蓝䜣、医官周道隆、乐官孟子书输诚国相，请发窖藏，国相遂大怒，不令少帝归。(见《札记》、《随笔》)

初五日，二帅请少主赴打球会，随行者何㮚、冯澥、曹辅、郭仲荀四人。入幕，少主西向坐，二帅东向执礼甚恭。酒数行，皇子躬下球场，忽蒲芦虎大王持诏至，即撤席。少主乞回宫，国相呵之云："尚欲何往?"皇子送少主入斋宫，密语废立事。吴幵、莫俦跪求云："倘蒙再造，俟国相回军后，无论何人何物，惟皇子命。"遂指索帝姬三人、王妃、嫔御七人。吴幵等力请少主手押为信。皇子至国相寨云："明诏虽允废立，密诏自许便宜行事，况已表请立藩，岂容中变?"国相不允。皇子谓："太祖止我伐宋，言犹在耳，皇帝仰体此意，故令我懑自便。"国相云："皇子何私于宋，不顾大害?宋兵尚多，民心未去，如今放手，后患无穷。更立异姓，国势易动，徐图混一，岂非善计?"蒲芦虎云："都元帅斜也意同。"皇子怒云："南伐我实首谋，我当为政，废主亲属不能如契丹虐待。"蒲芦虎两解之，皇子悻悻而去。萧庆语国相云："废少主，康王必自立，不似少主庸懦，请再思。"国相云："宋若归诚于我，当保全。"萧庆遂赴斋宫，少主诸臣不复与议。初六日黎明，二帅令宋主入青城寨，宋官皆从。金兵挥去黄屋夹队，行抵寨下马，令跪听诏，废为庶人。国相令萧庆、刘思去少主冠服，宋忠臣李若水抱持御衣，戟手怒骂，兵士拽出。国相押少主入斋宫，令书谕留守，并启道宗，限七日率宫眷出城，推立异姓。又令莫俦、吴幵入城宣谕，令邓珪率内侍百余人入城，监守后妃、帝姬、诸王妃，令冯澥、曹辅入侍废帝，余臣禁押别室。郑宽之、梁平、王孝杰、王宗沔自城中出，亦禁押。初七日，令骑兵万人自南薰门排屯至青城刘家寺，两帅驻南薰门瓮城下。及午，太上率妻妾、子妇婿、女奴婢络绎而出，我兵监押轿车之中，抵瓮城，令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申刻，令邓珪入城搜捉。二帅返青城，送太上入斋宫，责其败盟，太上抗辩不屈。二帅斥之云："不允和亲，全为囚俘，何颜向人?"太上云："我与若伯叔，各主一国。国家各有兴亡，人各有妻孥，请二帅熟思。"国相云："自来囚俘皆为仆

妾，因先皇帝与汝有恩，妻子仍与团聚，余非汝有。”挥令出，见少帝，相顾号泣。二帅仍至青城，遣后妃五人，诸王二十八人，皇孙十六人，驸马七人赴斋宫〔缺三十六字〕戌刻，邓珪又押送宫眷七百余人至青城刘家寺。（见《武功记》、《秘录》、《随笔》、《札记》、《日录》）

是夜，国相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入幕后，一女以箭镞贯喉死。（见《随笔》）

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命福金帝姬抚慰之，令施膏沐，易后宫舞衣入帐侍宴。〔缺二十七字〕初八日，又解到王妃、帝姬六人。两帅遣吴幵、莫俦入城，催立异姓。孙傅等投状，请立赵氏，不许。初九日、初十日，又解到王妃、帝姬九人。（见《札记》）

帅府令吴幵、莫俦入城，宣付札牒，布告四方。入暮回寨，携来孙傅、张叔夜请立赵氏状。十一日，宋官上举张邦昌状，孙傅、张叔夜不签书（见《秘录》）。

午后，朱皇后、太子、公主等出城，安置斋宫。搜出王妃、帝姬四人，津送刘家寺。（见《随笔》）

十二日，拘孙傅、张叔夜入青城寨，遣吴幵、莫俦传谕宋官，立张邦昌为楚帝。秦桧上书帅府有异议，拘其家属至。（见《武功记》）

十四日，青城木寨成，国相令旧选童女、随来宫女、新取宗戚妇女居之。十五日，建安郡王赵楧死。有李浩者，貌似相国公，误拘入斋宫。宋废主谋遣相国脱走，以浩为代。无隙可走，遂秘建安丧，以相国代楧。（见《闲谈》）

十六日，帅府令妇女已从大金将士，即改大金梳装，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见《札记》）

帅府牒城内官依旧视事，遣李若水入城安抚，李抗不行。奉朝命，俘获人畜，如契丹例分别贡赏。赵构作速催回，毋滋遗孽。十七日，国相宴皇子及诸将于青城寨，选定贡女三千人，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见《武功记》）

十八日，皇子宴国相、诸将及宋废帝、后，为太平合欢宴。巳刻入座，国相、皇子、阇母、额鲁观、谷神、阿懒、挞懒、蒲芦虎、设也马、斜保十人，及宋太上、郑后、废帝、朱后，皆堂上，席二人。三十二将皆堂下。斜保请皇子出妃姬二十人、歌妓三十二人侑酒。宋帝、后避席，国相不许。席散，皇子语太上曰：“设也马悦富金帝姬，请与之。”太上曰：“富金已有家，中国重廉耻，不二夫，不似贵国之无忌。”国相怒曰：“昨奉朝旨分俘，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太上亦怒曰：“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国相呵出之。郑后见侄妇在堂下，跪求国相云：“妾家不与朝政，求放还。”国相颔之，令挈侄妇去。（见《闲谭》、《清声》、《札记》）

十九日，二帅以寨中鬼魅不靖，取禅僧五十四人讽经。二十日，信王妃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并搜得所携金银饰物，帅府令城官续括金银并宗属。（见《秘录》）

二十一日，二帅授李若水、王履官，不屈，被戕。（见《日录》）

二十二日，宋康王母韦氏至自斋宫，与妻邢氏同禁寿圣院。（见《札记》）

国相令宋太上手谕康王回京，分使投送。（见《武功记》）

二十三日，诸将答宴，二帅奉皇帝指挥：赵桓出降以前，自请更立贤君。念知悔祸，俯予优容，准以子姓为藩辅。应赵佶、赵桓家属，仰元帅府详奏，自余俘获人畜，仍依曩例贡赏。明日，额鲁观、多昂木、阿懒、蒲芦虎、固新、挞懒，归所取十二人至寿圣院，二帅及真珠、宝山大王留弗归。（见《秘录》）

二十四日，仪福帝姬病，令归寿圣院。（见《清声》）

帅府急班师，银帛未齐。又探得康王令宗泽屯澶州，闾邱升屯濮州，黄潜善屯曹州，赵野、范讷屯南京，向子野屯钜野，何志同屯许州；提举官梅执礼、程振、陈知质、安扶集城中溃卒内应。遂杀执礼等，并执根括官胡唐老、胡舜陟、姚舜明、王俣，鞭背各二百，限五日缴齐。复榜城中，逾期不齐，纵兵大索。（见《武功记》）

二十五日，仁福帝姬薨刘家寺。（见《日录》）

二十六日，万户赛里令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其弟野利代聘多富帝姬，见归帅府，求赐释付。二帅大诧，询帝姬，云：“出城轿破，时番将胁入民居，令小番传语云：‘兄为北国大王，不异南朝富贵。’使受香囊，未解其意。”二帅怒，斩野利于南薰门。（见《随笔》）

二十七日，帅府饯张邦昌，语以推戴事，邦昌痛哭倒地。（见《武功记》）

二十八日，贤福帝姬薨刘家寺。（见《日录》）

三月一日，帅府闻城中有变，令王汭劝邦昌入城抚循，并指挥城民：三日不立邦昌，纵兵洗城。（见《武功记》）

初三日，官民上推戴张邦昌状。（见《秘录》）

初四日，阿懒监押书籍、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见《武功记》）

初六日，城中吴革兵起，谋诛范琼、徐秉哲、左言、王时雍辈。事泄，为琼所杀。（见《日录》）

初七日，帅府令萧庆、耶律广、王汭等奉册宝入城，立邦昌为楚国皇帝。（见《武功记》）

保福帝姬薨刘家寺。（见《日录》）

初九日，邦昌遣邵溥、范瓘来寨报谢。（见《秘录》）

初十日，我军败康王于开德、兴仁、濮州。十一日，娄室孛堇又败之千秋镇。（见《武功记》）

帅府以宋华国靖献夫人李氏及宫人十辈赐邦昌为后，令郎君等护送入宫。邦昌宴犒之，令旧宫人清歌劝酒。(见《札记》)

十二日，又败康王之兵于南华，摧其将宗泽、权邦彦车阵。帅府榜示各路云：宋主父子眷属并已北迁。(见《武功记》)

十三日，开封府申解金银表缎并郓王姬王氏至刘家寺。王氏自尽，年十六。(见《日录》)

〔正文缺三十三字，注文缺三字。〕

十五日，张邦昌至青城寨求减岁币，止搜括，缓迁都，存陵庙，许之。(见《随笔》)

十八日，得阿懒报，河北无警，二帅令诸军戒装。张邦昌请宴二帅于宋宫，设也马、斜保往代。(见《闲谈》)

十九日，康王军破我洛阳，高世则被害。(见《武功记》)

二十一日，宋少帝谕王时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以治行缺少厨中所用什物，烦于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津运至此。早晚成行。请勉事新君，无念旧主。"(见《笔记》)

二十二日，帅府赠太上银三千两、表缎四端、火燎头笼四具。(见《愤谈》)

二十三日，邦昌乞还冯澥、曹辅、汪藻、谭世绩、孙觌、徐天民、苏余庆、郭仲荀、沈晦、路允迪、黄夏卿，二帅察其庸懦，遣还。又乞还诸王夫人、诸帝姬，不许。(见《随笔》)

二十四日，帅府归香云帝姬、金儿帝姬、仙郎帝姬三丧，宋臣十一人、妇稚三千人入城。二十五日，传檄四方：令诸军于二十八日下城。二十六日，遣多昂帜烈率兵二万，押送宗室、附马家属三千余人及金银表缎车北归。(见《武功记》)遣还郑后家属。(见《秘录》)

二十七日，守城千户陆笃诜杀其兄尚富皂。尚守南薰门，踞大宅，淫及陆所掠女，陆杀兄遁。宗姬、宗妇十七人在所掠中，遂归寨。夜，宋废帝望城奠别，伏地大哭，天地为愁，城震有声。(见《随笔》)

〔正文缺四十九字，注文缺三字。〕

二十八日，帅府贻书邦昌，减岁币钱一百万贯、银绢二十万匹两。(见《武功记》)

黎明，宋太上等抵刘家寨，国相驰马至云："有诏见立张邦昌为楚帝。古无不亡之国，想宜领会。赵佶与太祖皇帝先立盟好，今知悔祸，可封为天水郡王；赵桓可封为天水郡公。妻子相随，服饰不改，用示厚恩。"又指挥元帅府：叛逆赵构母韦氏，妻邢氏、田氏、姜氏，先遣入京禁押；所贡宋俘赵楧、赵榧及赵楷妻朱氏，赵材妻徐氏，驰速来朝，用别诚伪；余安养燕山，另候指挥。二帅即遣真珠大王及千户国禄多、阿替计率骑兵五千监押去。二皇子供太上饭，太上云："罪皆在我，请留靖康，封畀小郡。诸王、王妃、帝姬、驸马不与朝政，请免发遣。"皇子曰："朝命不可违，此去放心，必得安乐。〔缺四十字〕。"午后，令王妃、帝姬出见父母、夫婿，抵暮即令归幕。幕后为财货幕，留道宗夫妇宿；前为饮宴幕，留诸王、驸马宿，声息相闻。〔缺四十三字〕三鼓起程，分作七军：从官赀重在二军，太上、诸王、驸马在三军，郑后宫属在四军，王妃、帝姬在五军。额鲁观、萧庆为都押使，车八百六十余辆。(见《札记》、《闲谈》、《随笔》)

四月一日，国相退师，分作五起：宝山大王押朱后一起，固新押贡女三千人二起，达懒押工役三千家三起，高庆裔押少主四起，从河东路进发。(见《秘录》)

# 北狩见闻录

［宋］曹 勋撰 罗炳良整理

《北狩见闻录》一卷，宋曹勋（？——一一七四）撰。曹勋字公显，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北宋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曹勋随从北迁。后自燕山逃归，记其见闻，编成此书。书中首先记载了金人围困汴京，诱骗宋帝出降；继而叙述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臣被金兵压往金朝燕京的过程，详细描绘出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的痛苦与无奈；末尾附记宋徽宗四则逸事。本书有《学海类编》、《学津讨原》、《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这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密报李石、周训、吴幵、莫俦来奏事，即引对。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皇帝即渊圣也），缘金人坚欲上皇出郊，前次虽已得辞，今又请到南薰门厂舍拜表，乞皇帝归。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归内。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恳请亦无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爹、娘娘请便来，不可缓，恐失事机。"徽庙沉吟曰："军前别无变动否？卿无隐也。朕爵禄卿等至此，无以小利误朕大事。苟有他变，我亦擘划，恐徒死无益。"石等曰："倘或不实，甘受万死。"徽庙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卿等无隐。"石曰："不敢乱奏。"徽庙即令中使，请显肃皇后。时后已到拱宸门外办被复、厨檐，邀徽庙同行。后与徽庙语少刻，即索道服（徽庙寻常只著道服）欲出。姜尧臣等进曰："虽云邀驾只在门里，第恐虏情诈伪不测。更宜圣裁，此足似未可移。"徽庙曰："适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语，令暂到门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内人与近侍皆大哭。徽庙曰："纵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终在。若以我为质，得官家归保宗社，亦无辞。第恨我揖逊如礼，退处道宫，朝廷政事，并不与闻。惟一听命，未尝犯分。自处若此，获报乃尔，有愧昔人多矣。"顾左右曰："从我者听。"左右皆泣从。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舆，与显肃皇后出延福宫，由晨辉门而出。

将至南薰门，双扉俱启。徽庙曰："此必番使迓。"方欲由就西厂舍，导从围掩车舆出门。徽庙顿足舆中曰："事果变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出门时已为金人搜去。至东御园门，有番使来传二帅起居，云到寨食罢相见，徜端视久之（番使乃昔常奉使来朝者）。申初，到南郊斋宫，止于大王位。从人皆拦于西城门外，并不许随从。惟姜尧臣、徐中立、丁孚等得在左右，虏人目为祗候人。徽庙到郊宫，虏人遣代太师、沙少师等三人来奏。徽庙取向日张珏投降本朝文字，并张珏缄首，一宗处分。徽庙对来使云："当日张珏投降，初未有不受之约，故纳珏不疑。继得山西军前移文要珏，即斩首以献。不谓细故，上国指以为衅。今城破国亡，祸变及此，何文字之有！况已尝移文上国，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此为目也。"虏唯唯，自后更不复来取。金国凡有计议，只在渊圣皇帝御前奏禀，隔数日一遣人，起居徽庙。在寨二十余日，徽庙自制札子一通，令与相国。其略云："顷以海上之盟，谓欢好可以万世。尝招收张珏，继蒙须索，即令戮以为献。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来，乃指以为衅。某即逊位，避罪南下。归后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与朝政。而奸臣伺隙，离间父子，虽大兵南来，亦不相闻报。致烦天讨，宿甲临城，至城破时，始知三关败约之所致。盖嗣子不能奉承大国之约，某亦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尚有血诚，祈回洪听，某愿以身代嗣子，远朝阙庭，却令男某等，乞一广南烟瘴小郡，以奉祖宗遗祀，终其天年。某即甘斧钺，一听大国之命，诚迫意切，瞩待台令。"札子去后，一日有番使来云："承示文字，但三关之盟，初不恁地。止说了孙不绍，社稷倾危。虽承札子，却不敢背元约。更容取上伴指挥，请上皇心下不要烦恼，但且宽心，抱此札子。"徽庙令附进南京行在讫。徽庙又制奏表，自即位、逊位，凡宫禁深密，外廷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徽庙梦与太后同载入宣德宫，奏乐整肃，觉来犹闻其余音。至晓，令报后知。

三月初七日，闻张邦昌僭位。徽庙曰："邦昌若

誓死节，则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犹且庶几。但所系至重，既立异姓，则吾事决矣。”因泣下沾襟。明日，臣下有进诗者，曰：“伊尹定归商社稷，霍光终作汉臣邻。”徽庙且读且骂曰：“待其归商兴汉，则吾已在龙荒之北矣。不达事机，犹有如此者。”

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语分路去。徽庙同二太子由河北路，渊圣同国相由河东路，约会于燕京。是日，渊圣欲肃王同行。肃王坚辞云：“去岁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违膝下。”泣请甚确，始得免去。复以岐王从行，以肃王曾奉使虏中，人情稔熟，故要同去。次日，徽庙率渊圣、二后、诸王、妃嫔、帝姬、驸马等望城拜城中，辞违宗庙。徽庙伏地，气塞不能起，景王掖起之。六宫无长少俱哭，震泰烟门动。虏人说，此日日色昏惨，风声如号，移时方止。是晚，报来日启程。渊圣同皇后、太子来拜违，泣下别去，自别不知见。

四月初一日起程，分路刘家寺。初见二太子，又要显肃皇后以下妃嫔、诸王、帝姬皆出见。席地坐定，遣王汭译奏。徽庙云：“自古圣贤之君，无过尧舜，犹有揖逊，归于有德。〔此处文字有脱漏〕历代革运，这事上皇心下煞理会得。本国比取契丹，所得嫔妃、儿女，尽分配诸军充赏。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今尽令儿女依旧相随，服式官职，一皆如故。”因劝酒曰：“事有远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时。”徽庙但致谢曰：“当日为兄弟，今日为囚虏，岂非运数？尚赖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尝求代嗣子，远朝大国，望为主张。”太子曰：“上伴不肯。”徽庙曰：“两朝主盟，惟某获罪，非将相之过，实某罪在天。故请以一身仰答天谴，愿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莫到燕京别有文字来？”于是酒五行，二太子面请王婉容位帝姬，与黏罕次子作妇，许之。饭罢，归寨。自此不相见，但日送鸡、兔、鱼、肉、酒、果。徽庙答以病在车中，无心饮酒食肉，愿早承来旨。燕王以途中乏食薨，时殓以马槽，犹露双足，就寨外焚化。徽庙敕令人，坚欲携行。徽庙止，至晚，徽庙伏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时执兵虏人，亦皆泣下。

过洺州，二太子请徽庙看围场。饭后，遣马并紫伞来迎，同行于田野中，看围猎。已而马皆负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徽庙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药师、张令徽。既见，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药师独扣马跪奏曰：“念臣昔与上皇为君臣，向在燕京，死战数回，力不能胜，遂归金国，有负上皇恩德。”言讫泪下，又再拜。徽庙宣谕曰：“天时人事，理合如此。但当日欠一死耳！”太子曰：“药师煞忠于南朝。”徽庙曰：“药师未尝抗御大兵，而收功过厚，豢养至此，卒贻大祸。”太子曰：“此人不忠于天祚，则必不共于南朝。”徽庙曰：“是，是！”

徽庙过河数日，宣谕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众。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泽在民，至深至厚。今虽暂立异姓，终必思宋，不肯归邦昌，幸宽圣念。”又曰：“我梦想不妄，第记此梦。”次日，宣谕臣曰：“我左右惟尔后生健步，又备知我行事。我欲持信寻康王，庶知父母系念于彼，及此行艰难。”勋曰：“仰赖天威，可以伺便，冒围而出。愿不辱命，得达圣心。”是晚下程，徽庙出御衣衣衬一领（俗呼背心），拆领，写字于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押计九字，复缝如故，付臣勋。又索于懿节皇后，得所戴金日环子一只（双飞小胡蝶，俗名斗高飞），云是今上皇帝在藩邸时制，以为的验，及皇太后信令。臣勋见上奏之，诏诰丁宁，且泣且嘱曰：“无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泪白纱手帕子付臣，曰：“见上，深致我思念泪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见。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致语言，气已哽吾颈矣。俟到燕山，尔乃去。”懿节皇后初取环子与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时传语大王，愿早如此环，遂得相见，并见吾父幸道无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徽庙圣训曰：“如见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谋，急举行之，无以予为念。且保守宗庙，洗雪积愤。”又宣谕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易辙。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要知而戒焉。”徽庙又令奏上云：“恐吾宗之德未泯，士众推戴时，宜速应天顺民，保守取自家宗庙。若不协顺，记得光武未立事否？”又宣谕：曾密赐上马价、珠犀合子等物。又上曾说，欲决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为密验。

臣在虏寨，临行日，恭奉皇后宣谕，令奏上曰：“主上再使军前，欲就鞍时，二后洎宫人送上至厅，有幼女名招儿，见四金甲人状貌雄伟，各执弓剑，拥卫上体。女指示众，众虽不见，然莫不畏肃。太后当时悟曰：‘我事四圣香火谨（谓京师四圣观），必有阴助。’今陷虏中，愈更虔事。自后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上，宜严崇奉，以答天贶。臣扈从时，太后未知主上，即使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主上必得天位。”一掷其将，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太后手加额，喜甚。臣下拜。即奏，徽庙大喜，复令谓太后曰：“瑞卜昭应异常，便可放心。卿等可贺我！”臣等皆再拜。太后因此以子代将不易。

道过尧山县，进早膳。有燕人百余人，守徽庙所乘车，语臣曰：“上皇活燕民一十余万人，我辈老幼感恩不已，愿识天表！”因具以奏。徽庙为揭帘见之，皆罗拜曰：“皇帝活燕人十余万，阴德甚多，即见回銮，不须忧抱。”徽庙曰：“汝等知当时救护之力耶？吾获谤不少，今困厄反甚于汝辈无食时，岂非天也。”燕人各嗟惋而去。徽庙在路中苦渴，令摘道旁桑葚食之。语臣曰：“我在藩邸时，乳媪曾啖此。因取数枚，食甚美，寻为媪夺去。今再食，而祸难至此，岂非桑

实与我终始耶!”

至真定府，徽庙乘马，与二太子并骑入门。前有引旗写：“太上皇帝。”府中两街居人，见旗皆恸哭，虏人不较也。舍于府园净渊庄牛门，请徽庙看打球。自二太子以下，皆入球场。徽庙与肃皇后在厅上看打球。罢，行酒。少顷，侍中刘彦宗具传太子之意，跪奏云：“闻上皇圣贤甚高，欲觅一打球诗。”其请颇恭。徽庙云：“自城破以来，无复好怀。”遂作一诗，写付彦宗。曰：“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邪门。”（绰拨、邪门，皆打球家语）彦宗捧读称叹，即与太子。又番语，似讲解其义。太子点头，令讽诵数遍，乃起谢。徽庙亦谢其恭也。

二圣既出城郭，于南郊大王位，虏排长木为障，障外有兵，每数步一窍，容人看外，外亦窥内。虏日以肉菜、米面、内人相博易，闲语曰：“南朝有兵到某所矣。”次又曰：“主上提兵十万在河北，每金人车马过河，即夺去，大军所以未敢离此。”语讫，即故睨左右，如金人旁来之状，色有畏而不敢留者。人遽以奏上，众皆喜，为不日救至。又数易倚墙器械，却用郊礼尽木枪戟。复有病人，如伤中包裹，卧于墙下。云：“西南有钱相公兵四五十万来，刀枪将去阵上，强壮人皆往迎敌。”会天大风，乔贵妃制绛红袍，备缓急兵至，即以衣徽庙，为出奔之计。每十数日，即他语，一新棚中观听。临行，犹传有兵相尾，然了无来音。后乃知计，姑以缓圣心及愚众人。虏谋多此类。

徽庙北狩日，乘平日宫人所乘牛车。牛五头，两虏牵驾，不通华语。次显肃皇后，次厨及本殿一行内人车，伏计八百六十余量。自过河，经浚州，城外虏骑约拦百姓，不得看。惟卖食物数人近前。臣以银二两，博换饮食。卖人知是徽庙，即尽以炊饼、藕菜之类上进，反银而去。自过此州，即行生路。步人斫窠木，骑军曳枝梢，水浅则填以为柴路，深则叠以为甬道。跋涉荒迥，旬月不见屋宇。夜泊荆榛或桑木间，艰难不可言。虽大雨亦行，泥深没胫。车牛皆屡死，坏亦不容补，死就脔其肉而去。人行稍却，则落后军马，从而剿除。至暮下程，即以车前辕内向，绕三面，匝如射帖。又斫枝梢，缭以为鹿角，持兵备外，严于出入。旋凿井及打柴草，分给造饭。然近水处，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迟饭，大半委顿。自后习知，遇有水处，即遂车房院内人，各下车取水，负薪而从。自后稍得趁明造饭，饭罢即支散路粮。徽庙与显肃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诸王、帝姬及阁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则计口，人给二升。惟皇太后、懿节皇后，别有馆伴二人，早暮必来瞻见圣容。如未见，须候见乃退。余房院无馆伴。至真定府，方得入城，歇住两日，尽换牛。盖自京至真定，牛多无草吃，极疲悴，死者十四五，至是故换。过真定府、中山，行稍缓，日亦行五六十里。

臣勋向在龙德宫，因奏事宜春殿。闲暇，恭承徽庙宣谕四事，亦附于后。

徽庙在襁褓时昼卧，忽卧处屋栋中折，欲堕复续。其声达前殿，乳媪急抱徽庙起，梁即堕所卧榻上。

哲宗晏驾，太皇使缚秦玠等二侍医于宁福殿前，将付有司。已而迎徽庙入立，二医见徽庙过，惊曰：“此八彩之眉，一人之尊也。使王趣上于后，安能久耶!”左右因以奏太皇，太皇释之。

政和丁酉，徽庙梦虏人数百，列坐宣和殿下。既寤，不自得，因令禁止番装。宣和间，燕人归朝，因曲宴郭药师、及赵政、韩正等数辈，复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禳之。

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阴重，侍卫寒肃。薄晚，徽庙密祈晴霁。不食顷，阴云自卷，从北去。东西一缕云收之痕如界，移时天地清彻，星斗灿然。徽庙顾侍卫者曰：“从来郊祀，未有景贶若是之异者?”遂制称谢密词曰：“雨露未沾，念密云之直上；馨香旁达，彻夕月之当中。”

# 北狩行录

[宋] 蔡　鞗撰　罗炳良整理

《北狩行录》一卷，宋蔡鞗撰。蔡鞗为蔡京之子，尚徽宗帝姬，官驸马都尉。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归，蔡鞗从行，记其见闻而成是书。该书记事虽从靖康二年（一一二七）二月七日汴京失陷开始，但记汴京至燕京事仅寥寥数语。主要内容是记载宋徽宗等人从燕京北迁，直至五国城的经历，可视为《北狩见闻录》的续篇。书中对金军将领虐待北宋宗室，宋徽宗在金国委曲求全，念念不忘返国的心态和语言，均有详细的记载，是研究宋金关系的珍贵资料。本书有《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发，随行宗族官吏，远触炎热，不谙风土，饮食不时。比至燕山，病者几半。尽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货易药物，修合给赐，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寿寺。宗室自濮王仲理以上，别居仙露僧舍，有粮食不给，形体裸裼之人。太上闻之恻然，谓姜谔曰："宗族流离若此，甚悯念之。卿为予细取索等第，具一目来，欲将军前所送生绢一万匹，除给散随行亲族、官吏等外，尽周之。"言讫，不觉泣下。谔亦呜咽流涕，具目以闻。遣姜谔支散。

斡离不在会城。太上面陈南北利害，叙结好休兵之意，兴灭继绝之道。词发涕零，义形于色。北人傍观，植立若堵，无不感叹，至有挥涕者。元帅无语，但首肯久之。

行在统属之人，谓之都管，有职小官卑充其任者。然既是统辖，即令押班起居衔杨师道具此以闻。太上曰："自有本朝杂压，不可为在此间顿改旧制。"

太上自燕京迁居虏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寝膳俱废。一日，谓都尉蔡鞗曰："宸极失御，播越至此。观其前载厄运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兴，亿兆攸归，奄有江左。虽居沉劫，思有以少助维天之祚。今草得一书，欲厚遣本路都统，求通于左副元帅。卿为我与秦桧商量，更润饰之。"鞗曰："圣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时秦桧亦寓中京。初，大金军至城下，以议上徽号，邀请渊圣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叙议。至六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翌日，请太上同太上皇后、嫔妃、诸王、驸马，一应皇族尽出，遂议置君。乃会城中共举，乞立张邦昌。桧职在御史，奋不顾身，历陈邦昌平日履行，身为宰相，奉使不死国难，而欲主承大器，非桧所闻。既不能尽忠于本朝，则何以效节于大国？乞立赵氏，以慰民心。不从。既而太上北迁，知桧等辈欲立赵氏，谓蔡鞗曰："天祚我宋，宋必有主。"今圣虑若此，定膺昭格。文华理胜，虽游、夏不能措词。明日，具酒肴，邀本部都统。后闻其书得达粘罕。其书曰："某自北来，众所鄙弃，独荷左右见怜，故知英雄度量，与俗不同也。尝欲通书于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闻惟大英雄之人，然后能听大度之言。敢略陈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故有一国士者，止能安一国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后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尧、舜、禹、汤之君，而辅以皋、夔、稷、契之臣，则日月所照，风雨所及，莫不被其泽。载在典籍，昭然可考，不止一二陈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晋阳，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颉利，可请黄帝之师，莫强乎天下也。而远思长久之计，知突厥稽首戴恩，尝为北藩。故唐之亡也，终赖沙陀以雪国耻。又匈奴冒顿单于，围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当时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顿单于不贪近利，以为远图，使高帝得归，以奉祭祀。故得岁受缯币，举中国珍宝玉帛，奉约结好。后匈奴国乱，五单于争立，终得宣帝拥护呼韩。近契丹耶律德光，责石氏之失约，长驱至汴，举石氏宗族，迁之北荒。然中国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烂灰烬，数十年之间，生灵肝脑涂地，而终为刘知远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顿单于，其英雄度量，岂不为相去远哉！先皇帝初理兵于辽东，不避浮海之勤而请命于下吏。蒙先皇帝约为兄弟，许以燕云。适云中妄人，啸聚不逞。某之将臣巽懦，怀首鼠

之两端。某以过听，惑于谬悠之说，得罪于大国之初，深自克责，去大号，传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闻嗣子之中，有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贤，盖祖宗德泽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审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顿单于，受兴灭继绝之名，享岁币玉帛之好，保国活民，为万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灵涂炭，而终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则非某所知；若不欲如此，当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谕嗣子以大计，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岂不为万世之利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当大有为之时，必能听大度之言也。昔人有为赵使秦者，秦问赵可伐与？赵使对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则为贤母，妻言之则为妒妇。'今日之事，大类是矣。惟麾下多贤，必能审处。言欲尽意，不觉覙缕。伏望台慈，有以鉴察，幸甚幸甚！"

太上天资好学，经传无不究览，尤精于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每谓行在诸臣曰："北狩以来，无书可阅。"一日闻外有货书者，以衣易之。

戊申八月，入见。尽纵韩州之民，出而寓焉。

《春秋》，博士废之久矣。诸王有得此书阅者。太上闻之不怿，宣谕蔡鞗曰："《春秋》之书，多弑君、弑父之事。为人臣子者，岂宜观哉？"鞗顿首，从容对曰："《春秋》者，鲁之史记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无别。孔子所以惩恶劝善，以正褒贬，使后世知惧。凡君子之所疑而不决者，至《春秋》而后定。故司马迁曰：'《春秋》，礼义之大宗也。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谗臣而不见，后有贼臣而不知。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愿陛下试取一观之。"他日鞗因奏事，太上谓曰："比取《春秋》读之，始知宣圣之深意，恨见此书之晚。"自是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涉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改岁籥而成书。臣尝侍乾龙节宴，太上赋诗以寄渊圣，许令和进。因用亲仁善邻事，太上曰："此出《春秋》。"特蒙宣示，以为荣观。

太上皇有见闻，未尝隐情。每闻献纳，喜见于颜。数令杨师道宣谕曰："若志虑未及，不时见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强伪为之也。每西南望，伫目久之，谓左右陵寝在何处，泣数行下。遇忌辰辍膳流涕，尽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献新者，必荐而后尝。虽在蒙尘，不忘教子以义方之训。每诸王问安，必留之坐而赐食，或赋诗属对。有两联，今附于左。太上曰："方当月白风清夜。"故郓王楷对曰："正是霜高木落时。"太上曰："落花满地春光晚。"莘王植对曰："芳草连云暮色深。"余皆类此。

宗室晋康郡王孝骞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韩州同居。相见之日，为之感动，抚问再三，至于流涕。遣杜遵道计置薪米，均行给赐，莫不安居。差孝骞、仲譽主管御名宗职事，以宗室中有挟私恨而致讼者，纷争不已，全失礼容。降诰曰："日来宗子，不遵宪度，失于长幼之序，各挟私愤，以成仇怨，争讼不已。岂不知身寄他乡，复得聚会，何幸如之！故阅礼义之言，用劝无知之辈。"且曰："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至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特申庭训之方，以示睦亲之义。宗室可体此意，分明开谕，使同姓晓然知其训诫！如尔后敢以未到韩州事陈诉者，并以罪罪之。毋作食言，各令知悉。"

太上宣谕杨师道曰："近日随行官吏等，悉皆穷困，使职伤心。初出青城，仓皇之间，了无一物得赍行道。卿等皆弃捐父母妻子，冒涉风霜而随予。今坐见如此，不能振济，为之奈何？"宣谕讫，遂泣下。左右之人，无不感动者。遂令有司具状，申明金国，乞给赐衣物。从之。时缺浣濯之衣，太上皇后进绢十匹。然绍述神考之志，未尝忘怀。适有货王安石《日录》者，闻之欣然，辍而易之。

庚戌中元，徙居五国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东路都统习古乃奉朝命，令减随行官吏、诸色人等，不许尽行将带。太上力恳，不从。召而谕之曰："公等冒风霜，涉险阻，忧乐固当同之。今日朝命如此，事属他人，无如之何。已再三力恳，竟不可回。"令选爱者将行，太上曰："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岂有爱憎之别？君臣之间，彼此不能尽其事，一面请诣所属。"言讫泣下，官吏等亦号呼而出。一应宗室，不许随行。内有神考亲侄晋康郡王孝骞、嫡孙和义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随侍，从之。

族属有出入不节，而致物议纷纭者。太上闻之，降诰戒饬曰："艰难之际，检慎为先。若复出入不节，言语轻易；或为狂药所困，举止取灾，有失事体。古人谓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要，荣辱之主系焉。而今而后，戒之慎之，各宜杜门省事。骨肉之间，以礼过从，恐间惹物议，自取悔尤。既贻亲忧，何以自处！"谆谆诲谕，使务体悉。

太上圣度如天，下有细过者，其以闻者，皆情恕之。如刘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饭减克。太上曰："羁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励，亦可儆众。"而金国孛堇八曷打，下通事庆哥遣人审核。太上曰："初无此事，恐复误传。"北人闻之，莫不加手于额。

太子斡乌欢遣人奉书，云欲于奉侍中，求晓事能干、人才俊爽者二人，所须即请批谕，当使应办。太上览书不说。曰："若应副，谁可遣者；若不应副，五太子不可违。"遣王佃、陈思正往。回书云："示谕，内侍本亦乏材，不免于众中选择二人前来，皆自汴京随逐至此，艰苦万状，久处贫穷。敬望优容，不胜万幸。纸尾之谕，甚荷推意。然以人易物，岂其本心哉？"

谙板勃极烈夫人致书于太上，并惠药物，亦求内侍。答曰："承谕，乃荷不外，以本局只有一二人，难以辍那送。示药物虽出厚贶，以无官应命，不敢辄留。"

太上好学不倦，移晷忘食。而动静语默之间，必有深诲焉。因观唐史，至《李泌传》，复读不已。泌谒肃宗于灵武，披冒榛莽，复立朝廷，尽忠致力于献纳之道。位至宰相，而数为权幸所嫉。遂令张玮录其传，以赐韦后。

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㮙、驸马都尉刘文彦，首告太上谋反金国。蔡鞗闻之于莘王植、驸马都尉宋邦光，径令徐中立闻达太上。太上惊惶，未以为然。翌日，遣鞗渡河以询虚的。既济，则千户孛堇八曷打者，已陈兵河滨。二逆解发往彼帐前矣。尽得其所陈之详。鞗归，太上即令奉亲属，及一行臣僚合议。徐王棣以病不能出，余皆预。然前此已闻有不测之议，至是皆悚慄。鞗曰："吾侪前日不死国难，二帝播迁，已有愧于前人。不意逆党出于至亲至爱之间。捐躯效命，正在今日。鞗身以贯高自处，愿诸公尽力，以徇急难。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词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怀奋发心。至七月中旬，彼遣两使前来勘问。太上遣植同鞗往见。来使欲太上渡河辩，又遣徐王棣、宋邦光再往。至则尚执前议，乃请渊圣及信王榛、驸马都尉向子扆、内侍王若冲同往，鞗实从之。再三力恳，彼使方许。明日至行宫之侧，鞗所寓之地，而引问焉。群臣力拒往。及诘问三日之间，二贼气折，自承诬枉。案上，复遣前使谕太上一面处置。太上曰："二子悖逆，虽系诬告，天伦之属，岂忍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并死之。"使归，鞗上疏曰："乞深自悔祸，以畏天戒。"太上嘉纳之，以诰答曰："老夫自闻男㮙等有诬告之事，深悟众叛亲离，反求诸己，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虑，则何以全身远害！寡悔寡尤，顾惟一体，其害尚轻。苟使坐累诸人，复何面可以自存？适览上疏，嘉谋说论，非卿不闻此语。而今而后，凡所见闻，虽属微末，不惜吐露。若隐而不言，言而不从，高天后土，神之听之。况昔人所谓以国士遇我者，报之当何如？以此食言，千万毋隐。"一日，以书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蔡鞗以国士，今日报我，殊不愧德。"康读其书而奏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各尽其道。今陛下蒙尘之际，遽罹诬告，不责彼而求己，而能虚怀纳诲，得汤改过不吝、禹闻善言则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岂可以上比禹、汤？"康对曰："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则禹、汤何愧哉！臣闻诸故老曰：熙宁富弼为相，有于神宗之前，言灾异皆天数，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疏曰：'愿益畏天，远谗佞，近忠良。'神考亲书答诏曰：'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身是戒！'"太上稽首而言曰："神考听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于忌辰，辍膳悲泣。愿陛下益广绍述之意。"太上曰："是我志也。"后榜鞗书于坐侧。

金国送到太上皇帝金银等物，见之泣下。谓行在群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赵氏，中兴之立继焉。今日信至，可谓幸会。老夫晚年，复睹盛际，使我回得一日，足瞑目矣。"群臣皆再拜称庆。药材留充备用，其余并赐亲属、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赐。

行宫有回禄之扰，嫔御之内及沿烧者，本位陈乞，聚夫修盖。太上曰："正是农时，岂可妨废？止令修盖官那容应办。"

宗室仲晷等八百余人，自咸州徙居上京，至有缺食，死于道路者。太上闻之，悲不自胜。谓左右曰："此辈何辜，至于如是！"令李拓宣谕蔡鞗，草表一通，后有回期，欲乞同归。

北狩未有行记。太上语王若冲曰："自北迁，于今八年。所履风俗异事，不谓不多。深欲记录，其未有人。询之蔡鞗，以为学问文采无如卿者。高居东山，躬耕之余，为予记之。善恶必书，不可隐晦，将为后世之戒。"

太上谦虚待下，随行群臣，无论大小，未尝名呼。每有遣使，则温颜慰谕。

太上喜为篇章。自北狩以来，伤时感事，形于歌咏者，千有余首。以二逆告变之后，举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烬之余者，仅有数十篇，类之为别集。

太上好生之德，泽及禽兽。每间有捕网者，必买而释之。仍戒曰："毛羽之属，喜生恶死，与人何殊？今伊辈皆在絷维之中，当求诸已也。"

太上欲归之心，顷刻不忘。每令张玮、张尧臣询访之。少有嘉音，喜见于色。近梁举善等至，录得绍兴与左丞相书本进呈，大悦。

# 松漠纪闻

[宋] 洪　皓撰　陈　虎整理

《松漠纪闻》，宋洪皓撰，全文正续二卷，《补遗》一卷。作者曾为宋朝与金的通问使，在金朝羁留十五年时间，书中记载了两宋之际宋与金朝的交战讲和情况，于金朝之事言之颇详，虽所记有诸多讹异失真，但因其亲身在金朝所历，大多并非凿空妄说，故可补正史所记之不足。本书有《学津讨原》、《四库全书》、《辽海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

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为战斗之状。上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则色微黑，契丹目为混同江。其江甚深，狭处可六七十步，阔处至百步。唐太宗征高丽，靺鞨佐之，战甚力，驻跸之败，高延寿、高惠真以众及靺鞨兵十余万来降，太宗悉纵之，独坑靺鞨三千人。开元中，其酋来朝拜，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讫唐世朝献不绝。五代时，始称女真。后唐明宗时，尝寇登州、渤海，击走之。其后避契丹讳，更为女直（契丹之讳曰宗真），俗讹为女质。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后有酋豪，受其宣命为首领者，号太师。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予尝自宾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生女真，即金国也）

女真酋长，乃新罗人，号完颜氏。完颜，犹汉言王也。女真以其练事，后随以首领让之。兄弟三人，一为熟女真酋长，号万户；其一适他国；完颜年六十余，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余，生二子。其长即胡来也。自此传三人，至杨哥太师无子，以其侄阿骨打之弟，谥曰文烈者为子。其后，杨哥生子阏辣，乃令文烈归宗。

金主九代祖，名龛福，追谥景元皇帝，号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讹鲁，追谥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谥安皇帝，配曰节皇后。六代祖，名随阔，追谥定昭皇帝，号献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孛堇，名实鲁，追谥成襄皇帝，号昭祖，配曰威顺皇后。高祖太师名胡来，追谥惠桓皇帝，号景祖，配曰昭肃皇后。曾祖太师，名核里颇，追谥圣肃皇帝，号世祖，配曰翼简皇后。曾叔祖太师，名蒲刺束，追谥穆宪皇帝，号肃宗，配曰静宣皇后。曾季祖太师，名杨哥，追谥孝平皇帝，号穆宗，配曰贞惠皇后。伯祖太师，名吴刺束，追谥恭简皇帝，号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灭契丹，谥大圣武元皇帝，号太祖。同母弟二人，长曰吴乞买，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吴乞买立，名晟，谥文烈皇帝，号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孙，绳果之子，绳果追谥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绳果，于次为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继室立，亦生二子，长曰二太子，为东元帅，封许王，南归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为兖王，太傅领尚书省事。长子固砼（力本切），侧室所生，为太师凉国王，领尚书省事。第三曰三太子，为左元帅，与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术，为越王行台尚书令。第八子曰邢王，为燕京留守，打球坠马死。自固砼以下，皆为奴婢。绳果死，其妻为固砼所收，故今主养于固砼家。及吴乞买卒，其子宋国王与固砼、粘罕争立，以今主为嫡，遂立之。

吴乞买，乙卯年卒。长子曰宗磐，为宋王太傅，领尚书省事，与滕王、虞王皆为悟室所诛。次曰贤，为沂王，燕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称掊（邬感切）板（掊板，彼云大也）孛极烈，吴乞买时，为储君，尝谋尽诛南人。

阏辣封鲁王，为都元帅，后被诛。其子太拽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乌拽马名勗，字勉道，今为平章。

粘罕者，吴乞买三从兄弟，名宗干，小名乌家

奴，本曰粘汉，言其貌类汉儿也。其父即阿卢里移赉粘罕，为西元帅，后虽贵，亦袭父官，称曰阿卢里移赉孛极烈都元帅。孛极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宪，字吉甫，好读书，甚贤。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邬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陈王、为左相，诛宋、兖、滕、虞凡七十二王，后为兀术族诛。

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徒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上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绵、毛毡、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宾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毛连，以羊毛缉之，单其中，两头为袋，以毛绳或线封之，有甚粗者，有间以杂色毛者，则轻细*），然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燕人或俾之祈祷，多验，妇人类男子，白晰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其居秦川时，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达靼。辛酉岁，金国肆眚，皆许西归，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嗢热者，国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后为契丹徙置黄龙府南百余里，曰宾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杂处，以其族类之长，为千户统之。契丹女真，贵游子弟及富家儿，月夕被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反，即载以归，不为所顾者，至追逐马足，不远数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问，留数岁有子，始具茶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昏者。饮食皆以木器，好置蛊，他人欲其不验者，云三弹指于器上，则其毒自解，亦间有遇毒而毙者。族多李姓，予顷与其千户李靖相知，靖二子亦习进士举，其侄女嫁为悟室子妇。靖之妹曰金哥，为金主之伯固砼侧室，其嫡无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约二十余。颇好延接儒士，亦读儒书，以光禄大夫为吏部尚书。其父死，托宇文虚中、高士谈、赵伯璘为志。高、宇以赵贫，命赵为之，而二人书篆，其文额所濡甚厚。曾在燕识之，亦学奕象戏点茶。靖以光禄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论议亦可听，衣制皆如汉儿。

渤海国，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东并海。其王旧以大为姓，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右，至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语。契丹阿保机灭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天祚之乱，其聚族立姓大者于旧国为王，金人讨之，军未至，其贵族高氏弃家来降，言其虚实，城后陷，契丹所迁民益蕃至五千余户，胜兵可三万。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每徙不过数百家。至辛酉岁，尽驱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干丛生者，皆燕地所无，才以十数千或五千贱贸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旧为东京置留守，有苏、扶等州。苏与中国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风顺，隐隐闻鸡犬声。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赞华封于此，谓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尝赋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当乡人，从此投外国。"遂自苏乘筏，浮海归唐。明宗善画马，好经籍，犹以筏载行。其国初，仿唐置官司，国少浮图氏，有赵崇德者，为燕都运，未六十余，休致为僧，自为大院，请燕竹林寺慧日师住持，约供众僧三年。费竹林乃四明人，赵与予相识颇久。

古肃慎城，四面约五里余，遗堞尚在，在渤海国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真（*合苏馆，河西亦有之。有八馆在黄河东，今皆属金人，与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馆旧属契丹，今属夏人。金人约以兵取关中，以三城八馆报之，后背约，再取八馆。而三城在河西，屡争不得，其一城忘其名*）。其人戆朴勇鸷，不能别死生。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札，令前驱，谓之硬军，后役之益苛，廪给既少，遇卤掠所得，复夺之，不胜忿。天会十一年遂叛，兴师讨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经二年，出斗而败，复降，疑即黄头室韦也，金国谓之黄头生女真。髭发皆黄，目精多绿，亦黄而白，多因避契丹讳，遂称黄头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所，而众星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

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道宗末年，阿骨打来朝，以悟室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骨打愤甚，拔小佩刀欲剿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劝诛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远人，不可杀。”或以王衍纵石勒，张守圭赦安禄山，终致后害为言，亦不听，卒归之。至叛辽，用悟室为谋主，骨打且死，嘱其子固砼善待之。

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荐枕者，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待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无甲，辽之近亲，有以众叛，间入其境上，为女真一酋说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赏其酋为阿卢里移赉（彼云第三个官，人亦呼为相公）。既起师，才有千骑，用其五百甲攻破宁江州，辽众五万御之不胜，复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万。女真以众寡不敌谋降，大酋粘罕、悟室、娄宿等曰：“我杀辽人已多，降必见剿，不若以死拒之。”时胜兵至三千，既连败辽师，器甲益备，与战复克。天祚乃发蕃汉五十万亲征，大将余都姑谋废之，立其庶长子赵王，谋泄，以前军十万降。辽军大震，天祚怒国人叛己，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初，辽制，契丹人杀汉儿者，皆不加刑。至是，摅其宿愤，见者必死，国中骇乱，皆莫为用。女真乘胜，入黄龙府五十余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惧，遣使立阿骨打为国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请十事，欲册帝，为兄弟国及尚主，使数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请益坚。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报。已而，中京被围，跳至上京，过燕，遂投西夏。夏人虽舅甥国，畏女真之强，不果纳。初，大观中，本朝遣林摅使辽，辽人命习仪，摅恶其屑屑，以蕃狗诋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与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衅，皆泣谏止，杖半百而释之。时天祚穷，将来归，以是故恐不加礼，乃走小勃律，复不纳。乃夜回，欲之云中，未明遇谍者，言娄宿军且至，天祚大惊。时从骑尚千余，有精金铸佛，长丈有六尺者，他宝货称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车马皆有辙迹，为敌所及，先遣近贵谕降，未复，娄宿下马跽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余罪。”因捧觞而进，遂俘以还，封海滨王，处之东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国人立其季父于燕。俄死，以其妻代，后与郭药师来降，所谓萧太后者。

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驯致亡国。

辽亡，大实林牙亦降（大实小名，林牙犹翰林学士。彼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后与粘罕、双陆争道，罕心欲杀之，而口不言。大实惧，及既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诘旦，粘罕怪其日高不来，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而窜。”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贱者，妻不肯屈，强之，极口嫚骂，遂射杀之。大实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辽将余都姑，帅兵经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实游骑数十出入军前，都姑遣使打话遂退。沙子者，盖不毛之地，皆平沙广漠，风起扬尘，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顷刻高数丈，绝无水泉，人多渴死。大实之走，凡三昼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穷追。辽御马数十万牧于碛外，女真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实所得。今梁王、大实皆亡，余党犹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运粮给军，予过河阴县，令以病解，独簿出迎，以线系槐枝垂绿袍上，命之坐，恳辞。叩其故，以实言曰“县馈饷失期，令被挞柳条百，惭不敢出。某亦罹此罚，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创未愈，惧为腋气所侵，故带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为西军大监军，久不迁，常鞅鞅。其军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与林牙暗合，遂质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约燕京统军反。统军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谋诛西军之在云中者，尽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汉儿，令诛女真之在官在军者。天德知军，伪许之，遣其妻来告。时悟室为西监军，自云中来燕，微闻其事而未信。与通事汉儿那也回行数百里。那也见二骑驰甚遽，问之曰：“曾见监军否?”以不识对，问为谁，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适两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识监军?（北人称云中为西京。）恐有奸谋。”遂回马追获之，搜其靴中，得余都书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复驰告悟室，即回燕，统军来谒，缚而诛之。又二日至云中，余都微觉，父子以游猎为名，遁入夏国。夏人问有兵几何，云：“亲兵三二百。”遂不纳。投达靼，达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领诈出迎，具食帐中，潜以兵围之。达靼善射，无衣甲，余都出敌不胜，父子皆死。凡预谋者悉诛，契丹之黠汉儿之有声者，皆不免。

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杭贮之；其次，以瓦杭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男女异行而坐，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蜜糕（以松实、胡桃肉渍蜜和糯粉为之，形或方或圆或为柿蒂花，大略类浙中宝阶糕），人一盘，曰“茶食”。

宴罢，富者沦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塞痕则留（好也），辣辣则退（不好也），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氐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昏，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奴曰亚海，婢曰亚海轸），牛马十数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浸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谓之周正。金主生于七月七日，以国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贺使以正月至彼，盖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两至也。

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镢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谓羊、酒、肴馔之类），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遇上元，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克日时，立此以为信耳。”命杀之。后数年至燕，颇识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贵游之家，多为僧衣盂（衣钵也）甚厚，延寿院王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辽代僧，有兼官至检校司空者，故名称尚存），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有罪者得挞之其徒以为荣，出家者无买牒之费。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嘱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旧俗，奸者不禁，近法益严，立赏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尝有家室，则许之归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递，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爱民，所居官，必复租薄征，得蕃汉间心，但时有酒过。后除东京留守（治渤海城），敕令止饮，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柃瘿盂遮道而献（榛柃，木名。有文缕可爱多用为碗）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得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邪?”顾左右，令洼勃辣骇。（彼云，敲杀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击其脑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毕，复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献我者，意安在?”对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为寿，无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释之，询其乡，以渤海对。路虎笑曰：“汝闻我来，用此相鹘突耳，岂可赦也?”卒杀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辈，共辇而载。召而责之曰：“汝曹群游已冒法，而乃敢显行吾前邪?”皆射杀之。

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人为之）。上下重轻，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银珠哥大王者（银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战多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僧，诵言欲申诉，逋者大恐，相率赂通事，祈缓之。通事曰：“汝辈所负不赀，今虽稍迁延，终不能免，苟能厚谢我，为汝致其死。”皆欣然许诺。僧既陈牒跪听命，通事潜易它纸，译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银珠笑，即书牒尾，称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牵拢官二十辈，驱之出，僧莫测所以，扣之，则曰：“塞痕，好也，状行矣。”须臾，出郛，则逋者已先期积薪，拥僧于上，四面举火，号呼称冤，不能脱，竟以焚死。

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蒲（音蒲，膊肉也），以余肉和綦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方革之。

金国新制，大氐依仿中朝法律，至皇统三年，颁行其法，有创立者，率皆自便，如：欧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侧室多恐正室妒忌，汉儿妇莫不唾骂，以为古无此法，曾臧获不若也。

北人重赦，无郊霈，予衔命十五年才两见赦，一为余都姑叛，一为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长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尝获数辈至燕，其目能视数十里，秋豪皆见，盖不食烟火，故眼明。与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金国天会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群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尔。

## 续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国所都二百余里，皆不毛之地。乙卯岁，有二龙，不辨名色，身高丈余，相

去数步而死，冷气腥焰袭人，不可近。一已无角，如截去。一额有窍，大若当三钱，如斧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为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泺水有龙见三日。初于水面见苍龙一条，良久即没。次日，见金龙以爪托一婴儿，儿虽为龙所戏弄，略无惧色。三日，金龙如故见，一帝者乘白马、红衫、玉带如少年中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方没。郡人竞往观之，相去甚近而无风涛之害。熙州尝以图示刘豫，刘不悦，赵伯璘曾见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县一夕大雷雨，下冰龟亘数十里，龟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机居西楼，宿毡帐中，晨起，见黑龙长十余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腾空夭矫而逝，坠于黄龙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长数尺，其骸尚在金国内库。悟室长子源尝见之，尾鬣支体皆全，双角已为人所截，与予所藏董羽画出水龙绝相似，盖其背上鬣，不作鱼鬣也。

悟室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与之谋国，蒲路虎之死，挞挞承诏召入，自后执其手而杀之，为明威将军。正月十六，挟奴仆十辈，入寡婶家烝焉。悟室在阙下（彼都也），其长子以告，命械系于家。悟室至问其故，曰："放偷，敢尔。"悟室命缚杖其背百余，释之，体无伤。彼法，缚者必死，挞挞始谓必杖，闻缚而惊，遂失心，归室不能坐，呼曰："我将去。"人问之，曰："适蒲路虎来。"后旬日死，悟室哭之恸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诛。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鲁，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灾无伤。"至七月，鲁、兖、宋、滕、虞诸王同日诛。庚申年星守陈，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语悟室（悟室，时为陈王），悟室不以为怪。至九月而诛，盖亦应天道如此。

金人科举，先于诸州分县赴试，诗赋者兼论，作一日，经义者兼论策，作三日，号为乡试，悉以本县令为试官，预试之士，唯杂犯者黜。榜首曰乡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类试，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关西及河东就云中，河以南就汴，谓之府试。试诗赋，论时务，策经义则试五道，三策一论一律义，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尽集诸路举人于燕，名曰会试，凡六人取一，榜首曰敕头，亦曰状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敕头，补承德郎，视中朝之承议。上甲皆赐绯，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谓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迁大夫，中下甲服绿，例赐银带。府试差官取旨，尚书省降札，知举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弥、誊录、监门之类。试闱用四柱揭彩其上，目曰至公楼。主文登之以观试，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决沙袋，亲戚不回避。尤重书法，凡作字有点、画、偏旁微误者，皆曰杂犯。先是，考校毕，知举即唱名，近岁上、中、下甲杂取十名纳之国中，下翰林院重考，实欲私取权贵也。考校时，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试院，欲开余人，方知中选。（后又置御试，已会试中选者，皆当至其国都，不复试文，只以会试榜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颇以为苦，多不愿往，则就燕径官之，御试之制遂绝。）又有明经、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明经至于为直省官，事宰执，持笔研。童子科止有赵宪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进士及第者为之。又有译史，或以练事，或以关节，凡递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译史送之。大州三数百千，帅府千缗。若兀术诸贵人除授，则令宰执子弟送之，获数万缗。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敌三大羊之价。不贵貂鼠，以其见日及火，则剥落无色也。

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

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女真多白芍药花，皆野生，绝无红者。好事之家，采其芽为菜，以面煎之，凡待宾斋素则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无生姜，至燕方有之，每两价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设，遇大宾至，缕切数丝，置楪中以为异品，不以杂之饮食中也。

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覆棚种之。"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圃皆有，亦可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鄱阳有久苦目疾者，曝干服之而愈。盖其性冷故也。

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晋改为混同江。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头城载鱼。

西楼有蒲，濒水丛生，一干，叶如柳，长不盈寻丈，用以作箭，不矫揉而坚。左氏所谓"董泽之蒲"是也。

关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盘至耳，最佳者为卧沙细肋，北羊皆长面多髯，有角者百无二三，大仅如指，长不过四寸，皆目为白羊，其实亦多浑黑，亦有肋细如箸者。味极珍，性畏怯，不抵触，不越沟堑，善牧者，每群必置羖䍽羊数头（羖䍽音古力，北人讹呼羖为骨）。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群羊皆随其后，以羖䍽发风故不食。生达靼者，大如驴，尾巨而厚类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膋脂，以为假熊，白食饼饵，诸国人以它物易之。羊顺风而

行，每大风起，至举群万计皆失亡，牧者驰马寻逐，有至数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两剪毛，当剪时如欲落絮，不剪则为草绊落，可捻为线。春毛不直钱，为毡则蠹，唯秋毛最佳，皮皆用为裘。凡宰羊，但食其肉，贵人享重客间兼皮以进，必指而夸曰："此潜羊也。"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

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螯。石举鮀鱼之属，皆有之。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七十里至宾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济州东铺，二十里至济州，四十里至胜州铺，五十里至小寺铺，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铺，五十里至没瓦铺，五十里至奚营西，四十五里至杨相店，四十五里至夹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铺，四十里至宿州北铺，四十里至咸州南铺，四十里至铜州南铺，四十里至银州南铺，五十里至兴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沈州，六十里至广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渔务，三十五里至兔儿埚，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显州，五十里至军官寨，四十里至惕隐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务，四十里至童家庄，四十里至桃花岛，四十里至杨家馆，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来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润州，三十里至旧榆关，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双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峰口，四十里至七个岭，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济务，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县，四十里至罗山铺，三十里至蓟州，三十里至邦军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县，三十里至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东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东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云中至燕，山数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极高，去天甚近。

金国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升，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曰，米二升。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请定官制札子，窃以设官分职，创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阙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纷，官无常守，事与言戾，实由名丧至于不可复振。逮圣人之作也，划弊救失，乘时变通，致治之具然后焕然一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其此之谓矣。太祖皇帝，圣武经启文物度数，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载也，威德畅洽，万里同风，聪明自民不凝于物，始下明诏，建官正名，欲垂范于将来，以为民极。圣谟宏远，可举而行，克成厥终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钦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详订。臣等谨按，当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核选举，其法号为精密，尚虑拘牵，故远自开元所记，降及辽、宋之传，参用讲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于法者，亦无徇习。今先定到官号品次职守，上进御府以尘乙览，恭俟圣断，曲加是正。言顺事成，名宾实举，兴化阜民，于是乎在。凡新书未载，并乞姑仍旧贯，徐用讨论，继此奏请。臣等顾惟虚薄，讲究不能及远，以塞明命是惧，傥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颁降施行。答诏曰"朕闻可则循，否则革，事不惮于改为。言之易，成之难。政或讥于欲速，审以后举，示将不刊。爰自，先皇，已颁明命，顺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于朝廷，首建官于台省，岂止百司之职守？必也正名，是将一代之典章，无乎不在。能事未毕，眇躬嗣承，惧坠先猷，惕增夕厉，勉图继述，申命讲求。虽曰法唐，宜后先之一揆。至于因夏，固损益之殊途，务折衷以适时，肆于今而累岁，庶同乃绎，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众听。作室肯构，第遵底法之良，若网在纲，庶弭有条之紊。自余款备，继此施陈。已革乃孚，行取四时之信；所由适治，揭为万世之常。凡在见闻，共思遵守。"翰林学士韩昉，撰诏书曰："皇祖有训，非继体者所敢忘；圣人无心，每立事于不得已。朕丕承洪绪，一纪于兹，只遹先猷，百为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犹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陈悬奏，谓纲纪以未举，在国家之何观？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盖变则通，而通则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开政府，正号以责实效，著仪而辨等威。天有雷风，辞命安得不作？人皆颜、闵，印符然后可捐。凡此数条，皆今急务，礼乐之备，源流在兹，祈以必行，断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鉴微衷。神岂可诬，方在天而对越；时由异偶，若易地则皆然。是用载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盖尝三复于斯言，皆曰可行，庶将一变而至道。乃从所议，用创新规。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遽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迩遐，当体朕意，其所改创事件，宜令尚书省就便从宜施行。"

宋、兖诸王之诛，韩昉作诏曰："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维无赦，古不为非。岂亲亲之道有所未敦，以恶恶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统临，盖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后，德虽为否，义亦当然，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虿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族联诸父，位冠三师，始朕承祧，乃繄协力。肆登极品，兼绾剧权，何为失图以底不类？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昵信宵人，煽为奸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皇叔太傅，领三省事，兖

国王宗隽，为国至亲，与朕同体，内怀悖德，外纵虚骄，肆已之怒，专杀以取威，擅公之财，市恩而惑众，力摈勋旧，欲孤朝廷，即其所疏，济以同恶。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伟、殿前左副点检浑睹、会宁少尹胡实刺、郎君石家奴、千户述离古楚等，竞为祸始，举好乱从。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意所非冀获其必成。先将贼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庙。造端累岁，举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严禁卫，载肃礼文，庶见君亲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顾，狂甚自如。尚赖神明之灵，克开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吴十，稔心称乱，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穷相与之党，得厥情状，孚于见闻，皆由左验以质成，莫敢诡辞而抵谰，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顿一兵，群凶悉殄。于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属籍讫，自余诖误，更不蹑寻。庶示宽容，用安反侧。民画衣而有犯古犹钦哉！予素服以如丧情，可知也。”

陈王悟室加恩制词曰：“贵贵尊贤，式重仪刑之望；亲亲尚齿，亦优宗族之恩。朕俯迫群情，只应显号；爰第景风之赏，孰居台曜之先。儿尔在廷，听予作命，具官属为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规，为四辅三公之冠。当艰难创业之际，藉左右宅师之勤，如献兆之信蓍龟，如济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属正统之有归，赖嘉谋之先定。缉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奸，指顾以定朔南之地。德业并茂，古今罕伦；追兹庆赐之颁，询及金谐之论。谓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达尊者三。既已兼全，无可增益乃敷求于载籍，仍自断于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于异数；坐而论道，今复举于旧章。萧相国赐语不名，安平王肩舆升殿；并兹优渥，以奖耆英。于戏！建无穷之基，则必享无穷之福；锡非常之礼，所以报非常之功。钦承体貌之隆，共对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谢表曰：“龙衮珠旒，端临云陛。玉书金玺，荣畀椒房。恭受以还，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并日升。诚意正心，基周王之风化；制礼作乐，焕尧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劳，饬遣光华之使；温言奖饰，美号重仍。顾拜命之甚优，惭省躬而莫称。谨当恪遵睿训，益励肃心，庶几妇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贺正表曰：“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觞，欣逢于元会。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顺夏时而谨始；卜年方永，迈周历以垂休。臣幸际明昌，良深抃颂。远驰信币，用申祝圣之诚；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庆。”

夏国贺正表曰：“斗柄建寅，当帝历更新之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惟化流中外，德视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穸奥，务行政于要荒；四表无虞，群黎至治。爰风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莽祉，克坚献岁之心。臣无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德、副使宣德郎季应等，赍表诣阙以闻。”

高丽贺正表曰：“帝出乎震，方当遂三阳之生；王次于春，所以大一统之始。覆帱之内，欢庆皆均。恭惟中孚应天，大有得位。所过者化，阅众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观庶邦之率服。茂对佳辰之复，备应诸福之休。臣幸遭昌期，远居外服；上千万岁寿，曾莫预于胪传；同亿兆人心，但窃深于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卫尉少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李仲衍奉表称贺以闻。”

## 补　遗

金国庙讳尤严，不许人犯。尝有一武弁，经西元帅投牒，误斥其讳，杖背流递。武元初，只讳旻，后有申请云旻，闵也，遂并闵讳之。

金国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山秋水（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至国，则归其家。谏官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备员，不弹击外道。虽有漕使，亦不刺举。故官吏赃秽，略无所惮。

金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难未满百日，皆差监关税州商税院盐铁场，一年为任，谓之优饶。其税课倍增者，谓之得筹。每一筹转一官，有岁中八九迁者。近有止法不得过三官，富者择课额少处受之，或以家财贴纳，只图迁转。其不欲迁者，于课利多处，除岁额外，公然分之。

金法，有负犯者，不责降，只差监盐场。课额虽登，出卖甚迟，虽任满去官，非卖尽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调者。无磨勘之法，每一任转一官，以二十五月为任，将满即改除，并不待阙。

北地汉儿张献甫作太原都军（都监也），其姊夫刘思，与侍郎高庆裔为十友之数。张有一犀带，国初钱王所献者，号镇国宝带，是正透中间龙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万株犀，无一不曾作带。纹如象牙，带黄色，止是作刀把，已为无价。天祚以此作兔鹘（中国谓之腰条皮）插垂头者。

鹿顶合，燕以北者方可车，须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冬至方解，顶之上为合，正须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实。北人谓角为鹿角合，顶为鹿顶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实，定有髓眼，不可车。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时，不中。

麋角与鹿角不同，麋角如驼骨，通身可车，却无纹，生枝不比鹿皆小。鹿顶骨有纹，上下无之，亦可熏成纹。

犀有三种，重透外黑，有一晕白中又黑，世艰得之。正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鱼

形。诸犀中，水犀最贵。（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带，其中一点白，以纸灯近之即时灭，有湿气，疑是木犀。）

耀段褐色，泾段白色，生丝为经，羊毛为纬，好而不耐。丰段有白有褐最佳。驰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间毛落，去毛上之粗者，取其茸毛，皆关西羊为之，蕃语谓之羖攊。北羊止作粗毛。

# 揽辔录

[宋] 范成大撰　李　珍整理

《揽辔录》一卷，南宋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撰。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南宋著名学者。本书记述了作者在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奉命出使金朝之事，对沿途地理沿革、金朝都城建制、官僚制度、经济状况、社会风俗均有记载。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故国之情。本书有《稗乘》、《宝颜堂秘笈》、《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乾道六年闰五月戊子，成大被命以资政殿大学士，与崇信节度使康谞，为奉使大金国信使副。

六月甲子出国门。

八月戊午度淮。金遣尚书兵部郎中田彦皋、行侍御史完颜德温，为接伴使副。皆带银牌。金法：出使者必带牌，有金、银、木之别。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视三品。朝旨差者，视五品。

庚申过虞姬墓。墓在路左。双石门出丛草间，往来观者成蹊。

甲子至南京，金改为归德府。过雷万春墓，环以小墙，榜曰“忠勇雷公之墓”。西门外南望有宋王台，及张巡、许远庙。世称双庙，睢阳人又谓之双王庙。

丙寅过雍丘县。二十里过空桑，世传伊尹生于此。一里过伊尹墓，道右有砖堠石刻云“汤相伊公之墓”。过陈留县，县有留侯庙。西门外十里孟庄，有孟姜女庙。

丁卯过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二里至东京，金改为南京。入新宋门，即朝阳门也，金改曰宏仁门。弥望悉荒墟。入新宋门，即丽景门也，金改为宾曜门。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横入东御廊门，绝穿桥北驰道。出西御廊门，过交钞处。交钞所者，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钞文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七年纳换，别给钱。以七十为陌，伪造者处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干当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云鹤为饰焉。入都亭驿歇泊。旧京自城破后，创痍不复。炀王亮徙居燕山，始以为南都，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

庚午出驿。循东御廊百七十余间，有面西棂星门。大街直东出，旧景灵东宫也。过棂星门，侧望端门，旧宣德楼也，金改为承天门。五门如画，两旁左右升龙门，东至西角楼。转东钥匙头街，御廊对皇城，俱东出。廊可二百余间。过左掖门，至皇城，东角楼廊亦如画。出樊楼街，转土市马行街，出旧封丘门，即安远门也，金改为元武门。门西金水河，旧夹城曲江之处，河中卧石礌磈，皆艮岳所遗。过药市桥街，蕃衍宅、龙德宫、撷芳、撷景二园，楼观俱存；撷芳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使属官吏望者，皆陨涕不自胜，金今则以为上林。所过清辉桥，出新封丘门，旧景阳门也，金改为柔远馆。

壬申过伏道，有扁鹊墓。墓上有幡竿，人传云：“四旁土，可以为药”。或于土中得小团黑褐色，以治疾。伏道艾，医家最贵之。十里即汤阴县。

癸卯过羑河。上有羑里城，四垣俨然，居民林木满其中。过相州市，有秦楼、翠楼、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皆旗亭也。秦楼有胡妇，衣金缕鹅红大袖袍，金缕紫勒帛，褰帘昊语。云是宗室女、郡守家也。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昼锦堂尚存，金尝更修饰之。过漳

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传云："操冢正在古寺中。"高翻墓在道旁。碑云：魏侍中、黄钺太尉、录尚书事、渤海高公翻，字飞爵。其事迹不见于史。

甲戌过台城镇，故城延袤数十里。城中有灵台陂池。邯郸人春时，倾城出祭赵王，歌舞其上。城旁有廉颇、蔺相如墓。三十里至邯郸县，墙外居民以长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别一竿，缚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

甲子过沙河，六十里至柏乡县。县人云："沙河直东，有尧山县，古尧山也。尧葬焉。"寺有放勋庙。

乙酉过良乡县。是日大风几拔木，接伴使云："此谓之信风。使人远来，此风先报使入城也。"

丙戌至燕山城外燕宾馆。燕至毕，与馆伴使副并马行。柳堤缘城，过新石桥，中以杈子隔绝。道左边，过桥入丰宜门，即外城门也。过石玉桥，燕石色如玉，上分三道，皆以栏楯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拦以杈子。两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龙津桥"。入宣阳门，金书额，两头有小四角亭，即登门路也。楼下分三门。中门为御路，常阖，皆画龙。两旁门通行，皆画凤。入门北望其阙，由西御廊首转西至会同馆。

戊子早入见。上马出馆，复循西御廊至横道。至东御廊首，转北循檐行，几二百间。廊分三节，每节一门。路东出，第一门通街，第二门通球场，第三门太庙，庙中有楼。将至宫城，廊即东转。又百许间，其西亦有三间。出门但不知所通何处，望之皆民居。东西廊中，驰道甚阔。两旁有沟，沟上植柳。两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宫阙门户，即纯用之。驰道之北，即端门十一间，曰"应天之门"，旧尝名"通天亦开"。两挟有楼，如左右升龙之制。东西两角楼，每楼次第攒三檐，与挟楼接，极工巧。端门之内，有左右翔凤门、日华、月华门。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门，直北循大安殿东廊后壁行。入敷德门，自侧门入。又东北行，直东有殿宇，门曰"东宫"，墙内亭观甚多。直北面南列三门，中曰"集英门"，云是故寿康殿，母后所居。西曰"会通门"，自会通东小门北，入承明门。又北则昭庆门，东则集禧门，尚书省在门外。又西则有右嘉会门。四门正相对。入右嘉会门，门有楼，与左嘉会门相对，即大安殿后门之后。至幕次，有顷入宣明门，即常朝后殿门也。门内庭中列卫士二百许人，贴金双凤幞头，团花红锦衫，散手立。入仁政门，盖隔门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毡可半庭，中团双凤，两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两旁悉有帘幙，中有甲士。东西两御廊，循檐各列甲士。东立者，红茸甲，金缠杆枪，黄旗画青龙；西立者，碧茸甲，金缠杆枪，白旗画青龙。直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门下，皂袍持弓矢。殿西阶杂立仪物幢节之属，如道士醮坛威仪之类。使人由殿下东行上东阶，却转南，由露台北行入殿。金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帘幕，皆红绣龙，拱斗皆有绣衣。两楹间各有大出香金狮蛮地铺，礼佛毯可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模多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地皆古坟冢，悉掘弃之。金既蹂躏中原之地，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金主既已端坐得国，其徒益治文为以眩饰之。始则大修国制，其历曰《大明历》。金本无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金宫多内宠，其最贵者，有元、德、淑、丽、温、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数妻，多少视官品，以先后聘为序。民惟得一妻。

壬辰入辞。

癸巳出馆。

丁巳至泗州，与接伴使田彦皋、完颜德温叙别。

戊午渡淮。

# 汝南遗事

[元] 王　鹗撰　董文武整理

《汝南遗事》四卷，元王鹗（一一九一——一二七四）撰。王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今属山东）人。金正大进士，官至左右司郎中，仕元官翰林学士承旨，加资善大夫。该书系作者据亲历金哀宗居蔡州（今河南汝南）及被围史事所草提纲，承张柔、耶律楚材之意而著，因蔡州旧属汝南郡，故书因以为名。今本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记事自天兴二年（一二三三）六月迄翌年一月，随日编载，依纲设目，共一百零七条，叙次详确，为金灭亡史迹较真实的记录。《金史》之哀宗及乌库哩镐、完颜仲德、张天纲等人纪传多本此书。本书有《指海》、《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 卷　一

诏蔡、息帅臣来迓。

天兴二年六月甲戌朔，六日己卯，上既诛富察官努（本姓伊喇，被掳归国，为忠孝军都统，升总帅。归德作乱，尽诛大臣及近侍，授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遂决意迁蔡，密诏蔡、息、陈、颍便宜总帅乌库哩镐（小字栲栳，东北路招讨司护卫出身），及征行总帅内族罗索（时在息州），各遣军马来迓，俱谕以行期道路之约。

遣乌库哩蒲鲜如蔡（十日）。

癸未，诏左右司郎中乌库哩蒲鲜（字嘉甫，正大四年策论进士）如蔡督治纳钵（国俗，呼“行在”为“纳钵”），因其州廨，毋使扰民，且令密计运马、刍粮之数。初，睢阳解围（官努破赛吉司不花军于城，此事在四日），侍从官属久苦饥窘，闻蔡州城池坚固，兵众粮广，咸劝上南幸。惟官奴以去岁尝从殿前都点检内族斜烈过蔡（奉御出身，时权参政，奉命约恒山公武仙赴援。至郑州败绩，仅以身免，走洛阳），知其备御不及睢阳，力争以为不可，复令于众曰：“敢言南者斩。”众以官努为无君，讽上使早为计。上素不平官努，遂以计诛之，及其党故参政纥石烈牙吾、太男、阿里合之类。至是遣蒲鲜出觇虚实，则城池、兵粮果不足恃。蒲鲜以闻，时上已在道。及抵蔡，颇悔之。至其受敌，始以官努之言为然。

参政张天纲以亳州之变便宜迁授（十八日）。

辛卯，上发自归德，舟行百余里。壬辰，至亳。癸巳，南幸亳。有铁甲百副，有司征民负行，仍备糗粮以资老幼，留吏部侍郎、权参政张天纲（字正卿，固安人，崇庆二年词赋进士）、左右司郎中王大济（字既洛，阁门祗候出身）董其事。时亳人新附未安，集庆军节度使王进（亳之黥兵，以复亳授世袭千户，节度本军）、同知节度使事王宾（字德卿，贞祐二年词赋进士，以与王进同复亳州，授世袭毛克、颍州防御，兼见职）复为事不法，失军心。镇防军有曰崔立者，率众攻进等，杀之。城中大扰，天纲以空名宣命，授立节度，其余迁授有差，即令缓其负甲粮资之役，人乃安。天纲遣驰奏，且伏专擅之罪。上是之。

韩铁住溺水死（二十一日）。

甲午，户部侍郎韩铁住（字伯坚，燕京人，奉御出身）迎上于泰和县之介沟，雨潦积深，沟浍交溢，马跌，溺水死。上闻而惜之。初，上之入归德也，命铁住趣恒山公仙来援（仙姓武，赐姓完颜，权参知政事，时在邓州）。仙既逗遛不行，因留铁住。闻崔立之变，铁住求还归德，及蔡，以路阻不进，娶妇居焉。其母、妻时困汴梁，人以为非，闻其死者，莫不快也。

石抹嵩拜上于马前（二十三日）。

丙申，次新蔡县之姜塞，县令石抹嵩（字企隆，兴定二年经义进士）拜上于马前。上问嵩出身，左右以经义乙科对，因奏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世绩之子也（字进卿，承安二年词赋、经义两科进

士）。时世绩亦扈从，兵乱之后，父子始相见。上嘉之，未几，授嵩应奉翰林文字，以便养亲。

完颜石剌古以应办不职被决（二十四日）。

丁酉，次平舆。蔡州观察副使完颜石剌古（护卫出身）以应办不职，决杖四十。时平舆县残圮，县无一民，百物必须取给于蔡，匆遽之际，实不能办。上意固安之，而近侍左右有不容者，互出恶语以恐官吏，石剌古惧而匿。上怒，因是有罚。

上入蔡（二十五日）。

戊戌，上入蔡。蔡之父老千余罗拜于道，伏地呼万岁，见上仪卫萧条，无不涕泣。上亦歔欷者久之，自上发归德，连日暴雨，平地水数尺，军士漂没甚众。及入蔡始晴，复数月大旱，识者以为不祥。

诏尚书省约会征进（二十六日）。

己亥，诏尚书省为书寄恒山公仙，约会征进之期。上览书，问宰臣谁为之。尚书右丞、兼枢密副使仲德（姓完颜，后有传）对曰："前应奉翰林文字王某也。"（某丁忧，居蔡州，）上曰："朕即位时状元耶?"即赐召见。翌日，授尚书省都事。某辞以祖母丧服未除，不拜。彝命起复援焉。

兖王用安请幸山东（二十九日）。

壬寅，山东行省兖王用安（姓国氏，赐姓完颜，仍附籍。元名安用，上易之，小字咬儿）知上欲迁蔡，遣人以蜡书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谓："归德环城皆水，卒难攻击，蔡无此险，一也；归德虽乏粮储，而鱼芡（音俭）可以取足，蔡若受围，廪食有限，二也；敌人所以去归德者，非为我也，纵之出而蹑其后，舍其难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万一资敌兵粮，祸不可解，四也；归德不保，水道东行，犹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将安之？五也；时方暑雨，千里泥淖，圣体丰泽，不便鞍马，仓卒遇敌，非臣子所能救，六也。虽然陛下必欲去归德，莫如权幸山东。山东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东连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齐，若銮舆少停，臣仰赖威灵，河朔之地可传檄而定。惟陛下审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安用反复，本无匡辅志，此必参议张介等议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经义进士第一）。然业已迁蔡，无可议者，遂寝。

曲赦蔡州。

秋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内，制曰："天方悔祸，少宽北顾之忧；人亦告劳，爰启南巡之议。惟今蔡郡，实古豫川，干戈以来，市井如故，久以孤墉而抗敌，出于众力之输勤。及闻临幸之初，愈谨奉迎之礼，人已至于垂泣，朕亦为之动怀，宜沛恩私，曲加慰浣。自天兴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据蔡州管内支郡、属县杂犯死罪以下，并行释免。官吏军民，各覃恩两重。归德以南经过去处，曾经应办者迁一官，百姓逃亡户绝者，抛下地土，听人恣耕，并免差税。自来拖欠官房、地基、军须等钱，俱免追征。连年兵饥，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瘗。呜呼！奉畜尔众，敢辞亳邑之迁；时迈其邦，尚获周家之助。咨尔有众，体予至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遣近侍宣谕州民。

是日，复遣近侍宣谕州民，弛门禁，通众货（镐之保蔡，门禁甚严，委用樵夫，必识其面。人有以钱出者，十分中官收一分半以赡军。或有为上言之，至是俱罢）。时敌兵去远，商旅颇行，小民欢呼鼓舞，以为复见太平，公私宿酿，一日皆尽。

乌古论镐等进职（初三日）。

乙巳，以银青荣禄大夫、蔡、息、陈、颍等路便宜总帅、兼镇南军节度使乌古论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正奉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权参知政事张天纲为御史中丞，仍权参政；龙虎卫上将军、大司农卿内族药师为镇南军节度使，兼蔡州管内观察使（药师行止在后）。

右丞仲德谏修见山亭（初六日）。

戊申，右丞仲德言："自古人君遭难，播越于外者，必痛自苦刻，过自贬损，然后可以动天感人，克复旧物。昨臣朝退，道逢民夫数百人，荷畚（音本草器）插杖数入宫，问云：'将修见山亭（在州东北），及治葺同知衙，以为游息之所。'此必非陛下意，殆近侍官谕有司为之。臣愚以为不可。敌人犯河南几二年矣，京师陷没，诸郡皆残圮，所保完者独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宫阙万分之一，方之野处露宿，则为有余，况车驾将行之时，已尝劳民治之。今兹不辍，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济大事。"上遂命止之。

蒲鲜等进职（初七日）。

己酉，以荣禄大夫、遥授中京副留守、兼尚书左右司郎中乌古论蒲鲜兼息州刺史，权元帅。左盐军、行元帅府事、金吾卫上将军、遥授同知归德府事、征行元帅、权总帅内族娄室签枢密院事。

卢进等以进物迁赏。

青尖山卢进（郾城之豪，尝为县弓手。青尖山属舞阳，旁近迁避者至万家，杀其长吏，自称招抚使，以前关、陕总帅府经历范天保为副使）遣范天保来朝，仍进表段三百匹，及獐、鹿、脯、茶、蜜等物。诏进充宣差招抚使，赐之金牌。天保加少中大夫、同知息州事，充元帅府经历官（天保，字元质，磁州滏阳人，贞祐三年词赋进士）。自此进物者甚众，皆量其多寡迁赏。

仲德谏选室女（初十日）。

壬子，内侍殿头宋规（阉人之最贤者，正大间以直谏称）密奉诏与御史大夫镐夫人蒲察氏选择室女，已得数人，将进御。右丞仲德言："《礼》重内则，《诗》本后妃，所以承宗祧、广继嗣也。顷闻遣人求良家子，以充后宫。臣知陛下必不为色，为社稷计耳。然小民无知，更相传讽，以为汴京陷没之后，七庙乏祀，两宫播迁，陛下行幸蔡州，志图刷耻，然驻跸以来，不闻远略，而先求处女，以示久居。臣愚以

为民愚而神不可不畏，况征进有日，难于从行，宜俟退敌，更求配耦。”上谕旨曰：“朕六宫散失，左右无人，或以蔡郡独完，故令采择。及承规诲，敢不敬从。止留识解文义者一人，余皆放释。卿宜谅知之。”

诏答恒山公仙请诛魏璠（十三日）。

乙卯，诏答恒山公仙曰：“得卿奏章，以魏璠专擅、间谍君臣，请诛之以厉其余（璠，字邦彦，浑源人，贞祐三年词赋进士）。朕非曲宥此人，但以罪在赦前（六月六日诛宫努赦），赦（案：此“赦”字，疑衍文）不可失信。然朕迁蔡时，弃之睢阳，无复录用矣。”初，璠被命与其侄昌哥领忠孝军数人（昌哥充牌印承应，时权奉御忠孝军提控柴荣等六人），夜冲敌营，征仙入援。璠至西山，适仙与敌战，大败军溃。璠矫制招集散亡至数千，仙闻恶之。及与语，璠正色厉辞，责仙不赴君父之难。仙初不为动，参议王佐、转运使石玠等怒之深（佐，字之才，真定故吏。玠，字子坚，河中人，崇庆二年词赋进士，后为仙所诛），日夕交构，以谓璠请行时，密计不济则刺杀之。仙乃忌璠等，拘于空谷中，日给麦仁数升，隆冬雪飞，冻馁殊甚。仙闻官努为变，谓上已亡，屡欲杀璠。睢阳路通，乃从归。璠见上具道仙短。寻仙亦遣人奏璠罪。上虽嘉璠忠，而重违仙请，乃留璠以本官充归德府元帅府经历官，复以此诏答仙（璠本官翰林院修撰）。

蒲鲜石鲁负祖宗御容来（十五日）。

丁巳，前护卫蒲鲜石鲁负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五至自汴梁，敕有司奉安于乾元寺，一切礼仪，务从省减。左宣徽使温七十五（本姓王，赐姓，两宫太后之姊。案：“赐姓”下有脱字，“两宫”句未详）奏奉安吉礼，合无用乐。上曰：“乐须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优乐甚都，姑假用之，其孰曰不可?”时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鹗侍侧，上目之。鹗进奏曰：“世俗之乐，岂可施帝王之前?”遂止。

蒲鲜世达等来归。

是日，前御史中丞蒲鲜世达、西面元帅把撒合等及其家属五十余人自沃来归（世达，字正甫，泰和三年策论进士。撒合世袭毛克，尝为防城元帅）。

赐尚书省米麦盐曲（十六日）。

戊午，上以省院事繁，终日不得休息，诏有司量给岁赐钱为饮馔费。宰臣以百官军士俸薄，固辞。从之，然月赐米麦盐曲有差。

刘昌祖请伐宋（十八日）。

庚申，扶沟县招抚司知事刘昌祖（字绍先，贞祐三年经童出身）上封事，请大举伐宋，颇合上意（大略云：“官军在前，饥民在后，南践江淮，西入巴蜀。”言虽辩，义则疏矣）。上谓参政天纲曰“朕观此人似可用，卿可更为面诘，观其蕴藉。”天纲与语，不甚奇之，然重违上言，且恐阻碍贤路，奏以为尚书省委差官。

温敦昌孙等奏恒山公无勤王心（二十日）。

壬戌，殿前左副都检点温敦昌孙（行止在后）、近侍局直长古里甲安等（字仁卿，枢密院令史出身）约会恒山公回，奏：“仙军士虽众，散漫山谷，自营粮食，无甚纪律，且信其左右小人之言，略无勤王心，但欲邀致主上，挟之以自大耳。”上恶闻之，然素知仙短，内以昌孙等言为是。

## 卷 二

兀林答胡土弃中京（二十二日）。

甲子，中京留守、权参政兀林答胡土（尝为破虏都尉，钧州兵败，退保少室。中京行省斜烈死，有诏代之）以洛阳不可守，弃其家属，选精锐数十骑赴行在。上召见，慰问良久，而内薄之。会唐州元帅乌古论黑汉（行止在后）屡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领忠孝军百人，就征西山招抚乌古论换住、黄八儿等义军为援（换住，亲军出身，死于是役。八儿，土豪，国亡归宋矣）。

定进马迁赏格（二十五日）。

丁卯，定进马迁赏格。每甲马一匹迁一官、升一等，二匹二官二等，三匹三官三等。止散官职事，已及三品者，进数虽多，一官一等。止把军头目，自愿进献者，递升官职（千户升万户，副统升都统，提控升总领之类）。无牌者给银牌，已带银牌者易金牌，左右司官移剌克忠等（克忠，字成之，崇庆二年词赋进士）以赏格太优，请于右丞仲德。仲德为上意已定，无可更者。盖仲德密劝上西幸秦、巩，故厚其赏以来马。由是西山帅臣范真、姬汝作、呼延实等（真，登封人，兄弟归于大朝。汝作，汝州人，本姓宋，监察御史端修之犹子，为部下所杀。实，亦土豪，国亡归宋）各以马进。寻又定罪拘括，凡得马千余匹，以签枢密院事、权参政抹撚兀典统领之（兀典，世袭毛克，护卫出身，国亡归宋矣）。

遣使诸道选兵。

是日，遣使分诣诸道选兵赴蔡，凡得精锐万人（亲卫、路分、都尉、镇防、保甲，凡五等）。

诏木甲咬住监修器甲。

上以器甲不完，诏并工修缮，以工部侍郎兼军器监使木甲咬住（劳效出身，以为监官，精于制造。而以面目严冷，俗呼为“隔年笑”）监督之。不逾月造成，军威稍振。

论世达等除授（二十七日）。

己巳，以前正奉大夫、御史中丞蒲察世达为尚书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世达尝为左司郎中、同签枢密院事、翰林直学士、充益政院官，皆称上意。上幸归德，遣世达督运陈州粮。会陈有变，世达亦预胁从。寻间道之汴，闻上南迁，徒步赴行在。上念其旧，故录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撒合、石鲁合无任用（二人与世达同时自拔归国）。上不答，久之，乃曰：

"世达曲从，非出得已。然朕犹少降资级，以示责罚。彼撒合掌军一面，石鲁宿卫九重，崔立之变，不闻发一矢而束手受制于人。今兹来归，赐以不死，足为被恩，又安得与世达等？虽然，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鲁但当酬其负御容之劳，至于任使，朕徐思之。"未几，以撒合为北门都尉，男山儿为本军都统，石鲁复收充护卫。

诏给养恒山公幼男（三十日）。

壬申，武阳县民舒怀信等六人负恒山公幼男（时年十二）至自汴梁。诏尚书省给衣食，养于近侍局大使把讷申家（讷申，字良弼，以郡王丞相胡鲁子充省令史）。仍遣谕仙曰："丧乱以来，闻卿家属散失俱尽，今有子远来，朕甚喜焉。即欲驰送使父子相见，以路梗未通，兼卿男饥病、羸瘠殊甚，俟稍安好，续当遣人由便道护送以往。"

议遣张俊潜复京城。

是月，议遣沈邱元帅张俊（平阳人，劳效出身，国亡归宋矣）会鄢陵、扶沟、尉氏、通、许、陈留、杞县等处义军，潜复京城。如不能守，焚其宫室以还。大臣难之，遂止，然但行移附近京诸县招抚而已。

以粘割完展权参政。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帅粘割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论进士）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陕西。且以蜡丸为诏，期以九月中聚集大军，与上会于饶丰关，出其不意，取宋兴元。

卢进报王楫使宋还（初二日）。

甲戌，青尖山招抚卢进奏："顷有敌骑百余，杂以宋人北行护。觇者谓北使王楫以奉使还，宋复遣人议和，辎重礼物甚多，以军防护故也。"上闻之，惧。

上阅兵（初五日）。

丁丑，上阅兵于见山亭。

以司天台武亢充长行。

右丞仲德奏前司天台管勾武祯男亢（徐州人氏），习父之业，精于占候，宜召赴行在，以备咨访。上遣人召之，既至，屏人与语，大悦。即命为司天长行，所以资给甚厚。亢数言灾咎，动合上意。朝士见其倨傲，往往非之。九月，敌人围蔡，亢预奏今年十二月初三日敌人攻城，及期，果然。上复问："何日当解？"亢曰："直至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当无一人一骑。"上喜，但密计粮食，使至不阙。明年正月十日城陷，十三日撤营去，城下无一人一骑。其数术精妙如此。

诏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仍谕阿虎带等（初七日。按：此事，《金史·哀宗纪》系之九月癸卯朔，疑有误）。

己卯，前降授蔡州都军致仕内族阿虎带（牌印出身，宣宗朝帅河中，以弃城应死，议亲获免，降七品官职。祖母宋人也）言："宋人与我和好百年之久，以先朝边将生事，是致两国只失相加。今我困急南走，去彼不远，若不较名分，以之给和好，但得兵粮见资，足以御敌。倘南北先和，并力来攻，我之受祸不浅矣。臣虽老谬，乞与辩士李裕、周鼎奉使（裕，字好问，邢州唐山人，兴定二年词赋进士。鼎，蔡州人，正大七年词赋解元，未仕），不得助兵，则得助粮，必不得已，犹可以间南北之和，缓腹背之敌。惟陛下省察。"诏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因假阿虎带镇国上将军、同签大睦亲府事，裕充知事，鼎令史，男阿邻亦侍行。陛辞，谕旨阿虎带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数戒边臣无扰边界。边臣有自请讨伐者，朕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州民，随即见付。近日淮阴来归，彼欲多输钱帛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秋毫不犯，付以全城。今乘困弊，据我寿、泗，既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虽然，彼所以为谋亦浅矣。敌人灭国四十，以及于夏；夏亡，则及于我；我亡，则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耳。为彼之计，不若与我连和，同御大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至其以此意晓之。"

仲德杖忠孝军李德（初十日）。

壬午，忠孝军提控李德率十余人乘马入省，大呼左右司官，责以月粮不优。兵吏约之不去，迭出慢言，几于诟骂。郎中移剌克忠不能堪，趋白右丞。仲德大怒，缚德堂下，谕以朝廷刑法名分之重，杖六十。其长有诉于上者，上谕旨仲德曰："此军得力，方欲用之。卿何不委曲容忍，而责罚乃尔！"仲德奏曰："方时多故，录人之功而隐其过，此是陛下之德。至于将帅之职则不然，小犯则决，大犯则诛，虽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纪律中。盖小人之情，纵则骄，骄则难制。睢阳之祸，岂独官努之罪？亦由有司纵容之太过耳。今欲改更前辙，不宜爱克厥威，赏必由中罚，则臣任其责。"上默然。军士闻之怖惧，至于亡不敢犯。

寿州帅府官迁授（十一日）。

癸未，寿州元帅楚琊奏："臣昨奉诏，与经历官高鉴复立寿州事于蒙城（琊，蒙城土豪。鉴，字君镒，辽阳人，正大元年词赋进士，前蒙城县令。县废，鉴为敌所虏，北归。琊已完，复授元帅职，让鉴，鉴不受，遂奏以为经历官矣），臣从宜与宋连和，置立榷场，贸易诸物，是故军民粮食不阙。又增修城郭，敌人不敢犯，今将逾年矣。臣本农民，不愿官爵，乞量赏军士，以慰其心。"诏迁赏有差，州县榷官皆令真授。

宋人陷唐州，乌古论黑汉死之（十三日）。

乙酉，宋人攻陷唐州，元帅、右监军乌古论黑汉死之。黑汉以亲军入仕，常为唐、邓元帅府把军官。天兴初，唐州刺史内族斜鲁以病卒（斜鲁，奉御出身。前河中府帅阿虎带之子），时朝廷道梗，帅府承制以黑汉权刺史、行元帅府事。二年，邓帅移剌瑷以全城叛归于内（瑷，字庭玉，小字粘合，河间路世袭千户），宋人徙其民襄、汉间，复以旧亡人实邓，瑷

授武功大夫，令为书招黑汉。黑汉杀其使者不报，宋人率兵攻唐，数月不能下。黑汉闻上迁蔡，遣人求救，上命权参政胡土将兵以往。既至，宋人避路纵其半入城，合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城中乏食，黑汉杀其爱妾以啖士，士争杀妻子。城陷，壮士仅千余。黑汉被执，宋人诱之使降。黑汉不可，遂被害。

遣参政兀典息州行省，仍谕之（十四日）。

丙戌，息州帅府报宋入对境，重屯军马，有窥息之意，乞益兵为备。诏权参政兀典、签枢密院事娄室领忠孝军三百、蔡州总帅府军三千，行省院事于息，以礼部员外郎温迪罕喜剌、尚书省都事完颜嫩忒、户部主事王英为首领官（喜剌，字秀之，兴定二年策论进士。嫩忒，字显之，省令史出身。王英，字世杰，省令史。后归宋，皆被害矣）。将行，谕之曰："鞑靼用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地之马力，就中国之伎巧耳，朕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柔懦不武，若妇人然，使朕得甲士三千，可以纵横江、淮间，卿其免之。"

乌古论镐权参政，胡土为点检（十五日）。

丁亥，以御史大夫、兼蔡、息、陈、颍等路便宜总帅乌古论镐权参知政事，军马行省院权参政兀林答胡土为殿前都点检，罢权参政。初，镐保蔡有功。上闻，遣人褒论，赐以大信牌，自元帅升总帅，而镐亦自奋厉。上之南渡也，满城之败，征行军马总帅内族娄室（俗呼小娄室）领败亡数百骑，由徐、永间济河。时睢阳已被围，娄室等奔蔡。镐素知娄室跋扈，辞以无中旨，弗纳。内族娄室等怒，复奔息。息帅石抚九住纳之（九住，字汉卿，奉御出身）。未几，九住与娄室有隙，娄室诬九住将害己，并诸僚属皆擅系狱。镐以其隶己，数移文理辨，不报。遇诛官努赦，乃释之。及上将幸蔡，征蔡、息军马来迓，以蔡重镇，且欲为行在，虑有不测，诏镐勿远迎，令别将领军以来，故娄室独得见上于双沟，且拜且泣，屡诬镐罪。上虽不言，而心薄之。既到蔡，从官、近侍率皆穷乏，至于面有饥色、体无完衣者，人往往取给于镐。镐之妻蒲察氏素称鄙悍，而镐畏之。近侍有干求不满其意者，日夕交谮于上，甚以尚食酱阙，求之不得为言。上愈怒，虽擢御史，而召见特疏。镐亦自知被谗，忧愤郁抑，常称疾在告。会前参政石盏女鲁欢（护卫出身，归德行院。上幸归德，拜参政，后为官努所诛矣）侄某，以叔女鲁欢无反状，偶为官努所忌而滥诛之，状白尚书省求改正。左右司官以闻，上曰："朕尝谓纽勒绎反者耶？而无迹可寻。谓不反耶？朕方南走，遣人求援军，彼留精锐自防，而发其羸弱者以来。既到睢阳，彼厚自奉养，使朕酰酱有缺。朕为人君，不当语此细事。但四海郡县，莫非国家所有，坐保一城，自臣子本分事。彼靳固自负，而有骄君上之心，非反而何？朕方驾驭人材，当录功忘过，其治正之。"左右司官揣知上意之在镐也，数为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见上必称镐功业，宜令预参机务，又表荐镐自代。上素直仲德，怒少解，及乌登行，故有是命。瑚图克强愎自任，前后败绩，亦改授焉。

总帅王仓儿等升职（十六日）。

戊子，以蔡州忠义军都总帅王仓儿为平安都尉，义胜军都总领石禄为荡寇都尉，其余军职以次升迁，皆右丞仲德之荐引也。

# 卷 三

设四隅讥察官。

庚寅，设四隅讥察官，秩视随朝从八品，以左右司员外郎王某统领之。初左右司官敷奏拟前郎中王大济除授，上皆不许。久之，始授西上閤门使。一日，郎中移剌克忠奉使出，独员外郎王某从，上谓某曰："朕所以疏大济者，汝知之乎？"某以"不知"奏。上曰："近侍，腹心也。御史，耳目也。兼是二者，非宰相、首领官乎？宰相大臣事或有所不知，知之者惟左右司官耳！向官努将变，朕已微闻其端。以大济尝与从游，屏人问之。大济对以不知，复称道其忠。不数日，变作，朕之旧人，诛戮几尽，彼为奏官，不称至此。朕非不能杀之，第以河朔相从首领数人皆不反，独大济存焉（左右司郎中族讹可，字进德，君冕名衮，崇庆进士。完颜胡鲁剌，字仲亨，与进德皆省令史出身，皆死于满城之败），故隐忍至今，授以散职。今朕迁蔡，宰相、百官皆其旅寓，惟汝尝为汝阳令，又尝为帅府弹压官，蔡人情伪，想已备悉。朕以几事责汝，有闻即奏，无若大济然。"某奏："蔡自迁避以来，人物丛杂，且密迩宋境，奸覘不无。乞依省院例，设讥察官，专一纠察奸细。臣虽不才，愿总其事。"上从之，故设焉。

仲德以天旱辞避，仍荐蒲察桓端等。

右丞仲德以天旱上表辞避，乞止充军职。上不许。仲德因荐京西路大司卿蒲察桓端（字显之，泰和六年策论进士）可充执政官，汝州元帅府经历官吉鼎（字仲器，平阳人，泰和三年词赋进士）可充户部官，兼理民讼。时桓端、鼎皆在西山，亟遣人召之，后以路阻不至。

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

壬辰，息州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参政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潜遣忠孝军百余骑袭宋人营于中渡。宋人骇愕，望风奔溃。斩首数百，得牛马、军食甚众。复奏元帅张闰不遵约束，乘锐远追，失军士十数人，乞正典刑。上方与宰相议，而行院娄室表闰无罪，为兀典所诬。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狱中矣（闰，娄室腹心也。刚愎无上，内族娄室等九住之狱，皆因闰发之。兀典至息，廉得其事。及是，因失律以诛之）。

遣孛术鲁娄室等领军赴息（二十五日）。

丁酉，遣颍州总帅孛术鲁娄室（世袭谋克）、陈州元帅蒲察合达（劳效出身）领军五千，就食于息。未至，闻敌人将来，亟命征还。

万年节（二十三日）。

乙未，万年节（上之生辰）。上思太后，泣下。左右悲感，不能仰视。时州郡上表称贺者二十余处，敌人大势已过钧、许矣。

赦王仓儿罪（二十六日）。

戊戌，安平都尉王仓儿领军千余，护送蔡州征行军家属赴息（粮食不宽之故），至平舆，闻有敌人游骑而还。有司奏处仓儿以死。上赦之，复议遣行。

完颜药师卒（二十八日）。

庚子，领南军节度使药师卒。药师，内族人，便僻巧慧，以南书省袛候郎君出身。既历州县，颇有声誉，累官龙虎卫上将军、京南路大司农卿。奏征歇役税积数十万石（镇防军拨地而不输税，官军死罢未补税应入官，有司多不知，至是积征，谓之歇役税），所至骚动，然威名素著，吏不敢欺。正大八年冬，朝廷遣行省合达（姓完颜，为平章政事）、行院蒲兀（姓移剌，为枢密副使）领大军数十万，迎敌人于邓，虑粮运不给，特命随军应办。既败，药师走唐州，寻迁息州。上幸蔡，来见，即命节度镇南军，仍充宣差省院镇抚军民都弹压。以老疾常在告，复多娶妇，竟死于色，议者鄙之。

蒲察合达败绩（二十九日）。

辛丑，遣陈州元帅蒲察合达领疲软军三千及其家属赴息。翌日，遇敌军于马香店（在州南六十里），力战终日，我师败绩。合达被擒，人士诛戮几尽，惟安平副都尉安广百余人被创以还。

设四隅和籴官。

是日，设四隅和籴官。比市价增二分，凡籴粮一万七千石有余。

设惠民司。

上以军士多病，药饵艰得，设惠民司于市，以太医数人更直，药从官给，仍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孙权，字明之。张翊，字万纪。皆邢州人氏，正大元年三举终场，各恩赐同进士出身）。

更易蔡州官。

九月壬寅朔（《金史·纪》癸卯朔，然云“庚戌重九”，则“癸卯”误也。《宋史》绍定六年九月壬寅朔，与此合），以正奉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兼权镇南军节度使，嘉议大夫、监察御史乌古论胡屯出（字国保，兴定二年策论进士）同知节度使事，太中大夫、尚书、户部员外郎李献甫（字钦用，河中人，兴定五年经义进士）为节度副使，昭武大将军、遥授同知颍州防御使事蒲察没里千（令史出身）为观察副使，朝列大夫、许州郾城县令郝简为观察判官（简，字飞卿，代州人，贞祐三年词赋进士）。时议戒严，而节度使药师卒，节度同知、观察判官亦无正员，节度副使李玮（字子明，燕京人，泰和三年词赋进士）、观察副使完颜石赖古复疲软不胜任，惟节度判官田秀（劳效出身）颇办事，余皆择人授之，县令、录事亦更易焉（县令石伯玉，礼部令史。录事高聪，劳效出身）。

世达请并收晚田。

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以敌兵将至，奏请抚谕军民，并收晚田不及者，践毁之，毋令资敌。制可。

王璧请上复幸归德（初三日）。

甲辰，归德府总帅王璧（字国宝，曹州人，劳效出身）遣经历官魏璠请上复幸归德。璠见上，屏人委曲具陈利害，词甚切至。上虽然之，而不能行也。

高刺哥来见（初五日）。

丙午，宿州副总帅高刺哥（镇防军）既平老婆潭之贼（潭在灵璧境，王义深据之。高刺哥会邻郡军共讨平之），领精锐数十骑来见。上嘉之，留而弗遣。

元志以军来援（初七日）。

戊申，鲁山元帅元志领军千余来援，时诸帅皆知敌人赴蔡，往往拥兵自固，惟志沿山数百里，且战且行。及蔡，几丧其半。上表异之，即日赐大信牌，升为总帅。

减定官吏军兵月俸（十五日）。

丙辰，诏尚书省裁减冗员，沙汰软兵，及更定官吏军兵月俸，自宰执以下，至于皂隶，人月支粮六斗。

括城中粟（十八日）。

己未，括粟于城中，人存粮八斗，十岁以下五斗，敢匿斗升者处死。以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总帅孛术鲁娄室为括粟官，穴地扑墙，少不容贷，凡得粮二万五千石有余，而犯法者众，狴犴为充。上皆怜而释之，寻以所括民粟，诏依进献例迁加。

禁公私酿（二十日）。

辛酉，禁公私酿，惟省院不禁。右丞仲德请禁之。上不许，曰：“将士无他赏，立功者特赐之酒，犹足为劝。”

分军防守四面并子城（二十三日。按：此事，《金史·纪》系之九日庚戌，而《完颜仲德传》与此同，疑《本纪》有误）。

甲子，分军防守四面并子城，以总帅孛术鲁娄室等守东南，都尉内族承麟副之（承麟，字君祥，小字胡毛也。令史出身，行从第七，俗呼“七令史”。参政承立异母弟也，汉王某之后）；御史大夫、权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总帅元志副之；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忠孝军元帅、权殿前右副都点检王山儿守北，而元帅纥石烈柏寿副之（柏寿，亲军出身）殿前右卫将军、权左副都点检内族斜烈守子城（斜烈，护尉出身），都尉王爱实副之。仍遣护卫奉御各一人，随门监视。

月给官努母妻家粮（二十六日）。

丁卯，诏尚书省月给官努母妻家粮。

更造天兴宝会（初七日。按此目内“戊寅”上脱

“十月”二字)

戊寅，更造天兴宝会(《金史·纪》误作“戊辰”)，同见银流转，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凡四等，以楮为之，伪造者斩。时物价腾踊，钱币不行，市肆交易，唯用见银，而畸零尤难，故立楮币救之。然支多收少，不逾月法壤。

赐义军战殁被创者麦(二十七日)。

戊戌，义军招抚毛佺等(佺，劳效出身)乞以本军夜劫敌营，屡出屡败而还。诏战殁被创者赐麦有差。

阿勒根移失剌镇抚军民。

十一月辛丑朔，以殿前右副都点检阿勒根移失剌(宫中出身)为宣差镇抚军民都弹压，别设四员弹压副之(张大亨，傅楫，纳阑柏端，乌古论纠烈)，四隅讥察亦隶预焉，仍制职官六品、军官提控以下，并听移失剌处决。时谷价日腾，斗米白金十两，空街净巷，往往缢人而食之，军卒尤甚，至有鬻其肉者。移失剌乃立高竿于市衢，有犯者钩其首悬之。犯者少止，然遇夜亦不能禁。

把亦把然等出降(十六日)。

丁亥，敌人复以大军薄城，东门护卫把亦把然、北门奉御蒲察孛斡(时以世袭权副都尉)各单骑出降，有司鞠问其属，延坐甚众。诏止诛预谋者，余皆赦之。

征诸道兵会战(十七日事)。

戊子，遣人赍矾书征兖王用安、恒山公仙(俗呼“武相公”也)、京东行省赛不(行止在后。按：“行止在后”四字原误作大字，今改正)、陕西行省完展、息州行省兀典，并陈、颍、宿、寿、泗州等官军，及诸山寨义兵，期以来年正月旦日会战，中外举火三以为验。及期，无一人至者。

教射于子城(二十日)。

辛卯，上教射于子城。中者赏赉有差(人射十箭，一中者赏麦三升，但上垛者二升，弩亦然。弓一百二十步，弩二百步，四面及子城，率五日一教阅)。初，有司减定军粮，军人颇怨望。上闻之，欲分军为三，上军月支粮八斗，中军月支粮六斗，下军月支粮五斗，然恐官吏及下军复不均。及立射法，而上、中军多受赏，连中者或面赐之酒，人益为劝。阴有所增而人不知，且得教阅劝激之法，右丞仲德之谋也。

温敦昌孙战殁(二十五日)。

丙申，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以战殁。昌孙，皇太后之侄，卫尉六十五之子也。本姓王氏，姑为宣宗皇后，乃改赐焉。昌孙为人短小精干，性复悌恺，雅为上所知。宣宗朝，与其弟住儿俱授奉御。上即位，累迁诸局分官。官努之变，近侍、旧人多被杀戮，乃令提点近侍局。将幸蔡，改授点检。敌人围城，数引兵潜出巡逻，常得觇者。时上食须鱼，汝河鱼美。上以浮尸东下恶之，城西有积水曰练江，鱼大且多，然距城数里，必以军卫翼，乃得捕。昌孙日领军以往，所得动千余斤，进余分赐将士(此下原衍“将士得之”四字，依《金史·忠义传》删)。敌人觇之，左右设伏，伺其归击之。我军败走，昌孙力战不退，遂被害。

宋人助敌，以兵战于南城(初五日。按此条目内“乙巳”上脱“十一月”三字。十一月辛丑朔，已见前“阿勒根移失剌镇抚军民”条)。

乙巳，宋人遣襄阳太尉江海、枣阳太尉孟珙以兵万人助敌，耀于城南，且以射书入城中，招谕军民。右丞仲德得之，投诸水中。忽敌兵数十卒至城下，几及门，我军逆战，敌人甚勇。俄而翼伏发矢下如雨，敌惧，突围夺桥道以出，唯二人不及，为我军所得。

胡土以奴降乞解军职(初六日)。

丙午，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之奴曰六儿者，窃胡土之金牌，夜缒城降敌。朝士喧播，以胡土纵之往，将有异志。胡土闻之，内不自安，上表乞解军职。上谕旨曰：“卿父子兄弟皆为帅臣(父某，章宗时为西北路招讨使。兄胡里改，前镇南军节度使、权鹰扬都尉，天兴元年战殁)，荣被国恩不为不厚，顾卿岂有求降敌理耶？卿在洛阳不即投降，而千里远来降于蔡，亦岂人情也哉？闻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甚丰腆，此自奴辈往来饱暖计耳。卿何慊为哉？”因赐酒馔以慰其心。初，胡土罢机政，颇有怨言，左右劝上诛之。上不许，及四面分守四城，胡土守西城，胡土犹怏怏。至是，铭感上恩，无复他虑矣。

# 卷　四

乌古论先生令军民服元气(十五日)。

乙卯，妖人乌古论先生因阉竖白上，乞在城军民皆服元气，不费官粮，可以经久抗敌。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昔田单守即墨，以一贱卒充天命，师动静必咨。至于退燕军而复齐七十余城，事固有以权诈成功者，况用兵乎？愿陛下赐以真人之号，华其供帐，每事假之，敌人好巫，知必骇异，旋出奇计，或可立功。”上颇然之。参政天纲力辨以为不可，遂止。

诛移剌瑗子侄(十八日)。

戊午，前邓州元帅移剌瑗密遣人诱其子侄出降(子奉御，侄护卫，以瑗反俱罢宿卫)。事觉，并诛之。弟粘古适卧病，闻之，亦以忧悸卒(粘古，字仲仁，提点近侍局)。

宰臣论石抹虎儿破敌计(二十三日)。

癸亥，军吏石抹虎儿者求见右丞仲德，自谓有奇计退敌。及见，出马面具，如狮子状而恶，别制足尾，皆麻布为之，饰以青，因言：“敌人之所恃者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马。如我军先以常骑迎之，少战寻少却，彼必来追。我以驯骑百余，皆此状，仍系大铃于颈，选壮士乘之，以逆彼骑，必惊逸。我军鼓噪继其后，此田单所以破燕也。”仲德见上言。上

以问参政天纲。天纲曰："敌众我寡，此不足恃。纵使惊去，安保其不复来乎？恐枉费工物，只为识者笑耳。"上从天纲议。

徐州降敌，丞相赛不死之（二十六日）。

丙寅，徐州降敌、右丞相赛不死之。赛不状貌魁伟，沉厚有大略，初补亲军。章宗即位，选充护卫，本姓完颜氏。宣宗朝，自陈元出始祖懿宪景元皇帝之后，乃附属籍，赛不尝为枢密副使、平章政事，皆以醇谨得大体见称。正大初，进拜尚书右丞相，雅与参知政事李蹊相得（蹊，字敌之，辽阳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正大元年拜参知政事，后拜为左丞，扈从北征，还至归德，为官奴所诛）。及蹊以罪出尹京洛，赛不数荐于上，至比唐玄、魏不可令去朝廷以复命。三年，宣宗庙成，将禘。禘祭议功臣配享，朝士纷纷，莫有定论。时赛不充大礼使，因奏故丞相福兴死于王事，七斤谨守河南，以迎大驾（福兴，内族人。七斤，姓仆散氏。《宣宗实录》皆有传矣），余皆不足道也。兴定四年，吏部郎中杨居仁上封事（居仁，字行之，燕京人，泰和三年词赋进士）言："宰执皆具僚，不足以倚大事，乞择人授之。"辞甚切至，上以语大臣曰："相府不得其人，此自御史、谏官所当言者，彼吏曹、郎官，职在铨衡、常调而已，何与此哉？"神色甚厉，尚书右丞世鲁素嫉居仁，希旨以为僭（世鲁，字闰之，名天泽，姓颜盏氏，明昌五年策论进士）从其言，而以居仁使北。赛不徐进曰："天下有道，虽刍荛得尽其言，况郎官乎？陛下宽宏容下，有来谏之德，故不应言者犹言之，则应言者可知矣。其言可用，陛下当致用，不可用则置之。不必臣等知也。"上多之。五年，行尚书省事于京兆，数上表求致仕。许之。天兴二年，复拜前职。车驾北征，自愿从行。至睢阳，诏徐州行尚书省事。闻上迁蔡，上书乞赴行在。不从。蔡既受围，徐州节副郭野驴与敌境沛县主帅鹿琮通谋内应，破之。赛不遂越城投河，不死被执，自缢。

恒山公仙军溃，兖王用安叛降。

是月，敌兵千余败恒山公仙军于淅川，仙仅以身免，与数十骑沿山北遁，兖王用安亦以海、沂、涟、邳数州降敌。西山帅臣完颜嫩忒等多叛降焉（嫩忒，护卫出身，时为申州刺史、五朵山一带宣抚使，与其副陈纪归宋。纪，字之纲）。

敌人决练江、宋人决柴潭入汝（初七日。按：此乃天兴二年十二月事，原本盖于目内脱去"十二月"三字）。

丁丑，敌人决练江、宋人决柴潭以入汝，西南二面不复固矣（蔡之东、北皆汝水，而西、南二面汇水以为固，汝岸深浚，故决之以入）。

娄室胡土权参政（十一日）

辛巳，以总帅孛术鲁娄室、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皆权参政，娄室与尚书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复以都尉内族承麟为东、西元帅。先是，敌人攻东城，娄室随机备御。二日，敌不能前，移攻南城。权参政乌古论易之，炮击城楼几仆。右丞仲德率军救援，经画有法，敌乃罢攻。寻四面受敌，仲德艰于独援，遂荐承麟代娄室守东面，而己与娄室同救应。胡土失外城，颇惭恶，声言力小不能令众。仲德亦荐之，故有是命。

敌人克西城（十八日）。

己丑，敌人复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筑栅浚壕为备，故虽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栅自蔽，仍南北相拒。凡敌所占百余步，敌帅坟盏（小字答察儿）复令军中毋速攻，意欲蔡人自变生致上也，然军士踊跃，视死如归，人以不得出战为愧。

以御用器皿赏战士（十九日）。

庚寅，上欲赏战士，而府库空竭，乃悉出御用器皿，然后总百官进献，不足则敛于民。又虑将士衣甲其有不完者，尽括民衣袄赐之，谓之"软缠"。诏军民都弹压阿勒根移失剌办其事，移失剌素苛暴，有犯必诛，血流于市。

杀妖人乌古论先生（二十一日）。

壬辰，杀妖人乌古论先生。本贯人家奴婢，喜学道，为全真师，大得房中之术。居汴梁，佯为狂态，被头露足，缀麻为衣，自谓麻帔先生，豪门大族率皆敬奉。宣宗尝召入宫，由是益无畏惧，常出入大长公主家（公主乃哀帝之姊，驸马都尉徒单阿海尚之），殊有秽迹。上微闻之，敕有司掩捕，则已逃去。上恐恶彰，使勿追。正大末，从乌古论镐来官汝南。镐馆于其家，人皆知与镐妻通，而镐不知。生闻之不自安，求出。镐为营建道宇，率在城官吏、僧道、耆老亲为出送。生既居外，饮酒食肉，靡所不为。上幸蔡，生欲走避，会敌兵梗路，不能出。蔡既受围，因阉竖求见，赖参政天纲言乃止。至是，复求入见，谓有诡计可以退敌。乃见上，但揖不拜，且多大言，无君臣礼，其言大略妄自尊夸，欲出说坟盏，自为脱身计。生出，上问左右司官："识此人否？"郎中移剌克忠、员外郎王某素丑生行，具以向者麻帔为奏。上怒甚，命缢杀之。

杀上厩马分犒将士（二十四日）。

乙未，杀上厩马五十匹、官马百五十匹，分犒将士。尚厩饲马止十匹，百官唯执政四五人与都弹压移失剌乘马，余皆徒行矣。

撤民屋。

时西城上下增置堡楼硬栅，公私材木俱罄，大小杂树斩伐亦尽，乃撤民屋用之，自城及市，几四五里，相望空墙而已。

仲德礼觋僧以安人心（二十八日）。

己亥，有狂僧号菩萨，自言能退敌。有司闻之，但哈笑不答。数日忽不见。又有女觋亦作鬼语，称有救兵自西南来。右丞仲德皆遣人致礼，以安人心。

议诛忠孝军之为劫者。

自敌人攻城，昼夜相持几月余，军士皆喜战，而

忠孝军尤致死力。宣差镇抚军民都弹压移失剌尝奉密旨，忠孝军罪应死者当具奏。俄城中有巨劫七八人，屠人之家而夺其食。事觉连系，有忠孝军提控都统二人，移失剌以闻。上欲曲宥之，其帅王山儿奏曰："法，天下之公共，非人君所得以私，况谋故劫杀，罪在不赦。国家畜养若辈，用在一日，身死锋镝，理固其宜。岂可以一军之私，而伤天下之公乎？虽陛下自以为恩，臣愚以为过矣。"因泣下固请，乃命诛之。是月，四城将士战殁者，总帅一、元帅三、都尉二，总领提控以下不可胜纪。

祭柴潭神仍赐号（初二日。按：此事，天兴二年正月二日，原本盖于目内脱去"正月"二字）。

壬寅，诏参政天纲祭柴潭神，仍赐号曰"护国灵应"。潭在城南，水深长数丈（按：《汝南志》曰："潭有龙居，遇岁旱则祭，人多驱水牛以入，谓之搅潭，常得雨焉"）。宋人分攻南面，决之，潭几涸。一日，云雾障潭，潭水暴涨，至是及丈余。上神之，后有是命。

出宫中官承应人等守城（初五日。按：哀宗以八日戊申传位承麟，九日己酉城破，故王鹗纪事止于此）。

甲辰，上以将士多战殁，尽出宫中官承应人等分守四面，至令舍人牌印及省部令史拽炮，上之使令数人而已。有奉御转奴、护卫扎鲁等，皆疏俊年少，不任执役，乘夜缒出投降，上亦不知也。

## 总 论

义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伤王室之浸微，先朝之积弊，吏政失于苛细也，不破法以情（往兴定间，陈州防御吕子羽因取会逃户，致秋税有不足者。丰衍库官赵某以应入库物未足，寄民家。罪皆怠慢，的决追解而已。有司附会丞相高琪，苛细生事，以子羽不以军储为意，即系不以社稷为念，某官物不即入库，意望入己，委曲生意，皆处以死。正大初，赦文首一款，有司不得以私情破法，自是无复冤狱矣。子羽，字唐卿，大兴人，明昌二年词赋进士）。将士利于征战也，不逞兵以忿（自兴定初，宋人岁贡不入。宣宗连年出师征讨，国家精锐几尽丧，而利归将士。义宗即位，一意约和，十年无一兵犯南界者，宋人亦未尝见侵。大朝兵入，宋始侵矣）。朝臣有罪，则薄示降罚，未尝妄戮一人（丞相高琪、驸马阿海、参政移剌都行院时全皆以将相大臣，为前朝所戮，其余不言可知。正大、天兴未尝有此，大臣有犯，但省会休闲，出守外郡而已）。母后无宫，则略加补修，未尝辄营一殿（直左门被有曰明俊殿者，旧试进士，因之为寿圣宫，慈圣太后、仁圣太后合居焉。廊庑、阶庭，一切仍旧，但易其名曰徽音）。而又敦崇儒术（前政内外官及省内史参住吏员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涣、敦浩望，皆以倾险小人致位通显。遇正大改元，潜革其弊。虽立法如常，而不令小人骤进。至于近侍，亦必参用儒生，如奥屯阿虎、提点近侍局完颜素阑□、近侍局大使贾杨庭充奉御之类。阿虎，字舜卿，故参政忠孝之子，大定二十八年策论进士。素阑，字伯阳，崇庆二年策论进士状元。杨庭，字升之，平定人，正大四年经义状元），遴选武臣（南渡之后，军政殊不修，随处虽设行院、帅府，而握兵柄者往往不得其人，兵亦冗杂，动辄失利。正大中，选近上把军官十余员充都尉，秩视正三品，每一都尉将万人，人各赐补廪给有加，故当时号为得人。司各有名，如殄寇、破虏、宣节、折冲、鹰扬、安平之类，其将如完颜猪儿、樊泽、高英、内族大娄室，皆勇鸷有谋，战无不克。天兴初，皆死于王事），罢猎地以裕民（旧制，附京百里禁捕猎，扈逻官军所至搔扰。正大五年，敕令罢之），开经筵而论道（正大五年，设益正院，取献替有益于政之义，以翰林学士杨云翼、直学士完颜素阑、蒲察世达、裴满阿虎带、待制史公奕、吕造六人充院官，日以二员官直，或三日，或二日，或四日，或五日，进讲《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或以机事特赐访问，院官复编《尚书要略》、《大定遗训》、《万年龟镜录》三书以进，皆摘取英华，切于时政者。上酷好之，又以学士院兼经筵，在仁安殿西。杨云翼，字之美，平定人，明昌五年经义状元，词赋亦工。素阑，字伯阳，崇庆二年策论状元。世达，字正甫，泰和三年策论进士。阿虎带，字仲宁，与世达同年进士。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词赋进士。造，字子成，承安二年词赋状元。时云翼足疾，每进见，必赐之坐）。以六事课县令，田野辟而赋税均（辟举县令法，自先朝已行之，然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或有不识人材、因私妄举者。正大间，复立举主法，品秩虽应举，仍委司农司监察，体究本官堪充举主，然后听举县令，县令以此得人。仍以县令殿最升降举主，故举主亦尽心焉。六事为田野辟、赋税均、军民和、户口增、盗贼息、狱讼止）；分三路设司农，善良进而奸邪退（大司农司兼采访公事，在京设大司农一员，正二品，多以宰职兼领。京东、西、南三路各设卿一员，正四品；少卿一员，正五品；丞一员，正六品。卿以下迭出本路巡按，使察治臧否而升黜之，每一经过，奸吏屏息，故所在官吏知所劝惩）。是致家余蓄积，户益丁黄，虽未治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曷尝不亲驭六辔、抚巡三军，出器皿以旌战功，杀厩马以充犒赏，所以人百其勇，视死如归。父既受刃于前，子复操戈于后。大臣如仲德，义所感者几千人；近侍如绛山，气不夺者以万卒。死于社稷，上下一同。书之简编，古今无愧。某起繇冷族，滥窃科名。始以词赋待罪于玉堂，终于奏官承乏乎兰省。厚颜靦面，诚为我辈之羞；镂骨铭心，惧泯吾君之善。况承都元帅之命，且惟大中

书之言，敢不追想前编，直书实事（某在蔡已有目录）？谨以亲所见闻，撰成《汝南遗事》四卷，计一百七事，冗长不文，故不足取，庶几它日为史官采择。若夫正大、天兴本末之详，则天下自有公论，非某陋儒所敢与知，膚俟将来，必有秉笔者焉！

# 南迁录

[金] 张师颜撰　陈　虎整理

《南迁录》，金朝张师颜撰，不分卷数。是编详细记载了金朝末年在辽朝和蒙古大军的军事压力下金朝迁都汴京前后，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及金朝和辽、蒙古之间的军事征伐、和盟情况，可补正史中有关记载之疏漏。本书有《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学海类编》作底本。

## 序

大定甲戌冬，六飞南迈，新宅大都于宣武，师颜握笔东观，道间被命，仍兼礼郎，驰驱清跸间，粗知记注颠末。恭惟太祖皇帝，布昭圣武，兴于龙朔，太宗皇帝应天顺人，灭辽俘宋，定鼎中京，率土宾服。凡王会所图，琛贡相续，象胥效职，寓任迭奏。视昔帝王之盛，汉唐之隆，惟金继之。中怀逸豫，衅起近亲，要诱远兵，长蛇封豕，尚忍言哉！创业虽难，守成匪易，以今验昔，顾不信哉。德皇嗣统，逮今皇上，忧勤恭俭，敬听臣邻，思戡多难，而天未悔祸，孰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于是踵太王居岐之仁，嗣成周卜洛之举，肆上帝复我高祖之德，永地于兹新邑，保定大功，厥有望哉！师颜推极患原，始于大定之末，用示厥鉴，尚祈谨斯，敢窃序，以为《南迁录》云。十二月下浣日，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骑都尉、赐绯张师颜敬序。

天统四年十一月，诛宣武节度使郑王允蹈及附马都尉唐适蒲剌，同母妹新兴公主、荣安公主赐死，除属籍，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炀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内外怨叛，世宗以贤厚为上国部众推立，长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勋劳。大定三年，立允升为皇太子，诸子皆封王。允升惟嗜酒，喜游猎，胆勇能用兵，每劝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听。允植（世宗第三子）封秦王，性宽和，亦嗜酒色，其妃赵氏（故降授南官千牛将军楷之幼女）有殊色，宫禁事秘，外传颇丑。允植日有宠，升、猷渐忌恶之。每入侍，兄弟多竞言兵事，允植独从容劝上，以安民结好为务。世宗喜曰："尔见正与我合。"由是，诸文士吴与权、张幼酢、张幼诚等多附之，间与帝言，秦王必能安社稷，赵妃复与张昭仪、宋婕妤等论叙姻娅，张、宋皆南官子孙，内外交赞。太子詹事萧与兴、太子右卫率完颜固弼等咸谓允升曰："上宠待秦王过于殿下，天下皆知有夺嫡之谋，殿下若不早为之计，岂不见唐太宗杀建成之事乎?"允升由是疑惧。与兴谓三卫将及诸统军曰："秦王以协和南宋，合上意，尔辈不独无富贵之望，且欲尽罢汝辈兵权，尽用南宋遗臣，殿下每与上争，大见疏外。"于是诸将皆泣，各怀怨心。

大定七年四月二日，上与太子、诸王在东苑赏牡丹，秦王赋诗以进，和者十有五人。直学士吴与权读秦王诗，赞美不已，太子不能平，完颜伟（兀术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顿首曰："国家起自漠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战争为业，故能灭辽逼宋，混一南北，诸蕃畏惧。自近岁多用辽、宋亡国遗臣，多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先臣在顺昌为南宋刘锜所败，便叹用兵不如天会之时，皆是国家上下贪向安恬，为人侮弄。今郎主一向不说著兵，使说文字人朝夕在侧。南宋所传之主，大是有志报复，鞑国而蒙近岁不受役调，夏人屡争麟府。郎主舍积年战斗之臣，独谓其不足与语，臣不知三边有急，把作诗解文字人去当得否?"上默然，左右皆骇目相顾。知内东省事余万福向前扶之曰："郎主方欢饮，郎君却作苦恼人语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党，相为水火。

十九年六月，秦王与宫僚张克己、李去伪、王延等，宴于南凉观，三鼓方散。秦王就寝，及晨，观门微启，有血衣掷于池侧，卫直余阿都亟往视之，秦王已殒，胸口皆伤，侍女四人俱死。事闻，收张克己等赴狱，诏大兴府捕贼甚急，逾月皆无影兆。会蓟门县失官钱，有张睹遂宁哥等，在县绕游，捐费金帛殆不可胜计。众疑其盗官钱，擒之，阅其箧，有金五百

两，皆太子所赐。鞫问，乃知杀秦王者此辈，实升、猷使之也。具密以闻，大兴尹完颜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议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允恭时在蓬莱院，闻之驰骑报东宫，诘晓，升、猷微服，佩三卫符出门，晨夜奔驰，凡三日至和龙。上遣明威将军完颜宇追之，宇年六十余，不能驰逐。升、猷至会同，宣言南官子孙弑逆，我今至此发兵救国，人闻皆信，自会同以北，和龙以西，皆受调发，会宇至，人心始疑。宇至东漠，与太子兵遇，宇遂宣诏，且约日合战。至晡时，太子众散，诘朝，宇进兵，悬榜购募，越七日，射龙渊人以升、猷首至，有司请诛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废升、猷为庶人，谥允植为元悼太子。时世宗之子，既诛废杀者三人，余子尚九人，郑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哀王即宋徽宗，天会年间，薨于五国城，熙宗宁谥为哀王，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宠，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闻宫人呼为皇后，便涕泣辞让。每入起居，便摇手止之曰："吾子承顺以报劬劳足矣，汝辈幸勿累我。"兴庆二年七月，上不豫，左仆射知中书省李诘烈、知枢密窦耆年、同知中书省王昌禹等拜表，请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堂议，直学士吴与权、典枢密院张克己，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诛，元悼乃圣意所属，不幸殒命，当立其子。左给事中韩允中、右谏议郑遂良争曰："克己辈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诛，元悼虽追谥，生前未尝立也，陛下子孙众多，三子既死，不必论，今惟当立现存居长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乱。"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统之子詧，舍孙而立其弟纲，卒致侯景之乱，詧等言皆不服，由此观之，元悼之子虽幼，当立何疑？"窦耆年曰："萧统是已立为太子，便当继立其子。元悼不曾立，难用此例，韩给事之言是也。"李诘烈不能决，诘朝，东明殿奏陈请旨，世宗未及有语，赵妃自帘内厉声曰："这孩儿底父既已被人杀了，郎主不若更杀其子，将来又免被人鱼肉。"世宗起入内。知内省江渊等与赵妃连结，且受其厚赂，渊探知上方有宠于赵妃，必欲立其子，故言于上曰："秦王之子年幼，郎主万岁，他无所识，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于富贵，岂顾于父耶？郎主不见冒顿事乎？"世宗沉吟不应。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孙，付外施行。窦耆年固争，不从，乞致仕，韩允中乞罢，皆许之。张克己自翰林都承旨迁参政，赏其建储及草制也。郑王允蹈，性宽厚，又以母远避恩宠，中外无党，世宗每称其局量，诸武将谓其有外家风，不肯甚附之。太孙既立，世宗每见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长大辩年十六，明断果决，二子尚幼。大辩封遂宁郡王，至是迁爱王。大辩居闲尝说其父曰："太孙既立，大人处疑嫌之地，宜思避祸，不若乞外镇，可以自安。"郑王不能从，东宫僚党以其性宽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与允蹈母为姊妹，亦相慈爱。张克己、余大璋、完颜赤等独以大辩为疑。况大辩之初生也，其母萧氏，梦一人乘马持刀自南来，称南绍兴主遣来，觉而与其姑言之，及生，赵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来耶！"尤钟爱，抚育六月，世宗以其母早死，尝俾在赵贵人阁住，年十三始出阁。会蒙人侵边，议亲王总兵权镇抚，大辩请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许。完颜赤曰："爱王虽少，然志气明决，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两镇节度，都统五国城十五州兵马。大辩至镇，深得诸夷之心。

兴庆四年正月，世宗晏驾，太孙登极，逾年改元天统，尊礼大臣事不自决，亲近儒臣敬事诸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后纵酒听乐，与伶人张喜喜等狎，比张克己等数谏不听，尊元悼太妃为太后，江渊为东内省都知，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赂遗，除拜生杀皆出其口，渊或有故不入，机务填壅，不即报下，克己等朝夕其门。夏人入寇河东、陕西，师屡败，渊皆不即以闻。完颜炜上疏切谏，在都堂慷慨谓郑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与忠献王（粘罕）、忠烈王（兀术）百战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临殁，以夏、蒙人为忧，遗奏极切，今内外偷安，恶闻败事，岂不见耶律赵氏将亡之时乎？"渊闻而恶之，讽东台御史范圭奏炜谤讪，且言陛下为世宗所立，中外欣戴，炜怀异谋，尝谓人曰："'皇太孙非社稷主。'乞行诛殛炜。"遂除名为民，徙之代州。忠烈王，兀术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鲠直，习兵事。炜既贬，中外惕息。渊尝及内侍江从一、李连从上宴于太后宫，太后言郑昭仪善舞双勃脱（昭仪，南宫华原郡王郑居中之曾孙女也），有国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见而喜，宴罢，令渊等纳之兴庆宫，晨夕往焉。上或酣醉日昃，不果视朝，三省黄案悉令处分。郑妃或坐膝上，批诏内降，慧黠便媚，善为恢谐，渊多献珍宝服玩，表里胶固。郑妃尝得幸于世宗，元悼太后以为言，上令改姓邓，号宸妃。上幸蓬莱院，见所陈玉器及诸珍玩，视其篆识，多用宋朝宣和时物，恻然动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以为郎主用耳。"宸妃尝与上同辇出猎，过御龙桥，见石白如雪，归而爱之，白上于蓟山辇置，筑岩洞于芳华阁前，凡用工二万人，辇及牛马七百乘，道路相望。会是冬，尝菊于东明园，上登东明阁，见屏障画宣和艮岳，问内侍俞琬曰："此处是何所？"琬曰："赵家宣和帝以运东南花石，筑艮岳，致亡国破家，先帝命图之以为戒。"宸妃曰："妾闻宣和帝之亡，不缘此事，乃是用童贯、梁师成耳。"盖讥琬也。顾见江渊，又好谓曰："我嫌俞琬来破坏我好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渊合手以谢。

时国政多纰，名器混滥，吏部尚书于济明奏言："旬日之间，斜封补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谏院柏良器上疏切谏，贬濮州同知。是岁大旱，山东及泽潞间寇窃屯结，至万余人，枢密奏遣左统军完颜高、副统军完颜志同讨之，凡七万人，给钱七千，军装悉令自制。高见枢密谢世云言："军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高等欲以此相

恐。”二人皆罢，别遣龙虎领军张天翼往。江渊仍奏遣其弟副知东省事江源监其军。秘书监兼权给事中田迈奏：“宦者监军，唐之弊政。赵氏尝用之河东、太原之战，忠献王振鼓大呼，童贯以走。太祖起自龙翔，太宗讨定两河，皆用功臣亲总军令，乃忽变旧制，恐兵心离不听。”诘旦早朝，迈坐待漏院，渊扬马鞭过骂之曰：“痴南虏，敢言我家兄弟耶？”迈遂求出知郑州，渊恐其抵抗，改潞州兼督军粮，欲坐以军兴乏食之罪，渊令其弟害之。迈祈哀告左仆射完颜真、言于渊，遂寝新命。

十一月丙寅，天翼、源辞行，至会同馆前。源闻上国所调人怨语籍籍，惧为己害，归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惧，说令奏上，求添衣赐以结军心，有旨从之。然有司视为文具，支给灭裂。至安肃军，天翼惧有变，连奏乞厚加资给，有旨令河东运使支办，各路州连战皆败，天翼死战。贼势逾张，溃兵皆聚于天井关，潞守张宗臣急奏求援，上与宸妃连日饮宴，外间章奏不通，京师谣言“东欲行，西欲飞，中间一道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颜高、完颜志，闻都人心危疑，且闻上尝憾之，密谋立郑王允蹈。王实不知，允蹈妹夫唐适、蒲剌、兄蒲察为三卫，令军与志同约三人，会于菩提寺。高泣谓察曰：“国势如此，不若立郑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况淫昏狂惑，岂可语以君道？公可语贤弟，令达意郑王。”察许之。察既往白，允蹈许之。由是谋议益广，高之从兄为中山守，志同之弟志宁为河南留守，各遣书令举兵，以诛江渊为名，俟京师兵动，然后相应。内侍俞三德素与渊异，常非其所为，密结为内应，俟上动静。

会唐适家二奴以赀易马与张卫，为适所逐，送大兴府鞭之。适婢春英，先与奴张阿多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窗间，见奴张阿多从外过，呼之与隔窗语，告以驸马与众谋立郑王，张阿多与同逐者，诣大兴府告变。大兴尹萧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责状，言之相同，遂密奏。上与郑宸妃、张婕妤皆醉卧未兴，申漏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骇然。上遣东队主李日曜、西队主张飞龙、龙虎将军完颜黑铁分兵擒捕，置狱会同馆，命御史大夫张幽鞫之，皆服。允蹈奴樵夫者，知事变，急遣人报爱王，使为之备。越三日，皆服诛。上遣内侍耶律康孙，赍诏及龙茶金合往五国城召大辩，以密诏令五国副统军完颜天应图之。康孙至，爱王不即见，天应得密诏，径入见爱王，垂泪曰：“四大王已死，郎君当如何？”爱王曰：“公欲见杀，我无可奈。”天应曰：“天应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为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诛戮，合思为救国雪耻计。”爱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备严，延康孙入，徐谓曰：“有诏，欲见杀耶？”康孙知事泄，哀泣祈生，都典客骨孛兴在侧曰：“无此事，大王劝中大使酒。”康孙垂泪饮之，急上马，至驿而卒。明日，爱王与父发哀，内外诸门悉皆严备，调发上国兵七万，为城守计。

五年正月，爱王据城叛，时诸酋厌苦主上昏虐，闻爱王举事，从之翕然，旬日之间，集兵十万三千。韩路提点万俟元，驰驿奏闻，上遣皇弟东安王瑜将河北兵五万，皇从弟武宪王瑶将燕兵五万，往攻之。至桑干川，遇爱王将骨孛兴，与战，瑜军大败，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东，陕西佥兵十五万，上京路佥兵五万，命瑜、瑶与完颜进分路进讨，约会五国城。爱王闻大兵至，忧惧不知所出，掌记刘士偕、何大雅说爱王曰：“主上以君讨臣，今此之来，势力甚重，万一战而不捷，后将谁继？不若求援于北国。”爱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椎为质，约破国兵之后，军储金宝惟北国所取，北主许之。五月进等军至东堙津，骨孛兴战败，保五楼城，进追至城下，因以围守。爱王遣亲将木宝奴将兵自大泊出北狐口，于两山之间筑城堡，坚守不动，粮车至，辄为所夺杀，进军缺食，时天方暑，卒皆饥困。

二十七日，上遣完颜宗庆、萧三奴、李用虎往攻宝奴垒，以通运路。内枢密王渐固争，谓宗庆轻锐无谋，用之必败事。宗庆亦不欲行，乃遣萧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将至北狐口，天将明，大雾四塞，遣上国兵三千人潜伏北山下，以粮车由东而上，鸣鼓张旗，运夫大呼宝奴，宝奴出兵袭之，战于狐原，胜负未决，而伏兵起，夺其城，植旗于上，宝奴兵顾见之，皆惊溃，宝奴自杀，运路遂通。爱王知势急，留其妻兄奚律卿与子雄守城，爱王自往北国求援，行至半大漠，而大雅将兵至，爱王喜，以手指天，下马与北国大臣骨娄通稽首相见。爱王奉献金宝十车，骨娄喜曰：“大王无虑，待俺与破。”兵至五楼，进等与战，北军奋大榼以入，皆一当百，国兵大败，乘胜袭逐至和龙东津。上闻败，颇以为忧，太后亦劝上勤国事。江渊等曰：国兵虽败，死亡无多。”宸妃执酒劝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败，亦是常事，外间人喜祸，欲郎主成疾。”上喜，复纵饮，自是凡军事奏报，悉令宸妃裁决。宸妃见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闻，以媚上意，及会宁陷没，平滦破坏，上皆不知。一日，谢世云、完颜世卿奏之，上始骇，顾问内侍直秘文殿李汝回曰：“汝辈更不说。”汝回曰：“章疏在宸妃处，臣等何由得见？”上起入内，世卿叹曰：“太宗向日携赵氏三千口来，今日乱国，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云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诚然。”

九月，赵太后寝疾，上入阁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愿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为炀王所杀，丛冢在和龙，我欲创一寺在彼，以追冥福，岁时祭享，不敢费官钱，我殿中有钱七万可办，汝但时时说与郎主，要记着，省得我死不瞑目也。”后薨，宸妃以其遗留钱分与中外亲及诸赵女之在京者，远近皆悦。以手诏下和龙府起大明寺，造九级浮屠，遣太后殿内臣侯衍监造，务极壮丽，且度僧三万人，施与祠牒。时民苦调发，闻有度僧之命，远

近奔就及五万人，于寺中分为八寺以处之。右谏议大夫刘苍壁，疏谏不省。时边兵屡败，爱王据和龙以北，凡国家始兴之地，皆失之，上见兵革未息，亦忧之。宸妃及诸御女，多劝酒。常乘小马，命宫人携酒肴鼓乐，遍游池馆，意之所悦，辄留饮至夜。复信江渊等言，拘收诸父及昆弟有若仇雠。尝一日与鲁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效者必众，人多劝我莫与汝等说话。"琚泣曰："太祖起自龙翔有天下，忠献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尚谁信哉？周公诛管蔡，封康叔，岂可以一概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佯为痴风人。

泰和十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颜童，奏南宋兵陷泗州，诸路皆进兵。上曰："南方亦尔，可谓我国无人。"枢密余崇义曰："陛下有天下之全，岂偏方可比？但迩年不务勤俭，天灾流行，国穷民困，南兵亦且乘间来此，不足虑，但恐秋冬间北兵复动，西夏窥陕，四国皆惊，此可忧耳。"上曰："卿勿言，使我闷闷，然南方事，卿等急谋之。"十一月，佥河南兵一十七万，内十万入荆、襄，七万入淮。佥河北民兵十万，戍居庸关及寒水、大鸡川，以防北边。内外骚动，民聚为寇。是岁，南宋请和，北国兵扬言复动。余崇义、聂希古曰："爱王事北国过厚，故北兵为之尽力，今若不爱金帛子女，彼亦易动，得南宋物以为此用，此计之上者。"上曰："卿自图之。"

十三年正月，遣秘书少监虞世奕、鸿胪司宾事李固善使北国，北人受其金帛，独不肯背爱王，其大臣骨娄斯点摇首曰："我北天帝既与爱王有深约，不可负之，我不作三二说。"世奕竟不得要约以归。九月，北国兵大举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驻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龙帅臣完颜太康亟集兵御之于东津，北兵长驰，爱王之兵在后。太康令人椎冰，多伐薪柴烧火以燎于岸，刳木为舟，中积炽炭，冰不能合，爱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济。十二月丁酉，陷天都城，围和龙，太康兵溃，其子耜在城中与同知章去疾极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屋，缚为层楼，用牛车挽桥梁石装炮，当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龙陷，遂取东滦平三州。余崇义建言，遣枢密官属闾邱好古载金帛美女，自山后出石磴岭，逾大漠，涉东韩白龙城使蒙国。蒙人闻使至喜甚，好古因说以出兵袭北国，可以大获，蒙人从之。

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国北部，败其众于骨邱，追袭余兵，径至扬割城。北国惧，遣使报令回师。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义崇驿报完颜章，令出师袭逐，至大容城为北兵所败。大兴以北，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五月五日，上大宴西凉观，鄂王濟曰："日已晡，恐劳圣躬，请驾兴。"上曰："方与诸王乐饮，何劳耶？"濟泣曰"天时人事不顺，如北国兵屡败，两河盗起，北兵虽退，差凉复来，岂乐饮时？"上怒曰："我畏与公等相见，偏说恼人心怀事。"濟遂请退，不许，且曰："王欲饮酖耶？"侍郎李西华前曰："濟是忧国，然言之非时，不足加罪。"上曰："卿辈自为一党，止非我耶？"自是多以暑不视朝，与宸妃与诸内侍昼夜燕饮。诏大兴府、河南府、择民间女年十一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进入，教酒令及效市肆歌。大兴尹完颜天穆奏称："天旱，正属祈祷，索女恐招怨詈，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罢知耀州。时内外嗷嗷，机政俱废，上间出视朝，不过时许便还，内与宸妃、李才人、穆昭仪并马游后苑留宴，俟月上，奏鼓吹以归。会内侍张天贵与牛刀儿争居地，谋广居第，强市刀儿所居，不可，擅毁其墙。刀儿讼之大兴尹，不能决。诉之御史台，御史大夫何贵穆袖状白上，上以问江渊，渊遂与天贵谋。俟上与宸妃欢饮，直前伏地言曰："刀儿欺臣为中官，多侵臣地，告郎主为臣决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兴府，别踏他边地与牛刀儿，所争地尽赐天贵。刀儿怒憾，与三卫诸将谋有异图。七夕，上御清华楼饮酒，侍卫皆赐酒炙，刀儿与穆三奴、费貂、周侑、萧兴贵等结裤执戈，直前弑上，杀宫人二十余辈，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左内侍江日曜急报，江源、张天贵等率三百余人战于楼下，久之侍卫兵至，刀儿知力不能脱，遂自刎，卫兵因在内掠夺，嫔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扰。宸妃闻变，急报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闼入宫，完颜章等环尸大恸，密谋所立。左仆射兀映、太尉张克己遣人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颁遗诏，立为皇太叔，谥上为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即皇帝位。

王素有令誉，中外相贺，余崇义独有忧色，谓聂希古曰："上立又是越次，诸王宁肯帖然？"召完颜天穆于耀州，有司奏牛刀儿之逆，宸妃实知谋，所以临宴称疾。赐宸妃死，江渊、张天贵皆伏诛。宸妃时年三十六，专政近二十年，内侍多受其恩，皆为养子。及诛，其党怨恨，十五日，直芳华阁赵元德尤痛之，携金帛往天兴宫祈醮，以荐冥福。翌日，集诸党于宫内设斋，元德曰："我辈旦夕死，不知谁为我作斋醮。"小黄门邓世卿曰："直阁莫如此说。"元德叱曰："你晓甚事？"密言于李知宏、裴渊等曰："先帝以诗酒之故，废坏国政，外庭大臣归咎我辈，主上亦甚切齿，不死何待？"密谋弑逆。是夜，上方在斋宫，内侍邓宝孙奏外有文字，启门，烛忽灭，赵元德等直前弑上，欲召夔王立之。诘朝，百官立班，而阁门不启，中使传旨曰："上以食素久伤脾，内医方师愈胗视无状，遂至甚，且放班。"兀映怅然，克己、希古等诣东省，请入问疾，不许，闻诛医者，兀映等欲突身入，中人拦遏不听其入，崇义蹑其足密曰："事已变，此辈必有备，轻身入何益？"兀映遂召龙虎将军完颜章等同入门，疾至东承天门，见一辩车，问是谁，押车中人曰："宫人也。"牵车者笑之，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兀映等大恸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测之变。"赵元德知事不济，遂赴芳华池而死，兀

映等穷治逆党，凡诛宦者五十余人。晚于都堂议所立，张克己、李西华曰：“立子以长，长均以嫡，嫡无则以次。濉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明练沉静，宜立。”众从之，兀映遣侍中萧能、聂希古往迎，夔王亦往。濉王见官僚至，泣曰：“诸公欲祸我乎？”希古曰：“社稷无主，大王次当立。”十八日，濉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谥磁王为昭宗而葬之。命翰林吴宗稷草诏，具述国难及哀痛之语，其略曰：“饬身以俭，则民自康。御下以诚，则人自感。声色蛊惑自昔所戒，宴安酖毒何今亦然。朕痛誓于深衷，祈哀于天下。”并遣手诏谕爱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欢，骨肉至亲化为仇隙，诱引外兵，倾危本国，计王之心亦复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图，朕遭家难，靖晦以处，忽诸父、诸臣横见推逼，义不容辞，王是朕之侄，朕是王之叔，叔侄天性，宁不坦然？今自和龙东北，永为王国，保有北翔，子孙嗣守，勿信闲言，冯陵以逞。叔侄二人同形共气，设或交兵，行兼务并，太祖太宗在天之灵，亦不锡祐。昔梁督与湘东为叔侄之仇雠，诱周兵以陷江陵，随亦失国而为人虏，此事宜鉴，三复余言。”爱王得诏亦泣，然为北国所制，不能自由，每岁入侵，玉帛子女悉归于北国，耗挠国计，伤残民物，于爱王元无益也。八月，爱王遂于其国即皇帝位，立宗庙，追谥其父郑王为明宗。十一月，爱王薨，北国主立其子雄，号三大王，遣国娄斯颉戍其国，且约以进兵，雄以持父丧为辞，北国主怒，遣掌文字官颜飞来让，削其帝号，必令出兵，雄惧而从。十二月，葬其父于冷山，谥曰桓王，遂入侵。

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颜天穆将金兵五万，上国兵五万，战于北狭口，自辰至申，国兵已疲，北国益生兵，国兵不敌，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战及暮，胜负不决，收退时。天寒甚，北兵举兵弥漫山泽，诘朝，众压吾境，人如垒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车冲之，随开复合，日昳皆饥渴，兵遂溃。天穆伤重，左右欲载以马舆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为开国功臣，吾为子孙而不能救国之败，何面目见宗庙乎？”奋剑大呼，创裂而卒。天穆，乃忠献王粘罕之子也。三大王收其尸，葬之而哭。北兵至桑干川，完颜天宇闻其兄死，怒甚，将兵御之于旧坪，望见北国大将，以虎皮蒙马，居中直前，以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于阵。蒲伏虎、乌伦大漠收众，保天都山，兵不甚败，是以北兵虽杀二将，然不甚得利。二月乙丑，北兵既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川报蒲伏虎引兵至。而北兵既去，三月丙辰，又陷辽西未波城，败六统军，杀二戍将。四月己巳，自飞狐道回河东，岚、代等州皆震。五月，秘书监起居舍人韩伯宪上言：“北人以能生啖人畜之肉为粮，饮生血以止渴，战阵之间不患饥渴，则战有余力。我兵与争，饥渴交逼，易至疲惫，以此较之，野战非我长，乞于幽燕以北及北兵经由之地，凡控扼险要，悉筑城垒，务令坚壮，一处被攻，且合坚守，诸处之兵更迭邀遮，不必与战，则北兵之势沮。兼牛、马、羊、骡、骆驼并置城内，彼无所掠，则将乏食，绝其所有，必致狼狈。”遂遣天使督金兵筑城。时连岁饥歉，耕猎皆废，寇盗蜂起，辽西上国为北兵残灭攻陷，老弱妇女素不习劳。大兴府及上京路帅守，皆榜谕，虏兵入境，民皆不保，与其死于刀戈之惨，宁劳苦于筑城。民始结为队伍以往，至八月末，才筑古北口、东陉二城，楼橹未备而北兵游骑骎骎然来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集群臣议之，皆请迁都以避寇锋，聂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议。”徐王律明、兖王天骥曰：“北兵远来，而此闲徒聚头坐议何益？诸君不见南宋宣和、靖康事乎？”请自往御之。翌日，以律明为东道统军监军，天骥为西道。天骥至军，率众凿沟，引白沟及白檀河以自固。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风动雪飞，冰厚五尺，北兵悉渡，国兵力拒不能遏，北国将骨赞俟兵尽渡，乃以炬火熔兵，撤垒屋竹木茅苇，尽焚于坚冰之上，众共腾跃，在岸国兵大败，天骥仅以身免。夜入长泰城，会朝廷遣窦永固来援，天骥遣报，令依山入城，且报庆州令坚守。北兵野无所掠，三大王竭国牛羊不能继，且闻朝廷遣使，说西夏以挠其国，欲进则天骥永固兵，坚守长泰以截其后，其庆州兵以当其前，乃回师缚筏以济。

二年辛未正月，以北兵退，肆赦，其略曰：“朕以菲德获继丕基，岂期骨肉之亲，遽构萧墙之祸，毒流庶类，罪在眇躬。兹蒙上帝之垂仁，遂使外夷之弭化。兵革休息，幸宽将帅之劳；国祚底宁，将见室家之庆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贺，请复膳，凡十二表，始从之。天骥见上，请贬爵，不许，且曰：“不如是，无以谢三军死亡之众。”遣中使至战所，收敛尸骸，仍设冥祭寒食。遣中使六人，于北兵所经残掠地，分设鱼肉酒炙，招魂奠酹。内出祭文，其略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宜，凡尔子孙，以此为恭，乃令乏祀，鬼哭阴风，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填臆其颡有泚。”摹印颁行，读者涕下。丙申诏求言，略曰：“朕以菲质偶被推崇，思欲革前朝之废政，祈万国以乐生，而兵难滋张，天灾未已，今兹远退，尚虑包藏。凡保民固国之方、攘敌裕财之策、与朕躬之阙失、吏治之乖违，可悉究言，无有隐避。”右正言单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乱之由，在今已影响不留，但方今天时人事之不顺皆遗殃余烈之所贻，陛下惟当正心修德，以祈上天之悔祸而已。”时言者甚众，皆不出此。四月，策进士，圣问略曰：“泰和荒怠，群才不收，兵革纷攘，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怀才抱艺而不获申，或陆沈于草野，或奔仕于外境，挺身寇盗甘与为谋，凡尔子大夫之至于庭，皆忠义之良也。”是时，进士凡一百单三人，皆升擢补官，有甘于沿边临汉大定府会宁路就差使者，皆优与职秩，并从右仆射聂希古建请也。是岁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内出宝器图画文籍付杂卖，

务及广谕富民纳粟补官，时富室迄无应命，惟陕西差稔，河南高田种不入土，独齐鲁下田有收，其西下北国麦稻皆熟。九月，北兵声言入侵，上忧之，枢密完颜忠言："北兵骤至，亦由朝廷不小顺其意，遂致怙忿逞凶不已，昨自先朝遣虞世奕、李固善一行，续后不复修好，今合遣使以往，彼不从，然后与角，天下皆知陛下非喜兵，此一策也。"聂希古、高耆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必从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国力不支，天灾流行，财力俱乏，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尚书完颜大声使于北国，见北国将于阴山北，大声曰："三大王父子是国叛臣逆子，北国何意与之为援？今以北国有恩于其父子，自当让其立国，愿不必更与举兵。"北将地永斯坚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锦、海阳、安昌之北见归我王，顺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国保山东、河南与南宋为邻，我便不争。"大声无以对。越日，拘大声于其军，遂入侵。十一月，陷利州、泰州，败三韩，完颜天骥将兵七万御之于三韩，闻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报朝廷为备。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骥上城望，黑旗满野，前后不见其际，举军大嘶，地为之震。二十五日，用田单策，以火系骆驼尾奔其军，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到，取以食焉。用三韩材木立冲车云梯攻城，拆民屋堆叠于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冰亦随结，城中击以矢石不能止。三鼓，北兵立于冰水之上，城陷。天骥奔海阳，收拾溃散二千余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将援兵而来，天骥曰："汝辈虽来何益？当归卫京阙，我非不能死，但欲归死于阙前阙后，以谢宗庙。"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归，凡三万士卒溃散垂尽。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时南宋遣使臣余嵘来聘贺，正聂、希古请遣谕使回程。大兴尹乌陵用章榜谕居民，使自为计，内外大乱，老弱奔号。少尹张天和奏请京城一十八门，仰随方隅，因其便道自门以出，凡永顺、东义、宁化、新兴等县，皆有城郡许其容受，士民饥冻死者相望。三日，左谏议大夫俞昌世请上避兵，高耆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离京城，则北兵随后，岂容我有驻足之所？"

初，忠献王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廒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时陈王悟室、将军韩常娄宿皆笑其过计，忠献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及海陵炀王定都，既营宫室，欲毁撤其城，翟王祺曰："忠献王是开国社稷元勋，措置必有说。"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迁入于东子城，百官家属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内城二万人，凡市廛小民听其奔走。七日，北兵将骑至大城下，完颜天骥遣小将金突通出战，凡杀三十余人，去大兴门三里，见烟尘涨天，金鼓动地，急奔回。是晚，北兵营于城下，大兴尹乌陵用章分命京畿诸将，毁在城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以船渡，运不及，沉之于水，拆近四城民屋为薪，纳之城中，凡有储蓄，容其搬运入子城，门不许闭。八日，大雨，已而积雪，城皆冰冱，北兵乏食，一犬凡百余人分食。天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不可，二人与聂希古建巷战之计。十一日，北兵攻南顺门，破之，天骥设拒马于南柳街，纵其入已半里，以槊御之于拒马内，且纵火烧两傍民屋，街狭屋崩倒，北兵死伤甚众。屯于南顺门不退，俟火息乃进，天骥战死，律明入守内城，驾自巡城劳军。十四日，北兵攻内东城，拆民屋为楼，与城上相敌，东城使奎徽、李思安等以长枪束藁于火上焚之，随毁随立，城中发中炮击之，北兵视炮所坠，随散随合。十七日，攻内南城，角道上国兵击之，金吾卫将军邵邕战死，北兵亦失一将及三百余人。二十三日，率众攻内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击之，北兵失势。

时大城中遗民不能去者，为其啖食无余，见妇人肥美者，必以献之上将充食焉。上寅夕跣足告天，永兴王至焚香于顶。北兵以太庙为马厩，上望之恸哭。二十八日，遣东安王出使请和，且以公主为婚，北国将地永斯坚许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帝，只是国兵至此，岂可无犒劳？欲得骆驼三万匹、羊五万头、马三万匹、牛三万头。"东安王曰："此非祐所专，当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悬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议于明阳殿，翰林直学士张庆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请和，复得六畜以为食，后留攻不去，独不见侯景之攻梁武帝石头城之事乎？"因命人于翰林院取《通鉴》以进，聂希古曰："不可无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缯耳。"翌日，悬三百囊及东安王复往，北将大怒，举缯帛悉焚之，欲烹东安王。已而，有骨娄黠斯者劝之，至午攻内城转急，发大炮击碎西承天门楼屋，又叠木于下，复欲沃水为冰，完颜律明命城上缚大火炬数百，薰炙于上，且发擂木击之，北兵少却，营屯于城外，毡帐连绵，密如星布，望之无有边际，人心大惧。

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东总管统军完颜及、高阳帅臣陶木、成德帅臣茹贲兴各将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国，使袭其国，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许和，以羊一万遗之。北兵又请止援兵，高耆年曰："不可，此忠献王、斡离不二太子尝以此术误南宋矣，国家自当监之，岂可复坠其计？"乃报以援兵之来，此不及知，径路不通，何由可止。会北兵所虏将军穆思顺乘间走脱，至贲兴军，言北兵疲困之状。贲兴与及木皆请速进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兴中路以归，贲兴等败其后军。十五日，内城及四子城门开，完颜及等见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会初，不罹兵革殆将百年，僧寺、道观、内外园苑、百司庶府宇室华盛，至是焚毁无遗，向非忠献王有先见成规，国不立矣。"北兵归至临潢，复留别将攻兴化和建永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闻燕京众回，亦还。二月，北国遣其臣骨娄斯大鲁来请

婚，且欲割宗锦以北之地，聂希古请允婚，欲以章宗第三女顺国公主嫁之，割地之请不从，且许岁赂金帛三十万，遣王良嗣报聘至阴山见其主，良嗣致命。其国大臣地永斯坚闻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地与公主皆可有。"良嗣回，已四月末矣。五月，天时大暑，复少雨，礼部侍郎太常卿杜昌世请奏，上郊天地，用《周礼》《春秋》祈祷之制，张庆之以为不可，昌世曰："国家闵雨，遍从民望，今种多不入土，国家非兵弱将庸，但乏粮储，为北兵所困，若得一岁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将安祷也?"众以为然，且用季秋龙见而雩之说，上亲祀南郊与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庙，于大兴殿列祀开国勋臣，惟忠献王用太庙乐，完颜天穆、天骥皆预祭祀，命有司定谥。十七日，连雨二十余日，京师市巷萧条，草莽蓊然，大兴尹乌陵用章亲课大兴县宰及千户等耕城外废田。山东都转运俞良裔、河北转运廖鼎各运米五万石至京，兵民皆呼万岁。吏部郎中兼秘书少监邵文虎，奏乞州县立力田科，秋初遣使行诸路，观田之开垦，以为守令殿最。参政王昌禹曰："此诚是也，但朝廷征行调发使不苦于发兵方可耳。"是岁小稔，然田之荒者动至百余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没，盗贼伏藏。时莒、潍、淄之寇则有杨安儿，割据同华，河中府则有刘伯太、林行山贼，凡数百众，多者聚数万人，陕西耀州、鄜州、黑燕飞虎，所在屯结。朝廷谋讨之，张庆之以为民未安业，若用上国以平诸寇，恐北兵来不堪用敌，若欲金兵，止为盗饵，无益也。

九月，上不豫，上自即位，无一日欢，以外敌为忧，寝食俱废，眉须苍然，渐成脾疾，至是寝剧，永兴王自祈祷于恒山，十月初，稍瘳。时北兵已动，十月五日自蒲兴路取三韩，骑兵二日已到顺州，朝臣相顾不知为计，乌陵用章、枢密完颜律明曰："复用往时规模。"张庆之问侍御史萧立义，力争当以为避寇，主不能决。聂希古、余崇义、高耆年曰："避寇当素为行计，今强敌已逼顺州，旦夕且至，一动足则内外纷溃，若底收拾，非万全策，当如去年，一力捍御，俟敌退，然后定迁都之议。今中京形势为壮，犹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垒，到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见成规模。"用章曰："臣知北兵复来，所以不令居民携妻挈子，且令附在诸县，多募强勇，复兹城守备，百方皆令构思，但北兵至国大举，志在必克，守城尤须尽力，兼自七月，遣张汝弼谕西夏，完颜叔良谕蒙，皆厚赍金帛。昨，叔良信报，蒙极善，但叔良痛未回。今当命大同府帅臣遣一官属，优与借官告急蒙国，命永兴节度师臣，告急西夏。事济，许其厚报，北国必被其挠。"聂希古曰："用章言是也。"

八月，以用章为枢密使，用章兼府尹事，许之。右卫大将军、知枢密院完颜律明请且守大城，不可遽弃，令敌往入，守之不得，然后守子城内城。用章与聂希古、少尹张大和曰："不可。大兴都城汗漫九十余里，楼橹棚架事件皆无，如何去守？设或不利，必当走入子城，仓皇急遽如何得入？纪律必乱，敌若踵至，此危道也。不若从容养力，以坐俟其至，且坚闭大城，俾之不可径入，使之劳苦，我乃以逸待劳，凭高困之，斯乃上策。"众以为然。

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坚屯仁王寺，骨娄结赞屯太安山，山乃刘仁恭所筑，不甚高。十一月一日，攻顺阳门、南顺门、四会门，门楼上以沸汤热粪沃之，北兵乍退乍进，结赞遣人自西门之北，拔木扳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驰走，诸门守兵皆溃，用章令开苑城洞门纳之。二日午后，攻内城南角道，左卫统军李思安，发擂木牛鼻炮击之，敌死甚众。六日，北兵发民间所叠木植竹芦等，皆叠于角道城下，务与城平，欲前搏战，思安等募人，自龙游池凿地道，以干姊涂硫黄，破絮蘸油，间塞于所叠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堆，用冲车大铁锥打城，火自下发，众皆惊走，斯坚遣将于夹城口用大刀砍其众，不许退，焚死者甚众，臭不可闻。聂希古请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劫寨须是有可据，今敌据前南顺门，去子城九里，万一失利，为敌所觉，群起追逐，开门纳众，则敌亦乘间而入；不纳则是无故遣三四千人纳之死地，不惟无益，且损吾气。"希古喜曰："枢密所说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白上，当以厚报。"用章曰："人臣尽忠，何报之有？但强敌攻击至于阙下，此为我辈愧耳。"张思颜谓聂相曰："万一敌退，宜思大计，此不可频频侥幸。"是晓，大雪，国兵皆安，北兵驰跃雪中。十四日，雪霁，三大王自沈州运干蒸饼、牛马肉凡五十挽车，北兵喜甚。十七日己巳，攻内城，张琼、范泰自子城上用强弩射之，用热沸油泼其体，死者虽众，攻者不辙，用大铁鑱，鑱阔尺余，尾作长尖柄，以大锥锥砖上蹈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执大刀、大斧，待其上将到者，斫碎飞尸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观漆板壁门扇及窗槅叠为高木，与城同高，旁搭飞梯以升。用章造六轮车，上立两柱，横贯巨木五丈余，横戛木城，兵多坠死，车行既骤，北兵扼不能遂，皆俯伏以俟木过而起。用章令夜造搭桥，次日，用章以戛之木搭桥随后，北兵才伏，勇士执大斧跨搭桥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败，因夺木城，拆板壁以坠，北兵百计攻城不克。用章令随方隅置厕，兵人不得野溷，厕溢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秽，体皆生疮。不野溷则无臭秽，疾病不生，独柴薪渐乏，至拆绛霄殿、翠霄殿、琼华阁分给四城为薪。二十五日，北兵渐退。二十六日，无一骑在城下。范泰欲出兵追袭，永兴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共有十万兵，若设伏于平地，猝起与战，我兵必败。多遣，则守城之兵不足；少遣，适为敌擒。彼无故弃去，必是有巧，第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响，驰马探之，乃前队引去，以精兵伏于仁王寺、太安山东翠园，星兴观，俟我追兵出城，夹击之，因复攻城，众乃服用

章之言。十二月二日，北兵屯顺州，顺守出奔，一城老幼尽杀之，凡半月余，始自古松越龙汉以北而归国。

四年癸酉八月，北兵至紫金关，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复围燕京，分兵徇河北、河东、山东诸郡，回薄燕京，环城下寨。是时，北兵势盛，所将降人杨伯遇、刘伯林同汉军四十六都统，及大项军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东、山东诸郡。其时，中原诸路之兵，皆往山后一带防遏，城中无兵可守。悉佥乡民为兵，上城守御，北兵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遥相呼认，由是人无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郓、邳、海、沃、顺、通州有兵坚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约南宋交攻。十一月，燕京乏粮，上复遣使请和，北兵索犒军金、帛、牛、羊、驼、马等物，上皆从之，北兵归居庸关，尽驱两河少壮十余万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叩天对群臣曰："不图今日再得相见。"未几，旧疾复作。十二月四日，淄王允德自磁隰引勤王之兵三万至城下，入见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苏，会大同帅臣解士政奏言，奉诏之次日，即遣同知全伯野，借郎中使蒙国，且许犒以金帛二十万，元兴言北兵虽退，秋必复来，四民俱废，国何以立？宜少顺其意，或许以婚，或赂以财，且大臣欲以金帛与蒙，未见其益，不与北国，立见其害。付都堂议其可否。左谏议大夫兼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御敌必原其意，然后始有屈伸。今北国树立大辫之余孽，欲有我河北、河东、幽、燕之地，自欲得我辽阳、上京、会同、临潢等路，北国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将见使者日至其国，而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厌，以此计较，徒废玉帛子女，而彼惟欲灭吾国，我虽赂之无益。蒙国隔在北国、西夏之傍，彼欲吾地，则有北国以为之隔，惟使金帛悦之，可以结其心，彼既乐从，便当为我以扰北国，少舒国患。"众以为然，续闻北兵之退归，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颜叔良归，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陈。

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诸大臣入问疾，上曰："惟愿作病里去，荷公等不死于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驾，翌早，枢密完颜宇、乌陵用章宣遗诏，且令速葬，仍以国家多难，山陵痛加节约。上在位五年，宽仁恭俭，力矫前弊，虽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无不怜之。是日，百官议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八子，功勋夙立，容止可观，请众立之。"于是，奉迎以入，王辞让久之，乃从，立为皇太弟。十日昧爽，淄王允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俞崇义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遗弃万国，遗诏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献王定鼎中京，已及百年，变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兴以来灾变荐臻，七年之间三有大变，北兵猖炽，三次围城，虽人事之未修，亦天数之否运。盘庚以河患犹且迁亳，况今外敌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恋本重迁，畏闻移徙，臣恐为社稷之忧非细故也。一二年来侥幸，以今思之，迹已尽危，岂可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办，俟山陵后，即乞大驾光临。"有旨集议于明阳殿，嗣庆王琮、嗣安王伸，谓燕京规模壮大，不可轻迁。完颜宇、乌陵用章、张庆之、葛安民皆曰："昔忠献王佐辅太宗，既灭辽平宋，欲逮上京，以龙朔上国为根本，以辽阳、长春、会宁等路为北畿，以河北为东畿，故于大兴称中京，以会同为北京，以黄龙为上京，以中山府为南路，接引根本，东西南北道里适均。虑南宋有取河南、山东之心，每视为之度外去来之物，凡河南财物贡赋悉储于大名，山东之贡赋悉运之于镇州。临终付属于忠烈王及诸大臣，盖以南宋为患。及废刘豫，又以其地归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诱以歼宋兵，为取江南计也。谋计不齐，乃复取之，故当时控压中外，莫过于中京。今上国及古长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巍帝都，邻为敌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众大之势，尚复泥古而不知变通，余崇义之奏迁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议定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与宋夹攻耶律，约事定之后，以燕京归宋，耶律既灭，太祖便令如约。忠献王爱其山川广表，风俗坚悍、力劝自取。太祖微服以往，归谓忠献王，燕真好真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后，汝辈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张庆之曰："与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无以应。完颜律明曰："他处不知何如，中京断不可留。"聂希古曰："今河东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东有东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阳，陕西有永兴，惟此八处，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贫，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计，永兴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两河之中。闻余崇义葺理甚有规模，亦可保恃。"嗣庆王宗曰："今弃燕京而去，祖宗山陵尽在北地，若有残坏，公等何面目以辅人子孙？"庆之曰："太祖葬长白山，今已隔绝，卢龙诸陵若使边镇得人，亦是无患。为人子孙，以不坠宗祀为本，若北兵未尽，燕京必危，血食尚可忧，况陵寝耶？"中书舍人孙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迁，亦须暂时迁避，以俟敌势衰怯，然后还都。国人多苦热，谓河南暑毒可畏耳。"庆之曰："极北苦寒，极南苦热，惟河南北得寒热之中，炀王既都燕，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辫与北兵攻陷上国，二十年来，不往避暑，亦不闻有病热死者。忠烈王既复取河南，欲迁上国人居于梁、宋、齐、鲁，时皆以为不便，及炀王丧还，世宗初立，山东、河南北人，结集起兵，请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国人，筑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为上国，今七十年矣，亦不闻上国人以河南为不可居者，此小节耳，岂可妨大计？"议论久不决。五月，葬德宗于福宁陵，虞主返，上迎泣过悲。侍读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宽圣情，在礼不过始接三举，已至并爵酹四举耳。"上曰："不然，卿独不见诸公近日议论乎？陵寝宗庙自

兹益远。”宗直亦泣下。知永兴军大行台御史大夫邵篡（一作褰）奏曰：“闻崇义奏乞迁都，俟山陵以后，当有定议。今盛暑无几，秋风渐劲，迁国大事敢竟一岁而图之，恐北兵既来，噬脐无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诏曰：“国有大事，谋贵佥同，我太祖效文王之兴岐，居龙朔以有天下，忠献继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诸侯，顷岁多虞，兵灾未已，臣邻思久远之计，国人怀故本之思，合各进言，以图长策。”是日，集议于秘书省，嗣王二人既承诏，皆无语。枢密完颜宗鲁对曰：“盘庚迁亳不可效袭，平王迁洛愈见衰微，我国家以雄强战斗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远投梁魏，以此御敌，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苏峻之乱，人皆欲迁会稽、豫章，而王导不听，迄能立国百年。今徒见北人有画河之议，欲自燕而南迁，舍河北以厌北人之欲，则河南、山东为国家之久计，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庙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转输中原，使中外犹知我为雄强之国。臣以为，有中京，则有河之南北也；无中京，则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独立乎？”云云。

时枢密乌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谓有人则中京不必动。聂希古中不能平曰：“诸君各思为社稷计，勿怀己私，徒口舌之辨。”用章本无他意，直前言曰：“中京当迁，已无可议，今惟议所迁之地可也。”秘书监兼中书舍人俞宪之、著作郎雍迪曰：“枢密之言是也。太原地瘠，浸近北国与西夏，中山犹燕京也，永兴、太原皆不可。惟大名、洛阳、汴京可耳，惟上所择。”参政费钦曰：“汴京为四通八达之冲，梁宋地平，赵氏居之，至宣和而事体可见。然彼所以居者，资给东南六路（淮南、两浙江、东西两广、福建、河南北）漕运。今我何仰？不若洛阳，为天下中，犹有险固可守。”聂希古曰：“洛阳不如永兴，汴京不如洛阳，洛阳诚可都也。但洛阳宫殿废坏，地多荒圮，今若一旦修造，则国力不支，若因仍，则非以为帝王之都。汴都宫阙，自正隆主缮修之后，今犹坚完，气势犹壮，权居之宜，惟汴为可。”侍郎李迪曰：“国初不以河南为要，忠献王、忠烈王常视为去来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学士院孙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国之思，每切虑之，岂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韩侂胄为戒，谁敢议此？况吾国兵较北兵诚不如，较宋则制之有余力。”聂希古曰：“众议纷纭，各为矛盾，自晨至晡，尚犹未决，惟白上以定都于汴。”众犹以李迪之言为然。翌日，孙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时，事势亦异，论事不如论意，知其意则事可知，臣窃惟太宗命忠献王及庄、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献再往，极其智巧，胁之以威，诱之以术，夕虑朝行，谋终谨始。考其设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诱之使至，始行废夺，凡其子弟群从布置耳目，搜录无遗，惧颠木之由蘖，终将为国之害，不思康王在于河北。大军既返，宋号复兴，天时方暑，未可回辙，秋风稍劲，忠献以三千骑由山东以趋淮甸至扬州，随得而复失，续遣四太子越江穷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胜败相当，势始可虑，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陕西是其故墟，忠献惧亟取则百姓难谙于政化，先立张楚，次立刘齐，若果争必取，则复树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为禁持号令，而南自弱谋未尽行。忠烈当国，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其将兵于平地，彼守河则江必虚，彼不守河，则是我尝归之，彼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其主，此其二也；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王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画，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扇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此其三也。此三者，监密深远，百年赖之，为先朝视河南为度外之去来，岂不厚诬于先忠献王耶？盖不都中京，则故辽之地难定。不深于防卫河南、秦、洛，则河北、陕西之地难保。今中京之规模既安，惟当经画两河，犹不失于曹魏、元魏之时。抑又闻邻于强者难为功，邻于弱者易为力。”聂希古读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当如何？”乌陵用章曰：“朝臣谓北兵虽炽，若以战力守中原，则河南北皆为臂指之用，是护胸膈以保心腹，若舍而去之，我往寇亦随至，食疽浸淫，所损愈甚，此一说也。大臣谓兵凶器，战危事，万一失利，社稷可忧，若有不虞，百身莫赎，不如避寇以图万全，亦一说也。二说各有利害，惟圣意决择。”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议，正要臣等与陛下断决，若用章两可之说，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归。次年忠献王倾众之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药师、耶律乾忠议之，忠献以箸条三策：谓宋帝若率其至要、亲属或走荆襄，渡江南，此上策也；拣汰老弱，收集精兵，委弃罗郭，坚守内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优游不决，分守大城，斯为下策。必成擒耳！复遣一将屯睢阳以遏东南之援，郭药师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备见其事，朝臣皆是书生，自分党羽相为好胜，是者未必服非是者，背后窃笑而未必争，彼岂能有意家国？少帝复无英断，惟人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宋，皆如所料，臣尝怜之。不谓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说迁，明日说守，北兵已来，那时莫遣，宰相不先定策画耳！”因下殿再拜，求罢。上令内侍扶上，用章曰：“圣驾一面迁动，臣等自当死守故京，此何不可？但恐驾到所在，他亦来尔。”希古曰：“臣岂不知之，恨兵弱不赡，使北兵至此，当思万全之策，不可侥幸。”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断著处分。”遂退，御膳罢，上诣蓬莱院观

音寺烧香，过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携而行，逐之，各登树而走。内侍言，近日此物甚多，有戏舞于宣华殿阶之上下，上拊髀曰："变怪如此，不去可乎?"时宫殿多妖异，皆此类。明日以此谕宰执，聂希古就出敕命，乞降诏，令大名余崇义、汴京留守完颜成章、转运向琬，各装备修内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计度车夫人马，上蹙额可许之。

六月，上京路帅臣卢之郃奏言："北兵昨陷复州，执去同知赵子寅。陷顺州，执督运天使张元应。今二人偶脱得归，已在臣州治，乞赐进止。"聂希古、乌陵用章合奏，令发遣来，欲知彼事，凡四百二人乘驿至，希古奏，先与执政聚问于都堂。二人言，北人自知深入，虽为上国之害，然亦不甚得利，意欲明割疆界，使之据定保守，岁赂几何，庶各得无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里，但得约定则和，旦夕须有专使者。用章曰："二公闻得耶?岂他用事人自与说耶?"元应曰："某在彼稍间散听得人如此说。"翌日，令二人各于河北诸州，权请同知正员俸给，听候迁除。八月二十二日，北国遣东部副大人左尚书地永纥烈，与掌记侍郎完颜天驷来，其国书略曰："北天国相都大人地永赞，致书于大金丞相左右，立国以信，信生于诚，我黑黔北天帝，受先北天帝遗旨，保祐爱王父子，连年与之出兵，近迹观之，完颜雄所立，大无意势，如灰如槁，不能有国，与之构怨何为?何为?昨者贵朝自完颜大声归后，绝不再遣，欲说诚实阻隔无由，今宜无警无虞，一切如初，犒劳和好，贵朝自详酌议之，具数见报，别立誓盟，青兕皮千片，黄鬃段千端，马十匹，火浣布百端，为贵朝献，宜白大金皇帝收留。"二使至，遣中书省门下省都检详葛齐年、枢密直学上都上雅馆伴。九月一日，上坐承安殿，召宰执议之，用章、庆之曰："和可许，不可恃。"希古曰："然则，今不可却，彼以好意来，但允从之何妨?"张庆之曰："岂可信?和自许，都自迁，兵备自修。若信其言而和事，事皆废，坐以待毙，此赵家二帝为我擒也。"上曰："先朝于赵家亦太甚矣。"用章曰："当兴盛时，宁恤及此?不如此，无以建大业。"

初二日，遣谕北使，颇如所约，止许以前所陷失州郡为界，岁赂牛、马、羊各二万，银绢二十万，仍命大臣聂希古等作书以答北国。其书略曰："大金国相大臣聂希古等，谨致书于北天帝国相左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圣经所训敢不敬钦?由是贵国因皇天之悔祸，念赤子之流离，远示海函，许通和好，览所言之来意，敢详酌以陈诚。但自今以前，已陷没之城池，悉归北界，惟见存之州郡皆属本朝，封域如斯，永为定制，子孙相继，久远遵承。仍岁备牛、羊、马匹各二万，银二十万两以供贵国之需，倘沐允从，续当誓约。白玉带一，黄金带二，金花酒器十事，银花器皿百事，绫绮百端，彩绢千匹，用置回篚，宜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赵子宜、张元应，并召还，子宜除直昭文馆，元应总天驷飞龙十七监。敕已出，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封还录黄奏言："多事之世，士无常守，外顺内逆，惟利所在。子宜、元应之归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为诚，臣深疑之。自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不知其存亡，传闻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独此二人忽然逃归，情态张皇，气貌不改，恐未必非敌之间，古事臣不必言，谨按国史，天会八年冬，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克苦于复仇，思有以止之，而势难于自屈。鲁王曰：'惟遣彼臣先归，因示空胁，而使其臣顺遵之，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或可以定。'忠献王曰：'谁可使者。'忠烈曰：'惟张孝纯可。'忠献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纯见霍安国之使，便来迎降，既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阳，围大梁，皆由先取河东。彼处谁不怒之，遣去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里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桧初来，说赵氏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说张邦昌不为人悦服，虽立何济?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喜其人，置之军中，试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顺从，间语以利害，而桧终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说许某着手时，只依这规模分别，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终弱，若纵之归国，彼处喜慷慨说事，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济吾事，更须恩结其心。'众皆令解其言，南臣羁旅，秦桧独稳足，一朝资以金宝，驾以海舟，挟孥而去。韩常惧南有疑，而忠献不听，至彼大得权位，而所谋始行。顺昌之战，刘锜欲径进，而召刘锜。商虢之战，岳飞欲径进，而召岳飞。终于杀岳飞、废韩世忠、张浚，贬赵鼎，而南北之势定。可见逃人归国，不可不细查其来历，关系国家不小。"上不从。上与群臣终日议迁都，将启行，北兵闻之，如风雨骤至，统兵追扼（下阙）岁此行无顾后之忧。昌拜泣恸，上亦挥泪，三卫追从皆流涕。昌复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辞去，且曰："事有便宜，许臣自施行，续次以闻。"许之。至赵田河、涿州进顿食，凡二千舆，上令分赐。

二十九日，至易州，一宿遂行，至沧京，中山府守臣郑之绍迎驾。十月五日，幸中山府舍之绍空诸寺观，区处有条至者如归，民亦安堵。是晓，完颜昌奏，北兵将骑，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御，行乞早幸大名，庶得中山之民协力拒敌，诏太原帅臣完颜真，出兵与岚代兵戍飞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间道趋河东也。六日午，驾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帅臣余崇义，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张居来迎驾。将及相台百里，崇义至，拜伏道左，具言借位大臣，使鸾舆至此，死不赎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军人争薪草，撤民屋，汹汹喧呼。用章亲至慰抚，余崇义令鞭管事人于铜雀街，计人分给，内外皆定。参政张庆之与直学士院完颜叔靖、直馆昭文馆兼直学士院聂宗明，登铜雀台饮酒赋诗，为御史李彪所弹，各罚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华知大名府。余崇义（下阙）闻感思奋起，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八日，有旨令张师颜等，分别文籍、书画、图

史、彝鼎、古器并如旧制。是日，汴京吏民指所乘车曰："恰好去九十年，谁知又归在此耶！"其间士民，亦有见上仪从不整，为之泣下者。十一日，锁院聂希古迁太傅魏国公，余崇义迁太保郑国公，乌陵用章迁太尉卫国公，张庆之迁特进濮阳郡公，自余各加恩秩，皆准赦文所降。自驾发燕京至汴，前后诏诰，皆孙大鼎、卢之宪二人为之。是夕，草制罢，共宿玉堂。翌早，举似鸿胪寺雄孝孙戏之曰："闻说有润笔不罚金者。"

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京，司天太监郝椪为人明敏，精于天文、地理，忠献王攻伐辽、宋每携以行，前后所言皆验。尝谓燕京土燥山远，水泉不润，但可以为守，难以文治，若调遣兵戈南征北伐，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修饬礼文，祸乱必作。又太和末年，有谣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住，前后总皆留"，及朝廷将迁，其言悉皆应验。草泽王天复上书言："帝坐不安，国家当有变更，宜思顺动，庶可无虞。燕京土气耗竭，物极而衰，惟变则通，愿顺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推之，迁都固皆前定耳。

# 续夷坚志

[金]元好问撰　李　珍整理

《续夷坚志》四卷，金元好问（一一九〇——一二五七）撰。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山西太原人，金代著名学者。此书为续宋洪迈《夷坚志》而作，所记皆金泰和、贞祐年间神鬼怪异之事，间杂有道家炼丹及中医治病之方，对了解金末北方民情风俗多有裨益，很有参考价值。本书有《石莲盦汇刻》、《笔记小说大观》、《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 卷　一

### 镇库宝

越王熔炼丹成，不及饵，藏之镇州库藏中者，余三百年。贞祐初，真定元帅三喜弃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阳，为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丰衍库收，名色谓之“镇库宝”。京城变后，予同户部主事刘彦卿往观之，丹以漆柜盛，旁画广成子问道像，中复有漆盒，高五寸，阔三寸，盒盖上作九环，外八中一，以金涂之，各有流（去声）道相贯。环中作小孔，予意其为九转也。盒中复有银盒盛丹，盒盖上镂佛一，左龙右凤，在佛座下，亦皆金涂。开视，丹体殊轻，周匝合中，色如枣皮漆，而裂璺纵横，绝不与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颇轻之。问主库者，此有何异，曰：“无他，但阴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亲见。”

### 金狮猛

正大初，张圣俞客舞阳县北街。一日，家婢从一弓手家买得一牛腰肾，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剥视之，得一石，作狮形，色如泥金所涂，前一蹄屈向内，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余，殆秉异气所化。圣俞嫂吴收之。不知今存否也。（圣俞说）

### 康李梦应

康伯禄、李钦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与钦叔求梦于其神，伯禄梦城隍破，争船落水中，为一锦衣美妇援之而去，美妇援出，满眼皆桃花。钦叔梦人与桃符二，上写“宜入新年，长命富贵。”明日城陷，伯禄争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陕县，三四日改岁，陕令杨正卿令人送桃符，所书如梦中所云。（正卿说）

### 包女得嫁

世俗传包希文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妇还，云是希文孙女，颇有姿色，娼家欲高价买之，妇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财，捶楚备至，妇遂病，邻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谓人曰：“我能脱此妇，令适良人。”即诣主家，闭目吁气，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态。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骂之。主人具香火，俯伏请罪，问何所触尊神。巫又大骂云：“我速报司也。汝何敢以我孙女为娼？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灭汝门矣。”主家百拜谢，不数日，嫁之。

### 铁中虫

吾州会长老住飞狐之团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厨堂一镬可供千人，燃火则有声，今二年矣。人以为釜鸣不祥，废不敢用，妨大众作食，师欲如何？会云：吾就大众乞此镬，当任我料理。众诺。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虫，长二寸许，色深赤，盖此虫经火则有声。淄川杨叔能亦尝见芒山均庆寺大镬破一窍，如合拳，中有一虫，如蛴螬而红，此类大家往往见之。魏文帝《典论》以为火性酷烈，理无生物，特执方之论耳。（团崖事全唯识记）

### 王增寿外力

秀容东南双堡王增寿，号为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敌。太和末，官括驼，增寿作诡计，钉（去声）驼足令跛，自羊头村背贪驼至代州，州守信以为然，增

寿复负之而归。（樊帅说）

## 石中蛇蝎

太和中，柏山长老志贤，住西京东堂，常住足备即弃去，修浑源乐安桥岭路，椎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相吞螫，人不知其何从而入也。贤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随想而入，历千万劫而不得解者。若不为解却，他日亦道曾见我来。"即以大杖击之，竟无他异。（仝唯识说）

## 任氏翁媪

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

## 郑叟犯土禁

平兴南函头村郑二翁资性强，不信禁忌。太和八年，其家东南有所兴造，或言是太岁所在，不可犯。郑云："我即太岁，尚何忌耶？"督役夫兴作，掘地不二尺，得妇人红绣鞋一双。役夫欲罢作，郑怒取焚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鱼，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并亡，又丧长子，连延十余口，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惧，避他所，祸乃息。

## 张童入冥

平舆南函头村张老者，以捕鹁为业，故人目为鹌鹑。年已老，止一儿，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无所倚，号哭闷绝，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复不忍，但累砖作邱，入地一二尺许，云吾儿还活，人笑其痴，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复墓，恸哭不休，忽闻墓中呻吟声，翁媪惊曰："吾儿果还魂矣！"撤棺砖，曳棺木出，舁归其家。俄索汤粥，良久，说初为人摄往冥司，儿哀诉主者：爹娘老可念，乞尽余年，葬送毕死，无所归恨。冥官颇怜之，即云今放汝归，语汝父：能弃打捕之业，汝命可延矣。其父闻此语，尽焚网罟之属，挈儿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吕姓者，年未四十，仪表殊伟，曾上州作纲首。张童即前问僧："师亦还魂耶？"吕云："何曾死。"张童言：我在冥中引问次，见师在殿角铜柱上，铁绳系足，狱卒往来，以棓撞师腋下，流血淋漓。及放归时，曾问监卒："吕师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脱下斋主经文，故受此报。吕闻大骇，盖其腋下病一漏疮已三年矣。儿初不知，吕遂洁居一室，日以诵经为课，凡三年，疮乃平。（赵长官亲见之）

## 土禁二

乙巳春，怀州一花门生率仆掘地，得肉块一枚，其大三四升许，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肤膜。仆言土中肉块，人言为太岁，见者当凶，不可掘。生曰："我宁知有太岁耶！"复令掘之，又得二肉块。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马皆尽。古人谓之有凶祸，而故犯之，是与神敌也。申胡鲁邻居亲见之，为予言。

## 群熊

癸卯初，有熊数十万，从内乡、硖石入西南山，衔枚并进。行既远，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群熊自食之。州县有文移传报，予于彰德见之。

## 刀生花

济源关侯庙大刀辛丑岁忽生花十许茎，各长一指，纤细如发，茎色微绿，其颠作细白花，大于黍米。予同舍李庆之子正甫为予言。

## 产龙

平定苇泊村，乙巳夏，一妇名马师婆，年五十许。怀孕六年有余，今年方产一龙。官司问所由，此妇说怀孕至三四年不产，其夫曹主簿惧为变怪，即遣逐之。及临产，恍忽中见人从罗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自陈云："寄托数年，今当舍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讫，一白衣腋之而去，至门，昏不知人，久之乃苏。旁人为说晦冥中雷震者三，龙从妇身飞去，遂失身孕所在。

## 萧卞异政

萧卞贞祐中为寿州，一日，杨津巡逻回，忽马前一黄犬掉尾驯扰，且走且顾，如欲导人者。卞遣二卒随之，径至西河岸智井中，垂头下视，卒就观之，井垠有微血，一尸在内，即驰报卞。呼地主守获之。犬又导入城，望见一客店，鸣吠不已，如有所诉。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识此犬，云是朱客所蓄，数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独来，何也？卞即拘船户偕至县，令主人者认之，认是船户。主固问朱客所在，未加拷讯，随即首服。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滩，为虎所食。立妻泣诉于卞，卞曰：吾为尔一行。率僮仆十余辈，驰至新寺滩，丛薄间见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驱执者。卞以一矢毙之，剖其腹中，环故在身。（范司农拯之说）

## 土中血肉

何信叔，许州人，承安中进士。崇庆初，以父忧居乡里。庭中尝夜见光，信叔曰："此宝器也。"率僮仆掘之，深丈余，得肉块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骇，亟命埋之。信叔寻以疾亡，妻及家属十余人相继殁。识者谓肉块，太岁也，祸将发，故光怪先见。

## 玉食之祸

燕人刘伯鱼以资雄大定间，性资豪侈，非珍膳不下筋。间舍数百人，悉召尚食诸人居之，且时有赒赡，问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财日削，郁郁以死。十数年后，两儿行丐于市。玉食之

祸，耳目所见，不知其几人。聊记此耳。（二事亦司农云）

## 京娘墓

都转运使王宗元老之父础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许。初就举选，肄业县廨之后园。一日晚，步花石间，与一女子遇，问其姓名，云我前任杨令女。元老悦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与之合。他日寒食，元老为友招击丸于园西隙地，仆有指京娘墓窝场者。元老因问京娘为谁，同辈言前令杨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闻杨令之女，心始疑之。归坐书舍，少顷女至，娇啼婉转，将进复止，谓元老曰："君已知我，复何言也。幽明异路，亦难久处。今试期在迩，君必登科。中间小有龃龉，至如有疾，亦当力疾而往。当见君远阳道中。"言讫而去。元老寻病，父母不欲令就举。月余小愈，元老锐意请行，以车载之。途次辽阳淀，霖雨泥淖，车不能行。同行者鞭马就道，车独行数里而轴折。元老忧不知所为，忽有田夫腰斤斧负轴而来，问之，匠者也。元老叹曰："此地前后二百里无民居，今与匠者值，非阴相耶？"治轴讫，将行，俄见一车，车中人即京娘也。元老惊喜曰："尔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记辽阳道中相见之语乎？知君有难，故来相慰耳。"元老问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车，第言"尚书珍重"而已。元老不数日达上京，擢第。明昌中为运使，车驾享太室，摄礼部尚书，数日而薨。

## 神霄丹宝

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铸为钱。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宝"。五福者，曰"五福丹宝"。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钱归内府，海陵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服之不中暍云。（内藏库使五寿孙说）

## 掐　画

西京田叟自号瓦盆子，年七十余，所作《尧民图》，青缣为地，掐桦皮为之，暗室中作小窍取明，与主客谈笑为之。尝戏于袖中掐虱数枚，乱掷客衣上。客以为真虱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刚狷，自神其艺，不轻与人。己所不欲，虽千金不就也。盖掐画不见于书传，当自此人始耳。（事见平阳都运使张伯英文）

## 枸　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摧，出一枸杞根，方广一尺许，作卧狗状，足尾皆具，嘴亦有细毛，背上一枝直出。县外一农家得之，里社传玩，寻为县官所夺。崔君佐见此时，十五六矣。

## 诗　谶

梁仲经赴官，咸平道中有诗云："山云欲雨花先惨，客路无人鸟亦悲。"刘御史云卿诗："坏壁秋灯挑梦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叶埽不尽，寒花看即休。"未几皆下世，殆诗谶也。至如杨敏行昼眠云："身如蝉蜕一榻上，梦逐杨花千里飞。"真鬼语，何谶之有。

## 敏之兄诗谶

敏之兄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约与王元卿、田德秀、田献卿辈宴集，而其夜阴晦，罢。敏之有诗云："佳辰无物慰相思，先赏空吟昨夜诗。莫倦更深仍坐待，密云还有暂开时。"王、田戏曰："诗境不开廓，君才尽耶？"敏之叹曰："我得年仅三十，境界得开廓否？"明年，遭城陷之祸，年仅三十二。

## 申伯胜诗兆

高平申万全字伯胜，正大中以史院编修官从宗室庆山南征。道中有诗云："回首西风谢敝庐，崎岖又复逐戎车。人生行止元无定，一苇江湖听所如。"不数日，溺淮水死。

## 天庆鹤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龙冈之上，置宣圣庙、铁佛寺、天庆观，为州之镇。天庆观老君殿，尊像极高，大唐七帝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晋天福二年重修。每岁二月十五日，道家号贞元节，是日有鹤来会，多至数十，少亦不绝一二，翔舞坛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观，旁近城上。州刺史约先见鹤者有赏，四远黄冠及游客来者，三日不绝。贞祐兵乱殿废，鹤遂不至。

## 告成旱魃

贞祐初，洛阳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说有旱魃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随之。"命少年辈合昏后凭高望之，果见火光入一农民家，随以大棓击之，火焰散乱，有声如驰。古人说旱魃长三尺，其行如风，至于有驰声，则不载也。

## 玉儿　当是其名

太原庙学旧有鬼妇人，是宋日提刑妾，为正室妒，捶而死，倒埋学旁，具处有桑生焉。此鬼时入斋舍，与人戏语，然不为祟也。大定中，有数人夜宿时习斋，三更后忽闻窗外履声，须臾入斋，以手遍拊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惊休惊也。"及至后，皆如其言。（学正马持正说，睡者赵文卿、段国华、郭及之。）

## 王氏金马

太原王氏，上世业医，有阴德，闻里中。至君玉之父，翁母皆敬神佛。一净室中安置经像，扃钥甚严，于洒埽母亦亲为之。一日晚入室中焚诵，忽供几

下一细小物跳跃而出，有光随之，须臾，作声如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传有金马钩，今真见之。果欲送福，来老妇衣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视之金马也。君玉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统元年相次科第，乡人荣之，号"三桂王氏"，府尹并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荫补。至其孙仲泽，复为名进士，文章政事、谈辨字画，大为时辈所推。金马方广三寸，金作枣瓤色，项颈微高，尾上揭如艾炷，髀股圆滑。兵乱之后，予曾见之。（濬州清卿房约为赋《金马辞》也）

## 王云鹤

王中立字汤臣，岢岚人，博览强记，问无不知。少日治《易》，有声场屋。家豪于财，客日满门，延待备极丰腆。其自食，则日食淡汤饼一杯而已。年未四十，丧妻不娶，亦不就举，独处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时人觉其谈吐高阔，诗画超绝，若有物附之者，问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闲闲赵公于平定，遗之诗曰："寄与闲闲傲浪仙，枉随诗酒堕凡缘。黄尘遮断来时路，不到蓬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谪降。为世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与我皆是也。一日来都下，馆于闲闲公家，中秋诗有"印透山河影，照开天地心。人世有昏晓，我胸无古今"之句。闲闲大奇之，因索墨水一盂，如言与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间留"古鹤"二字，广长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书也。少之，先生从外来，问所以然，不答。题其旁云："天地之间一古儒，醒来不记醉中书。旁人错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诗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诗情狂压海山平。忽经风浪耳边过，不觉神形来世中。因君感激从君说，凿破机关我亦惊"。此类甚多。人有问世外事者，亦一二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势极飞动，闲闲极爱之。屏山李之纯尝见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论议数十条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诘难，然后以己意断之，以为辨论中第一流也。临终预刻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易名云鹤，号拟栩道人。人物如世画吕公，肩微耸耳。

## 董国华

董文甫字国华，潞人，承安中进士，资淳质，泊于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学道，闲居宝丰，父子闭户读书，朝夕不给，晏如也。先生历金昌府判官，礼部员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县，自知死期，作书与家人及同官，又与杞县令佐诗，多至三十余首，书毕坐化。

## 卫文仲

卫文仲，襄城人，承安中进士，性好淡泊，读书学道，故仕宦不进，平居好歌东坡《赤壁》词。临终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后事，即命闭户，危坐床上，诵《赤壁》词，又歌末后二句，歌罢，怡然而逝。

## 一行墓石记

刘太傅机，贞祐兵乱后，自管湖州刺史迁济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机复立州宅，掘一黄土坡，偶值古冢，乃唐一行禅师墓，有石记云："刘机当破吾墓。"

##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台山中。人至泉所，以纱帛障眼，下视泉水，或见月在水中，故泉以为号。历数千百人，乃一二见之。大参杨叔玉，五台人，为予言：明月泉吾所亲见，非传闻也。

##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徕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诸孙具棺葬骸骨，与常人无异，独其心如合两手，已化石矣。

## 毁宝鼎

皇统中，修内司烧琉璃瓦，毁一大鼎，三日不熔。鼎欲败，有声如雷，闻三十里外。人谓成败有数，数与厄会，虽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颜说）

## 田　鼠

正大壬戌，内乡北山农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为群，所遇禾稼为空。猎户射得数头，有重十余斤者，毛色似水獭。未闻如此大鼠也。

## 天魔祟

泰和末，雷景滂任寿州防御判官，弟希颜亦到官。有官妓香香，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数日不起。希颜谓其同列者，言有一妇人，为天魔所著，挈上浮图颠。凡妇意所欲，无不立致。一日见布幔车过塔下，妇谓魔言："车中贵人妻，汝取其钗来。"魔去，良久乃至，无所得，妇问故，曰："彼福人，有神护之，望而不得前。"妇又问："彼以贵人妻，故有神护也?"曰："不缘贵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妇即发愿："我若脱此祟，不但我终身不食牛肉，誓尽此生劝人不食。"言未竟，魔大骂，即去，遂不复至。妇大呼求救，其家以绳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能不食牛肉，发愿神佛前，祟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即发愿。后十余日，靓妆袨服，持酒来谢，云"得学士教，今为平人矣"。

## 神　哥

孙国镇内翰，族妇有为山魈所污者。魈自言："汝若资用所阙，我能立致。"尝积绢满庭，皆有真定库印，妇家以官物累己，乞屏去。俄顷，失绢所在。又一白马，金鞍宝勒，不知从来，而系之枥下。家人益惧，祈请良久，马忽不见。诸子窃议，呼魈为"五

郎'，云："设若人家无嗣，能为致一子否？"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画，锦绷绣褓，卧之床上。老幼拜祷，不愿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岁病卒。

## 王确为兄所挞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确，酗酒欺幼孤。祖母张容忍既久，无所控诉，遂病不能起。一夕与诸女并寝，夜半灯暗，闻骚窣声，少之，触双陆棋子乱，啧啧有声，屡叹。祖母哭失声，因言五叔恃酒见凌，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将为鱼肉矣。不数日，确承醉夜出定襄，归至赵村，值外祖于中路，画地大数，随以马策乱捶，确抱头窜伏，仅能至家。取火视之，衫服碎破，肿青满背。明就外祖像前百拜谢，后酒亦不饮。

## 王全美母氏诗话

定襄王全美之母从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书，忽一日谓敏之兄言："外生我漫得一句，汝看作得偈否？"举似凡十数句，惟"天机割断繁华梦"，殆似从慧中得之。母未几下世。

## 虱　异

德顺破后，民居官寺皆被焚。内城之下，有炮数十，垂索故在营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见每一索从上至下，大虱遍裹，如脂蜡灌烛然。闻汴京被攻之后，亦如是。丧乱之极，天地间亦何所不有也。

## 单州民妻

贞祐初，虞县黄九者，从佛儿堌贼钻天怪作乱于单父，虏老幼数百。中一妇有姿色，黄欲劫取，妇阳谓贼曰："吾夫少选至，愿一见，嫁君未晚。"及见其夫，诉以劫取之事，因指黄九恶语大骂。贼不胜愤，砍杀之。被砍处不血出，但白膏流。（黄冠禹翼之说）

##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许人，乱后居洛阳东南左家庄，以佣为业。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马策乱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诣营中诉之。通事乃贵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头、白金一笏就梁赎罪，且说之曰："汝夫死，亦天命，两子皆幼，得钱可以自养。就令杀此人，于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无罪而死，岂可言利？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众不可夺，谓梁氏曰："汝宁欲自杀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众惧此妇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杀之。梁氏掬血饮之，携二子去。（洛阳翟志忠云）

## 李昼病目

聊城李昼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无目，李去岁一目复枯。问神霄何道士求治疗，何问渠守作亏心事耶。李言某生塑神像，急须用睛，则往往就神像推塌处剜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岁春，何来阳平，谓予言李吝少费，受此报。

##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缝为业，年三十七。一日，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卧一桃园中，忽梦一神人被金甲执戟至其家，蹴之使起，王问何为，神曰："吾为汝送尾来。"自后觉尻骨痛痒，数日生一尾，指许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贯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于母，使至饥饿，故受此报。每人观看，则痛痒少止，否则不可耐也。因问何求疗，何无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何道士云）

## 石公阴德

国初定州唐县王八郎，姿容雄伟，膂力绝人，为相者所惑，谋作乱。因设诡计，籍乡人姓名，未及引诱，为人所告。州将高某捕获，案籍逮捕凡数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当，石公时为都司，谏止之，曰："以诡计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无预谋者，使其在诖误之列且不可，况诬以从逆乎？"州将不悦，命他吏鞫其事。吏承风旨，文致其罪。然将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将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即从石公议，戮首恶二三人，余悉纵遣，并取旧案焚之。石公之子琚业进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阴德，乡人无大小，能备道之。

## 马三诋欺报

恩州刘马三，以钩距致富，尝用诡计取邻舍袁春田，春诉于官，马三出契券为质，竟夺之。春不能平，日为乡人言"渠诋欺如此，已将为异类矣。"马三亦自誓云："我果诈取汝田，当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数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纯白，有朱书"我是恩州刘马三"七字。马三素多怨家，竟欲出钱买之，寻为州刺史所取。阖郡皆知。马氏子孙不胜其辱，购而藏于家。

## 白神官

鄜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变，如平地起龙，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见佛像，光怪夺目，数百里间，无不归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时为此县主簿，捕得之，问所以能怪变者，皆托以天神所为。及掘得狐涎一罂，神官乃伏罪，决杖二百而死。县境为之肃然。其后吾舅彦师再到洛郊，去外祖已四十年。访旧事，父老尚能言"君是杖杀白神官王主簿子孙乎"？

## 贾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观贾道士，鱼儿泊贾大夫之子，知其前

身本潞州人义镇王秀才，贞祐之兵，为北骑所俘，乘骑他出逃去，骑追及，枪中其额而死。死后性不昧，顾盼中有二人来扶之，使历观诸狱，不忍恐怖；复扶之出，过一石桥，见莲花盆子中，贮恶血汁，令饮之，觉腥口不可近，不肯饮。二人不之强，但推堕水中，既而开目，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儿，及满月，乡邻来贺，皆见，但语不出。六七岁说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许之，送朝元观作道童。一日俘主来，观中人说前事，俘主亦了了能记，都不差。视其额角，疮瘢犹存。

## 旬会之异

定襄魏仲仪以经童出身，得辽阳警巡院判，将复应词赋举，与同辈结夏课，十日一宴集。中一举子物故，他日旬会，诸子感叹存殁，仍于故人设位。少选食至，诸人举匕箸，而设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声，竟至罢食。

## 济源灵感

济源庙，隋时建，庙后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献酒及冥钱，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岁春暮，纸灰从水底出，谓之海醮。水亦有澄澈时，池底物历历见之；或时水底酒尊伞扇，浮游水面，谓之神赐。虽重若银杯香盒，亦浮。观者环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长漉篱捏取，拜赐而去。酒尊皆有签记年月姓名，饮之往往有味云。

# 卷　二

## 贞　鸡

房皞希白宰卢氏时，客至，烹一鸡，其雄绕舍悲鸣，三日不饮啄而死。文士多为诗文，予号之为“贞鸡”。

## 王氏孝犬

王怀州家小儿子五哥，畜一犬，甚顺。五哥十二三死，犬随至葬所，徘徊望顾，如有所见者。自后日一往墓侧，暮乃归。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 狐锯树

阳曲北郑村中社铁李者，以捕狐为业。大定末，一日张网沟北古墓下，系一鸽为饵，身在大树上伺之。二更后，群狐至，作人语云：“铁李铁李，汝以鸽赚我耶？汝家父子，驴群相似。不肯做庄农，只学杀生。俺内外六亲，都是此贼害却。今日天数到此，好好下树来。不然，锯倒别说话。”即闻有拽锯声，大呼“措镬煮油，当烹此贼”，火亦随起。铁李惧，不知所为，顾腰惟有大斧，思树倒则乱斫之。须臾天晓，狐乃去，树无锯痕，旁有牛肋数枝而已。铁李知其变幻无实，其夜复往。未二更，狐至，泣骂俱有偷，李腰悬火罐，取卷爆潜爇之，掷树下，药火发，猛作大声。群狐乱走，为网所罥，瞑目待毙，不出一语。以斧椎杀之。

## 济水鱼飞

壬寅岁，济源水中鱼飞起，乌鹊啄食之而堕，人取食，无他异。甲辰冬，安贤镇西南之马陵，平旦无风云，忽空中堕鱼七八头，不知所来，又比济源者差小。陶朱种鱼法，池中著鳖，不尔则飞去。

## 石佛动

正大八年，滕州东三里有石佛一躯，忽自动摇者数月，及州将死，乃定。禹冀之闻张仲安说。

## 鬼拔树

兴定末，曹州一农民一日行道中，忽骤雨，闻空中人语云：“敢否?”俄又闻大笑声。此人行半里，见道左大柳树拔根出，掷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臀髀痕，如麦笼许。盖神拔树，偃坐泥中破笑耳。

## 高尉阴德

高工部有邻，字德卿，父飞狐令集，尝尉南和，以公事活千余人。德卿生于此邑，四十年后，拜安国军节度使。父老有及见当时事者，扶杖迎劳，欢呼马前，德卿亦为立碑尉厅，道所以阴德阳报之故。不逾月，子嵩，犹子铸，同榜登科，时人荣之。

## 胡公去狐

胡彦高明昌二年，以廉举为即墨令，县廨在古城之隅，为妖狐所据，昼伏夜出，变化狡狯。或为狱卒，纵遣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袱，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邑人无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余五十年矣。彦高到官，问知其然，顾谓同僚：“官舍所以居贤，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据之耶?”时室空已久，颓圮殊甚，即令完葺之。明日即厅事理务。抵暮张烛而坐，夜半，狐鸣后圃中，一倡百和，少顷坌集，周匝庭内。中一大白狐，据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无所。彦高端坐不动，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复来。又十许日，傅一女奴，跳踯歌笑，狂若寐语，彦高以朱书置奴钗间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逻还，遭群狐数百，由县东南去。狐复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妇，崇就海岛中请道士行法，乘妇人狂乱，缚置车轮上，埋轴地中，令人转之。既久，妇快吐腥涎，乃是即墨狐，为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为彦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纯之记也。彦高，武安人，仕至凤翔同知。

## 吕守诗谶

吕卿字祥卿，大兴人，刺汝州，一月而罢，题诗望崧楼，有“珍重楼中旧山色，好将眉黛事新官”。未几物故，人以为诗谶云。

## 孟内翰梦

孟内翰友之，大定二年，乡府省御四试皆第一。供奉翰林，历曹王府文学，以疾寻医。久之，授同知单州军州事。丁内艰，哀毁致卒。友之未第前，梦中预知前途所至，其后皆验。邻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连夕星殒于虚轩前。汴人高公振时夫挽之曰：“见说平生梦，前途尽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树，天为启文星。”诗虽不甚工，有以见友之出处之际。死生之变，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内重名畀之者，为不偶然也。

## 麻神童

麻九畴字知几，献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见，问“汝入宫中亦惧怯否?”对曰：“君臣犹父子也，子宁惧父乎?”上奇之。明昌以来，以“神童”称者五人：太原常添寿，四岁作诗云“我有一卷经，不用笔笔成。”合河刘文荣，六岁作诗云：“莺花新物态，日月老天公。”刘微七岁，被旨赋凤皇来仪。新恩张世杰五六岁亦召入，赋元妃素罗扇《画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后常隐居不出。余三人皆无可称道，独知几能自树立，一旦名重天下，耆旧如闲闲公，且以征君目之，而不名云。

## 陈守诚感

陈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时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于石岭关，遂不入境。死囚马柏儿移勘更数州，已十三年矣，陈已决其死，止待署字矣。陈夜祷星下：“决囚无复疑，尚虑有冤。今旱已极，囚果不冤，明当大雨；如冤，则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决此囚。是岁大熟。

##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质夫，四岁赋《雪花诗》云“琼英与玉蕊，片片落阶墀。问着花来处，东君也不知。”仕为辽相，归朝，授平章政事、濮国公。

## 陈希夷灵骨

华山张超谷，陈希夷灵骨在焉。山径险绝，下临无地。河中李钦叔尝至其处，陈骨长大，异于今人，坚重腴莹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见于此。弟子某遗骸亦在其旁，以陈比之，仙凡为不侔矣。

## 马光尘画

马资深之子光尘，十许岁画山水有远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内翰题其画云：“珠璧佳城下，丹青败藁间。残年两行泪，绝笔数重山。”人谓童丱而以画称，且为名流所嗟惜，古亦不多见也。

## 马啮定襄簿

太和中，一国姓人为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马逸，直上厅，啮主簿倒，旁立数十人，号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时顷啮簿死，伤折处所不忍视。马走出城，罗得之。三日葬簿，缚马投火中。人谓此马不为物所凭，则他世报怨也。

## 鬼　市

裴翰林择之，阳武人。六七岁时，以大父马上抱往县东北庄。至外壕，见门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许。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穰穰往来，市人买卖负担，驴驮车载，无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为妄，不之信也。盖三四至其处，亦皆见之。此与吕氏《碣石录》记武平周鼎童时村居，一日县人市集，鼎骑长耳从父入市。时地色微辨，见道旁两列皆佛像，闭目不敢视，开目又不见。两事大相类，但佛像之多，何也?

## 原武阎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阎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乱死。其家墙下丁壮被虏，不及埋掩。此时僵尸满野，例为狐犬所食，不辨谁某。阎氏犬亦食人，但守护翁母，日与众犬斗，他犬无敢近者，前后月余。阎氏子侄有逃归者，竟得全骸而瘗，真孝犬也。

## 历年之谶

古人上寿，皆以“千万岁寿”为言。国初种人纯质，每举觞，惟祝百二十岁而已。盖武元以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乙未为收国元年，至哀宗天庆二年，蔡州陷，适两甲子周矣，历年之谶遂应。

## 巽齐之谶

天会八年，册刘预为大齐皇帝，都大名。诸门旧有巽齐、安流、顺预之号，以门名色瑞，因取三市门名阜昌者建元。虽出于傅会，亦有数焉。

## 桃　杯

巩下韩道人，本出布衣家，曾以荫补官。中年遇异人，有所得，即弃官学道。予曾见之秦州之陇城，说太和初，秋雨后行山间，忽见一大叶随流而下，韩初不以为意，俄数叶间一桃大如杯碗，为石所碍而止。韩取得之，桃红而香，非凡目所常见，知为希遇，望三峰再拜，食之尽。怀枝叶归，就洞穴高绝处钻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为两酒杯，各受一勺余。韩从此或食或辟谷，时年已六十，状貌只如三十许人。一日从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

红润如新。约予赋桃杯诗，因循未暇。北渡后，长春尹师亦有一桃杯，云是宣政内府物云。

## 溺死鬼

泽州有针工。一日人定后，方阅针次，闻人沿濠上来，喜笑曰："明日得替矣。"人问替者为谁，曰："一走卒自真定肩伞插书夹来濠中浴，我得替矣"。针工出门，望无所见，知其为鬼。明日，立门首待之。早食后，一疾卒留伞与书夹针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针工问之，则从真定来，因为卒言城中有浴堂，请以揩背钱相助。卒问其故，工具以昨闻告。辞谢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后，有掷瓦砾于门，大骂曰："我辛苦得替，却为此贼坏却！我誓拽汝水中。"明旦见瓦砾堆，数夕不罢。此人迁居避之。(秘水焦符村说)

## 棣州学鬼妇

王右司仲泽，少日住棣州学。厨人告言一妇人鬼每夜来搅扰不得睡，泽言"今夕若复来，汝捽其衣大叫，我辈往视之。"其夜果来，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诸生持灯往视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绝。(仲泽说)

## 汤盘周鼎

秀岩安常，字顺之，常从党承旨学大篆，多识古文奇字。太和末，尝见内府所藏汤盘，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底铭九字，即"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饕餮象在雷文中，铭云"鲁公作文王尊彝"。铜既古，莹如碧玉，无复铜性矣。

## 莲十三花

同年康良辅说，磁州观台刘轨家，承安中池莲一茎开十三花，是岁轨登科，终于京兆按察判官。

## 瑞　禾

凤翔虢县太子庄，庚子岁，郝氏谷田八十亩，每茎一叶一小穗，至十二数，并大穗为十三。试割一丛治之，得谷十升。明年，郝使统军万人佩金虎符，偏将李慥曾见。古有一茎九穗，盖不如是之多也。

## 黄真人

修武张衮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为府史，好祈仙。一日黄翻绰降，因留事之，谓之"黄真人"，悬笔画像前，每事祷之。君冕崇庆二年赴府试，仲和问云："儿子入试，御题得闻乎?"批曰"天机不容泄"。及试期过，问之，即批云"臣作股肱弼予违赋，成绩纪太常诗"。又问儿登第否？批曰"黄裳头，绿衣尾"，张不解，请解之。又批曰"天机不容泄"。及四月，当唱名，张又问榜旦夕至，幸先告之，即批云"绿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榜至，黄吉甫真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类甚多，亦有俳谐诗可笑。

## 摩利支天咒

忻州刘军判，贞祐初，闻朔方人马动，家诵摩利支天咒。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祸，独一奴不信，迫围城始诵之，被虏四五日，亦逃归。南渡后，居永宁即施此咒。文士薛曼卿记其事。

## 王叟阴德

穰县宋庄王叟，人目为王评事，身年八十一，妇八十，四子，有孙二十余人，曾孙亦娶妇，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夫妇皆结发，推户为县中第一。第四子荣，以军功官宣武军鲁山尉，长孙中武举，某州巡检。宋庄四区宅前大槐数百年物，老干已枯，而五枝内向，各成大树，荫数十步。予在镇平日尝过其家，见其康健如六十许人，谓必有阴德致然，问之不答。旁一叟云："王评事年虽高，乃以诊治为生，病家来请，上马去，不以僮仆自随。为人处方，一药不备，不以和剂。贫家调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责一钱，此非阴德耶?"叟乃肯自言："今商贩家自临洮山外，以长耳负甘草来，尘垢粪秽，何所不有，卸之药肆中，随即剉以与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濯，暴晾如法，然后和药，他品悉然。非敢自为阴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尔也。"予酌酒与之曰："此公阴德大矣。"

## 冯妇诗

武安县新安农冯氏病后，忽道一诗云："城南池馆夹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满目烟霞蓬岛远，一溪花木武陵春。"太和末病卒。(胡国瑞说)

## 石中龟

金门羽客李炼师，和顺人，尝为章庙所召，提点天长观，平生灵异，如金盂出水之类甚多，至八十一事。图于邢州神霄宫壁间，门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传，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龟，日在几案间驯狎，如是百日，风过失所在。(武安王贵卿说)

## 石中蟆

长葛禹冀之见华山隐者薛自然，说太和中，华山石工破一石，石中一蟆跳出，寻入水中。

## 高监偿债

遂平斗城镇高监，初到斗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绍继。高氏农民淳质，堕其术中，所借钱麦积数百缗，后百方诋欺，一钱不偿。未几高监死，生一赤犊，腹下白毛成字云"还债人高都监"。时武州人吴成可罢郾畤丞，闲居此镇，作《牛报文》。

## 范元质决牛讼

范元质令平舆，函头村彭李家兄弟皆豪于财。彭

李三水牯生一犊，数日死，弃水中。邻张氏水牯亦生一犊，李三为牧儿所诱，窃张犊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张家挞之。遂告张曰："李家犊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犊也。君告官，我往证。"张诉之官，元质曰："此不难。"命汲新水两盆，刺两牛耳尖血，沥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犊子，亦刺之，犊血沥水上，随与张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犊归张氏，县称神明。元质名天保，磁州人。(进士赵公祥亲见)

## 贾叟刻木

平阳贾叟，无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诏目之。交城县中寺一佛是其所刻，仪容端严。僧说贾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有所会，运斤如风。予因记赵州没眼僧，能噀墨水画上，布五彩亦噀之，毛提举家一虎蹲大树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烁烁如金，望之毛发森立，虽赵邈龊不是过。佛氏所谓六根互用者，殆从是而进耶。

## 阎大凭妇语

穰县孙庄农民阎大，正大中与相里刘进往商洛买牛，而阎病死。刘以书报其家，阎母与妇望祭于所居之前，有回风吹纸灰往西南庄，此庄是阎小妇所居，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来报阎大凭妇语，欲与母妻相见。母妻奔往，相持而哭，问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为刘进所欺。先此相告，某牛价几何，用绢若干，某牛价几何，用银若干。彼乘我死无证，欲相欺昧耳。布金价值，皆令以笔记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渠有绢布，乃以行缠蔽我面。"旁一屠者云：汝欠我肉钱若干，汝家见汝死，遂不见还。今令我取还。阎俯首久之，仰视屠云："我已死，更理会甚?"观者大笑。他日刘进返家，人说向云："阎大有灵，先以价值告其家矣。"进见其母，一钱不敢欺焉。致远与阎一村落，为言如此。此与正大中，黥卒石贵事同。贵死后，凭一男子，就舞阳县吏征债，诉于司农卿，张公异其事，命都掾王仲宽为理，贵有文券可凭，立命还之。

## 延寿丹

神仙辟谷延寿丹，一丸，终身不饥。光明朱砂一两，飞过用之。定粉一两，烧之黄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两，或加半两，黄丹轻红者一两，飞过称乳香七钱半，水银三钱，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两，净蜡二两。右各择精细者，先将定粉入乳钵研开，次下水银再研，直候无水银星子为度。次下黄丹朱砂金箔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细末同研匀，将药入珀碗，坐热汤上，勿令汤冷。另将蜜蜡开熔，入药在内，木匙搅匀，众手丸，每一两作十二丸子，勿令有罅缝。或朱砂，或水银为衣。不为衣亦可。如欲以水银为衣，取水银三二粒手心内，用津唾擦青色，取药三五丸搓之。合时忌鸡犬妇人，药成，入珀器内贮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两，蜡一两，白面一斤，入蜜一两，和烧饼或煎饼。如无，食不托面或糯米粥亦可。须极饱，然后服药。以乳香汤下一丸，又一时辰，再将白面炒熟，蜜蜡为丸，如桐子大，温白汤或乳香汤下百丸，名曰"后药"。先已饱食，又服后药，故二三日不困，虽困亦无伤。服药后，当万缘不染，夫心动则气散，语多则气伤，故辟谷者以宁心养气为本。事来则应，事过勿留于心，时时向日咽气，以为补助。茶汤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劳。十日后，肌肉虽瘦，而筋骨轻健，神观开朗。如欲开食，须二七日以后，候药在丹田，可开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则药随脏腑而下矣。开食之后，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药，止以乳香汤匀之。凶年饥岁，至父子夫妇相啖，捣为泥丸作弹子大，黄丹为衣，纸带子盛此药一丸，缝合著裹中，上用裹肚系定。每遇箭镞未出，先如上系定，顷用象牙末擦疮口。若中箭已久，须用锋刃或针。少少取破，擦象牙末，则箭镞自出。如鱼骨鲠喉，以至针钱麦芒，不限久近，皆验。

## 救熏死

辛未冬德兴西南磨石窑，居民避兵其中。兵人来攻，窑中五百人悉为烟火熏死。内一李帅者，迷闷中摸索得一冻芦菔嚼之，汁才咽而苏，因与其兄，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芦菔细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壶千金，真不虚语。河中人赵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往致死，临卧削芦菔一片著火中，即烟气不能毒人。如无芦菔时，预暴干为末，备急用亦可。

##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传尸劳，寒热困羸喘嗽方。阿魏三钱、研青松一握，细切。东北桃枝一握，细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许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药，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温服，分为三服以进。次服调槟榔末三钱，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妇人煎药。妇人病，丈夫煎药。合时忌孝服、孕妇、病人，及腥秽物、鸡犬观。服药后忌油腻湿面冷硬物，服至一二剂，即吐出虫或泄泻，更不须服余药。若未吐利，即当尽服。病在上即吐，在下即利。皆出虫，如马尾人发之类。即当差，天下治劳，直须累月，或经岁，唯此方得于神授，随手取效。陵川进士刘俞字彬叔，任都运司幕官日，得于阎郎砂，云是古崔家方，阎先患此疾垂死，得方而愈。刘以治宁州一官妓，利寸白虫三四升，状如葱根，随即平复。服药后，逐去诸疾，五脏虚羸，魂魄不安，即以白茯苓汤补之。白茯苓一钱，茯神一钱，人参三钱，远志三钱，去心龙骨二钱，防风二钱，甘草三钱，麦门冬去心四钱，犀角五钱，错为末生干地黄四钱，肥大枣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温下。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风寒，若觉未安，隔日更作一剂。已上

两药，须连服之。好问按此方本出《普济加减方》，其语简略，又不著所从来，而世人不甚敬信，故备论之。

## 背疽方二

治发背脑疽一切恶疮。初觉时，采独科苍耳一根，连叶带子细剉，不犯铁器，用砂锅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疮在上，饭后徐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尽为度。疮在下，空心服，疮自破出脓，更不溃引。疮上别以膏药敷之。此方京兆张伯玉家榜示传人，后昆仲皆登第，人谓善报。

治一切恶疮服瓜蒌方。悬蒌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姜四两，甘草二两，横文者佳，细切生用无灰酒一碗，煎及半浓服之，煎时不犯铜铁。病在上，食后。在下，空心。见洪氏方、陈日华方。中州初约子张户部林卿，其方有加大黄，或木香，或乳香没药者。大率以瓜蒌生姜甘草为主。病疮先疏利，次用瓜蒌药，日以乳香绿豆粉温下三五钱，防毒气入腹。外以膏涂敷之，病者亦无虑矣。好问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陇城大安，庚子承先人疽发于髻。好问愚幼，平居作举子，计于药医懵然无所知，庸医满前，任其施设，先君竟用是捐馆。其后还乡，得此方于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验之效。感念畴昔，惭恨入地。为人子，不知医，其受祸乃如此。故并记之为戒。

## 内藏库龙

辽祖神册五年三月，黑龙见拽剌山阳水，辽祖驰往，三日乃得至，而龙尚不去。辽祖射之而毙，龙一角，尾长而足短，身长五尺，舌长二寸有半，命藏之内库。贞祐南渡尚在，人见舌作蒲秸形也。

## 都城夜怪

从舅张伯达知征飞卿翱。崇庆二年正月，同赴省试，所挈仆夫戏以王兴目之者。宿迎銮坊，夜起便旋，足才出门，见对街一鬼，青面赤发，目光如炬，腕悬一剑而坐，旁一卒侍立，狞恶尤可怖。兴大叫而仆，三四时许乃苏，问之，言所见如此。

##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频岁大火，凡被焚之家，或墙壁间先有朱书字记之，寻即火起，互相访问，无不然者。凡延烧三四万家。市中佛阁自唐日有之，辽人又谓之“护国仁王佛坛”，千手眼大悲阁字，虞世南所书。及阁被焚，卫绍王有旨，令救世南书榜，顾盼中已无及矣。识者谓护国坛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贼弑逆之祸。

## 骈　胎

兴定、元光间，阳翟小学生奉先，其妻先产四子，再生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农民范班妻，连三岁举三男三女，皆死矣。此岁复一男一女。其母从旁叹讶云：“汝必不活，得早过去亦好。”儿忽能言，连曰“不去不去”。母惊语其父，语未竟，儿依前言“不去”。未几，儿女皆死。南齐褚侍中澄《医说》论受形，有云：阴阳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积血散分，骈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不足为讶。予谓褚论固不可废，然骈胎、品胎二家者，世亦不多见耳。

## 童　哥

南渡后，京师一满师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贵家，姓阿不罕氏，八岁遭平章进忠弃都城，人负之，夺门出，人马蹂躏而死。夙世负满师钱无算，今来偿之。京师贵家无不迎至。传达宫禁，问者焚香酹酒，满袖手其旁，童自与人语，明了可辨。寻其声，在空中，酹酒在地，则嗖然而下，如就饮之者。问逋亡遗失，不涉争讼，不关利害，则言之。问以千里外事，则曰“我往问之”，良久至，必以困乏为言。所经之家，他日虽满不在，亦自来语话。满由是致富。汴京破后，闻复北上，出入贵近家矣。

## 生子两头

正大辛卯十二月，阳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两头，乳媪以为怪，摘去其一，气系分两歧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诸军有三峰之败。

## 生死之数

王右司仲泽识归德一武弁奥里光禄者，清州人，其子孙、曾孙、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刘远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阎内翰子秀之子之父，洎其母，后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岂偶然哉!

## 党承旨生死之异

承旨党公，初在孕，其母梦唐道士吴筠来托宿，为人仪表修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终于家。是夕，有大星殒于居。公篆籀入神，李阳冰以后一人而已。尝谓唐人韩、蔡不通字学，八分自篆籀中来，故公书上轧钟、蔡，其下不论也。小楷如虞褚，亦当为中朝第一。书法以鲁公为正，柳诚悬以下，不论也。古人名一艺，而公独兼之，不谓之全可乎？其为当世所推重如此。东坡谓韩退之生也有自来，而逝也有所为。以公生死之际观之，亦可以无愧斯语矣。

## 天赐夫人

广宁闾山公庙灵应甚著，又其象设狞恶，林木蔽映，人白昼入其中，皆恐怖毛竖。旁近言静夜时，闻讯掠声，故过者或迂路避之。参知政事梁公肃，家此乡之牵马岭，作举子时，与诸生结夏课，谈及鬼神

事，历数时人之胆勇者，梁公都不之许，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阴晦之际，入闾山庙，巡廊庑一周”，诸生从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当就周行处以物画之，用是为验。”明日晚，约偕往，诸生待于庙门外，奋袖径去。画至庙之东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为鬼，负之出。诸生迎问何所见，梁公笑曰：“我负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见是一美妇，衣装绝与世俗不同。欲问诘之，则气息奄奄，状若昏醉。诸生真谓鬼物，环立守之。良久开目，见人环绕，惊怖不自禁，问此为何地，诸生为言其处，及庙中得之者，且诘其为人为鬼，何所从来。妇言我扬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在舆中，忽为大风所飘，神识散乱，不知何以至此。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从扬州送一妻至，诚有冥数存乎其间，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携妇归，寻擢第。不数十年，致身通显，妇举数子，故时人有天赐夫人之目。至于传达宫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节度彰德，相下耆旧仍有及见之者。兵乱后，梁氏尚多，问其家世，多天赐诸孙行云。

### 北面大王

参政梁公肃举子时，祈仙问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后节度彰德，年适六十，以入相未应。会世宗怒宋人，就驿中取国书，选于朝，孰可为详问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应诏。使还称旨，拜参政，入相之应乃在此。阁内翰子秀笔录记公临终前二日，言“上帝召我为北面大王”，遂卒。

### 刘政纯孝

洺州人刘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经旬复见。及病，昼夜奉医药，衣不解带，刲股肉啖之，至于再三。母死负土成坟，邻愿助之，不受。禽鸟哀鸣，集于墓树。庐墓侧终丧，守臣以闻，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饮丞，以事附史院《本纪》。

## 卷　三

### 杨洞微

道士杨谷字洞微，代州人，隐居华山，为人仪观秀伟，道行卓绝，平生未尝与物忤。通庄、易，世以庄子杨先生目之。明昌间，诏征高道隶天长观，未几还山。其将归也，与知观侯生食于市，书数火字于食案，又嘱侯，言昨过沃州，闻君母病，可速归。侯以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谇语曰：“渠绐我邪?”及北还，天长已被焚矣。又尝与客游嵩山白龟泉上，见一石蟹出，客曰：“蟹横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横行，恨不值正人耳。”随以手指之，蟹即正行。晚爱中方，卜居之。中方旧无泉，苦于远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应无泉，乃斋沐致祷，筮之得吉征。是时十月，庵旁近葵花荣茂，洞微云：“于文章，癸为葵，此殆水征也。”与众道士行寻之，见巽隅草树间，隐隐有微润，掘之果得泉，可供数百指。然东隔绝涧，南限群峰，石壁峻峭几百步，不可越。洞微与弟子吕泽辈沿壁作栈道，以通往来，人以栈木易朽，虑有颠阶之患，乃就壁取石，凿窍嵌之，叠为石梁，甃泉为池，自是中方得水甚易，至今人目为杨公泉。闲闲尝为作文记之。又言吾友潘若净，字清容，有道之士也，尝从洞微游，甚叹服之。云杨洞微当求之古人中耳。闲闲后过华州，追怀洞微云：“前年曾就云台宿，知有先生在华山。今日白云峰顶起，却疑骑鹤下人间。”其称道如此。

### 测　影

司天测影，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渐差。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昼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山后凉陉金莲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昼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临潢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昼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吕氏《碣石录》云。

### 猎　犬

泰和五年，道陵猎云龙川、兴州产犬，宗室咬住进数犬，云可备射虎。上因令试之。犬见虎，一前出诱之，虎奔逐，众犬群起，或前或后，左右伺便抟啮，虎艰于周旋，或怒跃一二丈，意欲逸去，而群犬随及，虎既困而卧，卫士前射之，竟毙于群犬。

### 雷震佃客

陕州庐村张海与同里一农民有仇，佃客发谋，诬此人以烧麦积，渠从旁证之。海缚农民解尉司，农性纯质，不能自明，分一死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从空而下，骨肉皆尽，惟皮发存耳。士人牛叔玉亲见。时郭敬叔为陕令也。

### 方长老前身

丹霞长老义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县人。大定初，群小聚议烧相国寺三门，乘乱劫军资库，凡五十人。分部探姓名，柳小二与一人当放火，先就门下行视可以谋度举火。柳私自念言“此门国力所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后，再不可得。如此功缘，我乃坏之，可惜可惜”。感叹之际，被擒州桥上，讯掠而死。死后托生县中陈家，六七岁能言前世事，访父母妻子，及垫财所在，信为柳小二无疑。小二家供给之，出家法云寺。后嗣法铸和尚住丹霞，亲为予言。

### 老赵后身

巩州仇家巷解库赵九老父赵三，大安二年病殆，寻生临洮西小字衙银孙家，年十六，托人访赵九，说

前后身事，且呼赵九来看。赵九遣人往迎，将出巩州，家人奔走来迓，赵九在众中，疑信尚未决，孙童遥见赵九，呼小字大骂，怒其不即来认。见妻亦骂之，指妻臂上烧瘢，及树下窖粟处。从是往来两家。州将宗室荣禄，倅李好复，节度副使史舜元异其事，亲问之。说初为人所召，至一大官府，卒令候于门，良久而出，曰“不须见长，但从我行”。乘一骡至数里外，入河滨，一妇先在此，卒指妇云：“此汝母也”。错愕之际，为卒推水中，遂不记。至三岁始悟前生云。

## 刘致君见异人

龙山刘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贯异物民乃足。榜棹第，释褐，赞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见壁上有诗云“长梢叠叶正飕飕，沉底寒声为客留。野鹤不来山月堕，独眠滋味五更秋”。问僧谁所题，言一客年可六十许，衣着丰神奇异，昨夜寄宿，今旦题诗而去，墨尚未乾，去未远也。致君分遣弓兵踪迹之。少焉兵来报“客在山中大树下待君”。致君载酒往见客，前揖，客亦与之抗礼，问姓名不答，指酒索饮。致君见其谈吐洒落，知其异人，以平生经传疑事质之，酬对详尽，得所未闻。客亦谓致君为可與语，举杯引满，引及从者。日将夕，致君与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后诗学大进。其外孙李内翰钦叔为予言。

## 潼山庄氏

灵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华观。庄子之后余二百家，族长以行第数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给杖印，主词讼，风俗醇厚，俗中有善谈元者。介休乌元章题其诗《南华》云：“试拈真理问南华，生死元如觉梦何。昼夜曾停觉梦否，古今还绩死生么。潼山岁岁生春草，睢水年年有绿波。子逝于今已千岁，觉时何少梦时多。”

##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统榜进士，历宰数县，皆有能声。为予同年苏鼎臣说，渠前身同里刘氏女，年十六七岁，采桑堕树下，伤重气未绝，而灵识已托生王家。满月剃胞发，前身亦知痛而哭，甫求往刘家。其后两家供承，令举子，刘氏父母死，皆为服心丧三年。

## 大明川异卵

曲阳医者郭彦达，曾居大明川，闻一田夫董成者，扫地至门限，地即高起。以锸铲平之，已而复高，如是三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碗许，壳膜见中有二蛇，一黑一斑。又掘得一卵，比前差大。彦达晓之曰：“神物不可触，祭拜而送之。”成如言，送滨河中。是岁川下上雷雨。拔大木数千，人以疫死者数百人。

## 三姑庙龙见

大明蚕神三姑庙旁近龙现，横卧三草舍上，观者数百人。见龙鳞甲中出黄毛，其形如驼峰，头与一大树齐，腥臭不可近。既堕，夭矫不得上。良久云雾复合，乃去。时己酉岁七八月间也。

## 镜　辨

蔡内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与萧彦昭俱官都下。萧一日见过，出古镜相示，曰顷岁得之关中，虽爱之甚，然背文四字不尽识，且不知为何时物。手取视之，汉物也。文曰“长宜子孙”。《宣和博古图》有焉，出图示之，殆若合符。彦昭惊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仆家一镜，制作亦奇。宋末得于长安士人家，相传为太真奁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观，背有楷字数十，为韵语，句四言，其略有“华屋交映，珠帘对看。潜窥圣淑，丽则常端”等语，而纽有“开元”二字。姚曰：“考具年则唐物，安知为太真之旧耶?”予笑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张芸叟所作《冗长录》使读。其间载元祐中，有耕望贤驿故地得镜遗予者，铭为四字诗，中有“潜窥圣淑”之句。“圣淑”二字，皆少空，意取圣为君，淑为后耳，与此制正合。望贤去马嵬数十里，盖迁幸时遗之。浮休陕右人，得之长安信矣。彦昭欢甚，以为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书。予曰“多言屡中，仲尼所以讥子贡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不书可乎?

## 吕内翰遗命

吕防御忠嗣，生平经学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临终敕诸子云：“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教待我。有违我言，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范司农拯之，梁都运斗南每为予言。近岁斗南遗令，送终不以僧佛从事，有自来矣。

## 宣德狂僧

宣德圣国寺狂僧，布衣蓝缕，独处暗室。夏月不浣濯，无秽气，常于寺家厩舍，合爪向牛马言饱斋饱斋，生徒大恶之。承安中，春旱，州倅田公问何日当雨，僧言“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为中秋酿酒，僧云：“刺史即东去，何必酿为?”十四日除兴中尹，乘传之官他所。言多验。（*范拯之说*）

## 吕状元梦应

吕内翰造字子成，未第时梦金龙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殿元。阁门请诗，有“状头家世传三叶，天下科名占两魁”。谓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与子成，俱状元也。

## 张子云祈仙

张子云以荫补官，尝作金人捧露盘乐府，道退闲之乐，一时哄传之。道陵召为书画都监，累迁冀州倅。一日祈仙，仙批青门引词，末句云："半纸虚名，白发知多少。一棹武林归许，不如闲早。怕桃花，笑人老。"子云即日致仕。张故人仲叔说。

## 麻姑乞树

宁海昆仑山石落村刘氏，富于财。尝于海滨浮百丈鱼，取骨为梁，构大屋，名曰鲤堂。堂前一槐，阴蔽数亩，世所罕见。刘忽梦女官自称麻姑，问刘乞树槐修庙，刘梦中甚难之，既而曰："庙去此数里，何缘得去。"即漫许之。及寤，异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后数十日，风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变，皆入室潜遁。须臾开霁，惟失刘氏槐所在。人相与求之麻姑庙，此树已卧庙前矣。

## 孝顺马

宣宗朝一亲军卒畜一铁色骢，能知人指使。此卒无兼丁，每上直，马自负卧具继至。下直，则负之而归。他人或遮关牵掣，则作声势蹄啮之，人莫敢近。虽在军伍，或此卒他适，马自寻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堕坑堑中不能起，马跪前二足，因得揽辔而上。军中盛传为孝顺马。一日，中贵人劳军淮上，戏令此卒藏匿，纵马自寻，马振辔长鸣，径到主人处。中贵闻之宣宗，为增卒月给。

## 蝎　台

东京宫城东北隅有蝎台。大定中，修城役夫毁台取土。及半，得石函，启之，中有块石，圆滑天成，撼摇作动物声。破之，二大蝎尾梢相钩，旋转不解，见风即死。人有问张都运复亨者。云辽东无蝎，而蝎在石中。石在函，又为土所埋。人何以知其有蝎而名台也？张筹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数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此外我不知。

##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县学烧灯，有以杏棣棠枯枝为剪彩花者。灯罢，家僮乞之，供于县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焚诵次，乃见杏棠皆作花，真赝相间。先人会宾示之，以为文字之祥，为赋《瑞花诗》。子年始十五矣。

## 不食而孕

东京牛氏妇，年未二十，因异梦遂不食，食则吐且病。数年之后，都不减瘦。乙巳岁，举一女，又自乳之，其姑挈见范练师。范谕其姑："妇已不食，又无便溲，何不令入道？"姑曰："妇恋小女，不能离耳。"识者意此妇食生气，故动作如常。天癸时至，而爱根不能割，所以有子。书传中亦不多见也。

## 右腋生子

李练师湛然，戊申秋入关，亲见一妇娩身临月，忽右腋发一大疮，疮破，胎胞从疮口出，子母皆安。

## 李茂相法

完州守杨秀实，正大中权刑部主事，供输关陕。相者李茂，自南中来，相人言休咎殊验。官府以其惑众，羁管之。杨与之熟狎，私自言与人言休咎，或寿永，末路荣显，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远，或日久有他难，只增忧挠耳。因与茂食次，问曰："休咎不愿知，但某离老母十月，见面当在何时？"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当拜太夫人矣。"杨窃谓关陕去京千里余，三日何缘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杨驿奏边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杨至今以为奇。茂后入京，寓惠安寺，朝士争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门，茂即言"五品五品，恨来处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闻茂言，深耻之。茂未几被戮，年三十三。

## 雷氏节姑

雷氏浑源人，是西仲、南仲从姊妹行，年十七，嫁为应州丁倅妻。雷氏群从有不悦者，奸告服内成亲，婚遂听离。丁谓夫人言："绝婚固非我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适人否？"室曰："我若再嫁，当令两目瞎。"丁云："夫人果有此心，我亦当同此誓。"其后丁违前言再娶，未几果丧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七乃终。从孙希颜，常欲为文记之，竟不及也。

## 刘生青词之谴

正和初，中牟阳桥人刘慎字荣辅，为里人刘六作延荐青词。刘平生有秽行，荣辅作词，曲为辨理，又依例荐拔。后数日，荣辅作首学生鲁罗儿者，病中忽为物所凭，令家人请荣辅来。刘至，罗儿作色呵之曰："汝昨为刘六作青词，汝于谁处敢妄语耶？"荣辅听罢，惶惧殊甚，手写首状，言自后更不敢复作青词。罗儿不复有言。此儿甫成童，初不知青词为何物。殆是刘过恶显著，荣辅妄为饰说邀福神，故假此儿以警之耳。

##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刘元方卿说，兵乱后，县中人祈仙，杨征君朴降笔，诗尤奇伟不凡。如论书字云："汝知毫端心，万物不可碍。"又云："龙盘一气云雷定，鲸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评事者，出高丽匹纸求诗，云："霜入词锋月痕缺，手中不觉风雷掣。"如是八句，后批云："慎勿触污，神物终当飞去。"席氏子妇产乳未终月，窃视之。三日后，开卷乃无一字，但空纸而已。刘曾问生死之际，其理何如。云死死，恶死速死，生非可乐。死非可恶，鬼之恶生，犹人之恶死。

但生人不知死者乐耳。县人都俞字舜卿，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与汝银杏，问安在。批云："在汝怀中。"都探怀得之，又批云："与汝樱桃，都问腊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遗诸人连枝红杏三十余枝，正应在坛诸人之数。或问盛冬安得有此？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之夏乎?"又问他境安在，批云："在数万里之外。"问云："那得逡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乎?"元卿问神仙果有无？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尚见疑乎?"元卿今客顺天，屡为予言。故续记于笔，陈于丧乱之后也。

## 抱阳二龙

顺天西北四十里，抱阳宝教院，大小二青龙在寺潭中，庙曰显济。古碑说二青见于隋唐之间，有将军之目，官比刺史。大青，崇宁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进灵益公；小青，嘉霈侯，进英泽公。二龙各长二三尺许，色深翠，朱墨细点间之，脊间仿佛成方胜花。行则昂首，不类他蛇。出则深行水上，能兴云雨，变现不测。乡人祈赛与之酒，则直立高二尺余，俯首就盏饮之。故前人诗有"青蛇立饮祭神酒"之句。二青居山阳，各有种类，至数十百螯，都不毒螯。大青一目眇，其种悉然。凡在山阴者皆杂蛇，倒毒螯，然不敢犯山阳二青之境。至则为二青之族啮杀之。二族亦不往山阴，村落小儿辈与之习惯，至以手捧之，而常族宿民家卧具中，人亦不骇怪也。(原缺)唐张燕公说。冯瀛王道，来崇仪使，大名总管刑仲良，近代郑州刺史赵摅子充，皆尝读书于此，有邢氏继志庵、忘归轩，燕公石穴、读书堂、明珠窝。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碗之半，莹滑无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传有明珠飞出，故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升贤村，属满城冯王故居也。辛亥冬，予与毛正卿、德义昆仲、郝伯常、刘敬之诸人一游，寺僧显淳，质有道行，时年七十八，说龙之美。

## 三秀轩

李都运有之、高户部唐卿、赵礼部廷玉，读书永平西一山寺。腊月，桃树一枝作花，大金蝉集其上，又竹林出一笋，故名所居为"三秀轩"。后三人皆登上第极品。

## 王处存墓

王处存墓在曲阳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龙碣。已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烬，得银百余星，一砚一镜，唐哀帝所赐铁券，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其孙周臣说。

## 张女夙慧

顺天张万户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资质秀爽，眼尾入鬓。丙午秋入小学。生七年矣，日诵数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属词，《孝经》、《论语》、《孟子》、《易·乾传》至《下系》、《诗·二南》、《曲礼》、《内则》、《少仪》《中庸》、《大学》、《儒行》、《祭统》、《祭义》、《经解》、《冠》、《婚》诸篇；班氏《女戒》、郝氏《内则》、《内训》、《通丧记》六卷皆成诵，日兼二诗古律至十篇。学书下笔，即有成人之风。旦夕家居，见家人或不整肃，以礼责之。又所诵书多能通大义，时为讲说。其对属，才思敏捷，无小儿女子语。"睡思昏昏如醉思，闺心寂寂似禅心。桃李东风蝴蝶梦，关山明月杜鹃魂"。识者谓此诗不佳，后日果得病，又四日亡。甫九岁，郝伯常为诗吊之。

## 脱壳楸

代州寿宁观，宋天圣中，一楸树老且枯矣。海蟾子过州，卖不死药，三日不售，投药此树中。明年枯枿再茂，人目之为脱壳楸。白皞子西题诗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难晓，只度枯楸不度人。"泰和中，王嘉□子告过寿宁，戏道判白生云："子西诗讥观中人，汝曹尚刻石耶?"白因掩覆此石。

## 金宝牌

宣政间方士能化泥为金，名金宝牌。长三寸半，阔二寸半，文曰"永镇福地"。代州天庆、寿宁二处有之。天庆者今尚在，承平时人传玩，显是泥所成，指文宛然。

## 揩牙方

茯苓、石膏、龙骨各一两，寒水石二两半，白芷半两，细辛五钱，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对。末之，早晚揩牙。繁畤王文汉卿，得此方于麟抚折守，折守得于国初洛阳帅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尚能齿决之。信此方之神也。

## 碑子鱼

海中有鱼，尾足与龟无异，背上聚一壳，如碑石植立之状。潮退则出岸上曝壳，十百为群，闻人声则爬沙入海。海滨人谓之碑子鱼。或鱼或兽，未可必也。旧说蒲牢海兽，遇鲸跃则吼，其声如钟。今人铸钟作蒲牢形，刻撞钟槌为鲸，于二者有取焉。盖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车弧矢杵臼之属，初不漫作，特后人不能尽知之耳。然则碑表之制，将亦有所本耶？抑人见鱼形似，傅会为名也。

## 神告胥莘公

胥莘公尝梦泰山神告之曰："敬我无福，慢我无殃。当行善道，家道久长。"每以此语人。事见家传。

##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东七十里，旧为水所占。近甲午岁，忽干涸，淀中所有蛙龟悉化黑鼠，啮茭草根尽，土脉虚松，不待耕垦，投麦种即成就。其居民不胜举，听客户收获，但取课而已。此地山草根胶固，不受耕，其因鼠化得麦，亦异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地乱，莫离此淀。有水食鱼，无水食面"。是则前此亦尝得麦乎？(张侯德明说)

## 驴腹异物

完州旧永平县磨户，其人家畜一驴，忽受病，比死，大叫七日夜不绝声。剖之，大腹内得物，非铁非石，形如栝楼而褊，色深褐，其坚若铁石。磨家不以为异，掷之麦囤中。日课麦皆取于此，而都不减耗，如是一年。乡人传以为神。官长石生者索去，亦置麦中，竟无神变。今在顺天张侯家，余亲见。

## 暴雨落羊头

贞祐二年，丰州杨云卿为崞县令。夏月暴雨，过关南外十余里，落羊头一，大如车毂。角上竖，高三尺。以物怪申代州，州下军资库收，闻之朝。

## 关中丁亥岁灾变

正大四年丁亥，关中灾变二事。平凉西草场天王塑像前后毡动，凡两昼夜不止，而泥塑衣纹，都不剥落。知府徒单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动。知府去，动如故。临洮城中鼠昼夜作声，比屋皆然。一日近四更，鼠群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群鼠出南门，门下弓手排卧，鼠争道，踏人面而过。有不及出者入东南白草原，乃不见。府至此六十里。刘善甫从弟润之说。

## 珠子冰

临洮城外洮水，冬月结小冰子如芡实，圆洁如一耳珰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贮，盛夏以蜜浆调之，如真珠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无际，而著脚即陷，盖冰珠虽冱寒，亦不融结为一也。

## 炭谷琼花

鄠县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琼花树，树大四人合抱，逢闰即花。初伏开，末伏乃尽。花白如玉，攒开如聚八仙状，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乱后为兵所斫云。

## 古　钱

东平人钱信中案钱谱收古钱，凡得数十种，付之茶店刘六。刘本漕司胥吏，家素称好事，及多收古钱，聚两家所有，以锦囊贮之。如谱中不记年代，品最在前。刘亦有之。金错刀尤重厚，今世所见才二三分耳。又有方寸匕，形制与错刀同，最多，推为众钱之冠。王莽大钱作燕尾状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当千"，背后有两字，有丝布、泉布、货布、流布，如是近十布。又有一铢、二铢、三铢，至五铢，有内四出纹，是方孔，四角金文通轮郭者，复有钱背四出文者。榆荚，其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铢"字为二也。既有涌金，亦有镂金。开元钱有涌金月牙，复有镂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横涌金月牙，一线通轮郭者，亦有孔方之下一线通轮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钱，书画琴暨古物，无不略具。士大夫日聚于此，杂客不预也。东平破后，不知古物在否也。

## 神救甄帅军

定州帅甄全，己卯岁为北兵所攻，求救恒山军，恒山逗遛不进，全逾城逃死，为北所获。恒山以全为叛己，诛甄族故之在军中者，又劫全入头山寨。寨上人半出运粮，外军猝至，守者不之备，杀虏甚众。运粮者不知被劫，坦然还砦，恒山军阴伺之，谋尽杀而后已。是夜砦上大青鬼现，眼如杯，赤红有光焰，军士惊布散走，甄众乃得脱。

## 猪善友

洛西永宁一屠肆，豢猪数十头。一日子弟问屠伯当宰何猪，屠伯攀圈指示，群猪惊扰，独一猪安然不动。屠伯指此猪云："此猪食甚少，养饲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缚，噤不出一声。及刺刃，喉无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探之，此猪乃无心肺。屠伯大惊悟，以为神像所化，掷刃于地，拜天地四方，誓愿改业。此猪既不死，安然入圈，尔后其家不复以糟糠饲之，目曰猪善友。闾里喧传，有自远来观者，无不惊叹。一邻家来请猪善友斋，此猪如应诺。明旦请者未至，猪已坐于此家之门，此家以斋食与之。如是三十三日，历旁近民家几遍，蹲坐一墓园中不动，视之已死矣。辛愿敬之为作传。

## 宫婢玉真

大定中，广宁士人李惟青元直者，与鬼妇故宋宫人玉真遇。玉真有《杨柳枝》词云："已谢芳华更不留，几经秋。故宫台榭只荒邱，忍回头。塞外风霜家万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一诗云："皓齿明眸掩路尘，落花流水几经春。人间天上归无处，且作阳台梦里人。"又一诗云："自怜华色镜中衰，轻弃前欢已自宜。不恨相逢情不尽，直须白鼠望归期。"李生后以庚子夏六月暴心痛死。辽东人为作传，以《东都行记》文多不载。

## 项王庙

正隆南征，过乌江项羽庙，引妃嫔视之，因为说

垓下事。顾谓众妃曰："汝辈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语传达民间，有为之缩颈者。

## 广宁寺钟声

广宁寺有巨钟，一日，撞之不鸣，其声乃在城南桥下。行人闻之，无不骇惧。有告寺僧，具铙钹就桥下迎，钟复鸣。(宗室仲章说)

## 石桩火出

泰和八年冬，京师大悲阁前幡竿石桩缝间，连夕火出，四十余日乃止。明年大火，延烧万余家，阁亦被焚。卫王有旨救虞世南所书千手眼大悲阁题榜，火气炽盛，人离百步外，不敢近云。

## 永安钱

海宁天德初，上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汝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

# 卷　四

## 临淄道院

大定初，山东人杨善渊买地临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砖，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齐戊二年四月八日，南郭石羊巷杨道圆，施花砖笆三千口在天齐观玉清宫殿上。永记杨押，砖匠杨本坚。"有为考案者，此地盖北齐时天庆观，今巷东道北，尚有石羊存焉。戊二年，高伟天统二年丙戌岁也。县前此无宫观，善渊拨土主之，偶与古观地合；善渊又与道圆同姓，亦异事也。

## 盗谢王君和

冯翊士人王献可字君和，元丰中试京师，待榜次。一日晨起，市人携新鱼至，掷骰钱赌之。君和祝骰钱以卜前程，一掷得鱼，市人拊膺曰："我家数口，绝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赊此鱼，望获数钱，以为举家之食。子乃一掷胜之，我家食禄尽矣。"君和恻然哀之，不取鱼，又以数钱遗之，市人谢而去。及下第西归，路经渑池，早发山谷间，猝为群盗所执。下路十数里，天明，阅客行囊，一少年忽直前问君和"非京师邸中，乞我鱼不取者乎？今日乃相见于此"，再三慰谢，并同行皆免。同郡徐安上记其事云。

## 广宁山龙斗

甲辰乙巳岁，广宁夏五六月间大阴晦，雷雨环作，声不断。夜望闻山上白气直与海接。须臾雨下，终夜不息。平明，水没村落，死者无限；大崖高数百尺，皆荡为平土。下浸石，石上有杵臼痕，不知何代为冈崖所覆压也。山颠龙斗处，留迹数十，所印泥，鳞甲爪痕，有长五六十尺者，有长百余尺者。意群龙聚斗于此，土人遭此大变。

##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龙德宫花竹池沼间散起庐舍，象村落田家所居。山庄渔市，旗亭茶店，无所不有，悉以(以下缺)

## 女真黄
## 日本国冠服
## 焦燧业报
## 孔孟之后 (以上四条缺)

## 张孝通冤报

大定末，武清人赵士诠商贩西京，每过白登，多宿张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阴图之。一日，乘士诠醉，与其子定国缢杀之，投尸野中。士诠久不归，子来白登访之。孝通先与店户白忠友有仇，私告赵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赵子诉官，官系忠友讯掠，不胜苦楚，虽已诬服，而狱终不决。明昌初，白妻诉于朝。朝差贾公守谦往廉之。贾密访县人，人有言一异事云，张孝通及其子驱一骡往某处，憩于道旁树下，骡逐草而逸，定国怒鞭之，骡忽人语云："你杀赵客，更来打我。"父子相顾失色。他日，孝通妇汲水饮骡，骡又语云："你杀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语泄，谋杀之以灭口，而县人无不知者。贾公以是归报，朝廷随差刑部员外孙某驰驿至县，收孝通父子，一问即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诬也。贾公仕至右丞。

## 魏相梦鱼

参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鱼，厨人养鱼百余头，以给常膳。忽梦群鱼集其身，挥斥不去。复梦为鱼所鲠，痛不能出，闷乱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鱼。

## 相　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书一"朝"字，令人试之，相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绍兴南渡，将驻于杭，书一"杭"字问之，相者云："兀术将至，当避其锋。"太师梁王小字兀术，果拥兵而南，其验如此。尝与同舍生孟津李蔚庆之论及此，予谓古无相字法，殆是挟以他术耶。李曰不然，此龟卜之余意耳。

## 梦灵丸

京师法云寺僧律师失明数年，梦中有人授一方，治内外障。但瞳神水在者，皆可疗焉。二两蔓菁子、

枸杞、蒺藜、甘菊、荆芥穗各一两，当归、地黄、川芎、赤芍药、防风各一两半。十一味末之，水面糊丸桐子大，空腹食前温水下三二十丸。僧服之，目复明，因目曰梦灵丸。

## 吕氏所记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亚夫铜印。束鹿柴揖调历城簿，有彭宣私印。临淄农郑氏，耕地得方寸铜印，钮作九猿猴，细小如豆，谛视之，形状俱备。郑先未有子，自是产九男，因宝藏此印。

## 古　鼎

燕都庙学有夹铜鼎焉，高二尺，受数斛，篆有“离明神鼎养火”六字。后归裕陵，竟不晓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傅舜俞说博平路氏一鼎，无款识，无文章，而黄金丹碧，绚烂溢目，受五升许，高三尺，其一稍大。路氏用之煮茶，以少火燎其足，则水随沸。大定中，铜禁行，不敢私藏，摧大足折送之官。足中虚，折处铜楂作火焰上腾之状。天壤间神物奇宝，成坏俱有数，特见毁于庸人之手，为可惜耳。蔡内翰正夫《古器类伦》记二鼎云：其一，明昌三年二月，蓝田玉山乡农民李兴，穿地得之，高二尺，两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丁亥”。以长历考之，鲁庄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即周安釐王初立之岁，未改元，故不称年，而仅以月数焉。又有一百二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大定九年，汾水环东岸古墓，有鼎及钟磬之属。鼎小者五寸许，大几三尺，中作黄金色，所实牛羹尚可辨。钟磬小者不及二尺，凡十六等，盖音律之次也。虽无款识，皆周物也。

## 西阴井移

戊申正月，武城之东有村落名西阴，民家一井，移四五步，而井桩如故也。又数日，一道士过此村，形服与常人异，见农具中二地碾石，咄咤曰：“业畜，乃在此耶?”并挟之而去。村民惧凶祸将及，弃家远徙，后亦无他。南宫士人董德卿亲见之。

## 海岛妇

王内翰元仲集录，近年海边猎人航海求鹘，至一岛。其人穴居野处，与诸夷特异，言语绝不相通。射之中，则扪血而笑。猎者见男子则杀之，载妇人还。将及岸，悉自沉于水。他日再往，船人人执一妇，始得至其家。妇至此不复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经于东冈大树上。元仲，黄华老人也。

## 鸡泽神变

鸡泽农民五人，同采樵。出门，望西风势甚恶，迟回不欲往。又为一叟所难，四人者还家。一人往来樵次，大风从西北来，震荡天日。此人走避不及，伏于沟中，为一人捽起同行。行时此人踏风而行，见同行皆神鬼，迤逦过一城，神人曰：“此朝城也。”又东行，路旁一长髯人拜劝酒，神人共入庙中，留此人庙门下。少之，呼入行酒，见神人各长丈余，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锦绣，香气袭人。此人从中座劝酒，中座者不语，以右手拇指指令从次座者劝。劝毕，复出庙门下。须臾饮散，神人出，大风随起，置此人不复问。此人伺风定，出问人，知此地为东平界，庙即岳祠也。行丐数日，乃至家，犹恍惚如心恙云。（智仲可说）

## 临晋异瓜

临晋上排乔英家业农，种瓜三二顷。英种出西瓜一窠，广亩二分，结实一千二三百颗。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顺之亲见。

## 舜　麦

河东县舜砦出麦。颗粒如常麦而无缝，又色稍白，每斗得面十三斤。此地二顷余，农民数家主之。喻如今岁东家舜麦成，至明岁西家成。熟无定处，然终不出二顷之外也。（定襄周梦卿说）

## 平阳贡院鹤

太安初，高子约、耿君嗣、阎子秀、王子正之考试平阳。举子万人。主司有梦绯衣人来谢谒者。明旦试题以下，语同官。俄群鹤旋舞至公楼上，良久不去。主司命胥吏揭榜大书示众云：“今场状元出自河东，当举府题‘圣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泽州，省‘俭德化民家给之本’，省魁孙当时。御题‘获承休德，不遑康宁’状元王纲平阳。”三元者果皆河东云。

## 史学优登科岁月

河中李钦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汤饼局。有相者为□安史学优，言：“君后当擢第，但当出此儿门下，为太晚耳。”学优雅以才名自负，不以相者之言为然。其后钦叔二十三省元赐第，中廷试策宏词科，除应奉翰林文字，两预主贡。学优竟出其门云。

## 日中见异物

崇庆元年冬十月，北京进士赵天瑞、张仲和辈十五人，赴试回，晓行道中，日中见二物，一四足兽在前，一蛇继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鸟，跳跃稍缓，少顷，无所见。是后兵动。中原丧乱。（兰仲大说）

## 镇城地陷

镇城欲陷日，州长佐史率妓乐迎官出城，坐待驿亭次。见一妇被发跣足，喘汗入城。问之，云其姑卒病，买药欲救之。良久，亭中人闻空际有相问答者，云出城未，答者言未。吏卒闻之，大骇怪，不知所

谓。少之，妇得药而出，城随陷，城中无一人免者。此妇殆以孝感脱此祸欤。中京史监时亦在亭中。亲见其妇，惜不问此妇姓氏耳。

## 王子明获盗

副枢刚中王公晦，字子明，泽州人，初任长葛簿。一日行水边，忽见回风逐马行，或前或后，数里不去。子明疑其有异，缓辔从之，回风入水复出者数四。子明召旁近居民杂驺卒入水索之。得一尸，是近日被害者。检视衣著，于所佩小革囊中得买布单目，及木印一。子明嘿藏之，不以语人。既入县，即召布行赍布来，官欲买之，积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视，果有布是本印所记者。因甲乙推之，盗寻获。一县称为神明。事见闲闲公所撰墓志。

## 泗州题壁词

兴定末，四都尉南征。军士掠淮上良家女北归。有题木兰花词逆旅间云："淮山隐隐，千里云峰千里恨。淮水悠悠，万顷烟波万顷愁。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

## 贺端中见鬼

吾州进士贺端中，大定中，宣圣庙斋宿。灯下见一大青鬼，发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焰。贺以被蒙头伏床下。日高，诸生至，乃敢出，战悚尚未定也。起视水瓮皆干，砚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为渴鬼云。端中出孙国镇之门，有赋声，此举登科。

## 介虫之变

东平薛价，阜昌初进士。尝令鱼台，嗜食糟蟹。凡造蟹，厨人生揭蟹脐，纳椒一粒，盐一捻，复以绳十字束之。填入糟瓮，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梦昨所获强寇劫狱而去，夜半惊寤。索烛，召吏将问之。烛至，乃见糟蟹蹒跚满前，不知何从出也。薛自此不食蟹。外曾孙东平贾显之说。

## 天庆殿柱

太原士人刘进之，客卫州，所居近河。三夜闻哭声，访之邻里。云旁近无哭者，当是鬼哭欤。进之忽忆临河有汴宫天庆殿，所撤大木，将作筏下河，候涨落乃行，云是彰德师欲用修药棚者。古时石言于晋者，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声乃绝。曹魏青龙中取汉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许都。临发，金人潸然出涕。李长吉有《金人辞汉歌》。

## 神蓍涡水

西京大同府之南神蓍涡泊水广百余亩，深三丈，居人取鱼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飞去，入浑源东南山娘子村中，复为大陂。凡神蓍水所经，遗鱼不绝。

## 空中人语

张显卿，名德，辽州人。明昌二年经童，贞祐四年进士。自说大安庚午岁，曾与客饮，向日酹酒，语执壶者云，不必满，荐诚而已。忽闻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无海量者乎?"众客骇，立酹数满杯。

## 天　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时起任咸宁令。聚县民豁口村，计会科敛。此地在灞桥六七里。日在辰巳间，忽见天裂，从东南至西北，青气分折数丈，其中有光，盘曲如电，令人震荡不敢仰视。吏民数百人皆见。振之说。

## 高白松

徐伟官京兆，梦二老人白首而长身，身穿绿袍，谓伟言："某他日有斧斤之阨，幸为保全之。"伟不知所以，然梦异不忘也。及移守太安，会岳祠灾，诏复修之。境内大木，皆听采取。东六十里莱芜之高白村，有古松，干柯茂盛，阴蔽二亩。乡社相传为数百年物，亦在采斫之数。乡人父老哀祷于伟，伟因悟前梦，力为营护，竟免斩伐。是夜梦有来谢者。土人立祠其侧，辛生者为之记，文士张圣予赋诗云：蟠根蹙足怪虬藏，平顶摩云翠盖张。不怕雪霜侵玉瘦，却愁雷雨化龙骧。异材讵肯资梁栋，灵梦还能避斧戕。万古天风吹不老，岱宗山色共苍苍。

## 炭中二仙

皋州人贾合春，前鄜畤丞。兴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戍役在渑池。此地出炭，炭穴显露，随取而足用者。积累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炽然。一日贾与戍卒围火坐，忽一炭块爆出，块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长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体皆具，顶乌巾，系如皂勒帛状，双带下垂，雕刻所不及。贾甚珍秘，兵乱中失所在。

## 护兰童子

孟州路宣叔，未二十而娶，未几妻亡，追悼不已，郁不自聊。夜梦妻如平生，说身后为护兰童子，住翡翠庵。作诗记之云：翡翠庵前花草香，护兰童子淡云妆。夙缘还却三生债，不道未归人断肠。未归人，用死者为归人，生者为行人之义。

## 王先生前知

东阿阎生者，少从醇德先生平阴王广道学。醇德尝告之曰："汝今年二十五，却后二十年当丧明，作举子不济，辛壬癸甲之术可养生。试以吾言学之。"阎即学禄命。年五十，果丧明，而艺亦精。自言七十当有子，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 边元恕所纪二事

国兵初西来，云中先下，后复纳辽天祚，国相怒其反复，攻城破，驱壮士无榆坡，尽杀之。中有喉丝不断者，亦枕籍积尸中，得雨复苏，候暮夜欲逃。人定后，忽见吏卒群至，呼死者姓名，随呼皆应，独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仅能至家。求医封药，疮口渐合。又数月平复。年七十余病终。同时曹氏小童为军士驱逐，与群儿乱走，追及者皆以大棓击杀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触军士仆地。军士怒，逐犬入人家。比出，儿辈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执黄旗过者，大呼曰："国相军令，杀人者斩。"残民皆得活。曹氏儿后至节度。

## 王内翰诗谶

王子端内翰泰和中赋残菊云：幽花寂寞无多子，办与黄蜂实蜜脾。盖绝笔也。王勉道作挽诗，故有"幽花绝笔更伤神"之句。

## 张甫梦应

张状元甫，唱第前梦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扪之，乃玉也。初甚恶之，继有是应。阎子秀笔记其事。

## 山石飞堕

宣和末，华山下石子冈地震之后，东西易位，摧压十八村。土人谓神物所移，为立移山祠。兰泉张吉甫作赋吊之。明昌四年秋，洽水渭南之间一日晨起，居人忽闻数千人呼声，望之，有云如大帷幙蔽空而过。少顷开霁，并山南原已移为北原矣。孙通祥为文记之。近天兴癸巳麦秋后，恒山公治军邓之五朵山，置仓圣朵岩，以受军租，临大屋，已置二万余斛矣。有日寅卯间，人见西北有黑云从空而过，声势甚恶，迤逦渐及涧上，仓屋随亦崩溃。云起而雨，雨后人奔视之，元是大石片，方广数亩，自天而下。横两涧之间麦仓崩，乃无一麦可寻，又一异也。（平阴丞说）

## 闲闲公主章表

壬寅岁寒食。濮州灵宝会祭孤魂设醮。州中程威仪者，当作高功会首。人言程未尝收箓，何缘得主醮。程因往东平，受明威箓一阶，章表皆已具衔，复一雷师者求代程。至醮，嘱监军董许之。乃就用文牒上名衔，改程作雷。醮后百余日，雷无病而死。三日复活，说死入冥司，云礼部闲闲赵公管词表，以我不应改程威仪名字，促寿二纪，教之暂来，令告世人，再不许犯。且言门外追卒甚众，即当去矣。言终而化。泰安布衣张知现至濮州得此事。

## 密崖题字

明昌末，卢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迹所到，忽有题字云："道民天台司马承桢过"。字大如碗，墨色光莹而紫。予过中岩，谒白云先生祠，碑载承祯葬松台，因有诗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见密崖。为问松台千载鹤，白云何处不归来"。

## 秦简夫临终诗

陵川秦简夫年四十，困于名场，即不就举选。临终诗云："躯壳羁栖宅，妻孥解逅恩。云山最佳处，随意著诗魂。"掷笔而逝，时年五十七。

## 张子野吉征

张华子野易无体榜。廷试后，与诸生坐庭中，忽一鸟衔小绿衣判官堕几上。未几，子野擢上第。

## 王生冤报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为业。明昌辛亥岁歉，与其子王生者就食山东。一日，有强寇九人为尉司根捕急，避死无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辈金贝不赀，但此身得免，愿与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盗窑中，满室坏瓦。尉司兵随过，无所见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财，乘夜发火，不移时，熏九人死，即携金贝还乡。数年，殖产甚丰，出乡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礼五台，将及兴善镇，恍惚中有所见，惊怖堕马，遂为物所凭。扶舁至其家，生口作鬼语，瞋目怒骂云："尉司追我辈已得脱，中分货财，足以致富，便发恶心，都将我烧死。寻之数年，乃今见汝，偿命即休。"时或持刃，逢人乱斫。其家无奈，召道士何吉卿驱逐之。何至作法，鬼复凭语辨诉。何知冤对，非法箓可制，教以作黄箓超度，或可解脱。胡陈状斋坛，吐露情实，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祷，生未几竟死。（紫微刘尊师说）

## 仙　猫

天坛中岩有仙猫洞，世传燕真人丹成，鸡犬亦升仙。而猫独不去，在洞已数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哥，间有应者。王屋令临漳薛鼎臣呼之而应，亲为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阳云台宫将之上方，过洞前，命儿子叔仪呼之，随呼而应，声殊清远也。因作诗云："仙猫声向洞中闻，凭仗儿童一问君。同向燕家舐丹灶，不随鸡犬上青云。"

## 田德秀夙悟

紫芝字德秀，沧州人，其父济，为部掾，娶定襄赵氏，生德秀于中都。生数月，邻李媪见之，潸然出涕。人问之，媪曰"老妇一儿子，生二十五岁，在太学有声。以去年亡，此儿极相肖也。吾儿死时，老妇啮其面破，此儿面疮，口痕宛然，可以证前身矣"。德秀幼孤，养于外家，多居于忻。六七岁知属文，一览万言；十三赋《丽华引》，诗意惊人，有李长吉风调。十六与余游从，曾大雨后有诗见示云："醉梦萧森蝶翅轻，一灯无语梦边明。虚檐雨急三江浪，老木

风高万马兵。枕簟先秋失残暑，湖山彻晓看新晴。对床曾有诗来否，为问韦家好弟兄。”予兄敏之，私谓予言“诗首二句，非鬼语乎?”吾谓其非寿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 华陀帖

米元章华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变，流落民间。历三四传，乃入越王府。王惧为内府所收，秘之二十年无知者。太和末，都城阎贯道与文士辈请仙，元章降笔。贯道因问先生华陀帖神绩超轶，辉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于平生得意书，定知为何人所秘，愿以见告。即批云：“当就越邸求之。”庞都运才卿，王妃之弟，贯道以为言。才卿请于妃，果获一见。王薨于汴，明禁随废，文士得从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见焉。东坡梦杜子美自解《八阵图》，谓是书生习气，以此事观，非伪言。

## 梁　梅

寿阳歌伎梁梅，承安、太和间以才色名河东。张状元巨济过寿阳兴引病后孤居，意不自卿。邑中士子有以梅为言者。时已落籍，私致之。待于尼寺，梅素妆而至，坐久干杯，唱《梅花水龙吟》。张微言六月唱梅词，寿阳地寒可知。然以其音调圆美，颇为改观。唱至“天教占了百花头上，和羹未晚”，乃以酒属张。张大奇之，赠之乐府，有“谁知幽谷里，真有寿阳妆”之句。为留数日而行。

## 军中犬

征西军中畜一犬，每大帅举酒，部曲辈前列唱《落叶曲》，则犬亦随之，声节高下，少不差是。曲罢，一声不复作。吾州王百户，辛丑年亲见之。

## 蚩尤城

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阚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尔朱荣秀容人，今定襄有尔都统者，自言上世有赐田百顷，至今以“尔百顷家”自号。管州有荣庙，土人祈赛甚灵，巢贼败，言灭巢族，族人以平人自解，有漏网者，皆以平为氏，子孙予有识之者，貌与秘府所画巢像相肖，不欲斥其名云。

## 德升后身

乌古论德升第进士，兴定戊寅，以参知政事行台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庆阳移剌仓使家儿。四五岁能说前身事，沉厚寡言，人传为异事。德升家一大奴从太原逃出，就仓使家来问，儿望见，名呼之，奴为之恸，但说其死不同。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儿言赴井死。游麟之言当是闻城陷，一心赴井，神识已逝，不复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盖投胎耳。

## 田德秀诗

田德秀少孤，养于外祖广宁府治中赵君家，纨袴间，作诗多憔悴之语。乱后登凌云台云“愁思纷纷不易裁，凌云台上独徘徊。乱鸦背着斜阳去，寒雁带将秋色来。破屋无烟空碎瓦，新坟经雨已苍苔。天翻地覆亲曾见，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台。无忧而戚，古人所忌。王荆公诗“少壮不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真名言也。

## 张居士

澧州人张居士，于禅学有所得。临终之岁，禅坐静室，约其徒满百日乃开。及期开户，见其凝然不动，谓是已逝。良久开目，拂尘而起，沐浴更衣，周行庭宇，与亲旧相劳苦。已而复入室中，索纸留偈云“了脱幻缘，复何幻我。游戏大方，从容自可。”掷笔而化。登封张效景说此事。

## 米元章心经咒

米老一帖云《心经咒》，从后倒念七遍，吹气枕席间，螫虫皆不敢近。试之信然。

## 王尊师天坛之行

吾州天庆观王尊师志常，出于农家。年十六七，牧羊田间，一道人日来相就，问：“汝肯随我往天坛山否?”王许之。道人携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问其地，乃济源也。又问人：“此去天坛近远?”人云：“百余里耳。”王已无所归，明日往天坛，入阳台宫。宫中人闻此儿为道人挈来，自太原北一日至天坛，谓当有仙分，留为香火童子。八年乃归家，人意其已死，无不惊异，而乃送之天庆。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质谨厚，有道者也。

## 张先生座右铭

张先生弥学，东阿人，平章政事寿国文贞公良辅之父，《神道碑》载其事，内座右铭云：“欲求聪明，先当积学。欲求子孙，先当积孝。”以为名言。

# 归潜志

[金] 刘　祁撰　崔文印整理

《归潜志》，十四卷，金刘祁撰。刘祁，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生于金章宗泰和三年（一二〇三），死于元定宗海迷失后二年（一二五〇），年四十八，金源一代儒者也。此书记金源人物文雅风流，论一代之盛衰兴亡治乱之迹，可为后来之龟鉴。他所记载的，大都是他熟悉和亲历的人和事，很少有道听途说的传闻。本书在研究金史方面的价值，于金末之事多有足征，皆足以补正史之缺。其他如年月、姓名、字号、官爵等与史不合者亦有不少，这些都足资互相印证，是研究金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清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鲍廷博将本书刻入《知不足斋丛书》。这次整理，即以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凡鲍氏所加按语、注释、附录等，皆予保留，又校以何煌校明抄本、黄丕烈、施国祁校本和武英殿聚珍本。

## 序

余生八年，去乡里，从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时南京为行宫，因得从名士大夫问学。不幸弱冠而先子殁。其后进于有司，不得志，将归隐于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过齐入燕，凡二千里。甲午岁，复于乡，盖年三十二（一作三）矣。

因思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追遭丧乱，皆烟销灰灭无余，而吾虽贫贱一布衣，犹得与妻子辈完归，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以经涉忧患与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劳，虽饭蔬饮水，囊中无寸金，未尝蒂诸胸臆。

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

岁乙未，季夏之望，浑源刘祁京叔自叙。

## 卷　一

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正隆南征，至维扬，望江左赋诗云：“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其意气亦不浅。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谥显宗。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

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真帝王诗也。《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云：“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一云“所乐静无哗”）。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夜深”一作“夜阑”）。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聚骨扇》词云：“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一作绶）。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又擘橙为《软金杯词》云：“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碗（一作盏）。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尝为《铁券行》数十韵，笔力甚雄。又有《送张建致仕归》、《吊王庭筠下世诗》，具载《飞龙记》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诗，有《乐善老人集》行于世。

密国公璹（按《金史》本名寿孙，世宗赐名），字仲宝（按《金史》字仲实，一字子瑜），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诗，工书，自号樗轩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亲王皆有门禁。公以开府仪同三司奉朝请。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时时

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间，余入南京，因访僧仁上人，会公至，相见欣然。其举止谈笑真一老儒，殊无骄贵之态。后因造其第，一室萧然，琴书满案，诸子环侍无俗谈，可谓贤公子矣。乃出其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者。后余适陈，送以二诗，甚佳。又为予先子集作后序。一时文士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飞伯尝有诗云："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盖实录也。天兴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予候之，因论及时事，公曰："敌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夷狄，如得完颜氏一族归我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尔？"后数月薨（按，元好问所作《如庵诗文序》，琦以天兴壬辰五月薨，春秋六十一）。五子，幼曰守禧，字庆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诗与字画亦可喜。状貌白皙，风神秀彻如仙人，公特钟爱。尝会予，指其书画曰："将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变，皇族皆聚于禁中。将北迁，庆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诗文甚多，晚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藁》，赵闲闲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闻闲闲再起为翰林》云："莲烛光中久废吟，一朝超擢眷恩深。四朝耆旧大宗伯，三纪声名老翰林。人道蛟龙得云雨，我知麋鹿强冠襟。宝岩谿谷西窗梦，不信秋来不上心。"又，《过胥相墓》云："亭亭华表立朱门（"立"，《中州集》作映），始信征南宰相尊（"征南"，《中州集》作"征西"）。下马读碑人不识，夷山高处望中原。"甚有唐人远意。又，绝句："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不可谓无志者也。

赵学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少擢第（按《金史》大定二十五年进士），作诗及字画有名。王庭筠子端荐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补。后再入馆，为修撰、待制，转礼部郎中。出典岢岚、平定、宁边三郡。南渡，为直学士，迁侍读，拜礼部尚书，致仕。再起为礼部，改翰林学士。天兴改元夏五月卒（按元本作夏四月卒，考元遗山撰墓志云，卒于五月十二日。予家有闲闲手书诗一卷，后遗山跋语亦云五月十二日下世，今据以改正），年七十三（按《金史》卒年七十四）。公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后更学太白、东坡，字兼古今诸家学。及晚年，书大进。诗专法唐人，魁然一时文士领袖，寿考康宁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疏旷，无机凿。治民镇静，不生事。在朝循循无异言。家居未尝有声色之娱，夫人卒，不再娶。断荤肉，粗衣粝食不恤也。酷好学，至老不衰。后两目颇昏，犹孜孜执卷钞录。上至六经解，外至浮屠、庄老、医药丹诀，无不究心。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华指要》、《滏水集》、《外集》，无虑数十万言。自号闲闲居士云。

李翰林纯甫，字之纯，宏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颖悟异常儿。初为词赋学，后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逾冠（一作始冠），擢高第（按《金史》，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名声烨然。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志。泰和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章宗咨异，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宰执奇其文，荐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论事，不报。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时丞相术虎高琪擅权，擢为左司都事。公审其必败，以母老辞去。俄而高琪诛死，识者智之。再入翰林，连知贡举。正大末，由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为人聪敏，于学无所不通。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士论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尝成考，旋即归隐。居间，与禅僧、士子游，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至于谈笑怒骂，灿然皆成文理。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称推，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忘年齿相欢。教育、抚摩，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尝自作《屏山居士传》，末云："雅喜推借后进。"如周嗣明、张瑴、李经、王权、雷渊、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辄嫚骂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赞曰："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学者净名庄周。"晚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藁，其余应物文字如碑志、诗赋，号外藁，盖拟《庄子》内外篇。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为《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尝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此其所学也。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世岂复有此俊杰人哉。

## 附录：《重修面壁庵记》 大金兴定六年二月屏山居士李纯甫撰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吾佛大慈，皆如实语，发精微之义于明白处，索玄妙之理于委曲中。学士大夫犹畏其高而疑其深，诬为怪诞，诟为邪淫，惜哉。龙宫海藏，琅函贝叶无虑数千万言，

顶之而不观，目之而不解。且数百年老师宿德，又各执其所见，裂于宗乘，汨于义疏，吾佛之意扫地矣，悲夫。

梁普通中，有菩提达摩大士自西方来，孤唱教外别传之旨，岂吾佛教外复有所传乎？特不泥于名相耳。真传教者非别传也，如有雅乐，非本色则不成宫商；如有甲第，非主人则不知户庭。自师之至，其子孙遍天下，多魁闳磊落之士，硕大光明，表表可纪。剧谈高论，迳造佛心。渐于义学、沙门，波及学士大夫，潜符密契不可胜数。其著而成书者，清凉得之以疏《华严》，圭峰得之以钞《圆觉》，无尽得之以解《法华》，颍滨得之以释《老子》，吉甫得之以注《庄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以论《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训《诗书》，东莱得之以议《左氏》，无垢得之以说《语》论《孟》，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如符券然。虽狂夫愚妇，可以立悟于便旋顾盼之顷，如分余灯以烛冥室，顾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脱门，翰墨文章亦为游戏三昧，此师之力也。

新学晚生，愧无以报，今因少林主人志隆命其侍者海净问讯屏山，曰照了居士王知非暨刘菩萨并其徒储道人重修面壁庵，既已落成，请记其岁月。时大金兴定四年中元之前一日也。

随喜之余，又洗手焚香，而为之赞曰：

玄关未启，玉锁生苔。灵台未洗，金镜尘埋。铁牛穿鼻，石女怀胎。孰为具眼？鼻祖西来。舟行万里，禅心如灰。壁观九年，梵音如雷。不戒而戒，不斋而斋。一衣一钵，五叶花开。或杖或拜，或嗔或舞，声欬扬眉，颦呻举武。或咄或咦，或吽或普，柏树药栏，灯笼露柱。弹指张弓，吹毛击鼓。跌宕形容，迳庭言语。太漫汗中，剔浑沦处。有者个在，又恁么去。津然可口，如甘露浆。薰然入骨，如薝蔔香。如发管钥，如施印章，金仙海藏，同时放光。窃吾糟粕，贷吾粃糠。粉泽孔孟，刻画老庄。八万四千，清凉道扬，屏山说破，谁取承当。（按，屏山文字传世绝少，偶从碑本录附，以见一斑）

雷翰林渊，字希颜（按《中州集》，别字季默），应州浑源人，与余同里闬，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司。注《易》行于世。公幼丧父，以孤童入太学，读书昼夜不休。虽贫甚，不以介意（按《金史》，希颜，西仲季子，庶出。三岁丧父，不为诸兄所齿，七岁乃发愤入太学读书）。从李屏山游，遂知名。俄中高第，调泾州录事。坐高庭玉献臣之狱，几死。后改东平，迁东阿令，授徐州观察判官。兴定末，召为英王府文学（英王，《中州集》作荆王。按《金史》，宣宗第二子守纯本名盘都，贞祐元年封濮王，兴定三年进封英王。至哀宗正大元年始进封荆王，则兴定末当称英王，《中州集》称荆王者误也）。俄入翰林，为应奉。拜监察御史，言五事，称旨。又弹劾不避贵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凡奸豪不法者，立棰杀之。坐此，为小人所讼，罢去（按，渊在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雷半千”。坐此为人所讼，罢去）。久之，起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按《遗山集·希颜墓志》云年四十六）。公博学有雄气，为文章专法韩昌黎，尤长于叙事。诗杂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书画、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结交，凡当途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后进经公品题以为荣。家无余赀，及待宾客，丰腆甚。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摄令遂平，一邑大震。尝笞州魁吏，州檄召，不应，罢去。后凡居一职，辄震耀。亦坐此，仕不达，然士论未尝不壮之。尝为文祭高公献臣，其词高古，一时传诵。工于尺牍，辞简而甚文，朋友得之，辄以为珍藏。发书顷刻数十轴，皆得体可爱。在馆，与诸同年友制辞，皆摘其不及以箴之。如诰商衡平叔云：“将迎间有，亦须风节之自持。”诰聂天骥元吉云：“读书大可益人，宜勤讲学。”少年赋《松庵诗》曰：“庵中偃卧龙，阅世须髯古。人天共护持，半夜起风雨。”《过华山怀陈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俟澄清。齁齁四十年来睡，开眼东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维摩丈室冷于冰，千劫萧然无尽灯。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鬅鬙。”人皆传之。初善李屏山，后善冯公叔献，后善高公献臣，最后善赵公周臣、陈公正叔。早与余先子交，尝同乡校，同太学，后同朝。先子殁，公寄挽诗有云：“乡校连裾春诵学，上庠同榻夜论心。”余因请为墓志。迄今，予家有公书简甚多也。善饮啖，然未尝见大醉。酒间论事，口吃而甚辩，出奇无穷，此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飞卿，夏津人。少游太学，有词赋声。从屏山游，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希颜、李天英相埒也。至宁初，擢高第，历关中四邑，以能称（按《金史》，四邑为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召补省掾，为当轴者所忌，求去。已而为延安帅府所辟，充经历官，召为南京右巡院使，风采甚著。以不能事权要，罢官。俄入翰林，为应奉。得风疾，引去。遭乱北还，道病殁（按，《中州集》云，正大中病失音，废居，殁于癸巳之祸），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飞卿为人刚直，豪迈不群，能政能文，甚为时望所属，不幸中以病废，哀哉。初，召至南京，时屏山亦在，予每从之游。乱后，予居八仙馆，与飞卿相迩，日相见属和，其诗犹在予橐中。少时《题太白泛月图》云：“江心月影尽一掬，船头杯酒尽一吸。夜深风露点宫袍，天地之间一李白。”可想见其意气也。文辞简古，法宋祁《新唐书》。惜乎为吏事所夺，不多著。性不喜佛，虽从屏山游，常与争辩。在关中时，因杨焕然赴举，书与屏山荐之，曰：“焕然，佳

士，往见吾兄，慎无以佛老乃嫚之也。”（二句似有脱误。）屏山持之，示交游以为笑。其后西行，予以序送之，备论其守道不回，今兹云亡，岂复见此挺特之士乎？（按，《中州集》云，飞卿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说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辞学之士多好译经润文，三恨大才而攻异端。其《题莲社图诗》云：“惟有渊明挽不来。”盖自况耳。）

## 卷 二

李经天英，锦州人。少有异才。入太学肄业，屏山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称诸公间，由是名大震。字画亦绝人。再举不第，拂衣归。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天英为诗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妙处人莫能及。号无尘道人。《题太真图》云：“君前欲拜还未拜，花枝无力东风羞。”又《夜雨》云：“灯火万家夜，萧萧帘下声。”《晚望》云：“夕阳万里眼，人立秋黄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河汉空星辰。”又《步云意》云：“一片昆仑心，夕阳小烟树。”又四言云：“老峰蹙云，壁立挽秀。林阴洒雨，苍苍玉斗。虚明满镜，夜气成昼。”此其诗体也。

张瑴伯玉，许州人，伯英运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髯齐于腹。为人豪迈不羁，奇士也。初入太学，有声。从屏山游，与雷、李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气任侠，不肯下人。再举不中，遂辍科举计。居许之郾城，有园圃田宅甚丰。日役使诸侄治生事，而己则以诗酒自放，偃然为西州豪侠魁。邑令过使，皆下之。喜称人善，交游有患难，极力挈扶。俗子少不惬意，辄嫚骂。年四十余不娶，有一妾，因小过以铁简杀之。尝衣紫绮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追酒酣兴发，引纸落笔，往往有天仙语。后病脑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畴知几为文以祭，辩其为人大略。少时与屏山饮燕市，有诗云：“日日饮燕市，人人识张胡。西山晚来好，饮酒不下驴。”又云：“昨日上高楼，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楼，西山如死灰。想见屏山老，疗饥西山隈。餐尽西山色，高楼空崔嵬。”又赋《古镜》云：“轩姿古镜黑如漆，锦华鳞皴秋雨湿。”人以为不减李长吉云。

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气势一时流辈推之。屏山最爱之，尝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学问淳深，真韩、欧辈人也。”晦之为人有学，长于议论，自号放翁。屏山尝与作《真赞》，与雷、宋、张、李辈颉颃。同余先子擢第后，从其叔北征，在军中。军败，父子俱缢死。屏山《赘谈》，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诗》云：“髯张元是人中龙，喜如俊鹘盘秋空。怒如怪兽拔枯松（按，二如字别本俱作时。），更著短周时缀颊。智囊无底眼如月，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终复一说，勍敌相厄已铮铮。二豪同运又连衡，屏山直欲树降旌。那得人间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醉倒谪仙元不死，时借奇兵攻二子。”可想见二人者也。

王权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从屏山游，屏山称之。为人跌宕不羁。喜功名。博学，无所不览。酣饮放歌，人以为狂。屏山为作《狂真赞》。与余先子同年进士，然仕宦连蹇。晚召入朝，为部勾当官。俄辟为县令，未赴。家鲁山，为县吏所辱，愤惋发疾死。贞祐初，余先子摄许州幕，时屏山，二张：伯英、伯玉，雷、魏诸公皆在焉，日会饮为乐。忽高公献臣将赴河南，来过，诸公诣之。及夕，独希颜、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几，为主帅所诬陷以有异志，逮捕诸党与。符下颍川，械二公，赴洛狱，搒掠万端。会赦，方得免。然自兹士衡无仕进之意矣。

麻九畴知几，初名文纯，易州人（按《中州集》云莫州人）。幼颖悟，善草书（按《金史》，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能诗，号神童。既长，入太学，刻苦自励，为赵闲闲、李屏山所知。南渡后，居郾、蔡间，入遂平西山读书。为经义学，精甚。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乙，经义魁。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南都妇人小儿皆知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正大初，门人王说、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问之，具知知几为师，近臣言其有才学，平章政事侯公挚、翰林学士赵公秉文俱荐之，特召赐进士第（卢亚榜）。以病，不拜官，告归。病已，赴调，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复以病去，居郾。久之，北兵入河南（天兴元年），知几挈其孥入确山避乱，后复出，为兵士所得，驱之北边，至广平病死（按《金史》，年五十九）。知几为人耿介清苦，虽居贫，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褊狭，交游少不惬意，辄怒去，盖处士之刚者也。初，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晚更喜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为文精密巧健，诗尤奇峭，妙处似唐人。尝作《透光镜篆韵诗》（按二诗载《中州集》），人争传写。后以避谤、畏时忌，持戒不作诗，益潜心为《易》学。与张伯玉、宋飞卿、雷希颜、李钦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摄令郾城，日与唱酬为友。后知几试开封，先子为御史，监试，而王翰林从之、李翰林之纯为有司，因相与读举子之文，见其有雄丽者，相谓曰：“是必知几。”因擢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贺。晚最为赵闲闲所知，有《送麻征君序并诗》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按《金史》福昌人），自号女几野人，又号溪南诗老。幼嗜书，苦学，坐环堵数年，由是六经百家无不通贯。喜作诗，五言尤工，人以为得少陵句法。平生不为科举计，且未尝至京师，砉然中州一逸士也。为人质古，不娴世事，麻绦草履，或倚杖读书，市中人讶之亦不恤。尝谓王郁飞伯

曰："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与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厕也。此言他人难闻，子宜保之。"此可见其志趣也。贞祐初，先子主长葛簿，敬之素不识，闻其名来谒，相得甚欢。及别，厚赠之。归而买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给。居女几山下，往来长水、永宁间，惟以吟咏讲诵为事，朝士大夫愿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叶，复来游，后归洛下，病殁。有诗数千首，常在行橐中。其佳句有云："院静宽留月，窗虚细度云。"又："莺衔晚色啼深树，燕掠春阴入短墙。"又："波摇朗月浮金镜，岭隔华星断玉绳。"又："箕山颍水春风里，唤起巢由共一杯。"又："黄绮暂来为汉友，巢由终不是唐臣。"真处士诗也。

赵宜禄宜之，忻州人。幼举童子第。及壮，病目失明，自号愚轩居士。高才能诗，其所读书，皆自少时不忘。居西山下，止以吟咏为乐，名士无不与游，赵、李诸公甚重之。屏山尝赋《愚轩》云："我虽有眼不如无，安得恰似愚轩愚?"后病殁，有《愚轩集》。其《题嵩阳归隐图》云（嵩阳，一作嵩山）："风烟万顷一椽茅（一椽，一作十椽），丘壑端能傲市朝。窈窕云山三兔穴，飘飘风树一鸠巢。本来无取亦无与，只合自渔还自樵。三十六峰俱可隐，愿从君后不须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骑长鲸，后五百岁之纯生。"

史学学优，河南人（按《中州集》，延安人）。昆弟三人，兄才长亦知名。学优之学，长于史传、地理。工诗，绝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后中廷策，得主武阳簿，颇有政声。再辟卢氏令，病卒。兴定末，与余同试于廷，始识之，中夜棘闱谈至旦。后先子令叶，学优复来游。先子殁，学优寄挽诗。未几，亦下世。有诗数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驭锦机闲，天上悲欢亦梦间。月夜凭肩人不见，萧萧风叶满骊山。"又，绝句："石壁城头夜斩关，软红尘底晓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门外清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张侯新作九原人（伯玉），梁子今为战血尘（仲经父）。四海交游零落尽，白头扶杖哭之纯。"

李献能钦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显，仕至金吾卫上将军，时号李金吾家。迨钦叔昆弟，皆以文学有名。从兄钦止献卿先擢第，继以钦叔，又继以仲兄钦若献诚、从弟钦用献甫，故李氏有四桂堂。钦叔苦学博览，无不通，尤长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复中宏词（按《金史》，贞祐三年特赐词赋进士，廷试第一人，宏词优等），遂入翰林，为应奉。考满再留，出为鄜州观察判官。再入，迁修撰。正大末，授河中帅府经历官。北兵来攻，军败，奔陕，又为陕府经历官。天兴改元，陕乱，见杀，年四十三。钦叔为人眇小而黑色，颇有髯。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作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乐章。在翰院，应机敏捷，号得体。赵闲闲、李屏山尝曰："李钦叔，天生今世翰苑材。"故诸公荐之，不令出馆。尝谓人云："吾幼梦官至五品，寿不至五十。"后竟如其言，异哉。（按《金史》，家故饶财，尽于贞祐之乱，在京师无以自资。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则必诃谴，人视之殆不堪忧，献能处之自若也。人以纯孝称之。）

冀禹锡京父，惠州龙山人。幼聪敏绝伦，年十九，擢大兴魁，入太学，有声。弱冠登高第，时雷希颜、宋飞卿皆同榜，号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称，遇事风生，老吏莫及。初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饮酒，遂为其令所乘，坐废。再调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闻。由前过，终不得京官。朝士屡荐之，为当途者所沮。居闲，日与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风丞，因客睢阳，为行枢密院辟为都事。末帝东迁，擢为应奉翰林文字，充尚书省都事。蒲察官奴之变，与宰相李蹊同见杀（按《中州集》云，官奴之变，自投水中），年四十二。京父少年作诗，锻炼甚工，写画亦劲健可喜，其《赠先子诗》有云："忠策万言忧国献，好诗千首课儿钞。"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无高位，吾道何人主后盟。"又："醉乡广大宽留地，仕路崎岖小作程。"闻诛高琪诏下，《寄聂元吉》云："开函喜读故人书，四海穷愁一豁无。见说帝庭新殛鲧，逆知天意欲亡吴。两宫日月开明诏，万国衣冠入坦途。莫向新亭共囚泣，中兴岂止一夷吾?"散文亦精致，尝作余先子哀词，雷丈希颜善之。

王渥仲泽，后名仲泽，太原人，家世贵显。少游太学，有词赋声。屡中高选。南渡后擢第，为时帅奥屯邦献、完颜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间。后辟令宁陵，有治迹，召为省掾。因使宋至扬州，应对华敏，宋人重之。回为太学助教，充枢密院经历官。俄迁右司都事，稍见信用。天兴改元，从赤盏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郑州西，遇北兵，大战，殁于阵。性明俊不羁，博学，无所不通。长于谈论，使人听之忘倦。工尺牍，字画遒美，有晋人风。作诗多有佳句，其《过颍亭》云："九山西络烟霞去，一水南吞涧壑流。宾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横绝自沧州。"又，《赠李道人》云："簿领沈迷嫌我俗，云山放浪觉君贤。"又，《颍州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惭愧西湖五月春。"又，《过龙门》云："诗成一大笑，浩浩淇波东。"

李汾长源，先名让，字敬之，太原人（按《金史》，太原平晋人）。少游秦中，喜读史书，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诗，专学唐人，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为人尚气，跌宕不羁。颇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尝以书谒行台胥相国鼎，胥未之礼也。长源后投以书，尽发胥过恶，胥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间游梁，举进士不中。能诗声一日动京师，诸公辟为史院书写。时赵闲闲为翰林，雷希颜、李钦叔皆在院，长源不少下之，诸公怒，将逐去，亦不屑，后以病目免归。复入南京，上书言时事，不报。出客唐邓，会北兵入境，恒山公武

仙署为掌书记，在军中。金国亡，长源劝仙归宋，未几，为仙麾下所杀，年未四十，哀哉！（按《金史》，仙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汾言论，欲除之。汾觉，遁泌阳，仙令总帅王德追获之，锁养马平，绝食而死。）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过长安》有云："三辅楼台失归燕，上林花木怨啼鹃。空余一掬伤时泪，暗堕昭陵石马前。"又，《下第绝句》云："学剑攻书事两违，回头三十四年非。东风万里衡门下，依旧中原一布衣。"又，《记时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说，众酋劈面哭单于。"《望少室》云："圭影静涵秋气老，剑锋横倚斗杓寒。"《夏夜》云："鸦衔暝色投林急，萤曳余光入草深。"《鹳雀楼》云："白鸟去边红树少，断云横处碧山多。"乐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迁，后名僦，字季武，陈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为学。喜读史书，究古今成败治乱。尤喜武事，习兵法、击剑、驰射，有志于功名。累举词赋，不中，改试经义，复不售。后将弃二科，以武举进身。无何，陈陷，死，年四十二。子迁为人介特，自守不群，然尚气使酒，刚甚。平居循谨，惟恐伤人。既醉，虽王公大人嫚骂不恤。为文尚奇涩，喜唐人，作诗尤劲壮，多奇语，然不为乡里所知。贞祐末，先子为陈幕，一见喜之，为延誉诸公间。后为麻知几、雷希颜所重，东方后进皆推以为魁。若侯季书、雷伯威、王飞伯、杜仲梁、曹通甫辈皆以兄事，与余最深。子迁既死，余尝为哀词，道其为人之详。平生诗不甚多，不如意，辄毁去。尝赋《古镜》，诸公称之。其诗曰："盘盘古皇州，梦断繁华缺。一鞭春事忙，耕出垅头月。土蚀背花暗，蹄涔骇龙蹲。须髯殆欲张，不敢著手扪。（按《中州集》云："盘盘古皇州，梦断繁华歇。一鞭春事忙，耕出垅头月。土蚀背花昏，蹄涔骇龙蹲。须髯怒欲张，缩手不敢扪。"）星环紫极位，剑外十三字。细看清用文（其篆文云："为清日用"），溟漠君墓志。寿棠锁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烟夕霏时，几照拂双鸦。神物污虽久，一日落吾手。寿光阅人多，尝有此客不？呵呵吾戏云，雅志踵先民。镜里春风面，泉下今日尘。九原不可作，哲弟师有若。摩挲一面铜，便有亲炙乐。"又，《吊张伯玉》云："匣内青蛇亦悲吼，竟凭谁识抉云材。"又，《赠赤腿王》云："石鼎夜联诗句健，布囊春醉酒钱粗。"

## 卷　三

侯策季书，先字君泽，中山人。少不喜学，斗鸡走狗雄乡里。南渡后，慨然有为学心，与一时名士游，尽绝少年事。喜作诗，刻苦向学，自汉魏六朝、唐宋人诸集，无不研究。初为李子迁所知，荐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飞伯负其材，素少许可，一见季书诗，即加敬。为人任侠尚气，然修谨无过失，与余交最深。久之，居南顿（一云久居陈之南顿）。家甚贫，遇朋友，倾所有共乐。天兴改元，陈乱，失妻，独走大梁，诣余。会疾作，数月死。诸朋友为买棺，葬西城。余为志其墓，刻石。平生诗甚多，同王飞伯唱和南顿，同余唱合梁园，又喜效西昆体，甚有得。其《吊一贵人》云："歌翻《薤露》刍灵远，门掩秋风甲第深。"又云："峰前雨送闺中梦，楼上云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楼间玉凤，秋风桂漏戛铜龙。"又："九疑湘瑟悲龙竹，子夜秦箫隔凤楼。"又："幽鸟弄音花覆地，断虹沈影水明河。"又，《咏雨》云："势侵书帙湘芸润，声入帘旌蜡炬清。"又，《和飞伯》云："世事催人南去早，梦魂失路北归迟。"置之唐人集中，谁复疑其非也？

雷琯伯威，坊州人。父秀实，亦名进士。伯威博学能文，作诗典雅，多有佳句，时辈称之。初，余过阳夏闻其名，及一见，倾倒欢甚。后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阳，为诔文，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贫母老，为国史院书写。秩满，为八作使。乱后南奔，道为兵士所杀，年未四十，哀哉！伯威为人议论刻深，然于文字甚工细。每酒酣，谈说今古莫能穷。又欲取奇异功名，自喜，亦不羁之士也。其诗多散落，有《游龙德宫》云："千年金谷铜驼怨，万里蜀天杜宇啼。"（按《中州集》云，"千年洛苑铜驼怨，万里坤维杜宇啼。"）又"明月清风一壶酒，与君同酹信陵坟。"

王郁飞伯，奇士也。少余一岁，与余交最深。仪状魁奇，目光如鹘，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鹤状貌也。"少居钧台，闭门读书，不接人事数载。为文闳肆奇古，动辄数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诗飘逸，有太白气象。初为御史程公震所知，继为李翰林钦叔、麻征君知几、史卢氏学优嘉赏，且共为延誉籍籍。正大初，余先子令叶，飞伯持诸公书来投，先子异其文，置门下，遂与余定交，每觞酒宴游无不在。已而入南京，见赵、雷诸公，皆称之不已。布衣少年，名动京师。后因下第，西游洛中。余居淮阳，凡三过，留辄数月，唱酬谈论相高。每相别，辄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订为益。正大末，南京被围，复相守围城中。天兴改元秋，飞伯忽过余别曰："吾跧伏陷阱，不自得，今将突围远举，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传》属余曰："兹不朽之托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岁南游，遇交游辈说，飞伯初为东诸侯兵士所得，其将厚遇之。飞伯径行不设机，久之，为其下所忌，见杀。临终，怀中出书曰："是吾平生著述，可传付中州士大夫，王飞伯死矣。"计其时，年甫三十。予哭诸镇阳。盖飞伯为人虽聪颖绝人，然涉世日浅，颇骜岸不通彻，此所以不免。余尝见其举止言谈无顾忌，旁为慢然，而飞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常得谤议，为俗人所憎，迄今谈其名不悦者多矣。嗟乎，以斯人之才气，稍有锻炼，其文章所

至，岂易量哉？今而中道催折，不迄于大成，可以为斯文叹。其诗文往来与余最多，有淮阳唱和、南顿联句、古赋铭赞、书序数十首，遭乱，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载其《小传》云："先生名青雄，一名郁，大兴府人也。十五代祖圭，相唐太宗，官侍中、永宁郡公。曾祖衍，金紫光禄大夫、定海军节度使，兼莱州管内观察使。祖彦信，郊州宜禄尉。父钦，山东路转运司盐铁判官。先生始生之月，父梦神人自天而下，开所负紫丝囊，赐一大雕，且云：'吾后必来取。'其雕在地振羽一鸣，惊而寤。访诸日者，繇曰：'凛凛霜鹗，赐自上穹。既文于外，又刚于中。法生贵子，其应在公。他日必作，青云之雄。'先生既生，因采其语为名字。年十八，父殁。家素富，赀累千金，遭乱，荡散无几，先生殊不以为意，发愤读书。是时，学者惟事科举时文，先生为文，一扫积弊，专法古人，最早为麻征君九畴所赏，其后潜心述作，未尝轻求人知。李钦叔过钧台，得其所著《伤鲁麟》、《导怀》等赋并《杨孝童碑》、《王梦祥哀辞》，大惊，誊书，遍荐于诸公，先生之名始满天下。自此，去钧台，放游四方，又移隐陉山，覃思古学。正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来游京师，诸公倒屣争识其面。宰相闻其名，取其所作文章，将荐之，事中格。樗轩（皇叔密公璹）、闲闲朝廷二大老，皆致礼于先生，交馆之。明年，以两科举进士，不中，西游洛阳，放怀诗酒，尽山水之欢。先生平日好议论，尚气，自以为儒中侠。所向敢为，不以毁誉易心。又自能断大事，其论学，孔氏能兼佛老。佛老为世害，然有从事于孔氏之心学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纵欲行之，又皆执于一隅，不能周遍。故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又别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学者之弊。其论经学，以为宋儒见解最高，虽皆笑东汉之传注，今人唯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使天然之智识不具，而经世实用不宏，视东汉传注尤为甚。亦欲著书，专与宋儒商订。其论为文，以为近代文章为习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绝世之人奋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有知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故先生之诗，必求尽古人之所长，削去后人之所短。其论诗之详皆成书。其论出处，以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济斯民。其或进而不能行，不若居高养豪行乐自适。不为世网所羁，颇以李白为则。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轩公完颜璹、闲闲公赵秉文、余先子、雷渊、李献能、王若虚、麻九畴、史学优、程震、宋九嘉。其游从最久者，曰李汾、杨宏道、元好问、魏璠（一作璠）、张邦直、杜仁杰、曹居一、雷琯、冀禹锡、张介、王说、王采苓、赵著、张甫、王铸、刘辑、李仝、刘源、杨奂、胡权、徒单公履、吕鲲、史环、李偒、侯策、张杰、刘郁、左坦（一作垣）、牛汝霖、术虎邃、乌林答爽、僧性英诸公。随得书无次第。（按《困学斋杂录》，杨宏道，字叔能，号素庵、默翁，淄川人。张邦直，平阳人。曹居一，字通甫，号听翁，又号南湖散人。张介，字介夫，彭城人。赵著，燕人，人称虎岩先生。杨奂，字焕卿，奉天人。）至于心交者，惟李治、刘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复至京师，十二月，遇兵难，京城被围，先生上书言事，不报。明年四月，围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独出，远隐名山，不知所终。

刘昂霄景贤（按《中州集》字景玄），陵川人。博学能文，从屏山游，又与雷希颜、辛敬之、元裕之善。尝由任子入官，已而隐居洛西山水间。逾四十，病卒。其诗有云："岁月销磨诗砚里（按《中州集》云，"今古消磨诗句里"），河山浮动酒杯中。迢迢万里乾坤眼，凛凛千年草木风。"元裕之尝称之，余恨未之识也。

术虎邃士玄，先名玹，字温伯，女直纳邻猛安也。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时余在淮阳，屡相从讲学。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乱见杀，年未四十也。少年诗云："山连嵩少云烟晚，地接崤函草木秋。"其寄余云："西湖风景昔同游，醉上兰舟泛碧流。杨柳风生潮水阔，芙蕖烟尽野塘幽（一作秋）。花边落日明金勒，云里清歌绕画楼。今夜相思满城月，梁台楚水两悠悠。"又，《睢阳道中》云："又渡溵江二月时，淮阳东下思依依。邱园寂寞生春草，城阙荒凉对落晖。去国十年初避乱，投荒万里正思归。临岐却羡春来雁，乱逐东风向北飞。"又，《书怀》云："关中客子去迟迟（关中，一作关东），飘泊炎荒两鬓丝。三楚楼台淹此日，五陵鞍马想当时。春风草长淮阳路，落日云埋汉帝祠。回首故乡何处是，北山天际绿参差。"甚有唐人风致。

乌林答爽，字肃孺，女直世袭谋克也。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作奇语，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虽世族家，甚贫。为后母所制，逾冠未娶。恶衣粝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纵可喜。余谓使其志不辍，年稍长，则当魁其辈流。壬辰陈陷，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赋《邺研诗》有云："上有丹锡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厉，玉瑟鸣风牖。"又赋《古尺》云："背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鳞何夭矫！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乘云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别离泪更多，满空飞下清秋雨。"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惜乎，不见其大成也。

刘琢伯成，中山人，刻苦为学，事母教弟，以孝友闻朋友。居邓州，人甚重之。正大初，举进士南京，余始与相识。俄下第归。久之，河南乱，闻在武仙军中（一云军人中）。仙使使宋，回为所杀，哀哉。

作诗甚工，有云："吴蚕丝就方成茧，楚柳绵飞又作萍。"非浅浅者所能道也。其过叶哭余先子诗亦佳。

史怀季山，陈郡人。少游宕不羁，然有才思。既壮，乃折节为学，与名士李子迁、侯季书、王飞伯游。作诗甚有力（一作功），《冬日即事》云："檐雪日高晴滴雨，炉烟风定暖生云。"亦可喜也。又作《古剑诗》，极工（"古剑"一作"古镜"）。陈陷，死。

刘昉仲宣，中山人。读书有才学，作诗甚有可称。尝作《淮阳八咏》，工甚。居西华之小姚镇，时来游陈，余识之。遭乱殁。

高永信卿，渔阳人。倜傥尚气，轻财好交游。颇读书，喜谈兵。文辞豪放，长于论事。尝从屏山游，与李长源、元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举不第，家甚贫。正大末，余居淮阳，信卿持诸公书来谒，因为定交。留月余，西去。未几，同在南京被围。尝上书言事，不报。以病死。自号应庵。

胡权直卿，卫州人。南渡，有诗声，累举不第。贫甚，性狂狭，不能容寻常人，年过四十方娶。尝投余先子淮阳，又与余同试于京。遭乱北归，以病卒。

田永锡，义州人。叔思敬耀卿，名进士。永锡少有诗声，其《过东坡坟诗》云："富贵一场春夜梦，文章万斛冷云泉。英魂返却眉山秀，依旧春风草木天。"为人传诵。兴定末，同余试南京，擢第。遭乱南奔，在江淮间，病卒。

李澥公渡，相州人，王黄华门生也，自号六峰居士。工诗及字画，皆得法于黄华。与赵闲闲诸公游，连蹇科场，竟不第。至六十余，病终。时人言公渡赋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科举，赋最紧，何公渡最紧下也。兴定末，与余同试开封，中选，公渡甚喜，有诗示（一作呈）余先子，后云："姓名偶脱孙山外，文字幸为坡老知。谁念三生李方叔，欲将残喘寄炉锤。"先子和答云："瓶有储粮鬓有丝，蹉跎岁晚坐书痴。辋川画隐王摩诘，锦里诗穷杜拾遗。应举尚陪新进士，主文多是旧相知。春闱看决鱼龙阵，未必尖锥胜钝锤。"士林相传以为笑谈。

刘勋少宣，云中人。初名讷，字辩老，与其兄汉老俱工诗。幼随官居济南二十余载（一云三十余载）。后南渡居陈，数与余先子唱酬。为人俊爽滑稽，每尊俎间一谈一笑可喜。科举连蹇，竟不第。年五十余，陈陷，死。平生诗甚多，大概尖新，长于对属。其佳句有云："午风襟袖知秋早，甲夜阑干得月多。"又，《济南泛舟》云："人行著色屏风里，舟在回文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后传能赋，北阙无人继敢言。"送余赴试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门佳弟兄。"又，《赠王清卿》云："长拖酒债杜工部，新有诗声侯校书。"《赠马元章》云："曾著麻鞋见天子，敢将道服衬朝衣。"又"车毂春雷震屋山，马蹄乱雹响柴关。何时得个茅庵子，不在车尘马足间。"又，《画马》末云："神物世间寻不见，五陵春草色萋萋。"仲兄谯，字庭老，亦好古，作诗不凡。（《中州集》，父、祖而上为云中人，少宣客居济南，乐其风土，遂占籍焉。）

宁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学，无所不知，尤长于史事。剧谈古今治乱或诸家文章，历历不可穷。援笔为诗文亦敏赡可喜。举经义，连不中。迁居淮阳，与余游二载。家积书万卷，载以行。麻知几及余先子皆重之。后还乡遭乱，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尝有《西游诗》四十余篇，明甫取而观，一夕尽和其韵以见示，其间佳句甚多。

崔遵怀祖，燕人。父建昌曼卿，名进士（《中州集》云，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进士，仕至同知武安军节度使）。怀祖少有词赋声，所交皆名士。累举不第。南渡，辍科举不为，居嵩山下，以读书作诗为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怀祖为兵所得，胁令往招洛阳，见杀。尝有诗云："青山似有十年旧，小雪又为三日留。"元裕之称之。

曹恒君章，应州人，高丞相汝砺之婿也。少读书，不喜为科举计。惟性孤介，不肯事富贵人。南渡，居大梁，葺轩种竹，号"友直"，余先子为作赋记之。又好收古人书画、器物，蔼然有士君子风。遭乱病殁。有子之谦，擢第。

王宾德卿，亳州人。擢第（《中州集》云，贞祐二年进士），为虹令，有声。入为省掾，坐事罢。遭乱还乡，会兵变，宾起率众据城，复属金朝。已而见杀（按，事详《中州集》）。为人诙谐、轻脱，嗜酒（一作恃酒），无威仪。诗颇工，有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谏不行犹得名。"

# 卷 四

王元节字子元，宏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婿也。家世贵显，才高，以诗酒自豪。擢第，得官辄归，不乐仕宦。与余从曾祖西岩子多唱酬。其《明妃诗》云："环佩魂归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河秋。汉家多少征边将，泉下相逢也自羞。"甚为人所传。

刘仲尹致君，号龙山，辽阳人，李钦叔外祖也。少擢第，终昭义军节度副使。能诗，学江西诸公。其《墨梅诗》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为人所传。又有《梅影诗》云："王换严更三唱鸡，小楼天淡月平西。风帘不著阑干角，瞥见伤春背面啼。"

陈君可，永宁人。有《梅影诗》云："隔窗疑是李夫人，江月多情为返魂。不似丹青旧颜色，十分憔悴立黄昏。"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县人。少工词赋有声。年四十余方擢第。作诗极高，尝有《龙德联句》，为时所称。又题杨叔玉所藏《双峰竞秀图》云："龙头矗双角，驼背堆寒峰"。诸公嘉其破的。晚年取一侧室，留别一乐章《喜迁莺》，至今人传之："东楼欢宴。记

遗簪绮席，题诗罗扇。月枕双欹，云窗同梦，相伴小花深院。旧欢顿成陈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听《阳关三叠》，一樽相饯。留恋。情缱绻。红泪洗妆，雨湿梨花面。雁底关河，马头星月，西去一程程远。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再相见，老生涯分付，药炉经卷。”余诗惜不多见。尝为沁源令，政颇严。后为司竹监官。疾卒。

刘昂次霄，济南人，有才誉。以先有刘昂之昂，故号小刘昂。泰和南征，作乐章一阕《上平西》，为时所传。其词云：“蚤铓极，螗背(背疑臂）展，敢盟寒。似洞庭、彭蠡狂澜(似一作“视”)。天兵小试，万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舜文明，唐日月，周礼乐，汉衣冠。洗五川、烟瘴江山。全蜀下也，剑关何用一泥丸。有人传信，日边来，都护先还。”终邹平令。

金国初，有张六太尉者镇西边，有一士人邓千江者（《中州乐府》云临洮人）献一乐章《望海潮》：“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绣错云屯，山形米聚，喉襟百二河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犹自玉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铃夕举（一作“解”)，甘泉夜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但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未讨先零醉魂（一作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按，《中州乐府》题云，《上兰州守》。词内“绣错云屯”作“营屯绣错”、“百二关河”作“百二秦关”、“犹自玉弓弯”作“依旧玉弓弯”、“甘泉夜报平安”作“甘泉又报平安”、“但宴陪珠履”作“且宴陪珠履”、“先零”作“未拓兴灵”。）太尉赠以白金百星，其人犹不惬意而去。词至今传之。

高左司庭玉字献臣，辽东人。少擢第（《中州集》，恩州人，大定末进士）。入官有能声，吏事明敏，人莫能及。尤倜傥重气节，敢为。为左司郎中，誉甚重，一时人士推仰焉。贞祐初，出为河南府治中，主帅温迪罕福兴，奸伪人也，公临事不少逊让，遂交恶。是时，北兵围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师，公独慨然有赴援意，屡以言激福兴，福兴惮之，因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名士如庞才卿、雷希颜、辛敬之，皆连系（王士衡亦被其祸，见《中州集》)，考掠，无实。然公竟为福兴所困，死狱中。余会赦，得释。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抚副使，代福兴，士夫痛愤。后朝廷知其冤，谪福兴远郡，昭雪之。屏山于人材少许可，至论公，独以为真济世材；又言其学术端正，可以为吾道砥柱。时之不幸，为奸人所害。屏山以诗哭之甚哀，雷希颜又为文以祭，述其事，为时所称。屏山又将文其碑，未著，死，后其子属之雷公。雷公以其仇人犹在也，亦未著，死。迄今事状不详，惜哉。公诗亦高，余家有数十篇，遭乱，失去。尝记其《中秋诗》有云：“跳上玉龙背，抱得银蟾光。”（按，全诗载《中州集》，题云《天津桥同李之纯待月》。）亦奇语也。

杨尚书云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擢词赋第，又经义魁（按《中州集》云，乐平人，明昌五年经义进士，词赋亦中乙科）。入仕能官，练达吏事，通材也。南渡，为翰林学士、吏礼部尚书、御史中丞。将大拜，以风疾止。再为学士，卒，士论惜之。公笃学，于九流无不通。又善天文算学，博洽人莫及。尝上疏谏宣宗南征。鞫狱以宽恕，待士谦甚，士无贤不肖称焉。晚年与赵闲闲齐名，为一时人物领袖。且屡知贡举，多得人。南渡时诏皆公笔。其应制《白兔诗》云：“光摇玉斗三千丈，气傲金风五百霜。”又，吊余先子有云：“清华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其余文字甚多，家有集。子恕（按《中州集》云，子恕，字诚之，第进士）。

庞户部铸，字才卿，辽东人。(《中州集》云，大兴人，明昌五年进士，自号默翁。）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为翰林待制，迁户部侍郎，坐游贵戚家，出倅东平，擢京兆路转运使，卒。博学能文，工诗书，蔼然为一时名士。其题《杨秘监雪谷晓装图》云：“溪流咽咽山昏昏，前山后山同一云。天公谈玄玉屑喷（“谈玄”，《中州集》作“谈笑”)，散为花雨白纷纷（“花雨”，《中州集》作“花蕊”)。诗翁瘦马之何许，忍冻吟诗太清古（元本作“苦”，今从《中州集》作“古”)。老奴寒缩私自语，作奴莫作诗奴苦（“莫作”，《中州集》作“莫比”)。木僵石槁鸟不飞（“石槁”，《中州集》作“石老”)，山路益深诗益奇。老奴忍（哭）〔苦〕怜翁痴，不知诗好将何为（《中州集》云，老翁忍笑怜翁痴，不知嗜好乃尔为)。杨侯胸中富邱壑，醉里笔端驱雪落。如何不把此诗翁（“如何”，《中州集》作“因何”)，画向草堂深处著。”

张运使毂，字伯英，许州人。少擢第（《金史》，许州临颍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以谨愿、纯厚著名。尝为监察御史，言奸臣纥石烈执中事，士论壮之。后以母丧，归居许之西城，有园圃，号小斜川，花木泉石，隐然一佳处。公日在其间行吟坐啸，客至，一觞一咏，尽欢。襟韵翛然，君子儒也。寻判隰州刺史，召为户部郎中，同知河南府，迁平阳路转运使，卒（《金史》卒于兴定元年)。公莅官以廉，俸禄未尝妄縻，布衣蔬食，泊如也。性友爱。弟毂，才高，相与甚欢，所蓄称其所用。独好收古人器物，所在购求，以是丛于家，古镜尤多，其样制不可遍识。字画劲古，有颜平原风。诗学黄鲁直格。尝赠余先子诗云：“丘垤孰与南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门（“山翁”一作“山公”)。遗文人共师夫子，阴德天教有是孙。问礼庭中新有桂，忘忧堂下旧多萱。人间乐事君兼有，歌我新诗侑寿樽。”此斜川时事也。赴隰州，被召时又寄诗，有句云：“溪口急流裁燕尾，山腰曲路转羊肠。到郡莅官才九日，过家上冢正重阳。”（一云“过家上冢正垂杨”。）

陈司谏规，字正叔，绛州人（《金史》稷山人，

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弱冠擢第。南渡，为监察御史，上宣宗十事（一云上便宜十事。按《金史》止八事），直言当时得失，忤旨，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正大初，收用旧人，召为右司谏，数上书论事。改刑部郎中（《金史》云权吏部郎中），以事罢。再为补缺，复拜司谏，言事不少衰，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曰："恐陈规有言。"近臣窃议，惟畏陈正叔，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于围城，士论惜之。公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学问，至老不废。晚喜为诗，与赵、雷诸公唱酬。其吊先人诗有云："骢马余威行尚避，仙凫善政去犹思。"人以为破的。初，先人见其所上十事，叹曰："宰相材也。"惜乎朝廷不能用。后同朝，相见甚欢。未几，先人下世，余复从之游。每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中州集》云，子良臣，今在燕中。）

许司谏古，字道真，河间人。父安仁子静，名士，汾阳军节度使。公少擢第（《金史》，明昌五年词赋进士；《中州集》，承安中进士）。南渡，为侍御史。时丞相术虎高琪擅权，变乱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常庇翼之，凡有奏下尚书省，辄去其姓名。然竟为高琪所中，贬凤翔幕。正大初，召为补缺，迁左司谏，言事稍不及昔时。后致仕，居嵩山下，病卒（《中州集》，正大七年，年七十四卒）。平生好为诗及书，然不为士大夫所重，公论但称其直云。初贬凤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与言。余先子时为提举南京榷货事，独以诗送之，有云："有晋必无楚，两雄难并驱。向来既发药，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只身忧患余。双亲白杨拱，同气紫荆枯。贫无孟光舂，醉无骥子扶。唯有忠义名，可与天壤俱。"盖欲坚其初志也，闻者竦然，多传之。后游叔麟之，为凤翔录事，先人又寄以诗云："寄语多言唐谏议，生还记取李师中。"亦此意也。

赵尚书思文，字庭玉，中山人。（《中州集》云，字廷玉，永平人，明昌五年进士。弟廷圭，同榜登科。三子：敬叔、介叔、方叔。）与其弟庭秀、庭直皆名进士。公少擢第，为省掾。从完颜福兴守燕都。福兴死，奔诣南京行宫，擢侍御史。出为汝州防御使，迁集庆军节度（《中州集》云，历虢州刺史，汝州防御使，金安、集庆两军节度使），所在镇静，吏民赖之。公暇，以诗酒为乐。好吹笛，多著乐章，为人传诵。南渡后，士大夫有典郡之荣者，不及也。正大末，召为礼部尚书，卒。为侍御史时，与余先子同台。为礼部时，余始一识也。为人宽厚，有君子之风。（按，《遗山集》有《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

萧尚书贡，字真卿（《金史》，贞卿），京兆人。（《中州集》云，咸阳人，唐太傅置十七代孙，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少为名进士，时号"三萧"。南渡，为户部尚书。后致仕还乡，卒（《金史》云，兴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谥文简。《中州集》云，年六十六）。公博学，尝注《史记》，又著《萧氏公论》数万言，评古人成败得失，甚有理。（《中州集》云，注《史记》百卷，《公论》二十卷，《五声姓谱》五卷，《文集》十卷行于世。）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按《中州集》字季宏。赵秉文《滏水集》中《史少中碑》，亦称曰季宏），大名人。工书，有能名，自号岁寒堂主人。正大初，为翰林修撰，又充益政院官，为上讲书。后致仕居亳，卒。重厚人也。（《中州集》云，大定二十八年进士，再中博学宏词。程文典雅，遂无继之者。年七十三卒。）

崔翰林禧，字伯善，卫州人，与屏山同年进士也。长于史学，历代典故无不通。南渡，为翰林待制，与闲闲、屏山同在院。后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中州集》云，承安五年进士。）长于律诗，尖新，工对属。南渡，在馆。后从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移剌总管》云："笔底有神扶气力，人间无处著声名。"又，绝句云："流转年光桥下水，翻腾时态岭头云。溪翁道号奇聋子，除却松风百不闻。"人多传诵之。

石抹翰林世绩，字晋卿（《金史》，字景略），契丹人。少有词赋声，擢第（《金史》，承安五年词赋、经义两科进士）。读书为文有体致。南渡，为左司郎中，坐事免。久之，为礼部侍郎（《困学斋杂录》及《中州集》俱云终于礼部尚书）、司农、太常卿、翰林侍讲学士。从末帝东征，至蔡州，城陷死。有子嵩企隆。（《金史》云，嵩字企隆，兴定二年经义进士。《中州集》云，应奉翰林文字，父子皆死蔡州之难。）

王左司□□，字公玉，临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称。大安末，为左司员外郎，累迁青州防御使。与宰相抹撚尽忠不协，左迁刺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杂学，喜《易》及佛、老庄书。

吕陈州子羽，字唐卿，大兴人。少为名进士，擢第（《中州集》，大定末进士）。南渡，为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后同知开封府，迁陈州防御使。时军旅数兴，户口逃窜，公因以实闻于朝，而小人李涣以为不忧国、失军储，下吏当死。公耻之，缢于太康驿。后朝廷知其无罪，复其官。公入仕，以能称。读书为文有士大夫风。致死非其罪，天下伤之。

李治中遹，字平甫，栾城人。少擢第（《中州集》，明昌二年进士），有能声。工诗善画，与屏山诸公游，自号寄庵老人，蔼然名士大夫也。南渡，授东平府治中。后致仕，居钧台，病卒。有子冶。（《中州集》云，子冶，字仁卿，正大七年收世科。屏山赠诗所谓"仁卿不是人间物，太白精神义山骨"者也。）屏山尝赠诗云："寄庵丈人眼如月，墨妙诗工兼画绝。儒术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许拙。"为监察御史，言纥石烈执中不法事，闻者竦然。（按《遗山集·寄庵先生墓碑》云，子男三人，曰澈、曰治、曰滋，公年六十七终。）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为吏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后病风疾卒。为文条畅有法，宣宗哀册、玉册皆其笔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诚，上党人。第进士，为南顿西平令，有治迹。正大中，由应奉迁修撰，以风疾暴终。为人质厚不苟合。喜读书为文，词有《香山赋》，诸公皆有诗。

刘翰林祖谦，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中州集》，安邑人，承安五年进士），为吏有声。由宁陵令丁父忧，数年不调。南渡，召为大理司直，拜监察御史。出为河南府判官，再召为翰林修撰（《中州集》云，正大初，为右司都事，除武胜军节度副使，召为翰林修撰）。遭乱北迁，为兵士所杀。（《中州集》云，子敏仲，今在平阳。）公博学，兼通佛老百家言，从赵闲闲、李屏山诸公游，甚为所重。谈论亹亹不穷，援笔为文，奇士也。尝请屏山志其父墓，屏山以事废，命余代焉，铭辞屏山笔也。迨屏山殁，公以文祭，有曰："凤不足以言瑞，龟不足以效灵，吾视之其犹龙也。"诸公称之。与余父子交，尝属余作《蒲萄酒赋》、题其父所画《河山形势》诗，亦一知己也。

冯吏部延登，字子俊，吉州人（《金史》，吉州吉乡人，承安二年登词赋进士）。少擢第。南渡，为太常博士，累迁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逾年归，迁吏部侍郎。遭乱，不知所终（《金史》云，元兵围汴京，仓猝逃难，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延登义不受辱，遂跃城旁井中，年五十八）。公为人谨厚，吏事亦精。笃学问，长年犹不辍，在公署，日钞书。为文苦思，尚奇涩，诗亦新巧可称。与余先子交最善，先子入翰林，公与赵闲闲所荐也。平生著述甚多，尝以示余。乱后散失，可惜。（按元好问为作《神道碑铭》，载《遗山集》第十九卷。）

时治中戬，字天保，后改字多福，沧州人。少为人奴，后读书为学，第进士，其主良之。南渡，为监察御史，历清要，致仕，卒。为人纯厚好学，多读《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号拙庵。尝属余作记，与余家三世交。

王府判仲元，字清卿，东平人（《中州集》云，平阴人，承安中进士，历京兆转运司幕官，以能书名天下。子公茂），广道先生之孙也。工书，法赵黄山，自号锦峰老人。卒于京兆幕。

张司直谷英，字仲杰，赵州人。擢经义高第。从屏山诸公游，为文以多为胜。尝为南顿令，从军数年，入为省掾大理司直，卒。自号无著道人。屏山为作《梦记》。余先子同年进士也。

# 卷　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兴人，贞祐五年经义魁也。为文颇驰骋波澜。性疏放，嗜酒，不拘细事。初，对廷策，宣宗喜其文，以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经、国史院编修官，进司经。末帝在东宫，颇见知。后入翰林，为应奉，迁修撰。出为平凉府治中，入为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围，食乏，服绝粒药。俄饮酒被药死。尝赋《吕唐卿海藏斋诗》云："虚白云中含法界，软红尘底寄虚舟。"又，"只应乌帽红尘底，羞见苍烟白鹭洲。"亦可喜也。

张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内人。少工词赋，尝魁进士平阳。南渡，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在馆五六年，从赵闲闲游。性朴澹好学，尤善谈论，人多爱之（一云敬善谦甚，士多爱之）。闲闲本注《太玄》，子忠尝言，亲授于关中隐士薛子明，因相与讲辨甚久。俄丁母艰，出馆，居南京，从学者甚众。束修惟以市书，恶衣粝食，虽士宦如贫士也。同年如雷、宋诸人，皆以声名意气相豪，子忠独恬退以学自乐。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从之游。后先子下世，有《挽诗》云："桃李双凫舄，风霜一豸冠。才华惊世易，勋业到头难。白日空金马，青天下玉棺。传家有贤子，文或似欧韩。"甚为诸公所称。先子殁，与余善。后南京被围，缺食，余遇之富城西，敝衣褴褛可怜。已而，闻鬻卜天街，值一回鹘问卜，子忠以文语应之，为回鹘所殴。北渡，将还乡，道病死，哀哉！

张翰林仲安，字晋臣，燕山人，贞祐六年词赋魁也。为人谦谨有礼法，时辈称焉。为文亦平畅得体，尤工词赋。自居太学有声，入翰林为应奉，秩未满，卒，士论皆惜之。

高斯诚法扬，大兴人，至宁元年经义魁也。读书有学问，与王从之、李之纯游。为诗文，恬澹自得。初，调凤翔府录事，为行部檄监支纳陈州仓，因忤郡魁吏，构之下狱，几死。已而赦免，病终。颇喜浮屠，自号唯庵（一作南庵）。与余先子甚善。

刘遇鼎臣，真定人，兴定五年词赋魁也。少与王从之、周晦之游，兼经义学，有誉。南渡，为国史院书写。已而擢第，应奉翰林，后出为鄜州帅府经历官，遇害。尝与余同文会，且同试于廷。读书，有文学。

张翔茂进，太原人。第进士，为南京榷货司勾当官，迁南京曲使。出为太康令，莅官清苦，有治声。好书，从士大夫讲学，为文作诗，有志于时名。遭乱，殍卒。与余交最善。

董治中文甫，字国华，潞州人，第进士（《中州集》云，承安中进士，号无事道人）。南渡，尝为大理司直，后为河南府治中，卒（《中州集》云，历全昌府判官、礼部员外郎、昌武军节度副使。正大中，以公事至杞县，自知死期，作书与家人及同官，又作诗贻杞县令佐。诗毕，掷笔于地，以扇障面而逝）。自号无事老人。为人淳谨笃实，学道有得。其学参取佛老二家，不喜高远奇异，循常道。临终预知死期，斋浴而逝，时人异之。兴定初，余先子居丧淮阳，公

乘传过焉，谈道竟夕。余时为童子，窃听窗下。盖其于六经、《论》、《孟》诸书，凡一章一句皆深思，思而有得，必以力行为事，不徒诵说而已。既去，先子大称之。后于郝丈国才处得所著一编，皆论道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传其学，亦谨厚人也。

申编修万全，字百胜，高平人。与其兄无移百福（《中州集》作无夷百福）俱擢第（《中州集》云，崇庆二年进士，贞祐二年乙科）。百胜为人沉重，不妄交。好经学，勤勤君子儒也。尝为郏县令，爱民慎狱，不为赫誉，邑民便之。后召入史馆，俄摄监察御史、应奉翰林。居京师，朝归，闭门讲诵不出。睹时事不惬意，屡欲以母老归，未果也。正大末，为南伐行台辟掌书檄，至淮上，大雨，宵行，溺水死，士论惜之。赵闲闲为文以祭，哀甚。初，百胜在太学，与雷丈希颜及余先君同舍相善，先君尝称其为人。后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从游。为文亦典雅有体。

许国至忠，怀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闲澹，不锐仕进。居卢氏西山下，不赴调。数年后，召为南京丰衍库使。倾家赀市书，后告归。赵闲闲诸公多重之。余尝至其家，敝衣粝食，环堵萧然，盖清苦之士也。未乱，病卒。

王贡安之，北京人，参知政事之翰从子也。擢第，以修洁称。南渡，得度居鄜。操行纯谨，时人甚重之。后病卒。

王彧子文，洺州人。少擢第（《中州集》云，承安中进士）。南渡，为省掾。睹时政将乱，一旦弃妻子，径入嵩山，翦发为头陀，自号照了居士，改名知非，字无咎。居达摩庵，苦行自修。朝廷初疑焉，遣使廉之，知其非矫伪，乃止。当世号王隐居，名甚高。后十余年，忽下山归其家，复与妻子如旧。妻死，更娶，又为洛阳行省参议。遭乱，不知所终。嗟乎，有始有卒者难矣哉！

马天采元章，太原人。擢第（《中州集》云，字云章，人止谓之元章，介休人，黄裳榜经义进士），与雷希颜、宋飞卿同年。为人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人莫测焉。南渡，为史院编修官（《中州集》云，大安初，调颍州司候、灵璧簿，召为国史院编修官）。不事修饰，麻绦草履，沉浮闾里，殊无朝士风。杂学，通太玄数，又善绘画及塑像，虽居官，辄为人塑画自神。颇善李屏山，当屏山殁，为写真，且题以赞，皆怪语，末曰："若到黄泉见鲁仲连、蔺相如，道余传示。"其狂诞如此。后以病终（《中州集》云，正大九年病殁于京师，年六十一）。

杨户部楨，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为左司员外郎，颇与权要辨争，以罢。后为户部侍郎，又行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将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子赴黄河，已从之死。为人慷慨有气节，士大夫多称之。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贤，辽东渤海人（《金史》，其先辽阳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进士第）。布衣，以气节闻，后擢第为省掾。贞祐初，北兵犯京师，与侯挚、田琢请偕行，提兵扼居庸关，屡战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为御史中丞，诏与元帅庚寿（按《金史》，诏元帅右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兵。此云元帅庚寿，疑庆寿之误）。同率兵援燕都。至潞州，遇北兵，战死（按《金史》，是为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初，子贤之出也，河南民望太平。遽丧败，天下惋惜，朝廷褒赠焉。

田总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金史》，蔚州安定人，明昌五年进士），为省掾。贞祐初，北兵围燕，器之慨然求见，愿出招乡里义兵守要冲，宣宗壮之，擢同知蔚州节度使，得兵数千，屡与敌战有功，迁浚州防御使、宣差都提控。南渡，驻军陈州。久之，命守华州，领节度使，战潼关下。军败，归罪于其副任铸，斩之。改东平路转运使，俄命守益都，为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张林之变（按张林事，详《金史·田琢传》），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将加罪，道发疽，卒（按《金史》，卒于寿张）。赵闲闲有《送器之》诗云："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画地作山西，愿与义军相表里。恨我不得学李英，爱君不减侯莘卿（按赵诗自注云，是时李英、侯挚方出战有功）。横道浮尸三十万，潼关大笑哥舒翰。"

梁翰林询谊，字仲经，父绛州人，户部尚书襄子也。少游太学有声。为人多膂力，尚气节，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诸公皆壮之，尤与雷希颜善。文章豪放，有作者风。既擢第，复举宏词，为应奉翰林文字，出为上京留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万奴叛，据上京，独仲经父不从，以节死，朝廷优赠之。

韩府判玉，字温甫，燕人（按《金史》，相人。《中州集》云，其先相人，后为渔阳人，明昌五年经义、词赋两科进士）。少读书，尚气节。擢第，入翰林，为应奉文字。后为凤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围燕都，夏人连陷边州，陕西帅府檄温甫为都统，募军，得万人。出屯华亭，与夏人战，败之。而温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关中，言词忠壮，闻者感动。其檄有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为。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再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或诬温甫以有异志，收鞫死狱中（《金史》云，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与《中州集》同）。士大夫愤惜。

聂左司天骥，字元吉，五台人。弱冠擢第（《金史》，至宁元年进士）。沉静寡言，不妄交，入官以谨厚自守。兴定初，为省掾。时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独元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后平凉帅辟为经历官，军败，同其帅被责。俄擢左司员外郎。天兴改元，末帝东迁，留二执政居守，元吉与焉。崔立之变，二执政死，元吉亦被创甚，归卧于家，旬日不食，卒。金亡，士流之在位以节死者，惟元吉一人。

其死也，其女子适以寡来归家居，见其父殁，亦缢死（孝女字舜英，《金史》有传）。时人伤之，虞乡麻革信之为作《聂孝女传》。（按，聂元吉、聂孝女，元好问俱为作墓志，见《遗山集》。）

程御史震，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和卿俱擢第。公入仕，有能声。兴定初，召百官举县令，公得陈留。陈留南都属邑，颇繁，公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英王（按《金史》作荆王，即英王也）为宰相，家僮辈往往恃势侵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余，呕血卒（按《遗山集·御史程君墓表》，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终于京师私第）。公为人刚直，有材干，忘身徇国，不少私。与余先子同年擢第（按《墓表》云，明昌二年经童出身，寻擢王刚榜词赋进士乙科），相得甚欢。已而同为御史，台纲大振，小人皆侧目，故俱不能久留于朝。公既居闲，慨然有志于学，将延致名儒执弟子礼，师事之。会卒，士论惜之（一云士论惜不尽其材）。

魏户部琦，字民英，宏州顺圣人。少工词赋，擢高第，为鄱阳令，有治行。南渡，为南京留守判官，迁户部员外郎、郎中，以材干称。贞祐末，北兵犯潼关，行部北军前，至洛阳，见杀。朝廷官其子焉。

吾古孙左司奴申，字道远，由女直人译史入官。性伉特敢为，有直气。尝为监察御史，时中丞完颜百家以酷烈闻，道远以事纠罢，朝士耸异。后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天兴东狩，留南京居守。崔立之变，同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自缢于台中。与余先子善，余尝为赋《古漆井诗》。

裴满御史大夫阿虎带，字仲宁，女直进士也。仕历清要，名亚完颜速兰。尝为陈州防御使，累迁御史大夫，使北朝。崔立之变，自缢死。同时户部尚书完颜仲平亦自杀。仲平亦女直进士也。

末帝宝符李氏，国亡，从太后、皇后北迁。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李氏自入院，止寝处佛殿中。作为旛旆数合，会当同后妃赴龙庭，将发，于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凡施旛旆几何。较之后妃辈失节者，何啻霄壤。甲午岁，余家武川，观其遗迹。

李尚书元忠，字献可，武州人（按《金史》别有李献可，字仲和，雄州归信人。元忠无传）。少擢第，历清要。南渡，为工部尚书。审决河南冤狱，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工不谨，出为泰宁军节度使。致仕，居陈州，每朝廷有政事不合，或民间利害，屡上言。亦读书，有学问，和厚人也。

李陈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历清要。南渡，同知开封府，迁陈州防御使。为小人所陷，罢。闲居南京，以事赴井死。为人重厚。读书，喜作诗，号松风老人（一作松峰老人）。

刘户部元规，字元正（一云字子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为侍御史。时术虎高琪为相，擅权，公数抗言事，争殿上，出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后为户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后致仕。天兴改元，诏使北朝，不知所终。

康司农锡，字伯禄，赵州人（《中州集》云，宁晋人，黄裳榜擢第。《遗山集·大司农丞康君墓表》云，崇庆二年进士第），与雷希颜、冀京父同年进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监察御史，上章言点检完颜撒合辇预政非宜。又言宿帅纥石烈牙虎带太恣横不法。时二人权势赫然，伯禄皆不屑，士论称焉。后为南京路司农少卿，再授河中帅府经历官。北兵陷河中，帅率兵南奔，济河，船败死（《墓表》云，城陷，投水死，年四十八）。为人厚重有为，颇读书。尝赋《打球诗》云："高飞远走偶然耳，坎止流行知所之。"余先子云："亦有理也。"

杨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兴人，后居南京。年十八擢第，入仕，以能称。为人谨密，朝廷上下皆爱之。为监察御史，言事称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归，坐事废。天兴末，迁为左司郎中，与二执政居守。崔立之变，被伤，窜卧余家。已而，为立强起，复旧职。俄以病辞去。将北渡，举家投黄河死，时年未五十。公少有吏能，晚读书，作诗有佳处。使任清要，不失为名卿、材大夫。遭世乱，困踬可叹。与余父子交最善。余尝送其《北使序及诗》。

房刑部维桢，字周卿，济南人。少擢第。南渡，为左司都事、司农少卿。出刺申州，召为刑部郎中，卒。为人谨厚，读书作诗，颇好贤。

齐申州椿，字寿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称。南渡，为监察御史、右司都事。许古尝上书荐之。后为司农丞，进少卿。出刺申州，卒。

张户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干称。尝为户部郎中，进侍郎。遭乱北迁，病卒。为人慷慨，尚义气，喜学《易》。

杨户部慥，字叔玉，五台人。擢进士第（《中州集》云，承安五年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户部郎中、司农卿，迁户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末，权参知政事，后罢守户部。南京降，病卒。尝与余先子同任御史，颇作诗。

高尚书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进士，莅官有才誉。南渡，历户部员外郎，后迁尚书，专治粮储。尝巡行京东，便宜行事，抵罪，诏释之。天兴初，为翰林学士。乱后北迁，还乡，卒。（一本此后空白七行。）

冯内翰璧，字叔献（《中州集》云，别字天粹），真定人。为人严毅整肃，望之俨然，人莫敢视。然文采风流，言谈洒落，使人爱之不能舍以去。诗笔清遒，字画严峻，为一时所称。与李屏山、王从之同年第（《金史》，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二公皆重之。大安初，入翰林，由应奉迁修撰。后屡为法官，台察弹劾不避权势。时高琪当国，察其畏谨，数以公推考贵

人，所拟辄称旨，朝士多侧目，颇有刻骨之讥。屡上章言事，又条上恢复之策。出为同知亳州，致仕归，于嵩山结茅玉峰下，自号松庵，徜徉泉石间。酿酒名“松醪”，味胜京师。采兰置室中，与山僧野客作斗兰会。壬辰之乱北归，由东平至镇阳以殁（按《遗山集·内翰冯公神道碑》云，以庚子七月十四日终于家），年七十有九。平生文章工于四六，尺牍为当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宝藏之。与韩温甫、高献臣友善。后进中特喜雷希颜、冀京父、王仲泽，皆从之游。颇与余先子善。壬辰岁，围城中，余居与公相近，甚相往来。时公年已高，神采毅然，目光如炬，布袍麻屦，杖策翩然，后生辈莫及也。北迁后，再见于镇阳。今其亡矣，前辈风流遂不复见，惜哉。子渭，以孝称。

王革字德新，宏州人（《中州集》云，一名著，临潢人）。少有才思，诗笔尖新，风流人也。屡举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云内，后迁云中，卒年七十余（《中州集》云，年七十八），名士皆其友也。尊酒之间，一谈一笑，甚有前辈风，今不复见矣。戊辰冬，赴试西京，自以年高，与诸后进偕，又复作此举，因有诗云：“惯掣苍龙晓漏钟，受恩曾入大明宫。香浮扇影迎初日，人逐鞭声静晓风。转首俄惊成异世，此身虽在已衰翁。唤回五十年前梦，再著麻衣待至公。”

郭子通为太常博士，宋国遣信使以申议为名，将有所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礼官，诸公环视未对，子通对曰：“申者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讲和之后，盟约既定，无复再议之事。且以小事大，若有祈请（一作“所请”），亦难申议之名”。宰相是之。后宋使之来，改曰祈请，议者服其识远。大定十七年三月朔万春节，诸国人使将见而大雨作，大宗伯张公问子通曰：“礼当何如？”子通曰：“哀公问孔子曰：‘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见也有四，雨沾服失容一也。’”张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国主之来尚不得见，况其臣乎？”少顷，有敕放朝，士大夫服其知体。右见李致美（一作李政美）作《子通神道碑》。子通卒清州防御使。

# 卷 六

高丞相汝砺字岩夫，应州人。少擢第（《金史》，金城人，大定十九年进士），入仕有能名。尝为左司郎中、谏议大夫。入户部，专掌财赋。迁尚书，改三司副使，倡行钞法，以代货泉。宣宗南渡，拜参知政事，迁左右丞。进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寿国公。正大初，薨于位，年七十余。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守格法，循默避事，不肯强谏。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寿考康宁，当世莫及。金国以来书生当国者，惟公一人耳。

贾左丞守谦字彦亨（《中州集》云，贾益谦字亨甫，本名守谦，避哀宗名改焉），东平人。少擢第（《金史》，沃州人，大定十年词赋进士），莅官以能称。章宗时为谏议大夫，皇叔镐王以疑忌下狱，公力争，士论直之。大安末，拜参知政事。南渡，进右丞，迁左丞，致仕，薨（《中州集》云，正大三年，年八十薨）。

胥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畤人。父持国，章宗时执政。公少擢第（《中州集》云，大定二十八年进士），以能称。为右司郎中，善占对。大安末，为参知政事，俄出镇平阳。宣宗南渡，行台河中，兵民安辑。进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移镇京兆，封莘国公。后朝廷将伐宋取蜀，召议，公归，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薨。（案《金史》，宣宗兴定元年，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五不可之议，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是未尝召议也。至二年四月，鼎乞致仕，温诏不许。三年，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又遣人慰谕之。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咨决也。”哀宗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不许。三年，复上书请老，优诏复不许。是年七月薨于位。未尝以上言忤旨致仕也。又按，封莘国公在兴定元年，后叠有温国、英国之封，此均未之及也。）公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一人而已。

张左丞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旧讳改焉。莒州人，御史大夫暐之子、太子太傅行简之弟也。家世以纯厚称，士论以为如汉万石君家。公少擢第（《金史》，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历清要。宣宗南渡，为礼部尚书。时丞相术虎高琪擅权，百官侧目。因廷议事，公独抗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参知政事。未几，为近侍所谮，出镇泾州。到官，上疏论近侍之奸，士大夫称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后致仕，数年薨（《金史》云，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为人简朴，不修威仪，恶衣粝食如贫士。既致仕，家居，惟以钞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东城，号静隐亭，时时游咏其间为乐（《金史》云，与侯挚辈游咏其间）。南渡宰执中最有直名。初至南京，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公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侯平章挚（《金史》云，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少擢第（《金史》，明昌二年进士），慷慨有为。贞祐初，北兵围燕都，公由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自行户部侍郎，迁河平军节度使（案《金史》云，擢为右补阙，未尝言迁

节度使)。宣宗南渡，为参知政事（案《金史》在贞祐三年八月)，出镇东平，移镇下邳，所至吏民安爱。后入朝，迁左丞（案《金史》云，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正大初，进平章政事，封萧国公（案《金史》在天兴元年八月)。居相位，愤无所施，请守大名，诏出行尚书省。未几，还朝（案《金史》在天兴元年十一月)。致仕，居南京，有园亭蔡水滨，公日在间与耆老宴饮。后南京降，以前宰执，为北兵所杀。为人有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颇喜荐士，如张文举、雷希颜、麻知几，皆由公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李参政巩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为参知政事，出镇平阳，北兵至，城陷自杀。从子复亨，字仲修，逾冠擢第，以才能称。为人通敏，善奏对，南渡为左司郎中，大为宣宗所器，一时眷甚隆。迁翰林直学士，知开封府，进吏部尚书，为参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俱存，近世未有也。兴定末，坐监试进士失取人，出镇同州。未几，北兵攻城陷，自杀。叔侄相继执政，俱死事，士论所嘉。愚轩赵宜之《挽仲修诗》云："报君惟有死，见叔固无惭。"人以为破的也。

师参政安石字仲安（《金史》云，本姓尹，避国讳更焉)，清州人。少擢第，轻财尚气，义闻于朋友。为省掾。宣宗南渡，从完颜福兴守燕都。福兴将死，以遗表托仲安，使赴行在。既达，上嘉之，擢枢密院经历官。时末帝在春宫领院事，遂见知遇。正大初，进同佥枢密院事，迁御史中丞、工部尚书，遂为参知政事，其骤用如此。既居位，人望颇减，俄以脑疽薨。

李左丞蹊字贯之，大兴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为左司郎中，迁吏部侍郎。为蒲察合住所陷，下狱当死，诏释之。后为大司农。正大初，拜参知政事，进左右丞，专掌财赋。北兵围南京，坐粮储不给，除名。久之，起为工部尚书，权参知政事，复左丞，奉使军前送曹王。后从末帝东征，至睢阳，官奴之变见杀。

吾古孙参政仲端字子正，女直进士也。为人谨厚，莅官以宽静称。兴定间，由礼部侍郎使北朝，从入西域，二年始归。为陈州防御使，迁御史中丞，为参知政事，人望甚隆。天兴东狩，罢为翰林学士承旨。知时事不可支，家居一室，陈平生玩好，日与夫人宴饮为欢。癸巳正月下旬，忽闭户自缢，其夫人亦从死。明日，有崔立之变，若先知者。金国亡，大臣中全节义者一人。公使归时，备谈西北所见，属赵闲闲记之，赵以属屏山，屏山以属余，余为录其事，赵书以石，迄今传世间也。

完颜参政速兰字伯阳（案《金史》作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速"、"素"疑音相通)，至宁元年女直进士魁也。莅官修谨得名，然苛细不严，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仕历清要，时望甚隆，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颇直言，有补益。旋罢出，为谏议大夫。居父丧，不饮酒食肉，庐墓三年。后为参知政事，同纥石烈牙虎带守京兆，不相协，召还，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宫，道遇害。与余先子善。弟奴申，字正甫，亦女直进士。仕历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凡再往。天兴东狩，拜参知政事，留守南京，龌龊不能有为，崔立之变见杀。

完颜右丞胡斜虎字仲德（《金史》，完颜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懒路人)，女直进士也。为人忠实。有时望。尝帅秦巩。天兴改元，南京被围，仲德提孤军入援，转战数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门，遇末帝东狩，因从以行。驻睢阳，拜参知政事。从徙蔡州，进右丞，间关险阻中尽心不懈。蔡围既急，末帝内禅，崩。城陷，仲德帅兵三百，力战不支，赴蔡水死，军士皆从之，其得士心，虽古之田横无以加也。金国亡，死君者，惟仲德。

完颜平章合打，由护卫入官典郡。尝陷北朝，亡归南都，累擢平凉帅。为人勇敢忠实，一时人望甚隆。拜参知政事，代胥相鼎镇京兆，军民便之。北兵犯蓝关，将兵拒战有功，入朝，进平章政事，封芮国公。正大末，北兵由襄汉大入，诏合打帅精兵拒之，已而失利，退保钧台，军败，见杀。

完颜中郎将陈和尚，字良佐，（《金史》，名彝，字良佐以小字行，丰州人)，兄斜烈，毕里海世袭猛安也。忠义勇敢著名。尝陷北朝，亡归，擢帅寿泗，威望甚重。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尝愤郁无所施，发病死。良佐从其兄在军中，勇冠一时。尝坐擅杀人，将抵死，上奇其材，特赦之。为忠孝军总领，擢御侮中郎将。天兴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从完颜合打力战钧台，军败被擒，不屈死（案《遗山集·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云，时年四十一)。良佐为人爱重士大夫，王渥仲泽在其兄幕府，良佐从之游，学仲泽书，极可观。且同讲经学，读书不辍，亦一时弟兄良将帅也。

移剌都尉买奴，字温甫，契丹世袭猛安也。读史书，慷慨有气义。喜交士大夫，视女直同列诸人奴隶也。尝为宣抚使，便宜邓橡间，以事杖杀经历官，坐废。后为虎贲都尉，提兵赴关中，后由商南全军而回，病死。自号拙轩。赵闲闲为赋之，诸公皆有诗。正大初，先子令叶，余往省，会温甫，属余为《拙轩铭》，先子亦有诗。

移剌枢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袭猛安也。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帅彭城，雷希颜在幕，杨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门，一时士望甚重。为将镇静，守边不扰，军民便之。天兴东狩，知国亡，率邓州军民诣宋人纳款，宋以兵马辖处之，赐第，居襄阳。未几，病死。

南渡之初，将帅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按《金史》作完颜仲元)，俗号郭大相公，其军号"花帽子"(原注："花帽子"，一云"苍鹘子")。曰郭阿里，俗

号郭三相公，其军号“黄鹤袖”。二人本非亲兄弟，以其壮勇，年齿先后为配。仲元为将，重厚沉毅，有谋。守凤翔，北兵力攻，数月不下而退，卒保其城以闻。后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卒。阿里最骁勇，人莫能敌。屡与北兵战，有功，一时为士庶属目。后提兵关中，与宋人战，马倒被擒，不知存歿也。

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术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德固勇悍，在军中有声，尝送舍弟以诗，亦可喜。天兴初，提兵戍谯，军乱见杀。

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又，完颜讹可，亦以能打球，号板子元帅。又，完颜定奴，号三脆羹。又有以忮忍号火燎元帅者，又纥石烈牙忽带（一作牙虎带）号卢鼓椎，好用鼓椎击人也。其人本出亲军，颇勇悍，镇宿、泗数年，屡破宋兵。有威，好结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尝入朝诣都堂，诋毁宰执，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张用章尝以司农少卿行户部，过宿见焉，牙虎带召饮，张辞以有寒疾。牙虎带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来，当筵令人拉张卧，遽爇艾于腹，张不能争，遂灸数十。又因会宴，诸将并妻皆在座，时共食猪肉馒头，有一将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带趣左右易之。须臾食讫，问曰：“尔食何肉?”其人对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带笑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尔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呕，疾病数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牙虎带馆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寝，迟明将发，令妓征钱。合住愕然，牙虎带因强发其箧笥，取缯帛悉以付妓，曰：“岂有官使人而不与钱者乎?”合住无以对而去。故司农、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营妓数人，皆其所喜者，时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取贿赂，州将夫人皆远迎，号“省差行首”，厚赠之，其暴横若此。及康锡伯禄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适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后北兵入境，移镇京兆，军败召还，道病死。在东方时，卢鼓椎之名满民间，儿啼亦可怖，大概如呼麻胡云。

任履真子山，许州长葛人。读书，喜杂学。深于医，又有乡行，邑人皆信之。贞祐初，召入太医院，旋告归。与闲闲、屏山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主长葛簿，其修儒宫及太虚观，子山之力居多。为医，起人疾甚众。既卒，闲闲志其墓云（案圹铭见《滏水集》第十一卷）。

张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从正。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历历在口。其法宗刘守真完素，药多用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称焉。为人放诞，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久居陈，游余先子门。后召入太医院，旋告去，隐。然名重东州，麻知几九畴与之善。使子和论说其术，因为文之，有六门三法之目，将行于世，会子和、知几相继死，迄今其书存焉。

僧德普，武川人，自号胜静老人。倜傥有机术，与士大夫游，饮酒食肉豁如也。尝为术虎高琪所重，在军中论兵。南渡，居陈之开元寺。与余先子善，尝著《弥陀偈》谈理性，先子为序之。屏山亦喜其俊爽不羁也。颇喜字画、作诗。年六十余死。余谓古之文畅、秘演之流。

僧圆基（一作圆真）字子初，姓田氏，亦北人。虽为浮屠，喜与豪士游。负其材略，有握兵、治民之志，盖隐于僧者也。尝住持南京静安寺，以不检，去。之岘山，历嵩阳，死。与德普相善。颇能诗，尝题移剌右丞画云：“调燮之余总是闲，闲中游戏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犹在蟠溪把钓竿。”可见其有志也。又，《咏柳叶》云：“一气潜通造化中，人间无处不春风。莫嫌冷地开青眼，试看夭桃几日红。”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齿，人以其衣短，号哨腿王而无名，或云名予可，字南云，河东人。幼尝为卒，不详。居郾蔡间，以乞食为事。衣皮衣，露膝；长叹，好插花。额上系一铜片如月，人问之，皆有说。又时时自言为天帝所召（一云，又时时自言踪迹，或称为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诞诡莫可测。然善歌诗，有求之者，索韵立成。字亦怪异。在郾城，凡寺观楼阁及民家屋壁，书其诗殆遍，往往有奇丽语，如《天仙有梦梅》云：“鼎铸陶钧政格新，横斜疏影慰骚魂。婴香枕簟黄昏月，懋棣东风笑谷春。”又，“经间璈几虚云锁，杯卷江山枕岛楼（原本注，岛，一作鸟）。却忆西岩旧宫殿，半横星斗下瀛洲。”又，《题石潭》云：“石裂雯华浸月秋。”（《中州集》浸作渍。）又“松阴滚碎阑干角”。其他多僻怪不可晓。问之，则曰出天上何书，书名亦不可晓。或云为鬼物所凭。麻知几独重之。李子迁赠诗云：“肮脏风仪古丈夫，鹤袍铁面戟髭须。人间春色向头剩，天上月明当额孤。石鼎夜联诗句健（《中州集》作“诗笔健”），布囊春醉酒钱粗。危楼试倚街头看（一作月），应见潜飞入玉壶。”状其人殆尽。正大初，余过郾，诸公为召至，索诗，求韵立书，辞亦不可晓。后因病，失一目明。遭乱，北渡，病死。

# 卷　七

兴定初，术虎高琪为相，建议南京城方八十里，极大，难守。于内再筑子城，周方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河南之民皆以为苦。又使朝官监

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辄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议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则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筑，土脉甚坚，北兵攻之，旬余不能拔而新筑子城竟无用也。嗟乎！愚人之虑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纵然独保一子城，何以国也？然子城初起时，于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诗云："瑞云灵气锁城东，他日还应与北同。岁月迁移人事变，却来此地再兴功。"亦有数云。其字书类宋人，迄今犹在相国寺。

大梁城南五里号青城，乃金国初粘罕驻军受宋二帝降处。当时后妃皇族皆诣焉，因尽俘而北。后天兴末，末帝东迁，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内族复诣此地，多僇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后，南京虽繁盛益增，然近年屡有妖怪。元光间，白日虎入郑门。又，吏部中有狐跃出，宫中亦有狐及狼。又，夜闻鬼哭辇路，每日暮，乌鹊蔽天，皆亡国之兆。迄今为丘墟瓦砾，伤哉！

南京同乐园，故宋龙德宫，徽宗所修。其间楼观花石甚盛，每春二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计，官尽毁之。其楼亭材大者，则为楼橹用；其湖石，皆凿为炮矣。迄今皆废区坏址，荒芜所存者，独熙春一阁耳。盖其阁皆杪木壁饰，上下无土泥，虽欲毁之，不能。世岂复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友之号半截剑，冯内翰璧叔献号马刘子。后雷希颜为御史，至蔡州，缚奸豪，杖杀五百人，又号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闻。而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贱，南渡人（一云南都郡人）有云："头巾王、过道史、白酒庞"，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国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涂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货如山，且出入宫掖无时度，号自在夫人。天兴改元，末帝东迁，崔立之变，凡富贵家皆搜括金银，成国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尤奢僭。尝起第西城，如宫掖然，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在尚书省，恶堂食不适口，以其家膳供。然为将相无他材能，徒以仪体为事。从末帝东征，方渡河督战，遽劝上回奔睢阳。众以其误国，归罪请废，末帝不得已，下狱，饿死。

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

南渡之后，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一云"竟至败亡"）。又，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铓、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遽退闲，宰执如张左丞行信，台谏官如陈司谏规、许司谏古、程、雷御史（程雷似指程震、雷希颜。别本作程御史震，疑误），皆不能终其任也。

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

贞祐间，术虎高琪为相，欲树党固其权，先擢用文人，将以为羽翼。已而，台谏官许古、刘元规之徒见其恣横，相继言之。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彼喜其奖拔，往往为尽心，于是吏权大盛，胜进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监官，参注进士，吏员又使由郡转部，由部转台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职。士大夫反畏，避其锋，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时全由小吏侍东宫，至为佥枢密院事、南征帅，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涣辈在外行尚书六部，陷士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故宋人边檄有云："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驸马都尉仆散阿海、佥枢密院事时全，皆回辕即诛。后又谋取蜀，时胥平章鼎镇关中，奏请缓发，胥由此罢相。嗟乎！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此皆宣宗时事，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矣。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权大盛。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惟侥倖一时进用，不顾平日源流，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按，后云"泽民不识枇杷子"，此处疑脱"民"字。否则，泽字泽民也）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

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

兴定初，朝议县令最亲民，依常调数换多不得人，始诏内外七品以上官保举，仍升为正七品。官资未及者，借注人。一时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阳，程震威卿令陈留，皆有治绩。或入为监察御史、台部官，自是居官者争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赐。其后，往往自纳赂请托得之，故疲懦贪秽者亦多。然士大夫为之者犹自力，此良法也。

正大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每日朝罢，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间亦及民间事，颇有补益。杨公又与赵学士秉文采集自古治术，分门类，号《君臣政要》，为一编进之。此亦开讲学之渐也，然岁余亦罢。

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杓（高子杓一作高子约，俱无考。按《金史·忠义传》有高守约字从简，辽阳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观州刺史。元兵徇地河朔，城破，不屈死，当是其人。子杓、子约，俱字形相近之误）、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瑛（疑是李英，战死潞州，《金史》有传）、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

南渡后，疆土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其后，有辟举法行，虽未入仕，亦得辟为令。故新进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补。故士人方免沉滞之叹云。

大臣尤当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党为自保计。南渡为宰执者，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凡执处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执本进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无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为党也。又或转加诘责，以示无私。或要职美官宁用他流，取媚于众。一登省府，遽忘本来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节义难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贵自终。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如是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职，佐人主治天下，最患耳目不广，不能周知民间苦乐、国势安危，故当忘私去智，取诸人以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贤否，皆当如家人美恶，一一辨其才，然后进退用舍合公望。办职业而为国者立法，使百官、宾客不得谒见于私第，何哉？其意止以防其请托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岂可使为宰相哉？既以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诚不宜犹尔防闲也。唐裴晋公一日拜相，遽请于私第见百官、宾客，可谓远谋，而宪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伟士成功名。使龌龊者为之，亦不敢请，而庸主亦不听也。余观南渡后为宰执者，自非亲戚故旧，往往不得登其门。若夫百官士流，未尝接议论，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取用得人、闻见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为吏者当以至公无心处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誉以枉义也。余在南方时，见辟举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与贫家讼，必直贫民。势家与百姓争，必直百姓，不问理何如也。又，或故旧同道之家有科征，必先督促不少贷，至加之刑罚。其意以为如此，示我无私，且贾细民称誉。嗟乎，贫富相争，自有曲直，彼贫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乌可执一哉？故旧同道之家，义当假借，不然止以无心处之可也。至首加讯责，不亦伤乎？大抵此曹志于升进故尔。甚者榜于门云："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世岂有一为郡邑而遽无亲无旧者？尝记有一人为县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责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纵得升迁何荣也？

国所以官取士，士所以居官，先以养其口体妻子，然后得专意王事，虽不可取于民奢纵害公，亦不必钓名要誉太俭陋也。余见河南为令者，有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辈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闻上位，媚细民。然其听断、抚养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车骑仪从、屋宇、服用鲜整，而遇事风生，吏民称快，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征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号"堂后官"。金朝大定初，张太师浩制皇制，祖免亲（"皇制"一作"皇家"）宰执子试补外，杂用进士。凡登第历三任至县令，以次召补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两考，六十月得五品节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选为知除知案。由之以渐，得都事、左右司员外郎、郎中，故仕进者以此途为捷径。如不为省令史，即循资级，得五品甚迟，故有"节察令推何日了，盐度户勾几时休"之语。浩初定制时，语人曰："省庭天下仪表，如用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屏山尝为余言之。然省令史仪

礼冠带，抱书进趋，与掾史不殊，有过，辄决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气概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颜、魏翰林邦彦、宋翰林飞卿及余先子，或召补不愿，或暂为，遽告出，皆不能终其任也。李丈钦止为余言，宋制，省曹有检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问余以宋制与金制孰优？余以为宋制善，钦止曰："此议与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首领官（"迁"，一作"选"），取其簿书精干也。由左右首领官选宰相执政，取其奏对详敏也。其经济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长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祐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当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诸使者历郡邑，自见居官者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拣之。至许州，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中选，为千户。至陈州，余先子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自余不可胜言。既以立部曲，须依军例，以次相钤束，物议喧然。后亦罢之。嗟乎，以任子为兵已失体，况以朝士大夫充斯役乎？当是时，余以终场举人获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试开封，先子以诗送之，且寄赵闲闲、雷希颜，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联七桂汝身之。厚禄故人如见问，为言尘土困王尼。"二公览之，为一笑。

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辈，本以传诏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帅臣郡守百计馆馈，盖以其亲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其后，欲收外望，颇杂用士人。完颜伯阳居之不岁余亦罢。又于台部令史选奉职数人，又于进士中亦选一二人充备。其人既入局中，则趋进举止，曾亦未闻有正言补益者。且此曹本仆役之职，士大夫处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为荣，亦陋也。

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按，此事《金史》述刘祁之言，见《完颜奴申传》，补录于此。）

# 卷　八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一云"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初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且数字数与涂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然亦谤议纷纭。然每贡举，非数公为有司，则又如旧矣。

金朝以律、赋著名者曰孟宗献友之（《中州集》云，开封人，大定三年乡、府、省、御四试皆第一）、赵枢子克。其主文有藻鉴多得人者曰张景仁御史（《金史》，字寿甫，辽西人）、郑子聃侍读。故一时为之语曰："上司非张、郑，秀才非赵、孟。"律、赋至今学者法之。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进，初不识翁，因少年下第，发愤，辟一室，取翁赋，翦其八韵，类之帖壁间，坐卧讽咏深思，已而尽得其法，下笔造微妙。再试，魁于乡、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号孟四元，迄今学者以吾祖孟师也。孟虽仕，不甚贵。作诗词有可称，自号虚静居士。颇恬淡，留意养生术。尝著《金丹赋》行于世，其诗词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按《中州集》，名撝），金国初，辟进士举，词赋状元也，故为一代词学宗。雅好成就后进，见其文，辄能断其后中第否，当时名士大夫多出门下，学者至今皆师尊之。四子，长西岩（按西岩名汲，字伯深，天德三年进士，见《中州集》）、次龙泉，同年擢第。二女，长姑及笄，将适人，一时贵显者争求之，翁皆不许。张御史景仁时在布衣，以所业诣翁，翁嘉之。俄翁为有司取士，张赋甚佳，为邻坐者剽之，尽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长姑嫁焉。家人辈皆愠，翁不恤也。后三年，翁复为有司，御试，张擢别试魁，骤历清华，以文章擅当世，位至翰林学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尝使宋，有风节，赫

然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鉴也。后，翁墓表，张所作，具载其事云。次姑适襄阴王元节，亦名进士。能诗，博学（《中州集》云，字子元，宏州人，第进士。弟元德，亦第进士），尝为密州节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谈翁之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翛然（《中州集》云，王翛字翛然，范阳人，皇统二年进士）。尝同知咸平府，摄府事。时辽东路多世袭猛安、谋克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骜亢奢纵不法。公思有以治之，会郡民负一世袭猛安者钱，贫不能偿，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辈强入其家，牵其牛以去，民因讼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陈骑从以来，公朝服，召至厅事前，诘其事，趋左右械系之，乃以强盗论，杖杀于市，一路悚然。后知大兴府，素察僧徒多游贵戚家作过，乃下令，午后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见一僧。有一长老犯禁，公械之。长老者素为贵戚所重，皇姑某国公主使人诣公请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辇肃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见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为人恬淡简静，颇留意养生，每食，必以时，过午则不食也。临终，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其为吏之名，至今人云过宋包拯远甚。其子渐，为吏亦有能称，为中都警巡使。

孙左丞铎振之（《金史》，其先滕州人，徙恩州），章宗时名臣。为人正直敢言，有学问文采，一时相望甚切。俄诏下，同辈皆相执政，公再授户部尚书。公意不惬，因于户部厅事壁间书唐人诗云："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有人奏之，坐贬鄜州防御使（按《中州集》云，降授同知河南府事）。再召入朝，未几，执政。南渡，为太子太师。后致仕，以寿终。

贞祐南征，获一统制官李伸之者，帅府经历官刘逵卿辈召而饭之，且诱以降，将宥焉。伸之献诗曰："一饭感恩无地报，此心许国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钟阜，一死鸿毛断不移。"竟就死。又云："拟把孤忠报主知，主知未报已身疲。明朝定作长淮鬼，马革应烦为裹尸。"又云："区区犹上和亲策，安得元戎一点头。"

先翰林尝谈国初宇文太学叔通（《中州集》云，宇文虚中成都人，宋黄门侍郎，以奉使见留，为翰林学士承旨）主文盟时，吴深州彦高（《中州集》云，吴激，宋宰臣栻之子，王履道外孙，而米芾元章婿也。将命帅府，以知名留之，仕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视宇文为后进，宇文止呼为小吴。因会饮，酒间有一妇人，宋宗室子，流落，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宇文作《念奴娇》，有"宗室家姬，陈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之语。次及彦高，作《人月圆》词云："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偶然相见（《中州乐府》云，"恍然一梦"），仙肌胜雪，云鬓堆鸦（《中州乐府》作"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宇文览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彦高词集篇数虽不多，皆精旂尽善，虽多用前人诗句，其翦裁点缀若天成（一云其翦截缀辑皆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尝云，诗不宜用前人语。若夫乐章，则翦截古人语亦无害，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远，不露圭角，不尤胜于宇文自作者哉。

党承旨怀英（《金史》，字世杰，冯翊人）、辛尚书弃疾，俱山东人，少同舍属。金国初遭乱，俱在兵间。辛一旦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为一时文字宗主。二公虽所趋不同，皆有功业，宠荣视前朝李谷（一作陶谷）、韩熙载亦相况也。后辛退闲，有词《鹧鸪天》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捉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思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邻种树书。"盖纪其少时事也。

高丞相岩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庆七十，会乡里交旧，且求作诗文，时先子以新罢御史，避嫌不赴。余方弱冠，为作诗，以公颇负谤，且劝其退休也。公得诗，大喜，趣召余，迎谓余曰："解道青云自致不须阶邪?"又抚余背曰："汝费字如何下来?"盖余诗云："青云自致不须阶，十稔从容位上台。负荷一堂森柱石，调和众口费盐梅。勤劳密迩三朝重，寿考康宁七秩开。家道益昌孙有息，彩衣扶杖好归来。"雷希颜为作序，亦有"乘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语。后余将归淮阳，复献书劝其举一人自代，可得致政归。然公竟薨于位，不能从也。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作"矮户小窗"），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人号张了却。刘少宣尝题其诗集后云："枫落吴江真好句，不须多示郑参军。"盖讥之者也。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

赵闲闲尝言，律诗最难工，须要工巧周圆。吾闻竹溪党公论，以为五十六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若一屠沽子厕其间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极难。一篇中须要一联好句为主，后但以意收拾之，足为好诗矣。又尝与余论诗曰："《选》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几何?"又曰："小诗贵风骚，今人往往止作硬语，非也。"

赵闲闲少尝寄黄华诗，黄华称之，曰："姓王氏（句似有误）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诗至今为人传诵，且赵以此诗初得名。诗云："寄语雪溪王处士，年来多病复何如？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情知不得文章力，乞与黄华作隐居。"

赵闲闲尝为余言，少初识尹无忌，问："久闻先生作诗不喜苏、黄何如？"无忌曰："学苏、黄则卑猥也。"其诗一以李、杜为法，五言尤工。闲闲尝称其《游同乐园诗》云："晴日明华构，繁阴荡绿波。蓬邱沧海远，春色上林多。流水时虽逝，迁莺暖自歌。可怜欢乐极，钲鼓散云和。"又有佳句："行云春郭暗，归鸟暮天苍。野色明残照，江声入暮云。"甚似少陵。闲闲又称赵黄山诗云（《中州集》，赵沨字文孺，第进士。明昌末终于礼部郎中，黄山其自号也）："灯暗风翻幔，蛩吟叶拥墙。人如秋已老，愁与夜俱长。滴尽阶前雨，催成镜里霜。黄花依旧好，多病不能觞。"此诗信佳作也。又，黄山尝与予黄山道中作诗（一作"尝于黄山道中作诗"），有云："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驮我画图间。"（按，全诗载《中州集》。）世号赵蹇驴。余先子翰林，尝谈章宗春水放海青，时黄山在翰苑，扈从，既得鹅，索诗，黄山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章宗览之，称其工，且曰："此诗非宿构不能至此。"

赵闲闲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尝语余曰："今日后进中作文者颇有三二人，至吟诗者，绝少，字画亦无也。"以是知公所长。然议论经学，许王从之，散文许李之纯、雷希颜，诗颇许麻知几、元裕之，字画颇许麻知几、冯叔献也。又尝教余学书，先法张旭《石柱记》，每曰："汝辈幸有天资，止不肯学古人一点一画写也。"

李屏山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然颇轻许可，故赵闲闲尝云："被之纯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后雷希颜亦颇接引士流，赵云："雷希颜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时才士皆趋向之。至于赵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贡举时，得李钦叔献能，后尝以文章荐麻知几九畴入仕，至今士论止归屏山也。

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一云"诗只一向去也"。）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又云："公谓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亦阴讥云。

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王翰林从之则曰："文字无软者，惟其是也。"余尝以质诸先人，先人以赵论为是。

兴定、元光间，余在南京，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颜诸公游，多论为文作诗。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于李则取其为文法。若王，则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尚。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亦不喜司马迁《史记》，云："失支堕节多。""韩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书，太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类，此何等语？千古以来，惟推东坡为第一。"又多发古名篇中疵病：渊明《归去来辞》，前想像后直述，不相侔。伯伦《酒德颂》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后闻吾风声，"吾"当作"其"。退之《盘谷序》，前云友人，后云昌黎韩愈，似不相识。永叔《苏子美墓志》，争为人所传，既用争字，当曰人争传之，不然，曰为人所传，不须争字。子瞻《超然台记》，物有以蔽之矣，矣字不安。此类甚多，不可胜纪（按，王若虚《滹南文集》四十五卷辨论居十之九，他诗文只数卷）。雷则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每作诗文，好与朋友相商订，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难也。

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云："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雷翰林希颜为人作碑志，虽称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见之。尝曰："文章止是褒与贬。"初，作《屏山墓志》，数处有微言，刘光甫读之不能平，与宋飞卿交劝令削去，及刻石，犹存"浮湛于酒，其性厌怠，有不屑为"之言。余谓碑志本以章其人之善，虽不可溢美有愧辞，然当实录其善事，使传信后世。若疵短则不当书也，况非作史传，何必贬焉？且其子孙览之，岂得自安也？

赵闲闲作《南城访道图》，诸公皆有诗。尝有一齐希谦者，题云："亿劫梦中夸识解，一生纸上作风波。到今不肯抽头去，毕竟南城有甚么？"人颇传之。

赵闲闲以文学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长。兴定初，

术虎高琪为相，恶士大夫，有罪辄以军储论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赵公摄南京转运司（一作“使”），未几，果坐误粮草事，当杖。既奏，宣宗曰：“学士岂当箠邪?”高琪曰：“不然无以戒后。”遂杖四十，公大愤焉。其后，高琪诛，诏适公当笔，首曰：“君臣分严，无将之罪莫大；夫妇义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恶。”人谓赵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赵闲闲长翰苑，同陈正叔、潘仲明（按仲明名希孟）、雷希颜、元裕之诸人作诗会，尝赋《野菊》，赵有云：“冈断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丛号蟋蟀，病叶挂蟏蛸。欲访陶彭泽，柴门何处敲?”诸公称其破的也。又分咏《古瓶蜡梅》，赵云：“苔华吐碧龙文涩，烛泪痕疏雁字横。”后云：“娇黄唤起昭阳梦，汉苑凄凉草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从教官独冷，眼明犹喜迹双清。”语亦老也。后分《忆橙》、《射虎》，题甚多。最后《咏道学》，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为题所窘也。闲闲同馆阁诸公，九日登极目亭，俱有诗。赵云：“魏国河山残照在，梁王楼殿野花开。鸥从白水明边没，雁向青天尽处回。未必龙山如此会，座中三馆尽英才。”雷希颜云：“千古雄豪几人在？百年怀抱此时开。”李钦止云：“连朝倥偬簿书堆，辜负黄花酒一杯。”

凡作诗，和韵为难。古人赠答皆以不拘韵字。迨宋苏、黄，凡唱和，须用元韵，往返数回以出奇。余先子颇留意。故每与人唱和，韵益狭，语益工，人多称之。尝与雷希颜、元裕之论诗，元云：“和韵非古，要为勉强。”先子云：“如能以彼韵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尝在史院（一作“试院”）与屏山诸公唱和李唐卿（一作吕唐卿）《海藏斋诗》舟字韵，往返十余首。先子有云：“绣拆旧图翻短褐，朱书小字记归舟。”屏山大称其工用事也。后居淮阳，与刘少宣唱和村字韵，亦往返数十首。最后论诗，有云：“杨刘变体号西昆，窃笑登坛子美村。大抵俗儒无正眼，惟应后世有公言。光生杜曲今千古，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迟嗟久矣，不才安敢擅专门。”又云，“乐府虚传山抹云，诗名浪得柳连村。九原太白有生气，千古少陵无闲言。登泰山巅小天下，到昆仑口知河源。如君少进可入室，顾我今衰不及门。”少宣以为全不觉用他人韵也。

联句亦诗中难事，盖座中立书，不暇深思也。南京龙德宫赵闲闲、李屏山、王正之联句，王云：“棘猴未穷巧，穴蚁已失王。”人多称之。余先子亦留意。主长葛簿时，与屏山、张仲杰会饮，坐中有定磁酒瓯，因为联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瓯，颜色天下白。”诸公称之。屏山则曰：“轻浮妾玻璃，顽钝奴琥珀。”张则曰：“器质至坚脆，肤理还悦泽。”后居淮阳，冀京父来过，雪夜联句，先子有云：“帘疏见飞霙，窗静闻落屑。”又，李钦叔来过，李子迁在座，会合联句，先子首唱曰：“玉立两谪仙，鼎峙三敌国。”又云：“三强出奇兵，八战乃八克。一老怯大敌，三战即三北。”后自大梁归陈，与祁联句（似有脱字），先子首云：“红抛汴梁尘，绿吸淮阳酒。”后令叶县，中秋夜，与郝坊州仲纯、王飞伯辈联句，具载《蓬门集》中（《中州集》云，刘从益字云卿，大安元年进士，拜监察御史，得罪，去。久之，起为叶县令。未几被召入，授应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年四十四，有《蓬门先生集》行于世）。

# 卷九

余先子翰林令叶时，同郝坊州仲纯（按《中州集》，名居中，太原人，枢密院令史出身，尝刺坊州，正大末除凤翔治中、南山安抚使）赋《昆阳怀古诗》，诸公多继作。先子有云：“营屯滍水横陈处，计堕刘郎小怯中。天上雷风扫妖气，人间虎豹畏真龙。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盖世雄。”郝云：“战骨至今埋滍水，暮云何处是春陵?”李长源云：“颍川南下郁坡陀，遐想当年战叠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谁为竖子试干戈?”元裕之云：“英威未觉消沉尽，试向春陵望郁葱。”王飞伯云：“落日一川英气在，西风万叶战声来。”后云：“谁倚城楼吊兴废，一声长笛暮云开。”史学优、李钦叔、白文举皆有诗，余亦作一古诗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题者，如山谷云：“清鉴风流归贺八，飞扬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赠谁。又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亦无全篇。余先子尝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来如望霓。”又，“半生窃禄鱼贪饵，四海无家鸟择栖”。又，“未解作诗如见画，常忧读赋错呼霓”。

梦中作诗，或得句，多清迈出尘。余先祖龙山君尝梦得句云：“山路崭有壁，松风清无尘。”先子梦中诗云：“落月浸天池。”余幼年梦中亦作诗云：“玄猿哭处江天暮，白雁来时泽国秋。”如鬼语也。

先翰林罢御史，闲居淮阳，种五竹堂后自娱，作诗云：“拨土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气凌云。真成阙里二三子，大胜樊川十万军。影浸凉蟾窗上见，声敲寒雨枕边闻。林间故事传西晋，不数山王咏五君。”以寄赵闲闲。会闲闲亦于闲闲堂后种竹甚多，一日，礼部诏余曰：“昨夕欲和丈种竹诗，牵于韵，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诗云：“君家种竹五七个，我亦近栽三四竿。两地平分风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叶犹卷，客枕梦魂声已寒。见此又思君子面，何时相对倚阑干?”先子复和其韵云：“我家陈郡子梁园，不约同栽竹数竿。清入梦魂千里共，笑开诗眼几回看。幽姿淡不追时好，苦节相期保岁寒。八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闲容倚阑干。”又，李澥公渡因游圃城，会云中一僧，曰德超，谈及乡里名家刘、雷事，公渡留诗云：“邂逅云中老阿师，里人许我话刘雷。略谈近日诸孙事，颇觉襄怀一笑开。众道髯参宜帅幕（谓希颜），人怜短簿去霜台（谓先子）。圃城香

火西庵地，尝记秋高雨后来。”后先子过圃，见之，和其韵云：“上林春晚数归期，轫辘车声疾转雷。翠幄护田桑叶密，绿云夹路麦花开。偶因假馆留萧寺，试问游方指厄台（陈郡）。白首衲僧同里闬，亦知吾祖有云来。”余以示闲闲，闲闲亦和其韵，寄先子云：“屏山殁后使人悲，此外交亲我与雷。千里老怀何日写？一生笑口几回开？心知契阔留陈土，时复登临上吹台。目极天低雁回处，西风忽送好诗来。”先子复和云：“两地相望云与泥，敢期胶漆嗣陈雷。遥怜晓镜霜须满，但对故人青眼开。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过问燕台。上林花柳惊春晚，蓬勃西风卷土来。”

正大初，先君由叶令召入翰林，诸公皆集余家，时春旱有雨，诸公喜而共赋诗，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为韵。赵闲闲得发字，其诗云：“君家南山有衣钵，丛桂馨香老蟾窟（《滏水集》作“分香”）。从来青紫半门生，今日儿孙床满笏（《集》作“子孙”）。迩来云卿复秀出（“云卿”，《集》作“先生”），论事观书眼如月。岂惟传家秉赐彪，亦复生儿勔勮勃。往时曾乘御史骢（《集》作“尝乘”），未害霜蹄聊一蹶。双凫古邑试牛刀，百里政声传马卒。（《集》作“治声”）。今年视草直金銮，云章妙手看挥发。老夫当避一头地（《集》作“当放”），有惭老骥追霜鹘。座中三馆尽豪英，健笔纵横建安骨。已知良会得四并（《集》作“佳会”），更许深杯辞百罚（一作“传百罚”）。我虽不饮愿助勇，政要青灯照华发（《集》作“风灯”）。但令风雨破天悭，未厌归途洗靴袜（《集》作“未怕”）。”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诗云：“春寒桑未稠，岁旱麦将槁。此时得一雨，奚翅万金宝。吾宾适在席，喜气溢襟抱。酒行不计觞，花底玉山倒。从来悭混嘲，盖为俗子道。北海得开尊，天气岂常好？况当生发辰，沾足恨不早。东风又吹檐滴干，主人不悭天自悭。”是日，诸公极欢，皆沾醉而归。后月余，先君以疾不起，赵以“天悭”为诗谶云。

元裕之、李长源同乡里，各有诗名。由其不相下，颇不相咸。李好愤怒，元尝云：“长源有愤击经。”元好滑稽，李辄以诗讥骂，元亦无如之何。（按，《中州集》以李长源为三知己之一，此云“不相咸”何也？）元尝权国史院编修官，时末帝召故驸马都尉仆散阿海女子入宫，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赋《金谷怨》乐府诗，李见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时士人传以为笑谈。元诗云：“娃儿十八娇可怜，亭亭袅袅春风前。天上仙人玉为骨，人间画工画不出。小小油壁车，轧轧出东华。绣带盘绫结，云裙蹋雁沙。娇云一片不成雨（《遗山集》云，“金缕盘双带，云裾踏雁沙。一片朝云不成雨”），被风吹去落谁家？岂无年少恩泽侯，锦鞯貂帽亦风流（《集》云，“岂无少年恩泽侯，金鞍绣帽亦风流”）。不然典取鹔鹴裘，四壁相如堪白头。金谷楼台杳无主，燕子不飞花著雨（《集》云，“金谷楼台悄无主，燕子不来花著雨”）。只知环珮作离声，谁解琵琶得私语（《集》云，“谁向琵琶得私语”）？有情蜂雄蛱蝶雌，无情鸡欺翡翠儿（《集》云，“无情鹓鸂翡翠儿”）。劝君满饮金曲卮（《集》云，“劝君满酌金屈卮”），明日无花空折枝。”李诗云：“石家园林洛水滨，粉垣碧瓦迷天津。楼台参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娇青春。是时天下甲兵息，江南已传归命臣。永平以来太康治，四海一家无穷人。洛阳城中厌醽醁，司隶夜过不敢嗔。王门戚里争豪侈，车马如水争红尘。烧金斫玉延上客，季伦岂输赵王伦？两家炎炎贵相轧，笙竽嘈嘈妓成列。珊瑚红树鞭击碎，步障青丝马踏裂。因缘睚眦贵人怒，诏下黄门促收捕。邮夫防吏急喧驱，河南牒系御史府。钟鸣漏尽行不休，生存华屋归山丘。绿珠香魂涴尘土，侍儿忍居楼上头。君王慈明宥率土，妾身窜名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儿妇，狗走鸡飞岂敢恶?”元和其诗，先子称工。（《遗山集·后芳华怨》云：“江南破镜飞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圆。岂知汴梁破来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边。白沙漫漫车辘辘，鲲鸡弦中杜鹃哭。塞门憔悴人不知，枉为珠娘怨金谷。乐府初唱娃儿行，弹棋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雌蝶两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头绿云发，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风著人无气力，不必相思解销骨。洛花绝品姚家黄，扬州银红一国香。千围万绕看不足，雨打风吹空断肠。丹砂万年药，金印八州督，不及秦宫一生花里活。长门晚夕寿相如，尽著千金买消渴”。）

麻征君知几在南州，见时事扰攘，其催科督赋如毛，百姓不安，尝题《雨中行人扇图诗》云：“幸自山东无税赋，何须雨里太仓黄？寻思此个人间世，画出人来也著忙。”虽一时戏语，也有味。知几若见今日事，又作何语邪？又，《戏题太公钓鱼图》云：“向使文王不猎贤，一竿潦倒渭河边。当时若早随时世，直吃羊羔八十年。”亦中时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寿命八十余，文王一见便同车。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纳鱼。”虽俚语，可以想见时世也。

王翰林从之尝论黄鲁直诗穿凿、太好异云：“‘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若道汉家二百年自严陵钓竿上来且道得，然关风甚事?”又云：“‘猩猩毛笔平生几，辆屐身后五车书。’此两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按，《滹南集》中，诗话三卷，掊击山谷为多。）余尝以语雷丈希颜，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笔一管?”后以语先子，先子大笑云。

金朝律赋之弊不可言，大定间，诸公所作气质浑厚，学问深博，犹可观。其后，张承旨行简知贡举，惟以格律痛绳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时士子趋学，模题画影，至不成语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谕，文风浸衰。故士林相传，但君题小赋，必曰“国欲图治，君当灼知”。隔句贴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见一举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闻一老师令席生作《汉高祖斩白蛇

赋》，席生小赋破题云：‘蛇不难斩，君当灼知。’师改曰：‘不然，不若国欲图治，君当斩蛇。’又令作《鸿雁来宾赋》，曰：‘秋既云至，雁当灼知’。”此可以轩渠也。

许州有苏嗣之者，云东坡后裔，盖子由久居颍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颇蠢骙，富于财，以赀入官，交结权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为笑。以其肥硕也，呼为“苏胖”。余尝与雷希颜谈及之，雷曰：“颇闻夜僵水牛之说乎?”余对“不知也”。雷曰：“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今苏胖生，一夕郑村水牛尽死也。”此可大笑。

赵翰林周臣为学士，杨之美为礼部尚书，二公相得甚欢。盖杨虽视赵进稍后，且齿少赵，以其学问、政事过人，雅重之，而杨事赵亦谨。正大初，朝廷以夏国为北兵所废，将立新主，以赵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册之。既行，馆阁诸公以为赵公此行必厚获，盖赵素清贫也。至界上，朝议罢其事，飞驿卒遣追回（一云“并驿追回”）。当驿卒之行也，杨公在礼部，召至，授以一卷书，封印甚谨，谕以直至学士面前开拆。卒既至赵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礼部实封。赵公疑讶，不知为何事，启之，乃杨公诗一首也。其诗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节煌煌使夏台。马上逢人唾珠玉，笔头到处洒琼瑰。三封书贷扬州命，半夜碑轰荐福雷。自古书生多薄命，满头风雪却回来。”赵公抚掌大笑。后朝野喧传，以为笑谈。

张特立文举，东明人。少擢第，有能声。调莱州节度判官，不赴（《金史》云，泰和三年中进士第，调宣德州司侯，再调莱州节度判官，不赴）。居杞之圉城，躬耕田野，以经学自乐。正大初，侯左丞挚荐诸朝，起为洛阳令（一云“荐起为洛阳令”），称治，召拜监察御史（按，史为正大四年），奉法无所私。因劾省掾高桢辈受请托、饮娼家，坐不实得罪。盖初劾时，尝以草示应奉王鹗伯翼，共议之。王乃其门生也。事既行，高桢辈讼之。当时同席并有省掾王宾德卿，张以其进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疑其私，并治文举、德卿。文举左迁邳州军事判官，杖五十，宾亦勒停。士论皆惜文举之去，宾因作诗有云：“王鹗既曾经手改，高桢自是著心攀。就中最苦张文举，收拾闲云返故山。”时人传以为笑（按，特立卒年七十五）。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执政，在中书十余年，无正言直谏闻于外，清论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为人主见知。每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烛至院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识之，问曰：‘卿为谁?’其人曰：‘我欧阳修也。’‘尔为谁?’公曰：‘吾丞相也，卿不识邪?’其人曰：‘修不识丞相，丞相亦不识修。’”朝野相传以为笑。又，为三司使时，主行钞法。及出支军粮，颇靳惜，且折支他物，军民号“不支”。及薨，人又云：“丞相死，既焚，其声犹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欤?一有失众心，其讥诮如此，可畏也夫。

王翰林从之貌严重若不可亲，然喜于狎笑，酒间风味不浅。崔翰林伯善性俭啬，家居止蔬食为常。故院中为之语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从之无花不饮。崔伯善有肉不餐却图个甚？王从之无花不饮谁惯了你来?”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没；王从之无花不饮，不饮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时，与雷希颜、张伯玉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饮啖，因相戏言：“之纯爱酒如蝇，希颜见肉如鹰，伯玉好色如僧。”遂相与大笑。

李长源虽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钦叔尝云：“长源上颇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间全不晓人事也。”或者传为本谓王飞伯。正大中，长源遇余淮阳，因谈及飞伯，余举钦叔言，长源大笑曰：“此政谓我也。”

李屏山视赵闲闲为丈人行，盖屏山父与赵公同年进士也。然赵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见赵致礼，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间未尝假借；或因醉嫚骂，虽愠亦无如之何。其往刺宁夏，尝以诗送，有云：“百钱一匹绢，留作寒儒裈。”讥其多为人写字也。又云：“一婢丑如鬼，老脚不作温。”讥其侍妾也。又，《送王从之南归》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独难。惜花不惜金，爱睡不爱官。”亦一时戏之也。

赵闲闲本好书，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为苦。尝于礼部厅壁上牓云：“当职系三品官，为人书扇面失体，请诸人知。”既致仕，于宅门首书曰：“老汉不写字。”然燕居无客未尝不钞书。相识辈强请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虽恳求竟不得也。雷希颜得其书最多，凡有求，未尝拒。盖公颇惮雷，且雷善求其书。时或邀公食后，出古人墨迹使观之，又出佳研、精纸、名墨在前；或饮以一二杯，待公有书兴，引纸落笔，俄顷数幅。雷旁观，辄称叹，凡一点一画，必曰：“此颜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书不倦。又，雷与屏山皆不工书，赵公尝笑之曰：“希颜堂堂如此，而写如此字。”一日，在礼部，适公为王从之书，末云：“某月日为从之天下士书，訾雷在侧，笑其不工也。”阖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数幅，甚珍之，以示赵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减唐人，然迄宋百余年不经诸名士发扬。”此一反雷希颜而趣售之（“趣”一作“辄”）。其鉴裁如此。然其书不减李屏山，此一反。后数日，公婿张履求书，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为张倩书，雷希颜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刘京叔不可，乃止。”因相与大笑。又，王武叔出馆补外，未赴，甚贫，会五月麦熟，将出京求济于交友辈，持素纨扇数十，诣公求书，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检，既出公门，大叫呼公，公闻而遽召，为书之。然每一扇头但书古诗一联，有曰“黄花入麦稀”者，有曰“麦天晨气润”者，有曰“麦陇风来饼饵香”者，盖嘲王求麦也。然

王竟以其书多所获。又一日，公在礼部，白枢判文举诸人邀公饮丹阳观。公将往，先谓诸人曰：“吾今往，但不写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儿。”文举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儿行也。”公笑，又为书之。

按，闲闲以书名世，其真迹流传绝少。予藏有草书诗稿一卷，附录以永其传。

## 金源闲闲老人真迹　和拟韦苏州

### 西　涧

西荒行迳草丛生，树隔前溪一犊鸣。步寻幽涧疑无路。忽有人家略彴横。

### 和烟寺钟

近壑敛暝色，远山犹夕晖。声从烟际起，复向烟中微。随风散林野，渡头人未归。

### 和西塞山龙门

双阙耸苕峣，神斧忽中断。一水从中来，千龛道旁满。

### 和山耕叟

步逐麋鹿迹，讵知朝市情。负薪南涧曲，榛棘雨中行。呼儿问牛饱，又向山田耕。

### 和上方僧

石润云生衲，崖倾月照禅。晒衣横竹锡，洗钵落岩泉。但见山花发，幽居不记年。

### 拟咏夜

明从暗中去，暗从明际来。流光不相待，暗尽玉炉灰。

### 拟咏声

万籁静中起，犹是生灭因。隐几以眼听，非根亦非尘。

### 和寄全椒道士

新移白阁峰，远访中条客。结茅授经台，共坐云间石。松龛读《易》朝，月窗谈道夕。从此到终身，区中了无迹。

### 和游溪

青溪雾气散，水涵天影空。白云翻著底，移舟明镜中。鸟近前滩日，花移别岸风。遥知夜来雨，山色翠如葱。

### 和秋斋独宿

冷晕侵残烛，雨声在深竹。惊鸟时一鸣，寒枝不成宿。

### 和听嘉陵江水声代深师答

惊湍泻石崖，百步无人迹。爱此静中暄，聊布安禅席。水无激石意，云何转雷声？仁者自生听，达士了不惊。心空境自寂，澹然两无情。

### 和演师西斋

不见竹间僧，但闻花外磬。敲槛出鱼游，巢檐知鸟性。云蒸坐禅石，露湿行道迳。夜寂一灯残，山月来破暝。

### 和游开元精舍

松轩风扫净，终日闭门居。犬卧青苔地，鸟衔红柿初。瓶残夜禅起，经润雨翻余。自是少人迹，非关往来疏。

### 和答山中道士

行转青溪又别峰，马蹄终日认樵踪。翠微深处无人住，寺在深山何处钟。

### 西　楼

十去龙沙雁，年年九不归。烟尘犹未息，莫近塞云飞。

### 拟漠漠帆来重

薄暮潇潇雨，何人独倚栏。濛濛山气重，澹澹水纹寒。草际光犹泫，松梢滴未干。灯前未归客，无梦到长安。

### 拟何时风雨夜

幽居少人事，有客来不速。炉内火正红，尊中酒新绿。高斋始闻雁，隔窗时动竹。何当风雪夜，抱被还同宿。

### 拟绿阴生昼寂

了无车马迹，终日掩禅关。不下溪头路，坐看檐际山。好鸟破午寂，幽花澹春闲。簪组方为累，来游不知还。

### 拟兵卫森画戟

冠带事朝谒，清坐弹鸣琴。以彼尘外趣，远我遗世心。岸帻送归鸟，隐几见遥岑。聊得静者乐，岂必居山林。

右《拟和韦诗》几廿首。数年前致政时作，今岁过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

正之郎中送此幅，褙者用矾糊，不能书，书不成字，重违雅意，勉强作此。正大八年七夕后一日　秉文。

闲闲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此卷最为暮年书，故能备钟、张诸体，于屋漏雨锥画沙

之外，别有一种风气，令人爱之而不厌也。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能拟韦苏州、王右丞者，唯公一人。唯真识者乃能赏之耳。后廿二年三月五日门生元好问敬览。

李屏山平日喜佛学，尝曰："中国之书不及也。"又曰"西方之书"，又曰"学至于佛则无所学"。《释迦赞》云："窃吾糟粕，贷吾粃糠；粉泽丘轲，刻画老庄。"尝论以为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因此，大为诸儒所攻。兴定间，再入翰林，时赵闲闲为翰长，余先子为御史，李钦止、钦叔、刘光甫俱在朝，每相见，辄谈儒佛异同，相与折难。久之，屏山因以禅语解"《中庸》那著无多事，只怕诸儒认识神"。先子和之，亦书其后云："谈玄政自伯阳孙，佞佛真成次律身。毕竟诸儒扳不去，可怜饶舌费精神。"盖屏山尝言："吾祖老子，岂敢不学老庄？吾生前一僧，岂敢不学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览之，大笑，且曰："扳字如何下来？"先子曰："《公羊》诸大夫扳隐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虾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语。及其属疾，盖酒后伤寒，至六七日发黄，遍身如金，迄卒，色不变，医所谓酒疸者。交游因戏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为丈六金身矣。"而张介夫祭文直云："公不必乘云气、骑日月，为汗漫之游，不然，则西方之金仙矣。"

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性，杨礼部之美为序，直推其继韩、欧。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滕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尝与王从之言："公既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使后人何以处之？"王丈曰："此老所谓藏头露尾耳。"又深戒杀生，中年断荤腥。尝谓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与人何异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断荤腥，临终，闭目逝，少顷，复开目曰：'我见数人担肉数担过去，盖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戏曰："死则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尝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赵抃阅道。"盖阅道亦奉佛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识公，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后由公荐入翰林，相得甚欢。尝谓同僚曰："吾将老而得此公入馆，当代吾。"又曰："某官业当为本朝第一。"未几，先子殁，公哭甚哀。又为文以祭，为诗以挽，又取诸朝士所作挽词亲书为一轴寄余。余请表诸墓。至于《新修叶县学诗》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笔也。余兴定末因试南京，初识公，已而，先子罢御史，归淮阳，余独留，日从公游，论诗讲道，为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学佛，议小不可，且屡诱余，余亦不能从也。尝谓余曰："学佛老与不学佛老不害其为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为小人，贺知章好道教，不害为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为小人。亦不可专以学二家者为非也。"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学二家恐其相訾病，故有是论。已而，余亦归淮阳，公又与余书曰："慎不可轻毁佛老二教，堕大地狱则无及矣。闻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圣人之作为耳。"余答书曰："若二教，岂可轻毁之？自非当韩、欧之世，岂可横取谤议哉？自非有韩、欧之智，岂可漫浪为哉？君子者，但知反身则以诚，处事则以义，若所谓地狱则不知也。"然公终于余有所恨。石抹嵩企隆亦从公游，学佛，公甚爱之。尝于慧林院谒长老，公亲教企隆持香炉三棹脚作礼（一云"九礼"），因与梁户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坏了人家子弟邪？"士林传以为笑。公既致仕，苦人求书，大书榜于门。有一僧将求公作化疏，以钉钉其手于公门，公闻，遽出，礼之，为作疏且为书也。

# 卷　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见后进中异常者，必摩抚之。雷公希颜本其门下士，后见其锋铓气势，恐其害己，甚惮之。尝为檄以疏其过恶，已而焚之。李公钦止、刘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为李有钩巨，刘谈论锋出（一作"风出"），皆惮之。尝谓余曰："若钦止之目，希颜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与先子言以为笑。

正大间，雷希颜、李钦叔俱在翰林，王鹗伯翼以新进状元亦入院为应奉，然其趋向各不同，故当时馆中有云："凡在院诸公，有侯门戚里者，有秦楼谢馆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门戚里者谓雷交权要也，秦楼谢馆者谓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谓王为其乡人通请托也。

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萎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绌落，文风益衰。及宣宗南渡，贞祐初，诏免府试，而赵闲闲为省试，有司得李钦叔赋，大爱之。盖其文虽格律稍疏，然词藻庄严（"词藻"，一作"雕藻"）。绝俗，因擢为第一人，擢麻知几为策论魁。于是举子辈哗然，诉于台省，投状陈告赵公坏了文格，又作诗讥之。台官许道真奏其事（"台官"，一作"台省"）。将覆考，久之方息。俄钦叔中宏词科，遂入翰林，众始厌服。正大中，钦叔复为省试，有司得史学优赋，大爱之，亦擢为第一，于是举子辈复大噪。盖史之赋比李尤疏，第以学问词气见其为大手笔。又赋中多用禽兽对属，众言"何考官取此赋为魁？盖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号学优为百兽家。"（一作"百禽家"。）俄学优对廷策中之，议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习陋久矣，一旦见其有轩昂峭异者，其怪骇宜哉。夫科举本以取天

下英才，格律其大约也。或者舍彼取此，使士有遗逸之嗟，而赵、李二公不徇众好，独所取得人，彼议者纷纷何足校也。

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大定、泰和间始铸新钱，余皆宋旧钱。及高岩夫为三司副使，倡行钞法。初甚贵重，过于钱，以其便于持行也。尔后兵兴，官出甚众，民间始轻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钞一十贯不抵钱十文用者，富商大贾多因钞法困穷，俗谓坐化。官知其然，为更造，号曰宝券。新券初出，人亦贵之，已而复如交钞。官又为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通货，曰宝泉、珍宝、珍会、最后以绫织印造，号珍货，抵银。一起一衰，迄国亡而钱不复出矣。予在淮阳时，尝闻宋人喜收旧钱，商贾往往以舟载，下江淮贸易，于是钱多入宋矣。嗟夫！钱为至宝，自古流行，今日弃置与瓦砾等，而以诸帛相诳欺，无怪乎天下之远（原本空白二行）。

兴定末，予在南京，会屏山至钧台，日游，每从之，多问以金朝旧事，屏山备为予谈之。其谈田珏侍郎党事云，熙宗时，韩丞相企先辅政，好奖进人材，田珏辈风采，诚一时人士魁，名士皆显达焉。凡宴谈会集间，诸公皆以分别流品、升沉人物为事。时蔡丞相松年、曹尚书望之、许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珏辈不许曰："松年失节、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时太师辽王（名宗弼）以皇叔当国，三人者游其门，甚言珏等专进退人材自利，将不利朝廷。辽王信之，将有以发怒，会韩丞相病革，辽王候焉。适珏在内，闻之，趋避门后。丞相属王以后事，曰："田珏可代吾。"辽王忿然曰："是子当诛，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珏闻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珏等失势，三人者促辽王起党事奏闻。熙宗曰："党人何为?"辽王曰："党人相结欲反耳。"上曰："若尔，当尽诛之。"于是收珏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珏、具瞻皆死狱中，而松年、望之、霖皆进用矣。（案《金史·孟浩传》云：企先薨，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选人龚夷鉴除名。值赦，赴吏部铨，得预覃恩。珏已除横海，部吏以夷鉴白珏，珏乃倒用月日署之。许霖在省典覃恩，行台省工部员外郎张子周素与珏有怨，以事至京师，微知夷鉴覃恩事，嗾许霖发之，诬以专擅朝政，诏狱鞫之。拟珏与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龚夷鉴死，其妻子及所往来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其后，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马，见珏召辨，左右但闻松年云："某当便行。"望之在吏部听事亦见珏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创颈断卒，天之报施亦显哉，大抵类田蚡、灌夫事也。当珏用事时，士之希进者无不附之，独吾高祖南山翁不预。及其遘祸，天下士多不免，独吾祖得全，世以拟郭林宗。张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当时以声势为能吏巧相附会者，未尝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后，皆坐朋党沦胥以败，公独不与，识者莫不多之。"盖实录也。

屏山又谈赵闲闲初上言诸公坐诗讥讽得罪事云：章宗诚好文，奖用士大夫。晚年为人谗间，颇厌怒。如刘左司昂（《中州集》云，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矣）、宗御史端修（案《中州集》云，字平叔，一字伯正，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卫绍王避世宗讳，改宗为姬，而天下止以宗平叔目之。《滏水集·姬平叔墓表》云，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先以大中事皆坐谤议朝政谪外官。其后，路侍御铎（《中州集》云，字宣叔，冀州人）、周户部昂（《中州集》云，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第进士，仕至同知沁南军节度使事）、王修撰庭筠复以赵闲闲事谪绌。每曰："措大辈止好议论人。"故泰和三年御试，上自出题曰"日合天统"，以困诸进士。止取二十七人（一云三十七人），皆积渐之所致也。初，赵秉文由外官为王庭筠所荐，入翰林。既受职，遽上言云："愿陛下进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宫，使内侍问："当今君子、小人为谁?"秉文对："君子，故相完颜守贞；小人，今参政胥持国也。"上复使诘问："汝何以知此二人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对，但言："臣新自外来，闻朝廷士大夫议论如此。"时上厌守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东京。向持国谄谀，骤为执政，闻之大怒，因穷治其事。收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讥讽文字，复无所得，独省掾周昂《送路铎外补诗》有云："龙移鳅鳝舞，日落鸱枭啸。未须发三叹，但可付一笑。"颇涉讥讽。奏闻，上怒曰："此政谓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惧，罪在不可测。参知政事孙公铎从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有拟为龙、为日者，如孔明卧龙、荀氏八龙，赵衰冬日、赵盾夏日，宜无他。"于是上意稍解。翌日，有旨：庭筠坐举秉文，昂坐讥讽，各杖七十，左贬外官。秉文狂愚，为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补。初，秉文与昂不相识，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谢焉，大为昂母所诟，秉文但曰："此前生冤业也。"故人为之语曰有"不攀栏槛只攀人"之句。其后，赵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时事终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宁夏，屏山以诗送之，有云："明昌党事起，实夫子为根。黄华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椝椝周大夫，不得早调元。株逮及见黜，公独拥朱幡。"盖讦其旧事也。（按，完颜贞当作完颜守贞。下同。）

余尝闻故老论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贤者曰完颜守贞。相章宗，屡正言，有重望。自号冷岩，接援士流，一时名士如路侍御铎、周户部德卿诸公皆倚以为重。后竟以直罢相，出留守东京。德卿赋《冷岩行》颂其德。

胥参政持国由经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为执政，一时权势赫然，而张仲淹诸人游其门，附以进

用，时号“胥门十哲”（《金史》，承安三年，御史台劾奏张复亨、张嘉贞、赵枢、张光庭、高元甫、张岩叟，傅汝梅、张翰、裴元、郭郛皆趋走权门，人戏谓“胥门十哲”。复亨、嘉贞尤卑佞苟进，不称谏职，俱宜黜罢，奏可）。泰和南征，宋人传檄有云：“经童作相，监女为妃。”皆指以罪章宗。监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没入官为奴婢，属监户。李氏少给事太后，章宗见而悦之。及即位，大被宠，嬖专房，拜为元妃，势敌正后。其兄喜儿，少尝为盗，夤缘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权势熏天，士大夫好进者往往趋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中州集》，字彦明，真定人）皆与妃家结为亲。独李怀州晏（《中州集》，字致美，高平人）辞不肯。后章宗崩，无子，元妃等与宰相撒速定策立卫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专其功，媒孽李氏罪恶，以为尝为厌胜事，卫王下诏赐元妃死，且废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师儿。其母王坐诛，兄喜儿、弟帖哥皆窜北边，李氏一族灰灭矣。当其盛时，不减唐开元杨贵妃家，然止于奢纵，不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丽，性慧颖，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书，后见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义，妇人女子变化有此哉。

张仲淹复亨少为进士，同郭黼、周询、卢元（《中州集》，字子达，玉田人）中宏词科，为文有体，且长于吏事，大为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卒，时年方四十余，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进，清论鄙之。士大夫趋向不可不慎也。

纥石烈执中，小字胡沙虎。世宗时为护卫，得幸于章宗。为人凶悍骛横，为举朝所恶。且莅官不法，台谏屡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辈无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斯人止是跋扈耳。”孟参政铸时为御史中丞，对曰：“圣世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无以应。然屡斥屡召，恩宠不衰。卫王即位，北方兵起，命执中为帅，大败于古北口，北兵由此犯燕都。卫王疏其罪，除名为民。未几，复起为四门都提控，仍令参议省事。执中既得兵柄，遂有废立心。时驸马都尉南平，卫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兴府。执中一旦勒兵，言南平谋反，杀之于街，即诣宫，斩关以入，车载卫王还第，自号监国元帅，坐都堂，百官无敢言者。时完颜元奴以参政将兵数万备北边，执中惧其见讨，使其家人好召之。元奴迟疑久，竟赴阙，执中执而诛之，遂缢卫王死。时丰王判彰德府，即迎入立，是为宣宗。士论谓元奴不入都，执中必不敢弑逆，政如皇甫嵩之就董卓征也，庸人无断至误国家如此。宣宗以执中为太师、尚书令、泽王，进退百官自恣，有震主之威，宣宗拱手而已。术虎高琪者时为西南路招讨使，将兵，执中命出都与北兵战。高琪败归，见执中，执中将诛之，已而释之，复命提兵以出。又败，高琪惧诛，号令军士，将顺众心，诛执中，众皆诺。夕入执中第，被甲胄露刃以前，执中方濯足，见，大骇，走入卧内，高琪军士追杀之。持其首赴宫门请罪，宣宗大惧，遽传诏赦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为相，复跋扈擅权，南渡政事自己出，宣宗甚惮之。然其为人颇廉，月俸计家所费外，悉纳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敌己者，杀平章政事抹捻尽忠（《金史》有传）、杀东平帅移剌都（蒲察移剌都，东京猛安人，《金史》有传。郝文忠《金源十节士歌》，移剌都其一也。郝诗云：“金源大将重移剌，义烈胆勇绝世无。渥洼霜蹄误一蹶，长万忽中金仆姑。思归不忍遁逃去，立功报效同关某。雄猛已取左右忌，奸凶巨测忧旦暮。曹沫不免劫齐桓，贤王慷慨许送还。联镳南下三千里，义如子反与华元。负锁梁园见天子，猛士来归尽惊喜。再赐节钺还部曲，光彩腾腾满旗尾。独当一面帅南阳，谁知鬼蜮不可防？忽然罗织斩东市，市人尽哭斛律光。自坏长城撤栋梁，剪残羽翮忽灭亡。呜呼移剌都，可惜烈丈夫。击杀麒麟跨蹇驴，却相白撒将官奴。”），其力也。兴定初，坐杀其夫人为家人讼言，宰执将奏之，法当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马归。宣宗即命亲兵擒下狱，以大不敬论杀之。

卫王初即位，改元大安，历四年，改元崇庆，历二年，又改元至宁，人谓“三元大祟”至矣，俄有胡沙虎之变。

南京未破时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从来，持一布囊贮枣，持以散市人无穷，所在儿童从之。又有一僧，手拾街中破瓦子，复用石击碎，所在亦儿童聚焉。人初不知何意，后国亡，方知散枣者使之早散，击瓦者国家瓦解矣。

宣宗兴定六年夏，慧星出西方，长丈余，朝廷下诏改元元光，据汉武帝故事以厌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谁应耶？

赵翰林可献之（《中州集》云，高平人，贞元二年进士）少时赴举，及御帘试《王业艰难赋》，程文毕，于席屋上戏书小词云：“赵可可，肚里文章可可。三场捱了两场过，只有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黄河，知他是过也不过。试官道王业艰难，好交你知我。”时海陵庶人亲御文明殿，望见之，使左右趣录以来，有旨谕考官：“此人中否当奏之。”已而中选，不然亦有异恩矣。后仕世宗朝，为翰林修撰。因夜览《太宗神射碑》，反覆数四，明日，会世宗亲飨庙，立碑下，召学士院官读之，适有可在，音吐鸿畅如宿习然，世宗异之。数日，迁待制。及册章宗为皇太孙，适可当笔，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欤？而世嫡皇孙所谓无以易者。”人皆称之。后章宗即位，偶问向者册文谁为之？左右以可对，即擢直学士。嗟乎，献之三以文字遇知人主，异哉。献之少轻俊，文章健捷，尤工乐章，有《玉峰闲情集》行于世（《中州集》云，号《玉峰散人集》）。晚年奉使高丽。高丽故事，上国使来，馆中有侍妓，献之作《望海潮》以赠，为世所传。其词云：“云垂余发，霞拖广袂，人间自有飞琼。

三馆俊游，百衔高选，翩翩老阮才名。银汉会双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盈。醉玉添春，梦魂同夜（《中州乐府》云，“梦云同夜”）惜卿卿。离觞草草同倾。记灵犀旧曲，晓枕余酲。海外九州，邮亭一别，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数峰青。怅断云残雨，不见高城。二月辽阳芳草，千里路旁情。”归而下世，人以为“此生未卜他生”之谶云。先是蔡丞相伯坚亦尝奉使高丽，为馆妓赋《石州慢》云：“云海蓬莱，风雾鬓鬟，不假梳掠。仙衣卷尽霓裳，方见宫腰纤弱。心期得处，世间言语非真，海犀一点通寥廓。无物比情浓，与无情相搏（《中州乐府》云，“觅无情相博”）。离索。晓来一枕余香，酒病赖花医却。滟滟金尊（《中州乐府》云，“滟滟金尊”），收拾新愁重酌。半帆云影，载得无际关山（《中州乐府》云，“片帆云影，载将无际关山”），梦魂应被杨花觉。梅子雨丝丝，满江千楼阁。”二词至今人不能优劣。予谓萧闲之浑厚，玉峰之峭拔，皆可人。然蔡之“仙衣卷尽霓裳，方见宫腰纤弱”与赵之“惜卿卿”皆不免为人疵议之矣。

王副枢晦子明（《金史》泽州高平人，明昌二年进士），自布衣时慷慨以侠闻，其友人出游久，妻与一僧私，既归，晦以告，其友无如之何。晦教之，复为远出计。治装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见之，趋启轩以逃，晦伏轩外，以铁简迎击，僧脑出而毙。明日，晦诣有司等自陈其事（一云“陈告其事”），有司义而释之。其后守顺州，竟以节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传《云中三老图》，魏参政子平宏州顺圣人，梁参政甫应州山阴人，程参政晖蔚州人，三公皆执政世宗时，为名臣。又，苏右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顺圣人，雷西仲父子浑源人，李屏山宏州人，高丞相汝砺应州人，其余不可胜数。余在南州时，尝与交游谈及此，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户部德卿尝论时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正甫名圭，真定人（《中州集》云，大丞相松年之子，天德三年进士）。尝为省都事，有能声。泰和南征，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为文条畅有法。余尝至栾城，县署中有一遗爱碑，正甫笔也，余文不多见。在南京时，李屏山尝云：“正甫文字全散失不传。”以是知士大夫贵有良子弟也。

赵闲闲于前辈中，文则推党世杰怀英、蔡正甫圭，诗则最称赵文孺沨、尹无忌拓。尝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使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为物议也。”（案，王若虚《滹南集》有诗讥之云：王子端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至矣。予亦尝和为四绝：“功夫费尽谩穷年，病入膏肓不可镌。寄语雪溪王处士，恐君犹是管窥天。”“东涂西抹斗新妍，时世梳妆亦可怜。人物世衰如鼠尾，后生未可议前贤”。“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鞭？世间笔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百斛明珠一一圆，丝毫无恨彻中边。从渠屡受群儿谤，不害三光万古悬”。）李屏山于前辈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尝曰：“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或谓赵不假借子端，盖与王争名，而李推黄华，盖将以轧赵也。屏山南渡后，文字多杂禅语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镂板者甚众。余先子尝云：“之纯晚年文字半为葛藤，古来苏、黄诸公亦语禅，岂至如此？可以为戒。”又多为浮屠作碑记传赞，往往诋訾吾徒（一作“吾道”），诸僧翕然归向，因集以板之，号《屏山翰墨佛事》，传至京师，士大夫览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尝谓曰：“此书胡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诸僧所镂，何预我耶？”后屏山殁，将板其全集，闲闲为涂剔其伤教数语，然板竟不能起，今为诸僧刻于木，使传后世，惜哉。

屏山之殁，雷希颜志其墓，赵闲闲表焉（案，《李屏山墓表》，《滏水集》不载）。余先子之殁，亦雷志其墓，赵闲闲表焉（案《滏水集》第十二卷有《刘君遗爱碑》，墓表亦不载集中）。皆刻于石矣。迨雷、赵之殁，既葬而后，元裕之志之，其外表迄今皆阙也。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时，尝梦游山寺，见佛衣纹隐隐如金字，然细视之，乃七言诗也。觉而记其四句云：“喜逢汉代龙兴日，高谢商山豹隐秋。蟾宫好养青青桂，须占鳌头稳上游。”已而，金朝初开进士举，中魁甲。继以二子西岩、龙泉同擢第，又继以孙洺州君，又继以孙中奉君、朝列君、曾孙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在南京时，中奉君尝求书“八桂堂”于赵闲闲，闲闲曰：“君家岂止八桂而已耶？”为书“丛桂蟾窟”四字云。

屏山之殁，诸公祭文、挽诗数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先子殁，诸公祭文、挽诗才数首。后赵闲闲殁，惟余及宋飞卿、杨焕然作祭文、挽诗也。

# 卷十一

## 录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一作“十二月”），余居淮阳，北兵由襄汉东下，时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趋往省焉。既至京师，边声益急，闻北兵阻荆江，与平章政事完颜合打等谋从北兵东渡，将以劲骑蹴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战，合打兵不能遏，遂帅八都尉退保钧州。北兵袭之，不进。时朝廷忧惧不知所为，然天下劲兵皆为二帅所统，倚以决存亡。又命参知政事徒单兀典、殿前都点检完颜重喜提兵扼潼关。

九年正月，下诏求言，于东华门接受陈言文字，日令一侍从官居门待，言者虽多，亦未闻有施行者。盖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诸朝贵如御史大夫裴满阿虎

带、户部尚书完颜奴申等披详，可，然后进，多为诸人革拨，百无一达者。

余时亦愤然上书，且求见口陈。会翰林修撰李大节直于门，余付之，且与论时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枢，看此一战如何?"余无可奈何矣。时正月十七日也。

翌日，报闻十六日钧台与北兵酣战，会天大雪没膝，我师皆冻不能支，转战良久，北兵后自孟津南渡，与南来诸兵会，我师遂大败，移剌蒲瓦被擒，完颜合打窜于地穴中，为所发见杀。都尉苗英、高英、樊泽，郎将完颜陈和尚诸骁将皆死。京师大震，下诏罪己，改元开兴。为守御京城计，四面置帅府，置行户、工部（一"行"下有"部"字）。和速甲蒲速辇帅北面，李新帅东面，范正之帅南面，完颜习你阿不帅西面。蒲察君平、张俊民、张师鲁、石抹世绩分领户、工部事。

时平章政事兼枢密使完颜白撒、枢密院副使赤盏合喜用事，二人奸佞，无远略，士庶皆恶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识者知其误国矣。

俄闻陷钧州，又陷许州，许帅十伦死之（一作"卜伦"）。

二月，陷陈州，陈帅粘割奴申死之。京畿诸邑，所至残毁。末帝在宫中，时聚后妃涕泣。尝自缢，为宫人救免。又将坠楼，亦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吏部侍郎刘仲周等诣北兵告和（一云"诣北兵请和"），不从。

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朝议封皇兄荆王守纯子肃国公某为曹王，命尚书右丞李蹊等奉以为质子于军前，擢应奉翰林文字张本为翰林侍讲学士从以北。北兵留曹王营中，李蹊等回，具言彼虽受之，待北投，京师将不免攻。明日，北兵树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时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颜白撒主之。西隅尤急，赤盏合喜主之。东北隅稍缓，丞相完颜塞不主之。独东南隅未尝攻。时人情汹惧，皆以为旦夕不支。末帝亲出宫，巡四面劳军，故士皆死战。

帝出，从数骑，不张盖，纵路人观。余时在道左，欲诣陈便宜，忽见一士捧章以进，帝令左右受之，谕曰："入宫看读，当候之。"余谓此时当马上览奏行事，今云"入宫"，又虚文也，遂趋去。已而其事竟无闻。

北兵攻城益急，炮飞如雨，用人浑脱，或半磨，或半碓，莫能当。城中大炮（一作"火炮"）号"震天雷"应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数人灰死（一无"灰"字）。军士又自城根暗门突出，杀伤甚众。总领蒲察官奴、高显、刘奕皆以力战有功，众庶推之，皆擢为帅，使分守四面相接应。

时自朝士外，城中人皆为兵，号防城丁壮。下令，有一男子家居处死。太学诸生亦选为兵。诸生诉于官，请另作一军，号太学丁壮。已而，朝议以书生辈尫羸不任役，将发为炮夫，诸生刘百熙、杨焕等数十人伺上出，诣马前，请自效。上慰谕，令分付四面户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炮夫之苦。

平章白撒怒诸生之自见上也，趋召赴部，以缓期，杖户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诸生监送军士饮食，视医药，书炮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纸鸢，鸢书上语，招诱胁从之人，使自拔以归，受官赏，皆不免奔走矢石间。又，夜举灯球为令，使军士自暗门出劫战，令诸生执役，灯灭者死，诸生甚苦之。俄以灯球未具，杖刑部郎中石抹世绩，以前户部侍郎李渔代之（一作"李涣"）。白撒本无守御才，但以严刻立威誉。

夏四月八日始辍攻，下诏改元天兴。

传闻北有朝命，令勿击。众谓攻三日不解，城将隳。已而，城上人望见北兵焚炮车，众皆以相贺。俄闻北兵不退，四面驻兵逻之，由是知祸未艾也。士庶往往纵酒肉歌呼，无久生心。

秋七月，北兵遣唐庆等来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当自来好议之。"末帝托疾，卧御榻上，见庆等掉臂上殿，不为礼。致来旨毕，仍有不逊言，近侍皆切齿。既归馆，饷劳。是夕，飞虎军数辈，愤庆等无礼，且以为和好终不能成，不若杀之快众心。夜中，持兵入馆，大噪，杀庆等。馆伴使奥屯按出虎及画二人亦死。迟明，宰执趋赴馆视之，军士露刃，诣马前请罪，宰执遑遽慰劳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赏。京师细民皆欢呼踊跃，以为太平，识者知其祸不可解矣。

八月，恒山公武仙提兵自邓赴京师（一无"师"字），上命副枢合喜出兵援之。至密县遇北兵，合喜遽退走。仙兵与北兵转战于郑州之西南，会徒单兀典亦提兵东来，相遇，战久之，由合喜兵不相接，皆败。仙引余兵南归，兀典亦西走。合喜还京师，士庶罪其误国，上不得已，废为民。

时京师被围数月，仓廪空虚。尚书右丞李蹊坐粮不给下狱，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户部侍郎张师鲁为户部，主粮储事。时民间皆言官将搜百姓粮，人情汹汹，甚以为忧。

冬十月，果下令自亲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粮，计口留之，人三斗，余入官，隐匿者处死。命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总帅知开封府徒单百家主之，其余朝廷侍从官分领其事。凡主者所往，剑戟从焉，户阅人诘不少缓，用铁锥监之，石杵震之，恐藏城中（疑是"地中"）。士庶不聂以待。或搜获隐匿者，械于街，虽皇兄、后妃家皆不免。军士突入，妃主惊逃，驱絷奴仆，使之指陈所匿，京师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总领蒲察定住尤酷甚，杖杀无辜数人，凶黠辈因之为奸利，由是百姓离心。识者知其必亡。

十二月，朝议以食尽无策，末帝亲出东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颜斡出、工部尚书权参知政事李蹊、枢密院判官白华、近侍局副使李大节、左右司郎中完颜进德、张衮、总帅徒单百家、蒲察官奴、高显、刘奕皆从。上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大恸，

誓以不破敌不归。仪卫萧然，见者悲怆。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习你阿不权行尚书省兼枢密事。以余兵守南京。

上既出，遇巩州帅完颜胡斜虎提兵转战来赴援，因从以东。

初，上疑东面帅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罢为兵部侍郎。将出，密谕二守臣羁絷之。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诣省，新疑其见擒，纵马突城门欲出，守者止之。新弃马逾城，二人者遽命将追及，堕湟水中，斩其首。

时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颙望东征之捷。俄闻北渡，前锋方交战，有功，取蒲城。进取卫州，白撒等望见北兵，遽劝上登舟船南渡，从官多攀从不及，死于兵。而骁将徒单百家、高显、刘奕辈初不知上去，已而军士皆散没，上以余兵狼狈入归德，杜门，京民大恐，以为将不救矣。

二守臣素庸暗无谋，但知闭门自守。百姓食尽，无以自生，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匄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平日亲族交旧，以一饭相避于家。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鞴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无复向来繁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众谓不久当大溃。

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单四喜等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诸妃嫔赴归德。既出城，惧与北兵遇，复仓皇归宫。于后，四喜独携其族以去，末帝斩之。

时外围不解，上下如在陷阱中，且相继殍死，议者以为上既去国，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灵，且望不绝完颜氏之祀，是亦春秋纪侯大去其国，纪季以酅入于齐之义，不得已者。况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当以死守。"众愤二人无他策，思有一豪杰出而为之救士民。余夕见左司郎中杨居仁白其事，杨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执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为也。"

廿有一日，忽闻执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计事，诣都堂，余同麻革潜众中以听。二执政立都堂檐外，杨居仁诸首领官从焉。省掾元好问宣执政所下令告谕，且问诸父老便宜。完颜奴申拱立无语，独完颜习你阿勃反覆申谕："以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且继以泣涕。诸愚叟或陈说细微，不足采。余语麻革，将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记密陈。子归草之，吾当共上也。"余以是退，将明日同革献书。其夕，颇闻民间称有一西南崔都尉、药招抚者将起事，众皆曰："事急矣，安得无人？"予既归，夜草书，备论其事。迟明，怀以诣省庭，且邀革往。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是旦，大阴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间。忽闻军马声，市人奔走相传曰："达靼入城矣。"余知事已不及，遂急归。路闻非北兵，盖西南兵变，已围尚书省矣。

时崔立为西面都尉、权元帅，同其党韩铎等举兵。药安国者北方人，素骁勇，为先锋以进，横刀入尚书省，崔立继之。二执政见而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安国先杀习你阿不（《金史》作斜捻阿不），次杀奴申，又杀左司郎中纳合德晖（一作"德浑"），击右司郎中杨居仁、聂天骥，创甚。省掾皆四走，窜匿民家。

崔立既杀二人，提兵尚书省，号令众庶曰："吾为二执政闭门误众，将饿死，今杀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诸军士："取民一钱处死。"阖郡称快，以为有生路也。食时，忽阴雨开霁，日光烂然。立提兵入宫见太后，具陈其事，太后惶怖听命，拜立为左丞相、都元帅、寿国公。

立以太后令，释卫邸之囚，召卫王故太子梁王某（按梁王名从恪）监国，遂取卫族皆入宫。即遣使持二执政首诣军前纳降款。

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谕言，皆曰："谢丞相得生。"立又自诣军前投谒归附，命归，令在京士庶皆割发为北朝民。

初，立举事止三百人，杀二执政。当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人谓李新若在，决与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变三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提点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孙纳申缢于台中，户部尚书完颜仲平亦自杀。

初，立以副元帅药安国首事难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监军王守玉妻，旦坐都堂，以安国犯令，叱左右斩以徇。于是朝士震悚，无令不从。梁王虽监国，在宫中虚名而已。立以其弟某（按《金史》，名倚）为平章政事，张颂为殿前都点检（按《金史》，殿前都点检亦立弟侃也），韩铎为副元帅、知开封府，左司都事孛术鲁济之（《金史》作孛术鲁长河）为御史中丞，皆其党也。又以吏部侍郎刘仲周、谏议大夫张正伦参议省事，盖立取仲周女为妻，正伦有人望也。又以前卫尉奥屯阿虎带为尚书右丞，前殿前都点检温迪罕二十为参知政事。仲周、正伦皆进参知政事，省令史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又以刁壁（一作"璧"、一作"避"。）为兵部尚书、元帅左监军。初，立起，与壁谋，及其期，壁不往，立颇怒之甚，故不得执政。一时人望与士大夫退闲者，皆以次迁擢台阁中，其除拜无虚日。

俄，立自为太师、尚书令、郑王。闻钧、汝间有众据西山不从命，立遣韩铎帅兵讨之。铎中箭死，以折彦颜知开封府。立又封诸内藏库，将以奉北兵，亦往往取归其第。又搜选民间寡妇、处女，亦将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众。又括刷在京金银，命百官分坊

陌穷治之，贵人、富家俱被害。陈国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财；平章白撒夫人亦富侈；右丞李蹊旧以取积闻，其妻子皆被搒掠、拷讯死。

立又自诣军前，求免剽掠；又求纵百姓出城挑菜充饥，于是人得出近郊采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又闻京西（一作"西京"）陈冈上有野麦甚丰，立请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宫，俄遣诣青城，皆为北兵所杀，如荆王、梁王辈皆预焉，独太后、皇后、诸妃嫔宫人北徙。百姓初闻皇族当北往，有窜其间者，亦被诛军前。又取壬辰诸宰执家属，治罪杀唐庆事。故相侯挚亦见杀。

四月二十日，使者发三教医匠人等出城，北兵纵入，大掠。立时在城外营中，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宝玉辈以出。立归，大恸，亦不敢谁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医匠人等，在青城侧亦被剽夺无遗。俄，复遣三教人入城，许百姓与北兵市易，城中人以所余金帛易北来米麦食之，然多为北兵劫取，莫敢语。

余时同诸生复入居八仙馆中。五月二十有二日，会使者召三教人从以北。嗟乎，此生何属亲见国亡？至于惊怖、劳苦万状不可数。乃因暇日，记忆旧事，漫记于编。若夫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敢录。

# 卷十二

## 录崔立碑事

崔立既变，以南京降，自负其有救一城生灵功，谓左司员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邪？"时立国柄入手，生杀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颂功德议。

数日，忽一省卒诣予家，赍尚书礼房小帖子云："首领官召赴礼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预事，不知何谓，即往至省。门外遇麻信之，予因语之。信之曰："昨日见左司郎中张信之言，郑王碑事欲属我辈作，岂其然邪？"即同入省礼房。省掾曹益甫引见首领官张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郑王以一身救百万生灵，其功德诚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为立碑纪其事，众议属之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予即辞曰："祁辈布衣无职，此非所当为。况有翰林诸公如王丈从之及裕之辈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众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为之何辞？君等无让。"予即曰："吾当见王丈论之。"裕之曰："王论亦如此矣。"予即趋出，至学士院，见王丈，时修撰张子忠、应奉张元美亦在焉。予因语其事，且曰："此实诸公职，某辈何与焉？"王曰："此事议久矣，盖以院中人为之，若尚书檄学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为之，乃众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属子，子为之亦不伤于义也。"余于是阴悟诸公自以仕金显达，欲避其名以嫁诸布衣。又念平生为文，今而遇此患难，以是知扬子云《剧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邪？因逊让而别。

连延数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辞，即略为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后，一省卒来召云："诸宰执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骑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学士诸公会饮，余亦阴揣其然。既入，即引诣左参政幕中，见参政刘公谦甫举杯属吾二人曰："大王碑事，众议烦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与信之俱逊让曰："不敢。"已而，谦甫出，见王丈在焉，相与酬酢。酒数行，日将入矣，余二人告归。裕之曰："省门已锁，今夕既饮，当留宿省中。"余辈无如之何，已而烛至，饮余，裕之倡曰："作郑王碑文，今夕可毕手也。"余曰："有诸公在，诸公为之。"王丈谓余曰："此事郑王已知众人请太学中名士作，子如坚拒，使王知诸生辈不肯作，是不许其以城降也，则衔之以刻骨，缙绅俱受祸矣。是子以一人累众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触其锋，祸及亲族，何以为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职辞。久之，且曰："予既为草定，不当诸公意，请改命他人。"诸公不许，促迫甚。予知其事无可奈何，则曰："吾素不知馆阁体，今夕诸公共议之，如诸公避其名，但书某名在诸公后。"于是裕之引纸落笔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载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政宜，某复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评，王丈为定数字。其铭词则王丈、欲之、信之及存予旧数言。其碑序全裕之笔也。然其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时夜几四鼓，裕之趣曹益甫书之，裕之即于烛前焚其稿。迟明，予辈趋去。

后数日，立坐朝堂，诸宰执首领官共献其文以为寿，遂召余、信之等俱诣立第受官。余辈深惧见立。俄而，诸首领官赍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辈曰："特赐进士出身。"因为余辈贺。后闻求巨石不得，省门左旧有宋徽宗时《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书人张君庸者求书。刻方毕，北兵入城纵剽，余辈狼狈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

嗟乎！诸公本畏立祸，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卖布衣之士。余辈不幸有虚名，一旦为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则发诸公嫁名之机，诸公必怒，怒而达崔立，祸不可测，则吾二亲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谓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且轻杀吾身以忧吾亲为大不孝矣，况身未禄仕，权义之轻重，亲莫重焉，故余姑隐忍保身为二亲计，且其文皆众笔，非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辞也？今天下士议往往知裕之所为，且有曹通甫诗（按《困学斋杂录》，曹居一字通甫，一字听翁，又号南湖散人，太原人，金末进士，仕元为行台员外郎。又按，《遗山集》有《送曹吉甫兼及通甫诗》）、杨叔能词在，亦不待余辩也。因书其首尾之详，以志少年之过。空山静思，可以一笑。

## 附录

### 元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

穷于途者返于家，乃人情之必至。劳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属风霜偃薄之余，而有里社浮湛之渐。兹焉卜筑，今也落成。遗山道人，蟫蠹书痴，鸡虫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于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迁，东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于春夏之长围。穷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义均纪季之附庸。出涕而女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觊于方来。谋则佥同，议当孰抗？爰自上书宰相，所谓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至于喋血京师，亦常保百族于群盗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实闻存赵之谋；枯木死灰，无复哭秦之泪。初，一军构乱，群小归功。劫太学之名流，文郑人之逆节。命由威制，佞岂愿为？就磨甘露御书之碑，细刻锦溪书叟之笔。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赵王禅文，何预陆机之手迹？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间，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众口之合攻。果吮痈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证龟而作鳖，始于养虺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彀，以流言之自止，知神圣之可凭。复齿平民，仅延残喘。泽畔而湘累已老，楼中而楚望奚穷？怀先人之敝庐，可怜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岂谓事有幸成，计尤私便？东诸侯助竹木之养，王录事寄草堂之赀。占松声之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东墙西壁无补拆之劳，上雨旁风有闭藏之固。已与编户细民而杂处，敢用失侯故将而自名。因之挫锐以解纷，且以安常而处顺。老盆浊酒，便当接田父之欢；春韭晚菘，尚愧夺园夫之利。彼扶摇直上，击水三千，韦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庙堂，佐天子，盖有命焉。使乡里称善人，斯亦足矣，云云。

### 郝经云：《辨磨甘露碑诗》

国贼反城以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樽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原责金源，吠尧极口无靦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 辩亡

或问：金国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疆土虽削，士马尚强，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说。

余曰：观金之始取天下，虽出于边方，过于后魏、后唐、石晋、辽，然其所以不能长久者，根本不立也。当其取辽时，诚与后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故征索图书、车服，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又能用辽宋人材，如韩企先、刘彦宗、韩昉辈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废置，政令如前朝，虽家法边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书生。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世宗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养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几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谨厚之士，故石琚辈为相，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蹈，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卫王苛吝，不知人君体，不足言。已而强敌生边，贼臣得柄，外内交病，莫敢疗理。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向使守关中，犹可以数世，况南渡之后，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践志报会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岁月。由高琪执政后，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棼然，无兴复远略。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又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故当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幸臣贵戚，皆据要职于一时，士大夫一有敢言、敢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

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尝记泰和间有云中李纯甫，由小官上书万言，大略以为此政当有为日，而当路以为迂阔，笑之。宴安自处，以至土崩瓦解。

南渡后，复有以机会宜急有备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为心，以至宗庙丘墟，家国废绝，此古人所

谓何世无奇材而遗之草泽者也。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升，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之。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欺字疑衍文）。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然学者暗于识，多混乱交出，且互相诋诮，不自觉知此弊，虽一二名公不免也。

长于此者必短于彼，优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穷处不能活妻子，免饥寒，及其得志，则兼济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钓鱼，伊尹躬耕莘野，彼岂不能妄营财利，使生理优游邪？耻不为也。若夫韩淮阴，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为将，料敌制胜无遗策，卒能佐汉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乐。岂昔之拙而今之巧邪？材有所长，志有所不为也。因是以思吾侪，今日遭大变，遁于穷山荒野中，日惟糊口之不给，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渔樵、亲耕稼以自给，如古之人。彼穷居，妻子有愠言，乡人贱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国家养育人材当如养木，彼楩楠豫章之材，封殖之，护持之，任其长成，一旦可以为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啮之，斧斤伐之，则将憔悴惨淡无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云之势邪？士大夫亦然。国家□□以爵禄导之，以语言使之，精神横出，材气得伸，锐于有为，然后得为我用。傥绳以文法，索过求瑕，为之则有议，言之则有罪，将括囊袖手，相招为自全计矣，国家何赖焉？余先君尝为言，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奖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呜呼，自非坚刚不拔之志，超世绝伦之人，其遇忧患、遭废绌而不变易者，鲜矣哉。

传曰，"人定亦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余尝疑之。试以严冬在大厦中独立，凄淡万态不能久居。然忽有外人共笑，则殊暖燠，盖人气胜也。因是以思，谓人胜天亦有此理。岂特是哉？深冬执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楼，以冰环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热，大抵有势力者能不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势力者亦造物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乐，有志气之乐，有形体之乐，有性命之乐。夫事业、功名、权势、爵位，乐志气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乐形体也；仁义、礼知、忠信、孝弟，乐性命也。虽然，事业、功名、权势、爵位，得时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富厚者之所备也；惟仁义、礼知、忠信、孝弟，虽不得时、不富厚而于我皆具，盖穷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时有志气之乐，又不富厚有形体之乐，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为养，其所享无一毫过于人，舍性命其何乐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邪？有为公卿、宰辅以事业、功名显于后代者；有虽居下位不得柄用，犹能以节义自著者；又有浮湛闾里，应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洁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讽有闻者；又有研精技艺，如阴阳、医药、卜筮、字画、绘画以名世者；又有纵酒放歌，废弃礼法以乐其形体者；又有抑情去欲、炼身服气以觊飞升者。要之各从所好，且有定数在，亦安能一其迹邪？今吾幼而苦学，及于齿壮，学虽粗成，而未有所遇。今穷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将为事业、功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当言（一云"当言路"），且临事变可以立节义。愿服炼，以懒惰不能。放纵（一云"欲纵酒"），以拘窒不喜。诸技艺皆非所专心。平生以经籍文翰自娱。顾后日穷达犹未可知，然则独守吾残编断稿者，犹未为痴计也。

予生壮年，其所历多矣，尝陪诸举子进取矣，亦尝偕诸朋友讲学矣，又尝视诸农夫耕获矣，又尝同诸少年嬉游矣，又尝诣诸王公贵人干谒矣。自非上为卿相行经济之谋，下为仆吏执奔走之役，其于世故无所不涉。今而遭值乱离，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扰扰胶胶于身，初无少异，所谓如梦觉、如醉醒，而不见纤毫形迹，以此观之，百年之内亦可以默觉矣。而独区区虑衣食之不充，惧志意之不得，而不能乐天知命，坎止流行，与万物同始终，亦其学之不至也，哀哉。

三国时士尚权诈，其间不为风俗所移者，陈寔、徐稚。魏晋间士尚虚玄，其间不为风俗所移者，徐邈、卞壶。兹数人者，或以道德显，或以节行闻，或以智量称，或以风义著（一作"或以名义著"）。行身立志（一云"行志立身"）卓尔不群，皆豪杰之士也。

予尝观《道藏》书，见其炼石服气以求长生登仙，又书符咒水役使鬼神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职位云。主管天条而斋醮祈禳，则云能转祸为福。大抵方士之术，其有无谁能知？又观佛书，见谈天堂、地狱、因果、轮回，以为人与禽兽无异。且有千佛万圣，异世殊劫，而以持诵、布施则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无亦谁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礼文粲然，而治国治家焕有条理。赏罚绌陟立

见，荣辱生死穷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岂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诡诞怪异出耳目外，则波靡而从之，而饮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为寻常者，良可叹也。呜呼，愚俗岂可责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异者往往为所诱，不亦悖哉！

举世之人日奔走经营，惟以衣食为事。士君子则安闲乐道，不以衣食为忧（一云“不为衣食所累”）。举世之人所畏者，饥寒、患难、死亡。士君子则于饥寒、患难、死亡无所畏，使道义充于中，虽明日饥而死，无歉于天地。使行不义而动非礼，虽贵于王公，富积千金，而内以愧于心，外以怍于人。然则士君子之所为、所守，诚举世之人所背而驰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议其拙也宜哉。

# 卷十三

吾在南方时，从父母仕宦，家资颇温，而吾则专心于学，生事不一问。食未尝不肉也，寝未尝不帏也，出游未尝无车马也，役使未尝无僮仆也，然不知温饱安逸之味也。今遭丧乱，归故山，四壁萧然，日惟生事之见迫。食或旬日无醯醢，及一得之，则觉其甘。寝或终夜无衾裯，及一得之，则觉其暖。出或徒行无驴，及一得之，则觉其便。居或汲爨无人，及一得之，则觉其泰。乃知夫温饱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得犹不足也（句似有误），惑矣。因思一时富贵权势之人，生长纨绮中，或不遭患难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穑之艰难，流于奢淫以蠹国病民，抑又不知世间温饱安逸之正味为不少，可胜叹哉！吾故以自尝试者述之，可为得志者戒。

窃尝考自古士风之变，系国家长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风淳质、修谨不必言。三代以后，世衰道丧，士大夫惟知功利为上，故争尚权谋。战国间游说从横之流，已而变为刑名掊刻，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焚书坑儒，毒流四海。汉兴，其风稍更变，多厚重长者，然其权谋法律者犹相杂。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风一变，以学问为上，故争尚经术文章，一时如公孙弘、董仲舒、二司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备。元、成以来，经术之弊皆尚虚文，而无事业可观，浮沉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贡禹、孔光之流重以谄谀，故权臣肆志，国随以绝。东汉之初，人主惩权臣之祸，以法令督责群臣，群臣惟知守职奉法无过失。及桓、灵之世，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晊、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已而诸豪割据，士大夫各欲择主立功名，如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诸葛亮、庞统、鲁肃、周瑜之徒，争以智能自效。晋初，天下既一，士无所事，惟以谈论相高，故争尚玄虚，王弼、何晏倡于前，王衍、王澄和于后。希高名而无实用，以至误天下国家。南渡之后，非有王导、谢安辈稍务事业功名，其颓靡亦不可救矣。宋、齐、梁、陈惟以文华相尚、门第相夸，亦不足观，故国祚亦不能久。唐兴，士大夫复以事业功名为上，贞观诸人有两汉风，其权谋、经术、文章、名节者错出间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国势亦至三百载。及其乱也，死节者相望。五代之间亦无可取。宋初，士大夫复驰骋智谋。厥后混一，其风大变，经术、文章不减汉唐，名节之士继踵而出。大抵崇尚学问，以道义为先，故维持国家亦二百载。虽遭丧夺，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乱，则士大夫多尚权谋、智术，以功业为先。天下治，则士大夫多尚经术、文章、学问，以名节为上。国家存亡长短随之，亦其势然也。

予平生有二乐，曰良友，曰异书，每遇之则欣然忘寝食。盖良友则从吾讲学，见吾过失，且笑谈游宴以忘忧。异书则资吾见闻，助吾辞藻，属文著论以有益。彼酒色膏粱如一时浮云，过目竟何所得哉。

肥浓甘脆世所共珍，使饱而遇之，则食如泥土。藜藿葵荠世所共贱，使饥而遇之，则食如饴糖。乃知贫穷之士自乐，富贵之人亦有苦。是则我辈区区以空乏为忧，亦悖矣。

国之不可治犹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犹能正其身，使家之齐而身之修，虽隐居不仕犹可谓得志。故吾尝曰：“虽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独不可太平乎？是诚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书一痴，还书亦一痴。”故世之士大夫有奇书多秘之，亦有假而不归者，必援此。予尝鄙之，以为君子惟欲淑诸人，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独广己之闻见？果如是，量亦狭矣。如蔡伯喈之秘《论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归者尤可笑，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因改曰：“有书不借为一痴，借书不还亦一痴也。”

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飞伯曰：“何以知之？”予曰：“古人歌诗，皆发其心所欲言，使人诵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飞伯以为然。

“六经”中莫难穷者《易》，莫难断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学《春秋》，以其壮而立志也。四十而学《易》，以长而多练事也。

余祖沂水君尝训子孙曰：“士之立身如素丝然，

慎不可使点污，少有点污则不得为完人矣。”屏山称之，以为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备载云。

老子之书，孔子尝见之矣，而未尝论其是非。孟子亦尝见之矣，而未尝言。若庄子与孟子同时，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尝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杨、墨、仪、秦；庄子所论者，孔、颜、曾、史。至于扬子始论老庄得失，韩子则盛排之，何哉？夫老庄之书孔孟不言，其偶然邪？其有深意邪？扬子排之，其得圣人微意邪？其与圣人异见邪？文中子一世纯儒，其著述动作全法圣人，虽未能造其域，亦可谓贤而有志者，遗书在世，韩子亦不容不见之，而未尝比数于荀子之列，其意以为无足取邪？其偶然邪？至李翱则比诸世所传太公家教，以为无辞而粗有理，亦轻之矣。司马君实则论其失而取其长，为作补传。而程伊川则以为其议论尽高，有荀、扬道不到处。诸公皆名世大儒而异同如此，皆学者所当深究也。

司马君实作《文中子补传》，怪《隋书》不为文中子立传。而其子弟云凝为御史，尝弹侯君集，君集与长孙无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修隋史者乃陈叔达、魏征，畏无忌，故不为立传。君子曰：“叔达固畏无忌，征岂以畏无忌故掩其师名邪?”以是为疑。余尝思，使征辈诚文中子门人，其不为立传亦自有深意。将非以既拟其师以圣人，欲列于传，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书》无他世家，且恐时人议，故皆不纪。以为其师之名不待史而传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余读《书》至《汤誓》、《汤诰》及《泰誓》、《牧誓》，观汤武伐桀纣之际，谕众诲师无不以天为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乂民”，“戎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大抵以桀纣为恶逆天，天绝之。我则诛恶救民，为顺天，且若阴受上天之命而行者。嗟乎！圣人之心则天心也，天之心则圣人心也。天之所绝，圣人则绝之；天之所与，圣人则与之，初无一毫异，有以见圣人以天自处也。非徒以天自处，其理诚一也。故当是时为圣人者，权其轻重，计其公私，而不暇顾其君臣之分。彼桀纣所行诚顺天邪？吾则事之。诚逆天邪？吾则去之。其事其去皆与天合。既去彼而求其为天下主者，舍己其谁哉！故践位而代之不辞，而天下翕然亦无异议。要之所行者天也，又岂有歉然于心邪？其曰“惟有惭德，予恐来世以为口实”者，惧后之人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为例耳。亦惧浅学之士求其名而遗其实者耳。岂真有“惭德”邪？然则后之君子犹以臣伐君为疑者，陋矣。彼汤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者可见矣。或者曰，然则莽、操之取汉，司马氏之取魏，若以天为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汉魏之政如桀纣乎？莽、操、司马氏之法如汤武乎？有汤武之圣遇桀纣之恶，然后可以言受天命，否则徒为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时，吾尝考之，如循环相乘除也。周衰，诸侯不礼士。至战国，则魏文侯、燕昭王辈拥彗筑台，师事焉。继以始皇坑儒之祸。汉末，藩侯不礼士，而光武则安车蒲轮征聘焉。继有桓、灵党锢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为将相，有势位，后有白马之灾。宋兴，内外上下皆儒者显荣，至宣、政极矣，至于金国，士气遂不振。而今日困顿摧颓亦何足怪？但我辈适当此运者为不幸耳。虽然，穷达一也，又何叹也。

贤人君子得志可以养天下，如不得志，天下当共养之。

分人以财有时而尽，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将迎交接之际，礼貌、语言过则为谄、为曲；不及，则为亢、为疏，所以贵乎得中也。如或失中，与其谄也宁亢，与其曲也宁疏。

张平章万公（《中州集》云，字良辅，东阿人，正隆二年进士）。父弥学（按元好问《张文贞公神道碑》云，考讳弥学，初应御试，擢本经第一。后罢经义科，以词赋取士，复预荐书。）座右铭有云：“欲求子孙，先当积孝。欲求聪明，先当积学。”此至言也。

为善而遇灾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为恶而遇灾屯困窘者，分也，非命也。为善而得富贵亨达者，分也，非命也。为恶而得富贵亨达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识者为能辨之。

夫欲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时任命，著书立言，发前人所未见，成后世之大名，惟忘富贵利达外物可也。

宁使敬而疏，毋使狎而亲。人敬而疏不失为端士，人狎而亲恐流而为小人。独不见冰雪与脂韦乎？其所喻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君子苟不为世味所诱，何名之不成，何节之不立哉？士大夫多为富贵坏了名节。吾尝为柳子厚、元微之之徒惜也。拚却死亡、贫贱，便做出好公事来，不然，终不能有所立。

富贵、爵禄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节而徇之。惟君子视之为外物，得失付之自然。苟与世人同，安得为君子？

求合于圣贤，必不合于世俗。必欲与世俗合，则于圣贤之道远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贵与道义兼，宁有是理？是则忖己之所趋向嗜好，又何愠乎贫贱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济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居卫，缊袍无里，荣公七十，带索无依。近世陈无己妻子常寄妇翁家，诚不肯非义而取也。

马援书诫兄子，使之效龙伯高，无效杜季良，所为则善矣。虽然，杜季良仇人讼书引援诫为证，竟免官，而梁松、窦固因之被难，梁松由是恨援，死后构陷，至妻子不敢归葬。若是，则初时戒子侄好议论人长短，而不知先以此陷于祸也，悲夫。

保养乎身，勿以寿夭委之天；勤俭乎家，勿以有无付之命；强勉乎政，勿以否泰归之时；忠爱乎君，勿以昏明托诸上，此所谓先尽人事后言天道，先尽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计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宁失之缓勿失之急，宁失之不及无失之过。急者古人以为病。前辈有云，优柔和缓，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后错了？曷尝令君缓不及事？宜深思之。

## 附录 游龙山记 麻 革

余生中条王官五老之下，长侍先人西观太华，迤逦东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乌权、白马诸峰固已厌登，饱经穷极幽深矣。革代以来，自雁门逾代岭之北，风壤陡异，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无粹容。尝切慨叹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岭，地脉遽断，绝不相属如是邪?

越既，留滞居延，吾友浑源刘京叔尝以诗来，盛称其乡泉石林麓之胜。浑源实居代北，余始而疑之。虽然，吾友著书立言蕲信于天下后世者，必非夸言之也，独恨未尝一游焉。

今年夏，因赴试武川，归道浑水，修谒于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萧然，见余于前轩。语未周浃，骤及是邦诸山，若南山，若柏山，业已游矣。惟龙山为绝胜，姑缺，兹以须诸文士同之，子幸来，殊可喜。乃选日为具，拉诸宾友骑自治城西南行十余里抵山下。

山无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数里，草木渐秀润。山竦出，崭然露芒角，水声锵然鸣两峰间，心始异之。

又盘山行十许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提”，疑“揖”，《元文类》同）环而卫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茜浓郁。风自木杪起，纷披震荡，山与木若相顾而坠者，使人神骇目眩。

又行数里，得泉之泓澄渟滀者焉，淅出石罅，激而为迅流者焉。阴木荫其颠，幽草缘其趾。宾欲休，咸曰："莫此地为宜。"即下马，披草踞石列坐。诸生瀹觞以进，酒数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识。"因命余，余乃援笔，书凡游者名氏及游之岁月而去。

又行十许里，大抵一峰一盘，一溪一曲，山势益奇峭，树木益多，杉、桧、栝、柏，而无他凡木也。溪花种种，金间玉错，芬香入鼻，幽远可爱。木萝松鬣，罥人衣袖。

又萦纡行数里，得冈之高邃，陟而上，马力殆不能胜。行茂林下，又五里，两岭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云寺，有僧数辈来迎，延入，馆于寺之东轩。林峦树石，栉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

憩过午，谒主僧英公，相与步西岭，过文殊岩。岩前长杉数本挺立，有磴悬焉，下瞰无底之壑，危峰怪石，巑岏巧斗，试一临之，毛骨森竖。南望五台诸峰，若相联络无间断。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隐约微茫，如奕局然。

徜徉者久之，復缘入西方丈，观故侯同知运使雷君诗石及京叔诸人留题。回（一作“過”），乃径北岭，登萱草坡，盖龙山绝顶也。岭势峻绝，无路可跻。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条扪萝，疲极，乃得登。四望，群木皆翠杉苍桧，凌云千尺，与山无穷，此龙山胜概之大全也。

降，乃复坐文殊岩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轻烟浮云，与暝色会。少焉，月出，寒阴微明，散布石上。松声翛然，自万壑来。客皆悚视寂听，觉境愈清、思愈远。已而相与言曰，世其有乐乎此者与？酒酿，谈辩蜂起，各主其家山为胜。如郭主太华，刘主兹（一有“山”字），余主王官五老（《元文类》节以上十四字），更嘲迭难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诗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者，政如是也。（《元文类》无“政如”二字）。至二鼓，乃归卧东轩。

明旦，复来。各有诗识于石。迨午（《元文类》无“迨”字），饭主僧丈室。已，乃循岭而东。径甚微，木甚茂密，仅可通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势渐颇隘（“颇”字疑误，《元文类》同），树木渐稀阔，顾非龙山比。

寺西，峰曰望景台，险甚。主僧导客以登，历嵚崟，坐盘石，其旁诸峰罗列，或偃或立，或将仆坠，或属而合，或离而分，贾奇献异不一状。北望川口，最宽肆，金城原野，分画条列，历历可数。桑干一水，纡绕如玦，观览旷达，此玉泉胜处也。从此归，路险不可骑，皆步而下。重溪峻岭，愈出愈奇（《元文类》云“愈出愈有”），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

卧念兹游之富与夫昔所经见而不能寐。若太华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严（“严”，疑是“丽”，《元文类》同），乌权、白马之端重，兹山固无之，至于奥密渊邃，树林荟蔚，繁阜不一览而得，则兹山亦其可少哉（“其”疑“岂”，《元文类》同）?

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遗于彼，用于所见而不用于所未见，此通患也。今中书令湛然公纪西域事称金山之秀，李子微贻友书论和林之胜有过于中州者（《元文类》节今中书至中州者三十三字），不知天壤之间、六合之内复有几龙山也。

因观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浅狭，且游之亟，无以尽发山水之秘。异时当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处辄留。更以笺札自随，随得随记，庶几兹山之仿佛云。

己亥岁七夕后三日，王官麻革为之记。同游者〔按，此下似应列同游者之人名，疑此处有脱文〕。

**续录** 按，刘祁《神川遁士集》二十二卷，已失传。偶得遗文一篇，录附于后

## 书证类本草后

余读沈明远《寓简》，称范文正公微时，慷慨语其友曰："吾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时不我与，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未尝不三复其言而大其有济世志。又读苏眉山《题东皋子传后》云："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哉？'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得酒吾为之酣适，岂专以自为也？'"亦未尝不三复其言而仁其用心。

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其宏也！盖士之生世，惟当以济人利物为事。达，则有达而济人利物之事，所谓执朝廷大政，进贤退邪，兴利除害以泽天下是也；穷，则有穷而济人利物之事，所谓居闾里间，传道授学，急难救疾，化一乡一邑是也。要为有补于世、有益于民者，庶几乎兼善之义。顾岂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遽泛然忘斯世而弃斯民哉。

若夫医者，为切身一大事，且有及物之功。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曰："子之所慎，斋、战、疾。"康子馈药，子曰："丘未达，不敢尝。"余尝论之，是术也，在吾道中虽名为方伎，非圣人贤者所专精，然舍而不学，则于仁义忠孝有所缺。盖许世子止不先尝药，《春秋》书以弑君，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惧其忽于亲之疾也。况乎此身受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自幼及老，将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时行道，使万物皆得其所，措六合于太和中，以毕其为人之事，而一旦有疾，懵不知所以疗之，伏枕呻吟，付之庸医手，而生死一听焉，亦未可以言智也。故自神农、黄帝、雷公、岐伯以来，名卿、才大夫往往究心于医。若汉之淳于意、张仲景，晋之葛洪、殷浩，齐之褚澄，梁之陶宏景，皆精焉。唐陆贽斥忠州纂集方书，而苏、沈二公良方至今传世。是则吾侪以从政、讲学余隙而于此乎蒐研，亦不为无用也。

余自幼多病，数与医者语，故于医家书颇尝涉猎。在淮阳时，尝手节《本草》一帙，辨药性大纲。以为是书通天地间玉石、草木、禽兽、虫鱼万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饮食、服饵、禁忌，尤不可不察，亦穷理之一事也。后居大梁，得闲闲赵公家《素问》善本，其上有公标注，偶缘一读，深有所得。丧乱以来，旧学芜废，二书亦失去。尝谓他日安居，讲学、论著外，当留意摄生。

今岁游平水，会郡人张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来，言其家重刊《证类本草》已出，及增入宋人寇宗奭衍义，完焉新书，求为序引，因为书其后。

己酉中秋日　云中刘祁云。

## 游西山记

余髫龀间，尝闻先大人言，龙山之胜甲乡山。时幼，未能往。其后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为歉。

甲午岁还浑水。明年秋八月，释菜于先圣。越明日，拉友人河阳乔松茂寿卿、云中刘偕德升，暨弟郁同游。

初出西城，日方中，望西山而行。一二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仰视之，秋色如画。稍东，山之腋，见崖间一抹碧，尤佳。村民曰："此麻汇也。"予与二三子杖而诣，步渐高，并路旁水声铿锵数股。涉水，行乱石间。里余，忽见青松绿杨荟蔚中，凿崖而屋。既至，有僧居，因共坐西轩，望平原诸峰横立，南顾永安山，嵬嶌独雄尊。斜日秋烟，滉荡百里。迫暮，留诗而回。夜宿李谷。

迟明，上永安山。初入谷，路甚艰，两崖夹峙峭峻，其石皆跨谷萦路，诡怪若坐卧起立。且时闻水声，盘折而上，足栗目荒。前二三里，忽见一峰，突兀孤高，树色青黄红紫间错，晓日映之锦鲜。东，诸小峰侧列相附。又东，一岭独岚翠无日气，真帷帐间，诸人喜快咏诗，步益健。又前数百步，峰转境又佳，遂各坐大石，且在青桧影中。石有苔华涵渍，绣文缕缕可爱。因相与俯视川野，倚树浩歌。又前数十步，忽闻有声如风雨震山，又如千人喧笑不已。逼视之，乃流泉一派，自山下入绝壑，穿林络石，雪练飞逐，伫听久。前至烈风崖，崖险特，盖两峰最高，苍藤赭蔓蒙罥，下有泉源。诸人相谓曰："此境绝不可不志。"即手泉研石各题诗。又前数步，路益险，见西崖间复有泉出，流大石上。树影交羃，声锵锵，微风吹散，珠琲四落。余曰："此石名琴泉。"又赋诗。又前几二三里，树木丛阴中，殿阁屹然四五所，盖玉泉寺也。路侧皆暗泉行草间，沥沥如人语言。或者披草掀石，决其源方去。

既入寺，寺宇岁深，且经乱，多摧毁。厨堂钟阁雨崩草翳，僧寮多坏址。独万圣殿完丽可观。殿中金碧璀璨溢目，又有石罗汉像数百，击之铿然，亦奇致。晚憩僧舍，其舍盖余儿时从大父避乱所居。追维旧事，为之恻怆。起寻玉泉，泉在西南石崖下。如井崖间，枝溜滴沥。络莓苔上，有古树覆荫，颇阴肃。因留题殿壁，纪予今昔游。诸人亦各诗其后。南上祖堂，堂绝高。北望神州在掌上，城邑如棋局。东则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间隐隐有楼观。南则群山迤逦，高下浅深异姿，秋叶古林色明艳，斜阳照灼，金紫满山。堂后有径上山巅，余纵步独往，径狭而危，扪萝以前。望峰端树不明，度其境必异，锐进百余步，困惫，又皆落木梗路，遂回。然终以为恨。北过法堂，

观维摩像，堂亦倾漏不完。天曛，入僧舍。既夜月出，清寒逼人。予与诸人散步檐外，见峰峦崒嵂，树木阴森，禽声嘲哳相应答。仰视星斗磊落，与人近。皦然天地，如在玉壶中。又相与啸咏，约二更，方就寝。

诘旦，出户，见白云数缕出东山，延布南岭上，状如飞龙，蜿蜒山中。露气萧爽，回念尘域，恍如梦间。利火名膏，销铄净尽。复往祖堂，川原浮蔼苍茫，城中青烟万道。俄而澒洞弥漫，莫能辨。须臾，日出东岭，红霞青云属联，满山草木光炯炯，丛石峭壁，呈奇献异，欲动摇如生。乃率二三子登北台，台并绝顶支一峰，缘崖百余步方至。回观大山峭拔，则蜡然草树红碧，点缀班驳。西顾诸峰，如彩楼相蔽亏，阳光阴气，晦明不一。北望平原百里，际北岭外。云中城阙浮屠如锥金成，浑源二郡及诸村落若盘盂罗列，田畴若龟甲开张。涧波数处，若缺镜裂素散掷。微云薄雾乍起乍伏，若鲜衣轻袂婆娑。又相与赋诗赏叹。粥余，别寺僧，游龙山。

路自西南，往穿枯木翠蔓间。里余，过山脊，恍然异境也。俯视重峰复岭，秋物烂斑，且目极皆山，无平地。崖左折，径稍夷，崖上多大石，或人立，或兽呀，或禽翔，或鬼攫，森竦可畏。前至大林，林皆青黄红紫，相间栉密。时时逢怪石睨路，状诡异。山风飕至，叶落如雨，触石覆面，濛濛飞岚走翠，隐映林影中，旋变灭。又三四里，林穷，有平冈数亩可田，下有泉北流。又入林，益西三四里，大木翳空蔽日，树底有暗泉，蒙榛败叶，萦渍微有声。崖转而南，忽见龙山寺，乾机坤秘，骈露叠开，四面诸峰如踊跃相鼓。

大殿在山腹，丹碧湮摧。云堂影室，在殿西檐，墉亦圮。然其规制宏且邃，依然南俯深涧，涧外皆山相联。下有大林，杳窕望莫际。遂缘石磴上，方丈大室三楹，极整鲜。西有一径，入树阴中百余步，至文殊殿。殿在孤峰上，号舍身崖，神像精致妙绝。远望千岩万壑，络绎参差，树叶日光，烂然五色，虽巧笔妙手不能图且绣，盖其雄丽冠龙山。阑外石如掌平，其首骞，下窥，黝黮无底。南则清凉山、五台历历，且遥见代郡川。西则鄯阳、马邑诸诚，皆微茫可数，诸人叹息久之。稍北往西，方丈室在峭岩下，悬柱而修，旁视讶且恐。室中读雷少中诗石刻，盖予从大父洛州君所书。又有予从父怀远君诗在壁。其南境物不减文殊殿。斯须，过钟楼，出方丈后，上萱草坡。寺僧云："每当秋夏交，万花被坡锦绣堆，花多金莲，如灯照山谷。又萱草无数，故以云，又号百花冈。"惜余来暮，不得见。缘坡草滑，步旋颠。既上，立大木间，东望峰峦奇秀。又南数步，至山巅，旷荡开廓，千里目中，秋容苍然，群山齿立，盖天下绝境也。下瞰西方丈在崖中。又有大石突空出，德升独踞而歌，余栗不能往。忽闻有声如雷震，在文殊殿西，游氛飚起，疑霹雳出涧底，诸人骇焉。后问之寺僧，乃大木落也。礧礴移时，片云突涌垂空，恐雨作，乃下。

饭余，往西岩。岩在西方丈西，数峰如崭截，峊嵬磊砢相倚，仰观凛凛褫人神。下有屋二楹，幽洁。前有大石，石上有大树，阴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忽见浮阴四合，微雨落。又飞云汹涌上走，腾腾然，诸人皆在云气中，只尺相失。未几，夕日出，光景鲜明，余云变化半隐晦。暮归方丈，见白云缥缈，如帷幔数十幅，自文殊殿东南来，奔马莫能追。其间树彩崖姿，披露闪烁，怪丽甚。山风摆荡，林木骇人，若天地轰磕开震矣。

夜宿方丈东轩。未寝，开门，月在空，阴氛已开。岩峦树木、殿阁相映，颇悸竦。予行吟轩外，几夜半方眠，自觉襟怀萧洒，意气雄壮，如神仙中人也。晓阴复合，予独曳杖复往文殊殿，云光雾色，冲突勃郁如元气中。西望川原，莽苍不可见。西岩、西方丈皆为烟雨晦藏。秋风怒号，疑鬼神交战。青林红叶隐映，乍有无。余叹曰："生年三十，局促城市间，不意今朝见天地伟观！"以寒甚，不能久留，乘云气而回。迨雨止，复与诸人往西岩、西方丈题诗，且谈笑良久。时日已中，别寺僧而归。

复过云堂，见梁秀岩瑀诗，字画亦美。遂由旧路东北往。林间残雨滴衣，岚气烟霏，交走横骛，皆眷恋不忍去，因共作龙山诗。又恐雨复作，仍迟疑，忽见平川，晴色烂然。行至水窟，路益北，一二里，出林。回望龙山脊，巍峻与天角。又数十步，忽见高崖峭壁，扶裂分张，日光中映，如泼黛，如挼蓝。崖间有水光，炯然如剑出匣射日，四山树叶炫人。余与二三子健跃叹赏，又作诗以纪之。

自此，无深林大木，行黄花红叶中。又二三里，行甚苦，扳援方能进。忽见孤峰嵌天，峰上碕，攒拥牙角，口鼻轩轩。下一峰腋出如剑，诸人不觉失声称奇，又作诗纪之。回顾诸峰，千态万状，不可殚纪。路益下，三四里至神谷，谷中有泉出石罅，浪然。其流散漫出山外。崖东有神祠，祠边有树，余与二三子憩祠下，题诗。天已暮，月上，随水声行。又里余，方出谷。又涉水乘月往，咸谋宿野寺中。明旦，别寿卿，予三人者归浑水。

乌乎，余生山水间，故有乐山水心。然南游二十年，所居皆通都大邑，无山林，尝迫狭不自得。今因北归，得游历故山，可胜快哉！况干戈未已，栖隐为上，行当结屋山中，览天地变化之机，而又读书足以自娱，著书足以自奋，浩歌足以自适，默坐足以自观。逍遥涧谷，傲睨云林，与造化为徒，与烟霞为友，虽饭蔬饮水无愠于中。振迹宽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车大盖、驺骑满前方为大丈夫哉？因记。

### 游林虑西山记

癸卯之冬十月，祁自苏门徙居相台。明年秋八

月，玉峰魏公自燕赵适东平，遂登太山，拜阙里。将北归，过相台，会公谓祁曰："吾闻太行之秀曰黄华，曰袱谷，尔其从我一游乎?"祁曰："诺。"

初出安阳郭西四十里，渡洹水，俗号安阳河，夕宿辅岩邑馆。翌日，同邑中士人尊酒坐池上。池有数泉觱沸，如玻璃盆涌出万珠。柳阴映翳，颇萧洒。南谒宋韩谏议坟，魏公琦父也。坟皆老柏参天。碑有楼，文则富郑公弼撰，王岐公珪书，皆完具。旁有浮屠，号孝亲院，石刻魏公所建。院规制宏敞，柱皆文石，佛像如新。茶坐西寮，彷徉竟日。迟明西上，路皆坡陀冈阜，间以树林。行几四十里，过马店，望林虑诸山，若蚁尖，若黄华，若天平，若袱谷，齿立。玉峰马上笑谈，喜见颜色。前涉横水，水旧有石桥，甚巧丽，今圮坏纷然。晡至林虑山，横峙天西，如城壁相衔，争雄角锐，泼黛凝青，而高下险夷不一。玉峰曰："昔人称林虑名山，信哉。"暮会邑中士大夫，皆曰："游当自黄华始，且北而南可也。"

明日，遂出北城，邑人张君佩玉偕往。西北约二十里，入槲林。林行一二里入谷。两崖夹径，径并东崖，大石鳞差，马足行甚艰。下皆绝壑澒洞，树木蓊郁，水声潺潺，使人耳目翛然。前观山势峭拔奇伟，不觉失声叹异。又一里余，崖豁地平，丛竹如云。竹中堂殿茅亭数处，乃黄华古禅刹也，今为老氏居。道士数辈来迎，解鞍坐览，乐甚。殿之石柱，刻宋人题名及张相《天觉赋》、《高欢避暑宫诗》。诗云："南北纷纷似弈棋，高王霸业起偏裨。情知骑虎非安计，岂是青山避暑来。"(音黎。)因忆王翰林子端《游黄华诗》，盖此寺废已久，王诗云："王母祠东古佛堂，人传栋宇自隋唐。年深寺废无人往，满谷西风栗叶黄。"饭余，屏骑乘，杖屦以西，涉小溪，行约一二里，山益奇，巅峰崭岫，回互掩映千万状，不可纪。山端有小峰抉出，如立指，号仙人峰。遇佳处，辄坐树下石，听流泉玉漱，鸟语应人。回视向来尘土中，便如隔世。又前数武，地平可耕。崖腋有草庵，且阑篱种菜芋，亦道士舍。西上，路浸高。又二里余，陟峻阪，号公主关，有崖，号梳洗楼。意其为前代帝子游衍迹。汉武帝女弟封隆虑公主，岂此邪?坂皆巨石，若为堡寨摧裂。无蹊径，扪萝以登。又里余，路穷，大岩合，若环屏幛。稍南，孤峰削成，拔地划出，号挂镜台。台西树林间，望山脊玉虹蜿蜒下垂，摇曳有声。迫视之，悬泉也。相与啼吒，因列坐台趾方石纵观。盖泉自石门而下，初势甚微，已而散布半空，特诡异。其始来也，如飘风扇雪，弥漫一天。少焉，如骤雨落云，淋漓万壑。或如飞练千尺，腾掷不收，又如珠帘百幅，联翩下坠，乍散乍聚，乍缓乍急，乍去乍来，乍巨乍细，霏微滴沥，溅面洒饥，浩荡铿锵，惊心动魄，可以起状志，可以醒醉魂，可以洗尘纷，可以平宿愤，亦天下伟观也。下潴为潭，澄泓湛碧，冰莹镜明，向之水声，皆其流派。追出山而湫，不知其所往，此又异也。

步至岩东北，有大龛如列屋，可坐数十人。寻绎昔人题名在龛壁，玉峰健叹，以为东游未尝见此。移时，缅怀赵武灵王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教百姓以强其国，亦一时雄杰。张君曰："泉之上有路坦平，直抵天平。望绝壁有石窍，曰青龙洞尾，盖门在天平也。其中暗黝多水。东北有高欢避暑宫殿，址尚存，且有碑。"以路绝，不能到。又曰："高欢葬此山石岩中，铁索纫其棺，尝有人见之。"祁旧读司马氏《通鉴》云，高欢薨，虚葬漳水西，潜凿成安鼓山为穴，约其柩而塞之。盖距此不远，与所传小异。张又言，此山佳处甚多，惜不能遍历。

日斜，由旧路而东。石壁而堂，石像浮屠精致。行三四里，路忽分，张云："由南而往殊胜。"崖转三潭，滟出大石间，相通，号叠研。皆流泉所潴，细流布石上，萦纡明澈。潭水□□黝碧，云有蛟龙居。共坐潭侧啸咏，仰山俯泉，极快惬。南有古祠破裂，号王母祠。祠壁石刻云："仙人王津葬母于此。"号仙人冢。土人祠以祈福。祠前有大木九，今余一焉。赵巘、阎光弼来游，赵镇侍行，盖宋宣和间人也。字画亦不凡。东有龙祠，颇整完，中有石刻纪异。南则地复旷阔。行荒榛蔓草中里余，复抵寺舍。会日已暮，骑出山，顾念胜游，如在天上。归而寝，不寐。

明发，邑中士大夫宴集，作一日留。会姚公茂诸君南来，相约同游袱谷。日昃，出南城三十里，入槲林，林比黄华颇大。林行四五里入山，路比黄华颇夷，谷亦旷，树木繁巨，水声比黄华差小。渡溪，至宝岩寺，寺在竹间，旧有名刹，冠一方。遭乱，惟二浮图在。大殿、经阁址宛然新构，功未毕。其南崖号五松亭。亭亡，止余一松，王子端记之。碑阴刻刘治中涛诗。涛亦闻人。东北石屋号戒猴洞，洞中浮屠、石像及诸佛经刻在。石起高齐峰端，有檐甍隐隐，号金门寺云。有僧居，路险林深，游者罕到。会坐西轩，轩外竹成林。流泉琅琅，逾轩入竹，如檐溜声不绝。东南山缺，瞰川原。虽峭密不及黄华，而宏邃有过之者。寺有浴室，放泉以烧。旦入浴，神体爽。继饭余，读张天觉《圣灯图记》及边德举寺碑文。顷之，复杖屦西上。崖北转，有大石方丈余，雪莹掌平，枕溪，号石席。上刻杜相公美所作铭，铭云："溪石齿齿，溪水潺潺。鸣玉跳珠，水流石间。涓涓溪月，泠泠溪风。风吟松梢，月湛杯中。欲醉而歌，既醉而卧。悠悠千古，浮云之过。充相人，辞清婉，字画亦遒逸可爱。即共坐赋诗。起而前，山特变化出奇。林益深密，时时伫立从容。霜已降，树林有改色者，于青翠中间，见红叶如春华。又清泉白石，举步如图画。天风卒至，树声与泉声杂，如笙竽、环佩交鸣，又若琴瑟未终，钟鼓迭起。日光下远，林阴萝影，玲珑斑驳，龙蛇篆隶交。余数人者坐其间，谈道论文，自谓虽此世抢攘，亦片日如仙耳。又三四里，路穷岩合，势如黄华山。岩巅飞瀑下流，亦如黄华水。山疑楼阁刻画，削蜡裁金；水则络绎萦绵，千丝

万络。乃共坐泉间容与，天晴月明，映玩逾佳。珠网玉旒摇动半天外，晶莹闪烁，姿态横生。溅雪跳冰，潭面蜂起。又相与赋诗道其事。岩下多大石，细流穿石罅作金铁声。旧有亭，号知胜，王子端作记，今无余迹。

归途，题大石龛。晚出山，与公茂诸君别，第以不到天平为恨。还宿林虑，雨，留三日。九月朔霁，还相台。越重九之明日，东北行四十里，宿邺镇。镇，古邺地，有曹魏所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故基。暮，登台置酒，西望太行，所谓黄华、鸺谷，皆隐约可辨。漳水西来，如剑如练，络北台而东，盖河朔胜处也。且其地南控大河，西连上党，东扼齐魏，北负燕赵，实天下襟喉，此自古英雄如曹、袁、慕容、高氏所以多据依。又见故城隐嶙，冢累累相望，伤时吊古，良用慨然。徙倚至曛，宿南台道士舍。晓渡漳水，别玉峰南归。

后月余，玉峰书来曰："尔当为予记之。"乃援笔识其始末。

祁居代北，乡中名山已历游。尝谓太行魁天下，山富奇丽，志欲一览，然非偕巨公伟人不足称山之雄。玉峰，祁姑之夫也，高名大节，一世所推。乃今邂逅得从之游，诚遂所愿。方将阶此过苏门，扣百岩，访盘谷，登天坛，西游河汾，观砥柱，上中条，览太华，入秦中，以迄天下形胜。已与公有成约，会当治行。嗟乎，世之人皆驱驰智力，以金帛车骑相夸豪，而吾侪独玩心泉石，放浪于寂寞之境，要之各有乐，未可以为彼是此非。至于后世，又不知其孰得失，况古之圣贤莫不乐山乐水！若夫究地理，考土风，辨古今，识草木，皆不可谓亡益于学。姑从所好，以毕余生。或有笑其迂僻者，亦不得辞也。

乙卯春正月之望谨记。

## 北使记

兴定四年七月，诏遣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使于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复命。吾古孙谓予曰："仆身使万里，亘天之西，其所游历甚异，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记之。"

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迄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诸番族居焉。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即回纥王所都，时已四月上旬矣。

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纥中。昔大石林麻，辽族也，太祖爱其俊辩，赐之妻，而阴蓄异志。因从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后，鸠集群乣，径西北，逐水草居。行数载，抵阴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车，以驼负辎重入回纥，攘其地而国焉。日益强，僭号德宗，立三十余年死。其子袭，号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摄政，奸杀其夫，国乱，诛。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为回纥所灭。今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

其回纥国，地广袤，际西不见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犹绵。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华。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惟见眼、鼻。其嗜好亦异。有没速鲁蛮回纥者，性残忍，肉必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有遗里诸回纥者，颇柔懦，不喜杀，遇斋则不肉食。有印都回纥者，色黑而性愿，其余不可殚记。

其国王阉侍，选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

其国人皆邑居，无村落。覆土而屋，梁柱榱楹皆雕木，窗牖瓶器皆白琉璃。金银珠玉、布帛丝枲极广，弓矢、车服、甲仗、器皿甚异。甃甓为桥，舟如梭然。唯桑五谷颇类中国，种树亦人力。其盐产于山，酿蒲萄为酒，瓜有重六十斤者。海棠色殊佳。有葱韮，美而香。其兽则驼而孤峰，牛有□脊，羊而大尾。又有狮、象、孔雀、水牛、野驴。有蛇四尉。有恶虫，状如蜘蛛，中人必号而死。自余禽兽、草木、鱼虫，千态万状，俱非中国所有。

山曰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桧木成林。山足而泉。

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殖于地。其食则胡饼、汤饼而鱼肉焉。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织纫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苇其管，言语不与中国通。人死不焚，葬无棺椁。比敛，必西其首。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

予曰，嘻，异哉，公之行也。昔张骞、苏武衔汉命使绝域，皆历年始归，其艰难困苦，仅以身免。而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万里沙漠，嚓笑而还，气宇恢然，殊不见衰悴忧戚之态。盖其忠义之气素贮乎胸中，故践夷貊间若不出闺闼然。身名偕完，森动当世，凛乎真烈丈夫哉。视彼二子，亦无愧。故予乐为之书，以备他日史官采云。（右记三首，见陶九成《游志续编》）

## 古　意

秋江有芙蓉，颜色好鲜洁。褰裳欲采折，水深不可涉。严风下飞霜，芳艳空凋歇。怅望一长叹，临川无桂楫。

## 送雷伯威

朔风起天末，落木鸣空山。冰霜正凝冱，游子百里还。出郭送将别，徘徊上高原。如何睽离情，对此芳岁阑。壮士志四方，不须涕汍澜。人生非山海，会

面亦不难。愿子崇明德，余功振文翰。长因东南鸿，惠我金玉言。（右诗二首，见《元音》）

### 逸事　事言补一则　杨宏道（叔能）

平生交游赠予诗者多矣。惟刘京叔二篇尝吟咏之："忆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里醉轻舟。三年一别空回首，千里相思更倚楼。明月不随春物老，碧山长带暮云愁。天平松竹黄华水，早晚柴车得共游。""思君一日如三载，两寄诗来慰我心。尘土愈知人世隐，风烟遥见海门深。贫来笑我尝痴坐，乱后怜君更苦吟。历下亭前春水阔，扁舟何日重相寻。"

# 卷十四

## 归潜堂记

刘子朔方人，生于云中之浑源山水之间。髫龀从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诵读，偶属为童子学。少长习时文，为科举计。然亦时时阅古今词章，窃读史书，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计偕，试开封礼部，中之。及庭而绌，于是始大发愤，以著述自力，颇为先达诸公所知。又结交当世豪杰，未有不与以文字往还者。

旧有田淮水之阳，春夏在陈视耕获，秋冬必入汴避乱，且从诸公讲学。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经纪家事。然读书为文亦未尝少休。间四方交游来，把酒论文，谈笑连日夕，或留之旬月不令去。

时虽少年，未遂其进取心，而会友著书亦自乐无歉。岂知一旦时移事变，流离兵革中，生资荡然，僮仆散尽，从行惟骨肉数口、旧书一囊。由铜壶过燕山，入武川。几一载，始得还乡里。乡帅高侯为筑室以居。

所居盖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故朝岚夕霭，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人神清不寐。

刘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笔砚楮墨几上。书数卷，偃息啸歌。起望山光，寻味道腴（一云"卧味道腴"），为终日乐，虽弊衣恶食不知也。

闲尝自念，幸生而为儒，忝学圣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国平天下，穷理尽性至于命，进则以斯道济当时，退则以斯道觉后世。今当壮岁，遭此大变，更赖先人之灵，得返乡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将默卷静学，以休息其心力。况世路方艰，未可为进取谋，因榜其堂曰"归潜"，且以张横渠东西二铭书诸壁。客有过而诘之曰："今吾子生当乱世，政英雄奋发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据土，奉王命为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巨镇，驰骋才谋取富贵。或如终童请长缨，入越，羁其王献北阙下，以功名著。不然，当效苏季子、司马长卿以文词谈说干人主，六印驷马耀乡俗，吾子奚独韬光晦迹，甘为弃物于一时，使平日所学眇不见锋焰，亦鄙陋之甚也。"刘子曰，嘻，若亦不闻君子之道乎？盖君子之道以时卷舒。得其时而不进为固，失其时而强进为狂。且先顾其内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苦学，岂将徒老焉？顾自鬻自求，贤者所耻，加之新罹蹇难，始欲自修，且将扫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后日为时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泽吾民？如或不然，虽终身潜可也。《易》曰："龙德而隐，遁世无闷。"传曰："君子若凤，治则见，乱则隐。"吾虽非圣贤，亦安敢不学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既去，遂书于堂以记之，且歌曰：

南山漠漠兮，浑水洋洋。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苍。清泉涌其下兮，白日皦以如霜。兕豹跧伏兮，鸾凤翩其来翔。世溷浊而不照兮，蹇瓶骋夫先路，荆榛蓊以蒙达兮，野纵横其豺虎。矧余志之夐迂兮，了罕罕而畴伍。归欤！归欤！其潜于南山之下。

又歌曰：

潜于农挚之侣兮，潜于渔望之徒兮，顾惟不肖，岂敢与俱兮！惟兹一堂，有琴有书兮，学其所不知，求进于圣途兮。潜乎！潜乎！亦可以为娱兮。嘻！

### 归潜堂铭　并序　寂通居士陈时可秀玉

"潜"之为言隐也。古之所谓隐君子者，无江海而闲，不山林而幽，盖藏器待时，乐天知命，不潜而潜者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归潜"名所居堂，第恐欲潜而不得耳。且吾闻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应处而出非道，应出而处亦非道。语、默何异哉！夫鱼不厌深矣，龙德则不然，升潜以其时。孔子，圣之时者也，乃所愿则学孔子。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论逸民则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艮，止也。圣人象是卦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庄周，阳挤阴助者也，至其举养生之道，亦引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岂有吾圣门弟子反专于潜之一字者邪？京叔以书求铭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谨为铭曰：

仲尼驻车蚁邱浆，宜僚陆沉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季路往视渠以亡。但见虚室依颓墙，古人潜德不欲彰。那用此字书其堂？况君年甫三十强！撑肠拄腹经传香，文气浑尔诗笔昌。户外屦满名飞扬，吾恐自此饶荐章。远来乞铭何可当？拈出圣语语颇长：用之则行舍则藏，无入而藏出而阳。得时忌作天际翔，勿以深眇贤庚桑。归欤归欤且和光，铭哉铭哉幸无忘。

## 诗

### 定庵老人吴章德明

城上栖乌尾毕逋，归来小隐与时俱。高山流水谁同听？明月清风德不孤。富贵于人真暂热，文章照世足为娱。庙堂一旦求遗逸，只恐终南是仕途。

### 定斋居士李献卿钦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万言长策六钧弓，三尺太阿秋水似。不喜雕虫技，不作儿女悲。长安市上曾纵酒，奴命五陵年少儿。龙荒万里期一扫，踏碎轮台碛西岛。便调金鼎佑无为，风池坐数汾阳考。世无礼乐二百年，追踪直拟三代前。嘉生叶气越唐舜，坐令米斗三四钱。谁知天地遽翻覆，沧海横流陷平陆。又如烈火焚昆山，孰辨顽石与真玉？平生事业安用为？携家径走南山陲。布衣粝食混渔钓，妻孥粗足常熙熙。数椽茅屋门横水，尽著光阴文字里。有时俯仰尘土间，扰扰干戈如斗蚁。我有一言君试听，乾坤万古真邮亭。但教定宇天光发，区区世间富贵何异蜾蠃与螟蛉（一云“区区世间富与贵”，多“与”字，作二句读）？

### 河东白华文举　集句

天其未厌卯金刀，池上于今有凤毛。有才不肯学干谒，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飞鹑马如狗，野饭盈盘厌葱韭。仰天大笑出门去，桃李春风一杯酒。列卿太史尚书郎，五更待漏靴满霜。何如一身无四壁，醉踏残花屐齿香。人物尤难到今世，浮云柳絮无根蒂。不须辛苦上龙门，秋水寒沙鱼得计。

### 西岗吕大鹏鹏举　《中州集》云，密县人，自言宋名相申公之裔

扰扰人间世，荧荧风烛光。谁能逃厄数？况复入吾乡！岚秀充朝馔，冰弦响夜堂。堂中幽独否？昆季足徜徉。

### 太原元好问裕之　按，此诗《遗山集》不录

南山老桂几枝分？翰墨风流属两君。共说人间好歆向，争教茅屋著机云。备尝险阻聊乘化，力战纷华又策勋。却恐声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 王官麻革信之

逃渔鱼深处（“渔”一作“渊”），避弋鸿冥飞。古来贤达士，亦复咏《采薇》（“咏”一作“歌”）。南山先庐在，兵尘怅睽违。山空无人居，惟见草木肥。翩然千年鹤，一朝复来归。新筑临浑水，行径窈以微。清流鸣前除，白云入晨扉。回头陵谷迁（《河汾诸老诗集》作“回顾陵谷迁”），万事倏已非。著书入理奥，得句穷天机。前路政自迫，此道傥可几。殷勤抱中璧，黾勉留余晖。第恐遁世志，还负习隐讥。永怀泉石上（一作“泉上石”），一觞与君挥。惜无凌风翰，遐举非所希。

### 又

尘土悠悠涴客襜，一堂千古入幽潜。喧无车马云迎户，静有琴书月挂檐。浑水清泠通竹过，南山苍翠与天兼。遥知吟啸同云弟，剩有新诗洒壁缣。

###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陆归来乐有真，一堂栖隐静无尘。诗书足以教稚子，鸡黍犹能劳故人。瑟瑟松风三径晚，濛濛细雨满城春。因君益觉行踪拙，又为浮名系此身。

### 东城李微子微

沧海成田后，携家返故乡。披榛寻旧址，借力构新堂。山给窗扉翠，泉供枕簟凉。故田依浑水，别业胜淮阳。侍御遗风在，南山庆派长。芝兰宜并秀，鸿雁自成行。经史胸中业，龙蛇笔下章。行当依日月，宁久事畊桑。尚父终辞渭，阿衡定佐商。飞潜无定迹，易道个中藏。

###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里，怜君遂隐居。云蒸秋潭冷，月落夜窗虚。岁月杯中物，生涯几上书。潜中有真趣，吾亦爱吾庐。

### 又

地僻心偏远，人闲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轩冕等浮沤。野鸟从喧寂，山云自去留。一杯浊酒外，万事付休休。

### 蒲城薛玄微之

肯构茅堂养道真，满前俗事罢纷纭。磻溪夜钓波心月，汾曲春耕陇上云。长笑熊罴劳应梦，肯教猿鹤怨《移文》。斩新传得安心法，万壑松风枕上闻。

### 又

奔走红尘二十年，归来参破净名禅。忙开鞠径成嘉遁，静闭柴门草《太玄》。千嶂云岚真辋谷，一川风月小壶天。旱时若用商岩雨，应遍齐州九点烟。

### 又

故山泉石稳栖迟，纬国才名恐四驰。节信情高方著论，渊明心远更能诗。素琴黄卷真余乐，明月清风无老时。只恐葛龙潜不定，一声雷雨跃天池。

### 金城兰光庭仲文

几年踪迹寄兵尘，且喜归来见在身。满眼云山犹可隐，一庭松菊未全贫。定惭巧宦卢藏用，却爱成名

郑子真。只恐池中非久处，伫看雷雨起天津。

### 渔阳赵著光祖

万里烟埃气尚炎，秋风携手赋“归潜”。当时北望长劳梦，今日南山副具瞻。鸿雁不飞闲日月，鹡鸰无语静依檐。遥思二陆犹如此，自愧区区未属厌。

### 河东张纬纬文

结庐高隐谢尘埃，浩气元从道学来。北阙云烟无梦到，南山草木觉春回。四时风月供吟笔，万古乾坤入酒杯。却恐汉庭须羽翼，鹤书未许老岩隈。

### 太原高鸣雄飞　按，《遗山集》有《送高雄飞序》，《郝陵川集》有《答高雄飞书》

高情谢氛埃，归隐南山隈。颓然一茅屋，萧洒无纤埃。胜概纷满前，怀抱长好开。舒啸野云乱，浩歌空翠来。瑶花晚夕静，相对挥清杯。太虚风露下，幽兴何悠哉！回首区中人，扰扰良可哀。

### 又

黄鹄入寥廓，龙性何能驯？英英刘处士，天子不得臣。卧老草堂月，吟尽南山春。野饭足藜藿，幽兰充佩纫。一杯石上酒，静见天地真。万虑此都寂，孰知名与身。灵运卧岩幽，子陵钓渚滨。神超物不违，异世等达人。我无玄豹姿，亦欲事隐沦。空歌《紫芝曲》，早晚由东邻。

### 邢台刘德渊道济

南国堂堂二“凤雏”，年来归隐旧茅庐。四围山水境何胜？一室琴书乐有余。长啸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荒芜庭院人休诮，天下终期一扫除。

### 洺水刘肃才卿

屠龙破千金，梦觉人已非。二陆不可作，故山归采薇。江湖鸿雁乐，原隰鹡鸰飞。惆怅朱门客，思归不得归。

### 龙江张仲经　按《遗山集》有《张仲经诗集序》。又《行斋赋》亦为仲经作

羸骖短仆行夷犹，西京才子云二刘。荒山穷僻厌岑寂，长裾遍谒东诸侯。手中虽无丈八矛，胸蟠《河图》与天球。有时吐出作灵瑞，坐令宇县还殷周。忆昨长鲸吞古汴，千里还家异乡县。筑堂故址号“归潜”，要使新诗走群彦。方今河朔藩镇雄，衣冠往往罗其中。两贤胡为独不出，埋光铲彩为冥鸿。朝亦潜，暮亦潜，东山不起吾何瞻？山中为问谁相识，白鸟孤云自入帘。

### 燕山张师鲁明道

岐路荆榛万险夷，丈夫出处不磷缁。莫夸荀氏八龙集，且羡陆家双凤仪。尘世浪随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蒲团泽几炉烟静，卧读黄庭乐圣基。

### 东明张特立文举

陵迁谷变海波翻，筑室渠能返故园。夜雨对床闲炼句，春风满座共开樽。都无北阙功名想，且喜南山气象存。才大到头潜不得，已传华萼出蓬门。

### 山东勾龙瀛英孺

世路艰难已饱经，归来一室晦虚名。任他沧海掀天恶，喜我南山照眼明。云气冷侵吟砚润，棣华香泛酒杯清。故园未遂归休志，惭愧刘家好弟兄。

## 续录　新增

### 浑源刘先生哀辞　并引　郝　经

岁庚子，经甫逾童，获拜先生于馆舍，而遽南轫，阔越八九载。己酉春，先生往来燕赵间，始得奉杖屦。格言、义训虽屡得闻，而顽钝椎鲁之资，扞棘而不入，是以尘心槁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负笈南迈，以遂抠衣之问，而凶讣掩至。继而其弟文季来，以先生易箦时所付一书四十篇曰《处言》见示，经再拜雪泣读之，其辞汪洋焕烂，高壮广厚，约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则诣乎极而穷乎性命，于死生祸福之际尤为明析，非世之所谓文章、古所谓立言者也？于是感愚志之不卒，伤先生之不夭，悯吾道之不竞，恨愤惋激，吐辞以哀之。呜咽扼吭，不复条贯。其辞曰：

浊河绝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阴磷光。百年秀孕瞟大荒，文源湮汩甚滥觞。三五在北辉其芒，姑为维持为主张。砭磷沉痼开膏肓，护籍偾踣扶颠僵。碧云双凤方翱翔，忽弱一个危乎恙。当年振羽来朝阳，竹花蹴落桐花香。岐山山头唤文王，一鸣燕雀惊且狂。总角独步高昂昂，旁魄瑰奇古锦囊。飚然声价腾且骧，飞蒙茸兮走陆梁。挺特温润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澜老成肆汪洋，洞庭万顷澄秋霜。上稽韩柳下苏黄，探道索古追羲皇。一编《处言》含天章，立意造语攀荀扬。呜呼天道其何量？既与之德不与昌，既与之年不与长。浑源之山空苍苍，相台台下天荒凉。元气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两渺茫。有弟有弟涕陨裳，有识有泪如清漳。奠桂酒兮陈椒浆，魂兮来归摧肝肠。魂兮不来空所望。呜呼天道其何量？

### 追挽归潜刘先生　王　恽

我自髫龀屡拜公，执经亲为发颛蒙。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四海南山青未了，一丘洹水恨何穷！泫然不为山阳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 补　笺

通寂老人陈时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学上，仕国朝为燕京路课税所官。（补本卷第三页）

庸斋先生薛玄，字微之，华阴人。仕至河南府提学，有《易解》行于世。（补本卷第八页）

高鸣字雄飞，岢岚人。历彰德路总管，召为翰林学士。至元五年至御史，迁吏部尚书，终于官。（补本卷第九页）（以上三条俱见《困学斋杂录》）

## 附　录

《金史·文艺传》云：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子祁字京叔，为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脩《金史》多采用写。又曰，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

王文定公恽《浑源刘氏世德碑》云：

祁字京叔，少颖异，为学能自刻励，有奇童目。弱冠举进士，庭试失意，即闭户读书，务穷远大，涵濇锻淬，一放意于古文，间出古赋杂说数篇。李屏山、赵闲闲、杨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诸公见之曰："异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腾誉之。及与御史公退居于陈，相与讲明六经，直探圣贤心学。推于躬行践履，自是振落英华，收其真实，文章议论粹然一出于正，士论咸谓得斯文命脉之传。

壬辰北还乡里，躬耕自给。筑室，榜曰"归潜"。

戊戌，诏试儒人，先生就试，魁南京。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后征南行台拈合公闻其名，邀至相下，待以宾友，凡七年而没，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志其墓。

有《神川遁士集》二十二卷、《处言》四十三篇、《归潜志》三卷行于世。

弟郁字文季，别号归愚，亦名士。

其铭云：

神川力学，洞圣心胸。明理贯道，匪文奚工！玉佩琼琚，大振辞锋。导家学之渊流，会百川而朝东。章甫适越，惜不时逢。（以上原本。）

王文简公士禛《归潜志序》云：

《归潜志》八卷，金人刘祁字京叔撰，盖纪载金源一代人物事迹，而国家盛衰兴亡之故亦因以见焉。《金史》于天兴二相传引京叔之言，致慨于贞祐南渡之后，宰执皆因循苟且，驯致亡国，语载此《志》第七卷中。又谓刘祁《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微有异同，金未丧乱之事有足徵者。今《杂编》之书不传，而此《志》犹首尾完好，是可宝也。《志》称高祖南山翁者，名㧑，天会元年词赋进士。其子汲亦进士第。入翰林，为供奉。京叔父从益，尝为御史，终应奉翰林文字，史载《文艺传》，传末附书京叔并及此书。

按金自崔立之乱，中原板荡，文献放失。赖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开史局，搜罗掌故，京叔、裕之之书皆上，史馆㩜摭为多焉。予尝叹辽以制科取士，其间跻政府、登朊仕者甚众。而考之列传，自横帐、诸院、国舅别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见，岂制科之所得尽无人与？抑史臣纪载之疏也？辽金立国，规模不甚相远，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非数君子纪述之功何以至是欤！

幸编简尚存，护惜而流通之，固吾党之责也。李翱有言，前汉事迹所以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之工，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托则传，不得其所托则沦于烟莽，而后世徒有文献无徵之叹。文士之关于国家讵细故哉！是《志》也可以观矣。

钱曾《读书敏求记》云：

《归潜志》十四卷，金浑源刘祁京叔著。京叔以布衣遨游士大夫间，文章惊暴一时，为遗山诸公所推挹。筑堂曰"归潜"，因以名其书。所记金源逸事，后之脩史者足徵焉。周雪客、黄俞邰《徵刻书目》曰八卷，殆未见全书欤？（以上续录。）

# 墨史

[元]陆 友撰 李 珍整理

《墨史》三卷，元陆友撰。陆友字友仁，一字宅之，元代文学家，工于书法与古物鉴赏，亦长于五言诗。该书是一部集古今中外精于制墨者生平事迹的书，略按时代先后记二百余人，并记杂记二十余条，录墨之典故。除搜罗广博之外，是书间有考证史实，颇可观。本书有《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 卷 上

### 魏

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之子，善隶、楷。魏太和中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诞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诞仕至光禄大夫，嘉平三年卒，年七十五。萧子良《答王僧虔书》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韦仲将"笔方合墨法"。晁说之《墨经》并举韦仲将墨法、后魏贾思勰法，二法本无大异，而晁氏两书之。又苏易简《文房四谱》载冀公墨法，其人未详。

### 晋

张金者，晋人石崇奴。券云"张金好墨，过市数蠡并市豪笔，备郎写书。"又吴淑《墨赋》云：或名重张金，或妙称祖氏。

### 宋

张永，字景云，吴郡吴人裕之子，仕宋至征西将军。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又有巧思，益为文帝所知。纸墨皆自营造，帝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又诏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耀日夺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一点竟纸。

何薳《记墨》云：近世士人游戏翰墨，因其资地高韵，创意出奇，如韦仲将、张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亦以意加减，指授善工而为之耳。如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又云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皆能精究和胶之妙法，其制皆如出犀璧也。又如李元伯、李公照、王仲达、武继隆、滕元发、邵兴宗之徒，往往作墨，然多成于匠手而假名耳。因附著之，不复别见云。

### 唐

李阳冰，赵郡人，官至将作大匠，善小篆。父雍门湖城令。冰兄弟五人皆负词学。初师李斯《峄山碑》，后见仲尼《吴季札墓志》，便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自言斯篆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数，识者谓之"仓颉"。后身尤精小学，豪骏墨劲，时谓之"笔虎"。势如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无与为比，周越云阳冰篆势全法崔子玉、张平子碑，不因见夫子书便变化开阖，盖窦泉之臆断也。宋元符间，襄阳米芾游京师，于相国寺罗汉院僧寿许见阳冰供御墨一巨铤，其制如碑，高逾尺而厚二寸，面蹙犀文，坚泽如玉，有篆款曰"文华阁"，中穴一窍，下画泰卦于麒麟之上，幕篆六字，曰"翠霞"，曰"臣李阳冰"，左行书"大历二年二月造，得旨降入翻经院"，右行书"董作内府丞臣车辅、都监臣赵忠厚。"芾后数载经南徐，过鹤林，僧惟清乞书宝藏额，因难之。清忽开笥取古锦囊出，巨墨如囊时所见者。且言先师昔在京师，贵人家以古琴玉环（一作古玉）贸得之，乃奉墨授芾。芾受而书毕，亟归净名斋，报之以吴道子画《炽盛光佛》一帧，古铜水龟玉界尺二。芾后书儒释老书及忠孝贤明

事，则用之。

祖敏，本易定人，唐时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大约易水者为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晁氏云“古人用墨多自制造，故匠氏不显。唐之匠氏，惟闻祖敏。”黄秉云“祖氏易水人，故以济上为号。年载已远，罕有存者”。友按《唐书·地理志》：易州土贡墨。意当时治墨者，不特祖氏。其后奚、李、张陈皆出，易水制作之盛，有由来矣。

王君德者，唐末人。蔡君谟云“世有王君德墨，人间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为家宝也。”《墨经》有唐王君德擣胶用石臼，擣三二千杵，其药用酢、石榴皮、水牛角屑、胆矾三物，又法用梣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四物。

奚鼐、奚鼒。以上二人，唐末匠氏。鼐墨面曰“光庆”，又印曰“奚鼐墨”，又印曰“庚申”。而鼒墨大概与鼐同，惟“庚申”字异。见《墨经》及赵寅《墨谱》。

奚庭珪，易水人，或曰李庭（一作廷）珪，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非也。今之人但见有奚庭珪墨二品。庭珪父即超，何独有奚庭珪而无奚超也？赵寅达夫尝收得一种，上印文曰“宣府奚庭珪”，乃知居歙者李氏，籍宣者奚氏，各是一族而名偶同耳。《新安志》云，自蔡君谟以来，皆言李庭珪即奚庭珪，唯黄秉、李孝美云：奚墨不及李。友按《墨经》云：观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胶，所以养墨。又云：奚鼐之子超，鼒之子起。而别叙歙州李超，超子庭珪以下世家。是族有奚、李之异，居有易、歙之分矣。况《墨说》复指宣府之记为证，用众说，从姓氏书之，惟超、起，未尝以奚称，则仍李氏，不敢重出云。

李慥者，易水诸李之祖也。叶少蕴云：王景源使君所宝古墨一笏，盖其先待制所藏者。背铭曰“唐水部员外郎李慥制”，云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见，求以所用端石砚易之，景源久之方与。后携砚至行朝，有贵人欲以五万钱辍砚，景源竟惜，不与也（案元本下空一行）。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盖胶败而墨调也。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逾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常侍徐公铉为太简，言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挺，长不过尺，细裁如箸，与其弟锴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超墨有二品，其面或为特龙者，或曰“新安香墨”者，其幕曰“歙州李超造”，一上曰“李超”，其号虽异，亦互有精粗。王仲薿云其父岐公在仁宗朝被赐超墨，题云“检校水部员外郎臣超”，后以遗蔡君谟。君谟云：“超与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超之墨世不复传，襄尝侍群玉宴，辄赐得之。其从子絛云：“昭陵晚岁开内宴，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尝亲御飞白书以分赐，更以香药、名墨遍赉焉。一大臣得超墨，而君谟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谟时觉大臣意歉，有不足色，因密语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为贵，而不知有超也。既得易，辄欣然。及宴罢，骑从出内门去，将分道，君谟于马上始乃长揖曰：‘还知廷珪是李超儿否？’”超有弟起，其墨不传，子廷珪、廷宽。

廷珪，超之子，世为南唐墨官。蔡君谟云廷珪墨为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应用为染饰，今人间所有，皆其时余物也。其墨能削木，误坠沟中，数月不坏。昔年洛下为留守，推官，事王公，见遗廷珪墨，自是书笥中稍或益之，渐至知墨之说尤为精微。唐彦猷殊达此理，超与廷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邽”字。超死而珪业益精，面有龙文而其名亦有用“邽”字者，乃知名字不同形制有异者，作之有先后也。或曰：“何以知之？”曰：“类其父超也”。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仿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其墨，虽历数百年研磨，尚有龙脑气，此其验也。王原叔性爱墨，持玩不厌，几案床枕间往往置之，尝以柔物磨拭之，发其光色，至用衣袖，略无所惜。庆历中，有人持廷珪墨十丸求售，从子参预托言草文字，恐混其思，遽令麾去。既而闻之，极为叹息，其后尤难得，而屡以万钱市一丸。其品乃有邽字，作“下邽”之“邽”者为上作，“珪洁”之“珪”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最下。盖廷珪本燕人，奚初姓，后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宠其能，赐之姓也。虽名号有高下，其间又自有精粗，亦时有伪作者，人多惑。原叔言辨之，当视其背印，背印云“歙州李廷珪墨”，歙旁欠字之左足与州字之中，或其（或其二字误）李字之中画与子字之足贯，又与廷字壬之竖画，墨字之右角贯，视之上下相通者为真。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门尝走人取兖州善煤，手自和揉，妙为形体，其光色与廷珪相上下，既成，均遗好事，悉服其精。尝以廷珪墨遗蔡君谟，陇西李之洵谒之曰：“闻以墨遗君谟，囊中必缺，今请以一丸补之。”苏魏公云：高祖以来，所用廷珪墨一挺，于祖父宝之。长四寸，阔一寸，厚一寸，其色之黑，世无物及者，研之无声，面有“李廷珪墨”四字。苏子瞻为颜鬼绎作集引，其子复以廷珪墨遗之，金涂龙及铭云“李宪臣所属赐墨也”。又尝以蜀中冷金笺试墨，惟廷珪乃黑。陈无已云：晁无斁有李墨半丸，云是裕陵故物也。往于秦少游家，见李墨不为文理，质如金石，亦裕陵所赐。王平甫所藏者，其子斿以遗少游。潘谷见之，载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矣。”吴幵喜蓄墨，收古今名品甚具，诸李所制皆有之，云皆无出廷珪之右者。其坚利可以削木，书《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

帙用承晏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王彦若云赵韩王从太祖至洛，行故宫，见架间一箧，取视之，皆李氏父子所制墨也。因尽以赐王。后王之子妇蓐中血运危甚，医求古墨为药，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乃尽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邵公济云太祖下南唐所得廷珪父子墨，同他俘获物付主藏籍收，不以为贵也。后有司更作相国寺门楼，诏用黑漆，取墨于藏主，车载以给，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熙宁间，李舜举御药，为林子中言禁中墨无廷珪成挺者，但有承晏、文用等墨，为古墨之尤者。握子有“香”字乃廷珪，禁中尤珍之。吾家太史云：国初平江南时，廷珪墨连载数艘，输入内库，太宗赐近臣、秘阁帖皆用此墨。其后建玉清昭应宫，至用以供漆饰。而太史所记，与蔡、邵二说互有异同，故并载之。廷珪子承浩，早世故墨不多有，其后遂绝。友平生凡五见廷珪墨：其一见之于京师杨好谦家，面作柳枝瘦龙，上印一小“香”字，幕曰“歙州李廷珪墨”，黄罗囊袭之表以牙签曰“仁宗皇帝宝字墨”；其一见之于黄可玉清权斋，云是其外家宣和进士陈篆所藏；其一唐子真得于赵氏姑脂泽奁中，铭曰“保大元年歙州进墨务官臣李廷珪造”，后截留“保大”二字，易帖于庄肃幼恭；其一半挺见之于鉴书博士柯敬仲家，铭曰“保大元年正月七日奉旨造”，幕曰“宏文馆供奉库左行书云墨务官臣廷珪”，右行书云“墨务官臣廷宽”；其一见之于洛阳赵颜子之孙许，面作特龙，幕曰“保大九年奉敕造长春殿供御龙印香煤”，左行书云“墨务官臣廷邽、监官臣亮”，右行书云“臣夷中、臣子和、臣卞等进”。试之，皆光泽如新，独“宝”字墨质虽具，而胶法已败，疑为苏家赝物也。

廷宽，超之次子。蔡君谟云：李超并男廷宽墨，今少见。廷珪为第一，廷宽、承宴次之。又云欲求廷珪墨，终难得。或廷宽、承晏、文用皆其家法。子承晏，承晏子文用，文用子仲宣，仲宣子惟益、惟庆。承晏，廷宽之子。蔡君谟云李氏墨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无足取者。熙宁九年，苏魏公颂同修国史，开局日赐承晏笏挺双脊龙墨、张遇丸墨、澄心堂纸。及对，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宝之。”苏子瞻云：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字，尝携古锦囊，满其中皆是物者。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遂夺之。潘谷验墨，摸索便知精粗。一日过，鲁直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锦囊揣之曰：“此李承晏软剂，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谷廿年造者，今精力不及，无此墨也。”取视果然。

文用，承晏之子，能世其业，然墨差不逮，绝无有也。

仲宣，文用之子，亦如其父。陈无己云：南唐于饶置墨务，李本奚氏，以幸赐国姓，世为墨官云。唐之问质肃公之子有墨曰“饶州供进墨务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人子，颇有家法。以遗黄鲁直，鲁直谓不追孙氏所有而无已，谓过之陈留孙待制家，有墨半挺，号称廷珪，但色重尔，非古制也。

惟益，仲宣之子。叶少蕴云元祐初，京师杂买务货旧墨，犹有惟益所作千余挺，当时士大夫争取之，背印作“歙州务墨官李惟益造”者是也，弟惟庆。

惟庆，仲宣次子，其墨小挺子，优于大墨，可亚廷珪。一种有两头圜，面有双龙捧一牌子曰“供洒龙麝香墨”，幕文曰“歙州李惟庆墨”者，上品也。江南畏中国之威，其供御字并刻为“供洒”一种，面印皆同幕文曰“歙州供进墨务官李惟庆造”者，其次也。此后李氏遂无闻。宋仁宗时其子孙尚有为务官者，岁贡上方，绝不佳。每移文本州责之，殊不入用也。

张遇，易水人，遇墨有题“光启年”者，妙不减廷珪。宫中取其墨，烧去烟，用以画眉，谓之“画眉墨”。蔡君谟谓世以歙州李廷珪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遇亦有二品，易水贡墨为上，供堂墨次之。苏子瞻云“射香张遇墨”两枚，或自内庭得之，以见遗，藏之久矣。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仿佛。陈无己见秦少游有张遇墨一团，面为盘龙，鳞鬣具悉，其妙如画，其背有“张遇射香”四字，语曰“良玉不琢，谓其不借美于外也，张其后乎?”《墨经》云：凡印方直最难，往往多裂。易水张遇印多方直者，其剂熟可知。叶少蕴云：两汉间称墨多言丸，魏晋后始称螺，取其上锐必肖。如今之挺形而丸，则其制不可解。或云乃今之钱子墨。世传张遇墨乃唐末时物，皆为钱子，是其遗法，然极不便于研磨，古人为之，当别有意也。子谷。

谷制墨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邹志完谓遇之子名谷，然云黟川布衣，则疑别有同姓名者。又以处厚亦云黄山，意其自易水徙歙，如李氏。故漫从家世书之。子处厚。

处厚在黄山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其用远烟鱼胶。邹志完云，予用处厚墨久矣，而未之识。一旦处厚踵门，问其家世，则谷之子，遇之孙。昔李氏以墨显于江南，而遇妙得其法，至处厚益恐坠其家声，不汲汲于利，尤可尚也。

朱逢，歙州人。江南韩熙载自延其造化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曰“射香月匣”而宝之。虽至亲昵友无见之者。熙载死后，尽为诸妓分携而去。

## 卷 中

### 宋

柴珣，宋初时人，代居宣城，得二李胶法，出潘、张之上。其作玉梭样，铭曰“柴珣东窑”者。士大夫得之，盖金玉比也。其后有柴成务、朱君德二人墨，并狭小挺，制作不一。

陈赟，易水人，世传不多，与张遇等。其墨铭曰“易水光真墨”，幕曰“陈赟”。

陈朗，兖州人。宋初避讳，因以“三翁”记之。蔡君谟评墨，以李廷珪为第一，廷宽、承晏次之，张遇次之，朗又次之。不独造作有法，松烟自异。君谟得歙烟造墨，便有廷珪风采，乃知本性随其土地而异。朗弟远，远子惟进。杨如晦云歙州诸李稍喜出光，而东山诸陈作一色皴面。皴面便于研试，盖墨色皴暗，磨之培增光黑，为鬻者之利尔。大体入池早，作细文，入池迟，作皴文，无他术也。欲皮泛逾细而光，当出池时揩刷令净，以兔皮一番蘸水笼之，则应手如角皮，泛墨家言也。

陈己、陈湘、陈相、陈和、陈显。已上五人皆朗诸孙，胶法虽存，而妙处似非其子孙可传，故墨不逮昔人。己墨名为“飞鱼锤子”。相墨所谓“黑龙髓”者，铭曰“世业陈相，远烟清光”。刘贡父作墨，作“长新”字，长新，陈相也。《墨经》云兖人旧以十月煎胶，十一月造墨，今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见相墨，曰：“惜哉！一生胶耳。”

景焕，成都人，隐居玉垒山，尝得墨材甚精，造止五十团，不复更作。曰：“以此终吾身”。墨印文曰“香璧”，幕曰“副墨”。子焕有文艺，撰《野人闲话》、《牧竖闲谈》及画迹传于代。

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皓。已上六人皆宣州一族。大率如奚廷珪样，幕并篆文依歙样香墨。唯通墨挺大，而与诸盛小异。

· 宣道或曰：宣德不知何许人，墨皆范张遇，即未究郡国之来，姓名之出。李伯扬以其形制俱类廷珪，疑歙州人也。

姜潜，字至之，兖州人，隐居奉苻之太平镇。文潞公通判州事日访墨于姜，姜曰：“近颇难得，当求佳煤自制。”久之，携纸囊访公，曰：“此即煤也，泻之则盈盘，按之则如故。”又曰：“此亦可以如茶，啜之无害。”公如其言，啜一茶瓯。食顷，忽发咳声，香气上袭，芳馥如射。姜曰：“此所谓射煤也，研射入者，传之误矣。”墨成，颇珍惜之。

周明法、林鉴、陈泰。已上三人并兖州名手作墨，其得意者皆不减诸陈，但尚新耳。

王迪，西洛隐君子也。其墨法止用远烟、鹿胶二物，铣泽出陈瞻之右。文潞公尝从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奁见公，且请以指起烟，按亦随复。曰：“此烟之最轻远者”。乃抄烟以汤瀹，起揖公，对啜云：“当自有龙射气，真烟香也。凡墨入龙射，皆夺烟香而引蒸湿，反为墨病。俗子不知也。”黄太史以迪为镇州人，而家于洛也。

耿仁遂，歙州人。仁遂子文政、文寿。而耿盛、耿德真，皆世其家。德真所制甚精，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见也。

王顺，兖海人，徂徕独称诸陈，顺晚出而其法尤精，尝言墨贵轻、清。盖烟远则轻，胶远则清，墨家腻此，多肧暗乏坚致，非善法也。如李廷珪真墨坚如角石，年逾多而光采如新，斜研薄处可以利纸，或云廷珪佳煤一斤可受胶一斤，入手坚重，研不滞笔，所以独贵于世也。杨如晦谓顺墨稍坚重，有光，虽浓磨不留笔，似得廷珪妙处。

裴言元祐中为曹王造墨，故料精而墨善，比常品差胜。

郭玉，汲人。玉所制墨铭曰“供御郭玉”。

潘谷，伊洛间墨师也。墨既精好而价不二，士或不持钱，留券取墨，亦辄与之。苏子瞻闻之，曰“非市道人也”。尝与诗云：“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豫章黄鲁直尝得李廷珪墨，神宗所赐王安国平甫者，已而遗淮海秦少游，少游爱之，藏锦囊中。墨师过少游，少游出锦囊以示之，墨师手拊锦囊，即拜曰“真廷珪为者。畴昔见于平甫家，与此二矣。是岂常墨工所能哉？”后忽取积券焚之，饮酒三日，发狂浪走，赴井死。人下视之，盖趺坐井中，尚持念珠也。谷子遇陈无己，云供备使李唐卿，嘉祐中以书待诏者也，喜墨。尝谓予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损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并藏以薰之。”潘谷墨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陈惟进之墨一箧，十年而香（一作麝）气不入，但自作松香耳。盖陈墨肤理坚密，不受外熏，潘墨之香剂中，必入龙麝等也。

东野晖，兖人也。苏子瞻云晖所制墨，每枚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也。

苏澥，字浩然，武功人，度支郎中舜元之子，为秘阁校理，自号“支离居士”，喜造墨。所制皆作松纹皴皮而坚致如玉石。何子楚与其孙之南仲容游，其家藏不过数笏，子楚得半笏于李汉臣，持视仲容曰“真家宝也”。神宗朝丽人入贡，奏乞浩然墨，诏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进呈，其自珍秘盖如此。人有获其寸许者，如断金碎玉争相夸玩，黄鲁直所谓廷珪赝墨出苏家者，是浩然所作也。

晁贯之，字季一，性无他嗜，独见墨丸，喜动眉宇。其所制铭曰“晁季一寄寂轩造”者，不减潘、陈。其兄说之，字以道，深于名理，尤喜造墨，著《墨经》三卷，论产松之地，烟煤制造之法，及自古墨工知名者，凡三篇。

朱觐，九华人，善用胶作软剂，出光墨。滕元发作郡日，令其手制，铭曰“爱山堂造”者最佳。子聪，不逮其父。

僧清一，蜀人也，遇异人传墨法，有名江淮间，甚贵重之。

张居靖善造墨，黄鲁直试之，谓其鹿胶极坚黑，作皮肉不减曩时歙州煤。其光泽不足，良以岁月深远，爽调护耳。

陈瞻，真定人。初造墨遇一异人，传和胶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胶虽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湿润，初不蒸败，此其妙处也。又受异人之教，每斤

半千价，虽廉而利常赢余。何子楚尝以二万钱就瞻取墨，适非造墨时，因返金，而以断裂不全者二十笏为寄。曰："此因胶紧所致，非深于墨不敢为献也。"子楚宝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库转置百笏，自谓终身享之不尽。南渡一扫无余，继访好事所藏，盖一二见也。瞻在宣和间已自贵重，斤直五万，比其身在盖百倍矣。瞻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瞻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瞻法。又有胡德者，瞻之外孙也。

刘宁，真定墨工也。与同郡张顺各尊其艺，素不相下。康倬为章使之造墨，但多以钱遗之，不问所造之多寡，故尝得佳品。宣和乙巳春，为章赴官郏亭，将行，二人皆以墨献。张力言其墨胜刘，刘云："无多言，得以试之耳。"取二汤壶，炽炭熬之，使沸，各投墨一笏，煮之。自巳及酉，取视之，张墨已融败拆裂，刘墨坚好如故，叩之琅然，张乃大服。刘曰："二煤与胶皆一，所以异者万杵耳。"

常和，隐居嵩山，墨虽晚出，颇自珍惜。胶法殊精，必得佳煤然后造，故其价与潘、陈特高，收其赢以起三清殿。其铭曰"紫霄峰造"者，岁久磨灭，真可截纸。和子遇，不为五百年后名，而减胶售俗，正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悦俗眼，而作没骨花，以败其家法也。

解子诚（河东人）、韩伟升。已上二人墨挺极重厚，胶力不乏其精采，可与新制敌也。

田守元，一名守真，其墨式形制极精，而煤不甚佳，差胜小潘，然亦多沙耳。

梅鼎、张孜、关珪（弟瑛）、曹知微、陈昱、郭遇明、梅赡、张雅、高肩。已上十人并崇宁以来京师名手，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

侍其瑛，本良家子，少年流宕京师。元丰中以笔为业，入太学，供诸生甚勤，不计其直，辄与之，率日至或二三日一至，自尔稍稍受知当世公卿、大夫，遂以笔名家。其后造墨，和剂、制样稍佳，而胶法未精，不复取重于人。

李清，上党人，以墨著名。

郑涓，在重和中造墨，铭曰"凝香阁"者。张达明试之，谓不愧李氏。

薛安、薛容，少室人。容所造墨，用灶君山煤，真奇品也。

张滋，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举，胜江南名手。大观初，时学士彦许、八坐光疑共荐之，于是命造墨，入大观库，是后岁岁加赐钱至三二万。政和末，蔡京罢相而后止焉。滋亦能自重，方其得声价时，皇、越二王呼滋至邸，命出墨，谓虽百金弗吝也。滋不肯曰："滋非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遗人。"二王乃丐于上，诏各赐王十斤。然滋所造，实超古今。其墨积大观库，毋虑数万斤。世有"宣和睿制"者，盖滋所作也。（案皇越二王，似有误字。）

张浩，唐州人，居桐柏山，其墨精致，胶法甚奇，吴顺图二母岁造至百斤，遂压京都之作者矣（案"吴顺图二母"五字未详）。

王惟清、丁真一。已上二人隐居吴郡，皆能制墨，尤为米元章所赏识。

高庆和，歙人也。大观间，叶少蕴令庆和造墨，取煤于黄山，不复计直，盖以松渍漆并烧。又尝馆三韩，使人得其贡墨，碎之，参以三之一。既成，潘、张之徒皆不及，同时有汪通、高景修，皆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

潘衡，金华人。苏子瞻云衡初来儋耳起灶作墨，得烟丰而墨不甚精，因教其远突宽笼，得烟几减半，而墨乃弥黑，其文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皆精者也。常当防墨工盗用印，使得墨者疑。衡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如此，日久胶定，当不减李廷珪、张遇也。子瞻自儋耳归至广州，舟败，亡墨四篋，平生所宝皆尽，仅于诸子处得李墨一丸，潘谷墨两丸。自是至毗陵，捐馆舍所用，皆此三墨也。叶少蕴云，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东坡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因问东坡之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适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法，取牛皮胶以意和之，不能为挺，磊磈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谢去，盖自别得法，借东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实相蒙类如此，东坡乃以善墨闻耶。衡今在钱唐，竟以东坡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与九华朱觐上下也。有女居庐陵，传其业。孙秉彝，墨铭为"金华潘衡嫡孙秉彝"者是也。

潘昱，善造墨。范至能谓二王府帖是昱墨所摹拓。友按黄鲁直云：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版，刻法帖墨百本，分遗宫僚。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文，士大夫不能别也。至能号称博洽，而昱之名不同。疑传闻之误耳。

沈珪，嘉禾人。初因贩缯往来黄山，有教之为墨者，以意用胶，一出便有声称。后又出意取古松煤，杂松脂、漆滓烧之，得烟极精细，名为"漆烟"。每云韦仲将法止用五两之胶，至李氏渡江，始用对胶，而秘不传，为可恨。一日与张处厚于居彦实家造墨，而出灰池失于早，墨皆断裂，彦实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弃，遂蒸浸以出故胶，再以新胶和之。墨成，其坚如石珪，因悟对胶法。每视烟料而煎胶，胶成和煤，无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铭云"沈珪对胶，十年如石，一点如漆"，此最佳者也。其为人有信义，庚子寇乱，何子楚避地嘉禾，连墙而居，日为子楚言胶法，并观其手制，虽得其大概，至微妙处虽其子晏亦不能传也。珪年七十余终，晏先卒，其法遂绝。时有张孜墨，校珪漆烟而胜者。珪曰："非此敌也"。乃取篋中先减胶一丸与孜墨并，而孜墨反出其下远甚。子楚叩之云："廷珪对胶，于百年外方见胜妙。"盖虽精

烟，胶多则色为胶所蔽，逮年远胶力渐退，而墨色始见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胶不多而烟黑不昧，若岁久胶尽，则脱然无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润，则败矣。滕令椵监嘉禾酒时，延致珪甚厚，令尽其艺，既成，取小圆磨试，忽失所在。后二年，濬池得之，其坚致如故。令椵庄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鉴裁，谓珪曰："幸多自爱，虽二李不能远过也。"大观间，刘无言取苏浩然制铭，令沈珪作数百丸以遗好事，及当朝贵人所藏，未必皆浩然手制。然珪作墨，亦非近世墨工可及，实可乱真也。叶少蕴每劝人多蓄珪墨，珪死后，方知其可贵也。

僧仲球，融州人，世传李氏胶法，在都峤山中为朱仪伯（一作相）作墨，铭曰"学易堂"者是也。

# 卷下

## 宋

戴彦衡，新安人。绍兴间复古供御墨，盖彦衡所造自禁中降出，双角龙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画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彦衡力持不可，曰"松当用黄山所产，此平地松，岂可用?"人重其有守。《新安志》云：彦衡自绍兴八年以荐作复古殿等墨，其初降双脊龙样是米元晖所画，继作圭璧及戏虎样。时议欲就禁苑为窑，稍取九里松为之，彦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后衢池工载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彦衡尝出贡余一圭示米公，米公以为少有其比。

蒲大韶，阆中人，得墨法于黄鲁直，所制精甚，东南士大夫喜用之。尝有中贵人持以进御，高宗方留意翰墨，视题字曰"锦屏蒲舜美"，问何人，中贵人答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即掷墨于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复内。自是印识即书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传其法，与同郡史威皆著名。夔帅韩球令造数千（一作十）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所售者皆其族人及役作窃大韶以自贵云。何子楚云：近世所用蒲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绩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吴少师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谒，因问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坚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尔则不得经久也。又周昭礼云：大韶，涪州乐温人，婿文子安；梁杲，渠州人，皆世业此。梁胶法精而值直贵，蒲粗而损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携以来者皆蒲墨也。虽均名川墨，而工制异。外有幸（一误书）厚，又居蒲下，其家无人。杲有子思、温，绍其业。

蒲序，字中庠，隐居涪陵，作墨名世，不为外饰。其法用鹿胶和剂，极清有光晕，然着湿气，辄皴起，漆之则不复畏湿。曾见序墨一笏于大梁张君锡家，面铭曰"荆璞"，幕曰"黄耳金铉"，下云"墨隐"。蒲序制或云在廷珪前。序，宋渡江时尚存其后，有蒲云、蒲彦辉（一作晖）、蒲庭（一作廷）璋，皆其族人也。

郭彬，不知何许人，米元晖尝命其制墨，铭曰"山斋"。

王湍，以善墨名，尝为叶少蕴言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缠笔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许投之，不过一再磨，即不复见。少蕴试之，果然。

赵令衿，字表之，宋宗室，封安定郡王，子子觉。嗣子觉，字彦先，幼俊敏有文，世受墨法，手自制，铭曰"雪斋"，为世所贵，得之者价比金玉。彦先有子十四人，仕皆通显，惟伯鹿传其胶法最精，铭曰"超然清芬如在"，"超然"，表之自称也。世言李氏对胶之妙，彦先以为非特坚钝难磨，且终不能黑。其法用煤六分，胶四分，始为中度，但取烟，贵轻杵，和贵匀熟耳。煎胶以麋鹿角为上，驴胶次之，阿井胶又次之，至其要诀，又非人所能知也。

吴滋，新安人。滋家世藏汪彦章帖云：吴滋作墨，新有能声。绍兴庚申，于新安郡斋授以对胶法，试之当见其佳。孝宗在东宫，以滋所造甚佳，例外犒缗钱二万。其法取松烟，择良胶，对以杵力，故滓不留砚。李司农若虚云："新安出墨旧矣，唯李超父子擅名。近日墨工尤多，士大夫独称吴滋，使精意为之，不求厚利，骎骎及前人矣。"滋领其言云。

何南翔，遂宁人，以墨知名。张魏公留守建康，日以书至蜀，取南翔所制墨。王晦叔为铭，其面曰"立言追圣学，筹笔活苍生。"

胡景纯，潭州人，专取桐油烧烟，名曰"桐华烟"。其制甚坚薄，不为外饰以眩俗眼。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钱大，每磨砚间，其光可鉴。画工宝之，以点目，瞳子如点漆。李彦颖云：长沙多墨工，唯胡氏墨千金獭髓者最著。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今有郑子仪自谓得胡氏法。　俊臣俗名为"胡院子"；世英、友直、国瑞、沛然、文中，皆景纯子孙，俱世其业。

叶谷，永嘉人，作油烟墨，与潭州胡景纯相上下，而胶不及。

李世英，绍兴中在吴秦王益府治墨。一日，王为世英进墨入内，率一圭重十两，高宗见其墨挺厚大难执，遂不御而还之。其铭为"丛桂堂李世英造"者特佳。子克恭。

华邦宪，孝宗朝供御造墨。其一面曰"选德殿制，淳熙癸卯臣华邦宪造"，幕有特龙如画。（案《辍耕录》云：叶邦宪造复古殿墨，未详孰是。）

侯璋（汉人）、石宪、萧风（长沙人）、彭云、彭绍、张楠（沪人）、姚孟明、李英才（庐陵人）、杜大椿、张楚材、朱鼎臣、陈中正。已上十二人咸精其艺。淳熙以来，士大夫喜用其墨，视前代为无愧矣。

叶世英，闽中人。周子充《玉堂杂记》云：丁酉十一月壬寅，内直宣名至清华阁，既退，中使传旨赐世英墨五团。世英，御前墨工也。弟世杰。

郭忠厚，以墨名家，忠厚。子玘，玘子喜，忠厚。墨至今尚有射气，其面为双脊龙文，幕曰“嘉定己卯臣郭忠厚造”。会稽王宣子家藏玘墨一挺，铭曰“复古殿制、端平乙未臣郭玘造。”

胡智，新安人。李司农云智得李氏墨法。其婿陈琦，守妇翁之法，不求速售，故世少知者。司农寓居新安，物色其人，使之造墨，犹有昔人典型。

杨振，字声伯，长兴人。武举得官，蓄古器最富，多精品，故所制不下赵彦先。（案“古器”疑“古墨”。）

朱知常，铭曰“朱知常墨”，不下蒲史。

黄元功、詹从之、诸葛武仲、周达先、樊宗亮。已上五人并居太末，传赵彦先墨法，颇异常品。

刘忠恕，吴中人，家有墨一挺，形制甚大，止曰“刘忠恕”三字。纹理剥落，试之色泽如新。

刘文通子士先，端平间供御墨工。

叶茂实，太末人，善制墨。周公瑾言其先君明叔佐郡日，尝令茂实造软帐，烟尤轻远。其法用暖阁幂之，以纸帐约高八九尺，其下用碗贮油，炷（一有香字）灯烟直至顶。其胶法甚奇，内紫矿、秦皮、木贼草、当归、脑子之类，皆治胶之药。盖胶不治则滞而不清，故其墨虽经久或色差淡，而无胶滞之患。

杨伯起者，以墨称。其言取烟欲浮而轻，胶欲老而澄，均调揉治，不失其齐量，然后墨成。虽然，是直其粗耳，至若心解神悟，超然法度之外，吾亦不能评也。

俞林，善庆殿供御墨工，顷在淮南见墨一笏，幕作云龙文，面曰“俞林丘敀共制香墨”。敀，不知何人。

李果、徐禧、戴溶、谢东、黄表之、潘士衡、潘士龙、杨逢辰（庐陵人）、叶子震、柴德言、周朝式、张公明、张永清、朱仲益、林杲（字东卿）、舒泰之、舒天瑞、陈伯升（天台人）、陈道真、郑宣、方文龙、项应珍、范厚叔、翁寿卿、王大用、翁彦卿、周伯起（墨名为“齐峰”者）。已上二十七人并宋末名手，如舒泰之、翁彦卿皆尝供御造墨，其形制少精而多粗，殊不逮前人。岂一物之微，亦与世高下。盖松烟之法久绝，故刘叶之徒专尚油烟，宜简版不宜纸也。

## 高丽

高丽贡墨，猛州为上，顺州次之。旧作大挺，不善合胶，脆软不光。后稍得胶法，作小挺，差胜。然其烟极轻细，往时潘谷尝取高丽墨，再杵入胶，遂为绝等。其墨有曰“平虏城进贡”者，有曰“顺州贡墨”，或曰“猛州贡墨”。率长挺而坚薄如革版，其色泽，则顺不逮猛也。李公择曾惠苏子瞻墨半枚，其印文曰“张力刚”，岂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丽使者。魏道辅云新罗墨有蝇饮其汁，绳立死，不知何毒之如是也，后常戒人合药勿用新罗墨。日本亦有墨，遍肌印文，如柿蒂形。

## 契丹

陆子履奉使契丹日得墨，铭曰“阳岩镇造”者，其国精品也。滕子济亦有墨一大笏，为龙凤之文，面曰“镇库万年不毁”。

## 西域

西域僧为苏太简言彼国无砚笔，但有好墨，中国不及，云是鸡足山古松为之。太简常获贝叶，上有梵字数百，墨倍光泽。会秋霖，为窗雨湿，因而揩之，字终不灭。

## 金国

刘法，字彦矩，常山人，善博物。自制墨数品，铭曰“栖神岩造”者，佳品也。杨邦基为画《墨史图》，一曰入山，二曰起灶，三曰采松，四曰发火，五曰取煤，六曰烹胶，七曰和剂，八曰成造，九曰入灰治刷，十曰磨试。彦矩云初无入山、磨试二事，而成造、入灰、出灰、治刷本四事，杨合为二，复增入山、磨试，总成十图云。

杨文秀，字伯达，本江左人，在金之季，以善墨闻。其法不用松炬，而用镫煤。子彬得其遗法，以授耶律楚材，楚材授其子铸，使造一万丸，铭曰“玉泉万笏”。

## 杂记

《说文》云：墨，书墨也。从黑从土。墨者，烟煤所成，土之类也。

《释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汉书》：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汉中官令主御笔墨。

《东宫故事》：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

《东汉观记》曰：和熹邓后即位，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时供纸墨而已。

扬雄，诏令尚书，赐笔墨，观书石室。

汲太子妻《与夫书》曰：并致上书墨十螺。

《魏官仪》云：尚书郎缺，试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试一日，宿召会都，坐给笔墨以奏。

陆士龙《遗兄士衡书》云：三上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

《大业拾遗记》：宫人以蛾绿画眉，疑亦石墨之类。近世无复此物，沈存中括帅鄜延，界内有石油，然之烟甚浓，其煤可为墨，黑光如漆，松烟不及，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

晋令治书令史掌威仪禁令，领受写书缣帛、笔

墨。

陶侃献晋帝笺纸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极精妙。

《墨薮》云：凡书先取墨，必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胶，十年之上强如石者妙。

南朝以墨为螺、为量、为丸、为枚，陆士龙《与兄书》：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

《汉官仪》：令仆丞赐墨一枚。

欧阳通每书，其墨必古松之烟，末以射香，方可下笔。

唐元宗御案墨曰“龙香剂”。一日见墨上有小道士如蝇而行，上叱之，即呼“万岁”，曰：“臣乃墨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龙宾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赐掌文之官。

卢杞与冯盛相遇于道，各携一囊。杞发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曰：“天峰煤和针鱼脑入金溪子，手中录《离骚》古本，比公日提绫纹刺三百，为名利奴，顾当孰胜?”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许芝有妙墨八厨。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

老成相《墨经》曰：墨文如履皮，磨之油晕者，一两可染三万笔。又云墨染纸三年，字不能昏暗者，上。凡墨日日用之，一岁才减半寸者，万金不换。(案老成相《墨经》，麻三衡《墨志》作成老相《墨经》)

《文房宝饰》曰：养墨以豹皮囊，贵乎远湿。

徐鼎臣兄弟工翰染饰书具，尝出一月团墨，曰“此价直三万钱”，江左士人好事无及之者。

世言蜀中冷金笺最难为笔，非也。惟此纸难为墨。苏子瞻尝以此纸试墨，惟李廷珪乃黑。

今之小学者将书，必先安神养气，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后以左手磨墨，墨调手稳方书，则不失体也。又云“研墨如病”，盖重其调匀而不泥也。又云“研墨要凉，凉则生光。墨不宜热，热则生沫。”盖忌其研急而墨热。又李阳冰云“用则旋研，无令停久，久则尘埃相污，胶力隳亡，如此泥钝不任下笔矣。”

沈存中云南方暑雨时，墨恶蒸溽，可置煴阁中。其法不用，切切以梓木匣贮之。梅月微令近火，但要如人体温，不必太热，岁久胶性乾透，渐自不蒸。善墨虽蒸不坏，不善者虽焙亦蒸，全在制作，不问蒸也。

《墨经》云：凡墨，击之以辨其声。醇烟之墨，其声清响；杂烟之墨，其声重滞。若研之以辨其声，细墨之声腻，粗墨之声粗。粗谓之打砚，腻谓之入砚。凡研，直研为上。直研乃见真色，不损墨。若圜研磨，则假借重势往来，有风以助颜色，乃非墨之真色也。沙门惠洪云：司马君实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斤，或以为言，君实曰：“吾欲子孙知吾所用此物何为也”。

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墨将磨子。”李公择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尽。吕行甫平生好藏墨，士大夫戏之为“墨颠”，又如滕达道、苏浩然暇日晴暖，辄研墨水数合，弄笔之余，则啜饮之。

唐彦猷清简寡欲，不以世务为意。公退一室，萧然临书试墨，以此度日。

## 附　录

陆友，字友仁，姑苏人也。姑苏为东南都会，富庶甲于天下，其列肆大贾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读书，稍能执笔识姓名，即教为商贾事，以故文学日少。友仁生市廛阛阓之所，父以市布为业，独能异其所好，攻苦于学，邻里多窃笑之，虽其父亦不乐其子之习儒也。及长，益亲贤士大夫，往来其家，邻里虽有大姓，贤士大夫不入也。于是复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陆君为法。君善为歌诗，长于唐人五言律，工汉八分隶、楷，又博极群物。时海内治平，富家巨室争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钟鼎、铭刻，汉唐以来法书、名画，皆从陆氏鉴定真赝，一经品题，价遂十倍。尝观光上国，奎章阁鉴书博士柯公九思一见，服其精识，而侍书学士虞公集亦善其书，遂相与言于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职，君内顾无知己，乃与柯公南归吴，辟小室，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数竿，旁树湖石，峰峦秀异。室中左右图书，集古今杂录，前列乌几，上置天禄辟邪紫凤池，金铜镇纸，皆可爱玩。客至，出汉博山，出古龙涎，汲虎丘剑池水，煮建溪小凤团，清坐竟日。自号“砚北生”。著《砚史》、《墨史》，得卫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诸贤皆赋咏之。所为诗文，有《杞菊轩稿》。年四十八，以疾卒。

论曰：大、小二篆，变为八分，汉世多用之，而秦隶人之书未行也。晋王右军善隶，而八分之法隐，学者罕习焉。唐所传者韩择木、蔡有邻、李潮而已。今观其书，去汉远甚。近世洛阳杨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赵子期、吴彦晖，京兆杜伯原，皆著名当代而所尚不同。君独追踪石经，欲与蔡中郎、钟太傅相上下，可谓成于艺矣。杜公尝与予书杜子美诗一章，方正严重，如通经巨儒，进止有法。君亦为予书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见形迹，而刚强之风，温润之质，望之俨然。今二书亡失，而两君不可复见，故论著之，以慰怀之思云尔。(右传见徐显《稗传》)

# 蒙鞑备录

[宋]孟 珙撰 李 珍整理

《蒙鞑备录》一卷，原题宋孟珙撰。经王国维考证，“孟珙”乃“赵珙”之误。赵珙，生卒年不详。宋宁宗时镇守两淮，为都统司计议官。宁宗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奉淮东制置使贾涉之命，前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著此书记其所见所闻。书中记载了蒙古立国纪年、军事制度、太子诸王、诸将功臣等十几个方面的内容，介绍了蒙古族上层的生活方式、礼制习俗，为现存最早的记载蒙古开国事迹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书有《古今说海》、《历代小史》、《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这次整理以《历代小史》本为底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

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沱别种，故于历代无闻焉。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遇父母之丧，则嫠其面而哭。尝与之联辔，每见貌不丑恶，其腮有刀痕者，问曰：“白鞑靼否？”曰：“然。”凡掠中国子女，教成，却之。与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后，其国乃鞑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权管国事。近者入聘于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鞑靼也。每联辔间，速不罕未尝不以好语相陪奉慰劳，且曰：“辛苦！无管待，千万勿怪。”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者。其面横阔而上下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惟今鞑主忒没真者，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成吉思乃旧牌子头结娄之子，牌子头者，乃彼国十人之长也。今为创国之主，译曰“成吉思皇帝”，东征西讨，其国强大。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无庚甲，今考据其言而书之，易于见彼齿岁也。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亦尝问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每见月圆为一月，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成吉思少被金人虏为奴婢者十余年，方逃归，所以尽知金国事宜。其人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所传“忒没真”者，乃小名尔。初无姓氏，亦无名讳，近年以来有女真叛亡之臣为用，所以译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两字也。

鞑国所邻，前有纠族，左右乃沙陀等诸部。旧有蒙古斯国，在金人伪天会间亦尝扰金虏为患，金虏尝与之战，后乃多与金帛和之。按李谅《征蒙记》曰：蒙人尝改元天兴，自称太祖元明皇帝。今鞑人甚朴野，略无制度，珙常讨究于彼，闻蒙已残灭久矣。盖北方之国，或方千里，或方百里，兴衰起灭无常。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彼国俗也。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以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去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又慕蒙为雄国，故以国号曰“大蒙古国”，亦女真亡臣教之也。珙亲见其权皇帝摩睺国王，每自称曰“我鞑靼人”。凡彼大臣、元帅皆自称曰“我”，彼亦不知其为蒙，是何等名字，何为国号，何为年号。今所行文书，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南迁录》载鞑有诏与金国，称“龙虎九年”，非也。以愚观之，更迟年岁，则金虏叛亡之臣必教之撰其诞日以为节，又必教之改年立号也。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长；大皇弟久已阵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现在国中；三皇弟名忒没葛真，所统多系自己人马，善战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长子比因破金国，攻打西京云中时阵亡；今第二子却为大太子，名约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娄；五太子名龙孙，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数人，乃庶生也。女七人，长公主曰阿其鳖拽，今嫁豹

突驸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国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令领白鞑靼国事，日逐看经，有妇士数千人事之，凡征伐斩杀，皆自己出；三公主曰阿五，嫁尚书令国舅之子。余未知名。孙男甚众。

元勋乃彼太师、国王没黑助者，小名也。中国人呼曰摩睺罗，彼诏诰则曰“谋合理”，南北之音，轻重所讹也。现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行省太师、国王。乃黑鞑靼人，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故曰“权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有兄曰计里歌那，自有千骑，不任事。弟二人，长曰抹歌，现在成吉思处为护卫，次曰带孙归王，每随侍焉。国王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称之，不许呼他“国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仪，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着窄服，能诸国语。其次曰兔花儿太傅国公，声名亚于摩睺罗。又有鹞博者，官亦穹，现随成吉思掌重兵。又其次曰按赤那邪，现封尚书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骑军十余万，所统之人颇循法。鞑人自言随国王者皆恶，随尚书令者皆善也。其次曰刘伯林者，乃燕地云内州人，先为金人统兵头目，奔降鞑主。有子甚勇，而鞑主忒没真长子战死，遂将长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鞑人破燕京等处，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闲于家，其子现为西京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纪家人，现留守燕京。次曰札八者，乃回鹘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燕京等处有纸蝉儿元帅、史元帅、刘元帅等甚众，各有军马，皆听摩睺国王命令。

首相脱合太师者，乃兔花太傅之兄，原女真人，极狡狯，兄弟皆归鞑主为将相。其次鞑人宰相乃卒埒夺合，又有女真七金宰相，余者未知名，率皆女真亡臣。向所传有白俭、李藻者为相，今止见一处有所题曰“白俭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现有移剌晋卿者，契丹人，登第，现为内翰掌文书。又有杨彪者，为吏部尚书。杨藻者，为彼北京留守。珙所见国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使人到，则二人通译其言语，乃金人旧太守，女真人也。

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悉是骑军，起兵数十万。略无文书，自元帅至千户、百户、牌子头传令而行。凡攻大城，先击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驱使，乃下令曰：“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备，则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昼夜迫逐，缓者杀之。迫逐填塞壕堑立平，或供鹅洞炮座等用，不惜数万人。以此攻城，壁无不破者。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皇帝献，余物则敷俵有差。宰相等在于沙漠不临戎者，亦有其数焉。凡征伐谋议，先定于三、四月间；行于诸国，又于重五宴会，共议今秋所向。各归其国，避暑牧养至八月，咸集于燕都，而后启行。

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却养三年，而后再乘骑。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啮也。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并未始与豆粟之类。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

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止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近年以来掠中国之人为奴婢，必米食而后饱，故乃掠米麦，而于扎寨处亦煮粥而食。彼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彼亦解为煮粥。

鞑人在本国时，金虏大定间，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云：“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葛酋雍宛转闻之，惊曰：“必是鞑人为我国患。”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迄今中原人尽能记之曰：“二十年前，山东河北谁家不买鞑人为小奴婢，皆诸军掠来者。”今鞑人大臣，当时多有虏掠住于金国者，且其国每岁朝贡，则于塞外受其礼币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鞑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伪章宗立，明昌年间不令杀戮，以是鞑人稍稍还本国，添丁长育。章宗又以为患，乃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乣人戍之。酋首因唐古乣叛，结即剌都乣、木典乣、咩乣、后典乣等俱叛，金人发兵平之，乣人散走，投于鞑人。且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俱言民物繁庶，与乣同说鞑人治兵入寇。忒没真忿其欺凌，以此犯边，边州悉败死。燕虏谓鞑人曰：“我国如海，汝国如一掬沙，岂能动摇?”鞑人至今老幼皆能记此语。虏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惊恐，乃竭国中精锐，以忽杀虎元帅统马步五十万迎击之，虏大败。又再刷山东河北等处及随驾护卫等人马三十万，令高琪为大元帅，再败。是以鞑人迫于燕京城下。是战也，罄金虏百年兵力，销折溃散殆尽，其国遂衰。后来凡围河北、山东、燕北诸州等处，虏皆不敢婴其锋。

鞑人袭金虏之俗，亦置领录尚书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太师、元帅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诏敕等书，皆金虏叛臣教之遣发临民者。四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节使。今在于左右，带弓矢执侍，骁勇者曰“护卫”。

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睺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

具酒馔饮宴，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于衣袍上，其衣至损，不解浣濯。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装传袭，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

成吉思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外此并无他旌幢，惟伞亦用红黄为之。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国王者间有用银处，以此为别。其鞍马带上亦以黄金盘龙为饰，国王亦然。今国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师则张云。其下必元师方有一旗，国王止有一鼓，临阵则用之。鞍轿以木为之，极轻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为笴。手刀甚轻薄而弯。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国王处来者，所过州县及管兵头目处，悉来尊敬。不问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礼，穿戟门，坐于州郡设厅之上，太守亲跪以效勤。宿于黄堂厅事之内，鼓吹旗帜妓乐，郊外送迎之。凡见马则换易，并一行人从悉可换马，谓之"乘铺马"，亦古乘传之意。近使臣到彼国王处，凡相见礼文甚简，言辞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风。可恨金虏叛亡之臣教之，今乃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奸计，为可恶也。

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扇，以铁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决大事，类龟卜也。凡饮酒，先酬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

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极能走马。所衣如中国道服之类。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又有文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男女杂坐，更相酬劝不禁。北使入于彼国，王者相见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赖蛮公主，及诸侍姬称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诸饮宴，无不同席。所谓诸姬，皆灿白美色，四人乃金虏贵嫔之类，余四人乃鞑人。内四夫人者，甚姝丽，最有宠，皆胡服胡帽而已。

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四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者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如彼击鞠，止是二十来骑，不多用马者尔，恶其哄闹也。击罢，遣人来请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球，如何不来?"答曰："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乃曰："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球，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如何又要人来请唤?"因大笑而罚六杯。终日必大醉而罢。且每饮酒，其俗邻坐更相尝换，若以一手执杯，是令我尝一口，彼方敢饮。若以两手执杯，乃彼与我换杯，我当尽饮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见外客醉中喧哄失礼，或吐或卧，则大喜曰："客醉，则与我一心无异也。"我使人相辞之日，国王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所说"好城子"，乃好州县也。

# 黑鞑事略

〔宋〕彭大雅撰　徐霆疏证　李　珍整理

《黑鞑事略》一卷，宋彭大雅撰，徐霆注疏。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霆字长孺，永嘉（今浙江永嘉）人。两人分别于南宋绍定、端平年间奉使蒙古，各记所闻，归而参较，合为一书。该书内容丰富，叙述范围广涉蒙古地理、物产、气候、生活方式、语言文字、贸易、官制、军事等各方面，正文与疏证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后附后人校勘记。本书有《问影楼丛书》、《六经堪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问影楼丛书》本作底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

黑鞑之国（即北单于）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大银。其主初僭皇帝号者，小名曰忒没真，僭号曰“成吉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斛，其耦僭号者八人。

其子曰阔端、曰阔除、曰河西斛（立为伪太子，读汉文，书其师马录事）、曰合剌直；其相四人，曰按只斛（黑鞑人，有谋而能断）、曰移剌楚材（字晋卿，契丹人，或称中书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称将军），共理汉事，曰镇海，四人专理回回国事。

霆至草地时，按只斛已不为矣，黏合重山随屈术伪太子南侵。次年，屈术死，按只斛代之，粘合重山复为之助。移剌及镇海自号为“中书相公”，总理国事，镇海不止理回回也，鞑人无相之称，只称之曰“必澈澈”者，汉语令史也，使之主行文书尔。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余里）则渐高渐阔，出沙井（天山县八十里）则西望平旷无际，天间有达，初若崇峻，近前则坡阜而已。

霆所见沙石亦无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气候寒冽，无四时八节（如惊蛰无雷）。四月、八月常雪，风色微变。近而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

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岭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极冷，手足俱冻。

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

其畜牛、犬、马、羊、橐驼，胡羊则毛毹而扇尾，汉羊则曰“骨律”，橐驼有双峰者、有孤峰者、无有峰。

霆见草地之牛纯是黄牛，甚大，与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车，多不穿鼻。

其居穹庐（即毡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鞑王日徙帐以从猎较，凡伪官属从行。日起营牛、马、橐驼以挽其车上室，可坐、可卧，谓之帐舆。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谓之饮食车，派而五之，如蚁阵，萦纡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则止，谓之定营。主帐南向独居，前列妾妇，次之伪扈卫，及伪官属又次之。凡鞑主猎帐所在，皆曰“窝里陀”，其金帐故名（柱以金制，故名）。凡伪嫔妃与聚落群起，独曰“大窝里陀”者。其地卷阿负坡阜以杀风势，犹汉移跸之所，亦无定止，或一月，或一年迁。

霆至草地时，立金帐。想是以本朝皇帝亲遣使臣来，故立之以示壮观。前纲邹奉使至，不曾立；后纲程大使更后纲周奉使至，皆不立。其制即是草地大毡帐，上下用毡为衣，中间用柳编为窗眼透明，用千余索拽住，阈与柱皆以金里，故名。可容数百人。鞑主所坐胡床如禅寺讲座，亦饰以金，后妃等次第而坐，如构栏然。

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止如南方罘罳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用柳木织成硬圈，径用毡挽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水草尽则移，初无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其脊骨可为杓）、曰黄羊（其背黄，尾如扇大）、曰野马（如驴之状）、曰河源之鱼（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宴会不刑

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脔而先食，然后食人。

霆住草地一月余，不曾见鞑人杀牛以食。

其饮，食马乳与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饮，然后饮乙。乙将饮，则先与甲、丙、丁呷，谓之口到。甲不饮，则转以饮丙。丙饮讫，酌而饮乙，乙又未饮，而饮丁。如丙礼，乙才饮讫，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饮丙丁，谓之换盏。本以防毒，后习以为常，其味盐一而已。

霆出居庸关，过野狐岭千里，入草地，曰“界里泺”，其水沃而夜成盐，客以米来易，岁至数千石。更深入，见鞑人所，见鞑人所食之盐曰“斗盐”，其水白于雪，其〔下缺〕于牙，其底平如斗，故名“斗盐”，盖盐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硷，其草宜焉。

其爨草炭（牛马粪）。

其灯，草炭以为心，羊脂以为油；其俗射猎，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罝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飏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

霆见行下鞑户取毛索及毡，亦颇以为苦。霆沿路所乘铺马，大半剪去其鬃。叩之，则曰以为索纲之用。窝里陀为打猎围场，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

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顶故姑。

霆见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绡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银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妇女美色，用狼粪涂面。

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纻丝金线，色用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

霆尝考之，正如古深衣之制，本只是下领，一如我朝道服领，所以谓之方领。若四方上领，则亦是汉人为之。鞑主及中书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间密密打作细摺，不记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摺多耳。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谓之腰线，盖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

其言语，有音而无字，多从借声，译而通之谓之“通事”。其称谓，有小名而无姓，心有所疑，则改之。

霆见其自上至下则称小名，即不曾有姓，亦无官称。如管文书则曰“必澈澈”，管民则曰“达鲁花赤”，环卫则曰“火鲁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辈，自称为中书相公。若王檝则自称“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宣抚使”、“入国使”尔。初非鞑主除授也。

其礼，交抱以揖，左跪以为拜。

霆见其交抱即是厮搂。

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曰鼠儿年之类），今用六甲轮流（如曰甲子正月一日或三十日），皆汉人、女真教之。若鞑之本俗，初不理会得，只是草青则为一年，新月初生则为一月。人问其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青草。

霆在燕京宣德州见有历书，亦印成册。问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颁行，鞑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诗、能琴、能参禅，颇多能，其髭髯极黑，垂至膝，尝官作角子，人物极魁梧。

其择日行，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盈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必拜。

其事书之以木板，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篆，如曲谱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殆欲使之经山镇海，亦可互相检柅也。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做通事，便随鞑人行，打恣作威福，讨得撒花，讨得物事。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宝”，文字叠篆而方径三寸有奇，镇海主之，无封押以为之防。事无巨细，须伪酋自决。楚材、重山、镇海得同握鞑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鞑主之命，而生杀予夺之权已移于弄印者之手。

霆尝考之，只是见之文书者，则楚材、镇海得以行其私意，盖鞑主不识字也。若行师用军等大事，只鞑主自断，又却与骨肉谋之，汉儿及他人不与也。每呼鞑人为“自家骨头”，虽至细交讼事，亦用撒花直造鞑主之前，然终无不决而去。

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人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必占，占不再四而已。

霆随一行使命至草地，鞑主数次烧琵琶，以卜使命去留，想是烧琵琶中当归，故得遣归。烧琵琶即钻龟也。

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为之事，则曰“天教凭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于民，无不然。

其赋敛差发，数马而乳，宰羊而食，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犹汉法之上供也。置蘸之法，则听诸酋头项自定。差使之久近汉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岁课城市丁丝二十五两，牛羊丝五十两（谓借过回回银买给往来使臣食过之数）。乡农身丝百两，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漕运银纲合诸道，岁二万铤。旁蹊曲径而科敷者不可胜言。

霆所过沙漠，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又有一项，各出差发，为各地分蘸中之需，上下亦一体，此乃草地差发也。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选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鞑主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霆在燕京，见差胡丞相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乞儿行亦银作差发。燕教学行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金马玉堂卢景善，明月清风范子仁。李舍才容讲德子，张斋恰受舞雩人。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此可见其赋敛之法。

其贸易，以羊马、金银、缣帛。

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行其息。一铤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铤。或市百货而贸迁，或托夜偷而责偿于民。

霆见鞑人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自鞑主以下，只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回回自转贷与人，或多方贾贩，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大率鞑人止欲纻丝、铁鼎、色木，动使不过衣食之需。汉儿及回回等人贩入草地，鞑人为之，回回又以物置无人之地，却远远车望，才有人触着，即来昏赖。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会诸国言语，真是了得。

其官称，或"赞国王"，或"权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诸国亡俘或曰"中书丞相"，或"将军"、或"侍郎"、或"宣抚运使"，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

霆尝考之，鞑人初未尝有除授及诸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鞑人止有虎头金牌、银牌，或有劳自出金银，请于鞑主许其自打牌，上镌回回字，亦不出于"长生天底气力"等语尔。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随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贱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

其民户，体统十人谓之排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

其国禁草生而斸地，遗火而爇草者，诛其家；拾遗者、履阈者、箠马之面目者、相与淫奔者，诛其身；食而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吉；轴毳帘而外者，责其心系鞑主之颈；骑而相向者，其左而过，则谓之相顺；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则谓之相逆；酌乳酪而倾器者，谓之断后；遭雷与火者，尽弃其资畜而逃，必期年而后返。

霆见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

其赏罚，则俗以任事为当然，而不敢以为功。其相与以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里去、或水里去，则与之去，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觧（觧者，不好之谓）。故其国平时无赏，惟用兵战胜，则赏以马或金银牌，或竹丝缎。陷城则纵其掳掠子女、玉帛，掳掠之前后，视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于门，则后者不敢入，有过则杀之，谓之按打奚，不杀则充八都鲁军（犹汉之死士）。或三次，然后免。其罪之至轻者，没其资之半。

霆见其一法最好，说谎者死。

其犯寇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盗乙之奴物，皆没甲与奴之妻子、畜产而杀其奴及甲，谓之断案主，其见物则谓之撒花，予之，则曰捺杀，因鞑语好也。不予，则曰冒，鞑语不好也。撒花者，汉语好也。

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射，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飚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持抹鞦而已。

其步射，则八字脚步阔而腰蹲，故能有力而穿札。

霆见鞑靼耆婆，在野地生子才毕，用羊毛揩抹，便用羊毛包裹，束在小车内，长四尺，阔一尺。耆婆径扶之马上而行。

其马野牧，无刍粟。六月餍草始肥。牡者四齿则扇，故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风寒而久岁月。不扇，则反是耳。易嘶骇，不可设伏，蹄锲薄而怯石者，叶以铁或以板，谓之脚涩。凡驰骤勿饱，凡鞍解，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调息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

霆尝考鞑人养马之法。自春初罢兵后，凡出战归，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生，则取而鞚之，执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膘落，而日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成膘而生病。此养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多病也。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剌马种外，余者都扇了。所以无不强壮也。移

剌者，公马也。不曾扇，专管骒群，不入扇马队，扇马、骒马各自为群队也。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剌赤管。手执鸡心铁挝以当鞭棰，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客领其所管之马环列于主人帐房前，少顷各散。每饮马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各以资次先后来，饮足而去。次日复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远挥铁挝，俯首驻足，无敢乱，最为整齐。其骒群，每移剌马一匹管骒群五、六十匹，骒马出群，移剌马必咬踢之，使归。或他群移剌马逾越而来，此群移剌马必咬踢之，使去。摰而有别，尤为可观。其鞍辔轻简，以便驰骋，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齿前竖而后平，故折旋而不伤鞾；圆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阔，故靴易入；缀鞾以革，故手柔而不滑；灌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断烂；阔不逾一寸，长不逮四总，故立马转身极顺。

其军，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骑士而无步卒，人二三骑或六七骑谓之一纠（都由切，即一队之谓）。武酋、健奴自鸠为伍，专在主将之左右，谓之八都鲁军，曩攻河西女真诸国，驱其人而攻其城。

霆往来草地，未尝见有一人步行者。其出军，头目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一二匹。

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革六重）、有顽羊角弓（角面连靶通长二尺）、有响箭（即鸣镝也）、有驼骨箭、有批针，剡木以为栝，落鹏以为翎；有环刀，效回回样，轻便而犀利，靶小而褊，故运掉也易；有长、短枪，刃板如凿，故着物不滑，可穿重札；有防牌以革编绦，否则以柳，阔三十寸，而长则倍于阔之半；有团牌，时前锋臂之，下马而射，专为破敌之用；有铁团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阵转旋之便；有拐子木牌，为攻城避炮之具。每大酋头项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许置），常卷常偃，凡遇督战，才舒即卷。攻城则有炮，炮有棚，棚有纲索以为挽索者之蔽，向打凤翔，专力打城之一角，尝立四百座，其余器具不一而足。其长技，弓矢为第一，环刀次之。

霆尝考之，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为鞍，桥以羊皮，鞾亦剜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虏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

其军粮，羊与沛马（手捻其乳曰沛）。马之初乳，日则听其驹之食，夜则聚之以沛，贮以革器、澒洞数宿，微酸，始可饮。谓之“马奶子”。才犯他境，必务抄掠，孙武子曰“因粮于敌”是也。

霆尝见其日中沛马奶矣，亦尝问之。初无拘于日与夜，沛之之法，先令驹子啜教乳路来，即赶了驹子，人即用手沛下皮桶中，却又倾入皮袋撞之，寻常人只数宿便饮。初到金帐，鞑主饮以马奶，色清而味甜，与寻常色白而浊、味酸而膻者大不同，名曰“黑马奶”，盖清黑。问之，则云此实撞之七八日，撞多则气清，清则不膻，只此一处得饮，他处更不曾见。玉食之奉如此。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汁，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得多耳。回回国贡来。

其行军常恐冲伏。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敌兵、某所粮草，皆责辨哨马回报。如大势军马并力蛸集，则先烧琵琶，决择一人以统诸部。

霆见鞑人未尝屯重兵于城内，所过河南北郡县，城内并无一兵，只城外村落哨马星散摆布，忽遇风尘之警，哨马响应，四向探刺，如得其实，急报头目及大势军马也。

其营必择高阜，主将驻帐必向东南，前置逻骑，鞑语“托落”者，分番警也（惟前面无军营）。帐之左右与帐后诸部军马，各归头项，以席而营。营又贵分，务令疏旷，以便刍秣。营留二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营主之名即是夜号，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余则整整不动也。惟哨马之营则异于是，主者中据，环兵曰表，传木刻以代夜逻（即汉军传箭法）。秣马营里，使无奔逸，未暮而营，其火谓之“火铺”。及夜则迁于人所不见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铺则仍在于初营之所，达晓不动也。

霆见其多用狗铺，其下营直是日，要审观左右营势。

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不挠，可里万众；千骑分张，可监百里；推坚陷阵，全藉前锋；衽革当先，例十之三。凡遇敌阵，则三三五五四五，断不簇聚，为敌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骑宜分。敌分亦分，敌合亦合，故其骑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雷逝，谓之“鸦兵撒星阵。”其合而分，视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听姑诡之声以自为号。自迩而远，俄顷千里。其夜聚，则望燎烟而知其所战。宜极寒而无雪，则磨石而祷天。

霆见鞑人行军，只是一个不睹，是蛮逼而已，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师南侵日，少曾吃亏，是胆愈壮，而愈无敌也。鞑人粮食因只是车马随行，不用运饷，一军中宁有多少鞑人，其余尽是亡国之人。鞑人随行羊马，自食尚不足，诸亡国之人亦须要粮米吃。以是知不可但夸鞑人之强，而不思在我自强之道也。

其破敌，则登高眺远，先审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故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

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此计之外，或臂团牌，下马步射。一步中镝，则两旁必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镝或见便以骑蹙步，则步后驻队驰敌迎击。敌或坚壁，百计不中，则必驱牛畜或鞭生马，以生马搅地，敌阵鲜有不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既久，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或敌阵已动，故不遽击，待其疲困，然后冲入；待其兵寡，然后则先以土撒，后以木拖，使尘冲天地，疑兵众，每每自溃；不溃则冲，其破可必。或驱降俘，听其战败，乘敌力竭，击以精锐；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城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或因其败而巧计取胜，只在乎彼纵此横之间，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胜则尾敌袭杀，不容逋逸。其败则四散迸，追之不及。

其军马将帅，旧谓之十七头项。忒没真（即成吉思，死后，其军马兀突解之母今自领之）。伪大太子拙职（已杀死了），伪二太子茶合解（见出戍回回国），伪三太子兀窟解（即今鞑主），伪四太子驼栾（自河南归，病死。以上四人并忒没真子）。忒没哥窝真（或呼为窝阵，又呼为袅圣大王，忒没真弟。）、控只解（忒没真之侄，兀窟解之弟。）、拨都马（忒没真之婿）、白撕马（一名白撕卜，即白鞑伪太子，忒没真婿。伪公主阿剌罕之前夫）、暮花里国王（黑鞑人力传窝之父、察剌温之祖也）、纥忒郡王（黑鞑人）、萧夫人（契丹人。专管投拜户炮车）、阿海（契丹人。元在德兴府）、秃花（即阿海之弟，元在宣德府）、明安（契丹人。今行者憨搭燕京大哥卜其子也）、刘伯林（汉人中第一万户），兵数多寡，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数妻，或一妻而数子，昔稀今稠，则有增而无减。今之头项，又不知其几，老酋宿将，死者过半。曩与京虏交兵，今关河之间，如速不解忒、没解忒、塔察尔（今名奔盏）、按察尔却尚无恙，然战不休，则续能兵者，又似不乏。

霆见其俗，一夫有数十妻，或百余妻，一妻之畜产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蕃衍，不许有妒忌者。今鞑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黑鞑人少髯，故多必贵也。霆在金帐前，忽见鞑主同一二人出帐外射宫。只鞑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远。射毕，即入金帐。

其头项分戍，则窝真之兵在辽东，茶合解之兵在回回，拨都附马之兵在河西，各有后顾之忧。黑鞑万户八人，人不满万，但伯叔、兄弟、子侄、亲戚之兵不隶万户之数。万户四人，如严实之在郓州（今东平府是也。），则有山东之兵。史天翼（即史三）之在真定，则有河东、河北之兵。张柔之在满城（保州属县），则有燕南之兵。刘黑马（伯林之子）之在天城（西京属地），则有燕蓟山后之兵。他虽有领众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数之多，事力之强也。如辽东、河西、回回诸国之又在汉万户之外。

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少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称胜兵。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州后门相对。其国之城三百里，出产甚富，地暖，产五谷、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其残虐诸国，已破而无事者，东南曰鞑金虏（女真）；西北曰奈蛮（或曰乃满），曰乌鸽，曰速里，曰撒里鞑、白机里（回回国名）；正北曰达塔（即元鲁速之种），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争而未竟者，东曰高丽，曰辽东万奴（即女真大金国），厥相王贤佐，年余九十，有知来之明；东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子（即狗国也。男子面目拳块，而乳有毛，走可及奔，女子佚丽，鞑攻之而不能胜）；西南曰斛速益律子（水鞑靼也），曰木波（西番部领不立君）；西北曰克鼻梢（回回国，即回讫之种），初顺鞑，后叛去，阻水相抗。忒没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则残金种类又毓盛矣。不如留茶合解镇守，且把残金绝后，然后理会。癸巳年，茶合解尝为太子所劫。曰胵茑（黑回回国。其地不雨，卖水以为国）；正北曰辣吸绐（黑契丹。名契丹，一名大丹，即大石林国）。或削其国，或俘其众，如高丽、万奴、狗国、水鞑靼、木波皆可置而不问，惟克鼻梢一国稍武，余烬不扑，则有燎原之忧，此鞑人所必争者。

霆见王檝云：某向随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成吉思灭其国，先脔国师。国师者，比丘僧也。其后随成吉思攻金国凤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解含哀云：金国牢守潼关、黄河，卒未可破。我思量凤翔通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黄河。后来遂自西川迤逦入金，房出浮光，径造黄河之里，竟灭金。盖鞑人专求马蹄实路，又使命临发草地。楚材说与大使：你们只恃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其从军而死也，驼其尸以归，否则罄其资囊而瘗之。

霆见其死于军中者，若奴婢能自驼其主尸首以归，则给以畜产。他人致之，则全有其妻子、畜产。

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余三十里），逻骑以为衡。

霆见忒没真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斯，即死，葬于斯，未知果否。

霆初归自草地，尝编叙其土风俗。及至鄂渚，与前纲书状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编以相参考，亦无大辽绝。遂彭所编者为定本，间有不同，则霆复书于下方。然此亦述大略，其详则见之《北征日记》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长孺书。

# 元朝秘史

[元] 佚　名撰　王玉亮整理

《元朝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或作"脱卜赤颜"、"脱必赤颜"），元佚名撰。原文为畏兀儿体蒙古文，成书年代有戊子（一二二八）、庚子（一二四〇）、壬子（一二五二）、甲子（一二六四）诸说。明初，四夷馆以它作为学习蒙文的教材，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旁译，并附有总译，定名为《元朝秘史》，收入《永乐大典》，清代改称《蒙古秘史》。是书记载了成吉思汗祖先的谱系、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流、成吉思汗生平及窝阔台统治前期的活动，是研究十三世纪蒙古社会历史最重要的资料。畏兀儿体蒙古文本已散佚，汉字音传本有十五卷本和十二卷本，内容相同。这次整理以《连筠簃丛书》本为底本，并参考了今人已有的整理成果。

## 卷　一

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马察，塔马察生的子名豁里（舌）察儿篾儿干，豁里（舌）察儿篾儿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罗（舌）温（下），阿兀站孛罗（舌）温（下）生的子名撒里合（中）察兀，撒里合（中）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挦锁赤，挦锁赤生的子名合（中）儿出，合（中）儿出生的子名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的妻名忙豁（中）勒真豁（中）阿，他生的子名脱罗（舌）豁（中）勒真伯颜。脱罗（舌）豁（中）勒真的妻名孛罗（舌）黑臣豁（中）阿，他有一个家奴后生，名孛罗（舌）勒歹速牙勒必；又有两个好骟马，一个答驿儿马，一个孛罗（舌）马。脱罗（舌）豁（中）勒真生二子：一个名都蛙锁豁（中）儿，一个名朵奔篾儿干。

都蛙锁豁（中）儿独额中生一只眼，望见三程远地的势物。

一日，都蛙锁豁（中）儿同弟朵奔篾儿干，上不儿罕山上去。都蛙锁豁（中）儿自那山上，望见统格黎名字的河边有一丛百姓顺水行将来。

都蛙锁豁（中）儿说："那一丛起来的百姓里头，有一个黑车子，前头有一个女儿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与弟朵奔篾儿干做妻。"就教朵奔篾儿干去看了。

朵奔篾儿干到那一丛百姓里头看了。这女儿名阿阑豁（中）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

那丛百姓，是豁（中）里（舌）剌儿台篾儿干家。当初，阔勒巴儿忽（中）真地面的主人名巴儿忽（中）歹篾儿干，有一个女儿名巴儿忽（中）真豁（中）阿，嫁与豁（中）里（舌）秃马敦部落的官人名豁（中）里（舌）剌儿台篾儿干为妻，在阿里黑兀孙地面，生了这阿阑豁（中）阿名字的女儿。

豁（中）里（舌）剌儿台篾儿干起来的缘故，为豁（中）里（舌）秃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被自火里禁约，不得打捕的上头。烦恼了，听得不儿罕山野物广有，全家起来，投奔不儿罕山的主人名哂赤伯颜，因此就做了豁（中）里（舌）剌儿姓。朵奔篾儿干取了阿阑豁（中）阿为妻的缘故是这般。

阿阑豁（中）阿朵奔篾儿干取了为妻的后头，生二子：一个名不古讷台，一个名别勒古讷台。

朵奔篾儿干的哥哥都蛙锁豁（中）儿，有四子。同住的中间，都蛙锁豁（中）儿死了。他的四个孩儿，将叔叔朵奔篾儿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离起去了，做了朵儿边姓。

在后，一日，朵奔篾儿干往脱豁（中）察黑温都儿名字的山上捕兽去。于树林内遇着兀良哈（中）部落的人，在那里将杀了一个三岁鹿的肋肩肚脏烧着。

朵奔篾儿干问他索肉。兀良哈（中）的人，将这鹿取下头皮带肺子自要了，其余的肉都与了朵奔篾儿干。

朵奔篾儿干将得的鹿肉，驮着回去，路间遇着一个穷乏的人，引着一个儿子行来。

朵奔篾儿干问他："你是什么人?"其人说："我是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穷乏。你那鹿肉将与我，我把这儿子与你去。"

朵奔篾儿干将鹿一只后腿的肉与了，将那人的儿子换去家里做使唤的了。

朵奔篾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中）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名不忽（中）合（中）塔吉，一个名不合（中）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

朵奔篾儿干在时生的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两个儿子，背处共说："俺这母亲，无房亲兄弟，又无丈夫，生了这三个儿子。家内独有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么?"道说间，他母亲知觉了。

春间，一日，他母亲阿阑豁（中）阿煮着腊羊，将五个儿子唤来根前列坐着。每人与一只箭竿，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将五只箭竿束在一处，教折折呵，五人轮着，都折不折。

因那般，他母亲阿阑豁阿说："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阿阑豁（中）阿就教训着说："您五个儿子，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只箭竿一般，各自一只呵，任谁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这五只箭竿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住间，他母亲阿阑豁（中）阿殁了。

母亲阿阑豁（中）阿殁了之后，兄弟五个的家私，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不忽（中）合（中）塔吉、不合（中）秃撒勒只四个分了，见孛端察儿愚弱，不将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与。

孛端察儿见他哥哥每将他不做兄弟相待，说道："我这里住什么？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骑着一个青白色断梁疮秃尾子的马，顺着斡难河，去到巴勒谆阿剌名字的地面里，结个草庵住了。

那般住的时分，孛端察儿见有个雏黄鹰，拿住个野鸡。他生计量，拔了几根马尾，做个套儿，将黄鹰拿着养了。

孛端察儿因无吃的上头，见山崖边狼围住的野物，射杀了，或狼食残的拾着吃，就养了鹰，如此过了一冬。

到春间，鹅、鸭都来了，孛端察儿将他的黄鹰饿了飞放，拿得鹅鸭多了，吃不尽，挂在各枯树上，都臭了。

都亦连名字的山背后，有一丛百姓，顺着统格黎河边起来。孛端察儿每日间放鹰，到这百姓处讨马奶吃，晚间回去草庵子里宿。

那百姓问孛端察儿索这黄鹰，他不曾与。两家也不曾相问名姓，只这般住了。

孛端察儿哥哥不忽（中）合（中）塔吉，后来顺着斡难河去寻他，行到统格黎河边，遇着那丛百姓，问道："有一个那般人，骑着那般马，有来么道?"

那百姓说："有个那般的人、那般的马，与你问的相似。他再有一个黄鹰，飞放着。日里来俺行吃马奶子，夜间不知那里宿。但见西北风起时，鹅、鸭的翎毛似雪般刮将来，想必在那里住。如今是他每日来的时分了，你略等候着。"

略住间，望见一个人来到呵，果然是孛端察儿。他哥哥认得，引将回去了。

孛端察儿点着马，随他哥哥行间，说道："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说了，他哥哥不答应他。

孛端察儿再将前头的言语说了两遍，他哥哥才说："你两三遍的言语，只是这般说呵，意思里如何?"

孛端察儿回说："恰才统格黎河边那一丛百姓，无个头脑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掳他!"

他哥哥说："既是这般呵，到家里去，哥哥弟兄每商量着，却来掳他。"

到家里，兄弟每商量了，教孛端察儿做头哨。

孛端察儿哨到那里，将他一个怀孕的妇人拿住，问他："你是什么人氏?"有那妇人回道："我是札儿赤兀惕，阿当罕（中），兀良（舌）合（中）真的人氏。"

那其余百姓，他兄弟五个都掳将回来了。因这般，头口也有，茶饭使唤的都有了。

那怀孕的妇人，孛端察儿将做了他妻，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唤作札只剌（舌）歹。后来札答剌（舌）的人氏，他便是他祖。那札只剌（舌）歹的儿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儿子，名不里（舌）不勒赤鲁（舌）；不里（舌）不勒赤鲁（舌）的儿子，名合（中）剌（舌）合（中）答安；合（中）剌（舌）合（中）答安的儿子名札木合（中），就做了札答阑姓氏。

那妇人、孛端察儿根前再生一个儿子，名巴阿里（舌）歹。后来做了巴阿邻人氏的祖。那巴阿里（舌）歹的儿子名赤都忽勒孛阔。赤都忽勒孛阔娶的妻多，儿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篾年巴阿邻姓氏。

别勒古讷台做了别勒古讷惕姓氏。不古讷台做了不古讷兀惕姓氏。不忽（中）合（中）塔吉做了合（中）塔斤姓氏。不忽（中）秃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儿做了孛儿只斤姓氏。

孛端察儿又自取了个妻，生了个儿子名把林（舌）失亦剌（中）秃合（中）必赤。那合（中）必赤的母，从嫁来的妇人，孛端察儿做了妾，生了个儿子名沼兀列（舌）歹。孛端察儿在时，将他做儿，祭祀时同祭祀。有来。

孛端察儿殁了后，把林（舌）失亦剌（舌）秃合（中）必赤将沼兀列（舌）歹不做兄弟相待，说道："在家常川有阿当合（中）、兀良（舌）合（中）歹人氏的人往来，莫敢是他的儿子?"祭祀时逐出去了，后来做了沼兀列亦杨姓氏。

合（中）必赤的子名篾年土敦。篾年土敦生子七人：一名合（中）赤曲鲁克，一名合（中）臣，一名合（中）赤兀，一名合（中）出剌，一名合（中）赤温，一名合（中）阑歹，一名纳臣把阿秃儿。

合（中）赤曲鲁的子名海（中）都，海（中）都的母名那莫仑。合（中）臣的子名那牙吉歹，那牙吉歹因他性儿好装官人模样，就做了那牙勒姓氏。合（中）赤兀的子名巴鲁（舌）剌台，因他生的身子大，吃茶饭猛的上头，就做了巴鲁（舌）剌思姓氏。合（中）出剌的子也吃茶饭猛，唤做大巴鲁（舌）剌、小巴鲁（舌）剌、额儿点图巴鲁（舌）剌、脱朵颜巴鲁（舌）剌，将这四个名，就做了姓氏。合（中）阑（舌）歹的儿子争粥饭，无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答安惕姓氏。合（中）赤温的儿子名阿答儿歹，兄弟中间好间谍，就做了阿答儿斤姓氏。纳臣把阿秃儿生二子：一名兀鲁（舌）兀歹，一名忙忽（中）台，就做了兀鲁（舌）兀惕、忙忽惕二姓氏。纳臣把阿秃儿自娶的妇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朵豁（中）剌歹。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中）儿多黑申，一名察剌（舌）孩领忽（中），一名抄真斡儿帖该。伯升豁（中）儿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禅。察剌（舌）孩领忽（中）生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察剌（舌）孩领忽（中）收嫂为妻，又生一子名别速台，就做了别速惕姓氏。抄真斡儿帖该生子六人：一名斡罗（舌）纳儿，一名晃（中）豁（中）坛，一名阿鲁剌惕，一名雪你惕，一名合（中）卜秃儿合（中）忽，一名格泥格思，就做了这六等姓氏。

屯必乃薛禅生二子：一名合（中）不勒合（中）罕，一名挦薛赤列。挦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儿。合（中）不勒生七子：一名斡勤巴儿合（中）黑，一名把儿坛把阿秃儿，一名忽（中）秃黑秃蒙古儿，一名忽（中）图剌合（中）罕，一名忽（中）阑，一名合（中）答安，一名脱朵延斡惕赤斤。斡勤巴儿合（中）黑的子名忽秃黑秃主儿乞。忽秃黑秃主儿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别乞，一名台出，他每做了主儿乞姓氏。

把儿坛把阿秃儿生四子：一名忙格秃乞颜，一名捏坤太子，一名也速该把阿秃儿，一名答里台斡赤斤。忽秃黑秃蒙古儿生一子，名不里（舌）孛阔，于斡难河边筵会时，将太祖的弟别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便是这不里（舌）孛阔。

忽图剌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儿马兀，一名阿勒坛。忽阑把阿秃儿的子也客扯连，有两个奴婢：一名把歹，一名乞失黎黑。后来到太祖时，都教做了答剌儿罕官人。惟合（中）答安、脱朵延两个无子嗣。

众达达百姓，合（中）不勒皇帝管着来。合（中）不勒皇帝虽有七个孩儿，都不曾委付，却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儿俺巴孩管了。

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两个海子中间的河，名兀儿失温，那边住的塔塔儿一种人。俺巴孩将女儿嫁与他，亲自送去，被塔塔儿人拿了，送与大金家。俺巴孩去时，别速氏巴剌（舌）合（中）赤名字的人说将回去，说道："你对合（中）不勒皇帝的七个儿子中间的忽（中）图剌根前，并我的十个儿子内的合（中）答安太子根前说：'我是众百姓的主人，为亲送女儿上头，被人拿了，今后以我为戒。你每将五个指甲磨尽，便坏了十个指头，也与我每报仇。'"

那时，太祖的父也速该把阿秃儿在斡难河放鹰，见篾儿（舌）乞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于斡勒忽讷氏行取的妻，引将来。也速该把阿秃儿（舌）望见那妇人生得有颜色，随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舌）台斡惕赤斤来了。

他兄弟每来到时，也客赤列都见了恐惧，即便打着马，走过了一个岭，转过了一个山觜，回来到他妻车子根前。其妻说："那三个人的颜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这般妇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妇人，就唤做我的名字者。"说了，就脱下衫儿与他做记念。也客赤列都于马上方才接得衫儿，见也速该把阿秃儿兄弟三人来了，即便打着马，逆着斡难河走了。

也速该把阿秃儿兄弟三人随后赶也客赤列都过了七个山冈，赶不上，回来了，将那妇人裹将去。也速该牵着车子，捏坤太子引路，答里（舌）台傍着车辕行。那妇人名诃额仑，哭着说："我的丈夫，头发不曾被风吹，肚腹不曾忍饿。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艰难!"哭的声，将斡难河的水、并川里林木都振动了。答里（舌）台斡勒赤斤对那妇人说："你丈夫岭过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头；踪迹寻呵，也不得见了。你住声，休要哭。"因此上将回去，与也速该把阿秃儿（舌）做了妻。

因俺巴孩（中）合（中）罕被拿时，将合（中）答安、忽（中）图剌两个的名字，提说来上头。众达达泰亦赤兀百姓每，于豁（中）儿（舌）豁（中）纳川地面聚会着，将忽（中）图剌立做了皇帝。就于大树下做筵席，众达达百姓喜欢，绕这树跳跃，将地践踏成深沟了。

忽（中）图剌做了皇帝，同合（中）答安太子，

往塔塔儿处报仇行了，与阔湍巴剌（舌）合（中）、札里不花两人厮杀十三次，不曾报得仇。

与塔塔儿厮杀时，也速该把阿秃儿（舌）将他帖木真兀格、豁（中）里（舌）不花等掳来。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妻诃额仑正怀孕，于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块血生了，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时生，故就名帖木真。

诃额仑生了四个儿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儿（舌），一名合（中）赤温，一名帖木格。一个女儿名帖木仑。帖木真九岁时，合（中）撒儿（舌）七岁，合（中）赤温五岁，帖木格三岁，帖木仑女子正在摇车内。有来。

帖木真九岁时，他父亲也速该将引他往母舅斡勒忽（中）讷氏处索女儿，与帖木真做妻，到扯克撒儿、赤忽（中）儿古名字的山两间，遇着翁吉剌氏人德薛禅。

德薛禅问说："也速该亲家，你往那里去?"也速该说："我往这儿子母舅斡勒忽（中）讷氏索女子去。"德薛禅说："你这儿子眼明，面光有。

"我昨夜梦见一个白海青，两手拿着日月，飞来我手上立。我对人说：'日月但曾眼见，如今这白海青拿日月来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该亲家，原来你今日将这儿子来，应了我的梦，必是你乞颜人的吉兆。

"俺翁吉剌（舌）家，在前日子里，不与人争国土百姓，但有颜色的女子，便献与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里教坐。有来。

"大凡结亲呵，儿孩儿便看他家道，女孩儿便看他颜色。也速该亲家，我家里有个女儿，年幼小哩，同去看来。"就引到他家里去了。

到他家里，见了他女儿，生得好，也速该心里喜欢。其女子十岁，大帖木真一岁，名孛儿帖。当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该问他索这女子。德薛禅说："岂多遍索了，与呵便重；少遍索了，与呵便轻！大凡女孩儿生了，老在家里的理无，我将女儿与你儿子，你儿子留在这里做女婿。"两家相从了，也速该说："我儿子怕狗，休教狗惊着。"就留下他一个从马做定礼，去了。

也速该回去，到扯克扯儿的地面，遇着塔塔儿每做筵席，因行得饥渴，就下马住了。不想塔塔儿每认得，说："也速该乞颜来了。"因记起旧日被掳的冤仇，暗地里和了毒药与吃了。也速该上马，行到路间，觉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也速该说："我心里不好，我近处有谁?"当有察剌合（中）老人的子蒙力克。就唤来对说：我儿子每幼小，将帖木真去做女婿回时，被塔塔儿家暗毒害了。我心里好生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觑的，你知者。我儿子帖木真，快与我取来。"说罢，死了。

# 卷　二

蒙力克依也速该去对德薛禅说："也速该想帖木真，好生心疼，教我来取。"德薛禅说："既是想呵，教去见了便回。"遂引将回去了。

那年春间，俺巴孩（中）皇帝的两个夫人斡儿伯、莎合（中）台祭祀祖宗时，诃额仑去得落后了，祭祀的茶饭不曾与。诃额仑对说："也速该死了，我的儿子将来怕长不大么道？大的每的胙肉分子为甚不与？眼看看的茶饭不与了，起营时不呼唤的光景做了也?"

斡儿伯、莎合台那两个夫人道："你行无请唤的礼，遇着茶饭呵便吃。俺巴孩皇帝死了么道，被诃额仑这般说?

"论来呵，可将这母子每撇下在营盘里，休将他行！"第二日起行时，塔儿忽（中）吉乞邻（舌）秃黑、脱朵延吉儿帖等，果然将他母子每撇下了。当有察剌（舌）合（中）名字老人劝时，脱朵延吉儿帖说道："深水干了，明石碎了。"不从他劝，起了，又将察（舌）剌（中）合老人脊背上刺了一枪。

察剌（舌）合（中）老人被伤在家里卧时，帖木真来看他。老人说："你父亲收的，并俺众人的百姓，被他将去，因劝他的时分，被他伤了。"帖木真哭将出去。诃额仑亲自上马，教人拿了英枪，领着人去，将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随着泰亦赤兀去了。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将他母子撇下时，诃额仑好生能事，拾着果子，撅着草根，将儿子每养活了。这般艰难时分，养得儿子每长成了，都有帝王的气象。

诃额仑菜蔬养来的儿子，都长进好了，敢与人相抗。为奉养他母亲上头，将针做钩儿，于斡难河里钓鱼，又结网捕鱼，将母亲奉养了。

一日，帖木真、合（中）撒儿、别克帖儿、别勒古台四兄弟同坐钓鱼。时帖木真钓得一个金色鱼儿，他异母弟别克帖儿、别勒古台两个夺要了。帖木真、合（中）撒儿二兄弟回家对母亲说："我钓得一个金色鱼，被别克帖儿、别勒古台夺了。"他母亲说："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谕说道："除影儿外无伴当，除尾子外无鞭子。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的苦，报不得时，如何恰似在前阿阑娘娘的五个孩儿般不和顺？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里，帖木真、合（中）撒儿（舌）两兄弟，不喜他母亲说，又说："我昨前射得个雀儿，也被他夺了；今遭钓得个鱼，又被他夺了。似这般呵，一处怎生过?"说了，两兄弟将门帘子丢着出去。那时别克帖儿在小山上放马坐着。帖木真自后隐着，合（中）撒儿自前隐着，将箭抽着，要射他时，被别克帖儿见了，说："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仇怎生

能报？如何将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将我别勒古台弃了。”说讫，盘脚坐着，等他的箭。帖木真两兄弟，自前自后，将别克帖儿射死了。

帖木真、合（中）撒儿（舌）回到家里，他母亲诃额仑见他两个孩儿的颜色，心里觉了，说道：“您初生时，手里握着黑血块生来。您每如吃胞衣的狗般，又如冲崖子的猛兽般，又如忍不得怒气的狮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儿上冲的海青般，又如噤声吞物的大鱼般，又如咬自羔儿后跟的风驼般，又如靠风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赶不动儿子将儿子吃了的鸳鸯般，又如护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贰拿物的虎般，又如妄冲物的禽兽般。您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般报得？思想间，您怎生过了，又这般做？”如此将老人每的言语引证着，将他儿子每怪了。

那般住间，泰亦赤兀惕乞邻（舌）勒秃黑说道：“原撇下帖木真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飞禽的雏儿般毛羽长了，走兽的羔儿般大了！”领着伴当来看。帖木真母子每见他每来，心上畏怕。别勒古台于密林内将木头折折，札做寨子，又将合（中）赤温、帖木格、帖木仑三个小的，藏在崖缝里。合（中）撒儿与泰亦赤兀惕每相射斗间，泰亦赤兀惕大声叫着说：“只将你哥哥帖木真来，其余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真畏怕，上马走入山林里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见了，随后赶到帖儿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钻入密林里去了，泰亦赤入惕每不能入去，周围守着。

帖木真在密林内过了三宿，牵着马出来时，将鞴的鞍子脱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带，依旧扣着。说道：“肚带扣着，鞍子脱落呵，犹可。扳带扣着，鞍子如何脱落的？莫不是天止，当住我么？”复回去住了三日。又出来时，密林口子，帐房般一块大白石倒下塞着。帖木真说：“莫不是天止当我么？”又复回去住了三日。前后共住了九日，无吃的茶饭，说道：“这般无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将塞住口子石边的木，用削箭刀子割开，牵着马下山来，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拿将去了。

塔儿忽（中）台乞邻（舌）勒秃黑将帖木真拿去，于他百姓内传了号令，教每营里住一宿，徇着行。时正当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惕每于斡难河岸上做筵会，日头落时散了。此时教一个年小软弱的人守着帖木真。帖木真见人散了，将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于头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难河边林内卧着，恐怕人见，又入斡难河水的溜道里仰卧着，身在水里，但露出面来。那个失了人的人大声叫着说：“拿住的人脱走了么道！”叫时，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来着，白日般月明里，斡难河边树林里挨排着寻。帖木真在溜道里卧着，速勒都孙姓氏锁儿罕（中）失剌（舌）名字的人经过寻时，正见着，说道：“正为你这般有见识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妒害你。你谨慎，只那般卧着，我不告你。”那般说了，过去了。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寻共说时，锁儿罕（中）失剌（舌）再说：“你每白日里失了人，如今黑夜里如何寻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将不曾见处仔细排寻了，散着，明日再聚着寻，这带枷的人那里去？”这般说了，再回去寻时，锁儿罕（中）失剌（舌）再经过，对帖木真说：“我每只这一遍排寻，回去了，明日再来寻。如今我每散了后，你自寻你母亲、兄弟去，若见人时，休说我见你来。”说讫，过去了。

他每散了后，帖木真心里想着说：“昨前每营里轮流着教看守我时，锁儿罕（中）失剌（舌）家里宿呵，他的沈白、赤老温名字的两个儿子，心里怜悯我，夜里与我脱了枷，教散宿来。如今锁儿罕（中）失剌（舌）将我见了，又不肯对人说，几次经过去了。如今只他那里去，必救了我。”所以顺着斡难河，寻锁儿罕（中）失剌（舌）去了。

他家的记号，打马奶子，自夜到明。听着这记号行呵，听得打马奶子声，到他家里。入去呵，锁儿罕（中）失剌（舌）说：“我教你寻你母亲、兄弟去，你如何又来？”他的沈白、赤老温两个儿子说：“雀儿被龙多儿赶入丛草去呵，丛草也能救他性命。草尚能如此，咱每行来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丛草？”所以将帖木真枷开着烧了，于他后面盛羊毛的车子里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看着，说：“任谁行，休对他说。”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说：“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将俺自火里搜一搜！”于是搜到锁儿罕（中）失剌（舌）家，房里、车里、床下都搜遍了，落后搜到载羊毛的车上，将车门内的羊毛掀出，掀到车后时，锁儿罕（中）失剌（舌）说：“似这般热天气，羊毛里若有人，如何当的？”搜的人所以下车去了。

搜的人去了后，锁儿罕（中）失剌（舌）对帖木真说：“你险些将我断送得烟消火灭，如今你母亲、兄弟行寻去。”与了他一个无鞍子甘草黄白口不生驹的骒马，再煮熟了一个吃两母乳得肥羔儿，皮桶里盛着，与了马奶子，更与了一张弓、两只箭，不曾与他火镰，这般打发教去了。

帖木真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处踪迹，逆着斡难河踏将去了。有乞沐儿合（中）名字的河，西通着斡难河。见那小河边，有行的踪迹，就逆那小河寻将去。那小河边，有别帖儿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中）儿出恢名字的孤山，那里与他母亲、兄弟每相遇着了。

帖木真那里相遇着了，又去不儿罕（中）山前有古连勒古名字的山，那山里有桑沽儿河，河边有合（中）剌只鲁（舌）格名字的小山，有个青海子，做营盘住其间，打捕土拨鼠、野鼠，吃着过活了。

一日，帖木真的惨白骟马八匹在家被贼劫将去了。又有一个甘草黄马，他兄弟别勒古台骑着，捕土

拨鼠去了。到晚驮着土拨鼠回来。帖木真说："我的马被人劫去了。"说了，别勒古台说："我赶去。"合（中）撒儿说："你不能，我赶去。"帖木真又说："您都不能，我去。"就骑着那甘草黄马，踏着那八个马的扫道，袭将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马群中，见一个爽利后生挤马乳，问他："你曾见惨白骗马八匹来么？"那后生说："今早日未出时，有这样八匹马自这里赶过去了。去的踪迹，我指与你！"说了，他将帖木真骑的马放了，换与他一个黑脊白马骑了。他也不去自家里，将他挤乳的皮桶、皮斗着草盖了，对帖木真说："你来好生艰难，男子的艰难都一般，我与你做伴，一同赶去。我的父名字唤做纳忽（中）伯颜，止有我一个儿子，我的名唤做孛斡儿出。"说了后，踏着踪迹，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时，到一个百姓圈子行，见他那八个马在圈子外立着。帖木真说："伴当！你这里立着，我去把这马赶出来。"孛斡儿出说："我既与做伴来了，如何我这里立？"一同跑着马入去，将马赶出来了。

随后人每陆续赶将来，一个骑白马的人，手里执着套马竿，将次赶到根前。孛斡儿出说："你弓箭将来，我与他厮射！"帖木真说："为我的上头，恐伤着你，我与他厮射！"便回去与他厮射。那骑白马的人，将套马竿指着帖木真说："立住了。"随后那贼每的伴当，也都赶将来。见日落黄昏，天色黑了，那后来的人都立住着，落后了。

那夜兼行了三昼夜，回到纳忽（中）伯颜处，帖木真对孛斡儿出说："不是你呵，我这马如何得？咱两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儿出说："我见你辛苦着来，所以济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财般要你的？我父亲只我一个儿子，置的家财与我尽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与你做伴来的济甚事？"说了。

到纳忽（中）伯颜家里，见他为失了儿子孛斡儿出，垂着泪哭。忽然见他每到了，将他儿子看着，一边厢哭，一边厢怪。他儿子孛斡儿出说："我不知为甚么？见这好伴当艰难着来，便与他做伴去了来，如今来了也。"说讫，走着马去，将原盖下的挤乳的皮桶、皮斗来了，杀了一个吃二母乳的肥羔儿，又皮桶里盛了马奶子，驮的般整治了，与帖木真做行粮。纳忽（中）伯颜说："你两个年小的，常相顾盼，明后休相弃！"帖木真辞去，行了三昼夜，到桑沽儿河边家里。他母亲诃额仑并合（中）撒儿兄弟每正愁间，见他回来，好生欢喜了。

初，帖木真九岁时，与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兀真相离了来。此时与弟别勒古台顺着客鲁涟（舌）河寻去，到扯克彻儿、赤忽（中）儿忽（中）山两间，寻着德薛禅家。德薛禅见了帖木真，好生大欢喜，说："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妒你，我好生愁着，绝望了来，今日仅得见你。"说了，将孛儿帖女儿与帖木真做了妻。德薛禅与他妻搠坛同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到客鲁涟（舌）河兀剌（舌）黑啜勒的边隅，德薛禅回家来了。搠坛直送他女儿到帖木真家里。

搠坛送他女儿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后帖木真欲要孛斡儿出做伴，使别勒古台唤去。孛斡儿出见了别勒古台，又不对他父说，骑着个拱脊黄马，驮着个青毛袄子，与别勒古台一同来了。自那里做伴，后再不曾相离。

自桑古儿河边起了，到客鲁涟（舌）河源头不儿吉名字的地岸根前，做下营盘住了，搠坛的女孛儿帖兀真行上见公姑的礼物，将一个黑貂鼠袄子有来。帖木真说："在前俺的父也速该皇帝与客列亦惕种姓的王罕（中）契合，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边黑林子里住着，我将这袄子与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个，将着那袄子送去。见了王罕（中），帖木真说：在前日子，你与我父亲契合，便是父亲一般，今将我妻上见公姑的礼物，将来与父亲。"随即将黑貂鼠袄子与了。王罕（中）得了袄子，大欢喜着说道："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记着。"说了。

## 卷 三

帖木真自那里回着到家，有札儿赤兀歹老人自不儿罕山前，背着打铁的风匣，引着者勒篾名字的儿子来。说道："你当初在迭里温孛勒答合（中）地面生时，我与了你一个貂鼠裹儿袱，有来。者勒篾儿子曾与了来，为幼小上头，我将去养来。如今这儿子教与你鞴鞍子，开门子。"说着与了。

住间，一日清早，苍黄将明的时分，诃额仑母亲家使唤的老妇人说："母亲！母亲！疾快起来，田地颤动的声，听得有。莫不是曾扰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又来了？母亲！疾快起来。"说了。

诃额仑母亲说："儿子每行，疾快唤觉起来。"说了。诃额仑随即起来了，帖木真兄弟每随即起来了。诃额仑、帖木真、合（中）撒儿、合（中）赤温、帖木哥斡惕赤斤、别勒古台、孛斡儿出、者勒篾，每人骑了一匹马。帖木仑是他母亲马上抱了，独帖木真准备一个从马，孛儿帖夫人无马骑了。

帖木真弟兄每随即上马，到不儿罕山上去了。豁（中）阿黑臣名字的老妇人，欲将孛儿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车子里，着个花牛驾着车子，逆着腾格理小河行了。行间，天气昏暗，将明时，迎着前面有一火军来到根前，问说："甚么人？"那老妇人说："我是帖木真家，于大家里剪羊毛去来。我如今回家里去。"那军每说："帖木真家里有也无？离这里多近远？"老妇人说："家呵不远。我自后房子起来来了，未知帖木真家里有无。"这般说了。

那军每去了后，豁（中）阿黑臣名字的老妇人打着驾车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将车轴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时间，那军每随即将着别勒古台的母掳

在马上，叠骑着到来了，说道："这车里有甚么人?"豁（中）阿黑臣老妇人回说："载着羊毛有。"那军说："兄弟每下马看。"于是那军下马，将车门拉开看呵，见里头一个年少妇人坐着有。就拖下车来，同那老妇人马上驮了。就袭着帖木真，埽道上不儿罕山去了。

那军自帖木真后袭着，绕不而（舌）罕（中）山三遍，拿不得。这厢、那厢要取直路赶呵，都遇着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后赶着，因此拿不得了。那军每原来是三种篾儿乞人：一种是兀都亦惕篾儿乞脱黑脱阿，一种是兀洼思篾儿乞答亦儿兀孙，一种是合（中）阿惕篾儿乞合（中）阿台答儿麻剌。这三种篾儿乞，为在先也速该于赤列都根前夺要诃额仑冤仇，如今报来。那篾儿乞共说道："夺要诃额仑的仇，已将帖木真的妻拿了。这仇也报了。"说讫，下山回家去了。

帖木真未知篾儿乞是实回去，是潜伏着，使别勒古台、孛斡儿出、者勒篾三人，自后察探。去了三宿，见篾儿乞远了，帖木真才下山来，椎胸告天说："因豁（中）阿黑臣老母，如黄鼠狼般能听、银鼠般能见的上头，我所以躲得过。我的小性命被不而（舌）罕（中）山遮救了。这山久后，时常祭祀，我的子子孙孙，也一般祭祀。"说讫，向日将系腰挂在项上，将帽子挂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将马奶子洒奠了。

那些说了，于是帖木真、合（中）撒儿（舌）、别勒古台三个，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脱斡邻（舌）勒王罕（中）处去。到了说："不想被三种篾儿乞惕每将我妻子每掳着要了。皇帝父亲，怎生般将我妻子救与么道?"王罕（中）说："去年你与我将貂鼠袄子来时，我曾说：'离散了的百姓，我与你收聚。'我心上常记着，有来。我如今依着那言语，将篾儿（舌）乞惕每灭着，你妻孛儿（舌）帖还救与你。你可教札木合（中）兄弟知道，他在豁（中）儿（舌）豁（中）纳黑主不儿（舌）地面里住着。我这里起二万军马，做右手；教札木合（中）起二万军马，做左手。相约会的日子，教札木合（中）定夺来。"

帖木真兄弟三个回到家了。帖木真使合（中）撒儿（舌）、别勒古台往札木合（中）行去，教对他说："我的妻子被篾儿（舌）乞惕每掳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这等冤仇如何报?又将王罕（中）的言语，说将去了。"合（中）撒儿（舌）每将前头的言语，对札木合（中）都说了。札木合（中）说："我也听得帖木真安答的妻被人掳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这三种篾儿（舌）乞惕脱黑脱阿在不兀剌客额儿（舌）地面里有，歹亦儿（舌）兀孙在斡儿（舌）洹、薛凉格河两间塔勒浑（中）阿剌（舌）勒的地面里有，合（中）阿台答儿（舌）马剌在合（中）剌（舌）只客额儿（舌）地面里有。咱每可用猪鬃草拴做筏子，径直渡过勤勒豁（中）河，到篾儿（舌）乞惕脱黑脱阿地面里，自他房子的天窗处入去一般，将他百姓，可尽绝掳了。"

札木合（中）再说："你对帖木真、王罕（中）两个说：'我已自整搠军马，王罕（中）哥哥上马时，就经过不而（舌）罕（中）合（中）勒墩山前，与帖木真一同来，于孛脱罕（中）孛斡儿（舌）只的地面里相会。帖木真安答的百姓，在我这里有，这百姓行起一万军，我自起一万军，共二万军上马。逆着斡难河，来孛脱罕（中）孛斡儿（舌）只的地面里，一同相会。"说着去了。

合（中）撒儿（舌）、别勒古台回来，将札木合（中）的言语，对帖木真说了，又王罕（中）处说将去了。王罕（中）听了札木合（中）的言语，便教二万军上马，从不而（舌）罕（中）合勒墩山前，指着客鲁涟（舌）河不儿（舌）吉岸边行了。此时，帖木真在不儿吉岸行住，知得王罕（中）大军从此经过，起移了，逆着统格黎克河，到不而（舌）罕（中）山前塔纳小河边下了。帖木真自那里出军，王罕（中）一万，他的弟札合（中）敢不一万，共二万。在乞沐儿（舌）合（中）河边阿因勒合（中）剌（舌）合纳名字的地面下着时，帖木真与他每相合了。

帖木真、王罕（中）、札合（中）敢不三个，自那里相合了，起去往斡难河源头原相约会处孛脱罕（中）孛斡儿（舌）只的地面里。到时，札木合（中）已自先到了三日。见了王罕（中）每的军，札木合（中）将他二万军整搠立着。王罕（中）每也将他的军整搠着到来，都相认得了。札木合（中）说："约会的日期，虽是有风雨呵，也必要到。曾这般说来，咱达达每答应了的话，便是誓一般；若不依着呵，同伴里也不容。"共说来，王罕（中）说道："约会的地面里，我是后到了三日，札木合（中）兄弟怪的、罚的从你。"这般说了。

自孛脱罕（中）孛斡儿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中）名字的河边，拴筏子渡了，到不兀剌（舌）地面，将脱黑脱阿妻子、百姓，尽绝掳了。脱黑脱阿睡的时间，也可以拿得来，因渡勤勒豁（中）河去，河边有脱黑脱阿打鱼、捕兽的人，连夜先去报知，所以脱黑脱阿就与歹亦儿（舌）兀孙几个人，罄身顺着薛凉格河走入巴儿（舌）忽（中）真地面里去了。

那篾儿（舌）乞惕百姓，连夜顺薛凉格河荒忙走的其间，咱的军每也紧随着，就夜里掳掠。行间，帖木真于那走的百姓内唤他妻孛儿（舌）帖名字。孛儿帖在那百姓内听着，认得是帖木真的声音，跳下车来，与豁（中）阿黑臣老妇人，一同走来帖木真马根前，拿住缰绳。此时有月明，都相认得了。帖木真当夜便使人对王罕（中）、札木合（中）两个说："我寻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里且休行，可就这里下营。"说将去了，当时就那里下了营，漫散走的篾儿（舌）乞惕百姓每也下营宿了。孛儿（舌）帖兀真行救将来的缘故，是这般。

初，兀都亦愓脱黑脱阿、兀洼思歹亦儿（舌）兀孙、合（中）阿台答儿（舌）马剌这三种篾儿（舌）乞愓领着三百人来时，为在前脱黑脱阿的弟赤列都他妻诃额仑被也速该夺要了，因此来报仇，绕了不而（舌）罕（中）山三遭，拿不得帖木真，只得了孛儿（舌）帖，将去配与赤列都弟赤勒格儿（舌）力士为妻。今次军马到，赤勒格儿（舌）惧怕，逃出去时说道："我如个黑老乌般，命分里只可吃残皮，却想要吃雁与鹅鸧，因这般惹了孛儿（舌）帖夫人。如今众篾儿（舌）乞愓百姓行做了祸，那祸将到我头上来也。刁着独自的性命，黑暗窄狭处钻入去呵，可以遮救得么道？"说着逃走去了。

只拿得合（中）阿台答儿（舌）马剌，将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而（舌）罕（中）山前行了。别勒古台的母，人告与他说："那营里有。"别勒古台取去呵，自门右里入去。他母亲穿着破羊皮衣，自门左里出去了，外前对人说："我听得儿子每做了王子，我这里配了歹人，儿子每行面皮如何见得？"说了，走入密林里去，到了不曾寻得着。别勒古台为那般，但见篾儿（舌）乞人呵，教髅头箭射着，说道："将我母亲来！"原曾来不而（舌）罕（中）山围绕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尽数殄灭了。他的其余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王罕（中）、札木合（中）两个根前，帖木真知感着说："王罕（中）父亲、札木合（中）安答，因你两个与我做伴，天地与我添气力，男子的冤仇得报，所以将篾儿（舌）乞百姓每残毁了，妻子每掳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说了。

初，兀都亦愓、蔑儿（舌）乞愓荒走时，营盘里撇下一个五岁的小儿子，名字唤做曲出。那儿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来的衣裳，戴一个貂鼠皮帽，穿一双鹿蹄皮的靴。军马到时，拾得将来，做人事与了诃额仑母亲。

帖木真、王罕（中）、札木合（中）三个相合着，将篾儿（舌）乞愓达达房子推倒了，好妇人掳掠了后。回时，自斡儿（舌）罕（中）、薛凉格河两间塔勒浑（中）阿剌勒地面退了。帖木真、札木合（中）望着豁（中）儿（舌）豁（中）纳黑主不儿（舌）地面回了。王罕（中）从不儿（舌）罕（中）合（中）勒敦山背后经过诃阔儿（舌）秃主儿（舌）不、合（中）察兀剌（舌）秃速卜赤愓、忽里牙秃速卜赤愓三处地面，就打围，望着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

帖木真、札木合（中）两个到豁（中）儿（舌）豁（中）纳黑主不儿（舌）地面，一同下了，想着在前契合时，交换物的意思，又重新亲爱咱，共说了。初，做安答时，帖木真十一岁，于斡难河冰上打髀石时，札木合（中）将一个狍子髀石与帖木真；帖木真却将一个铜灌的髀石回与札木合（中），做了安答。在后春间，帖木真、札木合（中）各用小木弓射箭时，札木合（中）将一个小牛的角，粘做响髅头，与了帖木真；帖木真也将一个柏木顶的髅头，与了札木合（中）。两次做了安答的缘故，是这般。

帖木真、札木合（中）说："听得在前老人每言语里说：'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个性命般，不相舍弃，做性命的救护么道。'相亲爱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亲爱者。"共说了。帖木真将篾儿（舌）乞愓处掳得的金带与札木合（中）系了，又将掳得数年不生驹的马与了；札木合（中）也将篾儿（舌）乞愓歹亦儿（舌）兀孙处掳得的金带，与了帖木真，又将掳得有角的白马与了。于豁（中）儿（舌）豁（中）纳黑主不儿（舌）地面，忽（中）勒答合（中）儿（舌）崖子前鬔松树下，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来。

帖木真、札木合（中）两个相亲爱，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营盘里起时，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中）一同车前头行。行间，札木合（中）说："咱每如今挨着山下，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帖木真噤声立住，落后，等他母亲诃额仑来时，将札木合（中）前头的言语说了，道："那言语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话，特来问母亲。"他母亲未言语，孛儿（舌）帖说："札木合（中）安答，人曾说他好喜新厌旧，有来。如今咱每行厌了也，恰才的言语，莫不欲图谋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着，善分离了好。"

# 卷　四

帖木真道："孛儿帖说的是。"依着不曾下，连夜兼行，来间，路从泰亦赤兀愓每处经过。其泰亦赤兀愓每惊起，当夜却回札木合（中）处去了。营盘里撇下一个阔阔出名字的小儿子，咱每军人拾得，与诃额仑母养活了。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剌亦儿（舌）种的人合（中）赤温、合（中）剌（舌）孩（中）、合（中）阑（舌）勒歹这三个脱忽（中）剌（舌）温兄弟每也随着来了。再塔儿（舌）忽（中）种的人合（中）答安、答勒都儿（舌）罕（中）等兄弟五个也来了。再乞颜种的人蒙格秃与他儿子翁古儿（舌）等，又同敞失兀愓、巴牙兀的两个种姓的人也来了。再一种巴鲁剌（舌）的人忽（中）必来、忽（中）都思，一种忙忽（中）的人哲台、多豁（中）勒忽（中）兄弟每也来了。再孛斡儿（舌）出的弟斡歌连，自阿鲁剌（舌）种处分来了。者勒篾的弟察兀儿（舌）罕（中）、速别额台，自兀良（舌）合（中）种处分离着也来了。再一种别速的人迭该、窟出沽儿（舌），一种速勒都的人赤勒古台、塔乞、泰亦赤兀歹，一种札剌亦儿（舌）的人薛扯朵抹黑、阿儿（舌）孩（中）合（中）撒儿（舌）、巴剌，更带两个儿子也来了。

再一种晃（中）豁（中）坛的人雪亦客秃，又有速客客者该、晃（中）答豁（中）儿（舌）名字的人，连他儿子速客该者温；捏兀歹察合（中）安不洼名字的人也来了。再一种斡勒忽讷的人轻吉牙歹，一种豁（中）罗（舌）剌的人薛赤兀儿（舌），一种朵儿（舌）别的人抹赤别都温，一种亦乞列（舌）孙的人不图这里做女婿就随着也来了。再一种那牙乞的人种筛；一种斡罗（舌）纳的人只儿（舌）豁（中）安；一种巴鲁（舌）剌思的人速忽（中）薛禅、合（中）剌（舌）察儿（舌）一同他儿子每也来了。再一种巴阿邻（舌）的人豁（中）儿（舌）赤、兀孙老人、阔阔搠思，与篾年巴阿邻（舌）种的人一圈子也都来了。

豁（中）儿（舌）赤来着说："我贤能的祖孛端察儿（舌）拿得妇人处，同胞生了札木合（中）。并俺的祖，于札木合（中）行，不合分离的是来。因神明告的上头，教我眼里见了：有个惨白乳牛，来札木合（中）行，绕着将他房子车子触着折了一角，那牛于札木合（中）处，扬着土，吼着说道：'札木合（中）将我角来。'又有个无角犍牛拽着个大帐房下桩，顺帖木真行的车路吼着来，说道：'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载着国，送与他去。'神明告于我，教眼里见了。帖木真，我将这等言语告与你，你若做国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说："我真个做呵，教你做万户。"豁（中）儿（舌）赤说："我告与你许多道理，只与我个万户呵，有甚么快活？与了我个万户，再国土里美好的女子，由我拣选三十个为妻；又不拣说甚言语，都要听我！"

再格泥格思种的人忽（中）难等，并答里（舌）台斡惕赤斤，又札答剌种的人木勒合（中）勒忽（中），及撒合（中）亦惕种的人，又有主儿（舌）乞种的人莎儿（舌）合（中）秃主儿（舌）乞，带他儿子撒察别乞、泰出，又捏坤太子的儿子忽（中）察儿（舌）别乞，又忽（中）秃剌皇帝的儿子阿勒坛斡惕赤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合（中）处分离着。帖木真在乞沐儿（舌）合（中）小河，阿亦惕合（中）剌（舌）合（中）纳地面下时，来相合了。自那里起去，又到古列（舌）勒古地面里桑沽儿（舌）河行，合（中）剌（舌）主鲁（舌）格地面，阔阔纳浯儿（舌）名字的海子处，下了。

阿勒坛、忽（中）察儿（舌）、撒察别乞众人共商量着，对帖木真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号成吉思。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儿（舌）出弟斡歌来同合（中）赤温、哲台、多豁（中）勒忽（中）四人带了弓箭；汪古儿（舌）、雪亦客秃、合（中）答安答勒都儿（舌）罕（中）三人管了饮膳；迭该管牧放羊只；古出沽儿（舌）管修造车两；多歹总管家内人口；又教忽（中）必来、赤勒古台、合（中）儿（舌）孩（中）脱忽（中）剌（舌）温三人，同弟合（中）撒儿（舌）一处带刀；弟别勒古台与合（中）剌（舌）勒歹脱忽（中）剌（舌）温二人，掌驭马；泰亦赤兀歹忽（中）图、抹里（舌）赤、木惕合（中）勒忽（中）三人，管牧养马群；又分付阿儿（舌）该合（中）撒儿（舌）、塔孩（中）、速客该、察兀儿（舌）罕（中）四人，如远箭、近箭般做者。速别额台勇士说："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鸦般聚集，盖马毡般盖护，遮风毡般遮当，试那般做者。"

那里成吉思又对孛斡儿（舌）出、者勒篾二人说："我以前无伴当时，您二人首先与我作伴，我心里不忘了。如今与这众人为长着。"再对众人说："您众人离了札木合（中），想着来我根前，若天地护祐呵，您老的每久后都是我吉庆的伴当。"说着，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中）、速客该往客列亦惕种的皇帝脱斡里（舌）勒行去。脱斡里（舌）勒说："帖木真做了皇帝，好生是。您达达每若无皇帝呵，如何过？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坏了。"这般说将来了。

成吉思又差阿儿（舌）孩（中）合（中）撒儿（舌）、察兀儿（舌）罕（中），往札木合（中）处去，札木合（中）说："您每对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坛、忽（中）察儿（舌）说：'帖木真安答，俺两个因他离间着，教分离了。当初在一处时，您如何不立帖木真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么，却立做了皇帝？您当教帖木真安答心里安着。您于帖木真根前，好好做伴者。"

后，札木合（中）的弟绐察儿（舌）于札剌麻山前斡列该不剌合（中）地面住，成吉思的伴当拙赤答儿（舌）马剌在撒阿里地面住。绐察儿（舌）将拙赤答儿（舌）马剌的马群抢了。他的伴当不敢赶去，拙赤答儿（舌）马剌独自袭将去，夜间到他马群边，伏在马鬃上，将绐察儿脊梁射断，将他马赶回来了。

札木合（中）因为射杀他弟绐察儿（舌），领着他一种并十三部，共三万人，越过阿剌兀惕土儿合（中）兀的岭，要与成吉思厮杀。时成吉思在古连勒古的地面里，有亦乞列思种的人木勒客脱塔黑、孛罗勒歹二人来报。成吉思知了，于是他的十三圈子内，也起了三万人，迎着札木合（中），到答阑巴勒主惕地面对阵。成吉思被札木合（中）推动，退着于斡难河哲列（舌）捏地面狭处屯札了。札木合（中）于是回去，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又斫断捏兀歹察合（中）安的头，马尾上拖着去了。

那里札木合（中）回了后，兀鲁兀惕种的主儿（舌）扯歹，与忙忽（中）种的忽（中）余勒答儿（舌），各引着他一族，离了札木合（中），太祖行来了。又晃（中）豁（中）坛种的蒙力克也引着他七个

子来了。太祖因这些百姓来了，喜欢着，于斡难河边林里做筵席。先于诃额仑并合（中）撒儿（舌）、撒察别乞等行，放了一瓮马奶子。再于撒察别乞小娘额别该行，也放了一瓮。因此上豁里真、忽（中）兀儿（舌）臣两个娘子说："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将厨子失乞兀儿（舌）打了。失乞兀儿（舌）说："也速该把阿都儿（舌）、捏坤太子死了的上头，被人这般打。"说着，大声哭了。

那筵席时，太祖教别勒古台在外拿马，就整理事；主儿（舌）乞处，教不里（舌）孛阔整治。有合（中）答斤的人来偷缰绳，被别勒古台拿住。不里（舌）孛阔护那人，将别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别勒古台也不以为事，流血行间，太祖于树影下看见，问："你如何被他这般做？"别勒古台说："虽伤了，不曾十分重，为我上头，弟兄每休恶了。"

太祖不听，将树枝折折，又抽出撞马乳的木椎厮打，把主儿（舌）乞胜了，又把豁里真、忽（中）兀儿（舌）臣两个娘子夺将来。他每却来商和，将两个娘子还与了。以后使臣相往来间，大金因塔塔儿（舌）篾古真薛兀勒图等不从他命，教王京丞相领军来剿捕，逆着浯泐札河，将篾古真薛兀勒图袭着来。太祖知了。

太祖说："在前，塔塔儿（舌）将我祖宗父亲废了的冤仇有么道。如今趁着这机会，可以夹攻他。"遂使人对脱斡邻（舌）说："如今金国差王京，将塔塔儿（舌）篾古真等逆着浯勒札河袭将来也。他正是废了我祖父的仇家，父亲可以助我夹攻。"脱斡邻（舌）许了军马，整治了三日，亲自到来。太祖又使人对主儿（舌）乞种的撒察别乞、泰出将这报仇的意思说将去，要他来助。待了六日不来，太祖遂与脱斡邻（舌）引军顺浯勒札河，与王京夹攻塔塔儿（舌）。时塔塔儿（舌）在忽速秃失秃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脱斡邻（舌）攻破，将塔塔儿（舌）篾古真薛兀勒图杀了。

金国的王京，知太祖与脱斡邻（舌）将塔塔儿（舌）寨子攻破，杀了篾古真等，大欢喜了。与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脱斡邻王的名分。王京又对太祖说："杀了篾古真等，好生得你济，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讨官教你做者。"说罢，自那里回去了。太祖与脱斡邻（舌）将塔塔儿（舌）共掳着，也各自回家去了。太祖军在塔塔儿（舌）营盘里时，拾得个小儿，鼻上带一个金圈子，又金综丝貂鼠里儿做兜肚，与了母诃额仑。诃额仑说："必是好根脚人的儿子。"唤做失乞刊忽（中）都忽（中）的名字，教做第六个儿子。

太祖落后下的老小营，在合（中）澧泐海子边，被主儿（舌）乞将五十人剥了衣服，十人杀了。人来告与太祖。太祖大怒，说："何故被主儿（舌）乞如此做？先在斡难河林里做筵席时，他的人将厨子打了，又将别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为祖宗的上头，要同他报仇，他又不来。倒倚着敌人，又做了敌人。"于是引着军马，剿捕主儿（舌）乞去。至客鲁涟河前朵罗安孛勒答兀地面，将主儿（舌）乞百姓掳了，独撒察别乞、泰出两人罄身走至迭列秃口子行，被太祖拿住。太祖问："你在前与我说甚么来？"两人说："俺自说的言语不曾依。"遂伸颈就戮，太祖于是杀了。

太祖既杀了撒察别乞、泰出，回至主儿乞营，将主儿乞百姓起了。时札剌赤儿种的人帖列格秃伯颜有三子，教长子古温兀阿将他二子模合（中）里（舌）、不合（中）拜见太祖，与了。说："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剌温孩亦赤也将自己二子统格、合（中）失拜见，说："教与你看守金门，若离了时，便将他性命断了者。"又将第三子者卜客与了太祖弟合（中）撒儿。者卜客于主儿乞营内得了一个小儿，名字罗兀勒，献与了诃额仑母。

诃额仑前后得的小儿，古出、阔阔出、失吉刊忽（中）秃忽（中）、孛罗兀勒四个，与他儿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听，因此养了。

主儿乞种的缘故。初，合（中）不勒皇帝有七子，长名斡勤巴剌合（中）合（中）不勒。因其最长，于百姓内选拣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弓的人，随从他，但有去处，皆攻破，无人能敌，故名主儿乞。太祖将此种人也服了，又将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

太祖一日教不里（舌）孛可与别勒古台厮搏。先，别勒古台与不里（舌）孛可厮搏时，不里（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动。至此，不里（舌）孛可佯为力不及别勒古台，倒了。别勒古台一边压着，回顾太祖。太祖将下唇咬着，于是别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将他脊背按着，两手捉住他项，用力向后折，折了脊骨。不里（舌）孛可说："我本不输，因怕成吉思，佯为力不胜，却将我性命送了。"初，合（中）不勒皇帝七子，长名斡勤巴儿（舌）合（中）；次子名巴儿（舌）坛把阿秃儿（舌），巴儿（舌）坛的子名也速该，也速该子即是太祖；其第三子，名忽（中）秃黑秃蒙列儿（舌），蒙列儿（舌）的子即是不里（舌）孛可，不里（舌）孛可将巴儿（舌）坛子孙行隔越了，却与巴儿（舌）合勇猛的子孙行作伴，所以虽有一国不及之力，终不免折折腰死了。

## 卷　五

其后鸡儿年，合（中）塔斤等十一部落，于阿勒灰（中）不剌阿地面聚会商议，欲立札木合（中）做君，于是众部落共杀马设誓讫，顺额洏古涅河。至于刊沐连（舌）河洲的地行，将札木合（中）立做了皇帝，欲攻成吉思与王罕（中）。被豁（中）罗（舌）

剌思种的人豁（中）里（舌）歹，到古连勒古地面，告与成吉思。成吉思使人告与王罕（中），王罕于是收集军马，成吉思行来了。

王罕（中）与成吉思相合着，顺客鲁连（舌）河，迎着札木合（中）去。成吉思使阿勒坛等三人作头哨。王罕（中）使桑昆等三人作头哨。其头哨内又自差人，前去额捏坚归列秃、撤克撒列、赤忽（中）儿（舌）忽（中）三处地面哨望。其阿勒坛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中）儿（舌）忽（中）哨望人来报说："敌人将至。"其阿勒坛等，遂前迎去拿消息。行间，遇札木合（中）头哨阿兀出把阿秃儿（舌）等四人，说话了。见天色已晚，却回来大军营内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军与札木合（中）军相接，于阔亦田地面对阵。布阵间，札木合（中）军内不亦鲁（舌）黑、忽（中）都合（中）两人有术，能致风雨，欲顺风雨击成吉思军。不意风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中）军不能进，皆坠涧中，札木合（中）等共说："天不护佑，所以如此。"军遂大溃。

札木合（中）军既溃散后，乃蛮等十一种各回部落。札木合（中）将立他的百姓掳了，顺额洏古涅河回去。于是王罕（中）追札木合（中），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种阿兀出把阿秃儿（舌）。阿兀出把阿秃儿（舌）至自己部落，将百姓起了，渡过斡难河，整治军马，候成吉思来对战。成吉思既到，连战数合。日晚，各就战地处相抗着宿了。

成吉思与泰亦赤兀惕战时，其颈被伤，流血苍黄之甚。有臣者勒篾将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说："我血已自干了，好生渴得甚！"者勒篾乃裸身径去敌人营内，于车箱中寻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来。其来往间，曾无一人见者。又寻水来，将酪调开，与成吉思饮。成吉思旋饮旋歇，三次方已。成吉思说："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间，天明，及视坐处流的血，都如泥泞。成吉思说："如何这般做？远些弃呵不好？"者勒篾说："荒忙不及远去，又怕离了你。当地咽的咽了，吐的吐了，我肚里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说："我伤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敌营？倘若被擒，你岂不说我被伤？"者勒篾说："我若被擒，我说：'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将衣服脱去欲杀间，遂扯脱走来。'彼必以我言语为至诚，必与我衣服，用我。我必将他马骑了走来。"成吉思说：在前被篾儿（舌）乞惕于不而（舌）罕（中）山困我时，你曾救我性命。今次又将壅血吮去。我正干渴，你又舍命寻将酪来与我吃，使我心内开豁。这三次恩，我心中永不忘了。"

次日，成吉思视敌人，已于夜间溃散去了。营内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马，将已走的百姓，亦当将回来。忽山岭上见一个穿红的妇人，哭着大声叫帖木真。成吉思遂使人去问，那妇人说："我是锁儿（舌）罕（中）失剌（舌）女，名合（中）答安，丈夫见被军要杀，所以唤帖木真来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军杀了。成吉思遂于此地下营，将合（中）答安至，与之并坐。至次日，锁儿（舌）罕（中）失剌（舌）、者别二人来见。二人原系泰亦赤兀惕种脱朵格家人。成吉思对锁儿（舌）罕（中）失剌（舌）说："在前，我带的枷，你父子每脱去，有恩于我。如何来迟？"锁儿（舌）罕（中）失剌（舌）说："我心已自倚仗着你，若早来，恐泰亦赤兀惕将我妻子诛灭了，所以今日方来。"

成吉思问者别："阔亦田地面对阵时，自岭上将我马项骨射断的，果是谁？"者别说："是我射来。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污手掌般一块地。若教不死呵，我愿出气力，将深水可以横断，坚石可以冲碎。"成吉思说："但凡敌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隐讳了不说。如今你却不隐讳，可以做伴当。"初，者别本名只儿（舌）豁（中）阿歹，因他射死战马能的上头，赐名者别，如战马般用着他。者别，军器之名也。

成吉思将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秃儿（舌）等子孙杀尽，将百姓起来，至忽（中）巴合（中）牙地面住冬了。

泰亦赤兀惕种的官人塔儿（舌）忽（中）台乞邻（舌）勒秃，因与成吉思有仇，避于林中。其家人失儿（舌）古额秃老人，并二子阿剌黑、纳牙阿将塔儿（舌）忽（中）台乞邻（舌）勒兀，欲献与成吉思。其人体肥，不能骑马，载于车内。塔儿（舌）忽（中）台乞邻（舌）勒秃有弟并子追至，失儿（舌）古额秃老人惧怕，遂将塔儿（舌）忽（中）台乞邻（舌）勒秃压住，抽出刀子，说："我杀你也死。不杀你也死，不如先杀了你，我然后死。"塔儿（舌）忽（中）台乞邻（舌）勒秃呼其弟与子说："他要杀我！若杀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处，也必不杀我。我于帖木真少时，亦曾有恩。"其弟与子遂回了。失儿（舌）古额秃至忽（中）秃忽（中）地面，其子纳牙阿说："我每若将他拿至帖木真处，必说我每拿了正主，难做伴当，必将咱每杀了。不如放回去，对帖木真说：'我每本将塔儿（舌）忽（中）台乞邻（舌）勒秃拿来，因是正主，心内不忍的上头，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每。"于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处，备言其事。成吉思说："若你每将他拿来，我必杀了你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所以特赏纳牙阿。

在后，成吉思在帖儿（舌）速地，而有客列（舌）亦种人札合（中）敢不来降。时，篾儿乞欲与成吉思战，成吉思遂与札合（中）敢不将篾儿（舌）乞战退。又客列（舌）亦种及那秃别干、董合（中）等姓溃散的百姓，亦来降。初，客列（舌）亦种王罕（中）与成吉思父也速该契交之故。因在先，王罕（中）将父忽（中）儿（舌）察忽（中）思不亦鲁罕（中）的诸弟杀戮，被叔古儿（舌）罕（中）欲杀王

罕（中），追至合（中）剌（舌）温山内，止有百人，至也速该处。也速该却将古儿（舌）罕（中）赶入合（中）申地面，将原有的百姓，还收集与王罕（中）。其契交之故，是那般。

后，王罕（中）欲杀其弟额儿（舌）客合（中）剌（舌）。其弟走入乃蛮种亦难察处，亦难察起军，将王罕（中）却赶入合（中）剌（舌）乞屹塔种古儿（舌）罕（中）处去。不多时，王罕（中）反了古儿（舌）罕（中），从畏兀、唐兀二种经过时，止有五个羖䍽羊挤乳，骆驼上刺血吃。行至古泄儿（舌）海子，成吉思因与王罕有旧，使勇士速客该去迎，又自随后至客鲁连（舌）河源头，迎见王罕（中）。至营，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给。是年，在忽（中）巴合（中）牙地面住过冬了。

其王罕（中）的弟，并众官人等数着说："王罕（中）心性恶，将兄弟每都杀戮尽；自家百姓，又被残害。如今将他如何报？且他在前七岁时，曾被篾儿（舌）乞掳去舂碓。十三岁时，又被塔塔儿（舌）和母子掳去，使他牧放。后惧乃蛮攻杀，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投入合（中）剌（舌）乞塔种古儿（舌）皇帝处。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经过秃兀、唐兀地面，艰难至甚，被帖木真赈济了。如今将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说？"后有阿勒屯阿倏黑将前语告于王罕（中），将共商量的诸弟及官人额勒忽（中）秃儿（舌）、忽（中）勒巴里（舌）、阿邻（舌）太子等皆拿住，只有弟札合（中）敢不走入乃蛮处去。额勒忽（中）秃儿（舌）等系禁在房内，王罕（中）说："咱过秃兀、唐兀时，说甚么言语来？你每如此！我不与你每一般。"使众人唾其面，然后疏放了。

其后，狗儿（舌）年秋，成吉思于答阑捏木儿（舌）格思地面，与察阿安塔塔儿（舌）等四种对阵。未战之先，号令诸军："若战胜时，不许贪财，既定之后均分。若军马退动，至原排阵处，再要翻回力战。若至原排阵处，不翻回者斩。"于是战胜了塔塔儿（舌），遂至兀勒灰（中）河，失鲁格勒只惕地面，并四种奥鲁掳尽。初战时，有阿勒坛等犯军令抢物，成吉思使者别、忽（中）必来尽夺了他所得的财物。

## 卷　六

成吉思既掳了四种塔塔儿（舌），密与亲族其议："在先，塔塔儿（舌）有杀咱父亲的仇怨。如今可将他男子似车辖大的，尽诛了，余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议已定。别勒古台出来，塔塔儿（舌）种人也客扯连（舌）问："今日商议何事?"别勒古台说："欲将你每男子，但似车辖大的尽诛了。"也客扯连（舌）传说与塔塔儿种人，塔塔儿（舌）遂据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军多辛苦。及至打开，将塔塔儿（舌）男子，似车辖大的都杀了。初，也客扯连（舌）既知其谋，说与众人道："他若杀咱每时，每人袖着一把刀，也要杀他一人藉背却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将军每多杀伤了。事定之后，成吉思说："自家一族里商量大事，因别勒古台泄漏了，所以军马被伤，死者甚多。今后议大事，不许别勒古台入来，只教他在外整治斗殴、盗贼等事。议事后，进一钟酒毕，方许别勒古台、答阿里（舌）台入来。"

此时，成吉思将塔塔儿（舌）也客扯连（舌）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宠，对成吉思说："我有姐姐名也遂，颜色又美，可以配皇帝，才与夫婿成亲。如今不知在何处?"成吉思说："若果有颜色，教寻去，寻得来时，肯将你位子让与么?"也速干说："若得见时，便让与他。"于是成吉思令人寻去，正遇着他与其婿避乱在林里，其婿见人来，走了，遂得也遂回来。也速干见了，就将他位子，让与也遂坐了。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饮酒，与也遂、也速干两个娘子共坐间，也遂长声叹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中）黎等，令在会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后剩出一个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问：是甚么人？那人说："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掳时，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才方出来，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认得我。"成吉思说："原是仇人子孙，今遍又来窥伺，似他般的都杀尽了，更有何疑?"遂将他随即斩了。

只那狗儿年，成吉思去剿捕塔塔儿（舌）。时王罕（中）自去剿捕蔑儿（舌）乞惕，将脱黑脱阿赶入巴儿（舌）忽（中）真脱窟木地面，杀了他大儿子脱古思别乞，要了他两个女儿并他妻子；又掳了他二子，并众百姓每。王罕（中）于成吉思行，任甚么财物都不曾与。

那后，成吉思与王罕（中）征乃蛮种的古出古敦不亦鲁（舌）黑。时不亦鲁（舌）黑在兀鲁黑塔黑的地面，溯豁（中）黑水行，成吉思与王罕（中）到了。不亦鲁（舌）黑不能对阵，起过阿勒台山去了。追至忽（中）木升吉儿（舌）地面兀泷（舌）古河行，遇着不亦鲁（舌）黑来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鲁黑，被成吉思出哨的赶上山去，因马肚带断了，就拿住他。又追至乞湿泐巴失海子行，不亦鲁（舌）黑遂穷促了。

成吉思与王罕（中）回时，有乃蛮种能厮杀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剌（舌）黑，于巴亦答剌（舌）黑别勒赤儿（舌）地面，整治军马要厮杀。成吉思与王罕（中），也整治军马，因晚，就相抗着宿了。那夜，王罕（中）于自己立处虚烧着火，却逆那合（中）剌（舌）泄兀勒河起去了。

那里，札木合（中）、王罕（中）一同起时，札木合（中）对王罕（中）说："帖木真安答，在前曾教使臣于乃蛮行往来，有来。今他这早晚落后了，不见来，必是他投降了乃蛮。"因称王罕（中）："皇帝，

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当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邻（舌）把阿秃儿（舌）说：“你为甚谄佞？将自的好兄弟谗谮着说。”

成吉思就那里宿了，天明看时，王罕（中）立处无人。成吉思说：“他将我做烧饭般撇了。”于是从额垤儿阿勒台的谷子渡着，直至撒阿里（舌）客额（舌）儿地面下了。也将乃蛮种人的计量大概料得过了，不把来当数。

可克薛兀撒卜剌（舌）黑于王罕（中）的后袭着，将桑昆的妻子、百姓掳了，又将王罕（中）在帖列格秃口子行的一半百姓、头口也掳将去了。初，蔑儿（舌）乞惕脱黑脱阿的二子忽图、赤剌温在王罕（中）处，因这机会，也连他百姓离了，欲与他父相合，顺着薛凉（舌）格河去了。

王罕（中）妻子、百姓，既被乃蛮种可克薛兀撒卜剌（舌）黑抢了，差使臣与成吉思说：你可差四杰来救咱。成吉思遂差孛斡儿（舌）出等四杰，整治军马去救。比及四杰到时，桑昆先在忽（中）剌安忽（中）惕地面，与乃蛮对阵。桑昆的马腿中箭，几乎被他拿住间。四杰到来救了，妻子、百姓也都救回来与了。那里王罕（中）说：在前，他的好父亲，将我输了的百姓，救与了我。如今他儿子，将我输了的百姓，又差四杰来救与了我。欲报他的恩，天地护助知也者。”

王罕（中）再说：“也速该安答，曾一次将我已输了的百姓救与了。今他儿子帖木真，又将我输了的百姓救与了。他父子两个，为谁这般辛苦来？我如今也老了，后来这百姓教谁管？我的弟每，都无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无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岂得不安？”遂于土兀剌的黑林行，会着成吉思，结做父子。初，王罕（中）与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为父。今次又结为父子，共说道：“多敌人处剿捕时，一同剿捕；野兽行围猎时，一同围猎。若有人离间呵，休要听信，亲自对面说话了，方可信。”这般议定，于是相亲厚着过了。

成吉思欲与王罕（中）亲厚上又亲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儿别乞与子拙赤，却将豁真名字的女儿与桑昆子秃撒哈，相换做亲。桑昆自尊大着说：“俺的女子到他家呵，专一门后，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么？”道下觑着，不曾许亲，以此成吉思心落后了。

那成吉思心落后的意思被札木合（中）觉了，于猪儿年春间，同阿勒坛等商议起了，到者者额儿温都儿山阴的别儿客额列地面桑昆处，谗说：“帖木真与乃蛮塔阳使臣往来通话，他口里虽说父子，动静却恁。莫还倚仗他么？若不预先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横冲入去。”阿勒坛、忽察儿说：“诃额仑母的众儿子每，俺与你杀。”额不格真合（中）儿（舌）塔阿惕说：“他的手脚，我与你拿。”脱斡邻（舌）勒说：“不如去掳了他百姓。若掳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温别乞说：“桑昆，你想做甚么呵？长的稍头，深的水底，我与你同去。”

桑昆听了札木合（中）众人说，使撒亦罕（中）脱迭额教对他父亲说。王罕（中）说：“我的帖木真儿子行，你为甚那般想？见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爱护咱。札木合（中）的言语，狂诞不可信。”王罕（中）不从。桑昆又使人说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这般说，如何不可信？”反复说不从。桑昆自去与他父亲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若父亲老了呵，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中）说：“孩儿，自的行怎生弃舍得？见倚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爱护咱。”桑昆见不从，烦恼着去了。王罕（中）唤回来说：“天莫不不爱护么？儿子行，您怎生要弃舍？你但去做，可以胜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于是桑昆与众人商议：“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儿别乞来，如今可约日期，请他吃许婚筵席，来时，就这里拿了。”议定了，差人请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来，路间，于蒙力克老人家里宿。蒙力克说：“他的女子行，咱索时，他做大，下觑着，不肯与。如今怎生特地请吃许婚筵席？帖木真儿子省不得？不若只推称春间马瘦，且养马，不去么道。”成吉思因他说，使不合（中）台、乞剌台两个去吃筵席，自那里便回了。桑昆见不合台等到，说道：“被他每觉了，咱每早去围着拿了他。”

那般商议定了，阿勒坛弟也客扯连（舌）来家，说：“如今共议定了，明日要拿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报与帖木真，不知怎生赏呵？”是他妻阿剌黑亦惕说：“你那泛滥言语莫说，家人听得，恐做真话说。”时有放马的人巴歹，送马乳来，听得，回去说与同伴乞失里黑。乞失里黑说：“我再去察听。”到家时，正见也客扯连（舌）子纳邻（舌）客延磋箭着说：“恰才咱说的话，这当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当得谁？”又对乞失里黑说：“白马与栗色两个马，拿来拴着，我要明日早上马。”乞失里黑听得这话，遂去说与巴歹：“恰才体审你说的言语是实了，今我两个告与帖木真去。”就将两个马拿来拴住，至自己房内，杀了一个羔儿，将床木煮熟；见拴的两马，每人骑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真的帐房后，将也克扯连（舌）父子说的话都说了。又说：“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真实了有。”

## 卷　七

成吉思听了巴歹、乞失里说，就那夜对附近可倚附的伴当每说知，将家内物件弃了，遂往躲于卯温都儿山阴去处。行时，教者勒蔑做后哨，哨望着。至明日午后，于合（中）剌合（中）勒只惕额列惕地面歇息。中间，有阿勒赤歹放马的赤吉歹等来报，自卯温

都儿山前，望见忽刺安不刺（舌）合（中）惕地面尘起，敌人来到也。成吉思上马行了，此时王罕（中）同札木合（中）来，问札木合（中）道：帖木真处厮杀的有谁?”札木合（中）说：“兀鲁兀惕、忙忽惕那二种百姓能厮杀，虽当混战时不乱，从小枪刀里惯，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见时可提防着。”王罕（中）说：“那般呵！教咱只儿（中）斤勇士合（中）答黑吉冲他者，随后再教土绵土别干姓的阿赤黑失仑（舌）、斡蛮董合（中）亦惕勇士豁（中）里（舌）失列门太子，领一千护卫的人，以次应援，最后仍教咱大中军冲者。”王罕（中）又说：“我这军马，札木合（中）弟，你整治者。”于是札木合（中）分出去了。札木合（中）对他伴当每说：“我在前常不能敌帖木真来，如今王罕（中）教我整治他军马，看来他又不及我，可以报与帖木真安答知道。”于是札木合（中）暗遣人将前言说与成吉思：“似这等，必不能胜你。你休怕，谨慎者。”

成吉思知了这话，说道：“主儿（舌）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锋，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儿扯歹回话，忽（中）亦勒答儿（舌）说：“我做先锋，久后将我孤儿抬举。”主儿（舌）扯歹说：“皇帝面前，我的兀鲁（舌）兀惕、忙忽（中）惕做先锋厮杀。”说罢，他两姓的百姓，于成吉思前排阵立了。才立罢，王罕（中）的先锋只儿（舌）斤冲将来。兀鲁（舌）兀惕、忙忽（中）惕迎着冲将去，将他每败了。追去时，被王罕（中）的后援土绵土别干的阿赤黑失仑冲将来，将咱忽（中）亦勒答儿刺下马。忙忽（中）惕军复翻回，于忽（中）亦勒答儿（舌）落马处立了。主儿（舌）扯歹领着兀鲁（舌）兀惕冲去，又将他败了。追去间，斡蛮董合（中）亦惕冲来，主儿（舌）扯歹又胜了。失列门太子领一千护卫军冲来，主儿（舌）扯歹又胜了。于是王罕（中）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冲来。主儿（舌）扯歹将桑昆的腮射中，倒了。众客列亦惕种的军，见射倒桑昆，却翻回，于桑昆处立了。成吉思既胜了王罕（中），见日已晚，收了军，将伤了的忽（中）亦勒答儿（舌）回来。那夜起著，离了厮杀处宿下了。

次日天明，点视军马，少斡阔台、孛罗（舌）忽（中）勒、孛斡儿（舌）出三人。成吉思说：“斡阔台与中倚仗的孛罗（舌）忽（中）勒、孛斡儿（舌）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离。”那夜成吉思恐敌来追袭，整治着军马，准备厮杀，有来。及日明，看见自后有一人来到时，是孛斡儿（舌）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说：“罢!”孛斡儿（舌）出说：“被敌人将我马射倒，步行走时，见客列亦惕种翻回来，于桑昆处立了。那机会里见他驮物的马驮歪了，将他驮的割断，骑着走出，依着踪迹来了。”

再少顷，又有一人来，近看时，人下又有两脚垂着。及到来时，斡阔台、孛罗（舌）忽（中）勒叠骑着一个马。孛罗（舌）忽（中）勒口上带着血，因斡阔台项上中箭，孛罗（舌）忽（中）勒将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见了，眼泪流着，心里艰难了，便用火将斡阔台箭疮烙了，就与些止渴的物教吃。孛罗（舌）忽（中）勒说：“敌人的尘土高起着，看着往卯温都儿（舌）山前忽剌安不儿（舌）合（中）惕地面去了。”于是成吉思整治军马，逆着浯泐灰（中）湿鲁格泐只惕名字的水，入答阑捏木儿（舌）格思地面去了。

那里随后有合（中）答安答勒都儿（舌）罕离了他妻子，来成吉思处说：“王罕（中）的子桑昆中箭时，王罕（中）说：‘不可惹斗的人惹斗他，可惜将儿子腮上教钉钉了，就我儿子性命有时，可再教冲咱。’阿赤黑失仑说：‘皇帝！皇帝休！未生儿子时，祷祈着要子嗣，将这既生了的儿子桑昆抬举。咱达达多半百姓在咱这里，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里去？每人止骑着一匹马，夜里必在树木下宿。他若不来呵，咱去如拾马粪般取将来。’王罕（中）应许了。说：‘将这儿子休摇动，好生抬举者，自那里回了。’”

成吉思自答阑捏木儿（舌）格思地面，顺着合（中）泐合（中）河动时，点视军马，有二千六百。成吉思领一千三百，依着河西边起了；兀鲁兀惕、忙忽惕领一千三百，河东边起了，就打围着做行粮。打围时，忽（中）亦勒答儿（舌）金疮未曾痊可，成吉思止当不从，因赶野兽走马，金疮重发，死了。将他骨殖，就于合（中）儿（舌）合（中）水的斡峏（舌）讷屼山的半崖上葬了。

合（中）泐合（中）河流入捕鱼儿（舌）海子处，有帖儿（舌）格等翁吉剌（舌）。成吉思使主儿（舌）扯歹领兀鲁兀惕、忙忽（中）惕去，教说与翁吉剌（舌）百姓每：“想着在前姻亲呵，投降来者；若不肯投降呵，便厮杀者。”说将去时，翁吉剌（舌）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诸般不曾动着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舌），就起着去统格黎小河东边下了。成吉思差阿儿孩合撒儿、雪格该者温二人，往王罕（中）处去说：“俺在统格黎小河东边下了，草也好，马也肥，父亲，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责，如何这般怪责？将俺家业破坏了，莫不是有人离间？当初咱在勺儿（舌）合勒昆山的忽剌阿讷屼的山行，不曾共说来：‘若有人离间呵，不要信。对面说话了时，方可信。’如今父亲，咱每曾对面说话来么？我虽少呵，也似多的般来；虽歹呵，也似好的般来。且我与你如车的两辕，一辕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车的两轮，一轮坏了呵，车行不得。我岂不比一条辕、一个轮么道？在前，你的父忽（中）儿（舌）察忽（中）思不亦鲁（舌）黑皇帝，有四十个子，内只你最长，所以立做皇帝。后你将台帖木儿（舌）、不花帖木儿（舌）二弟杀了，你又要将你弟额儿（舌）客合（中）剌（舌）要杀，他遂走入乃蛮去了。为你杀弟的上头，你叔父古儿（舌）罕（中）来征你，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中）

剌（舌）温山的狭处去了。你那时将女子忽札兀儿（舌）兀真献与蔑儿（舌）乞的脱黑脱阿，从那里来我父根前求救。我父领着军，将你叔父赶入合（中）申地面，将你百姓还了。于土浯剌河边黑林内，与我父做安答。你曾知感着说：'这恩于你子孙根前必回报，天地知也者。'随后你弟额儿（舌）客合（中）剌（舌）于乃蛮处借得军马，又来征你。你走入乞塔种古儿（舌）罕（中）的回回地面去了。不及一年，又反出，经过委兀河西地面，穷乏了，挤着五个羊，刺着驼血吃，骑着个瞎沙马来。因你与我父契交的上头，我差人迎接你来我营内，又科敛着养济你。你后将蔑儿（舌）乞百姓掳了，头口、家业尽都与了你。后又同追不亦鲁（舌）黑于拜答剌（舌）黑别勒赤列舌地面，与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对阵，你夜里营内又虚烧着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却袭着你，将桑昆、妻子、百姓都掳了，又将你帖列格秃有的百姓，掳了一半。你又求救于我，我使四杰，将你桑昆的妻子、百姓、头匹，都救与了，你又曾知感来。如今有甚么缘故怪责?”使人说将来。

王罕（中）听了这言语，叹息着说：“帖木真儿子行，有不可离的道理！我已离了。”于是心内艰难，将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桦皮桶内，说：“我若见帖木真儿子害他呵，似这血般教刺着。”遂将那血与去的使臣将来了。

成吉思教对札木合（中）说：“皇帝父亲行，将我嫉恶着，教分离了。在前时，每日谁早起呵，将父亲的马乳用青钟饮，有来？为我常早起的上头，嫉妒了。如今将皇帝父亲的青钟满饮呵，待费得多少?”又对阿勒坛、忽（中）察儿（舌）二人说：“您两个不知如何要弃我？忽（中）察儿，你是捏坤太子的子，当初咱每里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坛，你父忽（中）秃剌皇帝，曾管达达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辈有巴儿坛的子撒察、台出，他两个也不肯做。你众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您如今却离了我，在王罕（中）处，您好生做伴着，休要有始无终，教人议论。你每全倚仗着帖木真！无帖木真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头守得好着，休教别人做营盘。”

成吉思再教对脱斡邻（舌）弟说：“我唤你做弟的缘故，在前屯必乃、察剌孩领忽二人，原掳将来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子名速别该，速别该子名阔阔出乞儿（舌）撒安，阔阔出乞儿（舌）撒安子名也该晃（中）脱合（中）儿（舌），也该晃（中）脱合（中）儿（舌）子是你。你如今将谁的百姓要谄佞著与王罕（中）？我的百姓阿勒坛、忽（中）察儿（舌）必不教别人管。你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我唤你做弟的缘故如此。”

成吉思再教对桑昆说：我与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儿子，你是赤裸生的儿子。父亲曾将咱每一般抬举。你生心，恐怕我搀在你先，将我疾恶，赶了。如今休教父亲心里受艰辛，早晚出入消解愁闷着。若你旧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于父亲见存时，要做皇帝么道？故教心内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来时，差两个人来。”成吉思将这般话，分付了阿儿（舌）孩（中）合（中）撒儿（舌）、速格该者温，他两个对桑昆说了。桑昆说：“他几曾说是皇帝父亲来？只说好杀人的老子。我行也几曾说是安答来？只说脱黑脱阿师翁，续着羊回羊尾子行。有这言语的计量，我省得了，是厮杀为头的言语。你必勒格别乞、脱朵延两个，将旄纛立起，骟马每放得肥着。无有疑惑。”那里阿儿（舌）孩（中）合（中）撒儿（舌）自王罕（中）处回来了，速格该者温因他妻子在脱斡邻（舌）处，不曾回来。阿儿（舌）孩（中）合（中）撒儿（舌）将这话对成吉思说了。

成吉思随即起去，至巴泐渚纳海子行住了。那里正遇着豁（中）鲁（舌）剌思种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厮杀，便投降了。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种的阿剌忽（中）失的吉惕忽（中）里（舌）处来，有羯羊一千，白驼一个，顺着额洏（舌）古涅河，易换貂鼠、青鼠，来至巴泐渚纳海子饮羊时，遇着成吉思。

成吉思在巴泐渚纳海子住时，有弟合（中）撒儿（舌），将他妻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秃忽（中）撇在王罕（中）处，罄身领几个伴当走出，来寻成吉思。寻至合（中）剌（舌）温山，缘岭寻不见，乏了粮食，吃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纳海子，寻见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欢了，商量着，差沼列（舌）歹种的人合（中）里兀答儿（舌）、兀良（舌）合（中）歹种的人察兀儿（舌）罕（中）二人做合（中）撒儿（舌）的使臣，去对王罕（中）说：“我兄的形影望不着，踏着道路也寻不见；叫他呵，他又不听得，夜间看星枕土着睡。我的妻子见在父亲皇帝处有，若差一个可倚仗的人来呵，我往父亲行去。”成吉思又对使臣说：“您去，俺便起身。您回来时，只于客鲁连（舌）河的阿儿（舌）合（中）勒苟吉地面行来。”约会着，随即教主儿（舌）扯歹、阿儿（舌）孩（中）两个做头哨，去客鲁连（舌）河的阿儿（舌）合（中）勒苟吉地面下了。

合（中）里兀答儿、察忽（中）儿罕（中）二人，到王罕（中）处，将说去的言说了。王罕（中）正立起金撒帐做筵会，听得合（中）里兀答儿说罢。王罕（中）说：“果那般呵，教合（中）撒儿（舌）来。”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秃儿（舌）坚，同合（中）里兀答儿（舌）等去，将及到原约会处，亦秃儿（舌）坚望见下营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中）里兀答儿（舌）马快，赶上，不敢拿，前面横当着。察忽（中）儿罕（中）马钝，自后箭射到处，将亦秃儿（舌）坚骑的马臀尖射坐了。那里将亦秃儿（舌）坚拿住，将至太祖处，送与合（中）撒儿，教杀了。

合（中）里兀答儿等对太祖说：“王罕（中）不

提防，见今起着金撒帐做筵会。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袭他。”太祖说：“是。”遂教主儿（舌）扯歹、阿儿（舌）孩（中）两个做头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额儿温都儿山的折儿合（中）不赤孩（中）地面的口子行，将王罕（中）围了。厮杀了三昼夜，至第三日，不能抵当，方才投降。不知王罕（中）父子，从何处已走出去了。这厮杀中，有合（中）答黑把阿秃儿（舌）名字的人说：“我于正主，不忍教您拿去杀了，所以战了三日，欲教他走得远着。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赐教活呵，出气力者。”太祖说：“不肯弃他主人，教逃命走得远着，独与我厮杀，岂不是丈夫？可以做伴来。”遂不杀，教他领一百人与忽（中）亦勒答儿（舌）的妻子永远做奴婢使唤。因当初忽（中）亦勒答儿（舌）先说要厮杀的上头，教他子孙常请受孤寡的赏赐。

## 卷　八

那遍将客列（舌）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孙勒都歹种的人塔孩把阿秃儿，太祖处有恩的上头，与了一百只儿斤百姓。再王罕（中）弟札合（中）敢不有二女，长女名亦巴合（中），太祖自娶了；次女名莎儿合（中）黑塔泥，与了拖雷。为那般，将札合（中）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虏了。

太祖再于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将王罕（中）的金撒帐，并铺陈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尽数与了。又将客列（舌）亦惕汪豁真姓的人就与他两个做宿卫的，教带弓箭；饮酒时又许他喝盏，直至子孙行，教自在快活；厮杀时抢得财物，打猎时得的野兽，都不许人分，尽他要者。太祖又说：“一则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则是长生天护助的上头，将客列（舌）亦惕种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里坐。久后我的子孙，将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于是将客列（舌）亦惕诸姓每，都分与众伴当。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阔迭格儿地面住了。

王罕（中）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中）勒地面涅坤水处，王罕（中）行得渴了，将入去饮水，被乃蛮哨望的人豁（中）里（舌）速别赤拿住，自说我是王罕（中）。哨望的人不信，将他杀了。桑昆此时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里去了。至川勒，桑昆与伴当阔阔出并其妻一同寻水吃，因见野马被蝇虫咬着，桑昆下马，将马教阔阔出拿了，潜往欲射中间，被阔阔出牵马走了。其妻说：“在前好衣服、好茶饭，曾与你吃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弃了。”就立住不行。阔阔出说：“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说：“人虽说妇人是狗面皮，你可将这金盂子与他，教寻水吃。”阔阔出遂将金盂子撇下了，与妻同来太祖处，将弃了桑昆的缘故都说了。太祖说：“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将他妻赏赐，将阔阔出杀了。

乃蛮皇帝塔阳的母古儿别速说：“王罕（中）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头来看，认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别赤处，割将头来，认得是王罕（中），于是动着乐器，祭祀他。祭时，王罕（中）头笑了。塔阳见笑，以为不祥，就踏践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说：“死人的头，您割将来，却踏碎了，如今狗吠的声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难察必勒格皇帝曾说：‘我老了，这妇人年少，儿子塔阳又柔弱，是我祷神生来的，久后恐将我多百姓守不得。’这般说有来。况而今狗吠，有将败的声音。夫人古儿别速行的法度严峻，我塔阳皇帝又柔弱，除飞放打猎之外，别无技能心性。”说了，再后塔阳说：“这东边有些达达将在前老王罕（中），教箭箭唬得走出来，死了。看来他敢要做皇帝么道？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如今咱去将那达达取了。”其母古儿别速说：“那达达百姓歹气息，衣服黑暗，取将来要做甚么？教远有者。若有生得好妇女，将来教洗浴了，挤牛羊乳呵中有。”塔阳说：“那般呵，有甚难？咱去将他每弓箭夺来。”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听了塔阳的言语，叹息着说：“你不可说大话，这话你再休说！”塔阳不听，遂差脱儿必塔失做使臣，去对汪古惕种的主阿剌忽（中）失的吉惕忽（中）里说：“这东边有些达达每，你做右手。我自这里起程，可将他弓箭夺了。”阿剌忽（中）失的吉惕忽（中）里回说：“我做不得你右手。”却使人去对太祖说：“乃蛮的塔阳，要来夺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从。我如今提省你，若不提防，恐来夺你弓箭。”此时太祖正在帖蔑延客额儿地面围猎，知了这话，就围猎处与众人商量。多说：“马瘦，如何可好？”斡惕赤斤说：“您如何推辞马瘦？我的马却肥。既听了这等说，如何坐得住？”别勒古台又说：“若生时被人将弓箭夺了呵，济甚事？男子死呵，与弓箭一处，岂不好！如今乃蛮恃其国大民众，敢发大言，我可乘此夺他弓箭何难？咱去呵，他多马群，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马。”

别勒古台说了，成吉思说：“是。”自围猎处回来，从阿卜只合（中）阔帖儿（舌）格地面起去，至合（中）勒合（中）河斡儿（舌）讷兀地的客勒帖该合（中）答地行，下了。将自己军马数了，立千、百户牌子头，设六等扯儿必官，都委付了；又设八十个做宿卫的人、七十个做散班。其选护卫时，于千、百户并白身人内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又教阿儿孩合（中）撒儿选一千勇士管着，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斡歌列扯儿必与忽都思合勒潺将七十个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说：“带弓箭的人并散班、护卫、厨子、把门人等，教日里八班来；至日落时，将管的事物，交付与宿卫的，出去宿者。若管马的守着马，宿卫的

房子周围宿，守门的轮着门口立；至次日抬汤时，却入来，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换。”那管的千百户扯儿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儿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蛮，逆着客鲁连河行了。教者别、忽必来二人做头哨，至撒阿里（舌）客额儿地面，遇着乃蛮在康（中）合（中）儿合（中）山头哨望的。往来相逐间，被乃蛮人将这里骑破鞍子白马的人拿了，共说：“原来达达的马瘦。”随后太祖大军至撒阿里（舌）客额儿地面下了，朵歹扯儿必对成吉思说：“咱人少远来，可只于此牧马，多设疑兵，将这撒阿里（舌）客额儿地面布满，夜令人各烧火五处。彼人虽多，其主软弱，不曾出外，必是惊疑。如此则我马已饱，然后追彼哨望的，直抵大营，击其不整，必然可胜。”成吉思从其言。乃蛮哨望的，果自山头看见，说只道达达每少，如何烧的火如星般多？就将先拿住得人马送去，对塔阳说：“达达军马已塞满了撒阿里（舌）客额儿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见夜间烧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哨望的去时，塔阳正在康（中）孩（中）地面的合（中）池儿水边，听了这言语，使人与他子古出鲁克说：“达达每马瘦，烧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众。人曾说达达每刚硬，眼上刺呵不转睛，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与他连兵，后必难解。见说达达的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过金山，整搠军马，诱引着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马乏了，我肥马正好，然后复回，与他厮杀，可胜么道。”古出鲁克听了这话，说：“那妇人塔阳又是怕了，达达每多，从何处来？多半与札木合（中）一同在这里有。我父塔阳于孕妇更衣处、牛犊吃草处，都不曾到。如今怕了，说这等话。”教使臣却说将去，塔阳听得儿子比他做妇人，说：“有力有勇的古出鲁克，厮杀时，休将这等勇来弱了。”其臣豁里速别赤说：“你的父亦难察必勒格在前于同等敌行，男子的脊背、马的后胯不曾教见。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这般呵，你母古儿别速虽是妇人，教管军呵，倒中。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老了，咱军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达达的气运来了。”叹息说罢，于马上打着箭筒另去了。

塔阳听了那话，怒着说：“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躯，都一般。您那般说呵，咱迎去，与他厮杀。”遂顺塔米儿河，渡斡儿豁水，至纳忽山崖东边，察乞儿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见乃蛮军马，成吉思整治军马排阵了，自做头哨，教弟合（中）撒儿主中军，斡赤斤管从马。于是乃蛮军马却退至纳忽山崖前，缘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随即将乃蛮哨望的赶至山前。彼时札木合（中）亦在乃蛮处，塔阳问：“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是甚么人？”札木合（中）说：“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拴着，那狗是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镮刀做马鞭，饮露骑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四狗是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速别额台四人。”塔阳说：“似那般呵，离得这下等人远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问：“那后来的军，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跃般来的是谁？札木合（中）说：“他是将有枪刀的男子杀了、剥脱衣服的兀鲁兀惕、忙忽（中）惕二种人。”塔阳说：“既如此，可离得这下等人远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问：“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札木合（中）说：“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你见么，您曾说若见达达时，如小羖䍽羔儿，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试看。”塔阳但说可惧，又令上山去立了，又问：随后多军马来的是谁？札木合（中）说：“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着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碍着喉咙；吞一个全人呵，不勾点心。怒时将昂忽（中）阿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与他相斗时，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儿名的箭射呵，将人连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唤做拙赤合（中）撒儿。”塔阳说：“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问：那后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诃额仑最少的子，名斡赤斤。他性懒，好早眠迟起，多军马中，他也不曾落后了。”于是塔阳遂上山顶立了。

札木合（中）复离了乃蛮，将对塔阳说的话，教对成吉思说：“塔阳如今听了我说的话，已是惊得昏了，都争上高山顶上去，并无厮杀的气象。我已自离了他，安答，你谨慎者。”那日，太祖见日色晚，围着纳忽（中）山宿了。其夜乃蛮欲遁，人马坠于山崖，相压死者甚众。明日拿住塔阳，其子古出鲁克因不在一处，得脱身，领些人每走出，见军追及，就依塔米儿河要扎营，不定，又走了。袭至阿勒台山前，势愈穷促，遂将他百姓尽收捕了。此时与札木合一同有的达达札答阑、合（中）塔斤等种，也都来投降了。那里将塔阳母古儿别速来，成吉思说：“你说达达歹气息，你却如何来？”成吉思遂纳了。

那鼠儿年秋，太祖于合（中）剌（舌）答勒忽札兀剌（舌）地面，与蔑儿乞的脱黑脱阿对阵，将他杀退。追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将他百姓虏了。脱黑脱阿同二子忽（中）都、赤剌温带几个伴当走了。初，虏蔑儿乞时，豁阿思蔑儿乞种的人答亦儿（舌）兀孙将他忽（中）阑名字的女子，献与成吉思，来时，路间被乱兵所阻当，遇着巴阿邻种的官人纳牙答亦儿（舌）兀孙，说：“这女子要献于成吉思。”纳牙说：“咱一同将你女子献去。你若先去呵，乱军将你也杀了，女子也乱了。”因留住三日，一同来献与成吉思。成吉思因纳牙留了三日，大怒着说：“仔细问了，号令他。”问间，其女子忽（中）阑说：“纳牙曾说：‘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将这女子献去。’路间因有乱兵，所以留住。若不遇着纳牙留住呵，如今也不

知如何？且不必问他。若皇帝恩赐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肤全有，问我皮肤便了。”纳牙也说：“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马，要献与主人。除此之外，别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说：“忽（中）阑的言语是。”就那日将忽（中）阑试验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宠爱。将纳牙放了，说此人至诚，以后大勾当里可以委付。

## 卷 九

初，虏蔑儿乞百姓时，将脱黑脱阿子忽都的妻与了斡歌台，一半百姓反去，将台合（中）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锁儿罕（中）失剌（舌）的子沈白领右手军去攻，自去追袭脱黑脱阿。到金山住过冬，明年春，逾阿来（舌）岭去。适乃蛮古出鲁克与脱黑脱阿相合了，于额儿的失不黑都儿麻地面根源行，整治军马。成吉思至其地，与他厮杀，脱黑脱阿中乱箭死了，其尸不能将去，其子只割将他头去。人马败走，渡额儿的失水，溺死者过半，余亦皆散亡。于是乃蛮古出鲁克过委兀合（中）儿鲁种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与合（中）剌乞塔种的人古儿罕相合了，蔑儿乞的忽都合（中）勒赤剌温，过康里钦察种去了。成吉思也回至老营。此时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将蔑儿乞百姓尽行杀虏了。又先投降的蔑儿乞在老营内反了，被在营内家人战胜。成吉思说：“教他在一处，他又反。就教各人尽数分了。”

那牛儿年，成吉思造与速别额台一个铁车，教袭脱黑脱阿的子忽都等去对说：“他与咱厮杀败着，走出去了，如带套竿的野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飞上天呵，你做海青拿下来；如鼠钻入地呵，你做铁锹掘出来；如鱼走入海呵，你做网捞出来。”又说：“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军每的马匹未瘦、行粮未尽时，先要爱惜，路间不可轻易围猎。若要因猎做行粮呵，也要斟酌着。马的鞦并闸环，不许套上，如此则军每不敢走马。若有违号令者，我认得的，便拿将来；不认得的，就那里典刑了。可谨慎者，若天护助，将脱黑脱阿子每拿住呵，就那里杀了者。再说当初我小时，被三种蔑儿乞拿我，将不儿罕山绕了三遭。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发言语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极处，所以造与你铁车。你虽离得我远，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护助你。”

乃蛮蔑儿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后，札木合（中）在乃蛮处，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个伴当，同做劫贼。因上傥鲁山去，杀了一个羱羊烧吃。吃间，札木合（中）说：“谁的儿子今日将羱羊杀了烧吃？”说后，五个伴当将他拿了，送与成吉思。札木合（中）令人对成吉思说：“黑老鸦会拿鸭子，奴婢能拿主人，皇帝安答必不差了。”成吉思说：“自的正主，敢拿的人，如何留得？将这等人并他子孙，尽典刑了著。”于是教当札木合（中）面前杀了，却使人对札木合（中）说：“我先曾教你做一只车辕，你分离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时共提说，睡着时共唤省。在前你虽另行，却是我有福有吉庆的安答。若真实厮杀时，你却自的心痛有来。我初与王罕（中）厮杀时，你将王罕（中）的言语，说与了我，是一次有恩于我；及与乃蛮厮杀，你以言语将乃蛮惊动，又是一次有恩于我。”将这言语，对札木合（中）说知道者。

既说罢，札木合（中）说：“咱年小做安答时，不可消化的饮食曾吃，不可忘的言语曾说，因人将咱离间，所以分离了。想起在前说的言语，自羞面，不敢与安答相见。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当，做伴时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将众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无可做伴。你若不杀我呵，似衣领上虱、底衿内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间心不安，夜间睡不稳。你母聪明，你又俊杰，弟每有技能，伴当每豪杰，又有七十三匹骟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无兄弟，妻好说长话，伴当不中倚仗，为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胜了。如今恩赐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后，于你子孙行，永远护助也者。”成吉思听了这话，说：“札木（中）合安答，虽是另行，不曾有真实害咱的言语，是可以学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头的人，无缘故，不可将他害了。有个缘故，你对他说：‘在前搠只答儿马剌、台察儿两个的马群相抢劫的上头，你特地谋反，于巴勒渚纳地面厮杀，赶入我者剌（舌）捏地面的狭处，教我好生恐惧。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虽欲爱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着你言语，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中）就那里不出血死了，仍以礼厚葬了。

成吉思既将众部落百姓收捕了。至是虎儿年，于斡难河源头，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合（中）黎为国王，命者别追袭古出鲁克。整治达达百姓，除驸马外，复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人为千户。

成吉思说：“这驸马并九十五千户，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赏赐他。”命失吉忽（中）秃忽（中）唤孛斡儿出、木合（中）黎等去。失吉忽（中）秃忽（中）说：“孛斡儿出、木合（中）黎等，功多如谁？又要赏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内，直至长成，不曾离了，我功少如谁？如今用甚么赏赐我？”成吉思说：“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罚。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已后不许诸人更改！”失吉忽（中）秃忽（中）说：“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与众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赐呵，于土城内住的百姓与我。”成吉思说：“从你自斟酌着要。”失吉忽（中）秃忽（中）既受了恩赐，却唤孛斡儿出、木合（中）黎、蒙力克等，教入来受赏赐。

成吉思对蒙力克说："你自我幼时，作伴到今，护助处甚多。无如王罕（中）父子赚我去时，若不是你止当呵，几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着那恩，使我子孙也如何忘得！今后坐时，你当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议论了赏赐你，直至你子孙不绝了。"

成吉思再对孛斡儿出说："我小时有惨白色的骟马八匹，被贼劫去，我袭着宿了三夜，与你相遇。你便与我作伴，一同袭去，又过了三宿，将我马夺回来。你父纳忽（中）伯颜有家财，只你一子，为甚肯教与我作伴？盖因你有义气。在后我又唤你作伴，你不曾违了。我被三种蔑儿乞逐入不儿罕山时，你又与我一同去苦；我与塔塔儿于答阑捏木儿格思地面相抗着，宿时，正遇着霖雨，你欲我歇息，披着毡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脚只却换了一次，这是你豪杰的效验。其余的事业，不可尽说。你又与木合（中）黎将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谏我教止，所以得到这大位子里。如今你的坐次，坐在众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罚。这西边直至金山，你做万户管者。"

成吉思再对木合（中）黎说："咱在豁（中）儿豁（中）纳主不儿地面忽（中）秃剌皇帝欢跃的蓊松树下住时，天告你的言语明白上头，我自那里想着你父古温豁阿对你言语，会说了来，为那般。如今教你做国王，坐次在众人之上。东边至合（中）剌温山，你就做左手万户，直至你子孙相传管者。"

成吉思再对豁（中）儿赤说："我年小时，你曾说先兆的言语，与我辛苦作伴。那时你曾说我先兆的言语若应呵，与我三十个妻。今已应了，这投降的百姓内，好妇人女子，从你拣三十个。再将三千巴阿里种，又添塔该、阿失黑二人管的阿答儿乞种等百姓，凑成一万，你做万户管者。顺额儿的失河水林木内百姓地面，从你自在下营，就镇守者。凡那里百姓事务，皆禀命于你，违了的就处治者。"

## 卷 十

成吉思再对主儿（舌）扯歹说："你紧要的恩。在合（中）剌合（中）勒只额列惕地面，与王罕（中）厮杀时，正愁间，虽是忽亦勒答儿先说要厮杀，然成就事业其实在你，将他只儿斤等紧要的军马杀退，直冲至中军天门与门户，将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时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紧要的大功。随后顺合（中）勒合（中）河起时，我望你如高山遮护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纳海子处征王罕（中）时，你做头哨，因天护助，将客列（舌）亦惕紧要的国平了，所以乃蛮蔑儿乞种，不能与咱对阵，溃散了。初，乃蛮蔑儿乞溃散时，札合（中）敢不献了两个女子，将他百姓全了，后又反去，你用计策，将他拿住，方虏了他百姓，这是第二次功。"遂将夫人亦巴合（中）赐与主儿扯歹。成吉思对亦巴合（中）说："我不是嫌你无性行，无颜色，亦不曾说你身体不洁，不教在夫人次序内列着。如今为主儿扯歹征战时舍性命，将离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头，将你赐与他。久后我位子里坐的子孙，想着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孙孙，亦巴合（中）位子里，休教断绝了么道。"再对亦巴合（中）说："你父札合（中）敢不，当初教厨子阿失帖木儿等引二百人与你做从嫁，有来。你如今去时，留阿失黑帖木儿等一百人做遗念。"又对主儿（舌）扯歹说："有四千兀鲁兀种的百姓，你管者。"

成吉思再对忽（中）必来说："你将刚硬不服的人服了。你与者勒蔑、者别、速别额台四个，如猛狗一般，凡教去处，将坚石撞碎，崖子冲破，深水横断，所以厮杀时，教您四人做先锋；教孛斡儿出、木合（中）黎、孛罗（舌）兀勒、赤老温四杰随从我；教主儿扯歹亦勒答儿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来。如今但凡军马事务，忽（中）必来你为长者。再说别都温性拗的上头，你怪他，不曾教做千户，与尔正好一同做千户，商量着行，看他久后如何?"

成吉思再对孛斡儿出、木合（中）黎等说："这忽（中）难夜间做雄狼，日里做黑老鸦，依着我行，不曾肯随歹人。您凡事可与这忽（中）难、阔阔搠思二人商量着行，我子拙赤最长，教忽（中）难领着，格你格思就于拙赤下做万户者。"又说："忽（中）难、阔阔搠思、迭该、兀孙额不干四人，但曾闻见的事，不曾隐讳，便来对我说了。"

成吉思再对者勒蔑说："你父札儿赤兀歹老人背着风匣，自不峏罕山来，于斡难河迭里温孛勒答地面生我时，与了一个貂鼠襁儿。此时者勒蔑在襁褓内，自那里许做了贴己奴婢，一同生长，做伴到今。多有功劳，是我有福庆的伴当，九次犯罪休罚者。"

成吉思再对脱仑说："你父子为甚得各管千户？因你助你父亲收集百姓上头，所以与你扯儿（舌）必名分。如今将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户，与脱鲁罕商议着行。"

成吉思再对蒙格秃乞颜的子汪古儿厨子说："在前你与这脱忽（中）剌（舌）兀惕三姓、塔儿忽惕五姓、敝失乞惕巴牙兀的两种，与我做一个圈子，昏雾中不曾迷了，乱离中不曾离了，寒湿处曾共受来。如今你要甚么赏赐?"汪古儿说："赏赐教拣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里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应许了，说："你收集了，做千户管者。"又说："汪古儿、孛罗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饭均匀，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骑马着于多人处散茶饭者。坐时，你二人于大酒局分左右，与脱仑等俱向北坐着，就料理茶饭。"

成吉思再对孛罗兀勒说："我母亲将你并失吉忽秃忽、古出、阔阔出四个于营盘内拾得做儿子，养育

提携着，教你成人，欲要与俺儿子每做伴。我母亲养你每的恩，您曾报了多少来？孛罗兀勒与我做伴，凡紧急的征战处，虽有雨的夜里，与敌人抗拒时，不曾教缺了汤饭，使我空宿了。又族灭了塔塔儿时，有合（中）儿吉勒失剌逃出，无吃的，却回来母亲的家内。他说是寻衣食的，母亲说：'既是寻衣食的时，那里坐。'就于西边门后坐间，有拖雷方五岁，入门来，却出去，被合（中）儿吉勒肘下挟出，用手抽刀。母亲叫着说：'坏了，儿子。'时孛罗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东边坐着，随即走出，将那人头发拿住，又将那抽刀的手扯住，连刀落了。此时房北边有者歹、者勒蔑二人杀牛，听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将刀斧就那里将那人杀了。后阿勒塔泥、者歹、者勒蔑三个争头功。者歹、者勒蔑说：'若不是俺来得疾，你一个妇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说：'你每不听得我声音呵，你每如何来？又不是我拿住他头发，扯落他刀子时，比及你来呵，拖雷已被他害了。'这般论来，阿勒塔泥得了头功。"又说："于合（中）勒合（中）勒只惕地面，与王罕（中）厮杀时，斡歌歹项上中箭，孛罗兀勒将塞了的血咂去，救了斡歌歹性命。他能还报我母亲养育恩，将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艰难处，也不曾怠慢。今后九次犯罪休要罚者。"

成吉思再说："女子每行，赏赐咱。"

成吉思再对兀孙老人说："兀孙、忽（中）难、阔阔搠思、迭该这四个人，但听见得、心内想起的事，不曾隐讳，都对我说。如今达达体例里，以别乞官为重。兀孙，你是巴阿邻为长的子孙，你可做别乞。做别乞时，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上面。拣选个好年月，议论了，教敬重者。"

成吉思再说："忽亦勒答儿安达，在前厮杀时，先开口要厮杀，有功的上头，教他子孙受孤独的赏赐者。"

成吉思再对察罕豁（中）阿的子纳邻脱斡邻说："你父，我根前谨慎。于答阑巴勒主惕地面里厮杀，被札木合（中）废了。如今你请受孤独的赏赐者。"脱斡邻说："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内，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许他收集，教他子孙世袭管者。

太祖又对锁儿罕失剌说："我小时被泰亦赤兀种的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兄弟每拿我时，你父子每藏着我，教合（中）答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来。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长想着，有来。您却自泰亦赤兀处来得迟了，如今方赏赐您。您要什么赏赐？"锁儿罕失剌父子说："俺欲要蔑儿乞的薛凉格地面，自在下营。再要如何赏赐呵，皇帝理会者。"成吉思说："依着你，那地面内自在下营。再教你子孙行，许他带弓箭，喝盏，九次犯罪休罚者。"又对其子赤老温、沈伯说："在前你二人，说来的言语，如何忘得？你二人心里想起有缺少的，自来索者。"又说："锁儿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处得的财物，围猎时得的野兽，都自要者。锁儿罕失剌是在前泰亦赤兀种的脱迭干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连（舌）放马的。如今教倚仗着我快活者。"

成吉思再对纳牙说："当初你父子每，将塔儿忽台乞里（舌）勒秃黑拿来时，你说：'自己的主人如何弃舍着拿去？'就那里放了，来归顺我。为那般，我曾说：'这人省得大道理，久后一件事里委付。'如今孛斡儿出做了右手万户，木合（中）黎国王做了左手万户，你做中军万户者。"

再对者别、速别额台两个说："您自收集的百姓，管着做千户者。"

再教牧羊的迭该，将无户籍的百姓，收集着做千户者。

再分管百姓时，木匠古出古儿管的百姓少了，就于各官下百姓内，抽分着，教他与札答剌（舌）种的木勒合（中）勒忽一同做千户管着。

当初共立国的人，合做万户、千户、百户的，都委付赏赐了。成吉思说："在前，我止有八十人做宿卫，七十人做护卫散班。如今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我的护卫散班等于各万户、千户、百户内，选一万人做者。拣选时于各官并白身人儿子内，选拣有技能、身材壮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户的子，每人带弟一人，带伴当十人；百户的子，每人带弟一人，伴当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每人带弟一人，伴当三人。其千户的子、伴当十人所用马匹，于本千百户内科敛，整治与他。与时，除父分与的家财，并自置财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与者。其百户子、伴当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当三人，所用马匹，只依前例与他。若千、百户牌子多人有违者，加以罪责；若宿卫时躲避不来，者别选人补充，将那人发去远处；若有人愿要充做，诸人休阻当者。"

# 卷十一

于是各千、百户，依着成吉思言语，拣选将来。将在前宿卫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捏兀邻（舌）做为头千户者。在前带弓箭的四百人，原教者勒蔑、也孙帖额与不吉歹一同管了。散班与带弓箭的，入直时，分作四班：一班教也孙帖额为长，一班教不吉歹为长，一班教火儿忽答为长，一班教剌卜剌哈为长。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孙帖额为长者。

在前，孛斡儿出亲人斡哥列扯儿必原管护卫散班，添至一千，还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中）里亲人不合（中）管者，一千教亦鲁该亲人阿勒赤歹管者，一千教朵歹扯儿必管者，一千教朵豁勒忽管者，一千教主儿扯歹亲人察乃管者，一千教阿勒赤的亲人阿忽台管者，一千选拣的勇士教阿儿孩（中）合（中）撒儿管者。平时只做散班，出征时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户内，选拣得宿卫的八千，同带弓箭的二

千，通计护卫的一万。成吉思说："这些做我护卫的人，以后教做大中军者。"

成吉思再说："护卫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中）管者，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朵歹扯儿（舌）必管者，一班教朵豁勒忽管者。"四个为长的委付了，将轮班次序宣布着说："入班时，为长的官人，领着扈卫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笞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十；第三次无事故又不入者，笞三十七下，流远方去者。掌护卫的官人，凡换班时，将这言语省会一遍。若不省会，则掌管的有罪；既省会了，有违了号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护卫的官人不得我言语，休将所管的人擅自罚者。凡有罪的，必奏闻了，将该斩的斩，该打的打。若不依我言语，将所管的人用条子打的，依旧教条子打他；用拳打的，依旧用拳打他。"

成吉思再说："我的护卫散班，在在外千户的上；护卫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户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户，与护卫散班做同等相争斗呵，将在外的千户要罪过者。"

成吉思再对轮班的官人说："带弓箭的散班及厨子人等入班时，白日里各管自的职事，日落时带弓箭的将弓箭、厨子将器皿，各分付与宿卫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抬汤后都入来，依旧各管自的职事。日晚后，绕宫前后往来行的人，宿卫的拿住，次日问者。宿卫的交替时，分付与符验教入者。宿卫的夜间绕着宫，把门宿者，若夜里有人入呵，将他头打破，肩甲斫断者。若有急事来说，先见宿卫，一同来帐房后说者。宿卫上面两间，不许人行坐；宿卫数目，不许人问，违者将鞍马、衣服夺与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额勒只吉歹曾在宿卫上行，被宿卫的拿了，有来。"

成吉思说："您宿卫的，于大雨雪的夜里，或晴明的夜里，或敌人纷扰厮杀的夜里，在我帐房周围宿卫，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紧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里坐了。如今将我这吉祥至诚的宿卫，教呼作老宿卫的者；斡哥列扯儿（舌）必入班的七十个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儿孩（中）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孙帖额等带弓箭的，教呼作大带弓箭的者。

"九十五千户内，选拣的人做我贴身的亲护卫，久后我子孙将这护卫的想着，如我遗念一般，好生抬举，休教怀怨，福神般看着。"

成吉思再说："内里的扯儿（舌）必官，并放头口的，宿卫的知料者。内里的房子、车辆、旄纛、生熟饮食、器皿等物，宿卫的提调者。若有缺少，只问他要。凡给散衣食，不得宿卫的言语，休给散者；若给散时，必自他始。凡内里有人出入，宿卫的整治者。把门的贴门立者，门内二人管酒局者，管营盘的、于宿卫人的选充者，围猎时共围，猎车前留一半者。"

成吉思再说："我不出征，宿卫的亦不许出征。若有违者，起军的头目有罪。宿卫的不着他出征，只因他常护卫我。围猎时跟随我，平日又管收拾车辆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复了他，不许他出征。"

太祖再说："宿卫的内，教人与失吉忽秃忽一同断事者；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给散者；官骟马内教收拾驮网索者；宿卫的同扯儿（舌）宾给散段匹者。凡下营时，教带弓箭的散班，与也孙帖额带弓箭的，于帐殿右边行；不合（中）等散班，于帐殿左边行；阿儿（舌）孩（中）的勇士，于帐殿前面行；宿卫的管帐房、车辆，于帐殿根前左、右行；众护卫散班，并内里家人等，朵歹扯儿（舌）必管着，常在帐殿根前行者。"

太祖命忽（中）必来征合（中）儿（舌）鲁兀惕种。其主阿儿（舌）思阑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

太祖又命速别额台追脱黑脱阿子忽（中）秃、赤老温等，追至垂河，将忽（中）秃等穷绝了回来。

初，命者别追古出鲁克。追至撒里黑昆（中）地面，将古出鲁克穷绝了回来。

委吾种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来成吉思处说："俺听得皇帝的声名，如云净见日、冰消见水一般，好生喜欢了。若得恩赐啊，愿做第五子，出气力者！"成吉思说："你来，女子也与你，第五子也教你做。"于是亦都兀惕将金银、珠子、段匹等物，来拜见成吉思。遂将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与了。

# 卷十二

兔儿年，成吉思命拙赤领右手军，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合（中）引路，斡亦剌（舌）种的忽都合（中）别乞比万斡亦剌（舌）种，先来归附，就引拙赤去征万斡亦剌（舌）。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剌秃巴思诸种都投降了。至万乞儿吉思种处，其官人也迪亦纳勒等也归附了，将白海青、白骟马、黑貂鼠来拜见拙赤。自失必儿等种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遂领着乞儿吉思万户、千户，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将着海青、骟马、貂鼠等物，回来拜见成吉思。成吉思以斡亦剌（舌）种的忽秃合别乞先来归附，将扯扯亦坚名的女子与了他的子亦纳勒赤，将拙赤的女豁雷罕（舌）与了亦纳勒赤的兄，将阿剌合（中）名的女子与了汪古种，却对拙赤说："我儿子中你最长，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马生受，将他林木中百姓都归附了，我赏与你百姓。"

再命孛罗忽勒征豁里秃马惕种，其官人歹都秃勒已死，其妻孛脱灰（中）塔儿浑管着百姓。孛罗忽勒到时，令三人于大军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径路间，不觉他哨望的人自后至，将路截了，杀了孛罗忽勒。太祖闻知大怒，欲亲征，孛斡儿出、木合（中）里谏止，别命朵儿伯朵黑申再去征。朵儿伯朵黑申严整军

马，于先行的把截处虚张声势，却从忽刺安不合（中）鲁行的小径行去。又恐军人畏惧不行，令人各背条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惩戒。每人又各将带锛、斧、锯、凿等器，将当路树木除去。行至山顶，下视秃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军直进，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间掳了。

在先豁（中）儿赤官人、忽（中）都合（中）别乞二人被秃马惕拿住，在孛脱灰（中）塔儿浑（舌）处。其二人被拿的缘故，因太祖许豁（中）儿赤娶三十个妻。豁（中）儿（舌）赤知秃马惕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个，致那百姓反了，将他拿住。太祖得知，因忽（中）都合（中）别乞知林木中百姓动静，所以使他去，也被他拿了。既收捕了秃马惕后，赏与了孛罗（舌）兀勒一百秃马惕的百姓，与了豁（中）儿（舌）赤三十个秃马惕的女子，忽（中）都合（中）别乞处与了孛脱灰（中）答儿浑（中）。

太祖将百姓分与了母亲及弟与诸子说："共立国的是母亲，儿子中最长是拙赤，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母亲并斡惕赤斤处共与了一万百姓，母亲嫌少，不曾做声。儿子拙赤处与了九千，察阿歹处与了八千，斡歌歹处与了五千，拖雷处与了五千，弟合（中）撒儿（舌）处与了四千，阿勒赤歹处与了二千，别勒古台处与了一千五百。有叔父答阿儿台，因先曾从王罕（中），太祖欲要废他，孛斡儿出等三人对太祖说："自的家自坏，如自的火自灭一般。你的父亲遗念，只留得你这个叔父，怎忍废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着你父亲，休绝了。"于是太祖心下辛酸，应许着，怒遂息了。

太祖于诃额仑母亲并斡惕赤斤处与了一万百姓，委付了古出等四个官人。拙赤处委付了忽难等三个官人，察阿歹处委付了合（中）刺察儿等三个官人。又说："察阿歹性刚，子细教阔客搠思早晚根前说话者。"斡歌歹处委付了亦鲁等二人，拖雷处委付了哲歹等二人，合（中）撒儿（舌）处委付了者卜客，阿勒赤歹处委付了察兀儿孩（中）。

晃豁塔歹种的蒙力克有七子，第四子名阔阔出，为巫，唤做帖卜腾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恶，将太祖弟合（中）撒儿（舌）打了，来告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间，说："你平日说人不能敌，如何却被他打？"于是合（中）撒儿（舌）垂泪起去，三日不见太祖。帖卜腾格理来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中）撒儿（舌）管百姓。'若不将合（中）撒儿（舌）去了，事未可知。"太祖听了这话，就那夜去拿合（中）撒儿（舌）。有古出等将这缘故，对太祖母亲诃额仑说。诃额仑用白驼驾车，连夜起行，日出时，到合（中）撒儿（舌）处，正见太祖将合（中）撒儿（舌）衣袖拴住，去了冠带。问的中间，见母亲到，好生惊恐。母怒下车，将合（中）撒儿（舌）解了，与了冠带，盛怒，盘坐，出两乳置膝上，问道："您见了么？这是您吃的乳，合（中）撒儿（舌）何罪？你自将骨肉残毁。初你小时，曾吃了我这一个乳，合（中）赤温、斡惕赤斤两个吃不了这一个乳，惟合（中）撒儿（舌）将我这二乳都吃了，使我胸中宽快。为那般，所以帖木真心有技能，合（中）撒儿（舌）有气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敌人已尽绝，不用他了。"太祖见母亲怒息了，却说："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说罢遂退。后太祖不教母亲知，将合（中）撒儿（舌）百姓夺去，止与了一千四百。后诃额仑得知，心内忧闷，所以早老了。合（中）撒儿（舌）处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儿忽真地面去了。

在后，有九等言语的人，都聚在帖卜腾格理（舌）处，多如太祖处聚的人。有斡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斡惕赤斤使莎豁（中）儿（舌）去取，被帖卜腾格理（舌）打了，鞴着马鞍在他身上回来。次日，斡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围着说："你如何敢差人来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惧，说："我不当差人。"他说："你既不是，当伏罪。"令于后面跪了。斡惕赤斤于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时，入去跪着说这缘故，说罢哭了。太祖未言中间，孛儿（舌）帖兀真夫人欠伸，用被遮了胸，垂泪着说："他是如何的？晃豁坛在前将合（中）撒儿（舌）打了，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见在，他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久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鸟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说罢哭了。太祖对斡惕赤斤说："帖卜腾格理（舌）如今来时由你。"于是斡惕赤斤起身去，准备了三个力士。少顷，蒙力克领着七子来，帖卜腾格理（舌）至酒局西边，才坐。斡惕赤斤将他衣领揪住，说："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与你比试。"斡惕赤斤揪向外去，中间，帖卜腾格理（舌）帽落于火盆边，其父拾起嗅了，置于怀中。太祖说："您出去斗气力。"揪着出时，门限外原准备的三个力士，迎着拿了，将他脊骨折断，弃于左边车梢头。"斡惕赤斤却入去说："帖卜腾格理（舌）昨日要我伏罪，今日才与他比试，却卧着了，推辞不肯起，元来也是平等的伴当。"其父蒙克力觉了，垂泪说："我自皇帝未起创之先，做伴当到今日。"才说中间，六子便塞着门，围着火盆立，捋起衣袖。太祖惊起，说："教躲了！我出去。"说罢出立，带弓箭的散班，围着立了。太祖见帖卜腾格理（舌）已死，使人用帐房遮了死尸，便起营去了。

帖卜腾格理（舌）死尸遮的帐房，门与天窗初皆压盖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将晓，天窗开着，死尸自出去了。审视果然，太祖说："帖卜腾格理（舌）将我弟每打了，又无故谗谮的上头，天不爱他，连他身命都将去了。"遂怪责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训，要与我齐等，所以将他送了。我若早知您这等德性，只好教你与札木合（中）、阿勒坛、忽察儿每一例废了来。"又说："若早间说的话，晚夕改了；晚间说的话，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说呵羞耻。因在先说

定免你死，有来，罢。”怒遂息了。自帖卜腾格理（舌）死后，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遂消减了。

# 卷十三

在后羊儿年，成吉思征金国。先取了抚州，经过野狐岭，又取了宣德府。使者别、古亦古捏克二人做头哨，至居庸关，见守御的坚固。者别说可诱战，于是把军马佯回了。金家见了，果然尽出军马追袭，直至宣德府山嘴上。者别却翻回冲着，将金国陆续来的军马杀败。成吉思中军随后到来，将金国的契丹女真等紧要的军马，都胜了。比至居庸，杀了的人，如烂木般堆着。者别将居庸关取了，成吉思入关，至龙虎台，下了营，遣军马攻取北平等郡。教者别攻取东昌，不克，回了六宿，却翻回去，每人牵从马一匹，昼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间，将东昌取了。

者别取了东昌回来，与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时，金王京丞相对金主说：“天地气运，大位子交代的时节敢到了！达达每好强盛，将咱勇猛的军马杀绝，可倚仗的居庸关取了，若再与他厮杀不胜呵，只恐军马就溃散了。莫若且归附了达达皇帝，教他退军。若退了军时，咱那时再做商量也者。又听得说达达军马不宜水土，见生瘟病。如今达达皇帝根前，与他女子、金银、段匹，试看从也不从?”金主说：“王京说得是。”遂归附了成吉思，将公主及金银、段匹等物，教王京送与了成吉思。遂将攻城军马退了，王京亲送至莫州、抚州山嘴行辞回了。军人将金银等物，用熟绢拴定，尽力驮去了。

成吉思自那里征合（中）申种，其主不儿（舌）罕降，将女子名察合（中）的献与成吉思说：“俺听得皇帝的声名，曾怕有来。如今俺与你做右手，出气力。俺本是城郭内住的百姓，若有紧急征进，卒急不能到。蒙恩赐时，将俺地面所产的骆驼、毛段子、鹰鹞，常进贡皇帝。”说罢，遂将本国驼只科敛，直至赶逐不动，送将来了。

成吉思那一次征进，金主归附了，多得了段匹；合（中）申主归附了，多得了骆驼，回至撒阿里客额（舌）儿地面下营了。

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当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成吉思要自取潼关，命者别攻居庸关。金主闻知，命亦列（舌）等三人领兵守关，以忽刺安迭格列军人做头锋把住关。成吉思至关，见金兵大至，与他对敌。金兵稍退，拖雷、出古二人横冲其阵。金忽刺安迭格列军并亦列（舌）等军大败，杀人满野。金主闻知，迁都汴梁，其余金兵困饿，人皆相食。成吉思归，以拖雷、出古二人有功，都赏赐了。

成吉思至北平失剌客额儿（舌）地面时，者别已得居庸关，引兵来会。初，金主迁都时，命其臣合（中）答留守燕京。成吉思命汪古儿（舌）等三人，往收其府库，计其金帛数目。金臣合（中）答将金帛等物来献与汪古儿（舌）等。失吉忽（中）秃忽说：“昔者，中都金帛，皆属金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属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却其献，独汪古儿（舌）、阿儿（舌）孩（中）合（中）撒儿（舌）受其献。及事毕归，成吉思问三人曾受献否? 失吉忽（中）秃忽具陈前言。成吉思责让汪古儿（舌）等，赏赐失吉忽（中）秃忽，说：“汝可与我做耳目。”

金主至汴梁，稽首归附于成吉思，仍令其子腾格理（舌）领百人入侍。于是成吉思自北平经居庸关回，命合（中）撒儿（舌）领右手军：“沿海自大宁经过女真，若便归附，即缘彼中边郡，经浯剌、纳浯二江，溯讨浯儿（舌）河回营。不然，即纵兵剿捕。”合（中）撒儿（舌）同主儿（舌）扯歹、脱仑（舌）三人至大宁，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其余城池，悉来归附，遂溯讨浯儿河回旧营了。

其后太祖征回回，为其杀使臣兀忽（中）纳等百人。临行时，也遂夫人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日倘有讳，四子内命谁为主? 可令众人先知。”太祖说：“也遂说的是。这等言语，兄弟儿子并孛斡儿（舌）出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于是问：“拙赤，我子内你是最长的，说什么?”拙赤未对。察阿歹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 他是篾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 你除刚硬，再有何技能? 我与你赛射远，你若胜我时，便将我大指剁去；我与你赛相搏，你若胜我时，倒了处再不起。”说了，兄弟各将衣领揪着，孛斡儿（舌）出、木合（中）里二人解劝。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 皇帝见指望你。当您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不幸被掳。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你父初立国时，与你母一同辛苦，将您儿子每养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这等贤明! 你如何可这般说?”

太祖说：“如何将拙赤那般说? 我子中他最长，今后不可如此说!”察阿歹微笑着说：“拙赤的气力技能，也不用争。诸子中我与拙赤最长，愿与父亲并出气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杀了。斡歌歹敦厚，可奉教训。”于是太祖再问拙赤如何说。拙赤说：“察阿歹已说了，俺二人并出气力，教斡歌歹承继者。”太祖说：“你二人不必并行，天下地面尽阔，教您各守封国。你二人说的言语，各要依着，休令人耻笑! 如在前阿勒坛、忽察儿（舌）二人，将自说的言语违了，后如何了来? 如今他子孙见在，教随您每，以为鉴戒。”又问斡歌歹如何说。斡歌歹说：“父亲恩赐教说，我难说自己不能，尽力谨慎行将去! 只恐后世子孙不才，不能承继。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说：“斡歌歹既如此说，中也者。”又问拖雷如何说。拖雷说：“父亲

指名说的兄根前，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醒。差去征战时即行。”太祖说：“是。”又说：“合（中）撒儿（舌）、阿勒赤歹、斡惕赤斤、别勒古台四个弟的位子里，他的子孙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里，教一个子管。我言语不差，不许违了。若斡歌歹的子孙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孙每岂都不生一个好的?”

太祖差人去对唐兀惕主不儿（舌）罕说：“你先说与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杀了我使臣，要去与他折证，你可与我做右手!”不儿（舌）罕未及言语，其臣阿沙敢不说：“你气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与军，太祖闻此语，说：“阿沙敢不如何敢这般说?将我这军马径去征他，也有何难?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护，回回处回来时，却去征他!”

兔儿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中）阑从行，命者别做头哨，速别额台做者别后援，脱忽（中）察儿（舌）做速别额台后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绕去，不许动他百姓，待太祖到时，却夹攻。者别如命，从篾力克王城边经过，不曾动他百姓。至第三次，脱忽（中）察儿（舌）经过，抢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与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领军迎太祖厮杀。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做头哨，与札剌勒丁对阵，败了。将追及太祖处，者别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后至，将札剌勒丁胜了。欲入不合（中）儿城不得，直追至申河，军马溺死者殆尽，独札剌勒丁与篾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至子母河巴鲁（舌）安客额儿（舌）地面下了营，命巴剌追札剌勒丁等。以者别、速别额台两人有功，赏赐了；以脱忽（中）察儿（舌）违令，欲废了，后不曾，只重责罚，不许管军。

太祖自回回地面归，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领右手军，过阿梅河，至兀笼（舌）格赤城下营，命拖雷往亦鲁等城下营，拙赤等至兀笼（舌）格赤下营了。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太祖教听斡歌歹调遣。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儿（舌）等城，于回回王过夏的阿勒坛豁儿桓山岭处过夏了。就等候巴剌，差人去对拖雷说：“天气暑热，可来与我相合。”此时拖雷已取了亦鲁等城，正攻做出黑扯连城，至城破，方回来与太祖相合。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笼（舌）格赤城，将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处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木合（中）里等说：“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儿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护，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众人皆欢喜。皇帝如何这般怒? 儿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后教他戒慎，可以着他来见。”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来见。太祖依旧怪责，三子恐惧流汗。有带弓箭的晃（中）孩（中）、晃塔合（中）儿（舌）、搠儿（舌）马罕（中）等三人向前说：“三子如初调习的鹰雏一般，方才出征，如此怪责，恐向后学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敌人。将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护，将敌人胜了，凡金银匹帛，都将来献。”又说：“这西边有巴黑塔惕种的百姓合（中）里伯王，可命那里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中）孩（中）、晃塔合（中）儿（舌）二人，命搠儿（舌）马罕（中）征合（中）里伯王去了。

再欣都思种、巴黑塔惕种两间，有阿鲁等种，命朵儿（舌）伯朵黑申去征进。

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中）邻（舌）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绵客儿（舌）绵等城。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镇守。有姓忽（中）鲁（舌）木石，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笼（舌）格赤城来见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缘故，遂命其子马思忽（中）惕与镇守官，一同管不合（中）儿（舌）等城。又命牙剌（舌）洼赤管北平。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剌（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篾力克王，追过申河，直至欣都思种地面。根寻不见，回来，却将欣都思边城百姓的驼、羊都掳了。于是太祖遂回至额儿的石地面过夏。第七年鸡儿年秋，回到秃剌（舌）河黑林的旧营内。

## 卷十四

成吉思既住过冬，欲征唐兀，从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儿不合（中）地面围猎。成吉思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中）惕地面下营。次日，也遂夫人对大王并众官人说：“皇帝今夜好生发热，您可商量。”于是大王并众官人聚会，其中有脱仑议说：“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动。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时，再来攻取。”众官人皆以为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说：“唐兀百姓见咱回去，必以我为怯! 且这里养病，先差人去唐兀处，看他回什么话。”遂差人对唐兀主不儿（中）罕说：“你曾说要与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却不从，又将言讥讽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与你折证前言。”不儿（中）罕说：“讥讽的言语，我不曾说。”有阿沙敢不说：“是我说来。要与我厮杀时，你到贺兰山来战。要金银缎匹时，你往西凉来取。”使臣回，将前言说与成吉思。成吉思说：“他说如此大话，咱如何可回?虽死呵，也去问他。长生天知者。遂到贺兰山，将阿沙敢不败了，走上山寨，咱军将他能厮杀的男子，并驮驮等物，尽杀虏了。其余百姓，纵各人所得来自要。”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调军去将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尽绝虏了，赏孛斡儿出、木合（中）黎财物，听其尽力所取。又对二人说：“金国的百姓，不曾分与您。如今有金国的主因种，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儿

子，教与你擎鹰。美的女子，教与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着他做近侍，将咱速速祖宗废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却将他每来使唤者。"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过兀剌（舌）孩（中）城，却来攻打灵州城。时唐兀惕主不儿（中）罕将着金佛，并金银器皿及男女、马驼等物，皆以九九为数，来献。成吉思止令门外行礼。行礼间，成吉思恶心了。至第三日，将不儿（中）罕改名失都儿忽（中），命脱仑杀了。对脱仑说："初征唐兀时，我因围猎坠马。你曾爱惜我的身体来，提说要回。因敌人言语不逊，所以来征，蒙天祐助，将他取了。今有不儿罕将来的行宫并器皿，你将去者。"

成吉思既虏了唐兀惕百姓，杀其主不儿罕，灭其父母子孙。教但凡进饮食时，须要提说："唐兀惕尽绝了。"初因唐兀惕不践言，所以两次征进，至是回来。至猪儿年，成吉思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夫人。

成吉思既崩。鼠儿年，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秃、左手大王斡赤斤，同在内拖雷等诸王、驸马，并万户、千户等，于客鲁连河阔迭兀阿剌（舌）勒地行，大聚会着，依成吉思遗命，立斡歌歹做皇帝。将成吉思原宿卫护的一万人，并众百姓每，就分付了。

斡歌歹既立，与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亲，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种的王合（中）里伯，曾命绰儿马罕征进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秃儿同蒙格秃两个，做后援征去。再有康（中）里乞卜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不里（舌）、古余克、蒙格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出去的，教古余克为长。凡征进去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生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

斡歌歹皇帝再于兄察阿歹处商量将去，说："皇帝父亲的见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国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为如何？"察阿歹说："是！但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我自这里添与你军。"说来了，遂委付带弓箭的斡勒答合（中）儿留守老营。

兔儿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国，命者别为头哨，遂败金兵。过居庸关，斡歌歹驻军龙虎台，分命诸将攻取各处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愦失音。命师巫卜之，言："乃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掳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疾少间，忽开眼索水饮，言说："我怎生来？"其巫说："此是金国山川之神为祟，许以诸物禳之，皆不从。只要亲人代之。"斡歌歹说："如今我根前有谁？"当有大王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着，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着、唤醒着？多达达百姓，教谁管着？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来。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师巫，你咒说着！"其师巫取水咒说了，拖雷饮毕，略坐间，觉醉，说："比及我醒时，将我孤儿寡妇，抬举教成立者。皇帝哥知者。"说罢出去，遂死了。其缘故是那般。

斡歌歹既将金国穷绝了，名其主为小厮，掠其金帛、头畜、人口而归。于汴梁、北平等处，立探马赤以镇守之，遂回至岭北下了。

绰儿马罕征巴黑塔惕种，其种归附了。斡歌歹以其地面与所产之物好，就令绰儿马罕等为探马赤官，留镇其地。令将所出金、帛、驼、马等物，每年进贡。再速别额台的后援巴秃大王等，降其康（中）里、乞卜察等三种，破其斡鲁（舌）思种城，悉杀虏其人。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虏得虏了，归附得归附了。立答鲁（舌）合（中）臣探马赤官，镇守而回。又在先女真高丽处，曾命札剌亦儿台征进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儿为后援，征进了，就为探马赤以镇其地。

巴秃自乞卜察差使臣奏来说："赖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一种国土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舌）、古余克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子合（中）儿（舌）合（中）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巴秃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见。说："这下等的，听谁的言语，敢将哥哥毁詈？舍了你，如弃一鸟卵。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又说："合（中）儿（舌）合（中）孙学谁来？敢将俺亲人毁伤，罪本当杀。若杀了呵，人必说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里（舌）是察阿歹兄的子，教巴秃对察阿歹兄处说将去。"

# 卷十五

大王忙该、官人阿勒赤歹等奏说："成吉思曾有圣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断；家里的事，只家里断。'如今古余克的事，系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秃自处治。"斡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见，就责怪教训说："你征进去，去时将军人都打遍，挫了威气。你敢想斡鲁（舌）思百姓，为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来做敌人般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曾说：'人多则人惧，水深则人死。'如今速别额台前头遮护着，你与

众人得了这几个斡鲁（舌）思种。你自己羖羱的蹄子，不曾直得退，好男子，初出门便惹是非。因忙该等劝谏，且罢。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中）儿（舌）合（中）孙去，只教巴秃断者！不里（舌）行，教对兄察阿歹知者！”

斡歌歹皇帝将成吉思时守卫的，并众散班每，各各职掌，照依旧制，从新再宣谕了一遍。

斡歌歹皇帝说：“我成吉思皇帝，艰难创立国家。如今教百姓每安宁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将合行之事，与兄察阿歹处商议：一、百姓羊群里，可每年只出一个二岁羯羊做汤羊；每一百羊内，可只出一个羊接济本部落之穷乏者。一、诸王、驸马等聚会时，每每于百姓处科敛，不便当；可教千户内每年出骒马，并牧、挤的人，其人马以时常川交替。一、赏赐的金帛、器械、仓库等，常守的人，可教各处起人来看守。一、百姓行分与他地方做营盘住；其分派之人，可于各千户内选人教做。一、川勒地面，先因无水止有野兽，无人住；如今要散开百姓住，可教察乃、畏吾儿台两个去，踏验中做营盘的地方，教穿井者。一、使臣往来，沿百姓处经过，事也迟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户每出人马，立定站赤，不是紧急事务，须要乘坐站马，不许沿百姓处经过。这几件事，因察乃、孛勒合（中）答儿对我提说，我想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听了这话，都道：‘是，只依着这般行。’‘再说站赤一节，我自这里立起，迎着你立的站，教巴秃自那里立起，接着我立的站。’说将来了。”

斡歌歹皇帝于是将这事，又宣布于诸王、驸马等知道。其诸王、驸马等，皆道：“便当，好生是。”然后差人于各处起取上项羊、马，并守仓库、站赤等户。所摆站赤，命阿剌（舌）浅、脱忽察儿两个整治。每一站设马夫二十人，内铺马并使臣的廪给、羊马及车辆、牛只，定将则例去，如有短少者，家财一半没官。

斡歌歹皇帝说：“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沉湎于酒；一件听信妇人言语，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将有忠义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阴害了；一件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围拦住，致有怨言。”

此书大聚会着，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

# 圣武亲征录校注

[元] 佚　名撰　王国维校注　董文武整理

《圣武亲征录》一卷，又名《皇元圣武亲征录》元佚名撰。本书为纪事本末体史书，记元太祖成吉思汗（谥圣武皇帝）史事并续记元太宗窝阔台事。波斯拉施特丁《史集·成吉思汗纪》所载与本书相符，可以互证。学者多以为本书出于蒙古文之《脱卜赤颜》，即拉施特丁所谓的汗庭秘籍《阿勒坛·迭卜帖儿》（金册），故本书之编撰或翻译当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一二六〇——一二九四）。明修《元史》其中太祖、太宗二纪多取材此书，是研究成吉思汗史迹的重要资料。本书版本以元陶宗仪《说郛》所收者为最古。清修《四库全书》以汪启淑所进抄本著录，道光年间何秋涛得抄本，作《圣武亲征录校注》。李文田、沈曾植又以何抄本为底本，撰成《校正元亲征录》。近人王国维综合各本，疏其史实，存其异同，撰成“校注”本一卷。这次整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本为底本。

## 序

《圣武亲征录》一书，乾隆间修《四库书》时，以其序述无法，词颇蹇涩，译语互异，未著于录，仅存其目于史部杂史类中。钱竹汀先生始表章其书，为之跋尾。道光以后，学者颇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地理，此书亦渐重于世。张石洲、何愿船二先生始为之校勘，而何氏治之尤勤。其殁后，稿本流传京师。光绪朝士，若顺德李仲约侍郎、萍乡文道希学士、嘉兴沈子培先生，递有增益。岁在甲午，桐庐袁重黎太常刊之于芜湖，是为此书有刊本之始。顾张、何二家所据本，虽云出竹汀先生家，然辗转传钞，谬误百出。石洲仅得翁覃溪学士家藏本一校之，无大悬绝也。余前在海上，于嘉兴沈先生座上见其所校《说郛》本《亲征录》，为明弘治旧钞，与何本异同甚多。先生晚岁不甚谈元史事，然于《说郛》本犹郑重手校。未几，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见。比来京师，胶州柯凤孙学士为余言，元太祖初起时之十三翼，今本《亲征录》不具，《说郛》本独多一翼，乃益梦想《说郛》本。旋知其本藏江安傅君沅叔所。乙丑季冬，乃从沅叔借校。沅叔并言尚有万历抄《说郛》本，在武进陶氏。丙寅正月赴天津，复从陶氏假之，其佳处与傅本略同。又江南图书馆有汪鱼亭家钞本，亦移书影钞得之。合三本互校，知汪本与何氏祖本同出一源，而字句较胜，夺误亦较少；《说郛》本尤胜，实为今日最古最备之本。因思具录其异同，为校记以饷学者。顾是书有今本之误，有明钞本之误，有原本之误，三者非一一理董，犹未易遽读也。幸而此书之祖祢之《秘史》，与其兄弟之拉施特书，其子姓之《元史》及当时文献，尚可参验，因复取以比勘，存其异同，并略疏其事实，为《校注》一卷。昔吴县洪文卿侍郎译拉施特书，并为《秘史》及此《录》作注，而遗稿不传，其说略见《元史译文证补》中。武进屠敬山撰《蒙兀儿史记》，于是《录》探索尤勤。近复有仁和丁益甫考证地理，亦非无一二可采。兹复剟取其说，其有瑕颣，间加辨正，虽不敢视为定本，然视何氏校本，则差可读矣。当有元成宗之世，西域人拉施特撰《蒙古全史》，其《太祖纪》一种，除所载宗室世系及西域战事详于此《录》外，余大都与此《录》符同，故学者多谓此《录》出于蒙古《脱卜赤颜》。往读《元史·察罕传》言，仁宗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云云。案明修《元史》，其太祖、太宗二《纪》，大半取材此《录》，而明《文渊阁书目》乃有《圣武开天记》而无《圣武亲征录》，颇疑《亲征录》即《开天记》，顾《开天记》译于仁宗时，而此《录》之成，确在世祖之世。今本癸亥年王孤部下有原注云：今爱不花驸马丞相白达达是也。考阎复《高唐忠献王碑》及《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爱不花当中统之初已总军事。又，其子阔里吉思，成

宗即位封高唐王，则爱不花之卒必在世祖时。而此《录》成时，爱不花尚存，则非察罕所译之《开天记》明矣。又此《录》虽冠以“圣武”之名，实兼备英、文之事。且太祖事止记岁名，而太宗事则详及月日，盖所取材本自不同。疑太祖朝事出《脱卜赤颜》，与《开天记》同源，太宗朝事则别取《平金始末》等书以益之。且作者于蒙古文字未能深造，证以《秘史》，踳驳不一而足，故仁宗朝复令察罕重译。今拉施特书幸存，而察罕书不传，殊令人有遗憾已。丙寅二月清明日，海宁王国维。

## 《圣武亲征录》一卷　皇元

右明钞《说郛》本标题如是，书题下有“皇元”字者，缘《说郛》中所收各书皆于本书下题唐厶厶撰、宋厶厶撰、或皇元厶厶撰。此《录》不知何人所撰，故但题皇元而缺其撰人姓名。后人移“皇元”二字于书名之上，殊非其旧，今行世本皆然，可知其皆出《说郛》本也。

烈祖神元皇帝，

　　《说郛》本“元”作“尧”，汪本作“先”，今从何本。《元史·祭祀志》：世祖至元三年，命平章赵璧等集议尊谥庙号，定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第二室。

讳也速该。

　　下又作“叶速该”。《元朝秘史》作“也速该把阿秃儿”。

初征塔塔儿部，

　　塔塔儿即唐、五代时之达怛、达靼，辽之阻卜，金之阻𨍏也。详拙撰《鞑靼考》。

获其部长帖木真斡怯、忽鲁不花辈，

　　《说郛》本、汪本、何本，凡“斡”字皆讹为“幹”，今并从何校改正。《秘史》作“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

还驻军跌里温盘陀山。

　　《秘史》作“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云在斡难河边。

时我太祖圣武皇帝始生，

　　何本无“始”字，从《说郛》本增。汪本作“姓”亦“始”之讹。

右手握凝血。长而神异，以获帖木真，故命为上名。初族人泰赤乌部长别林，

　　《说郛》本“长”作“居”，今从汪、何二本。《秘史》海都生三子，一名察剌孩领忽，察剌孩领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此泰赤乌即泰亦赤兀惕，别林即想昆必勒格。想昆者，详稳之异译，乃官名，其本名实为必勒格别林，又必勒格之略。海都为太祖六世祖，则别林乃太祖高祖行也。

旧无怨于我，后因其主阿丹可汗

　　《说郛》本“丹”作“舟”，今从汪、何二本。某氏曰：“《秘史》(一)，俺巴孩之后，为泰亦赤兀惕氏。俺巴孩为金人所虏，寄语其十子中之合答安太子，令其复仇。合答安太子即此阿丹可汗也。”桐庐袁氏刊何校本中，附光绪朝士校语，杂出顺德李仲约侍郎（文田）、萍乡文道希学士（廷式）、嘉兴沈子培先生（曾植）之手，今以无从识别，故浑称某氏云。

二子塔儿忽台、忽邻拔都

　　诸本“忽”作“不”（那珂通世云：“不，乃兀之讹”），从下文及《秘史》改。“忽邻”作“忍邻”，从李侍郎说改正。何校于“忍邻拔都”下云：“《秘史》作‘乞邻秃黑’。”维案：《秘史》“塔儿忽台乞邻秃黑”八字，乃一人之名，不得云“二子”。此当是塔儿忽台为一人，忽邻拔都为一人。下文有泰赤乌部长沆忽阿忽出、忽怜、忽都答儿。拉施特书：塔儿忽台同祖兄弟忽力儿把阿秃儿、盎库兀库楚，皆为泰亦赤兀部长。忽怜及忽力儿把阿秃儿即此忽邻拔都也。

有憾，遂绝。烈祖早世时，上冲幼，

　　《秘史》云“九岁”。拉施特书云“十三岁”。

部众多归泰赤乌。上闻近侍脱端火儿真亦将叛，

　　何氏云：“《秘史》有脱朵延吉儿帖，疑即此也。”

自泣留之。脱端曰：“今清潭已涸，坚石已碎，留复何为！”遂去。上母月伦太后

　　《元史·后妃表》：“烈祖宣懿皇后，讳月伦。”《秘史》作“诃额伦”。

麾旗将兵，躬追叛者大半还。夙将察剌海背中枪

　　何本“夙”作“部”，汪本作“俗”，今从《说郛》本。又，何本脱“背”字，《说郛》本作“皆”今从汪本。《秘史》云：“脱朵延吉儿帖又将察剌合老人脊背上刺了一枪。”

创甚，上亲视劳慰。察剌海曰：“先君登遐，

　　汪本作“自君登避”，何本作“自居登避”。何改“自先君登遐”，正与《说郛》本合，但多一“自”字耳。

部人多叛。臣不胜忿，远追苦战，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时上麾下捌只塔儿马剌

　　《秘史》作“拙赤塔儿马剌”。

别居萨里河，

　　《秘史》作“撒阿里客额儿”。客额儿，《秘史》蒙文旁注：“野甸。”译文则云“地面”，此《录》多译为“河川”字。此“撒阿里客额儿”与太祖征乃蛮时两次驻军之“撒阿里客额儿”同名异地。下文又有萨里川不鲁古崖，不鲁古崖即

《秘史》之不峏罕山，在今斡难、克鲁伦两河发源处。《元史·太祖纪》："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今克鲁伦河上游之西有哈老台岭、哈老台河、哈老台泊，即哈老徒。是克鲁伦河源及其上游地并得称撒阿里客额儿，此萨里河即其地也。

札答兰氏札木合

《秘史》："那怀孕的妇人，孛端察儿将做了他妻，生了一个儿子，唤作札只剌歹。后来札答剌的人氏，他便是他祖。札只剌歹的儿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儿子名不里不勒赤鲁，不里不勒赤鲁的儿子名合剌合答安，合剌合答安的儿子名札木合，就做了札答阑姓氏。"

部人秃台察儿

《秘史》作"札木合弟绐察儿"。

居玉律哥泉，

《秘史》作"斡亦该不剌合"。近仁和丁谦以车臣部右翼左旗之乌兰滚布拉克当之，是也。

举众来萨里河掠搠只牧马。搠只麾左右匿马群中，射杀之。札木合以是为隙，遂与泰赤乌、亦乞剌思

《秘史》作"亦乞列思"。《元史·孛秃传》："孛秃，亦乞列思氏。太祖尝潜遣术儿彻丹出使，至也儿古纳河。孛秃知其为帝所遣"云云，是亦乞列思部居今额儿古讷河左右。又《特薛禅传》："太祖谕火忽曰：'哈老温迤东，涂河、潢河之间，火儿赤纳庆州之地，与亦乞列思为邻，'"云云，此恐太祖新赐之地，非其本土也。

兀鲁吾、

诸本"兀"作"元"，从何校改正。兀鲁吾即兀鲁兀惕也。《秘史》：篾年土敦子纳臣把阿秃儿生二子，一名兀鲁兀歹，一名忙忽台，就做了兀鲁兀惕、忙忽惕二姓氏。

那也勤、

诸本作"郡也勒"，据拉施特书，此处有那牙勤，则"郡也勒"当是"那也勤"之讹，今订正。《秘史》：篾年土敦第二子合臣，合臣的子名那牙乞歹，那牙乞歹因他性儿好装官人模样，就做了那牙勤姓氏。

八鲁剌思、

《秘史》："篾年土敦第三子合出兀的子名巴鲁剌台，因他生的身子大，吃茶饭猛的上头，就做了巴鲁剌思姓氏。第四子合出剌之子亦吃茶饭猛，唤做大巴鲁剌、小巴鲁剌、额儿点图巴鲁剌、脱朵延巴鲁剌，将这四个名就做了姓氏。"

霸邻诸部，

《秘史》："那妇人孛端察儿根前再生一子，名巴邻阿歹，后来做了巴阿邻姓氏的祖。那巴里阿歹的儿子名赤都忽勒孛阔。赤都忽勒孛阔娶妻的多，儿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篾年巴阿邻姓氏。"

合谋以众三万来战。

《秘史》："札木合领着他一种并十三部，共三万人。"案：上所记共六部。武进屠敬山（寄）据拉施特书，补豁罗剌思一部，又补翁吉剌、合答斤、撒勒只兀、朵儿边、塔塔儿五部，殆是也。

上时驻军答兰版朱思之野，

下文作"答兰班朱思"《秘史》卷四作"答兰巴泐主惕"，卷八蒙文作"答阑巴泐渚惕"，而译文作"巴泐渚纳"，盖涉巴泐渚纳海子而误也。考太祖于此地战败后，退入斡难河域之哲列捏地方，则其地当近斡难河。

亦乞剌部人捏群之子

诸本"乞"作"迄"，汪、何二本"群"作"辟"，万历钞《说郛》本作"郡"，弘治钞本及《元史类编》所引不误，今据以订正。何校云当作"群"，正与弘治钞本合。

孛徒先在麾下，

诸本"孛"作"字"，从《元史类编》所引改。孛徒，《元史》有传，字作"孛秃"。《秘史》(三)："一种亦乞列孙的人不图这里做女婿也来了。""不图"亦即"孛徒"，其来正在答兰版朱思战役前，所谓"先在麾下"者也。

至是自曲邻居山

汪、何二本作"自是曲邻居山"，今从何校改正。《说郛》本作"王自是曲邻居山"，亦误。

遣卜栾台、慕哥二人逾阿剌乌、秃剌乌二山来告变。

诸本，"栾"作"奕"，今订正。《秘史》蒙文(四)："札木合军逾阿剌屼屼惕土儿合兀的，时亦乞列思人木惕客脱塔黑、孛罗勒歹到成吉思所居古连勒古地面告变了。"《元史·孛秃传》："札赤剌歹札木合、脱也等以兵三万入寇。孛秃闻之，遣波栾歹、磨里秃秃来告。"孛罗勒歹、波栾歹即此卜栾台，木惕客脱塔黑、摩里秃秃即此慕哥，阿剌屼屼惕土儿合兀的即此阿剌乌秃剌乌山，古连勒古即此曲邻居山。但此《录》译《秘史》颇误，不必强为之说。古连勒古地面，据《秘史》在桑沽儿河旁，即今僧库尔河。

上集诸部戒严，凡十有三翼，

汪、何二本作"凡有十三翼"，《说郛》本脱"十"字，《元史类编》引作"凡十有二翼"。

月伦太后暨上昆弟为一翼；

何本"一"作"三"，汪本脱此字，今从《说郛》本及《类编》所引改正。拉施特书："谔伦额格并其族斡勒忽阑人为第一翼，帝及帝之子弟并其从人与各族之子弟为第二翼。"

三哈初来之子奔塔出拔都、

何本无"三"字，从《说郛》本、汪本增。拔都，《说郛》本作"拔相"，何本又讹为"板相"，今从何校改。三哈初来，即《秘史》之挦薛出列、拉施特书之撒姆哈准也。"三"字与

"挦"字及"撒姆"二合音字，对音最切，断不可遗。《秘史》："屯必乃薛禅生二子，一名合不勒合罕，一名挦薛出列。挦薛出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儿。"此奔塔出拔都即不勒塔出把阿秃儿也。

秃不哥逸敦、

拉施特书："三翼为撒姆哈准之后人布拉柱把阿秃儿，又有客拉亦特之分族人。"洪文卿侍郎（钧）云："《录》中，秃不哥逸敦之名未见。'客亦特'与'哥逸敦'音近，恐《西域史》误以人名为部名。"屠敬山云："秃不哥亦敦，当是秃不哥克烈亦敦之脱误，亦即《秘史》秃别干客烈亦惕之异文也。秃别干为客烈亦惕之分族，故旧史称肖乃台为秃伯怯烈氏。拉施特书之客拉亦特即客烈亦惕之异文。所谓分族，即指秃别干也。"二说并持之有故，兹两存之。

木忽儿好兰统阿答儿斤、

汪、河二本作"木儿忽好兰"，今从《说郛》本改。下文有"答儿斤"，木忽儿哈檀即是人也。《秘史》："篾年土敦第五子合赤温的儿子名阿答儿乞歹，兄弟中间好间谍，就做了阿答儿斤姓氏。"

察忽兰统火鲁剌诸部，

诸本无"统"字，从洪侍郎说增。"火"，或作"大"，从汪本改。拉施特书作："又阿答儿斤人将曰木忽儿忽阑，又火罗剌斯人将曰察鲁哈火鲁剌，今称郭尔罗斯。"《秘史》作"溪罗剌思"，《秘史》蒙文（四）有溪罗剌思察合安，疑即此察忽兰也。

及鲜明昆那颜之子迭良统火力台不答安辈为一翼；

拉施特书："四翼为苏儿嘎图诺延之子得林赤并其弟火力台，并博歹阿特人。"案：拉氏《部族考》，博歹阿特氏中有火力台，则苏尔嘎图那颜亦当是博歹阿特人。屠敬山以晃溪坛氏之雪亦客秃当之，非也。博歹阿特即不答安。《秘史》："篾年土敦第六子合阑歹的儿子争粥饭，无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答安姓氏。"

札剌儿及阿哈部为一翼；

拉施特书："五、六翼为莎儿哈秃月儿乞之子薛撒别乞，并其从兄弟泰出及札剌亦人、莎儿哈秃人。"案：《秘史》，札剌亦儿人此时在太祖所者，有脱忽剌温兄弟三人，并薛扯朵抹黑之子阿儿孩合撒儿、巴剌二人。阿哈部未详。

答里台、火察儿二人

汪、何二本"里"作"圣"，《说郛》本作"圣"今订正。案：《秘史》，答里台斡赤斤为太祖季父，忽察儿为太祖仲父捏坤太子之子，故同在一翼。

及朵忽兰、捏古思、火鲁罕、撒合夷、嫩真诸部为一翼；

何本"朵忽兰"作"忽都兰"，"撒合夷嫩真诸部"作"撒合弟直部"，汪本亦脱"嫩"、"诸"二字，今并从《说郛》本改正。拉施特书："九翼为答里台、斡赤斤及捏坤大石子、火察儿族人达鲁，并都黑剌特、努古思、火儿罕、撒哈夷特委神诸部。"案：此朵忽兰即都黑拉特，洪侍郎谓即《秘史》纳臣之子朵豁剌歹之后。捏古思即努古思，《秘史》作"捏兀歹"，不著其所自出。拉施特书谓海都子察剌孩领忽二子更都赤那及乌鲁克勤赤那之后，然后文此二族自为一翼，则拉氏谓努古思即赤那思，或未然也。火鲁罕，未详是人名？抑部族名？撒合夷，《秘史》作"撒合亦惕"。卷四蒙文有温真撒合亦惕，温真即此嫩真，但《秘史》旁注："人名"。据此则部名也。

忽都图忙纳儿之子蒙哥怯只儿哥为一翼；

诸本"忽都"作"忽相"，今订正。《秘史》（一）合不勒合罕子有忽秃黑秃蒙古儿，卷四蒙文作"忽秃黑秃蒙列儿"，《元史·宗室世系表》作"忽都鲁咩聂儿"，即此忽都图忙纳儿也，然其子名不里孛阔，非蒙哥怯只儿哥。拉施特书，无此一翼，其第八翼为蒙格秃乞颜之子程克索特及其弟，皆为帝之从兄弟，又巴牙兀特人酋曰汪古儿。洪侍郎疑此蒙哥怯只儿哥即蒙格秃乞颜，然则此处上下并有脱文也。《秘史》蒙文（三）："蒙格秃乞颜的儿子翁古儿同敞失兀惕巴牙兀的两种人也来了。"拉氏书之程克索特当是程索克特之误，即《秘史》之敞失兀惕，拉氏误以部名为人名，又歧蒙格秃乞颜二子与汪古儿而二之，盖非。

忽都剌可汗之子搠只可汗为一翼；

忽都剌，汪、何二本作"忽兰脱"，《说郛》本作"忽相剌"，今订正。

按坛为一翼；

汪、何二本"坛"作"坆"，今从《说郛》本。拉施特书："十翼为忽都剌合罕之子拙赤汗及其从人，十一翼为按坛亦忽都剌子。"《秘史》："忽图剌忽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儿马兀，一名阿勒坛。"

忽兰、脱端二人为一翼；

何本脱"二人"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补。《秘史》合不勒合罕生七子，一名忽阑，一名脱朵延斡赤斤，即此忽兰、脱端二人也。拉施特书，无此二人，惟其第七翼为渥秃助忽都、朵端乞及其麾下。朵端乞与脱端声相近。

共吉牙部、塔降吉拔都统雪干、札剌吾思为一翼；

汪、何二本无此十九字，今从《说郛》本补。拔都，原作"拔相"，今订正。拉施特书："十二翼为答忽把阿秃儿及晃火攸特人、速客特人。"答忽把阿秃儿即此塔降吉拔都，速客特即此雪干，惟晃火攸特与此札剌吾思音殊不类，所

当阙疑。《秘史》蒙文（三）："速客客种者该、晃答豁儿的儿子速客该者温也来了。"晃火攸特疑即晃答豁儿之误，雪干疑即速客该者温。惟共吉牙部则他书从未见此部名，疑此文尚有讹阙也。

建都赤纳、玉烈贞赤纳二部为一翼。

何本作"走相赤细玉烈二都为一翼"。汪本"二都"作"二郎"，余同。《说郛》本作"达相赤纳、玉烈贞赤剌为一翼"，今从之。惟"走"、"达"二字，皆"建"字之形讹，"剌"又"纳"之音讹。拉施特书："第十三翼为更都赤那、乌鲁勤赤那之后努古思人"。《秘史》蒙文（九）雄狼之本语曰坚都赤那，知"达"、"走"二字，皆"建"之讹也。此上十三翼中，仅得十翼，又与拉氏书互异，可以参观。

军成，大战于答兰版朱思之野，

汪、何二本无"成"字，据《说郛》本补。

札木合败走。

《秘史》谓是役太祖败。此盖讳之。

彼军初越二山，半途为七十二灶，烹狼为食。

《秘史》："札木合将赤那思地面所有的大王，每将七十锅煮了。"蒙文则云："赤那孙可兀的答阑脱豁惕不察勒合周。"案：蒙古语狼为赤那，子为可兀，则此句就字面译之，可云：将狼之子七十锅煮了。至拉施特书，以烹人属之太祖。时赤那思人方从太祖为十三翼之一，太祖决无自烹其属部之理，其诬盖不待辨矣。

是时泰出乌部地广民众而内无统纪，其族照烈部与我近，

《秘史》："合必赤的母，从嫁来的妇人，孛端察儿做了妾，生了个儿子名沼兀烈歹，后来做了沼兀烈亦惕姓氏。"

常猎斡禅札剌马思之野。

汪、何二本"斡禅"作"斡斡"，今从《说郛》本。拉施特书作"乌者哲儿们山"，未详所在。

上时亦猎围，陈隅相属既合。

《说郛》本"隅"作"偶"。汪、何二本"既"下有"而"字，今从《说郛》本删。

上曰："可同宿于此乎？"彼曰："猎骑四百，糗粮不具，已遣半还。"上曰："命给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围。上宾之，使驱兽近彼陈，让多获以厌其心。彼众咸相语曰：

汪、何二本"语"作"告"，今从《说郛》本。

"泰赤乌与我虽兄弟，

汪本无"与"字，何本作"虽我兄弟"。今从《说郛》本。《元史》同。

常攘我车马，夺我饮食。厚恤我者其此人乎？"

汪、何二本"厚"作"忧"，今从《说郛》本。

大称羡而归。上因遣告之曰："可来结盟否？"照烈之长玉烈拔都

诸本"都"作"相"。何氏云："通校前后文，'拔相'皆'拔都'之讹。"

谋于族长马兀牙答纳。

何本"兀"作"儿"，今从《说郛》本、汪本。

对曰："泰赤乌何恶于我？彼亦为兄弟，何遽降之？"不从。玉律拔都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谓上曰："如我属，将有无夫之妇、无牧之马而来，以泰赤乌长母之子讨杀我也。

弘治钞《说郛》本、汪本"我"作"故"，今从万历钞本及何本。

我担当弃亲从义而招之。"

汪、何二本无"亲"字，"招"作"拈"，今从说郛本。

上曰："我方熟寐，捽发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之，

汪、何二本下"之"字作"曰"，今从《说郛》本。

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车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后，二人食言叛归。

诸本此下有"少"字，何氏删。

族人忽敦忽儿章

诸本"敦"作"数"，据后文作"忽敦忽儿章"改。《秘史》蒙文卷四有泰亦赤兀人豁敦斡儿长，又卷五作"豁团斡儿昌"。

怨塔海答鲁反侧，遂杀之。照烈部已亡矣，泰赤乌部众苦其长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谓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安民定国，必此人也。"

何本"安"作"案"，今从《说郛》本、汪本。

因悉来归。赤剌温拔都、

汪、何二本作"赤老温拔相"，今从《说郛》本、何校改。

哲别二人实泰赤乌族脱脱哥家人，亦来归。初，上尝为塔儿忽台所执，赤剌温拔都

何本脱此三十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补。赤剌温，《秘史》作"赤老温"，"哲别"作"者别"，"脱脱哥"作"脱朵格"。拉施特书云："哲别本在泰亦赤兀部长哈丹大石之子布答麾下。"与《秘史》及此《录》不同。

父梭鲁罕失剌密释之，

《秘史》作"锁儿罕失剌"。

是以归我。哲别之来，实以力穷故也。

汪、何二本"是以"作"是时"，今从《说郛》本。

失力哥也不干

失力哥，《秘史》作"失儿古额秃"，《元史·

伯颜传》作“述律哥图也”。不干者，蒙古语谓老人。

手执阿忽赤拔都、

汪、何二本作“忽阿失拔相”，《说郛》本作“忽阿赤拔相”。案：拉施特书作“阿忽朱把阿秃儿”，则“忽阿”二字当乙转。阿忽赤拔都即《秘史》之泰亦赤兀敦阿兀出把阿秃儿也。

塔儿忽台二人来至忽都浑野，复纵之去，止将己子乃牙、阿剌二人来归。

诸本“牙”作“才”，今从何校订正。《秘史》“忽都浑”作“忽都忽”，“乃牙”作“纳牙”，“阿剌”作“阿剌黑”。又赤剌温、哲别、失力哥诸人来归，《秘史》并在鸡儿年灭泰赤乌后，此移于前。

后搠只、鲁钞罕二人率朵郎吉札剌儿部，

朵郎吉札剌儿，何氏本作“朵郎即利剌儿”，何校据《元史》改正，今从之。《说郛》本作“朵郎执吉剌儿”，汪本作“朵即吉利剌儿”，亦误。拉施特书：“札剌亦儿分族朵郎吉部长术只角儿海亦率所部至朵郎古特、辛古特之地，归于帝。”案：朵郎古特即《秘史》之帖列格秃，亦作帖列秃，《秘史》记太祖追撒察别乞、泰出，至帖列秃，后即记札剌亦儿人帖列格秃巴颜来归，即此事也。其文云：“帖列格秃巴颜有三子，教长子古温兀阿将他二子模合理、不合拜见太祖与了，又教第二子赤剌温孩亦赤将自己二子统格、合失拜见，又将第三子者卜客与了太祖弟合撒儿”云云，盖帖列格秃巴颜即以帖列格秃之地为名，而朵郎吉札剌儿氏又以帖列格秃巴颜之名为氏，然则搠只、鲁钞罕二人殆即古温兀阿兄弟。搠只，别作“拙赤”或“术赤”，蒙俗长、次子方有此名，殆即古温兀阿。鲁钞罕，拉施特书作“角儿海”，自是“钞鲁罕”之倒误，即赤剌温之异译也。

及荌叶胜和率忙兀部亦来归。

汪、何二本“叶”作“莱”，今从《说郛》本。案：荌叶，疑“委叶”之讹。《元史·畏答儿传》：“畏答儿，忙兀人。与兄畏翼俱事太祖时太畴强盛，畏翼率其属往归之，畏答儿力止之”云云，委叶胜和当是异翼也。

日后，上同月伦太后暨哈撒儿、斡真那颜

《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五子，次二搠只哈儿王，次四铁木哥斡赤斤，所谓皇大弟国王斡嗔那颜者也。搠只哈儿，《秘史》及《元史》纪传并作“哈撒儿”。

诸昆弟族薛彻、大丑等，

《说郛》本无“诸”字，何本无“族”字，今从汪本。《秘史》蒙文（三）：“主儿乞种莎儿合秃主儿乞的儿子撒察别乞、泰出一圈子，由札木合处分离著来了。”撒察别乞即此薛彻，泰出即此大丑也。

各以旄车载湩酪，

原注：湩，音董，乳汁也。汪、何二本夺此注，从《说郛》本补。又，《说郛》本正文无“旄”字，今从汪、何二本。《元史·本纪》同。

大会于斡难河林木间。会中，太后暨上为族人薛彻别吉

诸本“为”作“谓”，从何校改。

及其母忽儿真哈敦

《秘史》作“忽兀儿臣合敦”。

共置马湩一革囊，

汪、何二本“马”作“酪”，今从《说郛》本。

其次母野别该前独置一革囊。

何本作“也别该”，今从《说郛》本、汪本。《秘史》作“额别该”。

忽儿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贵野别该乎？”遂笞主膳者失邱儿，

《秘史》作“失乞兀儿”。

泣曰：“盖以捏群太石、叶速该拔都二君去世，

诸本作“捏辟太后叶速该命拔相”，今从何校更正。《秘史》：把儿坛把阿秃儿生四子，一名忙格秃乞颜，一名捏坤太子，一名也速该把阿秃儿，一名答里台斡赤斤。

我专为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时别里古台那颜

《元史·世系表》：烈祖五子，次五别里古台王。《秘史》作“别勒古台”。

掌上乞烈思事，

原注：“系禁外系马所”。

亲御上马。

诸本“御”作“摇”，今订正。

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

《秘史》：“忽秃黑秃蒙古儿生一子，名不里孛阔。”即此播里。

播里从者因盗我马靷，别里古台执之。播里怒斫别里古台。背伤。左右欲斗，别里古台止之，

何本“止”作“指”，今从《说郛》本、汪本。

曰：“此仇汝等欲即报乎？我伤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其众不听，各执马乳橦，

何本“乳橦”作“乱撞”，今从《说郛》本、汪本。

斫木枝疾斗，我众胜之，乃夺忽儿真、火里真二哈敦留麾下。

汪、何二本“留”作“届”，今从《说郛》本。火里真，《秘史》作“豁里真”。

后复议和，遣二哈敦归。行成之际，塔塔儿部长蔑兀真笑里徒

《秘史》作“蔑古真薛兀勒图”。

背金约，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塔塔儿北走。上闻

之，遂起近兵发自斡难河，迎讨之，仍谕月儿斤来助。

汪本“仍”作“人”，何本作“又”，今从《说郛》本。月儿斤，《秘史》作“主儿勤”，《元史·世系表》作“岳里斤”，乃薛彻、大丑等一族之名。

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与战纳剌秃失图、忽剌秃失图之野，

诸本“纳”作“细”，据《元史类编》所引改。又《说郛》本及《类编》所引无“忽剌秃失图”五字，今据汪、何二本增。《秘史》蒙文(四)：“塔塔儿在浯勒札河畔忽速秃失秃延、纳剌秃失秃延地面立了寨子。”是两地在今乌尔载河畔。又“忽剌秃”之“剌”，疑当作“速”。

尽虏其车马粮饷，

何本无“其”字，从《说郛》本、汪本补。

杀蔑兀真笑里徒，又获大珠衾、银绷车各一。金兵回，金主因我灭塔塔儿，就拜上为察兀忽鲁，

汪、何二本无“就”字，从《说郛》本增。察兀忽鲁，《秘史》作“札兀忽里”，华言百夫长也。“鲁”字下有原注六字曰：“若金移计使也”。某氏曰：“移计者，招讨之误。”《秘史》：“王京说太祖：‘归奏金主，再大的名分招讨官与你做者。’”此括其语意，然“札兀忽里”非“招讨使”也。原注盖微误。

亦册克烈部长脱怜为王。

诸本“王”作“主”，依何校改。克烈部长脱怜，《秘史》作“客烈亦敦脱斡邻勒”。案：此上无脱怜同伐塔塔儿事，当有缺文。又伐塔塔儿事，详《秘史》及《金史·内族襄传》

时我众居哈连徒泽间，

《秘史》作“合澧渤秃海子”，今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噶老台泊。

为乃蛮部人所掠。

何氏曰：“《元史·太祖纪》云：‘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帝欲讨之，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归之。’《秘史》则云：‘太祖落下的老小营在合澧渤秃海子边，被主儿乞将五十人剥了衣服，十人杀了。’二说虽不同，然其载薛彻别吉起衅则同。此书原本当亦载此事，与《本纪》同，为传写者脱去耳。”

上怒曰：“曩者别里古台为彼所伤，

何本“曩”作“昔”，今从《说郛》本、汪本。

我舍衅议和而不听，今何乃乘敌势陵我！”因发兵于大川，至朵栾盘陀山，

何本无“陀”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栾，诸本作“奕”。案：拉施特书此处作：“引众越沙漠，至朵阑布勒答克之地。”朵阑布拉答克即《秘史》之朵罗安孛勒答兀，则“奕”为“栾”字之讹无疑。案：《秘史》(四)及《续集》(二)两见此山，皆系之于阔朵额阿拉，即与本《录》之只感忽卢曲雕阿兰、月忒哥忽阑异名同地。那珂博士曰：“阔朵额阿拉，蒙古语阿拉儿洲也，地在撒阿里客额儿东南克鲁伦河之洲，后成吉思汗设大斡儿朵之处也。”箭内博士以为当在桑沽儿河入克鲁伦河之处得之。

大掠月儿斤部，

汪、何二本“掠”作“掳”，今从《说郛》本。

惟薛彻、大丑仅以妻孥数人脱走。上时居塔朵速之野，

汪、何二本作“塔朵剌”，今从《说郛》本。《秘史》作“帖儿速地面”。

有克烈部汪可汗弟札阿绀孛来归。

“汪可汗”即克烈部长脱怜，《秘史》作“王罕”，“札阿绀孛”作“札合敢不”。时汪罕为乃蛮所逐，奔于西辽，故其弟来归。

适蔑里乞部与我会战，

篾里乞，《秘史》作“篾儿乞”，即《辽史·天祚纪》之“密儿纪”，《兵卫志》、《百官志》之“梅野急”也。其族居鄂尔昆河下游及色楞格河左右。

上与札阿绀孛迎敌之，其众败走。是时，有土满土伯夷、董哀诸部，乃克烈败散之众，亦来降。

《秘史》蒙文(五)：“那里土绵秃别干、斡栾董合亦惕溃散了的客列亦惕也来投入了。”土绵秃别干即此土满土伯夷，斡栾董合亦惕即此董哀。土绵之言万也，斡栾之言多也，二部中小部甚多，又皆客亦列惕之分部，故又总结之曰“溃散了的客列亦惕”。此《录》用“乃”字甚协。而《秘史》译文乃云：“又客列亦种及那秃别干、董哈等姓溃散的百姓亦来降。”区客列亦种与二部而二之，非也。

拉施特书，此节之上有“帝时年四十”云云。以拉氏书所纪帝卒年上推之，则是岁当为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洪侍郎曰：“完颜襄北伐，见《金史》当即塔塔儿之役。合纪传考之，乃是丙辰年事，在甲寅后二年。元初无史官，《太祖本纪》(谓拉氏书中之《太祖本纪》)为后来追忆著录，年分未尽可凭。”其说是也。又拉氏书纪年自乙卯始，本书则始自壬戌，二书同一蓝本，而此点相异，不知拉氏书自增入干支，抑系本书夺落也。附志于此，以谂读者。

汪罕可汗始与叶速该可汗和好，相称按答。

原注：“交物之友”。何本“交”作“变”，《说郛》本脱“物”字，今从汪本及《元史·太祖本纪》订正。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儿札胡思杯禄可汗既

卒，

《秘史》作“忽儿察忽思不亦鲁罕”。

汪可汗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儿可汗

《秘史》作“古儿罕”。

率兵与汪可汗战，逼汪可汗于哈剌温隘

《秘史》蒙文（六）：“王罕顺薛凉格河钻入哈剌温，狭处。”是其地当在今色棱格河流域。

败之，仅以百余骑，奔叶速该可汗。叶速该可汗

诸本无此五字，张石洲曰：“当重一句”。

亲将兵逐菊儿可汗走西夏，复夺部众归之。汪可汗感德，遂盟按答。

《元史类编》引作“遂请盟，称按答”。

后汪可汗弟也力可哈剌者，

《秘史》作“额儿客合剌”。

以其多杀昆弟，叛归乃蛮部亦难赤可汗。

《秘史》作“亦难察罕”。

亦难赤可汗发兵伐汪可汗，尽夺克烈部众与也力可哈剌。汪可汗脱身，历走三城，

《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

奔赴契丹主菊儿可汗。

何氏原本作“菊儿”，何改“菊律”，《说郛》本、汪本亦作“菊律儿律”，一也。《秘史》作“合剌乞塔的古儿罕”。案：耶律大石自立为葛儿罕，后子孙世袭此号。何氏以乃蛮遗种屈出律当之，误也。

既而复叛之，涉畏吾儿、西夏诸城邑，中道粮绝，遗乳羊五头，以绳禁羊口，夺其乳为饮，刺橐驼血煮为食，困甚，

何本重“食”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删。

拉施特书，系汪罕东归、在道困厄事于兔年之末，则其为乃蛮所逐至迟当在虎年春夏。缘《秘史》言王罕投入合剌乞塔种古儿皇帝处不及一年，又反出去，加以往反二万里，非二年间不能办也。

仅至曲薛兀儿泽。

《秘史》作“古泄儿海子”。屠敬山以唐努乌梁海之库苏古尔淖尔当之。对音虽合，然汪罕自畏吾儿、西夏来，不应过此所，当缺疑。

上闻之，以其初与先君按答之故，

何本无“与”字，从《说郛》本、汪本增。

乃遣近侍塔海、雪也垓二人往招之来。

《秘史》蒙文：“王罕行至古泄儿海，使塔孩把阿秃儿、速客该去迎。”译文夺“塔孩”一人。

上自怯绿连河亲迎抚劳，安置军中，大赈给之。秋，上同汪可汗会于土兀剌河上黑林间，结为父子礼。是年冬，月儿斤部先脱走者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隘，灭之。

帖列徒，《秘史》作“帖列秃”。又卷五、卷六有帖列格秃口子，乃克烈部西界，其地当在今土拉河迤西。

此上，拉施特书系之龙年。

次年秋，上发兵于哈剌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脱脱，

拉施特书：“蛇年，帝在霍拉思布拉思之地，率兵攻兀都亦特蔑儿乞。”洪侍郎云：“原文霍拉思布拉思在克鲁伦河近色棱嘎河之处。则此哈剌哈河当即会鄂尔昆河入色棱格河之哈拉河，非入贝尔湖之喀尔喀河，亦非入土剌河之喀老哈河也。霍拉思布拉思当谓哈拉河与布拉河中间之地。《秘史》兀都亦惕蔑儿乞脱黑脱阿，在不兀剌客额儿地面里有不兀剌客额儿，即今布拉河北之平原，故太祖发兵于哈拉、布拉两河间以伐之。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哈剌斯、博罗斯、斡罗罕、薛连干，皆强宗也。’斡罗罕、薛连干即鄂尔昆、色楞格二河，则哈剌斯、博罗斯亦必指哈拉河及布拉河矣。拉氏所谓‘在克鲁伦河近色棱嘎河之处’者，正谓此地也。”

战于莫察那山，

《秘史》蒙文作“木鲁彻薛兀勒”，旁注：“地名。”拉施特书亦作“战于孟察之地”。下文云“木那义笑力之野”，亦即此地。

遂掠兀都夷、蔑里乞二部，

诸本“都”作“相”，从何校改。《秘史》：“兀都亦惕脱黑脱阿、兀洼思答亦儿兀孙、合阿台答儿麻剌三种蔑儿乞。”此役所伐之脱脱即兀都亦惕蔑儿乞部长，本文曰“遂”、曰“二部”，皆非也。

收其众，尽以其所获给汪可汗。

何本无“其”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其后部众稍集，

汪、何二本无“部”字，从《说郛》本增。

不约我军，自侵蔑里乞，至捕兀剌川，

汪、何二本无“捕”字，从《说郛》本增，下文作“不剌川”，《秘史》作“不兀剌客额儿”，今库伦北之布拉河也。

杀脱脱之子土居思别吉，

《秘史》作“脱古思别乞”。

虏忽都台、察勒浑二哈敦，

《秘史》蒙文：“要著他两女忽秃黑台、察阿仑。”拉施特书：“掠忽秃黑台、察勒浑二女。”不云哈敦。

及招脱脱次子和都、赤剌温二人领部众而来

和都，下文别作“火都”，《秘史》蒙文作“忽图”。

所夺不以秋豪与我。脱脱奔巴儿忽真之隘。

《秘史》作“巴儿忽真脱古木”，今俄属拜喀拉省尚有此地。

此上，拉施特书系之蛇年。

后上与汪可汗征杯禄可汗，至黑辛八石之野，

《秘史》作“乞湿泐巴失海子”，今乌陇古河所潴之赫萨尔巴什泊也。

尽虏其民。杯禄可汗先遣也的脱孛鲁

《秘史》作“也迪土卜鲁黑”。

领百骑为前锋，我军逼之，走据高山，其马鞍转坠，擒之。冬，上与乃蛮部将曲薛吾、撒八剌二人

《秘史》作“可克薛兀撒卜剌黑”，乃一人非二人。

遇于拜答剌边只儿之野。

《秘史》作“巴亦答剌别勒赤”，拉施特书作“巴答剌海别勒赤列”，今科布多南之巴彦达尔克岭，殆是。屠敬山以赛因诺颜部右翼右末旗之拜达里克河当之，微嫌过东也。

日暮，列陈对宿，期明日战。是夜，汪可汗多然火于所陈地，使人不疑，潜移众于哈薛兀里河上。

《秘史》作“合剌泄兀勒”，李侍郎谓即今科布多札布干河南之哈剌泊。

时札木合

诸本无“合”字，从张石洲校增。

在幕下，日出望见汪可汗立旗帜非旧处，驰往问之，曰：“王知众否？我昆弟如野鸟依人，终必飞去。余犹白翎雀也，

汪、何二本“余犹”作“余皆”，《说郛》本作“余有”，“有”当作“犹”声之误也，今订正。

栖息幕上，宁肯去乎？我尝言之矣。”部将曲怜拔都闻之，

《秘史》蒙文作“兀卜赤黑台（姓）古邻把阿秃儿。”

叹曰：“至爱昆弟之间，何为是言也？”和都、赤剌温因是亦叛汪可汗，归其父脱脱所居。上见汪可汗移去，曰：“此辈无乃异志乎？”即解陈去驻撒里川。

《秘史》作“撒阿里客额儿”，此地在鄂尔昆河东，与前萨里河同名异地。

汪可汗至土兀剌河，其子亦剌合鲜昆及札阿绀孛自也迭儿按台河

《秘史》作“额垤儿阿勒台谷子”。

来会父军。曲薛吾撒八剌乘其不备，虏其部众，又掠汪可汗所居边民牛马辎重而还。亦剌合、札阿绀孛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剌合将己兵往追之，且遣使来告曰：“乃蛮为不道，掳我人民，太子有良将四人，能假我雪怨复人民乎？”上释前憾，遂遣博尔术那颜、木华黎国王、博罗浑那颜、赤老温拔都四将，帅兵往救之。

屠敬山曰：“《史》、《录》是役有孛罗忽勒、赤老温，通称四良将。今案：孛罗忽勒以丁巳年被掠，是时方称小儿，岂有未及三年即为有名之良将者？且此时锁儿罕失剌未降，其子赤老温安得先来事太祖？此《秘史》、《亲征录》之误，急宜订正者。”维案：屠说未尽，孛罗忽勒被掠在辰巳间，其时当已成童。《秘史》记壬戌秋太祖灭四种塔塔儿时，孛罗忽勒已自有妻。此役仅在壬戌前三年，岂有不能胜兵之理？至赤老温父子来归，在灭泰赤乌时。《秘史》本在此役之前，此书则赤老温父子来归在前，泰赤乌灭亡在后，二书乖异，无可折衷，要未可遽诋为谬误也。

比我军至，亦剌合先与其将迪吉火力亦秃儿干、盏塔兀等二人

亦秃儿干之干，汪本、何本作“于”，《说郛》本作“千”。案：下文有亦秃儿干，《秘史》作“亦秃儿坚”，今据改。“迪吉火力”与下文“汪古部长阿剌忽思的乞火力”下四字同音，当是官名，而亦秃儿干则人名也。盏塔兀，拉施特书作“约塔黑”。案：下文亦秃儿干为汪罕使于哈撒儿，则是役似未被擒。《元史》记此事无此二人，而有卜鲁忽解一人，屠敬山谓“卜鲁忽解”即“盏塔兀”之姓，理或然欤？

追至忽剌河山。

《秘史》作“忽剌安忽惕地面”。

曲薛吾撒八剌迎敌，擒迪吉火力亦秃儿干、盏塔兀二人。流矢中亦剌合马胯，几为所获。须臾四将兵至，救亦剌合，大败其众，尽夺所掠归之汪可汗。汪可汗深感上德，谢曰：“曩以困乏，荷太子切切加意，今已亡之国，又夺归之，不知将何以报也。

诸本无“不”字，从何校增。

时闻脱脱复出八儿忽真隘，

诸本作“入忽真隘”，从何校改。

居统烈泽。

屠敬山云：“即黑龙江南之达里泊。”

上率兵复讨之，后上与弟哈撒儿讨乃蛮部，至忽兰盏侧山，大败之，尽杀诸部众，聚其尸焉。

《说郛》本“尸”作“户”，何本“聚”作“取”，今从汪本。张德辉《纪行》：“由和林川之西北行一驿，过马头山，居者云：‘上有大马首，故名之。’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忽兰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自注：“忽兰赤斤，山名，以其形似红耳故也。”忽兰盏侧山，疑即忽兰赤斤。

于时申号令还军，时见乃蛮势弱不足虑矣。

何本“见”作“是”，今从《说郛》本、汪本。

此上，拉施特书系之羊年。惟岁末讨脱脱及乃蛮二役，拉书不载。

上会汪可汗于萨里河不鲁古崖，

汪、何二本“古”作“告”，今从《说郛》本。不鲁古崖，屠敬山谓即《秘史》之不峏罕合勒敦山，在斡难、克鲁伦诸河之源。

发兵征泰赤乌部，与其长沆忽、阿忽出、

何本无“其”字，又“沆”作“流”，汪本亦作“流”，今从《说郛》本增改。《元史·太祖纪》有沆忽，《秘史》有阿兀出把阿秃儿，即此阿忽出，自是二人。拉施特书此处作“盎库兀库楚”，而前已有阿忽朱把阿秃儿，则似以“盎库兀库楚”为一人。

忽怜、

即前“忽怜拔都”

忽都答儿别吉等

汪、何二本无“别吉”二字，从《说郛》本增。《秘史》作“忽都兀答儿”。

大战于斡难河上，败之。袭帖泥忽都、从息月哥察儿别吉、塔儿忽台希怜秃、忽都答儿，

汪、何二本“从息”作“徒思”，“月哥”作“曰哥”，今姑从《说郛》本。塔儿忽台希怜秃，即《秘史》“塔儿忽台乞邻秃黑”。

至月良兀秃剌思之野擒之，

汪、何二本无“兀”字，从《说郛》本增。拉施特书作“恩古特秃剌思”。洪侍郎曰：“《录》作‘月良秃剌思’，窃意本名必是‘乌良兀特秃剌思’，译音皆未全也。”《说郛》本有‘兀’字，正与侍郎说合。

沆忽、阿忽出、

诸本作“阿忽兀出”，今据上文改。

忽敦忽儿章走八儿忽真隘，忽怜奔乃蛮部。后哈答斤、散只兀、朵儿班、塔塔儿、弘吉剌诸部

哈答斤、散只兀，《金史·宗浩传》作“合底忻、山只昆”，《秘史》作“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其部落在今呼伦湖东。朵儿班，《秘史》作“朵儿边”，其部落在今贝尔湖东，皆太祖同族也。塔塔儿，居呼伦贝尔两湖间及克鲁伦河下游。弘吉剌，《辽史·天祚纪》作“王纪剌”，《金史·章宗纪》、《宗浩传》作“广吉剌”，《百官志》作“光吉剌”，其部落居额于古讷河及克鲁伦河下游。此五部皆在东方，故常合从。

会盟尔阿雷泉上，

《秘史》作“浯泐灰不剌合”，今乌珠穆沁左翼旗之乌尔浑河。

腰斩白马为誓，欲袭我军及汪可汗。于是弘吉剌部长迭夷

《元史·特薛禅传》：“特薛禅姓孛思忽儿，弘吉剌氏。本名特，因从太祖起兵有功，赐名薛禅，故兼称曰特薛禅。”此“迭夷”即“特”之对音。

遣人来告。上闻之，遂与汪可汗发兵自虎图泽

屠敬山以为即呼伦湖。于地望、地名均未协，疑即《秘史》之哈澧泐秃海子，今之哈老台泊也，前作“哈连徒泽”。

逆战于杯亦烈川，

《秘史》作“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

大败之。冬，汪可汗分兵由怯绿连河，

诸本无“怯”字，从何校补。

指忽八海牙山，

《秘史》作“忽巴海牙地面”。

先发部众，后成列而进。其弟札阿绀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谋于浑八力、

《秘史》作“忽勒巴里”。

按敦阿述、

《秘史》作“阿勒屯阿倏黑”。

燕火脱儿、

《秘史》作“额勒忽秃儿”。

延晃火儿，

《秘史》无此人，拉施特书有。

四人曰：“我兄无宁处之心，

何本“宁”作“善”，汪本无此字，今从《说郛》本。

屠绝兄弟，常附于契丹，

据《秘史》，此下有缺文。然拉施特书亦如此。

观其心性若此，终不能存我辈，亦不使国安矣。今何计处之？”按敦阿述泄是语于汪可汗，令执燕火脱儿及纳怜脱怜

此四字，汪何二本作“怜纳”，何改“纳怜”，今从《说郛》本增。纳怜脱怜乃一人之名，《秘史》（九）察合安豁阿之子名纳邻脱斡邻，与此人同名。拉施特书作“纳邻脱忽鲁儿”，但此处有“延晃火儿”而无“纳邻脱忽鲁儿也”。

二人至帐下，解其缚，谓燕火脱儿曰：“吾辈自西夏而来，道路饥困，相誓之语忘之乎？

何本“相”作“想”，《说郛》本作“祖”，今从汪本改正。又，何本无“之”字，汪本无“乎”字，从《说郛》本增。

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与此谋，不忍舍王，所以来告也。”汪可汗屡责札阿绀孛曰：“汝常怀臭肝者。”

汪、何二本“臭肝”作“其奸”，《说郛》本作“臭奸”，当作“臭肝”。《秘史》蒙文（五）有“忽篾该赫里格额不里惕抽”一语，旁注：“怀著臭肝。”

札阿绀孛不安，后与燕火脱儿、延晃火儿、纳怜脱怜太石等

何本“纳邻太后”，汪本“纳怜脱怜太后”，今从《说郛》本。

俱奔乃蛮。冬，汪可汗居于忽八海牙儿。上驻军于彻彻儿山，

《秘史》作“扯克扯儿山”，亦作“扯克彻儿山”，据《秘史》，地在怯绿连河侧，而有翁吉剌塔塔儿人杂居，则当在河之下游也。

起兵伐塔塔儿部长阿剌兀都儿、乞儿哈太石、察忽斤帖木儿等，

何本无“乞儿”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秘史》蒙文（五）：“狗儿年，成吉思于答阑捏木儿格思地面，与察阿安塔塔儿、阿勒赤塔塔儿、都塔兀惕、阿鲁孩塔塔儿对阵。”与此《录》人名不合。拉施特书作“率兵攻蔑儿乞酋阿剌兀都儿、泰亦赤兀酋哈罕太石、塔塔儿二酋察忽儿（句）、开儿伯克。此“乞儿罕太石”疑是“哈罕太石”，“察忽斤帖木儿”疑即“察忽儿”，然部名又不同。案：此时太祖驻彻彻儿山，距塔塔儿近而距蔑儿乞甚远，又泰赤兀部亦已灭亡，当以此书为是。

战于答兰捏木哥思之野，大败之。

何本“思”作“儿”，今从《说郛》本、汪本。《秘史》作“答阑捏木儿格思”，其地据《秘史》（五），在今乌尔浑、色野集尔两河之北，又据卷六，在今喀尔喀河之南。屠敬山以“讷墨尔根河”当之，是也。

时弘吉剌部亦来附，

何本“来”作“未”，今从《说郛》本、汪本。

上弟哈撒儿居别所，从其麾下哲不哥之计往掠之。

哲不哥，《秘史》作“者卜客”

上深切责。于是弘吉剌遂附札木合，

此上，拉施特书系之猴年。

与亦乞剌思、火罗剌思、

诸本“火”作“大”，从张石洲校改。

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

据《秘史》蒙文（四），此七部外尚有乃蛮、蔑儿乞、斡亦剌、泰亦赤兀四部，共十一部。

会于揵河，

何本“揵”作“犍”，今从《说郛》本、汪本。《秘史》作“刊河”，今之根河入额尔古讷河者是也。

共立札木合为局儿可汗，

《秘史》作“古儿罕”。

谋欲侵我，盟于秃律别儿河岸，

何氏原本“律”作“津”，何据《元史·本纪》改，与《说郛》本、汪本正同。秃律别儿河，屠敬山谓即根河北之特勒布尔河，是也。

为誓曰：“凡我同盟，于泄此谋者

何本“盟”作“谋”，“谋”作“誓”，今从《说郛》本、汪本。

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毕，同举足蹋岸，挥刀斫林，驰众驱马悉赴我军。有塔海哈者时在众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儿

《元史》有传，作“召烈台抄兀儿”。

与之亲，往视之，偶并驱，实不知有是谋。塔海哈以马鞭筑其肋，

何本无“以”字，从《说郛》本、汪本增。

抄吾儿顾塔海哈目之，抄吾儿悟，下马佯旋。

何本“旋”作“卧”，《说郛》本、汪本作“施”，乃“旋”之讹。旋，小便也。《春秋传》曰：“夷射姑旋焉。”

塔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儿惊，

《说郛》本此处作“抄兀儿”。

即还遇火鲁剌氏也速该言其事，将赴上告之。也速该曰：“我长妇之子，

汪、何二本“长妇”作“常妇”，《说郛》本作“长父”，今定作“长妇”。“长妇之子”与下“幼子”对文。

与忽郎不花往来无旦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火力台耳。”

汪、何二本“火”作“大”，今从《说郛》本。秘史作“豁里歹”。

因命与火力台誓而往，乘以苍驴白马，属之曰：“汝至彼，惟见上及太后

汪、何二本无“太”字，从《说郛》本增。

兼我婿哈撒儿

诸本“撒”作“彻”，从何校改。拉施特书哈撒儿正妃豁罗剌思氏阿勒坛可敦，盖即也速该之女。

则言之。苟泄于他人，愿断汝腰，裂汝背。”誓讫乃行，中道遇忽兰拔都、哈剌蔑力吉台军围，为其巡兵所执，

何本“巡”作“游”，今从《说郛》本。汪本作“延”，亦“巡”之讹。

以旧识得解。

汪本作“以百识得解”，何本作“以百得解”，《说郛》本作“以旧识诚得解”，“诚”字衍。

因赠以獭色全马，谓曰：“此马遁可脱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遇毡车白帐之队

何本“毡”作“氈”，今从《说郛》本、汪本。

往札木合所者，队中人出追抄兀儿。抄兀儿乘马绝驰而脱，至上前，悉告前谋。上即起兵迎之，

何本无“起”字，从《说郛》本、汪本增。

战于海剌儿帖尼火罗罕之野，破之。

海剌儿河，在今呼伦贝尔城北。帖尼火罗罕，今特诺克河西南流入海剌儿河。《元史·抄兀儿传》作“海剌儿阿带亦儿浑”。

札木合遁走，弘吉剌部来降。

此上，拉施特书系于鸡年。

壬戌，

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二年。”张石洲曰“壬戌乃宋宁宗嘉泰二年”，是也。

发兵于兀鲁回失连真河，

《秘史》作“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即今

乌尔浑河及色野集尔河。

伐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

《秘史》作“阿勒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此下有“都塔兀惕、阿鲁孩塔塔儿”，共四种。拉施特书与此《录》同。

夏，顿兵避暑。比战，

何本无此二字，从《说郛》本、汪本补。

先誓众曰：“苟破敌逐北，见遗弃物，慎勿顾，军事毕共分之。”既战屡胜，族人按弹、

前作“按坛”。

火察儿、答力台

前作“答里台”。

三人背约，上命虎必来、

《秘史》作“忽必来”。

哲别二将尽夺其获，散军中。是秋，乃蛮杯禄可汗会蔑儿乞部长脱脱别吉、

《秘史》（四）记此会与十一部立札木合为古儿罕为一事，其时蔑儿乞人与会者，为部长脱黑脱阿别乞之子忽秃，即此《录》之“和都”或“火都”，而此下又有“阿忽出、火都二部兵自乃蛮来”云云，则此处脱脱别吉下分明脱“子火都”三字。

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暨阿忽出拔都、

此即泰出乌部之“阿忽出”。拉施特书以为哈答斤人，非是。

忽都花别吉

《秘史》作“忽都合别乞”，乃斡亦剌部长。

等，来犯我军及汪可汗。上先遣骑乘高觇望于捏干贵因都、

《秘史》作“额捏坚归列秃”。

彻彻儿、

诸本不重“彻”字，《秘史》作“彻克彻列山”，今据增。

赤忽儿黑诸山，

《秘史》作“赤忽儿忽”，此三山均在克鲁伦河左右。

有骑自赤忽儿黑山来

诸本脱“忽儿”二字，从何校增。

告乃蛮渐至，上与汪可汗自兀鲁回失连真河

诸本“连”作“速”，从上文及何校改。

移军入塞。汪可汗子亦剌合居北边，后至，据高岭方下营。杯禄可汗易之曰：“彼军漫散，俟其众聚，吾悉卷之。”时阿忽出、火都二部兵

何本作“阿忽出大都一部”，无“兵”字，何校又改“大”为“拔”，今悉从《说郛》本订正。拉施特书亦云遣阿忽出及忽都为前锋。

从乃蛮来，与前锋合。将战，遥望亦剌合军势不可动，遂还。亦剌合寻亦入塞，会我兵拟战，置辎重他所。上与汪可汗倚阿兰塞为壁，

案：阿兰塞，不见于《秘史》。此《录》凡两见：其一此役，其一合兰真之役，彼文曰：“上止军于阿兰塞，急移辎重于失连真河上游，遣哲里麦为前锋，自莫运都儿山之阴行。汪可汗亦领兵自莫运都儿山阳，由忽剌阿卜鲁哈二山而来。时有太出、也迭儿二人者，因牧马见汪可汗军至，亟来告。上时移军合兰只之野”云云。洪侍郎以阿兰塞即为哈剌温只敦，屠敬山以为即兀惕乞牙，并谓在今克什克腾旗界内。案：阿兰塞以塞为名，自即金之外堡，当在临潢、庆州之北，不得在黑河、潢河以南。案《梦溪笔谈》，辽与北方部族以夜来山为界，今乌珠穆沁右翼旗之南有乌兰岭，其东北有衣兰布虎图山，其地正当辽、金庆州之北，金之外堡当沿此山脉置之，殆所谓阿兰塞也。其东北连山有盔腾岭、盔腾山，其下即此役战地，所谓阙亦坛之野也。稍西有哈奇尔河，则所谓合兰只之野。又西有三音温都山，即莫运都儿山也。又西有呼鲁呼尔河，又名巴鲁古尔河，即忽剌阿卜鲁哈也。而兀鲁回失连真河，又在其北三四百里间，故以乌兰岭东北一带连山为阿兰塞，则与此二役中所纪地名无一不合。此二役所以南择此地者，皆缘以寡敌众，欲依边堡为屏蔽故也。

大战于阙亦坛之野。

汪、何二本作“阙蛮坛”，今从《说郛》本。《元史》作“阙奕坛”，《秘史》作“阔亦田”，今札鲁特旗南有盔腾岭、盔腾山，即其地也。洪侍郎以苏尼特左翼旗东北之奎腾山、屠敬山以呼伦贝尔防城南之奎腾河当之，均非是。

彼祭风，风忽反，为雪所迷，军乱填沟坠堑而还。

何本“坠”下有“壑”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删。

时札木合从杯禄可汗来，

汪、何二本“来”作“未”，今从《说郛》本。

中道札木合引兵还，遇立己为可汗者，诸部悉讨掠之。

何本无“己”字，“掠”作“掳”，今并从《说郛》本、汪本。

冬，上出塞，驻于阿不札阙忒哥儿之山，

汪、何二本作“阿不礼阙惑哥儿”，《说郛》本“礼”作“札”，《秘史》作“阿卜只阿阔迭格里”，则“惑”又“忒”之讹也。《秘史》（七）：此时太祖正在帖篾延客额儿地面围猎，（中略）自围猎处回来，从阿（卜）只合阔迭格儿，起去至合（勒）合河斡儿讷兀地的客（勒）帖该下了。则阿（卜）只合阔迭格儿当在帖篾延与合勒合河之间，帖篾延即《元史·特薛禅传》之迭篾可儿，与可木儿温都儿（今虾蟆儿岭）、答儿脑儿（今达里泊）相近，则阿不只合阔迭格儿当在

今乌珠穆沁旗界内也。

汪可汗居于别里怯沙陀中。

何本“于”作“族”，今从《说郛》本、汪本。别里怯沙陀，《秘史》作“别儿客额儿”，在者者额儿温都儿山阴。多桑云：“者者额儿温都儿山在克鲁伦河西、土拉河东。”屠敬山以土拉河南之策策山当之。

是时上与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女抄儿伯姬，

诸本脱“女”字，今增。抄儿伯姬，《秘史》作“察兀儿别乞”。

汪可汗之孙秃撒合亦求上公主火阿真伯姬，

《秘史》作“豁真别乞”，后适亦乞列思人孛徒。

俱不谐，自是稍疏。札木合闻之，往说亦剌合曰：“吾按答

原注：“谓太祖也。”诸本此注误入正文，从张石洲说改正。

常遣使通信于乃蛮太阳可汗，时将不利于君，今若能加兵，我当从旁胁助。”

何本无“当”字，今从《说郛》本、汪本补。胁，何改“协”。

时亦剌合居别所，来会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斡赤斤、按弹火察儿、塔海忽剌海剌、

何本无“海剌”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补。拉施特书作“图海忽剌海”。

答儿斤、木忽儿哈檀、

前云：木忽儿好兰统阿答儿斤。此“答儿斤”即“阿答儿斤”之略，即木忽儿哈檀之姓氏也。《秘史》此处无“答儿斤木忽儿哈檀”而有“合儿答乞歹”，合儿答乞歹当即阿儿答乞歹也。

札木哈等背我，

《秘史》记此事有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合儿答乞歹、额不格真那牙勤、雪格额台、脱斡邻勒、合出温别乞，而无答力台斡赤斤、塔海忽剌海剌、木忽儿哈檀三人。

追且

何氏云：此二字有误。

说亦剌合说之曰：“吾等愿为效力，佐若讨月伦太后诸子。”

《说郛》本“效”作“功”，何本作“校”，今从汪本。

亦剌合信之，车帐相间，顿兵共谋，

何本“间”作“问”，“顿”作“为”，今从《说郛》本、汪本。

遣塞罕脱脱干

《秘史》作“撒亦罕脱迭额”。

言之于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剌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为不信?”屡使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辈不从。吾身成立，实赖于彼。垂老遗骸，冀得安寝。

《说郛》本、何本“冀”作“莫”，今从汪本。《元史·太祖纪》同。

今喋喋不已，汝当能自为之，毋遗我忧。”既而有异志，悉烧我牧地。

何本无“有”字，“地”作“也”，今并从《说郛》本、汪本。

癸亥春，汪可汗为诈计曰：“彼前者尝求婚于我，我不从。

何本不重“我”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今宜许之，俟其来宴，定约，必擒之。”遂遣不花台乞察

《秘史》作“不合台乞剌台”，乃太祖所遣赴宴之使，非汪可汗请太祖之使也。

来请上。上率麾下十骑往赴之，

汪、何二本不重“上”字，今从《说郛》本。

宿于蔑里也赤哥帐中。

诸本无“也赤”二字，今据下文增。蔑里也赤哥，《秘史》作“蒙力克额赤格”，《元史·循吏传》作“明里也赤哥”，即夙将察剌海之子。

越明日，与蔑力也赤哥谋，

汪、何二本作“蔑力池赤可”，《说郛》本作“蔑力池赤哥”，“池”当作“也”。

使回汪可汗曰：“我牧群羸弱，方从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既遣使，上即回。时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阑者

《秘史》作“也客扯连”，太祖从祖忽兰把秃儿之子。

闻图上谋，归语其妻，因曰：“若有人言泄此于上，当如何哉?”

何本“当如”作“赏我”，汪本作“当我”今从《说郛》本。

其子亦剌罕

《秘史》作“其妻阿剌黑亦惕”。案：太祖之女适汪古部者，亦名阿剌黑，则阿剌黑乃女子之名，《秘史》作“其妻”是也。

止之曰：“此无据之言，恐他人以为实。”

汪、何二本“之言”作“言之”，今从《说郛》本。

也可察合阑牧马者乞失力，供马湩适至，

《说郛》本“乞失力”作“乞失”，何本作“乞力失”，又，二本“失”下并有“月”字。《类编》引作“乞失力”，今从之。《秘史》作“乞失里黑”，《元史·哈剌哈孙传》作“启昔礼”，可证《太祖纪》作“乞力失”与何本同误。

微有所闻，问其弟把带

《秘史》作“巴歹”。

曰：“适所议者何事?该知否?”把带曰：“不知。”察合阑次子纳怜

《秘史》作"纳邻客延"。

坐帐外方砺镞，闻之骂曰："割舌者适我不言乎？今事已然，当禁谁口也。"把带谓乞失力曰："我今知矣，可因赴上言之。"

何本"因"作"同"，今从《说郛》本、汪本。

遂入己帐话行止，有一羔杀之，拆所卧榻煮熟，夜驰见上告其谋曰："汪可汗将图太子，其计定矣。"上闻之，止军于阿兰塞，急移辎重于失连真河上游，

汪、何二本"游"作"急"，今从《说郛》本。

遣折里麦为前锋，

《秘史》："行时，教者勠篾做后哨。"

自莫运都儿山之阴行。

自，万历本《说郛》本作"并"。莫运都儿，《秘史》蒙文作"卯危温都儿"，洪侍郎谓"即克什克腾旗西南四十三里之漠海恩都尔"，然其地偏南不当汪可汗进兵之路。丁氏谦谓："卯危温都儿即乌珠穆沁右翼旗之三因温都山，蒙古语：卯，危歹也；三因，好也。后人恶其名恶，以美名易之。"其说言之成理，于地望亦合。

汪可汗亦领兵自莫运都儿山阳，由忽刺阿卜鲁哈二山而来。

诸本"阿"作"河"，今订正。忽刺阿卜鲁哈，《秘史》作"忽剌安不鲁合惕"，旁注："地名"。案：今三因温都山西有呼鲁呼儿河，一名巴鲁古尔河，即所谓"忽剌安不鲁合惕"也。

时有太出、也迭儿二人者，

何本"时"字作"近侍"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太出、也迭儿"，《秘史》作"赤吉歹、牙的儿"。

因牧马见汪可汗军至，亟来告。上时移军合兰只之野，

《秘史》作"合剌合勒只惕"。今三音温都山东有哈奇尔河，殆即其地。

未及为备，日衔山，即整兵出战。先败朱力斤部众，

《秘史》作"只儿斤"。

次败董哀部众，又败火力失烈门太石。众

《秘史》作"豁里失力门太子"。

进逼汪可汗护卫，其子亦剌合驰来冲阵，我军射之中颊，其势大挫，敛兵而退。上亦将兵至斡儿弩兀遣惑哥山冈，

《秘史》作"斡儿讷屼山"，在喀尔喀河上。《秘史》蒙文作"斡儿讷（山名）屼因（的）客（勒）帖该（半）合打答（崖）"，此"遣惑哥"当作"遣忒哥"，即客（勒）帖该之异译。

军凡四千六百骑，

拉施特书同《秘史》作"二千六百骑"。

沿哈勒合河顺进，

《秘史》作"哈勠合河"，今喀尔喀河。

分为两队，上亲将二千三百骑行河南岸，兀鲁吾、忙兀

诸本作"忙儿"，依何校改。

二部将二千三百骑行河北岸。上以弘吉剌部先为婚亲，遣使谓其长帖木哥阿蛮部曰：

《秘史》（六）："合勠合河流入捕鱼儿海子处有帖儿格、阿蔑勒翁吉剌。"即《金史·宗浩传》之广吉剌部长忒里虎，亦即此帖木哥阿蛮也。末"部"字疑衍。

"汝若来顺，则女子面容、

何本"面"作"而"，今从《说郛》本、汪本。

外甥资质俱在，不然则加兵于汝矣。"遂行至董哥泽脱儿合火儿合之地驻军。

董哥泽，《秘史》蒙文作"统格豁罗罕"，即此脱儿合火儿合之异译，然则此处水名复出也。屠敬山谓呼伦贝尔防城南二百有董嘎得，喇萨河汇为董嘎淖尔，即此泽也。

上遣使阿里海

《秘史》作"阿儿垓合撒儿、速客该者温二人"。

致责于汪可汗曰："我今大军

诸本"今"作"合"，今订正。

驻董哥泽间，草盛马肥，与父汪可汗言之：

汪、何二本无"父"字，从《说郛》本增。

昔汝叔父菊儿可汗尝谓汝：'我兄忽儿札忽思杯禄可汗之位不我与，自夺之。'汝又杀诸昆弟，诈言太帖木儿太石、不花帖木儿辈不知所存，

汪本"太石"二字作"一后"字，何本作"及"，弘治钞《说郛》本作"太后"，并误，今从万历钞本订正。《秘史》作"台帖木儿太子"。

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剌温之隘。汝穷迫无计，仅以百骑来归我先君。

《说郛》本"仅"作"遂"，今从汪本、何本。

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耻，而泰赤兀部兀都儿吾难、八哈只二人助兵几许不可知。

泰赤兀部兀都儿，《说郛》本作"泰赤兀都元师儿"，何本作"泰赤兀都儿"，今从汪本。拉施特书"泰亦出兀人之兀都儿诸延、八哈只二人则率兵无多"，可以互证。《秘史》云："使泰亦赤兀人忽难、巴合只二人领兵助汝，救汝百姓。"与此措辞又异。

其时道经哈剌不花山谷之上，

《说郛》本无"道经"二字，今从汪、何二本。又诸本"山"作"出"，今订正。

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逾秃烈坛秃零古

《说郛》本、何本"逾"作"踰"，今从汪本。秃烈坛，与此《录》之"帖烈徒"、《秘史》之"帖列秃"音近。秃零古，拉施特书作"秃朗

古特"，又与《秘史》之"帖列格秃"音近，"帖列秃"与"帖列格秃"本系一地，疑当时因译名未定，姑书此二名以待选择，后忘删去，如前"董哥泽脱儿合火儿"合之例也。

盏速坛盏零古

汪本、何本无下"盏"字，今从《说郛》本。拉施特书无此地，疑此六字乃后人记秃烈坛秃零古之异文而误复也。

阙群隘、

后文太宗庚寅年伐金，发自阙郡隘过川（《说郛》本、汪本，并同），即此阙群隘也。

曲笑儿泽、

即前"曲薛兀儿泽"。

跋涉重险，始至其境。

何本"始"作"使"，今从《说郛》本、汪本。

适值彼凶年，得穷其国。

汪本、何本此下有"枝"字，《说郛》本作"拔"，疑衍文。

菊儿可汗闻之，避我于答剌速野。

汪本、何本"答"作"塔"，今从《说郛》本。《秘史》作"忽儿班帖列速惕"，拉施特书同。

我又逼之，仅以数十骑遁走河西之国，不复返矣。我先君尽以土地人民归于汝，由是结为按答，我因尊汝为父。

汪本"因"作"过"，何本作"遂"，《说郛》本作"固"，乃"因"之讹，今订正。

此我有造于汝一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时如埋云中，如没日底。

此谓汪可汗奔西辽事。拉施特书曰："汝避居于日入之地，隐没于中。"意较明显。

汝弟札阿绀孛居汉塞之间，我发声轰轰以呼之，

何本无"轰以呼"三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又二本"呼"作"乎"，今并订正。

举帽隐隐而招之。

何本此句上有"以手"二字，即上"以呼"之讹。

彼其闻我呼，见我招，远来投归。我乃登山而望，倚庐而待其至。

何本"庐"作"店"，今从《说郛》本、汪本。

又为三部蔑力乞所逼，我以其远来肯令死之也？所以告杀兄诛弟，此谓谁？薛彻别吉我兄，

汪本、何本作"薛彻别我弟"，《说郛》本作"薛彻别及我弟"，"及"当作"吉"，声之误也。拉施特书作"薛彻别吉我兄"，《元史》作"我兄薛彻别吉"，今据以订正。

太丑乞鲁为我弟。

何本无"我"字，从《说郛》本、汪本增。拉施特书作"泰出勒我弟"，少"乞"字音。案：《元史·本纪》云："札阿绀孛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请我兄薛彻别吉、我弟太丑往杀之。"而无"杀兄诛弟"之语，与此不同。

是我有造于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既出云中，显日底，来归于我，使汝饥不过日午，羸不过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与兀都夷部战于哈丁黑山之西

哈丁黑，《秘史》作"合迪黑里黑你鲁兀"，《元史》作"哈丁里"。

木那义笑力之野，

汪本作"木奴义力"，何本"义"讹"又"，《说郛》本作"木那又笑力"。案：《秘史》作"木鲁彻薛兀勒"，则当作"木那义笑力"，前作"莫那察山"。

多获孳畜辎重，

何本"孳"作"孽"，今从《说郛》本、汪本。

悉以与汝。饥不过日午、羸不过月望者，实此之由也。是我有造于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曩汝征灭里乞，陈于不剌川，

前作"捕兀剌川"。

遣使觇候部长脱脱，

诸本"候"作"侯"，今订正。

不待阵而先战，获忽都台、察鲁浑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剌温，尽收兀都夷部。汝以怀此衅，故我秋豪不及。又汝与乃蛮战于拜塔剌边只儿之野。时火都、赤剌温

"尽收"以下至此三十八字，汪、何二本全脱，今从《说郛》本增。又《说郛》本"与"作"子"，"塔"作"哈"，"时"作"是"，"都"作"部"，今并订正。

合部叛归，汝又为曲薛兀撒八剌追袭，掠汝人民，

诸本"掠"作"于"，今订正。

使来告我。我遣四将领兵战败之，尽归所掠于汝。是我有造于汝四也。"又曰："昔我出哈儿哈山谷，与君忽剌阿班答兀卓儿完忽奴之山相见时，

汪、何二本"阿"作"河"，今从《说郛》本。《秘史》蒙文作"勺儿合勒忽讷忽剌阿讷屼惕。"李勒答屼惕，谓勺儿合勒忽讷山系之红孤山也，勺儿合勒忽山即今土拉河南土谢图汗中右旗之卓尔郭尔山。

于时不已言乎：'譬如毒蛇之牙所伤，勿以动念。

《说郛》本"勿"作"弗"，今从汪、何二本。

吾二人唇齿相见，始可间离。'汝今以蛇伤而间我乎？

《说郛》本、何本"汝"作"如"，今从汪本。

唇齿相见而离我乎？父汪可汗，我时又如青鸡海鹘，

《说郛》本"鸡"作"雏"，汪本作"雏"，

今从何本。

自赤忽儿黑山，

何本无“忽”字，从《说郛》本、汪本增。

飞越于杯儿之泽，搦斑脚鸧以归。君此谓谁？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诸部是也。

汪、何二本“儿”作“而”，“君”作“若”，今从《说郛》本。又三本“飞”作“挥”，今从何校改正。杯儿泽，前作“杯亦烈川”。又案：此处有脱文数十字。拉施特书云：“我如鸷鸟，飞越捕鱼儿淖尔，擒灰色、蓝色足之鹤，以致于汝。此鹤为谁？朵儿奔、塔塔儿诸人是也。我又如蓝色足之鹰，越古阑淖尔，擒蓝色足之鹤，以致于汝。此鹤为谁？哈答斤、撒儿助特、弘吉剌诸人是也。”《元史·太祖纪》亦云：“我征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五部，如海东鸷鸟之于鸿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与拉氏书文异事同，可知修《元史》时，所见之《亲征录》，尚未脱此一段也。拉氏书中之捕鱼儿淖尔，即此“杯儿泽”，今贝尔湖古阑淖尔即今呼伦湖。

汝岂非假彼诸部之力而惊畏我耶？是我有造于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尝有造于我？我造汝者凡若此，与其惊畏我，何不使我众炀爨不息，

何本“不息”作“而息”，今从《说郛》本、汪本。

安榻而卧，使我痴子痴妇得宁寝乎！我犹汝子，势虽寡弱，不使汝有慕于他众也。

汪、何二本无“众也”二字，从《说郛》本增。

我虽愚，不使汝有慕于他贤也，譬如双轮去一，不能行也，徒使牛汗，纵之恐盗，系之实饿。又如双辕偶断其一，

何本“辕”作“轮”，今从《说郛》本、汪本。《秘史》蒙文此处，亦以轮辕并言。

牛愤破领，徒使跳跃不能前也。以我方车，独非一轮一辕乎？”

诸本无“一辕”二字，今订补。

凡此谕汪可汗也。时上族人火察儿、按弹在汪可汗军中，上因使谓之曰：“汝二人欲杀我，将弃之乎？瘗之乎？吾尝谓上辈八儿哈拔都二子薛彻、大丑

《秘史》：“斡勤巴儿合的儿子名忽秃黑秃主儿乞，忽秃黑秃主儿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别乞，一名台出。”是薛彻、大丑二人乃八儿哈之孙，非其子也。《秘史》蒙文此处云：“我向上辈巴儿坛把阿秃儿的儿子说，向撒察、台出两个说，他每也不肯做（旧释此处甚鹘突，今改释如此）。”拉施特书亦云：“我尝告把儿坛把阿秃儿之子及薛出别乞、泰出二人，岂可使斡难河之地无主？”与《秘史》合，是此书“八儿哈拔都”乃“巴儿坛拔都”之讹，而巴儿坛之子当时存者惟答里台一人，则此句实暗斥答里台，其与薛彻、大丑异其称谓者，为亲者讳耳！

讵可使斡难河之地无主？累让为君而不听也。又谓火察儿曰：‘以汝捏群大石之子，

汪、何二本“群”作“辟”，今从《说郛》本。

吾族中当立。’汝又不听。又谓按弹曰：‘汝为忽都剌可汗之子，以而父尝为可汗，

《说郛》本、何本“为”作“谓”，今从汪本。又何本此句无“可”字，从《说郛》本、汪本补。

推位。’汝又不听。我悉曾让汝等，不我听，我之立，实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辞者，不欲使蒿莱生久居之地，

汪本“生”作“正”，何本作“止”，今从《说郛》本。

断木植通车之途，

汪、何二本“植”作“阻”，今从《说郛》本。

吾夙心也。假汝等为君，吾当前锋，俘获辎重亦归汝也。使我从诸君畋，我亦将驱兽迫崖，使汝得从便射也。”又谓按弹、火察儿曰：“三河之源，祖宗实兴，毋令他人居之。”又谓脱怜曰：

何本无“曰”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脱怜，《秘史》作“脱斡邻勒”。

“吾弟，我以汝是高祖家奴、

诸本“高”作“马”，从何校改。

曾祖阍仆，故尊汝为弟也。汝祖塔塔

《说郛》本、汪本作“诸答”，《秘史》作“斡黑答”。拉施特书作“秃克秃图”，与何本“塔塔”音合，今从何本。

乃吾祖察剌合令忽、

《秘史》作“察剌孩领忽”，太祖六世从祖。

统必乃

《秘史》作“屯必乃”，太祖高祖。

二君所虏。塔塔生雪也哥，

《秘史》作“速别该”。

雪也哥生阔阔出黑儿思安，

《秘史》作“阔阔出乞儿撒安”。

阔阔出黑儿思安生折该晃脱合儿，

《说郛》本、何本无首五字，从汪本增。汪、何二本“折该”作“折谈”，从《说郛》本改。折该晃脱合儿，《秘史》此处作“也该晃脱合儿”，拉施特书同。案：《秘史》蒙文（三）云：“速客客氏者该、晃塔豁儿的儿子速客该者温也来了。”又蒙文（四）有雪客额台、脱斡邻勒。雪客额台即速客客氏，是“速客该者温”与此“脱邻”并速客客氏。而此云“折该晃脱合儿生汝”，是二人又为同父兄弟，而速客该此时为太祖使者，脱怜在汪罕所。《秘史》（六）载此行

速客该者温因他妻子在脱斡邻处，不曾回来，此亦“速客该”与“脱斡邻”同父之证。亦即《秘史》（三）之“者该晃塔豁儿”与卷六之“也该晃脱合儿”为一人之证也。《秘史》蒙文旁注与译文句读鹘突殊甚，因为疏通之如此。

折该晃脱合儿生汝。

何本无首四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汝世为奴虏，谁之国土，汝可取之？纵得我国，按弹、火察儿必不与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饮王青钟马乳，

屠敬山云：“钟当作湩。”案：蒙文《秘史》（六）青钟作阔阔充（充）字译音，旁注与译文并作“青钟”。然但云“青钟”而不云“马乳”，则于文不备，知“钟”亦“湩”之讹也。

汝辈起，知我先饮而妒之耶？我今去矣，汝辈恣饭之。吾弟脱怜量汝能费几何也？”又谓按弹、火察儿曰：“汝善事吾父汪可汗，

诸本“善”作“若”，今订正。

勿使疑汝为察兀忽鲁

原注谓：“太祖自称。前有注。”

之族而累汝，即汪可汗交人易厌，

诸本“易”作“马”，今从何校改。

于我尚尔，况汝辈乎？纵然今夏，岂能到来冬矣？”又谓我父汪可汗曰：

诸本“谓”作“为”，今订正。

“可遣按敦阿述、运八力

前作“浑八力”。

二人来报，否则遣一人曰者。

汪、何二本误合“曰者”二字为“暑”字，何校改正，与《说郛》本正合。

吾军麾下忙纳儿拔都失破银鞍黑马在王所，

汪、何二本无“军”字，《说郛》本作“浑”，今订正。又二本“破”作“彼”，今从《说郛》本。忙纳儿拔都，拉施特书作“木河里把阿秃儿”。

就持来。

何本“就”作“龙”，今从《说郛》本、汪本。

鲜昆按答，

原注：“即王子亦剌合也。”汪、何二本“昆”作“晃”，何校改正，与《说郛》本正合。

汝亦遣必力哥别吉、脱端二人来。

《秘史》作“必勒格别乞、脱朵延”。

否则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兰、

《秘史》作“阿赤黑失仑”。

阿剌不花、带亦儿、

汪、何二本“儿”作“否”，今从《说郛》本改正。阿剌不花、带亦儿二人未见，《秘史》、拉施特书、《太祖纪》中亦无之，而《汪罕部族考》中有阿剌不花一人，带儿一人，正与此合。

火察儿、按摊

前作“按坛”、“按弹”。

各遣二人来。如我东向，可于纳儿脱怜呼陈辎兀之源来会；

诸本“于”作“与”，今订正。何本“辎”作“輜”，今从《说郛》本、汪本。拉施特书云：“使人之来，可以在捕鱼儿淖尔遇我。”与此地名互异。

如我西向，

汪、何二本无“我”字，今从《说郛》本。

可出哈八剌汉答儿哈之山，

今克鲁伦河南达里冈爱牧场之南，有山名哈剌莽奈哈必尔汉舍里，其东连山名都兰哈拉，即此“哈八剌汉答儿哈”也。

顺忽儿班不花诸思河来会也。”

何本无“会”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忽儿班不花诸思，颇与“忽剌阿卜鲁哈”之名相近，此即呼鲁呼尔河，正在哈八剌汉答儿哈二山正东。

汪可汗闻上前语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鲜昆谓其父曰：“彼何尝诚意待我为按答？

汪、何二本“诚”作“实”，今从《说郛》本。

特以觋视我耳！

汪本“觋”作“现”，何本作“玩物”，今从《说郛》本。《秘史》云：“我行也几曾说是按答来，只说脱黑脱阿师公续著回回羊尾子行。”有此“觋”字，正直译“师公”一语。

何尝称君为父，特以老奴视我耳！又何尝遣辨士驰御马以及我？

《说郛》本、汪本“我”作“哉”，今从何本。

彼能胜我，听取我国；若我胜彼，亦取其国也。”因戒其部将及别力哥别吉、脱端曰：

何本无“及”字，从《说郛》本、汪本增。别力哥，前作“必力哥”。

“备而釜，建而旗，秣而马，以需进也。”上既遣使于汪可汗，遂进兵掠虏弘吉剌别部溺儿斤以行，至班朱泥河，饮水誓众。

溺儿斤，与上文“月儿斤”、《元史·太祖纪》“要儿斤”、《世系表》“岳里斤”，声并相近。月儿斤，《秘史》作“主儿勤”，《女真秘史》亦作“主儿扯歹”，是“溺”与“主”声亦相通。据《秘史》（四）主儿勤者，勇敢无敌之义。故塞外诸种族多有此部名，蒙古有主儿勤，克烈部有只儿斤，此弘吉剌别部名溺儿斤亦取此义。班朱泥河，《秘史》作“巴勒渚讷海子”，洪侍郎曰：“俄图，斡难河北，俄罗斯界内有巴儿渚纳泊，俄音似巴勒赤诺泊，北有河曰图拉入音果达河。就俄图观之，河泊不相连属，或水涨时通入于

河，或近地尚有小河，而图未载，故《史》、《录》以为河名。俄人游历至此，谓其地多林木，宜驻夏可避兵。蒙古人尚指此地为成吉思汗避难处也。”屠敬山曰：“新测黑龙江图，呼伦淖尔之西南有小泊维之，名曰巴勒渚纳乌苏鄂模，义谓前水泊，其水自客鲁伦河下游支分，曰乌尔衮札尔玛河，潴为此泊。又自泊之东北溢出为班朱尼，亦曰巴勒渚纳，水注入呼伦淖尔。”据此二说，则今日中、俄两界各有海子名巴勒渚纳。而据《秘史》所记，则云：“有阿三名字的回回，有羯羊一千，白驼一个，顺着额洏古涅河易换貂鼠、青鼠，来至巴泐渚纳海子，饮羊时遇着成吉思”云云，然则阿三沿额洏古涅河来，始至巴泐渚纳海子。则此海子当在额尔古讷河下游，既不得在斡难河之北，亦不得在呼伦淖尔之西南。洪、屠所纪，均非此海子也。然观太祖驻董哥泽后，水草丰美，部众大集，其遣使致责汪可汗，即有问罪之意，不容于此时退往东北，驻于额尔古讷河下游。意《秘史》记阿三事，但谓其欲往额洏古涅河，而非谓其已至彼河，但文不备耳。观《秘史》记太祖自巴泐渚纳起师，即径趋客鲁涟河。屠氏呼伦淖尔西南小泊之说，殊有当于人心，又与《元史·雪不台传》“班朱泥河，今龙居河”之说，可相印证也。

时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为火鲁剌部所逼败之，因遇上同盟。

案：孛徒归帝，据此《录》及《秘史》并在答阑班朱思战役前。《秘史》：“成吉思至巴泐渚纳海子行住了，遇着豁罗剌思种搠斡思察罕，不曾厮杀，便投降了。”此处乃涉豁罗剌思人投降而误。

是时上弟哈撒儿别居哈剌温只敦山，

《秘史》蒙文作“合剌温颐都”，

妻子为汪可汗所虏，止挟幼子脱虎走，粮绝，探鸟卵为食，来会于河滨。

《秘史》：“成吉思弟合撒儿将他妻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秃忽撒在王罕处，罄身领几个伴当走出来寻成吉思。寻至合剌温山，缘岭寻不见，乏了粮食，吃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纳海子，寻见兄成吉思。”与此互异。

上与汪可汗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后，

合兰真沙陀，前作“合兰只之野”。汪、何二本“后”作“地”，今从《说郛》本。拉施特书亦作“后”。《元史·本纪》于哈撒儿来会后，乃云：“汪罕兵至，帝与战于哈兰真沙陀之地。”则其所据《亲征录》，已与汪、何二本同。《说郛》本此等处，真可谓一字千金矣。

汪可汗居于只感忽卢之地。

何本“卢”作“庐”，今从《说郛》本、汪本。“感”当作“忒”，“只忒忽卢”下作“曲雕阿兰”又作“月忒哥忽兰”。《秘史》作“阔朵额阿剌勒”，又作“阔迭兀阿剌勒”。《元史·太宗纪》作“库铁乌阿拉里”，又作“鈋铁鍏胡兰”；《宪宗纪》作“阔帖兀阿兰”，又作“月忒哥忽阑”；《明宗纪》作“阔朵杰阿拉伦”。蒙古语阿剌勒，水中岛也。《秘史续集》（二）称客鲁连之阔迭兀阿剌勒，则当是客鲁连河中之岛，后为太祖第一斡耳朵所在地。日本箭内博士谓此岛在龚沽儿河入客鲁伦河处，殆近之。此岛本太祖所取月儿斤之地，时太祖东走，故汪可汗居之。

时上麾下答力台斡真、

前作“答力台斡赤斤”

按弹折温、火察儿别乞、

前作“按弹、火察儿”，折温、别乞，均其称号。

札木合八怜、

拉施特书作“浑八怜”，即前之“浑八力”、“运八力”也。

梭哥台脱怜、

拉施特书作“苏克该脱忽鲁儿”，屠敬山谓即速客该者温与脱怜二人。然《秘史》虽言速客该者温奉使落后，未必即依王罕。《秘史》蒙文自有雪格额台脱斡邻勒，盖缘与王罕同名，故加氏以别之。脱斡邻勒为速客客氏，详前注。

塔海忽剌海等，

汪、何二本“塔”上有“海”字，今从《说郛》本删。

又忽都花部众

汪、何二本“花”作“答”，今从《说郛》本。拉施特书作“忽都呼特”。

在汪可汗所，相与谋害汪可汗，曰：“是不可依也。”将叛去。汪可汗觉其事，讨逐之。

何本作“讨迎之”，《说郛》本作“讨遂之”，今从汪本。

是时答力台斡真、八邻、撒合、夷嫩真诸部，

何本“嫩”作“懒”，今从《说郛》本、汪本。

稽颡来归。按弹折温、火察儿别吉、忽都花、

诸本“都”作“相”，今从何校改。

札木合奔乃蛮主泰阳可汗。

何本“主”作“王”，今从《说郛》本、汪本。

上移军自班朱河，秋，大会于斡难河源，进伐汪可汗。

何本无此二十字，从《说郛》本、汪本增。拉施特书“是年秋，帝自巴尔渚纳起师，将自斡难河以攻汪罕”，正与此同。然据《秘史》则帝自巴泐渚纳起师，直趋客鲁涟河，无缘迂道至斡难河源。此与拉施特书，殆皆失之。

上遣使哈柳答儿、抄儿寒

诸本“寒”作“塞”，今订正。《秘史》作“沼兀里牙歹合里兀答儿、兀良合歹察兀儿罕”。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为上弟哈撒儿语谓之曰：“瞻望我兄遥遥勿及，

诸本“勿”作“忽”，今订正。汪、何二本无“及”字，今从《说郛》本增。

逐揵沙径，

汪、何二本作“远揵涉径”，今从《说郛》本。

不知所从。近闻我妻子在王所，我今藏木枕块，藉壤仰星而卧，故虽有诸王

汪、何二本“虽”作“强”，今从《说郛》本。

苟从之，吾终归王父也。”汪可汗因遣使亦秃儿干

《秘史》作“亦秃儿坚”。

以煮漆器盛血与之盟。

汪、何二本“以”作“我”，“漆”作“潦”，今从《说郛》本。

哈柳答儿、抄儿寒二使将亦秃儿干来，上不与语，即送于哈撒儿所。

汪、何二本“哈撒儿”作“哈儿抄儿”，今从《说郛》本。

上因以二使为乡导，

何本无“使为乡导”四字，《说郛》本、汪本并有，但“乡导”并作“乡尊”，今订正。

领兵夜驰至彻彻儿运都山，

《秘史》作“者折额儿温都儿山”，屠敬山谓即土拉河南之策策山。然策策山似稍嫌偏西，疑即今车臣汗部中翼右旗之卓朔尔山。

出其不意，破汪可汗军，尽降克烈部众。汪可汗仅以子及数骑脱走，顾其左右谓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亲，其可绝而绝之乎？今由此缀颡儿绝矣。”至捏坤乌柳河，

诸本“坤”作“辟”，今从何校改。《秘史》蒙文作“捏坤兀速”。

为乃蛮部主太阳可汗之将火里速八赤、

《秘史》作“豁里速别赤”

帖迪沙二人所杀。亦剌合走西夏，过亦即纳城，

《元史·地理志》有亦集乃路，今额鲁特额济纳旗牧地。

至波黎吐蕃部，

何氏云：“盖今布隆吉尔地。”

即讨掠，欲居之。吐蕃收集部众逐之，散走西域曲先，

诸本作“西城曰先”，今从何校改。拉施特书作“苦先”，正与何同。

居彻儿哥思蛮之地，为黑邻赤哈剌者杀之。

《元史·本纪》：“亦剌哈逃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拉施特书：“逃至和阗喀什噶尔近地，曰苦先古察儿喀思每，为哈剌赤部主克力赤哈剌获而杀之。”

上既灭汪可汗，是冬大猎于帖麦该川，

《秘史》作“帖篾延客额儿”。案：《元史·特薛禅传》：甲戌，太祖在迭篾可儿谕按陈曰：“可木儿温都儿、答儿脑儿、迭篾可儿之地，汝则居之。”迭蔑可儿即帖蔑延客额儿之略。又可木儿温都儿即今虾蟆儿岭，答儿脑儿即今达里泊，则迭蔑可儿亦当与二地相近。又案《太祖纪》：甲戌春驻跸中都北郊。六月帝避暑鱼儿泺（即达里泊，见后注）。乙亥五月，避暑桓州凉陉。至丙子春始书“还胪朐河行宫”，则甲、乙二岁帝未尝还漠北。其所驻之迭篾可儿，疑即在鱼儿泺之北，克烈部之南界，故太祖既灭汪可汗，即略地至此。屠敬山以喀尔喀河北之特默特尼沟当之，显与史传抵牾也（日本箭内博士谓《元史·世祖纪》之帖买和来，即此麦该川，其他与余说略同）。

宣布号令，振旅归龙庭。

龙庭，疑即阿不札阙忒哥儿，因太祖、汪可汗先后驻此，故以匈奴单于庭之名名之也。

上春秋四十二。时乃蛮太阳可汗遣使月忽难

《秘史》蒙文同。阎复《高唐忠献王碑》作“卓忽难”。

谋于王孤部主阿剌忽思的乞火力，

原注：“今爱不花驸马丞相白达达是也。”王孤，《秘史》、《元史》并作“汪古”。阿剌忽思的乞火力，《秘史》作“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元史》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乃爱不花之曾祖。

曰：“近闻东方有称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

汪本“可知”作“可之”，何本作“见之”，今从《说郛》本。

世岂有二主哉？君能益我右翼，夺其弧矢。”阿剌忽思即遣使朵儿必塔失

《秘史》作“脱儿必塔失”，但为乃蛮使名，而汪古之使乃名月忽难，正与此相反。阎复《高唐忠献王碑》与此《录》同。

以是谋先告于上，后举族来归。我之与王孤部亲好者，由此也。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张石洲曰：“当作宋嘉泰四年。”

春，大会于帖木垓川，

前作“帖麦该川”。

议伐乃蛮。百官谋曰：“今畜牧疾瘦，

何本“瘦”作“疫”，今从《说郛》本、汪本。

待秋高马肥而后可进。”上弟斡赤斤那颜曰：“毋虑马瘦，我骑尚壮，今势已如此，其可缓乎？以吾料敌必取之。

何本“取”作“败”，今从《说郛》本、汪

本。

苟战胜，使他日指此地尝擒太阳可汗，

汪、何二本无“使”字，从《说郛》本增。

当图此名。然胜负在天，必当进矣。”上弟别里古台那颜亦曰：“乃蛮欲夺王弧矢，若果为夺，则身将安之？彼恃国大马繁，

汪、何二本无“恃”字，从《说郛》本增。

恣为夸语。今我卒然入之，国虽大必逃散于山林，马虽繁必遗弃于原野，掩其不虞，夺其弓矢，岂难哉？”众称善。望日祭纛，诘朝进兵，伐乃蛮。秋，再会哈勒合河建忒该山，

《秘史》作“客勒帖该合答（《秘史》客勒帖该，旁注：半字。合答，帝旁注：崖字）”。拉施特书云：“乃蛮境外客勒忒该合答，滨哈剌河，地在乃蛮境外。”则此哈勒合河非入贝尔湖之喀尔喀河，而为入土拉河之喀老哈河也。《秘史》蒙文（七）：“自阿（卜）只合阔帖格列，动着至合（勒）合（因）斡儿讷兀因客（勒）帖该合答下著。”案：此地即葬畏答儿之处，乃在喀尔喀河畔，离乃蛮境甚远。拉氏以为在乃蛮境外，非也。又《秘史》起兵代乃蛮在鼠年四月十六日，与此《录》云“秋”不同。

先遣麾下虎必来、哲别二人为先锋。太阳可汗至自按台，

《秘史》作“阿勒台”，今阿尔泰山。

营于沆海山之哈只儿兀孙河，

汪、何二本“沆”作“杭”，今从《说郛》本。《秘史》作“康孩”，今杭爱山。哈只儿兀孙，《秘史》作“合池儿兀速”今哈瑞河。

引兵迎敌。我军至斡儿寒河，

《说郛》本、何本“寒”作“塞”，今从汪本。《秘史》作“斡儿洹”，今鄂尔昆河。

太阳可汗同蔑里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札阿绀孛阿邻太石、斡亦剌部长忽都花别吉，

汪、何二本“斡亦剌”作“猥剌”，今从《说郛》本。二本于后文亦作“斡亦剌”。

及札木合、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相合。时我队中一白马带敝鞍，惊走突乃蛮军。太阳可汗与众谋曰：“彼军马羸，可尾而进，然待马稍轻健与之战也。”

何本“轻”作“软”，今从《说郛》本、汪本。《秘史》云：“见说达达的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过金山，整搠军马，引诱着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马乏了，我肥马正好。然后复回，与他厮杀可胜。”么道视此语，意极为明晰。

骁将火力速八赤曰：“昔君父亦年可汗

前作“亦难赤可汗”。

勇战不回，士背马后，未尝使人见也，今何怯耶？

何本“耶”作“也”今从《说郛》本、汪本。

果惧之，何不令菊儿八速来？”

原注：“太阳可汗妻也。”《秘史》作“古儿别速”。

太阳可汗因率众来敌。上以弟哈撒儿主中军，

汪、何二本无“中”字，《说郛》本有，与《秘史》合。

躬自指挥行陈。时札木合从太阳可汗来，

《说郛》本、汪本“札木合”下有“日”字，今从何本删。

望见上军容严整，

《说郛》本“严整”二字作“严丽整饬”四字，今从汪、何二本删。

谓左右曰：“汝等见按答举止英异乎？乃蛮语尝有言：‘虽羖䍽去皮，犹贪不舍’，岂能当之？”

《说郛》本、汪本“去皮”作“奇计”，今从何本。案：此处文义晦涩，《元史·本纪》云：“乃蛮初举兵，视蒙古军若羖䍽羔儿，虽蹄皮亦不留。今我观其气势，殆非往时矣。”较此极明显。

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与之大战，至晡，擒杀太阳可汗。乃蛮众溃，夜走绝阻，

何本“阻”作“险”，今从《说郛》本、汪本。

坠纳忽崖死者，不可胜计。

《说郛》本、汪本“忽”下有“浑”字，何本无，与《秘史》合，今从之。又汪、何二本无“死”字，今从《说郛》本增。

明日，余众悉降。于是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亦来降。冬，再征脱脱，至迭儿恶河源不剌纳矮胡之地，

未详。

兀花思蔑儿乞部长带儿兀孙

汪、何二本作“带兀儿孙”，今从《说郛》本。《秘史》作“兀洼思蔑儿乞歹亦儿兀孙”，又作“答亦儿兀孙”。

献女忽兰哈敦于上，率众来降。

《蒙古源流》（三）：“高丽察罕汗惧，进献高丽墨儿格特岱尔乌逊之女和兰郭斡。”墨尔格特即蔑儿乞，岱尔乌逊即带儿兀孙，和兰即忽兰，但误以为高丽人。《源流》之茫昧，往往如此。

为彼力弱，散置军中，实羁縻之。

此四字汪、何二本作“室坝之”三字，今从《说郛》本增订。

其人不自安，复同叛，留复辎重。我大兵与战，

汪、何二本无“大”字，从《说郛》本增。

复夺之。上进军围蔑儿乞于泰寒塞，

汪、何二本“寒”作“安”，今从《说郛》本，与《元史·本纪》合。《秘史》作“台合勒山寨”。

尽降麦古丹、脱脱里掌斤、蔑儿乞诸部而还，

何本不重“脱”字，“掌”作“李”，今从《说郛》本、汪本增改。拉施特书作“尽取麦端、脱塔哈林哈俺诸众”，皆蔑儿乞人。

部长脱脱挟其子

汪、何二本空此字，从《说郛》本增。

奔杯禄可汗。带儿兀孙既叛，率余众至薛良格河，

《秘史》作“薛凉格河”。

哈剌温隘筑室以居。上遣孛罗欢那颜，

前作“博罗浑那颜”。

及赤老温拔都弟闯拜二人，领右军讨平之。

闯拜，《秘史》作“沈白”，又作“沈伯”。

乙丑，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多获橐驼而还。

拉施特书记此役有“乞邻古撒城”而无“落思城”。

丙寅，大会诸王百官于斡难河之源，建九游之白旗。

《蒙鞑备录》成吉思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外，并无他旌幢，国王亦然。今国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师则张之。

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复发兵征乃蛮杯禄可汗，猎于兀鲁塔山莎合水上，擒之。

汪、何二本“猎”上有“飞”字，今从《说郛》本删。拉施特书作“不亦鲁黑猎飞鸟于兀鲁黑塔山下莎酌水上，兵至杀之”。似原本或当有“飞”字。兀鲁塔山，《秘史》作“兀鲁黑塔黑”，旁注：“地名”，今科布多城西北有乌鲁克衣堡，殆即其地。莎合水，《秘史》作“淄豁黑河”。李侍郎谓即科布多河上游之索果克河是也。

是时，太阳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秘史》作“古出鲁克”。

与脱脱遁走，奔也儿的石河。

《秘史》作“额儿的失河”。

丁卯夏，顿兵。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罗孩城。

《秘史》作“兀剌孩”，《元史·地理志》有兀剌海路，注云：“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关口入河西，获西夏将高令公，克兀剌海城。”屠敬山曰：“故城在今蒙古阿拉善额鲁特西南之龙骨山，与甘州之删丹县接界，蒙古名阿拉克鄂拉。”

先遣按弹、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部。

《秘史》作“乞儿吉思”，即唐之黠戛斯也。

其长斡罗思亦难及阿里替也儿、野牒亦纳里部，亦遣亦力哥帖木儿、

汪、何二本无“阿里替也儿”以下十九字，今从《说郛》本补。

阿忒黑拉二人

汪、何二本“黑”作“里”，今从《说郛》本。《秘史》蒙文（十）云：“拙赤至乞儿吉思地面，其官人也迪亦纳勒、阿勒迪额儿、斡列别克的斤也归附了。”此阿里替也儿即彼阿勒迪额儿，野牒亦纳里即也迪亦纳勒，也力哥帖木儿即斡列别克的斤，而此以前二人为部族名，后一人为使者名，与《秘史》异。拉施特书则云：“帝遣阿尔坛、布拉二人使于乞儿吉思，先至一部，受其降。继至一部，曰野牒鄂伦酋、曰斡罗思亦纳儿，二部酋盛礼款接，遣二使臣曰阿里克帖木儿、曰阿特黑剌黑，偕来献猎鸟。”又与《秘史》及此《录》俱异。

偕我使来献白海青为好也。

汪本“为好”作“为海”，何本作“名鹰”，今从《说郛》本。

戊辰春，班师至自西夏，避暑于龙庭。冬，再征脱脱及曲出律可汗。

前作“屈出律可汗”。

时斡亦剌部长忽都花别吉不战而降，因用为乡导。至也儿的石河，尽讨蔑里乞部。脱脱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仅以数人脱走，奔契丹主菊儿可汗。

汪、何二本“儿”作“而”，今从《说郛》本。

己巳春，畏吾儿国王亦都护

亦都护王号，唐时突厥、回鹘并西域诸国皆有“叶护”，此“亦都护”，其遗语也。其人名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元史》有传。

闻上威名，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少监，欲求议和。上先遣按力不也奴、答儿拜二人使其国。

汪、何二本作“按力也奴、答拜”，《说郛》本作“按力也奴、答儿拜”。案：此书后文作“案力不也奴、答儿班”，今据增一“不”字。拉施特书作“阿勒泼鱼土克、迭儿拜”，与后文合。《秘史》记亦都护使臣有阿惕乞剌黑、答儿伯二人，与此不同。

亦都护大喜，待我礼甚厚，即遣其官别吉思、阿邻帖木儿二人入奏曰：“臣窃闻皇帝威名，

汪、何二本“窃”作“国”，今从《说郛》本。

故弃契丹旧好，方将遣使来通诚意，躬自效顺，岂料远辱天使降临下国，譬云开见日、冰泮得水，喜不胜矣。而今而后，当尽率部众，

汪、何二本无“当”字，从《说郛》本增。

为仆为子，竭犬马之劳也。”当是时，蔑力乞脱脱子火都、赤剌温、马札儿、秃薛干四人，

“火都”以下十一字，汪、何二本并脱，今从《说郛》本补。《说郛》本亦脱“火”字，又“札”作“礼别”，从《元史类编》所引增订。《元史·巴尔木阿而忒的斤传》同。拉施特书作“忽都、赤剌温、赤攸克呼、图罕蔑尔根”末二人与此异。

以脱脱中流矢死，不能归全尸，遂取其头涉也儿的石河，将奔畏吾儿国，先遣别干者

何本"先"上有"脱脱"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删。拉施特书"别干"作"哀不干"。

使亦都护。亦都护杀之。四人至，与畏吾儿大战于崭河。

崭河，《元史·巴尔木阿而忒的斤传》作"襜河"。

亦都护先遣其官阿思兰斡乞、孛罗的斤、亦难海牙、仓赤四人

拉施特书作"阿儿思兰兀喀、察鲁忽兀喀、孛拉的斤、亦纳儿乞牙、松赤"四人，此脱"察鲁忽兀喀"一人。《中州文表》（二十二）许有壬《阿塔海牙神道碑》："考讳哈剌阿思兰都大，当太祖皇帝肇建区宇，国主邑都护发兵攻金，斩其长史。闻灭乞里有异，遣将命偕察鲁四人驰告行在，且具款诚。上曰：'果如尔言，其告尔主以方物来。'对曰：'皇帝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何有方物？'复命輂宝货、金织段以献。由是高昌内附，因留宿卫，从太祖南征，卒于柳城。"

来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护果诚心戮力于我。"

何本"戮"作"效"，今从《说郛》本、汪本。

以其已有来献，寻遣安鲁不也奴、答儿班二人

诸本"奴"作"女"，从上文改。

复使其国。亦都护遣使奉珍宝方物为贡。

庚午夏，上避暑龙庭。秋，复征西夏，入孛王庙。

《说郛》本"庙"作"朝"，今姑从汪、何二本。

其主失都儿忽出降，

诸本"都"作"相"，今订正。案：是时西夏主为李安全，《秘史》蒙文《续集》（一）称为亦鲁忽不儿罕。又《续集》（二）将亦鲁忽不儿罕改名失都儿忽，时西夏国主为李晛也。此《录》乃称安全为失都儿忽，想《秘史》与此《录》必有一误。《蒙古源流》称西夏诸主为锡都尔固汗，与此《录》同。

献女为好。

《秘史》："成吉思自那里征合申种，其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忽思献于成吉思。"

案：此年事，拉施特书系于蛇年，《元史·本纪》系于己巳，《地理志》载"太祖四年，克兀剌海城"，亦与拉施特书合。疑此《录》原本庚午一年并无事实，后人乃割己巳年"夏避暑龙庭"以下为庚午事，此当据《元史》及拉氏书订正者。至《秘史》叙合申献女事于羊年伐金之后，则由行文之便，未可执以议此《录》及《元史》也。

辛未春，上居怯绿连河。时西域哈剌鲁部主阿昔兰可汗，因忽必来那颜见上。

诸本"必"下无"来"字，今从何校增。《秘史》"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其主阿儿思兰即投降了，来拜太祖"即此事也。哈剌鲁，即唐时葛逻禄，亦云葛禄。阿昔兰可汗，汉言师子王也。忽必来，前作"虎必来"。

亦都护亦来朝，

汪、何二本"护"下有"儿"字，今从《说郛》本删。

奏曰："陛下若恩顾臣，

汪本"顾"作"愿"，何本作"赐"，今从《说郛》本。

使远者悉闻，近者悉见，辍衮衣之余缕，

何本"衮衣"作"口衮"，今从《说郛》本、汪本。

摘金带之星装，诚愿在陛下四子之亚，竭其力也。"上说其言，使尚公主，仍叙弟五子。

汪、何二本无"子"字，今从《说郛》本增。

遣将脱忽察儿率骑二千，

汪、何二本作"二十"，何改"三千"，《说郛》本作"二千"，与拉施特书合，今从之。

出哨西边戍。秋，上始誓众南征，克大水泺。

今察哈尔左翼正蓝旗牧地有大水淖尔。《口北三厅志》（二）"山川门大水泺"条云："新河口外，白城子东，兴和城北，土人呼为伊克脑儿水，与昂古里乐相通。伊克，华言大；淖儿，华言水泺也。"

又拔乌沙堡

何本"又"作"以"，今从《说郛》本、汪本。

及昌桓抚等州，大太子术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窝阔台

原注："太宗也。"此三字，诸本误入正文，今订正。又何本无"阔"字，从《说郛》本、汪本增。

破云内、东胜、武、宣、宁、丰、靖等州。金人惧，弃西京。又遣哲别率兵取东京。

《秘史》作"东昌"，乃声之误。

哲别知其中坚，以众压城，

汪、何二本"压"作"堕"，今从《说郛》本。

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谓我军已还，不复设备。哲别戒军中一骑牵一马，一昼夜驰还，急攻，大掠之以归。

诸本"急"作"忽"，今从何校改。

上之将发抚州也，金人以招讨九斤、

《元史》作"纥石烈九斤"，殆即纥石烈执中之音讹。然据《金史·卫绍王纪》及《独吉思忠传》，是役主帅为思忠，非执中也。

监军万奴等

何本"万"作"为"，今从《说郛》本、汪本。"万"字与"元"相似，《金史·卫绍王纪》

"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右丞完颜元奴将兵备边"，乃在此二年后。

领大军设备于野狐岭，又以参政胡沙

《说郛》本作"忽沙"，今从汪、何二本。《金史·承裕传》："承裕一名胡沙。大安三年，拜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行省戍边。"

率军为后继，契丹军师谓九斤曰：

拉施特作"金将巴古失桑臣谓九斤曰"云云。

"闻彼新破抚州，以所获物分赐军中，马牧于野，出不虞之际，宜速骑以掩之。"

汪、何二本此下有"也"字，从《说郛》本删。

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马步俱进，为计万全。"上闻金兵至，

汪、何二本"兵"作"马"，今从《说郛》本。

进拒獾儿觜。

何本"觜"上衍"嘴"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删。《秘史》作"抚州山觜"。

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尝使北方，素识太祖皇帝。其往临阵

何本"其"作"共"，今从《说郛》本、汪本。

问以举兵之由，金国何怨于君，而有此举？若不然，即诟之。"明安来，如所教，俄策马来降。上命麾下缚之曰：

何本无"曰"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俟吾战毕问之也。"遂与九斤战，大败之，其人马蹂躏死者不可胜计。因胜彼，复破胡沙于会合堡，

《金史·卫绍王纪》、《完颜承裕传》并作"浍河堡"，《元史·太祖纪》作"会河川"。

金人精锐尽没于此。上归诘明安曰：

《说郛》本、何本"诘"作"语"，今从汪本。

"我与汝无隙，何对众相辱？"对曰："臣素有归志，恐其难见，故因如所教。不尔，何由瞻望天颜。"上善其言，命释之。

壬申，破宣德府，

案：金时，只称宣德州。至元世祖中统四年，改府。此追称之辞。

至德兴府，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颜、

《元史·祭祀志》：睿宗主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是四太子也。"可那颜七字连读。某氏以哈撒儿子也苦当之，非是。

赤渠驸马

赤渠，《元史·太祖纪》作"赤驹"，《太宗纪》作"赤苦"，《公主表》作"赤窟"，《秘史》作"赤古古列坚"，拉施特谓即弘吉剌氏按陈那颜之子。

率兵尽克德兴境内诸堡而还。后金人复收之。

案：此年事，拉施特书系之羊年，即辛未。而《元史》系之癸酉。案：拉氏书与《秘史》合，《元史》辛未年，亦有拔德兴府事，疑此《录》申年无事，后人割未年末事以补之也。

癸酉秋，上复破之，遂进军至怀来。

《说郛》本、何本无"来"字，今从汪本补。

金帅高琪将兵与战。我军胜，追至北口。

汪、何二本作"古北口"，今从《说郛》本删。《元史·本纪》亦无"古"字，此居庸北口，非古北口也。

大败之，死者不可胜计。时金人堑山筑寨，悉力为备。上留怯台、薄察顿兵拒守，

《元史·本纪》"怯台"作"可忒"，"薄察"作"薄刹"。拉施特书："帝选弘吉剌特二将，曰喀台，曰布札。"

遂将别众西行，

诸本无"将"字，从张石洲校补。

由紫荆口出。金主闻之，遣大将奥屯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众度关矣，乃命哲别率众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备，破之。进兵至北口，与怯台、薄察军合。既而又遣诸部精兵五千骑

奥屯，那珂通世谓即乌古孙兀屯。案：《金史·忠义传》："贞祐元年闰月，北京留守乌古孙兀屯以兵入卫中都。诏以兵万六千人守定兴，军败，兀屯战没。"那说是也。何本"精"作"数"，今从《说郛》本、汪本。

令怯台、哈台二将围守中都。

《秘史》（九十五）功臣中有合歹驸马，即此哈台也。汪、何二本"围"作"固"，《说郛》本作"因"，今从何校改。

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即日拔之。

《说郛》本作"上自率兵攻涿州二，命日拔之。"今从汪、何二本。拉施特书："帝自引兵攻涿州，二十日破之。"别无攻易州事，与《说郛》本合。然《说郛》本"命"字与"即"相似，当系"即"字之讹。则"州二"两字仍系"二州"之倒，又夺一"易"字也。此等处《亲征录》与拉氏书本自不同，不得援拉氏书为说。

乃分军为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为右军，循太行而南，

《说郛》本、汪本"而"作"西"，今姑从何本。

破保州、中山、邢、洺、

《说郛》本作"治"，汪、何二本作"洛"，今从何校改。

磁、相、辉、卫、怀、孟等州，弃真定、威州境，

何本"真"作"其"，何校遂删"弃其"二

字，今从《说郛》本、汪本。

抵黄河，大掠平阳、太原而还；

何本无“平阳、太原”四字，汪本无“阳太”二字，今从《说郛》本增。但《说郛》本、汪本此二句并错入下文，从何本及《元史·本纪》正。

哈撒儿及斡陈那颜、

诸本“陈”作“律”，今订正。斡陈那颜，前作“斡真那颜”，又作“斡赤斤那颜”。《元史·太祖纪》与此同。

拙赤䚟、

拉施特书原注云：“成吉思汗幼子。”案：拉氏书有太祖妃乃蛮氏，失其名，生子术儿赤，早卒。疑即此拙赤䚟、也。《元史·食货志》有太祖第五子兀鲁赤太子。“兀”疑“术”之讹。《秘史续集》一，载：“成吉斯克中都后，命合撒儿领右手军，沿海自大宁经过女真还营。合撒儿同主儿扯歹、阿勒赤、脱仑扯儿必共去了。”其事虽在此后，然将帅未必易人。然则斡陈那颜即《秘史》之阿（勒）赤也，拙赤䚟、当即主儿扯歹。其人果为兀鲁兀部之术赤台，抑为成吉思之子术儿赤，则不可考。惟“薄刹”与“脱仑扯儿必”确非一人耳。

薄刹、

即上“薄察”。

为左军，沿海破洙、沂等城而还。

《元史》作“取蓟州、平、泺、辽西诸郡而还”。“洙、沂”疑“平、泺”之讹。

上与四太子驭诸部军

《说郛》本、汪本此下错入“抵黄河”至“为左军”二十七字。

由中道，遂破深、莫、

汪、何二本作“泺汉”，何改“深莫”，正与《说郛》本合。

河间、清、沧、景、献、济南、滨、棣、益都等城，

汪、何二本“河间”下有“开”字，今从《说郛》本删。

弃东平、大名不攻，余皆望风而拔。下令北还，又遣木华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来合。

诸本“都”作“相”，从何校改。

此年事，拉施特书系之猴年。《元史·本纪》与此《录》同。

甲戌，上驻营于中都北壬甸。

《秘史》作“失剌客额儿”，华言黄甸，盖始讹为“王甸”，又转讹为“壬甸”耳。

金丞相高琪与其主谋曰：“闻彼人马疲病，

汪、何二本“疲”作“瘦”，今从《说郛》本。

乘此决战可乎？”丞相完颜福兴曰：“不可。

《说郛》本、何本无此二字，今从汪本增。

我军身在都城，家属多居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战败必散。苟胜，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举矣。今莫若遣使议和，待彼还军，

汪本“彼”下有“若”字，何本有“吉”字，今从《说郛》本删。

更为之计，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献卫绍王公主，令福兴来送。上至野麻池而还。

野麻池，拉施特书作“麻池”，《秘史》作“莫州、抚州山觜。”那珂博士（通世）曰：“当作抚州之莫州山觜，莫州即麻池之异译。”

夏四月，金主南迁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颜福兴、左相秦忠为辅。

《金》《元》二史并作“参政抹捻尽忠”。

金主行拒涿，契丹军在后。至良乡，金主疑之，欲夺其原给铠马还营。契丹众惊

何本无“契丹”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遂杀主帅素温而叛，

《说郛》本“素温”作“兖昆”，今从汪、何二本。拉施特书作“鲜衮”，即详稳之异译。

共推斫答比涉儿、札剌儿为帅而还中都。

汪、何二本“共”作“去”，今从《说郛》本。

福兴闻变，军阻卢沟，勿令得渡。斫答遣裨将塔塔儿帅轻骑千人潜渡水，复背击守桥众，大破之，尽夺衣甲、器械、牧马之近桥者，

《说郛》本作“相迎者”，今从汪、何二本。

由是契丹军势渐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国多故，据有东京、咸、平等郡，自称辽王。斫答比涉儿等遣使诣上行营纳款，又求好于辽王。时辽王亦来降，上命为元帅，令居广宁府。

《元史·太祖纪》及《耶律留哥传》，留哥来朝事在乙亥。

金主之南迁也，以招讨也奴为咸平等路宣抚，复移于阿必忽兰。

《说郛》本无“必”字，今从汪、何二本。

至是亦以众来降，仍遣子铁哥入侍。既而复叛，自称东夏王。

案：“也奴”当作“万奴”，《太祖纪》：十年己亥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十一年，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事在甲戌后二年，此盖因斫答比涉儿事兼及留哥、万奴耳。拉施特书“也奴”作“秃珠大石”，他书未见。

五月，金太子留福兴、秦忠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众将来归，遂命散只兀儿三木合拔都

何本无“三”字，从《说郛》本、汪本增。散只兀儿，其氏三木合，其名《元史·本纪》作“三模合”。

领契丹先锋将明安太保兄弟为乡导，引我军合之，至

则与斫答等并力围中都。

《说郛》本“围”作“图”。

金主以检点庆寿、元帅李英

何本作“季英”，何改“李”，正与《说郛》本、汪本合。

运粮分道，还救中都，

何本“中”作“东”，何改“中”，正与《说郛》本、汪本合。

人赍粮三斗。

何本作“赍粮人三斗”，今从《说郛》本、汪本。

英自负以砺众。庆寿至涿州旋风寨，李英至霸州青戈，皆为我军所获。既绝其粮，中都人自相食，福兴自毒死，秦忠亦弃城走。明安太保入据之，遣使献捷。上时驻桓州，

何本“时”作“自”，“州”作“丹”，今从《说郛》本、汪本。

遂命忽都忽那颜

《秘史》作“失吉刊忽都忽”。

与雍古儿宝儿赤、

汪、何二本“宝儿”作“宝光”，今从《说郛》本。雍古儿，《秘史》作“翁古儿”。宝儿赤，华言膳夫也。

阿儿海哈撒儿

《秘史》作“阿儿孩合撒儿”。

三人检视中都帑藏。时金留守哈答国和

《秘史》作“合答”。

奉金币为拜见之礼，

何本“币”作“帑”，今从《说郛》本、汪本。

雍古儿、哈撒儿受之，独忽都忽拒不受，将哈答等萃其物北来。

汪、何二本无“等萃”二字，今从《说郛》本补。

上问忽都忽曰：“哈答等尝与尔物乎?”对曰：“有之。未敢受之。”上问其故。对曰：“臣尝与哈答言，城未陷时，

汪、何二本“城”字在“陷”下，今从《说郛》本。

寸帛尺缕，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窃我君物为私惠乎?”

汪、何二本“私惠”作“和意”，《说郛》本作“何意”，今从何校改正。

上甚佳之，

何本“甚”作“正”，今从《说郛》本、汪本。

以为知大体，而重责雍古儿、阿儿海哈撒儿等之不珍也。哈答因见其孙崇山而还。

汪、何二本“崇”作“荣”，今从《说郛》本。此下汪、何二本并有错文，今悉从《说郛》本。

时金通州元帅七斤率众来降，

诸本“七斤”作“也斤”，今从何校改。《金史·宣宗纪》：贞祐三年（乙亥）正月丁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降于大元。

惟张复、张镘柄、众哥、也思元帅据守信安不下。

汪、何二本“惟张”作“帷帐”，“镘”作“镬”，“元帅”作“瓦郎”，今并从《说郛》本改。某氏云：“张复即高阳公张甫，众哥即河间公移剌众家奴，张镬柄疑即张进，与甫同守信安。惟也思无考。”屠敬山以也思为杨寿之译音。右并见《金史·移剌众家奴传》。

上驻军鱼儿泺，

今达里泊。《长春真人西游记》：“三月朔，出沙陀至鱼儿泺。”张德辉《纪行》：“过鱼儿泊。泊有二焉，周广百余里，中有陆道达于南北。泊之东涯有公主离宫。”案：张氏谓“泊有二”，正与今达里泊、冈爱泊形势同。又谓“中有陆道达于南北”又与今驿路出二泊之间者同。又谓“泊之东涯有公主离宫”，考《元史·特薛禅传》：甲戌，太祖在迭蔑可儿谕按陈曰：“可木儿温都儿、答儿脑儿、迭蔑可儿之地，汝则居之。”又，至元七年，斡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请于朝曰：“本藩所受农土，在上都东北三百里答儿海子，实本藩驻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从之，遂名其地为应昌云云。案：答儿脑儿、答儿海子，即达里泊，元时为弘吉剌氏分地。弘吉剌世尚公主，故有公主离宫。是鱼儿泺即今达里泊，更不容疑。又，《世祖纪》：中统元年六月，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使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靖州、鱼儿泺，以备军储。鱼儿泺与开平、抚州等连言，亦即达里泊之一证。近人乃或以《秘史》之捕鱼儿海子、今之贝尔湖当之，度以地望，殊不然也。又，此处鱼儿泺，拉施特书作“戈奥儿”，殆亦“冈爱”之异译。

命三合拔都

《元史·本纪》作“三哥拔都”，拉施特书作“撒木哈把阿秃儿”，即前散只兀儿三木合拔都。

帅蒙古兵万骑，由西夏掠京兆，出潼关，破嵩、汝等郡，直趋汴梁。至杏花营，大掠河南。回至陕州，适河冰合，遂渡而北。金元帅邪答忽、监军斜烈以北京来降。

诸本“邪”作“那”，今从何校改。邪答忽即寅答虎，其以北京来降，事详《元史·木华黎传》。拉施特书“撒木哈把阿秃儿自陕州渡黄河，趋西京。金二将守西京，曰寅答尔，曰罕撒儿撒烈，出城迎降”，与《元史》异。案：此《录》纪此事亦承上文，则自陕州北渡当至西京，无与北京事。或“北”本作“西”，后人改之与?

上遣脱脱栾阇儿必

《秘史》作“脱仑扯儿必”，又作“脱栾”。

帅蒙古、契丹、汉军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东平，阻水不克，大掠而还，金人复取之。

案：此年事，拉施特书自“张复等守信安”以上系之鸡年，自“上驻鱼儿泺”以下系之犬年。《元史·本纪》则以中间陷中都一事系之乙亥，余略与此《录》同。《元史》是也，何校改从《元史》则又不必。盖此《录》虽用编年体，而于入中都一事则又由行文之便。终言之，未必定有错简。拉氏书与此《录》系年虽异，而次序则同，此其一证。至其系年之殊，则由彼书脱“猴年”字，故申、酉、戌三年事遂递上一年耳。

乙亥，金右副元帅七斤以通州降。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等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师援中都，战于霸州，败之。中都留守完颜福兴仰药死，抹捻尽忠弃城走，明安入守之。诏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华黎遣史进道攻广宁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案：此节系明人羼入。盖乙亥事，此《录》以行文之便豫叙于甲戌，故此年无事。拉施特书亦无猪年事，其证也。后人取《元史·本纪》补之，不悟与上复重，且称名亦不合也（如秦忠作“抹捻尽忠”）。

丙子，锦州帅张鲸以锦州、广宁等郡来降，俄而复叛，自号辽西王，改元大汉。上命木花里以左军讨平之。

《元史·本纪》：九年甲戌，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立为临海王，遣使来降。十年乙亥，张鲸谋叛伏诛。鲸弟致遂据锦州，僭号汉兴皇帝，改元兴龙。十一年丙子，张致陷兴中府，木华黎讨平之。《元史》以此事分系甲、乙、丙三年，此《录》则因记平锦州事，兼及其缘起耳。何本脱“俄而复叛”以下二十一字，今从《说郛》本、汪本补。

丁丑上遣大将速不台拔都以铁裹车轮，征蔑儿乞部，与先遣征西前锋脱忽察儿二千骑合，

汪、何二本“二千”作“三千”，今从《说郛》本。

至崭河，

《秘史》作“垂河”，今吹河也。

遇其长，大战，尽灭蔑儿乞还。是岁，吐麻部主带都剌莎儿合

汪、何二本“儿合”作“合儿”，今从《说郛》本。《秘史》作“豁里秃马惕官人歹都忽勒莎豁”。

既附而叛。上命博罗浑那颜、都鲁伯

《秘史》作“朵儿伯朵黑申”。

二将讨平之，博罗浑那颜卒于彼。

案：遣速不台征蔑儿乞事，《秘史》系于牛儿年，然在灭乃蛮之后，获札木合之前，则所谓“牛年”乃“乙丑”非“丁丑”也。至速不台杀蔑儿乞亡虏忽都等，及平吐麻部，《秘史》虽不著年岁，然皆系于伐金之前，疑此《录》误也。

戊寅，封木华黎为国王，率王孤部万骑、

诸本“孤”作“狐”，今从何校改。

火朱勒部千骑、兀鲁部四千骑、

兀鲁，前作“兀鲁吾”

忙兀部将木哥汉札千骑、

木哥汉札，《秘史》蒙文作“蒙可合勒札”，《元史·太宗纪》作“蒙古寒札”，《畏答儿传》作“忙哥”。

弘吉剌部按赤那颜三千骑、

前作“斡陈那颜”。《蒙鞑备录》：“按赤那邪见封尚书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骑军十余万。所统之人颇循法，鞑人自言随国王者皆恶，随尚书令者皆善也。”

亦乞剌部孛徒二千骑、札剌儿部及带孙等二千骑，

《蒙鞑备录》：“国王弟二人，长曰抹歌，见在成吉思处为护卫，次曰带孙郡王，每随侍焉。”带孙即札剌儿部长，“及”字疑衍。

同北京诸部乌叶儿元帅、

即吾也而，《元史》有传。

秃花元帅

即耶律秃花，《元史》有传。

所将汉兵，及札剌儿所将契丹兵，

诸本“札”作“北”。案：即甲戌年，契丹兵所推为帅之札剌儿也，今订正。

南伐金国。

何本“南”作“原”，今从《说郛》本、汪本。

别遣哲别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

《辽史·天祚纪》：西辽仁宗次子直鲁古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袭其位。此正其据西辽时也。撒里桓，《秘史》作“撒里黑昆”，徐星伯谓即今叶尔羌西八百里之色勒库勒是也。

先，吐麻部叛，上遣征兵乞儿乞思部。

何本无“乞思”二字，今从《说郛》本增。汪本作“乞儿乞儿部”，下“儿”字亦“思”之讹，前作“乞力吉斯”。

不从，亦叛去。遂命大太子往讨之，

汪、何二本“命”上有“先”字，下无“大”字，今从《说郛》本。

以不花为前锋，

不花，《秘史》作“不合”，木华黎之弟。

追乞儿乞思，

诸本无下“乞”字，今订补。

至亦马儿河而还。

亦马儿河，某氏以为今自乌梁海入俄境之阿穆哈河，屠敬山谓即叶密立河。

大太子领兵涉谦河水，顺下，招降之，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谦谦州，谦河经其中。"即《唐书·黠戛斯传》之剑河，今之克穆河也。

因克乌思、憾哈纳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儿干诸部。

汪、何二本"因"作"困"，"乌"作"为"，"儿"作"而"，又无"纳"字，今从《说郛》本增改。《秘史》"乌思"作"兀儿速惕"，"憾哈纳思"作"合卜合纳思"，"帖良兀"作"田列克"，"克失的迷"作"客思的因"。《元史·西北地附录》："乌思在谦河之北，撼合纳在乌思东。"拉施特书云："谦河之东有兀儿速惕、帖良古惕、客思的迷三族，居拜喀勒湖西，与斡亦剌惕、吉儿吉思为邻"云云。火因亦儿干，《秘史》作"槐因亦儿坚"，义为林木中百姓。谓以上四部皆林木中百姓，非别有火因亦儿干一部也。

《秘史》大太子征克儿克思及招降林木中百姓事系于兔儿年，远在辛未伐金之前，则此兔儿年乃"丁卯"非"己卯"也。此《录》系于己卯之前一年，疑撰人欲系此事于己卯，而未及厘正也。

己卯，上总兵征西域。

何本无此八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庚辰，上至也儿的石河住夏。秋，进兵，所过城皆克。至斡脱罗儿城，

《秘史》作"兀都剌儿"，《元史·本纪》别作"讹答剌"，《地理志》作"兀提剌儿"。耶律文正《西游录》："苦盏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剌城。"

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寻克之。

辛巳，上与四太子进攻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

何本"进"作"追"，今从《说郛》本、汪本。卜哈儿，《秘史》作"不合儿"，《元史》别作"蒲华"，今之布哈尔也。薛迷思干，《秘史》作"薛迷思加"，《元史·太祖纪》别作"寻斯干"，《地理志》作"撒麻耳干"，今名同。

大太子又克养吉干、八儿真等城。

八儿真，《元史·地理志》作"巴耳赤刊"。

夏，上避暑于西域速里坛避暑之地，

诸本"里"作"望"，今订正。速里坛下有原注曰："西域可汗之称也。"何本"称"作"林"，今从《说郛》本、汪本。

命忽都忽那颜为前锋。

汪、何二本无下"忽"字，从《说郛》本增。

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军攻玉龙杰赤城，

诸本"玉"作"王"，今从何校改。《秘史》作"兀笼格赤"。《秘史》攻兀笼格赤者，为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则此尚脱"二太子"三字。《西游录》："蒲华之西有大河，西入于海。其西有玉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华。"

以军集奏闻，上有旨曰："军既集，可听三太子节制也。"于是上进兵，过铁门关，命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儿等城。

汪、何二本无"命"字，又城上有"处"字，今从《说郛》本增删。《秘史》"也里"作"亦鲁"，"泥沙兀儿"作"亦薛不儿"。《元史·地理志》作"乃沙不耳"。下作"匿察兀儿"，二城并在阿母河南。

上亲克迭儿密城。

《元史·地理志》作"忒耳迷"，即唐时怛密国，在今阿母河北。

又破班勒纥城，

《元史·地理志》作"巴里黑"，即唐时缚喝国，在阿母河南。

围守塔里寒寨。

汪、何二本"塔"作"哈"，今从《说郛》本。又，诸本无"寒"字，何校据《元史·本纪》增。塔里寒，《元史·地理志》作"塔里干"，《马哥·波罗行记》谓距班勒纥十二日程。

冬，四太子又克马鲁察叶可、马卢、昔剌思等城，复进兵。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儿等城。

徒思，《元史·地理志》作"途思"。

上以暑气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还，因经木剌奚国，

刘郁《西使记》作"木乃夷"。

大掠之。渡搠搠兰河，

何本不重"搠"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元史》同《秘史》作"出黑扯连城"。

克野里等城。

前作"也里"。

上方攻塔里寒寨，朝觐毕，并兵克之。三太子克玉龙杰赤城，大太子还营所。寨破后，二太子、三太子始来相觐。

汪、何二本"始"作"姑"，今从《说郛》本。

是夏，避暑于塔里寒寨高原。

何本"寒"作"河"，今从《说郛》本、汪本。

时西域速里坛札兰丁

《秘史》作"札剌勒丁莎勒坛"。

遁去，遂命哲别为先锋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为继，又遣脱忽察儿殿其后。哲别至蔑里可汗城，

蔑里可汗，《秘史》作"罕篾力克"。

不犯而过。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脱忽察儿至，与其外军战。蔑里可汗惧，弃城走。忽都忽那颜闻之，率兵进袭。时蔑里可汗与札阑丁合，就战，

《说郛》本"就"作"既"，今从汪、何二本。

我不利，遂遣使以闻。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锐亲击之，追及辛目连河，

《说郛》本作"辛自连河"，汪、何二本作"辛自速河"，今从某氏校改正。《秘史》作"申沐涟"，今印度河。

获蔑里可汗，屠其众。札阑丁脱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颜

《秘史》作"巴剌"。

将兵急追之，不获。因大虏忻都人民之半而还。

诸本"忻都"作"折相"，今从何校改正。

癸未春，上兵循辛目连河而上，

诸本"上"作"止"，今订正。

命二太子循河而下，

汪、何二本无"下"字，何增"南"字，并改"上"、"止"字为"北"，今从《说郛》本订正。

至昔思丹城，

汪、何二本"昔"上有"不"字，即上句"下"字之倒误，今从《说郛》本删。《秘史》作"昔思田"。

欲攻之，遣使来禀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别遣将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鲁湾川，

《秘史》作"巴鲁安客额儿"，屠敬山曰："在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东北。"

候八剌那颜，因讨近敌，悉平之。八剌那颜军至，遂行至可温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

甲申，旋师住冬，避暑，且止且行。

诸本"冬"作"各"，从何校改。

乙酉春，上归国，自出师凡七年。

案：此《录》自庚辰至甲申征西域事，皆后于事实一年。拉施特书及《元史·太祖纪》并与此同。知此《录》原本已如是矣。近柯氏《新元史》、屠氏《蒙兀儿史记》始行改正，然未备举改定之理由，今略举之。《元史·太祖纪》：十四年己卯，取讹答剌城；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五月，克寻思干城。此于《亲征录》外别采他书，而据《亲征录》所书之取斡脱罗、卜哈儿、薛迷思干三事则各后一年，一也。《耶律楚材传》："己卯夏六月，帝亲征回回国，驻跸也儿的石河。"而此《录》系于庚辰，二也。《湛然居士文集·上西征庚午元历表》云："庚辰，圣驾驻跸寻思干城。又，再过西域山城。"《驿诗序》云："庚辰之冬，驰驿西域，过山城驿。"考山城驿在寻思干、蒲华之间，而此《录》二城之克乃在辛巳，三也。《雪楼先生文集·河东郡公伯德那神道碑》云："公讳伯德那，西域班勒纥人。国初岁在庚辰，大兵西征，班勒纥平。"《元史·察罕传》亦云："察罕，西域板勒纥人。父伯德那。庚辰岁，国兵下西域，举族来归。"而此《录》破班勒纥城亦在辛巳，四也。《西游记》记："辛巳七月，帝将追算端汗，至印度。"而此《录》破札阑丁于辛目连河乃在壬辰，五也。又《西游记》太祖班师在壬午之秋，而此《录》乃在癸未，六也。据此六证，知自庚辰至甲申五年事，当各移上一年。

是夏，避暑。秋，复总兵征西夏。

《秘史》在狗儿年秋。

丙戌春，至西夏。一岁间尽克其城，时上年六十五。

诸本"五"作"矣"，从何校改。

丁亥，灭其国以还。

何氏曰："此下有脱文。"

太祖圣武皇帝升遐之后，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时为太子。

《元史·太祖纪》："戊子，皇子拖雷监国。"

戊子，避暑于轮思罕，

《说郛》本"轮"作"输"，今姑从汪、何二本。

金主遣使来朝。太宗皇帝与太上皇共议，遣搠力蛮复征西域。

汪、何二本无"遣"字，今从《说郛》本增。搠力蛮，《秘史》作"绰儿马罕"。

秋，太宗皇帝自虎八会于先太祖皇帝之大宫。

虎八，《元史·太宗纪》作"霍博"。大宫，谓太祖之大斡耳朵也。

己丑八月二十四日，诸王、驸马、百官大会怯绿连河曲雕阿兰，

《说郛》本无"怯绿连河"四字，今从汪、何二本增。曲雕阿兰，即《秘史》阔朵额阿拉，详前阿不札阙忒哥儿注。自沈子敦读"曲"字上属"怯绿连河"，张石洲诸君皆从之。实则当读"曲雕阿兰"，乃与《秘史》、《元史》及此《录》前后诸异译合也。

共册太宗皇帝登极。太宗遂议征收金国，

何本"收"作"牧"，今从《说郛》本、汪本。

助贫乏，置仓戍，创驿站。命河北先附汉民赋调，命兀都撒罕主之，

何本无"赋"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又诸本"都"作"相"，从何校改。《元史·耶律楚材传》："上雅重其言，置之左右，呼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

西域赋调命牙鲁瓦赤主之。

《秘史》有姓忽鲁木石名牙剌洼赤的回回，自兀笼杰赤来见太祖。

是年，西域亦思八剌纳城城主遣使来降，

何本"亦"作"伊"，不重"城"字，今从《说郛》本、汪本改正。亦思八剌纳，即《秘史》之亦薛不儿，前作泥沙兀儿、匿察兀儿。

又西域之西忻都及木剌夷国主躬来朝会。

诸本“忻都”作“折相”，“木剌夷”作“不剌夷”，今从何校改。《元史·太宗纪》：“元年，印度国主、木罗夷国主来朝。”

庚寅春，遣军将攻守京兆。

何本无“军”、“守”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金主以步骑五万来援，败还，其城寻拔。秋七月，上与太上皇亲征金国，发自阙郡隘过川，

何本“隘”作“隰”，今从《说郛》本、汪本。前太祖责汪罕书中有“阙群隘”。

由官山

汪、何二本“官”作“宫”，今从《说郛》本。

铁门关、平阳南下，渡河攻凤翔。

此铁门关，与西域之铁门关，同名异地。《元史·札八儿火者传》：“授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

辛卯春，遂克凤翔，又克洛阳、河中数处城邑而还，避暑于官山，会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国，期于来年正月毕集南京。是年秋八月二十四日，

何本无“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上至西京，

汪、何二本无“上”字，今从《说郛》本增。

执事之人各执名位，兀都撒罕中书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镇海左丞相。

张石洲曰：“《元史·太宗纪》：‘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何氏曰：‘《镇海传》亦作右丞相。’《中州名贤文表》（二十二）许有壬《丞相怯烈公神道碑》：‘始立中书省尚左，公为左丞相。继尚右，改右相。’又云：‘国史曰《脱必赤颜》，至秘也，非有功不纪，公名在焉。’今《秘史》无镇海名，而此《录》有之，知许所云《脱必赤颜》谓是《录》也。”

自此始遣撒里塔、火儿赤

汪、何二本“始”作“使”，“里”作“哈”，今从《说郛》本。撒里塔，《秘史》作“札剌亦儿歹”，《元史·太宗纪》作“撒礼塔”。

征收高丽，克四十余城还。冬十月初三日，

何本“十”作“中”，今从《说郛》本、汪本。

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时有西夏人速哥者来告，黄河有白坡可渡，从其言。

壬辰春正月初六日，大兵毕渡及获汉船七百余艘。太上皇遣将贵由乃来报集等军兵已渡汉江，

何本无“乃来”、“等”三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贵由乃，人名，亦作“夔曲涅”，《元史·睿宗传》：“乘骑浮渡汉水，遣夔曲涅率千骑驰白太宗。”亦作“魁欲那”，《郭德海传》：“德海导大将魁欲那拔都，假道汉中，历荆、襄而东。”《秘史·续集》（一）作“古亦占捏克把阿秃儿”，贵由乃、魁欲那、夔曲涅皆其略也。《金史·白撒传》有大元将回古乃，亦即此人。

上亦遣使于太上皇，谕曰：“汝等与敌连战日久，

何本无“谕”、“连”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可来合战。”上于正月十三日至郑州，守城马提控者以城降。

何氏曰：“《本纪》作马伯坚。”

太上皇既渡汉水，有金大将哈答麾下钦察者逃来，告哈答伏兵于邓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会兵，明烛而进。哈答、移剌闻知，

哈答、移剌，即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二人，《金史》俱有传，此一举名，一举姓，盖当时蒙古人称之如此。

入邓以避其锋。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钧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温不花、

《元史·宗室世系表》：“别里古台大王子口温不花大王。”

国王答思、

《木华黎传》作“塔思”。

将兵毕至。

何本“兵毕”作“军兵”，今从《说郛》本、汪本。

十六日，雪又大作。

何本无“大”字，从《说郛》本、汪本增。

是日，与哈答、移剌合战于三峰山，大败之，遂擒移剌。十七日，上行至，视战所，佳之。

汪、何二本无“至”字，今从《说郛》本增。

二十一日，克钧州。哈答匿于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廓州、

《说郛》本作“潡州”，汪本“潡州”。

嵩州、曹州、陕州、洛阳、浚州、武州、易州、邓州、应州、寿州、遂州、禁州等，来降。

何氏曰：《本纪》：“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颍、寿、睢、永等州。”考金时河南无昌、潡、易、应、遂、禁等州，疑“昌廓”即“商虢”之音讹，“应”即“颍”之音讹，“遂、禁”即“睢、永”之音讹，余未详。

三月，上至南京，

何本“三”作“上”，今从《说郛》本、汪本。

令忽都忽攻之。上与太上皇北渡河，避暑于官山，速不歹拔都、

前作“速不台”

忒木歹火儿赤、

汪、何二本“忒”作“惑”，今从《说郛》

本。《秘史》蒙文《续集》（二）载太宗初领散班者，有帖木迭儿，即此忒木歹火儿赤也。

贵由拔都、

此即前“贵由乃”。

塔察儿等

何本无“察儿”二字，今从《说郛》本、汪本增。

适与金战，

汪、何二本“与金战”三字作一“遇”字，今从《说郛》本。

金遣兄之子曹王入质。

汪、何二本“兄之”二字作“荆王守仁”四字，今从《说郛》本。

我军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万镇守河南。秋七月，上遣唐庆使金促降，

何本“促”作“保”，今从《说郛》本、汪本。

因被杀。八月，金之参政完颜思烈、

汪、何二本“思”作“忠”，今从《说郛》本。《金》、《元》二史并作“思烈”。

恒山公武仙将兵二十万会救南京，

汪、何二本“救”作“于”，今从《说郛》本。

至郑州西合战。是年，高丽王复叛，再命撒儿答火儿赤征收。

《说郛》本“儿”作“礼”，今从汪、何二本。

九月，南京城中仓廪俱竭，金主帅兵六万北渡河，欲复东平、新卫二城。我师逐北，溃散尚千余人，复渡河南。

何本“南”作“北”，今从《说郛》本、汪本。

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归德。金人遂杀留守南京参政二人，

何本“留守”二字在“南京”下，今从《说郛》本、汪本。

开门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将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诸族人来献，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归德府，入蔡州。塔察儿火儿赤统大军围守。是月十日，遣人入蔡催降弗应，

汪、何二本“蔡”作“城”，“弗”作“勿”，今从《说郛》本。

四面筑城攻之。八月，别遣按脱等

《元史·太宗纪》作“阿同葛”。

抄籍汉民七十二万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领兵五万运粮三十万石至蔡来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举沂、莱、海、潍等州来降。

何本无“潍”字，今从《说郛》本增。汪本作“维”

甲午春正月十日，

诸本无“正”字，何氏据《元史·太宗纪》增。

塔察儿火儿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传位于族人承麟，遂缢焚而死。我军入蔡，获承麟杀之。金主遗体，南人争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于答兰答八思

《元史·太宗纪》作“达兰达葩”，《双溪醉隐集》（五）《达兰河诗》注云：“河名也，在和林北百余里。”疑此是也。

始建行宫，大会诸王、百官宣布宪章。是年，群臣奏言：

汪、何二本作“曰”，今从《说郛》本。

南宋虽称和好，反杀我使，

《元史·太宗纪》：“三年，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

侵犯我边，

谓全子才袭汴、洛事。

奉扬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忽主治汉民，别遣塔海绀孛征蜀。

《元史·太宗纪》作“达海甘卜”。

乙未，建和林城宫殿。

和林，今额尔德尼昭。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

遣曲出、忽都都伐宋，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一万有奇，

《说郛》本脱“忽都都伐宋”五字，汪、何二本脱“伐宋忽都忽”五字，今订正。案：《元史·本纪》“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胡土虎即忽都忽。而《察罕传》云：“皇子阔出、忽都秃伐宋。”《铁迈赤传》云：“又从皇子阔出、忽都、行省铁木答儿定河南。《阿剌罕传》：“岁乙未，从皇子阔出、忽都秃南征。”《脱欢传》：“父脱端：‘从皇子阔出、忽都秃略汴、宋、睢、宿等州。”忽都、忽都秃，即此忽都都。《元史·宗室世系表》所谓忽都睹大王（睿宗次子）者也。《太宗纪》作“胡土虎”乃误，以“忽都忽”当之，是。乙未年有曲出、忽都都南伐之役，此一事也。又，上年：“遣忽都忽主治汉民”，宋子贞《耶律公神道碑》：“甲午诏括户口，以大臣忽睹虎领之。丙申秋，忽睹虎以户口来。”此云“忽都忽籍到汉民”，此又一事也。《录》盖两记之，幸《说郛》本与汪、何二本所脱不同，得以推知其脱误耳。一十一万，汪本作“一十万”，何本作“二十万”，今从《说郛》本。

遂分赐诸王城邑各有差。

详《元史·本纪》。与“籍到汉民”事，并在次年。

丙辰，大庆和林城宫。

何本“大”作“入”，今从《说郛》本、汪本。

冬十二月，赤曲、阙端等克西川。

某氏云："赤曲即曲出。"《元史·宗室世系表》：太宗皇帝七子，次二阔端太子，次三阔出太子。《元史·太宗纪》：八年丙申冬十月，阔端入成都，皇子曲出薨。此"赤曲"当作"曲出"，下又疑夺"薨"字。

丁酉夏四月，筑扫邻城，

《元史·地理志》：丁酉夏四月，筑扫邻城。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

访汉儒选擢除本贯职位。

《元史·太宗纪》："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戊戌，筑秃思儿忽城。

汪本无"忽"字，今从《说郛》本。《元史·本纪》作"图苏湖城"。《耶律希亮传》："铸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忽思。"即"秃思忽"之误倒。

己亥。

庚子春正月，命暗都剌合蛮主汉民财赋。

《元史·本纪》："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

辛丑春，高丽王遣子侄入贡。

《元史·本纪》："辛丑秋，高丽国王王瞮以族子綧入质。"

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十一月初七日，至地名月忒哥忽阑，

汪、何二本"忒"作"惑"，"阑"作"闻"，今从《说郛》本。前作"只感忽卢曲雕阿兰"，详前注。

病，次日崩。寿至五十六。

《说郛》本"六"作"止"，今从汪、何二本。《黑鞑事略》云"今鞑主兀窟䚟丙午生"，则辛丑年五十六。《元史·太宗纪》同。

在位一十三年。

诸本"三"作"二"，从何校。

# 平宋录

[元]刘敏中撰　何晓涛整理

《平宋录》又名《丙子平宋录》、《大元混一江南实录》，三卷，元刘敏中（一二四三——一三一八）撰。敏中，字端甫，号中庵，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武宗时官翰林学士承旨，生平著有《中庵集》等书。此书旧题杭州路司狱燕山平庆安撰，实为刊刻未加详究之误。卷上、卷中记丞相伯颜率兵于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正月至十三年五月平宋及宋幼主北迁之事，内容与《元史·伯颜传》所载大致相符，但也有可补史阙或据以考史之处。卷下为《大丞相贺表》、《贺表》、《赐宋王诏》及追赠河南路统军郑江事，均为正史所未备，足资参考。书中于伯颜多有溢美之辞，于元兵乱杀无辜等事均无提及。今传本有《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碧琳琅馆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 卷上

丞相素有盛德，不屑细务，重厚深沉，外莫窥其际。中统四年，自西城入觐朝廷。至尊一见，如有所感，遂以德器遇之，以心膂寄之，拜中书平章事。虽入省预政，默然寡言，几数月余。每事参决，无不中理，八座皆惊。再拜中书左丞相，次领枢密院事，调遣四方军马务繁，无少凝滞。至元十一年秋九月，分阃南伐。其折冲御侮，极有方略，信赏必罚，得士众心，尤明于知人。其或以文进，或以武用，无不称职。临戎制胜，规画经理，英谋独运。以之攻城野战者，某处宜攻，某处宜守，某时启行，某时利战，如此而成，如此而败，临机应变，间不容发。与夫兵家奇正分合之术，车骑卒伍之阵，山泽水陆之战，若合符节，信乎其深于兵矣。孙子论智、信、仁、勇、严五者，丞相实全之。且古之取江南者，盖有之矣。然皆值其君臣庸暗，谋谟乖次，内外离叛，是以用力少而见功多，所谓乘其间、投其隙，故得以肆其志。何况宋三百余年，人心坚固，君臣辑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粮储充足，将士如云，谋臣盈廷。自我大元国以来，梯航所至，万国来朝，靡不臣属，抗衡不已，遂为勍敌。丞相总兵南伐，旗旄所向，战无坚阵，望风披靡，长驱径捣，如入无人之境，取汉、鄂如拾遗，摧苏、杭如拉朽。宋将身窜胆落，救死之不暇。用能获其君臣，收全功而还，使我大元之化，雷动风行，际天所覆，悉为臣妾，何其盛哉！

至元十一年甲戌正月，上命右丞相巴延节制诸军伐宋。七月，巴延陛辞，上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亦曹彬也。"

甲戌九月，大会兵于襄樊。是月丁亥，沿于汉江而下。前后延袤，旌旗数百里，水陆并进。丞相遣万户武显等前锋，趋郢州，至溧水。时值雨淋涨溢，以无舟楫病涉，遂驻兵于溧水之滨。丞相大军继至，武显等趋迎马首告曰："溧水泛滥，兵马惧其漂没，以故待之。"丞相怒责曰："此水小而不敢渡，焉敢渡大江耶？"伫马军中，召一壮士负甲仗渡水，而军马长驱悉渡，亦无漂没者，诸将伏其威武。诸军既渡，丞相令禁军中，有敢杀马，以罪罪之。于是一军人杀马，即遣诛之。

至炎山，前锋来报郢州消息，丞相遂至郢，军郢城之西。其城在江北岸，以石为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攻之无益。有人来言："江南有城曰新城，彼于江水中密树椿木，以绝舟楫往来，下流又置城于黄家原，彼军坚拒，诸将极难为力，于是丞相历观郢之形势。其黄家原堡西，有沟渠深阔数丈，淋雨月余，其水涨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战舰悉达汉江以避郢军。"言讫。丞相遣数将率兵进黄家原堡，即日克之，总管刘二李劳山首获战功。丞相遣兵围郢，又遣兵众治平江堰，破竹为席地，荡舟而过郢城，遂入汉江。大军将进，诸将告曰："郢城乃我之

喉襟，今不取而过，后为归路患。必当取之。”不听。诸将数言郢之不利，丞相骂言：“汝曹欲为困襄阳之计，俱为龙断者耶？用兵缓急，我具知之。况攻城乃兵家之下计，大兵之用，岂惟在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

冬十一月戊子，大军发郢城。丞相而下，平章阿珠及诸将帅，不满百骑，殿后而进。前去大军数里之间，后有郢州城将帅赵统军帅精兵数千骑追之。丞相暨平章阿珠等未及介胄，而回渡迎敌，大破郢兵于汉上。丞相亲将马军，挥戈毙之。其余将士，死者不可胜计，生获数十人。

乙未，至沙洋，敷陈祸福，招谕归降。其守军串楼王、构索王等坚壁不降，遣兵攻之。时军中有相士李国用者，祭风，风遂大起，以助兵攻。丞相令炮手张元帅等顺风以火炮攻之，烟焰燎天。俄而城陷，生擒首将串楼等四人。丞相令曰：“应拒敌者，悉斩之。”

沙洋南五里，至于新城，其将边都统镇守焉。丞相令军众，将戮沙洋军人首级列于城下，执缚沙洋将串楼王等，望城呼曰：“边都统，宜速归降。如其不然，则祸在于目前。”至暮，其将黄都统逾城而降。丞相拟授招讨使，即以金符佩之。又遣人复招边都统。回言曰：“请参政吕文焕话。”于是参政吕文焕乘骑于城下，彼军一时飞矢如雨，中吕文焕右臂，坠马，抵城避之。须臾，奔趋而已。已亥，丞相遣兵众攻之，彼将统副任宁逾城而降。丞相乃督众乘势攻之，下令曰：“如降者，悉免。应拒敌者，皆斩之。”其城中军民，往往逾城而降。是日，进攻，拔之，首将边都统自焚而死。于是丞相将沙洋所擒将串楼等四人亦诛之。

大兵遂至复州。遣人谕其主帅曰：“汝曹若知机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按堵如故，衣冠仍旧，市肆不易，秋毫无犯，关会铜钱，依例行用。”兵至，翟安抚贵即日出降。诸将言于丞相曰：“自古降礼，当要降表，须知计点钱粮军数，差官镇守。”丞相不听，省谕诸将，无令一军入城，违者斩之，于是无秋毫之扰。丞相温言慰谕之。翟贵曰：“贵今官守复州，如是不降，一郡生灵必遭殄灭。贵今已降，家属在鄂州，必不能免。”丞相曰：“汝今迎师而降，鄂州亲属可令无虞”云云。丞相召贵曰：“复州去江陵不远，汝遣使去招谕云云。付汝蒙古文字，今使江陵之人赍之。如遇后军见之，不敢为害”云云。诸将又曰：“当要降表，须知钱粮军数。”丞相曰：“不然。倘复州不肯归附，亦不宜攻击。自今时日相逼，前去大江不远，我军悉战力争，不在于斯，在于渡江耳。”诸将皆曰：“诺。”丞相大会诸将，议渡江事。即日遣总管刘深、千户马福观沙湖水势，令诸将皆趋汉口渡江。诸将曰：“汉口水急，彼军且有备御。”丞相不听。我军径过沦河，军于蔡店，去汉口且近。是日，兵众围汉阳军，取汉口渡江。夏贵并力守御。丞相遣数将帅舟师，至夜复回沦河、沙湖，曰：“汝辈如至阳逻堡或沙湖近处，遣人速来报我。”先遣万户阿喇哈蒙古骑兵倍道兼趋沙河口。丞相帅兵前进。

冬十二月庚戌，军于大江之北。丞相轻骑观大江形势。辛亥，自汉口开坝，引船径入沦河，转至沙河口，达于大江。壬子，丞相以战舰万计，相尾而至。先令战舰数千艘，泊于江岸北，屯布以轻舟维其后，会于沦河湾口。其蒙古、汉军步骑数十万众列于江北，旌旗弥望。宋人观之，骇然堕气。即日夏贵帅汉鄂州师顺下流迎敌。至夜，彼潜发舟师犯我军船。有总管张当见之，遂战，宋兵败还。是日，诸将言曰：“沙河口南岸，彼屯战舰一队，可以攻取。”丞相不听。吕文焕又言：“彼船攻之必获。”丞相答曰：“吾亦知其必获。吾之所虑，诸将获小功，骄惰其志，有失大事。吾自料之，可一鼓而渡江，获其全功，无贪小利。”诸将皆曰：“然。”丞相令诸将各修攻具，进阳逻堡，一名武矶。癸丑，诘旦，遣人于阳逻堡往谕宋之将士，宣布朝廷威德，招谕来降，宋将弗听。夏贵以战舰数千余艘列于大江之下，横截江面，其势堂堂，若不可近。甲寅，又遣人敷陈祸福于宋将。宋将答曰：“我辈累受大宋重恩，政当戮力死图报效，此其时也，安有叛逆归降之理？备吾甲兵，决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耳。”丞相遂指挥诸将进兵攻阳逻堡城，竟日不克。是日，军中相士李国用告丞相曰：“天道难行，大江必渡。夜观金、木星相犯，若二星交过，则可渡矣。”丞相曰：“征伐大事，战胜攻取，在将之筹画。天道幽远，安可准？”笑而慰之。乙卯，复攻之。密谋于阿珠平章曰：“今宋将之心，谓我必拔此阳逻堡，可以渡江。况此堡坚，攻之徒劳。若今夜令汝铁骑三千，泛舟溯流而上，趋视其阵，料彼上流虽有备而不坚，当为捣虚之计。以来日诘旦，且渡袭江南岸，速遣人报我。”阿珠平章然之。是夜遂行，于上流二十余里，泊于青山矶。中夜，帅舟师战于江中，果得南岸。丙辰拂早，阿珠平章遣译史马文志来报曰：“平章承命而往，已过江矣。”丞相大喜，遣步将数万急攻阳逻堡。军中有被伤者，亲为安慰，赐药以疗之，由是愈得士众心，临阵无不用命，以一当百。是日，丞相被坚执锐，亲冒矢石，临于行阵，指挥诸将，帅舟师数万众，直冲宋将兵船，大战江中。我军乘锐攻之，无敢当其锋。宋兵大溃于江中，阳逻堡人心瓦解。宋兵数十万众，死伤者几尽，流尸蔽江而下。夏贵仅能脱命，弃舟遁去白虎山，抵暮方止。诸将举觞称叹曰：“自大元开创以来，丞相出师，一鼓而下江左，乃建大元丕洪之业、不世之功，非丞相其孰能与于此。”丞相答曰：“殆非我一人之智，乃圣天子洪福，诸将之力也。”于是留宿于江壖。

次日，凯还劳军，会议取鄂州。戊午，大兵渡江。已未，汉阳军降。是日早，至岳州，遣吕文焕、断事官杨仁风、总管杨椿等直抵城下，宣扬威武，晓

以成败，曰："汝之宋国，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飞渡长江，如蹈平地，汝辈不降何待？若尔坚拒，大兵一举，枕尸流血，在于目前，生灵何辜？"于是鄂州张让然遣计议官王届出城议降事。庚申，张让然率众来降。辛酉，大宴于李庭芝园。壬戌，丞相定新官品级，升加有差，撤宋兵众，分于诸军之中。其城向日有陷宋边民及戍卒甚多，往往悉黥其面，相率来告，愿归故里。丞相悉纵之，号令诸将曰："所部军兵，毋令侵暴百姓，违者罪及官长。"去苛从简，民皆悦服。都总管呼图岱尔及新附官赵都统、孟都统等驰驿奏渡江之捷。又遣万户阿喇哈提精兵数万暨前锋黄头夺寿昌粮，得四十万斛以充军饷，镇守黄河。议留左丞阿拉哈雅宣抚，断事官杨仁风、郎中鼎，提控宋熙及诸将分兵守鄂，仍行中书省。己巳，丞相暨平章阿珠领兵东下。庚午，露宿中夜。丞相遣阿珠率舟万余众，先据黄州江口。丞相至寿昌，遣荆湖宣抚程鹏飞、总管杨椿往谕城守副制置陈夔。夔遣总管石国英、刘仁等过江至寿昌，请降，仍求名爵。丞相曰："汝既率众归降，何必虑及名爵？"率令石国英等还黄州。丞相即召幕官议陈夔名分事，即以沿江大都督许之。夔大喜。

十二年正月癸酉，丞相从舟抵黄州城下，陈夔出降。次日，多示榜文，绥抚居民，内外帖然。陈夔分兵置诸将。召夔问曰："汝有子乎？"陈夔答曰："有子岩守连水，可密遣人致书招来。"丞相从其言。是夜，陈岩潜出。继而遣使分道招谕，黄仙石、金刚台诸山镇悉降。

丁丑，丞相与阿珠召陈夔、吕文焕谋取蕲州。丞相曰："向闻管景模、王滕、吕师道等与汝最相亲，汝可密书示之，则令来降，不亦可乎！"于是陈夔、吕文焕遣人至开州。管景模答书来降。辛巳，先令吕文焕、陈夔及蒙古万户等选水军精锐者数万众，泛舟而下趋开州。壬午，平章进兵莲子湾。是夜，吕文焕遣使赍吕师道、夏贵与管景模、池州张林等书，且言管景模等今欲大兵先据开州。丞相密议，令阿珠帅舟师先造开州，丞相部水陆之师继至开州城下。是日，管景模率众出降，加以两淮宣抚使，吕师道授同知。刘千户哈达尔镇守。即日阿珠率舟师先进，趋江州。丞相严戒将士曰："甲仗俱要精砺，违者罪之。"水陆并进。癸未，宿于富池。甲申，军于城。乙酉，雨作，江州吕师夔、钱真孙遣人远迓。

丙戌，至江州，城中士庶拜迎马首。是日，大宴。戊子，吕师夔请丞相及阿珠等大宴庾公楼。即日，安庆范文虎遣人持酒果来迎，南康军官吏来降。是日，有安抚钱真卿选赵氏宗族女佳丽者二人，盛妆，欲纳丞相。丞相辞曰："我奉圣天子命，兴仁义之师，取江南，除残去虐，岂以女色移我之志乎？"却不受，即遣归其家。宴罢，出城宿于东郭。夜半，风大起。己丑大雨，丞相定渡江人员功赏。时雨连日不止，令吕师夔传檄江右州镇，播扬威德，招谕归附。范文虎遣其侄机宜请丞相速来，欲降。丙申，丞相议江右已归附州军官员名爵及进取事体、功赏等事，令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同万户额森卜驰驿赴阙敷奏。戊戌，安庆范文虎遣使来报："阿达哈、刘整等行枢密院遣军临城招谕，我辈不从，众心愿俟丞相。"池州张都统亦遣人来降。丞相令阿珠帅舟师造安庆。丞相帅水陆兵至湖口。湖口岸阔数里，遣千户宁玉等修系浮桥，以渡兵众。时风大水急，桥不能成，或言于丞相曰："鄱阳湖内大孤山神祠，请祷之。"丞相然之。遣人诣大孤山，祷曰："钦奉大元皇帝命，举兵以征不庭，长江既渡，今湖口大风数日，阻我兵不能进。如祭之风定后，则许汝岁时血食祭享。若风不息，汝必不安。"是日，祭回风息，大军遂渡。丞相令江州士民岁时祭享。丞相发江州，阿珠遣使来言曰："安庆范文虎已降，今依命同本官招谕池州。"

二月丙午，大兵至安庆。丁未，丞相令行枢密院军马过江相合。行院官刘整卒。戊申，发安庆。庚戌，至池州，张都统出郭迎丞相。

是日，贾似道、孙虎臣帅师十余万众于池州下流，屯于丁家洲。贾似道遣宣使阮克己、宋京等赍书求和，请退兵称臣，愿岁贡币。丞相遣千户囊嘉特暨来使同往，答书于似道云："我奉旨举兵渡江，为尔失信之故，安敢退兵？如彼君臣相率纳土归附，即遣使闻奏。若此不从，备尔坚甲利兵，以决胜负。"囊嘉特至，求和不从归附。丁巳，丞相率兵至于丁家洲，去彼军数里屯驻。戊午，丞相观贾似道、孙虎臣兵众数十万，势若云屯。己未，丞相指挥诸将，授以方略，夹于江岸，树炮弓弩等具，并力攻之。丞相暨阿珠乘舟督战，宋兵大败，追杀数十余里，江面流尸，水为之赤。贾似道、孙虎臣仅得脱。太平州孟之播出郭迎降。是日，建康翁都统遣人来报云："赵制置弃城遁去，请大丞相速至，受归附。"丞相先遣吕文焕及招讨索多，按察副使焦宽甫等赍榜文往建康抚谕军民。丞相进兵过太平。

三月癸酉，至建康，大赉三军。镇江亦遣使来降。丞相遣行枢密院军马屯守镇江。由是淮西、江南、滁州、宁国等大小数十余城传檄款附。庚寅，遣员外郎石天麟等皆诣阙奏事。至尊大悦，凡渡江获功人员及士卒升赏军务等事，皆可其奏。丞相驻师建康，令枢密院阿达哈并参政董文炳等分兵镇守镇江、两淮沿江所归附州郡，俱选素有威望万户人员与新附官同镇守抚治。丞相约束诸将，分守城壁者，不令下乡侵扰人民，违者加之重罪。

是月，尚书廉希原、侍郎严忠范、议官宋德秀等奉国书使宋临安，请益兵护送。丞相曰："汝既奉国书前赴临安，莫若先遣一个宣使前往，谕彼官吏，预知其意，然后可进。况我大兵压境，继后而进，宋人必未敢伤害汝辈。不宜益兵护送。吾恐宋人见汝辈多拥兵众，心生疑惑，别有异议，于汝辈深为未便，切宜熟虑。"廉尚书等坚请护送，遂许之。翌日，遣兵

数百人护送至独松岭，皆被宋兵所害，果如所料。

次日，令孟子搢及索多行江都宣抚事，抚治建康。临安洪都统辈密遣人从间道致书于建康归附官翁都统、徐都统，伪相通好，其辞迫切，言杀信使之事，宋太后、嗣主实皆不知，乃边将之罪，今为搜捕斩首谢罪，宋氏君臣意望大兵不欲东向，愿输岁币，请烦诸君代于大丞相处，善为辞焉。丞相闻之，谓诸将佐曰："宋人谲诈为计，以视我之虚实，吾当就而用之。临安之行，孰可同往，亦观彼中事体，仍为我宣布朝廷威德，令彼之君臣，早为归附，免致加兵，使生灵无辜涂炭。"诸将佐皆曰："善。"吕文焕等言于丞相曰："议事官张羽为人端悫刚决，兼有才略，其人可往。"丞相然之。召而问之，羽曰："虽蹈廉严之覆辙，然事不避难，臣之职也。羽何敢辞。"夏四月乙丑，遣张羽与宋人同之临安，至苏州遇害，时人莫不伤之。

## 卷　中

夏四月乙丑，阿珠奉圣旨分兵筑围守扬州，屯于瓜洲城。丞相与吕文焕及诸将镇守建康，候秋再举。翌日，侍奉御爱仙奉旨召丞相赴阙计事。丞相令蒙古万户阿喇哈权省事，仍咨升郎中孟祺、员外郎刘江议事。

五月辛巳，丞相趣装发建康。壬午至镇江，会同阿珠、阿达哈等议镇守等事，仍谕诸将练习所部水陆士卒，甲仗务要严整，缓急适用，毋令怠惰。诸将受指挥还。癸未，同吕文焕济江北，石天麟从行。至清河口，丞相驰驿先赴阙，敷陈平宋筹画，至尊悉皆嘉纳。

七月己丑，丞相拜中书右丞相，遂奏保平章阿珠之功，亦拜中书左丞相。

八月癸卯，发上都南行。八月丁未，至大都，省院台众官留宴三日。辛亥，发大都，自河间取道山东路，直入都。经圻潭涟海等处，并巡视边陲要害，壁垒坚脆，用兵设备，调淮东元帅右丞博啰欢、左副都元帅右丞阿里伯所部军兵万众附江而进。

九月戊寅，阅兵于淮安城下。淮东招讨使、签枢密院事阿尔默色守新城兵亦会合。是日，指授诸将方略。己卯诘旦，会兵于淮安城下，令安东州归附官孙嗣武等扣城大呼，谕淮安等将许安抚曰："丞相奉大元天子命，举兵南伐，所向无前，声势震天，东连海峤，西抵川蜀，沿江州郡，望风纳款，其孰不知？今我等名爵有光于宋，乃至合境生灵，俱获安业，汝曹思之，宜速来降，则可转祸为福。如不然，城陷之日，诛灭无遗，悔将何及。"又系文书于矢，射于城中，以摇众心。辛巳，遣阿尔默色领本兵船铁骑拒其北城西门，丞相与博啰欢、阿里伯等亲临南城堡，指挥诸将，分道进攻其堡。俄而兵众鼓勇，长驱登城，遂拔之。宋兵大溃，趋奔大城之下。我军追杀，直抵门，桥断，遂不得进，亦斩首数百级。癸未，平其南堡。

甲申，发淮安南行。丙戌，至宝应军。戊子，攻白马湖，克之。溯流至清江桃源，进至高邮境。遣帐前哈必齐、千户色彻肯等先帅铁骑数百趋高邮。遇宋兵出战，宋兵大败，斩首数级。次日，丞相率诸将阅兵城下，观宋壁垒而还。进至范光湖，避兵之民甚众。丞相遣人招谕，悉降。又遣侍卫军总管颜聚等乘战舰五十余艘，破草湖乡贼，即日克之，今诸将秣马俟行。

十月己酉，至扬州。庚戌，会兵围守扬州，耀其威武，平章阿珠及右丞张惠、参政敏珠尔丹率诸将来迎。壬子，阿珠受左丞相宣。癸丑，丞相次大湾头新堡，命诸将指挥方略。阿喇哈自建康来见丞相。是日，大雨，还营。乙卯，与左丞相阿珠兵合。令阿喇哈还建康起兵。辛丑，留博啰欢、阿里伯等部锐兵万众守湾头堡。是日，大兵南举。丞相观杨子桥堡。是夜宿于瓜洲。壬戌，渡江至镇江，宣读圣旨于府廨，置行枢密院，令官阿达哈、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左丞阿达哈部左军诸将先攻常州不下。丞相与阿珠议平宋大事，遂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右军以参政阿喇哈、四万户总管鄂啰齐等帅蒙古、汉军步骑十余万众，自建康出，由安庆直趋独松岭。左军以参政董文炳、蒙古官帅万户张宏范、万户张祇、都统范文虎、王世强、管如德、史胜等、省都事杨晦，领幕府事，水陆精兵数十万，出江入海，取道江阴，进趋许浦、澉浦、上海、华亭等处。丞相暨左丞阿达哈至中道，行都省事，统帅群将，咸受节度，裁断大事，帅蒙古汉军一万众，水陆继进，趋常州。是日，左丞相奉诏旨分兵镇遏扬州，屯于瓜洲。

十一月己卯，丞相出镇江，宿于丹阳。壬午，至常州，前进之兵，相持不决。至日，丞相帅大兵严围其城，壁以立木为之，其池堑既深且阔，攻之诚难。丞相召诸将指授方略，令各备攻具，期于来日，分道攻击。又先遣人大呼城下，谕言曰："城中将帅士庶，宜速来降，免尔曹拒敌之罪。"城中不听。癸未，又令诸掾吏书谕文射入城中，曰："常州主帅、将校、士庶，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尔众复来据之，大丞相领兵临城，四面攻击，势易摧枯耳。然我念主上好生恶杀，务以招徕为先，连日遣人告谕，未见听从。尔之士民，勿以归降复叛为疑；尔之将士，勿以拒敌我师为惧。约以来日，如能出城归附，以保生灵，前罪一无所问，不妄戮一人，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迁加爵赏，四民各令安业。若更执迷坚拒，城破之日，枕尸流血者，老幼无遗。宜速审思，毋贻后悔。"又不听。丞相亲督帐前军数千，临于南城，又多建火炮及弓弩等具，日夜攻之不息。至甲申巳刻，丞相怒叱帐前诸军，奋勇争先，登木城，即竖丞相红帜于城上。四面并进，宋兵大溃。克之，遂屠其城。又蒙古都元帅阇里特穆尔、万户怀都等率兵先据无锡。乙酉，丞相登常州水门，遣人捕索贼兵，悉斩之。丙戌，丞相

号令诸将，其拽炮乡民，广给其榜，各归其乡。禁约军人，不得妄行掳掠，犯者加以重罪，由是远近皆安。丁亥，遣万户宴彻尔、万户蒙古岱等部水军数千，巡捕太湖，会兵于江。戊子，赏劳获功人员。

己丑冬至庚寅，遣伊齐尔岱、宣抚游显、索多、总管杨椿等会阇里特穆尔兵。遣怀都兵先趋平江。即日，参政董文炳遣使来送两淮帐下王都统雄，即以嘉兴招讨使授之。平江主帅王邦杰等遣张拨、蔡汝达赍书来迓丞相。丞相慰劳遣反。遣使往谕怀都等官，曰："此大兵到日，宜严饬将士，守护城池，勿得纵令侵扰百姓，如有犯令入城者，从军法。"拟行省都事马恕为常州尹，多给榜文，招怀未附之民。是日，阿喇哈遣使来报曰："所部军兵已过广德，进趋独松岭。"丞相深然之。

十二月庚子，发常州。怀都遣使博啰欢来报，彼宋柳岳奉使至无锡。辛丑，军于无锡之西。壬寅，大设省幕，会集诸将，令奉使柳岳来见丞相，出示宋太后暨嗣主国书及示宋之大臣与丞相及吕文焕书。柳岳垂泣曰："今日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冲弱，更在先帝衰绖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大丞相息怒班师，免致三宫不安，陵寝动摇，敢不年年进奉，岁岁修好。此诚奸臣贾似道失信，误我国耳！"丞相答曰："曩者我圣天子登极之初，遣使奉国书以修和好，汝国无赖，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载，又将廉奉使等无故杀戮，谁之过欤？如彼果欲我师不进，盍学钱王纳士、李王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亦失于小儿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柳岳顿首，泣下不已，令千户囊嘉特馆伴焉。癸卯，遣招讨察克齐、千户陈齐、达岱将宋柳岳及从来者宋、李二人，并严某所奉国书，赴朝廷禀奏。丞相军于望亭东，令张惠、吕文焕先赴平江，同游显等入城，取会公事。甲辰，平江主帅王邦杰、郡守王矩之等率众远来迎降，止于寒山寺南。乙巳，军于平江西南五里。

丁未，丞相入平江，登城观兵，遂撤宋军，布置我兵于城上。既而复会诸将佐于府厅事，号令诸军，不得辄入人家，扰害百姓，犯者重罪，于是居民晏然悦服。即日，遣囊嘉特、范文虎下从者王政同柳岳赴临安，录白谕宋主诏书一封，又丞相白宋臣书云云。董文炳遣都事杨晦来报，所部军兵已下许浦，澉浦、顾泾、上海、华亭等处，已行抚定次第。丞相曰："凡归附官，可就便区处。"即日发回。又遣使觇前路窄隘，军马不容逗遛，令千户宁玉等前部军兵，复修长桥等处通道，不旬而成。丞相召范文虎、蒙固岱行两浙都督事，王邦杰充安抚事，王矩之遥授温州安抚，其余归附官员升加不等。又遣使谕董参政，令万户张弘范等军还省，别听区处，屯于平江。癸丑，译史阿里自朝廷奏事回，俱准所奏。更囊嘉特同宋使夏尚书、吕侍郎等自临安来，赍到录白宋书云云。辛酉，宋使夏尚书等谒见丞相。是日，大宴议事。癸亥，遣宋使吕侍郎回。乙丑，范文虎下从人游和尚同宋使沈节佥赍宋太皇后谢氏谕吕文焕敕，并与丞相书云云。是日，谕诸将曰："今日宋臣陈宜中遣人来为会于长安镇，宜观地面宽足容我军奥鲁之地。"遂号令诸将将所部军兵序，各翼行伍，俾令前进。其旌旗戈甲等事，务要精整，其全家属辈留之于后。仍省会严禁诸军，不用抄掠生口，侵夺人财，焚烧民屋，如有犯者，即以军令从之。诸将士为之屏气，无敢妄动者。于是诸将听受方略，分左右翼而进。诸将侧目相视，莫测其机，亦无敢咨禀者。又遣范文虎、蒙固岱乘兵舰会阿喇哈、阿里伯等取湖州。丙寅诘旦，登车。平江官属军集邀丞相贺正，甚坚。丞相曰："我之军马，为大事，岂暇问此。"遂行。留游显、怀都、万户呼图克、布哈王等分兵数万，镇守抚治。令密王等长桥镇守太湖等处。

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嘉兴帅刘安抚举城迎降。癸酉，宋使军器监刘廷瑞赍陈宜中书与丞相云云。丞相亦回书云云。同日，遣囊嘉特之临安为会。乙亥，宋刘察院赍到宋主称臣表，并宋臣与丞相及吕文焕书云云，当即发回。丁丑，囊嘉特同宋都统洪模赍陈宜中、吴坚与丞相书云云。戊寅，发宋洪都统还临安。是日，丞相赴嘉兴，留万户呼图呼、千户壬图察等镇守，授刘安抚以安抚。庚辰，宋使吴路钤临安来会长安。是日，遣还。辛巳，洪都统来迓。是日，至崇德。壬午，至长安镇，陈宜中约不至。癸未，过长安镇临平。甲申，至皋亭山。丞相娘子来到。丞相向问："你怎生来？"曰："俺自来。"丞相曰："你来呵，俺根前要富贵也。你吃一盏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宋使赵吉甫、贾余庆同囊嘉特来献传国宝、玉玺、降表。受讫，即日遣邀召陈宜中出议降事。

乙丑，兵至临安北五十里，有囊嘉特、洪都统遣人来报云："今日陈宜中、两淮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广、益二王由钱塘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宫不动。"丞相亟遣使分谕右军阿喇哈、鄂啰齐暨左军董文炳、范文虎诸军据钱塘，不令宋人来往，守御之。

丙戌，遣宣抚程鹏飞、计议官囊嘉特、千户洪双寿往临安，入宫谕太皇太后。戊子，宋太皇后谢氏遣丞相吴坚、文天祥、同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官邓惟善等来见丞相。温语慰之，遂遣吴坚、邓惟善、谢堂、贾余庆还临安。丞相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惟留文天祥于军中。文天祥坚立请归国，丞相但笑而不听。文天祥于是目怒曰："我此来为两国大事，实是好意，况彼各男子已各释之，何故将我执留？"丞相以温言答曰："君勿怒。汝为宋氏大臣，责任非轻。此来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愿为数日之留。"遂令蒙固岱、索多馆伴羁縻焉。是日，选平日与李庭芝相善者孟咨议、段安抚、田副使，往谕扬州制置李庭芝。又令程鹏飞、贾余庆、洪双寿之临安，换宋主降帝号表章，及多给文榜于临安市绥抚士庶，无令惊扰，市井熙然，秋毫无犯。己

丑，遣千户囊嘉特、省掾王祐赍玉玺前赴阙进献。是日，丞相至临安湖州市。

庚寅早，丞相之钱塘观潮，于是宋宗室大臣以下及官属来见。丞相皆抚慰之，阅兵而还。辛卯，董文炳、阿喇哈、鄂啰齐等来见丞相，听受指挥而去。张弘范、孟祺、程鹏飞等赍宋主降表及太后招谕未附州郡手诏，并三省枢密院文字，令州郡一体归附。遣都镇抚唐古岱、赵兴祖等先罢文天祥所招义兵二万余众，令各归乡里，给与文榜，皆悦而归。壬辰，丞相登西湖北狮子峰，俯观临安形势。至暮，馆于湖州市秀王府。是日，遣诸将以各部兵众，分守城面。又遣万户克齐尔岱、李劳山及总管王俊等军入城，护宋氏宫城。癸巳，太皇太后令贵官王某卑辞劳问。丞相亦抚慰之，遣还。甲午，将宋氏马步军殿司及诸司兵众分置于我师，别行调遣。其余生募等军，有愿归者，听遣。张都镇抚等诣阿珠计禀淮上公事及宋招谕淮安、怀远、寿州、安丰等郡。

二月丁酉，遣镇边刘并程宣抚子同昔里伯持宋氏招谕两淮，并本省公文，去庐州招慰夏贵及未归附州郡。其镇边刘系夏贵亲舅，程宣抚子乃夏贵婿也，以故遣之。又令兵部郎中崔文卿、王世英等分镇马步司军数千，赍宋诏趋衢州等处招谕令降。己亥，令张惠、吕文焕约阿喇哈、董文炳等入宫见谢氏，宣布主上宽仁大度。辛丑，委张惠、阿喇哈、董文炳、石天麟、杨晦、张弘范、克齐尔、呼喇楚、索多入临安，取会军民钱粮之数，及拘收宋朝百官诰命敕札符印，悉罢宋氏官府，又散罢侍卫禁军。壬寅，遣西蜀归附官李胡亦持宋诏往招未下州郡。又遣使者尚壁显等之潭州行省，赍宋诏谕湖南、湖北、两广、福建州郡，令一体归附。又令万户昔里伯、史枢兵镇守湖州，以归附官赵与可授安抚，遣孙嗣总管唐拾镇守建德府；以新附官方回授安抚，遣总管高与镇守婺州，孟安抚镇守衢州。是日，丞相命诸将分兵镇守临安，令阿喇哈、鄂啰齐蒙古、汉军镇屯西湖钱塘门等处，阐里特穆尔，怀都、伊齐尔岱镇守钱塘、仁和，黄头兵屯富阳，相威等军屯盐官，焦兴、黄顺军屯德清，晏彻尔、刘源等镇守湖州市，蒙固岱、范文虎抚治临安，以水弩炮诸将及别万户诸军分屯湖州市北，如犬牙相御。遣管如德过钱塘岸上，张示省榜，禁约诸人，不令侵损宋氏山陵。丁未，遣伊齐尔岱、特穆尔起宋臣贾余庆等四人赴昌化。庚戌，遣李知事招谕台州，石国英招谕婺州及两淮等处。辛亥，遣囊嘉特、吴阁赍谢后诏，再谕扬州李庭芝。癸丑，孟祺、谢堂、杨镇赴省议追诏宋益、广二王事。甲寅，福王遣人致书于丞相，其辞恳切。丞相回言："太后、幼主及百官随即归附，今日俱为一家，福王不须疑惑，宜速来，同预大事，甚妙。"遂遣使还。己未，石国英遣人送婺州降表。是日，发洪都统、彭都统、张都统、吕尚书赴阙朝见。庚申，囊嘉特回，奉密旨召丞相还朝及遣宋君臣事。辛丑，遣使者周青等赴泉州招谕蒲知府。壬戌，遣史胜赍书赴越州请福王云云。宋太后令杨提举、俞提举同中贵官卢源守赍手诏及省文，往福建谕广、益二王及从臣僚属，复还临安。浙东州郡牧守相继归附，降者日众。

三月丁卯，丞相入城，馆于万松岭卢源宅。己巳，大宴于宋三省中。庚午，囊嘉特自瓜洲还省，赍张都统镇抚书，呈为卢州举城归附事。甲戌，徽州招讨李铨来降，福王自浙东来见，丞相安慰之。是日，会诸将于万松岭园中。阿珠遣使来报庐州已降及镇江文天祥出奔。是日雨作，丞相出屯湖州市，宿于秀王府。阿喇哈、董文炳同预行省事，孟祺从行赴阙，石天麟仍领左右同事，杨晦、来谷之奇同预焉。丞相暨阿达哈密议迁宋后、幼主及其僚属北行事。丙子，丞相先行至瓜洲待之。阿达哈、张惠、阿喇哈、董文炳等于丁丑诘旦，武备严肃入宫，召宋太后、幼主听皇帝诏，曰："免牵羊系颈之礼。"宋太后谓幼主曰："荷天子仁慈不杀，活此性命，汝当望阙拜谢。"于是迁宋太后、幼主及宫人出宫，遂封府库。谢太后以疾言，屡遣万户赵兴祖诣丞相请命。丞相曰："既不能起，留之无碍。"是日，宋太后、幼主同宫人出城，止宿北新桥船中。是日，悉收宋之所贮宝玉。督宋大臣以下僚属俱从其行。丞相班师之日及迁宋君臣，百姓晏然不知。

闰三月十二日，夏贵至燕京，献淮西诸郡。二十一日，巴延丞相回燕京，有大旗书"天下太平"四字。二十四日，宋太后、幼主至燕京，宿会同馆。

四月十五日，赴上都。二十八日，至上都明德门官舍安歇。

五月初一日，全太后、嗣君早出西门五里外草地上。太后、福王、隆国夫人、中使作一班，左北边设一紫锦罘罳，即家庙也，庙前两拜。太后及内人各长跪，福王、宰执如南地，两拜而进。初二日，太后、幼主、隆国夫人天晓尽出南门外十余里，宰执同属官亦到。铺设金帛宝玉一百余桌，在草地上，行宫殿下，作初见进贡礼仪。行宫殿宇宏丽，金碧焜耀，皇帝皇后升殿，诸妃、诸王俱升殿，卷帘列坐。宋全太后、幼主、福王、宰执以次展礼，服金，服紫、绯、绿各依次序立，班行甚整。再拜班退。升殿再两拜，就留御宴。谕授幼主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以平宋告天地祖宗于近郊，遣祀岳渎，设宴大会，大赦天下。是岁，淮东西、湖南北、川广，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关五，监二，县七百三十三。

# 卷　下

宋太后书，传于淮东制置李知院，曰："吾老矣，值此时艰，比奉大元皇帝诏书，俾相率来附，以全宗社，以保族属，以救万姓。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举国内属。今大兵在城，三宫不惊，九庙如故，百姓

安堵。其余州县，已戒嗣君下诏开谕，俾各以其地归于大元。卿自守孤城，勤劳甚至，但根本已拔，纵欲固守，民其何辜？毋重困一方之人。”宋主诏敕扬州帅臣李庭芝：“自朕嗣基绪，遭家多难，权臣似道误国背盟，至勤大元兴师问罪，已入京城。有诏许存宗社，不害生灵，准奉太后戒命，举国内属，根本已拔，其余州县，纵欲固守，民何辜焉？诏书到日，可顺天时，亟宜归附。生民免罹荼毒，宗庙不至泯绝，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 大丞相贺表

臣巴延等言：国家之业大一统，海岳明王会之归；帝王之兵出万全，小国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轨之会同。区宇一清，普天均庆。臣巴延等，诚欢诚忭，顿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道光五叶，统接千龄。梯航日出之邦，冠带月支之国，际丹崖而述职，奄瀚海以为家。独此宋邦弗遵声教，谓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敌王师，连兵负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难一二计。当圣主飞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为城下之盟。逮凯奏之言还，辄奸谋之复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结纳我叛臣，盗连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载襄阳之讨。彼居然无一介行李之来。祸既出于自求，怒致闻于斯赫。臣肃将禁旅，恭行天诛。爰从襄汉之上流，移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于钱塘。尚无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杀使毁书之事。属庙谟之亲禀，揭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喇哈取道于独松，董文炳进师于海渚，臣与阿珠、阿达哈等忝司中阃，直指宋都。犄角之势既成，水陆之师并进。常州一破，列郡传檄而悉平；临安为期，诸将连营而毕会。彼极穷蹙，迭出哀鸣。始则为称侄纳币之祈，次则有称藩奉玺之请。顾甘言何益于实事？率锐旅直抵其近郊。召来用事之大臣，放散思归之卫士。崛强心在，四郊之横草都无；飞走计穷，一月之降幡始竖。其宋主率诸大臣，已于二月初六日望阙拜伏归附讫。所有仓廪府库，封籍待命外，臣奉扬宽大，抚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兹惟睿算，卓冠前王，视万里为目前，运天下于掌上。致令臣等获对明时，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龙庭之想；上万年而为寿，更陈虎拜之词。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臣等诚欢诚忭，顿首顿首，谨言。

## 贺 表

圣人之兵仁而威，无远不服；天下之势离必合，有险即平。方期四海之会同，岂许一江之限隔。捷书屡至，庆颂交驰。钦惟皇帝陛下，至德体元，中华开统，美化既东西之被，兼爱无南北之分。弗图小邦，辄拘使节，诱纳我叛将，盗据我历城，虽就鲸鲵之诛，尚遗蜂虿之毒。蠢尔三苗弗率，命予群后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驾而降鄂岳。开黄面缚，江地心归。铁瓮之坚城自摧，金陵之王气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劳秦将之增兵；钱塘十万家，已见吴王之纳土。伪将悉朝于国下，幼君遐窜于海中，方知恃险之差，应悔求和之晚。臣叨居牧寄，喜听凯音。矧曾充载笔之臣，尤当述集勋之事。骏奔效命，正海内一家之时；虎拜扬休，上天子万年之寿。

## 赐宋王诏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宋国主：“昔我太祖圣武皇帝，睿谋雄断，奄奠诸国。惟彼东南，咸修臣职。昔尔宋与金邻，逮至平金，接我疆场。彼国常遣使于我家，寻即殄绝，俾失结好，实尔自造。乃者师已济江，仍且按兵，复遣使以理往谕，时尔顺令归款，事岂不殊？及兵压临安，方出请降。论以国典，固无宽宥。然尔国政，悉出权臣，若尔母子，初无所与。朕既知之，复以罪谴，加尔母子之躬，固所不忍。况尔举朝来觐，嘉乃是心，而优渥之令可不伸乎？肃锡宠章，备兹异数，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瀛国公。宜令准此。至元十三年六月日。”

## 追赠郑江

切惟古之所以称大勇而立异功者，盖上之人有激劝之术使然也。不尔，将偷卒惰，望其有奇功于天下不能也。比闻故河南路统军郑江，今年四月内，襄阳城下，以战而死，迄今半载，朝廷无追奖之命。今参详国家方混一区宇，苟死于王事者不加追奖，则偷安苟容之徒以为得计。照得近例以他功追封者往往有之，彼被坚执锐，不顾死难，为国家报效者，若不量加追赠，恐于激劝克敌制胜之术，有所未尽。

燕山平庆安起盖祠堂，开板印造《平宋录》。

## 抚劳战士

切惟古之用人，能尽死力者，不过闵其劳苦、悦以使令而已。盖兵以气为主，所贵感发振作，不致有堕归之意。切见襄阳之役，以数十万众顿于坚城下，经有四年，暑天炎瘴，攻守暴露，不战而疫死者，无岁无之。即目已是炎瘴，江水向发，设如去岁之夏，宋人统以舟师来抗，内以死寇，必出相应，其利害所关非轻，当此正帅臣筹画之日，将士竭尽之时也。今虽省官节制于上，朝廷亦宜制为抚劳，感发人心，振作士气。愚见合无闻奏恩旨，诣彼军前，宣谕抚慰，使功过两明，赏罚必信。然后序情而闵其劳，使三军之士佥曰：“我之死生有所归矣，我之勤苦为上知矣。”众既喜其如此，虽置之重地，淹于岁月，人将奋发忠义，心力一殚，勇气自倍，而亲上死长，以为当然。所谓悦以使民，民忘其死者也。

## 丞相巴延公勋德碑

乾为天，统元气；坤为地，统元形。辅以四时，佐以六子，天地所以不言而化，无为而成也。钦惟宪

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转乾元以建国，法坤元而纪年，聪明睿知，神武不杀，握符阐珍，混一区宇。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臣属。首出庶物而万国宁，含弘光大而品物亨。天覆之高，地载之厚，不可名言，不可绘画，所可得而见者，四时之运行，六子之变化。繄辅弼之臣，有若丞相巴延公之定江南，其勋德尚可考已。至元十有一祀甲戌，冬十二月，丞相总师渡江。又明年丙子春，师次杭之近郊，行中书省以中阃入杭。连城列垒，望风款附。农不释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惊。天命攸归，人心欣戴。不谋而同，不戒以孚，黄童白叟，手额赞叹，祝圣世君臣同德，时万时亿，永福区夏，无前伟绩，对天宏休，于是乎在。虮虱臣等尝拜手顿首，庄诵诏旨，深厚恳恻，曲意招怀，惟恐生灵枉受其害，伤圣天子不杀之仁也。丞相对扬休命，壹是以不杀为事，岂惟不杀，抑又不贪。东南苟安，率尝中稔，绵历积久，休养繁庶；权臣擅事，贵戚殖私，多赀厚藏，富于公室；子女如林，玉帛如山，倡冶珍怪，未尝寓目。士庶缁黄，香奔图书，微有献馈，一无所取。宫廷内储，府库外峙，谨护封镉，悉归有司。郊关之外，禁止俘掠，分屯列戍，田里相安。既又发公廪以济民食，蠲房租以奠民居；捐山林川泽之利以便民用，减上供物帛之赋以宽民利。《易》曰："王命三驱，失前禽也。"言顺而向我者，纵而弗禽也。《书》曰："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言能生斯民者，民所归也。丞相杖钺专征，于国有大功，为勋；于民有大惠，为德。勋德之盛，卓冠前古，杭民千万，均受渥赐，莫知所报。士民率请伐石为勋德碑，昭示无极。铭曰：皇元受命，光宅九区。旋乾转坤，驾唐轶虞。至元建号，混合舆图，一统之盛，亘古所无。赐钺推毂，密勿都俞。干戈所指，仁义与俱。岂其得已，烦我师徒。宇宙磔裂，欲同其殊。匪兵不服，匪氓敢屠。不亟不徐，南邦是徂。审势效顺，尔箪尔壶。尔货弗掠，尔孥弗俘。江之广矣，亦既桴止？天之所与，将焉逋止？相臣曰：嘻！我息尔孚，不杀不贪，申令前驱。百城安堵，于楚于吴。杭民千万，易惧为娱。大勋盛德，可镌可摹。千万斯年，以侈庙谟。至元十三年二月日，四明史周卿撰，宣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汪宋英、省选耆老陈相实、耆老顾德荣、耆老班首喻震宗等立石。

右碑至元十三年丙子春二月，建于杭之行中书省，以纪殊绩。岁月浸久，适毁于火。士民追念，合词祈请，拟复旧观。省府重嘉其请而矜从之，乃稍润色其辞，重立斯碑。山可磨，谷可堙，此德此勋天地存。至元三十一年春三月望日，少中大夫、杭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寇元德谨跋，并书丹篆额。

# 元朝征缅录

〔元〕佚 名撰 董文武整理

《元朝征缅录》一卷，一名《皇元征缅录》，元佚名撰。内容记元世祖、成宗时，与缅甸往来及战争事，实即《经世大典·政典·征伐》缅甸条。所载多与《元史·缅甸传》相同，盖明朝修《元史》，即用此书作为蓝本。唯大德二年（一二九八）以下《元史》记载过于简略，此录足补《元史》所未备。该书见于《国朝文类》所收虞集《经世大典序录》中，为研究元代中缅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有《守山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缅，不至。

十四年春，缅人犯边，偏将忽都、土官信苴日辈大败之。十月，行省遣纳速剌丁破其三百余砦，然皆方面疆场之事。

二十年，始诏宗王相吾答儿往征，破其江头城。

二十二年，乃议纳款，贡方物。既其王为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

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复擅废立。

四年，命宗王阔阔、云南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师问罪，功不就而还。臣作《政典》，见高丽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乱，今缅亦似之，皆蕞尔国而屡有弗靖，至烦朝廷兵镇抚，可怜哉！

至元八年，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遣乞台脱因等使缅，招其内附，不得见其王，见其臣下，遣价博者偕来。

十年，以乞台脱因充礼部郎中，与勘马剌失里及工部郎中刘源、工部员外郎卜云失充国信使副，持诏往谕，征其子弟大臣来朝。

十二年四月，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言金齿人阿郭，知入缅三道，一由大部马，一由缥甸，一由阿郭地，俱会缅之江头城。又阿郭亲戚阿提犯在缅掌五甸，各万余，欲内附。阿郭愿先招阿提犯及金齿之未降者，为引导。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返，必须征讨。圣旨姑缓之。十一月，云南省始报："差人探伺国信消息，蒲贼阻道。今蒲人渐多降者，道稍通，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国使已达缅，俱安。"

十四年三月，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腾越、永昌之间。时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总管信苴日、总把千户脱罗脱孩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之未降部族，驻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昼夜行，与缅军遇一河边，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我军仅七百人。缅人前乘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负战楼，两傍挟大竹筒，置短枪数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击刺。忽都下令："贼众我寡，当先冲河北军。"亲率二百八十一骑为一队，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骑傍河为一队，脱罗脱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一队。交战良久，贼败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塞门，旋泞而退。忽南面贼兵万余，绕出我军后。信苴日驰报，忽都复列为三阵，进至河岸，击之，又败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日暮，忽都中伤，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额，不及而还。捕虏甚众，军中以一帽或一两靴、一毡衣易一生口。其脱者，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而官军负伤者虽多，惟一蒙古军击获一象，不得其性，被击而毙，余无死者。十月，云南省遣某道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军三千八百人征缅，至江头，深蹂酋首细安立砦之所，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秃、磨欲等三百余砦土官曲腊、蒲折民四千，孟磨、爱吕民一千，磨柰、蒙匡、黑答、八剌民二万，蒙古甸、甫禄保民一万，木都弹秃民二百，以天热还师。

二十年十一月，王师伐缅，克之。先是，诏宗王相吾答儿、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将

兵征缅。二十年九月一日，大军发中庆。十月二十七日，至南甸，太卜由罗必甸进军。十一月二日，相吾答儿命也罕的斤取道于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头城，断缅人水路；自将一军，从骠甸径抵其国。十一日，与太卜军会。十三日，令诸将分地攻取。十九日，破其江头城，击杀万余人。别令都元帅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积粮饷以给军士，遣使持舆地图奏上。

二十二年十一月，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来纳款，为孟乃甸白衣头目觧塞阻道，不得行，遣胆马宅者持信搭一片来告。缥甸土官匿俗乞报上司免军马入境，匿俗给榜遣胆马宅，回江头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报镇西、平缅、丽川等路宣慰司、宣抚司，差三掺持榜至江头城，付阿必立相、忙直卜弄二人，期以两月领军来江头城。宣抚司率蒙古军至骠甸，相见议视事。阿必立相先乞言于朝廷，降旨许其悔过，然后差大官赴阙。朝廷寻遣镇西平缅宣抚司达鲁花赤兼招讨使怯烈使其国。

二十四年正月，缅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执，囚于昔里怯答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与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同为逆。云南省请今秋进讨，奉旨不听。既而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始平定，岁贡方物。

大德元年，缅王遣其子僧加八的来朝，赐王爵印，封僧加八的为世子。

二年，云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登笼国，其国王遣其舅兀剌合、兀都鲁新合二人从管竹思加赴阙。二月至蒲甘，缅王帖灭的令可瓦力引军登舟，缚去兀剌合、兀都鲁新合，劫掠贡物以去。六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缅人阿只不伽阑等来言："旧缅王帖灭的实行劫夺于尔，今已去位。邹聂为王，遣我辈召尔，议遣人赴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邹聂曰："帖灭的引八百媳妇军破我甘当、散当、只麻剌、班罗等城，又劫夺尔登笼国人物。尔等回朝，不知其故，必加兵于我。今帖灭的已废，特差大头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贡入朝。"又移文云南省，称："木连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佩大牌子，为官人。初实无罪，前缅王欲杀之。圣旨令安治僧民，前缅王却通叛人八百媳妇，引兵来，坏甘当、散当、只麻剌、班罗四族百姓，又劫夺登笼国贡物。是故阿散哥也、阿剌者僧吉蓝、僧哥速等废前缅王，令我为王。"行省以闻。

三年八月，太公城总管细豆，移文江头站头目逮的剌必塞马加剌，言"阿散哥也兄弟三人领军三万，谓答麻剌的微缅王及其世子曰：'自归大元之后，使我多负劳费。'杀缅王以下世子、妻妾、父师、臣仆百余人。云南行省问其持文书来者，我文哥言缅王就弑时，谓阿散哥也曰：'我祖以来，不死于刃，可投我水中或缢死。'遂缢之。埋死所屋下，七日风雨不止，梦其国人曰：'吾埋不得其地，若焚尸弃骨于水，则晴。'从之，果然。我文哥出十余日，又闻世子及逃出次子之母，与父师、臣仆，与前此随国信使，留缅回回、畏吾儿、汉人百余辈，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是月，缅王之子古马剌加失八飒耽八者里及其师来奔，陈辞于云南省，乞复仇。大概谓"阿巴民叛，缅王乞师朝廷伐定之。叛人怒，谓王求军杀掠我为人奴，遂修城聚兵，谋废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剌者僧吉蓝从人，相继从叛者，杀害密里都邦加郎等族，王谓其兄阿散哥也：'可劝汝兄弟勿尔。'对曰：'我说必听。不听，我亲伐之。'王悉以其民付，阿散哥也因此力众遂生二心。王执而囚之。僧哥速等于不甘雨宿吉老亦之地，筑大城拒守，水陆进兵，来逼蒲甘。王释阿散哥也，令百官乘象、马从阿散哥也出见。僧哥速等夺象、马，掠百官，求钱物，烧城池，锁王足，置豕牢中，分其妻妾。王为皇帝奴，冤苦如此，望拯救。"云南行省左丞忙兀都鲁迷失又上言："缅王归朝十一年矣，未尝违失。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缧绁，又通新王之母，据旧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实，亦当奏从朝廷区处。乃敢擅权废立，岂有此理！今其子来求救，且小甸叛人劫虏官民，尚且赴救。答麻剌的微王乃上命为国主，叛臣囚之，岂可不救，抑使外国效尤为乱，将至大患。"行省以闻。已而又闻新主亦被弑，阿散哥也篡立，九月中书闻于上。上曰："忙兀都鲁迷失之言是也，速议奏行。"十二月，阿剌哥也犯边，攻阿真谷、马来城，距太公城二十里驻兵，寻退。

四年正月，召忙兀都鲁迷失赴阙议兵事。五月，故缅王婿马来城土官纳速剌上言："大德元年朝廷遣尚书教化迪伴送世子僧加八的还国，国王集众听诏，惟阿剌者僧吉蓝、僧哥速不至。二年二月，二人兴兵叛，来驻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谕叛贼之兄阿剌哥也曰：'尔二弟不听诏，又敢为乱。尔今退兵，从命则已，否则是尔同谋。'阿剌哥也谕之，不从。王遂囚阿剌哥也。二人引兵逼城，王遣纳速剌等出战。纳速剌败，被禽。王令国中诸僧出谓二人曰：'毋徒苦百姓，尔欲害我乎？若无此心，当释尔兄，复乃职。否则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岂有异心。如不信，请如大寺为重誓。'从之。誓毕，释之，贼退，纳速剌亦得归。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执王及世子僧加八的、次子朝乞力朝普，囚于木连城，凡十有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剌哥也令弟阿难答速杀缅王并二子，余子康吉弄古、马剌加失巴遁去。放世子于

蒲甘而夺其妻。又分据王妻妾，共立王孽弟邹聂，方十六岁，诛不附己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真国、马来两城，纳速剌逃来。”五月十五日，中书枢密奏征缅事，忙兀都剌迷失请用六千人。臣等谓缅与八百媳妇通好，力大，非一万人不可。奉旨所拟犹少，可增为一万二千人。又奏忙兀都鲁迷失乞与薛超兀儿、刘都元帅德禄同事，及求云南土官高阿康从军。又请命亲王阔阔监军，以振兵威。皆从之。上曰：“阔阔虽去，勿令预事。”四年闰八月，云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发军中庆，期至大理西永昌腾冲会集。十月入缅。十二月五日至马来城大会。十五日，至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所守木连，三城相接。贼出战，败之。贼闭门拒守。忙兀都鲁迷失、刘左丞据城东北面，薛超兀儿、高阿康参政据西面，正南无军守之，贼日出战，城内四面立三梢单，梢炮向外攻击。官军寻立排沙围其城。

五年正月，分军破其石山寨，又召白衣催粮军二千助围其城南。十九日，城上发矢石擂木，杀官军五百余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余人呼曰：“我非叛人，乃皇帝良民。以缅王作违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饮药而死，非我等杀之。我等蒙古人无甚作恶，若许我投降，省官鉴之。”贼遂使人持金银礼物出见，省官谕贼：“三人亲出方可，不然难信。若一年不出，我军亦住一年。”贼竟不肯亲出。二十七日，万户章吉察儿等，状陈：“天热瘴发，军劳苦不还，实惧死伤获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若明白有旨，孰敢不住？在口法传圣旨勿行，我等今当回军。”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议军事，章吉察儿等俱领军起营回。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国城，追及章吉察儿等。忙兀都鲁迷失移文，称：“大事未成，岂可回军？若尔等果不肯住，可留一半军或三千当职当住夏守贼。”平章薛超兀儿、刘左丞、高参政皆言：“平章可住，我辈亦可住。我辈皆愿住夏。”遍告军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省官，诉：“贼拘我于木连城，今始放出。若大军五日不回，必出降。惜乎回早！”章吉察儿等宣言：“病军皆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无可议者。”分省官命追回先行军，皆言：“已去远，何可及？”次日，将校皆回。分省官亦由蒙来路归。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上言：“贼兵困屈，旦夕出降。参政高阿康、土官察罕不花、军官章吉察儿等同称：‘军多病，不可住，拟合回军。’下令留之，不听。恃亲典兵权，引军而回。彼既行矣，分省亦不能住。”又言：“朝廷所立缅王，已送至其父旧所居城中，报贼胁从者已少，皆从我矣。若可住，当遣人再报。若不可住，我亦走出。”又言：“贼馈阿康酒食，阿康受之。疑是宝货。又军回五程，阿康出银三千两曰：‘此阿散哥也赂诸将校者。’薛超兀儿等言：‘此银尔实受之，我辈未尝知也。欲与诸将，尔自处之。’盖因阿康与察罕不花等预此行，故攻不成，乞置对以惩后。”八月八日，丞相完泽等奏奉旨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云南杂问之，盖自宗王阔阔、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左丞刘德禄、参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将校，幕官令史，皆受贼赂。难瓜已至兵中，复纵之。共为金八百余两，银二千二百余两，遂不能号令偏裨。阿康因与察罕不花令诸将抗言不能住夏，擅回，阿康、察罕不花伏诛，忙兀都鲁迷失前死，薛超兀儿、刘德禄遇赦，皆追夺宣敕，永不叙用。忙兀都鲁迷失子不得荫，首沮军事，万户咬咬忽都不丁、千户脱脱木儿，真决有差，皆夺所居官，籍其家产之半。余将校各以轻重被笞。察罕不花者，丽江路军民宣抚使也。

# 拊 掌 录

[元] 元　怀撰　陈　虎整理

《拊掌录》一卷，旧题元人撰，不著姓氏。《说郛》题为元怀撰，暂从之。元怀，生平事迹不可考。作者搜集五代至宋朝的社会名流如王溥、司马光、沈括、李觏等人的逸闻趣事三十四则，形象地刻画出这些历史人物生动活泼、诙谐滑稽的性格特征，使他们更富有生活气息。本书有《说郛》、《古今说海》、《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古今说海》本为底本。

东莱吕居仁先生作《轩渠录》，皆纪一时可笑之事。余观诸家杂说中，亦多有类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录》。不独资开卷之一笑，亦足以补"轩渠"之遗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輾然子书。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周观察使，致仕。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耳。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孩儿辈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司马温公屡言王广渊，章八九上，留身乞诛之以谢天下，声震朝廷。是时，滕元发为起居注，侍立殿均。既归，广渊来问元发："早来司马君实上殿，闻乞斩某以谢天下，不知圣语如何?"元发戏曰："我只听得圣语云：'依卿所奏'。"

叶涛好弈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宁后，茶禁日严，被罪者众，乃目茶笼为草大虫，言其伤人如虎也。

熙宁间，蜀中日者费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谓之卦影。其后转相祖述，画人物不常，鸟或四足，兽或两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为怪以见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蹑朝靴，绀缘，朋从目为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刘贡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怜已矣。"众愕问，云："死矣，盆成括也。"

石资政中立，好诙谐，乐易人也。杨文公一日置酒，作绝句招之。末云："好把长鞭便一挥。"石留其仆，即和曰："寻常不召犹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挥。"其诙谐敏捷类如此也。又尝于文公家会葬，坐客乃执政及贵游子弟，皆服白襕衫，或罗或绢有差等。中立忽大恸。人问其故，曰："忆吾父。"又问之，曰："父在时，当得罗襕衫也。"盖见在执政子弟服罗，而石止服绢。坐中皆大笑。

昔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小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绝倒。

刘贡父尝言，人之戏剧，极有可人处。杨大年与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戏侮之。一日，梁谓大年曰："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朱于后亟摇手曰："不要与。"众皆笑其敏。虽一时戏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觏，字泰伯，盱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饮酒，作古文弥佳。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泰伯家酿亦熟，然性介僻，不与人往还。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见诗，大喜，留连数日，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无何，酒尽，乃辞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闻

之，再往，作《仁义正论》三篇，大率皆诋释氏。李览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后极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怀。"闻者大笑。

张文潜尝言，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担。有一士人，尽掊其家所有，约百余千，买书将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书目阅之，爱其书，而贫不能得。家以数古铜器，将以货之。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见喜甚。乃曰："毋庸货也，我将与汝估其直而两易之。"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讶夫之回疾。视其行李，但见二三布囊，磊磈然，铿铿有声。问得其实，乃詈其夫曰："你换得他这个，几时近得饭吃?"士人曰："他换得我那个，也几时近得饭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绝倒。

鲁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诗文投贽，守必取质于鲁直而报之。一同人投诗，颇纰缪，守携见鲁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鲁直阅诗，良久无语。太守曰："此诗不知酬以几何?"鲁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库送与四两干艾，于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问曰：'尔后敢复凑分耶?'"同人竟无所济。

科场进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国学试策，问体貌大臣，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体者；若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谓文、富丰硕，冯、沈美少也。刘原甫遂目沈、冯为"有貌大臣。"又，欧阳永叔主文，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有进士散句云："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时哄堂大笑。

李廷彦曾献《百韵诗》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恻然悯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对属亲切耳。"上官笑而纳之。

欧阳公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黄裳酷嗜烧炼。晚年疾笃，喻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复以大缸覆之，用铁线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缝，置之穴中，足矣。"

许义方之妻刘氏，以端洁自许。义方尝出，经年始归。语其妻曰："独处无聊，得无与邻里亲戚往还乎?"刘曰："自君之出，惟闭门自守，足未尝履阈。"义方咨叹不已。又问："何以自娱?"答曰："惟时作小诗以适情耳。"义方欣然，命取诗观之。开卷第一篇题云："月夜招邻僧闲话。"

孙巨源内翰，从刘贡父求墨，而吏送达孙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让刘。刘曰："已尝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误留也。以其皆姓孙，而为馆职，故吏辈莫得而别焉。刘曰："何不取其髯为别?"吏曰："皆胡，而莫能分也。"刘曰："既是皆胡，何不以其身之大小为别?"吏曰："诺。"于是馆中以孙莘老为大胡孙学士，巨源为小胡孙学士。

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嬉游。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讪谑，题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众中有少年，勇于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辞，乃命撤乐及屏去群妓。后劝酬及少年，少年詈士人曰："败一席之欢，皆君也。正所谓不自殒灭，祸延过客耶!"宾主为之哄堂。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赵阅道罢政闲居，每见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书贽见，公读之终卷，正色谓士人曰："朝廷有学校、有科举，何不勉以卒业，却与闲退人说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后再往，门下人不为通。士人谓阍者曰："参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阍者曰："寻常来见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这领白襕，直是不直钱财。"阍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辍不得些少来看孔夫子面。"人传以为笑。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处。"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潜大笑。

孝皇圣明，亦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辞，有宦者奏知，来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寿皇问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语云，裹上幞头西字脸，恐官家见了笑，只得先奏。"所谓知州者，面大而横阔，故有此语。来日上殿，寿皇一见，忆得先语。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读，容朕宫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来天颜甚悦，以某奏札称旨。"殊不知西字脸先入之言，所以动寿皇之笑也。

绍兴九年，虏归我河南地。商贾往来，携长安秦、汉间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价。故人王锡老，东平人，贫甚，节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语共游，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顾无一字可辨，王独称赏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

"某知之，是名没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笃也。"一笑而散。

张文潜尝云，子瞻每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谓汤燖了王羲之也。文潜戏谓子瞻："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子瞻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文潜曰："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文潜曰："毕竟用得不当。"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魔。"盖文潜时有仆曹某者，在家作过，亦失去酒器之类，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会也。满座大輾。

哲宗朝，宗子有好为诗而鄙俚可笑者。尝作即事诗云："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或问诗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于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尝灼艾，诸内侍欲娱上，或举其诗，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罢。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而复惧内。妇翁死，哭于路。其孺人性素严，呼入穗幕中。诟之曰："路哭，何因无泪？"渐曰："以帕拭干。"妻严戒曰："来日早，临棺须见泪。"渐曰："唯。"计既窘，来日，以宽巾纳湿纸置于额，大叩其额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妻惊曰："泪出于眼，何故额流？"渐对曰："岂不闻自古云水出高原。"闻者大笑。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乞只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仆人也。"杖而遣之。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至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家，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驺卒得之，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给坐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梗，士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寇忠愍令乞诗于魏处士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座客大发一噱。

张丞相好草圣而不工，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其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丞相熟视久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授昌州倅，议者以去家远，乃改授鄂州。渊材闻之，乃吐饭，大步往谒见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渊材怅然曰："谁为丈丈谋。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惊曰："供给丰乎？"曰："非也。""民讼简乎？"曰："非也。"曰："然则，何以知其佳？"渊材曰："海棠无香，昌州海棠独香，非佳郡乎？"闻者传以为笑。

石曼卿癖于酒，谪仙之才也。然善戏，尝出游报宁寺，驭者失控，马惊，曼卿堕马，从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观，意其必大诟怒。曼卿徐着鞭，谓驭者曰："赖我是石学士也，若瓦学士，岂不破碎乎？"

王荣老尝官于观州，罢官渡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箧中蓄奇物，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献之，不可。又以端石砚献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帐献之，亦不验。夜卧念曰："有黄鲁直草书扇，题韦应物诗云：'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即取视。惝恍之间曰："我犹不识，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对展。南风徐来，帆一饱而济。吾意江神，必元祐迁客鬼为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书此可发一笑。

# 古杭杂记

[元] 李东有撰　王守正整理

《古杭杂记》一卷，旧题元代李东有撰。李东有，生平事迹不详。书中所记凡十九条（《四库全书总目》谓"所记凡四十九条"，不知何据），多为南宋理宗、度宗时的朝野杂记，抨击时政和官场的黑暗，描摹衰世的世人心态、社会风气，揭露权奸弄权误国等内容。本书有《历代小史》、《古今说海》、《学海类编》本。这次整理以《古今说海》本为底本。

理宗庚申，贾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诗云："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着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晋郭璞《钱唐天目山诗》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唐。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及高宗中兴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骚动，时有建迁跸之议者。未几，宋鼎遂移。有人作诗云："天目山前水啮矶，天心地脉露危机。西周浸冷觚棱月，未必迁岐说果非。"

开禧韩侂胄开边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学有诗云："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

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题于壁曰："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

宝庆丙戌，袁樵尹京，于西湖三贤堂卖酒。有人题壁曰："和靖东坡白乐天，三人秋菊荐寒泉。而今满面生尘土，却与袁樵课酒钱。"

太学服膺斋上舍郑文，秀州人。其妻寄以《忆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罗袜行花阴。行花阴，闲将梅带，细结同心。日边消息空流泪，画眉楼上愁登临。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今。"此词为同舍见者传播，酒楼妓馆皆歌之。以为欧阳永叔词，非也。

婺州刘鼎臣赴省试。临行，妻作词名《鹧鸪天》云："金屋无人夜剪绘，宝钗翻过齿痕轻。临行执手殷勤送，衬取萧郎两鬓青。听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时情。明年宴罢琼林晚，酒面微红相映明。"

易祓，字彦章，潭州人。以优校为前廊，久不归。其妻作《一剪梅》词寄云："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对鸳鸯。"

三山萧轸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妇。同舍张任国以《柳梢青》词戏之曰："挂起招牌，一声喝采，旧店新开。熟事孩儿，家怀老子，毕竟招财。当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门买呆。自古道：正身替代，见任添差。"

理宗朝，尝欲举行推回亩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贾似道当国，卒行之。有人作诗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又有作《沁园春》词云："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述何县何乡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来未必然。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须经理，万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后，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贺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鸡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项羽庙在临安近郡三衢十八里头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庙。人有诗曰："赢秦久矣酷斯民，羽入关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遗庙毁，咸阳三月是何人。"

净慈寺，乃祖宗功德院。侧有五百尊罗汉，别创一田字殿安顿，装塑雄伟。殿中有千手千眼观音一位，尤为精制。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用黄罗为幙，幙之旁置签筒一座。其像侧身偃蹇，便腹斜目，觑人而笑。临安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点祷，以手摩其腹，云有感应。日积月久，汗手

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鉴。邪说诬民如此！又假此以为题化之端，敛掠民财，不可胜计，其无忌甚矣。

史弥远作相时，士夫多以钻刺得官。伶人俳优者，一人手执一石，用一大钻钻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击其首曰："汝不去钻弥远，却来钻弥坚，可知道钻不入也。"遂被流罪。

旧传三岁拜郊，或明堂大礼，所有在前误国奸臣首级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盖讹传谓以污秽之物祭之，其实乃少牢也。其文云："国家于三年恩霈。汝虽误国，然今亦不忘汝之旧，特用以祭。"缪传若此，岂朝廷宽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丧之家，命僧为佛事，必请亲戚妇人观看。主母则带养娘随从，养娘首问来请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请者曰："有。"则养娘争肯前去。花鼓棒者，谓每举法乐，则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轮转抛弄。诸妇人竞观之以为乐，亦诲淫之一端也。

贾似道母两国夫人，本贾涉之贱妾。嘉定癸酉，涉为万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县宰陈履常，新淦人也。涉与之通家往来，以情告之，遂相与谋。陈宰令其妻过丞厅之次，诸妾环侍，谈话间，因语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择用。"陈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许之。即随轩以归县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于县治。贾承檄往他郡归，谒于宰，始知之，终不复入丞厅。后改任，虽携似道归乡，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镇维扬，子母方得聚会，享富贵数十年。咸淳甲戌，以寿终。似道归越治葬，朝士贵戚设祭馔，以相高为竞，有累至数丈者。装祭之日，以至撅死数人。送葬者值水潦，不问贵官，没及腰膝，不得自便。虽理宗、度宗山陵，无以过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溃师。

宝祐乙卯，御史洪天锡劾内臣卢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笔御史丁大全除司谏，御史陈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锡遂左迁。时天下目丁大全、陈大方、胡大昌为三不吠之犬。

温陵吕中作《国史要略》，谓南渡之后，一坏于绍兴之桧，再坏于开禧之韩，三坏于嘉定之史。愚亦谓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坏于嵩之，再坏于大全，三坏于似道也。相之坏国如此哉！

# 吴中旧事

[元] 陆友仁撰　陈　虎整理

《吴中旧事》，元陆友仁撰，共一卷，书中所记其乡里轶闻旧迹共九十三条，其中如辨吴会、吴下之名及陆贽墓、张籍宅和令坊高彪碑之类，可补地志之不足，再如所记陈长方、潘兑事和朱勔事亦可补史之不足，颇具史料价值。本书有《墨海金壶》、《涵海》、《丛书集成初编》本等。这次整理以《墨海金壶》为底本。

## 卷　一

吴中山水清嘉，衣冠所聚，今其子孙往往沦落而无闻，其遗风余俗，邈不可考。故因暇日，参记旧闻凡一百余事，庶资郡乘之万一云尔。

李育，字仲蒙，吴人冯当世榜第四人登第。能为诗，性高简，故官不甚显，亦少知之者。与大父晁公善（按大父上疑有脱字），尤爱其诗。先君尝得其亲书《飞骑桥》一篇于晁公，字画亦清丽，以为珍玩。诗云："魏人野战如鹰扬，吴人水战如龙骧。气吞魏王惟吴王，建旗敢到新城傍。霸主心当万夫敌，麾下苍皇无羽翟。涂穷事变接短兵，生死之间不容息。马奔津桥桥半彻，汹汹有声如地裂。蛟怒横飞秋水空，鹗惊径度秋云缺。奋迅金羁汗沾臆，济主艰难天借力。艰难始是扶主时，平日主君须爱惜。"

蒋侍郎堂，家藏《杨文公与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纸，有折痕。记其略云："昨夜有进士蒋堂，携所作文来，极可喜，不敢不布闻，谨封拜呈。"后有苏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蒋不知何从得之，在其孙彝处。

程光禄师孟，吴下人。乐《易》，纯质，喜为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吴语，与王荆公有场屋之旧，荆公颇喜之，晚相遇犹如布衣时。自江州致仕归吴（按：《宋史》师孟致仕在知青州之后，此云江州，恐误）。适荆公在蒋山，留数日，时已年七十余。荆公戏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犹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无隐情也。

苏子美云："吴中渚茶野酝，足以销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遂终此不去。"

诸询，字永叔，隐君子也，乡人罕识之。章丞相、程光禄，尤与之厚善。

林德祖虑云："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诸父奉王大母来居于苏，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带城桥儒学坊，为吾家榜也。横山之宝华，华山之博士坞，吾家三世之所葬也。"华山有智显寺，宋绍圣四年，知枢密院事林希请为功德寺，遂加"慈颜"之额，林氏墓在寺后。穹窿寺，有米元章题草书壁，高宗尝欲取去，有状免不曾移徙（按卢熊《苏州府志》云：寺旧有米芾大书诗两壁，今毁不存矣。又《吴郡志》载吴中谶语曰：穹窿石移，状元来归。淳熙初，山中大石，一夕自东徙西。吴县黄由遂状元及第云云。此段文不连属，疑有说误）。

林枢密，家在宝华山下，故书手泽，多为人所得。余家藏其手书《左传训练》二帙，末有题字云："姑苏林子中借录，于家藏。辛卯仲秋中浣，岁大水，霖雨不止（按，此下疑有脱文）。

绍兴中，有于古冢得故外黄令高君碑。隶书残缺，乃东汉高彪。《汉书》传云："彪，吴郡无锡人，后迁内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彪到官，有德政。上书荐县人申屠蟠等，卒于官。"史以外黄为内黄，误矣。当以墓碑为正，稿简赘笔（按，《宋诗纪事》：章渊作槁简赘笔，原本讹槁简为桥兰，今改正)。《隶释》云："绍兴中，吴郡取土于郭外而得之，今碑在郡斋。"章伯深渊言，吴中风俗，上元夜，铙鼓歌吹喧街市，谓之"旱划船"。

龙溪曾旼彦和会稽贺铸方回，二家书最多，其子献之朝，各命以官。皆经彦和方回手校，二家并居郡中。今西山羊肠岭，有彦和之父墓碑。

范文正公长子监簿纯佑，自幼警悟，明敏过人，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边，凡虏情机

事皆豫遥知，盖出神至虏廷而得之，故公每制胜料敌如神者，监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为人所惊，自此神观不足，未几而亡，时甚少也。张子贤闻之公之族子闫彦和云。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异者，尽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间珍木，亦遭发凿，山林所余，惟合抱成围，或拥肿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至庚戌春，宣抚使周望留姑苏，诸将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尽栋梁之材，析而为薪，莫敢如何，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时之厄耶！

宣和间，朱勔应奉进为节度使。子汝贤庆阳军承宣使，汝功静江军承宣使，汝文閤门宣赞舍人，弟绩閤门宣赞舍人，汝挝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汝舟明州观察使，汝明荣州刺史，孙绨、绎、约、绚、纬、绶（按原本绶作绥，今改正）并閤门宣赞舍人，绰、绅并閤门祗候。一时轩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初，籍其家，悉追夺，窜岭表。

宣和癸巳春，勔采石太湖鼋山，得一石长四丈有奇。广得其半，玲珑嵌空，窍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郡宅后池光亭台上，有白公桧，世传白乐天手植也。创造二大舟，费八千缗以献。时常润间河渠浅淤，重载不前，乃先绘图以闻宸翰，赐石名"神运昭功，敷庆万年之峰。"是秋，方至京师，诏置于艮岳。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金兵陷平江府，两浙宣抚使周望，移兵退保昆山县，泊舟马鞍山下湖边，吏方用印，忽有风旋转入舟，印与文移，尽卷入水，相视骇愕。使水工探之不获，望惧北兵之来袭也，欲急走屯通惠镇，为失印所挠，留吏求之。吏祷于马鞍山神曰"静济侯"者曰："苟不获，将得罪，必焚庙而行。"县宰亦惧，乃作堰捍水，以踏车涸之，畚插如云，凿数尺，始得之，已沦亡泥中矣（《墨庄漫录》）。

《新唐书》载："张籍，和州乌江人。"而张洎作《张司业诗序》云："籍，苏州吴郡人。"二者无可考证。今乌江县有张司业宅，则疑传载为是。余因以诗集考之，有《赠陆畅》诗云："共踏长安街里尘，吴州独作未归身。胥门旧宅今谁住（按：原本吴州，作吴门。谁住，作谁在。今从本集改正），君过西塘与问人。"由是可知，籍，吴人无疑矣，抑亦尝寓乌江耶？

府署之南，名吴会（黄外反）坊，按《后汉·蔡邕传》，"亡命江海，远迹吴会。"（音与会计之会同。）注：引会稽高迁亭竹椽为笛事。又，诸葛孔明说荆州形势曰："东连吴会。"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石崇论伐吴之功曰："吴会僭逆。"指言孙氏，则吴会当是吴郡，与会稽犹言吴越也，盖不独谓姑苏。今坊名"吴会"，未知何据而，然《前汉·吴王濞传》："上患吴会轻悍"，即吴郡，会稽也。

吴郡多谓人为呆子，《唐韵》云："呆，小犬痴不解事者。"

庆历间，安定胡先生在吴学，苏子美被诬，退居沧浪亭，太常博士陈虞卿，壮岁致仕而归，吴人称三贤人。胡先生以教子美以文，虞卿以行，名重天下。

程若筠，吴中道士，善画，尝召至京师。

秀峰寺西二十里，至三洋，有福林寺。寺门石幢，刻唐咸通年。又云，上当庆忌尼寺。盖寺旧名云，字已漫灭。

吴农忌五月甲申、乙酉雨，则大小麦不收。谚云："甲申犹自可，乙酉怕杀人。"

范致能有《会散夜步》诗云："忘却下楼扶我谁，接罹颠倒酒沾衣。贪看雪样满街月，不上篮舆步砌归。"步砌，吴语也。

"雕檐绮户，倚晴空如画，曾是吴王旧台榭。自浣纱人去后，落日平芜，行云断，几见花开花谢。凄凉栏干外，一簇江山，多少图王共争霸。莫闲愁，金杯潋滟，对酒当歌。欢娱地，梦中兴亡休话，渐倚遍，西风晚潮生；明月里，鹭鹚背人飞下。"余每登姑苏台，读潘庭坚《柱间洞仙歌》，辄徘徊不忍去。元统三年冬，郡守济南张侯新，修北台，易去旧柱，遂不复存。庭坚，淳祐中尝为浙西茶盐司幕干官。邓道枢，字应叔，绵州人。端平甲午，随魏文靖公舟下瞿塘峡，越五年抵吴（案：此下疑有脱文）。

僧妙应者，俗姓童，乡人呼为童和尚。妙于刻石，居隆兴寺，尝模庐山王翰须菩提像刻寺中，其碑阴，作天台五百尊者，笔法奇古。又于虎邱，作石观音像，亦佳。淳熙中人。

五柳堂者，胡公稷言所作也。其宅乃陆鲁望故址，所谓临顿里是也。

杨懿儒（按：《吴郡志》儒，作孺），字彝父，其先浦城人。与方子通同时，号吴中二老。

杨友夔，字舜韶，有文行。许彦周云："舜韶，长仆十余岁，向同在姑苏时，盗发孙坚墓。杨作诗云：'阖闾城南荒古丘，昔谁葬者孙豫州。久无行客为下马，时有牧童来放牛。'呜呼！舜韶今亡矣。他诗皆工，必可传世也。"

孙实，字若虚，郡人。少负俊声，特好滑稽，谈笑有味，壮游乡校，同舍多出田里富家，以孙之贫，不甚加礼。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因作《牛秀才赋》嘲之。中有云："腰带头垂，尚有田单之火；幞头角上，犹闻宁戚之歌。"赋成，闻者绝倒。是时，乐圃先生朱长文为州学教授，命其父训饬之。遂发愤，适京师入太学，登第而归，仕至朝奉大夫、知光州卒。

丁晋公，自光州归葬华山，所居在大郎桥。堂宇甚古，有层阁数间临其后。诸孙德隅善篆，亦工于四六。

郑宣徽戬，字天休，居皋桥，葬横山。

林概，字叔平，本长乐人，徙居吴中。有子六人，曰：希，字子中；旦，字次中；邵，字才中；颖，字传中，相继俱登科级。二早卒，希为知枢密院

事，谥文节；旦为殿中侍御史；邵为显谟阁学士，谥正肃；颖为光禄卿。希之子虚，中词科；旦之子虑，亦登第，有文行；邵之子摅，赐出身，为中书侍郎。近世儒门之盛，必推林氏云。

王仲言闻之陈齐之云："林叔平，仁宗朝老儒也。其子希、旦、邵、颖俱擅克家之业。叔平没时，有二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长，两兄乃析其名，示不忘父训。曰希、曰旦、曰邵、曰颖，后皆为闻人，号衣冠名族。"

叶少蕴云："今言平江府为吴下。《灌婴传》云：'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吴郡，盖平江也。下，概言之：犹稷言稷下，敖仓言敖下云尔。"

潘勺，字叔治，登第，为吴兴都椽，后绝意禄仕，遍游天下佳山水，有雁荡百咏，自号"癸甲先生"。或问其故。曰："终始之义也。"后，果以癸日卒，甲日殓。

叶少蕴又云："吾乡有老儒方惟深者，字子通。能诗，尝为王荆公所知，用意精苦，所居陋巷，终日闭门，遇有诗思，即又闭其室，步行其中，引手瞑目，若与人语，或空中搏拿跳跃，故里人戏之为方捉鬼。子通尝径造一园亭，不遇主人，自盘礴终日。因题诗壁间云：'何年兀突亭前石，昔日何人种松柏。乘兴闲来就榻眠，一枕清风君莫惜。城西今古阳山色，地中谁有千年宅。来往何必见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如此。释仲殊，一日访子通，留诗云：多年不见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树东。依旧清源无长物，只余松桧养秋风。'可见其清简矣。"

陈长方，字齐之，其先长乐人。父侁，字复之，娶林大卿旦之女。大云翁虑之妹。与陈莹中交甚契，莹中谪廉州，侁以书贺之，至千余言，由此得罪。又尝从游定夫，深得治气养心、行已接物之要，故其子亦为道学之士。齐之因外家居于步里，终日闭户，研究经史，号"唯室先生。"有《步里客谈》、《汉唐论》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号二陈。

章氏，本建安人，郇公之裔。后徙居于吴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质夫枢密，家州北，两第屹然，轮奂相望，为一州之甲，吴人号"南北章"以别之。

吴郡城北五六里，有一大冢，在官塘之西。相传为唐陆宣公墓，故其地名陆墓，水名陆塘。淳熙间，有于墓傍得遗刻，与所传合，郡人周虎、张震发皆纪其事。或者谓，公虽郡人，生于嘉兴，自贬忠州别驾，薨于忠州，其丧不曾还。吴嘉兴宝华寺，乃公故宅。按：《忠州图经》"陆宣公墓，在玉虚观南三十步，岂尝藁葬于此。"又谓"公已归葬，而忠州特设虚冢尔。"

郡治之东，有和令坊，今名槐树巷。或以为杨和王存中所居而然。非也，按《图经》，在唐季已有此名。绍兴初，杨始籍为园，垂三十年，杨方进封和国，虽事偶合，亦先兆也。

史发运宅，在带城桥。淳熙初，宅成，计其费，一百五十万缗，仅一传，不能保，僦直十万缗，久不售，后为丁季卿以一万五千缗得之。绍定末，丁又不能保。赵汝櫄来，为浙西提刑宫，占为百万仓和籴场。故老说，发运初归时，舳舻相衔，凡舟自葑门直接至其宅前。用发运司按纸粘窗，煮粘面六七石，自后仅易目前耳（按：此句语意未明，似有脱文）。万卷堂环列书四十二厨，写本居多，始则论斤买为故纸，其后，势家每厨止得一十千，席卷而去。

范雩，字伯达，在太学，尝试禹、稷、颜回同道论，学官见之，以为奇作，置之魁选，遂驰誉京师，学者至今以为模范。入馆，除秘书郎。成象、成大即其子也。

郭氏，本郡中小民。所谓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迁化前数日，语郭氏曰："畴昔，荷相接之勤，以药一杯为报。"郭氏以味恶颇难之，力强之，饮三呷而止。酒仙自举而尽，遂授以硃砂圆方曰："惜乎！富及三世尔。"郭氏竟售此药，四方争求买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后，绝无有欲之者。

张震发，字元龙，郡人。嘉定七年，袁省（按：卢熊《苏州府志》作袁甫）榜进士（按：此条疑有脱文）。

孙仲益守郡日，户口已四十三万（按：仲益，孙觌之字。考《吴郡志》引《觌普明寺记》云："宣和间，户至四十三万。中更荡离，几于十室九空。"则此系追述之语，非即觌守郡日实数也。此条殊为舛误，且其语未毕，亦似有脱文）。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诗，大不类妇人、女子所为。其诗，冲澹萧然出俗，自成一家。

姚济，字子齐，郡人。淳熙二年进士。张季安。陈少皋，字舜卿（按：此条疑有脱文）。

朱冲微时，以常卖为业，后其家稍温，易为药肆，生理日益进。以行不检，两受徒刑。既拥多资，遂交结权要，然亦能以济人为心。每春夏之交，即出钱、米、药物，募医官数人巡门问贫者之疾，从而周之。又多买弊衣，择市妪之善缝纫者，制衲衣数百，当大寒雪，尽以给冻者。其子勔，因赂中贵人以花石得幸，时时进奉不绝，谓之"花石纲。"凡林、园、亭、馆，以至坟墓间，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黄纸封识，不问其家，径取之，浙人畏之如虎。"花石纲"经从之地，巡尉护送，遇桥梁则彻以过舟，虽以数千缗为之者，亦毁之不恤。初江淮发运司于真、扬、楚、泗有转搬仓，纲运兵各处地方不相交越。勔既进花石，遂拨新装运船，充御前纲以载之，而以旧者载粮运，直达京师，转搬仓遂废，粮运由此不继，禁卫至于乏食，朝廷亦不之问也。勔之宠日盛，父子俱建节钺，即居第创双节堂，又画徽宗御容置之一殿中，监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尝豫内宴，徽宗亲握其臂与语，勔遂以黄帛缠之，与人揖不举此臂。弟侄数人，皆结姻帝族，寅缘得至显官者甚众。勔有园

极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幙帟覆其上，每花饰金为牌，楼其名，如是者里许。园夫畦子，艺精种植，及能垒石为山者，朝释负担，而暮纡金紫，如是者不可数计。园中有水阁，作九曲路以入，春时纵妇女游赏，有迷其道者，冲设酒食邀之，或遗以簪珥之属，人皆恶其丑行。一日，勔败，检估其家（按：原本家，误作官，今改正）资，有黄发勾者，素与勔不协，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妇女尽驱之出，虽闾巷小民之家，无敢容纳。不数日，已墟其园，所谓牡丹者，皆折以为薪，每一花牌，估直三钱。勔诛，又窜其家于海岛，前日之受诰身者尽褫之。当时有谑词讥之。

朱勔之葬其父，盛饰一女奴、一僮以殉之，僮、奴不知其死也，忻忻然从而入圹。靖康末大饥，郡人怨毒入骨，劫其圹而碎其骨。初入圹门，见骸骨二具，犹志之曰："此僮奴也。"

秦桧妻之弟王映，字显道。绍兴初，知府事，峻于聚敛，酷于用刑，然其规为亦有可取者。兵火之余，故墟瓦砾山积，乃录入城小舟（按：原本作《录入小城》，误，今从《卢志》改正），出必载瓦砾以培塘，人以为便，石之破碎者，积而焚之，以泥官舍，不赋于民而用有余。觉报寺，其私家祠也。黄堂前熔钱铸大士像而人不敢言，每刺鹿血热酒中饮之，以求补益。未几，疽发于胁而死。

叶少蕴言，吴人俚语"若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丑。"虽鄙，亦甚有理。

徐敦立言：往岁，吴中多诗僧，其名往往见于前辈文集中。余渡江之初，犹见有规者，颇以诗知名。其为人，性坦率，其徒谓之规方外，时年七十余矣。谈论萧散可嘉，临终前数日，有诗曰："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叶左丞大爱之。

潘兑，字说之，吴人。事徽宗为侍从，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时郡民朱勔以幸进，宠眷无比，父冲殂，勔护丧归葬，乡闾倾城出迓，而潘独不往。潘之先茔，适有山林，形势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潘杜门不纳，勔恃恩自恣，遣人讽之，且席以薰天之势，潘一切拒之。勔归京师，果诉于上，御笔夺之。已而，又怵御史诬之以罪，而褫潘之职。虽抑之于一时，而吴人至今称之。

龚敦颐，字养正，和州人。兵部侍郎原之曾孙，居于郡中，有史学，念元祐诸臣以及建中靖国上书等人，多表表立名节。经崇宁禁锢，靖康流离，子孙不能尽存。平生施为，漫不可考，慨然属意求访遗阙，遂成《列传谱述》一百卷，凡名在两籍三百九人（按：原本，人误作十，今改正），而书于编者三百五人，其不可详者四人而已。淳熙七年，周益公必大，修国史荐之，得旨给札缮写以进。后七年，洪景卢以翰林学士领史事，复荐之，得上州文学。

郑侨，字乔年，元丰中人，幼学警悟（按：此下疑有脱文）。

章季思，其先池州人，中徙浦城，后因高祖葬吴，遂为郡人焉。祖、父皆隐约不仕，季思尝问学于朱文公。隐居白屋，出入徒步，人称之曰"聘君"，贵之也。平生足迹未尝越州境，而四方之人无不知有章季思。士大夫过吴，以不见为歉，其为人慕尚如此。作诗至多，遇纸即书，书成人人取去，以此为乐，终身不厌，年七十八以疾终于家。将卒时，其正寝，梁折坏有声，人皆异之。郡人胡淳从季思学，岁时致醪醴、薪米，其卒也，又代二子书世出内圹中，淳字以初。

姑苏李璋，敏于戏调，偶赴邻人小集，主人者虽富而素鄙，会次，适李坐其傍，既进食，璋视主人之前，煎鲑鱼特大于众客。璋即请主人曰："璋与主人，俱苏人也。每见人书苏字，不同其鱼，不知合在右边是合在左边是。"主人："古人作字，不拘一体，移易从便也。"璋即引手取主人之鱼，示众曰："领主人指挥"今日左边之鱼亦合从便，权移过右边如何？"一坐辍饭而笑。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尝题游处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璋题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吴俗好花，与洛中不异，其地土亦宜花，古称长洲茂苑，以苑目之，盖有由矣。吴中花木不可殚述，而独牡丹、芍药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贵重焉。旧寓居诸王皆种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唯蓝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号"万花堂"。尝移得洛中名品数种，如玉碗白、景云红、瑞云红、胜云红、玉间金之类，多以游宦不能爱护，辄死。今惟胜云红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长文给事、成居仁太尉、吴谦之待制家，种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发运家，亦有五百株。如毕推官希文、韦承务俊心之属，多则数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习以成风矣。至谷雨为花开之候，置酒招宾就坛，多以小青盖或青幕覆之，以障风日。父老犹能言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今之风俗不如旧，然大概赏花，则为宾客之集矣。

方腊之起，郡中令保甲巡护，虽士流亦不免。范无外率府学诸生，冠带夜行，用大灯笼，书一绝句于上曰："自古轻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书生作夜巡。"太守闻之，亟为罢去。盛章作守，颇嫚士，范因元夕府会，作《宝鼎现词》投之，极蒙嘉奖，遗以酒五百尊，其词至今传播。

袁鳌，字可久，昆山人。绍兴十二年进士，有《文斋雅记》。子宗仁，中词科。

甫里白莲花寺，乃陆鲁望故宅之所，后有祠堂貌像，盖当时物。咸淳间，有盛氏醉游寺中，因仆其像于水中，则满腹皆其平生诗文亲稿也。寺僧讼于郡，时郡守倪普深怒之，遂徙坐而更塑其像，虽足少雪天随之辱，而无复昔时之腹稿矣。

黄子由尚书夫人，胡元功尚书之女也。俊敏强

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奕、写竹等艺尤精，自号“惠斋居士。”时人比之李易安云。

范文穆公成大，晚岁卜筑于郡之盘门外十里，盖因阖庐所筑越来溪之故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则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耳。孝宗尝御书“石湖”二大字以赐之。公作上梁文，所谓“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按：原本戍误作戌，千误作午，今改正），因作湖山之观”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寿栎堂。他亭宇尚多，一时胜士赋咏，无不极铺张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已，周益公必大以春官去国过公，招饮圃中，夜分留题壁间云：“吴台越垒，距盘门才十里，而陆沉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创别墅，登临之，胜甲于东南，岂鸱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绝景，须苗裔之贤者，然后享其乐耶。”公为之击节，而前后所题尽废焉。

黄端冕家，有白鹿岩。梅溪《鹿苑台铭记》云：维定武（按：历代帝王纪元，无定武年号，惟吴大帝建元黄武。定字，或是黄字之讹）六年八月日铭。大晋永和七年，岁在辛亥，三月十九日，平原内史陆机再建立（按：陆机，乃西晋人，不及永和。此条盖出伪记）。华阳真逸书字画，盖王逸少书，端冕以为视此刻，则《瘗鹤铭》为右军书无疑矣。端冕，名缨，其先建安人，居光福山中，父荣直秘阁。端冕，宣和末，屡上书言事，李丞相纲为行营使，尝居幕府，遭乱还乡。绍兴初，有文名。其后有名简字元易者，博学强记，善谈吐，能为诗乐府。所著有《东浦集》。云壑谈隽，端冕之弟，黄司理纬字师文，善医，有奇中。喻子才，其妹之夫也。

晁补之云：近见苏子美墨迹一卷，皆自书其所作诗。行草烂然，龙蛇飞动，其中有《独酌诗》云：“一酌浇肠俗虑奔，鹦微鹏大岂堪论。楚灵当日能知此，肯入沧江作旅魂。”卷尾题云：“庆历乙酉十月，书于姑苏驿。”今考其诗，盖是被罪之明年，居沧浪亭时所书。其诗语放旷如此，或谓流落幽忧以终。非也。

清源庄季裕云：建炎三年寓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马涧张氏舍时，山上设烽火，日举以报平安。留月余，即过浙东，临行书一绝于壁间云：“昔年领牒佐边侯，愁望长安向戍楼。今日衰颜来泽国，又看烽火照长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归。白马涧，去城十八里，有宅百余区，尽被焚毁，独留余所居于壁边题“耿先生到此不烧”七字。

毕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东平人，丞相文简公五世孙。风度凝远，少游京师，四举礼部不中，出入贵人之间，遭乱南渡，侨寓兴国军，江西漕蒋璨，喜其鉴辨博洽，资给令赴行在，遂以博古说动诸内侍，内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书画之属，恨未有能辨其真伪者，得良史甚悦，月给餐钱五十千。仍令内侍延请为门客，又得束修百余千，而食客满门，随有辄尽，用族人恩泽补上州文学。绍兴中，为东京留守属官，推知东明县。东京再陷，即罢从事，留北境三年，著《春秋正辞》、《论语探古》。有宋城哲夫、李师微，愿良执经师之，宋执一卷书背立，且读且止，李执一卷书，向其师若有问者。而良史坐一榻上，后有二女奴，各有所执，而阿冬者坐其间，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曰孙寿；冠者曰马惠真。好事者写为《翻经图》。陷北境时，尝褐衣走间道，即以蜡书上之泗上，继好敕随萧谊以归。归日进所著书，改秩升朝，后以直敷文阁，知盱眙军以卒。子希文、希旦，至今子孙多居吴中云。

潘梦旂，字天锡，郡人。庆元二年，邹应龙榜进士及第，所著有《汉兵编》。

程泳之沂，伊川先生之孙，知昆山县，秩满。其弟巨为府监仓，乃携其家就居焉。

王陔，字希武，参知政事绹之子，有第宅在昆山。

绍兴三年癸丑八月五日，长洲县地震，自西北方来，树林皆摇荡。父老云：“元祐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尝如此。”又绍兴十三年癸亥三月十五日清明，大雪盈尺。

郡人潘择可，崇宁五年，以舍法贡入京，未至，夜梦衣褐挽车三十两，其弟端夫衣缘随其后。政和三年择可以上舍释褐，后三十年，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车三十者，三十载也。

孙价，字元善，居郡中。其子绍远，字稽仲，提举福建常平；绍祖，字文仲。

钱俣，字维大，郡人。赵逵榜进士及第，尝任著作郎、将作少监。

李益，字彦中，郡人。嘉王（按：《宋史》：“徽宗重和元年策进士，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昂为榜首。”则此应作王昂）榜上舍出身。

魏志，字几道，郡人，绍兴四年进士。卢彦仁，龙图阁直学士秉之孙。

姑苏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妇人往来廊庑间歌小词，且笑且叹，闻者就之，辄不见。其词云：“满目江山忆旧游，汀州花草弄春柔。长亭舣住木兰舟，好梦易随流水去。芳心空逐晓云愁，行人莫上望京楼。”好事者录藏之。士子慕容岩卿见之，惊曰：“此余亡妻所为，外人无知者，君何得之?”客告之故，岩卿悲叹曰：“此寺盖其旅榇所在也。”（《竹坡诗话》）

魏铸，绍兴间人，善书。学虞世南《孔庙记》，太和宫碑是其迹。

糜师旦，字周卿，吴人。绍兴戊辰登科，绍熙庚戌为江东转运主管，宦蜀，相士杨生谓：“于相法，当有肉峰生顶上，愈壮则愈显。”后果有肉隆然。癸

丑岁，为嘉禾守，杨复访之，则峰益高。麋尝历御史主簿、秘书郎，春秋几七十年矣，颖才至左司郎中，卒于乙卯（《夷坚志》）。

吴仁杰，字斗南，其先洛阳人，居吴中。父信，举进士，官至国子学录。弟仁辅，子樗。

陆知微，吴人，靖康中，为开封尉氏丞。

林璞，字伯振；琰，字玉圭。乾道五年同登进士第。琰善篆。王晓，字浚明。何蓑衣、呆道僧二事，见《夷坚辛志》（按：此条疑有脱误）。

淳熙己未岁，夏秋之交，天久不雨，所在苦旱，吴郡醮祭，逾月不效，通判赵师瑀怒见于色。适有寓客林通判光祖，自少奉道，得法于路真官，有起龙致雨符，其应如响。赵具词沥恳于林，林为飞牍奏三境，上言檄告水府，令其子永寿偕赵客陈择赍往林屋洞投之，洞盖太湖龙窟。土民云：欲雨时，则洞口出云如馈馏雨，人涉巨浸抵灵佑观，集道流具香几诣洞焚檄竟，褰裳以入，其前嘉木一本童童，若幢云。

郡城北数里，有古石幢。唐徐浩书，太守陈师锡徙置府第。乡人夜过河上者，多见鬼物，乃相与请于州，复置旧处，其怪遂绝。

至和中，乐安公守姑苏日，虎丘崖下，水涌出竹简数十小片，皆朱书，有孝建年号，盖宋武时纪年也。蒋颖叔自记于手稿，其孙世昌录收之。

和靖尹先生去经筵，寓虎丘之西庵，榜曰“三畏斋。”嘉定初，丁焴晦父通守吴郡，乃建祠堂于其后。

范文正公典乡郡，首建学，聘安定胡先生条立学规，讲堂照壁，犹是当时故物。元统二年，刘汉臣者为教授，乃折以造其女奁具。未几失火，独焚其庐，而文正公之祠，岿然无恙。

乐备，字功成，本淮海人，寓居昆山。以文学名于时，登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仕至军器监簿。

颜度，字鲁子，兖国公五十三世孙。由唐鲁公之兄子（按：《万姓统谱》“颜鲁公兄子颢，为常熟令。”原本作鲁公之子，误，今改正），仕常熟，遂为吴人，举进士，以文章、政事名一时，仕至工部侍郎。孝宗尝谓度每出一言，不动如山。弟庖，字叔修；子叔平，字景晏；从子叔玠，字景圭；叔瑜，字粹中；叔刚，字某，皆居高第。叔并，字景容；叔玙，字器之，特奏名。其子孙皆居在真庆坊。

颜直之，字方叔，世为郡之长洲人。生而端厚，颖悟异常，好读书，靡不涉猎，以弓矢应格差监省仓，即丐祠养亲，主管建昌军仙都观，自号“乐闲居士”，作退静斋，婆娑其间，幅巾危坐，焚香抚琴，意泊如也。平生好施与，尤乐以药石济疾苦，赖以全活者甚众。备物致用，率以智创，辄出人意表。工小篆，得《诅楚文》笔意，尝与参政楼公钥书攻愧斋榜，愧字采之齐侯镈。楼公意以为与己合，赋诗美之。所著有《集古篆韵》二十卷。《疡医方论》、《外科会海》、《疡医本草》等书。公气丰硕，善摄生，不迩声色，而年止五十一，以嘉定十五年五月甲寅卒，墓在吴县至德乡雅宜山。子汝霖、汝砺、汝勋。汝勋，字元老，有清行，少傅赵师贡以郊恩奏得官，主温州永嘉簿、江阴军录参、两浙转运司帐管，改官主管文字、知和州含山县、监左藏西库，辟淮东安抚司机宜文字通判滁、常二州、庆元府，俱不赴，奉祠云台观，官至朝散大夫，至元二十八年八月四日卒，年八十七。

# 东南纪闻

[元] 佚　名撰　王　琼整理

《东南纪闻》三卷，撰者不详。从所记载的内容看，大约是宋末元初人所作，故称南宋为"东南"。此书元以前诸家书目均不载，原书久佚，卷数无考。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重加排纂，分为三卷。该书共计八十四条，大部分内容是追记南宋时事，间及北宋旧事、元初新事，所述史实，持论平正，颇足以补史传之缺，但抄袭现象严重。据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此书各条或全录，或摘抄，或仅字句稍有异同，全都是从岳珂《桯史》、曾敏行《独醒杂志》等书中抄袭缀辑而成，无一条为作者自撰。今传版本有《四库全书》、《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等。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

## 卷　一

司马温公归洛，讲《孝经》。有二父老住听，持箪食、豆羹以献公为享。尽讲《庶人章》毕，父老请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诗，庶人独无诗耶？"公不能答。

李如圭，字宝之，吉水人。七岁能诵《书》。淳熙间，孝宗谕云："诵《尚书》。"即诵《无逸》。孝宗大喜，抚榻和诵，以至终篇。诵讫，圣谕云："予汝一官。"即再拜谢，遂授迪功郎。

叶少蕴早年贵显，退居石林累年，尝以吟咏自如。每遇风和日暖，辄以数婢子肩小车，且携酒樽、食奁自随，遇其意适处，即下车酌酒赋诗。有小吏稍慧，每使之检书，薰染既久，亦能诗词。

浙西赵宪忤夫权平江府事，有妇告姑私酤者，官追姑勘罪，将施刑，而问妇曰："事姑孝乎？"曰："极孝顺。"宪曰："汝既孝顺，代姑受杖。"竟杖其妇。俞文豹云："深得诛心之法。"

张尚书杓尹京禁铜器，有僧持匙箸一副来首，及追问犯者，则云："自祖父相传，每日用此斋僧，至此僧遂挟之而去。"公纵之而语僧曰："汝能办事，今刺汝为厢军。"乃当额大刺"专一搜捕铜器"六字。此盖深得诛心之法。

徐帅安民守襄阳时，外境旱蝗，上下巴河，啮草木净尽，次第入境，同官父老皆以为法当禳禬或驱而杀之，公不然。一日四鼓，小骑径之境上境蝗所，祝天曰："汉阳民悉力耕耨，幸而中熟。今境外有蝗将及境者，此皆臣政事不明、德意不宣，愿蝗飞入臣口，宁臣死毋坏百姓。"顷之，大雨。明日报蝗已尽出境矣。

韩淲，字仲止，上饶人，南涧尚书之子。以荫补京官，清苦自持。史相当国罗致之，不少屈一。为京局，终身不出人，但以韩判院称南涧晚年有宅一区、伏腊粗给，至仲止贫益甚，客至不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长沙吴某得广东宪，还至京，拥迓吏甚盛，道候仲止，立马久之，听事阒寂无人。未几，一老妪启户出，吏亟以刺状授之。抵于地，径入去。吴惭退，访樟邱文卿，亦故旧也，色尚未和。樟邱曰："得非见拒于仲止乎？"曰："然。"樟邱曰："是非君所知，且相与共食。食毕，与同往。"于是联裾行至厅事。樟邱以杖叩屏者再，内徐问为谁？樟邱自称曰："文卿。"复徐言："吴某也，在此。"仲止乃出，吴谢曰："适候谒移时。"仲止笑曰："松风吹耳，不过喝道也。"时方暑，于是席地饮，极欢而去。次日，吴专状遣吏送酒钱若干。仲止出问曰："你官人交割了也？"吏错愕曰："本官方拜见，自此却去上任。"仲止作色云："便是近来官员不曾到任，先打动公使库物色，韩某一生不会受此钱。"使吏领赍去。其清节如此。

龙溪汪藻与芗林向子湮交游，情分甚厚。汪《集》中有《和向伯恭诗》，即芗林也。汪为湖州，纳妾名娼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置诸郡圃，时与之会。其妻瞰其往，即径造其所而诟之。汪预戒十数卒布于道，俟其妻之来，则连声大唱"喏"，其声如雷，

汪闻"喏"声，即由他道以去。向平居，每议论慷慨，以功名自期，后知潭州，失守而归。汪举笏戏之曰："君喜功名，今中兴第一功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汪以是深怨之，已而向为言者论去。

杨谈，字纯父，临川人。少学音律，弱冠曳裾侯门，泛舟访郢州张守。既至，张资之往合淝，谒制使杜子兴，杜亦壮之。明年，用以解安丰围。孟元庵珙开帅荆湖，张郢中荐之元庵处，以茶局周其资用。杨尽卷本领钱数万，用之既尽。茶局本领钱实隶总所，后事发，秋壑为总领，求纯父甚急。元庵以白金六百两与之，使急还元逋。纯父又以散之宾客，酣歌不顾。

汪勃，歙人也。仕州县，年逾六十犹未调。官满，趋朝试干秦桧，求一近阙。秦问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举者几人?"曰："三人耳。"于是遣人导之往谒张、韩。时二公皆以前执政奉朝请，闻有秦命，倒屣出迎，执礼甚至。勃得改秩，秦后擢置台省。

蔡京为相日，置讲议司，官吏人数俸给优异。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饭，命作蟹黄馒头，略计其费，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又尝有客集其私第，酒酣，顾库吏曰："取江南官员送咸豉来。"吏以十缶进，细认乃黄雀肫也。京问尚有几何?吏对以犹有八十有奇。其充口腹之欲者若此，他可知也。

刘龙洲过，太和人。嘉定间，客京师，因争竞到府。赵尹师睪素不喜士，将杖之。其侪辈扣橐使王方岩居间。王不得已，折简于赵云："刘过生平违越事不止此，要当使俗子治之，勿出吾曹手也。"赵忻然，即释其罪。

韩大伦，蕲王曾孙也。本刀镊家儿，随父出入府第。韩翁奇之。翁无子，媪启翁曰："刀镊儿尚在，今不收拾，得无后患?"翁慨然呼以入，时十七八矣。翁立之于前，作色曰："我有四个字，汝能不犯戒则留，不然去耳。"请问之，曰："酒、色、财、气也。"大伦曰："幸受教，敢不敬承。不饮酒、不耽色、不爱财，皆当服行终身。惟"气"之一字，却欠商量，不可少屈。"翁闻其言大喜，出布衣一袭俾服。自是折节读书，力行其言，惟居官着紫袍，每下厅，小虞兵即擎青布背子在屏后。自幼及老，不易其操。

蜀人任子渊好谑。郑宣抚刚中自蜀召归，其实秦桧欲害之。郑公治蜀有惠政，人犹觊其复来。数日，乃闻秦氏之指，人人太息。众中或曰："郑不来矣。"子渊对曰："秦少恩哉?"人称其敢言。

韩蕲王世忠微时贫困亡聊，疥癞满体，臭腐不可近，其妻孥亦恶之。夏日浴于溪涧中，忽一巨蟒直前，将啮之。韩窘急，以两手握其首颔间，蟒以尾绕其身。韩不得已，握持以归其家，欲呼妻孥刺杀之。皆骇遁，不敢前。韩愈窘，入厨中，见有切菜刀偶仰置几上，遂持蟒首就上，极力按之，来去如引锯，卒断蟒首。既免，不胜忿，置之镬，煮而啖之。明日，所病疥癞即脱去，肌体莹白如玉，其无疥癞处即否。

理宗朝，史嵩之当国，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论。鹾之商运，自昔而然。嵩之悉从官鬻，价直低昂听贩官自定。其各州县别有提领，考其殿最，以办多为优。于是他盐尽绝，官擅其饶，每一千钱重有卖至三千足钱者。深山穷谷，数百里之钱，无不辐辏。收到见钱，就充粜本，顺流而下，拨赴边州。庙堂会计籴运到边，每一军斛止计本钱，十七界会一道。时江西十七界百五十钱，可不谓之深刻乎?有无名子以诗嘲之曰："万舸千艘满运河，人人尽道相公鹾。相公虽是调羹手，傅说何曾用许多。'"

镇江有谶云："老虎逐鹿走，状元出京口，丞相背后走。"宝祐戊午春，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后入城，突入故将李显忠家。诸孙皆勇悍，攒枪拒之。鹿死，虎复从故道出城遁去。次年，三邑举人入京赴省，集饮丰乐楼下，中间杰作者，醉中踊跃，自谓必应此谶。时丞相丁大全闻而恶之，意谓状元应谶，丞相当走矣。丁，镇江人也。阴嘱省闱官吏，默识三邑试卷，皆不取。及揭晓，悉遭黜落。时丁之气焰熏灼，邦人敢怒而不敢言。是年冬，丁罢相，出判乡郡，继而遭劾，代之守镇江者乃焦炳炎，尝为武举状元，与丁素有深憾。到郡未几，适丁有谪居之命。焦遣勇将数十辈押发，如捕强盗。丁狼狈就道，是知状元出，丞相走，谶应乃如此。

黄震知抚州，以明决称宜。黄宰何自亦能官。一日，郡符督赋。何自云："若欲行椎剥之政，下邑不能奉承。"黄怒，几劾去之。

张惟孝，字仲友，襄石碑人。铁面磔髯，身长六尺，且善骑射，以《春秋》领乡荐。金之败也，闻北兵扫境，率其族人自襄趋郢，过湖渡江，卜居江陵之藕池，湖光山色，抱膝长啸，如是者二十年。钟泉岩访唐舜申，见其人物魁梧，心异之。问之，唐具言其平生。钟自叩之，则不轻言。再三叩之，则曰："朝廷负人。"遂不答。明日，钟言于宣抚姚橘洲希得。姚使邀之，坚不来。钟与唐委曲导意。又明日，盛礼具书札宴之仲宣楼，酒数行，钟语之曰："有国而后有家，今天下如此，将安归乎?"始有相向意，即条具请虚帖三十归所居召募，明日遂行。

韩境，字仲容，金紫膺胄之曾孙也。蒋重珍以女许妻之，而未婚。蒋招之就学，韩见其冰翁所为，有可议者，未免苦口。蒋不悦，骤遣之，投牒朝堂，离婚改婿。境后登进士第，遂别娶焉。

咸淳丙寅秋，沣阳风雹，四山林木皆赭如焚，而叶枝不凋。凡当坠者率糜烂，而沣阳为甚。时守沣阳，高将军也。高为郡守，惟取蛇馔，每一都保月献一蛇，皆令生致，萃以陶瓮，将食则旁薪炭迫之，或脔或脯，又走四远以馈亲厚，一郡皆苦之。至是雹见异，大者重一二斤，著瓦瓦裂，著木木折，器用率皆碎毁。高恐怖，不知所为，于是避在床下，亦不能

御。有吏教以亟具衣冠，秉笏下拜，以谢天怒。不得已，用其言，久乃渐息。谯楼直厅事之南，前有高城为之障，瞑色既解，但楼忽顿在城外沙上。盖风挟之以去也。未几，高遂罢。

秦桧为相，都堂右揆阁前有榴著实，时桧每嘿数焉。忽亡其二，不之问。一日，将排马，忽顾谓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云："实甚佳，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吾榴。"吏叩头服。盖其机阱，根于心，虽细琐，弗自觉。

何执中居相位时，京师童谣云："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说者谓指童贯、蔡京、高俅及执中也。贾似道当国，京师亦有童谣云："满头青，都是假。这回来，不是耍。"盖时京妆竞尚假玉，以假为贾，喻似道之专权。而丙子之事非复庚申之役矣，因记似道贬时，有人题壁："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愁，西湖依旧流。吴循州（履斋之贬，似道挤之）、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比之雷州寇司户之句，劝儆尤多。

王枢密庶，本出张魏公之门，后忤秦桧，贬死。其子又以诽谤时政被官编置，在贬所无聊，有方士口辩，多技能，因与之往还。方士能以药和水作字白，与纸等人不知其有字也，投之水上，乃见。庶之子因戏书"秦桧可斩"四字，投诸水，以试其术。方士持纸竟去，欲白之官。厚贿之，乃已。每至家，升堂呵叱如严父然，少拂其意，即欲白发其事。庶子饮恨，事之惟谨。独一仆不平，一日，与方士游屋后废圃，中有眢井。仆谓方士曰："井有巨蟒。"方士俯视，仆从后推坠方士入井中，下石壅之。已而为人所告。秦遂起大狱，加以叛逆，狱遂成。其家梦庶乘马语其家人曰："吾今往，辩明兹事矣。"未几，秦死，其狱遂解。其子之奇，淳熙间，入两府云。

秦桧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怀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迁。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坐于秦府宾次，朝士云集，待见稍久，仲荀辄曰："今日公相未出，众官久候，某有一笑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竦听之。乃曰："昔有一朝士出谒未归，有客投刺于门，阍者告某官不在。客怒，叱阍者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乃称不在。汝独无忌讳而为此言，我必面白以治汝。'阍谢曰：'小人诚不晓忌讳，若以为不可，当复作何语以谢？'客曰：'汝官既出，但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曰：'我官人宁死，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坐大笑。"仲荀出入秦门，预亵客云。

东山先生杨长孺，字伯子，诚斋之嫡也。学似其父，清似其父，至骨鲠乃更过之。守霅川时，秀邸横，一州廷相择而使之，盖欲其拔薤。一日，秀王袖缄招府公。公念不欲往，又无辞以却，于是往赴，张乐开宴，水陆毕陈，帷幕数重，列烛如昼，酒半少休。已而复坐，乃知逾两日夕矣。归即自劾云："祗赴嗣秀王华会，荒酒凡两日夜，旷废职事，愿罚俸三月，以惩不恪。"自是终其去，秀邸不敢复招，亦敛手不敢挠政。一日，干办府捉解爬松钗人，公据案判云："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为宝。嗣王捉得太吃倒，杨秀才放得却又好。"阖郡传之以为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为光禄丞，李德远亦召为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灵幙次，李谓王曰："见君告词云其镌月廪，仍褫身章，谓通判可借牙绯入朝，则服绿且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见君告词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羡，不揆孤寒，既名左相之名，又字元枢之字，盖谓史卫王张魏公也。"满坐皆大笑。

叶丞相衡罢相，归金华里居，不复问时事，但召布衣交游，日饮亡何。一日，觉意中忽忽不怡，问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后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对曰："佳甚！"丞相惊，顾问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归矣。一死而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满坐皆笑，士氏，金滑稽人也。

刘平国宰，京口人，弱冠登绍兴庚戌第。有高谊，复善综理。初甚贫，后斥奁装买田，由此遂裕。聚族于漫塘，族皆仰给焉，因以漫塘自号。再调浙东仓司盐干，措置得宜，咸利大入。后以买、运盐箩，发邑宰之私，为宰所下石，遂归，不复出，杜门却扫，屏居二十年。端平甲午，特改入官，除籍田令。不拜。寻又起知宜州，后直秘阁，至大监。有《漫塘集》，文挟伟气，其《尺牍》有云："今之所谓豪杰士者，古之所谓破落户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为名言。其《漫塘口占》曰："醉著船头背月眠，醒来红日浴晴川。等闲活计无人共，独占江湖万里天。"又，《漫塘赋》云："张端衡谓漫塘叟曰：'余昨宦东州，客有问漫塘之景者，余无以应。或又有征图于余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宁无之？'余又谢无有。既归，将与好事者谋之，而游乎塘之上，见景物之无奇，游观之无所，难之可若何？'叟不对而援笔为之赋，其辞曰：'东沿柳巷，北届蔬畦；小沟环其南，通川浸其西。靡种靡艺，不耨不治，葭芦茁而映带成行，沙土溃而壅底为堤。荼蓼丛生，蒲稗因依，菡萏红白，错如布棋，烂乎若吴陂。初桉于彩阵，粲兮若月宫，更下于瑶池，翠盖亭亭，芳气菲菲。鹭惯圆沙之宿，鱼便密藻之依。蛙蚓争鸣而鼓吹百万，鹭鸿来下而斓斌舞衣。云断而霞散锦绮，风平而月漾玻璃。兹实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知，亦有新斋临乎水涯，小桥斜径，短屋疏篱；雨未多而泥没膝，门虽设而草侵扉；朽木惯宰予之昼寝，青苔惊玉川之夜归。仙舟自去，谁为元礼？高轩不来，孰为退之？'叟之辞未毕，端衡曰：'止，余闻李愿安盘谷之居，杜老喜浣花之寓，彼岂玩志于物，纵心佚豫？盖以厌俗喧卑，退身遐举，要必有伟丽之观，幽闲之致，以澡雪其精神，澄清其志虑，庶白日可到于羲皇，而宵梦足通乎帝所。况如吾子，内绝意于声色，外忘势于圭组，为计已决，历年已屡，而是塘也广深，虽愧苏夫子之沧

浪，而僻远亦殊柳先生之钴鉧。其隘也可辟，其阙也可补，胡不增其高而为基，夷其平而为圃，画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木之列植，高馆凉台之接庑，使邻曲改观，儿童欣舞，顾乃计失于因循，事仍于莽卤，岂惟无以自适于一时，抑恐由之贻笑于千古?'漫塘叟曰：'吁！巢居知风，穴处识雨。顾吾与子虽同声气，尚殊出处。子宁规我以目前之苟且，毋宁怵我以方来之谤誉。彼花迷金谷之园，雪冷袁宏之渚，凄凉钓濑，富贵郿坞。试由今而视昔，果孰去而孰取?'张子由是俯然而思，释然而悟。曰：'子无俟于索言，吾特从而戏汝。'"

吴鉴，字仲权，临川人。颇慕张于湖之豪荡。于湖豪气横九州，去长沙百年犹有能道其不羁者。仲权尤不减，尝使湖南漕行部，以小舟私载一妓自随，至湘潭，夜泊就。妓失足坠水，舟人惊呼打捞，运使幸而拯溺。其豪放如此。

## 卷　二

神宗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正昼寝，英祖忽顾问："何在?"左右褰帐，方见偃卧，有紫气自鼻中出，盘旋如香篆，大骇，亟以闻。英祖笑曰："勿视也。"后竟登大宝。

理宗初在潜邸，与余天锡同里。初生之夕，天锡见外间失火，红光烛天，奔到火所，实无有也，惟荣王府开关明烛。天锡入问，王答云："适生小儿。"天锡知其为异，即求一观。及入室，异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张青盖护之。后太子竑忤史相弥远，史遂密谋于余，余告以理宗降诞之异，史遂命余荐之，权处以小职。来谒时，史相故使之误坐主席。去后，家人问云："相公何以让他主席?"史但捶胸而已。宁宗不豫，立理宗为皇太子，其太子竑别听处分。史相继进金丹百粒，有顷，上崩，遗诏太子柩前遂即皇帝位。

魏公张浚督师汉中，夜顿舍，帐前环兵以卫。金人遣刺客害公，兵觉而获之。公问："谁遣汝来?"曰："四太子也。""其乌珠乎?"曰："然。"公曰："汝何许人乎?"曰："太原府拓拔某也。主以金两笈与我妻子为质而来。"公曰："如汝比者几人?"曰："犹有一人。且以某相尝，事不集，则有彼。"公曰："汝今何如?"曰："请即死。"公曰："吾生死有命，非汝曹所能制。"饮而遣之。翌日，会僚属，犹有咎公以为非者。公笑曰："某倘不以罪去，数月其人当复来。"既数月，外白有降者两人，自谓尝为刺客，蒙相公不杀者，因率其党归顺，自杀其妻，置婴儿及先人之骨于褚中而来。呼而物色之，良是。一军始大服。

淳熙己酉，孝宗倦勤，光宗登极，群臣奉表请以诞圣日为重门节，如故事。时有术者以拆字自名，言世人吉凶事迹，无不奇中。因语人曰："近得邸报乎?节号重明，非佳名也。其文为二千日，兆在是矣。"闻者掩耳而走，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与太平兴国一人六十之谶无异，岂天道征应，固有数乎?

吴曦未叛时，常岁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竟奏。曦方垂鞭四顾时，盛秋天宇澄霁，仰见月中有一人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之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繇是益决。

虞雍公，字允文，以西掖赞督议，既却金主于采石，还至金陵，谒叶枢密义问于玉帐，幕属皆在焉。相与劳问间，流星警报沓至，盖金主将改图瓜洲。时刘武忠锜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遣幕府合谋支敌。众以雍公新立功，咸属目。叶酌卮醪以前曰："舍人盛名方新，士卒想望，勉为国家，卒此勋业。"雍公起立，受卮曰："某去则不妨，然记得一小话，敢为都督诵之。昔有人得一鳖，欲烹之，不忍当杀生之名，乃炽火使釜水百沸，横筱为桥，与鳖约曰：'能渡此则活汝。'鳖知主人以计取之，勉力爬沙，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桥，甚善。更为我渡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毋乃类是乎?"坐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镇江。金主不克渡而弑。自此上简知，驯致魁柄云。

徽宗微行，遇一贫儒李其姓，自号落魄子。问其生庚，则与徽宗年、月、日、时一同。上因怜之，问以当涂官况好恶。李对曰："蜀最好。"上曰："吾与蜀帅有故，当作书使周汝。"李辞以囊乏，上又资之以扉屦及书赠之。李固不识其为徽宗也，于是投书。剥封则敕札令其交代本职，帅遂办公，用迎人礼上李。交事后越两日，中风死。上闻之，遂以其命付太史局推算贵贱。史云："生于重屋者为帝，生于茅檐者为庶人。"

东都大相国寺有术士，蜀人，议命。一命必得一千，先夕留金，翌日议命。显肃后父郑绅贫无藉，其侄居中在太学，约绅议命。绅笑曰："何不留钱市酒肉耶?"强之必往如约。术士先说绅命，只云："异姓真王。"再说居中命，又云："亦是异姓真王，因前命而发。"后绅以后贵，积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华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宋盖自绅始。命术之验如此哉!

周益公必大致仕后，出谒，道经巷陌间，遇一卖屦者，甚怜之。使问其命，则年、月、日、时与益公不差一字，于是取衣一袭赐之，俾食其家，廪之终身。其人更衣，受食一日，暴病而死。有知命者曰："其年五星聚江湖，益公生于舟中，故得钟美。而业屦者不与焉，其与雷轰荐福碑者，虽际遇之大小不侔，而其为穷一也。

中都有谈天者居观桥之东，设肆，于门标云"看命司"。其术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称。一妄庸术者乃以司自命，岂理也哉?"

同州节推廷评岐君贲，登进士第。尚奇好古，文

学之外，尤耽易象，制《周易彩戏图》。盖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为君象，不敢以为戏，自余每爻当棋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赏罚。

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隐士。其一曰谯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以经行召至扬州，欲留之讲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秘阁，致仕。今百数十余岁矣，巢居险绝，人不能知，而先生数年辄一出至山前，人有见之者。其一曰姚太尉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围城中，夜将死士攻敌营不利，骑骏骡逸去，竟不出。后有见之于丈人观道院，亦年近九十，紫髯长委地，喜作草书。二人盖皆得道于山中去。

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间，繇鹖弁任某处巡检，忽解官，弃妻子，从庐山李麻鞋为师，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遍行通衢为乞士，凡十余年。一日无疾交坐而化，书片纸曰："七十余年一梦间，弃名入道得安闲。随缘明月街头叫，闹市难居却入山。"二日首微低，为顷复如初。居三日首复低，为顷又如常。自古坐化、立化、侧化、倒化有矣，未闻俯而仰，仰而俯，自如若此者，亦奇矣。雪山王景文为之《传》，且谥之曰明月先生云。

华山陈真公隐，于睡小则亘月，大则几年，方一觉。冯翊羽士寇朝一亦事处士，得睡之大略，还全神观，惟睡而已。小童刘垂范往见，其徒告以睡寝，外闻齁鼾之声，雄美可听。曰："寇先生睡有乐，乃华胥调。"其徒曰："既有曲，谱记如何?"刘以浓墨涂满纸，题曰混沌调。

靖康、建炎间，关中奇士赵宗印提义兵击敌，有众数万，所向辄下，敌不敢当。会宋师败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济，大恸于王景略庙，尽以金帛散其下，披发入华山，不知所终。

单路分炜，字炳文，京师人。后居沅州，书法有所传授，以任子为右阶，吉水郭敬叔与番阳姜尧章皆师焉。单云："尧章得吾骨，敬叔得吾肉。"单又自画梅，作一绝与敬叔云："兰亭一入昭陵后，笔法于今未易回。谁识定斋（单自号）三昧笔，又传壁坼到江梅。"其风致可见。

四明臧、史二姓皆世姻，嵩之、岩之，与元坚皆为中表。两家又皆妙年仕宦，偶俱留京。一日，以饮博失色，臧诟史，发其隐。史深衔之，未有以复也，乃匿怨为欢，几微不露。如是者一二十年后，嵩之为荆阃。北使王楫道之所往，嵩之隐相接。及得政而岩之开阃九江。楫遣上介持得白金若干锭，还朝廷，云："皆淆杂，间有铁胎。岩之为之缴上。"有旨核所从来，乃内藏赐物，而元坚为监官时给赐也，于是除名，羁管广州。自浙而广，必由江西，岩之遣人阴伺于路而杀之。有王济叔者，吉之龙泉人，偶善元坚，意岩之必有谋，中涂教以易衣冠，匿箱簏，以己草舆雇夫亟载以西，自庐陵间道至五羊。伺者觉，亦疾尾其后。至则羁客庭参已数日，赖济叔力获全，不然落虎口矣。后二史以艰去、以罪斥，臧始得归。以是而言，有心于任术，不若平心而任理。

九江有周教授者，家太乙观前，畜犬狰狞，穿窬者无敢视其藩。一日启观扃钥有异，发笈空焉，亟集里正验视，迹捕四出。越三日始获之。初，盗得资钱，一盗出蛇冈山，将如吉、赣。昼日尝过其下，见道旁梅有繁实，渴甚，登木取之，有蛇隐叶间，伤其趾，负伤而逃。至佳溪，则趾如股矣，不能去。主人责炊，则曰："子无他藏，独余铤银，可斧而售。"既而，无砧，不可碎，归之盗。盗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间无售者，适龙德宫中贵刘奭庐石耳峰下，持以求售质。刘曰："姑畀尔万钱，诘朝归尔余金。"刘已闻周氏之盗，意疑其是，驰仆示之，则果周氏之物也。捕于邸，赃验一网而得，因以迹余党，如言无脱者。夫是盗之彰亦异矣。梅实偶然而藏蛇，主人无心而出验，天固以此启之耶？抑稔匿当露适因其所值耶？

长沙推陈某，剑南人，殿试前名，年甫及壮，到官未久，郡差往南岳神祠降香。讫，诣岳祠，入后宫遍览，有土偶夫人像，貌端丽，陈心慕焉。瞻顾移时，谓虞兵曰："夫人笑我。"左右以为戏言。是夕宿寺中铨德观，虞兵辈闻陈在帐中笑语不辍。次早，忽云："夫人昨夜来此相伴，亟往寺中焚香致谢。"至则又指云："夫人大笑，汝辈何为不见?"

龚斗文梦灵，崇阳人，淳祐丁未登进士第。后校文醴阳，醴阳解额五人，赋二，《诗》、《书》、记、檄一。偶得《周礼》一卷，极爱之，欲下《礼记》而取《周礼》，已批点，置枕旁矣。中夕，惊觉，若有鞭榻之声，未几，梦有神约以木横门，云："若取此，当以此木断汝前程。"次早，遂败兴。越一日，与他试官细味其文，定议取上。是夕，鞭榻之声愈急。次日，会诸公，疑议不决，监试以为莫若申州取行，下云："年例取《礼记》，今《周礼》优长，未委如何?"而州报只照旧例，遂只以《礼》充贡，其《周礼》置之乙魁，然龚心终怏怏也。既出院，乃知治《周礼》者昵妾而薄其妻，见有离婚之讼在江陵。功名信非偶然也!

清漳杨汝南少年以乡贡试礼部，待捷旅邸，夜梦有以油沃其首，惊而寤。榜既出，辄不利，如是者三，窃怪之。绍兴乙丑，复与计偕，惧其复梦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淆，明灯张博，相与剧饮，期以达旦。有仆倦卧，忽呻吟如魇，亟呼醒之，具言："有二人扛油鼎自楼而登，执主而注之，我争而呼。"汝南闻之大恸，同邸亦相与叹息，罢博。及明观榜，其名中焉。视榜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渍其上。盖御史莅书，以夜覆灯碗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东都盛时，郭洵直后改名仪直，字敬叔，吉水人。七岁诵书兼属文。中书挑诵毕，试赋一首，既就其半，如厕，于厕侧取怀间草纸写所已成者，为逻者所获，扶至试所，官诘之。对曰："父在外间，恐出而脱忘，故私录之。"官疑焉，遂换题更试，又立就，

遂授宋州文学。

涧谷罗椅之远顷由乙科登，显仕庐陵大儒也。江南革命，归隐故乡，尝作《瞌睡诗》，曲尽其妙，末意尤有味，云："瞌睡从何来，譬若风雨至。曲几不待凭，虚棂那暇寄。应人眉强撑，伸手扇已坠。径游华胥国，欲见混沌帝。齁齁自成腔，兀兀更有味。息疏疑暂醒，气窒还扶醉。儿童欲恼翁，摇膝问某字。吻间仅一答，言下已复寐。杂然拍手笑，欲嗔嗔不遂。何曾参祖佛，先会点头意。何曾逢曲车，流涎已沾袂。不省较短长，谁能问兴替。阴天百怪舞，开口辄差异。三百六十日，何以长瞌睡。"

淳熙间有张氏者尉广之增城，时黠盗刘花五聚党劫掠，官捕之累载不获。张任内，弓级陈某捕得之。尉上之县，县上之府，皆以张非马前躬捕。后任满，谒宪台。宪命以府司成案录为据，付之。至临安，以初筮无举员，当入残零，张甚窘，以此据示，部胥视之曰："君厚谢我，则事立办。"张诺之。数日胥来，以文书衔袖，观之则名登于进卷矣。张欣然谢之，莫测其故。盖部胥初得宪司据，见前有书功阀，皆曰"增城尉司弓级陈某获若干盗，"胥归家，每于"司"字增其左画曰"同"，则如格也。

昔有诗客朱少游者，在街市间立卓读诗以精敏得名。一日，有士人命以"掬水月在手"一句为题，客应声云："十指纤纤弄碧波，分明掌上见姮娥。不知李白当年醉，曾向江边捉得么。"又有持芭蕉一茎俾赋之，即书云："剪得西园一片青，故将来此恼诗情。怪来昨夜窗前雨，减却潇潇数点声。"可谓精矣。

# 卷　三

息壤在江陵子城南门外，旧记以为不可犯，畚锸所及辄如故，又能致雷雨。唐元和中，裴宙为牧，掘之六尺得石城，如江陵城楼状。是岁霖雨为灾，用方士说，复埋之，一夕如故。旧传如此。近世遇旱，则郡守设祭掘之，畚其土于傍，以俟报应。往往掘至城楼之檐则雨作，复以故土还覆之，不闻壤之息也。然掘土而雨，则辛稼轩幼安帅江陵时，亲验之而信。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龙兴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复见矣。江陵城内有法济院，今俗称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图经》引《溟洪录》云："江陵南门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马状，平之则一夕如故。前古相传，不知其始，牛马践之或立死。唐元和中，裴宙牧荆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与江陵城同制，中径六尺八寸，弃徙于墙壁间。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涨，从道士欧阳献之谋，复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后凡亢旱遍祷无应，即诣地角寺，欲发掘必得滂沱之雨，遂为故事。详见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记》。"二郡大率相类，而秦地之息壤则未详也。

龙门峡在新城峨眉观下数里，盖溪涧自两岩门中涌出者也。范石湖尝以一叶舟棹入石门，两岩千丈，岩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润。入峡十余丈有两瀑布，水出一岩顶，相对飞下，岩根有磐石盛之，激为飞雨，溅沫满峡，舟逼其前，衣皆透湿。又数丈，半岩有圆龛去水可二丈许，用木梯升之，即龙洞也。峡中绀碧无底，石寒而水清，非复人世。舟行数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激，亟返掉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且飞瀑沾濡，著肌起粟，骨惊神愯，凛乎不可久留也。盖天下岐泉之胜，当以龙门为第一。要之，游者自知，未游者当必以其言为过也。范石湖帅蜀还至嘉州，登大峨山焉，即佛书所纪普贤大士示现之所也。山高摩霄，无复磴磴，斫木作云梯，钉岩壁缘之而上，顶峰有光相寺。七宝岩险峻无比，上有松状如杉而叶圆细，重重偃蹇有如浮图。范以季夏至，时数日前雪大降，木叶尚有雪渍斑斓之迹，草木之类世所无有。明日，复登岩眺望，诸山之北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峭，凡数千百峰。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烂银晃耀曙光中，此雪见者谓自古至今未尝消也。顷之，岩前氛雾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银色世界也。俄而，洗岩雨至，而佛现光矣。光将大现，兜罗绵云布岩下，纷郁而上。岩腹有大圆光偃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青、黄、红、绿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若自见其形貌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举手动足，影皆随形而不见旁人，僧云摄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如水起云驰，复出大圆光，横亘十数山，尽诸异色，合集成彩，峰峦草木皆鲜妍绚茜，不可正视。云雾既散而此光独明，人谓之清现。又自雪洞山上复出一光而差小，过山外至平野间，与岩正相直，色状俱变，遂为金桥，大略如吴江垂虹而两圯间有紫云捧之，至未时云物净尽，谓之收岩。金桥至酉后始开。

艮岳初建，土木宏丽，独念四方所贡珍禽之在囿者，不能尽驯。有市人薛公素以豢扰为优，日集舆卫效禽鸣，以致其类。一日，徽宗幸是山，闻清道声，望而群翔者数万焉。翁辄先以牙牌奏道左曰："万岁山瑞禽迎驾。"上顾罔测，遂命以官，赉予加厚。

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建炎中，商归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兴，忽然见一塔十三级，浮水上南来，金碧照耀。舟师人人见之，皆惊怖。

杭州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黑章，的皪如漆，曰玳瑁鱼，文采又可观。吴曦之归蜀，汲湖水浮载，泛巨艘以从，诡状瑰丽，不止一二种，惟杭人能饵蓄之，亦挟以自随。东坡诗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则承平时盖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维阳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精妙得名。龙德韦后

幸维扬时，尝欲往观，先遣人排办供奉，诸珰环视之，叹赏曰："京师无此制作。"有一僧从傍厉声曰："何不取充花石纲（宣和间，起花石纲，名艮岳）?"众愕然。龙德寻闻之，遂罢幸。

维扬后土庙有琼花，宣和间起花石纲，因取之御苑。三年不花，乃枚之，遣还其地，花开如故。

松源之望山曰中子，折旋绵延以达于桃溪，有石如龟，在水之涘。乡人以之占岁，没则丰，见则凶，更数百年罔有弗验。将没则淫潦乘其巅，驱沙卷石，化为平洲，漫不露踪迹，时则豫有丰年之喜；将见则流水啮其下，荡激溲涤，汇为深渊，屹然浮游于清波之上，时则豫有凶年之忧。乡人因其没而乐于耕稼，因其见而谨于蓄储，是以丰年有余而凶年不匮。兹其为灵龟欤?

嘉州凌云寺有天宁阁，即大像所在。沫水由雅州而来，合大江直捣山壁，滩泷险恶，舟楫至危之地。唐开元中，浮屠海通始凿山为弥勒像以镇之，高三百六十尺，顶围十丈，目广二丈，为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去江数步，惊涛怒号，汹涌过前，不可安立正视。今谓之佛头滩。东坡诗云："但愿生为汉嘉守，载酒常作凌云游。"后人取其语，作载酒亭于山上。

湘西有汉庙焉，门外古樟一两株，本干空窍，小株出根上，亦数十围。意庙必长沙定王时所建，及瞻肖像则前祀汉文帝，上不及高，下不及景，后殿吕后巍然而已。

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枣阳县之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蜀之青城有绳桥，每桥长百二十丈，排连之上布竹笆，攒立大木数十于沙中，辇石固其根，每数木作一架，挂桥于平空，大风过之，掀举幡幡然。大略如渔人晒网。

白乐天有《忠州木莲诗》，木莲，盖所罕见。放翁陆游尝游临卬白鹤山寺，佛殿前有两株。高数丈，叶坚厚如桂，以仲夏发花，状如芙蕖，香亦酷似，花拆时有声，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尝见。

《北户录》云："广人于山间掘大蚁卵为酱，名蚁子酱。"按：此即所谓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为食矣。然则汉人蛙祭宗庙，又何足怪哉?

泗州浮图下有僧伽像。徽宗时改僧为道士，僧皆顶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于像上，忽天地晦冥，风雨骤至，冠裂为两，飞坠门外，举城惊怖，莫知所为。守遽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可强。"遂止。又，翟公巽靖康初赴召，过泗州，见僧伽像须涌出，长寸余。他人不见，怪之。一僧曰："公虽召还，不久复出。盖须出者，须出也。"后果验。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浔州一土神并无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长五尺余，半在地，书云："唐御史李百行殿。"然考之《唐书》无传，竟不知何神也。

九江岳肃之负山立屋，在湓城之中。山有坚土，凡版筑者，得畚致之。庆元初年五月，大雨陨其巅，古冢出焉。初仅数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傍著字曰："永宁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张某，下有文如押字焉。居数日，山陨，圹周半堕，骨发棺椁皆无存，两傍列瓦碗二十余，左壁有一灯尚荧荧，取之即灭，有油如膏，见风凝结，不可抉。碗中有甘蔗节。有铜盆类今厮罗，殊无古制，中有双鱼，盆底有四镮附著，不测其所以用。有一铜盂，穴底，市井庖人什器同制，碣曰："晋征虏将军墓。"数日复雨，山又陨，碣复埋焉。考《晋书》，永宁盖惠帝年号，征虏之名，汉虽有之，在晋时以此官显者不著于史，又无姓氏可见，亦一异也。

雪山王景文尝游东林，有导以访古冢于西山之阿者，入而观之，累甓为室，下广而方，上锐而圆，四隅蹲以猛兽，而其旁皆石为壁，石柱承之。柱为龙虎形而壁则为人状，别以类而饰于首有功曹、书佐、门下功曹、门下书佐、车亭长、候车亭长、信都、长都亭长、从史、门下史、中史、立符史、重车卒、贼曹，骑小史二人，骑牛三人，皆乘大车盖，或挽以橐驼，以马以牛从者，或执刀斧，或执剑，或悬钟鼓以击之，皆作奔走状，又有反袂障面而哭者，其略可见者，如此。又有穴，正中斑斑，似有人物而狭不可入，其刻画不甚精密，而皆有文采，字正类汉隶。退而考之，其官属与《晋志》多合，往往晋、宋前郡守、县令所藏也。其刻诸壁者，亦记当时送葬之官属云耳。以其与前事相类，故取而并录之。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贵人也。后留中国以通来往之货，居城中，屋室侈靡，富盛甲一时。性尚鬼而好洁，祈福有堂，堂中有碑，是为像主。凡会食时，不用匕箸，以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薇，置右手于褥下，群以左手攫取。

吉水周氏之先，有为里胥者，出入里巷。一日，至县下十里外曰牢桥小鹾铺中，见铺家用一称锤，如冶铁，如土砾石，周取而阅之，亦赞其好，问铺家："何处得来?"铺家曰："墙东隅尚有数十块。"周就取其一归示妻子，竞相传玩，爱其形如马蹄，有磨之于石者，其光烂然，乃知其为金也。周即夜携小器尽载以归，枚枚相似，轻重不差。夫麟趾、袅蹄，汉一斤金也，其来古矣。更千百年忽焉而出，古人云："至宝横弃道侧，是可为此宝惜。"南安属县曰上犹有钟氏者，家素饶财，有媪主家，勤俭好善，所居堂后污池广寻丈，以散鹅鸭。一日，鸭得鱼长七八寸，既吞复吐。媪意鱼之不受啄也，倚户视之，吞吐益久，怪之，驱鸭而涸其水，鱼无有也，漉其泥，得一笏如鱼之长，浴而视之，白金也。既又探泥，笏愈多。竭其泥得笏凡千百，自是家益饶。

义鹘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铠骑也。嘉定庚午，峒

寇李元砺盗弄潢池。兵符下统府调卒，成与行。至吉之月余，寇犯龙泉栅，成出斗死焉。官军亟鸣钲，骗屹立不去，悲鸣尸侧，贼将顾之曰："此良马也。"遂取之。

锡夫人者，俚谓之汤婆。鞲，锡为器，贮汤其间，霜天雪夜，置之衾席，用以暖足，因目为汤婆。竹谷罗学温文之曰锡夫人，且赞之曰："《礼》云：'八十非人不暖'，则人固可以安老也。然黄太史之诗不云乎'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则人或适以病老也。夫人有安老之功而无病老之患，其贤于人远矣。孔子曰：'关睢乐而不淫。'锡夫人有焉。"

东晋犹乘牛车，王导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是也。唐《刘子元传》，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骈服。宋朝渡江以前，无今之篙，只是乘马，所以有席帽、护尘之服，思陵在维扬一时，扰乱中遇雨，传旨百官，许乘肩舆，因循至此，故制尽泯。绍兴乾道间，都下安敢张盖？虽曾为朝士，或外任监司州郡入京，未尝有盖，只是持袋扇障日。开禧间，始创出皂盖。程覃尹京出赏严皂盖之禁，有越士张盖过府门，遂为所治。后学中有诗云："冠盖相望自古传，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数顶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时山东盗贼纷起，故有此诗也。

《唐高祖实录》，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诏曰："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暴。况乎四时之禁，毋伐麛卵；三驱之礼，不取顺从。盖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经邦，咸率斯道。朕祗膺灵命，抚遂群生；言念膏肓，无忘餐寝；殷帝去网，庶踵前修；齐王舍牛，宝符永志。自今每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此三长月断屠杀之始也。窦苹注引释氏《智论》曰："天帝释以大宝鉴境，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故为省刑。"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辈，盖有遇此三斋月，杜门谢客，命僧作佛事者。宋朝于此三月，官中请俸，亦不支羊肉钱。近年之禁刑屠，亦其遗制也。

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惟王氏子弟为之，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如何?"答曰："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即今喏也。

今之衣半臂者，或者谓非古之礼服也。魏明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杨阜问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见阜。《光武纪》，更始诸将服妇人衣，诸于绣掘（字书无"䙖"字。《续汉书》作"𧝐"，并其勿切）。三辅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书音义》云："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袿衣。"扬雄《方言》："襜褕，其短者，自关而西谓统裾。"郭璞注云："俗名裾掖。"据此，则诸于上加绣裾，如今之半臂也。

五原赵执中分领驻镇江之中军，出新巧，进木干箭，涂之以漆，黑质而赤章，椽首翟项，自其腹羡以杀之，旁开两道，左右如一，中为穴，以末受镞，其锋凿长七寸有奇，射及三百步之外，名曰风羽云。

宣和之季，京师士庶兢以鹅黄为腰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未几，而金人之来，卒不能制，斯亦服之妖欤?

阳东山云："绍兴庚戌，随侍先文节公接伴北使，使以赵州浊梨两颗私觌。梨皮黄褐色，肉黑如墨，质如酥，味甘而香，大如奶膀，亦奇种也。"

# 山房随笔

［元］蒋正子撰　金久红整理

《山房随笔》一卷，元蒋正子撰。正子，字平仲，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仅书中"杜善甫"一条内有分教溧阳语，知其曾为溧阳教官。该书所记为宋末元初杂事，多录诗文，其中对贾似道的罪行记载较多，对郑虎臣木棉庵事件的记载也比其他书详细。该书有《四库全书》、《百川学海》、《古今说海》、《稗海》、《说郛》、《知不足斋丛书》、《历代诗话》、《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辛稼轩帅浙东时，晦庵、南轩任仓宪使，刘改之欲见，辛不纳。二公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后筵便坐，君可来。门者不纳，但喧争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门外果喧哗。辛问故，门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杰也，善赋诗，可试纳之。改之至，长揖。公问："能诗乎？"曰："能。"时方进羊腰肾羹，辛命赋之。改之对："寒甚，欲乞卮酒。"酒罢乞韵，时饮酒手颤，余沥流于怀，因以"流"字为韵，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伴风流。"辛大喜，命其尝此羹，终席而去，厚馈焉。席散，南轩邀至公廨，置酒语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为国，功厄于命，来挽者竟无一篇得此意，愿君有作以发幽潜。"改之即赋一绝云："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陨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南轩为之堕泪。今《龙洲集》中不见此二诗，岂遗之邪？又云稼轩守京口时，大雪，帅僚佐登多景楼。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赋雪，以"难"字为韵，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吴易，贫贱无交访戴难？"自此莫逆云。

李公山节，汾州人也。端平中，朱湛卢复之使北，展觐入陵，引李与王仲偕南。李初任乡郡节制司干官，后任西山倅，时正倅陈三屿松龙会寮友于多景楼，赏杨妃菊，令诸妓各持纸笔侍众官请诗。李自江下后至，酒一行，起背手数步吟云："命委马嵬坡畔泥，惊魂飞上傲霜枝。西风落日东篱下，薄幸三郎知不知。"辞至精切，或至阁笔。

西山张倅芸窗有绣养娘者，命苍头递一罗帕与馆人刘启之童，偶遗之于地。芸窗责刘，即遣去。刘作诗谢张云："夜深挝鼓醉红裙，半世侯门熟稔闻。自是东邻窥宋玉，非关司马挑文君。苍头误送香罗帕，簧舌翻成贝锦文。幸赖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稳过溪云。"

李邦美过句容之村乡，见酒肆粉壁明洁，题云："青裙白面哄挑菜，茅舍竹篱疏见梅。"未及后联。店翁怒曰："我以此壁为人涂污，方一新之，今尔又作俑也。"遂不书。有客续至，问翁。翁悔之。一日李再过之，翁请足成。李笑取笔书云："春事隔年无信息，一声啼鸟唤将来。"往来知音皆爱之。

宝祐甲寅，江东多虎，有司行桧禳之典。青词末联云："虽曰寅年之足，或有数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盖古诗有"寅年足虎狼"之句，传谓虎威如乙字，对属甚切。

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以其姓为对也。

直北某州有道君题壁一诗云："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乃陆枢密君实挽张郢州世杰诗也。张公拥德祐、景祥、炎兴于海上，各拥兵南北岸，一夕大风雨，皆不利，张舟覆而薨。翌早获尸，棺殓焚化。其胆如斗大而焚不化，诸军感恸，忽云中见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关系不轻，后身当出恢复矣。"此诗全篇不传，忠义英烈虽亡尤耿耿也。

僧本真，号月湖，半颠，赋吴门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归，正是西楼月落时。夸道官衙好灯火，不知浑点尔膏脂。"微闻于郡守吴退庵，遂命住虎丘寺。

有《刺夏金吾贵》云："节楼高耸与云平，通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人谓北兵既至，许贵以淮西一道与之养老，故戢兵不战。然宋当国者处置失宜，方诏

贵及其子松上流策应。又知正阳失利，松已死，不能无憾。又俾受孙虎臣节制，乃大不乐。本无战心，况秋壑退师，数十万众一鼓而溃。夏虽勇健，亦何为哉？

京口天庆观主聂碧窗，江西人，尝为龙翔宫书记。北朝赦至，感而有诗云："乾坤杀气正沉沉，又听燕台降德音。万口尽传新诏好，四朝谁念旧恩深。分茅列土将军志，问舍求田父老心。丽正押班犹昨日，小臣无语泪沾襟。"又《哀被虏妇》云："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是买胭脂。"又《咏北妇》云："双柳垂肩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观中有赵太祖真容，北来者见，必拜。聂因题其上云："风表龙姿俨若新，一回展卷一伤神。天颜亦怪君非虏，河北山东总旧臣。"

梁栋隆吉《题茅峰》云："杖藜绝顶穷追寻，青山世□开岖嵚。碧云遮断天外眼，春风吹老人间心。大君升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何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问秦王金。颠崖谁念受辛苦，古洞未易寻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恼，山鬼空作离骚吟。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长笑一声下山去，草木为我留清音。"隆吉以戊辰登科，任仁和尉，老依元符宫宗师许道杞。许甚礼之，且赒其家。梁好嘲骂，众道士恶之，遂笺此诗告官。以讥时逮捕金陵，备尝笞楚，卒得免，亦终不偶而殂。

吴履斋开庆之变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诗："来则非邪抑是邪，绿堤何必更行沙。瑟当调处难胶柱，棋到危时见作家。公论有谁能著脚，事机至此转凳牙。不如叠嶂双溪下，行对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贾似道描画弹劾，贬循州而殂。饶州士熊某嘲之云："近来西北又干戈，独立斜阳感慨多。雷为元城驱劫火，天胡丁谓活鲸波。九原谁起先生死，万世其如公论何。道过雕峰休插竹，想逢宗老续长歌。"菊岩季悫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疏，温公不能不毁，赵忠简不能不迁，寇莱公不能不死。尔民无福，岂天夺之？我士无禄，岂天厌之？呜呼！后世而无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后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棋，余屡北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余呼之至，绐聂云："某有仆能棋，欲试数著不敢？"聂俾对枰，连败数局。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三山林观过年七岁，嬉游市中，以鬻诗自命。或戏令咏转矢气，云："视之不见名曰希，听之不闻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过之。林曾试神童科，不甚达。

三衢留中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斋作相，身享富贵三十年，仕北为尚书。文山才登第，丁父忧，仕涂亦坎壈。乙亥纠义兵勤王，终以罔功，患难中倚之为重，虽名为相，黄扉之贵、万钟之奉，无有也。江西罗壶秋诗云："啮雪苏郎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当年龙首黄扉客，犹是衡门一样人。"中斋物色，将罗织之，亟归而免。

薛制机言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樯燕之留（杜诗）；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佩鸾之舞（王勃）。"又有贺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云："望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请客，云："三月三日，长安水边多丽人；一咏一觞，会稽山阴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姚橘洲尹临安，时吴履斋拜相，姚语诸客作启贺之，商量起句，彭晋叟云："转鸿钧，运紫极，万化一新；自龙首，到黄扉，百年几见。"

陈云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跃，无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为棹亦难行。"时翟馆水南杨氏，盖嘲其倚杨也。

莫两山伤丁氏故基，题一绝于太虚堂："疏雨斑斑洒叶舟，前山唤客作清游。芳华消歇春归后，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萧条之甚，谢贾相启中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

蒋复轩《镊白发诗》云："劝君休镊鬓毛斑，鬓到斑时已自难。多少朱门少年子，业风吹上北邙山。"

杜氏妇作《北行诗》："江淮幼女别乡闾，一似昭君远嫁胡。默默一身离故国，区区千里逐狂夫。慵拈箫管吹羌曲，懒系罗裙舞鹧鸪。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旧江都。"此等多有戏作，题之驿亭，以为美谈。

许平仲衡学问、文艺为世所尊，称为夫子，人目为许先生。养志不仕，有《辞召命诗》云："一天雷雨诚堪畏，千载风云漫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可以观其志矣。一号鲁斋。

张文简《雪诗》："银檐不雨溜常滴，玉树无风花自开。"其《家集》不收。

卢梅坡诗《梅开一花诗》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教踏白入南邦。冷将双眼窥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樊弟得兄呼最长，竹君取友叹无双。试于月夜窗前看，一在枝头一在窗。"

杜善甫，山东名士，工诗文，不屑仕进，游严相之门。严乃济南望族，善甫为所敬重。一日，谗者间之，情分浸乖，杜谢以诗云："高卧东窗兴已成，帘钩无复挂冠声。十年恩爱沦肌髓，只说严家好弟兄。"严悟非其过，款密如初。时有掌兵官远戍于外，其妻宴客，笙歌终夕。善甫诗曰："高烧银烛照云鬟，沸耳笙歌彻夜阑。不念征西人万里，玉关霜重铁衣寒。"闻者快之。有荐之于朝，遂召之。表谢不赴，中二联云："俾献言于乞言之际，敢尽其忠；若求仕于致仕之年，恐无此理。""不能为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愿学陆龟蒙拜赐江湖散人之号。"子分教溧阳，

一淮士过求宿学舍。士游山东甚久，为余道其辞甚多，仅记此。

杨焕然，号关西夫子，《题孔子庙》："会见春风入杏坛，奎文阁上独凭栏。渊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韩。竹简不随秦火冷，楷林高倚鲁城寒。飘零踪迹千年后，无分东家寄一箪。"又，党怀英诗："鲁国遗踪堕渺茫，独余林庙压城荒。梅梁分曙霞栖影，松牖回春月驻光。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不须更问传家久，泰岱参天汶泗长。"党，承安间人，工篆书，尝作"杏坛"二字，刻于祖庭。

翟惠父《咏鬼门关》："盘盘重险压三涂，惨惨阴灵怖万夫。青海战魂来守钥，黄尘行客过张弧。西风古道悲羸马，落日荒山啸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若笑揶揄。"惠父，北人（小昌，商刺"小猖"）。

阎子静复至元间翰林学士，后廉访浙西，有《梅杖诗》云："拣尽西湖万玉柯，春风入手重摩挲。较量龙竹能香否，比并鸠藤柰白何。声破梦寒霜满户，影随诗瘦月横坡。只知功到调羹尽，不道扶颠力更多。"

元遗山好问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当揆欲娶之，使人嘱裕之。辞以："可否在妹，以为可则可。"张喜，自往，访觇其所向。至，则方自手补天花板，辍而迎之。张询近日所作。应声答曰："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悚然而出。

刘山翁汝进，漫塘幼子。学问宏深，文字典雅。与客九日游龙山，以尘世难逢开口笑分韵，翁得口字云："纵步龙山颠，放舟龙荡口。群然雁鹜行，杂之牛马走。我拙不能诗，我病不饮酒。试问赏花人，还有菊花否。"众服其工，诸信斋诵此。

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至元戊寅、己卯间，有董恢者，江陵人。后居太原，任丁角酒税副使，僦屋以居，诗云："白发苍头一腐儒，行无辙迹住无庐。邓林万顷青青木，肯为鹪鹩借一株。"又，"翠阁朱楼锁掩扉，寻巢燕子不能归。落花吹泥东风雨，绕遍芳檐无处依。"

漫塘先生与客燕坐，指窗外樱桃唯一实，共以为笑。忽一客来访，自言能诗，因命赋之。云："烧丹道上药炉空，枉费先生九转功。一粒丹砂寻不见，晓来枝上弄春风。"众咸喜之。

周芝田，浙人。浪迹江湖，道冠、堑服、诗酒、诸笑略无拘检，亦时出小戏以悦人，而不知其能琴与诗也。遇琴则一弹，适兴则吟一二句，而不终篇。尝赋石上雨竹云："淋漓满腹藏春雨，突兀半拳生晓云。"亦自可人。又，"草香花落后，云黑雨来时。"《琴诗》云："膝上横陈玉一枝，此音唯独此心知。夜深断送鹤先睡，弹到空山月落时。"

邀溪张复《题雨竹图》云："涓涓而净，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泪痕犹湿。"《风竹图》云："可屈者气，不屈者节。故人之来，尽扫秋月。"皆有思致。

赵静斋淮被执于溧阳丰登庄，至北府，辞家庙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泽沾及子孙。今淮计穷被执，誓以一死报君。刀锯置之不问，万折忠义常存。急告先灵速引，庶几不辱家门。"即登棹船，发至瓜洲被刑，无有敢埋其尸者。有一宠姬在焦佥省处，此姬启佥省云："赵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许妾将尸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阴骘事。"焦许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启收骨撒之于水，亦从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边，大恸，投江而死。又闻其孙享祭静斋，降笔云："生居四代将门家，不幸遭逢被虏拿。死在瓜洲无葬地，幽魂夜夜到长沙。"其兄冰壶潛自京口迁金陵，北兵至，弃城而遁，南徙不返。死，葬海旁山上。

吴门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彻旦明日。犯事决配九江，与妇泣别登舟，卢梅坡诗云："昨夜笙歌燕画楼，明朝挥泪送行舟。当初嫁作商人妇，无此江头一段愁。"

一户曹之妻与太守有私，府学一士子知其事。户曹任满将去，守招其夫妇饮，士子作《祝英台》，近付妓，令歌之："掩琵琶，临别语，把酒泪如洗。似恁春时，仓卒去何意。牡丹恰则开园，荼蘼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无谓，复道明日行呵，如何恋得你。一叶船儿，休要更沉醉。后梅子青时，杨花飞絮，侧耳听，喜鹊哩。"守与此妇俱堕泪，其夫不悟。

灵隐寺主僧元肇，号淮海。寺有松，大数十围。史相当轴，遣人伐松。松与月波亭相对，僧作诗云："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惆怅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见鹤归来。"

穆陵在御阎贵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胜灵竺，乃伐邻松供屋材。僧作诗曰："不为栽松种茯苓，只缘山色四时青。老僧不惜携将去，留与西湖作画屏。"诗彻于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圮。势家规其地营葬，僧亦有诗刺之："一定空山已有年，不须惆怅起颓砖。道旁多少麒麟冢，转眼无人送纸钱。"遂不复取。

吉州罗西林集近诗刊。一士囊诗及门，一童横卧帐阒间。良久，唤童起曰："将见汝主人，求刊诗。"童曰："请先与我一观，我以为可，则为公达。"客怪之曰："汝欲观吾诗，汝必能吟。请赋一诗，当示汝。"童请题。客曰："但以汝适来睡起搔首意为之。"童即吟曰："梦跨青鸾上碧虚，不知身世是华胥。起来搔首浑无事，啼鸟一声春雨余。"客骇伏，同入见。西林款之数日，取其《菊诗》云："不逐春风桃李妍，秋风收拾短篱边。如何枝上金无数，不与渊明当酒钱。"童子，罗之子也。

南康建昌县有神童山，每大比试，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有邓文龙年八岁，颖出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为子。父谓之曰："汝，予所钟爱。

太守固欲祝，汝将若何?”文龙曰：“第许之。”巨山一日招诸名士，如冯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邓父子与焉。席上太守及诸公衹服褙子，文龙以绿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龙故以托子堕地，诸公戏以失礼。文龙曰：“先生秘衣，学生落托。”众为一笑。酒酣，巨山戏曰：“口红衣绿如鹦鹉”文龙应曰：“头白形乌似老鸦。”又令赋君子竹，即咏曰：“萧洒子猷宅，平将风月分。两轩浑似我，一日可无君。”众异之，后易名元观。年十五领乡荐，登上第。

僧德丰，三山人，有《重阳诗》云：“战尽今秋见太平，西风多作北风声。不吹乌帽吹毡帽，篱下黄花笑不成。”钟山长老举以自代。答云：“耿耿孤吟对古梅，忽传军将送书来。倚崖枯木摧残甚，虚负阳和到一回。”竟不赴。

贾秋壑败师亡国后，有人刺以诗曰：“深院无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辉煌。只知事去身宜去，岂料家亡国亦亡。理考发身端有自，郑人应梦果何祥。卧龙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满画墙。”又云：“事到穷时计亦穷，此行难倚鄂州功。木绵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梦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叶落鸟呼风。客来未用多惆怅，试向吴山望故宫。”又，《伤西楼诗》云：“檀版歌残陌上花，过墙荆棘刺檐牙。指麾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破屋春归无主燕，坏池雨产在官蛙。木绵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有人和云：“荣华富贵等浮花，膂力难为国爪牙。汉世只知光拥立，唐朝谁识杞奸邪。绮罗化作春风蝶，弦管翻成夜雨蛙。纵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难挽紫云车。”秋壑出处本末，自有知者，兹不书。

秋壑在朝，有术者言：“平章不利，姓郑之人。”因此每有此姓为官者，多困抑之。武学生郑虎臣登科，辄以罪配之，后遇赦得还。秋壑丧师，陈静观诸公欲置之死地，遂寻其平日极仇者监押。虎臣遂请身为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绵庵，病泄泻，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趯数下而殂。

庚申，履斋吴相循州安置，以贾似道私憾之故。未几，除承节郎。刘宗申知循州。刘，江湖士，专以口舌吓迫当路要人，货赂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馈弥缝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除似道，欲其杀吴相。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斋者无所不至，随行吏仆以次病亡，或谓置毒所居井中，故饮水者皆患足软而死，履斋亦不免。似道遭郑虎臣之辱，其时赵介如守漳，贾门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让虎臣，口口称天使惟谨。虎臣不让，似道遂坐于下。介如察其有杀贾意，命馆人启郑，且以辞挑之。于时似道衣服饮食皆为郑减抑，介如作锦衣等馈之。见其行李辎重，令截寄其处，伺得命放回日取之。其馆人语郑云：“天使今日押练使至此，度必无生理，曷若令速殒，免受许多苦恼。”郑云：“便是这物事，受得这苦，欲死而不死。”未几，遂殒。赵往哭，郑不许。赵固争，郑怒云：“汝欲检我邪?”赵云：“汝也，宜得一检，然未如之何。”赵经纪棺敛且致祭，其辞云：“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呜呼!”云云，只此四句，然哀激之悃，无往不复之微意，悉寓其中，季一山闲为郡学正，为予道之（季一山闲，商刻“闲”作“闲”）。

似道败后，有题其养乐园曰：“老壑曾居葛岭西，游人谁敢问苏堤。势将覆悚不回首，事到出师方噬脐。废圃久无人作主，败垣唯有客留题。算来只有孤山耐，依旧梅花片月低。”养乐者，以其奉母而乐也，其赐第正在苏堤、葛岭、孤山之近，游人常盛。自贾据此，有游骑过其门，必为侦事者察报，每为所罗织，有官者被黜，有财者被祸。逮世变而后已，有人题葛岭二诗云：“当年谁敢此经过，相国门前卫士多。诸葛功名犹未满，周公事业竟如何。雕梁雨蠹藏狐鼠，花础云蒸长薜萝。万死莫酬亡国恨，空留遗迹在山阿。”又云：“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王气暗随檀版歇，江声流入玉箫悲。姓名不在功臣传，家庙徒存御赐碑。误国误民还自误，满庭秋草露垂垂。”

# 山居新话

[元] 杨 瑀撰 王玉亮整理

《山居新话》一卷（抄本作四卷），一名《山居新语》，元杨瑀撰。瑀，字元诚，杭州（今属浙江）人。历官中瑞司典簿、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书后作者自序称此书是归老山中以后所作，故名《山居新话》。内容比较庞杂，对朝廷典章制度、教习风俗、名臣言行、自然景观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而所记又颇不猥杂，某些史料还有稗于考证。有《四库全书》、《说郛》、《武林往哲遗著》、《守山阁丛书》等本，这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并参校了《武林往哲遗著》本。

累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一日，今上入戒坛中，见马合哈剌佛前，以羊心作供。上问沙剌班学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闻用人心肝为供，果有之乎？”班曰：“闻有此说，未尝目击。问之剌马可也（剌马即帝师）。”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觉则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复奏。上曰：“人有歹心，故以其心肝为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为供耶？”剌马竟无以答。

太府少监阿鲁，奏取金三两，为御靴刺花之用。上曰：“不可，金岂可以为靴用者。”因再奏请易以银线裹金，上曰：“亦不可，金银乃首饰也。今诸人所用何线？”阿鲁曰：“用铜线。”上曰：“可也。”

至元四年，伯颜太师之子甫十岁余，为洪城儿万户，乃邀驾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为辞，本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车百余乘从行。其回车之兀剌赤，多无御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厮无帽，雪凝其首，若白头僧帽者。望见驾近，哭声震起，上亦为之堕泪，遂传命令遣之。伯颜不从，上亟命分其酒于各爱马（即各投下），及点其人数，死者给钞一定，存者半定。众乃大悦，遂呼万岁而散。

揭曼硕傒斯天历初，为授经郎。时上自北来。一日，揭梦在授经郎厅，忽报接驾，急出门迎之，恍如平日。及入厅坐定，视之乃今上也。时奎章阁官院长忽都鲁笃鲁迷失，供奉学士沙剌班，揭以二公谨愿笃实，遂以此梦告之，后果相符。班公以揭公梦事闻之于上，遂得召见。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颜太师之诏。瑀与范汇同草于御榻前，草文“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改正一字，尤为切至。于此可见圣明也。

元统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内署，退食余暇，广惠司卿聂只儿（也里可温人）言：“去岁在上都，有刚哈剌咱庆王，今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马则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束手，惟司卿曰：‘我识此证。’因以剪刀剪去之。少顷复出一舌，亦剪之。又于其舌两侧，各去一指许，用药涂之而愈。剪下之舌尚存，亦异证也。”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

朔方缣缣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盐，皆红色，今湮没矣。一洞出青黑色者，尚存，缣人皆食之。石文粗矿，如南方青石然，调味甚适口。他处亦皆有捞盐海子，或出青盐，或红盐；或方而坚，或碎而松；或大块可旋成盘者，大营盘处亦以此为课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予友完者经历、夏石岩经历，皆曾以此盐遗余，彼亦尝亲历其地。缣缣州即今南城缣州营是其子孙也。自大都至彼，一万四千里，与怯里吉思为邻境，过此即海都家望高处也。

至元四年，天历太后命将作院官，以紫绒、金线、翠毛、孔雀翎织一衣段，赐伯颜太师。其直计一千三百定，亦可谓之服妖矣。罗国器总管尝董其工云。

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满地皆现钱文，视之如印成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尝以有文之土数块遗予，数年后看之，文皆不见。今通用铜钱，岂非先兆耶？

松江府青村盐场，有林清之者。后至元丁丑，空中有芦一枝在前，继有钞随而飞之。村中见者，皆焚香，有乞降之意，竟坠于林清之之家，排置于神阁被

板之上，其家迄今温饱。按：《幽冥录》载海陵黄䣝，先贫，风雨中飞钱至其家，触园篱误落无数，余处皆拾得，后富至十万，擅名江北。以此观之，诚有此事。

桑哥丞相当国擅权之时，同僚张左丞、董参政者，二公皆以书生自称，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桑哥欲去之而未能。是时都省告状撺箱，乃暗令人作一状，投之箱中。至午收状，当日省掾，须一一读而分拣之。中有一状，无人名事实，但云“老书生、小书生，二书生坏了中书省。不言不语张左丞，铺眉扇眼董参政，也待学魏征一般俸（读作棒）请（读作倩）。”桑哥佯为不解其说，趣省掾再读之不已。张起身云：“大家飞上话短长，自有傍人梧桐树。”一笑而罢，语虽鄙俚，亦一时机变也。

聂以道，江西人，为□□县尹。有一卖菜人，早往市中卖菜，半途忽拾钞一束。时天尚未明，遂藏身僻处，待曙检视之，计一十五定，内有五贯者，乃取一张买肉二贯、米三贯，置之担中，不复买菜而归。其母见无菜，乃叩之。对曰：“早于半途拾得此物，遂买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纵有遗失者，不过一二张而已，岂有遗一束之理？得非盗乎？尔果拾得，可送还之。”训诲再三，其子不从，母曰：“若不然，我诉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还何人？”母曰：“尔于何处拾得，当往原处俟之，伺有失主来寻，还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尝有钱买许多米、肉，一时骤获，必有祸事。”其子遂携往其处，果有寻物者至。其买菜者本村夫，竟不诘其钞数，止云失钱在此，付还与之。傍观者皆令分赏。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赏？”既称钞数相悬，争闹不已，遂闻之官。聂尹覆问拾得者，其词颇实，因暗唤其母，复审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结罪文状：“失者实失去三十定，卖菜者实拾得十五定。”聂尹乃曰：“如此则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钞，此十五定乃天赐贤母养老。”给付母子令去。谕失者曰：“尔所失三十定，当在别处，可自寻之。”因叱出，闻者莫不称善。

至元间，有一御史分巡，民以争田事告之，曰：“此事连年不已，官司每以务停为词，故迁延之。”御史不晓务停之说，乃谕之曰：“传我言语开了务者。”闻者失笑。又，至正间，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狱中，见诸重囚，因问曰：“汝等是正身耶？替头耶？”狱卒为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者，怒曰：“以三十七打罢这厮。”若此三人者，卤莽如此。昔宋仁宗朝，张观知开封府，民犯夜禁，观诘之曰：“有见人否？”众传以为笑。一语之失，书诸史册，百世之耻，可不慎欤！

至顺间，余与友人送殡，见其铭旌粉书云：“答剌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书答剌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时，引大军至黄河，无舟可渡，遂驻军。夜梦一老曰：‘汝要过河无船，当随我来。’引之过去，随至岸边，指视曰：‘此处可往。’遂以物记其岸。及明日至其处，踌躇间，有一人曰：‘此处可往。’想其梦，遂疑其说，上曰：‘你可先往，我当随之。’其人乃先行，大军自后从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浅可渡。既平定，上欲赏其功。其人曰：‘我富贵皆不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为答剌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养之。今其子孙尚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李朵儿只左丞，至元间为处州路总管。本处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为害滋甚。李公一日遣人来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取其铺单，因计其价比之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又，箭竹亦产处州，岁办常课军器，必资其竹。每年定数立限，送纳杭州军器提举司，及其到司，跋涉劳苦，何可胜言？而司官头目箭匠，方且刁蹬，否则发回再换。李公到任，知有此弊，乃申省云：“竹箭固是土产，为无匠人可知，故不登式，乞发遣高手、头目、匠人来此选择起解，庶免往返之劳。”从之，迄今无扰。此皆仁政之及民者如此。左丞，唐兀人，汉名希谢，号贺兰，官至江西左丞。余按周世宗时，王祚为随州刺史，汉法禁牛革，辇送京师，遇暑雨，多腐坏。祚请班铠甲之式于诸州，令裁之以输，民甚便之。适与二事相同，漫书于此，观者或可触类而长，则利民之事，足有为也。

北庭王夫人（举月思的斤），乃阿怜帖木儿大司徒北庭文贞王之妻也。一日有以马鞭献王，制作精最。王见而喜之。鞭主进云：“此鞭之内，更有物藏其中。”乃拔靶取之，则一铁简在焉。王益喜，持归以示夫人，取钞酬之。夫人大怒曰：“令亟持去。汝平日曾以事害人，虑人之必我害也，当防护之。若无此心，则不必用此。”闻者莫不韪之。

阿怜帖木儿文贞王，一日为余言：“我见说娄师德唾面自乾为至德之事。我思之，岂独说人，虽狗子亦不可恶它。且如有一狗，自卧于地，无故以脚踢之，或以砖投之，虽不致咬人，只叫唤几声，亦有甚好听处。”

脱脱丞相（即倚纳公），康里人氏，延祐间，为江浙丞相。有伯颜察儿为左平章，咨保宁国路税务副使耶律舜中为宣使。一日，平章谕该吏曰：“我保此人，乃风宪旧人，及其才能正当选用。”嘱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说之。”丞相曰：“若说用则便用之，若说选则不必提也。”只分别“用”、“选”二字，言简而意尽。姑书之，以备言行录之采择焉。公又访知杭州，过浙江，往来者不便，乃开旧河通之。此河钱王时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寿宫，湮塞之。公相视已定，州县与富豪交通，沮以太岁之说为疑。至日，公自持镬，一挥而定。往年每行李一担，费脚钱二两五钱，今以一担之费买舟，则十担一舟能尽，其利可谓

博矣。

应中甫本，钱唐人，壮年笃志学道，得请仙降笔法，甚验，每在杭州万松岭上同志家为之。过数日，欲设祭将之供，适无钱，降仙告归。不许，漫以借钱叩之。乃允，降笔云："适有蟹翁平章（即贾似道）在此，可立约借汝。"遂写契，以金纸甲马，同焚炉中，复书曰："汝二人可往葛岭相府故居大银杏树下，稍西有草一茎，长而秀者，就此处掘之，可得。"二人遂买舟过湖，至其所，不见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钱，则当引而去之。"祝毕，其瓦即有动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随其所往，行至树西，静视之，果有长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许，唯见粗石屑数块，余无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即是。"瓦卓地应之，遂持以回，复叩仙曰："此石当何为之?"仙书曰："当用炉作汁。"二人因借炉投石炼之，少顷，闻炉中如淬水声，视之，则溜汁下炉，取出皆白银也。往三桥银铺，货得钞三十两，以为祭物用。数月后，因别事忽仙书云："应生所借之钱，免汝还，有元约，可向炉中取之。"如言而往，炉中拨其灰，则元约止烧去上下空纸，有字者俱在，岂谓无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铄，为人敦笃，有膂力，能手搏，无与敌者。所传乃刘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传，不得其人，遂无传焉。卒于至正己丑，时年七十有八。

至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松江府上海李君佐偕张四泊同行者六人，过上海浦东待渡。时日已西矣，见一青色鸡，朝北立于日上，独不见其足。李下马，六人俱拜，伫观至没而去。

吴巽，字叔巽，尝应天历己巳举，至都对余言："某初两举皆不第，忽得一梦，有人言：'黄常得时，你便得。'遂改名为黄常，亦不中，即复今名。"至此举乡试，乃黄常为本经诗魁，省试则黄常与吴巽榜上并列其名，其吴黄常解据，亦并在箧中。梦之验有如此者。

厉周卿，婺州人，能卜术。天历间，游京师。一日，余写一上字卜之。厉即本对抄录，姓名出处之说，皆如见。后一段云："商量更改事，佳会喜金羊。寅巳同申主，好事喜非常。"其应果在十年后，岂非万事皆分定也。

剌剌拔都儿，乃太平王将佐。后至元三年，杀唐其势大夫于宫中，外未之觉也。因其余党皆在上都东门之外，伯颜太师虑其生变，亲领三百余骑往除之。剌剌望见尘起，疑有不测，乃入帐房中，取手刀弓箭带之上马。遇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挥之。将近伯颜太师之马，而刀头忽自坠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杀之。且剌剌名将也，岂有折刀之说？后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坠地而折，家人惧其怒，虚装于鞘中。事非偶然，岂人力可致！

徐子方琰至元间，为陕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内误漏落一"圣"字，案吏欲问罪，指为不敬。徐公改云："照得来解内第一行，脱漏第三字，今将元文随此发去，仰重别具解申来。"前辈存心如此，亦可为吹毛求疵之戒。

孙子耕者，杭人，与新城豪民骆长官为友。元统间，骆犯罪，流奴儿干。孙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谊如此，诚不减古人也。

元统间，余为奎章阁属官，题所寓春帖曰："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时余叟山为江浙儒学提举，写春帖付男埛置于山居，则曰："官居东壁图书府，家住西湖山水间。"偶尔相符，亦可喜也。

韩子中中，曹州定陶人。至正初，为大都路知事。乃父在家，一日忽移家去河六十里。人问其故，答曰："井水北流，则泉脉近矣，不久当有水患。"未及半年，定陶之地，半为水矣。惟韩公无遗失之患，亦可谓先见之明者。

陈云峤柏，泗州人，陈平章之孙也。倜傥不羁，人以为"陈颠"称之。后至元五年，为余姚州同知，因病求医于杭。稍愈，值重阳日，遂邀张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时云峤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茔，余二人往焉。乃扶杖游水乐洞，憩石屋寺前，露坐闲谈，云峤因自言曰："我前身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为老佛，斋戒精严。一日呼持者，令作血臟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斋，何故有此想?'乃不从。遂怒之，拂袖而去，见陈平章曰：'我特来索血臟羹吃。'平章亦以斋戒为答。佛曰：'元来你也是不了事汉。'平章遂作此羹啖之。即归寺，乃别大众而作偈曰：'撞开平屋三层土，踏破长淮一片冰。'遂趺坐而逝。茶毗之日，舁其龛至淮河岸，冰合已久。举火之次，忽大响一声，则河冰自裂。时平章在府中，见老佛入于堂。问之，则后堂报生一子，即某也。"言毕，回饮于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诗》，而景联有"百年身付黄花酒，万壑松如赤脚冰"之句，余和韵云："方外弟兄存晚节，人间富贵似春冰。"云峤曰："我无冰字，且只以长淮一片冰答之。"不数日，云峤告殂，岂非说破话头而致然也？

余家藏竹龟一，乃古人以老竹片所制，首尾四足，皆他竹外来者。窍小，两头倍大，可转动而不可出，故用纵横之竹，纹理显然。背载三截碑牌一，两侧有转轴十，亦外来之轴。首大腰细。不知何法得入，遍叩匠者，皆莫晓所谓，特以鬼工称之。

余为太史院官时，吏云："本院库中，有汉高祖斩白蛇剑藏焉。"余按晋太康中武库火，已毁此剑，何缘更有？每欲过目，因循未克。又闻官库有昭君琵琶，天历太后以赐伯颜太师妻，今不知何在？又大都钟楼街富民家，藏宣圣履在焉。

胆巴师父者，河西僧也。大德间，朝廷事之与帝师并驾。适德寿太子病瘢而薨，不鲁罕皇后遣使致言于师曰："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师答曰："佛法譬若灯笼，风雨至则可蔽。若尔烛尽，则灯笼亦无如之何也。"可谓善于应

对。

余家藏石子一块，色青而质粗，大如鹅弹，形差匾。上天然有兜尘观音像在焉，虽画者亦莫能及。或加以磨洗，则精神愈出，诚瑞应也。

上海县士人庄蓼塘者，藏书至七万卷，其子欲售之，买者积年无有，好事者可见其鲜。

余外祖英德路治中冯公世安，园中茶花一本，其花瓣颜色十三等。固虽出人为，亦可谓善夺造化之功者。

余任太史同佥，特旨令知天象事。后至元六年七月朔，灵台郎张某来请，甚急。及同到院，则李院使者肃衿以待，曰："夜来景星见，此祥兆也。可即往奏，闻我辈当有厚赐。"余乃以奏目画图考之志书，殊异。余曰："虽见于晦日，形则少异。且景星之现，当有醴泉出，凤凰来，朱草生，庆云至，而相副之。今陕西灾疫，腹里盗贼，福建反叛，恐非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李公之意颇坚，折之不已。余曰："今见者惟灵台监候六人也，万一或有，天下共见之凶兆当何如耶？"遂答曰："伺再见即闻。"乃止。越九日，太白经天。由是言之，凡事不可造次也如此。

余幼侍坐于赵子昂学士席间，适写神，陈鉴如持赵公影草来呈。公援笔与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笔至唇，乃曰："何以谓之人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当在脐腹间，指此名之曰中，何也？盖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洎二便皆单窍，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以此名中也。"满座为之敬服。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诞布天下。惟西番一诏，用青纻丝，粉书诏文，绣以白绒，穿珍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如此赍至其国，张于帝师所居殿中，可谓盛哉。

铜虎符，好事之家多珍藏者，不过或左或右，止存一边。独余家所藏，全体具在，背上各有篆书某处发兵符一行，腹下真书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余八字皆半于腹内，作牝牡五窍斗合之。古人关防之密如此！余因见河南盗杀省臣之事，屡欲以此言之，事乃不偶。且深藏以待举行，当致诸有司，以取制作之度。

瞿运使霆发，上海巨室也。尝有贫士伪作张文质运使书，持以干公。公得书，即命干者以钞三定助行。干者知其伪，沮之未与。越数日，贫士复见公于轿前，公乃驻轿，命即取五定，加以温言，慰而遣之。干者白其语于公。公曰："汝知之乎？人何不作书干你？何怪之有？"闻者咸服其度量云。

瑀于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德殿，亲奉纶音。黜逐伯颜太师之事，瑀首以增粜官米为言。时在侧者，皆以为迂。瑀曰："城门上钥，明日不开，则米价涌贵，城中必先哄噪，抑且使百姓知圣主恤民之心。伯颜虐民之迹，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所奏，命世杰班殿中传旨于省臣，增米铺二十，钞到即粜。都城之人，莫不举手加额，以感圣德。

大都长春宫有桃核半个，其大如掌，至今以为常住镇库之物。余尝观之，诚希有也！蟠桃之说，宁或果有之乎？古者王琮遇仙，与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今则未闻也，桃核扇之说，是其类耳。

不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日，其地多蛙，朝夕喧噪不已，苦其烦聒，乃遣人喻旨令止之。众蛙为之屏息，迄今蛙不鸣，亦异事也。

瑀尝以简易小日晷，进之于上。其大不过三寸许，可以马上手提测验，深便于出入。上命太史院官，重为校勘，比之江浙日晷，多半刻。再以上都校之，又长半刻。南北地势不同者如此。

后至元四年，因伯颜太师称寿，百官填拥中丞。耿焕年迈，蹶踬于地，踏伤其胁而出。

后至元年间，阿怜帖木儿大司徒知经筵事，乃子沙剌班亦为奎章阁侍书学士、兼经筵官。班公以父子辞避之，上终不允所请，乃并列焉。

至正七年，社稷署太祝张从善，都城巨室也，方四十，即致仕。尝预营寿室，解石版为穴门。石中忽有纹，成松石，虽绘画者不如也。观者填门，因以为碑，而置圹墙之中。翰林学士欧阳元、侍讲学士揭傒斯皆为寿松记，刻石以表瑞。后附致碑本，示余求诗，漫以一绝赋之曰："举世纷纷名利间，达生轻禄古今难。天生瑞兆为君寿，寄我山中作画看。"

鲜于伯机枢，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机因入内典馔未出，适娥秀行酒，酒毕，伯机乃出。客曰："伯机未饮酒。"娥秀亦应声曰："伯机未饮。"座客从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机见称？可见亲爱如是。"遂佯怒曰："小鬼头焉敢如此无礼？"娥秀答之曰："我称伯机固不可，只许你叫王羲之乎？"一座为之称赏。

上海县农家，一老妪被雷击死，少顷复苏，里中咸往视之，问其故。妪云："唯闻错了，余无所见。"时口中有药一丸，尚存，因吐出手中示人。邻人俞生者，夺而吞之。越一年，俞生病喉，痛数载。一日，因怒咳痰于地，闻有声，乃拨痰寻之。内有一物，状如李核，光莹而黄色，以斧凿击之不碎。喉痛遂止。

杭州盐商施生者，至正八年，其家猪栏中母猪自啖其子，喂猪者往棰之，忽为人语曰："因你不喂我，自食我子，干你何事？"喂猪者大惊，往报施生。生往视之，傍观者或曰"可杀"，或曰"货之"。猪复言曰："我只少得你家三十七两五钱，卖我还你便了，何必闹？"遂卖之，果得三十七两五钱而止。古有中宵牛语之说，诚不诬也。

沙剌班学士者，乃今上之师也，日侍左右。一日体倦，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睡浓。上自以所坐朵儿别真（即方褥也），亲扶其头而枕之。又，班公尝于左额上生小疖，上亲于合钵中，取佛手膏，摊于纸

上，躬自贴之。比调羹之荣，可谓至矣。

镔铁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国中上用之药，制作轻妙。余每询之铁工，皆不能为也。今归平江巨室曹氏。

阔阔歹，平章之次妻，高丽人也，寡居甚谨。其子拜马朵儿赤知。伯颜太师利其家所藏答纳环子，遂以为献。伯颜即与闻之于上，乃传旨令收继之高丽者，款以善言。至暮，与其亲母逾垣，削发而避之。伯颜怒，奏以故违圣旨之罪，遂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鞫问之。奉命唯务锻炼，适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者，深为不满。时问事中秉权者阔里吉思国公，正卿朝夕造其门，委曲致言曰："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守节者，莫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正卿，蒙古人，廉直寡交，家贫至孝，平日未尝嬉笑，与余至契。公退，必过门言所以，故知此为详。至正初，拜御史而卒。

至元六年冬仲，皇帝亲祀太庙。期迫，创制衮冕，猝不能办。适有英庙元制二副，已用一副，未经用者一副，见存，皆以旧物为不宜而沮之。惟余与欧阳学士所言相同，解之曰："若以此物为不宜，则玉玺、宫殿、龙床，未尝更易，何独以此为忌也？"众议遂息，乃独易一中单，余皆就用之。

枢密院同知帖木达世。后至元六年，中书右丞缺，众议欲以某人为之。近侍世杰班，力以帖木达世为荐，至甚恳切。上乃允其请。后累迁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杰班之举。班亦未尝齿及之，可谓厚德人也。

至正七年，余至鹤砂，访旧馆于草堂张梅逸之家，因动问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后服何剂而愈。曰："始因气而得之，方当危困之际，忽于清旦，似梦非梦，有神语之曰：'一闻异事，其病立差。'次日，婿偕门僧来问疾，语及场前龙降一事，极其异常。闻之矍然，疾乃如失。"予因问所以异。"有乡中豪强之家，平日恃富凌贫，靡所不为，累挟官势，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户来诉：'作商，为人所负，欲报之。'其主因呼场吏欲诬以在逃灶户藏于其家，而挤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阴骘事。'不允。固啖以利，吏亦不从。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许以来日从事。是日忽二龙降于豪强之家，凡厅堂所有床椅、窗户，皆自相奋击，一无完者。摄一舟，决颐如口，衔于爪牙者当门之槛，牢不可脱。讼者之舟，摄覆平地。谋讼者，压折左肱，几死。龙所过之地，作善之家，分毫无犯。凡平日之强梁者，多破产焉。豪强寻亦遭讼，今渐费荡。"呜呼！龙之有神，古所闻也；龙能彰善瘅恶，古所未闻也。愚民自以为天道冥冥。今观斯事，神岂远乎哉？闻之者足以为戒也。

大德三年七月十八日，中书省奏准禁捕秃鹫。盖因扬州淮安管内蝗虫为害，忽有秃鹫五千余，恬不惧人，以翅打落蝗虫，争而食之。既饱，吐而再食，遂致消弭。迄今著于禁令，载之《至正条格》。

伯颜太师所署官衔曰："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必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计二百四十六字，此系至正五年五月所署之衔也。

范舜臣天助，汴人，世为名医，博学多能，尤精于天文之书。至顺间，为永福营膳司令，尝与余言："影堂长明灯，每灯一盏，岁用油二十七个，此至元间官定料。例油一个，该一十三斤，总计三百五十一斤。连年著意考之，乃有余五十二斤。则日晷之差短明矣。"永福营膳司所掌，青塔寺影堂也。

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西廊，择高明者三间为之。南间以为藏物之所；中间学士诸官候直之地；北间南向中设御座，两侧陈设秘玩之物，命群玉内司掌之。阁官署衔，初名奎章阁学士，阶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后文宗复位，乃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幕职；置参书二员、典签二员，并兼经筵参赞官；照磨一员、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检讨；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译吏二名、典书四名。属官则有群玉内司。阶正三品；置监群玉内司一员、司尉一员、亚尉二员、佥司二员、典簿一员、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钥二名、司膳四名、给使八名，专掌秘玩古物。艺文监，阶正三品；置太监兼检校书籍事二员、少监同检校书籍事二员、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二员，或有兼经筵官者，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夺掌书籍。鉴书博士司，阶正五品；置博士兼经筵参赞官二员、书吏一名，专一鉴辨书画。授经郎，阶正七品；置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二员，专一训教怯薛官大臣子孙。艺林库，阶从六品；置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司吏二名、库子一名，专一收贮书籍。广成局，阶从七品；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司吏二名，专一印书籍。已上书籍，乃皇朝祖宗圣训，及番译御史箴次《元通制》等书。特恩创制牙牌五十，于上金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儿字，令各官悬佩，出入无禁。学士院凡与诸司往复，惟札送，参书厅行移。又命侍书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文宗御书刻石禁中。先时燕帖木儿太平王为丞相，系衔署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

事，后伯颜秦王为丞相，系衔亦如之。

## 《奎章阁记》

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斫，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书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知，善于怡心养神，培本浚源，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至顺辛未孟春三日，御书于奎章阁。瑀被赐墨本，特以天历、奎章二宝印识于其上。

皇朝昔宝赤（即养鹰人也），每岁以初按海青，获头鹅者（即天鹅也），赏黄金一定。

皇朝贵由赤（即急足快行也），每岁试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监临者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去绳走之。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称万岁礼拜而止。头名者赏银一定，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

至治二年，江西廉访佥事哈剌、书吏毕宗远、奏差陈汝楫，巡按至瑞州路。一日看卷之际，佥事见鼓楼上红衣人往来，问他人皆不见之。少顷，雷雨大作，电光直入厅事，旋绕随至卷所。宗远亟逾杈栏而出，髭鬓悉为雷火所燎。文卷被羊角风掣去，旋入云霄，竟不知落于何处？陈汝楫击死于地。泰定间，宗远侍父毕敬之来松江，为庸田使亲言此事。

至正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浦中午潮退，未几复至，人皆异之。费子伟万户亲与余言。

松江府下砂场第四灶盐丁顾寿五妻王氏，始笄适顾，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复有孕，及期临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长，每嘱之家人曰："我死后焚我，勿待尽，必取腹中物视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动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视之，则胞带缠束甚紧，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铁之坚。计之怀胎，四十年矣。其妇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至正间，别怯儿不花为江浙丞相，尽以本省所管土人，不得为掾史。时左丞佛住公曰："若如此回避，则都省掾，当以外国人为之。"

至元间，乃颜叛，以其余党徙居于庆元之定海县。延祐初，倚纳脱脱公为江浙丞相，其党人屡以水土不安，乞迁居善地，诉之不已。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来说，当为汝迁之。"遂绝其请。

揭曼硕学士，有《题秋雁诗》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新月每见于大二小三之说，盖为前月小，则后月初三见；前月大，则初二日见。至正七年九月小，忽十月初二日已见。漫识于此，以问诸保章，忠历法之差尔。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朔旦，虹见于西北，竟天至东南，少顷微雨。是岁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五日骤雨，雷电大作。初二日大风，极冷而止。变在嘉兴城中，未知他郡同否？

至正戊子小寒后七日，即十二月望，申正刻，四黑龙降于南方云中取水，少顷又一龙降东南方，良久而没。俱在嘉兴城中见之。

至正戊子正月十八日，钱塘江潮，比之八月中潮倍之数丈。沿江民舍，皆被不测之漂，一时移居者甚众。

《图画见闻志》载张文懿公有玉画叉，余家藏有古玉画叉一枚，是非文懿公之物耶？姑识于此。

余屡为滦京之行，每宿于李老峪酒肆。其家比之他屋，稍宽敞焉。其屋东大榻中，发一灵芝，茎长三尺余，斜倚其上，人以为常。及余山居，宝云山上不时生芝，不以为奇。余思大成殿瑞芝，及宋徽宗时进芝称贺。以此观之，何足为贺也!

湖南益阳州，每有人夜半忽自相打，莫晓所谓，名之曰沙魇。土人知此证者，唯以冷水浇泼，稍定，以汤水饮之，徐徐方醒。二三日只如醉中，不知者殊用惊骇。上海县达鲁花赤兀讷罕，至正初，为本州同知。因造漆器匠者八人，一夕作闹，亲历此事。尝与余言之。

至正辛卯十一月癸酉冬至后三日，即二十七日，夜雨。至四更时，霹雳雷电大作，其雨如注，天明乃止。时侨居松江下砂，后闻十二月初二日，杭州又复雷电大雨。

徐子方琰为浙西宪使，南台札付为根捉朱九（即朱张之子），行移海道府。回文言往广州取藤梅去了，以此回宪司。再行催发。海道府复云："已在大都。"台复驳前后所申不一，取首领官吏招伏缴申。徐公乃云："先言远而后言近，远者虚而近者实，依实而申焉，敢不一？所据取招一节，乞赐矜免。"台官为之愧服。

李和，钱塘贫士也。国初时，尚在。鬻故书为业，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过目。或有赝本，求一印识，虽邀之酒食，惠以钱物，则毅然却之。余生晚矣，失记其颜貌。先父枢密洎姻家应中父常称道之，漫书于此，以砺仕宦者之志云。余家藏

万年宫碑阴题名，后有李和鉴定石刻印识，见存。

尚酝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闻者疑之。余观西汉《大宛传》，富人藏蒲萄酒万石，数十年不败，自古有之矣。

《图画见闻志》载唐刺史王倚，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诗两句，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崔铤文集》有《王氏笔管记》，其珍重若此！余尝闻大都钟楼街富室王氏有玉箭杆，圆环如钵，遮环之状差小，上《碾心经》一卷。及闻先父枢密言："曾见竹龟一枚，制作与余所藏相同。但其碑牌中，以乌木作牌，象牙为字，嵌《孝经》一卷于其上。其碑不及一食指大。"以此观之，二物尤难于笔管多矣！人皆以为鬼工也。

《酉阳杂俎》载齐日升养樱桃，至五月中，皮皱如鸿柿不落，其味数倍，人不测其法。今西京每岁冬至前后，进花红果子，色味如新。其地酷寒，比之内地尤难收藏。诚可珍也！余屡拜赐焉。

至正十一年夏，余于松江普照寺僧房，见一弊帚开花。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嘉兴路儒学阍人陶门者，其家磨上木肘，忽发青条，开白花。时应才为学正，陶持以示其家人吴江州。分湖陆孟德言其邻铁匠庞氏者，其家一柳椿坫铁砧十余年，今岁忽发长条数茎，如苇帚开花，皆以为常。余观《宋史·刘光世传》，光世以枯桔生穗，闻于朝。帝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时建炎三年也。以时事观之，岂非草木之妖欤？

罗世荣，字国器，钱唐人。后至元丙子，为行金玉府副总管。有匠者慢工，案具而恕之。同僚询其故，罗曰："吾闻其新娶，若挞之，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口舌之余，则有不测之事存焉。姑置之。"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然法亦未尝屈焉。"二事适相符，并识于此，抑仁人之用心也。

畏吾儿僧闾闾，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汉名总统）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即箜篌也），悉以铜为弦。余每叩乐工，皆不能用也。唐人贺怀智，以鹍鸡筋为弦；欧阳文忠公诗，杜彬皮作弦。后人多疑之。以此观之，或者亦可为尔。铜弦则余亲见闻也。庸田监司左答那失里，乃闾闾之亲弟。

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宫词："深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阑干畔银镫过，照见芙蓉叶上霜。"人莫不脍炙之，予以为拟宋宫词则可。盖北地无芙蓉，宫中无石阑干。擎执宫人紫衣，大朝贺则于侍仪司法物库关用，平日则无有也。宫车夜出，恐无此理。又《京城春日诗》："燕姬白马青丝缰，短鞭窄袖银镫光。御沟饮马不回首，贪看柳花飞过墙。"国朝有禁御沟不许洗手饮马，留守司差人巡视，犯者有罪。故宋显夫《御沟诗》，有"行人不敢来饮马，稚子时能坐钓鱼"之句，可谓纪实矣。

皇朝设内八府宰相八员，悉以勋贵子弟为之。禄秩章服，并同二品，例不受宣，唯奉照会礼上寄位于翰林院官扫邻（即宫门外会集处也）。所职视草制词，如诏赦之文，又非所掌。院中选法杂行公事，则不与也。

余山居，西濒湖，有养乐园，乃贾似道之故居，今则江州路同知西域人居之。至正九年夏，其家生一鸡骈首，恶而弃之于水。十二年，红巾毁其屋，残其家，亦妖孽之先兆也欤?!

大德间，回回富商以红剌一块，重一两三钱，中之于官，估直十四万定。嵌于帽顶之上，累朝每于正旦与圣节大宴则服用之。瑀尝拜观焉。

至正癸巳冬，上海县十九保村中，鸡鸣不鼓翼。民谣曰："鸡啼不拍翅，鸦鸟不转更。"

《汉书》中有"录囚"，《唐书》中有"虑囚"。《集韵》载："录，音力倨切。"分晓是"录囚"，其义且明白，盖北音"录"为"虑"。高丽人写私书，皆以乡音作字，中国人观之，皆不可知。余尝见"缘环"二字，写作"唾环"余皆类此。《唐书》一时书手误写，后人因而讹之。

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彦敬克恭为江浙省郎中，知杭民藉手业以供衣食，禁火则小民屋狭，夜作点灯，必遮藏隐蔽而为之，是以数致大患，甚非所宜，遂弛其禁。杭民赖之以安。事与廉叔度除成都火禁之意一也。余因书之，俾后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后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尽出太府监所藏历代旧玺，磨去篆文，以为鹰坠，及改作押字图书，分赐其党之大臣。独唐则天一玺，玉色莹白，制作一如官印，璞仅半寸许，不可改用，遂付艺文监收之。一时阁老诸公，皆言则天智者，特以其把手高耸于上，璞薄而文深，使后人不可改作，固能存之。国朝凡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文皇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瑀篆文。洪禧小玺，即瑀所上进者。其璞纯白，上有一墨色龟纽，观者以为二物相联，实一段玉也。上颇喜之。

王叔能参政，《题一钱太守庙诗》云："刘宠清名举世传，至今遗庙在江边。近来仕路多能者，学得先生要大钱。"

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号山斋，字敬臣，畏吾人，今上皇帝之师也。上尝御书"山斋"二大字赐之。至元后庚辰，为中书平章。一日，公退，为余言曰：

"今日省中有一江西省咨，曾某告封赠者。吏胥作弊，将曾字添四点，以为鲁字，中间亦有只作曾字者，欲折咨之。"余曰："即照行止簿，便可明也。"簿载曾姓相同，吏弊显然。僚佐执以为疑。公曰："为人在世，得生封者几人？何况区区七品虚名，又非真授。纵使不是，改亦何妨？若使往返，非一二年不可，安知其可待否？且交为父母者，生拜君恩，不亦悦乎？"力主其说而行之，诚可谓厚德君子也！余观《中兴系年录》载："魏砭字邦达，为考功员外郎，选案不存。吏缘为奸，川陕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辄经年。砭请细节不圆处，悉先放行，人以为便。"

教坊司、仪凤司，旧例依所受品级，列于班行，文皇朝令二司官立于班后。至正初，仪凤司复旧例，教坊司迄今不令入班。

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辄以石子数枚浸于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语，多获应验。石子名曰鲊答，乃走兽腹中之石，大者如鸡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马者为贵，恐亦是牛黄、狗宝之类。

国朝有禁，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从驾百官，不许骑坐骟马，唯骑答罕马（答罕，二岁驹也）。延祐间，拜往丞相尝骑骡子出入。今则此禁稍缓。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灾，总计烧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六所七披民房计一万三千一百八间，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间，六所七披寺观一千一百三十间，功臣祠堂九十三间。被灾人户一万七百九十七户，大小三万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以自赡者，一千一十三户，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烧死人口七十四口，每口给钞一定，计七十四定。实合赈济者，计九千七百八十四户，大口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三口，每口米二斗，计米四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小口一万一千六十六口，每口米一斗，计米一千一百六石六斗，总计米五千六百八十八石四斗。时江浙行省只力瓦歹平章移咨都省云："光禄大夫江浙平章政事，切念当职，荷国荣恩，受寄方岳，德薄才微，不能宣上德意，抚兹黎民。到任之初，适值阙官独员，署事一月有余，政事未修，天变遽至。乃四月十九日丑寅之交，灾起杭城，自东南延上西北，近二十里。官民闾舍，焚荡追半，遂使繁华之地鞠为蓁芜之墟。言之痛心！孰任其咎？衰老之余，甘就废弃；当此重任，深愧不堪。已尝移文告代，未蒙俞允，诚不敢久稽天罚，以塞贤路。谨守职待罪外，乞赐奏闻，早为注代，生民幸甚。"明年四月一日，又复火灾。宋治平三年正月己卯，温州火烧民屋一万四千间，死者五千人。

松江夏义士者，乃甲户也。其家房门上，有一西番塔影，盖松江无西番塔，不知此影从何而得？人以为异。《酉阳杂俎》云："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又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陆放翁云："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纤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庑间，亦未易以理推也。以上之说，因其塔所见影。然松江无此塔而有影见者，其理又不可得而究之。予尝游平江虎丘寺，阁上槛窗下裙板中，有一节孔，阁僧以纸屏照之，则一寺殿宇廊庑悉备见于屏上，其影皆倒。余山居与保叔塔邻峰也，朔、望点灯之夕，遇夜观之，一塔灯光倒插于段桥湖中。大抵塔影皆倒，沈存中之说是也。

皇朝开科举以来，唯至正戊子举王宗哲元举，乡试、省试、殿试皆中第一，称之曰三元。宋自仁宗庆历复明经科，称三元者王岩叟一人而已。

彻彻都郯王、帖木儿不花高昌王二公被害，都人有垂涕者；伯颜太师被黜，都人莫不称快。《笔记》载："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秦桧孙女，封崇国夫人。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至正十五年，浙宪贴书卢姓者，忽失一猫，令东北隅官搜捕之。权势所在，一至于此，可不叹乎？

元统间，革去群玉内司，并入艺文监，通掌其事，监官依怯薛日数更直于奎章阁。盖群玉内司所管宝玩，贮于阁内。时揭曼硕为艺文监丞，寓居大都双桥北程雪楼承旨故廨，到阁中相去十数里之遥。揭公无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为言。一日揭公为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阁下，忽传太后懿旨，问：'阁中有谁？'复奏：'有揭监丞。'再问：'莫非先帝时揭先生耶？'遂赐酒焉。又一日，再问是某，以古玉图书一令辨之。详注其文而进，亦赐酒焉。"是时阁下悄然，余者皆是应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终日而散。后十余年，予归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谈旧事，屡及此者，莫不以长厚老成称之。余观《归田录》载："枢密王畴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揭公之际遇，尤可尚矣。

士大夫因其闻见之广，反各有所偏，致有服丹砂者，服凉剂者。服丹砂者为害固不待言，余以目击服凉剂者言之。友人柯敬仲、陈云峤、甘允从三人，皆服防风通圣散，每日须进一服以为常。一日皆无病而卒，岂非凉药过多，销铄元气殆尽，急无所救者欤？可不戒之！《老学庵笔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受怯薄，故案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喜用热药得谤，至有藏用担头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悦其说，故多服丹

药，然亦不为害。后因伏石上书丹，为石冷所逼，得阴毒伤寒而死。盖因丹气热毒所攻，终为所服丹药过多之故也。”视过服凉剂者，亦由是欤！

范玉壶作《上都诗》云：“上都五月雪飞花，顷刻银妆十万家。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余屡为滦阳之行，每岁七月半，郡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妇人悉穿金纱，谓之赛金纱，以为节序之称也。

平江漆匠王□□者，至正间，以牛皮制一舟，内外饰以漆，拆卸作数节，载至上都，游漾于滦河中，可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尝识船，观者无不叹赏。又尝奉旨造浑天仪，可以拆叠，便于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谓智能之人。今为管匠提举。

凡有蹦搏、刀斧伤者，但以带须葱炒熟捣烂，乘热敷患处，速愈，频换热者尤妙。

凡有风狗、毒蛇咬伤者，只以人粪涂伤处，极妙。新粪尤佳，诸药皆不及此。

破伤风能死人，用桑条如箸长者十数茎，阁起，中用火烧，接两头滴下树汁，以热酒和而饮之，可愈。

集贤大学士王彦博约为副枢日，有兄弟争袭万户者，弟有父命，兄不肯让，二十余年而不能决。公曰：“父命行之一家，君命施之天下。”遂令其兄袭之。又英庙为东宫，礼上枢密使，例须新制铺陈，事毕，工部复欲取发还官。回文皆不为准，公为副枢首，回此文曰：“照得上项铺陈，难同其余官物。本院除已尊严安置外，行下都事厅回呈。”遂绝其事。又湖广省咨：“蛮洞相杀，合调军马征之。”公回咨云：“蛮夷相仇，中国之幸。行下合属，固守边防，毋得妄动军马。”公之所行，大概如此，姑识其一二云。公泰定、天历间，为三老商议中书省事。

后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谄佞者填门。略举其尤者三事，漫识于此，余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驿奏云：“‘薛禅’二字，往日人皆可为名，自世祖皇帝尊号之后，遂不敢称。今伯颜太师功德隆重，可以与‘薛禅’名字。”时御史大夫帖木儿不花，乃伯颜之心腹，每阴嗾省臣欲允其奏。近侍沙剌班学士，从容言曰：“万一曲从所请，大非所宜。”遂命欧阳学士、揭监丞，会议以“元德上辅”代之，加于功臣号首。又典瑞院都事□□建言：“凡省官提调军马者，必佩以虎符。今太师功高德重，难与诸人相同，宜造龙凤牌，以宠异之。”遂制龙凤牌三珠，以大答纳嵌之，饰以红剌鸦忽杂宝，牌身脱钑，元德上辅功臣号字，嵌以白玉。时急无白玉，有司督责甚急。缉闻一解库中有典下白玉朝带，取而磨之。此牌计直数万定，事败毁之，即以其珠物给主，盖厥价尚未酬也。又京畿都运纳速剌言：“伯颜太师功勋冠世，所授宣命，难与百官一体，合用金书，以尊荣之。”宛转数回，遂用金书“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字，余仍墨笔，以塞其望。明年黜为河南左丞相，行事之夕，虽纸笔亦不经省房取用，恐泄其事，遂于省前市铺，买札付纸写宣与之。余尝以否泰之理，灼然明白，因举似于用事者，可不戒欤！梁冀跋扈，止不过比邓禹、萧何、霍光而已；曹操之僭，固不容诛。薛禅之说，又过于九锡多矣。

余家人病疟，邻家有藏雷斧者，借授病人禳之。其斧如石，若斧状，脑差薄而无孔，恐是楔尔，正与《笔谈》所说相同。

后至元己卯四月，黄雾四塞，顷刻黑暗，对面不见人，油坊售之一空。余于都城亲历此事，古有书昏，恐若此也。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贼入寇杭城。时樊时中执敬为浙省参政，亟出御贼，北行至岁寒桥遇害。先浙省以杭州路总管宝哥惟贤摄参政，调守御昆山之太仓，领军而往，驻于昆山旧州山寺。离太仓州治三十余里，终于不往。闻寇至，遂遁匿于杭之寓舍。适值贼破杭，乃挈家潜于西湖舟中。越三日，邻居无赖之徒，利其所将。恐之，遂与次妻□氏，连结其衣袂溺水而死。时潭州路总管鲁至道，作二诗挽之，以寓褒贬之意，漫书于后。

### 《挽樊时中参政》

主将无谋拂众情，贤参有志惜言轻。狐群冲突成妖孽，黔首惊惶望太平。奋志从军全节义，杀身殉国显忠诚。岁寒桥下清泠水，夜夜空闻哽咽声。

### 《挽宝哥参政》

香魂后骨堕深渊，无智无谋亦可怜。妖寇猖狂如有祟，生民凋瘵似无天。芳名苟得千年在，死节应当二日先。欲向西湖酹尊酒，凄风冷雨浪无边。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颜丞相入杭城。二月廿二日，起发宋三宫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月初二日，拜见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为检校大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进封瀛国公。十二日，内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陈才人，又二侍儿，失其姓氏，浴罢，肃襟闭门，焚香于地，各以抹胸自缢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纸书一卷云：“不免辱国，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亲。艺祖受命，立国以仁。中兴南渡，计三百春。身受宋禄，羞为北臣。大难既至，劫数回轮。妾辈之死，守于一贞。焚香设誓，代书诸绅。忠臣义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十三日奏闻，露埋四尸，取其首悬于全后寓所，以戒其余。在上都时济门，予尝闻之先父枢密，因观周草窗《日抄》亦载此事。又得祈请使日记官严光大《续史》，所说相同。二书皆写本，恨《三朝政要》、《钱塘遗事》板行于世，皆失此一节，惜哉！若此贞烈，可不广传乎？因笔之于此。

汉成帝时，孔光领尚书典枢机十余年，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日，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此！予因追忆高昌世杰班字彦时，北庭文定王沙剌

班大司徒之子，为尚辇奉御。元统元年，上新制洪禧小玺，贮以金函青囊，命世杰班掌之。悬于项，置于袖中，经年其母不知。亲友或叩之内廷之事，则答以他说。其慎密如此！时年十五岁，方之孔光，尤可尚矣。

皇朝御膳，日用五羊。今上皇帝即位以来，日减一羊，可见圣德仁俭也若此！

郊祀祭庙，天子御衮冕，百官皆法服。凡披秉须依歌诀次第，则免颠倒之劳。漫识歌诀于左："袜履中单黄带先，裙袍蔽膝绶绅连。方心曲领蓝腰带，玉佩丁当冠笏全。"

至元间，行省左丞史公弼号紫薇老人，能写大字，有神力，平开二石五斗弓，以三指背可悬五十两银定七片。初攻扬州有功，然心服姜才之忠勇。

黄子久公望自号大痴，吴人，博学多能之士。阎子静、徐子方、赵松雪诸名公，莫不友爱之。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一时兴趣又过于桓伊也。

叶子澄以清号雪篷，吴人也，贫而尚义之士，与黟县达鲁花赤伯颜为厚交。至正壬辰，寇起江东，浙省调兵守昱岭关。时颜在遣中，没于王事。其家旧居嘉兴崇德州，讣音至，家人招黄冠岩隐者追荐摄召之。颜云："旦夕杭城受危，尔辈宜速往吾弟处逃生。"母妻以无弟可依，再扣之。云："即松江叶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其即备船东行。比至前三日，叶夜梦伯颜相见，以家属为托。叶即为留居，供给不急。后杭城果陷，此得非颜平日正心不昧，故能灵悟若是？亦由叶之与人交情不渝，真诚相感之所致也。宋仁宗时，有托公书之事，颇相冥合，信有之矣。颜子谦斋，唐兀人也。

江西胡存斋参政，平日好客，四方之人，往来无不馆榖之。虑阍人倦于通报，但不出，即于门首挂一"本官在宅"之牌。近年浙间富室，无一家不贴"却客"之榜，较之亦可怜哉。

巙巙平章，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康里人。一日，与余论书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写几字？余曰："曾闻松雪公言，一日写一万字。"巙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辍笔。"余切敬服之。凡学一艺，不立志用工，可传远乎。

江浙参政赫德尔公，字本初，尝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时，本司诸先辈同谈内苑万岁山太液池，本非我朝创建，乃亡金之沼囿也。"初圣朝起朔庭，绝塞土有一山，形势雄壮，峰峦秀异。金人望气者言："此山有王气，当出异人，非金之利。"谋欲倾圮之，计无从出。时金已衰微，因通好，托以入贡为辞，愿求此山之土为报。众皆鄙笑而许之。金人遂掘其山，自备车马挽载，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台殿，以为游幸之所。未几金亡，世祖皇帝登大宝，改筑京城，山适在禁苑之中。至今塞土遗迹尚存，其土赤润，草木不生。乃知帝王之宅，都会之京，兴衰之兆，天已默定，岂人力之所能为也？公因和万岁山诗韵，有"水溯颠崖流自转，山移绝塞势尤雄"之句。史册必载之详，姑录其略，以广闻见耳。

延祐间，武神童□□尝为中瑞司典簿，善写小字，一粒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字。《江南野史》载应用尝于一粒麻上，写"国泰民安"四字。

法令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以待彼效之谓之式。

律文有"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之说，余以为去者为主，来者为客，是以避之。后有一宋法司老吏云："谓如人方去，忽有人仓忙自后而来，必有急事也，故当避之。"漫识此，以俟知者正之。

王衍以铜钱为阿睹物；顾长康画神，指眼为阿睹中。二说于理未通。今北方人凡指此物，皆曰阿的，即阿睹之说明矣。余尝见周草窗家藏徽宗在五国城写归御批数十纸，中间有云：可付体己人者，即今之所谓梯己人。因方言之讹，书手之误无疑。

江西吕道山师夔，至元间分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一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长吕平章文焕一分，亲戚馆客一分。每分金二万两，银十万两，玉带十八条，玉器百余件，布二十万匹，胆矾五瓮。只此是江州府库见管鄂州他处者又不预焉。以此观之，石崇又何足数也？

宋嘉熙庚子，岁大旱，杭之西湖为平陆，茂草生焉。李霜涯作谑词云："平湖百顷生芳草，芙容不照红颠倒，东坡道波光潋滟晴偏好。"管司捕治，遂逃避之。

唐卢从愿为刑部尚书，占良田数百顷，时号"多田翁"。松江下砂场瞿霆发尝为两浙运使，延祐间，以松江府拨属嘉兴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户，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此可为多田翁矣。

《读书诀》云："生则慢读，明经句；熟则紧读，贪遍数。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至正十五年，浙西科鹅翎为箭羽，督责甚急。一羽卖三钱，后至五钱者，且以集庆一处言之。比年杭州一运解一百六十万根，共发三运。本路止有匠人二十名，日造箭八百只，该用翎一十六百根，周岁用翎五十七万六千根，如此则一运可供三年。盖此物经过壅蒸，皆成无用，然而催运不已。本路自科者，可胜言哉！倘肯计会而索之，则民无害矣。宋王济为龙溪主簿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鹤非常有物，有司督责急，一羽至直百钱，民甚苦之。济谕民取鹅翎代输，仍驿奏其事，因诏旁郡悉如济所陈。淳化五年，诏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岁取于民，吏督甚急。或杀耕牛供官，非务农重榖之意。自今后，官造

弓弩，其从理用牛筋，悉以羊、马筋代之。”皆载之史策。

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有酒食，招致省宪僚吏翘杰出群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远行者，至巳午时，以草料饲驴、马，谓之“撒和”，欲其致远不乏也。又江南有新官来任者，巨室须远接，以拜见钱与之，叩之则答以穿鼻了。如江西、浙西数大郡长官，非千定不可。间有一二能者，诈及三千定者，佐贰各等第，皆有定价。或有于都下应付盘缠同出，就与之管事，名之曰“苗儿头”。余切恨赃污之徒要拜见钱，与因一事取受者，大不相侔。按律文反有终非因事取受之条，失之远矣。且以江西萧刘、松江朱管、嘉兴王氏，皆遭显戮，非拜见钱而致之，何以得此？所谓负国害民，以致于天下不宁，讵可言哉？因观江邻几《杂志》载士阳豪民邵□□者，指缙绅来借贷者，乞与二百缗，便可作驴骑，腰金拖紫，不为豪子以长耳视之，鲜矣！余曰：“若以借贷者便作驴骑，取觅者指以“撒和”穿鼻，又何多耶？”

钱唐韩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风雨骤至，令庖僮往楼上闭窗。雨过不见此僮，楼上寻之，则已毙矣。因取所带刀而敛之，缘鞘皆如故，刀刃则销铄过半。事为《笔谈》所载。内侍李舜举家，暴雷所震。人以为堂屋已焚，窗纸皆黔。有一宝刀，极钢坚，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强解也。

国朝尚食局，上供面磨，磨置楼上，机在楼下，驴之蹂践，人之往来，皆不相及，且远尘土臭秽。叩之，乃巧人瞿氏所作也。

国朝镇殿将军，凡请给衣粮，名之曰“大汉”。但年过五十者，方许出宫。

《因话录》云：“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因念延祐间，陈伯敷绎曾到都，每见晦迹丘园者数多，遂有诗云“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对当蒲轮”之讥。

余儿时，闻先父枢密言：“尝于宋官库中见孟蜀王锦衾，其阔一梭，径过，被头作二穴，织成云板样。盖而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拥覆于肩，此之谓鸳衾也。”

至正十七年三月，上海县十九保往字围李胜一家，鸡伏七雏。一雏作大鸡状，鼓翼长鸣。余按《文献通考·鸡祸类》，无此鸣者，始识于此。

至正戊戌正月初三日，钱唐卢子明家，白鸡伏雏九只，内一只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后，越三日而死。三月间，诸暨袁彦诚家，一雏四足，二足在翼下。时余访旧到诸暨，适见此事。咸淳己巳，常州鸡翼生距。

龙广寒，江西人，居钱唐，挟预知之术，游食于诸公之门。一日，居佑圣观陈提点房，陈叩以明日饮食之事。答曰：“写了，不可看。”陈俟其出，乃窃视之。书云：“来日羊肉白面，老夫亦与其列。”适有人送活鲫鱼者，陈嘱仆明日以鱼为食，诸物不用。至五更钟末，住持吴月泉遣人招陈来方丈，相陪高显卿参政，盖高公避生日也。陈为吴言房中有活鱼取来下饭。高曰：“我都准备了也，诸物皆不用。”陈自念龙之语有验，因及龙广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识之，可请同坐。”是日羊肉白面，亦与其列，皆应其说。尝自言我已一百八岁。故贯酸斋赞其象云：“有客名广寒，自号一百岁，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岁。”以此戏之。卒于延祐末年。尝闻先父枢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风角鸟占之术。名闻贾秋壑。一日，贾招之，叩以来日饮食之事。富写而封之。明日，贾作宴于西湖舟中。至晚，贾行立于船头，自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句。座客廖莹中乃言：‘此时日已暮，可以富所书观之。’拆封，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八字，众皆惊赏。”余按蒋□□《逸史》载：李宗回食五般馄饨，李栖筠食两柈糕糜、二十碗橘皮汤之事，相同。万事莫非前定也欤？

巴思八帝师，法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板的达巴思八八合失。

杭州开元宫住持元览真人王眉叟寿衍有铜水滴一枚，贮水在内，遇潮汛则水涌应时，欲以此进上。后携至都，潮候不应，遂已之。可见气候不同。浙间凡造酱醋糟淹之物，收藏不避潮汛，则及时必须涌出，至有封泥瓶瓮者，亦为之破裂。或取清明日门上所插柳条置之瓶上禳之，其涌即止，江北则无此说。所以见方贡土物、药材道地之分，凡事岂可一概论之。漫书于此，以为仕宦中固执己见，不察地方，不顺人情者，补其闻见之万一云。

《朝野佥载》云：“御史李审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送剩米及脚钱以责审，诸御史皆有惭色。”吁！贤哉李母！若以当今之世，岂无如此母之贤者？恨见闻不广，录此以告来者而得书之。因追忆奉化知州祝居宝，尝为余言曰：彼为浙省译史时，屡因公差赴都，经镇江，必为其友回回千户者，相见而往。一日留作午饭，食罢，其妻出见之。千户云：‘今次见伯伯之迟者，盖家贫无人。此饭皆媳妇为之，故出迟尔，幸勿见罪。每岁赖此妇织绵绸三匹，卖以助俸之不给者，皆此妇之力也。’妇拜而责其夫曰：‘何以为贫，我赖汝之贵，傥有筵会处，置我上坐，称之以夫人，金绣者皆列之于下，未尝因贫而贱我。或者乐人之金珠锦绣，使汝有所犯，我安得置座于上乎？’祝视之，所衣粗布也，头绣上有补顶，可谓至贫也。”操守如此，不谓之贤妇可乎？辄书此以追配之。

文宗好食蛤蜊，中有碎破不裂者，上焚香祝之。

俄顷自开，中有螺髻璎珞，衣履菡萏，谓之菩萨。上置之金粟檀香合赐与善寺，令致敬焉。余于杭城故家，见蚌壳二扇，内有十八尊大阿罗像，纤粟悉备。后归之答里麻思的左丞，欲求其理，又不可强言曲解也。

唐李景略，尝宴僚佐，行酒者误以醯进。判官京兆任迪简，知景略性严，恐行酒者获罪，强饮之。阿怜帖木儿北渡，访西镇国吉剌失的长老。长老迎之甚喜，留坐，嘱侍者□后好酒一尊为礼。长老执杯，王尽饮之。长老曰："尊客远临，当进两杯。"王良饮之。回盏及唇，长老大惊，乃酽醋也，即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为者，我不厌之，何怒耶?"怒不能释。王曰："欲留我坐，须勿怒。我有佳酝，取来共饮。"尽欢而散。较之任迪简尤可重矣。

松江曹云西知事，善书画。杭士李用之访之，殁于馆中。云西敛之正堂，葬之善地，亦希有也。可与范云迎王咳丧还家营敛之事相同，漫识于此，以励薄俗。

## 后　序

国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礼乐之盛，无不著在大典，布之成书。其底治于我朝，实比隆于三代。予归老山中，习阅旧卷或友朋清谈，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师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积岁月而成帙，名之曰《山居新话》。其不敢饰于文者，将欲使后之览者便于通晓，抑且为他日有补于信史之一助云尔，爰是为序。至正庚子三月既望，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杨瑀识。

# 岁华纪丽谱

〔元〕费　著撰　金久红整理

《岁华纪丽谱》一卷，元费著撰。费著，华阳（今广西扶绥西南）人。尝举进士，授国子监助教，官至重庆府总管。成都自唐迄宋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南宋末年，蜀中兵燹，井闾凋敝，旧观不存。作者遂追述旧事，集为此书。自元旦迄冬至，无不备载。作者因风俗而及土产，稽求名品，胪列颇详，足资考证。本书有《续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说郛》、《四库全书》等本。这次整理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宋朝以益州重地，尝谋帅以命宋公祁。宰相对曰："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宋朝不从，卒遣之。公先奉诏修《唐书》，因以书局自随。自成都，每宴罢，盥漱，辟寝门，垂廉，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望之者知公修《唐书》若神仙焉。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公视之，虑有厚薄之嫌，讫不服，忍冷以归。旧俗传夸，以为谈本。田公况尝为《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以纪其实。而薛公奎亦作《何处春游好诗》一十章，自号"薛春游"，以从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旧称（公知开府，专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遗风也。至清献公为记，乃曰："曩时宴会，皆牙校掌之。盖榷酤之利有余，人乐于为役。公币岁入，亡虑千万贯有奇。自新法颁行，酒坊为官所鬻，牙校虽得券钱，不足自赡，乃者议置成都市易务。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咸尝岁之半，及浣花后始开。罢去，乃复朋聚游江。今公使钱岁给三万贯，常廪廪虑不足，譬之巨人以挟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但营蕠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观公此言，则蜀人之贫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为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燃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

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即门外张宴。

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论。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点灯张乐，昼夜喧阗。盖大中承平之余风。由此言之，则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时，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宜诏亭或汲虚亭。旧以十七日，今无定日，仍就府治，专以宴监司也。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传为保寿侯诞日。出笮桥门，即侯祠奠拜，次诣净众寺邠国杜丞相祠奠拜。毕事，会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

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公为诗，有曰：“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公铁心石肠，乃赋此丽词哉！后以为故事。清献公为记：“时彩舫至增数倍，今不然矣。”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院。

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避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观街药市，早晚宴如三月八日。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阁观摸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初在小市橘，田公以祷雨而应，移于庙前。太守先诣诸庙奠拜，宴于众净寺，晚宴大智院。寒食，出大东门，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设厅。曩时寒食，太守先设酒馔于近郊，祭鬼物之无依者，谓之遥享。后置广仁院，以葬死而无主者，乃遣官临祭之。而民间上冢者，各仪集于郊外。天禧二年，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帘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清献公记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斗升之节。”自公使限钱，兹例遂罢以远。民乐太平之盛，不可遽废，以孤其心。乃以随行公使钱酿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楼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六月初伏日，会监司；中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建设厅，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日为乐。赵清献公使限钱，但为初伏会，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十八日，大慈寺散盂兰盆，宴于寺之设厅。宴已，就华严阁下散。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于锦亭，今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王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堂，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帘棚屋，以事游观，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节，宴于大慈寺。后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至前一日，太守领客出北门石鱼桥，具樽豆观樵已，乃即天长观晚宴。”盖文潞公始为之，后复罢。

# 困学斋杂录

[元] 鲜于枢撰 陈 虎整理

《困学斋杂录》一卷，元鲜于枢（一二五六——一三〇一）撰。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大都人（今北京市），元代著名学者，以书法闻名于时。本书内容涉及历史、文学、人物趣闻、诗词书画等各方面，于诗词等文学创作多有发挥，颇为精当；所记历史人物，述其乡里、职官、著述，间或缀以评价，可补正史之缺；尤其是所记当时各种书帖、画帖，价值颇高，对中国书法、绘画史的研究多有裨益。本书有《学海类编》、《知不足斋丛书》、《畿辅丛书》本。这次整理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刘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启非不孝于其父也，时享在乎庙貌，魂气则无所不之也。秦汉而下，崇在墓祭，违经弃礼，远事尸柩，难以语乎理矣。

李正方腹中有鳞甲。诸葛亮谓："腹中有鳞甲者，但不犯耳。"

许褚，长八尺余，大十围。马超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军中以褚有力如虎而痴，故号虎痴。是以超问虎侯。

任城翟庆之云："在东平时，□南王子涧（一作渊）从容问杨叔能之诗于止轩先生。先生曰：'叔能早年，诗名籍甚。初入京时，如《空村谣》、《甘罗庙》诸作，杨、赵诸公极口推许。及自关中还，所作澹不可读。'大凡作诗、作文，但撒手调脚便坏了。"

刘祭酒云震，以酒自晦。尝有《东宫千秋节应教诗》云："一年一度到青闱，每到青闱尽醉归。绝胜杜陵驴背上，朝回日日典春衣。"又《访杜仲梁不遇》云："壮节文章今老成，而今何况白头生。牧之赋垒今勍敌，甫也诗坛旧主盟。舌在尽从陵谷变，气高常压海山平。东湖花草西湖月，不管文园旧长卿。"游子明尹大兴，公为孛掾。索诗，即席赋《浣溪沙》："粉署含香旧有名，庖刀试手便峥嵘，并州人物未飘零。父老共传新政好，儿童都道长官清，十分和气满春城。"《春寒》云："东风连日暗尘沙，二月边城草未芽。燕子不来庭院悄，定衔春色入谁家。"公尝游东平，严彦祖饯东湖亭，□请赋长短句。即席作《太常引》："东湖亭下簇金鞍，四座浃清欢，人物画中看。只枉了刘郎鬓斑，花枝袅娜，酒杯潋滟，全不放春闲。丝竹旧东山，畅好个风流谢安。都城元夜念奴娇，景龙天气，正余寒料峭。□□帘幙、万斛金莲光不夜，香满云间楼阁。金镫频敲，绣帘高揭，应为黄昏约。嫦娥无恙，唤人依旧飘泊。却恨乌兔无情，把人青鬓白。恁星星却，千古繁华行乐地，谁笑谁歌谁酌。北海樽罍，东山丝竹，梦里扬州鹤。客窗无寐，故人谁念萧索？得荐不遇太常引，眈眈九虎隔重关。到天上却空还，回首谢尘寰。问今日，谁人姓韩，瓜田蔬圃，竹溪松径，何地不堪闲，且莫问长安。比蜀道，元来更难。"跋《宁戚扣角图》："老眼纷纷眯战尘，十年无路觅通津。一声白石功名下，输与齐东扣角人。"

前宋士人山行，于绝壁人迹不到处，见有题诗者云："鸣梢叠叶响飕飕，枕底寒声为客留。野鹤不来山月堕，独眠滋味五更秋。"少前，遇髯人坐大石上，意其为诗者，欲前揖，忽不见。余谓仙人亦有未能忘情者邪。

阳羡驿舍壁上题《渔家傲》，不知何人作（案《能改斋漫录》，词为王采道辅作）："日月无根天不老，浮生总被消磨了。陌上红尘常扰扰，昏复晓，一场大梦谁惊（一作先）觉。洛水东流山四绕，路傍几个新华表。见说在时官职好，争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诃，似当作苛）□似察而事烦，许施似惠而无成，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讼，其实难别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实？故听言信貌，或失其真；诡情御反，或失其贤。贤否之察，实在所依。是故，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也。

诗人撒举，字彦举，陕人。性嗜酒，工于诗。客京师十余年，竟流落而死，有诗集行于世。今得逸诗数篇，信手录之。《无题》云："谁家金鸭暖梅魂，绣户春风半掩门。桃叶等闲留暮雨，梨花寂寞过黄昏。盘盘鸾髻堆云影，澹澹蛾眉扫月痕。常似谢家银烛底，凤凰钗影落瑶尊。"《记梦》云："千里崤函楚客行，关河西上铁牛城。申湖亭下月初上，召伯堂前草自生。十里杏园红雨暗，一条春水碧罗平。觉来半壁寒灯底，吹落风檐暮雪声。"《过沙井》云："沙沉石马废城秋，剑钺寒生古戍楼。平日只疑无蜀道，此行何处问荆州。山连海塞从西断，水界龙荒尽北流。一曲商歌才夜半，朔风吹雪满牛头。"《游香山》云："石栈天梯落日红，谁开青壁削芙蓉。扪参历井来何暮，佩玉鸣銮更不逢。僧去古潭云渡水，鹤阴清露月平松。世间骨相谁潘阆，误打金陵半夜钟。"（潘阆诗云："顽童趁暖贪春睡，忘却登楼打晓钟。"）《送郭祐之》云："南口青山北口云，天涯何地又逢君。陌头杨柳西行马，画角三声不忍闻。"

中朝名士，有以木庵陪饭，窦太师陪针，王状元陪口，作《三陪图》，征诗当代名胜为一矧者。鹿庵先生题云："寺主善为无米粥，病人要吃没钱针。皇都诗老多才思，收拾寒酸入笑林。"或云：始图者，太保公也。

江汉先生赵复，字仁复。武昌之役，始初渡江时，寄皇甫庭云："寄语江南皇甫庭，此行无虑隔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泪，水自东流月自明。"又《自遣诗》云："醉乘鸾驭到仙家，彩笔云笺赋落霞。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锄明月种梅花。"人甚称之。

吕龙山与赵虎岩齐名，平生多佳句。夏日道中一绝句，曲尽田家夏日之趣："枣花初落路尘香，燕掠麻池乍颉颃。一片云阴遮十顷，卖瓜棚下午风凉。"

杭士王子庆，收《西域图》。阎中令画，褚河南书，丹青翰墨，信为精绝。意当时所画甚多，今止存四国。前史皆逸而不书，今录于此：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附国王子宜僧。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屠。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闭关以防盗贼。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者死，轻罚牛。人皆轻捷，便击剑，用矛，漆皮为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之："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其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以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啖而瘗之，死后十年而大葬。

郑畋与卢携，争高骈请公主下嫁南蛮事。携怒，拂衣去，裾蔑于研，因抵之。帝以大臣争口语，无以视百官，乃俱罢。

两浙都转运使廉希贡，中统初平章公之弟。累官至正议大夫。余在运幕，知公最详。公于阒人，读书略通大义，尤喜读《易》。为人沉静寡言，乐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适其兄参政公以事来杭。八月八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举哀，久之，忽摇手止哭者。起坐，谓其兄参政公曰："吾与兄生同胞，相离十余年，今幸遇会于此，谓必能承事颜色，接杯酒之欢，数月而别，岂期一病至此。今将永诀，兄能无一杯相饯乎?"时久不饮酒，参政公手斟酪浆一杯饮之。且谓曰："吾父母去矣，大兄去矣，五弟六弟去矣，吾二人年各五十之上，死不为夭，勿以妻子之故乱。汝身后，汝之妻子，吾竭力以恤之。汝去之后，吾继汝去矣。"公首肯。又嘱其弟端夫理问，及其子可忠等，勉以忠孝，促令鞴马。既告辞，复卧而逝。身后家无一钱，行台赙楮币五十匹，乃得归中山。

福州之俗，冬至设醮，以为引新死者见其祖，如古礼祔庙。

许公度说，中统间，左相安童尝问鲁斋释老之说，先生曰："某未尝读其书，不知其说。"又问张耀卿："鲁斋教人读小学，其说如何?"耀卿云："某自幼时知童蒙如入学，便读《孝经》，此时小学未行于世。小学乃是《礼经》摘出，非全经，不足学。"左丞张仲谦从旁对曰："小学之书，专载童子当为之事，若《孝经》，曾子尚云：'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况童子乎?"又云："鲁斋欲兴国学，教国朝胄子，可谓知本。"

闲闲《宿三学士院对月诗》云："何年觐佛月天子，各以宝华楼阁俱。为问上方银世界，不知有此夜寒无。"

马德昌收米元章书，及自写真并赞云：四明从事，晋陵钱君世京，字延叟，过襄阳米芾曰："昨送季济明渡江，与汪行之复会萧闲堂。已撤幕，壁间有君像。而题曰：'权杭州观察推官米元章像。'杨之仪笔。杨之杰赞曰：'君子之交，小人之仇。以人方人，叔度宜俦。'余以袖掩字而问行之曰：'谁欤?'行之曰：'君也。'"仆为检《同气》、《德友》、《识面》三编，无二君名姓。呜呼！古人论世取友，况同世哉！世复有三君子者，观文殿学士王公韶，字子纯。枢密直学士刘公痒，字希道。则仆竟不识其面。选人蔡君肇，字天启，于相知间语仆，若素心腹者，云得仆于王荆公。盖仆于元丰六年，赴希道金陵从事之辟，会公谪不赴，始识荆公于钟山。闻公门有数后进，喜争名而相非，又托以长者之言也，如天启乐道人善者，一人而已。仆老矣，一知一蔡二杨，行能识面乎？因延叟之语发叹，并记其事于家集中，以贻子孙。呜呼！仕开速进之路，则世人之邪说大行，纷纷不求己

而非人，岂其本心，实利之诱然。今乐善君子一何多邪！彼口不道忠信，捷捷而恶人，翩翩而自喜，默默怀奸藏慝，窃窃掩人之善，呫呫自标置者，得不少悛乎？既序其事，因系以诗："谁规萧闲堂，图赞凡丑质。昧昧起我思，有怀斯士吉。吾生终不逢，二陵已相失。苟养走四方，公卿更绝迹。向老交渐稀，背憎十六七。丰吾九畹兰，任汝满地棘。我岂萧闲人，偶然得空壁。美哉何方彦，精驱入妙笔。君不愧顾长康，取媚桓温图九锡；我不愧孟浩然，缓策京山遇摩诘。前此交道久不康，纷纷白头多不卒，呜呼！纷纷白头多不卒。回首此君应辟易。"

山谷与秦少章书云："比在告，熟读所惠诗卷。如公辟祭文，语气诗句，极有风裁，可喜合处，便似吾少游语。然恨在遣词，病在骨气耳。古之闻道者，请问治天下，则对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宠深矣。公诚以此言为可，犹有一物为公道之。二十年来，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为不少，求其卓尔名家者则未多。盖尝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尔。夫四时之运，天德也。不能即春而为冬，断可识矣。承自屈访逮，故及此。更古之大方之家，有所闻见，幸见教。"（此帖语在刀笔。）

《苏沧浪帖》云："草书把笔，离纸三寸，取其纸宽。掌平虚，腕法圆转，则飘纵之体自绝出耳。"

《米帖》："朱雀桥南万井烟，轮蹄不放草芊芊。天街惟有新杨柳，雨色春容占一年。"唐中书舍人杜牧之能作此语。宋中书舍人薛道祖能作此语。清涟老令不胜降叹，递中得书笔，当付便分，非递可附。九月与鳌同到耳。

"七里村一麦四穗两歧，不可胜数。'丰年上瑞自人和，土泽汪洋似涌波。海角嘉牟犹四穗，万方和气不胜多。'即事：'人和讼简契疏怀，疆理文漪世少偕。龙吼惠风传玉垒，露瀼宝月乞银淮。娄公胜相崇三果，袁守灵丹健百骸。夏木阴森三十亩，梦回午荫罩山斋。'"

秘书郎乔仲山云："至元十年，自以东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传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观之。石出州市，色青质坚，树于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若生而成者，与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

士大夫家收得吕忠穆公颐浩《训侄帖》云："予自寒苦起家，平生仕宦，赴公尽瘁，不敢辞难，致仕将相。侄擢因祖先积庆，得此一命。须为门户、为孀母、二幼自重，守官如后。

一、勤廉为仕宦。勤则上位必见喜，廉则吏人自是差服。

一、自监司、知、通极恭，与同官极和。

一、慎言语，不可轻发一谈。

一、寡戏笑，不可容易玩狎。

一、勿饮酒。

一、不可令市买在务未经税之物。

一、其他一一畏慎。

绍兴三年正月初五日上押付擢。"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刘氏注云："废，谓物贵而卖之；举，谓物贱而买之；与时，谓逐时；转货，谓转贵收贱也。"

越人王修竹所藏《雪窦禅师真迹诗》云："有无尽是两头语，诸祖因兹不立言。末代儿孙列户牖，一花五叶失其传。永嘉虽问曹溪路，毕竟惟明自己禅。根器警敏诚难遇，凿透高原始及泉。"末用封字印。是曾入贾秋壑家，有韩宗、古敏甫、时邦美、朱伯原、吴邦献、王元直、周仁熟、邓子常、白蒙亨、章致平、王子助、霍静之绍圣四年跋。张浮休偈云："雪窦傍边，又生一孔。北邙山下，千冢万冢。兔角龟毛，竟将何用。子细寻思，不如珍重。"米元章云："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重出自为工。从兹万偈并千颂，扰乱春风卒未穷。"

江浙行省掾高仲器，收《白芍药》一轴。景祐元年十月七日，高平范仲淹题诗其上云："桐庐方正父，家藏唐翰林画《白芍药》。予来领郡事，因获一见，感叹久之。而题二十八字：治乱兴衰甚可嗟，徒怜水调素荣华。开元盛事今何在，尚有霓裳寄此花。"

杨叔能《事言补》，词气不甚平和，争辨讥骂居多。今录数事于此：

人不读儒书以变化之，无良师友以教益辅成之，虽年至七十，亦无异于十五六之时也，但发白面皱耳。

密州赵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卧，华山如立。"

火葬，天下之至惨也。人子不学，违圣人之训，为时世所移，懵然为之。父母何罪？殁而遭大戮。呜呼冤哉！呜呼痛哉！

老氏、释氏吾有取乎？曰：有。老氏，吾取其佳兵不祥；释氏，吾取其戒杀。

京兆分司刘御史，请予作《窦璧诗》云："谁言河水浊，鸣镝约秦境。官军闹如蚁，城守申严警。窦璧一匹夫，欲汲困短绠。慷慨愿自效，行台可其请。从徒二十八，设伏独园静。逻骑百蹄翻，倏来落电影。勇士贵一决，犹豫失马猛。赏功不逾日，箫鼓喧市井。英风激衰软，胡以倍凄冷。"

平生交游，赠余诗者多矣。惟刘京叔二篇，尝吟咏之："忆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里醉轻舟。三年一别空回首，千里相思更倚楼。明月不随春物老，碧山长带暮云愁。天平松竹黄华水，早晚柴车得共游。""思君一日如三载，两寄诗来慰我心。尘土愈知人世隐，风烟遥见海门深。贫来笑我常痴坐，乱后怜君更苦吟。历下亭前春水阔，扁舟何日重相寻。"

素庵以“六忍”宁心澄虑，消祸致福。一曰忍触，二曰忍辱，三曰忍恶，四曰忍怒，五曰忍忽，六曰忍言。

饮食以三十口为平，过则为多，不及为将病（此不知出处，当考）。

古甲子：，

十干：

阏逢（甲），旃蒙（乙），柔兆（丙），
强圉（丁），著雍（戊），屠维（己），
上章（庚），重光（辛），玄黓（壬），
昭阳（癸）。

十二支：

困敦（子），赤奋若（丑），摄提格（寅），
单阏（卯），执徐（辰），大荒落（巳），
敦牂（午），协洽（未），涒滩（申），
作噩（酉），阉茂（戌），大渊献（亥）。

廉端父理问《汉镜铭》云：“田氏作镜，世未有位三公兮。”

潘转庵题《钓台诗》云：“蝉冠未必似羊裘，出处当时已熟筹。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英雄陈迹千年在，香火空山万木秋。绝笑黄尘吹鬓客，爱来祠下系扁舟。”

日休《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第八识）诗》云：“兄弟八个一个痴，其中一个最跷蹊。五个向外能经纪，止留一个看家计。”（第八识云）“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景为风。爱□特种根身立，去后先来作主翁。不动地边才舍藏，金刚道后毕然空。大圆镜智成无漏，普照十方尘刹中。”

地水火风，聚一区之假合；生住异灭，成四像之迁移。三缘和合而缘生，为身为体；五蕴灭谢而入死，惟识惟神。

五不男：天、犍、如、变、半。

五不女：螺、纹、鼓、角、线。

前淮浙发运司主管文字赵汝谏，送侄婿张师道赴召诗五绝句。中云：“翔鸾威凤两同飞，此日闽山是独归。闻说京尘迷望眼，后来谁为洗征衣。”有一士慕佳人，亦有诗云：“君王自爱相如赋，左右安知即墨贤。”此语太逼人。刘云震祭酒题《明皇击梧图》云：“宫殿萧森荫碧梧，杖头白雨趁花奴。还留飞下渔阳鼓，一曲霓裳救得无。”

中原士夫出处：

定斋先生李献卿，字钦止，河东人。

陈司谏规，字正叔，稷山人。明昌五年进士。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为人敦厚，动有礼节。南渡以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正叔不以讦直自名。仕至右司谏，卒官。子良臣，今在燕中。

吏部高先生鸣，字雄飞，岢岚人。历彰德路总管，召为翰林学士。至元五年至御史，迁吏部尚书，终于官。

淄川先生杨弘道，字叔能，自号素庵、默翁。博学无所不知，而不为科举计。尝以荫仕于金，遭乱南归，为唐州司户。北还，终于乡里。有《小亨集》十卷，《事言补》一卷行于世。

参政杨公讳果，字正卿，号西庵，中山人。金末王鹗榜登科，历偃师蒲城县，辟陕州行台郎中。北渡后，复居洛阳。紫阳为课税所官，辟经历官，参河南经略司事。中统改元，召为参知政事。告老，除怀孟路总管以荣其归。致仕后，葬于乡里。

转运田时秀，字彦实，易县人。大定十九年进士，仕至太原转运使。喜作诗，为周德卿、李之纯赏识。《感兴》云：“散木不材宁适用，虚舟无意任乘流。百年身世槐安国，千古人情虆颉侯。”《赋古塔》云：“缔构百年人换世，消沉千古鸟盘空。”他类此。彦实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儿；二十五岁；乡、府、省、御四试，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戏人如此（如五月五日生者见《共赋集考》）。

太常卿石抹世绩，字晋卿。承安中进士，终于礼部尚书。子嵩，字企隆，应奉翰林文字。父子皆死蔡州之难。

张户部德直，字伯直，平阳人。叔祖邦彦，字彦才。张□榜登科，以□川令致仕，有《松堂集》。父迪禄，字仲英。明昌初进士，历岐山、上党二县令，卒于省掾。伯直，贞祐三年进士，释褐新平簿，辟蓝田令。秩满，父老诣行台留再任；去之日，为立生祠。移沔池通许，召补省掾，选授警巡院使，终于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子城，今居永宁。

张介，字介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经义第一人。历巩、谷熟二县令。幼有赋声，为人有蕴藉。尝赠诗人杨叔能，末章云：“我贫自救如沃焦，君来过我亦何聊。为君欲写贫士叹，才思殊减荒村谣。”（杨初以“荒村谣”得名，故云）

撒举，字彦举，陕人。性嗜酒，工于诗。客京师十余年，竟流落以死。同时有郑云表者，慕彦举之为人，作诗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诗苦，眉锁苍山得酒开。”人以为写真云。

道士申志贞，字正之，太原人。尝为道教提点，住京师长春宫。时道士旧传十七人，坐与释教持论不胜，落发为僧者，志贞其一也。后终于乡里。

寂通老人陈时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学士，仕国朝为燕京路课税所官。

紫逻几几道人杨鸿，字飞卿，一名云鹏，少梁人。北渡，终于东平，有《洞然集》行于世。

虎岩先生赵著，燕人，终于编修官。

南湖散人曹居一，字通甫，又号听翁，太原人。金末登进士第，仕国朝为行台员外郎。

新轩先生张伯道，字圣俞。

紫阳先生杨奂，字焕卿，又名知章，奉天人。以明经，后进称为关西先生。少年时，自悟以前身为紫阳宫道士，因自号。国朝，为河南府课税所官。有

《还山集》行于世。

廉庵题赵辅之《樊川图》云："一赋阿房万古传，岂知今有赵樊川。谢公墩上王公住，异代风流各自贤。"

高雄飞《独石诗》云："一块苍顽石，颓然半水滨。可怜阎立本，徒写五湖真。"《题杜莘老华山图》："上方可望不可到，今日兴来时卧游。须信丹青有神化，世间随处是同州。"

内朝鹿庵先生王盘，字文炳，初名采龄，字萧客，东平人。学于征君麻九畴。金末以《易经》登科，北渡后，为永平学官，一时名士，皆出其门。中统初，召为真定宣抚使，入拜翰林学士承旨。年八十余，致仕归东平。东宫命朝士祖饯，仍给半俸，时人荣之。今近九十，尚无恙。

仁甫赵先生复初被虏时，有《寄皇甫庭诗》："寄语江南皇甫庭，此行无虑隔平生。眼前漫有千行泪，水自东流月自明。"又诗："乘云曾到玉皇家，彩笔云笺赋落霞。老去空山春寂寞，自锄明月种梅花。"

庸斋先生薛玄，字微之，华阴人。仕至河南府提学，有《易解》行于世。

右中原名公翰墨，至元乙酉，得于京师。庚寅装于钱唐，直以所得日月先后次序之，不敢妄有品第。

京师名琴：

耶律丞相春雷（金内府物，名曰"承华殿春雷"）。

玉振（雷珏重修）。

不出户。

石上流泉。

寒玉。

宋少监毅夫寒玉（吴兴沈傢斲，张钺重修）。

焦仲良秋啸（雷氏，今归天上）。

李子亨冠古韵磬（李阳冰篆）。

云和（李勉斲，今归天上）。

薛道录金磬（张钺）。

郑太医（雷霄斲，今在行台太丞家）。

高彦敬金儒鸣玉。

王安仁实腹琴。

商左山寒字号（赵耶利斲）。

乔仲山家冰清（开成元年，西蜀郭谅；崇宁四年，马希先奉圣旨重修）。

仌清。

陈也里参政黄龙至宝。

百衲（吴越国王宫百衲雷威斲。朱漆书楷，腹黑漆）。

张詹事子友家（张越琴）。

李士彦三足琴。

济南姜伯惠甫家列子琴（雷氏斲）。

南京刘介甫家三峡流泉（唐天宝年，雷威斲。外刻流泉，内刻三峡流泉，款皆隶书）。

廉廷臣玉涧鸣泉（唐雷氏贞）。

廉端父琼响（庆历年，道士卫中正斲。崇宁年，马希先重修）。

秋籁（同上）。

郭佑之御史霜钟（前宋僧斲）。

游平章子明家张钺孙枝。

王郎中声满天地（南方物）。

李德新天宝雷会。

郭北山新制万壑松（无款，或来自中原，制度在雷□□。五代间，钱镠家物）。

夏信之雷威琴（唐懿宗时斲，款云：咸通四年秋八月，处士雷威斲）。

马德昌洞泉（雷氏、嵩阳野叟修磬编）。

张可与号钟（南方物。臣马希先奉圣旨重修）。

古器：

行台右丞李公家：

世母辛卣。山敦。牛敦。周盘夔卣。

秘书郎乔仲山家：

文王鼎（正考父作文王）。周凤盉。周粟纹壶。

王子庆家：

商鼎。汉方壶。汉山龙壶。

敝家：

商父乙鼎，铭曰："子父已。"

商州师卣，铭曰："州师锡朋，具用作父丁尊举册。"

商父辛彝，铭曰："㓁父辛。"

周伯吉父槃，铭一百三十字（行台李顺甫鬻于市，家人折其足，用为饼炉，余见之，乃以归予）。

周邓〇鼎，盖铭十八字。

汉镜二（一尚方，一八花边光）。

董顽石家：

商百乳彝。商山尊铭。

商举鼎，铭曰："冈。"商鼎铭飾。

商觚。周罍。

吴和之家：

商右伯盉。商饕餮鼎，铭象形一字。

周草窗家：

商凫尊。铜马。

罗和斋：

周凤尊，铭一字奀。周百乳彝。

商贯耳壶，铭字作鸟形，首有冠。

杨中斋驸马：

周方鼎。周细文大羊鼎。

周觚棱壶（旧藏余家）。商小鼎一。

刘耀卿：

商钟。商子孙盉。商蛟篆壶，铭一字。

商敦。周司空甗。汉方壶。周大盉。

闲邪先生：

敦二（方、圆二器，未见）。

李又有李阳冰《栖三坟记》。字三寸许，大字三百有畸，宣和题签。复有墨本，亦徽宗题册子。又有李成《樊川捕鱼图》，长三丈，徽宗御题。

书画见闻：

东坡云："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书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下欧虞恐非至论，若复疑其临仿，又下此论下矣。

济南杨淀周家，藏《阎中令画锁》、《窦建德图》、《褚河南书传》。

张仲悦家，藏《谢尚余寒帖》、古完本《瘗鹤铭》。

冀州赵弘道家，藏高宗御题《淳化帖》。

济南张可与家：

颜鲁公《顿首夫人帖》、唐杭右军《大周婕》等帖、许浑乌丝兰《今体诗》（五帖）、怀素《猛吟》（余家物）、僧弘《元春集》、右军书《越州寺碑》、欧阳询《卜商》等帖、韩文公书《名告》、鲁公书《名告》、元微之《和乐天雪韵》、韩渥《尺牍》一卷山谷跋、唐杭羲之《罔极》三帖、吴生《妙胜如来》、惠崇《巨轴》（小景）、巨然《山水》、李伯时《阳关图》、元章《自写真》、皇象《急就章》甚佳，当是第一本，切记。

霍治书清臣家：

李北海《缙云帖》、柳书《李氏墓记》、唐文皇手诏《好谦帖》、萧子良《变体诗》（唐人临）、鲁公《鹿脯帖》、孙过庭《千文》、唐人杭《兰亭》（内府善本）、伯时《孝经》、著色郭熙《二小幅》、巨然《山水横披》、伯时《拂林天马》、唐人《仙山故实》、周昉临《六朝人天官》、韩干《圉人调马图》、边鸾《木瓜花》。

乔仲山家：

颜太师《马病帖》、智永《千文》（宣和内府）、高闲《千文》（余家物、赵明诚家物）、张旭《承告帖》（宣和）、僧梦闲《白莲诗》（宣和）、张长史帖《章草王粲评诗》（宣和、南唐）、智永《笔力帖》怀素临、东坡书《太白诗》、东坡小楷《金刚经》（全用钟法）、巨然《秋江晚渡》（明昌）、李思训《江山渔乐》（南唐、明昌）、陆瑾《溪山风雨》（明昌）、郭忠恕《飞仙故实》（宣和樗轩题）、董元《寒林》（明昌内合同）、贯休《大阿罗汉》（明昌）、伯时《女孝经》（明昌）、卫贤《高士图》（宣和）、郭熙《松石二大幅》、李成重《峦秋晚》、吴侁《萧翼赚兰亭图》（宣和）、张符《牧牛图》（明昌、宣和、睿思、东阁）、张萱《鼓琴仕女图》（明昌、宣和）、尉迟乙僧《有余菩萨》（南麓跋）、巨然《岁寒图》、崔白《读碑》、董元《烟岚重溪》、王齐翰《行佛图》（王诜宝绘、太原珍玩玉押）、王齐翰《观音像》（上同）、王维《维摩示疾图》（宣和、明昌、睿思、东阁）、韩滉《乳牛》（睿思、东阁）、黄华《雪山写照》、胡瑰《番部卓歇》（大观、宣和、睿思、明昌）。

乔仲山云："在都下时□卖人处，有右军书《东方画赞》，烂处欧阳政宣收附，岂元章《书史》中所载者耶。又郑广文《溪桥峻岭图》、唐张藻《松石微流图》（高宗题签）、李伯时《陶宏景像》（高宗题）、李唐《晋文公复国图》，笔意奇古，虽近代人，实有古人之风，行书亦佳。傅古《戏水龙》（高宗）、刘采《戏藻鱼》（高宗）、唐朱繇《文殊像》奇古，唐人《大悲像》（元彦礼）、大年《墨雁》、范宽《雪峰萧寺》、宋迪《远浦归帆》、王维《秋山萧寺》。"

司德用：

边鸾《孔雀》、易元《吉獐》、崔白《荷花鸭子》、董元《雪景二幅》、董元《庐山图》、闫令《职贡狮子图》、胡瑰《唤鹰图》（乔仲山云："虔笔也。"）、王诜《长江远岫》、韦偃《松》、张希颜《四时写生》、卢楞伽《罗汉》、李成《松石平远》、关仝《大幅山水》、韩滉《归牧图》、韩滉《醉道士图》、郭熙《山水》二幅、汤子升《铸镜图》、吴道元《火德真君》、徐熙红《踯躅》、郭处晖《林雀》、世宗《群鹿》、世宗《马》、黄荃《竹鸽图》、王端《人物》。

郭北山御史：

唐杭右军《重告》等六帖、右军《快雪时晴帖》、右军《承告帖》、唐摹《王宏帖》（王氏《宝章集》中物）、唐杭《兰亭诗序》、徐会稽《宝林寺诗》、杨景度《永兴诗帖》、欧阳率更《道夫帖》、右军《七月五日青绢帖》、胡季良临《右军郗家信帖》、右军《送梨帖》、陶宏景《屈画帖》、陈闳写《御厩马》（宣和收附）、孙过庭《千文》、定武五字不损本《兰亭叙》、杨景度《十九郎帖》、嵇叔夜《听雨帖》、鲁公《江外帖》、陆柬之《兰亭诗》、唐人《节史》、欧阳询《稽古稿》、高闲《九原帖》、白居易《行元微之告》、陶贞白书《丹经》、李邕《口味帖》、《康告》、东坡《致语稿》、山谷《老将行》、山谷《襳襶帖》、唐杭右军《瞻近帖》、晋王珣《伯远帖》、吕洞宾《自写真》、李成《二大幅》、《烈女箴》、吴生《坐神》、《文竹》（未见）、米元晖《楚山清晓》、韩滉《尧民击壤》。

续见：

东坡黄素《上清储祥宫碑》；右军《此事帖》，白麻纸上行草，后一行然欲不可长。非笔非临，前人直以为真迹，殆非过许。上古印甚多，莫可辨。一四寸许大印，翦去八分，略见"御"字"卩"如此。宣和、明昌两朝小玺，及用群玉中秘印、"秋壑悦生"及"封"字印。徽宗御笔，瘦金书签，奇物。

王子庆：

右军《裹鲊帖》、毕璘《手状》、《柳经》、《西域图》、伯时《五马图》、关仝《早行图》、李成《看碑图》、顾恺之《初平起石为羊》。

吴门季宗元：

鲁公《马病帖》（未见）、谢安《八月五日帖》、杨景度《珊瑚帖》、吴通《微告》、唐人《文殊像》、又《七居胝佛》、唐《大悲像》。

# 湛渊静语

［元］白　珽撰　李　珍整理

《湛渊静语》二卷，元白珽撰。白珽字廷玉，自号湛渊子，浙江钱塘人，元代著名学者。其书杂记文人清谈之语，涉及到儒家经典考释、历代诗文辑佚、宋代汴京形势等内容。作者于诸事考辨详备，虽不免有舛误之处，但可资取鉴者颇多，对后人研治经史很有参考价值。本书有《四库全书》、《知不斋从书》、《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本。这次整理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 序

“湛渊静语”者，湛渊子与客语于静也。湛渊姓名爵里，不闻于时。家西湖，西有泉自竺山来，及门而潴，湛然下见白石，若隔一膜，爱之。客至，呼坐榻就渊，四空无人，林影在水，掀髯剧谈。大而天地之高厚，细而品汇之化育，至于圣贤之大训，古今之明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诙谐，任情极口。谈辍则笑，笑复谈。两不知其是非非是也。又病忘，客退，欲持以质诸人，忘之矣。于是具白垩，寸遇所得，随树石墙壁识之。幸而不漫灭，则子弟辈更书于册，积三十年，其不遂忘而获识之者，盖百分一。其识之而不遂漫灭，获更□焉者，盖十分一也。风漂尘转，走南北半天下，所闻日益广，得说日益多，聚之一箧，然犹以湛渊名者，何居？吁！始予之爱渊而居之，且以名吾爱也。今予与渊相忘，不知我之为渊，渊之为我。向所谓湛然者，不在乎渊，而在予方寸间矣。岂区区一水云乎哉？然谓之静，犹及夫功名世故之末者，人之情也。人生如一杪忽于天地之大，而能与天地配，以其道可达乎二者也。此道可独善卑，卑为沮溺之为哉？穷岩穴，老箪瓢，岂人之情，人之不幸也。时有不至，特不可幸而强去之耳。静常静，动可常动乎？故亦曰“湛渊静语”。若夫澽漫丛脞，无补于世教，则稗官之设，稗不及谷粟，不愈于土炭耶？是则苟存之意。湛渊子自序。

## 卷　一

理宗圣德天纵，问学日新。潜龙越邸日，尝从多士宾兴，较艺文场。及即位，中外称为“文章天子”。林希逸兼崇政殿说书，首进养性、存心二说，即日降御批云：“心者神明之舍，欲养其性，必存其心。观卿进说，姑以七言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虚，操存须用养工夫。莹然镜净无纤翳，一性融明万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禋祀于太室。礼毕，上乘辂诣明堂，连日阴雨不解。至是，辂次六部桥。云色渐开，日影穿漏，都人忻庆。时执绥官某见天颜和怿，奏云：“此晴自陛下方寸中来。”上不语。又奏：“臣闻陛下于禁中晨夕叩祈。”上亦不答。又奏：“臣闻皇太子亦露祷宫中。”上始云：“卿何自知之？”曰：“臣传闻如此，乞付史馆。”上复不答，还内。次日，肆赦，礼成，内批出某人与郡。

伊川先生六代孙淮，咸淳间为安庆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继早世，无后。淮之族尚蕃居池阳，妇人不缠足、不贯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学理粹》一编。

文之繁简，系乎人，亦系乎代。如《春秋》：“陨石于宋五。”公羊虽因经作传，而曰：“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多经七字，而义犹有未尽。《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至孟子答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刘向载泄冶之书曰：“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多《论语》之半，而意始显。及观《书》，有曰：“尔惟风，下民惟草。”复减《论语》九言，而意亦显。刘向载楚庄

王之言曰："其君贤君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君若者亡。"而《书》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语意烦简，不如是，何以别圣经贤传？

有士人投启事于真西山，以"爵齿德"对"师尚父"，又用"运筹帷帐之中"，馆客哂之。西山曰："师尚父谓可师、可尚，可为人父；《汉书》言'帷幄'，《史记》作'帷帐'，不可哂也。"

古者及汉人用字，如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参，其义皆同。《毛诗鸤鸠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仪一兮"。《孟子》："市价不贰。"赵岐注云："无二价也。"本文用"贰"字，注用此"二"字。《周礼·天官》："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则"参"与"三"，"伍"与"五"通也。所谓肆，《周礼》注：编悬之四八曰肆。六六亡奇。《马援传》：今更共陆陆。七则秦有漆娥台，用此漆字。捌，《广韵》云：无齿杷也。本作扒，今借为八。九、十、百、千、万，与玖、拾、伯、仟、萬，皆有通用也。

文中子《中说》，杜淹所撰，中间多有疏谬处，所以启或者之疑议。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畤，不无傅会于其间，以张侈其门户。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请见，子与之言，归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又《礼乐篇》云："安平公问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于开皇之十年，时文中子甫七岁，固未有门人，德林何自而请见问政，门人何自而闻琴流涕？此亦疏谬之一端，不但唐开国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捞湖广纲艄据石间，薄人于险，横吾境者。贾秋壑为湖广总领，怒其不存体统，诉于朝，时论不以为然。令与方邵武两易其任。离郡日，有彩旗饯之行者。书云：秋崖秋壑两般秋，湖广江东事不侔。直至南康寻体统，江西又隔两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庵项氏谓："雨雪霜露，云雾霰雹，成水之物，皆降于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楢，取火之物，皆生于地。"此说是已。然即人之一身求之，亦可概见，人贪心动则涎生，哀心动则泪生，愧心动则汗生，欲心动则精生。方心之未动，即太极也。此心之动，即太极之动而生阳也。阳动而生水，即天之生水也。盖神存于心，神为气主，神动则气随。气为水母，气聚则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润。

宋辛居士，字夷仲，隐于襄阳汉水之西，结庐竹林中。春月鬻笋充酒资，截竹成筒为酒器。或问其故，答曰："我性爱竹与酒，欲令此二物常并耳。"巴陵王休若往造之，居士善弹筝，方坐林中弹筝，不为礼。少顷，回语其子云："取豹皮中五钱，为殿下市瓜。"置筝其语。王之宾客欲闻筝者，指令居士弹，居士曰："辛非王门伶人，何事见逼？吾所以胜于君等，正为举止自由，若闻命鞠躬，即与君等何异？"占对详雅，众不能屈。胡文定公为之传。

眉州苏先生杲，老泉之祖，轻财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若不及。岁凶，卖田赈济其乡里。逮秋熟，人将偿之，终怜其窭，辞不受。久致破业，厄于饥寒，然未尝以为悔，而好施益甚。后三苏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坛刘漫塘父，忘其名，号云茅居士，家贫尚义。尝除夕绝粮，转贷得斗粟，忽所亲来贷米，家人有难色，居士曰："我犹有借处，彼谁与之？"分遗一半，不少吝。居乡曲，多有济人利物之事。后漫塘亦以文章显。上天佑善，其报不爽类此。

文字间一字各义，曰假借。亦有两字各义者。《庄子》"有戴晋人。"注：梁之贤者，姓戴，字晋人，非晋国人也。亦犹扁鹊姓秦，名缓，字越人。泗州大圣何人也，出《隋书·西域传》。谓：何国人也，非谁何也。《檀弓记》：容居及叔仲皮妻，鲁人也。郑康成注谓"鲁钝人也"，亦非鲁国人。皋陶，舜臣也。《周礼》：韗人为皋陶。陶如字，鼓匡也。绛、灌，周勃、灌婴也。《楚汉春秋》谓"高祖之臣，别有绛灌"，一人也。班马，班固、司马迁也。《左传》自有"班马之声"注：班别夜遁，马不相见，故鸣也。巫咸，商臣也。《周礼》自有"巫咸"，巫与筮同。汉刘盆子，魏自有刘盆。齐孟尝君，《汉》自有《孟尝冯异传》："不忘巾车之恩"，注：乡名，非春官掌车人之巾车。《史记》："楚灵王死于申亥，为天下笑。"申亥，人姓名，非甲子。杜诗，亦人名，非杜少陵诗。丁宁，告戒也，《左传》伯棼射王，汰辀及鼓跗，著于丁宁。注：镣上钲，非告戒。委蛇，委曲也。《庄子》：泽有委蛇。蛇如字，神名也。兰若，佛寺之小者也。选诗"兰若生朝阳"，若亦如字，兰与杜若也。白社，莲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贼。雁行，兄弟序也。《礼》：兄之齿雁行。《庄子》自有雁行避影。"行亦如字，侧身行也。束脩，束脯也。《东汉》：刘般束脩至，行为诸侯师。注：谨束脩絜也。《胡广传》亦云："束脩守善，有所劝仰。"司空图有亭曰"三休"。《三辅决录》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谓杜陵金元休、韦甫休、长陵第五文休。《吕布传》亦自有三休之台，谓其高必三休乃至。名义不同如此。又如尧舜之禅云云禅，亭亭《南郊赋》之云菡萏。名义之殊，可拘一律哉？

国有灾异，人君则避殿，减膳，彻乐，示寅畏也。《事物纪原》谓避殿始于汉景帝。七国反，召将军曰："楚王卬等重逆无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谓始于汉明帝，将起北宫，钟离意谏曰："陛下躬自克责，降避正殿。"益非也。余尝见《说苑》曰：魏御廪灾，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齐大旱，晏子曰："君诚避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同忧，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乃知景帝因军兴避殿命将，正用此故事，其来尚矣，非始于景帝也。

《淮南子》载常娥事。许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常娥窃之奔月。后汉张衡遂

引为证，且云常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尤可笑也。余旧读《汉志》，见谓黄帝使义和占日，常仪占月，车区占星。每疑所谓常娥，即常仪之误，然不敢臆决也。及读《周官》注云：仪、义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适尝引《诗》：实维我仪，协在彼中河。乐且有仪，亦协中阿。扬雄《太元》亦以各遵其仪协，不偏不颇。而汉碑蓼莪，皆书作蓼仪。然后自信常娥即常仪明矣。后人因其职占月，故启此恍忽怪诞之论。

庐山之阳，颠崖千尺，下临大江，崖之半悬络古木藤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瓮者四，过而利之者，下睨无策。俄有二樵谋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济。于是一人缒巨木而下，约二三十丈达，得蜜无算。一人于其颠，引绳上下之。蜜且尽，则上之人欲专其利，绝绳而去，不顾"一人在下叫号久之，知不免，采余蜜并其滓食之，因不饥。蹒跚石罅，得一穴，颇深暗，顾见一物，如蛟蟒蛰其中，腥秽不可近。又久之，忽开两目如钲，光焰烁人，然亦不动。其人怖甚，而无地可遁避，且其中气燠可御寒，因出没焉，待尽而已。忽一日，雷声作，其物蜿然而起，雷再作，则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尔，不若附之而去，万一获免。遂攀鳞而跃，约一二里顷，竟为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后诉于官，捕专利者，杖杀之。广信朱复之说。

一岁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后读《洪范·五行传》，乃知古人改火。关于时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则愈烈。于是遇物辄燃。若新火性柔，青光荧荧，无忽燎速炽之患。横渠亦云：四时改火，盖水之为患常少，火之为患常多。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尽熄天下之火，然后出之也。季春大火星高，其时为之，亦防其火炽也。又火贵新而烹味佳，是则古人钻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或问朱文公：四时取火，何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王于未。六月，未月也，故再取之（土寄王于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个十八日为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时，亦各七十二日，其积成三百六十日，成岁也）。

顾凯之尝寄画一橱于桓元，皆平生所珍爱。后竟为元所攫，缄闭空橱如故，还之。凯之见封识不殊，但失其画，直云"妙画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或者痴之，予谓凯之不痴也。当桓元负甲兵之盛，且将睥睨神器，况珍物佳画，何足较乎？一拂其意，则身与画俱亡矣。元异日出名画示客，客有食寒具污之者，遂惋怅竟日。不思人之所爱，犹我之所爱也。至于讽帝禅位，寻至败亡，然后抽所服玉簪悦追兵，几以自脱，其痴甚矣。

楚之败于吴而出奔也，潘子臣以舟师败，子期又以陵师败，楚国大惕而惧亡。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迁郢于都，改纪其政，以定楚国。晋之遇楚于鄢陵也。范文子曰：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及既败楚，文子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乃使祝宗祈死，继而有三却之难。夫楚之屡败，而子西独喜。晋之大胜，而文子独忧，何也？盖天下之事，祸乱常生于玩愒之余，而功业每成于忧惧之后，故震雷虩虩，而有笑言哑哑之效，同人先笑，而后有号咷之凶。成败祸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济，男之穷也"，绕庭紬思，且曰："只是个诸爻不得位，终不能尽其义。"适有一桶匠庭下闻之，遽云："恐即是三阳失位。"伊川为之叹赏："今未济解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正用此语。"下云："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后晦庵见之，谓"三阳失位"一语，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看许多杂文字故也。虽然，桶匠岂庸庸者哉！

胡元任《渔隐丛话》云：山谷谓兰蕙丛生，初不殊也。至其发花，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概山林间十蕙而一兰也。《楚辞》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是知楚已贱蕙而贵兰矣。蕙虽不若兰，其视椒椴远矣。余谓不然。此渔隐承山谷之误，不深考耳。今所谓兰蕙者，皆非古之兰蕙也。朱文公、陈正敏辨之甚详。今按《本草》云：兰似泽兰，生水旁，紫茎赤节，高四五尺，绿叶光润，尖长有岐，阴小紫花，红白色而香。五六月盛，可佩饰。蕙，薰草也，生下湿地，麻叶方茎，赤花黑实，气如蘼芜，可以已厉，陈藏器注。即零陵香也。文公云：蕙兰二物，本草言甚详。刘次庄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则黄，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鲁直云：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数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泽兰，则今处处有之。蕙则自为零陵香，尤不难识。其与人家所种叶类茅。花有两种，如黄说者皆不相似。刘说又词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而为佩。若今之所谓兰蕙，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也。正敏云：楚辞所咏香草，曰兰、曰荪、曰茝、曰药、曰虂、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蘼芜、曰江蓠、曰杜若、曰杜蘅、曰揭车、曰留夷。释者但一切谓之香草而已。如兰一物，或以为都梁香，或以为泽兰，或以为猗兰草，今当以泽兰为正。山中又有一种如大叶麦门冬，春开花，极香，今呼为"幽兰"，非真兰也。荪则今之所谓石菖蒲者，茝、药、虂、芷虽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谓白芷是也。蕙即零陵香，一名薰莠蘼芜，即芎莠苗，一名江蓠。杜若，即山姜也。杜蘅，今人呼为马蹄香。惟荃与揭车、留夷，终莫能识也。二先生所论如此。始余尝疑《汉官仪》谓"尚书郎含香握兰上殿"，岂有握生兰花面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为香烧。及后来兰汤之类，若用今日所谓兰蕙，则腐草耳，何香泽之有？后得前二说，始释然。况《离骚》亦云：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温公诗云：楚人歌紫兰，花叶无传久。循名意兹是，谁得名真否。益见非今兰也。九畹百亩，盖寓言耳，九畹已是

二百七十亩，何得谓之贱彼贵此哉？（郑樵《通志》：兰，旧一名蕳泽草，妇人和油泽头得名，今所谓兰，其根乃土续断，其花馥郁。误人赋咏。）

旧读天随生、坡翁、南轩三君子《杞菊赋》，皆食菊之苗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却是食其花。近诚斋《题寒绿轩》诗："黄金钱照红玉豆，秋高更觉风味多"，是食花也。余屋后有菊二十余本，亦尝羹其苗矣，芳馨可爱，但小苦。至秋则花与枝叶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种，一种紫茎，气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种青茎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食，名薏花，非真菊。如此则今所种概多薏耳。石湖有云：吴下惟甘菊一种可食（今俗呼为茶菊）。品卑下，花细碎，其余味皆苦，信矣。行当求所谓甘菊者，栽数十百株于寓所，以当蔬圃。

东坡《杞菊赋》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颍滨则不然，有诗曰："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满壶。微物不多分地力，终年乃尔任人须。天随匕箸几时辍，彭泽樽罍未遽无。更拟食根花落后，一依本草太伤渠。"长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寿矣。

双峰饶氏，名鲁，余干人也。讲理极精，如五行说曰："洪范五行之畴，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说者以为此五行始生之序也。盖《河图》之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传》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为五行生成之序，其说可谓有据而不诬矣。然愚尝以理推之，则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气之津液也，火者气之光芒也。既有是气，则其津液、光芒一时皆具，各随寓而成质，固无先生水而后生火之理也。至于木，则土之精华，金，则土之精实，必有是土，而后英华有所发，精实有所聚焉，则木、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则其英华、精实亦一时皆具，各随寓而成质，无先生木而后生金之理也。以此观之，则谓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为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况阴阳交感之际，其机间不容发。使天既生水，越五而后地成之；地即生火，越五而后天成之，则阴阳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观之，谓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而为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盖尝思之，造化之初，阴阳二气而已。阴湿而阳燥，阳燠而阴寒，二者相摩，则其寒且湿者蒸润而为水（云雨是也）。燠且燥者激烈而为火（雷电是也），是二者以气交于空中而成质，而无所待于土，故皆轻清（水、火固皆轻清，二者之中水稍重浊，而火极轻清，故水润下而火炎上，此阴阳清浊之别也）。土则气之升降转旋，而其渣滓团聚凝结于中央，以成形体者也。土之形体既成，然后二气之精，得以蓄藏于其中，相与酝酿以生物。阳之盛者，必发达条畅而为木，阴之盛者，则收缩坚凝而为金。是二者，以气交于地中而成质，非土则不生，故皆重浊（木、金固皆重浊，二者之中木犹轻清，而金尤重浊，故木浮而金沉）。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后，而土居其中，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范》之序，盖以言五行方位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东、金西，土居中央。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东北为首，西南为尾，中央其总会也。故其数之序，先经而后纬，上首而下尾，而以总会者包括其中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二言、三视、四听、五思，亦岂始生之序然耶？今试以人之始生明之。方其禀气赋形之初，惟阴血阳精之聚而已。阴血，水之象也；阳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后胚胎而成形体。形体，土之象也，形体具，然后毛发齿甲有所傅而生焉。毛发，木之象也；齿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窅芒。莫可深诘。人肖天地，其理当无以异也。若夫《河图》之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则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数。而《传》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盖即《河图》之数而以类分之，则奇数属天，阳之象也，偶数属地，阴之象也。以列分之，则一二六七经乎南北，太阳太阴之象也；三四八九纬乎东西，少阴少阳之象也；五与十综乎中央，阴阳中气之象也。故以前五数言之，则天一者，太阳之谓也；地二者，太阴之谓也；天三者，少阳；地四者，少阴；天五者，阳中之谓也。以后五数言之，则地六者，太阴之谓也；天七者，太阳之谓也；地八者，少阴；天九者，少阳；地十者，阴中之谓也。天一与地六合与北，是太阳与太阴交而生水之象也；地二与天七合于南，是太阴与太阳交而生火之象也；天三与地八合于东，是少阳与少阴交而生木之象也；地四与天九合于西，是少阴与少阳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与地十合于中央，是阳中与阴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观奇偶二数，经纬错综，以成自然之文，则阴阳二气，判合往来，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见矣。大抵天地之化，参伍不齐，而各有条，故以五行言之。其气质虽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则三；其方位虽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则或五而或四。以十干观之，则土与四行迭运而为五，其数奇，其象圆，属乎天也；以十二支观之，则土寄王于四行而为四，其数偶，其象方，属乎地也。阴阳家所谓天干地支是也。然属乎天者，五分十干，而每行各得其两，是以奇而函偶。属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函奇。二者盖天清地浊之气配合流行，而阴阳奇偶交相错综之数，如磨之旋，两扇相合，而其齿参差不齐，此万变之所从出也。或曰：土一也，属乎天者，则是四行而迭运。属乎地者，则寄王于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则与土四行，均为

天中之一物，故其气之流行，不得而独异；自地而言，则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无不统焉，故其气贯乎四者之中，而无不在也。曰：或谓土王于夏秋之间者，七十有二日。或谓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总之为七十有二日，此迭运与寄王之说也。其然乎？曰：是二说者，一则得其数而失其期；一则得其期而失其数。皆窃闻其说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说也。盖土之休王，不可得而见，所可辨者，干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则凡岁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即干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即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数，则一岁之中，日与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为七十二日，其多寡与四行等。注内又注，或疑以日计之，则一旬之中为戊己者二日，通一岁三十六旬，则为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计之，则甲丙丁戊己辛壬癸之岁，为戊己者才两月，仅为日六十尔。乙庚之岁为戊己者四月，则又为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为岁均之为七十二日耶？曰：一岁之中，月十有二干，凡一周而复过其两。以一周言之，则为戊己者两月，固止六十日尔。以复过其两言之，则又有余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岁而计之，则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为百二十日，其多倍于四行，此皆有实而可据者也。舍干支而语其期与数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数，以干支而别，其异则固然，干数十而支数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数五，故气之属乎天者，无适而不五。五气各一阴阳，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数六，故气之属乎地者，无适而不六，六气各一阴阳，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干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气配五方，则阴阳之中气合于中央，而所以为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气配六方，则阴阳之中气互交于中央之上下，而所以为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则天之中气，何以不互交于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气，何以不并交于中央也？曰：地据中央故也。以此观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岂人所能损益也哉？双峰五行之辨，已极精到，但以一为太阳，七亦为太阳，二为太阴，六亦为太阴，未易晓也。

《南史》载：萧应，庐陵王之次子。王薨，至宝库见金铤，问左右曰："是可食否？"曰："不可。"应曰："既不可食，并乞与汝等，不慧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贱之与土同价，则务本弃末，天下无争民矣。

六经分章断句之难，尚矣。每见诸老论至此，且附以管见类数条，求是正之。程氏于损益二卦爻辞，"分或益之"作一句，"十朋之"一句，"龟弗克违"一句，谓或之一言，非一人可指之辞，一人愿益之，十人朋而从之，虽龟筮亦协从，弗克违矣。而晦庵以"或益之十朋之龟"作一句，谓十人朋聚，如龟筮之先见，可以决疑者，而弗能违也。似是程氏味长。"明夷六二爻，用拯"一句，"马壮吉"一句。当明夷之时，既有所伤，必用拯救，其所拯救者，必马健壮，而获免之速，则吉也。《书》"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句，盖言声教于东西南北皆及之矣。故结之曰：声教讫于四海。《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旧本"守之世谓之工"作一句，或以"守之"两字作一句。今于"守之世"点断，盖世守其业，乃谓之工尔。《诗·大序》，近世把"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为一句，子细讽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旧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乱世之音怨，亡国之音哀，以乐其政和，以怒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此断句，谓如《论语》"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当点，然"禹稷云云"是句，却与"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齐闻韶一章，诸家说不一，皆不若"子在齐"为一句，"闻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义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一句，"充类至"一句，"义之尽也"一句，《墨氏》"兼爱"一句，"摩顶放踵利天下"一句，"为之"一句，盖前有利天下不为故也。又每见古人所点书句，有极长者不用读（*去声*）。要之，句固有短长，更加之读，义理易见。易之大象，于本卦之上，亦当加读，如"雷雨作明两作"之类，《语》之"赤、尔何如"，"点尔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问之，赤点之下，皆当读。子谓"颜渊"、子谓"仲弓"，亦皆当读，盖与他人言颜、冉也。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问"字当读，问夫子也。又如《孟子》：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当读，谓无是气，则道义馁。后又一馁字，谓无道义则气馁。此类甚多。分章处如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谦辞，至"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亦夫子谦辞，上有"若"字，下有两则吾，似是一章。盖多一"子曰"尔。如"五十以学易"至"皆雅言也"，恐只当作一章，分两节。盖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节。至于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节。又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作一节。"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作一节。谢叠山注《诗·简兮》篇有"力如虎"，依古本属左手执籥，亦甚有味。

亲民之职，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间，切民之利害，莫如令。每读两汉《循吏传》，则西京所载，无非郡守。班固至谓"令若长不闻于时"，何也？至于"东京县令之号循吏者，班班可考"，则其故何耶？后反覆谛玩，颇得其说。循吏之盛，莫盛于西汉宣帝时，宣帝谓"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亲临见问，观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谓"与我同治，而有玺书之勉，金秩之宠者，二千石也"，而不与夫令。盖其时但知郡守之重，不计县令之切于民，宜其令长之不闻于时也。东汉则不然，光武方崎岖兵马间，闻卓茂仁爱，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群公之右；闻祭肜清政，不以襄贲之小，

而增秩赐缣。谣言单辞，必为转易，非轻于去取也，虑夫用匪其人，或为民害。四百余县，悉从減省，非轻于更易也，虑夫浮费冗食，徒为民扰。帝之于令，审重如此。其后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为之，亦足以见所重在此矣。是以刘矩、王涣、仇览、童恢并以令长列于《循吏传》，而鲁恭、刘平与夫颍川之四长，先后相望，其绩章章不绝。吾始知守令所以名闻两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欤！

或谓皇甫湜韩门弟子，而其学流于艰涩怪僻，所谓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者也。如曰“声震业光，众方惊爆，而萃排之，乘危将颠，不懈益张”。又曰“跂邪觝异，以扶孔氏”。又曰“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所以《答李生书》曰“意新则异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桡云霓。骊龙之珠，必锢深渊。”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余谓韩门之怪僻，莫若樊宗师。韩公为作墓志，亦谓其文类多涩语。如《绛守居园池记》云：“绛即东雍，为守理所。禀参实沈分，气蓄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晋韩魏之相剥剖，世说总其土田士人。令无硗杂扰，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兴废，人因得附为奢俭，将为守悦致平理与，益侈心耗物害时与？自将失敦穷华，终披夷不可知。陴缅孤颠，跒倔元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横，硖旁潭中。癸次木腔瀑三丈余，涎玉沫珠。子午梁贯亭曰“徊涟”，虹蜺雄雌，穹鞠觑蹙。硙佷岛坻，淹淹委委。莎靡缦萝蔷，翠蔓红刺相拂缀。南连轩井阵，中踊曰香，承守寝睟思，西南有门曰“虎豹”，左画虎搏立，万力千气，底发彘匿地，努肩脑，口牙快抗雹火雷风，黑山震将合。右胡人鬅，黄帑橤珠，丹碧锦袄，身刀，囊桦柎绲白豹元斑，饫距掌胛，意相得。东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屃护雾郁，荫后颐，渠决决。缘池西直南折庑赴，可宴可衙。又东骞渠曰“望月”，又东骞穷角池，研云曰柏，有柏苍官青士拥列，与槐朋友，巉阴洽色。北俯渠，憧憧来刮级回西，巽隅间黄原玦天，汾水钩带，白言谒行艮且间，远岗青萦，近楼台井闾点画察，可四时合奇士，观云风霜露雨雪所为发生，收敛，赋歌诗。正东曰苍塘，蹲濒西漭望，瑶翻碧潋，光文切镂，梨深挠挠收穷。正北曰风堤，乘携左右，北回，股努墆捩，蹴墉衔渠，歆池南楯楹，景怪烛，蛟龙钩牵，宝龟灵鼍，文文章章，阴欹垫飐，烟溃霭聚，桃李兰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会脱赤热。西北曰鳌，蚸，原开哈，储虚明茫茫，嵬眼颁耳。可大客旅钟鼓乐，提鹇挈鹭，佀池豪渠，憎乖忴围。正西曰白滨，荟深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郦郦千幅。迎西引东，土长崖挟横埒。日卯酉，樵途坞径幽委，虫鸟声无人。风日灯火之，昼夜刻漏，诡娩绚化，大小亭亘池渠间，走池堤上，亭后前陴乘墉，如连山群峰，拥地高下。如原隰堤溪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凿高槽，绝窦墉，为池沟沼渠瀑潨。潺终，出汩汩街巷畦町阡陌间，入汾，巨树木资土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荫远映，锦绣交果枝香畹，丽绝他郡。考其台亭沼池之增，盖豪王才侯，袭以奇意相胜。至今过客尚往往有指可创起处。余退常吁：后其能无果有不补建者，池由于炀，及者雅文安，发土筑台为拒诛，几附于污宫。水本于正平轨，病井卤生物瘠，引古沃浣、人便，几附于河渠。呜呼，为附河渠，则可。为附于污宫，其可书以荐后君子。长庆三年五月十七日记。读之，使人口棘心聰，何必乃尔。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寒者资焉，馁者取焉。至于鲛绡龙鲊，骇人观听，于饥寒何有哉？卢处道尝效其体，戏跋于后云：“辞习郁周，羸刘雍降，以弊迤唐顺宪，振昌黎辞衷夷。险矫惟绍述，著述见未传。见独是矫不甚哉！古洛畅子纯甫珍奇钟古蓄樊记刻久蹊以柳城姚伯端甫、涿郡卢氏子挚云。亦颇得其怪涩之趣。（闻天圣中王晟为绛倅，为之注释，未及见。案：陶宗仪《辍耕录》云：宋王晟、刘忱尝为解释，今不复有，因据赵仁举笺注本传其句读，以便观览。又案吴师道补注本跋云：记二本。一为欧公《集古清玩石刻》，是樊自书。一则赵仁举本也。今湛渊所录，与陶、吴本互异处颇多，文本艰涩，无从正其是非，姑就原书校刻，览者宜恕其疏略云。廷博识。）

渊明杂诗“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如”押作去声，东坡亦押蔺相如作去声。“磨而不磷”之“磷”，韩杜皆作平声押，如“方世无缁磷”。此道“未磷缁”。恐自《楚辞》《毛诗》叶韵中来。南渡，简斋亦押作平声。（案，《简斋集·陪诸公登南楼啜新茶诗》云：满月堕九天，紫面光磷磷。湛渊盖指此也。又石龟子《施觉心长老诗》云：知君游世磨不磷，往作道人之石友。亦作平声使，廷博识。）杜又有“刺史似寇恂，到郡宜竞借”，押作入声，资昔切（案杜集惟草堂本作借，别本俱误惜。汪氏《杜韩集韵》因之，归十一陌惜字韵下。学者或不探本源，作惜字使，转以杜为口实，则《集韵》之过也。谨附正之。又案谢灵运《山居赋》“怨浮龄之如借”，亦叶入声，而元稹代书一百韵，有云：逃席冲门出，归倡借马骑。借字下注云：去声。益知古人用字不苟也。廷博识）。按恂传“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字义取于人作入声，与所取人作去声，如《左传》“寡君是以愿借助焉”，亦入声，今皆承误，读作去声。潘岳诗有“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柳宗元《平淮夷雅》“锡盾雕戈，“威命是荷”荷，皆作平声。盖何天之衢，何校灭耳，百禄是何，荷可切。又如字何、荷通用故也。岳诗前云“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五臣注：南路，京道。伐柯者，《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谓去京不远。岳如此命意，不亦太迂乎？

制诏，天言也。朝廷置官以代万几，取武丁其代

予言之意，庀其职者，不当载之私书。孔子序三代诰命，虽成王幼冲，灼知出于周公之手，犹婉其辞为君讳之。且诏，照也，如日之照于天下，片言只简，所以能感动人心者，以为万乘之尊，卷卷若此，我何若人斯，故于史册，则各具载于本纪。自昭明采册令一二于《文选》，后之尝隶玉署者，往往梓于私集，是借重君父，沽文章之名于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载拟制者，殊失藻绘上命之意。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颇有泉石之胜，因诵唐人绝句以快喜之云：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及叩其主僧，庸僧也，与语略不相入，屡欲舍去。僧意以为檀施，苛留作午供，郁郁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笔以前诗错综其辞而书于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终日昏昏醉梦间。

禹导水，有言至者，有言过者，有言会者。以二水势钧而相入，谓之会，如江会于汇，济会于汶之类。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如河过洛，汭过洚水之类。凡言会言过者，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泽名也。若河至龙门，至华阴，至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则地名也。河至大陆，济至于河，皆泽名也。至于澧至于东陵，又陵名也。

杨诚斋解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云。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穷，则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难。妙。

王褒始召见，作《圣主得贤臣颂》。时上颇好神仙，故末章引彭祖松侨事以讽之，庶几引君于道。及其安于禄位，方士有言金马碧鸡神可祀而致者，则鼓舞奔走，以任其责。曾无一语谏止，何始终谬戾如此？死于道路，不为不幸。魏徵始劝太宗行仁义，后每侍宴，奏破阵武德舞，则俯首不顾，至庆善乐，则谛玩无已。余每读至此，未尝不代王褒愧汗。

## 卷 二

南渡后，七帝（并祐陵）皆攒东粤，五后攒杭之赤山。宝祐间，西湖孤山太乙宫落成，穆陵欲因原庙朝谒，西出钱塘门，幸新宫，然后泛舟游南屏山之翠芳园，步辇还内。于是台臣封章，三学扣阍，谕列无虚日，疏格不行。时张蟠为正言，独疏谏，大略云：陛下祗谒西宫，登舟驾辇，跋涉还内，无非为天下生民祈福永年。但中间一事未甚稳当，敢不奏陈。御舟游西湖，过翠芳，南向即赤山，诸后攒陵在焉。陛下于是时即望拜耶？但宴坐耶？或回舟背之而东耶？合不令礼寺酌详其宜。穆陵感悟，即批依付出，不复西幸。不十日，张蟠登政府，可谓善谏善听矣。

四皓之目，说者不一。园公或作“圈公”。按颜鲁公《匡谬正俗》，“圈”字，引陈留《风俗传》云，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汉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即位，以圈公为司徒。又商于有耕者，得石刻数种，皆汉隶字，云圈公神坐，绮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几。盖汉惠帝曾为四人作碑祠于隐所故也。姓氏书亦以圈为圈公之后，如此则合作圈公。然渊明《圣贤群辅录》：园公姓圈，名秉，字宣明，陈留襄邑人。常居园中，故称“园公”。则称“园公”亦可，又得一说。绮里季夏是一人，黄公是一人，今皆称绮里季，非是。且引陶诗“黄绮之商山，且当从黄绮”，及少陵“黄绮终辞汉，何不言夏绮”。而言黄绮。又黄长睿。《东观余论》载王元之。尝有“未必颈如樗里子，也应头似夏黄公”之句，毕文简公亦讥之，以为不当言夏黄公。此说似谓季夏者，如季驹、季随之类。然古亦有单以季为字者，汉高帝、张释之是已，况《吴志·虞翻传》注：夏黄公，四明人。《姓氏谱》亦云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齐人，隐居修道，号“夏黄公”。如此又非姓黄也，岂文简别有所据耶？若以陶杜为证，恐大不然，诗不以辞害意，若然，则杨、马宜同时，邑人争识马相如，岂相如单姓马耶？（圈，楚熊后，望出陈留。《风俗传》乃圈称撰，《郭奉传》有圈文宣，有避仇改卷氏者，琅邪卷禹是也。）

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鹿，以角音觉，二字辨于一竖之短长。初不知头角之角，篆作角，下从两人，本无竖下之文，竖下，盖俗书也。音鹿音觉，自是通用。《广韵》有圈，故诗“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吴棫《韵补》：角音鹿。又《山谷竹石牧牛诗》“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正作《鹿韵》押，毛晃《增韵》去其圈，于角里之角上只从一撇，未知所据。盖角肉上出二竖，象形也。

《嵇康传》列于《晋书》，余每疑其误。康死之日，实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禅于晋。则康何有于晋哉？观其《薄汤武》一书，可知其术业。康以昭死，孔融以操死，于名教不为无补。然禅代之际，往往以成败论人，此难言也。使晋无江左百年之祚，则八公而下，凡所谓晋之佐命者，不云同恶可乎？颜延年《五君咏》黜王戎、山涛，旨哉。

九族，独《章帝纪》、欧阳夏侯氏之说为长。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属之内，一也；父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适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晦庵在长沙，区兄问：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气禀之性；命也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否？先生曰：某四十岁方得此说，不易君思量。再三称赏。朱子穷理之深，用力之久，方有得于性理之学。一见后进明理，再三奖借，以示劝勉。今人为学，既无积久之功，其于人又乏奖借之美，德恶乎进，业恶乎修？

伊川曰：圣贤之论天德，盖谓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污坏，则敬以修之，俾复其明。此即晦庵“明善以复其初”之谓也。《书》云：敬修可愿。《诗》云：聿修厥德。皆自修之义。若曰“学以修性”，性何待修？

唐有《文选》学，故一时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读《文选》。少陵诗多用《选》语，但善融化不觉耳。至如王勃诸人便不然。《滕王阁序》“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即王草《头陀寺碑文》“曾轩延袤，上出云霓；飞阁逶迤，下临无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庾子山《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而已。滕王阁旧置王勃诗序碑，当正位。昌黎作《重修滕王阁记》，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兴，遂迁韩碑居正，退勃于旁。公尝刻碑阴，略云勃八代未变之文，俳优语也。昌黎文一变八代，直至于道。旧见墨本，今亡之。

少陵“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即宋玉《神女赋》“其始来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诗·陈国风》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时好事者便谓少陵此两句，尝治郑虔妻疟疾有验，良可笑也。

《使燕日录》载：绍定癸巳，北朝遣王檝来通好。朝廷札京湖制司就差官邹沈之等六员，使北朝，审实，于次年六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状，以南京丞相系衔。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绪亲提兵，自黄龙冈转战，败走归德，汴围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绪，一家尽没。立自称郑王，又自称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数行，同入城。馆人使于都堂，入自酸枣门，又入封丘门，经东华门外，循宫墙转东角楼，直西行，过左掖门百余步，即五门。门牓承天，东登闻鼓院，门两旁置两观，东西各有朵楼。引出五门楼数丈，碧瓦朱甍，无一损动。又行百余步，即右掖门。向南相对一门，两旁皆居民。行数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数十步，折而向北，一门牓曰“尚书省”。入门，东偏学士院，西偏御史台。行二十余步，东偏一门，牓曰“吏礼户部”，西偏一门，牓曰“兵刑工部”。又数十步，两碑亭夹门。一门颇壮，牓曰“都省门”屋五楹，两旁各五。入门两井亭对峙，东西两序，各二十楹，堂九间，绘以碾玉，甚宏丽，牓曰“都堂”。堂后一船斋通过，接一大堂，即宰执会食处。堂东面南一位，左丞相位；堂西面南一位，右丞相位。傍各屋五间，东西对峙，系五府位。次日往相国寺，寺门成劫灰，止存佛殿一区，高广异常，朱碧间错，吴蜀精蓝所未有。后一阁参云，凡三级，牓曰“资善之阁”，上有铜罗汉五百尊。其寺旧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广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禅院一；东偏宝梵、宝严、宝觉律院三，慧休禅院一。寺通阛阓，往时每月八次开寺，听商贾贸易。出相国寺往州桥，桥下水即汴河分流，往昔漕渠。过桥，出丹凤门，即旧朱雀门。此门直对五门，相去数百步。出此门百步，即龙津桥，此水系蔡河分流，小舟往来，颇类临安内河，但船少尔。过桥不百步，即城门，牓会朝。其城自金人南迁，促而小之，去旧南薰门有数里远。复回入丹凤门，过州桥，有文武两楼夹桥，皆琉璃碧瓦，不知名楼果何谓也。此京城阛阓骈阗之最，今荒墟矣。过文武楼数步，东西两门以通往来，盖一直五门，禁路遂用此两门通行。自西偏一门出，系州桥以西。街衢窄狭屈曲，行不百步，即上元驿，朱温火劫李克用处，止存其基。又行数十步，即开封府治，无丽谯仪，门亦湫隘。入门，庭院广阔，庭下草深没骑，设厅九间，甚雄壮，外郡所无。又次日，同官属看故宫室。宫墙四角皆有楼，高数十尺，其楼中一区高，两旁各第减三层，以裹墙角。入自左掖门，向西行一二十步，横入一门，号“左升龙门”，入此门，即五门，里大庆门。外由峻廊上，五门楼俯瞰城寺，正望丹凤楼。复下楼，望右升龙门，此两门盖通左右掖门。五门非车驾出入不开，左右掖门，百官有司往来，横通左右升龙，以造大庆门。外其门有三：中曰大庆，东曰日精，西曰月华，门旁亦列戟。入此门，望见大庆殿，两旁有井亭，东西廊屋各数十间。殿庭有两楼对峙，东曰“嘉福”，西曰“嘉瑞”。大庆殿屋十一间，龙墀三级，旁朵殿各三间，峻廊复与西庑相接。殿壁画四龙，各长数丈，询之宦者，称金主询渡河来后所画。中间御屏亦画龙，上用小斗斗成一方井，如佛宫宝盖。中有一金龙，以丝网罩之。此即正衙也。转御屏，下峻阶数步，一殿曰“德仪”。由德仪殿出，有三门，中牓曰“隆德之门”，余二门牓左右隆平。入此门，东西两井亭，望见隆德殿，即旧垂拱殿，今更此名。两廊屋各数十间，殿亭中东一楼钟楼，西一楼鼓楼。殿屋五大间，旁各朵殿三间，阶止龙墀一级。左朵殿峻廊接东上阁门，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阁门。并楼屋下有门，通往来，此常朝殿也。此殿后峻阶数步，有旱船。过又一庭院，又一门，牓曰“仁安之门”，门外东西向两门，东一门横截出东华门，西一门横截出西华门。入仁安门，望见仁安殿，殿宇龙墀两廊，皆如隆德规模，止无东西阁门，在本朝为集英殿，进士唱名在此，新进状元以下，并由东华门出，金人改为仁安，榜颜所改，踪迹尚在。自此后，两殿有殿无门，皆旱船连接。两边廊屋不丹雘，止是黑漆窗户，意必宫人位次。此系内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筒瓦，此两殿并瓦，止用琉璃楞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圈屋檐，一殿曰“纯和”，一殿曰“宁福”。后又一小殿连宁福，如人家堂舍。后龟头，三面皆墙壁，此即正寝，两旁有两阁，亦设榻。此殿后即内宫墙，有门两重。出后苑，入苑门，一直行数十步，有小溪桥，度桥过溪，一殿榜曰“仁智”。溪中寻常水满，内有龙舟，今涸矣。仁智殿下两巨石，高三丈，广半之。东一石有小碑，刻敕赐“卿云

万态奇峰"，西一石上刻"玉京独秀太平岩"，徽宗皇帝亲书，刻石填金。殿后用怪石垒成山，高百尺，广倍，最上刻石，牓曰"百泉"，山后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涧，又流至涌翠峰下。有大涤洞，水自洞门飞下，山下有三池，左右两池白莲，中一池红莲。山后乃厚载门也，夹仁智殿东偏，一桥度溪，有亭曰"临漪"，西偏一桥度溪，有亭牓曰"琼杯"，即曲水流觞，两亭并在溪南。自此东西两边别有殿阁，循溪而东，皆垂杨。复度桥过溪，一殿曰"长生殿"，基稍高，下瞰一园。殿后一亭曰"广寒"，时盛暑中，立少时，浑无暑气。长生殿东曰"浮玉殿"，西曰"涌金殿"，广寒亭东曰"蓬莱殿"，西曰"瀛洲"。又两亭，一曰"绮香"，一无题颜。自此复度溪桥，回向东，系球场，有阅武殿。自球场复向西，望长生、仁智殿直西行，怪石垒成山，甚高且广，石砌一径，屈曲回旋以至山顶。初过一石桥，榜"吕公洞"，旋折而上，一亭"垒秀"。山之正面一堂，榜"临溪"。其径皆夹以花竹，前后不相望。竹木断处，忽然一亭，类临溪堂。又横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环翠"，一亭"真乐"，皆结茅为屋，了不知在城市中。大抵苑中多植桧与木槿，每径于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数计。出苑门，入内宫墙门，由宁福殿，复出纯和殿，西廊一门，门复接以修廊。行二三十步，北有一门甚小，榜"隆徽"，此金人皇后宫。入门一假山，如门屏，满庭尽花木槛阑。一楼对花圃，楼上甚高敞，无榜额。过楼即琼芳殿，楼屋殿屋隔尘画双蟠凤，殿屋结顶金蟠凤，大率如人君殿宇。上有鸱尾，下无丹楹，门窗户牖皆黑漆。自此复西过长廊，一楼榜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询所造。规模制度，岂敢望旧宫室万一。复由来路出纯和殿，迤逦至大庆门外，横从右升龙门出，即是本朝旧原庙。一门牓启庆之宫，入宫门，复有三门：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兴"。三殿中左右亦同，庙即旧殿宇，不知牓颜是否。制度宏丽，金碧辉耀。出启庆宫门，复入右升龙门，过大庆门外，出左升龙门，向东行，一门向南，牓曰"圣寿宫"，左安泰门，右明昌门，即金人太后宫。或云本朝东宫，金人更为太后宫。入宫门，直端一门，牓曰"徽音"，又一门曰"光熙"，望见徽音殿及长乐殿，入光翼门、繁禧门，有燕寿殿。复出此宫，由左掖门出，所谓秘阁华馆，了无所见。左掖门之西、五门之东，即百官待漏所。自五门望南，向丹凤门，中间禁路，两旁即千步廊，但余基址。千步廊尽处，向东一屏墙绰楔门，入门三二十步，面南一大门，即太庙门。内三门，门上并画蟠龙，殿屋二十五间，高大宏丽。两旁修廊，东西各开一门，与廊相通。盖百官陪从入此两门甚便。殿上十二室，每室尽牓金人祖先庙号，每一室计二间，东偏一门，西偏一窗。有窗处一间向西，壁上嵌以小石，室上下方广二尺以上，石门一，合开闭，系藏神主处。遇祭，奉神主出石室，祭毕，复藏。殿宇皆群小杂居，粪壤堆积，庭下草深数尺，大内诸殿亦然。北人乘马于殿上，庭草没龙墀，过者不胜故宫黍离之叹！复出太庙，向西行，一屏墙绰楔门。入门行二十步，西南一门即社坛，周围皆墙，四角有楼，内有社稷二坛、东西南北四门，遇祭祀则开，导迎四方之气。次日，又往城西隅，看故瑶华宫，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宫，仅存一殿，相近琼林苑、金明池，苑余墙垣，池存废沼。出新城，西偏即龙德宫，与厚载门相近，徽宗皇帝所创，有殿二，有馆四，有亭二十有四。近北军围城时，拆毁殆尽，止存熙春一杰阁，高百余尺，巍然插空，非人间所有。金人亦常毁之，竟不能登是阁。见四围皆荷花，用小桥通诸亭馆。吁！故宫自南渡迨今，百余年中，虽经金人营葺，犹有存者。

鲍照尝有井谜曰：一八五八飞泉仰流。一八，井字八角也。五八，折井字而四之，则为十者四，四十即五八也。飞泉仰流谓垂辘取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塘西大明寺前井，亦镌隐语于上云：一人堂堂，两曜垂光。井深赤一，点去冰旁。二人同行，不欠一边。三梁四柱足火然，若有双钩两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也。

汉之循吏，河南守吴公为首。虽传叙亦称其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严而民化。当文帝即位之初，疮痍甫定，而治平为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贾谊于草茅中，终隆汉业，可不谓贤乎！班马不为立传，何耶？岂简册脱落，无所考耶？抑善为治者，贵于无迹欤？吴公者，公岂名欤，区区丁公，吾知其名固有，如吴公之贤，嘉名不得闻邪。或曰：班氏见文帝时不是无循吏，不立传者，为不胜立也。吁，谈何容易！又如张释之。尝问文帝曰：周勃、张和如何如人，帝曰，长者。如此则上下知张相如为长者矣，且与绛侯并称。而后又为大将军，击匈奴，逐出塞即还，当时虽受神算于上，而相如能不徼功生事，以开边衅，益见其贤矣。出处颠末，亦无传可考；齐鲁大臣，史失其名，古今似此湮没者固不少。余偶读至此，窃有感焉耳。士之洁身厉行，盖为身后区区之善名耳。若道家所谓为善无近名，名与身孰亲？是皆私于一己之谓，非兼善天下之谓也。《易·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称，人苟不复爱其名，则悖逆狠暴之事，欲为即为矣。欲为即为，虽严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书，正为名教，使后之人耻恶名，慕令名，以相劝勉也。如吴公、相如皆贵为朝廷贤臣，且阙焉，况岩穴士哉！

或问文节倪公思曰：司马温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盖有为也。当是时，王安石假《孟子》大有为之说，欲人主师尊之，变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于《孟子》，以为安石之言，未可尽信也（元丰末，封孟子邹国公，建庙兖州邹县。至政和五年，安石之党蔡京等当国，诏乐正子克配享。后奏罢）。

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云：故吾每为文章，未尝

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为之文也。为文之法，备于是矣。学者诚能如此用功，文其有不过人者乎？

《易》以一阴生于下曰姤，五阳在上犹盛也。一阴初生于下至微也。而爻辞曰：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戒之畏之，凛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变而遁，则阴已得位，上之群阳虽众，莫可得而谁何矣。见几之早者，则嘉遁之吉，其系恋而不去者，不至于剥床及肤而不已。尝观有唐开元之治，二十二年，李林甫为三品，即一阴初生之姤也。至二十四年，而牛仙客入，二阴之遁成矣。欲天下之不至于剥，其可得乎？

前辈书翰往来，多尚情实，忠告善道则有之，未尝事虚文谄语相谀说也。余尝见赵平远出家藏忠肃公在荆襄时与史卫王往来论国事书，谓见信庵时，一士人所献书，有言不可者十条，胪列凿凿，皆精实语，虽字画不甚精楷，涂之乙之，略无避忌，然真情实意，浮于议论之表。又尝见刘漫塘《与史卫王书》，则曰：大丞相弼亮两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释此重负，自同于先越王，何哉？岂非以勋名已盛，权势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窃谓为此说者，左右前后自为身计者之谋，非所以为大丞相计也。又一书曰：四明山水胜处，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阴，皆欣欣然若有待。昼锦焜耀，此其时欤？某病少愈，犹能手种树书。蹑青鞋布袜，听役于长公、少公之间，惟所以命。其与王中书暨则曰：身外之荣，曾不足以概中心之愧；一时之幸，且将为无穷之羞。大率前辈言语，率皆爱人以德，较之近世笔精墨妙三熏心，九顿首，妩媚不情，甘为粪苦足香之态者，不侔矣。

蜀僧居简，号北涧，能诗。叶水心有《奉酬北涧诗》，后题云：新诗尤佳，三复愧叹。然有一说，不敢不告。林下名作，将以垂远，不可使千载之后，集中有上生日诗，此意幸入思虑，何时共语，少慰孤寂。简遂锓此语于诗集之端。前辈相与之情类如此。

文十二年，随会能贱而有耻。服虔云，能处贱，又且知耻，言不可污辱。愚按马援谓梁松窦固曰，凡人为贵，当可使贱。如卿等，当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则故而已矣，未知定说。但见庄周有云，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适有故与性二字。疑战国时有此语。

吕洞宾、寒山子皆唐之士人，尝应举不利，不群于俗，盖楚狂沮溺之流，观其所存诗文可知。如寒山子诗，其一云：有人兮山陉，云卷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前辈以为无异离骚语。今行于世者，多混伪作，以谐俗尔。

今人呼平章为辨章，见《尚书大传·唐传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记》则又以为便章百姓。昌黎袁氏《先庙记》亦用"辨章"二字（案此条又见《癸辛杂识》）。

伯夷叔齐扣马谏武王，义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马谏不谏则不可知，非武王诚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禄，甘心薇藿于首阳。今人便谓饿死，非也。至于《史记》云云，谓父死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盖于攻人之恶有所不暇，况于念旧恶乎？

客有曰梨益齿而损脾，枣益脾而损齿。一呆子弟思久，之曰："我食梨则嚼而不咽，不能伤我之脾；我食枣则吞而不嚼，不能伤我之齿。"狎者曰："你真是混沦吞却一个枣也。"遂绝倒。

韩侂胄为相时，当招致水心叶适。已在坐，忽门外有以漫刺求谒者，题曰：水心叶适候见。坐中怳然。胄以礼接之，历举水心进卷中语，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后皆改之。"每诵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书院饭焉，出一杨妃手卷，令跋其后，索笔即书曰：开元天宝间，有如此姝，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叶某跋。又出米南宫帖，即跋云：米南宫笔迹，尽归天上，犹有此纸散落人间。吁！欲野无遗贤难矣。如此数卷，辞简意足，一坐骇然。胄大喜，密语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岂天下有两子张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车载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与进至此。"胄然之，为造就焉。其人姓陈，名说，建宁人，后举进士。

《孟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岩为相，密奏三品以上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验其必死。及岩赐死，使者乃取以进。五代薛文杰以奸佞事闽王璘。谓古制槛木疏阔，更为之，形如木柜，攒以铁芒，内向，动辄触之。既成，吴兵围建州，璘遣兵救之，军及中途，不进，必欲得文杰而后行，璘不得已，遣出兵，就以文杰所造槛车送军前，脔食之。祸福之反以自及者，又不但来俊臣之铁瓮也。

所贵乎儒者之学，以其足以用天下国家也。儒而不适于世用，特腐儒耳，奚益哉！孔子为中都宰，路

无拾遗，器不雕伪。及为政于鲁也，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溃氏奢侈逾法，越境而徙，以至隳三都而公室强，却莱夷而侵疆归。夫岂徒曰“所闻者俎豆之事”而已哉。明道程先生之为县也，辨藏钱之争，断石佛之怪，兴役以御水害，则曰：吾之董役，乃治军法也。故人不劳而事集。及其均税法，塞决堤，折黏竿，脯池龙；河东义勇，农隙则教以武事，晋城之民遂为精兵。陆梭山主其乡之义社，或者举孔子不答卫灵公之问陈以难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长不能射，则辞以疾文事武备，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讨，公卿即为将帅，北闾之长则伍两之长也。卫灵公家国无道，三纲将沦，既见夫子，猥至问陈，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夹谷之会，三都之隳，讨齐之请，岂不知兵者？其为委吏乘田，则会计当，牛羊茁壮。使灵公舍战阵而问会计牧养之事，则将遂言之乎！执此而谓夫子诚不知军旅之事，则亦难于言理矣。故先生处之，调度有方，备御有实，皆可为后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门，科条政教，无一不当于理。至如申严保伍，而群盗屏息；修筑子城，而役者乐趋。此儒者之所以有益于人国也。今或者徒以高谈性命为贤，华丽文词为能，求之实用则无有焉，其不至于误人天下国家也几希。

白驹过隙，魏豹传注：白驹，日景也，或谓日中之尘。然庄子“白驹过隙”，虽无明训，至于忽焉，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与夫《礼记》之“若驷之过隙”，李斯之“六骥过缺隙”，不过喻日晷之疾，如于一隙，中窥驰马，非指为日景、为尘也。《选》诗亦有“青骊逝骎骎”。

《诗》有全篇用也字者，《墙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韩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欧阳《醉翁亭记》，然却是祖语孟。《语》云：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云云。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之类。《荀子·荣辱篇》全用也字，余篇亦多。

晋卫夫人善书，义之早年师事之。绛州东库本一帖云：卫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卫和南，思陵翰墨志云。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笔阵图》云：尚书郎李充母，以己姓卫，自称李卫。充必矩之子与翰墨志合。《国语》：施优谓里克曰：主孟啖我。注：大夫之妻，从夫称主。而孟，则里克妻字也。汉明德太后马氏，明谓明帝，谥法，思和纯淑曰德。妇人系于夫，故曰明德。观前数说，乃知古之妇人，如文姜、息妫，例以夫之姓氏，冠于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于己姓之上者，曹操卞夫人《与杨太尉夫人袁氏》书云：卞顿首。及杨夫人答书乃云：彪袁顿首。岂以卑答尊当尔耶。

赵烈侯好音，郑歌者枪、石（二歌者名），欲赐田人万亩。问公仲。仲进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皆贤士。遂止赐田。侯亦贤矣。

华州西岳庙有唐元宗封西岳御书碑，其高十数丈，接连数段为一碑。八分书，字几尺余。旧有碑楼，黄巢入关，人避于楼上，巢怒，并碑焚之。楼既烬，而字亦缺剥，十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华阴县时，包希仁初为陕西都转运使，才入境，至华阴谒庙，而县官皆从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谒神毕，循行庙内，见损碑，顾谓嗣宗曰：可惜好碑，为何人烧了？嗣宗操秦音对曰：被贼烧了。希仁曰：要县官何用？嗣宗曰：县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柰何贼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柰何不得，要县官何用，且贼何人？至于不可捉也？嗣宗徐曰：都道姓黄，名巢。希仁觉其戏己，默然而去。

后稷以播种启封，其后世竟以农事王天下。周公封鲁，国之礼乐在焉，孔子实出其地。惟圣与贤，固德由天生。然随其地见闻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农政、鲁之礼乐，冠万世而造极焉。则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信有之。

老圃相传，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误食之，杀人。因忆古乐府有云：昔为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此。

皇甫谧《高士传》：驷马高盖，其忧方大。富贵而畏人，不若贫贱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

方蛟峰格言八句，予尝书作两直轴，悬于斋阁：富莫富于蓄道德，贵莫贵于为圣贤；贫莫贫于未闻道，贱莫贱于不知耻。贫不安分谓之穷，仕能行道谓之达；得志一时谓之夭，流芳百世谓之寿。人谓吕居仁语，非也。

古者名与字皆可相呼于朋友间，至唐犹然，今不然矣。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无罪之类！唐忆李白、逢杜甫皆是也。后世惟呼以字，亦有以字自称者。近见观风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诗，皆自书“君复奉呈某人”。又有紫醺帖，亦书君复顿首慈公大师”（又围炉等帖，皆姓下押字顿首。盖嘉祐以前，宰相与庶官书札，多具衔，前名后押。和靖当是时，相袭亦然）。因考颜籀、高俭、房乔、封伦，皆隋末唐初人，时惟称师古、士廉、元龄、德彝，未见有名之者。在当时尝以字行，故师古注《汉书》，直称颜师古。元龄注《管子》，亦直称房元龄。但《旧唐书》既明言房乔字元龄，而《新唐书》乃谓房元龄，字乔。又谓师古字籀不知欧公何所据，遂以字易名也。惟郭子仪字子仪，张嘉贞字嘉贞，李嗣业字嗣业，白元光字元光，侯仲庄字仲庄，名与字为一，自简便。《皇朝类苑》载，党进本名进，对人每自称曰辉，或问其故，答曰：各从其便尔。此又莫晓如何。

《周礼·秋官》：夷貉二隶，掌与鸟兽言。故俗以舌音祝祝，可以致犬。唇音汁汁，可以致猫。鸡朱朱，豕卢卢，一切以为天地间自然之应。故李白隐岷，养禽千数，呼皆就掌取食。介葛卢、公冶长等，

皆能知鸟兽语。以余观之，朱朱、卢卢，皆像其声，祝祝声类兔雉，汁汁声类鼠，皆像其所欲攫而食者。《周礼》亦云：知其嗜欲。至于葛卢、公冶等亦各自有幻术，假异类以神其诞也。西夷康居，与竺国邻，俗多善幻，此却与百兽率舞，凤凰来仪，天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犹有凤麟为簨簴之饰，疑之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兰皮国，其舟内有市井买卖，机坊酒肆之类，柂长数丈，中积数年粮食。以此观之，元次山所作《浮宫记》，恐不可谓之寓言。

乡党朝服拖绅，《说文》作袉。许慎东汉时所见《论语》本如此。

康节生不为训解之学，尝曰：经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架屋，床上安床，滋惑矣，所谓陈言生活者也。诗曰：陈言生活不须矜，自是中才皆可了。冲晦处士徐复，平居以太元授学者，或劝著书，复曰：古圣诸书已具，顾学者不能求，复何为以徼名后世哉？陆文安公不注释诸经，曰：六经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远矣。

荀奉倩以六籍为圣人糟粕，据子贡言性与天道也。象山尝与学者言：六经几个不分不晓，底子曰贤信得及否，数语相似。然此因秦火或漆书相传，遂致子曰有衍者，却不可因咽废食，则是元言与顿悟本相近也。

匡衡字鼎传，注云：字以表德，岂人所自称。而扬雄曰：后世有扬子云，必知元。苏章曰：今日苏孺文与故人饮酒，私恩也；昌黎志李虚中云：将疾，谓其友韩愈退之曰。王敦自谓王处仲（王戎传后），皆自尊以临卑之谓：古人呼字最重，子思字其祖，门人及孟子以后至于今呼仲尼，《仪礼》皆字父祖。汉袁盎兄子种，亦字其叔父，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丝欲刻治”。

赤壁之战，人皆知决策于周公瑾，而不知亦发机于孔明也。孔明之说孙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某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不下万人。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必矣云云。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操，遂败操于赤壁也。

《史记·李广传》：卫青问广等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班史增作“失军曲折”，非是。广时但失道，不曾失军也。

予尝与方睦州论唐诗僧，当以皎然、灵澈为称首。因言皎字清画，尝作铜碗为《龙吟歌序》曰：故太尉琯，早岁尝隐终南山峻壁之下，往往闻龙吟声，清而静涤人邪想，时有好事僧，潜戛以三金写之，唯铜声酷似。他日，房公偶至山寺，闻林岭间有此声，乃曰：龙吟复迁于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公命戛之，惊曰：真龙吟也。大历十三载，秦僧传至桐江。予使儿童戛金放之，亦不减秦声也。缁人或有讥者，予曰：此达僧之事，可以嬉禅，尔曹无以琐行自拘。尝赋诗以见意，歌曰：逸僧戛碗为龙吟，世上未尝闻此音。一从太尉房公赏，遂使秦人赏至今。初戛徐徐声渐显，乐章不管何人辨。似出龙渊万丈底，乍怪声来近而远。未必全由戛者工，真生虚无。非碗中。寥亮掩清狖，萦回凌细风。遥闻不断在烟杪，万籁无声天境空。昨向天台宿华顶，秋宵一吟更清迥。能令听者易常性，忧人忘忧躁人静。今日琤锽江上闻，蛟螭奔飞如得群。声过阴岭忽成雨响驻晴天将起云。坐来吟尽江空碧，却寻向者声无迹。人生万事将此同，暮贱朝荣动还寂。又于“万籁无声天境空”下自注：听专一境，则众音不闻，非万籁之无声也。皎然此说更精到，事亦不凡。诗家未见有引用者。

史臣书武帝封禅事，言其书秘，其事禁，独侍中奉车子侯典知之。甫去泰山，犹未至海上，即书：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显。盖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经，虑奉车子侯泄之，贻笑天下后世，故杀之耳。

世称元龙百尺楼。按《魏书》许汜、刘备在刘表坐，共论天下士。汜曰：陈元龙豪气不除，昔尝见之。无客主意，久不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名，今天下大乱，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表大笑。如此则百尺楼事，别无他传记。当是备语，要当元德百尺楼，元龙上下床，方得。

陈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报家书云：我第一，滕强恕第二，朱质第三，乔行简第五，其时，三魁与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谢朝士启有云：众人之所不乐，置在二三，主上以为无它，擢居第一。盖答策论恢复，颇不合朝论云。

汉武帝《秋风辞》，幸河东祠后土时作也。按《本纪》，祠后土者六，五幸河东，一幸高里。幸河东皆在三月，独始立祠脽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考之，乃曰：顾视帝京，则有以符当时之诏曰，巡省豫州，观于周室之意。以辞中物色考之，乃曰，木落雁南，则有以符十一月也。盖其时尚循秦旧，以亥为正十一月，即夏正八月也。辞作于此时无疑。时方有事于五岳四夷，而《文中子》以为乐极哀来，乃悔心之萌，何也？武帝所谓乐极哀来者，正为少壮几时，柰老何耳。畏死贪生之心，实兆于此，实锐于此。厥后五利、勇之之徒，承风而自衒者，以千万数。于是内穷土木，外穷河海，至老无所得。犹且羁縻不绝，幸庶几遇之，悔心何在焉？借使有之，岂非萌于子侯暴死之前，著于蝗旱大搜之间，而发于巫蛊祸妻子之后也？《秋风辞》，《史记》、《汉书》艺文志皆不载，独见之《文选》乐府。文中子、晦翁附入楚辞后。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岂有以乎？

《南北国语》载：谢灵运父瑍，无才能，为秘书郎，早世。灵运好臧否人物，谢混患之，欲加裁折。谓弟瞻曰：非汝不能。乃与子弟共游，使瞻与运共

车。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曰：秘书早世，谈者互有异同。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谓爱人以德，且善保门户者欤。

王朧轩迈，尝自赞其画像云：早游诸老门，晚入端平社，即汝朧翁也。入被丞相嗔，出遭长官骂，亦汝朧翁也。谁教汝不曲不圆，不聋不哑，只片时金马玉堂，一向山间林下。然则今日画汝者，几分是真，几分是假。问天祈活百年，一任群儿描写。

邵康节生席不赴，盖有见也。伊川生日，亦不事饮宴。前修似此者多。近刘极斋（宏济）蜀人，遇诞日，必斋沐焚香端坐，曰：父忧母难之日也。予自幼不幸，不逮事父母。遇是日即斋，不出，不荤不酒。既仕，虽出亦斋，不戏笑，不与宴席。此当为事也。惟年老，欲勉从子孙事亲之道，则于斋祭之次日为寿，犹或可也。

太宗开秦府日，于城西作文学馆，以杜如晦、房元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为十八学士。后薛收卒，召刘孝孙补之，命阎立本画其像，褚亮作赞。元宗开元中，于上阳宫含象亭以张说、徐坚、贺知章、赵冬曦、冯朝隐、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元默、毋煚、吕向、咸会业、李子钊、东方颢、陆去泰、余钦、孙季良为十八学士（案韦述元本作李述，敬会真元本作张会真，赵元默元本无元字，咸会业元本作成冀真，东方颢元本作东方颖，陆去泰元本作陆元泰。今俱订改。一有陆坚，无东方颢）。命董萼画像（一作童萼），御制赞，为千载翰苑盛事。然含象诸儒，视前登瀛知名者，盖鲜矣。

司马《史记》于《货殖》、"任侠"、"佞幸"三传尤拳拳致意焉者，盖有所自伤也。财之为物，可以致用。迁苟多财，自可夤缘赎罪，安有终戾于辟之事；次则使平日有豪侠之助，必将挥金行赂，上章营救，争为之解纷者矣；又其次，则帝之左右，皆谀佞便嬖，逢君之恶，曾无一人为国家惜士类。保忠良，皆不足与为善者。以此知三传正以述迁之己意，精神全在是也。

父名其子，或字其子若孙，曰幼、曰少、曰稚、曰孺、曰孙、曰子，或曰叟、曰老、曰龄、曰翁、曰伯、曰叔，皆欲其寿考延长之意。然更有朱买臣，字翁子，赵充国，字翁孙，金日磾，字翁叔，兼之者也。

郭汾阳一日语子弟曰：正阳庶宝方，小儿之司命，不可不熟读。从容录所载如此，不知何书，岂《兔园册》之类耶？

《左传》僖卅三：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于绛县老人，使之年及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谓齿也。古者论齿称年，此类甚众，则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当为齿。

又，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注：冲，车也；褐，马衣。按此则古者马亦有衣。

# 北轩笔记

［元］陈世隆撰　王玉亮整理

《北轩笔记》一卷，元陈世隆撰。世隆，字彦高，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平生学问渊博，精通经史百家，尤工诗文，著述唯有此书传世。此书以论汉、唐、宋三朝史事为多，间及经、文及各种遗闻轶事等，多有可取之处，如力辨西伯戡黎为委曲回护之说，论鲁两生不知礼乐，论胡寅设刘宴之非，论秦王赵廷美生于耿氏之诬，论周以于谨为三老有违古制等，皆援据详明，见解独到，足可参证，唯体例不甚纯正。今传本主要有《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台始建，谢瞻为中书侍郎，弟晦为右卫将军。时晦权遇已重，瞻见其宾客辐辏，谓曰："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今势倾朝野，岂家门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又谓宋公宜赐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故向亲旧陈说，用为嬉笑，以绝其言。及宋公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忧惧。至是遇病不疗，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谢瞻之于兄弟，刘镇之之于叔侄，颜延之之于父子，虽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满者，不可不熟味其言。

司马公置独乐园，当春明之际，卉木繁秀，观者咸以钱与园丁吕直，谓之茶汤钱。积十千而纳于公。公却之曰："吾岂少此哉？"就与之。直曰："天地间只端明不爱钱邪？"于是尽其钱创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爱钱，可并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仆也。不意君实秀才之外，复有此一等人。

伍子胥进伯嚭，伯嚭卒谗子胥；殷景仁引刘湛，湛卒抑景仁；韩愈荐李绅，绅卒诋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准任丁谓，谓卒陷准；王安石用吕惠卿，惠卿卒毁安石；吕大防厚杨畏，畏卒叛太防；张浚、赵鼎举秦桧，桧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虽然，始之信之，知人固未易也。

宁州频岁饥疫，五苓夷强盛，遂围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达，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秀奖励战士，婴城固守。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破之。荀崧都督荆州，屯宛，杜曾引兵围之。崧兵食尽，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崧小女灌，年十三，帅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且战且前，遂达览所。又为崧书，求救于周访。访遣子抚帅兵，与览共救崧。又唐崔旰入朝，以弟宽为留后。杨子琳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宽不能制。旰妾任氏出家财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走之。兵凶战危，男子不免为床下伏，奇女奇妾于黄卷中得之，吾独为之一快。

《庄子·逸篇》：浦衣八岁，而舜师之。《战国策》：甘露言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古之圣贤必有师，其名见书传间多矣。蒲衣、项橐，诚何如人？《列女传》：睪子生五岁而赞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桓谭《新论》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余，乃升为王霸师"。是皆学行之成于晚者。乃知生而颖异者，世不常有，或遭坎壈而失诸盛年者，犹当晚学，不可遽自弃也。

楚公子微服过宋，门者难之。其仆操箠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东坡谓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晋文帝为琅琊王，至河津，为吏所止。从者宋典后来，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耶"？吏乃听过。宋王廞讨王恭，败走。少子华，随沙门昙冰逃匿，使提衣袱从后。津吏疑之，冰骂华曰："奴之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数十，由是得免。袁顗起兵襄阳，不成而死。子昂藏于沙门，将以出关。关吏疑非常人，沙门杖而语之，遂免。后周宇文泰与侯景战河上，马逸坠地。李穆见之，以策鞭泰背曰："陇东军士，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追者不疑为贵人。与之马俱还。是皆类于楚公子之仆者，乃知可以脱人于难，虽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计也。

考亭云："《西伯戡黎》，看来只不伐纣，其他事

亦都做了。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如此。"其说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诚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纣赐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故不道之国，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则祖伊之奔告谓何？盖臣子之心，有见于兴亡之会，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虑纣之必亡，欲其改过以图存，非谓文王取纣之天下也。观其奔告之词，只称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则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纣，是谓曹操东征西讨都做了，只未取汉是一样。然则孔子何私于文王，特为溢美；后人何私于孔子，曲为回护。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则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继文王为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纣使胶鬲视师，而曰西伯何来？盖武王将欲伐纣，而先戡黎也。若然，则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则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则祖伊之恐，明见其势。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为文也；可恐而即如其所恐，武之所以为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纣，则曰武王于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纣。是以文王之不伐纣，反不如武王之伐纣为直截也。失之矣。"

装局取物，俗语谓之设法。受者非惠，与者如弃，谓之白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出者，诱之使饮。又恐其不顾也，则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则又差兵校、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刘展乱纪，元载以吴越州县赋调积逋，郡吏重敛，不约户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则以人徒围捕，然后薄录其产而中分之，甚者，十去八九。时人谓之白著，言其厚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呜呼！元载、王安石，忍人哉。

问："鲁两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其言如何？"曰："两生不知礼乐。礼乐无一事可无，无一时可无。古之圣人躬蹈礼乐之实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礼之用行而乐之用达，名分定，风俗淳，百姓泰和，暨鸟兽鱼鳖咸若，是之谓兴。非谓百年之后，乃始制礼作乐也。如必待百年而后制作，则汉已越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时，方言礼乐乎，则自是以前，何以为君臣？何以为上下？何以朝会？何以祭享？可漫无仪式，而苟以为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后仁'。夫所谓'必世而后仁'也，岂三十年后，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积至一世，乃始沦浃尔。两生不达，而为此迂谈，君子固无取也。"

樗里子者，秦惠王异母弟也。历事武王、昭王，战胜攻取，号曰智囊，显赫尊重，卒以寿终，可谓人臣之极矣。独可异者，其卜葬渭南章台之东，尝谓人曰："后百岁，当有天子之宫夹吾墓。"至汉兴，果建长乐宫于东、未央宫于西，而武库正当其墓。夫秦自惠文至庄襄，越百年而始为始皇，在位又三十七年。樗里子之后，秦方自王而帝，开代以来大一统之盛。而汉宫之地，已默定于一丘墓之间，盛衰倚伏，孰非前定？语曰："力称任鄙，智称樗里。"自非神圣，恶能前知若此哉？

和洽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或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隐伪矣。"操善之，下令："不必廉才而后可用，二三子佐我明扬仄陋，惟才是举。"和洽此议，极合中道。观其不就刘表，特从操辟，以伸此议，亦可谓知所事者。

龙，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晃鳞密、上壮下杀、朱火熠熠者雄，角靡浪平、鼻直鬐隐、目圆鳞薄、尾壮于腹者雌。猬，毛顺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樗鸡，五色具者雄，青黑质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备者雌。牡蛎，左顾者雄，右顾者雌。蜻蜓，身绿色者雄，腰间一遭碧色者雌。鼠，粪头尖者雄，两头圆者雌。雀，粪尖者雄，圆者雌。又，右翼掩左翼者雄，左掩右者雌。鹊，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烧毛内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鲨鱼，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沉者雌。

《史记》，公孙宏、主父偃两人均起于微，老于贫。方宏牧豕海上，与偃之困厄燕、齐，其穷一也。六十上书而不称旨，与晚学纵横，干谒求通，不召用，其厄同也。一旦遇合，鱼水交欢，恨相见之晚，其遭际同也。宏外宽内深，阴贼险刻，杀主父，徙仲舒；偃迫齐王，慑燕、赵，其心术同也。乃究其始终，一则位终宰相，封列侯，蒙身后之显名，而延子孙之富贵；一则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使非洨人孔车，则白骨且不收矣。天之祸福，何同类而异施如此！

裴度隶人王义，当度为御史中丞，与武元衡议讨淮蔡。李师古为淮、蔡请，不得摇，阴遣人刺武元衡于道，并刺度击首，以毡帽厚，得不死，坠沟，义为扞刃而死。贼意度死沟中矣，遂舍之。度免，为文祭义，仍厚给其妻子。淮、蔡许大功勋，皆以为成于裴度、李愬，而不知无王义，度与元衡同鬼录矣。朝廷论淮、蔡功，而不及义。裨官小说，安可废乎？

天道好生恶杀，未有杀人而无报者也。人但知英布反状，漏泄于幸姬之就医，疑姬与邻人贲赫通，将欲捕赫，为赫所告。及其败走江南也，又以妻为番君

女，故走番，为番阳人所杀。不知项羽坑杀千万人，皆布为首虐。故始则假手于项伯，杀其妻子，终则发难于爱姬，戮及其身，此天道之不爽者也。史称其为布衣时，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并不闻谓王而复刑。盖初之坐法而黥，出于无心，乃骨相之成于天者也；终以多杀而刑，乃孽由己作，非天也，故不形于相也。三人一体之中，韩、彭之诛，大都亦坐妄杀之故。后世之将，可以鉴矣。

建武中，郡国群盗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光武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共杀一人，除其罪。吏虽逗遛回避勿问，但以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廪，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非帝少在民间，熟知盗情，亦不能为此法也。

王晏外弟阮孝绪，知晏必败，不与相见。尝食酱美，问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败，人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惧之有？"卒免于罪。王晏背齐主恩，劝萧鸾以弑所托，非人哉！华林之诛，欲尝啖粥，得乎？阮孝绪吐酱，高矣。

毕再遇，兖州将家也。开禧用兵，诸将多败事，独再遇累有功。金虏认其旗帜，即避之。累迁至镇江都统制、扬州承宣使、骁卫上将军，后以老病致仕。始居于霅，有战马号黑大虫，骏快异常，独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铁缅系之阑中，适遇岳祠迎神。闻金鼓声，意为赴敌，于是长嘶奋迅，断缅而出。其家虑伤人，命健卒十余挽之而归，乃好言戒之云："将军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马耸耳以听，汪然出涕喑哑，长鸣数声而毙。呜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异类之不若，能无愧乎？

伯阳生李树下，遂指李为姓。马援本赵奢后，奢能驭马，号马服君，子孙因以为姓。胡广本姓周，以端午日生，不举，用葫芦盛之弃水，为吴姓者所得，及长，托胡为姓。陆羽，有人得之水滨，及长，筮得鸿渐于陆，因以陆为姓。车千秋，齐田氏族也，年老，乘小车出入省中，人谓车丞相，子孙因以为氏。席豫，本姓籍，避项羽名，改姓为席。束皙，本疏广后，因避难，去𤴓为束。枣据以避仇，改姓为棘。代醉篇中，尚有姓原之可考者，兹仅录其所见。

赵奢以田部吏为将，破秦阏与之下。即其去邯郸三十里而军，坚留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师。武安君，智者，岂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趋阏与，亦已疲矣。秦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止争先据北山上，因以取胜，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坚留一舍二日，而数百里趍利，其不至蹶上将也，幸矣。他日，与田单论兵，而以正兵用众，诎单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乎？奢以全赵为阏与之一战，单以败齐完七十余城，如反掌。吾未见安平之果在马服下也。

宜城驿有楚昭王庙，乔木万株，多不知其名，历代不敢剪伐。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庙后山城，即王居也。其地独高，广围八九十亩，号殿城。其砖可为书砚。驿前有井，亦云起昭王时，每著灵异，人莫敢汲。岂以云不移祷、河非获罪而能于赫至今邪？袁有萍乡，即王昔时得萍实处。

苏仙公眈升云而去，后有白鹤立郡城北楼，以爪攫楼板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我是苏公，弹我何为？"又，丁令威仙去，后亦化鹤来归，集辽东华表柱上，语亦相同。又，唐玄宗时，蜀道士徐佐卿化鹤被箭。帝幸蜀，见壁间箭，问其弟子。曰："此吾师所留，俟箭主至，还之。"

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诚以恩结之，彼必为朝廷尽死。"玄宗悦，用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边节度使尽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致禄山倾覆京室。呜呼！奸相固宠一言可以亡国。将相中外之关，可不慎欤！

南阳僧静如得一古砚，置案头，把玩间，忽堂下一甲士，长三四寸，升阶，依案宣言曰："吾君欲观渔于端溪，僧其避之。"随有渔人六七辈，长如甲士，撒网于砚池。一将军长五寸许，与左右三十余，升砚指挥。顷时，网起，获鱼数头，遽命厨人促膳。将军指僧，谓左右曰："此亦可烹，以益鱼席。"静如怒而大喝，即灭无有。俄有甲士拥之以去，倏忽入一宫，见前将军坐而怒曰："何物大胆，乃敢惊余，其置之死。"于时宫中火起，僧因得逸。闻有谓之者曰："助汝金，以快尔心。"又曰："尔胡不为宋郊？"僧梦觉，身卧堂下土穴傍。于是命徒持锄开穴，得一蚁冢。思助金，锄也。又感郊渡蚁事，遂掩而不毁焉。

赵邻几好学，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诰，逾月卒。子东之，亦有文才，前以职事死塞下。家极贫，三女皆幼，无田宅以生。其仆赵延嗣，义不忍去，竭力营衣食给之，劳苦不避。如是者十余年，三女皆长，延嗣未尝见面。至京师，访舍人之旧，谋嫁三女于李翰林硕、杨侍郎徽之，发声大哭。二公惊，谢曰："吾被衣冠，且与舍人交，不能恤其孤，不逮汝远矣。"即迎三女归京师，求良士嫁之。皆有归，延嗣乃去。徂徕石守道为之传，以厉天下。尝读《李善王成传》，救主孤于患难之中，皆古来奇男子。而延嗣拮据，赡养邻几三女，且不敢一面，及长而走京师，访主故交，谋适良士，何其从容有为若此！乃知成仁取义，必皆无所为而为者。彼延嗣亦何知，天下后世咸高其行谊邪！

魏文帝既立为嗣，喜，因抱辛毗颈曰："辛君知我喜否?"君子于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矣。唐庄宗入梁，喜不自胜，手引李嗣源衣，以头触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尔共之。"有以知其业之不远矣。呜呼！二君何足道哉。刘先主之得蜀也，于涪置酒大会，谓庞统曰："今日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昔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耶？卿言不当，宜速起出。"统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先主袭夺璋土，权以济业。昔人譬之断手全躯，何乐之有？而酣醉中失辞如此！季汉之不能恢复旧物，其器亦有所未优乎？而吾于亚子辈何讥?

善谋者，如弈之布子，子定而势从之，势定而翕张从之，翕张定而胜从之。昔汉高都关中，据天下之势，从袁生出广武，以致敌人之从，是也。羽已得关中，而更弃之，则韩生以为沐猴而冠。故曰："凡与人斗，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胜者，未之有也。"昔诸葛公欲据荆州以争天下，而曰："跨有荆、益，保其险阻，东和孙权，西交马、韩，待天下有变，一军出宛、洛，一军向长安，百姓孰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此诸葛公之志、诸葛公之事也。及据荆不得而定都成都，观其措置颇大，和孙权，安南中，抚辑蜀土，屯田渭滨，使诸葛不死、走生仲达者，关中宁可保哉？关中既破，许昌瓦解，又安在无上不王？故其与华歆、王朗一书，精明果确，举朝心悸胆落，莫知税驾之所。夫操之临死，何为而呷嘤泣涕？畏诸葛也。分香卖履，有求为黔首不得之念，知丕等不足赡健儿衣食也。操实殪死于汉中，而史讳言之。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之论，信矣。虽然，亦不都荆州之失也。

唐刘晏领度支，死之日，籍录其家，惟杂书二乘、米麦数斛而已。史称其理财以养民为先，因平准法，干山海，排商贾，制百物低昂，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用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债而复振，晏有劳焉，是干国之臣也。特以功名日盛，眷遇日隆，故娼嫉之人，如常衮辈者忌之。至其诛死，则因昔勘元载，鞫狱伏诛，而其党杨炎坐贬。后炎专政，衔私恨，为载报仇，遂诬构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勘载事，虽理财，固不死也。勘载事，即不理财，固亦死也。胡致堂乃谓晏以理财而死，遂谓是言利背义之为害。若天道报恶者然，将使司国计者，不以足国为务，而徒以不言利为高，则国亦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乱，乃不论丈人之师、弟子之师，而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天下无兵也。刑以诘奸，乃不论出于哀矜、出于苛刻，而徒曰：皋陶之无后，为主刑也。而遂有纵盗贼以为阴骘者，是使天下无刑也，而可乎？龙逄、比干之死，亦未必言利背义之为害。甚矣！胡氏之说，不当事情，不可以为训也。

礼有谥，自尧而上，王者子孙，据国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谥。舜、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虽复制谥，不如名著。舜者，准也，循也。禹者，补也。汤者，攘也。文、武皆以其长言之，二王岂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继世之君，未尝立谥。至周，始加谥而有幽、厉之名，孟子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鉴此，谓以子议父、臣议君也，遂去谥法。后世自汉以下，帝王谥号，在易代之日，有美无恶。若增累美谥，盖始唐代宗时。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壶，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累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盖群臣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谥号逾古，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当时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袁傪谓庙陵玉册，皆已刊成，不可轻改，事遂寝。后世谥号，益衍而广，皆准唐为例，非古制也。

后汉赵岐，字邠卿。初名嘉，少负节概。妻马氏，外戚家马融兄女也。岐鄙融，不与相见，仕州郡，以廉直见惮。年三十，以重疾卧蓐七年，尝敕兄子曰："丈夫生世，退无箕山之操，进无伊、吕之勋，天不与我，复何言哉！我死，可立一圆石墓前，刻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后疾愈，京兆尹延笃引为功曹，与京兆尹唐玹以怨谤有郄，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匿迹，卖饼北海市中。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见岐密问曰："子似非卖饼者，倘有重怨，或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也，阖门百口，势能相济。"岐素闻其名，具以实告。嵩即迎归，白母曰："出门得一死友。"上堂飨之极欢，日匿之复壁中。数年，尝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后诸唐死灭，得赦，拜并州刺史。复罹党锢，献帝时拜议郎。兴平中，自乘牛车，往说刘表，令将兵卫朝廷。时孙嵩亦寓表所，不为礼，岐力荐为青州刺史。时曹操为司空，举岐自代，乃拜太常。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自画像为主，其雅志如此。著书甚多，亦汉末一奇士也。

予阅宋昭宪太后本传，生邕王光济，早死。次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赞，幼亡。又燕国、陈国二长公主。则廷美为昭宪出无疑矣。比廷美被谗，太宗谓宰相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廷俊。"而《廷美传》言涪陵公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卒。此又若廷美真非昭宪出者，何也？盖廷美之出于昭宪，路人知之。廷美之致祸，则昭宪贻之。金匮之诏曰："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嗟乎！太宗不能一日忘情于太祖，能一日忘情于廷美乎？反覆廷美始终，未尝有一显罪确情。如淮南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骄恣，将有阴谋。阴谋，何谋也？王遹辈以告，骤擢美官矣。王荣辈，以交通

安置矣。比赵普以私怨恨卢多逊，不藉廷美，则不中太宗之妒，不籍廷美以中太宗之妒则中多逊不毒。赵白、樊德明之报多逊弓箭之遗，淮海犀玉之索，潘潾、银碗、锦彩、羊酒之私，皆一时廷臣罗织成之，廷美何罪？《传》又云："遣赵怀禄私其同母弟赵廷俊"。夫廷俊，果耿氏出，天下莫不闻，何必太宗哓哓然鸣之于大臣，大臣哓哓然鸣之于群臣。又孰敢谓廷美，昭宪出也？况彼时宰相，普也。普言亦何可信乎？且太祖下滁，宣祖尚无恙，未几，而帝以太祖之仁孝，忍使其父有壮子之媵妾改适他人者。夫既已适他人矣，已为失节之妇，而陈国夫人之号，又孰崇之？盖太宗一时为涂面之言，以遮饰谋杀廷美之故，当时讳之。史臣难之，故其纪错乱而矛盾，使后世疑之必辨之。则太宗之残忍，赵普之险恶，廷美之冤愤，昭然如日月之行天，万世不能掩也。

世传汉高溺戚姬之宠，遂欲夺嫡。然否？曰："此自有说。"盖高帝艰难百战以有天下，见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业，而己与吕后年皆渐高，恐新造之邦反侧未定，诸强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为驾驭，特以如意类己，故意属之。此帝之本情也。卒以四皓羽翼，太子不废，谓人心所属，恐易之而又失天下心也。使帝果惑于戚姬之宠，而不顾失天下之心，则亦何有于四皓？且帝之杀韩信，即其属意赵王之心也。以为信在而太子暗弱，天下事尚未可知，故宁杀信而不惜。使太子英武如帝，信未必诛。今以属意赵王为真惑于戚姬，是亦谓信之诛为真反也。而果帝之本情哉？曰："若是，则周昌何为强谏？张良何以为之羽翼？"曰："立嫡以长，理之正。又况开国之君，尤当为后世法。昌亦只说个正理，良亦只了得吕后之托。彼惠帝之无子先死，吕后之后死，文帝之承统，一以衍汉祚之长，皆天意，非人谋也。若后先死而惠帝独在，必不能自立以丧天下，则昌之谏、良之羽翼，是亦殷太史之争立纣，使商不祀忽诸而已。"或又曰："太子易，则强悍之吕后不肯但已，赵王亦未能安，家难且作，而其祸方长，故不如据正理以听天命。"良之意或如此，要之皆出于不得已，不可为万全之谋也。

七雄之末，诸善战者，吴起以法，孙膑以智，田单以巧，白起、廉颇、李牧以勇，而公子无忌不与焉。公子特以卑身下士，差胜孟尝、平原、春申三君，不知善为兵者，固无如公子者也。吴起、孙膑之时，秦未甚强，而田单之所摧则骑劫，颇则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师以攻诸侯，宜无不糜碎者。若邯郸之围，秦悉关中、河内之卒，馘赵人四十五万，而压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虽窃符以有魏师，而其人皆嗄喑懦将之所教，而恫胁不振之余也，纵归二万人，而独留八万人以战，外若削弱其形，而内实有以一其心而振其气，偏师直入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赵。此其乘坚而为瑕、转弱而为劲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攻魏，其志已无魏矣。乃公子归而致五国之师，大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乘胜逐北，至函谷关而不敢出。此其联散以为整、转弱而为劲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几不亡，万金入而晋鄙之客之间行，公子惟有饮酒、近妇女，以速其死耳。盖不欲以身为秦国虏也。或曰："公子之善用兵，独其客善之"。不知客善兵，而惟公子用之。是亦淮阴之善将兵，而高帝之能善将将也。孰谓公子不善用兵哉？

张奂，字然明，北州人豪。一任职，即以二百人招合东羌，破南匈奴七千之众，已称奇功。羌豪酋长感德，赠遗金鐻、马匹甚多，乃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还之。羌性最贪，人人竦服。梁冀被诛，奂以冀故吏免官禁锢，赖皇甫规力荐得复。后窦武、陈蕃谋诛宦官，事泄。曹节等矫制，诏奂围陈蕃，杀之，以功封侯。奂初不知本谋，后知为节所卖，痛自悔恨，封还侯印，乘灾应上疏，力申陈、窦之冤。复为节等所疾，结司隶校尉段颎将害之。奂忧惧，奏记于段，辞极哀恳。段虽刚猛，省书怜之，既免于难。时禁锢者多不能逊避，俱至死徙。奂独闭门不出，聚徒著书，竟以寿终。遗命曰："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命从薄葬，诸子从之。二子，长芝，字伯英；次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论曰："士君子处世，岂能遭际皆良？所贵明哲善处。而善处之道，不过无欲、谦退为主。盖公能服人，让能远害，持身之善物也。然明辞羌金、还侯印，两事可称无欲。功当封侯，阻于宦竖，而赐钱、除郎，并皆不受，可称谦退。至奏记段颎，不独文词古婉，可追乐毅之书，而曲意趋承，深得明哲保身之道。至于著书立言，一门词翰，又其余事。种种皆可师法，不当于将臣中论也。"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为冠。旧传柳氏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闻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侩议价。婢于窗隙偶见，因作中风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人问："汝有此疾，几何时？"婢曰："不然。我曾伏侍柳郎君，岂肯伏侍买绢牙郎也？"盖柳宅家法清高，不为尘垢卑贱，故婢化之如此。今士大夫妻，有此识者少矣。柳婢妾亦知雅俗，陶谷妾浅斟低唱，与雪水烹茶趣味自别。谁谓习俗不能移人乎？

郭景纯璞，少好经术，博学高才。而其天文卜筮之术，则受于郭公青囊书。晋怀之际，郭尝筮之，投策叹曰："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剪为龙荒乎？"遂避居河东，抵将军赵固。固乘马死，郭令三十人从三十里外庙社中，取一物似猴者，置病马前，便嘘吸其鼻。有顷，马奋迅而起，此物随不见。其术甚神，而理不可解。又其寓主人一婢美，郭爱之，以豆化赤衣人围其宅。主人求为解，竟得婢。其他术奇验甚多。尝著《南郊赋》，帝悦之，召为著作郎。然性轻易，

不修威仪，嗜酒色。干宝尝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郭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惟恐不尽。乃忧为患乎?"是以深安分义，不求荣进，当王敦之难，从容就死。虽桓彝触厕之忌，数若相符。而行刑袴褶之遗，久已前定。寿亦四十九，与管公明同。所著述传世甚多，则非管比。

张乖崖咏布衣时，与陈希夷交，师事之，一见谓曰："子当为贵公卿，一生辛苦。"二年后，果及第。尝赠之诗曰："征吴入蜀是寻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丽地，却应多谢脑边疮。"初不解，后历仕吴、蜀，皆符合。至益州，忽头疮。先是屡乞闲，不许，至是因疮乞金陵养疾，遂得旨。少尝与傅霖为交，后公出而霖隐越。三十年守宛州，傅忽叩门笑曰："别子一世，尚尔童心。今将以去来报子。"公曰："咏亦自知之。"后一月而卒。前居蜀时，曾留实封文字一卷，与僧希白曰："候十年后某日开视。"至期发函，乃公自题画像也。公果以是日死。论曰："神仙之事，古未尝无。若邺侯、乖崖辈，自是本来灵骨，故能坐照去来，脱屣尘界。观其天文示异，慨以身当。希白实封，十年前定。何其视死如归，了无芥蒂也!"寇莱公之谪岭南，道出杭州，妾倩桃疾作，谓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天竺山下。"且云："相公宜自爱，亦非久居人世者。"果老薨于雷州。夫莱公不必言，此女子亦岂尘埃中人耶？视恋恋世缘者，真霄壤矣。

方玄德为平原相时，关、张为别部司马，三人寝食必俱，恩如一体。后来间关患难，大抵刘之藉力于二公居多。翼德救主于当阳长阪，以二十骑拒操追兵，断桥瞋目之时，真是神将。一破刘璋，再破张郃，俱以少胜众，所向无前。帐中之变，乃为人袭其卧内耳。若云长之守荆州，威震华夏，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看破关之得志，孙权必不愿，遂劝权蹑其后。权若无辞婚之积憾，应之亦未必如此之速。及攻曹仁于樊，操遣于禁救之。禁降矣，又杀其将庞德。逮操再遣徐晃救仁，关不设防，身及妻子并为权所害。后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尽灭关氏之家。是关死于司马懿，而关族灭于庞德也，岂不惜哉!

东坡守胶西时，熙宁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贫。元丰己未，于吴兴被逮赴狱，黄州安置，寓居定惠寺，迁临皋亭，立南堂。辛酉，在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为请故营地，使躬耕其中，所谓"东坡"者也。明年始就，东坡筑雪堂以居。绍圣甲戌，宁远军之谪，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无邪斋。明年，迁于合江之行馆。又明年，得归。善后隙地数亩，营白鹤新居。丁丑，新居成。未几，谪琼州，于昌化军安置。初僦官屋，为有司迫逐，乃买地城南，结茆数椽，邻天庆观，极湫隘。尝偃息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在儋四年，食芋饮水，其穷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归。明年，为建中靖国。辛巳七月丁亥，卒于毗陵。坡公陟世多难如此。徐、杭、汝、颍牧守之乐，中书、翰林、侍从之荣，定州方面之贵，所得几何？而四十五年间，南奔北走，风波瘴疠之乡，饥饿劳苦，曾不得名一廛，托环堵为终老地。其与人书，间及生事不济，辄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亦可谓善处穷矣。

三代养老之礼，远不可考。《记》所传者，多汉人拟议之辞。后周以于谨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于黼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馔，帝跪设酱，至亲为袒割。谨食毕，帝跪授爵以酳。此拘《礼经》之文而不达其意者也。盖古人之席，以东向为尊，宾师祭礼皆正东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则南面耳。今也以人臣俨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旁。三代有是礼耶？此不达古之方面也。《礼》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谓跪者，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礼耶？此不达古之坐起也。且夫礼有时而情有顺，古今异便，不可强也。古之人君立而听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车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况三代所谓国老者，其道德行业，足以师表流俗而辅翼人主，王之所谓师保，父兄也。东京以桓荣为三老，儒者犹或耻之，谨何人哉！猥以不经之礼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礼，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诬耶？

李靖以劲骑三千，由马邑袭破定襄，颉利可汗遁碛北。他日，又以万骑，赍二十日粮，袭颉利于白道，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功大而成速，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又裴行俭为安抚大使，行至西州，诸蕃郊迎。行俭召豪杰千余人自随，扬言大热，未可以进，宜驻军，须秋。都支觇知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酋长，伪约畋曰："吾念此乐未尝忘，孰能从?"四镇子弟从者万人，乃阴勒部伍，数日倍道而进，去都支帐十余里，先遣所亲问安否，外若闲暇，非讨袭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仓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诣营谒，遂擒之。行俭破大酋，不烦中国折矢，用其豪杰，进止如戏，此亦班定远后一人也。

隋有乐工万宝常者，善为音律。开皇初，命沛国公郑绎等定乐为黄钟调，乐成奏之。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所宜闻?"后复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声淫丽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方全盛，至大业末，其言卒验。时王令言亦妙达音律，炀帝将幸江都，其子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卧室中，闻之惊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何时兴。"子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欷歔流涕，谓其子曰："汝慎不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曰："此曲宫声，宫，君也。其声往而不返，吾故知之。"帝果被弑江都。以此观之，二人者，师旷、季札亦不多让，乃知吉凶先见，亦理数之必然也。

# 佩韦斋辑闻

［元］俞德邻撰　陈　虎整理

《佩韦斋辑闻》，元俞德邻著。全书共分四卷，属作者平素读书偶有所感，随手笔记之作，内容涉及历史、政治、人物、哲学、文学、文字、训诂诸方面，所记上自尧、舜、禹下迄南宋之末，许多内容颇具见识，足资参考。本书有《学海类编》、《四库全书》、《读画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作底本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余童冠读书，粗能强记一二，至闻先生长者绪言余论，虽旷日累月，犹在负剑辟珥时也。今老，神志衰耗，前后遗忘，闲者追念旧闻，十亡八九。因窃自慨，炎暑友朋畏热，绝不往来。藜床北牖，唫呓呻吟，儿辈濡笔录之，得数千言，虽卑污庸俗，可厌可鄙，然疑疑信信，实区盖之谈，殆与玉巵亡当者异也。先儒有《笔记》、有《漫录》、有《燕语》，为书不一，皆义出《六经》，事兼百代，究帝王之则，启圣贤之蕴。余之缪学杂举，胪传风听，何能进于是？不过从儿辈呫嗫而已。虽然，讵不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从事于博弈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韦斋辑闻》，嗣有所得，又将续书，太玉山人俞德邻宗大父。

## 卷　一

尧、舜之臣，禹、稷、契、皋陶、益，皆有大功德于民者也。禹受禅为夏，载祀四百。契之后生汤，革夏为殷，载祀六百。后稷之后生武王，革殷为周，载祀八百，天之报侈矣。皋陶与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后生始皇，混一四海，不过二世。皋陶之后，虽英六蓼，春秋之世，楚成大心灭六，公子归心灭蓼。至汉九江英布，先黥而王，后叛而夷，视益又不逮焉。何哉？岂益焚山泽，不免戕物之命；淑问如皋陶，虽曰惟明克允，而刑实伤人之具。不然，造物者何啬于此二臣之后也？呜呼！为皋陶尚尔，而况不为皋陶者乎？

汉自元帝至平帝，祸乱皆起于宦官、外戚。然召之者，实宣帝也。宏恭、石显以明法进，宣帝用之，则宦官之祸始于宣帝矣。许、史衰，有王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衰，莽继之。则外戚之祸始于宣帝矣。东莱吕公谓宣帝虽中兴之君，实募祸之主，有矣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挟天子，弑伏后，劓皇子，戮贵人，害孔融，杀崔炎，诛荀彧，礼乐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传至丕，卒移汉鼎，操疑得志于地下矣。然自操肇谋，迄于国亡，五六十载间，实与司马氏相终始。方懿辞操辟，操之志犹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于操。未几，把握魏政，杀楚王彪，置诸王公于邺。至再世受遗，父子祖孙相继秉国，师废齐王昭，弑高贵乡公，不三四年易魏为晋，视操之胁制汉室，殆有甚焉。恢恢天惘如此，世之怀奸孕逆、窃窥人宗社者，安知无典午氏之踵其后邪！

司马懿为魏上将，征伐四克，遂阴蓄不臣之志。及师、昭废二主，弑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称兵相屠。惠帝昏愚，食饼中毒，怀、愍身为降虏行酒执盖，万世有余耻。既而中原板荡，宗庙焚没，虽元帝再造，而石马牺牛之谶，晋已非复典午氏矣。自武至愍，仅四帝，都洛阳仅五十二年，中间乱离屈辱，前古所罕见，乱臣贼子，亦何所利而为之乎？

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莽篡汉，强欲嫁之，后不从。杨坚女为周宣帝后，坚有异志，后愤惋形于辞色，及坚受禅，欲夺后志，后亦不许。天理民彝，虽妇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贤不肖之相去，何大相远哉？

古妇人书疏往来之仪，史不详见。曹操卞夫人，与杨太尉夫人袁氏书云："卞顿首。"及杨夫人答书乃云："彪袁氏顿首。"顿首，岂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于某氏之上耶！

汉桓帝朝，陈蕃荐徐稚等五处士，皆屡征不起。帝欲图姜公之形，肱卧暗室，卒不使画工见之。他时，窦宪荐杨乔，征之及朝，帝爱其才貌，欲使尚主，乔固辞，至不食而卒。是亦可以廉顽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学于徐文远，及密起兵，使文远坐南面，备弟子礼拜之。及文远见世充，乃辄先拜。或云："君倨密，而下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郦生之揖。世充小人，无容故人义，相时而动可也。"乃知李密之待故人，能谦下如是。君子之称，非溢美也。

《战国策》："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否即不见也。'"乃知参拜之礼，于古为重。

蔡文姬云："臣父书，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张怀瓘云："本楷字，渐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诗："仓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盖八分，必由大小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类楷字而分散，非古也。

梁元帝时，有《荆州放生亭碑》，载《艺文类聚》。则放生非始于唐也。

醯，《释名》苦酒，即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贩苦酒，与百姓争锥刀之利。"则官司鬻醋，见于魏初。

士大夫饬身修行，固不求后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名不闻于后世，亦尚论者之所深惜也。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充其介，夷齐之流也，而氏名无传焉，可慨也已。爰旌目事，亦与蒙袂辑屦者同，乃托《列子》以显，其亦有幸不幸耶！

汉高祖经营之初，招亡纳叛。既定天下，则崇节义以励风俗。盖知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也。赦季布斩丁公，所以教天下之为人臣者。然郑君尝事项籍，籍死属汉，高祖悉令籍诸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此正节义之士。高祖乃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何其戾也？史称高祖豁达大度，吾于此不无遗憾焉。《唐世系》载："郑君名荣，大司农。"当时，盖其后云。

杨宝当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及王莽居摄，与两龚、蒋诩俱被征，遂遁逃不知所之。光武高其节，建武中，遣公车征诣阙，老病不至，卒于家。其后震生秉，秉生赐，赐生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为东都显族。胡广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王莽居摄，刚亦解衣冠，悬府门而去，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后广仕汉，位公台者三十余年，历事六帝。是皆潜隐不耀，所以覃后昆之庆如此。苏子曰："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故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飨天下之福。"盖造物报施之理，诚不诬也！

《老学庵笔记》载虞少崔言傅子骏云："《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八句，盖古帝王相传，以为大训。至曰'皇极之敷'，言乃箕子语。"

秦始皇并吞六国，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方。欲帝万世，其志大矣！然即位之年甲寅，汉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项籍又生焉。始皇南巡会稽，高帝时年二十有七，项籍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语于冥冥之间。嘻！可畏哉！

司马公著《治资通鉴》，垂万世法，独以魏接汉统，疑蜀先主非中山靖王之后，至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书，此不可晓。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秦置宗正，汉因之以叙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于郡国置宗师，以纠皇室亲族世氏。后汉置宗正卿，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与宗室亲属近远。安有汉室尚存，而玄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后者？孔明一代伟人，且生于汉世，安有不知玄德，而轻于以身许之者？况操、丕之奸雄，使玄德而冒靖王之后，其讦之亦久矣，顾岂待后人议之耶？"《晋史》自帝魏，后贤否更张。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文公此诗，其意微矣！

蜀谯周问杜琼曰："《春秋》谶谓代汉者，当涂高，而周征君群以为魏者，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言尔。"周因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自汉以来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后，谯周缘琼言，遂曰《春秋传》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君今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其后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皆废为诸侯，与师服言相似也。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嗣主名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后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复何言。"释曰："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言蜀之将归于魏也。蜀果亡，悉如周言。予以辞考之，周不过因杜琼之辞而推广之，殊无意义，然而卒验者，岂琼亦有默授之者耶？虽然，以新造之蜀，先主已崩，武侯薨，禅以暗弱之资，而又惑于阉竖，使无此谶，其能与魏争乎？

《三辅黄图》载："秦汉宫室、苑囿甚备。"颜师古《汉书新注》多取焉，然不载作者名氏。《唐·艺文志》，有《三辅黄图》一卷，列地理类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间多用应劭《汉书集解》。劭，后汉建安时人。至魏人如淳注《汉书》，复引此图，以为据，故苗昌言以为汉魏间人所作。今考此书，其载治所云，汉光武之后，扶风出治槐里，冯翊出治高陵。于神名台，云魏文帝徙铜盘，盘折，声闻数十里。书载光武、魏文帝，真汉魏间人作也。

先儒谓五代之君，周世宗为上，唐明宗次之。至谓作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讫于周之己未，止书甲子，不具建年，其意亦微矣！

真庙时，有百姓争财，以状投匦，辄比上德为桀纣。比奏御，上令宫人录所诉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状。曰："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愚民无知，亦可怜也。《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真庙有焉。

仁宗一日问饔人，折米几分。对曰："折六分。"讶其太过，旨折五分。次日，供进偶暴下。叹曰："习使然也。"旨如旧。一日，太官进膳饭，有砂石，上含之，密示嫔御曰："慎勿语人。"又一日，思荔枝，有司奏供已尽。近侍曰："市有鬻者。"上曰："不可。来岁恐增上供之数。"又一夕，思烧羊头，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后必泛杀以备，暴殄无穷矣。"其俭德如此。

嘉祐中，韩纬以司门郎中出知颍州。时京西大饥，韩赈济有方，郡人赖以全活，因揭榜邻境，谕以救恤之意，使来就食。邻境之民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仓廪既竭，又乏宽闲之居以处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藉，韩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梦召至阴府，治韩司门赈济狱。士人乞假，治后事，及觉，得疾，旬日而卒。赈济，本仁者用心，务广其声而实不至，尚罹阴责。乃若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者，讵独见赦于冥冥之间耶？

昌陵初即位，誓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臣，折三矢藏之太庙，俾子孙世守之。徽宗北狩，惧祖训之失坠也，以黄中单亲书之，遣内侍曹勋问曰："道归国。"付之思陵，子孙罔敢逾越。周家忠厚未必过之。

东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铭》末云："仲和甫铭之，维以识德。"仲和甫，仆也。仆，苏轼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参同契》而曰："邹䜣"，释多不晓其义。闻之先辈，谓邹本春秋邾子之国，朱其后也。《乐记》读䜣为熹。谓之邹䜣，实文公姓名也。司马公在洛，一日衣深衣散步，过康节天津之居，语谒者曰："程秀才。"康节出肃，则公也。怪而问其故。公笑曰："司马氏非出程伯休父乎？"文公或亦本诸此。

元丰五年，廷试进士。有暨陶者，胪唱久不应。上顾左右，苏丞相云："恐当呼讫，吴有暨艳造营府之论，恐其后也。"上命以讫音呼之，果出应。问其里，曰："崇安人。"上顾苏曰："亦吴人也。"

苏丞相颂尝曰："宋所以太平百二十余年，而内外无患者，宗室戚里不预政，后妃王姬无私谒，公族世禄之家无骄陵，而守礼法。"至神庙招驸马，不许升行。此尤足以风励天下矣！

《韩非子》载"师旷鼓琴"事，虽几于诞，然或者有之。余里人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间。一日，郡守资政赵公招饮雁沮阁，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鱼非鱼，跳跃于池中者数四，守怪之，莫测也。他日，复鼓前操，复跳跃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无射律琯，盖沉埋岁久，适鼓亦无射调，声应气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数说。或谓宋以火德王，寅、午、戌火在人臣，当避之。若然，则近代之戒，殊非古制。然以木德王者，不闻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闻避巳、酉、丑，何也？或谓臣为商，商属金，寅、午、戌属火，火能克金，故避之。然则，岁时日支，干之属火者，亦当避邪，何忌乎寅、午、戌月而已也？或谓正月为少阳用事，万物发生；五月为太阳用事，万物长养；九月为太阴用事，万物肃杀。当物而推移之时，以此月举事多忌，尤不可晓。惟窦苹《唐诗音训》、《高祖纪注》曰："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且引释氏《智论》，谓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故此三月省刑修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钱。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政，沿袭唐家故事。案：汉张敞曰："为山阳太守，奏曰：'臣以地节三年九月视事。'"有《汉朔方太守碑》曰："延禧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迁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则两汉以前，未尝忌此三月，疑若真始于唐者。及读《齐书》："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其位？'"则此忌自魏已有之，又非始于唐也。然唐《独孤及集》有《舒州到任表》云："九月到任。"讫于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又何邪？今之历书，多本于唐一行禅师，于此三月，亦多礼上吉日，是知未尝颛忌也。

《邹阳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愚騃。"故魏人庾语亦曰："清者圣，浊者贤。"而徐邈又有颇复中圣人之说。然皇甫嵩《作醉乡日月》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饴者，为圣；色浊如金而味酸且苦者，为贤；色黑而酸醨者，为愚。又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以家醪黍觞醉人者，为中庸；以巷醪曲觞醉人者，为小人。则酒之品目，又不止于圣贤矣。

杜子美诗曰："人生几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密甜。"退之亦曰："一尊清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后世遂以唐人好饮甜酒。然考退之诗，又自有"酒味冷冽"之语。而乐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又曰："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又曰："揭瓮闻时香酷烈，封瓶贮后味甘辛。"则甘辛苦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贤与今人之好，大抵相类。所谓至于口，天下期于易牙者；密饧之喻，不过取其醇酽而已。

《典论》："汉孝灵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杨松玠《谈薮》记北齐卢道语："长安酒钱，斗价三百。"《唐·食货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斛直三千，是

史识酒价之贵也。白乐天《与刘梦得闲饮诗》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诗："金罍清酒价十千。"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许浑诗："十千沽酒留君醉。"权德舆诗："十千斗酒不知贵。"陆龟蒙诗："若得奉君欢，十千沽一斗。"抑何酒价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谓此乃诗人寓言，不过取曹子建《乐府》中语。予以诸贤诗考之，似皆摭当时之实，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诗："街头酒价常苦贵，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三百一斗，少陵犹以为贵，而诸贤皆以一斗十千为咏，又何贵贱悬绝如此？

蔡邕为汉名臣，而无后，虽有女传业，尚贤者伤之。后读汉史，谓献帝迁都长安，董卓宾客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邕以为宜须关东平定，然后议之。至邕集中乃有《荐董卓表》，谓卓功参周、霍，而止于三事，无异于众，宜以为相国，位在太傅上，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则异时卓为相国，正邕之所启也。岂以是而获戾冥冥者欤？邓攸，亦晋之贤者，世谓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然考之晋史，攸遭贼，欲全兄子，遂弃己子，其子追及，缚于道傍。夫追而不及，尚当怜之。追及矣，而缚于道傍，其绝灭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岂以是欤！

古语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难者。"然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行；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剧，而观其色。九征至，人不肖得矣。"合二者而观人，亦可以知其概也已。

律禁杀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傅昭性笃谨，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疑杀牛之禁，自梁始。按《曲礼》："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则古者，天子、诸侯、大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则不特用于祭祀，而宾客燕飨亦或用之。虽未见用于士庶人之家，然《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泛言东邻，则又似不专主于天子、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宾客或可通用。至于诸侯，无故不杀牛。苟无故，诸侯亦不敢杀也。古人犯礼，甚于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东汉第五伦为会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巫祝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则杀牛有罚，自东汉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穑，牛实有功于生人者，禁而勿杀，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钻火，至周四时变国火。盖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岁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观《洪范·五行传》，乃知古人改火，关于时政。火性炎上者也，老则愈烈。于是遇物辄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炯炯，乃无忽胜速炽之患。纵使延燎，亦易扑灭。是则古人钻燧改火之意也。唐人诗："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不过为节物之戏玩耳。

# 卷 二

韩退之《听颖师琴诗》，极摹写形容之妙，疑专于誉颖者。然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试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其不足于颖多矣。《太学听琴序》则曰："有一儒生，抱琴而来，历阶而升，坐于尊俎之旁。鼓有虞氏之南风，赓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优游怡愉，广厚高明。追三代之遗音，想舞雩之咏叹。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尝有推手遽止之之意。"合诗与序而观，其去取较然，抑其知琴者，本以陶写性情，而冰炭我肠，使泪滂而衣湿，殆非琴之正也。

陶渊明《止酒诗》，盖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止：犹"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荫，步止华门，味止园葵，欢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暮止，则寝不安；晨止，则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则营卫不理，是岂溺世全身之道哉！今觉止酒为善，虽止扶桑涘可也。又何独止扶桑涘哉？虽千万祀亦可也。其旨如此，东坡追和乃云，"微痾坐杯酌止酒"，则缪矣。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渊明之意耶！

张司业《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我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礼，男女授受不亲，妇人从一，理不应受他人之赠。今受明珠而系襦，还明珠而垂泪，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谓之节妇乎？

东坡《秦穆公墓诗》："橐泉在城东，墓在城西无百步。"乃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识公墓。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盖可伤。及居海外，《和渊明咏三良诗》则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与前诗意若大戾，虽老成之见，与少年异，然可以死，可以无死，皆事君立身之大义，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役于外，其室家闵其勤劳而作也，

正与《汝坟》《殷其靁》之意同。故曰："嗟我怀人，曰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人曰我怀。瘏曰我马，痡曰我仆。"岂后妃之言臣下哉？说者承《小序》误，故迁就而为之辞耳。

《葛采》，惧谗也，一日不见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太过者。然武安去咸阳七里，而应侯之谮已行。董仲舒迁胶西相，而几不免于祸之及。奸锋中人，瞬息间事，此诗人所以深惧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伎伎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雊也，尚求其雌，王岂不念后乎？木之怀也，尚疾无枝，王岂不念太子乎？吾之忧如此，王宁莫知之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无天理人心者量其亲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监，而末章独无之，盖王事毕而归也。故曰："将母来谂"，以养亲之志而来告于君也，不然将驱驰之不暇，而暇遂其私乎？于此诗，可以见臣子之心矣。

《狡童序》谓刺郑忽而作，诸家皆祖其说。惟岷隐戴氏谓《山有扶苏》，指狡童，谓在朝之小人。今此诗不当以为昭公意，当时必有用事如董贤者。彼狡童耳，子与之狎，乃不与我言。子虽不我与，我维子之故，至不能食，不能餐，子独察我乎？详味此说，则于正指昭公，而狡童则指用事者也。世子忽，年既长矣，帅师救郑，再却齐侯之昏，不可以为童子，况忽非有大罪者。国人特闵其微弱，无忠良为之助耳。诗人主文而谲谏，安有斥其君为狡童，而圣人录之者。《褰裳》之诗亦然。"子惠思我"言昭公而思我，我则褰裳而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乱政耳，亦非斥其君为狂童也。

《无衣》，由大夫言之，则美武公；由圣人言之，武公之罪大矣。武公自负强大，不请命于天子。乃使其大夫风天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岂曰无衣，自诡以盛强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敌己者相似也。衣者，天子之衣，岂使臣之衣哉？七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变六言七，非武公之谦辞也，岷隐谓外示强大，中实欲然。真情发见，不可掩也。当是时，晋犹未甚强，非得天子命服，不敢久安。故六命七命，皆可恃以为安且吉、安且顺也。然以《左氏传》及《史记》考之，则周之失亦甚矣。平王二十六年，晋昭侯封季弟成师于曲沃，诸侯专封，而王不之问，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纳成师，王又不问，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庄公弑晋孝侯，而王又不问，三失也。桓公二年，曲沃庄伯攻晋，王不能讨，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虢伐曲沃，立晋哀侯，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晋小子侯，王虽不能即讨，明年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又明年，虢仲、芮伯、梁伯、旬侯、贾伯伐曲沃，王纲若少振矣。至是，武公篡晋，僖王受赂，乃命之为诸侯，五失也。礼乐征伐移于诸侯，降于大夫，窃于陪臣，陵夷至此，周其能久乎？君子于《无衣》之诗，可以知周之终于不竞矣。

《黍离》一诗，元城刘氏曰："人之情，于忧乐之事，初遇之，则其心变焉，次则微变，久则安之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则不然，其行役往来，固非一见也。初见稷之苗矣，又见稷之穗矣，又见稷之实矣，感慨之意，终始如一，不少变而愈深。此则诗人所以为忠厚也。噫！予于是而重有感矣。然《黍离》王国之（师）〔诗〕，降而为风，自季札观乐已然，非夫子删诗，所得而降之也。"

《简兮》之诗，卫之贤以万舞为耻。君子阳阳，周之贤以执簧执翿为乐。均一弃贤也，然贤者有耻心，则国犹可为也。贤者而乐于执簧执翿，则国非其国矣。周之事尚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当是时，卫之君与其大夫，并为淫乱，黎之臣实丑之。然黎有狄难，君寓于卫，臣不得不从焉，而心盖有寓卫为耻也。故曰："胡为乎中露。"露，言其濡染也。"胡为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虽灭亡，犹丑卫之淫乱。则淫乱之丑，其甚于灭亡也多矣。

《凯风》，孟子谓亲之过小者也。余友庐陵龙仁夫曰："是诗当于'劬劳'一语观之。夫以棘心之微，凯风吹之，至夭夭之甚，则母之抚我育我，出入覆我，其劬劳亦甚矣。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况于小过，而敢怨乎？故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责，而一毫怨怼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强矫饰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发见者也。"

《将仲子》，毛氏之说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谏之，庄公弗纳，非有爱于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我国人之言，故未敢亟图之耳。然兄弟同气，古人譬之手足，而是诗拟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斩伐之理。则诗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时而不畏；可怀者，有时而不怀。段其能自免乎？观此诗也，则克段于鄢，顾岂在于子封出车之时耶？

《遵大路》，国人留贤而作也。古之去国者，或间道奔亡，而君犹留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则显然与庄公绝矣。国之留贤者，于遵大路之中，执其袪，执其手，冀少需之，毋我丑恶。又引其故与好者而感动之，其情切矣。而庄公听其自去，若罔闻知，则其失道也甚矣。

《风雨》之诗，非思君子也。乱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犹《庄子》所谓："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也。"

柏梁体诗，起于汉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台，《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之，香闻数十里。"《郊祀志》曰："铸铜为柱。"《三秦记》曰："上有铜凤，名凤阙台。"武帝诏群臣二千石能为七言者赋之。句各七言，句末皆谐韵，仍各述所职。如丞相则曰："总

领天下诚难治。”大司农则曰：“陈粟万斛扬以箕。”他皆仿此，后世遂为诗体云。

《淇澳》云“菉竹猗猗。”注：“菉，蓐也。”又《尔雅·菉竹篇》：“蓄也。似小梨，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云：“韩书作藩，音笃，亦云萹竹。”余尝疑之。《史记》：“河决瓠子，武帝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置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乃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天子既临决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晋灼注：“淇园，卫苑也，多筱。”颜师古曰：“颓林竹者，即上所说，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又，任昉《述异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诗》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园竹复收。”则淇澳从来产竹明矣，所谓菉蓐萹蓄之类，将别有所据。

甲戌夏，予游江右，旅邸题诗满壁，独记忆数首，岁久忘其氏名，因录于左。《过常山》云：“酴醾香梦怯春寒，昼永帘垂燕子间。敲断玉钗银烛冷，计程应念过常山。闺怨云有约未归，蚕结局小轩空度。牡丹春夜来拣尽，鸳鸯茧留织征衫。”《寄远人漫题》云：“南国伤谗缘薏苡，西园议价指蒲桃。惟遗白发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鬓毛。”《王荆公读书堂诗》云：“乌石冈头上冢归，柘冈西畔下书帷。辛夷花发白如雪，万国春风庆历时。”此诗尤婉而成章者也。

予于北士家，见二诗，其一《读史诗》曰：“襄汉云屯十万兵，习池酩酊不曾醒。纷纷误晋皆渠辈，何独王家一宁馨。”德祐末，边将沉溺酒色，兵事多卖降恐后，乃指儒臣以为误国，此可以闭其口，而夺之气矣。

杜子美《晚行口号》云：“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然《江总还宅诗》：“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轘辕。乘春还故里，徐步采芳荪。”未尝黑头也。

梅亭李公甫，工耦俪之文，好用经句。守荣州日，四川茶马司欲夺荣之盐井而榷之，公甫《申省争辨》一联。云：“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龙断而登之；作俑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也。”盖荣素无榷盐之禁，苟井隶茶马司，则榷盐将昉于此。词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载之作，间有牵强合者，弗逮也。

饶公应龙，以浙西提刑除直显文阁、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余代为贺札，有云：“翠节底公，红牙易镇。对扬光训，丕显哉文王之谟；保厘东郊，只命以周公之事。”又曰：“大都之尹，群州之节，式遄唐帅之行；会稽所喜，京兆所思，浑印坡公之句。”

黄尚书万石，旧以朱制置禩孙辟为广西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虽不就，常执门生之礼事之。黄守吴，朱守当涂，书问往来，殆无虚月。朱后为四川宣抚，黄俾余作札贺之，欲述其违远恋慕之意。余偶得一联云：“所见数十人，未有卢公之知己；今去五千里，何由张籍之致身。”

黄公万石，将漕福建，兼知建宁府。适岁歉，米斗至钱贯五百，因禁官民毋得酿酒。令行数月，米价顿减。既而寓公招宴，以乏酒，往往煮参枣汤代之。乐语云：“如此风月夜，顾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间，醒能述以文也。”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沿江制置司，中秋大宴，乐语有云：“试问夜何如，坐看疏星度河汉；但愿人长久，不妨千里共婵娟。”亦不记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沿江制幕召试馆职，将行，制置司请于朝旨，带行秘书省正字，仍旧职。其谢启云：“梦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陪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皆以词语属对，切中而事，情亦可喜也。

丞相赵忠靖葵，少负经济之才，耻事科举，以战多致宰辅。给事中徐清叟驳之，谓宰相非赏功之官，且援“宰相须用读书人”为辞。忠靖以此，力乞骸以归。既得请，其谢表曰：“虽霍光不学亡术，固难免于众讥；然皋陶所读何书，敢以是而自解。”“皋、夔、稷、契所读何书”，赵清献答荆公语也。用当家事，益见其工。

贾平章始生之日，钱唐宰郭应酉以词贺之。序语云：“峻极于天，诞弥厥月。彩衣廊庙，昔无一品之曾参；衮绣山林，今有半闲之姬旦。”盖贾有所生之母，朝命封两国，赐号寿贤。而新筑亭于葛岭，私第扁曰“半闲”故也。其结联云：“日长门馆，坐对南北峰之高；时游庙堂，尽付东西厅之间。”贾甚称赏，以此峻除列院。然识者谓晋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犹曰：“我以吾仁，我以吾义。”是岂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岂志半闲者哉！东西厅见韩魏公传。若南北峰，殆俗语耳。岂一时偶阿其所好耶？

东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韩文公庙碑》尤奇伟。但先辈以诗中作书诋佛、讥君王之语，谓君王非可讥者。《沔水》规宣王，不如易以规字为善。予谓《山谷病起》十诗，似不愧少陵。至曰“颍川狂士邢尚书，本意扶日上天衢。敦天若在镌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岖。”镌之一字虽为崎岖发，然父亦岂可镌乎？父慈子箴，则有之矣。

征商自贱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万，输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因知税契钱自晋始。

明道间，嵩山石室中，有狂僧诵《法华经》，栖泊二十年，形土木也，饮食猿鸟也，扣其真旨，不可具道，尝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杂？今之人念念在散乱，何由定?”欧阳永叔、尹师鲁最辟佛者，闻之亦不觉心醉。谢希深与梅圣俞书云。

秦桧为相，怙权恃援，沮复仇之议；诛杀勋旧，诬陷忠良。死之日，诏撰神道碑，士大夫无肯执笔者。然其子孙迄宋之亡，仕者不绝，或疑造物报施之误。至阅《四朝闻见录》，遂以为桧息兵和戎，生民赖以休息，时有“太平翁翁”之号，恐造物以此佑之。余观靖康末，桧在粘罕营，首入议状，乞存赵

氏；其后黄时称、徐揆、段光远始继之。一日，粘罕谓莫俦曰："搜寻宗室，有所未尽。"俦陈计："俾于宗政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则无遗类矣。"桧在旁曰："尚书之言误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属近而情好疏者，有虽号同姓而恩义反不若异姓者。平时富贵，既不与共，一旦祸患乃欲均之，恐无此理。"粘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室之获免者众。此二事，亦有取焉。

天圣中，刘绰为京西转运使，分遣属官，盘量诸郡在庾之米，赢十余万石，奏乞付三司收系。时章献太后垂帘问曰："已盘量者条贯，许再盘量否?"对曰："向来漕臣徇情，不肯尽收入历。"太后曰："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盘量收出斗斛致身于此。"公绰大惭，退谓人曰："当是时，殿上壁罅可入，我亦入矣。"

绍兴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卖盐宽剩钱一万贯文，买到金一百六十余两，银一千八百两，投进。诏："纵有宽剩，自合归之有司，非守臣所当进纳，或恐乱有刻剥，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罢。"以妄作故也。

建炎间，大臣荐泸洲草泽彭知一，有康济之略，隐居凤翔者。令守臣钱盖津，发赴行在所。既入见，乃以所烧金及药术献。诏云："朕不忍烧假物以误后世，仰三省发遣赴元来去处，仍将烧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毁弃。"

宝祐丁巳，淮东总领献羡余三百万。旨转一官，依旧职如。董鸿仪父以司户参军为幕僚，作《奴戒》讥之。其辞曰：董子官于南徐，俸钱二百有三十券，贮以箧，百费取需焉。率兼旬而尽，复问闵焉数日以待继。有奴狡笑于旁曰："使狡得职是箧，当不至乏绝，且有赢羡。"余甘其言也，使职之，已而，默计其瓶罄罍耻也，呼狡来前问有余。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贷于人而取其倍称之息欤。不然，则子获草中之蚨欤?"狡曰："亡是也。狡能使郎有余足矣，奚以问为?"余喜而歌曰："昔啬兮今丰，昔窘步兮今从容。月之羡以百计，岁之羡以千计，吾其免乎屡空。信乎狡之为吾谋也忠。"一夕，月明，步于庭。有歌于墙阴者曰："露零零兮沾衣，鹤翩翩兮夕饥。鹤饥兮何憾，伤子产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审而听之，吾史戆也。余曰："戆，尔何歌之悲也。"曰"自郎之任是狡也，戆不得以受子之佣矣。戆不足计也，以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直矣。子之所识穷乏者，不得以时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兹狡之所谓有余者哉!"诘朝，亟斥箧中券偿之，其羞涩也如初。

## 卷　三

王勉夫著《野客丛书》谓："士大夫不幸遗其亲于不测之地，要当委曲回护，无戾吾大节可也。苟虽固执而不顾其亲，君子所深惜焉。"于是，以赵苞之破贼为非，以周虓之降秦为是。又曰："士大夫脱有不幸，当为周虓，无为赵苞。"按：赵苞为辽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为贼所虏，贼出母示苞。苞号泣谓母曰："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惟当万死，无以塞罪。"遂进破贼，母妻被害。苞谓人曰："食食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遂呕血而死。周虓为梓潼太守，遣骑送母妻归，道为苻坚将所获。虓不得已，亦降坚，以为尚书郎。虓曰："蒙国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至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任乎?"坚乃止。《礼》："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于《事君》一章，独言忠而不言孝。忠即所以为孝也。苞之与虓均为太守，非复在母膝下时。食人之禄，当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疆，圣人韪之。苟以亲之故，弃城而降，其亏大节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况吾为君之臣，吾之父母，亦君之臣妾，苟不幸而处于不测之地，吾能破贼，吾之忠也。父母而死于贼，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后，辞爵赏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为虓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如王陵之母，则亦非所以慰母心也。故为人子者，不忍于其亲，必不舍吾亲而仕，可也。辞亲而仕则为人臣矣，为人臣而避其难，可乎哉？或曰："如此则高帝'分吾一杯羹'之语然乎？否乎?"曰："是事不可同年而语。苞之与虓，皆为人臣，义不当顾私恩而毁忠节者。刘项之争可已斯已矣。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圣人且不忍为，况忍舍父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瞍杀人之问曰：'圣人弃天下，犹弃敝踪。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谓得瞽瞍之重于得天下也。然则高帝之不顾其父，岂赵苞之不顾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不死，葬其母，终身庐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后，呕血而死耳，苟宗祀无托，则终身庐墓而不仕，君子亦无责也。"

汉明帝梦金人飞行殿庭，顶有日月之光，已而遍问群臣。惟傅毅对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其是乎?"世遂谓佛之灵，能于其教未行中国之先，已见梦于帝。按《汉书》：霍去病出陇西，过焉耆千余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归，武帝取而置之甘泉。所谓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汉，当时浑那休屠数万之众，皆徙入塞内，亦有入长安者，悉月氏故种，其间岂无奉佛者。又有金像以为之宗主，则中国之人，习闻其事久矣。是则所谓佛者，明帝固先闻之，由闻生想，遂形于梦，此乐广所谓因也。不然，傅毅生于中国，何由而知飞行挟日月者为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国，虽在明帝时，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时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圣人之说，则前乎汉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赵韩王为相，厅事后置二瓮，有投利害文字，皆

置其中，满即焚于通衢。李文靖公为相，自言居位无补万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尝一见施行，聊以此报国。自常情论，二公若龊且废事者，而当时国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轻易改更，兴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益于民者，他时或有损于民。是故，法不至甚弊，守之可也。载其清净，民以宁壹，曹参之于汉亦然，岂特赵、李二公之见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极康健。自言幼读《千字文》，因“心动神疲”之语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尝动心，所以老而不衰。

昔褚渊为齐司徒，贺客满座。褚叹曰：“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复有期颐之寿。”往年予游淮甸，闻有以忠勇名者，朝廷累授节钺，谓不在古名将下。使先数年而毙，诚有足以欺天下后世者，不幸老而不死，隳名损节为万世笑。人臣事君，见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义不返顾。颜鲁公死李希烈之难，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壮，固不以衰年贰尔心也。使皆如彦回辈，则国家亦何所赖于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尝问苏子容曰：“公记问之博，以至国家典故本末无遗，日月不差，用何术也？”子容曰：“某每以一岁中大事为纲，而究当年之事，则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立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亦记事之一法也。

朝士旧皆跨马。思陵幸维扬，雨中见扈从臣僚奔走泥淖，有坠马折臂。及驻跸于杭，诏百官，许乘肩舆。汪浮溪谢表云：“臣劳于下，宜无俟驾之行；君恤其私，至许肩舆之便。”又云：“悯塞翁折臂之忧，从汉相小车之佚。”

古者刑不上大夫，已为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诏曰：“朕念四方士子，虽应刘楚之求，未著赎刑之典，深可悯恻，继自今曾应举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听赎。”此意犹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贾谊谓“婴以廉耻故人兴节行”者，此也。

宁庙时，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风鉴名京师，日阅十人，则卷帘撤肆而饮。穆陵在侧微，诣焉，君奇熟视不对。肆将彻，穆陵辞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妇具盛服以拜。曰：“贵官姓？”穆陵曰：“玉牒赵氏也。”又拜曰：“天下尚太平。”穆陵惊愕曰：“叟何为者？”君奇对曰：“某阅人多矣，未见有如官者，后五年，当为天下主，今虽贫，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贵。”因征诗为他日证，穆陵拈笔书曰：“许负往昔矣，天网今何之。谁知千载后，复遇林君奇。”且识岁月。未几，选嗣沂邸，擢果州团练使、邵州防御使，封成国公。宁庙崩，济王废，遂入继大统。君奇取诗，饰以龙锦标诸肆。时相史弥远呼君奇索诗，给为入奏官之。明日，赠以钱二万，放令归乡，君奇愤恚而死。

宁庙升遐，遗诏有曰：“虽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俭克勤，未尝一日纵己之欲。”故老闻之，无不陨涕。

穆陵继统，实史相弥远拥力之功，杨文元公简，史之师也，以列卿召对。上从容问曰“闻师相幼尝受教于卿。”简对曰：“臣之教弥远者，不如此。”上曰：“何谓也？”对曰：“弥远视其君如弈棋。”上默然罢朝。上以语弥远，弥远对曰：“臣师素有心疾。”

徐侨为侍从，家贫，朝服亦浣濯纫补。穆陵见之，蹴然曰：“卿一贫如此。”侨对曰：“臣不贫，陛下贫。”穆陵问之故，对曰：“陛下内无良相，外无良将，安得不贫？”上愕然。

乾德四年十月，诏：先朝帝王陵寝，申樵采之禁。仍置守冢户，委逐处长吏常切检察。罢任，有无废缺，印历明书之。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汉高祖、东汉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帝，各置守冢五户。每岁春秋，御置名祝版，祭以太牢。商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宣帝、魏武帝、晋武帝、后周太祖、文帝、隋高帝、文帝，以上十帝，置守冢三户，岁一祭以太牢。余如秦始皇、汉惠帝、景帝、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后唐愍帝、明宗三十有八帝，皆尝禁樵采。又诏：曾经盗贼开发者，重制礼衣常服棺椁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庙者，每祠须及一百五十间以上，委州、县长吏躬亲点视，索阃赴阙，遣使覆案。令太常礼院重定配享功臣，检讨仪像，绘付诸祠。惟东晋六朝陵阙，多在金陵、丹阳之间，当时江左未平，所以制书不载。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贾似道以太傅平章军国重事，禁天下妇人不得以珠翠为饰。时行在悉以琉璃代之，妇人行步皆琅然有声。民谣曰：“满头多带假，无处不琉璃。”假，谓贾；琉璃，谓流离也。《西域传》：“罽宾国，有琥珀流离。”则琉璃，字本流离也。

精太用则竭，神太役则疲。学者非天才敏赡，乃欲敝精劳神于文字中，往往亦足致疾。《北史·文苑传》：李广，齐文宣初嗣霸业，命掌书记。广苦心于文词间，一日，坐而假寝，忽惊谓其妻曰：“吾向以睡，见一人止吾身中曰：“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能堪，今辞君去矣。”因恍惚不乐，后数日遇疾，逾年而死。宋淳熙间，成都倅秦奎极力属文，后得疾，字皆不复识，亦不能书，以此遂殂。《夷坚续志》，盖言其详云。

用事之误，前辈所不免，若寻常诗文，亦未为深害。至若告君，理宜谨审。唐太宗问孔颖达曰：“孔子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对曰：“此圣人教人谦耳。”帝称善，除国子司业。太宗虽误以曾子为孔子，颖达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暗记三礼义宗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能属文，兼善算立，一时老师宿儒皆出其下。质疑辨难，人畏服之，乃不省《论语》所载曾子之言，直以

圣人教人为对，何也？苏文忠公博学强记，又尝注《论语》。其《上皇帝书》有云："未信而谏，圣人不与。"此《论语》载子夏之言，乃谓之圣人，何也？其《再上皇帝书》云："孔子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圣贤举动，明白正直，不当如是。"《论语》所载，乃子贡之言，今直指为孔子。书之再上，又非颍达仓卒间答比，何为多误如此？绍兴间，中书舍人张嵲代秦桧之《请先至江上谕诸帅招讨札子》云："臣闻'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此伊尹相汤，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罢免，以明孔圣'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之义。"误以告太甲为相汤，孔子引周任之言又误指以为孔圣。当时朝士作诗讥之，事见周益公《诗话》。夫以颖达、文忠公之才犹如此，于张嵲何责焉？要之，告君之际，须谨之又谨可也。石建奏事下，惊马字不足，恐获谴。建父子虽无文学，其谨重殆可法也。

淳祐间，行"括田法"，令百姓履亩自实。无名子作诗云："弃淮弃蜀弃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量得亩田多一尺，尺头能有几多长。"时宰闻之，亟寝其事焉。

宋景文公常言："为文之要，意不贵异，而贵新；事不贵僻，而贵当；语不贵古，而贵淳；字不贵怪，而贵奇。"善夫！

宋景文作《新唐书》，人以"札闼"诮之。札闼者，世俗厌梦之语，谓书门也，讥其好奇耳。唐徐彦伯为文，率易新语，如以"凤阁"为"鹮阁"，"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琼岳"，"刍狗"为"卉犬"，"竹马"为"筱骖"，"月兔"为"阴魄"，"风牛"为"飙犊"。后进争效之，谓之涩体。则其札闼甚矣。

"丈人"之义，本于《易》，尊称也。《史记·荆轲传》："家丈人召高渐离击筑。"《索隐》曰："谓主人翁。"韦昭云："古者，名男子为丈人，尊父妪为丈人。"《汉书·宣元六王传》云："丈人者，为淮阳宪王外王母，即张博母也。"据此皆尊贵之称。今世俗，乃独呼妻之父为丈人。或云本《汉·匈奴传》"汉天子，我丈人行"之语。又云："泰山，有丈人峰，故亦称曰泰山。"唐开元十三年，封泰山，三公以下，例迁阶，张说为封坛使，说婿郑鉴以说故，自九品骤迁至五品，兼赐绯。因酺，明皇讶而问之，鉴无以对。伶人黄翻绰奏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称为泰山，或本诸此。然于丈人之称，殊无意义。予一日阅《天文志》，有丈人星，其下曰子星、孙星，妻妾为嗣续。计丈人之称，或有取于丈人星之义欤？

世谓"大笑"为"绝倒"，山谷诗："渊明醉握远公手，大笑绝倒人不嗔。"然《晋书》："王澄，字平子。高明少所推服，及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则绝倒，因叹息也。北齐崔瞻使陈，过彭城，读道旁碑，绝倒，从者以为中恶。史谓是碑瞻父为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则又因哀感而绝倒矣。要之，绝倒者，形体欹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绝倒，叹而绝倒，哀而绝倒，皆以形体言，不专谓大笑也。

晋杜预上疏，请伐吴。有曰："万一孙皓悔过，徙都武昌，增兵夏口，尽筑江南诸城，城不可攻，野无所掠，明年之计，恐无及矣。"晋与吴为敌国，元凯所虑，正守江之良策，而皓不知出此，季世恃长江为险，武昌无重臣，夏口无重屯，江南无高城深池，岂亦不知古今者之过欤？

关节，下所以通款曲于上。唐段文昌言于文宗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汉·佞幸传》："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闳孺，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又《梁孝王传》："有所关说于帝。"则"关节"亦可云"关说"、"打揲"。赵康靖公《闻见录》云："须当打揲，先往安排。"又东坡《与潘彦明书》："雪堂如要偃息，且与打揲相伴。"今俗以揲为叠，非也。

墨床（上武悲反，下丑知反），默，诈貌，见《博雅》及《列子·力命篇》，鹘突，不分晓貌，一作糊涂。太宗欲相吕正惠公，左右或曰："吕端为人糊涂。"吕原明《家塾记》云："读为鹘突。"《食医心镜》有鹘突羹，正作鹘突字。

罢休，吴人言罢以休之，方言也。阖闾语孙武曰："将军罢休。"

屏营，惊惶貌。《国语》申包胥曰："楚灵王独行屏营。"东汉刘陶上议曰："屏营，傍徨不能监。"

并当，俗谓收拾。《世说》："长豫常为曹夫人并当箱箧。"

猎猱，不情貌。周颠《答宾从绝句》："十载文章敢惮劳，宋都回鹢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爱猎猱。"

装潢，俗云罗列张大貌。《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熟纸匠三人；秘书省装潢匠、熟纸匠各十人。"

踏趿，不振貌。《酉阳杂俎》载钱知微卖卜，为韵语曰："足下踏趿，不肯下钱。"

憛悇。迫促苟简貌。王褒《洞箫赋》："憛悇烂漫，亡耦失畴。"《埤苍》曰嘾嘐，寂静也。音与憛悇同，而义异。

唐突，棖触貌。马融《长笛赋》曰："滈瀑喷沫，奔遁砀突。"李善注："砀，赵郎切。"李白《赤壁歌》："鲸鲵唐突留余迹。"而曹子建《牛斗诗》："行至土山头，欻起相搪突。"则唐又作搪。

旁午，《仪礼》曰："度尺而午。"注云："一从一横曰旁午。"

施行，朝廷移文州县，必云"主者施行"，见《东汉·黄琼传》。又《石鼎联句诗》："此物方施行。"

楼罗，苏鹗演仪曰：干了之称孔。齐文宣时，王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梁元帝《风人辞》："城头网雀，楼罗人著。"而《南史·顾欢传》曰："蹲

夷之义，楼罗之辨。”又《说苑》载：“朱贞白诗太娄罗”。乃止用娄罗字。《五代史·刘铢传》云：“诸君可谓偻佴人矣。”则又加人焉。

卑末，伶人自称。《栾巴传》：“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宿。”

留，俗谓逗留也。《列子·黄帝篇》：“赵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商钦顺《释文》云：“留，力救切。谓宿留而视之。”又《史记》：“天子幸缑氏城，拜公孙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

滑稽，诙谐貌。屈原《卜居》云：“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史记》有《滑稽传》。

寄附，唐《异闻录》薛防作《霍小玉传》云：“大历中，寄附铺侯景家。”

掎摭，遍拾人善恶貌。《文选·曹子鉴与杨德祖书》曰：“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唐书》：“来俊臣掎摭诸武。”韩退之《石鼓歌》：“掎摭星宿遗羲娥。”

跋扈，《毛诗》：“无然畔援。”郑注：“畔援，犹跋扈也。”梁冀，跋扈将军。《西京赋》：“睢盱拔扈。”拔，即跋也。

媒孽，《汉书》司马迁救李陵之言曰：“全躯保妻子之臣从而媒孽其短。”孟康注：“媒，犹酒酵。孽，谓酿成其罪。”宋景文《新唐书》记程元振恶李光弼则云“媒蝎以疑之。”盖本《唐书·宦官传》“如媒而成，如蝎之蠹”之语。

窐门，晋挚虞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窐阂而不通。”

黝黈（上音纸，下音主），卫恒《说字势》曰：“或黝黈点黼，状似连珠。”

劳曹、切怛，公绥《啸赋》：“訇磕劳曹。”

懊侬，《晋·礼仪志》有懊侬歌。

麞糟，见《汉书》麞皋兰下注。

永昌卜陵，命司天监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领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颠，周览形势，谓之曰：“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继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因与参知政事李昌陵、枢密赵熔、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事泄。吕正惠公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位。继恩等寻被诛窜，然昌裔之孙逢，闻其祖之语，犹与方伎李士宁、医官刘育，蛊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以致败死。靖康末，赵子崧，太祖六世孙也，剽窃此说。适二帝北狩，遂与门人傅亮歃血而盟，以幸非常，传檄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祐宋，六叶而生眇躬。”继闻高宗登极，惶惧归命。后为人以檄文讦之，亦窜岭南。至绍兴元年十一月，驻跸于越上。越县丞娄寅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功也。周王薨，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天下之大虑也。仁宗感悟其说，制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者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进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违天鉴，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高宗览之大寤。遂诏大宗正安定郡王令畤访求宗室伯字号，七岁以下者十人，入宫备选，于是阜陵实在选中。自后光、宁、理、度，皆太祖之后，昌裔之说始验。然一语不谨，既误继恩，又误昌龄辈，又误其孙逢，又误子崧诸人，贻祸百五十余年。虽轻浅之徒，妄生侥幸，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乌之术，圣贤不道也。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号“铁镜”。余为作颂曰：“人间万事，淈淈腯腯。胸次九流，明明了了。要知铁镜非铁，山中晦明昏晓。咦！六州四十三县铸不成，八万四千同一照。”

梁庾信至北方，读温子升《韩陵山寺碑》，爱而录之曰：“唯有韩陵一片石，稍可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耳。”然子升之文，恨不多见。《魏史》载《闾阖门上梁祝文》：惟王建国，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门启扉。良辰是简，枚卜无违。雕梁乃解，绮习斯飞。八龙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纳祐，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爰归。”真可共语者也。

# 卷 四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先儒谓《春秋传》作纠，督也，古字通用。余尝疑之，按《史记》云：“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而《谷梁传》云：“衣裳之会十有二。”盖庄十三年，会于北杏。十四年，会于鄄。十五年，又会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同盟于幽。僖元年，会于柽。二年，盟于贯。三年，会于阳谷。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于宁母。九年，盟于葵丘，实十有一也。孔氏注曰：“郑氏不取北杏及阳谷，故曰九合。”然北杏之会，平宋乱也。宋有弑君之事，而齐平之，何不取也？纵以遂人不至，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犹云可也。阳谷之会，谋伐楚也，何为亦不取之？或者又曰：“会虽十有一，再会于鄄，再会于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尽也。夫子此语，正以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以故称之。北杏之盟，遂人不服，鄄之始会，请师于周，仅取成于宋而还，霸业皆未成也。自庄十五年，再会于鄄，则霸业成矣。左氏于是会也，为之传曰：“春复会焉，齐始霸也。”夫自始霸之年历数至于葵丘之会，其合诸侯凡九，是以谓

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诸家之惑矣。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子张学干禄，与夫问达问行，皆为人也，非为己也。孔子于学干禄，则曰："言寡尤，行寡悔。"于问达，则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于问行，则曰："言忠信，行笃敬。"皆使之返求诸己焉。及子张书诸绅，则其觉悟也至矣。他时，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之语，与夫五美四恶之问，岂复前日之子张耶？信乎！学之能变化气质也。

伊川曰："乐随风气，至《韶》而极备者。尧之时，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犹有未至也。舜以圣继圣，治之极，和之至。故《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宰予昼寝，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粪墙，疑其责之太过。昼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寝则不可也，语曰："寝不尸"，曰："寝不言"，又曰："必有寝衣"，盖寝非假寐也。君子以向晦入晏息，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正昼之时，乃弛然自放于床笫之上，神昏气惰，其不足进于道明矣。此圣人所以深责之也。况禹惜寸阴，周公坐以待旦，圣人之汲汲如此，昼寝其可乎？

孔门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与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不可具举。盖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愠不形于色，至如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谓之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于三已而不寤，概诸色举翔集者何如哉？故不与之以仁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崔杼于齐，其蓄不臣之志已久，陈文子与之同朝，力能诛杼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不于此时决去就之分，至于齐侯遇弑，乃弃十乘之马，而违之，其知可知矣。亡虽越境，许之以清可也，亦焉得为仁哉？"未知，焉得仁"，皆言于知犹未尽，焉得为仁也。"择不处仁，焉得知"。语意正相类。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氏以矢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绝也。"而孔氏古注，乃谓与之咒誓，义可疑焉。及观《程氏外书》，朱公掞记伊川先生语，乃以否为否泰之否。天厌之者，天厌吾道也，正天丧予之意。后见《韩文公笔解》亦曰："矢，陈也。否，当为否泰之否。厌，当为厌乱之厌。"孔以矢为誓，非也。又以厌为掋，益失之矣。孔子见卫君任南子用事，乃陈卫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须不说也。天将厌此乱世而终，岂泰吾道乎？如此，则矢乃皋陶"矢厥谟"之矢。伊川、退之皆一代巨儒，皆以否为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见。姑录之，以俟后之君子。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常常见之。今周公之梦，久不复作，则其志虑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先儒谓："修，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按：《杜诗体论》曰："束修之业，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之。"又《后汉·马援传》注云："男子十五以上为之束修。"杜诗荐伏湛曰："自行束修，讫无毁。"玷注："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注："束修，为束带修饰。"不可以"束修之问不出境"一概论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先儒谓《韶》尽美又尽善，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为：三月，音字之误。学之之说，盖本诸《史记》"襄二十九年，吴子使季札聘鲁请周乐。自《周南》以下，歌诸国之风；自《象箾》以下，备三代之舞。至舞《韶箾》。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则鲁未尝无《韶》也。孔子，鲁人也。使孔子而欲学之，归而求之鲁可也，何为至齐而始闻之，始学之哉？《韶》，舜之乐也，舜之后封于陈。隐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齐侯使敬仲为卿，敬仲辞，使为工正，盖陈氏得政于齐之始也。自是之后，陈氏浸强。昭五年，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晏子语叔向，已有"齐其为陈氏"之说。至八年，鲁乱，孔子适齐，于是闻《韶》，则陈氏之得志于齐久矣。三月不知肉味，盖忧齐之将乱，非学之也。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当时之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晏子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是陈之强，齐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闻《韶》之叹，孔子其能自已乎？是时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间，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陈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请讨之，则闻《韶》之叹，岂圣人过忧哉？

"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弓为人，宽洪简重，有人君之体，故可使南面。"然莫审其说，或者谓雍也，仁而不佞。仁则宽洪，不佞则简重，意必本乎此，非苟为是言也。

"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注：与，平声，或如字。踧踖，恭敬不宁貌。与与，威仪中适貌。横渠曰："与与，不忘向君也。"而伊川《答王信伯之问》乃曰："与与，容与之貌。"盖踧踖则不安，与与则易肆。踧踖而与与，恭而安也。

伊川曰："饮酒不妨，但不可过，惟酒无量，不及乱。"圣人岂有作乱之事，但恐乱其气血。或致疾、或语言颠错、容貌倾侧，皆乱也。

"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石林叶少蕴解此甚详，且有理，因次其说：诸侯莫盛于桓文，桓文之霸，莫盛于首止之盟与温之会。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谓太子郑将废，己朝而谏之，王从则太子安，不从则废。谏之从违未可知也。吾为会而会世子，使天下诸侯皆知世子之为郑，而共尊之，虽有惠后之变爱，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诸侯盟于首止。"夫别其文曰："会王世子"，再见诸侯也。盟而世子不与，辞繁而不杀，其与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会则不然，吾霸诸侯矣，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诸侯以会温，则率之以朝，朝京师亦可也。文公乃不朝，上而召王，其意盖示天下曰：王犹从我，其谁敢不从？不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耳！故《春秋》曰："公会晋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阳。"先言会而继之以狩，则文于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因己之霸，胁诸侯以召王，以迹观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则谲也。

"子击磬于卫"一章，说者谓荷蒉讥孔子，人不知而不止，孔子故责其果于忘世而不为。按：孔子历聘诸国，独于卫而击磬，何也？卫自蒯辄之乱，父子之分荡然矣。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则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击磬于卫，非无意也。石声磬磬以立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蒉隐者，知孔子之心，过而问之。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言其暗于事也。"硁硁乎"：硁硁，石声也。谓子击磬，虽硁硁有声，莫知已也，斯已而已矣，伤时人之不知也。于是又援《卫风》之诗曰："深则厉，浅则揭。"夫以衣涉水曰厉，摄衣涉水曰揭。曰厉、曰揭，以浅深别之。今卫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恶，非可以浅深论也。子曰："果哉！"以其说为然也。末之难矣。天下之事，正之于始为易，救之于末为难。卫之至此，吾亦末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朱氏谓："'其斯之谓与'此上疑有阙文。恐'在诚不以富，亦只以异'下，仍析为三章。"后阅无垢《张氏心传录》于始云："见善如不能及，怠而不进也。见不善如探汤，初虽畏之，探汤之不已，则渐入之矣，是渐而入于恶也。于善而不进，于恶而渐入，其人何如哉？齐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间，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说，不可谓不见善也，然终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贪利之心，浸浸不已，积而至于千驷，岂非不善，而渐入乎。孔子与景公同时，故曰：'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至若伯夷、叔齐则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者，今无其人矣。故曰：'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斯之谓与'所以结上章之意。"是说亦有取焉。愚尝观景公与晏子谓陈氏之事，晏子曰："惟礼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不能矣。"斯言也，岂非见善不及之谓乎？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此为为人君者言也，非为臣者所以责其君。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此为为人父者言也，非为子者所以责其父。

子思之言浑涵，孟子之言铦利，《礼记》载子思答"旧君反服"之问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已。而孟子则反覆辨论，至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于此可以觇子思、孟子之学矣。

赵台卿作《孟子题辞》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伸三代之遗风。"意则然矣。孟子生战国之时，炎刘未奋，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遣文之病，若曰本之谶纬，则圣贤不道也。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按：《史记索隐》："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婚于颜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先儒匏，谓匏也。匏瓜，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人则不如是也。愚尝疑而维其义。一日，读风之诗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乃知匏，可系以济涉。所谓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者是也。又《庄子》："今子有五石之匏，何不利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之上?"司马氏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犹结缀也，所谓腰舟。"然匏虽可系，而味苦，且其中枵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与时高下。政厖土裂，则三光五岳之气分。三光五岳之气分，则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大振。故三代之文，至春秋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意是固然矣，然政之厖，土之裂，莫春秋战国为甚。吾夫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卒使彝伦叙，人极立，乱臣贼子惧。一时游夏、公孙丑、万章之徒，皆得以与斯文之盛，是岂以政厖、土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扬雄之辈，顾时之治乱，锐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继往哲而诏来者。又下而诸葛孔明，以出师一表，继伊训、说命于三国鼎沸之时。陶渊明以《归去来辞》，传于典午灰烬之日。而当世斯文，亦赖以不坏不泯。然则文章果与时高下乎哉？独宋自渡江以来，文人才士，视东都诸老，若有愧焉。故说者得以光岳气分而

议之，然乾、淳、端平之际，如朱公熹、张公栻、吕公祖谦、真公德秀、叶公适、陈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继以道自任，以文自鸣。卒使后生小子，习见典刑，争自濯磨于学，亦不可谓今无人也。惟末年，学士大夫，笃意举业，以进取乱其心，以富贵利达荡其志，于是文气委苶，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见于世。是非光岳气分之病也，人实病之也。方今东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属三光五岳之气，浑然合以大振在今日。余老矣，不得与于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韩愈、欧阳修者，将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见之矣。呜呼！光岳之分合，其与于斯文之兴废也耶！抑无与于斯文之兴废也耶？

# 砚北杂志

[元] 陆友仁撰　陈　虎整理

《砚北杂志》，元陆友仁著。全书分上下两卷，多记佚文琐事，而于古碑篆刻之源流考订详细，其他如琴材砚石和钟鼎彝器等考索详确，赏鉴精妙，有补于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本书有《四库全书》、《笔记小说大观》、《宝颜堂秘笈》本。这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为底本。

## 自　序

余生好游，足迹所至，喜从长老问前言往行，必谨识之。元统元年冬，还自京师，索居吴下，终日无与晤语，因追记所欲言者，命小子录藏焉，取段成式之语，名曰《砚北杂志》，庶几贤于博奕尔。明年春二月丁卯平江陆友序。

## 卷　上

晋人论豪士如王山，千人亦见，万人亦见，以其峥嵘显著，人所易见、易识者也（赵德麟云）。自唐末更五代，天下大乱，江南虽偏霸，然文献独存，得唐遗风。

刘原父，谓苏才翁家大父以来，收古书画甚众，至君尤备。

王性之铚家，有李主与徐铉书，凡数纸，所谓小字如聚针钉者。

僧智永名法极，王右军七代孙，年百岁乃终。(《会稽志》)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吴兴道士张有而止。后世的的，有所据依。(赵子昂云)

秦少游家，有唐人书《宪宗纪》。赵德麟赞其后云："一十四年，蛇蟠蚁结。风移俗替，利动义缺。君子之病，小人所说。"

曾公子宣与刘蹈公允，说原父晚年，病不识字，日月儿女，皆不能认。人言永兴多发古冢求物，致此。

刘原父在长安，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按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烝尝我。"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即其家取决焉。

张芸叟见虢令陈偲说："凤翔东塔上，有石，照见南山草木鸟兽。"

庞丞相之子元直，字温叔。性寡嗜好，独畜奇石，大小形似，皆有名品，泽以清泉，终日置之坐隅，忧患皆忘。往使江南，访求岩壑，或有得者，不吝资费也。

赵元考彦若，有《史例论》三卷、《唐典备对》六卷、《纪元新录》十卷。游师雄有《分疆语录》三卷。

韩子苍云："王右军清真，为江左第一。意其为人必能一死生、齐物我，不以世故婴其胸中。然其作《兰亭叙》，感事兴怀，有足悲者，萧统不取有以也。渊明游斜川，亦悼念岁月，然卒之纵情忘忧，乃知彭泽之高，逸少不及远甚。"

世传武中令行德，身长九尺，材力绝人。

吏部侍郎徐度敦立，自言少多与前辈游，追识朱松乔年及张栻定夫，始得为文之法。周子充闻徐敦立言，政和、宣和间，后生少读史。一日，沈状元晦，以博学至京师，东南士子，翕然宗之，来者满门，闻举古事，莫不竦听。惟歙人金彦亨在下坐，数摇其首，乡人问故。则云："某事误，某事非。"退而考按，信然。

陈去非善行草，得晋人笔意。

五代僭伪诸国，独江南文物为盛，然每岁科举，取人甚少，多用上书言事拜官。唯广顺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贡举，放进士庐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王克正字守节）。

周子充尝记其祖母张秦国，道祖父之言，旧小吏事上官极恭，太守礼上法曹，与他掾，窄袖捧案。

唐人尚氏族，至今谱牒具存，故虽断碑缺文，犹可以世考知其人。以此，知学者不可不明谱系。

吾家蓄唐某县印函，制作精古，上刻字云：摄令李谅，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内到县行用，尚有数字，湮灭不可识。

张伯雨有金铜舍利匣，上刻云："维梁贞明二年，岁次丙子，八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随使都教练使、右厢马步都虞侯亲军左卫营都知兵马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守崖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谢崇勋，舍灵寿禅院。"盖有四窍出烟，有环，若含锁者，或疑烧香器。李商隐诗云："金蟾啮琐烧香入。"又云："琐香金屈戌。"是则验其为烧香器之有琐者。

朱文公尝登云谷。晨起，穿林薄中，无露水沾衣，但见烟雾在下，茫然如大海洋，众山仅露峰尖，烟云环绕往来，山如移动，天下奇观也。

赵子昂学士，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十得八九，盖右军草书，本出于此。

宋绍兴中，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之。时方造玉辂及卤簿仪仗，百工皆隶之，谓之邵局，故浑仪礼器，犹铸谔姓名。

贺方回故居，在吴中升平桥，所居有企鸿轩，郡志误作醋坊桥。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廪。廪字豫登，绍兴二年二月甲子，进方回手校书五千余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粮料院。方回葬义兴之筱岭，其子孙尚有存者。

金人马定国，尝考石鼓字画，以为宇文周时所造，作辩万余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御弧矢，射远及一百五十步，群臣勒铭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纪》所载。今世尚有碑刻，其词有云："慨岐阳之末训。"又云："有彼岐阳。"由此观之，石鼓决非宇文周之物也。晏十五叔原志文，晁四以道作，今不见其集中。世称叔原长短句，有六朝风致，是未见诗文高胜处也。

元祐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黄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郡泽氏）

叔原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持国，持国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镇监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闻叔原诵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过野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二家有连云。

叶左丞少蕴尝居在郡之凤池乡，门前有桥名"鱼城"（《石林总集》）。政和中，寓居城东布德坊。畅师文字纯，父洛阳人，好奇尚怪。卢处道挚任陕西廉访副使日，纯父佥司事，同按部巩昌。一日总帅汪公言于卢公曰："吾意欲邀两公至家小饮，而佥事性颇不常，不敢造次，公试觇之。"按事之暇，卢从容语之曰："总帅公连姻帝室，家世勋伐如此，吾察其意，似欲屈我辈一至其家者，或可一报谒否?"是时，宪纲犹得相往复也。纯父欣然曰："何不可之有？彼帅府虽水亦不当饮，汪公今时重臣，相好有素，使其设具见招，固当一往也，且不当缓，明日即可矣。"汪公即张具以俟。翌日，联骑而往，茶罢命酒，宾主欢然，无不引满，至所谓正饭者，主人亲置之案，且持箸侑食。纯父忽顾使其童，泻囊于地，罗笼饼其侧。主人命再供，既至复如前，迳推案上马而去，举坐不乐而罢。卢后问之故，乃作色曰："独不见其犬乎？或寝或讹，列于庭下，是不以犬见待，且必以犬见噬也，吾故饲之而出耳。"及归，郡官例送至第一驿。行次，见水清澈，乃驻马曰："此水可濯吾足。"诸公请先往，汪不获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毕，呼知事者取靴来，其人固已不堪矣，勉为之前，手奉靴以进。乃取靴反向，以扣其面曰："汝闻吾靴。"知事乃即夺靴，投溪流中，跃马疾驰至驿，泣诉之，皆为绝倒，使人别持靴与之。后处道赴湖南宪，舟次郢州驿，夜与刘致时中坐白雪楼上，更阑烛尽，无可晤语。卢曰："纯父分司，去此未久，必有佳话。"因呼驿二姬生者沃之酒。问之，姬乃曰："其未至也。"闻为性不可测，供顿百需，莫不极其严洁。既至，首视厨室怒曰："谁为此者。"馆人曰："典史。"摄之前跪，而嫚骂之，众莫晓所谓。良久，其童从旁言曰："相公不与吏辈同飧爨，当别甓小灶。且示以釜之大小，薪之短长，各有其度，俾别为之。"典史者，奔去持锅负薪，与泥甓偕至，仍命典史躬自涂墍之。既毕，复怒捽典史跪之。曰："吾固知汝不克供职，行且决罢汝矣。"众亦莫晓所谓。其童又言曰："釜腹有煤，未去也。"令馆人脱釜，覆之地，以手拭煤，涂典史之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馄饨八枚，召知府毕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两，名为满碟红。知府不能半其一，彼则享已尽矣。时所供醽醁，知府云："敝舍有佳者，当令姬副使送膳夫所。"少顷，知府遣姬以碗盛醽至。问曰："何物也?"姬应之曰："知府送酢。"即令跪阶下饮之至尽。曰："为我谢知府。"出而哇之，二公因相顾大笑。处道曰："纯父有洁疾。与人饮必欲至尽。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则喜；苟有余沥，必怪之。自饮亦然，食物多手自制，水惟饮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喜盥手，日不知其几，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夫人之面，家童罕见之，出必钥其户，溷置寝室中。每畜涕满口，以漱其齿，久而后咽，喉中有声，见者辄欲呕，而彼守之终身。与人语，辄示以臆，或以手指，喻而不言，唯其童艮子能知之。"有马卒颇慧，其童语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问，当为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复以右手如击物状，数点而止，退而请于其童。乃曰："令汝呼钉马脚色回鹘尔。"已而果然。又一日，持钞一贯，以两手作一小规，复开两手尺许，动其喙如噍物者。其童曰："此欲食猪大脏耳。"其先夫人贵家女，衾褥甚盛，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顶至踵，方

食，以灰投食器中，遂感气疾，丧明而殁。其为侍讲日，时中与文矩子方过其居，值其濯足，闻客至，辍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于卧内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于濯足水中，子方与时中人持一颗去。曰："公洗者自享之，无二桃污三士也。"乃大笑而别。或谓其书似米元章，时中曰："不唯其书似元章，其风有甚于元章者矣。"

洞庭以种橘为业者，其利与农亩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积雪尺余，河水尽冰，凡橘皆冻死。明年，伐而为薪取给焉。叶少蕴作《橘薪》以志其异。

天历二年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数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冻死几尽。明年秋，水。又明年春，三吴之人饥疫，死者数十万。

叶少蕴得陈州蔡宽夫书云，旋为篸花作幔。

虎邱有清远道士养鹤硐。

王仲弓实，人物高胜，虽贵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数自免。博学多闻，尤长于医，及与前世娄昌言、常颖士、宋道友诸人游。

郭茂茜，字德粲，太原人。通音律，善汉隶，尤精古乐府，有所纂《乐府诗集》行于代。

世言李成惜墨如金。(叶少蕴)

范阳张祎，字子伟。少不婚宦，居京口，得故刁约景纯之废圃，结茅斋居焉，啜菽饮水，啸傲长松修竹之下，十有余年。一日，闻江东湖湘山水之胜，杖策独行，登庐阜，泛彭蠡，绝洞庭，南至衡山，几年而后返，所过虽兔迒鸟道，人迹所不及，必皆穷搜极览，以尽其意，随辄疏录，名之曰《山水漫游记》。

叶少蕴阅故书，得朱朴所为《日历》，自记其初得为相时事。昭宗拔于国子博士，以为相，不可谓无意。然所谓朱朴，观其言鄙浅险躁，妄庸人也。不知何以能遽取重如此？金华洞，有韩无咎诸人同游题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陈岩肖子象、陈良祐天与黄掞子余、赵师龙得言、韩元吉无咎观稼秋郊。自智者山，来谒双龙洞，篝灯蒲伏，遍阅乳石之状，寒气袭人，酌酒竹阴，支筇至中洞，饮泉乃归。"

韩无咎《题北齐校书图诗》云："高齐校仇谁作图，一时细书亦名儒。网罗卷轴三千余，俗传非真类迂愚。雌黄是正定不无，虚文末学徒区区。岂识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馆希石渠。后来御览嗟何书，修文偃武事益诬。转头邺城已邱墟，峨冠广袖长眉须。丹青写此犹不渝，高鬟侍女曳红裾。两骓帕鞍立奚奴，罢琴涉笔倾酒壶。兰台供拟信乐软，不知画手安用摹。无乃逞巧聊自娱，千年视之一欷歔。君不见文皇学士十八人，谋猷事业皆功臣。瀛洲旧图应更真，请君寻观为拂尘。"复书其后云："齐文宣太保七年，诏樊逊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与诸群秀高乾和、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傅怀德、古道子、李汉子、鲍长暄、景孙及梁王主簿王九元、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借邢子才、魏收诸家本，共刊定秘府纰缪。于是五经诸史，殆无遗缺，此图之所以作也。"黄太史所谓士大夫十二员，今范明州谓逸其半者皆是矣。至唐已隔周、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容貌仿佛耶？高氏起索虏，以兵力奋，然敦尚儒风，立石经，兴黉序，定《尚书》于凉风堂，质经义于春宫，意当时文士亦歆艳之。故相传于图画哉，流及后裔。文林之馆既兴，御览之书继作，无愁之声，已播于天下，不救其亡，故余感而赋之云。

无咎有《朔日行记》。

昔柳子厚记其先友六十七人于其父墓碑之阴，考之于传，卓然知名者盖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举集焉。"

袁高(恕子)、姜公辅、齐映、严郢、杜黄裳、杨凭(弟凝)、裴枢、穆赞(宁子)、李鄘、梁肃、韩愈、许孟容、袁滋、卢群、郑余庆、奚陟、卢景亮、杨于陵、高郢、柳登(芳子，弟冕)。

谢师直谓刘贡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韵独高而言。"贡父曰："子好奕棋，请以棋为喻。李重恩天下之善奕者也，与重恩敌者知之，过重恩者知之，下于重恩，或倍蓰，或什五，重恩有不知者乎？介父轻处人以颜子、孟轲，得其说者悦而服之。故谓介父善知人。"

贡父所居，在宋门城下，胁有地可方尺余，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以眺远，其子戏曰："阘阘台"。

田承君有庐在乱山中，前有竹，傍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后树以梨枣。日与二弟穿竹渡溪，倦则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履，咏而归，足以遗老而忘忧。

宋次道为修撰日，言馆阁四部书猥多舛驳，请以《汉·艺文志》目，购寻数本，委直官重复校正，然后取历代至唐录所载，第为数等，择其善者校留之，余置不用，则秘书得以完善也，苏子容撰志文。

次道撰著，有《书闻集》十二卷、《后集》六卷、《西垣制集》十卷、《东观绝笔》二十卷、《大唐诏令》一百三十卷、《续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实录》总一百四十八卷、《东京记》三卷、《长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阁门仪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蕃夷朝贡录》十卷、《三川官下录》、《入蕃录》、《春明退朝录》各二卷、《韵类》、《宗室》各五卷、《安南录》三卷、《元会故事》一卷、《讳行后录》五卷、《宝刻藂章》三十卷。其家书数万卷，多文庄宣献手泽与四朝赐札，藏秘惟谨。或缮写别本，以备出入，退朝则与子弟翻雠订正，故其所藏，最号精密。平生无他嗜好，惟沈酣简牍，以为娱乐，虽甚寒暑，未尝释卷也。

刘禹锡，唐卿尝谓翻讨书传最为乐事，忽得异书，如得奇货，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难知之籍，穷其学之浅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见者，累日寻究，至忘寝食，必得而后已。故当时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吕缙叔夏卿，在唐史局，论史书。谓陆羽秦系避僭藩辟命，终穷不仕，宜列隐逸。阎立德、王璵，由艺术躐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善、抑恶之意切矣。

山阴陆氏，赠光禄卿。昭生尚书吏部郎中直史馆轸，轸生国子博士圭，字廉叔，娶毗陵边氏，兵部调之女，生四子：曰佖、曰佃、曰傅、曰倚。

吕居仁《师友杂志》，记阳翟卒某，前辈贤者，苏子容妻弟，而失其名与字。后见《苏魏公集》中，有《朝请郎卒君墓志》，始知其名雍，字化光，有文艺节行。

泉石之美与夫佛老之宫，岳渎之祠，瑰伟之观，人迹所罕至者，皆得以穷探而历览。晚帅高阳，土瘠且陋，无台榭可以眺望，无林樾可以游息。独城之东北隅，有故壕水，其袤二里，广二百尺。昔尝濒水为台而功未竟，乃因其旧址，畚筑而成之，得废堂四十楹，徙置其上，前值水，后为阁道以属于城，又构小榭于其西，以休宾佐云。

唐子西尝为关注子东言，罗浮山道士观，忽有老虎来廊庑间。子西瞿然。道士曰："此郭文先生守丹灶虎也，年深爪牙落尽，亦复无声，可狎而玩，然其视眈眈，光采射人，若不驯扰也。"子东因赋《哑虎诗》，见文集中。又子东《咏俞仲羲屏上王内史》云："手追心慕漫悠悠，写向丹青入卧游。绝胜山阴问陈迹，茂林修竹想风流。"

吏部侍郎葛立方，因陛对。高宗从容语及前代书法曰："唐人书虽工，至天然处，终不及魏晋，如铺算之状，皆非善书。"立方对曰："古人论书，先论笔法，若不能求用笔意于点画之外，便有铺算之状矣。"上曰："然。"

淳熙、绍熙间，尤常伯延之、王左曹顺伯两公酷好古刻，以收储之富相角，皆能辩别真伪。（倪文正云。）

《逸少十七帖》盱眙本，较之阁帖太肥，无标韵，然其骨骼尚具体也。

凡学士撰述，院吏以官纸书词头及常式，学士乃于其下起草。

陈去非善行草，得晋人意。

黄鲁直书遒媚，米元章书俊拔，薛道祖书温润。

士大夫家多蓄前代墨迹，未必知始末也。

世以画名家者多矣，然其人不足贵，君子不道也。

题桓宽《盐铁论》云："夫以桑大夫之辩，加以凭势恃贵，卒见屈于贤良文学，信功利之不胜仁义也。"

又跋《绛帖》云：此帖乃林中书摅家旧物，其背纸，皆用门状谢书，知其为林中书旧物不疑。祖义得之于常卖担，止九册，欠一册。林政宣间为执政，方当太平极盛之时，其所藏碑刻，莫非精好，故知此帖为难得也。方其盛时，自谓蓄藏，可以传世，曾不百年，已皆散而为他人之有。林乃蔡京党，以非道冒显位，其子孙不肖，家业一空久矣，奚独此帖？世间物无常主，贤者之后，犹不能常有，而况于林乎？然观其帖背，谢送惠书，其送馈之物，极为微鲜，政宣视祖宗侈费矣，然不过如此，则知今之侈费尤甚也。背纸更百年，略不蒸动，又以见当时一艺之微，亦非今日所及。"

程正叔尝游秦中，历观汉唐诸陵，无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当日俭素之事，此所以历数百年，屡经寇乱而独全也。

天台山有余爽题诗，甚佳。《福圣观》三章云："九峰回合抱琼田，石蕊云英漱瀑泉。闻说丹成从此路，玉虹芝驾上青天（一）。紫府金庭太帝宫，露坛苍桧响天风。上清神虎何年见，云锦空传两玉童（二）。子晋鸾飞侍帝班，吹台今在碧云间。高秋白月霜风夜，时有笙箫赴洛还（三）。"《玉京洞》三章云："羽驾归来洞已扃，洞门深琐读残经。琼台一觉仙都梦，不觉松根长茯苓（一）。东临沧海宴群仙，误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残棋消几刻，老龙须甲已苍然（二）。半山松柏散天声，芝盖当年谒赤城。我是上皇芸阁吏，玉京应有旧题名（三）。"又《题桐柏崇道观》云："乘风御云气，来访真人家。玉阙散朝彩，琼台焕晨霞。高临太元天，下眄赤水涯。阴魄位霜采，阳精散丹华。桐君奉元书，姹女弄绛纱。祥虹混五色，神芝秀三葩。煌煌王母裾，飘飘紫皇车。飙轮动无迹，风马去亦赊。矫首挹浮邱，蹑履追皇娲。珠宫俯台斗，石梁碍流槎。操持却日鞭，跨踏食月蛙。龙旗拂烟鹜，鹤袂策云斜。清都隐虚无，金庭郁嵯峨。横霄杂美气，空界流浩波。橐籥劳吹嘘，吐纳烦羲和。倏尔度灰劫，超然绝尘罗。灵箫步何徐，玉斧髫已皤。飞驾逐凤吹，班骖奏鸾歌。宁留饭青精，幸我栽胡麻。交梨营肝胆，大枣醒齿牙。咽嗽华池津，咀嚼碧奈花。有待越三井，思虑何由耶。"

廖明略谓："范晔之文，秀整温绎。"

关子东云："叔父庐州使君蔚宗，平生好事，多蓄书画，尝有褚河南所模《虞永兴枕卧帖》。落笔精微，仅如丝发，既存骨气，复有精神，米元章爱之重之。叔父游宦交广二十余年。先兄长源，叔父长子也。至崇宁间，解后元章于京口，是时叔父已捐馆，从长源求此书。长源靳之曰：'惟得公陆探微师子'乃可从之。'长源复靳曰：'此画不足以当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朱砂乃可。'又从之。长源又靳之曰：'细思二物皆有愧虞帖，非得公头，不可有此帖。'及长源不赴其约，于是移书曰：'顷在扬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笔法，写一通去，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复能辨矣。'（元章《取头帖》）又云：'襄阳漫士米公笔法，一代余波，为画亦复造微入妙，其子元晖书画，自谓非古今画家者流，识者或不以为过。元晖作远山长云，出没万变，古未有辈，安得匹纸以尽其笔势之妙乎？至于林麓近而雄深，冈峦远而挺拔，木露干而想高茂，水见涯而知渺弥，皆发于笔

墨之分，此常人之所难，而元晖之所易也'。"

车溪赟上人为子东言："尝与其徒月夜登阁听江，贯道鼓琴。贯道信手忘弦，曲尽其妙，于是据琴而弗弹，坐客皆自失，莫不超然得意于丝桐之表，隆茂宗乃画为《据琴图》。"

曾见白玉荷杯，制作精妙，上刻"臣林泉造"。

柳子厚言，仆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望而识其时也。

祥符中，郡国多献古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夏英公乃学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画肤，其勤若此。

唐人临模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气韵。米元章得其气韵，而失其形似。气韵形似俱备者，惟吴兴赵子昂得之。

鄂州图经云：李阳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为之哭。缪篆，读如绸缪束薪之缪。汉以来，符玺印章书也。

观古铜器及太湖灵壁等石，先看皮毛。

李明仲（诫）所著书，有《续山海经》十卷、《古篆说文》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营造法式》二十四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

张谦仲有"真静斋"，程致道作铭。

句容县西五里石门村，有吴故衡阳太守葛府君之碑，仆野田中。近岁，一村大疫，巫言立此碑则安，民始共起立之。已二三年，人犹未有省者。至元三年正月，童邱戚光，始属友人樊楷仲式与县之好事者观之，以其石理甚粗，文皆漫灭，可模者只额十一字耳。

"甘棠阴里片云开，马首云山一笑回。烦过县西三四里，倩人模取古碑来。"（戚光）"人世寥寥隔几尘，石门下马独伤神。古碑字断苔封雪，荒冢秋消草自春。聊得踞龟谈往事，应无化鹤访遗民。童邱别有人稽古，何日同来荐白苹。"（樊楷。）"仓颉四目光荧荧，手裂混沌人文形。长天荡荡几周星，籀斯邈次犹典型。自从钟卫变楷法，江左草圣如飘翎。万钱装池金石录，大字只数《瘗鹤铭》。宁知废冢六尺碣，霜锼风射横荒垧。额题衡阳幸未没，往往呵护烦神灵。丛祠凄悄附觋语，田翁荛竖争来听。登时扶树剜枯藓，郁若山立苍岭峇。童邱戚实颇好古，驰书樊式敲昼扃。披鞍马上往访之，眼明鸾鹄凝其停。试融螭汁脱墨本，携归信拭开轩棂。浯溪以前合第一，向后但觉纷伶俜。颍川先生遍披摭，胡独不遇余千龄。似闻旗盖既入洛，白日惨淡红尘腥。孙陵冈头杜宇哭，秃树薜荔重重青。况乃功臣子孙尽氓隶，岂有浇酒提罂瓶。翁仲无言倒沼底，髑髅嘘火寒于冰。尚喜点画足传世，未与霜草俱凋零。"（项炯）"吴国衡阳守，神明阅夜台。偶凭巫觋语，竟免县人哉。断陇生青草，荒碑卧绿苔。石门秋日落，不见子孙来。"（陆友）

按：汤泉知名者七，所谓匡庐、汝水、尉氏、骊山、凤翔之骆谷、和州之惠济、与渝州之陈氏山居也。皆弃于穷山之中，惟骊山当往来之冲，华堂玉甃，独为胜绝（燕之昌平李陵台亦有温泉）。奎章阁壁，有徽宗《尽承平殿曲宴图》，并书自制《曲宴记》云云。

赵子昂家，智永《千文》，为汤君载借摹，易去一百六十五字。

康廷臣蓄唐雷迅琴，乃贞元三年斫。

李顺父有周伯吉父槃铭，一百三十字。家人折其足，用为饼槃。鲜于伯机验为古物，乃以归之。

谢景初师厚，知制诰希深之子。诗极高，豫章黄鲁直娶其女，自以为从师厚得句法。而师厚之姑，实归梅圣俞，其渊源所从来远矣。吴令升知灵壁县日，会朝廷定乐，下县造石磬。磬成，每沂流进入。县境别有一河，号清河，取都城稍径，或由此河载磬入，则其声卒不协律，此理殆不可晓也。

唐、宋制：诸笏，服朱紫者以象，前诎后直；服绿者以木，上挫下方，假摄官者同。

若教乐，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皆禁之。淫声，若郑、卫之音；过声，失哀乐之节；凶声、亡国之音，若桑间濮上者；慢声，惰慢不恭。

袁长伯父，谓赵子昂诗法，高蹱魏晋；为律诗，则专守唐法，故虽造次酬答，必守典则。又云，尝闻善书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隶书最惧入八分。

宋人书，习钟法者五人：黄长睿伯思、洛阳朱敦儒希真、李处权巽伯、姜夔尧章、赵孟坚子固。

姜尧章作《绛帖评》，旁证曲引有功于金石，缺亦疑之。赵子固谓其书精妙，过于黄、米。"龙眠神气洞马腹，晚修静业追前非。"

京师人家，有王晋卿都尉"宝绘堂画帙"，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后入宣和内府，徽宗自书画人姓名，复加宝玺其上。

韩侂胄阅古堂图书，皆出向冰若水鉴定。

蔡君谟所摹右军诸帖，形模骨肉、纤悉具备，莫敢逾轶。至米元章，始变其法，超规越矩，虽有生气，而笔法悉绝矣。

魏晋隶书，以扁古为工，至唐虞永兴、褚河南，犹守旧法。唐世碑刻，作字逾广，遂以长劲为能，而晋悉变矣。近世能书家，不屑颜、柳，竞为李北海书，而隶体遂绝。余拙于书而善鉴（未有能易余言者，楼大防言，乐之本在声，无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秬黍之末，为可叹也。（修《太常寺记》）黄钧《太常寺壁记》云："后世以仪为礼，以器为乐，其于圣贤之道远矣。惟仪与器，又皆因陋就寡，浸非六经之故。"

余姚虞氏，实世南之裔，有为农者，故谱系尚存。自舜氏以来，莫不可纪，如汉之翊，吴之翻，凡有名于史者，皆略载其行事，历晋、宋、齐、梁、陈、隋皆尝上于朝，而名臣为之修纂。齐则王俭修之，它皆类是。玉山鲁氏，有谱亦然，唐史所载甚

详。至武氏而谱法大坏，唐人犹能各守其阀阅，今则亡矣。宋惟一二名门，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诸侯之子孙，千有余岁，不绝世谱。

王顺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计，单骑赋归，行李亦数篋，家藏可知也。评论字法，旁求篆隶，上下数千载，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语不轻发。

赵州石桥，色深碧，而累甃坚致，中为大洞，跨水两旁，桥基各为小洞三，若品字，多前人题刻。

刘原父有诗云："苍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远亦未必无。"

楼大防云："家有唐氏《风宪记》，晁以道篆，记许氏文字。"

南唐李后主谓："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观此言，则是终无有得其全者。

叶梦得少蕴镇许昌日，通判府事韩晋公表，少师持国之孙也，与其季父宗质彬叔，皆清修简远，持国之风烈犹在。其伯父，丞相庄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余致仕，耆老笃厚，历历能论前朝事。王文恪公乐道之子实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不婴世故，慕嵇叔夜、陶渊明为人。曾鲁公之孙诚存之，议论英发，贯穿古今。苏翰林二子迨仲豫过叔党，文采皆有家法。过为属邑郾城令，岑穰彦休已病，羸然不胜衣，穷今考古，意气不衰。许亢宗干誉，冲澹靖深，无交当世之志，皆会一府。其舅氏晁将之无斁，自金乡来，过说之。以道居新郑，杜门不出，遥请入社，时相从于西湖之上，辄终日忘归，酒酣赋诗，唱酬迭作，至屡返不已。一时冠盖人物之盛如此。(《许昌唱和集》)

"风月胜日，时一展玩于崐岩之间；虽伯牙之弦已绝，而山阳之笛尤足慰其怀旧之思"云。(同上。)

王实仲弓，许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从司马温公学，温公不以膏粱蓄之，教以名节，授《礼》、《易》二经。仲弓亦超然，不以仕宦进取为意。韩少师持国，归以女，仲弓又从受《诗》，祖陶、谢、韦、杜，故其文典雅温丽，华畅而不靡。诗静而深，婉而厉，有一唱三叹之音。未尝急于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也。惟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元祐初，梁右丞焘首荐于朝，为籍田令。秩满，苏尚书轼镇中山，辟为属，不行。自是浮沉，遂欲远去世故，家与范忠宣公有连，末尤为忠宣所许。崇宁初强起，一守信阳，归即谢事挂冠。里中叶少蕴守许昌，下车即往过之，视其貌盎然，不为崖异而简远萧散，若初未尝与世交者。口吃不能极语，徐听其言，衮衮皆有远致。善饮酒，所居凤台园，有修竹万余本，道溵水贯其中，水木幽茂，不觉在城市间。闻东南山水之胜，辄拊髀雀跃。靖康之难南渡，死于鄂之咸宁。遗令不为铭文，而前自志其大略，使纳之圹中，其旷达无累于世如此。

林虙，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为吴县人。祖概集贤校理，父旦直秘阁。虙少颖悟绝人，能传其祖父业，年数岁，伯父希尝获古鉴，背有"龙朔"二字，虙从旁曰："是非唐大帝时物乎?"希奇之曰："是儿眉过于目，当复以文名，可继其祖矣。"乃以德祖字之。既长，益刻苦，自淬砺，故其学早成。绍圣四年进士及第，调宜兴主簿，改润州教授，入为太学录，复为常州教授。常州号多士，籍于学者常千余人。时方以三舍取士，虙乃身为劝率，从者风靡，大司论天下贡士，常州得人为最。上为下诏褒美，特改宣德郎，用从官荐，诏诣政事堂，改扬州教授，擢河北西路提举学事。陛对日，上首以久历师儒，顾问甚渥，且使遍行所部，推广风旨。虙顿首奉诏，因请加赐邹、兖二国谥，复捐公廨菜圃归于学，示不以利自封，除开封府左司录。一日，上章请老，夜自书牍，旦报可，家人无知者。即日束装出国门，士大夫奔走出饯皆不及。既归，杜门一室，间与宗族故党，啸咏山水间，无一言及世事，卒年六十六。虙为人博学强敏，有志操，自六经、诸子而下，错综贯穿，无不记诵。为文章，捉笔数百言，闳易敷畅，初若不经意，然论辩研核，皆有所抵宿，其所欲为，自信不疑。晚喜浮屠外生死说，不肉食十四年。始疾，即不呼医饮药，逮属纩不乱。所著书有：《大云集》、《元丰圣训录》、《易说》、《诗义》、《书解》、《礼记解》、《道德经解》、《子箴》。

赵师睪，家在吴之昼锦坊，有聚奎、荣桂二堂，又有宗表玉辉与间。

梵隆为叶少蕴门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画极多。德寿宫评画，以隆为龙眠嫡嗣。

燕文贵，为翰林艺学将仕郎守，云州云应主簿。

累代画家，以王士元、郭忠恕为第一，闻《画史》言尺层叠，皆以准绳为则，殆犹修内司法式，分秒不得喻越。

清献赵公祖墓，与陶山陆右丞祖墓相近。绍兴间，陆氏墓地为攒陵，清献旁近墓地，亦皆归朝廷，而不绝其祀祭。先朝陵寝，遭贼髡之酷，痛通于天，而赵氏祖墓。(复归王氏)

郑潜庵先生，太末人。两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手。清言介行，每谈数百年承平事，不绝口。时则有新安汪尚书孙汉卿为应奉，庐山曹端明子愚为编修，四明袁枢密从孙伯长为检阅官。

赵子昂，谓薛道祖书诚美，微有按模脱墼之嫌，袁伯长自以不能书而深识其语。尝谓米元章书，政如黄太史作诗之变，芒角刷掠，求于匮蕴川媚则蔑有。其学鲁独居男子，于道祖见之，怀素书，多苏才翁兄弟所赝作，至金昌诸人，尤竞习此体。

南康黄可玉，耆古，刚洁人也。

吾乡盛时，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中，贾相擅国，绝恶四明，由是衣冠皆为月集，悉不敢议时事，卒至国亡，无卖降于外者。当至元末年，诸老先生犹无恙。时则有深宁王先生师表模范，世伦雅集，犹有洛社耆英之遗意。甫三十有四年，风尘变更，乘虬上征，无有一人在者。览先群公之遗墨，不胜悲慕，世伦主人，于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桷以契家子，犹得从封胡羯末之后，愿相与勉焉，以图无斁。（袁伯长《清容集》、《书世伦》、《堂雅集》、《诗后》）

吾子行，沈困市隐，丰碑巨碣，不能以自见，写其幽旷，托焉以自逃者也。

《定武褉序》、唐文皇模本所刻。故毫发无逾矩，至遍赐诸王群臣，则皆一时能书所临。精神横逸，虽抵掌相似，然犹以为优孟也。余所见元嘉赐本第一，神龙第二，苏才翁家第三，才翁本，则祖神龙，褚河南误字本第四，冯承素本第五，褚廷诲本第六，陆东之本第七，赵模本第八，最后见米老所效褚河南第九，效冯承素第十，绍兴内府藏本第十一，（缺）本皆临书，与定武微异。又皆茧纸，非双钩响搨所作。独张似之家绢本，云是汤普彻所模本不同耳。

评书家，尝言率更书难双钩。盖其落笔，全在骨法，若填补肥媚，则失其体。旧见唐彦猷摹欧帖，笔意绝近，此卷殆仿佛之矣。（《隅隩帖》）李伯时《雅集图》，有两本，在元丰间宴于王晋卿都尉之第所作。一盖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赵德麟之邸。刘潜夫书其后云："重屏图"，至汝阴王明清，始定正坐者，为南唐李中主像。尝见楼宣献公家，周文矩所画初本，前有徽宗御书《白乐天偶眠》一章云："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乌帽，婢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此白乐天诗。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围棋屏上书乐天前诗，纸上着色，人皆如生。

袁伯长，有李后主所用玉笔管，上有镌字，文镂甚精。云得之史丞相家，贾似道"悦生"印，亦在其处。

蔡君谟云："智永《真草千文》，盖七百本，唐初尚多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模写勒石，云'律吕调阳者'是也。"今宋宣献家，及王阁老叔原家，各藏一本。

又云："辛卯秋，汴渠涸，于宿州界上岸旁得一泉，甘美清凉，绝异常水。其乡人言，水涨则不见；冬涸，则其泉涓涓可爱。余以水品中不在第三，然出没不常，不可以定论也。顾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题会稽吴氏三一孃写。问之越人，无能知者，楷法殊精。宣和间，徽宗赐大主御笔檀香板，应游玩处所，并许直入。"

蒲葵扇，《唐韵》棕字注云："蒲葵也，乃棕扇耳。"

宋师下江南，金陵城破，自城下水窗兵入。故刘贡父有："蚁溃何堪值水窗"之句。

陟厘，乃水苔，今取以为纸，名苔纸。晋武帝赐张华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人言陟俚，陟俚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以为名焉。

朱文公，谓尤延之论古人笔法来处，如周太史奠世系，真使人无间然。

吴兴朱文中，尚奇，每仿古物，立怪名以给流俗。庐于弁山之下，山多岩谷，乃披荆棘求其壮观者，题作前人题署姓名年月，皆诡异，不可考据。

苏子由有《赋松石图诗》曰："物生真伪竟何有，适意一时宁辩真。"知言哉！

宋绍兴中，郎官周紫芝《乞旌表苏庠札子》云："臣闲尝观汉之光武，以英睿之姿，拨乱反正，不数年而天下定。即位之初，未遑他事，惟务侧席幽人，聘礼高士。自众人观之，疑若急其所缓，后其所先。殊不知举逸民，则天下归心焉，盖深得乎圣人之意者也。窃见镇江府苏坚之子庠，人物文彩，一时之胜，而抱泉石烟霞之念，至于终身，可谓贤矣。往者朝廷，束帛羔羊，屡贲其门，庠虽不变所守，高卧不至，而圣主之恩所以光宠于庠，岂不大哉！庠既以是终殒于地下，倘不稍加旌异，则无以见朝廷敦尚名节，终始不倦之意。臣愚伏望圣慈，表其门闾，赐以美号，付之史馆，使传万世，非特后之鄙夫，闻其风者，莫不兴起，庶几识者以谓庠能终始其节而不变，朝廷能终始于礼而不倦。亦不可谓无补于圣化之万一也，取进止。"

宋制：太庙及宫殿皆四阿，施鸱尾。社门、观、寺、神祠亦如之，其宫内及京城诸门、外州正衙门等，并施鸱尾，自外不合。

赵子昂学士，言嵇侍中庙，在汤阴县西门外二里。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长孺，道邦人之意，求书"晋嵇侍中之庙"六字。趟每敬其忠节，不辞而书之。运笔如飞，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馆于书室中，梦一丈夫，晋人衣冠，蓬首元衣，血流被面。谓民瞻曰："我嵇侍中，今日赵子昂，为余书庙额，故来谢之。"言讫而去，有声甚远。民瞻既觉，犹汗流，亦异梦也。

朱昂，字举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复末，徙家南阳，梁祖革命，父葆光与唐旧臣颜荛、李涛数辈，挈属南渡，寓于潭州。每正至，必序立于南岳祠前，北望号恸，殆二十年。后惟涛北归，而葆光遂家于衡山。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太祖同时人。即模阁帖者，有砚格书奁铭："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风雨可蔽，户庭不出。知足为富，娱老以逸。貂冠蝉冕，虎皮羊质。处之弗疑，永尔终吉。"此徐铉自铭，亲篆其文，刻石置斋中。

李煜葬北邙，故吏张佖任河南，每清明，亲拜其墓，哭之甚哀。煜子孙陵替，常分俸周给。

"滔滔大川，江湖之纪。蔼蔼名士，东南之美。详究典型，优游文史。才贤凑焉，国华有炜。"此宋三朝史得院旧所纂《徐铉、张佖等列传》赞。

张洎素与徐铉厚善，因议事不协，遂绝。然手写铉文章，访求其笔札，藏箧笥，甚于珍玩。

郑文宝仕李氏时校书郎，归宋，不复序故官。时煜以环卫奉朝请，文宝欲一见，虑守卫者难之，乃披蓑荷笠，作渔者以见。陈圣主宽宥之意，宜谨节奉上，勿为他虑，煜忠之。唐洵，字彦猷，好蓄砚，客至，辄出而玩之，有《砚录》三卷行于世。

沈立，有《名山都水记》三百卷。

鲜于伯机作"霜鹤堂"，落成之日，会者凡十有二人，杨子构肯堂、赵明叔文昌、郭佑之天锡、燕公南、高彦敬克恭、李仲宾侃、赵子昂、赵子俊、张师道伯淳、石民瞻岩、吴和之文贵、萨天锡。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为礼仪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时范质为大礼使，以卤簿清游，队有甲骑，具装莫知其制度，以问于穀。穀曰："正明丁丑岁，河南尹张全义，献人甲三百副，马具装二百副，穀尝见而记之。其人甲以布为里，黄绝表之，青缘画为甲文，红锦缘青绝为下裙，绛韦为络，金铜铗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目，背连膺缠以红锦，腾马蛇具装，盖寻常马甲，但加珂拂子前膺及后鞧尔，装入悉以焚毁。"质即令有司如其说，造以给用。又乘舆大辇，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吴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人。父文正，事伪吴至太子中允。好学，多自缮写书，淑善笔札，好篆籀，取《说文》有字义者千百八条，条撰《说文五义》三卷行于世。

僧昙域《补说文》三十卷，钱承志撰《说文正隶》二十卷行于世。

周官殴方良，音驱罔两。

吴中人家有王摩诘《自写真》，其风度高绝，非复世人也。上有张芸叟书赞曰："虚而不欹，涅而不缁，若实若亏，不迎不随，济名没身，德形支离。水际石上，枯松一枝。援笔自写，神留千移。四百年外，适与我期。终日偶坐，亦莫知乎异世为同时。嗟！余何知？徒能规公之画，炙公之词。噫嘻！其画其词，岂余之师?"浮休家又有薛稷《一鹤图》，所谓"少保画六鹤，同时飞冲天，一鹤堕人间"者，遂号为"茆斋三友"。

余家有后唐人共赟所书《放生轨仪》一卷，行笔精紧，有印钱画沙之妙。不知何人，而楷法如此。题云："吴兴元年岁次庚寅九月一日，寓四天王寺金毗罗院，于藏经中，钞写《汉命放生轨仪法》一卷，文林郎前摄梁州司马共赟书。"

汉田蚡，学盘，盂诸书。

《酒斋》、《鲙杖》、《古文奇字》、《铭石书》、《名迹》。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吴彦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瓠史》："梁肃琛于北僧处瓢中，得《汉书序传》。"

朱希真常言，山阴富水竹，有洛阳许下气象。

张九龄，一名博物，见徐浩所撰碑铭。

翟公巽参政墓，在丹阳九灵山，其父秘书监知应天府思墓，在丹徒钱炉山，思之孙兵部侍郎绂，亦葬其山之东南。

米元章墓，在丹徒黄鹤山。芾之父，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母赠丹阳县太君阎氏皆葬于此。

京西转运使苏舜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谟志铭。苏子美墓，在石门村。

南唐虽僭伪一方，风流特甚，逮今楮墨书画，皆为世宝，人物文章亦胜。

长安安信之子允，为邵泽民言，旧藏《退之集》第二、十六二卷，茧纸正书，有退之亲改定字，后为张浮休取去。

金谷园，吴越钱氏时，广陵王元璙所作，今朱氏乐圃是其地。

睿带桥，一名小长桥。故老相传，为澹台湖，其墓尚在。

## 卷　下

苏子美沧浪亭，故迹依然，有甃井方石，上刻字两行云："沧浪亭弈局，庆历丙戌，子美题。"郡人陈伯雨有诗云："蹩履上飞虹，风高退酒容。叶黄翻乱蝶，树老卧苍龙。古径秋霜滑，空山暮霭浓。沧浪棋石在，题笔暗尘封。"

赵忠简公家，故藏韦偃画松绝妙。上题云："韦偃岁寒图。广政二年十月七日奉旨，将仕郎守将作监臣黄居采识。"旁有小古印及"得全堂"诸印。忠简在贬所，尝失之，其孙盛后于他书画复得之，至今藏其家云。

陈泷字伯雨，五世祖而上，居济。而下，渡绍兴。初曾祖始家于吴，二子：铎字子振、锜字子敬。赵子昂学士论书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而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隽气，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

欧阳公《集录》，古文自穆王以来，莫不有之，而独无前汉时字，求之久而不得。其后刘原父于长安，得前汉数器，以其铭刻遗之，由是大偿素愿，盖其难得如此。

赵德甫《金石录》谓，西汉文字，世不多有，殆不可晓。胡承公《资古绍志集》云云，独尤延之以为西汉刻石文，自昔好古之士，固尝博采，竟不之见。如阳朔砖字，要亦非真，闻是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

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略不容留。至于秦碑，乃更加营覆，遂得不毁，故至今犹有存者。（洪氏《隶释》有前汉哀帝建平五年郫县一碑，或谓乃后人伪为者。）

西汉而上，纪功述事，多寓之金刻。自东汉以来，石刻始盛，而金刻鲜矣。欧阳公《集古录》，恨独缺西汉字。逮刘原父出守永兴，多移古物奇器，因模林华宫行镫，莲勺宫博山炉檠及谷口铜甬三铭遗之。于是，始得西汉字，以补其缺，而石刻卒无有也。或谓西汉至今，历年甚久，所刻石皆以缺坏磨灭，因不复有，东汉则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说非也，周宣王《石鼓文》，秦二世《泰山诏》今尚在，岂西汉石刻，独已缺坏磨灭。当是西汉之俗，犹为近古，其有功德，独铭之钟鼎彝槃，而冢墓碑刻，则自东汉以来始有耳。赵伯昂携怀素《狂僧帖》，玉马玉人，剑彘琕琫，李超潘谷等墨来观。毕少董作《醉苏堂》，蒋璨宣卿为铭曰："毕子飘零，放浪南国，家无担石，聚书佩玉，惟东坡老，百行一德，发为文章，散作翰墨。笔端翻澜，泉石竹柏，容我耽酣，无有醒日。四海一家，天地枕席。何以解酲，视此挂壁。"

庐山道士黄可立之言曰："寇谦之、杜光庭之科范，不如吴筠之诗。吴筠之诗，不如车子廉、杨世昌之酒。何则？渐自然。"

袁伯长学士，博闻洽识，江左绝伦。尝谓张伯雨曰：宋东都典故，能以岁记之。渡江后事，能月记之。"

张伯雨，少学琴，蓄一琴，名"风林"。尝从赵公子昂论琴，以为琴之五音，各有改弦法，其法不传，世之所谓琴者，皆不审五音之主，徒嗷嗷耳，殆不若秦筝之按宫徵也。赵有琴曰"松雪"，但时出横床，未尝抚弄，故伯雨亦终身不复鼓琴。

伯雨尝移雷文鱼磬，击之，其音与律合。

又云："米南宫学王书而变，薛河东学王书而不变。"

元章称法书曰"墨王"，可谓极称，非钟王不足当也。

黄鲁直云："李侯画隐百寮底，画隐字，未经人用。"

谭景升书，世未尝见，他书言其论书，道钟王而下，一人而已。

晋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旧刻米老书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识。"承氏子谓，芾与费同音，为不祥语，因击碎之，止存其半。

刘孝标游东阳山，作《山栖志》，其文富有妙语。

虞世南行秘书，杨虞卿行中书。

吾子行有玉箫，又有宣和陈八所制箫。

薛道祖与米元章为书画友，其笔砚间物云："研滴须流离，镇纸须金虎。格笔须白玉，研磨须墨古。越竹滑如苔，更加一万杵。自封翰墨卿，一书当千户。"后见宋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凡草四制。一日，遣中使至玉堂，赐以上所常御笔研等十三事，紫青石方砚，琴光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班竹笔一，金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水虾蟆一，贮粘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尺二。荐砚以紫裀，匣以黄方，启封时，研渍墨未干，奁中余曲犹存，承平文物之盛，可想见也。长安人言汉阿房建章遗址，犹有存者，其前殿可容数千人。杜樊川之赋，非夸词也。史忠武王之甥，张梦卿总管，家有太康墓中所得紫金钿铜天禄，高仅寸余，长可一尺许，文缕细如丝发，所嵌珠琲瑟瑟等，多脱落，其存者皆如败酱赤土，不别为何物也。"

李伯时《古器图》有"雕玉蟠螭"之名。今世所见者，皆出太康古圹中。姚端夫学士，得其三，独李广叔所藏差小而特妙。后见龙川李氏购得齐叔刚者，玉质蚀尽，而瑑饰奇古。一螭角上有小鼠，或名"太虚负鼠"，又名"虚木相符"，皆不可晓。环窍仅若当五钱，钩之首正方，径围二寸强，以铜尾并带，贯环窍中，乃可系。梁江总诗云："绿桷朱帘金刻凤，雕梁绣柱玉盘螭。"岂伯时取其语以名之乎？（鲜于伯机家，一玉钩制作精古，盖亦其中物。）

鲍明远墓，在蕲州黄梅县南里许。

何得之与李道复汶、黄约彦博、吴圭君璋诸公为布衣交，得之名隶尺籍。有女始三岁，岁募一人代其役。既老，人颇怜之。一日，以诗投君璋云："白头犹当戍寒云，无儿谁替未亡身。木兰三岁方学语，须得腰弓知几春。"君璋时为枢副，翼日，持此诗与同院观之，遂除其籍。

刘梦得尝爱终南太华，以为此外无奇。爱女几荆山，以为此外无秀。及见九华，始悔前言之容易也。

张伯雨记其先人似之所藏书画云："汤普澈绢本摹《兰亭》、唐临王右军三帖、张长史《春草帖》、王齐翰《仙山图》、徽宗画《上清杨真人像》、常粲《佛因地图》（此卷今在倪元镇处）、范宽三幅、雪山二帧、僧巨然《夏山雨过》、许道宁《溪山待渡》等图，李渐《三马图》、李伯时于阗师子《三马图》、黄荃栀子《孔雀芙蓉》、《鹭鸶》二图、赵昌写生《月季》、黄居采《竹雀》、唐希雅《棘雀》赵大年《聚沙宿雁图》，其他妙品尚多也。"

伯雨又尝购得孟子舟御史所藏僧智永《月仪献岁帖》（神品上上）。其词云："献岁将终，青阳应节。和风动物，丽景光辉。翠柳舒鳞，红桃结绶。想弟优游胜地，纵赏嘉宾。酌桂醑以申心，玩琴书而写志。无令披聚，叙会何期。谨遣一介，希还数字。"行间细书释文特妙。前后有"明昌"七印，泥金题签。今在梁溪倪元镇家，黄长睿以为何壁所书者，即此帖也。

长芦之下，御河西岸，地名黄丘，有大墓。正光中，魏故前州刺史庄公高君之碑，会通未凿之前，海道未通。谚云："水打黄丘墓，运粮到大都。"后果然以为识。

天历初，云南大扰，武昌运米至八番，一石用楮币一千五百贯。

叶林（林疑作朴）去文，钱唐人，与邓牧牧心俱隐大涤山，或数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游，则不避豺虎；白昼危坐，则客至不起。其为人高洁如此。所为文章，多世外语，邓则全效柳子厚。大德某年冬，忽驰书别亲友云："将他往。"且诣邓言别。至明年，年五十九，正月八日，端坐而逝。后十余日，邓知叶已仙去，叹曰："叶君出处与我同，奈何给我言别，吾亦当长往耳。"乃述叶墓志，又于灯下取其文集，读毕而终。吾子行有《怀邓、叶二道人诗》云。

李炜，字公炤，自号和光子。周益公家，有其"讲道斋"所用玉石砚，背刻篆字曰"公照"。

李元元晖蓄米元章端砚，其背，刻元晖题字云："此砚色青紫而润，下岩石也。先公得于山谷文室中，磨李廷圭墨，试诸葛氏笔，世间真有扬州鹤也。

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县之汝南乡，其子孙往时犹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在，故鲁子翚有《哀范坟诗》。

大名之东明处士张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树"匏冠布衣"。（缺）口言天下事，常傲视一座人。雅好岩壑，而所居远于山，得奇石，积诸斋前以为山，日对之吟讽。

张子有家，收一"凫尊"，乃凫形而背负尊，极精古，善鉴者以为周器无疑。

王伯益名执谦，以字行，大名人，少颖异，及长游京师，因荐者得官，伯益漠如也。日与彰德田衎师孟，河间李京景山、济南张养浩希孟，饮酒赋诗，为神交，时人皆以为古仙异人。阎承旨复时在翰林，谓人曰"吾闻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见之，伯益不屑也。"后十余年，始为翰林，应奉文字。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伯益身长不过数尺，不喜骑马，遇好友即提杖出门，竟日去不返，不语妻子，以为常。始来京师，用橐中金，不识记数，及赀尽益困，至于终身，亦不以介意。遇人无贤不肖，皆欢然无间，而胸中了不可混。长年京师居，而为诗简淡萧远，如在山林，不与人接者。常谓人曰："吾知吴楚多瑰玮奇绝者，当委身往游，乃称吾意耳。"同时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杨载仲宏，浦城人；卢亘彦威，大梁人，并称能诗。仲宏闻其言曰："然。诚使伯益，广之以山水之胜，视陈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识者以为知言（虞伯生作《墓表》中语)。

李伯时尝读书龙眠山，因以自号，故有"龙眠书院"，在舒城县治东，飞霞岭之北。国初，为东禅寺并之，而书院废。近有监县者，得隙地于清心池之上，盖伯时与苏子瞻、黄鲁直诸贤之所共游者，乃辟地为屋，一复书院之旧。

昔我文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备，自其在东宫时，贤能才艺之士，固已尽在其左右。文章则有故翰林学士元公复初，发扬蹈厉，藐视秦汉；书翰则有故翰林承旨吴兴赵公子昂，精审流丽，度越魏晋。前集贤侍诗学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艺笔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盖上于绘事，天纵神识，是以一时名艺，莫不见知也。而永嘉王振鹏，妙在界画，运笔和墨，毫分缕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圆平直，曲尽其体，而神气飞动，不为法拘。尝为《大明宫图》以献，世称妙绝。延祐中得官，稍迁秘书监典簿，得一遍观古图书，其识更进，盖仁宗意也。（虞伯生志振鹏父墓文）

先秦货布，篆文奇古，多铸地名。余在京师，得数十品，曰屯（音纯）留、曰安邑全货、曰平阳、曰高阳、曰安阳者甚多。其文有不可尽识者。以《汉书·地理志》考之，屯留在上党，高阳在涿郡，安阳在汝南，安邑、平阳并在河东。

宋会子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

天下盐课，岁以引计者，二百五十六万四千有奇；以钞计者，岁入之数，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定。

在京饲马之刍，名曰"盐折草"，用河间盐。今有司以五月预给京畿郡县之民，至秋成各验盐数，以输纳之。每盐二斤，折草一束，束重二斤。岁用草八百万束，折盐四万引。天下户口之数，太宗即位之八年夏，括户得一百十一万。至世祖至元七年，复增三十余万户。十一年取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余户。二十六年，合南北之户，总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辛幼安墓，在铅山州南十五里，阳原山中。

赵子昂学士，在京师得古玉辟邪二，制作精妙，世罕其比。一牡者为李叔固藏去，遂失其偶，赵夫妇不怿者累日。一尚在其子雍处，余并得见之。

南安总管赵伯昂仁举，有一玉马，云是太康古圹中，用以驾车者，其车亦玉所造，奇物不可名状。

汉铜马式，藏周公谨家，其初破为数段，铸工以药焊栅之，复完如新。

鲜于枢，字伯机，渔阳人也。少为郡吏，后以材选为行御史大夫掾。意气鲜豪，每晨出，则载笔椟。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欲弃去。及日晏归，焚香弄翰，取鼎彝陈诸几席，搜抉断文废款，若明日急有所须而为之者。客至，则相对指说吟讽，或命觞径醉，醉极作放歌颠草，人争持去，以为荣。于废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旁，名之曰"支离叟"。中岁益自刻苦读书，故自号"困学"。伯机美须髯，望之甚伟，卒年五十七。终征仕郎。太常典簿赵子昂为诗哭之。观其诗，可以见伯机之为人矣。

晋谢奕，号"方外司马"。王晞为常山王司马，亦号"方外司马"。唐秘书监贺知章，乞身归越，自号"秘书外监"。米南宫号"中岳外史"，故张伯雨亦自谓"句曲外史"。白乐天诗"尧被巢由作外臣"，张俞欲作外臣，以白云孤鹤为友。李白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王介父亦云。只合箕山作外臣。皆谓方

外之臣也，非左氏所谓邻国之臣为外臣也。

方万里《挽委顺子、王防御诗》云："温饱消摇八十余，稗官元自汉虞初。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弗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哀江南赋笺成传，从此韦编锁蠹鱼。"

赵子固清放不羁，好饮酒。醉则以酒濡发，歌古乐府，自执红牙以节曲，其风流如此。于阗玉河，其源出昆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三河。一曰黄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十里。其源虽一，玉则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出。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故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见晋平居海《使于阗行程记》。

杜绾，字季扬，尝知英州，祁公其伯祖也。博识多闻作《云林石谱》三篇，流品皆牛奇章以来，论石者所未及，其手书本，今在吾家。

季宗元，蓄唐模王右军周大嫂帖，乃开元五年十一月陪戎副尉张善庆装。

京师人家，有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盖当时所藏三代古器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又模其款识而考订之，如《宣和博古图》而加详，近世诸家所收者咸在焉。

隋僧智永，名法极，王右军七世孙。唐诗僧清昼，字皎然，谢康乐十世孙也。

李亶据山东，有精卒十人，皆能全装衣甲，负十日粮，日行三百里。

鲜于伯机，目赵子昂神情闲远，为神仙中人。

古陶器，或言舜时物。按三代铜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时更远，陶盖艰完，吾子行谓当是秦铸金人之后，合土为器耳。

田承君云："顷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处老兵，时来沽酒，必问公之动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书院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

赵子昂云："唐人之画，实描云水，盖刻画中有飞动之意，后人所难能也。"

颜鲁子侍郎之孙、家有钟给京书《黄庭经》，纸尾题"特健药"三字。按：武平一《徐氏法书苑》云："中宗驸马武延秀家《法书》，漆轴黄麻纸，标题云：'特健药'。云是虏语，其书合作者。"一云："宋以之标法书上品。"洪景卢诗云："会有高明标健药。"盖用此语。

张澹岩好蓄奇石，其论世之品云："灵璧出于泗滨，本药石所用。《书》云'泗滨浮磬'是也。硕厚清越，如被涂泽，而乏烟雨葱茜之姿。思溪近出于太末，深在土中，坚贞润温，文质俱胜，扣之如钟，四面皆可观，其姿裁明秀，体气高妙，夐出诸石之上，视灵璧犹伧父也。林虑远出河朔，土厚水深，体极枯燥，然玲珑嵌空，宛如镌刻，其实皆出自然。洞庭在太湖之中，咸池一气，下注膏液，石生于水裔，宛转奇巧，翠润而文。吴人以植立园馆，亭然秀耸，高或数丈，低犹数尺，然不及思溪之精绝也。"

田思孟家，有欧阳率更书《汉史节》。

余家，有唐人写《论书法》一卷。皆率保大中润州延陵牒。延陵宋熙宁五年，省入丹阳，姜尧章从奉常议乐，以弹瑟之语不合，归番阳，过吴，见陆务观谈其事。务观曰："何不忆《二十五弦弹夜月之诗》乎?"尧章闻之，不觉自失。

乔仲山有唐罗昭谏与陈正字帖云："二月中，陈州一正字访及，具审博士摄理和适？近日贤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谭口，断割明快，与夺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况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果有余庆，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相近。忭贺者老叟，十年来欲棹一船子，从云溪馆前往东市，竟无因缘，此又何如哉？近见陈正字否，叶大德、丁三傅知闻否？老叟腰脚不支，坐想胜游，目极千里，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积薪复如何？因相见，皆与话瞻泳也，谨状。"罗隐状，后有跋云："法帖率不过数行，而言简意尽，犹足见晋宋间人物风度。今罗长江书，才尔片纸，乃知风流逮唐末犹在也。近世往来尺牍，叠叠多幅，苟为不然，则曰简慢，我于是务作不情之语以为敬。至权贵记室之间，间一函有累十纸，风俗颓坏至此，可太息也。"

赵子昂尝谓人曰："姚子敬天资高爽，相见令人怒，不见令人思。"又尝赠诗云："吾爱子姚子，风流如晋人。白眼视四海，清谈无一尘。"其为子昂敬畏如此。

唐开元钱，烧之有水银出，可治小儿急惊。

郭右之家，陶隐居《画版帖》，卷首有李伯时写隐居真，今在梁溪倪元镇所。

朱希真自谓："加数年，吾书如鬼矣。"赵子固云："书成鬼，当是杨风子鬼耳！"

黄鲁直作叶县尉，读元次山漫郎文，因作《漫尉诗》。

苏子美豪放不羁，好饮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公深以为疑，使子弟密觇之，闻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引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为多也。"

故宋宫中用鱼钥，降鱼取匙，降匙取鱼，古制也。

陈圣观闻长老言：汉如夏，唐如殷，宋如周。

欧阳公见大名人家，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黄长睿亦云："有朝士施结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远千里求之，所藏甚多，类而成书，予尝见之须城刘氏，惜当时不曾传录也。"

白乐天《移山樱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劚山樱满院栽。上佐近年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乃知唐之小官，五考为任。

赵千里画锦园，与郡学相邻，水木清华，极有幽趣。山石上有千里题字尚在，今束氏园，是其地也。

宋巩洛陵寝，岁以四月科柏，前期遣官奏告。

政和中，丹阳县北，地名石羊子，有盗发古冢者，云是梁宏偃将军墓。县闻追取铜器数种，制度不甚古，墓有四室在旁，中一室，四厦开。

张定夫尝游唐华清宫故址，见杜牧《之温飞卿》二诗，俱刻石于浴殿之侧，今不知存否。

亳州太清宫老子殿，绕坛古桧，凡数十株，相传为老子手植。其遗物有石青羊一，古质瑰异，人不知重。唐太和七年，命登仕郎、行内侍省掖庭宫教博士、上柱国景宏皋，诣宫图貌灵踪，搜而得之，迁于再生桧之下，乡贡进士卢璩记。

东坡云："梅二丈圣俞，长身秀眉，大耳红颡，饮酒过百觥，辄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今人弹琵琶，乃不用拨，或者哂之。按：唐《国史纂异》："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所谓搊琵琶是也，然其来久矣。

姜尧章云："无锡之有青山，张循王俊所葬，下为石屋九。"

吴兴人说，久雨遇雷，地脉必开，山为之发洪，一山至有数十处，水迸而出，或深至五六尺者。

国子博士王师鲁，为余言："昔游秦陇间，得尽观郭忠恕所书碑，始悟笔意，在隶前作篆，乃可传。"（东坡《文勋传赞》，所谓安国用笔，意在隶前者也。）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压民死者七千二百二十人，坏民屋不可胜计。

张可兴家，有周昉《五星真形图》。昉为宣州长史日所画，其星法亦昉手自书。

竹简之法，绝而不传，米元章得古简，始更制法。

季宗元就贾团练家，得颜鲁公自书"告身"。

皇象"天发神谶碑"，在南台厩支槽，洛人杨益为御史大夫掾史，移置学中。

赵魏公云："律诗不可多用虚字，两联填实方好，用唐以下事便不古。"又云："歌曲八字一拍，当云乐节。大乐不用拍，以鼓为节。当节，云与鼓同。"

"虞候"字，本出《左传》，该郡太守也，见《急就篇》。

吾家太史云，冬至后，九日遇壬，法当有年。

陈无已《古墨行》，有"脱帽"字。师显行云："去其管韬也。"管韬二字甚雅驯。

曹公作敧案视书，周美成又谓之"倚书床"。

毕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轩"。凡所服用皆上古圹中之物，玉如彼含蝉是也。

楼大防尝问敷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无燥笔？"季中曰："古人力在牵，不尽用笔力；今以笔为力，或烧笔使秃而用之，移笔则墨已燥矣。"

唐制：两省官对立，谓之"蛾眉班"。

徐季海题经，有云："上第几隔某人书次。"所谓隔者，岂即度经之所，如唐书言梵夹者耶？

唐碑制度极多，有一人制序，一人制铭者。故尹师鲁志张尧夫墓，而欧阳永叔为之铭。

《北梦琐言》载："蘧曾至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爱之，谈不容口。尝谓王赞曰：'侍郎曾见阳朔山水乎？'王笑曰：'赞未尝打人唇绽齿折，那得见之？'盖非贬不去也。"《倦游录》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奇，四面峰峦骈立。近见钱唐人家，有米元章画《阳朔山图》，米题云：'余少收画图，见奇巧皆不录，以为不应如是。及长，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到者。向所不录，反憾不巧矣。夜坐怀所历，因作于阳朔万云亭。'观之殆如是。因知范至能谓'平地苍玉崛起，为天下伟观第一者。'真非虚语也。"

喻子才云："吴兴张谦仲善篆，因篆而深于字学，未尝妄下一笔也。"王介父闻而致之，"所论不契"。《说文》云："人心土藏于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介父以心从倒勹，言无不勹，而实无所勹，所勹以匕，其匕无常。谦仲谓凡火皆从炎上，而心火欲下，故形似倒火，非从勹也。由其说，而《说文》与博士说益明。

宋太祖以柏为界尺，谓之"隔笔简"。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台头寺。天历初，有盗识宝气于冢中，发得古铜剑。虞伯生学士赋云："盗发亚夫冢，宝气实累之。冢开宝尽出，狱吏书盗词。盗言惟见宝，宁知亚夫谁？项王不相信，弟子遂与尸。黄肠下深锢，千岁复何为？大河绕城东，落日在城西。遇客立城下，踟蹰望安期。"按吕元直《燕魏录》云："陈彦升资政，编什尤高，为彭门八咏，士大夫传诵。"彭门，今徐州也。南通垓下，北连丰沛，有范增墓。彦升诗曰："藏名羞立虎狼朝，乘变东依项籍豪。愤失壮图撞玉斗，不知天命与金刀。还家落日埋英气，回首浮云委旧劳。百步西连陵母冢，峨峨先识泰山高。"二诗殆未易甲乙也。

张安国诗云："右文储砚一百九，铟匣珠囊汉琼玖。"《馆阁录》止云："秘阁砚七十五耳。"

茅山元符宫，有苏养真像。自赞其上曰："松风飕飕，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犹全于酒。"马伯庸中丞《县尹行》有"借问县尹何出身，手把熊皮随大人"之语。

西域人以十二月成岁，不知有闰。

绍兴进茶，自宋降将范文虎始。

许及之题临平明因寺榜，隶法秀整，如《受禅表》。

翰林国史院，有世祖时所赐贾似道没官书数千卷。金石刻多宋渡江以前拓本。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

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往往镂边极工巧。

吴人谓甓曰“甋砖”，出《尔雅注》。

虞伯生学士评诗，谓杨仲宏如百战健儿，范德机似唐临晋帖，揭曼硕似三日新妇，而自谓汉法吏师。

项平父诗云：“日日长沙岸，看云只念家。如何永州梦，偏爱在长沙。”与贾岛《却望并州》之句全类。

张长史书《尚书省郎官石柱记》，旧刻在京兆府治，或云今沦壅听事堪下。

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平宋。冬十二月，图书礼器并送京师，敕平章政事太原张易兼领秘书监事，寻诏许京朝官假观。

俗传极山药时，以足按之，即如人足。

完州城北，有木兰庙，榜曰“孝烈将军”。土人云是木兰战处。庙有宋熙宁间知军事钱景初题记，并所刻古乐府词。

陈思王读书堂，在今冀州。有人于其侧，得小玉印，文曰“曹植私印”。

赵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卢，知今者莫如陈君举。”

延祐中，馆阁诸公，同赋《秋日梨花诗》，唯元复初“朝食叶底梨，暮看枝上花”之句，为警策。

徐明叔家，书楼榜曰“五经藏”。

杭州故内观堂前，有太湖石，卧峰陂陀甚大，其中凿为泓沱。相传云：思陵涤研具也。李长吉《宫娃歌》云：“屈膝金铺锁阿甄。”金铺，为门饰。屈膝，盖铰炼。上二乘者为镢，下三衡为钺云。

南阳宗资墓旁，石兽膊上有刻字曰“天禄辟邪”。鲜于伯机，少时曾游其地，亲见西门、北门各有二兽，但北门外者，去资墓不远，故附会之。大军围襄阳时，士卒多病虐，模“天禄”二字，焚而吞之，即愈。人以为异，然“辟邪”已坏矣。

燕人王铎，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为人，以赂求为襄阳令。后果得之，号“王襄阳”。

杨子江中沙田，田户每岁旦，取一瓶以称水，水重则是年江水大，水轻则水小，岁岁不差。

金坛县治东北二里，有岱岳庙，宋元符三年建。偶象衣冠甚古，其妇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画人物，壁画亦大观三年作。

鲜于伯机论石，以太湖为第一，山石次之。

嘉兴天圣寺，有唐宣宗真迹、罗汉、佛牙。郡学有“父己鬲”。

穆文靖云：“咸平钱十文重一两。”（穆一作魏。）

汲仲胡先生言：“终今之世，无善治之日。”

湖州贡院有孔子庙，在院门内。王虎臣为守，毁贡院为军砦，至舁先圣像弃水中，无人不唾骂。

吾家太史云：“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甚哀。”

今人呼墓地为“明堂”，唐世尝诏改为“券台”。

余观中秘所藏前代书画，宋高宗为上，徽宗次之，金章宗最下。

嵩戒坛，有吴生六善神刻石，在坛四周，石形如凸甎，大难摹勒。

吴郡城西二十里，有大冢岿然，上人号“归王墓”。宋嘉祐中，墓旁民垦土得石，如柱础。方一尺五寸，厚二寸许，中隆起二寸，有八分书三行，“唐故陈留言夫人墓志”，凡九字。四维下杀，皆刻瑞芝。土人钟氏，得而藏之。按：《图经》云：“唐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终于少傅。初无王封。”为可疑尔。

孔融《遗张纮书》曰：“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乃知古人作书，亦有用篆者。

北碑刻深，谓之“沟道”。

杜子美旧居，在秦州东柯谷。今为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为“子美树”。

王子复，尝得故宋官人所藏“得寿”、“供奉”笔两枝。上刻云“臣周文举进”。子复，名知本，海陵人。

赵子固目姜尧章为“书家申、韩”。

范文穆云：“汉人作隶，虽不为工拙，然皆有笔势腕力，其法严于后世。真行之书，精采意度，粲然可以想见笔墨畦径也。”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铜蟾蜍砚滴，重厚奇古，磨灭处金色愈明，非近世涂金比也。腹下有篆铭云：“舍月窟（左足心），伏棐几（右足心），为我用（左后足），贮清泚（右后足），端溪石，澄心纸（领下左右各三字），陈元氏，毛锥子（腹之两旁各三字），同列无哗听驱使，微吾润泽乌用尔（腹下两旁各七字）。”又尝见一涂金小方鼎，底铭“𠁥𩐆”（二字）。

《广雅》云：“兄况于父。”今俗语谓兄为况，盖有所本。

姜尧章自题画像云：“鹤氅如烟羽扇风，赋情芳草绿阴中。黑头办了人间事，来看凌霜数点红。”其风致如此。

吕成公云：“京师贤者多市隐，唯郑册定武子遍识之。所从受《太玄经》，乃得之于日者。”近时，有何失字得之，隐居京师，织绢纱为业，售者不二价。喜赋诗，思致颇不凡。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泽以此八字，该括法律。

《定武禊帖》，虞书孔子庙堂碑，淡墨本者佳。

《诸公调》，乃泽州孔三传所撰。

旧说闰年少蝉，试之信然。

史游《急就篇》云：“疻痏，保辜二字本此。”

唐诗人方干故宅，在严州钓台南二里白云村。

谢皋父尝至新城，闻故老言“罗隐给事冢，在县界徐村之水鸬，冢碣犹存”。梁开平四年沈嵩志。

《晋·苻坚传》云：“建元十七年，长安有水影，远观若水，视地则见。人至则止，坚恶之。”宋宝祐六年四月，常州晋陵县之黄泥岸，亦有此异，相传呼

为“旱浪”。

吾家太史，在征西幕府，尝得小校，言火山军地枯燥，不可耕锄，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随出矣。

李商隐《纂杂》一卷，盖唐人酒令所用。其书有数十条，各数事。其“杀风景”一条，有十三事，如“背山起楼”、“焚琴煮鹤”皆在焉。陈圣观云：“杀，所界反，或作入声，非。”

蔡天启诗云：“收得三茆风雨样，高堂六月是水壶。”盖其书画自称道如此。

平阳，旧镂书版，多经毛麾牧达手校。

李仲宾学士，言交趾茶，如绿苔，味辛烈，名之曰“登”。

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壶、槃、权、钲，各有铭。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鼎之铭曰：“公巽父作牧，命工浩范金作鼎于观肆。命壶氏司漏，时若昏明，惟兹祁水，用保其无斁。”壶之铭曰：“惟建炎戊申三月癸丑，公巽父作壶，审漏节其永保。”盘之铭曰：“公巽父作坫司漏，节其永保。”权之铭曰：“公巽父作金漏，用衡石，其永保。”钲之铭曰：“建炎戊申六月癸丑，作钲永宝。”

宇文廷臣之孙家，有吴彩鸾《玉篇钞》，今世所见者唐韵耳。其书一先为二十三先，为二十四仙，不可晓。又导江迎祥寺，有彩鸾书《佛本行经》六十卷，或者以为特唐经生书也。

汴梁熙春阁，旧名壶春堂。宋徽宗称道君时，居撷芳园中，俗呼为“八滴水阁”。汲郡王晖仲谋有《熙春阁遗制记》云云。

欧阳公号醉翁，林中子称醒老，两公不同如此。

至顺四年秋，不雨，吴江陈思村耕夫，垦土得隐起砖于占圹中。村民王氏买得之，余读其文，盖赤乌五年七月造。又一方甓，上刻曰：“吴郡余杭邵氏夫人之墓。”一小铜带钩，背有“大吉”二字。

王正之云：“转关六么护索、梁州历统薄媚、醉吟商、胡渭州四曲。承平时，专入琵琶，今不复有能传者。”按：《北梦琐言》载：“黔南节度使王保义女，善弹琵琶，梦美人授曲，内有《醉吟商》一调。”则其来远矣。

都下有姓仉者，杜伯原以为仉乃爪氏之讹耳。余谓伯原曰：“此梁四公子仉腓之后也。”仉，音掌。腓，音睹。五院人伯原号称博学，而不知出此。

今人呼笋曰“竹萌”，出《周礼注》。《说文》云：“筍，竹胎也。”

吴越钱氏讳佐，故以左为上，凡官名左者，悉改为上。《吴越备史》所谓上右者，乃左右也。

洪州娉婷市，五代钟传侍儿所居，后以名市，毕少董谓可对温柔乡。

洪觉范云：“司马温公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斤，或以为言。”公曰：“吾欲子孙，知吾所用此物何为也。”

钟王笔法，隋人所得，与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钟，唐多王尔。

朱泽民祖应，得卜地阳抱山以为藏。祖母施曰：“异哉！吾梦衣冠伟丈夫告云，勿夺吾宅，吾且为夫人后。”既而，役者深五尺许得石焉。刻曰：“郁林太守陆绩之墓。”别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烂，人来换。”石果断矣。命亟掩之，而更卜兆焉。按：《吴地记》云：绩墓在阊门外，而不言葬阳抱山。

陈同父序《中兴遗传》，所载龙伯康、赵次张事甚伟，今备录之，以广异闻。初龙可伯康游京师，辈饮市肆，方叫呼大噱，赵九龄次张，旁行过之，雅与伯康不相识。俄追止次张，牵其臂，迫与共饮（云云)。按：《夷坚丙志》云：“可字仲堪，东平人，邃于《易》学，逆知未来事，其说汴都不守之兆，与此颇合。但其字不同耳。次张靖康初，以太学生，李丞相纲荐为张所参谋，官白衣，在诸属官之右。时所辟皆卿监，次张后得一承直郎，喜谈兵论事，所著兵书甚多，自云有授而作也。”

今人不善乘船，谓之苦船，北人谓之苦车。苦音库。

陈圣观，闻宋炤说韩诗所谓蟾蜍者，云此物三足，与蛙不同。炤既去，乃得枯者于货药担上，以示圣观。乃一躯壳，实之以木屑，视三足特长，如尾而有距。世所范为研滴者，或不尽似也。

天宝四载，诏太清宫用事停祝版，用青词。

宋制：凡兼官皆无告，说书亦只敕黄，惟侍读、侍讲有之。

光武分尚书为六曹，并一令一仆，为八座。

大行不反之词，见《汉书·昌邑王传》韦昭注，或者依《文选注》，音去声。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此自是谥法。若大行皇帝者，乃新崩未有谥之称，当依韦注作平声。韩文有大行皇帝挽词，注家正引韦注是也。

宋理宗发引，有疑人主不至陵者。陈圣观按：魏明帝欲送幼女之葬，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宗社备不虞也，何至赤子而送之哉?”

唐旧制：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不答。至德宗始命礼官定其仪，公主拜见舅姑，坐受于中堂，诸父兄立受于东序，如家人礼。事有舛错若此，而行之既久，人不以为非者，德宗乃能革之。宋理宗女下嫁杨镇，未几而薨，镇至行三年丧，自称草土，不知其制为何如也?

世谓正月三日为田本命，浙西人谓之夏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称水，以重为上有年，则极验。

《周益公日记》云：“湖北溪峒，地连巴蜀，皆夜郎也。如澧州，乃尧时崇山。”

巢湖之巢，祖了切，见《孙亮传注》。

峡州黄牛庙后，郁木似冬青，落叶黑文类符篆不同。

刘斯立所作《田明之行状》，邵程司马公皆重望，来者率巨公，门无杂宾，而明之以白士羁旅预其间。又作《玉友传》曰："野人白士，与之忘年。"

宝庆中，莆田郡民张至孝，食贫养母，尝有所适，久乃还家，则母已亡，张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欲服终身丧。太守楼昉旸叔闻而哀之，赐之钱酒，且书其门曰："何必读书，只此便是读书；何必为学，只此便是为学。"

黄希声言："今之怀利以事上者，往往皆盗贼之用心也。"

丹阳葛鲁乡论书云：晋、宋人书法妙绝，未必尽晓字学。韩退之素无书迹，而极意字义。尝云世为文词，宜略识字，又韩择木八分以擅名，谓之不识字，是也。

都下寒食，游人于水边，以柳圈祓禊。张叔夏《赋庆春宫词》，以道其事，甚佳。

汤伯纪以陶渊明《述酒篇》，为《零陵哀诗》。

维扬人说，李庭芝被刑无血。

陈莹中题元祐党籍碑云："呜呼！汉世得人，于斯为盛。"

虞伯生题受禅碑云："右华歆等《劝曹丕称帝表》。"

耶律楚材善博物，尝扈从西征，其记西域事甚多。如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北印度土人不识雪，岁二月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熔铄。马粪堕地，为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传记所不载也。

赵魏公云："小篆自秦李斯，至宋吴兴张有而止。"

牟伯成父曰："今之文，非古之文，故六籍多传沩；今之音，非古之音，故《易》、《诗》韵有未（协者）。"

胡汲仲谓，赵子昂书，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

《春秋》桓十八年"泺水"杜氏注："在历城西北入济水。"然济自王莽时，不能河西，而泺水之所入者，清河也。杜盖失之。

李伯微云："近世诸儒，于经文可疑者，类以错简言之。然文字章句，多宽不高，恐非错简，但传写偶失其次耳。郑康成言《易》、《诗》、《书》、《春秋》简长尺二寸，每简三十字。《孝经》半之，《论语》简八寸。盖古今简册，字有定数，每一简三十字，则错一。徐楚金《说文系传》号为精博，亦有先后牴牾者。如：祢，亲庙也，从示尔声，一本云古文𥛱也，泥米切。越本：祢，秋畋也。锴曰：猎者所以为宗庙之事也，故从示。又祖祢也，息浅反。又按：𥛱，秋畋也，从犬玺声，或以豕，宗庙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祢为亲，息浅切。锴曰：经义，𥛱少也，取余兽少也，息衍反。𥛱或以豕宗庙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祢为亲庙，以示尔为谐声。𥛱为秋田，以犬玺为谐声。初不相乱，𥛱或从豕示，以田为宗庙。传所谓一曰笾豆是也。祢本说虽有一本古文𥛱之说，而𥛱字本说无所见。若谓𥛱，或曰宗庙之田，又以祢如𥛱字之义，犹可。然𥛱已作玺声，其与祢音殊远。今径以祢为畋，而别义为祖祢，则于转注之义亦倒矣。

㬎洗当音藓，姑洗同，苏典切。《易》"洗心"亦有此音，洗足同。其在十二荠者，涤也。《国语》勾践事，洗马，先见切。

世但知有鸡鹕，而不知有所谓凫鹕者，鸡鹕嘴长，凫鹕嘴短，皆绝相似，而实不同。盖其色则俱为鹕，而喙有鸡凫之异，此前所未闻也。

天下有才者，不可失职，要在上者有以处之。苏子瞻智勇辩力之论，正如此。胡明仲论高欢辈云："魏之中叶，以门第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于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发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业，岂易倾乎？"

余平生见黄荃《画雪兔》，凡三四本，盖伪蜀孟昶卯生，每诞辰，荃即画献也。

吾家太史谓，李端燕《郭暧驸马宅诗》，众称绝妙，而其诗不传。顷在秘间钞书，得端集三卷，中有《赠郭驸马》三首，特太史偶未见本耳。

近世以笔墨为事者，无如姜尧章、赵子固二公人品高，故所录皆绝俗。往余见姜贯道画图，后有子固端平三年，《监新城商税日叙姜尧章庆春宫词》。爱其词翰丰茸，故备载之。"双桨莼波，一蓑松雨。莫愁渐满空阔，呼我盟鸥，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

宋宣献公绶，杨徽之外孙。徽之无子，尽付以家所藏书。后与父皋，同在馆阁。每赐书必得二本，子敏求、敏修，并以文学见称于世，其藏书之盛有以也。

王鲁翁寿卿，洛阳人。祖择之之外孙，善篆隶。尝召至京师，使篆字说辞，以与王氏之学异，后以命李孝拘，而鲁翁终身布衣，黄鲁直亟称其书法。余家有鲁翁篆《闲居赋》，笔力遒劲，如纽金屈铁。

小红，顺阳公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之请老，姜尧章诣之。一日受简徵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曰："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桥。"尧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箫，小红辄歌而和之。尧章后以末疾故，苏石挽之曰："所幸小红方嫁了，不然啼损马塍花。"宋时，花药皆出东西马塍。西马塍，皆名人葬处。白石没后葬此。苏石谓："小红若不嫁，则哭损马塍花矣。"

徽宗御题画图，圖字内从口。章宗书圖字，内从厶，可以验知其书也。

韩风子，钱唐人，或云名文善，善补砚，虽百碎者，但不失原屑，补之若无损者，亦能修古铜器，惟

砚为绝精。居蒲桥，四面土墙，门若狗窦，夜宿一石柜中，与人言无尊卑，皆尔、汝，得钱即付酒家，一举而尽，是亦异人耳。(吾子行云)

周恭谨云：姜尧章铙歌鼓吹曲，乃步骤尹师鲁皇雅；越九歌，乃规模鲜于子骏九诵。然言词峻洁，意度高远，颇有超越骅骝之意。

唐上党郡司马田畸《声律要诀序》云："乐器依律吕之声，皆须本自真响，若但执象黍之文，则律吕、阴阳不复谐。"赵松雪亦云："乐本乎律，律始于数，数正于度，度以候气，气应则律正矣，律正则度正矣。然律之长短，则鄗氏之法，不可易也。"

程义父云："三老五更，更字当作叟。今嫂字，或作婹，可以验知其误。"

席琰，吴兴人，宋参知政事益之后。幅巾野服，隐居南山下，性恬惔，学道家有数息法。终日危坐，寡言笑，喜饮酒。复善鼓琴，尝留诗酒家壁间云："山云出山无一钱，日日醉倒春风边。采蘋桥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云，其自号也。晚岁益纵酒，或行歌道涂。尝谓人曰："贫者以酒为衣，吾非苦嗜酒，特托此以寓其远，俗人所不能知也。"其后无疾而逝，人以为仙云。

王元之有童，名青猿。梅圣俞有马，名铁獭。

海昌人家，有古琴一张，音韵清越，相传是单丙文遗姜尧章者，背有铭曰："深山长谷，云入我屋。单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怀我白石，东望黄鹄。"

秦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知其处。宋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筒瓦五，独一尚载，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载，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郡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按：《西汉·地理志》陈仓下注云：有羽阳宫，秦武王起也。自黄长睿指为武公瓦，胡丞公资《古绍志录》又承其误，且谓先孔子生百数十年。不知乃后武公已数百年矣。长睿考古，最号精博，犹舛戾若此，信考订之难也。余家所藏瓦文，乃得之雒阳朱希真家。(秦武王所居，乃平阳封宫。此瓦号为羽阳千载，则知非秦武公明矣。《三秦记》曰：秦武公都雍陈仓地是也。)

王晋卿一帖云，瀑醅四器纳上，以瀑醅酒可谓好奇。

御府宝砚曰"苍龙横沼"，内有龙形横研池中，世所谓岩花是也。

朱希真善谈名理，尝谓鲁季钦阐，论《易》至《艮卦》云："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方其当止，必内遗其身，外空其人，方能免咎。一有物我之累，则不能止矣。"

蜀妓薛涛，字度宏。

唐王奂之，号"云阳野夫"，京口有其集，王书尊胜经幢。

唐右补阙陆洿，篆书题名，在茅山。自称"麋鹿臣"，嵩山有刻石幽林思韩覃撰，自称"庐山林薮人"。

庐山道士黄石翁，伯玉父，好学多闻，性狷介，士大夫多与之游。尝有诗云："历落求奇迹，丁宁问异书。"又曰："石刻披秦篆，铜章验汉官。"盖其好古之笃如此。

余尝以纱帽送陈伯敷，伯敷谢以诗，有云："五湖浮小舸，六月访奇书。到即借人马，来寻负郭庐"之句。

唐陈尚庭县尉告，天宝三载，丞相李林甫、韦陟、景融三人名后，有称陈尚庭四十三载。按：天宝以载代年，而人之年齿，亦以载代，未通也。

汉人喜猎，《两都》、《二京》、《三都》、《子虚赋》、《七发》，皆说一段猎事。

张说西岳碑云："西岳太华山者，当少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山'。"然则不当为去声也。

韩退之《送穷文》，"使奴星结柳作车"，一本作"星星"。雁塔题名，薛茂宏、陆璠、陈宣、鲁同登，执砚者奴星星。盖唐人多以名奴，亦犹今人以'倩、盼'名婢。

谚云："木生架，达官怕。"木架，本云木介，介，甲兵象。《前汉·五行志》云。

唐玄宗得杨贵妃时，年五十七矣。《唐纪》可考。

庄周曰："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予亦曰："周之所以痛诋而务去者，去六经之陈迹也。"

庄周，道家之仪秦；王通，孔门之王莽。

客有问皇甫湜，"何以字持正?"余曰："见《诗·谷风》章'湜湜其沚'。郑笺云：'湜湜，持正貌。'盖取此义。"

故宋官人出入，其前兵士呵唱车马者，盖在京时乘坐车故也。渡江后，用肩舆，此声尚存，何耶?

世传陶学士《风光好词》，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近见《沈睿达集》，有《任杜娘传》，书其事甚详。始知陶使吴越，非江南也。

王明清，字仲言，取《张华答何劭诗》，"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之义。

常熟梅里之南长箔村，有陈氏子，于田中得墓砖，称：唐贞元十四年，葬季象先。姚氏名丽华，字碧玉，而志字从金从志。

周美成有"曲里长眉翠浅"之句，近读李长吉《许公子郑姬歌》，中有云："自从小靥来中道，曲里长眉少见人。"乃知古人不容易下字也。

"昔余学太上皇帝字，悠忽数岁，瞻望銮舆，尚留沙漠，泫然久之，赐宋唐卿。"(此高宗语。)

刘时中言，李处巽元让，乃高舜举之甥。舜举得篆法于党世杰，以授杨武子，武子以授元让，其来盖有自也。

"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洪道《唐太宗赞》)

欧阳率更书《稽古》在李叔家，末云"卷绝"。

《集古款识》四卷，得于太常典簿鲜于伯机家。其文章字画，奥雅难读，而后人不知，因为之释。故人张仲德善篆，得钟鼎遗意，尝按文读之，无有疑滞。今亡矣，仲德文艺，不复见之。

“书贵得纸笔调和，若纸笔不佳，虽能书，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右赵子昂学士语）

# 勤有堂随录

[元] 陈　栎撰　李　珍整理

《勤有堂随录》一卷，元陈栎（一二五二——一三三四）撰。陈栎字寿翁，人称定宇先生，休宁（今属安徽省）人，元代著名学者。书中阐发了学习知识、提高修养、评价学术流派等方面的观点和方法，对后人有一定的启发。本书有《四库全书》、《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学者规模贵大，工夫贵密。规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则狭隘而无以受道之广大；工夫不密而规模徒大，则疏略而无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间架大矣，而无门无壁，是何等屋；里面虽绘饰极好，而间架卑陋，又何足取？

学者少年不要十分英发，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仅二十四岁而死。晋时人只一句说得好，便见称于世，其清虚无实也如此。

陈安卿当为朱门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纯正明畅。黄直卿、李敬子多有差处。

方虚谷自称子方子，此习于世俗而不考古人之过也。取何休《公羊传注》一看，则不敢下矣。为赵某作《翠侍题咏序》，称其人为子赵子，他亦何敢当！朱文公只称子周子、子张子、子程子，别称何人？

江事天颇有见识，但平生有一件不是，见土木偶直溺之。程子谓凡有人形者，皆当敬之，岂可如此？能不信他便好了。

真西山之学，自词章成后，方用力于性理。

《关尹子》书，乃三国六朝以后人托为之，窃《老》、《庄》之近似，而杂之以术数之小巧者。其说亦有可喜者，有一节云："人之少也，当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壮也，当达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当警乎少壮之说。"老警乎少壮之说，他书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虑有昏耄之渐，岂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壮之言哉？师老成，此为少者言之；警少壮，此为老者言之。

江古心《江东漕司劝农文》有云："良农竭力尽分，胜如士大夫文貌虚伪。"此语深可喜。

人之情伪无限，只如吕成公所谓"彼之诈虽万而不足，我之诚守一而有余"；又如孔子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要说先识破他。

程文简公泰之（大昌），穷经考古之学极高，乃侄正惠公从元卓之文固善，官至同知枢密。

胡季随学于朱子，读《孟子》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一句，朱子问如何解，季随以所见对。朱子以为非，且谓其读书疏莽，季随苦思成疾。要之亦不必如此。且丢下在此，别去理会，或可因彼而明此。

世俗相袭称朱子为文公先生，缪甚。文公自是谥，下面如何添得"先生"字，晦庵先生可也。

今人多是外有余而内全无，虚骄轻剽，若此者不可学。其高于我者当学之，温、良、恭、俭、让，都要学，切不可谓能动笔便自负。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士不可以不宏毅，作下工夫说，虚谷把作气质说，误矣。

今人多就皮肤枝叶上用工，虽曹宏斋亦然。后来于本原上用工，终不甚深厚。此公天资高，虚谷又是一样宏阔之高。宏斋于时文一边见滋味深；陈了翁禀天地间纯刚至正之气，躬行过于致知，作诗似非当行。

宏斋每归休宁，其族人争相留款。公曰："吃无钱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阴。"遂亟去。

学朱子之学，而精到似程勿斋者甚少。此公才质钝，只是勤。其文字颇絮烦，学问精到，絮烦得好。

范称发（名起，居休宁。自号尺山老人，著《井观杂说》，多不足取，姑摘其中二条于此）曰："古者有两子我。太史公曰，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孔子家语》同辞。《家语》后《史记》出，想孔猛（作《家语》）、王肃（注《家语》）为司马迁所误耳。"按《左氏传·哀公十四年》阚止、子我事齐简公，与陈恒争宠，属徒攻公宫，不胜被杀。夫宰予在圣门虽累遭诃斥，然而言语居四科之次，与子贡并称，必不至弄兵君侧，以速大祸；况子路及难，夫子且哭问拜吊，至于覆醢齐之乱，夫子请讨，《鲁论》与《左氏》，备载颠末。今子

我身戕族夷，祸逾子路，而无一言及之，岂圣人师生之情，独薮于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当有以责其死矣。然则王肃受误于孔猛，孔猛受误于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误于子我之名欤。班固以文直事核（史迁赞）、博物洽闻（刘高赞）许之，在愚其敢轻訾。然尚论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款乃一声山水绿。"南城童宗《说音》注：款，音袄。乃，音霭。新安张敦颐《音辩》亦无异说。今按《玉篇》、《类篇》、《广韵》、《集韵》：款，从矣从欠，倚亥反，相应声也。乃，曩亥反（此字之本音），语辞也。皆无袄霭音者。文简程公《演繁露》谓舟人于歌声之外，别出一声，以互相其所歌。今徽、严间舟行，犹闻其如此。若然，则倚亥、曩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歌之声，又何必于篇韵外，特创二音而后为得耳。

方虚谷文云："学者临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东嘉。"临川，抚州郡望。陆象山，抚州人。象山之门人，慈湖杨简敬仲，四明人。四明，明州庆元府也。陈亮同甫，婺州永康人。叶水心，温州人，温州郡望东嘉。水心虽非同甫门人，然亦与之游从。同甫之墓，水心铭之。有云："我觉子觉，诋濂喝洛。"黄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学，实流为禅，专以觉悟训学者。以我之觉，期子之觉，而诋斥濂溪周子、伊洛程子之学，有禅家呵佛骂祖意。黄干，字直卿。李公谨，字敬子。皆朱子门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学，而不为象山所移者也。其间同门亦间有所为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帅阃病归，不复出，大肆力于碑铭记文，四方甚重之。陈筠窗，名耆卿，字寿老。吴荆溪，名子良，字明辅。二人皆宗水心，为文虽奔走其后而追之，终莫能继。此见乾淳间有此样学问文章，皆不以正理为主者也。

所谓稚变而来，老化而去。天地间万形，皆自无而变为有，自有而化为无。物之稚者，自无变有而来；物之老者，自有化无而去。来，生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归也。此八字括尽人物死生始终之理。

程泰之《禹贡图》，不惬人意，不能使人一见了然。其所指山水地名，徒添出后来者，愈使人惑乱，可无。

《夷坚志》乃容斋洪景卢（迈，又号野处，谥文敏公）借以演史笔，虚诞荒幻，明明如此。今谓《庄》、《列》为虚诞荒幻而废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夷坚闻而志之"一句，谓未尝见其事而记之耳。夷坚，即《左传》中所谓庭坚，即皋陶也。凡三十二志。赵与时《宾退录》述其序意甚详，说"夷坚"二字亦一序。今坊中所刊，仅四五卷，后面多有益于人，不尽荒诞，惜无原本。

宏斋文字中，屡用"轶"字。尝面问之。云："满字之意。"问所从来，云见人用之，却不言何人。按《左传》："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乃车相逾过之意，未见满字之训。既未知所本，不如勿用。愚按轶字，亦、叠、辙三音。《庄子》："奔轶绝尘。"杨子《河东赋》："轶五帝之遐迹"，"王褒有轶才"。东坡《始皇扶苏论》："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记》："今天子绍开中兴，远轶孝宣。"皆超过之义。所谓土然而居，恐只是块然而处之意。风然而休，恐只是转文其去也风休之意。乃是以死字实字作活字虚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为法。

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江古心之爱友；文字有好议论，惜无全篇纯雅者。其学不自朱子来，是其天资高，后来渐渐迂僻。如注杜诗，多说得迂晦，教人费力解说，可怒。其人好怪，父丧七年不除，以此钓名。

杨诚斋亦闲气所生，何可轻议。其诗文有无限好语，亦有不惬人意处。文过奇带轻相处，盖自《庄子》来。

程文简公《易老通言》，光宗喜《老子》，此书投合光宗。其强合处节去，其单解《老子》处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后能作文，必讲学然后能明理。讲学当于何下手？不出乎读六经、四书而已。六经非大儒不能尽通，初学且先通一经；四书亦当读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学》，次《语》，次《孟》，末及《中庸》。今皆当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书。穷一经，然后读典雅程文以则效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气，晓其文法。虽大儒教人，亦不过如此而已。

《论孟集注》，只在熟读精思，贯穿透彻而已。先且要记得一部四书在我胸中，不靠印本，提一段首句，便冲口念得下面细字，然后却问自得之妙。所谓自得之妙，在各人自得，谈不容声，难以语人也。

黄山谷云，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侪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予尝欲随欣然意会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入其门耶？故使后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程斗山《雪诗》云："良谋虽已禽元济，胜赏无如得李貍。"诚斋虽尝借李貍言牛尾貍，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诗云："欲骑杨州鹤，不食武昌鱼。杨州犹可上，武昌不可居。"对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诗云："雨添新水半篙绿，风减残花几片红。"工而妥。又《梅花诗》云："淡匀姑射仙人貌，清夺林逋处士魂。""夺"字未妥，当改作"返"。

尝读胡余学作《寿庆楼记》云："文字颇细，然却自好。大凡作文字如装戏然。先且说一片冷语，又时时说一段可笑之话，使人笑，末说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此《记》出宏斋后，只将'仁者寿、积善余庆'两句来反复议论，竟无一字相犯。难得。"

# 招捕总录

[元]佚　名撰　陈　虎整理

《招捕总录》元人作，不知撰者姓名，记自元世祖至元年间至元英宗至治年间云南、四川、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海南等地少数民族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书中共计记载宋隆济、园明和尚、八百媳妇、黄圣许等二十三处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内容详实，足以补充元史之不足。本书有《季宛别藏》、《守山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作底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

真圣树业中，天下以家宅大武不涉，斯生蘖芽。要荒四履，六诏最遐。闽广播思，两江海涯。辽嚮江右，岭蜀木波。番分龙卢（自此下皆一字种名），黎别生熟。撞虆骠蒲，徭芒僰婼（人賒切）。落落顾顾，绵绵罗罗（此叠字名绵，绵则村名，用以足句，罗罗，罗罗斯也）。白衣金齿，漆头花角。八百妾御，七十阛阇（音奢，此以其服饰及所有为种名者，八百媳妇，七十城门皆国名）。甸寨团洞，箐栅墟畲，岩盘川厔，溆驮谿谺，山经叵究，竖亥斯差（此下一字地名也）。广瑶缥庆（甸名），兼我冻斜（州名），白幫上束（团名），齿判粘凹（村名）。频计渌在影雷，窖瓢木茶（洞名）。睢瞰之州，洒涌之社，琅诩之驿，哝耸之坡（此下皆二字地名，此其尤奇者也）。獏昌瓦农、获架必迦、苴善抽俸、矣比枯柯、车里乌撒、蹉泥窝散、毛烂土雍、真渌、査林、背岭豚那、结都涡杜、望杜暮白、定白拿大、踢青特�、连豕鹅赤、珊蓝塞嵬、骨果伙狰、猛瓮省眷、串昔霞、曰九层际（此下三字地名）、曰新而元、曰伽矣杰、曰百眼佐、曰水手浪、曰上落么，师宗弥勒（此下四字地名）、阿尼必斛、一奚卜薛、阿白出麻、獏狿犵狫、八郎笃公、吸刺谿疃、客客昔多，夷生其中，自为雄夸。火头大老（此下皆酋长姓名位）、把事希古、军火营主、山主尊长、族种谬悠、氏名鳌牙、提吕摩耳（此下二字人名）。訇思、阿禾、雄挫、浑弄、矣豆、者哦、双芣、拜法、的井、答面、个忙、尼雁、莽占、居些、谷纳、刺枸、阿葵、胡弄、夯采、只验、娘报、竹哥、细麦、婴上、亚浪、落么、蒙毡、空弟、罗勾、非白、阿毡、卧踏、委界、勾巴、合彪、鲜的、官兜、心挫、瓦英、厌薛、甲古、阿娥，若过生琮（此下三字人名）、若大希婆、若梦兀仲、若浑乞滥、若约薛要、若阿慝瓜、若卜制头、若闭罗玺、若天程猱、若思蓬怯、若兀劝吉、若黄公爹、若独然堋、若大河沙，必乖豆来（此下四字人名）、蒲雪韦吠、麻纳布昌、玉不廉古、六分靳斤、芦崩信备、答昃什用、喉社句耶、山公氏贞（此下四句著夷姓异），的傍系猫、古缀派盘、穷肠谱陀（贞公、猫的傍、盘古缀、陀穷肠）、健妇作配，匪婉娩娃。阿衣、纳衣（此下二字妇人名）、折射、折利、阿初、蛇节、揽陶、苏他，有忙葛农（此下三字妇人名）、有梳蛮塔、有南贡弄，率蒸报亚嬰（上于加切，下苦加切，韵释女作姿态貌，今中原方言为妇人狠恶之称），融结之左，生息之野，风气不淑，习俗异华。故虽横目以生，悉犷黠奇衺，不有天彝国宪，谓何骨肉睚眦，阋争纷拏？重译之言，鴃舌谓诐（上陟加切，下女加切），喜人怒兽。舍戴则那，制衣不领，不巾以靴，裂彩缠髀椎结鬖髿，起居佩刀。少忤辄相加，或啸徒复仇，蛮触哄蜗；或出犯徼地，为王民孽痾。焚劫公私，脱囚拳枷。边吏捕之，则螳螂奋斧以御车。标枪批竹，矢毒如蛇，败则各鸟鸟散。入险阻限阿，贡锄坐草，军圈户幏，木状亡缬，鱼粮蚆（俗作贼）镃（自贡锄以下事详见后）。禽兽畜之，朝不见谴诃，或略诛弗薙狝以兵戈，革面而来，羁縻抚慰锡赉冠服、铜印青猧，粤若妖民，造异兴讹，妄窃位号，自投网罝。黄华猘狂，黎德蛟哗，六十鸣枭，五九跳蠆，圣许、万顷、镇龙、郎达、圆明、广德、细春、可用、鱼鼎纪号，鼠穴正衙（刘六十、蔡五九、黄圣许、李万顷、杨镇龙、韦郎达、黄广德、邱细春、杜可用、圆明和尚，皆尝僭号改元，建朝殿悬阙牌事，亦见于后）。坐止其身，族党宥赦（叶平声），恻不尽戮，视同羖羷。于乎我元，王政不颇、文柔武竞，互出兼施（叶，疏何切），威声其訇，流泽滂沱，会稡诸毕，为招捕之科。

云南　至元十三年正月，罗匐甸官禾者阿禾必绍降。十月，云南省调蒙古爨僰诸军，征白衣和泥一百九寨，土官匍思叛溪七溪等降，得户四万。又攻金齿落落、广甸、瑶甸，杀掠甚多。又攻斜乌蒙秃老蛮、高州筠连等州十九处，乌蒙阿谋归旧侵藤串县地。是月，与安南邻者七十城门、国主答公，遣其人名摩耳者来乞降，又提吕、提邦两部来降。饥，行省发廪赈之。未几，提吕子达量，为提索所擒，行省给榜招提索，及使释达量，提索听命。

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长子殆昔，其邻境土官弗里皮之婿也。蒙乃不以位与长子，而与次子，弗里皮与殆昔同出讨之。朝廷降旨，谕弗里皮，如得蒙乃地，许令其婿统之。是岁，又征缥甸大部马。

二十四年十月，木龙蛮奴他谋，告阿勒沙村阿加之子明目，引军杀死凹村头目剌些，云南省下丽江路军民宣抚司，明目出见，云南王免其罪。是年，云南右丞爱鲁以蒙古军一千，师宗孙勒寸白军一千，农士富民丁三千，征维摩蛮者哦灭铁赤必匝，寻出降。

三十年八月，云南省征习普蛮阿浪普龙华扎山寨贼官生，皆破之，火头辈逃者，追普安路总管步木普丁、府嵋峨、头目矣豆等赍榜招。是岁，七十城门蛮密寮，挟仇杀掠，大甸土官阿邻继遣其弟牟平来侵，阿邻逃入临安路纳楼建水城避之，行省不能救。又参省阿叔，招捕花角蛮，蛮恃险率众拒敌，杀令史一人，裨将十五人。

元贞元年九月，习普马儿等犯边，云南省招出习普、谿昌等八寨蛮，及马儿部不旧觧旧龙二寨，蛮官的井、的探等，有必乖豆来者不肯降，杀的井从者二人，的井等惧，不敢出官。

二年九月，蒙光路军民总管答面乞蓝的，头目答刺吉，瓦农、开阳两寨，自来不曾投降，云南省差道奴攻破之。十一月，车里蛮浑弄兴兵，占夺甸寨十又三所，结构八百媳妇蛮，欲攻倒龙等，云南省遣兵招捕。

大德元年十二月，云南省参政忽速剌，攻破花角蛮等寨，其酋长韦郎遁走。初，广南西道宣慰使、兼知特磨道事农士富上言，安宁州沈法昔，招引唐兴州黄梦祥、深碎县林言，与花角蛮，围士富所居，杀掠夺虎符，执其子信以去，又攻其峨州隘岸百姓。既而又言，梦祥结睢岈州岑聪，引归仁州、归洛州、上隆州、利州军四千人，烧劫罗佐州官农郎生所辖那闷村，及那寡州南村、鲁谷村、付州那罗村，又夺其那环、射隘、剥笋、罗波、射布那、哈那等十村。行省觇知花角蛮去特磨四日程，安宁州七日程，唐兴州、睢岈州皆八日程。十月三日，忽速剌进讨，十二月七日，过昔阳江经杜箐，九日至花角蛮禾苇寨，破之。十二日，攻其正寨第一门，贼败，夺门，盖其寨十二重也。十四日，分九道进攻，自辰鏖战，节次攻破其门，日暮入寨，贼败走，蛮酋韦郎达不知所在。韦郎自国家开拓以来，不曾降附。至元二十七年，阿叔招之，不服迎敌，官军失利，以此狂纵，僭称大号，以妹夫郎满为平章，其余有万户等官，至是始败。寻又破其卒罗磨诫获架哥雅木笲等寨，招出韦郎达妇翁继村火头普、及把事希古竹干、哥雅寨火头郎满，及其弟郎状。郎满，韦郎达之婿也。称韦郎达就阵中伤，败走，不知存亡。又攻撒都寨，其火头郎图希古郎甚出降，及罗共寨火头统干希古都鸡、韦郎达弟韦郎动、子韦郎应、把事希古通斡、知干、不弄寨火头郎勤皆出降。移军攻安宁州，沈法昔降。移攻梦祥，败之，弃寨走。

七年春，永宁路阿永蛮雄挫反。初，云南、四川、陕西、湖广四省会兵，讨顺元罗鬼、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叛，雄蛮挫匿顺元蛇节贼党阿毡，及其妻折躬折利并芒部蛮纳即弟踏卧事觉，遂与把事阿都阿牟等，以二月二十一日于赤水河作乱，杀永宁府判官常圭、行省宣使南家台、千户上速鲁，拒暮晖关。三月一日，官军过关，蛮拒战，阿都死，获其金裹甲镬子枪，贼退走。自是连日转战，自暮晖至普市关九战，杀蛮三百余，破海落越寨二洞，阿牟亦死。行省以天热班师，扼其鱼槽长宁军梅岭等关。闻于朝，以为雄挫东接罗鬼，西邻芒部，南近乌撒，姻亲相结，滋蔓力强，合以十月初云南省军进入暮晖，湖广军自播州打鼓寨会宁镇进入蛮地蔺州，四川省军自鱼槽长宁进讨。十一月一日，会于赤水河雄挫巢穴，从之。闰五月，军中遣永宁同知蔡闰、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撒班赤等招雄挫，雄挫遣阿加阿抱出降，称病不出，又令其属委界入朝。宰相奏：雄挫不至，乞再伐之。雄挫乞以十二月八日狗日出见。八年五月，赴阙，原其罪，仍充土官遣还。

九年，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麻纳布昌结广西路豆温阿匡、普安路营主普勒下军、火头阿只阿为及亦左乡阿甫等叛，烧他罗迷驿，左谤军火主有军三圈子，普安路有军六圈子，降旨招谕，仍督兵进讨。阿邦龙少拒远雄山，官军进攻，虏阿那勇古答等，阿非阿楼、阿邦龙少子龙豆皆降，豆温贼阿匡与弟阿思、火头者哇亦降，连战败之，获阿邦龙少，追麻纳布昌不得。

十一年阿迷土官、日苴火头抽首，领落落军劫僰人，夺官马以叛，又纳楼茶甸土官师禾希古、阿夷落圭、阿立甸必信、怪齿村火头阿则、判村火头阿提、纳填村火头身和、苴善村火头阿次、亏抽倖村火头双、苿嵩村火头咱休、菁笠乡火头阿豆加、矣杰村火头阿主、矣北村火头抽皆、床村火头遮奴、元江路日纳村火头个忙、忙部火头亏抽、维摩州土官者欧芽者文大布婆等，并起应之，官军寻皆讨定。

至大元年，教合三部步少、来龙寨火头渐恐等，及遣本部达鲁花赤阿里招谕，不服，贼党答挂杀阿里，官军破其巢，斩渐恐、答挂，枭其首。

延祐七年七月，花角蛮韦郎达纠合五十三村山獠，起兵万余，劫阿用村，呼其人曰："尔急，来降

我即退兵，尔之皇帝甚远，我亦作帝甚近，若不降我，必破尔寨。”火头农郎胜降贼，行省遣官招谕。九月，永宁路曲村头目和俄等，擅兵劫掠，杀渠津州吏目李荣贵，夺筤渠州同知敕牒，行省遣官招谕。

至治元年十月八日，筤渠州知州剌俄，杀其兄剌秋。初，癸丑岁，剌秋祖剌都降附，云南行省定立州县，令剌秋父剌陶作土官，充筤渠州知州。后剌秋伯父剌落袭职，寻为火头木落所杀，剌落子剌定幼小，依其舅子合住居绵绵村，因持剌陶、剌落宣命及州印以去，剌俄谓己当袭职，二次诉于云南省，捕子合、剌定，不获。剌俄以计诱剌秋赴破寺村，潜于道弯弓射之，中左目坠马，又斫左额一刀，剌秋死。俄集众，依摩些俗，杀马牛各一，焚剌秋尸。明日，逼其嫂梳蛮塔为妻，及占夺剌秋所部百姓。梳蛮塔父剌资来取其女，剌俄欲杀之，剌资惧，逃去柏兴府。

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剌俄兄剌定，自绵绵村，与子合起兵，夺剌俄剌地和山寨，剌俄纠合头目子首居步等合兵，射死剌定，复夺寨。本州官往招之，剌俄拒寨遥谓曰：“父祖宣命俱在子合处，又藏印不与尔客官行用，我兄弟自相仇杀，争夺山寨，不关尔番汉官事。梳蛮塔系我嫂，我杀兄剌定、剌秋，故以嫂为妻。我出官，尔欲何说?”再三招谕，不肯出官。行省乞以一千人讨之，枢密院不听，咨本省招谕。

二十年四月，马龙乡蛮普万作乱。初，普万父哥祛，马龙他郎甸人也，任普日思摩甸长官致仕，长男普奴承荫，父子皆居木用村。普万乃次子，愤不得立，与哥祛婿抽丑孙婿阿连结蒙古逃军白夷顾顾等人攻烧木用甸，甸民护哥祛、逃出，普万杀哥祛、弟阿笠、弟子阿占、婿可当等，劫掠百姓，求哥祛欲杀之，行省委官招谕。十二月，蒙化州兰神场落落磨察、火头过生琮，结庆甸蒲火头阿你通，起蒲军二千五百、磨察军五百，劫镇南州定远县当布户计罗黑加等，杀九十九人，虏男女百余人，行省招谕。

泰定二年，开南州阿都剌、火头大阿哀引车理陶剌孟等万余人，围剌寨，攻破十四处，木邦路土官八庙等，领白衣军攻倒八潢寨，朝廷遣千尔端等持诏，招大小车里，车里寒赛子尼雁构木子刀零出降。

大理金齿　至元七年，征金齿骠国五部未降者，破其二部，余三百酋长阿聚福勒丁阿聚瓜降，献马象。

二十四年，金齿孟定甸官俺嫂、孟缠甸官阿受、夫鲁寨官木拜共率民二万五千来降。又林场蒲人阿礼、阿怜、叔阿郎及阿蒙、子雄黑皆为行省招出，阿礼岁承差发铁锄六百，雄黑布三百匹。

二十九年，木忽甸土官忽都马遣其子阿鲁，进金索、鳞胆、毡衣、虎豹皮，诣阙朝见。

三十年正月，遣使持诏，招漆头金齿。延祐五年，永昌南窝蒲贼阿都众、阿良等作乱，烧劫百姓，杀镇将，夺驿马，云南省遣参政汪中奉、右丞朵尔只讨之。自八月至明年五月，破其寨栅，杀人甚众，贼走入箐楼，阿良降，余不可得，以天热回军，其枯柯甸、祐甸、庆甸等皆降，愿岁纳𧵳千索。

至治元年七月，怒谋甸主管故，侵芒施路鲁来等寨，烧百四十一村，杀提控按牍一人，有司奉诏，书开读，管故不跪听，亦不出降。

二年，镇西路大甸火头阿吾与三阵作乱，夺不岭、雷弄二寨。初，三阵父阿兰，为镇西总管叛，要斩，其弟你谷南赴阙贡献，得袭职，你谷南死，子觧朵袭位，三阵使火头倒缅、招思二人见觧朵，求少土地人民，不予，遂投阿吾诉之，共作乱。诏使往谕，迎至一楼上，楼下周围悬人首，听诏毕，阿吾怒曰：“三阵吾孙也，吾破不岭寨，杀伤甚众，虏五十人，破雷弄甸，烧四百余户，管别寨惧而我降，我迁其民二百五十家于我弟拜法寨中。不岭所虏人，其族各以银三百两赎一人，尽赎去讫。今官招谕，我终不出，亦不受榜，所夺地亦不回付，须与之相杀。”南甸路木，甸火头觧院先夺罗左甸火头阿赛妻阿衣为妻，取之，不肯与，又夺阿赛弟莽占妻纳衣，妻其子阿你，阿赛怒，使莽占领兵三百，遣夺其妻，不得，烧觧院寨。

罗罗斯　至元十五年，定昌路总管谷纳叛，迁入八只巴寨为贼，八剌即安古马杨古剌乞剌蒲等皆应之，毁桥梁，取仓粟，夺驿马及屯田牛。明年，官军击斩谷通。

车里　大德二年三月，小车里结八百媳妇为乱，经时不下，数遣使奉诏招之，不听。延祐三年，车里兀竹鲁，侵阿尼必觧寨阿白出麻烧劫。又罕旺及其弟胡念、弟爱俄等，侵银沙罗甸兀里盐井部日女具落索等甸劫民财，吓取官所征差发，遣使招降，遣白衣阿爱诈为己子出官，劫掠如故。既而，爱俄死，其兄弟子侄，罕塞昭爱剌构木力梦兀仲等五人，分党争爱俄位，相杀久之，遣火头郭力看，赍象牙一、金信答一来降。

乌撒、乌蒙、东川芒部　大德五年，右丞刘深奉命征八百媳妇，征顺元递运人马，土官宋隆济、蛇节等拒命作乱，朝廷起湖广、河南、四川三省兵，与田、杨二氏军马，会云南省兵收捕，于是，乌撒土官、宣慰使普剌、总管那由与东川芒部，乘衅俱叛，其接罗罗斯及武定、威楚、曲靖、仁德、普安、临安、广西诸土族，皆以朝廷远征，供输烦劳为辞，携贰，反形已具。车里白衣八里日等杀掠普腾、江尾二甸，夺麦亢、忙龙二寨，烧忙阳等二十四寨，扬言，我与吕也构思麻部日共议浑候连漠桑军，来攻普腾寨栅。二月五日，梁王出驻陆梁州。六日，乌撒蛮阿都普信及乌蒙蛮阿桂阿察多等，杀掠皇太后及梁王位下人畜。十一月，劫芒部官吏、商旅货财，乌撒宣慰使僧家奴逃入中庆。十五日，东川土官阿葵乌撒逃来陆梁州，依梁王城。阿车、阿苗分军二道，欲执宣慰使阿忽台，约日由落吉渡会口阿乃普吉，乌蒙军先攻阿都百姓，次攻建昌，烧乌蒙总管廨舍。十七日，乌撒

蛮犯曲靖沾益州，烧荡坦驿，杀掠，驻兵阙渡桥。二十日，乌撒、乌蒙、东川、马湖四族，聚众四千，复起罗罗斯军，渡金沙江，刻日攻建昌。三月六日，贼逼雅州、邛部州甚急，陕西省遣右丞脱欢御之。八日，奉旨，也速䚟儿充陕西省平章政事，汪阿塔赤充参知政事，也速忽都鲁充湖广参政，与平章刘二拔都等进征叛蛮，阔里吉思为湖广平章，与左丞散竹䚟、陕西杨参政给事，凡有军事，听也速䚟儿、刘二拔都两人节制，其小有增损军马、支给钱粮，并便宜行事。四月二日，那由普利逼乌撒、乌蒙，宣慰使兼管军万户阿都台弃城去。时陕西调军二千人，会合收捕，三百人守播州小溪，以遏乌撒蛮充斥之路，云南省调军三千人，屯陆梁州，五百人驻西曲靖东望水西，一千人于沾益州接乌撒地要害镇守，二千人护中庆，而梁王又有兵五千人，刘二拔都、刘深、田、杨等兵，方捕斩顺元叛蛮，未能会合，也速䚟儿与云南兵共进，悉次第讨平之。

八百媳妇　大德元年，八百媳妇国与胡弄攻胡伦，又侵缅国。车里告急，命云南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与八百媳妇国为小车里胡弄所诱，以兵五万与梦胡龙甸土官及大车里胡念之子汉纲争地相杀，又令其部曲混干以十万人侵蒙样等，云南省乞以二万人征之。

四年，梁王上言请自讨贼，朝议调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命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等率以征。既而道经顺元，土官宋隆济作乱，道路不通，官军死伤，深领军回，不果征。

至大四年，云南省上言，八百媳妇、大小车里作乱，蒲蛮阿娄银僭平章都元帅，七十城门土官缅寮，犯临安、建水，普定路土官的谋害迁调官吏，似此蜂起，数年不息，乞进讨，朝廷命赍诏招之。

皇庆二年，云南省命䚟难甸达鲁花赤法忽剌丁等，领元招出八百媳妇部曲，乃爱、乃温、官哀、官吾、恰尼、哀当、吾化儿、阿吾、阿散、阿哀等往其地。延祐元年正月，至其境木肯寨，其蛮酋浑乞滥、妻南贡弄使火头乃要弄来迎，诏至寨，立栅，围使者，问来故，答之，又曰："赍来圣旨，有何说？"使者言，未开读，不敢言，俟见浑乞滥言之，乃要还报。既又来，致南贡弄之言曰："使臣有何说可告我，前此使者止至我寨即回。"法忽剌丁等不可。二月十三日，浑乞滥子南通来见，使者言："行省先遣胡知事招尔等，尔等遣乃爱等出降，故圣旨令遣我辈来招尔父子。"南通曰："我等非降也，胡知事言尔朝廷地阔军多，故使家中一二人，从胡知事往观之耳。"明日，南通遣乃要来言："胡知事来时，与我衣服鞍马，今尔等所有马可尽牵来。"言讫，一时牵去。明日，又来取去衣服。既而，浑乞滥遣南忿来曰："可令使臣来见我。"三月十七日，法忽剌丁等至合二寨，与浑乞滥相见，宣诏。明日，浑乞滥令使者送其子南通，往孟范甸把边可就观我地境。使者不从曰："若不观我地土，归朝何以复命？"使者从之。至孟范，别有生蛮比要与南通叔父力乞伦来侵，南通言使者："不可不助我。"使者从南通，至木丙山拒敌，比要闻有诏使，遂退还。至孟范，使者欲返，南通曰："天热水涨，秋凉令尔回。"八月终始得出。九月四日至浑乞滥寨，浑乞滥手书"白夷"字奏章，献二象，令其部曲浑乞漏、浑八剌我、董赛、爱章阑等，随使者赴阙。

八番顺元诸蛮（又名一奚卜薛）　至元十五年，罗殿国主罗阿察，河中府方蕃主韦昌盛，皆纳土来降。

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国卧龙番主龙昌宁、大龙番主龙延三、小龙番主龙延万、武盛军番主程延随、遏蛮军番主龙罗笃、太平番主石延异、永顺军番主洪延畅、静海军番主卢延陵皆来降，其部曲有龙文貌、龙章珍、黄延显、卢文锦、龙延细、延回、龙四海、龙助法、龙才零、龙文求等，朝廷立八番宣慰司，使司官赴镇。十一月二十一日至新添，遣千户张旺，招罗氏国，惟贺宗一寨投降，余皆迎敌，旺杀散。二十七日至罗崩寨，贼又连日与总管王采战，皆披甲戴红毡帽，采遇害。二十九日，又战于大吴。十二月一日，司官至番中，呼集诸番主，以四日集卧龙番受宣命。至期俱来，唯卢番主卢延陵，为罗氏国主阿察引军往大吴西胡迷，使赵木纳来执去，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纳款，后与鬼国结婚，鬼国言我未降，尔奈何先降？罗氏遂毁虎符以叛。罗氏又名罗殿，事闻。

十七年，四川蛮吕告部主何济，上言乞招阿察，从之。既而命南省及云南、四川进讨。八月二十九日，阿察遣阿悴、阿麻二人，至四川诸蛮夷部宣慰使司，自言无反意，但云南平章，听我仇人乌锁纳之言，织罗我罪，朝廷不知，我今赴阙听圣裁。云南左丞爱鲁、四川都元帅也速䚟儿，与南省期以十一月十五日会一奚卜薛。至期，南省军不至，爱鲁与阿察战，也速䚟儿命万户彭天祥、药剌海、帖木儿脱欢分三道攻会宁关，一奚卜薛遣其部落阿侯拒战，败，逃入山箐，亦奚卜薛奔雕飞寨，阿察走大宁。爱鲁等进兵，也速䚟儿曰："贼已离巢穴，今发乌撒播州及南省近地兵，足以剿除，我等可回，不然，旷日持久，粮乏瘴起不便。"事闻，上命药剌海以千人守其地，久之贼穷困，以二十年二月八日纳款。

二十九年二月一日降诏，招怀溪洞蛮夷曰："中书省奏金竹知府㮣驴言，先奉圣旨招谕，平伐山齐寨主谑薛约定夺，今有居儿地面百眼左阿吉谷各当各迪等，自以外荒，久欲内附，乞颁圣旨，庸许自新。朕嘉其诚，遂俞所奏，令谕尔众，咸听朕言。惟尔邻封，率多臣服，自番方而入贡，寻万国以来庭，南顺丹州，北怀金竹，陈蒙烂土，顷已向风，新添葛蛮，久皆款化，或膺宝命，仍佩金符，赏赉有加，官守如故。尔等如能率众效顺，同仁一视，倘尔迷之，或是

伊戚之自贻，勉思转祸之言，当体好生之意。”

元贞二年六月平伐邻界，平珠泸洞，寨主王三原、谢鸡鸡公、韦巴郎、杨义等十八处等官来云南省告降，行省差官入洞抚谕。至大德元年四月，平珠洞宿家、沙家二族，赍进呈礼物出洞，道经其邻蛮新添葛蛮宋氏之村头水底寨，宋氏怒二族不由己以降，乃遣上都云长官落冒，率众遮道夺进物，二族逃散，破劫韦巴郎寨。五月，宋氏复令平浪巡检欧阳濯龙，与其下木洞李巴林竹哥等，率木狫六十余人，劫平珠洞蛮官足万金婆南大寨栅，逼使背云南之招从己，求降不从，濯龙掠去足万金从人足万雷等及进献方物。此行实招到平林独山州摇，和洞唐开珠罗等处八百四十四寨，民五万余，朝廷立长官司以统之，而以蛮妇阿初充长官。

大德二年四月，八番桑柘蛮王二万、马虫等叛，杀巡检，三万寻出降。马虫走他所，聚七千余人，陷平包寨，围重奥寨，又与叛猫犵狫必际等蛮，结连瓮槐了江等处猫人作乱。三年，命湖广平章刘某征之。四年正月，猫桑柘遣所部文何，持竹契、长刀及方物来降。播州宣慰司以为蛮苟逃禽戮，然亦须招安。既而，黄平府亦上言，桑柘附近之重奥、必际、都阵犵狫、必梅等二十二寨，刻契来降。七月，桑柘蛮及思官贼杨金匣、播州杨金万、必梅寨主娘报等三百余寨皆降。五年六月，八番宣慰司言，党兀自降至今，八年不供赋役，所部娘祖、大盘、小盘、白定、白药等蛮，先结连平伐蛮叛，劫先宗寨，围吴卜弄寨，射猫民阿羊、金坝皆死，官军捕班夏潘家蛮，党兀遮道助其拒敌。今年正月，又使板桥郎、来重陂等寨猫烧劫百纳寨。宣慰司令上马桥金竹府备之，且以兵讨之。党兀年七十九，老不能出，遣其寨主的拗及子党寨的沙、勇强寨的福三人出降，的拗等又与其党幼鬼寨主陈醒、朱盖寨主楼地之弟杨八、小盘寨主腾香等共誓不叛。

至大二年三月，八番蛮割和寨主各皱、谷霞寨主洛骠、刺客寨洛卜、傍吾狂寨的捣、谷浪寨只验皆降，诣阙。

三年，八番乖西猫蛮阿马等作乱，奏准捕之。四年春，阿马与其徒洛罗、洛登各替及胁从蛮官卜制头之子哥暮出降。

至治二年六月，八番蛮官闭罗茧与其属卜岩仇杀，七月，百眼佐等处蛮夷长官司言，康左寨主老康，纠合谷耸寨主恰信等，杀巡检王忠，拘长官洛邦，又杀七官蒙卜郎作乱，宣慰司发官兵与土官敌通往讨之。

三年正月，八番呈周寨主韦光正等，杀牛祭天立盟归降。自言有地三千九十八寨，系杨黄五种人氏，二万一千五百余房，光正等二十三人领之，愿岁出土布二千五百匹为租入。

宋隆济　大德五年，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叛。初，朝廷调湖广、云南兵二万征八百媳妇蛮，湖广兵命左丞刘深等领之，取道顺元、八番进讨，又令云南左丞月忽乃招答刺罕军入境调用，命新添葛蛮军民宣慰司自琅诩驿，经平坝蛮峡，至顺元哝耸等寨，斟酌日程，分六处安营，备馈运丁夫马匹。俟月忽乃至点视，而雍真葛蛮、乖西等部当出丁夫马百匹。五月二十四日，文书至，隆济乃言猫人犵狫，谓官欲髡其发，印记面送军，三四年不返，宁死不往，虽就寨见杀可也，以此观之，夫不可差。同官雍真、总管府达鲁花赤也里干曰：“然则，起尔宋氏尽行。”隆济曰：“吾往诉之。”宣慰司遂行。六月十七日，隆济、构木娄等族作乱，其侄腊月、宋六分、靳斤等告也里干，使为备，也里干遂避于底窝杨黄寨。明日，隆济率腊月弟小奴部、家童农鹘、洛中段、刺答、洛忙冲等，约五百人，攻杨黄寨，烧雍真总管廨舍。腊月、奴都保葛海又来报，隆济以一弩二矢，与阿昔长官为号，纠其同叛。又有紫江贼，助兵四千，破杨黄寨，也里干走，掠去总管府印，杀也里干奴阿麻、妻忙葛农等。是日，龙骨长官阿都麻，杀生祭鬼，誓众应隆济，亦谓官拘壮士，黥面髡发充军，或杀虏我家亦不可知，宁死不离此土，各负长刀赴乱。二十日，又胁底窝总管龙郎，与古龙阿马都所部不这、罗鬼、阿开、阿娇等犵狫，抵阿鹘寨，拒落邦札佐长官司止十里，声言欲攻札佐。二十一日，破底窝寨，又欲攻陇儿寨于迷乐桥。二十二日，自贵州至新添界哝耸陂，北至播州界刀坝水，及卜邓加鹤鸣等站，皆被焚劫。又遣中火紫江直猫，胁巡检倘答邓同叛。二十七日，劫顺元母告之地官牧拟进御马，寻攻贵州，杀散普定龙里守仓军，烧官粮，杀张知州。七月十日，梁王下令湖广、云南、四川三省会兵诛捕。八月，云南平章床兀儿入顺元，与贼战，数败之。然水西、水东蛮俱叛，床兀儿遣人招水西土官之妻蛇节，不出。蛮人洛暮报云：“者阿泡言蛇节已反，统青衣破军围贵州甚急。”又有三家猫箐蛮坐草敌官军，败之。十一月，诏“宋隆济妄说惊扰事端，纠合蛇节及罗鬼酋长阿女等，相扇作乱，特遣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二拔都、指挥使也先忽都鲁，率兵及思播宣慰赛因不花等土兵，与四川、云南省分道并进，别敕梁王提兵进讨。悔罪来归者，复其官爵，能杀贼酋或禽献者赏，执迷不悛，剿除，一切事宜，并从刘二拔都等区处。”十五日，隆济党校曲旁等攻贵州，床兀儿掠得阿容者，言始因微征八百媳妇人夫马匹，亦奚卜薛之子岁目，人马不办，官锁其项，岁目耻忿，与隆济议，纠合阿八、阿纳、许波、泥帖等反，乌撒总管那由言：“尔兵若破贵州，鸭池之事容易，我将图之。”遣其族阿雄、阿行、头佐助兵。行省令土官普利买马助军，普利称军马价不用贝，非金不可，观望不肯买。是月，土官乌犀叛，行省讨之，败走禄丰寨，劫梁王位财贝。

六年正月，官军以隆济九次攻围贵州，粮尽退还，贼邀于花猫牛场二箐，及长脚木狫截万溪山沙木

南箐，铁门关沙树猫北箐，杀伤甚众，掠去行装文卷，江头、江尾、和泥等二十四寨，龙冯蹄一十八村皆叛。二月一日，四川宣慰使汪惟勤，与湖广平章会兵播州，三月六日，至打鼓寨南木瓜坝，遇贼阿毡，败之。九月十九日，刘平章使土官侠者潜刺杀阿泡，蛇节驻兵折刺危水，以待官军。十月十七日，刘平章杀败蛇节，乘船遁去，陕西兵杀败芒部叛蛮鬼旺纳济等，与云南、湖广军合，过泊飞关追蛇节。

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刘平章至阿加寨，追及蛇节，二月一日出降，其党曲俸阿暮等四十余人皆出。三月三日，领军自必加回程，奉旨斩蛇节。蛇节初叛，地名蹉跎，寻禽斩隆济，惟金竹贼月下、卜兰木逃去。

广西两江　至元十三年，知来安军李维屏、知来安军兼知冻州事岑从义降。

十五年，田州、上隆州、下隆州、武隆州、兼州黄汉拽、思恩州八中温闿寨、频洞、计洞、渌洞、在洞、上下雷洞、上下影洞皆降。

十七年，广州海港贼，霍公明、苏俄、细麦、婴上等，害招讨马应麟，捕斩之。

大德七年四月，藤州大任洞贼黄德宁，杀人、牛、犬祭兵，僭号，造妖言，劫掠，伪称皇帝李龙神，定国公皇佐、丞相黄德宁、立国公皇罗荣、开国飞童黄京夫主朝化民衙主黄汝妙、六部尚书潘国用、六按尚书潘金玉精、光禄大夫兼管生民殿前太尉彭元吉、殿前引兵斩斫使莫道名、都统干太师黄劝。贼设醮筵，门首横写大字牌曰“建庆贺新君登极，太平道场醮筵，”呼万岁，又曰：“愿我皇帝早登九五之位。”四月九日，以黑漆木椅作亭屋，持兵张旗帜，鸣金鼓，至巫烈山，迎李龙神，进银庆贺。德宁家有大字黄纸位牌，写“上祝新君李万岁”，其晓民榜示曰：照会，穹庭发下宝物，付李皇帝掌握，日后统九五之位，运半千之庆，缘一六国皆已统成一天，今李皇编排得力，得衙主差一十八司府、及府额、六百十四军州、七千余县，后安天之日，命令衣冠、圭简、靴帽、杀、活、杖、玉玺计七事，给付李皇掌管，今十分之民七分不信，三分须信。五月，轻差兵车收不信中民一千之数，尚虑累及信民，今发晓民榜一道，付古蛮衙晓示信民，至日兵马行，令有诰者免罪，无诰者定行诛戮。玉印朱文，预先晓示，故榜，并令知悉。兔年四月日，榜封民仓帖云“逆民禾仓定公封”。龙神又名万顷，德宁与父璋信，先曾叛逆出降，有司谓其三代为寇，六次叛服，今不可赦。寻皆捕获，伏诛。八年都窝洞贼叛。

至大二年，常丰洞蛮大弟什用，纠集冼王不鬼散毛等洞蛮，劫掠永宁之阿那禾寨。延祐二年，靖江古县罗蛮洞傜贼，劫掠烧架阁库文卷，纵狱囚。四年，招出傜人赵仆十七潘仆等，杀获石仓团侯重用，及秀秀岭头团、白团、提江团、淋背团、岭豚团等贼。重用能祭雷雨通阴阳。七年十一月，左州黄郎君，劫掠渌查村。

至治元年，太平路贼赵郎陈叛。屯粘村。二年，广西宣慰使燕牵，言傜族非一，生于深山穷谷者，谓之生傜，野处巢居，刀耕火种，采山射兽以资口腹，标枪药弩，动辄杀人。其杂处近民，曰熟傜，稍知生理，亦不出赋。又有獞傜，则号为兵官，守隘通道，于官有用，自宋象州王太守，始募熟傜，官供田牛以供此役，至今因之。为今之计，莫若置熟傜与獞傜并为獞户，分地遏贼为便。

黄圣许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知上思州黄圣许反，聚二万人，断道路，结援交趾，借兵攻邕州。遣副枢密程鹏讨之，圣许战败，率三十人逃入交趾，既而复至边地攻劫。

三十一年，同知两江宣慰司事杨兀鲁台上言，能不用兵招降圣许，从之。八月，圣许劫帮团长山隘，又与交趾兴道王结婚。未几，诏赦罪，许自新，行省差兀鲁台赴贼黄合巢内开读，圣许经一月亦不出，复以二万人讨之。时贼屯上思州那答栅、三忒栅、佃良栅、石佛栅、那结栅、那次栅等寨，杨兀鲁台上言，圣许两招不出。三月七日，令子志宝同大小头目一千余人来言，圣许曾对天陈誓，不肯出官，赍到降状称，杨兀鲁台赍圣旨来招，岂不欣悦，望北谢恩外，圣许虽有誓不出，情愿投降，当令儿孙头目出官，圣许还本州，招集逃户复业。行省以圣许不出，依前进讨。三月十九日，圣许生日，坐草房正厅，紫罗盘领衫，里帘金带，据银交椅，直上悬朱漆金字阙牌，参贺人三呼万岁。明年正月，圣许驻上牙六罗茅山林，既而兵败，自兜半山走交趾亨村，晚梦久之，闻官军回，复还，由旁村至峙细潜居。官军约十月一日会合进讨，圣许败，获其妻女。

大德元年二月五日，圣许遣其子志宝，赍状赴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出降，赴阙。寻诏圣许朝京师，圣许不肯，挟志宝走交趾万宁寨，志宝不听，逃回，诉于官。六年，圣许复回故地，居凤凰旧巢，攻围诸屯、仙洞屯，既而，又使人告降，且乞还其所虏之妾，朝廷羁縻之。延祐元年正月，圣许陷忠州，杀黄知州等。六年，圣许族人黄万山、万松寿攻古能村、戈村，劫杀归龙团皮零洞。至治三年，圣许婿黄县官，攻劫邕州渠乐墟，百姓逃避于弯团。

岑氏　至元十八年，镇安州镇抚岑毅反，与特磨道农士贵书曰：“设有达达军马来起差税，吾与尔皆一家之人，围裹战杀，实不愿作大元百姓。”于是，放兵攻劫，杀顺安知州李显祖，掠其小妻、家财，官军讨之，出降。

大德十一年，左江来安路总管洞兵万户岑雄作乱，杀其侄世杰。延祐七年，来安总管岑世兴反，十二月十七日，烧田州上林县那齐村。明年二月，杀怀德知州凌顺武，夺州印，又攻那带县，世兴寻出降。称溪洞事体，与内郡不同，自唐、宋互相仇杀，并不曾杀官军，侵省地。广西道又上言，世兴尝杀兼州知

州黄克仁，分食其尸。世兴，雄之子也。

思播　至元十四年六月，思州思景贤、播州杨邦宪两安抚使降。邦宪在宋为牙牌节度使正，任安远军承宣使、左金吾卫上将军、知播州事、御前雄威将军都统制、绍庆珍州南平安抚使节制、屯驻镇戍军马，朝廷授以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兼播州管内安抚使、佩虎符。十六年春，官军平思州杜望、杜暮、河土、茶林诸寨，围桐木笼竹，既而犵狫伯同叛，陷合水、美岩二寨。

至大元年七月，思州言广利、白拿等处苗贼，与公俄羊溪苗贼作乱，伏白泥站劫人。

三年，独山州土官蒙天童款附，蒙朝廷设独山州窖洞、木洞、都云等五处军民司，令天童乞往招本州比邻未附者黎坡、上团、九黎、九任黎、苟王剌、南郭文下、都云等一千九百余寨，平代生猫主只王等不在其数，行省从之。招到平坝三间地酋长罗宋备、桑根地寨主芦桑吴各斛陈蒙、烂土蛮官天程牙男、天程猱等。桑林独力长官亚浪男洛磨、界牌猫寨主乞把、上烂土寨主陈烂虫、下烂土寨主刘国围、麻乃寨主猫的傍、谷记寨主猫青圭等，以刀、枪、毡、马来献。

延祐四年，洛磨反。初招附时，洛磨称病，遣其子各里，及大寨主都罢洛能等赴省，既而，同降者杨银延，诉各里非其子，乃奴子各午也。至是，侵水手浪等处。至治二年四月，播州上言，招降洞蛮地心寨官芦崩信备大晏、大关寨主安吉力、上落磨寨罗傲水、洞八寨官黎上钱断亮、大小答架寨官黎桑皮歪芦客钱等。

海北海南　至元二十八年，琼州安抚使陈仲达上言，乞招生熟二黎，降旨许之。招到本州生黎大踢、小踢、端赵、麻山等四洞王氏十等出降。

皇庆二年，黎贼王奴欧等反，伪称平章元帅，立国设官，焚劫百姓。三年正月，奴欧等降，刻箭誓不为乱，使之归业，然罗袄等处兵未散。

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黎盗百余入横州永淳县，杀达鲁花赤，磔死民义，射伤县尉，走宾州古辣村。至治元年九月，黎贼犯茶洞，烧民居。二年七月，黎人王火烧攻劫百姓，捕获其党蒙毡、甘佛龙、彭瘦等，火烧劫狱夺去，又陷南偏洞寨，杀夯采等。

广东　至元二十年九月，广东黎德区将军聚十万人，改元僭号，杀居民，陷城邑，又增城县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皆应之，据平康下里东团村等处，官军破之。区将军走蓝粪营，官军追烧之。延祐三年三月，德庆路徭蛮叛，既而，令山主五世禄、山主李伯达招降，圆麻山徭人盘郎梗、盘古缀、王穷肠等出官。至治二年，徭人何穷肠、陀穷肠等降。出月，徭贼冯岳护，犯新会县洒涌社。

江西　至元十四年四月，汀州长汀贼黄广德自称"天下都大元帅"，刻都帅印，又立为"天从广德皇帝"，设铜将军、铁将军等号，五月，沙县贼谢五自称"擎天将军"，寻皆平定。十七年，南康都昌县杜可用反，号杜圣人，伪改万乘元年，自称天王，民间皆事"天差变现火轮天王国王皇帝"，以谭天麟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为国师，朝廷命史弼讨败之，江西招讨方文禽可用。

元贞二年，赣州兴国县笼坑民刘六十名季撰，妖言张伪榜及刘季天旗，自称刘王，刻皇汉高祖广新之帝、井行王二印，设朝殿，开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将军、军头等官，宣言止杀官中人，与张大老作乱。八月，攻吉州永丰，遣江西省左丞董士选讨之，十月，捕获六十，自裁不死，伏诛。

延祐二年四月，赣州宁都州蔡五九反，与其党聚兔子寮五王庙，杀猪置酒，俱执锡楞枪刀，五九自号洞主。六月，五九率众劫掠村落郡邑，杀宁都州赵同知，围宁都州，烧四关。八月三日，官军开门与战，贼退，五九自称蔡王，骑马列仪卫，张汉高祖，造战栅、炮架攻具，其势甚张，又犯福建地，奏遣兵讨之。九月，江浙、江西两省，会兵至石城县，弓兵宋伏成于兔子寮木麻坑禽五九，伏诛。

福建　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闽地八十四畲未降者，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山寨，桂龙在九层际畲，陈吊眼在漳浦峰山寨，陈三官水篆畲、罗半天梅泷长窖、陈大妇，客寮畲，余不尽录。十八年十月，官军讨桂龙，方元帅守上饶，完者都屯中饶。时桂龙众尚万余，拒三饶，寻捕得其父子，斩之。南剑州邱细春反，称镇国开国大王，改元昌泰。二十年八月，建宁招讨使黄华反，集亡命十余万，剪发文面，号陀头军，据政和县。十月，诏史弼、高兴、刘二拔都、伯颜将兵讨之，与福建忽刺出会合，华败，自焚死。

浙东　至元二十一年十月，台州仙居县有王仙人者，言今年五星朝斗，天崩地陷，合有圣人出，招立大将，置寨黄都南溪，民陈再一等从之为乱，败，自焚其屋，赴火死。二十六年二月，台州宁海人杨镇龙反，据玉山县二十五都，伪称大兴国皇帝，置其党厉某为右丞相，楼蒙才左丞相，以黄牌书其所居门曰"大兴国"，改安定元年，乘黑轿，黄绢轿罩，黄伞，得良民，刺额为"大兴国军"四字。二月一日杀马祭天，受伪天符举事，蒙才等拜呼万岁。有兵十二万，七万攻东阳、义乌，余攻嵊县、新昌、天台、永康，宗王瓮吉斛、浙东宣慰使史弼讨之，镇龙陷东阳县，寻禽诛。获其二印：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一护国护民威权法令奉命之印。

湖北　大德五年闰八月，怀德府麻用南木达，结构生蛮獏狸犵狫，于麻用州界立寨，杀掠田大十什家，劫辛苦村洞主仰哄驴家。皇庆二年十一月，靖州青特团石榴山蛮吴千道作乱，寻降。延祐元年，沅州胡老鼠徭贼作乱，三月，招出其党蒲狗、向金朝、李部凯，至瓮省寨出官。七年六月，慈利州贞家山居民贞公，结怀德府河者洞驴合什用、谢甲洞巨仙什用、

恩石洞没尔什用、安俱洞重达义等侵白水泉界。

湖南　至元十五年，全州教授唐子定，奉府檄招下清湘县西延溪蛮，皆持木状赴府中降，沽油团屋孙耶、捧水团门客耶、师哥骂耶、车田团喉无米耶、喉社勾耶、龙堂团近师耶、壬哥罗勾狰猛口团客多耶、小池团祖女耶、穿弟伞匠耶等共二十余团。此傜人，居深山穷谷巢穴中，不巾不袜，赤脚露胫，衣用牛羊血点白布作青花，逐幅相体凑成，无领袖。耕山地，种豆薯芋，产楮皮厚朴。大德二年，彬州可大老叛，官军杀其刘尊长、王寨司等，又有王公爹者，亦反。

四川　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诸蛮夷部宣慰使昝顺，使招思州田景贤、泸州西南番蛮王阿永、叙州、筠连、誊串、豖鹅、昔霞等处诸族蛮夷。十五年，叙州剥骨蛮，杀使者。十七年六月，施州、市备、大盘、散毛等洞溪纳款。十九年发都掌阿永等民为兵，征答马剌、都掌等上言："宋时未尝佥军，乞以马牛助军需。"从之，未几，征亦奚卜薛，起军，酋长阿峻等亦不从命。二十二年正月讨降，又巴耸农洞诸蛮。

三十年十月，西川行枢密院，奉诏征铁州、茂州、汶州西番蛮夷，其杀戮降下者必力溪等十五寨，其寨主曰：牛特、蛇必、乌麦、蒲雪韦吠、舍具、得输、只禅、非白、东非、勾巴等也。其未附而当征者，西番蚁磨、鬅成、独秦罢、强獐彻垓、颜苏、呫则、客客、昔多、坡必立、兀剌、新而元、立山等也。

六年，陕西平章也速答儿，奉命进兵讨顺元、罗鬼、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叛蛮。九月，也速答儿自叙州庆符直冲矣娘州，乌撒参政阿答赤自长宁直冲芒部，降下十八九，回军就粮，至永宁，阿永蛮雄挫反。雄挫藏八番反蛮蛇节部曲阿毡及其妻折射折科，及芒部纳即弟卧踏，故于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反于赤水河，也速答儿就讨之，射死阿都，夺其金裹甲、镀子枪，九战得出叛境。闰五月，雄挫妻苏他，与招降官蔡闰文字一纸，略曰："阿具阿卑赍得榜文，为我住在山箐，别无同伴蛮官，我自来不管官事，顺元结连诸夷作乱，差人邀我同叛，我虽是亲戚，断不曾听信。"又言"听得羿子杀讫使臣，不是蛮官本情，我亲去单洛，具与众蛮官报知，然后出来。"军中再令闰往招雄挫，六月，遣阿加阿抱持文字来，大意谓，我不反，使臣贪婪所致。十四日，雄挫遣牌头阿底、下夷人阿大递文字降陕西省右丞，而称病不出，但令永宁路同知阿况之子委界赴官，盖其叔父也，又与必能阿模同行。朝廷必欲令雄挫入朝，移文行省，不出则进讨。十一月，雄挫呈，择二十四日起程，续又呈再择十二月初三日狗日出部，二十四日到鱼槽，与其部曲阿他及把事头目各者末未等二十九人赴京都，赏衣服、弓矢、鞍辔放回。

至大元年三月，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洞等兵，侵者等洞，既具出降，遣墨施什用、答扆什用赴阙。五月，归州巴东县唐伯圭言，十七洞之众惟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有壮士兵一千，余皆不足惧也，若官军讨之，可分四道：其一，自红钞寨，直趋容米、玩珍、味惹、卸加、阿惹、石驴等洞；其一，从苦竹寨，抵桑厨、上桑厨、抽拦洞；其一，由绍庆至犟摩、大科、阳蔓师、大翁迦洞；其一，徵又巴洞问十万大帝什用，洞兵接应，如此可平。至治二年，散毛洞蛮大望什用，劫掠黔江县五里荒。三年五月，顺元洪番安抚劫掠卜哥所管寨民铜鼓、牛、毡等物。

西番　至元四年五月，崇庆等处从宜王遇等，令已降西番人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招到西番大和尚解设、三卜鲁大蒙、答谷族思蓬怯、将同族速恭麻、拘宰族鲜酌等共十一族。七年，从宜府遣投降番官颡和尚招到远番和尚石本杂、汝凤川番官独然堋入朝。二十三年，阵骨族六彪及其子合彪，结毡单族、条竹族寇脱思麻路，败之。二十六年，叠州西番人朵儿只牙思，招到生番心挫等八族降。至大三年二月，云南省蒙光土官觮罕上言，有弟三澜在西天界蓝塞守边，大德八年，三澜来言，西天地僻，不知是何达达军马，夺数寨而去，今年正月，三澜复遣火头官兜来言，西天使来，又有达达军马，杀西天王而立其孙，夺其堡塞，所乘马甚高大，蹲伏乃可鞯鞍，问此疆之外其主者谁？西天王对白衣所居，归奴来言玉善奴瓦英等乞降，持刀甲与头目皮先吉，且言每年贡异皮，以夏间答剌不鱼出时回还云云。

圆明和尚　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盩厔县终南景谷小高山僧圆明和尚，就扶风小员大家，纠合苏子荣等五十余人，各执桑木笏，持二剑，祀星斗，伪即位为皇帝，众呼万岁。圆明和尚者，姓白名唐兀台，年三十七，耀州美原县探马赤军。延祐七年四月，小高山湫池边，建禅庵诵经，寻移其母冯闰娥与弟广师皆来庵中，盩厔人来烧香者受戒牒，因与子荣等相识。至是，诫以七月五日攻奉元路举事，其徒言普觉长老和尚，上元甲子合坐大位。六月二十九日，扶风县人告变，官军捕之，唐兀台提剑，夜二更欲出山走，官军围之，遂相射，鸡鸣时复回庵中。七月一日，陕西省参政朵里只八史中奉以兵捕贼，唐兀台藏其母于林中，与妻妙师及其党西循秦岭走，久之，弃伪印章草内，又无粮，唐兀台与妙师藏林中，令人下山探伺消息。八月五日午时，唐兀台困睡，官军追及，执妙师等，唐兀台脱走。九日，奉元路达鲁花赤伯颜，于白杨平阿禽唐兀台，伏诛。招捕事不止此，是惟取其人名、地名及事，与序相干者入注中。

# 玉堂嘉话

［元］王　恽撰　董文武整理

《玉堂嘉话》八卷，元王恽（一二二七——一三〇四）撰。王恽，字仲谋，晚号秋涧老人，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金元好问弟子，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生平著有《秋涧集》。是书成于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为作者供职翰林院的纪事，因自宋以来翰林院别称玉堂，书因以名。内容多记元翰林院草创、建置时期之掌故与词馆考核、讨论诸事，特详制诰，多含原始材料。《鄂王岳飞谥忠穆文》等可资补史。有关唐人告身式、宋内府书画、画家释超然轶事、聘后六礼、金科举之法、元官拜行在仪式、北京南城建筑时间、至元六年元宝钞发行量等，皆有资考证，并汇录张德辉《纪行》、刘郁《西使记》等名篇。虽间有小疵，但全书大体精核该洽。本书有《墨海金壶》、《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 序

中统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诏立翰林院于上都，故状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学士承旨。已而，公谓不肖恽曰："翰苑载言之职，莫国史为重。"遂复以建立本院为言，允焉，仍命公兼领其事。时不肖侍笔中书两院，故事，凡百草创，经营署置，略皆与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方帝泽鸿庞，赉及四海，诰命宣辞，颇与定撰。再阅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职，兼左司都事。自后由御史里行调官晋府，秩满，复入为翰林待制。时则有若左丞相、修国史耶律公、承旨呼鲁苏、孙安藏、前〔左辖〕姚公、大学士鹿庵王公、侍讲学士图克坦公、河南李公、待制杨恕、修撰赵膺、应奉李谦。不肖虽承乏几于无考，其获从容侍接，仰其祖宗对天之鸿休，圣训无穷之睿思，皆闻所未闻者。至于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餍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气耄，尽负初心，因细绎所记忆者凡若干言，辑而为八卷，题之曰《玉堂嘉话》。其或灯火茆堂之夜，尊罍心赏之间，吐嘉话于目前，想玉堂于天上，鸣意有时，盛年不再，良可叹也！然昔人有宅位钧衡，不得预天子私人为恨。顾惟此生不为未遇，用藏家柜，以贻将来。至元戊子冬季二日，前行台侍御史秋涧老人谨序。

## 卷　一

大元中统二年秋七月，恽自中省详定官，用两府（经内、外两省）荐授翰林修撰。其宣词云："行已无忝，博学能文。顾超绝之逸材，足铺张于伟迹，宜司纶命以赞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振斯文，以宣朕命。"其修撰雷应词云："昔年诗礼，已闻鲤过于庭前；今日丝纶，复见凤毛于池上。"二词，参政杨公笔也。既拜命，谒承旨王公于寓馆，公曰："唐人题名记为三千佛名经，其充词臣者，即为一佛出世。国家文治伊始，汝等首应是选，于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都文庙告成，公命某官作《释菜》诸文，颇立论其间。公曰："如此文字，有称功颂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体，入作当如虎首，中如豕腹，终如虿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楦穰，虿尾取其螫而毒也。此虽常谈，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诸相宣辞，通作一卷，实封。细衔书名，上用院印，付恽呈省，问焉，曰："白麻盖自中出，今实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锁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兴者兴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人而可公故也。"公又亲笔《作史大略》付恽，如帝纪、列传、志书，卷秩皆有定体，其传须三品有显列者立。又云："太史张中顺，金一代天变皆有纪录就。

此公未老，可亟与论定，亦是志书中一件难措手者。切念。”承旨公讳鹗，字百一，曹之东明人，正大元年甲申获承榜状元第，遂应奉翰林文字，殊为金主眷顾。天兴二年，官通议右司员外郎，后遇圣主，宠光益隆。如咨大计，以斯道觉民为先；论日蚀，以彻乐罢宜为对；开礼乐之源，则释菜先师；明庆威之权，则张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为请，允焉。后为位哭汝水上，哀动左右，天日为变色，仍私谥为义宗。据法：“君死社稷曰义。”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传旨都堂，与文字召静应、姜真人去者。恽时为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诏草。其词曰：“静以知来，智能藏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几。遐想仙标，载勤绎传。幡然而至，暂辞嘉遁之乡；罄尔所怀，与复细毡之论。”

至元十四年丁丑岁春二月庚申朔，复授翰林待制。是日，赴院供职。

《为春旱禁酒诏》：“汉赐大酺，岁有常数。周申文诰，饮戒无彝。况縻粟者莫甚于斯，崇饮者刑则无赦。近缘春旱，朝议上陈，宜禁市酤，以食民食。朕详来奏，实为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间毋得酝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伤时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为春旱祈雨青词》：“伏以万物盈于两间，亭毒必资于帝力；皇天佑于一德，精诚可格于高穹。比者时雨愆常，秋种不下。重念无辜之众，将罹荐至之灾。循省内修，庶回衷眷；爰因雩祭，祟建灵坛。伏望列圣垂仁，九天降鉴；易阴阳之恒数，斡造化之元机；下敕丰隆，霈流甘澍；苏槁麦于南亩，播嘉谷于东郊；一涤昏霾，溥洽生意。岂惟大赉，三农免失业之忧；嘉与多方，高廪享有年之庆。”

同诸公观唐张九龄等《诰》于玉堂，其词曰：“门下。《春秋》之义，尚重乡才。王国克桢，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名。中奉大夫、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宏文馆学士、赐紫金鱼袋、上护军裴耀卿，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兼修国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经济之才，式是百辟。正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枢密载先，而亲贤称首。审能群会，所莅有孚。宁惟是日畴咨，故以多年历选。国钧繄赖，邦礼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庙。耀卿可银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学士，勋如故；九龄可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勋封如故；林甫可银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勋封如故，主者施行。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书吏部之印凡五颗。制可下旁作细字书某月日某时都事某左司郎中光。以后细衔，相臣与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尚书左丞相，曰金紫光禄、守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徐国公嵩，曰吏部尚书、上柱国、武都县开国伯暠，曰朝请大夫、检校吏部侍郎、上柱国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议大夫、守尚书左丞、赐紫金鱼袋挺之。后书年月日，印同前。后梢下以细衔书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臣张九龄宣，曰中书侍郎，曰朝议大夫、中书舍人、内供奉集贤院修撰、上柱国臣徐安贞奉行。复作高行细衔曰银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宏文馆学士、上柱国臣耀卿，曰黄门侍郎，曰朝请大夫、给事中、内供奉臣昱等言。复大字与衔平头书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复大字与前平书告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颗，唯‘制’字上空，后上与前平头书郎中恽，下细字书主事怀琛、令史王烈、书令史姚元。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黄斗底绫作卷，凡七幅，上上约一尺。”或者谓曲江与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鸾枭并集、驽骥同皂为嫌。予曰：“帝尧在上，咎、夔与欢、鲧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别其贤否、用与不用耳！然唐自开元后，九龄竟罢而相林甫，治乱之分，于斯已见矣。二月壬戌题。”唐李绅拜相（后有徽宗御书跋）：“门下。兴化致理，必资作砺之功；纳诲弼违，实赖将明之效。苟非材标人杰，道茂时宗，蕴经济之宏规，积岩廊之素望，则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式举成命。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气禀清刚，体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贞姿。识达古今，虑周微隐。词源浚发，洞学海之波澜；智刃高挥，森武库之矛戟。中立不倚，方严寡徒。长庆一朝，委遇斯极。入参禁密，出总纪纲。王猷多润饰之能，邦宪著肃清之称，洎领版图之任，尤彰均节之宜。而又宠辱靡惊，得丧齐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恢将帅之谋。威令播于军戎，豪黠屏迹；宪纲洽于封部，疲羸息肩。俗变阜安，人知礼义。日者尝以高第，焕彼雄藩，当淮海之要冲，控舟车之都会，风望并峻，佥谐莫逾。朕虔恭宝图，梦寐良辅，爰膺审象，果副虚求。尔宜践台席之崇严，司中枢之密勿，外以底绥华夏，内以勤恤黎元，视同列犹埙篪，期君臣如鱼水。无使仲山补衮，独见美于周时；汲黯匡时，常推高于汉史。祗率训典，往惟戒哉！可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会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颗，其文即尚书吏部之印，旁近下细衔书中书令，次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书舍人臣孔温业行。复作高行与告文齐，细衔曰侍中，次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次给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与细衔齐，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会昌二年二月日，

印文同前。大字平书，制可下细书月日时都事左司郎中。复作高行与制可齐书，细衔曰吏部尚书，次吏部侍郎，次尚书左丞，已上皆阙。后大书与衔平头，曰告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颗，全空'制'字。后复平书司勋郎中判懿，下细衔曰书主事，次张宏亮，次令史杨温，次书令史。会昌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读《太祖皇帝实录》，载伪蜀李昊自言绅之后，仕孟昶至司空、赵国公。方昶与江南通好时，遣其臣赵季札使景。季札回，得李绅唐武宗朝自淮南节度使入相《告》以遗昊。昊欲夸诧其事，结彩为楼，置《告》于中。朝服前导，呼声妓杂奏歌乐，迎归私第。即召将相大臣宴饮，仍以帛二千匹谢季札。详阅《告》文，正昊所诧之《告》也。然自武宗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谅功业闻于时，有不必金石而坚者，可不勉哉！因节文以载其实。"后'有复古殿'四字上用御书之宝，又有范仲淹、富弼、吴中复、韩缜玉汝已未季秋观于承旨东厅。先儒论汉人大纲正，节目不备，唐人大备而纯，正谓此等制耳。秋涧云。

洛阳竹斋先生李得之云："制、诰二体不同，宣辞必须散，诰词乃用四六。今宣词皆作四六，非也。盖宣则王言亲谕，诰则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谕孟宗献词》云：'朕新即大宝，诏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乡选至于殿陛，四为举首，非才之高学之博识之优，何以臻此？今畀以北门应诏之职。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于远者大者，无以此为自足，尔其勉旃！'又《谕沁州刺史李楫》云：'有司以卿资应未当得郡。朕以识卿最久，爱卿占对详明，进止审当，故有此授。卿当悉力为民，政成以称朕意，尔其勉之！'是也。其诰如狄梁公、颜少师、李文饶等词，唐人纯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诰为三字词臣，故唐诗有云'三字词臣求识面，九重天子望低颜'之句。"得之先生名国维，淄川人。浮阳王颇文叔说。

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赵秘书先世碑文》才毕，先生拖车过予于崇宁里。迎视若有喜色，未审何为？坐定，出此文，至其论说："噫！古人有言，风霜别草木之性，危乱显贞良之节。夫危乱世常有，而全节死义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数百年，或相望数千里，时有一二焉。独赵氏一门之内，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尚哉！昔比干效忠于殷，而受封于周；尧君素尽节于隋，而唐太宗为文祭之。盖天下之善一也，圣人一视同仁，宁有彼此之分哉？今赵氏父子兄弟尽忠于金，而圣天子为之立碑，渊衷睿鉴，盖与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对扬休命，系之以铭。"先生不觉自读者再。公养气素厚，且复尔尔，谅以自得用事切当为喜，乃知文士气习，至其适意，不知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也。又记吕逊尝谈赵著、吕鲲以诗鸣燕朔间，二人皆出耶律相门下，虎岩每得一联一咏，即提掷其帽于几。龙山从旁谓曰："不知李、杜下时费多少帽子？"闻者为捧腹。

待制杨恕字诚之，金文献公杨尚书子，尝谈其父正大间所陈奏议，今录于此："臣伏读圣旨节文六品以下官有情见诣登闻检院进奏帖者圣训广大，盖将博询兼览，以尽群下之智也。臣实愚懵，无妙谋长策，仰裨圣听之万一，独取事之切于今日者，列为二事以言之，一曰简卒，二曰理财。简卒之说，复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愿为，三曰括驱丁。理财之说，复有二焉，一曰纳官从便，二曰和买可罢。臣请言简兵之说。臣去岁在乡里，见其简卒之时，不以人材优劣为等差，而以物力多寡为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长于衣食丰裕之中，居则役仆隶，行则策坚肥，未尝谙习天下劳苦之事，使之负斗区之重，徒步数十里，则惫且颠矣。况能被坚执锐，以为我军之前行而逆战哉？仓卒之际，非徒无益，适足为我军之累，不若无之之为愈也。为今之计，莫若行三说以简卒，则庶乎其可用矣。何谓取人材？盖十人所聚，必有为之雄者，在千万亦然，如总州县之丁男，不必物力多寡为先后，惟躯干勇壮是求，则所得皆能战之人矣。何谓募愿为？盖天下之民，虚为游手不业者甚众，平日无事，则使气以侮人，无赖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奋不顾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钓金束帛之赏，募之为兵，则所得皆乐战之人矣。何谓括驱丁？盖天下之奴隶，自幼及壮，备尝勤劳艰苦之事，其筋体气力之所服习，驰走负任之所惯狃，岂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简其人材之胜甲胄者，免当房之贱，籍之为兵，则所得皆能战之人，且有乐战之心矣。简卒如是，则与夫富民之子弟，孱弱而不能战、恇怯而不乐战者，相去岂不远哉？臣请言理财之说。臣切见数年前北边有事之时，天下钱钞遏塞不通，交钞库不胜换易之多，乃逻卒持挺力与胜之。当是时，小民有懋迁之艰，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来，渐无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军兴，支给浩繁，户部乃日增印钞之数，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来而无穷，所入者虽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无穷，则钞有时而不通矣。为今之计，莫若行二说以理财，则庶乎其无滞矣。何谓纳官从便？国家利钞之不行，不若钱之通也，故院务所输之课，皆使入之，其术固善矣，能限之以分位，拘之以分数，则所入之钞伤太少耳。夫已收大半之钞，而臣犹谓之少者，诚恐后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数，银、钞、钱三者一听民便，或全以银、钞入者亦听之，如此，则三者之价常平而不偏，钞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银价论之，不及钱、钞者，每两盖二三百钱，如纳从民便，则银入者多，而价与钱、钞适平矣。此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则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切见国家之取于民，有曰和买，有曰和雇者，徒爱其虚名之美而不救其利害之实也。盖和雇、和买之有损于国，无补于民，适足为吏卒之利耳。且科敛之限方急，州县之官以鞭笞捶

楚从事于忽遽之间，小民奔走趋命之不暇，故出数倍之直以应上之求，心恐然惟以不得罪于州县为幸。国家悯小民趋办如是之劳，故出直以偿之，意固善矣。奈何州县官之明干者少，胥吏乡里正主首之属，因缘为奸，官直之及于民者十才二三，则是官有费损之实，民无饶益之利也。为今之计，莫若罢和雇、和买之虚名，凡有科敛，一验贫富多寡之数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偿之，国家方事殷之时，虽户赋口敛亦不为过，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材，欲以益当赋之民而要和雇、和买之名哉？且以括马一事言之，前年马之取于民者，既议与之直，今岁所括之马，如又偿之，则所费为不赀矣。况畜马者皆有余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后而偿之，亦未晚也。若夫边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术，固非愚臣所能识也。虽然，臣切料宋人为此无名之举者，上无奇谋秘策可以摇动中国者，特以过听逋逃之言，以为彼军朝发则我民夕应矣。然兵交以来，所过败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动，则是狂狡之素计已屈矣。如秋高马肥之后，鼓行而进，则淮南可折棰而定也。虽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何以言之？盖得淮南，则江之南北尽为战地，进而相与争利于舟楫之间，我之劲弓洞贯之卒不得环寇而发，飞骑越蹂之足不得望风而骋。当是时，宋人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我军之粮道，或决水以潴淮南之地，则我军当如何应援？使彼计不知出此，则固善矣；如使能为此计，圣主岂可不与二三大臣预为之谋哉？虽临敌制宜，千变万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不识国之大计，冒昧陈列，不胜恐悚待罪之至。"

时每会集日课读《平宋事迹》若干编类者，其间机画三二显事，多归贾、杨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庵先生徐谓曰："无庸，异时修辑正史，岂容及此？从繁就简，不得不然。"安公色为夷。予且会体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后语："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阳花光山。避靖康乱，居江南之柯山，与参政陈简斋并舍而居山谷，所谓研墨作梅，超凡入圣，法当冠四海而名后世。尝有'移船来近花光住，写尽南枝与北枝'之句，其半度可想见矣。云梦赵复题云：'如王、谢子弟，倒冠落佩，举止軟倾，自有一种风味。'此盖前金高丞相家藏。旧四幅：《暗香》、《疏影》、《溪雪》、《春风》，今失其《溪雪》，见为宋子玉所收。"

古者妇人无谥，虽后妃之贵，止从其氏。至东汉显宗，始加阴后以谥，自是遵为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书永，四方无事简书稀。"予《夏日玉堂即事》亦有二绝句："阴阴槐幄幂闲庭，静似蓝田县事厅。细草近缘春雨过，映阶侵户一时青。""日长上直玉堂庐，思入闲云待卷舒。重为明时难再遇，等闲羞老蠹鱼书。"

《颁高丽历日诏》云云，"唯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岁。自侯甸男邦采卫，要欲同文"，高公学士词也。

古墓中玉器血渍者，盖尸以水银烹其血能渍。其尸沁者，盖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衬生白晕者，即尸沁也。

# 卷二

看古玉器当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为上，与碾刻盖相去甚远。丞相史公尝收太康墓中玉环，名曰"泥鳅龙"，系昆吾刻也。

唐李廷圭墨法。商台符尝云："向抄合万户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廷圭墨，求木庵书。研为墨所画，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数渍一宿，然后磨研，乃不伤研。'论研先观其石性粗细枯润，不必须有眼者。其腻润视之有紫芒而不拒笔者，即端之佳者也。"

看画当观其气，次观神，而画笔又次之。用漆点睛、朱砂红、石绿者，皆唐画也。予尝观阎立本《老子西升》如此。

许鲁斋云："古人看《汉书》皆有传授。不然，有难晓者。"岂《律历》、《天文》之谓乎？

太康冢，或云汉梁孝王墓，或云晋何曾墓，以地里物色考之，皆恐非也。予向与吴教授会真定，因及此。吴曰："此晋司马文王陵也。"曰："何据？"吴曰："昔居太康时，冢前有庙晋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发其龟璧，皆刻南征并寿之字，以史考之，文王南征数矣。"岂其然欤？

鹿庵先生曰："前汉列传多少好样度，于后插一铭词，篇篇是个碑表墓志，作者观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尝说作铭辞法度，谓如一人有数事好处，取其重者论之。及详《史汉论赞》，其原盖出于此。

坡诗虽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议论。

欧公文尊经尚体，于中和中做精神。

鹿庵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袭前人一言为贵，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辞，恐终自踵人足迹，俱不若孟轲氏一字皆存经世大法，其辞庄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庄无以雄其辩，非骚无以清其气。"

予尝问匡衡相业于先生。先生曰："汝以为何如？"曰："学术有余，而忠謇不足。"先生为首肯。

地震说。《周语》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孔晁云："阳气伏于阴下，见迫于阴，故不能升，以至于动。以地道安静，返动为异也。"又，《灵台秘苑》云："地本于阴而生万物，其形至厚而德至静，定而不动者也。若忽震动，是谓臣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入，阴有

余也。若外戚擅权，后妃专政，则土为变异；小人用，下有谋，及民扰，则地震，其分多兵饥。若动于宗庙宫庭，或动而不已者，国有叛臣，谗佞并进，大臣数动，诛罚不以理，而上下不相亲，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则地裂。若裂而有声，四方不宁，地忽陷，乃专政民离散，亦为失地。若火燃者，乃为阳精，地为阴主。若或燃，则越阴之道，行阳之政，伤而不克之象，臣专恣而终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为金失其性，人将劳役。"又，汉应奉云："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脏六体，五脏象天，六体象地，故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前世术者，乃以日辰分配国土为占，岁日月时辰及见灾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只以日时相加为占者，如汉成建始三年日蚀地震，杜钦云：'殆为后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蚀时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今本朝大臣无不安之人，外戚无乖剌之心，诸侯无强大之国，四方无逆理之节，此必嫡妾将有争宠而相害者。其法，甲为齐，乙为海外诸国，丙为楚，丁为江淮、南蛮、海岱，戊为韩、魏、中州、河济，己为韩、魏，庚为秦，辛为华山已西之国，壬为赵、燕、卫，癸为常山已北北方之国，子为周，丑为翟、魏，亦主辽东，寅为赵、楚，卯为郑，辰为晋、邯郸、赵，巳为卫，午为秦，未为中山、梁、宋之国，申为齐、晋、魏，酉为鲁，戌为赵、吴、越，亥为燕。"

天鸣有声，人主惊忧而百姓劳，失厥土。

五福太乙所在，每岁须利一事。大斿三十六年一交，十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斿三年一交。大斿所在天开眼，小斿所在人相食。已上皆东平占星刘明之说如此。

日月径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阳日行一度考之则知之。"

周公以阳城土圭测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则減一寸。凡日食，于窗隙间穿纸如钱许，取影视之，可见食之多寡，东缺则西见，西缺则东见。

枢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于帷幄之议，故机密名官。开元中，设堂后五房，而枢密自为一司，其职秘，独宰相得知，舍人官属无得预也。贞元之后，藩镇旅拒，重以兵属人，乃以中官分领左、右神策军，而枢密之职归于北司，然尝寄治省寺庑下，延英会议则屏立殿西，势犹蕞蕞传道宫省语而已，至其盛时，其贵者号中尉，次则枢密使，皆得貼黄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并南、北军于枢密司，遂总天下之兵。五代以来，多以武人领使，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复置副贰，签书直学士之名，大略文武参用，间以宰相兼领，故得进退大吏，预闻机政，其任职盖重矣（陈绎修《西府记》）。

《西使记》："壬子岁，皇弟旭烈统诸军奉诏西征。凡六年，拓境几万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驰驿西觐，自和林出乌逊中，西北行二百余里，地渐高，入站经瀚海，地极高寒，虽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过瀚海，行三百里，地渐下，有河阔数里，曰和木欢，夏涨以舟楫济。数日过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巴克实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有二麦黍谷。河西注潴为海，约千余里，曰克色勒伯页，多鱼可食，有碾硙，亦以水激之。行渐西，有城曰讷衮。又西南行，过孛罗城，所种皆麦稻。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城北有海，铁山风出，往往吹行人堕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特穆尔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玛图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特穆尔城，居民多并、汾人。有兽似虎，毛厚，金色，无文，善伤人。有虫如蛛，毒中人，则烦渴，饮水立死，惟过醉蒲萄酒，吐则解。有嗃酒。博啰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至玛哈中，以马牵拖床递铺，负重而行疾，或曰吉尔吉斯，易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过亦堵两山间，土平民多，沟洫映带，多故垒坏垣。问之，盖契丹故居也。计其地，去和林万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运，流汹汹东注。土人云：'此黄河也。'二十八日过塔尔寺。三月一日过赛哩木城，有浮屠，诸回纥祈拜之所。三日过巴咱尔，诸回纥贸易如上巳节。四日过呼展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以西多龟蛇，行相杂。邮亭客舍，甃如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然贫富有差。八日过齐哩克，城大而民繁。时群花正坼，花唯梨、蔷薇、玫瑰如中国，余多不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麦亦秋种。其乃满地产药十数种，皆中国所无。药物疗疾甚效，曰昂吉尔，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宴之自消；曰阿萨尔，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傅疮上即出；曰努克实勒，形似桔梗，治金疮及肠与筋断者，嚼碎傅之自续。余不能尽录。十四日过暗不河，夏不雨，秋则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鸟飞食之。十九日过里丑城，其地有桑、枣，征西奥鲁屯驻于此。二十六日过马兰城，又过纳商城，草皆苜蓿，藩篱以柏。二十九日过奇札尔城，山皆盐，如水晶状。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国名曰穆锡，牛皆驼峰黑色，地无水，土人隔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属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奇塔卜，孤峰峻绝，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师至城下，城绝高险，仰视之帽为坠。诸道并进，敌大惊，令相大者纳失儿来纳款，已而兀鲁兀乃算滩出降。算滩，犹国王也。其父领兵别据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宝物甚多，一带有直银千笏者。其国，兵皆刺客。俗见男子勇壮者，以利

诱之，令手刃父兄，然后用兵。醉酒扶入窟室，娱以音乐、美女，纵其欲数日，复置故处。既醒，问其所见，教之能为刺客，死则享福如此。因授以经咒日诵，盖使蛊其心志，死无悔也。令潜使未服之国，必刺其主而后已，虽妇人亦然。其穆锡国在西域中最为凶悍，威胁邻国，霸四十余年。王师既克，诛之无遗类。四月六日过奇拉尔城，所产蛇皆四跗，长五尺余，首黑身黄，皮如鲨鱼，口吐紫艳。过阿剌丁城，祃咱苍儿人被发，率以红帕首，衣青，如鬼然。王师自入西域，降者几三十国。有佛国名克实密尔，在印毒西北，盖传释迦氏衣钵者。其人仪状甚古，如世所绘达磨像，不茹荤酒，日啖粳一合，所谈皆佛法，禅定至暮方语。丁巳岁取报达国，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合理法。其城有东西，城中有大河。西城无壁垒；东城固之以甓，绘其上甚盛。王师至城下，一交战，破胜兵四十余万。西城陷，皆尽屠其民。寻围东城，六日而破，死者以四十万。合里法以舸走，获焉。其国俗富庶，为西域冠。宫殿皆以沉檀、乌木、降真为之，壁皆以黑白玉为之。金珠珍贝，不可胜计。其妃后皆汉人。所产大珠曰太岁弹，兰石、瑟瑟、金刚钻之类，带有直千金者。其国六百余年，传四十主，至合里法则亡。人物颇秀于诸国。所产马名脱必察。合里法不悦，以橙浆和糖为饮。琵琶三十六弦。初，合里法患头痛，医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听之立解。土人相传，报达，诸蕃之祖，故诸蕃皆臣服。报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彼国祖葬所也。师名癖颜八儿，房中悬铁缒，以手扪之，心诚可及，不诚者竟不得扪。经文甚多，皆癖颜八儿所作。辖大城数十，其民富实。西有密乞儿国，尤富，地产金，人夜视有光处，志之以灰，翼日发之，有大如枣者。至报达六千余里，国西即海。海西有富郎国，妇人衣冠如世所画菩萨状。男子制服，皆长寝，不去衣，虽夫妇亦异处。有大鸟，驼蹄，苍色，鼓翅而行，高丈余，食火，其卵如升许。其失罗子国，出珍珠。其王名襖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采珠，盛于革囊，止露两手，腰缒石坠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贮于囊中，遇恶虫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蛤满囊，撼缒，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国去中国最近，军民一千二百万户。所出细药、大胡桃、珠宝、乌木、鸡舌、宾铁诸物。国中悬大钟，有诉者击之，司钟者纪其事及时，王官亦纪其名，以防奸欺。民居以蒲为屋，夏大热，人处水中。己未年七月，兀林国阿早丁算滩来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万。山产银。黑契丹，国名乞里弯。王名忽教马丁算滩，闻王大贤，亦来降。其拔里寺大城，狮子雄者鬃尾如缨拂，伤人，吼则声从腹中出，马闻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国画者，唯尾在翅内，每日中振羽；香猫似土豹，粪溺皆香麝如；鹦鹉多五色；风驼急使乘，日可千里；鹁鸽传，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铁网，高有至三尺者；兰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鸭思价最高；金刚钻出印毒，以肉投大涧底，飞鸟食其肉，粪中得之；撒八儿出西海中，盖瑇玳之遗精，蛟鱼食之吐出，年深结成，价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粪为之也；骨笃犀，大蛇之角也，解诸毒；龙种马出西海中，有鳞角，牡马有驹，不敢同牧，骝马引入海，不复出；皂雕一产三卵，内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随母行而走，所逐禽无不获者；垅种羊出西海，羊脐种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系地中，及长，惊以木，脐断啮草，至秋可食，脐内复有种；又一蕃妇解马语，即知吉凶，甚验。其怪异等事，不可殚纪。往还凡一十一月。郁款曰："西域之开，始自张骞，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远，国号变易，事亦难考。今之所谓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汉身毒也；曰驼鸟者，即安息所产大马爵也；密昔儿，即唐拂菻地也，观其土产风俗可知已。又《新唐书》载：'拂菻去京师四万里，在西海上。'所产珍异之物与今日地里正同，盖无疑也。中统四年三月浑源刘郁记。"

堂叔伯者，是并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谓之女伯、女叔。

《鄂王岳飞谥忠穆文》："主尔忘身，兹谓人臣之大节；谥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锡赞书，追告幽穸，故大师追封鄂王谥忠穆岳飞。威名震于区夏，智略根乎《诗》、《书》。结发从戎，前无坚敌；枕戈励志，誓清中原。谓恢复之义为必伸，谓忠愤之气为难遏。上心密契，诏札具存。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庙哀矜之备至。还故官而礼葬，颁祠额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时，襚以真王之爵。既解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朕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克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若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英灵如在，茂渥有承。"

鹿庵先生曰："作文之体，其轻重先后，犹好事者以画娱客，必先示其寻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后。"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当从科举中来，不然，岂惟不中格律，而汗业披猖，无首无尾，是出入不由户也。又云："后学虽不业科举，至于唐一代时文律赋，亦当披阅而不可忽，其中体制规模多有妙处。"

二王行书，其蜿蜒欹倾之状，若行云流水，似不拘于律，然即以笔意求之，其端庄流丽，皆有余韵，唯具眼乃能识之。

鹿庵先生尝以历代史学试问于不肖，恽对曰："自《史》、《汉》而下，文字率猥并无法，如《新唐书》虽事增于前、辞省于旧，字愈奇而气愈索，不若

《新五代》一唱而三叹有余音者矣。”先生为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谓饮食致然，与草木之气所夺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国之阴也。阳为馨香，阴为臭秽。四方气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异常。”

《辛殿撰小传》：弃疾，字幼安，济南人。姿英伟，尚气节，少与泰安党怀英友善。肃慎氏既有中夏，誓不为金臣子。一日，与怀英登一大邱，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将从此逝矣。”遂酌别而去。既归宋，宋士夫非科举莫进。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铜三百易一部时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凫博吾爵者。”才其为，授观文殿修撰。及议边事，主和者众，公曰：“昔齐襄公雪九世之耻，《春秋》韪之。况我与金人不同戴天仇邪？今日之计有战伐而已。”时丞相侂胄当轴，与公议合。自是败盟开边，用兵于江淮间者数年，公力为居多。开禧二年，除知绍兴府。至陛辞，复以金人危乱、宜亟攻为言，辞情慷慨，义形于色。继侂胄再议恢复，乃以枢密都承旨召公于越，中道以疾卒，道号稼轩居士。今《文集》中寿南涧翁者，盖侂胄也。初，公在北方时，与竹溪尝游泰山之灵岩，题名曰“六十一上人”，碎辛字也。至元二十年，予按部来游，其石刻宛在。

圣上御极十有八年，当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图书礼器并送京师，敕平章太原张公兼领监事，寻诏许京朝官假观。予遂与左山商台符叩閜披阅者竟日，凡得书画二百余幅，今列于左：

王羲之《四月帖》（四十字）。献之三帖（一《洛中》，二《佳音》，三《北问》）。《王羲之与谢安石评书帖》，后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绝出于古今者邪？羲之与安石冠王、谢首，所争若此，况它哉？”盖帖中有云：“自于山谷中临学钟氏、张芝等书二十余年，竹叶树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数。至笺谷藤紫，反复书之。佳者收采自书背记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时用功夫”，深不达耳！

献之《鄱阳帖》。

右军《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苏大简家。崇宁癸未，襄阳米芾审定真迹，其图书有《秘玩手临》。

智永禅师临右军四帖，后东坡跋云：“辨书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如可谓必能名之者过也。”予观秘阁墨迹，皆唐人硬黄临本，但得临本皆可蓄，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熙宁五年，子瞻书。”褚遂良临《黄庭》，南唐升元三年装背，纸则硬黄。

米芾学右军书并论其笔法，后一幅亦学右军，书退之诗“俗书趁姿媚”，此公不为石鼓发，想亦见此等物耳。献之草《洛神赋》之极残缺，向明视背，万绽纵横。

谢安《东山帖》。

右军《快晴帖》，米襄阳临本。

《兰亭五言帖》，后跋云：“唐虞世南临本。”

晋王恬帖（三十一字）。

晋王敦帖，作草圣书，皆《晋史》中语。

献之书《洛神赋》，后有梁普光间题跋云：“唐人临本，不名何人。”

献之书陆士衡《文赋》。

钟太傅墨迹《议事表》，后钱惟演、范尧夫、薛道祖题。钱文僖公题：“尚父尝宝此帖。”尚父谓忠懿王镠也。

唐人书：

唐太宗二帖，一两行十字，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

唐元宗《赐道士李涵光敕》。

李阳冰墨迹《篆侍御帖》，上有李后主合同印。

李阳冰篆二十六字，后有书处厚、李商隐题。商隐字体绝类《黄庭经》，时开成三年也。

高闲《上人诧得韩序帖》，后有韩琦、刘敞、富弼、欧阳修、宋敏求题云：“此卷蜡纸书，非摹本也。”欧云如此。韩公称《实录》云：“书系颠草。”

欧阳率更草二临本：《度尚帖》、《襄阳宝定珍迹秘玩》。

智永禅师《春雨帖》，真草《千文》墨迹。

唐相李澄《连句帖》，后跋云：“笔势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热帖》临本，李邕手简。后题观者黄鲁直、张浮休、邵龥、王诜、张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闲观张旭《颠逸帖》。

唐史惟则墨迹《篆隶韵》，系小篆体例修狭，后张浮休、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归》墨迹，后自题云：“吾头懵懵，试书此不能自辨。贺生为我读之，汝年少眼明，有四世三公之印。”

怀素草《千文》、草《圣游京师帖》、《论草字帖》、《自叙帖》、《布帘帖》、《上林花发帖》。

唐高宗已下诸帝墨迹《手诏》。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迹《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评事吴通微行书《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写。贞元甲戌陆贽观，笔法似是孙过庭。

唐僧亚栖书。

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

怀素《洛中帖》。近于洛中得王右丞《苔矶静钓》、《水阁闲棋》二画，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觉身在其间，信精笔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迹《送贺八归越诗》。

颜书：《与兄常山太守书》、《乞米帖》、《与宗室

李太保勉》。

《奉辞帖》、《与卢八仓公快雪晴时帖》二十八字。《与李太保状》，后有唐陈铨印志。《祭濠州文》。

孙过庭墨迹《草书谱》。过庭，字虔礼，陈留人，高宗垂拱二年书。《徽宗书谱》云："孙草书皆逼羲、献，妙于用笔，隽拔刚断，出于天材，非积习所可至。"

孙思邈书，计二十一字。

坡书：《洗玉池铭》，擘窠真书瘦劲。《神奎阁碑》墨迹。

《上清储祥宫碑》墨迹，然后书老泉撰。商左山云："盖避党祸故改云。"《东坡醉书卢仝诗》，为团练使书。《东坡观世音赞》，靖康元年五月书。盖公殁前二月绝笔书也。

## 卷　三

杨凝式，小字诗，字虚白，五代时人，号希维居士。又云关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经》、《招客同饮帖》，皆唐人书。韩魏公书杜少陵《画鹘诗》。擘窠大字墨迹，山谷书。

《继月帖》云："继月学书，未知其要处。东坡先生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又云：'学书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为甥张大同书擘科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迁于僰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儿村侧，蓬藋柱宇，鼪鼯同迳，然颇为诸少年以文章翰墨见强，尚有中州时举子习气未除耳。至于风日晴暖，策杖蹇驱，雍容林邱之下，清江白石之间，老子于诸公亦有一日之长。时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怀瓦石，未知后日复能作如此字否？其笔势从横，意韵潇散，绝类《瘗鹤铭》。书少陵《画鹤》等诗。"

山谷《练湖夜雨草圣》、《瘦藤草圣》十三篇，《辛未人日书》，皆公诗也。《草圣赠元亮侄》两首，草书《廉颇传》，书《韩非子》十六篇。后跋云："侄授万里来求书法，此不急务也。以万里来，故不能已。"山谷书一十幅内此《君轩诗》擘科大字，体极瘦劲。又起草《墓铭》一；《草圣诗》三首，书王摩诘诗。

山谷书一十幅，内《草圣》一为李华重试南丰郑熙枣核笔，崇宁四年南楼书。盖公绝笔也。

《达观台诗》、《草圣六言诗》，内行书五首，皆摩诘、王建、王介甫、东坡诗，后自云："老眼昏花，书不能佳，如丑妇昏镜中梳妆，似亦妍耳。"

苏才翁《草圣少陵》二首。

苏氏宝章、东坡、黄门、迈、迟等帖，迟即颍滨子也。

《远涉帖》。予二十年前观于大名魏氏家，未敢必为孔明书。及入秘监见《宣和书谱》，乃知宋御府所取，为武侯书明矣。

米书《黄龙寺碑》（宋相张商英撰）。襄阳书一十幅，内两卷佳。

蔡襄《元祐续帖》，凡九帖，帖帖笔法不同。

宋少卿宏道说："尝见李德新所藏碑本云：'书学之传，蔡邕得之于神人，邕传女文姬，文姬传钟繇，繇传卫夫人，夫人传羲之，羲之传献之，献之传羊欣，欣传萧子云，子云传王僧虔，僧虔传智永，智永传智果，智果传虞世南，世南传欧阳询，询传张长史，长史传颜鲁公。'"

古今画：

阎立本画古帝王一十四人：汉文昭帝、光武皇帝、魏文帝丕、蜀昭烈皇帝、吴孙权、晋武帝炎、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后主叔宝、陈文帝、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炀帝。前宋杨褒家藏，后入秘阁。富弼、韩琦题识其后，但文昭帝有解云："汉文庙乐曰《昭德》，故曰昭文帝。"又云："伪蜀李寿曾立号曰汉，兴庙谥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汉文、陈宣、废帝、后主、炀帝，余皆衮冕，若五方帝之仪。其曹丕、司马炎、宇文邕容色皆严毅可畏，其宇文邕髯模糊满颔，两颧上亦有长须下垂。

晋顾恺之《青牛道士图》（道士即封君达）。

画《洛神赋》（后有梁普光间题跋临本）。

吴道子《护法善神》。

阎立本《阮孚蜡屐图》、《老子出关图》、《老子西升经》，下虞世南楷书各段事迹。

王维《山水图》、《辋川图》、《骊山图》。韩幹《出水马》。

李昭训《崆峒山图》。李昭道《避暑宫图》。戴松《牛》。李将军《鹘》。唐人《翦骔马》。贯休《行》、韩幹《正面马》。韦偃《群卫图》（后主收）《唐人化行天竺》。荆浩《江村早行》。韩幹《四马图》（七人解衣下水）、李升水墨《滕王阁图》合幅，上画人物宴集甚盛。

张萱界画《宫阁侍女图》及《醉女图》（内有以紫色粉涂面者香）。

韩幹《三花御马真》。张萱《虢国夫人夜游图》、小李将军《翠微宫图》合幅。一幅画骑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骑者十九人，牧马者十四人。

《唐将军霸猎骑图》。人物结束类开元初，羽林守捉衣杂色锦袍，裹方平巾，带长刃、两鞬箭，左手握弧，右抽矢于房，骅骝马豹鞯、红锦襕，胸鞅同，勒有镳，朱丝绦鞚马，迅疾殆逐兽然。笔画劲硬如铁屈者，御题"神品上上"。

《宋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内怀懿皇后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两方叶涂其面颊，

直鼻梁上，下露真色一线，若紫沙幂者。后见《古今注》，魏文帝宫人有巧笑者，以炉锦丝作紫粉涂拂其面。

《宋郊天仪仗图》。《衮冕图》。《车辂图》。易古吉《獐猿》。《蓼花草虫》。杨棐《象》。黄筌《猿》。李伯时《水墨马》、《群马图》。邱庆余《花禽》。钟隐《双禽图》。黄筌《碎金图》。崔白《梅竹寒雀》。李公年《桃溪春色》。艾宣《竹鹤》。胡环《马骑》。契丹人凡画，毛尾取狼毫疏渲。张戡《骓马图》。崔壳《江鸭》。李伯时《着色马》。郭忠恕《避暑宫》，作界画。黄居采《鹿》。艾宣《鸡冠黄葵》、《杜鹃花图》。崔白《秋塘戏鸭》。郭忠恕界画着色《宫阁图》。李伯时着色《夜游宫图》（嫔十人，奄四人皆骑）。徽宗临张萱《宫骑图》。李伯时《渊明图》。李伯时《莲社图》。赵大年《小景》。郭忠恕《飞仙图》。郭熙《秋山图》。

因念人与事机会合，皆有数存其间。九年春，予一夕梦谒平章公于府第之东堂，梅数行，发书一柜示予，皆粉图绘本、金文玉牒。今观中秘所有，璀璨溢目，与梦中所见略同，吁亦异哉！《传》曰："嗜欲将至，有开必先。"信哉！斯言也，作《书画目录》序。

王晋卿《烟江叠嶂图》并和坡诗：

李伯时画《明皇乘三鬃赤骠》，后跋云："昔李将军思训画明皇拥嫔御数十骑摘瓜，伯时仍为山路小桥（至元元年与翟处正观于东平武济之家）。"又观《东坡与蒲资政传正书》，并《觅》、《柿》、《霜》、《无核枣》四帖，有张行简、董师中、元遗山跋语。

僧传古《坐龙》。至元元年，宣慰张顺斋为春旱于范大师观迎此龙于严东平北宅，每旱张是图辄雨，此日亦然。龙苍驼蹲坐火云中，项与鳞甲间皆有绿发，世所画皆蜻蜓耳（《宣和题妙品》）。赵邈捌《噀墨虎》，至两目夹镜，睛随人转。同史左丞观于田尚书和卿家。已上二画皆有诗。大意古人欲以一艺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极古今之变而后已，故能洞达天机，气随物在，至观之者亦有感格相应之理。如摩诘《苔矶静钓》、《水阁闲棋》，令人不觉身在其间。传古《龙》出雨应气来，《噀墨虎》睛逐人转，邻姬颦蹙马践家具之变，此长沙云"精笔感人有如此"者，盖非虚谈也。秋涧老人题。

丁丑秋，奉御脱烈传旨本院，定撰顺德资戒碑及普门塔碑铭。鹿庵曰："老夫作《资戒文》，乃令不肖撰《塔铭》。"恽谢不敏。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毕，闻奏颇称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诱掖成就后生如此。

陈希夷尝有诗云："我见世人忙，个个忙如火。忙者不为身，为身忙却可。"

商左山云："颜平原《中兴颂》，盖变玉箸大篆为真楷耳。"

刘房山尝说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与上一同私行抵淮上，以觇虚实，号曰黑护卫。前次相下宿南郭逆旅，张灯置酒，闻有新进失职刘其姓者先在邸中，召与饮。刘素善讴能诗，即以歌侑觞，辞气慷慷，礼貌甚恭。上喜甚，遂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识之。黎明，刘复持酒饯谢。上既乘，以手札付刘曰："府尹我亲知也，可用此投献。"取钱几千缗。刘依命谒府尹，疑通刺久不报，见左右皇遽具仪物授旨，方悟畴昔为海陵云。及还宫，即特旨起复刘为京朝官。后从南狩，同殁江上。

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讲德新、应奉李谦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仪司先一日于端门两阙间灰界方所，以板书百官号，随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宫行礼。礼毕，由左掖门出，风埃大作，所谓"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曾有口号一绝："隔夜端门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鸳行，紫云低覆千官入，润作金炉百和香。"

读韩文《孔戣墓铭》，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苏合反。王承旨《庆八秩诗》，一庵云："人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经中第一名。已令武膳常珍入，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药裹封灾随腊去，酒杯称寿逐年新。"胡紫山云："坚辞不允老而传，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匡政弊，力扶周孔上经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东观又尊荣。香山如砺泸沟带，才与斯文作主盟。"

宋人画《琼花图》，花蕊团团作九叶，如聚八仙花。扬州人说近岁其花已枯朽矣。

米元晖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研色青紫而润，下岩石也。先公得于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试诸葛氏笔，世间真有扬州鹤也。"后题曰："元晖。"山谷云："虎儿笔力能扛鼎，好着元晖继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羲之、献之例也。

祠尧、舜、禹于所都，唐开元五年为始，从褚无量请也。见《无量传》。

王黄华《称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窗幽几"之辞。公寿止五十三，官至承务郎翰林修撰。

黄华论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为京西漕路，其后黄河以南，洛水旧道断绝。今汴河名存其实，止是京、索、须三水自荥泽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临张萱《宫骑图》，其侍从有挈金虢驼者。盖唐制宫人用金驼贮酒、玉龟藏香。

赵同签说："高丽东北有第五头城，其地有五城，此盖从南第一城也。"

宋克温说："今山阴，古金山也；古于阗，今曰鄂端；古乌孙，今俄罗斯潮海杭爱；薛良河，今锡里库；回鹘，今辉和尔；回纥，今回回；不谷寒，毗伽可汗；身毒，印都；土蕃，土波。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庙，题曰清烈公。

《唐·车服志》："带驼尾取顺下之义。鱼袋取其清洁，鱼目不瞑，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国产镔铁，乃为国号，故女真称金以

胜之。或谓以水生金，非也。高丽盖州，盖葛牟城也，明昌初易名曰辰州。”鹿庵云。

有旨讲究光禄寺职掌。寺与卿，汉官也。应劭曰：“光，明；禄，爵；勋，功也。”言光禄典郎谒者虎贲羽林，举不失德，赏不失劳，故曰光禄勋郎中。令，秦始置，掌宫殿门户及诸郎在殿中之侍卫者，故曰郎中令。汉因之不改，北齐、隋、唐止掌肴膳。许左丞作《新定官制图》，大抵以唐为则，品从略与金同。

杭州画工潘氏写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笔写，又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难。

晦庵云：“周之肃拜，今之长揖也。”

唐检校名，盖正官上加官。

沅州安抚使郭彦高，大名人。说广中风土：“其地皆山，如水之波浪然。”盖古盘瓠国在夜郎西南数百里，与大理东境相接。郭有诗：“地连两广多蛇窟，水隔三湘绝雁书。”

丁丑岁二月初，黄河自陕州灵宝清澄至河南府。或云：“自潼关至三门集津。”王子年《拾遗》：“丹邱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又曰：“圣人生。”鹿庵曾命拟《中省贺表》：“天开昌运，统一车书；地应休征，河清陕洛。恭惟德昭天汉，恩溥渊泉，覆帱何止于中华，洋溢远沾于方表，以致润涵九折，镜净两涯。自陕至巴，几千里之余；由乙逾丙，殆三旬之久。鳞介之泳游可鉴，山林之形影皆分。跃图马于龙宫，未容专美；舞冯夷于鳞屋，时出效灵。顾兹上瑞之方增，特表吾皇之至圣，臣某等叨居华省，幸睹荣光，敢倾葵日之诚，用代辞人之颂。遐荒向慕，百川宗沧海而王；宝祚洪延，万寿等丹邱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风灾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叛。唯有壬子最丰穰，正月上旬子细看。”窦先生云：“近岁颇有应验，故录。

闻捷，鹿庵命撰《中省贺表》：“天网虽疏，曾恢恢而不失；罪人斯得，迓穆穆以来平。外侮既消，颂声交作。恭惟仁含动植，德化生成。振长策而用三驱，念天显而惇九族。游雷之震，远惊而迩惧；大风之举，歌动而云扬。侧闻喜自于日边，岂止威加于海内。臣某等职叨省署，阻奉鸾舆，伫目龙旗，遥伸虎拜。归牧武成于周马，歌功美迈于唐铙。六譬言还，喜动两都之和气；千官饮至，欢腾万岁之霞觞。”

冯渭《金诏赦录·序》有云：“灞陵森柏，荒凉白露之中；明惠寝园，寂寞苍梧之远。”又云：“荏苒十霜，竟摧一战。”（指哀帝也）

东坡《我有帖》云：“外郡虽粗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时辰许纷纷，余萧然皆我有也，内慰字不挑心写。”宋人萧山则题云：“今专官横将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对吏民，岂复有画戟清香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问，时平事少耳。为颍州时，久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饼救饥人，又发义仓数千石，作院炭数万称，酒务柴数十万称济之，未必常萧然也。所谓‘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之有累我内乐之有而已，惟以逸处心、以劳处事，是之为能官。”

太常少卿宋宏道以先农燔肉来致，适李应奉受益携《毛诗·青蝇》至《甫田》诸图请跋其后，有云：“观其禽鱼草木、车服笾豆之盛，而经国备物之制，令人想见三代忠厚气象，如在其间亲承其事。孰谓丹青形似起予至于斯耶？”

《大都城隍庙设醮保祐青词》（代鹿庵作）：

“天鉴虽高，曾易显忠之命；基图寅绍，敢忘奉若之诚。爰自君临，颇历年所。顾眇躬之上托，致至理之维艰。岂期外侮潜消，复荷天休滋至。严风朔雪，大开一统；金穰玉烛，屡致丰年。而又雪静祈连，春回沙漠；昼日有平安之报，霜风无偃薄之虞。匪凉德之能然，皆神灵之所祐，乃即青阳之月，恭修金箓之科。诰演琅函，真临玉境。导含景苍珩之驾，覆垂云洪荫之仁。监兹报谢之□，重以保持之福。干戈止息，永维四海之清；邦国荣怀，以尚一人之庆。”

《新船落至祭岁君文》：“成舟委波，谓之落至；惟神灼知，一岁之事。泛彼中河，转致厥载；上下安输，非神曷赖。

《修端门前桥启土告岁君地祇文》：“应门将将，前临天津，玉辂所经，虹梁必陈。爰构爰缔，筑之陾陾，神惟垂祐，迄于有成。”

《五方帝祭文》：“因方殊号，尊以帝称；殿临五部，有赫其灵。维桥之作，鞭石驾梁；所冀拥卫，大来百祥。”

《减江南冗员诏草》：“谕江淮军民人等：夫张官置吏，本以为民，非扰民也。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忧恤元元之心，不遑夙夜，期于抚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闻陈奏，不图设立之际，官冗人滥，重致烦扰。念之悯然，罔副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总府州县等官，酌量轻重去处，其一切冗滥，凡有扰于民者，尽行革去。尔其各安恒业，永底尔生，既清旧染之风，共乐维新之治。其有作奸犯科，似前不应者，已敕行御史台纠察，中书省究治外，咨尔黎庶，体予至怀。”

《诫谕官吏诏草》：“朕自统一南北已来，设置群官，大小毕备，俾上下承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缘冗滥，省并一新，自尔厥后，各慎攸司，以兴滞补弊为心，以便国益民为事，务施实惠，毋尚虚文，夙夜在公，尚期予治。若有狃习故常、贪残蠹害者，国有常刑，朕其敢赦？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马图》，一曰奔虹赤，二曰飞霞赭，三曰腾霜白，四曰凝露骢，五曰决波骝，六曰发电乌。内奔虹赤与决波骝绾结其尾，络首皆絛，衔皆有镳，牵笼者服色皆以朱砂红、石绿妆染。苏门郭氏家藏。

《西溪折槛铭》：“直言骨鲠，天威雷霆；非赖此槛，资斧曷胜？槛既折矣，从修不修；佞臣见之，面靦心羞。槛谓直臣，可无结舌；尔气不挠，吾宁惮

折。世多张禹，代无朱云；直槛横槛，整整而陈。噫！”

徐子方《茧瓶诗》：“一窍鬼工开混沌，八蚕神茧堕扶桑。”

## 卷　四

《谷梁子》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阴也、阳也、天也，三者全然后生。”

天极为南北极，天之枢纽常不动处，譬则车之轴也。《河图》言：“昆仑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问》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下。今百州满凑，东之沧海，则东西南北高下可知。”或问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地何附乎？”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但天之形圆如弹丸，朝夜运转，其南北两端后高下，乃其枢轴不动之处也。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来，当昼则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则自前降而归后，当夜则自右转而后左，将旦则自后升而趋前，旋转无穷，升降不息，是为天体，而实非有体也。地则气之查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黄帝问于岐伯曰：“地有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亦谓此也。”曰九重，则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则无复有涯矣。岂有荣度而造化之者，先以斡维系于一处，而后以轴加之，以柱承之，而后天地乃定位矣。

鹿庵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时逢丧乱，岳渎分疆；运属休明，乾坤一统。眷靖康之余孽，拠江表以偷生。依阻山溪，动摇戈甲。不修岁币，久亏事大之仪；留止行人，永绝亲邻之好。即兴师而问罪，即列阵而长驱。戈船浮鄂渚之波，铁马渡松关之险。方知力屈，始悔前非，来至表以求哀，愿纳地而入觐。宋主某已于某月日来至阙下，其江南郡县人民已委官抚治了当，是皆上帝垂佑，灵祇降祥，欲康功普被于黔黎，故盛事施及于冲眇。尚祈昭监，永锡休嘉。”

《告太庙文》：“伏以践祚守文，虽本已成之业；继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勋。眷靖康亡灭之余，擅吴会膏腴之壤，依凭江险，壅隔皇风，累兴问罪之师，犹守执迷之意，逮戈船飞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图改过，遂称臣而奉表，愿纳地以归朝。宋主某已于某月日来至阙下，其江南郡县人民已委官抚治了当。朔风炎气，尽书轨混同之地；商孙夏裔，皆烝尝助祭之臣。顾冲眇以何功，实祖宗之余荫。尚祈昭监，永锡休嘉。”

《瀛国公制辞》：“时逢屯否，岳渎分疆；运值休明，乾坤一统。眷靖康之余裔，擅吴会之奥区，远隔华风，久睽邻好。我国家诞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风朔雪之乡，尽修职贡；若木虞渊之地，靡不来庭。磬六合以混同，岂一方而独异？用慰徯苏之望，爰兴问罪之师，戈船飞渡而天堑无凭，铁马长驱而松关失险。宋主赵某乃能察人心之安背，识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误国之诛，斥群小浮海之议，决谋宫禁，送款军门，奉章奏以祈哀，率亲族而入觐。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诸台辅之尊，爵以上公之贵，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瀛国公，主者施行。”

凉、威、肃、酒与甘、张、沙，是燉煌、瓜、晋昌（徒单侍讲话）。

至元六年，行用元宝钞，止七十余万锭。于时为御史曾照刷提举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军民并析居总二百三十二万户。

天干地支。天有五阴五阳为十干，地有六柔六刚为十二支。

九州地亩数。《后汉·郡国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恳者九百二十万八千二十四顷，不恳者一千五百二十顷。”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礼仪制聘入宫。曰：

奉迎使、发策使、告期使、

纳成使、纳吉使、纳采使。

以仆射左右丞摄太尉充使。

《六帖说》曰：“乐天作类书，名六帖。”《通典·选举门》载：“唐制，开元中行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微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此六帖之名所从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数以名其书，期于必中选也。

鹿庵命拟《复立按察司手诏》：“以一身之微，惟万事之统，不遑夙夜，常切忧勤。顾七道之提刑，扩六条而从事，近因省革，偶值停闲。然非违稽缓之愆，纵令弗问；恐伺便诪张之后，为害滋深。仍转侧以详思，非监临而罔益，据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条画，依旧设立施行。於戏！鹰隼当搏击之任，不与护恐为反伤。琴瑟既更张之余，识大体乃为称职。”

“乐天每作歌诗成，须令其家老妪听读，能通解其旨意辞为之定体。此无他，不过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为艰涩无谓之戒。”西汉云。

正大七年，亳州节度使赵庭玉诏别有擢用，其子赞时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问以召之之意，赞曰：“以嫌疑故，特回避。”既而去，拜礼部尚书，赞入贺。

予婴年见神川刘先生，三苏文读不去手。因问于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啜菜羹。’岂此之谓也？”

宋未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巴延也。夫荧惑

之精，下散而为童谣。不尔，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东封升中图》，岳顶有五色云，山下环卫以甲马。《金道陵元会图》及《郊天仪仗图》、《郊天圆丘图》。曾闻某官说："当时掌礼者房千里，中外几用人三万。"未知方泽制度与此何若？

唐张说家藏《明皇开元东封图》（有说）。

宋范石湖《揽辔录》记兴陵见宋使仪卫："戊子早，入见。循东、西御廊北行，廊几二百间，廊分三节，每节一门。将至宫城，廊即东转，又百许间。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门，中驰道甚阔，两傍有沟，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宫阙门户即纯用之。北即端门十一间，曰应天之门，下开五门，两掖有楼，如左右升龙之制，东西两角楼。端门内有左右翔龙门、日华、月华门，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门入，北循大安殿东廊，入敷德门。东北行，直东有殿宇门曰东宫。直北面，南列三门，中曰书英，是故寿康殿母后所居，西曰会通门。自会通北入承明门。又北则昭庆门，东则集禧门。尚书省在门外，东、西则左、右嘉会门。门有楼，即大安殿后门之后，至幕实，黑布拂庐待班。有顷，入宣明门，即常朝后殿门也。门内庭中列卫士二百许人，贴金双凤幞头、团花红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门，至仁政殿下，团风大花毡可半庭。殿两傍有朵殿，朵殿上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西廊悉有帘幕，中有甲士。东西御廊循檐各列甲士，东立者红茸甲金缠竿枪，黄旗画青龙；西立者碧茸甲金缠竿枪，白旗画黄龙，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门下者皂袍持弓矢，殿两阶杂列仪物幢节之属，如道家醮坛威仪之类。使人由殿下东行，上东阶，却转南由露台行入殿阈，谓之栏子。金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皆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帘幕皆红绣龙，拱斗皆有绣衣，两楹间各有大出香金狮蛮地铺礼佛毯可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后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摹出于孔彦丹，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

《和宋书》："皇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致书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后，蜀汉荆扬，挈兵几三十年，交聘非一，卒无成约。比者川蜀捣虚，荆湖批亢。生灵有涂炭之苦，战士有暴露之劳。朕甚悯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议寝兵，用示同仁，以彰兼爱，期于休息元元，与天下共享有生之乐而已。且南交广而西巴蜀，北长江而东沧海，分兵守险，彼所恃以为国者也。今战舰万艘，既渡江以扼海；铁骑千群，复逾广而出蜀。四塞无结草之御，六军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遍举。于此时也，非不能犄角长驱，水陆并进。秋风虎旅，指挥看浙江之潮；春露擎杯，谈笑挹吴山之翠。盖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况靖康南北衅端，初无盘错大故，非如女真、西夏，恶积实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己胜负之事，往来曲直之辞，各有攸当，置而勿论。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辞，告宝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唯亲王上宰，能报聘之一来，则保国乐天，必仁智之两得。苟尽事大之礼，自有岁寒之盟。若乃忧大位之难继，虑诡道之多方，坐令失图，自甘绝弃，则请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马利兵，会当大举，论天时则炎瘴一无畏惮，论地险则江海皆所习知，必也穷兵极讨，一决存亡而后已。力之所至，天其识之；祸自彼挑，此无可慊。在我者至诚可保，在彼者听所择焉，毋循前例，止作虚文。时荐清和，善绥福履，不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开平府行。"

李翰林钦叔一日与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无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当即来。"已而果至，曰："为戒谕百官草诏。"适当笔者，应奉程天翼。程初入供职，有猝不易称者，公遂立草五百余字，允协事宜，甚称上意。其辞曰："朕新即大位，肇亲万机，国事实为未明，政统犹惧多阙，尚赖尔文武多士，内外庶僚，上下同心，始终戮力，以副遗大投艰之托，共成兴滞补废之功。然而养资考者，每务于因循；嗜闲逸者，或托于疾病。因之积弊，习以成风，事至于斯，朕将何赖？盖尝深唯百姓勤劳之意，尚不能忘累圣涵养之仁。服田力穑，而以给租庸；挽粟飞刍，而不惮征缮。况尔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国乃可以有家，而为臣亦犹为子，未有国不安而家可保，必须臣竭力而君以宁。加之事属方殷，时丁多故，旧疆待乎恢复，强敌期于削平，正当经营之秋，难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轸念，庶几宏业以昭功，尔其朝夕在公，岂宜玩岁而愒日？夫汤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兹出话言，以为明训：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冤抑之情；典选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驳之节；钱谷当审知取予，毋吝于出纳之间；台谏当指陈是非，毋涉于细碎之事；司农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旷职司；牧民以扶弱抑强，不可聚敛而营私计。至于大而分阃，小而掌兵，固当志殄寇仇，日辟土宇。受朝廷之托，必思报国；念功臣之后，常恐辱先。又岂可平居或冒于糗粮，临事或生于畏惧？视郡县之官，妄分于彼此；役部伍之卒，不计于公私。凡有我官，所当共戒，其敬遵于邦宪，务恪慎于官箴，享富贵于当年，垂功名于后世。且赏罚期于信必，而功罪贵乎正明，兹诚前代之良规，亦我祖宗之已事，今当仰法，要在决行。于戏！任贤使能，周室果闻于兴复；综名核实，汉家遂至于肃清。公勤者赏不敢私，弛慢者刑兹无赦。各勤尔职，明听朕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因赐《国用安铁券文》，皇帝若曰："咨尔内族英烈戡难保节忠臣、仪同三司、都元帅、兼平章政事兖王完颜用安：大邦维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勋，赏存旧典。'卿台阶孕秀，海岳储灵，天赋忠贞，性资明敏。初为儿戏，营垒已成。长学神机，风云暗晓。方将提挈义旗，勤劳王家，服金革以不辞，冒矢石而有勇；顷遭逢于多

垒，偶陷没于他邦，而能临事见机，去伪从正，变疾风雨，谋先鬼神，一举而患难殄歼，不时而州县皆复。听闻如此，叹瞩久之。朕方总揽英雄，兴建功业，体天地含宏之德，厚君臣始终之恩，胙尔以诸王之封，宠尔以上公之位，氏族已书于玉牒，勋业复纪于太常，同三司之威仪，建大将之旗鼓。盖欲有及于十世，何嫌恩积于一门？泰山黄河，永及尔裔。皇天后土，实闻斯言，肆申白马之盟，庸示丹书之约。呜呼！谓予不信，鉴时人皦日之辞；弗与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保无疆之休。”此是左丞李实之子介然所作，时为翰林修撰。

鹿庵云：“世传米南宫者，言礼部也，自唐以来见称。或云指太常也，米芾尝为太常官。”

宋高宗善书学，择诸王，命史弥远教之，视可者以继统。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兰亭》，使之各书五百本，以试其能。孝宗不旬日，临七百本以进。

司马公注《古文孝经》，首章作“仲尼闲居，曾子侍坐”。广扬名篇于故治可移于官后，有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之辞。

《续夷坚志》载：“广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黄贮纱囊中，挂四壁间。既而承尘上日流黑汁，视之，有巨蛇一，众蛇十数，皆腐溃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绝无毒物蟠蛰。”

鹿庵云：“青词主意，不过谢罪、禳灾，保佑平安而已。《宋史·王安石传》论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虽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王莽以《六经》文奸言，不是过也。”

东坡论浩然之气：“在身为气，见于行事为节，合而言之为道，故刚而不馁。”

欧阳公云：“韩愈不获用于世，修用于世而不尽。”

青阳梦炎说：“《春秋》书春王正月，本无深意。周虽建子，其纪年实用夏正，观《豳国风》为可见矣。只为《左氏》书周正月，故后人说谓以夏时冠周月。”又谓：“《谷梁》虽迂远，义理最明；《左氏》尚文辞，却差了义理。”

许鲁斋说：“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术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称四科，言语：宰我、子贡，至哀公问社，食稻衣锦曰安，皆为失对。称‘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谓‘不以尧、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贼君民也’，而佐汤伐桀，其前后不同如此。”又云：“间获玉山贼首害陈宣慰祐者，斩扬州市。”予即曰：“若陈为善之心，不宜罹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贼，天理为不泯矣。”鲁斋为首肯。

柳文五《就桀赞序》云：“伊尹，圣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退而思曰：‘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至于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吾所以见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会要》，贞观十四年，陕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内，正月九日，河变清者首尾三百余里。”京房云：“河水清，天下平。”宋少庆云：“所清处天地之气，上下澄澈，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

宏道又说：“文与可《送东坡通判杭州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坡初以为常，及遭事，乃知与可为知几。”

《相如传》云：“倒景者，谓人在天上，下视日月，故曰倒景。”

课税所立于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谚云：“平生避车，不远一舍。”

李受益说：“宋人文庙位次，立子思于孟子上。”

德州城壁堑高深，城门内起直城前障，掩蔽内外，左右慢道其尾相属。俗传云：“皆颜鲁公制也。”

宋校正《礼部韵说》：“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卅字本音钑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遗火，烧五万余家，延及御史台少府监烬焉，至秘书监，救得免。有人作赋一联云：“公道不行，台遂焚于御史；斯文未丧，省仅存于秘书。”

观颜鲁公《忠义堂》等帖，偶悟公书劲而润，盖笔善转而韵胜故也。

何参政继先说：“大名宣抚司参议乌古论真区处事机，甚有次断。时奉朝旨，死囚呈省待报，其余边关杂犯，皆从便处决。时围李坛于济南，人心中外不安，乌议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违制不从。乌与左丞阔子清谋曰：‘坛贼未下，魏为西邻，不便宜从事，无以震詟众庶。’竟戮之市。人称临事知权变”云。真，字正卿，小字四和，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论性说》：

生之谓性，止生之谓也。

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命，物之禀受于天者谓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气五行，交感凝聚，然后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气则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混然，无有不善；形而下者，则纷纭杂糅，善恶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则即此所禀以生之气，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发明告子生之说，而以性即气、气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浊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气禀清明，自幼而善，圣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远而已浊者，气禀偏驳之甚，自幼而恶者也；流既远而方浊者，长而见异物而迁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浊有多少，气之昏明纯驳有浅深，不可以浊者不为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然则人虽为气所昏，流于不善，而性未尝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

功，惟能学以胜气，则知此性浑然，初未尝坏，所谓元初水也。东坡云："昔之为性论者，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杨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材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

晦庵《象刑说》："周穆王五刑皆赎，复舜之旧。不察舜之赎，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后赎。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可为计，乃特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自丰，而又托以轻刑之说，以违道以干誉耳。"

观蜀工孙知微《人样渡海观音像》，足前有谓小百花者，盖作一大青荷叶，上布散诸天花，故云。又观马云卿临吴道子《转山北斗图》，凡七人，中有披甲者。又观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款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颜鲁公书《出师表》，后题："乾元元年戊戌岁，蒲州刺史颜真卿奉敕书。"予以谓虽颜氏童仆，尚不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为之。

卢挚说："尝闻诸先辈，汉去三代最近，高祖，有为之主，不能革去秦弊，复井田封建之制，此最事之可责。因与论作文当于易中求难，难中求易，相鉴之作，当以萧何为首。"一日左丞姚公谓余："不若自皋、夔始而下，自无首尾为间。"余详思处变之极，反经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为大，故自阿衡为首。

宋宾客云："河水清，河阴精。本浊而反清，不惟异常，亦水气之极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为五代祖，增而上之也。"

鹿庵云："今之声韵，始自沈约。及观今礼部韵，如十灰十三元音殊不协。何以知其自约始？以《文选》前声韵不谨严乃知。"

镇国寺柏上生芝，中宫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进，因与李受益具事实如左：《论衡》云："芝生于土。土气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记》："王者慈仁则芝草生。"《瑞应图》："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旧，则芝草生。"《酉阳杂俎》云："屋柱木生芝，黄者为喜。陶隐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树木枝上所生。状如木檽(音软)。"《抱朴子》云："木芝者，生于柏脂，名曰木威喜，夜视有光。"《本草经》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芝；泰山生青芝，曰龙芝；华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黄芝，曰金芝。"唐公远《灵芝经》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应木酒也。"

宋敏求《春明宫退朝录》："唐礼部郎中知省中词翰，为南宫舍人百日后必知制诰。"又载："《初学记》，唐元宗为诸王从学时，命徐坚定撰，虽名《初学》，终身观之可也。"

雪庵李禅师与余观柳诚悬书《何进滔碑》，李云："柳书法度最备。"予曰："然。然诚悬书令人易厌，不若鲁公笔法愈观而意无穷也。柳窘于法度，取媚于一时，中枯而无物。颜意无穷，盖以忠义之气中冠之故也。"雪庵为肯首。刘太保常云："《中兴颂》雄伟，如驱之一字，若千金骏马倚邱山而立。"

欧阳率更三帖一、《姚将军墓志》，二、《化度寺碑》，三、《追赠随谭国公诏》，时贞观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药文。率更规模一出《黄庭》，至奇古处，乃隶书一变耳。李禅师说："作字有得笔意时，有得布置时。"赵大中庸说："尝见遗山与张纬文相谑，见碑文过俞，曰遗山又货了一平天冠也。"

鹿庵说："堇奉御近赠一歙砚，殊发墨，且增其色。"

马云汉说："太庚麦无芒圆大，谓之和尚麦。"

后宋宰相韩侂胄尝改诸州后园莲沼为放生池，词臣高文虎作《记》，有云："鸟兽鱼鳖咸若，汤王所以基商。"后高作主司，出硬题困举子。一科生以高用事误，作一小词嘲云："高文虎，夸伶俐，万苦千辛，作个《放生池记》。从头无一字说及朝廷，只把侂胄归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鸟兽鱼鳖是你。"

刘元城与司马先生论元宗初年焚珠玉于前殿，时有云："焚之前殿，盖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复回，其弊有甚于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马公云："惜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为恨。"又云："人君去贤任佞，譬如治病，饮良药可愈，非良药即死。明知之，只饮恶药。既饮恶药，非至死不已。盖元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萧松之佞，用之甚久；知张九龄、韩休之贤，退之甚速。"

张萱画《则天朝六蕃图》，其布置取《则天游上苑》诗意："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不待晓风吹。"及《太宗朝蕃王》横轴："文皇乘一花舆，四近侍肩升云。"阎立本笔。

有诏集百官问钞轻物轻事，大学士王鹿庵对云："物贵则不足，物贱则有余。要以节用而不妄费，庶物货可平。"

宋少卿宏道说："《葬书》分五星、九星，又有棋旋正式风水，十丈二尺下为土龙界，又丈二尺下为水龙界，过此则吉。"又说："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籐一株，阴影甚茂。既伐去，籐流赤津如血。不数年，刘氏灭之殆尽。因以往岁改葬先妣夫人靳氏，初启元堂，其棺盖上露珠交布成文，如所结璎珞然，甚可观也。复有二黄蝶飞出，其露华移时方晞。"宋公云："在《葬书》，此子孙润泽文华之兆，别有记以书其详。"

庆寿长老满公曾住泰安天保寨，闻土人说："党竹溪未第时，家甚窘，至今其子为人牧猪。"

燕城西南门曰端礼，有大定末刘无党所撰《左丞唐括安礼碑》，有云"尹大兴时，迎午休吏，燕雀语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词。

康节与客游嵩山，中涂，客指所憩树问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对，客疑焉。曰："非不答，吾有所俟日。"俄一叶坠，先生曰："比吾二人还，亡矣。"既回，树已为人伐去。占法盖取叶随时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庵与颙轩论事，颙轩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概知者。"鹿庵大为不然。徒单公曰："谓如大城南柳树，若不亲睹，如何知东西几行，大小几株?"鹿庵为默然，一座大笑。

晦庵云："张良、曹参二人皆学黄、老，子房体用兼备，曹得其体而不得其用。"又云："汉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书而已。"

## 卷 五

燕展筑南城，系金海陵天德二年。见蔡无可《大觉寺碑》。

《史记》不载萧何修未央宫事。此非细事，马迁汉史而不见书，何谓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张嘉贞为相，弟嘉祐官金吾将军，每上朝，轩盖驺导盈闾巷，时号所居为"鸣珂里"。

源乾跃为相，建言："大臣子并求京职，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请出以补外，以示自近始。"诏可。又，议者言："执政与国同休戚，不崇异无以责成功。"上乃诏中书门下共食实户三百。实封自此始。

裴耀卿迁长安令，旧有配户和市法，人厌苦之。裴一切责豪门坐买，豫给以直，僦欺之弊遂绝。

李之仪端叔说："《遗教经》系徐季海书，李善尺牍，东坡所谓手简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释迦赞》盖出王勃《成道记》，李但约散文而为韵语耳。其《达摩赞》曰："榯枥者，称杖也。"

遗山《新渠记》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为不平，不争而为必争，虽有万折必东之心，终有七遇皆北之势。"

佛书曰："狮子吼者，言说法与无畏也；四万八千，言大数也。"

尝读后宋布衣徐理所进《律鉴书》，其序云：律者以实统虚者也。何谓虚?气与声也。气之在天地间或聚或散，声之无色无形，故气成于管，声成于乐。首取司马迁法度，又说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对韵说，期于必中选也。"

鹿庵先生说："为学务要精熟，当熔成汁，泻成锭，团成块，按成饼。"恽以为作文字尤当如是。又云："东坡草字，为写时肘著纸上，故笔转处多不圆。草书体贵轻，笔当持重；楷书笔贵精谨，而体尚宽绰。"

又说："颜子寿夭，不当只去颜子身上论他。自尧、舜已降，皋、夔、稷、契、周、孔，和气所生者多矣。至于颜子，命数偶夭，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个贤的，必有两个不肖的。"

郭若思说："天之分界，南至临海郡，北至铁勒部，日去地八万里，交趾国日中人影在南。"

王黄华《西京留守厅题名记》说："赵武灵王既破林胡，始城云中。秦绍汉袭，其名不改。元魏之兴也，为京师焉，西际大河，东连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广袤千余里，规以为甸服。逮辽德于晋，晋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赂之。辽即魏之故基改位为宫阙，是曰西京。"

《六典》云："父之姊妹，其侄称之曰女伯、女叔。"

《唐卢坦传》："旧制，官、阶、勋俱三品始听设戟，后虽转四品，非贬削者戟不夺。自贞元已来，京师立戟者才十八家。"

唐《陆贽传》云："人君合德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皆称之。君始有圣刘、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其德何如尔。"

宋宏道说："其舅刘景元先生善记。一日，友人与游市，取染工《历令》读数面试之，一览背诵，不一字差。又徒单侍讲与孟解元驾之亦善诵记，取新刻《稼轩乐府》吴子音《前序》，一阅即诵，亦一字不遗。"

详定官张孝纯说："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遗一稿于坐。视之，盖预作祭文也。一日，又问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怀无祭文相见。'闻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说》："端州石出高要县斧柯山，山前临大溪。其绝顶，匠者于此凿石，岁久乃成洞穴。今已极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采石，中阴黑无所睹，但以手扪石，随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粗，即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别，至于瑕玷璺脉，须出洞乃可识，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为最贵，世谓之鸜鹆眼。盖石文精美，如木之有节也，不知者反以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坑、后历，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唯上岩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绿、黄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状皆圆，以色鲜美重数而圆正者为上。其大者尤为希有，绝大者乃如弹丸，有布列砚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价不减数万，其生于墨池之外，谓之高眼，其内者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为墨所渍掩，常可睹于前也；无眼者，虽资质甚美，不出千钱。石之品有数种，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润无芒，叩之无声，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视之，略似有芒，叩之有声，此岩壁之石。二者最为发墨，乃石至

精者。其次青紫参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入为砚，凡色之不佳者，须用佛桑花染渍之，初亦可爱，经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团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谓之子石。'又谓：'石之有金线者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为难得，每购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岁所贡方砚者五，皆以尺为准，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辄鑿去之，恐异日复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乐祭祖宗于藩邸文》（时开邸岭上），其辞曰："惟我烈祖，诞受上帝之命，肇造区夏。先皇帝嗣守大业，卒其伐功，图惟奉答神祐，光昭前烈，而祀典阙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乐，八音遏逸，未溃于成。今予小子肃将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闻时《周礼》，将具于我鲁邦，钦命攸司，是征是举。匪攸敢私闻，庶用毕我先志，以对天之休，神其格思。"（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辞也，官至集贤院大学士）

《金登科记·序》："道散而有《六经》，《六经》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证于《六经》；《六经》之折衷，必本诸道。道也者，适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传是已。三代而上，道见于事业，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纯于事业。故乡举里选，取人之事业也；射策较艺，取人之文章也。两汉以经术取士，六朝以荐举得人，莫不稽举于经传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举，自是盛于唐，增光于宋。迄于金，又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卒不以《六艺》为致治之成法。进士之目名以乡贡、进士者，本周之乡举之遗意也；试之以赋义、策论者，本汉射策之遗法也。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庭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试。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贞元二年，迁都于燕，自后止试于浙津府，收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二年，改令群经子史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经义之初，诏试真定府，所放号七十二贤榜。迨及蔚州、浙津，令《易》、《书》、《诗》、《礼》、《春秋》专治一经内出题，盖循宋旧也。天德三年，罢去经义及诸科，止以词赋取人。明昌初，诏复兴经义。此经义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开辟，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择日，以定为例。府试初分六路，次九路，后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诏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止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名合试，依大定间例，不过五百人。后以举人渐多，会试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乡试取奏旨。此限定场数、人数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阳门上唱名，后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举终场人直赴御试，不中者别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许来举直赴部。初，贞祐三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该恩。此该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余皆从仕郎，后不得为例。明昌间，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余皆受二官。此又授官之法也。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摘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庚子岁季秋朔日，东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台诗》："燕昭北筑黄金台，四方豪俊乘风来。秦家烧书杀儒客，肘腋之间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阳关，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关头车马路，残日青烟五陵树。"图克坦颙轩云："此诗议论深长，甚可学也。"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故也。"

均输法起桑宏羊，谓市井百货皆输官坊，商贾不复贸易。

唐礼部员外郎为瑞锦窠，员外厅前有大石，碎诸州废印于上。又掌图写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员外郎，尝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是也。《退朝录》。

疏广云："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富者众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待君子以诚，治小人以术，反是为不仁不智矣。"

东铭："侣乎兼爱，其实理一而分殊。"

汉制，州郡佐史自长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则杨震所辟，李膺则胡广所辟。

唐制，采访节度官属，自判官已下，得自辟举。未报则称摄，已命则同正。如杜甫则严武所辟，韩愈则董晋所辟。

三司使，谓盐铁、度支、置制条例司。

欧参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台谏得言。"

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长城始筑，自赵简子，议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狭而人夥，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

汉故事：汉兴七年，长乐宫成。诸侯朝毕，复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寿。故事，上寿《四会曲》，注言："但有钟鼓无歌诗。"魏青龙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会曲》，又易古诗为羽觞行，用为上寿曲，施用最在前，《鹿鸣》以下十二曲，名食举乐，而《四会曲》遂废。

古者司会，今之尚书也。《周官·司会》："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筰，复引一索，其名为筰，人悬半空，度彼绝壑。"此独孤及《招北客》辞也。

天子之门以通十二子，谓甲与子为支干之首，总而言之也。六壬，壬为水，其数皆六，如六丙、六丁之类。

百六之会，章会统元，汉以黄帝上元甲子为首。至太和元年，所积之数至百六十年为一厄也（《汉·律历志》）。

高丽官制，其品从，论穿执伞有陪盖，为从伞也。金国初问宋索金文玉册，宋曾册为东怀国。

温公《通鉴》无高祖废孝惠，留侯招四皓从太子事。伊川《易传》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谏，以明纳约之义。温公去之者，为后世虑远矣。去取之意，两不相悖，学者当默识之。

杨龟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盖以父师之义死之则伤勇矣。"

老、庄之学，衡麓胡先生云："老、庄见周末文胜，人皆从事于仪物度数，不复以诚信为主，故欲扫除弊迹，以趍乎本真。而矫枉太过，立言有失，元虚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遗略礼法，忽弃实德，浮游波荡，其为世害，更甚于文灭质。"

汉开西域三十六国，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国之南，远者万有二千余里，近者不下九千余里。

或问上蔡先生："讲论经典，二三其说者，当何从？"谢答曰："用得即是，验之于心而安，体之于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过于幽深，证之或出于穿凿，徒将破碎大体，不见圣贤之用心，宜无取焉。"

刘元城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杨龟山语游执中云："常以昼验之于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于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否也。"

伊川先生云："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东坡先生云："圣人之言，当以数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学者率以一字为断，遇其不同，则异说生焉。"

朱文公语学者观书法云："且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著实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东坡论老、庄之教："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所值者，商鞅、韩非得其所以轻天下、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大抵于所厚者薄，则无所不薄，理势然也。"

陈履常云："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已，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切为陈子之论，有《大学》'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之义，要当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天下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徕曰："士之积道德、富仁义于一身，盖假权位以布诸行事，利于天下也。岂有屑屑然谋夫衣食者欤？"

侯师圣曰："事君者以行道为志，非为禄也，然亦有时而为贫。若专以禄为事，则厮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概有之：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者，苟富贵而已，则亦无所不至矣，孔子所谓鄙夫之事。"

横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鲜不伤手也。"

尧夫诗曰："慎勿轻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人。"

陈述古曰："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

伊川云："别事人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如邓艾位三公，年七十，处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动了。谢安当谢元破苻坚，对客围棋，报至不喜，及归折屐齿，强终不得。"又云："尧、舜事业，亦只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

胡文定公语杨训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处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亦体消长之理言也。"

青苗钱如今之预取麦钱也，假如即日麦价一贯，借与五百，将来征麦一石。

助役钱，国家遇有大役，均取钱于民，官为雇佣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国之印。'"见《蜀王建世家》。

五代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淄、莱泛海，岁常漂没其使。

吴越王钱镠尝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唐开元二年，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汉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为三公。

汉少府，掌山海陂泽之税，以备天子私奉；大司农，掌国货，以供军国之需。

汉制，武帝北伐，乃置万骑太守，而马政兼于郡二千石。

崔浩考校汉元以来五星行度，并讥前史之失，以示高允。允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数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缪?"浩曰："所缪云何?"允曰："按《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寅北，二星何因附日而行？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后岁余，浩谓允曰："前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

颁高丽历曰：诏云："惟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岁；自侯甸男邦采卫，要欲同文。"直学士高鸣雄飞辞也。公，太原人，官至吏部尚书。(原缺二十八字)字同叟，淮南高邮之隐君子也。身（原缺四字）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尝卖缯于市，遇华（原缺三字）从授炼丹铸剑长生之术，元翁名碧天，其师（原缺二字）海蟾，海蟾之师曰吕洞宾，洞宾之师曰钟离权，(原缺三字）五世矣。

(原缺二字）云："龙不识石，人不识风，鬼不识土，鱼不识水，(原缺五字）先生云："阳不冬藏，春气发而无力。(原缺八字）十一月十二月十四日。

(原缺三字）阳罗洑渡江。明年十二月，临安降。度宗二庶（原缺三字）陈宜中、文天祥，两淮张世杰拥入许浦江口，时（原缺五字）因改号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为帅臣张（原缺三字）战于崖山口，执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屡欲赦出相之，竟不从。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于燕南城柴市。

"《钱谱》，刘更生传。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给。舜时粜米，返置钱于米囊中，以还其母，则重华之世钱已行矣，此唐代钱之验也。贾逵注：'夏、商金币三等，钱为下等。'先儒所传有钱明矣。"梁大司马顾协所撰《践谱·序》云。

汉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月赐赤管一双。

## 卷　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阴绝，男子八八六十四阳绝，过此为婚为野合。时叔梁纥过六十四，娶颜氏少女，故曰野合。

宋绍兴中，衍圣公渡江而东者，孔玠也。

蚕为龙之精。按：马质云："禁原蚕。"注："天文辰为马。"《蚕书》曰："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李林甫《月令释》曰："先蚕，天驷也。先蚕之神，或以为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或以为黄帝，或以为西陵氏，或以为天师，历论不一。然蚕为马首，其性喜温恶湿，其浴火月，而再养则伤马。"此固以马同出于天驷矣。然天驷可为蚕祖，而非先蚕者也。蚕，妇人之事。《史记》："黄帝娶西陵氏，始蚕。"汉祀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传，然其祭祀坛，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献，或三献，礼必皇后亲享北齐，使公卿祀之，非也。其曰龙精（见《荀子·赋蚕》。此下当有脱文）。

开府仪同三司，谓置府辟吏，仪同三公也（唐制）。

感生帝。《唐·王仲邱传》引郑元注云："天之五帝递王，王者必感以兴。故夏之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谷。"感帝之祀，贞观用之矣。

庙制，古者天子七庙，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庙者各异庙，前庙后寝。汉自明帝，遵诏俭约，无起陵寝，藏衣裳于庙。魏立二庙，晋、宋、齐、隋及唐，皆同一庙而异寝。建庙及寝，庙所以象生之有朝，寝所以象生之有寝也。建之观门之内，不敢远其亲也；位之观门之左，不忍死其亲也。诸侯五庙，谓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五。郑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后，不为始封之君庙。"盖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为诸侯，不得立出王之庙。后世子孙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而庙可也，鲁有姜嫄、文王之庙，郑祖厉王是也。若王者之后，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为祖，则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三。郑氏曰："太祖是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郑志《答赵商》谓："《王制》：商制，故虽非诸侯之别子，亦得立太祖之庙。周制，别子为太祖，若非别子之后，虽为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庙，随时而迁，不立始爵者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则大夫有百世不迁之大宗，有五世则迁之小宗，是太祖之庙常不迁也。《祭法》曰："大夫三庙，考与王考、皇考有庙，显考、祖考无庙。"

太祖正东向之位。刘歆曰："孙居王父之处，以正昭穆（父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则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张纯曰："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决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顺也。"杜佑曰："太祖于室之中奥西壁下东面，太祖之子南面为昭次之，昭之北面相对为穆。"张纯曰："元始中，禘礼父为昭，南面子为穆，北面相对为穆，父子不并坐也。"（又，《祭统》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藏主。《开元礼·元鉴》曰："藏主合在何处。"按：《五经异义》云："藏主于庙西壁中，备水火之灾。必在西者，长老之处，地道尊右，鬼神幽阴也。"祭荐。《檀弓》："有荐新，如朔奠（谓重新物为之殷奠）。"

《王制》："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祭二以首月，荐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高堂隆曰："天子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四时之祭也；大夫以上，将之以羔，或加犬而已；士以豚；庶人则惟其时宜，鱼雁可也。又，荐新虽在庙，皆不出神主。《五礼精义》曰：'但设神座。'"

陈氏曰："人子之于亲，饮食与药，必先尝而后进；四时新物，必先献而后食。寝庙之荐新，亦推其事先之礼，以尽诚敬而已。"

宋秦益公桧家庙制。绍兴中，命立家庙于私第中门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东二昭，西二穆，堂饰以黝垩。神版长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官大夫神座，贮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幄岁四享用孟月柔日。其三献，有司言时享用常器常馔，上仿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赐也。

舞雩台。雩祭，盖龙见，建巳之月。巳乃阳亢之时，阴气虽达，用女巫舞雩。女，阴也；舞；所以达阳中之阴也。又，吁嗟而祷雨曰雩。

社稷为社五土之神、稷五谷之长，首种先成，故长。蔡邕曰：其位在中门之右，社主阴，其蜷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木立而表之，大社广五丈；诸侯半之，盖方广二丈五也。皆冒以黄土，其主以石，谓石土类也。其位社东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阴类，樽大罍；其乐应钟，舞帗舞；其鼓灵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义，虽庶人亦得祭之，春有祈而秋有报也。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养人故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报、焉。家主中溜，田主社，示本也（陈氏《礼书》）。

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命数为节。"

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宫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鸿烈子》曰："土地各以类生，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阻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岩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邱气多狂，衍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

七水所宜。汾水濛浊而宜麻，济水通和而宜麦，河水中浊而宜菽，洛水轻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尔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侗之人武。"

释菜。郑司农云："古者士相见于君，以雉为贽；见于师，以菜为贽。释即舍也。始入学必舍菜，礼先师也。菜，蘋藻之属，盖以泮宫有芹藻，犹子事父母有堇苴也。"

姓族氏说。

| | | |
|---|---|---|
| 姓 | 氏 | 族族族 |
| | 氏 | 族族族 |

《诗》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书》曰："锡土姓。"《左氏》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语》曰："伯禹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尧赐禹姓曰姒，封之有夏）。谓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赐，而氏非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系百姓之正统，氏所以别子孙之旁出，族则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是也；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是也；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是也；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士、匠陶是也。盖别姓则为氏，氏则有族。族无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恺出于高阳氏、高辛氏，而谓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条氏、徐氏之类，谓之六族；陶氏、施氏之类，谓之七族，宋氏、华氏，谓之戴族；向氏谓之桓族，是族无不同氏也。

贽礼。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执之。羔有跪乳之礼，有群而不党之义，故卿执之。进必以时，行必以序，雁也，故大夫执之。交有时，别有伦，被文以相质，死分而不变者，雉也，故士执之。可蓄而不散迁者，鹜也，故庶人执之。可畜而不违时者，鸡也，故工商执之。

食邑说。秦爵二十级，惟彻侯乃得食县。其关内侯本无食邑，其加异者，列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

汉初，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户一岁更输钱二百，《货殖传》所谓"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是也。

汉因乡评取士，谓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孙宏以充赋，万石君以谨孝闻。

汉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刘向、陈咸以八十为郎，刘辟疆以八十为卫尉，公孙宏以八十为相，赵充国以七十为将军，贡禹八十迁御史大夫。

汉集议。汉置大夫，专掌议论，事苟疑似未决，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议郎，皆得议之，不嫌于卑抗尊也。如呼韩邪单于款塞，卒用郎中侯应之策；朱博得罪，议狱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议者六十人。故曰："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

汉封侯号。有宰相封侯者，公孙平津是也；有妇人封侯者，萧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哙妻吕须封羌侯是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侯、骠侯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陆是也。

太行山水皆洑流地中，关中诸水皆行流地上。

金银鱼袋。唐高宗给五品上随身银鱼袋，以防诏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中宗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宋张师正《倦游录》云："鱼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义。以金为饰，亦身之华也。"

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镇圭、冒圭：

公谓二王之侯及王之上公，双植谓之桓，桓宫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当为身，与躬圭盖皆象以人形为瑑，但文有粗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镇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郑氏曰："镇，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镇山为饰，崇高敦厚而万物附焉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齐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诸侯之信伪，犹今之合符也。

子谷璧、男蒲璧：

谷所以养人，蒲为席以安人，璧皆径五寸。子男不执圭者，未成国也。盖桓强立不挠而安上为任，故公圭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内，屈者卑足以长人，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以长人，而可以养人，故璧瑑以谷。男不足以养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体，尽其用者必尽其体，得其体未必尽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驵琮（驵音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组系之，因名焉。"盖古者建国，王立朝，后立市，用以为权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郑司农曰："牙璋，瑑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钮牙之饰。贾公彦云："军多用牙璋，军少用中璋。"《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阳极而阴生。"兵亦阴也，故以兵起为义，如汉有铜虎符，魏有兵符，以发郡国兵，岂牙、中之类欤?

白琥：

刻虎为形者，以形成于秋也。琥，礼西方之玉也。以盐为虎形者，亦示武之谓也。

瑗。《说文》曰："瑗，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环玦：

《荀子》曰："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范宁《释谷梁》曰：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往。"盖环之为物，或施于佩，或施之于带，反绝佩环则不佩玦。

六币相合：

行人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虎以绣，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币，继之以犬马，终之以珠玉，是珠玉重于犬马，犬马重于皮币，则合圭以马，合璋以皮，宜矣。绣、黼皆阴功也，绣则五色之全，黼则白黑而已，是绣备于黼也，则合琥以绣，合璜以黼，宜矣。婚礼，纳征以束帛，飨赠送者以束锦；聘礼，享君夫人以束帛，觌以束锦；上大夫与下大夫致宾介饔饩皆以束帛，宾介傧之以束锦；食礼，君侑币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锦，是帛宜于锦也，则合璧以佩，合琮以锦，宜矣。

圭，东方也。马，动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西方也，万宝之成，莫备于此，故以绣。璜，北方也，阴阳之辨，莫断于此，故以黼。此六币所以合之之意也。 皮、马不上堂，故珪、璋特达于上，然则璧、琮、琥、璜皆非特达者欤?

伏日。《历忌》释曰："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腊日。《风俗通》曰："《礼传》，夏日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曰腊。腊者，猎也。因猎取兽祭先祖也，汉火行衰于戌，故曰腊也。"《汉旧仪》曰："腊者，报诸神鬼古圣贤有功于民者。"《礼记》："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享之也。"《周礼》："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

《周礼》节有八节。玉节之制，以玉为之，以命数为大小，守邦国者用之。角节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贵，守都鄙者用之。虎节，山多虎者用之，谓晋国之类，以金为节铸象焉，必自以其国所多者，于以相别为信。人节，平地多人者用，谓卫国之类。龙节，泽多龙者用之，谓郑国之类，皆以金为之，以英荡辅之；英荡，画函也，以竹为之而有饰焉，盛节器也，辅之节者，使不损也。旌节，道路用之，道路谓乡遂大夫也。符节，都鄙用之，都鄙谓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管节，以竹为之，析节竹为符节，全竹为管节，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节。门关者与市联事，节可同也。《康诰》曰：越小臣诸节。"《春秋》宋司马握节以死，司城效节于府人而去，司马牛致其邑与珪而适齐（珪，守邑土信符）。则守节不特于邦国都鄙，虽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汉竹使符、铜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付郡守，以传司关。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如今移所过文书。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汉制，门关用传，作两行书缯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岂古之遗制欤?

# 卷　七

丧服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祢（继祢）小宗小宗

祢（继祢）小宗小宗小宗

祢（继祢）小宗小宗小宗

祢（继祢）小宗小宗小宗

（别子继别为祖为宗）大宗大宗大宗大宗

诸侯（继世之君）君君君君君

陈氏《礼书》云："公子不得祢先君，故为别子而继别者，族人宗之为大宗，远虽至于绝属，犹为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诸兄弟宗之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远祖之正体则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体，其别有四，则继祢者兄弟宗之，继祖者从兄弟宗之，继曾祖者从祖兄弟宗之，继高祖者从曾祖兄弟宗之，四世亲尽属绝而不为宗矣。然言继别为宗，又言继别子之所自出者；言继祢为小宗，又言宗其继高祖者，则继别子者，子之子也；继别子之所自出者，即别子也；继祢者，庶子之子；继高祖者，五世之孙也。继祢言其始，继高祖言其终，继别言其宗，继别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经》言继别子之所自出，颖达言别子之所由出，然则别子之所由出，即国君也，其可宗乎？"

玺。卫宏《汉书旧仪》曰："玺，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天子信玺，凡六。"又曰："诸侯王印黄金橐驼纽，文亦曰玺；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丞相、将军黄金龟纽，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纽，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纽，文曰印。"孙坚得传国玺，方圍四寸，上纽盘五龙。然则汉天子之玺，其方不过四寸，诸侯王已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义：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气。"

《正义》曰："出，犹作也。丑为牛，牛可牵止也。送，犹毕也。其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阴气，故时作土牛，以毕送寒气也。土胜水，故可以胜寒，又且以升阳。"《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则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当中，示其农平；立春近正月望，则策牛人近后，示其农晚也。"《后汉·志》："季冬作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其牛色以岁之干色为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已土，其色黄；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为身，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黄。纳音色为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仿此。以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设令甲子岁，甲为干，其色青，则青为牛首；子为水，其色黑，则黑为身；纳音金，其色白，则白为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为干，其色赤，则赤为角、耳、尾；寅为支，其色青，则青为胫；纳音火，其色赤，赤为蹄。"

九州释义：

衮州。衮，信也。五行星流而为衮。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阴阳分布，各得其序。

荆州。荆，疆也。阳盛物坚，其气急。

冀州。冀，近也。《尔雅》云："两河间曰冀。"

青州。《元命苞》曰："虚、危星精流而为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纪》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阳所不及，阴气壅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谓溢也。

舒，徐也。扬，轻也。

钟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余里有钟山。汉末，金陵尉蒋子文讨贼战亡，灵发于山，因立蒋侯祠，故世号蒋山神。"

赤县：

张衡《灵宪图》曰："昆仑东南有赤县之州，风雨有时，寒暑有节。苟非此土，南则多暑，北则多寒，东则多阴，故圣王不处焉。"《史记》邹衍曰："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州者又有九，乃谓九州也。有裨海环之，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马光言行录：有司奏言日当食。光言："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贺。臣以为日食四方见而京师独不见，天意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诏从之，后以为常。

汉宫中有宣室、武台：

召文臣则于宣室，召武臣则于武台。

春夏秋冬释义。《礼·乡饮酒》云："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尊严之义气也；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气也。"

按《地志》："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又云："武王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

祭说。唐韦彤议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圣人等牲牢，布笾豆，昆虫草木可荐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庙、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遗山尝与张啖斋论文，见有窃用前人辞意而复加雌黄者。遗山曰："既盗其物，又伤事主，可乎？"一座为绝倒（啖斋即张允文先生，盖遗山戏语也。尝有诗云："因君寄谢啖斋老，道我今年二十七。"）。作论法。鹿庵云："语与义体式一般，亦是冒原讲证结，但论入作独句直下，不似义两句扇对而入，如麻先生《〈汉书〉贯〈五经〉论》最明白得体。"

金清漳老人，南宫人，曾撰本县二闾神庙碑，遗山见之，谓进士张和之有读得行之语。

光武同冯异遇雨燎衣处，在今南宫东北二十里冯村。

内外制。翰林学士所撰者为内制，中书舍人定撰者为外制。

金哀宗朝，有亲军杀其子者，法家断不至死。上曰："亲军宿卫之人，父子之间，残忍如此，与常人不同。"竟坐死谕。

徐大卿云："诏命之体，莫如两汉，以其体实故也（余则何恤）。"又，大卿等论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庄公、文姜之说，徐公主义重于母。

李侍讲说："中和真人在龙廷，时以赡对无时，恒备物以充咀嚼。时一士人同在邸舍，师每与之分甘。一日，师复求之，彼辞无有，托便旋食焉。师知之，因曰：'沙漠之羊，与中土桑用略同，肉充饥，毛作毡，皮为裘，角为杯匜。此人所共知，不忆近来羊尿又可以配饼食也。'闻者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杨劝农春卿夜读书，有鼠出，跃书几上，忽投膏罐中。杨子取一方木覆之。随突以出，环书册走不辍，作人语曰："油著油著。"杨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阁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过，即擎虚器云："油著油著。"人即避开，故鼠亦云云。闻者为笑。

图克坦侍讲说："右丞相琚，大定末，致仕居乡中。一日会客间，闻司录呵喝过门。公即起立，既远复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参军虽微，国家命官也。吾敢不敬？'众客为叹息（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尝云："表章体，臣无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遗山录册》中云：'东平范尊师庵内见化饭王先生，说渠海州为吏时，岁贡糟姜糟蟹。海棠出州东入海八百里峡岛，岛是龙宫地，生海棠作矮树，花色深红，大如茶碗面而百叶，香韵殊绝。开时可持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岁自岛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园，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种者供御，每花一金签牌记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叶承之，重九开。'"

鹿庵先生为学士日，命应奉编修辈，取《金实录》内名臣事迹，欲集为长编，俾士大夫家易于观录。或问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劳，必须具载，如西汉曹参、樊哙传，此其例也。"又曰："西汉列传，是多少好墓志碑铭格样，学之有余师矣。"既而侍讲某多略去其人勋效，鹿庵闻之曰："某不解此，平日于书多漫读过去了。"

# 卷　八

甲午九月望日，东原五六友人会于孙侯小轩，话及前朝得失之渐。坐客问云："金有中原百有余年，将来国史何如尔？"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禅，虽靖康间二帝蒙尘，缘江湖以南，赵氏不绝。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尔。"众颇惑焉。仆曰："正闰之论，愚虽不敏，试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来，世为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篡唐，四方幅裂，辽太祖安巴坚乘时而起，服高丽诸国，并燕、云已北数千里，改元神册，与朱梁同年即位（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辽太宗嗣位（讳德光，太祖第二子），改元天显（元年丙戌，与唐明宗同年即位）。十一年，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为清泰来伐，遣使求救于辽，奉表称臣，仍以父礼事之。辽太宗赴援以灭后唐。石氏号晋，晋以燕、云十六州献于辽太宗，岁贡帛三十万匹。天福七年，晋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辽。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与辽抗衡。太宗举兵南下，会同九年入汴，以出帝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石晋遂灭。大同元年，太宗北还，仍以萧翰留守河南。刘知远在河东，乘间而发，由太原入汴，自尊为帝。及乎宋受周禅，有中原一百六十余年，辽为北朝，世数如之。虽辽之封域褊于宋，校其兵力，而澶渊之战，宋几不守，因而割地连和，岁贡银、绢二十万两、匹，约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辽为翁，宋为孙。至天祚，金朝太祖举兵西来，平辽克宋，帝有中原，天下来享来王，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今以不可不辨，夫刘渊、石勒，皆晋之臣庶，叛乱国家，以臣代君，纵能盗据一隅，僭至姚泓，终为晋将刘裕所虏，斩于建康市。返本还原，兹作《载记》，理当然也。夫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至武元时，而天下南北敌国，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为《载记》，未审《辽史》复如何尔？方辽太祖神册之际，宋太祖未生。辽祖比宋前期五十余年已即帝位，固难降就五十年之后。包于《宋史》为《载记》，其世数相悬，名分颠倒，断无此法。既辽之世纪，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难别议。以公论处之，据五代相因，除庄宗入汴复仇伐罪理势可观外，朱梁篡逆，甚于穷新；石晋因辽有国，终为辽所并；刘汉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废湘阴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内朱梁名分，犹恐未应。辽自唐末保有

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川，白沟迤南悉臣大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或曰“欧阳，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当时想曾熟议。如何今日复作此论？”仆曰：“欧阳公作史之时，辽方全盛，岂不知梁、晋、汉、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禅以尊本朝之义而然。至于作《十国世家》，独称周、汉之事，可谓难矣。请事斯语，厥有旨哉！愚读李屏山《咏史诗》咏五代郭周云：‘不负先君持节死，举朝惟有一韩通。’愚尝惊哀此诗命意，宋自建隆以来，名臣士大夫论议篇章不为不多，未尝有此语。非不能道也，盖称之说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经》，至晋、宋已后，正统在中原。而后大唐南北一统，后至五代，天下扰扰，无由再议。降及今日，时移事改，商榷前人隐约之迹，当从公论。”议者又曰：“金有中原，虽百余年，宋自建隆于今几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复仇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齐、梁世数已远，恐诸公不以为然，请以五代之事方之。汉隐帝乾祐三年遇弑，太后诏立帝弟武宁军节度使嗣位（名赟，河东节度使刘闵之子）。后虽废为湘阴公，闵亦寻即皇帝位于晋阳，终闵之世，犹称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兴国四年归宋。依今日所论，闵系刘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承钧嗣位，改元天会。五年，郭周已绝（郭周二主九年，东汉四主二十九年）。东汉四主，远兼郭周，郭亦不当称周，固当为闰。宋太祖不曰受周禅，传至太宗，方承东汉之后。欧阳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马光《通鉴》当列东汉为《世纪》，欧阳不宜作《十国世家》。呜呼！国家正闰固有定体，不图今日轻易褒贬，在周则为正，在金则为闰，天下公论果如是乎？况蔡城一事，盖大朝征伐之功。是时宋之边将，专权率意，自撤藩篱，快斯须之忿，昧唇齿之理，自谓爱己而恶佗，延引强兵深入，遵行覆辙（徽宗跨海助金破辽之事），媒孽后祸，取笑万世，何复仇之有也？宋自靖康已来，称臣侄，走玉帛，岁时朝贡，几于百年。岂期今日私论，遽称尊大！果使宋庙有灵，必可其议也。泰和间，南宋寒盟，起无名之师，侵汉唐、邓、宿、泗。章宗分遣应兵，其淮、汉、川、蜀之间，大为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辞告和，请叔为伯，进增岁币，献权臣之首（韩侂胄、苏师旦也。绘其容，漆其首，函送幽都），至于阙下。信孺制有《古调》一篇，予能草略记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麦未熟休王师。奸臣岂足赎民命，既往不咎来不追。’诗书于上源驿壁间，馆伴使入朝题奏，上颇哀怜。是时中原连年蝗旱，五谷不登，山东尤甚。章庙自责之心深重，形于歌咏者颇多，每以偃兵为念，故诏百官议曰：‘朕闻海陵有言，我国家虽受四方朝贡，宋犹假息江左，亦天下两家邪？故有亲征之行。去岁宋人兵起无名，摇荡我边鄙，今已败衄，哀恳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尔？’时臣下本希上意，故进言曰：‘先于靖康间，宋祚已衰，其游魂余魄今虽据江左，正犹昭烈之在蜀，不能绍汉氏之遗统，大可见也。’和议乃定。今日校之此语，乃当时继好息民之大略，非后世正闰之定论。”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其族属疏远，不能纪录世数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岁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与昭烈颇异。若以《金史》专依泰和朝议，特承宋统；或从今日所论，包为《载记》，二论俱非至公。”坐客又云：“辽之有（原缺五百一十字）

沟桥以达于燕。居旬日而行，北过双塔堡新店驿，入南口，度居庸关，出关之北口，则西行经榆林驿、雷家店，及于怀来县。县之东有桥，中横木，而上下皆石，桥之西有居人聚落，而县郭芜没。西过鸡鸣山之阳，有邸店曰平舆，其巅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桥，由桥而西，乃德兴府道也。北过一邸曰定防水，经石梯子至宣德州。复西北行过沙岭子口，及宣平县驿。出得胜口，抵扼河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所建也，亦有仓廪，为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始入沙陀。际陀所及，无块石寸壤，远而望之，若冈陵邱阜然，既至则皆积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丛生，其水尽盐卤也。凡经六驿而出陀，复西北行一驿，过鱼儿泊。泊有二焉，周广百余里，中有陆道，达于南北岸。泊之东涯，有公主离宫，宫之外垣高丈余，方广二里许，中建寝殿，夹以二室，背以龟轩，旁列两庑，前峙眺楼，登之颇快目力。宫之东有民匠杂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楼，榜曰迎晖。自泊之西北行四驿，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尽，亦前朝所筑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驿，抵一河，深广约什滹沱之三，北语云音鲁尔，汉言驴驹河也。夹岸多丛柳，其水东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鱼，长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凿冰而捕也。”濒河之民汉杂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冒之，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喀喇敖拉，汉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盖尝有阴霭之气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阳西南行九驿，复临一河，深广皆音鲁尔之比，其鱼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语云托赉，汉言兔儿也。遵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

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驿，过伯勒赫图，乃弓匠积养之地。又经一驿过大泽泊，周广约六七十里，水极澄澈，北语谓乌苏徇尔诺尔。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旷，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阴多松林，濒水则青杨、丛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圃，时孟秋下旬，糜、麦皆槁，问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驿，过马头山，居者云："上有大马首，故名之。"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呼兰斋勒，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有水曰塔密尔河注之。东北又经一驿，过石堠。石堠在驿道旁，高五尺许，下周四十余步，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驿，过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东北流。水之西有峻岭，岭之石皆铁如也，岭阴多松林，其阳帐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追中秋后始启行，东由驿道过石堠子，至呼兰斋勒（山名，以其形似红耳也）东北迤逦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过一舍，止不过信宿，所过无名山大川，不可殚述。至重九日，王师麾下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潼，修时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桦，不以金银为饰，尚质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间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坚凝，人竞积薪储水，以为御寒之计。其服非毳革则不可，食则以膻肉为常，粒米为珍。比岁除日，辄迁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晏所部于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三日后方诣大牙帐致贺，礼也。正月晦，复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呼兰斋勒，东行及马头山而止，趁春水飞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复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潼，什器亦如之。每岁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余节则否。自是日始回，复由驿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水易得之处以避之，过此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风土之所宜，习俗之大略也。仆自始至追归，游于王庭者凡十阅月，每遇燕见，必以礼接之，至于供帐、衾褥、衣服，食饮、药饵，无一不致其曲，则眷顾之诚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于好善忘势，为吾夫子之道而设，抑欲以致天下之贤士也。德辉何足以当之？后必有贤于隗者至焉，因纪行李之本末，故备志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张德辉谨志。

## 商司业录到太常诸杂仪礼

《文德殿宿斋仪注差官》等。
《景灵宫行礼仪注差官》等。
《太庙行礼仪注差官》等。
《明堂大礼升降玉辂仪注》。
《明堂殿行礼仪注》。
《明堂殿星图》。
《明堂大礼毕紫宸殿称贺仪注》。
《明堂大礼毕登门肆赦仪注》。
《明堂草陪事并礼馔差官》等。
《明堂降御札锁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礼修筑路道图》。
《明堂大礼笏记》。
《明堂大礼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札修路教车按辂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礼逐次趱那更点》。
《明堂大礼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礼总差官》。
《头冠法服样》。
《玉辂图》。《玉辂件段尺寸》（及太平车尺寸等）。
《逍遥平辇图》并尺寸等。
《太常乐图》。《祭器图》。
《黄麾大仗图》。
《明堂大礼文武官合著服色》等。
《御龙直执从物图》。
《明堂大礼鼓吹鸡唱惊场图》。
《明堂大礼乐章乐曲》。
《明堂大礼合降指挥》等。
《明堂大礼为值雨降过生创指挥例》。
《明堂大礼诸杂事例》等。
《明堂大礼祗应并铺分人数》等。
《熙朝盛典诗》。
《大安辇件段》。
《明堂大礼教象申请事节》。

计三十七册，曰"明堂大礼"。

景定四年，蓝大正记。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录。

《宣和卤簿图》。《祀圜丘图》。《东封太山图》。

## 监修国史例

忠斋刘承旨说："宋朝监修国史，宰相初任者，谓之开局；一月一至院，谓之过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泽受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右丞相如故。

## 窦俨《水论》

周世宗南伐，驻跸临淮，因览唐贞元中《泗州大水记》，诏窦俨论其事。俨献文，其略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理，一曰数，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润，二曰暵，三曰生，四曰成，五曰动。五德者阴阳之使也，阴阳者水火之本也，阴阳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虚有准，谓之通正；羡倍过亢，极无不至，谓之咎征。二者大期率有常数，除之主始于渊献，水之行纪于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岁为浩浩之会。当是时也，阴布固阳，澍雨天下，百水䟡注，涨其通川。岸不受余，则旁吞原隰；科坎平概，则潈垫方割。虽尧、舜在上，皋、夔佑政，亦不能弭

其沴也。过此以还，则系于时政，如其后辟狂妄以自率，权臣昧冒以下专，政不明，贤不章，则苦雨数至，潦水积厚，然阴阳之数也。贞元壬申之水，匪数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启导邪政，狎暱小人，裴延龄专利为心，阴潜引纳，陆贽有其位，弃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骏其德，乃降常雨，害于粢盛，百川沸腾，坏民庐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崇五礼，礼不渎，政不紊，则五日一霏微，十日一霢霂，十五日一滂沱，谓之时雨，所以正五运之制节。占象晷刻，无有差爽，则神农之世其验欤!"世宗嘉之。国初，迁礼部侍郎，依前学士判太常如故。是时祠祝乐章，宗庙谥号，皆俨所定撰，人服该博。俨冲淡宽简，好贤乐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尝失色于僮仆，优游文翰凡十数年，著《大周正乐》三十卷，诏藏于史阁。其《大周通礼》未及编纂，会俨卒，议者惜之。

至元贞元年岁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实录》抄并校勘无差，时开真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文康公定夺（此王状元先生时为丞旨学士）。

帝纪九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庶人　世宗　章宗　卫绍王(《实录》缺)　宣宗　哀宗(《实录》缺)

志书七

天文(五行附)　地里(边境附)　礼乐(郊祀附)　刑法　食货(交钞附)　百官(选举附)　兵卫(世袭附)

列传（旧《实录》三品已上入传，今拟人物英伟，勋业可称，不限品从）

忠义　隐逸(高士附)　儒行　文艺　烈女　方技　逆臣(忽沙虎)　诸王后妃开国功臣在先

书示仲谋："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缓。多半采访，切恐老人渐无，费用不可惜，当置历令一人专掌(以后打算)。

元裕之、萧公弼奏用银二千定，今即编修、书写请俸，饮食、纸札费用，若作准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采访文字，令言者旌赏，隐者有罚。仲谋所宜著心编修，且要二员，直须选择。　魏太初　周干臣云云。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编修人来，房屋决少，目今便合商议起盖。盖下房屋，都在文庙，已后也得用。谓如仲谋兼编修，徒单云甫受直学士兼同修，李仁卿学士兼同修。胡绍开年小也，宜唤去。比至定俸，且与批支。若家小来更好，都交文庙里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预史事者在于文庙，自当退去。此明年话也，仲谋宜知之。书写、典史、杂使以后必须用，谓文字未集且定编修二人，若踏逐书写二名更佳，杂使亦不可缺，将来院官不要人使唤。　　中统二年示。"

# 乐郊私语

〔元〕姚桐寿撰　王玉亮整理

《乐郊私语》一卷，元姚桐寿撰。桐寿（一三〇〇——一三五三），字乐年，建德（今属浙江）人。顺帝后至元中，曾为余干教授。后解官归里，自号桐江钓叟。至正中流寓海盐（今属浙江），时江南战乱，独海盐未遭兵火。作者避居此地而作此书，因题为《乐郊私语》。此书共三十一则，所记皆当时轶闻琐语，虽喜避难于此，实则多伤乱之词。虽属小说家言，但述杨完者杭州之捷、张士诚杉青之则，还可与史传相参证。有《续百川学海》、《盐邑志林》、《四库全书》、《说郛》、《学海类编》、《宝颜堂秘笈》等本，这次整理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

余于后至元己卯，教授余干时，同知州事为海盐沈毅仲实也。仲实开朗好读书，与余倾盖若平生欢。两人以为相见之晚，遂结姻盟。庶几久要不忘之义，乃不二四载，各以解官星散。忽于至正己丑，仲实奄弃宾客。余裹粮走海上哭之。刘夫人出拜余曰："老身惟一爱女，不欲远嫁。郎君婚期已近，倘能就婚，相倚为命，是未亡人之愿也。"余悲其言而许之。至岁壬辰，儿年十八，行将逆妇。老妻谓余曰："大儿已堪自立，此儿犹黄口，忍弃置海上乎？"遂夫妇移家于丰山之阳，至明年二月，始毕婚事。刘夫人复拜余曰："亡人所遗，只一襁中婴孺，门户衰冷。所冀翁媪郎君为我支办，倘云此后终当离异，是非亡人托契于翁媪之意也。"余益悲其言，谓吾妇曰："世方扰扰，桐江迫处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僻悬海上，亦自可托，何必故乡？"遂定居州城，往来于丰阳别业之间，称此州寓公也。既而与新故知交，若云间杨廉夫、嘉禾员廷臣、潘泽民张子晦、本州杨友直，时于春林夏泽，寻讨旧迹，遣拨旅怀。凡耳目之所睹记，有触于中，辄为条载。数年不觉丛聚成帙，私为之叹曰："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之乐郊也！"遂题之曰《乐郊私语》，以就正于后之博达君子云。

至正癸卯春三月，桐江钓叟姚桐寿乐年叙。

余始至州，舟过鹿苑废刹。时方深秋，红树扶疏，隐映败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维梢登览读壁间旧记，有鲁简肃公罗汉见梦事，括苍吴思齐题其旁曰："是法本平等，无怠亦无敬，如何证无生，却来见参政？"余谓阿罗汉，自敬正人，不敬参政。简肃风范，凛凛载在史册，每一翻诵，未尝不想见其为人。及入城，谒所谓鲁公祠。祠旁有思鲁桥，壁端有卜筊词，州民有疑，辄问凶吉如响。公之精灵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联云："鸟去古祠留鸟翼，名从青史识鱼头。"是县令蒋行简所书。

天仙湖急递铺，在城西十里，仅一大漾耳。湖旁相传有徐湾故居。湾得仙道者，后以委蜕仙去，故以名湖。然后有庙神称徐王，盖误以徐湾为徐王也。庙后有老人甚褴褛。问之，姓郭氏，乃宋枢相慎求之后，贫无以资，充铺长以自给，因出枢相诰身像赞相示。余摄衣冠拜之，乃分裹粮之余为赠，始知韩昌黎"不见三公后，饥寒出无驴"之句为不诬也。

六里山旧有石刻云："天册元年，旃蒙协洽之岁，孟冬阳月，日维壬寅朔，石篑神道忽自开发，拾得青石玺符文：'吴真皇帝。'"共二十八字。余按：吴天册元年，为晋武帝咸宁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则孟冬朔，非甲申，则乙酉也。壬寅当在望后，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伪为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悦世主于一时耳。

括苍刘伯温，多才艺，能诗文，尤善形家言。尝以儒学提举，得相见于钱塘。后十年所，刘已解官，复见于海盐之横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谓余曰："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北龙、中龙，人皆知之。惟南龙一支，从峨嵋并江而东，竟不知其结局处。顷从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盐诸山是南龙尽处。"余问："何以知之？"刘曰："天目虽为浙右镇山，然势犹未止。蜿蜒而来，右束黟浙，左带苕霅，直至此州长墙秦驻之间而止。于是以平松诸山为龙，左抱以长江淮泗之水；以庆绍诸山为虎，右绕以浙江曹娥之水。然

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后乘潮东出，前复以朝鲜、日本为案，此南龙一最大地也。”余问：“此何人足以当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无有乎尔。吾恐山川亦不忍自为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时，天忽昏黄，若有霾雾。市中喧言，天有两日。予立庭中视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视，眩然若有数日。久之，果见两日交而复开，开而复合者，凡数千百遍。回视窗隙壁窦，皆成两圆形，若重黄卵，亦复开合不常，此数十年来目所未睹之异也。发书占之，李淳风曰：“日不可有二，风霾日无光。占为上刑急，人不乐生。又日变色，有军急，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嗟嗟，今岂其时乎!

十六年五月，声言张兵南下。杨参政完者，以数万众屯嘉兴，军容甚盛。先锋吕才，以七千众屯王江泾，商旅不行，川途严肃。张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乌墩直捣武林。达丞相以为杨当必扼其锋，漫不为备。及敌已入境，仓徨出拒，遂至破军杀将，达仅以身免。杨得破城之间，乃跌足曰：“罪诚在我!”即统苗上官军，分为三路：使蒋英从大麻、唐栖，董旺从硖石、长安，身率刘震、朱钺从海盐、黄湾而进。以吕才、吕升屯守嘉兴。张军知杨分路而来，遂应接不暇，一败于皋亭山，再败于谢村，三战而败于夹城巷。张军悉水从德清、陆从海盐遁还。初杨过海上，余与杨别驾郭大理，谒之，劝其留兵三千，遏其归路。杨云：“此行贼具成擒，安得有归者?”不听，已而竟得纵逸而去。

德藏寺，在县北五十里。寺虽濒市，亦深静可憩。国初有僧真谛，性若戆騃，而恪守戒律，第为寺中樵汲而已。时有国师杨连真伽来寓寺中，声言欲发天女等墓。然皆古冢，实无意开发，意以宋间陆左丞爱女及朱提举夫人，皆以有色夭死，闻用水银装殓，欲发尸淫秽之耳。及杨下令，果及二墓。真谛闻之，怒形于色。众僧惧其以戆致祸，苦为阴劝。及杨五鼓肩舆发众出寺，真谛忽起抽韦驮木杵奋击。杨命擒之，时众虽数百，皆披荡不能拒，伤者凡百余人，至有头破臂折者。人见真谛于众中超跃，每逾寻文，若隼撇虎腾，飞捷非人力可到。一时灯炬皆灭，櫌锄畚插皆为段坏。杨大惧，谓是韦驮显圣，遂不敢往发。鼓柁率众而去，亦不敢问此僧也。后二年，真谛行脚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黄郎中庙，相传是前代贤令，故立庙于此。考之旧记，惟绍兴间有黄昱，乾道间有黄纶，然庙为何执中重建，则何又先于二黄，竟不知为谁。按：《重修碑记》云：“黄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许人。惟此中旧老云：‘公为县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与尸祝者，又不知几何年!’”今庙且颓圮，民复奉主环泣请余新之。余惟人莫亲于祖先，然亲尽则毁。兹黄公以前朝一令，世何远也!世远则政隔，泽无及也。世与泽两不可知，则心所不属也。而民犹恋恋若不释然者，是岂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劝后令耳!以为彼善为民，民亦不忘，虽千百世不改。则今之为牧者，曷不尽若黄公，使后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黄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为建祠，以副其不忘黄公者。余岂敢望民不忘如黄公也哉!此《记》亦大有关于为政者，故录于此。

赵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乐仕进，隐居州之广陈镇。时载以一舟，舟中琴书尊杓毕具，往往泊蓼汀苇岸，看夕阳、赋晓月为事。尝到县，县令宣城梅黻到船谒公。公飞棹而去。梅伫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谓‘名可闻而身不可见’，殆谓先生欤?”公从弟子昂自苕中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坐定，第问：“弁山笠泽，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惭退。公便令苍头濯其坐具，盖恶其作宾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从妇翁得见子固。今虽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胜处耳。至于子昂风神美丽而和易可亲，文章、书、绘，人号“三绝”。若夫怂恿彻里，竟诛桑哥之奸，亦当代第一流人也。

税务在安仁桥西十五步，务为宋枢密郭三益彰庆馆基也。余悲此地昔为迎宾文酒之所，今为剥敛叫嚣之场，前后何雅溷悬隔也!近来盗贼四起，在在用兵，课赋无艺。即税额一节，往往增加无算，市中不堪其扰。当延祐间，程文宪条言“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时千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缘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谄上司，其实利则归己，虚额则张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行蠲减，从实恢办。”明旨凛然，今但挂壁而已。

张氏之陷平江也，总管宣城贡师泰怀印脱身，易姓名为端木氏，隐居云间。时一往来海上，尝寓于资圣寺，与僧寿量相得甚欢。寿量有戒行，尝绝江浮淮以游湖湘之间，泛彭蠡，过洞庭，登祝融，望大庾，还至天目，传法于中峰大师，行脚于四远，凡三十年。于是归隐于寺，题其栖禅之室曰“大隐”。贡因述其意，作《大隐记》，记载礼部集，文多不具载。

杨友直元坦，尝于后至元间判余干，与余情昵。而福儿托契仲实同守，友直实为合二姓之好，然未尝悉其上世所从来。兹卜居丰阳，去友直所居仅一舍，因得拜其先茔及高曾以下诸像，乃知杨氏为宋文公亿之后，有以武功起家者。土著盐之澉浦，高祖春宋武经大夫，国朝赠中宪大夫、松江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弘农郡伯。曾祖发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国朝内附，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司，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赠怀远大将军、池州路总管、轻车教尉，追封弘农郡侯。祖梓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赠两浙都转运盐使、上轻车都尉，追封弘农郡侯，谥康惠。父横敦武校尉、赣州路同知、知宁都州事，卒于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携孤扶榇而归。时康惠公及陆夫人与

横生母訾夫人，相与保护。至泰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余矣。为人倜傥多才，好学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财赋总管韩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饶，通守常州，所在著积。方将振其家声，而天不悔祸，复于至正丁酉，溘然长逝，春秋仅五十有五。少寡遗孤，茕茕在疚。伤余结契仲实不幸早逝，惟友直足为旅人相依。今复尔，则信乎？其命之穷也。嗟乎！友直往矣。无以报称，惟应状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请于当代大方，为友直不朽计耳。

丁酉八月，张氏以水师数万来攻嘉兴。羽檄星驰，川陆戒严。海盐自州佐巡场以下，皆统兵北屯半逻新丰，广陈以备他道。州城闭塞兼旬，民间米谷骤踊，而薪爨不属，多破斫簷柱几榻而炊。杨完者以大军四伏，使小舟数十百艘饵之。敌樯舻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东西岸多积苇以待。时南风大作，岸上举火，敌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遂舍舟登陆，进逼城下，战于东瓜堰。大破之，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张氏统军张士信，以伏水遁还。然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善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与禽兽等，不宜使入中国，他日为祸将不细。"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张氏既归命本朝，兄弟相继拜太尉、平章之命，乃于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虽海盐一州，发徒一万二千，分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粮远役。而督事长吏复藉之酷敛，鞭朴棰楚，无有停时，死者相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凡费数十百万，而《新城碑记》至以南仲山甫为譬。其辞有曰："有嘉太尉，克绥我民，畴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变呻为讴，伊谁之力？"岂不惭靦斯言也乎？

州濒海，盐为国利，然亡命得以私贩擅之，每操兵飞棹，往来贾贩，虽吏兵莫之敢撄。至正丁酉，泺城范廉卿以荫补芦沥巡检。其为人，恂恂儒者。顾长骑射，无论鸟兽，不及飞窜。虽海涂上跳鱼子蟹之细，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悬火竿上，去竿三百步，从暗中射火无不灭也。于是亡命心惧，毋敢于州北私贩，境内为之肃然。先是，本路推官陈春以平反盐狱数百人见称，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陈司理平反也？"

楚石大师，为沙门尊宿，尝从驾上都，有《漠北怀古》诸作。余尝读其"自言羊可种，不信茧成丝"之句，疑以为羊可种乎？固以问师。师曰："大漠迤西，俗能种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阳季月上未日，为吹箛咒语，有子羊从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数只。此盖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国所有，致生疑耳。"后读浦江吴立夫《西域种羊皮书·褥歌》云："波斯国中神夜语，波斯牧羊俱杂虏。当道剚刀羊可食，土城留种羊胫骨。四围筑垣闻杵声，羊子还从胫骨生。青草尽抽脐未断，马蹄踏铁绕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饫肉筵开塞馔肥，裁皮褥作书林宝。南州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无伦。君不见永蚕之锦欲盈尺，康洽年来贫不贫？"此又云"以胫骨种之"，与琦师目见之者不同也。盖波斯国别有种法，如吴诗所闻耳。

州学在净业寺南，神宇斋舍，颇亦宏厂。有至元六年知州赵孟贯、贾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叶彦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贤，有治声于当时。赵字子唯，台州黄岩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于今犹念之。其祖子英，为宋宗正少卿，南迁时，以宗室从为黄岩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学登朊仕。至其孙师渊为太常丞师，夏为判官，皆受业于紫阳之门，且缔姻焉，故能以礼世其家，施于有政云。贾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群佐若卑弟生之听严传老胥，肃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叶字大中，松阳人，尝以才敏有风操，为江南行御史台架阁管勾，所至皆有休绩可纪。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学，则三君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此州先正鲁訔季钦编定。太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迹，亦可以见其诗法升降，亦随其年自少而壮而老愈入于细而化也。注脚多所补益，极为后学借资。第音切类多吴音，其他注释如以"铁马汗常趋"为"昭陵石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麦熟"为"不近武威林间踏凤毛"，"踏"字为"跨"字之误；"汝与山东李白好"，以"山东"为"东山"；"天阙象纬逼"，以"天阙"为"天阅"；"江月满江城"，以"江月"为"秋月"，"赤骥顿长缨"，以"缨"为"辔"之类，不免为杜集增累。

州弟子员张炯子晦，卓荦有奇表，与予为道义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尝被召入便殿，问当时急务。时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赐命坐，别以他褥进御。公所上数十条，皆当时切要。上命执政以次第举行。而桑歌、卢世荣辈，以罢冗官一条为侵夺朝权，詈声朝堂曰："何物蛙虾儿，遽欲夺吾柄邪？"夜令健儿俟之途，将甘心焉。幸中表赵文敏知之，邀远邸中得免。明日虽拜翰林承旨，寻以惧祸病免。及卢、桑伏诛，诏还前官。大德间，以老疾不起，时论惜之。有《集》若干卷，行于世。

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设，惟宋嘉定间，置有骑都尉监本镇及鲍郎盐课耳。国朝至元三十年，以留梦炎议置市舶司。初议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然近年长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窦百出。每番船一至，则众皆欢呼曰："亟治！厢廪家当来矣！"至什一取之，犹为未足。昨年番人愤愤，至露刃相杀，市舶勾当死者三人。主者隐匿，不敢以

闻。射利无厌，开衅海外，此最为本州一大后患也。

潘从事泽民，尝为余言本州达鲁花赤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时方八月，秋涛大作，潮声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闻此夜不敢卧，起问门者。门者熟睡，呼之再三，始从梦中答曰："潮上来也。"及觉，知是官问，惧其答迟，连声曰："祸到也，祸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误听，遂惊跳入内，呼其妻曰："本冀作达鲁花赤，荣耀县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妇号泣，合门大恸。外巡徼闻哭，传报州正佐官，皆颠倒衣裳来救，以为不花遭大变故也，因急扣门。不花愈令坚闭，庶水势不得骤入。同寮益急，逐破扉倒墙而入。见不花夫妇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询知，不觉共为绝倒。乃知唐人"潮声偏惧初来客"为真境也。不花今为参知政事。

己亥秋九月晦，余晓诣嘉禾时，晓星犹在树杪，忽西南天裂数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彻原野。一时村犬皆吠，宿鸟飞鸣。余谛观其裂处，蠕蠕而动，中复大明，若金融于冶铸者，少时方合。操舟者谓余曰："此天开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极祸，关系岂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东赵氏家屠豕，脱治已竟，既出肺肠。其肠忽蜿蜒疾行，虽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城遇海而止。此盖国家有心腹肾肠之人，归向宽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义者，家翁庄堰，幼生而不慧，至八岁不语。一日俄谓其母曰："今日墙外牛斗，娘可避之。"举家骇而且喜。已而邻人之牛果斗墙外，是后复不言。数日复言："有官兵来。"未几，张军从云间来。自此言无不验，四方挟钱帛来问者如见神明，家至骤富。然见人有凶事，辄指而告之如响。由是人见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恶言也。母因戒之，其后惟母告之言则言。年十九始娶，与其妻一接而殒。此虽人妖，亦似乎保真通灵，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妇人，忽焉灭没，殆真泄而神与之俱亡，无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真身像，余于至正癸已，始得顶礼。明年春，余以伯兄见背，到寺礼忏。复与潘广文泽民，检发唐代所书《三藏》，然零落过半，惟《华严》、《法华》、《楞严》、《宝积》、《维摩》、《长阿舍》及诸律论之半，犹完整不坏。翻阅逾旬，忽于晡时作礼像前，见像眉间有光，须臾光若白线，嫋嫋而出，盘绕华盖而上。余遂鸣钟聚僧，称佛名号，礼拜赞诵。至暮而光复从眉间收摄，人人叹为稀有。泽民因作《放光记》，纪其事曰："夫佛者，觉也。觉者，灵照不灭也。舍之可以内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烛三界，此从七佛，至于未来，圣尊一光，相续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无始，常照而不断，则虽百千万劫，此光常若如新。粤自汉年觉光东渡，迄于吴代，犹未该被。于是康法师以舍利示感，始辟法门于吴会，传像教于江左，是盖以身光照摄东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腾身金粟，灵像栖托实在于广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余干桐江姚桐寿乐年以孔怀之戚，礼忏像前，忽眉间若有白云一线，出于针孔者，蜿蜒少时，遂若朱蛇游雾，欻闪盘旋，难以名状。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长引，或轮困成晕。时佛日朗映，俄见天地楼阁皆成五彩，似从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是大众惊叹此瑞，为世稀有。余以为此宁独法师觉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广文宿习圆满。今之虔祷，发于天情，故与灵契冥格。若以铁击石、以木钻燧，感极而光灵示现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为广文感极之证。而见前千万善信，莫不摄身神光之内，各为照彻，因地使信心复萌。此又法师了却过去劫中普照群有之一大愿力也。余身被灵瑞，五体投地，援笔记此，为后学启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与秦桧不合，退居海上，遂家焉。其后有号蒲溪者，亦官参知政事。入本朝，子孙多不学，尝言有厥祖遗像一幅，以兵乱失之，后复得之民间，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恶而髯带貂蝉，冠上有赞曰："佑时生甫，同德暨汤；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长乐温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丰，跻斯民仁寿之域。公功棐迪，帝庸作歌。列辟具瞻，谓相君之形惟肖；睿辞敦奖，见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已。"其后题曰："绍兴龙集壬申仲春，毅旦门下士武原鲁璞拜赞。"余甚疑之。此赞似宰相，两常公皆不得柄国，奈何有此？后检宋《范茂明集》，有《代贺秦太师画像启》，乃知此赞是摘《启》中数语为赞耳。此盖桧像，而子孙爱重此《启》，摘去和戎等语，而借以为赞耳。年代既久，沦落民间，为常氏所得，复以鲁璞为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鲁中绍兴甲午赵逵榜，桧方柄国，故称门下，第不识茂明何故代璞作《启》？余备录以示，常氏不以为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孙诚不可不学如此。

嘉兴通守缪思恭，当张氏来攻嘉兴，杨完者命缪典火攻，我师遂大捷。既而张氏归命，因大城武林，檄缪统所属工徒以赴其役。张阴属其弟士信："乘此戮辱之。"众皆为缪心战，缪不以介意。缪当治西北面数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属之。缪每事作则先人，止则后众，劳来督罚，殊得众心。由是视他所筑，愈益坚好，士信亦无奈何。忽一日，巡工至缪所辖地分，时日已虞渊，而工犹未辍。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独劳民如此？"缪曰："平章礼绝百司，犹敬其皇命，日夕尚勤畚插。况为之民者，敢偷余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锥，何怪杉青闸畔，烈烈逼人！"缪曰："今幸太尉革面，国家借此得成奖顺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犹恨不力纵逸平章耳！"士信曰："别驾好将息，言及杉青，犹能使人肉跳不已。"

余读海盐州学黄侍讲《大成乐记》，言"真州贝君，身为考其度数齐量，范金为钟，而协以古律管，彼此适均，吹其律而钟自应。至于琴瑟，亦率自制"云云。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崇宁大

晟乐大吕、无射二钟，持与考击，则比余所藏声益加高，判不相协。余乃窃叹曰："彼贝君者，果足与言乐乎？金既如此，丝石可知。知其声者，则州之丧没匪久矣。"按：大晟乐，国初东平严氏一承宋旧者也。当宋徽庙时，有魏汉津者，以一蜀黔卒为造此乐，县以帝皇制乐，实自其身得之，请以徽庙中指三节三寸定黄钟之律。蔡京亦从更其说，即使范金裁石，用之郊庙，至颁其乐于天下。然徽庙指寸，视人加长，而乐律遂高。虽汉津亦私谓其弟子任宗尧曰："律高则声过哀，而国乱无日矣。当今圣人，其身出而身遭之乎？"未几，遂有靖康之祸。今州学钟高倍崇宁，则宜乎州之日阽危于清河锋镝也。第所谓考其度数、协以古律者，岂别有出于缇室葭灰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乐府，其传皆出于澉川杨氏。当康惠公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里海崖之子云石交善。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今杂剧中有《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传绍兴间有海盐丞简傲不羁，志轻一世。尝谒一乡大夫，主人偶迟迟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则丞已鼾声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复就睡。及丞觉，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复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卧醒，至日没，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赵子固爱其事，为作图，纪其说于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华胥风气，足以箴世之责望宾主者。"

杨廉夫寓云间，及余到海上时一过余。岁壬寅冬，杨从三泖来宿余斋头。适檇李贝廷臣以书币为萧山令尹本中乞《吴越两山亭志》，并选诸词人题咏，于时杨尹已移官嘉禾矣。杨即为命笔，稿将就，夜已过半。余方从别室候之，俄门外有剥啄声，启扉视之，则皆嘉禾能诗者也。余从壁间窥之，率人人执金缯，乞杨留选其诗。杨笑曰："生平千三尺法，亦有时以情少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遂运笔批选，止取鲍恂、张翼、顾文烨、金炯四首。杨谓诸人曰："四诗犹为彼善于此，诸什尚须更托胎耳。"然被选者无一人在，诸人相目惊骇，固乞宽假得与姓名，至有涕泣长跪者。杨挥出门外，闭关灭烛，骂曰："风雅扫地矣！"

州诗人陈彦廉，好作怪体，兼善绘事。其母庄，本闽人。父思恭商于闽，溺死海中。庄誓不嫁，携彦廉归本州，抚育遂成名士。彦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时高流，最与黄公望子久亲昵。彦廉居硖石东山，终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岁一诣之，至则必到海上观涛，每拉彦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黄乞与同看，陈涕泣曰："阳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卫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见？"子久亦为之动容，不看而返，因为作《仇海赋》，以记其事。

# 至正直记

[元] 孔 齐撰 胡 昕整理

《至正直记》，又名《静斋至正直记》、《静斋类稿》，元孔齐撰，四卷。孔齐，字行素，号静斋，别号阙里外史，山东曲阜人，生卒年代不详。《至正直记》是作者避兵四明时写的一部见闻杂记，内容包括当时政治、经济状况，器物制作情况，文学、艺术成就和当时的人文社会习俗，是一部很有资料价值的笔记。现存的《至正直记》刻本只有《粤雅堂丛书》本，这次整理即以此本作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 卷 一

### 杂记直笔

杂记者，记其事也。凡所见闻，可以感发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为后世之戒者；一事一物，可为传闻多识之助者，随所记而笔之，以备观省，未暇定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记，时寓鄞之东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

### 上都避暑

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盖刘太保当时建此说，以上都马粪多，一也；以威镇朔漠，二也；以车驾知勤劳，三也。还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当时所戴旧毡笠，比今样颇大。盖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至今存焉。乱后，车驾免幸，闻宫殿已为寇所焚毁。上都千里皆红寇，称伪龙凤年号，亦岂非数耶!

### 文宗潜邸

文宗皇帝尝潜邸金陵，后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专尚文学，如虞伯生诸翰林，时蒙宠眷。一时文物之盛，君臣相得，当代无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草诏，伯生几至祸，以意出内殿，且目眚免罪。后奉诏出文宗神主，诏未出，而太庙陨石已击碎碧玉神主矣，岂谓圣语不应天而何？又闻今上潜邸远方时，经过某郡，见一山甚秀，但一峰不雅，圣意偶欲去之。后思其山，令画工图以进，复见此一峰，用笔抹去。未几，雷已击削此真峰矣，非天人而何？文宗尚文博雅，一时文物之盛，过于今日。但纵奸权燕帖木淫乱宫中，且挟征先帝后为妻，人伦大丧。造龙翔寺，以无用异端而费有限之膏血，不思潜邸之苦，而纵奢侈之非。视今上俭素，诛权臣，则相去大远矣。

### 周王妃

文宗后尝椎杀周王妃于烧羊火坑中，正今上太后也。文后性淫，帝崩后，亦数堕胎，恶丑贻耻天下。后贬死于西土，宜矣。（周王即火失剌太子）

### 古 雁

国朝翰林盛时，赵松雪诸公在焉，一时诗僧亦与坐末。客有以《古雁图》求跋者，诸公咸命此僧先赋。诗僧即援笔题云："年去年来年又年，帛书曾动汉诸贤。雨暗荻花愁晚渚，露香菰米乐秋田。影离冀北月横塞，声断衡阳霜满天。人生千里复万里，尘世网罗空自悬。"诸公称赏，即以诗授客去。

### 酸斋乐府

北庭贯云石酸斋，善今乐府，清新俊逸，为时所称。尝赴所亲某官燕，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斋即题云："金钗影摇春燕斜，木杪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满座皆绝倒。盖是一时之捷才，亦气运所至，人物孕灵如此。生平所赋甚多，特举其一而记之云。

## 金厅失妻

宋末，金陵一小金厅官之妻，有艳色，好出游。一日，郡守作燕，会其僚属之妻，此妇预焉。邀者至，欣然登轿，但觉肩者甚急，家仆失后。及下轿，乃倡家也。其仆至郡守家，不见所在，奔告其子，白于守，追捕已无及矣。盖倡人数见此妇之艳，设计也久，乘此机而陷之。连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娱客以取钱。妇郁郁不乐，每为倡人所鞭挞。后恐事觉，乃鬻于大官人为妾，至杭州守；而小官适为杭通判。因会饮，见供具有爊鳖，食未既而泣下。守问其故，曰："此味绝似先妻所治者，感而泣焉。"守问其妇何在，曰："昔因赴燕，中途失之，已二载矣。"守入问其妾，即通判之妻也。出曰："汝妻在此，幸无孕，当复还。"遂相见而泣，言及前事，夫妇如初。噫！妇人教令不出闺门，岂有赴燕出游者乎？且好游艳色，谓之不祥。金厅无礼而不能正其家，故有失妻之祸；其妇恃色而不能安其室，故有失身之辱。世之好色纵游者，当以是而观之。

## 文山审音

国初，宋丞相文文山被执至燕京，闻军中之歌《阿剌来》者，惊而问曰："此何声也？"众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黄钟之音也，南人不复兴矣。"盖音雄伟壮丽，浑然若出于瓮。至正以后，此音凄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尚南曲《斋郎》、《大元强》之类，皆宋衰之音也。

## 中原雅音

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 罗太无高节

罗太无，钱唐人，故宋宦官也。侍三宫入京，后以疾得赐外居，闭门绝人事。处一室甚洁，夏则设广帷，起卧饮食皆在焉。旁有小烓灶一，几一，设酒注大小三，盏斝六。遇故人至，则启关纳之，必问膳否，否则留过午，度路程远近，使从卒辈引去。至酒毕，复候为期。以客之多寡，用注之大小。酒不过三行，果脯惟见在易办者。客虽多，不过五六人也。好读书史，善识天文、地理、术艺。武夷杜本伯原尝私问之，多所指教，因得其秘。略云：时乃侄官至司徒，亦宦者也，权势正炎炎，凡贵近公卿，莫不候谒谀附。适遇岁朝，司徒者自内请谒太无，太无掩门不纳。司徒称名大呼，以首触扃。从官偕至者，动以百骑，惊惶失色。俄太无于户内呼司徒名，款应之曰："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阿叔，莫顾我你。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便是救我。"司徒于是特奏，可其请。太无以所积金帛玩好，皆散与邻坊故人无遗，惟存书籍数千部，束于车后褥上，嘱其侄司徒曰："我不可靠你，你亦不可靠势。"至于再三，乃登车出齐化门，仰视而笑曰："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到杭，逾年病卒。司徒者，不遵乃叔父之训，弄权不已，后以赃受湖州人旧上坐罪，流远方卒，而太无乃得终于乡里云，泰定间事也。偶因亲友林叔大提举言及此，可谓有先识者，遂记其略如此。至正丁酉冬十一月也。杭州七宝山，乃罗司徒所见者。

## 惜儿惜食

前辈云："惜儿惜食，痛子痛教。"此言虽浅，可谓至当。至"教子婴孩，教妇初来"，亦同。

## 富州奇闻

先人尝言，为富州幕官时，闻一事甚异。市民某，家道颇从容，以贩货为业，惟一妻一女。民暮出朝还，女年及笄，未嫁，忽觉有娠。父疑之，询其母及女，皆曰："无他事，不知何以得此？"问其邻，亦曰："此女无外事。"疑不能解。闻之官，验其得孕之由，乃知彼日父母交合时，女在榻后，间闻其淫欲声状，不觉情动。少顷，其母溺于盆，女亦随起溺之，同一器也，遗气随感逆上成胎，其异遂释。所以内外不共湢浴，不同圊溷，古人立法，盖亦有深意焉。

## 徐州奇闻

溧阳同知州事唐兀那怀，至正甲申岁尝与予言一事，亦可怪。徐州村民一妻一妹，家贫，与人代当军役。一日，见其妹有孕，询究其事，不能明，欲杀其妻与妹。邻媪咸至曰："我等近居，惟一壁耳，终岁未尝见其他也。"考其得胎之由，乃兄尝早行时，与妻交合而出，妹适来伴其嫂。嫂偶言及淫狎之事，覆于姑之身，作男子状，因相感遗气成孕也。噫！防微杜渐之道，可不谨乎？又闻老人言，凡室女与男子同溺器者，则乳色变起。此又不可不知也。

## 戏　婚

尝闻某处富家兄妹同居，兄生一女，妹生一子，偶同庚，自幼父母戏之曰："当为夫妇。"既长，各异居，以生事不齐，遂渝盟。乳母每戏女曰："小官人意欲望尔，不敢来也。"女始则怒之，久而情动，不复怒也。一日，别有人来议婚，女闻之不乐。乳母即语之曰："小官人今夜欲来，如何？"女许之，灭烛以待。自是相通，每以金帛相遗。凡五月，觉有娠。父母责之。女曰："一时所为，悔之何及！乃姑之子小官人也。"因诉之官，追其子勘之。不服，鞭楚不胜

苦，遂枉受刑。既归，日夜号泣。父母怒曰："尔自犯刑，何泣之有?"其子曰："某已受刑矣，因念未尝为此事，枉受其屈，所以痛恨辱终身也。"父母察之，始得其情状，乃乳母之子假托其姑之子也。复诉于廉访司，杖杀其乳母于市。夫年幼议婚，古人所戒，况戏言乎？所以辱家败俗，皆世之不学无术、庸碌之辈所致尔。

### 防微杜渐

或人家以爱女之故，不能防微杜渐，纵令乳媪之子女往来，必为乱家之患。有识之男子，必当绝之于始，慎勿使妇人姑息，伤大义也。

### 脱欢报应

我国家脱欢大夫之父，初至建康，宋都统某官备礼迎降，款馈甚厚，盖欲免患也。及延至私第，铺设具俱极整，且子女玉帛，靡不耀目。脱欢父遂起贪心，复入其罪而有之。都统首死，其家人奴仆尚众，不服，夜半相杀，咸以兵法治之。六十余年，脱欢大夫惟一子一女，其妻悍暴，不能制，脱欢畏之。一日，招婿名曰虎舍者，又贪鄙不仁，尝侮其亲子。子盖妾所生也。脱欢卒，其妻逐其子并妇，以婿立为嗣，凡家产田宅，尽为婿有。家奴林总管者，每怀不平，乃扶其子名庆舍者，诉之官。官谕之，不伏，遂各执兵器相卫，久不能解，以致内外交兵。虎舍尽携家财、妻孥遁，庆舍始主其业，则已荡废矣。故老皆言，却与杀都统时相似，此报应之不偶然也。

### 脱欢恶妻

脱欢母王氏，广德长乐村人，为兵官所掠，见有姿色，端重，不敢犯，遂献与总兵官，即脱欢父也。于是择日行婚礼，后生脱欢。脱欢生庶子庆舍。脱欢之妻既逐其子并妇，复以妇配驱奴之无妻者。妇曰："我大夫之子妇也，义不受辱。"奴曰："我奴也，娘子是主人也，我不敢受。"各相拒。久之，脱欢之妻痛挞其妇及奴，且令之曰："弗从吾言，有死而已。"于是迫妇与奴，囚于一室，令其成配；却于窗隙中窥之，验其奸污之状，然后释其罪。噫！脱欢愚人也，生不制其妻，死后受污辱，为百世之恨，可谓愚矣。向使知其妻之悍，既不礼其夫，又欲杀其子，恶丑彰露，情弊显然，则当决意去之，以绝后患，何其愚之甚也！直至狼籍如此，死有痛恨，哀哉！

### 袁氏报应

四明袁知府尝因官籍陆氏家财，悉为己有。后无嗣，养陆氏子。既长，当受所分之物，见银盘背有陆氏祖名氏，报应如此。吾闻之卓悦习之云。

### 古阳关

尝见《和林志》所载，晋王大斡耳朵至亦纳里一千里，西北至铁门一万里。其门石壁凌云，上有镌字曰"古阳关"。有题《青门引》，其词云："凭雁书迟，化蝶梦速，家遥夜永，番然已到。稚子欢呼，细君迎迓，拭去故袍尘帽。问我假使万里封侯，何如归早？时运且宜斟酌，富贵功名，造求非道。靖节田园，子真岩谷，好记古人真乐。此言良可取，被驴嘶恍然惊觉。起来时，欲话无人，赋与黄沙衰草。"不知何人作也。

### 馆宾议论

脱欢大夫在建康时，有一馆宾早起，闻堂上有人声，意谓大夫与僚佐也。久而视之，但见二人中坐，一人云："付之火。"或云："不可，恐延及他人。"一云："付之灾。"或云："其家亦有未当死者。"一云："付之脱欢。"言讫不见。馆宾惧，疑其主将有祸也，遂不告而去。是日，脱欢出门，忽有讼者诉某处巨室，豪横害民，因受状追问。后没入，其家皆杖配远方，乃知豪民恶贯满盈，神人共怒者也。逾年，馆宾复至，大夫问其故，始言及其所见云。

### 僧道之患

宋淳熙中，南丰黄光大行甫所编《积善录》云："僧道不可入宅院，犹鼠雀之不可入仓廪。鼠雀入仓廪，未有不食谷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为乱行者。"此足为确论。予尝见溧阳至正间新昌村房姓者，素豪于里，茔墓建庵，命僧主之。后其妇女皆通于僧，恶丑万状，贻耻乡党。盖世俗信浮屠教，度僧为义子，往往皆称义父义母，师兄弟姊妹之属，所以情熟易狎，渐起口心，未有不为污乱者。或妇女辈始无邪僻之念，则僧为异姓，久而本然之恶呈露，亦终为之诱矣。浙东西大家，至今坟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岁时往复，至于升堂入室，不美之事，容或多矣。戒之，戒之！

### 茔墓建庵

予尝谓茔墓建庵，此最不好，既有祠堂在正寝之东，不必重造也。但造舍与佃客所居，作看守计足矣。至如甃墓以石，墓前建拜亭之类，皆不宜。此于风水休咎有关系，慎勿为之可也。

### 云岩至言

宋末于潜吴度身之所编《益载》有云：云岩洪焘为浙西常平使者，节斋赵公判平江府。一日，招洪家眷燕集，洪力辞之。余问其故。洪答曰："富贵之家，姬妾之盛，珠翠绮绣之繁，声乐肴馔之侈，何可当也！吾家先君尝贵显于朝，而始终一儒素。今家人辈皆山中人，一则必贻讥笑而怀惭忸；一则必生欣慕而思效学，无益也。明言累辈皆山中人，素无身装首饰，不曾出众，不敢前。节斋亦不敢强。"此至哉之言也。

## 妇女出游

人家往往习染不美者，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习以成风，始则见不美者诮之，终则效之。尝记至正甲申春，继嫂自杭归，其姻党邢怀者为溧阳同知州事，因好会家眷燕聚，适亲友宣城贡清之有源为教授，假居南轩，妻妹亦与席，惟先妣及家人辈不得已，略相见即托疾不出。明日，各家再会，作回席之意。先妣及家人辈亦坚辞不赴，且曰："前日之会，在我家，尚不乐终席，今日岂可出游赴宴耶?"自是燕集者数，以致外议纷纷，渐起变夷之诮，则家人辈幸而免也。向使我不以家法自拘，先妣不以先人所言是戒，鲜不为此曹所陷也。盖同知之妻，嫂氏之同母姊，畏吾氏也。

## 米元章《画史》

米元章《画史》云："翎毛之伦，非雅玩，故不录。"又云："东丹王胡瑰《蕃马》，见七八本，虽好，非斋室清玩。"又云："古人图画，无非劝戒。今人撰《明皇幸蜀》，无非奢丽。《吴王避暑》，重屏列阁，徒动人侈心。"又云："苏木为轴，石灰汤转色，愈久愈佳，又性轻。角轴引虫，又臭气。"又云："花草，至于士女、翎毛，贵游戏阅，不入清玩。"

## 兄弟异居

人家兄弟异居者，此不得已也。妇女相见，亦不可数，或岁首一会，春秋祭祀家庙各一会，一岁之中不过三次可也。盖庆贺吊问，非妇人之事。尝见浙西富家兄弟，有异居数十里，妇女辈不时往复，以为游戏之常，至于夜筵，过三更归，或致暗昧奸盗不可测。此当与宋末金厅失妻事并观之。

## 子孙昌盛

世之欲子孙昌盛者，莫若积阴德最要紧。然积阴德者，必以孝为第一义。前代之事，载诸传记者甚详。尝观《谕俗编》所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独《坤》之论断，以两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应也。而独于《坤》卦者，以坤属阴，一元之善在坤，为阴德也。所谓余者，言其殃庆及子孙也。此应知县俊之言也。

## 阴德之报

宋四明史氏祖甚微，为郡杖直之卒，每有阴德及人，好善三世。生浩，南渡后拜相，赠越王。越王生弥远，又拜相，赠卫王。从子嵩之又拜相。子孙数千人，至今富盛不绝，皆阴德之报也。国朝真定史氏，在女真氏有阴德及于乡，后生孙拜相封王。国朝宣城南湖贡氏祖尝依吴履斋之门，屡有阴德，略且孝义。略以一微事言之。有婢与仆私通，窃财而遁，中途为仆所后，盖其意在得财也。婢追不及，后返至南湖，恐事觉，仓皇欲赴水死。贡适见而止之，曰："汝宜急归，吾弗言也。"婢得免死。其余阴德，尚多如此者。后生士浚，自号南漪，又有阴德，以子贵，赠秘监之官。翰林学士奎，字仲章，是其子也。孙师泰，字泰甫，亦登显官，自平江太守，今为户部尚书。诸孙仕者尚多。

## 忠卿阴德

族祖元敬，字忠卿，有阴德及于福建之民。若子若孙，皆仕福建之地。今汭世川自福建肃政廉访司经历拜南行台监察御史，是其孙也，世居金陵。又先祖约斋府君，晚年自来安县渡龙湾江至金陵，正值北兵南侵，人民离散之际，凡有可以为众人救者，宁自给不足，而分与之。盖出于祖妣太安人朱氏之助。未几，北兵取金陵，哨骑四出，俘掠太繁。府君上书谒军门，请示不杀，以取信于民。时左丞相伯颜大服，即挂在儒籍者悉安之，由是活者甚众。吾家五世无常居，至先人始富盛，寓溧阳。修德如先祖，后至子孙享用，皆祖考之功也。子孙当知之，为终身之训。

## 松雪遗事

钱唐老儒叶森景修尝登赵松雪之门，松雪深爱之。盖谓其效奔走之时使令，且聪明，颇读书故也。家住西湖，妇女颇不洁，盖杭人常习也。所藏王右军《笼鹅帖》石刻，后有唐人复临一帖副之，诚为妙品。张外史每戏之，一日赋诗以贻之，有云："家藏逸少《笼鹅》字，门系龟蒙放鸭船。"世以鸭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钱唐访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时景修数相过，每举松雪遗事助笑谈。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纸界画十三行，行数十字，字各不等，问景修曰："尔谓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亏你寻思，惜太过耳。"乃临《洛神赋》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两端各有小窍，体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线一缕至，扣于两窍，而以石令人涤净扶立矣。久之，清风飒至，其声如琴，即命名曰"风篁"。他日归霅川，当易以细丝缕上之，为小斋前松下之玩。景修曰："此是前人为之，而相公见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参造化之巧如此者，岂凡俗之所能拟其万一哉！但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一日，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前求见相公。"松雪怒曰："什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邪？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什么也称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者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盖松雪公入国朝后，田产颇废，家事甚贫，所以往往有人馈送钱米

肴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书，然亦未尝以他事求钱耳。

### 径寸明珠

近闻前代尝有以径寸明珠进御者，一宦官见之，即求贿赂。其人不从。宦官遂取丝络悬珠于梁，焚乳香薰之。须臾，珠即化为水。其人失色。宦官曰："尔独不能识宝耳。此非明珠也，乃猿对月凝视久，堕泪含月华结成者也。"其人惭悟而去。

### 子母相关

尝见先妣在城南时，齐在芳村，月或三省或再省焉。每至时，先妣倚门见之，必喜曰："我一思，汝即来我前。"若是不知其几番也。今日思之，痛哉，痛哉！观《棠阴比事》，有子母牛以血噀骨相渐者，其天理盖可见。又闻昔人采薪归佬，假寐破窑中，忽梦如雷震，遂惊觉，归而母疾，思儿不能至，遂啮指出血，其相关如此之重也。世之不孝于母者，是诚禽兽之不若也。

### 石枕兰亭

三衢叶文可君章居钱唐，善镌刻，尝游于诸老友周本心、陈恕、杜清碧之门，颇知典故礼法。乃兄肃可学国语，为蒙古长史，娶蒙古氏，与予交有年。尝云："宋季小字《兰亭》，南渡前未之有也。盖因贾秋壑得一碔砆石枕，光莹可爱。贾秋壑欲刻《兰亭》，人皆难之。忽一镌者曰：'吾能蹙其字法，缩成小本，体制规模，当令具在。'贾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损处皆全，亦神乎技也。今所传于世者，又此刻之诸孙也，世亦称《玉枕兰亭》云。"至正壬午春三月，为予论及如此，乃知小本之源也。此说盖得之宋明仲教授，其乃翁尝登贾之门行医，亲见其刻此枕，得预此庆宴云。

### 张贞居书法

钱唐张贞居善书法，初学赵松雪及唐皇玄宗《王先生碑》。松雪每称之曰："某之后，书碑文者，计范德机、吴子善、张伯雨此三人耳。"后得《黄庭》古本，临写不肯释手，深得其笔法。晚年字体加瘦劲，识者谓其脱去带肉，止剩瘦筋，已至妙处了。尝为予论书法，且云："用笔不可多滞水墨，当以毫端染墨作字，干则再染墨，切不可用力按开毫端，便不好也。凡退笔虽秃乏毫，皆洁净如未尝濡墨者。盖老赵写字，必连染三五管笔，信宿然后书之。"

### 赵岩乐府

长沙赵岩，字鲁瞻，居溧阳，冀公南仲丞相之裔也。遭遇鲁王，尝在大长公主宫中，应旨立赋八首七言律诗宫词，公主赏赐甚盛。出门，凡金银器皿，皆碎而分惠宫中从者及寒士。后遭谤，遂退居江南。尝又于北门李氏园亭小饮，时有粉蝶十二枚，戏舞亭前，座客请赋今乐府，即席成《普天乐》前联《喜春来》四句云："琉璃殿暖香浮细，翡翠帘深卷燕迟，夕阳芳草小亭西。间细履见十二个粉蝶儿飞（犹曲引子也）。一个恋花心，一个搀春意，一个翩翻粉翅，一个乱点罗衣，一个掠草飞，一个穿帘戏，一个赶过杨花西园里睡，一个与游人步步相随，一个拍散晚烟，一个贪欢嫩蕊，那一个与祝英台梦里为期。"《普天乐》止十一句，今却赋十一个，末句结得甚工，便如作文字转换处，不过如此也。鲁瞻醉后，可顷刻赋诗百篇，有丁仲容之才思，时人皆推慕之。因不得志，日饮酒，醉而病死，遗骨归长沙。

### 脱脱还桃

太师马札儿为小官时，尝赁屋以居。居有桃树未实，至熟时，脱脱尚幼，一日尽采以贮小奁。太师归，思问曰："此桃何在?"脱脱曰："当时赁屋时，未尝言及此也，当还其主。"太师深喜之，所以他日亦拜相为太师云。

### 王黄华翰墨

王黄华翰墨名于女真，时人拟之苏东坡，得之者颇珍重其价。至元戊寅夏，在溧上时，予见一伶人来自中原，得一词云："钓鱼船上谢三娘，双鬓已苍苍。蓑衣未必清贵，不肯换金章。汀草外，浦花旁，静鸣榔。自来好个，渔父家风，一片潇湘。"字体瘦劲，不□北方遗□□初无书法。至正己亥秋，又见浙东帅府令史李某者，北方人。家有黄华纸上所书大字，字体颇类《小采》之飘逸，与向之所观山谷笺所写不同，未知孰是。

### 矮松诗

国初有张某者，真定人。幼能诗，曾赋《小松》云："草中人不见，空外鹤先知。"后能篆法，自号秦山，官至御史，老于扬州。字体颇善，今北方牌扁多其所题。

### 神童诗

脱脱丞相当朝时，有神童来谒，能诗，年才数岁，令赋担诗，即成绝句云："分得两头轻与重，世间何事不担当。"盖讽丞相也。

### 王氏奇童

溧阳葛渚王氏崛起，富民也。至正庚寅间，其孙年六岁，能写文字。时知州把古者令见之，果能书径尺者，亦曰："异哉!"但不能诗耳。又解记诵诗文，如数岁者。

### 止　箸

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箸瓶查斗，或银或漆

木为之，以箸置瓶中。遇入座，则仆者移授客，人人有止箸，状类笔架而小，高广寸许，上刻二半月弯，以置箸，恐坠于几而有污也，以铜为之。

## 萨都剌

京口萨都剌，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善咏物赋诗，如《镜中灯》云"夜半金星犯太阴"，《混堂》云"一笑相过裸形国"，《鹤骨笛》云"西风吹下九皋音"之类，颇多工巧。金陵谢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风韵，且调低，识者不取也。

## 松江花布

近时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国，而吴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盖印也。青久浣亦不脱，尝为靠裀之类。

## 宋 缂

宋代缂丝作，犹今日纻丝也。花样颜色，一段之间，深浅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织御容者，亦如之，但着色之妙未及耳。凡缂丝亦有数种，有成幅金枝花发者为上，有折枝杂花者次之，有数品颜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画。纻丝上有暗花，花亦无奇妙处，但繁华细密过之，终不及缂丝作也，得之者已足宝玩。

## 集庆官纱

集庆官纱，诸处所无，虽杭人多慧，犹不能效之。但阔处三尺大数以上，杂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净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 铜钱牌

宋季铜钱牌，或长三寸有奇，阔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铸"临安府"三字，面铸钱贯，文曰"壹佰之等"之类，额有小窍，贯以致远，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为钥匙牌者，亦罕得矣。

## 楮币之患

楮币之患，起于宋季。置会子、交子之类以对货物，如今人开店铺私立纸票也，岂能久乎？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年，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熝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丙申，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官使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吴、越各不同。至于湖州、嘉兴，每贯仍旧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今四明漕至六十文。所以法不归一，民不能便也。且钱之小者、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予尝私议用三等，金银皆作小锭，分为二等，须以精好者铸成，而凿几两重字，旁凿监造官吏工人姓名，背凿每郡县名，上至五十两，下至一两重。第三等铸铜钱，止如崇宁当二文、大元通宝当十文二样。余细钱，除五铢、半两、货泉等不可毁，存古外，唐、宋诸细钱并用毁之。所铸钱文曰"大元通宝"，背文书某甲子字，如大定背上卯酉字是也。凡物价高者，用金，次用银，下用钱。钱不过二锭，盖一百贯也。银不过五十两，金不过十两。每金一两重，准银十两。银一两，准钱几百文。必公议铜价工本轻重，定为则例可也。如此则天下通行无阻滞，亦无伪造者。纵使作伪，须金银之精好，钱之得式，又何患焉？近赵子威太守亦言之颇详，其法与此小异耳。

## 国朝文典

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赵松雪、元复初、邓素履、杨通微、姚牧庵、卢疏斋、徐容斋、王肯堂、王汲郡等三王、袁伯长、虞伯生、揭曼硕、欧阳圭斋、马伯庸、黄晋卿诸公文集；《江浙延祐首科程文》、《至正辛巳复科经文》及诸野史小录；至于今隐士高人漫录日记，皆为异日史馆之用，不可阙也。中间惟《和林》、《交信》二书，世不多见。吾藏《和林》，朱氏有《交信》三四书，未知近日存否？今壬辰乱后，日记略吾所见闻。所书也，凡近事之有祸福利害可为戒者，日举以训子弟，说一过使其易晓易见也，犹胜于说古人事。如奸盗之源，及人家招祸之始，与夫贪之患，利之害，某人勤俭而致富，某人怠惰而致贫，择其事之显者，逐一训导之，纵不能全，是亦可知警而减半为非也。先人每举历仕时所见人家之致兴废阴德报应，及经新过盗贼奸诈之由，逐一训诲子弟，使之知警，有是病者省察之，无是患者加谨之，其拳拳乎子孙训戒如此。呜呼！痛哉。

## 义 雁

溧阳同知州事保寿，字庆长，伟元人，寓常州。尝陪所亲某人从车驾往上都，回途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余里，宿于帐房，其生雁飞逐悲鸣于空中，保寿及所亲皆伤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掷去。生雁随而飞落，转觉悲呼，若相问慰之状，久不能去。其人遂瘗之。时庚寅秋九月。与予谈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遗山先生有《雁冢词》，正与此同，乃知雁之有义，人所不及。故谚云："雁孤一世，鹤孤三年，鹊孤一周。"时所以亲

迎奠雁者，岂无意乎？

## 欧阳宠遇

溧阳教授天台林梦正，尝为僧数十年而复还俗，颇能诗文，游京师二十年，始得是职。一日，出示《许鲁斋神道碑》版本，乃欧阳玄奉敕撰者。梦正时在京，闻奉旨翰林有德行者为文，近臣以虞、揭诸公奏，再奉旨特以欧阳玄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经学，当笔。于是，传旨命玄撰。可见欧阳公为人，得遇圣恩所眷，亦平昔公议如此。虽延祐诸贤及天历名士，未能为之，直待欧阳公了此，可拟前宋文忠公也。

## 欧阳梦马

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浏阳人。幼梦天马墨色，大逾凡马数倍，横天而过，寤而赋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马赋》中第，盖昔时所作也。为人谦和好礼，虽三尺童子请问，亦诚然答之。作文必询其实事而书，未尝代世俗夸诞。时人尝有论云："文法固虞、揭、黄诸公优于欧，实事不妄，则欧过于诸公多矣。"

## 议立东宫

朝廷议立东宫，奉特旨命近臣召欧阳玄，以老疾不至。天子特以御罗亲书墨敕召之，略云："即日朝廷有大事商议，卿可勉为一行。"后不书名，但呼元功而已。圣眷之重，亘古莫有。玄即赴京，就以御札装潢成轴以荣之。既至，特旨乘舆赴殿墀下，其宠其荣，国朝百年以来一人而已，后以司徒封之。

## 地理之应

地理之应，亦有可验者。若金陵之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此汉末诸葛武侯之言，必有得于地理之形势者。自吴而至六朝，皆常都之。然旧都距秦淮十八里，迫倚覆舟山紫薇之形也。南唐新城在秦淮河上，即今之集庆府城也，地势不及六朝远矣。句容之三茆山，原自丫头山。地理家尝谓丫头峰不尖，所以只主黄冠之流。若尖则为双文笔峰，必主出文章状元。丫头俗呼为丫角贪狼，盖阴阳者流以九星配山水者，固不足据。然其有是形者主是应，或可信矣。溧阳函山前地脉一支过溪，直抵党城，又过溪至紫云山。凡在此脉上居止而得水汪洋回抱者，大则富，小则温饱。天历己巳旱，山东顽民欲引洮湖水灌溉，恨此脉截断溪间，纵石工凿断三五尺；而巡检申德兴禁之不能止，因大诃曰："此州里之地脉，关系祸福！"遂跃马鞭击之。虽移文州司，责顽民之罪，已被其所损矣。山前一境，自前代旧称无贫乏者，皆地脉之应也，幸赖申君，不为深害。然山间树木与夫脉上人家，由是而日见消废矣。地理之验，岂偶然哉！此予之目击耳闻，而乡人亦以此为痛恨。

## 渔人致富

一渔人黄姓者，初贫，而母死于次，化于函山西南角上。盖捕鱼寓于此地者，就瘗灰骨于石穴之下，弗顾也。后术者相云："此山山龙之稍止处小结穴，惜乎不深，只主小富耳。"自此捕鱼获利倍常时，岁余家计温饱，三载之后日益。遂佃吾家衙前墟田数十亩，为造屋授业之计。遂买巨舟二只，每岁终，充赁大家运粮输官仓之后，得钱十贯而致富云。雁乞墟、东都柂柄墟（墟形如舟柂）路远湖墅村，相夹一沟，南北水旧通流，后人筑土实其南，俾路直连两墟。凡在墟之近筑处数十家，三载必有一人患膈气而翻胃死者。至正壬辰秋中，湖墅顽民石姓者作乱，雁乞村民惧其不测，因开土流通。复为流通，自是绝无翻胃者。

## 谢庄地理

义兴谢庄谢仲明者，豪于里而子女多患瘂疾。至元戊寅间，溧阳财赋提举司官王某者过之，谓其家富者，水法好也。盖自五里外迂回曲折而入，直至于门。然水口太塞，令凿上墩，并去杂水，别筑桥于水流之外乃佳，自后果无瘂疾。（王州号王铁判。盖以善相遇知文宗，得是官也。江西人。）

## 溧阳新河

溧阳南门外，宋末开河曰新河，建桥曰新桥，巷曰新巷。其地多产矮而驼者，不知何故。至国朝至顺间，始绝此患。新河出教场河，转桥南而东流也。北门砚池巷入东巷口戴姓者，居舍所造不合式，多曲折斜侧之态，常出驼瘂如新河上者。术士为其改造，撤去斜侧，因遂绝其患。风水之说，见于葬书者，止言阴宅，葬后所主吉凶，未尝及此。此盖予目睹耳闻而不诬者，故直书之以训子孙也。予有《阳宅六段锦》甚妙，可以无此患矣。予家福贤寓宅，盖沈氏之故地，先君加筑而成者也。初有篱围于前，与沈氏园相接，宛如逆水兜势，观者咸以逆须鱼笼目之，言可入不可出也。后渐撤此篱，沈氏亦以小吝不复围障其园，眼界太空明，无关锁意思，家计不进，日见消歇，沈氏亦然。盖由函山地脉之凿伤，龙翔庄舍之虎吼而致此耳。风水之验，岂不信乎？

## 善权寺地势

荆溪善权寺地势甚妙，向山似覆钵盂，所以止出僧流。形局之内，左泉射胁后山，有凹处风吹，常被盗讼。至正庚寅春，主僧继祖西印，江西人，善地理，因筑土墙于左臂之内，又筑石墙以塞其凹风。且言门景太空敞，亦筑墙围以关锁，寺遂无事。寺有前贤读书台。寺之地势，结穴为三，天地人也。寺得其地，尚存天人耳。西印与予旧，尝言："金陵蒋山寺之巅，可望西江远来之水，岂云小哉？"又言："前辈

士人多就名山妙处读书，盖借取其王气而为灵变也。”是以往往名山多名公读书处。又闻钟山有紫气，如烟缥缈，可望而不可见，真佳兆也。

## 芳村祖墓

地理之说，不可谓无。芳村外家祖墓，宋季咸淳吴将仕公讳旻者葬焉，颇荫福其子孙。后别房贫者，以右臂前地，佃于邻人取私租，不顾祸福也。予每言于内兄吴子道，当以己帑取之，亦吝微利而不听。不三年，西寇陷溧阳，犯莲河溪，芳村危急。吴之子弟起兵御之，兵败遇害者六人，仆厮数十人。考其地理之祸，非偶然也。每居族中，各杀一人，其可畏如此。由是家业大废，死亡被掠者相继不已。若三载之前，坟前未动土时，红寇尝过芳村至再三，亦无被害者，乱后反得财物，其势尤张，此地理之不可无也。

## 子弟三不幸

人家子弟有三不幸：处富贵而不习诗礼，一不幸也；内无严父兄，外无贤师友，二不幸也；早年丧父而无贤母以训之，三不幸也。

## 人家三不幸

人家有三不幸：读书种子断绝，一不幸也；使妇坐中堂，二不幸也；年老多蓄婢妾，三不幸也。

## 子弟居室

人家子弟，未有居室，父母姑息之，常遗之以钱，此最不可。非惟启博戏之习，且致游荡之资，不率教训，皆由是也。或生朝岁时，则以果核遗之，入学之后，则以纸笔遗之可也。

## 生子自乳

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爱之情。吾家往往有此患，今当重戒之。或无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后可也，所以子弟不生娇惰，生女尤当戒之。

## 婚姻正论

婚姻之礼，司马文正论之甚详，固可为万世法者。士大夫家或往往失此礼，不惟苟慕富贵，事于异类非族；所以坏乱家法，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致于淫奔失身者，亦有之，可为痛恨。

## 寡妇居处

予尝谓不幸人家有寡妇，当别静室处之。或遇妯娌有贤者，正言大节，时相训讲，以坚其志，或庶几焉。凡寡妇之居，与寻常妯娌相近，此最不好。盖起居言笑与夫妇之事，未必不动夫妇之心。此心一动，必不自安，久而不堪者，必求改适，不至于失节非礼者，鲜矣。至于室女之居，尤宜深静，凡父母兄嫂房室之间，亦不可使其亲近，恐窥见寻常狎近之貌，大非所宜。此亦古人防微杜渐之遗意也。

## 年老蓄婢妾

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乡里蹈此辙者多矣。又见荆溪王德翁，晚年买二伶女为妾，生子不肖。甚至翁死未逾月，而私通于中外，莫能禁止。此《袁氏世范》言之甚详，兹不再述，有家者当深玩之。

## 婢妾之戒

寻常婢妾之多，犹费防闲，久而稍怠，未有不为不美之事。其大患有三：坏乱家法，一也；诱陷子弟，二也；玩人丧德，三也。士大夫无见识者，往往蹈此。人之买妾者，欲其侍奉之乐也。妾之多者，其居处纵使能制御，亦未免荒于淫佚矣，何乐之有！或正室之妒忌，必致争喧，则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则妾自相倾危，适足为身家之重累，未见其可乐也。宜深戒之！

## “要好看”三字

先人尝曰：“人只为‘要好看’三字，坏了一生。便如饮食，有鱼菜了，却云简薄，更置肉。衣服有阙损，搀修补足矣，却云不好看，更置新鲜。房舍仅可居处待宾，却云不好看，更欲装饰。所以虚费生物，都因此坏了。”先人一履，皆逾数年，随损随补。一白绸袄，着三十年。终身未尝兼味。所居数间，仅蔽风雨，客位窗壁损漏，四十余年未尝一易，乡里皆讥诮之，不顾也。子孙识之，当以为法。

## 棺椁之制

先人与杨亲翁杨待制尝论棺椁之制。文公《家礼》所谓“棺仅使容身，椁仅可容棺”，其言信矣。后世皆不晓此义，惟务高大，殊为不根。尝见乡中荒岁盗古冢者，得棺木改造水车粪桶之类，不知几百年也。盖郴州之巨木，状如老杉，富贵之家，半先竞价以买之，高者万贯，下者千贯，以为美饰；否则讥诮之，可谓愚惑之甚。今不若止用老杉木，或楠木为之，高不过四尺，厚亦不过三寸，庶免殉埋他物之患；且不广开土穴，以泄地气。椁惟用砖或柏木足矣。此论甚善。至正乙未以后，盗贼经过之所，凡远近墓冢，无不被其发者，丧不如速朽之为愈也，因记为戒。自天历己巳年旱歉后，诸处发冢之盗，公行不禁，不预凶事，礼也。然近世皆预备棺木，谓之寿函，亦必年过六十然后可作，此亦无妨也。

# 卷　二

## 别业蓄书

古人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

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此言甚好。吾家自先人寓溧阳，分沈氏居之半，以为别业，多蓄书卷，平昔爱护尤谨，虽子孙未尝轻易检阅，必有用然后告于先人，得所请乃可置于外馆。晚年，子弟分职，任于他所，惟婢辈几人在侍。予一日自外家归省，见一婢执《选诗演》半卷，又国初名公柬牍数幅，皆剪裁之余者。急扣其故，但云："某婢已将几卷褙鞋帮，某婢已将几卷覆酱瓿。"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此，是以有此患。尔等居外，幼者又不晓事，婢妮无知，宜有此哉！"不觉叹恨，亦无如之何矣。予至上虞，闻李庄简公光无书不读，多蓄书册与宋名刻数万卷，子孙不肖，且粗率鄙俗，不能保守，书散于乡里之豪民家矣。《家训》徒存，无能知者。往往过客知庄简者，或访求遗迹，读其《家训》者，不觉为之痛心也。又见四明袁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伯长没后，子孙不肖，尽为仆干窃去，转卖他人，或为婢妾所毁者过半。且名画旧刻，皆贱卖属异姓矣。悲夫！古人之言，信可征也。

## 《诗》重篇名

《诗》之重篇名者，《柏舟》二（《邶》、《鄘》），《扬之水》三（《王》、《郑》、《唐》），《谷风》二（《邶》、《小雅》），《无衣》二（《唐》、《秦》），《杕杜》二（《唐》、《小雅》）。

## 铁板尚书

谚云："铁板《尚书》，乱说《春秋》。"盖谓《书》乃帝王之心法典礼，学《春秋》者，但立得意高，便可断说也。

## 笔　品

予幼时见笔之品，有所谓三副二毫者，以兔毫为心，用纸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层。有所谓兰蕊者，染羊毫如兰芽包，此三副差小，皆用笋箨叶束定，入竹管。有所谓枣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黄丝线缠束其半，取其状如枣心也。至顺间，有所谓大小乐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线束其心，根用松胶，缀入竹管，管长尺五以上，笔头亦长二寸许，小者半之。后以松胶不坚，未散而笔头摇动脱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其他样皆不复见也。笔生之擅名江、浙者，吴兴冯应科之后，有钱唐凌子善、钱瑞、张江祖出，近又吴兴陆颖、温国宝、陆文桂、黄子文、沈君宝，颇称于时。丙申以后，无复佳笔矣。

## 墨　品

江南之墨，称于时者三：龙游、齐峰、荆溪也。予尝试之，二者或煤粗损砚，惟荆溪于仲所造，则无此病，但伤于胶重耳。至顺后，或用鱼胶者，甚好。于氏已绝嗣，外甥李文远得其传，不若老于亲造之为佳。后至元间，姑苏一伶人吴善字国良者，以吹箫游于贵卿士大夫之门，偶得造墨法来荆溪，亚于李，亦可用也。近天台黄修之所造，可备急用。其长沙、临江，皆不足取，兵后亦亡矣。

## 白鹿纸

世传白鹿纸，乃龙虎山写篆之纸也，有碧、黄、白三品。其白者，莹泽光净可爱，且坚韧胜西江之纸。始因赵魏公松雪用以写字作画，盛行于时。阔幅而长者，称曰白箓，后以箓不雅，更名白鹿。临江亦造纸，似旧宋之单抄清江纸，兵后亦鲜矣。

## 龙尾石

歙县龙尾石，自元统以后，绝难得佳者。至正壬辰兵后，下品石亦难得矣。

## 乡中风俗

乡中风俗，中户之家皆用藩篱围屋，上户用土筑墙，覆以上草。至元纪年之后，有力之家患盗所侵，皆易以碎石，远近多效之，由是丧讼交攻，不数年凋落甚矣。尝有业地理者与余言，此致不祥，其信然矣。至于茔墓用之，尤不吉。荆溪豪民杨希茂，溧阳王云龙，皆用石墙围祖墓，以绝樵采。至正壬辰之乱，杨、王全家遇害，其可畏也如此。

## 石假山

先人尝言，作石假山甚不祥。盖石者，土之骨也，不可使其露形于外。考之宋徽宗作花石纲，由是女真祸起。赵冀公南仲作石假山于溧阳南园，未几毁于兵火。豪民陈竹轩富甲于溧阳，号曰半州，所居即南仲之宅，堂后有巨石，高逾三丈，名曰双秀，见之者咸谓不祥。不数年竹轩死于京城，子孙凋落。又江景明，宣城人，寓居溧阳，风流文采，时人慕之，作假山石于南园，未逾年卒，由此遂废。妻兄吴子道假山石于所居之西，先人尝谕之曰："立石以为标格之美观，固是好。但高则不祥，若不过五六尺，不逾檐，则无伤也。"且历举其覆辙者言之。有吴兴奸民蒋德藻，曰："此公朴实，前辈特不欲此。"等至明年，外海致讼，家资废半，更兼子女祸于内，渐至气象不佳矣。至正丙申，毁于兵火。

## 寓鄞东湖

予以至正春二月寓鄞之东湖上水，暇游史祖墓。途中见废宅基，史之外孙宋末所卜居。未几，入我国朝，宅废，爰易三姓，今为耕地，旁有曲水流觞，立石山之遗制，尚存数十太湖石，不暇观也。今年，一豪民贡谀于时贵，率土民舁运往城中，而豪谢者为之徇。此亦以假山之不祥，作而不能玩于数年之久；且以力得于吴中，岂易置者，必害民劳物耳。今又为他人所夺，意何时而已耶。己巳闰十月二十五日记。

## 卜居近水

卜居近水，最雅致，且免火盗之患。然非地脉厚者不可居，只可为行乐之所。择乡村为上，负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潴而澄者，可作居。山多而顽僻者，不可居。盖岚气能损人真气也。凡宅必倚地势，有来龙生脉者，能出人材；面对秀峰清水，则出聪明。若作圃，须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药二分，亭馆二分，然后能悦人心目，可游可息。

## 江浙可居

江浙之可居者，金陵为上（溧阳、句容，可田可居。钟山、茅阜，可游可息），京口、毗陵次之（金坛风俗小淳，荆溪山水颇秀），吴兴又次之（山水之秀，风俗之浮）。钱唐之华，姑苏之浇，可游不可居，故曰苏不如杭。越之薄，鄞之鄙，温之淫，台之狡，或可游，亦不可息，故曰台不如温，温不如鄞，鄞不如越。谚云："明悭越薄。"凡边江临海之民，多狡犷悍暴难制。又曰："温贼台鬼，衢毒婺痞，鄞不知耻，越薄如纸。"

## 淮南可居

淮南之可居者，滁阳为上，仪真次之，舒城又次之（盖取其风土之接中原者，厚也；接江南者，清也）。中原自古称风土之厚，惟邹鲁之邦为上，圣贤之遗风存焉。洛阳、汴梁次之，余未得其全美者矣。盖强悍之俗，战争之所由生也。故曰："东南生气，西北战场。"

## 客位稍远

人家客位，必须令与居室稍远。苟地窄不得也，亦使近外，毋与中门相望可也。

## 祭祖庖厨

凡祭祀庖厨锅釜之类，皆别置近家庙祀堂之侧最好，庶可精洁感神。贫不能置者，亦先三日涤器釜洁净，此人家当谨之事。

## 浙西谚

浙西谚云："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贼来。"盖地势低下，滨湖多盗，常有此患；此语亦好令人儆戒无虞也。至于为学检身者，亦然。

## 麦糵

麦糵经炒，则不能化谷。庆元医者陈以明与予言，每炒用，忽遇造饧糖者曰："麦糵不可见火，但以酒缸炊饭试之。"陈如其言，以炒者置一缸内，以不炒者别置一缸内，三日视之，则炒者饭如故，不炒者已化为酷矣。

## 郑氏义门

余尝观浦江郑氏义门《家规》极好，则于内一条云："亲朋往来，掌宾客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止宿于外馆。"此规尤善，盖杜渐防微之遗意。尝见浙西富家，多以母妻之党，中表子弟，使之入室混淆，渐致不美之事。此无他，盖主者不学无术，又无刚肠，纵令妇人辈溺于私亲，失于防闲之道，往往蹈此辙耳。又一条云："仆人无故不入中门，亦不可与媵妾亲授。既立一转轮盘供送器物，又立一灶于其侧，外则注水而爨，内则汲汤而靧。子孙守之，勿轻改易。"此规深革其弊。尝见人家不辨内外，婢仆奸盗者多矣。先人家居谨内外，虽异居子弟，未尝辄入斋阁；诸子至暮，亦不敢入中门，况仆者乎？晚年不理家事，此法废矣。予每以为恨，欲效此法，以俟异日。

## 商纣之恶

商纣之恶，天人共怒，固不容于诛矣。然亦有人焉，犹足以绍六百年之宗祀，若微子是也。武王举兵，吊民伐罪，其义固正。然伐纣而自取之，是不急于吊民，而急于得国也。观武王之德，固足以灭商，然微子、箕子〔以下阙文〕。

## 赘婿俗谚

人家赘婿，俗谚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妇不事舅姑，一也；以疏为亲，以亲为疏，二也；子强婿弱，必求归宗，或子弱婿强，必贻后患，三也。吾家尝坐此患，几至大变。若非先人刚肠，立法于前；吾兄弟义气，保全于后，未免失恩贻笑乡里。吾亦尝为赘婿，妻母以爱女之僻，内外疑诮；苟非吾之处心以道，薄于货财，未免堕于不义。

## 皮褥权坐

凡皮褥之类，只宜权坐，不可久睡。盖此物能夺人生气，理或然也。

## 婢妾命名

婢妾以花命名，此最不雅，君子当以为戒。先人未尝命婢妾以花草及春云、童哥等字，吾家后当为法。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故谚云："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

## 桤木

桤木惟蜀中有之，俗传与歌同音（邱宜切。郑音五来切，非）。

## 楷木

楷木惟吾祖陵有之，音与皆同。相传为南海外之木，弟子移植于鲁者也。二千余年，树身皆合抱，文理坚韧，可作拄杖、手板之用。至正丁酉兵乱之后，所存无几矣。

## 五子最恶

谚云："五子最恶。"谓瞎子、哑子、驼子、痴子、矮子。此五者，性狠愎，不近人情。盖残形之人，皆不仁不义，凶险莫测，屡试屡验。

## 天道好还

天道好还，理之必然。溧阳新昌村房副使者，豪民也。生二女一子，患吏胥无厌，乃以二女招市中女保家子为婿，意谓得通于官府，可济豪黠。长婿谢其，次婿史敬甫，尝窃房氏物，私置田产。惟谢最多，惧其妇翁所察，凡券契皆伪托史氏名，盖史为房所溺爱也。谢卒，惟一子，名元吉；史止生一女，遂为婚姻。一日，史与谢生曰："我有田契若干亩，质钱汝家，今已久矣，可检寻见还。"谢生诺之。逾数年，生亦无子，复养房氏子为后，因主其田产云。始知财物有分，非苟得者。房素豪于乡，未免刻剥小民之患，所以不能保，几为谢、史所夺。谢、史二人所取不义之物，各不能保，又归之房之子孙，已传四姓矣。天理昭然，其可昧乎！又东培村民史氏，素富实，国初乱离之际，以金银掩置谷中，寄托其亲家某氏者。事定取之，惟得谷耳。史曰："谷内有金若干，何不见还？"某曰："昔所寄者谷耳，未尝见金也。"史不得已，忿怒而归，遂绝往来。又数年，史、某两家长老皆卒，子弟复相通好，某氏乃以女嫁史氏子，奁具颇厚，且有卧榻帏帐之类。一日，围屏损裂，撤而视之，皆田券也，乃谷中所寄之一物耳。验其所偿，略无遗矣。

## 美德尚俭

俭者，美德也。人能尚俭，则于修德之事有所补。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毁伤，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渐，为人所当谨。先人幼遭世变，衣食不给，至壮始有居。仕而得禄，家用日饶，盖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壮至老，三十余年，未尝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尝过用，犹如昔年也。或有讥者，先人尝谕之曰："吾今举家锦衣玉食，亦无不可者，但念幼时不给，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损俭德，必害诸物，获罪于造物矣。"于是，尝若不足。享年八十七岁，皆俭之报也。夫俭之德，于人厚矣。司马公有《训俭》文，已备言之。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舍此，吾未见其能守身也。

## 人生从俭

先人尝云："人生虽至富贵，但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饭。"所谓下等者，非茅茨土阶也，惟不垩壁不雕梁也。中等者，绫绢是也。上等者，非宝脍珍羞也，惟白米鱼肉也。予亦尝自谓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无异于众，尤妙。此予终身之受用也。

## 买妾可谨

买妾亦不可不谨，苟不察其性行及母之所为，必有淫污之患，以贻后悔，或致妄乱嗣续，此人之大不幸。尝见奉安汤氏幸婢私通于仆王关者而有妊，妄称主翁之子，主则不能察也。既长，资性愚贱，习下流，每为宗族乡党所诮。近土有如此者，亦多矣。且以吾家言之，先祖晚年，托外孙黄浣纳妾，有姿色，先与之通，有娠已三月。既入门，虽察知其情状，为其色所眩惑，一时置之不问。后七月生子，复归之黄，命名遂初。自是复与黄通，或私仆隶，生子不肖，为吾家之患五十余年，其耻辱之事不一，可谓至恨。先人晚年，尝置半细婢三四人，虽以家法素守之严，且先妣制御之谨，犹为欺蔽；或为中外子弟私通，亦不能觉察，甚为清明之累。《袁氏世范》言甚详，不可不深思远虑。覆辙之祸，后当痛戒。

## 壮年置妾

壮年无子，但当置妾，未可便立嗣。或过四旬之后，自觉精力稍衰，则选兄弟之子。无则从兄弟之子，以至近族或远族，必欲取同宗之源，又当择其贤谨者可也。不然，当视吾家之患。或有不肖，亦当别议。凡异姓之子，皆不得为后。北溪陈先生云："阳若有继，阴已绝矣。"近世士族，或以庶生之弟为嗣，此大乱伦序，知礼者当谨为戒。

## 娶妻苟慕

娶妻苟慕富贵者，必有降志辱身之忧。尝见冯氏奸生子晋，既长，娶当涂东管陶氏为妇。陶之家富有奁具，既娶而淫悍，且在家时已与邻家子通，未尝觉也。后生子顽很凶暴，通乎其同母妹，不齿于人。而陶后通其邻钱四官者。晋死，又通于仆小葛者，恶丑太甚，不可言也。

## 又

又五叔逊道，寓杭州，丧妻厉氏。后议再娶，堕于媒妁之言，而与湖州市牛家寡妇濮氏成姻，意其田产资装之盛，弗耻其失节也。既入其家门，其田则质于僧寺，问其奁具，则假于他人者，惟空屋数间，大失所望。且濮与陈富一通，凡数堕胎，皆邻媪臧氏济其奸事。五叔虽知之，不能去者，亦因濮能谀媚曲从，侍奉百至所惑耳。凡其己帑，皆为濮所有，反受

其制，莫敢谁何。自是濮暴悍奸淫，与陈通无间。及赴□溪县尹任，濮、陈受赂，几为所倾，致仕而归。

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盖多质则得物多也。苏、杭尤盛。予尝与遂从子希定论及此，为之叹息。窃谓买妾亦当先察其姓行，否则卜之而后纳之，使得以终其身，死则陪葬，勿使受污，勿更适人，此亦仁人之用心也。或有恶行，则当逐之，是自取之，非在我者也。惟婢亦然，幸之而能谨愿无过，忠事其主者，待之与妾同。或有忠勤奉侍，而为正室妒忌者，当详察之，慎勿令无过而受枉。

## 脱欢无嗣

脱欢大夫无嗣时，纳一民家女为妾，颇谨愿。既生子，脱欢加意待之，甚为其妻所妒，驱迫陷诱，其妾不受污。一日以冷热酒相和，命之饮，既醉，使二婢扶其就寝于脱欢之榻，盖重裀列褥锦绣之乡。睡未熟，复呼之。其妾勉强起行，已被酒恶所病，遂呕吐秽物满床席。脱欢归，妻趋而前曰："官人爱此妾，不知其不才也。伺尔出门，即痛饮醉，且与仆厮嬉笑，今坏尔衾褥，当何如？"脱欢素好洁净，视之，不觉大怒。此妾欲明主母之计，不敢言也。于是出之。脱欢昏愚之流，其妻淫妒之甚，莫能制御，几被杀子绝嗣，幸而免耳。

## 婢妾察情

婢妾有无故而事主弗谨者，必有嫁心。察其情实，颇资以遣之，听其适人，不可留；留则生事，恐贻后患。

## 屠刽报应

镇江一民，以屠刽致温饱，尝淫人之妻者，不可悉数。其妻有美色而淫，每坐肆中卖猪肉。邻人潘二者，以木梳为业，善歌，每歌淫词以挑之，遂与私通。一夕，其夫出外买猪，行未十里许，忽忘取他物，急还家，呼妻不应，启关视之，则与奸夫潘二者正酣睡。其夫遂斩潘二首而去。其妻不知也，既觉而惊异，亦不声言，乃以奸夫肢体，碎之以食猪，拭去血痕，略不彰露。逾月，其夫复归，因醉而问曰："向日你与奸夫同睡，被吾杀之，汝知之乎？"妻曰："我不知也，岂有此事，勿乱言也。"夜半，亦杀其夫以饲猪，以灯笼置于门侧，呼其婢曰："你主人出外，何不开门？"婢曰："不知。"出门视之，遗灯尚在，意谓主人出也。明日，此妇坐铺自若。更一月，邻人咸疑夫之不归，且潘二之无踪迹。众来询其妇，妇以他辞答之，仓皇失措，遂闻之官，其妇伏诛。此亦报应之一端也。

又溧阳奉安汤子刚淫佃客之妻，凡租米及逋负皆置之不问。过数年，佃妇色衰，且诸子长大，子刚索其积年旧逋，佃客无从而出。诸子怒，思与母雪耻。一日，伺子刚出门，持长柄斧追而杀之。后虽闻之官，以正其首谋者之罪，亦何补于事矣。此岂非报应也。夫以妇人之淫乱，固自关于其家前人之作恶，所以报之耳。或以势利威胁，无故引诱而淫污人之妇，则其夫家百世祖宗，皆受耻辱，冥冥之中，安得无报应乎？或以势强人之女为妾，虽若比淫人之妇稍轻，然非情愿，终亦不免得罪于造物矣。

## 希元报应

天台林希元尝馆于其乡张大本家，私通其女。游宦于京师，又通馆人之妇，就娶为妻。后为上虞县尹，妻妾淫奔，希元防闲太甚，独官三年，卒于县。其妻通于希元姊之子徐生，复以女妻之。张大本者乃携女出更适人，一时狼籍，人人皆耻之，此报应之速也。虽居官能廉，交友能信，且能文章，甚为士大夫之所惜耳。

## 金陵二屠

金陵二屠者，尝以同出买猪，情好甚密，遂为结义弟兄，往来无忌惮。一日，弟与兄妻曰："吾无妻，凡寒暑衣服，皆得藉嫂氏，破为补缀，垢为洗濯。他日得娶，当报吾兄。但今冷守空房而不能耳，若得嫂全吾一宿之愿，吾妻异日亦当侍兄。"妇乃以是言备陈其夫。夫令其妻与之通，意必弟娶不负信也。后弟娶，兄亦求奸，不从，遂持尖刀往刺杀之；复自刎，不死，乃为地方所获。闻之官，审供其情，各证其罪，悔无及矣。

## 鄞县侏儒

鄞县大松场滨海民某者，侏儒之甚，且戆騃。娶妻有姿色，不乐与夫妇同处，遂私通于某。既不称其淫欲，又通于某。一日，此妇语之曰："某者来，不能拒绝之，不若杀之可也。"后奸者即伺前奸者闲行，扑杀于海。未几，此妇复语之曰："尚有亲夫在，或能知之，奈何？当复杀之。"后奸者于是杀其亲夫于海，然后请于里之大姓潘氏，遂为夫妇。闻者莫不以为大恨。予寓东湖，有叶氏子备言其详，因记于此，以俟贤宰县者至，当白之以正其罪，戒后之为恶者云。

## 不葬父母

不葬父母者，大获阴罪，前代已有明鉴，姑以所见者言之。荆溪芳村吴义安以父母烬骨，置祖祠梁上，终身不葬。后生子不肖，亦如之。吴子文不葬母者七年，吾尝力谕之，更助以钱，始克葬，后以不善终。弟应东、长子本中皆为盗所杀。

## 妻死不葬

溧阳张允天妻死不葬，至正丙申死于非命。鄞县

袁日华不葬其妻，及身死四年，庶母老而子幼，弟父不义，至今亦不克葬。五叔逊道同知丧妻厉氏，既从异端，烬骨寄僧舍中，又无故终身不葬，后为晚妇淫悍所辱，甚至见逐于外，困饿而死。庶子克一，亦从异端，焚化复寄僧舍中，与其母骨相并。至正己亥冬，西寇犯杭城，僧舍皆毁，遗骨亦为之狼籍。近世有如此者，亦多矣。报应显然，兹不尽录。

## 画兰法

予记至正辛巳秋过洮湖上，忽邻人郎玄隐来访。玄隐幼为黄冠于三茅山，善画兰，得明雪窗笔法，因授于予曰："画兰画花易，画叶难。必得钱唐黄于文小鸡距样笔，方可作兰。用食指擒定笔，以中指无名托起，乃以小拇指划纸，衬托笔法挥之。起笔稍重，中用轻，末用重，结笔稍轻，则叶反侧斜正如生。有三过笔，有四过笔，叶有大乘钓竿、小乘钓竿，皆叶势也。花或上或下，叶自下而上，花干自上而下，盖取笔势之便也。毫须破水墨，则叶中色浅而两旁稍浓也。忌似鸡笼，忌似井字，忌向背不分。花有大小驴耳、判官头、平沙落雁（平沙落雁势，画薄花也）、大翘楚、小翘楚诸形。茅有其颖、发箭诸体。"盖兰谱也。壬辰毁于寇，今略记此仿佛于上云。

## 学书法

凡学书字，必用好墨、好砚、好纸、好笔。笔墨尤为要紧。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墨不好则滞笔毫，不能运动，亦坏手法。此吾亲受此患。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钱唐笔，作字临帖，间有可取处。及避地鄞县，吴、越阻隔，凡有以钱唐信物至，则逻者必夺之，更锻炼以狱，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处买羊毫苘麻丝所造杂用笔，井市卖具胶墨，所以作字法皆废。仅存得旧墨少许，以自备用，不敢纵研磨也。吴中则不然，凡越、明、温、台之物至者，置之不问，其相去也远矣。呜呼！悲哉。

## 鲜于困学书法

鲜于困学公善书悬笔，以马粘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顶，醉则提笔随意书之，以熟手势，此良法也。悬笔最好可提笔，则到底亦不碍手，惟鲜公能之，赵松雪稍不及也。

## 松雪家传书法

赵松雪教子弟写字，自有家传口诀，或如作斜字草书，以斗直下笔，用笔侧锋转向左而下，且作屋漏纹，今仲先传之。又试仲穆幼时把笔，潜立于后掣其管，若随手而起，不放笔管，则笑而止。或掣其手墨污三指，则挞而训之。盖欲执管之坚，用力如百钧石也。尝闻先人如此说，顾利宾、董仲诚亦谈及之。

## 鱼枕作简

前辈以鱼枕作简牌，方广八寸，状如旧家红漆木简板，盖惜字省纸，又便于临摹古法帖。又见旧府第有象牙简板尤好，但不可隐写法书耳，且富贵气也。

## 冀国公论书法画法

宋冀国公赵南仲葵在溧阳时，尝与馆客论画，有云："画无今古，眼有高低。"予谓书法亦然。当今赵松雪公画与书，皆能造古人之阃，又何必苦求古人耶！

## 裁剪石刻

石刻不可裁剪。宋赵德父收金石刻二千卷，皆裱成长轴，甚妙，盖存古制，想见遗风也。予尝论亦不必装潢太整齐，但以韧纸托褙定，上下略用厚纸，以纸绳缀之。可以悬挂而展玩；否，折叠收之，庶几不繁重而易卷藏也。或有不得已裁剪作册子褙者，凡有阙处，听其自阙，磨灭处白纸切不可裁去了，须是一一褙在册子内，略存遗制。今考洪氏《隶释》有云阙几字者，正谓此也。若打磨唐古刻，须用纸幅宽过于碑石，则无阙遗字制也，好古者宜留心焉。

## 收贮古刻

予甚爱古刻，尝欲广收贮而不能如意。壬辰以前，先君因宦游江、浙间，多拓得碑刻墨本。及予续收，本逾数百，红巾盗起，皆散失不存矣。观赵德父之妻李易安居士所论最善，今不敢多置，抑且无买书之资耳。惟存古刻数本，皆世之罕有者。若古钟鼎款识，古《黄庭》、《兰亭》、《楚相》旧碑及《石经》遗字、《急就章》之类是也。若唐名刻，则欧阳率更《化度寺铭》，近得一本，虽旧而未尽善。虞永兴《庙堂记》、褚河南《孟法师》、薛河东《郑县令》三刻，久失而求之未得者，当俟他日。其余虽满千数，亦徒堆几案耳，又何以多为贵耶！然物之废兴，自古及今有不可免者，至于人亦然。存亡之数，尤系前定，亦不足论也。物之微固可寓意，岂可留意而反为吾累哉？此予之鄙论也。

## 江西学馆

江西学馆读书，皆有成式。《四书集注》作一册钉，《经传》作一册钉，少微《通鉴详节》横驰作一册钉，《诗苑丛珠》作一册钉，《礼部韵略》增注本作一册钉。庐陵娄奎所性游学溧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怀挟，免致脱落也。此法甚便，吾甚效之。至如僻地，尤宜此法。

## 文章设问

近闻或者有云："古之文章，即今之文章；便今之虚妄，古亦由是。"即数问于宣城贡相之有成。有

成对曰："何以设此问耶?"或者曰："吾见今之乡里人骤富者，非好礼之家，家或不正。且富从不义而得，爵从非礼而受，往往托名公为文，称好善乐义，有功立勋，及节妇贞烈之门者。吾尝疑之，使文章为虚诞之具邪？为后世之美事邪?"有成曰："必有其实事半而饰以文耳。"或者曰："若经略使赠某氏节妇及某叟高年耆德者，吾世知之，某人淫乱，某人不义，而富岂能掩蔽耶?"有成无以答，但唯唯而已。或者曰："吾今亦不能尽信古之文章也。"予闻其言，深切叹之。贤如韩子，犹不免谀墓金之诮。蔡伯喈尚云："唯《郭有道碑》无愧近世。"如京城淫风太甚，虽达官犹不免。盖风俗习惯，皆妇人出来行礼，目必醉而后归，或通于隶厮，或通于恶少年，或通于江南人求仕者，比比皆然。其节妇不可胜数，此近礼部而易得也；若南洲遐域，果有贞烈而贫者，至死亦无闻焉。此文人才士虚诞言辞之不可信也。必若近地有贞烈之可考，而里人为之记者，或可信。其翰林诸公所为，皆不足取，徒以其名之增价为乡里讥诮耳。今虞、黄、张、贡皆妄诞不实，当代有诚笃君子，必以吾言为然也。

又知宋季事实皆不足信。若袁韶之父，前史云为郡小隶，盖杖直也，果有阴德，或系罪者，多用猪肉贯于杖中，往往多受其轻刑免死之德，是以有后。近因其养子之孙伯长公为史官时，改作小隶为吏字，已过于实矣。其诸生辈犹耻之，又欲隐然夸诞，讹言小吏为小官，愈失其实矣。若是者岂胜数哉！岂胜叹哉！(袁升，字德远，为郡小吏，而有阴德，后生子贵，追赠卫国公，妻杨氏齐国夫人。)

## 学文读孟

愚谓学作文不必求奇，但熟读《孟子》足矣。以韩、柳、欧、曾间架活套为常式，以《孟子》之言辞句意行之于体式之中，无不妙也。盖《孟子》之言有理有法，虽太史公亦不能及。徒夸艳于美观耳，吾不取也。此吾近日读《孟子》，忽有所悟。

## 梁栋题峰

宋末士人梁栋隆吉先生有诗名，以其弟中砥为黄冠，受业三茅山，尝往还，或终岁焉。一日，登大茅峰，题壁赋长句，有云："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藐忽众人。众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黄冠者与隆吉有隙，诉此诗于句容县，以为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县上于郡。郡达于行省。行省闻之都省，直毁屋壁，函致京师，捸梁公系于狱。不伏，但云："吾自赋诗耳，非谤讪也。"久而不释。及礼部官拟云："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还江南。尝观其子才所编诗集一帙散失之复存者，赋《雪中见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红死，一点反魂归。"赋《暴雨》云："痴儿娇勿啼，不久须晴霁。"赋《蔬》云："家贫忽暴富，菜种二十七。痴儿不解事，问我何从得？于义苟有违，吾宁饥不食。"其诗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见义不能勇为，以致托乎言辞，而招辱身之过，志有余而才不足，非吾叠山公所出拚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郁郁于不得志，犹托之空言，亦厌见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已者耳。呜呼！若梁公者，其殷之顽民欤！于兹可见宋之维持人材也至矣。我朝八十余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扰攘十载，求之若梁公者，亦岂易得也哉！亦岂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孙实子真为江西宪使时，重刻板于家。后金陵陷，子真辟地钱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后世之托于空言者，视此为戒。

## 鹦鹉诗

前辈尝论诗云："莫谓宋人不能诗者，且以蔡确一绝句云：'鹦鹉言犹在，枇杷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亦自好诗法。"确遭贬，笼养一鹦鹉，每以妾枇杷调之作人语。后放还，复渡江，而妾死矣，故作是诗也。

## 鹦鹉曲

冯海粟《题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熟江南烟雨，觉来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余壬寅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也。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云云。

## 广德乡司

广德小民钱乡司者，专与乡里大家理田亩丈尺税赋等，则出入谓之乡司，至贱之职也；能存心于正直，无私曲，生子用士登进士第，为国史编修官。他乡司者，或以多作寡，以实作虚，子孙死绝者，比比然也。

## 不惜衣食

人云："不惜衣裳，得冻死报；不惜饮食，获饿死报；寻常过分，获贫穷报。"谚云："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此言虽鄙，最是实论。以古今之好奢侈、暴殄天物者验之，多不善终。或过于衣服，必贫而无衣；或过于饮食，必贫而无食。至于遗剩饭食饭粒于地以饲鸡犬者，往往皆饿死；寻常虚费剪布帛者，多冻死。吾见亦多矣。

## 结交胜己

谚云："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朱子云："亲近师友，莫与不胜己者往来，薰染习熟坏了人也。"此言深有补于世道。吾尝谓取友相观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则思齐，有一不善则当自反，非谓好其善而不知其恶也。今有人焉，能以忠孝存心，轻财仗义，行人之所难行，处人之所难处，虽无学问，无才艺，吾取其本而弃其末，故交之，乃心交也。或多学问而鲜仁义，或有才艺而无德行，吾取其长而弃其短，泛交之，非真交也。人之于己者亦然，使己有善，人当效之；有一不善，人当责之。如此，然后可见责善为朋友之道焉。古人云："日久与之俱化。"此之谓也。

## 成人在勤

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子朱子云："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先人每以此二句苦口教人，虽拳拳服膺，尚未行到此地步之极处，因书以自警。

## 家法兴废

尝谓有家法则兴，无家法则废，此系人家兴废之枢机也。至于国亦然。吾自十八九岁时，先人年已老，不理家事，悉以朱氏姊主之，遗法渐废。及在外家，又皆处置不以礼。因观《袁氏世范》，有感于心，且念先人之遗法，作《家范》以自警。若姊若兄弟终不谕者，至于今未尝不叹息痛恨也。至正戊戌春，获睹浦江义门《郑氏家规》于上虞王生处，于是重有感焉。尝记溧阳孔汝楫字济川者，本细民，以友爱于兄而致富，颇有忠于家法。其妻陈氏，虽小吏之女，相助其夫。无后嗣，养蒋氏子惟和为后。一日，为娶蔡氏女。蔡亦细民而富者，至其家，见弟侄或坐于叔兄之上，恬不为怪。汝楫归语其妻曰："蔡家无礼，今虽胜吾家，后不若也。"不数年，蔡果荡废，子孙狼藉之甚。汝楫死，庶子惟懋渐习华靡，养子亦如之。母陈不能制，渐致凋谢。后遇寇，家业一空。朱氏姊既废先人之法，且习奢，亦为寇所废，至今贫窘不可言。吾虽避地，赖先人之灵，亦以不敢违背家法见祐，庶几小安于客旅云。

## 秤斗不平

秤斗不平，大获天谴，往往见雷击天火之报，皆此等人家。或邻火而独免，或里疫而独安，皆孝义之家，能以不欺心获此报耳。如此者甚多，不欲举其名字也。吾家秤斗只如一，至吾用事，又较平之。长兄又或斛以收田租，比前差小五合，佃户欣然。避地小安，此亦报之一也。

## 浙西风俗

浙西风俗太薄者，有妇女自理生计，直欲与夫相抗，谓之私。乃各设掌事之人，不相统属，以致升堂入室，渐为不美之事。或其夫与亲戚乡邻往复馈之，而妻亦如之，谓之梯己问信，以致出游赴宴，渐为淫荡之风，至如母子亦然。浙东间或若是者，盖有之矣。夫妇人，伏于人者也，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今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往往陷于不义，使子弟视之，长其凶恶，皆由此耳。或因夫之酖酗纵博，子之不肖者，固是妇人之不幸，亦当苦谏其夫，严教其子，使改过为善可也；亦不当自拟为男子之事，此乃人家之大不祥也。

## 妇人不嫁为节

表兄沈教授圭常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兄弟以不分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此论若浅近，然实痛切，盖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世有仗大义立大节者，则不然。吾尝问此二句出何典故，表兄云："闻诸传记者，亦未暇考其详，但是好言语耳。"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终，阴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怀不平，未若此言之为愈也。

## 寻常侍奉

寻常侍奉父母，固是子妇之职；然至切近之处，非婢妾则不可，年老之人尤要紧。凡早晚寒温之事，惟婢妾为能相安。谚云："男子侍奉，不如女子相便。"然有婢妾，无法以制之，不免外患，《袁氏世范》、《应氏训俗编》言之详矣，当谨戒之。戒之之要，在乎谨内外，时防闲。防闲之法，在乎主母及长子冢妇。世之蓄婢妾者，不可不鉴。

## 楮帛伪物

宋孙朝奉伟云："近世焚楮帛及下里伪物，唐以前无之，盖出于玄宗时王屿辈牵合寓马之义。数百年间，俚俗相师，习以为常。至于祀上帝亦有用之者，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众。天固不可欺，乃自欺耳。士大夫从而欺其先，是以祖考为无知也。颜鲁公尝不用矣，惜乎不以文字导愚民焉。伟今一切斥去之，有违此训，非孙氏子孙也。"斯言盖欲使后人知其无用而谆谆告戒乎？吾家自先人不祭非族，然犹未免随俗，以楮帛祀先，且用俗礼。及吾祭祀时，一遵家礼，凡冥钱寓马皆斥去，尝作《楮钱说》以明之。若神主椟祭器，皆从吾始。今在患难之中，不能备礼，故从苟简，然亦不敢阙也。

## 外戚之患

外戚之患，深入骨髓，为国亦然，此又人家之不可不知也。外舅吴丹徒殁后二年，为至元己卯岁，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远、子道、德芳各治其己事，而不辅其母。癸未岁，有幸婢邹淫奔，一日，私与佣工

掌事潘大关者通，潘氏侄也。事觉，将出之。大关乞怜于德芳，欲强娶。潘氏不许。大关以德芳沉酗无酒德，即饮之，使醉归，以刀胁其母。母扃户不纳。德芳以刀刺户，几伤母臂。明日，欲讼于官，族党引德芳请罪，乃免。即遣此婢嫁乡佃华亚寄，逐大关出外。逾年，大关复至，潘氏溺于私戚，亦不问也，数私盗家财及离间其母子。吴氏之族咸恶之，敢怒不敢言。至正甲申秋七月后，德芳卒，无嗣，惟妻尹氏寡居。逾四年，后不能守，意欲更适。大关者乞怜于潘氏，将许之。其孙吴溥者，力谏于父子道曰："昔者使吾叔有犯母之恶，皆大关所陷。且犯祖之幸婢，此吾家之大恨，今奈何又欲辱吾门乎?"族党咸攻之，遂寝其议。尹亦不敢有他志，而大关复执隶役。夫世之愚者，莫甚于妇人，所以易于受侮。虽有聪明如武后，犹不免杀亲子，立外族，自欲绝于宗祀，况其他者乎？若潘氏之溺于外戚者，始由丹徒公之无刚肠远虑，终亦诸子之不学无术也。吾自赘居时，尝见外戚之党烂其盈门，又从而招致他族，其元恶则大关也。眇一目而生逆毛，吾深恶之，已知其为他日之患。既而小丑微露，吾力言之，潘氏唯唯，然不能除患。亦无一人能以利害□之者，直至攘窃幸婢，凶暴日张，几不能免乎殒身非命，祸及家门，犹且隐忍姑息，以至祸乱大作，乃欲污其寡妇，利其家财。潘氏顿忘夫子之大耻，略不为恨，哀哉！向非溥之力谏，则丹徒父子之大耻，何日而雪？潘氏亦何面目见吴家之祖先乎？事既往矣，言之痛心。有志于家法者，尚鉴于兹。

## 古之贤母

古之贤母，载之方册，不为少矣。且以目所见者一二言之。

金陵王勋，字成之，世为儒学门族仆，其母甚贤。先祖约授时，勋尚幼，母令其侍奉读书，每训之曰："汝亲近官人，学做好人，我当纺绩供汝衣食耳。买书与汝读，他日识得几个字，免做贱隶，我含笑入地下矣。"先祖闻之，遂令勋受读，日侍先人于学舍。既长，试吏，后至府架阁，为母求墓铭，翰林赵子昂书字。勋生壁，字长文，今为州案牍官。

溧阳徐生本刀镊者，其妻为故家之妾，既娶而改业。及有娠，乃属其夫迁居乡先生李仲举之邻，且曰："令子在腹中，日闻读书声，必能若是也。"后生子朝显，字公达，自五六岁时即能记诵千余言，长而习举子业，此母之所训也。

又严儒珍，隶卒子也。幼孤，母训其读书，从汤景贤学。至正辛卯中进士第，授分宜县丞。今辟江浙行省掾史。

上虞谢生，世为隶卒之役。乡有故家叶氏女，贫而孤，下嫁于谢之祖。既娶而家道日兴，生子变其习，后诸孙皆知读书学儒者事，此亦母之遗训也。

又宣江汉，景明父也，幼失母，从父寓居溧阳，依继母养。及九岁，父卒。母训之曰："汝母早亡，吾养之无异心。今汝父又死，汝勿以吾继母有外心。吾固甘心守节而待之。"汉拜而受训。其母后择贤师而教，躬纺绩助其薪水。子亦不违母意，日则勤诵读之功，夜则尽温凊之礼，遂成儒业。乡人无不赞叹。母再无他志，为终身焉。

## 蒋氏嫡贤

溧阳辛丰墟蒋氏，相传善兴负村之裔，家虽贫窘，读书尚礼，不怠其志。后生子文秀富，且母贤训，习举子业，累科不第，至正间纳粟补官。虽为乡人之诮，因才后擢宪职。厥族有居湖墅者，渐成消废，惟荆溪州中楼下一族，颇师事书业。

又宣城王德辉，其父无□，纳姚为妾，正室薛争妒不已。越二年，夫丧，薛议出其妾。妾曰："且勿嫁，有娠。"后果生德辉。薛加抚育，过于养母。既大，择师款业，至正戊子登第，此则嫡母之贤训也。

## 十六字铭

先公尝言以十六字作座右铭，凡铸镜背及几杖铭匣上，皆书之云："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

## 和睦宗族

和睦宗族，置义庄广宅，最是第一件好事，亦是最难之事。使其皆得如今浦江郑氏有家规以制之，则无愚不肖之患。贤者既守诗礼，愚者又能修教，志气相若，家法归一，长幼之中，循规守矩，焉有不同居、不和睦者乎？或有愚者愈愚，不肖者愈不肖，日习下流，自暴自弃，一家之中，贤愚相别，则难睦矣。且如兄弟之气禀，犹自不同。有尚志气者，所为皆上等之事，日笃行父师之训，唯恐不及。有徇贪鄙者，则反是，至于交友婚姻，亦下等之人，非无严父师之教也。又有一等，气质虽美而不学无术，闻父师之教为不足行，论才行之士为不足法，甘心庸碌而不知，熏染污俗而不耻。使其交友姻戚，一旦与之往复，非惟污降志气，抑且坏乱家规，为子弟害；若遽然绝之，又失亲情之道。若此等事，最是难处。人家不幸而遇此，则当竭力以救其源，俾知礼法相尚，过失相规可也。或不能救，则当以家法自处，切不可与之往来，熏染习俗，坏了人也。谚云："要做好人者，自做好人。不要做好人者，自不做好人。"此言虽鄙，然实不得已而自警也。近世士大夫家，犹多此患，至于吾家亦然。吾亦处得自好。他日子孙长成，必效浦江义门家法也。然亦无难之，行事在吾一人，有志者行之，恐甚易也。至正庚子冬十月癸巳，灯下有感，书此以志之。时寓鄞之东湖上水居。

## 遗山奇虎

遗山元先生金末遭乱避兵，行至一穷僻之所，有

古庙焉，因假宿，意谓明日将他之也。忽更余，若有人声自梁屋间出，熟听之，声愈亲切，问元先生曰："先生博学强记，吾尝闻之矣。试与学士一一问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学浅才疏，然世之经史，亦尝涉猎，愿子问之。"于是，先问《易》，次及《诗》、《春秋》、《书》、《四书》及汉、唐史之异同，皆前辈所未著者。先生以己意所见详辨之。其声称善曰："先生真大才也，惜乎不遇时也！"如此问答称间，复曰："先生得毋饥乎？"先生曰："虽饥亦无奈何。"其声曰："学生当与先生备之，并裀褥进，先生慎无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虽不与子相识，若神若鬼，既蒙问答，亦何疑焉。"其声曰："愿先生少出户外，当自备至。"于是，先生出复进，则皮毯饭羹毕具。先生始甚愧之，因自思曰："受此亦岂有所害耶？"食既而寝。明日将行，其声又曰："先生未可行，学生当先往觇之。"须臾，至曰："兵事方炽，不若就此为善也。"居数日，先生欲去，其声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则善。"先生曰："某与子既若是情好，犹故人也。今日告别，或可使某知子之为何人？姓氏为谁？他日必思以报。"其声曰："学生非人也，因见先生遭难，故来相护耳。既欲相见，而必待送数程，择一半壁窗处，月明后夜相见就别。"自此行数日，无日不见报前途虚实者，先生深以为幸。一日，告前途可无虑矣，学生当与先生别。夜半月明，其声渐近，先生倚窗立，但见一虎特大，斑文可观，拜舞而去。先生尝载此事于文集。后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备道其详云。

## 烹鸡法

鸡之为畜，身有风，人食之能动风气。镇江顾利宾姊丈与余言："凡治此具，俟焊毛后，必以少盐擦其遍体，如澡浴状，加以香油少许，复以汤洗净，然后烹而食之可也。"

## 见物赋形

前辈尝言见物赋形，理之或可验者。妊娠者食兔，必产儿缺唇。闻某处海滨一妇，尝食螺甲之属，所观皆此类，忽产一物，似螺而大，且无骨。若此者，往往有之。故《经传》云："不食邪味，不听淫声，不视恶色。"盖亦有深意焉。是以故家俟有妊娠，则悬婴孩像于壁，加以彩色作绘，亦使之观感，且寓宜男之义云。

## 生果菜

凡生果菜，必净洗而后食。先师赵德辉老先生在至顺辛未年馆于宅前庄，尝言上埠一妇人，就山林中采笋归，觉粘如饴涎，既剥笋，则笋壳以齿啮开，一时不暇洗盥，由是成孕，后产蛇妖而死。

## 祖宗之法

吾尝论祖宗之法不可失，祖宗之财或可失，使其遇盗遭乱离，则田宅财货皆不保矣，惟家法不可一日废也。虽处患难，家法犹存，恶可废乎？

## 宋末豪民

溧阳宋末豪民潘贤二者，害众成家，造楼于东桥东侧，于庚申年某月某日卯时立柱，未几而败，凡田产房舍，皆籍入官。北兵至，有襄阳王经历者，为本州幕官，国初此地为府也，见此楼伟然，又出于市桥之间，官价所得，为主三十有余年，转货于市民周信臣。至正壬辰，寇火毁之。王经历正是年造楼之日卯时始生，造物之有数也，岂偶然哉！

## 宋末叛臣

宋末叛臣范殿帅文虎，行兵擅杀，不可言。国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浔及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至正壬辰，红巾寇杭城，其孙范静善为钱唐县尹者，从逆，劫官库，克复后伏诛，田地房舍皆没入官。妻子以庆元袁日严所谋，幸免其祸。范之妻，日严异母姊也。日严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赂赎之，其义亦可尚矣。世之叛主不忠，擅杀不仁，豪夺不义者，盍以是观之！谚云："善恶有报，只争迟早。"斯言吾信之也。

## 浙东辟地

乡人有浙东辟地庆元，后为宪司書吏，适他所，将行，因忿此邦人情太薄，尝时未尝受相识之惠，乃戏言于其故人曰："此去甚好，免使他日欲报人恩耳。"盖反言以骚世也。予曰不然。真是确论。使其或受人之惠，则长己之贪，必至于无厌之贱，他日能施报，或庶几焉。使其不能报，则有负于心，何面目立于天地间耶？不若无所求于人，亦无所报于人，彼此各淡薄，实为幸事。使吾辈处乡里，从容之时，却不可以效此。偶遇邻族之贫弱，贤士之困穷，过往之无聊者，则当量力以周给之，尽其在我，亦不妄思求报于彼也，向在家憾亦未尝受吾惠也。先祖尝言曰："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之谓欤！

## 饶州御土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

## 吃素看经

谚云："穷吃素，老看经。"言人强为也。吾以为不然。若穷时，安分不妄想，亦是好事，免致干人取厌。老而行善，绝已往非僻之心，亦可为好人。盖做得一时好事，即做一时好人。临死之日，虽恶人悔过，言辞颇善，可为世法者，亦当取之。吃素看经，

虽是世俗鄙见，推此以往于下等人之中，亦可免为恶、好杀、好贪之患，何所不可耶？吾故以是说解之。

# 卷　三

## 景明好事

溧阳承平时，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专设宾馆，款留名士。建平县尹王勉起宗，号东岩，以事罢来馆于江，赋诗作画，饮馔无虚日，或终岁焉。卞仲祥款延前御史周驰景远亦如之。石庄史道原款接郑禾子实于家，赋诗作画，以习文采。白湛渊一日尝赋六言四季诗意，道原爱之，求子实为作图，以双幅好细绢，用大着色，逾年而成，湛渊复题诗于上。盖湛渊，翁也；子实，婿也。一时好事者争相访玩，车马盈门，筵宴无虚日，且品馔制度、器用清玩皆不俗。是习于浙西故家之遗风，又溧阳宋季赵、俞二府所传也。其诗有云："红杏绿杨永昼，野服柴门散仙。莫道无人知处，东风都在吟笺。"又云："莲叶吹香澹澹，扁舟撑影斜斜。惊散一行白鹭，东风卷起梨花。"后二首忘之，备见白氏集中。此画后质之于余外家，又归之于余，壬辰毁于寇。东岩所画《景明南山图》大幅，属之予表兄沈子高，壬辰亦毁之，短卷今在予行囊中。此画盖王氏生平妙笔，其尝自谓："如此去当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作也。"景明废之也。

## 学宫香鼎

学宫香鼎将烬，而忽焰如烛光者，谓之香笑，主吉庆，其地必产英贤，或出进士。鄞学掌仪臧某为予言如此。

## 张昱论解

江西张昱光弼尝与予言，其乡先生论解管氏反坫之说，便如今日亲王贵卿饮酒，必令执事者唱一声，谓之喝盏，饮毕，则别盏斟酌，以饮众宾者。浙江行省驸马丞相相遇贺正旦及常宴，必用此礼，盖出于至尊以及乎王爵也。

## 老儒遗文

先人于延祐戊午时，在嘉兴幕府，闻宋末一老儒，以某郡知府而致仕归，无子，养子承其业。年几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居之田宅析为二，俾各受其半。未几，复召其妾语之曰："吾殁后，养子必利其财以害亲子。"乃作一绝句付其妾，俾以蜡纸裹封细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给曰"祭粮罂"，当随椁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验于官。居数年，养子果以亲子非父所出，并母逐之。后妾引其子告于官。有知府者，昔与老人同学，诘其妾曰："老先生为人有学识，性缜密，此事关系甚大，何独无遗文耶？"妾曰："屏去左右，当请具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启视之，果得一罂，有诗云："七十余年一点真，此真之外更无亲。虽然不得供温凊，也是坟前拜扫人。"知府验之，果老儒之亲笔也。养子遂伏诬。

## 恕可兰亭

陈如心恕可先生闲居会稽时，教子弟写字，以右军《兰亭帖》刻于木，阳文用朱色印，令作字式，久而能书。程敬叔先生亦以智永《千文真字本》刻板，用苏木浓煎红水印纸，令诸生习书尤好。若归乡日，必用此法也。

## 不食糟辣

先人平日不食糟姜、胡椒及炙溥之味，以其动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荤心损目且秽气也。不食盐物，以其伤肺动咳嗽也。曰惟猪肉、肾、肚脏、蹄膊等，肉必烂熟而进，或鲫、鳊、白鳜以为常馔，羊、牛、鸡、鹅则间进之，然止于一味而已。冬月则麃、野凫和萝卜及蒸鸭子和鲟鲊常进。天寒饮鸡子和葱丝酒三杯。野味惟鹿、獐、玉面狸、山鸡之雄者、鹌鹑、班鸠之类，余不多食，及未成物者亦不食。年及五十，齿及炷脱，肉食必细剉，常时喜食糖蜜及时果，剩贮小奁，置之左右，日不可阙。暮夜必以炒芝麻和干饼擂作糊茗以进，盖欲润肠肺也。

## 喜啖山獐

先妣喜啖山獐及鲫鱼、斑鸠、烧猪肋骨，余不多食。平生唯忌牛肉，遗命子孙勿食。先人深憎恶家凫，非但不食，若闻其声亦怒，盖贱其情状之可厌也。至于邻近亦不敢畜之，止进其子耳。

## 不嫁异俗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异俗之类。尝曰："娶他之女尚不可，岂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世之祖宗乎？"盖异类非人性所能度之，彼贵盛则薄此，必别娶本类，以凌辱吾辈之女；贫贱则来相依，有乞觅无厌之患。金陵王起岩最无远识，以女事录事司达鲁花赤之子某者，正受此患，犹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类者颇多，不能尽载，则我赵子威先生如此显仕，有力量远识，一时为所误，尚使其女怀终身之恨。世俗所谓"非我同类，其心必异"。果信然也，可不谨哉！

## 婢不配仆

先人誓不以婢配仆厮。或有仆役忠勤可任者，则别娶妇女以配之，婢则别配佃客邻人之谨愿者。尝谓婢仆一书配了，后来者必私相自议，意必谓后日当配也，渐致奸盗之患。或配矣，又添内外私盗，甚费关防。

## 仆厮端谨

先人取仆厮，未尝要有市井浮浪之态及时衣浇服

者，惟求其端谨颇愚痴者留之。至于婢妾亦然，宁于里邻择田舍女子颇能女工者，不求其颜色也。衣服装饰并与里巷相同，无使异也。

## 友畏江西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与台人，盖谓其无情。或有妻子矣，又游他方，见富贵可依者便云未娶，若设计为婿；既娶矣，外家贫，又往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则前日之妻皆不顾，亦无所记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母亦弃而不养，况朋友之交情乎？所以惧之也。平生之友江西及台者仅一二人而已，盖于有乡德异于其乡俗者也。

## 深恶游惰

先人尝见游惰之民及懒惰不习生理者，深患恶之，终身未尝轻与之一交也。子弟或有语言不务实、衣服异于众者，必严诃禁之。比与人约必信，或有故亦必报其所以然者，至于仆细皆如此。凡与人期，必曰某日。若曰三五日，则叱之曰："三日则云三日，五日则云五日。三五却是十五日也。"严毅至于一言一笑之间，亦未尝轻易也。居家未尝闲坐，或看书，或监治杂务，或理岁计，甚至婢仆之役冗者亦间提调之。井石、碎瓦、木屑、断钉之类，时使人收贮一库，用则取之。所以先妣效习颇熟，终身勤苦，皆相如此。至于今日，子孙虽在患难之中不致饥冻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报也。呜呼痛哉！

## 衣服尚俭

先人衣服惟尚绸绢、木棉，若毳衣、纻丝、绫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绸袄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纸亦谨藏之，一文亦未尝施于无用处。布衣、素履、磁器、木箸与常人同。或讥之太简，先人曰："吾昔者甚贫，今日颇富，始终皆是吾也。岂可以此为忧乐而有异哉！"盖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故无适而不自得也，知者鲜矣。

## 《月蚀》《大雨》词

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师，久见月蚀、大雨，作二小词，偶忘某调，云："前年蚀了，去年蚀了，今年又盏（作平声）来了。姮娥传语这妖蟆，逞（胡四切）脸则管不了。锣筛破了，鼓擂破了，谢天地早是明了。若还到底不明时，黑洞洞几时是了？""城中黑潦，村中黄潦，人都道天瓢翻了。出吾溅吾一身泥，这污秽如何可扫？东家壁倒，西家壁倒，窥见室家之好。问天工还有几时晴？天也道阴晴难保。"此二词虽近俚俗，然非深于今乐府者不能作也。咏其词旨，盖亦有深意焉。岂非《三百篇》之后，其讽刺之遗风耶？此闻诸亡友杨大同云。

## 平江谶语

"平江"二字，谶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为愧。张九四陷平江，僭改隆平府。谶者云："隆平"二字，远观似"降卒"，不久当归正。果然。吴善乡守绍兴，集民兵号曰"果毅"，以篆书二字悬于兵卒之背。谶者云是"果杀"二字，不久当败。果然。"姑苏"二字，谶云"一女养十口"。是以风俗与温州同，"温"字远观似"淫"字。

## 窗扇开向

人家窗扇开向内甚便，若向外恐为盗者所启；亦须坚实者佳，不可务于巧妙以美观也。盖向内者开在内，启闭皆由内也，直棂为上，格眼者次之。

## 议肉味

予尝议肉味，唯羊、猪、鹅、鸭可食，余皆不可食。盖四者非人不能畜，苟放之则必害禾稼，重为民患，故食之无伤也。牛、马之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祭祀先圣及有故（谓天子圣节之宴），则不食。鸡亦有小功，非奉荐待宾客亦不常食。犬之功与牛马同，且知向主人之意，尤不忍无故烹之，非疾病则不食。至于野味，非害稼菽者不可食，若以时腊者，或买食之。螺虾细物得已则止，尤不可恣以口腹而损众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命不食，戊子年误食之（因一武官相招），致患肿毒于左股内，乃梦先妣责之。丁酉年在上虞，以病，因猪肉价高、牛肉价平，予因祷而食之，使我疾平体气复则不食此味。己亥年在鄞东湖，复梦如初，因悟食之，乃患肿毒于老足，今始决定不食此味。又思之，若买善杀者则违国典，若食自死者则致恶疾。违国典非臣也，致恶疾非孝也，不奉遗命非子也。以三者时省之，何乃以口腹之微末，尚不能力行乎？则他日之大节犹未可保，书以为戒。

## 朱氏所短

予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居。长兄一房亦在城南。予又赘居外家，惟二幼弟随生母侍奉。然平生所蓄资财，及一切什物，皆在旧居也。朱氏姊主之，渐变先人之法，且有结姻党潜布左右，而向者旧仆与婢等惟知有朱夫人，待吾辈甚落落也。独门下士英君佐感先人之恩，始终如一，亦尝为吾辈不平也。朱氏姊惟生一女，时尚未适人，忽有女僧至，自称俗姓朱，安吉人，幼尝受业杭州某寺，遂称朱氏姊为嫂，曰："我是汝夫朱元礼三从姊也。"朱氏姊以私亲之故，延入内室，受其欺诱，与之同饮食起居，莫敢言其非者。此僧深奸大猾，居一月，即以钱买石修路、施茶汤，及遍游诸寺，咸施钱。又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朱氏姊隐然馈赆甚厚，人皆不知也，惟有侍婢沈添妆知之耳。明年又至，遗果核及土物馈送，各房皆有之，谓之会亲。乃驾一画舫，侍从皆异类之人，人咸疑之。长兄与表兄沈子高为之忧，潜使人扣其梢人，据云："我是松江万户府家人，以了师姑连年来说有一亲侄女寄居溧阳，富有金帛田产，别

无兄弟管顾，舅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万户多以钱劳此师姑，托其主婚。今有舍人在后，船不久当至。”长兄怒甚，即选门下能言者以大义折之，此僧忽发不逊曰：“我朱家女既受孔家财产，孔氏不可管也。”既而欲诉之官，以欺骗事，众皆知其诬妄，此僧乃为万户家人所逐，余稍稍引去，遂杜其患。朱氏姊反以吾辈明言其非，至于衔怨。吁，此妇人之所以至患，而家不可使干蛊者，信不诬矣！向非长兄顾大节义拒绝此辈，必致于陷身异类，受辱受害不浅也。朱氏姊不以为功，而反以为怨，惜哉！言之至此，可为深叹。先人五十余年辛勤所致者，晚年关防不及于前时，抑且人情咸变于机巧轻薄，是以既失之于外，又失之于内，吾辈归省犹如客也。先人虽觉此意，岂能遽反其正耶？临终至于一案一器皆无存者，独遗白金之类，已失过半矣。此无他，先人姑息于初年，盖为沈氏止生一女，不忍远嫁，所以奁具及田产是沈氏者咸与之，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矣，明立家券，以为异日执照，而财物一切大小事件尚托之朱氏姊。后至庶子长大，亲女当聘，渐有富贵气，未免侵窃公堂之资。先人不能察者，为朱氏姊侍奉极至，不露圭角，以父爱女之心既至，但知其能孝，不知其为财也。先人殁后，此情渐发露，乃有不平不了之语，反以为父不念女之恨，惜哉！惜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赘非赘；不平者，田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钞贯兼于诸子之数，房金什物、縻磁几登尽数有之。惟田止于沈氏者，较之他女及乡中所嫁已过百倍，犹以为不足，见人情之日薄也。有女者勿蹈往辙，当视吾家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避地在安吉之大山，遇寇，资物皆失，而沈添妆被榜掠几死。又盛添寿者，亦遭此苦，其婿吴唐辅坠石折足，庶子妇等奔窜，极其颠沛，向之所得，今日尽矣，一时报应分明，犹未甚也。当年归荆溪之芳村，依吴而居，寇再至，不胜艰苦颠沛，衣服首饰荡然一空，唐辅死于乱兵。先自庶子自大山已与母长别而去，长子虽有侍奉之心，颇欲尽孝，而母则待之落落，惟亲女及婿之是恋，溺于偏私以至如此。为婿者亦恐物之遗于子，往往间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保，遑及其他乎？自婿入门，竟有相疑之渐，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犹客也。其盛添寿者，先人之侍婢，尝与朱氏姊窃吾家物之人也。先人殁，此婢从朱氏姊，甘心侍奉其妇女及婿，见者莫不叹之。所以亦受祸者，天理之昭然也。此虽一事，作戒数端（女僧名了坚）。

## 朱氏所长

朱氏姊平日处事，可法者亦多。初年待夫之前妻吴氏之长子隆祖犹如己子，二庶子祖道、崇祖亦如之，今世之罕比者。及长子受荫为温州监支纳官，去家千里，尝以无音讯为忧，至于忘寝食。受夫之遗命，养庶子祖道居溧阳，凡饮食、衣服、教训甚于己生者，及长为娶妇亦厚。过数年，亲女当聘，而庶子崇祖疑朱氏姊未免以奁具之物颇丰于庶子，亦人之常情，无足愧者。庶子阴怀不平。及婿入门，朱氏姊以家事付之，婿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闲之意，则庶子不得纵费所资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帑、岁收租米、一切什物，莫不为主而恣其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怨言。而正母知之，亦以忘恩不知分限是怒。据其始末，则庶子之罪多矣。乱后，正母自与婿居，不得已也，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祖心斋县尹殁时，隆祖在温州，惟其仲父元之在侍。朱氏姊不远数百里，涉太湖、跋山路，往承大事，可谓孝矣。一切不及者，悉以父家之资办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其父尸，朱氏姊曰：“凡作佛事者，吾愿从之。至于焚化，则不敢许也。其长子死时，具棺葬，未尝如此，今反以其父不若其子哉！且儒家无焚尸之说，断不可从也。”由是心斋公免于焚尸之祸。族长樗友兴、乡人耆老咸叹曰：“人家不必要好儿孙，但愿得好新妇足矣。”远近称之。盖元之吝于出己财以葬父也，可谓鄙矣。先是隆祖之父卒时，有年少之妾包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姊往见之，待之颇安。或谮之曰：“隆祖之父因许作黄冠事，未几而包产，不能毕备，以致触忤，是以死耳。”内外咸憾之，隆祖亦以众怒将逐此妇。朱氏姊大怒曰：“人之生死自有命，包氏之产亦有，是天地间之常事，尔辈何归罪于包耶？且尔父死未卒哭，便逐其妻，人谓我何如者？”留之三月，葬其夫。将归溧阳，召包而语曰：“我欲携汝往溧阳，则父母之家不可也；留汝置此，则寡妇且年少无主，又不可也。”包乃泣谢。遂厚资嫁之，乡邦人又称善不已。时年四十有七岁，以其长子及季子侍奉乃祖，主安吉家事，携仲子归，遵夫之命也。常时在家，每安吉有人至，必欢欣问候乡族安否，厚待其仆。至于邻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之，其怀来之宛曲如此。待婢未尝加以呵叱，有小过则不与之语，婢知所惧，则使令如常；有大过则逐之。盖蓄仆皆乡里之淳谨者。乡里之贫且极者，病则时以粥米果核惠之，乡人仰之若母。凡姻戚急难次竭力救助，未尝惮劳苦。姻戚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无他，施之有不当者，则人不以为惠也。至于奉父母及继母，能曲尽其情。待妹与弟诚可谓友爱，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姊情若母也，终始无一言之间。惜乎晚年渐废先人之遗法及有不多得田之语，且终身不得主朱氏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遗孤，是以不能无议者矣。虽然，朱氏姊之过亦势之使然，使当时既重割奁资，则出嫁以礼，必能守朱氏之业而无晚年之怨，两得其道，不失父女之情、子母之义，可谓尽矣。何其徇于世俗而制之于似嫁非嫁、似分不分，所以易恩为怨，彼各有辞，深可叹也。有女者盖以是而观之哉。呜呼！若朱氏姊者，亦不失为大家之妇式也。

## 首饰用翠

首饰用翠，最为无补之物。买时以价十倍，及无

用时不值一文。珍珠虽贵，亦是无用。盖予避地，将所在囊中者遍求易米，不可即得，且价不及于前者已十倍之上。惟金银为急，绢帛次之。民有谣曰："活银，病金，死珠子。"犹不言翠也。盖言银为诸家所尚，金遇主渐少，珠子则无有问及者，犹死物也。世之承平时，人人皆自以百世无虑，以致穷奢极侈，以金银珠玉之外，又置翠毛；殊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异于昔，则无用之物皆成委弃。倘遇再承平时，切不可用无补之物。

## 虞邵庵论

虞翰林邵庵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

## 新人旧马

谚云："使新人骑旧马。"此言良有以焉。盖谓人生于世间，一动一止，喜怒勤怠，或有不常，不皆可测。仆奴之久相处者，必察主之情性好恶，乘其隙而侮弄之，则至慢忽，不能尽心奉事者多。凡新至之仆，不知主之情性，纵能奸诈，亦未敢施，期月渐而彰露耳。马之为畜，有善有恶，有能负远者，有不能负远者，有惊疑而暗疾者，有能备乘坐而无失者。新至者岂能察其美恶耶？必逾年然后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尽知久远之美恶也。虽然，仆、马皆有相法可观可察，则其深奸大诈，必须久而能知之耳。

## 势不可倚

夫势之不可倚也，自古及今，历历可鉴。远者故未暇悉论，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颜弄权，奸臣也，附其势者多取富贵，死之日皆受祸。至于脱脱，虽不弄权，而权自盛，门客亦众，势去之后，祸亦如之。至于哈麻、雪雪，两奸臣也，既贬之后，亦不免。苗僚杨完者之凶暴，又非伯颜、哈麻之所比也。承国家多事、皇纲解纽之时，恣遐邦化外之常性，怒则死，喜则生，视生民人类如草芥，虽天子之命亦若罔闻者。附其势者，一旦至于极贵，盗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杀人。及其恶贯满盈，□手而死，党与皆伏诛，漏网者固多，岂能避于他日邪？又以其小者言之：国初溧阳之民，有以田土妄献于朱、张二豪者，遂为户计，一切科役无所预焉。是时朱、张首以海运为贡道，至于极品。天子又以特旨谕其户计，彼无敢挠之者，权豪奢侈可谓穷于天下。或两争之田，或吏胥之虐者，皆往充户计，则争者可息，虐者可免，由是民皆乐而从之也。不数年，朱、张皆构祸，籍其户口财产以数百万计；后立朱、张提举司以掌之。向者附势之人皆受祸，而投户计者隶为佃籍，增租重赋，倍于常民，受害不浅，虽悔无及矣。

## 豪僧诱众

又湖州豪僧沈宗摄承祸总统之遗风，设教诱众，自称白云宗，受其教者可免徭役。诸寺僧以续置田，每亩妄献三升，号为"赡众粮"。其愚民亦有习其教者，皆冠鸟角桶子巾，号曰"道人"。朔望群会，动以百五。及沈败，粮籍皆没入官，后拨入寿安山寺，官复为经理。所献之籍，则有额无田，追征不已，至于鬻妻卖子者有之，自杀其身者有之。僧田以常赋外，又增所献之数，遗患至今，延及里中同役者。

## 富户避籍

又荆溪、句容、金坛等处富户，有避良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邻吉耳养老户计者。及其有势之时，可附可倚，颇称所欲。未几势去，复隶常调徭役，而养老钱仍旧不免。或有贫者，则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苦楚尤甚，一岁之间杂使无有穷已。最所耻者，受辱于位下之人，如驱奴隶。然此三者之患虽同，而其轻重则有别者：朱、张、白云宗以田者也，河南户计以身者也。以田者患可绝，以身者隶其位下之籍，虽子子孙孙不能免也，其患过于二者远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苟徒逞一时之欲，是以陷于终身也。夫陷溺其民者，罪莫大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诛。凡教猱升木，吹毛求疵，为害百端，败坏风俗，吏之所为也。今天下扰攘，城池残破，舞文弄法，助虐济奸，吏之所为也。吏之为害深矣哉！

## 世祖一统

世祖能大一统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师至于遐方，大而省、院、台、部，小而路、府、州、县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纵使一儒者为政，焉能格其弊乎？况无真儒之为治者乎？故吾谓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

## 好食鸡

安吉亲友朱元之尝言，其族人有好食鸡者，凡亲族邻里，待之必以鸡，别不设他物。其人一日过佃客家，将午，佃饷之以鸡，知其所好也。其人忽觉体困，就隐几假寐，戒其佃曰："吾欲睡，慎勿惊觉。鸡熟时，置于几上，待我醒后食也。"其人乃熟睡，未醒，鸡已至。佃客侍候于傍，逾时见一物自其人鼻孔中出，延于几，渐至鸡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黑。佃以虫置于碗而覆之。须臾，其人醒，见鸡于前，挥之令去。且曰："□鸡气臭秽不可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见虫，曰："远弃于地。"令别烹鸡。鸡至，复曰："臭秽不可食。"自是不好食鸡矣，不知何故？意其当初必误食虫物，以致此患，患既绝，是以不好也。

## 戒阉鸡

吾尝戒子弟不可阉鸡，盖畜物之可阉者，惟鸡最受苦，剖腹以指刳其背而去其内肾，肺脏皆惕，有仁心者岂忍见之哉！独猪犬淫状可愧，不识其母，或阉之亦无损，鸡则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恶如此。吾虽食鸡，独不喜食阉鸡。人皆谓阉者味美，殊不知以尔口腹之奉而害物耶！且阉鸡死者亦多，生者固难得，又何泥于人欲哉！

## 不畜母鸡

吾家以先人在日未尝畜母鸡，虽有诞子者，则付之邻佃之家，后视雏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厌其求雄之态，雌伏雄之状，未有不动人私欲之情者。近世民家妇人以母鸡绳系其足，抱携至于他处求其雄，甚可憎恶。以致渐习无耻、流于淫奔者，亦此等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婢媪咸畜鸡母，往往有此风，每欲禁绝之未可。盖各得雏以市易布帛，所以未深绝之也。归乡之后，必以先人之遗训是戒。

## 不置牝牡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宫者无害。若畜牝者，必求其牡，牡者必求其牝。此盖生物之性，至其时有不可得而已者，惟不畜此是幸。盖畜此等，淫状可憎，尤甚于鸡，未必不坏人之正性，婢仆最宜戒，不可以观此。至于犬之牡者，或庶几焉，其牡求牝，必出他处，则求牡者或鲜矣。又畜牝物生子，子大不识其母，遂亦求牝，甚不美观，亦伤风败俗之渐也。先人见他人家畜牝兽，尚怒而叱之，可为切戒！

## 食必先家长

人家饮食，必先家长。至于一房亦然。则使幼者渐知礼义，家道日兴矣。吾家向日饮食，惟先人以无齿别炊烂饭，余必先奉先妣，然后分与子弟及诸妾与婢，其仆厮则在外厨与农夫同膳也。至如先生之馔，则先妣之外，即分置一器及羹一器，备与先生，欲使众人知所敬在主翁之次也。

## 出家人心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盖其性习孤洁，自幼离绝亲爱之道，惟寡情坚忍是务，所以交友皆无情也。或疾痛，或急难，岂可责其相扶持乎？

## 家出硬汉

谚云："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硬者非强梁之谓，盖言操心虑患，所行坚固，识是非好恶之正者。若有此等子弟，则贫可富，贱可贵矣。或富贵而子弟不肖，惟习骄惰，至于下流，岂富贵之可保？虽公卿亦不免于败亡也。

## 万顷良田

谚云："万顷良田，不如四两薄福。"四两，言其太轻也；福者，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外，盖言祖宗积德以及于后人，虽或太薄至轻，犹胜于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至者，虽可暴富及贵，不久当败。惟阴德为福，虽未至大富极贵，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落为下贱矣。

## 日进千文

谚云："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盖言习艺之人可终身得托也。艺之大者，莫如读书而成才广识，达则致君泽民，流芳百世；穷则隐学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农桑最好，无荣无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养身，为子孙计。舍此之外，惟务假势力以取富，虽日进千文之钱，亦不免于衰败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读书万倍利。"此之谓也。又有一等，小有才，无行止，专尚游说以求食，绝无廉耻，虽曰能取饱于一时，不能免饿死沟壑。

## 仆主之分

人家或有家生仆子，虽幼便当娴之以礼，使之知有主仆之分。吾见近日人家有仆子及己子相戏，慢骂喜怒必相敌，父母见之亦不呵禁，则曰："小儿无知耳！"殊不知习气不好，以致长大渐有无主之心，皆由习惯，病根不去也。至如女子幼小时，不可与仆子群聚，或至于浇薄市井之态者亦有之。至于长则情狎相习，乌能免于意外之虑耶？又见人家之女幼，而命仆厮抱而出游，久而情熟，亦有非礼而戏弄之者。至于长而嫁人，其仆于外必谈及女之疾病、好恶、嬉戏之类，盖其幼而见之也。若此而致引诱不美者多矣，浙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 书留边栏

抄书当多留边栏，则免鼠啮之患。书册必穿钉，不可用脑折也。若《通鉴》大本数多至百者，则脑之以下皆穿钉可也。脑者久而糊纸无力，必致损脱而零落矣。书帙必厚至一二寸，或三寸亦无妨，但钉近边缘多空余处，不可迫近边栏间，且易观，又免零落也。抄书外边栏留一寸以上，如内穿钉处缘边栏，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 丘字圣讳

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某者，则读作某者，以丘字朱笔远圈之。凡有丘字，皆读作区。至如诗以丘为韵者，皆读作休，同义则如字。

## 乞丐不置婢仆

乞丐妇女子弟，皆不可置之为婢为仆，盖以气象不佳，渐有凋落之态。吾家以后至元乙亥间，尹氏姊

在官庄时，族人凋落，邻媪蒋家妇，施氏女也，常执役尹氏，丧夫又无近族，孤且贫。尹氏姊引致来，以携挈幼弟之役。其状矮小，贫寒可贱。表兄沈子成见之曰："此媪不可留。"予问其故，曰："吾连日见其出入于君家之门，气象不好，如门中出一丐妇也。吾厌之。"不三载，黄遂男有得争讼起，自此不兴矣。

又乙酉年后，北方饥，子女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乡中置者颇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类，皆劫数中物，得不死而来南者，苟免耳。然好者已被娼优有力者先得之，此辈皆饿损，且丑陋不类长成者，宜勿留。万一劫数未尽，必致灾病，病必传染，患及好人矣。不然，则此等入门，门景又何美观!"自是果至于乱离，无好气象矣。然此自系气数，亦一渐也。

又外家吴子道，以至正甲午年，乡中多置淮妇作婢，贪其价廉也，子道亦置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而已。乙未兵乱，流离至于今日，亦是气象之一变也。

又子道以大门副厅砻谷米、置农具，杨大同时相依以居，见之曰："此等气象不好。公家无限闲屋，偏置于此，岂有官厅前之门景！向之客官所聚，今置农具，太觉不好。"未几，丧乱无宁日，此居皆成瓦砾矣。

## 蜈蚣毒肉

鸡肉与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时，切不可过宿，杀人。烧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当谨盖藏。尝有某处孝妇，养老姑甚谨，姑好食烧肉，孝妇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签插壁，阴候火气过，然后奉姑。一夕食肉暴卒。姑之女有诉于官，曰嫂氏有私通，惧姑觉，故进毒杀其姑。孝妇不胜拷掠，诬伏其罪。未几，审囚官至，识其情疑之，再令买肉置故处，夜半视之，惟见蜈蚣毒虫群食其肉。官以唤死罪囚，囚食亦死。孝妇由是得免，姑之女反伏诬。其置肉时，适夏月也。

## 奸僧见杀

奸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则当敬而远之。不然轻则招谤，重则贻祸不小。尝闻一某官，平日自任以辟异端为事，凡僧道流皆数耻辱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豪者，一僧尤甚奸侠，某官尝薄之。一日某官出外，其僧盛服过其门，惟见某官之妻倚门买鱼菜之类，盖尝习惯也。适雨霁，僧乃诈跌仆污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馈以殽核数品，相馈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谓未尝相识，且无故也。僧但曰感谢濯衣之恩，强掷而去。某官归，余殽未尽，问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谨，亦未以为疑也。一日潜使人以僧鞋置于某官厅次侧房，适见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数有奸计，某官益愈疑之矣。此僧闻之，即卷资囊，一夕避去，莫知所之。其妇归母家，依兄而居年余，不能受清苦。此僧已长发为俗商矣，夤缘成姻，其妇初不知也。逾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妇对酌浅斟，其夫问其妻曰："尔可认得我否?"妻曰："成亲三载，何不认得耶?"夫曰："我与你今日团圆，岂是易事，费多少心机耳!"其妻问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污衣之僧也。"备述前计。其妻即佯言曰："因缘却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饮。大醉后，其妻操刃刺杀其夫并二子，明日自赴有司陈罪。官不能决，系狱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决狱，见之，乃壮其事而释之。后与前夫某官复相见，其妇曰："我所以与你报奸人之仇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节，即不可同处。"乃筑室某山，夫妇各异居云。二十余年前事也。

## 黄华小庄

至正癸巳，乡里寇平，吾复到黄华小庄。忽故干者史仲珍、王道者来谒，谈及世事人情，因发一叹曰："向时人中拣贼，今日贼中拣人。"盖伤好人之绝少也。此言虽浅，乃实论耳。所谓人者，犹半是贼心也。

## 山阳之薪

山阳之薪有焰光，能发火力；山阴之木无焰光，然烹之际，不若山阳者佳。吾避地鄞之上水，乃始验之。又腊月采薪，虽生湿之木亦可然。

## 宣城木瓜

宣城产木瓜最佳，其父老相传：唐末不生实，至宋初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绍兴后又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国初始生。今自甲午年又不生，至今无木瓜，合药甚难得。何其一木擅天地之正气，犹若是之灵耶？

## 芦把劚石

芦把束劚石则石裂，茶汁浇石器，久则石如蛀烂。物性所畏，有不可晓者。

## 玛瑙缠丝

玛瑙惟缠丝者为贵，又求其红丝间五色者为高品。谚云："玛瑙无红一世穷。"言其不直钱也。又言："玛瑙红多不直钱。"言全红者反贱，惟取红丝与黄白青丝纹相间，直透过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竞置，以为美玩。或酒杯，或系腰，或刀靶，不下数十，定价过于玉。盖以玉为禁器不敢置，所以玛瑙之作也。金陵吕子厚知州有祖父所遗玛瑙碗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浆水，惟三点红如蒲桃状极红，又一二点黄色如蜡，可谓佳品也。予因与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贵如金，珠之为物固不足贵也。金愈远愈坚，珠则有晦坏之时也。诸石之器莫贵于玉，

玉与金并称，取其温润质色玉为上，坚而不坏金为上。若水晶之浮薄，玛瑙之杂绞，皆不足贵。”此固世俗所尚，一时之竞，非古今之公论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尚玛瑙，惟倡优之徒所饰佩，又以为贱品，与江南不同也。谚云：“良金美玉，自有定价。”其亦信然矣。其次则有古犀，斑文可爱，诚是士夫美玩，固无议者矣。

## 经史承袭

经史中往往承袭，故宋俗忌避讳者，字画皆减省不成字：如匡字、贞字、敬字、恒字、勖字、黄字、殷字、构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让为逊、玄为元、慎为顺、桓为威、匡为康、宏为洪、贞为正、敬为恭。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纰缪。胡公作《春秋传》，辨论详明，岂有古今经典以私讳改其字哉！是无识之人取媚一时，以为万世诮。国朝翰林院及诸处提举司儒学教授官，当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书坊订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习旧弊可也。至如《诗》、《书》、《易》正文，亦当行下书坊，删去《小序》及王弼《序卦》之类，毋得仍旧讹误后人。

## 美玉金同

美玉与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对。其十成者极品，白润无纤毫瑕玷也。九成难辨，非高眼不能别。八成则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银渍血渍之类，不必问成色也，绝难得佳品。

## 灵璧石

灵璧石最为美玩，或小而奇峰列壑、可置几玩者尤好。其大则盈数尺，置之花园庭几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谚云：“看灵璧石之法有三：曰瘦、曰绉、曰透。”瘦者峰之锐且透也，绉者体有纹也，透者窍达内外也。凡取其色之黑而声清者，灵璧也。惟取其声之清远者，太湖石也。亦有卧纱纹弹丸两点红，独无峰耳。英石之质赤黑，亚于灵璧，特声韵不及太湖，而质过耳。卢疏斋翰林有《太湖石记》。

## 曼硕题雁

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

## 古　钱

古钱置之图书印傍，久而色赤，亦古气类使然也。

## 沙鱼胎生

沙鱼胎生。予至鄞食沙鱼，腹中有小鱼四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见形状与大者相肖，且有包裹，乃知其为胎生也。此软皮沙也。

## 郭南山石

湖州安吉郭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巉岩状类将乐石，可设置几筵为玩器，不可浸水种菖蒲。惟昆山石宜水浸润，今亦罕得旧者。

## 铜棺山草

义兴铜棺山顶有一种似草非草，又类木本，叶似侧柏而卷，凌冬不凋，可移菖蒲石上，枯而复青，岁久亦茂可观。

## 半两钱

半两钱，古者煅而酒服可续折骨，五铢次之。浙东斗尺皆仍故宋遗制。斗谓之百合足，比之今官数八升也（谓官数有二十合）。尺谓之百分，比今之官数八寸。吾乡绝无此样，皆用官样。至宜兴，则间有之。杭城人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谓之小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制尚存古法，则是今之制差增大耳。鄞俗则有二样：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蔿（料，音劳，去声）。

## 学士帽

今之学士帽遗制类僧家师德帽，不知唐人之制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样，比今之国帽差增大，顶用稍平，檐用直而渐垂一二分。里用竹丝，外用皂罗或纱，不必如旧制。顶用小方笠样，用紫罗带作项攀，不必用笠珠顶，却须用玉石之类。夏月林下则以染黑草为之，或松江细竹丝亦好。归乡晚年当如此也。更置野服亦称之（略见《鹤林玉露》），便如今日鹤氅样，布为之。

## 艾蒸饼

试艾以蒸饼，将艾丸炷于饼上然之，若是好艾，则满饼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饼内一半，香不透（四明王韶卿云）。

## 先贤之后

先贤之后，理不当绝。然所闻者无几，且真伪莫辨。周濂溪之裔绝无闻者。程子之裔数人者寓居江东，不知为伯为叔也。近长枪兵中程某者，谢国玺女兄之夫也，咸礼之，以其为程伊川之后也，寓居磁州。朱子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无闻者。若金陵之朱仲明自是冒姓，其养子垕，字伯厚者，是陈姓之子，云心道士之侄，福清人也。仲明家世淫乱，垕后淫其妹，不听适人，人伦已丧。钱唐之朱姓者，自称朱通判之后，亦是冒姓，本朱氏之甥也。张横渠之裔绝无闻者。南轩之裔有二人焉，今亦不知存亡也。至如颜氏之裔，乱亡之后仅存一人，今在四川，颜真

卿孙也，幼孤，与祖母孔氏相处。孔氏，潜夫之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无闻；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 西川道者

西川一道者学长生之法，修炼三十年而内外丹皆成。一日城中兵变，而道者已仙去，遗下黄芽大丹一炉，为兵官所得，后半归之贾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间。贾事败，丹大半零落一美妾处，妾后归钱唐宋氏，丹遂为宋所有。今又半归于余，乃一半中之再半也。此丹性和而不烈，人皆可服，服之者可以助元阳，延生命。临服时，默诵咒七遍，面东南，以枣汤或白汤吞下，先以雪糕裹丹，预于前一夕服青丸子。咒曰："归我常，返我乡，服之千岁朝玉皇。"表姊宋氏常患久痢，元气衰弱，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复生，每服十粒。

## 乡中大家

乡中大家皆用刀镊者入内院，虽妇人女子，咸令其梳剃，甚是不雅。惟吾则不然。时外家却不用此，颇合礼法，他事则不及也。凡居家者谨之。

## 溧阳父老

尝闻溧阳父老云："国初兵革之后，居民荒业。至元间，有一奸民，曾为北兵掠去。复后归，径来函山前丰登庄寄居，每掠买良人子女，投北转卖为奴婢。居三二年，忽遇一虎至村落三日，居民惊惶，幸不为害，惟啖此奸而去。"岂非造物者报焉。

## 高昌契哲

高昌契哲笃世南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且教子有法，为色目本族之首。世南以佥广东廉访司事被劾，寓居溧阳，买田宅，延师教子，后居下桥。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时长子焘（本名傲伯辽孙）年将弱冠，次子十五六，余者尚幼。每旦，诸子皆立于寝门之外省谒父母，非通报得命则不敢入，至暮亦如之。一日，予造其书馆，馆宾荆溪储惟贤希圣主之，见其子弟皆济济有序，且资质洁美，若与他人殊者。盖体既俊秀，又加以学问所习气，化使之然也。予深羡慕之。既而欲遣一生通谒于世南，求跋二小画卷。希圣曰："姑少待，有宦者出中门可问之，则主者出矣。不则别托门子转相通报亦可。"诸生则不敢妄入也。予初疑之，希圣曰："世南处家甚有条理，僮仆无故不入中门，子弟亦然。自吾至馆中，因知诸生居宿于外者昏定晨省，皆候于寝门之外，非奉父母命则不敢入。"盖谓私室中父母处之，或有未谨者，则肢体袒惰，使子弟窥见非所宜，故亦防闲之也。予始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之，尝为家人辈言之。因外家处事太无理，虽干仆亦得入于寝室告报家事。予深恶之，每以契事之法谕之也。予家以先人遗法亦颇若是，惟防闲外居子弟，未尝及于诸子也。契氏之法忍不可忽，他日归乡，当谨谨效之云。

## 紫苏薄荷

凡泡紫苏、薄荷之类，先贮滚汤，后投以药而覆之，则秀气浓而色浅；先投以药剂，后沃以汤，则色浓而香气浅，其味则皆同也。凡欲升上之药，则泡之如此法，用其气也；降下则熟煮之，用其味也。近日因访同避地一友沈思诚，留坐久，忽云："我以上焦燥热，喉痛眼赤，乃用黄莲解毒汤四味，药剉碎，先以沸汤，后投以药而覆之，半时许服之，其香烈而味清。盖欲升上也。"质之王韶卿，乃云："独不知大黄必候他药将熟而旋投之，即倾服，亦取其气能泻也。"吾始得其义如此，因记之。

## 出纳财货

人家出纳财货者谓之掌事，盖佣工受雇之役也。古云："谨出纳，严盖藏。"此掌事者大字铭也。然计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旧管；二曰新收；三曰开除；四曰见在。盖每岁、每月、每日各有具报，事目必依此式然后分晓，然后可校有无多寡之数，凡为子弟亦然。干父之蛊，虽微物钱数，亦必日月具报明白，免致久而迷乱，无可考也。先人尝云："人家掌事必记帐目，盖惧其有更变，人有死亡，则笔记分明，虽百年犹可考也。"此虽俗事，亦不可不知。此式私记谓之曰黄簿，又曰帐目。

## 鲜于伯机

予尝见鲜于伯机公亲书一幅云："登公卿之门不见公卿之面，一辱也；见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宁当万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困学喜而书此，凡见数幅。观其言虽不深奥，然亦可为确论。金陵杨大同尝与予言："士大夫不得已，宁受小人辱，莫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乡里时，乱后，一酷吏权州事，又一奸民掌案牍佐之，尝会于乡人家，予颇以礼貌待之。其人亦不问何如人，但略答片言，即自与济其奸酷者笑谈；既而又忌予在座，不乐。予即起而出。越明日，乡人对予言："昨日所会二人，始不知子为何如人，既而略闻之，且惧子之直言，恐坏其奸计，是以不乐与语，子出甚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谓宁受小人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穷途中遇恶少年，皆不可与之事者，顺其无礼，何有加于我哉！"予曰："善。"因记于此云。

# 卷　四

## 四民世业

黄山谷曰："四民当世其业，读书种子尤不可断

绝，有才气者出，便可名世矣。”此石刻在荆溪岳氏，后为显亲寺僧有大方崖所得，石背刻一诗云：“渔家无乡县，满船载稚乳。鞭捶公私急，醉眠听秋雨。”皆山谷诗也。至正丙申以后，寺毁兵火，此石不知存亡。

## 江古心

宋末江古心丞相之养子某，至元乙酉岁为建康路同知总管府事，常时祭祀有阙。一日监修南城，惟其妻在家，忽闻中堂喧哄，出视，但见朱衣吏数辈曰：“丞相在此，当肃拜。”其妻惊仆于地，仰视一紫衣官人中坐曰：“同知何在?”言未及应答，闻厉声曰：“岂有为人后而祭祀有阙者乎?”言讫而出。少顷，同知自外归，呼其妻曰：“忽若背脊间疼，若为人所击，神思昏愦，故今日早回家。”其妻告其故，同知惊惧，即治具享祭。奈明日疽发，诸医不能疗，半月而卒。其子某与先叔生同庚，乙亥又同学。建康邵斋备言其事。夫人之贵有子者，欲为祭祀之主也，不幸无嗣而养子如子，恶可不事其父？为父养子既如是，况亲子乎？不孝者以是为儆。（按《宋史》：古心讳万里，字子远，都昌人，以蜀人王楠子镐为后，父子相继投沼中。据先叔所言甚详，意镐投沼后或不死，亦未可知。或抚养别子，亦未可知也。姑记此以俟知者。）

## 山中茅叶

山中茅叶可盖园亭，既坚且雅，晴则卷，雨则舒，不漏水也，胜如稻草，即开花可止血者。

## 箬叶铺衬

箬叶铺衬土桥，能隔湿气，百年亦不朽坏，即箭叶也。稻草俗呼砻糠，可筑塞沟渠，继之以土，虽百年再翻起，黄色如新，如箬叶着土护板久不坏。二物非坚，其性然也。

## 兔无雄

世传兔无雄者，每岁玩中秋月，即夜成胎，其夜晴明则育。尝记二十年前，偶剥一兔，有二外肾，殊不晓其所以然，独未遍考其众，果复有肾否也？

## 翰林谶语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谶语皆有应时，固无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转’，‘人化兽，兽为人’，戏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劫灰冥数之类者，未可一一论也。”（便如今日世传《五公经》、《推背图》书亦然）

## 董栖碧云

董栖碧云：“释氏有言三世佛：过去佛、见在佛、未来佛。”其说甚好，但以佛名称之，语涉异端，儒者所不道，吾今以三世界言之可也。

## 黟县老民

潘多吉尝为黟县教谕，云县有深山，可入数百里，中有老民，或过百二三十岁者，或自言前宋年号者，皆未尝知有本朝也。其山忽崩陷发洪，流出大木片长数丈，广二三丈，状类海舟，底宛如木钉相连不用铁者。多吉不晓其意，一老民云：“此恐是前世物，遇天翻地覆遗下耳。”山民多不食盐酱，亦未尝诫，故能栖碧，谓此过去世界也。混沌之物，岂起自盘古，岂世人止如是耶？独不知盘古以先又几千万万年也。今之世乃见在世界，久而混沌如上世了，又复开辟如盘古时，此乃未来世界也。吾又尝闻金陵城中人有于延祐间掘井，深及数丈，遇巨木阻泉，复广掘木之两头处不得见，遂凿断出之，长二三丈，高广数尺，磨洗认之，乃香楠也。此地岂非万余载耶，乃有是木，意当时必江水也。俗所谓海变桑田，容有是乎？世传此等事亦多矣，未暇记耳。

## 董生遇阅

董生名毅，字仲诚，一名纯伯，父天台人，寓湖州。潘公名嚞，诸暨人，游于杭，博学能诗文。先曾除黟县教谕，丁内艰，服阕再往，又得是县。盖浙江省注选，恐吏作弊，例以兵卒用竹箸拈瓶中纸球，纸球中书合注人名姓，谓之拈阄。一吏检文卷对阅读之，惟空人名，读至是阙，云某处某阙，兵卒探取人名对此阙，吏然后书之也。嚞两遇是阙，岂非分已定乎？（嚞，音哲）

## 莫置玩器

先人尝劝人莫置玩好之物，莫造华丽之居，每以训戒子弟。予闻之耳熟，犹未能深省也。义兴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诚实喜静，惟好蓄古定官窑剔红旧青古铜之器，皆不下数千缗，及唐、宋名画亦如之，独无书册法帖耳。至正壬辰，红巾陷城，定窑青器皆为寇击毁。寇亦不识，无取者也。此一失也。后乙未复陷，所存者又无几，惟附篋随身之物乃画之高品，铜之古器，剔红之旧制，寄藏友人。渡江浙时，苗僚据杭州，因寄托之。主丧，乃取归西山，不一宿，尽为苗僚所掠。画卷转卖于市，凡剔红小件，咸以刀砍毁，无完器也。此再失也。时仲德翁已死一载，明年又不能保其余矣。所见多蓄者皆不能保，非独乱世，寻常传子孙者诚空耳。居室亦然，乱离之后，浪荡无遗。使人人知有此患，惟检身之不及，何暇玩于物哉！李易安居士序其人之好蓄书卷，戒之甚详。先人之训，盖目见耳，闻者多矣。尝云谚曰：“与人不足，撺掇人起屋。与人无义，撺掇人置玩器。”撺掇者，方言犹从臾也。盖华屋、玩器皆能致祸。向有一人为玩器，因得罪于时官，遂破家丧身。又有一人因华屋招讼不已，直至荡产。此皆予所目见者耳，闻者又不知其几矣，可为明戒。

## 月中影

月中影，世传玉兔与桂树。先师徐实庵云："释氏说是山河影。"未详。今年中秋月倍明，因细观之，果若山影，空缺处乃水也。释氏不为无所见。

## 阳起石

世传阳起石无真者，欲辨之，观其纹，有若云头、雨脚、鹭鹚毫者是也。

## 村馆先生

村馆先生惟乡中有德行者为上，文章次之，不得已则容子弟游学从师，求真实才学者，亦在德行为先也。浙西富豪之家延馆宾，皆不以德行，馆宾亦不以儒者自任，所以往往刁讦，有玷儒风，至于破馆主之家者有之。今日乱世，犹有甚者。往年无锡华氏曾有此患。今年太仓徐氏寓庆元，为方氏职役，家豪于赀，忽馆宾讦其通好张兵，因此受害，家资一空。盖当时为主宾者皆不以礼，主者恃欲改换士风，宾者乃是图口腹货利耳。初非若古之主待宾以诚敬，宾报主以学业者比也，恶可谓之宾主哉！然此可为后来之戒。

## 元章画梅

会稽王元章尝谓："暑月着衣畏汗湿，则用细生苎布，以薄金漆水刷过，干而后着，则便且凉也。"元章名冕，善画梅。

## 古今无匹

古今无匹者，美玉也。盖天地秀气所结，质色、大小各不同，是以无匹，真可贵惜也。古犀次之。画卷则今之精者或能近古，亦古之善画者多，非止一笔也，是以多得而有匹也。至于定器官窑又其多矣，皆未足珍贵也。前辈论者或有及于此，因记之。

## 无锡谶石

相传无锡有石刻，谶云："无锡平，天下宁。"在惠山寺泉之傍。或云：天下并旧咸置锡以滋泉味，盖茗与锡相便，惟是邑无之。或有云：有锡则民争兵，故名无锡。皆未详孰是。

## 鸡卵熟栗

鸡卵与熟栗在午前食则佳，过午后则能闭气。

## 江西罗生

江西罗生卖碑刻者言："天地初如卵形者，指鸡卵也，鹅鸭则不可拟矣。"此说近是。

## 义兴邵亿

义兴邵亿永年，一字惟贤，暑月冠墨漆巾，盖取离汗也。以葛为之，用淡金漆水和以墨水，置葛其中染之，干而后制甚好。

## 兰艾不同根

古云兰艾不同根，盖比故家崛起也。艾叶茂而根浅，兰叶少而根多耳。

## 江湖术者

江湖术者、说客，不可延至家庭。盖起词讼之端，诱破家之事，容或有之。先人每言之，尝亲见此曹患也。

## 戴率初破题

先人尝言，幼在金陵郡庠，从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谚作题，令诸生破如经义法。一日命破"楼"字，先君曰："盖尝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余。"先生大喜，又命以谚云："宁可死，莫与秀才担担子。肚里饥，打火又无米。"破曰："小人无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义，不能求食以养小人。"

## 宋镀金器

故宋镀金器皿用金熔化，以银器渍之，凡数十次，犹如今之摆锡铁器相类。

## 宋迎酒杯

故宋过府官及朝贵，例蒙赐酒，却于官库支给，以鼓吹迎归，谓之迎酒杯。杯是夹盏，盖内金外银，或内银外金者。予在四明问史善可，说乃母项氏闻诸其长上先辈言。因袁伯长学士与乃子敬存家书中有谓迎酒杯者，故及此。

## 故宋剔红

故宋坚好剔红、堆红等小柈香金箸瓶，或有以金柈底而后加漆者，今世尚存重者是也（或银、或铜、或锡）。

## 齅香吸髓

谚云："齅（俗音闻，齅也）香、吸髓、倚栏干。"言三险也。花心有小虫，齅之或作鼻痔，惟腊梅最不可齅。诸兽骨髓中击破有碎屑，吸之恐伤肺。栏干临水，恐有坠折之患。犹三件险处也。此言虽近，亦可为戒。

## 巴豆黄连

谚云："巴豆未开花，黄连先结子。"盖黄连能制伏巴豆毒也。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同意。尝观《宋史》，宣、政之间，女直叛契丹而谋宋，南侵之日，鞑靼亦叛女真而举兵矣，正此谓也。

## 山中私议

山中私议，人才列为九品，以比世爵，盖贱虚而贵实也。一曰孝，事亲竭力，移忠于君；二曰义，尽忠效节，轻财赴难；三曰廉，不苟取受，知耻尚俭；四曰直，真实不欺，内外如一；五曰谨，持守礼法，行之有常；六曰才，谋辨雄略，济时于时；七曰教，博学于己，推以及人；八曰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九曰艺，文词书画，以材成材。

## 种竹之法

种竹之法，古语云："深种、浅种、多种、少种，最是良法。"予治西园，尝一日成林，彼时人事从容，工力毕具，甚易为也。且取竹于邻里佃客之家，皆吾田土上所出者，故不劳而办也。深种者，深壅客土也。浅种者，浅开畦穴也。多种者，连鞭三五竿或二三竿，宁少种几垛也。若独竿则根少，根少则难活，纵活亦不能茂耳（江西小竹及公孙竹、云头顶竹，凡置盆栽者亦用此法）。

## 制药当谨

制药不可不谨。四明韶卿言，其乡今岁有合疟丹者，用砒霜为末，搜和蒸饼，盘晒于日，而二小儿不知，食之，一死一生，生者食少，急服解剂也。死者明日焚化，肠已腐矣。又往年镇明岭一医士，尝合墨锡丹，母及妻皆惯服之，一日以他药丸归，未曾题名，色类墨锡丹，母及妻亦取服之，一夕而毙。可不谨乎？书此为制药之戒。

## 草药疗病

村民多采草药疗病，或致殒命者多矣。盖草药多有相似者，似是而非，性味不同，愚民不能别，一概与人服之，不至于误者寡矣。尝观《本草》云："山阳有草，其名曰黄精，饵之可长生。山北有草，其名钩吻，入口即死。"盖此草绝相类，而性善恶不同如此。又安吉朱氏亲友有为子腹疼，人教以取楝树东南根煎汤者。子初不肯服，其父挞之。既入口，少顷而绝。盖出土之根能杀人，朱氏不考古之过也。此表兄沈子成在安吉目击其事，尝以戒人。医家用桑白皮，《本草》云，出土者，亦能杀人。可不戒哉！

## 季弟患疾

己亥秋，季弟在上虞患痢疾，亦服村民草药，后为所误，虽更医已无及矣。盖此弟不肯读书，不交好人，不习好行，惟市井辈是狎，所以致此者，亦禀气受胎之贱，且有不忍言者故耳。

## 堕胎当谨

堕胎不可不谨。妻母潘，尝在三月之期服堕胎之剂，至四阅月而旋旋下血块或腐肉块，盖受毒烂胎之故也。或惧孕育之繁者，夫妇之道亦自有术，盖以日计之也。不然，则在三月之间、前两月之间服为犹可，若过此则成形难动，动必有伤母之患。今人或以村妇法，用牛膝等草带于产户者，深非细事，不致于殒绝者鲜矣。尝见溧上亲友李汉杰，其妻黄氏冒姓孔女者，凡数十孕多男子，惮夫产育之劳苦，服桂姜行血之剂，过于三月后，胎虽不堕，漏血不止。医者所亲殷国材忧之，但饮以补血之剂，因惧不能止，所以生之也，此亦是一法。及十月而产，乃无胞之儿。盖因形成而被毒药所腐，胞衣以致常时漏血也。可不戒哉！吾近以家人多产，又在客中不便，常服堕胎之药，既过三月不动，则易以安胎顺气之剂，以防护之耳。

## 服药关防

人家服药须是关防，或被媪妮所倾，别添水煮，则味不能功矣。或误堕地，及与药相反，则伤人命。或杂乱误投于人，物之冷热不同，误增病症，若是多矣，不可不戒。尝见赵希贤云："赵冀国公府，凡治家事各有局次，如煮药必在外院，干者轮日掌之，名籍日计簿，以凭稽考。遇某夫人、某官人、某直阁、某乳媪及贱妾辈有疾，外院书名悬牌于盏托之上，覆定然后送入内院饮，别间药次第尝之。"人家虽不能如此，或仿此防闲亦好。

## 五苓散

五苓散隔年者，泽泻必变油，服之者杀人。惟见一方云：治项骨倒用隔年者，余皆不可不谨也。

## 滚痰丸

吾乡王中锡制滚痰丸，疗疾甚妙，然亦有害人者。徙常熟，常闻一官甚壮实，每患痰热即服之，后因患脾泻脉绝，以致不救，盖过于此剂也。然此剂正可推利痰热，疾平则已，不已则伤元气，岂可以素壮实而自欺邪！人非纯阳真人，焉能保其无七情之害，害则有损，非损纯阳矣。

## 平阳王叔纵

平阳王叔纵为嘉兴郡照磨，丙申年避地，与予同寓上虞。时乃嗣本元才二十五岁，未娶，因纳妾于外，未免过度于酒色，自南台宣使，间亦来上虞。忽患疟疾半载，且脓疥遍身，因久病脾虚，腹胀足肿，问药于予。予曰："当实脾元、补肾、去湿则可矣，宜用厚朴干山药、白术、木香之剂。"未过五日已不喜服，遂信房主者徐生引至柑酱，使与其针腿膝间放水，少顷即死，悔无及矣。庚子月甲申日也。又吾亲友杨文举，乃嗣元硕于乙未年夏秋之间亦患疟，生疥如王本元，但无虚损下元之症，因服葶苈而愈，盖利水道也。尝书此以记之。

## 上虞陈仁寿

上虞陈仁寿，字景礼，尝应写金字经生员，为人有交情。尝言一日过江西，舟中遇漏雨，醉卧湿蒸之所，遂患骨节疼软，逾年尤甚。因往杭求医，医用针法治之，一针竟不能步，疾倍于前时，怒而舁归，自此不得痊矣。其疾甚怪异，手足指缝间始患肿毒，久而溃脓，脓尽微露白块如骨，以手捻之即出，稍软，见风坚，白如粉色，若此者不知其几也。凡肘膝有骨节处皆患遍，筋骨拘挛不能举动，终身废疾。每恨无名医，不治犹可，因治而成废人。盖其幼时曾酒色过度，风湿侵之久矣，亦是冤业所致如此。至正戊戌秋，会于会稽后山月余，因谈及之。

## 先君教谕

先君初欲仕时，颇厌冷官，既授上元县学教谕，不就。江淮行省尚书有又授常州路学正，亦不就。豪气英迈，必欲即能济时行道者，遂荐为岁首儒人书吏往宣城。时安吉凌时中石岩为宪幕宾，一见甚喜。乃嗣懋翁师德正读书侍师作《兰花》诗，石岩暮归，即命同赋，有“风流得似谢家郎”之句，石岩称赏。已怀建康□牒而去，越三日，忽告先君曰：“公又且拨置在此未迟也，子宜归，岂有谒人求仕者乎？”先君闻之不乐，遂飘然以不就此职而去。且对其馆宾曰：“吾以凌公长者，故相投耳，非千里谋谒也。公既不我识，我亦不就此谋矣。人生岂止于是耶？”馆宾即白于主者，遣仆追之，先君怒而登舟矣。石岩更大喜曰：“吾所以试之，乃灼见其英气如此，公文已就，特未与之言，待其未至溧上，随令隶卒发牒取补书吏也。”及先君未到家而江东廉访已至建康，转下溧阳敦请矣。先辈作成人如此，未尝轻许，既就亦未尝有矜色。先君极感之，时至元甲午春也。是年，以入仕获免沈家杂泛差役，铺夫贱隶，本州悉除放之，因先君之功也。时与贡仲章交，乃翁南漪一见，深喜之至，欲纳为婿，每折行辈，分宾主。如是交游寓秀野堂者二年，后数相见，敬爱如初，先君每叹先辈仕人之不可及也。又宪使卢公疏斋雅相推重，一游一燕，未尝不与先君同处。或赋诗词，必先书以见示，其前辈气象如此。一日，廉使容斋徐公云：“书中有女颜如玉。”戏谓先君曰：“试为我属一对，以俗语尤好。”先君即应之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者请赠乐府，容斋属之先君，即席赋《折桂令》一阕。容斋大喜，举杯度曲，尽兴而醉，由是得名，亦由是几至被劾。而以容斋人品高，且尚文物之时，独免此患。若是今日，亦无此等人物，亦不敢如此倡和风流也。其曲今书坊中已刊行，见于《阳春白雪》，内题但作徐容斋赠云。又尝以律诗呈容斋公，公喜而书于后曰：“吾退之天资颖异，笔力过人，擅江淮之英，本邹鲁之气，观此佳作，未能走和，甚觉吾老迈矣。吾退之当勉力为政，以继前修，则吾深有望也。汶叟徐炎题。”

## 先师德辉

先师赵德辉先生尝言：溧阳儒学祭□□□，诸儒执事者皆来，忽一儒惊见黑旗白字大书云“本州城隍监祭”，须臾被击而死。盖此儒患痢疾，未涤衣服，媟秽庙殿，故遭谴也。常人欺心，举事不思报本，且坏乱学官者，其可免耶？

## 建康儒学

建康路儒学，至元以后，有以儒人窃学粮，且坏教范，日横于学宫。一夕得病，且狂呼其妻曰：“吾被子路所击，痛不堪忍也。”言讫而死。先君目睹其事。

## 衢州学霸

衢州学霸王杞者，久占出纳之计，半为己资，横行积久。会先叔祖平斋府君来教授时，稍防闲之，杞积忿，遂欲诬于宪司。是夜，忽见子路叱之曰：“孔君圣人子孙，仁人也。汝敢加害耶？”鞭击其背，即患疽发，七月而死。金陵李懋子才尝作传记其事。

## 太平路学

太平路学一儒人甚贫，或告之曰：“可拜先圣七七四十九夜即得金。”儒甚痴愚，果如其言往拜之。或者又伪造锡锭，潜置殿侧，儒见甚喜。或者窥伺其所得，即求分惠，儒者辞以同货。或者竟强持去，乃笑曰：“我特戏尔耳。”儒诉于学官云：“或者夺我白金。”且告所得本末如此。官诘之曰：“或者不可以假金诳儒，欲免罪，当偿真金。”儒者得金，遂奉父母、育妻子。人咸谓儒者贫而诚，所以得金。圣人不能以金与人，故假手于或者，是亦可异可笑之事也。从父诸暨君尝言及此，盖目击其事云。

## 克诚窃食

义兴蹇克诚久窃食于学宫，未免点党行蠹。一日因事逮及，拘于常州，久不能脱，忿而自剜挖出外肾，血流满床席，自是召保放归。此亦作恶之报，或有作恶未之闻者也。蹇之祖，宋末蜀人。溧阳杨浚久占学官出纳之计，凡饮食居止皆是学中资也。子能聪明读书，一夕而死。余子虽在，作恶无行，可见报应也如此。深甫晚年贫困，郁郁而卒。尝闻前辈言，学粮不可妄食，必有报应。若果贤而贫无所依，则食于学，此分内事耳。苟无行，强受学粮，必贻神人之怒。且无故而食农夫汗血之劳，岂无报应！吾见如此者亦多矣。至如无功而食官之禄亦然，不及其身，则在子孙，事之必然也。

## 种兰之法

种兰之法，古语云：“喜晴而恶日，喜幽而恶僻，

喜丛而恶密，喜阴而恶湿。”盖欲干不欲晒烈日，欲隐不欲处秽处，欲长苗至繁则败，欲润不欲多灌水。当以碎瓦屑火煅过伏湿处，出气后却细和土置于兰之着根，可离水而常暖也。又以焊煮鸡鹅毛汤积芽而灌之，灌必徐徐使润，不宜太湿，太湿则根腐矣。抽芽谓之发箭，至发箭时，当以隔宿冷茶水灌之，能发其芳也。惧其瘠，则稍加以粪土。粪土之法，用山中黄土槌细粪沃之，晒干待其无秽气后，渐加于盆面，遇灌水则肥自上而入，不至伤也。又云：“有竹方培兰。”即喜晴恶日、喜幽恶僻之意。常置疏竹林中，纵遇晴亦无烈日，遇雨不致太浸，盖以此也。兰本出广地者为上，叶短而柔，广而泽，根如大香附状最香，闽次之。庆元之昌国州，近见一种亦好，土人名曰铁干荪，出小沙寺山上，可与闽本伯仲者也。春开曰蕙，夏开曰芷，秋兰冬开曰荪，皆一干而数花。凡今之诸山所产，叶狭而劲，一花或众花者，幽草也，非真兰也。广、闽、昌国者或有一干一花，多在春开亦好，但香浅耳。象山县山中及鄞县育王山中亦出一种。象山与昌国同。

## 邵永年

义兴县邵亿永年，一字惟贤，宋熙宁三魁之后也，世称红楼邵家。乃祖于嘉定间抄写《杂记》一帙，中载一诗如谶语，云：“壬辰癸巳这一番，人人灾死尽无棺。狗拖尸者心犹颤，鸦啄鸟睛血未干。半亩田埋千百冢，一家人哭两三般。说与江南卿与相，任他石佛也心酸。”当时见此皆不为意，及至正壬辰、癸巳之间，兵事大乱，绝与此诗相验，犹触景而作者。溧阳潘毅士宏幼年在广德山中亦见此诗，正不知何人所作，是宋之何年时也，却与今日壬辰、癸巳符合，岂偶然哉！

## 平江筑城

平江始筑城时，某处城数丈，筑而陷者三。于是深掘其地，偶得一石，方广三尺，刻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张掖同音例。国不祥，不在常，不在洋，必须款款细思量。耳卜水，莫愁米，浮屠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末行云“唐癸丑三月三日立”。时至正辛卯秋冬之间，民相传诵，竟不晓其谶。至丙申春城陷，张九四据之，明年秋纳款，始有人云：“张起谋时止十八人，若火、周、李、严等也。”又测“鲤鱼山上游”者，高邮也。“星从月里过”者，横舟也。“三十六”者，四九三十六也。皆未尽详明其意，亦未知应在何事也。“开河”之说，却是贾鲁平章为之，天下遂乱。“浮屠倒地”者，自乱后寺观皆废，僧徒遁去，以置军寨。此二事颇相应。常记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时至正癸未岁，忽言天下不久当筑城，筑城后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时五更鸡叫天将明，无多时光也，自后皆验。杜公，临江人，寓武夷，善阴阳术数之学，长于天文地理，但心术未正，弄黄白左道，识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隶，予尝从其问地理法。又杭城国初尝有术者言：“此地当变荆棘，在八十年后。”今果如其术者云。

## 大兴土木

大兴土木之工必主不祥。盖土神好静，或动作则必不安，轻则工者仆役见咎，重则祸灾及主人。吾尝见长官好兴土木修庙宇者，皆不得美任，虽未究其事理，亦劳民动众，俾土神不安之所致也。人家承祖父旧居最好，不得已则修营无妨，然亦看《授时历》，前所定诸神煞方外处，合宜避之，此不可不信也。虽云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然亦不可执而忽之，当详审耳。

## 钱唐张炎

钱唐张炎，字叔夏，自号玉田，长于词曲，尝赋《孤雁》词，有云：“写不成行，书难成字，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有《山中白云集》，首论作词之法，备述其要旨。

## 茅山水洞

茅山冷水洞，雨过，泉流大急，则流出一等白石，土人收而斫成器用，或杯、或带、或笠珠、或刀靶，莹然如玉，惟欠温润耳。间亦有润而如玉者，必碔砆之异种也，颇难得。盖坚而难琢，不多出故也。

## 苍蝇变黑

谚云：“苍蝇变黑白。”盖蝇粪污物，遇白则黑，遇黑则白。世以喻夫君子小人相反也。

## 海滨蚶田

海滨有蚶田，乃人为之。以海底取蚶种置于田，候潮长。育蚶之患，有班螺，能以尾磨蚶成窍而食其肉。潮退，种蚶者往视，择而剔之。

## 浙西水旱

四月十六日，浙西卜水旱，云：“月出早则旱，迟则潦。”尝记父老云：“己巳年，日方没未久，而月已高，其年大旱。”又卜，是日宜阴，不宜大晴，亦不宜大雨。浙东占四月八日晴及众风，或南与北风亦好，宜二麦；若雨及西风，则损二麦。每岁六月一日、三日、六日，晴则旱，若雨则潦，阴则平。每岁朔，喜东风；惟十月朔，宜西风，则夏米平。

## 磨镜透闺

磨镜者以铁片六七叶参差衔系之，行市则摇动，使其声闻于内院，如云响板之音，谓之透闺。

## 自称和靖后

国初有人自称林和靖七世孙，杭人戏赠诗曰："和靖从来不娶妻，如何七代有孙儿？若非童种与鹤种，定是瓜皮搭李皮。"至今传诵，以为笑具。盖讥人妄托遥遥华胄也。

## 诗联对句

又一生作诗喜联对句，有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询其所以，惟一身，实未尝有兄弟也。时人续之曰："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至今以为妄作诗求切对者之诮。

## 园丁棕丝

园丁以棕丝攀结花枝最为损物。往年尝往杭城买蟠桃千叶红白者数盆，花谢移植于地，枝干长茂，高即五尺。忽大风，枝皆折。视之，有棕在骨，被拘束不能长，但长皮耳。遍观拘缚处，莫不皆然。予即以小刀直割断其棕丝，庶几可以长大骨肉矣。至次年，则无吹折之病。此花木之受害，岂浅浅哉！盖棕不腐断，且桃枝胶多易长故也，他木亦然。于是初买即断其棕，任其直干横斜，栽移于后，皆成大树。予性不喜矫揉者，忽见园丁如此，即以理谕之。

## 鄞人虚诈

鄞人多虚诈不实，皆江水长落不常，俗性亦由是习成。予自至鄞凡四载，若亲戚邻识，未尝见一言之可信，一人之可托者，最是无耻无义，得利于己则与人往还，不得则遽变绝交。明日得之又复往还，或假借不合意，又有绝交之情。此只是土人待他处客也，使客乞假于土人，终岁未之闻也。吾侄婿袁氏子，无情尤甚，若非世人类者，其妄诞谲诈，浙西未尝见之，亦未尝遇此等亲戚也。细民多不务实，好饮啖酒肉，无一日不买鱼腥酒食。吾乡则不然，小民终岁或未尝知鱼肉味者，简俭勤苦，又非鄞人所闻见也。鄞人宁饮啖而至于贫无衣食者有之，其不务实非类人俗则可知矣。所以汤伯温薄其风俗，尝云："有男未娶宁过于半百，有女未嫁宁可为尼姑，必待承平归浙西、江东然后为之，未为晚也。"伯温平日多妄诞，此言最有所见，吾颇然之。

## 敬仁祭酒

许敬仁祭酒，鲁斋子也，学行皆不逮于父，以门第自高。尝忽傲人，每说及乃父奉旨之荣，口称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长亦以讥谑为习，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长嘲之曰："祭酒许敬仁，入门鞑靼唤，出门传圣旨，口口称先人。"盖敬仁颇尚朔气，习国语，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为诮也。邓文肃亦薄伯长，以谓有海滨滑稽之风耳。

## 乙酉取士

乙酉科取士不公，士人揭文以谤之云：设科取士，深感圣朝之恩。倚公行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尀耐禹畴之小刘云云。其间亦言开元王弥叟嘱托之过者不一，虽是不得第者之言，亦因取士不公之诮也。后云一样五千本印行。

## 四明厚斋

四明王厚斋尚书好博学，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书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学纪闻》，可谓遗训后学者矣。国初袁伯长、孔明远、史果斋，尝登门请教者惟三人焉。明远讳昭孙，时为庆元儒学教授；时伯长方十二年，不过随众习句读已耳。

## 伯长九字

袁伯长家字号以九字为则，取相生之义："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丝竹。"盖以"日"字至"竹"字也。

## 石　莲

石莲数百年不腐，尝见筑黄花小庄基时，掘地数尺，得石莲数枚，其坚如铁，置浅水中则复生。考其地乃宋嘉泰辛酉所筑，其初是莲花水荡也。所以道家服莲肉，亦有所因者云。

## 金陵李恒

金陵李恒，字晋重，杨通微女兄之子、文举之表弟也。进士出身，颇称廉简。然以家贫，常以五分取逋息，作文鬻钱，是以贱隶、庸人、富室等皆得易而求之。尝为小吏凌立义之父作墓志，时人亦以是薄之。尤善小篆，性执僻而强，邻里鲜与交者。祖居溧阳，所以自称中山李某也。

## 推人五行

前辈多言推人五行定休咎，今以受胎日时为准，但以所生时甲子合，得十月数某甲子是也。如甲子则推己丑（甲与己合，子与丑合），乙丑则庚子之类（乙与庚合，子与丑合）也。又云唐宫中如此。未详。

## 无土不成人

谚云："无土不成人。"盖谓有田可耕，诚务本也。所以术者推人五行，亦以无土为忌。先人尝戏言"田"字云："昔为富字尾，今为累字头。"此确论也。人生居乡里，处田园之乐，可谓足矣。既欲多买田，买田多赋役，由是而日繁挂籍于户役，则小人皂隶之辈，皆得易而侮之，可谓累矣。有志者但守旧田庐，足供衣食。使富于田，亦必择其中下等者鬻于他姓，尝食勤力取俭，可谓福矣。

## 字谶

字谶容或可验，虽曰偶然，亦自可笑。先人尝言："桑哥拜相，术者测其止有四十八月之位。更作相哥，术者又曰，也只是四十八月。"既而果然。又溧阳南门开解库，始议名"胤定"二字，计十七画，疑其验数止十七年。更作"曲埠"，亦是十七画。岂偶然耶？自壬子岁开张，颇觉称意，至戊辰以后，渐渐不资长，虽不亏废，随得随消，终不及前矣。又允定大圩是赵丞相信庵以水泊之所筑堤，遂为良产三十余年。而国朝兵至，赵不能有，转鬻于吕平章。吕至三十余年，子弟不肖，废其业，始为吾家所有，主四十余年，今为盗所陷。一佃干蒋士龙者偶言及此，未必无定数存乎其间。以此推之，何必枉图也哉！吾尝论此家犹国也，周之八百年，仁厚以延之也；秦止于二世，暴虐以促之也。治家者戒之。（相哥事载郓官风云翼《江湖记闻》前集第六卷《艺术门》）

## 天赐归旸

河南归旸常为翰林学士，性廉介，多有阴德在乡里，因治圃亭锄地，见白金锭满窖，锭皆铸成字，云"天赐归旸"。旸笑而掩之曰："焉有是理？吾何德而可受此哉！"竟不复顾，当时厮役咸知之。后遇范并诸叛，举家逃避他所，事定始归，及见圃亭侧若经发掘者，视之惟失十二锭，复笑而掩之。后因宦游过荆阳湖，舟中闻梢人喧哄，旸问故，梢人云："一竹箱随舟尾而行，欲捞之，重不能起。"旸曰："不可。湖海中多盗劫人物，以首级填其空箱往往有之，切勿捞也。"梢人因以篙推之使走。越三日，至某处城下，其箱溯流亦至，浮于舟之前，梢人得之，乃白金锭也。与其厮役同见，亦分二锭，上皆有"天赐归旸"四字。梢人或曰："舟中官人姓归，恐当受此物乎？"厮役遂走报旸曰："箱中之物皆白金锭也，锭上皆有爷爷名字。某当分得其二，总计十有二锭。"旸闻之，皆叱其还于梢人，勿有其分。旸因感叹久之。为驿吏所知，言于某处官司，遂捕梢人者归之旸，旸力辞不受。后闻于朝，奉旨别以公帑之金随其数而赐之云。（旸字彦温）

## 萧𣂏讲学

萧𣂏先生名𣂏，字维斗，讲学一本于朱子。尝闲居，夜梦一大鸟飞集于屋上，晨起戒仆厮："凡有客至，当报我。"及将暮，无人。先生步出门外，遥望一人颀然而癯，昂藏如瘦鹤，荷一高肩担，至门则弛担，通谒刺姓名曰李述鲁翀。先生一见即喜，意谓梦中所验也。遂进而语，甚聪敏。问："尝读小学书不？"曰："未也。"时已年二十余矣。先生曰："我以朱子教人之法而授诸生，必先由小学始，子虽读他书多，愿相从者必当如是。"翀曰："百里相从，惟先生言是听。"自讲学三年，皆经学务本之道。有司闻其学行，又出于萧公之门，遂荐为南阳县儒学教谕，廉介刚毅，为时所称，御史台即就教谕选用，拜监察御史。时与同官劾某官不法，直达于文宗御览，因问："两御史何一人无散官？"近臣曰："无前资也。"文宗曰："既无前资，何为御史？"近臣曰："有御史之才，刚正不畏强御，选用人才，难拘此也。"帝乃以御笔填写将仕佐郎于其衔上，时人以为荣且称也。既又劾元复初先生，先生文章固为一代之宗，而贪污泛交，为清德之累。翀尝师问之，即劾而又见复初先生。先生曰："何劾我而又来见我乎？"翀曰："劾者，御史之职也；见者，师生之礼也。且先生以不美之名非止于此，某恐先生日堕于扫地，故以轻者言之，使先生退而修晚节也。"复初时为参知政事矣。翀后为祭酒，国子监书册无不遍阅。凡某句在某册第几行，无不博记，诸生皆叹服之。官礼部时，却胡僧帝师之礼，时人以为难。一日，侍文宗言事，俄而虞伯生学士至，帝引伯生入便殿，翀不得入，久立阶上，闻伯生称道帝曰："陛下尧、舜之君，神明之主。"翀在外厉声曰："这个江西蛮子阿附圣君，未尝闻以二帝三王之道规谏也，论法当以罪之。"文宗笑曰："子翚醉也，可退，明日来奏事。"帝虽爱其忠直，又恐中伤于伯生也。文宗爱伯生如手足，然是时伯生竦惧，月余不敢见子翚也。其严恪刚正如此。

## 维扬宪吏

维扬旧宪吏尝言："淮东宪司官某某，曾作书寄一某官，向使者拜以授书，使者拜而受之。使往彼见某官，亦拜而捧书。盖拜而授之者，如见某人，必面其所居之方以望之也。使拜而奉者，代司官拜也。此必于其稍尊者及平交者也。"尝见北方官长称朋友亲戚寿日，或远不能亲往，则先寄使者或托亲友转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纻丝一端，使及亲友，亦拜而受之。到其所，则代某人拜献寿者，此礼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岁旦冬至朝，咸以手帕奉贺，更相交易云，一丝当一岁，祝其长年也。蒙古之地则以皮条相贺，然大者遇小者则不回易。回易之礼出于平交也。

## 江南富户

至正乙酉间，江南富户多纳粟补官，倍于往岁，由是杨希茂父子、周信臣、蒋文秀、吕养诰等，一时炫耀于乡里。未几，信臣以他赃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讦，希茂父子自劾免罪，养诰以他事见拘。时荆溪士人张载之作诗嘲之曰："纳粟求官作贵翁，谁知世事转头空。一朝金濑周巡检，三日维扬蒋相公。希茂知几先首罪，长源陪课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间者，红叶黄花酒一钟。"长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无才识，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门而不思，反欲速贵，先于希茂等十年前纳粟为本州税使，陪课钱十年，欲退不可，故诗中及之。先是三宝奴作相日，富户杂流皆

可入官，有至贵受宣命秩高品者，时人嘲诗有“茶盐酒醋都提举，僧道医工总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间，国家无才识之人当朝，而行纳粟之诏，许以二万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县常选内委付，则诗人亦不暇嘲讽，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输十万斛，焉得县佐之职哉？纵使有才德之士，乡荐于州县，州县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难吏诘之淹滞，或达于部犹不肯商量。何前日之太艰，今日之太滥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滥授宣敕于工隶倡贱之人，犹不知其所以贵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 溧阳富民

溧阳富民罗贵一婢之子罗中者，幼尝从学，颇习儒雅；然妄诞不实，为乡中之诮。先是馆客庐陵娄奎谓其兄汝楫云：“何苦效欺诳以累辱前人乎？”遂痛哭流涕于汝楫父子之墓，云邦人痛责罗中有罪。

## 文益弃母

溧阳王文益，字仲谦，医人子也，习为儒名而无儒行。以妻貌陋，遂弃母女而之他，通奸于提举官王吉父之淫女，飘泊赴都。尝有达官荐文益于江浙行省，注兰溪州学正，文益鄙之不受，入国子监九年无成。母思文益而病卒，文益不即奔丧。寓公契世南在都责文益曰：“汝母死逾年，吾家人附信已至四阅月矣，何不奔丧，以甘事于不孝乎？”文益不得已乃归。仅一载，凡游戏亵饮，无不从也。其兄适仲南戒之，文益怒不受戒，亦不与故妻及二女相见，赖仲南供养十年。至正甲申八月，文益不终制而去，亦不葬其母。其兄欲助其费，文益曰：“待吾得官归方可营葬，否则十年亦不可葬也。所助葬资，未若助吾行色。”其兄曰：“助子葬事当以二十锭，今助行色可半之。”文益遂行。又三年无成，仲南遂葬其母，事为继母也。又五年，仲南为嫁其二女，其妻以忧死，亦葬于姑之侧后。甲午年，文益始充淮南宣使升掾史，从总兵官至江西，病死，终身无成，虚名而已。自甲申秋离乡去至死，并不作讯字寄乃兄及亲戚朋友。其不孝不义恶行，不可容于诛，徒以小聪明善逢迎卿相耳，何足取哉！可为乡里之戒。继文益之恶者有一人：严瑄。

## 窑器不足珍

尝议旧定器官窑等物皆不足为珍玩，盖予真有所见也。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今在庆元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亦如旧窑，不过街市所货下等低物，使其质更加以细腻，兼以岁久，则乱真矣。予然后知定器官窑之不足为珍玩也。所可珍者真是美玉为然。记此为后人玩物之戒。至正癸卯冬记。

## 咸物害人

咸物能害人。予避地四明，久知地卑湿，民多食咸，其病患者多疝气肾癞，或坠下如斗者，或大如瓜者，盖食盐腥所致。尝会张谦受都事云：“某长于浙西，素无疝疾，自至正戊戌夏来四明，因日食少盐味，竟患疝，遂戒之，今不甚苦。”又会西域马元德云：“近苦外肾癞如瓜，服药不效。盖日食咸故也。”又会昆山豪获施五者云：其家从役者数人，皆长自大都，今至四明五年间咸患肾癞，亦日食咸腥故也。予旧有脉痔疾，无疝气，自至四明，痔血倍于前时，忽患外肾偏坠，盖咸能走血坠肾故也。侄儿辈皆患疝，自至此地，随俗日食鲞，且鲞价廉，可为度岁计，由是而致疾也。苦欲戒之为不能，时助滋味耳。

## 漳州香花

漳州有香花如烂瓜，腊瓣如兰，其叶如栗，可爱玩，土人名之曰鹰瓜花，取其似也。

## 溧阳昏鸦

幼时尝见溧阳东门昏鸦累万，夜飞集张巷马店之村，不几年，日渐稀少，而此处人家衰之。后集法华庵，又转集杨巷，未几又去而之他所，则法华消废而杨亦衰矣。故储德修有言：“寒鸦栖暖地。”向时臧村储月心富时亦然，后去而月废也。予自至元丁丑岁初至芳村，见其宅东西竹木郁然，昏鸦乱集，啼声彻夜。后三二年，鸦去木凋，直至衰落而后已也。谚云：“山朝不如水朝，水朝不如人朝，人朝不如鸟朝。”或亦有可信者哉。

## 减铁为佩

近世尚减铁为佩带刀靶之饰，而余干及钱唐、松江竞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遗制，惟刀靶及鞍辔或施之可也。若置之佩带，既重且易生绣衣，非美玩之所刻，书此以为戒。重则劳吾体，绣则损吾服，何饰用之有哉！

## 静物致寿

世间静物致寿者固多，且以文房四宝论之，砚主静，故能寿；笔主动，故不寿。惟人以是观之，可知宜寿之道。

## 钟山王气

钟山王气，昔时在二十余里之内，自丁亥以后，气如紫烟，远接淮西，亦异事也。扬州兴废不常，山水之胜又有时而兴也。唐人有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洪容斋《笔记》云：“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

德祐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余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 吴铎中丞

吴元人，名铎，中丞，中山人，寓吴兴，后卒于福建官舍，肯当平章长子也。平昔颇事饮食，云："凡饮酒食肉遇晚膳，必用白汤泡饮，以荡涤肠胃油腻，不致作疾也。"又云："丈夫居家，必有妻妾之嗜，晨膳必以羊、猪、鹅、鸡等味，或一或兼可也。凡鱼腥不可食，食恐伤肾气，气非所宜。午后食鱼则无伤矣。"

## 水向西流

凡城郭水向西流者，主居人多无义寡恩。又水不通江湖者，主不产清奇之物。金陵人多薄情，秦淮河西流也。京口人多不富且浊，水不通流也。湖州多窃盗，水散漫也。盖山深处则民厚而实，水泛处则民薄而顽。风水之说，信不诬矣。

# 学古编

[元] 吾丘衍撰　陈　虎整理

《学古编》一卷，附录一卷，元吾丘衍（一二六八——一三一一）撰。吾丘衍字子行，号真白居士，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元代著名学者。本书为作者的书法理论著作，于大篆、小篆的特点、源流、握笔运笔之法，论说尤详；于汉魏以来印章的种类、特点、用途论证确当；对当时流行的篆书碑刻拓本、篆隶文字之书、古器物临摹本以及印谱多有记载和考订；也涉及到与书法、篆刻有关的人物逸事。本书有《宝颜堂秘笈》、《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

## 序

干、莫，利器也；补履者，莫能用。楄梁，大材也；窒鼠穴者，莫能举。故求此道，必得于此道，则达于此道矣。既达矣，止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汩使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蒙，尾闾之虚，不相与违，斯所谓道。偶得此说，因写为《学古编》序。

大德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真白居士吾丘衍子行序。

### 三十五举

一举曰：科斗。为字之祖，象虾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画形状，失本意矣。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古谓笔为聿，《苍颉》书从手，持半竹，加画为聿肃。秦谓不律，由切音法云。

二举曰：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今之篆书，即古人平常字。历代变更，遂见其异耳。不知上古初有笔，不过竹上束毛，便于写画，故篆字肥瘦均一，转折无棱角也。后人以真、草、行，或瘦或肥，以为美茂。若笔无心，不可成体。今人以此笔作篆，难于为古人尤多。若初学未能用时，略于灯上烧过，庶几便手。

三举曰：学篆字，必须博古。能识古器，则其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会意等未变之笔，皆有妙处，于《说文》始知有味矣。前贤篆之气象，即此事未尝用力故也。若看模文，终是不及。

四举曰：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又当与《通释》兼看。

五举曰：字有古今不同。若检《说文》，颇觉费力，当先熟于《复古编》，大概得矣。

六举曰：篆书多有字中包一二画。如"日"字、"目"字之类。若初一字内画不与两头相黏，后皆如之，则为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各自相异，为不守法度，不可如此。又圆点、又圆圈，小篆无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学者慎勿难写处，妄意增入。

七举曰：篆法，扁者最好，谓之蝙蝠扁。徐铉谓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也。

八举曰：小篆，一也，而各有笔法。李斯，方圆廓落；李阳冰，圆活姿媚；徐铉，如隶无垂脚，字下如钗，股稍大；锴如其兄，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隶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汉意。李阳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当知之。

九举曰：写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二徐、二李，随人所便。切不可写词曲。

十举曰：小篆，俗皆喜长。然不可太长，长无法，但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岂不美哉！脚不过三，有无可奈何者，当以正脚为主，余略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无脚字，如"坐"、"𡳾"、"㞢"等字，却以上枝为出。如草木之为物，正生则上出枝，倒悬则下出枝耳。

十一举曰：凡写碑匾，字画宜肥，体宜方圆。碑额同此，但以小篆为正，不可用杂体。

十二举曰：以鼎篆、古文错杂为用时，无迹为上。但皆以小篆法写自然一法，此虽易求，却甚难

记。不熟其法，未免如“百家衣”，为识者笑。此为逸法正用，废此可也。

十三举曰：凡□圈中字，不可填满。但如斗井中着一字，任其下空，可放垂笔，方不觉大。圈比诸字亦须略收。口不可圆，亦不可方，只以炭墼（音击）范子为度自好。若“日”、“目”等字，须更放小。若印文中，扁口井，口字及子字上口，却须略宽，使口半见，空稍多，字始浑厚。汉印皆如此。

十四举曰：写篆把笔，只须单钩却伸，中指在下夹衬，方圆平直，无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师传，只如常把笔，所以字多攲斜，画亦不能直，且字势不活也。若初学时，当虚手心，伸中指并二指于几上空画，如此不拗，方可操笔。此说最要紧，学者审之，其益甚矣。

十五举曰：凡篆大字，当虚腕悬笔，手腕着纸，便字不活相。多有人不能用笔，用棕榈条及纸个等物，皆俗夫所为，士大夫不可用此。

十六举曰：汉篆多变古法。许氏作《说文》，救其失也。

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隶法颇深，具其大略。

十八举曰：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王球《啸堂集古录》所载古印，正与相合。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颜鲁公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

十九举曰：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二十举曰：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

二十一举曰：三字印。右一边一字，左一边两字者，以两字处与为一字处相等。不可两字中断，又不可十分相接。

二十二举曰：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略有空，后二字无空，须当空一画地别之。字有有脚、无脚，故言及此。不然，一边见分，一边不分，非法度也。

二十三举曰：轩斋等印。古无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终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从朱文。

二十四举曰：朱文印。用杂体篆，不可大怪。择其近人情，免费词说可也。

二十五举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

二十六举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随俗用杂篆及朱文。

二十七举曰：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二十八举曰：朱文印，不可逼边。须当以字中空白得中处为相去，庶免印出。与边相倚，无意思耳。字宜细，四旁有出笔，皆滞边，边须细于字边，若一体。印出时，四边虚纸昂起，未免边肥于字也。非见印多，不能晓此粘边，朱文建业文房之法。

二十九举曰：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差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微恶揭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卩（音节）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刘安寓言而失词耳。

三十举曰：道号，唐人虽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号作印用也。三字屋匾，唐却有法。

三十一举曰：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联带者，听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十二举曰：凡印，仆有古人印式二册。一为官印，一为私印，具列所以，实为甚详。不若《啸堂集古录》所载，只具音释也。

三十三举曰：凡名印，不可妄写。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为正也。二名可回文写，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书，亦不可回文写。名印内不可着氏字，表德可加氏字，亦当详审之。

三十四举曰：表字印，只用二字，此为正式。近人欲并加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虽有此称，系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论其原，不为俗乱可也。汉人三字印，非复姓及无印字者，皆非名姓。盖字印，不当用印字以乱名耳。汉张长安字幼君，有印曰“张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李温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亦三字表德印式（幼君，西汉王式弟子。化光，见柳文吕衡州也）。

三十五举曰：诸印文下，有空处悬之，最佳，不可妄意伸开。或加屈曲，务欲填满。若写得有道理，自然不觉空也。字多无空，不必问此。

## 合用文籍品目

### 小篆品五则

许氏《说文解字》十五卷（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太尉祭酒）。

徐铉校正定本，有新增入字。始一终亥者系正本，分韵川本，乃后人所更，非古人之本意。

《苍颉》十五篇（颉，姓侯刚氏，黄帝史也。亦曰皇颉）。即是《说文目录》五百四十字。许氏分为

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谓已久灭。此为字之本原，岂得不在。后人又并字目为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益不意其存矣。仆闻之师云。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锴，字楚金，广陵人，集贤学士）。尝与许氏本相参，首卷上部分六书甚详，末卷辩阳冰差误。

张有《复古论》二卷（有，字谦仲，吴兴人。湖州有板）。载古今异文字，不可以为字少。又《五声韵谱》五卷，比常韵无差。

### 钟鼎品二则

薛尚功《款识法帖》十卷（尚功，字用敏，钱塘人。佥事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碑在江州，蜀中亦有翻刻者，字加肥。

薛尚功《重广钟鼎篆韵》七卷，江州公使库板。一卷象形奇字，一卷器用名目，五卷韵。

### 古文品一则

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枢密使）。前有序并全衔者好。别有僧翻本，不可用。此书板多而好看，极不易得。韵内所载字，多云某人字集，初无出处，不可据信；且又不与三代款识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别无文字，故前列之。

### 碑刻品九则

李斯《峄山碑》（郑氏曰："此颂德碑也。"斯，字通古，上蔡人，秦丞相）。直长者为真本，横刊者皆摹本。有徐氏门人郑文宝，依真本式长刊者，法度全备，可近于真。但攸字立人相近，一直笔作两股。近李处巽于建康新刻，甚谬。

李斯《泰山碑》。《咸阳志》曰："《泰山碑》，秦相李斯书，迹妙时古，为世所重。"郑文宝模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今在文庙。石皆剥落，唯二世诏，一面稍见。

李斯《秦望山碑》在会稽，今无。

李阳冰《新泉铭》（阳冰，赵郡人，将作少监）。乃阳冰最佳者，人多以舒原舆之言称《新驿记》。殊不知，此碑胜百倍也。阳冰名潮，杜甫甥也。后以字行，因以为名，而别字少温。《木玄虚海赋》有云："其下阳冰不治，阴火潜然。"则知与潮，又且有理。人多不知，因详其说。又有李腾，善伪作阳冰书。

《碧落碑》在绛州。字虽多，有不合法度处。然布置美茂，自有神气，当以唐碑观之。世传阳冰卧看三日，毁其佳者数字。又言道士写毕，化鸟飞去，后及字欠一笔。尤为可笑，不知古文正当如此耳（一云：唐韩元嘉子李训等，为妣房氏立）。

《诅楚文》（俗呼《诅楚文》，李斯篆，在凤翔府）。有巫咸、大沈文（音故）、湫洍（音夸）驼三种，辞则一。乃后人假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较其篆，全不相类，其伪明矣。篆文"皇"，本从"自"，世传始皇谓与皋臭相似，因去一画。不足为病，在前亦有如此者。《峄山》数、成等字，皆与古异，此碑用之，及用《秦权毁》字作也。盖知见《峄山》、《秦权》而后创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峄山用此法。诚古也，其如辨者何?

史籀《石鼓文》（郑氏曰：在凤翔府。宣和间，移置东宫。周宣王太史，或云柱下史）。

薛尚功法帖所载，字完于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旧城文庙。

崔瑗《张平子碑》（瑗，字子玉，安平人，济北相。碑在郑州，前后两段）。字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篆全是汉。

《古印式》二册（即汉官威仪）。无印，本仆自集成者。后人若不得见，只于《啸堂集古录》十数枚，亦可为法。

### 附用器品九则

王楚《钟鼎篆韵》七卷（楚，字□□□□人。管衡州露仙观）。衡州本字少所出，在薛氏前。

《无衔钟鼎篆》两册。即薛书本，后重广作七卷。恐人无别，故去其衔，亦间有带衔者在。

《石鼓音》后附《诅楚文》者，又载周穆王吉日癸巳之说。石鼓，郑樵音不可信。

吕大临《考古图》十卷（大临，字与叔，永兴人）。有黑白两样。黑字者，后为有韵图，中欠璃玉彘。白字者，博山炉上，误画作人手。

王球《啸堂集古录》二卷（球，字夔玉）。正文共一百纸，序跋在外，其间有古文印数十。有一曰"夏禹"，系汉巫厌水灾法印。世俗传，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汉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首误是孙兹二字。又有《滕公墓铭》，"郁郁"作两字书，且妄为剥落状。然考之古法，叠字只作二小画附其下。秦时大夫，犹只以夫字加二小画，况此叠文者乎？伪无疑矣。

高衍孙《五书韵总》五卷（衍孙，字□□，四明人）。此书篆、隶、真、行、草一字五体，别体皆作小字，随体分注，可备初学者用。间有差处，宜自斟酌。

徐铉篆（铉，广陵人，左散骑常侍）。二徐字迹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条具。铉，字鼎臣；锴，字楚金。笔法（见前）。

林罕《字源偏傍小说》三卷（罕字□□，□□人，国子博士）。此书，言篆与隶相通源流，亦自可采。但有数说与《说文》悖，却系阳冰变法，知之足矣。"是"字上从⊟，巴上从已，加点之类。

葛刪《正续千字文》。虽是近人，然字法极好。《千文》有两，续本不可无之。别有陈道士冒名拟本，不见好处。间有碑刻，惜其不多。

### 辩谬品六则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镇江，人谓孔子书。文

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呜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汉人方篆，不与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后人，罪莫大于此。又且因"君"字作"季"字。汉器，"蜀郡"洗字半边，正与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显见其谬。比干墓前有汉人篆碑，亦有此说，盖洪氏《隶释》、《汉隶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复具。

《三坟书》，此伪本，大不可信。言词俗谬，字法非古。《尚书》无"也"字，此书有之。"乙戊"字，合艼几戈，此从心加一笔。"走"字合从夭（音悼），此随俗作之字引脚。其余颇多。

《古文尚书》，系后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韵集成。亦有不合古处。若言今古篇次，文法同异，姑存之；言字画则去之。

《古文孝经》，内一篇大谬，今文无之。后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观者当取其字。

《泉志》，闻有泉文近于道者，可以广见。又有妄作"三皇币"及禹时"币"，不可为信。"卍"，此字人谓万字，乃出古钱，不见此书，终不知也。故引入以待好事者。

戴侗《六书故》。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以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傍，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此㕣（本音衮）加𠆢不过为"衮"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从邨邨，不从寸木，今乃书此为村。引杜诗"无村眺望赊"为证，甚误学者。许字解字引经，汉时犹篆隶，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经而不能精究经典古字，及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证据。镑、钟、鬘、锯、尿、屎等字，世俗作钟。钟鼎文，各有详注。"卵"字解尤为不到，此书为一厄矣。学者先观古人字书，方知吾言之当。

### 隶书品七则

诸汉碑，洪氏《隶释》备具其说，更不再言。

娄机《汉隶字源》六卷（机，字彦发，嘉兴人。参知政事）。字法最好，洪氏本有碑目在前。

刘球《碑本隶韵》十卷。外一卷纪源。

《隶韵》两册。麻沙本与《隶韵》为一副刊，字体不好，以其册数少，乃可常用之，故目此。

洪适《隶释》二十七卷，并《隶释续》二十一卷（适，字景伯，鄱阳人。左仆射）。皆汉碑释文《隶释续》画诸碑形及墓壁画像。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有垂虹。或题处偏僻，画则如影像状，浑黑。

洪适《隶纂》十卷。以汉碑模临傍偏奇古者（上石）。

《石经遗字碑》。会稽蓬莱阁翻本，破缺磨灭，不异真古碑。今无矣。

《佐书韵编》，姑苏颜氏本。字比诸隶的为最多，写得却不好。

以上书，计三十九种，美恶兼举，学者皆当知之。此等事业，以博为贵。数外更有文字，不欲太繁。始言其不可无者，仆亦自有《续古篆韵》五卷，《疑字》一卷附后。未暇刊板，且令学者传写。又有《说文续释》方更删定，同志能为刻之，流传将来，亦盛德事。

### 字源七辨字

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傍是也。画文像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铦利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文为大篆文云。

四曰秦隶。秦隶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谓秦未有隶，且疑程邈之说，故详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最为后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

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末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后耳。

# 附　录

## 洗印法

图书久为油朱所炽者，先于灯盏内浸一宿，次日取出，蘸香炉内灰，用硬棕刷干洗之；若朱未尽，更蘸刷，以尽为度，不损印文，而清丽若新。凡欲洗刷，先当用绳约定，以防其滑，此法最良。

## 印油法

香油浸皂角于瓷器内，煎过放冷，和熟艾成剂；次加银朱，以红为度，入绢袋中，用瓷、玉器盛之，数日一翻，忌铜、锡器。若日久油干，复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内，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浇下。此法不蒸不炼，久而益佳，与好事者共之。

## 世存古今图印谱式

《宣和印谱》四卷。
晁克一《图书谱》一卷（又名《集古印格》）。
王厚之《复斋印谱》。
颜叔夏《古印谱》二卷。
姜夔《集古印谱》二卷。
吾衍《古人印式》二卷。
赵孟頫《印史》二卷。

## 取字法

硇砂，瓦粉，白龙骨，木贼草，蜜陀僧，白石脂，桑柴灰（各等分），人言（少许）。

右为细末，先湿字，后渗药末，以熨斗熨之，干，随落。

## 摹印四妙

李阳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画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矩方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

# 庶斋老学丛谈

[元] 盛如梓撰　李　珍整理

《庶斋老学丛谈》四卷，元盛如梓撰。盛如梓号庶斋，江苏扬州人，生卒年代不详。本书分述宋末元初受命之祥瑞、谶纬，文人辞赋、文章及论学之语，间及科举政事，内容较为驳杂。其中多有附会之词，又为南宋权奸贾似道讳恶，是其瑕疵。然于论文说诗，见解亦有独到之处，同时有助于了解宋元时期士大夫的精神风貌。本书有《知不足斋丛书》、《四库全书》、《笔记小说大观》本，这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并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

## 卷　一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数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经略中原，以应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诗集云："角端呈瑞移御营，揿亢问罪西域平。"注云："解端，日行万八千里，能言，晓四夷之语。"昔我圣祖皇帝出师问罪西域，辛巳岁夏，驻跸铁门关。先祖中书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见异兽，二目如炬，鳞身五色，顶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当于见所备礼祭之，仍依所言则吉。"此天降神物，预言吉征也。

圣朝开创之初，雪不觮那颜为领军霸都侍卫，睿宗西征，武勇无敌，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令棠阴如故。宪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为征蛮大元帅，子阿术佐之，统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斡腹湖广，南方震惊。甲寅年，云南诸国三十七部金齿乌蛮等悉皆归附。至己未年，世祖渡江，元帅父子七八年于外，方会合班师。至元十一年，上命伯颜丞相统兵过江，阿术平章首渡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诏分兵镇遏扬州。又次年秋，两淮州郡续续归附。惟公三世，开疆拓土，战勋为多。今云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县，置官署吏，声教所及，举为化内，皆丞相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诸夷怀慕，犹问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谥忠定、武毅、武定。今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诏书褒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贤学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报于元勋者，功名富贵传之子孙无穷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诸老以东南为谏者数人，耶律丞相独不谏，曰："此举必取。今谏者日后定羞了面皮。"公明天文，知气运历数而然。（王元礼郎中说）

耶律文献公子，中书令湛然居士，孙丞相双溪，曾孙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于世。柳溪在扬日，委草丞相行状。尝观刘后村状《真西山行实奏穆陵》谓"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时已有此议。中书令国初时扈从西征，行五六万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游录》述其事，人所罕见，因节略于此："公戊寅春三月，出云中，抵天山，涉大碛，逾沙漠，达行在所。明年，大举西伐，道过金山。时方盛夏，雪凝冰积，斫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鹘城，名别石把。有唐碑，所谓瀚海军。瀚海去城数百里，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阗国。河出乌白玉。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剌城。不剌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顶有池，周围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树阴蓊翳，不露日色。出阴山，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附庸城数十。又西数百里，有塔剌思城。又西南四百余里，有苦盏城、八普城、可伞城、芭榄城。苦盏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实。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长耳仅负二枚。苦

盏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剌城，附庸城十数。此城渠酋常杀命吏数人，商贾百数，尽掠其财货，西伐之举由此也。讹打剌西千余里，有大城，曰寻思干。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环城数十里皆园林，飞渠走泉，方池圆沼，花木连延，诚为胜概。瓜大者如马首。谷无黍糯大豆。盛夏无雨。以葡萄酿酒。有桑不能蚕。皆服屈眴。以白衣为吉，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寻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华城。土产更饶，城邑稍多。寻思干乃谋速鲁蛮种落梭里檀所都，蒲华、苦盏、讹打剌城皆隶焉。蒲华之西有大河，西入于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华。又西濒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砖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与佛国字体声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饮其乳。土人不识雪。岁二熟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镕铄。马粪堕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于冰雪，湍流猛峻，注于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酿酒熬糖。印度西北有可弗义国，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马。以蜜为酿。此国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正符唐史所载骨利干国事，但国名不同，岂非岁时久远，语音讹舛？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可弗义去印度亦等，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诗十首。寻思干城，西辽称河中府。咏其风景云："开罇倾美酒，掷网得新鱼。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园林无尽处，花木不知名。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用风磨如南方水磨，舂则悬杵）。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又生。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黄橙调蜜煎，白饼糁糖霜。救旱河为雨，无衣垅种羊。"余尝阅《唐会要》有垅种羊，未之信，观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计闰。又《赠高善长》诗云："一住十余年，物我两相忘。"

许献臣佥事说，益吉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气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刘敬之往任断事官，亲见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干国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观此则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绕北极之下以为昼夜，信而有证。刘梦得、苏子瞻皆有《罗浮夜半见日》诗，恐此山正与彼对，但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也。

张橘轩先生，寓轩相公父也。有《杂录》云，凤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阳宫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阳千岁"字，昔云中马胜公得之。方仅数寸，贮以囊，虽兵革患难，至于饮食坐卧，未尝少离，其好古一至于此。近有士人得一砚于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问余。举此告之，仍以宝刻丛章证之。阴字在砚之左，字书奇古，非铜雀所能及。屡见铜雀砚皆有阳字，纪建安十三年造。尝闻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为四砚，则平日所见皆伪也。荆公诗亦尝辨之。

寓轩先生说，八作司见收星落石一块。色白如玉，大如鹅卵。上有篆字十余，不可识，印其文于书帙上。余阅《笔谈》，"常州，治平元年，有声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坠。久之，视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铁。"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晓。圣人之言，其语同则其说同。"元亨利贞"，乾、坤、屯、随、临、革、无妄七卦辞也。如何独以乾为四德，余卦则不然，辞同而说异。圣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鲁穆姜释随卦辞。欧阳公《童子问》反覆详尽，盖欲释学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说》云："人自有合读底书。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圣王崇《诗》《书》《礼》《乐》以造士，未尝言《易》，《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某枉费许多年工夫。"

说《易》者每引《连山》、《归藏》，不知其为伪书。《隋史》：刘炫聪明博学，牛宏购求天下遗书，炫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告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藏》，《隋志·易序》云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取备殷易之阙。观此又安知其非伪耶。蔡季通已尝说《连山》《归藏》不传。

康节言："孟子著书未尝言《易》，其间易道存焉。"

先儒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足迹下盘旋。"

康节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又曰："《春秋》者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谓："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晦庵以为不如此。然宗之者众。或谓皆寅正纪事，近世戴岷隐诸公皆是此说。或以为无所谓例，无所谓褒贬，夫子据鲁史直笔而书，此说晦庵亦曾说了。或以为《六经》所书皆寅正，平王东迁后，以子为正，鲁亦以子为春。或以为正月非正月也，不书王无以知其为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谓"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

左氏，晦庵以为楚人，项平庵以为魏人。

叶石林谓左氏鲁史臣之后，虽未必见当时孔子所约之言，而多知鲁事。公谷则受学于孔门弟子者也。创立凡例时，亦有及其事者，因其闻而得之也。今经之目既不可见，而义又无显然以告后世者，千载之下，凭空文臆断，而议圣人深严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敌而还，使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难将作矣。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

昭公二十五年，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叔孙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颡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齐，与公言平子有异志。昭子耻于见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于患，见几而作，可谓勇矣。皆卒于戊辰之日，异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泓之战，伤股，而卒用之者，公谷谓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记》，睢水有祆神庙。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其后果逐。昭公十一年，楚灵王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后于乾溪自缢。

左氏载息夫人事，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犹未言。故王维诗云："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旧不言长掩泪，只缘翻恨有华容。"杜牧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皆祖其说。余谓息妫既为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间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晋景公病，将食麦，张如厕，陷而卒。国君病何必如厕，假令如厕，岂能遽陷而卒。此皆文胜其实，良可发笑。

叔孙豹适齐，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生子曰竖牛。朱温掠地宋亳，与逆旅妇人野合，而生友珪。后二人为二子杀身破家。二事却相类，余阅世似此者多，不能谨一时之独，适足贻千载之笑。末三，盗贼，固不足责，而谓叔孙穆子为之乎。

《左氏》载《正考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庄子》云，"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左氏》作"偻伛"，《庄子》作"伛偻"，其文颇顺。林竹溪云，"伛"，背曲；"偻"，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明年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遂不与。郑不复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将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灶之言有不中。

前辈谓井田之法，如画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谓井田不可行于后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掩《书土田》有曰："度山林，鸠薮泽。町原防，井衍沃。"东莱先生曰："原防之间，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则别为小顷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则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尝概之以棋局之画哉。近观《石洞纪闻》有以："方里而井"，是一里画为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旷之地。若地势高低处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贡法，蒍掩之说偶忘之矣。

陈后山谓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阳是也。洚水，安阳河是也。大陆，邢州巨鹿泊也。九河者，分为支流。逆河者，为潮水逆行。余以《近世书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沦入海，不可寻考。又以今日观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谓瓠子在雷泽黄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犹有瓠冈。

《禹贡》三江余于《嘉定集》已尝言之。中江为震泽害，傅同叔谓禹塞之，今东壩是也。余谓使禹塞之，《书》必不曰"东为中江入于海，"必塞之于后世。嘉定交代贡仲坚谓钱王塞之，其说有理。王据两浙时，多兴水利。

《书》之百篇，倭国犹有本。欧阳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诸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汤东涧跋曰，日本僧巿书。朱文公言，闻外国《书》逸篇皆全。其释孟子尽心一条，亦托外国本以备考。今北峰之子行果为予言，巿来中国，见六经之本不同，既归，模其国中本，遣高弟僧护行，以送吴赵知旧。中流失舟，巿以丧其弟子，误谓此书不当入中国，以致于此。

刘元城先生云："《书·皋陶谟》'无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敖逸欲有国。'"引《汉书》为证。又曰："六经中似此等甚多。"郑夹漈著《书辨讹》、《诗辨妄》，二书详悉，有益学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鲁斋著《书疑》，长沙易公著《易举隅》，发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见学无止法。

"庭燎"，《诗传》云："大烛也。"或引齐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谓古制，未得而闻。要以物百枚缠束之，用松苇竹，灌以脂膏焚之，烟焰灰烬，殊为不经，古制必不如是。学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设灯炬木烛为佳。木烛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铁盘，燃以膏油。若以松苇竹百枚缠束之，炬火也，非烛也。又据《字书》"桦"字，以其皮卷之，裹松脂，燃以为烛，此却有理，胜缠竹苇矣。

齐地有虫，类蚯蚓。大者人谓之巨白，善蘗地以行。孟子所谓"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擘字作擘），即蚯蚓之大者也。故谓蚓而后充其操者也。（见晁氏客语）

王淳南曰："圣人之意或不尽于言，亦不外乎言。不尽于言而执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离其言以求之，宜其伤于太过也。"

《史记》初看，窃怪语多重复，事多夸诞。及看子由《古史》，删除简当，固为奇特。然称太史公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又怪其贬之太过。况是时书籍未备，诸子杂行，有未暇详考。其易编年而为纪传，其法一本于《书》，后世莫能易。洪容斋云："《太史公书》若褒赞其高古简妙，殆是模写日星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近年得淳南《经史辨惑》，论

《史记》者十一卷，采摭之误若干，取舍不当若干，议论不当若干，姓名字语冗复若干，文势不接若干，重叠载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迁之罪不容诛矣之辞。吁，太史公初意，岂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则专取其长，王则专攻其短，人之好恶不同。及观晦庵先生《语类》云："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史记》疑当时不曾删改脱稿。"又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纪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先生之说，察而恕矣。又以众说质之本传其与任安书明说"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观此则为未脱稿明矣，责之者谅此可矣。

班固尝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谓迁感当世，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弊，不若文景尚黄老清静，天下饶给，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武帝用法深刻，臣下当诛得以货免，迁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叹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祸；其羞贫贱者，自伤以贫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历》云："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乾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万七千年"。《广雅》因之，均为诞妄。夫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岁，而及太素冥茎，此道之根本也。尝举以问陈月观先生，云："康节《皇极经世书》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数。帝尧即位之年，甲辰已在午。"又举以问一前辈，云："《路史》不足观，仅可糊壁。"余闻之矍然，观其引援该博，无书不读；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搏斋为作传，叙其"述作非止一书，博学如斯，古今有几"，此语甚失忠厚之意。《皇王大纪》自人皇氏以后所叙世氏与《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节，以《易》、《书》、《诗》、《春秋》为据。谓康节之数精极天地，必不妄以尧即位甲辰为准，用之以表时序事，庶可传信。此书五峰先生成于绍兴辛酉；《路史》，罗先生于乾道庚寅成。

范晔，泰之子也。家世文学。父祖歇历，并有名前代。泰能使王弘推让大权，晔乃助义康为逆，被诛。籍其家，乐器服玩，并皆珍异；妓妾不胜珠翠，其母则居止单陋，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至市临刑，家人悉至。晔见妻则笑，见母呼泣而晔无言，见妓妾乃悲涕流连，是为不忠不孝之人。后世乃读其《后汉书》安得大手笔重为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丧，朋友诸臣未有出涕，内人皆行哭失声，其母以为必多旷于礼，据其床而不哭。晔之诛不足以塞其罪。

《晋史》多幽冥鬼怪谬妄之言，取诸《幽冥录》、《搜神记》等书，不知诚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广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

谢侨，朏之族，尝一朝乏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侨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

孙子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注曰："拳与絭同，攘臂绳也。今胸袖手圈。言解斗者当善以手解之，不可用絭也。然下句已有救斗者不搏撠，上句恐别有意。或如龚遂乱绳之说，与人斗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记》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贤云："高祖其势可以守关，不放入项王。然须放他入来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万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兄为变；二是汉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怀王。"今考之史，项王坑降卒二十万于新安之后，方破关入秦，汉王已王汉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战，父母妻子方在楚，入关时尚在沛。怀王之说亦恐未然。子婴降，诸将请诛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以能宽容，且杀降不祥"沛公重德于怀王何有嫌疑。项王弑义帝，汉王为发丧，告诸侯伐楚。三说甚失照管，因笔于此。

《前汉书》有《刑法志》无《兵志》，《后汉书》《刑法志》亦无。《隋》、《晋书》俱有《刑法志》。《唐书》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鉴》：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计，堰淮水灌寿阳。调役夫及战士共二十万，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筑土，合积中流。十四年四月，将成而复坏。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铁数千万斤沈之，亦不能合。又伐木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十五年四月，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将攻堰，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此达理之论也。近年吉水周衡斋著《通鉴论断》，归咎于张豹之不修堰，平岂真有先见，不幸而言中。余谓周公未尝至淮，不知淮流之险。四渎者天所以节宣其气，人力岂能胜？平真有所见也。据《都梁志》云："水落时旧基皆出，广仅二十丈，长不过二里。又自其处至浮山，尚二百余里。浮山去寿阳四百里，不可得而灌。"旧志所载亦因前史夸诞而述之，未可尽信。

《通鉴》，陈后主至德四年，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窃怪其在位之久。以岁月考之，夸吕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陈后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误明矣。《纲目》、《本末》皆同，以讹相承，有误学者。据《唐书》，吐谷浑自晋永嘉时有国，至龙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绝。然偏方裔夷，亲见晋、宋、齐、梁、陈、隋、唐七朝禅代，抑岂偶然？又不可与十六僭伪同日而语也。

嬴秦转而吕政，并六国，称皇帝，十三年而社稷为墟。典午转而牛氏，江东乃百余年。盖始皇不仁，

晋元帝犹贤乎彼。曹操篡汉，子孙戕于司马氏。司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高齐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诈取于周，炀帝弑父而篡，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汉末党事起。袁闳筑土室而居，自牖纳饮食，潜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树为屋，绝迹梁砀之间。司马氏纂魏，范粲称疾不出，寝于所乘车，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寿八十四岁终于车中。三子全身远害，志趣一同，善于避祸者也。

商鞅亡至关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叹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刘毅为王镇恶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师容桓蔚，为刘卫军所杀，今实不敢容异人。”毅叹曰：“为法自弊，一至于此！”二人智穷力尽，适相似也，可发千载一笑。

王斗对齐宣王曰：“王爱民不如尺縠。以尺縠为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爱尺縠。’”宣王谢曰：“寡人有罪。”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引喻亲切，其利博哉。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传司马相如事，杨诚斋辨明详切，非草草读书者比。第以“赀”为“郎”，谓“输货而得仕”，与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杨敞为丞相，霍光使田延年报敞废昌邑王事，敞惊惧，不知所言。其妻谓敞曰：“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即从之。令狐峘贬吉州，齐映为江西观察按部，峘轻映后进。其妻曰：“君以白头走小生前，不抹首属戎器迎之？”映以为恨，奏其前过，贬衢州别驾。吁，二公俱以妇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义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步行，好事者相合为义买犊车乘之，后代杨敞为相。胡建，天汉中守军正丞，贫无车马，步与走卒起居。盛唐时仕于朝而无马者，官借之。

贾谊生遇明时，有天资，有学力，年十八为吴公客，二十余文帝召为博士。年少气锐，是以绛灌等毁之。及谪长沙，召为梁太傅，陈政事疏言皆验，汉廷诸臣无能及之，时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岁，文帝犹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观。史臣谓其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不能过。后世可及之者，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庐，三分天下，时方二十三岁。

后汉魏桓不肯仕，乡人勉之，曰：“干禄求进，行其志也。方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去而死还，于诸子何有哉？”

《萧何传》不言律令，《李邕传》无一字及笔札，《五代·刘昫传》不书修唐史。

墨允、墨智，乃伯夷、叔齐也。

越有君子军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

姑蔑故城，即今之龙游县。姑蔑墓在东华山偃王庙后，庆元间为人所发，其间古物充牣，随即灰散，惟数瓦缶不坏，水满其中，又并其埋铭碎而弃之。惜哉！衢人以其砖为砚。韦昭注《国语》，谓“姑蔑，今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庙两庑碑文，皆言神助禹开峡有功，是以庙而祀之，极诋宋玉云雨之妄。余谓与扬州后土韦郎事相似。旧塑绿衣年少于旁，明道以其亵渎，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宫姮娥初无此说，诞妄始于《淮南子》，汉人从而传之，唐宋文人又从而诗之、歌之。史先生《敩斋占毕》论之详矣。

陆机、云兄弟，托身于成都王颖。叶石林《避暑录》云：“当危乱之世，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谓卢志称其父祖名，机怒，亦称卢之父祖名以报，河桥之败，志因赞之，父子兄弟皆诛死。余谓此说非也，使机当日无此语亦被祸，不思机乃亡国人。至中原在贾谧二十四友之列，及诛谧，机亦有功，人得以议之。伦将篡位，机在中书，九锡文禅诏亦与焉，减死徙边，遇赦而止。晋室多故，机不识时，昧乱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图富贵，愚矣。顾荣、戴若思等，劝其还吴，孙惠劝其让都督于王粹，皆不从。机之祸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赋》有云：“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适足以自道也，哀哉。

嵇、阮齐名，皆博学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已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养生论》，颇言性情。及观《绝交书》，如出二人。处魏晋之际，不能晦迹韬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逊，而非薄圣人，竟致杀身，哀哉！籍诗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刘后村云：“非谓甘为燕雀，自伤其才大志旷，无所税驾。以史观之，此是其全身远害之术。而寓之诗，其放荡不检，则甚于康。不罹于祸者，在《劝进表》也。”

晋范坚迁尚书右丞，是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四，当弃市。二子宗云，乞没为官奴，赎父命。尚书朱映议：“天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坚同映议。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子没入，足以惩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减广死刑，二子为官奴，不为永制。坚驳之曰：“淳朴浇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杀之者所以止杀，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者。许宗等所乞，宥广之死，若有宗比不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今云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颦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亏。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之，将来诉者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

今，开万怨于后也。”成帝从之，正广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时假贳文疏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兴遣尚书郎韦宗，使于傉檀。与宗论六国纵横三家战争之事，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辨。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

《宋史》载韩侂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是诚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一以孔孟为法，斯不失为君子。如疏寮稼轩，负大文名，而有此作，秽名史册，悲夫。

赵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参议官则全子才，有蒋山僧见全喜甚，曰：“逆全诛矣。”问其故，曰：“公之姓，贼名也；公之名，贼姓而少一乀，合姓名而观，是倒悬李全而无左臂也。”其说果验。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书奏：“有小夫溺于祥曦殿前。”问其人乃朱舍人厅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国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邾庄公之卒，况实事而李公亲见乎？

## 卷 二

今之扬州，秦为广陵县，汉为广陵郡。扬州治所，或在历阳，或在寿春，或在建康，广陵皆非所统。隋开皇初方改为扬州，其城即今宝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吴王濞之都也。今扬州城，乃后周显德五年于故城东南隅改筑，周二十余里。大市东南角，俞生家穿井，犹有船版；路学采芹亭后开阮得岸桩娑罗木，教授刘青溪取为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势然也。如开明桥之类，皆因旧徙置。

《庐江郡志》载漅湖事：昔有巫媪居县，有老叟曰：“石龟口出血，此地陷为湖。”未几有人以猪血置龟口，巫媪见之南走，其地遂陷。然东汉永平十九年秋七月，漅湖出黄金（注：漅，子小反，县名），在合淝东南，则城陷之说妄矣。西南夷邛都县地陷为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记》：邛都县有老姥家贫，每食有小蛇在床，姥怜而食之，后长丈余。令有骏马，蛇吸杀之，令怒杀姥。蛇为姥报仇，每夜闻风雷之声四十余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俱陷为湖，唯姥宅无恙，至今犹存。漅湖地陷，并缘于此。

禹门化龙，诗家常用。白乐天有“龙门点额意何如”之句。类书引《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江海大鱼集其下不得上，上即为龙。中州士夫言诚有点额者，今三门析津也。然《后汉书》交趾郡封溪有龙门，水深百寻，大鱼登此化成龙，不得过，曝腮点额血流，此水常丹。杜诗中又有之，龙州（郁本门）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罘岛，尝为江淮行省都事，笃实向学，纯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尝有音问往来。数年前，闻岛上有墓，不知年代，包甃如新，俗称康王坟。余以史传考之，陈氏篡齐之后，以海上一城为康公终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于每岁春秋集好古君子于墓前浇奠之，亦厚德之举。昨用之书至，云年来已成故事矣。

书籍版行始于后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书目》备载之。虽为学者之便，而读书之功，不及古人矣。况异书多泯没不传，《后汉书》注事最多，所引书今十无二三，且如汉武《秋风辞》见于《文选·乐府》，文中子晦庵附入《楚词后语》，然《史记》、《汉书》皆不载，《艺文志》又无汉武歌辞，不知祖于何书。

《吹剑录》谓《广陵散》为王陵、毌丘俭、诸葛诞相继为扬州都督，谋兴复魏室，皆为晋诛。以广陵为扬州，魏之败散始于此。不知魏晋之际，扬州治所在寿春，与广陵无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头，如安风津，皆非扬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类。潘岳《笙赋》云：流广陵之名，散是也。韩皋审音，既失考于其前；俞公著书，复承讹于其后。

武昌濒江有吕公矶，上有黄鹤楼。一日有题《汉宫春》于其上云：横吹声沈，倚危楼红日，江转天斜。黄尘边火，澒洞何处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风，玄露丹霞。先生笑，飞空一剑，东风犹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嚣含，隐瑶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断，梦逐飚车，乾坤星火，归来兮煮石煎砂。回首处，幅巾蒲帐，云边独笑桃花。”不知为何人作，或言洞宾语也。后三年己未，大元渡江。（外舅制集李公说。）

王明清《挥尘录》载：绍兴初，刘大中以监察御史宣谕诸路回，宰臣以其称职，拟除殿中侍御史。高庙云：“且除秘书少监。”启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兴狱，尚有未决者。一除言路，外方观望，恐累及无辜。”绍兴三年，知滕州。侯彭老言本州卖盐宽剩钱一万贯，买到金一百六十余两，银一千八百两投进。诏云：纵有宽剩，自合归之有司，非守臣所得进纳，或恐乱有刻剥，取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罢，以惩妄作，所进物退还。

杜祁公衍相仁宗，为人清俭，平生非会客不食羊肉，于时朝多恩赐，请求无不从。祁公每抑遏之，所请即封还。有私谒者，上必曰：“朕无不可，但这白须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后以为法。放翁得子虡濠上书，诗云：“日暮坐柴门，怀抱方烦纡。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

姚将军，靖康初以战败亡命，建炎中下诏求之不

可得。后五十年，乃从吕洞宾、刘高尚往来名山，有见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诗《题青城山上清宫壁间》，云："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资。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年来幸废放，倘遂与世辞。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换绿髓，欻然松外（郁作"云外"）飞。"靖康建炎间，关中奇士赵宗印提义兵出战，有众数千，所向辄下，敌不敢当。会王师败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济，大恸于王景略庙，尽以金帛散其下，被发入华山，不知所终。放翁感其事作诗曰"我梦游太华，云开千仞青。擘山泻黄河，万户仰巨灵。往者祸乱初，氛祲干太宁。岂无困（郁作"卧"）云龙，一起奔风霆。时事方错缪，三秦尽膻腥。山河消王气，原野失大刑。将军散发去，短剑斫茯苓。定知三峰上，烂醉今未醒。"二事颇相类，惜姚将军不得其名。后之作史者，不知录耶否耶？赖有陆诗传于世，其详当考之《高庙实录》。(傅案：姚平仲，放翁为作传。)

周平园《玉堂杂记》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计金二百两，既书除目，随以赐之。乾道以后，止设常笔砚，退则有旨，打造不及，赐牌子金一百两。立后升储，则倍其数。绍兴二十四年，王公纶暂权内制，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称其有典诰体，润笔万缗，赐砚尤奇。

南轩先生除左司，孝宗谕以直宿。云以此处卿，无他，要卿夜间来说话。先生曰："某顷直宿，夜对多赐坐。一夕上曰：'朕今日观书至某处，以朕思之，其义如此，卿以为如何？'某对曰：'圣见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犹有意思。'因奏其说云云，上大喜。每夕必举数端见问，某所对不是好胜，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无穷，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宫制载：嫔御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御曰："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或有只请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忻谢而退。至给俸时，各出御书请增俸，有司不用，退还。复诉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诸嫔对上毁其御书曰："元来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时咸服仁宗之圣断。

赵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脸等发掘，取其宝器，又欲取其玉带，重不可得，乃以绳穿其背，扎于自己，坐而秤起之，带始可解。为口中物喷于脸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脸。后货带于汴，识者知为陵寝中物，败露皆杖死。(田君集说。)

杨起宗说汴京熙春阁历金国不毁，有诗题于上云："一阁看来尽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连天老蜃千年气，跨海金鹏两翅风。人说来从尘世外，天教不堕劫灰中。最怜寂寞熙春字，犹带斜阳照故宫。"余谓必通好时，使臣经游而题。厌次刘景陆来为宪幕，叩之，云："王嘉甫国宾诗也。"

《三衢志》云：吴越钱王祖茔，开化县云台北原。初钱氏微时，有子为人负担至此。其主人明地里，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葬此子孙当有兴者，取竹枝标识之。翌日令钱子往视之，竹已根，遂伐去，给其主曰："无所谓竹矣。"潜以其父母骨瘗此。今犹有倒生藤拂墓域，樵人以刀断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实。按《徐氏世谱》，乃王之三十七世孙元洎公，避阳朔之乱，徙居江浙，随处建祖庙，不独灵山，他处亦有。编类不得其人，余已致事归，不及订正矣。

张寓轩先生说长平之坑，至今犹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县乾溪章华台故基，往往得楚灵王战士之骨。慕容垂参合陂之败，积骸如山。夏王勃勃杀偈檀人，积尸号髑髅台，倭之竹岛曰骷髅山。

颍滨古史论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而不急于道，使来者自尽于学。日引月长，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达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虽礼乐刑政有所不言，而况于洒扫应对进退也哉！"叶水心曰："今世学者以性为不可不言，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孟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而圣贤之实犹未着。"二公之说若合符契，皆有所谓。

前辈云："学贵知要，不在贪多。用贵适时，不专泥古。"

王状元十朋《读礼堂记》云："为仕者未尝不读书，能读而不能行，是犹凤鸣而鸷翰。虽胸中有万卷，身为行秘书，谓之不读书。"

康节曰："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又曰："学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没身而已'，即曾子'死而后已'之说。"

学贵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进，与日俱新。须以人形己，自课其功，然后有所激于中。勇果奋发，不能自已。

司马温公曰："某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

刘极斋，蜀人，名宏济，遇诞日必斋沐焚香曰："父忧母难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饮宴之说。(雷龙图说)

东莱曰："治言而不治气，虽有正礼大义，反为忿怒所败，不足以解纷而失和气，岂不甚可惜哉！"

邹道乡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缓而言，则有条理，而人不厌。可以交，可以毋交，交多滥。"

元城先生作孙莘老《寄老庵记》有云："惟贤者未尝不量已而受任，未尝不畏满而知止。"又云："几居地上者，莫非寄也，寄则非我，知非我则无所攀

恣，故无往而不逍遥。”乌乎！寄老于轩冕富贵之间者，危殆倾敚之患日至；寄老于山林泉石，而人莫与之争。可谓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轩先生曰：“为学不可全恃明快，要当思量到迟钝处。”问：“如何却要迟钝?”曰：“一向从明快中去，岂不有失？须反复致思，于迟钝中下工夫，然后能有诸己。”

项平庵曰：“人生一世，谁能独佚？但当明其不可息之说，而勉吾之倦，则所遇无险易而安矣。”又曰：“处事者必验之心，自心不安，则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则己不得安。”又曰：“读书观物，必尽用以治己，则不枉用功。”

先儒谓：“贞志苦心之士，如饥不忘食，渴不忘饮，病不忘医，流落不忘故乡，求一日之安不可得，岂肯悠悠玩岁月邪?”又曰：“日用应酬无非是学，但有主则明，无主则昏。”又曰：“下学而上达，其事则下学之事，其理则上达之理，一进则俱进。此三则皆足为学者立懦志、开迷途。”

陆贾《新语》云：“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是以君子广思而博听，进退循法度，动作合礼仪。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

先儒云：“详于法（郁作“楚”）者，有法外之遗奸，工于术（郁作“谋”）者，有术中之隐祸。”

学贵乎问，圣贤立教及经书所言，不一而止。晦庵先生无书不读，启棘宾商，犹作书与诚斋，托转问于周平园。先儒为学，其勤笃好问乃如此。

晦庵先生云：“刘元城与刘壮舆说某人字画不正，必是心术不明。”年来后生写字多破体，不思东晋时江东分王，元气坼裂，风俗浇漓，清谈误国，字画何取？盛唐及宋初诸公字画重厚，何尝破体。今或多或少，妄为增减，《佩觿集》云：“点画之间有关造化。”况一点一画不同，声音便别。欧阳公尝言：“所谓法帖者，率皆吊丧候病，叙暌离，通问讯，施于朋友，不过数行而已。”高文大策，何尝用此？甚至刊为字本以误学者，姚公牧庵近刊五经文字于宁国路学，正救之意深矣。

古人每观人于举动瞻视之间，而知其心事。斗伯比谓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郑伯如晋，拜成授玉，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视流而行速，宜不能久。”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二子，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孟尝君谓公孙戌子何足之高，志之扬，戌以象床之事对。如此类多。姑举此数事，《前汉·五行志》言之尤详。

方蛟峰八字格言：“富莫大于蓄道德，贵莫大于为圣贤，贫莫大于不闻道，贱莫大于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谓达，贫不安分之为穷，流芳百世之谓寿，得志一时之谓夭。”

前辈有云：“读书生计疏，耕田子孙愚。二者莫（郁作“不”）偏废，传家为永图。”此意甚好，士以耕读为上，屡见弃田谋富者，被误多。

天兵南下时，叠山谢先生率众勤王，溃散而遁。兵至上饶，拘谢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妇今日当死，不合教子读书，知礼义，识得三纲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难。若不知书，不知礼义，不识三纲五常，那得许多事。老妇愿得早死。”且语言雍容，略无愁叹之意。主者无如之何，遂释之。（铅山叶有大说。）

柳仲涂云：“古文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语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

张文潜云：“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人训诂，希于见闻者，衣被而说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

《史记》之文，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意。

柳子厚设渔者对智伯，效《国策》庄辛对楚襄王，辛三喻入蔡灵侯事及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过文王，发智伯之问，以三脚灯前，凡六段。文字比《国策》尤缜密，但结尾于“文王何有”？下说智伯处比《国策》似乎犹欠。五峰假陆贾对，皆尧舜三代之事，与二者不同，议论正大，规模宏阔。后分九段，包括汉事无遗，诚为杰作，不可一概观。

昔嘉定沈宰璞论作文：“以艰得之，以艰出之，其文必涩。以艰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润达者，失之太疏；谨严者失之太弱。”

昌黎答张籍书：夫子之言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则其与众人辨也有矣。东莱批：使事牵引，以无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东坡《范增论》说羽弑义帝，增必力争而不听，正用此法。送文畅序，结句连下五个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极大。

柳文《晋文公问守原议》中云：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得谋于卿相，而独谋于侍人。东莱批：说朝与宫，卿相与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谓异样不俗，下承上，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应卿相如贯珠。

东坡《扶苏论》云：“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此句最响，乃用《史记·吴王濞传》“恐上诛之，计乃无聊。”“积威信之剧”即太史公“积威约之渐”，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庵先生谓：“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不可架空细巧，大率七八分实，二三分文。欧文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

俞堪隐云："文字且要体面，平时习为缔绘工夫，气象浅促，手段拘挛。他日宦达，凡议论奏疏代言，则不能脱此格局矣。"

陈同甫作文之法曰："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自有成模，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

放翁《与儿辈论李杜韩柳文章绝句》云："吏部仪曹体不同，拾遗供奉各家风。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得同时却有功。"《示子诗》云："六艺江河万古流，吾徒钻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尔孰如丁解牛。老惫简编犹自力，夜深灯火渐当谋。大门旧业微如线，赖有吾儿共此忧。"时公七十九岁矣。又云："得道如良贾，深藏要若虚。"《孤学诗》云："家贫占力量，夜梦验工夫。"已上数诗，皆有益学者，宜玩味。

晦庵、象山二先生，不惟以书往复辨无极，鹅湖倡和，尤见旨趣。象山诗云："墟墓生辰宗庙钦，斯人千古最灵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晦庵次韵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过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姑徐山人沈与文尝观于野竹斋。

## 卷　三

汉唐盛时，文章之秀，萃于中原，其次淮汉，其次偏方。且如广陵，建安七子始有陈琳，晋五俊始有闵鸿。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观、孙觉、孙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后专尚时文，称闽越东瓯之士。山川之气，随时而为衰盛，谈风水者乌能知此。唐诗人江南为多，今列于后：陶翰、许浑、储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颂、沈如筠、殷遥（润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伦（金坛人），陆龟蒙、于公異、丘为、丘丹、顾况非熊父子、沈传师讽之父子（苏州人），三罗、虬、邺、隐、章孝标、章碣（杭州人），孟郊、钱起、沈亚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疑、李频、方干（睦州人），贺德仁、吴融、秦系、严维（越人），张志和（婺人），吴武陵、王贞白（信州人），王昌龄、刘慎虚、陈羽、项斯（江东人），郑谷、王毂（宜春人）、张乔、杜荀鹤（池州人），吉中孚（饶州人），刘太真、顾蒙、汪遵（宣州人），任涛、来鹏（豫章人），李群玉（沣人），李涛、胡曾（长沙人），皆有诗名。

杜工部《岳阳楼诗》，放翁以为妙绝古今。余读《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亲友诗》，不觉涕之无从，况归秦之愿不遂而客死焉。如"日长惟鸟雀，春暖独柴荆"，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荒庭垂橘柚，古屋尽龙蛇"，皆禹事，于题禹庙切。"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皆养亲事，于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辈之说未当，殊不知此就句中对，集中此法多。如"献纳开东观，君王问长卿"，"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新"，余不具述。七言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千状万态，不以一律拘也。

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王荆公《歌元丰》云："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常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元丰酒价比天宝仅三之一，其乐何如？

武元衡相宪宗，工五言诗，夏夜尝有吟云："坐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翌日遇害。

杜牧官于金陵，《寄扬州韩绰判官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画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见江南草木经寒之意。"教吹箫"作"不吹箫"，《金陵志》谓此诗说金陵二十四航也。扬州二十四桥之名备载《梦溪笔谈》。"教"字见寄扬州之意。

郭汾阳功名富贵，炫耀史册，及观赵嘏《经汾阳旧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寂矣。

韩致光以文章际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温将篡，非独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无益。观致光《过湖湘食樱桃诗》，令人怆然："时节虽同气候殊，未知曾荐寝园无。合充凤食留三岛，谁许莺偷过五湖。苦笋恐难同象匕，酪浆无复莹蠙珠。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意与少陵同，尤凄惋。黄竹外有《读韩偓传诗》："堂陛中间飞战尘，君臣相顾泪沾巾。百年富贵输前辈，一旦艰危属老臣。自古舟中为敌国，从今君侧已无人。酬恩报主他生事，偷向蛮夷老此身。"

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又曰："诗者纪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说，古诗皆是道当时实事。今人做诗，多爱装造言语，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便是欺。这上面欺，将何往不欺。"

广陵高爽，博学多才。故人孙抱为延陵令，爽诣

之，抱了无故情，爽取笔书鼓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出《南史·卞彬传》）

罗邺《望仙诗》："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羽卫还。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可为服食伪学者之戒。

张橘轩与元遗山为斯文骨肉，张云："富贵倘来良有命，才名如此岂长贫。"元改"倘来"为"逼人"，"此"为"子"。又云："半篙溪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元曰："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树'为'几点'。"壬辰北渡，寄遗山诗："万里相逢真是梦，百年垂老更何乡。"元改"里"为"死"，"垂"为"归"。如光弼临军，旗帜不易，一号令之，而精采百倍（郁作"而百倍精采"）。

杨慈湖道学先生（郁作"老儒"）有诗云："莫学唐人李杜痴，作诗须作古人诗。世传李杜文章伯，问著《关雎》恐不知。"李杜读书破万卷，岂不知关雎之义，好议论而失言矣!

《静修文集·读史诗》云："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殊非确论。修史自有定例，谓如其人功十而过一，本传不书其过，十功岂不能赎一过，其过必于他传见之。其人过十而功一，传必书其功，谓其人岂无一善可书，或有当书之事，本传不载者，必于他传见之。其例甚多，未易缕陈。余编《诸儒史说》，备见之。又《咏曾点》云："独向舞雩风下来，坐忘门外欲生苔。归时过著颜家巷，说与城南花正开。"此犹非也。坐忘乃庄子之说，借孔颜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门实事。以此求颜子，则误矣。未可以私意立说，轻于訾毁圣贤，况颜子与圣人仅隔一壁，城南之花，岂足动其心? 语意大欠冶择。近临江前辈著《古史诗鉴》，论之尤详。

陈伯通宣慰，云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伤一体娄师德，目眇三分李雁门。"有《海青马生肺诗》，颇工："金符飞下渥洼龙，鞭影轻搏六翮风。耳窍风声闻斗蚁，眼花云影疾惊鸿。未容骏骨辽东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缕红尘江汉捷，天庭不为荔支红。催荐中斗语未阑，控拳豪客簇雕盘。翠翻云叶并刀乱，冰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齿滑，十分香彻鼻头酸。梦魂不到鲈鱼鲙，醉眼江湖特地宽。惊呼乳盎意匆匆，微觉余香鼻观通。露滴冰盘蓝玉软，风生霜刃碧囊空。舞娃惊溅罗衣绿，酒客潜消醉脸红。若使昔人知此味，羊头烂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资兼文武，重道崇儒。统兵平湖湘，时潭帅李肯斋，芾城将破，举家自刑，继之以火。忠义大节，天下咸知。公以诗吊云："忆昔司空抚御床，祖龙未死国先亡。□□□□□□□，致使南州总战场。湘水一川骸骨满，肯斋千古姓名香。我来不见先生面，独对西风酹一觞。"李两山使交趾，道由长沙，亦吊云："天地由来有废兴，义无两大一身轻。封疆社稷若不死，妇女须眉安用生。纽解三纲重接续，灰寒万劫独光明。便当配食三间庙，启迪民彝见太平。"

庐陵胡贯斋《挽文山》二诗："裂指秋风感别离，乾坤人物大奇奇。生为孝子忠臣劝，死结皇天后土知。万折江流鱼复石，千年人立首阳碑。一门史氏春秋笔，愁绝湖光入画时。""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万雪见吾真。圣贤尽节心弥寿，天地为棺道不贫。河汉横流豪杰泪，风霆大吼鬼神嗔。先生出入骑箕尾，长现纲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赠文山》诗："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若汉皇封齿日，忠如蜀将斫颜时。乾坤德泽华夷见，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赋新诗。"

张寓轩相公，少年与孙德谦于东平严侯府从元遗山读书。其归也，命二子送行。及别求诗，以"东平"二字为韵。孙得诗云："鹊山一带伤心碧，羡杀孙郎马首东。"公得诗云："汝伯年年发如漆，看渠著脚与云平。"孙竟不永年，公之诗亦不知何人藏去。阅四十年，公签汴省，分治扬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诗归之，公喜甚，命余纪其事。或者谓德谦诗有煞孙郎，语不祥，如此则诗果有谶乎?（鹊山，郁本作"嵖山"。案：鹊山在济南府，嵖亦山名，未详所在）

金朝学士赵秉文，奉使西夏，中途闻夏主殂而回。杨尚书之美，以诗戏之云："中朝人物谪仙才，金节煌煌使夏台。得句逢人唾珠玉，挥毫落纸散琼瑰。一封书贷扬州牧，半夜碑轰荐福雷。穷达书生略相似，满头风雪却回来。"

安西府咨议寓庵李显卿庭《咸阳怀古》诗："连鸡势尽霸图新，兀兀宫墙压渭滨。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解定三秦。倚天楼观余焦土，落日河山几战尘。今古悠悠同一辙，不须作赋吊前人。"语意格律俱妙，有唐体。

杨诚斋"升平不在箫韶里，只在诸村打稻声"即东坡"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歌笑声。"

虎丘二诗："久尘黄阁侍威颜，忽拥高牙出帝关。玉佩乍辞文石陛，锦衣重到武丘山。仙飚时旁潺湲起，珍羽多从杳霭间。官大宠深难得暇，林泉忆旧是偷闲。""昔见虎眈眈，今为佛子岩。云寒不出寺，剑净未离潭。幽步萝垂径，高禅雪闭庵。吴都十万户，烟瓦亘东南。"七言丁谓，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诗自有高下，然人品志趣皆见之矣。

王荆公《促织诗》："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絇丝。"可谓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买和雇，不恤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责矣。其《咏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尽见于此。

《题浯溪中兴颂》"玉环妖血无人扫"诗，世以为

张文潜作，实少游笔也。时被责忧畏，又持丧，乃托名文潜以名书耳。

陆放翁次韵李季章参政："焚香黄阁退朝归，道话时时正要提。九十老翁缘底健，一生强半是单栖。"《赠王伯长主簿诗》云："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亲尝狮子乳，法须尽吐野狐涎。几人错会先师话，吾辈元齐古佛肩。天遣放翁穷不死，茶山钵袋未曾传。"观此，诗可易言哉。

《追怀曾公诗》云："律令合时方妥帖，工夫深处却平夷。"老君洞石刻记唐明皇尝遇老君于此，公诗云："太清宫阙俱煨烬，岂亦南来避贼锋。"《题传神》："白发萧萧虽惫矣，时来或将渡辽师。"（李英公平辽东时年八十余）

公集载独孤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击剑，一世奇士也。有自峡中来者，言其已死，感涕赋诗，有云："气钟太华中条秀，文在先秦两汉间。宝剑凭谁占斗气，名驹竟失养天闲。"又有《怀景略诗》："暗呜意气千人废，娴雅文流一座倾。韬略岂劳平大敌，文章自足主齐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于世。

公集载城南陈翁以卖花为业，得钱悉供酒家，不能独饮，逢人辄强与共醉。一日过其门访之，败屋一间，妻子饥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隐者也。为赋诗一首："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株紫，暮卖一株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付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春春花开岂有极，日日我醉终无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门前筑堤沙。客来与语不能答，但见醉发覆面白鬖髿。

《公示子书》绝句："儒林早岁窃虚名，白首何曾负短檠。堪叹一衰今至此，梦回闻汝读书声。"

孝宗命洪迈编唐人绝句，总万首，赐黄金百两，事见本集。刘朔斋宣城得代，以词别吴履斋，末句云："想绿野堂边，刘郎去后，谁伴老裴度。"履斋见之垂泪，送金百两，当日怜才如此。

理宗圣学高明，尤工于文。周汉国公主薨，志铭诏杨平舟撰，挽诗以刘后村为第一。"孝谨亲颜悦，温恭妇德修。鹊桥方纪节，鸾扇忽惊秋。鲁笔王姬卒，湘弦帝子愁。愿言宽圣抱，已返蕊宫游。赐馆恩通内，妃茔诏卜邻。来应自仙佛，去尚恋君亲。望送龙绡湿，封崇鹤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词臣。"

何探花梦桂，留中斋知举日及第。留归赠以诗：昆明灰劫化尘缁，梦觉功名黍一炊。钟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归来眼底吴山在，别后心期浙水知。白发门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遗尸。"

中丞容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宽洪，文学吏才，笔不停思。《题莱州海神庙》云："龙宫高拱六鳌头，一合乾坤日夜浮。贝殿走珠蛟构室，戟门烘雾蜃喷楼。中原右顾真孤岛，外域东渐更九州。咫尺琛航倭泼近，好将风浪戒阳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莲，公肆笔成长篇，尤工致。建台扬州日，确斋荀公，雪楼程公，校官胡石塘，唱和无虚日，亦一时之文会也。

左丞崔公仲文《题金山诗》："浩浩长江天际来，中流砥柱独崔巍。风摇万壑秋声动，潮卷千堆雪浪回。山势参差现灵鹫，海波辽阔隔蓬莱，夕阳不尽登临意，倒泻沧溟入酒杯。"

宣慰耶律柳溪《咏剪子诗》："体出并州性自刚，箧中依约冷光芒。双环对曲蜂腰细，叠刃齐开燕尾张。惯爱分花沾雨露，偏憎裁锦破鸳鸯。可怜戍妇寒窗下，一翦边衣一断肠。"

平阳士友周焘，昔侍亲栋仕于淮，年少工文，年二十余请浙漕举，寓扬旅邸。一日诸公以诗言易，众未知周之才，周亦鄙众之作，因次韵而成，众咸敬之。"循环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阳在抑阴。姤谨初爻防踯躅，同人大义孰知音。欲扶鳌极纲常事，先识羲皇造化心。奥学直须关世教，凭拦对雨自清吟。"理义精到，属意尤深，闻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刘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烟水无涯。嗟去雁，羡归鸦。半生身累影，一事鬓成华。东山客，西蜀道，且还家。□□壶中日月，洞里烟霞。春不老，景长佳。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觉睡，一瓯茶。"

李屏山《乐府》："几番冷笑三间，算来枉向江心堕。和光混俗，随机达变，有何不可？清浊从他，醉醒由己，分明识破。待用时即进，舍时便退，虽无福亦无祸，你试回头觑我，怕不待峥嵘则个，功名半纸，风波千丈，图个甚么？云栈扬鞭，海涛摇棹，争如闲坐。但罇中有酒，心头无事，葫芦提过。"

曹东畎赴省，陆行良苦，以词自慰其足云："春闱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犹在天际。懊恨这一双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争气，扶持我去。转得官归，恁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你在轿儿里。更选个弓样鞋，夜间伴你。"

王澡《落梅词》："疏明瘦直，不受东皇识，留取伴春，应肯万红里，怎著得夜色何处笛，晓寒无那力。若在寿阳宫里，一点点有人惜。"萧泰来梅词："千霜万雪，受尽寒磨折。赖得生来瘦硬，尽不怕角吹彻。清绝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元没春风情性，如何共海棠说。"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辞，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萧，临江人，有《大山集》。

陈藏一《雪词》："讥贾秋壑，没巴没鼻。霎时间，做出漫天漫地，不论高低并大小，平白教都一例。鼓弄滕神，招邀巽二，一恁张威势。识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鹅鸭池边，三更半夜，误了吴元济。东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门儿稳睡。一夜东风，三竿红日，万事随流水。东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龙友题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来向东坡游戏。人间世，著不得。去国谁爱惜，在天何处

觅。但见尊前人唱：《前赤壁》，《后赤壁》。"

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西风塞上胡笳，月明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黄沙。"

## 卷 四

四六文字变于后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辈谓赋体也。或无裁制，塞滞不通，且冗长，使人厌观。作者用之，方为得体。如程学士迥《宁宗遗表》云："虽不明不敏，有惭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尝一日纵己之欲。"人以为画就一宁宗。傅伯寿行《晦庵先生辞次对职名制》："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讵能无惑。大逊如慢，小逊如伪，夫岂其然？（云云）厌承明，劳侍从，既违持橐之班；归乡里，授生徒，往究专门之学。"马碧梧《贺江古心除湖南帅》："帝咨四岳，公领三湘。壮猷先启于戎行，方叔莅止；美化旁行乎南国，周公主之。楚水无波，衡云早霁。（云云）钛钺下青冥，固尔居莫如南土；衮衣立霄汉，用我者其为东周。洪旸《严贺碧梧除同签》："以子宁武图功，方切忧民之务；亦唯旧人共政，岂容遁野之遗。（云云）填海之志难酬，出山之泉易浊。烛之武老矣，愧不如人；乐正子强乎，喜闻与政。"

吕正献公为侍从，闻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识，力荐于朝。自常调除转运判官，先生以启谢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当时风俗犹可想见。马碧梧荐文山，文山谢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国自定。宰相有体，荐贤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某人弹章，后为交代，某官通启云："率尔而言，聊责《春秋》之备。所遇者化，何伤日月之明。"文山回云："人生何处不相逢，岂宜著意。世事转头皆是梦，便可忘言。"

前辈谓科举之法，虽备于唐，然是时考真卷，有才学者，士大夫犹得以姓名荐之有司，有司犹得以公论取之。如吴武陵以《阿房宫赋》荐杜牧，必欲寘首选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誊录之制。进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虽欧公欲黜刘几，坡公欲取李荐，不可得矣。士舍科举之外，他无进取之门，苟有毫隙可乘，则营回以趋之，冒法以为之，明知其罪，不暇顾矣。

金国议以时务策试（郁无"试"字）诸生，兴女直进士科。礼部以所学与词赋劳佚不同，不可概称进士。诏耶律公定其事，公谓："进士之科，兴于隋大业中，始试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时杂以箴铭赋颂，临时不一。逮至文宗，始专用赋。既进士初设止试以策，而今女直诸生以策试进士，于理为得。"世宗大悦，遂行。女直进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试，上讶士人入迟，左右言尚书郑岂潜建议搜怀挟。上曰："非所以待士。"诏勿搜。后入者皆免，遂为例不搜。闻济南名士杨叔能入试院见搜怀挟，曰："待士之礼不如此。"遂不试而出。

刘元城先生云："诗赋经术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两汉晋魏之时采取名誉，岂不得人，殿试用诗赋策问，固无优劣。人以得失为重，岂敢极言时政阙失，自取黜落。朝廷设科无有难易，只以四句诗取人，人亦来试，亦有得失。或使尽治五经十二（郁作"七"）史，人亦来试。况登科之初，未见人才，及仕宦，方可别君子小人。

马碧梧知贡举日，有《事宜状》论科举文字之弊，末云："国家三岁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犹有乏才之叹；下之人，犹有遗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长，不能究其终身之抱负；有司一时之见，又不能罄士之底蕴。于是新进小生，有以词艺偶合而获选；醇儒硕学，有以意见稍拂而见遗，岂不重可惜哉！祖宗时常有度外之事，如张咏得以举首而逊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与其兄。又如孙复苏洵、雷简夫、姚嗣宗之徒，何尝尽以科目进乎？先帝尝采士论，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愿续此意而充广之。是又于寻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达之举也。"（碧梧少年高科而有此论，可谓盛德，百世之下使人景慕。）

宋神宗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贡举，即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于时举场只以时事为题，此意最好，可以觇人之才。如施宜生至金国，试《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赋》，吕申公试卷对《春秋》《论语》默义各十条，多者无百字，少者才五字，偶不记即云未审，可见古人真实。《春秋》五通，《论语》四通，虽不通者多，亦不黜落，自王荆公熙宁变法，科举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秬为起居舍人，又兼权中书舍人。秬字嘉叟，初寮孙也。辞以"臣无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此入仕耳。"其高才硕学，皆及第后读书之功。

裴晋公贞元中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载，寰宇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

白乐天一举及第，时年二十七，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试赋"性习相近远"，破云："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李凉公大奇之。

李庆孙，有文名，所谓"洛阳才子安鸿渐，天下文章李庆孙。"时翰林学士宋白，亦以文名，庆孙尝谒白，弗为礼。曰："翰长所以得名者，《仙掌赋》耳，以某观之，殊未为佳。"白愕然问其故，曰："公

赋云：‘旅雁宵征，讶控弦于碧汉；行人早起，疑指路于云间’，此乃拳头赋也。”白曰：“君（郁有“行”字）欲何？”云：“某一联云：‘赖是孤标，欲摩挲于霄汉；如其对峙，应抚笑于人寰。’”白遂重之。

唐以赋取士，韵数平仄元无定式。有三韵者，《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有四韵者，《蓂荚赋》以“呈瑞圣朝”为韵，《舞马赋》以“奏之天庭”为韵。有五韵者，《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有六韵者，《止水》、《魍魉》、《人镜》等赋。有七韵、八韵者。其韵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兴国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县郑显文，遣男之翰经御史台，论吴曾所著《漫录》事涉谤讪，臣僚奏吴曾不合以此等言语印行，然郑之翰告讦不可长。上曰：“告讦之风岂可长？令并行遣。吴曾、郑显文可各降两官，之翰送兴国军听读。”臣僚又言：“切以告讦之恶，古今之所共嫉而不赦者也。陛下患风俗之不美，至于下明诏，丁宁戒饬，害风俗之大者，岂复有過于告讦者乎？为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诛，无以戒后。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上曰：“缴得极是。”有旨郑某已降两官，仍罢新任。之翰送汀州编管。后京相仲远爱其书，遂版行于世。

高宗置甲库，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于甲库。百工技艺精巧，皆聚其间。禁中既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尤胜，以其余沽卖，颇侵户部课额。吏部尚书张焘因，对论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沽良醖以夺官课。教坊乐工，员数日增，俸给赐赉，耗费不赀，皆可罢。”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明日罢甲库诸局，以酒库归有司，减乐工数百人。

绍兴二十七年，除民间耕牛之税。

孝宗至明远楼下，顾谓皇太子曰：“近日《资治通鉴》已熟，别读何书？”对曰：“经史并读。”上曰：“先以经为主，史亦不可废。”

乾道八年天申节，知光州滕瑞奏：“臣自书‘圣寿万岁’四字。”约二丈余，用绢褙投进。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献谀，特降一官。”

南轩先生赴静江，至羊（郁作“杨”）楼桥市。方食，吏执名纸立于庭下。食毕，先生呼吏见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无语，尔辄遣之，速请来。”市仅数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举止周章。先生历问其读何书，各勉以学而退。宇文正甫曰：“此辈便不请见亦何害？”先生曰：“吾亲却不知某意。荒凉小市，有此三两人已自难得。彼以儒名于一市，见一官员不得，将揶揄于市人矣。诱而进之，亦劝之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仆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归，或问：“亲随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无亲仆。”先生曰：“到官所何患无人？若带亲仆，稍防闲不谨，便生事端。”

马方山天骥，龙游人，家贫好学，行供僦庠，宿斋课业，学邻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于斋中石榴树上，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发荐。”众哂之。是年果预计偕，一举及第，御试第二名，仕至宰执。司造化者，示其兆矣。

马裕斋帅越日，春阅武。主将张某，统军下教场。福王令诸仆被甲，擒去，责其不下马。悬于王门，挞之流血。公于是夜托辞请诸仆解纷，至则皆剌配之。事讫具奏，理宗下诏抚谕，福王移食嘉兴。马某别加旌表，诏旨责王尤峻。末云：“在弟则封，虽是圣人之德；齐家以治，将期天下之平。”此与魏绛戮杨干仆相类，晋侯欲杀绛，绛有辞幸免。理宗贤于晋君远矣。

昔在宋时，建制阃于扬，事大体重，既兼州事，又以调度浩繁，仍兼盐司，财计可以那融。仓场库务尤多，仓有常平屯田，桩管大军平籴交受。赵节斋又建百万仓，库有军资激赏钱物，分制司帅司。有犒赏公使者四。又有受给排办从物等库。酒库有都造公使，整□集思。酒旧名云液，坡诗“扬州云液却如酥”，后名“琼花露”。场有都木、造船、剸造，备御柴场十，桩积柴场二，赈卖柴场二，炭场三，马草场二。都作院、曲院、贡院、糯米场、猪场、盐仓，医场、便民解库，惠民乐局。

扬州宝祐城，贾秋壑开阃日筑，不仰科降，于诸色科名钱那办。申省状云：“计厥费，为楮一千三百余万，米九万五千余石。钱谷之问不及庙堂，皆某连年铢粒撙节，迄济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广袤，无异一郡。旧名堡城，不当用既废之名，今名宝祐城。是役也，用军三万人，日羹饭三顿，支担索扉屦等钱。番更将士，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大犒。有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重则处死。赏罚必信，无敢欢哗。始于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阃两淮，方三十岁。有饯以词者，后云：“握虎符、持玉节、佩金鱼。三十正当方面，此事世间无。寄语东淮父老，夺我诗书元帅，于汝抑安乎，早早归廊庙，天下尽欢娱。”亦当时之豪杰也。随行银数十万两，黄金数万两，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赏过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宝应，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之后，恃功固位，怙宠专权，度宗待以师相，言听计从，凡勋名相轧者，皆忌害之，子孙至于流离丐贷。不能防满，不知归老，以致亡国杀身。然而天命有归，宋祚当尽，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习隐开阃澧上。未半载，一夕二鼓后，唤直宿都吏刘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辣，其长几何，合用几人几工？”刘曰：“长二千丈，用二千人。倒needed去水，二十日可毕。合用器具，于附城庄农科借。”公曰：“如此则又扰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场拨木缚脚道二千人，日支食钱，五日一犒，半月毕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阃接人至，官属将吏，各持榜书名以次参。至柴牙部头某人，公曰："甚感尔来。扬州军民数十万家，柴甚艰得。我莅任后，如一日缺柴，便斫了尔头。"其人闻之股栗。到任官为籍定船各与牌号。某日卖毕去限，某日柴到稍迟，本人自往催，时刻不违。到日于某官厅呈样，每束几斤，每贯合买几束，每船插标示之，人自择买。

东淮飞蝗，公令驱逐过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语。"公曰："无虑。"是日西北风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升厅，例是五更，初燃烛焚香署事。公令取披秉排香案，对天默祷，礼毕复坐署事。少顷问诸吏："尔曹谓适祷何事?"吏曰："不晓钧意。"公曰："腊月尚无雪，麦苗不长，适祈雪也。"未午云腾而微雨，薄暮而雪，入夜大作，二鼓数寸矣，三鼓银牌批"瑞雪应时，祈求感应"。州治上宿官属将吏兵卒等第支犒一次，不下数万贯。

公太学出身，治书义，号铁脚鸡，决事判笔如飞。有萧某者，吉州老儒，曾摄邑簿。二子儒业。行囊稍厚，晚纳一妇，艳而黠，一日携其赀同奸夫逃去，随获之。公已断罪遣离，萧簿复令二子陈词，乞留其妇。公判云："甑已破矣，视之何益？阿范之所为如此，萧某不得以为妻，士俊兄弟得以为母乎？恐是此状出于萧某之意，遣其子有请，果尔真是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者矣。萧某非爱其身，士俊兄弟非爱其父。"门示（*门示者，具众状各书钧判，揭之府门，陈词者就观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婿。二妇常不和。琳死，有词互诉。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张因阿顾为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张未必不暗以为喜也。昨张焕有词：'官司已为阿张作主。'今阿张复有词，不恤其子婿，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业何人做来，当以此为念，与阿顾子母及婿和同过活，则乡里以阿张为晓事。今互相攻击，迭兴词讼，王琳肉未及冷，何忍为之？各合究断，姑且从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词，各坐以不孝不义之罪，籍没家产。"门示。

里人周竹坡守产闲居，颇涉猎方册，为佃客告其私酒。签厅照条拟罪。公判云："私酝有禁，不沽卖者其罪轻。然告主之罪大，此风不可长。周某杖八十赎铜，佃者杖一百。"闻者快之。

制阃每岁端午重九，会诸武将小校帷射，赏以钱物，贴写于侯的，缀以银碗，随所中给之。各分军队，不一而止。大将击丸，赏格数筹不等。第一筹银鞍马百两，银盆贮丝十酒五硕，坐下钱三千贯。西城都统孙应武，众中屡得球，不得过，后止中第三筹。公银牌判云："孙都统得筹虽后，得球最多。且马上换马，驰骤过人，真将军师表也。可特照头筹支送。"然后入筵，宴罢，鼓吹妓乐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斋李公开阃日，士人吴南金假馆于人，恋妓周惜。及归，行囊枵然，周亦厌之，吴悔之。将别，饮于其家。令仆碎其器具吴捶周有伤，讼于官。吴供状甚文，公喜之。佥厅议，罪其仆，吴罚赎。公花判云："娼馆寓情，斯游未免。讼庭交恶，有识所羞。吴某以新丰逆旅之余，为樊川衙吏之报，傍人骑马，月束几何。命侣骖鸾，风流如许。但慕子云之载酒，不思元亮之无钱。两（*都作"半"*）年鱼水之欢，迷于当局。一旦鹬蚌之隙，做此出场。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吒利之属，何事风僝雨僽，顿令玉挫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镜欲图而莫得？鲍其知我者，岂止于斯。秦真少恩哉，不思甚矣！切详佥议，不审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仆何辜？岂以营妓之词，寘士于罚。一笔勾断，两家罢休。吴某亟思梓里之归，休作桃源之梦。周惜责状附案，勿相往来。如复延纳登门，定行重罚。"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寿州日，北关外筑圃，掘濠得废寺基，石碣存焉，知为徐君墓，季札挂剑处，遂于州城创寺，名崇阳，立其古碣。为两淮咨议。一日出至市桥，有老妪拦马陈词，视之大骇。妪有夫，与公同姓名，为金山水军统制，下海不归，人言公是也。俾之随马至家，公令子孙眷属咸出，引此妪认之，即拜谢曰："老妇误听，早间冲马，已知不是。欲收状不能，甘伏罪。"公怜其情而厚赠之。秋壑闻之，笑谓公曰："此妪幸遇咨议而得钱物，此厚德也。"公为小校时，部役必使军士归饭，左右告例是送饭，公曰："送则各务夸美，必置鱼肉，皆出强为。归则老小团聚，随其有无。"亦仁人之用心也。

叶西涧，宁海人，自政府归。一日家庙晨香，闻外喧哄，出视，乃其子捶一渔者，曰："直阁买鱼，几日不与钱，今索之见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钱还。"又取自巾加于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于厅上，不语。子拜，请罪不视，进膳不食。眷属冠帔皆出罗拜且告，不答。日昃未饭，远近亲邻聚告，俾甘罪结状。公乃言："我贫士出身，草鞋腿绷，自肩雨伞书箱，往临安赴试。受几许艰苦，入太学，忝科名，至于今日。君亲之恩未能报，尔等生于富贵，受荫入仕，今日却凌虐细民，乡里谓我何？必庭训之（*庭训者，行杖也*）。"众又告免，俾责状云："如或再犯，仍甘闻奏，追毁官诰。"公训子之道严矣哉。（*历竹溪说*）

郎某，临安人，知东阳县。有妇人同夫来告某人富家儿欲强奸，不从，咬伤乳头。追至，云即无此事。吏欲究问，公令取炊饼三个，使各人咬而莫断，对其齿痕，乃其夫，即杖之。人服其明决。

徐径畈，衢州人，以科第道学负重名。初立朝便有气节，学者起敬。其甘澹泊，事亲孝，诚足以法。但僻而好异，似乎素隐行怪。归柯山，创书院，讲太极，立说颇异。番士齐德胜著《太极辨》，不远数百里访而投之。近年吉士李起宗作书与刘胥溪，论其学术、文字之失："不知为士者好辨邪？抑豪杰之士，

眼空四海，立言之际，有不暇细思，适足以召之邪！亦为学者各有所主邪?”然齐李二书中，极有好议论。

唐宋事体相似，节镇府州，各有科名钱物可以调用，军民积欠官债，至数十百万缗，得以蠲放。四阃帅臣，其权尤重。吏员月给丰腆，正俸外，有添支。岁时有借请，名借而实与。或遇朝阃盛事有特支，节腊有酒肉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请，举家温饱，自无妄取。或犯赃污，轻则杖罪罢役，重则黥籍。子孙世守其业，有读书登第而显宦者。

理宗书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马碧梧时为中书舍人，不书行。上遣左右宣谕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见阙比，且与书行，决不令其赴上，朕不误卿。”

陈丞相应求知福州日，亲故干谒者沓至。公设会，置五百贯于前曰：“有一联，能对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应求何以应其求?’”独一后生对云：“千里远来，公使尽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钱库供太守支用。

刘介轩甄，衢州人，正夫之后，性和易，号满朝欢。门生故吏官于四方者多，好发书荐士。赵节斋为平江发运，公为幕僚。春谷方稚齿，抱之膝上，教以句读。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经筵隆寒感疾归。春谷守衢，谒之不能见。未几易箦，公乃衫帽襆乌而哭之，赙赠良厚。当时重时士大夫之礼如此。（傅案：此条似有脱误）

衢学耆宿，言留中斋所生粗获也。其父暮坐于庭，其获过于前，两目灿然如金，光采射人。问为谁，左右以获对。后生中斋，状元及第，官至宰相，归附后为尚书，岂偶然哉！或者谓乃虾蟆精，身颇充肥，中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记杨戬乃虾蟆精，亦非常人。

刘庭式不绝瞽女之婚而娶之，东坡诗之，《事略》纪之，至今为美谈。《后山谈丛》载，华阴吕君举进士，定妻寻亦失明。中第而归，女家以疾辞，吕不许，遂娶之。生五男，皆中进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纪，非《后山》则世无闻焉。

赵清献公未第时，乡之户家陈氏，延之教子，其母岁与新履。公乡荐，陈厚赆其行，随以家贫，用而告乏，复赆之，亦然。陈乃遣人赍行囊，送入京，一举及第，仕寖显。陈之子后因人命事系狱。或曰：“尔家昔作馆赵秀才，今显宦于朝，可以为援。”陈乃谋诸妇，妇曰：“翁当亲行，我仍制履送之。”翁至汴，阍人不为通。翁俟朝回，揖于马前，公命之入，即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来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书院。”经旬余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余告归，公曰：“且宽心两阅月。”公以翁家问示之，其子已贷命矣。公但使亲仆至衢，日送饭狱中。主者闻之，得从末减。衢士至今言之。

乔孔山平章，东阳人，未第时，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然灯读书。本县周押司日见而揶揄之，故触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为浙东帅。本县夏纲丝绵至，判云：“排军押出本县押司周某，限几日。”一邑惊骇何谓，其人自分必死，轻则黥籍。及至，呈到状，公不判，亦无语。旬日再呈，亦然。月余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无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来坐得，今后休欺凌穷秀才。”送一千贯压惊，放之。

方干造王大方，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礼，非稽颡。朱某者，以札干秋壑，顿首万拜，因号朱万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谦，仕周为太子宾客，致仕。初，仁谦随唐庄宗入汴，其宅为李宾所据，仁谦复得之。人告宾密藏金帛于宅后，仁谦命其属尽出所藏，方迁入。

楚昭辅以疾致仕。太宗临问，讶其宅湫隘，命广之。昭辅奏，恐侵邻地。帝嘉之，赐银万两，令别市大第，昭辅卒不易。

徐常侍铉，自江南入汴，居五龙堂侧。宣徽角抵士遇内宴，必先习于其中。一日坐道斋诵《黄庭》，闻外喧甚，遣童视之，回白：“众常侍习角抵。”铉笑曰：“此诸同僚难与接欢也。”盖铉与角抵士皆称常侍，可发一笑。铉至汴，市宅以居，后见宅主贫甚，铉曰：“得非售宅亏价而至是耶？余近撰碑，获润笔二百千，可偿尔矣。”其人坚辞不受，亟命左右辇付之。

沈存中博学，无所不通，晦庵亦尝称之。观其明天文、律历、音乐、医药之类，诚足多尚。然说置闰之法为异，谓：“见于经者唯《尧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此月之政。或时虽已春，犹是冬气；或岁犹未尽，已得新春。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余准此。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文多不尽述，且谓此论必见怒于当世，千载之后必有用余说者。

扬城之西有园，西域人种植，每岁以无花果酝醋供御案。《内则》注：无花而实者名楠。江东人以杨梅煎汁饮之，《内则》名醷，桃诸、梅诸，诸即菹也。又曰滥即乾撩也。

故蜀别苑在城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两大树，夭娇如龙，人谓梅龙，苡薏。人取其实为米，炊饭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即豌豆之不实者，小巢生稻畦中，东坡所赋元修菜是也。吴中名漂摇草，一名野蚕豆，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诗曰：“此行忽似蟆津路，自候风炉煮小巢。”

放翁《与村邻聚饮诗》：“鬣供牢九美，鱼煮脍残香。”自注：闻人懋德言，饼赋中所谓“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包子诗》：“叠双初中鹄，牢九已

登盘。”或谓“牢九”者，牢丸也，即蒸饼，宋讳丸字，去一点，相承已久。未知孰是。

士大夫诗词用招隐事，如《使之休官归隐者与出处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视汉诸作最为高古，亦托意以招屈原，谓山谷中幽深险阻，非君子之所处。故结句云“王孙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诗云：“诸公共赋反招隐”方是。

昔日僧道云游，至于寺观，有六验方留。一度牒、二公据、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帐尾、六假状。

东坡响簧铁杖，长七尺，重三十两，四十五节，嵇康造。(见耶律《双溪文集》)

王子猷谓竹为此君，白乐天谓酒为此君。

丁晋公有图书，曰化鹤之斋，时人称为鹤相。

前辈谓：“酒用于馈祀宴集以成礼，若常饮则《商刑》所儆，彝酒则《周诰》所戒。无故日饮则神昏思乱，安保其不舛谬哉！士有倾囊酣饮，于买书则吝而不肯，惜哉。”

黄白之术，初大茆君因丹阳岁歉，人多饿死，取丹头点银成金，化铁为银，以救饥者。故后人煅粉点铜，名曰“丹阳”；以死砒点铜，名曰“点茆”，或名“隔窗取母”，或名“玉女翻身”，如汉王阳、娄敬、唐成弼、宋王捷为之，以助国用，不可谓世无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龟毛兔角，为之致祸者十常八九。如韩魏公、明道、东坡，得之而不为。陈公亮为之即病指疽而死。或为之以成缘事，不私用一钱。如克文惮师、颜持约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为，如《夷坚志》载阳大明，《野语》载许公言是也。《春渚纪闻》第十卷皆说此事，凡十余条，无非劝戒。近代云间储君泳著《祛疑》，说尤详备，谓学之者多致败家。皆仁人之用心也。余谓彼有此术，自能致富，惟恐人知，岂肯向人说，故能者不说，说者不能。神仙传授，必择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谢。自眩其能，乃是骗术。欲学之者，已怀欺诈，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谓学道之士乎？《黄竹外文集》载：“陈珪左道，今江湖间此辈甚多，谓之爇客。”近观中州《为政九要》，谓人自取贫者有十，“一要贫，学烧银。”其言简而切，因书之以为规利学伪者之戒。

章德元嘉温，平阳人，性喜静，文笔立成，讲解精到，时官延之师席，偕诣京师，咸推重之。献《汉图会同赋》，诸公称赏。列荐，除翰林编修，莅职将二年，其父寄以诗云：“九十翁翁七十儿，此时那可两分离。客乡已是三年别，人世应无百岁期。春雁北飞频送目，夕阳西下几颦眉。何如及早成归计，莫待山榴开满枝。”即告归侍焉。

# 雪履斋笔记

[元] 郭 翼撰 李 珍整理

《雪履斋笔记》一卷，元郭翼（？——一三六四）撰。翼字羲仲，自号东郭生，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此书为作者随手杂录之笔记，记事涉人、事、典故、文学等，各条记载下均有论议，多有可采者。然亦有迷信古注、未免好奇之弊。本书有《四库全书》、《涵海》本，这次整理以《涵海》本为底本。

宋制屠牛之禁甚严，刘后村有断刘棠勘语，云棠忝预乡书，顾以屠杀为业。每有屠牛之讼，常是挂名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杀牛乃是私罪，徒人杀牛马三头者，虽会赦，犹配邻州。计刘棠平日所杀，何啻累千百头，罪至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时刘棠送狱，提勘前后过犯，解府从条施行。属当盛暑，刑狱使者方且奉诏虑囚，不欲淹延支蔓，刘棠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监下都保，刘棠酒坊肉店日下拆除。按刘棠以得解人而奏刀市井，躬放屠坦之业，殊为怪事。乃后村据罪论断，曾不假贷，可见当时有司之刚执。今私宰载道，或有倚庶宗为坊店者，城旦之律，岂竟或虚设耶？

张曲江因千秋节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论，《新唐书》所载如是。刘煦旧史则云："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亡之道，上赏异之。"今韶州所刻《金鉴录》，其第三章《报国复兴录》云："唐世建业，三遭女祸，五遇佞臣，已见三祸矣。今主上又喜张守珪进营州杂胡阿荦山母，再适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燕嫣之属逃来，狡黠，面生逆毛，后定败国；又有蜀州司户玄琰女，为上子寿王妃，十年后女官，今上宠之，赐名"杨贵妃"，举进入宫，后日女祸又始，三事定然。安禄山者，野猪之精也，腹垂过膝；史思明者，鹖鸟之精，胁生两羽；杨贵妃者，白鹇之精，指爪纯赤。此三人者，成国事少，败国事多。复有木子双木，木易行金二人入相，佞进国虐。至天宝中，安有疏床之距？范阳千里烟尘，引进契丹大燕，安僭，妃缢马嵬哭。事承肃宗之人，此时佞为石兮。龄方见王隐石，尘离而复合也。噫！主上洒泪巴山，艰行蜀道，家亡国破，恩已变仇，方慕愚直。臣虑主上有大难，龄有异僧一员，内载般若茶具、缁衣，其至蜀中难逼，于梵宇开之，难可释也。龄不避铁钺，隐讳五百年，弢千年后，数兴废见之。"此章按：自古谶纬诸书类多谜语，未有直指如此章者。词句鄙俚，尤不似曲江大手笔。且天宝年号既已名白载入玄宗，何人定用此号改元耶？种种可笑，本无足办，而学士大夫访求《金鉴录》不可得，遂有以赝鼎为真物而形之歌咏者，良可谓无目之甚矣！

谢师直谓刘贡父曰："王介甫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韵独高而然。"贡父曰："子好奕棋，请以奕为喻。李重恩天下之善奕者也，与重恩敌者，知之下于重恩或倍蓰或什百，重恩有不知者乎？"按：贡父固是正论，然师直之语未为无见。长于知君子短于视小人，张德远已蹈此弊，但未可与介甫同日而论耳。陈了翁说一人棋甚高，或邀之入京，参国手，日久在侧，并无所教，但使之随行携棋局而已。或人诘其故，国手曰"彼棋已精，其高着已尽识之矣。但浅着未曾识，教之随行，亦要都经历一过"。然则下于重恩者，政未必重恩之了了也。

陆务观云忠州最号穷陋，白乐天诗乃有"今夜酒醺罗绮暖，被君融尽玉壶水"之句，忠州岂有此景？当时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亦见其乐尔。可怜哉！又邓栟榈云王涯谗乐天，出为江州司马，及甘露之祸，朝士殆无遗者，而乐天方在洛中游香山寺。然则涯果能陷乐天否乎？小人无知，欲以人胜天，类皆如此，但可怜耳。两君一怜乐天，一怜王涯辈。然乐天江州数载，徙倚匡庐瀑布之间，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至欲引妻子，抱琴书以终老，岂肯受人之怜？若王涯辈者，乃当如栟榈之言耳。

风雨积五六日，江上初霁，遥望天际，作月白色，间作淡黄色，所谓"卵色天"也。世人仰观，但见苍苍而已，岂知苍苍者之变幻如许哉！

阻风京口三日，同泊千余舟。忽东风呼号，耶许之声如雷，瞬息过郭璞墓。回视波间突兀，真所谓

"金山一点大如拳"也。前后帆影层叠悬挂，遮却半江，非兹地不能得此壮观，非滞石尤累日，不能得贾船、客船如许之盛。乃知世间失意处，反成就了无限快事，要须耐烦等耳。

山兀然不动而已，能使之断续隐显，又能使之多少者，云为之也。观云可以慨悟身世。

古来绘风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论。荀卿《云赋》造语奇矣，寄托未为深妙。陆务观跋吴梦予诗云："山泽之气为云，降而为雨。勾者伸，秀者实。"此云之见于用者也。予尝见旱岁之云，嵯峨突兀，起为奇峰，足以悦人之目，而不见于用，此云之不幸也。从《风赋》脱胎，虽因袭而饶意味。

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处得鬼骸骨。武夷又有石壁，高数百丈，当岩端陟绝处列朱漆棺十余口，隐然可望。问之山人，曰此历代神仙髑髅也。李长吉为神仙作挽歌，应非浪语。

东坡云："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庆。"又云："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此老生平快心，只此两处。

峨眉县所产谷品甚繁，他处罕闻其名，偶录于此。谷凡二十五种：青秆粘、紫秆粘、广安粘、盖草粘、柳条粘、黄泥粘、泡头粘、老鸦谷、毛香谷、白莲谷、荷包谷、鱼眉谷、冷水谷、还了债、弯刀谷、红糯、救公饥、白糯、老来红、尖刀糯、芝麻糯、猪脂糯、花谷糯、虎皮糯、鸭子糯。

凡炼句之法，短则欲掉，如欧文忠"环滁皆山也"一句，省去许多字面而意自尽者是也。长则欲逸，如韩昌黎"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一句，字虽多，而风致则飘然动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实十，有一章朱子亦以为不可晓。或谓九为阳数，或谓有虞夏《九歌》之遗声，俱恐未然。吴草庐云前之九歌，屈托以伸己意，后之二篇无所托，意止为巫者礼神之词而已。盖与九篇不同时，后人从其类而附焉耳。

韩蕲王夫人京口，娼也，封两国夫人。蕲王尝邀兀术于黄天荡，几成擒，一夕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罗景纶备述其事。张俊有爱妾，乃钱塘妓张秾也，颇涉诗书，俊文字，秾皆与之。拓皋之役，俊发书嘱秾照管家事，秾报俊，引霍去病、赵云事以坚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抚。不当以家为念，勉思报国。"俊具书缴奏，上大喜，亲书奖谕以赐秾，仍加封雍国夫人。张、韩皆中兴名将，皆有奇女子为内助，皆出微贱，而张秾由妾受封，且蒙手谕褒奖，又过于蕲王夫人之遭遇矣。

张横浦先生论诗绝句，大似妙喜偈颂，固知其别有渊源。至书《传统论》，语简意超，尤多先儒所未发。其论仲虺之诰云："说者谓弱则兼，昧则攻，乱则取，亡则侮，此大不然。圣人之心，岂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汤，非称汤也。仲虺既历陈桀之罪如此，汤之德如此，则伐桀之举乃当然尔，何惭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汤之心也。然又恐成汤闻仲虺之言，意谓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则将有不戢自焚之祸，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乱，侮人者必自亡。'在汤亦不可不戒也。后世如秦之并吞六国，可谓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复失，岂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乱，侮人者反亡与？如此可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赞殷有三仁，虚斋蔡氏乃曰："使以汤武或孔子处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终于囚死，当废纣而立微子。"虚斋盖本《孟子》"贵戚之卿，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立论，不知废兴存亡，关于天命，岂人谋之所能及？况纣又才智过人，威权自揽，实有难于措手者，与霍光之行于昌邑者，时势异矣。朱子所谓"委任权力之不同"者是也。虚斋殊欠审度。

孟子至梁时，梁尚未称王，列国称王者亦尚少，至徐州之会，而后称王者众耳。篇首《孟子见梁惠王》之"王"字，与"王必曰利"等"王"字，皆记者改称之词。夫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纵使诸侯已称王，孟子犹不予其僭，岂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称之哉？其为大贤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颠持危者，有死无二天之制也。若坐视宗社之危亡缄默而去，岂人臣之善哉？孟子于百里奚之不谏，去虞入秦之事而贤智之，是为人臣怀二心者立赤帜也，其意何居？尝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春，书晋人执虞公。胡氏曰："晋人执之者犹众，执独夫耳。书灭夏阳于前，纪执虞公于后，以见弃义趋利、黩货无厌之能亡国败家，审矣。"胡氏发明《春秋》书法如此，孟子愿学孔子也。《春秋》既绝其君，孟子安得不恕其臣？均一独夫也，汤武之放伐尚得为应天顺人，百里奚之不谏将不得为贤智乎？圣贤垂世之旨，政未可草草窥测。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陈亢既在圣门，何待伯鱼告之而后得闻耶？盖亢实子贡弟子，何以知之？观其问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则为子贡门人无疑。《家语》列于弟子中，而史却无，史公必自有据。

太史公言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恒作乱，夷其族，孔子耻之。苏子由力辨其诬，以为田恒之乱，本与阚止争政，阚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杀阚止，而宰我适与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昼寝短丧之过，遂蒙恶名于千载，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者。政和间有举子治《周礼》，堂试以《禁宵行》为题，此生答义，引"宰予昼寝，得罪夫子"为言。主者乃问之，答曰："昼非寝时也。今宰予正寝而熟。寝，其意必待夜间出来胡行乱走耳。"因语友人言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而竟华胥，致使后世信为叛逆，疑为奸盗。睡魔之害竟如此。

予家有刘原父《七经小传》解"昼寝"云：学者

多疑宰我之过轻而仲尼贬之重，此勿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昼居于内，昼居于内则问其疾，所以异男女之节，厉人伦也。如使宰予废法纵欲，昼居于内所，谓乱男女之节，俾昼作夜，《大雅》之刺幽厉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贬之？然则“寝”当读“内寝”之“寝”，而说者误为“眠寝”之“寝”。窃意朽木粪土之词，正因其怠惰而致责，若以为非“眠寝”之“寝”，则引类为不伦矣。宰我此一端，既已致胡行乱走之疑，又复来纵淫之诋，不意擅言语者而忽招□业如许，予又安可少子由之辨？

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而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曾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汉疏云：“犬司夜，马服劳，皆能养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则何以别于犬马?”近代袁□云：“古者养亲有六珍之礼，下三珍犬、豕、鸡，以犬为重；上三珍马、牛、羊，以马为重。犬马皆所以养亲也。”二说俱较《集注》为优，而汉疏于语气尤惬。

“谅阴”二字，朱子曰：“未详。”按：谅，信也；阴，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古注之说如此。

《先进》章“如用之”，即所谓“如有用我者”。盖夫子得时行道，必以先进化导天下，不忘移风易俗之怀也。注中乃云“用礼乐”，似当详审。

“子不语怪力乱神”。汉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乱神也。”又云“力之怪者异类也，神之乱者邪魅也，所以不语。”

庄暴见语好乐，未有以对，而问于孟子。盖所语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义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战国未尝著名，而事君不苟于以此，益叹古人之难及。

孟子论贵戚、异姓之卿，亦只言大概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于桐，皆不论贵戚异姓也。

《记》称孟子长于诗书。其读诗也，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其读书也，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其所以长耳。

汉末之文，惟《出师》二表忠义愤盈，洵足以继伊尹训说命。此外如魏武《自叙》，虽云言不由衷，然笔势自是倜傥高柔，取鹿疏简劲滑稽，尤不易得。若邯郸淳作孙叔敖碑，以两头蛇为枝首蛇，又“遗武余典恨，不与羲皇帝代同世”等句蹇涩，都不成语，只《优孟》一歌，较《史记》似胜。

人未有不畏炎者。畏也而反趋之，与赴灯之蛾何异？闲庭僻径，爽日清宵，有何不可宁耐？政不知炎凉二种，毕竟受用安在？陈简斋诗云“一凉恩到骨”，诵其语，顿使两腋风生。

齐家治国只是耐烦，成佛作仙只是忍辱。高明人不能实证，此地自不免客气奔腾。

作诗如作字，横眉竖鼻所差几何，而清俗相去远甚。然亦有姣好而俗者，有丑怪而清者，要不在皮相之媸妍也。

裴行俭为行军总管。大军次军于此，暮，立营已毕，行俭更命徙高冈，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动。不听，促徙。此夜风雨暴至，前营所水深丈余，众叹服。因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此事实出偶中，行俭但知洼池之不可立营，未必遽料是夜之风雨也。既偶中矣，遂因而神之，若真有不可窥测者。触类而长，孙吴不过此法。

疾病有非人力可为者。宋显仁后韦氏两目失明，募医疗者莫能奏效。有道士应募，金针一拨，左翳脱然复明。后喜，请治其右，报当不赀。道士曰：“后以一目视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盖后自虏中回，曾与钦宗誓曰：“吾先归，苟不迎君者，瞽吾目也。”道士固欲治之无益，遂不治耳。庞安常愈人之病如神，自患聋疾，终身不能愈，彼又岂少治聋之方哉？医家有祝由一科，虽涉荒唐，然鬼神之理，自不可废。

顾恺之尝以一厨画平日所珍惜者，糊题其前，寄桓元。桓发其厨，后窃取而缄如旧，还之，绐云未开。恺之见失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冯元咸曰：“世以长康为痴，不知此正是海鸥贵势，戏弄桓元处。”长康本怀，竟不能瞒元咸于千载也。曹操云：“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此等处岂可庄语相向？

《神仙传》每称心影不偏者，可以成道。非平昔正心之力，安能使其不偏。有志于长生冲举者，患其攲邪？须有那移安置之法，子舆氏之所谓集义是也。

昌黎与大颠三书，真伪之辨纷纭，然“道无凝滞，行无系缚，苟无所恋着则山林闲寂，与城隍无异。”等语，似非他人赝鼎。苏子瞻与佛印柬仆不知大颠何如人，若果出世间，岂一退之能轻重哉？真伪直可置而不论。

张祜、孙鲂皆以金山五言而传，然鲂诗不及祜，业已著之前人，此后竟无嗣响者。王平甫“槛外风吹前渡语，江边影落万山灯”，大有俊鹘瘁空之概。郭祥正“乌飞不尽暮天碧”未失豪壮本色，而子瞻直许其三分，应是未见廊下墨痕耳。

金山一名浮玉山，又名获符山，又名伏牛山，又名龙游山，又名互父山，又名泽心山，一山而其名七。金华杨氏《洞天记》曰中国洞天，不载于名籍者尚有金山，其一也。

峨眉山自趾徂顶为七十里，过于岱宗三十里。孤绝高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也。其巅一名“胜峰”，普贤大士所居。

范蔚宗尝言“以文传意，以手送文。”以文传意，自不须注脚；以手送文，非工巧都志，直济自然之境者未能遽解。譬之“飚起而云飞扬，潮来而海震荡”，作于不自知，动于不容已，何关人力思索？

有治有乱，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忧有喜，有

毁有誉，删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这边推去那边，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能也。其间分数之多寡，或有偏在一边者，亦但就百年以内评量耳。试从历劫旷观，定无铢两畸重。

孔子论中庸之圣，只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他日赞乾初九，乃折为二语曰“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遁世自我而言不见是，自人而言遁世上有独寤寐，言永矢勿谖之乐。至于不见是，则所谓一国非之，天下非之，几于俯仰踢蹐到此，而能无闷？直是不见一物，洗心退藏之学，何以复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则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也。又安有亢龙之悔哉？

大风浃旬，檥楫七昼夜，长年苦于守候，今日遂冲浪侧帆而去。念此七尺几危于蛟宫鼍窟，历可指数，徒以一饱，无时遂成往来熟路。东坡云“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石湖云“若使一廛供闭户，肯将青雀易柴扉”。有道人自不作欺诳语也。

晋方技有韦虚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虚见而不驱，牛去，乃理其残乱者，父母怒之。虚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驱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乱者为？”虚曰：“此稻又欲得生”。杨慈湖先生偶因盗园蔬者询守仆何道以防之，守仆余姓者曰：“须拚少分与盗，乃可。”先生遂释然，曰：“吾师也。韦是体物之仁，余是处物之智，因时而施，更有何事窘我？”

《注疏》“射不主皮”，言古者之射，兼取礼乐容节，不但以中皮为善。周衰礼废，射者无复礼容，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为力不同科。”言古者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设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贫富兼并，强弱无别，而同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结上一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此说甚异。（此下原本阙）

# 学易居笔录

[元] 俞 镇撰 陈 虎整理

《学易居笔录》一卷，元俞镇撰。俞镇，字伯贞，元代经学家。本书为作者之读书笔记，反映了作者对天道、人道、天理、人欲、空、有、轮回、动、静、知礼、知命、寿、夭等哲学命题和人生观问题的见解。书中对《易》学某些问题的认识，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颇具借鉴价值。本书有《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易》曰："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故于国有不闻，于家有不见，隰朋所以事齐也。小事糊涂，大事不湖涂，吕端所以相宋也。狱市不扰，曹参所以佐汉也。不痴不聋，不为家翁，子仪所以有终也。察见渊鱼，斯为不祥；聪明好察，是谓近死。故曰："勿察察而明。"

周尚文，殆非也。周视商则文，非尚之也，欲其质而不可也。民之质矣，以祈于鬼神，以为其君福，岂尚文乎？先进之从宁俭之意，圣人之情可见矣。乞巧文贱巧，拙赋贵拙。舞文之诛，先赃吏；啬夫之对，后上林，皆以挽世趋也。

《张睢阳诗》云："安知天地心。"然张潮以天道说之，则确乎其不可夺，可谓正谊明道，不计功利者也。诸葛《出师表》，意亦如此。忠臣一道也。

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上蔡读史，与明道异，非必背而驰也。象山云："作文苟且，即是不敬。"程子作字时甚敬，云："即此是学。"故道之与艺一理。

鸡之伏卵，不至其日则殈；果之不时，则不可食。故曰："化不可为也。"又曰："不可助长，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否》之象曰："俭德辟难，未有难也。"何以言辟？否之时，仕则难矣。故《诗》曰："孔亟且殆。"汉时魏桓，告其乡人者是已。君子固不能为胡广之中庸，冯道之长乐，以免难也。见机而作，明哲保身，知矣哉！

诚自不妄语始。言常失之多也。诚信讹诈，字皆从言，以此。

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亦是识得阴阳消长之理。老子翕张取与皆然。其所以异于尧、舜之道者，有意无意也。

百艺百穷，九十九艺空。言多，则不精也。鄙语虽小，可以喻大。

红颜多薄命，非失身，则夭若寡。自古而叹之，以为造物者若害其美也，予独以有人事焉。盖有尤物，必将移人。怀璧之罪，诚难免耳。故非美而艳，则何至篡于人？而非二姬，则蛊安从生哉！此可推而知也。

乐羊为魏将，与庄子林回之亡同意。

仲尼《探元化一》章，似接舆语，以幽鸿诮凤。

崔颢《孟门行》言，人心之险于孟门也。

柳子《行路难》，以喻炎盛；至风台露榭，则死灰不复然矣。

王仲初《猛虎行》，本侯景谓绍宗、宇文谓贺拔意。唐太宗亦以是蓄李绩，悲夫！

《杨白花》，盖惜时也，或以为刺后德之乱。杨白，人名也。

杜诗"无贵贱不悲，无富贵亦足"，盖《庄子》"荣辱立见所病"之意；至骂及结绳，亦祖蒙庄。

"粉蝶过墙，疑春之在邻，而不知已皆去也。"伤春之词也。

日月笼中鸟，言一往一来；乾坤水上萍，言一依一附。以小喻大。

李、杜之诗，一则玉润，得之自然；一则金精，得之锻炼。天人之分，固较然矣。然李常自言其志，杜则有耽句而欲惊人之癖。此又其所以不同也。

秦舞阳杀人，莫敢迕视；及至秦庭，则变色，犹是有秦王也。

正士失之拘，通人失之诈。于鲁两生、叔孙通见之矣。两生斥通所事且十主，非其人。天下初定，疮痍未起，非其时。不亦正乎？曾不思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而武城虽小，非礼不治也。见武王、周公之然后大行，而不知文王之治，无二礼乐也，是其拘也。

通斥两生不达时变，用绵蕞正君臣，以革其拔剑击柱之陋，不亦通乎？而通之意，不以辅世长民，而以希时取宠，故所就多尊君、卑臣、暴秦之绪，而无复《关雎》、《麟趾》、《周官》之法，是则通之诈也。

漂母以施而图报为耻，故怒。与田畴让爵，耻卖卢龙之塞。屠羊说辞赏，复返屠羊之肆。鲁连辞金，而肆志。介推逃禄，而立槁。皆卓然不欺其志也。后世施恩不报，则以为难，悲夫！

大义灭亲，则以其义之至重，而不能使之无绝也，君子盖伤之焉。管、蔡、叔牙、石厚是也。若秦王灭亲以有天下，乐羊灭亲以图功名，则是养一指而失肩背，所厚者薄，无所不薄矣。

程子举汉儒近似者，以仲舒、扬雄并称。窃惑之。子云自不识字，安得为儒？其可谓博学能文之士矣。

求仁得仁，非以正行也。故不见知不悔，天下非之不顾，而庄生以为死名首阳之下也，悲夫！流芳遗臭之言，自此语误之也。

烈士徇名，史迁以拟伯夷也。王铁枪诸人，意皆如此。至庄生讥之以臧谷，东晋述之弃灭名教，遂有不如一杯酒之论。嗟乎！彼安知性与天道哉？

女媭詈屈平，以鲧为喻。鲧，幸直士也。谓之凶人，何哉？盖仁莫如进贤，不仁莫如媢嫉。鲧始以方命杞族见疑，竟以此败。盖私智自用之人，鲜不为国大患。非不有湮水之勤，所伤多矣。尧方明目达聪，舍己以从天下之善，而鲧独杞族自用，恶能容于休休仁人之朝也哉！

范景仁以司马当国，不复仕。所谓善与人同，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也，其用心亦大矣。

公孙述长清水称神明，而卒乱蜀；王安石行“青苗”称便，而卒乱天下，不可大受也。庞士元非百里才，而为汉名臣，不可小知也。

昔人有车，以使人不敢借也，而焚其车。君子之责己盖严矣。不假盖护其短也，其责人也盖恕矣。

耳目诸窍，异学谓之漏。故养生家便液即闭气。而秘方便液固齿，可以已龋，皆是理也。漏且慎之，况劳神摇精之大者乎？

佛学有南顿、北渐，是有二法门也。当是人品不齐，根性利钝异尔。如三兽渡河，有难有易，河则一也。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虽荒唐之词，而有艮静之理。

释氏外形骸、空万有，而先儒谓其自私自利者，何也？私其精神，故曰不灭；私其生，故曰无生。非真能空之、外之也。

以盗之贼民也，以兵去之。不善为兵者，兵反为盗矣。盗之贼民也小，而兵之贼民也大。故曰：“宁逢赤眉，毋逢大师。”是民重困也。惟疾亦然，故药不可不慎也。

有心无相，相逐心生，志壹之动气也。如裴晋公、二宋之事是已。寿夭穷通，有一定之象，而古今所传，延龄减算、锡福用极之事，亦时有之，而亦莫非命也。故曰：“神不可知。”蜂目豺声以成弑，熊虎豺狼以灭宗。此气之至驳，而性之甚蔽者也。然使商臣、食我闻而亟反焉，安知其不为有相无心、相随心灭乎？

阴阳往来屈伸，常也。时而变焉，君子不谓之常也。释氏轮回，时时有之。仙人冲举，时时有之。卒不能以易其屈伸往来之常，犹之伯有之厉，久则散焉，而儒者往往惑之。不亦误乎？

置水于泽，久则鱼生焉；盈醯于缶，久则蚋集焉。孰为轮回乎？长平四十万，新安二十万，皆轮回何所乎？故知羊祜探环，日月偶符，皆事理或然之变耳。

盗憎主人，民恶其上，情之自然，而非有以取之也。故察渊鱼，谓之不祥。寄狱市，期于不扰，不欲为盗之主人尔。

《咸》动《艮》静，《咸》辞皆凶，《艮》辞皆吉。圣人主静，君子慎动之情见矣。《艮》非无所为也，动静不失其时，则常感常寂。《艮》其辅，而曰言有序，非默而已也。

割股以事亲，不知礼也，不知命也。割股而有一毫为名之心者，其归与吴起杀妻、乐羊食子同矣。

文子举莞库之士，不属其子；王猛相秦，不私其子官，非远其子也。大而石碏之灭亲，微而韩亿之索杖，非不为其子隐也。一切溺爱，任情禽犊矣。

偷儿之言曰：“我入人之室，虽逐吾者千百欢噪我，我不畏也。主人常不利焉。吾出在野，即一二辈逐而噪，我败矣。”此可以知兵矣。贼在内，死地也，愈孤愈奋。在外，生地也，愈众愈离。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谅哉是言。故不疑而卜，如其义也，如其道也，是无勇也。如其非义也，如其非道也，是徼幸也。古今之以卜败者多矣，非神之弗告，盖卜之不当耳。

专直翕辟，自天地不能以常张也，可以人而不向晦晏息乎？故夜居于外，吊之可也。

颜氏乐而夭，禹、稷忧而寿。寿夭，天也，尽义而已。孔明不逆成败利钝是也。虽然，罚二十以上，必亲以观。杨顒之苦口，司马之旁觇，则义亦有未尽者乎！

孔子之穷，颜氏之夭，或曰天之未定也，或曰天之不可诘也。于是，苏子救之以天定有后之说，昌黎、禹锡著论纷如。余以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寿，则治；大德不受，命穷而夭，则乱。治乱，命也。循环之数，不得不然。犹昼而阳明胜，夜而阴浊行，夫岂天之得已哉。四凶之于尧，犹魑魅之在昼也；三仁之于纣，犹芝兰之被霜也。不知昼夜、春秋、荣悴之理，而以怨天尤人，是之谓不知命。

# 客杭日记

[元] 郭 畀撰 陈 虎整理

《客杭日记》，元郭畀著，详细记载了作者于元武宗至大元年（一三〇八）九月初至至大二年（一三〇九）二月九日求职、任职杭州期间的所见所闻，于当时杭州所存的文物古迹、文人骚客的题记文赋记载尤详，可补岳珂《桯史》及其他诸书所记之漏。本书有《丛书集成初编》、《笔记小说大观》本。这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

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烧寿星纸，拜亲，路遇云公显舍人。握手话去年此日在邳州道中时，相与一笑。

初三日雨。陈和父来，录示新文。小窗兀坐，诵“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谁其慰予岑寂耶？

初六日晴。李仲谦携纸求书画兰。过五条街，遇陈景南，同访陈响林，出示小米《手幅轴》，临李伯时《马雪林行虎》三卷，塔海公物也。

初十日晴。登甘露寺，见本长老，留酒午面，仍求书放翁《水调歌》、孙楚望《摸鱼子》二词于多景楼下壁上。又以纸求书《遗教经四十二章经》、《沩山警策证道歌》。

十二日晴。为甘露本无传长老抄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爱！

十四日晴。访盛季高，出示李重光《墨竹鸲鹆》、希远《墨梅古木》，房明仲同茶。

九月十六日晴。晚趁吕城夜航，作钱唐之行。

十七日午前，抵吕城坝下，倒换小舟。至奔牛，复换小舟。晡时至常州，入城元丰桥。见白湛渊提举，值出江阴未回。乃子无咎、无华留饮，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生动之意，奇笔也。

十八日晴。同无咎回，蔡德甫礼留小酌，煮蟹蒸芋。次别无咎昆仲，登夜航，之姑苏，有北客喧呼，至二更乃睡。

十九日午后，抵平江，见龚子敬山长父子，留宿，具晚饭，饭已，留灯夜话，是夕多蚊。

二十日晴。饭罢登航，解后杭人潘伯起，呼酒酌之。盖在大都时曾相识故也，共上船行。

廿一日晡时，上长安买饭。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动，换舟入城。拂明，潘伯起送予歇于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遇金坛尹子源同寓。桥东访赵伯可、储叔仪，到江浙省中照磨所，见李叔义。省西见张菊存，下龚子敬书，会张松涧府判同茂之到长生老人桥，遇纪家桥解库门首，见吴若遗提点。

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廿三日，客杭，晴。早过井亭桥，解后张云心府判，次遇汤北村同知、张景芳学正。到玄同观，见吴若遗。若遗有他事，令师孙罗康伯相接，具早饭。郑表白同集，柏窗郑君之子也。饭已，入壶中林壑，次开北斗殿，看李息斋所画松二株于壁间，见李伯玉改所干之文，约来日于省中见其子。出北关门，湖州市妙行寺中，寻伏维那，已于昨日登天目山矣，徒有怅怏。寺僧宗兄供纸，留数字而退。观正殿佛三尊，伟甚，中设毗卢遮那佛像。殿前止有藏一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数本，云喻弥陀神笔所画佛像，傍刻本末不暇记也。次礼古观音像，相传唐朝塑者。两边画壁，以屋暗不可细览。门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即此院也。回路，足行倦甚，坐小舟而还。赵伯可来，寓楼颇洁，便于坐卧，大抵杭城楼居相连，自有一种风韵耳。

婺州孔君立来，闻孔提举新除。晚见唐仲文外郎，出示米老《研山图》。

九月廿四日，客杭，晴。早到省中照磨所，见李叔义，改抹元文。到儒学题举司，携李兄书，见王一初都目投呈子，会王寿之、王子芳、任伯和。是日分付该吏金君玉承行。次约金君玉、毛令史市楼小集。雨作。湖上兜率寺，见赵子昂学士，不遇，乃侄赵仲美具茶讫，致意。

廿五日阴，客杭。尹子源约小饮，是夜，客楼喧甚，必雨作也。

廿六日阴，客杭。结缚桥西前洋街，回谒汤北村，同出访张晴川，次见崔进之。回，北村具酒午

面，浼书数纸，屏褙高彦敬古松一株，可爱。窗外矮橘数树，结子无数，压枝欲折，若吾乡，则无此也。饮散，由大街转归。张菊存来，吴茂之来，值出。今日见北村，说葛元白、曹梅南、戴祖禹、金子仁、胡穆仲皆为古人，可惜。再到杭城，愈觉旧游之落落也。

九月廿七日，阴，寓杭。早到省中，见李叔义。次到儒司，见周都目。以官吏未允所请，归家写状。再到省中，见张德辉，德辉约晚来说话。是日，于省卷中，检寻学录解由方见。晚晴，登吴山，下视杭城，烟瓦鳞鳞，莫辨处所，左顾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宫苍莽，独见白塔屹立耳。次谒伍子胥庙，转至拱北楼，即朝天门，行大街官巷而归。茅山书院山长赤盏象贤，金坛教谕王竹所来，茶罢，同见赵伯可。尹子源相过夜话。

廿八日，晴，客杭。乡人吴君用来。访汤北村。访吾子行，出所作《无稽集》，皆戏谈也。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游开元宫，旧杨驸马宫也，深邃可爱。正殿曰“景命万年”之殿。晚见张德辉，看省卷，又作学录，教谕拟倒矣。托其宛转，未知可行否？浼人干事，不料其相误也。

廿九日，客杭，晴。早到省中，见张德辉、李叔义。访王成之，不遇。再到省中礼房，为立拟札事。到儒司，司官不出，独吏辈兀坐司房而已。访张竹村书楼，观诸公诗牌。汤君白来，同游昭庆寺，看新塑佛像。次入广化院，次游仙林寺。寺中无可观者，相近一术士之女，谈星说命，若悬水然。次与君白午饭，君白具茶，茶已，自观桥行至官巷而归。

三十日，阴，客杭。早到省中礼房，见张德辉、李叔义。是日，改正拟札。同君白出游宗阳宫，时装塑未就。次游新宫佑圣观，看拥壁二十四堵，皆新画也。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鱼沽酒。会尹子源、沈六郎。晚见德辉，约来日省中计会选本。晚雨，暄甚。夜雨生寒。（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礼房呈前镇江路儒学学录，郭畀给由，禀奉省堂钧旨，连送选房于学正山长内任用者。）

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一日，雨。客杭城施水坊桥东岸沈氏楼。

初二日，雨，终日客杭。到省中，付文书与选房，以未照元除。又欲刁蹬，张德辉宛转言之。到儒司，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厅上，诸吏无来者。汤君白、李君德来算范围次，同到官巷问茶，茶已，访周君远道士。次到君德家，出子固墨戏闲看，看已，分路各归。

初三日，又雨，客杭。到省中见李叔义，伺候也先伯提控不出。同尹子源见储叔仪，留小酌。次同叔仪到子源寓楼，开尊荐亥首。德清吴菊泉相过夜话，子源同问茶。吴公至元廿七年，赴北写金字经者。

初四日，乍晴。烧玄坛纸。宗寿卿来，言来日有人归镇江，付家书。

初五日，阴。午同小王觅舟，到北新桥，见方仲明，不见。空费船钱一贯二百五十，大雨，只得急回。到龙舌头，西去漾沙坑，见马从简外郎，言乃事，未允所请。回见德辉，言来日当为著语，不必出也，付后司使用。吴菊泉见过夜话。

初六日，雨，不可出，寓杭。储叔仪隔河楼上见呼，出纸索书，具酒晚饭。

初七日雨，客杭。李君德、汤君白来，携纸索书，就送纸一幅。访吴子行求篆字，闲话久之，惠印色，方路遇胡石塘。

至大元年十月初八日，雨，客杭。见张德辉于省中。游净慈寺礼寺，看罗汉五百尊。访朱敬斋。

初九日，喜晴，客杭。早见郑鹏南廉访，次会柯以善，以善留三酌。刘悦心、张景芳写篆字。丘秀才续至，丘杭人，吾子行之高第也。访吾子行，不遇。储叔仪以今日登舟还义兴，相呼午饭，出纸求字。尹子源请荐海蜇，话至二鼓。

初十日，阴。早见郑鹏南廉访，见柯以善，到省中，盛亲家见借钞一觔，以今日归，不及作别。晚到省中，伺候吏辈，到新宫桥，见井同知，浼于郭都事处著语。

十一日，又雨，湿热。早，汤北村招早食，坐客方仲明、宋与之父子。次同方舅到下马婆巷，见李君实，新授宜兴都目。茶罢，拉往新门具面。晚见马公，犹未慨然。

次见德辉，急步而回，汗流湿衣，干事未成，殊焦烦也。

十二日，客杭。朝天门访张云心州判，留坐，具午酌，荐糖蟹鸡面。雨作，取伞乃回。

十三日，雨，客杭。张景芳送纸，求书吴兴虚彻道人诗偈。道人费氏，景芳之曾祖母云。遣王二到湖州干事，作赵文卿、陈有之书。

十五日，客杭城施水坊桥沈六郎楼。先妣悯忌日。

十六日，又雨，客杭。张云心遣仆寄书来，雨中约相过，彼此客况箫索耳。到省中，伺候吏辈。

十七日，晴，客杭。王二自湖州回，路遇贾景颙、纪祥甫、周谦甫。邻楼尹子源得财赋府文书了辨可喜。予滞留日久，所干未就，愈觉忧闷耳。晚，尹子源烧纸，招夜饮，坐客余及沈及之、沈国宝、沈六郎父子。

十八日，晴，客杭。早到开元宫，见王眉叟提点，不遇，徒弟徐云谷相接，到小堰门。回谒张仲美知事，不遇。是日，游大般若寺。寺在凤凰山之左，即旧宫地也。地势高下，不可辨其处所。次观杨总统所建西番佛塔，突兀二十丈余，下以碑石甃之，有先朝进士题名，并故宫诸祥花石，亦有镌刻龙凤者，皆乱砌在地，山峻风寒，不欲细看而下。次游万寿尊胜塔寺，亦杨其姓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体侍

立，虽用金装，无自然意。门立四青石柱，镌凿盘龙甚精致，上犹有金铜钟一口，上铸淳熙改元，曾觌篆字铭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记得壁上一诗云："玉辇成尘事已空，惟余草木对春风。凭高□□□□□，目断苍梧夕照中。"寺门俗云"望江亭"，俯视钱塘江水，大略与扬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苍翠差胜耳。远见西兴渡口，烟树如荠。次游新建报国寺，行至殿后，有块石，仅留二十余字。僧子别立一木牌云："五十年前，理宗梦二老僧曰：'后二十年，乞一住足地。'恍然梦觉，今筑地得此石。"却无年代可考，昔梵刹而为王宫，今兹复为梵刹，如波入海。以予观之，亦好事者为之也，且朝代之废兴，皆天也，二僧入君王梦中，孰记而传之耶？浮屠之说妄矣！旁有二客，相与一笑而回。

十九日，晴，客杭。三桥早饭，饭已，见吾子行写篆字相送，仍取玉萧为予吹数阕。子行隐居不仕，时能道滑稽语，亦近来罕有。再到省中，乃事少见次第。

二十日，晴，客杭。登吴山，城隍庙壁画二鬼颇得。回立门首，左顾西湖，右观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次游玄妙观，门立徽宗御书碑石，殿前立高宗御书《道德经》石刻经幢，二亭覆之，后有《真武观记》，开平二年物也。有老道士云："吴越时，已有之，昔为紫极宫，惜前朝碑石有'天庆观'字，皆凿去不存，殊失古意，且朝代更改，敕额曰：'玄妙'。当存其已往，而新其方来可也。"道士俗物，大败人意。回到省中，石路高下，足力少倦。

廿一日，晴，客杭。汤秋岩来，邀饮红酒，次送秋岩，至兰陵坊分路。方仲明寄纸求书画，情绪不佳，迟一二日下笔。烧玄坛香，嘱告乃事。

廿二日，晴，客杭。汤君白来，同到府学见李霁峰教授，次见张晴川，次见汤北村，会韩竹间。晚遇毛海云山长，晚香。

廿三日，晴，雾，客杭。早冒雾到马婆巷见李君实，托马惟良见张士瞻说话。到宝祐坊佑圣观桥西，回谒胡则大，不遇。

廿四日，阴，客杭。汤北村、费涣夫来。费公，乡人也，年六十三。

廿五日，晴，客杭。早到省中架阁库干事，未就而回。过苏淳斋，杭之号医者也。约市肆小饮。

廿六日，客杭，早重雾。早见唐仲文，不遇。为长兴欠俸，嘱呈文催讨。盛亲家公自长安来，同西盛寿一哥及二乡人相访。盛亲家公约到芳润桥午面，寿一哥同集。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书卷已完，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晚见马生云，非不用力，首领官不从奈何？愿退元物，不曾收。归家闷甚，奔走两月，今日坏尽。

廿八日晚，灯下坐久，谋之无计。更迟二日，且往长兴索俸作归耳。

三十日，晴，冷。汤君白知予事不如意，呼舟过湖，闲行散闷，游南山惠因华严寺，次游开化院，次游石屋洞，深暗不可测，觉阴气逼人，壁上记姓名而回。入胜果尼寺，君白令亲惟德母子，为尼延坐，设茗罢。次游水乐洞，扣寺门久之，乃得入。绕寺皆奇石，有亭，扁曰"声在"，寺后（缺一字）泉滴，洞中相应，铿然有声，故名。亭有石刻坡翁《东阳水乐亭诗》，观毕而下，踏石上黄叶，扳径边古松，山林间自有一种清气。借笔题云："至大元年十月卅日，京口郭天锡同汤君白来此听泉。"寺僧具茶，饮之清甘，即此水也。更过一二僧寺，以心绪不佳，不及详记。泛湖而还，西北风起，同君白钱唐门小酌，分路。

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

初二日，晴，客杭。到省中领文书，取回甘结。同子长见吾子行就别，次别汤北村。晚见马生，了结乃事，晚邀子长小酌，嘱照元除事，别李叔义。

初三日早，别张德辉，同沈六郎买人事。

初四日，晴，离杭州。唐泾晚饭，夜行。

## 附　载

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日，客长兴。访钦察公，出宣和御府黄居采《雪雀图》，用双幅绢画，角上添金龙，长可六七寸，围葫芦御书，并内府图画二印。雪树数株，冻雀上下，下复作二鹡鸰，真奇物也。

十一月廿四日己卯，陈元善来，约文卿及予到其家，观苏汉臣《孩儿》四轴，具酒三酌。

三十日冬至节，客长兴。同沈孤峰、陈监镇、袁正甫、卢希颜、沈希古，贺吕知州三酌。诸公去后，吕侯独留予看许道宁《溪山渔乐图》。上用宣和殿宝，后有伯几、仲宾、子昂三公题，李君章物也。

闰十一月十三日，客长兴。访孟云心，出示黄居采《萱草湖石蝶猫》二轴，蔡月卿物也。黄氏父子作石用笔横拖，小作圈子，俗谓之野鹊翅。

至大元年戊申闰十一月十五日五更，束装赋归。早离长兴，午过吕山下，松竹苍翠，前一桥，曰"甫里桥"。人言是陆天随隐处，诗家蕴藉，犹可想像也。

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初九日，赵伯可相约早饭，饭已，发书，请伏虎林首座，引领作焦山之行，虎林闻呼即至。是日春色佳丽，江静无风，到山，见谦巽中维那。次入方丈，见尊无能长老，留茶。茶已，领入具酒煮面，坐者予及赵伯可、二僧司官、伏首座。登山之顶看塔，展目眺望，次憩于飞仙亭。回见雅淡云首座，巽中煎鱼具酒小集。酒尽，伯可先睡，度不可回，先遣诸仆渡江，晚陪尊长老、虎林、淡云到海门边看日落，一瞬万顷金波荡摇，可谓奇观。散步而回，尊老既别，仍送酒果到淡云房小酌。次拉虎林、巽中踏月，上罗汉岩坊福东济禅房，佛灯荧然，炉香

未过，具茗果闲话。俯视栖鹘危巢，皆在窗下，与二僧月下听江声，倚树清论久之，一洗城市之尘俗也。夜宿巽中房，虎林共榻。

# 席上腐谈

[元] 俞　琰撰　李　珍　王继训整理

《席上腐谈》一名《席上辅谈》，二卷，元俞琰（约一二五七——一三二七）撰。俞琰字玉吾，平江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在《易》学上多有论著。此书上卷多为考证名物，间及内丹术之说，下卷遍考古来丹书真伪、诸家注本，并诫世人以黄白为戒。搜集广博，考证精当为该书主要特点。其以论道家之学为主，又为后世研究道学之可贵文献。本书有《宝颜堂秘笈》、《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即以《宝颜堂秘笈》本作底本，并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

## 卷　上

邵康节曰：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飞者栖木、食木，鹰鹯之毛犹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犹草也。飞之类喜风，而敏于飞上。走之类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风在地者瞑。走之类上睫接下，飞之类下睫接上，类使之然也。水类出水即死，风类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类者，龟、蟹、鹅、凫之类是也。

牛顺物，乘顺风而行则顺。马健物，溯逆风而行则健。

《书·费誓》云："马牛其风。"《春秋左氏传》云："风马牛不相及。"盖马牛奔逸，则各自从风而行也。

北地马群，每一牡将十余牝而行，牝皆随牡，而不入他群。《易》之坤卦云："利牝马之贞。"盖谓此也。今人称妇人为妈妈，亦是此意。蚁亦不入他群，故呼为马蚁，一名"玄驹"。

《琐碎录》云：鱼逆水而上，鸟向风而立，取其鳞羽之顺也。有微风不知所从来，但观鸟之所向。

虱阴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数也。行必北首，验之果然。向见一书云耳。今忘其书之名。

《周礼·山虞》："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在山南为阳，在山北者为阴。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则面向上。

肝属木，当浮而反沉；肺属金，当沉而反浮。何也？肝实而肺虚也。石入水则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则浮，而南海有沉水之乌木。虚实之相反也。

《尔雅》云：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左掩右为雄，右掩左为雌。张华《博物志》亦载此说。陶隐君曰："鸟之雌雄难别，旧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烧毛纳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阳《参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躯，非徒生时著而见之，及其死也，亦复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褚氏遗书》云："阳气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阴气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兽溺死，伏仰皆然。"

《素问》云："升降出入，气无不有。"注云：壁窗户牖两面伺之，皆承来气，冲击于人，是则出入气也。以物投井及叶中，翩翩不疾，皆升气所碍也。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气无不有。"予幼时有道人见教，则剧烧片纸纳空瓶，急覆于银盆水中，水皆涌入瓶，而银盆铿然有声，盖火气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壮夫腹上，掣之不坠，即如铜水滴，捻其窍，则水不滴。放之，则滴。修养家存神于泥丸，则丹田之气上升。盖神之所至，气亦随之而住也。房中术所谓手按尾闾，吸气咽津，虽得其绪余，而亦不泄。

欲知时辰阴阳，常别以鼻。鼻中气阳时在左，阴时在右。亥子之交，两鼻俱通，丹家谓"玉洞双开"是也。

马痛死者不可食，食之杀人，而肝为甚。医书云："马，火畜也，有肝而无胆。木脏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史记》云：秦缪公亡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马肉者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予

近见里人葛恒斋食马肉逦伤，以煮酒入盐，饮之而愈。然则酒诚可以解马毒也。

《左氏传》云：“国狗之瘈，无不噬也。”杜预《注》云：“瘈，狂也。”《宋书》云：张收尝为猘犬所伤，食虾蟆脍而愈。猘，居例反，亦作狾，征列切，狂犬也。或谓杏仁亦可以治犬伤。

《内则》云：“狼去肠，狸去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鳖去丑。”郑氏云：“皆为不利人也。”《左氏传》云：晋侯梦楚子伏己而盐其脑。子犯曰：“吉。吾且柔之矣。”杜预《注》云：“脑所以柔物。今人热皮必用猪脑，欲其柔也。”昔有人食猪脑一具，期年手足软弱，不能下榻，遂成瘫痪。乃知《内则》与《左传》之说皆不诬矣。

“鱼去乙”。郑氏注云：“鱼体中害人者。东海鰫鱼有骨名乙，在目旁，状如蒙篆乙，食之鲠人，不可出。”《尔雅》云：“鱼枕谓之丁，鱼肠谓之乙，鱼尾谓之丙。”予谓郑玄谓乙为鱼骨，《尔雅》则以为鱼肠，皆以其为如篆书“乙”字也，若以“狼去肠”推之，则鱼之乙非肠矣，乃鱼骨也。

唐诗云：“杜宇呼名语，巴江学字流”。盖以江势曲折如巴字，或谓蛙形，象蚯蚓形象之。此皆“鱼骨象乙”之意也。陆龟蒙谓鸭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谓自呼其名者，鸭鹊猫狗亦皆能之，岂特鸭与杜宇？

磷火，俗谓之鬼火，兵死及牛马之血曰磷，萤火亦曰磷。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旧有老仆素不信鬼，随先人往无锡青阳汇收租，夜见鬼火无数，腾腾而来。众惊走，独老仆乘醉趁前扑之，乃石楠叶之湿者。予尝夜坐水亭，雨初霁，见草间有光，遂起而拾之，乃一湿虾壳。

叶玉岩云：向在五台山中，夜间见湿松皮有光。呼从者拾满一布囊，盖将持归遗江南亲戚故旧，以示希有。数日后视之，则干而无光矣。笑而弃之。

古享礼，犹今前筵。古宴礼，犹今后筵。杜预曰：“享有礼貌，设几不猗，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宴则折俎，相与共食。”

古之素积，即今之细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积。”杨倞注云：“素积为裳，用十五升布为之，蹙其腰中，故谓之素积。”一升八十缕，十五升千二百缕，盖细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织。”郑氏注云：“织，染丝织之。”释文云：“织（音志），今讹为注，遂称织丝为注丝。”志、注声相近也。或写为苎丝，则又转讹矣。

北方毛段细软者曰子。氄子，谓毛之细者。氄，温柔貌。《书·尧典》云：“鸟兽氄毛”是也。今讹为紫茸。

《豳诗》云：“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郑氏云：“褐，毛布也。贵者无衣，贱者无褐，何以卒岁。”愚按：《孟子》云：“视刺万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对万乘之君，亦言贵贱之殊耳。褐乃编枲粗短衣，不黄不皂，贱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从衣，毼字从毛，郑氏误以褐为毼，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毼，价贵于苎麻多矣，此岂贱者之服？

今之蒙衫，即古之毳衣，蒙谓毛之细软貌，如《诗》所谓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毽，其实即是毛衫。毛讹为蒙，蒙又转而为毽。

毡之异名曰毛席，毯之异名曰毛褥，犹竹笠呼为竹巾。《东汉·西域传》注：“毡曰毛席。”张衡《四愁诗》云：“美人赠我毡氍毹。”服虔《通俗》又云：“织毛褥谓氍毹，细者谓之毾㲪。”毾㲪者，施大床之前，小蹋床之上，蹋而登床者。

漆器有所谓犀皮者，出西昆国，讹而为犀皮。桂浆者出罽浆国，讹为桂浆。以此推之，氍毹恐即是渠搜国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毗亦即是织皮国名，讹而为西毗也。渠搜织皮，出《书·禹贡》。

幞头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头。幞字（音伏）与幞被之幞同，今讹为仆。

韩退之《元和圣德诗》云：“以红帕首。”盖以红绡转其头，即今之抹额也。帕首扑头，本只是一物，今分为二物。

唐人幞头，初以皂纱为之，后以其软，遂折桐木山子在前衬起，名曰举容头，以为起于鱼朝恩。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以藤织者，仍易以纱，后又易以漆纱。周武所制，不过如今之结巾，就垂两角。初无带，唐人添四带，以两角垂前，两角垂后；宋又横两角，以铁线张之，庶免朝见之时偶语。近时凉缩巾以竹丝为骨，如凉帽之状，而覆以皂纱，易脱易戴，夏月最便。以此见幞头之制，亦是展转番腾，故其样古今不同如此。

向见官妓舞柘枝，戴一红物，体长而头尖，俨如靴形，想即是今之罟姑也。《琐碎录》云：柘枝舞，本后魏拓拔之名。易拓为柘，易拔为枝。

琵琶又名鼙婆，唐诗琶字皆作入声，音弼。王昭君琵琶怀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今讹为胡拨四。

觱栗二字，《豳诗》、《说文》：觱作毕。朱晦庵曰：筚栗元名悲栗，言其声悲壮也。悲、觱、毕，三声皆相。

张衡《四愁诗》云：“美人赠我金错刀。”古之错即今之磋也。磋（千个反），北人读错，作去声，南人读错，作入声，其实一也。

须眉，《荀子》作须麋。杨倞注云：“麋与眉同，髭须亦作兹疏。”《荀子》曰：“龙兹。”刘向《列女传》云：“龙疏，火席名也。”杨倞云：“兹与髭同，一作须。”龙兹即龙疏，疏须声相近也。

《郊特牲》云：“管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左氏传》云：“天路越席，越户括反。”今钱塘市肆所卖蒲合，即越也。以越为合，声之讹耳。

棉，水车棉也，杨倞以为连枷，枷乃打稻器，非棉也。

古之承霤，以木为之，用行水，即今之承落也。

崔豹《古今注》云："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又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墙垣，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愚谓今人以水沟在庭内不可见者，为阴沟，在庭外可见者，曰阳沟。

吴人指积薪曰柴。积（音祭）即《周礼·天官》委积之积，郑氏曰："委积为牢米薪刍。"《释文》曰："积（子赐反）。"今讹为祭，以委积停留日祭留。

《礼记》云："天无二日"，《孟子》亦云："天无二日"，乃若《春秋左氏传》云："天有十日"，盖谓十干甲至癸也。《列子》乃云："尧时十日并出"，《庄子》、《淮南子》又从而附益其说，虽皆寓言，不亦过乎？或者曰："亦有两日并出而相斗者，载之信史，不可谓无也。"予曰："不然。唐乾符六年十一月，两日并出而斗。此必日初出时，水中映日荡摇，上下不定，遂成两日之相摩。天安得有两日？"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毕月乌。丹书云："乌月兔，盖谓日月之交也。"《易》以离为日，阳中有阴也；坎为月，阴中有阳也。

张横渠谓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汉张衡以为阴类，其数偶；乌有三迹，阳之类，其数奇。愚谓兔自属日，所谓月中兔者，月中之日光也。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气中，犹日光照入月内，乃着兔于月以为法象，故其说有云："月者药也。"世俗遂谓月中有捣药兔，妄矣。今于数百步之外观山上行人，如白蚁之小，及过数十里外，山亦不见，何况地去天数万里之高远，安能见月中之兔哉？月中果有兔可见，则不知此兔何等样之大小也。

张衡谓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之以奔月，是谓蟾蜍。刘昭盛称张衡天文之妙，而张衡论姮娥与蟾蜍如此，得非承前人之谬乎？

《晋志》云：义和占日，常仪占月，区车占星仪（音娥）。今谓月中女名嫦娥，因又名日月为羲娥，谬之甚矣；谓月中常娥者，妄也；又谓有广寒清虚之府，则又妄之又妄矣。

月中有蟾兔桂树之说，皆妄也。然战国时已有是说矣，《楚辞》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朱晦庵云："菟与兔同。世俗桂树蟾光之传，其惑久矣。或者以为日月在天，如两镜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微黑处，乃镜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侣，而非直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宋苍梧王使杨玉夫伺织女渡河，曰："见当报我，不见当杀汝。"遂为玉夫所弑。织女乃经星万古不移，岂有渡河之时？盖丹家运夹脊之气上升昆仑顶中，谓之黄河逆流；又以任督二脉为天河，因以牛女喻身中之阴阳交媾尔。杜子美《天河诗》乃有"牛女年年度，何曾风浪生"之句。张文潜《七夕歌》形容织女一宵之欢，以为"犹胜常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大抵骚人才士嘲风咏月，不过一时之嬉耳，宁复揆之以理？织女，星名也，安有机杼之具？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乃宫人为之耳。犹真宗之得天书，天有书乎？乃王钦若之徒为之耳。

黄河出于地上昆仑山，东流至于碛石，故夏禹导河，自碛石而始。天河自在天上随天运转，昼夜不定，岂得与黄河相接？李太白乃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太白盖以昆仑山为天上也。天河与海宵壤高下之不同，岂乘槎可到？张华《博物志》："乘槎入天河，见牵牛织女星。"可见其诞也。

《列子》谓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儒者讥其诞。天未尝有缺，纵有缺，岂炼石可补？况天体运转不停，从何而措手？讥之诚是也。殊不知五色石，以喻五脏之气耳。养生之法，潜神内视，则五脏之气聚于丹田，自丹田熏烝，达于脑中。脑为昆仑，居上象天，补天即黄庭经所谓填脑，所谓"子欲不死，修昆仑"是也。江东采石，世俗相传女娲补天，炼五色石于此，故名采石，以讹传讹。

女娲氏继伏羲氏之王天下，后世以女娲为古圣女，乃伏羲之妹，颛顼之母，岂其然乎？且夫氏名女娲，犹（国名）女直，又如《左氏传》所谓女艾，《庄子》子所谓偶女高，《孟子》所谓冯妇，果皆妇人哉？

《书》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杨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为妇人像，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颛帝之子孙。"《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左氏传》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岂妇人哉？古者天子称元后，诸侯则为群后，若以后土为妇人，则后夔、后稷亦可谓妇人乎？

朱晦庵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极无义理。"愚按《西汉·郊祀志》：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同席共牢。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向，亦同席共牢。盖取乾父坤母之义，此时未有塑像，不敢设位尔。乃若山川之神与天地神祇，本皆无形，今塑东岳神为帝者像，又塑后夫人像以为之妻妾，则不知其娶何氏为妻，买何氏为妾也。

郡有土地庙曰城隍庙，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凿土以筑城，而城下之地无水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复于隍。"谓泰之上六，极则必反逆倒转，为否之初六，亦犹城圮，而其土复填于隍也。盖有城则有隍，县无城而称其土地庙为城隍庙，何耶？

《吕氏春秋》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对曰："调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则足矣。"愚谓哀公所问，盖以夔为独脚鬼也。或称轩辕有四目、唐尧有八眉，道听途说之不实，街谈巷语之失真，皆此类也。《东汉·曹褒传》云，章帝语班固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必古有是语，与孔子答哀公之意同。夔乃虞舜时典乐教胄子者，哀公以夔为独脚鬼也，冤哉。独脚鬼乃山魈，见道家《烟萝

子图》连胲一只脚，故唐诗有“山鬼�跳惟一足”之句，岂可以夔为鬼物者哉？

《孔丛子》曰：“土石怪夔罔两。”《国语》云：“木石之怪夔魍魉。”未有所谓一足之说。《庄子》乃云：“夔之一足，其行跉踔。注云“夔，一足兽。如牛无角，声如雷，黄帝杀之，以皮冒鼓，声闻五百里。”怪哉！

《东汉·西南夷》：“狗国乃黄帝时槃瓠之种。”槃瓠之说，甚怪而可笑，盖理之所必无也。理之所必无，惟可与烛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与之辩也。大抵语怪者，多托以黄帝时事，昧者以为信，然识者之所不取也。

大孤山状如一只履，小孤山状如一瓣香，相对有彭浪矶。今以小孤山为小姑，彭浪为彭郎，谓彭郎娶小姑为妻。江行者遇其庙，皆致敬也。

温州有土地杜拾姨无夫，五撮须相公无妇，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杜十姨为谁？乃杜拾遗也。五撮须为谁？乃伍子胥也。少陵有灵，必对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称，我乃为十姨，岂不雌我耶？”

近见廉司李裕佥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晓奉甲为何义，询之父老，乃言春申君所居。春讹为奉，申讹为甲也。”

有自中原来者，云北方有牛王庙，画百牛于壁，而牛王居其中。问牛王为何人，乃冉伯牛。呜乎！冉伯牛乃为牛王。

真武即玄武，宋避祖讳，改玄为真。夫玄武乃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属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厌火灾。如汉武帝柏梁殿饰以蚩尾，蚩乃海器，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黄楼黄土色，土所以胜水也。

朱晦庵曰：“真武非是有一个神人被发者，盖只是玄武。所谓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个物。以角星为角、心星为心、尾星为尾，是为青龙、虚危星，如龟腾蛇在虚之下，故为玄武。真宗时讳玄字，故改为真。参星有四脚如虎，故为白虎；翼星如翼，轸星如项下嗉，井星如冠，故为朱雀。”卢仝诗“头戴井冠”，杨子云言“龙虎乌龟”，正是如此。

玄武即乌龟之异名。龟，水族也，水属北，其色黑，故曰“玄”，龟有甲能捍御，故曰“武”，其实只是乌龟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龟形，其下有腾蛇星。蛇，火属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绘为龟蛇蟠蚪之状。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为龟、蛇二物。

贾秋壑会客食鳖，一客不食鳖，问之则曰：“奉祀真武。”秋壑曰：“真武之龟，不可以为鳖也。龟鳖不辨，何以治民？”客乃求郡者也，遂不与郡。座客同戏之曰：“鳗与鳅鳝皆不可食，象真武之蛇也；蔗笋亦不可食，象真武之旗竿也。”满座皆笑，秋壑亦笑。

韩退之与轩辕弥明《石鼎联句》云：“时于蚯蚓窍，鸣作苍蝇声。”后人乃云“茶鼎声号蚓，香盘火度萤。”句虽工，然蚯蚓安得有声，盖不熟玩韩诗耳。退之盖谓鼎中汤鸣如苍蝇之声，非谓如蚯蚓之声也。蚯蚓窍乃石鼎之窍，如蚯蚓藏身于泥中之窍耳。崔豹《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蟮，善长吟于地下，江东人谓之歌女。”谬矣。按《月令》：“蝼蝈鸣，蚯蚓出。”盖与蝼蝈同处，鸣者蝼蝈，非蚯蚓也。吴人呼喽蝈为蝼蛄，故谚云“蝼蝈叫得肠断，曲蟮乃得歌名。”

晦庵曰：“今以玄武为真圣，而作真龟蛇于其下，已无义理，而又天蓬、天猷及翊圣作四圣，殊无义理。”

医家谓肝属东方木而藏魂，肺属西方金而藏魄，道家乃有三魂七魄之说。魂果有三，魄果有七乎？曰：非也。盖九宫数以三居左，七居右也。白玉蟾三龙四虎之说亦犹是，盖太玄以三为木、四为金也。

苏子由云：古说左肾，其腑膀胱右命门，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以理推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质可见。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无状，不亦谬乎？曾虎臣云：按《白虎通·性情篇》谓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据此则三焦有形人矣，叔和既不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愚谓闻之隐者云：三焦即黄庭也。《丹书》以心火、肾火、膀胱火聚于此，以猛烹极煅，故曰“三焦”，焦乃武火之谓也。沈存中亦云：“黄庭有名而无形。”与叔和之说同。然存中亦不知黄庭即三焦，叔和亦不知三焦即黄庭，与曾虎臣谓三焦有形，亦是已就从《白虎通》分为上、中、下，则又非也。

《丹书》云：“奇经八脉，惟任、督二脉为一身阴阳之海，五气贞元，此为机会。”任脉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属阴脉之海；督脉起于下极之腧，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脑，上颠循额至鼻，属阳脉之海。运尾闾，寿五百岁，为白鹿，盖通此督脉者也。龟之亦寿，然龟能闭息伏气，盖通此任脉者也。又能通此二脉，则贯尾闾、通泥丸，百脉皆通。黄庭经云：“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天经即黄道，乃日月往来之路，在人身为任、督二脉，乃呼吸往来之路。

子曩得一子，不哭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后读医书保生方三因方，皆曰：“儿生不啼不乳，盖因剪脐带之时为风所入，自脐以上循胸喉攻至下胲、齿龈，当中作黄粟一粒，疼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黄脓一点，便啼便乳。”后以此法教人，凡活数儿矣。按《素问》、《难经》、《甲乙经》皆云：“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内外二景图》云：“上下齿缝中间龈交二穴，乃任、督二脉之会。”乃知婴儿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风入任脉故也。

木渎酒肆吴其姓者，病精滑不禁，百药不可疗。予授以一术极简易，但胁腹缩尾闾，闭光瞑目，头若带石，即引气自背后直入泥丸，而后咽归丹田。不问遍数，行住坐卧皆为之。仍教以服既效方保真丸，彼亦不服，但行此术。不半年后见之，疾已愈，而颜如桃矣。此术亦可疗头风。

道家旁门术，有鼻吸口吐之说，以为不漏。即吐矣，安得不漏，始不信。试之果验。此术亦可疗梦遗。

世传三峰采战之术，托黄帝玄素之名，以为容成公、彭祖之所以获高寿者皆此术，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丧其躯，可哀也已。葛洪喻之为冰盆盛汤，羽苞蓄火；或以为舐刀刃之蜜，探虎穴之子，岂不险哉？

《北梦琐言》载唐相国夏侯孜得彭数之术，悦一娼，娼不能奉承，以致尾闾之泄卒。予外祖闾丘公为大理评事时得此术，两脸如桃。年过七十，竟为此术所害，与夏侯孜无异，丹家以为桶底脱。盖中年精力健，能吸缩闭固，晚年精力衰，不能翕缩闭固，是以一夕而倾倒殆尽。

《夷坚志》载吴道人害县吏之妻，而卒为县吏所害。道人一死，固不足以偿数十妇女之命，然县吏亦善此术，盖尝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几为道人所害，赖有羊羔汤以补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华山杜安仁《先天大学性命书》九篇，议论滔滔，尽有讲明，或者曰此书尝进呈高庙。予观其《进表》有云"过以相与者，必能济衰"，合大过卦枯杨生稊之道，分明是房中术，盖借《易》以文其说，非清净无为之道也。

覆山子詹谷注《阴符经》，以奇器为未用之处女，可谓乱道之甚矣。又注《参同契》，穿凿附会，是乃魏伯阳之罪人也。真西山为之序其书，儒者盖以之为异端，而不复穷究其说，遂为所欺。

三谷子《金丹百问》，其三十八问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阴阳？"曰："男先感而后女应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男后应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气顺精全，即生端正福寿之人；若神伤气惫精亏者，即生怪状夭薄之人。"三谷子姓丘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居也。乾道初，遇金华老人，得金丹之术，遂作此书。

云间储华谷《祛疑说》云："开气为男，阖气为女。一阖一辟，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经》云："男女禀受同也。但感合先后，而分阴阳耳。"

《褚氏遗书》云："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钟吕传道集》云："父精先进，母血后行，血包于精而为女；母血先进，父精后行，精包于血而为男。"肩吾盖祖褚氏之说，与三谷子之说相反，不可不辩。

予三十年前，尝与燕山温次胥总管夜语生男生女之分。次胥深取三谷子与储华谷之说，且曰：孙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说不足取，至论白玉蟾气血盈虚似月魂之说，则证以《素问》，所谓月始生则血气始精，月郭满则血气实，月郭空则经络虚。盖气血自月上弦至望则盛，下弦至晦则衰。月郭满，鱼脑实；月郭空，则鱼脑减。蛤与蟹皆然。《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皆不诬也。愚尝见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每以此语之，多有得子者。然育与不育，则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为也。

医书载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遗书》之说，误人多矣。吾乡一贵公子，连得二女，其后妾又怀妊，贵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予笑曰："若用褚氏法，当拱听足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予告以丘三谷、储华谷之说，越一载，遂生一男。

近会澄江郭伯英，闲语中原前辈胡紫山、温次胥、郝吉甫，因论《褚氏遗书》之说，伯英怃然曰："吾为此书所误矣。"伯英盖亦用褚氏法者也，连生六女而弗悟。后以语松江张士龙之子，可谓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当如何？"予曰："阳精先至，阴血从而包之，阳在内则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谓也。阴血先至，阳精从而包之，阴在内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谓也。"伯英闻之，笑谢而去。

或疑贵公子侍妾满前，得子反少；渔郎一夫一妇，得子反多，何也？此理晓然，有何难见。盖寡欲乃有子，多欲则无子。譬调一杯羹，盐恰少则有味，盐多则无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当节欲，否则就枯松而索膏，沥槁竹而求汁，欲得子也难矣。《孝经》云："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说，男犹天也，女犹地也，天之雨露，未尝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硗之不同，亦有生物者，亦有不生物者。地若瘦瘠，或刚卤，或瓦砾，而责其不生物，是镌冰而改火，挪蓝而求朱，徒尔觊望而已，无获也。

《东汉书·马勤传》云：勤祖偃长不满七尺，常自鄙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伉生勤长八尺三寸。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于声色，娶妻买妾，皆求其稚齿而娇嫩者，故生子皆软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昏乱，虽得子亦不慧。

阴阳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骈胎品胎之兆，此《褚氏遗书》之说也。或有无粪门者，无产门者，何为其然也？徐巽《胎育产化论》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说出《卫生经》。又有头如雪而肌肉纯白者，或者以为社日受胎，故男曰"社公"，女曰"社婆"，非欤？曰：非也。徐巽《胎育感化论》云："受胎之时，母之经水正行，荣血泛溢，是以成胎则肌肉色白。"褚氏谓血充肌肤，则身白是也。毛发皆白，目视眊眊者，何也？《经》云：毛发者血之余。又云肝受血而能视。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虚，毛

发失所润，目精失所养也。

先儒云《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

## 卷 下

同养生之学，以老氏为宗。老子著书曰《道德经》，同时有程本，乃老子之徒，孔子与之倾盖而语者也。其书曰《子华子》，又有文子，又有关令尹喜，皆老子之弟子。文子之书，曰《通玄真经》，尹子之书，曰《关尹子》。其后有列子之书，曰《冲虚至德真经》，庄子之书，曰《南华真经》，皆祖老氏之说。其经名乃徽庙褒诏所称。《老子注》甚多，汉有河上公，魏有王弼，唐有叶法善，宋有苏子由、王雱。近世无锡尤氏《老子音训》谓古本王亦大为人，亦极有理。子华子之书《灵枢经》内有一段引用其说。

《文子》有默希子注，愚观《文子》首章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节。

《关尹子》有陈抱一注，《列子》有张湛注，《庄子》有郭象注，成玄英注，近有林鬳斋《老列庄三子口义》。《列子》引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愚谓此语出黄帝书，《老子》所云亦出黄帝书也。庄子之书本于《列子》，盖发明《列子》之说者也。

《黄帝阴符经》、《黄帝素问》，邵康节以为战国时书，托黄帝之名而为之也。愚谓《金碧龙虎经》、《黄庭经》恐是魏晋间文章，盖托老氏之名而为之也。《阴符经》有李筌注，骊山老姥注，张果注，连高脚注，金陵唐淳、李云峰注，储华谷注，朱晦庵亦有注。晦庵曰：《阴符经》恐是唐李佺所为，是他著意做学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向以语吕伯恭，亦以为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做自解，文字亦可认。

《龙虎经》有王道注，黄桐注，太虚子注，朱晦庵曰：《龙虎经》乃隐括《参同契》而为之耳。盖因《参同契》有古记题龙虎之说，遂撰此书。如"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此言九六二用，行于六画而无定位。《龙虎经》乃云"二用无爻位，张翼飞虚危"。怪，说向别处去。

《参同契》乃东汉魏伯阳之书。葛洪云："伯阳作《参同契》，假借《周易》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大旨。"然则晋以前，已有人注《参同契》矣，如虞翻注，阴长生注，惜皆不传于世。至五代伪蜀真一子彭晓，作《通真义》，以五行解三相类为五相类，误矣。三相类者，太易也，黄老也，炉火之事也，三者之阴阳造化，盖相类也。参即三也，同即相也，契即类也，盖自解参同契之义也。所谓"委时去害与鬼怜"，委鬼，魏字也。郑焕改鬼为仙，谬矣。"百一之下，遨游人间"。百一之下为白，人乃其旁之立人，合之则伯字也。"汤遭厄际，水旱隔并"。汤遭旱而无水，易字也，阨之厄际为阜，合之则阳字也。此自解"魏伯阳"三字也。彭真一注有蜀本，有袁本，有济本，有虚一子郑焕本，有汪刚刻置越州蓬莱阁下本。

《参同契》自彭真一注后，有张随注，李抱素注，颇简略。陈抱一注、储华谷注多有发明。朱晦庵常托崆峒道士邹䜣之名为注。邹即朱，邹本《春秋》，邾子之国也，又作《考异》。

陶隐居《真诰》所述，多有仙女下降之诗，识者之所不取，盖隐居自为之辞耳。朱晦庵曰："《真诰》末后《道授篇》，皆是窃佛氏《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而已。"

唐有吴真节《玄纲论》、司马子微《坐忘论》、王昌遇《易玄子诗》、韩逍遥《内指通玄篇》。

司马子微序《天隐子》云："要妙在乎与天地真气冥契同运。"又云："觉气来则运自己之气，适与天地之气偕作，此是至妙之术。"傥三百六十日内，运自己之气，适合天地之气，三两次则自觉身体清和，异于常时，况久久留之？则神仙之道，不难至矣。

《化书》乃谭峭所作。峭字景升，携其书来求齐丘序。齐丘杀景升，遂窃其书，自名之。

《入药镜》乃白鹤山崔带范所作。吕洞宾诗云："因看崔公《入药镜》，令人心地转分明。"夏云峰、储华谷、萧了真皆有注。予观其书云："天应星，地应潮"，不过谓上下往来尔。若泥其说，则斗杓每月移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日两至，日日相侣，二者安得俱应耶？又谓所谓"穷戊巳"，或谬为"穷戊癸"者，遂以癸为天癸。亦犹《悟真篇》"才见芽生须急采"，或以芽生为癸生。是皆学三峰之术者，妄乱改之以证其邪说云耳。储华谷戊癸化火之说，李玉溪坤癸之论，盖欲反邪归正，而强为之辞耳。

五代时有钟离《寂道指玄》三十九章，吕洞宾诗，施肩吾《静中吟》、《三住铭》、《西山会真记》、《钟吕传道集》。

宋有陈希夷《指玄篇》八十一诗，刘海蟾《还金篇》亦十四诗，陈朝元《玉芝诗》，杨虚《纯粹论》，刘希鹤《朗然子诗》，《宁玄子诗》，张鸿濛《还元篇》、《玉鼎悟解篇》，张平叔《悟真篇》，薛道《复命篇》，刘高尚《法语》，刘虚谷《还丹篇》，陈默《崇正篇》，李长元《混元篇》诸书，惟《悟真》、《复命》有注。

张君房集《道藏》之书，为《云笈七籤》，多杂以符咒行，持因果报应之说。曾至游子曾慥，作《道枢》，举诸仙丹诗歌诀，如"海蟾之还金，朝元之玉芝"皆在焉。

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沈份《续仙传》、曾至游《集仙传》、易如刚《仙传拾遗》，陈葆光《三洞神仙录》，他如《洞仙传》、《神仙感遇传》，其说虽杂，然古今诸仙之名皆载于编。

丹家诗词歌诀，如元阳子《大道歌》，曾先生《灵源歌》，张虚静《大道歌》，高象先《破迷歌》，吴真节《学仙歌》、《玉鼎破迷歌》、《□处证道歌》，刘高尚《敲爻歌》，金华子注《洞微子诗》。又有托古人之名为之者，如阴君《还丹歌》、三茅君《大道歌》、葛仙翁《流珠歌》、许旌阳《醉思仙歌》、吕公《玄牝歌》，多有说得分晓处。刘虚谷《易传》，不过借《易》以文其说耳，非知《易》者也。是故朱晦庵深诋之。

陈谷《神了然论》，詹天锡《大易内解》，王虚白《三教贯一论》，杨蓬数《三五归一说》，其说虽繁，尽有可观。

白玉蟾有《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海琼集》、《金关玉钥集》，又有《留子元问道集》，《彭鹤林问道篇》，皆门弟子所编。《群仙珠玉集》载张紫阳《金丹》四百字。石杏林《还源篇》，其文辞格调与玉蟾所作无异，盖玉蟾托张石之名为之耳。陈泥丸《翠虚篇》亦是玉蟾所作，其首篇数首诗，皆元阳子诗，其后《紫庭经》、《罗浮吟》、《归一论》与《武夷》等集，如出一手。

玉蟾《谢陈泥丸书》、《谢张紫阳书》，无非张皇其说，然所谓“青山暮云，碧潭夜月，芭蕉春风之机，梧桐秋雨之秘”，以论升降浮沉，极尽形容之妙。彼所以宛转为之假托者，盖欲深取信于当时学者故尔。

玉蟾传彭鹤林，彭传萧了真，萧有《金丹大成集》发明玉蟾之说，所谓“七七元来四十八”，此是玄玄真口诀者。《还源篇》则曰：“老汞三斤白，真铅一点红。”《四百字》则曰：“老汞三斤白，真铅一点黑。”盖四十八即三斤，汞其一即真铅也。一斤十六两，即二八也，二八即金半斤，水半斤也，即《悟真篇》所谓“药物一斤须二八，调停火候托阴阳”也。了真有一图，以重坎居子，重离居午。坎一变为节居丑，再变为屯居寅；离一变为旅居未，再变为鼎居申，三变为未济居酉，四变为蒙居戌。是为朝屯暮蒙。屯，下震上坎；蒙，下坎上艮。震，动也，艮，止也，应动静在朝在暮之说。又有廖蟾辉作《三乘内篇》，沈白蟾作《金丹篇》，皆玉蟾之徒也。

许知微《先天正宗修真秘诀》用十二时之交处候，自序云：“淳熙间，得汉州彭梦蘧所传。”其后有萧观《复丹序》，《宝鉴内象丹旨》，与知微所传同。

庵涂南子，不著姓氏，有《达源篇》。嘉熙己亥，寿春魏显著其书《庐山素阳子》，陈关有《正道篇》。淳祐二年，汉东孟珙、庐陵刘元纲皆为作序。

永嘉周无所《金丹直指》，宝祐甲寅蜀人杨子政跋。

《梅时杂言》，文之以濂洛之说，尽有妙理。

张用常《真如至命篇》，庆元戊午，回阳子赵彦最刊板。

毗陵霍上谷《丹诀》有“一字玄机，参同七月”，无锡尤木石序其书。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诀直指》，极论天上有戊己之时，与人身戊己相符。盖谓坎戊离己也，在天为日月相望之辰，在人身为呼吸相含育也。

吾乡糜知府讳肇，号隐斋，官至奉直大夫，有《洞阳子明真篇》，宝祐丁巳刊板于家。

云间有蟾谷子王奎《贯灵篇》，华谷子储泳解《阴符经》、《参同》、《药镜》、《悟真》四书，又作《会三集》，松江有刊板。

括苍道士冯守经有《正道篇》，不曾刊板，与王颐庵俱受道于曹默庵。

宜春李简易，号玉溪子，有《心印经》、《解悟真指要》、《羲皇作用》等书，又有《规十图》，付长沙彭石，颇简明，并刊于湖南，近者江西有翻刊本。又有《彭石蜜语》，并《踟趺大坐调元气歌》及注解，极分晓。末句云：“记此即便付丙丁”，乃下手真口诀也。当时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于江湖间，得此书者，虽不咨问可也。

大德戊戌，有道友自湘潭来，以赵古蟾《性命混沌书》示予。观其注，虽杂以禅语，亦自明白。

大德庚子，夏壶隐示以《金丹又玄篇》，云是梁九阳所作。观其自序，云得之王山宾。天台山宾王可道号“真常子”，与夏云峰、陈了空、郁芦庵相倡和。山宾有《众妙义集》，至元辛巳，文如心太傅携此书示余，系是写本。

永嘉夏元鼎，号云峰，注《阴符》、《药镜》、《悟真》三书，真西山为序。

泸川郁芦庵刊《修真四书》于羊角洞天，其一韩逍遥，内有《通玄诀》；其二陈了空《复一篇》；其三王呆《彻举》一篇；其四蒋丹《房得》一篇。咸淳庚午，蜀人何逢吉序。

维扬陈字道，号抱一子，有《立命篇》，绍定庚寅，白玉蟾跋。又注《关尹子》、《参同契》，董矩堂丞相题跋于后。

三谷子丘山有《金丹百问序》云：“乾道初，受道于金华老人。”

委羽子《指真篇》自序云：绍定庚寅年作。不著姓氏。其徒有《澄真篇》，亦不著姓氏。

金真教主重阳《金真集》，马丹阳《微语集》、《金玉集》，谭长真《水云集》，刘长生《仙乐集》，丘长春《蟠溪集》、《鸣道集》，王玉阳《灵光集》，郝广宁《太古集》，北方有刊本，总名《七真要训》。燕山道路迩，多刊丹书。大德己亥，携丁灵阳文集惠予，又以马丹阳语录求予序，遂为序其篇端。

或曰：“霍上谷、玉蟾谷、储华谷、糜洞阳，皆知而不为者也，虽有书存，乃空言耳。”予曰：不然。岂不闻《列子》之说乎？《列子》云：昔人有言不死之道者，燕居使人受之而不捷。言者死，燕居甚怒其使者，将加诛焉，幸人谏曰：“人所忧者，莫急于死；己所重者，莫过乎生。彼自丧其生，安能令君不死

之?”乃不诛。有齐子亦欲学其道，闻言者之死，乃抚膺而恨。富子闻而笑之曰：“夫所欲学不死，其人已死，而犹恨之，是不知所以为学”。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术不能行者有矣，虽能行而无术者亦有矣。卫人有善数者，临死以诀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他人问之，以其父所言告之，而行其术，与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岂不能言生术哉?”

朱晦庵谓季通曰：阴君《丹诀》，见廉溪有诗及之，当是此书行此。而寿考者，乃吃猪肉而饱者。吾人所知，盖不止此，乃不免于衰病，岂坐谈龙肉，而实未得尝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参同契》时，见吕四行八假锦术，诧其老健，每窃笑之。逮今思之，参同契之学实屠龙术，不如四平之宰猪也。知而不为，乃晦庵所谓“坐谈龙肉”者尔。然学是学者，非屏妻子不可为也。我辈读圣人书，况有父母存，讵敢违天而为偷生之计哉？然于此尝夜坐而试之矣，盖亦略知龙肉之味者也，岂不愈于坐谈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胜衣，所以苟延残喘而至今未死，亦《参同契》之力也。

予自德祐后，文场扫地，无所用心，但闭户静坐，以琴自娱，读《易》，读内、外二《丹书》，遂成四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问诸琴师，皆无答。后得《紫阳琴书》、《南溪琴统》、《奥音玉谱》，始知旋宫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诗谱，及《鹿鸣》、《皇华》等诗，弦歌之。《离骚》、《九歌》、《兰亭诗序》、《归去来辞》、《醉翁亭记》、《赤壁赋》皆有谱，琴之癖遂已。《易》之癖，集诸儒之说为卷一百二十，名曰《大易会要》，以程、朱二公为主，诸说之善为辅，又益以平昔所闻于师友者，为《周易集说》四十卷，《易》之癖遂已。内丹则集汉唐以来丹诗歌诀一百卷，名曰《通玄广见集》。至元癸未，遇异人授以先天之极玄，乃撰《参同契发挥》，《悟真衍义》等书，其癖亦已。外丹则朱砒汞不知几成烟焰，一夕猛省《参同契》“金以沙为主，并和以水银”之说，世惟有金丹，无银丹也。遂碎其炉皂钳钩之属，此癖乃不复作。尝撰《炉火监戒录》，今姑举其略。

周世宗显德三年，召华山隐士陈抟，问以黄白术，对曰：“陛下为天子，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乃遣还山。敕州县长吏常存问之。

真宗景德年间，朝谒山陵，因诏异人，左右以贺兰归真闻，乃诏对问曰：“知卿有点化术，可以言之。”奏曰：“臣请言帝王点化术，愿以尧舜之道点化天下，以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王捷，汀洲沙人，贾贩，往来江淮间，遇异人，得烧金术，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亟欲献于上，为有司所欲，从时佯狂，遂以此获罪，黥窜岭外。未几逋匿京师，诣登闻院自称，枢密承旨谢从权尝为岭南官，知其术，为奏得脱军籍。内臣刘承规以其名闻于上，召见，与语，悦之，特授许州参军，改名中正，留止京师。前后贡金累巨万，官至右神武大将军、唐州团练使。有老煅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煅金具。升曰其法为炉皂，使人隔墙鼓铸，盖不欲人觇其启闭也。其金以铁为之，百余两为一饼，每饼辐解凿为八片，谓“鸦嘴金”是也。上令尚方铸为金龟、金牌各数百，龟以赐近臣各一枚，余悉藏玉清昭应宫；牌以赐天下州府军监各一，天庆观金宝牌即其金所铸也。每用蛇岗制练雄黄，所杀蛇盖不少矣。后因治第掘土，见一巨蛇，首大如栲栳，惊悸得疾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吴郡夫人，诸子皆授殿直。捷初得神术，不以势利，辄告于人。及得禄，赐与所化黄金，惟施贫奉道释而已。朝廷举大礼，又营缮，皆以黄金为献，以助经费。国史《王中正传》，太史鲁辈所撰也。《名臣碑传》、《琬琰集》云：“咸平年间，捷至南康军，遇异人，自言姓赵。久之，又见于茅山，命求铅汞，教以作金法。”《广陵志》云：“捷于维扬遇道士，相携至五通庙，指示灵草，传以合和密诀。大中祥符间，尝撰文报谢。庙中旧有祝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尚有烧金草存焉。”

张文定公咏，字复之，号乖崖。在蜀有术士上谒，言能煅汞为白金，公即市百两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铢两。公立命工煅为大香炉，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炉送寺中，以酒榼遗术者，而谢绝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与南郡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视之，谓公曰：“某遇异人，得变水银为白金术，吾子幼不足传，今以传君。”遂以其方并药赠之，公不纳，强之乃受，未尝启封。后其子采长，公教之，义均子弟；及采登第，乃以所封药并其术还之。

胡文恭公肃，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将死，谓公曰：“我有秘术，能化瓦石为黄金，子其葬我?”公曰：“尔之后事，吾敢不勉。秘术非所欲也。”浮屠叹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枢密院编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异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结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煅之，成紫磨金。未尝对人言，亦未尝辄用一钱。临终呼世英，语之曰：我煅法，世惟语韩魏公矣，非韩魏公德业之厚，于人不可授也。我亦不当授汝，汝分中合得，自当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费，因语数法不可成宝者。又语因观数人豫此致祸者，戒之戒之。有一仆守火，岁久不懈，因虔为僧，居京师定历院。时曾子宣当轴，有堂吏病瘵，国医不能疗。居视之，曰：“应须我神丹。”乃取刀圭与服而愈。子宣大惊，吏白之，幸获居四郎之丹，夺命鬼手。子宣使人邀居，不能至也。使门下之人宛转唊其僧，资给甚备。僧一日谒丞相，许分窃为献，子宣喜甚，送僧降阶，僧退揖为马台蹶倒，应时折足。与归数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焞，字彦明，语门人祈宽云：伊川因远行，晚憩一古寺，设卧具于佛座前。未寝，闻若鼠啮声，熟视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窍中，衔一文字，欲

出复入。伊川起视之，则见佛腹窍中有文字一卷，取而读之，乃丹方，而其首曰“不换世间术”。伊川过目，悉能了其意，遂录一本，仍以原纸纳窍中。后因郊居，尝煅此丹，其法火养四十九日乃成煅，近三十日，遇夜，则四野来问之“宅中不遗火，某等皆见火发”，如此数四。恐惊众，遂取出焚，试以粟粒，置银盂中，凡丹到处，皆成黄金。崇宁间盂尚在，其金如线圈转数匝，皆丹著处也。其丹半成者，封裹于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终不以告人。某尝乘间问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内丹成，服之可以长年，点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这个肚皮里便着此物。”晚年许传此方与一道士，未传而伊川卒。后月余，道士至，则无及矣。

苏子由《龙川略志》云：吾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而子瞻好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有老僧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访否?”子瞻欣然从之，僧曰：“贫道好药术，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老当传人，而患无可传者。知公可传，故欲一见。”子瞻曰：“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尔。”是时陈希亮少卿守扶风，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而僧不与。子瞻曰：“陈卿求而不与，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贫道非不悦陈卿，以其得方，不能不为耳。贫道昔尝以方授人矣，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轻以授人。”即出一卷书曰：“此中多名方，其一即化金方，公必不肯轻作，但勿轻以授人，如陈卿慎勿传也。”子瞻许诺。归视其方，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杂诸药，入干锅中煅之，熔即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浅深斑斑相杂。当再烹之，色匀乃止。后偶见陈卿语及此僧，遽应之曰：“近得其方。”陈卿惊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轻传之意，不以方示之。陈固请不已，不得已而与之，陈视之良验，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负此僧耳。公慎为之。”陈姑应之曰：“诺。”未几，坐受邻郡公使酒，以赃败去。子瞻疑其以金故，陈自悔恨。后谪居黄州，陈卿子慥在黄，子瞻问曰：“少卿昔尝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阳，无以买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痈而没。”乃知僧言不妄也。后十余年，谪居筠州，有蜀僧议介者师事克文禅师，文之所至，辄与修造，所费不赀，而不知钱所来。又秘其术，不以告人。介与省聪禅师善，密与聪道其方，大类扶风开元僧所传，然介未尝以一钱自利，故能保其术而无恙。

又云：予治平末溯陕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持阴真君《丹诀》石本示余。余因问以烧丹事，对曰：“内丹未成，内无以主之，则服外丹者多死。譬积枯草敝絮，而置火于其下，无不焚者。”后十余岁，官于南京，张公安道家有道人为养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予曰：“药成可服也。”余谓公何以知药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药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间者，药真成也。今吾药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为公道仙都所闻，谓公曰：“吾自知内丹成，则此药可服，若犹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东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异僧强授之以化金方。既得其术，自是缄封之。后以授颍滨先生，颍滨亦藏之。逮居武昌，有亲故知之，因扣其术。颍滨曰：“自先兄见授，秘之有年矣。暇日当求之巾笥间。”久之呼求者至，出书示之。东坡岐下缄之宛然，颍滨乃启封，披其书曰：“此其是乎?”求者欣然曰：“是矣。”颍滨即焚于炉中，语求者曰：“贫可忍也，此宁可为乎?”求者愧赧，若无所容，仓皇狼狈而去。

姑苏查先生得煅硝石法，章申公与之为莫逆交，而法不传。尝遇一病僧而悯之，取硝作盂，令日煎水饮之，服之月余，病良已。有周旋过而问其由，以饮煎水为言，是僧素知查术，曰：“此伏硝所成，当取汞置盂中。”就火试之，果至汞死。僧更以为希世之遇，即往礼谢再三，且语其盂之异，复恳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传，而前盂用力将竭，可携来为公加药为之。”僧取盂授查，则碎盂别熔。门临大河，俟硝成汁，即钳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师之疾，不意无厌至此也。”僧乃懊恨而归。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寿圣寺，苏栾城赠以诗云：“水银成银利十倍，丹砂为金世无对。此人靳术不肯传，阖户泥炉畏天戒。”

子由尝谓黄白术，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炉，将举火，见一大猫据炉而溺，须臾不见。子由谓神仙之术，天使济贫乏，待其人然后传，予非其人，遂不敢讲。

张义方合还丹，数年未就。遇疾将卒，恨不成九转之功，命子弟发丹灶，灶下有巨虺，火吻锦鳞，蜿蜒其间，若为神物护持。乃取丹饼饵一粒，暗哑而卒。

东坡诗云：“暮年眼力嗟尤在，多病颠毛切未华。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黄鲁直注云：按先生与王定国书云：“近有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又诗云：“曹南刘夫子，名与子政齐。家有鸿宝书，不铸全裹蹄。促席问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独不死，尺书肯见稊。”赵次翁注云：刘夫子岂刘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书与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枣者，望不惜分惠。”其书具在。《毗陵后集》赵尧卿注云：刘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养生炼丹术，公尝师之。

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门往往得小金饼，世传淮南王药金，有印子篆文，谓“印子金”也。襄阳之间，舂陵白水地发土多得金，麟趾裹蹄金如干柿，谓之“柿子金”。小说谓麟趾裹蹄乃，娄敬所谓药金

也，方家谓娄金和药最良。《汉书》注亦云异于他金。东坡有《物类相感志》，草部有煮硇煮雌等草，蕪客多用之，然不得其煮炼之法耳。

予尝阅《华严经》第七十八卷，有药汁名诃宅迦，人或得之，以其一两变十两铜番成真金。有一僧举此致语，予语之曰："问作《华严经》者则知之。"僧笑而去。予尝以胆矾少许擦刀头，皆金也。意者诃宅迦，其胆矾之谓乎？至大辛亥铸钱时，予在饶州，曾见一胆水化铁成铜，但饶州之胆，铜坑所出，故成铜。蒲州之胆出金坑，必能化铜铁成金。《华严》所谓诃宅迦，今人不识之耳，佛语必不妄也。瓦石沙土皆可变金乎？《春渚记闻》、《梦溪笔谈》、《述异志》、《涉世录》皆有瓦石、砂土金、生姜非变金之物，《投辖录》有生姜金、蕨菜非变金之物，《清异志》有蕨叶金。不特此也，《尚书故实》有竹叶金，《睽车志》有江茶金，甚而《江淮异人录》有握雪金，《宣室志》有溺金，《述异志》有唾银，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谓幻？诡怪妄诞也。

《秘阁闲谈》有所谓铁钉银，《神仙感遇传》有所谓生铁银，《茅亭客谈》，有所谓铜钱银，《昆山集类》有所谓铅银。邵康节诗云："铅锡点金终属假"。愚谓铅锡与铜铁，五金之同类，固虽是假，然其变化，理或然也。若瓦石沙土，则恐不能，至于姜蕨竹叶江茶，不能变化，则无是理矣。夫姜蕨之类尚有质，雪与唾溺，是何物也？可谓妄诞之甚矣。

清源庄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估人孙生者，贩水银于长安，担夫足跌于栈阁，偶触山石破其铫，遽挽路傍草塞之。晚抵客舍，视之，则铫中水银皆凝结矣。孙生知其为灵草所规制，欲多取之，促其仆夫饭，鞭驴由旧路而去，暮登阁道，驴惊失足，坠于嘉陵江中。

韩清老农何远《春渚纪闻》：临安僧法坚言有歙客，经于潜山中，见一蛇腹胀，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啮破，以腹就磨，顷之胀消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肿毒之药，就取置箧。夜宿旅邸，邻房有呻吟者，客讯之，云正为腹胀所苦，即取草煎汤饮之，少顷不复闻声。至晚，但闻滴水响，呼不应，即起视之，则其人血肉俱化为水，急挈装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洁釜，将炊饭，则釜通体成金矣。乃密瘗其骸。既久经赦，客方至旅舍，乃与主人共语其事。

郭云翼《江湖纪闻》：嘉泰年间，吉州禾山寺僧见一蛇击伤，惟头尾略有动，复见一蛇旋绕数匝而去，未几，复见去蛇衔野草覆其伤处，不逾时，二蛇引领同去。既而寺有行童登树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并煎汤洗濯，令寝静室。旦视，惟有枯骨存，肉则剥烂无余，煎草之釜则金釜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铁成金，遂秘其说。里人昭州守张某闻之，厚礼遗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州遂令行童父母讼于官，系僧于狱，令人语僧曰："若不言此草，终无出期。"僧终不肯言，遂死于狱。昭州虽惨刻，僧亦愚甚耳。

张华《博物志》云：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鸿宝苑秘书》，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黄白之术可成，卒无验，乃以此罹罪。

《太平广记》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丹。而成弼者，给侍左右。十余岁后，以家艰辞去。道者云："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赠子，遗子丹十粒。一粒化一斤铜成金，足以办丧事。"弼还如言，化金辨葬讫，复入山，更求丹。道者不与，弼持刀劫之，不得。乃断道者手，又不得。乃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乃断其头。及解右肘，后有赤囊，开之乃丹也。弼得丹多变黄金，为人所告有奸，弼自别能成黄金。唐太宗闻之，召令造金。太宗悦，授以五品官，造金数万斤，而丹尽艺穷，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当任去，弼诉之帝，谓其诈，挟之以兵，弼尤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刖其足。弼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

江夏黄休复《茅亭客话》云：伪蜀成都有柳条酒肆，其时皆以当炉者名其肆。柳条病经岁，有道士常来贳酒，柳条每加勤奉，道士乃留丹数粒，云以酬酒价，柳条依教服之，充盛如初。有汉金堂县王道宾，为太庙吏，知其事，遂恳柳条求余药，以铁铛盛水银，投丹煎之，须臾成金。因以丹与金呈蜀王，问其（一作真）法，对曰："有草生三学山中。"乞宰金堂以便采药，乃授金堂宰。明年，药无成，知其得丹于柳条，遂诛之。

刘长官名蟾，结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黄白法。一夕，有三人携酒果投宿，语及炉火，语笑方酣，客曰："知长者有黄白法，可以梗概言之。"长官初则坚拒，客祈之不已，作色曰："今夜须传。"长官曰："适慕君子同道，乃相逼如此!"三人攘臂瞋目眄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贼也。如不得法，必加害于君。"乃探出白刃胁之。长官与妻惶惧，遂授以法，并与残药。三人拱揖而去，长官昧爽下山，不复再往，因以居与李谌处士。

法空无相师，霅川沈待制之季也，尝于焦山僧法全语及点化，全云："我有一术，点铜为金。"乃于袋中抄数钱匕，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汁，空呼全讯之，全笑曰："人得此，视之溪砂也，岂知实铜也耶？"复取白药少许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视之，真金也。空（一作因）日加延款，具请其术，全曰："我不惜术，但我有前誓，恐起贪人妄费之心，反致奇祸，实无益于人也。请言其自。我年二十无家，与道人同侣三人共学丹皂，绍圣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语曰：'我辈所学，游方未远，今当散行，以十年为期，却以此日会于此地。道人无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举酒为约，三人者散往川陕京洛间，我即留二浙。至期，出丰乐桥，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诀参较之，内三茅法差简易，试为之，而铜色不尽。一人曰：'我于成都药市遇一异人，得去晕药，彼云奇甚，而我未试也。'因取同煎，而色益黄，意谓药未至，则当

(一作增）再煎，及出则真金也。相与谋曰：‘京师蛮家金肆，天下第一，往市之无疑，则真仙术也。’至都，以十两就市，即得高值。时共寓相国寺东客邸中，共作百两金以为别。即市羊边宫酝，大嚼酣饮而烹铜，不意铜汁溅发，火延于屋。三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数日而死。我独微醒，径破烟焰，脱命而出，惧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顺流而下，度过国门，始登岸。方在水中，悔过祈天，誓为僧，乃不复再作。或遇大缘事不能成就，当启天为之，不敢毫发己用，况敢传人乎?”空聆其说，遂不敢逼。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焉。

韩子苍待制，言青城一道士，俾小厮买酒待檀越。小厮中道登东所，将铁瓶挂于树间，瓶重木弱，为风所摇，木叶楷磨，所著处皆金色，自是识化金之木。走四方，未始乏绝。寓滑州天庆观，以老病不出几十年，欲传其术与人，而未有可付者。阴视观前一老人卖米为业，不问荒歉，每年求息一文，以其为行有常，或可以传。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传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士曰：“明日过我，共试之。”诘旦，老者至，因扃户而共煅药。邻房道士侣有所闻，乃穴壁视之，见二人各以火煅药，倾注于地，则赤金烂然，递相把玩称叹，乃推壁而入，二人仓皇收拾不及，因喧啾争夺，卒压死二人，而众士因是而皆坐狱。

何薳云：丹皂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然不知皆仙药丹头也。自三茅君以丹阳岁歉，死者盈道，因取丹头点铜为金，化铁为银，以救饥人，故后人以煅粉点铜者，名其法曰“丹阳”；死砒点铜者，名其法曰“点茅”。如汉之王阳、娄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不可谓世无其法。但得之者龟毛兔角，而为之致祸者十居八九。如东坡先生、杨元素内相皆密受其诀，知而不为者也；章申公、黄八座道夫皆访求毕世，费贯钜万，而了无一遇者也。

夏侯嘉正为馆职，平生好烧银，常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知制诰一日，无恨矣。”俱不谐而卒。

绍兴间，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铁牛，高呼“铁牛道人”。在浮光数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库乞钱。主人问铁牛究意，对曰：“能粪瓜子金。”主人欲以资财易之，道人坚不肯，后议止赁一宿。令置密室，来早开视，果粪瓜子金数星。道人至，取铁牛去，主人妄想心炽，寻访道人，欲买此牛，道人不从。百色宛转，方允，议以日得金计之，偿以一岁金价。在家数日，粪金如前，自后更不粪。视牛尾后有一窍，无他异。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赎去。迹其所之，乃道人预买此妇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后粪金皆此妇人潜置之，候计成而取去。继寻之，已逃矣。出赵灌园《就日录》。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说会烧银。君还果有烧银术，何不烧银自养身?”徐卿《涉世录》载此语，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为燕客所误，汝等切宜戒之。

# 日损斋笔记

[元] 黄溍撰　董文武整理

《日损斋笔记》一卷，元黄溍（一二七七——一三五七）撰。黄溍，字晋卿，又字文卿，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赐同进士出身，历任台州宁海县丞、应奉文字、同知制诰、国史院编修官、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职，卒谥文献。平生学问博洽，工文辞，著有《黄金华集》等。此书主要考证经、史、子、集等百家之书异同得失，兼及遗闻轶事。原书分条记事，没有诠次，后刘刚依类重编，析为三门，分辨经六则、辨史十六则、杂辨十三则，共三十五则。其中辨史十六则尤精，如引《史记》"沛公左司马得泗州守壮杀之"之文，证颜师古《汉书注》之误；又引《宋实录》李继迁赐姓名赵保吉不在真宗时，证僧文莹《湘山野录》之误等，皆引据凿凿，足资参考。卷末附有危素所作《神道碑》及傅亨《请谥文移》、《谥议》，可供参考。今传本有《金华丛书》、《四库全书》、《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 辨经六则

鹤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引邵子之说为据。而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朱子虽力攻刘氏，而犹曰：'易范之数，诚相表里。'又曰：'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则朱子尚有疑于此也。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证，张以邵子为主。尝以《乾凿度》及《张平子传》所载《太一下行九宫法》考之，即所谓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鹤山素尊信文公之学，独于此图、书之辨，不能无异论，然而又曰："靖士蒋得之云：'当以先天图为河图，生成数为洛书。'亦是一说"，又若有取焉。往年闽人吴蟾者来京师，自言从谢叠山得异人所授河图，朝野诸公多传之，而秘不轻出。其详虽莫得闻，大抵亦是以八卦为河图，未必不与蒋说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国《尚书·顾命传》曰："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书八卦，谓之河图。"王肃曰："河图，八卦也。"王充《论衡》亦曰："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则以八卦为河图，自昔已然。鹤山之说似不可不考也。

《尚书》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采与在、滑与忽，音相近。来与采，始与治，七与在，咏与忽，文相近。政与治，义相近。诸儒皆随字解之，独郑元忽作曶，而谓曶者，臣见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曶为笏也。其说尤异。

《礼记》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纪》谓："文王囚羑里时，伯邑考已为纣所杀。"则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记》云："文王崩，太子发立。"岂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为太子耶？

《礼记》曰："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注谓："异其名所以别于人用也。"而今之致饩于人者，反借以为雅称，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语，而不详其文义，若此类者极多，此特其一耳。

《春秋左氏传》"声子袜而登席"，杜预曰："袜，足衣也。"

程泰之《演繁露》曰："《战国策》已称人主为陛下。"据《大戴礼》，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与天无极"，则陛下之称，周初已有之。或谓《家语》载成王《冠颂》，盖曰"率尔祖考，永永无极"，疑《大戴》所记，出于秦汉以后之所增饰。然则《战国策》所称，又安知非后人所增饰耶？

## 辨史十六则

《史记》"黄帝幼而徇齐",《家语》、《大戴记》并作"睿齐"。司马贞曰:"徇亦作濬。"盖以徇与濬音相近、濬与睿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当读为迅。"则又因裴骃训徇为疾,而以迅为疾,义相近而言也。去古既远,经史中鲁鱼、亥豕,若此者不一,学者必欲以意强通之,岂缺疑之义乎?

太史公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故取公孙卿获宝鼎迎日推策之说,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语,直书曰:"黄帝崩,葬桥山。"乃于《封禅书》备述卿言黄帝骑龙上天,至武帝问黄帝冢,则又称:"或对曰:'黄帝已仙,群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辞也。其叙事可谓婉而直、微而显矣。

《史记》书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审如其说,则以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矣。汤之放桀,何以谓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作诰,何以不引阪泉之事为言乎?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下,《周易·系辞下》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学者考信于六艺,而阙其所不知,可也。

《史记·武帝纪》及《封禅书》所载黄锤史宽舒,《封禅书》注引徐广曰:"锤,丈恚反。锤县、黄县,皆在东莱。"《武帝纪》注引韦昭曰:"黄锤,人姓名。"一以为地名,一以为人名,前后自相矛盾。《汉书·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颜师古曰:"锤,直垂反。"其不取徐广之说,盖以一人不应系两县也。然宽舒之名,数见于后,而无所谓黄锤者,又似可疑耳。

《汉书》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颜师古曰:"得者,司马之名。"今按《史记》本文云:"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师古盖因班孟坚删去"泗川守壮"四字,而误以"得"字属于上文。小司马《索隐》知其误,而疑左司马当有名,遂以为曹无伤。无伤之名仅见于沛公入关之后,而前无所考。姑存其阙文,可也。

《汉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谓三尺剑也。《杜周传》"三尺安出哉?"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王充《论衡》凡引高帝语,却皆有"剑"字,作文而好用歇后语以为奇者,不可不知也。

汉文帝纪年有"后元",景帝有"中元"、有"后元"。葛胜仲曰:"谓之后,则疑若有极,乃不讳避,何耶?"按:刘贡甫《两汉刊误》:"元鼎四年方得宝鼎,无缘先三年而称之。《封禅书》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则所谓中元、后元者,岂亦后来之追命乎?宜其无所讳避也。然以汉之《武帝纪》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应劭于元年注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贡甫因《封禅书》"后三年"之语,不取应劭之说,而谓四年方得鼎,似当考也。

汉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然则九锡者,先王赏功之常典耳,后世顾假以为篡语,何也?

《汉·游侠传》"茂陵守令尹公",注谓:守者,未真为之。或以为宋之权行试守,即其遗制,非也。《传》称门下掾说尹公曰:"一旦真令至,复单车归为府吏。"盖宋之时暂权摄者也,若夫权行试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别资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谓"行",尤与汉不同,臣贺以太仆行御史大夫事,张汤、韩安国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继禄官高于所任之职事,乃称"行"也。

《资治通鉴纲目》,考亭朱子续经之笔也。其推蜀继汉,本于习凿齿;绌周存唐,本于沈既济。而《感兴诗》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盖天理之在人心,初无间于古今,先儒所见,适与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学者诵《感兴诗》,则不可不与史氏所记并观也。

僧莹《湘山野录》卷首书:"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进封西平王。"按:《宋实录》,继迁以太宗淳化二年,赐姓赵,名保吉,授银州管内观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赐姓名,两经削夺。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归顺,仍呼之曰赵保吉,非赐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进封。制下于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继迁陷西凉府,为潘罗支所杀。终其身未尝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纳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诏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载并同,而《野录》无一与之合。继迁建节之制,见于《实录》及《大诏令》者,本云:"先帝早深注意,方议推恩,值轩鼎之俄成,筑韩坛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贡珍。彰厥远图,冠于当代,宜伸懋赏,式劝忠勋。"《野录》所记既多异词,且易"推恩"二字曰"真封",以实其封王之说,皆未可尽据,李氏《续通鉴长编》及陈均《编年备要》乃独有取焉,其书太祖开宝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舍正史而取《野录》。笔削之意,莫得而详也。

周公谨《齐东野语》曰:"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无如天地之祭。东坡主合祭,颍滨主分祭,朝廷迄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按:《宋史》,郊议始于神宗元丰元年,至六年乃罢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诏复行合祭,以伸始见之礼,俟亲行北郊,则修元丰六年之制,仍集官详议以闻。礼部尚书苏轼主合祭,从之者五人;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主分祭,从之者四十人;请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请上不亲祠而通爟火,于禁中望拜

者一人。遂再令详言。安世等复执前议。苏辙时为门下侍郎，请降旨罢议，而安世议状竟不得上。二苏之主合祭，固未尝不同也。其后合祭罢于绍圣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后，凡四祭地。谓"朝廷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尤非也。

《齐东野语》卷首纪孝宗善政，史阙不载者十余事，其一曰："淳熙中，张说为枢密都承旨，奏请置酒延诸侍从。上许之。说退约客，独兵部侍郎陈良祐不至，说殊不平。上遣中使赐以上樽珍膳，说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不至，是违圣意也。'已而上命再赐，说复附奏：'良祐迄不肯来。'夜漏将上，忽报中批陈良祐除谏议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实录·陈献肃公良翰传》载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时从官，公谨误以良翰为良祐，而不知《良翰传》未尝不载也。且说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盖说以隆兴初为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夫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说已为签枢，累进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罢去矣。记一事而三失焉，于秉史笔者毋责，可也。

靖康元年，宗忠简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飞时隶麾下，犯法当斩。忠简见而奇之曰："此将材也。"遂释不斩，而留之军前。会金人侵汜水，乃授以五百骑，俾为踏白使。已而凯旋，补为统领。寻迁统制，飞由是知名。此事与汉王陵之于张苍、滕公之于韩信、暴胜之之于王䜣，大抵相类。汉史备著三人之事，以彰其奇遇。飞孙珂撰飞《行实》，乃独讳而不录，幸《忠简家传》今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备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吴公渊自隆兴改知镇江，是岁大祲。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场，以哺两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户部公时客吴公所，从吴公亲行视诸场，识汪公立信于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于吴公。公与语，大悦，即令授馆而礼遇焉。供张服御之盛，比它重客有加，人咸惊讶。既而立信与先户部相继登丁未、庚戌第。宝祐三年乙卯，吴公以观文殿学士开阃京湖，辟立信干办公事，先户部准备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吴公拜参知政事，请致仕，未报，而没于江陵府治。阃檄立信同先户部护送归葬宣城，而先户部为撰《行状》，上于史官。其后立信入跻从班，出专方面，名位略与吴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实先户部之所举。新《史》于《立信传》虽备著其事，而不能详先户部之名，误以"梦炎"为"应炎"，是犹可诿曰："庶官名不登于史册，无所于考。"乃以七年丁未取进士，则题名有记，亦弗之考。而旁采传闻多异辞，以七年为六年，则岁在丙午；又以为见吴公之次年，则岁在壬寅，殊不思两年皆非策士之岁。后之秉史笔者，所宜考焉。

开庆元年七月，朱公貔孙由史馆校勘授武学博士。而先曾祖户部府君由添差通判庆元军府事，授武学教谕，实与公并命，同一诰词。是年十一月，貔孙除监察御史，而先户部奉敕兼枢密院编修官。后九十年，是为今至正九年，获观公家所述公年谱，乃以武学为太学。盖不详当时典故，而疑武学为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殊不知国子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教谕，皆师儒之清选也。间尝录家藏先世所被诰命归之，以补其阙而订其讹。近阅新《宋史》貔孙本传，乃止据其《家传》作太学博士。诰词首云："敕史馆校勘朱貔孙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尤足验其为武学，而非太学也。谨识于此，以俟后之秉史笔者刊正焉。

## 杂辨十三则

许由事不见于经传，司马子长、扬子云皆以为疑。或曰："尧始让四岳，四岳举舜，乃让于舜。《春秋左氏传》云：'许，太岳之后。'四岳，即许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孙文叔于许，为四岳之嗣。则四岳在唐虞时未尝封许，安得预以为氏乎？大抵《庄子》多寓言，如必旁引曲证，以实其说，所谓子州、支父、石户之农者，又为谁乎？姑阙其疑，可也。

邓名世上进《姓氏辨证》，有两缪姓，谓音穆者，为宋穆公之后；音谬者，秦缪公之后。按：《史记·秦本纪》，前书缪公，后书穆公，二字盖通用。而秦穆公之见于《诗》、《书》、《春秋传》，皆正作穆，未闻穆可读如谬也。缪固有两音，一与谬同，秦缪可音谬，安知宋缪之不音谬乎？古人固有以纰缪之缪为谥，如汉之张勃、晋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谥缪论》，乃后世文人出奇立说，以寓褒贬云尔，非有其实也，安可遂以为据乎？汉有谬忌，字正作缪，又非可与宋、秦二君之谥混为一。而忌之名亦《辨证》所不及，《辨证》之可疑多此类。汉翟方进，汝南人，而谓方进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矛盾也？

汉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寺，亦谓之宪台。《朱博传》但称御史府，而后人多引博故事，称柏台、乌台。盖御史有两丞，其一在兰台，谓之中丞。其后大夫废，遂独存，与尚书、谒者并为三台。齐有都水台，隋有司隶台。唐御史台尝改宪台，又改肃政台，而门下为东台，中书为西台，秘书为麟台，不专以御史所居官署为台也。若夫所谓大行台者，自魏、晋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仆、尚书丞、郎、郎官，犹夫今之行省。而所谓外台者，汉以称州郡，唐以称三司监院之带御史者。宋之监司既不带御史，人以其掌纠察之任，亦循习呼之曰外台云。

《千字文》篇首曰："敕周兴嗣次韵。"世言此时未以诏命为敕，当是误以梁字为敕也。程泰之《考古编》力辨其非，引《南史·贾希镜传》"敕注《郭子》"，既以帝命为敕，而《兴嗣传》云"敕制寺碑"，尤可为证。按：《汉书·冯异传》"以诏敕战功"，《宣

秉传》"敕赐尚书禄"，《董宣传》"敕强项令出"，然则以诏命为敕，自汉已然。泰之特以《兴嗣传》切近可证，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书其姓名及所用图记，米或为芈，芾或为黻。黻与芾犹可通用，芈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国，其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唐有回纥米怀玉，五代有沙陀米至减，非若楼之与娄、邵之与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字音之相近者，宁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极称引黄初平、初起，岂皇与黄可混为一姓乎？"是不然，所谓金华仙伯、金华牧羊客者，盖言其先金华人耳，非指初平、初起为同姓也。然他传记初平、初起，亦皆作黄，而山谷则自谓七世以上失其谱，于金华之族尚莫适相通，盖未尝以初平与初起混皇、黄为一姓也。

俗呼人之妇翁，曰岳丈，曰泰山。说者以为泰山有丈人峰，故有是称。然古者通谓尊长曰丈人，非特妇翁也。或又以为张说因东封，而其婿骤迁五品，故称之曰泰山，其说尤凿。按：《汉·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婿。山岳而有婿，则岳可以谓之妇翁矣。世俗之称谓，未必不以是。又因岳山而转为泰山耳！

龚颐正《续释常谈》最号详博。"按"、"酒"二字，出《仪礼注》，乃遗而弗及。盖其所释者，当时南方之常谈耳。

檠者，定弓体之器。《周礼·弓人》注"音景"。《汉书·苏武》注"又音巨京反"。苏文忠诗云："大弧一弛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陆放翁曰："檠作平声押，用《汉注》也。灯檠亦谓之檠，音与《汉注》同。"李义山诗云："九枝灯檠夜珠圆。"《汉·地理志》"朝鲜民饮食以笾豆"，颜师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韵书》檠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义山以檠为去声，盖本于此，又与前二音不同。

范元实《诗眼》曰："予诵少游词'杜鹃声里斜阳暮。'山谷曰：'既云斜阳，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阳为帘栊。予曰：'既云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山谷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予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云帘栊，恐损初意。'山谷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宝祐间，外舅王君仲芳随宦至郴阳，亲见其石刻，乃'杜鹃声里斜阳树'，一时传录者，以'树'字与英宗庙讳同音，故易以'暮'。盖其词一经元祐名公品题，虽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为人言而为之永叹。"或曰："传录者既以庙讳同音而为之讳，少游安得不讳乎？"是不然，陆放翁引《北史》，齐神武相魏时，法曹辛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杀之。则二字本不同音，今皆讳避，则以为一音矣。由是言之，则树字本不必避，《礼部韵略》讳而不收者，失于不考也。况当时诸公诗篇中所用树字不一而足，以《大苏集》中所载而言，则"庭下梧桐树"及"树头初日挂铜钲，暗风惊树摆琅玕。孤城吹角烟树里，清风欲发鸦翻树"，诗句作于熙宁、元祐、绍圣、元符间，未尝以为讳，何独疑少游之不避耶？

陶靖节诗曰："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汤伯记注云："《三国志·黄盖传》曰："南阳太守子廉之后。"刘潜夫《诗话》亦云："子廉之名仅见《盖传》。"按：后汉尚书令黄香之孙守亮，字子廉，为南阳太守。注及《诗话》举其孙而遗其祖，岂弗深考欤？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赵与时《宾退录》曰："谚谓物多为无万数，《汉成帝纪》语也。"按：《绎山碑》云"世无万数"，则秦时已有此语矣。

汉有两韩信，同为高祖将；两张禹，俱明经；两京房，俱治《易》；两王商，皆成帝时由外戚辅政；两杜子夏，皆附王氏。

北斗，垣内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为二斗，非也。南斗于次为星纪，在正北，人以其见必于南，故谓之南斗，以别北斗耳。若所谓斗覆为丰年者，乃天市垣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 附录

至正十七年闰月丙午，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金华黄公，年八十有一，薨于家。是月己未，其孤梓与门人刘涓、王袆、朱世濂、傅藻等葬于所居义乌县东北三里崇德乡东野之原。明年，以门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同郡宋濂之状至京师，属临川危素铭其神道之碑。素宦学京师，辱公为知己。公入直翰林，素为供奉，同日命下。及迁宣文阁授经郎，从公于经馆。有诏修《后妃功臣传》，素复为供奉，从公于史馆。居则同巷，尝举酒相属曰："我死，子其铭吾墓。"呜呼！孰知卒承公千载之托哉？公讳溍，字晋卿，姓黄氏，世居婺。至集贤校理文节公著于分宁，集贤之从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简公之女弟，始徙义乌。琳生中辅，力学尚气节，秦丞相桧枋国，杀异己者，独奋然题乐府太平楼上，有"磨剑欲斩佞臣头"之语，人至今诵之。晚以转运使荐，当官命垂下而卒。中辅生绍祖。绍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赠朝散郎，于公为高祖。曾祖梦炎，淳祐十年进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左曹郎官，以朝请大夫致仕。祖塄，以进纳恩补承节郎，以公贵，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铸，以朝请府君遗泽，补将仕郎，累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请之外孙女王氏，归浙西提举常平茶监司干办公事某公应复，实生参政府君，及礼部府君以疾废，故朝请以为其后。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梦大星煜煜然坠于怀。生甫晬，即自免乳，祖妣徐氏抚之。比成童，不妄出门，能倍诵《书》、《诗》。追学为文，下笔顷刻数百言，著《吊诸葛忠武侯辞》。前太学内舍刘君应龟，太常公之外孙

也，见而叹曰："吾乡以文鸣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与之抗衡乎？"因留受业。弱冠游武林，故都之文献具在，咸得征焉，大理卿牟公献期公甚远。归从仙华山隐者方君凤游，为歌诗相倡和，绝无仕进意，其友叶君谨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春举校官，七年举宪史，皆中其选。已而复退隐于家。延祐元年，贡举法行，县长吏强起就试，作《太极赋》，传于世。明年，殿试对策，以"用真儒、行仁义"为言，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台州路宁海县丞。县地濒于盐场，而亭户恃其不统于有司，厉民为甚，编甿之隶漕司洎财赋府者，尤为横暴。公皆痛绳以法，吏或以利害白，弗顾也。有后母与僧通而鸩杀其夫者，反诬夫前妻子所为，狱将成。公变衣冠阴察之，具知其奸伪，卒直其冤，远近以为神明。巡兵捕盗贩者急，遂沉盐于河，帅众以拒，官兵怒，为取它私贩事以实之。民有在盗籍者谋及劫杀，未行，邑大姓执之，以图中赏格。初，无赃财之左验，事皆久不决。公为之疏剔，以其狱上，各论如本条，免死者三十余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县，廉知治状，事悉诿焉。公为黜其以贿败者，军百户一人，县吏二人，在官无禄者四十余人。愚民诉昏田斗讼，下其事多至数千百，公录其当问者，一经论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词。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岁大旱，祷于龙湫，大雨。境内有年逾再期，会有诏改盐法，江浙行省丞制，迁石堰西场盐运，命仍旧阶。石堰视诸场为尤难，居是官者，常以称盘折阅及不能检防私鬻被谴。公规措有法，无毫分入于吏议。阅四载，以功超一资，升从仕郎。绍兴路诸暨州判官新作捕盗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载一新，费出于官，而责足于民，有余则总其事者私焉。公莅是役，撙节浮蠹，还其余钱，争欢呼而去。奸民以伪钞钩结党与，胁攘人财，官若吏听其谋，挟之以往邻境诸县，株连所及，民之破产者数百家。府俾公鞫治，官吏除名，同谋者各杖之百。捕盗卒阴置伪钞板于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恶少年持梃从者几百人。公遇诸野，诘傔人曰："弓卒额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缚送于州。"皆相率遁去。有盗系钱塘县狱，游民赂狱吏私纵之，假署文牒，发来为之乡导，逮捕二十余家。公疑而讯焉，悉得其情，以正盗宜傅重议，持伪文书来又非州民，俱械送钱唐，诬者自明。奉省檄监税杭州，仅三阅月，增课钱十二万缗。至顺二年，用马文贞公之荐，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进阶儒林郎，扈从至开平，恭纪《行诗》十有二篇，世盛传之。丁外忧，去官。服阕，转承直郎、国子博士，未始以师道自居，轻纳人拜。所亲厚者业成而仕，皆有闻于时。时欲移礼殿四配位东坐西向，学官或议分置于左右，同列不敢争，公独面折之。其人恚甚，且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无礼，乃克如公言。居六年，请补外，换奉政大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纳禄之请。俄有旨纂修辽、金、宋史。丁内忧，不赴。服除，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致仕。居四年，中书右丞朵尔直班公令中书左丞相太平公力荐之，命落致仕，仍旧阶，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书传旨兼经筵官，召见慈仁殿，上语朵尔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修《后妃功臣传》，数被金币之赐。上章求归田里，不俟报而行。上闻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驿，敦迫还职。十年夏，始得谢，南还江浙。丞相达世贴睦迩公承制起公，商议中书省事，以疾力辞。其薨也，士林为之伤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盐州事。女一人，适惠州儒学正陈克让。孙男四人，瑄、琛、瑭、珣。公天资介直，博极群书，而约之于至精。有问经史疑难，古今因革，与夫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亹亹不能休。至于剖析异同，瀐决是非，多先儒之所未发。见诸论著，一根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然其为体，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从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鼋、鼍、蛟、龙，潜伏而不动，渊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册诏令，铭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盈于门，力麾之而弗去，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性笃孝，亲没，营冢域于三釜山，有乳虎驯狎之异，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遗文，岁久颇有残缺，极力搜访，补缀成编。在州县清白自将，所至无圭田、恒产以佐其费。在朝不事造请，逢覃官者一，减资者五，铨曹或失于收叙，亦不自言。与人交无钩距，不事矫饰以为容悦，而诚意且独恳至。然刚中少容，触物或矢急霆震，一旋踵间，煦如阳春，曾不少留凝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独榻处外，及登法从，萧然不异布衣时，遇佳山水则触咏终日忘去。世之议者，谓公操行孤洁类陈履常，文辞严简类王介甫，笔札俊逸类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数数然也。铭曰："黄出春申，著于金华。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乌阳，当宋中世。故勿有传，在其来裔。仁宗御极，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对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试州县。供奉词林，陶铸时彦。乃柄文铎，蚤县其车。召还经幄，载笔石渠。皇眷甚隆，宦情弥薄。挂冠归休，翱翔寥廓。维昔文节，学行允臧。代序虽远，声华相望。老成沦亡，公则蓍蔡。文献之承，来者攸赖。八十考终，是为归全。述铭著德，东野之阡。"中奉大夫、参议中书省事、兼经筵官临川危素撰。

## 请谥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尝谓："天启文明之运，时生纯德之贤。擅一代之文章，为诸儒之轨范。既有功于名教，宜加赠以褒崇。窃见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溍，天资端介，

德操刚方，早擢秀于儒林，遂登名于科第。初任将仕郎、宁海县丞，升从仕郎、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应奉，除承直郎、国子博士，迁奉政大夫、江浙儒学提举。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顺大夫、秘书少监。居闲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为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未几，升中奉大夫、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屡蒙召见殿廷，赐以樽酒，金织绢段，宠遇优渥。迹公之筮仕州县，则民庶怀德而咏仁；入教成均，则士类乐育而从化。至于供奉翰苑，职典秘书，侍讲读多献纳之功，知经筵有规谏之益。三考乡荐于行省，继知贡举于会闱，主文既公，得士为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奥妙，论著述继韩、柳之雄深，德业昭著，文章炳焕。《太极》一赋，为治朝之大雅；古文诸作，垂奕世之宏规。四方学者，睹之若星凤，仰之若山斗。年既老耄，优游乡里，文墨自娱，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坚出使江浙还，言本职已于是年闰九月初五日病终于家。亨以匪材，亲侍几杖；诗书之泽，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沾膏馥。知其博极天下之书，洞达古今之制，为缙绅所推许，为学者之依归。如蒙转呈移文，合于部令，比依翰林侍讲学士袁桷、邓文原例，依上褒封赠谥，仍付翰林国史院编之《列传》，甚惬公议。今将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门人宋濂所撰《行状》，录连在前，合行移关，请照验施行。”

## 谥　议

乾坤清淑之气，在上者为日月星辰，在下者为山川草木，赋于人者为道德文章，则又赞天地之化育，历万古而不朽也。皇元龙兴朔方，圣神继作，天下混一，其贤才之盛，兴起一时，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为万世之儒宗者，未尝无其人焉。乃若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公，负端介之资，抱高远之志，早奋迹于儒科，继登明于法从，试郡邑有惠爱之政，教成均得养育之方。其在翰林，屡蒙眷遇，掌丝纶而宏帝制，修纪传而寓王法。其学术之精微，道德之崇邃；六经群史，穷其渊源；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我国家典册诏令及勋贤碑铭必命公为之，海内冠带之士，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为请者，岁无虚日，每出一篇，家传人诵。书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隋珠赵璧。其文章根本乎六经，而能羽翼乎圣人之道，谨严精密，纡徐而不烦，山高水深，金锵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汉唐诸作，为学者之模范。有元以来，其如公者，盖不可多数也。天下学者，佥无间言。迹公之行业，相公之仪型，书之史册，铭之奉常，允符公议。易名定谥，国有彝章。谨按谥法，博闻多见曰文，学该古训曰献，请谥曰文献。前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谨议。

# 遂昌杂录

[元] 郑元祐撰　李　珍整理

《遂昌杂录》一卷，元郑元祐（一二九二——一三六四）撰。元祐字明德，本遂昌（今浙江遂昌）人，后徙钱塘（今浙江杭州）。此书多记宋末遗闻轶事，及当朝高士名臣言行事迹，其言辞质朴，记事切直，且于史实多有识见，可资参考。本书有《四库全书》、《稗海》、《续百川学海》、《笔记小说大观》本。这次整理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并参校《四库全书》本。

高昌廉公，讳希真，字端甫，由按察佥事累任廉使，后以蓟国公致仕。公尝出其兄平章公讳希宪像，面白晰如满月，冠中，团领袍，手执《孟子》。公尝言：先兄礼贤下士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见，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先兄亟延入坐语，稽经䌷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某等兄弟请于先兄曰："刘整，贵官也，而兄简薄之。宋诸生，寒士也，而兄加礼殊厚。某等不能无疑，敢问。"公曰："此非汝辈所知。我国家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贵，背其国以叛者；若夫宋诸生，所谓朝不坐，燕不与。彼何罪而羁囚之？况今国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识，有若此哉！

宛丘公尝言为吏吴下时，吴守则赵公讳全也。吴方内附，顽民时时陆梁，其犷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侯必叱令痛捶楚之，虽死不贷。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侯必瞑目嗟叹曰："以征科受薄罚，其何忍加重焉？"继除杭州，吴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时浙省以宗室大臣镇之，待宪臣如司属，概可知。而侯以刚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项以示众。又之，不胜大臣之折辱也，竟卒于杭。时人拟以赵广汉。

宋道士邓山房先生者，绵州人也，讳道枢，以斋科精严，际遇理度两朝。一日，谢后遣巨珰召至内后门，泣降德音，且令其谪军令状，使无泄。后谓昨夜梦济王大怒，以为吾且将兵由独松关灭汝社稷。后特旨令邓往南高峰顶，为眷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黄头先锋斩关吏而入，宋亡。邓构室吴下，曰"会通观"。时浙西按察司治吴下，按察使阎公子静、雷公苦斋、胡公紫山、徐公子方等，皆与邓相遇从。一日质诸邓："宋士大夫较之今日，其所守何如？"邓因辞不敢答，诸公苦强之。邓曰："此事不难见，宋养士大夫厚，其廉隅可以守，较之今则相去远矣。"邓高士殁后五十年，西台中丞曹公士开访元祐于吴下，元祐僦屋湫隘，时方暑，中丞携小榼酒以相饷，遂往会通观。观道士吴溪西者，跛一足，能学其师弹乌夜啼曲。鼓琴未竟，而郭公子昭、曹公克明亦皆有所携而来，吴遂出三、四巨轴，皆向时按察诸公与其师倡和诗也。其间一卷则阎公子静诗，诗小序有谓"昨日一讴者新到城"，当携烂煮牛脾，与讴者同往。与尊师饮酒，听歌玉蘂花下。中丞叹息谓曹、郭二公曰："今日宪司官敢若是乎？"于以见国初文网虽甚疏，而上下乐易不难治。今日无相反，而治道益不如昔。可胜叹哉！

宋亡，故官并中贵往往为道士。若杭省马院张太尉，其一也。其人长身广颡，宋为入内都知太尉，国家以其内侍，拘入朝。遂倾家贿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罗司徒，皆是也。罗、李既贵，悉显其亲族，而张独畏顾不敢奏，仅拨平江田三十顷赠之。得田后，其父固已优裕，无他望。一日，仁庙顾谓张曰："汝有父母在乎？"张跪拜答曰："母已亡，独父在，为道人。"上曰："封赠庆典，曾及之乎？"张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觊望后福。"上愀然不乐，召中书省臣，以为张哥在朝久矣，而庆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贵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颈痛重，若为物所压，日重一日。而仁庙所以贵之，词臣代言以降制，制赠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徽政院使、典谒卿、闽国公，赐玉带、金币、钞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宪臣皆将旨宴犒于其家。比使臣至，其父颈痛重殆不胜，使臣即卧内宣恩，其父瞢不知极品之贵。使臣举玉带视之，始惊顾谓其所亲者曰："宋得赐玉带者两人，福王、贾平章

尔。然二人皆不及佩服，举手一抚摩遂卒。”呜呼！显宦贵禄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为戒也夫。

师其姓者，杭人，家居拱北楼之西。其家营利非一端，而打银其一也。暗门外慧光庵尼无著者，张循王九世女孙也，以陋故不嫁，而挟嫁赀，故优裕。师一日访无著，延师于饭，饭竟，出一银香盒，重二十两，尘土蒙坌如漆黑，无著诲师，令其打一二十哲那环。师持盒至家，剪开乃赤金也，复裹盒扣无著，以香盒金盒也，银盒耶？无著笑曰：“银盒耳。”师以剪开盒示之，始知其为赤金。若师者营利者也，设心若此，谓之无好人可乎！

余年三十许时，识一老僧于吴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时已年七十余。为余言伯颜丞相先锋兵至吴，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时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觇兵势，且将自刎，无污他人手。行童觳觫远望，有以银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军士趣召之。将至，戒以无恐。既至，召令前，问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惊。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惊，而银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礼，笑问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时知命子寺前卖卜者也。尝宿上房，逾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错愕谩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抚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锅煮粥啖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吴语诵榜文，晓谕百姓。于此始知尤公探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箓，取验于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于江南探谍，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时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维扬迁钱塘，尤公因升平章。郡有天庆观，即今玄妙观，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讳师秀，自宋以清苦节行闻。一日，尤公单骑从一童至天庆，方丈观主王管辖者，尚不知为平章。尤公乃自言，观主大惊。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观主谓“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见之？”尤公意弥坚，观主扣房门，高士方读书，闻扣户声，问为谁。观主以姓名对，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辖何为至此？”观主以山门急切事语之，乃启户。观主言平章请见，高士拒之。曰“某自来不识时贵人。”而平章顾已拜于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锁户偕行廊庑间，平章卑抑，敬之愈甚。至云堂前，语平章曰：“三年前有阆州王高士常留此，某则非其人也。”因长揖竟出，尤公顾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见杭士女出游，仍故都遗风，前后杂沓。公必停舆或驻马戒饬之曰：“汝辈尚瞢瞢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俭力作，尚虑不能供徭役，而犹若是惰游乎！”是时三学诸生困甚，公出，必拥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从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贮中统小钞，探囊撮与之。公遂建言，以学校养士，从公始。

杭西北羊角埂，埂上全真小庵士人罗蓬头者，非痴非狂，冬衣惟一衲衣。居庵一室中，无坐卧具，惟昼夜蹲地上，秽垢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张其姓者，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馆。尝舒手向罗问吉凶，罗书“狗灾”二字。张问应在几时，书“百日内”。张持斋诵道经，日祷于神明，冀免难。一日见牝牡狗，以苕扫击之，竟为狗所伤而死。闽人马都录者，号静斋，以道法际遇度宗。贾平章以海味进，谢后令啖之，泄泻不止，马进符水饮之而愈。后召马赐与之，马呆戆，因谢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继今他人进饮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而贾顾已知之。甫出禁门，即下临安府狱，面刺双旗，押付鄞都寨，日具存亡。时以江上事危，出师有日，以故寨兵宽之，得不死。复于寨村落间祷雨有验。未几，宋亡。崔中丞奉旨访好人，荐马于世皇，道法复有验，宣授浙西都道箓，提点西太乙宫，恩赏殊优渥。一日大雪，访罗于全真庵，问未来休征，罗书“贺”字，复书“正”字。近之，但曰问知堂，知堂者率意曲解。既而明年正月，宣州《贺雷岩赍玺书》宣命截替马前职云。雪晴道冻，盐运司一卒张某，问罗未来事，笔砚皆冻，不可书。卒怒，捽蓬头，知堂劝止之。烘笔砚为书“千二钱”，卒大哭。以为“我此行勾四场盐官，所望数百缗，而仅书若此！”已而卒出门，道狭冰冻，一苍头担酒四缶来，卒撞之，酒坠地，苍头者持卒哭曰：“我方千二钱买酒来，须偿我乃得去。”卒偿钞竟，入门谢罗曰：“吾仙信有先见哉！”凡逐利市人问休咎，其人将称意，必书其手曰“钞好”，仍乞钞买酒肉啖己并众人，否则摇手终不为一书。后将死，大笑拍手歌唱，立地卒。罗盖仙者，惜其事遗落。故所闻止此。

宋僧温日观，居葛岭玛瑙寺，人但知其画葡萄，不知其善书也。今世传葡萄多假，其真者枝叶须根皆草书法也。酷嗜酒，杨总统以名酒啖之，终不一濡唇。见辄忿詈曰：“掘坟贼！掘坟贼！”惟鲜于伯机父爱之，温时至其家，袖瓜啖其大龟，抱轩前支离叟，或歌或笑，每索汤浴。鲜于公必躬为进澡豆，其法中所谓散圣者，其人也（支离叟，即伯机家所种松也）。

宋巨珰李太尉者，宋亡，为道士，号梅溪。元祐童时，尝侍其游故内，指点历历如在。独记其过葫芦井，挥涕曰：“是盖宋时先朝位。”上钉金字大牌曰：“皇帝过此，罚金百两。”宋家法之严如此，他则童呆不能记忆也。

宋京畿各郡门有激赏库，郡有慈幼局，遇盗发，郡守开库募士，故盗不旋踵擒获。贫家子多，辄厌之，故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却来取于局。岁祲，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无抛弃子女。信乎其恩泽之周也。积雨雪亦有钞。虽小惠，然无甚贫者，亦此之由。

故老言贾相当国时，内后门火，飞报已至葛岭，贾曰：“火近太庙，乃来报。”言竟，后至者曰：“火已近太庙。”贾乘两人小肩舆，四力士以槌剑护轿，里许即易轿人，倏忽至太庙。临安府已为具赏犒，数

勇士陞轿离地五六尺，前树皂纛，列箭手，皆立具于呼吸间。贾下令肃然，不过曰："火到太庙，斩殿帅。"令甫下，火沿太庙八风两殿前，卒肩一卒飞上，斩八风，板落，火即止。验姓名，转十官，就给金银赏与。贾才局若此类，亦可喜。傅景文云。

宋太学生东嘉林景曦，字霁山。当时杨总统发掘诸陵寝者，林故为杭丐者，背竹箩，手持竹夹，遇物即以夹投箩中。林铸银作两许小牌百十，系腰间，贿西番僧曰："余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两庙骨，为两函贮之，归葬于东嘉。其诗有《梦中作》十首，其一绝曰："一坏未筑珠宫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如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更哽咽，不知真帖落谁家。"又曰："桥山亏铁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开。犹记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骑捧香来。"七首尤凄然，则忘之。葬后，林于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树一株，植于两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隔江风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后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见羊之年马之月，霹雳一声山石裂。"闻其事甚异，不欲书。若林霁山者，其亦可谓义士也已。

宛丘公护其先府君榇归葬时，一舟载灵榇，宛丘公守榇舟中；一舟载家累，子期与其母夫人在焉。舟遇金山，舟人以便风，大绳维两舟并行，子期将过宛丘公船，失脚落江水。公震栗，重赏令救。比卸帆停舟，须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终不没。今登政府，岂偶然云。

义兴岳君仲远，家唐门。其上世本田家，至仲远所生，父与其肆皆送京学上舍家，赀产非过厚，而能折节下士，宾客至如归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无不至其家者，南士若牟诚甫、蒋泰轩、蒋竹轩、姚子敬、罗壶秋，其显者若赵文敏公，至与之婚姻。当世贵官如高房山、廉端甫国公、李息斋学士、其从兄李信庵、处士鲜于伯机，经历仲远，皆倾心与之交。然自至治已后，郡县狼牧羊，家事日不如日，后为汉阳县尹坐掠死非罪，遭降黜，郁郁而没。仲远昆季凡十三人，皆陵替不振。回首未二十年，宜兴诸富家，亦相次沦落，是皆废兴虽有命，然为官司所朘剥，虽积铜为山尚不给，况齐民乎！

金华三胡先生，长诚仲，次穆仲，次汲仲，石塘人也，最知名。诚仲子无咎，已殁；穆仲子孔章，今为吴郡经师；汲仲子千里，家建昌，石塘先生以崔中丞荐世祖顾问，所答不称旨，出为杨州路儒学教授，师道甚严，继除建昌教权录事司。程雪楼学士家遗漏，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贷，由是人惮之。后除台州临海簿，爱县民如子，上司诛求，身当之。素客于杭，居贫甚，以古文倡，人求记碣序赞，稍不顺理，虽百金不作也。后以室人丧，居丧如礼，然所居湫隘甚。迁居青莲寺，讲道寺中，性矫亢，当时斯文显者邓巴西廉使故毁辱之，由是益下迁，后为盐场司丞，就养建昌。浙省以是年秋试，屈先生为试官。后来青莲寺，殁寺中。殁时当严冬，尚未挟纩。是日元祐往候之，项可立，煮三建汤饮之，犹力疾答杨州盛恕斋。语次，又训饬学者以自树立。气益索，扶之上卧榻，即蹴趺坐逝。比殓，颜貌如生时。殓后，天台周本心，时为浙省掾，率道徒私谥"修道先生"，发引还建昌，省宪官皆执绋以送。今三十年矣，先辈沦落，如先生抗直不挠，以斯文自任者，绝无之。穆仲先生纯德古君子，经学尤粹深，有《三书辨》、《尚书或问》行于世。

今中奉大夫、浙东元帅白埜泰不华君，由越守召入为秘书郎。未几，母夫人殁于越，白埜君还越，持丧戒珠寺，朝夕临屏茔血，不脱绖带。家人欲一见其面，不可得也。既毕葬服阕，乃始复初。近世礼俗坏，如君者盖甚寡。今以海寇逋诛，留斗城未返，令人念之不忘。

杭人王溪月，讳寿衍，字眉叟，少年为道士便际遇晋邸，其所交皆公卿大夫，后以"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管领开元宫。江浙省都事刘君，讳致，字时中，海内名士也。晚年尤清劲。既卒，贫无以葬，王真人者躬至其家，吊哭甚哀。周其遗孤举其丧，葬之德清县某乡之原，与其寿穴相近。春秋拜扫，若师友然。异教中若溪月者，盖可尚欤。

梁溪王文友，讳仁辅，克苦读书。里人倪文光讳昭奎者，延之以教其两弟，曰子瑛，曰元镇。居久之，文光殁，而子瑛呆，元镇出应门户，不胜州郡之朘剥也，资力遂耗减。已而子瑛卒，家中干。元镇刓无作有，以济朋友，会文友卒，元镇买油杉棺，葬之芙蓉峰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后，元镇窘于诛求，顾未有能振之者。

闽人郑所南先生讳思肖，宋有国时，其上世仕于吴，宋亡，遂客吴下。闻其有田数十亩，寄之城南报国寺，以田岁入寺，为祠其祖祢。遇讳日，必大恸祠下，而先生并馆谷于寺焉。先生自宋亡，誓不与北人交接，于朋友坐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为异。其上世本业儒者也，而先生于佛、老两教，则皆喜其说，有祭鬼法，平日喜画兰，疏花间叶，不求甚工。其所自赋诗以题兰，皆险异诡特，盖所以输写愤懑云。吴人好事者，为板刊其所谓《锦钱集》者行于世。若先生在周为顽民，在殷为义士，盖不易窥其涯涘云。

谢皋文先生讳翱，自号"晞发处士"，读书博学，宋季以古文知名。

邓中斋先生讳剡，字光荐，宋丞相信国公客也。宋亡，以义行著，其所赋《鹧鸪词》，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驼。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见。其所赞文丞相像有曰："日煌煌兮疏星晓寒，

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世间。

邓牧心、叶本山两先生，皆高节士。宋亡，深隐大涤山。邓先生于古文尤精核，不苟作。承其学者，杭人李坦之，讳道坦。坦之诗亦工，然伤于巧云。

龙虎山张一无，字善式，其先在宋，簪缨家也，四世皆以其资让，故其家有让堂。至一无始入龙虎山为道士，在道派张开府几世孙也。虽已为道士，酷喜禅学，于是入天台山，礼普应国师，咨禀参，决志坚甚，众中道衣坛简不讶也。道家者流，以其术应承尚方，与俗盖无别。而一无独持斋，素行克苦，以故其徒憎之。先是杭城开国师道场，随处有同参者，亦多留 一无。而吴太宗师每念一无志高洁，为奏文德先生降玺书以护之，留一无住京师。会吴宗师老病，继掌其教者恶一无，痛凌辱之。一无惧甚，遂以病卒京师。

两浙盐运使瞿琴轩，讳霆发，下沙人，内附后以资雄为提举。游大涤山，山中人亦富赡。瞿至日开宴张乐，瞿一不少答。逾数日，索轿登天目，便厚榇饭寺僧。时高峰妙禅师坐死关，须鹿卢挽篮舆，乃得上下。瞿入死关，故师语之云：“为游山玩水来？为生死大事来？”瞿但泣涕曰：“弟子不会。”师掷竹篦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瞿欲捐田寺中，挟寺僧一人还下沙，以田若干顷归之。归之日，僧以田券呈师，师大怒，叱令速还瞿。语之曰：“平常山中无田，苦苦也过了。今日欲得田造业耶？”僧至下沙，以券还瞿。瞿曰：“僧辈可谓无识。此等细事，何必令老僧知。”后为天目山建大觉师子院。久之瞿老病，尽遣其婢妾，以资分与诸子女，戒勿来见我。日与道者一人煮粥饮之，翛然而卒。若瞿者可谓异乎常人者矣。

贵溪祝蕃远先生，讳蕃。里人陈静明先生于朱陆两先生同异处，研究得其指归。蕃远从当励精勇锐，不徇世习，以守师说。盖尝以乡举上京邑，见黜于会试，以官至彬州路经历，郡狱有冤，蕃远直之，而当坐监郡。部使者不谓蕃远直，以愤郁卒于郡。士论惜之。

江右杜君讳本，字原父，号青碧先生，苦志于学，经史多手写成集，沉默寡言笑。尝一再游京师，王公贵人多乐与之交。已得武夷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浙东宪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买房置田，为久远计。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举一处士。君以南人处士征授翰林待制奉训大夫，出至钱塘，以病归。其殁于至正十年秋八月。道远不能吊，令人感念云。

江浙儒学提举柯山斋，讳自牧。尝访胡穆仲□先生，时天大寒，日出已久，而胡先生尚未起。柯曰：“何为？”先生曰：“天寒未挟纩，故尚卧耳。”于是柯往宗阳宫语杜南谷尊师曰：“胡穆仲苦寒无绵袄，尚僵卧在家。”杜即恻然，携十两絮，两缣绢，往遗之。先生坚拒不肯受，杜强之，而先生怒。已而寒解，柯问先生曰：“何为不受？”先生笑曰：“杜名道坚尝云：‘某为谈朋吵也。’要教他知得亦有不吵他的。”夫杜异教能贤，而先生清节若是。要皆难得云。柯之子字敬仲，讳九思，际遇文庙，官至儒林郎奎章阁鉴书博士，卒于吴。

谢后既北迁，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谢君退乐，一人也。退乐尝言江南始内附，有所谓李信卿者自北来，谓其能相人，能望气，崖岸倨甚。退乐以贵官咸敬之，亦设早馔以延致之。李至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人祸福。时赵文敏公谓之七司户，固退乐姻戚也，屈公来同饭，时文敏风疮满面，李遥见，即起迎文敏，谓众人曰：“我过江仅见此人耳。疮愈，即面君，公辈记取。异时官至一品，名满四海。”李之术亦精矣。襄阳未破时，世祖令其即军中望气，行逾三两舍即还。言于世祖曰：“臣见卒伍中往往有公辅贵人，襄阳不破，江南不平，何处着许多富贵人？”呜呼，此与南衙士卒皆将相者何异哉！

宋季琴士汪水云者，工于诗，诗皆清丽可喜。杭城未破，其诗有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鸾。童儿剩遣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剩遣嫁呼韩。”题王导像有曰：“秦淮浪白蒋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缘无泪洒新亭。”闻水云后从谢后北迁，老宫人能诗者，皆水云指教。或谓瀛国公喜赋诗，亦水云教之。

今嘉议大夫、吏部尚书致仕许昌冯公，名梦弼，字士启，其始仕由八番云南宣慰司吏，继辟掾湖广省。士启尝言其在八番时，乘驿出向某所，最后至一驿。驿吏语以“今夕晚矣，且马绊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启漫不省，即选马丞行。行未三四十里，忽乌剌赤者急下马拜跪伏，其言侏离莫能晓，而其意则甚哀窘。士启问之，摇手，意谓且死矣。于是士启亦下马，祷之曰：“某万里远客，从吏遐方。使有禄命，固不死。无之，敢逃死。”时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宽滚入流水，腥风臭浪袭人。行数里许，乃问之。乌剌赤曰：“是之谓马绊。”问“马绊”何物，摇手不敢对。三更后，至前驿。驿吏出迎，错愕曰：“是何大胆，敢越马绊来乎？”士启问马绊，驿吏乃言此马黄精也，遇之者辄为所啖。《齐谐志怪》而略此，于是乎书。

中奉大夫、西台侍御曹南冯公，讳翼，字君辅。为中台监察御史时，尝与一蒙古御史并马行。蒙古马肥健，尝先一射行，冯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达达，见冯马羸，衣笠弊，用捶策冯马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监察御史为人捶，宪度坠矣。亟捕捶者毋贷。”冯举手谢曰：“无是无是。”醉达达跃马去。前御史至察院，语同僚曰：“冯御史道中为人所捶，我命捕之，而冯曾不恤，恶有是耶！”语竟，冯至。

同僚迎谓曰："何故?"冯谢以无事，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则是我妄言?"冯因起立语众人曰："某本疏远下僚，朝廷不以某无似，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与醉人竞曲直。"诸僚曰："继此有言，我辈得预闻耶?"冯笑而不答。已而成庙驾下陪京，公朝服拜道左，进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国初富初庵先生，以占筮起东南。时钱塘初内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资力殷盛。世皇占其后来如何，既成卦，而富犹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对曰："诚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后，会见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矣。"今杭城连厄于火灾，复困于科徭，视昔果不逮，富之占亦神矣。此事得于廉蓟公云。

钱塘湖上旧多行乐处。西太乙宫、四圣观，皆在孤山。宋虽迁僧寺建宫观于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鹊寺，皆迁北山，亦各擅山水之胜。西太乙成后，西出断桥，夹苏公堤，皆植花柳，而时时有小亭馆可憩息。若夫宫之景福之门，迎真之馆，黄庭之殿，结构之巧，丹雘之严，真擅蓬莱道山之胜。四圣观虽建于高宗庙，其规制相去远矣。余童时尚记孤山之阴，一山亭在高阜上，曰"岁寒"。缭亭皆古梅，亭下临水，曰"挹翠阁"，上下皆拱斗砌成，极为宏丽。盖卢董两珰，以内府钱建西太乙宫，又能以其余资建两阁，亦可谓能事。杨琏真珈既夺为僧窟，今皆无一存，荒榛满目，可胜叹哉!

和靖先生岂有颔珠者，而杨琏真珈亦发其墓焉。闻棺中一无所有，独砚一枚。余童时尚见一碑，镌"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学提举，有心力于先生墓上悉力起废，水滨仍建学士桥，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于其中。今后数年矣，闻又荒落，何贤者之不幸哉!

河西僧冯某者，与杨琏真珈生同里，幼同学，情好益甚，相同而相得也。杨在江南掘坟，遂以书招冯出河陇来江南。既至，遂以杭故宋富贵家十坟，遣冯使之发掘。冯父子皆僧也，十坟已掘六，金宝盖不赀，余四坟方拟发掘，而冯父子两人是夜皆得梦，梦林莽中金紫官人出拜，哀告曰："君父子所得亦足矣，我辈安居于此久矣，早晚幸贷我。"父子觉而俱惊，此四坟于是乎获全。杨琏真珈败后，五十年间，此曹无一存者，冯之父居杭西湖北山，余对邻，而其子则居昭庆寺之东。

余未成童时，从臧湖隐先生读书。先生宋京学生也，有屋六七间，与岳坟相对。时岳坟渐圮，江州岳氏讳士迪者，宋迪功郎，于王为六世孙，与宜兴唐门岳氏通谱，合力以起废，坟与寺复完整。久之，王孙有为僧者，居坟西，大坏庙，与寺至靡有孑遗。台僧可观者，坚忍人也，以其事诉之上司官府，时何怡真为湖州推官，柯敬仲以书白其事。寺田典与人者，复归寺与庙。□□□□□□□□□□□□□□□□□□□□□寸椽片瓦不留。会江西李全初为总杭府经历，慨然以兴废为已任，观勉王华甫者捐资兴建。于是寺与庙稍稍复完，余为记《忠烈庙》。其大致以王起卒伍，至将相，谋审战胜，规模施设，虽古名将不是过，一时南渡诸师臣不论也。而高宗昏孱，竟毙王于权奸之手。论者乃谓余讥贬高宗太甚。夫宋有国时，固当为其君讳，而归罪于秦桧。宋　矣，高宗忘父兄之深仇，彼秦桧者复何恨? 使高宗倚王雪耻，天下为王有，尚得慊。况王忠义上通于天，而高宗昏孱莫之识。论者岂得以余言为过甚哉!

钱塘门西出石函桥河西僧三宝者，累石与砖为西番塔，旧无有也。今四五十年矣，想塔未能如旧也。塔南即宋放生池，旧碑磨去高文虎误用事，所谓夏王道传语商王："这鸟兽鱼鳖元来是你。"西去即保叔塔，山脚下有大石，世传秦始皇缆船石，喻弥陀劝人修西方净业，画丈余弥陀，遇坝头行刑日，弥陀张大像颂佛号，其用勤矣。正凿缆船石为大佛头，耳窍可坐七人，其大可知。东临湖白云宗寺，西则水月园，由山而上，则相严寺。寺西石磴直上，则石宝塔也，下则多宝寺，寺西宋诗人孙花翁墓也。墓西嘉泽庙，祠西湖龙王，苏文忠公题《和靖处士像》诗，结谓"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祠西小寺，忘其名。稍西复陟巘，瞿运使廨宇在焉。后舍为善住阁，其间有山中四时小窗横幅"安乐窝"之类，其结构皆明敞可喜。稍西为寿星寺，寺有寒碧轩，苏文忠公题诗尚在。寺稍西，陟磴而上，为江湖伟观，文忠公所谓"一舸鸱夷江海去，尚余君子六千人。"余尝与张贞居欲登伟观，则磴道坏，不复有其处矣。寺西则玛瑙寺，寺南养乐园，园中花卉、湖石、杉桧尚存，临湖飞楼雄丽。贾相养其母夫人，车船自其第，茶顷便至园。园有悦生堂，前有亭，今归吴中周佥省。园北出稍西，复登巘，则玉清宫也。宫北户直上为初阳台，台有亭，倚亭而望，尽得西湖之胜，复有屋数间，祠葛仙翁。宫西为阁山寺，为六一泉寺，为圆明寺。寺西则栖霞岭，岭下为岳王坟。南临湖为褒忠寺，寺为其孙毁，今迁寺忠烈庙后。岳坟西则冲虚宫，宋宁宗老宫人为女冠所建也。宫西为耿家步，余先人旧居，与宫正相对，今屡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为东山庵，庵有女冠神貌，宫火后，仅仿佛尔。内附后，僧建静胜寺，殊宏壮。

杭人贺长卿，官至海道万户府照磨。自言其年十五六时，草履行縢，手执小黑伞。八月十八日，与乡曲五六人，同往钱塘江观潮，临水涘而观者如织。忽一人捶长卿背两拳，长卿急翻身捽捶者，则同前观潮之人，皆为怒潮泼去。死生有命，岂偶然哉。

闽人陈无梦，馆授洞霄宫郎一山之道房。无梦饮酒，一杯亦醉。一日天大暑，午后醉憩卧榻上，忽清风飒至，凉甚，继有一物如猴状，目光炯然，自山飞下槛前，无梦因曰："此所谓山鬼者欤? 俟其至，捽取之，然后呼人束缚之。"将至，无梦起欲搏之，手

足皆僵不可动，急呼人，则喉已闭，窘甚。急祷于神明曰："北极佑圣真君。"此物即去，无梦便苏。后因为道士，山鬼木客固有之，盖亦无梦非显者，因见之欤。

季君玉，松江人，后居杭州之五房，子孙五世克相见。君玉自言："本王万三官人家裔产。"王氏在宋季以资雄。宋亡，富尤甚。王至俭，而诸子皆不肖，时朱、张方兴，诱其诸子，使假贷立券，责厚息以偿。久之王卒，资产尽为两家奄有，独其孙有所谓王东庐者，仅存腴田三十顷，为养老计。而某氏时时遣人存恤之，东庐俟其生日，以厚礼往为寿，某氏既见欢甚。时运粮千户以下，皆用其私人，呼"一千户"。邀东庐者往观海船，观十余艘，忽大怒，缚王在船，时君玉实从，令者皆缚留。东庐初不省，泣告千户，问以何罪。千户者曰："汝罪在留田。汝不以留田归相公，令我缚汝投之海。"东庐泣曰："我存此为饘粥计，相公何太忍耶！"千户者怒，即以非罪考掠其干者，东庐不得已，遂手书券以田归之，所直偿以蕃舶上物，十才一二。国家信其言，开海道运粮，于今六七年矣。彼小人行险侥幸，惟利是趋，其致富如君玉所言，宜其死有余戮云。（朱瑄、张青为元海运者。）

吴人郑元，字长卿。内附后，其大父为北钞库大使。库后火，打勘得少苏，长卿之先君子乃从吏以养大，而其□不如昔。一日天大雨，一人仓皇走至长卿家，若避雨然者。既去，乃遗一小箧，挈之，重。开视，则金叶也。长卿大父一不令人知，翌日早作坐门外，闻人言，乃谓昨夜汪家府前王集者，失却一箧金叶，其家兄弟大哄。长卿大父闻之，即物色王氏家以还之。大父每月朔，必炷香城隍庙，于道拾得一绢囊，亦黄白物也，访其媪还之。今长卿弃吏从儒，兼精医药，为雅饬君子。而王氏兄弟者，白首尚无恙，能言其事云。

今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宛丘赵公，名颐，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讳祐，字天锡，为江浙行省照磨。时余客于其家，宛丘公尝言，其家在陈州，有瓦屋一横，人称为赵总把家。国家每岁秋，统兵官将兵哨江南，比至县，民间竟歇泊。初至极严毅，再岁三四岁情契如故。一日，哨马南归，睹一累囚，两足冻垂堕，呻吟饥冻马足间。宛丘之父问囚为谁，囚颦蹙曰："我南宋官人庐州□□。城破为所虏。"公父复问："如此汝则是秀才？"囚复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则能教学否？"囚曰："岂有秀才而不能教学者乎？"公父请于统兵官，用两马易得之，涴濯以汤液，包裹以毡毳，温糜酒以饮食之，绝而复苏，苏则两足堕矣。因问其姓名籍贯，遂延致其家以教迪诸子。方是时，淮以北举不知有全书，胡通判以其所忆记授诸生，更六年而后殂，因葬之屋后。临没谢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为汝家所延，汝之家后必有斯文显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报可征云。

宛丘公无须眉，面微黄，如老妪，然刚正宏毅。江南既内附，辟掾平江路。时库内扃鐍尚未严，一日乘马出，见两兵絷一民，前挂小绢囊，公问兵何为，兵曰："是盗官库金钱，某擒至此。"公因愕谓盗曰："汝固我所遣。"因与偕至库，问兵曰："彼所取止如此？"兵曰然，遂留盗，使两兵封识讫，遣兵出，戒盗曰："盗官物，法当斩，汝亟去，慎勿复至此。死矣。"此事吴人白仲章得于其父所言云。

宛丘公官至财赋副总管。公委至吴，吴固公辟掾，访其邻旧，戒其仆曰，汝至人家，须鞠躬屏气，扣门问人有无，汝但曰"前后又不天锡"，慎于曰"赵衣光放总管"云。视自炫显重者，有间矣。

# 解酲语

［元］李　材撰　李　珍整理

《解酲语》一卷，元李材著。此书杂记有元一朝官制、仕宦、风俗、神异、掌故等，漫无次序，然于元代社会风貌之了解，当有所裨益。本书有《稗乘》、《说郛》、《续百川学海》本，这次整理以《稗乘》本为底本。

泰定间中夜，忽召集贤学士邓文原，仓卒不备手诏，就以帝所佩玉从容召之，至晓着二朱衣送出，人以为荣。

京朝官获美除者，僚友设酒于披云楼以为贺，因名“披云宴”。六部得堂署，则争相馈遗，谓之“烘堂”，南台权重百僚，正堂限号斧口限人，不得轻越。

平章李孟，汉中人，始家居，不欲事仕。因事至京师，右丞杨吉荐留辅导仁宗，仁宗敬重之，尝与之对奕便殿，赐食雪肤饼、彻骨员，又冬月赐宴暖阁。

国初序朝，执政大臣谓之“擎天班”，玉堂清署谓之“焕璧班”，言官法司谓之“剑锷班”，外戚谓之“椒兰班”，亲王谓之“琼枝班”，功臣将帅谓之“豹首班”，其余朝臣谓之“随班”。

长春殿宴群臣，供事内臣进馔，有咳病。帝恶其不洁，命为叠金罗半面围之，许露两眼下垂至胸，自是进馔者以为此例。

宫中临幸，以黄金妆肩舆，使宫人衣贴绣铺翠襦扛之。

至元间，马人儿国入贡国，近占城。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国求奇宝，得吉贝衣十袭。吉贝树名“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织为班布宝花冠十项。冠以金作花，七宝装缨络为饰。虾啰百颗形如珠，而成龙纹，大者过于弹丸。国有虾濑，隐沙中，常抱珠戏于濑上，土人俟其去，取之绣丝，绞百假金颜香千团，香乃树脂，白者为佳。五香七宝床一只（床可坐不可睡者）。鸳鸯瓢十枚，以之贮食，经月不败。庵萝树数十枝，花叶似枣，实似李，味佳。大珊瑚百株。鳞睛石百枚，又有血竭褊桃、浮金瓶等物。

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西僧杨琏真伽又请，乃如所请，发陵取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屠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时会稽有六陵（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发掘搜取诸宝器殆尽。徽宗陵获走花乌玉笔箱，又同凉泼绣管（外国所进）；高宗陵真珠戏马鞍（岭南刘张所结以献于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齿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宝合成伏虎之状）穿云琴（金猫睛为徽，龙肝石为轸）、绿玉磬（唐杨妃物）；度宗陵五色藤盘、影鱼黄琼扇柄，其余器物不可尽举。大抵陵中物无定式，惟视平生所玩何如也。

世祖猎于滦河，一鸟摩于青云之表，世祖以矰下之，形大于鹤，羽皆五彩成斑。有西夷人云：“此是卢隆鸟，宿于西海荻草中。”

成宗春暮命宫人扫落花，铺兰苔殿，施金帐，诸嫔衣碧鸾朱绡半袖衫，头缠吉贝锦，臂系秋云紫条帕，着白氍裤，成群相逐，滚蕊翻花，斗腕飞蹄，戏狎弥日。帝曰：“上灿黄金，下设蓐席，使美人为鞠弋流跄之戏。”

处州陈绎曾为国子助教，口吃。一日集诸生曰：“车生极（极欲言诸生习业也）。”中有数人不觉葫芦绝倒。问之，皆官生恩荫也，绎曾不能容，解官南还。

有臧侍郎者，素畏其妻，妻怒即行跪礼，俟其怒解乃起。御史中丞视公有张京兆之风，尝为妻合脂与粉，调以涂之，号“桃花面”，京中好事者争相效焉。当时语云：“侍郎惨，夫人屈（夫人作细君）。夫人面，中丞炼。”

抚州吴澄名重至治、泰定间，贵族巨贾莫不愿得一文以为子孙传宝。凡求文，先修贽礼，后复以金帛致谢，谓之“采珍”。在翰林数年，几于巨万。张平章曰：“吴学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货，求文章者日以千数，孰谓文章不可以荣身发家哉？”

天历中，一人着紫花草裤，束斑竹枝冠、蝉翼巾游市上，或时至寺中听讲连日，或吟饮酒肆三宿而去，市上儿至呼以“痴汉”，亦不为意。京中大姓异之，相与承接弥月，忘归。人问其姓名，但云“浮生子”。平时诗句近于鄙俚，人所难处反露警拔，盖文而隐者也。凡数年，忽遁去。

燕帖木儿奢侈无度，尝屠百羊以会僚吏，又于第中起水晶亭，亭四壁皆水晶镂空，贮水养五色鱼其中，剪彩为白苹红蓼等花置水上。壁内置琥珀栏杆，镶以八宝奇石，红白掩映，光彩玲珑，前代无有也；洞房设楼床广褥，择美姬温软少骨者，枕籍而睡，谓之“香肌席”。脂红粉白之娇罗列左右，随其所取，以为花嬉玉乐也。

尚书范谷英赐食帝前，食韭芽面，旨之一箸而止，帝曰：“不中食乎？”英曰：“臣岂敢但天厨珍味？臣已领恩矣，山妻久厌糟粕，将以遗之，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见之物也。”帝令尽服之（“服”作“食”），复赐一帖以归。

倒剌沙贿赂通行，卖官鬻狱，家有金窖宝海，以藏所得金帛珍异，时人讥之曰：“庸才计穷（作极），披靡于势门（“靡”作“倚”）；金玉运穷，朝宗于宝海。”

唐驸马宠于太后，所赐厨料甚盛，乃开回仙厨以市，厨极馨香，使仙人闻之，亦当驻也（“回”作“驻”）。

柳贯至正间待制翰林，与虞集、揭奚斯、黄溍齐名，号“儒林四杰”。

黄溍为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万顷，凡朝廷大诏令，皆出其手，京师人呼为“玺口学士”。

许谦孙从宗言上方珍异库有虎头砚、鱼肌笺、猿臂笛、金丝箪、鸣玉系腰等，以尝提点库，故知之悉云。

词客马文友别墅在彰义门，内有春香亭，每百花开时置酒亭下，会都之文人吟士赏花赋诗，谓之“锦绣会”，预是会者，各轮一席。又有饮山亭，夏日避暑于此；又有婆娑亭，玩月之所，并聚诗人作会，如春香故事。因号其墅曰“长乐园”。

国初起圆殿于西宫中以居西僧，僧官皆着茜帽。

闲闲真人尝于帝前称天台山多仙果，帝曰：“可致乎？”真人曰：“可。”因取金盒覆之，少顷有水晶李十枚、鹤珠枣三十枚、甘竹实四枚。

吴元节至元中至京师，从张留孙见世祖。成宗召见，赠“玄德真人”，临终作诗，有一联云：“睨视乾坤轻世界，辟开山岳上天门。”举棺如无人，乃是尸解也。

商人获利者曰“遂心”，不得利曰“犯耗”，买酒脯禳之。至极贱行商，呼为“货脚”，行商亦谓坐贾曰“鲍汉”，盖相讥也。

有军人早出，月色朗然，见一独足者桥栏上卧。军人少壮无畏惧，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当有相酬。”军人曰：“得何物？”曰：“有银盏。”一问居处，云“少间送来”。军人又贪进，遂舍之。其妻见一年少扣门云：“贤夫令将盏归。”授其妻而去。至晚军人回，将盏示之，夫乃说今日之事，妻曰：“神灵物不可驻之。”令将货之，易酒肉祭之，夫从其言。祭毕，夫曰：“适看其盏有似家内样，莫不偷我者将来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吴殷文圭举进士，途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谓人曰：“向者一人绿眉，拳入口，神仙状也。如学道当冲举，不尔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实入口，乾宁中擢第。

# 青楼集

[元]黄雪蓑撰 陈 虎整理

《青楼集》，元朝黄雪蓑辑，不分卷数。是书编录记载了盛元时期七十余位青楼名妓，反映了元朝杂剧在当时全国的流行状况，及元杂剧的基本内容。本书有《续百川学海》、《香艳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参校了《香艳丛书》本。

【梁园秀】姓刘氏，行第四。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抝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隐语。其夫从小乔，乐艺亦超绝云。

【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为写《怡云图》以赠，诸名公题诗殆遍。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驺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一阕。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定酬歌。席终，左右欲彻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又尝佐贵人樽俎，姚、阎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时"三字。阎曰："怡云续而歌之。"张应声作《小妇孩儿》。且歌且续曰："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贵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张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京师名妓也。赋性聪慧，色艺俱绝。一日鲜于伯机开宴，座客皆名士。鲜于因事入内，命曹行酒。适遍，公出自内。客曰："伯机未饮。"曹亦曰："伯机未饮。"客笑曰："汝以伯机相呼，可为亲爱之至。"鲜于佯怒曰："小鬼头敢如此无礼!"曹曰："我呼伯机便不可，却只许尔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语花】姓刘氏，尤长于慢词。廉野云招卢疏斋、赵松雪，饮于京城外之万柳堂。刘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诸公喜甚。赵即席赋诗云："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

【珠帘秀】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云："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一片闲情任卷舒，挂尽朝云暮雨。"冯海粟待制，亦赠以《鹧鸪天》云："凭倚东风远映楼，流莺窥面燕低头。虾须瘦影纤纤织，龟背香纹细细浮。红雾敛，彩云收，海霞为带月为钩。夜来卷尽西山雨，不著人间半点愁。"盖朱背微偻，冯故以帘钩寓意。至今后辈以朱娘娘称之者。

【赵真真 杨玉娥】善唱诸宫调。杨立斋见其讴张五牛、商正叔所编《双渐小卿怨》，因作《鹧鸪天》、《哨遍耍孩儿煞》以咏之。后曲多不录，今录前曲。云："烟柳风花锦作园，霜芽露叶玉装船。谁知皓齿纤腰会，只在轻衫短帽边。啼玉靥，咽冰弦，五牛身去更无传。词人老笔佳人口，再唤春风在眼前。"

【刘燕歌】善歌舞。齐参议还山东，刘赋《太常引》以饯云："故人别我出阳关，无计锁雕鞍。今古别离难，兀谁画蛾眉远山。一尊别酒，一声杜宇，寂寞又春残，明月小楼间，第一夜相思泪弹。"至今脍炙人口。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行第二，人称之曰郭二姐。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刘时中待制尝以金簧玉管、凤吟鸾鸣拟其声韵。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瞩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小娥秀】姓邳氏，世传邳三姐是也。善小唱，

能谩词。张子友平章甚加爱赏，中朝名士，赠以诗文盈轴焉。

【杜妙隆】金陵佳丽人也。卢疏斋欲见之，行李匆匆不果所愿。因题《踏沙行》于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草，行人马上诗成了。归来闻说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莱渺。宝镜慵窥，玉容空好，梁尘不动歌声悄。无人知我此时情，春风一枕松窗晓。"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艺绝一时。张子友平章以侧室置之。

【聂檀香】姿色妩媚，歌韵清圆。东平严侯甚爱之。

【南春宴】姿容伟丽，长于驾头杂剧。亦京师之表表者。

【李心心　杨奈儿　袁当儿　于盼盼　于心心　吴女燕雪梅】此数人者，皆国初京师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寿之妻，俱擅一时之妙。寿之尤为京师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觱栗工张觜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其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滕玉霄待制尝赋《念奴娇》以赠云："柳颦花困，把人间恩爱尊前倾尽。何处飞来双比翼，直是同声相应，寒玉嘶风，香云卷雪，一串骊珠引。元郎去后，有谁着意题品。谁料浔羽清商，繁弦急管，犹自余风韵。莫是紫鸾天上曲，两两玉童相并、白发梨园，青衫老傅，试与留连听。可人何处，满庭霜月清冷。"

【周人爱】京师旦，色姿艺并佳。其儿妇玉叶儿，元文苑尝赠以《南吕一枝花》曲。又有瑶池景，吕总管之妻也；贾岛春，萧子才之妻也；皆一时之拔萃者。王玉带、冯六六、王榭燕、王庭燕、周兽头，皆色艺两绝。又有刘信香，因李侯宠之，名尤著焉。

【秦玉莲　秦小莲】善唱诸宫调，艺绝一时。后无继之者。

【司燕奴】精杂剧，声名与宋、郭相颉颃。后有班真真、程巧儿、李赵奴，亦擅一时之妙。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刘，尝侍史开府高。丰神静雅，殊有林下风致。才艺尤度越流辈，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后没，复落乐部。人咸以国香深惜，然尚高洁凝重，尤为白仁甫、李溉之所爱赏云。

【国玉第】教坊副使童关高之妻也。长于绿林杂剧，尤善谈谑，得名京师。

【张玉梅】刘子安之母也，刘之妻曰"蛮婆儿"皆擅美当时。其女关关，谓之"小婆儿"，七八岁，已得名湘湖间。

【王金带】姓张氏，行第六，色艺无双。邓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谮之于伯颜太师，欲取入教坊承应。王因一尼为介，通问于太师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勾栏内，独舞鹧鸪四篇打散。自国初以来，无能继者。妆旦色有不及焉。

【玉莲儿】端丽巧慧，歌舞谈谐，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槊之戏，尝得侍于英庙，由是名冠京师。

【樊事真】京师名妓也，周仲宏参议嬖之。周归江南，樊饮饯于齐化门外。周曰："别后，善自保持，毋贻他人之诮。"樊以酒酬地而誓曰："妾若负君，当刳一目以谢君子。"亡何，有权豪子来，其母既迫于势，又利其财，樊则始毅然，终不获已。后周来京师，樊相语曰："别后非不欲保持，卒为豪势所逼，昔日之誓，岂徒设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为之骇然，因欢好如初。好事者编为杂剧，曰《樊事真金篦刺目》，行于世。

【赛帘秀】朱帘秀之高弟，欠耍俏之妻也。中年，双目皆无所睹。然其出门入户，步线行针，不差毫发，有目莫之及焉。声遏行云，乃古今绝唱。

【天锡秀】姓王氏，侯总管之妻也。善绿林杂剧。足甚小而步武甚壮。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后有工于是者赐恩深，谓之邦老赵家。又有张心哥，亦驰名淮浙。

【金兽头】湖广名妓也。贯只歌平章纳之。贯没，流落湘湖间。酸斋尝有"老鹤啄"之诮。

【周喜歌】字悦卿，貌不甚扬，而体态温柔。赵松雪书"悦卿"二字。鲜于困学、卫山斋、都廉使公及诸名公，皆赠以词，至今其家宝藏之。

【王巧儿】歌舞颜色称于京师。陈云峤与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辈开喻曰："陈公之妻，乃铁太师女，妒悍不可言，尔若归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儿一贱倡，蒙陈公厚眷，得侍巾栉，虽死无憾。"母知其志不可夺，潜挈家僻所，陈不知也。旬日后，王密遣人谓陈曰："母氏设计置我某所，有富商约某日来，君当图之。不然，恐无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辞以疾，悲啼宛转。饮至夜分，商欲就寝，王掐其肌肤皆损，遂不及乱。既五鼓，陈宿构忽刺罕赤闼缚商，欲赴刑部处置。商大惧，告陈公曰："某初不知，幸寝其事，愿献钱二百缗以助财礼之费。"陈笑曰："不须也。"遂厚遗其母，携王归江南。陈卒，王与正室铁，皆能守其家业，人多所称述云。

【王奔儿】长于杂剧，然身背微偻。金玉府总管张公置于侧室，刘文卿尝有"买得不直"之诮。张没，流落江湖，为教师以终。

【时小童】善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丰年，不能尽母之伎云。

【于四姐】字慧卿，尤长琵琶合唱，为一时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诗赠之。后有朱春儿，亦得名于淮浙。

【平阳奴】姓徐氏。一目眇，四体文绣，精于绿林杂剧。又有郭太香，陈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韩兽头，曹皇宣之妻也，亦善杂剧。皆驰名金陵者也。

【赵偏惜】樊孛兰奚之妻也。旦末双全，江淮间多师事之，樊院本亦罕与比。

【连枝秀】姓孙氏，京师角妓也。逸人风高老点化之，遂为女道士。浪游湖海，间尝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闽童”，亦能歌舞。有招饮者，酒酣则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于东门外化缘造庵，陆宅之为造疏语，多寓讥谑其中，有“不比寻常钩子，曾经老大钳槌。百炼不回，万夫难敌”之句。孙于是飘然入吴，遇医人李恕斋，乃往日旧好，遂从俗嫁之。后不知所终。

【王玉梅】善唱慢调，杂剧亦精致。身材短小，而声韵清圆。故钟继先有“声似磬圆，身如磬槌”之诮云。

【李芝秀】赋性聪慧，记杂剧三百余段，当时旦色号为广记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张总管置于侧室，张没，后复为娼。

【朱锦绣】侯耍俏之妻也。杂剧、旦末双全，而歌声坠梁尘。虽姿不逾中人，高艺实超流辈。侯又善院本，时称负绝艺者，前辈有赵偏惜、樊孛兰奚，后则侯、朱也。

【樊香歌】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谈谑，亦颇涉猎书史。台端虽荐角峨峨，悉皆爱赏。士夫造其庐，尽日笑谈。惜寿不永，二十三岁而卒，葬南关外。好事者春游，必携酒奠其墓，至今率以为常。

【小玉梅】姓刘氏，独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娇冶，资性聪明，杂剧能迭生按之，号小技。后嫁末泥安太平，常郁郁而卒。有女宝宝，亦唤小技梅，艺则不逮其母云。

【杨买奴】杨驹儿之女也。美姿容，善讴唱，公卿士夫翕然加爱。性嗜酒，后嫁乐人查查鬼张四为妻，憔悴而死。贯酸斋尝以“髻挽青螺，裙拖白带”之句讥之。盖以其有白带疾也。

【张玉莲】人多呼为张四妈。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词唱之。丝竹咸精，蒲博尽解；笑谈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今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往来其门，率富贵公子。积家丰厚，喜延款士夫，复挥金如土，无少暂惜爱。林经历尝以侧室置之，后再占乐籍，班彦功与之甚狎。班司儒秩满北上，张作小词《折桂令》赠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泪点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联云：“侧耳听门前过马，和泪看帘外飞花”，尤为脍炙人口。有女倩娇、粉儿数人，皆艺殊绝，后以从良散去。余近年见之昆山，年余六十矣，两鬓如黧，容色尚润，风流谈谑，不减少年时也。

【赵真真】冯蛮子之妻也。善杂剧，有绕梁之声。其女西夏秀，嫁江闰甫。亦得名淮浙间。江亲文墨，通史鉴，教坊流辈，咸不逮焉。

【李娇儿】王德名妻也。姿容姝丽，意度闲雅，时人号为“小天然”。花旦杂剧，特妙江浙。驸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贺礼，遇公燕则遗以马腰截，至今歌馆以为盛事。

【张奔儿】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于一时。善花旦杂剧，时人目奔儿为温柔旦，李娇儿为风流旦。

【龙楼景　丹墀秀】皆金门高之女也。俱有姿色，专工南戏。龙则梁尘暗簌，丹则骊珠宛转。后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戏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杂剧，尤为出类拔萃云。

【赛天香】李鱼头之妻也。善歌舞，美风度，性嗜洁，玉骨冰肌，纤尘不染。无锡倪元镇有洁病，亦甚爱之，则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姓李氏，杂剧为当时所推。自维扬来云间，石万户置之别馆。石没，李誓不他适，终日却扫，焚香诵经。石之子云壑万户，孙伯玉万户，岁时往拜之。余见其年已七旬，鬓发如雪，两手指甲皆长尺余焉。

【赵梅哥】张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虽高而寿不永。张继娶和当当，虽貌不扬而艺甚绝。在京师，曾接司燕奴排场，由是江湖驰名，老而歌调高如贯珠。其女鸾童，能传母之技云。

【陈婆惜】善弹唱，声遏行云，然貌微陋，而谈笑风生，应对如响，省宪大官皆爱重之。在弦索中，能弹唱鞑靼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观音奴，亦得其仿佛，不能造其妙也。

【汪怜怜】湖州角妓，美姿容，善杂剧，涅古伯经历甚属意焉。汪曰：“若不弃寒微，当以侧室处我。”涅遂备礼纳之，克尽妇道，人无闲言。数年，涅没，汪髡发为尼。公卿士夫多访之，汪汨其形，以绝众之狂念，而终身焉。

【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虽不扬，而专工花旦杂剧，余曾识之，名不虚得也。

【顾山山】行第四，人以顾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资性明慧，技艺绝伦。始嫁乐人李小大，李没，华亭县长哈剌不花置于侧室，凡十二年。后复居乐籍，至今老于松江。而花旦杂剧，犹少年时体态，后辈且蒙其指教，人多称赏之。

【李芝仪】维扬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词。王继学中丞甚爱之，赠以诗序。余记其一联云：“善和坊里，骅骝构出绣鞍来；钱塘江边，燕子衔将春色去。”又有《塞鸿秋》四阕，至今歌馆尤传之。乔梦符亦赠以诗词甚富。女童童，善杂剧，闲来松江，后归维扬。次女多娇，尤聪慧，今留京口。

【李真童】张奔儿之女也，十余岁，即名动江浙。色艺无比，举止温雅，语不伤气，绰有闺阁风致。达天山检校浙省，一见遂属意焉，周旋三岁（一作载）。达秩满赴都，且约以明年相会。李遂为女道士，杜门谢客，日以焚诵为事。至期，达授诸暨州同知而来，备礼取之。后达没，复为道士，节行愈励云。

【真凤歌】山东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坚为沂州

同知，确守不乱。真恃以机辨圆转，欲求好于彭。一日大雪，彭会客，深夜方散，真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辞，后意甚密。

【大都秀】姓张氏，其友张七，乐名黄子醋，善杂剧，其外脚供过亦妙。

【喜温柔】曾九之妻也。姿色端丽，而举止温柔，淮浙驰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温柔，姓孙氏，其艺则不逮焉。

【金莺儿】山东名姝也。美姿色，善谈笑，挡筝合唱，鲜有其比。贾伯坚任山东佥宪，一见属意焉，与之甚昵。后除西台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红绣鞋》曲以寄之。曰："乐心儿比目连枝，肯意儿新婚燕尔。画船开，抛闪的人独自，遥望关西店儿。黄河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当记得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诗，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由是台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东以为美谈。

【一分儿】姓王氏，京师角妓也。歌舞绝伦，聪慧无比。一日，丁指挥会才人刘士昌、程继善等，于江乡园小饮。王氏佐樽，时有小姬歌《菊花会南吕》曲云："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丁曰："此《沉醉东风》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应声曰："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苔刺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一座叹赏，由是声价愈重焉。

【般般丑】姓马，字素卿。善词翰，达音律，驰名江湘间。时有刘廷信者，南台御史刘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刘五"。落魄不羁，工于笑谈，天性聪慧，至于词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谈，变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与马氏各相闻而未识。一日，相遇于道，偕行者曰："二人请相见。"曰："此刘五舍也。""此即马般般丑也。"见毕，刘熟视之曰："名不虚得。"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来甚密，所赋乐章极多，至今为人传诵。

【刘婆惜】乐人李四之妻也，江右与杨春秀同时。颇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时贵多重之。先与抚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间阻。一日，偕宵遁，事觉决杖。刘负愧，将之广海居焉，道经赣州。时有全普庵拨里字子仁由礼部尚书，值天下多故，选用除赣州监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扬历台省，但未免耽于花酒。每日公余，即与士夫酣歌赋诗，帽上常喜簪花，否则或果或叶亦簪一枝。一日，刘之广海过赣，谒全公。全曰："刑余之妇，无足与也。"刘谓阍者曰："妾欲之广海，誓不复还，久闻尚书清誉，获一见而逝，死无憾也。"全哀其志而与进焉。时宾朋满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之，众未有对者。刘敛衽进前曰："能容妾一辞乎?"全曰："可。"刘应声曰："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全大称赏，由是顾宠无间，纳为侧室。后兵兴，全死节，刘克守妇道，善终于家。

【小春宴】姓张氏，自武昌来浙西。天性聪慧，记性最高。勾兰中作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近世广记者，少有其比。

【孙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爱重之。京师谚曰："人间孙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姓刘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敛，其叔象牛头，皆副净色，浙西驰名。

【帘前秀】末泥任国恩之妻也。杂剧甚妙，武昌、湖南等处，多敬爱之。

【燕山景】田眼睛光妻也。夫妇乐艺皆妙。

【燕山秀】姓李氏，其夫马二，名黑驹头。朱帘秀之高弟，旦末双全，杂剧无比。

【荆坚坚】善唱，工于花旦杂剧。人呼为小顺时秀。

【孔千金】善拨阮，能慢词，独步于时。其儿妇王心奇，善花旦，杂剧尤妙。

【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勾兰中曾唱《八声甘州》，喝采八声。其夫帽儿王，杂剧亦妙。凡妓以墨点破其面者，为花旦。

# 春梦录

[元] 郑　禧撰　陈　虎整理

《春梦录》一卷，元郑禧撰。作者以自叙体裁，通过大量的诗词唱和，描写了自己和吴氏女之间，因互慕才华而彼此生死相许的故事，刻画出吴氏为追求婚姻幸福而坚贞不屈的淑女性格。后面作者附记黄俑敏、汪庭材等人的序或诗，他们从不同的伦理道德标准出发，对此事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评论。本书有《说郛》、《香艳丛书》、《绿窗女史》本，这次整理以《香艳丛书》本为底本。

城之西，有吴氏女，生长儒家，才色俱丽，琴棋诗书，靡不究通。大夫士类称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为儒家室，女亦自负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妪来言，女家久择婿，难其人。洪仲明公子戏欲与余求之。余辞云，已娶。不期媒妪欲求余诗词，达于女氏。余戏赋《木兰花慢》一阕。一日，女和前词，附媒妪至。乃曰，吴氏之族见此词，喜称文士之美。但母氏谓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独怜余之才，赓唱迭和，复命乳母来观，且述女意，虽居二室亦不辞也。嘱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启母意归余。然余在城之日浅，相知者少。谬嘱意山长吴槐坡者，往说其母，终亦不从。有周氏子，惧余之成事，挟财以媚母氏。母乃矢于从周，遂纳其定礼。女号泣曰："父临终，命归儒生。周子不学无术，但能琶琶耳，我誓不从周氏。"因佯狂，掷冠于地，母怒欧之。女发愤成疾，病且笃，母乃大悔。惧逆其意，即以定礼付媒妪，以归于周。然女病竟无起色，因以书遗余曰："妾之病，实为郎也。若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岂能忘乎?"临终，又泣谓其青衣名梅蕊者曰："我爱郑郎，生也为郑，死也为郑。我死之后，汝可以郑诗词书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几，果卒。呜呼！文君之于相如，自昔所难，而况夫妇之间，多才相配，世之尤难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怜余之才又如是，齐眉相好，唱和百年，岂非天下之至乐者乎？而况其家本丰殖，复有赀财者哉！乃厄母命之不从，发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红颜胜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况才色之兼全者乎！惊彩云之易失，痛黄壤之相遗。亦徒重余之临风悒怏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悦于色也，爱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录往来词翰于后，览者亦必昭余之凄怆也。延祐戊午永嘉郑禧天趣序。

丁巳岁二月廿六日，余寄《木兰花慢》云："倚平生豪气，冲星斗，渺云烟。记楚水湘山，吴云越月，频入诗篇。菱花皎洁，剑光零乱。算几番沉醉，乐生前种，得仙人瑶草，依家五色云边。芙蓉金阙正需贤，诏下九重天。念满院琅玕，盈襟书传。人正韶年，蟾宫近传芳信，姮娥娇艳待诗仙。领取天香第一，纵横礼乐三千。"翼日，女氏和云："爱风流俊雅，看笔下，扫云烟。正困倚书窗，慵拈针线，懒咏诗篇。红叶未知谁系，慢踌躇，无语小栏前。燕子知人有意，双双飞度花边。殷勤一笑问英贤。夫乃妇之天，恐薛媛图形，楚材兴念，唤醒当年。累累满枝梅子，料今生无分共坡仙。羸得鲛绡帕上，啼痕万万千千。"

二月廿九日，女密令乳母来观。

三月一日，再赋前腔云："望垂杨袅翠，帘试卷，小红楼。想鸾珮敲琼，鸾妆沁粉，越样风流。吟怀自怜豪健，洒云笺，醉里度春秋。有唱还应有和，纤纤玉映银钩，犀心一点暗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约寻芳，蜂媒才到，蝶使重游。梅花故园憔悴，捍东风让与古稍头。况是梅花无语，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红笺写恨，人醉倚，夕阳楼。故里梅花，才传春信，先认儒流。此生料应缘浅，倚窗下，雨怨共云愁。如今杏花娇艳，珠帘懒上银钩。丝罗乔树欲依投，此景两悠悠。恐莺老花残，翠消红减，辜负春游。蜂媒问人情思，无缘应只低头。梦断东风路远，柔情犹为迟留。"

余观所和两词，其才情标致，岂可得哉？此余所以深不能忘也。再赋诗三首云："银笺写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敛翠娥。须信梅花贪结子，东风著意杏花多。""翠袖笼香倚画楼，柔情犹为我迟留。何时共个

鸳鸯字，吟到东风泪欲流。”“两才相遇古来难，重写芳情仔细看。莫待后时空自悔，不如闻取舞双鸾。”吴氏和云：“慈亲未识意如何，不肯令君画翠娥。自是杏花开较晚，梅花占得旧情多。”“残红片片入书楼，独倚危栏觉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红丝双系别风流。”“今生缘分料应难，接得新诗不忍看。谩说胸襟有才思，却无韩寿与红鸾。”诗尾，又系数语，云：“屡蒙佳什，珍藏箧笥。福浅缘悭，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违背。一片真情，番成虚意。勤读诗书，好图名利。故里梅花，依然夫婿。数语赠君，盈盈垂泪。”

余复为俪语，以寄遗恨，因达于女氏。云：“切以诗书相过，罕见于夫妇之间；词翰先投，乃求于声臭之表。字含玉理，韵染兰香。怅故里之梅花，采传春信；比芳园之杏蕊，无奈风儔。复令乳母来观，预遣女媒通好。谓先君是定，犹遗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齐眉之愿。倘得百年而谐老，虽居二室而不辞。妙语难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许郑，何圣善之必欲从周？事既相违，分亦何浅。幕底阻牵于红线，石上空磨于玉簪。谁令慵暴之男，强投雁币；痛失文章之婿，怒掷蝉冠。脉脉春愁，盈盈妆泪。念欲挟文君而夜遁，终不忍为；竟辜杜牧之春游，实成深恨。犹劝诗书之勤读，极知恩爱之愈深。嗟伉俪之无缘，徒唱酬之相与。此日落花愁里去，遥想芳尘；它时折桂月中归，必贻后悔。兹凭四六，用表再三。愿深思贤父之言，庶免抱终身之叹。难期面叙，幸冀心融。”又续以诗云：“画梁双燕舞轻尘，只见新诗不见人。夜夜相思飞蝶梦，东风着意杏花春。”“风流才思古难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约绿杨门下过，珠帘半卷露婵娟。”吴氏答书云：“伏以钟天地之秀气，伟矣儒人；含闺阁之芳情，孤哉幼女。两才相遇，方图结于红丝；一语败盟，又空成于画饼。诗词寄恨，蜂蝶传情。先人之遗训昭昭，曾已告母；慈母之严命切切，乃不谅人。郑郎将故里之梅花憔悴，周子恋芳园之杏蕊娇羞。齐眉之好已休，众口之辞不息。龟占未吉，雁币辄修。经史不得闻，琵琶奚足听。鸳鸯枕上夜夜相思，蝴蝶梦中时时欢会。深沉院宇，无路可求；寂寞帘栊，有缘终遇。虽后死幼玉，也寻柳氏；奈今生文君，未识相如。勒此申酬，伏祈丙照。”复和前诗二首云：“才高岂肯困泥尘，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缘分浅，可怜辜负两青春。”“琴棋书画艺皆全，一段风流出自然。院宇深沉帘不卷，想君难得到婵娟。”

是日，吴氏又寄领，呈其工夫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绣者若此。”余复作诗云：“领中垂绣蹙双鸾，幼小工夫此最难。日久罗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郑郎看。“落花时序易消魂，忍看云笺沁粉痕。近日恹恹香玉瘦，可怜和泪倚重门。”“绣线慵拈梦乍醒，风流谁画柳眉青。琵琶声里昭君怨，莫向它时不忍听。”嫩柳娇依道韫家，东风何事苦惊鸦。流莺欲往频回首，尽日愁肠恼落花。”吴氏答书云：“某早，忽然洪你至。欲遣一书，奈家事冗，人事多，竟弗克。午间，再辱云笺披味，恍如会晤之为快。中间此事，苦为母氏所阻，故作痴佯狂。此数日，周子稍缓其事。但两受凌辱被打，气愤成疾，不离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寿，万一抱恨而归，亦为君耳。如天从人愿，因缘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间多感十一安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谢，亦可以见。兴言至此，悲涕涟涟。先生千金之躯，不可因贱妾而成疾，但以坚心为念，好事亦不在匆忙。衷肠非笔可尽，切祈尊照”。又诗二绝云：“泪珠滴滴湿香罗，病里芳肌瘦减多。怪得夜来春梦浅，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扶起鬓云偏，病里情怀最可怜。已自恹恹无气力，强抬纤手写云笺。”

吴氏临终，答书云：“哀哉！古人云：‘春蚕到茧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诚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后，妒情之辈，登奴门者其说不一。有云先生贫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闻之，若风过耳，但以真心而待。况兼母与伯，以奴之身色才艺俱全，岂可为人次妻？而周舍挟财以媚母氏，遂以一红一书为定。奴乃泣涕不已，两被母凌，以致成病。而相思之情，又何可胜言？念欲窃香相随，奈千方百计不可，而此病愈危。昨日，两奉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今，已作噬脐之悔，有通容处。但奴魂飞不定，神乱不常，虽师巫医卜，无所不至，而病略不减。先生自宜将息，不可因贱妾而失寐忘餐。以郎之才，不患无好色之妻；以奴之命，真恐不见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岂能忘乎？然妾之死，无身后之累。郎若成疾，则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将靠之谁乎？倘得病安，必见。临终哽咽，不知下笔处。奴扶惫拜上。”

吴氏既终，余以文寄祭云：“呜呼！昆山玉树，阆苑琼葩，岂人间之凡植，夐独冠于仙花。储芳绝艳，吐日春华，祥云为盖，皓月为家。俄骤惊为怪雨，痤遗彩于尘沙。悲玉鸾而自惜，愁翠凤而空嗟。呜呼！哀哉！玉容如在，瑶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之何为？染芙蓉以为色，裁锦绣以为诗。琴弹绿绮兮，冰雪为丝；画铅粉泽兮，烟霞为姿。牙签缥帙兮，融融奥旨；纹楸玉子兮，了了玄机。闺房之秀，谁其似之；谢家柳絮，讵足比斯。余也惜年冉冉，负志奇奇。投鲸竿兮，学海之惊涛；透翠衣兮，词苑之葳蕤。鹢风孤退，鹏云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芜祠。泣娥英兮，愁牵翠衣；吊灵均兮，空抱琼芝。悠悠徒返，渺渺遐思。抱英怀之未擢，吻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传书。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兮，才孰俪而孤芳；形不可得而见兮，心殷殷而愈彰。追夫女梦之初觉，余亦揽涕而成章。胡言路阻，莫奠壶觞；千古万古，遗恨空伤。”又悼亡，吟二首云：“特写青笺几往来，佳人何自苦怜才。伤心春与花俱尽，啼杀流莺唤不回。”“相见愁

无奈，相思自有缘。死生俱梦幻，来往只诗篇。玉珮惊沉水，瑶琴怆断弦。伤心数行泪，尽日落花前。”余召箕仙卜问，得一词云：“缘惨双鸾，香魂犹自多迷恋。芳心密语在身边，如见诗人面。又是柔肠未断，奈天不从人愿。琼销玉减，梦魂空有几愁多怨。”

四月朔，余再调《木兰花慢》云：“任东风老去，吹不断，泪盈盈。记春浅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来助与诗人兴，更落花无定挽春情。芳草犹迷舞蝶，绿杨空误流莺。玄霜著意捣初成，回首失云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梦如惊。香魂至今迷恋，问真仙消息最分明。后夜相逢何处，清风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道童降笔词云：“今日瑶池大会，群仙不肯来临。真华传语郑郎君，记得相嘲妒行。好个《木兰花慢》，休题相契分明。君还要问那香魂，正在仙宫听命。”

吴氏之母，痛忆之甚，亦死。一子年长不慧，移居乡村。此真可惨哉！余又作哀文云：“呜呼！茫茫九泉，爰莫起之，灵之容忽有远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灵之心其可忘乎！蛜蝛在堂，蛸蟏在户，灵之家荡然矣。天长地久，恨无绝期，灵之恨其可绝乎？使灵之至此者，谁之咎欤？母氏之无明见，伯氏之无理言也。当是时，二老果无允余之意，姑舒徐数日而冀图择婿，谁得而间之？矧先君之治命，若见之昭昭者乎！龟占未吉，雁币辄修，其灵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灵之容，固不可得而见之矣。灵之恨、灵之心，与余相悲快者，果无幽冥之隔也邪？余尝过灵之家，但见门掩夕晖兮，草沿阶而春色怜；人疑为我而来兮，空仿佛乎灵之魂独在也。吾意灵飘霞佩于太清兮，拟群仙于瑶池；逶迤而不忍去兮，欲与余而追随。余因知灵之同心兮，虽同往而何辞；忽返魂乎故乡兮，念众雏之无依。灵书勉余以自爱兮，何既死而忽遗；繄母氏之念而死兮，谅虽悔而曷追。余报卿以一死兮，其奈修短之有期。呜呼！畴昔之夜，忽有拥双髻而泣者，非灵也耶？恍一梦之惊觉，空伏枕而涟漪。怆余怀之郁结，重抑愤之哀词。母知天知，有知无知，吾独自知尔。呜呼！哀哉！”

友人共阅此女词情，事迹可伤，作诗悼之。云：“结发因缘岂偶然，如何契阔便登仙。可怜一点真才思，辜负韶华二十年。”“磊落襟怀亚淑真，琴棋书画更超伦。惜哉周郑番成怨，底不当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儿才学岂应无。满怀空有诗书料，负个卿卿旦夕呼。”“不见佳人亦可伤，伤他非命为才郎。杏花梦断东风晓，空把新诗写数行。”黄子侑敏读之，有感云：“春楼珠箔卷东风，几度偷弹泪粉红。艳质岂期黄壤隔，香魂应逐彩云空。解将遗事留身后，尽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梦，悠悠深恨锁幽宫。”汪庭材子才云：“犀心兔颖屡通津，未识嫦娥一面新。兴尽故园梅已谢，情留别坞杏初春。将身轻许志虽失，在耳不忘言可遵。生死幽冥千古恨，临风披阅为伤情。”徐子文天赉和《黄韵》云：“杏花初破怯春风，未识芳心一点红。词翰往来传意密，死生梦幻转头空。素知分浅鸳帏里，预许名魁雁塔中。杳杳幽魂何处觅，真华消息报仙宫。”先生沈君清和《黄汪韵》云：“落花一扫夜来风，枉驾相思寄断红。梅信日闻鱼水远，杏香还逐燕泥空。情怀琴瑟千春恨，怨入琵琶一梦中。门掩满庭诗思远，令人惆怅馆娃宫。”“仙境何由一问津，但吟佳句觉清新。不知中道梦中梦，如坐上阳春复春。空想彩鸾缘有分，可怜司马意难遵。白头老去吟犹苦，羡尔忘形似有神。”

真子述《后序》云（*真子述者，不欲知其姓字，故作此名*）：“昔者，孔子系《周易》，其辞有曰：‘言行，君子之枢机也。枢机之发，吉凶荣辱之主也。’是以子张问行，孔子则以‘言忠信、行笃敬’者答之。其学干禄也，孔子又以‘言寡尤、行寡悔’者告之。盖一言一行，实乃君子立身之大节，可不慎欤？今卫阳郑天趣，读圣人书，将以为禄仕也。其未遇时，尝馆于洪氏舍。而城之西吴氏女，与之有文学之好。天趣乃以其往来诗词文翰，编为《春梦录》，以示于人；且自为之序，言其女之自甘为二室。然痴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轻身以许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为，得之如俯拾地芥。吁！其愚真不可及也夫！今观其初达女词，则有‘嫦娥娇艳待诗仙’之语，实所以挑之也。而女氏则以薛媛图形寄南楚材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无分共坡仙’。亦可谓止乎礼义者矣。郑子当于此时灰心可也，乃复怀眷眷。既有‘梅花故园憔悴、杏花好好相留’之词，反不如‘闻早舞双鸾’之句，心迹显然，而谓之乐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则曰：‘恐君难得见婵娟。’盖已截之之意矣。于是，天趣复有俪语以贻之者：夫妇之称、齐眉之好。又曰：‘念欲挟文君而夜遁，终不忍为。’既念之矣，其心果不忍为之乎？特欲为之而不能耳。且如此女动心拂性，乱其所为，违母之命，持不嫁凡子之说，以至殒其躯而弗悔，实天趣导之也，其罪容可隐乎？且序又曰：‘况其家本丰殖，而有资财者乎。’吁！此一言，足以见其贪恋顾惜之心，而惑之甚者也。虽然，又曰：‘非余悦其色也，爱其才也；非徒爱其才也，感其心也。’愚独以为：非徒爱其才也，实贪其财也；非徒感其心也，实慕其色也。《文中子》曰：‘一夫一妇，庶人之职也。’今天趣有妻在室，有子在家。而犹寓人门馆，苟慕妻子，则何以少艾为？而况钟于情、形于言，言之不足，又从而咏叹之者乎？然听其言也，则有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之心。欲其言寡尤也难矣。言之忠信者，如是乎？观其行也，盖欲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也，要其行不寡悔也，难矣。行之笃敬者，奚取焉。然吴氏母之不从，正也；其女之思，可哀也哉！女子情，固不足取；惜乎天趣，学而优则仕者也。顾其行、言若斯，士君子立身之大节已亏，宜乎不容于尧舜之世。《诗》云：‘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郑子、吴姬皆有之矣。噫！春梦一录，非所以为荣，实所以为辱。追其前程

之谶，未知果天趣之笔。若果天趣之笔，余不得而助其凄怆也。遂复为俪语以断其后，虽曰刺时，亦自难之也；非徒能言之，亦尤蹈之也。其词云：‘盖闻有德者，先须正己；无瑕者，可以戮人。事宜变通，时有可否。爰观郑子，错爱吴姬。才美虽可夸，名教未足数。广文先生官独冷，斐然成章；深闺少女娇复痴，喜而不寐。有唱还应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于辞婚，既慎其始；佳人自嗟于薄命，鲜克有终。胡为恋杏蕊之娇羞，而欲弃梅花之憔悴。双鸾早舞，岂能乐尔妻孥；一雁传书，安可便为夫妇。毋乃养小而失大，未免弃旧而怜新。为之也难，言之非怍。彼美人之多情无定，宁不动心；而先君之治命是遵，亦有立志。婵娟难见，珠帘故懒上于银钩；信礼不持，罗襦乃拆寄于绣领。苟甘心于二室，实屈己于偏房。不出正兮，岂能叶于琴瑟；斯为下矣，空寄怨于琵琶。只自辱兮，未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曰无缘，或云非偶，周郑等耳，亦何亲而何疏；秦晋辅之，当别卜而别选。章台柳乃肯攀折，遂负仓庚之好音；洛阳花是处芬芳，竟与鸳鸯而同梦。既失自生之慈爱，空能守死之遗言。女不爽而死无名，士极罔而贰其行。暗求凤也，郑亦不能无罪焉；强委禽焉，周当分受其责也。伤中道人伦之废，叹前程事业可知。慕文章而论其财，斯人之过也；哀窈窕不淫其色，夫我乃行之。昔幼卿结髮以求亲，月如有约；若倩女离魂而觅婿，云本无心。夫居鳏者尚不忍为，而得偶者何须多爱。纵横礼乐三千字，因此作虚名；寂寞金钗十二行，付之于分定。虽故获乘轩之宠鹤，然终愧钓渭之非熊。叹龙虎榜之方登，奈凤凰池之遽夺。若是彼夫之愚得，似非君子之所为。春事悠悠，总是绿杨风后絮；秋阳皓皓，依然丹桂月中花。常拟两人事贵人，空嗟好事成虚事。古既有《春秋》之作，今何无‘月旦’之评。饶舌以言恬，宁甘得罪于郑；如心而为恕，居然行归于周。倘或反身而诚，庶几克己复礼。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哉，有为者亦若是。不揣小子之狂简，聊布箴规；尚赖达人之大观，特加斥正。”

# 瑯嬛记

[元] 伊世珍撰　李　珍整理

《琅嬛记》，一名《嫏嬛记》，三卷，旧题元伊世珍辑。该书记载博杂，广涉神怪、佛道、典故、医方，并杂以大量诗词骈文，对了解所记之世社会风貌有所裨益。然语多荒诞离奇，鱼龙混杂，前人有称其为伪书者。本书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说郛》本，这次整理以《津逮秘书》本作底本。

## 卷　上

张茂先博学强记，尝为建安从事。游于洞宫，遇一人于途，问华曰："君读书几何?"华曰："华之未读者，则二十年内书盖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则华固已尽读之矣。"其人论议超然，华颇内服，相与欢甚。因共至一处，大石中忽然有门，引华入数步，则别是天地，宫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陈书满架，其人曰："此历代史也。"又至一室，则曰："万国志也。"每室各有奇书，惟一室屋宇颇高，封识甚严，有二犬守之。华问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指二犬曰："此龙也。"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丘》、《梼杌》、《春秋》亦皆在焉。华心乐之，欲赁住数十日，其人笑曰："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对曰："琅嬛福地也。"华甫出，门忽然自闭，华回视之，但见杂草藤萝绕石而生，石上苔藓亦合初无缝隙。抚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华后著《博物志》多琅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玄观手抄》)

大历中，有人独行，到凤凰台，望见一男子与一妇人相和，而歌声彻云际。妇人歌曰："深闺寒锁难成梦，那得同衾共绣床。一自与郎江上别，霜天更自觉宵长。"男子和曰："纤阿敛照窗风起，渐觉霜寒逼玉床。幽恨从来无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长。"又歌曰："愁听黄莺唤友声，空闺曙色梦初惊。窗前总有花笺纸，难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遥知把笔怯禽声，密语书来屡自惊。若道花笺传不尽，幽情含处已分明。"又歌曰："寂静璇闺度岁年，并头莲叶又如钱。愁人独处那堪此，安得君来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错囊无买醉钱。满地落花愁不寐，非关明月夜迟眠。"又歌曰："卧病匡床香屡添，夜深犹有一丝烟。怀君无计能成梦，更恨砧声到枕边。"和曰："寒灯未灭夜愁添，轻帐低垂薄似烟。忘却闺中病无寐，空教魂梦到君边。"歌罢，其人迫而视之，乃二兽焉。一类猪而体特高，蔚有文彩；一类龙而小，遍体纯黄色。其人惊而走，行者问之，因语其故，共往观之，寂然无所见，惟竹书一束在地。取视，简策几毁，文不可辨，惟首隶书"地出梓桐，伪失厥众。邪去立言，灌平获诵。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笔冠日轮"三十二字。(《诚斋杂记》)

昔有姜氏，与邻人文胄通殷勤。文胄以百炼水晶针一函遗姜氏，姜氏启履箱，取连理线，贯双针，结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缕连双针。"(《谢氏诗源》)

人谓"步摇"为女髻，非也。盖以银丝宛转，屈曲作花枝，插髻后随步辄摇，以增媌媠，故曰"步摇"。(《采兰杂志》)

如意者，昔有贫士多玄善，阴德旁及鸟兽，而菽水不赡，忽遇一道士遗以一物，谓之"如意"，曰："汝阴功感神，故以相与，勿轻用也。凡心有所欲，一举之，顷随即如意，虽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天运自然，孰敢有违? 汝欲救之，当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汤乃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天忽大雨，及数千里。其人方私隐元元，为之一举耳。后人仿其制，号"如意"云。(《采兰杂志》)

《博物志》云：上芝为车马。故乐府云芝为车。(《谢氏诗源》)

长生上药有朱洞琼泉，姑射谪女日，命莲华童子进九天先生。其泉出檀芽峰内，乃英妃抚长琴，歌怨

兰花处。“怨兰花”，曲名。其辞曰：“人间一别，下视微茫。兰花发色，在彼间房。自离妾手，惧其弗芳。兰乎兰乎，展不可忘。”（《修真录》）

女子吴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时晨兴颓面，玉簪坠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则嫁。”居久之，见士子杨子治诗，讽而悦之，使侍儿用计觅得一卷，心动，欲与之合，启奁视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结为夫妇焉。（《诚斋杂记》）

真观宝高才博学，仪神隽令，而性托夷简，目不视邪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相淡泊，取菩萨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断，奈何？”观宝曰：“师言知我，胜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华不足弃也。”僧曰：“世缘一谢，后当见我。与君相别，不过二十年。”后观宝得祖凤凰，才子佳人，精彩照耀，各相谓曰：“素愿已毕，誓伉俪终身。”及二十年后，复遇此僧于丛林中，观宝以前愆不能无愧色。僧曰：“君勿必愧。是君夙缘固应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遥。”即说偈曰：“世有男女相，此人自分别。以佛视淫欲，如蚊蚋交感，譬如两木人，分作男女根，设机能摇动，解衣共喜戏，两根虽相接，无增亦无灭。以佛视世人，交感诚如是。汝若发菩提，往事如空华。天女本来净，摩登婬第一。今各成正果，净婬无分别。试使取净婬，追寻了无得。如何空华相，展转谓真实。此是众生心，汝何固执着？净钕无差别，即汝妙明心。”观宝言下大悟。（《禅林实语》）

沈休文雨夜斋中独坐，风开竹扉，有一女子携络丝具，入门便坐。风飘细雨如丝，女随风引络，络绎不断，断时亦就口续之，若真丝焉。烛未及芟得数两，起赠沈曰：“此谓水丝，赠君造以为水纨。”忽不见。沈后织成纨，鲜洁明净，不异于冰。制扇，当夏日，甫携在手，不摇而自凉。（《贾氏说林》）

季女赠贤夫以玛瑙宛转环，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寝，则梦入其中，始入甚小，渐进渐大，有名山大川之胜，异木奇禽，宫室璀璨，心有所思，随念辄见，因名曰“华胥宝环”。（《真率斋笔记》）

陈郡庄氏女精于女红，好弄琴，有琴一张，名曰“驻电”。每弄梅花曲，闻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称女曰“庄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此岂女儿事耶？”遂绝弦不复鼓矣（《真率斋笔记》）。

蓝桥驿乞玉浆，黑犀盒子下款“妙观三十二年，周旋多庆，先音永宝”十四字。（《修真录》）

王吉夜梦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语曰：“我翌日当舍此。”吉觉异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马长卿至，吉曰：“此人文章当横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为“长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成都旧事》）

南方有比翼凤，飞止饮啄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观讳”，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着也。此鸟能通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纣时集于长桐之上，人以为双头鸟不祥。及文武兴，始悟曰：“此并兴之瑞也。”（《博物志余》）

吴耽不好棋，见人着辄曰：“汝非死将军，奈何以鬼阵相攻？”后人因名棋曰“鬼阵”。（《采兰杂志》）

阊门沙盆潭独无白鸟，帐幕可已，与滇中宝珠寺、荆州李姥浦同。（《致虚阁杂俎》）

姚氏女月华与杨子名达者相爱。月华少失母，随父寓于杨子江，江上端午有龙舟之戏，月华出看，达见其素腕褰帘，结五色丝跳脱，鬒发如漆，玉凤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艳异。达神魂飞荡，然非敢望也。每日怀思，因制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龙舟》。一日月华见达《昭君怨》诗，爱其匣中“纵有菱花镜，羞向单于照旧颜”语，情不能已，私命侍儿乞其旧稿。杨出于非望，乐不可言，立缀艳体诗以致其情。自后遂各以尺牍往来，然终不易近。月华有寄达诗，题曰《古怨》，其诗曰：“江水悠悠春草绿，对此思君泪相续。羞将离恨向东风，理尽瑶琴不成曲。”（《本传》）

姚月华赠杨达洒海剌二尺作履，履霜，霜应履而解，谓是真西蕃物也。因贻诗曰：“金刀剪紫绒，与郎作轻履。愿化双仙凫，飞来入闺里。”（《本传》）

昔有人饮于锦城谢氏，其女窥而悦之，其人闻子规啼，心动，即谢去。女恨甚，后闻子规啼，则怔忡若豹鸣也，使侍女以竹枝驱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规”为“谢豹”。（《成都旧事》）

姚月华与杨达，久会谓之“大会”，暂会谓之“小会”，又大会谓之“鹣鹣会”，小会谓之“白鹇会。”（《本传》）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陆士衡诗曰：“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襟。”言前后皆树，庶冀其忘也。（《谢氏诗源》）

试莺家多美酿，试莺不善饮，时为宋迁索取，试莺恒曰：“此岂为某设哉？只当索与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后人谓“索郎”为“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真率斋笔记》）

姑射谪女问九天先生曰：“天地毁乎？”曰：“天地亦物也。若物有毁，则天地焉独不毁乎？”曰：“既有毁也，何当复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毁于此，焉知不成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曰：“人物无穷，天地亦无穷也。譬如蛔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观天地，一成一毁，如林花之开谢耳。宁有既乎？”（《玄虚子仙志》）

姑射谪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义也？”九天先生曰：“谓天外地内则可，谓天上地下则不可，天地人物不犹鸡卵乎？天为卵壳，地为卵黄，人物为卵白。”（《玄玄子》）

姑射谪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于彼天地乎？”曰：“能也。驾无形之马，御大虚之车，一息之

顷，无不出也，无不游也。天地虽多，在吾心也。吾心虽大，无为体也。汝其游矣乎？（《玄虚子》）

宋迁寄试莺诗有云“誓成乌鲗墨，人似楚山云”，人多不解“乌鲗”义。《南越志》云：乌鲗怀墨，江东人取墨，书契以绐人物，逾年墨消，空纸耳。（《谢氏诗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枣，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闻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升，故地名“煮枣”。（《贾子说林》）。

昔宗羡思桑娣不见，候月徘徊于川上，见一大鱼浮于水面，戏嘱曰：“汝能为某通一问于桑氏乎？”鱼遂仰首奋鳞，开口作人语曰：“诺。”宗羡出袖中诗一首，纳其口中。鱼若吞状，即跃去。是夜桑娣闻叩闼声，从门隙视之，见一小龙据其户，惊而入，不寝达旦。开户视之，惟见地上彤霞笺一幅，诗曰：“飘飘云中鹤，遥遥慕其俦。萧萧独处客，惙惙思好逑。愁心何当已，愁病何当瘳。谁谓数武地，化作万里修。谁谓长河水，化作纤纤流。谁谓比翼鸟，化作各飞鸥。悲伤出门望，川广无方舟。无由谒余款，驰想托云浮。”由此观之，则鱼能寄书，实有是事，纨素制鱼盛书，更是一事。（《玄散堂诗话》）

姚月华得杨达书，有密语者，伏读数十遍，烧灰入醇酎饮之，谓之“款中散”（《本传》）。

季女赠贤夫以绿华寻仙之履，素丝锁莲之带，白玉不落之簪，黄金双蝶之钮，皆制极精巧，当世希觏之物也。（《别传》）

杨达赠姚月华以笔墨，书侧理云“奉送不律隃糜。”有二女侍在侧，问曰：“不律隃糜何也？”曰：“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皆笔名也。汉人有墨名曰‘隃糜’”。女子博物有如此者。（《本传》）

古之老人，饭后必散步，欲摇动其身以消食也。故后人以散步为“消摇”。（《采兰杂志》）

蚊投水中能化小鱼，小鱼不独鱼子生也。（《采兰杂志》）

姚月华笔札之暇，时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鲜及。然聊复自娱，人不可得而见也。尝为杨生画芙蓉匹鸟，约略浓淡，生态逼真，杨喜不自持，觅银光纸裁书谢之。其大略云：“连枝欲长，忽阻山蹊。比翼将翔，遽乖云路。思结章台，垂柳心驰，普救啼莺。幸传尺素之丹青，岂任寸心之铭刻。江湖恍在案，波浪倏翻窗。植写断肠，飞挥交颈。茧纸发其枝干，兔管借之羽毛。雌戏苹川，雄依苔石，色与露花同。照烂翼，将风叶，共低昂。明镜晓开，苦忆文君之面。疏萤夜度，遥思织女之机。所冀吾人，获同斯画。越溪吴水之上，常得双开。汉树秦草之间，永教对舞。”（《本传》）

吴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道逢书生于此，各以目相挑，后成婚姻，故以为名。后世误以婚姻为“分金”，且以为管鲍事，更谬。（《真率斋笔记》）

兰待女子同种则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绝对也。（《采兰杂志》）

轻云鬓发甚长，每梳头，立于榻上，犹拂地。已绾髻，左右余发各粗一指，结束作同心带，垂于两肩，以珠翠饰之，谓之“流苏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丝效其制，亦自可观。故杜子美《赠美人诗》曰“笛唇扬折柳，衣发挂流苏。”（《谢氏诗源》）

甄后既入魏宫，宫庭有一绿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伤人，人欲害之，则不见矣。每日后梳妆，则盘结一髻形于后前，后异之，因效而为髻，巧夺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号为“灵蛇髻”。宫人拟之，十不得一二也。（《采兰杂志》）

黄帝炼成金丹，炼余之药汞，红于赤霞，铅白于素雪。宫人以汞点唇，则唇朱，以铅傅面，则面白，洗之不复落矣。后世效之以施脂粉，极其可笑。（《采兰杂志》）

霍光园中凿太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三十六对，望之烂若披锦，故《相逢行》曰：“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谢氏诗源》）

唐历玄度江，见一妇人尸，收葬之。夜梦在一处，如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风吹衣，遥闻有吹笙声，音韵缥缈。忽有美女在林下自咏云：“紫府参差曲，清宵次第闻。”及就试，得《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题，用梦中语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赏，举进士。人以为葬妇人之报。（《林下诗谈》）

昔杜子美诗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诵之，言纸有金字，光明射目。孙绰为著作郎，每自暗中见笔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见朝士暗中脱衣或用手拂，皆有光灼烁，一室俱明。始知富贵之士，尚然光彩横发，而况文章不朽盛业乎？字笔有光，固其宜也。（《采兰杂志》）

河间王琛有妓曰朝云，善歌，又有绿鹦鹉善语。朝云每歌，鹦鹉和之，声若出一。琛爱之，号为“绿朝云”。（《采兰杂志》）

庄暗香暗中弹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烂几案，因自造《金花之曲》。（《真率斋笔记》）

贞观中，冬月祁寒，韦维家池水彻底俱冻。至季春，水无停流而此池凝结如故。使人凿之，干坚如石，维往谛视，皆水晶也，人以为祥瑞。其近岸方丈余有疏松，树影依然在内，维制为屏风置室中，远视皆为以真松树也，争以纸摹之。后举进士，自大理丞累至户部郎中，善于剖判，时人称之。（《志奇》）

沈世坦《谢美人制鱼书》甚旨，一时传诵。中有云“制楚江之鲤，裁越国之绫，造化杳冥出兹针线，鳞甲仿佛成彼丹青。虽辜弹铗之心，聊作传书之使。素手得蒙一水，宁辞鲛室衔珠。彩毫倘点双睛，尚冀龙门烧尾。”注曰：昔杨隐之女有仙术，与父争衡。隐之以土捻作小丸，散土中，即生梧桐数株，枝叶青葱。女以素绫剪小鱼，一沾水即跃去。共为笑乐，忘其贫约。顾士思少时见邻家捕鱼，恒买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门，赠以明珠曰：“此鲛室上珠，报君活

我。”士思后为吏部郎，沈明远画一鱼不点双睛，尝戏诧人曰：“若点，当化龙。”夫有一童子拈笔试点，沈叱之，鱼已跃去矣。欲诘童子，失其所在。鲤鱼跃龙门，必雷神与烧其尾，乃得成龙。（《文苑真珠》）

张九龄知萧炅不学，故相调谑。一日送芋，书称“蹲鸱”。萧答云：“损芋拜嘉，惟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以书示客，满坐大笑。（《青棠集》）

金多陶乐，民人范砖以筑垣；铁鲜犹巍，帝后制笄以饰首。是有余则贱不足为荣也。故炎献渤夫金石，则贫贱者不思轻暖之裘；寒冰结于江湖，则富贵者无用生凉之席。注曰：陶乐、犹巍，皆国名。谢仙女盛夏上玄宗以生凉之席。（《贯子说林》）

李易安贺人孪生，启中有云“无午未二时之分，有伯仲两楷之侣。既系臂而系足，实难弟而难兄。玉刻双璋，锦挑对褓。”注曰：任文二子孪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张伯楷、仲楷兄弟形状无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彩绳一系于臂，一系于足。（《文粹拾遗》）

唐诗有“闺中少女爱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翠袖弓腰浑忘却，罗帏空度九秋霜。”宋诗有“吹火莺唇敛投柴，玉臂斜回看烟里。面却似，雾中花。”皆一诗而两事，迥矣不同。（《采兰杂志》）

余延寿选杜甫诗作六十卷，其余二十余卷不足存，欲畀宋无忌。有一俗客，将掩为己物，延寿不欲，遂临之以刃，与之。以犨麋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益哉？而求如此也。其后有觉之者，仍入杜集中。（《胶葛》）

李思训画一鱼，甫完未施藻荇之类，有客叩门，出看寻入，失去画鱼。使童子觅之，乃风吹入池水内，拾视之，惟空纸耳。后思训临池，往往见一鱼如所画者。尝戏画数鱼投池内，经日夜，终不去。（《卧游记》）

舜以玉策书圣臣之名，金策书贤臣之名，银策书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书才臣之名，众臣则书于木策。木用墨书，余皆紫龙涎和绘实书。紫龙涎者，舜使虞虎养一紫龙，虎恒持燕炙示龙，而不即与食，龙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满一盒然后与食，以为常。每日得涎一盒。绘实者，仙草也。尧时生于朝堂之前，四时有花，取其实磨入紫龙涎，色正赤，可以画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宫人佩玉，尽画鸾凤，须得良工，一笔有误，终不可改。（《贯子说林》）

王丰为縠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縠城生王公，为宰三月恩泽通。室如悬磬今击钟。”丰印一日堕地，损其鼻钮，明日视之，则覆斗也。丰异之，问功曹张齐，齐对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当封乎？”后果封中山君。（《贯子说林》）

曹昊字太虚，武林人也。因慕渊明，别字元亮，性爱种菊，至秋无种不备。一日早起，见大黄菊当心生一红子，渐大，三日若樱桃焉，人皆不识。有邻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来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风飞去。昊惊报其家，父母姊妹向天号哭，初不反顾，自首及足渐没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叹息曰：“我无缘哉！何至之迟也！”昊方问故，忽变一老狐驰去。数日后，诸菊尽死，此地方百里三年无菊。昊始悟仙家所谓菊实者，即此物也。（《玄虚子仙志》）

谢幼舆折齿之后，犹不能忘情。闻此女为戴姓之妾，而未及访其所在，日夜悲思，体为之病。戴安道先尝一见此女采桑，思所以解谢。闭目想像者累日，一下笔即肖，造幼舆曰：“仆近娶一妾，姿色颇亦不恶。顷偶戏貌一图，聊试示卿。”幼舆见之，心知此女为安道有也，自后更不思之。久之，方知安道给己，亦终不动矣。（《致虚阁杂俎》）

一人为蛇伤，痛苦欲死，见一小儿来，曰：“可用两刀在水内相磨，取水饮之，效。”言毕化为绿螈，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即愈。因号绿螈为“蛇医”，即守宫也。（《二酉余谈》）

一妇人病，阴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观世音像甚谨，正病时，见一尼持药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见，启视之，乃蛇床子、吴茱萸、苦参也。（《采兰杂志》）

主父既胡服，夜恒独观天象。一夕见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睹其状貌，端庄艳丽，面有光辉，手指如玉，音声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隐身之术，九炼变骨之丹，忽复足下起五色云，从天西北去。后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宫，而人不觉。夜静，昭王方与仪姬戏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伤。昭王惊，疑有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犹在旁也。主父知秦之世数未绝，故归。亡何遇李兑之变，闭主父于沙丘三月，启视重门锁鐍，封识如故，而主父去矣，盖尸解云。其后赵勖遇主父于嵩山之下道服闲行，勖拜，主父答拜，勖曰：“君犹在也，忘李兑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玄观手抄》）

天师张与材善画龙，变化不测，了无粉本，求者鳞集，海内几遍。晚年修道，懒于举笔，人有绢素，辄呼曰“画龙来”，顷之忽一龙飞上绢素，即成画矣。故人间往往有言画龙飞去者。（《丹青记》）

试莺以朝鲜厚茧纸作鲤鱼函，两面俱尽鳞甲，腹下令可以藏书，此古人尺素结鱼之遗制也。试莺每以此遗迁，尝有诗云：“花笺制叶寄郎边，江上寻鱼为妾传。郎处斜阳三五树，路中莫近钓翁船。”贞观中事也。（《玄散堂诗话》）

仙人名凤子，与笙琎会于九口，凤子曰：“余二月丙子离天，汝十一月丙辰离地，何相得之甚也。”笙琎曰：“降虽不同而证方之时固当同也。”于是各以生生二肆之符相授。注云：生生二肆，长生之秘诀。（《修真录》）

灵芝一名寿潜，一名希夷，故刘庭芝取以为字。

(《续古今注》)

山中老人以秃鹫头形刻杖上，谓之扶老，以此鸟能避蛇也。古今注以秃鹫为扶老，甚谬。(《采兰杂志》)

鹧鸪一名内史，一名花豸。(《采兰杂志》)

蛱蝶一名春驹。(《采兰杂志》)

韩朋墓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豆瓣，入醋能移动者，亦曰相思子。(《采兰杂志》)

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人疑其一声在鼻，竟不测其何术。当时有黄华者，双手能写二牍，或楷或草，挥毫不辍，各自有意。余谓绛树两歌、黄华二牍，是确对也(《志奇》)。

谢霜回有七宝灵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随意所及，文字辄形隶篆真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修道，则使其人自观几上，则便有文字，因其缘分性资而曲诱之。又如心欲得某物，则几上便有文字曰某处可得。又如欲医一病人或欲作一戏法，则文字便曰服何药愈，念何咒书何符即得也。甚至读书偶忘一句一字，无不现出。霜回宝之，故道经云："世有灵檀则百事可图，世有神瓜则饮食可废。"(《玄观手抄》)

昔有燕飞入人家，化为一小女子，长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为天女。(《采兰杂志》)

结草虫一名木螺，一名蓑衣丈人。(《采兰杂志》)

金陵子能作醉来妆。(《续古今注》)

太真着鸳鸯并头莲锦裤袜，上戏曰："贵妃裤袜上乃真鸳鸯莲花也。"太真问："何得有此称?"上笑曰："不然，其间安得有此白藕乎?"贵妃由是名裤袜为藕覆。注云：裤袜，今俗称膝裤。(《致虚阁杂俎》)

沈约有香炉曰辟尘，谢灵运有帐亦曰辟尘。(《采兰杂志》)

昔有仙人凤子者欲有所度，隐于农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邻人来借草履，凤子曰："他人草履则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凤子即以草履掷与，化为鹤飞去。故后世名草履为"不借"。(《致虚阁杂俎》)

越嶲国有吸华丝，凡华着之，不即堕落，用以织锦。汉时国人奉贡，武帝赐丽娟二两，命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时故以袖拂落花，满身都着，舞态愈媚，谓之"百华之舞。"(《采兰杂志》)

徐月英卧履皆以薄玉花为饰，内散以龙脑诸香屑，谓之"玉香独见鞋"。(《采兰杂志》)

凫一名少卿。(《采兰杂志》)

昔有母子离别，母每见蟢蛸垂丝着衣，则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号曰"喜母"，均之一物也。(《采兰杂志》)

公良孺多力，仲尼为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将行，公良孺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魋视之，木更生根活矣。(《贯子说林》)。

张夫人暮年不茹荤，日诵弥陀，家人皆笑之，谓老人宜滋补颐养而已，仆仆如此，恐无益而有损。夫人修之愈笃。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见四壁皆缨络，光辉烛人，恍若白昼。临卒焚香几上，烟宛转结成一弥陀小像，初犹烟色，渐觉淡黄，遂作真金色，眉目若画，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众皆下拜，诵佛号，烟像甫消，而夫人属纩矣。此余目睹，谓修净土孟浪乎？第恐修之不专耳。(《净土节要》)

薛嵩性慈戒杀，即微细如虱亦不害之。一夕梦被上虱甚多，渐变为寸许人，谓嵩曰："受君之贶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侪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须臾皆陨。嵩惊觉，灯火尚明，呼侍儿视之，被上有一线血痕，横广尺余，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盖是夜有刺客为主所嘱得金百斤来害嵩，其人有古剑利甚，着处必破，见血立死。是夜，其人剑一下，即见血，以为殊死矣，归报其主，相对欢甚。明日遣人瞷之无恙也，访得虱事，始知其梦，盖虱代嵩死也。(魏生《禁杀录》)

李陵为单于围，夜半使郭超吹笛，声多悲惨，胡人流涕，解围北走。(《贯子说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书尺牍遗龙女曰："汝谪以来，月轮周围减一寸矣。更减其半，汝得复还本处，幸自努力。"方平问故，先生对月屈指曰："自垂象以来至黄帝时减若干，自黄帝以至唐尧又减若干，自唐尧以至三代渐减，至今则愈减矣。减之又减，以至于无，则天地毁。不但是也，即世间声色滋味莫不渐减，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损，顷刻不停，亦复如是，非日变而月化也，人皆不觉。以真人睹之，若日影过庭，分毫不差耳。"时八月十五日也。(《修真录》)

族雪道君有显色天膏，封以软玉油笺，命玉童寄侍琴仙女于绣云山中。女方谪下为田夫女，捧之泪下，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镜自照，颜色媚于平时。天膏者，自昆仑以东三千里有五色山，东曰廉迟，南曰垂台，西曰鉴木，北曰固元，中曰中秀，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如五方色。上生云作鸟，色各如之。栖嗣荣之林，食条轻之果。土人拾其粪，和海中五色鱼膏，掘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取出，化为水，炼以成膏，色白如雪。妇人以敷面，面得之而白，唇得之而朱，鬓发得之而黑，服之则颜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长生。女未谪时遨游于此，曾试此膏，故泪垂焉。(《修真录》)

梅乔先生有颠狗咬方，随试辄验。用班猫七个，去翅足为末，酒服。溲于盆内，有衣沫如狗形者为妙，如无再服。服七次，虽无，亦不发矣。(《上池编》)

鄙尝谓高达夫《燕歌行》千载称之第一篇，皆三韵一换，独"铁衣远戍"下五韵，差不称耳。颜敷应声戏改曰"边庭飘飖那可薄，绝域苍茫无所掠。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征柝"，却佳。(《林下志谈》)

英妃未遇仙时，腋下忽生碧毛，人以为不宜。无何羲至曰："仙毫长矣，可共行也。"英妃对时人谢曰："我碧毫小仙也，久为世溷，今当去，汝等努力，会当见我于玄门耳。"遂乘双白鹤飞去。(《修真录》)

燕地有频婆，味虽平淡，夜置枕边，微有香气，即佛书所谓频婆华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时以此致张子，由此观之，则当时未必不以为相思也。(《采兰杂志》)

昔有客过茅君。时当大暑，茅君于手巾内解茶叶，人与一叶，客食之，五内清凉。异而诘其所从来，茅君曰："此蓬莱山穆陀树叶，众仙食之以当饮，又有宝文之蕊，服之不饥。"谢幼贞诗曰："摘宝文之初蕊，拾穆陀之坠叶。"(《谢氏诗源》)

一人病疟，医祷，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枣一枚按病人口上，诵咒三遍曰："我从东方来，路逢一池水，水内一尊龙，九头十八尾，问他吃什么，专吃疟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即与病人服之，即愈。道士不别，忽不见。(《二酉余谈》)

谢秘书平生不嗜书，独爱沈约集，行立坐卧靡不讽咏，薛道衡戏曰："沈郎书真可秘耶?"谢犹以为未足尊崇沈，遂独构一室，四壁写沈诗，案头席上写作小卷及册子甚夥，不复杂一他书，大书于额曰"沈郎书室。"(《子真杂抄》)

齐凌波以藕丝连螭锦作囊，四角以凤毛金饰之，实以辟寒香，以寄钟观玉。观玉方寒夜读书，一佩而遍室俱暖，芳香袭人。凤毛金者，凤凰颈下有毛若绶，光明与金无二，而细软如丝，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织为金锦，名凤毛金。明皇时国人奉贡，宫中多以饰衣，夜中有光。惟贵妃所赐最多，裁衣为帐，灿若白日，上笑曰："胜于飞燕、合德明珠多矣。"观玉谢凌波诗曰："锦囊寄赠可消魂，解道缝时独掩门。不敢唤人收堕珥，兰膏留得指头痕。"(《林下诗谈》)

梦神曰"趾离"，呼之而寝，梦清而吉。有咒曰"元州畔管娶竺米题"。临卧诵七遍，吉。(《致虚阁杂俎》)

镜听咒曰："并光类俪，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囊盛之，独向灶神，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昔有女子十一行人，闻人言曰："树边两人，照见簪珥，数之得五。"因悟曰："树边两人非来字乎?五数，五日必来也。"至期果至。此法惟宜于妇女。(《贾子说林》)

袁运字子先，尝以奇香一丸与庄姬，庄姬藏于笥，终岁润泽，香达于外。其冬阁中诸虫不死，冒寒而鸣。姬以告袁，袁曰："此香制自宫中，其间当有返魂乎。"(《真率斋笔记》)

笔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纸神曰尚卿。笔神又曰昌化。(《致虚阁杂俎》)。

舜渔于泽，闻水中有声若雷，见一玉牌浮出水面，取视之，其文曰："受而禅，惟汝彦。"因名其泽曰雷。(《胶葛》)

姚月华少遭坎坷，其效徐淑体寄杨达，语多悲怨。其辞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结，夙夜兮眉颦。循环兮不息，如彼兮车轮。车轮兮可歇，妾心兮焉伸?杂沓兮无绪，如彼兮丝棼。丝棼兮可理，妾心兮焉分?空闺兮岑寂，妆阁兮生尘。萱草兮徒树，兹忧兮岂泯。幸逢兮君子，许结兮殷勤。分香兮剪发，赠玉兮共珍。指天兮结誓，愿为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体兮难亲。损餐兮减寝，带缓兮罗裙。菱鉴兮慵启，博炉兮焉薰。整袜兮欲举，塞路兮荆榛。逢人兮欲语，鞈匝兮顽嚚。烦冤兮凭胸，何时兮可论。愿君兮见察，妾死兮何瞋。"即使徐娘复生，不复远让也。(《本传》)

仓公梦游蓬莱山，见宫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辉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进，仓公饮毕，五内寒彻，仰首见殿榜曰"上池仙馆"，始知所饮乃上池水也，由是神于诊脉。(《胶葛》)

虞伯施少受学于顾野王。野王当夏日闻蝉声，使咏之，伯施操笔便成，诗曰"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野王喜曰："此子沉静寡欲，当享大名于天下。"(《虚楼续本事诗》)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灵卑之宫，访以至道，后欲以为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悦，奋身化作玄鸟，飞入云中，故后人呼玄鸟为"意而"(《玄虚子仙志》)。

龟千年者能至蓬莱山下，觅仙人洗丹鼎水服之，辄生翅能飞，变化不测，不但能巢莲叶游卷耳已也。(《胶葛》)

下士学道，因其气昏，故茹素以澄其气。上士遇即食之，但不杀耳。气清则心清，心清则入道易矣。(《修真录》)

昔有丈夫与一女子相爱，自季夏二十六日以书札相通。来年是日，箧中殆满，皆凭一鸟往来。此鸟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对女子唤曰："情急了。"女子因书系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为。"因名此鸟为"情急了"。沈如筠诗云"好因秦吉了方为寄深情"。"秦吉了"，后人误呼(《谢氏诗源》)。

钱塘潮逐月直而生。(《续古今注》)

蛱蚑一名青鸟，一名解忧(《采兰杂志》)。

猫一名女奴。(《采兰杂志》)

张叔良字房卿，大历中与姜窈窕相悦。姜赠以鬓发，藏于枕旁，兰膏芳烈，因寄以诗云："几上博山静不焚，匡床愁卧对斜曛。犀梳宝镜人何处，半枕兰香空绿云。"(《本传》)

汉有女子舒襟，为人聪慧，事事有意，与元群通。尝寄群以莲子曰："吾怜子也。"群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正欲汝知心内苦。"故后世子夜歌有"见莲不分明"等语，皆祖其意。(《谢氏诗源》)

孙真人有黄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欢"。叔良制以为丸，赠窈窕，窈窕不服，佩之裙

裾，香气异常。(《本传》)

用碗水虚空以手指写“天上金鸡叫，地下草鸡啼，两鸡并一鸡，九龙下海喉，咙化如沧海”二十五字，口诵七遍，饮之愈骨鲠。又书“鸟飞龙下，鱼化丹丘”八字，亦佳。(《二酉余谈》)

## 卷 中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谢氏诗源》)

灌氏《秋日寄梅璋》诗曰：“珍簟生凉，夜漏余梦中。恍惚觉来，初魂离不得。空成病，面见无由，浪寄书窗外江村钟响绝，枕边梧叶雨声疏。此时最是思君处，肠断寒猿定不如。”梅答云：“忽见西风起洞房，卢家何处郁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颛顼初逢已自伤。怀梦欲寻愁落叶，忘忧将种恐飞霜。惟应分付青天月，共听床头漏渐长。”(《本传》)

小黄女子名观，失其姓，与书生乔子旷笔札周旋。乔子旷博学，能文词，寄观诗多不可解者。余偶览杂书，识其一二，其诗曰：“美人心共石头坚，翘首佳期空黯然。安得千金遗侍者，一烧鹊脑绣房前。”《志林》云鹊脑烧之，令人相思。又云：“晓来扶病镜台前，无力梳头任髻偏。消瘦浑如江上柳，东风日日起还眠。”汉时有杨柳，每日三眠三起。又云：“旭日曈曈破晓霾，遥知妆罢下芳阶。那能飞作桐花凤，一集佳人白玉钗。”桐花凤小于玄鸟，春暮来，集桐花，一名“收香倒挂”，又名“探花使”，性驯，好集美人钗上。出成都，又曰“孤灯才灭已三更，窗雨无声鸡又鸣。此夜相思不成梦，空怀怀梦到天明。”汉武帝思李夫人，东方曼倩献怀梦草，帝怀之，即梦出钟火山(《林下诗谈》)。

姚月华时以石华遗达云：“出丹洞玉池，异于他处，色如南水晶，清明而莹，久服延年。”达以诗谢月华曰：“青袿仙女隔蓬莱，珠树金窗向晓开。燕子羽毛非广袖，殷勤也带石花来。”(《本传》)

《风俗通》云：“箜侯曰坎侯”，故玄伯诗云“坎侯既张，笆篢迭奏。”《晁错传》曰：“为中周虎落。”师古曰：“虎落者，竹篾相连，遮落之也。”故世芳诗云“不须防虎落，聊复策龙韬。”《西南夷传》曰“不毛之地”，故云孟诗云“德泽连枯骨，声华及不毛。”《赵后传》：“壁带往往为黄金缸。”师古曰：“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于带之中以金为缸，若车缸之形也。”故音美诗云“帘衣翻玉殿，壁带耀金缸。”(《谢氏诗源》)

逊顿国有淫树，花如牡丹而香，种有雌雄，必二种并种，乃生花。去根尺余有男女阴形，以别雌雄，种必相去勿远，二形昼开夜合，故又以“夜合”为名，又谓之“有情树”。若各自种，则无花也。雌实如李而差大，雄实如桃而小，男食雌实女食雄实，可以愈虚损。(《采兰杂志》)

近有士子作《游女诗》，中一联云：“不曾怜玉笋，相竞采金盐。”人多不解“金盐”二字。余近读《煮石经》云五加皮一名金盐，始知“玉笋金盐”，对极妙，而初不合掌。(《谢氏诗源》)

近一奇童有《送人至瀛州》诗曰：“人逢随客意，鸟听信天缘。”对绝佳。昔有奚倩者游于瀛，日暮至一所，见一妇人美而艳，在门。倩曰：“此地可借宿乎?”妇人曰：“敝居萧瑟，故当随客意耳。”倩入，妇人即使侍儿具酒肴，共饮食之，遂与之偶。明日送至野外，垂涕而别，赠倩以黄里绿衣，即乘彩云而去，盖仙云信天缘，一名“信天翁”。(《谢氏诗源》)

九天先生曰：“无极之极而太极生，太极极而生阴阳，阴阳极而生天地，天地极而生万物，蔚乎盛哉！本无极也，寂乎无哉！源万物也，万物极极而返天地，天地极极而返阴阳，阴阳极极而返太极，太极极极而返无极。无极至矣，有往而无返。”(《玄虚子》)

九天先生曰：“无极一而太极众，无极无穷而太极有穷也。譬之种植，无极犹元气乎，太极为根，阴阳为枝叶，天地为华，万物为实。”(《玄虚子》)

或曰：“天地众矣，亦有数乎?”曰：“无数也。凡物有限而始有数。无极，无限者也，则天地亦无限，何数之可言乎?”曰：“天地虽众，有生灭乎?”曰：“灭于是则生于彼，生无穷，灭亦无穷也。”曰：“然则有统之者乎?”曰：“有治一天地之主，号曰‘金昊治万’，金昊之主曰‘诸福治万’，诸福之主曰‘九招治万’，九招之主曰‘沛归治万’，沛归之主曰‘发间’。自发间而上，无有穷极，非吾之所得知也。”(《玄虚子》)

曰：“每一天地年载有数乎?”曰：“无数。”曰：“无数则焉有灭?”曰：“非无数也，不可以数论也。譬之于人，有寿有夭。”曰：“天地大小等乎?”曰：“亦犹人也，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同乎?”曰：“亦犹人也，耳目口鼻、毛发手足，大抵同也。”(《玄虚子》)

紫竹约方乔于望云门暂会。因于墙阴之下间履苍苔，鞋底尽湿而方不至，俄闻人语，遂归绣阁。独倚画屏，不胜怅恨，作《踏莎行》一阕寄方，云“醉柳迷莺，懒风熨草。约郎暂会闲门道。粉墙阴下待郎来，藓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阴，帘香失袅。望郎不到心如捣。避人愁入倚屏山，断魂还向墙阴绕。”(《本传》)

紫竹与方乔久别，而想像难真，因觅银光纸序其悲愁眷恋之意，复缀以《卜算子》词云“绣阁锁重门，携手终非易。墙外凭他花，影摇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别久难。相似昨夜如何绣，枕边梦见分明是。”(《本传》)

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

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结褵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词曰："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外传》）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正易安作也。（《外传》）

武帝与丽娟看花，而蔷薇始开，态若含笑，帝曰："此花绝胜佳人笑也。"丽娟戏曰："笑可买乎?"帝曰："可。"丽娟遂命侍者取黄金百斤，作买笑钱奉帝，为一日之欢。蔷薇名"卖笑花"，自丽娟始也。（《贾子说林》）

张说于元宵召诸姬共宴，苦于无月，夫人以鸡林夜明帘悬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说宅无光，帘夺之也。（《采兰杂志》）

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林下词谈》）

杨炯初见郑羲真，诵其侄女容华《临镜晓妆》诗，郑大击节。后诵己作数十首，郑皆曰"不如首作"，炯为之汗背。容华诗曰："啼鸟惊眠罢，房栊曙色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方未已，欲去复徘徊。"（《林下诗谈》）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风雪中独往峨嵋酣饮，着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延悠扬者伐之，斫以为琴，妙过于桐，有最爱重者以"松雪"名之。（《采兰杂志》）

九为阳数，古人以二十九日为上九，初九日为中九，十九日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名曰"阳会"，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达曙者。（《采兰杂志》）

郭抚凿池，得一空棺，中有铁物，洗而视之，乃琴也，有断弦处。抚试设而弹之，寂然无声。以语尚书郎姚范，范异之，亦不知为何物。寻有客来访，言能弹此。用法凿去腹中泥锈，遂弄数曲，音响非恒。抚拜求授，得《昭云》、《泣猿》二曲，戒勿传人。他人鼓之，不复鸣矣。（《志奇》）

关关赠俞本明以青华酒杯。酌酒辄有异香，在内或有桂花或梅或兰，视之宛然，取之若影，酒干亦不见矣。俞宝之。（《真率斋笔记》）

近余友王九莲居士修净土，一心观想，夜梦见佛，皆塑像，非活佛也，无可奈何。一日遇僧寂公，居士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问居上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梦中所见与生时有异乎?"曰："无异也。"僧曰："佛本无相，因物见相。自今以后宜即以先公作阿弥陀佛想，渐想先公眉间有白毫光，面如真金，坐莲花上，其身渐大，皆可想像。则君先公即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后梦见其父，即心谓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莲花与说法要，有所得，专修益笃。寻有父执姓马者，其父未死时为商蜀中，十年不归。一日叩门求见，言某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执缚，历诸地狱，正惶急，忽见金光照耀，中拥人影趺坐莲花，呼某姓名。某谛视之，乃尊公也，命吏送归，遂活，故不惜远归拜谢。因问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实告，马异之，亦誓如说求生净土。由此观之，则寂公此法不直能自度，兼能度人，一举两得，发前人所未发。（《安养记》）

八九月中月轮外轻云时有五色，下黄。人每值此，则急呼女子持针线，小儿持纸笔向月拜之，谓之"乞巧"。惟吴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飞一五色彩云如手掌大，驻于女前，众皆恐。女径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旦梳头窥镜，面色艳冶，弹琴读书不习而能，媪喜甚，改名为"彩云"。有诗一卷行于世。（《下黄私记》）

玄宗与玉真恒于皎月之下，以锦帕裹目，在方丈之间互相捉戏。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轻捷，上每失之，满宫之人抚掌大笑。一夕，玉真于袿服袖上多结流苏香囊与上戏，上屡捉屡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无数，已而笑曰："我比贵妃差胜也。"谓之"捉迷藏"。（《致虚阁杂俎》）。

天宝十三年，宫中下红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宫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鲜艳，惟襟上色不入处若一"马"字，心甚恶之。明年七月，遂有马嵬之变，血污衣裾，与红雨无二，上甚伤之。（《致虚阁杂俎》）

薛若社好读书，往往彻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卧则血不归心。君虽好学，恐非延益之道。"薛谓："潜心传记则心昧于时，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鱼，赤色，与薛曰："此谓知更之鱼，夜中每至一更则为之一跃。"薛畜盆中，置书几，至三更，鱼果三跃，薛始就寝。更名曰"代漏龙"。（《采兰杂志》）

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真珠饰口，以薄檀为苴，长仅三寸，玉飞奉为异宝，不轻示人。则缠足必在贵妃之先。足下所

记女子缠足起于李后主窅娘，新月状，似未深考矣。（姚瓒《尺牍》）

灼灼与河东人神通，目授不复可见，以软绡帕裹红泪寄之。后姚钗有《秋闺诗》曰“菊花人共瘦，枫叶泪俱红。”（《谢氏诗源》，绡一作绡）

宋太祖微时，夜卧至人静时常有光如车轮，内见黄龙，若在波浪中出没，鱼鳖之类不可胜数，亦有极怪之物从而见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顷之始灭，有见之者后皆贵。夫蜃，海虫也，而吐气皆楼台人物；太祖，人主也，而见光皆波浪鱼龙，所不可解。（《胶葛》）

郎玉嗜酒而家赤贫，遇仙女于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龙珠也，诸龙含之以代酒，味逾若下。”玉甫视珠，而女忽不见矣。（《致虚阁杂俎》）

南唐后主坐碧落宫，召冯延巳论事，至宫门逡巡不进，后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宫娥着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故不敢径进”。使随共行谛视，乃八尺琉璃屏画夷光独立图也，问之，董源笔也。此与孙权弹蝇何异？（《丹青记》）

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之，丈夫舍玦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国人悉辇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时有金气。（《贯子说林》）

宋迁以霞光笺裁作小番，长尺广寸，实素鱼锦囊中遗试莺，谓之“新尺一”。（《采兰杂志》）

紫竹既爽秋期，方乔惝怳。蹉跎时景，忽复青阳，乔以尺牍故相讥调，紫竹为《菩萨蛮》词，杂以戏语以解之曰：“约郎共会西厢下，娇羞竟负从前话。不道一睽违，佳期难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书相诋。寄语不须慌，见时须打郎。”乔复以词戏答云：“秋风即拟同衾枕，春归依旧成孤寝。爽约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鸳鸯如共耍，玉手何辞打。若再负佳期，还应我打伊。”（《本传》）

紫竹工词，善于调谑，恒谓天下无其偶。自得方乔，目为重宝，尺牍之间往往呼之。时紫竹有南番桃花，片重数钱，色如桃花而明莹如榴肉，市之，得百金。因戏以《菩萨蛮》词寄方乔曰：“与郎眷恋何时了，爱郎不异珍和宝，一宝百金偿，算来何用郎？戏郎郎莫恨，珍宝何须论。若要买郎心，凭他万万金。”乔为之抚掌。（《本传》）

长夏，乔读书于种梅馆，怀思紫竹至于忘食。一日，紫竹忽遗以书，其大略云“欲结朱绳，应须素节。泣珠成泪，久比鲛人。流火为期，聊同织女。春风鸳帐里，不妨雁语惊。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鸡声唱晓。”乔答之，词亦多玮丽，束尾附以《玉楼春》，词曰：“绿阴扑地莺声近，柳絮如绵烟草衬。双鬟玉面碧窗人，一纸银钩青鸟信。佳期远卜清秋夜，桐树梢头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岁何须三月夏。”（《本传》）

紫竹投誓书于乔，因寄《踏莎行》一阕云：“笔锐金针，墨浓螺黛，盟言写就囊儿袋。玉屏一缕兽炉烟，兰房深处深深拜。芳意无穷，花笺难载，帘前细祝风吹带。两情愿得似堤边，一江渌水年年在。”（《本传》）

大观中，有方乔者，乐至人也，与女子紫竹者甚相得，其所赠《生查子》词云“晨莺不住啼，故唤愁人起。无力晓妆慵，闲弄荷钱水。欲呼女伴来，斗草花阴里。娇极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无见期，独坐离情惨。门户约花关，花落轻风飐。生怕是黄昏，庭竹和烟黯。敛翠恨无涯，强把兰缸点。”其风调可知也。（《本传》）

鲤一名“稚龙”（《采兰杂志》）。

李白有马名黄芝（《采兰杂志》）。

袁瓘秋日诗曰“芳草不复绿王孙，今又归人。”都不解。施荫见之，曰：“王孙，蟋蟀也。”（《谢氏诗源》）

袁瓘为施荫作《古砚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铁不足数，卫公结邻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铁砚，甚发墨。（《谢氏诗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弹，以铁为丸，能先弹树木回丸中鸟，人以为神。一夕，梦其亡父谓曰：“我往好弹，害物甚多。今托生为汝后园树上鸟，汝宜戒此，勿复弹也。”魏觉心动，欲戒之。翌日游园中，见诸鸟翻飞，不觉兴动，乃自思惟梦乃妄想所结，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顾托生为鸟乎？理所必无。遂复弹焉。弹至亭午，树上一鸟向魏鸣，声甚悲，若乞命者。魏恶之。一丸才中，而魏十指一时不仁，魏始大悔，命工制小棺，葬其鸟于树下。（《续微告》）

汤既伐桀，让于务光，务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让天下于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于水，有只尺之鱼负之而去。（《贯子说林》）

吴人沈爱观渔，渔人网得一镜，背上有文曰“紫金炼精，昼烛鬼形。”爱以百钱买之，置阁内，时时有人物影平生所未睹者往来于镜内，夜恒有光。爱一日见亡父坐莲花上，身小于花；爱妻又见死狗复活，对之泣，皆鬼也。爱畏之，仍投入旧处。（《采兰杂志》）

更赢之妻能作锁云囊，佩之陟高山，有云处不必开囊，而自然有云气入其中。归至家启视，皆有云气白如绵自囊而出。囊大如蚕茧，而可以开合。更赢善射，每言能仰射入云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系箭头，令射之。及坠验之，果有白云在内，因名箭曰“锁云”，故子美诗曰“翻身向天仰射云”。（《谢氏诗源》）

向日静坐调息，可以延年。（《玄观手抄》）

吾心如目，妄念如尘埃，必无可入之理。（《玄观手抄》）

昔有妇人思所欢不见，辄涕泣，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

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采兰杂志》)

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致虚阁杂俎》)

西施举体有异香，每沐浴竟，宫人争取其水，积之罂瓮，用松枝洒于帷幄，满室俱香。罂瓮中积久，下有浊滓凝结如膏，宫人取以晒干，香逾于水，谓之“沉水”。制锦囊盛之，佩于宝袜。交趾蜜香树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采兰杂志》)

夜来初入魏宫。一夕，文帝在灯下咏，以水晶七尺屏风障之。夜来至，不觉，面触屏上，伤处如晓霞将散。自是宫人俱用胭脂仿画，名“晓霞妆”。(《采兰杂志》)

吴秀有仙风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绝。一夕，秀读书，灯下有女子叩门，启视，绝色也。与之处者两月。一日过仙翁，翁曰：“君两月不见，态色非常，岂复有桑中之遇乎?”秀笑而不答，仙翁袖中出一丸药云：“此药以醇酒下，能令妇人颜色媚好。”秀持归，如方与女饮之。少选，女云腹痛就枕，秀呼问不应，秉烛视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惊，平生色心为之冰释，盖仙翁所为也。后受仙翁元明秘法，年八十九，白日升天。秀字长君。(《续列仙传》)

修西方第一要发信心，信得实有是处，实有是理，方可往生。故虽一生勤行苦行，受诸波罗提木义、毗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钵底，临终之时一念犹豫，即入底栗车、泥梨迦。道虽一生沦于浊，盖作阿僧祇黑业，临终之时生一念，信坚如金刚不可移易，则能往生向之。黑业如冰，遇火不能为累，故第一要发信心也。注云：波罗提木义，戒也；毗尼藏，律也；伽佗，讽诵也；陀那钵底，施主也；底栗车，畜生也；泥梨迦，地狱也；阿僧祇，无数也。(《安养记》)

李夫人着绣襦，作合欢广袖，故羽林郎曰“广袖合欢襦。”(《谢氏诗源》)

黄鹄一名遥翮，一名乌孙公主。(《采兰杂志》)

昔有女仙喜食众草，日夜恒不卧。一日食一树叶，酣卧不欲觉，殊愉快，因名其树曰“愉”。后人改心从木，即今榆树也。后女仙绕宫门种之，时与族雪道君会于下，使金童讲镠虹宝典。(《修真录》)

君子国有凤凰岭，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与族雪道君各以玉膏炼成上药，以相馈遗。(《修真录》)

金母召群仙，宴于赤水，命谢长珠鼓拂云之琴，舞惊波之曲。坐有碧金鹦鹉杯，白玉鸬鹚杓，杯干则杓自挹，欲饮则杯自举，故太白诗云“鸬鹚杓鹦鹉杯”，非指广南海螺杯杓也。(《谢氏诗源》)

王维为岐王画一大石，信笔涂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宝之，时罘罳间独坐注视，作山中想，悠然有余趣。数年之后，益有精彩。一旦大风雨中雷电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坏。不知所以，后见空轴，乃知画石飞去耳。宪宗朝，高丽遣使言几年月日大风雨中，神嵩山上飞一奇石，下有王维字印，知为中国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献。上命群臣以维手迹较之，无毫发差谬。上始知维画神妙，遍索海内，藏之宫中，地上俱洒鸡狗血压之，恐飞去也。(《丹青记》)

应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内外前后百千万亿劫事不知，非圣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圣人也。或曰：“胸中既无知，又安能得知?”应元曰：“汝知所以不知，我不知所以知。”其人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事业试之，应元屈指历历言之，若亲识其人。尚曰：“此大略耳。若审言之，则自生至死，一日一时无不可也。”其人即指史传曰：“此处多不合，何耶?”应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子谓史可皆信乎?”其人尚犹豫，因遣人觅平生不相识者数人来面试之，应元即一一言其往事，惟大过则为隐之。数人无不魂动股栗，叩头不已。至问未来穷通得失，则曰“勉之而已。”其后应元誓不言此，日惟与人饮酒笑谈，而恒在山中觅药草救人。(《妙观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献亥既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陈兆大龟、延螭骞凤鲛绡百两、宜土四时宝华珊瑚树五十株，人间所无奇宝，不可胜数。禹悉不受，惟受河图及大龟、珊瑚树两株而行。大龟者，以桃柳松柏榆树灰藏于箏竹椟中，欲卜，先斋戒三日，加灰于龟背，穆布于坛上，主人具圭璧，史策祝曰：“某祗告于玉灵大君，厥有某事未知吉凶。惟尔有灵，其实图之，昭格时命。”礼毕视龟，吉凶之辞已在灰上矣。珊瑚树，禹树舜朝堂左右，及禹受禅，树上五色气光明烛天。禹崩，启践祚，四时花开如故。至太康荒逸，弗恤国事，树死。亥既珠者，夜中宴乐，悬于殿中，光彻如白日，客甫持觞，而珠中众音互作，宴罢，音亦已。玳瑁者，其光能隔山照见五丈，山之小大不论，即隔墙亦只五丈而已。(《贯子说林》)

杨与月华别曰：“少日即来。”不觉爽期。及归，姚不即见之，杨戏书一句送曰：“女姚虽美，只如半朵桃花。”姚正怒，索笔对曰：“人信为高，莫费一番言说。”杨愈益奇之。(《本传》)

《缝衣诗》自太宗宫人孟浩然后，鲜睹佳者。近惟谢幼睿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蓝也。诗曰“懒向妆台理晓妆，为郎独自制衣裳。金针入处心俱痛，素线牵时恨共长。霜户敢辞纤手冷，芸窗思贴弱肌香。缝成不怪无鸿雁，赢得宵来覆妾床。”为一时传诵。(《玄散堂诗话》)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应元晓之，曰：“天下之可见处则人物，不可见处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别。使鬼神而无乎，则虽旷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则身之左右前后、白昼之中无非鬼神也。汝不见所谓箕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诵咒随感而至，岂择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暗屋，不矫饰于广坐。庄生有云‘无人非无鬼责’，正谓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则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顾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后恒丙夜野外独行，至不必灯火。(《妙

观雅言》)

本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之载，是无事于足者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修竹阁女训》)

一人问应元曰："观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经云观音菩萨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观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观世音无形，故普门品述现众身为人说法。既能现众身，则飞走之物以至蠛蠓醯鸡皆可耳，岂直男女乎?"(《妙观雅言》)

应元博访玄门，了无所得。一日谒悟师，问如何是佛，师曰："无心是佛。"应元曰："师兄假我十日，当即成佛。若不成，非应元也。"既归，自恨根性迟钝，静居一室，有一念起，即自掐其臂肉，肉尽出血，杂念即随日大减。至第十日，大雨闪电一照，豁然念断，无心可得矣。遂见悟，悟喝曰："无心不是佛。"应元言下大悟，人视其臂，无完肤矣。(《妙观雅言》)

孙凤有一琴名吐绶，弹之不甚佳，独有人唱曲则琴弦自相属和，因改名曰"自鸣"。但琴背有一孔若蛀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见曰："此中有蛀，不除之则将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药少许，孔侧即有一绿色虫走出，背上隐隐有金线文，道人纳虫竹筒中，竟去。自后唱曲，琴弦不复鸣矣。凤怪之，有博物君子说及此事，叹曰："此异宝也。谓之'鞠通'，有耳聋人置耳边，少时即愈。喜食枯桐，尤爱古墨。"凤始悟道人竹筒中药盖古墨屑也(《贾子说林》)。

呼子先夜不卧，惟倚藜杖闭目少顷，即谓之睡。后与酒姥仙去，留其杖。子先故人陆麟宝之，谓之"藜床"。后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贾子说林》)

冯小怜有足炉曰"辟邪"，手炉曰"凫藻"，冬天顷刻不离。皆以其饰得名。(《采兰杂志》)

姚子贯字歆孟，陈郡人，有宝镜，背铭云"镜焉作自尚方，铜焉产自丹阳，观其宝观其藏，延年益寿，乐且康芳"，名宝镜俱未央。(《子真古镜记》)

窈窕寄叔良《春思》诗曰："门前梅柳烂春辉，妾织流黄独在机。双燕不知肠欲断，衔泥故故傍人飞。"张于是愈不能忘情矣。(《本传》)

郭暧宴客，有婢镜儿善弹筝，姿色绝代，李端在坐时窃寓目，属意甚深。暧觉之，曰："李生能以弹筝为题赋诗娱客，吾当不惜此女。"李即席口号曰"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暧大称善，彻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镜儿赠李。(《虚楼续本事诗》)

鲁人有仆忽不见，旬日而返。主欲笞之，仆曰："臣之姑修玄女术得道，白日上升，昨降于泰山，召臣饮极欢，不觉遂旬日。临别赠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转中人而复归于笮。'"主人试之果然，韫而宝焉，因以"金仆姑"名之。自后鲁之良矢皆以此名。(《胶葛》)

嘉平二十五日叔夜宿，酲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酲汤进之，随饮而醒。后遂依法作汤，名"窈窕汤"。(《本传》)

经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汤，洗翻花痔，立愈。又有法以卜萝代瓜皮，亦疗痔；白芷、甘松、三赖、附子尖、飞盐、皮硝轻粉、少许肥皂共捣丸，治雀子斑；乌药细磨冷浓茶，治汤火；用生白矾末半分入脐，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妇人小便不通；积年坑厕上鸡壳煮汤，服治干霍乱；用细辛、白芷、雄黄、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许，服治毒蛇、疯狗伤；盐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丝；乱发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死；黄连一两酒浸，晒吴茱萸一两，滚汤泡七八次，闻木稚香止，晒干用真神曲为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后荷叶汤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密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调敷，治肾囊疮。(梅乔先生藏方)

张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与其弟耕，性好读书，耕毕辄握典籍。吾伊陇上人皆笑曰："凡读书者皆求所以荣亲戚、显名声也，今终日孜孜而不离畎亩，则读书何益乎?人谓张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闻之曰："是何难哉?"于是裹粮负书，求见秦王，说之以强秦弱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悦之，拜为上卿，璘曰："臣少贫贱，恒为乡里所戮笑。幸遇陛下，官为上卿，实非所冀，有如藉陛下神灵，使得锦衣还乡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辞。于是赐以黄金珠玉锦绣，发车马人徒送之归里。人以为荣，无不蒲伏而前，不敢仰视。璘故自尊贵而痛抑之。居数日，尽召宗族乡党与欢饮，尽出所赐黄金珠玉锦绣散之，家无所留，躬操耒耜，与妻子戮力，终不出矣。陈胜、吴广起，变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鲜好，采药行歌。(《贾子说林》)

七夕徐婕妤雕镂菱藕作奇花异鸟，攒于水晶盘中以进上，极其精巧。上大称赏，赐以珍宝无数。上对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时，上自散置宫中几上，令宫人暗中摸取，以多寡精粗为胜负，谓之"斗巧"，以为欢笑。(《致虚阁杂俎》)

海中所产多类人身，而人鱼其全者也。蚨青类人首，眉目宛然，玄罗类人足，戚车类男阴，文啮类女阴。文啮即淡菜，亦名东海夫人。至于贵钤类凤，蕊钟类鹿，鸠贼类象，木藻类凫，更奇。(《余皇日疏》)

管夫人性喜兰梅，下笔精妙，不让水仙。有时对庭中修竹，亦自兴至，不能自休。(《丹青记》)

紫竹爱缀词，一日手李后主集，其父玄伯问曰："后主词中何处最佳?"答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玄伯默然。(《本传》)

西域有兽如犬，含水噀马目，则马瞑眩欲死，故

凡马皆畏之，名曰“马见愁”。宣宗时国人献其皮，帝赐群臣，编为马鞭，一扬即走，谓之“不须鞭”。（《采兰杂志》）。

石尤风者，传闻为石氏女，嫁为尤郎妇，情好甚笃。为商远行，妻阻之，不从。尤出不归，妻忆之病亡。临亡长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自后商旅发船值打头逆风，则曰：“此石尤风也。”遂止不行。妇人以夫姓为名，故曰“石尤”。由此观之，古时仍有尤姓也。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术，恒曰：“人能与我百钱，吾能返此风。”人有与之，风果止。后人云乃密书“我为石娘唤尤郎归也，须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江湖纪闻》）

# 卷　下

姑苏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桥名“鹤舞”。父老相传吴时有二鹤在其地对舞，已而飞集金昌门外青枫桥东，化为凤凰，飞入云际，今凤凰桥是也。沈学士诗曰：“不如双白鹤，对舞石桥边。”谢侍郎诗曰：“愿作江头双凤凰，奋飞直向青云里。”是一事（《谢氏诗源》）。

施荫起自微，平生未尝见书，仅识数字而已。一旦学诵殷愿诗，随诵随悟，染指诗牍，便多惊人。昔人有不识字能诵《莲花经》者，岂非宿习使然乎？（《金刚钻》）

膏神曰“雁娘”，黛神曰“天轶”，粉神曰“子占”，脂神曰“与赘”，首饰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厌多”。昔杨太真妆束，每件呼之，人谓之“神妆”。（《采兰杂志》）

月华梦月轮坠于妆台，觉忽大悟。自幼聪慧，组织馔馐，不习而能，独未尝诵书。自此搦管便有所得。其所为古文词，妙绝当时。（《本传》）

苏味道诗“火树银花合”。人谓“银花”即火树中花，光明如银，故曰“银花”。殊不知“银花”亦自有本。昔薛琼至孝，父病尝其溲，而家甚贫，尝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与之曰：“此银实也。用四壁土种之铜盆中，置卧床下，当得银，足赡汝家。”琼归，如言种之，旬日发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银色，若钿螺，及结实，皆银也。（《谢氏诗源》）

杜羔妻赵氏，每岁端午午时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乐，辄取少许入酒，令婢送饮，羔即欢然，当时妇人争效之。（《采兰杂志》）

张芸叟临江而居，其妻遗一素绫鲤鱼，首尾宛然，腹藏短牍，但未画鳞甲耳。芸叟试为点染，便跃入江中，不知所之。后渔人网得白鱼破腹无肠者卖之，买者命内人烹之，及熟启视，不复存矣。自后网得者即放去，谓神鱼云。芸叟讳舜民。（《子真画谱》）

申豫作诗文，恒绕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谓其足下有文章。（《采兰杂志》）

除夕，梅妃与宫人戏熔黄金，散泻入水中，视巧拙以卜来年否泰。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首尾足翅无不悉备。（《欣蔼》）

薛瑶英于七月七日令诸婢共剪轻彩，作连理花千余朵，以阳起石染之，当午散于庭中，随风而上遍空中，如五色云霞，久之方没。谓之“渡河吉庆花”，藉以乞巧。（《致虚阁杂俎》）

金丝荷叶草捣汁服之，査涂患处，治蛇毒。用乌骨白鸡血少许抹唇上即活，治小儿惊风猝死。用甘草浓煎汁，调地龙粪轻涂上，治小儿阴囊虚肿。熊胆涂患处治痔。人中白火煅存性一钱、铜绿三分、麝香二分为末，搽治小儿走马牙疳。端午日收桑叶阴干为末，每朝白汤下三五匙，治痔。旧棕烧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气；侵晨温茶调服三四钱，治妇人血山崩、血海败。千年运叶阴干，炭火烧，存性酒送下，治脑漏。鸡子白和百草霜，搽治小儿赤瘤。（梅乔先生藏方）

绿珠为梁伯女，生而奕傑好音。伯尝至山中，闻吹笛异于常声，觅之弗得，忽闻空中语云：“汝女好音，欲传一曲，远归乎？”伯以为神仙，遂下拜。因语曰：“汝即归，芟取西北方草结一人形，被以袿服珠翠，设杯酒盂饭，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更，我当至矣。”伯归如法，至时果至，空中吹笛，音极要眇。绿珠听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于”，又曰“远归”。远归，仙笛名。（《志奇》）

瑟曰文鹄，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钟曰华由，磬曰洗东，皆仙乐也。（《致虚阁杂俎》）

雷威斫琴无为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踌躇间，忽一老人在旁指示曰：“上短一分，头丰腰杀。巳日施漆，戊日设弦，则庶可鼓矣。”忽不见。自后如法斫之，无不佳绝，世称“雷公琴”。（《贯子说林》）

女星旁一小星名始影，妇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颜色。始影南并肩一星名琯朗，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实庵纪闻》）

张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为内史舍人。初与邻女浣衣相善，经年不复睹，精神凝一，夜必梦之。尝有诗寄云“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情人照落花。”浣衣计无所出，流泪而已。（《虚楼续本事诗》）

沈云卿梦啖虀甚寒，仰见天上有“无二”两字。明日以告金迥秀，迥秀曰：“虀寒无火也，非美乎？天无二字，非人乎？以鄙人观之，君当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蕴，颜色绝代，才调无双。沈有诗云：“十三学绣傍金窗，十六梳头压大邦。色比昭阳人第一，才同江夏士无双。”沈调金曰“子之占梦，即索纨周宣不过也。”一曰沈云甫。（《玄散堂诗话》）

古有女子与人约，曰秋以为期，至上冬犹未相

从。其人使谓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戏曰："畴曰上冬，正素节也。是花虽枯，要当更生。"明日，菊更生蕊。其人异之，因名曰"更生花"。(《金刚钻》)

客有曰犬姓卢，鸡姓朱。沈尚书曰："鸡既姓朱，则鸭姓奚也。"坐上一人谓鸭姓奚，至今传之。(《采兰杂志》)

陈丰与葛勃屡通音问，而欢会末由。七月七日，丰以青莲子十枚寄勃，勃啖未竟，坠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鹊过，恶污其上，勃遂弃之。明早有并蒂花开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济矣。"取置几头，数日始谢，房亦渐长，剖之，各得实五枚，如丰来数。即书其异以报丰，自此乡人改双星节为"双莲节"。(《贯子说林》)

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贯子说林》)

司书鬼曰"长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啮，蠹鱼不生。(《致虚阁杂俎》)

杨太真生而有玉环在其左臂，环上有八分"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环"。马嵬变后，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术求见，上极其宠待，冀得复见，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笔墨，索细黄绢，诵咒呵笔，画一女人像，若天师所画将符，仅类人形而已。使上斋戒怀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观之，乃真贵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请具五色帐，结坛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聪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齐声歌子建《步虚词》。道士复焚符诵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时，请上自秉烛入帐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谓之"衡遥"，以少许研极细，和以诸药，令作烛，外画五色花，谓之"还形烛"。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闭金扉以葳蕤钥锁之。于是太真在帐中见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颜复见妾乎? 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泪下，言马嵬之变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释，与上曲尽绸缪，胜于平日，脱臂上玉环纳上臂。天未明，道士启扉曰："宜别矣。"上出帐回视，不复更见，惟玉环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见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许人，要其术过于李夫人是邪非邪远矣。此说又与《长恨歌》异，存之备考。(《玄虚子仙志》)

东美有古剑，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书十六字，极古，不可辨。太白见之曰："是薛烛剑也。其文曰'终归之野，凿铁炼精。薛烛是造，百日斯成。'"(《采兰杂志》)

唐太宗有古剑，七星隐显，随于北斗。恒在灯下试之，使人视云气过斗，剑上逐星渐隐，顷刻不差。(《胶葛》)。

窃窕以古钱一枚赠叔良，青绿色，彻骨而凸起者。叔良时置袖间，一日忽莹润而小凹，叔良第谓弄久剥落耳，明日则又复青绿凸起矣，心甚异之。后语窃窕，窃窕言同。盖窃窕有二古钱，赠一留一，留者乃极莹润而小凹，时复类赠者焉。自后察之，张藏者只日则青绿而凸，姜藏者只日则莹润而凹，乃二钱有灵，能来去耳。由是观之，则张之与姜，岂非夙定之奇遇也乎?(《本传》)

姜思张不得数见，藏其指甲，着阇婆锦囊中，佩之裙带，时私启视，恍如握手。一日觉锦囊差重，视之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异之。寻有老僧乞食，识其家有宝气，借观之，遂求买一粒，愿与值五十金。言药中用一厘，便可延年起死，谓之"纯情舍利"。反此为想，便可升天；反想入无，便为佛菩萨也。(《本传》)

窃窕以相思子两枚，书名其上，与叔良互藏一枚，谓之"留情石"。又作鸾鹊锦囊盛之，绣铭于上曰"两心如石，万载靡斁。"(《本传》)

梁鳣母秦氏大雨中见火光自天降，中跃一物，赤色，形若鳣，飞入室中即不见，是夜生鳣，故名鳣。及长，从孔子游。(《贯子说林》)

蚕最巧，作茧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独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视邻家蚕离箔。明日，茧都类之，虽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隐然似愁女。蔡邕见之，厚价市，归缫丝制琴弦，弹之有忧愁哀动之声。问女琰，琰曰："此寡女丝也。"闻者莫不堕泪。(《贯子说林》)

桃源女子吴寸趾夜恒梦与一书生合，问其姓氏，曰："仆瘦腰郎君也。"女意其为休文昭略入梦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昼寝，书生忽现形入女帐，既合而去，出户渐小，化作蜂飞入花丛中。女取养之，自后恒引蜜蜂至女家甚众，其家竟以作蜜兴，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宝中事也。(《诚斋杂记》)

苏紫蓉爱谢耽，只尺万里，靡由得亲。遣侍儿假耽恒着小衫，昼则私服于内，夜则拥之而寝。耽知之，寄以诗曰："苏娘一别梦魂稀，来借青衫慰渴饥。若使闲情重作赋，也应愿作谢郎衣。"谢亦取女钗服衷之，后为夫妇。(《玄散堂诗话》)

窃窕每得张手札，必避人，于帐中观之，积之盈笥，名《帐中集》。张以为类蔡邕之读《论衡》，私呼为"女伯喈"。窃窕有诗云"数行心事鲤鱼传，轻放金钩绣帐悬。不是娇慵贪昼卧，众中无处看花笺。"(《本传》)

达饮姚氏酒酣，假寐，月华命侍儿进以合欢竹钿枕、温凉草文席，皆月华阁中物也。(《本传》)

殷愿夜梦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当得珠履乎?"果然(《诚斋杂记》)。

女仙晓晕能酿游仙酒，饮之而卧，梦历蓬莱赤水，遇安期王乔，王母飞琼之属，采芝为车，驱龙为马，无所不至。又睹金书玉简，字光灼烁，多至言妙

道，初觉不转身尚能记一二策，时有梵语者，则不能记耳。今人有游仙咒曰“果齐寝气八垓台戾如律令敕”，诵七遍，书符酒上，饮卧，亦能如是。（《玄虚子仙志》）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为商远归，携一鸟卵，问其弟曰：“鸟卵皆圆，此独方，何也?”少年曰：“鸟卵而方，有白无黄。”破之果然。问何以知之，曰“见成丁《百鸟志》”。（《采兰杂志》）

水仙子为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圆石如鸟卵，色类玉。后以赠青霞君，青霞君以为经镇。一日诵阴符经，忽大风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状若绿螈，就砚池饮少水，乘风雨飞去，盖龙也。石随合，略无缝痕。（《修真录》）

鹤一名仙子，一名沈尚书，一名蓬莱羽士。（《采兰杂志》）

试莺自言能作独自舞，宋迁求其一舞而不可得，因呼为“羊公鹤”。（《真率斋笔记》）

卓文君闺中庭内有一井，文君手汲则甘香，用以沐浴则滑泽鲜好。他人汲之，与常井等沐浴亦不少异。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采兰杂志》）

张牧过点苍山，拾一圆石，径寸，明于水晶。映月视之则有绿树荫，荫下有一女子坐绳床，观白兔捣药。兔不停杵，树叶若风动，女子亦时时以手拂鬟髻或微笑，意其为嫦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视之，忽跃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采兰杂志》）

等师劝修净土，以信为入门之要，一切世法亦不痛禁。第云勿谈人过，饮酒不至醉，茹荤不至杀生，房室不至于邪，治本业。有余暇随地闭目端坐，心念佛号，目观佛容，一年半载后念观稍熟，即行住坐卧皆可为之，至于梦中亦得见佛，此乃必成之验也。此僧又有奇术，与人共坐静室，能摄其神，共游安养境界，大都与阿弥经所说仿佛。是人既神游一二次，则梦中所见往往类之，其梦游既多，则临终灵性自无他往，必西方无疑也。由是从者甚众，皆得往生，大有奇验，至有现形报其家者。然则净土之说，固可不信乎?（《安养记》）

有女子卸冠者，奉观音大士甚肃，比丘尼往往劝其修净土，云当作观音观，观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梦见之，然甚小，若妇人钗头玉佛状。一日其夫寄一玉观音，类梦中所见，自是奉之益笃。（《禅林实语》）

大历中有一奇童某，能诗，性至孝，读书处供观世音两尊，平明焚香，礼大士为父母。祝厘逾年，两大士俱现形，摩奇童顶曰：“汝勉终此志，吾默祐汝。”倏不见。因名其所居室曰“二观斋”，文思大进。（《禅林实语》）

南水晶极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无。昔李少君谓武帝曰：“甲帐仙姝有欲现形与帝见者，第云‘世人浊气不可得近，必斋戒，封闭殿门以须，我当升于殿上空中一见耳。’”及期请帝见于殿前，于殿屋上见仙姝凌空而上，足悬三尺，身被五彩，绣带飘摇，容色娟秀，世所未见。帝拜之。仙姝袖中出金字篆书掷下与帝，其言多秘，帝于是愈益思尽见诸神仙矣。后有人言少君以水晶设机，令其上可以立人，使一女子习之，着男服匿入殿中，及期如法行之。帝谓“真仙姝也”。少君罔上，大都此类，上终不察焉。（《贳子说林》）

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尝放一鲤鱼，戏为诗极佳，陆贽称之。末云“倘若成龙去，还施润物功。”后入试，试题为《白云向空尽》。诗既成，苦于无结，忽忆鲤鱼诗，因改二字云“倘若从龙出，还施润物功。”遂得通籍。（《林下诗谈》）

杨景猷有文燕香炉。（《采兰杂志》）

方乔既与紫竹遇，一睹其状，更不可见，昼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郁。每入阛阓，见卖美女图者，辄取视，冀其有相肖者。或狭邪妓馆，无不留意，用计万端，竟无其人。终日悲叹，几成痼疾，有寄情诗曰“眉如远岫首如螓，但得相思不得亲。若使画工图软障，何妨百日唤真真。”一日遇一道士出一锦囊，内有古镜，谓乔曰：“子之用心诚通神明。吾有此纯阳古镜，藏之久矣，今以奉赠。此镜一触至阴之气，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阴独钟，试使人照之，即得其貌矣。然后令画工图之，何有也?所留之影，伺此女一得阳精，影即散去，他物尽然。”又戒乔不可照日，一照即飞入日宫，散为阳气矣。乔试之果然。紫竹以白玉盘螭匣宝而藏之，镜背有篆书云“火府百炼纯阳宝镜”。（《本传》）

昔有一士人与邻女有情，一日饮于女家，惟隔一壁而无由得近。其人醉，隐几卧，梦乘一玄驹入壁隙中，隙不加广，身与驹亦不减小，遂至女前。下驹与女欢久之，女送至隙，复乘车而出。觉甚异之，视壁孔中有一大蚁在焉，故名蚁曰“玄驹”。（《贳子说林》）

南蕃白胡山出猫，睛极多且佳，他处不及也。古传此山有胡人，遍身俱白，素无生业，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现梦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观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坚滑如珠，中间一道白，横搭转侧分明，验十二时无误，与生不异。胡人怪之。夜又现梦，云埋此于山之阴，可以变化无穷，中一颗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为别，及吞，即有一猫如狮子负之，腾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狮负，仙女上玄宗狮负二枚，即此。玄宗藏于牡丹钿合中，以验时。（《志奇》）

文士冠有文章，好读书，凿壁悬梁，无以逾也。尝有客过，称云来顶上谢临风，怀中出一书投之曰：“习此始可以为文士之冠矣。”士冠览而异之，问撰者姓名，不告，第援笔书于棐几曰：“彼何人?斯三江之右，金钩煌煌，风吹草覆。”（《采兰杂志》）

# 稗史集传

[元] 徐　显撰　李　珍整理

《稗史集传》一卷，元徐显撰。此书编撰颇有法，专录国史以外"当代贤人君子之德业"。书中因人叙事，末了附有作者论议，其体颇似正史列传。该著记述简洁明了，行文谨严，文末之论亦时有精到之处，但亦不免受名教之困，神异之惑。本书有《四库全书》、《历代小史》、《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底本。

## 序

古者乡塾里闾亦各有史，所以纪善恶而垂劝戒。后世惟天子有太史，而庶民之有德业者，非附贤士大夫为之纪，其闻者蔑焉。世传笔谈、麈录、佥载、友议等作，目之为野史，而后之修国史者，不能不有取之，则野史者亦古闾史之流也欤？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今其列于史传者，盖可指数，而其存不存又有幸不幸者焉。就其幸者，如佞幸、滑稽、货殖，皆得托良史以称于后世；而其不幸者，则鲁有大臣，史失其姓，壶关三老不少概见，其所遗失多矣。就其存者，则又有蔡邕之自愧，陈寿之索米，韩愈之谀墓，所传者又岂可以尽信？而所不传者，又岂可谓无其人哉？予生季世之下，不能操觚以选，论当代贤人君子之德业，而窃志其所与游及耳目所闻见者，叙而录之，自比于稗官小说，题曰《稗史集传》，以俟夫后世欧阳子择焉。或有位于朝法，当入国史者，此不著。

至正十年秋八月廿日福溪徐显克昭谨序。

## 王艮

王艮字止善，绍兴诸暨人也，少而颖特，如老成人。早游乡校，诸先辈皆折节与之交。既壮，游吴兴，遇凌公芝岩将赴淮东宪幕，辟公以行。既至，以岁贡士补淮东宪史。未几，南人例革，调转运司，授庐州录事判官，屡转为江浙检校、朝列大夫、广东市舶提举，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员外郎。时年六十八，即慨然谢事而归，朝廷从其请，以中宪大夫、淮东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聪明，强健如五十许人，每小舟黎杖，自乐于山巅水涯，或遇胜景，数日忘返。至正己丑六月，自卜寿藏于暨阳之大岩，既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十二。公慷慨有大志，喜论天下士，慕范文正公之为人，其在盐司漕府，皆有惠政。越人立碑以颂德，见于国子博士陈旅为之记。其检校中书，自顾而言曰："王某止检校耶?"会松江民徐晋诣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占于官者数万顷，丞相命公还，上议曰："田实无有。此奸民欲以利啖官，渔民以市怨，宜勿听事。"遂得寝民，咸德之。其提举市舶，宝货山积，至者皆以贿败，公毫无所视。其归于乡，虽尊且贵，则犹服被如儒生。予以乡里故，获拜公于床下，因与予言初出乡时得见宋季之遗老，观其典型，莫若赵公子昂、邓公善之、杨君仲弘、杜君伯原，皆其相与。则公之成德，盖有所自。末岁，见世变之愈下也，叹曰："吾于斯世不忍见矣，所求速化耳。"公没二年而四海变作。故杜君伯原志公之葬，有"才不尽用"之叹，其为世所推惜如此。所为诗文，有《王员外集》二卷，虞公集为之序，藏其家。子仲扬以公荫任泰州如皋县主簿，卒于官次。仲庐今为南台掾，皆与予善。

论曰：韩愈氏以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予观公之风节凛然，使登于廊庙，岂让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汲汲以南人为等第，故公才不尽用于世道，不大行于时也。及中原多故，亟擢南士使居宪职，以风厉天下，而罢惯不胜，为天下笑。然北方大夫士论南人之贤，必以公为巨擘，士犹赖之以盖其丑云。

## 柯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谦，由文学掾为江浙提举，九思以父荫补华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于潜邸，及即位，擢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阁，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咸命鉴

定，赐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谦善教，锡碑名“训忠”，敕侍读学士虞集为文以旌之，宠顾日隆，由是言者见忌。公乘间跪白上曰：“臣以文艺末技遭逢圣明，而踪迹孤危，殒越无地，愿乞补外以自效，庶几仰报日月照临之万一。惟陛下哀怜幸甚！”上曰：“朕在，汝复何忧？”翌日，御史章入不报故事，谏臣言不行，则纳印请去。上重违谏臣意，而虑危公，召公谕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辞出，而中书竟格诏不行。未几大行上宾，公因流寓中吴，予获从公游，语及先朝，则诵其所为诗，呜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则欢，相离则思，况以布衣获人主之知，抱乌号而无从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梦有炳义公招之者，且请予筮其吉凶，发蓍得履之乾，其谣曰：履虎尾不咥人，凶。谓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寅之末运也，夫子无用于时，不能咥人，而为命所困，殆将有忧乎？如应之，则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冲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无所忌。”乙巳，公与临川饶旭及予出游于上方，移舟陆庵，暨临海陈基、吴人钱逵皆会丙午过灵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归，盖欲厌其梦也。辛亥丙夜，暴得风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写竹石，始得笔法于文同，尝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古漏痕之遗意，虽其妙至不言，然其生意飞动，有龙翔凤翥之状，故四方大夫士争宝爱之。又善鉴识金石、鼎彝之器，时吴人陆友号为博物，亦叹以为不及，有《任斋诗集》四卷，虞集、陈旅为之序。公没后，皆散失不传，独有诗二卷藏于家。

论曰：唐郑虔以才艺遇玄宗，号称“三绝”，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而晚节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鉴书博士，其荣宠视虔等矣，而竟流滞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尝读其《城南诗》，有“尺五城南，垦田能减漕海船”之句，当时盖尝言之，而不以为信。后二十余年，天子用大臣议，募江南农师，开燕蓟田数百万顷，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继，而公之言卒验。虽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宣泄，不能与闻。由此观之，则公之所陈，盖必有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 陈　谦

陈谦字子平，平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颜色，问起居，躬饮食寒暖之节。及长，读书不少懈，未尝一日远去其亲之侧。温温雅饬，言若不出诸口，而内行甚备。其师林公宽、龚公璛勉应乡贡。既入院，门卒有儒士衣索挟书者，乃叹曰：“是岂士所以致身之意邪？”遂趋出，不复就试。隐居教授，资弟子束修以为养。而甘旨之奉，必极为营致，每馔馈，进跪膝下以劝加膳，亲尽一食，则心为之喜，日以为常。及父母卒，居处葬祭悉遵礼制，哀毁逾瘠，犹疏食饮水以终其丧。初，父病重思鳜，因市以进，而父没，遂终身不忍食鳜。少多病，其亲忧之，后每读书至《论语》“父母惟其疾之忧”，则必废书而泣。奉其兄训尤极友爱，训字师敬，尝为盐运司史，以廉能称。及满考归，则甚窭，君养之如严父。未几，师敬复宦游于外，而君独留。常熟东始里人范某，筑室其里，延君与居，教其子。家东始者十年，弟子信从益众。及范君没，而所教之子亦卒，因还吴城。京口有士友孙子翼者，厚于君，而家甚贫，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尝许以资助。及闻子翼病且笃，瞿然曰：“吾与子翼约，其可食言乎？”即持资诣京口，访子翼，为毕嫁事。于书无所不读，而尤邃于太玄皇极之学，文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于理，浑浑不穷。其乐府歌诗，尤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传诵之。蜀郡虞公集、金华黄公溍、晋宁张公翥，咸所推重，尝欲论荐，君不屑也。晚岁注意于《易》，以为四圣之经，各有攸主，而同于象。于是分卦辞象、象，会粹诸传以附其说，题曰《周易解诂》，别为《河图说》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闻。至正丙申，师敬为江浙行中书省照磨，谒告还吴。适外兵薄城甚急，俄闻城陷，即呼其妻并与君诀曰：“吾虽位卑，尝为主臣，义不可辱，吾不可出。弟处士耳，宜往避。”语讫，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方共譬解。兵入，胁使拜不屈，遂刃其胸，君翼蔽之，乞以身代。众以君儒冠，掖之于门，复求入，见其兄已殪，伏尸号恸，因并见害，悉投于河。其嫂与老仆王皆自经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余岁，逃他舍得脱。明日事定，其门弟子范文絅亟告于主帅。而广陵成元章素善君，亦与言之。募人求其尸，得于筱桥下，兄弟犹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为异。官为给粟助之敛，访其子诏以棺属陈氏。文絅与诏奉二柩葬之。而求其所著书，皆散失，独得其《周易解诂》二卷，古体诗二十四篇而已。君尝与予讲《易》，故知君为深，时予居东城，濒危者数四，以幸而免。而君竟徇兄以罹祸，其命矣夫。

论曰：太史公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盗跖暴戾恣睢而寿终。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为太史焉知天道，夫夷、齐让国而不居，耻粟而不食，求仁得仁，失于人者薄，得于天者厚矣。盗跖横行于一时，得于人者虽若厚，失于天者厚矣，安有一息之存哉！太史焉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修，而致无妄之祸，则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知其兄死于忠，弟死于义，妻徇其夫，奴徇其主，忠义之节，萃于一门。使今徼幸富贵，而以君为疑。视君之死虽若少后，然世有知君如夷齐，则其全于天者何如也。或又谓其不能趋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夫易者，变也；通塞者，

时也；中正者，道也。羑里之囚，陈蔡之厄，不死者，天耳。圣人岂不知易而致身凶危之所哉！《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虽鲁西狩获麟，《春秋》以为终事。盖麟者，圣王之瑞，而为鲁所获，鲁不知其瑞而获之，岂麟之瑞哉？圣人盖伤吾道之穷，而哀麟之不幸也。呜呼！有能知予之言，则其知君也无惑焉。

## 葛乾孙

葛乾孙，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负奇气，仪状伟特，膂力绝伦。未冠，好为击刺之术，战阵之教，百家众技，靡不精究。及长，遂更折节读书，应进士举所业，出语惊人。主司方按图索骏，不能识跅弛之士，把玩不忍舍，置君亚选。君曰：“此不足为也。吾宁龌龊从谀，离析经旨以媚有司意乎！”遂不复应试。犹时时指授弟子，皆有可观。金华黄公溍尤奇其文，劝之仕，不应。世传药书方论，而君之工巧，独自天得，治疾多奇验。自丞相以下诸贵人得奇疾，他医所不能治者，咸以谒君，无不随愈。有士人患伤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见，则发狂，循河而走，君就捽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茧，得汗解，其治他疾多类此。当是时可久之名，重于南北，吴人有之四方者，必以可久为问，四方士大夫过吴中，亦必造可久之居而请焉。其为人倜傥而温雅，慈爱而好施，故人无贤不肖皆爱敬之。至正壬辰，徽寇转掠江浙，吴人震恐。浙西廉访佥事李公仲善请与君图，君劝城之，因守以讨贼，仍请身任其事。李公壮其言，然其计，卒城之，而民赖以安。明年癸巳春正月，与予游开元佛舍，私与予言：“吾闻中原豪杰方兴，而吾不及预命也夫。”公云“六气淫厉，吾犯司地，殆将死矣。如期必于秋。”予曰：“何至是！”逾月果疾，予往视之，则犹谈笑无他苦。秋七月，沐浴竟，遂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诗未及诠次，藏于家。其行于世者，有《医学启蒙》，又《经络十二论》。君既没，而朝廷聘君之命适至，已无及矣。

论曰：君少尚气节，故勇力之士，争言君之长于武；长而服儒，故逢掖之士，争言君之长于文；济人以医，故方论之士，争言君之长于医。斯各取其所偏长，而未睹其学之所至也。予幸识君于血气既定，资质既变之时，方将举圣人之道而修之，则凡前所称誉，皆君所厌弃而羞道者，予于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浅也。乌乎！使君早用于时，功业岂少哉！然则君之没，其必有所系也夫。

## 潘纯

潘纯，字子素，庐州人也。少有俊才。游京师，一时文学之士、贵卿之家争延致之。每宴集，辄云“潘君不在，令人无欢。”闻其至，皆倒屣出迎，及谈笑大噱，一座为倾。尝著《衮卦》以讽切当世，其初之辞曰“出门即衮，永无咎也”。其上曰：“以衮受爵，亦不足贵也。”或以达于文宗皇帝，欲系治之。亡徙江湖间，遇有以君事为滑稽士解者，事乃得释。因客江南，值京师所与游者平章事吴公可堂、治书侍御史廉公亮、秘书卿达公兼善、廉访使干公克庄、御史中丞吴公元震、廉访副使杜公德常、廉访佥事鲁公志道等皆持节在外，遂往来诸公间，名声藉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气势，望风承谒。于是挈妻子居东吴，日与诸贵人觞咏为乐，所赋诗音节精丽，李义山、温庭筠辈不能过也。至正壬辰间，兵起淮东西。淮南行省郎公曹公德照雅君言于上官，具书币辟参军谋事，君度不可为，谢遣使者，移家避地于越。时太尉高公为御史大夫，开行台于会稽，以君为上客，与参谋议。而大夫之子安为枢密院官判，掌兵柄。恃己为父客，以安事语大夫，公因召训戒。安忿惧，遂中君于法械，系以吏，送还吴郡。行次萧山道中，拉杀之，以暴疾闻。其子谷间走，窃得其尸，藏之会稽岳王坟。僧可观请于谷，葬君西湖岳王墓侧，大夫公不知也。

论曰：祸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祸不可避也。果不可避乎？孔子微服而过，有避之道矣。必也尽其避之道，然后听于天，斯可以言命也。君尝约予避地，予留以全，君往以毙，其故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岂独兵之能杀身也哉？日见太山不睹眉睫，祸所由来矣。昔马援恃故旧以致主疑，梁松挟忿怨而害父客，《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也”，可不慎乎！

## 陆友

陆友，字友仁，姑苏人也。姑苏为东南都会，富庶甲于天下，其列肆大贾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读书，稍能执笔识姓名，即教为商贾事，以故文学日少。友仁生市廛阛阓之所，父以市布为业，独能异其所好，苦攻于学，邻里多窃笑之，虽其父亦不乐其子之习传也。及长，益亲贤士大夫，往来其家。邻里虽有大姓，贤士大夫不入也。于是复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陆君为法。君善为歌诗，长于唐人五言律，工汉八分、隶、楷。又博极群物，时海内治平，富家巨室皆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钟鼎铭刻，汉唐以来法书名画，皆从陆氏鉴定真赝，一经品题，价遂十倍。尝观光上国，奎章阁鉴书博士柯公九思一见服其识，而侍书学士虞公集亦善其书，遂相与言于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职，君内顾无知己，乃与柯公南归吴，辟小室，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数竿，旁树湖石，峰峦秀异。室中左右图书，集古今杂录，前列乌几，上置天禄辟邪紫凤池、金铜镇纸，皆可爱玩。客至，出汉传，鼎爇古龙涎，汲虎邱剑池水，煮建溪小凤团，清坐竟日，自号“砚壮生”。著《砚史》、《墨史》。得卫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诸贤皆赋咏之。所为诗文，有《杞菊轩稿》，年四十八以疾卒。

论曰：大、小二篆，变为八分，汉世多用之，而秦隶人之书未行也。晋王右军善隶书，而八分之法隐，学者罕习焉。唐所传者韩择木、蔡有邻，李潮而已。今观其书，去汉远甚。近世洛阳杨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赵子期、吴彦晖，京兆杜伯原，皆著名当代而所尚不同，君独追踪石经，欲与蔡中郎、钟太傅相上下，可谓神于艺矣。杜公尝与予书杜子美诗一章，方正严重，如通经巨儒，进止有法。君亦为予书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见形迹，而刚劲之风，温润之质，望之俨然。今二书亡矣，而两君不复可见，故论著之，以慰怀思云耳。

## 王冕

王冕，字元章，绍兴诸暨人也。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少即好学，长七尺余，仪观甚伟，须髯若神，通《春秋》诸传，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益读古兵法，有当世大略。着高檐帽，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行歌会稽市。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或以为狂生。同里王公止善甚爱重之，为拜其母。王后为江浙检校，君往谒，衣敝，履不完足，指践地。王公深念，遗草履一輛，讽使就吏禄，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归会稽，依浮屠庑下教授弟子，倚壁庋土釜，爨以为养。人或遗之，不受也。时高邮申屠公駉新任绍兴理官，过武林，问交于王公。公曰："越多传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公欲与语，非就见不可。"駉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识申屠公，所问者他王先生耳。"谢不与见，吏请不已。君斥曰："我处士，宁与官府事！毋扰乃公为也。"駉既重王公言，且奇其为人，进谒礼益恭，以白于其大尹宋公子章，具书币，制冠服，俱造其庐以请，君为之强起入爨舍，讲授岁余。会他官礼待不如意，乃为书谢申屠公，东游吴，吴人雅为君名。君又善写梅花竹石，士大夫皆争走馆下，缣素山积。君援笔立挥，千花万蕊成于俄倾。每画竟，则自题其上，皆假图以见意。为歌诗，雄浑跌宕，以古豪杰自居久之。复游金陵，诸御史虽新贵，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蓟，纵观居庸、古北之塞，主秘书卿达公兼善家，翰林诸贤争誉荐之。君题写梅张座间，有云"花团冰玉，羌笛吹不下来"之句，见者皆缩首齰舌不敢与语。至正戊子南归，过吴中，谓予言"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吾亦南栖以遂志，子其勉之"。于是择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筑草堂，读书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扁舟曰"浮萍轩"，自放于鉴湖之曲，好事者多载酒从之。岁己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与君至天章寺，其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尔不能进安生民，乃肆虏掠，灭亡无日矣。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杀乎？汝能听吾，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为之具棺服，敛之。葬山阴兰亭之侧，署曰"王先生墓"云。

论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君生于衰世之下，而能旁薄万古，傲睨一时，其言曰："子房志于报韩，孔明志于兴蜀，志虽正而心则狭。志于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论议诚高矣。虽其所见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于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 王渐

王渐，字元翰，临江人也。少落魄不羁，日与酒徒剑客引满呼白，击剑拓戟以为乐，而家产益坏。其父兄患之，君于是聚书数千卷，谢常所往来者，闭户诵读，目数行下，一过终身不忘，虽稗官稗史，皆可成诵。比三年，作为文章歌诗以示里中，诸先生始大惊，皆不信为君作也。君曰："儒者之学，如斯而已乎？吾将纵观四方以适吾志。"遂北走燕蓟，南游金陵，登凤凰台，慷慨长啸，人无知者。金陵富豪王氏闻君善饮，白下有道士，亦素能引无算爵，为设席，邀道士与共酌以观其量。君升席，命赞者实酒置瓮中，起揖道士，捧瓮，若鲸吸川，一饮而尽。复命实酒酬道士，道士饮既，君再实酒如前，命道士先饮，道士强饮至半，跪谢不胜。君笑曰："是何足与饮？"乃更酌大杯，尽一石，谈笑终席不至醉，王乃叹服。每麻履布袍，简绝礼法，至贤士大夫家，辄造堂上中席坐，不让，或不交一谈而去。大夫士知其才，皆畏敬之。留吴中，尝与客过阛阓，见官示律令数十事，约万余言，君与客俱览一过。归至所馆，呼酒共酌，问客以所览事，客不记一二。君即援笔引纸，书之亹亹如己出。比对读之，不误一字，其强记如此。常以世人龌龊，无足以当其意者，而其志欲将大有为，故其傲诞，下视一世如无人，郁郁之气久不得伸，遂疽发背，卒。无妻与子，其友人为殡僧舍中。后数年，前御史刘公廷干为海道万户，访其柩，为葬之。

论曰：士读圣人之书，将以变化气质，求合乎中庸之道也。君记诵诚富矣，吾知其所读者何书，岂昔人所谓"书储"者耶？夫通塞有时，用舍有道，虽以孔孟之贤圣，不能必行志于天下。而君之所抱负，乃若有幸变之心，则其殁也，盖亦有天道焉。予既惜其才，而又悯其不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乌乎！学者观于君，则亦可以得师矣。

## 杨椿

杨椿，字子寿，平江人也，以尚书教授里中。尝战艺于有司，屡进屡屈于人，而志不少衄，益讲磨淬

厉，期于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进。其设教必月试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将治兵，命有司藉民以守陴，君告予曰：“椿虽贱贡士也，即今有司不别择列予于编氓以守陴，岂国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盍与我言之?”予即以告其参军谋事邬密公筠，署君，李司马宾客佐其军。时司马本以豫王傅留吴，而所募皆少年良家子。君入募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衣，率其卒，昼夜独守一隅。比明，大官绾郡绂者皆已遁去，兵夺门入，君犹持弓矢督民伍接战，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其妻王氏闻之，被发徒跣，蹂于乱军中，不得见，循河而恸。忽一尸自水跃出，浮于河之面，乃君也，因载以归。抚其柩，昼夜恸哭，绝而复苏。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吾为短兵所中，仆于地，敛身匍匐入林中求水饮，而民家畏吾呻吟声，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亦已毙，我不忍令汝母孤苦于世也，后三日，吾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与汝母敛。”言讫遂仆。既觉，不记忆其何言也。如期果卒。他日予往过其门，吊之。二女出拜于予，泣诉如上云。

论曰：士幼而学之，壮而欲行焉。君之勤于艺也，盖欲用其万一以自见，故龃龉其身而不悔。及国家多难，君未尝食其一日之禄，而捐躯以赴之，使君立于其位，必不肯奉身鼠窜以求活也。然君可以无死，而不知变，岂亦死生之有命者欤？怪神之事，孔子不语，而君跃尸附妇，盖亦杞梁之妻之比夫妇一体判合，其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君则已矣，而子死于孝，妻死于义，遂使杨氏一门，鬼绝其祀，哀哉!

## 王德元

东门王德元，字仲德，东平人也，其先女真人，姓抹撚。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游名山，始参铁牛定禅师。问师如何是道，师曰：“东山水上行。”德元不契，师以拄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心竟究，忽闻人呼卖糖声，豁然有省，进以所得礼叩于师，随机响答，师大器异，遂为印可，即出宋穆陵所赐金襕法衣付德元，传信如达摩衣钵故事。德元受信讫，复游诸方，大阐其说。然不挽发，不异俗服，冠古冠，自号“东门子”。所至人多向仰之，呼为“东门”而不氏。其足迹所历，东极高丽，西逾川陕，南尽灾荒，北极沙漠。其受法者，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必问其姓与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则斥曰：“我闻尔姓乙名甲。而诳我何欤?”其人疑愕，则诲之曰：“汝未生之前，岂有姓耶？且生于其家，则姓某姓，强名耳。汝执其强名者以为真姓，非汝姓也。”复问曰：“汝年几何?”曰：“某若干岁矣。”曰：“若干岁何处安身立命乎？所谓若干岁者，世以此约言之耳。其所以为汝者，自无始劫以来，不可以岁数也。”故其自赞曰“懵懂痴憨，白发老赘。一念万年，在世出世。不识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为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进神仙演道。太宗师完颜真人重其道，拟号“清玄”，诚微妙大师、教门高士。充峄阳碧云宫山主，赠金襕紫服。德元为一，至其处，即去衣，其与人游处，不为崖绝之行，虽其弟子之家，亦亲与执爨，所食不择洁修，所居不求安逸。意有所适，辄飘然长往。年九十余岁，日行百余里，步履如飞。或云为李坛帐下卒，或云尝受学于容城刘因，通知《易》说，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于京师，年一百岁。其子弟中，吴曹澹然与予游，因知东门之道，故传之。

论曰：圣人之道不传，一变而老，再变而佛，三变而全真。其教本于老，而其说犹禅学也。初世祖皇帝征方外士，丘处机至京师，为立其教，赐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而德元立于其庭，乃服儒衣冠阐其禅说，其教之所被，可谓宠矣。以德元之自信如此，其笃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宜乎。向使移其心志以从事于圣人之学道，其有不行者乎？虽然，为彼则易从，为此则难入，此其所以为东门道也。

## 徐文中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乱，其先为同郡仇人倪氏所灭，时文中之父在幼，倪将杀之，而欲其母，其母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为娶有室。及母老卒，哭谓其子，始知其为徐氏子。然未能即复其姓，故文中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传其妇翁针药方术，又善符咒，鞭龙缚鬼，以此名湖间。始为县吏，即弃去。又为安陆府吏，复弃去。游吴，吴大户患湿腿疾，延文中与疗，针行病除，留为郡吏。时镇南王妃卧病，不可起坐，王府御医皆不能愈，南台侍御史秃鲁以文中名闻，即驰驿就吴郡召之。至则王以礼见，赐坐便殿，道妃所疾苦，延入诊视。王曰：“疾可为乎?”对曰：“臣以针石加于玉体，不痊，其安用臣?”遂请妃举手足，妃谢不能，文中因请诊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针随以入，妃不觉知。少顷，请举如前，妃复谢不能，文中曰：“针气已行，请举玉手。”妃不觉为一举。请举足，足举。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设赐宴，赏赉无算，声震广陵，皆以为卢、扁复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祷祈皆不应，文中谓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请为王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先雨后雷，始验其为法尔。”文中曰：“诺。”即望西北奋袖一挥，云随手布，四被王宫，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复霁。留广陵月余，门下辐辏，多所救活。由吴郡迁武林。未几，吴郡守吴公秉彝被病卧治，郡医咸举君。君至，病立已。以故虽为吏而家日益饶，尝谓予曰：“予所传弟子亦众，然皆不能如吾术之神。彼急于见利而不知义，吾以兹术游江湖，垂四十余年，所为疗者，不可胜计，而未尝责其报。吾知施吾术而已。今幸造物有以还于吾，而

大官贵人之所赐予者，予不得而辞，而亦未尝为贫乏者，不敢不尽其心也。”又泣谓予曰：“文中得有大罪，敢谋之于子。顷吾父殁时，属文中以复姓，至今不敢忘。而吾久隶于官，欲一复之，而惧案牍之烦也。如之何?”予谓之曰：“《春秋》大复仇而君子于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且尔祖母忍死以全尔父，欲以报于徐氏，今幸而有子，独不能念徐氏之痛，以大慰于祖母之灵乎？子其后矣，尚何以案牍之烦不烦为哉?”文中即以泣告于其府尹赵公伯器，为复姓徐氏，给告归宣城，省徐氏坟墓，访其宗族，买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义之。自宣城还，升充江浙行省理，问所提控案牍，改授绍兴路知事，以疾卒。

论曰：方技之士，孰不为利，而鲜有神其术者，予尝怪之。及闻徐君之言，然后知其术无以大过于其人，而心之仁不仁，术之神不神系矣。孔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岂医者哉!

## 后载妻

后载妻某氏者，平江人也。始为妾，侍后妻周氏，能卑顺以承意。周氏卒，嗣为正室，生一女一子，年未三十，姿色殊丽。后为郡吏，赖其内助。至正丙申春正月，后行役如京口，妻与子独居。二月城陷，后与予为邻，某氏先属其子女于他戚里，过予舍，将启水关，欲入水。予令家人劝止之。某氏曰：“曩吾夫居室时，每论妇人失节事，妾常笑之。今吾夫在远，而遭此大变，使幸而免，尚不能不为夫子忧。不幸为所辱，虽欲死不可得矣。妾宁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见吾夫于地下也。”语未讫，外兵攻予门甚急，予前往视门，比兵入，则某氏已赴水死矣。

论曰：夫妇以义合，义，天性也。世衰夫妇之义薄，至有公相弃背者矣。况其夫之在远，而以身殉义者乎？是则发于其性者也。然其夫徒知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向使其生，必不能自明以免于怨憎。彼诚知所处，可不谓之贤矣乎？

## 沈烈妇

吴兴千泾沈氏者，同里邵氏妇也。夫邵为军士所害，沈有殊色，虏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间跃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没，不及顾。适张掾舟过之，见鬒发如云，被水面。视之，乃妇人，衣漾水上，不能下沉。即引救而问之，乃知其姓与其里居，易衣置后舰内，使守视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张君，幸得不死。张掾今贵人，汝能事之，且更得福，勿忧也。”沈氏谢曰：“幸诸君见怜，欲活我，吾见吾夫被创甚，吾心已许之，恨不及生时使之见也。且张君欲我，安用失节妇人哉?”遂噤不复言。度势不可出，视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即以箸纳口中，面力触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张为敛而焚之。予至吴兴，张为予言如此。

论曰：丙申之变，妇人之死多矣。其死有二焉：或迫于威，或惧其辱。感慨于一时，有羞恶者皆能之。至于患难交于前，利欲诱于后，屡变而益坚，委命以遂志，惟明于义者，乃能有以处此。而沈氏以纤怯之姿，矢志靡他，其节尤异，虽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没，则已无闻矣，而幸君见之，岂天悯其贞烈，使传于予，以表现于世哉？

# 日闻录

[元]李 翀撰 董文武整理

《日闻录》一卷，元末明初李翀撰。李翀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据书中记有元顺帝至正甲辰（一三六四）及至正丙午（一三六六）年间事，距明朱元璋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仅一二年，可知其人已入明。又据书中皆称元为国朝，可知其人为元代遗老，入明后不仕。书中主要杂记历代故事，间及元代朝野轶闻，于典章制度颇多考据，末篇极辨佛氏之欺诞虚妄，尤为可取。书中亦有疏舛之处，如谓典命以九为节、以七为节、以五为节，即掌节之节，当属臆断。又谓唐以后有司给门旗二、龙虎旗一之类，乃变节为旗，不知《周礼·司常》，诸侯建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已各以旗帜为标识，不能说变节为旗自唐后为始。再如，所记真德秀题《三教图》之类，也属传闻附会。然大致引据详核，足与史志相互拾遗补缺。该书旧本久佚，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抄出，重新归类排比，编为一卷，以所题撰人多为李翀，而弃偶题"凌翀"不取。今传本有《函海》、《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这次整理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周礼·掌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郑氏曰："旌节今使者所拥节是也。"按：旌与节非一物，符节以合符为信，玺节以印封为信，则旌节以旌旗为信，又非瑞节之谓也。旌节旗类，孑孑干旌，招虞人以旌，为其有柄可揭，有斿可垂，故能建之于城，来者可指以为望也。若夫节者，汉之铜虎竹使符，唐之铜兽龟鱼，皆一类而异名也。考其意制，一物中分而两之，授者、受者各执其半，以待参验，则符、瑞、圭、璋亦其物也。礼有异数，故立为差等，上公以九为节，其宫室、车旗、衣服皆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皆是礼也。守邦国者以玉为节，守都鄙者以角为节，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为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为守土之信矣。是皆两判可合，无柄无斿，非旌旗之比也，后世但见《周官》旌与节同出而联文，遂以旌为节，误矣。且三节之出，皆辅以英簜。英簜者，断大竹两节间以为函也。汉世之节，则可仗可执，其制全非符节之比矣。苏武仗节牧羊，节旄尽落漠，节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变而加黄旄，则此节正与旌类，不复古制矣。《宣和卤簿图》曰："节者，黑漆竿，上施圆盘，周缀红丝，拂盘八层，碧油笼之，执人骑从也。"又曰："《汉官仪》，节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毦三重。崔豹以为秦制也，今王公通用之，则夫以旄为节，秦世亦然，汉特因之耳。唐命节度使，有司给门旗二、龙虎旗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则是节变为旗，异于古矣。若夫汉世节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以英簜之义，以求近古也。簜者，竹之大者也，《禹贡》"筱簜"之簜是也。竹身大而节间长，其中可以藏节，故周人因竹而名之为节，汉人疑其为竹而遂用竹为柄，非也。英者，精英之义，谓为画函，未必不是。加画于竹，以严其制也。汉武天汉二年，遣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逐捕盗贼，以军法从事，得斩二千石以下。后世凡衔带使持节者，得擅斩杀，盖自汉始也。自汉以下，又有所谓建麾。崔豹曰："麾，所以指麾，乘舆以黄，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是则自人主以至二千石，皆可建以麾也。

古者使有节传。节操也，瑞信也，谓持节者必尽人臣之节操。长一尺二寸，秦汉以下，改为旌幢之形，渐长数尺。传，则驰传也，谓奉之而疾行也。传以木为之，长尺五寸，书符于上。又以一板借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也。魏武奏事有急，则以鸡羽插木檄，谓之羽檄。《说文》云："檄以木简为之，长尺二寸。"若战克，乃书帛于漆竿之上，以明告中外，名

曰露布。汉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时劾官官用事，欲众闻知，亦为露布。

古人拜、稽首、揖各有差等。“哀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则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言鲁据《周礼》，不肯答齐稽首也。盖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平衡谓磬折，头与腰如衡之平也。《公羊》“僖二年”：“荀息进，献公揖而进之。”注：“以手通指曰揖。”“文六年”：“赵盾北面再拜稽首。”注：“以头至地曰稽首，头至手曰拜手。”拜手，即今叉手，谓身屈，首不至地。

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桓宫楹，非礼也。在礼，楹天子丹，诸侯黝垩，大夫苍，士黈，黄色也。按：此则屋楹循等级用采，庶人则不许，是以谓之白屋也。后世诸王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一隐士，多游王门，或讥之，答曰：“诸君以为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颜注云：“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宫室有度，官不及数，则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画，是为白屋也。”是故山节藻棁、丹楹刻桷，以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犹见讥诮，则庶人之家，其屋当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无传。后世诸侯王及达官所居之室，概饰以朱，故曰朱门，又曰朱邸，以别于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矣。

诛，责也。《曲礼》曰：“以足蹙路马刍有诛。”孔子曰：“于予与何诛?”其在国法，虽小罚，皆可名为诛也。汉法，不下殿门，罚金四两；蹙路马之刍，以为不敬，有罚；他马有与路马同道，不自敛退，乃与路马齐行，是谓之齿有罚。故曰“齿路马有诛”。《慎子》：“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韠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斩人支体，凿其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当世用刑，而民不从。

《通俗文》曰：“门，首饰，谓之铺首。”《风俗通》曰：“门户铺首。”扬雄《甘泉赋》曰“排玉户而扬金铺兮，发兰蕙与芎䓖”是也。《说文》曰：“门扇镮谓之铺首。”李尤《平乐观赋》曰“过洞房之辅闼，历金镮之华铺”是也。《风俗通》又引百家书曰：“输般见水上蠡，谓之曰：‘开汝头，见汝形。’蠡适出其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开。设之门户，欲使闭藏如此固密也。”《义训》曰：“门饰，金谓之铺，铺谓之钑，钑音讴，今俗谓‘浮沤丁’者也。”刘孝威诗：“金铺玉琐琉璃扉，花钿宝镜织成衣。”江总诗：“兔影脉脉照金铺，虬水滴滴泻玉壶。”沈佺期诗：“妆楼翠幌教春住，舞阁金铺借日悬。”

古者，印绶必自佩之。天子视朝，玺亦自佩也。《汉·元后传》，高祖即位，即服秦传国玺。王莽时，孺子婴未立，玺藏长乐宫。故昌邑王傅所谓而听人脱其玺绶乎？按：此天子之玺，每朝必自佩之也。

鱼袋，本唐制也，盖所以明贵贱、应宣召。左二右一，其饰有玉、金、银三等，其符题云某位某姓某名，书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谓右一者也；左则藏之于内，或有宣召，即内出左契，以与右合，而参验之也。汉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为验。盖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刺史亦执左鱼至州，与右鱼合契，亦其制也。左鱼之外，又有敕牒将之，故兼名鱼书。武后改鱼为龟。宋袭唐制，按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带而为显荣，则合符之制，不复举用也。

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带，至三品则兼金玉。开元初，敕百官所服带，三品以上，听饰以玉。至宋，玉带则出特赐，须得阁门、关子许服，方敢用以朝谒，则体益以重，后亲王皆服玉带。元丰中，创造玉鱼，赐嘉、岐二王，易金鱼不用，自此遂为王故事。

唐天宝元年，敕面以三斤四两为一斗。开元九年，敕度以十寸为尺，尺二寸为大尺；量以十升为斗，斗三升为大斗，皆以秬黍为定。又，《通典》叙六朝赋税，谓王制曰：“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度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以三两当今一两，尺以一尺二寸当今一尺。”注云：“今，谓即时。”盖指杜佑之时也。唐时一尺皆六朝制一尺二寸也。

宋二相以下阶衔分左右，有出身人冠左，无出身人冠右，则因坐位而致误也。古人得罪下迁者，皆名曰左迁。汉法，仕于诸侯者，亦名为左官。则以左为卑，其来久矣。

琼，《说文》：“赤玉也。”《左传》：“楚子玉琼弁玉缨。”按：此则玉与琼皆对别言之，若等是玉，不分言也。今人以琼比梅雪，误矣。

《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玉篇》“葑，芜菁也。菲，莱也。”古者，祭之用牲，以上体为贵，羊首、牛首，肩、臑、心、肺，皆上体也。至于肾、肠、臀、足之类，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污秽也。芜菁之叶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不弃下体也。

古者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又有所谓厮养者。厮，析薪者；养，养马者。今人称从人为皂隶，称奴婢为重台。又，古者，诸侯之臣自称于天子曰陪臣。陪，重也。

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天下，惟西番一诏，用青纻丝书粉，诏文绣以白绒，穿珍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如此赍至其国，张于帝师所居殿中，可谓盛哉。

古无纸，专用简牍。简，以竹为之；牍，以木为之。郑康成释《诗》，别为注文，以附毛公本文之下，以片竹书之，故特名之为笺。其字亦从竹。

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至正年间淮东有

一路总管在任，省札行下，辨验收差课程钱谷，唤该吏怒曰："省札云便检钱，许多钞在库，如何不便检?"错以"辨验"为"便检"也。又，一县令修理谯楼，读谯为焦，又读羁管为霸管，又以首领官只管祗候，至今以为笑谈。唐萧炅为户部侍郎，素不学，一日在中书读伏腊为伏猎。严挺之讥之曰："中书岂容伏猎侍郎耶?"一语之失，载诸史册，千古之耻。

月者，太阴之精。其行之道，斜带黄道，有迟有疾，十三日有奇在黄道表，十三日有奇在黄道里。表里极远者，去黄道六度，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郑夹漈云："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间，尽睹其明，故形圆也。二弦之日，日照其侧，人观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里，故不见也。"扬子云曰："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其遡于日乎，理固该尽，而不如沈括之言能发越其状也。沈括曰："月如银圜，圜本无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说思之，则其魄是银圜之背日而暗者也，其明是银圜得日而光彩溢者也。月十五日，两曜相当，银圜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轮皆白，而人以为满也。此所谓人在其间而尽睹其明也。过望则月轮转与日远，其圜但偏侧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处遂名为魄，此所谓人观其旁而不能尽睹也。究其实致，则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质本无圆缺也。郑氏、扬子之说既得其理，沈氏耀圜之说又能尽发其状矣。张衡曰："日光不照，谓之暗虚，暗虚逢日则日蚀，值星则星亡。"朱子曰："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岁一周天，月则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于日，而与之会，以成阴阳、寒暑之节。一岁凡十二会，方会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已会则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而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掩日，而日为之蚀。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蚀。是皆有常度矣。《传》曰：天有十二次，日月右行，每晦日共会于一次之中，名之会朔。次者，位也。日月所会谓之辰，即十二辰之次也。"盖以九州之地，十二国之分野系焉。正月会于亥，娵訾之次，卫之分野；二月会于戌，降娄之次，鲁之分野；三月会于酉，大梁之次，赵之分野；四月会于申，实沈之次，晋之分野；五月会于未，鹑首之次，秦之分野；六月会于午，鹑火之次，周之分野；七月会于巳，鹑尾之次，楚之分野；八月会于辰，寿星之次，郑之分野；九月会于卯，大火之次，宋之分野；十月会于寅，析木之次，燕之分野；十一月会于丑，星纪之次，吴、越分野；十二月会于子，元枵之次，齐之分野。

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两时致礼，俗呼衙府。《说文》云："吏以晡时听事，申旦政也。"则凡官府日再听事，吏卒因之亦两致其敬，当用"衙晡"字。府，晡声之讹也。

背嵬者，大将帐前骁勇人也。章氏《稿简·赘笔》云："背嵬即团牌也，以皮为之，朱漆金光，焕耀向日，即今军旅所用者。"

至正壬辰，平江郡守六十，差民夫筑城。传言于旧城址下得一石，上镌云："三十八，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张翼，同为列国。不在常，不在祥，切须款款细思量；旦卜水，暮愁米，浮图倒地莫扶起；修右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访问不得其实。予后于松江偶见前人一《日录》亦载此语，乃知此语不特见于平江，盖已谶于前矣。

至正甲辰秋七月十七日夜，雷电大作，余杭武康山中一时洪水泛涨，山石崩裂数十余处，大风拔树，漂流民居，山路化为溪涧，溪涧反塞为平路，死伤者众。后二年有兵兴之变。

国朝通例，妇人犯盐，罪坐夫男。至正丁亥，李堂卿为两浙运司，海宁州一妇人犯私盐，上有翁在。李改一检云："舍翁论妇，于理未然。舍妇论翁，于法未当。"合下仰照验施行，遂两释之，可谓权宜矣。

至元年间，徐子方为陕西省郎中，有属路申解，内漏落头行一"圣"字。吏欲问罪，以为不敬。徐公改检云："照得来解第一行脱漏第三字，今将元文随此发去，仰重别具解申来，亦可以为吹毛求疵之戒。"

晋魏之后，官至贵品者，其门得施行马。行马者，即今官府前叉子是也。《周礼》谓之"梐枑行马"。枑，木也，互其木，遮阑于门。

《西都赋》："后宫兰掖椒房，乃后妃之室。"吕向曰："掖庭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也。"

古者，师出无常处，所在张幕居之，以将帅得称府，故曰幕府。

古者，斩人必加锧上而斫之，故曰伏鈇质。质者，锧也。

扁题字数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则曰大成之殿，不知起于何时?

罗国器，杭州人。后至元丙子，为行金玉府总管，有一匠慢工，案具而恕之。同僚问其故。罗曰："吾闻其新娶，若挞之，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口舌之余，则有不测之事存焉。"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具，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必以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故缓其事，然法未尝屈焉。"二事相符，仁人之用心也。

国初，杭城每岁三月初八日迎佛会。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省送江浙儒司定议。省典傅景文作词云："省府相度，当为不为，与不当为而为，皆非圣人之道。孔子之教，垂宪万世。今杭州路申前件事，仰连送江浙儒司。考核典故，稽诸经史，可以施之于今，行之于后，无愧于古。保结连呈。"

托欢（旧作"脱欢"，今改正）为浙江相日，忽

御赐龙衣一袭，才服于身，偶一宣使在旁研墨，失手误溅其衣。宣使大惧，叩头请罪。丞相徐徐笑曰："汝非故也，何以惧为?"又一日，有一省典伪为省文，效丞相押字。事发，属司欲送理问按治。丞相取其文观之，手裂其纸，乃曰："此押字正是我的，如何是伪?"置之不理，其大度皆此类。

阿抡特穆尔（旧作"阿怜帖木儿"，今改正）北庭王，一日，访西镇国吉哩什迪（旧作"吉剌失的"，今改正）长老。长老迎之甚喜，留坐，嘱侍者取床后好酒一尊为礼。长老执杯，王尽饮之。长老曰："尊客远来当进两杯。"王复饮之，回盏及唇。长老大惊，乃酽醋也，即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为，我不厌之，何怒耶?"长老怒不能释。王曰："汝留我坐，须勿怒。我有佳酝取来，尽欢而罢。"

至元年间，有一御史分巡。民以争田事告之曰："此连年不绝官事，以为务停。"御史乃曰："传我言语，开了务者。"又，至正年间，松江一推官提牢见重囚，问之曰："汝是正身替头。"狱卒闻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知府怒曰："三十七打罢这厮。"昔宋仁宗朝，张观知开封府，民犯夜禁，问之曰："见有人否?"一言之失，书之史册，百世之耻，可不慎欤!

俗言："三世仕宦，方会著衣吃饭。"愚谓：三世仕宦，子孙必是奢侈享用之极。衣不肯著浣濯补缀，必欲鲜华；食不肯飧疏粝菲薄，必欲精凿，此所谓着衣吃饭也。殊不知富贵者，贫贱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丰腆者，困苦之自。盖子孙不学，而颛蒙穷奢极欲，而无德以将之，其衰必矣。

白玉蟾降笔跋其像云："这先生，神气清；玉之英，蟾之精。三光之明，万物之灵；大道无名，元亨利贞。"

赵子昂令陈鉴如写神，援笔至唇，乃曰："何以谓之人中？今乃若以一身之中言之，当在脐腹间。指此谓之中，何也？盖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窍，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单窍，成一泰卦耳。故因此名中也。"满坐叹服。

真西山题一《三教图》，佛道同坐，夫子拜下。题云："老子喜说虚无，释迦只谈舍利。夫子闻之，笑倒在地。"又一《三教图》，题云："子曰佛说道言，所喻无非至理。三人必有我师，一以贯之曰唯。"

《江行录》云："禽鸟翻飞，天色昏淡，云行急头腮热；日月昏晕，星宿动摇，灯火焰明作声。皆有大风之兆，当预防不测。"又云："鸡毛招风，乙酉、丁酉日，烧三岁雄雉鸡羽扬灰，风立至。"

扬州路儒学书阁《魁星赞》曰："杓携龙角，魁枕参首。璭哉变化，蹴踏星斗。弭风驾云，来游帝旁。斡旋枢极，霖雨八方。"

三代后惟佛为盛，为佛者曰："佛能为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祸，佛不足信也。"为佛者曰："福祚皆佛报应也。"非佛者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所坠之地不同，故贵贱各有殊途。天下本无佛也"。以愚考之，佛岂为祸福者哉？祸福自各以其类至尔！岂佛之所能为哉？佛本自谓西域国王之子，正以厌苦人间事，舍俗出家，而称佛。佛之言觉也，觉人世之事，皆非也。为佛而惟求寂灭，曰寂曰灭，死即已矣，无复余事也，安得既死之后，尚为祸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说能为人祸福也，为祸福于昭昭，使人皆期颐也，世岂有人皆期颐者乎？免贫贱使尽富贵，除灾厄使尽安乐也，世岂有尽富贵、尽安乐者乎？为祸福于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狱，置之天堂也；死者日或万人，求佛牒而出之者日亦万人，是天下之造恶者皆得生天。阎罗王日受关节不暇，一不得直笔于其间，阎罗王之司存遂可废罢，而佛为幽冥中受嘱行私，不顾是非曲直，强霸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为之乎？阎罗王其肯徇之乎？然则何为而有祸福之说也？呜呼！是可知矣。世俗传讹，觌面不同，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况隔万里之远，又经重译而来，其有杂伪，孰从而辨？故凡祸福之说，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国之人依仿而托之者也。佛书之初入中国也，仅四十二章，本不言祸福。其说知足，本于《老子》；其书分章，本于《孝经》，盖中国之人译之然也。言天堂，则宋玉天门九关之说；言地狱，则宋玉幽都土伯之说；言轮回，则《汉书》载鬼之说。因《列子》寓言西极化人，遂生西方极乐；因《离骚》寓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邹衍以禹九州演为九九，复演为九之又九，遂增展为十万亿国土；因道家谓昆仑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隐避，以为光明，遂推广而为日月循环，须弥山照临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于是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汝等来世皆当作佛；因《墨子》言兼爱，视其邻之子犹其兄之子，于是谓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为吾大患者，以吾有身，于是谓肉身为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为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于是谓一切有相皆为非相；因《庄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于是谓禅寂入定，坐脱立亡。凡尔皆吾中国之人译之然也。佛书之称自西域来者，不出此数端而已，皆译者遍猎中国之书而为之。其后虽称唐僧取西域经律论辏成三万五千四十八卷，其事《通鉴》所不载。唐僧法明欲谄武后为弥勒下生，撰《大云经》四卷，上之。朱文公谓《楞严经》本只咒语，中间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纪之子谓《维摩经》是南北朝时一贵人所撰，黄山谷亦谓普通中事，本不从葱岭来。司马公又谓佛书独《般若经》最多，至六百卷，后人撮其要为《心经》，而《圆觉经》裴休所为，盖皆文人绮语艳而眩人。世俗悦于其文，因反指为佛之精语耳。汉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经》，北魏董謐献《服饵仙经》，宋妖贼亦尝为《五龙滴泪经》，占候则有《地母经》，谶语则有《博文经》。况译经有使，润文有官，其制近宋尚存。太平兴国

中，置译经院，延梵学僧翻译新经，每岁诞节必进新经。佛灭度已几年，而经乃有新经？唐三藏后取经者何人，而经乃有岁进？其曰经云者，盖因汉人名孔子之书为经，故亦例名其书为经，不知经之言常也。孔子之道，万世常行，其书可以名经；佛说无常，正与经相反，不可以经名也。其寺云者，盖因汉世处天竺僧于鸿胪寺，故亦就名其屋为寺，不知寺之言侍也。鸿胪官舍近联禁署，所以名寺；佛说不许亲近国王大臣，正与侍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斋云者，因三代斋戒以事鬼神为斋，故亦饰名其敛膝就食为斋，不知斋之言齐也。端居静念，其心齐一，可以名斋；饮食人之大欲，佛法节其所欲，日仅一得食，及其仅而得食，饥渴已迫，贪馋乘之，其心纷乱，正与斋相反，不可以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圣帝明王大济生民为功德；今乃梵呗歌声，花鼓优戏，亦名功德。《老子》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名三宝，所指者，德也；今乃自贵其身，与佛，与法，亦名三宝。古人席地而坐，讲说者，中晋三席空地，以备指画，席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说法已别有堂，复崇大其寝室，与佛殿相峥嵘，亦名方丈。众生二字，本出祭法；供养二字，本出《左传》；布施二字，本出《鸿烈》；于意云何，本后汉语；何以故，本晋人语；精舍，本曹操语；庵，本王充语；门徒，本汉人从学之称；僚，本古人同官之称；前资，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称，今佛氏皆袭用之。考其字义则何往而非？此犹袭取吾书之语也。至于自为门户，尤更纷纷。佛一也，而分为三，曰律，曰教，曰禅；律一也，又分为二，曰资待律，曰南山律；教一也，亦分为三，曰天台教，曰贤首教，曰华严教；禅一也，复分为五，曰云门宗，曰法眼宗，曰沩仰宗，曰曹洞宗，曰临济宗。凡此纷纷，皆出近世，又孰为佛之真耶？因尝论佛与道类也，道之说出中国，书同文，不经译，难于为欺者也，犹且无所不用其欺。黄帝所葬桥山，而云乘龙上天；老子死于中国，而云乘青牛出函关；老子亦人也，而云剖母左腋而生，生而发已白；甚至刘安以谋逆族诛，而反夸鸡犬亦仙；叶静能以逆党枭首，而尚侈天师灵迹。难于为欺者，其欺犹至此甚！佛之说出远夷，书不同文，屡经翻译，易于为欺，莫此为甚！其欺又将何所不至乎？佛书言十万亿国之西有极乐世界，犹道之言海上有三神山也；佛书言极乐世界有无量寿佛，犹道之言三神山有长生不死之仙也。彼皆知人情贪生而恶死，乐富贵而悲贫贱，故特铺张华侈，穷极人欲，指空画无，切中其心髓，以深入之，佛书则高于道家之说，而其说弥巧。道言三神山近在海上，求长生药不得，方士往往腰斩伏辜；佛书推远于十万亿国土之外，无可究诘者矣。道言安期生等，庶几可遇，而无其验；佛书谓托生西方，在此身死灭之后，一切推堕于茫昧而不问矣。夫佛亦人耳，亦禀天地之阴阳，亦受父母之血气，亦衣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弃王公太子而出家，辞宫居服食而行丐，绝类离群，独洁其身，前乎此时，未有此人，故见以为异闻者，益以为异。四海之广，千载之远，传而闻之者愈益以为异，增饰夸大，渐至于诞，而好事者，因附借之为伪书耳。以生日而九龙吐水，幼时出游四门，是生即为佛矣；何为娶妻生子，方称出家修道？又曰天龙八部国王大臣皆来座下以听说法，已受人天供养矣；何为跣足持钵，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间放白毫光照见东方十万亿国土皆在座下，以听说法，是天竺以东无一国不在其法会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所隔不过拘弥、可置、西夜、德若、条枝、安息、大康数国；自洛阳东至大海，仅逾千里，即与大海中日本国为界，日本以东，有去无返，人舟不可复回，方言谓之沔，书传谓之尾闾，殆即天地极处。是天竺以东，才十余国，而大言十万亿国，可乎？若天竺以西，则班超尝分使至西海极处，自中国而往行四万里，又安得大言天竺之西过十万亿国，更有极乐世界无穷无尽者乎？盖尝讶其欺诞之太甚，戏问佞佛者曰："佛，父母所生血肉之躯也，何为而有丈六金身？"曰："既成佛而变也。"余曰："血与肉，柔者也，尚变而为金之刚；齿与骨，刚者也，何反不并变为金，乃以常人之齿骨来中国，为羚羊角一叩而碎？"其人无以对。又问之曰："佛中年出家，晚年成道，仅年七十余，而终不知于何时说法，而经至有八万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缩无量劫为刹那顷，人见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说法之时甚长也。"余曰："佛若自旷劫以来，即便说法，则缩长为短，无由可知。今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没于周穆王之五十二年，岁月有定，于何而缩？"亦无以对。又问之曰："佛以人间为苦海，人事为火宅，唯恐去之不速，幸而一旦得死，是脱苦海、离火宅，得返安乐、清凉之界也，宜何如其喜！今乃十大弟子噫嘤涕泣，无异世俗儿女子悲恋之情，是以生为苦耶？死为苦耶？人世为乐耶？佛国为乐耶？"又惊怛不知所对。凡若此者，何也？撰佛之书，务佛之神，故肆其诬诞，务以惊动愚俗，而不暇计其理之所无，说之易穷也。此其为书以夸佛者，其欺已如此！若其假佛以说者，其欺又岂为少哉？佛书莫重于《金刚》、《般若》，其说主于荡空，若曰如来说佛，即非是佛，是名是佛，大要不出此一语而止，乃复从而遍引事物；曰即非某，是非某，以至涉为千百，无非此一语，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惮烦，因其一语演为一卷。欧阳公谓佛书数十万言，数谈可尽，正指此类。今乃谓《金刚经》未入中国尚千卷，一语已演一卷，更演千卷乎？又莫重于《法华》，其书号为大乘，乃高自称誉，谓若持此经当获其福；若此书正非此经，而特出于他人之赞扬者，不知《法华》正经，其果何在？其言天堂谓三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有光明，至山腹下，始伏日月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无有不烛；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诸天之光，岂不能下照，而待日月以补缺？

诸天光明，岂流萤自照者比耶？其言地狱谓最下为无间地狱，无数罪人，狱满罪人亦满，是罪人之在地狱如鸡子黄，充实鸡子壳，无复更有余地，则刀山剑树于何地而设凶险？牛头狱卒于何处而施拷掠？又谓地狱火烧日夜之间，万亿成坏，是罪人哀恸，其中乱起乱灭，细于微尘，速于瞬息，岂复知有苦恼？而司地狱者，亦何时而定其罪成其狱耶？他如既说无常，又言常住；既言一尘不染，又言万法俱摄；既说不许亲近国王大臣，又言佛法付托国王大臣；既说不可以色求我，以声音求我，又言黄金布地，音乐自然；既说佛以多劫修来，方得成佛，又言众生随念，即得往生；既说大阿罗汉屡劫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阇世王弑君弑父，当入无间地狱，一求事佛，即得生天。言语反覆如此，果何者为佛之真耶？甚至《如如居士语录》称，舍田一亩入寺，生某天，出某经；入寺费汤一勺，坏烂其身，出某经。佛于桑下不敢三宿，于何有寺而令人舍田？佛既不曾有寺，于何设浴而禁人费汤？此等之经，果出于佛否耶？或出于佛，则舍田之赏，何如此之太滥？费汤之罚，何如此之太惨？佛号以利益一切为心，乃不量本情，不问轻重，贪忍自私，一至此极乎？佛书之多欺伪，至此益彰彰明甚。而伪为佛书者之谋衣食，穷迫一至于此，亦可哀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笃，无一觉其为伪？然有一说可证其伪，日月东出而西没，有目者所共睹，今乃云日月无出没，乃从须弥山循环而转。若果其然，当以循环之渐次为昏明，何为天下之广，皆卯而旦，酉而昏，亦当以东西之相望为均平？何为一岁之间，冬夏有长短，朔望有交蚀？是其言日月者既妄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所经行不过一百七万四千里，明历者所共知，今乃云须弥山外先以七重宝山，山各四万二千由旬，七重山外维以二十三重之林，林之间各有池，亦数百由旬。由旬者，华言四十里。不知合而计之，当几亿万里？若果其然，则日南之邑北景，阴山之地夏雪，何为天地之间，南北相去无几？四夷之外皆海，四海之外皆冥漠，何为周匝皆水，不见高山巨林，次第层地而登天？是其言天地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知见者，其说且妄，况其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见者乎？考论至此，是灼然无须弥山。无须弥山，则无东西方十万亿国。无东西方十万亿国，则亦无此世界外三千大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真以为有而惑之，则大可怜尔！

# 草木子

[明] 叶子奇撰　刘建国整理

《草木子》四卷，明叶子奇撰。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别号草木子，浙江龙泉人，元明之际著名学者。本书是他在狱中随时撰写的笔记，恐一旦身死，与草木同腐，堙没无闻，故名其书曰《草木子》，出狱后整理成书。书中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天文星躔之象、律历推步之法、阴阳顺逆之度、幽幻玄怪之迹，到政治得失之故、器象沿革之制、学术文化之蕴、穷檐委巷之谣，以及卉木虫鱼之侯、医卜农圃之艺，都广博搜罗，探微析精，发前人之所未发，足以证经补史，在明人的笔记中，很有特色。特别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元末农民起义的史迹，有很多是他书所没有记载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原稿为二十二篇，到明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其裔孙叶溥刊刻时，已有部分散佚，故合并为八篇，分成四卷。本书有《四库全书》、《百陵学山》、《说郛》、《快书》等版本，这次整理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 自　序

洪武戊午春，有司以令甲于二月望致祭于城隍神。未祭，群吏于后窃饮猪脑酒，县学生发其事。吏惧，浼众为之言；别生复言于分臬。予适至学，亦以株连而就逮，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存名于天地之间也。圄中独坐，闲而无事，见有旧签簿烂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然其字画模糊，略辨而已。及事得释，归而续成之，因号曰《草木子》。万一后之览者，牺尊而青黄以文之，未可知也；弃而为沟中之断，亦未可知也；容讵必之乎？故语才识之高下，理义之浅深，虽不敢比伦于数子，出于穷愁疾痛而用心则一也。千虑一得，尚期穷理者择焉。时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冬十一月二十又七日，括苍龙泉静斋叶子奇世杰自序。

## 卷一上　管窥篇

天始惟一气尔，《庄子》所谓“溟涬”是也。计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浊，历岁既久，积而成土。水土震荡，渐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势焉。于是土之刚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乃生万物，万物化生而变化无穷焉。

《洪范·五行》之生成，以微著为渐次，盖以数言之也。水火气也，故微；木金形也，故著；四行莫不待土以生成焉，其质最大，故居后，盖土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

南北二极，所以定子午之位。历家因二极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极，瓜之蒂也；南极，瓜之攒花处也；赤道，瓜之腰围也。指南针，所以通二极之气也。

赤道为天之腰围，正当天之阔处。黄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

天度本无广少之分。由浑法分天，而有斜长之处，始分广少。

天如劲风旋转，局大块于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则愈高愈清，愈劲愈光明而无穷矣。或人见天裂处，见其霞光闪烁，于此足以知之矣。

昆仑，天下山之顶也，乃天下山之至高处，山之起势处。其东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济，水皆东流也。其西面，西域诸国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两广，水皆南趋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冈脊至高之处，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钵子田地，

地势又逐渐而低，水皆北流。南视阴山之地，反为极南之境矣。以此观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昆仑乃其结顶处，四下之檐，乃四方之国土。考其流水，可见必皆会同于四海。

天以气言，故无穷；地以形言，故有尽。

天，阳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圆而月则缺也；地，阴宗，故水最盛，是以水常满而火则伏也。

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伸主聚，屈主散。此二者，所以生万物、死万物之大端也。

包含遍覆，无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载万物。

天南为阳，北为阴；地北为阳，南为阴；对待之理也。山以南为阳，北为阴；水以北为阳，南为阴；亦对待之理也。

天动而无静，亘古亘今无息也；地静而无动，亦亘古亘今无息也。此天地之道，所以为物不二也。及其生物益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不测焉。

空即天也，自地而上，无非空也，即天也。地间亦有动时，亦气动之耳。

天依形，地附气，天地自相依附。康节之言尽之矣。

天道不以理言，则归于幻妄耳。

天之生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而世之善雕刻者莫能及，此其所以为妙也。

天地得其位，则万物莫不循其常也。一或有失，则为灾、为妖、为乱矣。

天裂时，火光现，阳精之极也；地裂时，泉水溢，阴精之盛也。

天为阳宗，故风火在上；地为阴统，故水土在下。

地为阴，故火隐而不现。击石有火，至刚而后生也；两木相摩则火，至动而后生也。刚、动皆阳也。

有形无声，木石也；有声无形，雷霆也；有形有声，人物也；无形无声鬼神也。

冬属水，而一阳已生于冬；夏属火，而一阴已生于夏；此水火之所以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阴阳始生之月，此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素问·枢式》曰：“水自西而东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亦一说也。

水生于北方阴位，而阳已生；火生于南方阳位，而阴已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于阳方阳时，金生于阴方阴时，而阴阳无所生：故金木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内明，照影在内：阳施而阴受之理也。月亦受光于日而含内影，而照物亦影在外者，光盛于金水也。

火，阳根阴，《离》中虚也；水，阴根阳，《坎》中满也。于卦象亦可见也。

火外明而内暗，根阴也；水外暗而内明，根阳也。二物之象，亦可见也。

圣人作八卦，以之配五行。水、火纯乎气者也，而无所杂，故各以《坎》、《离》一卦配。金、木、土有阴阳刚柔之质，故各以二卦配之。《乾》刚金，《兑》柔金。《震》阳木，《巽》阴木。《艮》高土，《坤》卑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见君臣之理也。”

又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则光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窃料太阳乃火之精，其气亦类于人间之火也。火正当气焰之上，必有黑晕，观之灯烛可见。星家谓之暗虚，想即此也。受光则稍偏，受精则正对，以月正对此黑晕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时辰多，天下见之，其分数皆同；日食时辰少，天下见之，其分数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亏之分，其明全尽，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亏之分，正当其下，则分数同。及侧远望之，则分数或少或多，所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食月，暗虚之精大，故食时辰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食时辰少。

月食，阴抗阳而不胜，犹可言也；日食，阴掩阳而胜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书日食而不书月食。《诗》云：“此月而食，则惟其常。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即取此义。

列宿所以定经天之体，七曜所以布四时之政。

彗孛之生，在东则西指，在西则东指，由其从日生也，此其常。又有东西偏扫者，又其变也。

太白，史或书“昼见”，或书“经天”。盖巳时当丙位，则为经天，以其当君祸尤大也。其余方位，则止书“昼见”也。

康节邵子曰：“天昼夜常见，日见于昼，月见于夜而半不见，星半见而半不见，尊卑之等也。天为父，日为子，是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为夫，月为妇，是以日东生而月西出也。”可谓因象而及理矣。

列星之为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变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节言土石而不言木金，盖木乃土之华，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节皆以体数言也。

风、雨、云、雾、雷，天之用也；吹、喷、嘘、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风露能生物，亦能杀物，顺阴阳之气也。

风，阳也，故其气清通而无形；云，阴也，故其气昏浊而可见。

邵子推雨、风、雾、雷，而分水、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水风温，火风热，土风和，石风冽。水雾黑，火雾赤，土雾黄，石雾白。水雷霊，火雷虩，土雷连，石雷霹。”

五星在天，高则景小，低则景大。《素问》云然。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

霜。

日在地上时多，故地热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时少，故地寒而井水温也。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当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时见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时见日小，远人也。

日初出时见日大，宜当热而尚寒凉者，阴凝而阳未胜也；日中天时见日小，宜寒凉而反渐暖渐热者，阳积盛而阴已消也；申未热逾于午者，阳尤积盛故也。

广海冬热，由冬日南行，正当戴日之下，故热；朔北夏寒，夏日虽北行，朔地直当阴山之背处，日光斜及，故寒。由此观之，南北寒热，亦由于日也。

日为众阳之宗，故其暖热之气，皆出乎日也。凉寒则日气之不及处尔，日渐长故暖，日极长则热矣。日渐短故凉，日极短则寒矣。暖则阳气之盛也，而极则斯热。凉则阴气之盛也，而极则斯寒。

阴胁阳而为雹，沴气也。阴凝而未尽胜阳，则为霰，正气也。是以《春秋》书“雹”而不书“霰”。以人事验之，沸汤以器密盛之，沉于寒泉则冰，此雹之理。雪积而日炙之，先必为后，此霰之理也。

康节云：“世有温泉而无凉火。盖阴能从阳，阳不能从阴也。”此说固然，乃常理也。然北方萧山，亦有凉火也。

山川之气，积为列星，光芒辉焕，精之盛也。精耗神竭，于是乎有陨星。

星自天横飞而过则为流，自下复上则为奔，自上而下则为陨。

星陨，精气竭也。川竭，水脉绝也。山崩，地脉绝也。当其所主之地则为灾。海水不潮，亦水脉绝也。

海潮，天理之喘息也。天有昼夜，故潮有潮汐，随月进退，从其类也。

昼长则多热，昼短则多寒，寒热进退，皆由于日也。月满则潮盛，月亏则潮衰，潮汐进退，皆由于月也。

《岭外录》：江浙之潮，自有定候。钦廉之潮，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止一潮，谓之小水。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随长短星，不系月之盛衰。岂不异哉！

世间特一阳气之周流尔，阳气不及之处则为阴，观之《姤》、《复》之理可见。

斗一南而万物生，一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一南而万物死。斗日互行而成岁功也。

斗随天而左旋，故一日而进一度。日退天而右转，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岁也。

二十八宿，万古不移，所以定天之体，而分十二宫也。日一月而遍一宫，月一月而遍十三宫，而复追及于日，而成一月也。

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而迟疾不由日而回轮也。五星却因日而有迟留伏逆。

日与天会为岁，月与日会为月，日行地盘一位为时。至于刻，乃历家自细分之耳。每时刻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也。刻分初正，由子午中分天运。盖子初四刻犹属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算也。由铜漏刻之于签，故有刻之名也。

岁，日与天会法也。月，日与月会法也。日，日与度会法也。时，日与辰会法也。故时有十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岁有三百六十。

晦、朔、弦、望，皆因于日也。晦，月与日会，全无光也。朔，会而复苏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分天之一也。望则相对，相去四分天之二也。

每时计九十日，每节计四十五日，每气一十五日，每候计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气有二十四，节有八，时有四，各为三百六十也。

气盈于三百六十五，朔虚于三百五十四，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

十九年七闰而气朔分齐，而特余三时尔，是为一章也。七十六年为一蔀，凡为四章。四三一十二，合三时之数，复得全日。一关十二时为一日，一章该二百三十五朔，一蔀该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关为三时，以九百四十关为一日，是以合四章而为一蔀。故四三一十二，而朔亦无余分也。

岁，日与天会之法也，以节气为定。年，月与日会之法也，以朔望为定。故年必以元旦，岁则有后先也，交于立春。

时有春、夏、秋、冬，风有东、西、南、北，是亦风气一周而成一岁也。然恒风不应而有休废之气，是则时政之失而废天常也，于是而有风角之占焉。

岁差法，见天道自古及今，日渐不同也。历家但拘常而推，所以误焉。随时修改，以与天合，元历得之矣。

## 卷一下　观物篇

天生万物，有色、声、香、味，使无目、耳、鼻、口以收摄之，则天地之工，或几于熄矣。故色为之目，声为之耳，香为之鼻，味为之口，此天人之所以交也。人则得其正者也，物则偏焉，此其所以灵于万物也。如蝇攻臭秽，鸱鸦嗜鼠，麋鹿食荐，蝍蛆甘带，数者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于义理，则惟心可以通之。人则可以贯全体，物则局于一偏也。

物之偏者，如蜂蚁君臣、虎狼父子、雎鸠有别、豺獭报本是也。然人禀其气之浊且塞者，则亦有偏者也，惟圣贤则全。

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资于精、气、血三者。精之荣以须，气之荣以眉，血之荣以发。形之所以立也，必资于筋、骨、肉三者。骨之余也齿，筋之余也爪，肉之余也耳。

手，阳也，故指长。足，阴也，故指短。上阳下阴，人也。猿猴四手皆阳也，故轻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阴也，故奔突而在下。

邵子曰："形统于首，神统于目，气统于唇。"

人，阳物之灵也，故能化火。龙，阴物之灵也，故能化水。

动物本诸天，所以头顺天而呼吸以气。植物本诸地，所以根顺地而升降以津。故动物取气于天，而乘载以地；植物取津于地，而生养以天。善乎《素问》之言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废则气立孤危。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器有大小，数有远近。"盖谓此也。动物本诸天而体则温，植物本诸地而体则冷，阴阳之谓也。

《素问》又曰："根于内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化，气止则化灭。"亦指动植之物而言之。《启玄子》皆以为人血气之变，殊失其旨矣。

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大抵草木之性情，不如禽兽之性情；禽兽之性情，不如人之性情。大抵人则女丽而艳，禽则雄彩而文，兽则不甚相较也。此造物为之制也欤!

植物去皮则死，气在外也。动物伤内则死，神在中也。

"物有贵贱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窍，卵生者八窍，是胎生贵于卵生也。卵而陆生者，目能开闭；卵而湿生者则不能矣，是陆又贵于湿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随气化而成，其为物益微矣，是湿又贵于化生也。此动物有此四种之异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类也；以实而产者，卵生类也；荷芡，湿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四种之异也。虽然，号物之数谓之万，不可胜穷也。或分而异，不免乎四者之异。欲合而同，须究其一原之同。此学者所当思也。"

鳞虫皆卵生也，独海鲨胎生，故其为鱼也最巨。

佛氏以胎、卵、湿、化四者，穷推万类之生生；又以有、无、色、想六者，穷推万类之情识。盖有色是有牝牡之属，鸠鸽是也；无色是无雌雄之属，螺蚌是也。若有想是为蚕为蛾时也，若无想是为蛹为蚁时也。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此物又极微极细，其情识在乎恍惚渺茫之间。如人身之积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动非动、似生非生之属是也。佛氏论说生类，可谓穷深极微矣。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湿生者，眼无胞也，常不瞑也，故不寐。化生者，眼无窍，惟有黑点尔，又其微也。蛤蚌则无目也，益末矣。

虫鱼之子与草木之子，一生即千百者，以其为物至微至贱也。

草木一荄之细，一核之微，其色、香、葩、叶相传而生也，经千年而不变；其根干有生死，其神之传，初未尝死也。

传花接果，当接传之上，则为是花是果；当接传之下，或有断折，及其芽蘖再出，则为元花元果。此见造物之主宰处。

物之气类，万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谓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实、枝、叶，无不具于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显诸仁而藏诸用也。

世谓海棠无香。西蜀潼川府所属昌州，而海棠独有香。故昌州号曰海棠香国，州治前有香霏阁，每花或二十余叶，香气浓郁。

世间万物无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则火鼠也，极南方有之，其毛以为火浣布；而火南鸡亦食火也。阴山以北，积雪历世不消，生蛆如瓠，谓之雪蛆，味极甘美。张子和医者，著《儒门事亲书》，言见民家一铁锅底上，起一铁泡，锤破，有一红虫，其走如飞，其嘴至硬。是金铁中亦有虫也。

邵康节云："鱼，水族也。虫，风族也，故虫皆由风化。"寻常榛栗之类，外壳完固，而虫已长于腹中。岂是外物遗种?当由风化使然。

江之水族，如扬子大江，族类各有所限。江蟹至浔阳则少，鲥鱼至鸭栏矶则少，面条鱼惟城陵矶冬至前后始有之。其理犹鸜鹆不逾济，貉逾淮而死，当由地气使然。

世间小虫，如一丝半粟之细，以至目不可辨；而手、足、头、目，动、静、食、息，无不皆具。此可以见天命之流行，无一之或遗，无微之不入。

喘蠕之虫，多蛾生也。翘蛸之物，多水虫生也。

虫，风族也。鱼，水族也。介虫，石之族也。是以螺蛎多附于石，从其类也。

甲虫，木之族也。萤，腐草生也。车羊，腐木生也。皆食于草木，而附于草木，亦从其类也。

林栖之羽似叶，草宿之毛似草，亦从其类也。

蛴螬、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礜石，蚕食之则肥，鼠食之则死，气感各异也。

鳞虫有蛰，龙蛇是也。羽虫有蛰，莺燕是也。毛虫有蛰，黄鼠是也。介虫有蛰，龟鳖是也。夫蛰物，又造物减其半功也，故其用不能全。

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生于南海崖石之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不知，用手一捞则得；苟其觉知，虽用斧凿，亦不脱矣。

南海中秋有月，则蚌胎生珠，无月则否也。

雉善听，狼善视，狐善疑，骆驼善知泉，象善知地虚实。浣布以灰，濯锦以鱼，洗金以盐。

马蹄圆为阳，牛蹄拆为阴。马之卧也，起则自前足。牛之卧也，起则自后足。

阴鸟之飞也，头缩而足伸；阳鸟之飞也，头伸而足缩。

牛虽有耳而听以鼻，龟虽有鼻而息以耳。

邵子曰："陆生之物，水中必具，犹形之于影也。巨于陆者，水中必细；细于陆者，水中必巨。"今试推之：鱼，飞鸟类也（鸟翼长，鱼鬐短；鸟尾长，鱼尾短；鸟头小，鱼头大。余仿此推之）。龙，蝘蜓类也。蟹，蜘蛛类也。虾，蚕类也。石虱，虱类也。石蚕，蚕类也。龟鳖，甲虫类也。螺蛳，胎生类也。鼋蜮，走类也。蛙黾，倮虫类也。计必有海人。尝闻海贾云："南海时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颇小。登舟而坐，至则戒舟人寂然不动，少顷复沉水，否则大风翻舟。"又大金时，有龙见燕京旧塘泺，手托一婴儿，如少年中官状，红袍玉带，略无畏怖之容，经三时始没。由此观之，水亦有人类也，但幽明相隔，不可相知耳。观温太真牛渚燃犀事，理亦可见。

疥有虫，予尝使明视者针而得之，其大不能以半粟也。详细察之，有嘴黝然，有足纤然，有背隆然；善止善行，且纵且横。尝窃计其为虫也，人之肤革完全也，必非外物能遗之种，因人血气之不和，乃化而生焉。及其既生也，能好也，能畏也，能就也，能避也，能饥也，能饱也，能动也，能静也，能逸也，能劳也，能吸也，能嘘也。八窍之具，神机之用，未始有一之不足者焉，未始有一之不能者焉。于此可以观性命之理矣，于此可以观造化之妙矣。虽然，是其形也，有大小也；是其理有大小乎？世必有能辨之者。

鱼，有骨在内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无者，万不同也。然其所同者，盖水也。草木之叶，有大者，有小者；有长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圆者，有扁者；有尖者，有鬓者；有花缕者，亦万不同也。然其所同者，均含生意也。兹可以求万物之一原者乎！

鹰鹯能搏鸷雁，而反受逐于鹡鸰，非其力不及也，智不及也。崖鹘能搏鸽鹭，而不能得飞鸽，非其飞不能及也，不能颉颃也。由此观之，物皆以智相制，不独以力也。

物有相资以生者，璅珪、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动者，水母、目虾也。

凡物得气之盛者，必有异于物。龙之异以骨，故能吸气精。龟之异以壳，故可卜而先知。犀之异以角，故孕星。蚌之异以珠，故胎月。麝之异以脐，故香可通关。鹿之异以角，又独皮裹而可补食。獭之异以肝，故月生叶而可祛瘵。猩猩之异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瑁之异以甲，故可器。鲨鱼，胎生也，其异以皮，故可鞘。麟角凤觜也，其异以胶，可以续断弦。以至象以牙，翠以羽，鱼以鱿。是皆有异于物，而得气之盛者也。故圣人之生也，得五行秀中之至秀者焉，其必有异于人也欤！

有物命，一物一命也；有国命，万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之自生自死是也。万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此闻之莆阳郑先生厚云。

或问之草木子曰："物固有知乎？"曰："有之。知乎知，不知乎不知。"曰："物固有能乎？"曰："有之。能乎能，不能乎不能。"曰："物固有知而不能，能而不知者乎？"曰："有之。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固尝知文章矣；痿者无以与乎康庄之途，固尝知康庄矣。"曰："固有知而不可得而知，能而不可得而能者乎？"曰："有之也。且之知也，之能也。知者不自能知也，有知知。能者不自能能也，有能能。盖语不能显，默不能藏，可以意授，不可以言传也。"

水鱼不瞑，土虫不息。

雁顺阴阳而南北，鱼顺阴阳而上下，莺、燕、蛇、蛙，顺阴阳而出入。

鲦浮水面，鲍沉水底，鲫游水中。

有雌而无雄，其名大腰，龟鳖是也；有雄而无雌，其名细腰，蜂虿是也。

物性可齐乎？曰：不可也。曰：何也？子独不见乎！物有直行者，狗马是也；有曲行者，蛇蚓是也；有横行者，郭索是也；有却行者，夔踵是也；有两头行者，率然是也；有屈伸行者，尺蠖是也；有动其胁腹、缩缩循行者，喘蠕之虫是也。是固然矣。闻以有翼飞者矣，得非鹰鹯乎！闻以有翼而不飞者矣，得非鸭鹅乎！未闻以无翼飞者焉；然亦有之，龙与螣蛇是也。是其形既异，不能不与之变，岂非形动而天随者乎！之诸虫也又何如？

夫物之植者有然乎？曰：有之。有有叶有枝者，松柏是也。有有叶无枝者，荷芡是也。有无叶有枝者，木贼是也。有无叶无枝者，豨苓、茯苓、马勃是也。不独此也，固亦有有花有实者，有如桃李乎！亦有有花无实者，有如菊萱乎！亦有无花无实者，有如蕨薇乎！然则岂无有实而无花者焉？固有其物也。且此物也，可以衣被生灵，有大功于天下，独与群物异也，而人莫得而知之。

蚤虱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人至灵也，天地生之以食万物。虽然，人能食物，又能理物，故可与天地参焉。中泠泉，锡器盛之则漏，是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刀，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沉香遇水即沉，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刚钻可以钻石，是石之至精者也。故物之至精者，必有异乎物。以此推之，物之精者，水有，金有，木有，石有。物既皆有之，人独无乎哉！人之精也者，圣人也。鹤粪可以化石成尘，龟尿可以和墨写字入石，蟾酥可以润玉可割，是皆气物之相感制。

飞之至高者，鹤也，鹄也，天鹅也，鹰鹯也；余皆下风也。

万物既生，如是形矣，其为技也，有不待教而后能。且鸟也，百舌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变声；啄木舌端有棘针，故善取蠹；鹦鹉舌似人，故能言。一受其成形，故不待教而后能。

妙矣哉，造物之生群动也！随大随小，无不各自取足焉，无所待于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两足也。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蟹，八足也。螂

蛆，四十足也。蛇，百足也。带，无足也。无者不资于多而后行，多者不见其多而反迟于行。动其天机，不言而喻。多者不见其为有，少者不见其为无。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

轿人，马也。锄人，牛也。舟人，鱼也。

牛觗角，马蹄啮，天也。络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庄子》尽归之人，非也。

《庄子》曰："百昌皆生于土，皆归于土。"此土者，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

观物者，所以玩心于其物之意也。是故于草木观生，于鱼观自得，于云观闲，于山观静，于水观无息。

## 卷二上　原道篇

尧、舜传心以中，周、孔论《易》以元，武、箕作《范》以极，孔、曾传道以一，思、孟语德以诚。皆圣贤讲道会要之总名，所以为传心之典也。

《易》上经，气化之始也，故首《乾》、《坤》；下经，形化之始也，故重《咸》、《恒》。

在《易》则浑然一理，在人则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应。故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莫测其所以然之妙也。

《乾》取象于龙，以其具天之用也；《坤》取象于牝马，以其行地无疆也。

中国得《诗》、《书》之传，通之者始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国，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尚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书也；《易》，筮卜书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庄子》曰："《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鲁国之史也，因一国以见天下；《纲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诸国。

《春秋》书"日有食之"，《纲目》止书"日食"，从省文也。

礼有容，乐有声。声阳也，容阴也，声容交而天地熏合矣。

大抵乐惟取其和，后世乐多悲壮，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则形和，形和则气和，气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礼乐大意之人，与之论礼乐情文之盛哉！

古人定律吕以考中声，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遗器，庶得其声之近。若今道家金钟、玉磬及琴、笙、埙、篪之属，皆古之遗器也。以协其声，使与革木之类毋相夺伦，谅必得中和之调，岂不胜于致祥致荒，而甘用世俗之乐也。

俗乐多胡乐也，声皆宏大雄厉；古乐声皆平和。

歌调且因今之曲调，而谐之以雅辞，庶乎音韵和而歌意善，则得矣。毋但泥古而废之，而长用胡乐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礼即异数。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用礼器，祭今人自宜用今乐，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为失。

周子曰："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也。妖声艳辞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确论也。

孟子谓"今乐犹古乐"，救时之论也。

《纲目》真经世之大典也。

《纲目》有汤武之时者三，秦、新、隋皆以大义绝之。夫人得而讨之也，故书"兵起"而不书"叛"。

书"莽大夫扬雄死"，所以病扬子也。然为莽大夫者不知其几，不书，又所以因贬而见褒也。

书"大丞相帅师伐魏"，所以正统也。书"晋处士陶潜卒"，特书以褒之，所以贤之也。

书"唐五王为武三思所杀"，讥五王之失刑也；书"周太师、中书令、瀛王冯道卒"，任之重者，责之深也。

或问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乐尧舜之道。答曰"耕破一犁春雨"，盖言对时育物之心，乐而得其所也。

孔门问仁，夫子答之各不同。虽各因其材而笃焉，正夫子之泛应曲当处，用各不同，所谓贯也。然仁乃仁体之一欤!

天下归仁，朱子训"归"为"与"字，或者浅其说。愚谓苟人克己行一事，合天理，问之家而准，问之乡而准，问之国而准，问之天下而准，所谓天下莫不与也。由此言之，放之天而准，放之地而准，放之古而准，放之今而准，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考诸三王，建诸天地，质诸鬼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谬、不悖、无疑、不惑者也。此则"与"字可通之理也。若谓克己天下皆囿于吾仁之中，如吕与叔《克己斋铭》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闼"，读之，气象虽豁然可喜，事理则茫然无据。

浴沂气象，见圣贤超然于万物之表，逍遥脱洒处。又曰"即此便是尧舜气象"，何也？曰："饭糗茹草，若将终身；及为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滞碍?"

《说文》以步戌为岁，此附会秦以建亥为水正之说也。然实非也，岁自当以夏时为正。

《大学》乃设教之书，朱子则忧百家之乱治；《中庸》乃传道之书，朱子独忧二氏之乱真。深玩《序》文可见。

《大学》六"先"字，所以逆推其功夫之端绪；七"后"字，所以顺推其效验之次序。

格物是觉梦关，诚意是人鬼关。

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曰："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可谓

知行两进矣。

孝、弟、慈三者，《大学》之言达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达德也。达德所以行达道也。

恂、栗、威、仪，是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亲、贤、乐、和，是言新民之止于至善。至善乃《大学》一书之标的，曾子传心之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盖意既诚，自无私邪之杂矣。惟恐人于忿、惧、好、恶等意思，留滞在心而不能察；及其应物，遂至于欲动情胜，用之所行，每过于分数，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财两者为说。盖用得其人，则上下皆安；财得其理，则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其要在于絜矩，则上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见性之书，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庸是就人事上指示，费隐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统性情，事兼德行，物通彼我。

心之虚灵知觉，虚是能包万事万物之理，灵是能通万事万物之理，知是识其理之所当然，觉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天然之体也；庸者，亘古亘今，不迁不变，常然之道也。

天命实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实体，道其当然之实用。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实，而品节之也。

朱子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此盖本《太极图》之说而约言之也。

道不可离，由其自本自根，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也。

戒惧是存养工夫，是于至静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其致中之功也。谨独乃省察工夫，是于情动之时，遏人欲于将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天下之天地万物，诸侯有一国之天地万物，大夫有一家之天地万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万物。由其分有崇卑，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言之，费隐又以人物兼观之，此理之无乎不在。信手拈来，头头皆是。吁，其妙矣乎！

中对和，则中为静而和为动，故止以不偏不倚释之；中对庸，则庸为常，而中则该动静二义。故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并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费隐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体，见此理之无物不在也；鬼神就无形无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验显，见此理之无物不体也。

人物明而可见，故先说费而后说隐；鬼神幽而难知，故先言微而后言显。

人之为道而远人，子思言此之时，佛氏之教未入中国，已虑其绝人伦，去人事，始谓之辩道矣。其虑可不谓远已乎！

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贵贵之礼也。盖诸侯之贵，大夫不得以属籍通，故大夫不得属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职；宗庙所以祭祖先，是子孙之职。祭必受福，职之所当也；淫祀无福，职之所不当也。

至诚是由此道之极其实，至圣是造此理之极其至。故曰：至诚之道，非至圣莫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莫能为。

尽性，致中也；尽人物之性，致和也。经纶大经，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赞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参赞之，是圣人犹与天为二。知天地之化育，是于天道默契焉，是圣人与天为一。

私意自蔽，则局乎其小矣，故不广大。私欲自累，则卑乎其污矣，故不高明。

祖述宪章，是道贯乎古今；上律下袭，是道该乎穹壤。

如天渊尚有彼此之别，则圣人尚与天为二。其天渊更无彼此之别，则圣人乃与天为一。

或问浩然之气，答曰："一片花飞减却春。"盖言浩然是无亏欠时也。

欲是不能集义，刚是浩然之气。

孟子言"勿正"、"勿忘"，此养气之节制也。"正"是用心太过，"忘"是不用心。

《孟子》夜气之说，是水静而清时；浩然之气，是水盛而大时。

高不可贬，卑不可抗，道有定体也。语不能显，默不能藏，道无定形也。

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无极是无有方体，就万物体统言之。太极是会其要领，就一物根柢言之。无无极则太极无所本，无太极则无极无所寓。

《太极图》，性命书也。《西铭》，理一分殊之义也。《四勿箴》，由中应外，制外养中之训也。

无思也，无为也。寂而不动，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后天也。先天，体也；后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后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后天始入用尔。《易》是已入用之书，故多说刚柔，少说阴阳。

无思，虚之极；无为，静之笃。虚则理明，静则性定。阴阳絪缊，吾以观其始，正其命。

天有风、雨、云、雾、雷，人有吹、喷、嘘、呵、呼。天地是大万物，万物是小天地。

地冲气，所以能生万物也，冲气所以为和也。

阴阳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圣，内外合一存乎诚。

虚所以具众理，灵所以应万事，不昧所以为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觉，动而常定，非不动不

静也。溥万物而无容心焉可也。欲尽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类。此君子所以贵穷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终。

诚，天道；性，天德。

善者，万理之总名也；性者，万理之全体也；仁者，万理之全德也。孔门传道以仁，《大学》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诚者，理之实。元者，善之长。一者，数之始。中者，物之心。极者，理之至。皆圣贤论道之极则也。

人心是根于气，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于理，仁、义、礼、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为之存亡也。治乱，世运为之变更也。

古今分于一息，人物同于一原。

因粗而精，因略而详，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正也。因精而拙，因详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或者指游魂之变为轮回，未之思也。

张子曰："风雷有象，不疾于心。"所谓潜天而天，潜地而地也。"心御见闻，不弘于性。"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横浦之学，以觉为性。曰："觉之一字，众妙之门。"是止认智为性。金溪之学曰："收敛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于私欲未为病，才涉于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

临川之学，分心迹为内外，内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假仁义之言，以济功利之实。

涑水之学，可谓博极群言，纯乎实践。

金华之学之于濂洛也，可谓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学，以汉唐皆王道，纯以事功言也。

南浦之学，其视紫阳，犹孟子之于孔子也。

永嘉之学之于正道也，可谓步则步者矣。

许鲁斋，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刘静修次之。

用之则行，于留侯、武侯见之。舍之则藏，于靖节、康节见之。古惟有此二人，才德及之，可以当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气，性善之性纯乎理。

荀子曰："性者恶也，为善者伪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扬子曰："人之性，善恶浑。性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之说也。"达摩云："我见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谓性之说也。"苏氏曰："善恶皆出于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犹佛氏善哉善哉！"盖赞叹之辞，即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也。"韩子说性有二品，即性有善有不善之说也。后世诸说，纷纭纵横。孟子当时已一一加辨，可见儒书之不可无《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杨，今之释教近乎墨。

《丹经》言："鼎炉是安身立命也，采药是收精敛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节也。"

佛言离一切物，别有自性。不知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也。

佛氏谓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譬如从空而有，幻化虽灭，空性不坏。此东坡言性之本旨也。

离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沦于空寂；舍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于虚无。故《大学》之始教，所以不出于民生日用彝伦之外也。东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欧阳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灭无生为说；老氏贪生，故每以返老还童为说。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者为至尔。"

# 卷二下　钩玄篇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动物之象乎！动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也。

欧阳子曰："《易》六爻之文，占辞也；大衍之数，占法也。"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

陈希夷玉钥匙白法，即《周易》圆围之象也。以二至而为之主，冬至顺而夏至逆，《姤》、《复》之道也，逆顺之道依乎日。

司马温公之《潜虚》五十五行，其象以丨为原，𠃊为灾，川为本，卌为矿，𠕁为基，具五生数也。以丅为委，𠀁为焱，丌为末，𠀂为双，𠀃为冢，具五成数也。以吉、凶、臧、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间，至坚惟金石尔。金有时而销，石有时而泐。至坚且然，而况于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长生。

云、雷、雨、雪，皆至半空；风则薄乎天，愈高愈劲。

风、云、雷、雨，天也；蠢、动、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变化死生之道。聚皆属之阳，散皆属之阴。阴阳，天地之大经也。

霖雨既霁，间云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阳道日变而日生，阴道日变而日消。阳之变也有形，阴之化也无迹。一切生聚者，阳之长也；一切散败者，阴之消也。

张子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

也。”知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顺死安矣。

造化无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丰其实者啬其花。

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传其意。通其义，则一也。

善乎！贾生之言曰：“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忽然为人兮，又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论，其理之变者莫可得而晓也。如《月令》，雀入大水为蛤，是羽虫化为甲虫也。田鼠化为鴽，是毛虫化为羽虫也。松树化为老人，无情化为有情也。妇人望夫化为石，有情化为无情也。牛哀化为虎。江夏王氏之母浴于川，化为鼋，没于深渊。汉末，马生人，名马异，亡入于胡。后汉刘聪后刘氏，生一蛇一猛兽，各伤人而走。慕容燕时，有女子化为男。宋徽宗时，有妇人生须，度为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蓐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气，变化纷扰，不可得而测也。其常变之兆，祯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则本同而支异，水则原异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说，于运祚修短，本无所损益。或谓水德王则刻深其刑以应之，则害于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节。三代而下，汉高为最，昭烈次之，光武、唐太宗，伯仲间耳。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董子可谓得先难后获之旨矣，语尤明快。

胡氏曰：“会人物于一身，万物异形而同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张子曰：“贤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家国皆然也。

成立之难如升天，从善如登也；覆坠之易如燎毛，从恶如崩也。

祥于刑者，有法外之遗奸，秦王是也：坑儒生而得刘项。工于数者，有术中之隐祸，魏武是也：杀杨修而得司马懿。

化国之日舒以长，由其事简也；乱国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则长日如短，事简则短日如长。谚云“闲觉日偏长”是也。或者谓有道之国，日行上道而长，遂加赋于民，欺矣哉！

仁人之诎，国将乱也。小人得位，亦国将乱也。是以汉之党锢，唐之朋党，宋之奸党，三党兴，天下遂至于衰亡矣。

穷理须是用心，自有悟处。《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气之极也。

玩是思之精，索是求之至。

诗者，不发其胸中湮郁之气，则畅其心下喜乐之情。故以出于自然者为工，不以流于巧丽者为富。

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谚云：“心不负人，面无惭色。”即浩然之气，配义与道也。又曰：“偷人胆失。”即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举世皆梦也，梦梦也，不梦亦梦也；梦乎梦，不梦乎不梦。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荣枯，黄粱也。

梦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见，因以类感。

谚云：“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缺于所不见也。盖寤则神舍于目，寐则神栖于心。盖目之所见，则为心之所想，所以形于梦也。

因马而念车，因车而念盖，因类而感也。

不闻闻，闻不闻，闻闻，不闻不闻。不闻闻从真起应，闻不闻摄应遂真，闻闻感而遂通，不闻不闻湛然常寂。

色、声、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声，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无耳目，则声色又乌用生之哉？则造化或几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于心，则又所以具此理而应此事者也，宰制四者于中而各听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万物者也，故并于两间而为三。

木皆中实也，而娑罗树则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广藤则中实。此皆因地而反生其类也。

物之有形有声者，人畜是也。有声无形者，雷霆是也。有形无声者，木石是也。无形无声者，此体物而不可遗者也，学者所当思也。程子曰：“鬼神于若无若有之间，断遣得去，则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锄地，蚯蚓中断，两头俱跳。此时安身立命在何处乎？曰：“尸居余气，两头俱脱。”曰：“打蛇断尾时如何?”曰：“末去而本犹存也。”曰：“断头时如何?”曰：“本去则末不存矣。”曰：“立命岂无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则机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为蚌生也。儒谓珠由内出，生于蚌胎；佛谓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诸天，佛由诸己。此学者当辨其理也。

生顺死安而无容心焉，至矣。彼语寂灭者，往而不返。

《告子》义外之论，是于事上分内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内外分也。

事外无道，道外无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诵之令人有生意。

盗贼至为不道矣，人苟面称之为盗，则勃然而怒。可见其羞恶之心未尝忘也。

夷狄华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风气异也。状貌不同者，由土气异也，土美则人美，土恶则人恶，是之谓风土。

冬至用阳遁，顺行九宫；夏至用阴循，逆行九宫：从天道也。天道，日也。

岁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时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时二刻而交节。此天道常行之数也，日与天会法也。

历家分一日八刻于十二时，每时该八刻六分刻之二。术家欲取时之上四刻，天之清气，故以八千四维配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毗和，兄弟之道也；配合，夫妇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体。二运，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流行所以定时下。

星术以七曜四余定所遇得失，以太阳定立命，以太阴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克制化定人吉凶寿夭，多有验者。此亦可以见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术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神，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人则无不足也。

又以十二肖同类之属分阴阳，配为二十八星。禽如虎，则配豹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纳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亲，以时日配六神，以八宫定世应。于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家之言。然与古易绝不相通矣，亦以见《易》道无所不通矣。

差谷古有其说也，其法最略。古惟有刚柔二日，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刚日。及汉用宝义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犹未离乎二气五行也。及唐百忌历行，其拘忌愈繁，阴阳愈乱，吉凶愈无凭也。惑世诬民，于斯为盛，识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不必尽法也。

乘数，阳息也；归数，阴消也。息所以进，消所以退，此阴阳之理见乎数也。

兵家遁法，即白法也。开、休、生三吉门，开即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论五星，郭去非以战斗伏降刑冲破合论三命，皆臻其理也。

为老氏之学者，其术多稔，便有为我意思，其高处是清虚。

庄子曰："鸡鸣犬吠，人莫不闻知，不能以意亿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将来。精至于无伦，大至于不可围。"

庄子曰："道在稊稗，在瓦砾，在尿溺。"每况愈下，盖以道无乎不在也。

关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用之弥满大虚，废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

广成子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养气，此语最精。

鹖冠子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贱亦有时而贵，不见当乱之世，金章紫绶，照耀奴台之躯乎？

自释迦拈青莲华，迦叶呵呵微笑。自此示机，直至达摩说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此即教外别传，更无别旨，自此禅宗皆祖此。

释氏扫去财色，直截无为，其行超绝至高，易以动人。故以寂灭为乐也。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长生为乐也。张子曰："二者虽有间，以言乎失性则均也。"

佛居大地之阴，西域也。日必后照，地皆西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阳，中国也。日必先照，地皆东倾，水皆东流也。故言性以实。意者亦地气有以使之然欤！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为自底，不涉于天，不知于何处求天。以山河大地为幻妄，有时破坏，不知于何处求地。以四大为假合，本来非有，不知于何处求人。

佛氏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禅宗一达此旨，便为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论义理。所以疏通者流于恣肆，固滞者归于枯槁。

禅宗只一悟为功，如曰随缘放荡，任性逍遥，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律师有佐据，禅师无捞摸。

达摩曰："作用是性，变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

佛氏于性宗工夫深，老氏于命宗工夫深。

轮回举世皆言之，可见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穷造物之理者，始足语之。

飞升有乎？曰：此必有术，不可得而测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实无着处。

《大藏经》云四句，乃实句、义句、法句、凋句也。

《大般若经》云四数，乃数分、算分、计分、喻分也。

## 卷三上 克谨篇

《贡禹》曰："攻山取铜铁。"凿地数百丈，销阴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水旱之灾，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胜，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此造室太大之占也，必凶。

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是阳失其所而镇于阴也。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

周亡。其国不过十年，数之纪也。

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晦。

师旷云："岁欲丰，甘草先生（荠也）；岁欲苦，苦草先生（葶苈也）；岁若恶，恶草先生（水藻也）；岁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岁欲雨，雨草先生（藕也）；岁欲病，病草先生（艾也）；岁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秦苻坚出师，武库刀枪自鸣。辽主天祚亲征阿骨打，刀枪皆放光。宋童贯出师，约夹攻大辽，无故忽失二认旗。其后兵皆败衄。

至正未乱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鱼落省台上，盖鳞介失所之象也，卒为兵祸。在昔晋时，亦有是异。

元刘太保迁元京北城，取居庸关水入城，冀稍润其土；然亦不及百年，祸变亦作。岂地数有限而致然耶？《易》曰："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人事也。管辂曰："土地悠长，尚有兴衰之运。"地理也。由今监古，气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尝不相因，岂徒然哉！

至正初，扬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阁于涂中。露有钱货无数，盖是累年覆舟之遗物也。人争取之，潮至辄走，潮退复然，亦有走不及而淹死者。如是累月，江复安流。识者曰："此江啸也。"某后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间，荆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几时泥到襄阳府。"居人皆闻之而不见其形。及早视之，凡树木不论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离根一二尺泥之，至树分枝处则止。后又改叫云："苦也苦，几时泥到成都府。"盖古今未闻之异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六年，当天下正升平。司天监奏天狗星坠地，血食人间五千日。始于楚，遍及齐赵，终于吴，其光不及两广。其后天下之乱，事事皆应。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无光。是时庚申君，天久不郊，宗庙久不祀，盖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风，海舟吹上平陆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数，世人谓之"海啸"。其后海寇方国珍据海为盗，攻剽濒海数州，朝廷终莫能制。

至正九年间，河内民家养蚕，及熟而上箔，共结成一幅，宛如旗状。又一家蚕数千万，共结成一茧，大如数石瓮。盖亦倮虫之孽，为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县孟皇村呼景贤母舅石氏，养蚕三十箔，其蚕忽变：万蚕合并为千，千化为百，百化为十，十化为一巨蚕。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条，计重一十五斤。当时以为瑞。及元末，小总兵王保保与庆阳李思齐治兵相攻，屠戮其村，石氏遂灭。盖倮虫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养蚕将老，蚕忽唧唧有声。次年母卒。

又张思齐出师，二百人为一屯。野宿，刀枪各作一攒插地。夜半，枪忽自然火甚炽，须臾煨烬，惟金刃存。其后兵果散败，是不戢自焚之应也。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汉之旁。其后卒因河决，聚役徒而叛。

庚寅年，冬温，霹雳暴雨时行。衢、饶、处等州雨黑黍，大如小麦，色黑；咬破视其内，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电，自至正庚寅以后屡屡见之。盖阴阳差舛之气异乎常也。辛亥春，其变轻。癸丑春正月十一日，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师清宁殿火，焚宝玩万计，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几，天下大乱，淮东贼毛会逼都城而退。

又京师齐化门东街，达达一妇人，生髭须长一尺余。

辛卯冬至，雷电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乱，人民死者大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门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于倪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间，贬丞相脱脱，诏书端明殿，忽倾仄如倒状。天兆其戒，卒不之悟，悲夫！元朝之亡，盖决于此。

壬辰间，江淮芦荻多为旗枪人马之状，节间折开，有红晕成"天下太平"四字。

雨粉针，湖广民家门户柱壁之间，有粉痕如针样无数，不知何物，从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间，浙江潮不波。其时彭和尚以妖术为乱，陷饶、信、杭、徽等州。未几克复，又为张九四所据，浙西不复再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数之一终也。盖杭州是闹潮，不闹是其变。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太白。是时江淮群寇起，张九四据高邮，韩山童男据临濠，徐贞一、倪蛮子、陈友谅乱汉沔。丞相脱脱统大师四十万出征，声势赫然。始攻高邮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亚麻之谗，谓天下怨脱脱；贬之，可不烦兵而定。遂诏散其兵而窜之，师遂大溃，而为盗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复为矣。后亚麻虑脱脱再入相，矫诏鸩杀之。后一年，东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验始仗而贬死。

癸巳秋大旱，溪涧皆竭。

甲午春，大风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余日，两浙大饥。是夏赤星见。岳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龙皆穴地，变化而出者无数。"识者知其为天发杀机也。

甲午乙未间，河北山东多陨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余。洛阳有大星陨地，滚行数十丈，草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须臾复望西飞去。此又其特异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龙泉县人家有一鸡二形，一边

毛羽纯雄，一边毛羽纯雌，既能雄鸣，又解雌伏。盖气之乖乱，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贼陷县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黄雾四塞，日暗无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贼陷县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间群鼠拥集如山，尾尾相衔度江，过江东来。湖广群鼠数十万，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昼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侧。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毙。

至正乙未冬，湖广雨黑雪。是时倪文俊陷湖广，威顺王妃主子女皆为所掳，其后诸子皆为所杀。

陕西省某县，至正十五年间，一夜大风雨。有一大山西飞者十五里，山之旧基，积为深潭。

丁酉夏六月，温州没千余家。

至正戊戌冬十月，有两日相击，黑光摩荡。

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东方有赤虹，贯于中天。处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规啼。昔邵康节在洛阳天津桥闻之，已知宋室将乱。况元京离洛阳尤远，非南方之鸟所至。地气自南而北，又符康节天下将乱之语，岂非天数也！

己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红光烛地，移时始复。冬十月，白虹贯日。

己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竞出，多入人家香炉上立，后多冻死。按此物当春暖花香则出，苦寒出非其时，此变也。变不虚生，宜有其证。后龙凤年间，多选良家子弟为湖务间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应也。

庚子间，太原雨雹，大如数斗器。牛马多死。是时天下大乱，丞相孛罗称兵犯阙，欲废高丽氏太子，而立雍吉剌所生幼子。高丽后奔沧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举兵诛孛罗，太子复位。雍吉剌皇后以忧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归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间，黄河自河东清者千余里，河鱼历历，大小可数。庚申帝闻之，惨然不乐者数日。群臣奏曰："河清，王者之瑞，胡为不乐耶？"上曰："《传》云：'黄河清，圣人生。'当有代朕者。"群臣复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圣孙，即其应也。"上笑而释。

丙午夏，平江路当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厅，安置匡床、胡椅、圆炉、台桌，厅旁一室，封锁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盏大，其床、椅、炉、桌皆从此孔入，堆叠满室。人皆不解其异。次年，张九四陷城，据有东南五州之地，享其富实十余年。盖小能容巨，贱能居贵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余日。后又大震裂，居民屋宇皆倒坏，火从裂地中出，烧死者数万人。次年，太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弃元京，遁居应昌府。先三日，国朝常国公遇春等统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召文武百官军民，议战守之计。迟明，会议端明殿。及开门，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见，叹且泣曰："宫禁严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复作徽、钦衔璧求活，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没。

己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数日前，有一饿鸱鸣端明殿上，作"灭胡"之声。帝命善射者射之，终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群蚁同穴，无故自斗而死，处处皆积成小堆。其后独岳州将臣张斌军师大败于潞州死。

庚申帝履位之后，月凡食既者三，其后卒于其身失国。岂夷狄中国之阴也，不于日示咎而于月欤！

庚申帝幼年，远贬南服，舟泛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献果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上命近寺僧每日设饭饲之。及癸酉还都登极，群猴复相率拜送。余猴数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六枚，当时皆惘然，莫知所以。盖申肖猴，迎拜，见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贬而得国，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国，盖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鸡，明皇好斗鸡，兵争象也，其后卒有禄山之乱。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简直，类能倾心以听于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斋先生诸贤启沃之力，及施治于天下，深仁累泽，浃于元元。惜乎王以道文统行吏道以杂之。以文案牵制，虽足以防北人恣肆之奸，而真儒之效，遂有所窒而不畅矣。

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兼之中原连年旱蝗，野无遗育，人无食，捕蝗为粮。

南阳府廉访佥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闻鸡啼。曰："此荒鸡也。不久此地当为丘墟，天下其将乱乎！"遂弃官而隐。后南阳果陷。盖初更啼即为荒鸡。祖逖闻鸡声，蹴刘琨起，曰："此非恶声也。"遂起而舞。即此事也。

嘉兴府海盐县故富家赵君举，及衰替，别营一小室以居。落成之日，宰猪为享礼。猪小肠皆修治，忽迸地如蛇，蜓蜿而走，将及一里许而止。间一年，所营小室亦卖。盖国家将亡而妖孽见，盖其理也。

处州府遂昌县，昼忽有大声如钟，自天而下，无形。盖鼓妖也。次年，县中官民俱灾。

遂昌县徐孟芳母舅，见沙洲一石，自行自走。异之，遂拾以归。后碎之，实石也，他无所有。恐至阴生阳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当午有红云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虽刻画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后帝师以国事不振，奔还其国，其教遂废。盖其物象见祥也。

饬武备以修文德，两尽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于不振也。

元初有王华、蔡五九等之乱，旋致戡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颜为政，变乱旧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后有李致甫、罗天伦之变。国力犹全，寻皆殄灭。至正戊子间，海寇方国珍始为乱。先是蔡乱头剽劫海商，始悬格命捕之。方为台之杨屿人，慕赏功官爵，募众至数千人。时台州总管焦鼎等纳蔡之赂，薄其罪而不加诛，玩忽岁月。方遂入海为寇，官兵皆不战而败。朝廷恐为海运之梗，招安之，即啖之以海运千户。及既定，濒海之民莫不愤之，与万户萧载之谋袭杀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参政孛罗、元帅董搏霄率兵加讨，兵未交，皆先溃。郝万户为所获，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丽后位下，请托得行，遂特旨释之，进爵已拜参矣。呜呼！边方贪官既失之于始，中宫宠后又失之于终，当赏而不赏，当刑而不刑，刑赏之柄既失，纪纲于是乎大坏，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国珍，台之宁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杨屿。尝有童谣云："杨屿青，出贼精。"其初亦欲向功，为国宣力。后失望，遂出忿言曰："蔡能为盗，我岂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走及奔马，与弟国彰、国英、侄亚初同为乱。朝廷屡招国珍为司徒，弟侄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覆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权，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故有功无钱者，往往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区，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向使用于初乱之时，岂复有寇如此昌炽，何其始之啬而终之滥耶！且功则不与，贼则与之。刑赏倒施，何其谬哉？呜呼！爵命之设，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岂人君私器而专用私人也哉？后之有天下者可以监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乱，有宣数道、敕数十道悬以购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与。可为太息！昔汉陈豨反代地，高祖即白见千户者四人，以慰赵父老。可谓知用天下之机。

徐州盗韩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间，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时，无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劝脱脱丞相开河北水田，务民屯种。脱从之，先于大都开田以试之，前后所费凡十数万锭。及开西山水闸灌田，山水迅暴，几坏都城，遂止。又劝其造至正交钞，楮币窳恶，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遂与至元宝钞俱涩滞不行，物价腾贵。及河决南行，又劝脱相求夏禹故道，开使北流，身专其任，濒河起集丁夫二十六万余人。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韩山童等因挟诈，阴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当时贫者从乱如归，朝廷发师诛之，虽即擒获，而乱阶成矣。反既定，下诏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后其党毛会、田丰、杜遵道等复奉其子为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间，死者成积，中原丘墟。

汝宁盗韩山童男陷汴梁，僭称帝，改韩为姓，国号宋，改元龙凤，分兵攻掠。其下有刘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为粮食。人既尽，复陷一处。故其所过，赤地千里，大抵山东、河北、山西、两淮，悉为残破。毛会等兵已犯畿甸，王师极力战守，始退败。

蕲州盗徐贞一叛。先是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大炬名香，念偈拜礼。愚民信之，其徒遂众。徐本湖南人，姿状庞厚，无他长，生平以贩布为业，往来蕲黄间。及妖彭众欲为乱，思得其主。一日，徐于盐塘水中浴，众见其身上毫光起，众皆惊异。遂立为帝，反于蕲春，天下响应。东南遂大乱，湖广、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没，开莲台省于蕲春。然资性宽纵，权在群下，徒存空名尔。后其臣伪汉主陈友谅下兵攻台，谋篡位，乃勒死于采石。

沔阳盗倪文俊，号蛮子，聚众从为乱。倪世以渔业居黄州黄陂，其生之夕，母梦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僭号，倪为伪相。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杀害，掳威顺王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诏招抚，然乱端已成，俱无所及，王诸子竟为所杀；荆、鄂、潭、岳、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虔、洪、吉等州，皆为所据。然骄恣不抚其下，后竟为其下所杀。前夕，母复梦白虎死，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蛮子舟前。蛮子曰："又有大官人当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应天象也。呜呼！区区一盗，使之为乱以祸天下，而亦内符母梦，上应乾象，岂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乱，后封长沙王，镇岳州。及蛮子诛，文郁亦见杀。

独季弟倪七不从乱，亦不及祸，至今尚居汉川县，耕稼为业，富于牛田。

汝宁余寇尚炽，丞相脱脱命其弟中台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师三十万讨之。至城下，与贼未交锋，即跃马先遁。汝宁守官某执马不听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师遂大溃。汝宁不守，委积军资如山，率为盗有。脱脱匿其败，反以捷闻。既而西台以文弹劾，脱脱奏："台宪不许建言，违者坐罪。"此则脱脱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将不于其才，惟于其亲，此其所以败也。昔杨国忠为相，任单于仲通为将，使征云南，丧师一十万；房琯为相，用琴士董廷兰为将，使拒安禄山，丧师四万；王介甫为相，命门客李复圭为将，使攻西夏永洛城，丧师亦数万。是皆取非才于亲暱，皆由君不知将，将不知兵，未有不败其国者也。后之为人君者，可不监诸？

高邮盗张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脱脱丞相征之。中散其兵，兵遂溃。张乃陷平江路。先是，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齐暮赵，朝廷不能制。张为盐场纲司牙侩，以公盐挟带私盐，并缘为奸利。然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其为主作乱。朝廷命脱脱讨之，王师号百万，声势甚盛，众谓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芦军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总兵官命令，如何辄自先登？"召其还。及再攻之，不下。未几下诏贬脱脱，师遂溃叛。乙未，张泛海以数千人陷平江路，海运遂绝。后朝廷力不能制，以诏招之。累官至司徒，自号成王，据有平江、嘉兴、杭州、绍兴五路之地。

其后天下处处盗起，陕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欧道人，山东有田丰，襄阳有莽张，岳州有泼张，安庆有双刀赵，四川有旻眼子。各据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属张寇，湖广皆属徐寇，惟此两枝为盛。

庚子岁，伪汉王陈友谅杀其君徐贞一，称帝于采石五圣庙。先是，徐虽为君，权皆在倪蛮子，友谅其所部也。倪为丞相，颇骄恣，待其下无恩，陈因与其党袭杀之。其党复谋杀之，事泄见杀。于是大权悉归于陈，封伪汉王。欲举兵攻台，兵至采石，谋称帝而后下兵。遂遣其党杀徐，僭号曰汉，改元大义，引兵攻台。大败而归，营江州为都。

友谅，原沔阳人。承平为县贴书，及从为盗，弟兄四五人专兵为卫。既杀倪杀徐，遂谋为帝。既败于建康，复弃江州而遁回武昌。于是洪、虔、吉、赣、袁、瑞、抚、饶皆归建康，壤地益蹙。竭力制舟师，谋图报复。合兵攻隆兴，久不下。台兵至，合战鄱阳，前后相持者八十余日，大战者五六，死者六七万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为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复立其子为帝，袭位居武昌，改元德寿。台兵攻围一年不拔，泼张以潭岳兵赴援，兵败见执，遂俱降，国亡。重庆盗旻眼子，僭号称帝，国号大夏，改元。旻先沔阳人，瞎一目。为巡司弓兵牌子头，随倪蛮子为盗，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杀戮既尽，退居重庆。陈矫徐命，使会兵建康。既而愤陈之杀逆，竟引兵归。曰："汝能为帝，我岂不能为帝耶？"据有全蜀之地，绝不与陈通。居位六年，后为其弟所杀。其妻复图杀其弟，立其子为帝，袭位，以其党戴牌为冢宰，事皆专之，小旻主拥虚名而已。辛亥，台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宫，以海舟送小旻主同德寿陈少主去高丽，飘然入于海矣。

元朝是时，长淮以北，尚皆晏然。山东则王信，陕西则李思齐，陇西则张思道，太原则王保保，汴梁则太子开抚军司以总之。既而诸将积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谗王保保欲叛，诏削其军权。九月，台兵北行，处处皆望风崩溃，曾无一战。王信首以山东降，兵竟攻东昌，遂捣京师。庚申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趋山西，至泽潞，台兵稍失利。遂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关，李思齐遁，既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张思道等皆降，秦陇悉定。顷以皇孙为崇礼侯，庚申帝弃元京，出居应昌府。己酉岁，都督李保保轻兵袭之。时庚申帝已于其年四月二十又七日以滞下疾崩，皇太子独脱身走去，而皇孙就擒（李保保即文忠）。

有掌符宝郎，以历代灵章凡四十余颗降。上以其不忠，剐之。山东降，有降将百余名，皆枢密、院判之类。丞相李善长言其人物魁梧可用，上疑其结党，皆杀之。辛亥攻四川，平之，伪夏旻氏母子降，天下混一。

呜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迄今天禄之迁，尽归于南，于此可以见乘除胜复之理也。故自慢藏于方寇，诲盗于韩寇，奖乱于野先，败事于答麻。而天下之势，十已去七八矣。于是山东西、河南北、淮左右皆为寇壤，城郭丘墟，积骸如山。后来虽命李察罕收复河汴，不幸轻信降寇，为田丰之所袭杀。其子王保保，杀田而代领其众，粮匮师骄，不相统一。孛罗又生内变，称兵犯阙，谋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药扶救，犹惧不济，况复以峻导毒剂继之哉！纵无外寇，尚且丧亡，况台以百万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数岁，直至戊申而后失国，亦云幸矣！

# 卷三下　杂制篇

井田之法，非独为均田制禄而已，盖所以阴寓设险守国之意。故中原平衍，设立许多沟浍，许多阡陌，使车不得方其轨，骑不得骋其足也。岂非寓至险

于大顺之中者乎！观晋郤克欲使齐人尽东其亩，以便戎车；吴玠在蜀，于天水军作地网，以阻金兵之骑；于此可以验之也。

兵法始于黄帝，而井田亦始于黄帝。

八阵图亦出于井田，公田即中军也，私田八家即八阵也。

历法：斗建，天行也，建除十二位是也；日辰，日行也，角亢二十八宿是也。斗顺天而西行，日逆天而东转。斗日互行，至复会于元，分之所以为一岁，故曰天周岁终。此历之大纲也。

历自上古黄帝以后，莫不随时考验，以与天合。故历法无数更之弊。及秦灭先世之术，置闰于岁终，古法殚废矣。由汉而下，以积年日法为推步之准，以至于今。夫天运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势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仪象，日测月验，以与天合，庶永终无弊（元诏）。

汉《大初历》，凡十九年七闰为一章，章者至朔分齐闰无余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岁为一会，会者日月交会一终也。凡三会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闰朔并无余分，但非甲子岁首也。凡三统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至是闰朔并无余分，又值甲子岁首也。此扬子云拟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时朔旦，冬至在岁次甲子之首，谓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为第二章首，复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时。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时。第五十八年为第四章首，至朔复同于癸亥日卯时。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复同于癸卯日子时。因其至朔同在夜半，与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暗昧之时也。凡四章为一蔀，总二十蔀名曰一纪。计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岁首耳。总三纪积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又甲子岁首，总会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历说虽多，不出此二家之术也。

定历名曰《授时》，取《尧典》"敬授人时"之义。

自古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为动物，而岁亦略有差也。古历虽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过，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为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减一算；算将来，加一算，始为精密。又随时以仪象。

历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开窍，以量日景。故表长而晷景长，尺寸纵有毫杪之差则少矣。

元朝立简仪，为圆室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背中间开一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运矣。

铜漏之外，又有灯漏沙漏，皆奇制也。

玲珑仪，镂星象于其体，就腹中仰以观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更有五更，更有五点，前后多寡相补，其数相齐。此可以见古人于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来《律论》：黄钟流行，诸律本无间断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长短，此算家因律以命术，非律以命算也。犹之方田焉，田生五谷，岂知我为圭箕弧环？律和五声，岂知我为正变倍半？皆算家命之耳。故古之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人不能，始假数以正其度。雅乐之不可兴，声音之不可传也。

黍命于律，不命于黍。吾于算法亦云。又谓空围九分，乃算家内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吕有倍，使有半周倍用变，各有伦理。凡以羽翼蔡氏之书，非求异也。

讳法，自周以前无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谥，则固以弥文矣。后世遵之，其法愈严。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汉吕后讳雉，改雉名野鸡；人患痔者名野鸡疾。晋宣帝讳昭，改昭穆为招穆。至唐李贺父名晋肃，谓贺不当举进士犯其父。偏名为讳，昌黎韩文公至为作《讳辨》。宋有礼筵，名曰大排，凡所招亲宾，则先请其三代名讳，筵中倡优杂戏歌曲，皆逐一刊定回避，然后呈进。及入人家，皆先问父祖讳，然后接谈，冀无误犯。历代讳法之严如此。至于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来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缺点画而已。然亦不甚以为意也，初不害其为尊。以至士大夫间，此礼亦不甚讲。

历代多崇徽号褒美，多至十余言以上，皆后世群臣之导谀也。后世人谁诵之，初亦何益？如尧、舜、禹、汤无谥，初不害其为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谥法，谥其父兄为文为武，特止一字而已。当谥法之行，亦出于公，皆考行以定名。如幽厉无道，加谥以恶，虽孝子慈孙，百世犹不能改。何则？时以公也。及始皇奋其私智，一革谥法，谓子不可以议父，臣不可以议君，直以贤圣自居。何则？实出于私己也。汉谥尚少，亦死而定名。至唐而生加美谥，至字最多，至为无谓。元朝此等皆绝而不为，及死而始为之谥，亦止于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恶是非，此亦可以为法也。自周立谥，至诸侯卿大夫皆有之，历世遵行，乃其常也。至元朝秦王太师潜行不轨，欲要誉于天下，以私钱十万锭，济怯怜口站户之乏。庚申帝下诏曰："有臣如此，宜极褒嘉。"加以美称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又殆九锡之渐者乎！幸而未几事败身殒。此则权臣窃命，元朝之变例也。

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郭，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他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用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

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夫葬以安遗体，遗体既安，多赀以殉，何益？

山呼，汉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赐宋之问始。

尝读《酉阳杂俎》书，见其记汉礼，天子临朝，赞者云，天子为宰相起处则临轩送之，御史大夫、将军，此三公之官皆然。尚犹存此等体貌大臣之礼。汉遵秦君尊臣卑之制，尚未尽废。后世之待大臣，直奴仆耳，直牛羊尔！三代之时，天子当宁而立，以朝群臣。未至，偃然以临其下。后世益以陵夷也。

历代累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于其上。诏词略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文亦精雅。

蝉冠朱衣，汉制也。幞头大袍，隋制也。今用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佩朱履，是革隋而用汉也。此则公裳。

纱帽圆领，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褴衫，宋服也。巾环襈领，金服也。帽子系腰，元服也。方巾圆领，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带、大团花紫罗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带、紫罗袍，六品七品用绯袍，八品九品用绿袍。皆以罗流。外授省札，则用襢褐。其幞头、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

官民皆带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也。其发或辫，或打纱练椎；庶民则椎髻。衣服，贵者用浑金线为纳失失，或腰线绣通神暱。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伞盖，授宣者用褐罗，授敕者用青罗。

北人华靡之服，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靴则鹅其顶。

元诏信州路龙虎山三十六代张天师朝京，锡以金印，封留国公，主领江南三山符箓道教事。真人吴闲闲为宗师留辇下。真人邱长春能烧金，佐世祖军国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其外又有白莲教、满摩教、回回教、头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龙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阳，平南宋，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设经陈纪，以垂后世；立中书省以总庶务，立枢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台以纠弹百司。世祖尝言："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其立台之旨。历世遵其道不变，持国正论，谓之台纲。后世渐徇私情，谓非亲不举，非仇不弹，执此之论，反谓当然，而国论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极，太平王燕帖木儿为相，即用其弟买里古思为御史大夫。太平既败，继用秦王伯颜为相，即用其兄子脱脱为御史大夫。幸脱脱听其馆客吴行可之说，发其逆谋；秦王贬死，遂以功命脱脱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为御史大夫。及脱脱见贬，答麻矫诏酖之。遂以答麻为相，即用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当时国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设是官，本以防权奸胶固党与盘结之患，使之有所防范，击刺以正国势；及其末世，台省要任，乃皆萃于一门，殊失养猫捕鼠、畜狗防奸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谋不逮心，旋致败灭；向使莽、操、懿、温之伦居之，元之为元，已不追顺帝而后宗社为墟也。

元中台建于大都，西台建于陕西，南台建于建康。其余各道设廉访司，隶于三台，每岁巡历州县，纠察官吏，询求民瘼。

元朝建中台为御史大夫者，自陈缑山始。开科为状元，自张起岩始。缑山以德业举，起岩以人物举。

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惟宣命之宝用玉，以玉箸篆文，此其异也。

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虽异乎古之诰敕用织绫，亦甚简古而费约，可尚也。

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唐、金步摇冠之遗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剌氏，自太祖与其族帐设誓，同取天下，世用其女为后。犹契丹有国，世用萧氏为后也。自正后之下，复立两宫，其称亦曰二宫皇后、三宫皇后。三日一轮，幸即书宣以召之，苟有子则为验。遵大金之遗制也，与赵宋之法不同。宋后宫无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内朝之时，则所幸者具礼服谢恩，掌宫者即书其姓名，他日有子以为验。

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元为札剌儿氏，太祖与雍吉剌氏同取天下，约曰："我男长为帝，汝女长为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

元世祖既一天下，问刘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两处何为最佳？"刘曰："上都国祚短，民风淳；大都国祚长，民风淫。"遂定都燕之计。

元分天下为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为路。在内为中书省，在外为行中书省。按历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为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分天下为十三部一百六郡，晋分天下为十五道，唐十道，宋分天下为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曰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一府一县之治。判署则用正官。在府则总管，在县则县尹。达鲁花犹华言荷包上压口捺子也，亦由古言总

辖之比。

元各路立万户府，各县立千户，所以压镇各处。其所部之军，每岁第迁口粮，府县关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帅总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颜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来，凡遇天寿圣节，天下郡县立山棚，百戏迎引，大开宴贺。至庚申帝当诞日，禁天下屠宰，不宴贺，虑其多杀以烦民也。

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官里岁以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别无封禅繁缛之礼。欲以震耀古今，然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纬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书，以七音为本，特定一代之文，封为帝师。诏尊之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师。”卒葬于京，其墓上天雨宝花。令天下郡国皆立帝师殿，其制一同文庙。呜呼，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书则自前而后，蒙古书则自后而前，畏吾儿字则横书，别立译史。

乐则郊祀天地，祭宗庙，祀先圣。大朝会用雅乐，盖宋徽宗所制大晟乐也。曲宴用细乐胡乐，驾行，前部用胡乐。驾前用清乐、大乐，其部队遵依金制；驾后用马军，柺柺队。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朱缨盛饰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

惟郊天则修大驾而用辇，其余巡行两都，多用毡车。散乐则立教坊司，掌天下妓乐，有驾前承应杂戏，飞竿、走索、踢弄、藏棙等伎。

元世祖中统、至元间立钞法，以至元宝为母，中统交为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统二贯准至元二百文，一贯准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统以费工本多，寻不印行，独至元钞法通行，用以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至正间，丞相脱脱当承平无事，入邪臣贾鲁之说，欲有所建立，以求名于后世，别立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呜呼！盖尝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元之钞法，即周汉之质剂。唐之钱引，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当其盛时，皆用钞以权钱；及当衰叔，财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涩而不行，职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当今变法，宜于府县各立钱库，贮钱若干，置钞准钱引之制。如张咏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满浸淫，而有滥觞之患矣。此其理也。当时不知，徒知严刑驱穷民以必行，所以刑愈严而钞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于无术而亡也。

又如富人粜谷以给批，行批得谷，其批行矣。贫人给批以无谷，批乃虚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钞法而不铸钱，独至大官里行至大二等钱，当五以蒙古字书，小钱以楷书。及至正官里脱脱为相，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钱。直世道变，寻亦罢铸。参较改正，至今百有余年，略无讹舛，其法诚为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宝钞凡十等：一十文为半钱，二十文为一钱，三十文为一钱半，五十文为二钱半，一百文为五钱，二百文为一贯，三百文为一贯五钱，五百文为二贯五钱，一贯为五两，二贯为十两。五个一贯为半锭，五个二贯为一锭。

元世祖立盐法，濒海州郡立场，差官主治。差盐亭户丁煮盐，至十月结场住煎，及额而止。盐商于各省府运司买引，就各处盐场支盐。后盐积而不售，均派户口收买，令其入钱县官收市。其中贫富不等，皆令入钱，胥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寻罢，复命富商收市。尝考历世盐法，在夏禹时惟止入贡，至齐管仲始煮盐以富国，及汉武始立榷法，为牢盆之制。自是历代皆踵行之，计其利，于军国之费略于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无瘳，大抵率由养兵多而资费广，故不能革也。

元朝于江西及湖广立提举司，使之产茶路分卖引，照茶以行，批验所验引无弊，即放行，至卖处收税。

御茶则建宁茶山别造以贡，谓之晱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则出，造茶毕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制龙凤团，费则约矣。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

元海运自朱清、张瑄始，岁运江淮米三百余万石，以给元京。四五月南风至起运，得便风十数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运万户府以官之，赐钞印，听其自印，钞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红。富既埒国，虑其为变，以法诛之。而海运自后岁以为常。及张九四据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国珍，运道遂梗，而国已不国矣。

传命，陆有马站，水有水站。州县凡十里立一铺，大事则遣使驰驿，起船马有札子；小事文书，以

铺兵传送。

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极醲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每岁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大行山中，辨其真伪。真者不冰，倾之则流注；伪者杂水即冰凌而腹坚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而此不冰。盖葡萄酒之精液也，饮之则令人透液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饮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也。

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

筵席则排桌五蔬、五果、五按酒，置壶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把盏则三跪，谓举盏。至尊者前，半跪，退三步，执台全跪。俟尊者饮毕，起，进前接盏；又半跪。平交则平礼。尊者赐卑者，进接盏半跪，退三步全跪饮。其尊者从人相齐同跪，接盏退，盏不敢复还尊者。汤食非五则七，割挈设而散，酒行无算。

挈设，盖茶饭中之体荐也。胡语言挈设，上宾则用羊背皮、马背皮之类，其余宾用前手、后手之类。或鹅则用胸于上宾，余宾多寡随分。

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高。

豆腐始于汉，淮南王刘安之术也。饮茶始于唐，陆羽著为《经》也。糖霜始于宋，自蜀遂宁州入贡宣和始。葡萄酒、答剌吉酒自元朝始。

## 卷四上　谈薮篇

十室之邑，必有数家居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何天工轻彼之付，而啬此之施？诚以文章学问，乃乾坤之清气也。世人类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德则不务而文艺是轻，是何世人之矫枉而过直也。盖文章学问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处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钱粟，而无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见造物取与之轻重矣。香之多者色减，花之盛者实稀，天地于是乎无全功矣。唐以诗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韩。能诗者亦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李杜二人而已；李颇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宝，非独造物所吝惜，而亦造物所难成。呜呼，悕哉！

人徒知李杜为诗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识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贼能自拔，而从明肃于抢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贼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阳于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谈道德者多失之疏，卑谈功利者每失之陋。

文科举其英，武科举其雄，文武并用。英雄陈力，长世久远之道也。盖文以程其智，武以程其力。网罗收拾，所以制治于未乱，图难于其易。昧者不知，欲举而废之，岂知所以定天下之机哉？观乎刘灵之于晋，高尚之于唐，可知矣。

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宋朝文不如汉，字不如晋，诗不如唐，独理学之明，上接三代。元朝文法汉，欧阳玄（玄功）、虞集（伯生）是也；字学晋，赵孟頫（子昂）、鲜于枢（伯机）是也；诗学唐，杨载（仲弘）、虞集是也；道学之行，则许衡（平仲鲁齐先生）、刘因（静修先生梦吉）是也。亦皆有所不逮。

唐之词不及宋，宋之词胜于唐，诗则远不及也。

宋朝有诗狱，诸儒之过也。夫子言："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黄山谷"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皆警语也。又山谷尝云："'举世尽从愁里过'，正好对韩退之诗'谁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尝云："杜甫诗'当面输心背面笑'，可对其《结交行》'翻手为云覆手雨'。"又温公云："石曼卿对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月如无恨月长圆'皆颇中的。"

真西山未第时，将会试于行在。道吾栝，约友人郑达道同祈梦于梓潼庙下，入谒于神，遂击其鼓，题诗于上曰："大叩则大应，小叩则小鸣。我来一叩动天地，四海五湖闻其声。"是夜得吉梦，其年果中。

贾似道当国时，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侧。问之曰："你为何僧？"对曰："某诗僧也。"贾适见湖中有渔翁，遂命咏之。僧请韵，贾以"天"字为韵。僧应口对曰："篮里无鱼欠酒钱，酒家门外系渔船。几回欲脱蓑衣当，又恐明朝是雨天。"贾大器之。

贾似道有异志，有一术士能拆字，贾以策画地作"奇"字与之拆。术者曰："公相之志不谐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语，礼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诸途。

宋枢密文及翁尝咏一《雪》词，乃百字令。其词云："没巴没鼻，霎时间做出漫天漫地。不问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势。识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鹅鸭池边，三更半夜，误了吴元济。东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门儿稳睡，一夜东风，三竿红日。万事随流水，东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此盖讥贾相之狭量也。

吕文焕過浔阳琵琶亭，龙麟洲见之。吕令赋诗，麟洲即席赋诗曰："老大蛾眉负所天，忍将离怨付哀弦。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过别船。"吕见之大惭。盖讥其负宋而降元也。

宋亡，丽水浮云乡有柳机察者为寇，欲逼柳味道同起攻掠，味道誓不为非义用。寇怒，缢之于松而胁之。柳味道占一诗云："国破家亦破，年穷命亦穷。浮云诸逆贼，送我上青松。"竟死于松下。宋会稽诸

陵，多废于杨总统。有林景禧、唐玉蟾亲自收拾遗骨，改葬于他处。尝有诗云："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几暮鸦。水向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又一首云："珠亡忽震龙蛇匣，轩敝仍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瑶草，四山风雨鬼神惊。"

赵仲穆者，子昂学士之子，宋秀王之后也。能作兰木竹石。有道士张伯雨题其《墨兰》，诗曰："滋兰九畹空多种，何似墨池三两花。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仲穆见而愧之，遂不作兰。

吾栝林君度家藏《樵堂集》，不知何许人也。其语有曰："耕尧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汤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丰登。"又曰："东家富财，车马接踵；西家富德，风雪满门。"又曰："画工数笔，术者片言。僧家一经一咒，动博千金；文士刳精呕血，不博人一笑。"吁，士贱何独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创业艰难，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俭草。盖欲使后世子孙知勤俭之节。至正间，大司农达不花公作《宫词》十数首，其一云："墨河万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创业难。却望阑干护青草，丹墀留与子孙看。"

梁王登宝位时，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尝作一诗云："穿了毡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两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脱脱统兵征淮南。兵甫及高邮，答麻奏："天下乱皆由怨脱脱之故，罢脱脱，盗自宁息。"上入其说，即军中贬之。脱脱释兵，奉诏赴贬所。兵遂大溃，大率皆归红巾，相与为盗贼，遂不可复制。答麻复矫诏杀之。答麻与脱脱初无仇恨，但欲谋其相位，杜其再来之路耳。邪臣谋身误国，遂至于此。未几，答麻坐配死。或以诗粘国门曰："虾蟆水上浮，雪雪见日消，定住不开口。汪家奴，只一朝，国事休矣。"雪雪，答麻弟也，为御史大夫，党兄为奸。定住，缄默也。汪谓其终日酣饮而已。

粗鞑哑御史，春日与一瞽者并马出游晋阳。因戏赠以诗："就鞍和袖挽丝缰，也逐王孙出晋阳。人笑但闻夸景物，风来应解审笙簧。马蹄响处无芳草，莺舌调时有绿杨。休道不知春色好，东风桃李一般香。"此作不待吟讽，而知其为瞽者之诗也。

后至元间，太师秦王伯颜专权变法，谋为不轨，贬岭南。道江西，死于荐福寺，遂殡于是。有人以诗吊之曰："人臣位极更封王，欲逞聪明乱旧章。一死有谁为孝子，九泉无面见先王。辅秦应已如商鞅，辞汉终难及子房。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盖其在生，出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刷马欲又刷子女，天下骚动。

伯颜丞相与张九元帅，席上各作一《喜春来》词。伯颜云："金鱼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张九词："金装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绿杨影里骤骅骝。得志秋，名满凤凰楼。"帅才相量，各言其志。

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籍。有轻薄子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又有无名子为诗嘲之曰："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于此观之，民风国势，于是乎可知矣。

浙东佥宪余阙，字廷心。按吾郡时，中秋夜望月，尝作一诗题于分司官舍。其诗曰："玄武夕始正，华月升秋旻。徘徊出西陆，照耀此瓯闽。金波何穆穆，绿枝满中轮。余波洞轩房，紫兰含微津。皇天降丰岁，王政亦已陈。乐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诗清婉，蔼然有与民同乐之意。后为淮西宣慰，守安庆孤城六年，上下援绝，淮寇益炽，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于池，妻子亦同死。赠淮南行省右丞，进平章政事，谥文贞公。其先河西人，伊吾儿氏。

程雪楼为闽守，任满归，民有献箭旗者以百数。公于内取其一联云："闽中有雪方为贵，天下无楼如此高。"曹雪斋有妇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绝似董妖娆，家住阊门第二桥。不肯随人过江去，月明夜夜自吹箫。"造语颇工。

宋宫人王昭仪，名惠清，字冲华。丙子北行，题驿中，有《满江红》词云：太液芙蓉，全不似旧时颜色。常记春风雨露，玉阶金阙。名播椒兰妃后里，欢承笑语君王侧。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铜驼恨，何堪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转关山月。问姮娥垂顾肯相容，从圆缺。"中原士人多诵之，但惜末句欠尔。

处之龙泉县飞溪季君问妻万氏，守节不再适。咏《枕上绣梅诗》曰："洒洒英标别一奇，岁寒心事有谁知？妾心正欲同贞白，枕上殷勤绣一枝。"至正己未，青田寇侵浦城西北隅，徐嗣元女为所掠。尝作诗曰："万水千山去路赊，青鞋踏破几层沙。登山绝顶重逢岭，渡水尤深又复涯。雁字只传夫与子，鱼书难寄母和爷。回头遥望乡关处，云下峰前是我家。"此诗写其颠沛流离之状，语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师渡江。至天台，有千户掠得一王氏妇，夫家临海人，妇有美色。千户尽杀其舅姑与夫，欲强胁之，不可。明年春，遂驱以北行。至嵊县清风岭，妇乃啮指出血，题诗于石上曰："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儿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妾身此去几时回。两行珠泪频偷滴，一片愁眉锁不开。今夜清风江上月，存亡二字苦哀哉！"写毕，遂投崖而死。至今此诗雨中犹可读。至治间，官为之立庙以旌之，永嘉五峰李孝光为之记。

元至正间，衢州陷。龙游有一大家妇何氏为兵所掠，裂帛题一诗云："妾长朱门十九春，岂期今逐虏囚奔。失身无补君王事，死节难酬夫婿恩。江静从教沈弱质，月明谁与吊归魂。只愁父母难相见，愿与来生作子孙。"书毕，即投于江而死。吁！诚可尚已。

至正壬辰，红巾盗起江西。吉安敖城旷家妇为盗所得，欲妻掠之。妇乃先刃其子，题诗于壁，亦自尽，闻者哀之。诗曰："泾渭能分浊与清，妾身怎肯堕风尘。孤儿未必从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伤心似铁，黄泉要见骨如银。深山落日猿啼处，过客闻之亦惨神。"呜呼烈哉！

绍兴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秦王伯颜乱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获已，嫁之。及定情之夕，题一诗于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面貌如花似柳。父母逼勒成亲，只得欢喜忍受。自小六根清净，如何一夜弄丑。洞房花烛休休，清风明月皎皎。"既写，掷笔而逝，乡里称异焉。

近时有一妇人姓张氏，不知谁之女也。善属文，尝寄外兄弟一诗曰："山之高，月之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忧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霜洁。拟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二诗美则美矣，未免桑间濮上之音尔。

姚牧庵学士致仕于家，年八十时，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其侧，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贱妾倘有娠，家人必见疑，愿赐识验。"公因捉其围肚，题诗于上曰："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扫人。"公薨后，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诗遂解。当时士大夫与其子交者，皆传诵以为笑。姚公名镛，字希声。

虞伯生学士幼年过蓟门酒楼，题诗于壁曰《连十八书》。其诗曰："耳目聪明一丈夫，飞行八极隘寰区。剑吹白雪妖邪灭，袖拂春风朽槁苏。气集酒酣双国士，情如花拥万天姝。如今一去无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当时皆以为吕洞宾作也，争传诵之。

至顺辛未间，福建廉访使窦兰沙《求仙诗》云："刀笔相从四十年，非非是是万千千。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事，云在青山月在天。"

白云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顶，一日适出，滕玉霄访之不值，因戏题于壁曰："西风裋褐吹黄埃，何不从我游蓬莱。振衣长啸下山去，后夜月明骑鹤来。"竟不留名。白云公疑吕仙过之，朝野辐凑，宠赉山积。后知其玉霄题，白云公戒以勿泄，厚赂之。

箕仙所作，多有所验。建宁郑子晋为闽省理问所吏，尝问其功名之事。有诗云："独驾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梦西归。不须更望长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晋不逾月而卒。龙泉汤良臣赴金陵聘之后，予尝为其问所除。有诗云："此君出处底匆匆，路入金陵似梦中。见说椿花已零落，一生事业逐秋风。"时其父已卒，果丁忧归。又胡仲渊正提兵取温城，适问他事。其题诗云："金甲霜寒十载秋，丧师蹙国尽虚谋。西风不作封侯梦，此老安能正首丘。"读者不知其所谓，遂诘之。曰："此赠胡参军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宁，为参政陈友定所擒，死于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处州龙泉县。尝有一僧献一楮衾，并上以诗曰："寒泉泻出剡溪藤，白胜秋霜冷若冰。愿比一帘清似水，梅花纸帐伴孤灯。"大山见之大喜，因与之宴，令一婢隔西壁而歌。僧闻其曲韵悠扬，因窥之，乃一老婢，天黥满面，丑不可状。因再作一诗云："隔壁时闻一曲歌，浑疑七宝帐中花。瞥然一见翻成恨，元出卢仝处士家。"

杭州径山寺僧至慧，铢积既充，复欲还俗。乃作一诗曰："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坛。雪夜孤眠双足冷，霜天剃发髑髅寒。朱楼美酒应无分，红粉佳人不许看。死去定为惆怅鬼，西天依旧黑漫漫。"

松阳县诗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与僧信道元同斋食蕈，道元请渠南赋《蕈诗》，应声作四句云："头子光光脚似丁，只宜豆腐与波棱。释迦见了呵呵笑，煮杀许多行脚僧。"闻者绝倒。

洛阳贾元礼尝诵一士人《咏手诗》曰："一唾功名在目前，岂期搏虎奋空拳。文章误我终投笔，志气凌云肯执鞭。沧海钓鳌须有日，碧霄攀凤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与苍生解倒悬。"语甚警拔。

胡仲渊在番阳，参恩宁普参政军事时，尝降箕仙，问以时事。有韩湘子来临，题一诗于灰上曰："乾坤清泰庆垂裳，底事风尘撼八荒。虎豹在关天浩渺，豺狼当道日苍黄。孔明有志能全蜀，李泌焉能及盛唐。堪笑湖山山上客，红尘两脚为谁忙。"

明首座，东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余，尝肩担而行。至正间来游雁荡山，值母生日，以饭一盂、经一卷为母之寿。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剔起佛前长命灯。自米自炊还自吃，与娘斋得一员僧。"

李黼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侄随侍不去，亦被杀。先城未陷时，尝有诗云："弥勒何神孕祸胎，飚飚动地起风埃。烟销郡国民生苦，血染江淮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万里几时来。石田也有蓝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晚翠亭诗》云："一径入青松，飞流漪晴绿。道人晚归来，长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泉，落叶下枯木。须臾翠烟开，月色照彩服。"

危太朴学士与范德机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语太幽，殆类鬼作。"亦近似也。

元将亡，都下有《骂玉郎曲》，极其淫泆之状。盖桑间濮上之风，居变风之极也。

圣上有佳句云："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深得诗趣。

皇太子作《新月诗》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真储君之诗也。

国朝初，朱张二万户以通海运功，上宠之。诏赐钞印，令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败，死于京。有僧以诗吊之曰："祸有胎兮福有基，谁人识破这危机。酒酣吴地花方笑，梦断燕山草正肥。敌国富来犹未足，全家破后始知非。春风只有门前柳，依旧双双燕子飞。"

李公纪字仲修，号素行，斋曰"栖白"。晚年得荐于朝，选授应天府治中，阶奉议大夫。曾作诗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间银带象牙牌。有时街上骑驴过，人道游春去不回。"予谓"不回"不若"未回"，"不回"恐成诗谶，后果然。

近时有以《张巡传》糊窗者，有一士人见之，而题四句于其右云："坐守睢阳当豹关，江淮赖此得全安。至今青史虽零落，犹障窗风一面寒。"宋末，宫中好养鸽。太学诸生题之曰："万鸽盘旋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圣书。"

昔宋丞相史弥远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门曰："丞相归。"家人莫不怪之。及入门升堂，纱灯轿从皆具。子妇罗拜毕，语话一如平生，历历分付家事。及去，索笔书遗嘱，皆其手迹，既而竟去。人莫不怪之，久思不得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将亡，阴盛阳微之兆也。"未几宋果亡。元乱之初，处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日其家仆上冯公岭，暑甚，浴于溪次。忽见所亡薛氏子，戎衣跃马带徒而来，遥呼其名，仆甚讶之。语卒，嘱曰："汝归告老官人，我今上帝差我为西帝筑建德城。"遂引徒从而去。时国家初得严州。又杭州士人久已卒，忘其名。其友于市遇之语，戒以勿泄。且言："当今皆是我辈人，汝不信，请试看！"即以袖掩其面，潜见满市皆无头、带刀伤、血淋漉之徒，遂赠以钱而别。又淮东一人，其嫂氏久已死。忽一日以事经泰安州，见嫂氏配一屠者，坐肆上。遥相认，聚话且留宿食。临别赠以行资，一一物皆世所有者。虽失记其名字，殆与史相之事相类。其亦阳微阴盛之兆，所以鬼盛与人同也。后元亦亡。

# 卷四下　杂俎篇

古之圣贤立心，至公无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禄罔及私，官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此其所以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己私物。其视古圣立贤无方之道，果何如哉！不知天位、天禄，天以命有德，岂能屯膏吝赏，久蔽于汉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乱继踵，而爵禄皆归中原之人。盖祸福乘除，其数然也。由是观之，人谋岂能夺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无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贤是使。譬之水泽，使百川分流，则大有所潴，小有所泄，滔滔汩汩，庶为悠久。若使壅并防遏，蓄而不泄，及其溃决，小则为灾，大则致败，必然之理也。

治天下者，不使利遗一孔，亦必致败，岂惟名爵独然！末流之竭，当穷其源；枝叶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元初法度犹明，尚有所惮。未至于泛滥，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竞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春秋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岂不信夫！

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岂时运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

元末有危素太朴，江西人。游京师，专以倡鸣科举无人才为说，以耸动观听，人多信之。彼固以文章德行自居也，及夷考之，至正辛卯天下之乱，能死节者，惟彭城张桓、安庆余阙、江州李黼、燕京陈子山，皆举人也。危是时已累位至参政，独首鼠皈降。上以其失节，屡辱之，决以夏楚，安置滁州而死。呜呼！科目虽非古，果不足以得人耶！岂尽如或人之言也？时人监此，则可以省已。

元朝甲寅年开科取士，九成殿芝生。

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ㄏ转，见者为笑。立怯里马赤，盖译史也，以通华夷言语文字。昔世祖尝问孔子何如人，或应之曰："是天的怯里马赤。"世祖深善之。盖由其所晓以通之，深得纳约自牖之义。

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识者曰："若见永嘉人作相，宋当亡。"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其后元朝南戏尚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

北方自朱邪赤心起于唐季，至李克用遂有太原之地。至阿保机起于木叶山，其势遂盛。其子耶律德光受晋石敬塘关南燕门幽燕十六州之献，遂据之而建国，曰大辽，其势与大宋并矣。其后金兴，遂亡辽而逐宋，据有天下大半而都汴矣。及元朝又亡金而平南

宋，自混一六合百有余年，而后江南得国。盖自朱邪赤心始盛，至于元亡，首尾将五百余年，此天运兴衰之一终。《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此之谓也，岂徒然哉！

达达即鞑靼，耶律即契丹，大金即完颜氏。生达达自虎林田地来，其性至实，无一毫之伪。而上天以宇宙畀之，而不畀之他部族，其故何哉？岂不以其极诚而无妄也！极诚而无妄，圣贤传心之学也。

初，元世祖命刘太保筑元京城，及开基得一巨穴，内有红头虫，不知其几万。世祖以问刘曰："此何祥也？"刘曰："异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世祖既定天下，从容问刘太保曰："天下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谁得之？"刘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师，有功，佐平天下，意其类当代有天下，思为子孙长久计。欲阴损其福，而泄其气。于是尊其爵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丰其养至于东南数十郡之财，不足以资之；隆其礼至于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隶。甚而为授记，藉地以发，摩顶以足，代马凳子以脊，极其卑贱。及其既死，复于西方再请一人以袭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盖所以虚隆其至贵之礼，冀阴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国家之命。岂知历数不可虚邀，福禄为彼之妄得？改"歆"为"秀"，徒祸其身，岂其然哉！

世祖生子口哑，即裕宗。及壮，当有室，使其游都市，使择其意之所可者为妻。独指一屠人妇，世祖即为娶之，乃妲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下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风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鞫，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

僧之有舍利，由其心源澄寂，淡然无欲，秘耀含灵，真积力久，气血精华，结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炳然烛存。

圣灯，名山之大者往往皆有之，世人多归之佛氏之神。如眉县峨眉山，成都圣灯山，简州天光观，衡山圣灯岩，匡庐之神灯岩，明州天童山，高丽之太白山数处，圣灯时现。盖山之精，英之气，发为光怪耳。

山发白银亦有光，人迹其光而求之，多见矿脉。

一珠之大者，光犹照乘；况名山为宝藏兴焉之所，岂独无光怪焉？

石韫玉，则气如白虹；石生丹砂，则光如红霞。皆其光晶之著也。

前古黄金，如王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余万斤。后世黄金绝少，由其所耗之途广也。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

玉为宝中至贵。且以一身求之天地之理，玉则髓也；金，筋也；石，骨也；水，血脉也；草木，毛发也；土，肉也；山，头也；泽，腹也。盖髓为一身元气，所以为至贵也。故君子比德于玉，行则必佩，抑有旨哉！

人之食性亦有不同者。如文王嗜昌歜，曾晰嗜羊枣，屈到嗜芰是也。其同则脍炙也。

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用以盛乳酪酒湩，谓之浑脱。

打捕鹰坊万户府，岁用喂养肉三十余万斤。

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元朝官里赏钞五十锭。

葡萄，汉张骞使西域，中国始有种。西瓜，元世祖征西域，中国始有种。

刚叔王先生出葡萄二颗，各食一颗。先生曰："千颗如一颗。"予曰："万年如今年。"王则因此而识彼，予则因往而知来。

或问曰："日生月落，古今异乎？"曰："同也。""云白山青，古今异乎？"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异乎？"曰："同也。"天同也，地同也，人同也。人寓形于天壤之间，特须臾耳。宜流浪大化之中，以顺其同焉可也。

饮酒者，肝气微则面青，心气微则面赤。

脉勇怒则面青，骨勇怒则面白，血勇怒则面赤。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木气多伛，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残，云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尪，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匏瓠，牛践苗则子苦。

蛇怒时，毒在头尾。

凡冢井间气，夏秋中之杀人。先以鸡毛投之，毛直下；无毒，回舞而下，不可犯。当以酒数斗浇之，方可入矣。

蝘蜓短狐，踏影，蛊皆中人，古人辟影为此。

画彩佛像，铄目放光。或言曾青和壁鱼设色，则近日有光。画神鬼目随人转，点眸极正则尔。

北魏崔劼曰："鹊巢避风，雉去恶政，乃是鸟之一长；狐性多疑，犹性多预，可谓兽之一短。"

甲虫影伏，羽虫体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龁吞者八窍而卵生，咀嚼者九窍而胎生。

无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后。

食叶者有丝，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饮者蚕，饮而不食者蝉，不饮不食者蜉蝣。蜊属却行，蜻属纡行。蜻蚓属注鸣，蜩属旁鸣，发皇翼鸣，蚣蝑股鸣，荣原胃鸣。

蜩三十日而死。

鳣鱼三月上官于孟津。

鹧鸪向日飞。

凤骨黑，雌雄夕旦鸣各异；其雄声，其雌音；雄鸣节节，雌鸣足足；行鸣曰归嬉，止鸣曰提袂。

麒麟牡鸣曰逝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助，夏鸣曰养绥。

鳖无耳为守神。

虎五指为貙。

鱼二千斤为蛟。

武阳小鱼，一斤千头。

蛇有水、草、木、土四种。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鹤左右脚里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无兔鸽，江南无狼马，朱提以南无鸠鹊。

鸮，楚鸠所生。

螺不滋乳。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虾蟆。

虾蟆无肠。

龟肠属于头。

蝌蚪尾脱则足生。

鸟兽未孕者为禽，鸟养子曰乳。

蛇蟠向主，鹊巢背太岁，燕伏戊巳，虎奋冲破，乾鹊知来，猩猩知往，鹳影抱，虾蟆声抱。

蝉化齐后，鸟生杜宇。

唐郑复体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鹦鹉能言。众鸟趾前三后一，惟其四指齐分。凡鸟下睑眨上，独此鸟两睑俱动如人目，舌亦如人。

夜行游女，恶鸟也，夜飞昼隐如鬼神。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落水中为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

鬼车鸟，相传背有十头，能收人魂，一首为犬所噬。秦中天阴时，有声如刀车鸣。

训狐，恶鸟也，鸣则后窍应之。

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

象性久识，见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声。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龟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恶闻大声，耳后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有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象孕五岁始生。

虎须治齿，齿痛，拔插齿间即愈。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长一寸，在肋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佩之临官佳，能役伥鬼解衣。

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戎马八尺，田马七尺，驽马六尺。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

牛有独肝者，食之杀人。相牛法，岐胡有寿，膺匡欲广，毫筋欲横（蹄后筋也）。常有声，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无寿。睫乱触人。衔乌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疏肋难养。三岁二齿，四岁二齿，五岁六齿。六岁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阴虹属颈。阴虹，双筋自尾属颈也。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鸩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

狼作声，诸窍皆沸。胜中筋大，如鸭卵，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

狒狒，饮其血可以见鬼，力负千斤。笑则上吻掩额，状如猕猴，作人言如鸟声。能知生死，血可染绯，发可为髲。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制，取得鲤鱼即宜放，卖者杖六十。

石斑鱼好与蛇交。

鲎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雄者少肉。鲎十二足，壳可为冠，尾可为小如意也。

瑇瑁，虫不再交者，虎鸳与瑇瑁也。

鲵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如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因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

蚌当雷声则瘷（一曰痢）。

蟹腹中有稻芒长寸许，八月向东，输与海神，未输不可食。

菀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风喙胶也。

蝤蛑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胜。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

奔鲟一名䱐，非鱼非蛟，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顶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即江豚也。

蛤蜊候风雨，能以壳为翅飞。

拥剑一螯极小，以大者斗，小者食。

寄居壳似蜗，一头小蟹，一头螺蛤也。寄在壳间，常候蜗开出食，螺欲合，遽入壳中。

牡蛎言牡，非谓雄也。介虫中，惟牡蛎是咸水结成也。

数丸形似蟛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

颠当巢深如蚓穴，网丝其中。上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隟可寻也。其形似蜘蛛。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玄宗诏南方取冷蛇数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余。首如铲，背上有黑黄襕，稍触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綖。有毒，鸡吃辄死，俗呼

土蛊。

蚺蛇，其胆上旬近头，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蝗或言鱼子变，近之矣。食谷为灾，由部吏侵渔百姓所致。虫，身黑头赤，武吏也；头黑身赤，儒吏也。

松，今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五鬣松，皮不鳞。松命根遇石则偃，盖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口蕧，死曰箹，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

桃枝竹以四尺为一节，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二节。

木兰去皮不死，荆木心方。

豆以二七为候，粟累十二为寸。

柿，俗谓柿树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

赤白柽，大者为炭，复入灰汁，可以煮铜为银。

构，谷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曰楮，无曰构。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沈则无火。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

胡椒出南海，其苗蔓生，极柔弱。叶长半寸，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向。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

荜拨出海南，茁长四五尺，茎细如筋，叶似蕺叶，子似桑椹。瓦松土木，气泄则生。

博邪在屋曰昔邪，在墙曰垣衣，生于久屋之瓦。又《本草》，瓦衣谓之屋游。

瓜恶香，香中尤恶麝。一或该之，一蒂不实。

菱四角，三角曰芰，两角曰菱。

金灯一名无义草，花叶不相见，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

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之嫁茄。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

虾姑状若蜈蚣管虾。

鹅警，鸡鹊厌火，孔雀辟恶。

乌贼鱼墨汁，为书如淡墨。有为伪券以谎人者，当知之，经年墨消。

二至前后，垂土炭于衡，两端轻重均。阴气至则土重，阳气至则炭重。又云：政治感低昂，犹铁炭低昂可信也。盖以铁易土尔。

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重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至于元夕以灯，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时物之盛者尔。

蠓飞硙则天风，春则天雨。

竿影，上元竖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岁旱，三尺大旱。

祖宗富贵自《诗》、《书》中来，子孙享富贵，则贱《诗》、《书》矣；家业自勤俭中来，子孙得家业，则忘勤俭矣。此所以多衰门也，戒之哉!

贵而忘贱，灾自骄生；迷而不返，祸因惑起。贵，骄败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靳必大费，过吝必多亡，失乎中之道也。

人生平能惩忿窒欲，心气冲和，荤酒不昏，情气不乱，故久而血白也。

谚云“宁人负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负人”，守而固之，知命之事也，忠厚之道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者反是。

大抵知是非、少计利害者，儒人也；知利害不计是非者，吏人也。是非，理也；利害，事也。

汉末三互法，拘忌至姻联。所谓国将亡，必多制。

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千古赦刑之折衷也。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千古明刑之折衷也。

# 庚申外史

[元] 权 衡撰 陈 虎整理

《庚申外史》又名《庚申帝大事纪》，元权衡撰，共二卷，所记自元顺帝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至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共三六年间之事，详述当时元朝政治、军事之得失，力图探究元朝治乱兴废之机者，并兼记元朝末年彭莹玉等农民起义军情况，可与正史相参校。本书有《学海类编》、《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本》本，这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作底本，参校了《丛书集成初编》本。

## 卷 上

癸酉，元统元年。先是岁壬申秋，文宗车驾在上都，八月，疾大渐。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儿曰："昔者晃忽义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欢帖木儿来，使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辞而塞责耳！"言讫而崩。晃忽义者，乃明宗皇帝从北方来，饮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儿内惧，为之踌躇者累日，自念晃忽义之事已实造谋，恐妥欢帖木儿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遗诏，屏而不发。因谓文宗后曰："阿婆且权守上位玉室，妥欢帖木儿太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无，我与宗戚诸王徐议之可也。"是时，燕帖木儿以太平王为右相，礼绝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逼邇至至顺四年三月，上位虚摄已久，内外颇以为言者。燕帖木儿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怜只班登宝位，不发诏，不改年号，逾月而崩，庙号宁宗。继而燕帖木儿建议，欲立燕帖木古思。文宗后因辞曰："天位至重，吾儿恐年小，岂不遭折死耶！妥欢帖木儿在广西静江，可取他来为帝。且先帝临崩云云，言犹在耳。"于是燕帖木儿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诏旨，遣使去广取妥欢帖木儿太子来京。太子行至良乡，以郊祀卤簿礼迎之，盖燕帖木儿欲以此取悦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儿驱马与太子并行禹上，举鞭指示，告太子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讫无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儿心疑惧，留连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元统元年，尊文宗后为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儿加太师左丞相，撒敦为右丞相，伯颜为枢密院知院，唐其势为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师之弟也。唐其势者，太师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丽人，秃满反儿者，首荐高丽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慧黠，有宠于帝。秋九月，太后谓大臣曰："正宫未有人，何不选立之？"众对曰："今太师丞相，有女端严正大，宜为天下母。"于是立太师女伯牙吾氏为后。后权臣家女，习于骄贵，又轻帝年幼，见帝宠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几不胜。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穷问其罪，加烙其体。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虽不言，心甚责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至是始坏祖宗家法。识者知天下之将乱也。

甲戌元统二年，太师太平王燕帖木儿，自帝即位以来，不复留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收晋邸后为妻，诸公主嫁之者四十余人。有某位王公主嫁及门，三日不得见。既而传旨曰："公主且归，我要时来取。"燕帖木儿宴赵中丞，家男女共座，名为鸳鸯筵席。偶座中有一妇人，颜色甚丽。太师目之，问曰："此为谁？"意欲留之，左右告曰："此太师几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过度，体羸溺血而死。太尉伯颜升为右相。伯颜当帝在广西来入京师，宿留汴梁，心方不测，朝廷权臣意其伪，伯颜适为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汉军扈从入京，帝深德之，以扈从功封太尉。至是一旦为相，居唐其势上。唐其势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位居我上？"或时裹甲带刀至伯颜家，或夜入都人家饮。然猛憨无术，实无他异谋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颜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势，与其弟答剌海。为文宗义子者，谋为不轨，将不利社稷。"有诏捕之，唐其势攀槛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复奏曰："岂有兄弟谋不

轨，而姊妹可匿之乎？”并执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绞于东门外。唐其势既死，命撒的为御史大夫，立翁吉剌氏为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孙也。性庄严，寡言笑，号正宫皇后。复立祁氏为次宫皇后，居兴圣宫，号兴圣宫皇后。二宫并为后自此始。伯颜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云往应举未回。我不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遂罢今年二月礼部科举。

丙子至元二年，诏征西域匿剌麻至京，礼为帝师，仍以故太师燕帖木儿第赐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颜为太师，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颜本郯王家奴也，谓郯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初伯颜谋封秦王时，或告伯颜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颜曰：“我闻淮东有秦邮，我索秦邮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时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省台院官皆出其门下，每罢朝皆拥之而退，朝廷为之空矣。禁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赐高年帛，禁百姓畜马，品官畜马有差。六月天下谣传，拘刷童男童女，民间皆望风成婚。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鹊山县人。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技击如神，远近闻者称棒胡。其徒弟百余人，有名胡山花，亦喜棒。开州人辘轴李，陈州人棒张皆起兵应之。河南左丞庆童督军败之于鹿邑冈擒之，号其冈为得胜冈。伯颜数往太皇太后宫，或通宵不出，京师为语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着太皇太后。”彗出紫薇垣数十丈，凡十余日。占者以为应在十五年后，至年果验。京师大水，朱光卿、石硯山乱于广南之惠州，既而复有李智甫、罗天麟乱于闽漳，皆讨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诏郡县举隐逸士，诏修曲阜孔庙。袁州妖僧彭莹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反。反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余人，郡兵讨平之。杀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莹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初莹玉，本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逾六十岁，喜观气色。一夕夜雪，见寺东约二更红焰半天。翌日召其庄老询之曰：“昨夜二更时，汝村中得无失火乎？抑有他异事乎？”内有一老曰：“村中无事，惟舍下媳妇生一儿子。”僧遽喜曰：“盍于我为徒弟可乎？”老者遂舍为僧，于是遂以谷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岁，始送入寺。与群徒嬉时，预言祸福皆验。年十五，南泉山下忽产一泉甚冽。是时民皆患疾疫，莹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败，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卒不为有司所捕获。伯颜与太皇太后谋立燕帖木古思而废帝，其侄脱脱颇闻其谋，窃以告其师胡行可，行可教以之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预其防。

冬十一日，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县人也。始为内台知班发身椽河南省台，其人贫无资，寡交游，人皆谓为不办事。郁郁不得志，又久不得补。一日，大书省壁曰：“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手，埋没青锋二十春。”后有守省御史来，与孟端有旧，力为言之，乃得补，又不帮俸。孟端憾曰：“我必杀若辈。”一夕，与其党霍八失等约曰：“我冬至日应直省，汝四人当以黄蜡为弹丸状佩之，称圣旨劫铺马，乘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唤当直椽吏来传圣旨。我则佯佯应之曰：‘诺。’有河南廉使段惟德致仕在家，即传圣旨召之，使居省中权事。余省官呼入者，汝皆传圣旨捶杀之。凡发号施令，惟听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贵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宪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鲁不花、左丞劫烈、理问金刚奴、郎中完者秃黑狭儿、都事拜住、总管撒思麻、监司秃漏、万户完者不花等以次唤入，皆若使听总圣旨状。即以铁骨朵自后捶死，弃尸后园。称圣旨除孟端为河南都元帅，拘收大小衙门印章，自佩平章发兵虎符，调兵守城，把诸街巷中人不得往来。封闭黄河大江渡船，使南北勿通，发各道兵来听调。孟端在省祭祖，去杞县祭祖坟，经五日，久用金鼓押诸衙门正官，首领官凡若干人，斩于市。有冯二舍者，孟端用为省宣使，使在外给事。冯因扣孟端曰：“幸引我见朝廷官。”孟端醉，不觉，唾而言曰：“何者为朝廷官？我便是也。”冯觉其伪，因随孟端出，窃告省都镇抚曰：“使臣者伪也，可闭诸省门勿纳，我将图之。”于是杀孟端于外。时省中犹未信，掷其首示之，乃开门持兵者入，霍八失等窜竹园中，遂俱扑杀之。当孟端反时，百官俯首听命，独归旸不，孟端问曰：“朝廷以月鲁辈有罪，别选用人，归先生不愿仕宦耶？”旸曰：“有母在堂，诚不愿也。”又问曰：“归先生不怕死耶？”旸曰：“死生有命。”元帅遂囚之，事败得出。故天下多归旸自此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爱育失黎答腊，实兴圣宫祁氏之子也。乳脱脱家，呼脱脱为奶公，其后脱脱因奏令正宫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颜请帝飞放，帝疾不往。伯颜固请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猎于柳林。脱脱切告帝曰：“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与之俱往，其奈太子在柳林何？”即夕，即召高保哥、月怯察儿与之谋讨伯颜，卸其军权。于是先令月怯察儿夜开城门，星驰往柳林，窃负燕帖木儿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馆客茫汇，擅裹之车中，以载之入，赐之坐，谕以罪状、伯颜卸其军权诛之之意。使草诏四更，使只儿瓦及平章沙只班赍诏向柳林，先卸其军，天明闭大都，诣城上开读诏书毕。御史大夫脱脱踞坐城门上，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谓伯颜一

人而已。”伯颜养子詹因不花知院、落失蛮尚书谓伯颜曰：“拥兵入宫，问奸臣为谁，尚未晚也。”伯颜却之曰：“只为汝辈，常时与脱脱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误我也，情知皇帝岂有杀我之心？皆脱脱贼子之所为也。”言吾既又有诏到柳林，“伯颜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颜请入辞帝，使者不许。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时起行，毋入辞。”伯颜至河南，又有诏：“令伯颜阳春县安置。”初伯颜过真定时，父老捧献果酒。伯颜谓父老曰：“尔曾见天下有子杀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见人杀父，但见奴婢杀使长。”盖暗指伯颜杀剡王之事。伯颜闻之，俯首不语，殊有惭色也。台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婶母也。前尝推陛下母，堕烧羊炉中以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乃贬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沈阳路安置。乃云都赤、月却察儿押送沈阳。将至沈阳，太子忽心惊，知其将杀己矣。飞马渡河而走，月怯察儿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带刃宿卫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专作嬉戏，尝忤帝意，故此举虽出于权臣，实亦帝心之所欲也。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时，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知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庙，并问当时草诏者为何人。遂欲杀虞伯生、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敕纪载，实不获已。”脱脱在旁，因曰：“彼皆负天下重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故舍之而不问。

国初，宋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因嬉游至其寺，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佑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采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以归。

庚辰至元六年，伯颜行至江西豫章驿，饮药而死。殓以杉木棺，置棺上蓝寺中（一云白塔寺），尸水流出户外，人皆掩鼻过之。籍其家数月，屏挡不尽，米糠数房，烧饼至一房，其丰也如此。或言伯颜家，畜西番师婆，名畀畀，每问来岁吉凶，又问自己身后事当如何。畀畀曰：“当死于南人手。”故其秉政之时，禁军器，刷马匹，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阿义赤大夫、完者帖木儿王二人，颇有节气。见伯颜私通太后、杀剡王，窃相议曰：“此二人有无君之心，不除之，必为国家患。”于是截发为誓，私相约曰：“但得间即行之。”一日，伯颜休息于家，二人立侍。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总管镔铁善刀也。阿义赤即观刀，〔此下文字有脱误〕时有害太师心。伯颜大怒，即捽向前，阿义赤亦跪曰：“此人常有害太师心，我不从，故反告我。”即并杀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命脱脱为左丞相，益都忽为右丞相，韩家奴为御史大夫，汪家奴为枢密使。

初，伯颜既败，其弟为马札儿台，以诛伯颜有功，故继其位为首相。仅半载，于通州置塌房，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其子脱脱不以为然。嗾参政佛嘉问曰：“吾父喜君，君所言无不听，盍谏吾父使解职闲居？不然，人将议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众口甚可畏也。”佛嘉问如其言，因乘间谏之。马札儿台果辞职家居，封为太师。于是升都益忽为首相，而己副之焉。诏复行科举，诏大庙四时祭享，赐天下高年米帛，蠲天下租分。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脱脱奏曰：“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遂起夫役，大开河五六十里，时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泻而下湍悍，才流行一二时许，冲坏地数里。都人大骇，遽报脱脱丞相，亟命塞之。京师人曰：“脱脱丞相开乾河。”秋，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诏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缙、许有壬等四人。五月一进讲，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钦钦然有向慕之志焉。大兴国子监，蒙古、回回、汉儿人三监生员凡三千余。然祭酒、司业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饰章句，补苴时务，以应故事而已。凡在诸生日啖笼炊粉羹，一人之食为钞五两。君子以监学为作养人材之地，而千百为群，恣纵恬嬉，玩愒岁月，以嫚侮嘲谑为贤，行加屏风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偿直，掉臂而出无敢谁何，是坏天下人材，何作养之有？曩加孙，监生也。积分试中，累官至秘丞，在朝郁郁。曩加孙为分省右丞，一日，奉扩廓命，入京师议事，扬扬过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总兵，不知有皇帝。”人闻其言，相顾问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则往时监生曩加孙也。”人皆叹曰：“此官所言，是报当日笼炊也。”又有普贤奴者，亦监生也。积分中举，历官至左右司员外郎。因奉命至扩廓军中，扩廓留之，为分省户部尚书。已而京师大饥，遣户部侍郎求粮与扩廓，普贤奴知之，请与相见。因责之曰：“朝廷遣汝来求粮耶？归语汝丞相，朝廷自红军祸乱以来，前后命总兵官剿捕，皆有供给官办粮料，如巩不班、也先帖木儿、太不花、答失八、都禄等是也。独我察罕父子，总兵平大河南北、山东等处，并不曾费朝廷一毫供给。今又启军，肃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给粮料。而朝廷反求粮于我耶？”张至道参政在侧，因叹曰：“三十三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耶？”遂启扩廓以山东粮五千，运入京师。往往监生所就类如此。枢密院椽史杜遵道，弃去不仕，适颍川，遂为红军举首。先是，伯颜丞相？马札儿台为知院，遵道为书生，上言请开武举，以收天下智谋勇力之士。马札儿台遂补为椽史，既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弃去，后为贼中举首。

壬午至正二年，诏曲阜衍圣公升秩二品。庆元守王元行乡饮酒礼，诏译唐《贞观政要》。二月，帝出厚载门耕籍田。是年秋，监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减宦官额并宫女。"盖时宦者多高丽人为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卤簿冕服新成，亲祀南郊，时春二月也。议修辽、金、宋三史，丞相脱脱锐意欲成之，而所费浩大，钱粮经数不足，颇以为忧。椽史行文书，丞相三却之。椽史遂与国史院典籍谋之曰："丞相非不喜，盖因钱粮无可措画，然此甚易。江南三省，南宋田颇有贡士庄钱粮者，各路椿寄累年，仓库盈积，有司亦尝借用之，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孰曰不然。"椽史即日引见丞相，丞相闻其说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欧阳玄、揭奚斯等，于国史院修撰辽、金、宋三史。诏兴守泰不花，行乡饮酒礼，诏天下立常平仓。河决白茅口。冬十月十有七日，有事于南郊。前日禅于太室，拜享于列圣，次第至宁宗前。帝问礼仪使曰："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礼否?"礼仪使传旨，问博士刘闻。对曰："宁宗皇帝虽是弟，已曾承宗器，而为皇帝时，陛下亦尝做他的臣子来、当拜。又春秋时，鲁国的诸侯，有闵公、僖公。闵公是弟，先做诸侯。僖公是兄，在闵公后做诸侯。宗庙四时祭祀，未闻僖公不拜闵公。比这例儿，陛下合拜。"帝乃拜。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诏天下立常平仓。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平仓得法，凑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欧阳玄、揭奚斯等修辽、金、宋三国史，告成。礼部引国史合院官，禀左丞相脱脱奏闻，脱脱摇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禀三却，众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修，丞相见其名不列，宜其愠也。盍禀之曰：'自古前代史书，虽以史官秉笔，而总裁则必归一人，如《唐书》则欧阳修总裁，《资治通鉴》则司马光总裁。今辽、金、宋三国史，幸蒙丞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文，而所以掌其事使统诸，实赖丞相之力也，某等谨以书丞相为总裁官，丞相幸始终成之，以为一代之盛典。岂不可乎?'"于是脱脱大喜，即命椽史具进史仪礼，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帝具礼服接之，观者以为近代无之。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然君子终以为非也。进史毕，大宴群臣于宣文阁。脱脱奏曰："给事中殿中所纪录陛下即位以来事迹，亦宜渐加修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给事中殿中处之，待朕他日归天去，令吾儿为之可也。"仍以御图书封藏金縢，自今不许有所入。然不知给事中殿，迩者皆公卿膏粱子弟为之，其实懵然全无所书也，故庚申以来，三十六年，史事并废。马札儿台太师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谮言行其间，父子各相猜疑。脱脱因乞相位，愿往甘州侍亲，诏因而许之。初晚晚谋使其父辞位也，尝奏帝，以其父之贪，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嘱帝，倘其辞位，陛下宜即许之。至是帝亦因而许之，盖忆其初用诡计也。以阿鲁图广王为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儿达识为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别怯儿不花为右丞相。三月，诏曰："乃者天灾流行，积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东、河南尤甚，朕夙夜忧惕。靖思其由，皆朕非德所致。诸有盗贼窃发去处，限二十日悔过，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灾者全免之。已入者，准下年之数。"

丙戌至正六年，诏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问民疾苦，采访贤俊，分十道处之。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纲纪，余皆鼓吹而已。命选天下，郡守各选其人，使其人之官日，陛辞听旨，谕之曰："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饱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时上方有励精图治之意，凡人选择某人为某官，必问曰："此人以前行过事迹，果然一一皆善否?为我悉陈之可也。"征处士脱因伯颜、杜本、张瑾为翰林待制，或议以为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儿达识言："隐士无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识者诵之，以为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征处士张枢不至。朵儿只班为右丞，贺太平为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书省修《六条政类》成。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脱脱复入相。初，脱脱侍亲之甘州，太子爱育失黎达腊，与脱脱子加刺张同庚，以故加刺张独留京师，与太子同嬉戏。一日，祁后同坐偏殿，太子爱育失黎达腊与加刺张同戏殿外，爱育失黎使加刺负己作老鸦声，旋绕殿墀三匝，已而复使加刺作老鸦，而己负之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长也。奴婢不敢使使长负。"太子怒挞之，啼哭之声闻于帝。帝问之曰："谁哭耶?"左右曰："脱脱子加刺张也。"问："何谓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对。上喜曰："贤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脱脱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颔之。会佛郎国进天马，黑色五明，其项高而下钩，置之群马中，若橐驼之在羊队也。上因叹曰："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皆世间杰出者也。"时有奸臣哈麻者在侧，闻此言，以为脱脱且将复入为相也。因乘间游说，荐之于帝，曰："彼尝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为荐之?"对曰："彼虽罪臣，当也；臣若仇之，不当也。何怨之有?"其实此人奸。其时祁后于殿墀后窃闻之，阴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脱脱至京师，乘昏入城，然亦未敢见帝也。祁后伺帝有喜色，因述加刺张于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脱脱耶?"加刺张跪曰："思之也。"帝曰："脱脱今何在?而汝欲使之见之也。"后起谢曰："脱脱离阙，久思见至尊，今闻其入城在某处矣。"上即使人促入见之。至则上在棕毛殿召入，正

色问曰："我使汝侍亲甘州，谁诏汝来耶？"祁后为之失色。脱脱徐曰："郎主使奴婢侍亲，今日幸亲终服阕，故来尔。"上遽起，抱脱脱相与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书莅祭三皇，翰林林应奉危素为之乐章。

庚寅至正十年，户部尚书薛世南、武子春，知脱脱有意兴作庶事，盖谓前相无闻，其礼、乐、文章、制度之事茫如也，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于无穷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谓至元钞法，经久当变制，宜为中统交钞交钞贯文，与铜钱子母相权并用。脱脱奏用其言，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通宝钱。先两日，脱脱丞相率省属下学勉励，至阶，祭酒吕思诚下阶迎，丞相向东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书省，告以将更钞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毋听薛、武两少年之言，改法钞，非祖宗旧制也。丞相若听之，必乱天下。"后数日，尽追夺吕思诚祭酒所授宣敕。时亦议裁减冗官，并省衙门数事。或曰吕祭酒当议之时，不措一辞，及议定，惟有发怒骂詈而已。

春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南阳总管庄文昭来言，本郡鸦路有上马贼，百十为群，突入富家，计其家赀，邀求银为撒花，或劫州县官库，取轻资约束装载毕，乃拘妓女置酒高会三日，乃上马去。州郡初无武备，无如之何。于是始命立天下兵马分司凡五处，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终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归德知府观音奴言，今河决白茅，日徙而北，失其故道，当疏塞以为地利。脱脱喜其言，命工部尚书成遵往相视焉。还言工不可兴，浩大难成，且见今南阳、安丰盗贼成群，万一与挑河人夫，相挺而杂起，此大乱之机，非细事也，决不可从。脱脱不悦，左迁成遵为长芦盐运使。更问京畿漕运使贾鲁曰："汝前为张秋都水时，知河之利害，可疏凿否？"贾鲁，泽潞人，素有进取志。遂应声曰："可。"因悉言其状。乃奏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发河南、淮南北军民二十万，其费以亿万计，府库为空。有龚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贵为心。进言脱脱曰："丞相大兴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诛赏，始可以慑伏众情。"于是起大狱，以谋害大臣，置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韩家奴等于死地。未几，刑赏失措，又兴挑河工役，所在肆虐，又并省衙门，沙汰吏胥，无所容迹，遂相继入于盗贼之党矣。

五月，颍上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赵州滦城县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惟杜遵道为首，陷朱皋据粟仓，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起蕲黄者，宗彭莹王和尚，推徐真逸、石寿辉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武昌、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琐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琐红军，奄有均、房、襄阳、荆门、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芝麻李者，邳州人也。值岁饥，其家惟芝麻一仓，尽以济人，故得此名。贾鲁挑黄河所在废民业，民心不安，芝麻李与邻人赵君用谋起事，曰："朝廷妄兴土木之功，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有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君用者，赵社长也。曰："我所知，惟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其人勇悍有胆略，不得其人，不可举大事也，我当为汝致之。"即访其家，入门，见其人方励斧斤。谓之曰："汝励斧斤将何为耶？"彭二应曰："州县云有赈济，日日伺之，实误事。饥无所得，我将伐薪入城换米吃，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吾视汝膂力过人，何处不得一顿饱饭吃耶？"因作色曰："汝能从我谋事，岂但衣食而已，富贵从汝。"彭二即解其意应曰："其中有芝麻李乎？"曰："有。""有吾当从之。"遂引见芝麻李，喜得八人，歃血同盟。于是年八月十日，佯为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夜留城中，门卒拒之，则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伤也？"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内，夜四更，城内四人爇四火，城外四人亦爇四火应之，既而复合为一。城内呐喊一声，城外接应一声。城中大乱，四人者遽夺军器乱杀，外四人因而得入，同声叫杀。民久不见兵革，一时见乱杀，皆束手从命。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十余万。浮桥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璧，西并安丰、濠、泗，事闻朝廷。省吏抱牍题曰："谋反事。"至脱脱前，视其牍，改题曰："河南汉人谋反事。"识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汉人可尽诛乎？其后张士诚起于淮海，赵明远起于徐州，毛贵起于山东，明玉珍起于四川，独本朝龙兴淮南，即以建康为天下根本，东征西伐，南诛北讨，四海人心内附，皆有徯后来苏之望，胡元之国祚可尽矣。

先是，尝有童谣曰："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迨本朝定都建康，筑坛于建康南门，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二十七年为吴元年，实丁未岁也，岂不验哉。天命有所归，岂人力之所能为耶？朝廷闻红军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讨颍上红军。阿速者，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俱进军。其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慢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华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传以为笑。其后，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十二月，布王三陷邓州、南阳。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陷襄阳，徐真逸陷湖广，其将曾元帅陷安陆、江陵。脱脱为相，讳言中原兵乱，哈麻而媒蘖其过。帝召脱脱，怒责之曰：

"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未几自请督军下徐州。兵出，有淮东元帅逯善之者上言："官军不习水土，宜募场下盐丁，可使攻城。"又有淮东豪民王宣者亦上言："盐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市趫勇慓捷者，可以攻城。"前后各得三万人。皆黄衣黄帽，号曰："黄军"。脱脱知城有可克之状，下令诸将各励乃事，俟我至即攻之。须臾脱脱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芝麻李遁去。又调阿吉剌太尉攻汝宁，汝宁红军惧，退保亳州，阿吉剌攻平汝宁城。赫厮既死，朝廷别命巩卜班平章为将领侍卫，汉军合爱马鞑靼军，合数万众，屯汝宁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敌人偷营，逃失大将所在，次日阅死人得其尸死人中。军遂退数百里，屯项城县。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代为总兵，凡精兵三十余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计亿万，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也先帖木儿注军沙河，未及两月，军中夜惊，也先尽弃军资，器械运粮车辆山积，仅收散卒万人，直抵汴城下。时济王在城头遥谓之曰："汝为大将，见敌不杀，何故自溃，吾将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离城南四十里朱仙镇屯焉。朝廷乃命蛮子平章代之，也先径归燕京，抵暮入城，明日仍为御史大夫。当时官军不足用类如此，故王宣建言募盐丁，岂亦识时务者欤?而十数年前，见机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贾鲁治黄河，疏四里村，塞黄龙江口，立回龙庙于岸上，水由故道行。先是，河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始乱。脱脱见盗贼四起，凡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时方入内奏事回头，中书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定在外，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中书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运不至，宜垦内地课种。昔渔阳太守张堪，种稻八百余顷，今其迹尚存，可举行之。"于是，起山东益都、濮阳等一十三路农民种之，秋收，课所得，不偿所废。次年，农民皆散罢去。冬，复立庸田使司于江南。咬住平江陵，答失八都鲁平襄阳。

癸巳至正十三年，脱脱奏用哈麻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阴荐西天僧行运气之术者号揲演儿法。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以蛊惑上心。哈麻自是日亲近左右，号倚法。是时，资政院使陇卜亦进西番僧伽璘真善此术者，号秘密佛法。谓上曰："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上喜，命哈麻传旨，封为司徒，以四女为供养。西番僧为大元国师，以三女为供养。国师又荐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马的、秃鲁帖木儿、脱欢、孛的、蛙麻、纳哈出、速哥帖木儿、薛答里麻十人，皆号"倚纳"。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交，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该。"华言"事事无碍"。倚纳辈用高丽姬为耳目，刺采公卿贵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择其喜悦男事者，媒入宫中，数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贵人之家，私切喜曰夫君隶选，可以无窒滞矣。上都穆清阁成，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实之，为大喜乐故也。脱脱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既而阴构朝旨令班师。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儿代之，月余始获芝麻李，械送京师。脱脱密令人就雄州杀之。颍州沈丘探马赤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史李思齐，集众号义兵，克复罗山县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罗山县达路花赤，授李思齐县尹。上曰："人言国家轻汉人，如此，果轻汉人也。"下吏部再议，于是察罕授汝宁府达路花赤，思齐知汝宁府。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响于东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冰花。二月朔，日食。张士诚起兵泰州，遂据高邮，截南北路。倚纳十人相与窃议。脱脱在不可谐，于是同谋，令太史王监丞奏，连夕相星犯帝座。自是帝疑脱脱，脱脱始无援矣。内无后援，而外有倚纳十人之谮，识者皆知脱脱不返矣。

秋八月二日，脱脱总天下兵，出征高邮，〔此下文字有脱误〕天下想望丰采。兵围高邮，三日。中书丞哈麻讽御史大夫以老师废财，弹击脱脱。帝信其言，诏卸脱脱兵柄，淮安安置，令枢密院老张代之。当是时，脱脱权重，内握朝柄，外总兵马，以指挥天下，天下希其有功。兵围高邮，日事攻击，矢石雨注，城中几不支。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围者亦指收功。忽有诏旨来卸军，军中闻之，皆大哭。当诏未开读时，龚伯遂进曰："始丞相出师时，亲奉皇帝玉音，以为在后事体，朕自有密旨来。今丞相在军，止奉皇帝密旨，一意进取可也，诏书且勿听，事既久，小人谗言自然明白矣。且'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是故也。"脱脱摇首曰："不可。诏我而不从，是与帝相抗拒也。"遂奉诏，大军百万，一时四散。

先是，都大臣子弟领军从行者，哈麻历告其家，阴遣人先来军中。白其长曰："诏书且至，不即散者当族诛。"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如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脱脱卸军留淮安一月，诏复使西行，鸩死于吐番境上。是时，高邮危困已甚，脱脱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及将攻徐，濠，远近凛然，国势渐张。而哈麻奸臣，邪谋误国，遂至危亡不救，可胜惜哉。是岁，省吉大夫，以舟师自安庆征湖广，至湖口，适与蕲黄之红军遇，风势不利，败绩死之，红军遂顺流而下，攻安庆，为义兵所破，大败南还。既而蛮子海牙中丞，复总水军、义军南征，破黄连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官军尽复武昌等处。未几，尽抽军下据庐州，官军势退而贼势复炽矣。亦怜只班丞相，以马步军由江东援江西，至龙兴，逾月而卒。左丞火尔赤

总其兵，攻临江，复瑞州，进攻袁州，与欧军相持数年不决，后卒败亡。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广苗军听调营于汴梁东，其帅吴天保死。裨将王陈叛，入西京，遂陷陈州、许州，西至虎牢关，命答失八都鲁讨平之。以汪家奴为右丞相，鼎住为左丞相，哈麻为平章。数月，鼎住薨，哈麻升为左丞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倚纳十人，皆进职。立兴圣宫祁后子爱育失黎达腊为皇太子，命翰林学士行册文。词有曰："家法有以齐心法曰正。"又曰："存心养性者，守身为事亲之大；任贤去邪者，知人为安民之方。勿谓穹昊之高，一诚意而庶征应；勿谓宫庭之奥，一言善而万方知。与治同道，则唐虞之俗可还；主善为师，则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为徒训也。"刘福通，劫败答失八都鲁长葛营；赵明远陷嵩汝以及洛阳；明元帅入四川陷之，自称蜀王；香军陷安里，二日，陷和州，三日，破庐州。宣让弃城，浮海还燕。香军遂乘胜渡江，破太平、建康、宁国，遂据江东。既而池州、安庆，寻复皆没。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既得相位，丑前所荐西番僧所为，恐为当世及后人所非议，乃以他事杖西番僧一百七，流于甘州，伪若初未尝荐之者。又私念以为，前荐西天僧时甚秘密，惟妹婿秃鲁帖木儿知之，莫若并去之，以灭其口。乃缪谓其父笃鲁国公曰："我兄弟二人，一荐而为丞相，一为大夫，皆荷祖宗德泽。但妹婿秃鲁帖木儿，在上位前，近行媟亵无礼，恐为天下士大夫所讥笑，我兄弟何面目见人，盍除之以为吾利？"不意其妹于屏间窃闻之，急归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麻休入台；又有旨令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惠州，雪雪安置太宁，中途皆杖杀之。上始悟哈麻谮脱脱，令脱脱骸骨还京师。

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驻军南阳、嵩、汝，招降叛民百万，军声大振。其秋，下唐、随、安陆、沔阳、德安以及蕲黄等州，诏升为河南行省为左丞相，贺太平，再入朝，为右丞相。

初，大理宣慰司同知达失八都鲁为四川参政，引兵自巴蜀来，先复襄阳、均、房等州，调入中原，频有功。至是，升为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枢密院。是岁天朝起建康，张士诚据平江，危素为司农司丞于京师、雄、霸等州屯种，给京师，号曰"京粮"。为浙西被陷，海运不通故也。

## 卷　下

丁酉至正十七年，诏答失八都鲁至京师。帝见之，私谓侍郎曰："此二人死期至矣。"还罢军。先是，太不花军士失律，劫掠汴民，南台御史弹之，有旨卸其军，剥其职，以白衣听调。至是复命为湖广行省左丞相，仍提军前军往征山东毛贵。答失八都鲁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是二将皆渡河而北，河南之境相继沦陷。〔此下文字有脱误〕相决失守兵。五月，汴梁大饥，守臣失烈门知院遁。红军刘福通，自称太保，入遽之，迎其主小明王于亳州，入都于汴梁之皇城。其军分三支，关先生、破头潘、冯长勇、沙刘二、王士诚入晋冀，田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力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兵合田丰趋大都。而帝方与倚纳十人，行大喜乐，帽带金佛字，手执数珠。〔此下文字有脱文〕又有美女百人，衣璎珞，品乐器，列队唱歌金字经，舞雁儿舞，其选者名十六天魔。〔此处文字有脱误〕复命答失八都鲁驻兵曹州，未几死。其子孛罗帖木儿，代领其众，受诏镇守西京。答失八都鲁既死，其部下察罕帖木儿，兵势益甚，命为刑部侍郎，号长抢侍郎。毛贵由海道得海船，长驱破益都，义兵黄军下万户田丰叛，入红军，遂破东昌、东平、大名等处。罢商税，罢宝泉提举司。四月，陈友谅陷安庆，余阙死之。余阙三上宰相书不达，援兵不至，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贺太平本汉人，而居相位，己乃勤劳于外，表索贺太平军前供给，恐朝廷不从，驻兵彰德，玩寇不进。贺太平以计杀之于保定，并害其子寿童附马。以纽的该为添设宰相。山东毛贵兵由济南犯枣林，去京师百二十里，京师大震。值太不花裨将刘哈剌不花领兵自晋冀诣京，大战却之。哈剌以功，由尚书升平章。义兵察罕帖木儿，以八月克复汴梁，小明王遁入安丰，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由大同直趋上都，焚毁宫殿，望虎贲司犯大宁。虎贲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迹不通，至是雪晴，暖气如春。西京孛罗帖木儿，馈京师粮数千车。帝尝为近幸臣建宅，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槛，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京师遂称鲁般天子，内侍利其金珠之饰。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辄命易之，内侍因刮金珠而去。祁后见帝造作不已，尝挽上衣曰："使长年已大，太子年已长，且稍息诸作。〔此处文字有脱误〕且诸夫人事上足矣，无惑于天魔舞女辈，不自爱惜圣躬也。"帝怫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两月不到后宫。祁后无可奈何，乃多蓄高丽美女，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帝尝谓倚纳曰："太子不晓秘密佛法，秘密佛法可以益寿。"乃令秃鲁帖木儿，教太子秘密佛法。未几，太子亦溺惑于邪道矣，噫！是岁，陈友谅陷江西，龙兴寺徒道童左丞火而赤、总管安谦弃城，从新门走抚州，陷瑞州，臣守临江同知给事中死之，至临江，守臣定住降。定陷吉安，宣差尚书总管海尚书皆死之。陷抚州，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被获，不屈死之。陈友谅乘势下江东，至太平，杀徐真逸于舟中，

而自立。既而大败于金陵，南还，后于江州建都焉。

己亥至正十九年，破头潘、关先生趋金宁，焚鲁王宫府，住居辽阳。贺太平当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时也先忽都为詹事，以为总兵大将军，取辽阳，太平意谓关先生、破头潘，自晋、冀、西京历上都，军常无留行其破辽阳必不能守，可以取辽，阳功成其子，至则关、潘之军日治战马，一无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宿留不前，竟溃而归，乘夜入城，乃升为翰林集贤学士。先是，太平常因声誉，用成遵、萧庸、赵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俯首从之。及也先忽都败，乃反以功升为学士。相与叹曰："朝廷赏罚无章，纪纲扫地，乃至如此。"将陈其罪，亲近者窃以告太平，太平预以为备。京师大饥，民殍死者几百万，十一门外各掘万人坑掩之。鸥鸮百群，夜鸣至晓，连日乃止。居庸关子规啼，太子召指空和尚，问民饥馑，何以疗之？指空曰："海运且至，何忧？"秋，福建运粮数十万至京师。

先是，朝廷以张士诚内附，封为太尉，且以岁饥，遣使督海运粮储于京师。时张士诚据浙江有粮，方国珍据浙东有船，二家攻战不和，粮竟不至。赖福建滨海，尚为王土，独能运粮至京师，由是京师民始再活。当元统至元间，国家承平之时，一岁入至粮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强，河南二分强，江西一分强，腹里一分强，湖广、陕西、辽阳总二分强，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余锭，银入凡千余锭，钞本入一千余万锭，丝入凡壹百余万斤，绵入凡七万余斤，布帛入凡四十八万余匹，而江浙常居其半。及张士诚有浙西，方国珍有浙东，而京师索然。识者以为，元之气数，不推可知也。

指空者，西天刹帝利王第三子也。状貌魁梧，不去须发，服食拟于王者。居京师四十年，习静一室，未尝出门，王公贵人，多见呵斥，虽帝亦不免，百八岁而死。甘露降文宣王庙树上，凝如白霜，啖之味甜，黄河清郑州长数里。贵赤卫韩佥事家，次子死数年，长子又为李罗所拘于西京，父母悲叹，老失二子，贫无以为食，早夜哭泣。方哭之际，忽闻次子来告曰："吾兄将西京米麦且至，父母可勿忧。"已而果然。自此之后，往来其家，闻其言语如生人者半年，其家小儿，尽见其容貌服色，而长者但闻其声。一日，来告父母曰："阿爷、阿奶可迁西房，儿欲居东房，以某日取妇。"其日，小儿果见筵席宾客甚盛，又闻歌舞杂剧之声者数日，其京师不祥者有如此。建清宁殿，外为百花宫，环绕殿侧，帝以旧例五日一移宫，不厌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相以旧例为言，乃掘地道盛饰其中，从地道数往就天魔舞女，以昼作夜，外人初不知也。帝又造龙舟，巧其机括，能使龙尾、鬣皆动，而龙爪自拨水。帝每登龙舟，用彩女盛妆，两岸挽之，一时兴有属，辄呼而幸之。又令诸嫔妃百余人，皆受大喜乐佛戒，太仓积粟尽入女宠家，百官俸则抵支茶、纸、杂物之类。

冬十二月，左丞成遵、参政赵中、参政萧庸等六人，丞相贺太平诬以脏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后与太子谋，求内禅，使宦者朴不花邀贺太平赞帝逊位于皇太子，贺太平惧不敢从，复邀太平用其党数人，又不许，太子衔之。太子一日倡言于中书省堂曰："我所欲者，汝皆沮之，而止汝所用者，今皆以赃败，何也？"太平对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虽父子之间，亦不能保其无私也。"太平由是称病，恳求免相位。初，祁后与太子谋内禅，贺太平既不允其事，谓不可使居相位，兀良哈歹其人，与汝无所可否，〔此处文字有脱误〕今以总兵居真定，宜劝上召还京师，当以代之，庶几汝事可成也，既而果有旨召还京师。太平觉其所谋，嗾台官劾其罪，有旨令兀良哈歹居兴州，逾一月，以无病卒。太子心疑太平故害之，怨之愈深。

至正二十年春二月十九日，以贺太平为太保罢相，是月搠思监为右丞相，盖老的沙所荐也。初，上欲罢太平，相谋于老的沙，老的沙欲自为之，而难于发言，遂荐搠思监。帝于是以搠思监为右相，老的沙为大夫，二人既拜，老的沙恃有荐相之恩，数有请于搠思监，搠思监不答，二人遂成隙。且搠思监恃有祁后、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上母党之亲，于是构怨日益深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拥兵数万，传檄问京师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大半，汝不可以居祖宗大位，将传国玉玺送与我，我当代汝为之。"帝闻之，颜色不变，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枢密知院哈麻剌、朵儿只、秃监帖木儿、八里颜逆击之，行至称海，复起哈麻赤万人为军。哈麻赤临阵，皆脱号衣，从宗王，与合势，追奔百里，三知院单马遁入上都。破头潘、关先生、沙刘二军入高丽王京，高丽王奔耽罗。其臣纳女请降，将校皆以女子配之，军士遂与高丽如姻娅，恣情往来。高丽人因而各窃其马藏林中，一夕王传令，除高丽声音者不杀，其余并杀之。沙刘二、关先生皆死。惟破头潘裨将左李率轻骑万人，从间道走西京，降李罗帖木儿听其调，已而又降扩廓帖木儿。

初，贺太平辞相，帝赐以金帛驼马，使之归老于故所生之地。太平既出京城，沿途留宿不进。搠思监疑其徘徊顾望，犹有希进之意，讽御史弹之，诬以谋害大臣并其子也。〔此处文字有脱误〕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张少保，率兵四十万，击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老张军未至，王党有脱欢知院者内叛，擒王献京师，王临死，骂不绝口。旧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弦绞之，名曰赐死。至是帝特命杀死。陈友谅者，徐真逸之臣也。已而握权，篡其□□位，沉真逸于江，掌有湖广、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至是大兵克江州，友谅走武昌，其将守龙兴者，以江西降，时八月二十有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帖木儿征山东。山东自毛贵死，其

将为复仇，杀赵思用，国内遂大乱。花马王、田丰、扫地王互相攻，察罕帖木儿乘之，破其冠州、东昌、济南诸郡，进围益郡。田丰来降，丰时提兵在穆陵关，使人来言，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察罕帖木儿喜，即以朝命授田丰为山东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莱、沂、密等皆降附，田丰遂与察罕帖木儿相见益都城西。时察罕帖木儿方调兵攻围益都，俾田丰军塞益都南门为营，围数月，田丰频往察罕帖木儿营议事，见其待朝廷使者甚简傲，又所设施多术数，无忠忱心。田丰乃忿曰："我以山东全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诸城，与汝同心者，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能自为之耶？"于是，与同侪王士诚私谋曰："十五日察罕帖木儿必巡兵图我，预椎牛酿酒，至日设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者带刀，各供给每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令，自察罕帖木儿以下皆杀之。"谋既定，察罕帖木儿于十四昳时，从马骑二人，来田丰营。王士诚，即扫地王也。其人骁勇，见察罕帖木儿轻身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田丰目之使退，其人误谬，以为使之行其所谋，转身自察罕帖木儿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城中闻之，遂开门纳田丰军，遂拥察罕帖木儿入。城中人复推察罕帖木儿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允，而察罕帖木儿死。有王保保者，察罕帖木儿甥也。尝养为子，察罕帖木儿入城之夕，诸校惶惑不知所从，军中颇有异论。同佥白琐住，有机有识。遂倡言曰："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总治官王保保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帖木儿，若立以为主，总兵虽死，犹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气如小索起危宿，长五百丈余，扫太微垣，帝命占之。占曰："山东当有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当失一良将。"即驰书戒察罕帖木儿，毋轻出，察罕帖木儿忽之，故及于难。帝闻其死，哭之恸，孛罗帖木儿在两京闻之亦哭。曰："察罕帖木儿若在，我省用多少气力。"中原闻察罕帖木儿死，妇人小儿皆为嗟叹，或至于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秘法，于清宁宫殿置龙床中坐，东西壁布长席，西番僧、高丽女列坐满长席下。太子尝谓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读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李先生者，状元李好问也。太子初学书，甚遒劲，其后放荡无拘检，专善临宋徽宗字帖，谓之瘦筋书。或告之曰："徽宗，亡国之君，岂足为法。"太子曰："我但学其笔法飘逸，岂学他治天下，庸何伤乎？"冬，扩廓帖木儿克益都，诛田丰、王士诚等，取其心以祭其父余党械归京。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调京北白濮等材千余顷，号内府稻米，供给女宠行倚纳事，非奉旨不得擅支。祁后宗族在高丽者，多蒙官爵封号，出则恃势骄横，强夺人田舍子女，高丽王屡戒之不改。王不胜怒，尽杀祁氏一家。至是后闻之，谓太子曰："儿已年长，盍为我雪此耻。"（此后一段文字，不知所云何意，疑有脱误）时高丽王昆弟，有留京师者，乃议立搭思帖木儿为王，而以祁族子三宝奴为元子，以将同知崔帖木儿为丞相，以兵万人，送之国，至鸭绿，为高丽所败，兵仅余十七骑，还京师。秋七月，大兵克庐州，守将左君弼遁淮西附降。野鸽巢兴圣宫数年，蕃息数千，驱之不去，网之不尽。君子以为兴圣，祁氏之宫也。蒙古以魃靼氏为父翁，吉剌伯牙吴氏为母，家法相承至七八传矣。一旦家国将亡，家法有变，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丽氏，此野鸽所以来巢，有开必先应也。

初，庚子辛酉之岁季，察罕与孛罗常构兵，争晋冀之地。帝以晋冀分属两家，且谕之曰："土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争之有？"而资政院使朴不花与丞相搠思监相为表里，专一贪婪无厌，视南北两家赂遗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赂厚，则谓南曰："帝有密旨，令汝并北而有之。"北之赂厚，则谓北曰："帝有密旨，令汝并南而有之。"以此兵祸绵缠不解。监察御史傅公让，一云子敬，率同僚弹此二人。后谓太子曰："朴不花，是我资政院老火者看家贫人也，台家何无情而欲逐之，汝不能为我主张耶？"太子曰："阿婆无忧，尽有主张。"明日贬傅公让吐蕃，其余台官皆外除，惟老的沙在台而已。既而新除台官陈祖仁等十余人，又弹劾此事，又外除之。已而诸道台宪谏，皆以为言，于是太子怒，欲并去其老的沙。老的沙畏祸，遁入孛罗军中，孛罗知其冤，藏老的沙于后寝，朝廷遍图形求之不可得。朴不花见台宪弹劾不行，与其党谋曰："十八功臣家子孙，朝夕在帝左右，我与汝等平日之所为，渠必得知，台家亦必知之，终当为我不利。"搠思监曰："彼皆老的沙党也，老的沙既为孛罗所庇，必请兵来犯京师，十八人为内应，社稷能无危乎？"遂执十八人，送资政院，问其谋害太子之状。十八人不胜苦楚，皆自诬服。未几，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愿释十八人之冤，太子之疾可无祷而免。"搠思监闻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徒有死者，间有以贿免者。其后孛罗入京师，俱召还，弘农卢氏山移五六里。八月，陈友谅与大兵大战于鄱阳湖，中箭死。大兵遂进图武昌，其子理降，湖南、荆、襄诸郡归附。陈友谅之篡徐真逸也，僭号"大汉"，改元天定大义，至是亡。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时，黑气围日，外有两耳，引白气一道贯日，四月，知枢密院秃坚帖木儿，领兵犯京师。秃坚帖木儿，初与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秃坚曾往也先屯抬饭，也先自恃尊属不受，秃坚忿然，坐也先不花营门外，呼军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为人刚果不测，谮其有异志，命差五府官讯之。秃坚帖木儿怒曰："我有何罪，五府来问

我?”于是拘五府官，往告孛罗帖木儿曰：“朝廷为佞人所弄，至尊更无公论如此，我当拥兵入京师，问此举为谁?”秃坚帖木儿军将行，朴不花、搠思监称诏书谓孛罗与秃监帖木儿而同反，削孛罗兵柄。诏到孛罗营，孛罗手裂诏，囚使者。秃坚军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兴州以避之。秃坚遣人奏帝曰：“我无负国家，国家负我，我非犯阙，愿得奸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监、朴不花付之。二人囚首至营中，秃坚为之加帽易衣，置搠思监中坐，朴不花侧坐拜，搠思监与朴不花交跪。秃坚奏帝，求赦自执缚大臣；又求称兵犯阙赦，得二赦已，然后释兵，入见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祸及忠良，倘循习不改，奈天下何？吾执此二人去也，陛下亦宜省过，卓然自新，一听正人君子所为，不可复为邪人所惑，然后天下事可为，祖宗基业可固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执此二人诣孛罗，孛罗厚礼之。逾三日，始问以浊乱天下之罪。复哭而问搠思监曰：“我前时赂汝七宝数珠一串，今何不见还?”因取似此者六串来还，孛罗见之曰：“皆非我家故物也。”不受，复追前物，果取故物来方是。孛罗怒曰：“在君侧者贪婪如此，我何可以坐视而不清之乎?”遂杀此二人，复举兵入清君侧。

七月二十五日，遂与老的沙、秃坚帖木儿拥兵俱来，屯大都北门，入见帝。奏曰：“国家所用人皆贪婪软弱，不足以济天下大事，愿召也速，除为右丞相，臣为左丞相，秃坚不花为枢密知院，老沙的为中书平章，如此同心竭力，整治庶政。”遂执谗佞数人，并倚纳十人，皆杀之，逐西番僧，罢诸造作。时帝方修筑宫墙，立为之罢散，驱祈后出宫，屏居后载门外。是时，伯琐驻军庐州沟，因扶太子，遁入扩廓贴木儿军中。孛罗始见帝，退谓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一人，今见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岂天威若是？今后凡省中事无大小，你可与我奏去可也。”孛罗入京前一日，有大风从西来，黄尘蔽天，人马立足不定，自西自东，止于更鼓楼西。孛罗入住宅，适在其处。

初，削孛罗兵权时，搠思监召承旨张翥草诏。翥曰：“此大事，非见主上，不敢为之执笔。”乃更诏参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毕，过中书郎中说之曰：“我恰了一件好勾当，为朝廷出诏，削孛罗兵柄，此正拨乱反正之举也。”郎中曰：“相公此举，莫不拨正反乱也。”客有畅勋在座，因曰：“拨正反乱，其犹裸体缚虎豹者也。”孛罗至京师，闻之，召危素责之曰：“诏从天子出，搠思监客位，岂草诏之地乎?”素无以对，欲将出斩之。左右解曰：“当时素以一秀才，岂敢与丞相可否乎?”遂止之。且以负天下才名，乃除和林省左丞，即时上道。

祁后初出后载门外，居造作提举司府中。或言孛罗因夜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复得入宫，雷击延春阁西脊。

大兵攻江西诸山寨，攻赣州。陈友谅故将熊平章拒守，自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遂定闽、广之地。袁州欧道人亦归款，率其属归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纳女孛罗，约以某日成婚。孛罗促后，后曰：“断送之物未毕工。”孛罗曰：“女先至，断送之物后至可也。”乃先两日成婚。孛罗自入京，纳女四十余人，早食必同坐共食，厨中每早办饭四十品，随诸夫人素食。其入朝时，诸夫人盛饰成行，各进酒一卮，荒于酒色，锐气消耗尽矣。

扩廓帖木儿分兵三支，驻大都城外，遥制孛罗，而不与之挑战。其白琐住领一支在通州者，孛罗命其将姚一百与之战，一百被擒。孛罗不胜怒，自将兵与之战，至通州取一女子，不战而还。二月七日，天雨白毛，长尺许，细如马鬃。或谀于帝曰：“此龙须也。”帝乃命收而阁之，祀之如神。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鱼，长尺许，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七月，孛罗索帝所爱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思畚者，居家好奇谋，而生平愤，汉人不得志于当世，故难仕进。至是，命为待制。帝欲杀孛罗，与之谋，与谋者六人。曰：洪保保、史儿忽答、上都马、金那海、和尚、帖木儿不花，六人中选饶勇善刀者，挟刀在衣中，外皆宽衣，若听事，伺立延春阁东杏林内。时孛罗早朝小饭毕，将上马回去。旧例丞相将上马，带刀侍卫之士，疾趋先出贴马，使丞相出。诸卫士起立于马上，丞相就骑，然后卫骑，翼丞相以行。当是时丞相出，预谋挟刀者，见其不得便，相顾曰：“今日又罢了。”徐施畚摇手曰：“未也。”忽有报捷音者，自西北来。平章失烈门谓孛罗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孛罗推失烈门，失烈门强孛罗偕行，至延春阁侧，有杏枝自上垂，稍压孛罗帽而坠之，失烈门遽为拾之。孛罗曰：“咄！今日莫有事否?”已而又有一人，突然横道其前，孛罗方眙视。呼失烈门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讫，一人批其颊，孛罗以手御之，遽呼曰：“我佩刀者何在?”又一人斫其左耳而死。遂诳传白琐住军在西宫里，老的沙亦被伤而出。孛罗骑士问曰：“我那颜久不出来，何也?”老的沙谬曰：“你那颜又发酒风，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稍远，骑士又问。老的沙曰：“已被杀矣。”扩廓大军无数在西宫里，孛罗军大骇，西散走。帝时居窟室，约曰：“事捷则放鸽铃。”于是，帝始出自窟室，发令百姓见川军者，皆许杀之。百姓上屋，击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趋至孛罗营中，将其甲士西北走，合秃坚帖木儿军。先是宗王辣黎，谓帝已崩，孛罗为皇帝，将兵来讨之。故孛罗遣秃坚帖木儿将兵迎击之，秃坚贴木儿军回，中途遇老的沙，秃坚帖木儿知事变。谓老的沙曰：“今上浓团不可辅，小妇孩儿亦非国器，不如径赴请赵王，扶立赵王，南面以定天下。”赵王始然之，中虑事不成，醉以酒，缚二人送京师削之。老的沙惧而许之，秃坚骂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稷也。”赵王，太祖之属也，当时世祖曾与之约

曰："吾与汝共天下事。倘异日社稷有难，汝当助之。"故忆其祖父之言，不从秃坚计。

正宫车必氏（《元史》云弘吉剌氏），闻孛罗难作，薨。帝赏杀孛罗者六人，徐施畚不受赏，一夕逸去。

孛罗既死，以伯撒里为右丞相。

九月，扩廓护太子还京师，以扩廓为太傅右丞相，封河南王，居京师两月。扩廓居军中，久乐恣纵无检束，居朝怏怏不乐，朝士往往轻之，谓其非根脚官人。扩廓与左右谋之，左右劝以请出治兵，肃清江淮，诏从之。十二月朔，日食，洛阳山鸣。扩廓退位，伯撒里仍为右丞相，沙蓝答里为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扩廓既出，无意治兵，以父死未终丧，欲庐父墓侧。左右或曰："总兵既受朝命，出而中止，无乃不可乎?"扩廓左右，有孙翥、赵恒者，憸人也，畏江南强盛，欲故缓其计，以憸其奸。尝谓扩廓曰："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里伯、孔兴、张师道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合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前顽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扩廓欣然从之。于是分拨关虎等统兵，从大兴关渡河以俟。先札付调关中四军，张师道、脱里伯、孔兴俱不受调。李思齐得调兵札大怒，骂曰："乳臭小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汝父同乡里，汝父进酒，犹三拜，然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扩廓自是进兵关中，两家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而国家大事去矣。扩廓由怀庆移屯彰德，彰德素蓄积粮草十万，坐食之，帝始疑扩廓有异志。谓左右曰："扩廓之出为治兵肃清江淮也，其后不肃清江淮，而结衅关中今也关中之战，未定雌雄，而移兵彰德，其欲窥我京师也耶?"又怨祁后及太子，曰："向者孛罗举兵犯关，今日扩廓总兵天下，尾大不掉，尔母子误我天下，今天下土宇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为也。"怒气不已，太子致被捶击，走而免。朝廷屡促扩廓南征。

十一月，扩廓不得已，命母弟脱因帖木儿及部将高貊完者仲宜驻兵济宁、邹县等处，名为保障山东，且以塞南军入北之路。复命朝廷曰："此为肃清江淮张本也。"识者哂之。

先是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暴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州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扩廓增兵入关，日求决战，张、李辈，军颇不及。遂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差左丞袁涣，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息兵罢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孙翥进密计于扩廓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误听息兵之旨。且袁涣贪贿之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贿其家，则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也。"扩廓如其计，袁果私布意于扩廓曰："不除张、李，终为丞相后患。"于是攻张、李愈急。七月，负胜犹未决。扩廓谓孙、赵二人曰："今日果当何如?"二人因进计曰："关中四军，独李思齐最强，李思齐破，则余三军不攻自服矣。今关中临阵兵将，适与彼兵等耳，所以老师溃财，相持不决，所畏者惟高貊驻兵邹县。以吾二人说之，南军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高貊一军，疾趋河中，自河中渡河，急趋凤翔，覆李思齐巢穴，出其不意，则渭北之军，不战可降，此唐庄宗破汴梁之策。关中定，然后出关中以敌南军，犹未晚也。"扩廓即日从其计。高貊所部将多孛罗之党，行至卫辉，部将夜聚。或曰："我为官军，扩廓为总兵，用我敌南军，犹云可也。今者却闻关我行粮，星驰前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船张知院沙刘参政拔刀誓众曰："不必多言，五鼓罢，扶高貊作总兵，不从，则杀作血城以去。"约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高貊即使其首领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谢雪儿领精骑北夺彰德，使沙刘领精骑西夺怀庆。往彰德者，骑少兵精，伪作使人以入据之，杀扩廓守将范国英。往怀庆者，骑多兵冗，怀庆守将黄瑞觉之，闭城不得入。时扩廓在洛，而在随部将尽在怀庆，识者以为高貊此举，终不成大事矣。

先，朝廷见扩廓不受调而构兵仇杀，方议削其军权，而未得其说。见高貊使来大喜，升貊高知院、兼平章、总河北军。且诏扩廓率潼关以东兵下淮南，李思齐等四军出武关，下襄阳、汉，高貊率河北军与也速及脱因帖木儿、完者仲宜兵下淮东。然脱因帖木儿尽劫掠山东以西民蓄，而西聚卫辉。扩廓尽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怀庆，高貊惧扩廓兄弟有夹攻卫辉之势，亦尽劫掠卫辉民畜，而北归彰德，朝廷无如之何。有帖临沙伯元臣李凤国者，进谋于太子曰："向日诏书，令各将将本部分道进兵，而不立大将以总之，宜其不相从也。古者太子，入则监国，出则抚军，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抚军院以镇之？凡指挥各将，皆宜出自抚军院，然后行使权归于一，而自内制外，庶几可为。而高貊一部，背扩廓向朝廷，此宜别作名号以旌异之，然后可也。"于是，开大抚军院于京师，专制天下兵马，省台、部院皆受节制。以高貊首倡大义，赐其所部将士，皆为忠义功臣名号。九月，大军克平江，擒张士诚。平福建、两广，擒友定。使高貊率兵攻真定，不克而还。

张士诚者，名九四。初起泰州，后据高邮，入平江、浙西、淮东诸郡，号称"吴王"，国号"天佑"，至是而止。十月，国朝大军，平定沂海。十一月，平定山东，扩廓自怀庆北据泽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诱扩廓将李景昌，封为国公，景昌以汴梁归之。诱关保亦封为许国公，关

保亦以晋、冀归之。扩廓自泽州退据平阳。三月，使高貊率兵攻怀庆不克，武库火。四月，大军平定汴梁，河南诸州相次降附，扩廓退据太原。五月，诏下剿除扩廓，令关保与高貊合势攻其东，张师道、李思齐、脱里伯、孔兴合军攻其西。闰七月一日，大军自中滦渡河。三日，平卫辉。五日，平相。七日平广平。八日，平顺德。是月二日，高貊出兵逼大原城为阵，高貊轻脱从数骑巡阵。扩廓部将毛翼望见之，易旗炽驻兵于其西角，高貊果误入其阵，即令擒之。时关保营在高貊营西，未及出布阵，急持高貊示之。营军亦皆奔溃，关保亦被擒，二将被擒，所部将士，皆降于扩廓。六月，大雷雨电，雨中有火，烧白塔寺。先是，七月二十一日，大兵自通州进兵，克永平，也速军溃。于是檀、顺、会、利、大兴等处，以次皆降附焉。

先是，七月，大军攻潼关，张、李、脱、孔四军，亦皆溃而西矣。朝廷闻关貊军败被擒大惊，遽罢抚军院，归罪太子，杀伯元臣、李凤国等，尽复扩廓旧有爵位。闰七月，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援燕京，且令勤王御敌。扩廓得诏，乃提军向云中。或曰："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隘口向真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邀截南军，若入云中，至燕京，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扩廓曰："我潜师由紫荆关口入，出其不意，岂不可乎?"赵恒曩元辉则曰："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军云中，观其成败为计耳。"后七月二十七日，大军至通州，帝得报大惧。即日，委淮王帖木儿不花、丞相庆童，留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即卷其女子玉帛，出居庸关，遁入上都。八月三日，大军至齐化门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儿不花、丞相庆童、大都路总管郭允中、中书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岁，即

国朝洪武元年之岁也。十一月，扩廓兵数十万驻太原。十二月，大军自碗子城入，破扩廓于泽潞。是月，扩廓部将贺宗哲，领兵来援晋冀，驻龙镇卫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军先锋常遇春，夜斫扩廓营，侵及扩廓中军，扩廓匹马只靴夜遁，于是晋冀之地皆平。先是，大都平，驰奏南京，奉

敕旨改为北平府，仍令常遇春经营北方。明年五月，平永平等处。九月，平辽阳，独上都与红罗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红罗山在东南，也速驻兵在焉。上都恃有红罗山为之籓篱，红罗恃上都为救援，而不设备。常遇春使人觇知之，即以大兵锐骑衔枚具十日粮，昼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红罗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出城遁，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太祖所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一日，平怀庆、巩昌、平凉府、临洮府。而天下遂大定，而万万岁矣。

野史断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扩廓，扩廓受之于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欲平江南言之，世祖欲伐江南，议论数年，或以为可伐，或以为不可伐。而刘太保秉忠则曰："未有其人。"其后伯颜自西城奉使来，太保见之，喜而告帝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岂诸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颜受命出师，世祖日夕忧惧。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之为君，伯颜之为臣，兢兢业业，尚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观庚申帝漫尔而命扩廓，扩廓亦漫尔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扩廓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处则昧经国之大计，出则失兵家之神机，及大兵一至，君臣俱及其祸，岂不宜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断曰：当元统、正元间，帝受制权臣，权臣相继或死或诛，帝恐惧之心弛而宽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之后，复兴科举，行大庙时享，赐高年帛，蠲天下民租，选儒臣欧阳玄等，讲五经四书，译《贞观政要》，出厚载门耕籍田，礼服祀南郊，立常平仓，因水旱盗贼下诏罪己，尽蠲被灾者田租，又命使宣抚十道，凡此皆宽平之心之所为也。惜乎！夷狄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与图大政为将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纠弹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长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负大器，抱大材，蕴道艺者，举不得与其政事。所谓根脚人者，徒能生长富贵，腐膻拥毛，素无学问。内无侍从台阁之贤，外无论思献纳之意，是以四海之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皆相率而听夫腐膻拥毳。饱食暖衣，腥膻之徒，使之坐庙堂、据枢轴，以进退天下人士，呜呼！是安得而不败哉？故庚申帝宽平之心，一变而为骄惰之心，骄惰之心既生，而哈麻之说进矣，是故《易大传》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则终保天下，何至于远遁而为亡虏哉？

庚申帝幼时，尝贬吾广西静江府，寓大圆寺。其未至寺时，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剌八失馆伴南行，舟泊刘家山下。忽有三猢狲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献。帝命妳公受之，则山果也。舟人皆异之，帝因呼上船，又俯拜如初。帝问之曰："汝更有伴侣乎?"猢狲手指岸上，帝因使舟人随其后视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群猢狲多至百数，皆相呼招以行，至船侧，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载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则告之以其故，其长老号"秋江者"，心独异之，放之寺后山上。帝又命寺中曰："群猢狲，当餐我饭，汝不可以饥之，日为我设两餐。"自后，饭廊云板响，群猢狲皆累累然移负幼小而来，故士人号为"猢狲寺"。其后，寺遂以此得名。后帝即舍与本寺常住，租五千供之。帝居寺时，长老秋江亦尝教之读《论语》、《孝经》，日写字两张。及召回京师日，收拾书册纸笔，藏小皮箧中，手自开闭，用马驼之前行。头发尝生虮虱，使民妪捕之。告妪曰："是虽血食于我，我不忍杀之，不如以纸裹之悬于屋檐下，冷杀可也。"

然亦时薄劣，常钻地成穴，溺其中，和成泥以作戏具。又尝领群儿二三十余竿纸为旗，巡城上。又好养八角禽而调习之，或飞泊池枯木枝上，即不顾靴，下水捕之，尝为长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国家金枝玉叶，不比凡民，见大官人来切不可妄发言，亦不可不自庄重。"由是，司官、府官来，辄坐长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无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坐嬉戏如初。盖其性之如此，一时勉强，素非涵养有之。哈剌八失尝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见群猢狲之畏伏状，以为终必有天命，始不敢有逆心。后群猢狲自帝北还，复移其类返故山，有老猢狲三十六枚，尽日哀号江岸，逾数日皆掷死。识者以为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验也。

野史断曰：予闻之友人畅中之曰："帝不嗜酒，善书画，又善观天象。"当沙、关之陷上都也，已而东行，左右劝帝出避之，帝知天象无伤，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来，吾何避之有?"及大军南来，帝复观天象，左右劝帝守京师以待援者，帝摇首不从，即日遁矣。始虽留意政事，终无卓越之志，自溺于倚纳大喜乐事，耽嗜酒色，尽变前所为。又好听谗佞，轻杀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亲，男女杂揉，何殊聚麀。其后祁后谏己，强其子使学佛法，文公有云："中国一变为夷狄，夷狄一变为禽兽。"堂堂人主，为禽兽行，人纪灭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岂昏愚者哉？观其欲杀是人也，未尝不假手于人，外为不得已之状，内实行其欲杀之志。其闻甲，则曰乙与汝甚不许也；闻乙，则曰甲与汝甚不许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则与甲云乙尝欲图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则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则曰此权臣杀我也；小民死，则曰此割据弄兵杀我也。人虽至于死，未尝有归怨之者，岂昏愚者之所能为也哉？或者又曰："庚申帝以优柔不断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岂优柔不断者哉？自至元改元以来，权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后至杀一品大官者，凡五百余人，皆出于指顾之间，而未尝有悔杀之意，此岂优柔不断者所能为也哉？然则，竟以何者而失天下？由是阴毒是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阳刚之德，总揽阳刚之权者，为能居之。若操阴毒之性者，适足亡天下耳。故《大易》称圣人之德也，必曰"聪明睿知、神武不杀"而后已。夫外有聪明之闻见，内有睿知之机运；外有神武之雄威，内有不杀之仁慈；外聪明，而内睿知；外神武，而内不杀。然后为圣人之全德，而后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庚申帝者，何足以语此？而其为亡虏也，不亦宜乎？呜呼！杀之为害，岂为人上之心哉？杀一恶人而使天下之为恶者惧，使天下之为善者喜，如此而后杀之，是天下杀之也。杀一善人，而使天下之为恶者喜，使天下之为善者惧，则为人上者宁不杀可也。故曰：古之圣人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其此之谓夫。

# 庚申君遗事

[清] 万斯同辑 陈 虎整理

《庚申君遗事》，明清之际人万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辑。全书辑正史及明清人杂著数篇，就历史上关于元顺帝妥欢为南宋瀛国公之子这一历史遗案，引证权衡、余应、袁忠彻、黄溥、程敏政诸人之说，详细论证，涉及到宋末元初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史实。其中虽不乏宣扬因果报施、善恶有报的观点，但其所记仍可补正史关于这一时期记载之不足。本书有《昭代丛书》本，这次整理即以此本作底本。

## 元史顺帝本纪

顺帝名妥欢帖睦尔，明宗之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阿儿厮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当泰定帝之崩，太师燕铁木儿与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长，复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宁之北，而立文宗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复正大位。至顺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谗遇害，遂徙帝于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阅一载，复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燕铁木儿请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从，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为宁宗。十一月壬辰，宁宗崩，燕铁木儿复请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欢帖睦尔在广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长子，礼当立之。"乃命中书右丞阔里吉思，迎帝于静江，至良乡具卤簿以迓之。燕铁木儿既见帝，并马徐行，具陈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无所答。于是燕铁木儿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适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则天下乱。以故议未决，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铁木儿死，后乃与大臣定议立帝，且曰："万岁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诸王宗戚奉上玺绶劝进。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诏曰："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区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列圣相传，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统，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远居朔漠，札牙笃皇帝戡定内难，让以天下，我皇考宾天，札牙笃皇帝复正宸极，治化方隆，奄弃臣庶。今皇太后召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等曰，昔者阔彻脱脱木儿、只儿哈郎等谋逆，以明宗太子为名，又先为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构诬言，疏离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迁于外。札牙笃皇帝后知其妄，寻至大渐。顾命有曰，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继之，时以朕远征南服，以朕弟懿璘只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大。故皇太后体承札牙笃皇帝遗意，以武宗皇帝之元孙，明宗皇帝之世嫡，以贤以长，在予一人，遣使迎还，征集宗室诸王来会，合辞推戴，今奉皇太后勉进之笃，宗亲大臣恳请之至，以至顺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于戏！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栗栗危惧，若涉渊冰，罔知攸济，尚赖宗亲臣邻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

至元六年六月丙申诏撤文宗庙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东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帝升遐之后，祖母太皇太后惑于俭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云南，英宗遇害，正统浸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启大事。于时以地近，先迎文宗暂总机务，继知天理人伦之攸，当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皇考，推诚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宝。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思欲自解于天下。乃谓夫何数日之间，宫车弗驾，海内间之靡不切齿。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内怀愧歉，则杀也里牙以杜口，上天弗祐，随降殒罚叔婶。不答失里怙其势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质班。奄复不年，诸王大臣以贤以长，扶朕践位，国之大政属不自遂者，讵能枚举。每念，治必本于尽孝，事莫先于正名。赖天之

灵，权奸屏黜，尽孝正名不容复缓。永惟鞠育罔极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义，既往之罪不可胜诛。其命太常，撤去图帖睦尔在庙之主。不答失里，本朕之婶，乃阴构奸臣，弗体朕意，僭应太皇太后之号，迹其闺门之祸，离间骨肉，罪恶尤重，揆之大义，削去鸿名，徙东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虽幼冲，理难同处，朕终不蹈于覆辙，专务残酷，惟放诸高丽。”当时，贼臣月鲁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

## 元史虞集传

文宗崩，集在告欲谋南还弗果。幼君崩，大臣将立妥欢帖睦尔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诸老臣赴上都议。集在召列，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谢病归临川。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睦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驲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时台省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讽集连去而已。后侍臣有以旧诏为言者，帝不怿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

## 庚申外史　*权衡*

元顺帝元统元年癸酉，先是，壬申秋，文宗车驾在上都，八月，疾大渐，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铁木儿曰：“昔者晃忽义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欢帖睦尔来使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辞而塞责耳。”言讫而崩。晃忽义者，乃明宗皇帝从北方来饮毒而崩之地。燕铁木儿内惧，为之踌躇累日，自念晃忽义之事，已实造谋，恐妥欢帖睦尔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遗诏，屏而不发。因谓文宗后曰：“阿婆且权守上位玉室，妥欢帖睦尔太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无，我与宗戚诸王徐议之可也。”是时，燕铁木儿以太平王为右相，礼绝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逗遛至至顺四年三月，上位虚摄已久，内外颇以为言。燕铁木儿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宝位，不发诏不改年号，逾月而崩，庙号宁宗。继而，燕铁木儿建议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辞曰：“天位至重，吾儿恐年小，岂不遭折死耶?妥欢帖睦尔在广西静江，可取他来为帝。且先帝临崩云云，言犹在耳。”于是燕铁木儿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诏旨，遣使去广，取妥欢帖睦尔太子来京。太子行至良乡，以郊祀卤簿礼迎之，盖燕铁木儿欲以此取悦太子之意。既而，燕铁木儿驱马与太子并行道上，举鞭指示，告太子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迄无一言以答之。燕铁木儿心疑惧，留连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元统元年，尊文宗后为太皇太后。

至元五年己卯，台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婶母也。前尝推陛下母堕烧羊炉中以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乃贬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沈阳路安置。乃使云都赤、月怯察儿押送沈阳，将至沈阳，太子忽心惊，知其将杀己矣，飞马渡河而走，月怯察儿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带刀宿卫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专作嬉戏，故此举虽出于权臣，实亦帝心之所欲也。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时，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庙，并问当时草诏者何人，遂欲杀虞伯生集、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敕纪载，实不获已。”脱脱在旁，因曰：“彼皆负天下重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故舍之而不问。

国初，宋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因嬉游至其寺，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女子怀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采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以归。

## 读虞集草庚申诏漫述　*余应*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驰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子，皇考崩时生甫童。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壬癸枯干丙丁发，西江月下生涯终。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维昔祖宗受周禅，仁厚绰有三王风。虽因浪子失中国，世为君长传无穷。

## 庚申君遗事《符台集》　*袁忠彻*

予幼时，闻诸先生与先君言，宋幼主北迁，元降封为瀛国公。一夕，世祖梦金龙舒爪缠殿柱。明日，瀛国来朝，立所梦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谋诸臣下，瀛国知，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往西天受佛法，获免。过朔北扎颜之地，谒周王，（*即明宗。*）见瀛国后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明宗爱而纳之。未几，生妥欢帖睦尔，后有言于文宗谄曰，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已子。遂两徙高丽、海岛，寻移广西。

文宗崩，丞相燕铁木儿请于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从命，立明宗次子亦邻质班，是为

宁宗。宁宗崩，燕铁木儿复请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在广西，年十三矣。"乃命中书右丞阔里吉思，往广迎之。至良乡，燕铁木儿既见，具陈迎立之意。妥欢帖睦尔幼且畏之，一无所答，于是燕铁木儿疑之。适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则天下乱，遂不果。文后视政一年，燕铁木儿薨。学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诏。文后与大臣及学士巙巙等，定议立侄妥欢帖睦尔为皇帝，且诏尊文后（下有脱文）曰：燕铁木儿犹怀多端，迁延数月，天殒厥躬永惟皇太后后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为心，亲挈大宝，畀予兄弟迹其定策两朝，功德隆盛。"（下有脱文）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咱饿秀才，怎么知我家事？"集惊惧丧。

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庙主，徙文后幽于东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中道谋杀之。呜呼！顺帝享国实由文后，然听谗臣之言，遂至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后代，居显官，详见史册。而瀛国孤儿寡妇，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国居燕八年，因杀文丞相方给衣粮，此待之薄甚，追感梦有疑。瀛国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夺其后而生顺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观之，明为遗腹也，而天不负宋而又享国之久。然顺帝之负文后，岂其少恩哉？国祚之归于大明，宜矣。予归老于家，或诵虞文靖公诗所纪瀛国之事，因而有感，遂并书旧所闻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泽不泯也。如是，顺帝幽文后，杀其太子，此天使宋之遗孽，灭元之报复也。

永乐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门，命内官李谦、王吉于古今通集库取宋列帝遗像，命臣忠彻及画士百户徐英观之。上笑谓忠彻曰："宋太祖以下，虽是胡羊鼻，其气象清癯，若太医然。"十九日，上复御武英门，命臣忠彻同内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伟雄迈。上曰："都吃绵羊肉者。"及观顺帝像，顾谓臣忠彻曰："唯此何为类太医也？"忠彻斯时承命未实，俯首莫对。今蒙赐老田里，得以历考宋元史传，暨元学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飞龙之详，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圣鉴之明，愧当时不能对此为恨，庸书以俟秉笔者补之。

## 瀛国公遗事《水东日记》 叶盛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时承锡宴明光宫。酒酣伸手扒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谓群臣，凤雏宁与凡鸟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泣泪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宫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元君降诏移南海，五年乃归居九重。忆昔宋祖受周禅，仁义绰有三代风。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隆。"右诗不知何人作，尝闻节之诵一过。适过廷器指挥谈及之，为略考诸史册所书、野史所记并附此诗于此，以俟知者。

史云：元顺帝名妥欢帖睦尔，明宗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明宗为周王，居朔北，过其地纳之，生帝。常被谗于文宗，移居广西，十三岁迎归即位。初文宗在上都时，将立之为太子，乃以顺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虞集，使书诏，播告中外。时省台臣皆不敢斥言，唯讽集使速去。文宗与幼君相继崩，大臣将立帝，召诸老臣赴上都议事，集亦在列。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集乃谢病归临川。帝既立，侍臣有以旧诏为言者，帝不怿，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后，至元二年二月，追尊帝生母迈来迪为真裕徽圣后。至八年十一月，集卒，年七十二。

钱塘瞿宗吉《诗话》云："虞伯生，际遇文宗置奎章阁，为学士，天历至顺间，文治灿然可观。顺帝为明宗子，文宗忌之，远窜海南。诏书有曰：'明宗在北之时，自以为非其子。'伯生笔也。文宗晏驾，宁宗立八月崩，国人迎顺帝立之。帝入太庙，斥去文宗神主，命四方毁弃旧诏。时伯生在江西，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嫉之者为十七字诗曰：'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语老蛮子，请死。"至则以文宗亲改诏稿，呈顺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遂得释，两目由是丧明，不复能楷书矣。"

## 又

《日记》三十七卷，已载瀛国公事，近见《寰宇通志》、《政和县志》及《符台外集》，乃知此诗余应作，袁忠彻以为虞集作，非也，并录于此。《通志》云："国朝之初，闽儒余应，因读元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己子之诏，作诗云云。"（诗已见前，不复录。）《政和志》云："福建政和县儒学训导余应，悲宋室以仁义亡国，因览虞文靖公，为文宗皇帝草顺帝非周王己子之诏，撰诗以述其事。"《符台外集》则直谓："学士虞集所撰，殊失其实，当以前二说为据。"

## 庚申君遗事《闲中今古录》 黄溥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禅后，闻陈希夷只怕五更头之言，命宫中转六更方严鼓鸣钟。太祖之意，恐有不轨之徒窃发于五更之时。故终宋之世，六更转，于宫中然后鸣钟，殊不省，更庚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历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头之数信矣。到元朝延祐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赵显子，详见后录。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当时人只呼庚申帝。观刘尚宾集《庚申帝大事记》是也，后方号顺帝云。由此观之，则宋祖命转六更之言，益信不爽。

## 又

宋太祖与陈希夷论国祚五更六更之事，予述之篇首矣。而六更之说未竟，兹毕其说。尝闻先大父南山

先生曰："永乐间，一日谒尚宝袁公，公曰：'昨日同太监二人侍上位，看历代帝王象。看到宋太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真宗而下诸象，清楚如今时太医样一般。看到元世祖，上曰北人南相。看顺帝像，又曰此又如太医样，何也？不能对而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晓此耶？昔宋幼主显之妻有娠，元明宗见貌美悦之，乃生顺帝也。'尚宝因叹不得以此对为恨。"仍备述于《符台外集》而不明大父所云。近观叶文庄《水东日记》载一诗云："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时承赐宴明光宫。酒酣伸手扒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泣泪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宫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元君降诏移南海，五年乃归居九重。忆昔宋祖受周禅，仁义绰有三代风。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隆。"但此诗不知何人作，则顺帝实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岁也。由此言之，则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之类又不诬。天道元默，历数莫逭，有若此夫。

## 跋闽人余应诗 何乔新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驰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壬癸枯干丙丁发，西江月下生涯终。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惟昔皇祖受周禅，仁厚绰有三王风。虽因浪子失中国，世为君长传无穷。"此诗叙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乃闽儒余应所作也。其诗有"壬癸枯干丙丁发"之句，盖壬癸为水，丙丁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终"，故老相传，顺帝北遁，殂于应昌，仓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宫之用。梁间隐隐有字，亟视之，乃《西江月》一调，有"龙蛇跨马乱如麻，可汗却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刘秉忠所作，故应云尔也。考之于史，瀛国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时年六岁，后十有二年，为至元戊子，瀛国公学佛法于吐蕃。又二十八年，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镇云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与瀛国公缔交，盖在此时也。妥欢帖睦尔以元统癸酉即位，是为顺帝，时年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国公年始五十矣，应之诗，或有征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召奎章阁学士虞集，书诏播告中外，而不言顺帝为何人之子，盖讳之也。予年二十时，赴江西乡试，于馆人家见《乐府》一帙，内有《沙漠主》一篇，云杨廉夫所作。予方从事科举之业，不假录，但记其篇末句云"吁嗟乎凤为鸠，龙为鱼；三百年来龙凤裔，竟堕左衽称单于"。又识其后云："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业，不传诸子而传诸弟。太宗负约，金人之祸，举族北迁，而太祖之末孙复绍大统，有江南者百余年，为元所灭。而瀛国公之子，阴篡元绪，世为漠北主，天之报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颇与应合，近考《铁崖乐府》无此篇，岂出于假托耶？新安程克勤录此诗示予，因具疏予所闻见者以广异闻云。（余应，字则亮，政和人。私淑朱文公之学，以礼自律，事继母与处继母弟，以孝友称。洪武初，荐明经，起为儒学训导，迁留守，司知事越三载。坐公文不式，免归，执父丧一依文公家礼，邑人称曰孝友先生。）

## 宋遗民录序 程敏政

予尝读宋王鼎翁、谢皋羽、唐玉潜三子者之事，而悲之，其名不载于史，平生著述，兵燹以来又多沦丧，独其倡和称述之间，见于诸家别集中者犹可考也。斋居之暇，因裒辑以传，附以一时意气相与之人，为十五卷，曰《宋遗民录》序而藏之。编之末，复附以元主为宋裔之说，一本诸故老之传闻，参之史传之登载，卓卓乎可以信，后世而无疑。盖又将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于地下，而宋贻谋之善之报，亦于是乎见焉。

## 读袁忠彻纪瀛国公事实 黄训

"皇宋第十六飞龙"，至"吁嗟赵氏何其隆"，右诗不知谁作，见诸集若叶文庄、何文肃者多矣。罗一峰云："合尊之子，阴易元祚，盖本诸此。"忠彻云"诗为虞伯生作"。伯生平生诗见《道园学古录》，并无此诗，不知忠彻何据？据文肃跋，盖闽人余应云。但诗称合尊之妻，夜生子者，指公主也。《元史》作于宋王二公。二公博学，且近知顺帝事，当有据。考之《元史》则云："顺帝名妥欢帖睦尔，明宗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女也。明宗为周王，居朔北，过其地纳之，生帝。"帝生有母，母纳有地，岂合尊之妻夜生者耶？且二公于顺帝母，书氏、书名、书其受封之祖，繁而不杀，若为辨者。岂以文宗诏天下，谓明宗在时，谓帝非其子耶？抑以世传此诗，谓为合尊之妻夜生者耶？然则，顺帝实明宗子而非合尊之子明矣。袁忠彻又云："尝时，侍文皇帝观宋、元帝御容，谓宋太祖以下气象清癯，类太医。元世祖以下，魁伟雄迈，都吃绵羊肉者。唯顺帝类太医，以为合尊之子之证。"呜呼！阳虎类孔子，虎贲类蔡邕，貌固不可征也。然吃绵羊肉者生太医，元父宋子若两体，然岂天愤元之灭宋种，宋于元以灭元耶？不然，文皇帝曰，唯此何为类太医也？亦大异矣。

按：袁公所纪瀛国公事，言瀛国后罕禄鲁氏名迈

来迪，郡王阿尔厮兰之裔孙，明宗爱而纳之，未几，生妥欢帖睦尔，与《元史·顺帝本纪》所言并同，此正宋、王二公，深知顺帝为瀛国子，而详书之也。黄君反谓二公，于顺帝母，书氏、书名、书其受封之祖，繁而不杀，若为辨者，一何与二公意相刺谬也？夫妥欢为宋末帝子，不但袁公言之，先朝名人若杨公维桢、瞿公宗吉、黄公润玉父子、叶公盛、罗公伦、何公乔新、程公敏政亦言之。即元末明初，权、余二公并言之，岂可谓诸公之言尽诬哉？盖妥欢之非蒙古种，文宗初未尝讳，即顺帝亦不能自讳，其事已喧传天下，故权、余二公直笔之于书而不为少讳。黄君乃以一人之见，欲排群议而独为之讳也乎？末引明文皇帝形貌之说，谓元父宋子若两体然，岂天愤元之灭宋种，宋于元以灭元耶？其说是矣。前此之误解《元史》，亦何为哉？

## 书瀛国公事实

程克勤《宋遗民录》载瀛国公事，以闽人余应诗及袁忠彻记为征，椒邱何乔新注余诗最详，而袁记多所抵牾，为说者以谓吕嬴牛马之事，微暧难明，传闻异辞，或者中原遗老，伤故国思少帝，从而为之说，以相快欤！国初，权衡作《庚申帝大事记》，与余诗若合符节。记云："宋江南归附，瀛国公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怜国公老且孤，赠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寺上龙文五彩气，访之，乃国公所居也。问曰：'子室中有异宝乎?'对曰：'无有，今早五更，产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即庚申帝也。帝以庚申为号者，记者之微词，公羊子所谓'习其读而问其传也'。"以《元史》及诸书详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国，世祖梦金龙舒爪缠殿柱。明日，瀛国来朝，立所梦柱下，世祖欲除之。瀛国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往西天受佛法，获免。过朔北扎颜之地（袁忠彻记）。史云："瀛国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岁，后十有二年为至元戊子，瀛国公学佛法于吐蕃。"（何乔新注。）余应诗云："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瀛国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镇云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与瀛国公缔交盖在此时。妥欢帖睦尔以元统癸酉即位，年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国公年始五十矣（何乔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过阿儿厮兰之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罕禄鲁氏，即瀛国之后也。"余诗曰："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此明宗养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渐，召皇后太子大臣曰："晃忽义之事，朕生平大错，我死迎妥欢帖睦尔立之，庶可以见明宗于地下。晃忽义者，明宗从北方来饮毒之地也。燕铁木儿不可立，宁宗不逾月而崩，久之乃奉太后诏，迎顺帝于广西之静江。"余诗曰："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壬癸枯干丙丁发，西江月下生涯终。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陶九成所记刘秉忠之谓顺帝殂于应昌之谶也。至元五年，尚书高保哥奏言文宗制诏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时，谓陛下素非其子。"帝大怒，立撤文宗主于太庙，欲杀草诏史官，虞集、马祖常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脱脱曰："彼皆负天下重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遂舍不问。六月丙申诏曰："文宗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盖顺帝生于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闻，大书特书，传播海内，丙申之诏，即顺帝亦不得而讳也。

权衡字以制，隐居太行黄华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书省遣官，访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书，上之于朝，所纪载可信不诬。袁忠彻得之传闻，谓明宗见罕禄鲁氏爱而纳之，未几，生妥欢帖睦尔，而不知其抱养之详。余得《庚申大事记》，以余应之诗疏通证明，然后知信以传信，可备著国史，不当以稗官璅录例之也。《元史》潦草卒业，实本朝未成之书，后之君子有事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厌其详复云。

## 书庚申君遗事后　万斯同

或问曰："世言元顺帝，即宋恭帝子，其说可信乎?"曰："奚为不可？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国时，方六岁，至仁宗延祐七年庚申四月生顺帝，年已五十，其时固相接也。恭帝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即杀文丞相。盖因奸民薛保住告变，谓其有兴复宋室之谋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学佛法于吐蕃，年方一十八，则侍臣献谋将见除之时矣。袁尚宝《符台外集》（名忠彻）谓：大师往西天受佛法，过朔北扎颜之地，谒周王（即元明宗），王见瀛国后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尔厮兰之裔），爱而纳之，生妥欢帖睦尔（即顺帝），其岁月不符矣。瀛国初尚公主，后娶罕禄鲁氏，必在公主既亡之后。权衡《庚申君大事记》谓，瀛国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怜公老且孤，赠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是顺帝。既生而后周王乞之，非先纳其母而后生子也。以余应诗合之，则权说为信而袁说不足据矣。瀛国公既往吐蕃，距其生庚申帝阅三十有二年。此三十二年之内，不知以何时返上都，以何时徙甘州。度公主尚在，必去而复返。其生庚申帝，为周王所乞也。王时年二十一，而瀛国则已半百矣。既已披缁三十年，即无室家亦可，故并妻子悉予之说者，

谓周王悦罕禄鲁氏美而夺之，因并夺其子，意在其母不在其子也，此亦情理所有。考《顺帝本纪》，谓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尔厮兰之裔。此正瀛国之妻，与诸家所载悉符。则顺帝之为恭帝子，无可疑矣。然赵氏之复有天下也岂意计之所及哉！夫明宗为武宗嫡长，固当有天下者也。乃武宗不传子而传弟仁宗，约以次传己子，后仁宗背约，以延祐三年封明宗为周王，出镇云南，而立己之子英宗为嗣，是明宗已无天下之望矣。行次关中，与其臣下举兵反，事败，乃西奔金山，西北诸王悉来会，与定约束。每岁冬，居扎颜，夏居斡罗干察山，隐然自为一国，是明宗益无天下之望矣。其后仁宗传英宗，泰定帝又弑英宗而自立，即文宗之素无嫌隙者，犹且羁之琼崖而不使返，是明宗更无天下之望矣。孰意泰定享国不永，文宗获返正宸极而且逊位于兄（即明宗），此岂意计之所及哉？迨明宗即位于漠北，自谓我有天下矣，乃还至半途而为文宗所弑，又岂意计之所及？文宗既弑兄而夺之位，孰不谓他日有天下者非明宗之子也，岂知文宗甫四载而传之宁宗，宁宗甫数月而即传之顺帝哉？方文宗之追悔弑兄而欲传其子也，何不竟立顺帝而乃立其弟宁宗？夫固知顺帝非蒙古种也。及宁宗甫立而即殇也，燕铁木儿何不肯迎立顺帝而必欲立燕铁古思？夫亦谓顺帝非蒙古种也。况明宗存日，自言妥欢非我子，文宗业已诏告天下哉！后帝虽黜文宗主，杀文宗后母子，罪史官虞集之草诏，而天下已莫不闻此，所谓欲盖弥章，可以箝一时廷臣之口，而不可以欺天下后世也。然则，顺帝之为恭帝子，而赵氏之复有天下也，章章明矣，又何疑？”

## 再书庚申君遗事后　万斯同

宋太祖以庚申年受周禅，因陈希夷，怕听五更头之说，命宫中于四更末即转六更，而不转五更，后遂循为定制，不知五更之暗寓五庚也。自建隆元年庚申，太祖始践阼，历六十年，至真宗天禧四年为一庚；再历六十年，至神宗元丰三年为二庚；再历六十年，至高宗绍兴十年为三庚；再历六十年，至宁宗庆元六年为四庚；又历六十年，至理宗景定元年为五庚。而元世祖即于是年即位，希夷所谓怕听五更头者，于斯俱失，乃宋之君臣但知怕五更而不知五庚之当怕，阅十七年遂以亡国，岂非前定之数哉。厥后顺帝之生，亦在庚申，去景定初元适六十年，是又宫中六更之应也。方顺帝在位时，天下皆称为庚申帝，其为赵氏之遗裔，人皆知之，特有所畏而不敢显言。逮明师北伐，庚申帝以洪武元年八月北遁。而其次年，即得太行隐士权衡所著《庚申君大事记》，其书明言顺帝为宋恭帝子，则其事元时已盛传。故闽人余应赋诗纪其事，而袁忠彻、黄润玉并有是言（黄溥《闲中今古录》称，先大父南山先生即润玉也）。诸公皆明初人，见闻相接，所言必不诬，岂好为不根之说以骇世而惑众哉？纵诸公之纪载不足信，元文宗之诏书亦不足信乎？顺帝虽深恶此言，而其实即帝亦有所不知也。天下乞养之子，固有旁人尽知，而己反不知者。帝之践阼，方十三龄，其先则远徙高丽之海岛，不与人接，后复移广西之静江，与罪人流窜者无异，谁复以此事相告？及既为天子，中外自不敢言，帝安从知之？此所以忍于绝文宗之后也。然帝不自知而天下举知之，此权、余诸公之记载所由作也。夫元之混一天下止八十九年，而顺帝乃反得三十六年，天之所以报赵氏者岂不厚哉？

# 元氏掖庭记

[元] 陶宗仪撰　金久红整理

《元氏掖庭记》一卷，元陶宗仪（一三一六——?）撰。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属浙江）人。工诗文，精书法，纂著之书甚多，有《说郛》、《辍耕录》等。本书主要记述元宫殿建筑、楼台亭池、饮食起居、衣服制作、后宫轶事，对了解元朝文物掌故多有帮助。并对顺帝与宫中七贵：淑妃龙瑞娇、程一宁、戈小娥，丽嫔张阿玄、支祁氏，才人英英、凝香儿的奢侈靡烂生活作了详细交待，反映了元朝末年政治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本书有《续百川学海》、《说郛》、《香艳丛书》等本。这次整理以《香艳丛书》本为底本。

元祖肇建内殿，制度精巧。题头刻螭形，以檀香为之。螭头向外，口中衔珠，下垂珠，皆五色，用彩金丝贯串。负柱融滚，霞沙为猊，怒目张牙，有欲动之状。瓦滑琉璃，与天一色。朱砂涂壁，红重胭脂。彤榱华棁，金桷雕枷，务穷一时之丽。殿上设水精帘，阶琢龟文，绕以曲槛，槛与阶皆白玉石为之。太阳东升，殿中灿烂，阶更飞辉。古谓天子有金殿玉墀，名不虚也。又有紫檀殿，以紫檀香木为之，光天、玉德、七宝、摇光、通云、凝翠、广寒等殿，其余不可一一数也。

元妃静懿皇后旦日（一作“诞日”）受贺，六宫嫔妃以次献庆礼。时南朝宫人亦有选入后庭者，亦以所珍进献。一人献寒光水玉鱼，一人献青芝双虬如意，一人献柳金简翠腕阑（似今之手镯类，但彼扁而用臂者耳）。鱼是太真润肺物，如意是六朝宫人所遗，阑又建业景阳宫胭脂井物（疑是丽华所坠）。后不悦。

宫中以玉板笋及白兔胎作羹，极佳，名换舌羹（玉板笋，吉州土产）。备载尤良《名馔录》及高迪《诗叙》。

大内有德寿宫、兴圣宫、翠华宫、择胜宫、连天楼、红鸾殿、入霄殿、五花殿（亦名“五华”）。殿东设吐霓瓶曰玉华，西设七星云板曰金华，南设火齐屏风曰珠华，北设百蕊龙脉曰木华，并中央木莲花紫香琪座千钧案九朵云盖，为五华。

大内又有迎凉之所，曰清林阁。四面植乔松修竹，南风徐来，林叶自鸣，远胜丝竹。旁立二亭，东名松声，西名竹风。又有温室，曰春熙堂。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乌骨屏风，鸿羽帐，规地以罽宾氍毹。

九引堂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采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

至大中，洪妃宠于后宫。七夕，诸嫔妃不得登台。台上结彩为楼，妃独与宫官数人升焉。剪彩散台下，令宫嫔拾之，以色艳淡为胜负。次日，设宴大会，谓之斗巧宴，负巧者罚一席。

刺绣亭，冬至则候日于此。亭边有一线竿，竿下为绀衮堂。至日，命宫人把刺以验一线之功。

九龙墀，龙形九曲，金鬐玉鳞。绕罗亭，植红梅百株。延香亭，春时宫人各折花传杯于此。拱璧亭，亭六角，六璧旋拱，中置夜光珠一颗，晦夜灿若白昼，光烛数十步外，又名夜光亭。探芳径旁为逍遥市、集贤堂（台）。径除御道外植垂梅、海棠、指甲花。径中十步起一亭，皆松、柏、竹树为之。苑中每一花开，携置亭下，以备观玩。市上铺陈九州四方珍异，揭锦为招，又立庖人烹鲜饪香，以供倦游之饮。集宝台，凡远夷贡献上古所遗器物，一皆贮之。又有眺远阁、留连馆、万年宫，并在禁苑。又有龙泉井，码瑙石为井床，雨花台石为井湫，香檀为盖，离朱锦为索，云母石为汲瓶。

宫中饮宴不常，名色亦异。碧桃盛开，举杯相赏，名曰爱娇之宴；红梅初发，携尊对酌，名曰浇红之宴。海棠谓之暖妆，瑞香谓之拨寒，牡丹谓之惜香。至于落花之饮，名为恋春；催花之设，名为夺秀。其或缯楼幔阁，清暑回阳，佩兰采莲，则随其所事而名之也。

酒有翠涛饮、露囊饮、琼华汁、玉团春、石凉春、葡萄春、凤子脑、蔷薇露、绿膏浆。酪有杏花

酸、脆枣酸、润肠酸、苦苏浆。盐有水晶盐、荟霜盐、五色盐。酱有蚁子酱、鹤顶酱、提苏酱。油有苏合油、片脑油、腽肭脐油、猛火油（得水愈炽）。

后妃侍从，各有定制。后二百八十人，冠步光泥金帽，衣翻鸿兽锦袍。妃二百人，冠悬梁七曜巾，衣云肩绛缯袍。嫔八十人，冠文縠巾，衣青丝缕金袍，并谓之控鸾昭仪。

熊嫔性耐寒，尝于月夜游梨花亭，露袒坐紫斑石。元帝见其身与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联缟亭。

宫中制五云车，车有五箱，以火树为槛式，乌棱为轮辕，顶悬明珠。左张翠羽盖曳金铃，结青锦为重（一作"层"）云覆顶；旁建青龙旗，列磨锷雕银戟五。右张白鸠绢毳，盖曳玉铃（左宜玉，右为金），结素锦为层云覆顶；旁建白虎旗，列豹绒连珠枪五。前张红猴毛毡，盖曳木铃，结赤锦为重云覆顶；前建朱雀旗，列线锋火金戈五。后张黑兔团毫，盖曳竹铃，结墨锦为层云覆顶；后建玄武旗，列画干五。中张雕羽曲柄，盖曳石铃，结黄锦为层云覆顶，建勾陈旗。中箱为帝座，外四箱为妃嫔坐。每晦夜游幸苑中，御此以行，不用灯烛。

附：陈刚中《云车夜游诗》云："金根云盖辂移玉，露花不坠瑶草绿。明珠照乘秋月悬，天风吹下箫韶曲。万年枝上清光满，八鸾导引双龙管。夜深如昼翠华来，三十六宫碧云暖。"

己酉仲秋之夜，武宗与诸嫔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绿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鱼浮鸟，竞戏群集。于是画鹢中流，莲舟夹持。舟上各设女军。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凤尾旗，执泥金画戟，号曰凤队。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鹤翼旗，执沥粉雕戈，号曰鹤团。又彩帛结成采菱、采莲之舟，轻快便捷，往来如飞。当其月丽中天，彩云四合，帝乃开宴张乐，荐蟠翅之脯，进秋风之鲙，酌玄霜之酒，啖华月之糕。令宫女披罗曳縠，前为八展舞，歌《贺新凉》一曲。帝喜谓妃嫔曰："昔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瑶池，人以为古今莫有此乐也。朕今与卿等际此月圆，共此佳会，液池之乐，不减瑶池也。惜无上元夫人在坐，不得闻步玄之声耳。"有骆妃者，素号能歌，趋出为帝舞月照临而歌曰："五华兮如织，照临兮一色。丽正兮中域，同乐兮万国。"歌毕，帝悦其以月喻己，赐八宝盘玳瑁盏。诸妃各起贺。酒半酣，菱舟进鲜，紫角玉心之奇，山耸而至；莲艇奉实，绛房金的之异，陵叠而来。由是下令："两军水击为戏。"风旋云转，戟刺戈横。战既毕，军中乐作，唱《龙归洞》之歌而还。

癸已秋，顺帝乘龙船泛月池上。池起浮桥三处，每处分三洞，洞上结彩为飞楼，楼上置女乐。桥以木为质，饰以锦绣，九洞不相直达。

附：陈刚中《太液秋风诗》云："一镜拭开秋万顷，碧天倒浸琉璃影。寒飙夜卷雪波去，贝阙珠宫黛光冷。三千歌棹摇绿烟，湿鬟吹堕黄金蝉。琪树飕飕红鲤跃，衮龙正宴瑶池仙。"

顺帝宫嫔进御无纪，佩夫人、贵妃印者，不下百数。如淑妃龙瑞娇、程一宁、戈小娥，丽嫔张阿玄、支祁氏，才人英英、凝香儿，尤见宠爱。所好成之，所恶除之，位在皇后之下，而权则重于禁闱。宫中称为七贵云。

每遇上巳日，令诸嫔妃祓于内园迎祥亭漾碧池。池用纹石为质，以宝石镂成，奇花繁叶，杂砌其间。上张紫云九龙华盖，四面幛帏。帏皆蜀锦为之，跨池三匝。桥上结锦为亭，中匾进鸾，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匾雁行相望。又设一横桥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来。祓毕则宴饮于中，谓之爽心宴。池之旁一潭，曰香泉潭。至此日，则积香水以注于池。池中又置温玉狻猊、白晶鹿、红石马等物，嫔妃浴澡之余，则骑以为戏。或执兰蕙，或击球筑，谓之水上迎祥之乐。唯小娥体白而红，著水如桃花含露，愈争妍美。帝曰："此夭桃女也。"因呼为赛桃夫人，宠爱有加焉。

丽嫔张阿玄性号机敏。帝或视朝而退，即与诸嫔嬉游后宫。常曰："百岁光阴，等于驰电，能几何哉！日夜为乐犹不满十万，况其间疾病相侵，年寿难必，如白云有期，富贵皆非我有矣，何为自苦以虚度一生乎？"于是长歌大舞，自暮达旦，号曰遣光。诸嫔贵妃，百媚其前，以求容悦。阿玄乃私制一昆仑巾，上起三层，中有枢转，玉质金枝，纫彩为花，团缀于四面。又制为蜂蝶杂处其中，行则三层磨运，百花自摇，蜂蝶欲飞，皆作钻蕊之状。又置为飞琼流翠之袍，趋步之际，飘渺若月宫仙子。帝见之，指谓众嫔曰："张嫔气宇清越，服帝子云霓之服。"玄为帝制绣丝绞布之裘，雪叠三山之履，以进御。帝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阳一线巾。巾乃方士所进，云是东海长生公所服。帝珍重之，作宝光楼以藏焉。至是始出服之，顾谓宫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饥，遨游台岛间，得与金仙羽客为侣，视弃天下如土块耳！"内竖梁行进曰："陛下冠服，不异神仙。海池琼岛，亦壶岛之匹也。即今逍遥百岁，犹足为乐，何必远有所慕哉！"帝于是自称"玉宸馆佩琼花第一洞烟霞小仙"，以玄为太素仙妃，一宁为太真仙妃，就于万岁山筑垣，状如天台赤城，亦号紫霓城。建玉宸馆，叠石为琼花洞以居焉。

淑妃龙瑞娇贪而且妒。宫人少有不如意，笞挞至死。有不欲置之死地者，则百计千方致其苦楚。以醋沃鼻，谓之酸刑；以秽塞口，谓之臭刑；夏则火围，谓之蒸骨；冬则卧冰，谓之炼肋；不能酒者，强令之饮，多至十碗，是名醉鬼；削木埋地，相去二尺，高三尺，令女立上，又以一木拄其腰，两手各持重物，不得失坠，名曰悬心之刑：凡此类者甚多。帝尝赏赐金帛，比他妃有加，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段以巨万数。娇乃开市于左掖门内，发卖诸色锦段。如有买者，仍给一帖，令不相禁。宦官牛大辅掌之。由是京师官族富民

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其价增倍，岁得银数万。时呼为绣市，又号丽色多春之市。

凝香儿，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艺选入宫，遂充才人。善鼓瑟，晓音律，能为翻冠飞履之舞。舞间冠履皆翻覆飞空，寻如故。少顷，复飞。一舞中，屡飞屡复，虽百试不差。帝尝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儿着琐里绿蒙之衫。琐里，夷名，产撒哈剌，蒙茸如毡毲，但轻薄耳，宜于秋时着之，有红、绿二色。至元间进贡，帝又命工以金笼之，妆出鸾凤之形，制为十大衫。香儿得一焉，至此服之。又服玉河花蕊之裳。于阗国乌王河生花蕊草，采其蕊织之为锦。香儿以小艇荡漾于波中，舞婆娑之队，歌《弄月》之曲。其词云："蒙衫兮蕊裳，瑶环兮琼珰。泛予舟兮芳渚，击予楫兮徜徉。明皎皎兮水如镜，弄蟾光兮捉娥影。露团团兮气清，风飕飕兮力劲。月一轮兮高且圆，华彩发兮鲜复妍。愿万古兮每如此，予同乐兮终年。"帝复置洒于天香亭，为赏月饮。香儿复易服趋亭前，衣绛缯方袖之衣，带云肩迎风之组，执干昂鸾缩鹤而舞，乃歌曰：天风吹兮桂子香，来阊阖兮下广寒。尘不扬兮玉宇净，万籁泯兮金阶凉。玄浆兮进酒，兔霜兮为侑。舞乱兮歌狂，君饮兮一斗。鸡鸣沈兮夜未央，乐有余兮过霓裳。吾君吾王兮寿万岁，得与秋香月色兮酬酹乎樽觞。"歌毕，帝笑曰："昔唐明皇游月宫，见女娥数十着素衣歌舞于树下。朕今酌醁灵酒，对才人歌《香桂长秋曲》，可谓绛缯娥唱《小摇金调》者矣。邀香风于屏围，呼华月以入座，众哗俱寂，绿竹交奏，人间之乐，当不减天上。"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为吕公岩。帝于夏月尝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为舟，伽南为楫，刻飞鸾翔鹢旃于船首，随风轻漾。又作采菱小船，缚彩为棚，木兰为浆，命宫娥乘之以采菱为水戏。时香儿亦在焉，帝命制《采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调曰："伽南楫兮文梓舟，泛波光兮远夷犹。波摇摇兮舟不定，扬予袂兮金风竞。棹歌起兮纤手挥，青角脱兮水潆洄。归去来兮乐更谁?"篙人歌之，声满湖上。天色微曛，山衔落日，帝乃周游荷间，取荷之叶，或以为衣，或以为盖，四顾自得，毕竟忘归。又命作《采莲》之曲。于是调《折新荷》而歌曰："放渔舟兮湖之滨，剪荷柄兮折荷英，鸳鸯飞兮翡翠惊。张莲叶以为盖兮，缉藕丝以为衿。云光淡，微烟生。对芳华兮乐难极，返予棹兮山月明。"

程一宁未得幸时，尝于春夜登翠鸾楼，倚阑弄玉龙之笛。吹一词云：兰径香销玉辇踪，梨花不忍负春风。绿窗深锁无人见，自碾朱砂养守宫。"帝忽于日下闻之，问宫人曰："此何人吹也?"有知者对曰："程才人所吹。"帝虽知之，未召也。及后夜，帝复游此，又闻歌一词曰："牙床锦被绣芙蓉，金鸭香销宝帐重。竹叶羊车来别院，何人空听景阳钟?"又继一词曰："淡月轻寒透碧纱，窗屏睡梦听啼鸦。春风不管愁深浅，日日开门扫落花。"又吹《惜春词》一曲曰："春光欲去疾如梭，冷落长门苔藓多。懒上妆台脂盖囊，承恩难比雪儿歌。"歌中音语咽塞，情极悲怆。帝因谓宫人曰："闻之使人能不凄怆?深宫中有人愁恨如此，谁得而知?盖不遇者亦众矣。"遂乘金根车至其所。宁见龙炬簇拥，遂趋出叩头俯伏。帝亲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忧怀中遣况无地，是以来接其思耳!"携手至柏香堂，命宝光天禄厨设开颜宴，进兔丝之膳，翠涛之酒；云仙乐部坊奏《鸿韶乐》，列《朱戚》之舞，鸣《睢》之曲。笑谓宁曰："今夕之夕，情圆气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可封为圆聚侯。"自是宠爱日隆，改楼为奉御楼，堂为天怡堂。

帝为英英起采芳馆于琼华岛内，设唐人满花之席，重楼金线之衾，浮香细鳞之帐，六角雕羽之屏。唐人，高丽岛名；产满花草，性柔，折屈不损，光泽可佳，土人编之为席。重楼，金线花名也；出长白山，花心抽丝如金，长至四五尺，每尺寸缚结如楼形，山中人取以织之成幅。大德间，尾洒夷于清源洞得一物，如龙皮薄可相照，鳞鳞攒簇，玉色可爱。又间成花卉之形，或红或绿，暑月对乏，凉意自生。遣人进贡，时无识者，有一胡僧言曰："此斑花玉虬壳也。"

帝在位久，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天魔舞。首垂发数辫，戴象牙冠，身披缨络大红销金长裙袄，各执加巴剌般之器。又宫女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筹、琵琶、笙、胡琴、响板。每□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帝又于内院造龙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上有五殿，龙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装，日于后宫海子内游戏，船行则龙首、尾、眼、爪皆动。又自制宫漏，约高六七尺，为木柜，藏壶其中，运水上下。柜上设四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

# 隆平纪事

[清] 史 册撰 李 珍整理

《隆平纪事》一卷，清史册编辑。史册字义维，明末清初苏州府吴江县（今属江苏省）人，生平事迹不详。本书记元末张士诚起事始末，详述其生平、为人，与朱元璋、陈友谅等各支武装力量的斗争，及其降元后最终灭亡的历史。同时，还涉及其将佐生平、军事制度、经济措施，伦理教化等内容。在编辑体例方面，辑者在所辑史实后面附有按语，列异说以存疑，颇有参考价值。这次整理以《昭代丛书》本为底本。

元至正十三年癸巳春正月，张士诚起自泰州。士诚，泰州白驹场亭人，字确卿，小字九四。少有膂力，负气任侠，轻财好施，得群辈心。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运盐纲兼船，私贩诸富家。或负其值不酬，多加凌侮，弓手邱义尤窘辱之，士诚忿甚。时海内大乱，豪杰蜂起，士诚乃帅诸弟结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灭诸富家，纵火焚之。跳入旁场，招诸少年起兵。盐丁久苦重役，共应士诚，推为主。先是，州人王克柔家富，多结游侠，谋不轨，高邮知府李齐收捕于狱。有李华甫者素感克柔恩，谋聚众劫狱，不果。李齐招安华甫以为泰州判。士诚阳与华甫合，因集诸壮士共杀华甫并其众。起兵至丁溪，为大姓刘子仁所扼，多被杀伤。士诚急攻之，子仁众溃入海，遂有其资，兵势日盛，从者万余人。

按：旧史称士诚起兵在五月，盖自其据高邮为始。考《续宏简录》称：不数月攻陷泰州，俄陷兴化，入宝应，据高邮。则以前起兵多日矣。

三月陷泰州。元参知政事赵琏死之。士诚初攻泰州，元遣知府李齐招抚之，士诚伪降，请授民职，且乞从征自效。元立义兵元帅府以官其党，且立淮南行中书省以扼其势，以琏为参知政事，移镇泰州。琏趣士诚治戈船，趋濠泗。士诚疑惮，不肯发。觇知琏无备，乃复叛，夜四鼓，纠党纵火登城。琏扪佩刀上马格斗，士诚围之，琏骂曰："汝罪在不赦，既宥且爵，朝廷何负于汝？乃敢复反！"即前奋击，士诚以槊撞琏，坠地。琏瞑目大骂而死。其仆杨儿以身蔽琏，亦死。士诚劫官军，乘胜陷兴化。

按：元明之际，纪载多错。陶南村《辍耕录》称赵琏死事在后年士诚攻扬州时。南村生值其时，所述当核。然考琏以行省参政，自扬州移镇泰州，泰州陷，死之，非死于扬州也。今据《续通鉴纲目》、《续宏简录》、《明史》诸书订正。

夏五月据高邮。士诚陷兴化，结寨德胜湖。元行省以左丞契哲笃镇高邮，出李齐守甓社湖。突有数骑呼噪入城，省宪官皆遁。齐急还，城门已闭。士诚据高邮，下令出狱囚，蠲民逋，凡知名之士，取用之。

元遣使至高邮招谕，淮南行省照磨盛昭、高邮知府李齐，并不屈死。元知士诚不可制降，诏赦其罪，遣使招安。使至，不得入城，遽还，诡称士诚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使欺，再遣盛昭往，以水军万户告身授士诚，士诚拒不受，拘昭舟中。既而官军逼高邮，士诚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汝拘留诏使，罪不容诛。又欲我从汝反邪?"士诚怒，磔之。行省仍遣使谕士诚，使至，又不得入。士诚绐曰："必李知府来，方受诏。"初，李齐抚士诚于泰州，被留。亡何，士诚党自相戕，始纵归。至是复要之往。行省强齐往，至则囚之，乃声言士诚本无降意，特迁延为缮饬计耳。官军谍知之，进，攻城。士诚呼齐出，叱令跪，齐叱曰："我膝如铁，岂为贼屈?"立而诟，乃碎其膝，剐之。

元淮东宣慰司掾纳速剌丁会兵击士诚，不克，死之。士诚屯兵高邮东门。纳速剌丁以舟师会真、滁诸军讨之，距三垛镇。士诚军鼓噪，迎击官军，发火镞射之，死者蔽流而下。士诚兵缘船于背，尽锐来攻，官军皆遁。纳速剌丁与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力战死。

六月，元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寿击士诚，不克。

冬十月，士诚分兵徇旁县，皆下之。

至正十四年甲午，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大赦境内，设官分截要冲，南北道梗。

按：诸史书士诚僭号改元十三年，此据其起

兵陷高邮，连书之耳。考《辍耕录》纪士诚至平江，改至正十六年为天祐三年，则十四年始称天祐元年。又史称士诚自称王至亡凡十四年，吴亡在二十七年，是称王正在十四年也。

春三月，周令所属务农桑。令曰："元氏之乱多在民穷，夫独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条，志在肥家，不恤民隐。百姓求生无路，引义不能，遂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用命慎择长吏，嗣后以民生登耗为殿最。"

夏四月，令州县兴学校。令曰："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才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夫妇、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义不明，廉耻道丧，王纲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因命春秋乡饮，博举明经。

六月，士诚攻扬州。元平章达识帖睦尔总领汉军、蒙古兵御之，败绩，诸军皆溃，遂破扬州。会士义被获见杀，士诚退还高邮，寻进陷盱眙及泗州。

按：旧史称士义于初起兵时为丁溪大姓刘子仁所扼，中矢死。据《辍耕录》则士义于扬州之役被获。考杨廉夫《毗陵行》诗云："当时上将陷江都，至今莫赎千金躯。"盖指士义被获事也。

秋九月，士诚复攻扬州。元湖广行省右丞阿鲁恢引苗军来，士诚退。

元命右丞相脱脱督诸军击张士诚，总制诸王各省军马。诸省各翼军马号百万，旌旗累千里不绝。

冬十一月丁卯，脱脱统大军至高邮，与士诚连战，大破之，遂围高邮。先是，枢密院都事石普从守淮南，诣脱脱，面陈破敌之策曰："高邮负重湖之险，地沮洳，骑兵莫能前。愿假步兵三万，保取之"。脱脱壮其言，与兵万人为先驱，行次范水寨，日未夕。普令军中具食，入夜，衔枚趋宝应，即登城树帜。守者大惊，溃。普乘胜连拔十余寨，直抵高邮，纵火烧关门。总兵者遣蒙古军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入功。敌兵以死捍，蒙古军即恇怯，驰回。普止之不可，军乱，为敌兵所蹂践，率堕水中。普独直入敌阵搏战，被创堕马，复奋起步战，数合力尽，与从者三十人俱死。既而脱脱大军至，连战旬有五日，士诚不能支，元兵遂围高邮。士诚欲突围出走，卜之，谓当固守，敌且退。乃坚持不动。是时脱脱部将董抟霄分下盐城、兴化，尽拔大纵、德胜两湖间十二水寨，又分兵西平六合，士诚势大蹙。

按：《续宏简录》称士诚败不能支，与吕珍、潘原明等突围出走，与此异。《纪事本末》、《从信录》直称脱脱克高邮者，误。

十二月，元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安，以泰不花等代领其军，元兵溃去。脱脱攻高邮急，隳其外城，城且下。士诚谓亡在旦夕，忽闻殷雷声，贺曰："可以战矣！"登楼仰视曰："龙文虎气集我营上，急击勿失！"俄有诏解脱脱兵柄，削官爵，安置淮安，元诸将愤恨，铁甲军多散去。城中乘间开门奋击，元兵大溃走，士诚势复振。

按：旧史称脱脱被谗领兵不战，至十五年十月削官爵者，误。考顺帝信哈麻之谮，谓脱脱出兵三月略无寸功，下诏削官爵，则脱脱出师高邮甫三月耳。今据诸史改正。

至正十五年乙未春二月，刘福通以韩林儿称宋帝，改元龙凤，号小明王。

夏六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始渡江，取太平路。军中用龙凤年号。淮东饥。

冬，士诚遣兵渡江，窥平江路。江阴群盗并起，有朱英者，就抚复叛，奔高邮，质妻子，乞兵自救。士诚初疑之，英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铁粮之富，子女玉帛之盛以艳其心。士诚亦以淮东饥，谋他掠，乃遣弟士德率众，由通州渡江，攻常熟。

元遣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㧑至高邮招谕。

朝廷犹冀士诚有降意，乃遣二人赍宣明印牌至。既入城，反覆开谕，士诚佯竦听，已而拘之别室。一日馈食，欲胁之降。㧑大诟斥，乃令其下捶㧑，㧑不为动。至正十六年丙申春正月朔，张士德陷常熟，遂进攻平江。

二月壬子朔，入平江，据之。承平日久，城中无备。士德兵猝至，参政脱寅（一作脱因）统官军义民捍御境上，达鲁花赤哈散沙领兵出战，总管贡师泰巡守城池。士德攻城急，分守娄门杨椿督民伍，挺身力战，死之。城陷，廉访司饶介分守齐门兵亦惊溃，哈散沙自溺死。脱寅匿丛筱中，为游兵所杀。贡师泰怀印遁。士德兵仅三千人长驱而入，据平江，昆山、吴江、崇明、嘉定诸州县相继降。改平江路为隆平郡，筑月城。时江南全盛，甲仗钱谷如山，简括仓库，足资十年。

三月，周王张士诚自高邮徙都隆平。服御器用皆拟乘舆，以承天寺为王府，迁佛像踞坐大殿中，亲射三矢于栋以定都隆平。告四方，改至正十六年为天祐三年，历曰"明时"。立省院六部百司，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提调各郡兵马。蒋辉为右丞，居内省，理庶务。潘原明为左丞，史文炳知枢密院，徐义、徐志坚典亲军，李伯升节制军事，幕官韩谦、钱辅、苏昌龄、蔡彦文为参谋，署饶介为淮南行省参政，周仁为隆平太守。凡郡、州、县正官，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县仍曰尹，郡同知称府丞，知事曰从事。择寺观豪门为省院部司及诸将士所居，分夺互易几月，乃定命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悉免夙逋，赐今年田租十之四，并赐高年粟帛及贫民粥糜。

设学士员，开宏文馆。将吏子弟、民间俊秀游其

中者，皆给廪饩，岁比其业。设礼贤馆，诏四方明博之士居之，命筑常熟、吴江城，又遣将吕珍筑嘉定城，并易土以砖石。

令设郡劝农使，县劝农尉讲修水利。

是月，明太祖下集庆路。

夏四月，遣兵徇松江，下之。初，元元帅王与敬由平江战败，趋嘉兴，与苗军帅杨完者不协；投松江，复与镇守不协，乘衅焚掠。杨完者遣将率苗军攻与敬，与敬投士诚。苗军括金银财帛以巨万计聚于东门，士诚遣史文炳部兵马自泖湖古浦塘进苗军，一矢不交溃散，松江遂下，以史文炳镇之。分兵下湖州，改为吴兴郡，以左丞潘原明镇之。遣兵攻常州，有黄贵甫者间道归士诚，请为内应，兵至不战而破，改常州为毗陵郡。

元集贤待制孙㧑谋复高邮，死之。初㧑奉使高邮，被拘不屈。至是士诚据平江，转掠湖松诸郡，㧑与士诚部将张茂先谋持㧑所授站马札子，遣壮士赴镇南王府，约日进兵复高邮，谋泄遇害。后士诚军中见失节者，辄自相嗤曰："此岂孙待制邪!"

六月，遣将史文炳攻嘉兴，大败还。元苗军帅杨完者为江浙行省参政，领苗獠、猺獞，名曰"答剌罕屯"。嘉兴守御甚坚，先是，屡攻不克，至是文炳大举兵临其东门，尽为所歼，文炳仅以身免。

秋七月，张士德率兵陷杭州，溃走。士德与王与敬合兵，间道攻杭州。元平章政事左答纳失里力战死，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尔遁入富阳。士德入城，检括掳掠。会有万户普贤收者年尚幼，率兵出战，参政杨完者领苗兵继进夹击，州民执挺巷战，士德大溃走。初江南乱，达识帖睦尔等屡败，议者谓苗军可用，乃自宝庆招土官杨完者至淮南杀贼，以功累官参政。至是杭州破，完者自嘉兴引苗兵赴援，击走士德，复杭州，达识帖睦尔乃还。士德收残兵攻海盐，为乍浦钟氏所挠，不克。

遣使征元江浙行省，员外郎杨乘不屈，死之。

筑土城于平望。杨完者引苗军屯嘉兴之合路，故筑城捍之。

明叛将陈保二来降。初常州人陈保二聚众，以黄帕裹首，号黄包军。明师下镇江，徇奔牛吕城，保二降。至是复举众叛，降士诚，诱执明詹、李二将而去。

是月，明太祖初称吴国公。己亥遣儒士杨宪奉书至隆平通好。略曰："近闻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事势相等五，深为足下喜五。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保境，古人所贵，吾甚慕也。自今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士诚得书，以比之隗嚣，甚恚，留宪不报。

周遣舟师攻镇江，明统军元帅徐达御之于龙潭，焚其舟，杀溺甚众。又攻宜兴，明管军总管耿君用率兵援宜兴，争栅力战，中槊死之，宜兴陷。

明遣徐达、汤和率师攻常州。吴国公谕达等曰："张士诚起盐徒，谲诈多端，宜速出军攻毗陵，先机进取，以沮其谋。"于是达督兵进薄常州。会降将邓清劫粮奔周军，又长兴新附卒七千人从其帅叛入周，反攻达营，达退营牛塘谷，周军围之。食且尽，常遇春引兵自池州来援，击周军，大败之，擒枭将张将军。达复进攻，未下。

八月，明益兵围常州。徐达军城西北，汤和军城北，张彪军城东南。士诚遣弟士德以数万众来援，达曰："张九六（士德小字）狡而善斗，当以计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设三覆以待，别遣总管王均用以铁骑为奇兵。达与士德交锋，均用铁骑横冲其阵，阵乱，士德退走，遇伏大败。擒其将张虎、汤雄，杀获以万计，士德遁。

按：常州之战，或称士德遇伏，阵乱退走，以马蹶为先锋刁国宝、王子虎所获，擒其将张、汤二人。考《辍耕录》、《通鉴纲目》、《弇州史料》、《纪事本末》诸书，并同此传闻之误。《明史》止称获张、汤二将。士德被擒，乃十七年七月明兵下常熟时事，为前锋赵德胜所擒。《张士诚本传》及徐达、赵德胜诸传皆合。考士德至金陵后贻书劝士诚，即于是年八月降元，其时正合。又明太祖复士诚书，称常州之师，生擒二将，不及士德。今据《明史》改正。又陈基《舟中看虞山有感》诗可证（诗见下）。

冬十月，遣兵陷淮安。元淮东廉访使褚不华死之。

先是，不华与判官刘申共守淮安，相犄角。既而总兵者怨不华，及撤甲别将兵击贼，冀以困不华。至是士诚将史椿攻淮安，掘堑相衔，揵水寨围之，复据赤鲤湖以断沭阳一路饷道。城中食且尽，元帅运米万斛入河，为椿所抄。遣使十余辈告急，总兵者按甲不出。攻益急，城中罗雀掘鼠，及靴皮、鞍鞯、革箱、败弓之筋，皆食尽，而后人相食。城陷，不华犹据西门力斗，中伤见执，为寇所脔，子伴哥亦死。士诚使史椿为淮安太守镇之。初，元同佥都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建守御淮安之策，谓速宜布连珠营，使屯种而食，练兵积谷，且耕且种，不能用。

明将华云龙、王弼败士诚弟士信兵于旧馆，擒骁将汤元帅。

周遣使至金陵请和。常州围久，士诚遣人奉书请和曰："向者窃伏淮东，缘元政日弛，民心思乱，乘时起义。自泰州取高邮，东连海坝，遂有平江诸郡。若无位号，何以令众南面称孤，势使然也。伏惟上贤以神武之资，起兵濠右，跨有江左，遥为左右贺，建大业。向获詹、李二将，礼遇未遣，继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遣兵逼我毗陵，咎实自启。然省已知过，欲讲和以解困阨，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以为犒军之资，各守封疆，永为盟信。"吴国公遣孙君寿复书云："睦邻通好，有

邦之常。开衅召兵，实由于尔向者用师京口，靖安疆埸，师至奔牛吕城，陈保二望风降附，尔乃诱其叛逆，绐执我詹、李二将。继遣杨宪通好，又复拘留，构兵开衅，谁职其咎？我是以有常州之师生擒张、汤二将，尚以礼待，未忍加诛。足下诚知悔过，不堕前好，归我使臣、将校，仍饷军需五十万石，即当班师。大丈夫举事当赤心相示，浮言夸词，我甚厌之。”士诚得书，不报。

明复益兵围常州。常州守将复诱明新附义兵来攻。徐达请益兵，乃以精兵二万助之。达营城南，常遇春营东南三十里外。周兵攻达垒急，达勒兵出战，遇春与胡大海、廖永安来援，内外夹击，大破之。擒其将张德，余兵奔入城。

十一月，周将吕珍潜入常州，督兵拒守，达进逼之。

至正十七年丁酉春正月，筑昆山太仓城，御方国珍。

初，国珍起台州，劫掠海上，焚苏之太仓。后降元，元欲藉其力以攻士诚。乃数以海军犯昆山，七战七捷。昆山州治自宋时迁太仓，至是复迁马鞍山下，筑土城以御寇。太仓去木城，改筑砖石，为海滨积贮之所。既而士诚遣人说方国珍，结为婚姻，昆山太仓始得宁息。

二月丙午，明遣耿炳文等攻长兴，守将赵打虎以兵三千逆战，大败，走湖州。戊申，长兴陷，炳文追获战舰三百余艘，及其将李福、安答失蛮等。义兵万户蒋毅率所部二百人降，炳文以总兵都元帅守长兴。

三月戊午，明徐达克常州。初，常州兵虽少，食足，坚拒不下。及被围久，敌众粮少，不能支。吕珍宵遁，达督诸将急攻之，克常州，汤和以同佥总管守之。

周杀淮安太守史椿。椿见士诚屡败，诸将骄侈，右丞徐义更加谮毁，乃遣人诣金陵，归附，事觉被杀。

五月，明院判俞通海等以舟师略太湖，入马迹山冲水寨，周将王贵、钮律降。通海舣舟胥口，吕珍以兵猝至，明兵欲退，通海不可，曰：“彼众我寡，退则情见”。遂决战，矢下如雨，通海中右目，不为动，徐令帐下士披己甲，立船上曰：“我俞将军也。”珍不敢逼，引还。通海亦退。

乙亥，周遣左丞潘原明，元帅严再兴侵长兴，守将耿炳文击破之，原明等遁。

明副使张鉴等攻泰兴，士诚遣兵赴援，败走，周将杨文德等被擒。己卯，泰兴陷。

六月戊午，明院判赵继祖、元帅郭天禄，镇抚吴良等围江阴。士诚兵据秦望山以扼之，继祖引兵来攻，会大风雨，周兵奔溃，夺据其山。己未进攻城西门，克之，以吴良为指挥使守江阴，复命其弟祯增兵协镇。士诚据全吴，跨有淮东、浙西，江阴、长兴二邑乃南北水陆门户。自长兴失，则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江阴失，则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陵。由是侵轶路绝，筑城于虎邱，命潘原明筑吴兴城，即旧城而小之，务在坚厚而固。谕之曰：“群雄角力，侵轶殊多，吴兴城大而枕湖，灌木易圮。卫尔室家，不得不役尔民。然征调屡烦，余实廑念。其来役者，免今年田租。”

秋七月，明徐达徇宜兴，未下。别遣前锋赵得胜攻常熟，下之，擒张士德。士德枭鸷善战，能得士心，浙西地皆所略定。既被擒，士诚气大沮，士德至金陵，吴国公欲留之以招士诚，士德不从，乃间道贻士诚书，俾降元自助，士诚遂决降元之计。

八月，明徐达、常遇春、康茂才袭江阴马驮沙，克之，获其楼船。

明将费子贤下武康。

周王士诚降于元，元以为太尉。初士诚兵累败，思降元。及士德贻书劝降，即遣使诣省相请降，词多不逊。达识帖睦尔以其反覆，不许。复遣周仁往请，杨完者亦固劝。乃令承制参政周伯琦至平江抚谕之，士诚始要王爵，不许。请为三公，不许。完者又力劝，乃许之，表授士诚太尉，开府平江，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枢密院事，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以处其官属。将吏皆授官有差。元以达识帖睦尔有招安功，加太尉。士诚虽去伪号，奉正朔，而土地、甲兵、钱粮自据如故，以苏州子城为太尉府。

太尉士诚署周伯琦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寻拜江浙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戊戌春二月，明俞通海、廖永安、桑世杰等攻江阴石牌。世杰陷阵，死。永安等奋击，擒守将栾瑞、朱锭，尽获其海舟，遂拔之。

三月，士诚袭建德路，败还。明师初克建德，以部指挥李文忠守之。士诚遣将与元苗帅杨完者率苗獠数万，水陆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破其陆军，取俘馘浮巨筏上，乘流而下，水军见之亦遁。

夏六月，士诚攻常州，守将汤和击却之，擒获三百人。常与吴接境，自陷没后，士诚间谍百出，和防御严密，敌莫能窥，至是力战却之。

甲午，士诚兵攻常熟，明将廖永安与战于福山港，大破之。

秋七月庚子，廖永安追士诚兵于通州狼山，再破之，获其战舰而还。

九月，太尉士诚袭苗帅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杀之，据杭州。初完者帅元兵屡败士诚。士诚既降，欲图之。达识帖睦尔亦厌完者骄横，召士诚兵共图之。士诚遣史文炳、吕珍等引兵袭完者，围其居，完者战败，及其弟伯颜皆自杀。部将蒋英、刘震等，率众三万余人降李文忠。士诚据杭州，完者部将宋兴在嘉兴，闭城自守，寻亦攻破，降之。朝廷诏士信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自是方面大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尔徒拥空名而已。

冬十月，明徐达克宜兴。达攻宜兴，久不下。乃奉太祖谕，遣丁德兴分兵绝太湖口，断其饷道。城中军士乏食，达并力急攻，拔之，以元帅杨国兴守宜兴。廖永安率舟师乘胜深入击士诚兵于太湖，遇吕珍与战，后军不继，舟胶浅见执。士诚欲降之，不屈，囚之。明太祖欲以所获将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诚不从。士诚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许。后士德不食死，永安亦卒于吴。

筑湖城。城据太湖之南滨，东西亘百余里，号"一字城。"沿城筑堑，以防明师侵轶，又筑邵昂土城。

士诚遣兵据绍兴。元御史大夫拜住哥诱杀行枢密判官迈里古思，绍兴乱，士诚遣兵守之。

至正十九年己亥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诸暨，守将华元帅遁。万户沈胜既降，复叛。大海移兵攻绍兴，不能下。已而士诚遣将吕珍围诸全，堰水灌城。大海救之，夺堰反灌珍营。珍于马上折矢誓，请各解兵，大海许之，纵珍还。

二月，士诚大举兵攻江阴。艨艟蔽江，部将苏同佥者驻君山，指画为进攻状。明守将吴良戒军士勿轻动。未几，士诚阵于江濡，良命弟祯出北门与战，当其西北面。潜遣元帅王子明率壮士驰出南门。既而士诚分兵欲攻东门，子明驰击之，生擒五百余人，杀溺甚众，士诚宵遁。先是，士诚图复江阴，数以金帛啖将士窥衅。良谨备之，士诚不得逞，至是大败。

明平章邵荣攻湖州，退屯临安。李伯升攻之，荣设伏以待，伯升遇伏，败走。

三月，士诚侵建德。明守将李文忠御之于东门，使别将潜出小北门，间道绕出阵后夹击，大破之。寻复攻严州，文忠遣将何世明迎战于大浪滩，败之。士诚兵据分水岭，世明乘胜逆击，又败之，馘五百余级。

夏四月，士诚将李伯升攻婺源，明守将张茂先败之。明太祖自将攻绍兴，拔其城，以冯国用守之。既而国用卒于军，士诚复遣兵陷绍兴。

秋七月，士诚大发浙西诸郡筑杭州城，坏白塔甃城。

九月，元征海运粮于士诚。自中原乱，士诚与方国珍分据浙西、东，江南海漕久不至，京师苦饥。至是，因河南始平，士诚与国珍并降，南北道通，朝廷乃遣尚书伯颜帖木儿、曹履亨以御酒、龙衣赐士诚，征海运粮。伯颜帖木儿等至杭州传诏，命士诚输粟，方国珍具舟，达识帖睦尔总督之。既而士诚虑国珍载粟不送京师，国珍又恐士诚掣其舟，互相猜疑。使者往来，开谕再三，始受命，岁输粟以为常。

士诚遣兵侵常州，吴复督兵出忠节门，击败之。吴良间道歼其援兵于无锡之三山，士诚兵狼狈还。

冬十二月，士诚复侵建德，遣将据分水、新水之三溪。李文忠部将何世明击之；斩其将陆元帅、花将军等一千余人，焚其营。明改建德为严州府。

明常遇春率师攻杭州，围其城。

至正二十年庚子春三月，常遇春解围去。

开常熟白茅港。白茅受海潮逆上，泥淖壅积，海口湮塞，水不得泄，农田患之。因发卒数万开浚，又议置爬沙夫，以加疏浚，岁以为常。自是数郡无水患。

夏五月，士诚海运粮十一万石至京师。

遣将李济据濠州。初，吴国公起自濠，及是为士诚所据。吴国公问攻取计于刘基。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亮据上游，名号不正，且兵力强，宜先图之。友亮平，取张氏如探囊物耳。"吴公善其言，姑置之。

闰五月，陈友谅称帝于江州，国号"汉"，遣使约士诚，合兵攻应天。士诚许之，应天大震。既而士诚观望，兵不果出。吴国公患友亮与士诚合，曰："二寇合，我首尾受敌，不如先破友亮，则东寇胆落矣。"急令人诱友亮速至，破之。士诚兵不出。

按：陈友亮约士诚合兵事在二十年。友亮初僭帝号时，旧史称二十三年三月者，误。附载友亮书称士诚为大吴王殿下，尤谬。士诚称吴王时，友亮已死；友亮奉书时，士诚官太尉，安得有大吴王之称？又士诚虽许友亮，并未出兵。旧史称士诚议应汉，令吕珍、张虬以兵十万从牛渚渡江，攻滁州，亦非实录。

秋九月，士诚兵侵诸全，明守将袁实战死。又遣吕珍、徐义侵长兴，自太湖分三路入明，守将耿炳文击破之，总管汤全、张珙被杀。

开常熟盐铁等塘。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开宾贤馆，立乡学。开馆以礼宾客羁寓之士，所赠遗及饮食、宫室、舆马、供帐甚盛，凡四方名士避地东南者，咸归焉。又立乡学，凡民间遣子弟入学者，予以衣冠，月给廪米五斗。

时外患少息，士诚不复设备，识者危之。昆山人郭翼献策，不纳。翼见士诚日骄纵，上书曰："明公仗马棰，下娄及越数十城，望风请服者，非能极虑安危，力足胜也。人苦元政久，守令贪残，不恤其下，故相率离散，莫为之守。明公诚反其道休劳之，然后乘时进取，则霸业可成。若遽慕宴安，耽逸乐，不惟精锐坐销，且四方豪杰争起，虽欲闭境自守，其终能乎？"士诚怒，欲杀之，妻刘氏止之曰："翼策诚善。"乃得免。

春三月，士诚海运粮十万石至京师。

秋七月，以弟同知枢密院事士信镇淮安，左右司员外郎陈基参军事。

八月，明胡大海攻绍兴不克。部将张英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还。

冬十月，遣司徒李伯升大举兵攻长兴。众十余万，水陆并进，直薄城下，明守将耿炳文御之。城中兵止五千，诸将陈德华、高费聚等三路进援，伯升夜劫营，诸将皆溃，炳文婴城拒守。遣左副元帅刘成出

西门迎击，成兵却，伯升追至东门，力斗，成战死。伯升悉兵围之，结九寨为楼车，下瞰城中，运土石填濠隍，放火船烧水关，攻甚急。城中昼夜应敌，凡月余。

十一月戊午，明将常遇春援长兴，李伯升解围，遁。吴国公在江州闻长兴围，急命常遇春兼程赴救。伯升闻遇春至，拔营走，遇春追击之，俘斩五千余人。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春二月，明叛将蒋英杀金华守将，胡大海奔降士诚。

三月士诚遣兵攻诸全，败还。士诚乘浙东乱，遣弟士信与吕珍率兵十万攻诸全，明守将谢再兴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严州兵少，檄胡德济自信州往援，且扬言徐右丞达、邵平章荣将大军刻日至，以恐敌军。士信果惧，谋夜遁。吕珍欲退军五里，下营以待决战。德济乘间潜入城，与分门而守，夜半开门，帅死士突出，砍士信营，营中惊乱，人马自相蹂践，大溃走。

夏四月，太尉士诚承制，以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咨议参军，辟杨基为丞相府记室（未几并辞去，基转客介所）。

五月，士诚海运粮十三万石至京师。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春二月，士诚遣将吕珍率众十万围宋刘福通于安丰，杀福通，据其城（时福通奉宋主韩林儿，都安丰）。

三月辛丑，吴国公自将救安丰，吕珍败走。初，明师起，用宋年号。及安丰被围，刘福通使人告急于吴国公。公曰："安丰破则张士诚益强。"乃亲率徐达、常遇春等救之。比至，安丰已破，吕珍据城，列栅盛兵拒守。明将汪元帅拔其中垒，左右军败，阻于堑，不得出。遇春以精骑横突其胁，三战三胜，珍大败。庐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败，珍与君弼皆走。吴国公以林儿归，居之滁州，命达等移兵围庐州。元将竹昌忻都乘间入安丰。

按：刘辰《国初事迹》称太祖援安丰，士诚遁去。刘福通奉林儿退据于滁，士诚复入安丰者，误。福通为吕珍所杀，安得复奉林儿走滁？吕珍遁后，安丰为元将所据，士诚未尝复入，王世贞《二史考》尝辨之。

夏四月乙丑，明诸全守将谢再兴叛，降士诚。初，再兴遣人私往杭州贩易，吴国公怒责之，再兴惧，杀知州栾凤、参军李梦庚，以诸全军马赴绍兴降。左丞李文忠闻乱，遣胡德济屯兵五指山，以备之。

五月，士诚海运粮十三万石至京师。

秋九月，降将谢再兴以士诚兵侵东阳。明李文忠自严州率锐卒驰救，胡深自处州来援，合兵逆战于义乌，横突再兴阵，大败之。去诸全六十里，并五指山筑新城，以胡德济守之。未几，士诚遣李伯升以十六万攻围新城，城坚不可拔，引去。

太尉士诚自立为吴王。士诚拓土日广，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户口殷盛，国用饶富。吴国公方与汉主陈友亮相持，未暇东顾。乃益骄，令其下颂功德，胁达识帖睦尔邀封王爵。达识畏之，为请于朝至再三。元不许，士诚乃自立为王，改国号曰"吴"，尊母曹氏为王太妃。太妃贤，有知识。每劝士诚曰："元政贪残，故群思择主。汝惟爱养百姓，保全东南，毋使涂炭，足矣。称王僭号，非吾所乐闻也。"明祖起兵，尝劝其请和，又屡乘间言吴越王故事，士诚难之。

立宗庙，吴王士诚亲告庙。还，祀社稷群神。

置王府官属，定约束。

治王宫于郡城中。即旧郡治基拓之，广五百亩，中为殿，取宜兴、嘉兴、长兴土实之。初，士诚据承天寺为宫，至是令复为寺。

冬十二月，元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来征漕，不与。初，士诚之降元也，参军俞思齐劝其漕贡，及是不肯与。思齐进曰："向为贼，不贡。今为臣，不贡可乎？"士诚怒，抵几仆地。思齐弃官隐东南，海运始绝。

是年，凿九曲河塞至和塘之尾，以障海潮。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春正月，吴国公朱元璋进位为吴王。

吴王士诚议开取士科，用经艺。令曰："有德者有言。士之尊圣贤、抱大用者心必和平，词抒浑雅。自今所取，务合经术，毋采诡奇。"乃以隆平北为淮南省，南为江浙省，分命人典试事。

按：向纪称陈征主淮杨，维桢主浙考。维桢避地钱塘，张吴累使招致不赴，且具书谕士诚以顺逆成败。后一至宾贤馆，旋即放归，无为士诚典试事。

夏四月，明俞通海、张兴祖率兵掠刘家港，进逼通州。吴兵御之，败。院判朱琼元帅陈胜等百余人皆被执。

秋八月，吴王士诚逐元丞相达识帖睦尔，幽之。以其弟士信代为江浙左丞相。右丞答兰帖木儿、郎中真保谄事吴王，媒孽丞相短。士信因数达识帖睦尔罪，勒令自陈老病避位。又胁将佐，上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幽之嘉兴，士信代为丞相。

冬十月，吴王士诚杀元南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及丞相达识帖睦尔。士诚既幽达识帖睦尔，遣人讽行台使，请于元为真王，普化帖木儿不从，即使人至绍兴索其台印。普化帖木儿怒，封印贮库中，曰："头可断，印不可与。"又迫之登舟，曰："身不可死，义不可辱。"赋诗二章，从容仰药酒，掷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贼当踵我亡也！"达识帖睦尔闻之，曰："大夫已死，吾生何为？"亦仰药而死。

冬十月，遣丞相士信大发兵攻长兴，明守将耿炳文、费聚等击败之，获其将宋兴祖。士信愤，益兵围

城。炳文、聚悉力拒守，汤和自常州赴援，合击，大败吴军，士信走还。吴以芝塘为行府，驻节于山泾口，命吕珍督民夫十万，堑其地为港，长九十里。

丞相士信大治第于东城，号丞相府。司徒李伯升治第于西城。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春正月，吴复攻长兴。明守将耿炳文连破之于城下，镇抚欧大智战死。长兴为士诚必争之地，炳文拒守凡十年，大小数十战，无不胜，士诚迄不得逞。

二月，吴司徒李伯升大举兵攻诸全，大败还。伯升挟谢再兴，以马步舟师二十万围诸全之新城，筑庐舍，建仓库为持久必拔计。明守将胡德济遣使至严州，求救于李文忠。文忠帅朱亮祖等驰救，去新城二十里，据险为营。德济曰："寇势盛，姑少驻以俟大军。"文忠曰："兵在谋不在众。彼众而骄，吾少而锐。以锐遇骄，必克之。"诘旦会战，天大雾，晦冥。文忠集诸将，仰天自誓，张左右翼待之，自将中军当敌冲。会胡深以处州兵来援，军气益奋。文忠横槊引数十骑乘高驰下，冲其中坚，伯升挥精骑围文忠数重，文忠纵骑驰突，所向皆靡，大军乘之，德济帅城中兵鼓噪出，吴军大溃。遂北数十里，斩首数万级，溪水尽赤。获将校韩谦等六百人，甲士三千，辎重铠仗如山，举之旬日不尽。伯升及五太子仅以身免。

按：李文忠前后与张、吴十余战，皆著奇功，忠勇为诸将冠。《国初事迹》称文忠尝以事得罪太祖，密通好于张九四。平章既得报，谋约降。既而悔之，乃饯张使，醉而缚，投于水。其说殊诞。

冬十月戊戌，明下令伐张士诚，规取淮东。明已西平伪汉，乃议东伐。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等先取通泰诸郡，翦其肘翼，然后专事浙西。乙巳，达兵趋泰州，遇春分兵海安坝以遏吴军。丁未，达围泰州新城，击败士诚，湖北援兵获元帅王成。己酉，击败淮安李院判援兵，擒万户吴聚等。

闰十月，徐达等克泰州。士诚以舟师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别以小舟出没江中，为疑兵。江阴守将康茂才驰奏，太祖谕徐达等曰："寇非敢攻江阴，溯上流，不过欲我陆兵备水。我兵既分，彼将弃我水军，疾趋陆寨捣我之虚，此一计也。又闻遇春出海安，彼将诱之深入，潜师以趋海安或泰州，令我首尾衡决不相救援，又一计也。今遣廖永忠还兵水寨，大军勿轻动。彼徘徊江上，自老其师，乘其懈而击之，必破矣。"庚辰克泰州，擒守将严再兴、夏思忠等九十四人，卒五千人，马百六十余匹，船四十艘。分兵徇兴化，守将李清固守，不下。

十一月辛卯，徐达进攻高邮，未下。太祖恐达深入重地，不能策应诸将，乃命冯国胜率所部节制高邮军。达还，军泰州。

吴分兵陷宜兴。徐达自泰州赴救，以别将守泰州。自率中军精兵渡江，击吴军于宜兴城下，败之，获三千余人，复宜兴。

十二月，吴兵攻安吉，明守将费子贤击却之。先是，吴连岁出兵侵安吉，屡为子贤所败。至是复遣张左丞率兵八万进攻，子贤坚壁拒守，城上设战车弩以御之，射杀吴枭将二人，吴军惊溃。

吴遣右丞徐义率兵援高邮。冯国胜围高邮，守将俞同佥坚守不下，使人至平江求救，乃遣义以精兵三万救之。义观望，屯昆山之太仓，三月不进。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春正月，吴遣兵趋江阴，败还。吴以水师五百艘驻君山，又自马驮沙溯流窥江阴。明守将吴良戒严以待。太祖闻，亲督大军，水陆并进救之。比至镇江，吴兵已焚瓜州，掠西津去。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至浮子门，吴军遮海口，乘潮追茂才。茂才督诸军力战，吴良出兵夹击，大败吴兵，降其将秦德等，获卒二千余人。

吴遣骁将军壮从徐义趋淮安，援高邮，又遣彭元帅由瓠子角趋海安。

按：旧史此下有"王保保将兵南来，由天长援高邮"之文。考王保保尝受命南平江淮，然以南军方强，未尝南下，仅驻军河南。复以一军屯济南，防遏南军而已。至二十六年春方与李思齐、张良弼等交攻，相持经年，转战西北之不暇，而暇将兵南下邪？

三月，徐达等克高邮。冯国胜围高邮久，守将俞同佥诈遣人约降，以推女墙为应。国胜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闭之，皆被杀。会徐达自宜兴还军泰州，攻高邮，遣使请以孙兴祖代守海安，遇春督水军为高邮声援，从之。且使谕达曰："高邮为士诚巢穴，今攻之，彼必来救。闻徐义已入海，或由射阳湖，或出瓠子角，或由宝应趋高邮，不可不备。"达得书，会兵合战，一鼓克之，斩俞同佥，俘将士千余人，悉遣戍沔、辰二州。海安孙兴祖亦击败吴将彭元帅，擒之及士卒三百余人。

夏四月，徐达、常遇春移兵攻淮安。吴右丞徐义驻兵马骡港，援淮安。达乘夜袭破之，义泛海遁去，获院判钱富等及卒三千，战舰百余艘，进薄城下。淮安守将右丞梅思祖、副枢唐英、萧成等籍军马、封府库出降，并献所部四州。达命指挥蔡迁、华云龙守之。

徐达还兵，克兴化。先是，达徇兴化不下，太祖令人图淮东地形要害，见瓠子角为兴化要地，命达以兵绝其隘，至是克兴化。

明遣平章韩政收复濠州。初，李济守濠，名为张氏守，实怀观望。太祖命相国李善长以书招之，济不报。太祖叹曰："濠，吾家乡而失之，是我有国而无家也。"乃命韩政督顾时等攻之。城中拒守甚坚，政用云梯炮石四面并攻，城中不能支。庚申，济及知州马麟以城降。太祖命时守濠，徐、宿、泗、颍诸州相继下，淮东悉平。

秋八月，明太祖议大举伐吴。李善长曰："张兵

力未衰，又多积储，恐难猝拔。宜伺隙而动。”徐达曰：“张氏骄横，其将如李伯升、吕珍辈徒拥众为富贵之娱，参军王、蔡、叶三人皆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锐，声罪致讨三吴，计日可定。”太祖大喜，即简阅士卒，择日兴师。庚戌，以伐张士诚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伐吴。太祖亲御戟门，集将佐谕曰：“卿等戒饬士卒，城下之日毋肆掳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垅，毋毁庐舍。闻士诚母坟墓在城外，毋侵毁。”复御西苑。达等议师行先后，遇春欲直捣平江。太祖曰：“张天麟在杭，潘原明在湖，彼皆士诚指臂。今若遽攻平江，两人必并力赴援，难以取胜。不若先攻湖州，使疲于奔命，指臂既翦，平江势孤，立破矣。”太祖复密谕徐达曰：“此谋戒勿泄。吾欲遣熊天瑞从行，俾为我间，天瑞降非本意，其心欲叛。今但声言直捣平江，彼必叛往张氏以输此言，则堕我计矣。”癸丑发师。

明移檄平江，数士诚八罪，略曰：“余本濠梁之民，起兵救乱，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有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彭蠡交兵，元恶授首，其父子兄弟相率归顺。既待以不死，复封以侯爵，将相皆置于朝班，庶民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惟兹姑苏张氏恃强负固，诈降于元，坑参政、囚待制、害丞相，僭号改元，钱粮不贡，且诱我叛将，掠我西边，肆其侵扰，此兴师之故也。凡尔人民，若能归顺即我良民，旧有田庐，仍为产业，永保家室。张氏臣僚或全城归附，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余所不吝。”

按：祝允明《枝山野记》载明祖伐张吴，榜文称“龙凤十二年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时尚用宋主年号。

吴王士诚大阅水军舟舰于胥山。令所在将士，皆严兵固守。赦境内今岁秋粮，从左丞潘元绍“欲出兵先结人心”之请也。

明徐达率诸军发龙江，声言直捣平江。别遣李文忠趋杭州，华云龙趋嘉兴，以分吴军。辛酉，师入太湖。己巳，吴将尹义、陈旺出师湖州港口，遇春与战，擒之。次洞庭山，指挥熊天瑞果叛入吴。

癸酉，明师至湖州之昆山，吴将石清、汪海守昆山，遇春与战，擒之。张士信驻兵湖上，不敢战而退。

甲戌，明师至湖州之三里桥。吴分兵三路拒守，参政黄宝当南路，院判陶子实当中路，右丞张天麟当北路，以同佥唐杰为后继。明亦分三路兵进攻，常遇春攻南路，王弼攻北路，徐达自以大兵攻中路，别遣骁将王国宝率长枪军扼其归路。黄宝与遇春战，败走，欲入城，桥断复还，被擒。天麟、子实不战退。吴遣司徒李伯升来援，由荻港潜入湖州，与天麟闭城固守。达令王国宝攻南门，自以大军继之，吴将俞得全、院判张义及陶子实出战不利，达围其城。

吴遣将吕珍、朱暹、五太子及王晟、戴茂、李成等率六万人援湖州，屯城东之旧馆，出大军后，筑五寨自固。达令遇春等以奇兵由大全港，营东阡南之姑嫂桥，更出其后，连筑十垒以遮绝旧馆之援，戴茂、李成惧，遁去。

吴遣潘元绍屯兵乌镇，为旧馆军声援。徐达乘夜击之，遁去。达复填塞河港，绝其粮道。

吴王士诚亲督精兵赴援，与徐达等战于皂林，大败逃归。

九月，吴遣同佥徐志坚以轻舟出东阡，遇春与战于姑嫂桥，会风雨昼晦，令壮士乘划船数百突击吴军，擒志坚，降其卒二千余人。吴复遣右丞徐义至旧馆觇形势，遇春扼其归路。义阴遣人约士信引兵来援，乃遣赤龙船亲兵援义，义得脱。与潘元绍率赤龙船屯平望，别乘小船至乌镇，欲援旧馆。遇春由别港追袭之至平望，纵火燔其赤龙船，军资器械俱尽，旧馆援绝。

乙未，明李文忠攻杭州。是时别将廖永忠、薛显将游军攻德清，克之。遣别将攻绍兴。

冬十月壬子，常遇春攻乌镇，徐义、潘元绍败走。遇春逐北，至升山。吴平章王晟同佥戴茂军升山，遇春攻其陆寨，破之。晟、茂并降，余军奔入旧馆东壁。复攻其水寨，部将顾时引数舟绕出吴军，吴船上人皆俯视而笑。时觉其懈，突率壮士数人跃入敌舟，大呼奋臂，诸舟争进，薄之。五太子盛兵来援，遇春兵小却。薛显以舟师直前奋击五太子，烧其船，吴军大溃走，尽拔升山水陆寨。五太子、吕珍、朱暹等以旧馆降，籍其兵，得六万人。徐达以吕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

是月，李文忠遣指挥朱亮祖、耿天璧分兵攻桐庐，守将戴元帅降。遣指挥袁洪、孙虎围富阳，克之，擒守将同佥李天禄，遂合兵攻余杭。

十一月甲申，徐达下湖州，守将张天麒、李伯升降。伯升协守湖州，达百计攻之不能下。至是达遣冯国胜以降将徇城下，遥语伯升出降，伯升在城上言：“张太尉遇我厚，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杀，左右抱持，劝曰：“援绝势孤，可奈何？不如降。”左丞张天麒、总管陈旺大哭曰：“臣负国矣！”遂降。伯升不得已，亦降。

按：《明史》李伯升以湖州降，旧史称湖州下时伯升遁归，至明年平江将下始降者，误。

辛卯，李文忠下余杭，守将谢五降。五，再兴弟也。文忠谕之降，许以不死，五与再兴子五人俱出降。文忠进兵杭州。

壬辰，李文忠入杭州，守将潘原明降。时文忠将至，原明遣员外郎方彝诣军门纳款，文忠曰：“胜负未分，降无乃太早乎?”对曰：“杭虽孤城，生灵百万。天兵所至，无不摧破，特先为民请命。”文忠许之，令彝还。文忠至，原明及同佥李胜藉府库军马、土地人民、钱谷职贡，数诸司符印，并执叛将蒋英、

刘震出降，以女乐迎文忠，麾去之，得兵二万人，粮二十一万石，马六百匹。文忠执元平章丑的长寿等与蒋英、刘震俱槛送应天。太祖以原明归顺，仍援平章，守杭州，听文忠节制。

李文忠进兵攻绍兴，守将同佥李恩忠、总管卫良佐降。华云龙攻嘉兴，守将宋兴降。浙西诸郡县皆下。

徐达既下湖州，会诸将进趋平江。至南浔，守将王胜战败，死之。

辛丑，攻吴江州，驻师城西石里村，遣人谕知州杨彝，彝降。参政李福死之。

癸卯，徐达围平江。达军从太湖至城南鲇鱼口，击吴将窦义，义败走。吴遣锐卒迎斗，尹山桥、康茂才持大戟督战，走之，焚其官渎战舰千余及积聚甚多。大军围城，达军葑门，常遇春军虎邱，郭子兴军娄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军阊门，王弼军盘门，张温军西门，康茂才军北门，耿炳文军城东北，仇成军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四面筑长围困之，架木塔，与城中浮屠等，别筑台三层，下瞰城中，置弓弩火筒及巨炮其上，所击辄糜碎。城中大震，然坚守不能下。明指挥茅成急攻娄门，突至外郛中，义死。指挥杨国兴攻阊门，亦战死。

吴无锡守将莫天祐遣部将杨茂至平江，被执。茂善泅水，天祐潜命入姑苏与士诚相闻。逻卒获之于阊门，水栅送达军，达释而用之。时城坚不可破，天祐拥兵为平江声援，达因纵茂出入，因得其彼此所遣蜡丸书。达悉知城中虚实，攻围之计益备。

明平章俞通海分兵略太仓，州守将陈仁以大舶百余艘降。崇明知州何永孚、昆山知州费复初并率众降。

十二月，宋主韩林儿卒（明太祖令以明年为吴元年）。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吴元年春正月，太湖澄碧三日。

庚子，吴松江路守将王立中以城降。

二月，徐达檄俞通海会兵攻姑苏，通海师至，与吴军战于灭渡桥，捣桃花坞，中流矢死。

三月，吴军出，挑战于城西南，仇成军小却。

夏四月，徐达分兵徇嘉兴，旁县皆下之。

五月丙子，明太祖以书谕降，书曰："盖闻汤放桀，武王伐纣，汉祖灭秦，古帝之兴，兵势相加，乃为常事。当王莽之亡，隋之失国，豪杰乘时蜂起，图王业，据土地，及其定也，必归于一。天命所在，岂容纷然，虽有英雄事业弗成，亦当革心，以畏天顺民为贤，以全身保族为智，若汉窦融、钱俶是也，自古皆然，匪今独异。尔能顺附，其福有余，毋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夷灭，为天下笑。"士诚得书，不报。

六月己酉，吴王士诚亲督兵出战，败还。士诚以被围久，欲突围决战。觇城左方军阵严整，不可犯，乃遣徐义、潘元绍潜师出西门，掩袭，转至阊门，将趋遇春营。遇春觉之，急分兵北濠，绝其归路。战良久未决，士诚复遣参政黄哈刺把率兵千余助之，又自帅精兵出山塘为援。山塘路狭，塞不可进，麾令稍却。遇春抚王弼背曰："军中皆称尔为猛将，能为我取此乎?"弼应声驰铁骑，挥双刀奋击，吴军却。遇春因率众乘之，吴大败，人马溺死沙盆潭甚众。吴有勇胜军，号"十条龙"者，皆骁猛善斗，每披银镫锦衣，执大杖出入阵中，至是亦悉挤溺万里桥下而死。士诚马惊堕水，几被获，肩舆入城。

吴旧将李伯升说降。吴王士诚既败归，计忽忽无所出。旧将李伯升遣所善客逾城诣士诚，求见。士诚召之入曰："客欲何言?"客曰："为公言兴亡祸福之大计，愿公安意听之。"士诚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数乎? 昔项羽喑呜叱咤，百战百胜，卒败垓下，天下归汉祖，此天数也。公初以十八人起高邮，元兵百万围之，此时猛虎落阱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溃乱，公乘胜攻击，东据三吴，有地二千里，带甲数十万，南面称孤，此项羽之势也。若能于此时不忘高邮之危，苦心劳志，收召豪杰，度其才能，任以职事；抚人民，练兵旅；御将帅，有功者赏，败军者戮；使号令严明，百姓乐用，何特三吴，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诚曰："足下尔时不言，今复何及?"客曰："尔时虽有言，亦不得闻也。何则? 公子弟、亲戚、将帅罗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儿舞女日夕酣宴，极天下之娱乐，犹未厌足。提兵者自以为韩白，谋画者自以为萧曹，傲然视天下，不复有人。当此之时，公深居于内，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纵知亦不问，故至今日。"士诚叹曰："吾亦甚恨无及，然则今当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从。"士诚曰："不过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国家，有利于子孙，死固当。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闻陈友亮乎! 跨有荆楚，兵甲百万，与江左之兵战于姑孰，鏖于鄱阳。友亮举火欲烧江左之船，天乃反风而焚之，卒以兵败身丧。天命所在，人力无如之何? 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兴援，嘉兴失；杭州援，杭州失。今独守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窃虑势极患生，猝有变从中起者。此时欲死不得死，欲归无所归。故窃以为莫如顺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驰金陵，称公所以归义救民之意，公开城门，幅巾待命，亦不失为万户侯，况尝许以窦融、钱俶故事乎? 且公之地，譬之博者，得人之物而复失之，何损?"士诚仰首沉虑良久曰："足下且休，吾将思之。"然卒谢客，竟不降。时城中饥甚，士诚乃集民告之曰："事势如此，余复何策? 将自缚诣军门，降以救汝曹。若死守，恐城破之日，汝曹无噍类，奈何?"民闻，皆伏地号哭，愿效死守。吴征援兵于无锡，守将莫天祐遣兵阵于望亭。

士诚弟士信中飞炮死。壬子，吴遣兵突出胥门索战，锋甚锐，遇春接战稍却。士信方在城楼督战，忽

大呼曰："军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鸣金收兵，遇春乘势追至城下，复筑垒逼其城。士信张幕城上，踞银椅，与参政谢节等会食。左右方进桃，未及尝，忽飞炮碎其首而死。城中汹惧，士诚自是不敢出。平江围久，城中食尽，时海滨尚有储粟，参政王原恭、董绶谋欲出决战，引粟入城，不果。降将熊天瑞教城中作飞炮以击外，所伤颇多，城中木石俱尽，拆祠庙民居为炮具。明兵为之退却，徐达令军中架木若屋状，承以竹笆，军伏其下，载以攻城，矢石不得伤，攻愈急。

九月辛巳，徐达克平江，执吴王士诚以归。达督将士破葑门，遇春破阊门新寨，帅众渡桥，进薄城下。枢密唐杰登城拒战，士诚驻军门内，令参政谢节、周仁立栅以补外城。杰败不支，投兵降。周仁、徐义、潘元绍及钱参政等，皆纳款请降。晡时，吴军大溃，诸将蚁附登城，城陷，民皆恸哭，执梃巷战。士诚使副枢密刘毅收余兵，尚二三万，亲率之战于万寿寺东街，复败，毅被执。士诚仓皇归，从者数骑耳。初，士诚战屡败，谓其妻刘氏曰："我且死，奈何?"刘曰："君勿忧，妾必不独生。"乃积薪齐云楼下以待。及城破，驱其群妾、侍女登楼，促其自尽。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自缢死。士诚归，焰未熄，妻妾皆烬，左右散走，独坐室中。徐达遣李伯升谕意，时已薄暮，士诚方拒户自经。伯升抉户入，令故部将赵世雄抱解之，复苏，劝曰："九四英雄，患无身耳?"达又令潘元绍劝谕之，反覆数四。士诚瞑目不答，乃以旧盾舁出葑门，途中易以户扉。至舟中，闭目不食，遂传送应天。徐达籍所获官属，平章李行素、马玉麟，参政陈恭、谢节、董绶、王原恭，右丞徐义，左丞潘元绍，同佥高礼，内史陈基、饶介等所部将校，及杭、湖、嘉兴、松江等郡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人，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九人，皆送应天。先是，城久不下，常遇春忿曰："城下之日，三岁小儿亦当斩。"及城陷，达与遇春约曰："师入，我营其左，公营其右。"且令将士曰："掠民财者死。杀降者死。毁民居者死。"既入，吴人安堵如故。

丁亥，徐达还师，取无锡，守将莫天祐降。天祐守无锡，达屡遣人谕降，俱被杀。至是，令平章胡廷瑞急攻之，天祐犹坚守不下。州人张翼知事急，率父老见天祐曰："吾民为张氏守十二年矣，张氏已就缚，固守将为谁?"天祐掷其帽于地，曰："谁不知降也?"乃降。

> 按：《明史》：莫天祐以无锡降。旧史称天祐出兵高桥，战败被执，自刎者误。

徐达分兵徇南通州。太祖命泰州指挥孙兴往取通州，比至，达兵已至。其守将张右丞即士诚从子；所谓"大眼张"者，闻士诚被执，亦举城降，吴地悉平。

己丑，吴王士诚至应天，自杀。士诚至龙江关，坚卧不肯起。舁至中书省，与语，问所欲，不答。舁入朝，不跪亦不言，太祖以其英杰，能得民心，欲全之，反覆与语，乃张目答曰："天日照公不照我，自好为之，毋多言。"终不食，自缢死，年四十七。太祖命葬之。冬十月，明改平江路为苏州府。

明年春，吴王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秋，灭元。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古城基内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张翼同为利。不在常，不在扬，切须款款细思量。且卜水，莫问米，浮图倒地谁扶起。修古岸，重开河，军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东头，鲤鱼山上游，星从月里过，会在午年头。"或谓三十六，四九也；张翼，巳午之交也；后一年，癸巳。张士诚起兵第行九四，首乱者十八人。

士诚起事，义社十八人：李伯升、潘原明、潘元绍、莫天祐、莫天锡、徐义、徐志坚、韩谦、钱辅、宋兴祖、张天麟（一云俞中）、李宁、花同佥、吕珍、五太子、及其弟士义、士德、士信也。吴亡，士义三人皆前死，余无一人死难者。

士诚为人持重寡言，似有器量，然无远图。自专制江浙，渐骄逸，委政于弟士信、女夫潘元绍及三参军等。士信、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嗜声伎，日夜歌舞以自娱。诸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称疾不起，要官爵田宅，然后强出战。军中多载姬妾乐器，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蒱蹴踘为戏乐。丧师失地，士诚皆置不问，仍用为将，上恬下熙，以迄于亡。

张士德，小字九六，勇鸷善斗，且得士卒心。士诚略定江南、浙西地，皆士德功。明师下常熟，被执不屈，寓书力劝士诚降元以拒明。既殁于金陵，元追封士德为楚国公，立庙昆山祀之，征杨维桢为楚国公碑文。

陈学士基有《舟中望虞山有感》诗云："一望虞山一怆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贼年。填海欲衔精卫石，驱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此亦感士德被擒事而作。

> 按：据陈诗，知诸史称士德被擒于常州者，误。

士信，小字九七，性荒淫，务酒色，逼杀达识帖睦尔，代为丞相，吴人侧目。尝出镇淮安，陈学士基参军事，有诗云："桓桓霍将军，出入光百辟。位重言益卑，功高志弥抑。"盖讽之也。平江之围，为龙井炮击死。

李伯升、潘原明与士诚同起事。伯升位司徒，最用事。后以湖州降，明太祖命仍故官，进平章，同知詹事府事，又为征南右副将军。原明以平章守杭州，降，太祖亦命仍故官，后署云南布政司事。与伯升并岁，食禄七百五十石，不治事。张吴诸臣降明者，二人最见优礼云。

按：《翦胜野闻》称司徒李伯升先以国情输我师，太祖以为佞臣，使斩以示士诚。《枝山野记》亦同，皆误也。旧史称伯升至金陵，自谓必得重赏，太祖曰："丁公之僇谓何?"乃杀于士诚之前。盖亦沿野闻野记之误。考《明史》，伯升子犹世袭指挥，何云见杀。

吕珍，字国宝，泰州人，骁勇敢战，与朱暹同为士诚亲信宿将。以同佥出守绍兴，屡败方国珍兵，要其饷糈。后援湖州，屯旧馆。尝鞹革囊兵，宵济以袭明师。每战辄为歌，令其帐下儿及城中人歌以噪，敌兵称以为虎将。常遇春亦畏其锋，为之徙营。卒败，与朱暹俱降。

按：史吕珍以旧馆降。向纪称珍入卫姑苏，见时势日蹙，忧愤成疾而终者，误。

五太子姓梁，名寄，高邮人，士诚养子，故号五太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跃起丈余，善没水，转斗无前。与吕珍、朱暹率兵援湖州，屯旧馆。常遇春攻升山水寨，五太子盛兵来援，遇春为却。薛显烧其船，以旧馆降。

按：五太子与吕珍、朱暹同降。向纪称其援升山水寨，一夕暴卒，恐非实录。

潘元绍，字仲昭，其先本赵氏，宋亡，避祸易姓。潘元绍，士诚女夫也，为江浙行省左丞，性奢侈，耽声色，有姬七人，皆慧丽。姑苏围急，元绍战败，归召七姬，谓曰："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诫，若等宜自引决，毋为人耻。"最少一姬段氏跪而请曰："毋令公疑。"遂自缢。六姬亦相继缢，至正丁未七月也。元绍敛其尸，同瘗。后圃张羽作《七姬权厝志》，高启作《七姬冢》诗，陈基作《群珠碎》词。元绍又尝纳美娼数十，有苏氏绝艳，最宠。一日醉后，忽杀之，以金盘荐其首宴客。后平江破，擒元绍，至台城杀之，投其首于溷。

莫天祐，兴化人，有膂力，善格斗，攻陷盱眙、濠泗，其力居多。士诚降元后，表天祐同佥枢密院事，守无锡州。平江之围，天祐令部将杨茂奉蜡书，没水入城通问。书中有"一成兴夏，五千复越"之语，为徐达军所获。达屡遣使谕天祐降，皆被杀。及平江破，诸城皆下，惟天祐犹坚守。明师急攻之，乃降。太祖以其多伤兵士，杀之。

按：莫天祐与张、吴同起事。《明史》称：天祐元末保无锡州，士诚招之不从，攻之不克。及士诚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诚表为同佥枢密院事。未知孰是。

徐义典亲军，官至右丞，为张吴所倚重。然用兵善衄，数奔。尝援高邮，顿兵不进。援淮安，远随入海。援湖州，一厄于旧馆，再败于乌镇。至平江破，被执。

宝义，字德刚，泰州人。初从张士德泛海，取通州，陷太仓，诸将多取金帛、子女，义独诫其下无秋毫犯。迁吴时，义力言淮海上游四邻多勍敌，不宜置户外，士诚不能用。署参军，进参政，守平望。明师烧赤龙船，义部独全。更率舟师屯鲇鱼口，兵败遁去，不知所终。

史椿，字长年，嘉兴人。初，士诚设礼贤馆，椿与弟荣以文学被宠遇。既而署椿部将为谋主，椿说士诚收召豪杰，不宜专任。所亲右丞徐义潛之，出守淮安。明太祖定金陵，椿劝士诚效钱、窦故事，不听。乃潜遣人纳款金陵，事泄，杀之于旧馆城下。

王晟官左丞，为吴部将，尝荐席帽山人王逢，且赠之马，逢以诗辞。又与杨维桢善，尝微行松江，步谒草元阁，移酒船宴阁所，杨赠诗有："微行谁识王丞相，草履过门如野人"之句。后与同佥戴茂援湖州，屯升山，为常遇春所败，与茂俱降。

周仁，山阳锻工也。资性刻深，稍习吏事。淮张入吴，署为隆平太守，与士德同心僇力，躬亲细故，以聚敛功至上卿。吴亡，俘至金陵，仁曰："钱谷盐铁籍皆在我，汝国欲富，当勿杀我。"主者怒曰："亡国贼，尚敢言是邪? 速杀之。"吴人闻之，手额谢天曰："今日天开眼也!"

朱英，江阴盗也。至正乙未，江阴群寇互相吞啖，英与江宗三分党戕杀。宗三将入城杀英，英时就招安为判官之僚佐，无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谋反。"省遣元帅观孙压境，观孙逗留不进，英乘间挈家逸去，过江至高邮，求救于张士诚，借兵复仇。士诚由此定渡江之策，后仕吴，官平章。

三参军者，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皆书生，不知大计，又谄佞，事蒙蔽。时吴中有十七字谣云："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后平江破，俘至台城，明太祖命剐三参军，薰于旗竿之首，果如谣云。

淮张兵起，元臣死难者甚多。赵琏，字国器，颍川人，以参知政事镇泰州，死之。李齐，字公平，广平人，以进士第一人历官知高邮府，死之。时论谓齐与泰不华、李黼为大科三魁，皆不负所学。淮东廉访使褚不华，字君实，石楼人，死淮安。淮南行省照磨盛昭，字克明，归德人；淮东宣慰司掾纳速剌丁，字士瞻，大名人；枢密院都事石普，字元周，徐州人；集贤待制孙抝，字自谦，曹州人，并先后死高邮。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死嘉兴，行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死绍兴（以上九人死事详上），其余忠节之士尚多，略志于左。

杨椿，字子寿，吴人。以《尚书》试艺于有司，屡屈。至正丙申，张士德攻平江，参政脱寅守吴，辟椿为参谋，保守娄门，入幕之。明日淮兵即附城，椿戎衣率其卒昼夜守。比明，守臣皆遁去，寇夺门入，椿匹马弯弓，督民伍接战，大骂寇。以戟裂其口，骂不绝而死。椿门人陈普居郡城，兵至其门，使拜，不屈；且骂曰："若所为寇耳!"亦死之。

杨乘，字文载，滨州人，仕元为江浙行省员外郎，以事免官，居松江青龙镇。至正丙申，淮张陷平

江及松江，乘日与故人酣饮，每嘘唏曰："吾知所以自处矣！"七月，士诚遣所署吴县丞张经、松江府判官马信之具礼币致之，乘曰："吾废处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请置币礼门外，某氏家当择日具礼受命。"经等如其言。乘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祢，既竣事，复命酒饮。逮暮起，行后圃，顾西日晴好，慨然曰："晚节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处置家事如平时，抚其孙虎林，怡怡如也。归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吾将就寝。"诘旦，卣等怪寝门未启，发视，已自经。得手书，言死生昼夜之理，且以得全晚节为快。

按：此据金纲《杨员外郎传》及《辍耕录》。《续宏简录》则云："淮张下平江，有郭良弼、董绶者先仕元，后从张吴游，因盛称杨乘才，士诚遣张经往征乘，乘曰：'良弼等皆名臣，今已失节，顾欲引我邪？'且让经平日所读何书，今日所事何主。经曰：'礼贤下士，振穷恤苦，莫若张王，是以委身。'乘曰：'昔周武王慢士虐民，而夷齐仇之邪？'经俯首不能对。乘退，整衣冠自经死。"

李棠卿，乐平人，为无锡州仓使。淮张来攻，抱印避草泽间，士诚以仓印故购之急。度不得脱，遣人怀印间道纳之行省。寻被执，诱以仕，不屈，囚系死狱中。

刘良，常州万户府知事也。淮张围常州，援兵不至，良遣其子毅赍蜡书间道抵江浙求救，未及还而城陷。良不屈，合门赴水死。时武进县尹万溶率民兵战于葛桥南，死之。

尤鼎臣为嘉定吏。至正中海寇数入娄江，参政宝哥顿兵无战意，鼎臣从州倅在兵间屡著谋效。及淮张入吴，倅奉印降，鼎臣力阻不得，为其将所执。啖以美官，不屈，杖之百余，终身锢之江阴。

张介福，字子祺，覃怀人，徙吴。少慕乡先生许衡，以礼自持。淮张兵入吴，掠其家，端坐不动。兵胁令导诸富家，不从，以刀砍其面，流血仆地。醒复起，戴冠危坐，颜色自若。后因亲墓在城西，恐盗发之，长庐墓侧。士诚欲强致之，不可，使其弟往问，答曰："无乐乱，无贪天祸，无忘国家。"馈之粟，力辞。及将卒，谓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无污于时，庶几哉！"

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逊都思氏，官浙江廉访使。张士诚据浙西，僭王号，月鲁不花具舟载妻子，自匿木柜中，蔽以藁秸，走庆元。时有管军百户邹世闻，登州人，戍海宁。会张氏陷浙西，世闻屏居峡石，不食死。

张吴开宏文、宾贤诸馆，又筑景贤楼以为招贤之所。赠遗舆马居室、服食什器甚具，吴中才隽及四方文学知名士避兵侨寓者多归之。或居宾位，或就僚属，或主谋议，或典文章，彬彬焉盛于东南，用著于左。

周伯琦，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鄱阳人。仕元，以文学居馆阁，后出为江夏廉访使，遇长枪军，遁入杭。至正丁酉，行省假伯琦参知政事往平江招谕，士诚见之大喜，留之，署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寻拜江浙行省左丞，后除行御史台侍御史。伯琦仪观温雅，粹然如玉。博学，工文章，篆隶真草尤擅名，著《六书正讹》、《说文字原》二书。儒学张贤以宾礼待之，为建第宅于干将坊乘鱼桥北，号"老相公"衙。厚其廪饩，以矜式国中。留吴十年，日与诸文士觞咏。吴平，归鄱阳，寻卒。史论谓伯琦遭时多艰，善于自保，而致身之义阙焉。

按：《翦胜野闻》称太祖平吴，见周伯琦，先赐大酺三日，后杀之。考伯琦归里而卒，席帽山人《挽周侍御》诗有："含凄歌黍离，委顺正邱首"之句可证。

郑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徙钱塘。年十五能诗赋为文，力追古作，咸淳诸老皆折节下之。再徙平江，台省交章荐，不就。至正十七年，授平江路学教授，旋移疾免。又擢江浙儒学提举，数日卒。元祐居吴依张氏，为宾贤馆中第一人，诗曰《侨吴集》。

陈基，字敬初，台州临海人。从其师黄缙游京师，授经筵检讨，以事引避归里，已而奉母入吴，以江浙左右司员外郎参张士信军事，于淮安改参太尉府军事。太尉称王，基独力谏，不听。寻授内史，迁学士院学士，一时书檄、碑铭、传记多出基手。基在吴得小圃于天心里，以台州有丹邱，因号"小丹邱"。吴平，明太祖召基修《元史》，赐金而还。初，张吴与明相持，基在幕府为书檄，多所指斥。及吴亡，吴臣多见诛，基独免。世所传《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犹备列云。

饶介，字介之，临川人，自翰林应奉出检江浙廉访司事。张氏攻平江，介分守齐门，兵溃城陷，介闭门高卧。士诚慕其名，累使强起之，更自往造请，表为淮南行省参政，署咨议参军，与陈基同典文章。家采莲泾上。介豪于诗，在吴多罗致四方名士为幕客，日以觞咏为事。吴亡后入金陵，见杀。

张宪，字思廉，山阴人，号玉笥生，学诗于杨维桢，负才不羁，尝恣言天下事，众骇其狂张，吴辟为枢密院都事。吴亡，遁去。变姓名，寄食杭州报国寺，人莫识也。旦暮手一编不释，夜即枕之卧。及殁，人视之，其所作诗《玉笥集》也，乃知为宪。云凡士诚宾客不倍者，止宪一人。初玉笥生应吴聘，杨廉夫送以诗云："近报淮吴张柱国，楼船遣使聘嘉宾。汉家自有无双士，赵客何劳十九人。天上琼花回后土，江南杜宇到天津。若逢吕相烦相问，应有奇书痛绝秦。"吕相指同佥吕国宝珍也。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仕元为江浙行省儒学提举，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即挈家泛海，后南还。变姓名，隐于四明山。元亡，良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诗。明祖物色得之，欲授以官，固

辞，忤旨自杀。

王逢，字元吉，江阴人，避乱吴中，号最闲园丁。淮藩征为帅幕，辞。尝为张士德画策，使北降于元以拒明，士德用之。左丞王晟荐逢擢淮省都事，又辞。吴亡，明祖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自称席帽山人。有《闻吴门消息》诗云："唇亡遂使诸藩戚，板荡将贻上国忧。"张吴宾客中，惟戴良与逢始终心不忘元云。

孙作，字大雅，江阴人，避兵于吴，载书两簏。士诚廪禄之，旋以母病谢去。众为买田，筑室居之。著书十二篇，号"东家子"，宋濂作《东家子传》。后仕明至国子司业。

杨基，字孟载，蜀人，居吴。遭乱赤山，著书十余万言，名曰《论鉴》。张吴辟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客饶介所。明师下平江，基以饶氏客徙临濠。后起，累官至按察使。

徐贲，字幼文，蜀人，徙居平江北郭，与高启诸人为"北郭十友"。工诗，善画山水，张吴辟为属，俄谢去。居湖州蜀山。吴亡，谪徙临濠，后以荐起，仕至河南布政使。

唐肃，字处敬，山阴人，入吴，居北郭。博学，无所不通，张吴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吴亡，例赴京。

鲁渊，字道原，淳安人，官浙西副提举。张氏称王，擢为博士。

余尧臣，字唐卿，永嘉人。客会稽，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后入吴，居北郭，为士诚客。城破，徙临濠。

苏大年，字昌龄，以字行，真定人，元末官翰林院编修。乱后居吴，张士诚开藩，特用为参谋，称苏学士。工诗文，善画。晚年自号"西坡"，又称"林屋洞主"，先吴亡卒。

姜渐，字羽仪，诸暨人。至正间，以兵变侨居吴，为诸生。张氏辟为淮南行中书左右司都事，未几以疾辞，杜门以著述为事。

陈秀民，字庶子，温州人，博学善书。至正中知常熟州，张氏礼致为参军，历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入明后不知所终。

陈汝言，字惟允，本家庐山五老峰下。父征，字明善，始居吴兴。兄汝秩，并有隽才，汝言尤倜傥知兵。张氏时客潘原明所辟藩府参谋，亲信用事，声势甚盛，尝骑马过吴市，遇王行方徒步，汝言不为下，以手招之曰："王止仲可来吾家看画。"王尾之往，勿敢后。其矜伉如此。后仕明官济南经历，坐法死。汝言善画，尝为王叔明改《岱宗密雪图》，叔明叫绝，以为神奇。及临难，从容染翰墨毕，然后就刑。

张经，字德常，金坛人。父监，字天民，时称"张有道"。至正丙申，张士德渡江，选令、丞、簿、尉，中十有一人。经与焉，起为吴县丞，历县尹，同知嘉定州，调松江府判，所至有惠政，人歌思之。经历任迁转，皆出淮藩。时人有诗云："楚公宾客谁最贤？"又曰："肝胆岂能酬楚国。"盖士德号知人，能得士如此。

钱用壬，字成夫，桐川人。仕元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历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移守淮安，擢太尉府参军，又参平章张士信军事。于淮安升参政，镇淮、徐、邳三州。后仕明，为礼部尚书。

郭翼，字羲仲，昆山人。为文追古作者，杨维桢称其文"可方轨西京"。翼素有大志，尝上书士诚，以为不宜燕宴安耽逸乐，上诚欲杀之。刘夫人力谏，止。翼亡去，耕娄上，号"东郭生"，又称"野翁"，著有《林外野言》。

> 按：向纪称郭翼为同佥院判。考卢熊《迁善先生郭君墓志铭》但称异以训导，老于学官，无为院判事。

卢熊，字公武，昆山人。少从杨维桢学，博学，工文词，尤精篆籀。张吴时为吴学教谕，奉母居平江。平江破，熊被创甚，例遣赴金陵，后起官至兖州知州。

尤义，字行之，长洲人。父纪，位大司徒开国魏郡公。义长身美髯，声如洪钟，膂力绝人，沈鸷多韬略。江淮兵起，义保障乡里有功，授官不拜。及张氏据吴，荐于朝，授浙江宣慰，管平江户府事。义惧不敢辞，旋以忧卒。子国祥，博学通经，兼善骑射，朝廷诏权父职，张氏强驱用之，平营之战死焉。

> 按：义以武略著，迫胁于张氏，非周伯琦诸人比。然尝为张氏用，故附列于后。

吴开宾贤馆，贫无藉者亦争趋之。美官爵，丰廪禄，得志一时。或作《北乐府》嘲之曰："皂罗辫儿紧扎梢，头戴方檐帽。穿领阔袖衫，坐个四人轿。又是张吴王，米虫来到了。"至若见几高蹈之士，有张吴所不能招致者，今亦著列于左。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少读书铁崖，因以为号，又称"东维子"。初以进士历官江西儒学提举，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氏据浙西，累使招之不赴，遣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且具书复士诚曰："阁下乘乱起兵奖王室，淮吴之人，万口一辞，以阁下所为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足与有为也。虽然，为阁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为阁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为阁下宗族姻党者，无制禄之法，有奸位之权，假佞以为忠，托诈以为直，饰贪虐以为廉；最可畏者，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复贰。六者有一，足以丧邦，阁下不可不省也。夫当可为之时有可乘之势，迄无成效，其故何哉？为阁下计者少，而自谋者多也。维桢老且病，爵禄不以干，阁下幸采其言。小可以为钱镠大可以为晋重耳、

齐小白，否则身犯六畏，不有内变，必有外祸。始忆维桢言，呜呼晚矣！”士诚不能用。又忤达识丞相，徙居松江。尝有《上张太尉》诗云：“珍重晋公经济手，中兴天子复神州。”盖犹以拥戴王室期之也。一日偶来吴门，士诚强使邀之，不得已一诣宾贤馆。时朝廷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以廉夫至，喜甚，即命饮以御酒。酒酣，以指画尘几上，作一绝云：“江南日日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见之，知终不就，遂放归。后明祖以前朝老文学，再遣使奉书币征之，维桢赋《老客妇谣》以进。安车一诣阙，即还山。

顾德辉，字仲瑛，一名阿英，昆山人。少豪侠自喜，后乃折节读书，筑玉山草堂于茜泾西，日与四方名士张翥、杨维桢、倪瓒诸人为雅集。淮张据吴，欲强以官，乃奉母去，隐吴兴之商溪，寻以母丧归绰溪。士诚再辟之，辞不获，乃髡发庐墓，且营寿藏，自为志铭，称“金粟道人”，题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吴亡，与其子元臣并徙濠梁。

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子，无锡人。值元季乱，尽散家资，独往来江湖间。初，张士信闻瓒善画，使人持绢侑以重币求画，怒曰：“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其绢。士信深衔之，一日与诸文士泛太湖，闻小舟中有异香，士信曰：“此必一胜流。”急傍舟近之，乃瓒也。士信怒，欲手刃之，诸人力救，乃鞭之。倪被鞭，不吐一语。人问何乃不发一语，答曰：“一说便俗。”瓒常过苏台，赋《怀古诗》以寓意，云：“望中烟草古长洲，不见当时麋鹿游。满目起来溪上水，流将春梦过杭州。”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工诗文，初居城东北陬。张氏据吴，启去，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邱。时饶介为张氏上佐，罗致知名士为幕客，启为首冠，卒不为张氏屈。

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好古，工文章，避兵三吴间。张氏署为军谘，不就。艺圃一区，以笔墨自随，辍耕树阴，抱膝而叹。每纪一事，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埋于树根。后累盎至数十，尽发所埋，录之，题曰《南村辍耕录》。

贝琼，字廷臣，一字廷琚，崇德人。士诚据吴，隐于殳山，累征不就。

邵光祖，字宏道。父宦吴，因家焉。博学好古，尤精研六书，著《韵书》四卷。辟为湖州学正，不赴，以布衣终。

王椴，字伯纯，河东人，寓华亭。张太尉辟为常熟州教授，力辞。

宋克，字仲温，长洲人，博学工书，尤以章草名。任侠学兵法，周流无所，益以气自豪。张吴欲罗致之，不就。

王鉴，字明卿，真定人。少学于虞集。父瑨为吴县尹。鉴省亲，因居吴，日从缙绅诸老讲究经义。家贫，无担石储，未尝以私干人。士诚入吴，造庐访鉴，每导以仁义得民。士诚嘉纳，尝语人曰：“明卿高世士，吾益友也。”后鉴疾，士诚遣善医候视，及卒，命有司恤其家，葬之横山。

焦白，字任道，淮人。流寓吴中，以诗画自适。张氏辟为湖州教授，不就。变姓名，寄食嘉定。一夕心动，省母吴城，为门校察知。有司敦迫至，力乞归养。或讽曰：“君颀而长髯，黄金加猷，爵列侯等，不愈于带索邪？”白不答。

张翼，字光弼，庐陵人。参左丞杨完者军府事，迁杭省右司员外郎。完者死，翼弃官不出。张太尉礼致之，不屈。居西湖，放情诗酒，愤张氏擅权，策其必败。题诗云：“一阵东风一阵寒，芭蕉长过石栏杆。只消几度瞢腾醉，看得春风到牡丹。”翼尝奉丞相委，入姑苏索各官俸米，因赋诗呈太尉，有“相君求米如求雨，员外得船如得仙”之句。又有辞答太尉见招诗云：“中年晚觉壮心去，涉世颇知前事非。若使范增能少用，肯教刘表失相依。风云天上浑无定，麟凤人间不受羁。残梦已随舟楫远，五湖春水一鸥飞。”

钱惟善，字思复，钱塘人。号曲江居士。善毛诗，工书法。仕元，官副提举。张氏据吴，惟善不屈，隐吴江之同川，与杨廉夫唱酬，有句云“笠泽水寒鱼尾赤，洞庭霜落树头红。”又曰：“汉史丁公那及齿，陶诗甲子不书年。”

董远，字仁仲，天台人。入吴止天平山，复寓松陵之梅花庄。张王奉书币迎之，远受书返币。使再及门，乃避地锦峰，依浮图以居。洪武中，以荐为莆田令。

王思忠，吴江人。雅尚文学。张氏据吴，屡征不至，率义勇保障乡间。后徐达兵下吴江，顿师石里村，知州杨彝惊遽不知所出，思忠劝彝率众归附，达嘉之，赐思忠旗号，使镇守焉。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福建行省郎中。弃官，客扬州，复避地上海，居母丧尽礼。张王遣使招之，拒不纳。后明祖累使征之，强起，官至治书侍御史。

右皆张吴所不能致者。

按：向纪称士诚聘陶安及刘基，俱辞不至，恐未有据。又《翦胜野闻》称刘基过苏，见士诚曰：“贵不及封侯，何可久也？”登虎邱曰：“天子气尚在，吴头楚尾”云云。考张吴时，基未尝至苏。

缪孝子伦，字叔彝，东平人。侍父官游寓钱塘。至正丙申，淮张兵入杭，执其父，将杀之。伦哀号乞免，勿听，倾家资以赎，勿听，乃自缚请代，于是杀伦，而释其父。

高邮张氏女，有艳姿。淮张兵破城，叩女家，索之不得，将害其父母。女不得已出拜，贼挟之行，女欣然从。过桥，投水死。又同郡高氏妇方携女从夫出避兵，度不免，入道旁空舍，脱金缠臂与女，且语夫

令疾行，自缢。夫抵仪真，夜梦妇曰："吾缢彼舍矣。"

朱氏，杭州黄仲起妻，与女临安奴俱有姿色。至正丙申，淮张兵破杭州，临安奴仓皇言曰："贼至矣，我别母，求一死也。"俄而兵掳诸妇，至其家，指朱氏母子曰："为我守此，日暮我当来。"朱惧辱，与女俱缢，其妾冯氏亦缢。继而仲起弟妻蔡抱幼子，与乳母汤皆自缢。士诚表其闾曰"一门五烈"。

刘节妇，泰州坂抡人。至正丙申，随父居吴门。适张士诚部将曹某龙潭之战，夫阵亡。刘冒凶赴死所，求尸归葬，欲以身殉，父不许。既而权贵人闻刘美且贤，争欲强委禽焉。刘以死誓，刮面削发，士诚旌之。

王氏，吴人杨椿妻。淮兵入平江，椿力战死。王氏披发徒跣，寻尸三日不得，兵欲刃之，擗踊抱城门柱，大呼动地，诉其魁曰："人谁无夫妇，汝等专务杀人而来邪？抑欲为安民计邪？"其魁义之，禁兵勿沮其往来。王循河而恸，夫尸忽自张香桥下水中跃出，殓葬之。益哀毁不食，夫之神凭王大言曰："我死，汝无他志。期五日当取汝与子女同归。"及期，王一恸而绝，子颖方十五岁，女满奴九岁，皆同日死。

周烈妇，太仓张百夫女，赘夫周某。淮兵下姑苏，百夫谋刺元帅某，事泄被杀，并诛其家。妇年十七，有殊色，械武陵桥上。将斩之，帅诱之曰："能从我，活汝命。"妇怒曰："岂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独生者乎？"又曰："苟从我，当葬汝夫及父母。"妇怒骂，帅子拔刀磨其颈曰："不从，断汝首，啖汝肉。"妇益愤，顾谓所亲曰："我有金若干在某所，幸为我买棺葬父母，我则祔夫侧。"遂就杀。

梅氏，吴县人浦玉田妻。淮兵破城，浦逸去。兵获梅，将污之。梅探怀中金与之，乘间赴水，水浅不溺。兵至水侧，以刀拟斫之。梅不为动，兵舍去。后至者复欲钩出之，力挽不肯升。兵怒以戈椹其腋死。高启作传。

邱端一，吴人，孀居守节。淮兵入吴，其父遇害，欲污端一，大骂，不辱而死。

某氏，平江路史后载妻。淮兵破城，载方行役京口，妻亟属子女于姻曰："我夫在远，我不早死，不幸被强辱，虽欲死不得矣。"语未绝，兵入，急趋赴水死。

担夫妇，不知姓名，夫在官仓担米。至正丁未六月；平江围急，担夫应募，充战士，死城西。妇号泣城下，觅尸得之，既殓，焚其骨，裹以绵，抱骨投水死。

张氏据吴时，吴中妖异事，见纪载者甚伙，今集录之。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时，平江城中忽闻空中兵甲声自东南来。渐近，但见黑云一簇中仿佛有人马甲骑，前后火光若灯烛者无算，迤逦由西北方没。民居屋瓦揭去，床榻多倒仆，或藏米酱诸物皆飞去。其年二月，张氏入平江。

乙未七月三日，嘉兴东马桥上白龙见，盲风怪雨，黑云汹涌，暗若深夜，万屋齐飞，溪水直立。有大木从半空坠下，折为二。经一二时，龙由马桥历城北，望太湖去。是月六日，松江见一大星如杯碗，尾长四五丈，光焰烛天，戛然有声，东北飞入月中而止。月如仰瓦，星恰盛其中。不一年，松江、嘉兴遭兵乱。

丙申春，嘉兴枫泾镇，有柳树若牛鸣者三。海盐州有一柏树，作老鹤声戛戛不绝，顷之众树同声和之，一二时方止。是年两地皆被苗军抄毁。

丁酉年三月，上海人家鸡伏七雏，一雏作大鸡状，鼓翼长鸣。明年戊戌春，钱塘鸡伏九雏，一有三足。又诸暨鸡伏五雏，一有四足，皆鸡妖也。

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诸郡震霆掣电，雪大如掌，顷刻积深尺余。是时杭州方被围，未几兵退。

甲辰四月，华亭西清庵廊屋一十九间，每间屋柱皆有声，若以桶覆水面而击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则振掉而起，经时乃止。是岁六月，平江、嘉兴、松江三郡水忽涌起，高数尺，若潮涨者，虽不通潮处亦然。

丙午八月辛酉，上海俞店桥南，牧羊儿三四人闻头上恰恰有声，仰视之，流光中陨一鱼。时方日昳，县市人哄然指一流星，自南投北。明年丁未，吴亡。

元初有傅立者，善卜筮。世祖以杭州故都之地，恐有再兴者，命立占之。对曰："其地六七十年后会见城市生荆棘。"后张氏据浙西，杭数毁于兵，遂为墟。

杭州自丙申春淮张陷平江后，盐米不通。至七月，有运饷至者，省臣喜，为之挂红。越三日，而淮兵入杭，苗军赴援，继至城中，两遭劫掠。己亥十二月，明兵突斩关入，杭州被围。城门闭三月余，粮道不通，城中斗米直二十五缗。米既尽，糟糠与米价等。糠亦尽，乃以油饼捣屑啖之。然惟有资力者得食，贫者不得，乃相率行乞。虽妇女姿色艳丽，衣裳齐楚者不暇自愧。行乞不得，有合家结袂把臂共沈者。至庚子二月围解，饿死者十六七矣。吴淞米船始通，民藉以活，又大半病疫死。杭城劫难如此，盖平昔奢靡暴殄之报也。

元发宋诸陵，哀遗骼，建白塔于杭故宫，名曰"镇南"，以厌胜之。后白塔为雷所震。至己亥士诚遣弟士信守杭，坏白塔甃城，塔遂倒。

淮张陷平江，嘉兴告急。达识丞相招苗军帅杨完者，自宝庆来守之。完者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性贪残嗜杀，所统苗獠答剌罕等，无尺籍伍符，无统属，相谓曰"阿哥"，曰"麻线"，其称主将亦然。喜着斑斓衣、草裙草裤，以兽皮护项，以帛束腰，两端悬尻后若尾。晴雨皆被毡毯，状绝类犬。军中无金鼓，鸣小锣，若卖货郎担人所敲者。夜遣士卒

伏路曰“坐草”，军中抄掠曰“检括”，投党者曰“入伙”，掳得男女壮者曰“土乖”，少者曰“赖子”，皆驱为奴。妇人艳者畜为妇，曰“夫娘”，人多至十数，妇一语不合即劓以刃。男女老弱及色陋者皆杀之。完者复以贪残之性将之，不可控制。丙申二月入松江焚掠，火一月不绝，城邑无噍类。平江兵至，乃遁去。夏，败平江兵于嘉兴东门。乘势劫掠，城以外无寸草尺木。秋援杭州，击退平江兵，亦大肆淫掠，凡松、嘉、杭三郡并遭残毁。完者阳尊事丞相，实劫制之，夺其权。时张氏已降元，欲图去完者，丞相阴召张氏兵共围之。会士诚遣李伯升、史文炳、吕珍等帅兵复建德，完者营于杭州北，不为备。丞相以其众，袭围之，苗军溃。完者遣使致牲酒于文炳，为可怜之意曰：“愿少须臾无死，以底里上路。”报不可。完者乘骑力战，败，尽杀所有妇女，自经死。文炳解衣裹尸瘗之。祭哭尽哀。完者部将宋兴闭城自守，亦攻降之。

丙申，松江之变由王与敬。与敬淮西安丰人，以松江府判升元帅。平江破，与敬兵败，趋嘉兴，与苗帅杨完者不协，投松江，名曰“守御”，实恋娼妇董赛儿也。又与镇守元帅帖古列思不协，与敬、下万户戴列孙等乘衅引兵焚劫，鼓噪而叛，官僚溃散，寺观民房悉毁，检金银财帛，满载出西门。完者遣下帅萧充、员成等率苗军突至，与敬北出通波塘投平江，降。子女玉帛悉为苗军有。苗复大肆焚掠，检括淫污，居民靡有孑遗。月余，平江兵入松江，苗溃去。先是淮张兵陷常熟，松江府印造官号给吏兵佩带，以防奸伪。其制画为圆圈，绕以火焰，圈内一“府”字，以府印印其上，圈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间谣云：“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未几城破，悉如谣言。

平江承天寺初尝遭毁，僧悦楚南来住持，大兴土木，金碧殊胜。或劝题梁，悦曰：“当有俗人来暂居。”凡造诸寺观，必作俪语书梁间，记住持檀越主名，谓之“题梁”，惟承天寺独否。后淮张入吴，据寺为宫，毁铜佛以铸钱。降元后别造太尉府于子城，乃复为寺。寺中有千佛阁，木上皆凿“万岁阁”三字。先是浙省灾，责有司籍所在木值官，酬以价。寺中蓄大木，将以建阁。一黠僧于木上凿“万岁阁”三字，有司不敢取。及阁成，其字故在。张氏踞居，以僧元凿字名其阁，皆有先兆。

苏州盘门外太妃坟，士诚母曹氏葬处也，今称娘娘坟。陆师道《吊太妃诗》云：“盘门门南荒草原，云是张王之母太妃坟。王师翦伪诏勿毁，发邱曾禁徐将军。南山不足锢石椁，宝气近化陶家氛。当时割据诚草草，送死岂惜生民勤。珠襦玉匣极僭侈，至今银海元宫分。我闻宾贤士如云，不知谁作哀册文。倾碑断表已灰灭，惟有樵童牧竖踯躅敧斜曛。呜呼，坟边不起万家邑，一盂麦饭何足云。二百年来茍完骨，饥魂犹胜齐云焚。”

按：旧史称太妃坟邻吴门桥，高大特异。当明兵至，张王与达书乞退军三十里，俟葬毕会战，一夕桥成。考明祖遣徐达等伐吴，已戒勿侵毁。士诚母坟岂俟兵至平江方葬邪？

平江破，士诚妻刘氏率姬妾登齐云楼自焚死。吴将士宾僚无一人死难者。天台王泽有诗云：“天星夜落水犀军，又见吴台走鹿群。睥睨金汤空自固，仓皇珠玉竟俱焚。将军只合田横死，国士宁无豫让存。风雨年年寒食节，麦盂谁上太妃坟。”

金姬李氏，名金儿，章邱人。李素女，精于卜。士诚起兵，素举家被俘。金儿未及笄，侍太妃曹氏帐中。高邮被围，旦暮将下，金儿卜之，谓“当固守，敌且退”，既而围果解，号“仙姑”。士诚将遣兵渡江，姬卜之，吉，果定平江。及议移都平江，姬独言江南不可居，居且不测，隐语托诗以讽，士诚不听。临行召姬同行，问以历数，对曰：“入吴之后，当更为国家深思耳。”姬见士诚日骄奢，每为高论以动之，又不敢犯。士诚称吴王，册为金姬，曰“事成，当进为妃。”姬知不免，乃辞太妃，出拜天，须臾气绝。士诚葬之福山港口，悉以珠玉殉。一日士诚妻刘氏梦姬泣曰：“国家举事大错，难为计矣。”他日又梦抚士诚二子曰：“有不测，当阴祐之。”及明兵攻平江，士诚屡败，思姬言，加封仙姬，祠而卜之。今常熟西北有金姬墩，俗讹为“金鸡”。

平江围急，士诚密以小儿置街上，有顾姓收抱之，身畔有金二锭，其衣则龙凤文也，人知为士诚子。此子每饭必须椅桌方食，若席地，与之不食，盖习宫中故事也。及长，冒顾姓，宣德间尚在，有子都，太仆穆尚识之，在吴中为塾师。又平江将破，士诚妻刘夫人以二子付金姬之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潜行出城，至姬葬所，冢先为乱兵所发，尸已蜕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则珠玉尚在，乃尽收之。携二子还章邱，贸珠玉以市产。二子长，冒李姓，洪武末，其季领乡荐赴都下，母嘱之曰：“都中某所有盲母，殆八十余，可密访之。倘在，寄语吾尚无恙。”季如其言，访得之，盲母闻声扪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声声似吾弟也。国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来此邪？”即推出，拒其户。盲母，士诚姊，得赦不死，当时与闻托孤者也。明日，李称疾亟归，子孙世编章邱籍。

按：旧史称士诚有二幼子匿民间，不知所终。今考都太仆日记，称士诚子在吴中，冒顾姓。旧史又称有二子在章邱，冒李姓，然则士诚有三子也。

元时无边警，军需甚富。张吴因之，钱粮科取，皆仍元旧。小有水旱，即议蠲赈。又时讲修水利，县设专官。故三吴、浙西独称殷富。洪武三年，太祖御左顺门，问户部天下民生孰厚产孰优，对曰：“江浙富户最多。”

张吴出兵，有降附者，即命将仍其职，兵仍其

户，缺者召募补之。民间自结义社，随给以廪待调，名曰“民义”。张吴既称号改元，思忠厚立国，而失之纵。罪人初犯记过，大辟或有自赦者。即大将丧师失地，亦置不问，骄恣成习，以至于亡。

淮张寇江南日，于临阵之际，齐声大喊“阿痞痞”，以助军威。

元宗室神保大王在吴。戊戌冬，淮藩有朱将军者宴之于私第。时夜雪，众宾执盏，起为寿。神保大王命左右弹《白翎雀》，此元世祖命伶官石德闾所制曲也，未有孤嫠悲怨之音。神保因述制曲之始，令坐客咏之，王逢为之作长歌。吴亡，神保大王入金陵，明祖送之还元。

吕左丞珍守绍兴日，参军陈庶子、饶介在平江。一日陈赋诗、饶染翰，题一纨扇以寄吕，云：“后来江左英贤传，又是淮西保相家。闻说锦袍酣战罢，不惊越女采荷花。”词翰双绝。吕得诗，令人读之，忽大怒曰：“吾为主人守边疆，万死锋镝，岂务爱一女子而不惊之邪？见则必杀之！”又有李元帅者，杭州庚子之围，李力御得解。一士人谒见，投以诗，有“黄金合铸李将军”之句。李大怒曰：“吾劳苦数年，止是将军，今年才得元帅，乃复令我为将军邪？”命帐下扶出之。二事陶九成并纪之，题曰《武官可笑》。

上海有俞俊者，性轻薄，恃才傲物。张吴据平江，俞以贿通松江尹郑焕，署宰华亭。用酷刑朘剥，邑人恨之。郡士袁海叟作诗曰：“四海清宁未有期，诸公衮衮正当时。忽然一日天兵到，打碎王婆醋钵儿。”或不晓醋钵之义，袁曰：“昔有不轨伏诛，暴尸于竿。王婆买醋过其下，适索朽尸坠，醋钵为所压碎。王婆年老无知，顾语尸曰：‘汝只是未曾吃恶官司！’”来闻者皆绝倒。

至正丙申，淮藩将史文炳累攻嘉兴不克，或撰戏语云：“史帅一日下令行兵，参谋掌史进言：‘自古行兵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帅破松江时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帅不祭，我也不祭。’盖祭、济字同音，传以为笑。又云：“红军与苗军战，不胜，禀主帅曰：‘彼中军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统兵官”五字。’帅曰：‘我亦效之。’旗成，军吏禀所写五字，帅曰：‘八分书写赵王令’。既而写赵字未成，才写得走字，传报苗军到，走，走，走！”二说皆可捧腹。

姑苏楞伽山下，有李司徒行素墓，即司徒伯升之父。从张吴至平江，以阴阳术人为丞相。吴亡，入金陵，后归葬于此。荐福山修竹坞有吴平章朱英墓。

# 保越录

[元]佚　名撰　陈　虎整理

《保越录》，元末明初人作，不知作者姓名，不分卷，详细记载了元顺帝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至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间元末农民起义军在浙江地区与元军作战的大致状况，可补正史有关记载之不足。本书有《四库全书》、《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

至正十八年冬十一月戊戌，浙江等处行枢密院副使吕公珍来镇绍兴，时迈里古思遇变之后，越民思之，如失怙恃，公至祭而哭之，拜其母于家中。严肃号令，安和人民，百物安堵，上下赖焉。大军自取兰溪，势益猖獗，十二月甲申，克婺州。至正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越城严备，公命所属将士，讲画方略以为备御。乃相与逻城外，虽有排栅，阻水益固，而战船往来俱得便利。瓮城逾河增筑，月城上起望楼，周列庐舍，聚石叠木以为备，立炮架，开箭窗，树屏樯，施吊桥，旁置两门，以便士卒出入。城外复起土垒石磴，左右拱翼以为外护。度大兵必至，乃督城外居民悉迁城中，毁居宇近城者，清野以待之。

二月，大军哨略村落，执民为向道，不从者辄杀之。丁卯，自诸暨分三路：一出枫桥古博岭天章木栅至亭山；一出江灶王阔茅洋漓渚至载旗山；一出街亭象路铸石岭平水至九里。

己巳，大军皆集，首将胡大海佥院、杨景指挥、朱保同佥、宁同佥、何同佥、谢院判等分管扎寨，置立窝铺连延不绝。先是，长枪军暴于诸暨，公逐之出境，及苗军与我军有故怨，归大军，致毒于我。苗军杨指挥等，垒于西直常禧门，长枪军从宁同佥垒于东直稽山门，皆为先锋军。公命我人，尔思不花、朱文选守迎恩门，百户宗之杰、唐元臣、蒋廷节、莎班、冯遇春、汤成、顾直全、房玺佐之。命元帅顾得兴守常禧门，万户刘得兴、朱荣、马愈、陈亮、吕振、顾兴、刘得旺、林定、江朝宗佐之。命元帅元信、胡大有、周元守植利门，万户邓世全、陈裕华、琢田英佐之。命将军田希仁、万户丁兴祖守稽山门，万户王翼、裔福、陈祥、谢运、杨贵佐之。命元帅包王守五瑞门，万户徐镇、苗一忠、卞得全、葛升佐之。命元帅刘宣守都泗门兼守昌安门，万户费伏初、僧会真、秦泰、镇抚张贵和佐之。命总部下军校分守信地，城南鲍郎山，则植利门将帅兼守之；城北戒珠山，则元帅秃满迭儿、镇抚陈清守之；城东吹沙湾，则元帅叶文举、万户潘宗、金胜守之；城西庞公池，则万户康伯颜帖木儿守之。总管焦德昭、万户吴元亮、杨春、戴德、蔡旺各以本部居中军调遣。命总管杨昶、千户马俊、张德胜、赵义、周元、唐完各以先锋居帐前，随行接战。令总管岳忠、钱保、尤全、陆元、马飞，万户杨仕全、江遇龙、何清、高戒、张旺，千户袁祯、胡广、章茂、完者笃各以骑兵出入从卫，团结四隅义民，守护策应。以部长统御长、御长统社长、社长统保长、保长统甲首，设部司以统辖之。东南隅王克名、余思斋、付尉唐元寿、尉丞唐寿谦，东北隅部尉殷谦善、赵衡、尉丞唐荣总制于上而调度之。御史掾吏陈修、行枢密院都事俞尧臣上下协心，一为守备。位置既定，乃开门延敌，公与将校议曰："敌势远来利于速战，而城外多水，非用武之地。汝等诚非躁进，以寡御众，以逸待劳，观其动静与之持久，此吾志也。"遣掾吏吴瑾之浙省，议兵食御备事。

庚午，大军攻常禧门，我军以骑兵战船并进，居民登城守护。大军驰突诟詈肆侮，总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战。公跃马向大军阵，有一骑迎公，公叱之曰："汝是谁，我舍命大王也。"语未毕，公挥挡权已中其颐，遂擒以还。大军披靡，元帅顾德兴、万户丁兴祖驰突之，大军引退，行台官属皆集卧龙山上。公还入城，御史大夫庆童举酒迎劳，以所乘马赠公。

辛未，大军攻稽山门，我军御之，以石炮、火筒击之，其先锋应手而毙二人。大军阻春波桥下，我军据三桥，相望诟詈，一进一退，至晚各解散。我头目庞成擒获押子一人，御史大夫赏官段一匹，公命为百户。是夜，以舟师烧何山大寨，分省平章张仕信，遣元帅张世谖漕杭州粮一万石，由官河至绍兴，后因艰涩，世谖乃自浙江出海，径达三江。我军陷在诸暨

者，相继来归。公连日出城攻大军，耆老请：“一城之命悬于公，愿无轻出。”公曰：“大军初至，其势方锐，吾不身先士卒以挫其锋，谁肯出力？”自是连日出战皆捷，献馘执俘，士气增倍，人人思奋，大军见公铠甲辄引去。

丙子，大军乘鲍郎山，运积薪草将填河烧排栅，我军自城上射之以火箭，烧其薪草，大军计不得施。御史大夫以酒劳诸军，命拘收官马以助军用。苦城外沮洳，往来难阻，乃留径山下填河接路，取禹王庙径达亭山。总管焦德昭、万户吴元亮以兵帅寨半港庙下，断其往来，所塞河道随复开通。命行枢密院掾吏华凯、尹性以盐换米二万石，以赡军。公连日获至俘囚，公命鞫之，其果大军杀人者，方始加戮，其余胁从，并释不问，仍给衣食。大军胜诸暨之兵，不数日，既抵城下，而大军之势益张甚，城中人人自危。公连日击退之，皆倚恃无复忧畏。每交战，城上观者杂于卒伍中，耳目既熟，皆恬然不复忧惧，市井作息无异平日。

戊寅，公与叶文举、俞尧臣、陈修、刘明、刘宣、周岩、谭震诉于神前，约为兄弟。甲申，大军将黄保元帅，收掠钱清，掘抱姑堰六十余丈。总管邱宗从公击大军常禧门外，中流矢，于口贯项而出。遣指挥张宪至浙江省，与诸军告粮。时驿道梗塞，由三江以海船渡，一夕而至。

先是，海道使客未有行者，自是始通。辛卯时，大军之势张，人心汹汹，镇抚金三官奴以私受大军暗号被罪，上下益相疑惧。大军扬言，城中民约我举火为内应。是夜三更，城东北上，民有火炬，使卒奔告，言民通大军，约三鼓为变，公曰：“吾不负民，民岂有负我耶？”总管焦德昭，请以二鼓击四鼓，休击三鼓，及使人察市巷，居民皆安寝如常，至夜不复语，由是大军间不能入。浙江省元帅贾彪统民守钱清，大军掘吴后小楮坝。大军粮尽，大索民船，四出抄掠财物、米谷、妇女、孳畜，所载不尽者，悉皆焚之，或弃水中，深山穷谷，无所不到，数十里之内，荡然一空。山阴张正蒙字景思，贵池县尹士元之子，妻韩氏，乃乡先生韩性之女也。正蒙仕潮州德清县，务提领，葬母南池庐侧，大军至，正蒙先取先世神主埋之，昼窜入山谷间，暮归，见神主弃掷，庐屋尽毁，恐被污辱，与妻同缢死；女池奴夜归家，泣不敢哭，解尸于地，自投崖下而死；次女越奴昼匿山中，夜归守尸旁，寻亦饿死。大军经历赵姓者，池州人，旧知正蒙名，访得其死状，率众葬之。正蒙母棺亦被兵发，赵复掩之。既而叹曰：“今日我葬他人，明日未知何人葬我也！”叹息而去。命元帅府经历谭震、都事周严督义兵筑三江陡亹及各海塘。浙江丞相达实帖木儿，遣参政丑撒、枢密同佥沙监儿、院判朵来相继统兵来赴援，公命于萧山县驻扎守御。山阴南池郁景文妻徐氏、蔡彦谦妻杨氏同避难，俱被大军执驱迫以前，二妇度不能脱，乃共绐大军营，愿取首饰衣服而后从，大军信之，既还乃投井而死。大军发掘冢墓，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其尸或贯之以水银，面皆如生，被戮斩污辱尤甚。

三月癸巳，大军分兵增寨，在西者移□家堰、王家山、绡山、赖山，在东者移胡家奥、凌家山，益以逼城。帐前先锋军徐进，自诸暨陷大军中，其意怏怏，思不得归。大军千户王姓者在扬州之日，尝与进约为兄弟，遂护送至城下，进邀与俱入见公，众皆意其觇谋疑之。公命万户杨仕全待以饮食，与纵观城上及诸仓库，既毕请归去，〔此处疑有脱漏〕“语汝将：我为大元臣子，守镇城池，无以诸暨之失而易我。今我城壁坚固，兵食有余，又何患焉？汝等若不早去，徒送死耳。”乃与银碗一个，官段一匹，命仕全送出常禧门而去。御史大夫命元帅秃满迭儿，以帐前军二百人，弓箭手二十人，赴军前听调。山阴项里徐本道妻潘氏，年二十六岁，嫁夫三日，大军至，杀其夫，见潘氏姿色，曳迫以前，潘氏曰：“我行不乱，且吾夫方死，不忍暴弃遗骸，愿将焚化随去，庶绝吾念，否则有死而已。”大军从其言，为拆民屋积而焚之，烟焰方炽，潘氏临哭之，遂投火而死。城民佣保之徒数百，交愤大军为患，致民庶失业，诣军前自陈，请出城击大军，公不许。太尉张仕诚，遣元帅曹逞义、钟九皋运嘉兴米十万石，由黄家湾出海以达三江。时，迎恩门以东五瑞等六门，皆受敌，惟昌安门无虞，使命往来、商旅出入、舟车粮饷，纷纭旁午，为一城咽喉之地，万户费伏初守备得宜，察而不苛，万民甚便之。

丁酉，大军率众攻常禧门，大军之势尤甚。始交锋社坛前，我军不利，元帅顾德兴中箭伤足，总管钱保中箭伤臂。大军进据跨湖桥，我军退土垒，又退月城。大军遂突而入，我军人马披靡，相顾失色，城上观者扰乱奔溃，城中居民为罢市，上下大惧。时公在战船中，叱诸将曰：“今日至此，尚畏死耶？”乃自上马执挡杈，突入大军阵叱之，少却。总管倪昶、尤全共翼公为先锋，刀牌手分左右齐进，元帅张子武、万户刘得兴率甲士继之，大军奔溃，乘胜追北，至大军寨而还。先是，城中鸣禁钟，以声疾徐，如大军缓急，然未尝击也。是日，民既骇惧，或人击钟，公怒命止之，戒后勿击。乃禁民登城观望，自后交战，民皆不知。公每击大军回至府中，即出金帛赏诸军，分轻重俘获多少，各与击赏，莫不欢悦。大军连日攻门，我军分番出击，多所颁获，大军皆预写占屋帖子藏身，欲伺攻破之日贴占屋。会稽义兵仇万户与侄近忠，团结乡民，斩木为鹿角寨，铸石岭，内设强弩，聚民守之，大军至，屡为所伤。后大军大攻之，遂破，近忠遇害，近忠妻子皆被执。太尉遣元帅徐昞、徐忠坚统兵来赴援，江浙分省刘志坚于杭州，令万户姚世隆领兵来会，俱屯钱清。后以事亟，志坚复领部兵入城。

己亥，常禧门外与大军交锋，御史大夫勉励诸将，各加赏赐，又以绣段增赏万户刘得兴。得兴为人悍勇，善能发矢，军中号为弩箭刘。是日，单骑追大军，至寨。时农工已兴，城外不能播植，公深为之虑，乃令民于城内预布种秧；居民连日守城，公虑妨其业，乃俾上户五日、中户三日、下户二日得更轮日相代，单丁老弱者免。

辛丑，大军决蜀阜坝，又采槿木梗并木塞坝，义兵争之不果而去。元帅张士俊送军至三江口，为海贼劫夺。江浙省检□□□□官韩惟仁，领所部义兵杀散贼人，获送粮米入城，分省平章赏之，以惟仁升浙东宣抚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御史大夫以仓粮及库藏金帛助用。

癸卯，大军拥突至迎恩门，我军对阵门外，道狭多水，大军为我军所挤，皆陷入泥中，弓弩齐发，射伤甚众。大军将观音奴驰突我军，千户朱子明逆击之，观音奴陷其坑，万户朱之杰擒之以还，乃胡大海义子也，请以金银马匹来赎，不许。至夜，我军逃归者，言大军明日早攻城，公命勇士分伏兵排栅内。

甲辰，大军首将建大皂纛旗于亭山，号召各军。我皆出拒战，约有万人。彼军负薪积篆于城外，填河接路，东西连延不绝，四面并进，运载竹梯钩索，至城下鼓勇，彼军恃势驰突，未几猖獗特甚。各门将士严队固守，千户马俊等以先锋持击，壮士延河而进，以火筒应时并发，大军不能支，退而复合，矢石交驰，搏击之声自夜达旦。百户陆胜，目中其箭，剜睛而出其镞，公升为千户。

乙巳黎明，自迎恩门至五瑞门，大军阵皆布列，公命分门拒敌，躬自起督。初，公在常禧门外，用双刀入大军阵内，大军以钩钩公首铠，公挥刀断之，公下马持挡杈奋击，流矢乱射，公伤其指，总管马飞、万户江遇龙共追大军，拥公而还。大军将宁同金督攻稽山门，我军骁骑直前冲，刺其马，宁同金下马，几为我军所擒，彼众扶上马驰遁，□□□千户击之，至二更方止。是日，遣元帅张子武还平江，指挥张宪与万户赵世隆，引兵出哨白塔等处。宪在军中，不避艰险，性梗直，每委以追警督令之事。丁未，御史大夫率僚属致祭于城隍庙，祝词云云。

至正十九年夏五月□日，大军攻烧福严，决官塘二十余处，元帅徐昞自钱清引兵驰救。大军遂于福严驻扎，议决抱姑堰。

戊申，掠会稽，至栅头执乡民冯道一妻杀之，其弟道二妻年少，大军谓曰："从我则为妻，不从我则死。"妇曰："吾愿就杀，不为妻也。"大军喝令正立，妇引颈受刀，首堕于地。我将蔡希仁于稽山门城上置炮架，大军各门立炮架。

庚戌，万户邓思忠，义兵千户周君佐、陈志端、潘伟、丁吉甫、何元道，元帅徐昞等亲率义夫三千人，筑抱姑堰，元帅徐昞躬督视，三日功成而毕，思忠、君佐以下赏劳有法。时久雨水溢，大军每出战不利，彼归婺州者相继于道，不知者，往来于城外，伺其动静，其头目军校，多有避降者，公皆赏赐安慰之。命战船自东门出者入西门，西门出者入东门，经日巡哨不绝。遇夜，遣人逾河斫排栅，察守者勤怠，次日赏罚。浙江行省以猪五十、羊五十、牛二十、酒十罂来劳军士。

壬子，大军率众举旗鸣鼓，分队而出战于郊，忽暴雨大至，委顿而还。大军若求售，公戒居民俭食用。山、会二县排坊里正，役繁赋重，公闻之责曰："乡民破残，其可催办？且大军之势如此，民命朝不保夕，尔辈还可为兼取计耶?"悉命放罢。公见大军之势未退，恐城中食少，每勤民节用，谓食肉者吃菜，食饭者吃粥，又禁米不许出郭贸易，所得米输于官，授以文券，至杭给还之，由是食货阜通无滞。监军器局万户戴本忠、千户张世英以事得罪，命分省镇抚所知事代之。

甲寅，复决抱姑堰，元帅徐昞率民再筑兴。元帅贾彪拒战，伤其臂，彼将胡大海几获之，得河船二百只。时城外多水，大军不利。吴后小赭、蜀阜诸坝破决，随即筑之。抱姑堰当江潮冲啮，易决而难塞，至是堰旁扎寨聚民，水陆夹守，西门守帅叶成往来巡哨尤谨，由是自堰以东大军不敢至。

丙辰，大军攻半港水寨，我军并出当敌，万户申智欲以骑兵旁出要冲，拒战良久，大军溃去。百户景旺被箭中股，镞入骨，凿而出之。太尉出金帛赏功，院判近里古思等官有差，复以米万石济城中贫民。我军烧家庵寨，大军复再至。

戊午，元帅刘宣数请击大军，公不许。是日，稽山门大军请宣复禀，公许之。部下将施伯颜素骁勇，督其众以战，时大军以设伏兵于春波桥下，大军交锋佯败，伯颜追之，大军令两翼当前，伏兵四起，伯颜下马步斗，手杀数人，力不能支，遂陷被擒。

己未，大军已得伯颜，颇骄矜，麾众复直至三桥，将窥城门，我军列阵于桥南，兵刃接而复分，百户商华以刀牌突阵，奋击杀一人，大军夺其尸舁去。公坐城楼上，见而壮之，赏钱五十缗，元帅刘宣赏段一匹。时造军器数多，木炭殆尽，公命伐木于城中烧造，又起灶烧石灰，皆务吏尹彦良掌之。山阴义兵千户周君佐，屡获大军人马，以功升万户，复署为常州吏。大军为书射入城中，讽公以同保富贵，公笑而焚之。

至正十九年四月癸亥，总管焦德昭于稷山置水陆寨，以遏大军冲突，招抚居民，前后烧毁大军伦塘等六寨。大军于城东江岸，放决杜浦、小金蛏浦诸坝，义兵随筑之。

丙寅，出诸寨兵，沿河岸而阵，渐迫越城，公坐战船中，见辄慢骂，飞矢雨注，众多怒，欲击之。公方食，令诸军曰："不伺命而轻进者斩之。"大军以我军怯，少懈。公乃舍舟乘马，执挡杈冲前阵，总管岳宗、升源从公后，大军将挡杈中公，公格去，以所执

挡杈刺其马胸尽刃，马倒，彼将堕马，几被公获，大军披靡。南台通事不花善骑射，以大夫率众而出，怯薛丹阿出，中箭贯目而死。

己巳，大军将早晨遣水军数人至常禧门外，潜伏官河中，以稻草覆身，分布兵翼而进之。公五马跨湖桥上，见水浮草云："下敢有伏兵乎?"命游骑搜之，果得水军，于是邀击俘获殆尽。大军又攻稽山门，逾春波桥，大军将蔡元帅铠甲坐胡床，指挥其众，我军以火筒射而仆之，大军径舁之还寨。先是，大军所恃者骑兵，每出皆为先锋，我军多掘坑，布竹签铁蒺，又置钉牌泥中，彼马颠仆，皆为我军所获，自是骑兵少出矣。丞相以至元钞三十贯锭，银碗五十，官段五十束劳军士。乡民陷大军寨者，多逃归，公命抚安之。郡人王冕字元章，负气偃蹇居九里山中，大兵至，民皆避兵入城，冕独不入，大军执而欲杀之，自言善能韬略兵书，得不死，大军将谢佥等资之，偕行至婺州，领见太祖高皇帝于军门，请定官额，陈设攻取方略。上大悦，即命授以重任，命军前督众攻取绍兴，复治攻城器具，又定决水之策，书图本以示诸将。

辛未，常禧门外交战，大军首将王老哥临阵，万户杨仕全策马迎之，刺伤老哥。老哥乃大军中勇将，是日几被获之。大军欲往昌安门绝我粮道，乃用王冕计，自绕门山潜逾官河至石堰，结寨太常山石佛寺，一旦而成。公命元帅包玉、总管倪昶急攻之，火筒炮石之声，昼夜不绝。

壬辰，总管焦德昭自曹娥引兵至石堰，与昶军会，德昭会众曰："彼寨两日不破，彼方得其志，且不虞我来，宜示以不战，伺其懈而击之。"乃分调万户张英守彼寨北门，千户梁得成、徐旺守南门，德昭、倪昶同万户倪元亮、申智、周展兴、蔡旺守东门，待巨螺吹动，三路齐进。大军见我军解甲休息，果不为意，万户陈杰首出哨，获三人，兵势四合，自辰至午，大军出战数不利。张英率众先进，仆其排栅，获大军元帅及所乘马。诸军鼓噪而入，义兵千户何元道、邵文数以乡民赴之，庐舍焚之，大军弃其粮，奔凌家山寨，擒获者四人，杀伤及溺水者甚众。元帅包玉、万户徐镇，引兵要其归路，获马七匹。大军寨既破，公令郡长率民拆其排栅，凡十余里。

乙亥，至常禧门挑战，数合，至晚解散。公与倪昶等潜蹑其后，至中堰胡大海寨内，军校大呼而前，大军惶怖不知所为，且进且却，士卒有逾垣而赴水死者，我军从而击之，获大将二人、先锋三人、马二匹，而万户河清中流矢伤目。大军自石堰之败，人马散亡甚众，颇归咎王冕，由此疏之。大军督烧五瑞门，夜则归凌家山营。

戊寅，大军将张彪自诸暨引兵攻萧山，守者不能御，大军焚燎，烟焰障天，溃卒逃民渡江者如蚁。

庚申，分省发兵救萧山，公遣人会合三江守御，元帅韩惟仁领义兵亦至，大军惧，又于北干山上，望见渔商海船三百余艘集江上，大军疑我军至，遂收掠财物孳畜而去。公命惟仁招复居民，整治官府。万户吕诚守渔浦，团结义兵勇卒，备御甚严，民始安业。大军于植利门外填接河路，守将吴大有率众射之，大军回射，大有中颐，千户吴成急趋上前，以枪刺之而毙大军，公壮之，升为万户。城外霖雨不止，水潦泛滥于大军寨下，时溽暑郁蒸，疫疠大作，大军首将祈祷禹庙、南镇不应，乃毁其像，仆砭石。元帅刘宣日日巡警城中，体察奸细。

壬午，我军击大军禹庙下，会稽义兵千户邵文数，守护乡井，台省擢为昆山判官。大军既失石堰，欲窥昌安门，及于官塘，抵西施山建板屋百余间，欲扎营山下，义兵烧之，不果而去。水军镇抚张文中与兄彦初潜通大军为内应，事觉伏诛。

戊子，大军至稽山门交战，东廓门守帅刘显引兵接应，被箭贯右足胫。分省右丞谢宝玺自余姚遣使军前，请帅万人入城应援，总管焦德昭于曹娥迎护渡江，公遣椽吏龚瑾以粮二千石、官段百匹劳军，命海舟送至杭州。

至正十九年癸巳，严州建德县典史于福儿陷在大军营，使饲马，至是以胡大海所乘马来归。

丙申，大军过东廓门，公坐战船中，命左右射之，毙其一马，大军引退。公复至稽山门督战，公每擒获大军多不杀，释之放还，公戒曰："谨毋再来，再来将不利汝。"后有再来，亦释之，有三五次者，其人投械拜伏，盖公在阵日久，知敌情态矣，人感公威德，皆畏焉。以白金二百两赏劳四隅义兵。

戊戌，大军攻常禧门，我军相持久之，遣先锋接战，胜负未决，与万户杨春、戴珍等以铁骑冲之，大军奔溃，多溺水死，获元帅戈宗杰及马二匹而还。公叹曰："可惜杨长不在，若在，可得十马。"万户杜全，是时病疮未愈，遣椽吏龚瑾、元帅府吏谭零至太尉议军事。太尉以瑾为本院都事分台官，留之在婺州也，韩琉为杨迪从焉，琉为椽吏。迪为谘议，其妻子皆在绍兴，琉、迪潜附书与亲友王友文等，属攻城将士来送妻子至婺州，书为逻卒所获，官执友文等，公曰："韩琉、杨迪不过为妻子计耳，非有官事，谁无亲戚，此有何罪?"公命焚而释之。大军复窥昌安门，自西施山筑路，至罗山庄，距门几及一里，万户费伏初引兵击之，大军乃退。

癸卯，大军祭旗，意举火攻城。甲申，大军编竹为笆卷，笆内施木拒，推挽而至，欲用填河渡军，及为竹牌、板屋、软梯、辘轳等具，运载悉赴城下，分门攻城甚急。首将胡佥院、宁同佥等攻西门，指挥杨景、元帅黄保攻常禧门，谢院判、何同佥攻稽山门，朱保同金书总管等攻五瑞门，四合并进，我军未及布阵，大军诸将已拥入土垒，挨牌节次而进月城之下，少却。总管倪昶以甲士迎敌奋击，斩其挨牌八人，左右二门我军并出，犄角兵势，大军步骑相蹂躏，多坠濠堑中。复为拒战，我军统骑吕天保军突冲大驰阵，

马蹶被获，公与总管焦德昭麾众并进，各门守将率众并力相拒，矢石齐发，喊声动地，大军之势稍敛。是夜，大军以板屋竹牌联比布列，架木为栅，庇身栅上，去月城不数尺。公戒城上民安卧无喧哗，大军诟詈至三更不已，我军以火箭烧其竹牌板屋，大军扰乱彻夜。

己巳，天将曙，大军列阵于门外，飞矢如雨，又以火筒、火箭、铁弹丸射入城中，其锋疾不可当，我军死战。万户丁兴祖率麾下当三桥西，中飞矢，拒守不退。居民连日作粥糜赍酒，分门饮食我军，将士亦奋力擒获彼帅及人马。是日，大军攻击西门甚急，公身先士卒，继其后巡视诸门，一日往返四十余次。

丙午，大军之势益炽，皆致死，将登城，御史大夫庆童率官僚祷城隍庙及武安王庙，我军悉出土垒，布阵接战，矢石交驰，分合数次，互相胜负。至午后，暴风忽起，飞石扬沙，尘埃蔽面，人马不能正立。大军将旗俱折，器械铺舍纵横散乱，白昼晦冥，我军乘势击之，接刃于风尘间，人马不相见。大军以四舟编连而行，上积枯薪，乘风纵火，直趋城门，步卒继之。公命海军于河北岸，钩致其舟，助以火箭，顷刻焚而尽。甲士沿河鏖战，以拒大军，我军皆列河北，风势转急，一舟飘南，千户郎成及战士九人皆陷大军中。公怒，遣元帅焦德昭、倪昶等，共逐大军过虹桥南，悉烧其卷笆、竹牌，攻城之具尽被我军所得，有载草船千余艘。常禧、稽山、五瑞诸门大军惊乱，逃遁归寨，闻风木之声，皆疑人马，以是奔走蹂躏，死伤甚众。获元帅二人。

丁未，收拾其众，复来逼城，我军败之。是时，两日交战，军士衣不解甲，排栅及城垛上流矢皆满，城外望见，城中常有紫云覆护。

戊午，大军复至，苦战不退，我军擒获张元帅及士卒人马，凯噪而还。大军人马连夜不得休息，屡合屡败，攻城器械悉被烧毁，又杀伤死亡，势已穷迫，欲引去，又恐我军袭其后，阴遣老弱疾病者先归。

己酉，大军首将胡佥院等自烧其营先遁，指挥杨景、何同佥望见火炽，同佥朱保攻五瑞门，遁，大军各离心，号令出于不一。或前者已去，后者不知；或烹而未炊，或炊而未食。资装器械委弃原野，于是相怨相詈，掺戈相刃纷争而去。公督军校，分兵赶戮，乘胜逐北，大军步卒先行，骑兵后殿，总管倪昶、钱保等追彼骑。将及之，骑回顾曰："汝不知兵也耶？驰人不赶上。"倪昶曰："休走，好男子。"骑曰："今日好男子被吕家赶散，汝毋追我。"昶等不追，遂还。大军又至，为乡民要杀，不敢近，金帛辎重悉皆夺之。公坐城上，见居民出观大军寨，叹曰："民患大军攻城三月余矣。"公命居民，悉取大军营内财物，所掠民间妇女，纷纭田野，公命入城中，聚大善寺，给以衣食，听还完聚。又遣官属诣各村，招谕避兵，人民复业耕种，掩瘗尸骸之暴露者。

至正十九年己酉，御史大夫庆童巡城，赏劳各门将士。先是，城中牛畜抄掠入市屠卖者，多命禁止，军士有获大军营内牛者，官给米易之，令人收畜，至是，多给乡民耕种。升总管焦德昭为将军，万户秦希仁、刘得兴、丁兴祖为元帅，以下将校论功升赏有差。长洲县主簿蒋志道有才干，往来浙西提督运粮，又于杭州置备军器火药，供给无失，至是辟为椽吏。

初，公命椽吏葛荣总管诸暨，大军奄至，众力屈不能敌，请休兵，荣不可，军溃被执。送婺州，大军屡欲杀，众将止之，送至绩溪，荣脱系冒险来归，公俾为椽吏如初。命簿尉司增城高五尺，浚濠河，增开十丈，城北立窝舍，置木凳，以耆宿韩昕南督之。民兵岳宗、唐元寿等建公生祠于卧龙山之西麓。

公讳珍字国宝，安丰人，系出故宋保相之后，为人倜傥有大志，伟貌多才，沉毅英断，临敌应变从容不矜，量事任人各当其才，赏赉士卒无所靳惜，招怀降附待以不疑，故人乐为之用。将帅军士或有异志，辄先觉而后处之无踪，尤人所难也。守城之日，陷阵摧敌身先士卒，前后斩俘虏获几千余人，节次归附数百人，万户马显祖等数人，生擒元帅戈宗杰、张元帅、谢元帅等五十余人，马三十匹，散军头目奚啻数百人，大军退之日，论功推劳皆归于下。及报命太尉，首以诸暨丧师，请降归咎己职，太尉不许，公曰："绍兴城池坚固，民心易附，于保全不足为功。自诸暨失守，故大军得至城下，今若不责珍罪，大军必谓太尉幸绍兴之仅存，而置诸暨于不问矣，非所以明纲纪正王法，故珍愿就贬降，以示不忘诸暨，且将士知珍之罪。"固请不已，太尉从之。自是但佥院置职，未几，御史大夫以功状上经略使，升同知院事。公及拜命，进退动止，一遵礼法，不以禄位留意。初至越未几，人民有以牛酒请劳军士者，公不受曰："院判迈公惠于此邦，尔民赖之，今我之来，既不能善政以庇荫于汝等，且亦无德及于民，不可。"却之，公以全城自任，其立心已见于此，况兼纪律之严，调度之密，恩威并用，赏罚有章，故能内辑群情，外攘强敌，保城于既危，生人于再造，卒以成其功云。

# 国初群雄事略

[明] 钱谦益撰　张德信整理

《国初群雄事略》十五卷，明末清初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编撰。钱谦益字受之，一字牧斋，江苏常熟人。万历庚戌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等职。后降清，任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仅任职六月，即告病回乡闲居至死。钱谦益一生著述颇多，《国初群雄事略》即其中一种。此书对元末农民起义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作者还对有疑问的史事及错讹之处，附按语详加校订。它是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料。本书有汉唐斋马氏、兰味轩庄氏藏钞本（十五卷）、清钞本（不分卷）、黄丕烈藏钞本（十四卷）、张尔田藏钞本（十四卷）、沈韵斋藏钞本（十四卷）等。近人张钧衡以马氏、庄氏藏两钞本相互校订，定为十二卷，收入《适园丛书》。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在校勘过程中，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详明的，予以查补。

## 序

序录开国群雄，首滁阳、亳都者，何也？志创业也。数月而馆甥，期年而别将，脱真龙于鱼服之中，而借以风雷，傅之羽翼。滁阳之于圣祖，其亦天造草昧，有开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斩木揭竿，鱼书狐呼之徒，汝、颍先鸣，淮、徐响应，濠城遥借声势，因缘起事，而滁阳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赵，徐城之逋寇也，俨然踞坐堂皇，指挥奔走，所谓微乎微者也。滁阳既殁，孤军无倚，假滦城之虚名，嘘崖山之余烬，用以部署东南，号令天下。定台城，开吴国，建帝王万世之业。日月出而爝火熄，于是龙凤之君臣事业，风销烟灭，杳然荡为穷尘，而沦为灰劫矣。嗟夫！安丰之擐甲，宁逆耳于青田；瓜步之胶舟，终归狱于德庆。汉祖天授，不讳受命于牧羊；光武中兴，聊复称帝于铜马。用是系以年月，疏其终始，仿司马迁《楚汉月表》之意，俾后世有观焉。昔张衡上书谓："更始居位，光武初为其部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然则龙凤之号，或亦高皇帝之所不废也。次伪天完，次伪汉，次伪夏，志割据也。次东吴，次庆元，志盗窃也。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扩阔、陈友定终焉。于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国之君也，惟其聪明自用，优柔不断，权分椒涂，政出奸佞。宠赂于焉滋章，纪纲为之委替。沙河之溃师，费以亿万，而败将归踞于台端；高邮之围寇，功在漏刻，而大军立卸于城下。省院之驳议未决，而航海之宝贿直达于宫中；江淮之壁垒方新，而旷林之干戈相寻于阃外。驯至抚军之院，朝设而夕罢；讲解之书，此奉而彼格。南讨之诏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师旅已捣燕南。然后仰观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为也，宁有及乎！《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之人主读仪鉴之诗，而以庚申为前车，虽与天无极可也。

书成后之十六年涂月朔，旧史官钱谦益谨叙

## 卷　一

### 宋小明王

王名林儿，姓韩氏，其父山童，栾城人。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迎立即位于亳，建国号曰宋，改元龙凤，又号小明王。在位凡十有二年，丙午冬十二月殁于瓜埠。

至正十一年辛卯五月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作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

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

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元史·顺帝本纪》）

先是，至正庚寅间，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世，欲立事功，首劝丞相脱脱开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钞，皆不克行。及河决南行，又劝脱脱求禹故道，开使北流，身专其任。濒河起集丁夫二十六万余人，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支，河夫多怨。韩山童等因挟诈，凿石人，止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惊乱。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贫富不均，多乐从乱。不旬月，众殆数万人。（叶子奇《草木子》）

先是，庚寅岁，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妖寇遂乘时而起。（胡粹中《元史续编》）

至正十一年，濮州遂安童谣云："挖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是年秋，芝麻李称王。

五月，颍州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得名也。其始出赵州栾城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起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破成皋，据仓粟，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起蕲、黄者，宗彭莹玉和尚，推徐贞逸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武昌、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锁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锁红军，奄有均、房、襄阳、荆门、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庚申外史》）

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当时贫者从乱如归。朝廷发兵诛之，虽即擒获，而乱阶成矣。（《草木子》）

十二年五月，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儿等言："河南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禁勿与人交通。"从之。（《元史》）

壬申，命同知枢密院事秃赤以兵讨刘福通，授以分枢密院印。

朝廷闻红巾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讨颍上红军。阿速者，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俱进军。三将沉湎酒色，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传以为笑。其后，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土，病死者过半。（《庚申外史》）

刘福通据成皋，攻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遂犯舞阳、叶县等处。

六月，汴梁路同知黄头守项城县，被执，不屈死。时尚乘卿那海戍项城，谓子伯忽都、侄阿剌不花等曰："狂贼新执黄头，势悍突甚，与其坐毙，孰若进讨。苟天未厌乱，吾一门不忝卜尚书矣。"伯、阿等曰："大人誓许国，儿辈何爱死！"遂力战，多所杀获，卒以援绝，咸死之。七月，安东万户朵哥、千户高安童并中流矢死颍州。（王逢《死节诗后序》）

西台御史张桓谢职居确山县，贼久知桓名，袭获之，罗拜，请为帅。弗听。囚六日，仰天詈叱，屡唾贼面。贼知终不可屈，遂刺之。（《元史》）

妻孥九人并遇害。（王逢《序》）

八月丙戌，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反，攻陷徐州。（赵君用，《太祖实录》作赵均用。）

李二号芝麻李，亦以烧香聚众而反。芝麻李，邳州人也。值岁饥，其家惟芝麻一仓，尽以济人，故得此名。贾鲁挑黄河，所在废业，芝麻李与邻人赵君用谋起事，曰："朝廷多事，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贵之秋也！"君用者，赵社长也。谓李曰："我所知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勇悍，有胆略，我当为汝致之。"乃往，入门见其方砺斧斤，问之曰："汝将何为？"彭二应曰："官府不足靠，日夜伺州县赈济，饥无所得，将伐薪入城换米吃耳。"君用呵之曰："好男子，何处不得一顿饱饭吃耶！汝能从我，岂但衣食而已，富贵由汝。"彭二即解其意，应曰："其中有芝麻李乎？"君用曰："然。"遂引见芝麻李，因得八人，歃血同盟。八月十日，伪为挑河夫，夜投徐城。留城中，门卒拒之，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伤？"其半因突入，其半在外。夜四更，城内爇四火，城外亦爇四火应之。既而复合为一，城内外呐喊相应，城内四人夺军仗斩关，城外四人突入，同声叫杀。民皆束手从命。天明，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近十余万。造浮桥四出掠地，奄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璧，西并安丰、濠、泗。事闻，朝廷省吏抱牍题曰"谋反事"。脱脱观其牍，改题曰："河南汉人谋反事。"识者知元不复能有天下矣！河南汉人可尽诛乎！其后，张士诚起淮海，赵明远起徐州，毛贵起山东，明元帅起四川。独本朝龙兴淮南，即以建康为天下根本。先是，童谣曰："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迨本朝定都建康，筑郊坛于南门，郊天受命，改至正二十七年为吴元年，实丁未也，岂不验哉！（《庚申外史》）

蕲州罗田县徐贞一，名寿辉，与麻城人邹普胜等以妖术阴谋聚众，遂举兵为乱，亦以红巾为号。九月，刘福通陷汝宁府及息州、光州，众至十万。

福通攻汝宁。九月，汝宁知府完哲、府判福禄获图连抗十日，城垂陷，仰天呼曰："臣等义不辱！"竟投水中。（王逢《诗序》）

壬子，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及卫王宽彻哥总率大军出征河南妖寇。

汝、颍之间妖寇聚众反，以红巾为号，襄、樊、唐、邓皆起而应之。脱脱乃奏以弟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将诸卫军十余万讨之。（《元史·脱脱传》）

十月，命知枢密院事老章以兵同也先帖木儿讨河南。

十二月辛丑，也先帖木儿复上蔡县，擒韩咬儿等至京师，诛之。

十二月，宣徽院使帖木儿、河南万户察罕，相继鏖死南阳卧龙冈下。（王逢《诗序》）

是月，布王三陷邓州、南阳。（《庚申外史》）

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命逯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统领两淮所募盐丁五千讨徐州。

淮东元帅逯善之上言："官军不习水土，宜募场下盐丁，可以攻城。"又有淮东豪民王宣亦上言："盐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墅趫勇惯捷者，可以攻城。"前后各得三万人，皆黄衣、黄帽，号曰黄军。脱脱用以攻徐州，一鼓克之。（《庚申外史》）

正月，孟海马陷襄阳，徐真逸陷湖广。（《庚申外史》）

二月乙亥朔，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等起兵，自称元帅，攻拔濠州，据其城守之。

是年正月，定远县富民郭姓者，烧香聚众，称亳州制节元帅，起定远县。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县。（俞本《皇明记事录》）

三月壬子，河南左丞相太不花克复南阳等处。

太不花，弘吉剌氏。时老章出师久无效，诏太不花将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阳、汝宁、唐、随，又下安陆、德安等路，军声大振。（《元史·太不花传》）

脱脱调太尉阿吉剌攻汝宁。汝宁红军惧，退保亳州。阿吉剌攻平汝宁城。（《庚申外史》）

辛酉，命亲王阿儿麻以兵讨商州等处贼，以巩卜班知行枢密院事。

赫厮既死，朝廷别命平章巩卜班为将，领侍卫汉军，合爱马鞑靼军，合数万众屯汝宁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敌人偷营，遽失大将所在。次日阅死人，得其尸死人中，军遂退数百里，屯项城县。（《庚申外史》）

闰三月甲戌，大明太祖高皇帝起兵，入于濠州。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军中夜惊。军溃，退屯朱仙镇。

也先帖木儿总精兵三十余万，金银布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计亿万，驻军沙河。未及两月，军中夜惊，也先尽弃军资、器械、粮运，车辆山积，仅收散卒满万人，直抵汴城下。时文济王在城头，遥谓之曰："汝为大将，见敌不杀，何故自溃？吾将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离城四十里朱仙镇屯焉。朝廷乃命平章蛮子代之。（《庚申外史》）

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北奔汴梁，收残卒，屯朱仙镇。朝廷以为不习兵，命别将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昏夜入城，仍为御史大夫。（《元史·脱脱传》）

诏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贼，克复忠、万、夔、云阳等州。四月，复归州，进攻峡州，诛贼李太素等，遂平之。

五月，答失八都鲁到荆门募兵，趋襄阳，与贼战，大破之。

十一年，特除答失八都鲁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从平章咬住讨贼于荆襄。咬住兵既平江陵，答失八都鲁请自攻襄阳，进次荆门，贼十万，官军三千余，遂用宋廷杰计，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编排部伍，败贼于蛮河。进至襄阳城南，大战，生擒伪将三十人，腰斩之。贼闭门不复出。乃相视形势，内列八翼，包络襄城，外置八营，军岘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军四千据虎头山，以瞰城中。城中之人缒城为内应，五月朔日破之。伪将王权领千骑西走，遇伏兵，被擒，襄阳遂平。（《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九月，太傅、中书右丞相脱脱总兵复徐州，屠其城，芝麻李遁走。

红巾芝麻李据徐州，脱脱请自行讨之。九月，师次徐州，攻其西门。贼出战，以铁翎箭射其马首，脱脱不为动，麾军击之。贼城坚，不可猝拔。用也速计，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贼困莫能支，也速攻入其外郛，明日城破，芝麻李遁去。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诏即军中加脱脱太师，趣还朝。（《元史·脱脱、也速传》）

芝麻李据徐州，元命脱脱总番、汉兵数十万平之，改为武安州。（《皇明纪事》）

脱脱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月余始获芝麻李，械送京师，脱脱密令人就雄州杀之。（《庚申外史》）

赵君用、彭祖住率余党奔濠州，脱脱命贾鲁追击之。（《龙飞纪略》）

按彭祖住，《实录》作早住，彭大之子也。奔濠州者，当为彭大，其辨详见《滁阳事略》中。

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同起义兵。

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家河南，为颍州沈丘人。幼笃学，尝应进士举。身长七尺，修眉覆目，左颊有三毫，或怒则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儿乃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儿

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知汝宁府。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颍州沈丘探马赤军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史李思齐集众号义兵，克复罗山，朝廷授察罕罗山县达鲁花赤，李思齐县尹。上曰："人言国家轻汉人，如此果轻汉人也。"下吏部再议，于是察罕授汝宁府达鲁花赤，思齐知府。（《庚申外史》）

至正十三年癸巳五月壬午，元将贾鲁卒于濠州军中，元兵解围去。

十二月，陕西平章政事孛罗、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鲁复均、房等州，诏孛罗等守之。

九月，答失八都鲁率兵略均、房，平谷城，攻武当山寨数十，获伪将杜将军。十二月，趋攻峡州，破伪将赵明远木驴寨。十四年正月，复峡州。（《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至正十四年甲午三月丙子，颍州陷。

五月甲子，安丰、正阳贼围庐州。

十月戊戌，诏答失八都鲁及太不花等会军讨安丰。

十一月，答失八都鲁复苗军所据郑、钧、许三州。

十二月，复河阴、巩县。

龙凤元年乙未（至正十五年）闰正月，——大明兵取和阳，遂守之。

二月己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以其母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

至正十五年，乃小明王龙凤元年，称帝于亳，后迁都安丰，号宋徽宗九世嫡孙，臣民称为主公，实韩哥哥之子也，小名林儿，太保刘福通等扶以为主。于时上亦受节制。（俞本《皇明纪事录》）

拆鹿邑县太清宫材建宫阙，杜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道得宠专权，刘福通疾之，命甲士挝杀遵道，福通遂为丞相，后为太保。（《元顺帝本纪》）

林儿徒拥虚名，事皆决于福通。（高岱《鸿猷录》）

毛贵、田丰、杜遵道等奉韩山童为主公，分兵攻掠。其下有刘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为粮，食人既尽，复陷一处，故其所过，赤地千里。（《草木子》）

枢密院掾史杜遵道弃去不仕，适颍州，遂为红军举首。先是，伯颜为丞相，马札儿台为知院，遵道为书生，上言："请开武举，以收天下智谋勇力之士。"马札儿台遂补为掾史。既而遵道知不能行其策，遂弃之去。后乃为贼中举首云。（《庚申外史》）

马鉴，寿州人，年十四，为盛文郁养子，冒其姓，文郁卒，鉴代领其众，居安丰，自为同佥。我师救安丰，鉴遂来降，复马姓，官至前军都督府佥事，洪武二十七年卒。（《太祖实录》）

三月，郭子兴卒。

四月，小明王檄授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我太祖为左副元帅。

汝、颍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等，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居于亳，遣人诣和阳招诸将，欲为己用。诸将推张天祐往。天祐寻自亳归，赍杜遵道檄，推子兴之子为都元帅，天祐为右副元帅，上为左副元帅。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太祖实录》）

杜遵道、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韩林儿造言宋苗裔也，群雄是其门弟子，皆从之。时滁阳王方卒，归葬滁阳。未久，闻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创乱之功孰魁况？孙德崖以滁阳部将，意欲统滁阳之众。其子闻之，惧辨不能，以文召上代辨。上总兵于和阳，日与元战。诸战将谓张天祐曰："公当自察，果能率众御胡，则朱往；不然，则公往。"张遂代往。上发兵及亲率将和阳西南民寨节次削平。张自亳归，赍亳州杜遵道文凭，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张为右副，上为左副。（《皇明本纪》）

郭元帅卒，众奉其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次之，上次之。（俞本《皇明纪事录》）

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后以诸将议，欲藉为声援，从之。纪年称龙凤，然事皆不禀其节制。（高岱《鸿猷录》）

六月，大明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

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元史·顺帝本纪》）

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诸将奉太祖为大元帅。

六月，我太祖起兵，仍称龙凤年号。（陆深《平胡录》）十一月，郭元帅、张天祐战殁。太祖独任元帅府事。（俞本《纪事录》）

十一月，答失八都鲁攻夹河贼，大破之。

六月，答失八都鲁进次许州长葛，与刘福通野战，为其所败，将士奔溃。九月，至中牟，团结屯种。贼复来劫营，掠其辎重，遂与其子孛罗帖木儿相失。刘哈剌不花进兵来援，大破贼兵，获孛罗帖木儿归之。复驻汴梁东南青堽。（《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刘福通劫败长葛营。赵明远陷嵩、汝以及雒阳。（《庚申外史》）

贼陷怀庆，命河南行省右丞不花讨之。

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等于太康，遂围亳州，伪宋主遁于安丰。

香军陷安丰。二月，陷和州。三月，破庐州。宣让王弃城由浙浮海还燕，香军遂乘胜渡江，破太平、建康、宁国，遂据江东。既而，池州、安庆寻皆败殁。（《庚申外史》）

察罕帖木儿与贼战于河南、北，屡有功。

十五年，贼势滋蔓，由汴以南陷邓、许、嵩、洛。察罕帖木儿兵日益盛，转战而北，遂戍虎牢以遏其锋。贼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怀，河北震动。察罕

帖木儿进战，大败之，河南遂平。（《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龙凤二年丙申（至正十六年）三月庚寅，大明兵取集庆路。

三月，答失八都鲁父子亲与刘福通对敌，自巳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夜三更步回营中。（《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者，太祖兼总省事。

时置江南行中书省，太祖总其事，以李善长为参议官，郭景祥、陶安为郎中，各分房掌事。至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得专征伐，因置前、后、左、右、中翼元帅府。（《龙飞纪略》）

是月，亳都升上为枢密院同佥，以帅府都事李士元为经历。寻升上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故元帅郭天叙弟天祐为右丞，经历李士元（改名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皆升元帅。（俞本《皇明纪事录》）

八月，李武、崔德破商州，奉元路判官王渊起兵复之。

九月庚辰，汝、颍贼李武、崔德等破潼关，参知政事述律杰战死。

《潼关失守哭参政述律杰存道诗》云："十月三日天地昏，将军拒战死辕门。火飞华岳三关破，血浸秦川万马奔。望越伍胥徒抉目，战箕先轸不归元。北风吹尽英雄泪，倚剑悲歌一怆魂。（张翥《蜕庵集》）

《赠张直言南归诗》云："载忧山东盗，兵祸久连结。谁怜郦生辩，竟堕韩侯谲。"注云："参政述律存道事，与郦食其同。"（廼贤《金台集》）

壬午，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同知枢密院事定住引兵复潼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家奴以兵守之。丙申，潼关复陷，伯家奴兵溃，豫王复以兵取之，李武、崔德败走。戊戌，贼陷虢州及陕州。

察罕帖木儿复陕州及虢州，复袭败贼兵于平陆、安邑。

贼西陷陕州，断殽、函，势欲趋秦、晋。答失八都鲁调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往攻之。察罕帖木儿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栅交口。陕为城，阻山带河，险且固，贼转南山粟给食以坚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儿乃焚马矢营中，如炊烟状以疑贼，而夜提兵援灵宝城。守既备，贼始觉，不敢动，即渡河陷平陆，掠安邑，蹂晋南鄙。察罕帖木儿追袭之，蹙之以铁骑。贼回扼下阳津，死者甚众。相持数月，贼势穷，皆遁溃。（《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十月乙丑，淮安城陷，江东廉访使褚不华死之。

汝、颍盗发，势张甚。不华行郡至淮安，极力为守御计。贼与青军攻围日急，总兵者按不救，城中草木、螺蛤、鱼蛙、燕鸟及鞍鞯、革箱、靴皮、败弓之筋皆尽，而后老稚更相食。城陷，犹据西门力斗。见执，为贼所脔。不华守淮安五年，殆数十百战，人比之张巡云。（《元史·褚不华传》）

元镇南王孛罗普花镇扬州，招降青军元帅张明鉴为濠、泗义兵元帅，俾驻扬州。丙申三月，明鉴等以食尽，谋作乱，逐镇南王而据其城。镇南王出走，至淮安，为赵君用所杀。（《太祖实录》）

至正十六年三月，长枪军帅大小张鉴叛，据扬州，镇南王退驻淮安。时宪使褚不华拒寇，赵负城、胡陈寨首鼠两端，司马朮真灵保说胡，诱获赵人畜千百计。既饥，军民相食，数求救援，平章老张不应。十月，城陷，不华抗敌死，王被执，逾月，不屈，妃某偕赴水死焉。灵保由海趣浙，寄迹老氏。（王逢《诗序》）

按：元史诸书皆云寇陷淮安，而不记为何寇。观《实录》及王逢《诗序》，则其为赵君用明矣。君用自濠州围解后，以甲午夏陷盱、泗，以丙申冬陷淮安，以丁酉冬据淮称王，以己亥奔益都，杀毛贵，复为续继祖所杀。则君用之失淮，当即在戌、亥间耳。俟更考之。

十一月，河南陷，河南廉访副使俺普遁。

刘福通遣将分略河南、山东、河北，大书旗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远迩传闻，元都大震。（《秘阁元龟政要》）

十二月，答失八都鲁遣使来献捷。

十一月，攻取夹河刘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逼太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贼五百骑来劫，以有备亟遁。火而追之。比晓，答失八都鲁督阵力战，自寅至巳，四门皆陷。壮士缘城入其郛，斩首数万，擒伪将军张敏、孙韩等九人，杀伪丞相王、罗二人。辛酉，太康悉平，遣孛罗帖木儿献捷。（《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龙凤三年丁酉（至正十七年）二月壬子，贼李武、崔德犯七盘、蓝田，命察罕帖木儿以军会答儿麻亦儿守陕州、潼关；哈剌不花由潼关抵陕西，会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定住等同进讨。

戊辰，知枢密院事脱脱复邳州，调客省使撒儿答温等攻黄河南岸贼，大破之。

壬申，刘福通遣其党毛贵陷胶州，佥枢密院事脱欢死之。

毛贵一贼横行山东，侵犯畿甸，驾幸滦京。贼势猖獗，无异唐、宋。（陶宗仪《辍耕录》）

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以兵自陕、虢援陕西。

诏以察罕帖木儿为陕西左丞，李思齐为四川右丞。（《续通鉴》）

贼寻出襄樊，陷商州，攻武关，遂直趋长安。至灞上，分道掠同、华诸州，三辅震动。豫王及省院官属皆汹惧，计无所出。行台治书侍御史王思诚移书求援，察罕帖木儿即领兵入潼关，长驱而前，与贼遇，战辄胜，杀获以亿万计。贼余党皆溃，散走南山，入

兴元。(《元史·察罕帖木儿、王思诚传》)

三月，诏答失八都鲁至京师，帝见之，私谓侍臣曰："此人死期至矣!"罢还军。先是，太不花军士失律，劫掠汴民，台御史弹之。有旨，卸其军，褫职为白衣，听答失调。至是，复命为湖广省左丞相，仍提前军往征山东毛贵。答失八都鲁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是二将皆渡河，相次失守矣。(《庚申外史》)

三月，毛贵陷莱州，守臣山东宣尉副使释嘉讷死之。甲午，毛贵陷益都路，益王买奴遁。自是山东郡邑皆陷。

毛贵得海船由海道长驱，破益都。(《庚申外史》)

时同知海南海北道宣慰使司事王英致仕家居，年九十六，益都陷，谓其子弘曰："吾世受国恩，忍食异姓之粟乎!"水浆不入口者数日，遂卒。毛贵闻之，使具棺衾以殓。举其尸不动，焚香祝曰："公子弘请公归先茔。"祝毕，尸即起。(《元史·王英传》)

丁酉，毛贵陷滨州。

四月丁卯，毛贵陷莒州。

毛贵陷益都，般阳等路，而济南又告急，董抟霄提兵援之。贼众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抟霄按兵城中，设伏硐上，合战，大破之。般阳贼复约泰安贼党逾南山来袭，乃列兵城上，默开东门，放兵出贼后，城上兵皆下，合击之，贼败走，济南始宁。有疾其功者，谮于总兵太尉纽的该，令依前诏从卜兰奚同征益都，抟霄即出济南城。未几，命守河间之长芦。十八年，抟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济南必不可保。"已而，济南果陷。(《元史·董抟霄传》)

五月乙亥，命知枢密院事李兰奚进兵讨山东。戊寅，平章政事亦老温帖木儿复武安州等三十余城。

六月，刘福通犯汴梁，军分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寇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据山东。其势大振。

福通分军为三支：关先生等入晋、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等趋关中；毛贵合田丰趋大都。(《庚申外史》)

贼犯汴梁，守臣求援于太不花，至十往返，犹按甲不进。睢、亳、太康俱陷，边报日急。顾左右大言曰："无多言，我自有神算也。"日纵兵出掠，继又渡师河北，声取曹、濮，遂驻于彰德、卫辉。而曹、濮之贼奔撺晋、冀，大同相继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两遣重臣谕旨，太不花恬不为意。十八年三月，诏以中书右丞相总兵山东。五月，削官爵安置盖州，寻被杀。(《元史·太不花传》)

七月己丑，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叛，陷济宁路，分省右丞实理门遁。义兵万户孟本周攻之，田丰败走，本周还守济宁。

义兵黄军下万户田丰叛入红军，遂破东昌、东平、大名等处。(《庚申外史》)

归德府知府林茂、万户时公权叛，以城降于贼，归德府及曹州皆陷。

八月癸丑，刘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卫辉路。孛罗帖木儿与万户方脱脱击之。

九月甲午，泽州陵川县尹张辅死之。

太不花复大名路并所属郡县。

命加纽的该太尉，总山东诸军守御东昌，时田丰据济、濮，率众来寇，击走之。

闰九月乙丑，潞州陷。丙寅，贼攻冀宁，察罕帖木儿以兵击走之。

十月戊戌，曹州贼入太行山。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陷兴元，遂入凤翔，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屡击破之，其党走入蜀。

白不信攻秦陇，陷之。又攻破巩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遂入凤翔。(高岱《鸿猷录》)

贼出自巴蜀，陷秦陇，据巩昌，遂窥凤翔。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守凤翔城，而遣谍者诱贼围凤翔。贼果来，围之数十重。察罕帖木儿自将铁骑，昼夜驰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军张左右翼掩击之，城中亦鼓噪而出，贼大溃，自相蹂践，斩数万级，伏尸百余里，余党皆遁还。关中悉定。(《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答失八都鲁与知枢密院事答里麻失里讨曹州贼，官军溃败，答里麻失里死之。

九月，答失八都鲁取沟城、东明、长垣三县。十月诏遣知院答里麻失里来援，分兵雷泽、濮州，而答里麻失里为刘福通所杀，鞑靼诸军皆溃。答失八都鲁力不能支，退驻石村。朝廷疑其玩寇，使者促战相踵。贼觇知之，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一夕忧愤死。明年正月，诏其子孛罗帖木儿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军马。(《答失八都鲁传》)

答失八都鲁既死，其部下察罕帖木儿兵势甚盛，先为刑部侍郎，号长枪侍郎。(《庚申外史》)

十一月壬寅，贼侵壶关，察罕帖木儿大破之。

癸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与陕西行省左丞相朵朵、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伯嘉纳分道攻讨关陕。

赵君用及彭大子早住同据淮安，赵僭称永义王，彭僭称鲁淮王。

义兵千户余宝杀其知枢密院事宝童以叛，降于毛贵，余宝遂据棣州。

龙凤四年戊戌(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寅，田丰陷东平路。

丁卯，知枢密院事不兰奚与毛贵战于好石桥，败绩，走济南。

二月己巳，毛贵陷清、沧州，遂据长芦镇。

癸酉，毛贵陷济南路，守将爱的战死。

时董抟霄驻兵南皮县之魏家庄，毛贵兵猝至，而营垒未完，因拔剑督兵以战。贼众突至抟霄前，捽而问曰："汝为谁?"抟霄曰："我董老爷也。"众刺杀之，无血，惟见有白气冲天。其弟昂霄亦死之。(《元

史·董抟霄传》)

毛贵既陷济南，立宾兴院，选用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元史》)

壬午，田丰复陷济宁路。甲申，辉州陷。

丙戌，纽的该闻田丰逼近东昌，弃城走。

纽的该以乏粮弃城退屯柏乡，东昌遂陷。(《元史·纽的该传》)

丁亥，察罕帖木儿调兵复泾州、平凉，保巩昌。

戊子，田丰陷东平路。

庚寅，王士诚自益都犯怀庆路，周全击败之。

三月庚子，毛贵陷般阳路。

癸卯，王士诚陷晋宁路，总管杜赛因不花死之。

贼由绛州垣曲县袭晋宁，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晋宁人乔彝，整衣冠，坐井上，令妻子婢辈循次投井，而已随之。(《元史·忠义传》)

甲辰，察罕帖木儿遣赛因赤等复晋宁路。

己酉，刘福通遣兵犯卫辉，孛罗帖木儿击走之，进克濮州。

庚戌，毛贵陷蓟州，诏征四方兵入卫。

乙卯，毛贵犯漷州，至枣林，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遂略柳林。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以兵击败之，贵退走，据济南。

毛贵据山东，由河间趋直沽，渐逼京都，中外大骇。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中书左丞相太平以为不可，起同知刘哈剌不花于彰德，与战于柳林，大败贼众，京城遂安。(《元史·太平》、《刘哈剌不花传》)

丙辰，冀宁路陷。

丁巳，田丰陷益都路。

辛酉，大同诸县陷，察罕帖木儿遣关保等往击之。

是时，关先生、破头潘等分二道犯晋、冀，一出沁州，一侵绛州。(《平胡录》)

曹、濮贼分道逾太行，焚上党，掠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烽火数千里，复大掠，且南还。察罕帖木儿先伏兵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贼果走南山，纵伏兵横击之，贼皆弃辎重走山谷，其得南还者无几。乃分兵屯泽州，塞碗子城；屯上党，塞吾儿谷；屯并州，塞井陉口，以杜太行诸道。贼屡至，守将数血战击却之，河东悉定。(《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四月壬午，田丰陷广平路，大略，退保东昌。元帅方脱脱以兵复广平。

察罕帖木儿、李思齐会宣慰张良弼、郎中郭择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儿、平章政事定住、总帅汪长生奴，各以所部兵讨李喜喜于巩昌。李喜喜败入蜀。

五月戊戌，察罕帖木儿遣董克昌等以兵复冀宁。诏察罕帖木儿还兵镇冀宁。

庚子，贼兵逾太行，察罕帖木儿部将关保击败之。

刘福通攻汴梁。壬寅，汴梁守将竹贞弃城遁。福通等遂入城，乃自安丰迎其伪主居之以为都。

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元史·察罕帖木儿传》《庚申外史》记在十七年正月。)

乙巳，关保与贼战于高平，大败之。

六月庚辰，关先生、破头潘等陷辽州，虎林赤以兵击走之。关先生等遂陷冀宁路。察罕帖木儿调虎林赤、关保同守潞州。以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

秋七月丁酉，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周全据怀庆路以叛，附于刘福通。

时察罕帖木儿驻军洛阳，遣伯帖木儿以兵守碗子城。周全来战，伯帖木儿为其所杀。周全遂尽驱怀宁民渡河入汴梁。(《元史》)

丁未，不兰奚以兵复般阳路，已而复陷。

己未，刘福通遣周全引兵攻洛阳。

叛将周全弃覃怀入汴城，合兵攻洛阳。察罕帖木儿下令严守备，别以奇兵出宜阳，而自将精骑发新安来援。贼至城下，见坚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皋诸险而还。(《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周全攻洛阳，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元史》、《续通鉴》"守将"作察罕帖木儿。)

八月辛巳，义兵万户王信以滕州叛，降于毛贵。

九月，关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

关先生为察罕所扼，遂引还，自塞外攻保定，出掠塞外诸郡，统兵而东，军声大振。(《龙凤事迹》)

丙午，贼兵攻大同路。壬戌，平定州陷。

十月壬辰，大同路陷，完者帖木儿弃城走。

时孛罗帖木儿统领诸军攻曹州，参政匡福统苗军自西门入，孛罗帖木儿自北门入，克复曹州，擒杀伪官武宰相、仇知院，获印、金牌等物。(《元史·孛罗帖木儿传》)

十一月丁未，田丰陷顺德路。

十二月癸酉，关先生、破头潘等陷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

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由大同直趋上都，焚毁宫殿，入虎贲司，犯大宁。虎贲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迹不通。至是，雪晴，暖气如春。(《庚申外史》)

关先生等兵向开平，焚宫阙一尽，元主不复时巡矣。既而欲修之，大兴工作，中书省参议陈祖仁谏止之。(《龙飞纪略》)

庚辰，察罕帖木儿遣枢密院判官琐住进兵于辽阳。

大明兵克婺州，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

先是十月，太祖亲领马步数万众，一马军兼二步军，征浙东，悬金牌镌云："奉天都统中华。"至是，克婺州，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傍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俞本《纪事录》）

龙凤五年己亥（至正十九年）正月丙午，辽阳行省陷，懿州路总管吕震死之。

破头潘、关先生趋全宁，焚鲁王宫府，驻军辽阳。（《庚申外史》）

寇陷上京，广宁路总管郭嘉躬率义兵出御。既而辽阳陷，嘉将众巡逻，去城十五里，遇青号队伍百余人，绐言官军，俄果脱青衣变红，嘉出马射贼，分兵夹攻之，死者无算。顷之，贼至，围城亘数十里，嘉开西门逐贼，力战以死。（《元史·忠义传》）

二月辛巳，枢密副使朵儿只以贼犯顺宁，命张立将精锐由紫荆关出讨，令鸦鹘由北口出迎敌。

甲申，贼杨诚由飞狐、灵丘犯蔚州，据之。

孛罗帖木儿领兵趋丰州、云内，与关先生战，关军奔溃。是月，奉诏镇大同，为京师捍蔽。（《元史·孛罗帖木儿传》）

四月癸亥，贼陷金、复等州，司徒、知枢密事佛家奴调兵平之。

甲子，毛贵为赵君用所杀。

先是，徐州芝麻李故将赵君用、彭早住据淮安，僭称王。早住死，君用益自专。未几，奔山东，依宋将毛贵。至是，又杀贵。（《龙凤事迹》）

按：此记早住之死，在同君用据淮之后，可以正正史之误。

己丑，贼陷宁夏路，遂略灵武等处。

五月，察罕帖木儿大发秦、晋诸军讨汴梁，围其城。

察罕帖木儿图复汴梁，五月，以大军次虎牢。先发游骑，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北道出汴东，战船浮于河，水陆并下，略曹南，据黄陵渡。乃大发秦兵出函关，过虎牢；晋兵出太行，逾黄河，俱会汴城下，首夺其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将铁骑，屯杏花营。诸将环城而垒。贼出战，屡败，遂婴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军跳梁者，略城而东，贼倾城出追，伏兵邀击败之。又令弱卒立栅外城以饵贼。贼出争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出铁骑纵击，悉擒其众，贼自是益不敢出。（《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七月丙辰，毛贵党续继祖自辽阳入益都，杀赵君用，遂与其所部自相仇杀。

山东宋守将毛平章被淮安赵平章所杀，将士忽亦杀赵。众奉其幼子仍为总兵，以镇山东之地。时太祖欲知齐鲁、燕冀虚实，乃遣何必聚为毛平章烧饭食，以探中原。小毛平章年幼聪敏，必聚至数日，待之甚厚，以金盒盛玉带一条谢之。（俞本《纪事录》）

八月戊寅，察罕帖木儿督诸将攻破汴梁城，刘福通奉其伪主遁，退据安丰。

八月，谍知汴梁城中计穷，食且尽，察罕帖木儿乃与诸将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赛因赤、答忽、脱因不花、吕文、完哲、贺宗哲、安童、张守礼、伯颜、孙翥、姚守德、魏赛因不花、杨履信、关关等议，各分门而攻。至夜，将士鼓勇登城，斩关而入，遂拔之。刘福通奉其伪主从数百骑，出东门遁走。获伪后及贼妻子数万、伪官五千、符玺印章宝货无算，全居民二十万。不旬日，河南悉定。献捷京师，诏告天下。（《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十九年，群盗由开平东屯辽阳。冬，诏太平子也先忽都以知枢密院事率师往讨。太平以其年少，数请改命，不允。至则遣将拔懿州省治，盗逾辽河东奔。而朝廷谗构日甚，罢为上都留守。（《元史·太平传》）

贺太平当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总兵取辽阳。太平意谓关先生等自晋、冀、西京历上都，兵常无留行，其破辽阳，必不能守，可以成功。其子至，则关、潘之军日治战马，一无退意。宿留不前，竟溃而归，昏夜入京，仍升为翰林集贤学士。（《庚申外史》）

大明兵征衢州。

十二月，大明兵克处州。

是年五月，太祖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至是，冬十二月得处州。亳都升上为丞相同佥。太祖命分省都事孙炎为处州总制。龙泉人叶子奇上炎书曰："愚闻正天下之统者，必新天下之化；兴天下之治者，必革天下之弊。设使弊不革则治无由而兴，化不新则统亦无从而正矣。洪惟圣宋之重兴，实由天厌于元德，命兹宅中于华夏，宜当修德以应天。切谓复圣宋之治，其纲条之大者有八：正彝伦以清化原，简英贤以熙庶绩，隆廉耻以革贪风，纪孝行以敦礼本，汰冗官以一其权，正刑赏以齐其柄，通钱币以权轻重，验产力以均赋役。凡此八者，当革戎夷之弊风，一复我家之旧制，则统不期正而自正，治不期兴而自兴。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又上炎论赋额书曰："伏遇丞相以雄杰之才，绍开中兴之业；总制先生以通议之器，特受丞相之知。圣朝肇造区夏，务存宽仁，立法之初，尤宜致谨。方今征讨之秋，非谓军国之需，全不科取于民，但当一扫危邦之陋风，以出兴王之令典，则苍生幸甚。"（叶子奇《静斋文集》）

龙凤六年庚子（至正二十年）正月朔日，太祖于府门亲书桃符曰："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俞本《纪事录》）

正月癸卯，大宁路陷。

贼陷大宁，诏也速往讨之。贼兵次侯家店，也速遇敌，即前与战，自昏达曙，散而复合。也速遣别路统兵出贼后，贼腹背受敌，大败，遂拔大宁，擒贼首汤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元史·也速

传》)

杨诚据蔚州，孛罗帖木儿攻之，追至飞狐县东关，诚弃军遁，降其溃卒。(《元史·孛罗帖木儿传》)

三月戊子，田丰陷保定路。

乙巳，田丰陷冀宁路。

四月庚申，命大司农司都事乐元臣招谕田丰，至其军，为丰所杀。

五月，破头潘、关先生、沙刘二军入高丽王京。高丽王奔耽罗，其臣纳女请降，将士皆以女子配，遂与高丽如姻娅往来。高丽人各藏其马林中，一夕，传王令："除高丽声音者不杀，其余并杀之。"沙刘二、关先生皆死，惟破头潘、裨将左李率轻骑万人从间道走西京，降孛罗。已而，又降扩廓。(《庚申外史》)

七月辛酉，孛罗帖木儿败贼田丰伪将王士诚于台州。

八月乙未，永平路陷。

贼雷帖木儿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坚守不可下。也速外集大营，绝其樵采，数与贼战，获伪帅二百余人，擒雷帖木儿不花送京师。程思忠弃城遁去，追至瑞州，贼遂东走金、复州。(《元史·也速传》)

九月壬戌，贼陷孟州，又陷赵州，攻真定路。

癸未，贼复犯上都，右丞忙哥帖木儿引兵击之，败绩。

十一月癸酉，贼犯易州。

十二月辛卯，广平路陷。

龙凤七年辛丑(至正二十一年)正月，亳都升太祖为吴国公。

乙丑，河南贼犯杞县，察罕帖木儿讨平之。

二月甲申，同佥枢密院事迭里帖木儿复永平、滦州等处。

三月癸酉，察罕帖木儿调兵讨永城县，又驻兵宿州，擒贼将梁绵住。

五月，李思齐受李武、崔德等降。

刘福通所遣将李武、崔德以西略地无功，福通责其逗遛，叛降于李思齐。(高岱《鸿猷录》)

六月丙申，察罕帖木儿总兵讨山东。

七月辛亥，察罕帖木儿平东昌，进兵复冠州。

八月，察罕帖木儿讨东平，遣使招谕伪丞相田丰。丰降，鲁地悉平。进兵济南，刘珪降，遂围益都。

察罕帖木儿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甲兵，务农、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二十一年，谍知山东群贼自相攻杀，而济宁田丰降于贼。六月，乃舆疾自陕抵洛，大会诸将，与议师期。发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及汴、洛军，水陆俱下，分道并进。而自率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入覃怀，鼓行而东，复冠州、东昌。八月，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儿、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将兵由东河造浮桥以济。贼以二万余众夺之，关保、虎林赤且战且渡，拔长清，捣东平。东平伪丞相田丰遣崔世英等出战，大破之，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儿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丰降，东平平，令丰为前锋，从大军东讨。棣州俞保降，东平王士诚、东昌杨诚等皆降，遂复东平、济宁，鲁地悉定。时大军犹未渡，群贼皆聚于济南，而出兵齐河、禹城以相抗。乃分遣奇兵取间道出贼后，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济阳、章丘，中循濒海郡邑。自将大军渡河，与贼将战于分齐，大败之，进逼济南城，而齐河、禹城俱来降，南道诸将亦报捷。再败益都兵于好石桥，东至海滨，郡邑闻风送款。攻围济南三月，城乃下，遂移兵围益都，环城列营凡数十，大治攻具，百道并进，贼悉力拒守。复掘重堑，筑长围，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辑流亡，郡邑户口再归职方，号令焕然矣。(《元史·顺帝纪》、《察罕帖木儿传》)

山东自毛贵死，其将为复仇杀赵君用，国内遂大乱。花马王田丰、扫地王王士诚互相攻杀。察罕乘之，破其冠州、东昌、济南诸郡，进围益都，田丰来降。丰时提兵在穆陵兰，使人来言："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丰阳山东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莱、沂、密等处皆降附，田丰遂与察罕相见益都城西。(《庚申外史》)

八月己卯，大明遣使至汴梁，与元将察罕帖木儿通好。

时察罕帖木儿用兵山东，招降东平田丰、乐安俞宝等，其势颇盛。太祖尝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儿兵威甚振，先遣杨宪往彼通好，及是，察罕帖木儿下山东，又遣汪河往彼结援。不意未几田丰、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儿，太祖遣千户王时等赍银三千两往方谷真，附海船到大都体探元朝及李察罕、李思齐等军马事情。谷真差吴都事同去。既回，带到马十匹。(刘辰《国初事迹》。《实录》载在癸卯三月，但云令谷真市马。)

太祖以都事汪河及钱桢往察罕军中结援，河至军中，议论称旨。(《龙飞纪略》)

龙凤八年壬寅(至正二十二年)二月，伪平章左李遣杨荣祖至大同，降于孛罗帖木儿。

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来通好。

时察罕遣使致书于太祖，太祖谓左右曰："予观察罕书，辞媚而婉，是欲啖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返我使者，其情伪可见。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太祖实录》)

壬寅十二月，元遣户部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欲通好于我。方国珍遣检校燕敬来告，上不之答。敬还，国珍惧，乃送昶于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所。时右丞王溥在建昌，闻之，遣人报上，上命溥招之来，且命符玺郎刘绍先候之于广信。溥招昶，果至，遂偕绍先

赴建康。昶见上，问其所以来，昶俯首无一言。上不欲穷诘，命中书馆之，时召问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太祖实录》）

太祖闻李察罕帖木儿下山东，江南震动，遣使通好。时陈友谅据上江，双刀赵扼安庆，张士诚据平江，故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奏差张琏赍龙衣、御酒、八宝顶帽、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宣命诏书，昶等航海至方国珍处及一年，国珍两遣人来告，太祖不答。国珍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燕只不花；遣人往建昌，告平章王溥。溥欣然遣儒士饶某到京，奏昶等在铅山界首等候。太祖命符玺郎刘宗启于广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启伴至衢州，械昶等到京城外，裸其体，入城，至省前，太祖赐各人衣冠。入见，不拜。太祖怒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煽惑我民！"将出斩之。昶无一言，马合谋抗对不逊，太祖命壮士缚之。至暮，留昶一人，以死囚代之，与马合谋、张琏出聚宝门诛之。以三人首发与福建界首示众。监刑官都事韩留亦诛之。数日后，谓刘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议论。"及出，乃昶也。除行中书省都事，不久，升参政。自是政多合上意，赏赐甚多，权势震动。李文忠克杭州，执平章长寿、丑的等官，皆给与脚力，送至境上，任其还乡。昶心怀旧主，以国事阴通。获其书，太祖令冯国胜、杨宪鞫之，处以极刑。谓李善长曰："被他侮弄我这几年。"碎其骨，投之于水。（刘辰《国初事迹》）

张昶潜以书通元朝，泄江南兵机，至安武州获之，昶凌迟死。（俞本《纪事录》）

李察罕下山东，天下震动。太祖亦遣使通好。元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以江西行省平章授太祖。太祖闻察罕死，不受。马合谋不屈死。（《月山丛谈》。俞本《纪事录》作都事马木舌。）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东，海内震动。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书相答。已而，有张昶、马合谋至，察罕为之也。太祖曰，察罕书辞，欲以甘言啖我。所谓"甘言啖我"者，即荣禄、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来，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问亦至矣。野史所谓太祖闻察罕死不受命者，是也。太祖闻察罕死，叹曰："天下无人矣！"又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煽惑我民。"察罕之死关系岂不重哉！刘辰《国初事迹》大书其事，无所隐避；国史虽多微词，亦不尽没其实，参互之，可以考见。刘辰又云："太祖以孤军独守，别无趋向，成败常听其自然。在后灭陈擒张，信知天命有归。即位后，始图中原。"然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呜呼！帝王之兴，岂不有天命哉！圣祖极推重察罕，即位后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其意可知。厥后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国珍神道碑》，历数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而于察罕则云："齐国李忠襄王察罕，保厘河、洛。"其严重之如此，非本于圣祖之意，当时史臣，宁敢轻奖亡国之臣，以干圣祖之怒耶？或曰圣祖祭忠襄王文，颇多讥评之语，恐亦非圣祖之初意也。

戊子，田丰及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儿，遂走入益都城，众乃推察罕帖木儿子扩廓帖木儿为总兵官，复围益都。诏以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一应军马，并听节制。

时山东俱平，独益都孤城犹未下。六月，田丰、王士诚阴结贼，复图叛。丰之降也，察罕帖木儿推诚待之不疑，数独入其帐中。及丰既谋变，乃请行观营垒。众以为不可往，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请以力士从，又不许。乃从轻骑十有一人行，至王信营，又至丰营，遂为王士诚所刺。讣闻，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先是，有白气如索，长五百余丈，起危宿，扫太微垣。太史奏山东当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当失一良将。"即驰诏戒察罕帖木儿勿轻举，未至而已及于难。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及葬，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察罕方调兵攻围益都，俾田丰军塞益都南门为营。围数月，田丰频往察罕营议事，见其待朝廷使者甚简慢，又所设施多用术数，乃忿曰："我以山东全地降汝，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乃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能自为之耶！"于是，与王士诚私谋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围，我预椎牛、酿酒，邀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者侍立，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令，自察罕以下皆杀之。"谋既定，察罕于十四昳时，从马骑二人来田丰营。士诚勇而躁，见察罕轻身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丰目之使退，士诚误以为嗾己也，转身自察罕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城中开门纳之，田丰军遂拥察罕入城。城中欲推察罕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可。已而察罕死。察罕入城之夕，诸将惶惑，军中颇有异谋。同佥白琐住乃察罕旧人，倡言曰："总兵奉命讨逆，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总制官王保保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曰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死犹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帝闻察罕死，哭之恸。孛罗帖木儿在西京闻之，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气力。"中原妇人皆为嗟叹流涕。（《庚申外史》）

《七月闻河南李平章凶问诗》云："六月妖星角白芒，几夜徘徊天市侧。寻闻盗杀李上公，穷旅孤臣泪沾臆。当时宽猛制萑泽，安得受降翻受敌。上公忠名垂竹帛，书生奚为费衿恤。东南风动旗黄色，蒲稍天马长依北。"（王逢《梧溪集》）

太祖闻察罕帖木儿为田丰所害，叹曰："天下无人矣！"（《天潢玉牒》）

己亥，益都兵出战，扩廓帖木儿生擒六百余人，

斩首八百余级。

九月癸卯，刘福通以兵援田丰，至火星埠，扩廓帖木儿遣关保邀击，大破之。

十一月乙巳，扩廓帖木儿复益都，田丰等伏诛。

扩廓帖木儿既总兵柄，身率士卒，誓必复仇，人心亦思自奋。围城益急，贼悉力拒守，乃以壮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执其渠魁陈猱头等二百余人献阙下，而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党皆就诛。即遣关保以兵取莒州，于是，山东悉平。（《元史·顺帝纪》、《察罕帖木儿传》）

十二月，元将扩廓帖木儿遣尹焕章来献马。

先是，察罕驻兵汴梁，太祖尝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书来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死，扩廓帖木儿乃遣焕章送我使者自海道还，因以马来献。（《太祖实录》）

龙凤九年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太祖即吴王位于金陵。

正月乙巳，大宁陷。

关先生余党复自高丽还，寇上都，孛罗帖木儿击降之。

丙寅，大明遣中书省都事汪河送尹焕章归汴，以书报扩廓帖木儿。

书略曰："阁下先王奋起中原，英勇智谋，过于群雄，闻而未识。是以前岁遣人直抵大梁，实欲纵观，非敢纳交也。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太祖实录》）

二月癸酉，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

先是，韩林儿建都亳州。答失八都鲁围亳州，林儿遁于安丰。刘福通陷汴梁，乃自安丰迎其主居之以为都。察罕破汴梁，福通奉其主遁归，兵势日蹙，以安丰来附。至是，为珍所杀。（刘辰《国初事迹》）

三月辛丑，太祖率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击安丰，克之。

时吕珍杀刘福通而据其城，闻大军至，极力拒守。庐州左君弼出兵来助珍，遇春击破之，珍与君弼皆遁走。太祖乃还，命达移师围庐州，七月乃还。（《太祖实录》）

癸卯春，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救，太祖亲援之。先遣常遇春至安丰，士诚遂解围。福通奉林儿弃安丰遁于滁州居之，士诚兵复入安丰守之。丙午三月，太祖取安丰。先是安丰被围请援，太祖救之。太史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不听。径过庐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丰兵解，回攻庐州，三月不克。后太祖谓刘基曰："我不当为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之出，直捣金陵，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也。"（刘辰《国初事迹》）

太祖至安丰击吕珍，破之，珍弃城走。太祖遂以宋主韩林儿还金陵。诸将议于中书省设御座奉林儿，刘基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密陈天命所在，太祖意悟。会陈友谅来入寇，遂议征讨，不果奉。（高岱《鸿猷录》）

安丰被张氏围困，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煠而食之者。小明王在城中号泣，安阳奕刘太保等饥饿无措，遣人求救，太祖亲率大兵援之，大败张氏。军士每名各赍白米二斗，积于东门外，以救城中饥者。邀请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刘太保率领五奕官军弃城，悉诣庐州营中。太祖设銮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待之甚厚。（俞本《纪事录》）

是年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赠我太祖三代：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龙凤事迹》）

据《实录》，刘福通为吕珍所杀。《国初事迹》则云，福通奉林儿遁于滁州。《庚申外史》则云："丙午冬，与小明王俱沉于瓜州。二说未知孰信。《史乘考误》以刘辰所记为非，然《洪武实录》多舛误，又讳言龙凤事，吾亦未敢以为信也。又按：《诚意伯行状》载，不奉小明王事在庚子年。以时势考之，恐未必然。高岱记于癸卯安丰遁退之后，与《国初事迹》"不当轻救"之言相合。所谓陈友谅入寇者，非庚子龙湾之役，而癸卯南昌之役也，似为近之。第云：太祖奉林儿还金陵，丙午殂于金陵，则承小说家之讹耳。

龙凤十年甲辰（至正二十四年），小明王在滁州。春正月丙寅，李善长、徐达等奉太祖为吴王。

时群臣以太祖功德日隆，屡表劝进，太祖不许，群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太祖实录》）

是岁二月，授陶安黄州府知府。十二月，授安鄱阳府知府。其札付俱称龙凤十年皇帝圣旨，吴王令旨。（《陶学士文集》）

龙凤十一年乙巳（至正二十五年），小明王在滁州。

龙凤十二年丙午（至正二十六年），小明王在滁州。

是年，太祖平伪周，先有《榜》谕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敬此，除敬遵外，咨请施行，准此，合行备出榜文晓谕，敬奉令旨事意施行。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许仕杰赍到。"（祝允明《九朝野记》）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韩林儿殂。

丙午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埠。太祖恶永忠之

不义，后赐死。（《通鉴博论》）

先是，小明王驻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风暴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至瓜州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庚申外史》）

龙凤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殂。丁未，我太祖称吴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陆深《平胡录》）

按：《史乘考误》载《国初事迹》云："丙午三月，太祖取林儿安置。"今据《国初事迹》云："丙午三月，太祖取安丰。"无"安置"之语，诸本皆然，此《考误》之误也。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龙凤之十三年），改为吴元年。

小明王既亡，是时群臣皆上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作，今新城既建，宫阙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国之所重，莫先庙社，遂定议以丁未为吴元年，命有司营建庙社，立宫室。（《太祖实录》）

高岱论曰：韩林儿在宋，未足方义帝、更始，其赤眉之盆子乎？我圣祖之开创，于宋无毫发藉，以和阳一命，奉之终身。至安丰之围，尺书告急，即亲将赴援，不从刘基之谏，不惜陈寇之侵，卒以脱林儿于虎口。林儿不死不改元，下令犹以皇帝圣旨先之，恐汉高之于义帝、光武之于更始未必能若是也。呜呼！明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李文凤论曰：秦氏暴虐，陈胜、吴广斩竿揭木以为天下先。虽寻就覆亡，后之议者犹曰秦民之汤、武也。胡元非我族类，重以庚申不君，民不聊生。韩氏父子、君臣起义，号召天下，天下云合响应。群雄并争，不谋而同。然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天命有德，真人龙兴，定鼎建业，处汉、吴二强寇之间，东西扫荡，从容指挥。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草泽崛起，不无凭依鬼怪与夫暴戾纠纷之气象。然建国十有余年，其间所以能自立，要必有可纪者，惜载籍泯泯，莫究万一。得则为王，失则为虏。悲夫！

# 卷　二

## 滁阳王

王名子兴，姓郭氏，濠州定远县人，其先曹州人也。至正壬辰二月起兵，乙未三月卒于和阳。洪武元年追封滁阳王。

至正十二年壬辰二月乙亥，定远人郭子兴及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等起兵，自称元帅，攻拔濠州，据其城守之。

初，王父少好术数，常从异人游，得其书。年长未娶，南游定远，邑人神其术，叩之必验。邑中富翁家有瞽女，王父过其门，翁以女命求卜。曰："此贵人也！"翁曰："此女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则妻之。"翁曰："诺。"既娶，不数年，家日赡，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谓人曰："是儿异日非常，必大吾家。"既长，兄弟皆善殖产。元末，民间有造言者，王误信之甚笃，遂散家财，阴结宾客。至正壬辰，汝、颍兵起，王识天下当变，乃召所结宾客子弟，拔濠梁据之。（《滁阳王庙碑》　洪武十七年，承直郎、太常司丞臣张来仪奉敕撰）

先是至正十一年辛卯五月，颍州妖人刘福通作乱，陷颍州。八月，萧县芝麻李及彭大、赵君用攻陷徐州，及十二年正月，定远县富民郭姓者聚众烧香，称亳州制节元帅，十一日起定远，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县。（俞本《皇明纪事录》）

闰三月甲戌，大明太祖高皇帝起义入濠州。

时皇上潜居民间，为讹言所逼，惧祸将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庙碑》）

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州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庐舍。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胡帅彻里不花率骑三千营城南三十里，逡巡不进，四掠良民，以绛系首，称为乱民以献功。于是，良民受害，呼亲唤旧，相继入城，合势共守。予当是时尚潜草野，托身缁流。于是，祷于伽蓝，容予倡义，遂决入濠城。以壬辰闰三月初一日至城门，门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除为亲兵，终岁如之。（《纪梦》、《高皇帝御制文集》）

闰三月一日晨旦，太祖抵濠城，守者缚而欲斩之。有人报于首雄，良久得免，收入步伍。几月，拔长九夫。首雄，滁阳王郭子兴也。既长九夫，王常召与言论，久之，王知太祖非可久屈，收为家人，亲待同子弟。（《皇明本纪》）

太祖赘于郭元帅义女马氏

皇上居元帅府数月，王谓曰："汝单居，当为汝婚。"王暮归，与夫人饮食，语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反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也。"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庙碑》）

初，宿州闵子乡人马公，素刚直，重然诺，爱人喜施，避仇定远，与子兴为刎颈交。马公有季女，甚爱之，尝言术者谓此女当大贵。及遇乱，谋还宿州起兵应子兴，以女托子兴，曰："幸公善抚视。"子兴与其妻张氏抚之如己子。已而，马公死，上时未有室，子兴与张氏谋曰："昔马公与吾相善，以女托我，然视众人中未有当吾意者。"因言上度量豁达，有智略，可妻之。张氏曰："吾意亦如此。"子兴意遂决，乃以

女妻上。即孝慈高皇后。(《太祖实录》)

按：滁阳王夫人张氏，次夫人亦张氏。张来仪作《庙碑》，尝言初劝滁阳馆高帝于贰室者，次夫人也。滁阳被械，携二子从高帝奔告鲁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后女为帝妃，生三王、二公主。人知滁阳能识真主于鱼服之中，不知皆其次夫人启之也。且仓卒之中，能奔告鲁淮以免其夫，斯可谓贤明妇人矣！《实录》但云子兴夫人张氏，遂殁次夫人之贤，余故表而出之，据此滁阳夫人生三子，皆与帝不协，而次夫人独能知帝，又以其女相托，则当时周旋侧陋，次夫人之功多矣。滁阳事，实高帝手藁以授来仪，宜其不殁次夫人之德也。

太祖领兵攻五河。二月初六日，复取定远县，攻南宿、大店、固镇。十六日至濠州，元帅贾鲁兵围之，至九月退。

按：《元史》十二年八月，贾鲁从脱脱平徐州。九月，脱脱班师，命鲁追余党，分兵攻濠州。次年五月卒于军中。鲁誓师曰："吾顿兵于濠七月矣！"则俞本所记贾鲁围濠自二月至九月者误也。或别将之师，非贾鲁耳。

元帅郭子兴与诸将有隙。

王为人勇悍善战，时军帅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刚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语难，而王剖决通敏，数以非语侵之，众故含忿。(《庙碑》)

王志气雄暴，列诸雄之上。其雄有四：俞、鲁、孙、潘，出于农，其性粗直，谋智和同，独与王异。王少出外而多居内，每视事，四雄者每待王，久不至，则四人专主之。三五日乃一会，会则四雄瞠目视王，四雄言有不当，王出言相侵，四雄亦姑忍之。王久乃觉，谓上曰："诸人若是奈何？"上曰："不过会简而至是耳。"王曰："然。"明日出与会，三日后复如初。彼此防疑不相安矣。(《皇明本纪》)

按：《碑》云四人名位在王上。而《本纪》则云王列诸雄之上。当以《庙碑》为是。

九月，脱脱平徐州，彭大、赵君用率芝麻李余党奔濠州。脱脱命贾鲁追击之。

未几，客军首帅彭、赵以兵来驻濠，二姓皆僭称王，王等遂为所制。(《庙碑》)

遇徐州乱雄败，其残雄趋濠梁，合势共守。时残雄势本受制，不料俞、孙、潘、郭反屈节以事之。未旬月，来人各受制。后因彭、赵僭称王号，势在鲁淮，赵称名而已。(《皇明本纪》)

是年九月，元兵复徐州，徐帅彭早住、赵君用率余众奔濠，德崖等纳之。二人本以穷蹙来奔，德崖等四人与子兴反屈己下之，事皆禀命，遂为所制。早住颇有智数，揽权专决，均用但唯唯而已。(《太祖实录》)

按：《实录》癸巳夏五月后书云："彭、赵二帅既据濠州，挟德崖等为己用。是冬，早住自称鲁淮王，均用称永义王。"所谓"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阳王庙碑》及《皇明本纪》记二姓僭称，是在壬辰奔濠之时，与《实录》异。以高帝《纪梦》考之，则云："明年，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上官以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多凌辱人。"所谓"当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时势言之，二姓虽草草僭王，亦当在元兵解围之后，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或当以《实录》为正耳。又按：《元史·顺帝纪》："辛卯八月，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败，则彭大当与君用俱奔濠。《实录》不书彭大而书早住，又书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阳之后，云："未逾月，彭、赵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辞弗往。未几，二人自相吞并，早住亦亡，惟君用专兵柄"云。又按：《顺帝纪》于丁酉年书"赵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据淮安，赵僭称永义王，彭僭称鲁淮王。"则丁酉岁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与君用吞并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实录》于早住既亡之后，记上使人说君用及赂其左右，以解子兴。而《庙碑》与《天潢玉牒》俱云："彭、赵东屯泗州，挟王以往，遣人赂彭、赵，得纵归。"则又早住不死之明证也。二姓僭称之事，在壬辰、癸巳间者，诸书载之甚确。而《顺帝纪》又载于丁酉岁者，盖彭大既亡之后，早住与君用同陷盱、泗，同据淮安，君用仍僭称永义，而早住袭其父之旧，仍称鲁淮，故《元史》又从而记之也。《元史》称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实录》者，殆未及考耳。己亥岁，君用杀毛贵，旋为续继祖所杀，独早住不知其所终。而丙午岁梅思祖以淮安降，上谕之曰："汝等多故赵君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继归张氏，复食其禄。"则数年之内，君用辈披猖淮、泗间，略可想见。惜纪载、阙如，无从援据耳。姑书此，以订《实录》之误。

赵君用谋杀子兴，太祖救之。

王既为彭、赵所制，一日，众挟赵势拘王于狱，将害之。皇上自军驰归。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难，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帅闻，遣人释王以归。(《庙碑》)

滁阳王奉鲁淮而轻赵，俞、鲁、孙、潘恃赵威，于市衢擒王。上出淮北，闻王被擒，急趋归。友人止之曰："尔主被擒，亦欲擒尔，且勿归。"上曰："再生之恩，有难不入，何丈夫之为也！"即入，见其家止存妇女，诸子弟皆匿。上曰："舍人安在？"诸妇人佯言不知。上曰："我家人也，释疑从我谋。"询知舍人所在，乃以实告。上曰："主君厚彭薄赵，祸必自赵，欲脱此难，非彭不可。"明旦，以次夫人携二子往告彭。彭怒曰："孰敢如是？"乃呼左右点兵搜强。

上亦返舍，去长服，被坚执锐，与诸人同围孙氏宅，缘舍上，掀椽揭瓦，诸军杀其祖父、母，于晦窟中得见滁阳王，钳足系颈，肌肉浮伤，令人负归。（《皇明本纪》）

太祖攻怀远县及安丰。

十月，太祖破元平章月乞察儿营，克焦山陈章营，攻塔岗，招安壮丁。

十二月，贾鲁复围濠州。

壬辰冬，元将贾鲁与月哥察儿围濠城，城中极力拒守。

至正十三年癸巳，太祖克凯里、萧县寨。

四月，攻宋山寨，克含山县，攻平塘营，克灵璧县、虹县。

夏五月壬午，贾鲁卒，元兵解围去。

脱脱平徐州，命鲁追余党，分攻濠州。鲁誓师曰："吾奉旨统八卫汉军，顿兵于濠七月矣！必以今巳、午时取城，然后食。"鲁麾马进抵城下，忽头眩下马，且戒兵马勿散，病愈亟，竟卒于军中。十三年五月壬午也。（《元史·贾鲁传》）

按：俞本记：五月大败贾鲁，六月海子口搭浮桥攻贾鲁于藕塘下营。今考五月贾鲁已卒，此云"攻贾鲁于藕塘下营。"或鲁之残兵也。

濠州乏粮。

上谒友人，得盐数引，乃泛舟以盐易于怀远，将粮数十石，以给王家。（《皇明本纪》）

六月丙申，以太祖为镇抚。

夏，上还故里，收元卒七百献王，王就令将之。（《庙碑》）

时濠州自元兵退，军士多死伤。上乃归乡里募兵得七百余人以还。子兴喜，以上为镇抚。（《太祖实录》）

当时予虽在微卒，尝观帅首之作为，度之既久，甚非良谋。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纪梦》）

七月，再克定远县。

至正十四年甲午五月，升太祖为总管，克全椒县。

六月，降元义兵三千人。

夏，上染末疾未瘥。王闻元义兵欲归，将说之，左右无可使，特过寝门，示意趦趄，因请扶疾往，卒说降之，得其精卒三千。（《庙碑》）

彭、赵二雄以力御众，部下皆凌辱人。上以七百人让他人统之，惟拔徐达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中途染疾而归，半月乃醒。瘥方三日，滁阳王扶笻过门，啧啧有声。上卧闻之，问傍人曰："王适扶笻而过，声意恨惋，胡为若是？"答曰："远方有兵，声言欲降，犹豫未决。王知友人在其中，令人往说，奈何家无可行者，故惋恨耳。"上乃扶病诣王寝室。王曰："汝来何为？"曰："闻他方有欲归者，未定行人，欲扶病往视。"王曰："汝病方瘥，未可行。"上知王意，决行不辞，王许之。遂入定远，以计缚其帅首，收壮士三千人。七日后，东破元将老张营，得精兵二万。练未及旬，率而南入滁阳。（《皇明本纪》）

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弃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练率之。六月，取潢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入滁阳，葺城以守之。（《纪梦》）

朕居扰攘之间，遂入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俄而，匹马单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顺于我。于是乎帅而南征。（《御制阅江楼记》）

太祖招安城口张寨。

是时，郭元帅之兵虽据定远县，前有义丁城口张寨不能进，后有元兵不能退。乃集将士问曰："城口张寨深为吾患，尔等能招降，即领寨兵。"上请往，郭曰："汝未能。"次日又问，上请往，云："令必来。"郭曰："往需何物？用几人？"上曰："唯执旗单骑耳。"次日，单骑至门，寨主领马步兵百余出，问曰："汝为谁？来此云何？"上曰："郭元帅部下朱总管有密报。"即邀入寨。上诡曰："今夜达兵劫寨，奉元帅命来报，须谨备。"张曰："汝何由知？"上曰："哨获达军知之。"因以天道人事说之，张喜。是夜，达军果来劫寨，已有备，人马掳获大半。张曰："郭元帅好人也，其何以报？非汝，几败我事，借汝往见之。"上曰："不宜迟。元帅见汝当重赏，必令汝守此寨。"张即具本寨兵马、钱粮数目，随上至。元帅大劳之，授以名爵，令上赍榜安本寨军民。遂令其精锐从元帅攻河州新塘，克三汊河、阳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克徐仓官寨。（俞本《纪事录》）

克泗州、盱眙。

己酉，盱眙县陷。庚戌，陷徐州，官军溃。

贼陷盱眙，又陷泗州，官军皆溃。命刑部尚书阿鲁于海宁州等处募兵，讨泗州贼。（《续通鉴》）

按：《元史》载，盱眙之陷，不指名为何兵，而系于张士诚寇扬州之下。《平吴录》诸书皆云：士诚攻扬州，寻陷盱眙及泗州。是时，士诚方起高邮，攻扬州，其兵岂能遽及盱、泗？今考俞本《纪事录》，其为濠兵无疑也。《洪武实录》于甲午七月克滁阳之下书曰："未逾月，彭早住、赵君用遣人邀上将兵守盱、泗。"《滁阳庙碑》亦云："彭、赵东屯泗州。"则知陷盱、泗者，彭、赵之兵也。是时，濠兵以彭、赵为主，彭、赵攻盱、泗，而上攻滁，虽分兵为两，其实皆濠兵也。记事者亦无从分别言之耳。

十三日，克梁县，至大桥庙。

七月初二日，克张堡、驴牌骆二寨，克把头寨。

攻元知院老张于横涧山，降其民兵男女七万，得精壮二万，南略滁阳。（《太祖实录》）

十八日，克滁州。

八月，克六合县。

彭早住、赵君用执子兴，太祖救归滁州。

既而，彭、赵东屯泗州，因挟王以往。皇上方驻和阳，知众不可共事，独坚守以待。复遣人赂彭、赵左右，赂行，王得纵归滁阳。时王兵共四万，其麾下仅万人，皇上所部三万有奇。（《庙碑》）

克滁阳未逾月，永义、鲁淮二王遣人促兵以驻盱、泗。上知其非人，弗从。未几，二王自相吞并，善战者多死于盱，鲁淮亦亡，惟存永义而已。彼时滁阳王尚受制于盱眙，几为所吞，而卒幸免。上遣一介去说永义，从滁阳王南行。初王首倡义时兵八百人，后上亦以七百属部下，其招诱者不过万余，上之兵众已三万有奇。逾两月，王为谗所惑，掣近行掌文案者数人，李善长终不弃去。是后四方征讨总兵之事，不令上与。（《皇明本纪》）

彭早住、赵君用遣人邀上将兵守盱、泗。上以二人粗暴浅谋，不可与共事，辞弗往。未几，二人自相吞并，战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君用专兵柄，子兴势益孤。上遣人说君用曰："公昔窘于元兵，奔濠城，郭公开门延纳，既不见疑，又屈己以事公。郭公之德于公为大，公乃不思报，反听左右之言，欲先图之，是自剪其羽翼，失豪杰心。又况人心难以逆料，郭公虽或可图，其部属犹众，万一事有不然，公亦岂能独安。"时君用闻上入滁州，兵势甚盛，心颇恐。上又使人赂其左右以解之，子兴乃得免。遂将其所部万人至滁州。居再阅月，子兴惑于谗，意颇疑上，悉夺左右用事者，凡兵事皆不得与。既而，元兵围滁，有任某者，谮上每战不力，子兴颇信之。比出城接战，任未十步即被矢走还，上独前奋击，徐还。子兴乃愧叹。凡军中有所得，上辄分给群下，他将有所获，辄以献子兴，子兴以故不说。孝慈皇后知其意，后将士有献者，悉以遗子兴妻张氏，张氏喜，后又和顺以事之，由是疑衅渐释。（《太祖实录》）

十月，脱脱攻高邮，围六合，太祖救之。

元将脱脱攻高邮，分兵围六合，子兴命上将兵往救。元兵欲攻滁，上设伏败之，复谋款其师，由是滁城得完。（《太祖实录》）

脱脱围六合，被围者请救，来使乃上之友也。中夜来叩门，上即起，隔门与语，谓之曰："姑少待，我告王辟门而进。"王与六合之雄有隙，闻求救，喑呜奋怒，不肯许。上因助来使共说之，至日昃，王意少解。诸将畏脱脱，以珓不吉为词。王乃召上曰："汝亦白神。"上曰："六合受围，势同一家，唇亡则齿寒。若命我总兵，神可弗白。"于是决出师东之六合，与脱脱战，微失利归。（《皇明本纪》）

按：《元史》"十一月脱脱兵至高邮，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成化间，史馆续修《纲目》，亦因仍书之。盖不知是时我太祖在六合与耿再成守瓦梁垒等处，失于考证而不知避讳也。子兴欲称王，不果。

时子兴名称尚微，且无意远略，欲据滁自王。上察知其意，因说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子兴默然，事遂止。（《太祖实录》）

至正十五年乙未正月，克和州李扒头寨。

先是，至正十二年，李扒头据无为州，双刀赵据含山，聚众结水寨，俱称彭祖家。至是，正月一十一日围和州，攻李扒头寨，克之。

克太山同知及韩把头寨并鸡笼山，攻彭祖水寨、含山县。

太祖统兵入和阳，与元兵战三月，而元兵解去。

正月戊寅，上率师取和州。时上数谏王，为人所谮，初少被责辱，上终不以为意，王性聪明，纳谏如流，俄又中谗，辄复嗔恚，因是致疾。兵士乏粮，谋议所向，遣人召至再三，终不能会。复遣人至，定计出军，上许之，谋曰："三千人衣青衣，垂髻左衽，佯为彼兵。令万人衣绛衣，兵先至，败走。至暮，青衣兵抵城下破之。"会败兵先归报，王惊恐，责上失计，俄城南报元使来招，王惊恐益甚。上命以三门兵合滁阳王至南门，然后令来者膝行以见王，待谕之。众欲杀使者，上曰："不如纵归，示以大言，彼不知我虚实，必不敢加我。"明旦，元兵遁去，王命上往收败军，及总守和阳，遂南趋和阳。（《皇明本纪》）

三月，郭元帅子兴卒。

王命皇上守和阳，既而信流言，亲至和阳视师。值王仇人亦在其中，闻王至，移军异处。皇上礼送行者，俄为所厄。王闻惊惧得疾，寻卒。（《庙碑》）

辛巳，元兵十万攻和阳，上以万人守，连兵三月，元兵数败，解去。未几，彼众皆走渡江。时濠梁旧雄俞、鲁、孙、潘亦乏粮，其部下皆就食和阳，孙德崖军遂入城假居焉。滁阳王信谗，闻军中多取妇女、财物，意欲归罪于上，左右谗者欲因而致上于死地。不旬日，王果至。上往视之，王怒，久而不言。久而谓上曰："谁?"上答曰："某。"王曰："其罪何逃!"上曰："儿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事缓急皆可理，外事当速谋。"王问："何事?"曰："曩与俞、鲁、孙、潘有隙，长者受制，某等围舍，逾墙杀彼祖父母，脱长者之患。今仇人在斯，彼众我寡，甚为虑之。"明日五鼓，德崖遣人谓上曰："彼翁至矣，我将他往。"上大惊，急报王以备之。上复谓德崖曰："两军合城，今一军尽起，公当留后，令军先行。"德崖许诺。上出城送友人，去城十五里，闻城内两军相斗，上策骑急归，彼军大呼追逐，抽刃以隘道。上单骑入彼军中，德崖之弟系上颈，欲加害，友人张姓者力止之，往入城，见滁阳王系孙之颈，共案而饮。归谓诸人曰："如众所为，几伤两命，今各生存，事不难矣。"诸人怒犹未解。张留上同寝，抱上首达旦。明日，复羁晦窟中。又明日，乃行。徐达等奉王命以数人至，于是得归。王亦释孙。王闻上被擒，惊忧成疾，后终不复起，卒于和阳。（《皇明本纪》）

子兴为人勇悍善战，而性悻直不能容物，故卒以愤恨而终。（《太祖实录》）

四月，众奉子兴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次之，太祖又次之。

郭元帅卒，张天祐赍杜遵道檄推子兴之子为都元帅，天祐为右副元帅，上为左副元帅。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太祖实录》)

太祖转战和阳，会滁阳王卒，遂并其兵，纳其次室之女。(《天潢玉牒》)

子兴既卒，孙德崖欲统其军，子兴之子闻之，惧不能辨，乃以书邀上代辩之。(《太祖实录》)

克裕溪中丞蛮子海崖水寨。

六月，太祖率诸将渡江取太平，诸将奉太祖为大元帅。

六月初二日，上亲领将士万余，乘风斗快船渡江，无船者以苇荻作筏而济。江东士民值太平日久，无不股栗待命，遂克采石及太平府芜湖县。是时三帅虽共府置事，运筹决策皆自上裁。将士乐战，军民倾向，权归于上矣。(俞本《纪事录》)

七月克溧水。壬辰，命元帅张天祐率诸军及陈野先部曲攻集庆路，弗克而还。

八月，克溧阳。

九月，复攻集庆路，陈野先叛，郭元帅、张天祐战败死之。

是月戊戌，仍命郭元帅、张天祐率所部军攻集庆。己亥，天祐等至方山，攻破左答失纳识里营，走之。陈野先遂叛，与元福寿合兵来拒，战于秦淮水上。我师失利，天祐、郭元帅皆战死。(《太祖实录》)

元义兵元帅陈野先领兵攻太平府，士卒登城，上亲率死士拒之，城中危急。是时，上娶孙伯英妹为次妃，妃言于上曰："府中金银若干，何不尽给将士，使之奋身御敌，倘有不虞，积金何益?"次日，敌再至，上尽置金银于城上，分给将士，遂大败敌兵，生擒野先。上亲释其缚，坐与语，野先许以全军归附。上与结为昆弟，宰乌牛、白马以祀天地，歃血为誓，约共攻建康府。即令还营整兵以待并进。十月，郭、张二元帅督兵由官塘经同山进攻建康之东门，陈野先自板桥直抵建康攻南门，自寅至午，城中坚守。野先邀郭元帅饮，杀之，擒张元帅献于福寿，亦杀之。野先会元兵夹攻，大军遂溃，部下总管赵继祖跃马遁，野先单骑追逐，雁门孟万户刺杀之。(俞本《记事录》)

至正乙未夏五月，今江南等处行御史大夫西夏永平公由淮南行省中书平章特膺是命。六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平，纵兵四劫，潜趋集庆攻南门。公昼夜拒守，相率引去。秋七月，复至，又败之。九月，寇大至，围城四面，凡七日，公身先士卒，且战且守，而锋大衄。先是，淮西义兵元帅陈野先率其徒渡江，屯集庆城南之板桥，行台命与官军俱征太平。已而，我师失利，野先陷，寇质其妻子，使为先锋，务必取集庆。野先素服公威信，输密款，愿擒首贼以自效。众疑其诈，公独采听之无惑。下令俾官军与野先表里合攻，遂生擒伪元帅郭、张二人及其余伪官甚众，杀死者无算，因乘胜逐北，鼓行趣太平，而野先为乡兵误杀，举军痛惜之。(陈基撰《西夏永平公勋德诗序》)

十一月，太祖为都元帅。

郭、张二帅既没，上独任元帅府事。(《太祖实录》)

至正十六年丙申二月二十五日，攻克三山中丞水寨。

三月初三日，太祖亲统大军克板桥营，擒陈野先侄陈胜。初十日，太祖亲克建康。

亳都升太祖为江南行省平章，以故元帅郭天叙弟天爵为右丞。

至正十七年丁酉，遣将进攻浙东。

至正十八年戊戌七月，右丞郭天爵谋叛，诛之。

滁阳王夫人张氏生三子：长战殁，次为降人所陷，即郭元帅也，幼与群小阴谋伏罪。次夫人张氏生女一，为上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庙碑》)

至正十九年己亥四月，太祖亲征浙东。

至正二十年庚子五月，徐达、常遇春克安庆。

闰五月，陈友谅陷太平，侵建康，我师奋击，大败之。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亳都升太祖为吴国公。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张士诚寇诸全，败还。江西降将祝宗、康泰叛，徐达讨平之，南昌复定。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陈友谅围南昌。太祖自将救之，友谅败死。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正月，诸将奉太祖即吴王位。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正月，克赣州，江西平。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十二月，宋主韩林儿殂，议以明年为吴元年，立宗庙社稷。

丁未，吴元年，克姑苏，执张士诚以归，命徐达北伐中原。

戊申正月乙亥，太祖即皇帝位于金陵，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封故元帅郭子兴为滁阳王。

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念更生之恩，实业所始，乃封滁阳王，配张氏封夫人，建庙滁阳，命有司岁时率滁人祭之。(《庙碑》)

洪武三年二月癸未，封故元帅郭子兴为滁阳王，妻张氏为滁阳王夫人，立庙滁州，仍绘其三子从祀，凡生卒之日及节序，皆命有司致祭。(《太祖实录》)

遣使致祭滁阳王。

洪武八年四月，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阳王庙，曰："曩者群雄鼎沸之时，民不堪命，王乃奋臂定远，拔濠城而守之。朕方从军，几被他人所害，惟王能活我，致有今日，尽平天下，家国已成，再生之恩终世难忘。今日督工凤阳，道经环滁，茔祠在斯，遣官致祭。尚飨!"(《御制文集》)

皇帝制谕滁阳千百户王杰等：自古豪杰之士，有大功于天地人神者，生虽不获其福，死必血食庙祀焉，所谓死而不亡，名传永世者也！惟滁阳王，定远之民，当元运将终，群雄并起，王亦乘时倡义旅，克濠城，拒守二载。时朕从事，恩礼甚厚。岁癸巳，王行兵盱眙。甲午，移驻环滁。乙未，南巡和阳，婴疾而毙。先是，命朕率兵镇御和阳，及王毙，王子不能驭诸豪英兵，且乏食，朕率众渡江，十有三年，帝业乃成。朕追念旧恩，特封滁阳王，立庙于州，岁时奉祀。(《太祖实录》)

定滁阳王岁祀礼。

洪武十五年秋，召守滁阳千百户等免征田租者二十员名，永供时祀，其宥氏首率而祀之，故兹制谕。

一，祭祀日期用四孟日。一，祭物用羊一羫、猪一口。一，奉祀人员官一十七户，看庙人宥奶子等三户。(洪武十五年《钦定滁阳王庙岁祀册》)

敕撰滁阳王碑文勒石于庙。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亲薰滁阳王事实，召太常司丞臣张来仪谕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庙祀而碑刻未具，甚阙典也。汝其据此为文于石。"臣伏闻自古帝王之兴，虽受命于天，未始不因乎人，盖必有所佑助维持而后成。惟我皇上，奋布衣，提一剑而起，外无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脱危难，识潜微，纳于贰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业，可谓有知人鉴矣！及今大统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寻源，实由于王。爰建显号，俾永永血食。盖非王无以开万世之业，非皇上无以永王之名。臣谨即是为铭。(洪武十七年三月承直郎、太常司丞张来仪奉敕撰，中书舍人胡廷铉奉敕书并篆额。)

# 卷 三

## 天完徐寿辉

寿辉，一名贞一，姓徐氏，蕲州罗田县人。至正十一年八月起兵于蕲，十月僭称皇帝，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在位十年，为陈友谅所弑。

至正十一年辛卯（治平元年）八月，蕲州罗田县人徐贞一，名寿辉，与黄州麻城人邹普胜等以妖术阴谋聚众，遂举兵为乱，以红巾为号。

初，徐贞一本湖南人，姿状庞厚，无他长，生平以贩布为业，往来蕲、黄间。是时，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礼，愚民信之，其徒遂众。将为乱，思得其主。一日，贞一于盐塘水中浴，众见其身有光，皆惊异，遂立为帝，反于蕲春，东南遂大乱。湖广、江西、浙江三省城池多陷没，开莲台于蕲春。然资性宽纵，权在臣下，徒存空名尔。(《草木子》)

寿辉即贞一，体貌魁岸，木强无他能，以烧香聚众起。初，袁州慈化寺僧彭莹玉以妖术惑众，其徒周子旺因聚众欲作乱，事觉，元江西行省发兵捕诛子旺等。莹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获。既而麻城人邹普胜复以其术鼓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遂起兵为乱。以寿辉相貌异，众乃推以为主，举红巾为号。(《太祖实录·徐贞一本传》)

至正辛卯，中原盗起，寿辉行山中，获鉴铁十斤。麻城铁工邹普胜居耦寿辉，夜梦有黄龙蟠其铁砧。明日，寿辉携铁过之，令制镢钮，蹲坐铁砧上。普胜心异之，告之曰："今天下尚须镢钮活耶？当炼一剑赠君耳。"于是两人深相结，阴谋举大事。会彭和尚妖党作乱，普胜乃与众共推寿辉为主，举兵，以红巾为号，借圣人堂于多云山中。溪水日再潮，溪傍有巨石状类舣舟，寿辉命凿一穴，树桅其上，祝之曰："天助寿辉，当扬帆出溪口。"石为行十余丈，寿辉遂决意反。(《湖广总志》)

彭祖师惑荆、襄民，徐贞一据蕲州称帝，征饶郡民，率众掠江浙。(俞本《纪事录》)

九月，徐寿辉陷蕲水路及黄州路。

徐寿辉伪将倪文俊击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于金刚台。

寿辉起蕲、黄，威顺王宽彻普化与其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引兵至金刚台，寿辉部将倪文俊败之，执别帖木儿。威顺王，世祖之孙，赐金印，镇武昌。(《元史·威顺王传》)

沔阳盗倪文俊，号蛮子，世以渔业，居黄州黄陂。其生之夕，母梦有白虎入室。及徐僭号，倪为伪相，用多浆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杀害，掳威顺王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诏招抚，然乱端已成，俱无所及，王诸子皆为所杀，荆、岳、潭、鄂、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处、洪、吉等州，皆为所据。然骄恣不抚其下，后竟为其下所杀。先一夕，母复梦白虎死，遂遇戮。戮之二日前，有大星落蛮子舟前，蛮子曰："又有大官人当死吾手！"不知其身当之也。其弟倪文郁同乱，后封长沙王，镇岳州。蛮子诛，文郁亦见杀。独季弟倪七不从乱，亦不及祸，今尚居汉川县，耕稼为业，富于牛田。(《草木子》)

是时蕲州总管李孝先分守蕲州县，死之，赠河南参政，谥义愍。(王逢《诗序》)

十月，徐寿辉据蕲水为都，国号天完，僭称皇帝，改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

攻陷饶州，又陷信州。

时魏中立以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迁守饶州，以义兵击贼，被执，以红巾被其身，中立叱之，须髯尽张，执归蕲水，大骂不已，遂被害。信州总管于大本，值贼首项甲破东门而入，执大本至蕲水，为俘献，伪主释其缚，畀伪印一纽，大本投印于地，指伪主痛詈之，亦遇害。(《元史·忠义传》)

至正十二年壬辰（治平二年）正月丙辰，徐寿辉遣伪将丁普郎、徐明远陷汉阳。丁巳，陷兴国府。己

末，徐寿辉遣邹普胜陷武昌，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

诏追夺宽彻普化印，而诛和尚。（《元史·宽彻普化传》）

正月，孟海马陷襄阳，徐真逸陷湖广，其将曾元帅陷安陆、江陵。（《庚申外史》）

辛酉，徐寿辉伪将曾法兴陷安陆府，知府丑闾战不胜，死之。

蕲贼曾法兴犯安陆，丑闾败贼前队，乘胜追贼，而贼自他门入，亟还，朝服坐公堂。贼胁以白刃，丑闾疾叱之，贼以刀斫右胁，断而死。（《元史·忠义传》）

辛未，徐寿辉兵陷沔阳府。

蕲黄贼逼境，推官俞述祖领民兵守绿水洪。城陷，被执。械至伪主徐寿辉所，述祖骂不辍，寿辉怒，支解之。（《元史·忠义传》）

壬申，中兴路陷，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轮失出战，众溃，宣慰使锦州不花、山南廉访使卜礼月敦皆遁走。

寇犯中兴，山南廉访使卜礼月敦以兵与抗，射贼多死。明日，拥众来袭东门，力战被执，不屈而死。又明日，贼复来攻中兴，判官上都统兵出击之。既而东门失守，上都仓皇反斗，被执，大骂，贼刳其腹而死。（《元史·忠义传》）

按：《顺帝本纪》："廉访卜礼月敦遁。"而《忠义传》云："被执死。"当以《忠义传》为正。

二月乙酉，徐寿辉兵陷江州，总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

初，盗陷蕲、黄，造船北岸，锐意南攻。九江虽下流，实东西襟喉之地。黼上攻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请兵屯江北，以扼贼冲。不报。及渡江，陷武昌，舳舻蔽江而下，江西大震。乘胜破瑞昌，右丞孛罗帖木儿方军于江，闻之遁。游兵至境，仓卒无号，墨士卒面，统之出战，贼大败，杀获二万余。黼曰："贼不利于陆，必以舟薄我。"乃以长木数千，冒铁锥于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贼舟，谓之"七星桩"。贼舟扬帆顺流而下，舟遇桩不得动，黼发火翎箭射之，焚溺无算。时西自荆湖，东际淮甸，守臣往往弃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中外援绝。二月甲申，贼将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秃坚不花自北门遁。贼攻入东门，与之巷战，知力不敌，挥剑叱曰："杀我！无杀百姓！"贼自巷背来，刺黼坠马，与从子秉昭俱骂贼而死。（《元史·忠义传》）

丙戌，徐寿辉兵陷岳州。

徐寿辉伪将欧普祥陷袁州。

普祥，黄州黄冈人，岁辛卯，从徐寿辉以烧香起兵，为元帅，人称为欧道人。壬辰二月，引兵掠江西诸郡县，攻陷袁州，焚室庐掠人民以去，遣别将守之。既而分宜县人彭继凯与元帅别速坚起义兵复袁州，普祥怒。九月，复往攻之，不克，乃攻陷分宜、新喻等县，括其丁壮，团结营寨。癸巳二月，复攻袁州，元帅别速坚与万户宝同等坚守。城中民困食尽，死者相枕藉。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据之，分兵陷吉安、福瑞之上高等县。与元兵屡战屡胜，寿辉累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国公。普祥性残暴，所过，室庐皆焚荡浮掠无遗。庚子岁，陈友谅弑寿辉，征兵于普祥，普祥不听其节制。壬寅，王师取江西，普祥令其子文广纳款归附，上厚赐之，命普祥仍以本部军马守袁州。甲辰六月丁巳卒。（《太祖实录·欧普祥本传》）

至正十二年，欧道人据袁州。（俞本《纪事录》）

三月丁未，徐寿辉伪将许甲攻衡州，洞官黄安抚败之。伪将陶九陷瑞州，总管禹苏福、万户张岳败之。甲子，伪将项普略陷饶州路，遂陷徽州、信州。

壬辰正月，湖广陷，秃坚不花由江州遁还。二月，普颜不花将兵往江州，至石头渡，遇贼，战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即怀省印遁走。普颜不花还，与章伯颜定城守之计。后数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来归。三月，贼众来围城，凡两月，民无离志，因夺击，败贼，走之。（《元史·道童传》）

《饶志》：彭翼达、项普略破吉安路。彭翼达即彭和尚，一名妖彭。（《平胡录》）

闰三月乙酉，徐寿辉伪将陈普文陷吉安路，乡民罗明远起义兵复之。

闰月十三日，蕲、黄红巾自江州直抵庐陵，攻破吉安，乡民罗明远复之。（《平胡录》）

已而，陈普文反兵复陷其城。（《太祖实录》）

丁酉，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铁杰以湖南兵复岳州。

四月乙卯，铁杰及万户陶梦桢复武昌、汉阳，寻再陷。

辛未，荆门知州聂炳复荆门州。

炳知荆门州才半岁，淮、汉贼起，荆门不守。炳出募士兵，得众七万，复荆门。又与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复江陵，其功居多。（《元史·忠义传》）

五月己卯，咬住复中兴路。

野峻台升四川行省参政，与平章咬住讨贼。贼方据巴东县，攻拔之，平归、峡等州，进拔枝江、松滋两县，乘胜趋江陵，据清水门，与贼战三时顷，咬住军止百步外不救，贼飞枪刺之，遂死。（《元史·忠义传》）

七月庚辰，饶、徽贼犯昱岭关，陷杭州路。

贼攻昱岭关，镇抚桂完泽再战关下，皆胜。寻与其妻弟全德皆被执，反缚于树，临以白刃。完泽呼德曰："全舅，男子汉即死，不可听贼。"因大骂。贼怒，剖二人之腹而死。（《元史·忠义传》）

贼犯余杭，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调兵出战，皆不利，贼至，执敬遽上马率众出，中途与贼遇，射死七人。贼填咽街巷纵火，众溃，执敬奋刀斫贼，中枪而堕，从仆田也先驰救之，亦中枪死。（《元史·忠义传》）

壬辰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

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浙省参政樊时中执敬死于天水桥，宝哥与妻同溺于西湖。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于簿，籍府库金银，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兴，郎中脱脱过江南，越数日，携省印来会，权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统军归，举火焚城，残伤殆尽。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尊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咼于市，家产悉没县官，明庆、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省官复任如故。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太平，不可复得矣！（《辍耕录》）

董抟霄率兵攻杭州，遂复徽州。

抟霄从江浙平章教化移军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县，而贼已陷杭州。抟霄曰：“贼皆野人，见杭城子女玉帛，必纵欲，不暇为备，宜急攻之。今若退保湖州，贼乘势直趋京口，则江南不可为矣。”拔剑誓诸将，遂进兵杭城。贼迎敌至盐桥，凡七战。追杀至清河坊，贼奔接待寺，塞其门而焚之，遂复杭州。徽、饶贼复自昱岭关寇于潜。抟霄以临安、新溪为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进兵叫口及虎槛，遇贼，大破之，遂复于潜。既又复昌化县及昱岭关，降贼将潘大渊二千人。贼复攻独松、百丈、幽岭三关，抟霄乃先以兵守多溪，扼三关要路，而分三军出三关，会兵捣贼巢，遂乘胜复安吉，克广德。有蕲贼与饶、池诸贼复陷徽州，贼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雾。抟霄以兵击之，已而妖雾开豁，诸伏兵皆起，袭贼后，斩首数万级，获道士，焚其妖书而斩之。遂平徽州。（《元史·董抟霄传》）

七月，红巾陷钱塘。九月，陷吴兴、延陵。十月，陷江阴州。州大姓许晋，字德昭，与其子如璋聚无赖恶少，资以饮食。贼四散抄掠，诱使深入，殪而埋之。战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辍耕录》）

徐寿辉伪将王善、康寿四、江二蛮等陷福安、宁德等县。赵普胜、周驴等据池阳、太平诸州郡。

贼自邵武间道逼福宁，知州王伯颜与监州阿撒都剌分扼险阻。贼帅王善俄拥众直压州西门，伯颜麾下惟白挺市儿数百人。贼以长枪舂马，马仆，见执。善说伯颜降，为我尹此州。伯颜嚼舌出血，噀善面，唾骂之，挺颈受刃。头断，涌白液如乳。明年州有僧林德诚起兵讨贼，望空呼曰：“王州尹宜率阴兵助我。”贼方祀神，睹红衣军来，以为伪帅康将军，亟往迎之，无有也，四面皆青衣官军。贼大败，斩其酋江二蛮，福宁遂平。（《元史·忠义传》）

八月，安陆贼将俞君正复陷荆门州，知州聂炳死之。贼将党仲达复陷岳州。

俞君正合兵来攻荆门，炳率孤军昼夜血战，城陷，被执，极口骂不绝。贼以刀抉其齿尽，乃断左臂而支解之。未几，贼陷潜江县，达鲁花赤明安达尔擒其将刘万户，进营芦洑，贼众奄至，其家歼焉。（《元史·忠义传》）

襄阳路达鲁花赤孛罗帖木儿率义兵进次潜江县，枭贼将刘万户、许堂主等。贼大至，与战抵暮，咬住等军各当一面，不能救。孛罗帖木儿被重创，见执，骂贼遇害，一家死者二十有八人。（《元史·忠义传》）

九月乙亥，俞君正复陷中兴路，咬住领兵与战于楼台，败绩，奔松滋，本路判官上都死之。

癸未，中兴义士范忠偕荆门僧李智，率义兵复中兴路，俞君正败走。

江西平章星吉与贼战于湖口，死之。

星吉至江东，诏令守江州。时江州已陷，贼据池阳，号百万。吉募兵得三千人，溯江而上。四月，复池州，又复桐陵，败贼于白马湾，追及于白湄，擒其伪相周驴，夺船六百艘，死者蔽江，江水为赤。乃命诸将分道讨贼，复贵池、石埭、建德诸县。时贼久围安庆，焚营解去。进复湖口县，克江州，命王惟恭栅小孤山，而自驻番阳口，缀江湖要冲以图恢复。时湖广已陷，江西被围，淮、浙亦多故，转战六月余，兵食俱竭。九月二十日，贼取芦苇编为大筏，杜上下流，纵火夹攻，我军殊死战，且尽，星吉从子伯不花将亲兵数千人亦死。贼射星吉，中目，仆舟中。贼素闻其名，舁置密室中。至旦少苏，馈以食，星吉斥之，不复食，凡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而绝。九月二十九日也。（《元史·星吉传》、宋濂《星吉公神道碑》）

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救安庆，贼解围去。

徐寿辉兵侵江东、西，诏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讨之。时星吉、蛮子海牙皆驻太平，宿留不进。卜颜帖木儿乃与俱前，复铜陵、池州，遂遣将分讨，而自驻池口，以防遏上流。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蛮子海牙与威顺王军俱溃而东。安庆被围益急，卜颜帖木儿即大发帑藏以周之，溃军皆大集，安庆之围遂解。（《元史·卜颜帖木儿传》）

冬十一月，贼悉众寇安庆，水陆并进，上万户蒙古丑厮连破之，轻舟往追，中流矢卒，是月二十九日也。先是丑厮镇江阴，时海内无事，州人王逢谓曰：“太岁在辰，侯当保障一方，战胜，后恐不利。”已而果然。（《梧溪集》）

按：星吉之死，《元史续编》、《平胡录》载在十一月。今以《星吉神道碑》正之。

冬，徽州陷，常万户张珍引兵伏横林，连败之，乘胜深入，常悉平。

至正十三年癸巳（治平三年）三月，卜颜帖木儿复江州。

三月，贼众十万攻池州，卜颜帖木儿命诸将分番与战，大败之，乘胜率舟师以进。五月，与战于望江，又战小孤山及彭泽，又战龙开河，皆破走之，进复江州。（《元史·卜颜帖木儿传》）

五月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帅韩邦彦、哈迷取道由徽州、浮梁，同复饶州，蕲、黄等贼望风皆奔溃。

六月，答失八都鲁克复安陆府。

七月壬申，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辉复武昌及汉阳府。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复蕲州。

七月，卜颜帖木儿进兵攻蕲州，擒伪帅鲁普泰，遂克其城。进兵道士洑，焚其栅，抵兰溪口，歼黄连寨贼巢。分兵平两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元史·卜颜帖木儿传》）

十月丁未，广西元帅甄崇福复道州，诛贼将周伯颜。

十二月，江浙平章卜颜帖木儿等击徐寿辉于蕲水，败之，寿辉遁走。

十一月，卜颜帖木儿与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军合，而湖广左丞伯颜不花等军皆会。十二月，分道进攻蕲水县，拔其伪都，获伪将相而下四百人，徐寿辉仅以身免。（《元史·卜颜帖木儿传》）

星吉大夫以舟师自安庆征湖广，至湖口，适与蕲、黄红巾遇，风势不利，败绩，死之。红巾遂顺江而下，攻安庆，为义兵所破，大败南还。既而，蛮子海牙中丞复总水军义军南征，破黄连大寨，徐贞逸等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官军尽复武昌等处。未几，尽抽军下据庐州，官军势退，而贼势复炽矣。亦怜真班丞相以马步军由江东援江西，至龙兴，逾月而卒。左丞火尔赤总其兵，攻临江，复瑞州，进攻袁州，与欧军相持，数年不决，后卒败亡。（《庚申外史》）

伪将王善陷福州府，巡检刘浚败死。浚子健起兵，诛善。

江西贼帅王善寇闽，破罗源，分两道攻福州。连江县宁善乡巡检刘浚拒之辰山。俄闻福州陷，众多溃去。浚帅其子健进兵，遇贼于中麻，鏖战三时顷，浚中箭堕马，健下马掖之，俱被擒。浚戟手大骂，贼斫其手指尽，次两腕与足。浚骂弥厉，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贼，善义之，舍健使瘗父尸。健归，请兵于帅府，弗听。尽散家赀，结死士百人，诈为工商流丐，入贼中。夜半，发火大噪，贼惊扰，自相屠戮，健手斩杀其父者张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陈伯祥来献，磔之。（《元史·忠义传》、《龙飞纪略》）

至正十四年甲午（治平四年）三月，江西左丞相亦怜真班卒。

江西自道童政治懈弛，亦怜真班至，风采一新，盗贼谋归款。至是卒，所部为之丧气。（《元史续编》）

十二月，诏威顺王宽彻普化还镇湖广。

宽彻普化率领王子及本部怯薛丹，屡讨贼立功。十四年，诏复镇武昌，还其金印。（《元史·威顺王传》）

至正十五年乙未（治平五年）正月丁丑，徐寿辉伪将倪文俊复陷沔阳府。

宽彻普化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同湖广元帅阿思南，以大船四十余只，水陆并进，至沔阳攻徐寿辉伪将倪文俊，且载妃妾以行。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报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宽彻普化走陕西。（《元史·威顺王传》）

三月癸巳，徐寿辉兵陷襄阳路。

五月庚戌，倪文俊自沔阳陷中兴路，元帅朵儿只班死之。

七月壬寅，倪文俊复陷武昌、汉阳等路。

蕲、黄贼陷宣州，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汪泽民死之。

九月己亥，倪文俊围岳州路。

十一月庚戌，贼陷饶州路。

至正十六年丙申（治平六年）正月，倪文俊建伪都于汉阳，迎徐寿辉居之。

三月壬午，徐寿辉复寇襄阳。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总兵官俺都剌遁。

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

六月，卜颜帖木儿复池州，以军守之，寻卒。

是年十一月，卜颜帖木儿卒。（《元史·卜颜帖木儿传》）

八月庚申，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帅甄崇福战死。

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杀威顺王子歹帖木儿。湖广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与左江义兵万户邓祖胜合兵复衡州。

至正十七年丁酉（治平七年）二月，倪文俊陷峡州，破辘轳关。明玉珍进陷川蜀诸郡，因据守之。

五月丙申，大明将常遇春克青阳县，赵普胜败走。

遇春遣兴国翼分院院判赵忠、元帅王敬祖等攻池州之青阳县。蕲州徐寿辉将赵普胜出兵来距，敬祖以数十骑冲其阵，阵乱，众兵乘势疾击，遂破之，克其县。赵普胜者，本巢湖水军元帅，初与与俞通海等皆来降，中道叛去，降于寿辉。为人骁勇，善用双刀，人号为双刀赵云。（《太祖实录》）

至正十二年，双刀赵据含山，聚众结水寨，称彭祖家。十五年正月，克彭祖水寨、含山县。十六年六月，院判赵子忠攻池州青山，不克，守贼乃双刀赵。十七年，郎中段兴守铜陵，双刀赵闻兴威名，不敢侵。十一月，院判赵子忠并帐前黑先锋攻青不克俱陷。（俞本《纪事录》）

九月，倪文俊谋杀其主徐寿辉不果，自汉阳奔黄州，寿辉伪将陈友谅袭杀之，友谅遂自称平章。

十二月，明玉珍据成都。

玉珍为文俊守蜀，文俊死，玉珍遂自据之，蜀中郡县皆附。（《平胡录》、《元史续编》）

陈友谅寇安庆，守将余阙拒却之。

十五年，拜阙江淮行省参知政事，仍守安庆。池

州赵普胜帅众攻城，连战三日败去。未几，又至，相距二旬始退，怀宁县达鲁花赤伯家奴战死。十七年，赵普胜同青军两道攻城，拒战一月余，竟败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左丞。安庆倚小孤山为藩蔽，命义兵元帅胡伯颜统水军戍焉。十月，沔阳陈友谅自上游直捣小孤山，伯颜与战四日夜不胜，急趋安庆。贼追至山口镇，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阙遣兵扼于观音桥。俄饶州祝寇攻西门，阙斩却之。乙巳，贼乘东门，红旗登城，阙简死士力击，贼复败去。戊申，贼并军攻东西二门，又却之。(《元史·余阙传》)

至正十八年戊戌（治平八年）正月丙午，陈友谅陷安庆路守将余阙死之。

贼树栅起飞楼，金鼓震地，昼夜不得息。癸卯，贼益生兵攻东门。丙午，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祝寇军南门，四面蚁集。西门势尤急，阙自当之，徒步提戈为士卒先，孤军血战，斩首无算，而阙亦被十余创。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阙引刀自刭，堕清水塘中。妻及子女皆赴井死。(《元史·余阙传》)

阙三上宰相书，不达，援兵亦不至，故城陷而死。(《庚申外史》)

友谅义阙之死，求其尸，殓葬于西门之外。(《陈氏事迹》)

四月甲申，陈友谅陷龙兴路，省臣道童、火你赤弃城遁。

陈友谅复攻江西城，火你赤素与道童不相能，且贪忍不得将士心，见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弃城退保抚州路。贼追者至，遂为所害。(《元史·道童传》)

吴当字伯尚，澄之孙也。陈友谅陷江西诸郡，火你赤弃城遁，当乃戴黄冠，着道士服，杜门不出。友谅遣人辟之，当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遂隐居庐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元史·吴当传》)

是岁，陈友谅陷江西龙兴，司徒道童、左丞火你赤、总管安谦弃城从西门走抚州。贼陷瑞州，守臣临江同知、给事中死之，至临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尚书总管海尚书死之，陷抚州，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被获，义不屈节，死之。(《庚申外史》)

甲午，陈友谅遣王奉国陷瑞州路。己巳，徐寿辉平章陈友谅遣其将赵普胜自枞阳寇池州，陷之，枢密分院院判赵忠被执。

五月壬寅，陈友谅遣康泰、赵琮、邓克明等以兵寇邵武路。庚戌，陈友谅陷吉安路。辛酉，陷抚州路。

六月癸酉，大明中翼右副元帅谢再兴、元帅赵德胜、总管刘贞率兵略石埭县，与陈友谅兵遇，战败之，擒其将钱清、孟友德、张遵道等及部卒四百余人。

八月庚辰，陈友谅兵陷建昌路。

九月乙丑，陈友谅陷赣州路，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及总管哈海赤死之。

江西下流诸郡皆为友谅所据，遣其将幸文才率兵围赣，登城拒战凡四月，义兵万户马合某沙欲举城降，普庵撒里不从，遂自刭。城陷之日，哈海赤谓贼曰："与汝战者我也，毋杀赣民，当速杀我。"遂见杀。(《元史·忠义传》)

十月戊子，元帅罗友贤复取建德县。

时陈友谅将赵普胜既陷池州，又攻建德县，陷之。友贤退军祁门，收集精锐，复出与战，败普胜于葛公岭，斩其万户汪彦章，普胜遁去，友贤遂复取建德。(《太祖实录》)

十一月，陈友谅陷汀州路。

至正十九月己亥（治平九年）正月甲午，陈友谅兵陷信州路，守臣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力战死之。

十八年，友谅遣王奉国寇信州，号二十万。明年正月，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遇奉国城东，力战，破走之。二月，友谅弟友德营于城东，绕城植木栅，攻我益急。日夜与贼鏖战，粮竭矢尽，而气不少衰。军民食草苗、茶纸，既尽，括靴底煮食之，又尽，掘鼠罗雀，及杀老弱以食。六月，奉国亲来攻城，穴地百所，或鱼贯梯城而上。城陷，伯颜不花的斤力战不胜，遂自刎。(《元史·忠义传》)

三月癸巳，陈友谅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复遣兵陷襄阳路。丁巳，陈友谅将赵普胜寇宁国之太平县，总制胡惟贤命万户程允同、义士汪秉叔率乡兵五千击败之。普胜复寇陵阳、石埭等县。大明佥院张德胜与战于栅江口，复破走之。

四月癸酉，大明兵复池州。

初，赵普胜既陷池州，遣别将守之，而自据枞阳水寨，数往来侵掠境上。元帅徐达遣院判俞通海等往击，败之，俘其将赵牛儿等。普胜弃舟陆走。又擒其部将洪钧等，并获艨艟数百艘，遂复池州。(《太祖实录》)

五月，赵普胜破石埭、太平二县，段兴、王卿力战死。

六月，大明佥院俞通海率兵攻赵普胜，不克而还。

诸将患之，上曰："普胜虽勇而寡谋，友谅挟主以令众，上下之间，心怀疑贰，用计以离之，一夫之力耳。"时，普胜有门客颇通术数，常为普胜画策，普胜尊为谋主。乃使人阳与客交，而阴间之。又致书与客，故误达普胜，普胜果疑客，客惧不能安，遂来归。于是厚待客，客喜过望，倾吐其实，尽得普胜平日所为。乃重以金币资客，潜往说友谅所亲以间普胜，普胜不之觉，见友谅使者辄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谅由是忌之。(《太祖实录》)

八月辛酉，倪文俊余党陷归州。

九月癸巳，大明元帅徐达败赵普胜，克潜山县。

徐达、张德胜率兵自无为登陆，夜至浮山寨，击走赵普胜部将胡总管，败之于青山，追至潜山界。陈

友谅参政郭泰引兵自濒沙河迎战，德胜复大破之，斩郭泰，获马骡牛畜千余，军资无筭，遂克潜山县，命詹元帅守之。（《太祖实录》）

七月，上以侄朱文正同徐达、俞通海等水陆进攻安庆，不克。八月，大军由潜山回，遂克无为州。张德胜攻浉州，俞通海青溪口破双刀赵海船。（俞本《纪事录》）

乙未，陈友谅杀其将赵普胜。

初，友谅既忌普胜，又有言普胜欲归于我者，及是，愤潜山之败，友谅益欲杀普胜。乃诈以会军为期，自至安庆图之。普胜不虞友谅之图己，闻其至，具烧羊迎于雁汊，登舟见友谅，友谅就执杀之，并其军。初友谅与普胜攻陷安庆，令普胜守之。至是杀普胜，即生衅于我。（《太祖实录》）

十月壬申，大明元帅俞廷玉攻安庆，不克，卒于军。

十一月戊辰，陈友谅兵陷杉关。

十二月，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迎伪主徐寿辉居之，自称汉王。

友谅遣兵略衢州，破杉关，而自引兵至江州，迎寿辉。初，寿辉闻友谅破龙兴，欲徙居之，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己，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至是，寿辉复欲往，友谅遣人止之，不听，引兵发汉阳，十二月至江州。友谅阳出迎，而伏兵于城西门外，寿辉既入，门闭而伏发，尽杀其部属，惟存寿辉，乃以江州为都，奉寿辉居之。友谅遂自称汉王，立王府于城西门外，置官属。自是，事权一归于友谅，寿辉但拥虚位而已。（《太祖实录·徐寿辉本传》）

至正二十年庚子（治平十年）正月，陈友谅兵寇池州，徐达击败之。

友谅既杀赵普胜，即有窥池州之意。上察知之，乃遣常遇春往池州与徐达共御之。使谓曰："友谅兵至，当以五千人守城，遣万人伏九华山下，俟彼兵临城，城上扬旗鸣鼓，发伏兵往绝其后，破之必矣。"友谅兵至，其来甚锐，直造城下。城上扬旗鸣鼓，伏兵悉起，缘山而出，循江而下，绝其归路；城中出兵夹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三千余人。友谅遣使来曰："此战非我意，乃巡边者偶战耳。"其矜诈如此。（《太祖实录》）

闰五月丙辰，陈友谅陷太平。

友谅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缘舟尾攀堞而登，城陷，守将枢密院判花云及院判王鼎、知府许瑗俱死之。（《太祖实录》）

戊午，陈友谅弑其主徐寿辉于采石。

初，友谅之犯太平，挟寿辉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满，急谋僭窃。乃于采石舟中，先使人诣寿辉前，佯为白事，阴令壮士持铁挝自后击碎其首，弑之。寿辉死，友谅遂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舁殿中神像颠倒置门外，而僭位其中。群下草次行礼于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湿，略无仪节，识者知其必无成。（《太祖实录》）

陈友谅乘胜下江南，至太平，弑徐真逸于舟中而自立。既而，大败于金陵，南还后，于江州建都焉。（《庚申外史》）

友谅既杀倪文俊，遂率兵攻金陵，谋篡位，乃勒死徐寿辉于采石。是年五月，友谅既弑寿辉，改大义元年，则天启、天定，岂友谅已不用治平乎。（《平胡录》）

按《元史·顺帝纪》五月丁亥朔，陈友谅弑其伪主徐寿辉于太平路。《实录》载在闰五月陷太平之后，似当以《实录》为正。

# 卷　四

## 汉陈友谅

友谅，姓陈氏，沔阳玉沙县人。治平十年五月，弑其主徐寿辉而自立，僭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在位四年。癸卯八月，死于泾江口。子理立，改元德寿，次年，国亡。

至正二十年庚子（治平十年大义元年）五月丁亥朔，陈友谅弑其伪主徐寿辉于太平路，遂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已而回驻于江州。

陈友谅，沔阳人，本姓谢，祖千一，赘于陈，遂从其姓。父普才，黄蓬渔子也。友谅幼岐嶷，比长，膂力过人，优于武艺。尝为县吏，不乐。会徐寿辉与倪文俊兵起，慨然往从之，为文俊簿书掾，佐文俊陷诸州郡有功，寻用为领兵，为元帅。（童承叙《平汉录》）

岁乙未，文俊治宫室于汉阳，迎寿辉居之，而专其政柄，友谅心不平。丁酉九月，文俊谋弑寿辉，事觉，惧，奔黄州。友谅因袭杀文俊，并其众，自称宣慰使，寻为平章。明年，率兵陷安庆、池州，又破龙兴、瑞州诸郡。因分遣康泰、赵琮、邓克明攻取邵武，别将取吉安，而自以兵破抚州。八月，破建昌。九月，破赣州。己亥正月，破信州。三月，遣将取襄阳，又出兵寇衢州，遂取杉关。友谅疑其将赵普胜贰于己，杀之。十二月，以江州为都，奉寿辉居之，遂自称汉王。庚子闰五月，友谅挟寿辉犯太平，陷之。既得太平，欲僭号，遂杀寿辉。（《太祖实录·陈友谅本传》）

寿辉死，友谅遂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太祖实录》）

庚子岁，伪汉王陈友谅杀其君徐真一，称帝于采石五圣庙。友谅，原沔阳人，承平为县贴书，及从为盗，弟兄四五人，专兵为卫。先是，徐虽为君，权皆在倪蛮子，友谅其所部也。倪为丞相，颇骄恣，待其下无恩，陈因与其党袭杀之。其党复谋杀之，事泄，见杀。于是大权尽归于陈，封伪汉王，欲举兵攻台，

兵至采石，谋称帝而后下兵，遂遣其党杀徐，引兵攻台，大败而归，营江州为都。(《草木子》)

乙未，陈友谅遣罗忠显陷辰州。

闰五月庚申，陈友谅约兵入寇。

友谅既僭号，乃遣人约张士诚来寇建康。

乙丑，陈友谅引兵东下，大败于龙湾。

陈氏入寇，上召刘基问计，基奋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上用基策，乘东风发伏击之。(《诚意伯传》)

上以康茂才与友谅旧，俾致书速其来。茂才家有老阍，尝事友谅，令赍书往，友谅得书甚喜，问："康公安在?"曰："见守江东桥。"问："桥何如?"曰："木桥也。"乃遣还，曰："归语康公，吾即至，至则呼老康为号。"阍者归，具以告。乃命李善长改筑江东桥，又于新河口跨水筑虎口城，以兵守之。命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石灰山侧，徐达军南门外，杨璟驻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帅舟师出龙江关外，上总大军于卢龙山。戒持帜者曰："寇至则举赤帜，举黄帜则伏兵皆起。"乙丑，友谅引舟师东下，至大胜港，璟整兵御之。水路狭隘，友谅舟不得并进，遽引退，出大江，径以舟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连呼老康不应，即与其弟号五王者，率舟千余向龙湾，先遣万人登岸立栅。时暑酷热，上衣紫茸甲，张盖督兵，见士卒流汗，命去盖。众欲战，上曰："天将雨，且就食，当乘雨击之。"须臾，雨大注，赤帜举，上下令拔栅，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其军来争，战方合，雨止。命发鼓，黄帜举，冯国胜、常遇春伏兵起，徐达兵亦至，张德胜、朱虎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军披靡不能支，溃兵趋舟，值潮退胶浅，卒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俘其卒二万人，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皆降。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友谅乘别舸脱走。张志雄故赵普胜部将，号长张，怨友谅杀普胜，故龙湾之战无斗志，及降，言安庆无守御，可取。上乃命徐达等将兵追友谅，又命俞元帅将兵取安庆。张德胜追及友谅于慈湖，纵火焚其舟，至采石，与大战，德胜死之。冯国胜以五翼军蹙之，友谅与其将张定边出皂旗军号黑旋风者迎战，又败之。友谅昼夜不得息，遂收余兵弃太平遁去。俞元帅遂取安庆。(《太祖实录》)

友谅遣其弟五王，领大船侵应天府龙江城下，城坚堑深，又创"莲花桩"于濒江二里许以拒舰。五王船至，不能近城，移海船于石灰山，攻虎口城；双刀之兵攻龙湾。友谅以其将长张元帅领兵先导。上调常遇春拒长张于龙湾，邵荣拒五王于石灰山，徐达居中应援，数战不利。上调邵荣兵沿江西截战，友谅兵前后不能相顾，遂大败。长张船风急水涌，不能开帮，率众俱降。上于石头城山上督战，天晴，占者曰："今日午时有雨，敌大败。"至其时，大雨如注，顷刻复晴。再战，大破友谅兵，五王仅免，登舟而遁，兵登舟不及，死者不可胜计。其被伤及死横于道者，兵不得行，生擒数万人，俱赦之，旋作水牢羁之，月余死者过半。次日，上遣廖永忠、俞通海领海船溯流袭之，追至三山矶及采石、青沙，连战皆捷。佥院黑张、同知官音奴阵亡。陈氏兄弟率败卒夜奔江州。(俞本《纪事录》)

戊寅，大明克信州。

友谅寇龙江，上命胡大海出兵捣广信以牵制之。王恺谓大海曰："广信为友谅门户，彼倾国入寇，必以重兵为守，非大将统全军以临之不可。"大海从之，遂克之。(《太祖实录》)

七月乙丑，陈友谅浮梁守将于光等来降。

友谅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俞椿与饶州幸同知有隙，出兵攻之，光等遂遣人来降，命仍守其地。友谅遣其参政侯邦佐攻陷浮梁，光遂轻骑谒上于龙江。(《太祖实录》)

九月戊寅，故徐寿辉将袁国公袁州欧普祥、参政刘敬遣人来降。

友谅闻普祥降于我，遣其弟友仁攻之，普祥与部将刘仁、黄彬战败其众，获友仁，鞭而囚之。友谅惧，乃遣其太师邹普胜与普祥和约，各守其境，普祥乃释友仁归。(《太祖实录》)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大义二年）正月，大明院判朱亮祖率兵击陈友谅平章王溥于饶州安仁之石港，不利而退。

五月，陈友谅将李明道寇信州。

明道闻胡大海在浙东，惧其来援，遣兵据玉山之草平镇，以遏我师。元帅夏德润出兵争之，遂战死。六月，明道攻信州益急，守将胡德济闭城固守，大海率兵由灵溪来援，德济乃出城与明道力战，大海纵兵夹击，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汉二，溥之弟也。朱文忠令二人为书招溥，上命皆仍旧职，用为乡导，以取江西。(《太祖实录》)

七月壬申，陈友谅知院张定边陷安庆，守将俞元帅等奔还建康，太祖怒，俱斩之。

安庆乃长江上流之要地，双刀赵普胜据守。太祖累发兵攻之，不利，后调黑先锋领兵，水陆并进，船至枞阳，普胜于水中暗以铁索横截，柁着索不行，黑先锋及将士皆被擒，陆路军马亦溃散。陈友谅陷太平，杀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友谅与普胜同事寿辉，恐其变，诱执普胜往江州，诛之，别留军马守安庆，太祖克之，命佥院俞伯仲、都先锋程八守之。友谅遣兵复破安庆，俞伯仲与程八遁至龙江，知府谭若季亦遁。中途，闻寇退，复回入城，抚安百姓。太祖命各给弓弦一条自缢死。(《国初事迹》)

八月甲申，大明将邓愈克浮梁。

是月，雄峰翼分院元帅王思诚克番阳之利阳镇，遂会邓愈兵于三洞源，议取浮梁，攻之不下。至是，克之，守将侯邦佐弃城走。于光复攻乐安州，击败友谅总管萧明，擒其万户彭寿等六十余人，遂克之。

(《太祖实录》)

癸卯，大明兵取江州路，伪汉陈友谅退都武昌。

时伪汉陈友谅据江州为都。庚寅，上亲率舟师伐陈友谅。先是，李明道至建康，具言："陈友谅自弑徐寿辉，将士离心，政令不一。骁勇之将如赵普胜者，又忌而杀之，虽有众不足用也。"及安庆之败，遂决意伐之。至是，率徐达、常遇春等各将舟师发龙湾。上御龙骧巨舰，建大旗于前，署曰："吊民伐罪，纳顺招降。"诸军乘风溯流而上，友谅江上斥堠望风奔遁。戊戌，至安庆，敌固守不战，上以陆兵疑之，敌兵动，乃命廖永忠、张志雄以舟师克其水寨，遂克安庆。长驱小孤，友谅守将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师次湖口，遇友谅舟出江侦逻，上命遇春击之，敌兵退走，乘胜追至江州。友谅亲率兵督战，上分舟师为两翼夹击，大破友谅，获其舟百余艘。友谅穷蹙，夜半挈妻子弃城走武昌。癸卯，我师入江州，获马二千余匹，粮数十万。上遣徐达进兵追之，闻友谅欲出沔阳，战舰拒战，达乃屯于汉阳之沌口以遏之。甲辰，遣兵攻南康，克之。丙申，蕲、黄、广济降。(《太祖实录》)

戊申，陈友谅平章吴宏以饶州降，太祖命仍其官，守饶州。

吴宏，余干州人，仕友谅为江西行省参政，守余干。上取江州，遂全城请降。壬寅，上至龙兴，宏率众来见，遂改邓愈江西参政，命宏代守饶州。下武昌，以功拜中书左丞，后迁亲军指挥。宏涉猎经史，事母至孝，见重于士大夫。(《开国功臣录》)

九月辛亥，陈友谅平章建昌王溥降。

陈友谅弑寿辉于太平，以王溥为宣慰元帅，进攻建昌。(《翁显传》)

溥以其弟汉二被执，又闻友谅失九江，势孤不能支，溥遂与同知郭敬、总管孟兴、元帅孙德寿等遣万户罗康荣奉书来降，上命各复其官，仍守建昌。壬戌，溥复遣检校刘巨川以南丰州及临川、金溪等八县来献。后从克武昌，升资善大夫、中书右丞。洪武元年，兼副詹事，从大将军平山东、河南、燕、冀、陕西，赐文币七表里。三年，论功行赏，升河南行省平章，食禄而不视事，子孙世袭指挥同知。十一年，定诸臣岁禄之数，溥每岁七百五十石，于江西官田内给与，与李伯升、潘元明禄同。(《太祖实录》)

九月二十二日，攻湖广，徐达令右丞薛蹂儿领士卒焚汉阳城沿江舟楫。次日攻城，友谅登黄鹤楼袖手观之，令闭门坚守。达等未备攻具，自寅至午，不克，遂焚城外房屋，大军遂退。二十三日，达领大军船只驻襄、沔，以竹编巨篓，贮砖石于内，填塞坝口，出水高丈余，阔十丈，令桑院判领快船三百余只哨鄂州，至青滩而回，大船旋驻三江口。十一月，大军复上江州，大败五王之兵，杀死被擒者数万。(俞本《纪事录》)

十月戊子，太祖命理问谷继先攻陈友谅兴国路石榴山寨，克之，获寨首严院使及其官属。

十一月己未，太祖命平章吴宏等率兵取抚州，邓克明降，复叛，被获诛之。

邓克明新淦人，自少无赖，恣横乡里。红巾寇陷临江，克明与其弟志明亦聚众而起，依贼帅陈普文，据县之修德、钦风、太平、玉笥四乡，遂陷抚之乐安、崇仁、宜黄等县，自称元帅。陈友谅发兵掠新淦，克明率众归之。友谅以克明为右丞，志明知州事。克明复转掠永丰、宁都、石城、汀州、宁化等县，遂陷建昌，破杉关，掠光泽，道顺昌，以攻建宁，不克，还兵据抚州。是冬，吴宏等率兵取抚州，宏遣人招之。邓愈驻兵临川之平塘，克明欲走新淦，不果，乃伪请降。愈察其诈，潜以兵夜袭破其城，克明乃出降。愈遣志明还新淦，收其故部曲，送克明见上于九江，中途逃归新淦，仍肆劫掠。壬寅正月，上至龙兴城，克明惧不自安，乃诈为商贾，乘小舟至龙兴城下，潜使人觇伺可否为去就。事觉，被执，并获克明，因送建康。是岁，大都督朱文正遣志明从征赣州，志明乃据麻岭、沙坑、牛陂为寨，拒命不行。甲辰八月，常遇春、邓愈计平之，执志明送建康，与克明俱伏诛。克明兄弟凶暴残忍，御众无纪律，所过荼毒，人以邓贼称之。(《太祖实录》)

十二月己亥，陈友谅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郑仁杰诣九江约降。

友谅洪都守将胡均美使其子纳款，请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难色，刘基自后踢所坐胡床，上意悟，许之。均美遂以城降。(《诚意伯刘基本传》)

太祖班师，以右相国徐达总大军船只仍驻三江口。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大义三年)正月庚申，大明取江西龙兴诸路。时江西诸路皆陈友谅所据。

正月乙卯，上以胡廷瑞来降，遂伐九江，如龙兴。辛酉，上至龙兴，胡廷瑞、祝宗暨左丞张民瞻、参政廖永坚、枢密同佥康泰、左右司郎中潘有庆等候迎，谒于新城门外，上慰劳之，俾各仍旧官。壬戌，上入城。(《太祖实录》)

戊辰，建昌王溥、饶州吴宏各率众来见，袁州欧普祥遣其子文广来见，令普祥仍以本部守袁州。

王溥以建昌降，率将士赴京居住，自备军食，不支官粮。上令溥于聚宝门外南街住，置立牌楼，号其街曰"宰相街"以宠之。后溥为事毁之。又江西伪丞相胡廷瑞以南昌降，上入城，拜其母以安之。(《国初事迹》)

至正十九年，上遣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时袁州守将欧平章年已老，其动静占知之。上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答曰："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克袁州，果然。(俞本《纪事录》)

癸酉，守吉安土军元帅孙本立、曾万中与其弟梓中来降。乙亥，陈友谅平章彭时中以龙泉降。

本立，庐陵人，少无赖，不事产业。红巾乱，起

义兵，从元守臣纳速儿丁守吉安。万中兄弟亦聚兵吉水，陈友谅遣其将熊天瑞攻吉安，纳速儿丁战败遁去，万中兄弟与本立遂降。天瑞乃并其军，使其婿徐指挥、吴员外、马断事等与本立、万中同守吉安。本立居徐下，心常不悦。上至龙兴，乃诈与徐谋，请假犒师名，往觇兵势，徐从之。遂与万中、粹中见上纳款。上以本立为江西行省参政，授以银印，万中为都元帅，粹中为行军指挥，俾还守吉安。二月己丑，孙本立等还吉安，秘其纳款事。徐指挥稍觉，谋邀本立等饮，就图之。徐有爱将泄其语于官妓，妓以告本立，本立乃邀徐、吴、马三人至其家，与其属皆登楼，剧饮使醉，而潜去其梯，本立手刃杀之。遂遣人来报，上其军民钱粮之数。(《太祖实录》)

彭时中纳友谅所授银印，上命复其职，别以行省印授之。(《太祖实录》)

三月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

四月甲午，大明右丞徐达等复取洪都。

祝宗走新淦，依邓志明，志明函其首来献。康泰走广信，追兵获送建康。上以其为胡廷瑞之甥，特宥之。(《太祖实录》)

癸巳，陈友谅将熊天瑞寇吉安，大明守将孙本立战败走永新。天瑞复攻破永新，执本立至赣州杀之。友谅使其知院饶鼎臣守吉安。

天瑞，荆州人。初以乐工乘乱聚兵，从徐寿辉攻掠江、湘间。后以陈友谅命攻陷临江、吉安，又攻赣州，凡四越月下其城。友谅命加参政，守赣州，兼统吉安、南安、韶州诸州郡。孙本立之降于我也，遣侄士安攻赣之兴国县，为天瑞子元震所败，天瑞因攻本立，杀之，复据吉安，遣其第三子劫掠山寨，获货财牛羊而归。乃造战舰，扬言欲领兵东下，署其帜曰“无敌”。自称金紫光禄大夫、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岁癸卯，陈友谅攻江西，檄天瑞以兵来援，天瑞坐观成败，不应命。及友谅败死，乃佯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与彭时中争万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图取广东，乃于南雄造战舰，遣元震攻掠程乡、兴宁、长乐山寨，遂陷韶州，命部将袁仁仲守之。壬辰春，战舰成，率兵数万进攻广州，何贞以兵逆于胥江，一鼓而破，意广东可不战而下。忽天昼晦，大雨如注，雷震其樯，舟不能进。天瑞仰天祝曰：“广州非予所有，则天为霁明，当即日还师。”祝已，天果霁，乃归赣。是年，以兵攻湖南桂阳山寨，皆俘获之以归。王师克临江，天瑞始惧，遣元震筑垒太壶头为备御计。九月，王师至赣，天瑞闭城拒守，常遇春、邓愈乃浚壕立栅以困之。十月，元震窃出觇兵势，遇春亦从数骑出，猝与相遇，元震不知其为遇春也，过之。及遇春还，元震始觉，来袭遇春，遇春遣壮士挥双刀击之，元震奋铁挝以拒，且斗且却，遇春曰：“壮男子也，舍之。”乙巳正月，天瑞援绝粮尽，遣元震出降，天瑞亦肉袒诣军门，遇春送之建康。元震本姓田氏，为天瑞养子，遇春喜其才勇，荐之，授指挥，后复姓田氏。(《太祖实录·熊天瑞本传》)

鼎臣剽悍有胆略，所至毒害，人呼为饶大胆。陈友谅既灭，鼎臣乃守吉安。甲辰八月，常遇春、邓愈兵次吉安，遇春遣人谓之曰：“吾今往取赣，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见。遇春命坐而饮之，又赠以衣服遣归，曰：“归语而父，将欲何为？匿而不见，吾往矣，不能为尔留，可善自为计。”鼎臣即夜弃城走安福。遇春遂复吉安。鼎臣既走安福，与其党刘颇等仍肆剽掠，邓愈自赣还兵讨之，久不下。乙巳六月，复命元帅王国宝会参政何文辉、黄彬讨之，鼎臣弃城走茶陵，复合浦阳群盗于南峰山寨，与友谅将刘平章寇掠益甚。十一月，国宝出邀击，鼎臣中弩死，余党皆溃散。(《太祖实录》)

五月，陈友谅复侵安庆，大明守将院判赵伯中遁。

九月，大明元帅徐达领兵复平安庆，修城堑，命将士守之，友谅夜遁。

十二月，大明朱文正率兵取吉安，饶鼎臣出走，遂以参政刘齐、陈海同李明道、曾万中、粹中共守之。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大义四年）四月壬戌，陈友谅复大举兵围洪都。

友谅忿其疆土日蹙，乃作大舰来攻。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始瞰大江，上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友谅巨舰至，不复得近，乃以兵围城，其气甚盛。都督朱文正乃与诸将分城拒守。丙寅，陈友谅兵攻洪都之抚州门，其兵各载竹盾如箕状，以御矢石，极力来攻，城坏三十余丈。邓愈以火铳击退其兵，随竖木栅。敌争栅，朱文正督诸将死战，且战且集，通夕城完。(《太祖实录》)

友谅亲率“高梢子”战船，兵号六十万围南昌，用云梯等攻具百道进击。朱文正城上发炮石、擂木、火箭，无不破之。(《国初事迹》)

五月己巳，陈友谅将知院蒋必胜、饶鼎臣等复陷吉安。

李明道与曾万中兄弟不协，明道因潜约必胜兵至城下，明道举火为应，开西门纳之。陈海、万中皆被杀，执参政刘齐、知府朱叔华，曾粹中亡走，经其仇家黄如渊里中。如渊本万中部曲，怨万中兄弟虐其家，叛投鼎臣，执粹中送鼎臣，杀之。必胜胁降齐等，齐等不屈。必胜又破临江，执同知赵天麟，亦不屈，俱送友谅。友谅以三人徇洪都城下，仍以明道同鼎臣等守吉安。(《太祖实录》)

甲辰二月，李明道被获，送武昌伏诛。明道，丰城人。家富于赀，乘乱起兵，附徐寿辉，后附陈友谅。及见获于胡大海，上命为行省参政，令与曾万中等守吉安，复叛附友谅。友谅亡，明道走归丰城，剪

其须髯，逃匿武宁山中，有茶客识之，缚送武昌。上数其反覆之罪，戮于鲇鱼口沙上。明道有畜犬，为我军携至武昌，见明道被戮，嗥鸣不已，衔聚其肉，跑沙瘗之。上义此犬，命衾葬明道。(《太祖实录·李明道本传》)

癸酉，陈友谅兵陷无为州，知州董曾死之。

寇逼其降，曾抗言不屈，遂缚之，沉于江。(《太祖实录》)

六月辛亥，陈友谅攻洪都，守将赵德胜死之。

五月丙子，友谅复攻洪都之新城门，薛显将锐卒开门突战，斩其平章刘进昭，擒其副枢赵祥，敌兵乃退。至是六月，友谅围洪都，久不克，增修攻具，攻水关，欲破栅以入。朱文正使壮士以长槊从栅内刺之，敌夺槊更进，文正乃命煅铁戟、铁钩，穿栅更刺，敌复来夺，手皆灼烂，不得进。友谅又攻宫步、士步二门，元帅赵德胜力御之，中流矢死。洪都被围既久，内外阻绝，乃遣千户张子明告急于建康，还至湖口，为友谅兵所获，伪许友谅诱降，至城下，大呼：令固守。友谅怒，杀之。(《太祖实录》)

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

时徐达、常遇春等亦自庐州还，上会师祃纛龙江，舟师凡二十万俱发。(《太祖实录》)

癸未，大明兵次湖口。

友谅围洪都，至是八十有五日。闻上至，即解围东出鄱阳以迎我师。上率诸军由松门入鄱阳。丁亥，遇于康郎山。(《太祖实录》)

戊子，上分舟师为十二屯，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虏阵，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炮雷鍧，波涛起立，飞火照曜，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二三万人，流尸如蚁，弥望无际。己丑，焚伪平章舟，刈戮二千余。辛卯，复酣战，虏将张定边素号枭猛，上亲御之，将士皆死战，历一二时。遇春等左右夹击，杀士卒无筭。张中矢百余，退，潜保鞋山，不敢吐气。我师亦移据湖口，扼彼喉衿，列栅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陆戒严，以候其发。(宋濂《平江汉颂序》)

戊子，命徐达等进兵薄战，达急攻，败其前军，获一巨舟而还。俞通海乘风发火炮，焚寇舟二十余艘。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俱战死。友谅枭将张定边奋前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通海来援，舟骤进水涌，上舟遂脱。永忠随以飞舸追定边，定边走，身被百余矢。是日，命徐达还守建康。己丑旦，上亲布阵，与友谅战。敌兵舟舰相连，至晡，东北风起，上命以七舟载荻苇，贮火药，束草为人，饰以甲胄，命敢死士操之，乘风纵火，须臾抵敌舟，水寨舟数百艘悉被燔，烟焰张天，湖水尽赤，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焚死。友仁，即所谓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数，枭勇善战，友谅为之丧气。普略，即新开陈也。庚寅，上所乘舟白，友谅欲并力来攻，夜令诸船尽白其樯，旦视莫能辨。辛卯，复联舟大战，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以六舟深入，敌连大舰拒战，我师望六舟无所见，谓已陷没。有顷，六舟旋绕敌船而出，我师见之，勇气百倍，合战，自辰至午，敌兵大败，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张定边欲挟友谅退保鞋山，为我师所扼，不得出，乃敛舟自守，不敢更战。(《太祖实录》)

按：《实录》纪戊子之战，张定边直犯御舟，中矢百余而走。《平江汉颂》之《序》则系于辛卯，相去凡四日。《实录》戊子之战，上与遇春舟俱胶浅。及阅《开平神道碑》则系于壬戌泾江口之战，相去凡三十有五日。又《实录》纪辛卯之战，廖永忠等六舟深入。而《铁冠子传》则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佥以为不可救。"上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伪五王陈友仁及将士溺死者无算。辛卯、己丑，相去又三日。三文皆出宋学士手笔，不知何以与国史错互如此，更相考之。

大明兵泊柴栅。明日，泊左蠡。友谅二金吾将军率所部来降。

我师移舟泊左蠡，友谅亦移兵出泊渚矶，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谅数战不利，右金吾将军欲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再举；左金吾将军请决战。友谅兵败，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惧及祸，遂来降，右金吾亦从之。友谅兵力益衰。上移书告之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为嫌，生还俘虏，将与公为约从之举，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此计，乃先与我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蹂蕲、黄、汉、沔之地，因举龙兴十一郡，奄为我有。今又不悔，复起兵端，困于洪都，败于康山，杀其弟侄，残其兵将，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弊甲，与吾相持。以公之狂暴，正当亲决一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指挥者，无乃非丈夫乎？"友谅怒，留使者不遣，建金字旗，周回巡寨，令获我战士皆杀之。上命悉出所俘，视有伤者，赐药遣还。又令祭其弟侄及将士之战死者。(《太祖实录》)

大明兵出湖口。

我师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诸将统舟师横截湖面，邀其归路。又令一军立栅于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谅不敢出。上又移书与之曰："昨兵泊渚矶，尝遣使赍记事往，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浅浅哉！大丈夫谋天下，有何深仇？江淮英雄，惟存吾与公耳，何乃自相吞并？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纵力驱残兵来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设使公侥幸逃还，益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友谅忿恚不能答。上遣裨将攻蕲州及兴国，克之。(《太祖实录》)

八月，大明兵与伪汉兵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败绩而死。其子理自立，仍据武昌为都，改元德寿。

八月，虏食尽，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为我大将所获。壬戌，虏计穷，冒死突出，将上趋九江。上命诸将一时俱合，其大战如戊子，自辰达酉，督战益急。友谅中飞矢毙于舟中。癸亥，降其众五万，上命释之，不戮一人。(《平江汉颂序》)

壬戌，友谅穷蹙，欲奔还武昌，乃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嘴，为我师所遏，遂欲突出湖口，上麾诸将邀击之。我舟与敌舟联比顺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战不已。至泾江口，泾江之师复击之。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诸军闻之，大呼喜跃，敌众大溃，擒其太子善及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谅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枢、贾佥院及指挥以下，悉以其楼船军马来降，得士卒五万余人。太尉张定边及杨丞相、韩副枢乘夜以小舟窃载友谅尸及其子理走武昌，追之不及。定边等至武昌，复立理为帝。(《太祖实录》)

陈友谅与大兵战鄱阳湖，中箭死。友谅篡徐真逸，僭号大汉，改元天定、大义，至是亡。(《庚申外史》)

友谅攻龙兴久不下，台兵至，合战鄱阳，前后相持者八十余日，大战者五六，死者六、七万人。兵既不支，欲退出湖口，为流矢所中而卒。(《草木子》)

先是三月，徐达领大军攻庐州，老左坚守，不克。围至七月，陈友谅亲率大船进鄱阳湖来侵，徐达弃围援之。上亲领舟师往征，衣甲、铠仗、旗帜、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及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名曰“没奈何”，用竿挑于头桅之上，两船相帮，燃火线，烧断悬索，“没奈何”落于敌船舟中，火器俱发，焚毁无救。上敕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为前锋，平章廖永忠、俞通海为左、右翼，余船列帮而进。上以所乘船如征江州之势，令愈严肃，师愈鲜明，舟愈齐整。戒将士曰：“昼则视旗帜，夜则视灯笼，远则聆信炮，近则听金鼓。”以翱、翔二船为左右副，以风斗快船为前导，大小船只相继而进。兵至左蠡，旌旗蔽日，金鼓震天，帆幔遮水，衣甲耀日，遥列数百里。友谅后继之船，尽被俘获。江西守将朱文正，邓、薛二参政，率军力战，友谅将士不能近城。闻我援兵至，弃围赴战。友谅战船涂红为号，大者容三千人，中者容二千五百人，小者容二千人，其船以灰麻艌底，艢与两厢头尾不艌，或谓友谅曰：“何止艌底?”友谅曰：“此一去船，何须尽艌?”以致友谅战船皆不及上船之坚。以白、红分两军。陈氏之兵曾经龙江、江州、湖广三处大败，善战者损折，刦于湖、潭、荆、襄等处征田夫市子，三丁抽一为军，号曰“蓬合”，且十人无二三惯战。及船相帮，望见白船水上周旋迅疾，旗帜、帆幔、衣甲、器械，又闻金鼓铳炮之声，魂魄俱丧，安能操戈执弓哉。友谅惟恃巨舰，未知军心恇怯。白船往来湖中，仰而射红船；红船坚驻，不便转动。一日攻数次，白船轮次而战，红船军力疲倦。七月二十一日大战，红船焚溺二十只，烟焰障天，咫尺不能辨，声震山谷，军浮水面，波浪漂没。白船亦被火裹焚者七只。红船将士焚溺者殆六万人，白船焚溺者七千余人。余船相帮，红船被白船相撞，即为碎薪。是日，友谅之弟五王溺水而死，将士浮水求救者蔽水面，上遣快船济之。次日，上设太牢、少牢遣使致祭五王之柩于军中，友谅亦以礼遣归。又数日，上遣人赍书诣友谅，约出江决战，友谅允。红船欲出湖口，恐白船袭其后，遂让白船先出。上遂令江西之船坚拒黄泥州及樵市，令谕将士曰：“我船出了湖口，便占上流埠岸，选精锐马步兵登岸待战，风斗快船舣岸排列，海船依次排江中。”次日，遂行。白船尽出，红船方行。白船正出之时，红船不敢追袭者何也？大船泊浅，小船兵锐故也。红船出到湖口，牵埠俱被白船已占，值西风大作，红船之势高距，顺流如箭而下，无所措手足。流至泾江口，抛五铁锚始住。两军相望二十余里。上指谓都督仇景福曰：“那红船何人的?”景福对曰：“陈氏所乘。”上曰：“我提百万兵，数千里远来除暴，荷天以此子付我掌中，此机不可失。”谕达等曰：“平暴定乱，正在今日。”遂令将士各措火器、兵杖、衣甲于所立信地。二十四日，上于所乘每号船头敕曰：“将士勿动!”捧香炉拜，祝曰：“黎民被难数十年，吾今除暴解纷，实天祐之。克此奸雄，四方宁息，汝等士卒，俱令富贵，今当尽心，以报天意。”即拔剑敕曰：“交锋之际，擅离信地，不用心者斩!”遂令钉其水门平基，撤其上下木梯，拽搐两厢悬铃，兵皆倒身摇橹，又值西风顺水，船下如箭。比至红船三百步间，箭铳、将军筒、标叉俱发如雨，红船将士无所躲避，仅以板牌遮身，或伏匿，或趋走，无出视者，白船竟过矣。上命亲军指挥康茂才率二十八宿令船水牵挽船而上十五里许，顺流再下，红船将士望之如山崩。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齐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之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传令曰：“友谅已中箭死，兵船将士，敢有擅杀一人者斩!”陈氏将士闻之，全船来归者相继不绝。友谅尸已为近侍窃载遁于湖广矣。其部下省院官及八阵指挥率领海船再战，俱不胜而降，辎重尽为俘获，惟知院蟒张海船不战而遁，向友谅所谓“一去船”者，今果验矣。所获战船，上下左右箭刺如猬。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操远矣。稠人难辨射死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次日，上执炉焚香，朝天拜祝曰：“异日天下一家，与汝等巴都儿共享富贵，教汝都做大官。”拜毕，上于船楼上设金椅，坐定，保驾都督仇景福率八枝壮士一千三百人称万岁，谢恩，遂设大筵，即命班师。后至王宫，以在船一千三百人罗于两庑下，赐以酒肉，恣其醉饱。次日，每人给以金龙宫段一表里，冬夏布五匹，银五两，麦各五石，铜钱六千文，省、府、卫及千百户、

镇抚等官给赐各有差。

友谅解南昌围，退出康山，与太祖大战。太祖颇惧，问刘基："气色如何?"基曰："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及友谅中流矢死，太祖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归也，遂班师。(《国初事迹》)

友谅有权术，兵强一时，及弑主称帝，群下多不服而叛，遂至灭亡。死时年四十四，自称帝至死，仅四年。友谅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鱼儿，欲图大事，吾不愿也。何不守汝故业?"友谅曰："昔有术者观先世葬地，谓我后当富贵，今正其时。"及稍贵，遣人迎其父，父曰："汝不听吾言而起事至此，吾惧不能免。"至是果败。(《太祖实录·陈友谅本传》)

甲子，大明遣兵追陈理于武昌。

九月丁卯，太祖发湖口，还建康。壬午，太祖命李善长、邓愈留守建康，复率诸将亲征陈理于武昌。

十月壬寅，上兵至武昌。

十二月丙申，太祖发武昌还建康。

上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命遇春等分兵立栅，围武昌。又于江中联舟为长寨，以绝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汉阳、德安诸郡。上还建康，命遇春总督诸将守营栅，谕之曰："彼犹孤豘处牢中，欲出无由，若来冲突，慎勿与战，久当自下也。"(《太祖实录》)

是年十月，湖广伪姚平章、张知院阴遣人言于扩廓帖木儿，设计擒杀伪汉主陈理及伪夏主明玉珍，不果。(《元史》)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德寿元年)正月丙寅，大明李善长、徐达等奉太祖为吴王。

二月乙未，太祖以诸将围武昌久不下，复亲往视师。

先是，张定边潜遣卒夜由观音阁缒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张必先使入援。必先去城二十里，军于洪山。上命常遇春率精锐五千，乘其众未集，击之，遂擒必先。必先骁勇善战，人呼为泼张，城中倚以为重。乃缚至城下示之，必先亦呼定边曰："吾已至此矣，兄宜自图。"定边气索不能言。武昌城东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傅友德一鼓夺之，城中益丧气。后数日，上乃遣友谅旧臣罗复仁入城谕降，复仁至城下号哭，理招之入，复仁相持痛哭，乃谕以上意，理与定边遂请降。(《太祖实录》)

台兵攻围武昌，一年不拔，泼张以潭、岳兵赴援，兵败见执，遂俱降。(《草木子》)

二月，友谅将知院泼张领精兵数千援湖广。上命达率兵数千败之，俘军一千余人。每四人共用麻编头发木桩钉于鹦鹉州上。是夜雨雪，追晓，死者过半，宥泼张而羁之。洪武三年，邓愈克河州，班师，至渭源，泼张参政心怀叵测，上遣人赍密旨于愈，即时斩之。(愈本《纪事录》)

癸丑，陈理衔璧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

理至军门，俯伏战栗，不敢仰视。上见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尔罪，勿惧也。"命宦者入其宫传命，慰谕友谅父母。凡府库储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城，妻子资装，皆俾自随。友谅兄友才亦降。友才所谓二王者也，友谅命与左丞王忠信守潭州，遣忠信来援武昌，战败而降。上授忠信参政，仍守潭州。友才闻其降而复来，率兵拒于益阳之高山，忠信巽词开谕之，于是友才亦降。与其子大俱送建康。(《太祖实录》)

以陈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嫔、宦载赴应天府。纳友谅次姬为妃。命左丞周德兴守其城。(俞本《纪事录》)

太祖至建康。丙寅，封陈理为归德侯，下令谕告中外。

封友谅父普才承恩侯，理归德侯，友谅弟友富归仁伯，友直怀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岁祀焉。后普才削除，理徙高丽。(《平汉录》)

徙归德侯陈理于高丽。

洪武五年正月，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儿辈，言语小过，但恐为小人瞥惑，不能全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全保矣。"于是，徙之高丽，遣元枢密使延安答理护送而往，仍赐高丽国王纱罗文绮四十八匹，俾善待之。(《太祖实录》)

高岱论曰：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獧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观其龙江败归，还袭安庆；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达召还，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败衄之后，旬日之间，而能陷城摧敌，其能开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时之雄也。惜其昧强弱之势，失先后之著，据形胜之地，不能进取襄、邓，以窥中原；昧观衅之法，漫焉轻涉龙江，已取覆败。及我方有安丰之后，金陵空虚，则又老师洪都而不为扼捣之计。用兵之道，当如是乎？岂可尽委天命耶！然我圣祖之所以得专力于友谅者，则以士诚之乏远图耳。鄱阳之战，亟命徐达归守，友谅既殂，不肯直捣武昌，而还师再举，皆恐东吴之乘其后也。区区戎简辈，一老书生，焉足以知圣算哉!

# 卷五

## 夏明玉珍

玉珍，姓明氏，随州人。至正二十二年，自称皇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在位五年，丙午二月卒，寿三十六。子升立，改元开熙，在位六年，国亡。

至正十一年辛卯(天完治平元年)冬，随州人明玉珍起兵于青山。

蜀有明氏，一曰旻氏，名玉珍，随州玉沙村人

也。家世以农亩为业，母梦与神通，遂娠而生，有异相，身长八尺，目有重瞳，少负大志，区区田务不屑为也。性刚直，乡里有讼，皆往质焉。辛卯，兵起颍、蔡间，因部署诸乡豪屯青山，修栅治城，以保乡里，有众十余万人，众遂推为屯长。（新都杨学可编《明氏实录》）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明玉珍本传》）

重庆号旻眼子，先沔阳人，瞎一目，为巡司弓兵牌子头，随倪蛮子为盗。（《草木子》）

至正十三年癸巳（天完治平三年）十一月，徐寿辉以明玉珍为征虏大元帅。

癸巳冬，徐寿辉使人招玉珍曰："予起兵举义，期逐胡虏，以靖中夏。若归，共图大事；不来，且先诛之。"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寿辉待以殊礼，授统兵征虏大元帅，仍领所部，益兵俾镇沔阳。时元将哈林秃为患洞庭，玉珍与连战湖中，为流矢中右目。（《明氏实录》）

寿辉攻陷荆、湖州郡，遣人招玉珍曰："早降，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玉珍惧，遂降寿辉，俾为元帅，益兵俾镇沔阳。与元将哈麻秃连战湖中，流矢中右目。（《太祖实录·明玉珍本传》）《平夏录》云："人呼为旻瞎子。"

按：《明氏实录》纪寿辉招玉珍在癸巳十一月，但云："寿辉都汉阳，玉珍归之。"则误也。寿辉以壬辰春陷汉阳。癸巳五月，阿鲁辉复汉阳。乙未七月，倪文俊复陷之。至丙申冬，寿辉方都汉阳。癸巳十一月，尚在蕲也。玉珍之归天完，定在辰、巳两年，其详不可考矣。

至正十七年丁酉（天完治平七年）二月，倪文俊陷峡州，破辘轳关。明玉珍又进陷川蜀诸郡，因据守之。

二月甲戌，倪文俊陷峡州。诏以高宝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将兵取中兴，不克。贼遂破辘轳关。是岁，倪文俊陷川蜀诸郡，命伪元帅明玉珍守据之。（《元史·顺帝纪》）

玉珍既镇沔阳。甲午秋，沔阳水涝连岁，民采芰鱼而食。乙未夏，玉珍将兵万余，驾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粮。时夷陵属天完参政姜珏镇守，玉珍溯流至巫峡贸粮，皆满载，蜀人亦不知扰也。丙申冬，玉珍自巫峡将还，先是元四川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镇重庆募兵，辰州人杨汉者，元义兵元帅也，以精兵五千屯西平寨。丁酉春三月，汉以兵至重庆，屯江北，完者都诱汉来谒，席间杀之，欲并其军。汉将士谋复仇，不克，乃掳船下流，适遇玉珍于巫峡，诉其事，且言："重庆城中兵备单弱，完者都与左丞相哈麻秃两不相下，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庆如反掌耳。"玉珍犹豫未决。万户戴寿曰："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备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以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掠其财物以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二得，幸勿他虑。"玉珍从之，遂率兵至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斗船大集，远近骚动，完者都夜遁果州，哈麻秃出战，被执。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止侵掠，城中按堵如故。旁近降者，络绎不绝。遣使献哈麻秃于寿辉。是岁秋，寿辉以玉珍为陇蜀省右丞。（《明氏实录》）

丁酉春，倪文俊陷峡州，令玉珍以斗船五千艘掠粮川、峡间。时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左丞哈麻秃募兵重庆，义兵元帅杨汉闻之，率兵五千自西平寨至重庆，屯兵江北，单骑入谒。完者都欲图其兵，置酒饮汉，酒酣，欲杀之。汉觉，脱身走归营，将士皆怒，遂放船下峡，投玉珍。玉珍因之袭破重庆。（《太祖实录·明玉珍本传》）

按：《实录本传》载哨粮事在丁酉春。又云：杨汉走归。与《平夏录》、《明氏实录》互异，俟更考之。

十二月丙戌，徐寿辉将明玉珍据重庆路。

初，倪文俊陷川蜀，命玉珍守御。文俊死，玉珍遂自据成都。（《元史续编》）

是年九月，玉珍访求儒硕，有陈隐君者，居五峰山中，玉珍以万户告身招之，不至。（《明氏事迹》）

至正十八年戊戌（天完治平八年）二月，明玉珍遣兵劫乌牛山寨，袭破嘉定城，又亲率众攻克大佛寨。自是蜀中诸郡县皆下，尽有川蜀之地。

戊戌春，完者都自果州率兵至嘉定，屯于大佛寺（一名凌云寺），规复重庆。玉珍遣义弟明三领兵御之。明三者，黄陂人也。智勇过人，玉珍宠爱之，妻以弟妇，称为明三（一曰三奴），后复姓名曰万胜。明三攻嘉定，夜遣军人陈夜眼缘城劫乌牛山寨，捣嘉定城，皆破之。惟大佛寨未下，相持越半载，玉珍亲率兵攻之，旬日，完者都兵内溃，入之。赵资者，行省参政也，与完者都、平章郎革歹同守嘉定，明三陷嘉定，时完者都、郎革歹先遁，惟资守大佛。明三执资妻于江岸以招资，资唾曰："痴妇胡不死，汝不见平章妇乎！"平章妇者，郎革歹妻，城陷时赴水死。语毕，以强弩射杀妻，复欲射其子，为众拥去，乃止。已而大佛陷，资亦遁。三人者会于龙州，谋兴复，为游兵执至重庆。玉珍欲用之，馆之治平寺，使人谕意，三人曰："国破家亡，祈速死耳！"玉珍犹欲生之，时传赵参政兵将至，遂同斩于大十字街。蜀人谓之"三忠"。玉珍以礼葬之。（《平夏录》）

春二月，完者都自果州来，会蜀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屯嘉定州，谋取重庆。玉珍遣义弟明三领兵溯流围攻嘉定，未克，相守半载，玉珍兵驻泸州。己亥，玉珍亲领兵至嘉定围之，令明三率锐兵直趋成都。时元行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一

作青巾）贼所执，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守省兵皆新募者，闻明兵至，皆惊溃。明三领兵入省中，虏郎革歹、赵资妻子，顺流而归。郎革歹妻谓舟中人曰："吾家祖宗三世，受羊皮宣命，吾为平章夫人，义不受辱。"自投于江。明三以赵资妻见玉珍，玉珍待之以礼，曰："执政乃吾中国人，何故反为胡虏守战。夫人能招使降，当裂土以赠。"翌日，两军会战，玉珍驱资妻子临阵，谓资曰："妾与锁儿受擒于此，明公甚以礼待，参政念结发之情，救母子之命。"言既号泣。其子亦大呼。两军观者泪下。资驻马执弓厉声曰："痴妇不死何待!"乃引弓发矢中其胸，殪之。又欲射其子，众以盾护之，乃免。玉珍挥兵勇进，分左右二翼袭之，元兵大败，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戮于大十字街，以礼葬之。(《明氏实录》)

按：《实录本传》及《平夏录》不载玉珍遣明三攻成都事，又皆载于戊戌年而不及己亥，皆纪载之阙略也。又按：《元史·顺帝纪》："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击败之。"《实录本传》载在戊戌岁，则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绝友谅称陇蜀王在庚子岁，而《元史》记于壬寅五月。其称帝改元在壬寅岁，而《元史》记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云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记于壬寅之三月，其错互不一如此。盖《元史》修于我洪武元、二两年，陇蜀未入职方之时，而《实录》则平夏之后，本其载记而存之也。断当以《明氏实录》为正。

至正十九年己亥（天完治平九年）秋，明玉珍遣使贡于徐寿辉。

时陈友谅矫寿辉命使玉珍会兵建康。(《平夏录》)

十二月，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迎伪主徐寿辉居之，自称汉王。

至正二十年庚子（天完治平十年）闰五月戊午，陈友谅弑其主徐寿辉于采石。

明玉珍为徐寿辉立庙，绝陈友谅不与通，遂自称陇蜀王。

庚子夏，友谅弑寿辉自立，玉珍曰："陈友谅、倪文俊同在徐朝为臣子，今弑逆，予当讨之。"遂令莫仁寿领兵守夔关，绝不与通。立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众推玉珍为陇蜀王。(《平夏录》)

玉珍攻四川，陷成都，杀戮既尽，退居重庆。陈矫徐命使会兵建康。既而愤陈之弑逆，竟引兵归，曰："汝能为帝，我岂不能帝耶!"据有全蜀之地，绝不与陈通。(《草木子》)

二十二年五月辛未，明玉珍据成都自称陇蜀王，遣伪将杨尚书守重庆，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巩昌等路。(《元史·顺帝纪》)

玉珍为陇蜀王，因下令曰："胡元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自为保，岂为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宁，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歼凶徒，幸尔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胡元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明氏实录》)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玉珍以刘祯为参谋。

戊戌岁，玉珍攻完者都，道出泸州，宣使刘泽民曰："此间有刘祯者，字维周，历官大名路经历，元进士也。有文章，能政事，避青巾李喜之乱，隐居方山，盍往见焉?"玉珍曰："可与俱来。"泽民曰："此可就见，不可坐致也。"明日，遂往见之，与语时事，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延至舟中，即舟中拜为理问官，朝夕图议，预谋政事。至是，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裁决政务。祯屏人从容说玉珍曰："今天下大乱，中原无主。西蜀形胜之地，沃野千里，东有瞿塘可以达江左，北有剑门可以窥陇右。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加意抚绥，民幸苏息，人心归附，天命可知。且陈友谅弑主自立，明公必不肯听命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部下将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乡土而去，明公尚难以自保全蜀，况欲图天下乎?"弗听。明日，祯又言，戴寿、张文炳力赞之。声息已彰于外，说服者多，玉珍不得已，乃咨谋于众，其议始定。(《平夏录》、《明氏实录》)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夏天统元年）春三月己酉，玉珍自称皇帝，即位于重庆，国号大夏，纪元天统，立妻彭氏为皇后，子升为皇太子。

壬寅三月己酉，明玉珍称帝于重庆。(《太祖实录》)

二十三年癸卯正月壬寅朔，四月，明玉珍僭称皇帝，建国号曰大夏，纪元曰天统。(《元史·顺帝纪》)

壬寅春三月戊辰，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诏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咸云天数，敢谓人谋。迩者子孙失道，运祚衰微，上天有命，示厌弃之机；豪杰乘时，兴驱逐之策。惟我家国，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聊尔建邦启土。成汤七十里，盛德已振于三巴；历数八百年，神功终收于一统。上承天命，下顺民心，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二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历代帝王，即皇帝位，国号曰大夏，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于乎!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尚赖远迩豪杰，勿吝嘉谋，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明氏实录》)

立郊社，祭以春秋。追帝其四代，立庙，祭以四时。

分蜀地为八道。

仿周制，设六卿。

即日以戴寿为冢宰，万胜为司马（即玉珍义弟明三，至是复姓名为万胜），张文炳为司空，向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邹兴为司徒，刘祯为宗伯。

置翰林院。

以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升朝夕受学焉。

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府置官曰刺史，州曰太守，县曰县令。

设科举，策试进士。去释、老二教，而专奉弥勒。

立进士科，八道乡试，充贡有司。次年会试，宗伯廷试，分立及第、出身。去释、老，并弥勒佛堂。（《明氏实录》）

夏，始定赋税，十取其一，农无力役之征。

秋，廷试进士，赐董重璧等八人及第，余皆出身有差。（董重璧，《实录》作重璧，《明氏实录》作董璧。）

置雅乐。

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

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友谅。

冬，遣司马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坎，侯普颜达失平章败走，获其人马万口。

复遣司马万胜等率兵攻云南。（《平夏录》载在癸卯春，似误。）

胜兵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八番入。胜兵不满万，皆以一当十。（《明氏实录》云：胜兵十一万。）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天统二年）三月，万胜兵至云南，梁王孛罗帖木儿（一名把都）及云南行省廉访司官先二日弃城走，退保金马山（一曰皆走楚威），胜入城据之。

三月初八日，胜兵抵云南屯兵金马山，邹、李皆不至。梁王孛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先二日皆走。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纳降，降者不可枚举。（《明氏实录》）

邹、李兵不至，胜遣使四出招谕，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杨源表闻，获其众以献。表曰："圣德孔昭，诞受维新之命；王师所至，宜无不服之邦。大军既发于三巴，逾月遂平乎六诏。穷只交贺，远迩同欢。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汤，文明协舜，既念中华之贵，反为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贪残，致生民之困踣。恭行天罚，遂平定乎多方；礼顺人情，即进登于五位。睠兹南诏，邻彼西戎。藩公挟便宜行事之文，专任金壬，滋其饕餮；守宰无恻怛爱民之意，肆为虐政，害彼黔黎。下诏扬庭，出师讨罪。初临乌撒，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马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染，万室皆安。胜等愧以庸才，钦承威命，凡此大勋之集，断非小器之能，皆圣人大庇之洪休，抑诸将效劳于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于诸葛；诞敷文命，帝德齐美于有虞。"此邹兴之所撰也。（《平夏录》）

四月，万胜引兵还重庆。

胜兵之入云南也，邹兴、芝麻李尚未至。梁王不意胜兵奄及，故弃城遁。及梁王之傅大都率兵出侦敌，获胜部将姬安礼，问："胜兵几何？"曰："八千。"于是，大都会大理段平章兵击胜，杀伤者过半，胜以孤军深入，约兵未至，而战士多中伤，遂引兵还，所过暴掠为民患。玉珍不能制。上闻，遗书谕之。（《太祖实录·明玉珍本传》）

四月，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领兵回哨援之，胜败于关滩。时招安元帅姬安礼被执至行邸，问："兵多寡？"曰："八千。"于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胜以孤军不可深入，士多战伤，乃留逮水元帅府千户聂瑾率领八千人与大都拒守，遂引兵还重庆。（《明氏实录》）

二十二年三月甲寅，明玉珍陷云南省治，屯金马山，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车力帖木儿等击败之，擒玉珍弟明二。（《元史·顺帝纪》）

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据之，分兵四掠，号曰红巾。明玉珍自将红巾三万攻云南，梁王及宪司官皆奔威楚，诸将悉乱。总管大理段功谋于员外杨渊海，进兵至吕关，败红巾于关滩江，杀获千计。红巾收合余衄再战，复胜，杀段氏骁酋铁万户。红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潜火其寺，红巾军乱，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关，大败之。红巾大呼曰："待明年来复仇！"时功在战间，得玉珍母寄其子书，云："尔征南务得之，不得轻还。军少粮乏，我当添补。"杨渊海效其书迹，易之曰："中国兵来急，尔宜早归。"遂募能入红军营者，有小卒陈惠愿行。玉珍得书，恐国中有变，又新失利，遂急收军。功追之至七星关，又胜之而还。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禚妻之，为奏授云南平章。（杨慎《滇载记》）

按：夏兵陷滇省，《元史》记于壬寅年，又云擒明仁，皆误也。且云南之役，玉珍不在行，或即明二之讹乎？

九月，表韩氏女为贞烈。

初，丁酉岁九月，青巾贼入成都，有韩氏女年十七，举家从军。夏兵攻剌踏，破之，韩女假为厮儿被掳，砍草养马，出入六、七年，人不知其为女也。至是，征云南还，路逢其父，赎之，适尹氏。其贞烈如此。

己酉，辟刘湛为仁寿县学教授。

时有刘湛者，字信翁，江西人，为仁寿教官。文章清古，为后进所宗。丁酉，玉珍入蜀，弃官隐居泸州。玉珍屡辟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箱。（《平夏录》、《明氏事迹》）

湛，学行优裕，造就人才，升为国子监祭酒。

（《明氏实录》）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天统三年），司马万胜率兵攻兴元，围城三日，不克而还。

秋，巴州叛，命司寇邹兴攻克之，留兵镇守。

攻拔巴州尚仓，置军守之。（《平夏录》、《太祖实录·明玉珍本传》载在癸卯秋。）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天统四年）春，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

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平夏录》为都察院）；邹兴为平章，镇成都；吴友仁为平章，镇保宁；莫仁寿为平章，仍镇夔门；邓元亨为平章，镇通州；窦英为参政，镇播州（《明氏实录》云："邓元帅为平章，镇通江，江宝英为参政，镇播州。"）；姜珏为参政，镇黔南。（《太祖实录·明玉珍本传》）

冬，徐国参政姜珏来朝。令珏守夷陵，就彼屯种置仓，以赡国用。（《明氏实录》）

大明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夏主遣参政江俨答聘。

乙巳九月，夏主明玉珍遣其参政江俨来通好。上遣都事孙养浩往报，遗书曰："元政既隳，天下驱兵者蜂起，往往毒痡生灵，未有能奉天道拯民于涂炭者也。徐氏以昏懦见杀，陈友谅窃据荆、襄，肆其强暴，自取颠陨，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汉之名以号令天下，操日夜思并吞吴、蜀，吴、蜀不能合从以拒操，而屡起衅端，自相攻伐，岂不失计之甚哉！今之英雄，据吴、蜀之地者，果欲与中国抗衡，延国祚而保社稷，惟合从为上谋。足下处西蜀，予居江左，盖有类昔之吴、蜀矣。方天下之变，中国士马精强，民庶繁衍者，汴、雒、齐、鲁、三晋为然，今皆在豪杰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之东，两淮之间，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虽出于颍之东南汉、沔、湘、湖之地，然而陈友谅握其权纲，足下因有所见，以偏师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兹既奄有全蜀，乃古今人物，强盛之所，宁不壮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生民无几。近者，王保保以铁骑劲兵，据有齐、鲁，根培雒阳，招贤纳士，练将养兵，实处中国，其志非小。使其奸雄如操，足下与予岂得高枕无忧乎？当今之势，予与足下实相表里，将欲国祚之安，备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吴、蜀为鉴耶！使至，辱厚意，故以书往报，惟足下筹之。"乙巳十月己酉，上闻玉珍取云南失利，诸将暴掠不能制，乃遗以书，曰："自元失其驭，天下兵起，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此皆不思救民，恣行残忍，自绝于天，以底祸败也。近闻足下发兵与蛮夷为敌，兵之所过，郊圻之内，民舍一空。此如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果何益哉？西蜀沃野千里，刘备据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有之，诚为足下之忧。予与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弈者，当局有不自知，旁观者能审之矣。若足下旁观于予，亦幸有以相告，岂不美哉！"（《太祖实录》）

吴王始遣都司孙养浩来结好，书曰："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间者，得姜珏诰命，观其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迫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决。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是年秋，夏遣参议江俨答书曰："夏主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夷狄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胡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恨。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尽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惟高明亮之。"（《明氏实录》）

冬元威顺王、侯普颜达失平章率兵由云南间行往陕西，夏遣丞相戴寿追袭之，至秦州弗及而还。

是月，全蜀星陨如雨。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天统五年）春二月，夏主不豫，未几疾笃，卒。

丙午春，玉珍有疾，召臣下谕之，曰："中原未平，胡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殁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言毕遂殒，在位五年，寿三十六，葬江北永昌陵。群臣尊上庙号曰太祖文武至圣皇帝，遗诏太子即位，遣使报讣于吴及各国，兼致遗物。（《明氏实录》）

二月，玉珍病重，召其臣僚谕曰："西蜀险塞，汝等同心协力，以辅嗣子，可以自守。不然，后事非吾所知，汝等勉之。"遂卒，葬于江水之北。自僭号至是五年，寿三十六。子升嗣立。玉珍为人颇尚节俭，好文学，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赖以粗安。然喜自用，昧于远略，而嗣子稚弱，政出闺门，国事去矣。（《太祖实录·明玉珍本传》）

史官方孝孺赞曰：夏主方有意于据蜀，群臣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夏主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惜不能谨之于始，私家倍于公室，仓帑空虚，不能展其疆界，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然不能以文词尽其贤也。

夏太子升即皇帝位，年十岁，尊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立妃王氏为皇后，改元开熙。

诏曰："皇天眷命，笃生我太祖皇帝，恭行吊伐，创业开基，期尽中原，以登至治。顾大业未就，龙驭上升，举国臣民，攀号莫及。予小子哀疚方殷，而臣民以嗣位为请。谓神器难以久虚，国家不可无主。恳请再三，辞避无术。谨于四月初一日祗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予稚年凉德，忝任君师，惟敬天以勤民，在修身而法祖。缵承烈绪，任洪业以无疆；诞敷

武文，祈天命于有永。尚赖臣工协志，同济时艰，补缺拾遗，匡予不逮。其以明年为开熙元年，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仍遣使诣吴及诸国告即位。”（《明氏实录》）

辟凤山赵善璞为翰林学士，不就。

善璞归隐于乐殨山中，所著有《陶贞集》、《正谊薰》。有《自述诗》曰：“锦里栖迟处，飘然远俗嚣。地偏车马少，山近市廛遥。谢事惟求避，居官懒折腰。读书明至道，忘味学闻韶。对坐花千点，充饥水一瓢。放情随洒落，得句自推敲。种菊开三径，横琴访九皋。唐、虞今在上，许我学由、巢。”（《明氏实录》）

吴王遣使来吊祭，又遣使来送葬。

吴王遣使来贺即位。

丞相万胜与知院张文炳有隙，密遣人杀之。内府舍人明昭等复矫后旨召胜入，缢杀于崇文楼下，拜刘祯为右丞相。

万胜与张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义子明昭矫彭氏旨召胜，杀之，使刘祯代为丞相。胜有开国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平夏录》）

玉珍居位六年，后为其弟所杀，其妻复图杀其弟，立其子为帝，以其党戴寿为冢宰，事皆专之，小昱主拥虚名而已。（《草木子》）

杨可学曰：“右丞相万胜者，德安府黄陂县人也。壮岁智勇过人，夏主宠爱之，妻以弟妇，故称为明二。数岁总兵，信赏必罚，士卒乐从，所向克敌，开国之功良多。夏主宾天，立幼，母后临朝，小人间谋，张、万自相屠戮，而非以有罪见诛。不及五载，国遂亡，是自取之也。”

按：《平夏录》记张、万相戕之事未详，《草木子》尤缪，当以《明氏宝录》为正。

秋，廷试，进士庞百里等六人及第，余出身有差。

幼主吟《桂花诗》赐诸进士，曰：“万物凋残我独芳，花心金粟带微黄。莫言些小难堪玩，露冷风清大地香。”（《明氏实录》）

命丞相戴寿领兵攻乌撒，不克而还。

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

上因与语，使者辄自夸其国险阻富饶，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阻，夸其富饶，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因语侍臣曰：“吾平日只要务实，不尚浮伪。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而蜀使者之缪妄，当以为戒也。”（《太祖实录》）

丙午，太祖遣参政蔡哲报聘于蜀。

上谕哲曰：“蜀使者多饰浮词，夸大其国，汝无效此。彼有所问，但以实告之耳。”（《太祖实录》）

吴元年丁未（开熙元年）三月，参政蔡哲归自蜀。

哲还，具言蜀自明玉珍丧后，明升暗弱，群下擅权。且挟画史以往，图其所经山川扼塞以献。哲字思贤，武昌人，先仕陈友谅为御史。岁壬寅，来归，后为侍御史，坐事免，寻卒。（《太祖实录》）

十一月乙亥，夏主明升遣使者邓良叟来聘。

上命良叟从大将军徐达观所下城邑。（《太祖实录》）

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

友仁移文于郡县曰：“昔与先王自沔阳而至重庆，共树奇勋，开邦启土。今者矫旨杀戮功臣，异日我辈亦如此耶！”遂据城谋叛，遣使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幼主数调兵诛，皆败而还。

洪武元年戊申（开熙二年），大明皇帝来告即位，夏遣平章邹敬奉书往贺。

四月，命丞相戴寿讨吴友仁，友仁来归。

丞相戴寿总兵八万往征友仁，友仁入城自守，谓寿曰：“不须用兵，可遣参政文彦彬来即降。”是日，遂遣彦彬入城，友仁与彦彬约丞相，可设策将义子明昭等诛之，不然必为所害。寿回奏，因朝会设计擒明昭等尽诛之。友仁同彦彬至重庆请罪谢恩。（《明氏实录》）

吴友仁以万胜之戮，移檄兴兵。升命戴寿讨之。友仁遗书曰：“不诛明昭，国必不安；昭若朝诛，吾当夕至。”寿乃奏诛昭，友仁入朝谢罪。（《平夏录》）

十月戊辰，夏主明升闻大明兵克元都，遣使来贺。

十二月壬辰，太祖遣使以书谕之。

书曰：“朕昔以令先公起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灵。足下以幼冲之年，处新造之国，朕感念先好，安得不为足下虑哉。足下旧臣，竭力推诚，奉足下甚至。然度德量力，审机观变，在足下自处何如耳！诚能日延群臣，问安靖生灵之道，必有能筹善后之策者，择而行之，是窦融、钱俶复见于今日也。承平之福，当共享之。足下其图之。”（《太祖实录》）

洪武二年己酉（开熙三年）七月丙辰，蜀明升遣使来贡。

初，我师之西出也，不数月关陕悉定，蜀人为之震恐。戴寿谓升曰：“大明遣将用兵，所向无敌，以王保保、李思齐之强，尚莫能御，况吾蜀乎！”吴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设有缓急，据险可守，军资又充足，其若我何？为今之计，莫若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升从其言，复遣修贡。（《太祖实录》）

大明遣使入蜀求大木，升亦遣使来贡。使还，上赐玺书答之，曰：“朕历观古之有蜀者，如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辈，皆能乘机进取，而善守之道未闻。今足下据此，必图所以善守可也。朕连年出师，所向皆捷，诸将用命，故能成功。远劳致礼，益见厚意，因使者还，姑以此复。”（《平夏录》）

十月，太祖遣湖广行省平章杨璟招谕明升。

璟至蜀谕升以祸福，使奉国入觐。升牵于群议不能决。璟还，复以书晓之，升不能从。（《太祖实录》书载《璟事略》中）

十二月戊辰，璟自蜀还，言："升暗弱，将佐皆庸材，谕之再四终不悟，不如举兵取之。"上曰："兵贵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据？俟其悔悟来归，则师可不劳，民亦无害。姑缓之。"（《太祖实录》）

洪武三年庚戌（开熙四年）四月，大明大将军徐达遣裨将金兴旺、张龙由凤翔入连云栈，合兵攻兴元，兴元守将刘思忠、知院金庆祥迎降，达留兴旺、龙镇守。

七月甲辰，明升遣使以香楠木来献，诏赐升与其国相戴寿、知院向大亨及来使文绮纱罗有差。

丙辰，明升将吴友仁寇兴元，守将金兴旺击却之。

友仁攻兴元，兴旺奋击，友仁退。明日，复来攻，兴旺面中流矢，拔矢复战，斩首数百。城中兵才三千，友仁兵三万，兴旺敛兵入城，友仁乃围城决濠填堑，攻益力，兴旺婴城固守。大将军徐达令傅友德领兵三千径趋黑龙江，夜袭木槽关，攻斗山寨，下令军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军见列炬，大惊，乘夜遁去。（《太祖实录》）

夏守瞿塘将莫平章以兵犯归州，欲报兴元之役。大明将陈闻出兵南门与战，大破之，斩首三百，擒八千人，送杨璟斩之。（《鸿猷录》）

是年，大明遣使假道攻云南，戴寿不奉命。秋，再遣蔡参政招谕，兼致礼物，不从。明、夏竟绝和好。（《平夏录》）

大明遣使求木植，丞相戴寿不与。（《明氏实录》）

秋，夏丞相刘祯卒。

祯，元进士，精于易数，导夏主修道，尽逐胡元，以安中夏。诏令多所代制，人比之孔明云。（《明氏实录》）

洪武四年辛亥（开熙五年）正月丁亥，太祖遣将伐蜀。

上亲祀上下神祇，告伐明升。命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德庆廖永忠为右副将军，暨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升率京卫、荆襄舟师，由瞿塘趋重庆；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暨都督佥事何文辉等率河南、陕西步骑由秦陇趋成都。上谕和等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尝遣使修好，悯升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数加开谕。升乃惑于群言，反犯吾兴元，不可不讨。师行之际，肃士伍，严纪律，以怀降附，无肆杀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为戒。（《太祖实录》）

闰三月，杨璟师进次夔州大溪口。

蜀人自谓瞿塘天险，遣平章莫仁寿守之，以铁索横断关口；王师临境，又遣左丞相戴寿、平章邹兴、副枢飞天张益兵为固守计。寿等于铁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凿两崖壁，引缆为飞桥三，平以木板，置炮石、木竿、铁铳其上，旁桥两岸，复置炮，以拒我师。璟遣指挥韦权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李某出白盐山下逼夔府南岸，攻南城寨。璟与都督佥事王简出大溪口，进攻瞿塘扼江之众。璟战不利，赤甲、白盐之师亦退还归州。（《太祖实录》）

大明命汤和为征西将军，廖永忠副之，攻夔关。戴丞相、向知院峡中设大桥控御，船至，以木头撞下辄碎，竟不得上。屡战不胜，退兵峡外。重庆城中每虚惊，禁不能止。（《明氏实录》）

四月丙戌，傅友德攻阶州，克之。

友德陛辞，上密语之曰："蜀人闻吾西伐，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师。若出其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隳，心腹自溃。兵贵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陕，集诸道兵，扬言出金牛，使人觇知青川杲阳空虚，阶、文守备单弱，遂引兵趋陈仓，选精兵五千为前锋，攀缘山谷，昼夜兼行，大军继之，直抵阶州。守将平章丁世贞来拒，友德击败之，生擒其将双刀王等十八人，世贞遁去，遂克阶州。（《太祖实录》）

己丑，傅友德兵克文州。

兵至文州，距贼三十里，蜀人断白龙江桥以阻我师。友德督兵修桥以渡，至五里关，丁世贞等复集兵据险，汪兴祖中飞石死。友德奋兵急攻，破之，世贞以数骑遁去。癸巳，友德兵渡青川杲阳白水江，蜀人望风惊遁，友德遣人谕降之，遂引兵趋隆州，克之。

癸卯，傅友德兵克绵州。

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县，遂趋绵州，别遣蓝玉夜袭其垒。守将向大亨军惊扰达旦，友德麾兵乘之，蜀兵大败，遂克绵州。大亨走保汉州。五月，兵至汉江，阻水，令军中造战舰百余艘。己卯，将进兵汉州，欲以军事达汤和，乃以木牌数千，书克阶、文、绵州日月，投汉江，顺流而下。重庆守者见之，为之解体。

六月壬午，傅友德拔汉州。

夏人闻王师伐蜀，命丞相戴寿、太尉吴友仁等率众守瞿塘，以扼三峡之险。及友德破阶、文，捣江油，乃与友仁分瞿塘守兵还援汉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师已逼汉州，向大亨悉兵战于城下，友德选骁骑击败之。既而，寿等兵至，友德亲率师迎击，大破之，遂拔汉州。寿与大亨留邹平章守夔关，引兵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自将击之，大败其众，友仁自古城遁还保宁。

戊子，廖永忠兵至旧夔府。辛卯，进兵瞿塘关，遂入夔州。

上闻汤和等驻兵大溪口，欲俟水平进师，赐诏促之。永忠闻命，即率所部先进。戊子，兵至旧夔府，平章邹兴、副枢飞天张出兵拒战，分前后军出两翼旁击，大败之。遂进兵瞿塘关，山峻水急，蜀人设铁索飞桥，横据关口，永忠乃密遣壮士舁小舟逾山度关，

以出其上流，衣青莎衣，出崖石草木间，而率精锐出墨叶渡，分二道攻水陆寨。舁舟出江者，自上流俱发夹击，大破之。邹兴中火箭死，飞天张、铁头张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汤和兵亦至，率步骑约会于重庆。

戊戌，伪夏平章丁世贞陷文州，指挥佥事来显忠死之。傅友德率兵来援，世贞弃城遁去。

伪夏守金州九龙山寨平章俞某诣傅友德降。

己亥，廖永忠率舟师抵重庆，次铜锣峡，夏主明升遣使诣永忠军纳款。

明升与右丞刘仁等大惧，仁劝升奔成都，升母彭氏泣曰："事势如此，纵往成都，不过延旦夕命，何益?"仁曰："然则奈何?"彭氏曰："大军入蜀，势如劈竹。今城中兵民虽数万，皆胆破心悸，若驱之拒守，死伤必多，亦终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灵于锋镝。"升遂遣使诣永忠军，全城纳款。永忠以汤和军未至，辞不受。

癸卯，中山侯汤和至重庆，会德庆侯廖永忠，以兵驻朝天门外。夏主明升面缚衔璧，与母彭氏及右丞刘仁奉表诣军门降。

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刘仁挟幼主并皇后彭氏赍符玺诣军门降。汤和受璧，廖永忠解缚，承制抚慰。下令禁侵掠，抚慰戴寿、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书往成都招之。遣指挥高德送升等并降表于京师。表略曰："乾坤正一统，知天命之有归；日月仰大明，抚华夷而无外。万方丕冒，四海同欢。钦惟皇帝陛下，功轶禹、汤，德侔尧、舜。运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肃清；秉神武不杀之权，生民永赖。收豪杰于纷争之日，施仁义于垫溺之时。景运维新，皇谟丕显。故无征而不克，无令而不从。臣升僻处偏方，懵无学识，既靡窦融先几之智，又乏钱俶达事之宜，见同井蛙，计穷穴兔。揣罪实由于己，启衅用匪其人，自揆愚蒙，冒干天讨，顾闭门之何益？遂开门以来降。迎拜道旁，窃效子婴之系颈；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倾心。谨将军马、钱粮、府库及土地、人民以献。"

七月庚申，傅友德围成都。辛酉，夏丞相戴寿等以城降。

夏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等，以象载甲士逆战，友德命前锋以弓矢、火器冲之，象中矢却走，寿兵死者甚众。会汤和遣人报捷，寿等亦得其家书，遂无斗志，乃籍府库仓廪，遣其子诣军门纳款。翌日，寿等率其属降。友德按兵入东门，得士马三万。壬戌，分兵徇崇庆，知州尹善清拒战，击斩之。成都既平，分兵徇川蜀之未下者，因籍其丁壮，置守要害。

乙丑，明升等至京师，及其官属朝见，封为归义侯。

上闻大军下蜀，命中书集六部、太常、翰林、国学定议受降等礼。省部按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入宋故事：是日，上御奉天门，宣令升等于午门外，跪进《待罪表》。宣《表》讫，承制官出传制，升等皆俯伏。侍仪舍人掖升起，跪听宣制释罪，升等五拜三呼万岁，又四拜出，文武百官行贺礼。上曰："孟昶专治国政，所为奢纵。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头伏地上表请罪之礼。"是日，升率官属朝见，制授升为归义侯，赐冠带衣服及居第于京师。

八月庚子，江夏侯周德兴克保宁，擒吴友仁归，友仁伏诛。

德兴等克保宁，执吴友仁送京师，蜀地悉平。十月，上以友仁寇汉中，起兵端，致明氏失国，命诛之。

十一月，征西将军汤和等振旅还京。

和等师还，各上所佩印绶并所得蜀金印、冠冕、仪仗，银印五十八，铜印六百四十，总制府七，元帅府八，宣谕宣抚司二十五，州三十七，县六十七，官吏将士凡五万九百九十人，马骡一万三千八百余匹。（已上俱出《太祖实录》，《平夏录》、《平蜀记》俱同。）

洪武五年壬子正月，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升俱徙高丽。

辛亥七月，台兵攻四川，小旻主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宫。以海舟送小旻主、德寿陈少主往高丽，飘飘然入于海矣。（《草木子》）

明升降封归义侯，彭氏召入宫。父子凡十一年而亡。后送明升入高丽，今闻有子孙在。（《月山丛谈》）

大明封幼主为归义侯，彭后为皇妃，赐甲第以居。以刘仁为应天府府尹，余授职有差。前后明氏二主，幼主年十六岁。起至正辛丑，止洪武辛亥，共十一年。（《明氏实录》）

史官方孝孺曰："幼主虽春秋未富，德性纯雅，通《孝经》、《论语》，为权臣执国命，不能宰制。所以内相屠僇，自剪其羽翼，遂致国内空虚。天戈一挥，若崩厥角，归于一统，固其宜也。"

# 卷　六

## 周张士诚

士诚姓张氏，泰州白驹场人。至正十三年正月起兵，陷泰州。十四年正月据高邮，僭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十七年降于元，授太尉。二十三年自称吴王。二十七年九月，大明兵克平江，被执，自缢死，年四十又七。国亡。

至正十三年癸巳五月乙未，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及其弟士德、士信为乱，陷泰州及兴化县，遂陷高邮，据之。

士诚，小字九四，泰之白驹场亭民，以操舟运盐为业。少有膂力，无赖，贩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邱义者，屡窘辱之，士诚不胜愤。癸巳正月，遂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结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邱义并所仇富家，焚其庐舍，延烧

民居甚众。自度不可已，乃入旁近场，招集少年谋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刘子仁集众拒之，士义中矢死，士诚益愤怒，欲灭子仁，子仁众溃入海。士诚遂乘胜攻泰州，有众万余，克兴化，结寨于得胜湖。四月，元以万户告身招之，士诚不受命。五月，攻破高邮，入据之。（《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

泰州地滨海，海上盐场三十有六，隶两淮盐运使司。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初无异志。至正十一年，天下兵起，朱定一、陈赞五、汪宗五作乱江阴，泰州人王克柔者，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高邮知府李齐收捕于狱。李华甫与面张四素感克柔恩，谋聚众劫狱。齐以克柔解发扬州，后招安华甫为泰州判，四为千夫长。十三年，士诚又与华甫同谋起事。未几，士诚党与十有八人共杀华甫，遂并其众，焚掠村落，驱民为盗，陷通泰、高邮，自称诚王，改元天祐，设官分职，把截要冲，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书省于扬州，以扼其势。既而，亦招安之，立义兵元帅府，以官其党。然徂诈百出，卒不就降。（《辍耕录》）

先是，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廷不能制。张九四为盐场纲司牙侩，以公盐夹带私盐，并缘为奸利。资性轻财好施，甚得人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共推为主作乱。（《草木子》）

十三年，张士诚为乱，陷泰州。河南行省遣高邮知府李齐往招降，被拘。久之，贼党自相杀，始纵齐来归。泰州平，贼徒尚蜂聚，士诚鼓变，杀参知政事赵琏，掠官库民财，走入得胜湖，俄陷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契哲笃偕宗王镇高邮，使齐出守甓社湖。夏五月乙未，数贼入城，一噪呼，官省宪官皆遁。齐急还救城，贼已闭门拒我，遂连兴化接得胜湖，舟舰四塞，蔓延入宝应县。已而有诏：凡叛逆者赦之。诏至高邮，不得入，贼绐曰："请李知府来，乃受命。"行省强齐往，至则下齐狱中。士诚本无降意，特迁延为缮饰计耳。官军谍知之，乃进攻城，士诚呼齐使跪，齐叱曰："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士诚怒，扼之跪，齐立而诟之，乃拽倒，捶碎其膝而剐之。（《元史·忠义传》）

河南兵起，两淮骚动，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扬州，以赵琏参知政事。会张士诚为乱，突起海滨，陷泰州、兴化，行省遣兵讨之，不克。乃命高邮知府李齐往招谕之。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遂移琏镇泰州，琏乃趣士诚治划船，趋濠、泗。士诚疑惮不肯发，又觇知琏无备，遂复反。夜四鼓，纵火登城，琏力疾扪佩刀上马，与贼斗市衢。贼围琏，邀至其船，琏驰骑奋击，贼以槊撞琏坠地，欲舁登其舟，琏瞋目大骂，遂死之。（《元史·忠义传》）

泰州李二起，行省移纳速剌丁捍高邮得胜湖，焚贼船二十余拖。李二失援，遂降。其党张士诚杀李二，复为乱，戕参政赵琏，入据兴化，而水陆袭高邮，屯兵东门。纳速剌丁以舟师会诸军讨之。距三垛镇，发火筒火镞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贼缚船于背，尽力夹攻，而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皆遁走。纳速剌丁与其三子皆死之。（《元史·忠义传》）

诏使往高邮，不得达而还，谬称贼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遣本省照磨盛昭入高邮，授所与士诚官。士诚拒不听，拘诸舟中。既而，官军逼高邮，士诚授昭以兵，使出拒官军，昭叱之，大骂不绝口。贼怒，先剜其臂肉，而后磔之。（《元史·忠义传》）

癸巳正月，张士诚起自泰州，刘子仁兵溃，其势始振，从者万余人。三月，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告变，元以万户告身招之，不受。五月，复陷泰州及兴化县，遂据高邮。行省复遣高邮知府李齐谕之降，士诚不从。（《平吴录》）

> 按：《实录》士诚以癸巳正月起事。此云五月乙未者，纪其陷高邮之月也。考癸巳正月士诚起事，既陷泰州，行省遣兵讨之，不克。乃遣高邮知府李齐谕降。降而复叛，再陷泰州，杀赵琏，遂破兴化据高邮，杀李齐及盛昭。《平吴录》乃于三月书元以万户告身招之，不听。又于五月书行省再遣李齐谕之，不听。则以一事为二事矣。又，盛昭之死，当在李齐之后，《元史·忠义传》甚明，《平吴录》相传出于吴文定公，杂据《元史》、《实录》，而岁月先后错互不一，今悉正之。

六月，诏前河西廉访副使也先不花为淮西添设宣慰副使，讨泰州。诏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寿讨兴化。

至正十四年甲午（周天祐元年）春正月甲子，张士诚僭国号大周，自称诚王，改元天祐。

二月，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统兵攻高邮，不克，义兵万户石普力战死之。

石普者，徐州人也，以枢密院都事从枢密院官守淮安。时张士诚据高邮，普诣丞相脱脱，面陈破敌之策，且曰："高邮负重湖之险，骑兵卒莫能前。与普步兵三万，保取之。高邮既平，濠、泗易破。"丞相壮其言，命权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民万人以行。汝中柏阴沮之，减其军半，又使听淮南行省节制。普行次范水寨，日未夕，令军且具食，夜漏三刻，衔枚趋宝应。其营中更鼓如平时。抵县，即登城树帜，贼大惊溃，乘胜拔十余寨。将抵高邮，分兵三道，普自将攻北门，贼败，遁入城。普先士卒蹑之，纵火焚关门，贼惧，谋弃城走。而援军望之，按不进。且忌普成功，总兵者遣蒙古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贼以死捍，蒙古军即驰回，普止之不可，遂为贼所蹂践，相率堕水中。普军乱，勒余兵，血战良久，仗剑大呼，直入贼阵中，从者仅三十人。日西援绝，堕马，步战，头目左胁为枪所中，犹手握短枪斫贼，与从者力战，皆死之。（《元史·忠义传》）

六月辛卯，张士诚寇扬州。丙申，达识帖睦尔以

兵讨张士诚，败绩，诸军皆溃。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达识帖睦尔复进兵讨之。

按：《元史》于此下记“己酉，盱眙县陷。庚戌，泗州陷，官军溃”。《平吴录》诸书皆牵连书之，不知士诚兵力仅能出没高邮、扬州，旋为脱脱围困，仅而得免，岂能遽及盱、泗？陷盱、泗者，盖濠、泗之兵，非高邮也。当时高邮、濠、泗兵势颇相因依，故石普告脱脱曰：“高邮既平，则濠、泗易破。”脱脱既围高邮，即分兵西平六合，盖为此也。详在《龙凤事略》中。

九月辛酉，诏脱脱以太师、中书右丞相，总制诸王、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出征高邮。

十一月丁卯，脱脱领大兵至高邮。辛未，战于高邮城外，大败贼众。乙酉，脱脱遣兵平六合县。

十二月丁酉，诏削脱脱官，安置淮安。以河南行省左丞太不花等统其军。

诏以脱脱老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盗，恬不为意。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安路。（《元史》）

张士诚据高邮，屡招谕之不降。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十一月至高邮。辛未至乙酉，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俄有诏，罪其顿师玩寇，命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元史·脱脱传》）

元贬脱脱《诏》略曰：“答剌罕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往年徂征徐土，仅复一城，不日而旋失。兹者荐总大兵，再期扫荡，师老财费，已逾三月，徒怀眷恋之思，曾无尺寸之效。坐视寇玩，日减精锐，虚费国家之钱粮，诳诱朝廷之名爵。皇子爱猷识里答剌俯请大宥，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脱脱以下兵将等各以大义效忠从事。”宣读毕，脱脱匹马北归，将士溃乱，元兵不复振矣。（俞本《纪事录》）

脱脱总天下兵围高邮，日事攻击，矢石雨注，城中几不支，日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围者亦指日望成功。忽有诏旨来卸军，军中闻之，皆大哭。当诏未开读时，参议龚伯遂进曰：“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搖首曰：“不可。”遂受诏。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先是，诸大臣子弟从行者，哈麻历告其家，阴遣人来军中曰：“诏书且至，不即散者，当族诛。”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无所之者，多从红军，如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是时，高邮危困已甚，脱脱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将攻濠、徐，远近凛然，国势渐张。而哈麻奸邪误国，遂至危亡不救，可胜惜哉！（《庚申外史》）

脱脱师号百万，声势甚盛。及抵城下，毛葫卢军已有登其城者。忌功者曰：“不得总兵官命，如何辄自先登！”乃召还。及再攻之，不下。未几，下诏贬脱脱，师遂溃叛。（《草木子》）

诏未下时，部将董抟霄对脱脱言：“天兵南下，势如破竹，今老师费财，何面目归报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脱脱从其言，分兵破天长、六合，贼皆溃散，所杀者悉良民。及攻高邮，堕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闻诏解脱脱权，勇气百倍，出城拒敌，诸卫铁甲军抱不平者，尽皆散去，或相聚山林为盗，高邮不可得而复矣。（《辍耕录》）脱脱兵攻高邮未下，元主以谗解其兵柄。士诚乘隙出兵奋击，元兵大败。（《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

士诚乘间与李伯升等十八人溃围突出走海上，其下稍稍赴之。（《月山丛谈》）

按：《实录·潘原明本传》云：“士诚与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人突围北走。”考脱脱解兵之日，开门纵击，元兵已星散矣。士诚何为又出走海上哉？

至正十五年乙未（天祐二年）四月，诏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㧑招安张士诚，仍赍宣命、印信、牌面，与镇南王孛罗不花及淮南行省廉访司等官商议给付之。

张士诚据高邮，或谓其有降意，朝廷择乌马儿为使，招谕士诚，而用㧑为辅行。㧑家居，不知也。中书借㧑集贤待制，给驿，就其家起之。㧑强行，抵高邮，士诚不迎诏使。㧑等既入城，反覆开谕，士诚拘之他室，或日一馈食，或间日一馈食，欲以降㧑，㧑唯诋斥而已。乃令其党捶㧑，肆其凌辱，㧑不恤也。及士诚徙平江，㧑与士诚部将张茂先谋，将㧑所授站马札子，遣壮士浦四、许成赴镇南王府，约日进兵复高邮。谋泄，执㧑讯问，㧑骂不绝口，竟为所害。后贼中见失节者，辄自相嗤曰：“此岂孙待制耶！”（《元史·忠义传》）

按：《实录》纪㧑与乌马儿招谕在癸巳四月，误也。《平吴录》亦误。

五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抚谕高邮。乙未，淮东饥，张士诚留兵守高邮，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熟。

江阴群寇互相吞啖，汪宗三、朱英分党戕杀。宗三将入城杀英，时英就招安为判官，州之僚佐无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谋反。”省差元帅观孙压境。观孙利其货赂，逗遛不进。英因乘间挈家逃去，过江求救于张士诚，仍质妻子借兵复仇。士诚初亦疑惑，弗听。英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于是遣士德率高邮贼众击横塴，渡镝山。（《辍耕录》）

江阴石牌民朱定者，贩盐无赖，武断乡曲。与石桥富民赵氏有隙，集众相攻击。定乃降元，授江阴判官，寻复为盗。元遣江浙参政纳麟哈剌讨之。定穷

蹙，乃遣人导士诚兵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陷平江。士诚署定为参政，遣元帅栾瑞为戍石牌。(《太祖实录》)

至正十六年丙申（天祐三年）正月壬午，张士德兵取常熟州。

高邮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时福山有曹氏，富甲州中，众肆抢掠，一夕而空。(《平吴录》)

二月，高邮张士诚陷平江路，据之。改平江路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

江南自兵兴以来，官军死锋镝，乡村农夫，荐罹饥馑，投充壮丁，生不习兵，乌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有旨得便宜行事，升漕运万户脱因为参政，统领官军、民义，捍御境上。平江达鲁花赤六十病亡，升松江府达鲁花赤哈散沙为平江达鲁花赤，领兵出战。除都水庸田使贡师泰为平江总管，巡守城池。吴江境上止有元帅王与敬。官军一战而杀死者过半，残兵千余，欲走入城，城中闭门不纳，退屯嘉兴，旋抵松江。士德众才三四千人，长驱而前，直造北门。弓不发矢，剑不接刃。明旦，缘城而上，遂据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奸杀，惨不忍言。脱因匿俞家园，自刎不死，游兵杀之。哈散沙在境外闻城破，自溺死。既而，昆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继来降。维扬苏昌龄避乱居吴门，士德用为参谋，称曰苏学士。毁承天寺佛像为王宫，易平江路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日者几月。(《辍耕录》)

兵入娄、齐二门，镇将脱寅率兵御之，郡人杨椿力战而死。脱寅畏贼，避匿于娄门十八营丛筱中，为乱兵所杀。当是时，吴中全盛，甲仗、钱谷如山，守臣贡师泰辈弃之，相率遁去。士德既入郡城，即承天寺为府，毁去佛像，据坐大殿，复射三矢于栋上。(《平吴录》)

平江缺守，贡师泰以选为平江路总管。其年冬，甫视事，张士诚自高邮率众渡江来攻。明年春，守将斩关遁去，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元史·贡师泰传》)

密闻贡平江诡姓张平轩，遁海上。(《梧溪集》)

师泰易姓名端木氏，隐居云间。(《乐郊私语》)

至正丙申正月辛亥晦，义军府参谋杨椿与守齐门，淮兵奄至，众皆不知所为，椿独谓寇不足畏。明日，城且陷，犹跃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并遇害。铍交于胸，终无少屈。椿故吴下授徒，累应乡试，其举将，固所假馆，感知己而强起，区区就小职，乃自振拔如此。(张又翁《杨参谋诔》)

士诚入姑苏，守将脱寅不能御，其参谋杨椿独挺身前向，誓剉其锋。盗刃其胸，瞋目怒骂而死。明日，其妻觅得其尸于张香桥，亦自经死。椿字子寿，蜀之眉山人，徙居吴中。(吴宽《家藏集》)

椿入幕之明日，外兵即附城，椿戎衣率其卒，昼夜独守一隅。比明，兵夺门入，椿犹持弓矢督战，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徐显《集杨椿传》)

淮张入吴，嘉定州倅奉印降，州吏尤鼎臣沮之，为其将絷，且谕以官，抗不受，杖百，锢于家。(《梧溪集》)

达识帖睦尔以苗帅杨完者守嘉兴。

淮人陷平江，嘉兴为藩镇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驿使交道中不绝。塔失帖木儿兵少，策无所出，以完者来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升本省参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设左丞。(《辍耕录》)

杨完者抵嘉兴。丙申二月，淮寇夜攻北门，杨自暗中独乘一骑，突贼阵后奋击，出其不意，左右继至，生擒其首，其徒溺死者无算，儒士董性存撰《碑》述其事。(《农田余话》)

元将王与敬以松江叛附于周。

丞相达识与王与敬摄元帅事守松江，与敬据郡应平江。士德既得松江，仍以与敬统兵镇守，自引兵还居隆平。(《秘阁元龟政要》)

王与敬，淮西人，以军功得官至元帅。丙申春，淮寇渡江，与敬以所部系于常熟，兵溃，欲退保姑苏。参政脱因闭城不纳，乃抵嘉兴，杨参政完者欲杀之，遂屯兵松江，谋结水寨于淀山诸湖，令上户供给其军，为自保之计。杨参政遣裨将铁木炼思阴图之。与敬知其谋，其属官戴万户赚其异图，乃焚劫松江以叛，时二月十九日也。铁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数日，完者裨将萧谅袭击之，夺其妇女数百人，与敬败走，由上海投淮张，伪命为威虏将军，偕伪元帅史文炳复陷松江。次年，淮张纳款，除同佥书行枢密院事。初淮寇入姑苏，丞相命完者以苗獠由嘉、湖，方谷真以海舟由太仓，水陆并进，为恢复计。值与敬叛，其事遂沮。(《农田余话》)

伪诚王张士诚红军破平江，与敬兵败，径趋嘉兴。又与苗军参政杨完者不协，乃投松江，名曰守城，实欲恋娼妇董赛儿也。达鲁花赤八都帖木儿、知府崔思诚皆与不协，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帅帖古列思提兵镇守，二帅抗衡不相下。十八日夜，与敬下万户戴列孙等自西门放火鼓噪而叛，官僚溃散，检括金帛，自与敬以下人口、辎重皆出西门。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帅萧亮、员成等率苗军突至，兵不与敌，与敬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诚。子女玉帛悉为苗军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孙、孔镇抚等死者过半。苗在松江，一月火不绝，截人耳、鼻，掠妇女，劫货财，官庾粟四十万，悉籍为己有。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诚下元帅史文炳部兵自湖泖入古塘浦，破淀湖栅，舳舻相衔，旌旗蔽日，苗军一矢不交，夜遁而去。(《辍耕录》)

张士德取常州、湖州。

士德之围常州也，万户府知事刘良以援兵至常，命其子毅赍蜡书，浮江间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毅未及还而城陷，良独不屈，阖门赴水，死者十余人。刘

辰，良之从子也。(《秘阁元龟政要》)

常州豪侠黄贵甫间道归款，许为内应，不战而城破，易为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为吴兴郡。(《辍耕录》)

四月壬子，张士诚将赵打虎陷湖州。(《太祖实录》)

士诚以周仁为隆平府太守。

仁本锻工，稍习吏事，性资深刻，与士德同心僇力，躬亲细故。(《辍耕录》)

周仁，即周铁星，刺敛臣周仮也。张氏亡国，亡于其弟士信，趣亡于毒敛臣周仮。仮，山阳铁冶子，以聚敛功至上卿，伏诛日，曰："钱谷盐铁，籍皆在我，汝国欲富，当勿杀我。"王者怒曰："亡国贼，不知死罪，敢言是耶！速杀之。"吴人快之，或手额谢天曰："今日天开眼也。"周铁星，国上卿，谈韩、申，为法经。钉棰杖，为国刑，千仓万库内外盈，十有三赋争科名。周铁星，鞭算箕敛无时停。开血河，筑血城，血战舰，血军营，刮民膏，嘲民髓，六郡赤骨填刍灵。齐云倚天一日倾，铁星亡国法当烹。尚持六郡金谷数，丐死万一充虞衡。乌乎！周铁星，十抽一椎百万钉，誓刳尔髅作溺罂。铁星碎地启瞶天开颣。(杨维祯《咏史乐府》)

三月癸巳，张士诚自高邮来隆平，宫于承天寺万岁阁，改至正丙申为天祐三年，国号大周，历曰明时。以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蒋辉、潘原明为左右丞，史文炳同知枢密院事。

士诚来自高邮，服御器用皆假乘舆，设学士员，开弘文馆，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提调各郡军马，蒋辉为右丞，居内省，理庶务，潘原明为左丞，镇吴兴，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镇松江。(《辍耕录》)

平江承天寺，初蓄大木，将造千佛阁。会浙省灾，责有司籍所在木植，寺僧于阁木上皆凿"万岁阁"三字，于是有司不敢取。及阁成，其字固在。当承天重修时，悦楚南来住持，或请题梁，悦曰："当有俗人来暂居。"后张士诚由淮渡浙，据以为宫，尽撤殿上像，设坐于其中，且以僧原凿字名其阁。既投降，作太尉，别造府。越四、五年，复为寺。(《辍耕录》)

士诚定郡州县，正官名，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县仍曰尹。郡同知称府丞，知事曰从事，余则损益之。

至正丙申春，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楚国公士德渡江来，念吴民多艰，牧字者多非才，悉选而更张之。自令、丞、簿、尉以及录事、录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赐衣二袭，马一匹，粟若干石，肥羜、旨酒有差。而丹阳张君德常为吴县丞，三年考绩，陟县尹。又明年，调同知嘉定州事。壬寅秋，调松江府判官。德常，姓张名经。(杨基《送张府判诗序》)

初立镇海万户于太仓。

六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参知政事杨完者以兵守嘉兴路，御张士诚。

士诚南向欲取嘉兴。嘉兴则有参政杨完者，统领苗獠、猺獞，名曰"答剌罕"，守御甚坚，屡攻不克。(《辍耕录》)

壬申，大明降将陈保二叛降于张士诚，诱执詹、李二将。

保二，常州奔牛坝人。初，聚众以黄帕首，号"黄包头"军。汤和等下镇江，徇奔牛、吕城，保二以众降。至是复叛。(《太祖实录》)

太祖遣人往扬州招到青军元帅单居仁、马某等过江。居仁男单大舍纠同吕城"黄包头"元帅陈保二，执头目叛降张士诚。李文忠哨杭州，获陈保二，太祖杀之。克苏州，生擒单大舍付居仁自处之。居仁曰："不忠不孝，当碎其肉。"缚于市曹，凌迟处死。(《国初事迹》)

乙亥，大明太祖高皇帝遣儒士杨宪通好于张士诚。

书曰："近闻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士诚得书不说，拘留宪不遣。(《太祖实录》)

七月，张士诚遣兵陷杭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答纳失里战死，丞相达识帖睦尔遁。杨完者及万户普贤奴击败之，复其城。

五月，声言张兵南下，杨参政以数万众屯嘉兴。先锋吕才以七千众屯王江泾，商旅不行，军容严肃。张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乌墩直捣武林，达丞相恃杨，漫不为备，仅以身免。杨闻之跌足，即统苗土、官军分为三路：蒋英从大麻、塘栖，董旺从硖石、长安，身率刘震、朱钺从海盐、黄湾而进；吕才、吕升屯守嘉兴。张军知杨分路而来，遂应接不暇，一败于皋亭山，再败于谢村，三战败于夹城港。水从德清，陆从海盐遁还。初，杨过海上，余劝其留兵三千，遏其归路，杨云："此行，贼且成擒，安得有归者。"已而，竟得逸去。(《乐郊私语》)

七月，淮兵逼杭州，达识帖睦尔即弃城遁于富阳。万户普贤奴力拒之，而杨完者亦引兵至，败走张士诚，达识帖睦尔乃还。初，达识帖睦尔以完者为海北宣慰使都元帅，寻升江浙行省参政，至是遂升右丞。苗军素无纪律，肆为抄掠，所过荡然无遗。达识帖睦尔方倚完者以为重，故完者骄矜日肆而不可制。(《元史·达识帖睦尔传》)

七月，淮张弟士德据杭州，众号十万。完者自嘉兴赴援力战，士德几不免，由他道而遁，省治以安。杨去嘉兴日，告诸将曰："我去贼必来。"比三日，果至，诸帅合击败之。(《农田余话》)

八月，士德与王与敬提兵入杭州，大军敛锋不

敌，丞相退避萧山，士德军检括虏掠。罗木营万户普贤奴乃庆元路全驹儿之子，年未弱冠，智勇过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领苗军继至，亦挺身巷战。上德大溃，收拾残兵，十丧八九。及攻海盐，又为乍浦钟氏所挠，后得马道骁勇，擒获苗军无算。西南接境，赖此无虞，不然，松江非士诚有矣。（《辍耕录》）

平江兵入杭，苗将吴大旺败，完者自嘉兴来，驻兵城东菜市桥外，未即进兵，民自为战胜。（《草木子》、《辍耕录》同）

辛巳，张士诚诱我大明斥候，以舟师来攻镇江。徐达等御之，败其师于龙潭，进攻常州，擒其将张、汤二将军。

张士诚遣兵来围镇江，城中官军与仓夫出城击败之，登船退去。太祖亲率战船继至，直追至黄石永沙，不及而回。郡人叙太祖功迹，立碑于西城，末写龙凤年号。后太祖命毁之。（《国初事迹》）

士诚部将吕同金率兵侵镇江。哨至瓜埠，太祖亲领舟师追至江阴，大获士卒、船只以归。（俞本《纪事录》）

秋，攻常州，擒张士诚枭将。士诚恐怖，致具仪物。太祖命中山王遏之。（《天潢玉牒》）

秋七月，姑苏张士诚以舟师来攻镇江，上遣兵御之。癸巳，战于龙潭，焚其舟，杀溺甚众。我师遂乘胜进攻常州，徐达等守东鄙。上谓之曰："士诚起于盐徒，诈出多端，交必有变。当速出三军，以攻毗陵。倘有说客，勿令擅言。沮其诈说，困其营垒。"于是，达等益督兵攻围常州。（《皇明本纪》）

张士诚擅称名号遣使，已据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潜遣间谍诱我斥候。王察知，遣使归告，请勒兵以讨。朕许之。王将三万人，逼近其垒。复遣使归告，贼势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战将千余员，甲士三万，师会，合围毗陵。士诚自姑苏，发其弟张九六将数万众来援。王出逆战，不移时，破之。生擒张九六。（太祖御制《中山武宁王徐达神道碑》）

达率师围常州，进薄其垒。且遣使来告，言贼已蹙，请益师。上复遣三万往。于是达军于城西北，汤和军城北，张彪军城东南。士诚遣其弟九六以数万众来援，达曰："张九六狡而善斗，使其胜，势不可当，当以计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设伏以待，仍命总管王均用率铁骑为奇兵，达亲督师与九六战，锋既交，均用铁骑横冲其阵，阵乱。九六退走，遇伏马蹶，为先锋刁国宝、王虎子所获，并擒其将张、汤二将军。九六即士德，枭鸷有谋，士诚陷诸郡，士德力为多，既被擒，士诚气沮。上欲留士德以诱致士诚，士德间遗书士诚，俾降元以谋我，乃诛之。（《太祖实录》）

太祖命徐达攻常州，于甘露寺下营。士诚弟士德来战，达调元帅王玉等击败士德。士德策马走，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坠马，虎子擒之。太祖大喜曰："张士诚谋主士德，其人智勇，被我擒之，张氏之事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议令士诚岁贡粮十万石，布一万匹，永为盟信。就以廖同金易士德，太祖不许。上德以为失身，事无所成，阴寄书与兄，可降元以为之助，遂不食而死。（《国初事迹》）

庚子，张士诚征元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杨乘，乘自经死。

乘，字文载，杭州陷，寓居松江之青龙镇。七月十八日，淮张遣所署官吴县丞张经等赍礼币造请，公请择日受命，以礼币致门外，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庙。追暮，起行后圃，顾西日晴好，慨然曰："晚节如是，足矣!"夜分，自经死。（《辍耕录》）

乘依故人彰德路同知章德居上海，其卒也，章殡之。（《梧溪集》）

士诚居吴，颇好士，元臣郭良弼、董绶皆为之用。二人皆乘之徒也，故言乘于士诚。（《平吴录》。《元史·忠义传》同）

八月己酉，张士诚元帅江通海来降。

史文炳率师攻嘉兴，杨完者击败之。

文炳大举兵攻嘉兴东门，悉为苗军所歼，文炳仅以身免。（《辍耕录》）

八月，张氏以水师数万攻嘉兴，杨完者以大军四伏，使小舟数十百艘饵之。敌樯舻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东西岸多积苇以待。南风大作，岸上举火，敌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遂舍舟登陆，进逼城下，战于东爪堰，大破之。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张士信以伏水遁还。然完者凶肆，掠人货钱、妇女，部曲骄横，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乐郊私语》）

十月戊申，张士诚遣其臣孙居寿奉书来请和。

我师攻城急，士诚遣书卑词求和，愿岁输米二十万石，金五百两，银三百斤，以充军用。（《皇明本纪》）

士诚兵既败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奉书来曰："始者窃伏淮东，甘分草野。缘元政日弛，民心思乱，乘时举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邮，东连海渎，番官将帅，并力见攻，自取溃散，杀其平章实理门、参政赵伯器，遂成深仇。彼乃遣翰林待制乌马儿赍诏抚谕，饵以爵赏，却而不受。今春据姑苏，若无名号，何以服众，南面称孤，势使然也。伏惟上贤以神武之资，起兵淮右，跨有江东。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国，可为左右建立大业之贺。向获詹、李二将，礼遇未遣；继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逼我毗陵，昼夜相攻，咎实自贻，夫复何说。然省己知过，愿与讲和，以解困阨。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以为犒军之资。各守封疆，不胜感恩。"上复书曰："睦邻通好，有邦之常。开衅召兵，实由于尔。向者用师京口，靖安疆场，师至奔牛、吕城，陈保二望风降附，尔乃诱其叛逆，绐执我詹、李二将。暨遣儒生杨宪赍书通好，又复拘留，构兵启衅，谁执其咎。我是以遣将帅兵，攻

围常州，生擒张、汤二将，尚以礼待，未忍加诛。尔既知过，能不堕前好，归我使臣、将校，仍馈粮五十万石，即当班师。况尔所获詹、李，乃吾偏裨小校，无益成败，张、汤二将，尔左右手也。尔宜三思！大丈夫举事，当赤心相示，浮言夸辞，吾甚厌之。”士诚得书不报。（《太祖实录》）

十一月，大明元帅徐达大破士诚兵于常州，擒其骁将张德。

壬午，徐达围常州久不下，上复益精兵二万人围之。士诚守将诱我长兴新附义兵元帅郑佥院以兵七千叛去。初，我师四面围常州，及郑佥院叛，我兵四面去其三，达营于城南，遇春营于城东南三十里外。士诚兵挟郑佥院攻徐达、汤和垒，达勒兵与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垒来援，内外夹击，大破之，生擒其将张德，余军奔入城。士诚复遣其将吕珍驰入常州，督兵拒守，达复进师围之，城益困。（《太祖实录》）

城守犹坚，朕复益新附三万，合势共围。守者诱我新附帅首，倾营入城，助彼来战。（御制《中山王神道碑》）

七月，破伪吴张士诚水寨。九月，复从忠武王攻毗陵，会清军叛，与士诚合围魏公于牛塘，王与公大败其众，擒其枭将张将军。（宋濂奉敕撰《梁国公赵德胜神道碑》）

是年夏，潘原明将兵过吴江华严寺，夜漏下二刻，月中见浮图上矢影，取弓矢，一发，正中其颠，举军皆贺。（陈基《丙申六月中书左丞潘公射吴江佛寺浮图诗序》）

望亭、新城二堡，丙申冬，张氏筑。王逢《诗》云：“忆昔扁舟自西下，二堡相继无一舍。”（《梧溪集》）

丙申春，张氏据有平江，俞俊以贿通松江伪尹郑焕，署宰华亭，用酷刑朘剥，邑民恨入骨髓。（《辍耕录》）

至正十七年丁酉（《天祐四年》）二月戊申，大明将耿炳文克长兴。

耿炳文、刘成自广德取长兴，士诚将赵打虎以兵三千迎战，败之，追至城西门，打虎走湖州。戊申，克长兴。擒其守将李福安、答失蛮等，义兵万户蒋毅率所部降。（《太祖实录》）

三月壬午，大明兵克常州。

常州兵虽少而粮足，及叛兵入城，军多粮少，我师攻益急，吕珍宵遁，遂取之。（《太祖实录》）

是月，徐达等取马驮沙，克之。

三月初四日，达克常州，生擒张、汤二将，槛车送应天府。上以善言抚之，不屈，拘于东锦绣坊数日，斩于市。（俞本《纪事录》）

按：《实录》擒张、汤二将在丙甲七月，俞本记在丁酉三月，未知孰是，俟更考之。

五月乙亥，大明将耿炳文败张士诚兵于长兴。

士诚遣左丞潘原明、元帅严再兴寇长兴，屯上新桥，炳文击败之，生擒数百人，原明等遁去。（《太祖实录》）

己亥，大明兵克泰兴。

江淮分枢密院副使张鉴、佥院何文政攻泰兴。士诚兵来救，元帅徐大兴、张斌击败之，擒其将杨文德等，遂克泰兴。（《太祖实录》）

大明枢密院判俞通海、赵馘，以舟师略太湖马迹山，降士诚将钮津等，遂径东洞庭山。

六月己未，大明兵取江阴。

长春枢密分院判官赵继祖、元帅郭天禄、镇抚吴良取江阴。士诚兵据秦望山，我师攻之，大风雨，夜溃，遂据其山。翌日，攻克，命良守之。先是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长兴、江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有，士诚侵轶路绝。（《太祖实录》）

秋七月甲戌朔，丙子，大明兵攻常熟，擒张士诚之弟士德。

夏六月戊辰，取江阴。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张士德出挑战，公麾兵而进，士德就缚。士德，士诚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无锡诸寨。（宋濂《赵德胜神道碑》）

六月，取江阴州，攻常熟，擒张士诚弟士德以归。（《天潢玉牒》）

明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皇明本纪》）七月丁丑，徐达兵徇宜兴，取常熟，击张士诚兵，败之，获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众。（《太祖实录》）

陈基《癸卯二月二十日舟中望虞山有感》诗云：“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填海欲衔精卫石，驱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

右陈基敬初《夷白集》诗也。基，临海人。至正初，以荐授经筵检讨，谢归，教授吴中。张士德入吴，网罗一时名士，延至幕下，仕伪吴为学士。入国朝，预修《元史》。《集》中所称楚公及平章、荣禄公者，皆谓士德也。平章、荣禄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国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实录》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秋七月援毗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我太祖高皇帝御制《武宁神道碑》亦首载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诗，则以为楚公身将楼船，百战捐躯之地，此所谓传闻异辞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诗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当为无稽之言，而丰碑、国史、简册昭然，又岂宜有错误哉！今年采辑开国功臣事略于宋文宪《銮坡后集》，得《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阴。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张士德出挑战，公麾兵而进，士德就缚。士德，士诚之弟也。遂征望亭、无锡、甘露诸

寨。”以武桓之碑观之，则基之诗为有征矣。文宪身任国史，奉诏撰此碑，必经呈进。士德之就擒，开国之大事也，安得无所援据，而轻以武宁之功状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缚之下，又曰：“士德，士诚之弟也。”其属辞郑重，似有意欲疏通证明之者。余因是而详复考之，则《实录》之误，诚不可得而掩矣。《实录》七月擒张九六，十月士诚以其弟被擒遣孙君寿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刘辰《国初事迹》以谓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诚既已失弟而耸惧，其母又以痛子而请和，士诚之遗书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之复书，则曰：“攻围常州，生擒张、汤二将，尚以礼待，未忍加诛。尔所获詹、李乃吾偏裨，无益成败，张、汤二将尔左右手也。尔宜三思。”我师既擒士德，获其谋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张、汤二将耶？其误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诚兵陷杭州，杨完者击走之。”陶九成《辍耕录》纪杭州之役，士德与王与敬偕往。以诸书互考之，士德陷杭在七月，则其败归平江，当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误二也。《元史·顺帝纪》及《达识帖睦尔传》张士诚为书请降，达识帖睦尔承制令周伯琦招谕之，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德已为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则去士诚纳款已一载余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达识帖睦尔传》，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复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曰“寻为大明兵所擒”，则其事在旬月间矣。《元史》之书法甚明，其误三也。士德以好贤下士，创造霸业，如王逢、杨维桢、陈基者，颂慕之词久而不替，不独如陈基辈流，召致馆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吴，七月就缚，其居吴不及半载，又提兵往来三郡，无须臾之暇，士德虽有过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误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开藩之三月，命部将王左丞晟书使踵海上，招至吴中，以予避地无锡，说晟劝张楚公归元，擢淮省郡事，予辞不就。他年逢游昆山，怀旧伤今之诗亦云：“桓桓张楚国，挺生海陵鄙。玄珠操甓社，白马饮浙水。三年车辙南，北向复同轨。量容甘公说，情厚穆生醴。誓击祖逖楫，竟折孙策棰。天王诏褒赠，守将躬岁祀。”士诚之归元，其谋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遗老与有谋焉。今丙申之秋，士德已为俘虏，逢虽欲缓颊，何以自效？其误五也。《元史》记：丁酉岁，士诚屡为杨完者所败，然后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谕在八月，则士德被擒时归款之事已定矣。《实录》谓：我欲留士德以诱士诚，士德间遗书士诚，俾降元以谋我，故诛之。国史既误记士德被擒于前，而又不欲泯其主谋降元之事，故曲为之辞，非事实也。其误六也。由此言之，则士德被擒之事断以赵武桓之《碑》为正，而《实录》之误为无疑也。予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阴州，攻常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皇明本纪》云：“明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皆与《武桓碑》相合。湖桥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为舟师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其处。《本纪》曰宜兴传写之讹也。又考《实录》：“丁酉七月丁丑，徐达兵徇宜兴，取常熟，击张士诚兵，败之，获马五十匹，舟三十艘，降其兵甚众。”《武桓碑》纪攻常熟在丙子，《实录》纪在丁丑，相去仅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达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领军先锋，听大将调遣，常熟之兵，亦听武宁调遣，故没而不书，独于取常熟下脱士德就缚之事，则以丙申误记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传讹者，盖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张、汤二将军，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张德，用兵之际，羽书交驰，奏报错至，流传既久，即圣祖制《碑》之日，亦止据一时功状书之，未及是正耳。《平吴录》载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为无据。其他纪载纷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异同，必取衷于国史，而国史多不足信，至如开国元勋之碑，出自御笔，传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伦儗，而犹或未免于传疑。史家之难，岂不信哉！余以万历戊午读《夷白集》，怀疑胸臆，如有物结轖者。迄今数年，排缵解剥，稍有条理，乃敢次第书之，未知后之君子其以为何如也？

天启六年七月二十日，虞山老民钱谦益书。

八月，平江张士诚为书请降于元，元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尔承制令参知政事周伯琦等至平江抚谕之，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德已为大明兵所擒。

明年，士诚寇嘉兴，屡为完者所败，乃遣蛮子海牙以书诈降。蛮子海牙尝为南行台御史中丞，以军结水寨，屯米石，为大明兵所败，因走归士诚，故士诚使之来。而书词多不逊，完者欲纳之，达识帖睦尔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尝招安士诚，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劝，乃许之。士诚始要王爵，达识帖睦尔不许。又请爵为三公，达识帖睦尔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虽便宜行事，然不敢专也。”完者又力以为请，达识帖睦尔虽外为正词，然实幸其降，又恐拂完者意，遂授士诚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党皆授官有差。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复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于是，朝廷以招安士诚为达识帖睦尔功，诏加太尉。（《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昆山数为方国珍海军攻击，士诚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昆山之民，幸遂苏息。湖之长兴与武康、广德相界，花枪军出没之地，虽互有胜负，然亦不胜其苦。所跨三州，皆邻勍敌可畏者，特集庆一军最盛。陆路则无锡、宜兴、长兴，水路则太湖，士马霆耀，舳舻相衔。自后长兴陷，常州又陷，士德战败

被擒，俘致集庆，俾其作书劝士诚归附，士德以身徇之，终无降意。士诚势穷力迫，愿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迄莫成就。周仁亲诣江浙省堂，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议始定，时十七年八月也。朝廷诏赦其罪，后授士诚太尉，开府平江。士诚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以设其官属。（《辍耕录》）

士诚纳款于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为太尉。士诚虽假元封爵，实不用其命，立参军府及江浙、淮南二省。（《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

士诚立枢密院，建百司，集兵旅，以腹心之将徐义、徐志坚典亲军，李伯升制军事，幕官韩谦、钱辅、黄参军任谋略，相与僇力，遂南侵江浙至绍兴，北逾江淮抵徐州至济宁之金沟。（《太祖实录》）

以幕官韩谦、钱辅及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为参军。（《平吴录》）

江浙行省丞相承制假周伯琦参知政事，招谕平江。士诚既降，除伯琦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士诚留之，未行，拜资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于是伯琦留平江者十余年。（《元史·周伯琦传》）

伯琦被留于吴，士诚为造第宅于乘鱼桥北，厚其廪给。伯琦日与诸文士以文墨流连，因亦忘归。（《平吴录》）

十七年，士诚改隆平府为平江路。（《卢熊志》）

士诚既受封，始迁入府治。（《平吴录》）

太尉府妙简僚属，淮南周君信夫由行枢密断事官经历进辟掾史，十八年八月二日也。信夫尝以枢府掾从事平章、荣禄公矣。太尉以武济时，以文经国，不爱玉帛、舆马，招徕贤俊，闻风而至者相望也。列辟庶僚，乃有忠谨老成如信夫者。（陈基《送周信夫序》）

先是丙申，中吴陷，既，无锡亦陷，常州路总管完颜、同知李秉方合宜兴分帅严蒙古不华率步卒退保阳山，其地阻湖凭险，顺逆不常。至是，山氓委心僇力，拒张氏凡十六月，张降浙省，朝廷录功，严拜浙省参政，完颜浙宪使，秉方待制翰林。（《梧溪集》）

是年冬，张氏筑城虎邱，因高据险，役凡月余，周南、郑经辈有诗记之。（《虎邱志》）

上公柱国开藩府，露布朝持拜冕旒。八阵风云开羽扇，百年江汉见轻裘。鲸吹海雨来京口，雁带边声下石头。珍重晋公经济手，中兴天子复神州。　昨夜文星照南极，今朝客省遇东维。锦囊脱颖千年兔，彤管光摇九尾龟。墨卷风云随王气，恩分雨露出天池。老夫未草《平蛮策》，先写新封《楚国碑》。（杨维祯《上张太尉诗》）

辛卯臣鲁疏河时，混一形势先崩离。角东儿谣卢健健，颍上虿叫韩尸尸。张公鸿鹄志不小，翻然效顺开藩维。吴粳十万上燕、蓟，淮盐千里通徐、邳。珠还明月光四挹，车启贤路尘交驰。（王逢《诗集》）

《祭故平章荣禄张公》文曰："呜呼！谓天无为而生公耶，则公之气量超乎等夷；谓天有为而生公耶，则公之志业不宜遽止。于斯夫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烛事理之微；奇谋足以坐制千里之敌，而英略足以立决两阵之机；卑让足以延揽四方之俊，而威武足以雄驱百胜之师；恩信足以得三军之死力，而仁勇足以拯万姓之颠危。而天不假年，痛罹此极。使千寻之木，弗能扶大厦之倾；万斛之舟，弗克济苍生之溺。此天心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长吁而太息。鸾凤岂不祥于枭獍，麒麟岂不仁于虎狼，蛟龙岂不神于蝼蚁，稂莠岂足侔于稻粱。今妖乌得以贼祥禽，丑孽得以辱仁类，蠕动得以制介族之长，恶草得以为良苗之害，岂天未厌乱而仁者不必寿耶？抑民之无禄而沦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公之不幸一至于此！而天之苍苍，竟孰尸其咎耶？然公能以贵下贱，而不能屈身以从贼；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临难以辱国；能厉声骂贼，而不能与之俱生；能视死如归，而不能食不义之食。盖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国有股肱。公之死也，豪杰失倚赖，君子失依凭。独忠肝义胆，通神明而贯金石；英声盛烈，掀天地而震雷霆。上可以争光于日月，下可以垂休于汗青。此所谓没而不朽者，在公可以无憾矣！然复仇之义不举，则终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垒不除，则九泉之精爽不宁。某等之所以尤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以首见招于馆下，继辱荐于朝廷，义虽均于僚佐，患难忘于死生。既不能漆身吞炭报知于国士，又不能奋椎操匕以效死于贼庭。惟鞠躬尽瘁，恪勤于王事，夙兴夜寐，勉强以力行。临风一奠，盖上为军国恸，而下以哭吾党之情。（陈基撰《张士德祭文》）

王逢《游昆山怀旧伤今》诗曰："丈夫贵善后，事或失谋始。桓桓张楚国，挺生海陵鄙。一门蓄大志，群雄适锋起。玄珠探甓社，白马饮浙水。三年车辙南，北向复同轨。量容甘公说，情厚穆生醴。誓击祖逖楫，竟折孙策棰。天王诏褒赠，守将躬岁祀。翼然东昆邱，兰撩映疏绮。青蘩春荐豆，翠柏寒动棨。乾坤宥孤臣，风雨猖五鬼。铜驼使有觉，荐惧卧荆杞。（《梧溪集》）

按：士德之死，不详其年月，考逢之《诗》，则知士德返葬于昆山，而元有楚国公之赠。杨维桢《诗》所谓"先写新封《楚国碑》"者是也。《实录》载士德被诛，而刘辰《国初事迹》云"不食而死。"今考陈基《祭文》云："能厉声骂贼，而不能食不义之食。"则以为不食而死者，是也。辰又谓"士德之母欲以廖同佥易士德，而太祖不可"则不然，永安被获在戊戌十月，士德之死久矣。其辨在《永安事略》中。

# 卷　七

## 周张士诚

至正十八年戊戌（天祐五年）正月庚戌，大明金

院廖永安、俞通海攻石碑，张士诚元帅栾瑞降。

先是，十七年六月，俞通海率水军攻石碑。八月，克望亭、新安。十四日，尽获朱州判海船。十七日，攻马驮沙。及十八年四月，通海攻石碑巫门子，获朱州判余卒。（俞本《纪事录》）

甲寅，士诚兵寇常州，大明守将汤和与战奋击，大败之。

士诚以水军来寇，我师御之，破其众于太湖鲇鱼口。廖永安又与战于常熟福山港，大破之。复败其兵于通州之狼山，获其战舰而还。（《皇明本纪》）

八月己丑，张士诚兵寇江阴，大明守将吴良击走之。

达识帖睦尔阴约张士诚攻杀杨完者，其部将员成率李福、刘震、黄宝、蒋英等来降。

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屡出师不利。士诚素欲图完者，而完者又强娶平章政事庆童女，达识帖睦迩虽主其婚，亦甚厌之，乃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扬言使士诚出兵复建德，完者营在杭城北，不为备，遂被围，苗军悉溃，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其后赠完者潭国忠愍公，伯颜衡国忠烈公。完者既死，士诚兵遂据杭州。（《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杨完者，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为人阴鸷酷烈，嗜斩杀，持权诈，群无赖啸聚溪洞，推以为长。湖广陶梦祯举师勤王，遣使招之，由千户累阶至元帅。梦祯死，阿鲁恢总兵淮西，招入中土，略上江，顺流而下，直抵扬州，不复可控制。民起义兵攻杀之，余党奔溃，度扬子，宿留广德、吴兴间。淮人陷平江，答失帖木儿招完者守嘉兴，累官至左丞。完者兵淫纵，嘉兴仅保城，城外悉遭兵燹。完者阳尊事丞相，生杀予夺，于己是决，丞相仅得署成案；然完者之威令仅行于嘉兴、杭州两郡而已。筑营德胜堰，周围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用法刻深，任意立威，而邓子文、金希尹、王彦良之徒，又悉邪佞轻佻，左右交煽。时左丞李伯升、行枢密同知史文炳、行枢密同佥吕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顺者，丞相以其众攻杀之。既受围，遣吏致牲酒于文炳，为可怜之意曰："愿少须臾毋死，得以底里上露。"报不可。完者乘噪力战，败，尽杀所有妇女，自经以死。独平章庆童女以先往富阳得免。平章女尝许嫁亲王，完者强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数其罪者此居首。文炳解衣裹尸瘗之祭焉。宋兴在嘉兴闭城自守，亦攻降之。南村《野史》曰："完者宠荣过望，岂有二志？忠君爱民之道，颇亦见诸行事。独矜己犯分，贪财好色，夷性固然，君子可以略之。兼以所部吏卒，视完者出身等一寒微，威令不信，坏法败度，遂卒至于如此，亦可哀矣。"（《辍耕录》）

完者字伯英，家世播州杨氏。湖湘乱，以苗獠义军征讨，自备粮饷、衣装，所至多杀掠。转战至江东，驻军广德。丙申，江浙丞相达识公招守嘉兴。丁酉，张氏遣伪隆平知府周仁诣军门纳款，既降，张氏部将史文炳往杭州见完者，相见甚欢。文炳大设宴，盛陈乌银器皿、嵌金铁鞍之类，尽以遗杨，自是约为兄弟。久之，杨谋复建德，文炳以所部从之。及史以麾下兵围杨北关营中，言是受丞相节制，完者出战屡挫，乃缢于营中。（《农田余话》）

公讳完者，字世杰，广西之武冈人。兵兴，率苗丁应募，英剽勇悍，所向多克，官至海北道元帅。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公承制拜参知政事。淮张氏称王中吴，势卷浙右，公振师复恢省治，保嘉禾。张氏降，江浙省奏拜张太尉、淮南平章行枢密知院，公加本省左丞。越二年，张发兵掩袭，丞相阴通，竟不之援。公婴城闭守，斩赐马享士卒，谕以大义，拒战十日，遂经死。弟伯颜同死之。幕下员外郎王国贤尝直言侵丞相，丞相杀之。（叶圮《挽杨左丞诗序》）

《五府驿代杨左丞留题诗》云："束发从戎十五年，战回平地血成川。英雄生世有如此，忠孝报君当慨然。假扰弄兵俱赤子，中兴有道自皇天。猖狂暂假姑苏息，系颈终难拜马前。"（《张光弼集》）

附：谭镇抚谭济，长沙湘潭人也。岁壬辰，湖湘骚动，济集众捍城邑。会武冈杨完者元帅率其部东下，遂与俱东。戊戌秋，杨完者为左丞江浙行省，与张士诚有郄，力战，自刺死。行枢密院同佥员成立遣济赍书往归胡统军。（苏伯衡撰《谭镇抚传》）

十月丁亥，御史大夫拜住哥诱杀迈里古思，部将黄中杀拜住哥，家人以告于张士诚。士诚乃遣其将以兵守绍兴。

张氏据有平江，部将左丞吕珍守绍兴，参将陈应子、饶介之在张左右。一日，陈赋诗，饶染翰，题一纨扇寄吕云："后来江左英贤传，又是淮西保相家。见说锦袍酣战罢，不惊越女采荷花。"吕俾人读罢，大怒，曰："我为主人守边疆，万死锋镝间，岂务爱女子而不惊之耶！见则必杀之。"（《辍耕录》）

甲戌，大明元帅徐达、邵荣克宜兴。廖永安率师击士诚兵于太湖，乘胜深入，与吕珍战，为其所获。

上遣使谓达曰："宜兴城小而坚，猝未易拔，西通太湖口，张氏饷道所出，若断其饷道，军食内乏，城必破矣。"乃分兵绝太湖口，并力攻城，破之。永安复率舟师深入，遂为所获。（《太祖实录》）

按：《平吴录》"士诚攻安吉，永安与战太湖被获。"误也。详见《永安事略》。

十二月，太祖亲征婺州。

闻士诚兵据绍兴之诸暨，乃取道兰溪。（《太祖实录》）

至正十九年己亥（天祐六年）正月戊申，大明平章邵荣破士诚兵于余杭。戊午，大明兵攻临安，不克而还。

雄峰翼元帅王遇成、孙茂先攻临安，右丞李伯升来援，茂先击败之，伯升敛兵自守，攻之不克。（《太祖实录》）

大明将胡大海帅兵取诸暨。

士诚守将莘元帅宵遁，万户沈胜以众降。(《太祖实录》)

二月甲子，张士诚兵复寇江阴，大明守将吴良击败之。

士诚战舰蔽江而下，其将苏同佥驻兵君山。良命弟桢出北门与战，元帅王子名出南门合击，败之，生擒陶元帅、裨将宋贯、蒋英以下二百余人，溺死者甚众。(《太祖实录》)

今年春，宣武将军、江浙行枢密院判苏侯克恭承太尉公命，督水军往征西虏，进兵抵江阴城下，而虏帅黄哈喇把都儿、蔡忠、唐元谅、陈完者不花、石伯颜等率徒属五百余人，以十数艘遁城出江中，通言款附。侯不疑，延纳之，谕以圣天子之威灵，太尉公之宽仁，寻以见太尉公。公赏以金帛，授之官秩，而优遇焉。其徒属胥庆曰："真所谓脱虎口而归慈母也。"(释克新《苏侯招降诗序》)

癸酉，大明平章邵荣率兵攻湖州。

我师围之，翌日，城中悉兵出战，我师不利，还屯临安。谍知李伯升欲来攻，设伏以待。山上旗举，齐击之，敌众大败。伯升愤，整军来攻，又败之。我师亦引还。(《太祖实录》)

三月丁巳，张士诚寇建德，大明元帅朱文忠击败之。四月，再寇建德，驻兵大浪滩，据分水岭，文忠皆遣兵破之。陈保二寇宜兴，大明守将杨国兴擒送宁越伏诛。士诚兵又寇常州，大明守将汤和击败之。李伯升寇婺源，大明守将孙茂先击败之。

大明元帅胡大海攻绍兴，败士诚兵于蒋家渡及萧山东门。五月，召还守宁越。

大海攻绍兴不克，于三山、斗门、白塔寺连战皆捷，擒元兵尽戮之。时士诚降卒五千余人分给帐下，留守婺州，恐生叛意，欲带回京，恐中途遁去，悉斩于双溪上。(俞本《纪事录》)

大海回守婺，有赵姓三人称赵宋子孙，请再命大海攻绍兴，愿为内应。太祖知其诈，令法司考问，乃张士诚令三人来，将家属尽诛之。(《国初事迹》)

是年，上选卫士三十侍左右，选得十三人，佯称得罪于上，私降张氏，士诚配以妻，抚之甚厚。不逾月，同行周海首之，俱斩于虎邱山下。吴元年克苏州，擒海归，凌迟以祭方德成等十三人。(俞本《纪事录》)

六月甲子，吕珍围诸全州，大明元帅胡大海率兵救之。

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夺堰反灌珍军，珍于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许之。(《太祖实录》)

张士信因元授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乃大发浙西诸郡民，筑杭城。

张氏既归命本朝，兄弟拜太尉、平章之命，十九年七月，大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海盐一州发徒一万二千，分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粮远役。而督事长吏复藉之酷敛，鞭朴捶楚，死者相望。本年十月讫功，凡费数十百万。而《新城碑记》以南仲山甫为譬，有曰："有嘉太尉，克绥我民，畴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变呻为讴，伊谁之力。"岂不有愧词乎！(《乐郊私语》)

嘉兴通守缪思恭，当张氏攻嘉兴，杨完者命典兵攻寇师，大捷。张氏归命，大城武林，檄缪统所属工徒往役。士信欲乘此僇辱之，众皆为寒心，缪殊不为意。缪当治西北面数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属之。缪每事作则先人，止则后众，劳来督训，殊得众心。视他所筑倍坚好。士信亦无奈何。一日，巡工至缪所，日已暮而工犹未辍。士信曰："日入而息，汝何独劳民如此！"缪曰："平章礼绝百司，犹日夕敬共王事，况小民敢偷余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锥，何怪杉青闸畔，烈烈逼人。"缪曰："今幸太尉革面，国家借此成奖顺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犹恨不力，纵逸平章耳。"士信曰："别驾好将息，言及杉青，犹使人肉跳不止。"(《乐郊私语》)

九月，诏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曹履亨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征海运粮。

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来征粮，士诚运米十余万石达京师。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元自中原既乱，江南漕久不通，京师屡苦饥。至是，河南始平，乃遣伯颜帖木儿等来征漕贡。伯颜等至杭州传诏，命方国珍具舟以运，而达识总督其事。既而士诚虑国珍载粟不入京师；国珍又恐士诚掣其舟乘虚袭己，互相猜疑。伯颜往来开谕，粮得入京者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二十年五月，张士诚海运粮十一万石至京师。二十一年五月如之。九月，命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来征海运粮。二十二年五月，海运粮至京师如前数。(《平吴录》、《元史》)

至正戊戌海运后，太尉张士诚知杨铁崖名，欲见之，先生不往。继遣其弟来求言，因献五论及复书，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阁下乘乱起兵，首倡大顺，以奖王室，淮吴之人，万口一辞，以阁下之所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者也。阁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徇也，直言决不使遗弃也，毁誉决不使乱真也，惟贤人失职，四民失业者尚不少也。吾惟阁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铨叙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复贰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丧邦，阁下不可以不省也。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幸位之权矣；某人有假佞以为忠者；某人有托诈以为直者；某人有饰贪虐以为廉者。阁下信佞为忠，则臣有

靳尚者用矣；信诈为直，则臣有赵高者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蹠、蹻者进，随、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而拜虏乞生，某郡太守望敌而先遁，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缪，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观阁下左右参议赞密者，未见其砭切政病，规进阁下于远大之域者，使阁下有可为之时，有可乘之势，而迄无有成之效，其故何也？为阁下计者少而为身谋者多，则误阁下者多矣。身犯六畏，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此东南豪杰又何望乎！仆既老且病，爵禄不干于阁下，惟以东南切望于阁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误人之域，则小伯可以为钱镠，大伯可以为晋重耳、齐小白也。否则，麋鹿复上姑苏台，始忆东维子之言。于乎！晚矣！"众恶其切直，目为狂生。时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达识公为保障，而纳贿不已，复上书讽之。由是不合，久之，乃徙居松江。（檇李贝阙《杨铁崖传》）

士诚以厚币招致杨维桢，维桢勉行至姑苏，适元以御酒赐士诚，维桢饮酒，遂赋诗曰："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士诚闻之默然，遂不强留，听之归。（《张氏事迹》）

十二月甲子，大明元帅何时明破士诚兵于分水。

士诚以分水之败，遣其将陆、夏二元帅、花将军据分水县之新城、三溪结寨，以遏我师。时明率兵击之，斩陆元帅、花将军以下千余人，焚其营，分水兵溃去。自是士诚不敢窥严、婺。（《太祖实录》）

戊辰，太祖命常遇春帅师攻杭州。

遇春攻杭州，战数不利，元帅刘忙古及掾史商尚质又皆战死，城不得下。明年三月，乃召还。（《太祖实录》）

十二月，邵荣总大军攻杭州，不克。（俞本《纪事录》）

己亥腊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公与太尉吴陵张公以兵属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张公镇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纵兵四掠，烧民庐，发冢墓。三月辛丑，大战数合，是夕寇溃，斩首数千级，生擒者以万计，寇平。（陈基《精忠庙碑》）

杭民尚淫奢，己亥十二月，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越数日，米既尽，糟糠亦与米价等。又数日，糟糠亦尽，乃以油车糠饼捣屑啖之，至有合家共沉于水者。一城之人，饥死者十六七。（《辍耕录》）

至正二十年庚子（天祐七年）正月，士诚将李济据濠州。

士诚辟地益广，南自绍兴，北至济宁，上下二千余里。濠州为太祖发迹之地，亦遣其将李济据之。（《平吴录》）

时淮藩新复濠、泗、徐、邳等州，王逢《寄陈昌道检校》诗云："右辖扬兵甓社湖，须臾草木遂全苏。登莱海色浮楼舰，蒙羽山光落版图。"又有《送吴藩钱郎中升参政分镇淮徐邳三州》诗。（《梧溪集》）

二月，大明元帅徐达克高邮，寻复失。

三月，大明将俞通海率师征福山刘家港、白茅港，张士信修宋岳鄂王精忠庙。

三月，寇退，吴陵公命即岳鄂王庙故址作新庙，平章公率僚佐致祭庙庭，俾郡守谢节经理其墓田。（陈基《精忠庙碑》）

张士信镇杭，基以本职参佐，岳飞坟芜秽弗治，基劝士信新其庙，为文刻石墓上。（尤义撰《陈基传》）

九月，士诚兵侵诸全，大明元帅袁实战死。士诚遣兵三路寇长兴，大明守将耿炳文与战，大破之。

同佥吕珍、元帅徐义率舟师自太湖入陈渎港，分兵据下新桥、五里牌、蒋婆桥，三路进兵，以寇长兴。耿炳文遣将分御之，总管汤全、张珙皆战殁。炳文与元帅刘成合兵，大破之。（《太祖实录》）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天祐八年）八月，大明元帅胡大海率兵攻绍兴，总管张英恃勇轻进，至城下，遇伏被执，死之。大海围城久不下，乃还。

吕珍守绍兴，有才略，善战，尝以牛革囊兵宵济，以袭我师。每战，令战士及城中人为歌高噪，以诟胡越公。绍兴人王冕不肯附珍，诣我军献策攻之，然亦弗克。珍作《保越录》夸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越人有其书。（《九朝野记》）

胡大海克诸暨，钱万户来降，太祖赐衣服令回。后献策于士诚，离诸暨五十里溪中筑一坝，水发即没城，以战船攻之，可克。谢再兴争战数年，后克绍兴，械钱万户到京诛之。（《国初事迹》）

十一月戊午，太祖命常遇春救长兴。

先是司徒李伯升寇长兴，众十余万，水陆并进，城中兵仅七千。上在江州命华高、费聚等率三路兵往援。寇兵夜劫营，诸军皆溃。耿炳文婴城拒守，元帅刘成战死。寇围城结九寨，为楼车，下瞰城中，运土石填濠湟，放火船烧水关，城中昼夜应敌，凡月余，内外不相闻。十一月甲戌，遇春兵至长兴，伯升弃营遁，遇春追击，败之。（《太祖实录》）

平章邵荣接应长兴。（俞本《纪事录》）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天祐九年）三月，张士信率兵围诸全。

初，士诚乘蒋英之乱，遣士信率兵万余围诸全，守将谢再兴昼夜鏖战，二十九日未决，设伏城外，合战，大败之。士信愤，益兵来攻，再兴告急于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济往援，复与史炳谋，扬言徐达、邵荣领大军至严州，克日进击，使谍者揭榜于义乌之古朴岭。士信兵见之，谋夜遁，德济与再兴发壮士夜半出击，寇兵乱，自相蹂践及溺死者甚众。士信骄侈不能抚循将士，军中常载妇人及乐器自随，日以樗蒲蹴

酗酣宴为事，诸将往往效之，故至于败。（《太祖实录》）

七月，张士信补刻西湖书院书籍。

西湖书院旧有书库，十九年九月，士信一新之。二十一年，复命厘补其书版，俾左右司员外郎陈基、钱用壬率其事。明年七月二十三日讫工。（陈基《西湖书院自叙》）

西湖书院旧有经史书版，兵后零落，即白平章出官钱补缀成帙。（《陈基传》）

八月，张氏降将谋复叛，诛之。

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部海船于二村港哨巡张氏，谋叛，部下士密告之。上令廖永忠等邀饮擒之，泣数其罪，共宴数日，中秋夜俱斩于聚宝门。（俞本《纪事录》）

九月，江浙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陈基、钱用壬同参平章张士信军事于淮安。

基《八月发吴门》诗云："少壮不解武，衰老却从军。将相比出师，部伍各骏奔。水师鄝龙骧，铁骑纷云屯。"《如皋县》云："王师重拯乱，主将加恻隐。戒吏薅蒿莱，分曹理盐策。眷眷惜疮痍，迟迟历阡陌。"《吊徐节孝文》云："九月，基与同僚钱用壬同参平章吴陵公军事于淮阴。冬十月望，戎事甫解严，率僚友谒节孝之墓。"（《陈基传》）

按：基与用壬向参佐士信镇杭，此云参军事于淮阴，则士信又出镇淮阴也。赵君用以丁酉冬据淮，己亥七月为续继祖所杀，则士诚取淮当在亥、子之间。是年八月之出师，盖以史椿守淮安与汪同谋应金陵故也。考汪同传可见。

甲寅，士诚杀淮南行中书省左丞汪同及其左丞史椿。

同，字仲玉，至正壬辰集义兵捍御乡井，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帅。丁酉七月，为邓院判所得。庚子六月，领兵征饶境，单骑潜往浙，张太尉以礼召至姑苏。同见张心不纯，乃往淮安，见史左丞，气义殊洽。史云："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见之可也。"同往见，李恨相见晚。辛丑冬，朝京，拜淮南行省左丞。还见李公，公曰："张士诚非忠于国家者，中原事定，平江南当自姑苏始。君与史君宜协力焉。"同还淮安，史适与张有隙，亦委心于李。未几，李为田丰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苏，待中原事定，寻为之计。"乃遣使授书往金陵。史本姑苏人，张得其书，大怒，出兵高邮，张四平章与史素相得，招与言事。同曰："往，不可测也。"史曰："将卒家留姑苏，必有所顾，一也；中原事如此，后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辈姑待时可也，未必便害我辈。况四平章我尝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会于高邮，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达姑苏。士诚即拘同问曰："我何负于汝而反？"同曰："我之来，以汝为元太尉，忠于国家，今汝既叛，我岂从汝反耶？"四平章力营救之，且具酒馔为别。同曰："为语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能无义生也！但我死后，诸公亦不能久于富贵耳。"十二日遇害，临死不少屈。事闻，追封平阳郡公。（赵汸撰《汪左丞传》）

张九六及部将史椿皆士诚谋主。士德被擒，椿见士诚诸将骄侈，又左丞徐义谗毁椿。椿守淮安，遣使赍书归太祖，士诚执椿诛之。（《国初事迹》）

史椿见士诚不足与有为，又左丞徐义常谮之，遂遣使请降，太祖遣使报之。往返之间，士诚觉之，乃诈死，而使士信主国事。太祖信之，遣使吊慰，贻书士信，言戮力北方事。及史椿计决，士诚遂发兵猝至淮安，执之以归。士诚复出视事。（《月山丛谈》）

是年夏，江浙行省乡试，揭晓后，士子作四六弹文，省榜同时版行。（《辍耕录》）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天祐十年）二月癸酉，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入其城。

珍入安丰杀福通等。（《太祖实录》）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军发吴门二十二日狼山观兵》诗云："官军夜次狼山口，铁骑犀船尽虎貔。杼柚万家供馈饷，旌旗千里亘江湖。膝行拟伏诸侯将，面缚行申两观诛。淮海父兄争鼓舞，将军恐是汉金吾。"（陈基《集》）

三月辛丑，太祖率左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救安丰，击吕珍。

吕珍入安丰，攻宋刘福通等，据其城。太祖亲援之，珍解围去，福通奉韩林儿弃安丰退居滁州。士诚兵复入安丰。（《平吴录》） 安丰被张氏围困，小明王在城中，刘太保等遣人求救，上亲率大兵援之，大败张氏军。（俞本《纪事录》）

癸卯春，士诚遣其将吕珍为前锋攻安丰，而自以大兵继之。宋主来征兵，太祖自将救之，刘基谏不听。先遣常遇春趋安丰，太祖寻至，士诚解围去。会伪汉攻南昌，太祖往援。士诚遂乘间略定、濠、泗、汝、颍地，龙凤主退居滁州。（《月山丛谈》）

按：安丰之役，吕珍先将兵往，而士信率兵继之。陈基《集》中《癸卯二月官军发吴门》诸诗皆纪安丰之师。《月山丛谈》以为士诚亲行，误也。

四月乙丑，大明诸全守将谢再兴叛，奔绍兴，降于张士诚。

诸暨守将院判谢再兴叛归张氏，参军李希白、知州栾秉德奔于江浙。（俞本《纪事录》）

枢密院判谢再兴，乃都督朱文正之妻父。胡大海攻绍兴，太祖命守诸暨，离城数十里，张士诚令吕同佥于溪上筑一坝，每年水发辄淹城，再兴不时遣人偷决之，力战功多。再兴心腹石总管、縻万户尝以违禁物往扬州易卖，太祖恐泄国事，执二人杀之，以首悬于再兴厅上。太祖自主婚以再兴次女嫁右丞徐达，复取再兴回京听宣谕，遣参军李梦庚往节制军马，令再兴还听调遣。再兴耻无权势，出怨言曰："女嫁不令

我知，有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与知府栾凤就执梦庚、元帅王玉、陈刚，以诸暨军马赴绍兴投降。后再兴弟谢三、谢五守余杭，李文忠围之，文忠谕降，保其不死，指天为誓。谢五以城降。太祖曰：“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士诚，情不可恕。”仍将谢五凌迟。（《国初事迹》）

五月己巳，张士诚海运盐粮十三万石至京师。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来请命，不报。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等征海运，士诚不与。

士诚命其部属自颂功德，必欲求王爵。达识帖睦迩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驭此辈，今张氏复要王爵，朝廷虽微，终不为其所胁，但我今若逆其意，则目前必受害，当忍诟以从之耳。”乃为具文书闻于朝，至再三，不报。士诚遂自立为吴王，即平江治官阙，立官属。（《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士诚母曹氏颇有知数，士诚称王，进称太妃，死葬姑苏南门外。王师伐吴，上预戒将士勿发其墓。（《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

是时，天下谓我太祖为西吴，士诚为东吴。然士诚尚奉元正朔，江北诸郡皆诡云为元恢复，而实自守之。（《月山丛谈》）

基由杭来吴，参太尉军事，及太尉自王于吴，群下同声贺之，而基独谏止。太尉欲杀之，不果。已而，超授内史，迁学士院学士，阶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飞书、走檄、碑铭、传记，皆出其手。基每以为忧，而未敢以为荣也。（《陈基传》）

淮省郎中俞齐贤，字中夫，海陵人，本阴阳家者流。张太尉开藩，俞与有功，达识丞相奏除前职。及太尉称吴王，累犯颜谏止，不听，且拔授淮省参政，遂杜门谢病以卒。（王逢《诗序》）

俞思齐，泰州人。士诚称王，听谀臣之言，不漕贡。思齐独言，曰：“向为贼，不贡犹可；今为臣，可乎？”士诚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齐知不可事，即弃官称疾而隐。杨维祯作《骨鲠臣传》。（《平吴录》）

鲁渊，字道原，淳安人。由进士累迁浙西提学，张太尉称王，擢博士，令召拜官，并辞还山。（王逢《诗序》） 陈思，字履信，松人。吴藩府地连十州，守将咸以为安，思上疏危之，不报。遁居海上。（王逢《诗序》）

按：《实录》九月张士诚称吴王。《本传》云岁甲辰，僭称吴王。未知孰是，俟更考之。

谢再兴率兵犯东阳，大明守将朱文忠击败之。

李伯升率兵犯诸全，已而遁还。

伯升兵号六十万犯诸全新城，城坚不可拔，乃引去。（《太祖实录》）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天祐十一年）正月，我太祖即吴王位。

二月，太祖灭伪汉，陈理出降。

三月，大明元帅汤和徇黄杨山，击士诚水军，败之。

四月，大明将俞通海、张兴祖略刘家港，进逼通州，擒其院判朱琮、元帅陈胜。

八月乙卯，张士诚自以其弟士信代达识帖睦尔为江浙行省左丞相。

答兰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右丞，真保为左右司郎中，二人谄事士诚，多受金帛，数媒孽达识帖睦迩之短。二十四年，士诚乃使王晟等面数其过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陈老病愿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诸所掌符印，而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徙达识帖睦迩居嘉兴。事闻，朝廷即就以士信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甲辰八月，张氏国弟四平章士信克安丰还，逼达识丞相以位让之。其移文略曰：“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江浙行中书省左丞相。照得江浙行省奠临吴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藩，实东南之重镇。自非硕德元勋，雄威重望，功盖当世，泽及生民者，畴克居此。吴王张士诚有生英杰，间世雄才。其弟太尉张士信天资英武，志节忠贞。伏念当职，才非辅弼，年已衰残，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胜任，苟不推贤以自代，必至误国而获愆。今将原受官爵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宣政院三台银印各一，便宜行事、赏功罚罪、招降讨逆并金牌等付受施行。”（《农田余话》）

士诚僭称吴王，遣士信迁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于嘉兴酖杀之。遂纵肆专命，擅官爵，制度僭拟。士诚诸弟，士德最优，既被擒死，气日以衰。士信愚妄，不识大体，人颇嗤之。当是时，浙西民物蕃盛，储积殷富。士诚兄弟骄侈淫泆，懈于政事。又暗于断制，权为文吏所窃。然士诚迟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誉，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及士信用事，疏间旧将，夺其兵柄，由是上下猜疑，不肯用命。凡出兵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赐之，始起任事。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命游谈之士，酣宴博奕。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如此。宜其败也。（《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

士信为丞相，建第宅东城下，号丞相府。居民趋附之者，辄得富贵。（《平吴录》）

张氏割据时，诸公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伎，购图画，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国弟张士信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本皆起于寒微，一时得志，遂至于此。时人有诗云：“书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信在围城中，于城上玉棚下食金桃饮酒，飞炮射入窍中击死。（《农田余话》）

士信到江浙省，徙达识帖睦迩于嘉兴，自为丞相。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苏，用王敬夫、叶德新、蔡彦文三人谋国。太祖闻之，曰：“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

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时有市谣十七字曰：“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乾别!”后士信守阊门，正妓饮，中炮死。城破，械张士诚同王、蔡、叶到京，命缢杀之。(《国初事迹》)

士诚用事者王、蔡、叶三参军，皆迂阔书生，不知大计，吴中童谣云：“王、蔡、叶，作齿颊，一夜西风来，乾厌!”(《太祖实录·本传》) 《蔡叶行》，刺佞幸臣蔡文、叶德也。张氏亡国由太弟，太弟至此，实由二佞。丁未春，二佞伏诛于台城，风乾其尸于秤刑者一月。“君不见，伪吴兄弟四、六、七，十年强兵富金谷，大兄垂旒不下堂，小弟秉权独当国。山阴蔡药师，云阳叶星卜，朝坐白玉堂，夜宿黄金屋。文不谈周、召，武不论颇、牧，机务托腹心，边筹凭耳目。弄臣什什引膝前，骨鲠孤孤纳囚牿(参军俞斗南也)。去年东台杀普花，今年南垣杀铁木。凤陵斫棺取含珠，鲸海刮商劫沉玉。鬻官随地进妖艳，笼货无时满坑谷。西风卷地来，六郡下破竹。朽索不御六马奔，腐木那知五楼覆。大钺先罪魁，余殃尽拿僇。寄谢悠悠佞幸儿，福不盈筐祸连族。何如吴门市，卖药、卖卜饥死心亦足!”(杨铁崖《咏史乐府》)

达识帖睦迩至嘉兴，士信峻其墙垣，锢其门闼，达识帖睦迩日对妻妾饮酒、放歌自若。士诚令有司公牍皆首称“吴王令旨”。又讽行台为请实授于朝，行台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儿皆不从。至是，既拘达识帖睦迩，即使人至绍兴索行台印章，普化帖木儿封其印，置诸库，曰：“我头可断，印不可与。”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从容沐浴更衣，与妻子诀，赋诗二章，仰药而死。后数日，达识帖睦迩闻之，叹曰：“大夫且死，我不死何为?”遂命左右以药酒饮之而死。(《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十月，张士信率兵侵长兴，大明守将耿炳文破之，擒其元帅宋兴祖。士信复益兵围长兴。十一月，汤和救长兴，与炳文夹击士信兵，破之。

士诚遣人浚常熟州白茆港。

泰定间，周文英《奏记》谓：“水势所趋，宜专治白茆、娄江。”时莫之省也。张士诚阅故牍，得文英书，起兵、民夫十万，堑白茆为港，长亘九十里，广三十六丈，委左丞吕珍督之，民惮其劳。时人采民言歌之，功卒告成，民大便利。(《三吴水利集》)

《白茆谣》曰：“白茆夫，何蚩蚩，耰锄版插二十万，尽是吴中一十二郡良家儿。道旁过客问夫事，但言将军有令开江堤，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担知何时?自从去年秋，迄今犹未归。层冰凿凿堕血指，北风猎猎吹单衣。父母不得见，儿寒妻啼饥。巡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驰。纵劳里正裹粮食，长年苦役家亦赀。费伯帅师速如火，弱者已死壮者羸。白茆夫，良可悲，岂无新店猎，岂无赵光奇。天关隔下土，尔诉那由知。生男信是生女好，尔生不辰逢百罹。我歌白茆夫，将军静听之：君不闻，晋阳水，沉灶产蛙民弗离。又不闻，瓠子决天命，殆非人所为。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险，先言犹足规。承平之世念未及此，况今四海皆疮痍。我愿将军心，推德怀庶黎，靖荒服，平四夷。上书太常旗，下立襄阳碑，男耕女织天下 -，坐令百姓歌雍熙。”(《古虞文录》)

又谣曰：“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还开得全，好与西师歇战船。”

# 卷 八

## 周张士诚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天祐十二年)二月丙午，李伯升寇诸全。

张士信愤诸全之败，集兵号二十万，遣李伯升挟我叛将谢再兴寇诸全之新城，部阵延亘十余里，造庐室，建仓廪，为必拔之计。城中胡德济坚壁拒守。(《太祖实录》)

辛酉，大明左丞朱文忠率师救诸全，与伯升战，大败之。

时严州行省左丞朱文忠闻诸全围急，率诸将衔枚走新城，与伯升遇，奋击之，大败其众，逐百十余里，溪水尽赤，获同佥韩谦、理问滕忠、元帅周遇、萧寿山。士诚第五子及伯升以数骑遁去。(《太祖实录》)

八月，士诚赠右丞潘原明、院判潘元绍之父懋为荣禄大夫、淮南行中书省右丞，追封郑国公，母戴氏封郑国太夫人。

公为通州人，今吴王居乡时，公尝从之游。夫人谓其子元明曰：“此人豪也，盍谨事之。”且为次子元绍求婚。至正癸巳，王举义兵江淮间，公首率元明等居麾下。夫人内则综家事，给饷馈，亲制战士之服；外则抚士卒如己子。′人皆乐为之用。今江浙左丞吕公珍来自兴化，夫人见其俶傥，因为公言。公与语大悦，即分授以兵，使事楚国公，俾居左右而属任之。无何，公卒于秦邮之东郭，及师渡江，夫人居吴，乙巳十月卒。(陈基撰《合葬志》)

十月戊戌，太祖命中书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等率师进取士诚淮东州郡。

上以张士诚屡犯疆场，欲举兵征之，下令布告中外。辛丑，命中书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枢密院冯国胜，左丞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太祖实录》)

时士诚所据郡县，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与山东相距。上欲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其羽翼，然后专取浙西，故命达总兵取之。(《太祖实录》)

乙巳，徐达兵趋泰州，浚河通舟师，驻军于海安坝。

丁未，徐达兵进围泰州新城，败湖北援兵，获其元帅王成。

己酉，士诚将淮安李院判来援泰州，常遇春击败之，擒万户吴聚。城中拒守未下。

闰十月己未，太祖亲至江阴。

乙卯，江阴水寨守将康茂才报：张士诚舟师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己未，上亲至江阴康茂才水寨。辛酉，还建康。（《太祖实录》）

庚辰，徐达、常遇春克泰州，掳其守将佥院严再兴、副使夏思忠、院判张士俊，俘五千人送建康。遣黄旗千户刘杰徇兴化。

十一月辛卯，徐达进兵攻高邮。

上即军中命冯国胜帅所部节制高邮诸军，俾达还军泰州，围取淮安、濠、泗。（《太祖实录》）

士诚兵寇宜兴，徐达率精兵渡江援宜兴，败其兵于城下。

十二月癸亥，徐达自宜兴还攻高邮，其将俞同佥坚守不下。

士诚遣左丞徐义由海道入淮援高邮，义怨士诚以为陷己死地，屯昆山之太仓，三月不进。（《太祖实录》）

大明兵克通州、兴化、盐城等县。

是年，江浙行省乡试，丞相张士信命陈基等为考官。冬，上信重征僧度牒钱，僧苦之，慧朗住持杭之天华寺，断一臂，说四句偈以献，赖免者众。（王逢《诗引》）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天祐十三年）正月，张士诚寇江阴，太祖亲率兵救之。

士诚以舟师驻君山，又出兵自驮马沙溯流窥江阴。上亲督水军及马步军往救。比至镇江，寇已焚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至浮子门，力战，大破之。（太祖实录）

三月，徐达拔高邮。

上命冯国胜围高邮，伪佥院俞某开门诈降，国胜令指挥康泰等先入城，俞某于城楼下闸尽杀之。上召国胜回，决以大杖数十，罚令步走至高邮。国胜怒，四门齐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国初事迹》）

四月乙卯，徐达取淮安。

达兵至淮安，闻徐义军在马骡港，夜往袭之，破其水寨，义泛海遁去，俘其院判钱富等舟师。薄城下，右丞梅思祖、副枢唐英、萧成出降。庚午，达率兵取兴化，淮地悉平。（《太祖实录》）

庚申，濠州李济以城降。

李济据濠，名为张氏守，而观望未决。上尝命李善长以书招之，不报。韩政督顾时等四面并攻。时孙德崖已死，城中不能支，济及知州马麟乃出降。（《太祖实录》）

太祖尝曰："濠州乃吾家乡，张士诚据之，我虽有国而无家。"遣龚希鲁潜往说萧把都，后把都出降。太祖曰："今日有国有家，遂我志也。"（《国初事迹》）

元徐州守将枢密院同知陆聚以徐、宿二州诣徐达军请降。

按：《元史》徐、宿二州亦士诚所据，聚既降，遣兵攻沛县，取邳州，徐达进克安丰。

七月，廖永安卒于姑苏。

八月辛亥，太祖命中书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

七月，上以淮东既平，召中书省及大都督府臣议讨张士诚，右相国李善长以谓张氏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宜俟隙而动。徐达进曰："张氏骄奢暴殄，此天亡之时也。其所任骄将如李伯升、吕珍之徒，多拥兵众为富贵之娱；王、蔡、叶三参军居中用事，皆迂腐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定。"上喜顾达曰："诸人局于所见，独汝合我意。"八月，以伐张氏告大江之神，遂即戟门戒谕将佐："毋纵士卒掳掠，毋妄杀僇，士诚母葬姑苏城外，勿侵损其墓。"遂为约戒军中事，命人给一纸。召徐达、遇春于西苑，谕以张氏若全城归顺，必保全之；若用师，城破之日，以妄杀为戒。将发，又问诸将曰："此行用师孰先?"遇春对曰："逐枭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当直捣姑苏，姑苏既破，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矣。"上曰："不然，士诚起盐徒，与张天麒、潘元明等皆强梗之徒，相为手足，士诚苟至穷蹙，天麒辈惧俱毙，必并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麒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难以取胜。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俱疲，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遇春犹执前议，上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苏而失利，吾不汝贷也!"遇春不复敢言。已而，屏左右谓达、遇春曰："吾欲遣指挥熊天瑞同行，俾为吾反间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适来之谋，戒诸将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捣姑苏，天瑞知之，必叛从张氏，以输此言，如此则堕吾计中矣。"（《太祖实录》）

太祖命传檄姑苏，数士诚八罪。

高皇帝平伪周，先有榜谕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余闻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成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困，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

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具同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其父兄子弟，面缚舆榇。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兴兵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㧑，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西，扬矛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浙江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协从罔治，备有条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哲识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余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屋，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以供军储，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千百相聚，旅拒王师，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请施行。准此，合行备出榜文晓谕，敬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须议出给者。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许士杰赍到。"（《九朝野记》，《平吴录》同）

徐达进攻湖州，大败士诚兵于皂林。

癸丑，诸军发龙江。辛酉，师至太湖。己巳，遇春击败士诚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将尹义、陈旺，遂次洞庭山。癸酉，进至湖州之毗山，又击败其将石清、汪海，擒之。张士信驻军湖上，不敢战而退。熊天瑞果叛去。甲戌，师至湖州之三里桥，右丞张天骐分兵三路来拒，参政黄宝当南路，院判陶子实当中路，天骐自当北路，同佥唐杰为后继，达进攻之。术者言今日不宜战，遇春曰："两军相当，不战何待。"于是，达遣遇春攻宝，王弼攻天麒，达自中路攻子实，别遣骁将王国宝率长枪军直扼其城。遇春与黄宝战，宝败走，欲入城，城下吊桥已断，不得入，复还力战，被擒，并获其元帅胡贵以下官二百余人。天骐、子实皆不敢战，敛兵而退。士诚又遣司徒李伯升来援，由荻港潜入城，我军四面围之，伯升及天骐闭门拒守。达遣国宝攻南门，自以大军继之，其同佥余得全、院判张德义及陶子实出战，复败走。士诚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佥戴茂、吕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号五太子者，率兵六万来援，号三十万，屯城东之旧馆，筑五砦自固。达与遇春、汤和等分军营于东阡镇南姑嫂桥，连筑十垒，以绝旧馆之援。李茂、唐杰、李成惧不敌，皆遁去。士诚婿潘元绍时驻兵于乌镇之东，为吕珍等声援，我师乘夜击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绝其粮道。士诚知事急，乃亲率兵来援，达等与战于皂林之野，又败之，掳其戴元帅及甲士三千余人。九月辛卯，士诚复遣同佥徐志坚以轻舟出东阡镇觇我师，欲攻姑嫂桥，遇春遇之与战。会大风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数百突击之，擒志坚，得兵二千余人。乙巳，廖永忠、薛显将游军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擒其院判钟正及副将晋德成。士诚自志坚败，甚惧，遣右丞徐义至旧馆觇形势，将还，遇春以兵扼其归路，义不得出，乃阴遣人约士信出兵与旧馆兵合力来战，士诚又遣赤龙船亲军援之，义始得脱。与潘元绍率赤龙船兵屯于平望，复别乘小舟潜至乌镇，欲援旧馆。遇春由别港追袭之，至平望，纵火焚其赤龙船，军资器械一时俱尽，众军散走。自是，旧馆兵援绝，馈饷不继，多出降者。十月辛亥，达以所获将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遇春兵攻乌镇，徐义、潘元绍及甘院判拒战，不胜，退走，遇春追至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陆寨，余军奔入旧馆之东壁，其同佥戴茂乞降，我师驰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达复攻升山水寨，顾时引数舟绕士诚兵船，船上人俯视而笑，时觉其懈，率壮士数人跃入其舟，大呼奋击，余舟竞进薄之。士诚五太子盛兵来援，遇春稍却，薛显率舟师直前奋击，烧其船，其众大败。五太子及朱暹、吕珍等以旧馆降，得兵六万人。遇春谓显曰："今日之战，将军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诚养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跃起丈余，又善没水。暹、珍亦善战，士诚倚之，至是皆降，士诚为之夺气。（《太祖实录》）

是时攻湖州，遇春躬率将士于大钱港与张氏将秃张左丞交锋，遇春中矢，创甚，踞床督战，将士莫知，遂大败张氏兵，进围湖州。（俞本《纪事录》）

高启《闻哀朱将军战殁》诗云："赤浦戈船赤帜稀，孤军落日陷重围。残卒自随新将去，老将空见旧奴归。"杨基《悼朱秦仲总制》云："力尽戈鋋援不回，犹挥赤手搏风雷。谩使张辽说关羽，谁将全武易秦裴。"

十一月甲申，大明兵取湖州路。

甲申，达遣冯国胜以降将吕珍、王晟等徇于城下，语李伯升出降。伯升在城上，对曰："张太尉养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杀，为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语伯升曰："势孤援绝，久困城中，不如降。"伯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张天骐、总管陈旺等以城降，伯升亦降。乙丑，达引兵向姑苏，至南浔，元帅王胜降。辛卯，至吴江州，围其城，参政李福、知州杨彝降。（《太祖实录》）

十一月初二日，湖州守将李司徒并秃张右丞降，城中市不易肆，张氏弟四丞相领精兵十万援湖州，驻旧馆，怯不敢进，乃立栅以自固，夕携妓歌舞蹴踘为戏。遇春领兵攻之，全军倒戈而降，四丞相仅免遁去。（俞本《纪事录》）

洪武元年以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将兵讨湖广慈利土酋，平之。八月，同耿炳文分兵守陕西。三年，论功行赏，赐文绮及帛十六匹，命以中书平章食禄而不视事，子孙世袭指挥佥事。五年，命为征南右副将军，同吴良讨靖州。十二月班师，赏绮帛八匹。七年正月，命往真定统理军务。八年正月，命往彰德屯田开卫。六年七月，大将军命分讨残胡。十二年十二月，定伯升与王溥、潘元明岁禄七百五十石。十三年正月，命往漳州理军务。四月，赍符召还。（《太祖实录》）

伯升后坐胡党，见《胡惟庸事略》及《昭示奸党录》诸招。张氏之败由李伯升先降，故吴人谓负主者曰："李司徒"（《冶城客论》）

张天麒，兴化人。归附后，命为江西行省右丞。洪武三年，升本省左丞，食禄世袭，与伯升同。

丙申，大明兵取杭州路及绍兴路。

先是九月乙未，上命李文忠帅师攻杭州。十月，文忠遣将攻桐庐，降戴元帅，略富阳，擒同佥李天禄，遂合兵围余杭，谢再兴之弟谢五拒守，文忠许以不死，乃出降，遂进兵杭州。十一月，平章潘元明遣员外郎方彝纳款。明日，以款状来曰："婴城固守，乃受任之当为；归款救民，亦济时之急务。窃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为省枢，非心慕乎荣华，乃志存于匡定。岂意邦国殄瘁，王师见加，事虽贵于见几，民实同乎归义。念是邦生灵百余万，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职方，愿溥覃乎天泽。谨将杭州土地、人民及诸司军马、钱粮之数以献。"文忠至杭州，元明及同佥李胜奉士诚所授行省及枢密院浙西江东两道廉访司印并执蒋英、刘震出降。（《太祖实录》）

是月十九日，李文忠攻杭州，张氏婿平章潘附马降，城中不识军容，安堵如故，遂招抚绍兴。（俞本《纪事录》）

署云南布政司事平章潘元明卒。元明，泰州人。初与张士诚俱起盐徒。元兵围高邮，士诚与十八人突围出走，元明及李伯升、吕珍等与焉。后为浙江行省平章，以杭州降，仍授原官。士诚由是势孤以至于亡。洪武三年，以浙江行省平章，食禄而不视事，子孙世袭指挥同知。十三年七月，命往福建理军务。十四年，平云南，署布政使司事。十五年卒于任。（《太祖实录》）

庚子，士诚同佥李思忠、总管卫良佐以绍兴路降。（《太祖实录》）

辛丑，大明兵取嘉兴路。

华云龙率兵攻嘉兴，城中守将宋兴以城降。（《太祖实录》）

癸卯，徐达等进兵围平江。

十一月，进抵姑苏，其属县相继来归，惟苏州孤立而已。上欲困服之，乃围其城。（《皇明本纪》）

癸卯，大军至姑苏城南鲇鱼口，击敌将窦义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桥，遇敌兵，又击败之，焚其官渡战舰千余艘及积聚甚众。达遂进军围其城，达军葑门，遇春军虎邱，郭子兴军娄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军阊门，王弼军盘门，张温军西门，康茂才军北门，耿炳文军城东北，仇成军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四面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与城中浮屠对，筑台三层，下瞰城中，名曰"敌楼"，每层施弓弩、火铳于上，又设"襄阳炮"以击之，城中震恐。有杨茂者，无锡莫天祐部将也，善没水，天祐潜令入姑苏与士诚相闻，逻卒获之于阊门水栅旁，送达军，达释而用之。时城坚不可破，天祐又阻兵无锡，为士诚声援，达因纵茂出入往来，因得其彼此所遗蜡丸书，由是悉知士诚、天祐虚实，而攻围之计益备。达时督兵攻娄门，士诚出兵拒战，指挥茅成左协中矢死。（《太祖实录》）

苏州城坚兵锐，屡攻不下，达令各卫列营于城之四周，挑长壕，在在相连接，起敌台以图之，高四丈，下瞰城中，往来男妇，可以辨数。（俞本《纪事录》）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吴元年（天祐十四年）正月庚子，大明兵取松江府。

四月丙午，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据松江府，大将军徐达遣骁骑卫指挥葛俊等讨平之。

初达攻苏州，遣元帅杨福、参谋费敬直谕松江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达令就摄府事，上命荀玉珍代之。达檄各府验明田土，征砖甃城。鹤皋不奉命，遂结张士诚故元帅府副使韩复春、施仁济聚众至三万余人，攻府治，开库庾。通判赵徽驱妻子十八人赴水死；玉珍弃城走，追杀之。鹤皋自称行省左丞，署旗为"元"字，刻砖为印，伪署官属，以姚大章为统兵元帅，张思廉为参谋，施仁济、谷子盛为枢密院判，令其子遵义率小舟数千走平江求援。达遣俊讨之，兵至连湖荡，望见遵义所率众皆操农器，知其无能为也，乃于荡东西连发十余炮，惊溃溺死者不可胜计。兵及松江城，鹤皋闭门拒守，俊攻下之，获鹤皋，槛送大将军斩之。仁济等率余党遁去。（《太祖实录》）

国兵困姑苏，上洋人钱鹤皋起兵援张氏，巨姓号泖湖谢亦与焉。事败，皆破灭。瞿祐《泖湖诗》有"挥戈思指日，传檄欲存吴"之句。（《东游集》）

五月丙子，太祖遗士诚书谕降，不报。

书曰："盖闻成汤放桀，武王伐纣，汉祖灭秦，历代帝王之兴，兵势相加，乃为常事。王莽之亡，隋之失国，豪杰乘时蜂起，图王业，据土地，及其定也，必归于一。天命所在，岂容纷然。虽有智者，事业弗成，亦当革心，畏天顺民，以全身保族，若汉之窦融，宋之钱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独异。尔能顺

附，其福有余，毋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灭亡，为天下笑。”书至，士诚不降。

六月己酉，士诚兵大败于平江之山塘。

己酉，士诚被围既久，欲突围决战，觇城左方，见军阵严整，不敢犯，乃遣徐义、潘元绍潜出西门，欲掩袭我军，转至阊门，将奔常遇春营。遇春觉其至，分兵北濠绝其归路，遣兵与战，良久未决。士诚复遣参政黄哈剌把都帅兵千余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为援，塘路狭塞不可进，麾令稍却。遇春抚王弼背曰：“军中皆称尔为猛将，能为我取此乎？”弼应曰：“诺。”即驰铁骑挥双刀往击之，敌众小却。遇春因率众乘之，士诚兵大败，人马溺死沙盆潭甚众。士诚有勇胜军，号“十条龙”，皆仓夫善为盗者也，士诚每厚赐之，令披银铠锦衣，将其众出入阵中，人不能测。是日，俱溺死钱万里桥下。士诚马惊堕水，几不能救，肩舆入城，计忽忽无所出。时降将李伯升知士诚势迫，欲说令归命，乃遣客诣士诚门告急。士诚召之入，曰：“尔欲何言？”客曰：“吾言为公兴亡祸福之计，愿公妄意听之。”士诚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数乎？昔项羽暗鸣叱咤，百战百胜，卒败北垓下，天下归于汉祖，何则？此天数也！公初以十八人取高邮，元兵百万围之，此时如虎落阱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溃乱，公提孤军乘胜攻击，东据三吴，有地千里，甲兵数十万，南面称孤，此项羽之势也。诚能于此时不忘高邮之危，苦心劳志，收召豪杰，度其才能，任其职事，抚民人，练军旅，严御将帅，有功者赏，败军者戮，使号令严明，百姓亲附，何特可保三吴，天下可取也！”士诚曰：“足下此时不言，今复何及？”客曰：“此时虽有言，亦不得闻也。何则？公之子弟及亲戚将帅，罗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犹未厌足。提兵者自以为韩、白，谋画者自以为萧、曹，傲然视天下不复有一人。当此之时，公深居于内，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纵知亦不问，故沦亡至于今日。”士诚曰：“吾亦甚恨无及，然则今当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从也。”士诚曰：“不过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国家，有利于子孙，死固当。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闻陈友谅乎？跨有荆、楚，甲兵百万，与江左之兵战于安庆，鏖于鄱阳，友谅举火欲烧江左之船，天乃反风而焚之，友谅兵败身丧，何则？天命所在，人力无如之何。且今江左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兴援，嘉兴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犹守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窃虑势极患生，猝有变从中起，公此时欲死不得，生无所归。故吾窃以为莫如顺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称公所以归义救民之意，公开城门，幅巾待命，亦不失万户侯，况尝许以窦融、钱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一人之物，而复失之，何损？”士诚俯首沉虑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决也。壬子，士诚复帅兵突出胥门索战，锋甚锐，遇春御之，兵小却。士信方在城楼上督战，忽大呼曰：“军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鸣金收兵，遇春因乘胜奋击，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复筑垒逼其城，自是士诚不复得出矣。士信张幙城上，踞银椅，与参政谢节等会食，左右方进桃，未及尝，忽飞炮碎其首而死。（《太祖实录》）

六月二十四日，张四丞相于西阊门督战，方食桃，颊中石炮而死。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制“襄阳炮”架五座，“七稍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卫营寨周列城围，张氏欲遁，不能飞度。铳炮之声昼夜不绝。（俞本《纪事录》）

《铜将军》，刺伪相张士信也，丁未六月六日，士信为龙井炮击死。　铜将军，无目视有准，无耳听有神。高沙红帽铁篙子，南来开府称籓臣，兵强国富结四邻，上禀正朔天王尊。阿弟柱国秉国钧，僭逼大兄称孤君。案前大事有袄孽，后宫春艳千花嫔。水犀万弩镇震泽，河丁万钟输茅津，神愁鬼愤哭万民。铜将军，天假手，疾雷一击粉碎千金身。斩妖蔓，拔祸根，烈火三日烧碧云。铁篙子，面缚西向为吴宾。（《铁崖乐府》）

潘元绍出战归，见事急，召其妾七人，谓曰：“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测，若辈当自引决。”最少妾段氏请先死，六人皆相继自经。元绍焚之瘗后圃。丁未七月五日也。（浔阳张羽作《七姬权厝志》）

伪周据吴日，开宾贤馆以致天下士，其陪臣潘元绍以国戚元勋，位重宰相，虽酗酒嗜杀，而能礼下文士，故当日出于仓卒之际，而一时文章、书字皆极天下之选。（文征明《跋》）

七姬之死，盖出于潘之逼之，谓之不幸则可。平居优杂女子而渔聚之，一旦有变，恐乐他人之少年而雉经之。潘之恶甚矣！（杨慎《跋》）

《金盘美人》，刺伪驸马潘元绍也。潘娶美娼凡数十，内一为苏氏，才色兼美，醉后，寻其罪，杀之，以金盘荐其首于客宴，绝类北齐王事。国亡，伏诛台城，投其首于溷中。昨夜金床喜，喜荐美人体。今日金盘愁，愁荐美人头。明朝使君在何处，溷中人溺血髑髅。君不见，东山宴上琵琶骨，夜夜鬼语啼箜篌。（铁崖《乐府》）

九月辛巳，大明兵取平江路，执张士诚。

时城围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飞炮，以击我师，城中木石俱尽，至拆祠庙、民居为炮具。达令军中架木若屋状，承以竹笆，军伏其下，载以攻城，矢石不得伤。至是，达督将士破葑门，遇春亦破阊门新寨，遂率众渡桥，进薄城下。枢密唐杰登城拒战，士诚驻军门内，令参政谢节、周仁立栅以补外城。杰知不敌，投兵降，周仁、徐义、潘元绍及钱参政皆降。士诚军大溃，诸将遂蚁附登城。城已破，士诚犹使副枢刘毅收余兵尚二三万，亲率之，战于万寿寺东街，复

败，刘毅降。士诚仓皇归，独坐室中，左右皆散走。达遣旧将李伯升至士诚所谕意，时日已暮，士诚拒户自经，伯升决户，令降将赵世雄抱解之，气未绝复苏。达又令潘元绍以理晓之，反覆数四，士诚瞑目不言，乃以旧盾舁之出葑门，途中，易以户扉，舁至舟中。（《太祖实录》）

七月初八日，张氏守葑门将朱平章开门纳达兵，张氏令妻子眷属登齐云楼自焚，遂登殿饮鸩，侍者夺之。须臾，遇春兵至，李司徒扶士诚出殿，达与共舟至应天府。（俞本《纪事录》）

初达与遇春约，城破之日，中分抚定。先集将士申明上意，令将士各悬一小木牌，令曰："掠民财者死。折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及城破，达军其左，遇春军其右，号令严肃，军士莫敢妄动，居民宴安。（《太祖实录》）

乙酉，大明兵取通州。

达等遣许千户取通州，次狼山。守将张右丞降。右丞，士诚从子，所谓火眼张也。

丁亥，大明兵取无锡州。

莫天祐据无锡，达累遣使谕降，俱杀之。胡廷瑞攻之急，州人张翼率父老说天祐出降。天祐沉思良久，掷帽于地曰："守此诚难，不如降也。"翼乃缒城而下，诣军前请命，天祐遂出降。天祐性凶猛，有勇力，人称为莫老虎。壬辰，聚众自保，张士诚陷常州，招之，不从。发兵攻之，不胜。士诚受元太尉官，天祐乃降，累表为同佥、枢密院事。（《太祖实录》）

己丑，张士诚至建康，自缢死。

大将军徐达遣人送张士诚至建康，士诚在舟中闭目不食，至龙江，坚卧不肯起，舁至中书省，相国李善长问之，不语。已而，士诚言不逊，善长怒骂之。上欲全士诚，而士诚竟自缢死。赐棺以葬之，死时年四十七。（《太祖实录》）

上召见士诚，但瞑目不言、不食，赐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御士扛于竺桥，御杖四十而死。上命焚瘗于石头城。（俞本《纪事录》）

达克平江，凡获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右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参军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士，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送建康。叛将熊天瑞伏诛。（《太祖实录》）

城破，械张士诚同王、蔡、叶到京，命缢杀之。及获原叛降人王哈剌不花、徐大舍、单同佥、熊天瑞，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皆明正典刑。"（《国初事迹》）

张氏生有东南富饶之地，军食丰足，兵多骄脆。诸暨老谢叛归之，其势足以得浙东；婺州苗军叛归之，其势可以得婺州。皆迟而不取。台兵十三万攻之，不战而溃。先是乙巳，常遇春袭通、泰，据盐场，夜负小舟过坝，攻取高邮，淮东悉为台有。未几，尽取浙西，独平江与无锡莫老虎坚守，前后攻围一年，台兵死者十余万。城破，械送于台，以弓弦勒杀之，剐莫老虎。（《九朝谈纂》）

初士诚见兵败，谓其妻刘氏曰："我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氏曰："君勿忧，妾必不负君。"乃积薪齐云楼下，及城破，驱其群妾、侍女登楼，趣共自尽，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遂自经死。士诚有二子皆幼，城将破，刘氏以白金遗乳妪，令负二子逃民间，不知所终。（《太祖实录》）

刘夫人，至正太尉吴王嫔。笄珈车服置弗御，澹烟常锁双眉春。中州援远敌在目，权贵日骄疆日蹙。背城借一王本心，狐埋狐搰将军欲。夫人勇决烈女义，百口楼居亲举燧。片时阴惨万姓生，月明风清珮音至。君不见，男儿成败古有之，孰以楚霸轻虞姬。苏民安得夫人祠，乌栖白鸟庶少衰。（王逢《梧溪集》）

辛丑，大明平吴师还，论功行赏。

师还，上召右相国李善长、左丞相徐达、平章常遇春、都督冯宗异、平章汤和、胡廷瑞、右丞廖永忠、左丞华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张兴祖、梅思祖、参政薛显、赵庸、曹良臣及各卫指挥、千、百户于戟门，封善长为宣国公，达为信国公，遇春为鄂国公，达彩段表裹十一匹，遇春十匹，廷瑞、宗异各九匹，和、良臣各八匹，永忠、高、茂才各七匹，显、庸、兴祖各六匹，指挥人五匹，千户人四匹，百户人三匹，军人米一石，盐十斤。明日，达等入谢，上语之曰："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对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庆。"上曰："吾宁不欲置酒，与诸军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安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相与酣歌逸乐，今竟何如？宜深戒之。"壬寅，上视朝戟门，召浙西来归诸将谕之曰："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吾，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保爵位。汝等诚能尽心效职，从大军除暴平乱，使大业早定，非独己受富贵，子孙亦得以世享其富贵。若肆志一时，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得为真富贵乎！此皆汝等所亲见者，不可不戒也。"诸将皆顿首。（《太祖实录》）

吴元年，国兵围姑苏，张士诚缢不死，就擒。天台王泽叔润有诗哀之，云："天星夜堕水犀军，又见吴宫走兔群，睥睨金汤徒自弃，仓皇玉石竟俱焚。将军只合田横死，国士今无豫让闻。风雨明年寒食节，麦盂谁洒太妃坟。"先伯亦有绝句云："虎斗龙争既不能，鸡鸣狗盗亦何曾。陈平、韩信皆归汉，只欠彭城老范增。"盖张氏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有《北乐府》讥之，云："皂罗辫儿紧札稍，头戴方檐

帽，穿领阔袖衫，坐个四人轿，又是张吴王果虫儿来到了。”及城破，无一人死难者，武夫健将惟束手卖降而已，诗意有所谓也。（瞿祐《归田诗话》）

史官曰：张氏据吴建国，偃然自王，其势若甚易者，何哉？盖当四方扰攘，民心皇皇，无所依归，有能保障之者，亦可以苟安也。惟当时主以游谈之人，济以脆爽之卒，上下逸豫，遂忘远图。终焉天兵一临，兽伏鸟散，三吴故疆，竟归真主。使张氏如钱俶之见几待命，不劳血战，亦足以庇其子孙，何至国蹙城破，身为俘囚，如刘𬬮耶！虽然，倔强激烈，负气而死，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较之李重光之柔懦则过之耳。故尝以所闻故老之语，及士大夫所记，参以史书所载，为录以传之后世，必有考焉。（《平吴录》）

余尝过张士诚故宫，废墟残堞，鞠为茂草，有足悲者。及询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概。方其据吴僭王，财赋甲兵雄于四方，亦隗嚣、公孙述之徒匹也。卒之疆圉日蹙，犹欲婴城巷战，以蕞尔偏隅，抗我王师，妻孥为戮，彼其政教弗修，淫湎汰奢，贤豪弗为之用，即有所施设，足以自亡而已矣。哀哉！《录》三卷。吴文定公宽所撰，后有论。（袁褧撰《平吴录序》）

俞本曰：士诚之败，何也？士诚施仁而不当于理，将士奢侈而惜其生，及驭将士无异于富家养娇子，岂主国命师之道哉！出师之日，总兵者驻城迁延不进，遣人诣士诚曰：“粮赏不敷，士卒不敌，衣甲旗帜不鲜。”俟如其请，方行，又携妓妾从征。及遇大敌交锋，将士溃散而回，又不诛责，却加升赏。如此不亡者鲜矣！士诚之心，知施恩而不知施威，知取之易而不知守之难也！

# 卷　九

## 台州方谷真

谷真姓方氏，台之黄岩人。初名国珍，后更名真（避庙讳也。）又改国为谷，名谷真（避高帝御字也，《仁宗实录》诸书概从旧名，误矣，当以宋濂《神道碑》正之）。至正八年聚众海上，据有温、台、庆元等处。太祖吴元年十二月来降，凡二十年，授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洪武七年三月壬辰，卒于京师钟山里之私第，年五十又六，葬于城东二十里玉山之原。

至正八年戊子十一月，台州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之。

台州黄岩民方国珍为蔡乱头、王伏之仇逼，遂入海为乱，劫掠漕运粮，执海道千户德流于实。事闻，诏江浙参政朵儿只班总舟师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知事危，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朵儿只班遂被执。国珍迫其上招降之状，朝廷从之，国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国珍不肯赴，势益暴横。（《元史泰·不华传》）

国珍名珍，以字行，世以贩盐浮海为业，长身黑面，颇沉勇。至正中，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国珍怨家陈氏诬构国珍与寇通，国珍怒杀陈氏，陈氏属诉于官。官发兵捕之急，国珍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亡入海中。旬月间，得数千人，劫掠漕粮，执海道千户。事闻，诏行省参政朵儿只班总舟师捕之，兵败，反为所执。国珍因迫使请于朝，下招安之诏，元主从之，遂授庆元定海尉。国珍虽受官还故里，而兵聚不解。（《太祖实录·方国珍本传》）

国珍，台之宁海人。其居有山，在其中曰杨屿。尝有童谣曰：“杨屿青，出贼精。”其初亦欲为国宣功，后失望，遂出忿言，曰：“蔡能为盗，我岂不能耶！”遂叛。先是，蔡乱头剽劫海商，始为格命捕之。方家杨屿，力能走及奔马，慕赏功官爵，募众至数千人。时台总管焦鼎等纳蔡之贿，薄其罪而不加诛，玩忽岁月。方遂与兄国璋、弟国瑛、侄亚初入海为寇，官兵皆不战而败。朝廷恐为海运之梗，招安之，即啖以海运千户，及既定，濒海之民与万户箫载之谋袭杀之，不果，又叛。（《草木子》）

谷真为台州土豪，至正初，造船千艘于海上劫掠商贾，集蛮卒数万，阻元之海运，霸占浙东、西濒海州邑。时有“杨屿青，出贼精”之谣。谷真所居有山曰杨屿，一曰洋屿山，素无草木。是年青草遍生，国珍之兵果起。（《方氏事迹》）

公长七尺，状貌魁梧，身白如瓠，有伟丈夫量，未尝宿怨，识者已知其为贵人。至正初，李大翁啸众倡乱，出入海岛，劫杀漕运舟，杀使者。有司捕索久不获，因从而缓辑之。剧盗蔡乱头闻其事，谓国家不足畏，复效尤为乱，势鸱张甚。中书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发郡县兵讨之，公之怨家诬构与其通，逮系甚急，屡捐赀赂吏，寻捕如初。公谋于家曰：“朝廷失政，总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乱自此始。今酷吏藉之为奸，媒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咸欣然从之。郡县无以塞命，妄械齐民以为功。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数千，久屯不解。朝臣察其非罪，奏为庆元定海尉，使散众各安其居。（洪武九年十一月，翰林学士承旨宋濂奉敕撰《神道碑铭》，其子礼请于朝，留守都卫经历天台詹鼎撰《行状》。）

至正九年己丑。

至正十年庚寅十二月己酉，方国珍攻温州。

国珍复入海，烧掠沿海州郡。（《元史·泰不华传》）

至正十一年辛卯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讨方国珍。六月，孛罗帖木儿为国珍所败。

二月，诏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以泰不华谂知贼情状，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于温州，使夹攻之。未几，国珍寇温，泰不华纵

火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罗帖木儿密与泰不华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孛罗帖木儿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被执，反为国珍饰词上闻。泰不华闻之，痛哭辍食数日。朝廷弗之知，复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等至黄岩招之，国珍兄弟皆登岸罗拜，退止民间小楼。是夕，中秋月明，泰不华欲令壮士袭杀之，达识帖睦迩适夜过，泰不华密以事白之，达识帖睦迩曰："我受诏招安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华亲至海滨，散其徒众，拘其器舟。国珍兄弟复受官有差。（《元史·泰不华传》）

朝廷命参政孛罗讨方国珍，兵未交，先溃，郝万户为所获，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丽后位下，请托得行，遂特旨释之，进爵免拜参矣。呜呼！边方贪官既失之于始，中宫宠后又失之于终，刑赏无章，纪纲大坏，而中原之寇起矣。（《草木子》）

至正十二年壬辰三月，方国珍复劫其党下海，入黄岩港，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率官军与战，死之。

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泰不华发兵扼黄岩之澄江，而遣义士王大用抵国珍，示约信，使之来归。国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门，入州港，犯马鞍诸山。国珍戚党陈仲达往来计议，陈其可降状。泰不华率部众，张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触沙不能行，猝与国珍遇，呼仲达申前议，仲达目动气索，泰不华觉其心异，手斩之。即前搏贼船，射死五人，贼跃入船，复所死二人，贼举槊来刺，辄斫折之。贼群至欲抱持过国珍船，泰不华瞋目叱之，脱起，夺贼刀，又杀二人。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僮名抱琴，及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义士张君璧皆死之。（《元史·泰不华传》）

五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夹攻方国珍。

十二年五月，方国珍寇台州，自中津桥直上登楼，骑屋山，内薄临城，城中人方拒击，楼忽自坏，登者尽压死。贼遂纵火焚郭外民舍，楼并毁。（刘基台州《天妃庙碑》）

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由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皆甘心为盗。先是国珍初乱，朝廷颁谕数道、敕十数道，悬以购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与。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覆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权，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有功无钱者，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区，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草木子》）

八月，方国珍率其众攻台州城，浙东元帅也忒迷失、福建元帅黑的儿击退之。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丙子，方国珍复降。

中书参知政事帖里帖穆尔出为江浙行省左丞，领征讨事。贼闻之，因守帅吴世显纳款请降，奏上，有诏，命左丞与南台侍御史左答纳实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讨。二公至台州，遣使宣谕，方氏兄弟悉归所俘民，愿岁率其徒防漕粮至直沽以自效。于是，海上悉平。（刘基《天妃庙碑》）

三月，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抚谕方国珍。

十月庚戌，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

从帖里及左答二人之请也。于是督遣之任，国珍疑惧，不受命。（《元史》）

至正十四年甲午四月，以阿儿海沙为江浙行省右丞，恩宁普为本省参知政事，总兵讨方国珍。

先是帖里帖木儿等招谕国珍，报国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户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纳其船，散遣徒众。国珍不从，拥船一千三百余艘，仍据海道，阻绝粮运。以故御史台臣纠言二人之罪，令阿儿海沙等讨之。（《元史》）

帖里帖木儿招谕方寇，辟公为行省都事。公建议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其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宜从招安。方氏惧，请重赂公，公不受。左丞以公所议请于朝。方氏乃悉其贿，使人浮海至燕京赂，省院台俱纳之，准招安，授国珍以官，罢左丞辈，羁管公于绍兴。是后，方氏益横。（《诚意伯刘基行状》）

按：《诚意伯行状》与《元史》异，盖《元史》所据者，一时省台之议，与左丞辈相左者也。当以《行状》为正。

九月，方国珍拘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以俟诏命。

国珍攻台州久不下，有渔者九人，尝夜从水关入城，渔毕则出，既久，乃就国珍献计，国珍与谋而遣之。一夕，国珍兵至西门，渔者使数人于西门大噪放火，城中官兵尽趋救之。又数人密从东门斩关而出，纳外兵，遂陷台州。（《月山丛谈》）

至正壬辰春，国珍率海岛贫民千余艘突入刘家河，烧运船无算，遂抵太仓，大肆焚掠。浙省参政宝哥、樊执敬以兵数千来援，遣平江奕十字军为前锋，溃于张泾，贼大获金帛而归。十四年，国珍复率兰秀山贼来寇，水军副万户董抟霄御之于刘家河，及半泾，斩首数百级，贼遂遁去。（《嘉定县志》）

至正十五年乙未，方国珍剽掠温州、庆元等路，朝廷招谕不下。

方氏陷温、台、庆三郡，俱在甲午、乙未间，《元史》及《实录》俱不详。

至正十六年丙申三月戊申，方国珍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

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

至正十七年丁酉，方国珍据温、台、庆元等处。

厥后，汝、颍兵大起，海内鼎沸，齐国忠襄王李察罕保盩河、雒、晋、冀，李思齐、张思道号令关陕，陈友谅、明玉珍分有江、汉、荆、益，张士诚据淮、浙，公亦有庆元、台、温三郡之地。同县张子善者，好从横之术，走说公曰："夷狄无百年之运，元数将极，不待知者而后知。今豪杰并起，有分裂之势。足下奋袂一呼，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可立而待。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擅馈运之粟，舟师四出，则青、徐、辽、海、闽、广、瓯、越，可传檄而定。审能行此，人心有所属，而伯业可成也。"公曰："君言诚是，然知谋之士，不为祸始，不为福先。朝廷虽无道，犹可以延岁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适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愿君勿复言。"子善谢去。（《神道碑》）

八月乙丑，升左丞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如故。

公累迁至江浙行中书参知政事。会有诏征兵讨张士诚，公遂出师。士诚知公且至，遣其将史文炳、吕真统十将军兵七万御公于昆山。昆山去姑苏七十里，士诚之伪都在焉。文炳、真陈兵城中，乃以步骑夹岸为阵。士诚命游兵往来，旌旗数十里不绝，气势甚盛，公曰："滨海之地非四达之衢，乃复参用步骑兵，虽众不足畏也。"公舟师仅五万，身率壮士数百趋钗子桥。文炳、真使十将军薄水战，矢石如雨。公戒其众持苇席，藉涂泥，冒矢石，文炳、真急奋呼夹岸之军，以火箭乱射，公燎及须髯，横刀大呼而入，杀两将军及十余人，军大溃。公与壮士追击，趋其中坚，文炳、真接战，公出入阵中，所向辄披靡，桥左右水骑迄不得成列，而岸上军又败北，文炳、真弃马走，亡七将军，溺死者万计，公乃次兵于岸。明日又战，七战七捷，直至城下。士诚得报，遣使者送款，请奉元正朔。公还，遂授公节钺镇浙东，开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勋，复数加爵赏，俄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赐衢国公印章。昆弟子姓宾客皆至大官。（《神道碑》）

伪周张士诚据姑苏、常、湖等郡，元患之，且欲藉国珍收士诚，因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兄弟转官有差。令其将兵讨士诚，国珍遂率兄弟诸侄以舟师五万，进击昆山州，七战七捷。会士诚亦送降款于元，元从其请，遂命国珍罢兵。国珍还，开治于庆元，而兼领温、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侄明善居温，而留弟国珉自副。（《太祖实录·方国珍本传》）

士诚屡为我军所败，又南与杨完者接境，方国珍乘隙，又以海滨攻击昆山。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秘阁元龟政要》）

张士诚据平江，国珍已归元，以温、台、明三州之师来称克复。张氏遣其将吕珍守嵛子，有漕户倪蓬头者，为国珍内应，潜袭吕珍，珍仅以身免。后张氏降元，国珍复来寇，上诚复遣吕珍迎之，大破三州兵，浮尸蔽江，江水为之不流。自是方氏不敢复为寇。（《嘉定县志》）

按：《神道碑》但记嵛子之胜，而《志》兼记三州之败，盖各从其国记耳。又元授国珍参政在于酉八月，士诚降元亦在是月，而《政要》诸书纪两家结好，乃在丙申之十二月，其误明矣。郑元祐《白云海记》云："丁酉，海寇劫昆山。"即国珍兵也。

至正十八年戊戌十月丁亥，御史大夫拜住哥诱杀枢密院判迈里古思。

方国珍遣兵侵据绍兴属县，枢密院判官迈里古思曰："国珍本海贼，今既降，为大官，而复来害我民，可乎！"欲率兵往问罪。先遣部将黄中取上虞，中还，请益兵。朝廷方倚重国珍，资其舟以运粮，而御史大夫拜住哥与国珍素通贿赂，愤迈里古思擅举兵，且恐生事，即召迈里古思至其私第，与计事，命左右以铁锤挝死之，断其头，掷厕溷中。黄中乃率其众复仇，尽杀拜住哥家人及台府官员掾史，独留拜住哥不杀，以告于张士诚，士诚乃遣其将以兵守绍兴。（《元史·迈里古思传》）

戊戌十月二十二日，迈里古思出兵与方谷真部下冯万户斗，不利，驻军东关，单骑驰归。二十三日迟明，拜住哥召君私第议事，至中门左右，以铁锤挝杀之。部将黄中率众为复仇，入拜家，举其尸，无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辍耕录》）

十二月，大明太祖皇帝遣主簿蔡元刚、儒士陈显道往庆元招谕方国珍。

时上亲取婺州。（《太祖实录》）

按：《方氏事迹》诸书并云：是年，上遣典签刘辰使庆元，却国珍所遣侍姬，而《实录》不载。

至正十九年己亥正月乙卯，方国珍遣使奉书来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

蔡元刚至庆元，国珍与其下谋曰："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众以为然。至是，遣使奉书献金币，愿合兵共灭张士诚。书略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威武，以安百姓。国珍向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蒙，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悬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上复遣省都镇抚孙养浩报之。国珍虽纳款，然尚阴持两端。

三月丁巳，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其次子关（关，后改名明完，一作亚关）为质。上厚赐而遣之。

公遣子完入侍，上喜曰："英雄以义气相许，当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贵，何以质子为?"遂使完归。公复遣使者，愿守城邑，如钱镠故事，岁贡白金以给军赀，上许之。然犹自海道输粟元都，上方励志中原，公独屏蔽江滨，使者交于二境，上惟求庇民而已。(《神道碑》)

九月甲寅，太祖遣博士夏煜授方国珍兄弟行省平章等官有差。

上遣煜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行中书省右丞，国瑛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江南行枢密院佥院，各给符印，乃以本部兵马城守，俟命征讨。煜至庆元，国珍欲不受，业已降；欲受，又恐受制。乃诈称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职，遇使者亦颇倨。惟国珉开枢密分院署事，用枢密院印，其余印信留而不用，心持两端。太祖宽容之。(《国初事迹》、《太祖实录》同)

太祖遣亚关回，降以银印，令奉龙凤正朔，遣博士夏煜赍往庆元分署。(《月山丛谈》)

十月，元以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方是时，元每岁遣官督国珍备海舟，至张士诚所，征漕米十万余石，渡海北输元都，累加国珍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自是，国珍兄弟子侄贪虐日甚，虽时遣人入贡，其实假此以为觇伺。

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夏煜还，太祖复遣都事杨宪、傅仲彰往庆元谕国珍。

时夏煜自庆元还，言国珍奸诈状。上曰："吾方致力姑苏，未暇与较。"乃遣都事杨宪、傅仲彰往谕之，曰："吾始以汝为豪杰，识时务，不待征讨，幡然归命。嘉汝之意，命以高官，兄弟显荣，自制一面，岂效他人阳交阴备，徒为羁縻之国而已。岂意汝自迷惑，昧远大之图，为覆灭之计，外虽纳降，内实反覆。欲觇我虚实，则遣质子欲却我官爵，则称老病。此何为者？吾宁不能遣一偏裨，将十万众，直穷海岛，以取汝耶！顾以汝率先来归，姑忍须臾，待汝自改耳。汝及今洗心改过，不负初心，则三郡之地庶几可全，福禄庶几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败亡，妻子为僇，徒为人所指笑。夫智者转败为功，因祸成福，汝其图之。"国珍不省。(《太祖实录》)

十一月甲寅，太祖复遣博士夏煜、陈显道往谕方国珍。

甲寅朔，上复遣博士夏煜、陈显道谕国珍，曰："福基于至诚，祸生于反覆，谲诈者亡，负固者灭，隗嚣、公孙述之事可以鉴矣。汝首致甘言，终怀反覆，大军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汝宜深思之。"国珍始惶惧，对使者谢曰："鄙人无状，致烦训谕。"使者归，遂遣人谢过。(《太祖实录》)

方国珍既献三郡，不奉正朔，太祖累遣夏煜、李谦、孙养浩、杨宪、傅仲彰、程明善往谕之，国珍答曰："当初献三郡，为保百姓，请上国多发军马来守，交还城池。倘遽奉正朔，张士诚、陈友定来攻，援若不及，则危矣。姑以至正为名，彼则无名罪我。果欲从命，必须多发军马，即当以三郡交还，国珍愿领弟侄赴京听命，止乞一身不仕，以报元之恩德。"上曰："姑置之，俟我克苏州，彼虽欲奉正朔则迟矣!"(《国初事迹》)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三月戊寅，方国珍遣检校燕敬来谢夏煜之命，且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却之。

时上正克江西，李善长遣其使就往进献，上谓其使曰："我取天下用马，奚取此物!"次年，国珍又进大西马四匹，上曰："此马可踏街。"随赐将官，以克苏州。(《国初事迹》)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大明苗军降将蒋英、李福叛，方国璋率兵邀击，死之。

降将蒋英、李福既叛，将由台州走福建，方国璋率兵邀击于仙居，为所败，被杀。(《太祖实录·方国珍本传》)

苗军刘震、蒋英等叛婺州，杀首帅胡大海，持其首来曰："愿隶麾下。"众皆贺，独公不许，曰："吾昔遣使效钱镠，言犹在耳，今纳其叛人，是见小利而忘大信也。"遂帅师击之，仲兄中流矢而殁。上遣使吊祭，且慰抚其遗孤。(《神道碑》)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九月，方明善攻平阳，大明参军胡深遣兵击败之。

先是温州土豪周宗道据温之平阳，屡为明善所逼，归降于我。明善怒，益率兵攻之，宗道求援于深，深出师击败之，遂攻下瑞安，进兵温州。明善惧，与国珍谋输岁贡银二万两充军费，请守乡郡，如钱镠故事。上许之，命深班师。(《太祖实录》)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十月，元以方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开省庆元。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四月，方国珍遣经历刘庸等来贡白金二万两。

十月，元以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公世为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弱之，屡致侵蚀。父叹曰："吾诸子当有兴者，无久苦我"。其后五子果贵显。元季以公之贵，赠曾祖、祖皆行省平章、勋柱国、越国公，父伯奇淮南行省左丞相、上柱国，追封越国公，曾祖妣暨两妻董氏皆封越国夫人。(《神道碑》)

明善小字亚初。(《方氏事迹》)

吴元年丁未四月己未，太祖以方国珍反覆，以书数其十二过。

国珍既入贡，复阴泛海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王师讨姑苏，国珍拥兵坐视，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上以书数其过曰："当尔起事之初，

元尚承平，天下谁敢称乱？惟尔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袭子弟，顾惜妻子，其军久不知战，故临阵而怯，尔得鸱张于海隅。及天下乱，尔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冲，窃据海岛二十余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尔过一也。吾下婺时，四方强敌甚多，岂暇用兵海岛与汝较短长？尔自怀惧，遣子纳降。吾以诚心待人，不逆尔诈，既遣还尔子，尔乃诡诈多端，不数年间迭生兵隙，尔过二也。近者浙左会稽，浙右钱塘诸郡皆下，尔阴蓄异志，时遣人觇我虚实，尔过三也。未有衅端，先起猜忌，自怀反侧，尔过四也。易交而轻侮，尔过五也。扩廓帖木儿以曹操之奸，将乌合之兵，东奔西扰，顿师乏粮，又为李思齐、张思道逐出潼关。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为吾藩篱，大可为吾门户，吾舟师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尔不能料中原事势，顾且泛海交好，声言击我，虚张声势，以速怨尤，尔过六也。彼若仓卒有事，尔隔海滨，岂能应援，败亡由尔；彼若无事，交疏礼薄，则豪杰之怨，祸乱之生，由此始矣。尔过七也。尔兄弟无功于元朝，无恩于下民，盗据海隅，以势要君，以私贿下，坐邀名爵，跋扈万状。今归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贵，欲驱民于锋镝，尔过八也。尔兵数出掠我并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违天虐民，尔过九也。尔若有大志，尽驱温、台、庆元之民，与我较胜负，此果决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数舟，狗偷鼠窃，小举而兴大怨，尔过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军旧馆，张氏将士尽皆降附，遂捣姑苏，对垒深沟，民安如故。尔乃诱我海上土豪作乱，近已平定，匿其首恶，此岂良谋？尔过十一也。福建陈友定奸谋稔恶，以致阮德柔辈自相吞噬，彼可合乎？尔乃阴扇潜结，遥为声援，以诈交诈，岂能长久，如吾以诚待尔，反自疑贰，辄以诈罔。所谓"首言为定"者何在？尔过十二也。吾为尔计，当未交敌国之先，不必送款纳降，但有豪杰，止以平礼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临事而处，见几而作，不轻屈膝，亦不生衅。此尔之福，民之福。今大敌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计之善。亮此非尔本情，或由左右所误。如左右有豪杰之士，能为尔谋，择交大敌，有一无二，保全必多矣。尔其深烛成败，高览远虑，自求多福，尚可图也"。国珍得书不报。(《太祖实录》)

七月，太祖遣使责国珍贡粮二十三万石，仍以书谕之。

国珍之初降也，约云："杭城下，即纳地来朝。"及克杭州，据境自若，时时遣间谍觇我虚实。上以书责之，曰："汝初纳款，谓杭州克，即献土来归。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贵之良谋也。岂意汝怀奸挟诈，阳降阴叛，数相愚弄。张士诚与尔坏地相接，取尔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尔者，诚以吾力能制之。尔故得以安处海隅，坐享三郡之富，是吾大庇于尔也。尔乃自为不祥，背弃信义，时遣奸细觇我动静，潜结陈友定以图相援。彼自救不暇，何暇救人？尔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尔，吾师下姑苏，南取温、台、庆元，水陆并进，无能御也。尔早于此时改过效顺，能尽以小事大之义，犹可保其富贵，以诒子孙，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与我较一胜负，亦大丈夫之所为。更不然，舍三郡之民，为偷生之计，扬帆乘舟，窜入海岛。然吾恐子女玉帛，反为尔累，舟中自生敌国，徒为豪杰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尔宜慎思之"。书至，国珍大惧，集弟侄及诸将佐决去就。其郎中张本仁曰："江左之兵方围姑苏，姑苏勍敌也，国富兵强，高城深池，怀必死之志，胜负难必。彼安能轻越千里而取我？"刘庸曰："江左兵多步骑，步骑平地用也。施诸海滨，其如吾海舟何？"国珍弟侄多以为然，唯邱楠争曰："此二者皆非所以为公福也。惟智可以决事，惟信可以守国，惟直可以用兵。江左一下姑苏，出兵南向，乘胜而驱，责吾背叛之罪，辞直而师壮，吾谁与为援者？将一败涂地矣。莫若遣使奉书，明示不敢背德，庶几可以解纷息兵，而公得以常保富贵，福及子孙。不然，祸至无日矣！"国珍素戆暗，不能决，惟日夜运珍宝，集巨舰，为泛海计。(《太祖实录》)

九月甲戌，太祖命参政朱亮祖帅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讨方国珍。

上谓诸将曰："国珍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今出师讨之，势当必克，彼无长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杀一人。"(《太祖实录》)

丁酉，朱亮祖进攻台州，方国瑛出兵拒战，我师击败之。辛丑，克台州，国瑛奔黄岩。

国瑛闻王师至，即欲遁去，其都事马克让自庆元还，言国珍方治兵为城守计，劝国瑛勿去，始乘城拒守，士卒往往逃溃。我师攻之，急以巨舰载妻子夜出兴善门，守黄岩。亮祖入其城，徇下仙居诸县。十月，兵至黄岩州，国瑛烧廨宇民居，遁海上，守将哈儿鲁降。(《太祖实录》)

癸丑，太祖命御史大夫汤和为征南将军，佥大都督府事吴祯为副将军，帅常州、长兴、宜兴、江阴诸军讨方国珍于庆元。

国珍闻之益惧，遂乘大舶遁入海岛。和与祯引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坝通道，潜师出其不意，直抵车厩。(《方氏事迹》)

己巳，朱亮祖攻温州，方明善挈家遁去。

亮祖自黄岩进兵温州，击败国珍部将，于城南七里破其太平寨，遣指挥张俊、汤克明攻其西门，徐秀攻东门，柴虎将游兵应援。晡时，克其城，获其员外郎刘本，方明善先已挈妻子遁去，亮祖分兵徇瑞安，枢密同佥谢伯通以城降。(《太祖实录》)

亮祖阵于温州城南七里，明善将黄宗云、朱景达来降，亮祖纳之，授以元帅。时李文忠遣耿天璧将苏州兵抵温州太平岭下，方明善遣卫兵拒战，我师失

利，宗云等叛去。明日，天璧复引兵攻之，明善来御，奋击，大败之，遂北至生娄门外，连破其太平寨。亮祖分兵急攻，遂克其城，明善遁去。宗云等复诣章溢降，溢怒其反覆，戮之。

十一月癸酉，朱亮祖袭方明善败之。

亮祖率舟师袭败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遣百户李德招谕之。(《太祖实录》)

癸未，大明兵取庆元路。

汤和兵至绍兴，渡曹娥江，进次余杭，降其知州李枢、上虞县尹沈煜，遂进兵庆元，府判徐善等出降。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去，和率兵追之，国珍以众力战，我师击败之，擒其伪副枢方惟益、元帅戴廷芳等。国珍率余众入海，和还师庆元，徇下定海、慈溪等县。丁酉，和等兵至车厩，会降者言方氏已挈家入海，祯即引师追至盘屿，及之，国珍还师来拒，合战至夜三鼓，败之。国珍复挈妻子，弃其师而遁，尽获其战船锱重而还。遂下庆元，分兵戍之。乙未，和等进兵温州。

己丑，方国珍入海岛，太祖命中书平章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帅师自海道会和讨之。

时方国瑛遣经历郭春及其子文信诣朱亮祖纳款。壬辰，方国珍部将徐元帅、李佥院等率所部诣汤和降。国珍见诸将皆叛，不得已，亦遣郎中陈广、员外郎陈永奉书于和乞降，又遣其子明完、明则、从子明巩等纳其省院及诸司银印、铜印二十六并银一万两、钱二千缗于和。(《太祖实录》)

丙申送方国瑛及其侄明善之建康。

朱亮祖兵至黄岩南槛，方国瑛及其兄子明善来见，汤和送之建康。(《太祖实录》)

十二月，方国珍归于大明。

大将军平姑苏，缚士诚献京师。公以久疾不视事，又幕府宾客无所陈说，失朝贺礼，上怒，大军且压鄞。公忧惧不知所为，乃封府库，具民数，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谢曰："臣闻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无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载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绝于天地，敢一陈愚衷，惟陛下垂鉴。臣本庸才，处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黄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击雷掣之师，至于婺州，臣愚以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时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谓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泽者也。而陛下开诚布公，赐手书，归质子，俾守郡县，如钱镠故事。十年之间，与中吴角立，皆陛下之赐戢也。逮天兵下临吴会，臣尝上书，谓朝定杭、越，暮归田里。不意今年以来，老病交攻，顿成昏昧，而弟兄子侄，志意不齐，致烦陛下兴问罪之师，方怀忧惧，未能自明，而大军已至台、温，令臣计无所出。虽遣使再三，而承诏之师势不容己。是以封府库，开城郭，以俟王师之至。然犹未免为浮海之计者，昔有孝子于其亲也，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事适与相类。虽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绝于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缚待罪阙庭，复恐陛下万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后世议者，不谓臣得罪之深，将谓陛下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谨昧死奉表以闻，俯伏俟命。"上览表，趣公入觐。公至京师，上且喜且让曰："若来何晚耶！"公即叩首谢罪。(《神道碑》)

上始怒国珍反覆，览表怜之，乃赐书曰："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太祖实录》)

辛亥，方国珍率其弟国珉见汤和于军门，和乃送国珍等赴京师。

凡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军一万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粮一十五万一千九百石。(《太祖实录》)

国珍实欲泛海，以风不顺，不得已，归命。(《月山丛谈》)

戊午，徙方国珍所署伪官左右丞、元帅刘庸等居于濠州。

洪武二年己酉十月，以方国珍为广西行省左丞，李思齐为江西行省左丞，俱不之官，食禄于京师。

洪武三年庚戌十二月，命方国珍子孙世袭指挥佥事。

洪武七年甲寅三月壬辰，广西行省中书左丞方国珍卒。

太祖命汤和攻庆元，国珍惧，十年不改正朔，下海避之。继又请降，惟侄方明善拒敌，后亦降。太祖以国珍既降，不念旧恶，授广西行省参政，起造千步廊一百间报功。其次子亚关献三郡海船水手数万。及建言沿海筑城立卫所防倭，太祖从之。(《国初事迹》)

谷真朝毕，宣升奉天殿，赐以龙衣冠带，命于大臣班坐而宴。(俞本《纪事录》)

上以公诚悫，遇之特厚，每赐宴飨，皆与功臣列坐。未几，有广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请。一日侍上燕，坐不能兴，舆至第，则成末疾矣。上数遣中使赐问，官其子礼广洋卫指挥佥事，完虎贲卫千户所镇抚，令得亲见之。已而疾革，上遣中使问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无尺寸之功，而子孙椎鲁，绝不知人间事。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则臣感恩九泉，为犬马报陛下矣。"言毕而逝。上亲御翰墨为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亲王亦如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亦皆奉上旨临祭，成礼而去。先是，公病时，尝属诸子曰："我即死，无归葬海滨。皇上遇我过厚，可求京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后人习于礼义"。及是，卜城东二十里玉山之原，礼部为奏请，上欣然可之。(《神道碑》)

国珍与兄弟俱不知书，时佐其谋议者，同邑刘仁本、张本仁、郑永思、永嘉丘楠辈，惟丘楠颇廉慎，余皆由州县胥吏进用，贪贿营私，无深虑远略。其兄弟子侄分治二郡，政刑租赋，率任意为轻重。侄明善居温，颇循法度。而兄国璋、弟国瑛居台，惟以买

田、造舟、殖货，为富家计。及国珍降，其参佐皆被杖死，惟赦楠，仕为韶州知府。（《太祖实录·方国珍本传》）

# 卷　十

## 汝宁李思齐

思齐，姓李氏，字世贤，汝宁罗山县人。累官银青光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封许国公。洪武二年来降，授资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除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七年九月四日卒，年五十二。

至正十二年壬辰，察罕帖木儿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同起义兵，袭破罗山，授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为汝宁府知府。

当元之季，汝、颍兵起，公招集义旅，数平郡县，官中顺大夫、汝宁府知府。（宋濂撰《平章李公权厝志》）

罗山县典史李思齐与察罕克复罗山县。（《庚申外史》）

至正十七年丁酉二月，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以兵自虢援陕西，以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左丞，思齐为四川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戊戌正月，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合兵于凤翔，诏察罕帖木儿屯陕西，思齐屯凤翔。

四月，察罕帖木儿、李思齐会宣慰张良弼等讨李喜喜于巩昌，喜喜败入蜀。察罕帖木儿驻清湫，李思齐驻斜坡，张良弼驻秦州，郭择善驻崇信，拜帖木儿等驻通渭，定住驻临洮，各自除路、府、州、县官，征纳军需。李思齐、张良弼同谋袭拜帖木儿杀之，分总其兵。

五月，思齐杀同佥枢密院事郭择善。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正月，李思齐进兵平伏羌县等处。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击败之。

按：《实录》明玉珍陷嘉定在十八年，而《元史》书于二十一年五月，未详孰是。

李思齐受李武、崔德降。

九月，四川贼兵陷东川郡县，李思齐调兵击之。

十一月，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遣兵围鹿台，攻张良弼，诏和解之，俾各还信地，兵乃解。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正月，诏李思齐讨四川，张良弼平襄汉。

时两军不和，故有是命。（《元史·顺帝纪》）

二月，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奉诏谕李思齐讨四川。

时思齐退保凤翔，使至，进兵益门镇；使还，复归凤翔。（《元史·顺帝纪》）

三月，李思齐遣兵攻张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六月戊子，田丰、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儿。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四月，孛罗帖木儿、李思齐互相交兵。

六月，孛罗帖木儿方奉诏讨襄汉，扩廓帖木儿部将歹驴等驻兵蓝田、七盘，思齐攻围兴平，遂据盩厔，踵袭其后，孛罗帖木儿遣竹贞等入陕西，据其省治。扩廓帖木儿遣部将貊高与思齐合兵攻之，竹贞出降。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正月癸亥，诏封李思齐为许国公。

三月，皇太子下令于扩廓帖木儿军中，以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命扩廓帖木儿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各统军马，奋义恢复。

六月，皇太子加李思齐银青荣禄大夫、邠国公、中书平章政事、皇太子詹事，兼四川行枢密院事。

进保关陕，历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全境安民，卫元社稷，其功为多。（《权厝志》）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二月，扩廓帖木儿还河南，调度各处军马，陕西张良弼拒命，李思齐、脱烈伯、孔兴等兵皆与良弼合。

初，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师，齿位相等。及是，扩廓帖木儿总其兵，思齐心不能平，而张良弼首拒命，孔兴、脱烈伯等亦皆以功自持，请别为一军，莫肯统属。扩廓帖木儿乃遣关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台，而思齐亦与良弼合，兵连不能罢。（《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七月甲申，以李思齐为太尉。

扩廓帖木儿遣关保、虎林赤合兵渡河，会竹贞、商皓，且约李思齐以攻张良弼。良弼遣子弟质于思齐以求援，良弼拒守，关保等不利，思齐请诏和解之。

九月，李思齐兵下盐井，获川贼余继隆，诛之。

礼部侍郎满尚宾、吏部侍郎掩笃刺哈自凤翔还京师。

先是，尚宾等持诏谕思齐开通川蜀道路，思齐方兵争，不奉诏，留凤翔一年，至是始还。（《元史·顺帝纪》）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正月，李思齐、张良弼、脱烈伯自会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齐为盟主，同拒扩廓帖木儿。

五月，李思齐遣张良弼部将郭谦等守黄连寨，关保、虎林赤等引兵拔其寨，郭谦走；会貊高等为变，关保、虎林赤夜遁，李思齐速解而西。

六月，李思齐据长安，与商皓拒战，侯伯颜达世进兵攻思齐，秦州守将萧公达降思齐。思齐知关保等兵退，遣蔡琳等破其营，侯伯颜达世奔溃。

七月，李思齐遣许国佐、薛穆飞会张良弼、脱烈伯兵屯于华阴。

时朝命秃鲁为陕西行省左丞相，思齐不悦，遣其部将郑应祥等守陕西，而自还凤翔。（《元史·顺帝纪》）

八月，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军马，而分命扩廓帖木儿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秃鲁与张良弼、孔兴、脱烈伯等取襄樊。

十月丙辰，大明太祖高皇帝遣使以书谕元将李思齐、张思道。

书曰："曩者元君失驭，天下土崩，群雄欲成霸功者甚众。然处非其地，徒扰扰以伤民，今十有七年矣，功业之建，概乎无闻。迩者，吾将军傅友德守徐州，师至中滦，获王保保部将，始知二公割据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其险。数年之间，民无一定之归，使人旁观似无智者。以吾料之，非智不足也，患在因循。假元君之旧号，决志不速，而使民横遭涂炭耳。区区虽昧于见闻，然尝与高明长者才能之士，论访海内形势，天运去留之几，颇知一二。况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据者在险。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据，不相上下，必欲相为犄角，分富贵于其中。恐可保其暂，未可保其终也。今吾不畏二公之怒，直辞相告，二公当揣其福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人为尊，抚定关中，以一民心，拥精兵，守要害，虎视太行之东、大河南、北。使君尊于上，公卿将相各安于下，家乐其业，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各据一隅，以杀戮相尚，虽快志一时，必有不测之祸。脱有不虞，身名俱灭，比之屈节揣分，尊朋友有德者为君，己为公卿将相，永保功名富贵者，其贤不肖，岂不大相远哉！若我以用兵争强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决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终非贤人君子知天运者之所为。今以相尊、相让之事告二公者，盖欲休兵息民，为二公之福不浅也。二公当度之揣之，其势其德可尊者谁？苟为不然，鹬蚌相持，渔者获利，悔将无及。"（《太祖实录》）

十二月，诏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总统张良弼、脱烈伯、孔兴各枝军马，以李思齐为副总统，统御关中，抚安军民；脱烈伯、孔兴等出潼关，及取顺便山路，渡黄河，合势东行，共勤王事。思齐等皆不奉命。

诏分潼关以西属李思齐，以东属扩廓帖木儿，各罢兵还镇。于是关保退屯潞州，商皓留屯潼关。

洪武元年戊申二月，元诏削扩廓帖木儿爵邑，命秃鲁、李思齐等讨之。

大明兵至河南，李思齐、张良弼等解兵西还，思齐次渭南，良弼次栎阳。

时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烈伯与扩廓相持日久，大明兵已至河南，思齐、良弼皆遣使诣扩廓告以出师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归。（《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三月，大明兵取河南。李思齐、张良弼会兵驻潼关，火焚良弼营，思齐移军葫芦滩，调所部张德钦、穆薛飞守潼关。

大明兵入潼关，攻李思齐营，思齐弃辎重奔于凤翔。

四月甲子，大明将军冯宗异进攻潼关，李思齐、张思道弃关宵遁。

初，思齐与思道闻王师取河南，即驻兵潼关以拒。既而，火焚思道营，思齐乃移军退守葫芦滩，遣部将张德钦、穆薛飞守关。及王师至，思齐弃辎重走凤翔，思道奔鄜城。丙寅，宗异遂入潼关，引兵西取华州。（《太祖实录》）

大军攻潼关，张、李、脱、孔四军皆溃而西。（《庚申外史》）

思齐、思道各拥大众夹武功、东川而军，思齐在东，思道在西，以御我军。（《鸿猷录》）

五月，李克彝弃河南城，奔陕西，推李思齐为总兵，驻兵岐山。

是月，李思齐部将忽林赤、脱脱、张意据盩厔，商皓据武功，李克彝据岐山，任从政据陇州。（《元史·顺帝纪》）

七月，李思齐会李克彝、商皓、张意、脱烈伯于凤翔。

元太尉李思齐守凤翔，总辖山外二十四州之地。上察参政孙希孟、都府经历王均美等与侍卫指挥毛骧、张焕盟为昆季，饮生鸡血酒为誓。上疑之，鞭希孟、均美，遣赍敕往谕思齐，思齐不听，缚于陕西菜市，剐之。（俞本《纪事录》）

闰七月丁巳，元诏李思齐南出七盘、金、商，图复汴、洛，与扩廓帖木儿等四道进兵。思齐兵未出，扩廓帖木儿退守太原。

丙寅元帝北奔。

八月庚午，大明兵入元都。

洪武二年己酉三月庚子，大将军徐达师出鹿台，遂入奉元路。

癸卯副将军常遇春、冯宗异发陕西进取凤翔。丙午李思齐奔临洮。

元太尉李思齐总关陕、秦陇之兵，西至吐蕃，南至矶头关，东至商雒，北至环庆，皆思齐主之，精兵不下十余万。闻大军至，弃陕西之凤翔，陕西父老迎达降。（俞本《纪事录》）

初李思齐据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飞等守关中，张思道、孔兴、脱烈伯、金牌张、龙济民、李景春等驻鹿台，以卫奉元。及大兵入关，思道等先三日由野鱼口遁去。师至凤翔，李思齐惧，率所部十余万西奔临洮。遇春入凤翔，获其部将薛平章等。（《太祖实录》）

四月丁丑，右副将军冯宗异师至临洮，李思齐降。

时大军追李思齐至凤翔，遇春军至，思齐已遁至固关，见万木夹道，遣人砍木截路，以阻袭军。遇春令军士步者攀崖逾岭，骑士断木焚之。四月，至巩

昌，土官汪灵真保降。十二月，达遣冯胜追思齐至临洮，土官平章赵脱儿挟思齐出降，达以金吾卫指挥潘寻守之，令骑士送思齐、灵真保、脱儿三人赴京。（俞本《纪事录》）

大将军在凤翔议师所向，诸将咸以张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齐，庆阳易于临洮，欲先由幽州取庆阳，然后从陇西攻临洮。达曰："不然。思道城险而兵悍，未易猝拔；临洮之地，西通蕃夷，北界河汉，我师取之，其人足以备战斗，其产足以供军储。今以大军蹙之，思齐不西走胡，则束手就降矣。临洮既克，则旁郡自下。"遂移师趋陇西，下巩昌，遣右副将军宗异将天策、羽林、骁骑、雄武、金吾、豹韬等卫将士征临洮，李思齐降。初，思齐之在凤翔也，上以书谕之，曰："前日遣使通问，至今未还。岂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欤？抑元使适至，足下不能隐而杀之欤？若然，亦时势之常，大丈夫磊磊落落，岂以小嫌介意哉！夫坚甲利兵，深沟高垒，必欲极力抗我军，不知竟欲何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众地险而从之，虽有张思道专尚诈力，孔兴等自为保守，扩廓帖木儿以兵出没其间，然皆非勍敌。足下当时不能图秦自王，已失此机。今中原全为我有，向与足下相为犄角者，皆披靡窜伏，足下以孤军相持，徒伤物命，终无所益，厚德者岂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凤翔，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从。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据其地不足以为资，失其地适足以自殒。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从之众，以胡地荒凉，或不乐居，其心叵测，一旦变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去夷就华，当以汉待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思齐见书，有降意。其养子赵琦与其麾下绐之，与西入吐蕃，思齐信之，遂俱奔临洮。琦等思窃宝货妇女避匿山谷间，思齐遂穷蹙。至是，举临洮降，琦等亦相继来归。琦，狄道人，一名脱脱帖木儿，时呼为赵脱儿，世为元土官云。（《太祖实录》）

魏国公统兵定中原，公驻军临洮，遂率士马数万来归。（《权厝志》）

五月乙卯，大将军达遣指挥曹崇送李思齐赴京。

达至临洮，以所获临洮银印一，白金五千两，黄金百两送陕西行省。（《太祖实录》）

十月，以方国珍为广西行省左丞，李思齐为江西行省左丞，俱不之官，食禄于京师。

洪武三年庚戌，李思齐从大将军达破定西王保保，还取兴元，升中书平章政事。

从大将军征定西，复汉中。（《权厝志》）

是年冬，论功，赏文绮及帛各二十四匹。十二月辛巳，升中书平章，子孙世袭指挥佥事。思齐等皆起兵归附之臣，上欲优之，命食禄而不视事。（《太祖实录》）

洪武七年甲寅八月，以李思齐子李世昌为金吾卫指挥同知。

诰曰："昔君天下者，赏有功而官有德。圣人之心，明如日月，历代相承，永为模范。尔李世昌年虽未冠，而授兵卫之职者何？盖为尔父遭时大乱，能率众以保关内，是以民安而地辟。及至胡人退遁，诸雄有无知者，以汉人弃父母之邦，遗邱陇，从胡人复仇，我中国迄无所成。惟尔父效窦融之事，帅二万骑及步兵之众，助朕成功，至今关内之民时思之。尔当习将之谋略，以待成人而备侮。特授尔某官，永为世袭，尔懋哉！"（高皇帝《御制文集》）

九月戊辰，中书平章政事李思齐卒。

前六年，公复从大将军征大同，至代县得疾而还。宠劳备至，遣医官络绎治疗。且幸其第视之，寻赐新第一区，官其子世昌怀远将军，同知金吾右卫指挥使司事，甥郑玉武略将军、羽林卫镇抚，以慰其心。岂期公荏苒沉疴，竟弗能瘳。卒之日，侧室临汝陈氏年三十三，亦自经而死。事闻，上皆亲制文，遣使者祭之，且赠陈氏淑人，谥以贞烈，是月二十日，与公合殡京城上元县之向村，以俟他日归葬礼也。（《权厝志》）

甲寅岁，上遣思齐往谕沙漠河南王王保保。至则待之以礼，留数日，遣归，令骑士送至界上，骑士辞思齐曰："总兵有旨，请留物以作遗念。"思齐曰："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曰："请留一臂。"思齐知不可免，断一臂与之，还京而死。上以其幼子为指挥使，厚恤其家。（俞本《纪事录》）

按：思齐之死，俞本所记为确。《权厝志》云："从征大同得疾而还。"又云："荏苒沉疴，竟弗能瘳。"虽讳言其实，而其微词亦可思矣。

洪武八年乙卯正月辛未，遣官祭功臣于鸡笼山庙，增祀故淮安侯华云龙、平章李思齐等百八人。

上御制《祭李思齐文》，曰："卿昔为民中原，时逢世乱，独能仗义施仁，挺身奋臂，率义旅以保关中，臣元有年矣。何元纲不振，社稷陵替，卿尚能固守臣节，斩我行人，忠臣之义，可谓尽矣。然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未几，胡君遁去，中原之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民主。当是时，汉人弃邱垅从胡，为我中国仇雠。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惟卿退守临洮，心思父母之邦，义忠族类，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矣。夫何久疾不痊，以致长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终，亦人之所难。卿能如是，岂不美哉！朕闻卿殒，不胜痛悼，今遣某官用牲醴致祭，卿其享之。"（高皇帝《御制文集》）

# 卷十一

## 河南扩廓帖木儿

扩廓帖木儿，本姓王氏，名保保，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之甥，自幼察罕养以为子，更名扩廓。至

正二十二年，察罕为田丰、王士诚所刺，元命袭职总兵，后拜太尉、中书右丞相，封河南王。洪武八年八月，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察罕帖木儿遣子扩廓帖木儿入贡。

扩廓帖木儿者，察罕甥王保保也。察罕无子，养为己子。至正辛丑夏四月，察罕遣其子副詹事扩廓帖木儿贡粮至京师，皇太子亲与定约，遂不复疑。（《元史·顺帝本纪》）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六月戊子，田丰及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儿，众乃推察罕帖木儿之子扩廓帖木儿为总兵官，复围益都。

察罕入城之夕，诸将得遇害凶问，皆惶惑不知所从，军中颇有异论。同佥白锁住乃察罕旧人，有机识，遽倡言曰："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死犹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庚申外史》）

七月，诏授扩廓帖木儿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等处行枢密院事、同知詹事院事，一应军马，并听节制。

十一月乙巳，扩廓帖木儿复益都，田丰等伏诛。

扩廓帖木儿既袭父职，身率将士，誓必复仇，人心亦思自奋，围城益急，遂克之。尽诛其党，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察罕帖木儿。（《元史》）

庚申，诏授扩廓帖木儿太尉、银青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太子詹事，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

十二月，元将扩廓帖木儿遣尹焕章以书来献马于大明。

先是，察罕帖木儿驻兵汴梁，太祖尝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书来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察罕死，扩廓帖木儿代领其众，乃遣焕章送我使者，自海道来还，因以马来献。（《太祖实录》）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正月丙寅，大明太祖高皇帝遣中书省都事汪河送尹焕章归汴，以书报扩廓帖木儿。

书略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庙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丧师者无刑，得志者方命。悠悠岁月，卒致土崩。阁下先王奋起中原，英雄智谋过于群雄，闻而未识。是以前岁遣人，直抵大梁，实欲纵观，未敢纳交也。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之厚贶，何慰如之。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太祖实录》）

二月，扩廓帖木儿自益都领兵还河南。

三月，诏遣中书平章政事爱不花分省冀宁，扩廓帖木儿遣兵据之。

六月戊申，孛罗帖木儿遣竹贞等入陕西，据其省治。扩廓帖木儿遣部将貊高与李思齐合兵攻之，竹贞出降。

八月戊午，孛罗帖木儿上言："扩廓帖木儿踵习父恶，有不臣之罪，乞赐处置。"

孛罗帖木儿自察罕帖木儿既殁，复数以兵争晋、冀，虽屡谕解之，而仇隙日深。二十三年，扩廓帖木儿驻太原，与孛罗帖木儿构兵，御史大夫老的沙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得罪于皇太子，皆奔大同，孛罗帖木儿匿之营中。（《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三月，诏数孛罗帖木儿罪，解其兵权，削其官爵。孛罗帖木儿不奉诏。

八月，孛罗帖木儿大举犯阙，扩廓帖木儿部将白锁住奉皇太子奔于太原。

十二月乙巳，太祖遣使以书与扩廓帖木儿。

书曰："尝观英雄之得志于天下也，何其难哉！立于始或沮于终，成于前或坠于后，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纲，中原大乱，其命将出师，罔有攸济者。阁下之先人颍川王，以一军之卒，用于众败之余，仅得加兵于齐鲁，功未及成，而祸婴不测，使一时豪杰莫不悼惜。阁下孝切于衷，勇发于义，鼓率愤旅，竟雪仇耻，以成父志。方其临难不挠，意气慷慨，激厉三军，虽李存勖之规略莫是过，颍川为不死矣。迩闻北庭多事，变生肘腋，控制河朔，挟令夷夏，孛罗犯阙，古今大恶，此政阁下正义明道，不计功利之时也。夫以阁下雄才，取之有余，然常胜之家，意多轻敌，应变之术，不可不审。今阁下居河南四战之地，承颍川新造之业，边庭未固，近郊多垒，其所以军民相附，邻与不窥者，诚颍川存日，能尽抚养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绝也。或孛罗侵寇不已，阁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约。予地虽不广，兵虽不强，然春秋恤交之意，常窃慕焉。且乱臣贼子，人得而讨之，又何彼此之分哉！况予近平伪汉，四境已安，正息兵养锐之时，岂不能往助阁下乎。且英雄豪杰相与之际，正宜开心见诚，共济时艰，毋自猜阻，失此旧好。兹专人备道斯忱，惟阁下图之。"（《太祖实录》）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三月，元太子下令扩廓帖木儿军中，讨孛罗帖木儿。

七月甲子，太祖遣使以书与扩廓帖木儿。

书曰："曩者，初无兵端，尹焕章来，得书惠骑，即遣汪河同往，为生者贺，没者吊。使者去而不回，复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阁下昔与孛罗构兵，雌雄未决，尚以知院郭云、同佥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阳。予思此城虽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手，予从他人得之，非取于元也。阁下外假元名，内怀自造，一旦轻我，遂留前使。予虽不较，但以阁下内难未除，犹出兵以欺我，使其势专力全，又当何如？阁下果若挟天子令诸侯，创业于中原，则当开诚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杀掠人民，殆非所宜。况有自中原来者备言张思道、李思齐等连和合纵，专并阁下，此正可虑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数

雄结连关内，反舍近图，欲趋远利，独力支吾，非善计也。予尝博询广采，闻中军将欲为变，恐不利于阁下。故再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闻，阁下其图之。节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旧好，惟亮察焉。”（《太祖实录》）

戊寅，孛罗帖木儿伏诛，扩廓帖木儿扈从皇太子入朝。

九月，诏拜扩廓帖木儿为太尉、中书左丞相、录军国重事、同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兼太子詹事。

伯撒里累朝旧臣，而扩廓帖木儿以后生晚出，乃与并相。居两月，即遣南还视师。（《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闰十月辛未，诏封扩廓帖木儿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

扩廓居军中久，乐纵恣，无检束，居京师两月，怏怏不乐。朝士往往轻之，谓其非根脚官人。左右劝扩廓，请出治兵江淮，诏从之。（《庚申外史》）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二月，扩廓帖木儿还河南，调度各处军马，陕西张良弼拒命。三月，扩廓帖木儿遣兵西攻张良弼于鹿台，李思齐、脱烈伯、孔兴等兵皆与良弼合。

扩廓既出，无意治兵，欲庐父墓侧。或曰：“总兵既受朝命，不可中止。”扩廓左右有孙翥、赵恒者，俭人也，畏江南强盛，欲故缓其计，以容其奸，谓扩廓曰：“丞相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烈伯、孔兴、张思道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合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河，彼若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扩廓欣然从之。于是，分拨关、虎等统兵从大兴关渡河以俟，先札付调关中四军。张思道、脱烈伯、孔兴俱不受调。李思齐得调兵札，大怒，骂曰：“乳臭小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汝父同乡里，汝父进酒犹三拜而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公然称总兵调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扩廓自是进兵关中，两家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而国家大事去矣。（《庚申外史》）

二月，上闻王保保欲南攻两淮，遣使谕徐达于高邮。已而，王保保闻有备，竟不至。（《太祖实录》）

徐达出兵淮东，上遣使谕之曰：“迩闻王保保兵入关中，为李思齐、张思道逐出潼关，还至汴梁。复东取乐安，又为俞宝所败，追过清河，溺死者甚众。今保保驱其人民已北遁矣。孔兴、脱烈伯、天保奴兵走三晋、汴梁、唐、邓之间，余兵据守。此迤北消息，汝宜知之。”五月，徐达克安丰，闻王保保欲侵徐州，即分兵趋徐。既而，王保保兵至，大败而去。（《太祖实录》）

七月辛巳，太祖遣使以书与扩廓帖木儿。

书曰：“曩者尹焕章来，随遣汪河报礼，至今不还。予思阁下之意，当此之时，孛罗提精兵往云中，与京师密迩，其势必先挟天子，阁下恐在其号令中，故力与之竞。若归使者，必泄其谋，故留而不遣。独不念春秋、战国豪杰之士，平居则讲信修睦，朝聘以时。如季札至鲁，请观周乐，韩起来聘，因知周礼，未闻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则远交近攻，合从连衡，以恤邻国，以保宗社。至于观兵约战，使命往来，犹惧后期相误，亦未闻有拘留者。古人诚信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郑告绝于楚，楚人执良霄；汉累伐匈奴，匈奴拘苏武。此夷狄报怨之浅见，岂意阁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尝言，齐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汉据之以一统天下。三晋表里山河，晋文以之世主霸业。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关，天下都会，此四要之地，阁下兼得而跨有之，当留意于此。乃阁下自以智高势大，傲然不答，亦不复留心于此。方且千里裹粮，远争江淮之利，是阁下弃我旧好，而生新衅也。兵势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孛罗虽死，余孽跳梁于西北，凤翔、鹿台之兵，合党而东出，俞宝拒战于乐安，王仁逃归于东齐，幽燕无腹心之托，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并起，当如之何？此皆中原将士来归者所说，岂不详于使臣复命之辞。阁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阁下不过欲挟天子令诸侯，以效魏武，终移汉祚。然魏武能使公孙康擒袁尚以复辽东，使马超疑韩遂以定关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伪定中原。阁下自度能垂绅搢笏，决此数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为国者，不独君能断于上，臣亦善谋于下。汉王在成皋，待楚使以草具，待亚父使以太牢，从陈平之计也。礼虽有厚薄，未尝敢拘留也。拘留之意，虽出阁下所主，亦可见谋臣又出陈平之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业岂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辙，续我旧好，还我使臣，救灾恤患，各保疆宇，则地利犹可守，后患犹可缓，为阁下利岂浅浅哉？如或不然，我则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阳之师，经唐、邓之交，北趋嵩、汝，以安陆、沔阳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丰、濠、泗之将自陈、汝，捣汴梁，徐、邳之军取济宁，淮安之军约王信海道舟师，会俞宝同入山东，加以张、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时阁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计，不足为利，而反足以为害矣。惟阁下与众君子同谋之，毋徒独断，以遗后悔。”（《太祖实录》）

十月，扩廓帖木儿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哲等驻兵济南，以控制山东。

扩廓由怀庆屯彰德。彰德蓄积粮草十万，坐食之。帝始疑扩廓有异志，曰：“扩廓之出，为清肃江淮也。不清肃江淮，而结怨关中。关中之战，雌雄未决，而复移兵彰德，岂欲窥我京师耶？”又怒其后及太子曰：“汝母子误我天下！”太子致被捶击，走而免。朝廷屡促扩廓南征，不得已，命母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仲宜驻兵济宁邹县等县。名为保障山东，且以塞南军入北之路。（《庚申外史》）

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因而自立。扩廓帖木儿与李兰奚等不从。及还京师，皇后奇氏传旨，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城，欲胁帝禅之位。扩廓帖木儿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军。由是皇太子心衔之。及是，屡趣其出师江淮，扩廓帖木儿第遣其弟及部将以兵往山东，而西兵终不解。帝又下诏和解之，顾乃戕杀诏使天保奴等，而跋扈之迹成矣。(《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正月，李思齐、张良弼、脱烈伯自会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齐为盟主，同拒扩廓帖木儿。

甲辰，太祖遣使与扩廓帖木儿书。

书曰："盖闻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后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规模狭隘，执见不广，其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义以来，拓地江左，阁下之先王以兴复为名，提兵河北，相去辽远，各天一涯。继闻令先王去世，阁下克成其功，一旦以尹焕章赍书致礼，跋涉而来，使予踊跃兴起，乃知阁下能行令先王未行之事，岂不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礼同往，为死者吊，生者庆，初非无故也。及汪河去而不还，予初不能无疑。然久而自释者，政以此时孛罗跋扈，倒持国柄，元之兴替，在其掌握。故阁下以静御动，一则恐起天下豪杰之心，二则恐出孛罗自为之后。汪河之留，似有说矣。兹历岁久，终不见还，乃知阁下执见不广，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终耶？予请复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为重，生灵为念者，故朝聘以时，会盟以道。且如鲁襄公即位之始，卫使子叔，晋使知武子来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卫，穆叔如晋，此交好之间，未尝执其使者。齐桓公伐楚，楚使行人来聘，师乃次于陉，此交兵之际，亦未尝执其使者。古人岂不思一介之使，不过将诚导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阁下控守之地，东连齐、岱，西距秦、陇，北接幽、蓟，南抵长河，地非不远，兵非不多。所虑者张思道操刃于潼关，李思齐抗衡于秦陇，俞宝之兵蓄变于肘腋，王信之众生衅于近郊。恐阁下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之不闻，坐使诸雄连结，祸机一发，首尾莫救，此深为阁下惜也。所以数四遣人，喋喋奉书渎听者，是予欲尽一得之愚于阁下，阁下何为自矜，拘使不答？间者祸起山东，兵连秦塞，幽、并溷挠，鼎沸不宁。此皆予前日屡告之言，为阁下今日明验，阁下何不取鉴焉？抑又闻古之立事业者，必取士之多闻博学以广其才，深谋远虑以益其智。今阁下用兵中原，殆及十载，幕下岂无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卫、晋之使于鲁也为何如？鲁之复命于卫、晋也为何如？设曰各尽其礼，则当磊磊落落，竭忠言于阁下，执此为法，即遣能使，刻日将命以汪河、钱祯等还，岂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如其不然，是又开我南方之兵端，为彼后门之战患，祸网日婴，恶贯日积，强敌日增，仇雠不解。阁下虽深谋如莽、操，诡计如懿、温，英雄满前，何以取胜！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逊；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况其为臣者乎！阁下其深思之。"(《太祖实录》)

二月，扩廓帖木儿遣左丞李二来侵徐州，大明指挥傅友德击败之，生擒李二。

徐达围苏州，太祖命指挥傅友德特领马军三百，与徐州陆参政出哨济宁，以警中原。(《国初事迹》)

四月，上语侍臣曰："静观元臣，依违者十八九，假恢复为名，惟扩廓帖木儿耳。又为诸将所沮，势不能展，久不进兵，必生疑间。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师老众溃，将不过一匹夫耳。而彼尚拘我信使，挠我边境，岂识时务者哉！"(《太祖实录》)

是月，遣使遗河南扩廓帖木儿、陈州谭右丞、貊高、脱因帖木儿等纱罗、葛布有差。(《太祖实录》)

八月丙午，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扩廓帖木儿领本部军马，肃清江淮，李思齐等分兵进取，共济时艰。扩廓帖木儿不肯受分兵之命，貊高、关保等皆叛，诏黜其兵权，就命貊高讨之。壬子，为皇太子立大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儿。

二十七年，扩廓增兵入关，日求决战，张、李军颇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焕、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罢兵。孙翥进密计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误听息兵之旨。且袁焕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贿其家，则袁必助我。"袁果私布意于扩廓曰："不除张、李，终为丞相后患。"于是攻张、李益急。七月，翥、恒复进计曰："关中四军，李思齐最强，思齐破，则三军自下矣。今关中兵将，彼此相持不决，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急抽貊高一军，疾趋河中，自河中渡河捣凤翔，覆思齐巢穴，则渭北之军一战可降，此唐庄宗破汴梁之策也。"扩廓即日从其计。貊高部将多孛罗之党，行至卫辉，夜聚谋曰："朝廷用我敌南军，今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船张知院、沙刘参政拔剑誓众曰："不必多言，五鼓罢，扶貊高作总兵。不从，则杀作血城以去。"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貊高即使首领官胡安之控告于朝廷，使谢雪儿北夺彰德，伪为使人以入，杀扩廓守将范国瑛，沙刘西夺怀庆，守将黄瑞觉之，闭城不得入。朝廷方议夺扩廓兵柄，见貊高奏至，大喜，升貊高知院，兼平章，总河北军。且诏扩廓率潼关以东兵下淮南，李思齐等四军出武关下襄汉，貊高率河北军与也速及脱因帖木儿、完者仲宜兵下淮东。然脱因帖木儿尽劫掠山东以西民畜，西聚卫辉。扩廓尽率河、雒民兵，北渡怀庆。貊高惧扩廓兄弟夹攻，亦尽劫掠卫辉民畜，北入彰德。朝廷无如之何。有帖临沙、伯元臣、李国凤者，进谋于太子，于是开大抚军院于京师。天下兵马，省、台、部、院，皆受节制。以貊高首倡大义，所部将士皆赐号"忠义功臣"。(《庚申外史》)

九月戊戌，太祖又以书遗扩廓帖木儿。

书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审阁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节思归，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发还。方今天下豪杰，如萌芽之发，尚未长成，阁下如存大义，宜整师旅，听命于朝，令四境贡赋入京，或时赴朝廷与君共议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为臣子，而朝廷之权专于军门，纵此心自以为忠，安能免于人议？若犹豫不决，恐变生部属，事有难言。阁下果忠于君，当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图，速宜坚兵以固境土。予近于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苏张氏，江南已定。东连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岭广。止有闽中一区，已遣偏师征讨，旦夕必下。即日诸军屯驻在内，居闲养锐。阁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时调发应援。薄有金织文绮四端，用见远意。"（《太祖实录》）

十月壬子，诏落扩廓帖木儿太傅、中书左丞相并诸兼职事，依前河南王，以汝州为食邑，与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为梁王食邑。凡所总诸军，命诸将分领之。扩廓帖木儿既受诏，即退军屯于泽州。

十一月，扩廓帖木儿自怀庆北据泽州。

十二月，大明大军至济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脱因帖木儿先驱人民引军遁去。

上谕山东所俘杨左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将，临大事、当大任者，身贵而愈谦，权盛而愈下，敌胜而愈戒，故能立功于当世，流芳于无穷。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使其能知礼义，欲为一代中兴名将，则必尽忠于元，凡阃外生杀之权专之可也。至于选法、钱粮，必归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战守御，必尽其心。若夫成败利钝，一听于天，以此存心，是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贤智，去其险邪，释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礼，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务，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尊元，实则跋扈。若一旦为敌国所败，天下后世将谓何如？是遗臭也，古之贤哲宁如是乎！"（《太祖实录》）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元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以兵为之守。扩廓帖木儿遣兵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

二月壬寅，诏削扩廓帖木儿爵邑，令诸军共讨之。丙辰，扩廓帖木儿自泽州退守平阳，关保据泽、潞二州，与貊高合。

朝廷诱扩廓将李景昌封为国公，景昌以汴梁归之。诱关保，亦封为许国公，保亦以晋、冀归之。扩廓退据平阳。（《庚申外史》）

大明兵至河南。

李思齐、张良弼皆遣使诣扩廓帖木儿，告以出师非本心，乃解兵西还。（《元史》）

三月己亥，大将军徐达兵至陈桥，左君弼、竹昌迎降，汴梁守将李克彝夜驱军民遁入河南。

李克彝，字景昌。（《太祖实录》）

四月戊申，大明兵至河南塔儿湾，詹同脱因帖木儿战败于雒水之北，收散卒，走陕州，李克彝走陕西。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以梁王金印出降，河南平。

阿鲁温者，察罕帖木儿父也。是月，冯宗异兵至陕州，脱因帖木儿遁去。进攻潼关，李思齐弃辎重走凤翔，张思道走鄜城。（《太祖实录》）

四月，大军平汴梁，河南诸州相次降附，扩廓退据太原。（《庚申外史》）

五月，元下诏剿除扩廓帖木儿，令关保与貊高合势攻其东，李思齐、张思道、脱烈伯、孔兴合军攻其西。

扩廓帖木儿遣使来军前修馈礼。

扩廓遣尚书蒋也先、参政温某，自太原以马三匹、白金二锭，诣大军，修馈礼。徐达受马返金，遣舍人王铭送也先赴京，仍遣温参政还报扩廓。（《太祖实录》）

庚寅，太祖车驾幸汴梁。

上幸汴，遣老保招谕王保保，保保鸩杀之。老保，姓李氏，一名保保，阳武县中智堡人。从察罕起义沈邱，复罗山县，除泽州路治中。后平方脱脱之乱，老保以功改除枢密院知院，守石州，复随察罕攻山东，察罕死，与其甥王保保攻拔益都，遂升平章政事、留守。丁未十一月，城破被执。（《太祖实录》）

六月庚子，大将军徐达自河南至行在。

上问取元都计，达曰："臣自平齐鲁，下河、雒，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然克之。"（《太祖实录》）

是月，上遣人祭故忠襄王李察罕曰："草之劲者非疾风不显，人之忠者非乱世难名。尔李将军，当中原扰攘，元政不纲，大臣窃命，守将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国势日危，人将以为元无人矣。何将军之忠义，倡农夫为三军，拔智勇以上闻，颁爵以官之，明其分数。义旗举而兵兴，齐鲁强兵仅能固守。尔能陈兵于野，请命于朝，进退有方，君命是听。当是时，忠心昭如五曜，号令严若冰霜，所以动天地而感鬼神，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既胜，志少盈，纳逋逃，释有罪，忠义渐亏，鬼神鉴见。俄而祸膺不测，殒于敌手。然忠未终而奸未显，寿不期年，果属何耶？莫不竭忠以身先而致是欤？抑人臣之有将而若此欤？噫！予数其事而酹之，犹生之对也。灵酣而往，予纪而归。诛心之言，尔其听乎！"（《御制文集·太祖实录》）

上幸河南，遣人具牲礼祀齐王李察罕墓。察罕元追封齐王，又以其甥王保保总山东、山西两省番、汉兵。上欲其来附，娶其妹为秦王妃，令民数户守墓。

（俞本《纪事录》）

七月，貊高、关保进攻平阳。

闰七月己亥，扩廓帖木儿擒貊高、关保。诏："关保、貊高，间谍构兵，依军法处治。"关保、貊高皆被杀。

貊高逼太原城为阵。貊高轻脱，从数骑巡阵。扩廓部将毛翼望见，易旗帜，驻兵于其西角。貊高误入其阵，擒之。关保营在貊高西，未及布阵。缚貊高示之，皆溃，关保亦被擒。两部将士皆降于扩廓。（《庚申外史》）

丁巳，元下诏罢大抚军院。复命扩廓帖木儿依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以兵从河北南讨。甲子，扩廓帖木儿自平阳退守太原。

朝廷闻关、貊军败，大惊，遽罢抚军院，归罪太子，杀伯元臣、李国凤，尽复扩廓官爵。闰七月，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出兵，援燕京。扩廓得诏，乃提军向云中，或曰："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邀截南军。若入云中至燕京，迂途千里，无乃不可乎。"扩廓曰："我潜师由紫荆关口入，出其不意，岂不可乎！"赵恒、曩元辉曰："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军云中，观其成败为计耳。"（《庚申外史》）

诏扩廓帖木儿兵从河北南讨，也速趋山东，秃鲁出潼关，李思齐出七盘、金、商，以图复汴、雒。未几，也速兵溃，秃鲁、思齐兵亦未尝出，扩廓帖木儿自晋宁退守冀宁，不敢复南向，事已不可为矣。（《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乙丑，大明兵至通州。

丙寅，元帝北奔。

后七月二十七日，徐达大军至通州。二十八日夜，帝即卷其子女玉帛出居庸关，遁入上都。（《庚申外史》）

八月庚午，大明兵入燕京，元亡。

是月壬申，大将军达遣故元尚书九住还太原告谕扩廓帖木儿。（《太祖实录》）

癸未，太祖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师取山西。未几，复命偏将军汤和、右副将军冯宗异率师从大将军取山西。

十月壬申，冯宗异、汤和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关。癸酉，取泽州。

元平章贺宗哲、张伯颜等遁去。扩廓帖木儿部将平章韩札儿、毛义以马步兵来攻，杨景、张斌等往援，大战于韩店，我师失利。是月，大都督府都事汪河自癸卯岁奉使扩廓帖木儿，被拘于陕西者六年，至是始还，以为吏部侍郎。（《太祖实录》）

十一月丁卯，大将军徐达克太原，扩廓帖木儿宵遁，降其众。

大明兵至太原，扩廓帖木儿即弃城遁，领其余众西奔于甘肃。（《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师次太原，扩廓帖木儿兵尚盛，中山王夜劫其营，扩廓中伤宵遁。（《天潢玉牒》）

十一月，扩廓兵数十万驻太原。十二月，大军自碗子城入，破扩廓于泽、潞。扩廓部将贺宗哲来援晋、冀，驻龙镇卫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军先锋常遇春夜斫扩廓营，侵及中军，扩廓匹马只靴夜遁。于是晋、冀之地皆平。（《庚申外史》）

元主北奔，命扩廓帖木儿复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门关，将由保安州经居庸关以攻北平。达闻之，谓诸将曰："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捣虚也。若彼还军救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诸将皆曰："善。"遂引兵径进。扩廓帖木儿至保安州闻之，果还军，其锋甚锐。副将军常遇春谋于达曰："我骑兵虽集，而步兵未至，未可与战。莫若遣精兵夜袭其营，其众可乱，主将可缚也。"达然之。兵至太原，两军对垒，列营二十余里，相持凡三日，达选善劫营军士夜劫之，河南王觉，单骑而遁。达令汪兴祖追袭，至大同，不获，克其城。会扩廓帖木儿部将豁鼻马潜遣人约降，且请为内应，达于是遣兵夜袭其军。扩廓帖木儿方然烛坐帐中，使两童子执书以侍。众觉乱扰，扩廓帖木儿仓猝不知所出，急纳靴，未及，竟跣一足，逾帐后出，乘骣马，从十八骑遁去。迨旦，豁鼻马遣其子来报，达等勒兵进营于太原城西，豁鼻马以其将士降，得兵四万人，马四万余匹。扩廓帖木儿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还。扩廓帖木儿遂走甘肃。（俞本《纪事录》）

洪武二年己酉四月，右副将军冯宗异兵至临洮，李思齐降。张良臣亦以庆阳降于我，已而复叛。

初张思道在庆阳，闻王师克临洮，惧而走宁夏，使其弟良臣与平章姚晖守庆阳。思道至宁夏，与金牌张俱为扩廓帖木儿所执。徐达既下平凉，即谋取庆阳。汤和遣部将谢三往招，良臣遂以城降。达遣薛显将兵赴庆阳，良臣出迎，蒲伏道左。逮暮，以兵劫营，我师溃散，显被伤走还。良臣骁勇善战，军中呼为"小平章"，以庆阳城高险可据以守，其兵又精悍，养子七人，皆善战。军中语曰："不怕金牌张，惟怕七条枪。"又倚其兄与王保保为声援，贺宗哲、韩札儿为羽翼，姚晖、葛八之徒为爪牙，故复据庆阳以叛，欲拒守以成大功。达恐其党与相掎为声援，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六月，达驻师东原，分遣诸将围其城。良臣遣竹苛往宁夏求救，被执于环州。又获王保保谍者四人。七月，王保保部将韩札儿攻破原州，又陷泾州，欲以援庆阳。冯宗异自驿马关引兵击之，札儿遁去。八月，张思道遣右丞王让等，以白氈衣与良臣为信，且言王保保已往永昌，俾以城降，为我军所获。良臣数出战不利，内外音问不通，粮饷乏绝，至煮人汁丸泥咽之。姚晖等以城降，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斩之。（《太祖实录》）

是月，李文忠擒脱列伯于大同，孔兴走绥德。先是，元主北走，屯盖里泊，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至是，元主无意南向矣。(《太祖实录》)

太祖遣使谕元将扩廓帖木儿。

谕曰："昔帝王之得天下，当大功垂成之际，尤必广示恩信，虽素相仇敌者，亦皆收而并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业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揽群雄，平定华夏，惟西北边备未撤，盖以汝守孤城，保其余众，远处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与湔涤，示兹至怀，必能知时达变，慨然来归。其部下将帅及各部流移军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从顺，文武智谋，当一一用之。有愿还乡者听，其贺宗哲、孙翥、赵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计。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朕言不再，其审图之。"(高皇帝《御制文集》)

十二月，元将王保保侵兰州。

保保知大军南还，以兵袭兰州，指挥张温拒守，保保进攻不利，乃引去。(《太祖实录》)

洪武三年庚戌正月，元兵犯兰州。

正月初三日夜半，有马衔山民王黑子叩临洮城门，报曰："元小总兵军马已围兰州，指挥俞光被擒，哨兵将至矣。"指挥韦正登城设备，达旦，哨果至，闻有备而回。元兵攻兰州，百计不能克，兵众食乏，互相杀食，主将不能禁。三月，大将军达、右副将军和、左副将军愈督兵四十万援之。

癸巳，太祖以王保保为西北边患，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往征沙漠。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为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诸将受命而行。时王保保驻兵安定县之西巉，入侵兰州，无所得而去，乃纵游兵，四出被其扰。(《太祖实录》)

三月戊午，大将军达师至定西。

王保保退屯车道岘。达进兵沈儿峪，遣左副将军邓愈直抵其垒，立栅以逼之。(《太祖实录》)

兵至定西乾沟，达谕将士曰："我在此安营，元兵必弃围赴战。及彼至，吾已息兵二日，与战必胜矣。"居二日，小总兵果留围城之兵，率部下赴敌。达令陕西运粮相继，元兵食愈乏。四月初五日，达令各卫士卒轮昼夜惊扰之，元兵饥甚而不得息。初七日夜，不令军士扰之，俟元兵睡熟，选将士造其中军劫之。元兵大溃，小总兵遁去，部下将帅悉擒至兴元斩之，士卒派录各卫，随征成都。(俞本《纪事录》)

四月，王保保走和林。

大将军驻沈儿峪口，与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保保发兵千余，由间道从东山下潜劫东南垒，东南一垒皆惊扰，达亲率兵击之，乃退。明日，力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一千八百六十五人。保保仅与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宁夏奔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太祖实录》)

丙戌，元帝殂于应昌。

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从十数骑遁。

洪武四年辛亥九月丙辰，册故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女弟为秦王樉妃。

时妃有外王父丧，上命廷臣议之。礼部尚书陶凯奏："大功以下，虽庶人亦可成婚，况王妃无服。"上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谕妃家，行纳征发册礼。册曰："朕君天下，封诸子为王，必选名家贤女为之妃。今朕第二子秦王樉年已长成，选尔王氏，昔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册，为王之妃。尔其谨遵妇道，以助我邦家。敬哉！"(《太祖实录》)

按：保保姓王氏，为李察罕之甥。今秦王妃曰"选尔王氏"，知为保保本生妹也。曰"有外王父丧"者，盖即察罕之父梁王阿鲁温也。

洪武五年壬子正月，太祖遣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率师征王保保。

上御武楼与诸将论边事，徐达曰："王保保出没边境，遁居和林，宜剿绝之，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掩其不备；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势。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太祖实录》)

二月，蓝玉兵至土剌河，与王保保遇，击败其众，保保遁去。

五月，徐达兵至岭北，与虏战，失利，敛兵守塞。

先是，洪武元年，刘基乞归将行，言于上曰："扩廓帖木儿虽可取，然未可轻，愿圣明留意。"其后定西失利，扩廓帖木儿竟北走沙漠。(《太祖实录·刘基本传》)

洪武三十年六月，敕谕晋王今上曰："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士卒，正欲养锐，以观时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太祖实录》)

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分三路出讨至漠北，大败，死者前后约四十余万人。(《草木子余录》)

按：《实录》云"伤生数万"，《草木子》则云"四十余万"。盖通前后征胡而言。

洪武六年癸丑六月，王保保遣兵寇雁门。

保保兵据南、北二山，守关指挥吴均拒却之。

(《太祖实录》)

十一月，大将军徐达击王保保兵于大同北。

是月，上遣使谕大将军达等曰："近闻王保保欲来求和，必非实意。其步将普贤奴、乃儿不花、魁的斤等各将人马，恐假此来扰我边，须多伏精兵，盛为之备。近术士张铁冠言子月有战，卿等未可即还。"时达等还自朔州，至代县，闻王保保兵至大同北，即率师往击之。至猫儿庄，遇大雪，退营雁塔堡，遣裨将掩捕怀柔胡骑，至三角村，擒武平章、康同佥，获马八千余匹而还。(《太祖实录》)

洪武七年甲寅九月，太祖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归。复遗其父爱猷识里达腊织金、文绮锦衣各一袭。

洪武八年乙卯八月，故元将王保保卒。

保保自定西之败走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后从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太祖实录》)

后二十一年四月，蓝玉兵至捕鱼儿海，詹事院同知脱因帖木儿将逃，失马，窜伏深草间，擒之。七月，与枢密院知院托台谋叛，托台发其事。命玉逮问，僇之于蓟州。脱因帖木儿者，王保保之弟也。以其同知詹事院，故又称为詹同云。(《太祖实录》)

元灭，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太祖尝获其家属，厚恩以招徕之，终不至。一日，大会诸将，问曰："我朝谁为好男子?"或对曰："常遇春。领兵不过十万，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谓好男子也。"其后，民间每相诮曰："常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姚福《清溪漫笔》)

野史断曰：平定江淮，大事也。庚申帝漫尔而付之扩廓，扩廓亦漫尔而受命，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扩廓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处则昧经邦之大计，出则昧兵家之神机。及大兵一动，君臣俱及其祸，岂不宜哉!(《庚申外史》)

高岱论曰：扩廓强捍善用兵，以逋逃垂尽之势，犹能转战千里，屡挫不衰。中山自入中原，未尝少衄，独陇右之克甚艰，至多斩杀其部曲。暨其运终祚讫，远遁沙漠，而不为亡国之俘。我太祖激厉诸将，尝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岂非深羡之耶。(《鸿猷录》)

# 卷十二

## 海西侯纳哈出

纳哈出，木华黎裔孙也。至正乙未，被我师所擒，纵之北还，官至署丞相，封开元王。洪武十九年五月归降，九月封海西侯，食禄二千石，赐铁券。二十一年七月辛丑，卒于武昌舟中。

至正十五年乙未，大明兵克太平，执其万户纳哈出。

十二月，大明太祖高皇帝释元万户纳哈出，遣之北归。

上初获纳哈出，以为元世臣子孙，待之甚厚。纳哈出居常郁郁不乐，上遣降将万户黄俦察其去就，俦见纳哈出言上所以待遇之意。纳哈出曰："荷主公不杀，诚难为报。然我北人，终不能忘本。"俦以告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谓徐达等曰："纳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归，今强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还。"达等以为虏心难测，若舍之去，恐贻后患，不如杀之。上曰："无故而杀之，非义。吾意已决，姑遣之。"因召纳哈出及降臣张御史谓之曰："为人臣者，各为其主，况汝有父母、妻子之思念，遣归，仍从汝主于北。"因资而遣之，纳哈出等辞谢而去。(《太祖实录》)

洪武二年己酉四月，太祖遣使以书与元主，又以书谕纳哈出。

上闻元将纳哈出拥兵据辽阳为边患，乃遣使以书与元主曰："朕闻自昔有国家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机，审人事成败之势，进可以有为，退可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强事举，华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时，中外犹安，兵甲非不众，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处置乖方，力莫能御，以致豪杰分争，生民涂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视，因人心之所向，遂仗义兴兵，群雄所据之地，悉为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逊于沙漠。朕师非不能尽力穷追，以君知时通变，于心有所不忍。近闻兵扰边陲，民罹锋镝，岂君之故将妄为生事耶?亦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犹为此举，则是不能识机度势，恐非君之福也。朕今为君熟计，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绝其祀，毋为轻动，自贻厥祸。"又以书谕纳哈出曰："将军昔自江左辞还，不通音问，十五年矣。近闻戍守辽阳，士马强盛，可谓有志之士，甚为之喜。兹因使通元君，道经营垒，望令人送达。所遣内臣，至将军营，即令其还。书不多及。"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太祖遣使复以书谕纳哈出。

书曰："曩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群雄角逐，涂炭生民。朕以一旅之众，徙淮渡江，姑孰之捷，尔实在焉。时朕未知天命所向，无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尝不悯其劳而惜其无成也。朕赖天地之灵，将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从。今天下已定，南极朱崖，北际燕云，一时豪杰，顺天爱民，悉来归我。独河东渠帅拥众北奔，比之关中诸人稍为崛强，然其顺天爱民，筹算之良，殆不若李思齐矣。大将军徐达，未至吐蕃，蜂屯蚁聚，复来攻城，战败俘擒之余，有若孤豚。故破竹之势，直指川蜀，云南、六诏使者相望，交趾、占城万里修贡，高丽称藩，航海来庭。于是卢龙戍卒，登、莱、浙东并海舟师，咸欲奋迅，一造辽沈。朕闻尔总其众，不忍重扰，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还，略不得其要领，岂以

辽海之远，我师不能至欤？抑人谋不决，故首鼠两端欤？不然，必以曩时来归，未尽宾主之欢，谓朕不能虚怀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功居诸将之右，朕独不能为辽东故人留意乎？兹遣人再往，从违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几，毋贻后悔。”（《太祖实录》）

洪武四年辛亥六月，太祖遣断事官黄俦赍书谕纳哈出。

书曰：“前者万户黄俦回，闻将军威镇辽左，英资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复，君子岂不察欤？昔在赵宋，君主天下，立纲陈纪，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权纲解纽，故元太祖兴于朔方，世祖入主中国，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强为也。元之疆宇非不广，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众，城郭非不坚。一旦红巾起于汝、颍，群盗遍满中原，其间盗名字者凡数人：小明王称帝于亳，徐真一称帝于蕲，陈友谅称帝于九江，张九四称王于姑苏，明升称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拥甲兵；有二十万者，有二十五万者，有十五万者，有十万者，相与割据中夏，逾二十年。朕本淮民，为群雄所逼，因集众御乱，遂渡江与将军会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礼遇，且知将军为名家，故纵北归，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来，朕见群雄无成，调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闽、越，东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为我俘虏。惟元昏君奔北自亡，华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贤人君子，宜必知之。近闻将军居金山，大张威令。吾兵亦守辽左，与将军旌旗相望。将军若能遣使通旧日之问，贡献良马，姑容就彼顺其水草，犹可自逞一方。不然，胡无百年之运，大厦既倾，非一木可支，衅之后先，惟将军自思之。”俦至金山，纳哈出拘不遣。（《太祖实录》）

是月，元平章洪保保、马彦翚谋杀指挥同知刘益，右丞张良佐等擒彦翚杀之，保保走纳哈出营。良佐以其事来闻，上书中书省曰：“本卫地方辽远，僻处海隅，肘腋之间，皆为敌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喇张屯驻沈阳古城，开元则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金山则有太尉纳哈出之众，互为声援。今洪保保逃往其营，必有构兵之衅。”（《太祖实录》）

七月，上以刘益之变而元臣纳哈出等未附，以马云、叶旺为定辽都卫都指挥使，总辖辽东诸卫军马。

洪武七年甲寅十一月，纳哈出复引兵寇辽阳，千户吴寿等击走之。

洪武八年乙卯，纳哈出寇辽东，都指挥使叶旺大败其兵。

乙卯十二月，纳哈出寇辽东。先是，上敕辽东都司曰：“今天寒冰结，虏必乘势入寇，宜坚壁清野以待之，慎勿与战，使其进无所得，退有后虑，伏军阻险，扼其归路，虏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挥使马云等探知纳哈出将至，命盖州卫指挥吴立、张良佐、房皓等严兵城守。虏至，坚壁勿与战，及纳哈出至，见城中备御严，不敢攻，乃越盖州城径趋金州。时金州城垣未完，军士寡少，指挥韦富、王胜等闻虏至，督励士卒，分守诸城门，选精锐登城以御之。纳哈出部将乃剌吾自恃其锐勇，率数百骑，竟至城下挑战，城上发弩射之，乃剌吾被伤闷绝，遂获之，虏势大沮。富等复纵兵出击，纳哈出不利，虑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盖州有备，不敢经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归。都指挥叶旺策其将退，先引兵趋柞河，自连云岛至窟驼寨十余里，缘河叠冰为墙，以水沭之，经宿皆凝冱，隐然如城，藏钉板于沙中，设陷马阱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两山间，戒以闻炮即竖旗。马云于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辽前卫指挥周鹗及吴立等严兵以候，四顾寂若无人。已而，虏兵至，旺等候其过城南，炮发，伏兵四起，两山旌旗蔽空，鼓声雷动，矢石雨下，纳哈出怆惶北奔，趋连云岛，遇冰城，马不能前，皆陷入阱中，遂大溃。云于城中亦出兵追击，至将军山毕栗河，斩戮虏人马及冻死者甚众。旺等复乘胜逐至猪儿峪，获其士马无算，纳哈出仅以身免。旺等相庆曰：“非主上明见万里，授以神算，何能有此！”旺遣人送乃剌吾至京师，群臣请戮之，上不许，命为镇抚，赐以妻妾、田宅。（《太祖实录》）

洪武十一年戊午八月，太祖遣使赍诏往金山，谕纳哈出。

诏曰：“人生天地间，能观天地变化之机，知时识势而不失者，乃为杰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后必封。尔为元臣，忠则忠矣，何乃违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尔被擒于江东，朕特纵尔归，此朕顺人心而生全尔也。大抵人蹈患难者，孰不欲脱患难而全其身？当时尔在俘囚之中，果愿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则必不敢肆其残忍矣。凡两军之间，有力不及汝者，被尔拘囚之，尔能以己之受患欲脱之心推及俘囚，尔必大昌，福及后嗣矣。尔乃不能以己心推之，尽杀勿顾，如去年冬尔将兵寇我辽境，回军之日，弃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尝轻杀一人。曩者，万户黄俦捧朕命而往，岂俦之所愿哉，实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尝有恩于尔，何期尔不思好生恶死之情，一旦杀之，尔之患难为俦所生，俦之身为尔所杀。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监尔，祸将归焉。今尔与朕守边将士，旌旗相望，略较胜负，彼此相当，矢石之下，罹害者众。然已往之事不咎，未来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较。不然，必致生缚。于此之时，何面目以见朕？谕至，其审思之。”（《太祖实录》）

十二月，诏谕故元丞相哈剌章、蛮子驴儿、纳哈出等，曰：“自有元多事，群臣有弃君亲而自苟全者，有抗朝命而自为者。目击耳闻，实非一人。卿等独奋忠仗义，卫君深塞，岁月如流，倏然十有一年。今闻尔君因疾而崩，在卿等可谓有终有始，良臣之名播矣。或闻欲立新君，其亲王有三，卿等正在犹豫之

间。此三人皆元之嫡派，卿等诚坚忠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应自长而至幼，此乃人伦正而天道顺也。若有贤愚之别，礼难备拘，从贤则吉。夫当流离之际，而为臣者，犹能竭力为之，不绝有元之祀，美声盈人耳，岂不难哉！苟或不然，尊卑贤愚，置之弗论，但以立君为名，而内自有专生杀之威，则非人臣之道矣。况同类颉颃，彼此疑猜，当此之际，卿等富贵如风中之烛，命如草杪之霜，深可虑也。”（《太祖实录》）

洪武十九年丙寅十二月，太祖命立沿边诸卫以备胡。

上谕宋国公冯胜曰：“纳哈出据金山，数侵扰辽东，宜于大宁诸边隘，分兵置卫以控制之。”（《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年丁卯正月癸丑，太祖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前军都督高皓参赞军务，率师二十万北伐。

上谕胜等曰：“虏情诡诈，未易得其虚实，汝等慎无轻进，且驻师通州，遣人觇其出没。虏若在庆州，宜以轻骑，掩其不备。若克庆州，则以全师径捣金山，纳哈出不意吾师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复遣前所获番将乃剌吾北还，以书谕纳哈出及毛闻、撒里达温、蛮子、晃失台、和尚、伯兰等曰：“昔者天更元运，华夏奋争，朕自甲辰春，亲定荆、楚，归遣诸将，东平吴、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宁王、开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于是息民于华夏，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尔纳哈出等聚兵，愈出没不常意较胜负。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谁无父母之念，夫妇之情，故特命其生还，以全骨肉之爱。且闻其善战，今遣北归，更益尔战将，他日再较胜负，尔心以为何如？呜呼！天之改物，气运变迁，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兹命仪礼司官前金院蛮子、镇抚张允恭送乃剌吾抵尔所在，使者未审可还乎？余不多及。”（《太祖实录》）

三月，冯胜等师出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驻于大宁。

五月丙寅，上遣使赍敕谕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曰：“往者庆州之捷，俘虏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辽东送来降者，所陈亦同。五月五日，得军中遣至降胡。又云纳哈出弃金山巢穴，营于新泰州，去辽阳千八百里。朕计群胡虽起营北行，似若远遁，尚恐诡谋窃发，尤不可不为之备。况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屡有变异，卿宜严军令，整行伍，远斥候，以逸待劳，则必有当之者矣。”（《太祖实录》）

五月庚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趋金山。

辛未，上复遣使密敕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曰：“前日以天象之变，戒卿等军中之事，严为之备，今观所征，其咎在虏，揆之人事，正与天合。宜乘机进取，不可稽缓。朕计纳哈出去金山未远，以兵促之，势必来降。且胡主谓我得志，无意穷追，必顺逐水草，往来黑山、鱼海之间，乘其趦趄，攻其无备，虏众可尽图也。”（《太祖实录》）

六月丁酉，冯胜等进师金山之西。

胜等至辽河之东，获纳哈出屯卒三百余人，马四十余匹，遂进师驻金山之西。是时，乃剌吾还至松花河见纳哈出，纳哈出大惊曰：“吾谓汝死矣，今日乃复得相见。”执手劳问殷勤。乃剌吾因谕纳哈出朝廷所以送还之意。纳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刘探马赤、参政张德裕随使者张允恭等至胜军献马，欲因以觇我，胜遣人送赴京师。既而，纳哈出送乃剌吾至漠北，虏主欲杀之，左右谏曰：“乃剌吾久被俘囚，今获生还，奈何杀之？”因得免还纳哈出所，备以朝廷抚恤之恩语其众。由是虏众多有降意。（《太祖实录》）

癸卯，师逾金山至女直苦屯，纳哈出部将全国公观童来降。

丁未，纳哈出来约降，大将军胜遣右副将军蓝玉至纳哈出营，尽降其众。

初，纳哈出分兵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辎重富盛，畜牧蕃息，虏主数招之不往。及是，大军逼之，纳哈出计无所出，乃剌吾因劝之降，纳哈出犹豫未决。适大将军冯胜遣指挥马某往谕之，纳哈出乃遣使至大将军营，阳为纳款，而实觇兵势。胜遂遣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虏使见大将军师盛，还报纳哈出，纳哈出闻之，乃指天啧啧叹曰：“天不复与我有此众矣！”遂率数百骑自诣玉约降。玉大喜，出酒与之饮，甚相欢。纳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请之先，纳哈出即饮讫，复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谓曰：“请服此而后饮。”纳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饮。争让久之，纳哈出取其酒浇地，顾其下咄咄语，将脱去。时郑国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赵指挥者解胡语，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纳哈出惊起欲就马，茂拔刀砍之，伤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众拥之见胜。纳哈出所部妻子将士凡十余万，在松花河北，闻纳哈出被伤，遂惊溃，余众欲来追，胜遣前降将观童往谕之，于是其众亦降，凡四万余，并得其各爱马所部二十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纳哈出有二侄不肯降，胜复遣人谕之，乃折弓矢掷于地，亦来降。胜以礼遇纳哈出，复加慰谕，令耿忠与同寝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惊溃虏众。遂班师，悉以纳哈出来降将卒、妻子及其辎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将骑兵三千为殿。（《太祖实录》）

七月，太祖遣使赐纳哈出及其部将。

庚辰，上遣使赐故元降将纳哈出玉带一，金饰香带一，银一千两，文绮帛各四十匹，钞一千贯。又以素金带百、花素银带七百、纱帽八百赐其将那木罕等及银钞各有差，仍遣使赍钞三十万锭，织金文绮三千匹，送赴燕府以备赏赐来降纳哈出部众。（《太祖实录》）

丁酉，纳哈出所部营王失剌八秃等来降。

先是，纳哈出既降，营王失剌八秃等以病在道相失。至是，与云安王蛮吉儿的、郡王桑哥失里、和尚国公等复来降，大将军冯胜遣人送赴京师。乃遣定远侯王弼发定远等卫官军往迎降将家属于信州，道为虏所袭，亡马七百余匹。信州即纳哈出所屯一秃河也。(《太祖实录》)

八月庚戌，太祖再遣使往赐纳哈出等。

上遣指挥李隆往赐故元降将纳哈出文绮帛各十匹，白金二百五十两，衣一袭，赐其妻衣缄线靴。全国公观童、宗王先童、司徒完者不花、撒里挞温、院使佛家奴、知院阿勒帖木儿、同知囊加思、平章晃失台、院判察罕帖木儿、参政彻里帖木儿，并赐文绮帛各一匹，白金二十五两。(《太祖实录》)

乙卯，命左军都督府佥耿忠于永平抚安降附达达酋长军士，及给赐纳哈出妻子米五百石，达达军将男女四万四千一百七十九人，布一十七万六千七百一十七匹，绵袄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二领，皮袭五千三百五十三领，冬衣及色绢衣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余袭。(《太祖实录》)

丁丑，征虏大将军冯胜上《贺平纳哈出表》。

胜等以故元降将纳哈出所部官属将三千三百余人，马二百九十余匹，金、银、铜印一百颗，金银虎符及牌面一百二十五事，王九，国公、郡王四，太尉、国公五，行省丞相，司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参政、知院三十二，各院使、同知、副枢八十一，佥院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五，宣慰使、副使、佥事一百八十九，万户、千户、路府州总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书参议二，承旨学士十，文学司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卫帅府佥事三，郎中、员外十五，王府官五，蒙古宗人卫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廉访司使、副、盐运司使、副六，卫帅府使一，治书、安抚、司农各一，太、少监理问、断事、部郎中、主事、兵马指挥、府卫镇抚、崇福司使、副、经历、都事、太医院官及州、县等官二百二十二，将一千四百余人，送至京师，上表贺曰："三苗逆命，大禹有徂征之师；猃狁侵陵，宣王有北伐之举。属妖氛之讯扫，致丑虏之来归。喜溢臣民，欢腾远迩。臣胜等窃惟故元丞相纳哈出，以毡裘之遗孽，亡国之贱俘，负天地生全之恩，怀虎狼贪残之性，杀戮我信使，寇窃我边陲，上违逆于天心，下阻遏于声教。除残去暴，爰兴问罪之师；按节临戎，谬忝总师之寄。将佐效忠而致力，士卒贾勇以争先。军威远震于虏庭，义气横飞于瀚海。兵有不战之胜，敌无交刃之虑，其纳哈出即诣军门，纳款输诚，格心向化。其余军民人等，咸加抚谕，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恩，永绝腥膻之秽。是皆皇帝陛下神谋运于宥密，睿智发乎先几，故能豫制于万全，是以成功于莫测。臣等仰遵成算，只奉天威，获殚犬马之驱驰，少尽涓埃之报答。万方胥庆，睹日月之光华；率土归心，乐乾坤之覆载。"(《太祖实录》)

九月戊寅，封纳哈出为海西侯。

故元降将纳哈出及诸王哥列沙、国公观童及故官帖木儿不花等至京，纳哈出入见，上抚慰甚至，赐以一品服，封为海西侯。诰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机者，必仰观天道，俯察人事，审势定谋，知天命之不可违，事机之不可失，乃决去就焉。所以事无轻举，动获万全。由是享富贵于攸久，延禄位以无穷，以其所见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统一华夏，于今二十年矣。海内海外，九夷八蛮，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迁塞外，日就澌尽。尔纳哈出知天命之有在，一心奉天，相率来归，生全多命。今特命尔为推诚辅运钦承效力辅臣、柱国、海西侯，食禄二千石，及尔子孙后世，以报推诚之义。尔其一乃心，固初志，与国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属悉赐衣服、官带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挥、千、百户，俾各食其禄而不任事，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以处之。上以纳哈出之降，乃剌吾与有力焉，升授千户，仍赐以金帛。

庚辰，海西侯纳哈出上表谢恩，献马三百八匹。

壬午，赐纳哈出织金、文绣冬衣各一袭。

丁亥，赐海内哈出羊一羫，酒百尊。乙巳，赐海西侯纳哈出属官三百一十八人，白金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两，文绮帛二千九十四匹，钞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锭。

丙申，赐海西侯纳哈出部将二百余人衣钞靴袜。

十月丙寅，命海西侯纳哈出禄米二千石，以江西公田给之。(以上俱《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七月辛丑，海西侯纳哈出卒。

纳哈出性嗜烧酒，饮常过度，当盛夏时，每以水沃身，因得疾。上命医疗之而愈，常戒其饮。至是，从傅友德往征云南，饮酒如初，行至武昌，疾复作，卒于舟中。上闻而闵之，诏归其柩于京师，葬都城南门外。

八月癸丑，命故海西侯纳哈出子察罕袭爵，改封沈阳侯。

诰曰："朕惟列爵建侯，子孙世禄，国之大典，非有勋劳者，不得与焉。尔察罕父纳哈出，昔为元臣，自元运告终，退守金山，几十二载。比者知天道之莫违，率众来降，朕嘉其能全一方之民，特封为海西侯，比肩于功臣。迩命从征百夷，冀其成功，忽途中婴疾而逝，闻之恻然。然父死子袭，初誓不忘，兹特改封尔察罕为钦承父业推诚效力武臣、柱国、沈阳侯，尔尚一乃心力，上思朕所以待尔父之诚，下为尔父立报国之功，岂不神人共鉴，而福禄悠久者乎!"(《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四月壬午，沈阳侯察罕坐蓝玉党伏诛。

沈阳侯察罕(辽阳人氏)，招云：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有一般达官乃儿不花、帖里

白、脱禾赤、朵列帖木儿、刘谦、忽都帖木儿、和尚歹、也速不花、也先火者、和尚、歹都不花等到来递手帕拜寿，就留各官茶饭。乃儿不花说："俺比先在草地里时，遇着大人今日好的日子呵，杀牛宰马，尽着俺用，那等快活！那里有如今在这里，上位好生疑，俺达达人都将四散调开去了，看起他的动静，也只是弄性命俚，未知俺日后怎么的。如今只等领军出征，一带儿反将出去，到得静办。"（乃儿不花招云："上位将俺达达官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著去了，俺久后也知道怎么俚？咱预备着出军去，一发反将出去。众人依允。"）察罕说："这里虽著俺做公侯，不如俺那里做个刀官人，尽得快活。您众人休着外人知道，好歹寻个长便。"本月十四日，察罕同月鲁不花等到乃儿不花家吃酒，本官言："咱几时能彀出征反将出去？凉国公征进回来，使法古（蒙古左卫指挥）来说，他是总兵官，要他做一件大勾当，着俺收拾人马听候，若事成了，都大家享富贵，又放俺本处去俚，十分快活日子有俚。"议允各散。在后时常蓝玉府内往来谋逆。（月鲁不花招同）

又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旧头目、锦衣卫镇抚杨和等、右佥都御史帖古思帖木儿男帖法成、头目三宝奴等来本家庆赏元宵，察罕备述乃儿不花、帖里白等传达凉国公说话。又云："似这等看来，顺了他到得快活俚。"杨和等回言："既如此，官人尽向前，小人都来出力。"酒毕各散，以后时常同各人去蓝玉家商议。（帖法成白赛因帖木儿，杨和招并同）

住奴招云：住奴，北平人，夫杨二病故，官府差拨伏侍西番和尚，后起取赴京，西番和尚、汝宁尚书去天禧寺出家，住奴同义女把秃罕在聚宝门郎下住坐，沈阳侯察罕亦在聚宝门外住坐。西番和尚常去本官家看经，住奴以此来往熟识。二十六年正月，西番和尚同外甥阿秃赤、锁男古歹来住奴家说："我和沈阳侯探望凉国公，他说要谋大事，沈阳侯你收拾些达达人准备着。我已与三塔寺住的国师达达和尚打力麻失里、鸡鸣寺党九国师徒弟帖木儿都说得知道了。你可去沈阳侯家来往，打听消息。"住奴依允。党事败露，住奴又以卖鸡为由，前去探听，不期差人抄扎将住奴等拿捉前来。

北平府僧人省无碍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同一般和尚耶舍巴等本寺西番和尚、汝宁尚书等到沈阳侯宅庆赏元宵，本官邀请军官在家就留，筵席饮酒间，沈阳侯说："凉国公要谋大事，教我收拾达达人来接应。"汝宁尚书等俱各喜允，说："我每一般达达归附今朝做官，只是法度利害，熬不出去。有这光景，不如随顺他做一场。"（汝宁尚书招同。已上并《逆臣录》）

# 卷十三

## 福建陈友定

友定，姓陈氏，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徙汀之清流。至正壬辰，寇起应募，署为巡检，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据守邵武、建宁、延平、福州、兴化、泉、漳、汀、潮诸路。洪武元年，被执，不屈，就诛。

至正十二年壬辰，清流人陈友定应募击贼，破之，以为明溪寨巡检。

友定，世农业，为人沈勇，喜游侠，乡人畏服之。壬辰兵起，所在骚动。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友定以壮士见，公安与语，奇之，令统所集民兵署为黄土寨巡检。（《太祖实录友定本传》）

友定，清流明溪人。幼孤，佣于橘州富室罗氏。虽病头疮，其状魁岸，有志略。即采樵为戏，辄设队伍。罗翁奇之，将以为婿。其妻不悦，呼为"疮头郎。"因失鹅而奔宿于邻舍王氏之门，其家梦虎踞门，得友定，大异之，乞于罗翁，妻以女。俾习商贩，辄折其赀，大困，充明溪驿卒。壬辰，寇起，宁化曹柳顺据曹坊，拥众数万，其党八十余突来明溪索马，众莫敢拒。友定被酒半酣，谕众绐而尽杀之。柳顺怒，率步骑千余将屠明溪。友定发老孺登寨，督其侣赖政、孙通、胡璃等五百人乘柳顺营，自驰击之，斩获过当，遂追屠曹坊，擒柳顺以归。事闻，授明溪寨巡检。（郭造卿撰《陈友定传》）

陈友定从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讨汀、延、邵、建诸山寨，以功授清流县主簿，寻升县尹。

寻升清流县尉，邻寇数十，皆所划平，升延平路总管。（郭撰《友定传》）

吴按滩不花，将乐人，红巾寇据邵武，募义兵，克复之，授福建行省参政。（《八闽通志》）

至正十八年戊戌五月，陈友谅遣康泰、赵琮、邓克明等以兵陷邵武路。十一月，陈友谅兵陷汀州路，进攻清流，陈友定击却之。

戊戌十一月癸卯，陈友谅将邓克明陷汀州。越庚子，进国清流，友定驻兵于县前平安寨，间道夜袭，大败之，追至宁化，清流以复。友定乃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寨，守之。（郭撰《友定传》）

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一月戊申，陈友谅兵陷杉关，友定力战，友谅兵乃退。

岁己亥，陈友谅遣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诸处。行省乃授友定汀州路总管以御之，战于黄土，获其将邓益，克明遁去。元拜友定行省参政。（《太祖实录陈友定本传》）

秋，福建运粮数十万至京师。

先是，朝廷以张士诚内附，封为太尉，且以岁饥，遣使徵海运。士诚据浙西，有粮；万国珍据浙

东，有缸。两家相攻，粮竟不至。赖福建滨海，又为王土，独能运粮至京师。由是，京师民始再活。(《庚申外史》)

后癸卯四月，守漳州右丞罗良遣僚佐由海道运粮抵辽东，以给行在军。诏授光禄大夫、封晋国公，仍守漳州。良遂设南诏屯田万户府。

伍宗尧，清流人。元末盗起，邑人推宗尧为长。至正庚子，邓克明来侵清流，宗尧与其子四人率兵决战，皆死之，寇亦退去。(《八闽通志》)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邓克明复取汀州，进攻建宁，不克而还。友定遂复汀州，开分省守御，升左丞。

辛丑岁，克明转掠永丰、宁都、石城、汀州宁化等县，遂陷宁昌，破杉关，掠光、泽，道顺昌以攻建宁，不克，还兵据抚州。是冬，大明将邓愈逼抚州。(《太祖实录》)

邓克明皆胡廷瑞复陷邵武、延平，攻建宁，城西北立数十砦，以铁炮、火箭、云车、机弩攻突不少息，凡十有八旬，城中食且尽。平章完者帖木儿谓非陈总管不可解。八月壬辰，友定奉檄偕行，驰数十骑，突围入战，众欢呼曰："陈总管来，吾属生矣!"友定叱守将阮德柔开北门，焚橄榄山砦，还夺水南砦，败之于菱角塘，万安州贼践溺者千余人，孙通等寻复建阳、崇安、浦城诸县。友定寻复邵武郡县，贼散走，辄遮杀之，度三关以遁。安抚使李国凤上其功第一，升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郭《传》)

按《元史·顺帝纪》壬寅五月，友定复汀州，称参知政事。则知《宝录》辛丑升左丞者误也，当以复建宁功升参知政事耳。郭《传》纪复建宁在壬寅岁，则又误矣。当依《宝录》载在辛丑为正。考予愈及克明本传则知之矣。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天完治平四年）五月乙巳朔，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陈友定复汀州。

壬寅五月，友定复汀州，凿九龙滩石，通舟楫，以运汀粮。(郭《传》)

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陆并进，一由顺昌出将乐，一溯延平溪而上清流，会攻汀州，克其城。友定既复汀州，遂有据福建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华。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赀，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秘阁元龟政要》)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天完治平六年），又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

于是闽中八郡皆友定所守。(《太祖实录》)

先是十六年，置福建行中书省，及二十六年复置福建行枢密院。至是，天下大乱，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俱平章陈友定据而守之。

建宁，十七年改建宁路总管府。二十二年立建宁分省，既而陈友定据之，复废分省。泉州，十八年立泉州分省，二十二年西域那兀那纳等窃据其地，二十六陈友定取之。漳州，二十二年漳州行中书分省右丞罗良据其地，二十六年陈友定取之。汀州、延平、邵武俱二十二年为陈友定所据。(《八闽通志》)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二月己丑，元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来侵处州。

友定犯处州，大明参政胡琛往援，友定闻琛至，遁去。琛追至浦城，击败守将岳元帅，遂下浦城。(《太祖实录》)

四月己丑，大明参军胡琛攻克建宁之松溪，获陈友定守将张子玉而还。

五月，胡琛言："近克松溪，获张子玉，余众败奔崇安，请发广信、抚州、建昌三路兵并攻之，因规取八闽。"上曰："子玉骁将，今为我擒，彼必丧胆，乘势攻之，必无不克。"命指挥朱亮祖由铅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关会琛进兵。(《太祖实录》)

六月壬子，大明指挥朱亮祖等克崇安，进攻赶超要，参军胡琛被执，死之。

时陈友定将阮德柔婴城固守，亮祖欲攻之，琛视氛祲不利，亮祖迫琛使进。德柔兵屯锦江，逼琛阵后，亮祖督战益急，琛不获已，进击之，破其二栅。德柔尽率精锐，围琛军数重。日已暮，琛突围而出，德柔伏兵忽起，琛马蹶被执，送于友定。友定初甚敬礼之，会元使至，督迫，遂遇害。(《太祖实录》)

友定赴建宁，遣阮德柔兵四万屯锦江，绕琛背以断归路。琛破其二寨，友定率牙将赖政等二千余人突与琛战，德柔逆兵夹攻，琛马蹷被执，颇宽遇之。琛为具道上威德，并道天命所在，援窦融归汉事以感之。友定笑曰："己既被执，而且诱人不忠，何耶?"太祖遣使以良马、金币赎琛，会元使至，督逼之，遂杀琛并其使。(郭撰《友定传》)

按：《实录》"琛为德柔兵所执。"而《神道碑》及《行述》俱云："琛破其二寨，友定惧，帅精锐围我营，公突阵与决战，马蹶被执。"盖《碑》与《行述》所纪为详，而《实录》从其略也。郭《传》载此战尤核。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陈友定平兴化、泉州二路。

丙午岁，兴化林珙与惠安陈同、柳伯顺仇杀，引番阿巫那及亦思巴奚兵，攻劫累年。时伯顺据兴化，行省檄友定讨捕番寇，遂拥兵南下。四月，阿巫那党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迎真门，友定之子宗海已领兵夜入城中。明日，开西、南二门，纵兵而出，白牌等见城门骤开，已疑，及见兵出，旗服鲜明，步伐整肃，益恐。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宗海兵直前搏执之，亦思巴奚大败，僵尸数千，追擒白牌等杀之，余众奔溃。所在农民以锄挺击攀杀，惟逸四骑去。是日，友定师至，抚集军民，完复路治，声势赫然。伯顺在城中，听令，而同及珙皆敛兵奉约束。先是，泉州赛甫丁据福州路，战败，余众航海还据泉州，故有阿巫那之乱。友定命宗海督伯顺及同等兵合珙水军，并攻泉州，友定自以师继之。五月，克泉州，擒阿巫那等。至是，兴、泉三郡始免亦

思巴奚之祸。（吴源《至正近说》，郭撰《友定传》同）

八月戊寅，元以李国凤为中书左丞，陈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八月，晋行省平章，修城池，缮守备，分遣诸将各守郡县。（郭撰《友定传》）

九月，陈友定陷漳州路。

长汀人罗良，授漳州总管，与友定素有却。九月，友定使至漳，良独不下，乃以书责友定，友定大怒，益发兵攻之。良使三千人操强弓毒矢，伏江东以待之，诫有警，勿轻移。一夜，友定以兵千人夜攻海仓寨，扬言夺海州，乘潮直下。千夫长张右古等违良节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营江，士卒惊溃，良迎战于马岐山，败绩，遂围城。环攻旬月，良誓死以守，城中矢石俱尽。良尝诛百夫长卢清，其子善微在幕下，延友定入城，良与巷战，死之，友定遂据漳州。以其地势完固，乃凿山以泄之，而缩城之西北。凡平闽诸寨三百余，奄有潮州，以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着，表授潮州总管兼循、梅、惠州。（郭撰《友定传》）

友定既为平章，发兵讨省内未服者，远近闻风献城，无敢角者，惟良卓然不屈，以书责之，曰："足下为参政，国之大臣也。汀州之复，乃其职耳，可以功高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长也，可以威而迫之耶？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诛之矣。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僇；百司之职，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为家赀，驱官僚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耳。跬步之际，真伪甚明，不知足下将为郭子仪乎？将为曹孟德乎？"友定得书大怒，益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则终享富贵，不降则噍类无遗。"（《袁飞纪略》、《鸿猷录》同）

至正丙午，省丞陈友定命总制郡事。理问张某改筑东、西、北三面，亲旧基小二千余丈，独南一面仍其旧，浚河三百五十九丈。

王翰，庐州人，江浙行省郎中，元亡，屏居永福山中，洪武中，以荐被徵，自裁。（并《八闽通志》）

按：罗良事不见正史，俟更考之。

十二月，陈友定将建宁阮德柔遣使来纳款。

诏德柔以原官守郡，德柔卒为友定所并。（见《章溢传》）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五月戊寅，元以空名宣敕遣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曲出、陈友定同验有功者给之。

友定据全闽，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元史·迭里弥实传》）

蓝光，江西人，官行省都事。时八郡骚扰，陈参政方事兴复，光总藩幕，独謇謇持正，偶一言不合，遂拂衣而退，曰："吾岂贪禄者哉！"国兵下全闽，光深衣幅巾，隐居教授，越三十二载卒。（黄仲昭《八闽通志》）

福宁州人陈瑞孙为福建宣慰使，出镇福清州，拒友定，被执，愤骂见杀，其妻及幼女皆投井死。崇安令孔楷，拒友定而死。建阳人詹翰，保障其乡，不从友定，亦遇害。友定由福清平海上乌尾贼，海上人立碑颂之，遂于建阳因闽越王大潭城址增筑之，以备我兵。（郭撰《友定传》）

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废寺钱粮由海道送京师。

闽入贡大都，道路阻绝，友定岁时多遣贡舶，由海道抵登、莱，其得达者什之三四。元主嘉之，下优诏褒美。（王世贞《补元史列传》）

甲申，大明诸将言陈友定窃据闽中，擅作威福，宜乘势取之。上曰："吾方致力姑苏，而张氏降卒新附，未可轻举。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我师深入，主客势乖，万一不利，进退两难。兵法贵知彼知己，徐而取之，未为晚也。"（《太祖实录》）

九月，大明太祖高皇帝命参政朱亮祖等帅师讨方国珍。

国珍求援于友定，友定恨其部下误杀海戍，不之援。（郭撰《友定传》）

十月，太祖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安吉、宁国、南昌、袁、赣、滁、河、无为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湖广参政戴德从征。

上谕廷瑞曰："汝以陈氏丞相来归，忠实无过，汝往年尝攻闽中，必深知其地理险易，故命汝总兵取福建。何文辉、戴德皆吾亲近之人，勿以此故废军政。（《太祖实录》）

十二月丁巳，大明兵度杉关取邵武路。

时邵武、建宁、延平、福州、兴化、泉、漳、汀、潮诸路，皆陈友定所据。（《元史》）

十一月壬寅，廷瑞师攻杉关，赖政为指挥，战屡不利，退保汀州。廷瑞遣指挥沈友仁、费子贤乘胜略光、泽，下之。十二月甲辰，师至邵武，守将李宗茂降。丁巳，至建阳，守将曹复畴降，留沈友仁守之。（《太祖实录》）

戊午，太祖敕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帅舟师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以骑兵出杉关，取邵武，以舟师由海道趋闽。（《元史》）

己未，广信卫指挥沐英破分水关，略崇安县，克之。

太祖敕副将军李文忠帅师由浦城取建宁。

上问平闽诸将于章溢，即日诏文忠出师，从浦城取建宁。（《章溢神道碑》，《实录本传》同，《实录》载在洪武元年二月，《岐阳神道碑》同。）

上诏文忠出师，以溢子存道率乡兵从之。文忠率部将缪美、镇抚谭济等兵三万攻浦城，友定守御偏将胡璃豪悍多力，屡出死战，美、济兵屡不利。文忠复遣万户武德兵挑战，璃不为意，闭关酣酒而卧。缪美、武德乘夜雨斫关入，璃醉起，手刃数十人。时大

寨，血凝刃，遂败死。进攻邓益铜船山寨，文忠不敢轻进，乃屯浦城，待海师消息。友定大惊，自率兵至延平，复遣兵至邵武、建宁。(郭撰《友定传》)

按：郭《传》载攻浦城事，不见他书，其记文忠出师，与《章溢神道碑》合，可以补罗史之阙，故存之。

庚午，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平章政事曲出遁，行宣政院使朵耳死之。

初，友定环福州城外，皆筑垒为备，每五十步更筑一台，严师守之。闻我师入杉关，乃留同佥赖正孙、副枢谢英辅、院判邓益以众二万守福州，自率精锐守延平以拒。和等舟师自明州乘东北风径抵福州之五虎门，驻师南台河口，遣人入城招谕，为平章曲出所杀。曲出出南门逆战，指挥谢得成等击败之。是夜，参政袁仁遣人纳款。我师于台上蚁附登城，遂开南门，邓益拒战于水部门，击杀之。正孙、英辅自西门出走延平。曲出等皆怀印绶，挈妻子遁去。参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朵耳麻不屈，下狱死。佥枢密院柏铁木儿居候官，积薪楼下，纵火焚其妻女，遂自刭。和遣袁仁暨员外余善招谕兴化、漳、泉诸路，分兵徇略福宁等州县未附者。(《太祖实录》)

和等率舟师由明州海道擒杀把海指挥孙通、严程，乘虚而下，不数日，掩至福州城下，围西、南、水部三门。(郭撰《友定传》)

广东廉访司佥事获独步丁，闲居，寓福州，以石击其腰投井死。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吕复以行省命摄长乐县尹，引绳自经死。(《元史·忠义传》)

侍御史韩准请老，未报，藉藁堂下，以丧礼自处。吏来，追其宣敕，准取而枕之，励刃向吏曰："必欲之，并取吾首去。"后病，不饮药而卒。(《八闽通志》)

洪武元年戊申五月，兴化州军民诣汤和军纳款。

参政袁仁遣宣慰使关住至兴化谕降，友定所设府判徐升及元帅王思义、叶万等密谋杀关住及经历郑元明，尽取丰盈库银帛，驱其兵走泉州。耆民李子诚、吴弥明等首倡迎降之说，往福州，全城归附。(吴源《至正近说》)

壬午，胡廷瑞等师至建宁。壬辰，克建宁。

廷瑞师至，守将同佥达里麻、参政陈子琦谋曰："大明兵自入杉关，其锋不可当。今城中军士不下万余，储蓄尚富，可以拒守，彼攻不克，必将自退，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廷瑞等数与挑战，固守不出。我师攻围益急，达里麻不能支，夜潜至副将军何文辉营纳款。廷瑞整军入城，执子琦送京师。(《太祖实录》)

大明兵取建宁、延平二路，陈友定被执。

先是，上遣使招谕友定，友定大会诸将，杀使者，置其血酒瓮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汤和师至延平，隔水而阵，分一军渡水攻其西门。友定谋于众曰："彼兵方锐，不如持久以待之，伺间而动，必有可胜。"遂严敕军士巡城，昼夜不少息。诸将请出战，友定不许，数请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有贰心，即收其兵柄，杀萧院判。刘守仁知事急，来奔，士卒多逾城夜遁。围城凡十日，城中军器局失火，炮声乱发，我军疑其内叛，遂并力攻城。友定见势穷蹙，乃与副枢谢英辅、参政文殊海牙诀曰："大事已去，吾无以报国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乃退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达鲁花赤白哈麻具服北望拜泣，与谢英辅皆自经死。赖正孙等夜开门出降。黎明，我师入城，友定气未绝，遂舁之出水东门外，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以唐铎知府事。友定子宗海闻其父兵败，自将乐来归，遂并执之。(《太祖实录》)

汤和等命指挥孙虎督新附者守福州，乘势自水口舟骑并抵延平水南，隔溪而阵。廖永忠渡水攻西门。友定仓卒遣参政文殊海牙、指挥赖政等，七战不胜，闭门坚守。汤和奉命招降，友定力拒之，曰："吾为元守土官，可以土地易富贵耶!"子宗海叩谏不听，遣出守将乐。将佐知其不降，乃数请出战，友定心疑，杀其将萧院判，士卒多逾城夜遁。徐大兴攻其东北，廖永忠攻其西南，鼓噪甚逼。又闻李文忠、胡廷瑞兵皆迫攻，友定度不能支，乃衣冠北面拜讫，饮药将绝，为神武门疾雷震醒，械送京师。宗海自将乐来归，并执之。(郭撰《友定传》)

癸丑，陈友定至建康，伏诛。

友定至京师，上诘之曰："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隅，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陆梁弗服，欲何为哉!"友定对曰："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遂并其子诛之。(《太祖实录》)

国兵既取闽，俘友定至京，上命公之子祯脔其肉，以祭公。(《胡琛行述》)友定至京，帝将释之，授以原官，曰：不降，伏"铜马"(古炮烙刑也)。友定伏之。命瘗其尸。(郭撰《友定传》)

六月丙辰，汤和传檄至漳州路，达鲁花赤迭里弥实死之。

大明兵既取福州，兴化、泉州皆纳款。吏走白招谕使者至，迭里弥实从容诣厅事，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其印文，大书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佩刀，剚喉中以死。既死，犹手执刀按膝坐，俨然如生。(《元史·忠义传》)

甲子，陈友定故将金子隆陷将乐。

友定既败，其将金子隆、冯谷保纠合清流、宁化散卒陷将乐，杀知县马源、主簿苏兼善，乘胜寇延平，攻四鹤门，指挥罗得聚、千户李申击却之。复与官军战于城南桥，指挥蔡玉奋击，大破其众，追至沙县之青云寨。子隆等负险固守，沐英遣兵夹攻，破之，擒冯谷保。七月，李文忠攻破清流，宁化诸山寨，获金子隆及其余党，闽地悉平。(《太祖实录》)

闽有三忠，谓福建平章陈友定、佥枢白帖穆尔子

寿、漳州达鲁花赤迭里迷失子初也。(王逢《集》)

福清参军陈八不仕，藏友定像，长身巨目，状貌伟然，其家尚世世祀之。(郭撰《友定传》)

解缙云：元末起义诸人，独陈友定始终尽节为无愧。(《月山丛谈》)

友定起布衣，以累功而受职，视国珍辈不同，既为平章据全闽郡县，不服则征之。其时既乱，不得不以便宜从事耳。朵耳、迭里弥实辈，多元死节之臣，倘友定果跋扈窃据，则朵耳辈必先死之，安肯与乱同事哉！(郭造卿撰《陈友定传赞》)

# 卷十四

## 东莞伯何真

真，姓何氏，字邦佐，广东东莞人。至正乙未间，集兵保乡里，累官至荣禄大夫、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丞。洪武元年三月，以广东降，累官湖广左布政使。二十年七月，封东莞伯，赐铁券，食禄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三月己卯卒，年六十有七。

至正十五年乙未，广州民王成、陈仲玉构乱，东莞人何真起兵讨平之。

真，东莞之员冈人，少英伟好书剑。至正中，仕为河源务副使、淡水盐场管勾。中原兵起，岭海骚动，弃官归乡里，慨然以生民为念。(黄佐撰《何真传》)

公世居广之东莞。至公，始迁惠州。生八岁而孤，母夫人守志不夺。少伟然有志。(宋濂撰《惠州何氏先祠碑》)

至正间，岭南盗起，焚掠州郡，真集义兵保乡里。(《太祖实录·何真本传》)

岁乙未，邑民王成、陈仲玉构乱，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真躬环甲胄，往擒仲玉以归。成筑寨自守，真使弟迪、骁将黄从简、高彬等顿兵围之，募人能缚成者钞十千。未几，成奴缚之以出，真释之，引坐笑谓曰："公柰何养虎遗患?"成掩面惭谢曰："始以为猫，孰知其虎。"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烹奴，驾转轮车，数人推之，使号于众曰："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数人鸣钲，督奴妻炊火，奴一号则群应之曰："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待苍头子密不能及也，竞趋归之，行省上其功。(黄佐撰《传》)

至正十六年丙申，广东叛将黄常寇惠州，真率兵解惠州之围，逐黄常，复惠州，升广东道宣慰司元帅。

居一年，惠州人王仲刚与叛将黄常据惠，贪暴肆虐，民不堪命。众慕真义，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杀仲刚，并有循、惠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寻迁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黄佐撰《传》)

群盗攻惠州，真率众走之，城赖以完，以功授惠州路判官，寻升同知，既而剿灭群盗，升广东宣慰司都元帅，守惠州。(《太祖实录·何真本传》)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南海盗邵宗愚陷广州，真与子弟率兵分四路攻之，宗愚败走，遂复广州。

岁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陷广州，守将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闻之，率众复广州，号令明肃，广人大悦，擢广东行省参知政事。其后置江西分省于广东，进江西行中书省左丞，阶资善大夫，分省治广。弟迪，以从真功，擢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兼枢密院事。推恩封其二代，皆庐江郡公。未几，合江西、福建为一省，改拜资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左丞，仍治广州。(黄佐撰《传》、《碑》同)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九月，邵宗愚挟廉访副使广宁等叛围广，真御之。至十月，部将与贼通，绝粮道，真出避，城陷。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五月，真率惠州部曲至，广民响应，复克之。宗愚退走，诱右丞铁里迷失以归。

戊午，制授真荣禄大夫，自左丞升右丞。

时中原大乱，南北阻绝，真益练兵据险，保障一隅。(《太祖实录·何真本传》)

真保有广南，或陈符瑞，劝为尉佗计者，即逮而戮之，以示无二心。(黄佐撰《传》)

自左丞升右丞，未拜而王师平江西，诏至谕公，公奉广东土地册籍以降。(《先祠碑》)

洪武元年戊申二月壬寅，大明太祖高皇帝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率舟师取广东。

时永忠在福州，先遣人以书谕真，曰："元君失驭，天下土崩，豪杰之士，乘时而起，或假元之号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横敛，蚕食一方，生民涂炭，可谓极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区夏，惟两广僻在遐荒，未沾圣化。予受命南征，顺者抚绥，逆者诛殛。恐足下未悟，辄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留意焉。"遂航海趋广东。(黄佐撰《传》)

三月甲戌，何真籍所部郡县户口、兵马、钱粮，遣使奉表迎降。

初，汤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其表请降，且遣人回报真。至是，征南将军廖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诣京师。上赐诏褒之，曰："自元纲解纽，群雄并争，天下瓜分，未见定于一者，朕举兵濠梁，创业金陵，除残去暴，十有四年。迩者方遣将四征，所向克捷，抚有七闽，肃清齐鲁，广西之师，相继奏捷。大将军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杰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勣拥兵据险，角立于群雄之间，非真主不屈。此汉、唐名臣，于今未见，政此兴叹。尔真连数郡之众，乃不劳师旅，先命来降，其视窦、李奚让焉。今特驿召来庭，锡尔名爵，以旌有德。于戏！天厌纷纭，人思平治，尔之此举，实惟知时，坚乃初心，以懋厥绩。"(《太祖实录》)

壬辰，师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刘克佐诣军门，上其印章并所部图籍。

四月辛丑，永忠至广东之东莞县，何真率其官属迎见。

闰七月辛酉，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

上谕之曰："天下分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变者矣。"真叩头谢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景从。臣本蛮邦之人，迩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上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卿忠诚，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太祖实录》)

真出见永忠，仍以榜招降诸寨，诛邵宗愚等，余孽悉平。诏至，乘传入朝，贡献方物。赐文绮纱罗绫绢各百匹，银千两，将士各赐有差。侍膳内禁，赐宴中书。初赐诏谕，援例各进缴，真叩头乞赐，藏于家，为后世子孙荣。上可之，授真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太祖实录·何真本传》，黄佐撰《传》同)

洪武三年庚戌三月，召何真还，迁山东行省参政。

洪武四年辛亥，命何真还广东，收集旧将士，还京，复任山东。

洪武五年壬子六月，复命何真往广收旧卒，还京。

壬子六月，参政何真收集广东所部旧卒三千五百六十人，发青州卫守御。(《太祖实录》)

洪武六年癸丑六月，拜何真子贵明威将军镇南卫指挥佥事，真侄润、弼、敬三人皆拜官，军校数十人皆授管军百户。

时真还广州招集旧所部兵士二万七百七十七人，并家属送京师还朝，故有是命。(《太祖实录·何真本传》)

洪武九年丙辰，何真致仕，朝朔望。

洪武十三年庚申，何真请以子贵参侍东宫，即除贵北城兵马指挥。

洪武十四年辛酉，命何真及其子贵同往云南规画粮饷，开拓道路，置立驿传，积粮草，以俟大军征进。及还，升山西右布政使。

洪武十六年癸亥，何真致仕。

是年，复命真及贵往广东收集土豪一万六百二十三人。(《太祖实录》)

洪武十七年甲子，复命何真往广东收集未至军士。

闰十月，致仕布政使何真复招集广东旧所部兵三千四百二十三人送京师。间多逋亡者，请追捕之。上曰："彼为民久矣，今复扰之，宜其然也。亡者勿问。"(《太祖实录》)

洪武十八年乙丑正月，起复山西左布政使致仕何真为浙江右布政使。

洪武十九年丙寅，何真朝京师，调湖广左布政使。

洪武二十年丁卯，复使何真致仕。

七月乙巳，封湖广左布政使致仕何真为东莞伯。

诰曰："古云：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曩者元运将终，华夷鼎沸，擅声教而役生民，朝兴暮泯，接迹于世，终不能知时务而识天道，尚驱民以应锋镝，如此者岂一二人哉！尔何真率岭南诸州壮士，保境全民，邻敌不敢窥其际，岭南之民莫不于尔仰赖。洪武初，朕命将西征，所在虽有降者，非义旗临境则未附。尔真闻八闽负固，桂林驱民，海上群生，亦不量力。尔真独心悦诚服，磬岭南诸州，具表入朝，非识时务者乎！常在朕心，未及崇报。今特命尔为东莞伯，食禄一千五百石，使尔禄及世世，以报推诚之心。尚益加恭慎，以保禄位，延于永久，尔其敬哉！"(《太祖实录》)

赐铁券，食禄一千五百石，赐钞万贯，仍赐第京师，以其第六子宏为尚宝司丞。二十三年二月，升尚宝司少卿。(《太祖实录·何真本传》)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三月己卯，东莞伯何真薨。

真莅官有德有威，施政发令，风行霆断，人莫敢犯，而一主于宽厚。尤好儒术，平居读书，缀文无虚时。为人丰伟，美须髯，吐音如钟。少时，有相者谓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带火色，位不过封侯。"既贵显，先墓尝有紫气，人指为符瑞，辄斥绝之。及事高皇帝，夙夜畏威惟谨，高皇帝推心委任勿疑，故能以功名终。(黄佐撰《传》)

四月乙巳，命何真子荣袭父爵。

荣袭爵，诰曰："当元之季，海内兵争，群雄割据，不可胜数。其间能识时务而审去就者几人哉？尔何荣父东莞伯何真，昔能辑众保有岭南，俟朕平定之秋，不劳师旅，即纳其土地，而全其民人，可谓深识时务者矣。朕嘉其诚，锡之封爵，近以高年令终，朕念不忘。今特命尔荣袭封东莞伯，尔其益励忠实，毋坠前业，永保禄位，以传后人。敬哉！"(《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命何荣往陈州、颍州二卫简阅军马。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二月，东莞伯何荣坐与凉国公蓝玉谋反，伏诛。

十一月，东莞叛寇何迪伏诛。

迪，东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诛，迪自疑祸及，遂聚众作乱。南海卫以兵捕之，迪伏众阻杀官

军三百余人，遁入海岛，广东都指挥使司勒兵追击，败之，擒迪械送京师，诛之。(《太祖实录》)

何荣招云：荣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钦差往山西抽丁，本家置酒，与何贵、何宏弟闲话，弟何贵说："大哥想李太师、延安侯众人，为交结胡丞相，都结果了。我每老官人在时，也曾去交结。如今胡党不绝，只怕不饶我这一家儿。"荣说："我心里也常为这事烦恼，又没躲避处，由他，看久后何如?"次日，起程前去，不期弟何贵在家，怕前事发露，又与龙虎卫指挥法古私通蓝玉谋逆，伏诛了当。又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东平侯韩勋到镇朔卫，在荣下处吃酒。酒间，密说："前日宣宁侯使人来说，凉国公收拾四川人马，与陈义指挥等商议摆布，要下京来做一手，著我这里听候接应。如今全宁、会宁、宣宁、怀远等侯、刘真都督比先都是胡党，已商量接应他，你心里如何?"荣回说："我先父亦曾交结胡丞相，因见延安侯众人废了，我与弟何贵常常烦恼，久后不知何如?既官人每都从了时，我也和你每做。"酒毕，各散在家，一向与本官潜谋听候。不期奸党败露，今蒙提问罪犯。

何荣弟镇南卫指挥何贵招云：二十六年正月，蒙古左卫指挥法古对贵说："前日茅都督过江潜对法古说凉国公见上只管病缠，要谋大事，你可收拾听候。你有一千军在我卫里，那里头目我都引去见了，再教我同潘指挥来对你说。"贵说："上位关防大，如何下手?"法古回说："上位只关防得各门上，如今我卫里虎刺指挥常随凉国公出征，他是厮杀好汉。"贵即听允。次日，到凉国公直房拜见。至晚，有本卫百户朱成到贵家说："常教官人来带刀讨分晓，今早的言语谨慎著。"

何荣弟尚宝司少卿何宏招云：(详见詹徽内)凉国公奸党败露，被马黑黑指出，提问罪犯。(已上俱《逆臣录》)

# 河朔访古记

[元] 纳　新撰　陈　虎整理

《河朔访古记》三卷，元纳新（《四库全书》本作乃贤）撰。书中详细记载了常山郡、魏郡、河南郡辖区府县的建置沿革以及文物古迹在当时的存废情况，兼及有关民间传说和文人学士的讽诵，三郡各自为卷，内容丰富。本书有《守山阁丛书》、《粤雅堂丛书》、《四库全书》本。这次整理以《粤雅堂丛书》本为底本。

## 卷　上

常山郡部，真定路。《禹贡》冀州之域，春秋鲜虞之地，晋灭之，战国属赵，秦为巨鹿郡地，汉初置恒山郡，避文帝名，改常山郡，属真定国。晋仍为常山郡，魏因之，徙今治。后周立恒州，隋复为恒山郡，唐初曰恒州，天宝改常山郡，又改平山郡，寻复常山。元和避穆宗讳，改镇州，升成德军。五代梁曰武顺军，晋曰顺德军，汉曰成德军，周及宋皆因之。宋寻改真定府，为河北重镇，金因之，置河北西路。国朝初，仍为河北西路，怀、卫、邢、洺、磁、相、保、大名、河间皆隶焉。后改真定路总管府，领县九：曰真定、曰栾城、元氏、灵寿、获鹿、平山、阜平、藁城、涉县，领府一、曰中山，领州五：曰冀、深、蠡、晋、赵，府州所镇县凡二十有一。真定路录事司，国朝所建立，专理城内，城之外则真定县所理。城中今置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及真定路总管府以镇之，录事司、真定县二官署，皆在城中。

汉高祖攻陈豨，改曰真定。魏为常山，郡治故城今在县南。元魏移郡治于府城中。隋废郡，唐复为真定县，属镇州。宋、金因之，属真定府。国朝为真定路倚郭县。

藁城县。战国赵武灵王为九门县。汉为藁城，属真定，九门属常山。晋省藁城，北齐置巨鹿郡，省九门。唐置廉州，复改藁城州，寻废，又置九门县曰观州，州亦废，并属镇州，天祐置藁平县。宋置藁城，省九门入焉，开宝三年废。金复置，国朝因之，属真定路。

栾城县。春秋晋靖公孙宾食邑，宾因以栾为氏。西汉为关县，即今治也。东汉为栾城县，故城在赵州西北十六里，今曰轮城是也。晋省，后魏复置，隋置栾州，寻废。唐改栾氏，属赵州，后属真定。宋为栾城，金因之，国朝为真定路属县。

中山府城。古中山，唐尧始封此，《禹贡》为冀州之域，春秋，鲜虞国也。初为中山，魏并之，秦为上谷、巨鹿二郡地。汉置中山国，治卢奴。后燕慕容垂都此，北魏为中山郡，隋为博陵郡，寻改高阳。唐为定州，又复改博陵郡，升义武军。宋改定武军，升中山府中山郡。金仍为中山府，国朝因之为中山府，隶真定路，领县三：曰安喜，为附郭县，曰新乐，曰无极。

安喜县。春秋，鲜虞之地。战国为中山，魏文侯使乐羊取之，以封太子。至汉为卢奴、苦陉二县之地。东汉为汉昌县，魏改魏昌。元魏立安州，寻改定州。北齐迁安喜于今治。隋废安喜，属博陵郡，寻置鲜虞县。唐复为安喜，宋、金因之。国朝以安喜为中山府，倚郭县兼理城中。

赵州城中，《禹贡》冀州之域。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属邯郸郡。汉属恒山、巨鹿二郡地。晋为赵国，北魏赵郡，兼置殷州，理象城。北齐为赵州，隋改栾州，寻为赵郡。唐复为栾州，寻改赵州，又为赵郡，属河北道。宋初仍为赵州，崇宁中升庆源军，寻升庆源府。金天德三年，改沃州，因与赵音同，又取以水沃火之义云。国朝复为赵州，隶真定路，领县七：曰平棘，为附郭县，曰宁晋，曰临城，曰高邑，曰柏乡，曰隆平，曰赞皇。

平棘县。汉初属常山郡，后置宋子县。晋属赵国，后魏为赵郡，治所复置宋子县。隋自象城移赵州治此，改置平棘县。唐、宋、金皆因之。国朝为赵州属县，倚郭县兼理城中。

管仲曰："鄗邑之黍。"春秋，纳荀卿于柏人，鄗为晋邑。柏乡，即柏人，今治即鄗邑也，汉属巨鹿

郡。高祖八年，次柏人赵相贯高谋杀上，上心动，问县名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即此地也。光武即位于县之五成陌千秋亭，更名高邑，为冀州刺史治所。魏改陌仁，隋置柏乡县于彭水之阴，即今治也。唐因之，属赵州，天宝改尧山县。宋省柏乡入高邑，而存尧山。金复为柏乡，属沃州。国朝因之，为赵州属县云。

元氏县西北三十余里，曰封龙山。《星文图》曰："山应轩辕十星，屈折若飞龙之状，故云。"山阳有龙首峰，高二百丈，上有立石数茎，望之若龙骨也。峰东北五里，又有狮子峰，高五百丈，若狮子蹲踞。又有熊耳峰，高五百丈。又有玉石峰、螺峰、南北天井，皆西北最高之峰，各以其形相类而名也。又有石人峰，在东南隅，三石相向屹立，各高三四丈，俨如人形。又有孩儿、华盖二峰名。仙人台，则在螺峰之西，怪石相承如台故云，山绝顶有二塔。狮子峰后数百步，有白云洞，世传张果老所居。又有龙井，而水帘在龙泉之上，垂二丈许，虽祁寒不冻，大旱，祷辄应云。

十万垒。赵州平棘县南五里，安济桥南，有壁垒曰十万，今俗呼为"西壁营"。昔汉安帝永初元年，以邓骘、任尚讨羌，无功而还，后羌遂侵河内，赵、魏，民惊恐。北军中候，宋宠将五营兵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垒六百十有六所，此即一也。今河羌人居之。

巏嵍山（音权髦）。在柏乡县南，乃土山也。今属顺德路唐山县境，即古柏人也。巏嵍山，出五色石。

真一泉。真定路府治西街，居民舍下有一井，极甘美，曰"真一泉"。金章宗尝取惠山泉与此水较之，其味大胜，章宗因曰："真一润二。"遂以名其泉云。

卢水。中山府城濠，水流入城中，为卢水。《水经注》曰："卢奴城西北隅，有水渊而不流，南北一百步，东西百有余步，水黑色，俗名黑水池。或曰黑水，曰卢不流，曰奴故，曰卢奴云。"自（原本缺一字）至燕，皆引滱水入城。今水窦既毁，地道亦绝，惟池水流出城外，潭积微涨滑滑，东北流注于滱水也。

陉邑县。故城安喜东南五十里，本赵之陉城也。《史记》曰："田叔赵，陉城人也。"汉为苦陉县，属中山国，章帝改汉昌。魏改魏昌，北齐废。隋置隋昌，属博陵郡。唐改唐昌，属定州，天宝间，改陉邑。至宋康初，省入安喜，迄今为墟市。民居甚众，豪商大贾皆集焉。市衢之西，有西门豹之庙，此即《史记》所谓陈余游苦陉，得富人公乘氏女所也。

新城。在县北三十里。曰新城镇，即古新市县也，为白狄鲜虞之国。汉为中山属县，王莽曰平乐县也。《赵记》曰："新市县有蔺相如、廉颇、李牧三将之宅。故其城势作成三曲，西北避相如宅，东北避颇宅，东南避牧宅。"又云："相如祖茔皆在城中。"今为新市乡新城镇，居民数百家，为墟市。十二月，夜宿镇上苏氏逆旅，是夜大雪。

九门故城（董氏族附）。藁城县西北二十里，荒城一区，盖战国时赵邑。本有九室居之，武灵王改曰九门。《史记》"王出九门，如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是也。惠文王二十八年，蔺相如城之。汉为县，今为九门镇，野台在城侧，俗呼为"寒台"云。城中世家，惟董氏一族，故自其龙虎卫上将军俊帅孤军内附，灭金之役，战死黄河之上，谥"忠烈"。其子文炳忠献公，受知世祖，身兼左辖佥枢之职，讨灭宋国，事载信史。次文用，为翰林承旨，谥"忠穆"。次文忠，佥枢密院，谥"忠贞"。其孙士选陕西平章，谥"忠宣"。子孙清显，世罕及之者（内翰元文敏公明善，撰公家传赞曰："或曰为将三世，其后受其不祥。董氏贵显四世，子孙数千百人。或曰活一人者，必有后。龙虎公、忠显公为大将，不妄杀，濒死而生之者，无虑数十万人。其诸以是为德与后。台臣上章，累请援史张功臣例，进封王爵，子孙辞不受，盖以满盈为诫也。余尝过其第中，见其冠盖蝉联，子孙皆清修好学而有承平公子之风。"观乎此，清河元公之言益信）。

南栾故城（千金渠附）。柏乡县南千山、言山二山之西也，俗呼为"南陵城"。《十三州志》曰："昔陈公子完，避乱奔齐，桓公以此封之。"汉武帝封赵敬肃王子它，为南栾侯，即王莽之富平也。《左氏传》曰："齐国，夏伐晋，取栾。"其后南徙，故曰南栾云。城西有千金渠，唐开元中，县令王佐所浚以疏积潦，其堰则谓之"万金堰"也。

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其门颇完固，上建楼橹，以为真定帑藏之巨盈库也，上作双门而无枨臬通过而已。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娼门、酒炉、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此，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

藁城县西二十五里，故城东高台三所，圮址尚存，郭况故台也。今台傍有三村落：一曰台西，一曰故城，一曰内族，此即郭后所居也。昔光武击王郎，至真定过此，因纳郭氏为后。今台三所作南、西、北三面。北台之上建卢郎神庙，不知何神庙，东向，神像具唐服，民至今祀之。今真定平山县东，有绵蔓故城，即光武所封况之侯国也。

安喜县东南三十里荒台一所，曰鸡鸣台。世传，汉世祖自蓟而南，于此舍宿，其地洼下，遂筑此台，鸡鸣□□□以名云。

赵州城中，州衙南，皇华驿之东，有望汉台。此即东汉耿纯所筑，以望东武之所也，岁久摧圮。宋大观四年，知军州事刘戒，惜其遗迹湮没，乃筑而新之。其高七寻，其基延袤二百八十尺，上广六十尺，仍构屋以覆之，命州判官赵徽之撰《望汉台铭》，刻

石，其碑今在州衙前金刺史赵温谔碑楼下。望汉台但一荒丘耳。

赵州城南平棘县境，通津有大石桥，曰“安济。”长虹高跨通衢，上分作三道，下为环洞，两挽复各为两洞，制作精伟，兰楯刻蹲狮，细巧奇绝。华表柱上，宋臣使金者刻题甚多，不能尽读。有刻曰：“连鹏举使大金，至绝域，实居首选，宣和八年八月壬子题。”桥上片石，有驴足迹四所，世传神仙张果老之迹。或云，当时匠者之戏。匠者曰李春，隋時人也。张果老《列仙传》云：“果，真定蒲吾人，隐封龙山，唐高宗召，不起，明皇迎入禁中，赐号‘通元先生’。后不知所终。”今真定平山县东十三里，有蒲吾古城，即果老居也。

赵州城西门外，平棘县境，有永通桥，俗谓之“小石桥”。方之南桥，差小而石工之制华丽尤精。清洨二水合流桥下，此则金明昌间，赵人裒钱而建也。建桥碑文，中宪大夫致仕王革撰。桥左复有小碣，刻桥之图，金儒题咏并刻于下。

李昉书院（吟台附）。元氏县封龙山龙首峰下，有宋丞相李昉读书堂及吟台皆在焉。李公书堂本三所，东溪为浮屠所占，西溪芜没不可考，今建书院者，即中溪也。吟台在东北隅，叠石为之，高三丈余，宋碑一通尚在。逮国朝至元三年，李文正公冶，自翰林学士辞归，隐山中，因其故基以筑大成殿、讲堂斋舍，招延学者王文忠公磐为撰书院记。李文正公，字仁卿，自号敬斋，云金进士，栾城人也。有文集行世。王文忠公，字文炳，号鹿庵，广平人，亦云金进士。入国朝，为翰林承旨，年九十二，以寿终。

徐童树。在元氏县封龙山修真观。四周多徐童树，树类梧桐，香气时袭人，其子可以染碧，移植他所，则辄死，俗呼为“徐童华”。世谓北岳徐真君登仙于此，记云：“骆元素遇一老人，得药十粒，且告曰：‘服此则不饥。吾本姓徐氏，字元英，新受长桑君牒，为北岳长史。’言既，化童子乘白云而去，因以名云。”

中山府学讲堂前，有雪浪石，承以丈八芙蓉石盆。盆口镌苏文忠公《雪浪石铭》，其石纹作波涛痕，复有若卧牛立凤之状者。昔苏公守定日，甚爱此石，构小室置之，榜曰“雪浪斋”云。西庑下一碑，图石之形，并刻其铭于右学中。又有唐王维画竹碑二通，一黑一白，世谓“阴阳竹”也。

玉华宫，在真定路城中，衙城之北，潭园之东，是为睿宗仁圣景襄皇帝之神御殿奉安御容者也。外为红绰楔垣墙，四周槐柳森列，重门棨戟，广殿修庑，金碧辉映，宏壮华丽，拟于宫掖。制命羽流崇奉香镫，置卫士以守门阈，岁时月日，中书以故事奏闻，命集贤院臣代祀函香致醴，遣太常雅乐率燕南宪臣、真定守臣，具朝服，备牲牢，行三献之礼。延祐间，御史元永贞上疏略曰：“圣朝建宗庙，崇孝享，可谓至矣。而睿宗神御别在玉华宫，窃惟功德莫如太祖、世祖，不闻有原庙世祖神御奉安大圣寿万安寺，岁时以家人礼祭供，不用太常雅乐。今玉华宫又非龙兴降诞之地，伏望朝廷，照依京师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祭供，罢太常乐，斯得典礼之正矣。”疏上不报。元统乙亥，监礼官萨都拉天锡有诗咏其事，诗曰：“大禘天香出内宫，孝思与世总无穷。百年礼乐行三献，一派箫韶起半空。使者领班云气里，女仙摇佩月明中。小臣监礼陪清列，两袖葵花映烛红。”天锡进士，时为燕南廉访司照磨云。

开元寺。在真定路城中，鼓角门天禄坊西，此即张五村故地也。寺内三门石柱刻曰：“大历十二年，藁城主簿李宿撰《解惠寺三门楼赞》云：‘后魏兴和二年，建寺曰净观，至隋开皇十一年，改曰解惠，后复改，开元寺。寺有千石钟，声闻数百里，今为官府昏晓之警钟。楼栱间有赵闲闲所遗墨迹。正殿皆石栏环绕，镌刻花木、禽兽、人物极为工致纤巧。寺复有转藏经碑，乃梁王承规集王右军书也，妙绝当世。复有封居赋小篆千文碑，在寺中。’”

临济寺。在真定府城中，定远门东街，飞云楼之东。其三门下，有唐吴道子所画《布袋和尚像》及《摇铃普化真赞》，东坡《墨竹绿筠轩诗》等石刻，极为精妙。寺乃临济祖庭，其灵塔，则金世宗所建也。昔，临济和尚结茅于此，尝与木塔、河阳二师围炉而坐，木塔曰：“摇铃普化，果是凡是圣?”普化适至，揭帘而入，“汝谓我是凡是圣?”临济大喝一声，普化作偈曰：“河阳新妇子，木塔老婆禅。临济小厮儿，倒具一双眼。”世传本寺，赵王熔所赐墨君和故宅也。

赵州城中东门内，有柏林院，世呼为“赵州古佛道场”，盖唐末僧赵州和尚修行之所。旧在城外，后城既展，而在东门内矣。院西丁字街，有石浮图，俗曰“大石塔”，高可四五丈，制作极工，上刻古薤叶篆，亦妙，宋景祐五年，西厢人所建也。

中山府城中，天宁寺后，有小寺，世传慕容垂之后宫也。其妃以诬被杀，冤血溅砌石，石白血殷，渍而不灭，每雨过，其色愈鲜。余尝考《北史》，垂妃无它被杀者，惟段氏谏垂废太子宝，垂不听，宝深衔之，及即位，令自杀，疑此即段氏之血也。

栾武子庙。栾城县西四里，彪冢村高丘一所，曰“栾武台”，台有庙，曰“栾武祠”，此即栾伯书之庙也。书谥曰“武”，故云。庙西南有一冢，曰“彪冢”，俗传武子猎于此，射一彪，死葬于此焉。

中山府文庙西，宋丞相魏忠献王、韩公琦祠堂存焉。琦为帅，有惠政，州人为立祠，祠下有碑一通，其略曰：“仁宗朝，出知定州。时州兵不治，将为乱，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不知教者，斩之。有死于战敌者，赏其家，其孤儿使继衣廪。乃考古兵法，列方、圆、锐三阵，亲教习之。由是定兵强劲可用，号称雄镇，声振契丹”云。

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唐清河郡王李宝臣纪功碑一通。其碑极高大，永泰二年立。《类

要》云："李宝臣纪功二碑，一在真定府治东三十步，即此碑也；一在府西一十步，大历三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见"云。

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复有钜碑埋土中，止露碑首，长及丈五。题曰："王武俊碑，贞元五年立。"文字皆不可考。《类要》云："王武俊碑，去真定府治东门二十步。"即此碑也。

真定路南关，阳和门外，史丞相遗爱碑一通。螭首龟趺，高四十尺，冠以华屋，壮丽崇峻。其文，则郡教授吴时起撰也。碑略曰："公姓史氏，名天泽，大都永清人。国初，嗣兄天倪爵，为河北兵马都元帅，寻除真定等处五路万户，又擢经略宣抚使。世祖皇帝即位，中统二年，超拜右丞相。至元元年，进光禄大夫。三年，进辅国上将军，为枢密副使。四年，复为左丞相。六年，以荣禄大夫，为平章政事。八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公出入将相五十年，柱石四朝，仪表百辟，古之社稷之臣也。其保障河北，战三峰山，搭金擒宋，皆建奇功。尝同巴延淮安忠武王统大军至鄂渚，以病召还，明年薨于位，即十二年二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二，赠太尉，谥忠武，葬真定县太保庄。墓碑，翰林学士图克坦公履撰，神道碑，则翰林承旨王磐撰，皆敕赐文也。延祐六年，加赠'推忠赞治同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镇阳王。'初公之治真定也，披荆棘，驱狐狸，开城郭，立官府，以招人民，成天下之剧郡，四方之都会。武仙之乱，公兄元帅天倪遇害，主将欲尽诛郡人，以雪其恨，公恐失胁从罔治之义，忍忿含垢，亟谏数四乃得全活。壬辰，招降老幼十万余口，将护北渡，使其自便处所，或使归乡里，一无所问，其德可胜言哉！公甲第，今在子城西，黑军营北。第中有静治堂、青樾楼、景光亭、江汉堂"云。十二月早，渡滹沱河，抵阳和门外，日卓午矣，饭于旅舍，遂至南关，下马读其碑而去。

真定路府学尊经阁下，有刘法《墨史图》石刻，及杨秘监《邦基画》，及金诸贤诗，极精妙也。旧在墨史堂，今龛阁壁云。

唐恒州刺史陶云碑。在真定路府治庑下，有唐恒州刺史陶云碑一通，字为行草书，笔势遒劲，而不著书者姓名。其文，则唐申州录事张义感所撰。其略曰："云，字大举，河南伊阙人。高宗时，为恒州刺史"。其碑则永淳三年立也。昔宋欧阳文忠公为河北转运使，至真定，见碑仆府门外，半埋土中，命工掘出，立于庑下云。

三公神庙碑（白石神君、无极山二汉碑附）。三公神庙，在元氏县西北三十里封龙山下，其庙两两相对，若泰阶六符之状。盖三台近于轩辕，故庙于此山。今榜曰"天台三公之庙"，庙有汉封龙山颂碑一通，汉三公山碑一通。县西故城西门外，八都神坛，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汉光和四年常山相冯巡所立。坛侧又有唐三公山碑一通。八都者，总望八山而祭于此。明帝永平中幸此，诏复租税六年，劳来县吏下及走卒皆蒙恩赐。其后，章帝北巡，又幸元氏，祀光武于县堂，祀明帝于始主堂，皆奏乐焉。白石神君碑、无极山碑，二汉刻，皆在封龙山下。

唐卢舍那珉像碑（铁塔附）。元氏县城中开元寺，有唐蔡有邻隶书卢舍那珉像一通。欧阳文忠公曰："唐世能名八分者四家，韩择木、史维则世传颇多，而李潮及有邻特为难得。庆历中，昭文韩公始得此本，有邻小字尤佳，若《石经藏赞》、《崔潭龟诗》，与三代鼎彝何异也。"又云："其碑石刻，在中山府城中，盖传闻之误耳。"开元寺内西北院中，有生铁塔，高四五丈，其制亦机巧。

定武兰亭石刻。旧在中山府库中，为天下名本，今埋没不知所在。昔唐太宗诏供奉临兰亭，惟此本乃率更令欧阳询所拓也。上命刻石留禁中，以他本赐外臣，一时贵尚摹拓，惟禁中石本独完善。至五代石敬瑭弃中国，而契丹耶律德光，自中原辇宝货图书还，北至杀虎林而死，永康立，其国交兵，遂弃石而归。庆历中，李学究者得之，韩忠献婿始以墨本出示韩公，索其石观，李遂瘗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于人，每本必千钱，由是好事稍稍得之。后李负官缗无偿，时宋景文公祁守定武，以公帑金代李输之。取石，匣藏于库，非故旧不得□。熙宁间，薛师正守是邦，求者沓至，薛恶其摹打之声，乃刻别本于外，以遗求者，然此郡已有二刻真赝矣。其子绍彭摹他石以易元刻。暗以自别，遂于古刻"湍"、"流"、"带"、"右"、"天"五字，各刻损二笔为记。或谓古迹"仰"字如针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带肉，此为唐刻本也。大观中，徽宗诏取此石于薛氏家，其子嗣昌进纳御府，上命龛置宣和殿。靖康，金入汴京，其石不知所存。云金以红毯辇归金，东南诸刻无能仿佛者。天台桑泽乡世昌编《兰亭博议》一书甚详。

赵州城东北三十里，平棘县境上，古宋子城，城中有汉耿球碑一通，作汉隶，盖耿纯宋子人也。城西有耿乡，汉光武封纯为侯国，世谓之宜安城，至今民多姓耿，皆纯之后也。宋子故城，即秦高渐离，匿作宋子而歌之所也。按卫恒《四体书势》曰："钜鹿宋子城耿球碑，师宜官书，袁术立球纯之后"云。

徐整碑。在柏乡县西南七十里。柏乡故城之西门内，汉柏人令徐君碑一通。君名整，桓帝时为柏人令，有惠政，民怀之，为立碑。此即高祖动心不宿之地也。

柏乡县城中通衢，居民檐下，柏乡尉兰君碑一通。君名俨，字望之，唐会昌间，尉柏乡有遗爱民伐石立碑，潞州进士张环制文。将树碑时，皇叔观察使完颜从郁适朝京还，因题诗一章于碑后，曰："卿材皆愿识将军，事简将军少出巡。白酒不沽谁犯禁，黄鸡无祸得司晨。问耆抚幼非干举，止社停巫岂慢神。数尺去思碑上语，后官知劝可书绅。"乡人并刻其诗

于碑后。

"吉日癸巳"石刻四字，周穆王所刻也。昔在赵州赞皇县城南十三里，坛山崖石之上。《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山，以望临城，置坛此山，因以名焉。"癸巳，志其日也。又有四望山者，谓穆王登山望祭四方者，传中但云登山，而不言石刻。然字画亦奇怪，若杖画状，土人谓坛山为"马镫山"，以其巳字之形类镫也。宋尚书广平宋祁，以皇祐四年秋，自亳移镇镇阳道，出赵州，命人于坛山石壁模得此字。时赵之守将武臣也，遽命凿山壁，辇其字归赵龛之厅壁，闻者莫不叹惋。嘉祐己亥，移置高邑县厅壁。元至元二十三年乙酉，复移龛赞皇庙学之壁云。

藁城县城中文庙内，有汉藁长蔡湛碑一通，光和四年立，并碑阴全。庐陵欧阳文忠曰："天章阁待制杨畋尝谓余言，汉时隶书在者，此最为佳，畋自言平生学此字也。"藁城县九门城中，有隋九门令钳耳府君碑，不载书撰名字。碑首题云："大隋恒山郡九门令钳耳清德之颂。"君名彻，华阴朝邑人，本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因以地为姓。曾祖静，魏冯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宁、邓四州总管，别驾龙门二郡守。字画遒劲，非欧、虞不能及也。

九门城中，有隋李康城清德颂碑一通，不著书撰名氏。文为声偶，而字画奇古可爱。康，陇西狄道人也。碑首题曰："大隋冠军将军、大中都督、恒州九门县令陇西李君清德之颂。"字多讹阙，其后曰："十一年，岁在辛亥，大将军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二字磨灭不可识。按：隋开皇十一年，岁在辛亥，其二字乃开皇也。大将军在酉之说，出于阴阳家，前史不载，而见此并记之。

藁城县九门城西，浮图碑一通，题云："九门县合乡城人等，为国建浮图之碑。唐应诏四科举董行文撰文，清河传节得书。唐高宗上元三年，岁在丙子，建浮图，在智短寺。"寺今亦废久矣。

冯乐陵。在新乐县东北二十里，即汉冯昭仪之墓也。昔昭仪，随其子中山孝王兴就国，王为母筑宫于乐里以居之。乐里，即今新乐城也。昭仪在元帝之时，有当熊之功，成帝优异之，赐御服、鼓吹、卤簿，名其居曰"乐里"。既终，敕葬乐里东北，因名其墓曰"冯乐陵"云。十二月（原本缺二字）早，自新乐县起，午前至冯乐陵午饭遂至荒陵，眺望而去。午后，雪复大作。

汉中山王陵。安喜县东，唐河西北有二坟，即汉中山哀王、宪王之陵，世讹为"二女陵"，非也。哀王乃孝王之孙，康王之子，《寰宇记》曰："滱水，又名唐河，自唐县界流入，东注京丘北对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宪王二陵。"又闻中山怀王、顺王、夷王数陵，在安喜县境内，今皆不可考矣。

李左车墓。赵州城西七里，清水之曲，有高冢一所，世传为李左车之墓。冢上今为佛地，中有一井可汲，余无考者。冢上但有元魏景明二年所立，兖州刺史李使君碑一通而已。

栾城县西陲，有村曰"陈居"，陈余墓在焉。此余游赵日所居，死归葬此。

栾城县城东，石栏桥东二里，有冢极高，为汉蒲关侯柴武之墓也。隋开皇间，武有远孙为浮屠氏，曰英师，并葬于冢侧，今台冢亦汉制也。冢旁有台头寺，俗讹为"柴世宗墓"，非也。近冢曰柴村，即武族之所居也。

真定县南十里，古常山城下治河之滨，荒冢隐然，是为汉胶东侯贾复之墓。昔浚沿河发古冢，得骸骨异常，身擐铁甲，一戟在旁，寻复得其墓志，始知为贾复之墓也。太守马公敛以衣衾，更瘗之。后燕南宪掾孙茂先见其事，后三十年，告于郡知事王德祯，因砻石，请监察御史杨君俊民为文刻诸石，名曰"怀贤"之碑，以表其墓。其略曰"侯，南阳人，光武，拜执金吾冠军侯。建武间，封胶东侯，食六县。后罢将军，以列侯就第，卒谥"刚正"（按《后汉书》作刚，无正字）。侯尝破五校于真定，创甚，光武念之，约为婚姻，卒后，哀其成绩，诏葬于此，或史之所逸也。又述宋洪适之言，辨论埋铭之原，以为自汉明帝时，都尉路君墓门始，至为详博。王君字祐之，保定人。好古笃实，君子以余为忘年友也。杨君字士杰，郡人，举进士，扬历馆阁，今为国子司业，亦余之故人也。

郎氏墓碑。在新乐县东南十五里曲郡村，有郎氏墓。墓林中有郎茂、郎颖二碑，皆李百药撰，宋才书，字画甚伟。碑云："茂从炀帝幸江都而卒，颖事唐为大理卿。隋唐之时，屡更定律令，盖法律士也。"颖之碑阴题名云："柱国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国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为一卷。柱国府长史、司马、掾属各一人，谘议、记室、司仓、司功、司户、司兵、司铠、司法、司田、司士、参军事各一人。又有参军事五人，行参军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国官国令大农各一人，常侍、侍郎、国尉各二人，典尉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庙长、学官各一人，食官、厩牧各四人，典府长一人，典府丞二人，亲事七十五人。"颖以贞观四年卒，此盖唐制也。

真定之西关外，社坛西北隅，城濠之外，真定县境上，也有褚先生墓。墓下小碣一通，其略曰："先生褚氏，讳承亮，字茂先。宋宣和二年擢第，调易州户曹，会金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内旧进士七十三人，赴安国寺试策。策曰：'以上皇不道，少主失信。'举人希旨，极口诋毁。先生离席揖主文刘侍中曰：'君父之过，岂臣子所当言耶?'长揖而出场屋，刘为之动容。比揭榜，先生被黜，余悉放第。状元许必辈自号七十二贤。榜时，人谓先生曰：'有德先生。'朝廷重其名，命知藁城，漫一应之，寻解印去，年七十终。弟子周伯禄等百余人，因私谥曰'元贞先生'"云。十二月早，谒拜墓下。

真定县北十五里，大安乡曹家疃道左，墓碑题曰："元故金浙东海左道肃政廉访司事甄君之墓。"墓前一碑，中奉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赵郡苏天爵撰文，国子司业王理书，翰林直学士谢端篆。碑略曰："君讳世良，字贤卿。世为真定人，年四十余，始游江南，试吏四明，擢浙东西宪掾，进南台察院。受知文皇帝，寻贡中台，除广西廉访知事，迁帅府都事。际遇今上于潜邸，比绍大统，召君入朝，台臣奏为山南经历，上不允，改通政都事，寻拜监察御史，出佥浙东宪。至元元年九月十八日，卒于金华官舍，年六十八。君任广西，调护圣躬，夙夜无懈。尝书'贤卿'二字赐之。及迁浙东，又赐缗钱五千贯，其恩眷类此。子二人，曰英，曰蒙"云。盖君之在四明也，与先君子最厚善，每过余家，喜余诵读，语人曰："此子可教也。"今予自海上归南阳，将上京师，道出镇阳，窃幸拜君之墓。呜呼！二十年之间，见君之穷达生死，而予栖迟草莱，年益迈而学益荒，负君知人之鉴矣。

真定县北，新城镇南二里许，墓林蓊蔚，羊、虎、翁仲皆白石镌凿，极为伟壮，是为岭北行中书省郎中苏君之墓。隧前一碑，乃苏氏先茔之记，奎章阁侍书学士蜀郡虞公集撰，翰林承旨吴兴赵文敏公孟頫书丹，为二绝之笔也。君墓碑亦虞公撰，其略曰："君名志道，字子宁。以吏起家，为丞相掾，三命为枢密经历。延祐三年岁丙辰，关中有变，遂及和林，人大震恐，并皆奔散，会天大雪，深丈余，车庐人畜尽压没，民皆枕藉相食，道无行人。朝廷超拜君为中宪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君请厚价募民粟，至和林以赈，饥民遂得全活。明年，行至京师卒。其子天爵，奉柩归葬于此。"天爵字伯修，以文章起家，扬历台阁，为时名人。今以国子祭酒，选为京畿奉使宣抚。十二月大雪，留新城不得发，至墓稍晴。遂同李亨散步至墓上，读虞公所撰碑。过坟庵，又读费著、周伯琦等燕南考试回题壁。守墓者邀余二人啜茶，且言昔耕墓旁，得古碑之盖一段，其制若今捣练方石，字皆漫灭不可读，苏公定为碑盖也。盖古人埋铭，必以石覆其碑，恐土蚀其字画，故碑盖则大篆其题目，今之碑文曰"篆盖"，即其遗意也。

藁城县东南二十里，倪家庄侧，有唐倪若水墓。庄多姓倪氏，皆若水子孙也。若水，字子泉，擢进士，开元初，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为汴州刺史，政清静，兴州县学，风化大行，未几，入为户部侍郎，复右丞卒。

藁城县二十里新兴村，滹南王先生墓在焉。先生讳若虚，字从之。金进士及第，仕至翰林学士。国初遁此，自号"滹南遗老"，笃志经学，尤长于经义，南北师尊之以为法。后登太山，端坐而逝，归葬于此。有《慵轩集》及《经史诸书辨疑》行世。墓前碑，则元遗山所撰也。有司今立祠县学以祀云。

# 卷中

魏郡部彰德路。《禹贡》冀州之域。商河亶甲居于此。战国为魏之邺地，秦为上党、邯郸二郡地。汉置魏郡，曹操受封于此，称邺都。后赵石虎、前燕慕容儁并据之。后魏曰相州，东魏曰司州，北齐改为清都郡。唐曰相州，又改邺郡。梁置昭德军，石晋改彰德军，金升为彰德府。国朝先属真定路，后改彰德路，立总管府，领司一，县三：安阳、汤阴、临漳，州一，林州。

彰德路城中，宋隶安阳县。国朝置录事司以领之。城之外，仍属安阳县。城郭周十九里，总管府录事司治，及安阳县治皆在城内焉。

安阳县。春秋为戏阳，战国为魏宁新中邑。秦更名安阳，汉废，以其地入荡阴，属河内郡。魏并入邺，晋置安阳，属魏郡。后周移相州及邺县于安阳故城，治此。隋复曰安阳，寻改尧城，属魏郡。唐以安阳为相州治，改尧城曰永定。宋改永定为永和，寻省入安阳，及省邺县，分其地半入焉。宋、金皆曰安阳县，国朝因之为彰德路倚郭县。

汤阴县。古羑里之地。战国为魏之荡阴邑，汉为荡阴县，属河内郡。晋属魏郡，后魏省。隋改荡源县，大业二年省。唐初，分安阳县地入荡源，属卫州。贞观元年，以荡水微温，改为汤阴县，属相州。宋、金、国朝皆因之，为彰德路属县云。

临漳县。本汉邺县地，晋建兴二年，以愍帝讳改名临漳。东魏孝静，置邺县于今邺镇，又别置临漳县。周武帝平齐，自邺城移县于今治，仍属魏郡。隋开皇三年，改隶相州，十年，分县地置长乐县，大业十年，始筑县城。暨唐及宋、金皆为临漳县。国朝因之，为彰德路属县云。

林州。汉置隆虑县，东汉改隆为林。隋析置湛阳县，后改置岩州，金为林州。国朝至元二年，复为县，又并辅岩入焉，未几复为州，割辅岩入安阳，仍以州隶彰德路。

磁州。《禹贡》冀州之域。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为邯郸郡地，汉为魏郡赵国地，晋为广平郡地。后周，置成安郡，隋置磁州。唐天祐，改惠州，寻复磁州。宋曰滏阳郡，金以隶彰德。国朝属广平路，领县四，曰：滏阳、邯郸、武安、成安。

滏阳县。汉为武安县地。魏置临水县，属广平郡。后周置滏阳县，属成安郡。隋置磁州治于此，唐、宋、金并因之。本朝为磁州倚郭属县（按：磁州滏阳县，惟金以之隶彰德。元本属广平路，盖是书为记游览古而作，路径滏阳，历记所见，实未遍历洺邢也。故附见于彰德路云）。

黄华谷天平山。彰德之西九十里，曰林州，即古林虑县也。州西北二十里，曰黄华谷，谷多秋菊，故

名。昔金翰林学士熊岳、王公庭筠、子端，皆隐居谷中，号“黄华山主”，所居曰“读书岩”。公文章、书法高出流辈，字学米元章，墨竹类文湖州，金章宗所谓昔人君子者也。谷之西南，诸峰峭拔奇秀，林木阴翳，仙宫佛庙金碧辉映，岩崖泉石，名号百什，不可穷纪。其迸珠帘、桃花岩者，不减天台、赤城之胜。其最知名者，谷南之天平山袱谷寺也。袱谷莫夜，阴崖石壁间，灿然作金光若灯火，神幻不可致诘。前贤多作歌诗以纪，曰《金灯集》。

安阳县北三十里，临漳县南十五里，邺镇之西曰蔡村，有浊流奔迅，俗谓之“漳河”也。《禹贡》曰：“覃怀厎绩，至于衡、漳。”《水经》云：“浊漳之源，出晋宁路长子县西，发鸠山东北，流过壶关、屯留、潞县，合众山之水，其流始大。又东过武安县，有清漳水，自涉县东南来注之，其水合流，谓之“交漳口”（清漳，源出上党沾县大黾谷东北，过磁州武安，与浊漳合）。遂东过邺县西，又东过三户津，又东北过洺州曲周、平恩二县，又东北过冀州，又东北过景州东光县弓高镇，又东北过瀛州乐寿县景城镇，又东北过平舒县而入于海”云。漳水，自出山至入海，凡行一千六百八十里。按《史记》：“魏文侯时，使西门豹为邺令，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民田，民皆烦苦。豹曰：‘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今虽患苦，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民后果得其利，至今邺人祠祭不绝。”又《西汉书》：“文侯曾孙襄王，尝与群臣饮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未尽，豹何足法？’于是襄王使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田。揭水东注，号‘天井堰’，里中作一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使相灌注，一注分十二流，皆悬水门，邺人名曰‘晏陂泽’。河内之民，以致殷富，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曰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今史、汉所载，二说不同，余疑当时豹尝凿渠，而后湮废，至起绍修，故民歌之，今并录焉。十二月早，出彰德北门，至蔡村西行三十里，狭处作土桥以渡。时漳水退缩，层冰峨峨，逐流东下。士人云：“春夏水涨，至与岸平，阔可数里，号‘小黄河’。”又曰：“水旁多石子，俗传可以暖腹。”又有纹石，滨河之民取以为器，货之。

安阳桥。在安阳县北五里，桥下即洹水也。洹水出上党洹氏县洹山，山在长子县，东过隆虑县北，黄水注之。又东北出山连，迳殷墟东北，过邺城南，谓之新河。又东迳安阳故城东，过内黄县，北入于白沟云。《春秋左氏传》言：“声伯梦涉洹水。”杜预注曰：“洹水，出汲郡林虑县。”李宗谔以此说为然，遂言洹水源出林虑西北，平地涌出，初甚微细，东流九十里至安阳县界，泉脉渐大，又曲而东北，入大名府洹水县界。今按《水经》所言，洹氏在泽州高平县西，并无洹水。盖县邑迁改不常，故郦元所记有异同耳。余尝观许敬宗论《禹贡》：“道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其说甚详。盖天下之水，无有不发源于山，其有自平地出者，皆洑流再发也。且济水之源出王屋山之颠，洑流至平地，再出，即今济源县济渎庙泉是也。今李宗谔第见洹水初起林虑，遂以《水经》所记为异，殊不知林虑乃洑流再发也。吕忱《字林》、许慎《说文》皆云：“洹水，出晋鲁之间。”又言：“林虑黄水，发源神囷之山谷，东流至谷口，潜入于地下，东北十里复出于柳渚。”然则，洹水洑流至林虑再出，盖可信矣。

荡水。出汤阴县西石尚山（案：《太平寰宇记》作牟山），东流经县故城，县因水以取名。又东北至内黄县，入于黄泽。唐贞观元年，改为汤水，以其水微温也。

羑水。在羑里北二里，有桥曰羑桥，桥下即羑水也。《水经》曰：“羑水，出汤阴县西北四十里西山韩大牛泉。东经羑城之北，积水成渊，方十余步，深一丈余。又东至内黄县，与防水会。又东历黄泽，而入荡水”云。

宜师沟。在汤阴县西南三十五里宜师站。又，在县西南二十七里，又有宜师桥在站侧。

邺宫。元帝禅晋，晋常馆帝于此。光熙元年夏五月，马牧帅汲桑叛，败魏郡太守冯嵩，遂陷邺城，烧宫，旬月烟焰不灭。曹魏之殿阁，盖于此时尽矣。至石勒，将营邺宫，以廷尉续咸、尚书令徐光切谏而止。后因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巨木百余万株，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君知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邺宫耳。”于是，令都水使者张渐、少府任汪等监营，勒亲授规矩而建焉。

邺都南城。在镇东南三里半。按：魏孝文天和十八年，自云中迁都洛阳，经邺宫，留数日，临引军发，悬饭一瓢于城门上而去。尚书崔光语人曰：“挂饭者，悬飧也。后世元孙必兴于此矣。”至孝武永熙三年，高欢逼帝西入关，乃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见于洛阳东北，改元天平，以十月丙子车驾北还于邺。十一月庚寅至邺，居北城，改相州为司州，牧以魏郡林虑、广平、阳丘、汲郡、黎阳、东濮、清河、广宗等为皇畿。于城东置临漳县，城西置邺县，城东北置成安县。临漳三百乡，邺县五百乡，成安二百五十乡。二年八月，发众七万八千营新宫。元象元年九月，发畿内十万人城邺，四十日罢。二年，帝徙御新宫，即南城也。又《邺中记》云：“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欢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龟，大逾方丈，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按《北史·高隆之传》云：“隆之领营构大将，以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于邺，构营之制皆委隆之。增筑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城，乃起长堤为防，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以造水碾硙”云。

铜爵、金凤、冰井三台，皆在临漳县邺镇东南二

里，古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三台相距各六十步，中为铜爵台，南为金凤台，北为冰井台。此盖曹操于汉献帝时，为冀州牧所筑也。《邺中记》曰："建安十五年，铜雀台成，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植，援笔立就。金凤台，曹公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魏铜雀台，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后至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于魏初。于铜雀台上，起五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监、女伎。三台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床，施蜀锦流苏斗帐，四角置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戌屏风床，床上细直女三十人，床下立三十人，凡此众妓，皆宴日所设。又于铜爵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蕃客，曰"圣井"。又作铜爵楼，巅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南则金凤台，有屋一百九间，置金凤于台巅，故名。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爇之难尽，又谓之石炭。又有窖粟及盐，以备不虞。今窖上，石铭尚存焉。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以金屈戌，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又按《北史》："齐文宣天保二年，发丁匠三十万人，营三台于邺，因其旧基而高博之。构木高三十七丈，两栋相距二十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文宣登栋脊疾走，了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观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上飞下，不死免其罪戮。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虎曰圣井，冰井曰崇光"云。至后建德七年，三台遂废。及隋大业三年，韦孝宽讨尉迟迥，遂焚毁荡彻，了然空虚矣。十二月，余过邺镇，登三台，眺望见其残丘断陇，而问诸山僧野老，犹能于荒烟野草中，指故都西陵之遗迹，相与悲慨。且言："铜爵台，今周回止一百六十余步，高五丈，上建永宁寺。金凤台，周回一百四十余步，高三丈，上建洞霄道宫。冰井台，则北临漳水，周回止一百余步，高三丈，为漳水冲啮，一角已崩缺矣。"余闻世传邺城古瓦研，皆曰"铜爵台瓦"，砖研皆曰"冰井台砖"。盖得其名而未审其实。夫魏之宫阙，焚荡于汲桑之乱，及赵、燕、魏、齐代兴代毁，室屋尚且改易无常，况易坏之瓦砾，其存于今者亦几希矣。按《邺中记》曰："北齐起邺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油即祖珽所作也。盖欲其光明映日，历风雨久而不生藓耳。有筒瓦者，其用在覆，故油其背。有版瓦者，其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之长可二尺，阔可一尺。版瓦长亦如之，但阔倍耳。"今其真者皆当其油处必有细纹，俗谓之琴纹，有白花谓之锡花。相传当时以黄丹铅锡和泥，积岁久，故锡花乃见然，亦未言其信否也？古砖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盘花鸟兽之纹，又有"千秋"及"万岁"之字。其纪年非天保即兴和，盖东魏、北齐之年号也。又有筒瓦者，其花纹年号与砖无异，盖当时或用以承檐溜，故其内圆外方，有若筒然，亦可制而为研。然则世传有古邺之研，多北齐之物耳。邺人有言曰："曹操铜爵台瓦，其体质细润，而其坚如石，用以为研，不费笔而发墨，此乃古所重者，而今绝无。"盖魏之去今千有余年，若其瓦砾皆磨灭为尘矣。且齐之砖瓦，至今亦五六百年，村民掊土求之，往往聚众数百人，而逾年不得一二全者，则邺人所谓铜爵冰井者，盖特取其名以炫。远方其不知者，从而信之。今邺人伪造弥众，惟尝识者，知其不如古耳。故荆国王文公有诗曰："吹尽西陵歌舞尘，当年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记虚名动世人。"盖当时亦有此叹也。夫古之真瓦，不期于为研，今之伪瓦，止期于为研。其甄陶固精于古，然其质终燥，其用不久者，火力胜故也。虽和以黄丹铅锡，乌能作润哉？惟古之砖瓦，散没土中千余载，感霜露风雨之润，火力既尽，复受水气，此其所以含蓄润性，而滋水发墨也。

华林苑。在临漳县邺城东二里，苑后即南邺城之西也。按：石虎时，有沙门吴进言："赵运将衰，晋当复兴，宜役晋人以压其气。"虎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回数十里，及筑长墙数十里。赵揽等上疏切谏，虎大怒，曰："墙朝成夕坏，吾无恨矣！"乃从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通漳水，皆设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又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百余人。虎于苑中植人间名果，作虾蟆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合土载花木，所植无不荣茂。至高齐武成间，增饰华林苑，若神仙所居，改曰"仙都苑"。苑中封土为岳，皆隔水相望，分流为四渎，因为四海。汇为大池曰"大海"，海中置龙舟六艘，其行舟处，可廿五里。又为殿十二间于海中，五岳各有楼、观、堂、殿，四海中亦有宫殿、洲浦。其最知名者，则北岳之飞鸾殿、北海之密作堂也。飞鸾殿十六间，以青石为基，珉石为础，镌刻莲花，内垂五色珠帘，缘以麒麟锦，楹柱皆金龙盘绕，以七宝饰之。柱上悬镜，又用孔雀、翡翠、山鸡、白鹭毛当镜，作七宝金凤，高一尺七寸，口衔金铃，光彩夺目，人不能久视也。密作堂，周回廿四架，以大船浮之，以水为激轮。堂为三层：下层刻木人七，弹筝、琵琶、箜篌、胡鼓、铜钹、拍板、弄盘等，衣以锦绣，进退俯仰莫不中节；中层刻木僧七人，一僧置香奁，立东南角，一僧执香炉，立东北角，五僧左转行道至香奁所，以手拈香，至香炉所，其僧授香炉于行道僧，僧以香置炉中，遂至佛前作礼，礼毕整衣而行，周而复始，与人无异；上层作佛堂，旁列菩萨、卫士，帐上作飞仙右转，又刻紫云左转，往来交错，终日不绝。皆黄门侍郎，博陵崔士顺所制，奇巧机妙，自古罕有。其苑中楼、观、山、池、台、殿，自周平齐之后，皆废毁矣。今

其基址询之故老，犹能记其万一。余以记载可考者，录叙如右。

彰德路总管府治后花圃，曰康乐园。昔宋至和中，韩魏公以武康之节归，典乡郡，因辟牙城作甲仗库，以备不虞，遂大修亭池，名曰康乐园，取斯民共乐康时之义故云。魏公自为记，书而刻诸昼锦堂上。园中旧有七堂曰：昼锦、燕申、自公、荣归、忘机、大悲、凉堂。又有八亭曰：御书、红芳、求已、迎合、狎鸥、观鱼、曲水、广春。又有休逸、飞仙二亭。故老相传，黄堂厅事，肇启建于节度韩重赟。宋太宗归自河东，视其厅曰："朕之所居，亦不过也。"上欲留宿，重赟奏曰："臣以一方之力，积岁成此，今陛下居一夕，即虚之矣，不免劳民重建，乞赐守臣，岂胜荣幸?"上乃命设幄宿于厅下而去。至魏公大加完饰，郡廨园亭，雄壮华丽甲于河朔。又传：休逸堂，魏公取邺城冰井台四铁梁为柱，初铁梁弃邺台岁久，光莹无藓剥，人以为神物，诃护不敢动，及以为堂柱，群疑始定。今园亭废毁，皆不可考，惟飞仙台基，在府治敏功堂后，今构观音堂其上。台北十余步，逾小巷，后园有休逸堂基，面山。亭基，金节度完颜熙载作养素楼其上，今废，其碑尚存，其余则不可知矣。昼锦堂记碑，今移至魏公祠堂云。公有《康乐园诗》曰："名园初辟至和中，思与康时共乐同。一纪年光虽易老，万家春色且无穷。归来敢炫吾乡胜，到此须知旧邺荣。病守纵疲犹强葺，欲随民适醉东风。"十二月，余至彰德府治，后因游康乐园，今皆莱畦麦陇，可考者惟休逸台荒基，余皆不复辨矣。

彰德路城中，富财坊南，街西第二巷，闾门扁曰"胡公里"，故胡按察私第在焉。公讳祗遹，字绍闻，武安人也。祖父俱第进士，公北度居相州六十年，既卒，监郡伊尔布哈中顺尊慕德望，即所居，立胡公里。

缑山书院。彰德路城南门，大街道左，高绰门榜，曰杜文献公缑山书院。讳英，字文玉，信安人也。避乱居雒阳，谋隐缑山，故以此自号云。甲辰间，尼玛哈行省征至彰德，辟为谏议官，不就。遂隐居教授，日与王鹿庵、刘神川倡和为乐。中统元年，世祖闻其贤，命为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年七十卒，葬安阳县西十里王裕村。今其孙秉彝，字德常，以乡贡进士，积官中书左司郎中，请建书院。因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魏郡公，谥"文献"，设缑山书院，列于学官云。

雀城。汤阴县东北三十五里有城，周回一百步，高二丈，土人呼为"雀城"。世传，文王厄于羑里，武王筑此城以望之，有赤雀见，因名云。

凉马台。汤阴县北十二里有台，高三十尺，周回五百步，曰凉马台。按：《邺中记》曰："后赵石虎所筑。建武六年，虎都邺，洗马于洹水，筑此台以凉马，故以名"云。

观音禅院（八角井附）。彰德路城中丰安坊，有寺曰观音禅院。唐天禧二年所建，寺有八角井。父老相传，井中尝有云气如虹，众谓有宝，探之，其深不可测。郡人周郜，得昆仑奴，善入井，曰水精，使之入井底，良久，出曰："一黄龙，抱数颗月明大珠熟睡。"水精惊，亦病死。初，州城在井北，避洹水泛溢南徙，乃包此井于城中云。

隋龙兴寺碑。在彰德路北关外，古寺坊东，龙兴寺寺前，丰碑一通，是为隋龙兴寺。范阳张庭圭，八分书，其文则相州刺史越王撰。盖所谓"信行禅师传法碑"也。

陶唐庙，在安阳县西北六十里乞伏村。庙有金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赵秉文所撰碑一通，并书篆额。后铭曰："鬼神睢盱，伏羲受图，人文权舆，彝伦既叙，五谷既敷。唐文焕乎披昏，挟涂药民之愚。有典有谟，位非我娱，万民其孥，丹朱其疏，陆水其都，人盘其居。吁嗟!都俞思澌，于朕今其已夫。祝焉忽诸，道祠路隅，田妇耕夫，或祝或巫，白马同车，清风肃如，神来有无，清漳之墟，岁熟万区，神游藐姑，明昌有道，千载同符，击壤康衢，走不知乎今世陶唐氏之民欤?"

汤圣王庙。在安阳县西北五十里，庙有少中大夫、山东东西道按察使胡祗遹所撰碑。

羑里城文王庙。羑城在汤阴县北六里道左，朱绰门，门榜题曰"羑里城"，周文王之庙。其城，周回二百五十步，高二丈余。门榜，则正议大夫、河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康里回回所书也。庙有一碑，则太常博士、借注户部员外郎兼奉翰林文字胡祇遹记，大元至元六年夏十有二日建庙壁龛，翰林承旨永年王磐五言古诗石刻一通。按《史记音义》："羑里，盖狱名也。夏曰均台，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也。"又按《史记》："崇侯虎，谮西伯于商纣，纣囚之羑里，西伯乃演《周易》，作六十四卦。其臣闳夭太颠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九驷及他奇怪，因商嬖臣费仲，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铁钺，使得征伐。"又曰："纣囚文王，将杀之，或曰：'西伯圣人也，不可杀。'纣曰：'吾闻圣人有灵德，吾将验焉。'乃杀伯邑考，醢之以食文王。文王食之，已而，呕于羑里之门外。于是众信文王为圣人，因以土封其呕处，谓之'呕子冢'。"其冢今尚存，土人讹为"狗子冢"云。王承旨鹿庵庙壁所刻诗曰："羑水浅且清，羑里余荒城。文王德如日，曾此夷其明。陕树憩召伯，箕山栖许生。后人起敬爱，木石含芳荣。嗟尔一坏土，耕犁未全平。千秋不磨洗，永被囚圣名。我行荡阴道，过之为停征。念昔有殷季，虐主方狂酲。铦锋戮贤圣，若刈寸草茎。左啖鄂侯脯，右啜鬼侯羹。兹时无羑里，何以纾淫刑。羑里深杳杳，羑里高亭亭。君王在缧绁，不异南面听。淑气发神虑，淳和助心灵。演开伏羲画，剖出天地精。一时虽冥昧，万古垂日星。若无羑里拘，易经何由成。易经在所重，羑里那可轻。"康里公，字子渊，

积官至辽阳平章。布呼密文贞王之子，翰林承旨库库之兄，父子皆国之名臣也。

西门豹祠。漳水之上有祠，门扁曰“西门大夫之庙。”按：魏文侯使西门豹为邺令，至邺，会长老问民疾苦，对曰：“苦为河伯娶妇。”豹问其故，曰：“邺俗，祀河伯，巫视民女好者，云当为河伯妇，即聘取，治斋宫河上，令女斋戒十日，乃洗浴粉饰如嫁状，令坐床上，浮河中，行十余里，女乃溺。俗传否则漂没，其民人久以为然。故三老、廷掾，岁敛民钱数百万，止用二三十万，与巫祝共分余钱持归。故民有好女者，皆远逃去，邺民困贫，其所由来久矣。”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愿幸相告，吾亦往送女。”众曰：“诺。”至其时，豹往会，其巫妪年七十余，从弟子女十人，皆单缯为衣，立大巫后。豹呼妇视其妍丑，巫引女出帷，豹曰：“是女丑，不足为河伯妇，烦大巫妪入报河伯，更求好女，它日送之。”即使吏卒抱巫妪投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弟子当趣之。”乃投一弟子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复投一巫，凡投三弟子。豹曰：“巫皆女子，不能白事，烦三老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顾曰：“巫妪、三老不来，奈何？当使廷掾长者一人趣之。”皆叩头流血，豹曰：“河伯岂常留客哉?”于是，众誓不敢为河伯娶妇，皆罢归矣，淫祀遂绝。豹又凿漳水溉田五百余顷，民甚德之，因建祠云。庙有宋修祠碑一通，则钱塘杨蒙所撰，其略曰：“元祐八年癸酉，余奉檄策委定武将乱衡漳，迟舟于客馆，父老集琴堂下，曰：此地之东有祠，云西门大夫，虽时祭不乏，而庙制湫陋，邑大夫君行农而谒焉，怆然虔瞩，乃鸠工修祠”云。其后辞曰：“漳水可涸兮，君之泽方洋洋。西山可颓兮，君之名方巍巍。新厥宇兮神妥斯，琢诸石兮来者师。”十二月，至祠下拜谒，读碑而退。史云：“庙东北曰水乐浦，浦西五里，俗谓之祭陌河，即西门豹投巫之所也。”（按晏殊《类要》：“祭陌河，作紫陌河”。）

扁鹊庙碑。在汤阴县东南二十里，伏道村村之道左，一碑题曰“神应王扁鹊之墓。”其庙并在墓侧，庙有二碑，一碑教授张仲文撰，一碑大中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武安胡祇遹撰。墓旁生艾，治疾为天下第一，今每岁充贡云。伏道者，昔商纣知狱繁民怨，乃置防城，以兵防羑里之囚，又伏兵于道左，故云。庙壁，有左司刘昂题诗一首，曰：“昔为舍长时，方技未可录。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天地为至仁，既死不能复。先生妙药石，起虢效何速。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腹。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绿。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宋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诏封扁鹊为“神应侯”，因上疾愈，从医许希有之请。今曰“神应王”，未知何代所封也。

尉迟公庙碑。彰德路城中，昼锦坊后，周太师蜀国公尉迟回之庙在焉。回为周将，征伐有功，初灭北齐，以回为相州总管。至隋文帝，以计征回，欲图之，回乃率诸州举兵数十万，及为杨素、韦孝宽、高颎等师所败，遂上楼自杀。至唐开元中，州多怪厉，刺史至辄死，吏民疑惧。于是，刺史张嘉祐，以回死国难，忠臣也，为立祠以祀之。后，刺史吴克，复加以冕服。

初，嘉祐之建祠也，颜真卿为记其事，蔡有邻书之。碑阴纪回灵异之事，言：“雨旸，随祷辄应。回风驱蝗，使境内无害。每至秋夜，有双鹤下集庙廷。郡人至今称以为异”云。唐张嘉贞、宋璟皆刺相州，有惠政，今并配食庙廷。鲁公所撰碑，略曰：“有周上柱国、蜀国公河南尉迟回，字居罗（按：《周书》，作薄居罗），代人也，因部立家，遂雄荒服。父俟儿（按《周书》，作俟兜），尚魏大祖姊昌乐公主，赠太傅。回仕魏为散骑侍郎，历大丞相帐内都督，尚金明公主，进爵车骑将军、领侍中尚书左仆射，伐侯景有功，诏兼梁、益等十八州事。周之兴也，进蜀国公，邑万户，总秦、卫、文、康十四州事，大司马册太师，加上柱国，授相州总管。宣皇晏驾，京师将征公，公以隋公当权，辞不受。代公子魏安公沁东之败也，公绿巾尚整（按：《周书》：“回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曰‘黄龙兵’。”），犹背城请战，黄龙已溃，则登楼自裁。”又云：“公凡事二代，易九朝，忠不辱隋，节能奉上。唐武德中，改葬表墓。开元丁丑，乃建庙”云。开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华州郑县尉阎伯玙叙，秘书省校书郎颜真卿铭，蔡有邻书。

彰德城中，嘉惠曲昼锦坊，故宋丞相魏国忠献韩公琦之庙在焉。重门修庑，中为大殿。殿肖公像，衮冕龙榻，侍从之臣相向拱立，俨然庙堂气象。盖公熙宁初，力辞上宰，再典乡邦，未半岁，河北地震水灾，命公安抚四郡，移镇大名，相人思之，即公昼锦坊故第，筑生祠以祠公。庙昔有宋中书舍人王靓所撰碑，兵毁不存。国朝重建庙碑一通，晋州判官高书训所撰。高公，太原人，官至国子博士，故尚书高鸣雄飞子也。庭西昼锦堂记碑一通，至元间再摹而刻。宋参知政事欧阳修撰，翰林学士蔡襄书，龙图学士邵必大篆，世称为“四绝碑”云。府学之西，亦有公祠堂，宋鄂州嘉鱼令丘鄘，为撰庙记，其碑今置府学仪门下。安阳县治之南，护国显应庙西隅，亦有公庙，盖宋敕建者，郡人称为“双庙”也。至若大名府之庙碑，则丞相温国文正公司马光撰。磁州之庙碑，则知真定杨子县事徐荐撰。其陕西之秦州，河东之太原，淮南之扬州，河北之真定暨中山府，皆有公庙。大河南北，凡人所至，今皆祀之不绝也。昼锦新庙殿壁龛，公书《昼锦堂诗》石刻一道，诗曰：“重向高堂举晏杯，四年牵强北门回。故园风物都如旧，多病襟怀遂一开。白发耻夸金络骑，绿阴欣满石梁台。因思前彦荣归者，未有三曾昼锦来。”西庑则有郡人缑山

杜英所题诗扁，诗曰："轮囷日下五云飞，此是先生唱第时。龙上青天蛇有力，鼠潜旧穴马空肥。纵横边议三千牍，照耀身名六一碑。坏壁百年遗像在，郡人争看锦为衣。"按：公薨于相之府治，神宗震悼，命陪葬山陵，其家恳辞，乃命入内都知张茂，则敕葬公于安阳县西北三十里丰安乡。天子御制碑文，题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命龙图阁学士宋敏求，即坟所书。册赐守坟寺曰"傅孝报先之寺"云。十二月，余偕下郑人李亨，至祠下谒拜，读庭下二碑，及读诗扁而退。

安阳县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冢一区，世传河亶甲所葬之所也。父老云"宋元丰二年夏霖雨，安阳河涨，水啮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铜器，质文完好，略不少蚀，众恐触官法，不敢全货于市，因击破以鬻之，复塞其冢以灭迹。自是，铜器不复出矣。"

黄堆冢。在河亶甲西南。世传，乃河亶甲后之冢也。

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回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余登铜爵台，西望荒郊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

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丘七十二所，参错布置，累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后人，不致发掘故也。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庙北，一高丘之前，巨碑一通，螭首龟趺，齐忠王之碑，姜一芝所撰云。西望西陵不十余里，烟树历历可见。十二月，余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诈也？使操能见武侯八阵图，则有愧多矣。

朝阳陵。在临漳县邺镇东北九里，即魏文帝文昭皇后朝阳陵也。按《魏略》："甄后，中山无极人，初嫁袁绍子熙。及魏武帝破邺，文帝时为太子，因纳为夫人，生明帝，为郭后所潜，赐死。后文帝以郭后无子，诏为养子，明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尝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遂使射其子，帝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收弓矢，大奇之，而建储之意遂定。及帝即位，追谥曰'文昭皇后'。太和四年，使太常卿甄霞，持节改葬于朝阳陵。"今陵旁一冢，父老曰"李夫人冢"。后与夫人甚相善，故得祔葬焉。

安阳县东四十里，永和镇城西二百步，汉栾巴庙在焉。范蔚宗《汉书》："栾巴，魏郡内黄人也。好道而性质直，顺帝世累迁为太守，后为尚书，以上书极谏起宪陵，侵毁小民坟冢，下狱禁锢还家。及陈蕃、窦武辅政，召拜议郎，蕃、武被诛，巴复上书极理其冤。帝怒，下诏切责，收付廷尉，巴自杀，遂归葬，而邑人于此立庙"云。墓在镇东南二十六里，周回一百步，高二丈云。

晋嵇侍中庙墓。汤阴县西南一百二十步，曰浣衣里，道左小碣，题曰"晋忠臣嵇绍之墓"。墓周回二百步，高二丈余。庙在墓侧，有宋碑一通，乃淮南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抚使、魏国公韩琦记并书，熙宁三年八月十五日，县令张琳立石。其碑曰："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变，临大节，或心无所主，为祸福所动，以苟一时之生，而贻万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镬在前，锋刃加己，能挺然知义之所在，分固当尔。轻其命若鸿毛然，卒死而不顾者，几何人哉？惟晋侍中、赠太尉、忠穆嵇公则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诸王肆乱，各萌僭夺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驰赴行在，力当国难。而成都王颖，以兵犯乘舆，卫从奔散，独公端冕侍侧，以身扞帝，至血溅御衣而殒。呜呼！公之知义明分，可谓得其死不为难也。故其大忠伟节，赫然与日月争光，崒然与山岳争高，天地不可穷，而公名亦不可穷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国家者，钦遗风，想余烈，置祠奉祀，永远不绝也。相之汤阴，即公死难之所，其庙在焉。前之为邑者，不知追显忠义，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于大坏。今令张君琳至则首拜祠下，睹其隳敝之甚，惊而叹曰：'兹不职之大者也'，亟举公事迹，与夫朝廷崇祀之意，谕于邑民，民皆欣然，愿共力以完之。令乃宽与之约，听其营办。不数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夫贤人之忠于国者，虽死于不幸，后世必载祀典、严庙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为善。自一邑而推诸一郡，由一郡而推诸四方，则其为劝也岂小补哉？庙完，具书来告，以余尝两守乡邦，愿志本末。噫！忠义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执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执之者，跂忠穆之风，尤寤寐以自激，文虽甚陋，恶敢吝而不书？"又《晋书》载："公死难，血溅御衣。事平，左右欲浣所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诏葬县南，赐曰'浣衣里'，仍立庙焉。"庙有国朝翰林承旨、鹿庵王磐律诗一首，曰："十载家艰恨未消，又持手版事昏朝。已知定乱功难就，犹幸临危节可要。忠血数斑沾藻火，英名千古迫云霄。一杯欲酹祠前土，野鹤昂藏未易招。"磐，字文炳，广平人，亡金进士，入国朝，累官至承旨，致仕，居东平，年九十二岁卒，谥曰"文忠"。十二月，早至汤阴南门，拜谒庙墓，读碑而去。余尝读赵文敏公《松雪斋文集》，有"纪梦嵇侍中"曰："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长儒，道其邦人之意，求书'晋嵇侍中之庙'六字。余每敬其忠节，不辞而书之，运笔如飞，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馆予书室中，梦一丈夫，晋人衣冠，蓬首立衣，流血被面，谓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赵子昂为余书庙额，故来谢之。'民瞻既觉，犹汗流，亦异事也。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吴兴赵孟頫志。"

临漳县南，邺镇西北五里，紫陌侧，晋高僧佛图澄墓在焉。澄，天竺人，俗姓帛氏。永嘉年，来洛

阳，虽未尝读儒家书，与一时学士辨论，无能屈者。澄身长八尺，腹旁一窍，常以絮塞，夜欲读书，则拔其絮，窍中光出，照于一室。又常至水际，引肠涤之还内腹中。善诵神咒，役鬼神，以麻油杂燕支涂掌上，则洞见千里外事，令斋戒者皆得见之。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无不验。石勒兵屯葛陂，大杀沙门，澄匿勒大将郭黑略家，黑略言于勒，召试道术，取钵水咒之，生青莲花，勒由是信之。勒之获段末波，擒刘曜，皆先验澄之铃音也。至石虎，倾心敬事，使衣绫锦，乘雕舆，太子常侍皆举辇扶翼升殿，主者唱大和尚，群臣皆起，以彰其尊。后，虎大飨太武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坏人衣乎！"虎发殿石视之，果有棘生焉。澄意本在冉闵，小字棘奴也。澄还寺，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不复言。谓弟子曰："戊申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化去矣。"遣人与虎辞，虎诣寺见澄，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崇显寺庙，宜享休祉。奈何布政猛烈，终无福祉，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殁无恨矣。"虎知必逝，悲恸呜咽，即命于漳水西紫陌，凿圹营寿藏。十二月八日，澄卒于邺宫寺，是岁，晋永和四年也。后有沙门雍州来，称见澄西入关，虎发圹视之，惟一石。虎恶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明年，虎果死。

汤阴县北十里，有古垒，南北斜长五里，父老云：唐九节度师营垒也。垒东北有万人冢，即九节度溃兵之遗骸。乃节度使薛嵩掩骨作此大冢，命幕府御史陆长源撰记刻碑，立冢上云。

安阳县西北五十里永治村，魏国韩谏议墓在焉。谏议，丞相忠献公父也。神道之碑，则枢密使富弼撰，翰林承旨王圭书。碑首题曰"宋故大中大夫、行右谏议大夫、南阳郡开国男、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韩公神道碑。"铭其碑，略曰："公讳国华，字光弼。太宗初，中兴国二年甲科，授大理评事，通判泸州，迁右赞善大夫，改彰德节度判官。尽抉奸隐，诸豪不敢犯，升秘书省著作郎，监上蔡税，以监察御史召望高台阁属。天子议复燕、蓟，揣廷臣勇而善辞令者，谕高丽，西攻契丹，以分其力。既曰：'非韩某，不可即。'假以太常少卿为使。公驰舸至其国，其王负固不受命，公谕以祸福，王大恐，遣大将领兵数万，渡汷江以侵契丹。公复命，天子大喜，拜左拾遗，直史馆，赐五品章服，兼判登闻鼓院，入三司为开封推官，迁左司谏充盐铁判官。久之，契丹大将萧宁使叩雄州约战，知州留福信之，以闻天子。因思高丽功立，命公走雄州，按其事，亦令代福作报书，索其情伪。宁之意，欲我先发，公固愿息兵养民，念国体不可屈书，乃谢使者，急令备边。还奏，天子又大喜，历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院。有密谗于帝者，帝雅信公，诏总判三司，赐三品章服。公益奋条三司不便事二十七上之，官民偕利，遂著为法。俄而，出为京东转运副使，即拜峡路转运使。真宗即位，入判大理寺，秩凡五迁，为职方郎中，出知河阳徙潞州。契丹入掠河朔，公以精骑屯吴二谷，契丹不敢犯境，帝嘉之，褒以玺书。契丹再至澶渊，首命公假秘书监为国信使。江南饥，又遣巡抚一道，还朝，权开封府判官，出知曹州，徙泉州。天子封太山，擢谏议大夫，召归，道病，卒于建阳驿，泉人闻之，倾一州来会哭。朝廷举恤，典赐一子官。公六子，球德清尉，珙将作簿，琚两浙转运，琥河阳参军，璩秘书著作郎，不幸继亡。琦相仁宗皇帝，被遇今天子，立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魏国公，望重天下，勋冠列辟。以公积德储庆，所宜享厚报，然恨公早世，不克待其发，而发于丞相，丞相以似以继，其传之者其可涯邪？"铭曰："上孰不官，公官独难。使临东夷，跨海渺漫。指挥出师，势分狄患。王始倔强，恃远且艰，视诏拣刺，不奉其虔。公怒移书，以诃以谰，谕以祸福，日月之观。王虽岛首，闻义惕然，发兵馈粮，革顽易慑。封庐褥萨，伏命馆门，能俾远人，举国奔职。不惮已劳，不畏邻隙，又俾强敌，敛其毒螫。二邦由公，一举斯得。继走朔鄙，议收弋戮。坐策立判，敌奸不施。不为其款，国不挫威。两使外御，天子再怡。出知四州，大用是宜。而卒不用，谗人之为。复不永年，道卒不归，遐迩奔赴，与考同之。位不都躬，萃于幼嗣。曰将曰相，勋德名世，本忘源流，公得何异？何以异之，天相其类。天实使然，人亦靡然。书之寘然，其昭昭然。"

刘神川先生墓。安阳县南门，焦道庵上刘神川先生藁殡之所也。先生名祁，字景叔，潭源人，金状元，南山翁抃之曾孙。正大间，监察御史从益，字云卿之子。先生与弟郁、字文季，皆以文章德行，驰誉大河南北。后，寓辉州。甲辰，尼玛哈中书招置幕下，年四十七卒。有《神州遁士集》行世，又著《归潜志》，以纪金末丧乱之事，与太原元裕之《壬辰杂编》、关西杨奂然《天兴近鉴》、东明王百一《汝南遗事》微有异同。今修三史，金国之事，盖多取其语云。

# 卷　下

河南郡部河南府路。《禹贡》：豫州之域。周武王定鼎于郏鄏，则今王城也。成王卜瀍水东，涧水西，即今府城也。秦置三川郡，谓大河、伊、洛三川也。项羽以瑕丘、申阳为河南，至汉为河南郡。光武都洛阳，魏置司州袭都于此。西晋亦都洛，魏孝武自此迁都长安。东魏改洛州，周大象间，为东京，置洛阳郡。隋为洛州，大业间迁都于此，改曰豫州，寻为河

南郡。唐复为洛州，号曰东都。五代梁改西京，宋为西京河南府，金改曰金昌府全胜军。国朝改曰河南府路，领州一曰陕州。陕州统县四：曰洛阳、曰偃师、曰登封、曰巩（谨按《元史·地理志》当作“领州一，县八。县曰洛阳、宜阳、永宁、登封、巩县、孟津、新安、偃师。州曰陕州。陕州统四县：曰陕县、灵宝、阌乡、渑池。”）

洛阳县。周之下都，是为成周也。汉为河南郡，治曰平阴县。东汉改洛阳县，晋曰金墉城。唐曰来庭县，神龙初，仍改洛阳，宋、金因之。国朝为河南府路，附郭县。

白马寺。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即汉之鸿胪寺也。永平十四年，摩腾三藏法师，以白马驮经至此，因建寺以白马名。鸿胪寺，汉为掌四译客官署，三藏以西域僧，故得馆于此。自古惟官府有寺，佛庙得名，盖踵鸿胪之名始于白马也。寺有斗圣堂一所，世传三藏与褚善信雠校经义之所。又有三藏赞碑一通，撰文、书篆皆宋真宗御制也。又有翰林学士苏易简所撰碑一通，备载寺之兴废始末甚详，至钦宗靖康时毁于金人兵火。逮国朝至元七年，世祖皇帝，从帝师帕克巴之请，大为兴建，门庑堂殿，楼阁台观，郁然天人之居矣。庭中一巨碑，龟趺螭首，高四丈余，碑首刻曰：“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之碑。”荣禄大夫、翰林承旨阎复奉敕撰碑，曰：“圣上大德改元之四年冬十月，释源大白马寺告成，诏以护国仁王寺水陆田在怀孟六县者，千六百顷，充此恒产，永为皇家子孙祈福之地。仍命翰林词臣书其事于石，臣复谨按清慧真觉大师文才，所具事迹，汉永平中，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至于西雍，初假馆于鸿胪，后即东都雍门外，建白马寺，为译经之所。嗣后，沙门踵至，若康僧会之于吴，佛图澄之于晋，鸠摩罗什求那跋摩之于宋，元奘无畏之于唐。千载而下，经论日繁，教风日竞，北至幽都，南逾瘴海，东极扶桑，西还月窟，莲宫梵宇，弥亘大千，实权舆于此，绵历劫火，寺之兴废，有可考者宋翰林学士苏易简文石在焉。国初，有僧曰英山主，以医术居洛，罄药囊之赀，谋为起废。或讶其规模太广，工用莫继，则曰：‘兹寺中华佛教根柢，他日必有大事，因缘余第为张本尔。’至元七年，帝师大宝法王帕克巴，集郡国教释诸僧，登坛演法，从容询于众曰：‘佛法至中国，始于何时？首居何刹？’扶宗宏教大师，龙川讲主行育，时在众中，乃引永平之事以对，且以营建为请。会白马寺僧行政言与行育，协帝师嘉纳闻于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特敕行育，综领修寺之役。经度之始，无所取财，遍访檀施于诸方，洊更岁龠而未睹成效。帝师闻之，申命大师丹巴董其事。丹巴请假护国仁王寺田租，以供土木之费，诏允其请。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时在东宫，亦出帛币为助。于是工役始大作，为殿九楹，法堂五楹。前三其门，傍翼以阁云房、精舍斋、庖库厩，以次完具，位置尊严，绘塑精妙，盖与都城万安、兴教、仁王三大刹比绩焉。始终阅二纪之久，缘甫集而行育卒，诏赠司空鸿胪卿，谥‘护法大师’。文才继主席酬酢众，务率其属敏于事者，曰净汴等以毕寺之余功落成之际，仁王寺欲复所假田租。文才即遣僧奭言于丹巴曰：‘转经颂禧，寺所以来众僧也。有寺无田，众安仰？’丹巴令宣政院官达什爱满等奉请，遂有赐田之命，且敕有司世世勿夺”云。寺二：一在宜阳县治西九十里，又一在永宁县东南二十五里。

应天禅院。在河南府城东北市坊火烧街，即太祖降生甲马营故基也。大中祥符九年，西京应天院太祖神御殿成，为屋九百九十一区，命宰相向敏中为奉安圣容礼仪，使入内都知张景管句奉迎，敕谏议大夫戚纶告永昌陵。

上清宫。在洛阳县西北北邙山之西，唐老子庙，乾封赐额曰“元元皇帝庙”。开元末，西北别建元元观，复改曰“上清宫”。宫壁有吴道子画神尧、太宗、中宗、睿宗、元宗五帝御容。又有《元宗斋宫诗》碑。朱温废为老子庙，后唐庄宗复为上清宫云。杜少陵有《冬日洛城谒元皇帝庙诗》，即其宫也。牛口谷、榆窠园皆在宫之相近云。庙壁龛杜甫五言古诗一首，唐陆肱所书碑也。

嵩阳宫。在登封县北五里，本汉武帝宫也。后魏建精忠观，隋改上阳观，唐武后改嵩阳宫，大中祥符二年，改天封观，后复为嵩阳宫。宫有汉武帝御井、古柏二株，荫数百步，武后皆封五品大夫，世称大小将军云。宫前圣德感应颂碑一通，唐徐浩书。殿东柱刻曰：“国子博士韩愈与著作郎樊宗师、处士卢仝、道士赵元遇，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题。”

崇福宫。在登封县东北四里，乃古太乙之所治也。宫后有太乙殿，殿后有太乙泉云。至宋章圣朝，合州进木文丈人，其事甚怪，比至京，木中人呼万岁者三。诏赐崇福宫安奉，故李廌方叔有诗曰：“真人友造化，故与物为一。持此诚与神，可贯金与石。何为辄入木，厌世未肯出。衣冠俨如生，隐若顾陆笔。”

测影台。在登封县东南二十五里，天中乡告成镇，周公测影台石迹存焉。告成即古嵩州阳城之墟，是为天地之中也。台高一丈二尺，周十六步，可容八席，《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建王国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唐开元十一年，诏太史监南宫说，以石立表。宋太中三年，汜水令李偃重建，增崇七尺。国朝至元十六年，太史令郭守敬奏设监候官十有四员，分道测景。十八年，奉敕于古台之北筑台，高二十六尺，中树仪表，上为四铜环，规制极精致。命有司营廨舍门庑，又于古台新台南，建周公之庙以祀之。其碑则河南宪史李用中撰文也。台西则天中观云。

嵩山中岳庙。在登封县东一十二里，曰中岳庙。殿屋宏丽，垛楼四阙，角复道联属，僭于宫庭。三门之下，二卫神皆铁铸，极雄伟。两庑碑石森列，皆国

朝代祀者所立也。又有唐碑一通，韦行俭所撰。宋碑三通，卢多逊、王曾、陈知微所撰。国朝修庙碑一通，则卢陵欧阳元撰也。庙西又有镇皇庙云。中岳之神，今封为“中天大宁崇圣帝”。

中岳中天崇圣帝庙。在登封县。按：中岳，唐武太后垂拱四年，改嵩山为神岳，加岳神为太师，使持节仲岳大都督封中天王，禁断刍牧。万岁登封元年，尊为神岳中天黄帝，天灵妃为天中黄后，后罢之。明皇天宝五载，封中天王。至宋大中祥符四年，号中岳崇圣帝。贞明后，乾兴元年，改显明皇后，唐开元八年建。考唐制：每岁土王，河南尹奉诏祀岳。至宋亦知府往祠，庆历后，通判摄事。今在县东北九里。按：其神性慈，传五戒，不享荤辛。庙始在东南岭上，今庙之东。后魏太武帝大安中，徙于神盖山，在今庙之北。至宋大武，方移于此。庙南有双石，阙外石人一对，阙上多记刻，后汉安帝元初年建。

升平太子庙。在偃师县南，古缑氏县东南二十里，曰府店。店南缑氏之上，有升仙太子庙，古曰“王仙君庙”，汉武建西王母祠于其右。王母姓缑氏，故以名其山云。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改赐今额，又曰“宾天观”。观有唐二碑：一通，乃左相陈希烈撰文，徐浩书；一通则武后自书撰也。二碑今皆不存，今惟有一碑，国朝陈天祥所撰者也。天祥扬历台谏，素有风节，为时名臣，赠平章政事、赵国公，谥曰“文忠”，世尊之为“缑山先生”。按《神仙传》曰：“周灵王太子名晋，字子乔，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学神仙之道，三十年后七月七日，乘白鹤而去，因立祠于缑山之下焉。”祠南有浴鹤池、仙屋、石室。武后于石室中，开石匣得一古剑，神光赫然。缑山，大抵若覆盂之状，高不百寻，周不数里，且无泉石之胜，因仙居之名而著闻四方也。土人云，至今风月清夜，窅然时闻笙箫之声。

汉光武帝原陵。在临平亭南，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西望平阴，去洛阳东南十里（按《帝王世纪》，作十五里）。

汉明帝显节陵。在洛阳县东南三十七里，故富寿亭也。陵周三十丈二尺，无周垣，行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顷。

汉章帝敬陵。《帝王世纪》曰：“在洛阳县东南三十九里，陵周三百步，高二丈六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钟虡皆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按《河南志》，作提封田二十顷五十五亩）。

和帝慎陵。在洛阳县东南四十一里。陵周三百八十步，高十丈。

顺帝宪陵。在洛阳县西十五里。陵周三百步，高八丈四尺，北邙山下，制度并同前，但钟虡在司马门内，寝殿园省寺吏舍在殿东，提封田四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

魏明帝高平陵。在洛阳县东南四十里大石山，即万安山也。

宋太祖永昌陵。在芝田西四十里，陪葬子孙十五坟。

宋太宗永熙陵。在芝田西南四十里，皇堂深百尺，方广八十尺，陵台方二百五十尺，置守陵五百人，陪葬子孙凡八坟。

真宗永定陵。在芝田北五里，皇堂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

仁宗永昭陵。在芝田北十二里。初崩，发诸路卒四万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

英宗永厚陵。南至定陵七里一百三十步，东至昭陵九十步。

神宗永裕陵。在永厚陵之西。

哲宗永泰陵。在裕陵东北。

汉刘宽墓。在洛阳上东门外。墓南二碑，汉隶，蔡邕所书。碑首题曰：“汉太尉、车骑将军、特进逯乡侯刘公碑。”其一碑，门生殷包等所立，碑阴刻：“赠物绿含玉、落星锦之类。”一碑故吏李谏所立也，碑阴刻故吏乡里名氏云。二碑所载，与《汉书》同，但迁官次序颇略异耳。宽以汉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孙胡城公爽，以碑岁久皆仆于野，为再立之，并记其世序云。呜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谱牒，故自中平至于咸亨，四百余年而爽能知世次之详也。今之谱学亡矣，虽名臣巨族，未有家谱。然而俗尚苟简废失者，岂止家谱而已哉！

杜氏坟。在巩县西五十二里首阳山东。唐杜审言，及子闲、孙甫三世墓，皆在焉。

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仲淹墓。在洛阳县南七十里神阴乡彭婆店东北万安山下。其子，丞相忠宣公尧夫以下皆祔葬。兆内文正公之碑，则欧阳文忠公撰文，额曰：“怀贤之碑”。忠宣公神道碑，则曾文昭公肇撰文，额曰：“世济忠直之碑”。墓东则守坟衰贤寺，寺有范氏复祖墓碑一通，天台陈基之文也。其略曰：“宋太师魏国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坟墓，皆在吴门之天平山，至公始葬洛阳。母谢夫人之兆，其子丞相忠宣公以下三世皆祔焉。靖康之乱，子孙在吴，弗获展墓，逮我元混一，故公克登祀典，有司致祭惟谨。公八世孙文英，谓其子延方曰：‘吾子孙幸生明时，凭藉余泽，食有义田，居有义宅，教有义塾，而祖宗邱陇鞠为刍牧之区，尚安得为子孙哉？’延方自吴门，不远数千里，致其父命于河南，佥宪李齐、御史沃呼海寿出金，为倡率其乡党牧倅奉牲墓下，豪民观感，卒复所封旧地薙草缭垣壤树筑室，俾甥赵氏庐其上。”又曰：“文正公以闲生之气，王佐之才，致位将相，为宋忠臣。诵其诗，读其书，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兴王道而致太平。其父子窀穸，使斧斤耒耜相寻其中，岂国家尸祝以待先贤之意乎？”基字敬，初能诗文，游京师名称藉甚，则余之故人也。

邵康节先生之墓。在洛阳县南，伊阙西南九里，曰辛店，伊水西也。

《洛阳金石刻》汉碑：太尉刘宽碑一通、丞相萧何碑（折作两段）。魏碑：三断碑二通（皆漫无字）。齐碑：佛龛碑（天统三年立，武平二年刻）、二祖天师碑、冯翊王平等碑。后魏碑：侍中广平穆王碑（俗云陵冢碑，大昌元年立）、景王碑、魏汝南文宣王碑、末帝碑、元魏碑（韩殷隶书，天平四年立）、升仙太子庙碑（梁雅文）、唐碑：启母庙碑（杨炯文）、金字碑（韩滉书）、义成军节度使曹公碑（长庆四年立）、程公碑（陆贽书，开元二十年立）、剑南东西川盐铁青苗租庸等使兼殿中侍御史虢州刺史严公碑（颜頵书，元和中立）、龙门龛石像碑（袁元哲书）、彭王傅赠太子少师徐浩碑（次子徐岘书）、启圣宫台敕碑（太子亨题）、洛阳尉马允中碑、黄门侍郎孙公碑、荆州长史孙公碑（张延讽书）、延州刺史孙公碑（开元二年立）、齐州刺史崔府君碑（崔平书，大中八年立）、陈公碑（萧祐立）、右仆射曹公碑（正元四年立）、左仆射牛公碑（长庆二年立）、邕州刺史裴公碑（郑还古书，开成五年立）、房州刺史卢府君碑（张文禧书，正元九年立）、东都留守卢府君碑（开元中立）、太原少尹卢府君碑（张文禧书，正元九年立）、歙州刺史郭府君碑（开元十二年立）、散骑常侍黎公碑（嗣子书，太和中立）、塞军使张君碑、丞相司空李公碑（太和中立）、明威将军田府君碑、韩尊师道德碑（开成四年立）、太子宾客王府君碑（周式书，大历中立）、工部侍郎赵公碑（王宣书，开元十年立）、左卫太将军卞国公泉公碑（彭杲书）、左仆射太子少保刘公碑、都督陇右群牧韦公碑、秦公碑、太子少保崔公碑、庐州司马刘府君碑、真堂记碑、测景台记碑、会喜寺碑（徐洪八分书）、嵩岳庙碑（八分书）、嵩山寺颂碑（胡英书，开元十七年立）、辨正禅师奉先塔铭碑（徐岘书）、太子翊善郑公碑、光福寺塔题名碑（王仲舒书）、嵩山题名碑（韩愈书）、江阴县令武登碑（长庆四年立）、渑池县南馆记碑（卢元卿八分书）、太子宾客孟简碑、普宁郡王陈府君碑（萧祐书）、权公碑、太原尹唐公碑（卢晓八分书）、工部侍郎赵国公碑、襄阳李公碑、惠林寺题名碑、惠林寺新修轩廊记碑、清河崔公碑、太子宾客孔府君碑、谏议大夫王府君碑、白乐天墓志碑、刑部尚书白居易碑（许郊书）、吏部郎中卢府君碑、如云筠禅师碑（杨远书）、尊胜幢碑（篆书）、心经幢子碑（篆书）、白乐天龙门八节滩诗碑（乐天自书）、郑州司马王公碑（景龙三年立）、伊州刺史衡府君碑（长安三年立）、萧府君碑、杭州刺史李公碑（郜公书）、邛州刺史狄君碑、幽林思嵩山诗碑（韩覃作）、杜甫题元元皇帝庙诗碑（陆肱书）、白乐天香山寺诗二十韵碑（贺拔恭书）、李德裕平泉山居诗碑、天后御制诗碑（王知恭书）、后魏大将军泉府君碑、华夷图碑、洪州录事参军赵道先碑、节度使毕公碑（唐惟蔚书，咸通六年立）、魏公碑（太和六年立）、隋州录事参军狄公碑。

# 长春真人西游记

[元] 李志常撰　王玉亮整理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元李志常（一一九三——一二五六）撰。志常为全真道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号长春子）的弟子，字浩然，号真常子，道号通玄大师，金元之际观城（今河南范县）人。曾于元太祖十五年至十九年（一二二〇年——一二二四年）随其师丘处机应诏越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辗转西抵中亚邪迷思干（今撒马尔罕）一带，谒成吉思汗讲道后返回燕京（今北京）。此编即按日记载西行经过、途中见闻及燕京情况，对各地山川、道里、风俗、物产记载颇详，为研究蒙古、新疆及中亚史地的重要资料。本书有《道藏》、《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连筠簃丛书》本为底本，并参考了今人已有的整理成果。

## 卷　上

父师真人长春子，姓邱氏，名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人。未冠出家，师事重阳真人。而住磻溪、龙门十有三年，真积力久，学道乃成。暮年还海上。戊寅岁之前，师在登州，河南屡欲遣使征聘，事有龃龉，遂已。明年，住莱州昊天观。夏四月，河南提控边鄙使至，邀师同往，师不可，使者携所书诗颂归。继而复有使自大梁来，道闻山东为宋人所据，乃还。其年八月，江南大帅李公全、彭公义斌来请，不赴。尔后随处往往邀请，莱之主者难其事。师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居无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师踌躇间，仲禄曰：“师名重四海，皇帝特诏仲禄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师曰：“兵革以来，此疆彼界，公冒险至此，可谓劳矣。”仲禄曰：“钦奉君命，敢不竭力。”

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满国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宁，得羽客常真谕。七月至德兴，以居庸路梗，燕京发士卒来迎。八月抵京城。道众皆曰：“师之有无，未可必也。”过中山，历真定，风闻师在东莱。又得益都府安抚司官吴燕、蒋元，始得其详。欲以兵五千迎师，燕等曰：“京东之人，闻两朝议和，众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据险自固，亦将乘桴海上矣。诚欲事济，不必尔也。”从之。乃募自愿者，得二十骑以行。将抵益都，使燕、元驰报其帅张林。林以甲士万郊迎。仲禄笑曰：“所以过此者，为求访长春真人。君何以甲士为?”林于是散其卒，相与按辔以入。所历皆以此语之，人无骇谋。林复给以驿骑。次潍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师知不可辞，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预选门第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如期骑至，与之俱行。

由潍阳至青社，宣使已行矣。闻之张林言：“正月七日，有骑四百军于临淄，青民大骇。宣使逆而止之，今未闻所在。”

师寻过长山及邹平，二月初，届济阳，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长迎前导，饭于养素庵。会众佥曰：“先月十八日，有鹤十余自西北来，飞鸣云间，俱东南去。翌日辰巳间，又有数鹤来自西南，继而千百焉，或颉或颃，独一鹤拂庵盘桓乃去。今乃知鹤见之日，即师启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额。留数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骑来报，已驻军将陵，舣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军来迓。师曰：“来何暮?”对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会兵，东备信安，西备常山。仲禄亲提军，取深州，下武邑以辟路，构桥于滹沱，括舟于将陵，是以迟。”师曰：“此事非公不克办。”次日，绝滹沱而北。

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入，道士具威仪，长吟其前行。行省石抹公馆师于玉虚观。自尔求颂乞名者日盈门。凡士马所至，奉道弟子，以师与之名，往往脱欲兵之祸。师之

道荫及人如此。宣抚王巨川櫂上诗。师答云："旌旗猎猎马萧萧，北望燕师渡石桥。万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别海山遥。良朋出塞同归雁，破帽经霜更续貂。一自元元西去后，到今无似北庭招。"

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冒风霜，欲待驾回朝谒。又仲禄欲以选处女偕行。师难之曰："齐人献女乐，孔子去鲁。余虽山野，岂与处女同行哉?"仲禄乃令曷剌驰奏。师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阎立本《太上过关图》，题："蜀郡西游日，函关东别时。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又以二偈示众。其一云："杂乱朝还暮，轻狂古到今。空华空寂念，若有若无心。"其二云："触情常决烈，非道莫参差。忍辱调猿马，安闲度岁时。"四月上旬，会众请望日醮于天长。师以行辞。众请益力，曰："今兹兵革未息，遗民有幸得一睹真人，蒙道荫者多矣。独死者冥冥，长夜未沐荐拔，遗恨不无耳。"师许之。时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启醮事，雨大降，众且以行礼为忧。师于午后赴坛将事，俄而开霁。众喜而叹曰："一雨一晴，随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应若是乎?"明日，师登宝元堂传戒。时有数鹤自西北来，人皆仰之。焚简之际，一简飞空而灭，且有五鹤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谓师之至诚动天地。南溏老人张天度子真作赋美其事，诸公皆有诗。醮竟，宣使刘公从师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盗于其北，皆稽颡以退。且曰："无惊父师。"

五月，师至德兴龙阳观度夏，以诗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真何在泛灵槎，南北东西自有嘉。碧落云峰天景致，沧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极空虽远，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纵过三十万，腾身顷刻到仙家。"时京城吾道孙周楚卿、杨彪仲文、师谞才卿、李士谦子进、刘中用之、陈时可秀玉、吴章德明、赵中立正卿、王锐威卿、赵昉德辉、孙锡天锡，此数君子，师寓玉虚日，所与唱和者也。王觐（逢辰）、王真哉（清甫），亦与其游。观居禅房山之阳，其山多洞府，常有学道修真之士栖焉。师因挈众以游。初入峡门，有诗云："入峡清游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蓬莱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观道士家。松塔倒县秋雨露，石楼斜照晚云霞。却思旧日终南地，梦断西山不见涯。"其地爽垲，势倾东南，一望三百余里。观之东数里，平地有涌泉，清冷可爱。师往来其间，有诗云："午后迎风背日行，遥山极目乱云横。万家酷暑熏肠热，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来时有信，东皋游戏俗无争（耕夫牧竖见阴让坐）。溪边浴罢林间坐，散发披襟畅道情。"

中元日，本观醮。午后传符授戒，老幼露坐热甚，悉苦之。须臾，有云覆其上，状如圆盖，移时不散，众皆喜跃赞叹。又观中井水可给百众，至是逾千人。执事者谋他汲，前后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缘天助之也。醮后，题诗云："太上宏慈救万灵，众生荐福藉群经。三田保护精神气，万象钦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潜有漏，难逃科教入无形。且遵北斗斋仪法（南斗、北斗皆论斋醮），渐陟南宫火炼庭。"

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移剌公请，遂居朝元观。中秋夜，有《贺圣朝》二曲。其一云："断云归岫，长空凝翠，宝鉴初圆。大光明，宏照亘流沙外，直过西天。人间是处，梦魂沉醉，歌舞华筵。道家门，别是一船清朗，开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处，良朋高会，逸兴无边。上丹霄，飞至广寒宫悄，掷下金钱。灵虚晃耀，睡魔奔送，玉兔婵娟。坐忘机，观透本来真性，法界周旋。"是后天气清肃，静夜安闲，复作二绝云："长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万虑沉。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闲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沉沉月向高，山河大地绝纤毫；惟余道德浑沦性，上下三天一万遭。"

朝元观据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帅移剌公因师欲北行，创构堂殿，奉安尊像。前后云房洞室，皆一一新之。十月间，方绘祖师堂壁，画史以其寒，将止之。师不许，曰："邹律尚且回春，况圣贤阴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气温和如春，绝无风沙，由是画史得毕其功。有诗云："季春边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风。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穷。我来十月霜犹薄，人讶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气暖，天教成就画堂功。"

寻阿里鲜至自斡辰大王帐下，使来请师。继而宣抚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钧旨：如师西行，请过我。"师首肯之。

是月，北游望山。曷剌进表回，有诏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师。"又曰："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端。"其终曰："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见重如此。又敕刘仲禄云："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师与宣使议曰："前去已寒，沙路绵远，道众所须未备，可往龙阳，乘春起发。"宣使从之。

十八日，南往龙阳，道友送别多泣下。师以诗示众云："生前暂别犹然可，死后长离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轮回生死苦难甘。"翌日，到龙阳观过冬。

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龙岩寺斋，以诗题殿西庑云："杖藜欲访山中客，空水（一作"山"）沉沉淡无色。夜来飞雪满岩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风清，神游八极腾虚明。欲写山家本来面，道人活计无能名。"

十二月，以诗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别话应长。北蹈野狐岭，西穷天马乡。阴山无海市，白草有沙场。自叹非元圣，何如历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饯行诗，早寄龙阳出塞时。昔有上床鞋履别，今无发轸梦魂思。"复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

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皇帝旧兀里多），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辛巳之上元，醮于宣德州朝元观，以颂示众云：“生下一团腥臭物，种成三界是非魔。连枝带叶无穷势，跨古腾今不奈何。”

以二月八日启行，时天气晴霁，道友饯行于西郊，遮马首以泣曰：“父师去万里外，何时复获瞻礼?”师曰：“但若辈道心坚固，会有日矣。”众复泣请：“果何时邪?”师曰：“行止非人所能为也，兼远涉异域，其道合与不合，未可必也。”众曰：“师岂不知！愿预告弟子等。”度不获已，乃重言曰：“三载归，三载归。”

十日，宿翠屏口。

明日，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道人之心，无适不可。宋德芳辈指战场白骨曰：“我归当荐以金箓，此亦余北行中因缘一端耳。”

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咸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一作“咸”）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

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诗纪实云：“坡陀折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时有马回环。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邱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

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碛有矮榆，大者合抱。

东北行千里外，无沙处绝无树木。

三月朔，出沙陀，至鱼儿泺，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钓为业。时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诗云：“北陆祁寒自古称，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寻若士为黄鹄，要识修鲲化大鹏。苏武北迁愁欲死，李陵南望去无凭。我今返学卢敖志，六合穷观最上乘。”

三月五日起，之东北，四旁远有人烟，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行不改途。

又二十余日，方见一沙河，西北流入陆局河，水濡马腹，傍多丛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

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帐下，冰始泮，草微萌矣。时有婚嫁之会，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湩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千。七日，见大王，问以延生事。师谓须斋戒而后可闻，约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复曰：“上遣使万里请师问道，我曷敢先焉!”且谕阿里鲜：“见毕东还，须奉师过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

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陆局河。积水成海，周数百里，风浪漂出大鱼，蒙古人各得数尾。并河南岸西行，时有野薤得食。

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众星乃见，须臾复明。时在河南岸（蚀自西南生自东北），其地朝凉而暮热，草多黄花，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庐帐。

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不得穷其源，西南泺驿路。蒙古人喜曰：“前年已闻父师来。”因献黍米石有五斗，师以斗枣酬之。渠喜曰：“未尝见此物。”因舞谢而去。

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渐见大山峭拔。

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以诗叙其实云：“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

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东西有故城，基趾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类中州，岁月无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盖辽亡士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国最佳处，契丹都焉，历七帝。

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后宿。松栝森森，干云蔽日，多生山阴涧道间，山阳极少。

十四日，过山，度浅河。天极寒，虽壮者不可当。是夕宿平地。

十五日晓起，环帐皆薄冰。

十七日宿岭西，时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澌，冷如严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岁幸晴暖。”师易其名曰大寒岭。凡遇雨，多雹。山路盘曲，西北且百余里。既而复西北，始见平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泠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

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

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之东，宣使往奏禀皇后。奉旨，请师渡河。其水东北流，弥漫没轴，绝流以济，入营驻车，南岸车帐千百，日以醍醐湩酪为供，汉、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两，满五十两可易面八十斤。盖面出阴山之后二千余里，西域贾胡以橐驼负至也。中伏，帐房无蝇。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此之盛也。

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屡见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坟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历一山，高峰如削，松杉郁茂，而有海子。

南出大峡，则一水西流。杂木丛映于水之阳，韭茂如芳草，夹道连数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剌肖。西南过沙场二十里许，水草极少，始见回纥决渠灌麦。又五六日，逾岭而南，至蒙古营，宿拂庐。

旦行，迤逦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诗纪其行："当时悉达悟空晴，发轸初来燕子城（抚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数（即陆局河也，四月尽到，约二千余里），西临积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东至陆局河约五千里，七月尽到）。不能隐地回风坐（道法有回风、隐地、攀斗、藏天之术），却使弥天逐日行。行到水穷山尽处，斜阳依旧向西倾。"邮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镇海八剌喝孙也。""八剌喝孙"，汉语为城，中有仓廪，故又呼曰仓头。

七月二十五日，有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悉皆欢呼归礼，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单氏，曰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顾谓师曰："昔日稔闻道德高风，恨不一见，不意此地有缘也。"

翌日，阿不罕山北，镇海来谒。师与之语曰："吾寿已高，以皇帝二诏丁宁，不免远行数千里，方临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为务，喜见此间秋稼已成。余欲于此过冬，以待銮舆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师既有法旨，仲禄不敢可否，惟镇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诸处官员如遇真人经过，无得稽其程，盖欲速见之也。父师若需于此，则罪在镇海矣。愿亲从行，凡师之所用，敢不备?"师曰："因缘如此，当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广泽沮陷，非车行地。宜减车从，轻骑以进。"用其言，留门弟子宋道安辈九人，选地为观。人不召而至，壮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财。圣堂、方丈、东厨、西庑、左右云房（无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栖霞观。时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麦，霜故也。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师以诗自叹云："某也东西南北人，从来失道走风尘。不堪白发垂垂老，又蹈黄沙远远巡。未死且令观世界，残生无分乐天真。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入神。"

八日，携门人虚静先生赵九古辈十人，从以二车、蒙古驿骑二十余，傍大山西行。宣使刘公、镇海相公又百骑。李家奴，镇海从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脑后发，我甚恐。"镇海亦云："乃满国王亦曾在此为山精所惑，食以佳馔。"师默而不答。

西南约行三日，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乃命百骑挽绳，县辕以上，缚轮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从官连幕为营，因水草便，以待铺牛、驿骑，数日乃行。有诗三绝云："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其三云："金山虽大不孤高，四面长拖拽脚牢。横截山中心腹树，干云蔽日竞呼号。"

渡河而南，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复有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咸卤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驻程挹水为食。傍有青草，多为羊、马践履。宣使与镇海议曰："此地最难行处，相公如何则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谘师。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颇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余里，东西广袤，不知其几千里，及回纥城方得水草。"师曰："何谓白骨甸?"公曰："古之战场，凡疲兵至此，十无一还，死地也。顷者乃满大势亦败于是。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惟暮起夜度，可过其半。明日向午，得水草矣。少憩，俟晡时即行，当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间，得达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气黯黑，魑魅魍魉为祟，我辈当涂血马首以厌之。"师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远避。书传所载，其孰不知？道人家何忧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驭以六马，自尔不复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际若银霞，问之左右皆未详。师曰："多是阴山。"翌日过沙陀，遇樵者再问之，皆曰："然。"于是途中作诗云："高如云气白如沙，远望那知是眼花。渐见山头堆玉屑，远观日脚射银霞。横空一字长千里，照地连城及万家。从古至今常不坏，吟诗写向直南夸。"

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蒲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热，蒲萄至伙。"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时禾麦初熟，皆赖泉水浇灌，得有秋，少雨故也。

西即鳖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教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蒲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劝蒲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师问曰："更几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其夜，风雨作，园外有大树。复出一篇示众云："夜宿阴山下，阴山夜寂寥。长空云黯黯，大树叶萧萧。万里途程远，三冬气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断蓬飘。"

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目来迎。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诗赠书生李伯祥，生相人。诗云："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涧盘。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人云：

“向此冰池之间观看，则魂识昏昧”)。岩深可避刀兵害(其岩险固，逢乱世坚守，则得免其难)，水众能滋稼穑干(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岁秋成)。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

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洎其夫人劝蒲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区。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

翌日，并阴山而西。约十程，又度沙场。其沙细，遇风则流，状如惊涛。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车陷马滞，一昼夜方出。盖白骨甸大沙分流也。

南际阴山之麓，逾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无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巅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

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秃鹿麻，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为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师自金山至此，以诗纪其行云：“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横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修道架桥彻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阴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郁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太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敦攧，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县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如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皆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后衣衾冷如铁。”连日所供胜前。

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没辇(没辇，河也)。水势深阔，抵西北流，从东来截断阴山，河南复是雪山。

十月二日，乘舟以济。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师奉诏来，去行在渐近，先往驰奏，独镇海公从师西行。

七日度西南一山，逢东夏使回，礼师于帐前。因问来自何时？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辞朝，帝将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纥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

十有六日，西南过板桥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学士；林牙，小名)，其国王辽后也。自金师破辽，大石林牙领众数千走西北，移徙十余年，方至此地。其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蒲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传国几百年。乃满失国，依大石，士马复振，盗据其土，继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满寻灭，算端亦亡。又闻前路多阻，适坏一车，遂留之。

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当途，石色尽赤。有驻军古迹，西有大冢，若斗星相联。又渡石桥，并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蓝城，有小塔，回纥王来迎入馆。

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为年，傍午相贺。是日，虚静先生赵九古语尹公曰：“我随师在宣德时，觉有长往之兆，颇倦行役，蒙师训，道人不以死生动心，不以苦乐介怀，所适无不可。今归期将至，公等善事父师。”数日示疾而逝，盖十一月五日也。师命门弟子葬九古于郭东原上。

即行，西南复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纥，年已耄矣，备迎送礼，供以汤饼。明日又历一城。复行二日，有河，是为霍阐没辇。由浮桥渡，泊于西岸。河桥官献鱼于田相公，巨口无鳞。其河源出东南二大雪山间，色浑而流急，深数丈，势倾西北，不知其几千里。河之西南，绝无水草者二百余里。即夜行，复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与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复有诗云：“造物峥嵘不可名，东西罗列自天成。南横玉峤连峰峻，北压金沙带野平。下枕泉源无极润，上通霄汉有余清。我行万里慵开口，到此狂吟不胜情。”

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复经一城，回纥头目远迎，饭于城南，献蒲萄酒，且使小儿为缘竿舞刀之戏。再经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树下，其树可荫百人。前至一城，临道一井，深逾百尺，有回纥叟驱一牛挽辘轳汲水，以饮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见而异之，命蠲其赋役。

仲冬十有八日，过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师移剌国公及蒙古、回纥帅首，载酒郊迎，大设帷幄，因驻车焉。宣师刘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师曰：“顷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坏之。况复已及深冬，父师似宜来春朝见。”师从之。少焉由东北门入。其城因沟岸为之，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有冈，高

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太师作斋，献金段十。师辞不受。遂月奉米、面、盐、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见师饮少，请以蒲萄百斤作新酿。师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数得之，待宾客足矣。"其蒲萄经冬不坏。又见孔雀、大象，皆东南数千里印度国物。师因暇日，出诗一篇云："二月经行十月终，西临回纥大城墉。塔高不见十三级（*以砖刻镂玲珑，外无层级，内可通行*），山厚已过千万重。秋日在郊犹放象，夏云无雨不从龙。嘉蔬麦饭蒲萄酒，饱食安眠养素慵。"

师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镇海，遣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领甲兵数百，前路侦伺。汉人往往来归依。时有算历者在旁，师因问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时，食至六分止。"师曰："前在陆局河时，午刻见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时食至七分。"此三处所见各不同。按孔颖达《春秋疏》，月体映日则日食。以今料之，盖当其下，即见其食既；在旁者，则千里渐殊耳。正如以扇翳灯，扇影所及，无复光明；其旁渐远，则灯光渐多矣。师一日至故宫中，遂书《凤栖梧》词于壁。其一云："一点灵明潜启悟，天上人间，不见行藏处，四海八荒惟独步，不空不有谁能睹；瞬目扬眉全体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万劫轮回遭一遇，九元齐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环无定止，春去秋来，多少荣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祀，一兴一废长如此；死去生来生复死，轮回变化何时已，不到无心休歇地，不能清净超于彼。"又诗二首。其一云："东海西秦数十年，精思道德究重元。日中一食那求饱，夜半三更强不眠。实迹未谐霄汉举，虚名空播朔方传。直教大国垂明诏，万里风沙走极边。"其二云："弱冠奉真傍海涛，中年遁迹陇山高。河南一别升黄鹄，塞北重宣钓巨鳌。无极山川行不尽，有为心迹动成劳。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

是年闰十二月，将终，侦骑回，同宣使来白父师，言二太子发军复整舟梁，土寇已灭。曷剌等诣营谒太子，言师欲朝帝所。复承命云："上驻跸大雪山之东南。今则雪积山门百余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尔为我请师来此，听候良便。来时当就彼城中，遣蒙古军护送。"师谓宣差曰："闻河以南，千里绝无种养。吾食须米面蔬菜，可回报太子帐下。"

壬午之春正月，杷榄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台判李公辈请师游郭西，宣使洎诸官载蒲萄酒以从。是日天气晴霁，花木鲜明，随处有台池楼阁，间以蔬圃，憩则藉草，人皆乐之，谈元论道，时复引觞，日昃方归。作诗云："阴山西下五千里，大石东过二十程。雨霁雪山遥惨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国时，名为河中府*）。园林寂寂鸟无语（*花木虽茂，并无飞禽*），风日迟迟花有情。同志暂来闲睥睨，高吟归去待升平。"

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节也。时僚属请师复游郭西园林，相接百余里，虽中原莫能过，但寂无鸟声耳。遂成二篇以示同游。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元元下降日迟迟。正当月白风清夜，更好云收雨霁时。匝地园林行不尽，照天花木坐观奇。未能绝粒成嘉遁，且向无为乐有为。"其二云："深蕃古迹尚横陈，大漠良朋欲遍寻。旧日亭台随处列，向年花卉逐时新。风光甚解流连客，夕照那堪断送人。窃念世间酬短景，何如天外饮长春。"

三月上旬，阿里鲜至自行宫，传旨云："真人来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劳至矣。今朕已回，亟欲闻道，无倦迎我。"次谕宣使仲禄曰："尔持诏征聘，能副朕心，他日当置汝善地。"复谕镇海曰："汝护送真人来，甚勤。余惟汝嘉。"仍敕万户播鲁只，以甲士千人卫过铁门。师问阿里鲜以途程事，对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发。驰三日，东南过铁门。又五日，过大河。二月初吉，东南过大雪山，积雪甚高，马上举鞭测之，犹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复五尺许。南行三日，至行宫矣。且师至，次第奏讫。上悦，留数日方回。"师遂留门人尹公志平辈三人于馆，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辈，三月十有五日启行。

四日过碣石城，预传圣旨，令万户播鲁只领蒙古、回纥军一千护送过铁门。东南度山，山势高大，乱石纵横。众军挽车，两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军即北入大山破贼。

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两岸林木茂盛。

七日舟济大河，即阿母没辇也。乃东南行，晚泊古渠上。渠边芦苇满地，不类中原所有。其大者经冬叶青而不凋，因取以为杖，夜横辕下，辕覆不折。其小者叶枯春换，少南山中，有大实心竹，士卒以为戈戟。又见蜥蜴，皆长三尺许，色青黑。时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诗云："志道既无成，天魔深有惧。东辞海上来，西望日边去。鸡犬不闻声，马牛更递铺。千山及万水，不知是何处。"

又四日，得达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来迎，时四月五日也。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焉。译者问曰："人呼师为腾吃利蒙古孔（*译语谓天人也*），自谓之邪，人称之邪？"师曰："山野非自称，人呼之耳。"译者再至曰："旧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阳师学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处世，人呼以先生。上问镇海曰："真人当何号？"镇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师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时适炎热，从车驾庐于雪山避暑。

上约四月十四日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之。将及期，有报回纥山贼指斥者。上欲亲征，因改卜十月吉。师乞还旧馆。上曰："再来不亦劳乎?"师曰："两旬可矣。"上又曰："无护送者?"师曰："有宣差杨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纥酋长以千余骑从行，由佗路回。遂历大山，山有石门，望如削蜡，有巨石横其上，若桥焉。其下流甚急，骑士策其驴以涉，驴遂溺死，水边尚多横尸。此地盖关口，新为兵所破。出峡，复有诗二篇。其一云："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两崖绝壁搀天耸，一涧寒波滚地倾。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其二云："雪岭皑皑上倚天，晨光灿灿下临川。仰观峭壁人横度，俯视危崖柏倒县。五月严风吹面冷，三焦热病当时痊。我来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师来觐，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马皆肥。及奉诏而回，四月终矣，百草悉枯。又作诗云："外国深蕃事莫穷，阴阳气候特无从。才经四月阴魔尽（春冬霖雨，四月纯阳绝无雨），却早弥天旱魃凶。浸润百川当九夏（以水溉田），摧残万草若三冬。我行往复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见行人带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获珊瑚。有从官以白金二镒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余，以其得之马上，不能完也。继日乘凉宵征，五六日达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诸官迎师入馆，即重午日也。

## 卷 下

宣差李公东迈，以诗寄东方道众，云："当时发轫海边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初从西北登高岭（即野狐岭），渐转东南指上京（陆局河东畔，东南望上京也）。迤逦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阴山），阴山之外不知名（阴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数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师馆于故宫）。"师既还馆，馆据北崖，俯清溪十余丈。溪水自雪山来，甚寒。仲夏炎热，就北轩风卧，夜则寝屋颠之台。六月极暑，浴池中。师之在绝域自适如此。河中壤地宜百谷，惟无荞麦、大豆。四月中麦熟，土俗收之乱堆于地，遇用即碾，六月始毕。太师府提控李公献瓜田五亩，味极甘香，中国所无，间有大如斗者。

六月间，二太子回，刘仲禄乞瓜献之，十枚可重一担。果菜甚赡，所欠者芋栗耳。茄实若粗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编发，男冠则或如远山帽，饰以杂彩，刺以云物，络之以缨。自酋长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则以白么斯（布属）六尺许，盘于其首。酋豪之妇，缠头以罗，或皂或紫，或绣花卉织物象，长可六七尺。发皆垂，有袋之以绵者，或素或杂色；或以布帛为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状，庶人妇女之首饰也。衣则或用白氎，缝如注袋，窄上宽下，缀以袖，谓之衬衣，男女通用。车舟、农器制度，颇异中原。国人皆以鍮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则纯用琉璃，兵器则以镔。市用金钱无轮孔，两面凿回纥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负戴重物，不以担。妇人出嫁，夫贫则再嫁。远行逾三月，亦听他适。异者或有须髯。国中有称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遇季冬，设斋一月。比暮，其长自刲羊为食，与席者同享，自夜及旦。余月则设六斋。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飞檐，长阔丈余，上构虚亭，四垂缨络。每朝夕，其长登之，礼西方，谓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丁男女闻之，皆趋拜其下。举国皆然，不尔则弃市。衣与国人同，其首则盘以细么斯，长三丈二尺，骨以竹。师异其俗，作诗以纪其实云："回纥邱墟万里疆，河中城大最为强。满城铜器如金器，一市戎装似道装。翦簇黄金为货赂，裁缝白氎作衣裳。灵瓜素椹非凡物，赤绵何人购得尝。"当暑雪山甚寒，烟云惨淡。师乃作绝句云："东山日夜气濛鸿，晚（一作"晓"）色弥天万丈红。明月夜来飞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师在馆，宾客甚少，以经书游戏。复有绝句云："北出阴山万里余，西过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难论道，静室幽岩且看书。"

七月哉生魄，遣阿里鲜奉表诣行宫，禀论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师相送数十里。师乃曰：回纥城东新叛者二千户，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师可回安抚。"太师曰："在路万一有不虞，奈何?"师曰："岂关太师事?"乃回。

十有二日，过碣石城。十有三日，得护送步卒千人，甲骑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铁门外别路也。涉红水涧，有峻峰高数里。谷东南行，山根有盐泉流出，见日即为白盐。因收二斗，随行日用。又东南上分水岭，西望高涧若冰，乃盐耳。山上有红盐如石，亲尝见之。东方惟下地生盐，此方山间亦出盐。回纥多饼食，且嗜盐，渴则饮水。冬寒，贫者尚负瓶售之。十有四日，至铁门西南之麓。将出山，其山门险峻，左崖崩下，涧水伏流一里许。中秋抵河上，其势若黄河，流西北。乘舟以济，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团八剌，山势险固。三太子之医官郑公，途中相见，以诗赠云："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届后（一作"候"）夜弥清。一天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耀水精。吴越楼台歌吹满，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

溯河东南行三十里，乃无水。即夜行过班里城，甚大。其众新叛去，尚闻犬吠。黎明饭毕，东行数十里，有水北流，马仅能渡，东岸憩宿。

二十二日，田镇海来迎。及行宫，上复遣镇海问曰："便欲见邪，且少憩邪?"师曰："入见是望。且道人从来见帝无跪拜礼，入帐折身叉手而已。"既见，赐湩酪竟，乃辞。上因问："所居城内支供足乎?"师

对："从来蒙古回纥太师支给。迩者食用稍难，太师独办。"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传旨曰："真人每日来就食可乎？"师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静处。"上令从便。

二十七日，车驾北回，在路屡赐蒲萄酒、瓜、茶食。

九月朔，渡河（一作"航"）桥而北。师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惟阇利必镇海、宣差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

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

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尔扈从而东，时敷奏道化。

又数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

十月朔，奏告先还旧居，从之。上驻跸于城之东二十里。

是月六日，暨太师阿海入见。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师曰："不妨。"遂令太师阿海奏曰："山野学道有年矣，常乐静处行坐。御帐前军马杂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后，任意而行，山野受赐多矣。"上从之。既出，帝使人追问曰："要秃鹿马否？"师曰："无用。"于时微雨始作，青草复生。仲冬过半，则雨雪渐多，地脉方透。自师之至斯城也，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

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马多冻死者。又三日，东过霍阐没辇（大河也）。至行在，闻其航桥中夜断散，盖二十八日也。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请遍谕国人。上从之。又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师前后奏对语谕之。且云："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师辞退。逮正旦，将帅、医卜等官贺师。

十有一日，马首遂东，西望邪米思干千余里，驻大果园中。

十有九日，父师诞日，众官炷香为寿。

二十八日，太师府提控李公别去。师谓曰："再相见也无？"李公曰："三月相见。"师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决东归矣。"

二十一日，东迁一程，至一大川，东北去赛蓝约三程，水草丰茂，可饱牛马，因盘桓焉。

二月上七日，师入见，奏曰："山野离海上，约三年回。今兹三年，复得归山，固所愿也。"上曰："朕已东矣，同途可乎？"对曰："得先行便。来时汉人问山野以还期，尝答云三岁。今上所谘访，敷奏讫。"因复固辞。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来，前来道话，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

八日，上猎东山下，射一大豕，马踣失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师闻之，入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顾谓吉息利答剌汗曰："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自后两月不出猎。

二十有四日，再辞朝。上曰："神仙将去，当与何物，朕将思之。更少待几日。"师知不可遽辞，徊翔以待。

三月七日，又辞。上赐牛马等物。师皆不受，曰："只得驿骑足矣。"上问通事阿里鲜曰："汉地神仙弟子多少？"对曰："甚众。神仙来时，德兴府龙阳观中，尝见官司催督差发。"上谓曰："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因命阿里鲜（河西人也）为宣差，以蒙古带、喝剌八海副之，护师东还。

十日，辞朝行。自答剌汗以下，皆携蒲萄酒、珍果，相送数十里。临别，众皆挥涕。

三日至赛蓝大城之东南，山有蛇，两头，长二尺许，土人往往见之。

望日，门人出郊致奠于虚静先生赵公之墓，众议欲负其骨归。师曰："四大假躯，终为朽物。一灵真性，自在无拘。"众议乃息。

师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饯师于吹没辇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马城西百余里，济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马城之东园。二太子之大匠张公固请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幸甚。"师辞曰："南方因缘已近，不能迂路以行。"复坚请，师曰："若无佗事，即当往焉。"翌日，师所乘马，突东北去，从者不能挽。于是张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辈无缘，天不许其行矣。"晚，抵阴山前，宿。又明日，复度四十八桥。缘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东北过阴山后，行二日，方接元历金山南大河驿路。复经金山东南，北并山行。

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满山皆白。又东北并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门人宋道安辈九人，同长春玉华会众、宣差郭德全辈远迎。入栖霞观，归依者日众。师下车时，雨再降。人相贺曰："从来此地经夏少雨，纵有雷雨，多于南北两山之间。今日沾足，皆我师道荫所致也。"居人常岁疏河灌田圃，至八日禾麦始熟，终不及天雨。秋成，则地鼠为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结实。五月河岸土深尺余，

其下坚冰亦尺许。斋后，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岭积雪，盛暑不消。多有异事，少西海子傍，有风冢，其上土白垩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风起，南山岩穴先鸣，盖先驱也。风自冢间出，初旋动如羊角者，百千数，少焉合为一风，飞沙走石，发屋拔木，势震百川，息于巽隅。又东南涧后，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则水渐微而绝。山出石炭。又东有二泉，三冬暴涨如江湖，复潜行地中，俄而突出，鱼虾随之，或漂没居民。仲春渐消，地乃陷。西北千余里，俭俭州出良铁，多青鼠，亦收禾麦。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间，或有大雪，深丈余。北（一作"此"）地间有沙陀，出肉苁蓉，国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爱不速。深入阴山，松皆十丈许。会众白师曰："此地深蕃，太古以来不闻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自师立观，叠设醮筵，旦望作会，人多以杀生为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众为不善人妒害，众不安。宋公道安昼寝方丈，忽于天窗中见虚静先生赵公曰："有书至。"道安问："从何来？"曰："天上来。"受而视之，止见"太清"二字。忽隐去。翌日，师有书至，魔事渐消。又医者罗生，横生非毁，一日坠马观前，折其胫，即自悔曰："我之过也。"对道众服罪。师东行，书教语一篇示众云："万里乘官马，三年别故人。干戈犹未息，道德偶然陈。论气当秋夜（对上论养生事，故云），还乡及暮春。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伸。"陈里鲜等白师曰："南路饶沙石，鲜水草，使客甚繁，马甚苦，恐留滞。"师曰："分三班以进，吾徒无患矣。"

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诚、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坚、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师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圆、杨志静、綦志清六人次之。饯行者夹谷妃、郭宣差、李万户等数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马再拜泣别。师策马亟进。十有八日，张志素、孙志坚、郑志修、张志远、李志常五人又次之。

师东行十六日，过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骑于拂庐。十七日，师不食，但时时饮汤。东南过大沙场，有草木，其间多蚊虻。夜宿河东。又数日，师或乘车。尹志平辈谘师曰："奚疾？"师曰："余疾非医可测，圣贤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辈勿虑。"众愀然不释。是夕尹志平梦神人曰："师之疾，公辈勿忧，至汉地当自愈。"

行又经沙路三百余里，水草绝少，马夜进不息。再宿乃出。地临夏人之北陲，庐帐渐广，马易得，后行者乃及师。

六月二十一日，宿渔阳关，师尚未食。明日，度关而东。五十余里丰州，元帅以下来迎。宣差俞公请泊其家，奉以汤饼。是日辄饱食。继而设斋，饮食乃如故。道众相谓曰："清和前日之梦验不虚矣。"时已季夏，北轩凉风入坐，俞公以茧纸求书。师书之曰："身闲无俗念，鸟宿至鸡鸣。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萦。云收溪月白，气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

七月朔，复起。三日至下水，元帅夹谷公出郭来迎，馆于所居。来瞻礼者，无虑千人，元帅日益敬。有鸡雁三，七夕日，师游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戏于风涛之间，容与自得。师赋诗曰："养尔存心欲荐庖，逢吾善念不为肴。扁舟送在鲸波里，会待三秋长六梢。"又云："两两三三好弟兄，秋来羽翼未能成。放归碧海深沉处，浩荡波澜快野情。"

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云中。宣差总管阿不合与道众出郭，以步辇迎归于第楼，居二十余日。总管以下，晨参暮礼。云中士大夫日来请教。以诗赠之云："得旨还乡早，乘春造物多。三阳初变化，一气自冲和。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京城一万里，重到即如何。"

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鲜欲往山东招谕，恳求与门弟子尹志平行。师曰："天意未许，虽往何益？"阿里鲜再拜曰："若国主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愿父师一言垂慈。"师良久曰："虽救之不得，犹愈于坐视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即付招谕书二副。又闻宣德以南，诸方道众来参者多，恐随庵困于接待，令尹公约束，付亲笔云："长行万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纵横无赖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门有妨道化。众生福薄，容易转流，上山即难，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帅移剌公遣专使持书至云中，以所乘马奉师。

八月初，东迈杨河，历白登、天城、怀安，渡浑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帅具威仪出郭西远迎，师入居州之朝元观，道友敬奉。遂书四十字云："万里游生界，三年别故乡。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浩浩天空阔，纷纷事杳茫。江南及塞北，从古至今常。"道众且云："去冬有见虚静先生赵公牵马自门入者，众为之出迎，忽而不见。又德兴、安定亦有人见之。"河朔州府王官、将帅及一切士庶，争以书疏来请，若辐辏然，止回答数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宁，道门先畅。开度有缘，恢宏无量。群方帅首，志心归向。恨不化身，分酬众望。"

十月朔，作醮于龙门川。望日，醮于本州朝元观。

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过野狐岭见白骨所发愿心，乃同太君尹千亿，醮于德兴之龙阳观，济渡孤魂。前数日稍寒，及设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毕，元帅贾昌至自行在，传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驿骑好否？到宣德等处有司在意馆谷否？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

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馆。师于龙阳住冬，旦夕常往龙冈闲步。下视德兴，以兵革之后，村落萧条，作诗以写其意云："昔年林木参天合，今日村坊

遍地开。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又云：“豪杰痛吟千万首，古今能有几多人。研穷物外闲中趣，得脱轮回泉下尘。”

甲申之春二月朔，醮于缙山之秋阳观。观在大翮山之阳，山水明秀，松萝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诗题其概云：“秋阳观后碧岩深，万顷烟霞插翠岑。一径桃花春水急，弯环流水洞天心。”又云：“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日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洞仙歌。”

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刘公以下诸官，遣使者持疏，恳请师住大天长观。许之。既而以驿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来迎于南口神游观。

明旦，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初师之西行也，众请还期。师曰：“三载归，三载归。”至是果如其言。

以上七日，入天长观，斋者日千人。望日，会众请赴玉虚观。是月二十五日，喝剌至自行宫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道与阿里鲜，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

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刘公再三持疏，请师住持大天长观。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请。空中有数鹤前导，倏西北而去。自师寓玉虚，或就人家斋，常有三五鹤飞鸣其上。北方从来奉道者鲜，至是圣贤欲使人归向，以此显化耳。入会之众，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礼，时俗一变。玉虚井水旧咸苦，甲申、乙酉年，西来道众甚多，水味变甘，亦善缘所致也。

季夏望日，宣差相公札八传旨：“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自师之复来，诸方道侣云集，邪说日寝。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教门四辟，百倍往昔。乃建八会于天长，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师既归天长，远方道人继来求法名者日益众。尝以四颂示之。其一云：“世情无断灭，法界有消磨。好恶萦心曲，漂沦奈尔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贵，无名不自生。人心常隐伏，法界任纵横。”其三云：“徇物双眸眩，劳生四大穷。世间浑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无踪，今朝事亦同。不如齐放下，度日且空空。”每斋毕，出游故苑琼华之上。从者六七人，宴坐松阴，或自赋诗，相次属和。间因茶罢，令从者歌《游仙曲》数阕。夕阳在山，澹然忘归。

由是行省及宣差札八相公以北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为献，且请为道院。师辞不受。请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为颁文榜，以禁樵采者。遂安置道侣，日益修葺。后具表以闻，上可其奏。自尔佳时胜日，师未尝不往来乎其间。寒食日，作《春游诗》二首。其一云：“十顷方池间御园，森森松柏罩清烟。亭台万事都归梦，花柳三春却属仙。岛外更无清绝地，人间惟有广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与官民种福田。”其二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岛外茫茫春水阔，松间猎猎暖（一作“晚”）风回。游人共叹斜阳逼，达士犹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换骨，化身飞上郁罗台。”

乙酉四月，宣抚王公巨川请师致斋于其第。公，关右人也，因话咸阳终南竹木之盛，请师看庭竹。师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后，盖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溪，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观，思之如梦。今老矣，归期将至，当分我数十竿，植宝元之北轩，聊以遮眼。”宣抚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悬。主上方尊师重道，赖师真道力，保护生灵。何遽出此言邪？愿垂大慈以救世为念。”师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众莫测其意。

夏五月终，师登寿乐山颠，四顾园林，若张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气之甚也。因赋五言律诗云：“地土临边塞，城池压古今。虽多坏宫阙，尚有好园林。绿树攒攒密，清风阵阵深。日游仙岛上，高视八鬓吟。”一日，师自琼岛回，陈公秀玉来见。师出示七言律诗云：“苍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阴森绕殿扶。万顷烟霞常自有，一川风月等闲无。乔松挺拔来深涧，异石嵌空出太湖。尽是长生闲活计，修真荐福迈京都。”

九月初吉，宣抚王公以荧惑犯尾宿，主燕境灾，将请师作醮，问所费几何。师曰：“一物失所，犹怀不忍，况阖境乎！比年以来，民苦征役，公私交罄。我当以观中常住物给之。但令京官斋戒，以待行礼，足矣，余无所用也。”于是约作醮两昼夜。师不惮其老，亲祷于元坛。醮竟之夕，宣抚喜而贺之曰：“荧惑已退数舍，我辈无复忧矣。师之德感，一何速哉！”师曰：“余有何德，祈祷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诚耳。古人曰：‘至诚动天。’此之谓也。”

重九日，远方道众咸集，或以菊为献。师作词一阕，寓声《恨欢迟》云：“一种灵苗体性殊，待秋风冷透根株。散花开百亿，黄金嫩，照天地清虚。九日持来满座隅，坐中观，眼界如如，类长生，久视无凋谢，称作伴闲居。”继而有奉道者，持茧纸大轴来求亲笔。以《凤栖梧》词书之云：“得好休来休便是。赢取逍遥，免把身心使。多少聪明英烈士，忙忙虚负平生志，造物推移无定止，昨日欢歌，今日愁烦，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区区著甚劳神思！”一日或有质是非于其前者。师但漠然不应，以道义释之，复示之以颂曰：“拂、拂、拂，拂尽心头无一物。无物心头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闻之，自愧而退。

丙戌正月，盘山请师黄箓，醮三昼夜。是日天气晴霁，人心悦怿，寒谷生春。将事之夕，以诗示众云：“诘曲乱山深，山高快客心。群峰争挺拔，巨壑太萧森。似有飞仙过，殊无宿鸟吟。黄冠三日醮，素服万家临。”

五月，京师大旱。农不下种，人以为优。有司移

市，立坛恳祷，前后数旬无应。行省差官赍疏，请师为祈雨醮，三日两夜。当设醮请圣之夕，云气四合，斯须雨降，自夜半及食时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来谢曰："京师久旱，四野欲然。五谷未种，民不聊生。赖我师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金曰，神仙雨也。"师答曰："相公至诚所感，上圣垂慈，以活生灵。吾何与焉？"使者出，复遣使来告曰："雨则既降，奈久旱未沾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愿我师慈悲。"师曰："无虑。人以至诚感上真，上真必以诚报人，大雨必至。"斋未竟，雨势海立。

是岁有秋，名公硕儒皆以诗来贺。一日，有吴大卿德明者，以四绝句来上。师复次韵答之。其一云："燕国蟾宫即此州，超凡入圣洞宾俦。一时鹤驾归蓬岛，万劫仙乡出土丘。"其二云："我本深山独自居，谁能天下众人誉。轩辕道士来相访，不解言谈世俗书。"其三云："莫把闲人作等闲，闲人无欲近仙班。不于此日开心地，更待何时到宝山。"其四云："混沌开基得自然，灵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无我，跨古腾今自在仙。"又题支仲元画得一、元保、元素《三仙图》云："得道真仙世莫穷，三师何代显灵踪。直教御府相传授，阅向人间类赤松。"又奉道者求颂，以七言绝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换浮生两鬓丝。造物戏人俱是梦，是非向日又何为。"

师自受行省众官疏以来，悯天长之圣位殿阁，常住堂宇，皆上颓下圮，至于窗户阶砌，毁撤殆尽。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补之，倾斜者正之，断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创修僚舍四十余间，不假外缘，皆常住自给也。凡遇夏月令，诸斋舍不张灯，至季秋稍亲之，所以豫火备也。十月下宝元，居方壶。每夕召众师德，以次坐，高谈清论，或通宵不寐。

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于中庭。既还坐，以五言律诗示众云："万象弥天阔，三更坐地劳。参横西岭下，斗转北辰高。大势无由遏，长空不可韬。循环谁主宰，亿劫自坚牢。"

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祷屡矣，少不获应。京师奉道会众，一日谒师为祈雨醮。既而消灾等会，亦请作醮。师徐谓曰："吾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议，所谓好事，不约而同也。公等两家，但当殷勤。"遂约以五月一日为祈雨醮，初三日为贺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应雨。过三日虽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师对众出是语，万一失期，能无招小人之訾邪？"师曰："非尔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终，谢雨。醮事果如其言。

时暑气烦燠，元帅张资允者，请师游西山，再四过观。师赴之。翼日斋罢，雨后游东山庵。师与客坐于林间。日夕将还，以绝句示众云："西山爽气清，过雨白云轻。有客林中坐，无心道自成。"既还元帅第楼，居数日，来听道话者，竟夕不寐。又应大谷庵请，次日清梦庵请。其夕大雨自北来，雷电怒合，东西震耀。师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无乎不在，雷电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师偃息草堂。须臾风雨骇至，怒霆一震，窗户几裂。少焉收声，人皆异之。或曰："霹雳当洊至，何一举而息邪？"有应者曰："无乃，至人在兹，雷师为之霁威乎！"既还，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传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

小暑后，大雨屡至，暑气愈炽。以七言诗示众云："溽暑熏天万里遥，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见三秋熟，旱魃仍闻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军不待令方调。实由道化行无外，暗赐丰年助圣朝。"自琼岛为道院，樵薪、捕鱼者绝迹。数年，园池中禽鱼蕃育，岁时游人往来不绝。斋余，师乘马，日凡一往。

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于宫之东溪。

二十有三日，人报巳午间，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东湖，声闻数十里，鼋鼍鱼鳖尽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师闻之初无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将与之俱乎！"

七月四日，师谓门人曰："昔丹阳尝授记于余云：'吾殁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正当其时也。道院皆赐敕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此时乃公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若合符契。况教门中勾当人，内外悉具，吾归无遗恨矣。"师既示疾于宝元，一日数如匽中，门弟子止之。师曰："吾不欲劳人，汝等犹有分别在，且匽寝奚异哉！"

七月七日，门人复请曰："每日斋会，善人甚众。愿垂大慈，还堂上以慰瞻礼。"师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后，留颂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长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立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纮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闲。"遂登葆元堂归真焉。

异香满室，门人捻香拜别。众欲哭，临侍者张志素、武志据等遽止众曰："真人适有遗语，令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张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旧勾当，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议教门事。"遂复举示《遗世颂》毕，提举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丧礼，奔走赴丧者万计。宣差刘仲禄闻之愕然叹曰："真人朝见以来，君臣道合。离缺之后，上意眷慕，未尝少忘。今师既升去，速当奏闻。"首七之后，四方道俗，远来赴丧，哀恸如丧考妣，于是求训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举宋公谓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师旨，法名等事，尔其代书，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袭之。"继而清和大师尹公至自德兴，行祀事。既终七，提举宋公谓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维持教门。君可代吾领之也。"让至于再，清和受其托，远迩奉道。会中善众，不减往者。

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或曰："工力浩大，粮储鲜少，恐难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众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但事不私己，教门竭力，何为而不办！况先师遗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劳行化，自有人赞助此缘，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费用净尽，各操一瓢，乃所愿也。"宣差便宜刘公闻而喜之，力赞其事，遂举鞠志圆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历戊、己、庚。俄有平阳、太原、坚、代、蔚、应等群道人二百余，赍粮助力，肯构是堂，四旬告成。其间同结兹缘者，不能备纪。议者以为，缔构之勤，虽由人力，亦圣贤阴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师。

六月间，霖雨不止，皆虑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报晴霁，人心翕然和悦。前一日，将事之初，乃炷香设席，以严其祀。及启柩，师容色俨然如生。远近王官、士庶、僧尼、善众，观者凡三日，日万人，皆以手加额，叹其神异焉。继而喧播四方，倾心归向，来奉香火者，不可胜计。

本宫建奉安道场三昼夜，豫告斋旬日。八日辰时，元鹤自西南来，寻有白鹤继至，人皆仰而异之。九日子时后，设灵宝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礼终，藏仙蜕于堂，异香芬馥，移时不散。临午致斋，黄冠羽服，与坐者数千人。奉道之众，又复万余。既宁神，翼日大雨复降。人皆叹曰："天道人事，上下和应。了此一大事，非我师道德纯备，通于天地，达于神明，畴克如是乎？谅非人力所能致也。"权省宣抚王公巨川，咸阳巨族也，素慕元风，近岁又与父师相会于燕，雅怀昭映，道同气合，尊仰之诚，更甚畴昔，故会兹葬事，自为主盟。京城内外，屯以甲兵，备其不虞。罢散之日，略无惊扰。于是亲榜其堂曰"处顺"，其观曰"白云"焉。师为文，未始起稿，临纸肆笔而成。后复有求者，或辄自增损，故两存之。尝夜话谓门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见于书传者，略而不传。失其传者，可胜言哉！余屡对汝众，举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亲接者，其行事甚详，其谈道甚明。暇日当集《全真大传》，以贻后人。"师既没，虽尝口传其概，而后之学者，尚未见其成书，惜哉！

# 附　录

## 诏　书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师："省所奏。应诏而来者，备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端（一作"方"）。命臣奉厥，元勋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诏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是用载扬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一作"岛"），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 圣　旨

成吉思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邱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着者！据邱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违错。须至给照用者，右付神仙门下收执。

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并免差发税赋，准此！癸未羊儿年三月（御宝）日。"

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邱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着者。好的歹的，邱神仙你就便理合，只你识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 请　疏

燕京行尚书省石抹公谨请真人长春公住持天长观者："窃以必有至人，而后可以启个中机；必有仙阙，而后可以待方外士。天长观者，人间紫府，天（一作"主"）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谁称此道场地？仰惟长春上人，识超群品，道悟长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无尘土气，实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迈，不惮朝天。今焉奉紫诏而南回，正当传道。幸无多让，早赐光临。谨疏。癸未年八月□日。"

宣抚使、御史大夫王敦请真人师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长观者："窃以应变神龙，非蹄涔所能止；无心野鹤，亦何天不可飞。故蒙庄出游，漆园增价；陈抟归隐，云台生光。不到若辈人，难了如此事。伏惟真人师父，气清而粹，道大而高，已书绛缺之名，暂被玉壶之谪，以千载为旦暮，以八极为门庭，振柱史之宗风，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兹万乘之国师。几年应诏北行，本拟措安于海内；一旦回辕南迈，可能独善于山东。维太极之故宫，实大燕之宏

构，国家元辰之所在，远近取则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辄伸于管见，冀少驻于霓旌。万里云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风动，举闻道德之香。谨疏。癸未年八月□日。"

燕京尚书省石抹公谨请邱神仙久住天长观者："窃以时止时行，虽圣人不凝滞于物；爰居爰处，而君子有恒久之心。于此两端，存乎大致。长春真人，重阳高弟，四海重名，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昔年应聘，还自万里寻思干；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长观。上以祝皇王之圣寿，下以荐生灵之福田。顷因讥察于细人，非敢动摇于仙仗，不图大老遂有遐心。况京师者，诸夏之本根，而远近取此乎法则。如谓舍此而就彼，是谓下乔而入幽，辄敢坚留，幸不易动。休休莫莫，无为深山穷谷之行；永永长长，而作大极琼华之主。谨疏。丙戌年八月□日。"

## 侍行门人

虚静先生赵道坚　　冲虚大师宋道安
清和大师尹志平　　虚寂大师孙志坚
清贞真人夏志诚　　清虚大师宋德方
葆光大师王志明　　冲虚大师于志可
崇道大师张志素　　通真大师鞠志圆
通元大师李志常　　颐真大师郑志修
元真大师张志远　　悟真大师孟志稳
清真大师綦志清　　保真大师何志清
通元大师杨志静　　冲和大师潘德冲

## 特旨蒙古四人从师护持

蒙古打　　喝剌、八海
宣差阿里鲜
宣差、便宜使刘仲禄

# 西游录注

[元] 耶律楚材撰　[清] 李文田注　董文武整理

《西游录注》一卷，元耶律楚材（一一九〇——一二四四）撰，清李文田注。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元代著名的政治家。元太祖十四年(一二一九)随征西域，归后记其经历而成是书。书中所记西行道里、西域山川、物产、风俗等，是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花剌子模历史的重要资料。原书已佚，只存元人盛如梓的节略本。清代李文田广征群书为之作注，原文顶格，注文低一格，较为详明。末附俞浩《西域考古录》所引《西游录》三则。本书有《灵鹣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中书令国初时扈从西征，行五六万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游录》述其事，人所罕见，因节略于此。

公戊寅春三月，

元太祖十三年也。

出云中，

《湛然居士集》有《过云中赠李尚书诗》。

抵天山，

《汉书·西域传》："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晋灼《武帝纪注》曰："天山近蒲类国，去长安八千余里。"师古曰："天山即祁连山。"祁太史韵士《西陲要略》曰："哈密之山，即天山。山之北三百余里为巴里坤，柳谷水在城东北，源出天山，藉资灌田焉。"

涉大碛，

宋程大昌《北边备对》曰："大漠，言沙碛广莫，望之漠漠然。汉以后史家变称为碛。碛者，沙积也。其义一也。"《大唐西域记》："龟兹西行六百里，经小碛，至跋禄伽国。"

逾沙漠，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云："安西州，旧名大湾，后复设安西府，今改为州。出北门五里许，过一涸河，即入沙碛。土人呼为戈壁，即古瀚海也。地以沙石为骨，如熔炼而成肤。"

达行在所。

此指元太祖和林之行在，邱处机《西游记》所云"皇帝旧兀里多"者也。《西游记》："辛巳六月廿八日，泊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又称为乃满国兀里朵，盖太祖灭乃蛮后，即置行在于此，以便西伐也。

明年，

已卯年也，是为元太祖十四年。

大举西伐，道过金山。

《北边备对》曰："金山，隋唐间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阳。"案：《湛然居士集》卷一有《过金山用人韵诗》。《西域释地》云："乌鲁木齐博克达山，三峰峭拔入云，山腰有潭，周十余里，土人称海子。山南有俗所呼七个达坂者，即此。"按：《唐书》西州交河县，北行经柳谷，度金沙岭，至北庭都护城。又按：杜甫诗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龙泉馆，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度台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今乌鲁木齐为唐北庭都护故治，土鲁番为西州古治，以相距道里考之，此"达坂"即所谓金沙岭。今岭畔有陟坡，沙子细碎，滑马足，"金沙"、"台沙"之名当以此。《皇舆西域图志》云："按今阿勒坦为古金山，《唐书》称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裴罗西超金山者，是也。"

时方盛夏，雪凝冰积，斲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金刘祁《北使记》："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祁韵士《西陲要略》云："新疆诸水，分流异趋，南路之水皆东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喀尔之乌兰乌苏、叶尔羌之玉河、和阗之哈喇哈什、玉陇哈什二河，乌什之瑚什奇、阿克苏之浑巴什、库车之渭干、喀喇

沙尔之开都，悉东会于土鲁番之罗卜淖尔。凡南北山积雪融化之水，皆入之。溰沦渟蓄，伏流地中，即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犁诸河多西流，塔尔巴哈台之额尔齐斯诸河多东流，乌鲁木齐之玛纳斯河多北流，或归入淖尔，或流经苇湖，或伏入沙碛，以及雪融会合之水甚多。"

其南有回鹘城，

《元史·西北地附录》曰："畏兀儿地。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儿四处站及交钞库。"《明世法录》曰："火州，元号畏兀儿。东七十里，距柳陈城西百里，为土鲁番，即古高昌国治。"案：《辽史·兵卫志》："属国军有回鹘，有甘州回鹘，有沙州回鹘，有和州回鹘。"此和州回鹘城也。宋洪皓《松漠纪闻》曰："回鹘、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惟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

名别石把，

《西使记》曰："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元史·西北地附录》曰："别失八里。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吾城子里军站事。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明史·西域传》云："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西抵撒马儿罕，东抵火州，北连瓦剌。元世祖议宣慰司。"《西游记》作"鳖思马大城"。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

有唐碑。

《西游记》曰："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河大都护有德政，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槐西杂志》："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也，尚有残碑。"《西域释地》曰："库车丁谷山在城北，有古寺，多唐碑，浮图高数十丈。"《西域水道记》："巴尔库勒淖尔四源，东南源曰招摩多沙乌鲁木齐，治曰巩宁城。城南阻阿拉癸山，东扼博克达山，山之阴为阜康县。又东并山行一百九十里，为唐沙钵镇，即阿史那贺鲁所处之莫贺城。又东五十里，为济木萨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唐为庭州金满县，又改后庭县，北庭都护治也。元于别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帅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碑石立为二，俱高八寸，广六寸，一石七行，一石六行。"

所谓瀚海军。

元刘郁《西使记》曰："瀚海地极高寒，虽酷暑，雪不消。"今之所谓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置有瀚海军，长安二年置。"

瀚海去城数百里，

《西域释地》云："哈密东至安西州，西至土鲁番，俱有沙碛，乏水草，不毛之地数百里，谓之瀚海，今呼为戈壁。"

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

《史记·匈奴传》："骠骑将军去病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如淳曰："翰海，北海名。"张守节《正义》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鸟解羽伏乳于石，因名也。"李光廷《西域图考》曰："按：文正《西游录》云：'戊辰，达行在所，至即唐之高昌'云云，此以今济木萨为瀚海，与刘郁《西使记》殊，且言蒲类海，亦未确也。"《西域释地》云："巴里坤名会宁城。有海子，即古蒲类海，一名婆悉海，俗呼为海子，在城北沙山之下。东西袤一百余里，对岸广数十里。《后汉书》张珰言呼延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元和志》言伊州纳职县北直抵蒲类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距巴里坤相近，而巴里坤又为汉蒲类国地。是此海子为蒲类海无疑。"

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

《新唐书·地理志》："庭州西延城西至轮台县，共三百二十里。"《西游记》："鳖思马大城，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师问曰：'有几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

唐碑在焉。

《西域水道记》有说。

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

《元史·耶律希亮传》："由苦先至哈剌火州。"《元史·西北地附录》："阿里麻里"之下有"合剌火"者。

即唐之高昌，

《辽史·兵卫志》："属国军有高昌。"《明史》："火州，其地多山，青红若火，故名。火州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汉戊己校尉所治。西北连别失八里，后为土鲁番所并。"

亦名伊州。

《湛然居士集·十二怀古诗》："瀚海过西伊。"自注云："伊州之西北有瀚海，伊州又谓之西州。"《西域释地》曰："《元和志》言伊州纳职县北直抵蒲类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

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阗国。

《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炭"者，是也。《曷思麦里传》作"斡端"，《拜延八都鲁传》亦作"斡端"，《宪宗纪》则作"扩端"，均此"五端"二字之声转。今称"和阗"者，是其地也。《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于阗"，均非两地。《西域释地》云："叶尔羌，汉莎车国地。

唐以后并入于阗，又曰和阗。汉于阗国，唐置于阗都督府于此。回人谓汉人为‘黑台’，和阗即‘黑台’之讹。相传汉任尚弃其众于此。”

河出乌白玉。

《西陲要略》云：“叶尔羌之山，则有密尔迪山，在城南二百余里，产玉。有玛尔瑚卢克山，在城西南四百余里，产玉。又有一大山，在叶尔羌西南，与密尔迪山相连。回人呼为塔什达巴罕，疑即所谓葱岭者是也。水则有玉河，自密尔迪山流出，南分支入和阗。和阗境内一带山皆积雪，水则有哈喇哈什河，有玉陇哈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产玉，且资灌田。”

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剌城。

《西北地附录》作“普剌”。《耶律希亮传》：“至不剌城。”李光廷《西域图考》曰：“不剌城，即《西使记》‘孛罗城’之转音，城南有阴山，即松树头岭。山顶在池。今赛喇木泊在四山之中，即池也。”

不剌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西游记》曰：“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际，若银霞。问之左右，皆未详。师曰：‘多是阴山’。翌日，过沙陀，遇樵者，再问之，皆曰然。”《湛然居士集》卷一有《过阴山和人韵诗六首》。

山顶有池，周围七八十里。

《西陲要略》曰：“伊犁之水，有赛里木淖尔，在城东北，隔山二百余里。凡境内之水，皆朝宗于伊犁河，惟赛里木淖尔不与焉。”《西域释地》：“赛里木诺尔，在伊犁城东北二百余里，塔尔奇岭之东。其北有川，名博罗塔拉。”

池南地皆林檎，树阴蓊郁，不露日色。出阴山，有阿里马城。

《西使记》曰：“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西使记》云“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当云“出关至阿里麻城”，衍一“里”字。此即《湛然集》之“阿里马城”，非《西北地附录》之“阿力麻里”也。

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

《至元译语》曰：“蒙古语‘梨’曰‘阿里马’。”

多蒲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

刘祁《北使记》曰：“兴定四年十二月，出北界行，地浸高。前七八千里。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历城百余，皆非汉名。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即回纥王所都”云云。案“益离”即“亦列”之声转，盖以亦列水得名也。《西游记》曰：“沿天池正南，下阿里马城，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没辇。没辇，河也。”徐松跋云：“阿里马城者，即今西阿里玛图河，在拱宸城东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玛图河，仅百里。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没辇，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计之，当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亦列河，李光廷曰：“当是今瞻德城西之察罕乌苏河，以伊犁统名之耳。”《西域释地》：“伊犁河在伊犁城南一里许，源出哈什、空吉斯二河，洪流深广，境内之水皆归焉。过城南，折而西北流七百余里，入哈萨克界，遇沙而伏。”按：《唐书》：“贞观中，西突厥分其部为二，以伊列水为界。显庆二年，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讨西突厥。”所称伊丽，即今伊犁，以水为名。“犁”与“丽”同名，“列”则音相近耳。

其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

明陈士元《诸史译语》云：“‘斡耳朵’，华言‘帐房’也。《辽史》称‘斡鲁朵’，音之转也。”《西使记》云：“过六堛两山间，土平民夥，沟洫映带，多故垒壤垣。问之，盖契丹故居也。计其地，去和林万五千里而近。”《辽史·天祚本纪》：“耶律大石建都城，号虎思斡鲁朵。”又《辽史·兵卫志》：“属国军有胡母思山蕃。”胡母思，即《本纪》之“虎思”矣。又《部族表》，辽太祖天赞二年，破胡母思山蕃。又《诸部表》有忽母思部。均即此《录》之“虎司”，自大石建都后称为“斡耳朵”者也。《辽史·营卫志》：“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金史·百官志》：“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也。”

附庸城数十。又西数百里，有塔剌思城。

《西使记》曰：“二十八日过塔剌寺。”案《西游记》有“答剌速没辇”。原注：“没辇，河也。”是“塔剌思”即“答剌速”之对音。此城以河得名，其上游已名为答剌速河，此《录》称为亦列河，在西辽河中府都之东也。此河西行数百里，绕此城，即此《录》之塔剌思城，又即刘郁所过之塔剌寺矣。

又西南四百余里，有苦盏城、

《西使记》曰：“四日过忽章河，渡船如公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

八普城、

《元史·西北地附录》有“巴补”，即此《录》“八普”之音同字异也。

可伞城、

《西北地附录》作“柯散”，即此《录》“可伞”之异文也。《曷思麦里传》作“可散城”。

芭榄城。

《西游记》：“壬午之春正月，杷榄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湛然集·记西游事诗》：“亲尝芭榄宁论价，自酿蒲萄不纳官。”其他诗言杷榄、蒲萄者，不可枚举。

苦盏多石榴，其大如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

苦盏，《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毡"，《明史·西域传》作"火占"。《元史·薛塔剌海传》从征虎忽缠诸国，即此苦盏城地矣。又《元史·郭宝玉传》曰："收别失八里、别失兰等城，次忽章河。"据此《传》知"苦盏"与"忽章"同音，盖以河得名。

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实。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

《松漠纪闻》曰："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中有汁，尤冷。"明张翼《清赏录》引耶律楚材《西游录》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今此文无"可以容狐"四字，为《老学丛录》删节。

长耳仅负二枚。苦盏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剌城。

《元史·本纪》"十四年，取讹答剌城"，即此"讹打剌"三字之对音也。《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剌耳"。又《本纪》"十五年，秋，攻斡脱罗儿城，克之"，与此亦音近，疑所采不一书，故致重复。且西域强悍，未必非取后复叛，故两次征克也。李光廷《西域图考》云："龟兹入元，为别失八里，西境城曰苦先，即今'库车'之对音。《元史·耶律希亮传》云从征至浑八升城。今阿克苏南有浑巴什庄。世祖自二王所召还，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还，亦曰苦盏。"文正《西游录》云："苦盏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剌城。"皆是地也。

附庸城十数。此城渠酋，尝杀命吏数人、商贾百数，尽掠其财货。西伐之举由此也。

《元史·本纪》："太祖十四年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帅师亲征，取讹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

讹打剌西千余里，有大城曰寻斯干。

《西使记》曰："过挦思干，城大而民繁。"《元史·太祖本纪》曰："十五年，克寻思干城。"又曰："十六年，攻薛迷思干城。"今案太祖克此城，后复叛，故十六年再攻之。"薛迷思干"，即"寻斯干"也。《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元史·按竺迩传》曰："太祖西征寻斯干。"《郭宝玉传》曰："下挦思干城。"又曰："引兵据挦思干，入铁门，屯大雪山。"《耶律阿海传》曰："下寻斯干等城。"《明世法录》曰："撒马儿干，古罽宾国，在悬度山西。唐以其地为修鲜都督府，拜其五都督。元驸马帖木儿主其国。东有养儿沙鹿海牙赛兰达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诸城，并隶焉。"

寻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

《西游记》曰："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国国最佳处。"杜环《经行记》曰："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拔诸。"《湛然集·十二怀古诗》："感恩承圣敕，寄信到寻思。"自注："寻思虔，西域城名。西人云：'寻思，肥也。虔，城也。'通谓之肥城。"

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环城数十里皆园林，飞渠走泉，方池圆沼，花木连延，诚为胜概。瓜大者如马首。谷无黍、糯、大豆，盛夏无雨。以蒲萄酿酒，有桑不能蚕，皆服屈眴。

《湛然集》卷七《戏作二首》："屈眴轻衫裁鸭绿，蒲萄新酒泛鹅黄。"卷五《乞扇诗》："屈眴圆裁白玉盘，幽人自剪素琅玕。"《元史·舆服志》曰："质孙，华言一色服也。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乐工、术士，皆有此服，精粗之制不同，总曰质孙。"

以白衣为吉〔色〕，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

陈诚《使西域记》："哈烈国主以白布缠头，辫发后髻。男子髡首，缠以白布。妇人以白布蒙首。"

寻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华城，土产更饶，城邑稍多。

《元史·太祖本纪》："十五年，克蒲华城。"《耶律阿海传》："下蒲华城。"《西北地附录》："忒耳迷"之下，有"不花剌"。似即《本纪》之蒲华。《明世法录》曰："卜花儿在撒马儿罕西七百里。以道里计之，撒马儿干即寻思干，则卜花儿即蒲华矣。"《耶律阿海传》："从帝攻西城，下蒲华、寻斯干等城。"《湛然集》卷五《赠蒲察元帅诗》其七："闲乘羸马过蒲华，又到西阳太守家。"又卷六有《蒲华城梦万松老人诗》。

寻思干乃谋速鲁蛮种落梭里檀所都。

《北使记》曰："有没速鲁蛮回纥者，性残忍，肉必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西游记》曰："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来迎，宿于西园。""铺速满"及"没速鲁蛮"，皆"谋速鲁蛮"之转声也。又按《辽史·诸部表》有普速完部，《金史》群牧十二处有蒲速斡，此云"谋速鲁蛮种"，似一类也。《湛然集》卷十二《怀古一百韵》注云："大石林牙，辽之宗臣，挈众而亡。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庙号德宗。"卷五《河中春游诗》注云："寻斯干有西域梭里檀，故宫在焉。"

蒲华、苦盏、讹打剌城，皆隶焉。

《西域图考》云："《元太祖纪》：十四年己卯，西域杀使。帝亲征，取讹答剌城。讹答剌，即阿克苏城。也石的石河，即乌什之毕底尔河也。"

蒲华之西，有大河入于海。

《太祖本纪》："十五年夏五月，驻跸也石的石河。"但是时克蒲华城及寻思干城，此大河非也石的石河，却是今阿母河。以《元秘史》及《西游记》知之矣。

其西有玉里犍城，

《元史·本纪》："十六年秋，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破玉龙杰赤等城，下之。"玉里犍，即"玉龙杰"三字之对音。蒙古谓"官"曰"赤"，故名玉龙杰赤也。《元秘史》曰："过阿梅河，至兀笼格赤城下营。""兀笼格"尤与"玉里犍"声近矣。《元史·曷思麦里传》作"月恋揭赤之地。"《耶律希亮传》："五月，西行至孛劣撒里。六月，至换札孙。又西行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又从二王还，至不剌城。"案：孛劣撒里，即不剌城。换札孙，即"虎司"之声转，此西辽都也。"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即"玉龙杰"之转声，此即玉龙杰赤也，又即"玉里犍"三字之对音。"还至不剌城"，又即"孛劣撒里"。盖翻译本一人，而前后不相照，作传者又不相照，作传者又不识蒙古语，故使读者茫然耳。

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华。

此母后当是直鲁古之妻，其时乃蛮篡直鲁古之国，而尊其后为皇太后也。

又西濒大河，有班城。

《元史·本纪》："十六年辛巳，夏四月，驻跸铁门关。秋，帝攻班勒纥等城。"《白察罕传》："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人。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气清肃，月白如昼，西域谓白为察罕，故名察罕。"案：河中，即寻思干城；板勒纥，即班城也。

又西有砖城。

《西游记》曰："铁门南岸西有山寨，名团八剌，山势险固。"此"砖城"与"团城"声转也。故《记》云："由此东南行三十里，过班里城。"则此城在班里之西，故知"砖城"即彼《记》之"团八剌"也。《大唐西域记》曰："羯霜那国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溪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峡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扇，又以铁锢，多有铁铃，悬诸门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出铁门到睹货罗国"云云。此"砖城"盖唐之吐火罗国故也。

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

刘祁《北使记》曰："有印都回纥者，色黑而性愿。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苇其管，言语不与中国通。"《西使记》曰："印毒国去中国最近，军民一千二百万户，即汉身毒也。"艾儒略《职方外纪》曰："中国之西南曰印弟亚，即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汉书·西域传》："无雷国北与捐毒接。"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笃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臣召南案："天笃，即天竺。《后汉书·传》之天竺，即此《传》之捐毒，而后世又曰印度国也。"

与佛国字体声音不同。佛像甚多。

《西使记》曰："乞石迷西，盖传释迦氏衣钵者。"《松漠记闻》曰："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之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国，旧曰"罽宾"，讹也。

不屠牛羊，但饮其乳。土人不识雪。岁二熟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熔铄。马粪堕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于南海。

《新唐书·地理志》曰："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飓国。其国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山来，西流至提飓国，北入于海。"《职方外纪》曰："东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国人谓经此水一浴，所作罪业，悉得消除。"

土多甘蔗，取其液酿酒、熬糖。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国。

《元史·郭宝玉传》："辛巳，可弗叉国惟算端罕破乃满国，引兵据挦思干，闻帝将至，弃城南走，入铁门屯大雪山。宝玉追之，遂奔印度。"《旧唐书·西戎传》："波斯国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按：所云可萨者，盖即今俄罗斯之可萨斯克，此《录》之可弗叉国也。

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不立城邑。

《职方外纪》曰："亚细亚西北之尽境，有大国，曰莫斯哥未亚，东西径万五千里，南北径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窝儿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为尾闾，而以七十余口入北高海。"《大唐西域记》："从信度国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黠婆翅罗国，国周五千余里。自阿黠婆翅罗国北行七百余里，至臂多势罗国，属西印度境，国周三千余里。从此东北行三百余里，至阿軬荼国，属西印度境，国周二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无大君长，役属信度国。从此东北行九百余里，至伐剌拿国，周四千余里。复从此西北逾大山，涉广川，历小城邑，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

民多羊马，以蜜为酿。此国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正符《唐史》所载骨利斡国事，

《元史·土土哈传》："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曰："邛可剌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即《唐史》所载骨利斡国也。《新唐书·地理志》曰："仙娥河北岸有富贵城，

又正北如东过雪山松桦林及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斡。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骨利斡、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状貌甚伟，风俗类骨利斡，昼长而夜短。”又《回鹘列传》：“骨利斡处瀚海北，胜兵五千。草多百合。产良马，首似橐它，驰数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

但国名不同，岂非岁时久远，语音讹舛？

《庶斋老学丛谈》曰：“许献臣佥事说盎吉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气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刘敬之往任断事官，亲见之。”此亦符《唐史》骨利斡国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观此，则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绕北极之下以为昼夜，信而有证。

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又等，

《西使记》曰：“《新唐书》载：‘拂菻去京师四万里，在西海上。’所产珍异之物，与今日道里正同，盖无疑也。”

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

《双溪集·丁零诗》注：“圣朝太宗尝诏和瑞等入北海，往复数年，得日不落之山。”

俞浩《西域考古录》引《西游录》：

戊寅春三月，出云中，抵天山，涉大碛，逾沙漠，达行在所。明年，大举西伐，道过金山。时方盛夏，雪凝冰积，斲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鹘城，名别石把，有唐碑。所谓瀚海军也（卷十引）。

俞注云：“《唐书·回鹘传》云：‘回鹘之亡，其遗帐伏山林间，狙盗诸蕃以自给。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尚恐热，传首京师。于是西庭二州俱恢复，遣使请命于朝，其后史亡其传。然其国卒不振，时以羊马至边互市’云。此回鹘五城之所由也。瀚海军在北庭，景龙初，郭元振所置。别石把，即别失八里之转。元有别失八里行中书省。”

瀚海去城数百里，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

李注云：“《西域图志》曰：‘唐伊州为今哈密。’又曰：‘今镇西府，古伊州。辟展，古高昌。’”

考《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唐北庭都护府所管三军，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瀚海军，在城内兵一万二千人，是也（同上）。

# 大理行记

［元］郭松年撰　蔡建新整理

《大理行记》一卷，一名《南诏行记》，元郭松年撰。作者曾经流寓大理（今云南境内），遍历白崖、赵州、龙尾关等地，遂记其山川、物产、民族、风俗等，并详考当地蒙、郑、赵、杨、段等五大姓虽由内地迁至此地数百年，但其宫室、语言、习俗、战阵等仍存留汉代遗风，是研究大理历史和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本书有《奇晋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

中庆距大理城西顾里有千，历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宁、镇南、云南、赵州；县三，曰禄品、安边、白岩，皆三府支属。

镇南而西，有雌岭，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势回合，周二百余里，乃云南州也。州西北十余里山麓间，有石如镜，光可见面，故旧名镜州。张氏进求时，州北龙兴和山，忽五色云起，萧索轮囷，终日不散，人以为祥。州居云之南，因改今名。

又西行三十余里，至品甸。按唐史，尝置坡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泽土壤不减云南，而民种莳为不及尔。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纹如古篆，号曰“地符”，行人谨避，莫敢践之。

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岩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与云南品甸相埒。居民辏集，禾麻蔽野。县西石崖斩绝，其色如雪，故曰“白岩”。赤水江回环曲折，经于其中。甸西南有古庙，中有铁柱，高七尺五寸，径二尺八寸，乃昔时蒙氏第十一主景庄王所造，题曰：“建极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铸。”土人岁岁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祀，有祷必应。或以为武侯所立柱也。

又山行四十里，至赵州甸，即赵睑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风蔽气之势，川泽平旷。故家乔木，犹有存者。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出州治十五里，路转峰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峰旧建神庙在焉。凡水旱疾疫，祈请有征，州人赖之。州之北，行约数百步，地极明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将军者，即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绘，于今罕见。意非汉匠名笔，不能造也。出寺门，东北行一里余，有高原号“城澄”，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驻跸之所也。

川行二十里，至河尾关，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为梁，长十五丈余，穹形饮水，睨而视之，如虹蜺然。顺流而下，约一里许，有石门，巨石横楣，号“石马桥”。为群波争道之地，悬流奔注，云涛雪浪，声闻数里。河尾桥之西，有关焉，北入大理，名“龙尾关”，即蒙氏所筑，西厄苍山，东属洱水。其高壁危构，岿然犹存。入关十五里，山壑浓秀，望之蔚然前陈者，点苍之奔冲也，诸峰罗列，前后参从，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余里，夷语以“坡陀为和，和在坡陀”，故谓之太和。昔蒙归义王皮罗阁自蒙社徙河西，乃筑此城。后阁罗凤以张虔陀才构，乃杀之，陷唐鲜于仲通兵，因自结之吐蕃，受钟王，刻石记功，明不得已而改号。“蒙国大诏”立德化碑，使蜀人郑回制文。其碑今在，即唐代宗大历元年也。

又北行十五，至大理，名“阳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围四五里，即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阁罗凤辇，普钟十三年甲辰岁所筑，时唐代宗广德二年也。自后郑、赵、杨、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苍山之险，东挟洱水之沥，龙首关于邓州之南，龙尾关于赵睑之北。昔人用心，自以为金城汤池，可以传之万世。及天兵北来，一鼓而下，岂非在德不在险之明效大验欤！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若夫点苍之山，条冈南北，百有余里，峰峦岩岫，萦云戴雪，四时不消，上则高河窦海，泉源喷涌，水镜澄彻，纤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风嘘云，神龙所宅。

岁旱祈祷，灵贶昭着。派为一十八溪，悬流飞瀑泻于群峰之间，雷霆砰轰，烟霞晻霭，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则源于浪穹，涉历三部，渟滀紫城之东，北自河首，南尽河尾、波涛二关之间，周围百有余里。内则四洲、三岛、九皋之奇，浩荡汪洋，烟波无际，于以见江山之美，有足称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中峰之下有庙焉，是为点苍山神，亦号“中岳”。中峰之北有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凡一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遗大匠恭韬微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中峰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上山寺。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今则不尔，其得道者，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所居洒扫清洁，云烟静境，花木禅房，水濑濑循堂厨。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

此大理之大观，南游则永昌、腾冲，北走则鹤庆、丽江。周行数千里，皆莫若此也。

# 安南志略

[元] 黎 崱撰 胡 昕整理

《安南志略》一九卷，元黎崱撰。黎崱字景高，号东山，东晋交州刺史阮敷后裔。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十三世纪后期至十四世纪前期，因出继舅父黎琫为子，改姓黎氏。后降元，移居中国，潜心著述。本书就是他在中国撰写的一部越南史志。书中系统地记载了越南从远古到元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社会制度、地理建制、物产财富、人文风俗等各个方面，而对越南和中国的关系记载尤其详实，是研究这一时期越南历史以及中越关系史的珍贵史籍。是书写成后，长期以来并未刊刻，只有抄本收藏。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收入《四库全书》，这是最早的刻本。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上海乐善堂刊刻铜活字本。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书店据清代抄本复印出版，流行渐广。这次整理即以上海古籍书店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和吸收了已有整理本的某些成果。

## 自 序

仆生长南越，窃禄仕途，十岁间奔走半国中，稍识山川地理。内附圣朝，至是五十余年矣。自愧朴愚，旧学芜落，垂老嗜书，卒恨晚；于古今文籍，不能遍览。聊乘暇日，缀葺已同，采摭历代国史、交趾图经，杂及方今混一典故，作《安南志略》二十卷，以叙事附于卷末。庸表天朝德化所被，统一无外，而南越其有惓惓向慕朝廷之心，亦可概见于此者。昔人有言："夫道一而已矣。"今则同处覆载之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均此性，岂具此理哉！况南交唐虞声教所暨，以迄于今三千余年，是宜声名文物所尚，近乎中国。虽曰风土之异，而事之可为纪述，不可泯也。然诸家博载，牴牾为多。是书之作，虽本之见闻，征之纪载，岂无讹焉。君子见其疏略，尚改而正诸！元统初元乙卯春清明节古爱黎崱序。

## 总 序

安南自古交通中国。颛顼时，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尧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抚交趾。周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来贡，曰："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周公作《越裳氏瑟操》云："于戏嗟嗟，非旦之力，文王之德。"越裳即九真，在交趾南。应劭《汉官仪》曰："始开朔方，遂方于南，为子基阯。"今作"址"非。

秦以交趾为象郡。秦乱，南海尉赵佗击并之，自立为王。汉高帝遣陆贾，立佗为粤王。高后禁粤关市铁器，佗乃僭号为帝，发兵攻长沙。文帝复遣让之，佗恐，去帝号，愿为藩臣，奉贡职。景帝建元三年，佗薨。子孙传立四世，九十余年。孝武遣终军往谕南越王兴入朝。王欲行，其相吕嘉谏止王，王不听。嘉遂反，攻杀其王及汉使者，而立王异母兄建德。元鼎五年，遣卫尉路博德等，帅拾万师讨之。六年，攻败粤人，定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皆置郡守。元帝初元元年，罢珠崖、儋耳、交趾等七郡。初，贾捐之奏云："珠崖、儋耳，在海中洲，恃险数叛，以至用兵无用之地，弃何足惜？"遂诏罢之。颜师古云："七郡皆属交趾，盖汉制以州领郡，置交州刺史总之。"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反。十九年，马援平之，立铜柱，为汉界。汉帝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王范云："刺史治在交州，汉末移南海。"

孙权初受魏九锡之命，亦以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国有交趾太守孙谞贪暴，郡吏吕兴杀谞，九真、日南俱叛降晋。孙权以交趾远，分交州置广州，徙交州治龙编。孙皓建衡元年，遣将军薛珝、陶璜，复取交趾，杀晋所置守将，九真皆还属。吴亡归晋。迨宋、齐、梁、陈、隋、唐，并因之。或改九真为爱

州、日南为驩州，皆设刺史；或置交州总管、安南都督护统之。

唐始分岭为东西道，各置节度使，置桂、管、邕、容、安南五管隶焉。西道置安南都护，兼本管经略。招讨使张伯仪筑安南罗城，未完。元和三年，都护张舟增筑之。林思云："城周回二千步，力役二十五万。"宣宗大中时，都护玩政，虐视其民，乃结南诏蛮反，攻安南府，累岁兵戈不息。懿宗咸通三年，南诏蛮攻陷罗城，经略使蔡袭死之。遂命高骈为都护，以兵克复，斩蛮帅段酋迁等三万余级，加修罗城，以府为静海军，授骈节度。

至五代间，交、爱士豪曲颢、杨廷艺、矫公羡等，互相以力篡夺。艺故将吴权，乃杀公羡自立。传数世，至吴昌文卒，其下吴坪争立。有丁部领者，杀吴坪，领交趾事，自称万胜王，私署其子琏为节度使。

宋初，琏遣贡，太祖封部领为交趾郡王，诏琏为节度使、安南都护。后琏与父俱殁，弟璿立。大校黎桓废而篡之，伪作璿上表，令桓代之。宋太宗封桓为王，传三世，共三十年，为李公蕴所夺。真宗封公蕴为交趾郡王。孝宗隆兴二年，李天祚遣贡，封天祚为安南国王。国名自此始。李氏八传无子，女昭圣袭国。宋绍定庚寅，昭圣逊位于夫陈日煚，宋封安南国王。

癸丑，大元既平云南，丁巳冬，命大帅兀良合解统帅，经安南边邑，取广西道，会兵攻宋。与战不胜，遂纳款臣附，遣陪臣上表，岁奉贡职。中统辛酉，世祖皇帝封陈为安南王。至元丁丑薨，世子陈不请命自立。上遣礼部尚书柴椿召入觐，以疾不朝。明年再召，□以疾辞，止令其叔父陈遗爱代觐。上以有疾，遂立遗爱为王。辛巳，授柴椿安南行宣慰使都元帅，以兵千人送遗爱就国。至永平界，安南弗纳，遗爱惧，夜先逃归。遣陪臣迎柴公归国，谕旨而还。至元壬午，右丞唆都等统兵收附占城，朝廷遣使，假道进兵，令助军粮，世子不听。至元甲申冬，上命镇南王脱欢、平章阿里海牙，进兵临境。世子拒敌溃走，其弟益稷归顺，入见。上悯之，封益稷为安南国王，封近亲陈秀崾为辅义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至元丁亥，上命镇南王暨平章奥鲁赤，统师平定其国。师至，世子战败，逃匿海岛间。明年春三月，镇南王以其地炎瘴班师。至元癸巳，上复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刘二拔都等屯兵，候甲午秋进讨。是岁正月，上晏驾。夏四月，成宗皇帝即位，诏罢兵。遣礼部侍郎李衎、郎中萧泰登奉使，赦世子罪；时引其来使陶子奇等，还国谕旨。时世子先殁数年，子率诸僚迎，焚香，望阙遥拜谢恩；遣陪臣上表称贺，永为藩臣，世奉贡职。迨今不绝矣。

古之南交，周谓越裳，秦曰象郡，汉置交州、九真、日南三郡，唐又改交州为安南府、九真为爱州、日南为驩州，今罗城、清化、乂安是也。

# 卷一

## 郡邑

古南交，周号越裳，秦名象郡。秦末，南海尉赵佗击并之，自立为国，僭号。西汉初，高帝封为南越王。历数世，其相吕嘉叛，杀其王及汉使者。孝武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越，灭其国，置九郡，设官守任。今安南居九郡之内，曰交趾、九真、日南是也。后历朝沿革，郡县不一。五季间，爱州人吴权据交趾。后丁、黎、李、陈相继篡夺。宋因封王爵，官制刑政，稍效中州。其郡邑或仍或革，姑概存之。

大罗城路（古交趾，汉仍之。唐置安南都护府。其城在泸江西岸，唐张伯仪始筑，张舟、高骈继增修之。宋真宗时，郡人李公蕴于此建国。陈继李，以其属邑，增置龙兴、天长、长安）。

龙兴府（旧多冈乡。陈祖微时，夜过溪桥，既渡，四顾，桥不见矣。未几，陈氏有国，人号其水曰龙溪，改多冈为龙兴）。

天长府（旧多墨乡，陈祖所生地。及其有国，建行宫于此，岁一至，示不忘本，更名曰天长府。潮水绕城，岸边花木，香气袭人，画船往来，类仙境也）。

长安府（本华闾峒，丁部领所生地。五季末，丁氏立国于此）。

归化江路（接云南界）。宣化江路（接特磨道）。

陀江路（接金齿界）。 谅州江路（接左右两江界）。

北江路（在罗城东岸。泸江水分通于海，江有十桥，皆杰丽）。

如月江路。

南栅江路。

大黄江路。

烘路。

快路。

### 州 皆接广西云南界，虽名州县，其实洞也

国威州（在罗城南）。 古州（在北江）。

仙州（古龙编）。 富良州。

思农州（一云杨舍）。 定边（一云明媚）。

万崖（一云黄明）。 文周（一云门州）。

七源州。 思浪州。

太原（一云黄源）。 通农州。

渭龙州（一云乙舍）。 光州。

罗顺（一云来臣）。 道黄（即平林场，余多类此，不载）。

### 古州名 更革少存

峰州（吴曰新昌）。 苏茂。 苏刎。

长州。　峨州。　唐州（芳林）。

## 县

武宁县。　万载。　丘温。　新立。
恍县。　纸县。　历县。　阑桥。
追延。　古勇。　供县。　窘县（《元史》作窟）。
上坡。　门县（余不载）。

## 古县名

龙编（西汉交州刺史治所。旧名龙源，后有蛟龙盘编于水，改曰龙编）。
朱鸢（汉县。唐改蔦州，置高凌、安定县）。
羸陵（上连下娄勾曲，汉交州刺史置）。
麊冷（汉交趾都尉治）。　曲易（音阳）。
勾漏（葛洪为令）。　安顺（唐顺州）。
崇平（唐安平）。　海平（唐宁海）。
古都。　安定。
清化府路（西汉九真郡。隋唐爱州。其属邑，今曰江、曰场、曰甲、曰社）。
梁江。　波笼江。　茶江。　贡江。
采舍江。　安暹场。　文场。　古藤甲。
支明甲。　古弘甲。　古战甲。　缘甲。
典臾甲。　结帨甲。

## 古县名

都庞（庞，师古音都庞）。
居风（马援擒征侧余党处）。
无功（汉九真都尉治所）。　越裳（一云九德）。
驩安府路（西汉日南郡，隋唐为驩州）。
幼津江。　明道江。　偈江。
尚路社。　唐家社。　张舍社（余不载）。
演州路（本日南属县，曰扶演、安仁，唐改演州）。
巨赖江。　他袁江。　孝江。　多壁场。
巨蓝社。　高家社。　班剥社（余不载）。
布政府路（本西汉日南郡象林县。汉末，邑人杀令自立国，曰林邑。唐元和初，复隶安南府。今名布政。地山林重复，柳子厚诗："林邑东回山似戟。"）
阇黎江（接占城界）。

## 山

佛迹山（石上有足迹，故名）。
伞圆山（山形如伞）。
仙游山（有盘石，隐然楸枰纹，昔传仙奕于此。后樵女野合其上，石覆且裂）。
武宁山（俗传下有赵越王坟）。
普赖山（至元丁未，官兵筑木栅储粮于此）。
万劫山（前控大江，后山万重，有茂林修竹、小桥流水之胜。兴道王隐其中）。
杰特山（入山径路，花木繁茂，玉泉漱石，幽谷迎人，翛然世外境）。
安子山（一名安山，或名象山，高出云雨之上。宋皇祐初，处州大中祥符宫赐紫衣洞渊大师李思聪，进《海岳名山图》并赞咏诗，云："第四福地在交州安子山。数朵奇峰新登绿，一枝岩溜嫩接蓝，跨鸾仙子修真处，时见龙下戏碧潭。"）
蓢山（有烟罗洞、子午岩，俱胜绝。善乐王常置弟子其间）。
地观山（尤险峻，有古松，俗传龙蟠其上。陈太王建行宫于此）。
天养山（秀且险，有潮汐始通舟楫。王族构第其中，以避国难）。
武林洞（昔安南陈四世国主陈仁王，弃位隐其中以成道，号曰竹林道士，有《香海印诗集》行于世）。
神投山（罗城、清化二郡界山也，山连两岸，海潮中流。昔人径凿南岸三峰来往。初，李圣王攻占城，欲济海，烟浪不能渡。祷于山神，遂得济运。还，即立祀于此。后诸山皆隶清化）。
龙岱岩（一云宝台。郁然独秀。岩内事佛，外悬阁宇。清江横前，红荷绕后。松数里，山万重。昔传有大形鼠居洞中。俗名蝙蝠岩）。
文场山（岩石净白，堪为水晶珠）。
卞山（在海洋。昔有五化者，蜕骨贯石，窍尚存）。
安获山（出碑砚石。《旧志》载，豫章太守范宁遣使往九真采石磬，为学中用）。
东山（临支明江，高且秀。山洞上有窍。登而远望，水天一色，真嘉景也。蓢父中年休官，自号思惟居士，常隐其中）。
驱傩山（高旷多山鬼，每出焚舍。有僧名奉符，日夜诵大悲咒，鬼畏远避，免其害。山多杂果，人至任啖之，携归者则迷归路）。
立石山（孤石特起，昔传有神人擎巨石为爱、演州界）。
佗伎山（有地园在海滨，出墨石棋子，色可爱。余尝游之，逢老者云："此山百余里，又出有石棋子，俗传仙人尝奕于此。"）
香象山（极广高，产名香、犀、象）。
崇山（唐沈佺期流驩州，作《崇山向越裳诗》："朝发崇山下，暮至越裳阴。西从杉谷度，北出竹溪深。竹溪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差池将不合，缭绕复相寻。桂叶藏金屿，藤花闭石林。天窗虚的的，云窦下沉沉。造化功偏厚，真仙迹累临。岂徒探怪异，聊复缓归心。"）
分山（一云裂山，安南、占城以山为两国界。俗传草木亦分南北而俯）。
金牛山（古载石色赤，其中有金，夜光如萤）。
都隆岭（有刘方败林邑王所）。

## 水

（古载淹水、泸渝水、漏水、西随水，自越嶲东南流，至交趾尚泷。杨雄曰："交趾荒裔，水与

天际。")

泸江（水曰三带江，至罗城曰泸，又通于海）。

苏历泸江（分为绕罗城江，有五桥皆杰。至元丙子宋亡，参政曾渊子归安南，《游历江桥诗》："白首苏郎天一涯，武皇仙去雁南来。历江桥上望天北，今见秋风第几回。"）

三带江（归化江水自云南，宣化江水自特磨道，沱江水自撞龙，因名焉）。

富良江（宋郭逵败交趾处）。

大黄江（至元甲申官军破安南处）。

大恶江（一云大安）。

婆吕渊（水深，多水怪）。

慈廉水（《九域图》：慈廉水在交趾。昔李仁祖居水边，兄弟十人并慈孝，因得名焉）。

龙门水（古载：交趾茹宁县有龙门水，深百寻。大鱼登此化为龙；不得，则曝腮点额）。

越裳苑（《扶南记》：山溪濑中曰苑）。

九得苑（一云捕苑）。

## 古迹

越王城（俗名可缕城，有古池。国王每岁采珠，用此水洗珠，色鲜丽。《交州外域记》：昔未有郡县时，雒田随潮水上下，垦其田者为雒民，统其民者为雒王，副之者为雒将。皆铜印青绶。蜀王尝遣子，将兵三万降诸雒，因据其地，自称安阳王。而王赵佗举兵袭之。有神人名皋通，下为安阳王辅佐，治神弩，一发杀万人。赵佗知不可敌，因住武宁县，遣太子始诈降，以图之。后皋通去，语王曰："能持予弩则兴，否则亡。"安阳王有女名媚珠，见太子始，悦之，遂为相通。媚珠取弩视之，阴易弩机。赵佗进兵，安阳王败，持避水犀入海。赵佗奄有其地。今平地县有安阳王宫城迹存。刘昭云："交趾，安阳国。汉马伏波平交趾，立铜柱，为汉界。唐马总为安南都护，又建二铜柱，以总为伏波之裔。"昔传钦州古森洞，有马援铜柱，誓云："铜柱折，交趾灭。"交人每过其下，以瓦石掷之，遂成丘。杜诗云："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占城界亦有铜柱。孟浩然诗云："铜柱日有端。"《九域志》云："交州并非人所凿。"马援平交趾，击牛酾酒劳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骑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足矣。至求赢余，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间，贼未灭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念少游平时语，何可得也。"）

威武庙（东坡记："汉两伏波，皆有功于岭南之民。前伏波邳离路侯，后伏波新息马侯。南越自三代不能平。秦虽远适、置吏，旋复为夷。邳离始灭其国，开九郡。然至东汉，女子征侧反，震动六十余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劳厌兵。方闭玉关、谢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师？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论之，两伏波庙食岭南均矣。海上有伏波祠，元丰中，诏封忠显王。凡济海必卜焉，谓可济则济，否则止。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呜呼！非圣德其孰能如此？某以罪谪儋耳三年，今乃复还海北，往返皆顺风。无以答神贶，乃碑而铭之。至险莫测海与风，至幽不仁鱼与龙，至信可恃惟二公，寄命一叶万仞中。自此而南洗心胸，抚修良民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穷达常正忠。生为人英死愈雄，神虽无言我意同。"）

冲天庙（在扶董乡。昔境内乱，忽见一人，有威德，民皆归之，遂领众平其乱。已而腾空去，号为冲天王，民乃立祠祀之）。

古州佛（春骤雨，山之巨水，流至州津回旋不去，民异而观之。内有石类佛。民验神验，即雕木为佛。遇旱祈雨辄应，故曰法云法雨）。

报天寺塔（昔李圣王攻占城，得能造者，令甃十三层，号天资万寿塔。铜铸塔顶，曰忉利天，为雷击去，莫知堕处。后田夫得之，复立，雷又击去）。

九重台（昔李仁王构台于水晶池上。将成，雷击之；再构，再击。后雷声发，王以红帛帕头，佩剑登台，焚香祝曰："天不诱其衷，当加诛我，台何与焉！"有顷，晴霁，台成。迨三叶孙李高王，闻雷畏之几死。左右以计白："雷兴，则以手抱佛背，庶免从畏息焉。"）

粉驿亭（俗以暑热多，构一亭于通衢，以憩行旅。陈祖微时，尝过此驲，有僧谓曰："少年后当大贵。"言讫，失僧所在。及陈氏有国，命国中有驿亭之处，皆塑佛一尊，以答之）。

金牌州（有老父宅江滨，其子得一卵归。父畜之，乃生一蛇，尤加爱养。后蛇大，入水，夜常馈鱼庭中。老父殁，遇祭时，蛇来，盘结庭下而去。后江边聚沙成洲，子孙得利，人谓蛇报德云）。

又戴临路印本，宋宁宗开禧间，朝请郎直宝章阁致仕赐谥文宪张洽纂《历代郡县地理书》三十卷，唐安南大都护府元隶州郡，后更革不一，姑录以备参考。

## 唐安南都护元隶州郡

安南路：

宋平。　太平。　交趾。　朱鸢。　龙编。

平道。　武平。

峰州：

嘉宁。　新昌。　承化。　嵩山。　洙缘（《唐志》作珠绿）

瀼州：

让江。　波零。　鹄山。　弘远。

岩州：

常乐。　思封。　高城。　石岩。

田州：

都救。　惠佳。　武龙。　横山。　如赖。
爱州：
九真。　安顺。　崇平。　日南。　军宁。
长林。
驩州：
九德。　浦阳。　越裳。　怀驩。
陆州：
乌雷。　华清。　宁海。
禄福州（《唐志》作福禄州）：
柔远。　唐林。　福禄。
长州：
文阳。　铜蔡。　长山。　其常。
汤州：
汤泉。　绿水。　罗韶。
演州：
忠义。　龙池。
林州：
金龙。　海界。
景州：
北景。　朱吾。　由文。
山州：
龙池。　盆池。
古州：
乐山。　乐兴。　古书。
笼州：
武勒。　武礼。　罗龙。　扶南。　笼额。
武观。　武江。
环州：
正平。　福零。　龙源。　饶勉。　思恩。
武石。　歌良。　都蒙。
武峨州：
武义。　武劳。　武缘。　梁山。
粤州：
龙水。　崖山。　东玺。　天河。
平琴州：
容山。　怀义。　福阳。　古符。
德化州：
德化。　归义。
武安州：
武安。
郎茫州：
郎茫。　古勇。
罗武州：
龙丘。　福武。

## 风　俗

安南，古交趾也。唐虞三代，中国声教所暨，西汉以来为内郡。男耕贾，女蚕绩，言善欲寡，见远人漂至其国，数相存问，此其常性。交、爱人倜傥有谋，驩、演人淳秀好学，余皆愚朴。民文身，效吴越之俗。柳诗云："共来百越文身地。"暑热好浴于江，故便舟善水。平居不冠，立叉手，席坐盘双足。谒尊贵者，跪膝三拜。待客以槟榔。嗜咸酸海味，饮过度，多羸弱。五十岁免役。

年节前二日，王乘舆，从官章服导前，礼帝释殿。除日王坐端拱门，臣僚行礼毕，观伶人呈百戏。晚，如洞仁宫谒先。是夕，僧道入内驱傩。民间门首鸣爆竹，杯盘祀祖。贫家男女，无媒婚礼者，则自相配。

正旦五更，王坐永寿殿，宗子、近侍官先贺，次入长春宫拜祖陵。晨坐天安殿，嫔妃列坐，内官错立殿前，乐奏于大庭，宗子、臣僚分班拜贺。酒三进觞，宗子登殿侍宴；内官僚坐西傍小殿，外官僚坐西庑，饮燕。晡时稍出。匠者即殿前构众仙台两层，顷刻成之，金碧炫耀；王从宴其上，前后九拜九觞而散。

二日，臣僚各行家礼。

三日，王坐大兴阁上，看宗子、内侍官抛接绣团球，接而不落者为胜。团球以锦制之，如小儿拳，缀采帛带二十条。

五日开暇宴罢，纵吏民参礼寺观，游赏名园。元宵，立灯树于广庭，名广照灯，万点光辉，光彻上下。僧绕讽经，群僚罗拜，谓之朝灯。

二月，起春台，伶人妆十二神，歌舞其上。王观众斗于观庭，观勇夫与儿孺搏，胜者赏之。公侯马上击球，吏士博奕、樗蒲、蹴踘、角斗、山呼侯等戏。寒食，以卷饼相馈。

四月四日，宗子、内侍官会山神庙，誓无异志。

八日，磨沉檀水浴佛，精团饼供献。

端阳节，江中构阁，王坐观竞渡。

中元，结盂兰盆会，超荐亡者，广费无惜。

仲秋重九，贵族赏之。

良月朔，具馔祭先，曰荐新；纵臣僚视田收稻、捕猎为乐。

腊月祀祖，如上家礼。

立春，命其宗长鞭土牛毕，臣僚簪花入内宴会。

婚娶礼者，春月，媒氏奉槟榔匣，诣女家通问。成财物，以百至千，庶民以至百为数，好礼家不论多寡。

丧制，宫室器用，与中国略同。

乐有饭古波，本占城，体圆长，研器饭粘鼓面中，拍之清亮；合筚篥、小管、小钹、大鼓，名为大乐，惟国主用之。宗室贵官非祭醮不得用。琴、筝、琵琶、七弦、双弦、立笛、箫类，名小乐，贵贱通用。

曲有南天乐、玉楼春、踏青游、梦游仙、更漏长，不能殚纪。或用土语，为诗赋乐谱，便于歌吟。欢乐愁怨，一寓其情。

此其国俗云。

### 边境服役

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马头）。

占腊。　王琴。　蒲伽。　道览。　渌淮。　稔婆罗。

獠子（獠子者，蛮子异名也。多隶湖、广、云南。有服役于交趾，又有雕题凿齿者，种类颇多。周载有头形獠子、赤裩獠子、鼻饮獠子，皆居岩窟或榴巢。饮芦酒，好战敌，多操弩，击铜鼓。以高大者为贵。鼓初成，置庭中，设酒召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女子以金银钗击鼓，竟，即留与主人。或云：铜鼓乃诸葛亮征蛮钲也）。

### 测　景

宋文帝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九寸一分，交州影在表南三寸三分。交州去洛阳水路六七千余里，盖山川回折使之然也。以表取其弦直当下千里。唐开元十二年，测交州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与元嘉所测略同。王充《论衡》曰："日南郡去洛且万里，为日南。"李筌曰："安南府至长安，七千二百五十里。"孟琯云："以四方揆之，安南适当中国末地耳。"今自罗城至京师，约一百一十五毂，计七千七百余里。

## 卷　二

### 大元诏制

#### 中统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旨谕安南国陈日煚诏

我祖宗以武功创业，文德未修。朕缵承丕绪，鼎新革故，抚绥万邦。遂于庚申岁建元，为中统元年。诞敷诏赦，次第颁行。其不泄迩，不忘远，诚之所在，事有未遑也。适大理守臣安抚职聂陌丁驰驿表闻尔邦向风慕义之诚，及念卿在先朝已归款臣附，远贡方物，故颁诏旨，遣礼部郎中孟甲充安南宣谕使，礼部员外郎李文俊充副使，谕本国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礼、风俗百事，一依本国旧例，不须更改。况高丽国比遣使来请，已经下诏，悉依此例。除戒云南等处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掠疆场，挠乱人民。卿国官僚士民，各宜安治如故。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至元四年七月谕安南诏

太祖皇帝圣制：凡有归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以数事以表来附之深诚也。卿今来贡，不逾三年之期，其诚足知，故告以我祖宗之法，亦以诚谕。且君长来朝，子弟入质，籍民定赋，出军相助，古亦有之，岂今日创为之哉？卿能备行数事，朕复何言！彼卒未能，朕亦不责卿行而全之也。略举出军一事，无以征行远戍为虑；但来人杨安养称，有占腊、山僚之患。彼二寇如能畈向，复有何事？交兵之道，孰以为易？倘不用命，必当讨伐。况云南之驻兵于彼，汝即助军，以成其功；又当来奏，尝有一家之言。今闻耨剌丁在彼，中多有回鹘，禁约不使交谈。果如所言，一家之礼，岂有如此耶？君臣之义，实同父子，岂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耶？朕若不言，是又不以诚待卿也。当熟思，以全终始之好。

#### 至元四年诏

朕即位以来，薄海内外，亲如一家。夫任土作贡，古今常制，三年一贡，今已旅庭。事大以信，礼也。先遣达鲁花赤耨剌丁，卿等相安其政。所请宜允。自余边臣骚搅，以别戒敕，卿其知之。今回赐礼物，具诸别幅，至可领也。右赐安南国王。

#### 至元十二年诏

祖宗定制：凡内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纳质，籍户口，输税赋，调民助兵，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此六事，往年已谕卿矣。归附逾十五年，未尝躬自来觐，数事竟未举行。虽云三年一贡，所贡之物，皆无补于用。谓卿久当自悟，遂略而不问；何为迄今，犹未知省。故复遣合撒儿海牙，往尔之国，谕卿来朝。倘有他故，必不果来，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国户口，若未有定籍，输赋调兵，何由斟酌？苟尔民实少，或多取之，力将不及。今籍尔户口，盖欲量其多寡，以定兵赋之数。其所调兵，亦不令远适他所，止从云南戍兵，相与协力。故兹诏示。

#### 至元十五年八月诏谕安南世子陈日烜

曩者尔国内附之初，凡有所请，皆赐允从。意谓事大之礼，久当自知，能举而行也。历年滋远，礼意浸薄。故于至元十二年，复降诏旨，责以亲朝、助兵等事。顷黎克复等至，省所上表，藐涉诞妄：有谓尔国归附在先。且四方诸国，先尔来降者众矣；在尔后者，惟亡宋，偏师一出，举国悉平，计尔亦已闻知。所言非妄而何？又谓占城等二仇为患，不能助兵。且彼之与尔为邻，匪始今日。至谓地远，不克入觐，黎克复等安能至哉？二者之妄，亦已明矣。昔尔与宋通好，固所素知；及宋平之后，所以慕奉之礼，著之载籍，可覆视也。天下之事，以至诚为本。今欺绐若是，将谁信之？向以尔父衰老，不任跋涉，犹云可也；今尔年方强壮，入朝受命，此正其时。况彼境土，接我邕、钦，莫惮一来也。尔或不思安全，固拒朕命，则修尔城隍，缮尔兵甲以待，祸福转移之机，在此一举。宜审图之！今遣礼部尚书柴椿等奉使。

#### 至元十八年诏

曩安南国王陈（光昺，即日煚更名）生存之日，

尝以祖宗收抚诸蛮旧例六事谕之，彼未尝奉行。既殁，其子又不请命而自立。遣使远召，托故不至。今又以疾为辞，故违朕命，止令其叔父遗爱入觐。即欲兴师致讨，缘尔内附入贡有年矣。其可效尔无知之人，枉害众命！尔既称疾不朝，今听汝以医药自持。故立汝之叔父遗爱，代汝为安南国王，抚治尔众。境内官吏士庶，其各安生业，毋自惊惧。其或与汝百姓，辄有异图，大兵深入，戕害性命，无或怨怼，实乃与汝百姓之咎。右谕安南宗族、官吏。

##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诏

曩以尔国陈，既称臣服，岁输贡献，而不躬亲入朝。因彼叔父陈遗爱来，以安南事委之。至则以为戕害。所遣达鲁花赤不眼帖木儿，又却之弗纳。至于出师占城，宜相馈饷，而略不供给。以致镇南王脱欢、行省阿里海牙进兵。彼兵交之际，互有杀伤。今因尔国近亲陈益稷、陈秀嵈，虑宗国覆灭，殃及无辜，屡劝尔来庭，终不见从，自投来归。朕悯其忠孝，特封陈益稷为安南国王、陈秀嵈为辅义公，以奉陈祀。申命镇南王脱欢、平章政事奥鲁赤，兴兵平定其国。前此罪戾，止于尔之身，吏民无有所预。诏书到日，其各复归田里，安生乐业。故兹诏示。右谕安南国官吏、百姓。

## 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谕安南世子诏

朕君临万邦，德威并用。岂于尔国，名为向化，实未造朝。累示征书，辄辞以疾；及命尔叔假守，彼公然拒违，敢行专杀。至若阿里海牙占城之役，就尔假途，俾之缮治津梁，飞挽刍粟。不惟失信，又复抗师，此而不征，王宪何在？民残国破，实自尔取。今尔表称伏罪，似已知悔。外据来人代奏，谓尔自责者三：被召不来，一也；脱欢抚军而不迓，二也；唆都根底鲁遮当，三也。若蒙赦宥，当遣质子、进美姬、岁贡方物。凡兹缪敬，将焉用此！若果出诚悃，何不来此面陈？安有闻遣将，则遂事遁逃；见班师，则声言入贡：以斯奉上，情伪可知！尔试思：与其岭海偷生，无虑兵祸；曷若阙庭归命，被宠荣还！二策之间，孰得孰失？尔今一念违误，系彼一方存亡！故遣辽东道提刑按察司刘廷直、礼部侍郎李思衍、兵部郎中万奴，同唐兀觮、合散、瓮吉利觮等，引前差来阮义全等二十四人，回国亲谕。朕当悉宥前过，复尔旧封。或更迟疑，决难宽恕。但修尔城郭，砺尔兵甲，听尔所为，俟吾此举。尔尝臣事亡宋，自揆气力何如？今尔知机，毋贻后悔。尔知悉戾机，忝为族类，以礼遣还。彼乃有过谪戍之人，譬言如此饰辞。合将乌马儿、唆都军官等一同来。彼中所宜事理，朕当区处完备，津遣回还。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至元二十八年谕世子陈（日燇，本名昑：圣宗之子，谥仁宗）诏

祖宗立法：凡诸国归附，亲来朝者，俾人民安堵如故；抗拒不服者，无不殄灭。汝所具知。遣使召汝父来庭，竟不听命，止令其叔父入觐。以其不庭，遂封其叔父，遣不眼帖木儿同往。汝父杀其叔，逐我使，以致兴师问罪。汝之生灵，杀戮实多；在我军旅，无不损伤。盖镇南王脱欢年幼，水道进兵，误相听从；唆都、乌马儿落在汝手。因是苟安至今。汝能亲赴阙庭，其王爵符印，朕所不惜，土地人民，庶永保之。

## 至元二十九年谕安南诏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谕安南国陈日燇。省表具悉。去岁礼部尚书张立道奏，曾到安南，识彼事体，请往开谕，使之来朝。因遣立道往使。今汝国罪愆，既已自陈，朕复何言！若曰孤子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来朝；且有生之类，能有长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复有不死之地乎？朕所示谕，汝当具闻。徒以虚文岁币，巧饰见欺，于义安在？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皇帝圣旨谕安南国陈（日燇）诏

先皇帝新弃天下，朕嗣奉大统，践祚之始，大肆赦宥，恩沛所及，无中外远迩之间。惟尔安南，亦从宽贷，已敕有司罢兵。陪臣陶子奇，即与放还。兹命礼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萧泰登，赍诏往谕。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审思之。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诏谕安南世子陈（日烑，本名烇，谥英宗）

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抚有万方，威德所加，柔远能迩。乃者，先皇帝龙驭上宾。朕以王侯臣民不释之故，于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帝位，遵逾年改元之制，以至大五年为皇庆元年。今遣大中大夫乃马歹，奉直郎、兵部郎中杜兴可，赍诏往谕，仍颁皇庆历日一本。卿其敬授人时，益修臣职，勿替尔祖父事大之诚，以副朕不忘柔远之意。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皇庆元年制加内附安南国陈益稷品秩

委质来朝，既去逆而效顺；以爵驭贵，宜崇德以报功。诞播明纶，用孚众听。银青荣禄大夫、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安南国王陈益稷，知畏天以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见机而作；惧祖宗之不祀，自拔而来。以忠孝之诚，而受知世皇；恢天地之量，而锡封故国。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吊民；终焉舜帝之诞敷，班师整旅。执迷不悛，尔守弥坚。拯溺救焚，从我王师凡一再举；适馆受粲，留湖右几三十年。身历事于四朝，志不忘于初节。肆朕践祚，亟其来庭。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旧封而授职。呜呼！内宁外抚，朕不忘铜柱之南；近悦远来，

尔益拱星辰之北。对扬休命，永坚一心。可加金紫光禄大夫，余如故。

### 延祐五年制加安南国品秩

国家所重，莫先忠孝之褒；爵赏至公，岂有遐迩之间。服勤三纪，诚知君父之大，不顾兄弟之私。嘉此前功，蔚为旧德。盖委质以自效，终秉节而不渝。文之以礼乐，衣冠同进于中土；加之以诗书，道义化及于南交。是用秩仍一品之隆，仪视三司之峻。呜呼！信顺者臣之伟绩，益励初衷；怀柔者君之厚恩，再班新命。往膺恩命，尚迪予休。可加仪同三司，余如故。

### 至治元年八月英宗皇帝谕安南国世子陈（日炉，本名乔，英宗之子，谥明宗）诏

惟我国家，法天继统，奄有四方。先皇帝仁涵义浃，罔间遐迩。临御十年，遽弃天下。朕以世嫡之重，宗戚大臣，合辞推戴，已于延祐八年为至治元年。今遣亚中大夫、吏部尚书教化，奉议大夫、礼部郎中文矩，赍诏往谕，卿推朕德意，保尔人民。体昭代之同仁，坚诚心于事大。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泰定元年八月诏谕安南国世子陈日炉

我国家诞膺景命，抚绥万邦，德音普加，靡间夷夏。乃者先朝奄弃臣民，朕以裕皇嫡孙，为宗戚大臣之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基之地，入奉天序。于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以甲子岁为泰定元年。今遣亚中大夫、吏部尚书马合谋，奉议大夫、礼部郎中杨宗瑞，赍诏往谕尔国，赐《授时历》一帙。惟乃祖乃父，修贡内附有年矣，我国家遇卿甚厚。比者占城守臣上表称，卿之边吏，屡发兵相侵；朕为之恻然于中，不知卿何为至是？岂信然耶？朕君临天下，视远犹迩，务辑宁其民，俾各得其所。卿其体予至怀，戒饬尔众，慎保尔国人民，毋忘尔累世忠顺之意。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元统三年诏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朕纂承正统，君临万方。洪惟我祖仁恩广洽，声教诞敷，一视同仁，无间中外。乃眷安南之国，世勤事上之诚。方物贡输，臣礼靡阙，良用嘉尚。遣奉诚大夫、吏部尚书铁柱，奉直郎、礼部郎中智熙善往谕朕旨，赐元统三年《授时历》一本。卿其敬修藩职，益谨农时，用安遐迩之人，咸副宠绥之意。故兹诏示，念宜知悉。

## 前朝书命

### 汉文帝赐越王赵佗书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帝即立，高后临朝，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过，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 宋太祖开宝八年制封交帅丁部领

部领生鸢址之邦，励拱辰之节，世为右族，能保遐方，志慕华风，常思内附。九州混一，五岭廓清。遂达梯航，乃输琛贡。且嘉令子称藩之意，锡乃王列土之封秩，以维师畴之井赋，用褒耆德，岂限彝常。服我异恩，介尔遐寿。

###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月征交趾诏（时黎桓篡丁氏）

国家声教所覃，威灵咸暨，故乃鸢趾之境，未归舆地之图。矧兹一方，近接五岭。唐末罹乱，区内剖分，遂为僭伪之邦，思成聋瞽之俗。及番禺底定，正朔始颁。虽稽首以称藩，颇缮兵而自固。事大之礼，当如是乎？吊民之行，盖不得已。宜躬行于天讨，用丕变于蛮陬。宜以孙全兴等率师进讨。

### 雍熙三年十月制封黎桓

王者懋建皇极，宠绥列藩。设邸京师，所以盛会同之礼；胙土方面，所以表节制之雄。矧兹鸢趾之隅，克修翠羽之贡。式当易帅，爰利建侯。不忘请命之恭，用举酬劳之典。权知交州三使留后黎桓，资兼义勇，性秉忠纯，能得邦人之心，弥谨藩臣之节。乃者，丁璇方在童幼，昧于抚绥。桓乃肺腑之亲，专掌师旅之事，号令自出，威爱兼行。丁氏自解三使之权，以徇众人之欲。远输诚悃，求领节旄。士燮强明，化越俗以咸义；尉佗恭顺，谨汉诏以无违。宜正元戎之称，并列通侯之贵。控抚夷落，对扬天休。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尉、使持节都督诸军事。

### 神宗熙宁八年十二月谕交趾诏 时安南李乾德犯边

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抚纳之厚，实自先朝。涵容厥愆，遂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杀伤吏民。干国之纪，刑兹无赦；奉天之讨，师则有名。已差赵卨充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李宪充副使，燕达充马步副使都总管。须时兴师，水陆并进。

天示助顺，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怀敌忾之气。然王师所至，弗迓克奔。咨尔庶民，久沦涂炭，如能谕主内附，率众自归，执虏献功，拔身效顺，爵赏禄赐，当倍常科；旧恶宿负，一皆原涤。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爽，逖听毋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臣，具宣恩旨，暴政横赋，即为蠲除，益我一方，永为乐土。

### 神宗加李日尊恩制

朕绍膺骏命，稽用上仪。祗事郊宫，并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欢。告于有司，锡是在服。推诚保节，同德守正。顺化翊戴功臣、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日尊，躬怀德善，世济忠勤。奠兹南邦，居有捍城之效；卫我中国，使无疆埸之虞。赐之大将之旄，服之真王之爵。往践厥位，欣载于宠章；来献其琛，用协于熙绢。陪登采邑，褒进文阶。载加食邑之封，允锡懋功之典。于戏！人之所助，惟怙冒于王灵；国以永存，须循守于侯度。率时新命，保尔旧邦。

### 宁宗赐李龙翰开禧二年历日敕书

敕安南国王李龙翰：凤历载新，预谨人时之授；龙编虽远，有嘉侯度之尊。绩惟懋于守藩，礼尤严于颁朔。既广暨南之声教，宜坚拱北之忠诚。率尔海邦，祗我德音。

### 理宗制封安南陈日煚

周建诸侯之国，锡以山川；汉封异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传于恭顺，比之世袭其藩宣。奄锡履之旧疆，出丝纶之新渥。安南陈煚挺资英毅，秉性忠纯。在邦在家，终始安民而和众；是父是子，后先作室以肯堂。过庭虽命以继承，驰驿尚勤于奉禀。际天所覆，向风慕文轨之同；重译而来，效贡忘梯航之远。载加谨恪，爰示宠褒。爵超五等之荣，秩视三公之贵。节施长安于本邑，锡盾雕戈；名号元勋之旧功，高冠长剑。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坚屏翰之心，庸报君亲之德。于戏！众星拱北，仰瞻象纬之书；百川流东，孰谓鲸波之隔！钦承恩遇，永底予怀。可授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特赐效忠顺化功臣，仍赐锦衣金带等。主者施行。

### 度宗赐安南陈光昺诏

朕丕享庶邦，惠绥南服。放海而准，举同锡类之仁；贡土之宜，不替朝宗之义。修其职贡，申以文辞。阅十岁而荐来，历重波而靡惮。式昭忠顺，良用叹嘉。乃者笃爱亲门，为求殊礼。子严父诏，惠彝训之有闻；君前臣后，在常经之素定。天所秩者，谁以易之？昔文帝之劳佗，匪伸祈请；我艺祖之待俶，他蔑扳援。矧是异恩，用之专属。比转询于群议，惟有扼于旧章。匪朕敢私，兹事始创。庸锡执贽之品，仍加实币之将。推笃近举远之心，朕不忘于谨德；昭以孝移忠之旨，尔益懋于承休。今锡卿银五百两、细色绢帛一百匹，至可领也。故兹诏示。

## 卷　三

### 大元奉使

丁巳年，安南始臣附大朝。世祖皇帝即以庚申岁建元，为中统元年。安南国王陈（日煚）遣使上表称贺，贡方物。明年，诏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遣礼部郎中孟甲、礼部员外郎李文俊，充安南宣谕使。

中统三年，命耨剌丁为安南达鲁花赤。

至元二年，遣侍郎宁端府、郎中张立道奉使安南谕旨。

至元五年，遣忽隆海牙使安南。

至元七年，命也实纳为安南达鲁花赤，殁于其国。

至元十二年，遣尚书合撒儿海牙、侍郎李克忠召陈王入见，以久疾不朝。数年薨。

至元十五年，命云南柴椿为礼部尚书，引其来使黎克复还国，谕世子陈（日烜）入觐。以居丧，遣陪臣郑庭瓒、杜国计入贡。

至元十六年，留来使郑庭瓒；复命柴椿引杜国计还，谕入觐。世子以疾辞。柴公以理诘难之，世子惧，遣族叔陈遗爱代觐。上以世子有疾，封陈遗爱为安南国王。

至元十八年，加授柴椿行安南宣慰都元帅，李振副之，领兵送遗爱就国。命不眼帖木儿为达鲁花赤，至永平界，国人弗纳。遗爱惧，夜先逃归。世子遣陪臣迎柴公，入国谕旨。

至元二十年，以世子累召不朝，上未忍加兵；命荆湖占城等处行中书省，谕安南假道，助右丞唆都征占城之役。仍令鄂州路达鲁花赤赵翥往谕之。世子不听。明年，镇南王大兵临境，世子不迓，率众拒敌。乃败。

至元二十六年，命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刘庭直、礼部侍郎李思衍、兵部侍郎万奴，引其来使阮义全等，还国谕旨。

至元二十八年，命礼部尚书张立道、兵部郎中不眼帖木儿，引其来人严仲维等还，谕世子陈入见。以父丧，遣其令公阮代乏来贡。

### 附：张尚书《行录》

至元廿八年辛卯十二月，自大都起程，历湖广溪洞，抵安南界。八千余里，杭海梯山，不能尽述。明年三月十八日，至丘温。彼国遣其私臣，持酒食来迎。渡泸江，至使馆。

翌日，世子就馆舍，先请诏书前瞻仰，然后平揖。世子问圣躬，立道等云："圣躬万福。"继问大臣，立道云："宰相平安。"问天使道路驱驰，立道云："天子不以越南为远，何以驱驰。"言毕，有翰林丁拱垣、御史大夫杜国计云："往年定礼：王者面南，相向而坐。请客就位！"立道曰："大国卿相，与国君同，岂有南面之礼？东西相乡，不无可乎？"拱垣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立道谓："王人之说，正为我辈设也。"遂东西坐酌谈话。世子曰："先人临终时嘱：'敬奉天朝，毋缺岁贡。'比年天使不来，故遣使送贡，未审上意如何？小国所产，虽无异献，尽诚而已矣。今天使来，不胜欣幸。"又云："本国使回说：'天子春秋高迈，龙颜尤壮。'孤闻之甚善。信夫？"立道云："天子龙须皓白，面若童颜。"世子云："天下有福，小国亦有福。"举手加额。又曰："比年天朝为何不遣使？"立道云："天子为汝国累召不朝，故不遣使。今表奏至，言先父辞世。天子圣意，先国王之罪，罚不及嗣，故我辈有此行也。"世子曰："天子好生恶杀，是小国莫大之幸。皇帝万万岁！"立道云："圣天子奄有四海，仁如尧舜，岂忍加兵！盖屡讲会同之礼，尔先国王竟不听命，成此衅隙，民残国破，实自取也。朝廷本非贪汝土地、爱尔岁贡，由一不朝之罪故也。"世子曰："往年大军至此，烧毁屋舍；开发先人坟墓，骸骨零落。"言未讫，群下皆哭。立道云："昔年，天子命也先帖木儿云南王伐缅日，谕以毋烧寺舍，毋焚宫室，毋毁坟墓。云南王钦依上命。大军入境，缅王窜避，云南王不行杀戮，寺舍宫室，悉无所毁，缅王感德，遂降。递年遣男依期送贡。至如镇南王出师之日，天子未尝不如此教谕；不然，则此宫室岂有遗也？"于时，私臣丁拱垣曰："天子仙意如是，一向不动干戈更好。"立道叱之曰："成安南之祸者，未必不由若等为之也。天道尔何足以知之？"立道等拂袖而起，丁拱垣请罪。

其世子造馆时，自谓居父丧，服缁布，食蔬菜，戒以五年，今才二岁。二十四日，世子乘鸾辇，伏就舍馆迎诏。群臣朝服徒行。自日午迎入城隍圣□宫，过玩月桥、长鸣楼，抵正阳门。立道下马，捧诏从明阳门，从者入云会门，安南僚属入日新门，至明霞阁下，䆃道焚香。世子与僭太师国叔昭明王、太尉国弟佐天王、少保、御史大夫、翰林等八人，登寿光殿。龙椅前置香案。世子拜诏。礼毕，自宣读。世子曰："恭睹天子诏书，不胜喜舞。皇帝万万岁！"既而出朝天阁，下集贤殿，设宴，东西相向而坐。惟僭太师独在王侧地坐。太尉、少保等侍仪立殿上，群僚皆立殿下，非召不敢升殿。大乐奏于殿下，细乐奏于殿上。罗列杯，陈异果，备食八盘，皆鱼肉海味之馔。每劝以蛤灰筌芙蓉槟榔之礼。王者时时接言话、赋诗相赠。立道即席赋诗以达。

将至席终，请立道入帐中。皆地坐。世子曰："本国归附天朝三十年，事上之心，无日少忘；岁贡之礼，未尝少缺。始于祖，继于父，至于今，前后一辙。屡常被诏，以疾不能入朝，至令圣怒，兴师讨伐，生灵杀戮，开发山陵，烧毁寺舍，斫伐树木，不可胜计。本国无辜，而遭大难。天子诏书，每谓本国〔杀国〕叔、逐天使、拒王师之罪，尚犹未舍。本国叔，先国王遣入朝天子代诉。天子封国叔为王，国叔自惧，不知所往，非本国杀。本国叔自逃窜海南，宗族握兵逆旅，国王实不知之也。唯有不朝一事，无他，实为畏死贪生。万里之外，道路艰险，山岚瘴气，不服水土。倘死于道路，何益于上国？但比年不缺贡，小心事上，何损于上国乎？此下情不得上达。今天使望得诉本国之冤，与诣阙面陈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安南一国，已为天子人民，更无异志。天子以四海为家，虽不造朝，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惟天地知之。"立道等云："陛辞之日，丞相大臣复教以'前使不能宣扬圣意，以致小国涉疑；今遣汝辈，毋效前人'。我等至此，与世子会面，在足言，未能尽述。故修讲义书，请穷其理"。书见后。

至元三十年，命兵部尚书梁曾、侍郎陈孚，引其来使阮代乏还，谕世子入觐。不听，遂兴师讨之。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上崩。成宗皇帝即位，诏罢兵。遣礼部侍郎李衎、兵部侍郎萧泰登使安南，赍诏，赦世子罪。放来使陶子奇还国。

## 附：萧方崖《使交录序》

皇帝御天之初元，至元甲午孟夏也。天地发挥，民物欣戴，仁风甘雨，远迩均被。首罢南征，选使往谕。命礼部侍郎李衎，而泰登亦与兹行。舞羽修文，唐虞盛事，不惟亲见之，又亲任之。于彼原隰，万里载驱。书生不能为将，得为使，此古人所志所荣，区区何修而辱此！受命戒途，夙夜祗若。凡经行见闻，辄加记录，不觉成集，归以板行，以广其传。客有诮曰：此子使交日录也，板行于世，将不免钓名之讥，小廉曲也。泯昌朝之盛事，臣子之大耻也。焉敢徇小节干大耻！三代以降，中国之盛，莫逾汉、唐。尉佗，故吏耳，僭称名号，兵扰长沙，汉文帝卑辞奉书。高丽，封国耳，陆梁东方，不奉正朔，唐太宗至亲征不克。天开景运，继至圣世皇帝，芟夷群雄，混一海宇，际天极地，莫不臣妾。今上皇帝，体元居正，重明作离，大赦天下。以尺二诏，遣臣二辈远使绝域，山川险岨，天威赫然。及境而重臣出迎，返郭而国族跣足，及馆而国主亲访。奔走骇汗，屏息听诏，拜舞扣头，如在阙庭。上表称臣，方物镇贺，罔敢后时。中国之隆，未有如斯。若不传之永久，何以昭宣圣化？用自上都至安南，州郡山川、人物礼乐、故塞遗逸、异政殊俗、怪草奇花、人情治法、愈病药方，逐日编纪，通成一集。钦录圣诏，冠乎集首。次以安南世子回表贡物，及中朝诸老送行诗章，编次于

后。间有应酬纪咏，亦借附集末。庶使后世知圣代臣妾万国之盛，而出使远宦者，亦有所考焉。非徒为泰登遭遇之荣也。太史公足迹遍天下，南浮江淮，北过涿鹿。泰登北自开平，南至交趾。兹游奇绝，足冠平生之纪实也。

大德五年，遣尚书麻合麻、礼部侍郎乔宗亮，赍诏谕安南，依前三岁一贡；及其自来朝廷，不复遣使，仍引其来使邓汝霖等还国。

至大元年，遣礼部尚书安鲁威、吏部侍郎李京、兵部侍郎高复礼使安南，宣武宗皇帝即位诏。（日燇）既薨，世子陈（日烑）遣使贡贺。

至大四年，遣礼部尚书乃马歹、吏部侍郎聂古柏、兵部郎中杜与可奉使安南，宣仁宗皇帝即位诏。皇庆初元，世子陈（日烑）遣使贡贺。

至治元年，遣吏部尚书教化、礼部郎中文矩，使安南，宣英宗皇帝即位诏。明年，世子陈（日炉）遣使贡贺。

泰定元年，遣吏部尚书马合谋、礼部郎中杨宗瑞使安南宣诏。

至顺三年，遣吏部尚书撒只瓦、礼部郎中赵期颐使安南，宣文宗皇帝即位诏。明年，陈（日焯）遣使贡贺。

元统三年，遣吏部尚书铁柱、礼部郎中智熙善使安南，宣今上皇帝即位诏。明年，陈（日焯）遣使贡贺。

## 前朝奉使

### 汉　使

陆贾，楚人也。以客从汉高祖定天下。名为辩士，常使诸侯。时中国初定，赵佗据南越。高帝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贾至，佗魋（音椎）髻箕踞见贾。贾曰："足下中国人，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天子闻君王南越，不助天子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定劳苦而休之，遣臣授王印绶，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杀王降汉，如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曰："居蛮夷中久，疏礼义。"乃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日，赐贾橐中装直千金。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太中大夫。高后时，禁南越关市铁器，佗乃僭号为帝。文帝复遣贾往，使让之。佗恐，称臣奉贡职，皆如意旨。

庄助，孝武时人。建元四年，闽越击南越边邑。南越王胡上书曰："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帝命王恢等率师讨闽越。师还。帝遣庄助谕意，南越王胡感德，遣子婴齐入质。

终军，字子云，年十八为博士。孝武异其文，拜为谒者、给事中。终军擢谏议大夫。南越与和亲，帝遣使说南越王入朝，王称疾不朝。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致之阙下。帝乃遣军说南越王，请许内属。其相吕嘉发兵攻杀王及终军等（时年二十，故世谓之"终童"）。

安国少季，霸陵人。初，南越太子婴齐入质在长安时，取邯郸樛氏女，生兴。婴齐薨，兴嗣立，母为王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妻时，尝与少季通。元鼎四年，帝遣少季与终军往谕王、王太后入朝。少季至越，复与王太后私焉。国人不附王太后。太后恐乱起，谋诛其相吕嘉。吕嘉乃反，攻杀王太后、少季等。

韩千秋，孝武时人。越相吕嘉反，帝遣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为也。"辞不可。千秋谓帝曰："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一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遣千秋等将二千人入越境。时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将至番禺，越兵击千秋等灭之。帝曰："千秋虽无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

樛乐，南越太后弟也。帝命副韩千秋，将兵临越。吕嘉攻杀之。帝封其子广德为龚侯。

### 晋　使

石崇，晋武帝时，以散骑侍中为交趾采访使。

### 宋　使

高保绪。宋太祖开宝八年，交趾帅丁琏遣贡，诏封琏爵。保绪以鸿胪卿，偕率王彦符为官告使。

卢袭。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袭以供奉官使交趾。

张宗权。太平兴国五年，交趾黎桓篡丁氏。权以供奉官，往使谕旨。

李若拙。雍熙二年，黎桓贡，太宗授桓节钺。若拙以主客郎中、直昭文馆，与《礼记》博士李觉，充官告使。

魏庠。端拱元年，封黎桓爵。庠以虞部员外郎，偕直史馆李度，充官告使。

宋镐。淳化元年，镐以左正言、直史馆，偕右正言、直史馆王世则，充官告使。

宋镐《行录》略云：镐等使还，因条列山川形势及黎桓事迹以闻曰：去岁秋末，抵交趾境。桓衙内都指挥使丁奉直以船九只、卒三百人至太平洲来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风涛，颇历危险。经半月至白藤江，乘潮而行。夜宿泊所，皆有馆驿。至长州，渐至本国。桓尽出舟师战具，谓之耀军。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仅十余里。俄而拥从桓至，展郊迎之礼。桓敛马侧身，问皇帝起居毕，按辔偕行；时以槟榔为献，彼风俗之厚意也。无居民，止有军营。而府署湫隘，题其门曰"明德"。桓受诏不拜，言近岁与寇接

战，堕马伤足故也。信宿之后，乃张筵饮宴。士卒三千人，悉黥其额曰“天子军”。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枪，弱不堪用。凡官属善其事者，擢居亲近左右，小有过则捶而黜之。怒息乃复之其位。有木塔，其制朴陋。一日，请镐同登，相顾而言曰：“朝廷有此塔乎?”地无寒气，十二月犹夹衣挥扇云。

王世则，淳化四年，以度支判官、国子博士，借殿中御书院祗侯李居简，充安南官告使。

李建中。至道初，交趾犯边。太宗命广西转运使陈尧叟赐黎桓诏书，乃遣海康尉李建中赍诏往谕。

章频，宋广西转运使也。天圣六年，交趾郡王李公蕴薨，仁宗命频为吊祭使。

刘丙，景定间，为武节郎，东南第十二正将，静海驻扎。时安南陈王遣贡，理宗回赐礼物并奖谕诏，即命广西经略使赐之，因遣丙赍诏入安南谕旨。

# 卷　四

## 征讨运饷

宪宗皇帝癸丑岁，世祖皇帝即平云南，留大帅兀良合解经略。丁巳冬命大将统师，自云南途经安南边邑，欲出邕、桂，会大兵于鄂，以征宋。十二月，师锡弩原。国主陈王遣士卒乘象迎敌。时大帅子阿术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惊奔，反蹂其众，大溃。翌日，陈王断扶卤桥，对岸而阵。师欲济，未测浅深。乃沿江仰空射之。验箭堕水而不浮者，知为浅处。即以骑兵济，马跃登岸，翼而击，安南兵溃。大军继杀万人，斩其宗子富良侯。陈王乃降。于是班师。明年春，陈王上表纳款臣附，遣使贡方物。

中统三年，制封陈日煚为安南国王。至元间，累征入见，以疾不朝。丁丑年薨。世子陈（日烜）立。上遣使召，复辞以疾。

至元壬午，右丞唆都、左丞刘深、参政阿里，用兵占城。朝廷遣使谕安南假道助军给粮，世子不听。至元甲申冬，复命镇南王脱欢、平章阿里海牙等进兵，助占城役。十二月二十一日甲子，师次安南界，分道：万户孛罗合答而、招讨阿深，西由丘温县进；怯薛撒略而、万户李邦宪，东由急岭进；王大兵继之。东兵破可利隘、婴儿关，获间谍人杜伟等斩之。其宗长兴道王陈峻，守内傍关。二十七日庚午，大军击破，退守谅江州；又败走，获船数十艘。西兵破支凌隘，即老鼠关。

至元乙酉正月九日壬午，世子自将十万众，大战于排滩。元帅乌马儿、招讨纳海、镇抚孙林德，以所获船破之。十三日丙戌，世子守泸江，又溃走。镇南王渡江，宴其宫庭，献俘受馘。二十一日壬辰，破天汉隘，斩其将保义侯。其世子退守海市隘，筑埠木，截江西战。官兵上下交射，众大溃。时大王咬奇、右丞唆都、左丞唐古戴、参政黑的，奉旨由占城进兵，入布政府，攻其后。世子遣弟昭文王陈遹、侯郑廷瓒，拒于乂安，败走。世子势急，遣兄子彰宪侯陈键，迎战于清化。持久力弱无援，彰宪遂与焜等以其兵降。二月二日乙巳，咬奇率骑兵涉卫布泾口，破彼众，杀其将丁奢、阮漆桶。三日丁巳，镇南王破世子兵于大黄江，其宗子文义侯陈秀嵈以全家降。六日己酉，咬奇率彰宪等破国弟太师陈启兵于富津渡，斩首千级，清化、乂安悉降。世子惧，遣宗人忠宪侯陈阳请和，继遣近侍官陶坚奉国妹南王乞解。艾千户往谕：“既欲请和，曷不躬自来议?”世子不听。三月九日壬午，咬奇、唐古戴舟师入海，围世子于三峙，几获之。劲率阮强等与世子免。□获其金帛子女。十五日戊子，国弟昭国王陈益稷，率其属来附。唆都复入清化，招来附者。夏四月，安南乘隙攻复罗城。五月五日丁丑，咬奇与万户伏弩兵其宫，击散。至泸江，会镇南王。翌日班师。安南兵追至南栅江，右丞李恒殿，击退之，斩兴道王义勇陈绍。时唆都闻大兵既还，始自清化回军，沿途日夜与彼战，擒其将陈佗乏、阮盛等。至，拜卿。唆都部将礼脚张叛，率彼众与我战。唆都跃马堕水死，军遂陷。惟乌马儿、万户刘圭，以轻舟脱。独小李战，抚单舸于后。战不胜，自刎。世子义，令人救活而厚遇之。

是冬，内附陈益稷等驿至京师拜觐。至元丙戌春三月，制封陈益稷为安南国王、陈秀嵈为辅义公。同附官吏，授爵有差。

至元丁亥，朝廷复兴师送安南国王就国。上命平章奥鲁赤等将江淮、江西、湖广、云南四省蒙古、汉军，广西峒兵，海南黎兵，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等十万师，受镇南王节制。冬九月，师兴自鄂。十月二十八日乙酉，至来宾，分道：参政乌马儿、樊楫率万八千人；乌未及张玉、刘圭等统兵数万、战船五百、运船七十艘自钦州进。十一月十一日戊戌，舟师先进，经万宁水口。彼将仁德侯陈椰，伏兵浪山，将断我后。觉之，即夜围山，迟明击走，溺死者众数百人，获船数十艘。乌马儿乘胜前驱，不顾粮舡，居后失援，粮陷。二十三日庚戌，陆师至禄州，分道：右丞程鹏飞、参政孛罗塔儿，由支凌隘；王大军由可利隘；右丞阿巴赤，先锋并进；右丞爱鲁，亦自云南进兵三大江，与弟陈遹战，擒其将何映、黎石。十二月三日己未，陆师才至四十原。王以粮陷，令乌马儿督其兵掠安南粮饷之。右丞程鹏飞、左丞阿里、刘江筑木城于普赖、至灵二山，储粮赡兵。二十三日己卯，王又分兵进击。樊参政舟师随王抵北江，彼塞江口，伏兵叶林，击走之。舟师出泸江，世子兵溃。时省都事侯师达、万户侯（名未详）、焦千户等，以各翼余兵，仅五千，借焜，自思明续进。二十八日（甲申）入内傍关，与彼兵竟日夜战。力屈，宵溃，侯都事死。焜谙旧路，引万户、千户与安南国王男陈昱、佥事阮领、府判黎晏等，率余骑死战，出关免。二十九日乙酉，王西渡泸江。阿八赤沿东岸，破缄子隘。世

子退守海市隘，大兵击破之。

至元戊子正月四日己丑，王还旧屯，乌马儿由海道出迎张文虎续进粮舰。十一日丙申，与彼战于多鱼口，潮落而散。张文虎先遇敌于安邦口，粮陷，乘单舸走还钦州。二日，世子遣从兄兴宁王陈嵩，屡来约降，故老我师。夜乃遣其敢死者劫诸营。王怒，命万户解震焚城，左右谏止。神弩总管贾若愚献言曰："师可还，不可守。"王亦曰："地热水湿，粮匮兵疲。"遂班师。水道将校告曰："粮舰两入俱陷，不若毁舟从陆，为上计。"王欲听，左右阻之。三月三日丁亥，右丞程鹏飞、佥省达木，率骑兵逆舟师，过东湖市，阻水，乃还。故桥梁皆为彼断，以俟我战。程右丞即询所获乡老，夜引从他道驰及。大军出内傍关，彼又伏兵攻断我后。万户答剌赤、刘世英击走，擒其将范筹、阮骑，斩之。七日辛卯，舟师至竹洞，彼兵进战，刘圭击退，获二十艘。乌马儿不由海还，却由白藤江。遇敌，乌马儿自领粮兵逆战。樊参政获峰为应，潮退军陷。王闻彼兵掘陷马阱，守女儿关，遣思明州牧黄坚，引由他道，径至禄州，全师还。

至元庚寅，世子薨。子陈（日燇）立。至元癸巳，遣相陶子奇来贡。上以累召不朝，留子奇于江陵。立安南行省。平章刘二拔都等，帅师讨伐。大王益吉里䚟总之。是冬屯静江，候明年秋进讨。至元甲午年春正月，上崩。成宗皇帝即位，诏罢兵，赦安南罪，放陪臣陶子奇归其国。陈上表称贺，遣使谢罪，永为藩臣，奉贡职如故。

## 前朝征讨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道逋赘婿、贾人为兵，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略取陆梁，为桂林、南海、象郡，以谪遣五十万人戍岭。秦末，南海尉赵佗击并之，自立为王。汉高因封佗为南越王。高后时，禁南越关市铁器，佗乃僭称帝，发兵攻长沙边。遣将军隆虑侯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

孝武建元四年，闽击南越。王胡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帝遣王恢、韩安国讨闽越。胡感德，遣子婴齐入侍。婴齐立，薨。子兴立。其相吕嘉作乱。帝遣韩千秋率二千人入越境。嘉乃攻杀其王并汉使者而立建德。元鼎五年，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越人归义侯为戈舡、下濑将军，出零陵，下漓水，抵苍梧；越人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十万师分道而进。六年，楼船将军精兵先陷寻狭，破石门（嘉祯石作江白石门），得越船粟。待博德俱进，至番禺。嘉等城守。汉兵攻败，纵火烧城。日暮，伏波乃为营，使招降者，赐印绶，复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嘉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将追擒之。戈舡、下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为九郡。（《交州记》曰：是时越自全，三侯牵牛酒千钟，持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户籍迎降，路博德因拜三者为三郡守。雒王、雒将治民如故。）

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反，九真、日南皆应之；攻破郡邑，略六十城，自立为王。乃诏长沙、合浦具舟舡，修桥道，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水陆并进，击交趾。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军至浪泊上，与征侧战，大破之；追至金溪，败走。十九年，马援斩征贰妖贼（贰，贼妹也），击其余党都羊等，至居风县降之。峤南悉平。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二十年，振旅还京师。从交趾七郡贡献，皆泛海从东治上供（治福州侯官县也）。

吴黄武中，遣陈时代士燮为交趾太守。燮子徽不奉命，举兵戍海口。延康元年，以吕岱为交州刺史，与薛综督兵三千，浮海南征。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徽恃远怀逆，未虞吾之卒至；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矣。稽留不进，使得生心固守，数郡百蛮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过合浦，与戴良俱进。岱以燮弟子匡为师友从事，遣往说徽，率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斩之，传首秣陵。进至九真，斩获万人。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扶南、林邑，皆修土贡。永安五年，郡吏吕兴杀交趾太守孙谞，以郡附晋。晋武帝以杨稷为交趾太守，稷遂斩逐都督修则、刺史刘俊等。孙皓建衡元年，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陆路进；以监军李勉、督军徐存，由建安海道会于合浦；往击之。三年，璜从海道出其不意，径至交趾，陷其城，杀晋所置守将。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林邑王范阳迈反。交州刺史檀和之与将军宗悫，进拔区粟城。阳迈走象浦，举众乘象以拒。宗悫为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遇，果惊奔。贼溃乱，遂克林邑，获其珍宝。

梁武帝时，交州李贲反。诏刺史杨瞟、司马陈霸先讨之。贲众屯典彻湖，诸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霸先曰："我师老而无援，入人心腹，当共决力攻之。"诸军皆莫应。是夜，江水暴起，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噪俱前，贲众大溃。追至屈獠洞斩之，传首建业。贲兄天宝，收余兵围爱州。又讨平之。

隋开皇十年，交趾李春反。诏杨素平之。仁寿二年，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其兄子大权据龙编城。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杨素言，瓜州刺史刘方，有将帅之略。文帝命为交州道行军总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为长史，统二十七营而进。军令严肃，有犯必斩。然性仁爱，士卒有疾者，亲临抚养，士卒以是怀之。至都隆岭，遇贼。方遣王荣、宋纂等破之。佛子降，送于京师。其桀黠者皆斩之。文帝末，有言林邑多宝货，累世不宾。会刘方新平交州，炀帝大业初，授方驩州道行军总管，率大将军张逊等，以尚书右丞

李纲为行军司马，舟师趣比景。大业元年夏四月，征林邑。其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渡阇黎江，贼乘象四面而至。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与战，伪退。贼兵逐之，象陷坑，颠踬。方以弩射象，象却，蹂其阵。因以锐师继之，贼大败，俘馘万计。师过大缘江，贼据险，又击走之。经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梵志弃城奔，走入海。获其庙主金人十八板（盖有国十八叶），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士卒死者十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唐天后垂拱三年，交州丁建反，杀都护刘延祐。桂州司马曹静讨平之。玄宗开元初，渠帅梅叔鸾叛，号为黑帝，外结林邑、真腊等，众号三十万，据安南。诏左监门卫将军杨思勉、都护光楚客讨之，由马援故道，大破贼众，封尸为京观而还。宣宗大中时，都护李琢贪暴，民怨之，乃结南诏蛮攻陷安南府。累岁兵戈不息。懿宗咸通三年，南诏复陷安南，遂以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诸道兵。未至交趾，而袭先被围，婴城固守，援兵不至，遂溃，袭溺水死。时诸道兵屯岭南，馈运劳苦，诏湖南、江西，水运以馈行营。陈磻石上书，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一月至广州，军食遂足。从之。于是拜高骈为都护，收复安南。五年，进兵，斩乡道帅朱道古等万余级；破南诏蛮于南定县；斩张铨，降万人。复励将士攻城，克之。斩蛮帅段酋迁等数万级，安南复定。骈以南海至交州，有石隐水中，常覆巨舟，遂奏削去其石。交、广之民，舟楫安行。

后梁时，南汉刘龑（音俨，旧名岩）僭号于广州，曲颢据交州。龑遣李克正、李知顺将兵破交州，擒颢子承美，即留克正守其城。颢将杨廷艺，拔安南；又为矫公羡杀而代之。廷艺故将吴权，以兵围公羡，力屈，求救于刘龑。龑封其子万王弘操为交王，统兵救之。崇文使萧益谏，不听。弘操至交州，权已杀公羡，遂引众迎战。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锐其首，冒之以铁。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弘操逐之。须臾潮落，舰碍杙不得反，大败溺死。时龑亦进屯海门，为之声援，闻兵不利而还。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交州丁琏卒，弟璇立。大校黎桓篡之。太宗怒，举兵讨。以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张璇、左监门卫大将军崔亮为陆路兵马总管，自邕州路；以宁州刺史刘澄、鞍辔库使贾湜、供奉官閤门祗侯王僎为水军兵马总管，自广州路；以牛昌裔知交州，行营通俗。全兴等辞赴宫，诏引进使梁回供帐于玉津园以饯之。是秋进讨，冬十二月，破交趾万余众。明年春，又于白藤江斩首千级，获舡二百艘，即驻旅花步。转运使侯仁宝与前军深入，战数失利。全兴等并军由水路至多罗村，不遇仁宝，乃回花步。黎桓诈降以诱，仁宝遂为所害。江南转运使许仲宣闻之，驰奏其事。诏班师，遣使杀刘澄、贾湜、王僎等；澄寻病死，湜、僎俱伏戮于邕。是年冬，孙全兴伏诛。陈钦祚、张璇皆坐，交州用兵失律之故也。

神宗时，王安石为相，欲求边功。用沈起知桂州，妄意有攻取之议。乃点集溪峒土兵，又禁交趾与州县贸易。于是交趾二谋入寇。熙宁八年，其王李乾德大举兵，陷钦、廉、邕三郡。神宗以赵禼为安南招讨使，总九将军。既又以郭逵为宣抚使，禼副之。逵至长沙，督诸道进兵，复邕州。逵遣将拔永安州，散榜县溪峒，州将黄蒲苓等降。陶弼集右江峒兵，皆会。逵次思明，遣燕达讨广源州，降其观察事刘应纪。师次富良江，交趾战舰三百余艘于江岸，欲战不得。逵默计曰：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吾示之以虚，彼必来战。已而果来。击之，大败。获洪真太子、大将阮根等。乾德势蹙，奉表请降，复其所掠而还。初，王安石与吴充以交趾事，争于神宗前。安石以为可取，充曰得之无益。至是，李乾德降，神宗许之。师还，谓禼有功而逵玩敌，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迁禼为右正言，直龙图阁，知桂州。眉山彭百川编交趾事，前云功在禼，而逵有逗留之罪；若后则谓功在逵，而禼不预。姑两存之。

# 卷　五

## 大元名臣往复书问

### 至元十九年行安南宣慰使司都元帅<br>柴庄卿复书于安南世子执事

本司钦奉圣旨，前来本国勾当，务欲抚镇边境，安慰人民，义均一家，事无他事。所领军数，乃左右役使之卒，非征伐战斗之兵。切恐本国不喻圣恩，未详来意，而或自生惊惧，妄致忧疑。故至静之日，先遣黎中散往谕朝廷宽恤安南之美意，仍铺备马匹、军粮、人夫，依例界首迎接。当司已于三月十六日示平下马。至二十日，止有黎文粹持书来，且欲缓其商量，犹不明迎导之期；良由包藏猜忌之心，未委精诚之意。且当年奉使，宁有妄言！推思曩者之诚，可卜今日之事。至若于世子百姓，有益无益，诏旨之后，将自知之。除已严行约束军吏，无得侵扰百姓外，今遣本司经历官并令史王良驰驲前去，点视本司官员，一应合用驲马、军粮、人夫等事，可限六日，前来示平；若复违期，必须回辕闻奏天朝，别听区处。但念贵国数十年前归附之勤，造次失宜，利害相从，可不审欤？庶烛焉不宜。时柴公奉使，就领军送陈遗爱还国，国人弗纳。

### 张尚书立道显卿与世子书

至元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张显卿致书于世子：至诚一念，不避嫌疑，两国之间，正言损益。我辈钦奉帝命，使此遐方。发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诏旨犹天地之于万物，无不包涵。虽然，小国多疑，汝

等更当宣言于世子。"大哉元朝，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北越阴山，本圣朝之基业；南逾炎海，罄诸国之称臣。回纥、西域之酋王，度流沙而入贡；高丽、东夷之国主，跨瀛海以来庭。契丹、女真、西夏之君，盖逆命而殄灭；白雘、畏吾、吐蕃之长，由用命以婚姻。云南金齿蒲甘，遣男奉质；大夏中原亡宋，率土为民。惟日南蕞尔之邦，形服而心犹未化。虽任土修方，贡之不阙，而未尽其诚。问罪兴师，固大邦之正理；藏锋避锐，亦小国之卑情。奈何与镇南王拒敌争衡，敢忘君臣之分；岂可与乌马辈用奇取胜，深韬将相之机。五不韪之责，首见《春秋》，卒于此日；三可谓之道，尝闻《鲁语》，君子当知。曩之所谓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斯言安在哉！子之罪，见此二三者咸无焉。何以知之？倘大国军临，小国固守疆场，失而不返，国人必弃土地而居海隅。虽生何异于死，虽存何异于亡哉！海隅之险，不可依者一也。江南四百余州，不能当中原之一锋。安南与江南，众寡何若？焉能以拒上国乎？今年与战，明年与战，今日战死，明日战死。小国之民，能有几何？此人力之众，不可恃者二也。宋之有国，三百余年，一旦扫地俱空。与安南昔为父子之国，唇齿之邦。唇亡齿寒，父亡子单，理之然也。此所以不至于单寒者，以其卑附元朝，天道相应，气运相通也。今舍天道而尚人力，岂不违天之道欤！此历数之远，不可赖者三也。愚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诸侯，或朝觐于京师，或会同于邦岳，因军旅之事，逾时越境，不以为难。子何惮山高水阔之劳，而成祸结兵连之衅？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者也。今之急务，在于悔过自新，趋朝谢罪。圣天子为万邦之君，并尧舜之德，焉肯食言！必赦小过而加大恩。安南永享千年之国，犹子与父母之相亲乐，计无以加于此者！子之小国，不图今日之利，后日濒海，虽有边疆侵犯之敌，焉敢反目于安南者乎？此真可依、可恃、可赖者，我元朝之大威德也。呼吸之机，间不容发，愚非说客，子勿涉疑。于斯之未能信，任自为之。然则后祸吾不知矣！（读罢，君臣相顾曰："天使为奉事一人之师范。"翌日，世子复书。）

### 平章刘二拔都平黄圣许与安南书

自宋氏亡国，溪洞纳款，将二十余年。虽贡弗修，圣朝以为羁縻州郡，置之度外。顷岁以来，致使黄圣许，阴结外境之交，内蓄不庭之志；我是以有海隅之役。不意执事，纳我叛臣，自开边衅。如圣许者，蛊惑群小，妄肆猖狂。与夫射天椎地，斩社稷而焚之者，何以异？我故为执事忧之。如养虎于家，欲以自卫；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诚不为利于己也明矣，虽至愚亦知其所以然矣。于元年十一月初八日、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两遣使持书，经谕此意。旷日持久，不沐回报，其故何哉？夫上思之地，绝长补短，不至数百里；家计户算，人民不满五千宅。逋逃之渊薮，而执事又为之援者也。初谓圣朝之与执事，而执事之与黄圣许，孰重孰轻？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与夫蕞尔上思，孰大孰小？重与轻者，有难易之分；大与小者，有安危之别。不知执事，将从难而安者乎？抑从易而危者乎！为今之计，其策有三，试为执事画之。兹者圣许，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脱身远窜；冯藉威灵，如死狗系颈，不烦加兵，就缚来降，通好如故，此上策也。上思地界，联于执事，或左右一二同恶，诱令舍匿，未之闻知；宜速乘此机会，掩而勿失，函首以献，此中策也。以奸宄为唇齿，海岛为藩篱，隐忍爱护而不发，犹豫狐疑而未安；内有容奸纳叛之名，外失以小事大之义；坐待胜负，临歧一决，此下策也。若果出此下策，我必以其事闻奏。天威不测，或降之谴。执事纵多修尔战舰，高深尔城池，坚壁清野，以待我师之至，虽有谲谋诡计，恐将不为前日之用矣。奚以言之？讨叛以罪，不为无名，师直则壮，胜负乃分。天戈一挥，数道并进。蹂践尔土地，剥丧尔家室，而区区蚁封之城，则不能与天子之师抗衡也必矣。而执事亦必蹈前日之举，载尔神主，率尔人民，扶老携幼，奔遁他所，以致生灵肝胆涂地。岂有为一匹夫，而使无辜横罹其祸？为社稷、人民，当如是乎？我今驻师静江，留此境土，以待行李之来。临书布悬，不辞繁喋。唯执事慎择焉！

### 延祐三年中书省枢密院遣邓万户翼刘亨字道宗并广西帅府遣官赵仲良体察安南侵地界事刘千户谕安南书

窃谓以小事大者，乃畏天之道；阻兵而安忍者，非靖国之谋。逆顺之理贵明，安危之机当审。自昔汉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实居其一，即非声教不及之地。今元朝一统，文轨混同：东而日本，北而朔方，外化诸国，自古所未臣者，悉皆臣服。虽负固八番，徒干后至之诛，今既平定，且为郡县。惟安南为羁縻之地，独专废置之权。朝廷宽宥之恩，比之其他，可谓独隆矣。况献图奉贡，上下之分素明；而厚往薄来，怀抚之惠亦至。圣朝果何负于贵国？今胡作不靖，苟焉思启！虽由村之地，所系至微，而国家舆图，所关甚大。兼之所杀所虏，皆是朝廷系籍民户口，结较寻常之事，而积丘山之罪，稍有识者，必不肯为。省院有闻，且信且疑，未敢闻奏朝廷，恐触天怒，且先委自当职等，体实情由。今目击前项事略，皆是显证之。事势至此，岂能自休？而未审不轨之谋，谁为为之？或果出于当国之人，抑启于守边之吏？请明以告我，以凭申呈。若能迁善改过，将所擒人口、所占田土，即行归正，是转祸为福之机，问罪之兵，犹可及已。若更执迷不返，强辞争执，事须闻奏，必有施行！嗟尔偏邦，与圣朝度长絜大，何啻倍蓰！且正名问罪之师，必有犁庭扫穴之举。泰山压卵，何往不济！识者以为贵国凛凛，惟实图之！

时安南世子着其朝请郎阮必过、奉议郎杜则阳、

赍回牒，并馈金银等物。刘千户回文，却馈物。

## 前朝书疏

### 闽越击南越汉武帝兴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略云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税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赈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殁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虑之。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曾举兵入其地也。南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战，惯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山川要塞，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祖宗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劳蛮夷也。且越人轻薄反复，其不用法度，非一日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乃兵革无时得息也。发兵入越地，舆轿而逾岭，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虎，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持兵接刃，死伤者必众。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各以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灾害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惨于心。方内无犬吠之警，而使甲卒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臣闻越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马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况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疠多作，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臣闻道路言，闽越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以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印之绶）也，填（音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秦时使尉屠睢击越，越人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军屯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音谪）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内外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之。《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敌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逆执事颜行（犹雁行，在前行，故曰颜。行，音杭）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犹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生民皆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一日之闲（不足为一日闲暇之虞），而烦汗马之劳乎？是时，汉兵遂出，未逾岭，适会闽越王弟余善杀王，奉其头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韩安国，而奉王头驰报。诏罢兵。上使严助谕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诛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上嘉淮南王之意。

### 汉和帝永元元年岭南献生荔枝唐羌上书谏曰

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伏见交趾七郡，献生荔枝龙眼等，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昼夜传送；南土炎热，恶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祖。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敕大官勿复入献。

### 汉顺帝之时象林贼攻杀长吏交州刺史樊演讨而弗克朝廷议遣将发荆扬兖豫兵四万讨之李固驳曰

荆扬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骚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促迫，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润湿，加以瘴疫，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外，不复堪战。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里，三百日乃到；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师一兴，所费如此。其不可五也。设军置卒，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复当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民吏，犹尚不堪；何况乃若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贼来尚可，尹来杀我。"就被召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殄灭群盗。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者，任将帅，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前并州刺史祝良，性当勇决；张乔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于是悉从固议。

### 汉末袁徽客交趾寄荀彧书

交趾士府君，学问优博，达于政事，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虞。羁旅之辈，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如之！

## 吴合浦交趾太守薛综与刺史吕岱平士徽乱岱被召综上疏云

昔帝舜南巡，卒于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内属久矣。赵佗起番禺，怀百粤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孝武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长幼无别，民缺礼义，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处其间，稍使学书，粗通礼化。乃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乃教民犁耕，使之冠履，建立学校，导以礼义。由此而降，四百余年，颇似有效。然土广人众，险阻山林，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租税，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珊瑚、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亦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汉时法宽，常自放恣，故数违法。臣所见南海黄盖，为日南太守，儋萌为妾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怒杀歆，歆弟苗率众攻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讨之，不克。会稽刺史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黄鱼一枚，收谷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是步骘以次钮治，纲纪适定。后吕岱平士徽乱，改置长吏，章明王纲，威加万里，大小乘风。由此言之，绥抚边裔，实在其人。牧伯之任，宜择清能。荒遐之表，祸福尤甚。今交趾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未绥，依作盗寇。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用方略智计安之，庶可补缉。但中有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群恶日滋。

（吴中书丞华核，表荐陆胤，才通行絜，昔历选曹，遗迹可纪。向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象犀之珍。方今之臣，实难得也。若召还，宠以上司，则天工毕修，庶绩咸熙矣。）

## 晋平吴撤州郡兵交州刺史陶璜上言

交州荒裔，斗绝一方，重译而言，连带海岛，外距林邑，才数千里。夷帅范雄，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羽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劫掠良民，杀害长吏。臣以尪驽，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而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初臣所统之卒八千，南土润湿，多有毒气，累年征讨，死亡减耗。见在二千四百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销兵。而此州之民，好为祸乱。未宜损约，以示单虚。风尘之变，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诏从之。

## 齐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上表

交州险难，荒要之表。宋末苛政，遂致怨叛。今宜绥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近边氓。且彼上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

## 宋太宗嗣位五年将取交趾王禹偁文谕曰

夫中国之于蛮夷，犹人身之有四肢也。运动伸缩，随诸人心。故曰心为帝王之谓也。譬一人一足，间脉有滞，筋骸不宁，则必药饵以攻之；攻之未和，则针砭以达之。非不知药饵苦口而针砭破肤也，折寡而益富矣。君天下者，其犹是欤！我太祖皇帝，受禅于周，殷国在宋。声明文物，一变反古。居帝王之位，视蛮貊之病。故一之二之岁，药庸蜀、饵湘潭；三之四之岁，针广越、砭吴楚。筋体血脉，顿然平康。非王者神机睿略，畴能至此乎？洎我后嗣，守丕基，取□□庶，以为□并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至□治乎？于是炼仁义之药饵，修道德之碱砭。大瘳于仙而愈。九州四海，既康且宁。顾尔交州，远在天末，实五服之外，而四肢之余；譬之于身，犹一指尔。虽有一指之患，圣人得无念乎！是用开尔昏庸，被我声教，尔其从乎？况在有周，白雉来献；降及炎汉，铜柱高标。至皇唐，常曰内地，唐末多难，未遑底平。今兹圣朝，盆覆万国；太平之业，既已成矣；封禅之礼，将已修矣。俟尔至此，庸乎帝躬。尔无向隅，为我小恙，俾我为绝幡改节之讨，用屠小国，悔焉莫追？矧夫尔水生珠，我沉于泉；□□用金，我捐于山。非利尔之宝也。尔民头飞，我有车马；尔民鼻饮，我有酒肉；革尔之俗也。（飞刀野人也。鼻饮者，即交广蛮獠，间有是类。）尔民短发，我有衣冠；尔民鴃舌，我有诗书；教尔□□。煌煌炎洲，烟蒸雾煮，我飞尧云，洒尔甘雨。汤汤瘴海，火伤日熔，我张舜琴，扇为薰风。尔天星人，老谓不识，我□紫微，使以拱极。尔地魑魅，人惧其怪，我铸大鼎，使以不害。出尔岛夷，观明堂辟雍乎？脱尔吉服，慕华衮山龙乎？尔其来乎，无速厥辜。方将整其车徒，戒其钲鼓。向化我其赦，逆命我其伐。惟向吉凶，在其审之。

## 太平兴国五年征交趾不利田锡上疏云

今交趾未下，战之无功，《春秋》谓老师费财，兵书云钝兵挫锐。臣闻圣天子，不务广于边鄙，惟务广于德业。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广之？天生四夷，陛下何浅取之？必若圣德日新，远人自然入贡，外国自然来降。彼国自有灾疠，彼国自有凶荒。《尚书》曰："惟德动天。"又曰："四夷来王。"《周易》曰："圣人先天而不违。"况四夷乎！臣尝读《韩诗外传》曰：方成王之时，越裳来贡，重九译而至。周公问其□以来。其人曰："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矣！

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辽，魏文贞□谏。及贞观太平之后，天下州三百有六十；羁縻州有二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不必加兵，自求内附。交州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去者不习水土，居者不逾半夭。宿兵已久，死亡颇多。陛下念征战之苦，思用度之广。爱兵惜力，无钝兵而费财；修德来远，无略内以勤外。即诏执事，宽其诛戮。又何必蕞尔蛮陬，劳陛下之震怒，以伤朝廷之大体也！

太宗赐玺书，言锡陈古讽，今有犯无隐，居言责之地，不为从同。得谏臣之风，深堪嘉尚。邦国之事，朕思之甚熟。于兴师伐叛，皆有理而为之，且非无名之举也。顷以一境，篡夺相继，广西转运使有状奏言：丁璇之家，被贼陷害，乱靡有定，民将畴依？况累朝以来，修贡不绝，为人主者，忍不救之！爰命偏师，往安彼俗。既不贪其土地，今即罢其干戈。

### 宋熙宁九年张方平上神宗论交趾备御十事其九曰

本朝祖宗，有边防大事，亦尝采博议。今安南之举，兴师讨伐；乃涉危度险，利害甚著。然圣志先定，国论以协。伏愿特降玺书，内外近职之臣，令各献策；以示博访之道，使四方知陛下慎重之意，三军知陛下忧轸之怀。观其臧否，亦以见群臣之才识。愚者千虑，尚须有得。采择微长，不为无补也。

### 熙宁十年监察御史蔡承喜上神宗再征交趾书

臣闻汉儒曰："圣人以天下为度。"《传》曰："江海纳污，国君含垢。"则知天下之治乱无穷，若锱铢以较之，则道有所不及。故圣人限要荒之俗，以不治之治，而天下无不治也。伏自交寇之弗率，一隅之间，兵死于道者相属。丁男之转输，而弊于给者相继。糜都内之财以亿万计，岁月都久，可谓劳矣。而所得者，广源数州之地而已。夫瘴海穷山，雾主之渊薮；飞鸢堕□，□上温风作。其间殆非人境。虽尽得之，顾何益于天下！若讨安南之罪，则已伏罪矣。虽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师，义何以加此！然而郭逵、赵卨未罢归，边兵未还营伍。外议喧传，以为李乾德之降，疑不深自隐匿，朝廷再欲兴师，不识有此否乎？夫蛮夷之俗，□□荒服之外，通译而能至者。三代之治，盖详密矣；亦以为不足治。何也？不欲以远而劳近、以夷而困夏。朝廷以为蛮夷以仇劫为事，既已收其境土，而殪其元恶；其党类愚顽，复为异日之患，即用逵、卨之徒以守之，使其怯□攻讨之威而不来可也。万一有再事举之策，臣愿更且详思熟讲。假使桂、广之人，安息数年，候疮痍平殄，然后留意，未可轻议，以恢陛下纳污含垢之量。臣诚识浅言轻，干冒天威。

# 卷　六

## 表　章

### 至元十五年安南世子孤臣陈上言于上天眷命皇帝陛下

臣父归顺圣化，二十余年。仁恩咻煦，德天地也；荒秽包含，量山薮也。臣父一生，感戴甚厚。至元十四年，不幸臣父不禄。将薨之日，谓孤臣曰："陛下宽仁大度，不遗小国，谅尔必蒙世及之恩。吾今但以天不假我之年，使不得久事天朝为恨耳。"臣忍丁父丧之初，年贡之期适满。臣不敢以忧难之累，以其前使黎克复等乖时未返，而复其年贡。续差中侍大夫周仲彦、中亮大夫吴德邵等一行人，使赍表文方物，诣阙进献。遵父职业，罔敢失坠上教子以忠之训。小国生灵，皆谓臣父殁后，臣继父志、述父事，在此行也。陛下矜怜忠直，必加褒奖，则我世子，不幸中实有幸，自各延颈北望，以日月冀。迨至元十五年，周仲彦等未还。唯天使柴尚书等，赍诏书，与前黎克复等，同来小国。臣率百官，具礼迎迓。焚香拜读，伏见诏书，谕以入朝，臣不胜惊惧。而举国生灵，博闻斯语，嗷嗷然失其永。盖缘臣生长越裳，秉气软弱，水土不谙，暑润不奈，虽观上国之光，充王庭之宾，恐道上有妨，徒暴白骨，致陛下仁心，亦自哀伤之耳，而无益于天朝之万一也。陛下与天同体，臣事陛下其如事天。虽正望苍苍，九重深远，然天威未尝敢违颜咫尺，君恩未尝不铭心方寸也。其在周成之臣，重译来贡。武帝时，置之度外，以其哀小国道路悠远、山川险深之故。方今陛下，舟车所至，霜露所降，凡属照临，莫不臣服，比之周、汉，则世相万万，不可同日而语。天地开辟以来，未有如今日天下一统之大。陛下施仁行政，必先于鳏寡孤独之人，至于昆虫草木之微，各遂其性。臣获罪于天，唯不沾被是惧。陛下政善于周，仁深于汉；伏望陛下哀孤臣之单弱，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抑亦小国生灵之大福也。

### 至元二十九年安南世子陈上表言

六尺微孤，夙蒙父训，其于臣事天朝，毋废岁贡一事，切切然常在怀也。所以误僭之罪，特遣中亮大夫严仲维、右武大夫陈子良等，以至元二十七年九月，奉赍纲贡信物，诣阙进献，上克尽事天之诚，下克绍先人之志。迨今年二月，天使正议大夫张显卿、奉顺大夫□□□等，奉赍天使及赐物，同严仲维等回来。小国宗族、官吏、百姓、耆老，举国欣欣然相告曰："圣天子恤孤以仁，待人以恕，其必脱我生灵于涂炭之中。"〔此处疑有脱误〕臣与小国百姓，岂胜惊

惧！其事臣父在日，已尝遣奏，当臣未预政，素所不知，非独敢归于父，又以求自免于罪，万罪在臣也。万一天朝曲垂宽宥，是臣之幸；否，臣之罪不胜诛矣。至谕以亲来赴阙，圣天子不惜王爵符印，复封土如之故事，则臣与小国宗族官吏等，惊魄稍苏，死魂复定，以谓天朝若不念存，岂能谕及此耶？臣祖父在时，天朝嘉其忠勤，悯其辽远，置之度外。故中统二年，诏封王爵，赐以符印；别敕我兵，不入尔境，衣冠礼乐，不改旧俗。臣祖父赖此，得保首领而殁。生灵至今，受赐不浅。在臣父之世，不幸边方构祸；然事上一节，始终不渝。迨于臣身，僭代守土，辱蒙天朝再念孤臣之心，又可知臣生长遐陬，水土不服，寒暑不谙。小国诸使往来，为瘴死者六七。设不能自量，徒死于道路，终无益于事。且小国一蛮夷尔，风俗浇恶，一日生离，昆弟不能相容。圣天子育物为心，字孤为念，小国之臣，尚不忍遗；况臣之祖父，世世事君，而遽一日忍使骸骨暴露，社稷丘墟者乎！夫世之人，苟有得面圣者，在佛书云，为之大福；儒者千载一遇。臣岂不欲观上国，躬沐圣恩，而遽乃违命，以速祸者哉！天日在上，诚以常情贪生畏死，臣去天辽远，得罪一隅。其庇护宽容者，恃有陛下，日月其明，天地其量；否则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洗臣之罪也。臣言具兹，肺肝若剖。伏惟陛下，哀此茕独，念其困穷，察微臣之孤忠，原微臣之重罪；俾微臣得以延残喘以竭事大之诚；百姓各保性命，以享好生之德。岂惟微臣粉骨碎身不可图报圣功之万一，抑亦普天之下，万口一辞，同祝圣寿之万亿也。

## 至元三十年三月安南陈百拜

臣伏于今年二月十四日恭睹天使吏部尚书梁曾、礼部郎中陈孚，奉赍天诏，俯临下国，臣日燇谨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褥道躬迎，三呼百拜，跪读天诏，谓曰："汝国罪愆，既已自陈，朕复何言。"圣天子涵洪宽大如此，臣等不胜欣喜踊跃之至。自谓数十年父子滔天之罪，迨今日冰释矣！存者亡者，得拜天地父母更生之赐。中国谕以"有生之类，宁有长久安全之者乎！天下有不死之地乎！"臣与一国生灵，惊惧失望，莫知所措。臣闻之：古今无不死之人，天下无不死之地。而所恃者，有好生之天。圣天子以天为心，恤孤字小，一视同仁，则小国可以长久，可以安全，可以不死。否则何往而非死地也！天诏曰："徒以岁币虚文，巧饰见欺，于义安在？"臣伏读至此，精神遐漂，肝胆堕落，虽生若死，虽存若亡。臣此身不幸莫大，既不能生于天子之朝，又不能造于天子之庭，其所以表诚者，在乎土宜而已。臣岂不知圣朝天覆〔地载〕，梯航万方，奇货珍宝，靡所不有；何以臣小国进献为哉！然臣犹不顾其罪，而复冒昧者，诚以事君之义不可废也。在天诏虽以为于义安在，在臣下安敢废职耶？伏望皇帝陛下，父母其心，乾坤其量，包荒含秽，曲赐矜存，念臣祖臣光昺赤心归顺，忝受册封，俾臣袭恩，获供职贡如故，上以尽事天之诚，下以克祖先之志。岂惟微臣一介，获保苟延残喘，抑亦百万生灵，同享天地好生之大德！臣犬马下情，区区自谓虽千生万死，粉骨碎身，亦不足以图报。臣日燇无任祈天叩圣昧死之至，谨奏。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国臣陈日燇奏。

##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陈日燇上表

天锡皇帝，帝锡庶民，臣祝圣寿，亿万年春。

至元三十年三月吉日，安南国臣陈日燇百拜进，臣日燇言：伏以帝龄亿万，正八千岁春秋之初；华祝再三，况七百里要荒之外。普天交庆，旷古未闻。臣诚欢诚忭，顿首稽首。伏惟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陛下，聪明日新，智勇天锡。以一怒而安天下，应五福而泽庶民。奄有四方，自汉唐所无之事；不遗小国，即尧舜所用之心。有执而有容，得名必得寿。臣南荒坐井，北面拱辰。三十年犬马拳拳，一寸忠天日浩浩。俯陈金鉴，徒怀金阙之瞻；遥奉玉觞，远望天门之辟。臣谨斋沐，亲自撰写万寿颂一章，填以金册，封以金函，差陪臣陶子奇等，奉表称贺以闻。

## 元贞元年安南世子陈表贺成宗皇帝即位

龙飞九五，回生意于龙墀；象译重三，驰贺忱于象魏。一人有庆，万国咸宁。申贺钦惟皇帝陛下，大据域中，仁翔海表。柔远能迩，常守道以为心，偃武修文，屈仁兵而不战。克广穆穆宜君之善，有光明明我祖之功。霁雷霆而施雨露之恩，割封畛以示乾坤之量。与民更始，随物皆春。臣等幸际离明，欢闻涣号。瞻天北阙，心倾北极之尊居；守土南方，愿祝南山而上寿。

## 安南陈表求大藏经

臣僻处炎荒，夙依皇觉，缅怀蒙□，传自中华。唐宋在时，曾驮来于白马；大兵至日，已化作于死灰。嗟莫睹于秘文，竟难寻于奥旨。如入暗室而无慧炬，如济苦海而失慈航。念此小邦，阙于大藏。若不请求于上国，何以开导于群生！钦惟皇帝陛下，虞舜为君，释迦生世，以济物渡人为念，以博施济众为心。幸不秘于玉音，冀大开于宝藏。自天而下，赐万五千余卷之经；遵海而南，救百姓亿兆民之苦。以功德胜前功德，广大无边；今圣人即古圣人，流传有此。（时中书奉诏赐之）

## 至大二年安南世子陈表贺武宗皇帝即位

伏以乾龙初造，上天之景命有归；泽雁安眠，中国之至仁远被。欢腾海宇，望协华夷。钦惟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智勇天赐。削平祸乱，威灵震慑于遐方；坐致雍熙，声教渐暨于南徼。复古之规模宏远，鼎新之治化更张。混文轨于寰瀛，壮基图于磐石。一

人有庆，万国咸宁。臣世守龙编，诚驰魏阙。景仰日中离照，思效精忠；嘉与海隅苍生，共陶至化。

### 至顺元年安南世子陈臣表贺文宗皇帝即位

圣神广运，智勇兼资。德意仁声，固济天而蟠地；风化教被，盖自北而及南。名振于今，功高于古。远怀迩服，布世祖之经纶；武偃文修，恢至元之礼乐。坐令华夏，同底雍熙。臣世守外藩，心倾北阙。望云霄于星拱，路虽阻于八千；拜日表于海隅，颜岂远于咫尺。

### 至元三十一年内附安南王陈益稷表贺元旦节

伏以正月始和，使万民之观治；皇天眷命，奄四海以为君。朔日在壬，而东郊迎春；太岁居午，而南面听政。阴阳交泰，文轨混同。申贺皇帝陛下，克宽克仁，乃神乃圣。宜乎在位之久，致斯有道之长。八百余国之朝，功烈上加于周武；三十五年之治，规模远迈于汉光。寿域重开，熙台同乐。臣益稷茅分服外，葵向日边；以忠诚报沧海之恩，俾遐迩归圣朝之化。备膺五福，愿同箕子陈皇极之言；遥拜三辞，敢效齐侯奉天子之命。

### 至元三十一年安南王陈益稷表贺成宗皇帝即位

夙禀睿聪，表彰仁孝。春秋方盛，符舜生三十之年；日月重明，延周过八百之祚。授神孙以神器，人望久归；尊亲号以报恩，天下至养。当持盈守成之际，存继志述事之心。龙御云从，鸡竿泽沛。臣归身天北，封爵日南。恩深感于皇朝，报未酬于素志。初即帝位，嘉同汉臣推戴之诚；愿近天威，庶效齐侯下拜之礼。

### 大德十五年夏五月武宗皇帝即位安南王陈益稷表贺

伏以昌运启圣，肇登宝位之初；眷命为君，光绍瑶图之永。两间扶赞，万国讴歌。钦惟皇帝陛下，曰圣曰聪，有功有德。雷电震赫，夙扬卫社稷之威；雨露沾濡，新溥被人民之泽。徽号重慈宫之进，旧章严祖武之绳。臣叨爵茅分，引诚葵向。朝来玉帝，鸾班遐阻于臣工；尊拱冕旒，虎拜遥伸于江汉。

### 至大四年春三月仁宗皇帝即位安南国王陈益稷表贺

伏以昌运启圣，肇登宝位之初；眷命为君，光绍瑶图之永。福延社稷，喜溢臣邻。钦惟皇帝陛下，天运神功，日新睿圣。重华协帝，允符朝野之讴歌；全付有家，夙荷祖宗之顾记。用敷涣号，式迎太平。臣叨爵南方，驰情北阙。风云庆会，幸快睹于龙居；江汉对扬，欲遥伸于虎拜。

###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皇帝即位安南国王陈益稷表贺

天临丹扆，龙飞九五位之星；阳统紫宸，虎拜亿万年之寿。治新景运，绪衍丕基。钦惟皇帝陛下，握符阐珍，受图膺贡。尊亲报本，加数后之徽称；肆赦恤刑，溥民生之厚泽。奉先世继传之志，应寰宇联属之情。臣爵锡旧封，光依上国。身羁南纪，愿同江汉之朝宗；心向北辰，遥叩阙庭而庆贺。

## 前代书表

###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

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与，与牡，毋与牝。"老夫处越，马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返。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高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汉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伐其边。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哀怜，复故号，通汉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 宋太平兴国五年交趾丁琏薨弟璇立大校黎桓篡之太宗举兵伐桓诈璇上表

世膺朝奖，僻居海隅。假节制于蛮陬，修贡职于宰旅。属私门之薄祜，值先世之沦亡。玉帛骏奔，敢稽于助祭；土茅世及，未预于守藩。臣父部领、兄琏，俱荷国恩，恭分阃寄，谨保封略，罔敢怠荒。汗马之劳未施，朝露之悲俄至。臣堂构将坏，□衰未除。管内军民将吏，藩裔耆老，至第共请，苫块之中，俾权军旅之事。臣恳辞数回，请逼愈坚；以及奏陈，又虑稽缓。山野犷恶之俗，洞壑狡猾之民，倘不徇其请，恐因生变！臣谨已摄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伏望赐以真命，令备列藩。慰微臣尽忠之心，举圣代赏延之典。克治遗业，因抚远夷。铜柱之墟，庶宜捍御之力；象阙之下，永效献琛之诚。惟陛下俯怜其过，未忍加罪。〔以下缺〕

### 宋宝祐六年安南陈授位于子表

臣闻人惟知足，身退不待暮年；子既克家，绩绍乃无坠祀。乃天道古今之常理，实人情上下之同然。敢陈内授之辞，辄渎盖高之听。伏念臣功无帝赉，爵

忝侯封。受命于朝，复阻来朝之礼；纳忠于国，未酬报国之心。兹惟难哉！无甚惧也！顾蒲柳未秋之质，敢释负重以偷安；葵藿向阳之心，思近清光而罔及。时既稽于请命，奏敢后于封章！终日战兢，省躬踞蹐。谨奉苞茅之贡，薄寓献芹之忱。少效允庭，庸伸述职。伏望皇帝陛下，散皇明于幽烛，运元德于昭回，察臣愚蠢之衷，怜臣感戴之重。容民畜众，明学术之可传；穷机调微，寓析薪之克负。光赐衮衣之宠，使同带砺之盟。臣所愿求，天必从欲。锡太上国主之号，冀十行诏旨之颁。苟称塞于鄙怀，实宠光于敝邑。臣敢不终身正行，抗节致忠！金石此心，永荷乾坤之德；涓埃其报，仰酬海岳之恩。

附：宋时占城国修贡表

占城本日南郡象林县也。汉末，邑人叛，国号林邑。后世国乱，遂迁于占，名占城国。

臣僻处海隅，久被王灵之宠；远驰方物，聿修臣职之供。辄转奉封，上干典属。窃以越裳重译，闻盛德而归周；槃木献歌，怀至仁而颂汉。惟一人笃迩而举远，故百蛮慕义而向风。况小邦虽号遐陬，在昔日盖为列郡。象林画邑，常归粤地之图；铜柱分疆，尚看伏波之迹。适乐中土，多有历年。方艺祖开基，首骏奔而来贺；迨累朝继绍，亦踵至而贡修。嘉种助于丰年，珍奇献于上苑。每荷蓼萧之泽，聿知葵藿之心。颁纶綍以丁宁，锡乘黄而藩庶。臣幸逢兴运，叨抚故封。文诏分辉，聊偷安于蚁垤；尧天在望，阻趋贺于龙庭。敢陈任土之仪，少效苞茅之贡。恭惟皇帝陛下，仁同一视，道合三无。舞干羽于两阶，诞敷帝德；执玉帛者万国，咸造王庭。岂止绥哀牢而开永昌，方将发西域而抚交址。容光必照，不忘僻陋之区；岐道有夷，职在要荒之服。臣占风服化，就日驰诚。涉万里之瀛波，第勤输赆；梦九重之钧奏，徒怅戴盆。誓殚绵薄之忠，永答洪庞之施。

# 卷　七

## 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　附三国时刺守

### 邓　勋

南阳人，后汉西华侯晨祖父。为交州牧。益居昌居翁子也。汉五凤五年，交州刺史邓让，不知何许人。按《光武纪》云：王莽末，交趾诸郡，闭境自守。岑彭素与交趾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于是，让率诸郡太守，遣使奉贡，悉封列侯。

### 锡　光

汉中人。平帝时，守交趾，教民礼义。

### 任　延

字长孙，年十二，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中，号曰“任圣童”。建武初，守九真。俗以渔猎为业，不事耕种。乃教垦辟，岁租开广，百姓充给。贫民无礼聘者，延令长吏以下，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娶者二千人。是岁风雨顺节，禾稼丰衍。其产子者名为“任”。视事四年召还。九真人生祠之。

### 苏　定

建武初，守交趾。贪暴。由是征侧杀定而叛。马援平之。

### 李　善

字次孙，南阳人。汉太子舍人。显宗时，守日南。以惠爱为政，怀来异俗。迁九真太守。

### 张　恢

显宗时，守交趾。坐脏伏法。以资物簿入司农，诏颁赐群臣。

### 胡　贡

广父也，为交趾都尉。

### 樊　演

顺帝永和二年，为交州刺史。日南、象林贼蛮区怜反，演发兵击之。弗克。

### 张　乔

永和三年，为交州刺史。遣使慰诱象林叛贼，悉降。

### 祝　良

字邵卿，临湘人。永和间，为九真太守。初，蛮区怜叛，良至，单车入贼中，招以威信，降者数万，岭外复平。

### 周　敞

字子敬，吴人也。永和元年，守交趾，上书云：“交土既远，处九国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遂拜敞交州刺史。

### 夏　方

刺交州。顺帝初，交趾反，播扇九真，相与连结。方诱以恩信，贼降。以功迁桂阳太守。延熹三年，九真余寇转盛，复命刺史交州。方威惠素著，贼相率降。

### 杨　扶

会稽人也。祖茂，从光武征伐有功，命扶为交州

刺史。

## 倪式

桓帝永寿时九真太守。时居风令贪暴，邑人朱达杀令，率众攻九真。式战死。诏赐钱六十万，拜二子为郎。

## 魏朗

字少英，会稽人。以彭城令为九真都尉。永寿三年，蛮叛。倪式战殁。朗至，厉兵伍破贼，乃平。

## 祝恬

字伯休，中山人。《南越志》云：恬为司徒，以直言犯上，斥为交州刺史。政清恩溥，甚得民心。按：桓帝延熹二年，以光禄大夫祝恬为司徒；三年，恬薨。依此而言，《越志》似难凭也。

## 葛祇

延熹六年，击交贼，为贼所拘。

## 丁宫

自桓帝时，刺史交州，召为司徒。

## 张磐

字子石，丹阳人，延熹时，为交州刺史。

## 虞韶

翻父也。后汉日南太守，惠泽及民。身死归乡，有雁随椁至会稽，栖冢乃去。

## 朱儁

字公伟，会稽人。灵帝光和元年，交州梁龙与南海太守孔芝叛。拜儁交州刺史。道过本郡，募家兵及所调五千人（家兵，家僮；调，调发也），从两道入。先遣使诣郡，观贼虚实，宣扬威德，以震动其心。既而与七郡兵进逼之，斩梁龙，降数万人。以功封都亭侯。

## 李进

字登高，灵帝时，交州刺史。

## 贾琮

字孟坚，聊城人，举孝廉，迁京兆尹。交趾多珍货，前后刺史率无清行，吏民怨叛。中平初，三府举琮为交州刺史。琮到郡，移书告示，使各安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简选良吏；百姓安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 周乘

为御史，以直忤旨。出为交州刺史。上书云："交州绝域，习俗贪浊，强宗聚奸，长吏肆虐，□侵渔万民。臣受深恩，职预爪牙，欲为圣朝扫清一方!"时属城解绶去者三十余人。（沈佺期诗云："周乘安交趾。"）

## 蹇兰

汉交趾太守。

## 赖先

交趾太守（至元二十二年，内附安抚使赖益归，乃其后也）。

## 黄盖

吴日南太守，贪冒见逐。

## 儋萌

守九真，以私怨杀功曹潘歆，歆弟杀萌。

## 朱符

建安五年，刺史交州，侵虐强贼，逐杀之。

## 张津

字子云，南阳人，建安六年刺史交州。与刘表有隙，岁岁兴兵，遂为其将区景所杀。

## 赖恭

零陵人，刘表遣为交州刺史。仁谨不习世故，为苍梧太守吴巨所逐。刘先主用为太常。

## 綦毋阖

会稽人。盖刘表遣为交州刺史。

## 朱治

字君理，丹阳人。建安七年，孙权表治为行扶义将军、九真太守，讨平夷越。

## 士燮

字威彦。其先鲁国汶阳人。遭王莽乱，避地交趾。六世，桓帝时，燮父赐，为日南太守。燮少师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为之经解。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举茂才，迁交趾太守。董卓乱，交州刺史朱符，为贼所杀。燮至郡，器宇宽厚，谦虚下士，国人加敬；中州上人，往依避难。众弟一，守合浦。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方；出入鸣钟磬，笳箫鼓吹，车马满道，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佗不足逾也。初，朱符、张津被杀，州郡扰乱，帝赐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遏。知逆贼刘表遣赖恭窥南土；今以士燮为绥南将军，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燮乃遣吏张旻奉贡京师。时

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建安末，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兄弟奉承节度。权以燮为左将军，遂遣子廞入贡。迁燮武卫将军、龙编侯。每遣使诣权，致杂香、明珠、大贝、珊瑚、琥珀、孔雀、犀象、奇物异果、芭蕉、龙眼之属，无岁不至。燮在郡四十年，年九十卒。

士䵋，燮弟也，领九真太守。士徽，燮子也。燮卒，自领交趾太守，后为吕岱斩之。

### 陈时

代士燮为太守，燮子徽拒之。

### 戴良

吴交州刺史。黄武五年，以交趾远，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趾以南为交州，拜良为刺史。良与陈时入境，士徽拒之。

### 步骘

字子山，淮阴人。避乱江东，为吴中郎将、征南将军。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外附内违，骘诱斩之。权迁骘为交州刺史。到郡，威声大振，南土平康。延康初，权遣吕岱代之。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乃拒于益阳。备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骘讨，皆平之。

### 吕岱

字定公，广陵人。吴黄武五年，为交州刺史。初，交趾士徽怀逆拒命，岱督兵浮海进讨。徽惧，率兄弟六人，肉袒迎降，岱皆斩之。又遣士南宣威命，徼外扶南、林邑诸王遣使入贡。以功迁镇南将军，进封番禺侯。孙亮拜大司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权闻知，锡钱绢。年九十六。(孙盛曰："柔远能迩，莫善于信。岱杀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吕氏之不延也。")

### 薛综

字敬文，沛郡人。少依族人，避地交趾。从刘熙学。权以为合浦、交趾太守。与交州刺史吕岱平士徽乱。

### 陆胤

字敬宗，凯之弟也。吴赤乌十一年，交趾、九真贼攻没城邑，遂以胤为交州刺史。入界，谕以恩信，务崇招纳，遗以财帛；贼众及民，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将军。永安初，封都亭侯。

### 孙谞

永安中，为交趾太守。贪暴。会吴主遣使至本郡，又擅调孔雀三十头，送建业。民惮远役，遂作乱。郡吏吕兴杀谞，以郡降晋。九真、日南皆应。

### 陈袭

临淮人。永安七年，为交州牧。值孙谞虐政后，复分海东四郡为广州，以熊牧为刺史；海南三郡为交州，以袭为刺史，移治龙编。

### 虞汜

字世洪，翻子也。孙皓建衡初，为监军使者。与诸将薛珝、陶璜，李勖、徐存等击交趾，擒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汜以功拜交州刺史(封余姚侯)。

### 朗姓未详

字奉先，桂阳人。为吴九真太守。

### 綦毋俊

吴交州刺史。

### 修则

湛父也，吴交州都督。晋交趾牧杨稷斩之。

### 刘俊

吴交州刺史，为毛炅所杀。

### 爨宗

蜀命领交州事。或云晋交州刺史。

### 毛炅

蜀交趾太守。或云晋将军。

# 卷八

## 六朝交州刺史都督交趾九真日南太守

### 董元

晋九真太守。

### 爨谷

交趾太守。

### 马融

代爨谷。

### 杨稷

晋交趾太守。

### 孟干

属将军霍弋牙门，随毛炅自蜀出交趾，为吴所

擒。后归晋，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以为日南太守。

## 陶 璜

字世英，丹阳人，吴苍梧太守也。初，吕兴杀孙谞，以郡附晋，晋武拜交趾太守，为李统所杀。复遣爨谷及巴西马融，皆病卒。以霍弋、杨稷补其缺，与毛炅、董元、孟干、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修则、刘俊。吴建衡三年秋，遣虞汜、薛珝、陶璜拒杨稷等，战分水。璜败，退保合浦。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反失利，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其意，诸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欲引军还，璜即夜以兵出其不意，径至交趾。董元拒之。将欲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乃列长戟于其后。兵才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璜以长戟逆之，大败元众，获其宝物。珝乃谢璜。璜以所得物遗扶严帅梁奇，以报其助人之功也。董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遣象乘辂，鼓吹导从而行。元曰："象若此，系必有去志。"即杀系。璜攻拔之。九真、日南皆降。遂拜璜为交州刺史。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夷獠梗化者，璜讨平之。璜被召，土人请留凡三十辈，于是遣揃以任。孙皓降晋，手书敕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洛阳。晋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璜在南三十年，及卒，举州号哭。

## 吾 彦

字士则，吴建平太守。才兼文武，手格猛虎。吴亡，归晋，为交州刺史。初，陶璜死，九真戍兵作乱，彦讨平之，斩贼帅赵祉。在镇二十年，恩威宣著，南州宁谧。

## 顾 秘

字公直，吴将军偿子也。代吾彦为交州刺史。

## 顾 参

秘子也。秘卒，州人逼参领州事。

## 顾 寿

参弟也。参卒，寿求领州事，州人不听。乃杀长史胡肇等。又欲杀梁硕，硕以兵擒寿，付其母，鸩杀之。

## 陶威威一作成

璜子也。初，梁硕杀顾寿，迎威领交州刺史。甚得民心。

## 陶 淑

威弟，继为刺史。

## 王 敦

晋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

## 王 机

字令明，长沙人。就王敦求广州，不许。会广人怨刺史郭讷而叛，遂与温邵迎机为刺史。敦遣参军葛幽追至庐陵，机叱曰："求取死耶?"幽不敢逼。讷闻邵附机，遣兵击邵，为邵所败。讷遂握节，避之。机入城。恐为王敦所讨，就求交州刺史；敦以机难制，从之。机趋交州，为梁硕所拒，遂往郁林。会杜弘据临贺、破桂林，机劝弘取交州，于是弘与机俱反。寻为陶侃平之。

## 梁 硕

为新昌太守。自领交趾太守。

## 王 谅

字幼成，少有才干。王敦擢参府事。初，梁硕专威交土；敦以王机为刺史，硕拒机而迎故都督修则子湛行州事。永兴三年，敦以谅为交州刺史。敦谓谅曰："修湛、梁硕、国贼也，卿至，即斩之。"谅到境，湛退还九真。广州刺史陶侃遣人诱湛来，谅因执之。硕曰："湛故州将之子，有罪可遣，不可杀。"谅曰："是君义故，毋预我事。"即斩之。硕怒而出。谅阴谋诛硕，使客刺硕，弗克。硕众围谅于龙编，侃遣兵救，未至，谅败。硕逼夺其节，谅执不与；遂斩右手，旬日而死。

## 陶 侃

字士行，鄱阳人，性聪明，勤于吏职。为江夏太守、龙骧将军。时王机刺交州，为梁硕所拒，机与杜弘、温邵及交州秀才刘沈等反，欲据广州，侃讨平之，斩机等，传首京师。侃以功领交州刺史，迁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广、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征南大将军。封长沙郡公。

## 卞 展

晋交趾太守。

## 褚 陶

字季鸦。晋九真太守。

## 张 琏

字君器，按《晋成纪》云：咸平三年秋，交趾刺史张琏据始兴反，进攻广州，曾勰击破之。按王顼之记云：琏为交州刺史，封高侯，途经店山，爱其风土，因居之。与《帝纪》不同。未知孰是。

## 阮 放

字思度，孚族弟也。为吏部郎。成帝幼冲，庾氏执政。放求为交州，乃授扬威将军、交州刺史。到

州，暴疾卒，追赠廷尉。

## 夏侯览

晋穆帝永和中，守日南。耽酒乱政，民怨之。夷帅范文袭杀览，以尸祭天，遂据日南。

## 朱　蕃

永和三年为交州刺史。初，林邑王范文据日南。蕃使督护刘雄戍日南，文攻陷之，又攻九真，士卒十死八九。督护滕畯率交广兵伐文于卢容，为文所败。

## 杨　平

永和七年，为交州刺史。与滕畯讨林邑，其王范佛战败，面缚诣军门请罪，与盟而还。

## 阮　敷

永和九年，敷为交州刺史，讨林邑王，破五十余垒。

## 温放之

峤子也。黄门侍郎，迁交州刺史。晋升平中，将军征林邑。太守杜宝、别驾阮朗不从；放之恐其沮众，诛之。遂领兵击破贼众，范佛降。林邑城东五里，有温公二垒。

## 杜　宝

为交趾太守。

## 滕　含

晋交州刺史，升平末，再征林邑，平之。

## 葛　洪

字稚川。年老，欲炼丹延寿。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

## 姜　壮

晋交州刺史。

## 李　逊

晋末九真太守。父子有权力，威制交土。杜瑗斩之。

## 傅　咏

畅子也。交趾太守。

## 滕　逊

修子也。交州刺史。

## 王　徽

宋元嘉四年，以廷尉为交州刺史。

## 刘义康

宋文元嘉中，都督江、交、广州军事。

## 阮谦之

宋交州刺史。元嘉中，征林邑。其王范阳迈出外婚嫦。宋将阮谦之领七千人，先袭区粟城。谦之泛海遇风，三日无顿止所，夜遇贼于寿泠浦。阳迈部船五百来救，谦之射中阳迈舵工，船散纵横，单舸接得阳迈而遁。谦之风溺之余，理难制胜，遂北还。

## 阮　研

宋交州刺史。善草书。

## 张穆之

字思静，梁张后父也。少方雅。为员外散骑侍郎，深被始兴王浚引纳。穆之鉴其祸萌，乃求为交趾太守。政有异迹。按史书罕明，系穆之为交趾太守，恐非。

## 檀和之

高平人。元嘉末，为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有威明道贼平路。林邑王范阳迈叛，和之遣司马萧景宪、副将宗悫进讨，为先锋。攻城，克之，多获其异宝。

## 垣　闳

字叔通，宋交州刺史。资财巨万。孝武帝贪欲，二千石罢任还，必限使奉献，又以蒲戏。

## 房法乘

齐永明中，为交州刺史也。读书常有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易将吏。法乘怒击登之。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出将部曲袭执法乘。法乘心疾，不视事。诏以登之为刺史。

## 伏登之

见上。

## 刘　勃

锜祖也。齐交州刺史。

## 刘　楷

齐交州刺史也。将行，闻羽监垣深者，故刺史垣闳子也，雅而学者，遂令同行；深未至交州，卒。

## 李　凯

梁天监四年，为交州刺史而叛。

## 李　稷

以交州长史，平李凯乱，擢为交州刺史。

### 王 □

梁刺史。

### 侯 谘

字世泰。大同初，为交州刺史。严刻失和，土豪李贲反，谘奔广州。梁主遣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军击贲。冏以春瘴方起，请待至秋。谘趣之，众溃而归。谘诬奏冏及子雄逗留，皆赐死。

### 杨 瞟

梁交州刺史，与陈霸先统兵攻李贲，进兵嘉宁。贲逃入屈獠洞，洞人斩首以献。

### 陈霸先

字兴国，吴兴人。意气雄杰，涉猎经史；以广州参军为交州司马。与杨瞟讨李贲，会西江。瞟集诸将问计。霸先曰："节下奉辞伐罪，当生死以之；可逗挠不进，长寇沮众乎?"瞟推霸先为先锋，所向摧陷。以功拜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简文帝大宝初，为交州刺史。后即帝位。

### 欧阳纥

陈太建初，督交、广等十九州军事。十余年，威著百越。高宗疑之，诏征还朝，纥惧遂反。

### 杨 缙

陈交爱二州都督，封武康郡公。

### 杨休浦

字卫卿。缙亡，代领交州都督。

### 李 □

隋仁寿之年，为驩州刺史。

### 丘 和

洛阳人。隋大业末，拜交趾太守。抚绥尽心，异域安之。炀帝崩，和未知。鸿胪宁长真举郁林附萧铣；冯盎举珠崖、番禺附林士洪，各遣相招。和不从。林邑诸国数遗和明珠、文犀、金宝，故富埒王者。铣闻之，命长真以南粤蛮子俚攻之。和惧，欲出迎。司法书佐高士廉曰："长真雄兵□，远城粮少，势不能久；城中胜兵，尚可以战。奈何受制于人!"命士廉为行军司马，击长真走之。隋亡，和纳款于唐，即拜交州总管。

## 卷 九

## 唐安南都督都护经略使交爱驩三郡刺史

### 李大亮

贞观初，为交州都督。

### 李 寿

唐宗室。为交州都督，贪冒得罪。

### 卢祖尚

字季良，光州人。贞观初，李寿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召至。帝谓之曰："交州大藩，须贤牧抚之。前后都督皆不称职。卿有安边之略，为我镇之！勿以道远为辞。"祖尚既谢，而复悔之，以疾辞。上遣杜如晦谕旨，祖尚固辞；又遣其妻兄周范往谕曰："匹夫相许，犹存信；卿面许朕，岂得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对曰："为岭南多瘴疠，去无还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复其官荫。

### 李道兴

唐宗室也。封广宁郡王，以属疏降封县公。贞观九年，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疠，忧卒于官。

### 李道彦

贞观中，为交州刺史。山僚叛，道彦平之。

### 李 鉴

襄邑王神符子也。为交州刺史。

### 柳楚贤

蒲州人。贞观中，为交、桂二州都督。

### 杜正伦

相州人。太宗素知名。为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以太子承乾败，贬正伦交州都督。

### 窦德明

唐爱州刺史。

### 宁 达

则天时，爱州刺史。

### 褚遂良

字登善。钱塘人。亮子也。为中书令。贞观末，迁潭州、桂州都督。后，许敬宗、李义府诬奏遂良不

轨，武后怒，贬爱州刺史。岁余卒。二子延甫、延仲，亦流爱州，皆杀之。咸通五年，高骈平安南，始表归葬阳翟。

### 柴哲威

高宗朝，坐弟令武与房遗爱反，流邵州。起为交州都督。即余庆。为吏清而刻。累迁御史中丞。引御史唑与议论，因左迁交州刺史。

### 刘延祐

垂拱三年，为安南都护。旧俚户岁半租税，延祐责全入。众怨，谋反。延祐诛其渠李嗣先，而余党丁建杀延祐，据交州。桂州司马曹植静讨建，斩之。

### 刘　祐

唐安南都护。家巨富。每养猪鸡死，则勒奴仆倍填，自口腹未尝。客出迁载遗补。

### 光楚客

江陵人。开元初，迁安南都护。同杨思勖平蛮渠梅叔鸾之叛。

### 宋之悌

之问弟也。长八尺。开元中，历剑南节度使、太原尹。坐事流朱鸢。时蛮陷驩州，就授交州总管，击平之。

### 杜朋举

□阳人。唐景龙末，为济源尉。梦中入一府，见碧衣，相揖甚恭，曰："少府当为安南都护。某，安南编户也。故先致恭，愿自保。"后果为安南都护。

### 何履光

桂州人。天宝十五年，为安南都护。统兵伐云南。收复安宁城。再立马援铜柱，以定疆界。

### 张伯仪

唐安南经略使，始筑大罗城。

### 康　谦

北方商人。为安南都护。

### 朝　衡

日本人。开元中，奉币来朝。慕中华之风，因留焉。改名朝衡。历使中国。永泰二年，为安南都护。时生蛮侵德化、龙武二州境，诏朝衡往劳之。

### 辅良交

德宗建中三年，为安南都护。时演州司马李孟秋、峰州刺史李彼岸叛，自称安南节度。良交斩之。

### 高正平

安南经略。

### 张　应

唐安南经略。卒于官。其佐李元度阻兵，胁州县为奸贼。唐帅李复渝擒元度，南裔肃然。

### 赵　昌

字洪祚。为虔州刺史。会安南酋獠杜英翰叛。拜昌为都护，夷落向化。居十年，足疾请还。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未几，州将王季元逐泰。德宗召昌问状。年逾七十，占对精明。帝奇之，复拜安南都护。书至，人相贺，叛兵即定。

### 裴泰见上

### 张　舟

始为安南经略判官。宪宗元和三年，迁为都护、经略使。安南大罗城，前经略张伯仪筑，才高数尺，今城高二丈二尺。都开三门，门各有楼。东西门各三间，南门五间。上置鼓角。城内造左右十宫。裴泰时，驩、爱二城，被环王攻毁殆尽。环王，占城王也。舟又筑之。初，军中器械八千事；二年以来，计三十余万事。令左右起甲仗楼三十间贮之。先有战船数十艘，且迟钝。舟造成艟艨三十二艘。每舡载水手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车弩二枝。棹船向背，迅疾如风。自占城、真腊，悉修贡职。舟殁，柳子厚作祭文。

### 马　总

字元会。元和间，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清廉不挠，用儒术教其俗。夷獠安之。建铜柱二柱，镵著唐德，以明总为伏波裔。（韩愈送行诗："红旗照海压南荒。"）

### 李象古

唐宗室。为安南都护，贪纵不法。会黄家洞反。象古授驩州刺史杨清兵三千助讨。清还，袭杀象古。

### 桂仲武

唐都护。平杨清乱。

### 裴行立

唐安南经略使。时环王国叛人李乐山谋篡其君，来乞师。行立斩之，归其尸，蛮人悦服。部将杜英策、范廷芝者，溪洞豪也，隶于军。他经略使多假借，暴恣难治。行立每持其罪，贷之，许自效。故英策效力。廷芝尝沐浴，久不还。行立召之，约曰："军法，逾日者斩。"异时复然。遂笞杀，以尸还范

氏。更择良子弟代之。于是威风盛行。徙桂管观察使。黄家洞叛，行立平之，代桂仲武为安南都护。

## 李原善

为安南都护。宝历初，奏移府于北岸。

## 韩　约

为安南都护。文宗太和二年，峰州刺史王升朝叛。约讨平之，后为乱军所逐。

## 马　植

字存之。文宗开成初，为安南都护。以文雅徇饰，其政清静不烦，民安之。化诸酋，皆来纳款。

## 武　浑

为安南经略。会昌三年，为乱军所逐。

## 田　早

洪正子也。太和间，为安南都护。

## 王　式

宰相起子也。宣宗时，为安南都护。初，田早作木栅，岁率缗钱，既不时完，而□□益急。式至，树为木栅，为浚濠，周植刺竹，寇不敢犯。后蛮兵入略锦田步，式令译者谕之，蛮夜引去。谢曰："自缚叛獠，非为寇也。"初，都校罗行恭，久专府政，式杖黜之。

## 崔　耿

大中六年，为都护。为褚遂良别立碑记。

## 田在宥

布子也。为都护，颇立边功。

## 李　琢

大中时，为都护，贪暴。以一斗盐易一马，夷落怨叛，结南诏蛮段酋迁，号"白衣效命军"，攻安南府。起居郎张云疏曰："令狐绹用李琢镇安南，首乱南方，赃虐流著，天下兵戈，调敛不给。"（皮日休作诗刺之）

## 李　鄠

为都护，屯武州。咸通初，为蛮所攻而遁。懿宗斥鄠。

## 王　宽

代李鄠为经略招讨使。李琢奏罢防冬兵六千人，谓桃林西原七绾洞首领李由独可以遏蛮入寇。□□是蛮酋妻由独子，遂降，众附蛮。宽不能制。

## 蔡　袭

咸通三年，代王宽为安南经略。十一月，南诏蛮围交趾。袭婴城固守，救兵不至。四年正月，蛮攻急，城陷。袭阖宗死者七十人。袭与其下徒步力战，欲趋监军船，船已离岸，袭溺水死。荆南将士四百人，走至城东水际，虞候元惟德谓众曰："吾辈无船，入水则死。不若还与蛮战。"遂还向城，杀蛮二千余人而死。惟幕府樊绰取袭印，先走渡江得免。南诏两陷交趾，所掠且十万人，留兵十二万，使其将杨思缙据安南。

## 宋　戎

咸通四年，为都护，与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不进，虚费馈运。陈磻石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以饷南军。从之。军食遂足。

## 高　骈

字千里。初，南诏蛮陷安南。宣宗诏立行交州于海门。益兵二万，以容管经略使张茵收复安南。茵逗留不进。遂以兵授骈，拜为都护。骈选士卒五千先进，约监军李维周继进。维周拥众壁海门。骈次峰州，破蛮于南定县，斩张诠等，降万人，收所获赡军。捷奏至海门，维周匿之，奏骈玩敌不进。上怒，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之。是时，骈复破贼众，进围交州城。十余日，蛮困蹙甚。会得晏权牒，骈以军事授监军韦仲宰，而与麾下百余人北归。先是，骈遣曾衮入告安南捷。至海中，望见旌旗东来，云新经略使与监军也。衮意维周必夺其表，乃匿岛间；维周过，即驰诣京师。上得奏大喜，加骈工部尚书，复镇安南。骈至海门，还旧任。晏权暗懦，维周凶贪，诸将不为之用。蛮闻骈至，遁去大半。骈复励将士攻城，克之。斩蛮帅段酋迁三万余级。土人先降蛮者，率众来附。于是诏置静海军于安南，授骈节度使。

## 附：天威径新凿海派碑　见《邕志》

静海节度掌书记朝议郎侍御史
内供奉赐绯鱼袋裴铏撰

巨浸无涯，接天茫茫，狂飚卷蹙，骇浪屹起。若流堆而起雪岫，瞬息万里。皑皑然，纵天吴之神威，亦不能抑遏其势。长鲸忧其蹭蹬，巨鳌困其摆阖。水族之伟者尚不能安，况横越之舳舻，焉能利涉耶？即摧樯裂帆覆溺而不可拯，有之乎？今天威径者，自东汉马伏波，欲翦二征，将图交趾，煎熬馈运，回阔沧溟，乃凿石穿山，以避海路；及施功用，死役者不啻万辈，竟不遂其志。多为雷震，山之巨石，自巅而咽之。伏波无术，不能禁，乃甘其息。自唐皇立都护，聆旧迹，俱扼腕忿禁，尽欲继其事。遂命叠燎，资殚物耗，踵前功而不就。又各殒数千夫，积骸于径之

畔。迩者，无有敢议其事者。

自仆射渤海公，翦荡蛮夷，跨逾沧涨，削平交趾，克复郡城；错磨铤殳，驻罩卒伍。然运粟走食，尚用洪涛。召术征谋，未阅长策。渤海公曰："再有丹徼，重阐皇风，聚兵安人，须便于事。"遂命摄长史林讽、湖南军都将余存古等，部领本将兵士并水手等一千余人，往天威径而疏凿之。渤海公谕之曰："天道助顺，神力扶持。今凿海派，用拯生灵；苟不徇私，何难之有？前时都护，乃犒师不至，持法不坚，博约营私，人维惰息；今我则不然，则永济其王事耳。"讽等遂唯而去。

自咸通九年四月五日起手，操持锹锸，丰备资粮，锐斧刚錾，刊山凿石。是石坚而顽，盘而厚；并手捐折，聚力镌楦。逾月之间，似欲开济。但中间两处，值巨石，崭崭焉，缭亘数丈。劲硬如铁，势不可减，凿下刃卷，斧施柄折。役者相顾，气沮手柔，莫能施其巧矣！至五月二十六日当昼，不觉狂云兴，怒风作，窥林若暝，视掌如瞽。俄有轰雷奔电，自励之厅，大雷数百声，役者皆股栗胆动，掩聪蔽视。移时而视，四境方廓，众奔验视，其艰难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落者，约人而不能举者，皆为雷之攫拿，掷于两峰。又其西坚确之石，至六月十一日，复大震如初，雷霆之赫怒迅烈，复如于东所震之者。众复验之，自以磨灭，若有所失；旁之盘陀者，亦碎裂十丈。又其西复值巨石，亦不可措手，人皆息攻，仰恃穹旻，亦有所恃。复兴云雷，又大震，叠石乃堕裂，甘泉道出，味如酣醴。

此乃乾坤拯助，神力扶持，回换险艰，一瞬夷坦。皆渤海公心无私契，精格上玄，使列缺之与丰隆，矜神功而夸妙用。灵祇阴相，增益勋庸，感应如斯，古无俦匹。遂使决泄一派，接引两湖，中间合流，无纤阻滞。经过卒校，梯溟涨而不艰危；馈运储库，棹舟航而无覆没。

凡交趾履危之地，其处三焉：宋洞沙之锉觜，耕其洛涟；女沤湾之石头，涌其沸腾；大蒙神之山脚，蹴其汹涌。舟人所历，毛发自寒。今则安流坦途，不复经斯险矣。于戏！渤海公之功绩，与凿汴渠、开桂岭，可等肩而济其寰区耳。讽与存古，勤洁奉公，精专办事；指麾之外，更能审曲面势，伐山征材，结构商亭，创修公馆；泉驱来而走碧，桥架构而横虹。神室雷祠，道堂僧署，无不克备，皆显宏世。其年九月十五日毕工。讽、存古等坚请立石纪功，以彰旷代。渤海公因命掌书直书其事。锢谬当秉笔，不敢退让。铭曰：

天地汗漫，　人力微茫。
废厄走食，　昌隆驾舡。
脱免者稀，　倾况是常。
我公振策，　励山凿石。
功施艰难，　雷霆震激。
泄海成派，　泛舟不窄。
溟涨坦夷，　得饷我师。
天道开泰，　神威秉持。

咸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建。

交趾南南故封，咸通中，渤海公高骈南征，开治粮道。其助真顺震师，巨石勒功径上，皇名"天威"。下迨昭、僖，中原多故，遂置疆场之外。我宋因之，以威德怀得不治。外□道霍侯守邕，霍中谨也，偶得模本，虑在异域，堙废无传，于是命工刊石于大厅之右；盖其意者，欲示远人，使知皇家圣度，岁修职贡而不怠也。

绍圣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 高 浔

从高骈收复安南有功，□代之治，拜节度使。

### 曾 衮

高骈裨将也。尝为骈告安南捷。乾符四年，为安南都护。时南诏王酋龙卒，子法嗣，自号大封人，举众侵安南。衮奔邕府，戍兵溃。会僖宗幸蜀，陈敬瑄议和亲于南诏。卢携、豆卢瑑乃谲说帝云："咸通□来，蛮始叛命，入安南、邕管、黔州、西川，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纳京师者过半，中藏中空；士死瘴疠，燎骨傅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况安南戍客单寡，涉冬寇祸可虞。诚命使者临报，纵未称臣，且伐其谋，外以縻服，内得休息也。"帝曰："然。"会黄巢平，不果。

### 敬彦宗

唐爱州人，刺史。

### 崔立信

为安南都护，其婿裴维岳摄驩州刺史，贪暴无度。宋交州转运使、安抚使。

### 侯仁宝

太师益子也。宰相赵普以妹妻之。普以仁宝分务西洛，十年不易其地。卢多逊与普有隙。会普出镇，多逊参知政事，即迁仁宝知邕州，凡十年不得代。仁宝自度必死徼外，因进平交之策；且言其主帅被害，国乱，可以偏师乘时取之。遂求入朝。疏入，太宗大喜，令驿召之。多逊奏曰："交趾内攘，此天崩之时也。朝廷发兵，出其不意，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今召仁宝，以泄其谋，彼知为备，依阻山林，不可更久取也。可因授以转运使，俾经度之选，特发荆、湖卒一二万人，长驱而入，势必万全，易于摧枯拉朽也。"上然其言。授仁宝交州水陆路转运使。前军发，遇贼锋甚盛，援兵不继，遇害死江中。太宗闻之，甚悼惜，特赠工部侍郎。

### 邵 晔

□□二年，为假光禄卿、交州安抚国信使，复改

为沿边安抚、转运使。□□三年，交帅黎桓卒，国乱。诏晔与广州凌策同经略便宜以闻。八月，晔上《邕州至交趾水陆图》。真宗示近臣曰："交州瘴疠之地，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如此，当慎守而已。"即选晔为兵部员外郎，以安抚交趾。事毕，奖之。

# 卷　十

## 历代羁臣

### 胡　刚

汉太傅广六世祖。清高有节。王莽居摄，解衣冠挂府门而去。亡命交趾，隐于屠肆。莽败，归乡里。

### 梁　竦

字叔敬。明帝永平四年，坐兄松事。先是，松以怨望，作书诽谤。竦与弟恭及松家属俱徙九真。历江、湖、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作《悼骚赋》。后诏还本郡。尝登高望远，叹息言曰："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役，徒劳人耳。"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

### 袁　忠

字正甫，桓帝延熹末，天下乱，弃官客会稽。孙策破会稽，忠浮海南投交趾。

### 桓　晔

字文林。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后为凶人所诬，死于合浦狱。

### 董　奉

字君异，侯官人。士燮在交趾，尝病死三日，奉与药丸含之；食顷，颜色渐复，半日能起。见《神仙传》。

### 许　靖

字文休，汝南人。举孝廉，为尚书郎，典选举。避董卓乱，往依会稽太守王朗。及孙策渡江，走交趾以避难。士燮厚加礼遇，与陈国、袁徽同寓交趾。袁徽遗荀彧书云："许文休英才伟士，自流宕荒域，群士相随；每有急缓，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钜鹿张翔衔王命使交部，乘势募靖，欲与要誓。拒不许。靖与曹公书云："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沧海，南至交州。历东瓯、闽越，经行万里，不见汉地。既济南海，与兒孝德相见，知足下忠义奋发，整饬元戎，西迎大驾。即与袁沛、徐元贤，共复严装。荆州水陆无津，交部驿使断绝。又张子云昔在京城，志扶王室，今临荒域，不复参预本朝，亦国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翔恨靖不相纳，搜所寄书投于水。刘璋使使招靖入蜀，先主用为巴郡、广汉太守。终于司徒。

### 刘　巴

字子初，零陵人。刘表辟，几次不就。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零陵、桂阳、长沙。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返，遂适交趾。与士燮计议不合，又入蜀。诸葛称之，因为尚书。清俭恭默。先主称号策命，皆巴所作。

### 顾　谭

字子默，吴相雍之孙也。为尚书。以上疏言鲁王霸，由是霸与谭有隙。又卫将军全琮子寄，为霸宾客，素轻邪，谭与不纳。遂共构谭，坐徙交趾。

### 顾　承

谭弟也，字子直。为西部都尉，平山越，入为侍中。后与谭俱徙交趾，卒。

### 张　休

字子歔，为侍中，扬威将军。与顾谭、顾承以芍陂论功事，诈增其伐，徙交州。竟为孙洪所谮，诏赐死。

### 刘　熙

不知何郡人。薛综、程秉避乱交趾，从熙论大义。韦昭曰："熙作《释名》八卷，物类至繁，难复详究。"

### 程　秉

字德枢，汝南人。逮事郑玄，避地交趾；与刘熙论大义，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孙权征拜太子太傅。

### 俞益期

豫章人。性刚直，不能从俗。远适日南。

### 庾道愍

鄢陵人，晋司空永玄孙。有孝行，颇能属文。少孤悴，所生之母漂流交州。时道愍尚在襁褓。及长，知之，求为广州绥宁府佐。而去交州尚远。乃自扼□冒险至交州。寻求经年，日常悲泣。尝入一村，日暮，骤雨，即寄止其家。俄有一妪负薪还，道愍心动，因访之，后知其母也，遂相持号泣。见者莫不挥泪。道愍仕齐，为射声校尉。

### 张　融

字思光。为宋文帝时封溪令。由渤海至交趾，海

中遇风无怖，方咏曰："下鱼可自还本乡，肉脯何为者哉!"作《海赋》，文词诡谲。顾觊之曰："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益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

### 高　俭

字士廉，齐清河王岳之孙。隋仁寿中，举文才，中甲科，补召部吏。斛斯政奔高丽，遂贬朱鸢主簿。以母老不得居瘴疠地，留鲜于氏奉养而行。会亡乱，交趾太守丘和，补司法佐。时令宁长真以兵侵交趾。命俭为行军司马，迎击，破之。唐初，为中书门下。

### 裴虔通

唐辰州刺史。贞观二年，以虔通炀帝故人，身为逆乱，虽更赦令，不可牧民，除名，流驩州。

### 王福畤

勃父也。高宗时，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事迁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卒。

### 李　巢

李义琰子也。幼豪侠，上书陈利害，拜监察御史。以忤旨贬龙编主簿。

### 李友益

义府族也。附杜正伦，同摭义府衅。义府使人告正伦、友益交通罔上，有异计。高宗恶之，流驩州。

### 沈佺期

字云卿，相州人。累迁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流驩州。后历中书舍人。

### 杜审言

字必简，襄阳人。

### 韩思彦

字英远，南阳人。为监察御史，政绩嘉美。太白昼见，劝帝修德以答天谴。帝责李义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没富贵，主者何?"义府与诸武谮思彦，自免去。上元，高宗复召见用，思彦久去，朝仪疏梗，拜忘蹈舞。李敬玄奏徙朱鸢丞，卒。

### 卢藏用

字子潜，幽州人。举进士不第，与兄游志于吴蜀间。武后用为黄门侍郎。坐附太平公主，玄宗欲斩之；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谋反，推无状，又流驩州。会交州反，藏用捍御有劳，进黔州长史。

### 宗晋卿

武后从姊子。兄楚客为户部侍郎。晋卿典羽林兵。坐楚客营第僭侈过度，流峰州。

### 李乾祐

为邢、魏二州刺史。尝为书与吏，善刺取朝廷事，迷隐其词，为吏所卖。褚遂良白发于朝，坐流驩州。

### 严善思

则天时监察御史，公直敢言。垂拱以后，任用酷吏，诛宗室，杀大臣。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陷善思，坐流驩州。

### 窦　参

德宗时为相。外恶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千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怒，欲杀之。陆贽力救，乃贬驩州司马。寻赐死。

### 李仁钧

础父也。唐贞元中，太傅陇西公董晋平汴州，仁钧为侍御史，管汴盐铁。陇西公薨，军乱。军司马、从事比赐死，仁钧亦被谗，贬为日南民。

### 裴夷直

字礼卿，为中书舍人。武宗即位，夷直视册牒不肯签书。出为杭州刺史，又斥驩州司户参军。宣宗时，召为常侍。

### 杨　收

字藏之。南诏蛮自大中以来，入邕州，掠交趾。调华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贼势益强。收议豫章募万人，置镇南军以拒蛮；又泛舟饷南军。上嘉之，进尚书仆射。懿宗时为相。初，尚书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坏之。而收竟以贿败。咸通十一年，流驩州，寻赐死。

### 陈蟠叟

为至德令。见懿宗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蟠叟上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三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爱州。

### 刘　瞻

字几之，桂阳人。罢相，为荆南节度使。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薨，诏捕医官二十余人，全家系狱。瞻与京兆尹温璋力谏。言："陛下徇爱女，囚平民。"懿宗怒，贬瞻为驩州司户，璋为振州司马。

### 陈仲微

字致广，瑞州人。宋理宗嘉熙戊戌登第，咸淳间为朝士。尝论贾似道，以是连斥外任，转徙岭南。大元至元丙子，官军入执幼主，举国归附。二王南奔，仲微从琼州入见。至广州，擢为吏部尚书，使召宋丞相陈宜中。宋亡，仲微入安南。陈圣王尤加礼遇。尝作诗云："死为越国归乡鬼，生作南朝拒谏臣。"□数年卒于□，葬于安南。曾渊子挽诗云："江南维二鸟，翊折景相依。听雨湿残蓑，重檐拒破衣。不知佛老□，犹望大亟乎?"归平朝张弘毅哀词云："交州方返虞翻骨，灵武谁明杜甫心。"后安南国弟陈瑾坐罪，阴遣仲微子陈文孙，诣北乞师伐安南。甲申冬，大兵南讨。镇南王权授陈文孙为千户引导。圣王怒，斧仲微之棺。

### 曾渊子

字广征，抚州人。宋理宗淳祐庚戌登第。由侍从出知隆兴，兼安抚。召拜临安府尹，就参政府。乙亥春，以台端贬雷州。至元丙子，大兵入杭，宋幼主降。二王浮海至广州。渊子城见，授广西宣慰使，兼知雷州。戊寅，拜侍读，加金紫光禄大夫。益王昰崖山之败，参政陆秀夫抱广王投于海。渊子赴水，为其下所援，不死；乃寄身苏刘义舟中。马旺等杀刘义，以渊子奔安南。陈圣王礼遇之。至元甲申冬，大兵入安南，率众归服。后不知所终。

### 苏景由

宋安抚刘义子也。至元丙子，官兵入临安。二王南奔。其父为广东西策应大使，加少保。崖山之败，广王葬鱼腹矣。遂为王复、马旺等杀之，共推司文杰为长，以刘义妻属焉。时景由才十岁。文杰即领众归安南。景由以父冤白陈圣王，王令检法官丁拱垣推问。文杰厚赂之。拱垣曰："是未附我时事，不必诘问。"至元甲申冬，官兵入南，文杰举众降。景由后以其事诉镇南王，王悯之，令人廉问得实，斩文杰。景由从师北还，遣归故里。

# 卷十一

## 赵氏世家

赵佗，真定人。秦时，为龙川令（在南海循州）。秦初并天下，略取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民与越杂处。南海尉任嚣病且死，乃以佗行南海尉事。秦既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汉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释佗罪弗诛。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高后时，禁南越关市铁器，于是佗乃僭号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骆即交趾）。文帝元年，为佗亲冢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赐宠之。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并立，两贤不并存。汉皇帝，贤天子也。今去黄屋左纛。"文帝大悦。景帝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建元四年，佗薨。孙胡嗣（尔时，汉兴七十年，佗盖百岁矣）。

胡立。闽越击南越。胡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汉武帝。为兴师讨闽越。遣严助喻意。胡感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方日夜装入见。其大臣谏曰："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归，亡国之势也。"于是称病，竟不入见。后十年，胡实病甚，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

婴齐立，即藏先帝玺（李卿云，藏其僭号玺）。初，婴齐入宿卫，在长安，取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及嗣位，上书请立樛氏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讽谕婴齐。婴齐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侍。婴齐薨，谥为明王。

兴立，其母为太后。未为婴齐姬，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元鼎四年，国人知之，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诸侯，三岁一朝，天子许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其相吕嘉谏止，王不听。嘉有叛心，数称疾，不见汉使者。太后怒，谋诛嘉。乃会宫中，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苦不便，何也?"以激怒汉使者。使者狐疑相杖，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趋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鏦，七凶反，撞也）。王止太后。嘉出，称病，数日不见王，遂举兵反，攻杀王、王太后及汉使者；而立明王庶子术阳侯建德。

建德立。元鼎五年，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帅十万师讨之。明年，攻败越人，遣将擒建德、吕嘉于海。乃灭其国，置九郡。设太守，自此始（赵氏五世九十三年亡）。

### 附：宋谏议朱之才《南越行》

之才，字师美，洛西人。崇宁间，坐直言，为泗水令。见《中州集》。

南越太后邯郸女，皓齿明眸照蛮土。
珊瑚为帐象作床，锦伞高张击铜鼓。
太液池内红芙蓉，自怜谪堕蛮烟中。
灞陵故人杳无耗，深宫独看南飞鸿。
随儿作帝心不愿，惟愿西朝柏梁殿。
茂陵少年亦可人，遣来海岛重相见。
金猊夜燎龙涎香，明珠夜照光煌煌。
番禺秦甸隔万里，今夕得遂双鸳鸯。
白首相君佩银印，干戈欲起萧墙衅。
莫言女子无雄心，置酒宫中潜结阵。
汉家使者懦且柔，纤手自欲操霜矛。
孤鸾竟落老枭手，可怜空奋韩千秋。

楼船戈鋋师四起，或出桂阳下漓水。
越郎追斩吕嘉头，九郡同归汉天子。
尉佗坟草几番青，霸业犹与炎洲横。
玉玺初从真定得，黄屋却为邯郸倾。
五羊江连湘浦竹，娇魂应伴湘妃哭。

## 五代时僭窃

孝武废南越，置郡邑，设官守，历朝因之。唐末，交、爱土豪曲、杨、矫、吴相继篡夺，殆五六十载。宋初，丁部领篡吴，太祖封丁氏王爵。

### 曲颢

据交趾。刘隐据番禺，卒，弟龚立，称南汉。颢遣子承美为欢好使，至广州，以观虚实。颢死，承美袭父位。梁贞明元年己卯，遣贡求节钺，梁因授之。龚大怒。伪汉大有三年九月，遣骁将梁克正领兵攻之，擒承美以归。克正留守交趾，为杨廷艺所逐。

### 承美见上

### 杨廷艺

爱州人也，曲颢将。刘龚既擒曲承美，授廷艺爵命。以李进为交州刺史，与李克正守其城。龚谓左右："交趾民好乱，但可羁縻而已。"明年，廷艺果叛，举众围城。克正溃走。廷艺据其境，为矫公羡所杀。

### 矫公羡

杨廷艺牙将也，杀廷艺而代之。晋天福二年（伪汉大有十年），吴权举爱州兵围公羡，公羡力屈，乞师于刘龚。龚以其子万王弘操，为交州节度使，统兵往救。至白藤江，权已杀公羡，逆战海口，弘操逐之，权又破之。全军陷焉。

### 吴 权

爱州人，廷艺牙将也，杀公羡而自立。子昌岌、弟昌浚继之。伪汉乾和十二年，昌浚称臣于刘晟，遣使入贡，求节钺。晟遣给事中李玙以旌节往封。玙至白州，昌浚使人止玙曰："海贼为乱，道路不通。"玙果不行。昌浚卒，弟昌文立；卒，其参谋吴处玶、峰州刺史乔知佐、宁州刺史杨辉、牙将杜景硕用土兵争立。既而丁部领平之，遂有其地。

### 吴昌岌

### 吴昌浚

### 吴昌文并见上

## 丁氏世家

### 丁部领

交州华闾洞人。父公著，为廷艺牙将。五代末，廷艺巡交州，以公著权驩州刺史。初，吴权杀矫公羡，而部领父子归吴氏，因遣公著还旧任。卒，部领继袭。及吴昌文卒，其下作乱；部领与子琏平之，领交趾事，号万胜王，私署琏为节度使。十年，部领卒。

琏立七年，宋开宝四年辛未，命大将潘美平岭南。琏惧，上表，遣使入贡，求内附。太祖诏琏为节度使、安南都护。八年五月，贡金帛、犀角、象牙、香茶。八月七日，制封琏父部领为交趾郡王，食（实封一千户）。十二月，命高保绪为官告使。太平兴国二年，琏遣贡贺太宗即位。五年，琏卒，弟璇立。

璇尚幼，嗣，称节度行军司马、权领军府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四月，命卢袭使交趾。大校黎桓擅权，劫迁璇于别第，举族禁锢之，代领其众。太宗怒，兴师进讨。桓诈为璇上表。十一月，遣使贡金银器皿、犀象牙宝等物。云：管内将校军吏耆耋等，请以璇为行节度事，袭父兄位，录其状呈上。时已师兴，封奏入不报。冬十一月，官兵败交趾于白藤江。明年，宋兵不利，班师。七年，桓又诈作璇遣贡，以师致讨之故也。璇为桓所害（丁氏三世共十七年）。

## 黎氏世家

黎桓，爱州人。有志略，得士心。丁琏委以兵权，因篡丁氏。自称交州三使留后，遣贡于宋。表言：丁璇与其母杨氏，率吏民将校三师，推臣领府事。并以璇表来上。太宗因而抚之。谕以"丁氏传袭三世，朕欲璇为统帅，以尔副之；若璇将材无取，犹有童心，则宜遣母子入朝，必示优礼，即授尔以节旄。凡兹二途，尔宜审处其一。"命张宗权等往使谕旨。桓已专据其地，不听命。后桓上言："占城国象马数万来寇，臣击走之。"太平兴国八年，桓遣贡金银、犀象等物。雍熙二年，桓贡金龟、鹤、香炉、象牙、白抹绢万匹，贺乾明节。赐其使衣各一袭、银带、鞍勒马五匹。桓贡金银方物。十月庚申，制授桓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安南都护，充静海军节度、交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京兆郡开国侯，食邑三千户，仍赐号"推诚功臣"。命李若拙充官告使。端拱元年四月，制桓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命魏庠等充官告使。闰五月，桓遣贡。淳化元年，制加桓进封，命宋镐等充官告使。十月，桓贡七宝装椅子、犀象等物。四年三月，制封桓交趾郡王，命王世则等为官告使。五年三月，桓遣使贡。后恃险阻，屡为寇害，失藩臣礼。

至道元年春，广西转运使张观，与钦州如洪镇兵马监押卫昭美皆上言：有交州战船百余艘，寇如洪

镇，掠居民，劫廪食而去。其夏，桓所管苏茂州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绿州，巡检杨文杰击走之。太宗志在抚宁荒服，不欲问罪。观又言，风闻桓为丁氏斥逐，拥余众海岛间，未知所据，故以寇钞自给，今桓已死。观仍上表称贺。故以太常丞陈士隆为采访使，侦其虚实。知桓尚存，而传闻之误。二年，诏劾观罪，观病卒。谕斩卫昭美于如洪镇。是夏，命陈尧叟充广西转运使，因赐诏书，仍遣李建中赍往。先是，钦州如洪、咄步、如昔三镇，皆滨海，有交州潮阳民卜文勇等杀人，合家亡命如昔镇，镇将黄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阳镇将黄成雅迹捕之，令德不遣，于是剽掠而去。尧叟至如昔，诘得藏匿之由，乃尽擒获，凡男女老少百三十口。召潮阳吏付之。成雅得其人，以状谢尧叟。桓遂上章感恩，且言已约勒溪峒，不复骚动矣。七月，太宗复遣李若拙，赍诏书玉带赐桓。初，建中至交州，桓礼甚薄，因附表起居，且言：劫如洪，乃外境海贼尔。即执蛮人不晓华言者二十七人，送转运使。及桓表至，故遣若拙往使。始至，桓出郊迎，词气颇慢，谓若拙曰："昔劫如洪，乃外境蛮贼也！尔皇帝知否？倪交趾果叛，则当先攻广州，次及闽中诸郡，岂止如洪镇而已！"若拙从容答曰："主上闻如洪被寇，未能辨其虚实；以足下拔身牙校，授之节钺，礼合尽忠，岂有他志？洎执送海贼，其事甚明。然大臣同议，以为朝廷比建节帅，以宁海表。今既海贼之乱，乃交州力不能独制，宜发精兵数万，会州军同击海贼，俾绝后患。帝虑交州不测朝旨，或致惊骇，不若专委。是故不复会兵！"桓愕然曰："海贼犯边，守臣之罪也。圣人宽大，恩过父母，未即诛责。自今愿秉公朝化，肃宁瘴海。"因北望稽首称贺。

三年四月，制加桓兼侍中，进封南平王，以真宗即位覃恩也。九月，桓贡金银七宝椅、犀角、象牙、细绢，诏以方物陈于万岁之殿，灵坐仍许其使人行拜奠之礼。是岁，占城寇边，击退走，乃上表贺。略云："本道境接占城，一二年间，邻部骚动，掠近乡之税户，侵边境之驯良，累发兵戈，御彼捍御，致稽朝贡，深负宪章。"优诏答之，仍赐带甲马。真宗咸平元年九月，桓献驯象。四年十二月，制加桓功臣。四年，桓贡驯象、犀、七宝装金瓶，谢加恩也。五年十一月，制加桓倖节功臣。六年三月，钦州言：交州效诚场民及头目八州使黄庆集等，挈其属四百五十余口，入居州界勇步江乌土村。诏遣使抚慰之，令黄还本道。黄庆集等惧罪不还，逆居钦州海崖。宋景德元年六月，桓遣其子黎明提来贡。二十七日，对于崇政殿，复召于便殿劳问之；即授黎明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驩州刺史、上柱国。二年正月，诏上元节日，赐明提钱，令与占城、大食使，观灯宴饮。是月，赐黎桓应《大藏经》，从其请也。三年三月，桓薨。

龙钺，桓中子也。嗣立。为弟龙廷杀之。

龙廷，桓幼子也，杀龙钺而自立。其兄龙全岔之，劫库财而遁。龙廷兄明护，率扶兰寨兵相争攻。立未定。初，黎明提入贡，以国乱不能还，驻广州。知州高驷罢给馆券，真宗别诏赐钱五十万，米一百五十斛，续给馆券。六月，知广州凌策言："准诏以交趾兵乱，令臣与沿边安抚使邵晔，同经度便宜以闻。臣等至白州，遇广州部送到交趾黄庆集等百姓千余口。且言：黎桓既死，诸子各集兵，散设寨栅，官属离析，人民忧惧。庆集等以不从驱率，戮及亲族。今奔走来告，乞粮出兵，平定交州。庆集等愿为先锋，刻期攻取。臣等会议，若朝廷允其所请，乞以广南诸州屯兵，益以荆湖率兵五千，水陆齐进，立事平定。"真宗曰："黎桓既修贡，亦尝遣子入觐，海阳宁谧，不失忠顺。今闻桓死，未闻予恤，遂伐其丧，岂王者所为？"乃诏策等，依前诏安抚，务令谧静。其庆集等，计口给廪食、时服，赐令补职。各着条例以闻，当优与恩命。乃令□□□书交州，谕以朝廷威德，如自相鱼肉，久无定位，偏师问罪，则黎氏无遗种矣！明护惧，即奉龙廷主军事。七月，邵晔上言："龙廷公牒至，自称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开明王。请以八月，遣弟入贡。臣以龙廷未授真命，辄有称呼，不敢回报。"帝以穷荒异域，不识大体，诏晔谕令削去伪官，方许入贡。黎明提尚驻广州，诏晔以其国事及龙廷奏报，谕令削去，就愿归给人般馆，则券赐钱遣之。二十三日，邵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陆图》。真宗以示近臣曰："交州瘴疠，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如照临之内，有叛乱者，则不得不除耳！"晔又言："交州黄庆集等，先避乱归化，种族稍多，若复遣还，虑遭屠戮，望就赐恩秩。"乃授三班借职、郴州监税。

四年七月，权安南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留后黎龙廷，遣弟黎明昶与掌书记黄成雅贡，龙廷表乞九经及佛经一藏，从之。八月十七日，制授龙廷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赐推诚顺化功臣，赐名至忠。又赠故静海军节度使、南平王黎桓中书令，追封南越王。布帛羊酒，为之赙礼。制初授交州者，惟加节钺，未赐王爵。真宗以远俗，须朝廷恩命，方可镇服，特命赐之。十八日，授黎明昶为持节州诸军事副使；黄成雅为朝散大夫、殿中丞、知安南使。明昶以兄降制命，求赴崇政殿告谢，乃召升殿，帝抚问之。九月，铸交趾郡王印，诏广南转运使，就赐之。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制加至忠翊戴功臣。九月，交州王言：真腊商贾二人，为交州斥逐，遁至州境，欲配隶本州。真宗曰："远方之人，穷而来归。"诏给时服、缗钱，遣使伴送归国。十二月，制授至忠依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二年十二月，至忠贡金银器、驯犀、方物。真宗以犀远至违性，将还之；虑逆至忠意，令候使人回，纵之海滨。至忠表求甲胄金具装，从之。又移牒转运使，求于邕州互市。真宗以滨

海之民，数被交趾侵寇，承前止许廉州及如洪互市。盖为边隅控扼之地。今或直趋内地，事颇不便。诏本州以旧制谕之。三年三月，至忠薨，一子方十岁，遂为李公蕴所篡。时至忠所遣，犹在京师。真宗以其状谕之，如欲行服亦听，使人掩泣而已（黎氏三世共三十年）。

# 卷十二

## 李氏世家

李公蕴，交州人（或谓闽人，非也），有韬略。黎至忠用为大将，亲信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至忠薨，子幼，弟明提、明昶争立；公蕴逐而杀之，自领交州事，称安南静海军权留后。广西转运使何亮言："公蕴移文言见，率方物贡奉，请降制。"宋真宗曰："至忠不义而得，公蕴尤而效之，益可恶也。"即诏亮安抚边民，察事机以闻。十月，制授权静海军留后李公蕴特进、检校太傅、安南都护、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交趾郡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特赐推诚顺化功臣。仍赐袭衣、金器、银币。十二月，公蕴遣使贺祀汾阴后土，又表乞《大藏经》及御札八体书法，从之。仍颁《大藏经》、太宗御书一百轴，降诏书奖谕。四年正月，授安南进奉使梁任文等以爵命，从汾阴成礼而还。五月，以汾阴恩制加公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年四月，公蕴遣李仁美贡金银、纱罗、犀角、象牙等物，对于崇政殿。仁美乞赴诸寺观烧香瞻礼及观天竺国所进狮子，仍令使臣馆办。五月，授仁美爵。十一月，制加公蕴开府仪同三司、翊戴功臣。赐器币、鞍勒马。七年二月，已奉祀制封，又加保节守正功臣。七月十日诏书：交趾、占城、大食、阇婆、三佛齐等诸国，遣使进俸，所在差使臣接伴，越阙邮传供须，务令丰备。时交趾入贡，沿路传舍，供给卤莽，故有此制。是年七月十日，公蕴上言："鹤柘蛮三万众，于本州界至寨图本道，臣发人骑与战于茅林，贼众大败，擒其主军杨兵会及蛮洞人马。"遣使诣阙，贡马六千匹，献捷；召见崇德殿，赐其使人冠带、器币有差。八月，公蕴贡方物，仍求赐介胄及《大藏经》，从之。十二月，广西转运使高惠连上言："交州寇钦州如洪寨，钞人畜甚众。"诏惠连移牒交州，遣使追索之。先是，獠户张婆看避罪来奔，知钦州穆重颖召之，中路复拒焉。都巡检臧嗣遂令如洪寨犒以牛酒。交州侦其事，因捕獠，故来寇钞。遂诏诸州：自今不得诱召蛮獠及行宴犒，以致生事。天禧元年二月，以上金号（以下缺字）毕，公蕴为南平王，加食邑一千户。二年五月，赐公蕴道藏经，从其请也。三年，遣弟鹤来贡；十二月，加公蕴检校太尉。乾兴元年，制加公蕴太师、崇仁功臣。因以仁宗登位，遂及之。公蕴遣李宽泰来贺，厚赐遣还。天圣二年十二月，加公蕴食邑、功臣。六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库估交州人使进纳香药，价钱二千七百六十贯。"诏回赐五千贯，以其示怀远也。五月，广南西路转运言："公蕴擅令子弟与女婿申承贵等，领众入本道，剽掠边民；累行跟寻，并不放还劫去人口，虑久后转为边患。今欲量添差本路教阅兵士，与部巡检部领会合，请溪峒壮丁，以取索劫去人口为名，接便检去恶党，宜下本路，更切勘会。承贵等若委实拒抗，占留劫去人口不还，即与邕州同其体量。如须合剪除，取劫去人口，仰预先密切探候，俾不作支吾。"即依所奏施行。六年三月三日，公蕴薨，子德政遣使来告哀，自领留后事。

李德政，旧名开天。即袭父位。其时，广西转运使奏："开天弟开国，潜畜兵甲，势必争立，乞于邕钦广惠稍益兵戍，以备非常。"诏本司暂勾桂宜等州巡检张斌，领所部兵士，就近防之。俟宁静，即依旧。天（以下缺字）七年四月，安南静海军权知留后事李德政言："父既殁，合管参佐、将士、耆寿，请臣权领州镇。"遣使入贡。诏广西转运使章频充吊祭使，赠公蕴侍中，追封南越王；授德政官如公蕴初命。景祐三年，交趾寇思陵等州，掠马牛、焚庐舍而去。诏遣问，令捕首领正其罪。宝元元年冬十二月，封德政为南平王。皇祐元年秋九月，岭南蛮侬智高寇边，交趾请出兵助讨。初，余靖以为便益，许请于朝。及狄青为大将，遂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智高横践两州，力不能制，乃假外境兵，其或因而起乱，何以制之！愿罢交趾助兵。"五年正月，诏止交趾援兵，从狄青之请也。至和二年，德政薨，子日尊立（德政在位三十年薨，谥大王）。

日尊立，仁宗就降封静海军节度、交趾郡王。嘉祐三年，贡异兽白麟。英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神宗进封南平郡王，加开府仪同三司。熙宁四年，日尊薨，子乾德遣使告哀。

乾德立。宋加封，用为交趾郡王。熙宁八年，冬十一月，交趾寇边，陷钦、廉等州。命赵卨及内侍李宪讨之。先是，知桂州沈起、刘彝，相继遣官入海峒，集土兵，为里保甲；继命于海滨集舟师，预教水战；禁止州县与交人贸易。交人疑之，遂举众分道入寇，众号八万，围邕州。十月，陷钦州。至是，陷廉州。所破城邑，必为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叛入中国者，官吏庇匿，诉于桂管，不报，故我帅兵追捕叛者；又言桂管点阅溪峒丁，言欲见伐；又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急救。安石怒，发赵卨为安南招讨使，总九将进讨，李宪、燕达为副；仍自草制谕之。制词有云："天示助顺，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忾之气。"安石最不信《洪范》灾异之说，彗星乃推交趾云。熙宁九年正月，陷邕州。广西都监张守节，率兵救邕州，败于昆仑关，死之。州被围四十日。知州苏缄，日夜行劳士卒。缄以神臂弓射杀交人，不可胜计。交人欲引去。会有教贼囊土傅城而登者，城遂陷。缄曰："吾义不

死贼手!”乃还廨，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纵火自焚。贼至，求缄不得，杀吏卒、民丁五万余人；并钦、廉死者十万人。并毁其城。初，州受围久，储粮既竭，井泉皆涸，人饥渴，饮污水，多病痢。死者相枕，而民无叛志！寻赠缄奉国军节度，谥忠勇。赐京城甲第一区，上田十顷；官其亲族七人，以其子子元为閤门祗侯，夺服充召募舟师副将，赐对便殿。上抚慰甚至，且言：“邕州若非卿父守御，如廉钦二州，贼至破，乘胜奔走，则宾、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张巡、许远，以睢阳弊卒捍江淮，较之卿父，诚远矣。”初，安石秉政，欲立边功；于是有献言者，谓交趾已为占城所败，众不满万，亦可计日取。安石乃以沈起知桂州。起于南方，于尝妄行，自擅招纳，以罪罢之。安石乃用刘彝代之。彝至，复生事。于是交人举寇。乃窜起郢州、彝随州。九月二日，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卨副之。冬十一月，交趾纳款。元丰元年秋九月，交趾入贡。哲宗即位，加平章事。元祐中，进南平王。乾德在神宗朝犯边，复历哲、徽两朝，方不犯顺。徽宗宣和元年，加守司空。靖康初，乾德尚无恙。高宗绍兴元年，乾德薨（居位五十九年，谥仁王）。

阳焕，仁王子也，立。绍兴二年春三月，封交趾郡王。七年，阳焕薨（居位七年，谥神王）。

天祚，神王子也，立。绍兴八年春三月，封交趾郡王。二十五年秋七月，加封南平王，赐衣二袭、六事：御仙花、金带银匣、涂金银器二百两、衣着二百匹、鞍辔一副、马二匹。天祚遣贡，故有是命。二十六年，天祚遣使来贡；秋八月，加封检校太师。三十年冬十二月，献驯象。高宗谓大臣：“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可令帅臣来，谕今后不以入贡。”孝宗隆兴二年秋八月，交趾入贡。淳熙元年赐安南国名（自此始）。加封南平王。三年，是岁天祚薨（在位三十九年，谥英王）。

龙翰立（翰音干），英王子也。淳熙六年冬十月，封安南国王。光宗绍熙五年秋八月乙卯，加封思忠功臣。是冬十二月甲子，复加济美功臣。后李氏威声不振，盗贼蜂起，合围罗城。龙翰走归化江，倚何高家。外戚陈昆弟集乡兵平其乱，迎王还宫。宋宁宗嘉定五年夏五月癸酉，龙翰薨。宋遣使吊（居位三十年，谥高王。子旵昷嗣）。

旵昷（丑减切）时，国威州贼沅年，号金天大王，与烘路人段摩雷叛。陈与弟建国击之，不克。乃说摩雷和亲，并力攻年，反为所败。年死，乱平。以功为子求尚其王女昭圣，从之。旵昷无后，立昭圣为嗣；退居真教寺学佛。薨（居位十六年，谥惠王）。

昭圣立一年，庚寅岁，以国政授于夫陈日煚。凡李氏宗族，与齐民姓李者，令更为阮，以绝民望。（李氏传至三世。宋王称作《东都事略·交趾附录》云：“黎桓劫丁氏，三世而国亡；公蕴篡黎氏，数世而未殒，岂非幸欤?”今李传八世，共二百二十余年，无子，国归其婿，迨今祠祀不绝，又其幸哉!）

# 卷十三

## 陈氏世家

一世，陈□□，交趾人。李氏外戚也。李乱末，陈与弟建国，击贼有功，以为太尉，建国为大将军；子尚李惠王女昭圣。因有国（卒，追谥太祖。二名讳也）。

二世，太祖仲子也。宽仁聪慧，文武兼备。以李婿袭国。昭圣后无子，复娶其妹，生三子：长、仲、季。宋绍定初，遣贡，理宗封为安南国王，加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效忠顺化保节守义怀德归仁纂治奉公正恭履信功臣，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食邑一万一千户，实封四千二百户。宝祐六年，上世袭表；景定二年，又遣贡。仍下诏奖谕，遣使赐金并法锦。大元丁巳岁（宪宗七年）十二月，大帅兀良合解帅师自云南经安南边邑，国人拒之。官军击破，惧降。戊午岁（元宪宗八年，宋理宗宝祐六年）改名光昺，遣陪臣上表，纳款，奉贡职。是岁，逊位于子陈。圣朝中统元年，制封陈为安南国王，降虎符国印。至元八年遣贡，朝廷遣使赍诏，谕安南三岁一贡，回赐礼物，并谕入觐，以疾辞。至元十四年薨（居位十八年，年六十，谥太王）。

三世，先讳世。太王仲子也，魁奇雅量。戊午岁（宋理宗宝祐六年），父老代立，遣贡于宋。宝祐间，理宗封为安南国王。初，父子臣附天朝，父薨，世子不请命而自立。至元十五年，帝遣礼部尚书柴椿谕入见，世子以疾辞，委国于子□。十七年，命柴椿再以诏谕，世子惧，遣从叔陈遗爱代觐。帝以不庭，立遗爱为安南国王。十九年，授柴椿行安南宣慰使、都元帅，以兵千人卫送遗爱就国。下谕安南宗国族人官吏。世子不听，废遗爱为庶人。十九年，复遣。谕入见，且假道进兵占城，令助军输粮。世子辞以久疾不能入见；国小，无军、粮助。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镇南王大军压境。世子举国迎敌，战败，遂弃城遁。近亲陈益稷、陈键、陈秀嵈、陈文弄等降。明年（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国人乘势攻复罗城。五月，镇南王以水潦班师。二十一年，上表谢罪，朝廷留其使。上命镇南王统师再征。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大兵至，世子战败，逃匿海岛，伺便掩袭。明年（至元二十五年）三月，镇南王以暑湿班师。世子遣子倍代谢罪，贡方物。二十七年遣贡。上命提刑按察司刘廷直等，赍诏谕意。明年（至元二十八年），世子薨（居位二十一年，寿五十一，谥圣王）。

四世，至元十五年（宋祥兴元年）以父老立；后表乞绍袭，上不允。二十八年，遣礼部尚书张立道谕入见。明年（二十九年）遣陪臣入阙请罪，待终父丧而朝。三十年，上命兵部尚书梁曾等谕入见。以疾

辞，遣其相陶子奇来贡。朝廷留子奇于江陵。立安南行省，以平章刘二拔都等总兵，屯静江，候征进。三十一年春正月，上晏驾。夏四月，成宗皇帝即位，诏罢兵，命礼部侍郎李衎等，赍诏赦罪，放陪臣陶子奇还国。元贞二年遣贡上表，求封王爵，不允；乞《大藏经》，赐之。大德五年，命尚书麻合麻等，引其来使邓汝霖等还国。谕安南依前三年一贡，临期自来，朝廷不复遣使。明年（大德六年）春，遣黎克复来贡。至大元年，遣贡。朝廷遣吏部尚书安鲁威等，颁武宗皇帝即位诏。使至，先薨（居位十五年，谥仁王，年五十三。初，内佛，一日豁然悟等宫室珍）。

五世，立，遣使贡贺。至大四年，又遣贡。是冬，朝廷又遣礼部尚书乃马歹等，宣仁宗皇帝即位诏。使至，先率兵攻占城国，擒其王。皇庆壬子（元年）六月，兵还。迎拜诏书，遣使贡贺，上表谢罪。延祐元年，朝廷回赐礼物。延祐六年薨（谥英王）。

六世，袭国。延祐七年遣贡。至治元年英宗皇帝即位，遣使贡贺。泰定元年遣吏部尚书马合谋、郎中杨宗瑞，赍诏往谕，遣使来贡。至顺元年遣贡。明年（至顺二年）朝廷遣吏部尚书撒只瓦等，宣文宗皇帝即位诏。明年（至顺三年，宁宗懿麟质班。）遣使贡贺。至元元年朝廷遣吏部尚书铁柱等，宣今上皇帝诏，时已委国于子，退而学道，号太虚子。凡表章进贡，犹用名。至元五年又遣贡（六世讳奣，甲寅至戊辰在位，己巳让位于太子旺，自为太上皇。后谥明王。七世讳旺，己巳至辛巳在位。辛巳年薨，在位十三年，寿二十三岁。谥宪王）。

## 内附侯王

陈益稷，太王第五子也。聪俊好学。其国封昭国王兼大将军，掌沱江令路。至元甲申冬，镇南王大兵入境；其兄世子，举国拒敌，败走。明年，益稷挈家内附。五月，随师归北，秋入觐。至元丙戌春二月，帝悯其忠孝，特赐益稷为安南王、光禄大夫，给符印，赐钱五千缗。长子伯懿，授嘉议大夫，遥授沱江路安抚使。赐衣物、弓矢、鞍辔、马匹。丁亥岁，支给月俸；冬，随师还国。明年正月，大兵破其国都，世子远遁，官军欲战不得。三月，镇南王以暑湿班师。安南国王随师还鄂。秋入见，给衣褥，赐钱万缗。至壬辰，加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癸巳，始遣使进表，贺天寿节。甲午春，帅师南讨，会寝兵，还居沔。夏四月，成宗皇帝即位，入见，赐钱五万缗。大德辛丑，又入见，赐钱五万缗；赐其属官五千缗。乙巳春正月，遣使赴都，进呈白兔。上召其使至玉德殿庭慰，回赐内币、大紫金缎二匹。丙午岁，赐田二百顷；属官安抚敕王议等田二百顷。丁未秋，遣赖益肖、黎焀进表，贺武宗皇帝即位、皇太子正位东宫；冬，入见。至大戊申，加银青荣禄大夫，赐银一百五十两。辛亥春三月，仁宗皇帝即位。秋，进表贺。皇庆壬子入见，加金紫光禄大夫，赐钱五万缗、金第一、金缎四。延祐戊午入见，加仪同三司。延祐庚申春三月，英宗皇帝即位。遣使进表贺，回赐礼物。天历戊辰，文宗皇帝即位。进表贺，锡赉有加。明年四月薨，寿七十六。葬于汉阳贺家山。湖广行省奏闻，上悯其忠，追谥忠懿王，赐钱五千缗赙其葬。王喜佛老，工于诗，有《拱极乐吟集》行于世。元统甲戌，子沱江宣抚使陈端午入见，今上皇帝命袭父爵为安南国王，宠袭而还。

陈秀嵈，安南国王侄，武道侯子；其国封文绍侯，更文义侯；秀而文。至元甲申冬，大兵至。明年春，秀嵈劝其父母，卒归顺。四月入见。于途中，见出国道亡者，作八悼章。有云："三世八表千古痛，一身万里百年孤。"九月，至京师。上嘉之，诏封秀嵈为辅义公、资善大夫，给虎符，赐钱五千缗。子德渐，遥授安南府路宣抚使、嘉议大夫；表弟赖益肖遥授南栅江路安抚使、嘉议大夫。至元丁亥，各赐弓矢、钱物、鞍马，随师南讨。明年，还居汉阳。镇南王初纳其妹陈氏为次妃，生宗子二。至元己丑夏五月，卒于汉阳，有《粹山吟稿》传后。初寓武昌（以下疑有脱误）。

陈文弄，国叔统国王太师陈度之孙，仁诚侯悦子也。本国封彰怀上侯。谦恭温粹，用为大将，守三带江。至元甲申冬，镇南王大兵至。明年，文弄挈家内附，天朝授嘉议大夫，遥授归化江路宣抚使。赐钱帛、弓矢、鞍马，随师征进，效力有功。至元辛卯入觐，钦授宣命，降虎符。大德辛丑再觐，钦受宣命，升中大夫，遥授广西道宣慰使；赐钱二万五千缗、金缎二。大德丙午，罢支其属月粮，赐田一百顷，以自养。皇庆壬子入见，转正奉大夫，职如故。明年二月卒，葬于汉阳马家湖。子孙时祀不绝。

陈键，太国王孙，靖国王子也。本国封彰宪上侯。貌颀皙。读兵书，善骑射。代父领静海军节度使。娶太师昭明王女琼徽，生墨侯。至元甲申，因与世子子佐天王有隙，托庄、老学，隐居仁睦乡。是冬，镇南王大军入境。世子战败。右丞唆都复自占城进。其后，世子仓皇无策，乃起键，率兵拒唆都。力弱无援。时，世子存亡未可知。键谓焀等曰："世子被召不朝，以致征讨；危在旦夕，执迷不悟。其忍国覆家亡乎！"明年正月，率焀等数万众，献兵器，降镇南王。嘉赏袭衣、鞍辔。夏四月，遣明里、昔班伴彰宪等入见。驲马至支凌，国人昼夜围攻。偕伴官彰宪等破围突出。前又为彼邀击，辎重掠尽。彰宪谦恭雅量，待下以恩，人民莫不哀慕之。不幸中道殒越，不能以其事达朝廷，生封死赠之典不及。初出国时，尚有国母姑黎氏及亲从在行间。为国人杀获，岂胜痛哉！惟其母父，以世子亲兄仅免。

# 卷十四

## 学 校

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西汉末，锡光治交趾，任延治九真，建立学校，遵仁依义。汉唐时，尝贡进士明经者，李琴、张重、姜公辅是也。至宋，安南立国，李氏设科举法，三岁一选，状元、榜眼、探花郎，为典故，给章服、驺从，以荣其归。

## 官 制

丁氏以来，始受宋封王爵，其国则窃称名号，仿赵佗故事，自封其国。有王侯，设官有正有接者，类品从也。

王。 嗣王。 上侯。 侯。 接侯。 内明字（近侍官加内字）。 明字。 接明字。

内大僚班。 大僚班。 大僚。 亲王班（国亲爵名）。 内寄班。 寄班。 内诸卫。 诸卫（已上文武相参）。 文内员外郎。

员外郎。 武内郎将。 郎将。 文内令书家。

令书家。 武内上班。 上班。 武内上制。

上制。 武内供奉。 供奉。 武内侍禁。

侍禁。 文校书郎权冕恭候书舍（舍一作家）。

武内直殿。 值殿。 文恭候舍人。 书舍。

文舍人。 师翁。 武借职。 借职官。 文都曹。 兵曹。

僭宰执：

太师。 太尉平章事。 太傅。 太保。 辅国。 少师。 少保。 少傅。 左右仆。 参知政事。

武帅：

都元帅。 节度使。 大将军。 副元帅。 副节度。 副将军（以上族宗为之）。 内殿前。 指挥使。 招讨使。 偏将。 裨将。

文职：

御史台官。 翰林院官。 检法官。 安抚使。 尚书。 东上閤门使。 安抚副使。 三司院官人（一宣清，二肃宪，三刑政，乃问讼之所）。 安抚司官人。

近侍官：

入内判首侯（管近侍官）。 上品侯。 上品明字。 上品大僚官班。 上品奉御。 中品奉御。 下品奉御。 侍卫人化头。 侍卫人勇者。 侍卫人。 分权官。 太师太尉衙都官（乃其辅也，明字为之）。 王侯衙行遣（决卫内侍）。 王侯衙管甲（行遣类也，一文一武，各有所管）。

方镇：

上路寨主（侯，明字为之）。 副寨主（俗呼行遣，又呼尚书。明字、大僚为之）。 知州。 观察。 察海。 押狱官。 镇遏。

世袭乡邑官：

管甲（上中下三等。大僚诸卫郎将为之）。 大撮。 小撮。 主都。 泮宫（学官。用下第学子主之，教养生员）。

僧官：

国师。 僧统。 僧录。 僧正。 大贤官。

道官：

道录。 威仪。 都官。

**章服**黼黻大粉华虫组绶垂佩
方心曲领冕旒稍类中州

国主之冠，曰天平冠、卷云冠、芙蓉冠。服衮衣，金龙带。领挂白罗鹭绵巾，缀金珠。方心曲领。手执圭。凡节礼受臣拜贺，王冠三级，侯冠二级，明字冠一级。名拱宸冠，上缀金蜂蝶，大小疏密有差。亲王着销金紫服。侯、明字着凤鱼绣服。大僚班而下，衮冕各有级等（文班加金鱼）。员外郎、郎将，戴金银间道冕。令书舍至文校书郎（上制侍禁），皆带银冕。冕，大礼则用之。常礼止幞头紫服，如恭候书舍翁类也。带，或犀或金，各依品等。象牙笏同。职官借职等，幞头紫服，角带，无笏。叉手拜国主，平居戴唐巾。常服贵白。国人着白者，为之僭制，惟妇女不禁。其装饰，王侯及庶民，常着圆领玄裳，白罗纨绔。鞋尚革。王侯私谒国主不巾，示其亲贵。庶民并不得侍近。内官上品戴扬裳冠，缀金峰蝶，疏密不同着服。中品冠服制色稍减。下品紫扬裳冠、紫服。皆叉手拜，无笏。上品常戴之巾，以紫绒间碧为六褶，缀巾后，横带，示其贵也。中品紫褶，下品皂褶。环，以紫磨金玳瑁为之，异矣。

## 刑 政

法：谋反者戮亲族；杀人者偿命；捕奸者得自专杀。近代，始令奸夫以钱三百贯赎死罪，淫妇断归其夫为婢，许自典卖。杀有官者，验高卑，偿钱赎罪仍杖，皆八十；重者杖六十，杀，与奸同例。詈有官者，量轻重，令犯人出钱并牛酒为谢，杖之如前。同类斗伤，罪先殴者。伪造非法者，以罪名黥其面，杖而远徙。强盗者斩。窃盗者，初盗者杖八十，黥“犯盗”二字，元盗之物一偿九分。不能偿者，没其妻孥。再犯者刖其手足。三犯者杀之。诬告者，反罪。公田则以岁入。民岁例纳身役钱，及贺正月、七月节料，鱼米参用。

农商不征粮税（地狭人众，前世建此法，以宽民赋）。

官吏廉明能决讼者，考功迁官。

度量权衡，与中国同。惟金银、缎匹、丝枲、药物诸货，自计而已。交易用唐宋时钱，七十文为一

钱，七百文为一贯。逋负者得自禁锢，尽归本息始释。穷民不能自给者，许典赎于人。

### 兵　制

军无定籍，选民丁壮者为之。五人为伍，十伍为都。又权捷俊者二，掌习武艺。调则出，暇则归农。

亲军：

圣翊都。　神翊都。　龙翊都。　虎翊都。

奉衙官职郎(职主捕录同罪以上，皆有左右)。

游军：

铁林都。　铁舰都。　雄虎都。　武安都。

王侯家伻：

全侯都。　跃童都。　山獠都（余不载）。

## 历代遣使

### 赵氏遣使

汉高帝时，南越赵佗使其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辈，上书谢罪，皆不返。佗乃僭号。子孙仍之。

元鼎中，南越为内地署官府任，历朝弗变（五代变乱，交趾丁部领即据其地）。

### 丁氏遣使

宋初，丁部领遣贡。太祖封部领为交趾郡王。宋开宝年，丁琏袭父位，遣郑琇、王绍祚、江巨瑝贡金帛、犀象。

### 黎氏遣使

宋太平兴国五年，黎桓篡丁氏，遣赵子爱、张绍凭贡方物。太宗封桓为交趾郡王。

宋景德元年，黎桓遣子黎明提入贡，召至便殿，劳问之，授明提爵。三年三月，桓卒，子龙廷立，遣弟黎明昶与掌书记黄成雅来贡，召升殿，抚问久之。封龙廷以王爵，赐名至忠，授明昶等职名。

### 李氏遣使

宋大中祥符三年，李公蕴篡黎氏，真宗封为交趾郡王。公蕴遣陪臣梁任文、黎再严来贡，授任文等爵命。五年，遣李仁美、陶庆文、陶硕、吴怀嗣来贡，俱授以官。天禧三年，公蕴遣弟李鹤入贡。乾兴元年，又遣李宽泰、阮守强来贡，贺仁宗即位。天圣二年，优诏回赐公蕴钱物，示怀远也。

### 陈氏遣使

大元丁巳冬，大帅兀良合解兵至安南。陈太王遣使陪臣院学士表贡方物。中统二年辛酉，陈太王遣大夫阮深、阮演来贡。四年癸亥，遣殿前范巨地、陈乔来贡象。优诏令安南三岁一贡。

至元三年丙寅，遣大夫杨安养、武桓贡。

至元戊辰岁，遣大夫范崖、周览贡。

至元庚午，遣大夫黎佗、丁拱垣贡。

至元辛未，遣大夫冯庄、阮元贡。

至元壬申，遣大夫童子野、杜木贡。

至元乙亥，遣大夫黎克复、黎文粹贡。会大兵平宋。明年，克复等由湖广还国。

至元十四年丁丑，陈太王薨。子立。遣大夫周仲彦、吴德劭来贡。明年，世祖皇帝命礼部尚书柴椿召世子入见，以疾不行；遣其大夫郑廷瓒、杜国计入贡。留廷瓒于京师。

至元庚辰，再命柴尚书引杜国计还，谕旨。世子惧，遣其从叔陈遗爱代入觐，黎仲佗副之。

至元十九年壬午，世子遣大夫黎努、邓右点来贡。

至元癸未，遣大夫阮道学来贡。

至元壬午间，右丞唆都征占城。甲申冬，朝廷遣使谕世子，假道进兵，俾助兵输粮。世子惧，遣大夫陈谦甫、陈钧赴荆湖占城行省，求缓师，不允。复遣段晏、黎贵入贡。大兵既发，留晏等于京师。继遣阮文翰乞止师。是冬，镇南王大兵临境，以文翰导前，破内傍关，喜，释文翰，还谕其主早附。弗听。文翰乃诱宗子文义侯陈秀嵈挈家归顺。明年，朝廷授文翰中顺大夫，遥授归化江路宣抚使。至元乙酉正月，官兵下罗城。世子遣宗人忠宪侯陈汤，大夫阮锐副之，来请和，即留军中。五月，镇南王以暑潦班师，将锐北归。锐逃，伏草泽。卒伍获斩之。

至元丙戌，遣大夫阮义全、阮德荣贡。朝廷以世子不朝，留义全于京师。

至元丁亥，遣大夫阮文彦、白舍来贡。会王师再举，留文彦等数年，放还国。

至元戊子春，镇南王班师。世子遣近侍官朱修、段可容贡方物谢罪。

至元己丑，遣大夫谭众来贡。明年，世子殁。

至元辛卯，世子遣大夫严仲维、陈子长贡。

至元壬辰，世子遣令公阮代乏、中散何维严来贡。

至元癸巳，遣其相陶子奇、大夫梁文藻来贡。朝廷以被召不朝，留子奇于江陵，立安南行省讨之。明年，成宗皇帝即位，赦世子罪，释子奇等还国。

元贞元年乙未，遣大夫阮孟宪、陈克用贡。

大德元年丁酉，遣大夫阮文籍、范葛贡。

大德戊戌，遣大夫邓不文、武不轨贡。

大德庚子，遣大夫邓霖、阮必来贡。

大德壬寅，遣其相黎克复、大夫陶永贡。

大德甲辰，遣大夫阮若拙、苏欣贡。

大德丙午，遣大夫费木铎、黎元宗贡。

至大元年戊申，遣大夫阮克遵、范敏资贡，贺武宗即位。后薨，子立。

至大己酉，世子遣大夫童应韶、谢大薰来贡。

至大辛亥，遣大夫黎仁杰、武子班贡。

皇庆二年，遣大夫阮文琰、黎时髦贡，贺仁宗皇

帝即位。

延祐元年甲寅，遣大夫邓国用、吴元老贡。

延祐丁巳，遣大夫尹世村、丁观贡。

延祐庚申，薨。世子遣陪臣邓恭俭、杜士逊来贡。

至治元年辛酉，遣大夫莫节夫、赖惟旧贡。

泰定二年乙丑，遣大夫黎老吾、阮维翰贡。

天历元年戊辰，遣大夫阮处乐、谭吾少贡。

至顺元年庚午，遣大夫段子来、黎克逊贡。

至顺壬申，遣大夫邓世延贡，贺文宗皇帝即位。

元统三年乙亥，改至元元年，遣大夫童和卿、阮固夫贡，贺今上皇帝即位。

至元丁丑，遣大夫潘公直、阮必照贡。

至元己卯，遣大夫陈国实贡。

# 卷十五

## 人 物

### 受中国爵命者

吕嘉，越人也。为赵佗相，辅政三世，嘉年已老。男尚王女，女嫁王子，兄弟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得众心愈于王。王上书求内属，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天子许之。赐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黥劓刑，用汉法，使者皆留镇抚之。王、太后欲入朝，嘉谏止，王弗听，遂有叛心，数称疾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先事发，置酒，介汉使者权（介，因也），谋诛嘉。乃会宴宫中。坐间，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是国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嘉觉而避，太后怒，欲纵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称疾，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杀嘉，以是数月不发。太后独欲诛嘉，力又不能。天子闻嘉不听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王已附汉，独嘉为乱，不足以举兵；故遣终军、安国少季往使谕旨。嘉遂反。下令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取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而立越妃之子建德。是时，韩千秋兵未至番禺四十里。嘉击千秋，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大庾岭也），发兵守要害处。帝闻之，命伏波将军路博德统师进讨，攻败越人。嘉等亡入海。路博德遣其故校尉司马苏弘追获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越郎，南越郎官也。都稽，表曰孙都）。

李琴，交州人。汉献帝初平中，宿卫在台，遂与乡人卜龙等，以本郡所举孝廉数寡，正旦诣殿下，称曰："皇恩不平。"上问状，琴曰："南越偏，不为皇天所覆，厚地所载。"乃以茂才一人为夏阳令，孝廉一人为庐江六合令。琴终司隶校尉。

张重，日南人，举计入洛。正旦大会，晋明帝问曰："日南北视日耶?"重曰："今郡有云中者，不必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于民之上。"重为金城太守。

杜弘文，慧度子也。宋文帝命为镇远将军、交州刺史。以宽和得众。袭爵龙编侯。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代之。弘文有疾，被征，自舆就路。或劝待疾愈行，弘文曰："吾仗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况被征乎?"行至广州卒。

杜英策，溪峒豪也。唐德宗时，为安南副都护。

### 仕中国者

杜瑗，字道言，朱鸢人（或云：本属京兆。祖元守合浦，因居交趾）。东晋末，为日南、九真太守。斩前守李逊，州境获宁。帝拜龙骧将军、交州刺史。卢循据广州，遣使通好。瑗斩其使。

杜慧度，瑗第五子也。晋安帝义熙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到，其春，卢循破合浦，径趋龙编。慧度拒循于石埼，循众败走。时李逊子李弈等，奔窜石埼，盘结猺獠。循知弈与杜氏有隙，遣使招之，弈等受循节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军入城。慧度悉出宗族私财，赏军士。自登高舰，掷雉尾焚其舰；以步兵夹岸射之，遂溃；循赴水死。斩循及循父嘏并二子，传首建业。封慧度龙编侯，进号辅国将军。宋武帝永初二年，拜交州刺史。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禁淫祠，修学校，岁饥以私禄赈给；为政纤密，吏民畏爱之。卒，赠左将军。

杜慧期，慧度弟也，为交趾太守。

黎回，爱州人，为洛阳尉。

姜神翊，爱州人，为舒州刺史。

姜公辅，神翊孙，挺子也。唐德宗朝，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翰林学士。岁满当迁，以母赖禄而养，求为京兆户曹参军。公辅高材，每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朱泚还京师，公辅谏曰："陛下不能坦怀待泚，不如诛之，养虎无自遗害。"帝不从。俄而泾师乱，帝自苑门出。公辅叩马谏曰："泚尝帅泾原，得士心。向以朱滔叛，夺其兵权，居常怫郁。请驰捕以从，无令群凶得之。"帝仓卒不及听。既行，欲驻凤翔，倚张镒。公辅曰："镒虽信臣，然文吏也。所领皆朱泚部曲，渔阳突骑，泚若立泾原为变，非万全策也。"帝遂之奉天。有言泚反者，请为备守。卢杞曰："泚忠直笃实，奈何言其叛，伤大臣心？臣以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劝泚奉迎乘舆者，乃诏诸道兵距城一舍而止。公辅曰："王者不严羽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而士马处外，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之。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幸梁州。上长女唐安公主道薨，上欲造塔厚葬之。公

辅表谏，以为山南非久居之地，且宜俭薄，以济军中之急。上谓陆贽曰："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贽曰："公辅官谏议，职宰相，献替宜其务。本立辅臣，朝夕纳谏，微而弼之，乃其所以。"帝曰："不然！以公辅才，不足以相，而自求脱。朕既许之。内知且罢，故卖直售名。"遂迁太子左庶子；以母丧解，复为右庶子。久不迁。陆贽相，公辅数求迁官。贽密谓曰："丞相窦参尝谓为公拟官屡矣。上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帝问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参言为对。帝怒，贬泉州别驾，遣使责参。顺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

姜公复，公辅弟也。终比部郎中。

## 名人

廖有方，交州人。柳子厚《送诗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今廖生刚健重厚，孝悌信让，质内而文乎外，其于诗文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果能如是，则吾不谓之恒人，实亦世之所罕也。

安忠王，李氏宗室也。好学宽仁者。门士名末下，谈谐滑稽，每抵牾之，不以为介。安忠舟行，夜泊桥下。闻歌者曰："□□□而风冷冷，□衣无着常耿耿，时光迅速老催人，百事无成谁复省。"乃豁然顿悟，弃家修学成道。

威明王，李氏宗子也。随李圣王攻占城，道过布政。威明以楯鼻戏扬砂碛，倏尔成山。又以剑截瓮中断，而水不泄。观者惊异。兵还，卒于布政。郡人哀之，立祠，祭祷辄应；郡有攘窃者，即立死，民谓威明殛之。俗于郡人至今道不拾遗。

黎晓，爱州冰山乡人。少雄勇。昔古碑、谭舍二鄙争地界，以兵相向。晓谓古碑人曰："我独能击。"众父老惊讶，具酒馔食之。晓一饭数斗，饮且过量。既而挑谭舍战，晓耸身拔树横击，损伤者众。谭舍大惧，还古碑田。李王闻名，用为将。有外敌巨舶至海口，将图其国。晓请治舟百艘，载铦首巨木，贼进，晓驾木击破贼舟，敌人溺死。王嘉赏之。晓曰："爵不欲，愿得立冰山上，远掷大刀，验刀堕官地内，赐以作业。"王从之。晓登山顶一掷，远数十里。刀堕多縻乡，即以赐之。晓砍久槁木二，倒植为界，木生枝，成大树。高低大小，轮囷皆然。夏热，行者休其下百余人。木开白花，胜木绵。乡人采之，以作寒服。晓殁，乡立祠祀之，祷辄灵。国或将难，祠中夜闻戈甲声。果应。

陈览，李圣王近侍官也。王构阁江中，听草堂国师传法。览藏身筏下窃听。王觉，欲以枪梭钬之。师止曰："彼亦有缘，毋庸杀也。"即授览以水法。王游海道，命览掌膳。览以食器投宫中，凡至泊所，器即涌舟侧，取供膳。王又训令具巨木，览一夕至百株，乃命匠断木，流血，入水去。

陈遂，陈太王甥，国封威文王。聪明好学，自号岑楼，有《文集》传世。诗云："古来何物不成上，死后惟诗可胜金。"挽侄文宪侯云："山岂忍埋成器玉，月空自照少年魂。"遂年二十四卒，国人惜之。

陈普，太王用为左藏，迁翰长。尝作《越志》。

黎秦，爱州人，温恭博学，太王府为翰长。丁巳冬，随王拒兀良合觯，兵败。兴王并马驰至。获具反树。有范具只领兵救王，官兵杀具只。太王走免，至泠美津，才登舟，骑兵追至，乱射王；秦以舟板翼之，仅免。以功封秦为保文侯，入内判首。

黎休，才行俱备，为昭明王傅，迁检法官。修《越志》。

## 节妇

金节妇，安南贼帅陶斋亮母也。常以忠义诲斋亮；顽狠，又不受，遂绝之。自田而食，自绩而衣。州里请焉，唐大历初，诏赐两丁侍养，令本道四时抚问。

万春妃，姓名未详，父母居万春里，因名焉。少清淑，长将嫁同里文士萧雅。国主闻其美，纳入宫中，宠幸为次妃，十载余。而万春独念萧之聘，虽居宠贵，非志愿也。尝托疾求出宫医疗，国主许之，俾还故里。时雅已入仕，有政绩，擢清化府路安抚使。解任归，丧偶。由是，妃与雅复为夫妇如初。仅十年，雅卒，停柩于家。每以卜葬无期，日夜抚棺号泣，三年气绝而死。国人哀之。

## 方外

梅圆照禅师，尝作参从题诀，略云：一日堂前坐次，忽有僧问佛之与圣，其义云何？曰："篱下重阳菊，枝头淑气樱。"多类此。

空路、觉海二师，尝入大国化铜铸钟。归得神人拥舟，一夕，抵故山，遂铸大小二钟于普赖山寺，撞之，声闻他境。传知中国。未几，其大者入排滩。汉涨雨涌水上。僧恐小者亦去，乃以铁钉之。尚存（俗传空路能腾空，觉海善屏水）。

草堂，随师父客占城。昔李圣王攻占城获之，与僧录为奴。僧录作语录置上而出，师窃改之。僧录异其奴，闻于王，遂拜为国师。

徐道行，儒生，好吹箫，日与友登临幽赏，夜读书达旦。一日，入佛迹山，见石有古足迹，乃引足履其上，如一。归别其母，入山中结庵修道。李王乏嗣，命名僧祈之，有一僧者不与，以术厌国。王闻，捕境内僧，师亦下狱。宗子力救师免。宗子曰："我亦无嗣，请师为我祷。"乃语宗子："遣夫人入浴室。"师过室外，夫人感而有孕。及产，宗子召师，已坐化。夫人乃生一子，奇伟。李王以为嗣。师肉身今尚存。

戒珠，戒行精严，祈雨辄应。陈太王尝置瓮庭中，师致雨盈瓮，内外无涓滴。王加礼之。

还元，儒人，学佛又归俗，尚国姑瑞姿。陈太王封为列侯。常律瑞姿以正，由是反目。寻为道士。工诗赋，爱游泉石。王命为道录（俗呼道录侯）。

## 叛　逆

征侧，交趾麊冷县雒将女也。其夫诗索，朱鸢县雒将男也。后汉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怒，与妹征贰反，攻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马援斩之。

赵妪，九真军宁县女子。少不嫁。乳长三尺，置于背外；着金楇齿履，乘象头，与敌战；居山中，聚党为盗。交州刺史陆胤诛之。

李贲，交州土豪。梁大同初，武林侯萧谘为刺史，严刻失和。贲反。谘奔广州。贲僭号、置官，建万春台居之。武帝命刺史杨瞟、司马陈霸先讨平之。

杨清，交州人，唐开元间为驩州刺史。都护李象古忌之，召为牙将，郁郁思乱。会黄家洞叛，象古授清兵助讨；清与男志烈还袭象古。寻为桂仲武斩之。

侬智高，广源州人。其先全福，知傥犹州；弟全禄，知万崖州；俱服役交趾。一日，全福杀全禄而并之。李太王怒，举兵掳全福及子智聪以归。其妻阿侬，嫁交趾商人，生智高，年十二，杀其父，曰："天下岂有二父耶？"因冒侬姓。久之，复与其母出据傥犹州，建国曰"大历"。交趾拔之，释其罪，使知广源州。居四年，内怨交趾，袭据安德州。宋仁宗皇祐元年，智高僭称南天王，改年景瑞。皇祐四年夏五月，陷邕、横等州，伪建南天国，僭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赦境内；其党黄师宓称中国官名。于是进围广州，五十余日不克，复还邕州。秋九月，命狄青讨之。五年春正月，青大军至宾州。一昼夜绝昆仑，出贼不意，陈归仁铺。智高布陈以拒，青击破之。智高复趋邕，是夕烧城，走入大理国。迟明，青按兵入城，枭师宓等首，收金帛牛马巨万；获其母阿侬，及弟智先，子继宗、继隆，槛至京。后智高死，乃悉弃市（初谣曰："侬家种，枭家收。"今符之）。

## 物　产

田土（任延云：田种白谷，五月作，十月登；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所谓"国税两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麻粟地挟种秈，麦无之）。

蚕桑（刘欣期《交州记》："一岁八蚕茧，出日南。桑则大小二种：小桑孟春培之，枝叶繁茂。自三月至八月，皆养蚕，收丝事织。"）

盐（煮海取盐，其白如雪，边民服役安南者，皆盐铁利也）。

黄白金（富良、广源等州，虽产金银，而采金户苦其役纳不足，则贸诸他州输之）。

明珠（蚌生东海，监采官祷其神，辄获大珠。海贾云："中秋有月，是岁珠多。"孟尝守合浦，先时太守多贪秽，采求无厌，珠渐徙于交趾。尝到官，易前弊，求民利病，去珠复还。民称为神明。陶弼《还珠亭诗》："合浦还珠政有声，使君方似古人情。胎中蚌蛤珠常满，泽下鱼龙睡不惊。"唐贞观四年，林邑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词不顺，请讨之。太宗曰："好战者亡！如炀帝、颉利，皆所亲见。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也！"）

珊瑚（赤黑二种，在海直而软，见日曲而坚。汉初，赵佗献赤珊瑚，号"火树"）。

丹砂（晋葛洪欲炼丹，求为勾漏令。杜诗云："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

玳瑁（状类龟而壳稍长。六其足，后两足无爪）。

香（古载，日南有千亩林，产名香。《南越志》："交州有香木，欲取先砍，待经年皮烂，取木心及节，坚黑。沉水者为沉香。浮者为鸡骨，一名半水。粗者为栈香。"）

金颜（一云甘麻然，俗烧辟邪）。

排香（以根合台佳）。

香附子（一云鸡头，海岸者佳）。

降真香（久年者胜）。

安息。

蜜。

蜡。

铅。

铁。

锡。

桂（皮薄肉厚）。

紫草（中洲载：麒麟紫草物蚁之所造，如蜂作蜜。紫草色赤而黄，似松枝。《交州志》："紫草与血竭俱出于交，而非一物明矣。"《本草》云："二物主五脏邪气，止痛破血，厚全疮。"）

诃黎勒（中州载：出交、爱，花白，子似栀，皮肉相着，气味苦温无毒，主治冷气心腹胀满）。

常山（二种，俗名黄刀、白刀）。

蒲黄（刀伤，以末干敷则愈）。

阿魏。

茶（古载：出谅州古都县，味苦，难为饮）。

薏苡（马援征交趾载归。能化五溪遗毒。坡诗云："伏波饮薏苡，御瘴传神良。能除五溪毒，不救谗言伤。"）

风姜（切片，贴额左右，止头痛）。

火姜（色稍紫，俗独用为酒曲，绝美）。

高凉姜（本出高凉，交州亦有之，雷州产者佳。江左曰"杜若"。味大温，治积冷腹痛。锉末微炒，米饮调服，霍乱吐泻，用五两重，煨热击碎，净洗入酒一升，煮三五沸，服之立效。益声气，好颜色。豪家煎汤饮之）。

黄姜（《本草》：海南生者曰"蓬术"，味辛苦，大寒无毒，主治心腹结积，除风热，消痈肿，生啖治

气。《千金方》：治疮癣始生积痒。以一两重，入桂酸三两，作末，醋汤调下）。

郁金（味辛苦寒，主治血积，下气，生肌止血。刘禹锡云：单用，治女人宿血气、心痛冷、气结聚。温醋磨服。病后为末，调粥食）。

通天犀（刘欣期《交州记》："犀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有二角，鼻上角长，额上角短。"《异物志》："角中时有光耀白理如线，自末达本为通天犀。"）

辟水犀（旧传，安阳王有七寸文犀。战败，投犀于海，水开，王入水免祸）。

辟寒犀（唐开元二年冬至，交趾进犀角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请金盘置殿中，温温暖气袭人。上问其故，使者对曰："此辟寒犀也。"隋文帝时，尝进一株，至今上悦，厚赠之。杜诗云："金盘犀惟慎。"）

象（林邑出象，其置还于占城。俗以象驮载。今有布政郡，乃古日南象林县也。土豪杀令，立国曰林邑。宋理宗时，安南贡象，公卿上表贺，太学生献诗："三象都来八尺高，江潮万里几民劳？公卿尽上升平表，惟有鲰生诵旅獒。"至元丙子，朝廷平宋，驿桂始近，安南屡贡焉。雄者两牙，雌无之，力宰于鼻。王命人物以斗胜负。取象者以驱其雌入山，后以甘蔗诱其雄至，设阱以陷。初甚咆哮，收教之，渐解人意。过礼节，牧奴以锦覆象背，令跪拜。国主丧，则被金鞍，流泪成枸。性极灵，居山林，每雄拥雌四五十以为强。好饮酒以鼻，穿山民壁，饮尽而气不损。若二者行，得一物而均分之。喜浴于江，月夜戏浮于水。及归林，民从后击锣鼓，喊闪惊之。群象争走，径路狭处，陷沟壑不能起，民刺杀之。其牙纹色净丽，自死及退落之牙不以为贵。林邑人杀象，象怒，布阵以围人；人斫树，取衣挂树枝，缘它树而走；象见衣，以为有人，以鼻汲水灌树，其枝倒，不见人，怒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而死。肉粗，连皮煮易熟，牙笋、足掌肉稍佳）。

兕（《交州记》："出九德，生一角，长二尺。"汉灵帝时，九真献为奇兽。至元间安南尝贡焉）。

白鹿（晋元康初，白鹿见交趾武宁县。宋文帝元嘉末，交趾献白鹿）。

潜水牛（《交州记》："勾漏县有潜水牛，斗则角软，入水则复坚。"）

猩猩（《南中志》：狗形人面，在山谷中，行无常路，百辈为群。人以酒并草履数十相连结，置于路间。猩猩见之，即知其人先祖姓名，呼而骂曰："奴欲张我。"亟舍去。已而复还，相呼尝酒，着草履。进三升，大醉；醉，履辄绊倒；倒即擒之。昔人饷封溪令，令问："有何物？""猩猩、酒及仆耳！"）

狒狒（郭璞云："出交州山中，状如人面，长背黑身，有毛及踵，被发，迅走，食人。见人则笑。"左思云："狒狒笑而被格者也。"）

蚁子盐醢（古载：交州溪洞首长，多收蚁，盐以酱，非官各族亲，不得交接。《郊特牲》称，服脩用蚁盐。《祭统》云：陆产之醢，谓蚳蝝之属也。《周礼·醢人》，馈食之豆，有蚳蚁子也。范蔚云：中国失，求之四夷，非夷诒也。）

# 卷十六

## 杂记

唐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安南所送进士不得过八人，明经不得过十人。按唐式职方之掌，安南都护与峰等州，捉搦陆路，勿令真腊国人来□□市器仗及马。入藩，岭南溪峒有生梗处须镇压者，交、广、邕、桂、容五都督，每三年一度，领兵巡压，至时仍以状奏闻。诸边郡须有接行及引接诸藩仗首领应备仪式者，蜀郡、南海、安南各听三百骑以下。桂、广、邕、容、安南、黔南等都督府管内首领，有强宗部落大族，问取甲兵头数，及父兄具景行干能、文武才略，每年各以名闻，应追宿卫，量事处分。

安南桂管等官身及家口赴任，给传乘：一品（马十四、驴十头）；二品（马九匹、驴九头）；三品（马八匹、驴八头）；四品五品（马四匹、驴四头）；六品七品（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马一匹、驴一头）。

口少者准见口给之。

《掖垣丛志》云："四夷君长内属者，若封王爵及建节，惟夏州、交趾入学士草制，余则否。"

《史通》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未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炳裁书，则磊落英才，灿然盈瞩矣！向使二贤不出，两郡无记，则边郡之君子，何以闻于后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较其优劣哉！"

《陆宣公奏议·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岭南节度经略使奏：'近日舶头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庶免隐欺希颜。"奉宣圣旨宜依者。远国商贩，唯利是求，绥之则来，扰之则去。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曾无内讼之意，更兴出位之思。玉毁椟中，是将谁咎？珠飞境外，安可复还！《书》曰：'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今既欲如此，宜其殊俗不归，况又将荡上心，请降中使，示贪风于天下，延贿道于朝廷。黩污清时，亏损圣化，法宜当责，事固难依。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缘军国所须，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职，孰敢阙供！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殊失至诚之体，

又伤贱货之风。望押不出。”

## 柳子厚为安南杨侍御祭张都护文

维年月日，故吏（某职）官（某）敬祭于故都护御史中丞张公之灵：交州之大，南极天际。禹绩无施，秦强莫制；或宾或叛，越自汉世。圣唐宣风，初鲜宁岁，稍臣卉服，渐化椎髻，卒为华人，流我恺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继，勤劳远图，敷赞嘉惠。铜柱南表，前功载修；空道北出，式遏蛮陬。梯航连连，旌旆悠悠，辐辏都会，皇威以流。方荷天宠，宜公宜侯。声驰帝乡，魄降炎州。呜呼哀哉！公昔试吏，时推清能；公昔乘轺（音遥，使者车。谓公为安南经略巡官也），人知准绳。缧縻以安，征赋用登；柱史稍迁，郎曹继升。程功佐理，海裔斯澄。乃纪南方，专任是凭，礼分五玉，恩锡百朋（《尚书》：“修五礼五玉。”《毛诗》：“菁菁者莪，锡我百朋。”注：“古货贝，五贝为朋。百朋，言得禄之多。”）开府辟掾，群英攸属。顾兹陋微，敢厕甄录。既受筐篚，载加命服，赐有楚冠，用惭豸角。（胡广曰：《左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或谓之獬豸冠，一曰柱后惠文冠，执法者服之。《续汉志》云：獬豸，神羊，能别曲直，王尝获之，故以为冠。）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视险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宦，爰滞中途，流连隐忧，言念涕濡，子侄莫在，使命顿殊。兢魂吊影，敢废斯须！情留江徼，梦结天隅。恩切有裕，义乖从役。顾慕长恸，展转增惕。膂力犹在，中肠屡激。方俟消忧，永期投迹。谦德不福，法星降灾，廷悬遽彻，（《礼记》：大夫无故不彻悬。注云：悬，乐器，钟磬之属。《正义》曰：无灾变则不去乐也。）驲讣爰来。抚躬益恨，循顾增哀。瞻容莫及，报德何阶？辅车北辕，（辅，载柩之车，盖大夫以布，士以苇席。辅，七见切。）申奠克谐。望拜徒至，音尘永乖。南州斗酒，（《后汉·桥玄传》：曹操祭玄墓，文曰：斗酒只鸡，过相沃酹。）庶写幽怀。

唐郑畋，字台文，僖宗朝为相。初，交、广、邕南兵，旧取岭北五道米，往来饷运之，船多败没。畋请以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韦荷，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缗，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后以王师甫为岭南供军副使，师甫请兼总兵，而加献钱二十万缗。畋曰：“荷且有功，而师甫以利啖朝廷，谋夺其兵。不可。”罢之。

宋许仲宣，字希粲，青州北海人。举进士，中等；解褐，曹州主簿。初调，引对于便殿。太祖闻其名，擢授太子中允，知北海军，及征南马步军转运使。太宗兴兵讨交趾不利，仲宣以交趾炎热瘴疠，士卒未战死者十二三，虽得之不能守，抗疏极陈其事。又恐论奏稽缓，即以便宜从事，罢其兵，屯诸郡；开库出缗钱，赏赐士卒。自劾矫诏之罪。太宗嘉之，降玺书褒谕。仲宣即草檄以谕交州，渠帅遂欲送款内附，修职贡。迁仲宣谏议大夫，领军使如故。

宋杨友，绍兴初，为钦州太守。以交趾贡使争田地界，友植铁枪于庭曰：“若必要地界，请鏖战一场。”交使惕息而退。其邦人犹志之，呼为“杨铁枪”。

大元延祐七年，海南穷民掠百姓女子入安南，鬻为婢。国主闻之，遣人擒获，追其元鬻人口，遣使送还海北海南元帅府。

## 历朝名贤杂题

### 陆士衡赠交趾刺史顾秘公贞

顾侯体明德，清风肃已迈。发迹翼藩后（藩后，元王也），改授抚南裔。伐鼓五岭表，扬旌万里外。远绩不辞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犹萦带。惆怅瞻飞鸾，引领望归旆。

### 沈佺期贬驩州　二首

尝闻交趾郡，南与贯胸连。四气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尉佗曾驭国，翁仲久游泉。邑屋遗氓在，鱼盐旧产传。越人遥捧翟，汉将下看鸢。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别离频破月，客鬓骤催年。昆弟推由命，妻孥割往缘。梦来魂尚扰，愁委病空缠。虚道崩城泪，明心不应天（又，度海入龙编）。

自昔闻铜柱，行来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犹隔道明天。雨露何时及，京华若个边。思君无限泪，堪作日南泉（初达驩州）。

### 权德舆送都护裴泰

忽佩交州印，初辞列宿文。莫言方任远，且喜主忧分。回转朱鸢路，连飞翠羽群。戈舡航涨海，旌旆卷炎云。绝徼褰帷识，名香夹毂焚。怀来通北户，长养洽南薰。暂叹同心阻，行看异绩闻。归时无所欲，薏苡或烦君。

### 皮日休刺都护李琢虐政民叛

南方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流为中夏辱。懦者斗即退，勇者兵乃黩。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痈，分为猛士禄。雄健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作一川肉。时有残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盛山谷。谁能听鼓鼙，不忍看金镞。吾有制胜术，不奈贱碌碌；贮之胸臆间，惭见许师属。自嗟胡为者，得蹑前修躅。家不出军租，身不识部曲。亦衣许师衣，亦食许师粟。方知古人道，荫我已为足。念此向谁羞，悠悠颍川绿。

### 韩愈越裳琴操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于彼为。自周之先，其艰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后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临孔威，敢戏以侮。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

海既均，越裳来臣。

### 许浑登尉佗楼

刘、项持兵鹿未穷，自乘黄屋岛夷中。南来有国任嚣力，北向称臣陆贾功。箫鼓尚陈（宋本作存）今世庙，旌旗犹锁（宋本作镇）昔时宫。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

### 李郢送人之岭南

关山迢递古交州，岁晏怜君走马游。谢氏海边逢姹女，越王台上见青牛。蒿台月照啼猿曙，石室烟含古桂秋。回首长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

### 张籍山中赠日南僧

独向双峰老，松门闭两涯。翻经上蕉叶，挂衲落藤花。甃石新开井，穿林自种茶。时逢海南客，蛮语问谁家。

### 司马题伏波庙

汉令班南海，蛮兵避郁林。天涯分柱界，徼外贡输金。坐失奸臣意，谁明报国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烟深。

### 曾渊子客安南见进奉使回口占

安南莫道是天涯，岁岁人从蓟北回。江北江南亲故满，三年不寄一书来。

# 卷十七

## 至元以来名贤奉使安南诗

### 侍郎李思衍两山

#### 世子燕席索诗

乾坤气运会贞元，皓月腾空息瘴烟。北阙星驰新诏命，南交春转旧山川。存诚乃可必事帝，保国无如是畏天。光觐紫宸归化锦，山河带砺保千年。

#### 世子和前韵有自顾不才惭锡土只缘多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韵

雨露汪洋普汉恩，凤衔丹诏出红云。拓开地角皆和气，净挟天河洗战尘。尽道玺书十行下，胜如琴殿五弦薰。乾坤兼爱无南北，何患云雷复有屯。

#### 行赆有礼辞之世子举陆贾事亹亹见爱谢绝以诗

丝誓南来奉玉音，九重恻怛为民深。蜀人爰命相如檄，越使何求陆贾金。冰雪孤忠臣子事，乾坤生物帝王心。后今但得天从欲，航海梯山岁贡琛。

#### 观　棋

地席跏趺午坐凉，棋边袖手看人忙。槟榔腊□又春绿，送到谁家橘柚香（安南柚花甚香，如茉莉，岭北所无）。

### 儒学提举徐明善

#### 佐两山使交春夜观棋赠世子

绿沧庭院月娟娟，人在壶中小有天。身共一枰红烛底，心游万仞碧霄边。谁能唤醒迷魂着，赖有旁观袖手仙。战胜将骄兵所忌，从新局面恐防眠。

### 尚书张显卿

遥望苍烟锁暮霞，市朝人远隔喧哗。孤虚庭院无多所，盛茂园林只一家。南注雄津天汉水，东开高树木棉花。安南虽小文章在，未可轻谈井底蛙。

### 尚书梁贡父

#### 吃荔枝

一日二日香色异，千里万里驿程递。皇朝本为责包茅，不作汉唐无益事。

### 郎中陈刚中　二首

老母越南垂白发，病妻燕北待黄昏。蛮烟瘴雨交州客，三处相思一梦魂。

#### 离交州与丁少保

一雨随车洗瘴烟，大鹏还击水三千。南来未了维摩病，北度空思达摩禅。使节寻常铜柱外，天威咫尺玉阶前。临岐握手无他嘱，留取丹心照万年。

### 侍郎李仲宾

#### 和洞妙自真世子韵

笋芽先自称龙种，文彩斑斓出土新。一日朝天便成竹，此君百倍越精神。

郎中萧方崖

即席和世子韵

春风花雨落宾筵，送子归期看着鞭。从此安南成乐土，小心长与戴尧天。

侍郎李景山

来从日下到天涯，九万扶摇快一飞。率土皇风初浩浩，去程春日正迟迟。人心天意谁能问，历数讴歌自有归。明代保民如赤子，不须忧国重颦眉。

郎中杜希望

天诏飞来彩凤衔，绣衣持节使安南。翱翔幸得从龙便，矍铄元知上马堪。异域江山归杰句，小邦臣子听高谈。还朝不辱君王命，茅屋青山分贰甘。

郎中文子方

至治龙飞帝泽新，海邦万里使华临。中天日月颁王正，下土风雷耸德音。敬慎不言藩国礼，迩遐无外圣人心。须知物物关人意，不在梯航远贡琛。

赠世子太虚子

文章世子玉为神，冠服雍容古佩绅。仙苑露葵初向日，海州琼树独留春。历阶再拜钦明诏，式燕多仪礼上宾。从此君臣保民社，主恩长畀越南人。

郎中杨廷镇

答太子世子韵

奉旨遄驱海上山，朔风初作瘴烟寒。关河动色先春意，倪旄归心尽欢颜。诗咏白狼周德广，书驰丹凤楚天宽。好乘奕世摅忠悫，独励丹忱对两间。

郎中赵子期

和太子世子韵

三山瀛海雪涛深，税驾尘寰一降临。鸣鹤在阴元有子，闲云出岫本无心。国中调燮多余暇，笔底经纶自好音。昨日离筵相接近，情怀恋恋酒频斟。

郎中智子元　二首

答世子韵

嗣圣登皇极，深衷念远臣。九重颁正朔，万里起经纶。日月中天曙，风烟绝域春。仁恩同一视，珍重爱斯民。

安南喜雨

丹凤衔言下九霄，遐荒氛气已潜消。乾坤雨露通元气，海岳风云逐使轺。杨仆楼船何用入？马援铜柱不须标！欲知圣泽涵濡远，看取村村满绿苗。

广州教授傅若金　佐尚书铁柱等

使安南二首

冬入安南国，云迎使者轺。郡闻秦日置，柱念汉时标。江路篁犹箨，山田稻始苗。恩波涵远近，行役岂辞遥。(用本集校。"始苗"，本集校)。

志　喜

元统三年颁正朔，诏书远到极南开。使旌逾岭青云动，仙盖临江白日回。谕蜀岂劳司马檄，朝周终见越裳来。还家耆旧应相问，文化如今遍九垓。

## 玉堂诸公赠送天使诗序

翰林学士李谦受益

送尚书柴庄卿序

至元十五年，安南国王上表，托以邻境侵虞，不克躬觐。王殁，世子不请命而自立。朝廷议遣使而难其人。适金齿安抚使柴公庄卿自云南至，大臣荐其材，上召问。其父兄皆旧臣，且辞意慷忾，熟彼风土，即日拜礼部尚书奉使，仍赐银、衣、弓矢、鞍马，以宠其行。庄卿至安南，且宣上意，开谕再三，执迷不悟，卒无来意。庄卿归。上言不忍加兵，诏谕冀一来。三年三往返。是岁入觐者陈遗爱，国王之弟、世子之叔父也。上曰："世子拒命，国人何罪焉！宜以遗爱为主，以抚绥其民。"乃授册命。仍授庄卿宣慰使、都元帅，将兵卫送遗爱还国。将行，翰林诸公皆作诗送之。仆承乏翰林，凡诏书申谕表章，上来者皆与闻之；遂为之叙其事而赠之言曰：自古非有才之难，而择才之不易。今主上知庄卿纯茂辩给，弘毅博洽，足以任重致远，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故寄之以阃外，委之以绝域，凡师旅之事，得以专制之。而又以振文李公为之贰、丕贰李君赞其幕，其择材也审矣！庄卿行，其无负圣天子选任之意，其无愧诸公期望之辞，抚循招辑，实在兹行。余数日候公于都门之外而贺曰："终军、陆贾，勿专美于前矣！"至元十八年十一月　日。

翰林学士承旨王磐鹿庵诗

单车奉使柴尚书，龙潭虎穴坦如途。丹青明著使外国，不减汉朝张与苏。共山李生有志谋，乐执鞭弭同驰驱。但愿皇恩弥宇宙，不须珍异输天都。

翰林承旨高唐阎复子静

柴侯身许国，志意何深淳！昆弟死绝域，渥洼双玉麟。谈笑万里侯，剑气凌青云；畏途走康庄，异俗

犹四邻。至元净遐荒，包茅贡来臣。奈尔三不朝，废置良有因。鳞介易衣裳，岛夷主兵民。威仪不胜用，仰辅吾仁君。

### 翰林学士王构肯堂

定远归来拜上卿，又持鳞海间南行。使星遥照苍龙野，驿骑相挽鸿雁程。湖雾岛烟开夙瘴，狼食鼠窃避先声。马前领取安南长，未结中原父子盟。

### 翰林学士胡祗遹绍闻

炎方一万里，轩盖几回来。海徼称忠节，江神识俊才。奇勋能竭力，大阃欲谁开。竹帛垂名字，人生亦快哉！

### 集贤学士梁曾贡甫

铁石孤忠付白麻，六朝人品五侯家。已全苏武天边节，又得张骞海外槎。诗笔强凌铜柱月，归鞭正及越城花。安南虽小文章在，未要轻谈井底蛙。

### 国博建安王载

金石丹忱动藻旒，马谙旧路壮英游。车无薏苡廉声著，贽有包茅职贡修。指按地图朝北阙，口传天诏到南州。此行不待长缨请，好继班生万里侯。

### 学士王之纲子惟

三锡恩醲山重聪，弟兄联璧姓名同。一门忠义古稀有，千载宠荣谁比隆！壮岁已知酬素节，遐方元自仰高风。里闾闻望从兹盛，更著垂名竹帛中。

### 燕山庾恭

人说交州最极边，何劳定远一挥鞭。虎睛耀日黄金券，凤口衔香玉版宣。孤剑辟开千嶂路，片帆飞过九溪烟。此行识得君王命，要补西南半壁天。

### 王希贤

将门贵胄幽并豪，志节凌云万丈高。金虎分符重恩宠，泰山一掷轻鸿毛。长缨致越非难事，寸舌强秦君不劳。万里乘风君好去，愧将囊笔老吾曹。

### 夷门李清　二首

行人捧檄过南柯，宛胜当年马伏波。服远自应文德在，五溪何必动干戈！

殊音异服岂无情，亦解逢人说太平。我有一言君试听，古来定远是书生。

### 李　宏

车轨文书海外同，安南元在版图中。九天远遣皇华使，万国同朝紫极宫。博望重来人更喜，桂林初复路还通。中原春好花如锦，不必淹留到□桐。

### 河南侯宗礼

跪拜天朝列上卿，又持鳞节郁林行。数行丹诏千钧重，万斛明珠一哂轻。正要襟期量湖海，不须辞气吐纵横。安南世子无多虑，早早连镳入帝京。

### 章怀侯谦

驿路秋风马足轻，虎符斜插绣衣荣。丹心报主惟忠义，金紫盈门显弟兄。此去暂持苏武节，归来定有伏波名。徒劳我辈真堪笑，终世区区儿女情。

### 翰林承旨九门董文用送李两山二绝

几载鲸波战燧红，老臣一语百蛮通。如天自是吾皇福，闲在高楼八面风。

东浙生民望紫翁，□□心事与天同。好持一卷《交州稿》，刻在天台雁荡中。

### 翰林承旨高唐阎复

往年衔节使荒遐，风节堂堂众所夸。万里朱崖鳞介北，一星银汉斗牛槎。转输已息江南郡，烽燧还清瘴海涯。垂橐归来见天子，又携恩诏抚皇华。

### 翰林学士嘉兴张伯淳

送李仲宾萧方崖序

安南，古越地，虽在九州之外，或以禹旧服也。自昔置刺史，若守若牧，有地有治，教化所及。故其俗知文物，当不昧于尊君亲上之义。而自入皇元职方氏以来，其于事君亲上之义若未究焉，使者所以相属于道。夫以堂堂国家，于里志之地，顾有所遗哉！大抵柔远，惟德与威，德者圣人所先；威者圣人所不得已。舜敷文德于两阶，文王修教而因垒，皆时也。今天子六龙正御，大霈解泽，不以安南远服而外之，谋所以布宣德音者。于是以礼部侍郎李君仲宾实使，而以兵部郎中萧君则平为辅行。于乎才选也。人谓此行为易，余独以为难！奚言其难？向者谕旨于是邦，孰不晓以君臣大义与祸福利害之机？彼挟其惧心以听，则言易入；不然，归而报闻，吾尽吾职，国家固自有以处。今二君涉跋数千里，播尺一书，开其自新而已。倘于于而去，于于而来，是夫人而能为传，安事我辈？况人情积惧之余，一旦自拔于无过，则不胜喜。然喜者玩之萌也！吾就其所喜，而能使之；舍其迟回不决之旧，而新是图，斯不负皇华礼乐之遗。仲宾尝班尚书郎，则平当二刑狱；使者平昔所学、所行何事？今行矣！有匪躬蹇蹇之操，无入直刺刺之态，其人能办人之所难，决然无疑矣。余客中，不堪听《阳关》，不能效儿曹，作加餐相忆语。姑叙以识别。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朔日，书上都玉堂之署。

内翰杨载仲弘

送李侍郎

九秋天色晚，万里送君行。马首寒云起，腰间宝剑横。奉扬天子诏，慰答远人情。直渡蛮江水，炎氛一日清。

翰林承旨董文用

送萧郎中

乌台空发行台封，司农一载归鳌峰。十常八九不如意，人生处处欢相逢。帝膺天命念赤子，楼舡未忍征蛮赉。古来每重皇华选，萧君礼貌先雍容。文学语言当此举，宰相见之皆悦从。安南小邦等鳞介，早赴绛阙朝真龙。

翰林承旨信世昌

选材特旨赴轺车，六一先生共里闾。星丽秋旻新宠数，风清瘴海旧名誉。两阶干羽修文日，万里梯航听诏初。此语端能动殊俗，涂山玉帛不踌躇。

集贤学士河东宋渤　二绝

尧仁穆穆若闻诏，宽制颁新出治朝。高选俊英持节去，今知初不间荒要。

海滨诸越自浮沉，本不须频诏使临。尽报两班征戍去，太平长御汉文心。

翰林学士庐山刘岳

喜拜龙形年第一，薰风拂拂柳依依。香含粉署星辰近，恩重皇华礼乐辉。北阙初颁治诏下，南荒愧谢远人归。太平气象弥寰宇，役事言还入紫微。

翰林直学士陈俨

都门祖道挽征骖，歌御星华酒半酣。玉节拜恩辞阙下，金函持诏入安南。新诗定见鸡林重，壮志宁辞虎穴探。谕蜀相如公事了，早回烟棹过湘潭。

翰林应奉滕宾

送李景山词　夺锦标

老气盘空，才名盖世。万里西风行色，人物中朝第一。司马题桥，班超投笔。记承流宣化，早威声，先驰殊域（旧为乌蛮宣慰）。看吟鞭，笑指关河，历历当年曾识？自古人心忠义。百水朝东，众星拱极。铜柱无端隔断，〔瘴雨蛮烟，天南〕天北。莫回瞻丹阙。捧红云，金泥香屑。愿明年，归对大廷。细说〔安边良策〕。

翰林学士欧阳玄

送傅与砺佐使安南

省台交荐尽名公，使者南轺载与同。马自骥群先定价，鹏从海运且培风。橐如陆贾无他宝，柱念文渊有旧铜！此去新诗千百首，时时北望寄征鸿。

艺文监丞揭傒斯

交州万里南国垂，飞诏迎秋下赤墀。昔在汉唐犹郡县，今逢尧舜但羁縻。诗人远佐皇华使，朝士闲吟白雉诗。海不扬波风雨顺，始知文德遍华夷。

博士王沂

光色动南溟，文星逐使星。鸡林传秀句，铜柱勒新铭。落日鲸波白，春风瘴海青。请缨应幕下，拭目待云軿。

宋沂子与

皇帝三年颁正朔，使君万里向交州。瑶池天阔龙光满，铜柱云低蜃气收。陆贾独能持节往，终军因得弃繻游。幕中为惜悬河辩，毛遂归来坐上头（以上诗与鸡）。

翰林侍读学士虞集

送南宫舍人赵期颐

三年颁正朔，五月向南郊。将命方离阙，陪臣已在郊。衣裳鸿羽渐，干戚虎皮包。瘴雾冲风散，泷湍急雨消。朱鸢窥士室，白雉下楢巢。夜浦蛟停织，阳关荔折苞（初鬓□后）。

翰林修撰苏天爵

圣德隆千古，皇威奠九壖。金门颁风诏，玉节使龙编。博雅资专对，才华属妙年。郎中初遴选，省府昔周旋。文治中华盛，仁恩异国宣。清风消瘴雨，丽月净蛮烟。跋涉思铜柱，委蛇跨锦鞴。尧封新正朔，禹贡旧山川。声语时难解，雕题倍可怜。明年春色早，归拜御阶前。

集贤大学士王约彦博

寸舌摧骄悍，忠诚信可施。勋名标柱日，慷慨请缨时。非止包茅贡，终防薏苡私。此行君有策，会见静王师。

# 卷十八

## 安南名人诗

### 陈太王

#### 送天使张显卿张两使其国

顾无琼报自怀惭，极目江皋意不堪。马首秋风吹剑铗，屋梁落月照书庵。幕空难住燕归北，地暖愁闻雁别南。此去未知倾盖日，篇诗聊赠当高谈。

### 内附安南国公善乐老人

#### 山　国

当年扶义出南邦，耿耿丹忠对彼苍。不是文公逃晋难，庶几微子慨殷亡。箕裘未泯先君烈，简策应留后世芳。寰海车书会同日，故家遥记越山长。

#### 大明殿侍宴

班陪玉笋侍红云，日表熙熙瑞气温。万派朝宗沧海阔，众星环拱紫宸尊。雍容湛露歌诗什，仿佛钧天入梦魂。孤孽秋毫皆帝力，愿殚忠赤报深恩。

#### 万岁山侍宴是日值雪

碧汉鸣鸾不动尘，玉京缥绕会星辰。舞回鳌背三山雪，酒上龙颜万国春。物被仁风荣御苑，水涵圣泽溢天津。越南羁旅陪班列，咫尺光昭日月新。

#### 还　国

几年出国杳云砂，身寄狨鞍暂到家。簇簇楼台空日影，盈盈珠翠各天涯。真成东海归辽鹤，敢望南门入郑蛇。人物凄凉何处问？江风吹老荔枝花。

#### 赠天使张显卿使还

西风吹梦到龙编，回首相逢又隔年。马退轻尘还日下，雁随瘦影出云边。四方专对诗三百，五岭归来路八千。尽道朝廷用文士，尚书志气香秋天。

### 三世陈圣王

#### 挽宋臣陈仲微宋亡入安南卒

痛哭江南老巨卿，春风收泪为伤情。无端天上编年月，不管人间有死生。万叠白云遮故国，一堆黄壤盖香名。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太平。

### 四世陈仁王竹林大士　四首

#### 馈天使张显卿春饼

柘枝舞罢试春衫，况值今朝三月三。红雪雕盘春菜饼，从来风俗旧安南。

#### 送天使李仲宾萧方崖

灵液吹香暖饯筵，春风无计驻归鞭。不知两点轺星福，几夜光芒照越天。

#### 送天使麻合麻乔元朗

轺星两点落天南，光引台躔夜绕三。上国恩深情易感，小邦俗薄礼多惭。节凌瘴雾身无恙，鞭拂春风马有骖。鼎语愿温中统诏，免教忧国每如惔。

#### 和乔元朗韵

飘飘行李岭云南，春入梅花只两三。视一同仁天子德，生无补世丈夫惭。马头风雪重回首，眼底江山小驻骖。明日泸东烟水阔，蒲萄嫩绿洗心惔。

### 五世陈英王

#### 送天使安鲁威李景山

躔聚轺光射海涯，拂开泪眼（先世子近殁）睹龙飞。料知炎僥闻名远，敢恨春风照校迟。五岭山高人未渡，三湘水阔雁先归。太平有象烦君语，喜溢洋洋入色眉。

### 六世陈太虚子　四首

#### 赠天使撒只瓦文子方

至治改元新，初颁到海滨。倾心效葵藿，扶病听丝纶。光照岚溪夜，温回草木春。归当再前席，幸不外斯民。

#### 谢天使马合谋杨庭镇

马蹄万里涉溪山，玉节摇摇瘴雾寒。忽睹十行开凤尾，宛如咫尺对龙颜。汉元初纪时方泰，舜历新颁德又宽。更得三公成一款，却添春色上眉间。

#### 再用韵呈天使

九鼎尊安若泰山，时旸时雨瘴烟寒。溥天玉帛归尧舜，比屋弦歌学孔颜。铜柱不烦劳马援，蒲鞭谁复美刘宽！圣恩浩荡慈云阔，化作甘霖满世间。

#### 送天使撒只瓦赵子期

驿骑行行瘴雾深，海边光照使星临。四方专对男儿志，一视同仁天子心。越国山河供杰句，周家雨露播纶音。明朝相隔云南北，今日休辞酒满斟。

### 老国叔昭明王乐道先生　二首

#### 赠天使柴庄卿李振等

一封凤诏下天庭，咫尺皇华万里行。北阙衣冠争

祖道，南州草木尽知名。口衔威福君褒贬，身佩安危国重轻。敢嘱四贤君泛爱，好为翼卵越苍生。

送柴庄卿

送君归去独彷徨，马首骎骎指帝乡。南北心旌悬返旆，主宾道味泛离觞。一嗟谈笑须分袂，共唱殊间惜对床。未审何时重睹面，殷勤握手叙凄凉。

内附封辅义公陈粹山　二首

登岳阳楼

高楼百尺倚云端，扶病登临试一看。望眼欲穷燕塞远，吟肠须贮洞庭宽。乌沉谷口千林暝，龙战波心六月寒。多少羁怀无处话，平芜漠漠水漫漫。

朝京还栾城遇雪

风霰严凝透袖寒，陛前咫尺对龙颜。一言让国声名远，万里朝天富贵还。守土职居南海外，传家心拱北辰间。马蹄奋迅归期好，直到冬深望粹山。

内附安抚使赖益肖

元日朝会

圣日垂光被越南，驿亭宫柳许停骖。车书今混四方一，冠佩咸呼万岁三。香吐翠云龙阙润，酒翻金海凤箫酣。群臣舞蹈天颜近，眷顾恩深雨露涵。

赓参议许公

咏东山飘然楼诗

秋兴亭前月去时，满楼山色索新诗。心如柳絮沾泥早，身似莲花出水迟。经卷已输居士乐，酒樽宜与可人期。倚阑看遍郎湖景，尘俗纷纷总不知。

𤫩　十五首

内附至元甲申，官军入境，世子遣兄子彰宪侯率𤫩等拒之。力弱遂降。

十丈楼舡下粤泷，将军系组列城降。中朝一统有今日，南国小臣如此江。自入羽毛州赋后，须忠鳞介土飞光。当年百岁秦佗老，何事诗书滞一邦。

朝　会

万国衣冠拥建章，黄金满袖带天香。祥开黄道乾坤阔，瑞拱红云日月光。圣寿松椿元不老，臣心葵藿自难忘。只今举似封人祝，历世尧仁宝运长。

喜　诏

黄鸡催唱晓玲珑，尺五飞来紫禁中。遂使尧言布天下，始知汉诏感山东。金瓯已付经纶手，玉烛均调鼎鼐功。人颂太平无事日，村村粳稻飘香风。

侍宴皇庆初元

玉阶仙杖晓班催，日上彤章宝扇开。雷动乾坤三祝寿，春生雨露九霞杯。元年新纪黄龙瑞，重译今传白雉来。从此南荒深感德，不劳铜柱立崔嵬。

都　城

天象分明散晓霞，故令骑马入京华。云开阊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寒尽宫花初着蕊，春深官柳已藏鸦。太平气象今如此，始信皇图福未涯。

重九怀彰宪侯

久废登临不赋诗，却来重看菊花枝。犹思马上西门哭，不记鳌边左手持。双鬓岂堪频换日，一樽当及未衰时。纷纷蜂蝶知春事，明月秋风好付谁。

赠尚书撒里瓦使安南还

安稳梅花道，尚书向北还。人烟两边树，客思万重山。陆贾通南越，张骞度玉关。皇华君善事，唯喜近天颜。

送郎中赵子期

下国瞻宸极，交州有使星。梅花南北景，篁竹短长青。殊俗诗难写，荒村酒易醒。翩翩赵公子，终不愧朝廷。

送侍郎智子元使安南

桂林南去接交州，椰叶槟榔暗驿楼。使者持书行绝域，侍郎鞭马照清秋。元年诏下黄龙汉，九译人归白鲤周，使化文身作章甫，归来陆贾说前墪。

送文史傅与砺佐天使安南

尚书文史济时才，匹马仍随使客来。沧海龙飞天子诏，青溟鹤下赵王台。诸溪篁竹参差动，五岭梅花准拟开。政使风烟殊百粤，未应佳句不能裁。

寿安南国王七月三日

明河秋露照华参，天雨仙花优钵昙。恩重鹏程转溟北，丹成鸡犬在安南。长生籍内千秋八，善乐堂中七月三。白发门徒珍重意，流霞拍手借春酣。

用载道韵晚游郎中湖

疏苇长堤绕短篱，日来湖上欠支离。鸥边人立城阴晚，柳外花明水净时。世事纷纷惊倦眼，客怀草草说新诗。荒词为喜文翁笑，好爵干姜一片碑。

赠傅与砺使安南还

竹里莺啼岭啸猿，安南使者下龙舡。诏颁弯趾倾心拜，诗致鸡林好事传。绛节司存新雨露，青春来往

倦风烟。江头客发垂垂白，犹见南来陆贾年。

### 大别山咏禹柏

今古朝昏意自闲，人传禹柏未曾刊。神功四载殷周上，元气一枝江汉间。骨峻铜龙天饮海，根沉石虎雪连山。摩挲拟问胼胝事，遗庙朝乌去不还。

### 挽安南国王

当时侍坐谈玄客，今日到门灯照灵。重对画眉魂或返，每看遗稿泪交零。西门旧路花应白，南国新阡草易青。无限越吟招不得，纸钱风急树冥冥。

### 安南进奉使题桂林驿　五首

杨柳长亭又短亭，春风吹旆着江城。无人相识客对客，有事可知情度情。千里乡心蝴蝶梦，一船行色鹧鸪声。不知拥节明朝去，又是烟波几日程。

夏日江城气蕴隆，使华期限苦匆匆。万程去路马嘶外，一掬归心蝶梦中。在我有怀深感慨，彼天无语问穷通。平生不作锥囊计，惭愧寻常五尺童。

逆旅萧萧夜籁沉，芭蕉叶上动秋心。一鞭马影随风远，故国梅花入梦深。客里月明偏识面，天涯断雁少知音。凌云未遂平生志，击节不胜时朗吟。

十日蒸云似桂林，薰风何处不披襟。树蝉争响客怀苦，庭菊未开秋梦深。醉里乾坤新使节，吟边山水旧知音。无端夜半空阶雨，滴碎乡关万里心。

踏尽崔嵬路几千，停车逆旅自年年。安危非我所能及，语默随人深可怜。浇破乡心桑落酒，吟消客恨草堂篇。自怜补国无丝发，两度春风马一鞭。

### 尹恩府入贡别弟之作

一分北去一南还，双影茫然寄马鞍。塞外云深鸿雁断，原头风急鹡鸰寒。几番夜雨连床话，万斛乡心借酒宽。我守节旄君扇枕，从来忠孝两全难。

### 安南使人应湖广省命赋诗

猎猎风吹拂面沙，潭潭官府建高衙。贪看百二关河阔，不顾八千路途赊。樽盒桂盘开盖请，衣冠礼乐愧皇华。人生聚散如南北，同乐清朝厚德嘉。

### 大夫阮固夫应省府命席上赋诗

远邦慕化来旬宣，春温盎盎董职筵。圣朝元首至明圣，股肱承弼俱良贤。宽洪博大等天地，包荒纳污育元元。微生何幸观盛世，诚欲述职来朝天。盈盈金樽沐恩渥，薰陶涵泳随恭谦。台光咫尺奉德意，满堂酬酢相周旋。洪钧一立转天地，八方四海登陶甄。岂惟我辈受其赐，遐荒亿兆乐业长绵绵。

### 安南使别伴送官诗

欲别情怀意黯然，暮云春树两堪怜。昔非命□□□□，今识荆州亦是天。对酒岂同徐孺榻，论文共载李膺船。要知别后相思近，长在光风霁月前。

# 卷十九

## 图志歌

安南版图数千里，少是居民多山水。东邻合浦北宜邕，南抵占城西大理。古来五岭号蛮夷，肇自陶唐有交趾。其在成周为越裳，重译曾来贡白雉。秦名象郡汉交州，九真日南接其地。汉初赵佗总雄据，乃命为王免诛徙。继因高后禁关市，佗复怙强随僭伪。即称帝与中国侔，戕害边民严武备。汉家自是起兵戈，每战无功罢力士。汉文修德不事武，释罪不诛封赵氏。佗因感德称藩臣，遂使婴齐来入侍。方物珍奇岁贡输，传袭子孙给五世。吕嘉谋叛暗兴兵，故杀其王并汉使。武皇一怒奋天戈，千里精兵扫凶秽。路侯博德勇有谋，破越如同破竹势。分为九郡置官守，南越从兹国乃废。中华闻化遍免收，渐教远人通礼义。光武初除新室难，未遑选擢南方使。麊泠二女逞奸雄，姊名征侧妹征贰。招呼要党据南交，威服百蛮无与比。侵边寇略六十城，壹立为王壹为帅。堂堂汉将马伏波，苦战三年常切齿。分军驱逐到金溪，贼酋授首悉平治。广开汉界极天南，铜柱高标传汉史。命官遣将镇其民，德政清新多惠施。至于士燮善抚绥，贵重一方人所思。国政纷纷□□□，吴蜀在争为壁垒。晋兴交界入汉制，宋、齐、梁、陈承一轨。悠悠阅世逮隋、唐，始号安南今仍是。张舟始作都护时，修筑罗城制军器。高骈威信行在彼，此邦人人多慢易。咸通末岁中国乱，转运遐方肆骄恣。吴权、曲颢矫与杨，篡夺相争民力匮。宋初丁氏始封王，丁绝转封黎与李。李传九世一百年，嗣有陈王来袭位。承平日久重儒风，礼乐衣冠略初似。皇元一统自古无，德服万邦恩泽被。陈王纳款三十年，后嗣不道违上旨。甲申假道征占城，令助军器供饷馈。居然逆命相抗衡，拒捍王师心怀异。陈王子侄二三人，慕义来归沐恩赐。兴师伐罪出有名，千里鹰扬耀旗帜。进兵数道会于交，势若雷电驰万骑。其王逃海匿山林，旁及无辜遭罪戾。师还伏罪进表章，犀象玺珠常踵至。圣心荡荡念斯民，罢战休兵合天意。南陆从此悉安然，亿万生灵蒙其庇。远人怀德自心归，天下为家当盛际。小臣居沔拜皇恩，窃禄素餐心自愧。乘间缀缉旧所闻，写作安南风土志。

## 叙事

崱，安南人，东晋交州刺史阮敷后也。世居爱州。曾祖坤，李氏末为东上阁门使。祖征，陈初真为外郎。父远望，科为令书舍；娶诸卫许叔孙女，生崱，义与外祖舅诸卫黎琫为子。教习书，九岁试童科。陈大王三人能托留左右诗诵。长，娶诸卫张璨女。仕至侍郎，迁佐静海军节度使彰宪上侯幕。安南

自中统前，纳款臣附天朝，贡献方物，积有年矣。至元癸未，有占城之役。上遣使谕，假道，给军输粮，以助右丞唆都征役。世子不听。甲申冬，镇南王偕平章阿里海牙，奉命进兵，十二月临境。世子拒敌大败。乙亥春正月，上复遣谕。唆都自占城进兵。其后，世子势蹙，遣兄子彰宪侯陈键率崱等数万众，拒唆都于清化。战不利。彰宪曰："小不敌大，弱不敌强。微子归周，良有以也。余乃国孙，其忍国覆身亡乎?"遂与崱等率众降附。镇南王嘉赏，四月，遣明里、昔班伴彰宪等入见。驿至支凌寨，彼兵攻急，官军夜战突出。伴使遇彰宪鏖战势逼于马上。崱抱尸驰数十里，出丘温瘗之。属吏被杀几半。崱随班阙会同馆使，引望大明殿宴。总赐五千缗，分赐五百缗。丙戌春，上悯其忠，特封国弟陈益稷为安南国王，同降官受符有差。崱祗受敕从仕郎，遥授纸县令尹。丁亥岁，安南国王等属官，月奉赐弓矢、鞍辔马匹，令送还国。上命镇南王暨平章奥鲁赤，率师进讨。九月三日自鄂起师，十一月至安南。世子迎敌，溃走。崱时以疾留思明，随后军溃。省都十二月二十八日，破内牙关，进守安南平江。背水阵，破庐室，乱射药箭。五更溃。省都事侯都等数千人失道，俱陷焉。独崱引达万户名讳未详、焦千户、佥事院领府判黎晏，一马上抱安南国王九岁男大叔侯，共六十余骑，杀其守关卒而北。晏马力乏而殿，几为所获。崱怜之，以自乘壮马换与晏等骑，后鞭晏马，前驰逸去。前途又为被害，众夹攻。间关万死，日驰数百里，夜半至。黎明，诣州诏关，拜贺戊子岁旦。已而万户、千户具酒馔以燕崱，各执银帛谢曰："君主出关，使我辈存，是更生我也。"黎晏引大叔侯，贽玺顶嵌碧尼石细藤帽致谢。崱曰："吾属陷死而获生，天也。"皆辞而弗受。晏长崱七岁，拜崱为父；以黄泥石一颗、高丽布二段谢，又却之。俱达思明，听候军役。宣慰赵修，作诗而称焉。每领兵巡边，邀崱同行宣力。三月，镇南王以安南炎瘴班师。崱众还居汉阳。闽中士友米凯，初偕宋臣曾渊子投安南；从彰宪侯归顺，朝廷授爵秩，赐钱帛，从军出力。还，与崱处数年卒。崱哀无所归，买凤栖山地殡之，时至今矣。安南国王念崱军前效力，荐之。壬辰岁，祗受敕牒奉事郎，遥授同知安暹州事。初，本国乱，父母家属离散，崱来中州十岁，始娶前国王宗女李氏。李随义父彰怀侯陈宣慰内附；官支饮膳，给时服。后罢衣粮，赐田二顷养赡。癸巳岁，朝廷立安南行省。有征本同平章刘二拔都，遣崱与省郎胡祖、广汉卿、万户胡继殷，驰驿江浙，计会军务。又由杭历〔以下缺〕

# 岛夷志略

［元］汪大渊撰　胡　昕整理

《岛夷志略》一卷，凡一〇〇则，元汪大渊撰。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元顺帝至顺年间，曾经随商舶浮海，途经东南亚数十国，归国后记其见闻，而成是书。书中对东南亚各国的地理位置、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载。本书有《四库全书》、《古学汇刊》、《知服斋丛书》本。这次整理以《知服斋丛书》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 彭　湖

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

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爇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

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

## 琉　球

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晹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俗与彭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为衫。

煮海水为盐，酿蔗浆为酒。知番主酋长之尊，有父子骨肉之义。他国之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竿。

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黄、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

## 三　岛

居大崎山之东，屿分鼎峙，有叠山层峦，民傍陆居之。田瘠谷少，俗质朴，气候差暖。男女间有白者。男顶拳发，妇人椎髻，俱披单衣。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

民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黄蜡、木棉、花布。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

次曰答陪，曰海赡，曰巴弄吉，曰蒲里咾，曰东流里。无甚异产，故附此耳。

## 麻　逸

山势平宽，夹溪聚落，田膏腴，气候稍暖。俗尚节义。男女椎髻，穿青布衫。凡妇葬夫，则削其发，绝食七日，与夫同寝，多濒于死。七日之外不死，则亲戚劝以饮食，或可全生，则终身不改其节。甚至丧夫而焚尸，则赴火而死。酋豪之丧，则杀奴婢二三十人以殉葬。

民煮海为盐，酿糖水为酒。地产木棉、黄蜡、玳瑁、槟榔、花布。贸易之货用鼎、铁块、五采红布、红绢、牙锭之属。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始终不爽约也。

## 无枝拔

在阇麻罗华之东南，石山对峙。民垦辟山为田，鲜食，多种薯。气候常热，独春有微寒。俗直。男女编发缠头，系细红布。极以婚姻为重，往往指腹成亲。通国守义，如有失信者，罚金二两重，以纳其主。

民煮海为盐，酿椰浆蕨粉为酒。有酋长。产花斗锡、铅、绿毛狗。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磁器、瓦坛、铁鼎之属。

## 龙涎屿

屿方而平，延袤荒野，上如云坞之盘，绝无田产

之利。每值天清气和，风作浪涌，群龙游戏，出没海滨，时吐涎沫于其屿之上，故以得名。涎之色或黑于乌香，或类于浮石，闻之微有腥气。然用之合诸香，则味尤清远，虽茄蓝木、梅花脑、檀、麝、栀子花、沉速木、蔷薇木众香，必待此以发之。

此地前代无人居之，间有他番之人，用完木凿舟，驾使以拾之，转粥于他国。货用金银之属博之。

## 交趾

古交州之地，今为安南大越国。山环而险，溪道互布。外有三十六庄，地广人稠，气候常热。田多沃饶，俗尚礼义，有中国之风。男女面白而齿黑，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袜方履。凡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耳。古今岁贡中国，已载诸史。

民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酋长以同姓女为妻。地产沙金、白银、铜、锡、铅、象牙、翠毛、肉桂、槟榔。贸易之货，用诸色绫罗匹帛、青布、牙梳、纸扎、青铜、铁之类。流通使用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壹两。官用止七十为率。舶人不贩其地。惟偷贩之舟，止于断山上下，不得至其官场，恐中国人窥见其国之虚实也。

## 占城

地据海冲，与新旧州为邻。气候乍热。田中上等，宜种谷。俗喜侵掠。岁以上下元日纵诸人采生人胆，以粥官家。官家以银售之，以胆调酒与家人同饮，云通身是胆，使人畏之，亦不生疵疠也。

城之下水多洄旋，舶往复数日，止舟载妇人登舶，与舶人为偶。及去，则垂涕而别。明年，舶人至，则偶合如故。或有遭难流落于其地者，则妇人推旧情，以饮食衣服供其身，归则又重赆以送之，盖有此情义如此。仍禁服半似唐人。日三四浴。以脑麝合油涂体。以白字写黑皮为文书。

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地产红柴、茄蓝木、打布。货用青磁花碗、金银首饰、酒卮、布、烧珠之属。

## 民多朗

临海要津，溪通海，水不咸。田沃饶，米谷广。气候热，俗尚俭。男女椎髻，穿短皂衫，下系青布短裙。民凿井而饮，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

有酋长。禁盗，盗则戮及一家。地产乌梨木、麝檀、木棉花、牛麂皮。货用漆器、铜鼎、阇婆布、红绢、青布、斗锡、酒之属。

## 宾童龙

宾童龙隶占城，土骨与占城相连，有双溪以间之，佛书所称王舍城是也。或云目连屋基犹存。田土、人物、风俗、气候与占城略同。人死则持孝服，设佛择僻地以葬之。国主骑象或马，打红伞，从者百余人，执盾赞唱曰“亚或仆”（番语也）。

其尸头蛮女子害人甚于占城，故民多庙事而血祭之。蛮亦父母胎生，与女子不异，特眼中无瞳人，遇夜则飞头食人粪尖。头飞去，若人以纸或布掩其项，则头归不接而死。凡人居其地大便后，必用水净浣，否则蛮食其粪，即逐臭与人同睡。倘有所犯，则肠肚皆为所食、精神尽为所夺而死矣。

地产茄蓝木、象牙。货用银、印花布。次曰胡麻、沙曼、头罗、沙犒、宝毗齐。新故、越州诸番，无所产，舶亦不至。

## 真腊

州南之门，实为都会，有城周围七十余里，石河周围广二十丈，战象几四十余万。殿宇凡三十余所，极其壮丽。饰以金璧，铺银为砖，置七宝椅，以待其主。贵人贵戚所坐，坐皆金机。岁一会，则以玉猿、金孔雀、六牙白象、三角银蹄牛罗献于前。列金狮子十只于铜台上，列十二银塔，镇以铜象。人凡饮食，必以金茶盘、篮豆、金碗贮物用之。外名百塔洲，作为金浮屠百座。一座为狗所触，则造塔顶不成。次曰马司录池，复建五浮屠，黄金为尖。次曰桑香佛舍，造裹金石桥四十余丈。谚云“富贵真腊”者也。

气候常暖，俗尚华侈，田产富饶。民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男女椎髻。生女九岁，请僧作梵法，以指挑童身，取红点女额及母额，名为“利市”，云如此则他日嫁人，宜其室家也。满十岁即嫁。若其妻与客淫，其夫甚喜，夸于人：“我妻巧慧，得人爱之也”。以锦围身，眉额施珠。酋豪出入，用金车羽仪；体披璎珞，右手持剑，左手持麈尾。法则劓、刖、刺配之刑。国人犯盗，则断手足、烙胸背、黥额。杀唐人则死。唐人杀番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取赎。

地产黄蜡、犀角、孔雀、沉速香、苏木、大枫子、翠羽，冠于各番。货用银、黄红烧珠、龙缎、建宁锦、丝布之属。

## 丹马令

地与沙里、佛来安为邻国。山平亘，田多，食粟有余，新收者复留以待陈。俗节俭。气候温和。男女椎髻，衣白衣衫，系青布缦。定婚用缎锦、白锡若干块。

民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有酋长。产上等白锡、米脑、龟筒、鹤顶、降真香及黄熟香头。贸易之货，用甘理布、红布、青白花碗、鼓之属。

## 日丽

介两山之间，立一关之市。田虽平旷，春干而夏雨，种植常违其时，故岁少稔，仰食于他国。气候冬

暖。风俗尚节义。男女椎髻，白缦缠头，系小黄布。男丧，女不嫁。

煮海为盐，酿浆为酒。有酋长。土产龟筒、鹤顶、降真、锡。贸易之货，用青磁器、花布、粗碗、铁块、小印花布、五色布下之属。

## 麻里噜

小港迢递，入于其地。山隆而水多卤股石，林少，田高而瘠。民多种薯芋。地气热。俗尚义。若番官没，其妇再不嫁于凡夫；必有他国番官之子孙，阀阅相称者，方可择配，否则削发看经，以终其身。男女拳发，穿青布短衫，系红布缦。

民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编竹片为床，燃生蜡为灯。地产玳瑁、黄蜡、降香、竹布、木棉花。贸易之货，用牙锭、青布、磁器盘、处州磁、水坛、大瓮、铁鼎之属。

## 遐来物

古泪之下，山盘数百里，厥田中下。俗尚妖怪。气候春夏秋热，冬微冷，则人无病；反此则瘴生，人畜死。男女挽髻，缠红布，系青绵布捎。凡人死，则研生脑调水灌之，以养其尸，欲葬而不腐。

民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苏木、玳瑁、木棉花、槟榔。贸易之货，用占城海南布、铁线、铜鼎、红绢、五色布、木梳、篦子、青器、粗碗之属。

## 彭　坑

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塞，田沃，谷稍登。气候半热。风俗与丁家卢小异。男女椎髻，穿长布衫，系单布捎。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回。常人以五色硝珠为圈以束之。凡讲婚姻，互造换白银五钱重为准。

民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黄熟香头、沉速、打白香、脑子、花锡、粗降真。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属。

## 吉兰丹

地势博大，山瘠而田少，夏热而倍收。气候平热，风俗尚礼。男女束发，系短衫布皂缦。每遇四时节序、生辰、婚嫁之类，衣红布长衫为庆。

民煮海为盐，织木棉为业。有酋长。地产上等沉速、粗降真香、黄蜡、龟筒、鹤顶、槟榔。外有小港，索迁极深，水咸鱼美。出花锡。货用塘头市布、占城布、青盘、花碗、红绿硝珠、琴、阮、鼓、板之属。

## 丁家卢

三角屿对境港，已通其津要。山高旷，田中下，民食足。春多雨，气候微热。风俗尚怪。男女椎髻，穿绿颉布短衫，系遮里绢。刻木为神，杀人血和酒祭之。每水旱疫疠，祷之则立应。及婚姻病丧，则卜其吉凶，亦验。今酋长主事贪禁，勤俭守土。

地产降真、脑子、黄蜡、玳瑁。货用青白花磁器、占城布、小红绢、斗锡、酒之属。

## 戎

山绕溪环，部落坦夷，田畲连成片，土膏腴。气候不正，春夏苦雨。俗陋，男女方头，儿生之后，以木板四方夹之，二周后，去其板。四季祝发，以布缦绕身。

以椰水浸秫米，半月方成酒，味极苦辣而味长。二月海榴结实，复酿榴实酒，味甘酸，宜解渴。地产白豆蔻、象牙、翠毛、黄蜡、木棉纱。贸易之货，用铜、漆器、青白花碗、磁壶、瓶、花银、紫烧珠、巫仑布之属。

## 罗　卫

南真骆之南，实加罗山，即故名也。山瘠田美，等为中上。春末则禾登，民有余蓄，以移他国。气候不齐，风俗勤俭。男女文身为礼，以紫缦缠头，系溜布。以竹筒实生蜡为烛。织木棉为业。

煮海为盐，以葛根浸水酿酒，味甘软，竟日饮之不醉。有酋长。地产粗降真、玳瑁、黄蜡、棉花。虽有珍树，无能割。贸易之货，用棋子手巾、狗迹绢、五花烧珠、花银、青白碗、铁条之属。

## 罗　斛

山形如城郭，白石峭厉。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气候常暖如春。风俗劲悍。男女椎髻，白布缠头，穿长布衫。每有议刑法钱谷出入之事，并决之于妇人，其志量常过于男子。

煮海为盐，酿秫米为酒。有酋长。法以则子代钱，流通行使，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甚便民。

此地产罗斛香，味极清远，亚于沉香。次苏木、犀角、象牙、翠羽、黄蜡。货用青器、花印布、金、锡、海南槟榔□、则子。

次曰弥勒佛，曰忽南圭，曰善司坂，曰苏剌司坪，曰吉顿力。地无所产，用附于此。

## 东冲古剌

戳辟丰林，下临淡港，外堞为之限界。田美谷秀，气候骤热，雨下则微冷。风俗轻剽。男女断发，红手帕缠头，穿黄绵布短衫，系越里布。凡有人丧亡者，不焚化，聚其骨撇于海中，谓之种植法，使子孙复有生意。持孝之人，斋戒数月而后已。

民不善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沙金、黄蜡、粗降真香、龟筒、沉香。贸易之货，用花银、盐、青白花碗、大小水埕、青缎、铜鼎之属。

## 苏洛鬲

洛山如关，并溪如带，宜有聚落。田瘠谷少，气候少暖。风俗勇悍。男女椎髻，穿青布短衫，系木棉白缦。凡生育后，恶露不下，汲井水浇头即下。有害热症者，亦皆用水沃数四则愈。

民煮海为盐。有酋长。地产上等降真、片脑、鹤顶、沉速、玳瑁。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

## 针　路

自马军山水路，由麻来坟至此地，则山多卤股，田下下等，少耕植。民种薯及胡芦、西瓜，兼采海螺、螃蛤、虾食之。内坪下小溪，有鱼蟹极美。民间临溪每一举网，辄食数日而有余。气候差热。俗恶。男女以红绵布缠头，皂缦系身。

民煮海为盐，织竹丝布为业。有酋长。地产芎蕉。贝子通暹，准钱使用。贸易之货，用铜条、铁鼎、铜珠、五色硝珠、大小埕、花布、鼓、青布之属。

## 八都马

阛市广阳，山茂田少，民力齐，常足食。气候暖，俗尚朴。男女椎髻，缠青布缦，系甘理布。酋长守土安，民乐其生。亲没，必沐浴斋戒，号泣半月而葬之，日奉桑香佛惟谨。有犯奸盗者，枭之以示戒。有遵蛮法者，赏之以示劝。俗稍稍近理。

地产象牙，重者百余斤，轻者七八十斤。胡椒亚于阇婆。贸易之货，用南北丝、花银、赤金、铜、铁鼎、丝布、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白矾之属。

## 淡　邈

小港去海口数里，山如铁笔，迤逦如长蛇，民傍缘而居。田地平，宜谷粟，食有余。气候暖，风俗俭。男女椎髻，穿白布短衫，系竹布捎。民多识山中草药，有疵疠之疾，服之其效如神。

煮海为盐，事网罟为业。地产胡椒，亚于八都马。货用黄硝珠、麒麟粒、西洋丝布、粗碗、青器、铜鼎之属。

## 尖　山

自有宇宙，兹山盘据于小东洋，卓然如文笔插霄汉，虽悬隔数百里，望之俨然。田地少，多种薯，炊以代饭。气候顿热，风俗纤啬。男女断发，以红绢缠头，以佛南圭布缠身。

煮海为盐，酿蔗浆水米为酒。地产木棉花、竹布、黄蜡。粗降真，沙地所生，故不结实。贸易之货，用牙锭、铜铁鼎、青碗、大小埕瓮、青皮单、锦、鼓乐之属。

## 八节那间

其邑临海，岭方木瘦，田地瘠，宜种粟麦。俗尚邪，与湖北道沣州风俗同。男女椎髻，披白布缦，为系以土布。一岁之间，三月内，民户采生以祭鬼酬愿，信不生灾害。

民煮海为盐。有酋长。地产单茇、花印布不退色、木棉花、槟榔。贸易之货，用青器、紫矿、土粉、青丝布、埕瓮、铁器之属。

## 三佛齐

自龙牙门去五昼夜至其国。人多姓蒲。习水陆战，官兵服药，刀兵不能伤，以此雄诸国。其地人烟稠密，田土沃美。气候暖，春夏常雨。俗淳。男女椎髻，穿青棉布短衫，系东冲布。喜洁净，故于水上架屋。

采蚌蛤为鲊，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地产梅花片脑、中等降真香、槟榔、木棉布、细花木。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硝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旧传其国地忽穴出牛数万，人取食之，后用竹木塞之，乃绝。

## 啸　喷

繇监毗、吉陀以东，其山陂延袤数千里。结茅而居，田沃，宜种粟。气候常暖。俗陋。男女椎髻。以藤皮煮软，织粗布为短衫。以生布为捎。

地产惟苏木盈山，他物不见。每岁与前网国相通，贸易通舶人。货用五色硝珠、磁器、铜铁锅、牙锭、瓦瓮、粗碗之属。

## 浡　泥

龙山磁碑于其右。基宇雄敞，源田获利。夏月稍冷，冬乃极热。俗尚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崇奉佛像唯严。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

民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仍选其国能算者一人掌文簿，计其出纳，收税，无纤毫之差焉。地产降真、黄蜡、玳瑁、梅花片脑。其树如杉桧，劈裂而取之，必斋浴而后往。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

## 朋家罗

故临国之西山而三岛：中岛桑香佛所居，珍宝而前，人莫能取；一岛虎豹蛇虺纵横，人莫敢入；一岛土中红石，掘而取之，其色红活，名鸦鹘也。舶人兴贩，往往金银与之贸易。

土瘠宜种粟，气候大热。俗朴。男女衣青单被。民煮海为盐。有酋长。惟产红石之外，别物不见。

## 暹

自新门台入港，外山崎岖，内岭深邃。土瘠，不

宜耕种，谷米岁仰罗斛。气候不正。尚侵掠。每他国乱，辄驾百十艘，以沙糊满载，舍生而往，务在必取。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处闭关而守，不敢与争。遇爪哇使臣经过，暹人闻之乃遁，遂掠昔里而归。至正己丑夏五月，降于罗斛。

凡人死，则灌水银以养其身。男女衣着与罗斛同。仍以𧴩子权钱使用。

地产苏木、花锡、大枫子、象牙、翠羽。贸易之货，用硝珠、水银、青布、铜铁之属。

## 爪　哇

爪哇即古阇婆国。门遮把逸山系官场所居，宫室壮丽，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旧传国王系雷震石中而出，令女子为酋以长之。其田膏沃，地平衍，谷米富饶，倍于他国。民不为盗，道不拾遗。谚云"太平阇婆"者，此也。俗朴，男子椎髻，裹打布。惟酋长留发。

大德年间，赤黑迷失、平章史弼、高兴曾往其地，令臣属纳税贡，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守常刑，重盐法，使铜钱。俗以银、锡、鍮、铜杂铸如螺甲大，名为银钱，以权铜钱使用。

地产青盐，系晒成。胡椒每岁万斤。极细坚耐色印布、绵羊、鹦鹉之类。药物皆自他国来也。货用硝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

次曰巫仑，曰希苓，曰三打板，曰吉丹，曰孙剌等。地无异产，故附此耳。

## 重迦罗

杜瓶之东曰重迦罗，与爪哇界相接。间有高山奇秀，不产他木，满山皆盐敷树及楠树。内一石洞，前后三门，可容一二万人。田土至于阇婆。气候热，俗淳。男女撮髻，衣长衫。

地产绵羊、鹦鹉、细花木绵单、椰子、木绵花纱。贸易之货，用花银、花宣绢、诸色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无酋长，年尊者统摄。

次曰诸番，相去约数日水程：曰孙陀、曰琵琶、曰丹重、曰负峤、曰彭里。不事耕种，专尚寇掠。与吉陀、亚崎诸国相通交易，舶人所不及也。

## 都督岸

自海腰平原，津通淡港。土薄地肥，宜种谷，广栽薯芋。气候夏凉多淫雨，春与秋冬皆热。俗尚节序。男女椎髻，穿绿布短衫，系白布捎。民间每以正月三日，长幼焚香拜天，以酒牲祭山神之后，长幼皆罗拜于庭，名为庆节序。

不喜煮盐，酿蜜水为酒。有酋长。地产片脑、粗速香、玳瑁、龟筒。贸易之货，用海南占城布、红绿绢、盐、铁铜鼎、色缎之属。

## 文　诞

渤山高环，溪水若淡，田地瘠。民半食沙糊、椰子。气候苦热。俗淫。男女椎髻，露体，系青皮布捎。日间畏热，不事布种。月夕耕锄、渔猎、采薪、取水。山无蛇虎之患，家无盗贼之虞。

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妇织木绵为业。有酋长。地产肉豆蔻、黑小厮、豆蔻花、小丁皮。货用水绫丝布、花印布、乌瓶、鼓瑟、青磁器之属。

## 苏　禄

其地以石崎山为保障，山畬田瘠，宜种粟麦。民食沙糊、鱼、虾、螺蛤。气候半热。俗鄙薄。男女断发，缠皂缦，系小印花布。

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织竹布为业。有酋长。地产中等降真条、黄蜡、玳瑁、珍珠。较之沙里八丹、第三港等处所产，此苏禄之珠，色青白而圆，其价甚昂。中国人首饰用之，其色不退，号为绝品。有径寸者，其出产之地，大者已值七八百余锭，中者二三百锭，小者一二十锭。其余小珠一万上两重者，或一千至三四百上两重者，出于西洋之第三港，此地无之。贸易之货，赤金、花银、八都剌布、青珠、处器、铁条之属。

## 龙牙犀角

峰岭内平而外耸，民环居之，如蚁附坡。厥田下等。气候半热。俗厚。男女椎髻，齿白，系麻逸布。俗以结亲为重。亲戚之长者一日不见面，必携酒持物以问劳之，为长夜之饮，不见其醉。

民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地产沉香，冠于诸番。次鹤顶、降真、蜜糖、黄熟香头。贸易之货，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花碗之属。

## 苏门傍

山如屏而石峭，中有窝藏平坦。地瘠田少，多种麦而食。气候常暖。俗鄙薄，藉他番以足其食，赖商贾以资其国。男女披长发，短衫为衣，系斯吉丹布。

煮海为盐。有酋长。地产翠羽、苏木、黄蜡、槟榔。贸易之货，用白糖、巫仑布、绸绢衣、花色宣绢、涂油、大小水埕之属。涂油出于东埕涂中，熬晒而成。

## 旧　港

自淡港入彭家门，民以竹代舟。道多砖塔。田利倍于他壤。云一季种谷，三年生金，言其谷变而为金也。后西洋人闻其田美，故造舟来取田内之土骨，以归彼田为之脉而种谷。旧港之田金不复生，亦怪事也。

气候稍热。男女椎髻，以白布为捎。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黄熟香头、金颜香，木绵

花冠于诸蕃，黄蜡、粗降真、绝高鹤顶、中等沉速。贸易之货，用门邦丸珠、四色烧珠、麒麟粒、处甆、铜鼎、五色布、大小水埕瓮之属。

## 龙牙菩提

环宇皆山，石排类门。无田耕种，但栽薯芋，蒸以代粮。当收之时，富番家必堆贮数屋，如中原人积粮，以供岁用，食余则存下年之不熟也。园种果，采蛤、蚌、鱼、虾而食，倍于薯芋。气候倍热，俗朴。男女椎髻，披丝木绵花单被。

煮海为盐。浸葛根汁以酿酒。地产粗香、槟榔、椰子。贸易之货，用红绿烧珠、牙箱锭、铁鼎、青白土印布之属。

## 毗舍耶

僻居海东之一隅，山平旷，田地少，不多种植。气候倍热。俗尚虏掠。男女撮髻，以墨汁刺身至疏颈门。朗缠红绢，系黄布为捎。

俗以国无酋长，地无出产，时常裹干粮，棹小舟，过外番。伏荒山穷谷无人之境，遇捕鱼采薪者，辄生擒以归，鬻于他国。每一人易金二两重。盖彼国之人递相仿效，习以为业。故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而逃焉。

## 班　卒

地势连龙牙门后山，若缠若断，起凹峰而盘结，故民环居焉。田瘠，谷少登。气候不齐，夏则多雨而微寒。俗质，披短发，缎锦缠头，红绸布系身。

煮海为盐，酿米为酒，名明家西。有酋长。地产上等鹤顶、中等降真、木棉花。贸易之货，用丝布、铁条、土印布、赤金、甆器、铁鼎之属。

## 蒲　奔

地控海滨，山蹲白石，不宜耕种，岁仰食于他国。气候乍热而微冷。风俗果决，男女青黑，男垂髻，女拳髻，白缦。

民煮海为盐，采蟹黄为鲊。以木板造舟，藤篾固之，以绵花塞缝底，甚柔软，随波上下荡，以木而为桨，未尝见有损坏。有酋长。地产白藤、浮留藤、槟榔。贸易之货，用青甆器、粗碗、海南布、铁线、大小埕瓮之属。

## 假里马打

山列翠屏，阛阓临溪，田下，谷不收。气候热。俗浇薄。男女髡头，以竹布为桶样穿之，仍系以捎，罔知廉耻。

采蕉实为食。煮海为盐，以适他国易米。每盐一斤易米一斗。前代地产番羊，高大者可骑，日行五六十里，及紫玳瑁。贸易之货，用硫磺、珊瑚珠、阇婆布、青色烧珠、小花印布之属。

## 文老古

益溪通津，地势卑窄。山林茂密，田瘠稻少。气候热，俗薄。男女椎髻，系花竹布为捎。以象齿树之内室，为供养之具。

民煮海为盐，取沙糊为食。地产丁香，其树满山，然多不常生，三年中间或二年熟。有酋长。地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往往以五梅鸡雏出，必唐船一只来；二鸡雏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响斯应。贸易之货，用银、铁、水绫、丝布、巫仑八节那涧布、土印布、象齿、烧珠、青甆器、埕器之属。

## 古里地闷

居加罗之东北，山无异木，唯檀树为最盛。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易也。地谓之马头，凡十有二所。有酋长。田宜谷粟。气候不齐，朝热而夜冷。风俗淫滥。男女断发，穿木绵短衫，系占城布。市所酒肉价廉，妇不知耻。部领目纵食而贪酒色之余，卧不覆被，至染疾者多死。倘在番苟免，回舟之期，栉风沐雨，其疾发而为狂热，谓之阴阳交，交则必死。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耳，多羸弱之舟，驾舟随风回舶。或时风恬浪息，黄昏之际，则狂荡，唱歌摇橹。夜则添炬辉耀，使人魂游而胆寒。吁！良可畏哉！然则其地互市，虽有万倍之利何益！昔柳子厚谓海贾以利易生，观此有甚焉者乎！

## 龙牙门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门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

地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甆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

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稠，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战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 昆　仑

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之中，与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谚云："上有七州，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船孰存？"

虽则地无异产，人无居室，山之窝有男女数十人，怪形而异状，穴居而野处。既无衣褐，日食山果、鱼虾，夜则宿于树巢，仿摽技野鹿之世，何以知

其然也。凡船阻恶风湾泊其山之下，男女群聚而玩，抚掌而笑，良久乃去，自适天趣。吾故曰：其无怀大庭氏之民欤！其葛天氏之民欤！

## 灵　山

岭峻而方，石泉下咽。民居星散，以结网为活。田野辟，宜耕种，一岁，凡二收谷。舶至其所，则舶人斋沐三日。其什事，崇佛讽经，燃水灯，放彩船，以禳本舶之灾，始度其下。风俗、气候、男女与占城同。

地产藤杖，轻小黑纹相对者为冠，每条可互易一花斗锡；粗大而纹疏者，一花斗锡互易三条。舶之往复此地，必汲水、采薪以济日用。次得槟榔、荖叶，余无异物。贸易之货，用粗碗、烧珠、铁条之属。

## 东西竺

石山嵯峨，形势对峙。地势虽有东西之殊，不啻蓬莱方丈之争奇也。田瘠不宜耕种，岁仰淡洋米谷足食。气候不齐，四五月淫雨而尚寒。俗朴略。男女断发，系占城布。

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槟榔、荖叶、椰子簟、木绵花。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者，或素或染，织而为簟，以售唐人。其簟冬暖而夏凉，亦可贵也。贸易之货，用花锡、胡椒、铁器、蔷薇露水之属。

## 急水湾

湾居石绿屿之下，其流奔骛。舶之时月迟延，兼以潮汐，南北人莫能测，舶洄漩于其中，则一月莫能出。昔有度元之舶，流寓在其中二十余日，失风，针迷舵折，舶遂阁浅。人船货物，俱各漂荡。偶遗三人于礁上者，枵腹五日，又且断舶往来，辄采礁上螺蚌食之。当此之时，命悬于天。忽一日大木二根，浮海而至礁旁。人抱其木，随风飘至须门答剌之国，幸而免溺焉。

## 花　面

其山逶迤，其地沮洳，田极肥美，足食有余。男女以墨汁刺于其面，故谓之花面，国名因之。气候倍热。俗淳。有酋长。

地产牛、羊、鸡、鸭、槟榔、甘蔗、荖叶、木棉。货用铁条、青布、粗碗、青处器之属。舶经其地，不过贸易以供日用而已。余无可与贩也。

## 淡　洋

港口通官场百有余里，洋其外海也。内有大溪之水，源二千余里，奔流冲合于海。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往往经过乏水，则必由此汲之，故名曰淡洋。过此以往，未见其海洋之水不咸也。领窝有田，常熟。气候热，风俗淳。男女椎髻，系溜布。有酋长。

地产降真香、芊粟，其粒与亚芦同，米谷虽小，炊饭则香。贸易之货，用赤金、铁器、粗碗之属。

## 须文答剌

峻岭掩抱，地势临海，田硗谷少。男女系布缦。俗薄。其酋长人物修长，一日之间必三变色，或青或黑或赤。每岁必杀十余人，取自然血浴之，则四时不生疾病，故民皆畏服焉。男女椎髻，系红布。

土产脑子、粗降真香味短、鹤顶、斗锡。种茄树，高丈有余，经三四年不萎，生茄子以梯摘之，如西瓜大，重十余斤。贸易之货，用西洋丝布、樟脑、蔷薇水、黄油伞、青布、五色缎之属。

## 僧加剌

叠山环翠，洋海横系。其山之腰，有佛殿岿然，则释迦佛肉身所在，民从而像之，迨今以香烛事之若存。海滨有石如莲台，上有佛足迹，长二尺有四寸，阔七寸，深五寸许。迹中海水入其内，不咸而味淡，甘如醴，病者饮之则愈，老者饮之可以延年。

土人长七尺余，面紫身黑，眼巨而长，手足温润而壮健，聿然佛家种子，寿多至百有余岁者。佛初怜彼方之人贫而为盗，故以善化其民，复以甘露水洒其地。产红石。土人掘之，以左手取者为货，右手寻者设佛后，得以济贸易之货，皆令温饱而善良。其佛案前有一钵盂，非玉非铜非铁，色紫而润，敲之有玻璃声，故国初凡三遣使取其至。是则举浮屠之教以语人，故未能免于儒者之议。然观其土人之梵相，风俗之敦厚，讵可弗信也夫！

## 勾栏山

岭高而树林茂密，田瘠谷少，气候热。俗射猎为事。国初，军士征阇婆，遭风于山下，辄损舟，一舟幸免，唯存钉灰。见其山多木，故于其地造舟一十余只。若樯柁、若帆、若篙，靡不具备，飘然长往。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男女椎髻，穿短衫，系巫仑布。

地产熊、豹、鹿、麂皮、玳瑁。贸易之货，用谷米、五色绢、青布、铜器、青器之属。

## 特番里

国居西南角，名为小食。官场深邃，前有石崖当关以守之，后有石洞周匝以居之。厥土涂泥，厥田沃饶临溪，溪又通海。海口有闸，春月则放水灌田耕种。时雨降则闭闸，或岁旱则开焉。民无水旱之忧，长有丰稔之庆，故号为乐土。气候应节。俗淳。男女椎髻，系青布。

煮海为盐，酿荖叶为酒，烧羊羔为食。地产黄蜡，绵羊高四尺许。波罗大如斗，甜瓜三四尺围。贸易之货，用麻逸布、五色绸缎、锦缎、铜鼎、红油布

之属。

## 班达里

地与鬼屈、波思国为邻，山峙而石盘，田瘠谷少。气候微热，淫雨间作。俗怪，屋旁每有鬼夜啼，如人声相续，至五更而啼止。次日，酋长必遣人乘骑鸣锣以逐之，卒不见其踪影也。厥后立庙宇于盘石之上以祭焉，否则人畜有疾，国必有灾。

男女椎髻，系巫仑布，不事针缕纺绩。煮海为盐。地产甸子、鸦忽石、兜罗绵、木绵花、青蒙石。贸易之货，用诸色缎、青白瓷、铁器、五色烧珠之属。

## 曼陀郎

国界西北隅，与播宁接壤。壤瘠，宜种麦。酋长七尺有余。二国势均，不事侵伐，故累世结姻，颇有朱陈村之俗焉。蛮貊之所仅闻，他国之所未见者。

气候少热。男女挽髻，以白布包头，皂布为服。以木犀花酿酒。地产犀角、木绵，摘四斗花，可重一斤。西瓜五十斤重有余。石榴大如斗。贸易之货，用丁香、豆蔻、良姜、荜茇、五色布、青器、斗锡、酒之属。

## 喃啞哩

地当喃啞哩洋之要冲，大波如山，动荡日月，望洋之际，疑若无地。民居环山，各得其所。男女椎髻露体，系布捎。田瘠谷少。气候暖，俗尚劫掠，亚于单马锡也。

地产鹤顶、龟筒、玳瑁，降真香冠于各番。贸易之货，用金、银、铁器、蔷薇水、红丝布、樟脑、青白花碗之属。

夫以舶历风涛，回经此国，幸而免于鱼龙之厄，而又罹虎口，莫能逃之，其亦风汛之乖时使之然欤!

## 北　溜

地势居下，千屿万岛。舶往西洋，过僧伽剌旁，潮流迅急，更值风逆，辄漂此国。候次年夏东南风，舶仍上溜之北。水中有石槎中牙，利如锋刃，盖已不完舟矣。

地产椰子索、则子、鱼干、大手巾布。海商每将一船则子下乌爹、朋加剌，必互易米一船有余。盖彼番以则子权钱用，亦久远之食法也。

## 下　里

国居小唄喃古佛里之中，又名小港口。山旷而原平，地方数千余里。民所奠居，星罗棋布。家给人足，厥田中下。农力耕，气候暖。风俗淳。民尚气，出入必悬弓箭及牌以随身。男女削发，系溜布。

地产胡椒，冠于各番，不可胜计。树木满山，蔓衍如藤萝，冬花而夏实。民采而蒸曝，以干为度。其味辛，采者多不禁。其味之触人，甚至以川芎煎汤解之。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国流波之余也。

## 高郎步

大佛山之下，湾环中，纵横皆卤股石。其地湿卑，田瘠，米谷翔贵。气候暖。俗薄。舶人不幸失风，或驻阁于其地者，徒为酋长之利。舶中所有货物，多至全璧而归之，酋以为天赐也，孰知舶人妻子饥寒之所望哉!

男女撮髻，系八节那间布捎。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红石头，与僧加剌同。贸易之货，用八丹布、斗锡、酒、蔷薇水、苏木、金、银之属。

## 沙里八丹

国居古里佛山之后，其地沃衍，田少俗美。气候微暖。男女系布缠头，循海而居，珠货之马头也。民有犯罪者，以石灰画圈于地，使之立圈内，不令转足，此其极刑也。

地产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来，皆物之所自产也。其地采珠，官抽毕，皆以小舟渡此国互易，富者用金银以低价塌之。舶至，求售于唐人，其利岂浅鲜哉!

## 金　塔

古崖之下，圣井旁有塔十丈有余。塔顶曾镀以金，其顶颓而石烂，惟苔藓青青耳。上有鹤巢，宽七尺余，有朱顶雌雄二鹤长存不去，每岁巢于其上。酋长子孙相传以来千有余年矣。春则育一二雏，及羽翼成，飞去，惟老鹤在。其国人书扁曰老鹤里。土瘠而民贫。气候不齐。俗朴。男女椎髻，缠白布，系溜布。

民煮海为盐，女耕织为业。寿多至百有余岁。地产大布手巾、木绵。贸易之货，用铁鼎、五色布之属。

## 东淡邈

皋揵相去有间，近希苓数日程。山瘠民闲，田沃稻登，百姓充给。气候热。俗重耕牛。每于二月舂米为饼以饲之，名为报耕种之本。男女椎髻，系八丹布。

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胡椒，亚于阇婆；玳瑁、木绵、大槟榔。贸易之货，用银、五色布、铜鼎、铁器、烧珠之属。

## 大八丹

国居西洋之后，名雀婆岭，相望数百里。田平丰稔，时雨沾渥。近年田中生丛禾，丈有余长，禾茎四十有八，谷粒一百三十，长半寸许，国人传玩以为禾王。民间禾土移至酋长之家，一岁之上，茎不枯槁，

后其穗自坠，色如金，养之以槟榔灰，使其不蛀。迨今尚存。其时国人曝之，以为宝焉。

气候热。俗淳。男女短发，穿南溜布。煮海为盐。地产棉布、婆罗蜜。贸易之货，用南丝、铁条、紫粉、木梳、白糖之属。

## 加里那

国近具山，其地硗确，田瘠谷少。王国之亚波下，有石穴深邃。有白牛种，每岁逢春产白牛，仍有雌雄，酋长畜之，名官牛，听其自然孳育于国。酋长因其繁衍，以之互市他国，得金十两，厥后牛遂不产。

气候稍热。风俗淳厚。男女髡发，穿长衫。煮井为盐，酿椰浆为酒。地产绵羊，高大者二百余斤。逢春则割其尾，用番药搽之，次年其尾复生如故。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细绢、苏木、铁条、水银之属。

## 土　塔

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贩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土瘠田少，气候半热，秋冬微冷。俗好善。民间多事桑香圣佛，以金银器皿事之。

男女断发，其身如漆，系以白布。有酋长。地产棉布、花布大手巾、槟榔。贸易之货，用糖霜、五色绢、青缎、苏木之属。

## 第三港

古号马渊，今名新港，口岸分南北，民结屋而居。田土、气候、风俗、男女与八丹同。

去此港八十余里，洋名大朗，蚌珠海内为最富。采取之际，酋长杀人及十数牲祭海神。选日，集舟人采珠，每舟以五人为率，二人荡桨，二人收绠，其一人用圈竹匡其袋口，悬于颈上，仍用收绠，系石于腰，放坠海底，以手爬珠蚌入袋中，遂执绠牵掣。其舟中之人收绠，人随绠而上，才以珠蚌倾舟中。既满载，则官场周回皆官兵守之。越数日，候其肉腐烂，则去其壳，以罗盛腐肉漩转洗之，则肉去珠存，仍巨细筛阅。于十分中，官抽一半，以五分与舟人均分。非祭海神以取之，入水者多葬于鳄鱼之腹。吁！得之良可悯也。舶人幸当其取之岁，往往以金与之互易。归则乐数倍之利，富可立致，特罕逢其时耳。

## 华　罗

植椰树为疆理，叠青石为室。田土瘠硗，宜种稻。气候常热，秋冬草木越增茂盛。俗怪，民间每创石亭数四，塑以泥牛，或刻石为像，朝夕讽经，敬之若人佛焉。仍以香花灯烛为之供养。凡所坐之坛，所行之地，及屋壁之上，悉以牛粪和泥涂之，反为洁净。邻人往来，苟非其类，则不敢造其所。

男女形黑。无酋长，年尊者主之。语言謂（陟加反）诐（女加反）。以檀香、牛粪搽其额。以白布、细布缠头，穿长衫，与今之南毗人少异而大同。

## 麻那里

界迷黎之东南，居垣角之绝岛。石有楠树万枝，周围皆水。有蠔如山立，人少至。土薄田瘠，气候不齐。俗侈。男女辫发以带捎，臂用金钏。穿五色绢短衫，以朋加剌布为独幅裙系之。

地产骆驼，高九尺，土人以之负重。有仙鹤高六尺许，以石为食。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容仪可观，亦异物也。

## 加将门里

去加里二千余里，乔木成林，修竹高节。其地堰潴，田肥美，一岁三收谷。通商贩于他国。气候常热。俗薄。男女挽髻，穿长衫。丛杂回人居之。土商每兴贩黑囡往朋加剌，互用银钱之多寡，随其大小高下而议价。

民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象牙、兜罗绵、花布。贸易之货，用苏杭五色缎、南北丝、土绸绢、巫仑布之属。

## 波斯离

境与西夏联属，地方五千余里。关市之间，民比居如鱼鳞。田宜麦禾。气候常冷。风俗侈丽。男女长身，编发。穿驼褐毛衫，以软锦为茵褥。烧羊为食。

煮海为盐。有酋长。地产琥珀、软锦、驼毛、腽肭脐、没药、万年枣。贸易之货，用毡毯、五色缎、云南叶金、白银、倭铁、大枫子、牙梳、铁器、达剌斯离香之属。

## 挞吉那

国居达里之地，即古之西域。山少而瘠，气候半热，天常阴晦。俗与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圆，白发鬅髻。笼软锦为衣。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

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有酋长。地产安息香、琉璃瓶、硼砂，栀子花尤胜于他国。贸易之货，用沙金、花银、五色缎、铁鼎、铜线、琉黄、水银之属。

## 千里马

北与大奋山截界，溪水护市，四时澄彻，形势宽容。田瘠谷少，气候乍热。俗淳。男女断发，身系丝布。

煮海为盐，酿桂屑为酒。有酋长。地产翠羽、百合、萝菔。贸易之货，用铁条、粗碗、苏木、铅、针之属。

## 大佛山

大佛山界于迓里、高郎步之间。至顺庚午冬十月十二日，因卸帆于山下。是夜月明如昼，海波不兴，水清彻底，起而徘徊，俯窥水国，有树婆娑。余指舟人而问："此非清琅玕、珊瑚珠者耶?"曰："非也。""此非月中娑罗树者耶?"曰："亦非也。"乃命童子入水，采之则柔滑，拔之出水，则坚如铁。把而玩之，高仅盈尺，则其树槎牙盘结奇怪，枝有一花一蕊，红色天然。既开者仿佛牡丹，半吐者类乎菡萏。舟人秉烛环堵而观之，众乃雀跃而笑曰："此琼树开花也，诚海中之稀有，亦中国之异闻。余历此四十余年，未尝睹于此，君今得之，兹非千载而一遇者乎?"余次日作古体诗百首，以记其实。袖之以归。豫章邵庵虞先生见而赋诗。迨今留于君子堂以传玩焉。

## 须文那

国中班支尼那接境，山如瓜瓠，民乐奠居，田瘠谷少，气候应节。俗鄙薄。男女蓬头系丝。酋长之家有石鹤，高七尺余，身白而顶红，仿佛生像，民间事之为神鹤。四五月间，听其夜鸣，则是岁丰稔。凡有疾则卜之，如响斯应。

民不善煮海为盐。地产丝布，胡椒亚于希苓、淡邈。孩儿茶一名乌爹土，又名胥实失之，其实槟榔汗也。贸易之货，用五色绸缎、青缎、豆蔻、大小水罐、苏木之属。

## 万里石塘

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计之，万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欤!

观夫海洋，泛无涘涯，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故子午针人之命脉所系。苟非舟子之精明，鲜不覆且溺矣。吁！得意之地勿再往，岂可以风涛为径路也哉!

## 小唄喃

地与都拦礁相近。厥土黑坟，本宜谷麦。居民懒事耕作，岁藉乌爹运米供给。或风迅到迟，马船已去，货载不满，风迅或逆，不得过喃哑哩洋，且防高浪阜中卤股石之厄。所以此地驻冬，候下年八九月马船复来，移船回古里佛互市。风俗、男女衣着与古里佛同。有村主，无酋长。

地产胡椒、椰子、槟榔、溜鱼。贸易之货，用金钱、青白花器、八丹布、五色缎、铁器之属。

## 古里佛

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山横而田瘠，宜种麦。每岁藉乌爹米至。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俗稍近古。其法至谨，盗一牛，酋以牛头为准，失主仍以犯人家产籍没而戮之。官场居深山中，海滨为市，以通贸易。

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人间俱有仓廪贮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税收十分之二。次加张叶、皮桑布、蔷薇水、波萝蜜、孩儿茶。其珊瑚、珍珠、乳香诸等货，皆由甘理、佛朗来也。去货与小唄喃国同。蓄好马，自西极来，故以舶载至此国。每匹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千为率。否则番人议其国空乏也。

## 朋加剌

五岭崔嵬，树林拔萃，民环而居之，岁以耕植为业，故野无旷土，田畴极美。每一岁凡三收谷，百物皆廉，即古忻都州府也。气候常热。风俗最为淳厚。男女以细布缠头，穿长衫。官税以十分中取其二焉。国铸银钱，名唐加，每个二钱八分重，流通使用。互易𧵳子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以权小钱便民，良有益也。

产苾布、高你布、兜罗锦、翠羽。贸易之货，用南北丝、五色绢缎、丁香、豆蔻、青白花器、白缨之属。兹番所以民安物泰，皆自乎农力有以致之。是故原防菅茅之地，民垦辟，种植不倦，□廉劳苦之役，因天之时而分地利，国富俗厚，可以凌旧港而迈阇婆也。

## 巴南巴西

国居大响山之南，环居数十里。土瘠，宜种豆。气候乍凉。俗尚浇薄。男女体小而形黑，眼圆耳长。手垂过膝。身披丝绒单被。凡民间女子，其形㛸（于加切）㜷（若加切)，自七岁，父母以歌舞教之，身折叠而圆转，变态百出，粗有可观。倘适他国呈其艺术，则予以小钱为赏。

地产细棉布，舶人以锡易之。

## 放　拜

居巴隘乱石之间，渡桥出入，周围无田。平旷皆陆地。宜种麦。气候常暖。风俗质朴。男女面长，目反白，容黑如漆。编发为绳，穿斜纹木绵长衫。

煮海为盐，煅鹅卵石为炭以代炊。有酋长。地产绝细布匹，阔七尺，长有余大。槟榔为诸番之冠。货用金、𧵳子、红白烧珠之属。

## 大乌爹

国近巴南之地，界西洋之中峰，山多卤股，田杂沙土。有黑岁，宜种豆。气候常热。俗尚淳。男女身修长。女生髭，穿细布，系红绢捎。女善战，使标

枪，批竹矢，毒于蛇，别国人极畏之。仍以金钱、鱼兼贝子使用。

煮海为盐，以逡巡法酿酒。有酋长。地产布匹，猫儿眼睛、鸦鹘石、翠羽。贸易之货，白铜、鼓板、五色缎、金、银、铁器之属。国以贝子、金钱流通使用，所以便民也。成周之世，用钱币；汉武造皮币，铸白银，无非子母相权而已。如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虽无其币以兼之，得非法古之道者哉！

## 万年港

凌门正湾为之引从，仿佛相望。中间长阔二十余丈，其深无底，鱼龙之渊薮也。旁有山如氐，环而居。田宽地窄，宜谷麦。气候常热。俗朴。男女椎髻，系青布捎。

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降真条、木绵、黄蜡。贸易之货，用铁条、铜线、土印花布、瓦瓶之属。

## 马八儿屿

控西北之隅，居加将门之右，濒山而居。土咸，田沃饶，岁倍收。气候热，俗淫。男女散发，以椰叶蔽羞。不事缉织。

凿井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无酋长。

地产翠羽、细布，大羊百有余斤。谷米价廉。贸易之货，用砂金、青缎、白矾、红绿硝珠之属。

次曰拔忽，曰里达那，曰骨里傍，曰安其，曰伽忽，皆属此国之节制焉。

## 阿思里

极西南达国里之地，无山林之限，风起则飞沙扑面，人不敢行。居人编竹以蔽之。气候热，半年之间多不见雨。掘井而饮，深至二三百丈，味甘而美。其地防原，宜种麦，或潮水至原下，则其地上润，麦苗自秀。

俗恶。男女编发，以牛毛为绳，接发捎至齐膝为奇。以鸟羽为衣，捣麦作饼为食。民不善煮海为盐。地产大棉布、小布匹。贸易之货，用银、铁器、青烧珠之属。

## 哩伽塔

国居辽西之界，乃国王海之滨。田瘠，宜种黍。民叠板石为居。掘地丈有余深，以藏种子，虽三载亦不朽也。气候秋热而夏凉。俗尚朴。男女瘦长，其形古怪，发长二寸而不见长。穿布桶衣，系皂布捎。

煮海为盐，酿黍为酒，以牛乳为食。地产青琅玕、珊瑚树，其树或长一丈有余，或七八尺许，围一尺有余。秋冬民间皆用船采取，以横木系破网及纱线于其上，仍以索缚木两头，人于船上牵以拖之，则其树槎桠，挂挽而上。贸易之货，用金、银、五色缎、巫仑布之属。

## 天 堂

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为西域。风景融和，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为天堂。有回回历，与中国《授时历》前后只争三日，其选日永无差异。

气候暖。风俗好善。男女辫发，穿细布长衫，系细布捎。地产西马，高八尺许。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则人肥美。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

## 天 竺

居大食之东，隶秦王之主。去海二百余里。地平沃。气候不齐。俗尚古风。男女身长七尺，小目长项。手帕系额，编发垂耳，穿百结衣，以藤皮织鞋，以绵纱结袜，仍将穿之，示其执礼也。

不善煮海为盐，食仰他国。民间以金钱流通使用。有酋长。地产金沙、骏马。贸易之货，用银、青白花器、斗锡、酒、色印布之属。

## 层摇罗

国居大食之西南，崖无林，地多淳，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货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气候不齐。俗古直。男女挽髻，穿无缝短裙。民事网罟，取禽兽为食。

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矾。贸易之货，用牙箱、花银、五色缎之属。

## 马鲁涧

国与遐迩沙喃之后山接壤，民乐业而富。周回广一万八千余里。西洋国悉臣属焉。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入此国讨境不复返。

兹地产马，故多马军。动侵番国以兵，凡若千万。岁以正月三日，则建高坛以受兵贺。所至之地，即成聚落一所。民间互易，而卒无扰攘之患。盖以刑法之重如此。观其威逼诸番，严行赏罚，亦酋豪中之表表者乎！

## 甘埋里

国居西南冯之地，与佛朗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呗喃。其地造舟为马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栈，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戽水不竭。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

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郎国来，商贩于

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椒之所以贵者，皆因此船运去尤多，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

## 麻呵斯离

去大食国八千余里，与鲸板奴国相近。由海通溪，约二百余里。石道崎岖，至官场三百余里。地平如席。气候应节。风俗鄙俭。男女编发，眼如铜铃。穿长衫。

煮海为盐，酿荖叶为酒。有酋长。地产青盐、马乳葡萄、米、麦。其麦粒长半寸许。甘露每岁八九月下，民间筑净池以盛之，旭日曝则融结如水，味甚糖霜。仍以瓷器贮之，调汤而饮，以辟瘴疠。古云，甘露王如来即其地也。贸易之货，用剌速斯离布、紫金、白铜、青琅玕、阇婆布之属。

## 罗婆斯

国与麻加那之右山联属，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虽然，饮食宫室节宜之不可缺也，丝麻绨纻寒暑往来之不可违也。夫以洛南北之地，悬隔千里，尚有寒暑之殊，而况于穷海诸国者哉！

其地钟汤之全，故民无衣服之备，陶然自适，以宇宙轮舆。宜乎茹饮不择，巢穴不易，相与浮乎太古之天矣！

## 乌 爹

国因伽里之旧名也。山林益少，其地堰潴而半旷。民专农业，田沃稼茂，既无绝粮之患，又无蝗蛹之灾。岁凡三稔，诸物皆廉，道不拾遗，乡里和睦，士尤尚义，俗厚民泰，各番之所不及也。气候、男女与朋加剌略同。税收十分之一。

地产大者，黑国、翠羽、黄蜡、木棉、细匹布。贸易之货，用金、银、五色缎、白丝、丁香、豆蔻、茅香、青白花器、鼓瑟之属。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𧴩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余，折钱使用。以二百五十𧴩子籴一尖箩熟米，折官斗有一斗六升。每钱收𧴩子可得四十六箩米，通计七十三斗六升，可供二人一岁之食有余。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夫以外夷而得知务农重谷，使国无游民，故家给人足，岁无饥寒之忧。设知兴行礼让，教以诗书礼乐，则与中国之风无间然矣。孰谓蛮貊之邦而不可行者乎！

## 异闻类聚

古有奇肱国之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见于《博物志》矣。

次曰顿逊国。其人死，送于郭外，鸟食肉尽乃去，以火烧其骨，即沉于海中，谓之鸟葬。见于《穷神秘苑》矣。

次曰骨利国。昼长夜短，薄暮，煮一羊脾方熟，东方已曙。见于《神异录》矣。

次曰大食国。山树花开如人首，不解语。人借问，惟频笑。笑则雕落。见于《酉阳杂俎》矣。

次曰婆登国。种谷每月一熟，见于《神异之记》。

次曰缴濮国。人有尾，欲坐，则先穴地以安之。误折其尾则死。见于《广州之记》。

次曰南方之产翁。獠妇娩子，婿拥衾抱雏以护卫之。见于《南楚之新闻》。

次曰番禺，县民失蔬圃，盗之于百里之外，若浮筏乘流于海上，有县宰为之判状。见于《玉堂之闲话》。

他如女人国，视井而生育；茶弼沙国，日入其地，声震雷霆。至于南方缚妇成姻，多非礼聘；岭南之好女，不事绩织；南海之贫窭，名为指腹卖；南中之师郎，拥妇而食肉。此又人物风俗之不同，录之以备采览。故曰"异闻类聚"。

# 后 序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至正己丑冬，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契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顾以清源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知方外事，属《岛夷志略》附于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异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

# 真腊风土记

[元] 周达观撰　胡　昕整理

《真腊风土记》一卷，凡四十则，元周达观撰。作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浙江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年间奉命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回国后根据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撰述成书。本书记载了十三世纪真腊社会各方面情况，内容包括当地的建筑、雕刻，农工商贸社会经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柬友好关系等等，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关于柬埔寨吴哥时代的历史记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书的版本较多，常见的有《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四库全书》本。这次整理以《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并且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 总　叙

真腊国或称占腊，其国自称曰甘孛智。今圣朝按西番经，名其国曰澉浦只，盖亦甘孛智之近音也。

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港凡数十，惟第四港可入，其余悉以沙浅故不通巨舟。然而弥望皆修藤古木，黄沙白苇，仓卒未易辨认，故舟人以寻港为难事。自港口北行，顺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属郡也。又自查南换小舟，顺水可十余日，过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

按《诸番志》称其地广七千里。其国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罗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东则大海也。旧为通商来往之国。

圣朝诞膺天命，奄有四海。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百户，一金牌千户，同到本国，竟为拘执不返。

元贞之乙未六月，圣天子遣使招谕，俾余从行。以次年丙申二月离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开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其风土国事之详，虽不能尽知，然其大略亦可见矣。

## 城　郭

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皆一门。城之外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桥之两旁，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栏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旁，凿石为象形。城皆叠石为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坚固，且不生繁草，却无女墙。城之上，间或种桄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内向如坡子，厚可十余丈。坡上皆有大门，夜闭早开，亦有监门者，惟狗不许入门。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斩趾刑人亦不许入门。

当国之中有金塔一座，旁有石塔二十余座。石屋百余间，东向有金桥一所。金狮子二枚，列于桥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许，有铜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郁然。其下亦有石屋数十间。又其北一里许，则国主之庐也。其寝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来有“富贵真腊”之褒者，想为此也。

石塔，出南门外半里余，俗传鲁般一夜造成。鲁般墓在南门外一里许，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

东池在城东十里，周围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卧铜佛一身，脐中常有水流出。味如中国酒，易醉人。

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数十间。金狮子、金佛、铜象、铜牛、铜马之属，皆有之。

## 宫　室

国宫及官舍府第皆面东。国宫在金塔、金桥之北，近北门，周围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铅为之；余皆土瓦，黄色。梁柱甚巨，皆雕画佛形。屋颇壮观，修廊复道，突兀参差，稍有规模。其莅事处有金窗棂，左右方柱上有镜，约有四五十面，列放于窗之旁。其下为象形。闻内中多有奇处，防禁甚严，不可得而见也。

其内中金塔，国主夜则卧其上，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见，国主则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

其次如国戚大臣等屋，制度广袤，与常人家迥别：周围皆用草盖，独家庙及正寝二处许用瓦。亦各随其官之等级，以为屋室广狭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草盖，瓦片不敢上屋。其广狭虽随家之贫富，然终不敢效府第制度也。

## 服　饰

自国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围腰。出入则加以大布一条，缠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级，国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其国中虽自织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美故也。

惟国主可打纯花布。头戴金冠子，如金刚头上所戴者；或有时不戴冠，但以线穿香花，如茉莉之类，周匝于髻间。项上戴大珍珠三斤许。手足及诸指上皆带金镯，指环上皆嵌猫儿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红药染赤色。出则手持金剑。

百姓间惟妇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国戚可打疏花布，惟官人可打两头花布；百姓间惟妇人可打之。若新唐人虽打两头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杀故也。暗丁八杀者，不识体例也。

## 官　属

国中亦有丞相、将帅、司天等官，其下各设司吏之属，但名称不同耳。大抵皆国戚为之，否则亦纳女为嫔。其出入仪从亦有等级。用金轿杠、四金伞柄者为上；金轿杠、二金伞柄者次之；金轿杠、一金伞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伞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银伞柄者而已，亦有用银轿杠者。金伞柄以上官，皆呼为巴丁，或呼暗丁。银伞柄者，呼为厮辣的。伞皆用中国红绢为之，其裙直拖地。油伞皆以绿绢为之，裙却短。

## 三　教

为儒者呼为班诘，为僧者呼为苎姑，为道者呼为八思惟。

班诘不知其所祖，亦无所谓学舍讲习之处，亦难究其所读何书。但见其如常人打布之外，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以此别其为儒耳。由班诘入仕者，则为高上之人。项上之线终身不去。

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茹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用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极其齐整。于上写黑字，既不用笔墨，但不知其以何物书写。僧亦用金银轿杠、伞柄者，国主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

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于头上戴一红布或白布，如鞑靼娘子罟姑之状而略低。亦有宫观，但比之寺院较狭。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如中国社坛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宫观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见食，亦不饮酒。不曾见其诵经及与人功课之事。

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其详莫能考也。

## 人　物

人但知蛮俗人物粗丑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岛村僻、寻常闾巷间者，则信然矣。至如宫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妇女，多有其白如玉者，盖以不见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缠腰之外，不论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虽国主之妻，亦只如此。

国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嫔婢之属，闻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级，未尝轻出户。余每一入内，见番王必与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窗中，诸宫人皆次第列于两廊窗下，徙倚窥视，余备获一见。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内。其下供内中出入之役者，呼为陈家兰，亦不下一二千。却皆有丈夫，与民间杂处，只于囟门之前，削去其发，如北人开水道之状，涂以银朱，及涂于两鬓之旁，以此为陈家兰别耳。惟此妇可以入内，其下余人不可得而入也。内宫之前后有络绎于道途间。

寻常妇女，椎髻之外，别无钗梳头面之饰。但臂中带金镯，指中带金指环。且陈家兰及内中诸宫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

国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数成群，行于墟场间。常有招徕唐人之意，反有厚馈，可丑可恶。

## 产　妇

番妇产后，即作热饭，拌之以盐，纳于阴户。凡一昼夜而除之。以此产中无病，且收敛常如室女。余

初闻而诧之，深疑其不然。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备知其事。且次日即抱婴儿，同往河内澡洗，尤所怪见。

又每见人言：番妇多淫，产后一两日，即与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即有买臣见弃之事。若丈夫适有远役，只可数夜；过十数夜，其妇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荡之心尤切。然亦闻有守志者。妇女最易老，盖其婚嫁产育既早，二三十岁人，已如中国四五十岁人矣。

## 室 女

人家养女，其父母必祝之曰："愿汝有人要，将来嫁千百个丈夫。"富室之女，自七岁至九岁；至贫之家，则止于十一岁，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阵毯"。

盖官司每岁于中国四月内，择一日颁行本国应有养女当"阵毯"之家，先行申报官司。官司先给巨烛一条。烛间刻画一处，约是夜遇昏点烛，至刻画处，则为"阵毯"时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择一僧或一道，随其何处寺观，往往亦自有主顾。向上好僧，皆为官户富室所先，贫者亦不暇择也。官富之家，馈以酒、米、布帛、槟榔、银器之类，至有一百担者，直中国白金二三百两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担，或一二十担，随家丰俭。所以贫人家至于十一岁而始行事者，为难办此物耳。亦有舍钱与贫女"阵毯"者，谓之做好事。盖一岁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许。

是夜，大设饮食、鼓乐，会亲邻。门外缚一高棚，装塑泥人、泥兽之属于其上，或十余，或止三四枚，贫家则无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轿伞鼓乐迎此僧而归。以采帛结二亭子，一则坐女于其中，一则僧坐其中，不晓其口说何语。鼓乐之声喧阗，是夜不禁犯夜。闻至期与女俱入房，亲以手去其童，纳之酒中。或谓父母亲邻各点于额上，或谓俱尝以口，或谓僧与女交媾之事，或谓无此。但不容唐人见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将明时，则又以轿伞鼓乐送僧去。后当以布帛之类与僧赎身。否则此女终为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适也。余所见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

前此父母必与女同寝，此后则斥于房外，任其所之，无复拘束堤防之矣。至若嫁娶，则虽有纳币之礼，不过苟简从事。多有先奸而后娶者，其风俗既不以为耻，亦不以为怪也。"阵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余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错于途路间，鼓乐之声，无处无之。

## 奴 婢

人家奴婢，皆买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余，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贫之家则无之。盖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种类，俗呼为撞贼。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间人相骂者，一呼之为撞，则恨入骨髓，其见轻于人如此。少壮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只许于楼下坐卧。若执役，方许登楼，亦必跪膝合掌顶礼而后敢进。呼主人为巴驼，主母为米。巴驼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过，挞之，则俯首受杖，略不敢动。

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终无与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旷者不择，一与之接，主人闻之，次日不肯与同坐，以其曾与野人接故也。或与外人交，至于有妊养子，主人亦不诘问其所从来。盖以其所不齿，且利其得子，仍可为异日奴婢也。

或有逃者，擒而复得，必于面刺以青，或于项上带铁以锢之，亦有带于臂腿间者。

## 语 言

国中语言，自成音声，虽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话说。如以一为梅，二为别，三为卑，四为般，五为孛蓝，六为孛蓝梅，七为孛蓝别，八为孛蓝卑，九为孛蓝般，十为答。呼父为巴驼，叔伯亦呼为巴驼。呼母为米，姑、姨、婶姆以至邻人之尊年者，亦呼为米。呼兄为邦，姊亦呼为邦。呼弟为补温。呼舅为吃赖，姑夫、姊夫、姨夫、妹夫亦呼为吃赖。

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言此人乃张三之弟，则曰补温张三。彼人乃李四之舅，则曰吃赖李四。又如呼中国为备世，呼官人为巴丁，呼秀才为班诘。乃呼中国之官人，不曰备世巴丁，而曰巴丁备世。呼中国之秀才，不曰备世班诘，而曰班诘备世。大抵皆如此，此其大略耳。至若官府则有官府之议论，秀才则有秀才之文谈，僧道自有僧道之语说。城市村落，言语各自不同，亦与中国无异也。

## 野 人

野人有二种：有一等通往来话言之野人，乃卖与城间为奴之类是也；有一等不属教化，不通言语之野人，此辈皆无家可居，但领其家属巡行于山，头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兽，以弧矢摽枪射而得之，乃击火于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药甚毒，同党中常自相杀戮。近地亦有种豆蔻、木绵花、织布为业者，布甚粗厚，花纹甚别。

## 文 字

寻常文字及官府文书，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随其大小阔狭，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国白垩之类，搓为小条子，其名为梭。拈于手中，就皮画以成字，永不脱落。用毕则插于耳之上。字迹亦可辨认为何人书写，须以湿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样，正如回鹘字。凡文字皆自后书向前，却不自上书下也。余闻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声，正与蒙古音相类，但所不同者三两字耳。初无印信，人家告状，亦无书铺书写。

## 正朔时序

每用中国十月为正月。是月也，名为佳得。当国宫之前，缚一大棚，上可容千余人，尽挂灯球、花朵之属。其对岸远离二三十丈地，则以木接续缚成高棚，如造搭扑竿之状，可高二十余丈。每夜或设三四座，或五六座，装烟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诸属郡及诸府第认直。遇夜则请国主出观，点放烟火爆杖，烟火虽百里之外皆见之。爆杖其大如炮，声震一城。其官属贵戚，每人分以巨烛槟榔，所费甚夥，国主亦请奉使观焉。如是者半月而后止。

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则抛球，九月则压猎。压猎者，聚一国之众，皆来城中，教阅于国宫之前。五月则迎佛水，聚一国远近之佛，皆送水与国主洗身。陆地行舟，国主登楼以观。七月则烧稻，其时新稻已熟，迎于南门外烧之，以供佛。妇女车象往观者无数，国主却不出。八月则挨蓝，挨蓝者舞也。点差伎乐，每日就国宫内挨蓝，且斗猪斗象，国主亦请奉使观焉，如是者一旬。其余月分不能详记也。

国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蚀皆能推算，但是大小尽却与中国不同。中国闰岁，则彼亦必置闰，但只闰九月，殊不可晓。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轮。亦如中国所谓开、闭、建、除之类。番人既无姓名，亦不记生日。多有以所生日头为名者，有两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东方，何日可出西方，虽妇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如以马为卜赛，呼鸡为蛮，呼猪为直卢，呼牛为个之类也。

## 争讼

民间争讼，虽小事亦必上闻国主。初无笞杖之责，但闻罚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无绞斩之事。止于城西门外掘地成坑，纳罪人于内，实以土石，坚筑而罢。其次有斩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奸与赌无禁。奸妇之夫或知之，则以两柴绞奸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资而与之，方可获免。然装局欺骗者亦有之。或有死于门首者，则自用绳拖置城外野地，初无所谓体究检验之事。

人家获盗，亦可施监禁拷掠之刑。却有一项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为盗，不肯招认，遂以锅煎油极热，令此人伸手于其中；若果偷物，则手腐烂，否则皮肉如故。云番人有异法如此。

又两家争讼，莫辨曲直。国宫之对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其外，两家自以亲属互相堤防。或坐一二日，或坐三四日。其无理者，必获症候而出，或身上生疮疖，或咳嗽热症之类。有理者略无纤事。以此剖判曲直，谓之天狱。盖其土地之灵，有如此也。

## 病癞

国人寻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然多病癞者，比比道途间。土人虽与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谓彼中风土有此疾。曾有国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观之，往往好色之余，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闻土人色欲才毕，皆入水澡洗。其患痢者十死八九。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不类，不知其为何物。更有一等师巫之属，与人行持，尤可笑。

## 死亡

人死无棺，止贮以篷席之类，盖之以布。其出丧也，前亦用旗帜鼓乐之属。又以两柈，盛以炒米，绕路抛撒，抬至城外僻远无人之地，弃掷而去。俟有鹰犬畜类来食，顷刻而尽，则谓父母有福，故获此报。若不食，或食而不尽，反谓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渐有焚者，往往皆唐人之遗种也。父母死，别无服制，男子则髡其发，女子则于囟门剪发如钱大，以此为孝耳。国主仍有塔葬埋，但不知葬身与葬骨耳。

## 耕种

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树尽没，仅留一杪耳。人家滨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后。十月至三月，点雨绝无。洋中仅可通小舟，深处不过三五尺，人家又复移下，耕种者指至何时稻熟，是时水可淹至何处，随其地而播种之。耕不用牛，耒耜镰锄之器，虽稍相类，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种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与之俱高，想别一种也。

但粪田及种蔬，皆不用秽，嫌其不洁也。唐人到彼，皆不与之言及粪壅之事，恐为所鄙。每三两家共掘地为一坑，盖之以草；满则填之，又别掘地为之。凡登溷既毕，必入池洗净。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饭。见唐人登厕用纸揩拭者，皆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门。妇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 山川

自入真蒲以来，率多平林丛木，长江巨港，绵亘数百里。古树修藤，森阴蒙翳，禽兽之声，遝杂其间。至半港而始见有旷田，绝无寸木，弥望芃芃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绵亘数百里。其竹节间生刺，笋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 出产

山多异木，无木处乃犀、象屯聚养育之地。珍禽奇兽，不计其数。细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黄蜡，粗色有降真、豆蔻、画黄、紫梗、大风子油。

翡翠，其得也颇难。盖丛林中有池，池中有鱼。翡翠自林中飞出求鱼，番人以树叶蔽身，而坐水滨，

笼一雌以诱之。手持小网，伺其来则罩之。有一日获三五只，有终日全不得者。

象牙则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旧传谓每岁一换牙者非也。其牙以标而杀之者上也，自死而随时为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为下矣。

黄蜡出于村落朽树间，其一种细腰蜂如蝼蚁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块，每块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

犀角白而带花者为上，黑为下。降真生丛林中，番人颇费砍斫之劳，盖此乃树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豆蔻皆野人山上所种。画黄乃一等树间之脂，番人预先一年以刀斫树，滴沥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一等树枝间，正如桑寄生之状，亦颇难得。大风子油乃大树之子，状如椰子而圆，中有子数十枚。胡椒间亦有之，缠藤而生，累累如绿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 贸易

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兼亦利其能买卖故也。

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罢。无店铺，但以蓬席之类铺于地间，各有常处，闻亦有纳官司赁地钱。小交关则用米谷及唐货；次则用布；若乃大交关，则用金银矣。

往年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近亦有脱骗欺负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 欲得唐货

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甆器，及水银、银朱、纸札、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针。其粗重则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者则菽麦也，然不可将去耳。

## 草木

惟石榴、甘蔗、荷花、莲藕、芋桃、蕉芎与中国同。荔枝、橘子，状虽同而味酸，其余皆中国所未曾见。树木亦甚各别，草花更多，且香而艳。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柏、杉、桧、梨、枣、杨、柳、桂、兰、菊、芷之类，皆所无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 飞鸟

禽有孔雀、翡翠、鹦鹉，乃中国所无。其余如鹰、鸦、鹭鸶、雀儿、鸬鹚、鹳、鹤、野鸭、黄雀等物皆有之。所无者，喜鹊、鸿雁、黄莺、杜宇、燕、鸽之属。

## 走兽

兽有犀、象、野牛、山马，乃中国所无者。其余如虎、豹、熊、罴、野猪、麋、鹿、獐、麂、猿、狐、狖之类甚多。所不见者，狮子、猩猩、骆驼耳。鸡、鸭、牛、马、猪、羊所不在论也。马甚矮小，牛甚多。生不敢骑，死不敢食，亦不敢剥其皮，听其腐烂而已，以其与人出力故也，但以驾车耳。在先无鹅，近有舟人自中国携去，故得其种。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头脑绝类新生小狗儿。

## 蔬菜

蔬菜有葱、芥、韭、茄瓜、西瓜、冬瓜、王瓜、苋菜。所无者萝卜、生菜、苦荬、菠薐之类。瓜、茄正月间即有之。茄树有经数年不除者。木绵花树高可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不识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种。

## 鱼龙

鱼鳖惟黑鲤鱼最多，其他如鲤、鲫、草鱼亦多。有吐哺鱼，大者重二斤已上。有不识名之鱼亦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来者。至若海中之鱼，色色有之。鳝鱼、湖鳗、田鸡土人不食，入夜则纵横道途间。鼋鼍大如合苎，虽六藏之龟，亦充食用。查南之虾，重一斤以上。真蒲龟脚可长八九寸许。鳄鱼大者如船，有四脚，绝类龙，特无角耳。蛏甚脆美。蛤、蚬、蛳螺之属，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独不见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 酝酿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为蜜糖酒，用药曲，以蜜及水中半为之。其次者，土人呼为朋牙四，以树叶为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树叶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饭为之，名曰包棱角。盖包棱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鉴酒，以糖为之。又入港滨水，又有茭浆酒；盖有一等茭叶生于水滨，其浆可以酿酒。

## 盐醋酱曲

鹾物国中无禁，自真蒲、巴涧滨海等处，率皆烧。山间更有一等石，味胜于盐，可琢以成器。

土人不能为醋，羹中欲酸，则着以咸平树叶，树既生荚则用荚，既生子则用子。

亦不识合酱，为无麦与豆故也。亦不曾造曲，盖以蜜水及树叶酿酒，所用者酒药耳，亦如乡间白酒药之状。

## 蚕桑

土人皆不事蚕桑，妇人亦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绵布而已。亦不能纺，但以手理成条。无机杼以织，但以一头缚腰，一头搭窗上。梭亦止用一竹

管。

近年暹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桑种蚕种，皆自暹中来。亦无麻苎，惟有络麻。暹人却以丝自织皂绫衣着，暹妇却能缝补。土人打布损破，皆倩其补之。

## 器　用

寻常人家，房舍之外，别无桌凳盂桶之类，但作饭则用一瓦釜，作羹则用一瓦铫。就地埋三石为灶。以椰子壳为杓。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羹则用树叶造一小碗，虽盛汁亦不漏。又以茭叶制一小杓，用兜汁入口，用毕则弃之。虽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锡器或瓦器盛水于旁，用以蘸手。盖饭只用手拿，其粘于手，非此水不能去也。

饮酒则用镴器，可盛三四盏许，其名为恰；盛酒则用镴注子。贫人则用瓦钵子。若府第富室，则一一用银，至有用金者。国主处多用金为器皿，制度形状又别。

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或有铺虎豹麂鹿等皮及藤簟者。近新置矮桌，高尺许。睡只竹席卧于地。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

夜多蚊子，亦用布罩。国主内中，以销金缣帛为之，皆舶商所馈也。

稻不用砻，止用杵舂碓耳。

## 车　轿

轿之制，以一木屈其中，两头竖起，雕刻花样，以金银裹之，所谓金银轿杠者此也。每头一尺之内钉一钩子，以大布一条厚折，用绳系于两头钩中，人坐于布内，以两人抬之。轿外又加一物，如船篷而更阔，饰以五色缣帛，四人扛之，随轿而走。

若远行，亦有骑象、骑马者，亦有用车者。车之制却与他地一般。马无鞍，象却有凳可坐。

## 舟　楫

巨舟以硬树破版为之。匠者无锯，但以斧凿之，开成版；既费木，且费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凿凿断；起屋亦然。船亦用铁钉，上以茭叶盖覆之，却以槟榔木破片压之。此船名为新拿，用棹。所粘之油，鱼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

小舟却以一巨木凿成槽，以火熏软，用木撑开，腹大，两头尖，无篷，可载数人，止以棹划之，名为皮阑。

## 属　郡

属郡九十余，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涧，曰莫良，曰八薛，曰蒲买，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赖敢坑，曰八厮里。其余不能悉记。各置官属，皆以木排栅为城。

## 村　落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镇守之官，名为买节。大路上自有歇脚去处，如邮亭之类，其名为森木。近与暹人交兵，遂皆成旷地。

## 取　胆

前此于八月内取胆，盖占城主每年索人胆一瓮，可千余枚。遇夜则多方令人于城中及村落去处，遇有夜行者，以绳兜住其头，用小刀于右胁下取去其胆，俟数足，以馈占城主。独不取唐人之胆，盖因一年取唐人一胆杂于其中，遂致瓮中之胆俱臭腐而不可用故也。近年已除取胆之事。另置取胆官属，居北门之里。

## 异　事

东门之里，有蛮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开，历三日不食而俱死。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渠谓两见此事。盖其国圣佛之灵，所以如此。

## 澡　浴

地苦炎热，每日非数次澡洗则不可过，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无浴室盂桶之类，但每家须有一池；否则两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体入池。惟父母尊年者在池，则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则尊年者亦回避之。如行辈则无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门入水而已。

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妇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边脱去所缠之布而入水。会聚于河者，动以千数，虽府第妇女亦预焉，略不以为耻。自踵至顶，皆得而见之。城外大河，无日无之。唐人暇日颇以此为游观之乐。闻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温如汤，惟五更则微凉，至日出则复温矣。

## 流　寓

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

## 军　马

军马亦是裸体跣足，右手执摽枪，左手执战牌，别无所谓弓箭、炮石、甲胄之属。传闻与暹人相攻，皆驱百姓使战，往往亦别无智略谋画。

## 国主出入

闻在先国主，辙迹未尝离户，盖亦防有不测之变也。新主乃故国主之婿，原以典兵为职。其妇翁爱女，女密窃金剑以往其夫，以故亲子不得承袭。尝谋起兵，为新主所觉，斩其趾而安置于幽室。新主身嵌圣铁，纵使刀箭之属，着体不能为害，因恃此遂敢出户。

余宿留岁余，见其出者四五。凡出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踵其后。宫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执

巨烛，自成一队，虽白日亦点烛。又有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制度迥别，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宫女，执摽枪、摽牌为内兵，又成一队。又有羊车、鹿车、马车，皆以金为饰。其诸臣僚国戚，皆骑象在前，远望红凉伞不计其数。又其次则国主之妻及妾媵，或轿或车，或马或象，其销金凉伞何止百余。其后则是国主，立于象上，手持金剑，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销金白凉伞凡二十余柄，其伞柄皆金为之。其四围拥簇之象甚多，又有军马护之。若游近处，止用金轿子，皆以宫女抬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观者皆当跪地顶礼，名为三罢。不然，则为貌事者所擒，不虚释也。

每日国主两次坐衙治事，亦无定文。凡诸臣与百姓之欲见国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顷闻内中隐隐有乐声，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闻止用金车子，来处稍远。须臾，见二宫女纤手卷帘，而国主乃仗剑立于金窗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头。螺声方绝，乃许抬头。国主随亦就坐。坐处有狮子皮一领，乃传国之宝。言事既毕，国主寻即转身，二宫女复垂其帘，诸人各起身。以此观之，则虽蛮貊之邦，未尝不知有君也。

# 异域志

[元] 周致中撰　金久红整理

《异域志》二卷，元周致中撰。致中，江陵（今属湖北）人，官任知院，曾出使外邦六次，熟知各国人物风俗，故撰成此书，初名《裸虫录》，后人重编时改题今名。全书著录二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编为一百五十七条，所记皆为各国道里、风俗、物产等。所记范围东起朝鲜、日本，西抵西亚、非洲，南至东南亚、南亚诸国，地域之广为明代以前记载所罕见，且多为亲身所见。有《夷门广牍》、《说库》、《丛书集成初编》等本。这次整理以《说库》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 卷　上

### 扶桑国

在日本之东南，大汉国之正东。无城郭，民作板屋以居。风俗与太古无异。人无机心，麋鹿与之相亲，人食其乳则寿罕疾，得太阳所出生炁之所薰炙故也。然其东极清，阳光能使万物受其气者，草木尚荣而不悴，况其人乎！

### 长生国

其国在穿胸国之东，秦人曾至其国。其人长大而色黑，有数百岁不死者，其容若少。其地有不死树，食之则寿；有赤泉，饮之不老。盖其国乃在天地灵气之所钟，神明秀气之所荫，凡草木鸟兽皆寿，何况人乎！

### 朝鲜国

古朝仙，一曰高丽，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医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用中国正朔，王子入中国太学读书。风俗华美，人性淳厚，地方东西三千，南北六千。王居开城府，依山为宫，曰神窝。民舍多茅茨，鲜陶瓦。以乐浪为东京，百济金州为西京，有郡百八十，镇三百九十，洲岛三十。以鸭绿江为西固，东南至明州，海皆绝碧，至洋则黑海，人谓无底谷也。

### 日本国

在大海岛中，岛方千里，即倭国也。其国乃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时福所带之人，百工技艺、医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为国焉。而中国诗书遂留于此，故其人多尚作诗写字。自唐方入中国为商，始有奉胡教者，王乃髡发为桑门，穿唐僧衣。其国人皆髡发，孝服则留头。

### 僰　人

名僬侥。按：许氏《说文》曰："僰字从其人。"在四夷为最，生居坤地，颇顺其性，故名以人字傍名之也。其国则中庆、威武、大理、永昌等府是也，今滇南者皆是焉。

### 缅　人

在大理西南，行五十日程可至。种类甚众，与僰人相邻。其人以大被为衣，古称穷荒之之国是也。因知中国之制，颇效之，故其风俗似罗罗。其性狼悍贵勇，尚战斗。

### 木兰皮国

其国乃阳盛之方，生物甚旺。在大食国西有巨海，国之西有国不可胜数，可至者惟本兰皮耳。自陀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一舟容数百人，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其国所产麦一粒长三寸，瓜园四五尺，榴一颗重五斤，桃二斤，菜长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见泉。胡羊高三四尺，尾大如扇，春则剖腹取膏数十斤，再缝而能复活，药线缝之功也，华佗之术出于此。

## 鞑 靼

一名匈奴，一名单于，一名狻狁，一名突厥，一名瀌鬻，一名契丹，一名羌胡，一名蒙古，种类甚多。其风俗以鞍马为家，水饮草宿，无城郭房屋。地产羊、马、驼、牛，专以射猎为生，无布帛，衣毛革，俗无鳏寡孤独之人。

## 包石　阿思　歪剌　巴赤吉

以上四国同。

## 黑契丹

其国有城池房屋，耕种牧养为活，出产羊、马。与鞑靼不同，风俗颇类，家室颇富，不与鞑靼相往来。女直金人名马会者曾至其国。

## 乞黑奚国

民皆野处，水饮草宿，射猎为活，与鞑靼同，与木思奚德国同。

## 土 麻

其国人烟至烦，似鞑靼。出羊、马，耕种射猎，风俗与西番同。

## 女暮乐

有城池房屋，人烟至多。衣毛革，畜牛、羊，种田射猎为活，鞑靼曾到。

## 阿里车卢

其城在山林中，种田牧放为活。人似鞑靼，与深烈大国同。

## 波利国

多林木，无城池，有房屋。人种田为生，曾与鞑靼为商。

## 灭吉里国

人烟极多，言语风俗皆与鞑靼同，其国近西戎。

## 摆里荒国　大罗国

皆与鞑靼同，二国种类相似，皆以鞍马射猎为生。

## 果鲁果讹

有城池，种五谷，出良马。即西胡之种，比胡人有家业，不水饮草宿。

## 无连蒙古

在海岛中，有城池房屋。其人颇富，出貂鼠。其国近西番。

## 吾凉爱达

与鞑靼同种，又在东北上分界。民皆在山林内住，有野马，无牛、羊，打鱼食马乳过日。

## 结宾郎国

有城池，种田，黄头仙人成道处，与西戎相近。好神鬼事，奉佛者多。

## 七 番

耕山种田，出驼、牛。类北胡，即西番种，俗谓野西番是也。

## 陇木郎

有城一座，昔日番王建都于此，有百姓住坐。地土广，人颇富，乃西戎之国也。

## 大食弼琶罗国

有州四座，无国主，唯王豪更互主事。如婚嫁，取有孕牛尾为信，候牛生犊时，始还。娶妻须要男家割阳物曰人尾来，以为聘礼，女家还元割牛尾期信，女家得之甚喜，以鼓乐迎之。地产骆驼鹤，长六七尺，有翼能飞，食杂物，或烧赤热铜铁与之食，生卵如椰子，破之如瓮瓮有声。国人好猎，日射兽而食。

## 注辇国

西胡南印度也，自故临易舟行而去，有象六万，背立屋，载勇士，以金银为钱。国人尚气轻生，不同釜而爨，亦不共器而食。

## 娑罗国

国人狼戾可畏，男女皆佩刃而行，但与人不睦即刺杀之，奔走他所。一月之内得获则偿命，一月之外出者不论。若他国人至，扪其妇人乳者，自喜曰："你爱我。"若有私意，即出刃刺杀之。

## 女 真

在鸭绿之阳，长白山之下，古肃慎氏之国也。始因新罗人完颜氏者奔于国，遂家焉。地多产金，故女真阿古答称帝，国号大金。其国人皆以鱼鹿之皮为衣，风俗好歌舞，肘腋常带利刃，昼夜不解，轻生重死，好战斗，无畏。所惧者惟野人，与野人为亲者，即刺其面。

## 弩耳干

在女真之东北，与狗国相近。其地极寒，雪深丈余。衣狗皮，食狗肉，养狗如中国人养羊，不种田，捕鱼为生。其年鱼多，谓之好收。出海青，产白鹿，有一兽人莫能见，常有蜕下之骨角，如龙骨相似。

## 大野人

国有大山林，男子奶长如瓠，曾被鞑靼追赶至，将奶搭在手上奔走。会人言，食叶，即野人同。

## 小野人

在女真之北，性狠戾，不畏生死，以杀死为吉祥，病终为不利，父子相杀，以为常焉。种类以黥面为号。

## 采牙金彪

系西番木波人，其国颇富，有出产，尚财利，为番商者多，罕入中国。

## 铁东国

其国人甚富，出驼、马、牛、羊，与西番相类，即西番之种土番是也。

## 乌衣国

在鞑靼黑海之北，镇抚爬剌曾到，言其人皆衣黑衣，戴大黑巾，拖至膝腕，不令他国人见其面。常带刀行，有见面者，即杀死。其国甚富，所卖之物，皆悬于市蓬之上，他国人欲买者，以物拴其上，方可换；上价少，即追而杀之。人称燕子有乌衣国，非也。

## 歇　祭

其国皆平地，多林木，有房舍，人耕种为活。出良马。人黄眼、黄毛发，即黄达子，专务劫掠回回诸国商货。

## 退　波

系黑和尚，有城池房舍，出羊、马，林木甚多，与西戎相邻，酋长皆是剌麻主之。

## 的剌普剌国

有城池，民种田，出明珠异宝，番国皆往彼国买卖者多，与撒母耳干境相连。

## 不　剌

系西番，出羊、马。人狠恶，尚战斗，罕与诸国通。

## 回　鹘

其先本匈奴，臣于突厥。突厥资其财力，雄北荒。大业中，自称回纥。子曰菩萨。突厥亡，惟回纥最强。菩萨死，其酋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

## 吐　蕃

吐蕃本西羌，居析支水西。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其俗谓强雄曰赞，大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其后有君长曰论赞，曰弄赞。

## 于阗国

在西戎，释氏之国，妇人衫裤束带与男子同，死者以火烧之，收骨而葬也。佛书云："佛见雁死于地，以沙葬之。"后因之以沙为冢数层，故称曰雁塔。凡人死者，其骨共葬一塔，各依长幼而葬。居丧者剪发长四寸。后佛涅槃，循其故事，亦以沙为冢，其塔自此始。

## 大食勿拔国

其国边海，天气暖甚，出乳香树，逐日用刀斫树皮取乳。每年春末有飞禽自天而降，如白丝鹅，肥而味佳。有大鱼高二丈余，长十丈余，人不敢食，刳膏为油，肋可作屋桁，脊骨可作门扇，骨节为舂臼。又有龙涎成块泊岸，人竞取为货卖。

## 大阇婆

其国王系始因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后立为王，其子孙尚存。产青盐、绵羊、鹦鹉、珍珠、宝贝。又言其国中有飞头者，其人目无瞳子，其头能飞。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汉武帝时，因墀国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泽，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水外。

## 东印度国

人性强犷，好杀伐，以战死为吉利，以善终为不祥。昔周伯阳父恶其凶杀，化之，见《周书》。至周庄王九年四月八日，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是夜，释氏生，能修性宗教，国人宗之，称名曰佛。盖佛者如中国称神，彼皆称佛。汉明帝时，其法流入中国。晋明帝时，其法大行。

## 苏都识匿国

国名夜义，有野人窟，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口。其窟不知深浅，其人皆如夜叉。

## 龟兹国

汉武帝兵曾至其国，每至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繁息，胜者则旺。

## 焉耆国

每于十月十日，王出首领家，首领骑王马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乐。至元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着甲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

## 马耳打班

其人与回回同，食鼠初生未开眼者为上，进王则为孝顺。

## 人不国

有城池，种田，出胡椒。其地至热，即南回回也。其国颇富商贾之利。

## 西南夷

国人椎发跣足，衣斑花布，披色毡，背刀带弩。其人勇悍，死而无悔，西戎皆畏之。

## 西　番

即鬼方，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又曰鬼阴类，曰鬼戎，曰犬戎。无王子管辖，无城池房舍，多在山林内住，食人肉。其国人奉佛者，皆称刺麻。

## 鸠尼罗国

与新千里国同，此乃西番出佛牙石去处。其石如朽骨，妖妄者做成牙样，曰佛牙，以诳人布施，求其财利。

## 沙弼茶国

乃太阳西没之地，有异人名狙葛尼到此，遂立文字。每至晚，日入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鸣锣、击鼓，混杂日声，不然则人皆惊死，罕有人至之。

## 蒲甘国

其国至富，自大理五程至其国，自窊里国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西番诸国不可通。国王戴金冠，金银饰屋壁，以锡为瓦用，华丽之甚。

## 斯伽里野国

其地乃阴阳击之方，近芦眉国，山上有穴，四季出火。国人扛大石千百斤，纳穴中，须臾爆出，皆碎，五年一次火出。其火流转海边复回，所遇林木不烧，遇石焚之如炭，有神主之。

## 昆仑层期国

其国地极热，在西南海上，接海岛，有大鹏飞则蔽日已，能食骆驼。昔有人拾其翎，截管可作水桶。有野人身如墨漆，鬈发，国人布食诱捉，卖与番商作奴，尚货利也。

## 暹罗国

国在海中，民多作商尚利，其名姓皆以中国儒名称呼。其风俗男子皆割阴嵌八宝，人方以女妻之。海中有一岛，岛中之树，其花须一匙二箸，状如黑漆，人用之饮食，其油腻不能污，若搅茶则化。

## 虎六母思

其国在西南海中，回纥之国。其地至热，出番布、珍宝，与西洋国颇同。

## 西洋国

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所织绵布绝细，莹洁如纸。其人髡首，以白布缠头，以金为钱交易，国人至富。

## 乌仗那国

其国有七神，于此化大蟒，以济饥渴，遂立其国。又与孔雀王啄崖沧泉，以愈众疾，民稍富。

## 真腊国

其国极热，即南回回。凡嫁娶，女子九岁乃会亲友，令僧作佛事，以指头挑破女子童体，以血点于母额，以为利事，嫁人夫妇和。十岁即嫁。人与其妻通，其夫即喜。国人为盗，即斩手断足，或以火印烙记黥额，死罪者以木桩穿其尻。

## 西棚国

与真腊相邻，风俗不同。其国望见天有一窍极明，上人称天门。

## 爪哇国

古阇婆国也，自泉州舶一月可到。天无霜雪，四时之气常燠。地产胡椒、苏木，无城池兵甲，无仓廪府库。每遇时节，国王与其属驰马执枪校武，胜者受赏，亲朋踊跃以为喜，伤死者其妻不顾而去。饮食以木叶为盛，手撮而食。宴会则男女列坐，笑喧尽醉。凡草虫之类，尽皆烹食。市贾皆妇人，婚娶多论财，夫丧不出旬日而适人。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

## 道明国

与野人同，国人不着衣服，见着衣者即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鱼，俗称脱个桂板者此也。

## 近佛国

其国人性与禽兽同，在东南海上，多野岛，蛮贼居之，号麻罗奴。商船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人头为食器。父母死，则召亲戚挝鼓共食其尸肉，非人类比也。

## 散　毛

种类甚多，喜战斗，不畏死。其诸洞惟散毛洞最大。

## 交　州

按《舆地志》曰："周曰骆越，秦曰西瓯，故曰

瓯越。汉曰交趾。”杜氏《通典》曰安南。地产金，出象，出香，风景与两广颇同。国朝以为文礼之邦，以元帝之二太子赘婿于陈氏，以奉元祀焉。

### 大琉球国

在建安之东，去海五百里。其国多山洞，各部落酋长皆称小王，至生分彼此不知，常入中国贡，王子及陪臣皆入太学读书。

### 小琉球国

与大琉球国同。其人粗俗，少入中国。风俗与倭夷相似。

### 占　城

汉置林邑郡，其属郡有宾童龙、宾陀陵、化州、王舍城，地方三千余里，南抵真腊，北抵安南。广州发船，顺风八日可到。国人多姓翁。产名香、犀象、珍宝，常为岁贡，王子入朝中国。比安南不尚文墨，尚战斗，喜师巫邪术。其民有犯讼不能决者，即令过鳄潭。其潭有神鱼，能知人善恶，理亏者鱼即食之。

### 伯夷国

其国近云南，风俗与占城同，人皆以墨刺其腿为号，养象如中国养羊、马。其地出宝石、名香。

### 三伏驮国

在西南海中，有山插环流千里，名大铁围山，人不可跻攀，今古无人得到此，天地设险之所也。惟有一窍可入，国人守之，其安南皆不能入，内有良田，珍宝出焉。

### 可只国

西番出宝物处，境与撒毋耳干相邻，曰富贵番商，不入中国。

### 马罗国

出异宝生头香，即西戎之国。其方多出宝物，人至丑恶可畏。

### 印都丹

其人身黑色，地热无云，出佛之处。其国人多奉佛，而勇悍，少有慈心，风土故也。

### 黑暗国

地产犀牛，与回鹘同，即南海中回回也。未尝入中国，其俗皆与西洋同。

### 天际国

西棚国望见天有一痕明亮，即是其国也。其国极富，城池宫室皆如中国，桥梁石柱皆用玉，有华表二根皆玛瑙，产珍宝异香。大概天道左旋，每一年一周，天四极之际天光长多，如骨利国日长夜短是也。其国一年天旋到此，天光返照一遍，国人谓之天门开，非也。

### 天竺国

国隶大秦，国主悉由大秦选择，地产良马。俗皆编发，垂下两鬓。以帛缠头，衫裤鞋袜。国内有圣水，能止风涛，番商人等以琉璃瓶而盛之，若遇风涛，洒之即止，与默伽国水同。

### 大食无斯离国

出甘露，秋露降，暴之成糖霜，食之甘美。山有天生栗子，名蒲芦，可采食。次年复生，名麻茶泽；三年再生，名没石子。产麦、桃、榴等物，地窖之物数十年不坏。

## 卷　下

### 撒母耳干

在西番回鹘之西，其国极富丽，城郭房屋皆与中国同。其风景佳美，有似江南；繁富似中国，商人至其国者多不思归。皆以金银为钱，出宝石、珍玉、良马、狮子。

### 私诃条国

近女真。金辽山庙有石鼍，如人饮食将尽，向鼍作礼，则饮食悉具。其人多尚巫，谈祸福。

### 眉路骨国

其国似佛，有城七重，上古用黑光石砌就。有番人冢三百余所，胡称曰塔。一所高八十丈，安三百六十房。人以毛色段为衣，肉面为食，金银为钱，地产硼沙、摩娑石等物。

### 藏　国

其国有城池屋舍，地产大柳木，有五丈围者。一曰柳国，其空树中可容二十人。

### 勿斯里国

其国百年不一雨，止有一天江，不知其源，水极甘，溢则四十日浸田，水退而耕。二年必有一白发人从江水出，坐于石上，国人拜问吉凶。其人不语，若笑则年丰，悲则饥疫，良久复入水。古有狙葛尼建庙，顶上有镜，如他国盗兵来者，先照见之。

### 南尼华罗国

国人好佛教，尊牛，屋壁皆涂牛粪以为洁。各家置坛，以牛粪涂，置花木爇香供佛。路通西域，常有

轻骑来劫，闭门拒之，数日绝粮而退。番商到彼，不得入室。

## 乾驼国

其国乃尸毗王之仓库之所，仓为火焚，米皆焦，至今尚存。得一粒服之，则终身无疾。

## 顿逊国

国在海岛上。人将死，亲戚歌舞送于郭外。有鸟如鹅，飞来万数，家人避之，其鸟食肉尽，乃去。即烧骨况水，谓之鸟葬。梁武帝时曾入贡。

## 白达国

国王乃佛麻霞勿之子孙。诸国用兵，不敢侵犯。豪民多珍宝，食酥酪饼肉，少鱼菜，产金、银、玻璃等物。人以雪布缠头上，即回鹘之类。

## 吉慈尼国

盘山为城，尚胡教，礼拜堂百余所。出金、银、金丝锦。富民居住七层楼阁，多畜牧驼、马。地极寒，春夏雪不消，有雪蛆可食。

## 阿萨部

同苗，凡食生，皆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变成酒，饮之可醉。喜歌舞。

## 婆弥烂国

其国有山，巉岩峻险，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已后，屯集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去金陵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

## 麻离拔国

其国产异香、龙涎、珍珠、玻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药、血蝎、阿魏、苏合香、没石子等货，皆大食国至此传易，官豪以金绵桃花帛缠头，以金银为钱交易，常为番商。

## 单马令

其国有酋长，无王。宋庆元间，进金五坛，金伞一柄。元求其利，不至。国人多富，尚宝货，则利为酋豪。

## 昆吾国

其国产宝铁，切玉如泥，及火浣布。其国累堑为丘，象浮图，有三层，尸干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孝，集大毡居中悬衣服彩缯，哭祀之。

## 三佛齐国

其国在南海之中，自广州发船，取正南半月可到。诸番水道之要冲，以木栅为城。国人多姓蒲，缚排浮水而居。官兵服药，刀箭不能伤，以此霸于诸国。旧传其国地面忽有一穴，出生牛数万，人取食之，后用竹木窒其穴，乃绝。产犀、象、珠玑、异宝、香药之类。

## 婆登国

其人与回鹘类，在林邑之东，西接迷离国，南接诃陵。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即书于贝叶。死者以金钏贯于四肢，后加婆律膏及沉檀龙脑，积薪以焚之。

## 佛罗安国

自三佛齐国风帆四昼夜，可到其国，亦可遵陆。有地主。国有飞来铜神二个，一个六臂，一个四臂。六月十五日系佛生日，如有他国人来劫掠，大风骤作，船不可进。

## 麻嘉国

其国是土神麻霞勿出世处，称神为佛，庙后有神墓，日夜常有光，人不敢近，皆合眼而走过也。

## 默伽腊国

其国出珊瑚，人用绳缚十字木，以石沉水中，棹船拖索而取，谓铁网取珊瑚。

## 故临国

与大食相近，国人黑色，好事弓弩。中国船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去，往返二年，彼多为盗。

## 大食国

在海西南山谷间有树，枝上生花如人首，不解语，人借问，惟笑而已，频笑辄落。大食，诸国之总名，有国千余，其属甚多。

## 日蒙国

其国有房舍，种田出姜，人似黑蒙国结束，即西戎，风俗如回回。

## 麻阿塔

其国有神名金刚民，有城池，种田，即西胡。其人多奉佛，为剌麻者多。

## 方连鲁蛮

其人语话难晓，人种田，出驴、马，风俗与野人相似，但有家业，不水饮草宿耳。

## 讹　鲁

人眼深发黄，垒木植为屋宇巢居而已，西胡犬戎之裔也。与野人无异，有巢居穴处之风。

## 大秦国

西番之大国也，番商萃此。其王号麻罗弗，以布帛织出金字缠头。地产珊瑚、生金、花锦、缦布、红玛瑙、珍珠等物，富甚。

## 骨利国

在西北浣海之中，南望回鹘，出良马，乃天外地极际之所，故日长而夜短，日光于地下所照故也。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方熟，天已曙矣。

## 孝亿国

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大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有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真，好客旅，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眼赤髭，披发，面如血色。战具惟稍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有祆祠三千余所，马步甲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臆。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国无河井，种植待雨出而生，以紫矿泥地，承雨水用之。

## 新千里国

出石似朽骨如牙，奉佛者称为佛牙，此诳人也。与鸠泥国相邻。

## 玉瑞国

其国产牛羊，民种田，有房舍，与西番同。富于西戎，专行诸番为商，少入中国，风俗与回回相类。

## 担波国

其国有城池，民种田，天气常热，地无霜雪。出狮子。与回回无异，有国君主之，番商交于邻国。

## 悄　国

系西番，人甚狠，专食五谷过活，出牛、羊、马。与野人何异，勇战之士也，少通邻国。

## 三蛮国

其人不种田，只食土，死者埋之，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复化为人。一说与无膂国民相类，与野人俗同。

## 奇疣国

其国西去玉门关一万里。其人一臂，性至巧，能作飞车，乘风远行。汤王时，西风久作，车至豫州，汤使人藏其车，不以示民。后十年东风大作，乃令仍乘其车以还。

## 登流眉国

真腊之属郡，椎髻，缠帛蔽身。每朝番王出座，名曰登场，众番皆拜罢同座，交手抱两膊为礼。

## 阿陵国

真腊之南，其国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以棕皮盖之。象牙为床，柳花为酒，以手撮食。有毒女，常人同宿即生疮，与女人交合则必死，旋液着草木即枯。

## 义渠国

在大秦之西，人死则烧之，薰尸烟上，谓之登烟霞。出犀象宝货，其人与回鹘同。

## 乌苌国

其国民有死罪，不立杀刑，惟徙之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自验，随事轻重而决之。

## 拔拔力国

国在西南海中，与野兽同。止食肉，常针牛畜取血和乳生饮之。身无衣，惟腰下用羊皮掩之。

## 波斯国

其人矮小极黑，以金花布缦身。无城郭，王以虎皮蒙杌，出则乘软兜或骑象。食饼肉，出异宝等物。

## 晏陀蛮国

其国周围七千里，人如黑漆，能食生人。地无铁，唯磨蚌壳为刃。其国有一圣迹，用浑金作床，承一死人，经代不朽，常有巨蛇卫护。其蛇毛长二尺，人不能近。有一井，一年两次水溢流入海，所过沙石经浸尽成金。

## 默伽国

古系荒郊，无人烟，因大食国祖师蒲罗吽娶妻，在荒野生一子，无水可洗，弃之地下。其子以脚擦地，涌出一泉，甚清彻，此子立名司麻烟，砌成大井，逢旱不干，泛海遇风波，以此水洒之即止。

## 胡鬼国

其人身长大，无马，步走，手持一长柄斧。其走如飞，逐鹿如犬，专以捕猎为生。兀良河鞑靼因逐鹿偶至其地，为其所执。其胡鬼乃出，遂杀其妻子而出，胡鬼赶至河，不能渡则止。

## 宾童龙国

占城之属郡，地主出则骑象或马，打红伞，从者百人，执盾赞唱曰亚或仆。以叶盛饮食。佛书言王舍城即此地也，今有目连舍基存焉。

## 獠

在牂牁，其妇人也，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

有打牙者谓打牙獦獠，种类最多，不可以人事处，张犷难服。

## 木耳夷

在獦獠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之，埋耳后小骨。类人，黑如漆，小寒则揞沙自处，但出其面，常入朝中国。

## 潦查（俗呼老抓）

其地产犀、象、金、银，人性至狠，下窝弓毒药杀人。其可笑者，凡水浆之物不从口入，以管于鼻中吸之，大概与象类同。

## 红　夷

去交州不远，在其境西北，与老抓、占城皆交州唇齿之国。其人不置衣，皆以布绢缠其身首，类回鹘，不产盐。

## 女人国

其国乃纯阴之地，在东南海上，水流数年一泛，莲开长尺许，桃核长二尺。皆有舶舟飘落其国，群女携以归，无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盗船得去，遂传其事。女人遇南风，裸形感风而生。又云与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国无男，照井而生，曾有人获至中国。

## 后眼国

兀良河鞑靼曾见，不知国在何处。其衣帽与胡人同，项后有一目。其性狠戾，鞑靼多畏之。

## 阿黑骄

其国与野人同，人烟最多，尽在林木中住，无羊马孳畜，射生打鱼为活。

## 盘　瓠

帝喾高辛氏宫中老妇耳内有聍耳，掏出如茧，以瓠盛之，以盘覆之，有顷，化为五色之犬，因名瓠犬。时有犬戎吴将军寇边，帝曰："得其头，吾以女妻之。"瓠犬俄衔人头诣阙下，乃吴将军之首也。帝不得已，以女妻之。瓠犬负女入南山穴中，三年生六男六女。其母复以状白帝，于是帝封于长沙，武陵蛮今其国人，是其裔也。

## 狗　国

其国在女真之北，乃阳消阴长之地，得天地之气，驳杂不纯。妇人与人同，穿衣，能人言；男子狗也，不能语，其音狗嗥，不穿衣，食生肉。妇人食熟肉。辽有商人曾至其国，犬遇绝不令归，其妻与箸十余只曰："汝走数里，可置一枚于地，狗见必衔归家，汝方得脱为善。"狗能护爱家物之意故也。

## 啖人国

名乌浒国，按杜氏《通典》："其国在南海之西南，安南之北，朗宁郡所管。"人生长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甘则献其君，君赏之，谓之忠。凡父母老则与邻人食之，遗其骨而归之。其邻人之父母老，亦还彼食之。不令自死为葬污地，食则死后免在生之业。凡娶妻美则让其兄。其人蓬头跣足，无衣，以绢缠于身，是其俗也。

## 啰　啰

即古爨人之国也，盘瓠之种。音出于鼻，性狠恶，不畏死，好食生。髻长一尺向上，以毡衫为衣，以女人为首长，曰母总官。一人纳百夫为贵，其令甚严，刻木牌为令。

## 阿　丹

其国与罗罗同，乃西番种类，盘瓠之裔也，与云南四川之境相邻。

## 沙华公国

即海寇也，其国在东南海中，其人常出大海劫夺人，卖之于阇婆国。

## 莆家龙

南海之东，广州发船，顺风一月可到。国王撮髻脑后，人民剃头，以椰子挞水浆为酒，其色红白，而味极佳。出胡椒、檀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常入贡。

## 昏吾散僧

在山林中，人种田以食，与西番同，乃小部落之国也，但有酋长主之。

## 黑蒙国

其国至富，有城池房舍。民种田。天气常热，人穿五色锦裤。其人多富，尚侈靡。

## 蜒　蛮

今广取珠之蜒户是也，蜒有三：一为鱼蜒，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蜒，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蜒，善伐木取材。蜒极贫，皆鹑衣，得物米，妻子共之。

## 五溪蛮

即洞蛮。遇父母死，行鼓踏歌，饮宴一月，尽产为椁，临江高山凿龛以葬，三年不食盐。

## 生　黎

在两广山谷中，与洞蛮同。科头跣足，短裙结带，头上诸物皆插；善强弩，食生肉，以猴为鲊，以

鼠为煎，曰蜜唧唧。其性凶悍，不当差使。

## 熟　黎

近城邑者颇循教化，其俗与生黎同。在广西亦有州牧所属。

## 苗

种类最多。凡草虫皆生食，凡肉作令生蛆方食。娶妻答歌相合，遂为夫妇。父母老，卖与人家为奴，谓死后无罪。

## 洞　蛮

有土官掌之，其人皆与广西人同。食蛇鼠为上等之馔，以猴肉为鲊，其人皆能下蛊杀人。

## 都播国

与野人同类，铁勒之别种，分为三部，自相统摄。结草为庐，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为粮。衣貂鹿皮，鸟羽为服。国无刑罚，盗者倍征赃。

## 无腹国

在海东南。男女皆无腹肚，其说恐谬，无腹安能生育。

## 无脊国

在东海中。人无肚肠，食土穴居，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为人。

## 穿胸国

在盛海东。胸有窍，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俗谓防风氏之民，因禹杀其君，乃刺其心，故有是类。

## 乌孙国

其国西有三爪蛮，有头目地主，种田。身生长毛，出虏掠百姓，昔封乌孙公主之所。

## 丁灵国

其国在海内。人从膝下生毛，马蹄善走，自鞭其脚，一日可行三百里。

## 柔利国

国人类妖，非人比也。曲膝向前，一手一足。《山海经》云：“在一目国东。”

## 羽民国

在海东南岸巘间，有人长颊鸟喙，赤目白首，身生毛羽，能飞不能远，似人而卵生穴处，即兽蝙蝠之类也。

## 小人国

《山海经》曰：“东方有小人国，名曰靖。”长九寸，海鹤遇而吞之。昔商人曾至海中见之，乃在海尾间穴所也。

## 聂耳国

其人与兽相类，在无腹国东。其人虎文，耳长过腰，手捧耳而行。

## 交颈国

两脚胫曲而相交，与鬼相类，不正之气也。

## 长臂人

郎水中兽类同，在海之东。人垂手至地，专食鱼虾。昔有人在海中得一布衣，袖各长丈余。

## 悬渡国

即猿属，在乌耗之西，山溪不通，但引绳而渡。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互相牵引与兽同。

## 猴孙国

即抹刊刺国。若有别国兵来，众猴防直有法，即不敢来侵犯，与兽同类。

## 婆罗遮国

其人猴面人身，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猴属也。其种类皆以狗头皮为帽。

## 缴濮国

国人有尾，欲坐则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如或误折其尾，卒然而死。在永昌郡南二千里。

## 文身国

其国极富，专用实货，物至贱，行不赍粮。王居饰以金玉，市用珍宝交易，尚财利，好作商。凡人皆文其身，多者为贵。

## 大汉国

其国在大汉之中，人鲜有到者。无兵戈，不攻战；衣毛革，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即野人国。

## 长人国

其人长三四丈。昔明州二人泛海，值雾昏风大，不知舟所向，天稍开，乃在岛下。登岸伐薪，忽见一长人，其行如飞，二人急走至船上。其长人入海追之，遂前执船，舟人用弩射而退，方得脱。

国朝有使往辽阳，因风其舟，至其国。其人拿其舟，斩其一指，大若人臂，即此国也。

## 三首国

在夏后启北。其人一身三首，无衣，天地间之异气也。

## 三身国

在凿齿国东。其人一首三身，非妖而何？人罕见也，俗传有之。

## 一臂国

在西海之北。其人一目、一孔、一手、一足，半体比肩，犹鱼鸟相合。

## 一目国

在北海外。其人一目当其面，而手足皆具也。

## 长脚国

与长臂人类本同，常负长臂人入海捕鱼，非水族之类而何？

## 长毛国

国在玄股之北，居大海中。人短小，面体皆有长毛，被发，无衣，与猩猩之属同。妇人做王，有城池，种田，居穴中。晋永嘉四年曾获得之，莫晓其语。

## 氐人国

在建木西。其状人面鱼身，有手无足，胸以上似人，以下似鱼。能人言，有群类，巢居穴处为生，有酋长。

## 南罗国

管小国五十四处，多产异宝。

## 赤上国

按《唐史》："自交州海行三月可到。"

## 般番国

按《唐史》："其国有二十四州，与狼牙接界，交州海行四十日可到。"

日国　白花国　浡泥国　奔沱浪国　陀盘地国　奇罗国　石朴国　湓亨国　白杷国　贺屹罗国　鄂粤国　詹波罗国　丁香国　莆黄国　罗殿国　地竦国　地域国　迷罗国　三泊国　麻兰国　火山国　师鱼国　弥舍国　红兰国　宂裹国　兰无里国　地主国　黑间国

已上三十一国，其商不入中国。

# 跋

车吉心　王育济

陈寅恪先生晚年以十载之功，撰成八十万字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其所涉柳如是史迹，均仅见载于野乘稗史。管中窥豹，野史的学术文化价值已见一斑。

因此，以四千万字的规模，集历代千种野史为一帙，且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从而为人们纵览历朝野史，尤其是为文史工作者检索查阅各类资料提供便利，无疑是一项极具文化积累意义之出版盛事。

正是基于上述共识，才有了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泰山出版社的诚挚合作，才有了现在这套《中华野史》的完成和出版。

无论从哪一角度看，《中华野史》都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而敢于承担这一工程的泰山出版社，其出版思路和魄力正是这一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前提。在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泰山出版社的三位领导于景明、葛玉莹、梁晓东先生，几乎是全身心地扑在了《中华野史》上，从审稿、排制到宣传征订，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

全国数十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合作，则是《中华野史》得以完成的学术保证。傅璇琮（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曹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李致忠（著名版本学专家、国家图书馆版本业务处原主任、研究馆员）、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郑佩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黄冕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张德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了《中华野史》的收书范围，审定了各卷所收具体书目，指导制定了点校整理原则及细则。王学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赵锦良（山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研究员）二位先生，还就民国卷的有关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大含细入，睿见卓裁，奠定了《中华野史》的质量基础。

除上述专家学者外，又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亲自承担了各类野史的标点整理。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佩琦（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冯惠民（书目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

吕景琳（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刘德麟（中华书局编审）

李　蔚（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解民(中华书局编审)
吴　杰(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
吴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何双生(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编审)
沈锡麟(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编审,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主任)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显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周绍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周勋初(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屈六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
柯玉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审)
南炳文(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凡芝(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
傅贵九(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尤其令人感念的是,曹道衡、孔凡礼、钱炳寰等数名寿轶八秩的古籍整理大家亦参与了《中华野史》的标点整理。

以上数十位著名专家不但各自提交了优异的整理成果,更为整个《中华野史》的整理树立了质量典范。珠玉在侧,不敢形秽潦草而玷全局,故全书的整理质量乃至整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均因此而得以提升。

《中华野史》的各分卷主编在组织、协调,以及把握整理质量方面,承担了最繁重的任务,为了《中华野史》的完成,各自均放弃了手头进行的课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集体项目之中。《中华野史》之竣成,各分卷主编居功最伟。

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中华野史》一事关怀终始,擘画最切。其所赐大序,缕缕万言,多关乎学术千秋,非独《中华野史》之荣观也。

野史的汇编整理素为学界书坊所重视。明代之《稗史汇编》、《稗海》,清代之《说库》、当代之《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均曾惠溉学林,善莫大焉。《中华野史》作为后起之作,对上述及其他有关野史整理成果多有资取,力图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更上一层。故一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收书种数和字数,另一方面对所收野史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裨补之功,信或有之。然而由此带来的整理、出版的难度却又陡然剧增。筚路蓝缕,倍觉艰辛,而"刻书灭书"之忧,"履冰临渊"之情则无日不在。书竟事竣,喜忧参半,知我罪我,则皆所乐受而不敢辞者也。

是为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野史　辽夏金元卷
作者=车吉心总主编
页数=1097
SS号=10325141
出版日期=